独家
首发

千本樱文库

日本悬疑推理小说集

（套装共十三册） 第一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宛如碧风吹过
午夜零点的灰姑娘
虚构推理短篇集：岩永琴子的出现
阎魔堂沙罗的推理奇谭
蒸汽歌剧
共感觉
鬼畜之家
剪刀男
鲁邦的女儿
千年图书馆
如空气般存在的我
少年检阅官
少女音乐盒


GONE WITH THE GREEN WIND
[日] 仓知淳 著
张佳东 译
宛如碧风吹过
過ぎ行く風はみどり色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登场人物

序章　三种景色共同组成的序曲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终章

关于新版刊行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日本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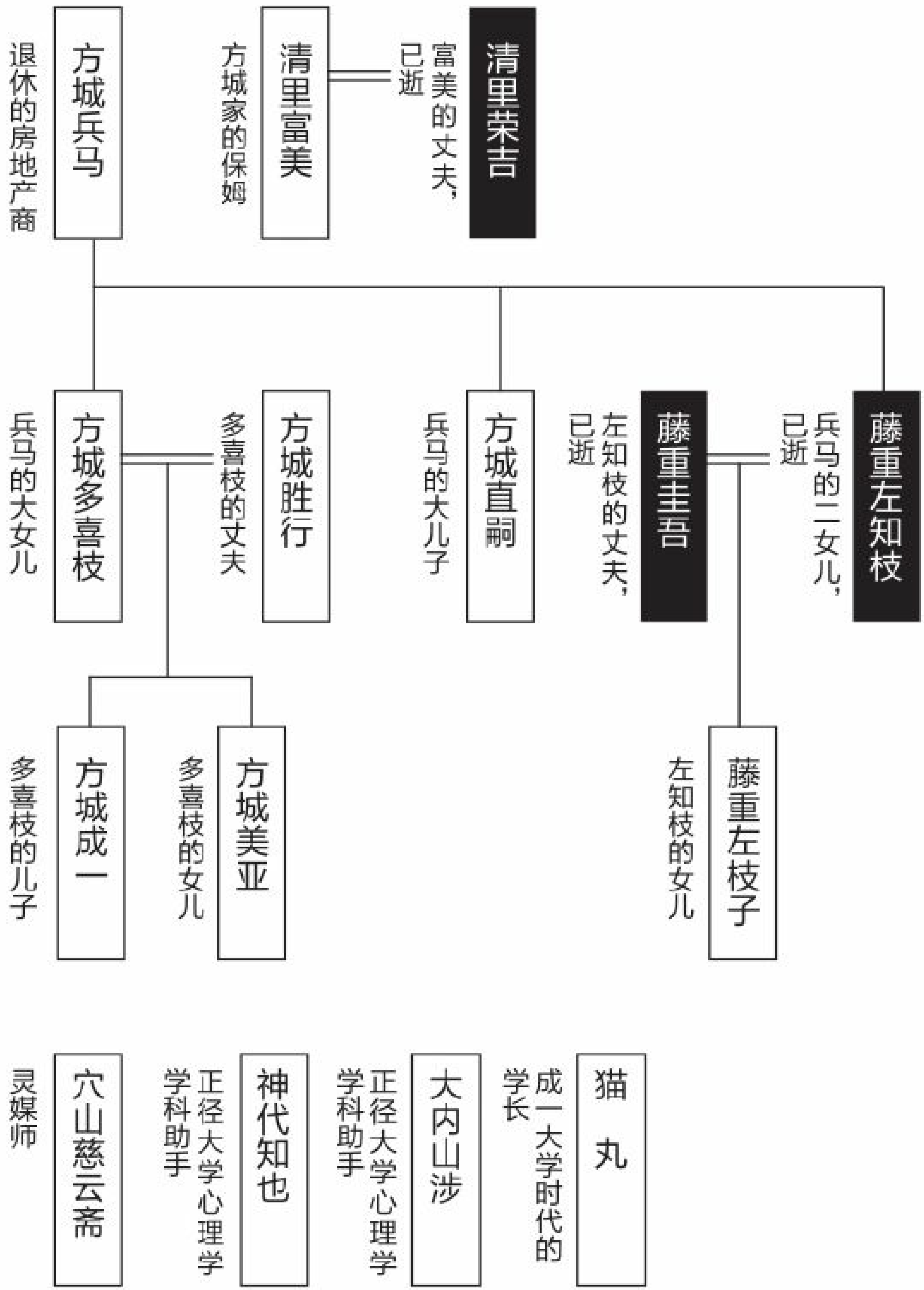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在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奖项，这些奖项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本格推理大奖是2001年由日本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举办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奖。该奖项的宗旨便是促进本格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的发展，很多声名显赫的推理作家也曾获得过这项重量级的荣誉奖项。如三津田信三、乙一、东野圭吾等。

本书作者仓知淳是首届本格推理大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在将解谜要素作为核心的前提下，弱化了日常与非日常、温馨与疯狂的界线。创作风格平易近人而又不失独特的味道。猫丸系列是其代表作，希望能为各位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登场人物 **CHARACTERS**


清里荣吉
富美的丈夫，已逝
清里富美
方城家的保姆
方城兵马
退休的房地产商
藤重左知枝
兵马的二女儿，已逝
藤重圭吾
左知枝的丈夫，已逝
方城直嗣
兵马的大儿子
方城胜行
多喜枝的丈夫
方城多喜枝
兵马的大女儿
藤重左枝子
左知枝的女儿
方城美亚
多喜枝的女儿
方城成一
多喜枝的儿子
猫丸
成一大学时代的学长
大内山涉
正径大学心理学学科助手
神代知也
正径大学心理学学科助手
穴山慈云斋
灵媒师

序章

三种景色共同组成的序曲

◇其**1**

每当我这样做，就仿佛能看见风的颜色……

母亲经常将幼小的我抱在膝盖上这样说。

仿佛将身体寄托于五月的风，她悠闲地坐在院中央唯一的长椅上。

——看哪，左枝子。摇摆着树枝的轻风，像不像有了光芒和颜色？就像新生的嫩叶般……含羞带涩，却又难掩心中的兴奋……闪耀着碧色的光芒，看得到吗？多美啊……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五月的微风。每当这样做，妈妈都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有左枝子你的身体当中，宛如吹过了一阵耀眼的、碧绿色的微风……

母亲常常抬头仰望微风吹过庭院的树梢，并这样对我说。她一只手扶着坐在膝盖上的我，另一只手则像她口中的那阵微风般轻抚着我的头发……庭院中的母亲那惬意的表情也仿佛新生的嫩叶般，令人感到耀眼夺目。

母亲爱着父亲，也爱着我……她那时的笑容，闪耀着神圣的光辉。那是只有在幸福洋溢，安宁祥和的人脸上才能看到的笑容。

那时的母亲，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我最近常常这样想。

在母亲那段不算漫长的人生里，一定充满了爱人的喜悦、被爱的惶恐、养育我这个小生命时的疼爱——以及自身的幸福。

我像母亲那样坐在长椅的边缘上。尽管样子不够雅观——但像这样

后仰上身，能让我感到整个人都融入在五月的风中。

微微闻到了土地湿润的气息。

风儿在身边轻轻吹过。

我深深地做了一次呼吸——

五月，母亲最为喜爱的时节……

五月，碧色的风儿喧嚣着，令人神清气爽。

当然，这也是我最为喜爱的时节……

然而反过来说，我无法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时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那场宛如噩梦般令人难以置信的……仿佛恶魔所为的令人痛恨的车祸，也是在这个时节发生的。

十七年前。

仅仅一瞬间，那场可恶的车祸就彻底夺走了我的一切……除了父亲母亲的生命外，还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尚且年幼的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场车祸的记忆。可是，肆意妄为的恶魔所留下的爪痕，至今还鲜明地烙印在我身上。

但我从未觉得痛苦。之所以能够接受这场悲剧所带来的结果，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太过年幼。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是母亲的女儿……

因为母亲那样温柔美丽，脸上无时无刻不洋溢着笑容，而我是她的女儿……

所以，即使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周围普通的女孩子不同，我依然下定决心——决不怨天恨地，而是乐观地生活下去。

可是，可是最近我有点怪。

独自坐在庭院里的长椅上，将身体寄托给五月的风，埋头思考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最近，我觉得自己的心情总是不能顺遂。

哪怕像这样待在自己喜爱的地方，沐浴着春天明媚的阳光，听着碧色的风在耳边喧嚣时……我的心也会自作主张，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到底飘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当然知道。

但我依旧忍不住感到困惑。

明明只见过他一两次面……甚至没能正经交谈……

但我的一颗心，还是牢牢地牵挂在他的身上……

这是为什么呢？

每当不经意间回过神来，总是发现自己在想着他。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胸口会如此难受？仿佛铅球之类的东西重重压在内心深处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痛苦在体内澎湃汹涌，从内部压迫着我的身体，令我坐立不安。

恋爱。

不……或许并非如此。这不是恋爱。只是一种淡淡的，模糊的向往之情……

我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我的内心又会感觉到甜蜜呢？

难道说这就是恋爱吗？

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心情。心动、紧张、有些畏惧，有些困惑，甚至寝食难安。

母亲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吗？她是否曾将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情，悄悄地只说给父亲一个人听？而父亲是否也将母亲揽入怀中，紧紧抱住呢——

母亲，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好……

就这样困惑着，我喃喃自语道。

然而……我的困惑自然得不到任何人的答复。

只有凉爽的微风拂动着我的长发。那感觉就像小时候，母亲轻轻捋着我的发梢……

风儿开始有些冷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从长椅上站起身来，缓缓将手伸向一旁的拐杖。

随后许下了心愿……

神啊，求求你，请让我的思念传达到他心中……

◇其**2**

昏暗的房间里。

四壁都被厚重的布料所制成的暗幕遮挡。暗幕将整个房间围得严严实实，完全隔绝了外部的光芒。在没有一丝外界光芒的、黑暗的空间里，唯一的光源就是房间中央点亮的一根蜡烛。

房间虽然是西式结构，但却完美地呈日式房间的二十叠——或许正因如此，实在不能奢求蜡烛所带来的光芒能够驱散多少黑暗。那点烛光，只够模模糊糊地照亮蜡烛周围的空间而已。

如果说存在上帝视角——即能像隔着玻璃视物一样透视房间天花板的话，他所看到的一定是昏暗中，有个宛如由咒术创造出来的、圆顶状的光圈……

而在“圆顶”两端，坐着两个半截背脊融入阴影中的男人。

其中一个是位老人。

他十分随意地穿着看起来价格十分高昂的茧绸和服，一条扎染的兵儿带也直接系在腰上。由于头发差不多已经掉光，额头显得极为宽阔，严肃的脸上遍布着漫长的岁月刻下的皱纹。失去血色的、紧闭着的嘴唇，体现着他坚毅强韧的性格。老人深陷的眼窝不禁令人联想起某种猛

禽，那双充满桀骜的眼眸里，透出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锐利，但偶尔也会掠过一丝不安与恐惧。这位老人如今一丝不苟地，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坐在他对面的人。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中年偏老。

这个男人也身穿和服，但与老人华丽的茧绸和服相反，他穿着粗纺的棉质和服——就像修行僧日常所穿的服饰一般。硬要详细地说，与僧侣服有些类似。尽管如此，这位中年偏老的男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威严感。而这种感觉，并非全因他的容貌。他那张仿佛将癞蛤蟆从正面压扁般瘆人的面庞，与慈祥和蔼四个字毫无缘分。光是他那桀骜不驯、目中无人般撇着的嘴唇，就足以令人清楚此人绝非善男信女，并感受到一阵疯狂。更甚的是，他在此时此刻令人感受到的气息，更加充满一股难以名状的妖异感。

这股妖异感源自他的专注。

他有一种奇特的、阴森逼人的魔力，仿佛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疯狂的世界。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依旧能始终保持这种高亢到反常的意识。只见他紧闭双眼，紧咬牙关，涌入大脑的血液已经将他那张癞蛤蟆般的脸染得通红，太阳穴上的血管也仿佛像要胀破般高高凸起。

穿着茧绸和服的老人对他的变化视而不见，屏息凝神地关注着眼前事态的进展。

略微过了一会儿，蛤蟆脸男人缓缓张开眼帘，那速度缓慢到像在打开一扇吱呀作响的老旧门扉。与此同时，他始终用力紧闭着的嘴唇，如同怪鱼用上下颚撕咬猎物——又如作恶后的鬼怪在入睡前打哈欠般——缓缓地张开成一种扭曲的形状。

接着，老人发现一股白色的雾状物从他口中静静涌了出来。

看上去那是种沉重的、浓度颇高的、令人觉得很有重量感的气体。

烟雾接连不断地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它们仿佛旋涡般纠缠着向下沉去……但很快又受到蜡烛的热量所激，涌到一起再次升上半空。烟雾源源不绝、接连不断地从男人口中喷出。轻轻下落，又缓缓上升，就这样在半空扩散开来。时而浓厚，时而稀疏……扩散开来的烟雾，仿佛拥有独立意识般，在半空中自行飘舞、游荡，并最终消散。尽管如此，男人口中的烟雾依旧一个劲地喷涌而出，完全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老人瞪大了双眼。

原本平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汗涔涔的，不知不觉间紧紧握成了拳头。和服膝盖处原本平整光滑的布料，也被老人攥得皱皱巴巴。但老人完全没有工夫理会这些，而是光顾发自内心地惊叹着。

灵能——

只有拥有高强灵力并感知敏锐、久经磨炼的灵媒师才能做到将体内的灵气净化再集中，提升到人类肉眼可见的程度后，再将其以物质的形态释放到体外——在举行这场“演示”前，男人曾对老人说过这样的话。

但如今的老人，已经无法通过男人事前的说明来认知如今的状况。

就要愿望成真了。

老人不由得在心里高声欢呼。这是他多年以来——从他与世隔绝，蛰居家中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兴奋。

——不会有错，千真万确。

老人向前探出身去，目眦欲裂。

——他一定能做到，一定能替我做到！我能见到她，能见到她，然后和她说话。初江，初江——

连自己都没有察觉，不知从何时起，他的口中已经念叨起亡妻的名字。

现在这副模样，丝毫无法令人联想起他白手起家并积累万贯家财，被人称作“昭和年代的福泽桃介”那时所散发的理性光辉。

在他那日渐衰老迷糊的头脑里，近来挂念的就只有自己的亡妻。

年轻时专注于打拼事业，完全没想过要顾及家庭。什么妻子，在当时的他眼里只是个体格健壮又不用支付工资的女佣罢了。不只如此，兵马甚至还一直苛责她、疏远她、虐待她、残酷地对待她。在购入的股票事与愿违地市值大跌时，兵马经常会不由分说地把气撒在妻子身上。兵马始终以一个传统的日式工作狂自居，但他没能想到的是，从工作一线上退居下来后，自己的头脑居然会衰退得如此严重。

也正因如此，老人比普通人更加惧怕死亡。不，他所惧怕的并非自己的死，而是死后在阴间之类的地方与亡妻相见。

老人的妻子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就仿佛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般默默地患了疾病，没过多久就黯然离世了。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她就如同赌博般嫁给了一位独行侠投机客做妻子，可能正是由于这份过度的操劳和疲惫，才导致她心力交瘁，早早而亡。

——初江，初江——

如果不向妻子赔罪，老人恐怕死也无法瞑目。

被名为衰老的病魔所侵蚀，已经几近失去了逻辑和理性的老人脑中，如今所挂念的只有这一件事，这使他的内心片刻不得安闲。

……初江，初江，最近一直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但没办法与你说话，真是急得我团团转呀。我是多么想和你说说话，多么想见见你呀。但我的愿望马上就能够实现了，我一定能见到你的。这个人他一定能做到，我一定能见到你的。等见到你之后，我就向你道歉赔罪。要是得不到你的原谅，我就连死也没法闭眼呀。所以你等着我，初江……

老人一边发疯般不停扭动着身躯，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不可思议的烟雾。他轻轻地伸出双手，拿起了放在身边的茶碗。

那只是个平平无奇，稍显陈旧，看上去十分廉价的茶碗。它的烧制极其粗糙，上釉也非常随意，上面用拙劣的笔法绘着波浪图案。

但在老人心里，这是连接着阳世与阴间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凭

证。

当在妻子的遗物里发现这个茶碗时，他悲痛欲绝。他年轻时贫困落魄，至今与妻子有过的唯一一次旅行，就是他们那场简朴的新婚旅行。两人当时是在严岛旅行，而这个茶碗就是他们在那里购买的。茶碗是成对的，而这是其中一只。他本以为这只茶碗早已因损坏被抛弃，但妻子却慎之又慎地始终保管着它。在妻子心里，这只茶碗是见证两人间唯一的共同回忆的重要之物……

妻子的这份心意惹人怜惜。

……初江，你等着我，我一定会让他将你唤来。到时我会诚心诚意地向你道歉，为当时没能珍惜你赔罪。所以初江啊，原谅我吧，请你原谅我吧……

老人用他那干枯、瘦削而布满褶皱的手指，静静地抚摸着手中的茶碗。

仿佛回应他的动作般，蜡烛的火苗幽幽地摇曳着。

◇其3

“你小子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嘛。来来来，多喝点啊，使劲儿喝！话说回来新宿站那么多人，居然能恰好碰上你小子，你说巧不巧？说了这顿我请，来来来，使劲儿喝，用不着跟我客气！”

“哦。”

“哦一声就完事了啊，还是那副老样子，总是沉着张脸。说话就像半夜在坟头念经似的……别这么消沉嘛。好歹也是见到了久违多年的学长，而且当年咱们关系不挺好的？表现得高兴点又不会遭雷劈。”

“唉，不好意思。”

“你小子就是这点不好……说话像念经似的，声调太低沉啦！你一开口，搞得我心里也怪阴沉的，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不过

就算这方面能耐了，又没有啥用处。我说成一，你这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老实说吧，是不是被哪个大姐姐给甩了？”

“没有……不是这种事。”

“说的也是，你怎么可能会被大姐姐甩呢。你从过去起就厌女，自然也不会谈恋爱或是被甩嘛。”

“我也不是厌女……”

“但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咱们一起上学那会儿，你从来不接近任何女生……有阵子还有谣传呢，说你是不是同性恋什么的。”

“谁，谁编的这种谣言啊！”

“我编的。”

“……别编这种奇怪的谣言好不好？”

“我也没办法嘛。你看，你外表长得不差，女生们见了都很激动，经常让八木泽和我把你介绍给她们，结果你每次都一脸冷淡地拒绝掉了嘛。后来我就先下手为强，编了你的谣言……其实我也不愿意去编那些无聊透顶的谣言啦。但是当时为了你好，我也只能特地……”

“我说……学长。”

“怎么了？”

“我打算回一趟家……”

“什么，这就要回去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回老家。”

“说什么呢，你老家不就在世田谷吗？”

“嗯，是啊。”

“怎么了，不过是回趟老家而已，表情怎么那么严肃，搞得要去墓地上坟似的。”

“唉……”

“对了，说到这个，我记得你过去好像跟外公吵了一架之后，被赶出家门了吧。”

“是啊。”

“我记得他好像还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准那个小兔崽子踏进家门一步’来着。”

“唉……算是这样。”

“你要回那个家啊。”

“是啊。”

“哈哈，就是说老爷子已经咽气了？”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啦，不是这么回事。前几天老妈打了一通电话过来。”

“告诉你老爷子咽气了。”

“都说不是啦……她说外公最近的状况有点古怪。”

“原来如此，快要咽气了是吗？”

“麻烦别动不动就把别人外公说死……身子骨虚弱点倒也正常，但问题在于，最近他的脑袋好像也不太灵光。”

“你倒是早说嘛，搞了半天是老爷子痴呆了。”

“嗯，差不多吧。”

“所以你母亲想趁着老爷子还没病得糊涂，让你回家再见上他一面是吗？”

“算是吧……不过不只这回事。”

“怎么，家里老太太也快咽气了？”

“我外婆早就过世了，是别的事。最近我家里好像闹得一团乱……”

“哈哈，是为了准备老爷子的葬礼吵架吗？”

“能不能别提这个了，学长你好烦啊……老妈在电话里说得也不是很明白，但据说是我舅舅看到了幽灵。”

“什么情况？这个话题也太突然了吧。”

“唉，我也不太清楚，但舅舅从那以后就开始沉迷那方面，还带了个可疑的灵能者到家里……这下可好，连外公都彻底信了他的……他似

乎扬言要召唤出外婆的灵魂。”

“哇，这可真有点不得了。”

“唉，然后是我老妈……”

“怎么，还有别的问题？”

“嗯，她不想让外公迷信灵能者的把戏，就请了在大学研究心理学……好像是叫超心理学吧，总之就是熟悉这方面的研究学者到家里，打算拆穿那个灵能者的骗局——就是这样，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的。”

“我的天，你们家里是在上演星期五特别节目吗？在家里搞特别节目时要搞什么吗？”

“唉，所以说老妈希望我能回去说服外公，别让家里再乱下去……”

“但是怎么说呢……就算你回去，也只会目睹一场骂战罢了。”

“骂战？”

“没错，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战争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从未止息。也就是说，争不出个结果。在相信灵能者的人们眼里，科学家只是些盲信唯物论、鼠目寸光的偏执者而已。而在科学家眼里，灵能者都是骗子，他们的追随者也都是些落后于时代、精神水平还处在猎巫运动时代的、庸俗不堪的家伙们。于是为了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观点，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两派都已经以无数种形式进行过反复的论证与实验……在美国之类的西方国家，因为这些闹上法庭，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至今也没能争出个结果来。但这种事打从开始不就明摆着争不出结果吗？说到底，这方面的问题，以人类的智慧还远远无法定论……它们归根结底都只能回到一句话上去，那就是‘信或不信’。”

“但我听说……那个灵媒师似乎有点真本事。”

“真本事？哦？原来你是相信这些的人。”

“不是啦，怎么说呢……我只是觉得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外公他还看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灵质？”

“你是说灵能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那个灵媒师似乎还让外公见到了这方面的演示……随后外公就对他深信不疑了。”

“是吗，那可真了不起。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做灵能演示的灵媒师。”

“是啊，他只演示给外公一个人看的……话说回来学长，灵能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小子够无知的。灵能是心灵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的是灵媒师在恍惚状态下从嘴里所喷出的，类似于烟雾的物质。我记得这个词是由一位法国博士——名字我忘记了，将希腊语中的ecto（外界的）和plasm（物质）两个词所组成的合成词……它从约十五世纪起流传开来，当时人们用‘第一原质’或‘水银’这些古怪的名称来称呼它。回忆一下，你没在那种路边摊小杂志上看过那种照片吗？像这样从嘴里吐出烟来，然后烟雾汇聚成人脸形状的那种。”

“哦，你是说那个啊，那就知道了，我也见过的。就是那种从嘴里吐出棉花糖一样的东西，汇成人形的照片。那些烟雾一样的东西模模糊糊地形成了一个戴着头巾的年轻女子模样。”

“哦哦，那张照片非常出名。它是一位叫作埃塞尔·波斯特帕里什的灵媒师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降灵会上所拍摄的照片。她宣称自己要召唤一名叫作西尔韦·贝莱的印第安女孩的灵魂。”

“这些具体内容无所谓啦，学长懂的知识可真够冷僻的。”

“这可一点都不冷僻，刚刚我说的这些，就连稍微对超自然现象有点兴趣的小学生都知道，只是你自己太无知而已。”

“唉，那还真是多谢科普了。”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居然还有这么正统的灵媒师，还挺令人吃惊的。就是因为平时很少见，才会觉得蛮有意思。”

“现在不是兴致勃勃的时候啦，这可是发生在我家的事，对我来说可是大问题。”

“那倒也是。然后呢，你打算回去吗？”

“嗯，我挺担心家里，而且也好久没见表妹了。”

“表妹……哦哦，就是身体不太方便的那位吧。”

“是的。”

“我记得你说过她通常都只待在家里。”

“是啊……”

“唉，小姑娘太可怜了……喂，你怎么又垂头丧气的……要是总沉着脸，还怎么治好你外公的心病啊。”

“学长说得对……只不过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又是预感……这么说来你在上学那会儿，也总是把‘预感’什么的话挂在嘴边。”

“嗯……算是吧。”

“我说你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预感之类的说辞，只不过是你处事消极，不愿意付诸行动的借口罢了。”

“倒也不是这样……”

“行啦行啦，就别想太多了。你这样子，周围的气氛都阴沉下来了……来来来，多喝点儿，使劲儿喝！有时间想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多喝点酒。喝！接着喝，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服务员，我们加一份海鲜沙拉、一份炸豆腐和一份炸鸡，然后再给他上壶酒。今天我请，别客气。喝！多喝点，今天要一醉方休！要不然直接要瓶一升装的清酒吧，下酒菜也多来点，随便挑你喜欢的。”

“……看来学长最近生意不错。”

“可不是嘛，生意好着呢。我刚刚接了笔大活儿，忙得很。”

“工作啊……够少见的，学长居然会工作。”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不劳者不得食，毫无疑问，我当然也是个优秀的劳动者。听吧——全——世界——的——劳——动——者。”

“知道了，知道了，求求你别唱那么大声了。学长还是老样子，喝

乌龙茶都能醉成这样。”

“我才不是喝乌龙茶喝醉呢，坐在这种店里，无论谁喝什么饮料都会醉啦。”

“明明是因为学长你很容易醉。”

“正因为容易醉，所以才要多喝。”

“这倒也是……然后呢？学长你接的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嘿嘿，现在还得保密。不过等到我完成的那天，整个日本都会为之震惊。”

“整个日本这么夸张……学长你该不会又扎进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件吧。”

“什么叫稀奇古怪嘛……无所谓了，总之你瞧好吧，这一定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唉，虽然不抱什么期待，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猫丸学长。”

第一章

◇成一**1**

本打算至少要在中午前赶到的。

正因如此，才特地将回家的日子定在了没有其他安排的星期日。但不知怎么赶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错过了出门的机会，结果就像现在这样，来到家门口前已经接近下午三点。看来在潜意识中，还是对这里有所畏惧。

毕竟已经十年没有回过家了。事到如今，上午还是下午赶到，也没有太大区别——方城成一如是想道。他从几分钟前起，就怀着这种犹豫的心情呆立在家门口了。

大门两侧的柱子由切割成立方体的花岗岩垒成，大门则是由细铁条交织而成的铁栅门。门上的装饰同样由铁条拧成，呈现出常春藤状的纹样。可以说是一扇匠心独运、别出心裁的门扉。在大门左右两侧延伸出的栅栏后面，是庭院里的花草树木，树木繁盛的枝叶甚至已经遮住了院子外面的成一的头顶。门柱上嵌着白瓷烧制成的门牌，门牌上用毛笔字体写着一家之主的姓名——方城兵马。

“门槛高人难进”这个说法稍显陈旧，但现在才发现，这句话用来形容他现在的心情真的非常贴切——成一独自苦笑起来。实话说，他的心情还是有些沉重。

成一托了下背后那只装满了日用必需品的大号背包，下定决心去推开那扇铁门。独居时为数不多的家具器物，依然放在他在中野的公寓里。毕竟如果与外公的谈话不顺，也有可能再次回到那里。从这里到他的公寓，途径新宿只需四十五分钟即可到达。近十年里，成一始终没踏

入过成城的自家家门。这段仅有四十五分钟的间隔，对成一来说似乎也是“高门槛”的原因之一。

走进大门，越过种植在前庭的灌木丛，就能见到令成一无比怀念的家宅。

那是一座木制的二层建筑，歇山式屋顶由瓦片铺成。

尽管是在个人宅邸争奇斗富、极尽豪华壮美之能事的世田谷高级住宅区内，这所日式建筑却不算太过稀奇。不过说到地皮，这里就远胜附近的其他人家了。在院门与房门中间的这段距离，光是路石就使用了二十三块，整座家院该有多大，自然可想而知。

路石铺成的小路呈一条缓缓的弧线通向宅邸，成一就沿着这条小路向门口走去。

右手边向后方延伸出一个庭院。

庭院里杂乱无章地种植着桂树、百合、五爪楠、佛光树、樟树、木兰、广玉兰、台湾含笑等种类繁多的树木。它们彼此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是超过十米高的大树——树木们仿佛要争出个高下，各自伸展着枝干，并使其密集地交缠在一起。与其说是处庭院，不如说是片小树林更为贴切。树木们仿佛不愿错过五月的阳光而竞相生长般——将它们健硕的、碧绿的枝叶肆意向着天空伸展。院中央有一处被树木围出的圆形空地，里面是一片草坪，而树木则恰似空地的保护伞。那片绿色绒毯的正中心摆着一张鲜亮洁白的木制长椅，恰似一汪碧绿的泉水中涌出一股洁白的乳汁。

那把长椅——原来还摆在那儿。

成一小声嘀咕着，将视线停在那把长椅上。突然，他的胸口一阵疼痛，仿佛被一根粗大的棍子顶在胸口般。那是一种心中有些刺痒，又有些躁动般，痛苦而甜蜜的感慨。

这里是年纪轻轻时便香消玉殒的，美丽的小姨曾经最喜欢的地方。在静谧的午后她常常独自过来，待上一个下午。她会悠闲地将整个身体

靠在长椅的椅背上，时而读书，时而编织，时而陷入沉思……她文静的模样，至今还能够鲜活地浮现在成一眼前。而小姨过世以后，她留下的孩子——左枝子也和她一样，常常到这里享受一段私人时光……

走过二十三块路石，装着巨大博风板的屋檐便出现在头顶。

这是一栋久经岁月的木制宅邸。尽管久经岁月，却也因此显得更加庄严肃穆。从成一出生前起——直到现在也未曾改变。木材的质感，带给人一种安心舒适的感觉。

房门是一扇夹着毛玻璃的格子拉门。

尽管有些犹豫，但成一转念一想，既然已经到了，再回去也不是办法。便拉开了眼前的那扇门。

门口与过去相比丝毫未变，无论是被擦得光滑明亮的地板框，还是因鞋柜放不下而整齐摆在外面水泥地上的家人的鞋子，以及上面印着孔雀，看着装饰稍显尴尬的拖鞋架，又或是“家里”独有的那种气味……与十年前相比都没有丝毫的改变。那种感觉就像把儿时的照片突然摆放在眼前，甜蜜中带着些许苦涩，令人有些为难。成一也因此停下脚步。

在离家人们的鞋子稍远一点的位置，整齐地摆放着两双鞋，家里似乎有客人来访。其中一双鞋子是样式讲究的褐色皮鞋，另一双则是草鞋。那双草鞋已经穿得稍显破旧，脏兮兮又扁塌塌的，屐带也破得像要断开一样。在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水泥地上，如此破旧的鞋子实在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成一坐在门口解着鞋带，头脑中反复思索着这几天来已经多次考虑过的想法。自从在电话里答应母亲后，他已经在头脑中模拟过无数次自己与外公见面时的情形了。

见到久别重逢的血亲，总会因不好意思而有些难以启齿。尤其自己当初离家时，与外公的分别实在谈不上和气。当然，他和外公并不是打心底里相互仇视，只是因一时冲动，自然而然变成这样而已。外公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会立刻大动肝火，成一当时也还不到二十岁，正

处于年轻气盛的年纪。两个人都固执己见，最终使得成一离家十年之久。想到当年与自己怄气的那个人如今已经年老体衰，成一就很是为难——究竟要怎样面对自己的外公？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显得太不成熟，但如果直白地服软，又未免太没骨气。而且就算自己亲切地对待外公，可能也只会伤到他的自尊而已。唉，究竟怎么做才好……

“哎呀呀呀，成一小少爷回来啦！”

突然间，响亮的话语声伴随着嘈杂的足音向他靠近过来。成一抬头一看，清里富美正摇晃肥胖的身躯沿着走廊向他奔来。

“哎呀呀，回家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呢？小少爷您可真是的。太久没见啦，欢迎小少爷回家。”

富美一个劲地眨巴着那双和蔼而窄小的眼睛。她好像显得老了些……成一望着扭动着身躯表示欢迎的富美，心中想到。她那头剪得十分整齐的短发中，也明显多了不少白发。成一离家时她的年纪有四十五六，所以今年应该有五十五六了。尽管如此，过去经常让孩子们爬到身上玩耍，身材像小山般圆滚的她，体格似乎还是那么健壮。

“哎呀呀，我都想死小少爷了。听夫人说小少爷您要回来，我特地把您的卧室彻底打扫了一遍，被褥也都晒好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小少爷今天回来，都还没准备吃的呢。糟糕，这可怎么办。小少爷您真会吓人，害得我一个老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

“没关系，不用顾我。还有就别叫我小少爷了，都快三十的人了。”

“怎么会呢，小少爷不管多大，都还是小少爷……话说回来，这下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早知道小少爷您要回来，我就早早做好您最爱吃的奶油炖鸡等着了……今天都没能准备上。”

“真的不用管我……明后天再做不也一样嘛。”

“哎呀呀，就是说小少爷您要留在家里了吗？”

“嗯，暂时是这么打算的……”

“哎呀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大小姐和美亚小姐一定也都很高兴。

哎呀，快别在这站着啦，赶快进屋，我这就给您泡茶去。”

富美用与她年龄和体型完全不相称的动作，利落地拿过了成一的背包。她那种机关枪一样喋喋不休的说话方式也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今天不用上班吗？放假了？”

“嗯，周日嘛。”

“哎呀，今天是周日啊，我可真够糊涂的……小少爷您是不是瘦了？平时有好好吃饭吗？”

“嗯，算是吧，随便对付一下。”

“什么叫随便对付一下……小少爷您可真是的，还是那种随心所欲的性子，一点都没变过，不让人放心。”

富美已经在家里做了三十年的保姆，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她一手料理。所以她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一种古典的感觉，说话方式也像历史剧中大户世家的首席女佣一样。但如今她几乎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员。对成一来说，她就像自己的第二个母亲一样。

富美深深埋下圆滚滚的身躯，麻利地为他摆放着拖鞋。望着她的后背，成一原本固执的想法不禁缓和下来。

微微苦笑着的成一突然注意到好像有人过来，于是他抬起头，正好看见左枝子出现在楼梯上。

“大小姐，大小姐，小少爷回来了！”富美大声说道。

左枝子——

成一欲言又止。原本想打声招呼，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

上次见到她还是在新年放假时——成一、左枝子，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三人共同在外面吃了顿饭，所以到现在差不多是五个月没见了。但每当看到她那头飘逸过肩的黑发、白皙到甚至有些透明的双颊，以及小巧的、樱红色的双唇——成一都会觉得她就像她的母亲一样美丽。身穿灰色长裙和白色衬衫的她，打扮与修女有些相似。但这种素气的衣服穿在身上，不但丝毫无损她的气质，反而使她显得更加清新秀雅。然而

左枝子越是美丽，她右手所拄的那根粗重的拐杖就越令人感到怜惜。痛苦的罪恶感与煎熬般的歉疚感，令成一的内心仿佛针扎般刺痛。

就在成一默默望着她时，左枝子缓缓地伸出左手，搭在墙上的金属扶手上。

在方城家，到处都装有这样的铁管，就像芭蕾舞练习教室之类的地方所安装的扶手一样。尽管这些扶手在木制宅邸里显得格格不入，但为了方便左枝子行走，兵马外公还是在家里安装了它们。楼梯一侧的墙壁上自然也有这样的扶手，那些长长的深灰色扶手与楼梯倾斜角度相同，此刻正微微反射着光亮。

左枝子一边扶着金属扶手，一边灵活地拄着拐杖走下楼梯。

“成一哥……”

她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你真的回来了吗？”

从她充满惊异，甚至已经失去正常语调的声音中，能够听出她在拼命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尽管如此，依旧能听出她抑制不住的喜悦。成一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只好轻轻答了一句“是啊”。

◇左枝子**1**

成一哥回家了。

我的哥哥回家了。

自从他离家出走以来——没错，已经过了十年。

哥哥离家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

听说哥哥是因为大学志愿的事与外公大吵一场，最终才离开了家门。但幼小的我对此一无所知，以为外公要将哥哥赶出家门，所以哭着求他别让哥哥离开。

“乖，左枝子，成一不在了，左枝子会很孤单哪，外公不好，外公

给左枝子道歉……”

外公当时忙不迭地抚摸我的脑瓜安慰着我，却只字不提要让哥哥回来。看来外公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很久以后，我才习惯哥哥不在时的那种孤单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晚上，我都会哭喊着“我要哥哥，我要哥哥……”，大声地闹个不停，让富美姨手足无措。直到美亚渐渐长大，能陪我谈话了，情况才有所改变。

哥哥总是不回家，我的身体行动不便，没法常常出门，所以每年只能跟哥哥见几次面。基本上只有姨父姨妈，或者美亚带我去外面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曾经对此非常不满。

我一直想着，哥哥要是能回家就好了。

神啊，求求你，请让哥哥回家来吧……

神明听到了我的愿望。

哥哥他真的回来了。

当然，他并不是我的亲哥哥，而是母亲姐姐家的孩子，准确说是我的表哥……但我从小就一直这样叫他。在我眼里，他比亲哥哥还亲。

不，对当时年幼的我来说，哥哥更加重要。我父母早早去世，说他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也不过分。

哥哥他总陪在我身边。

保护着我。

如今回头想想，那时哥哥还在上初中或高中，正处在爱玩的年纪。但是每当放学，他都会一溜烟跑回家来陪我。

记得那时，哥哥常常给我带些“小礼物”回来。有时是用芳香的花朵编成的项链，有时是光滑的、形状奇特的石头，还有瞒着姨妈和富美姨带回来的廉价小零食……虽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物品，对我来说却是无可替代的宝贝。

哥哥就这样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温柔善良的哥哥就是这样，一直关心着没法走出家门的我……

神啊，求求你，请让哥哥永远留在家里吧……

◇成一**2**

在二楼的卧室打开行李，换上舒适的居家服，成一来到了一楼。

起居室里，富美和左枝子已经泡好了茶。

“外公在做什么？”

成一坐在沙发上，向富美问道。虽然不是特别积极，但他还是希望能尽早见到外公，化解两人之间的嫌隙。起居室位于主宅东侧一角，南面与东面都是大落地窗，能够将庭院的景色一览无余。为了配合设计，沙发的朝向也全部向外，坐在房里即可将庭院里郁郁苍苍的那一小片树林尽收眼底，景观十分优美。起居室采光效果极佳，平日在天晴时，阳光能够透过树叶间的空隙照进房间，但不知何时，天空中冒出几朵云彩，使天色稍微昏暗了些。

从东侧的大落地窗向外望去，能够见到与主宅分离的别室，那里就是兵马的居室。附带遮顶的走廊连接起主宅与别室，仿佛能乐表演时后台通往舞台的通路一般。而在这里也能望见那条走廊。

富美用方巾擦着被开水烫过的茶杯边缘说道：“直嗣少爷这会大概就在那边……”

她的目光透过大落地窗，示意着对面的别室。

“在那边一起谈话。”

“哦，舅舅也来了啊。”

直嗣是成一母亲的弟弟，如今在京桥经营一所画廊。

“还有一个外公最近特别信任的怪大叔。”

左枝子用没拄着拐杖的左手摆正方糖罐后加了一句。

“你说的怪大叔是谁？”

“就是那个啦，叫穴山……穴山什么的，不是灵媒师就是灵能者……总之是个怪家伙。”

富美这么一说，左枝子扑哧一声轻轻笑了出来。

“他叫穴山慈云斋，是直舅带到家里来的。外公好像特别信任他——不过富美姨很讨厌他。”

“还用说嘛，那么古怪的人。”

“为什么富美姨不喜欢他？”

成一问道。

“这个人实在是有点邋遢，说真的，稍微离他近点就能闻到他身上有股怪味……太讨厌了。”

富美还是老样子，对他人的评价相当简单直白。

“太老爷也真是的，就算不务正事也要有个限度呀。小少爷，您也说说太老爷，劝他别让那种莫名其妙的家伙进到家里面来。”

富美晃动起系着白色围裙的身躯，气呼呼地向厨房去了。左枝子被她逗得咯咯直笑，成一也跟着苦笑起来。富美平时可能会说些更不好听的坏话。

“然后……老妈和其他人呢？今天家里好像格外安静。”

“姨妈和附近的太太们一起出门练三弦曲3去了。”

“三弦曲——之前报的手艺班呢？”

“从去年起就不上了。”

“七宝烧4班呢？”

“那个上到前年。”

“她还是老样子，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干不长。”

“别这么说嘛，姨妈偶尔也要放松一下。”

尽管完全不觉得把家里大事小情都交给富美去做的老妈需要放松什么，但成一没有提出异议。

“老爸呢？”

“姨父一大早就出门打高尔夫球去了。”

“美亚也不在吗？”

“嗯，说是去社团训练。”

“拿他们没办法，星期日的一个个都还不在家。”

“小少爷要是也能像美亚小姐那样，稍微活泼点就好了。”

富美回到起居室，手里拿着茶罐插嘴说道。

“稍微做些运动怎么样？晒晒太阳能健康得多。”

尽管嘴上牢骚着，但依旧能感觉到富美话语中掩饰不住的兴奋。望着正在向左枝子的茶杯里加砂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家人的富美，成一的心里一阵舒畅。这是他长时间以来几乎快要忘记的，一种奇妙的畅快感。

喝着富美泡的茶，成一悄悄地观察起左枝子的侧颜。

长长的睫毛在她眼前划出一道优雅的曲线。

看上去明明没有化妆，但嘴唇上却带着一抹嫣红。

左枝子……

成一心中一荡，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

这种心中的荡漾，与自己抛弃左枝子离家时，那种沉重的歉疚感颇为相似。当然，这种情感与恋爱之情相去甚远。只是，这是他的义务——保护自己命苦的妹妹，是命运加在成一身上的责任，至少成一自己如此坚信。像故事中的骑士一样保护左枝子……直到一个能让他安心将左枝子托付出去的人出现……就像王子前来迎娶公主之前，骑士都会尽心尽力跟随一般……成一有理由这样做。然而现实却是在近十年里，自己都没能陪伴在她身边。成一也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软弱和固执导致的。

当成一叹着气将手伸向茶杯时，外边的走廊里突然传来轻快而急促的跑步声。脚步声迅速穿过厨房后，美亚仿佛野兔般飞奔进了起居室。

“富美姨！有情况有情况！”

美亚连蹦带跳地穿过餐厅，猛地冲进起居室。年方十七，在东京都内私立高中上学的她留着一头短发，再加上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健康肌肤，活像个淘小子一般。

“哇！是老哥，你回来啦！”

看到成一，美亚睁大眼睛愣在原地。

“是啊。”

“什么反应嘛，老哥你就不能用更开心点的方式打招呼吗？总是沉着张脸，真是的。”

“我还想问你呢，美亚，你这算什么打扮。”

“什么打扮……你指的什么？”

美亚低头望着从短裤裤腿中伸出的纤细修长的双腿，提出反问。

“你不是去社团训练了吗？”

“是啊。”

美亚将手中的运动包和网球拍摆在成一眼前，同时点了点头。

“你穿这身衣服去的学校？”

“周日训练时穿便服也行啦。对了老哥，你一直没什么女人缘，这副打扮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刺激了？”

“蠢丫头，说什么呢，真不像话。”

“哪里不像话了嘛。”

她气呼呼地噘起了嘴。

“人家这副模样不靓吗？看哪，我羚羊般的腿部曲线多美。哎呀呀，坐电车时感觉有好多人都在盯着看呢。”

“美亚小姐……”富美插了句嘴，“您刚才说有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哦，对了。”

美亚一下蹦了起来。

“现在可不是挑逗老哥玩的时候。富美姨，泡茶泡茶，有客人来了。我刚刚在门口正巧遇到，就把他们先请到会客室去了。”

◇左枝子2

客人……

听到美亚说的话，我心里扑通一声，感到无比激动。

来的人或许就是他。

这样说来，从今早开始，我就隐隐约约有种预感——预感会有好事发生。

然后哥哥就回家了。

除此之外，说不定还能遇见他……

“什么客人？”

成一哥问美亚。

“你没听妈妈说过吗？就是正径大学的心理学学者们。”

我知道——我就知道是他。

神代大哥……

我的心里更加激动了。

又要跟他见面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感觉快要没法抑制住自己脸上的绯红了。

“他们是神代大哥和大内山大哥，好像在超能力的方面颇有研究。据说他们都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了某位教授的助手。”美亚说道，“外公现在痴迷那个古怪的灵媒师。爸爸妈妈都劝过外公，说不能相信那种人，可外公就是不听。”

“哦哦，所以老妈才会叫我回来。”哥哥说道。

“嗯，爸爸有个熟人的熟人好像是那位教授的朋友，所以把他的两位助手介绍过来了。这阵子他们经常到家里来帮忙劝说外公，但根本不

管用。”

“毕竟老头子很固执嘛。”

“是啊，但是那两人也说过——这种情况本来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说服。必须得多告诉外公那些都是不科学的，不能相信。对了老哥，你也去见见他们吧，他们俩看起来可有学问了，还帅气，说话也很有趣。”

“算了……我就不去了。”

“说什么嘛，又沉着张脸了。老哥你太孤僻啦——这可不行。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只能老哥你去会客。赶紧去吧，客人们都还等着呢，快站起来。”

“喂，快放手，别拽我。”

“那就别磨磨蹭蹭的。好啦，快去吧——啊，对了，姐姐前一阵子也见过吧，要不要也过去聊聊？”

美亚突然问向了我，让我一下子有些惊慌失措。

没错，这段时间里，神代大哥他们为了说服外公来到家里……我和美亚也稍微和他们聊过几句。从那时起……我的心就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我的内心好像被一把沉重的鱼叉刺穿——难受、痛苦而又憋闷——他那沉稳而充满热情的话语，仿佛一下下扎在我的灵魂上。我实在无所适从，只能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难道说，今天也要体会那种感受吗？难受、痛苦而又憋闷……

尽管如此，我依然想去见他……想去见他，待在他的身边。

但如果这样做，一定会无可抑制地被那股无尽的烦闷与焦躁所纠缠。

我的内心几乎要被两种矛盾的感情撕裂。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为了不让美亚发现我心中的不安，我拼命抑制着感情。

“嗯……我待会过去。”

光是这句回答，就已经使我竭尽全力了。

◇成一3

虽然没有兴致，但成一还是被美亚强行拖进了会客室。

两位年轻男性坐在里面，成一刚一进屋，两人就同时起身向他行了一礼。

两个人都身着西装，看上去约莫三十岁——其中一个身材高瘦，面庞轮廓鲜明；另一个人则是中等身高，略显肥胖，看上去有些呆里呆气。

“久等了，他是我的成一老哥。”

丝毫不怕生的美亚将成一介绍给了两人。尽管天真烂漫又有些活宝这点是美亚的长处，但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没规没矩。出于无奈，成一只得向两位青年行了一礼。

“初次见面，我们任职于正径大学人文学部心理学科绵贯教授门下，研究的内容是超心理学。”

长相俊美的那位青年得体地打起招呼，然后手掌朝上向较胖的那人伸去。

“大内山。”

“神代。”

两人相互介绍了对方的姓名，看来他们是一对关系相当不错的搭档。在屋子里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印着大学名称的大号褐色信封。

“二位太客气了……站着多累，赶快请坐。”

成一劝两位年轻的研究学者坐在沙发上后，再次向两人道谢：“事情我听家母说过了。为了我家外公劳驾二位特地前来，真是万分感谢。”

美亚在一旁低着头哧哧笑着，仿佛觉得成一僵硬的寒暄话特别好笑一样。尽管不善言谈，但成一至少也是个拥有正经工作、早已迈入社会的人。于是他偷偷在茶几下照着美亚裸露的小腿踢了一脚，仿佛在责备她“有什么可笑的”。

“那个……外公正巧在见其他客人，非常抱歉……”

“我们懂的，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个什么灵媒师吧。在门口看到那双草鞋，我们立刻就清楚了。”

神代皱着端正的脸，有些啼笑皆非。

“估计他又要给尊外祖父灌输一些荒唐无稽的鬼话了……没关系，我们就稍等一会吧。”

神代坚定地说道。看来成一要等上一阵子才能与外公见面，不得不说外公还挺忙的。

“真是不好意思，要让你们一直等着……外公实在是个老顽固，要劝他很不容易吧。”

美亚说完，神代摇了摇头。

“哪里，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认为这些也算工作的一部分。”

“这些也算工作的一部分？”

对成一的疑问，神代有些欲言又止。

“没错，但要讲清这件事，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研究内容……”

“和我讲讲，和我讲讲！”

美亚兴奋的声音盖过了他的话——

“毕竟神代哥你们讲的内容很有趣嘛，正好我和老哥也没什么别的事。”

美亚凑上前去催促着他，神代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吗……那就稍微讲讲，简单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一般情况下被称为超常现象——即无法用已知科学进行解释的现象，从精神心

理学与统计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解决。我们将其称为心灵研究——这是取PSI（超能力）的意思来对其进行称呼的。还有一些诸如透视、心灵感应、预知的ESP（超感知能力）等——人们平时无法想象的精神活动，就是那些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又被称作超能力，而我们将其称为灵异现象。我们的目的就是从科学角度将这些现象研究清楚。不过由于这些灵异现象与超常现象在现实中看来会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因此还是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就像刚刚在我罗列这些超心理学术语时，成一先生就已经露出一丝困惑的表情了，他的反应就像在说——这个人说的内容听上去怪可疑的。”

“哪里，我没这样想……”

“不必在意，一般人都会这样。心灵研究本就如此，会让人觉得诡异和可疑。要问为什么的话——这些匪夷所思的事从侧面来看，通常都容易与宗教或迷信扯上关系。预言、狐仙附身、神灵附体、天启神谕……用这样的语言进行表现的话，反而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接受。将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描述为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认知的神佛之力，也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接纳。古往今来的宗教，都会通过向人们展示奇迹的方式来招揽信徒。”

神代用沉稳语调说道。他紧锁而清冽的眉头，与深思熟虑的眼神，都给人以十分鲜明的印象。

“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和‘预言’比起来，用‘超能力’的方式形容更为贴切。”

美亚插嘴道。而神代的脸上带着沉稳的微笑。

“这是因为美亚小姐还很年轻，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会这样想了。”

“是这样吗？”

“没错。”这次是大内山开口了，“而且在被诈骗宗教所欺骗的人里，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他的语气干巴巴的，说话时像在低声叨咕一样。他长着一张圆脸，

面颊到下巴之间的部分胖乎乎的且略显松软，使他整个人显看上去些笨拙。他继续用与外表相符的说话方式缓缓说道："那些宗教常常给人灌输诸如'教主大人的超能力是神赐之物——'之类的教义，这也是它们将超常现象与神秘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惯用伎俩，其目的都是为了骗人。而不少年轻人都上了这种花招的当。"

"是吗？还有人会被这种话给骗到呀？"

神代微笑着点了点头。

"举个例子吧，死后存续是心灵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正因为是重大的问题，才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招魂术——即心灵主义扯上联系，也就是诸如灵魂净化、极乐往生、死后世界一类的说法——换句话说即是近代早期宗教的那些世界观。而一般人则很难将那种不用太过脑子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与纯粹的灵异现象分开看待。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认为灵异现象都是搞诈骗的传教者与伪超能力者所耍的伎俩。"

神代断断续续地说着，声音低沉且意味深长。

"这种想法对我们这些正经进行心灵研究的人来说，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努力获得大众的理解，营造一个便于我们研究的环境，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刚才神代才会说'这也算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大内山接着神代的话头，"而阻止骗子们用骗术和诈术欺骗那些不具备超常现象专业知识的人，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而这也是我们的导师，绵贯教授的意见。"微胖的大内山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另外，启蒙各类人士尽可能用公正的、纯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心灵研究——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原来如此，所以你们才会来劝说外公吗？"

成一问道，而神代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听说对方是超能力方面的研究学者时，成一本以为他们会是那种

在某方面信仰狂热、顽固不化的家伙。但现在看来，是自己对人太过贸然下定论了。两个人看上去都是既真诚又正直，比自己想象中要正经得多。从风貌和气质来看，与其说神代是大学教授助手，不如说他更像一位年轻有为的职场精英。大内山看上去也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一般青年。硬要挑毛病的话，就是大内山这个人略显阴郁，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可能会有些偏执——

“我说我说，那尤里·盖勒5还有那些在电视上表演的超能力者，他们的能力也都是假的吗？”

美亚问道。

“美亚小姐你是怎么看的？”

神代反问美亚，后者则显得有些疑惑。

“嗯……怎么说呢？虽然有些人耍的把戏一眼就能看穿，但会不会有一半左右的人是货真价实的能力呢？比如说用念力掰弯勺子那种。”

“哈哈，就是说美亚小姐你属于肯定派。”

神代轻轻一笑，似乎对此颇有兴趣。

“我倒也不怎么信啦，但朋友里有很多人信，像是占卜、咒语什么的……和他们一起聊着聊着，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示‘世界上真的有超能力呢’。”

“是这样呢。但像我们这类从事心灵研究的人，其实都很瞧不起在电视上卖弄能力的家伙们。我们的导师更是认为他们的行为简直令人气愤——他说这种行为是在危害我们的社会。”

“咦——为什么？他们不是在电视上表演超级厉害的超能力给大家看吗？”

美亚略显不满，成一也接着她的话头说：“的确这种在电视上耍诡计骗术并宣称是超能力的行为，一定会让你们很不开心……但这算得上危害吗？我倒觉得不必想得这么过吧？”

“不，问题就在于此——”

神代打断了成一的话。

“正如刚才所说，这样会造成一般群众的认知误差。当电视上出现自称超能力者的人以后，有些观众就会信以为真。于是在美亚小姐朋友们那样的年轻女性的带动下，一般的成年人观众们也会开始相信——不说完全相信，也是半信半疑——这样一来，在不知不觉间，社会中就会出现一种相信这些神秘力量的风气。一般来说，这种情况被称为神秘现象热。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讲，从‘社会性规范的同步与变化’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倒也很有意思——不过先不谈这些——当这种社会风气成长壮大后，不说他们已经踏入非法经营的领域，但离此也只剩半步之遥了。”

“说起非法经营——就是类似于收取费用替人去做灵能感应的那些生意吗？”

成一问道。神代则紧锁着眉头。

“没错，那帮家伙正是抓住了人们‘相信’或是‘也许会有’的心理。对人们说些类似这样的话——您家的病人之所以久治不愈，都是因为您平日疏于供奉祖先；由于水子灵[1]作祟，您这辈子都无法获得幸福；您家风水不好，若不除厄消灾，必将大祸临头——并借机将净壶、多宝塔、法印强行推销给别人，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利用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来攫取暴利，真是卑鄙无耻至极。绵贯教授教导我们——必须揭穿他们的鬼把戏，以免出现更多的受害者。”

神代用平稳的语气准确叙述着问题的要点。看来他不仅性格沉着冷静，更是个头脑敏锐的人——成一看出了这一点。

“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来我们家的人是个骗子？”

美亚问后，大内山用阴郁的声音回答：“我们认为他一定是个骗子。”

在大内山的圆脸上，他仿佛豆沙面包切开后中间那条缝隙般的眼中，闪过一丝令人畏惧的目光。

“但是外公从来没说过买了他什么东西呀。”

“不，他现在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

大内山说完，神代接着他的话头继续说了下去：“这样说或许有些失敬……但兵马老先生毕竟是位家财万贯的大富豪。猎物越大就越要谨慎行事不是吗……不过还请放心，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我们一定会剥下他的伪装。”

在神代自信满满地保证后，富美推着手推车进来了，上面放着刚刚泡好的茶。而左枝子则如影随形般跟在她圆滚滚的身子后，与她一同来到了会客室。

◇左枝子3

“真是不好意思，太老爷的上一位客人还未离去……所以还得请两位再稍等片刻。”

富美姨一边说着，一边劝神代大哥他们喝茶。

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尽量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地溜到了美亚身边。放下拐杖时我也格外小心，尽量不要发出太大声音。其实我本没有必要这样偷偷摸摸……但不知为何，就是觉得不好意思。我想就这样，在不引起神代大哥注意的情况下静静地待在这里，尽量不要显眼。现在只要这样就好……光是能像这样与神代大哥在一个房间共处，能像这样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听着神代大哥与哥哥他们对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像这样待在房间里，我甚至能听得到他的呼吸……

“各位请慢用。”

富美姨为大家倒好茶后离开了房间。成一哥接着说：“也就是说，两位在大学期间读的专业也是这个——超心理学，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对吧。”

看样子他们刚刚在聊神代大哥与大内山大哥工作方面的事。

“并非如此……其实我真正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

神代大哥用低沉但清晰的声音，略显惭愧地笑着说道。

“我所研究的课题是——集团内部功能维持与目标达成功能的解析。简单来说，就是集团凝聚性及其规范变化与相关关系方面的研究。”

“什么意思？可以说简单点吗？”

美亚听得直发愣，神代大哥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但刚刚说的这些才是我们的正业——事实上，正径大学并没有正式的心灵研究机构。”

“并没有这些吗？”

哥哥问后，神代大哥说：“是的，其实不止正径大学，整个日本都不存在官方的心灵研究机构。在现下更多是由民间研究团体，或是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室在闲暇时间进行研究……而我们所在的‘正径心灵研究会’，也是以绵贯教授个人名义所成立的研究团体。教授工作繁忙，这方面的研究才会主要由我们这些年轻助手进行——差不多就是这样。”

“日本在超心理学研究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大内山大哥用干巴巴的语调说着，“在欧美，以享有‘近代超心理学之父’盛名的莱因（Joseph Banks Rhine）所成立的杜克大学超心理学研究所为首，各个国家的大学都设有官方的超心理学研究机构。当然，这些机构与其他科学部门都拥有相同待遇——世界各地的国家都有存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简直不胜枚举。”

就像这样，大内山大哥一旦谈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内容时，就会变得格外能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太礼貌……但像他这样沉浸在某种事物中的样子，会让人觉得有些可怕。虽然不太想用，但‘御宅族（亚文化爱好者）’这个词或许蛮适合用来形容他……

“在日本可能比较难以想象，但从很久以前，国外就有许多科学家

致力于心灵研究了……”

大内山大哥继续说着：“在英国，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超心理学研究会共同发展，成立了伦敦超心理学研究协会，而这已经是早在一八八二年的事了。看到了吗，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就已经成立了如此正式的研究所。此后在意大利，精神病病理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与一些生理学家共同成立了官方研究委员会，对一名叫作欧萨皮亚·帕拉蒂诺（Eusapia Palladino）的特殊能力者进行了正式调查，这件事我记得是发生在……”

“一八九二年。”

神代大哥帮忙解了围，真了不起。

“嗯，没错，一八九二年。还有俄罗斯——在信仰唯物论的斯大林时代，心灵研究再怎么说也算是禁忌了——但即使是在苏联，科学家们也于一九六七年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进行过心灵感应实验。据说那一年苏联在心灵研究机构方面所耗费的预算，实际上超过两千万美元。”

缓缓说完这些后，大内山大哥停下了话头。说实话，他的态度的确令人有些畏惧。

“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日本都尚未拥有任何一所官方研究机构。”

神代大哥平静地加上一句话。

“即便如此，在民间研究所，以及各大学教授们竭尽全力、分秒必争的埋首研究下，终于也做出了相应的成果。”

“日本学者的成果吗？究竟是什么呢？”

成一哥询问道。可能是因为他也在公司的研究室工作，所以对此颇感兴趣。

“这个嘛，比如说……电力信息大学的佐佐木教授，始终进行着用物理学方式对超心理现象进行机器测量的实验。如今他已经能够利用硅二极管的热功耗，捕捉在念写时所出现的‘念场’了。”

“呜哇，完全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美亚说的。

“之后，心理学家本山博老师亲自创立了‘宗教心理学研究所’，试图从精神物理学的层面解释超心理学。也就是对体现精神状态变化的脑电波、脉搏、心电图、呼吸、皮肤电反射等诸多现象进行测验的方向。此外，物理工程学研究学者桥本老师提出了超物理学方面的构想，亲自设计了念力测量仪等各种仪器……”

“我说，别谈这些复杂的东西了好不好……”美亚打断了神代大哥的话，“我就直说吧，世界上真的有超能力吗？”

“真是直白的提问啊。”神代大哥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我记得……美亚小姐是肯定派对吧，也就是说你认为有超能力存在对吗？”

“嗯，我觉得还是有的吧。不是有人这样说过吗？超能力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一旦想象体内可能沉睡着强大的力量，就会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呢。”

“原来是这样，不错的回答……心灵能力并非什么特殊能力，这种说法从过去起就已存在。左枝子小姐又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世界上有超能力吗？”

神代大哥突然问我。

我的心脏一下跳到了嗓子眼儿。

怎么会这样……突然之间对我开口……

这副惊慌失措的劲儿，连我自己都觉得异常。

我甚至还没整理好慌乱不已的心绪，这种时候要怎样回答才好？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我想一定是有的。太过深奥的内容我也不是很懂……只是希望真的有超能力存在。”

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红透了耳根，也不知道自己糊里糊涂的都回答了些什么。他该不会把我当成个傻姑娘吧？

神代大哥……真是坏心眼儿。突然间这样问我，任谁都会被吓一跳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回答得出令他满意的答案呢？为什么会突然把话题抛给我这么笨的人呢？

难道说是因为他发现我始终待在旁边默不作声，因此在替我着想吗？怕我觉得无聊，才特地为了我……

这算是同情……还是体贴呢？

因为性格善良，所以会替我着想……

又或者，难道神代大哥也有些在乎我？

我的脸上仿佛着了火般绯红。因此在恢复正常之前，只好先一直低着头了。

◇成一4

“成一先生又是怎样认为的？你觉得有超能力存在吗？”

继左枝子之后，话头又被抛给了成一。成一略加犹豫和思索后，用一种较为谨慎的口吻说：“这个嘛，我觉得……可能有吧，你们两位似乎也是相信的。”

“没错，正是如此。”

神代微笑着点头说道。

“我们认为，灵异现象不过是一种极为平常的自然现象。”

“我说，世界上存在超能力这件事，真的是有过科学证明的吗？”

面对美亚的询问，大内山呆滞地点了点头。

“当然。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科学家致力于心灵领域的研究。”

“是吗……那究竟是怎样证明的呢？对了，可别再讲得那么难懂啦。”

“这个嘛，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大内山脸上的笑容甚至有些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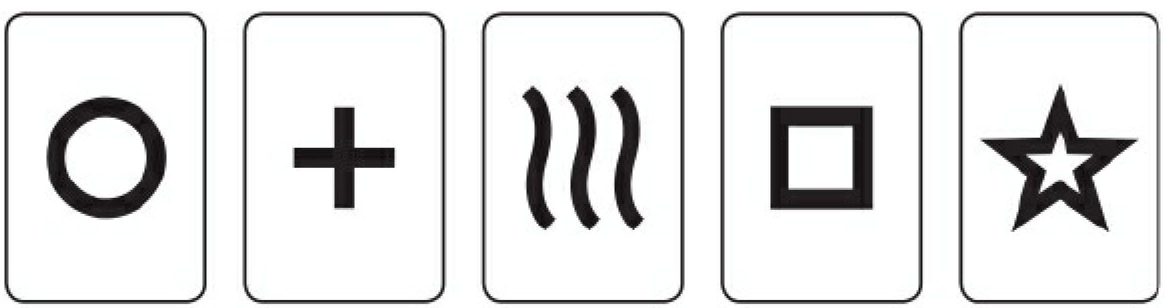
“用齐纳卡片（Zener cards）的实验来解释，应该会很好懂……这种卡片又被称作ESP卡片，是在扑克牌大小的卡片上印有圆形、正方形、五角星……”

“啊，那个我知道，我在电视里看过。”美亚大声说道，“我记得还有十字形和波浪形……对吧？是上面印着五种符号的卡片来着。”

“没错，由于经常被魔术师使用，所以齐纳卡片也变得广为人知。印有这五种图案的卡片每种五张，共计二十五张为一组，将其……”

大内山说着，稍微瞥了一眼美亚脸上的表情。

“……算了，具体步骤我们不谈——总之将卡片或背面朝上，或放到实验对象远处，让实验对象猜测上面的符号。如果单纯用数学概率推断，猜中的概率应该为五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二十，这点应该都懂。但实验结果显示：有不少人猜中的概率在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之间。而在众多测试者中，有人在猜测十几次后，其平均猜中的概率竟然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二。这种情况已经无法用凑巧来解释，只能认为是某种心灵能力在测试中起了作用。”



ESP卡片

“哇……真厉害！”

美亚表示。

“原来如此，这样说就很好懂了。”

成一不禁小声说道。但神代没有在乎“听众”们的反应，只是边从身上取出香烟边用冷静的口吻说：“抱歉，可以吸一支吗……在绵贯教授的指导下，我们至今已经获得了差不多三千六百名实验对象的协助，并收集了他们的实验数据。实验结果表明其中近一半数据为显著性差异。”

“三千六百人！”美亚不禁惊叹。

神代掸了掸烟灰继续说：“这件事与科学性证明息息相关。必须尽可能获得更多实验范例并得出结论……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准确无误的。这就是客观公正的科学视角。”

他静静地把话说完。

就在这时，先是“咚、咚”地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接着屋门被人打开。

直嗣从门后微微探出头来。

他身穿一件无领衬衫，衬衫的料子颇有光泽，一条领巾自然地插在他胸前的口袋中。尽管如此，他看上去还是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

“哎呀呀，原来是两位年轻的研究学者，欢迎再次来访。”

直嗣哂笑着进了会客室，站在门口处没往里走。

“两位还打算继续说服老爹吗？老爹他也上年纪了，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谈话太久对他身子不好，还请两位嘴下留情啊……咦，这不是小成吗？你回来啦。”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微微抬起一只手打了打招呼。尽管已经年过四十，但他的行为举止依旧像个年轻人。

“小舅，我们刚刚在听神代哥他们讲超能力方面的事。”

美亚说后，直嗣微微抬了抬一侧的眉毛。

“哦，我倒也挺想听听的，有趣吗？”

“有趣！虽然有点难懂……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超能力！”

“那当然啦，小舅之前不就告诉过你，世界上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是没法用常理来看待的。就在咱们家里的慈云斋大师也是……啊，对了，小成你还没见过大师吧，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大师，慈云斋大师！”

直嗣朝走廊的方向呼喊着，一个人随即应他呼唤慢慢走进屋来。望着这个人，成一不禁心头一惊。

这是一名中年偏老的男人，他顶着一头银黑相间的头发。

尽管个子不是很高，但他那张仿佛将癞蛤蟆从正面压扁般，看上去酷似两栖类的面孔，却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他身穿一件仿佛已经洗至褪色，类似于僧侣服那样的和服。细细的眼中所透露出的锐利目光，以及紧闭的、仿佛带着一丝愠怒的嘴唇，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是那种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久经风霜的老江湖。

“大师，这是我外甥成一。小成，这是穴山慈云斋大师，灵力高强的灵媒师。”

受直嗣介绍后，成一怯怯地轻鞠一躬。慈云斋一声不吭，但也轻轻向他回了一躬。成一感到一股异样的紧张感涌遍全身，尤其令人感到非比寻常的，是慈云斋眼中那道锐利的目光。如果在大街上遇见这样的陌生人，肯定会令人不由得想去避开。

慈云斋将锐利的眼神从成一身上移开，继而停在了神代与大内山身上。

“你们俩又来了？真是不长教训……”

慈云斋撇着嘴，从嘴唇的间隙里挤出这句话来。他的声音低沉沙哑，难以听清。尽管如此，成一却依然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一股难以掩饰的恶意。

“你们这种人，又来胡诌科学、物理这些无聊透顶的妄语了吧。真是愚昧无知……灵的世界，岂能让你们扬扬自得地去玩弄，让你们放进科学那种微不足道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它是更加遥不可及、伟大崇高，

更加深不可测、幽邃边远的世界……它是最原始的记忆，是指引一切生命和世间万物存在的宇宙法则！我们人类所能窥探到的，不过是其伟力的冰山一角。人类这种生物撑死不过数十年寿命，凭这就想破解高深莫测的秘法，真是狂妄至极！我奉劝你们趁早滚离这里，滚回你们那发霉发臭的研究室去！愚蠢的科学更适合你们，去巴巴地守着那些愚不可及的凡人权威，沉浸于你们迷信的那些公式当中去吧！”

“穴山先生，恕我直言，我们该怎么做不用您教。”

神代没有理会慈云斋露骨的挑衅，而是用平静地口吻继续说：“穴山先生，反正您不相信我们的科学证明，那又何必拒绝我们参观那场‘灵能’相关的演示呢？我听说兵马老先生看过您那场演示后，对您信赖有加。如果您真能提取到灵能，我们可以提供设备，对其进行分子级别的化验。如果您所说的千真万确，那让我们见识见识又有何妨？”

尽管语气淡定而平静，但神代的话锋却十分犀利。听了他的话后，慈云斋愤怒地瞪大了眼睛。

“还在胡扯这些，真是愚不可及！你们两个蠢货只会用肮脏、污浊的眼光亵渎圣洁的灵力！那是神圣的力量，是受到神明的嘉许，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道法之力！岂能成为你们这些荒唐之辈手中的玩物！”

“既然不能展示给我们看，那我们也只能认为——您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方便让我们看了。”

神代说道。

双方的争执果然演变成了一场骂战——成一心想。前几天偶然遇到的学长也说过——科学家与灵能者的争论必然会演变成一场骂战，但没想到这种情景如今就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于是成一饶有趣味地看着他们。

“追求现象而迷失本质的愚者，对神圣之力视而不见的蠢货……否认灵的人啊，神灵必将灾祸降临到你们身上！很好，就这样吧，今天我就正式接受兵马老先生要求召开降灵会的委托。”

“降灵会——？”

大内山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问道。

“没错。兵马老先生托我召唤他妻子的亡魂，而我接受了委托，所以就姑且同意你们来凑个数。就来用你们被蒙蔽的凡胎肉眼，好好见识见识灵界的深邃吧……这样如何？”

“没问题，务必请让我们忝列。”

神代说后，慈云斋环视四周。

“直嗣先生您呢，同意这两个家伙参加吗？”

“正如我所愿呢。要是他们参加后看到大师您的降灵会大获成功，姐姐和姐夫一定也会对您的灵力深信不疑。”

“那好吧，具体时间我会另行通知，届时向直嗣先生打听就好。到时候有你们瞠目结舌的份。肉眼凡胎的蠢货们，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慈云斋忽然间转过身去，望向成一。

“你就是成一吗？”

“是。”

仿佛被湿黏的两栖动物死死盯住一般。尽管成一背脊上有种不适感袭来，但他依旧点了点头。

“据我所知，你好像已经很长时间都没回过家了。”

“是的，那是因为……”

“这可不行。”

慈云斋撇着嘴唇。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容身之处，不能拒绝那个地方对你的挽留，此乃自然之理。不过也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那我先走一步……不必送了。”

丢下这句话后，慈云斋的身影就消失在门外。他走后，房间里原本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仿佛一阵漆黑的风暴终于止息一样。灵媒师

那强硬的个性及对他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话，令成一一时语塞。

“太邪门了——那个人真够古怪的。”

从紧张中解放出来的美亚把她那双光溜溜的长腿伸向前方。

“搞得好像被什么邪神附身一样，吓死人了。是不是嘛，姐姐。”

“是啊，我也有点害怕。”左枝子的肩膀也颤抖着。

直嗣开口阻拦：“别说这种失敬的话，像大师那样的人，多少和神明有些牵扯。一定是因为大师经常在灵界与人间来往，所以才会那样。”

“可是神代哥和大内山哥都说他只是在装神弄鬼而已。对吧对吧，是这样吧。”

听着美亚的话，神代不禁啼笑皆非。

“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应该是考虑到直嗣，他刻意把话说得委婉了些。

“无所谓，毕竟已经得到了参加降灵会的许可，事情到那时就能清楚了……好了，该我们去见兵马老先生了，那先告辞。”

神代一边催促着大内山，一边走出了会客室。大内山急急忙忙抓起茶几上的褐色信封，随后跟了出去。于是，“超心理学临时讲座”与“灵媒师与研究学者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对与家庭阔别十年的成一来说，这场归家之旅未免有些难堪。在一般人家的会客室里的确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正如他母亲所说，家里的情况似乎比想象当中更加混乱。母亲再三劝他回家，果然也有这个原因在内。

“晚饭之前还是要稍微做点功课，姐姐也要回房间吗？”

美亚和左枝子说了一声，两人一起上了二楼。成一决定与直嗣一起回起居室坐坐，因为这会儿他似乎还没法见到外公。

出声示意成一后，直嗣将喝空的红茶杯叠在一起拿在手上。与外表

不同，直嗣是个注重细节、会做家务的人。

通过贯穿主宅中央的那条走廊后，两人来到了厨房。要去那间装有大落地窗的起居室，必须经过厨房和家里的餐厅。

富美已经在厨房着手准备晚餐。

直嗣将叠在一起的茶杯放到水槽后，富美诚惶诚恐地对他表示了感谢——“哎呀，劳烦少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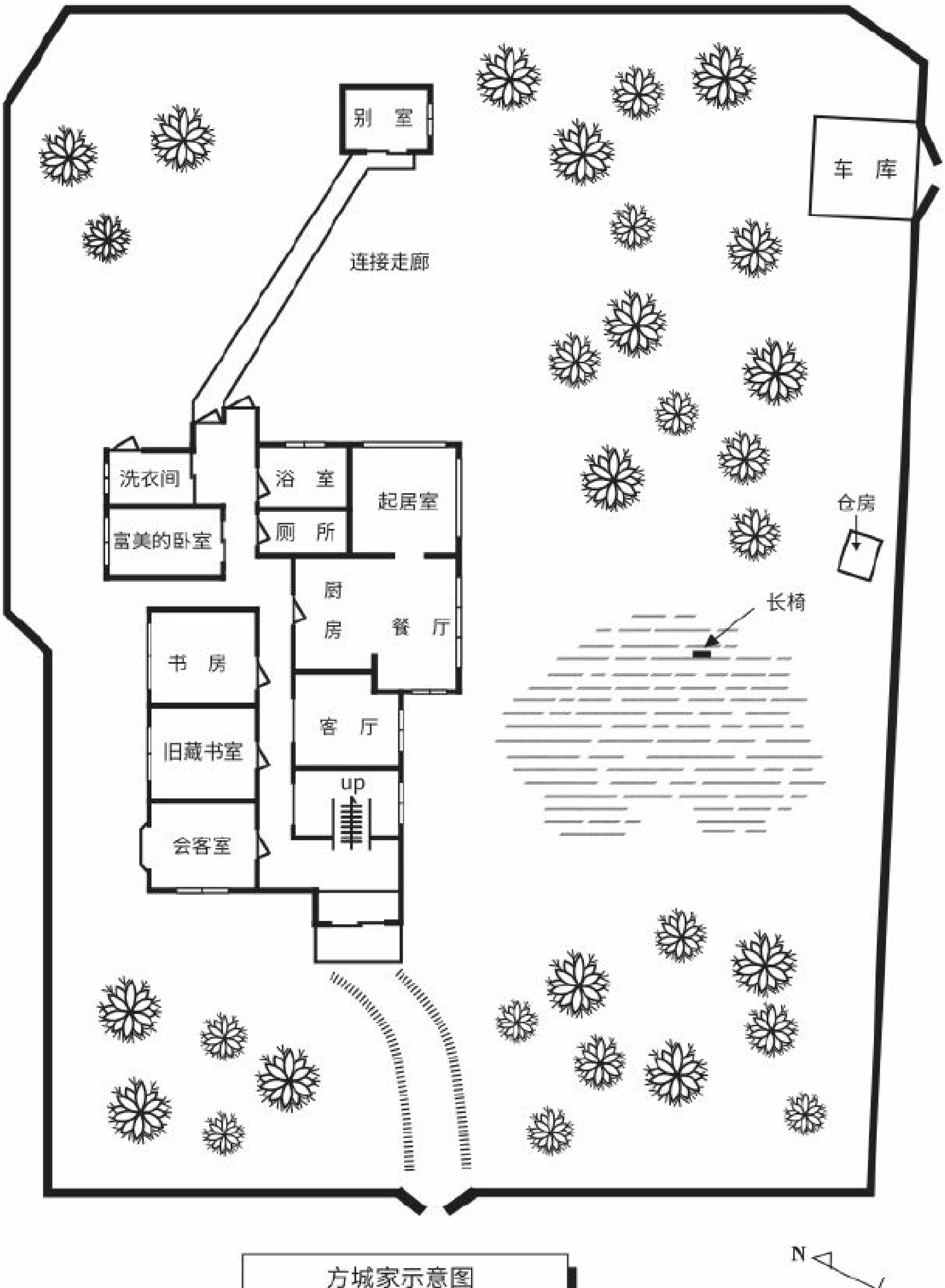
穿过餐厅后，两人坐在方便观赏庭院景色的沙发上，面对着起居室的大落地窗。

可能由于已经过了五点——从树梢的缝隙间，能够看到云朵密布的天空渐渐昏暗下来。直嗣带着一副优哉的表情靠在沙发上休息，看样子他会留下来与家人共进晚餐。早在成一还住在这儿时，这个年纪不小却依然单身的舅舅就经常像这样，一到晚上饭点就赶回家来。他找的借口是——“富美亲手做的饭菜最好吃了”。但家人们都知道，他只是嫌一个人在公寓吃饭太过冷清。

“我说，舅舅……”

成一望着野鸟在树梢间飞来飞去。

“那个灵媒师究竟是什么名堂？”



方城家示意图

※ 二楼（卧室区）省略

“啊，他过去似乎是天台宗的和尚。”

直嗣深深地靠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双手抱着一只膝盖。

“有一天他在做梦时，突然看到阿弥陀佛立于他的枕前。在佛祖的引导下，他领悟到了宇宙的真理。于是他去鞍马山9闭关修行三年，并最终获得了灵力。后来他就成了一名灵媒师，致力于拯救众生脱离苦海……就是这样，更具体的事我也不太清楚了。”

成一不明白为什么天台宗的僧侣会跑到鞍马山闭关修行，他只觉得，尽管慈云斋身上有种非同寻常的魄力，但还是过于可疑。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方站队的话，他觉得自己宁可赞同大内山二人的观点。

“然后呢，舅舅，事实是什么情况？那个灵媒师，真有什么本事吗？”

“那还用问吗，当然有真本事了，而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直嗣笑嘻嘻地望着成一。

“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吗？那种气场再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弄虚作假吧？”

“这个……虽然看上去的确不像什么等闲之辈……但舅舅你好像是真的信他。”

“那当然了——哈哈，小成，舅舅这么信他，你该不会觉得这不太像我吧？”

“嗯，算是吧……”

直嗣一向爱和人唱反调。无论是贯彻独身主义，还是坚持经营在旁人看来完全不赚钱的画廊，都出于他这种性格。身边的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或是劝他放弃这种兴趣活儿——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这样，正因为这个舅舅在家里堪称异类，才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成一觉得以直嗣的性格见到那种怪人，应该会嗤之以鼻，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才对。

“差不多吧，如果是过去的我，见到这种人或许连理都不想理。”

直嗣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笑嘻嘻的表情。

“虽说这样，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想要拆穿他的把戏，就多管闲事地去看了他的演示。结果不看不要紧，一看过大师的心灵演示，我立马就服了。有个画家是我熟人，我在他家里参观的，真是太了不起了。”

“有多了不起？”

“当时简直是乱成一团……盘子飞来飞去，椅子浮到半空，满屋子都是毛骨悚然的声响……当然，那可完全不是什么把戏。从那以后，我的观念就彻底改变了。”

“感觉完全不像舅舅你原来的性格。”

被成一这么一说，直嗣还是用那副装腔作势的样子耸了耸肩。

“可能吧，或许因为我也上了年纪……不过小成你要知道，许多神秘现象，都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在亲眼所见之前，我也根本不信……但最近我深深感受到，尽管不像电视节目里说的那么夸张，但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科学无法解释的未知力量。”

尽管嘴上这么说，但直嗣脸上依旧笑嘻嘻的，所以成一根本感觉不到他的认真。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间隔很短的两声——这种响铃是内线电话的意思，看来这件事也十年未曾改变。为了不方便上下楼的左枝子，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内线电话也是家里所必不可少的。

电话机安放在餐厅。成一与直嗣回头望了望，同时站起身来，这时，只见富美滚圆的身躯迅速从厨房冲了出来，拿起了电话的听筒。

“您好，哦，是太老爷。是——是，我知道了，这就去做。”

很短的一通电话。

电话似乎是成一的外公打来的。由于他一直隐居在别室，因此在那

边也连上了电话线。

“老爹说什么？”

直嗣靠在沙发背上问道。富美把手撑在盖着白围裙的腰上，显得有些为难。

“太老爷说外面起风了，让我去给院子里洒点水——免得夜里屋子进灰。”

“怎么挑这个时候？——行吧，我和小成去做好了，富美你这会儿应该挺忙的吧。”

直嗣优哉地站起身来。

“哎呀呀，这样好吗？真是太感谢了，麻烦少爷和小少爷了，真是——”

富美撇下后半句的“太感谢了”之后，匆忙跑回了厨房，看样子有什么急事。直嗣望着她笑道：“小成你不知道吧，老爹最近有个坏习惯——一旦有讨厌的客人来访，就会吩咐家里人做些无关紧要的活计，其实就是为了让客人知道他不高兴。”

“外公会这样子——？”

成一有些纳闷。他所熟悉的外公如果遇到不喜欢的客人，早就怒吼着将对方赶出家门了。直嗣轻轻笑着，似乎注意到了成一的疑惑。

“毕竟老爹也上年纪了……过去那股意气差不多也消磨尽了。我去给院子里洒点水，小成你也来吧。放心，老爹的意思不是真的要给院子洒水，随手应付一下就行，不然富美会挨骂的。”

直嗣转过身向餐厅那边走去，成一跟在他的身后。外公的性子稍微温和了些，倒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成一心想。

两人穿过房门，换上室外拖鞋来到庭院。

庭院里，树木的枝叶仿佛染上一层淡淡的墨色，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沙沙作响。

天色渐晚。

几只乌鸦发出喑哑的叫声向远处飞去——它们应该要归巢了。

庭院的景色与十年前相比丝毫未变。

无论是茂盛的树木萌发出的绿意，还是不可思议般令人感到温暖的泥土气息，又或是略显清新的空气给人的那种感受——统统都没有改变。

尽管晚风的吹拂让人觉得冷飕飕的，但心中怀念的感觉令成一一时驻足在原地。

一点都没改变——无论是家，还是庭院，又或是自己的家人——当然，左枝子和美亚与儿时相比已经成长了许多，但成一每年都会找机会与她们在家门外见上几面，因此也没感到她们有太大的变化。成一觉得自己也没怎么改变。虽说走入社会，稍稍懂得了些人情世故，但这不过是细微的变化，自己的本性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尽管过去曾因与外公的矛盾而焦躁不安，甚至为此感到苦恼——但他觉得，现在的自己一定能与外公化解矛盾，重归于好。

“小成，在那儿发什么呆？”

直嗣从庭院一角的小仓房处扛着橡胶水管走了过来。

直嗣优哉地拎着水管一端，向房门旁边的室外水龙头走去。尽管性格别扭，但他对这种无关紧要的活计反而很感兴趣，做起来也相当熟练。

直嗣走了回来，开始给庭院洒水。他时而用水把树枝冲得摇摇晃晃，时而将水喷到粗壮的树干上，时而将喷口朝上，搞得水花四溅。看来他的确喜欢这种活计。无所事事站在一旁的成一望着直嗣。

“然后呢？舅舅，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咦？我说到哪儿来着……”

直嗣抓住水管一头在空中画着8字形含糊答道。

“说到舅舅你开始相信灵力和神秘力量。”

“对了，是讲到这。小成你不信这些？”

“嗯，算是吧……倒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感觉你信得比较突然。”

“是啊，也算是事出有因吧。毕竟我看到幽灵了嘛。”

“哦，这个我听老妈说了。”

“你知道了啊——看了那个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哪。”

“在哪儿看到的？”

“咦，姐没和你说吗？其实就是在这儿看到的。”

“在这儿？”

“嗯，差不多……是在二月那会儿吧。傍晚我还是老样子回来吃饭，那个季节到了傍晚，天色就已经很暗了不是吗……我走进院门，站在路石那儿稍稍往庭院方向张望了一眼，发现有个人影站在那里。我还想呢，都这么晚了谁会在那儿？于是定睛一看，没想到居然看到了我的老妈。”

“——外婆？”

“嗯，她都过世三十年了，虽然那会儿我还小，但绝对不会看错。”

“真的？”

“真的哎！她穿着白色和服，身子微微前倾……像一道影子般站在那里，吓得我后背直打战。大苏芳年的惊悚画知道吧，当时的情景比那个还要真实。吓得我胆战心惊，赶忙跑进了家里。我把这事儿说给姐听，她完全没当回事儿，可那个幽灵怎么想都应该是老妈才对。直到现在想起这事儿，我都浑身打战……不过毕竟只是见到一个身影，就算当鬼故事来讲，人家都觉得没意思。可对亲眼所见的我来说，印象就太过强烈了。后来我就对这方面有了兴趣，观看慈云斋大师的演示的时候也在那前后。”

直嗣说着，将水管里的水远远喷出，准确地喷到了樟树的树根处。

成一静静地皱了皱眉。过去那个爱唱反调的舅舅居然会开始虚心接受这种事，让他觉得有些意外。加之外公也改了脾气，成一不禁觉得自

己像掉了队一样。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周围的事物还是在发生改变的。

“行了，差不多先这样吧，洒太多也没什么用。”

直嗣说着，转过身去笑着。

“哦？那两位学者好像要回去了。”

他往成一背后的方向抬了抬下巴。成一回头望去，位于庭院另一端的别室映入眼帘。

别室的入口处延伸出一道带屋顶的走廊通向主宅，而神代和大内山刚刚走出别室，踏进连接走廊。这时，两人身后出现了一个身穿和服的老人，那正是成一久别十年未曾见面的外公。

“他们走得也未免太早了吧？”

直嗣在成一身旁用带着奚落的口吻说道。成一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五点十五分——从他俩去外公那里起，连十五分钟都还没到。

“应该是老爹把他们给婉拒回去了吧。那样的年轻人，就算有两个也劝不动老爹啊。”

直嗣幸灾乐祸，而成一则紧紧地盯着外公。

或许是因为站在他身旁的神代太过高大，令外公的身形看上去有些瘦小。感觉与过去那个精神矍铄的外公相比，他现在的身体显得有些发驼。这不禁令成一感慨万千。兵马似乎与神代他们说了几句话，但由于距离太远，连他脸上的表情都看不太清。尽管如此，成一仿佛依旧能听到外公那令人熟悉的、粗哑的声音。

神代与大内山向兵马鞠了一躬，从连接走廊向主宅走去。就在这时——

“咦，怎么回事，下雨了——”

直嗣惊讶地说。成一抬头望去，发现的确如此，雨点正从浅灰色的天空中纷纷落下。

“唉，真是服了。好不容易出来洒点水，这下功夫全白费了。小

成，别发呆了，快把东西收拾起来。”

直嗣拎着还在淌水的水管跑了起来，跟在他身后的成一回头一撇，发现兵马已经转身回房。老人的身影虽已消失不见，但有什么东西忽然在成一的余光里微微掠过。那是腰带的一端，像狗尾草般在老人的身后摇晃。

◇左枝子4

偶然——

同样是偶然，但也分为有意义的偶然和无意义的偶然——我记得神代大哥曾经这样对我讲过。

这是神代大哥他们第一次来我家，与我和美亚闲聊时提到的。

他讲——在不经意间突然想起一个人后，立刻与他偶然相遇——这种情况就叫作有意义的偶然。

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

我记得这个词好像是专业术语，神代大哥给我们解释过含义。

他为我们讲述了荣格与某位女性患者在森林中一同散步时所发生的小插曲。那位患者正巧在向荣格提到自己所做的一个梦——她说自己梦见一只妖狐从家里的楼梯上跑了下去。就在这时，两人正好看到一只真正的狐狸出现在森林里——荣格与患者都大吃一惊——我对这个小插曲很感兴趣。

神代大哥说，这也是心灵感应的其中一种。心中所想的事，与外界实际发生的事，以类似心灵感应的方式产生同步，并得以协调……心中所想之事与实际发生之事，在信息意义认知方面获得一致……当讲到这里时，我就已经很难听懂了……

但我认为——这样的事的确存在。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一种奇妙的力量所维系的，但我们用肉眼无法看到这种力量。人类心

中的感情，就像能跨越一切障碍的飞船，载着人们飞往任何地方……

所以，这件事也一定是神代大哥所提到过的那种“有意义的偶然”。

因为，从楼梯上走下去的我，刚巧在门口遇见了打算离开的神代大哥——

当然，神代大哥他们为了与外公见面而来到这里，所以只要是在家里，无论什么时候、在哪遇见——都丝毫不算什么怪事。但这对我来说，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因为我是不知为何突然心血来潮，又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所以才走下楼梯的——而他也恰巧出现在那里。

对我来说，这是有意义的。

一场美妙的偶然……或者可以说，是神明的精心安排。

但在这种时候，我没法坦率地感到开心。

努力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让自己故作镇定地站在原地——光是这样，就已经是我竭尽全力才做到的了。

“啊，是左枝子小姐……今天先就此告辞了。”

神代大哥光是这样对我说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甚至不敢抬起头来。

“这就要……回了吗？”

这样说着的我，声音究竟有没有在颤抖？神代大哥会觉得不对劲吗？

“嗯，尊外祖父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甚至不愿意见到我们。”

“……真的非常抱歉。”

“啊，不好意思，我不是在抱怨……左枝子小姐用不着道歉。”

神代大哥慌忙说道。

果然我没猜错，他的心里也在替我着想。

“不过今天我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收获。毕竟我们已经获得许可，能够参加那场降灵会了。”

“那个……神代大哥。”

“嗯……什么事。”

“请问——那个灵媒师说的话，究竟是真的吗？”

“灵媒师的话——？哪句？”

“神灵会将灾祸降临在你们头上之类的话。”

“哦，是说那个啊。”

神代大哥爽朗地笑了起来。

“当然只是一派胡言罢了。用话语威胁别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要被他给欺骗了。把恐惧植入人们心里，是那帮家伙的惯用伎俩。”

“——也就是说，召唤外婆的灵魂也是……”

“当然也是假的，全都是他的骗术。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拆穿他的鬼把戏——那告辞了。”

“等，等等……外面好像要下雨了，方便走吗？”

“咦，真的……没关系，不影响什么。”

“可是，不嫌弃的话还是带把伞再走吧。”

“没关系，这点小雨不碍事，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样啊……那什么时候再来？”

这句话冲口而出，我慌忙闭上了嘴。

我在说些什么没羞没臊的话啊——我一下红透了脖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神代大哥他们又不是为我而来的，只是为了工作来我们家……像我这样一心盼着人家过来，不是跟告白没什么差别吗？

不知道神代大哥有没有发现我的失言，希望他千万不要注意到……

羞耻感令我僵在原地，深深垂下了绯红的脸颊。

但是……但是，我只能等待。因为对无法自由出门的我来说，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神啊，求求你，请让神代大哥尽早再次到来吧……

◇成一5

雨势并不算很大。

尽管如此，由于被拖在淋湿的地面上，橡胶水管还是沾上了泥巴。成一帮着直嗣，两人费了老大劲才将水管重新打成卷，放回了庭院一角的小仓房。

“哎呀，服了，居然在洒水时下雨，真是不走运。”

直嗣不停地发着牢骚。

两人洗过手。在走回房门的途中，成一不经意间往院门处望了一眼。隔着茂盛的草木，他正巧望见大内山从外面关上了铁门。大内山似乎也注意到了成一，他低下圆滚滚的脑袋向成一微微示意，而成一也以目致意。看来这次，终于轮到他去见外公了。

两人一边掸着肩膀上的雨水，一边走进房门。

而左枝子不知为何，正茫然伫立在门口靠近屋内的地方。

“怎么了，小左枝？干吗在这愣神？”

直嗣一开口，左枝子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

“咦？啊啊，没，没什么。”

“好像有点怪呀，总觉得小左枝你不太对劲。”

“没有呀……没什么……”

“话说回来，正径大学那两位学者好像已经回去了。”

“嗯，是啊，刚刚我……想把伞借给他们，但是他们说不用了。”

“是吗，无所谓啦。反正他们年纪轻轻的，这点小雨就算淋了也不会感冒。”

“也是……”

左枝子一边嘀咕着，一边撑着拐杖、抓着金属扶手，缓缓地向二楼走去——

成一抬头望着左枝子的长发在她肩头摇晃，感到有些疑惑。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左枝子的神色确实有些不太对劲，好像在为什么事而感到担忧。

两人在返回起居室时经过厨房，发现美亚正与富美一起站在灶台前面。美亚身上系着柠檬黄色的围裙，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锅里面炖着高汤，香味弥漫在整个厨房。闻着味道，成一开始感到饿了。

“富美，水已经洒好了。”

直嗣说完后，低头看着锅里的富美抬起头来。

“哎呀，劳烦直嗣少爷了。”

“不过外面下了点小雨，所以白忙活一场。”

“哎呀，可真不巧……不过这阵子都是晴天，再洒一些也差不多正好。”

富美说着，轻松地拎起了一瓶一升装的味淋。

“因为小舅你去洒水，所以才会下雨的啦。”

美亚用笨拙的手法打着鸡蛋。

“肯定是因为小舅你难得干一次活，所以吓到天上的雨云了。”

“要是这么说，也该是因为你才对。”

直嗣笑着与美亚针锋相对。

“为什么？”

“因为难得呗。小美亚你一个女孩子家平时都不下厨，今天却一反常态，可不是要下雨了吗？”

“真是不好意思，人家最近跟富美姨学了好多菜式呢。”

“真的？我说富美，要教这么个麻烦的小徒弟，肯定挺不容易的吧。”

“哪里哪里，有这么个好学的学生帮忙，我也轻松多了。照美亚小姐现在的厨艺，已经随时可以嫁出去当新娘子了。”

富美脸上笑眯眯的。

“真的？可别骗我们哦。”

“才没呢，小舅你最近不是常说家里做的酱萝卜好吃吗？”

“我说过吗？”

“怎么没说过，那个萝卜就是我腌的哦。”

“哦？那个是小美亚你做的呀。”

“至于那么惊讶嘛。”

“那当然了，那可真是了不起哎。可是小美亚你刚才不是说要做功课吗？”

“女孩子嘛，做饭比做功课更重要啦。”

“哎哟哟，这借口可真不错，不过小美亚也算女孩子？”

“瞎说什么呢，小舅。”

成一没有多听他们两个拌嘴，而是漫无目的地溜达进餐厅。

神代他们回去后，外公的时间应该空出来了，去别室见见他倒也可以——但不知为何，他就是提不起这个劲。可能是因为闻到厨房里饭菜的香气，他感到一时懒得动弹。吃过晚饭后再过去见外公应该也无所谓吧——成一想着，仿佛在为自己寻找借口。

电话铃响了。短促地响两声，然后略微一顿。两声短铃、一下停顿——是家里的内线电话。

成一刚巧在电话旁，于是他下意识地接起了电话，同时用眼神示意从厨房飞奔过来的富美不用接了。

“喂。”

“——直嗣吗？”

是外公的声音。他在说话前略微一顿，可能在疑惑为什么说话的不是富美。

“不是。”

“那你是谁？”

“成一。”

“……”

对面噤声了很久。成一的掌心在不知不觉中渗出汗来，但兵马的声音依旧十分平静。

“回家了啊。”

“嗯。”

“这样啊……你先吃晚饭，吃完后来趟别室。”

兵马只说了这些，之后没等成一回答就挂了电话。成一长舒了一口气，他为自己的担心感到好笑。我在紧张个什么劲——成一不禁露出苦笑。

“大小姐打来的？”

富美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问道。

“不，是外公打来的。”

“哎呀，是太老爷……”

“嗯，他让我吃过晚饭后去见他。”

“太老爷他没生气吧。”

“嗯，没生气。”

“是吗？那太老爷肯定已经不再计较和小少爷之间的嫌隙了。”

“希望是这样吧。”

成一说完后，富美回到了厨房，她脸上的笑容仿佛在对成一说“放心吧，没关系”。

这也算是想什么来什么了——成一一边想着，一边回到能将庭院景色尽收眼底的起居室，坐在了沙发上。既然外公说了吃过晚饭再去，那听他的就好。成一觉得自己终于放下了心里的担子。

成一悠闲地在沙发上摊开身子，将目光向窗外投去。越过茂密的树木，他能望见那栋别室，房顶的瓦片被雾气般的细雨打湿，反射着微弱的光。

成一记得那栋别室原本是放置农具的仓房，但打从自己懂事起，那

里就已经弃置不用了。大约三年前，变卖了全部商业资产的兵马将其改造成了独居室一样的地方。原本家人们都表示反对——毕竟家里有这么大一栋宅子，再怎么说也不用跑去住什么仓房。但兵马认为，既然不工作，就得找个地方养老。或许正因为他有着这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固执，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威严。说出口的事就不轻易改变，这也算是一个很能体现兵马其人性格的小插曲了。

成一一边心不在焉地回忆往事，一边远远地眺望那间别室。这时，他正好瞧见兵马打开房门的身影，成一不由得僵住了身体。

他不禁感叹外公真的上年纪了。尽管他鹰隼般锐利的眼神与因不苟言笑而始终紧闭的嘴唇还和过去一模一样，但更加光秃的额头与上面深深的皱纹，却令人感到了岁月在他身上所刻下的印记。

站在别室的入口处，兵马似乎也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这边。

甚至不清楚外公衰退的视力能否看清自己的脸，但成一还是站起身向着他的方向轻轻弯腰行了一礼。但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兵马真的看不清楚这边。

两人就这样远远地相对而立了片刻，但最终兵马还是稍稍抬头望了望，皱了皱眉头后转过了身子。系在背后的腰带一端，像狗尾草一样在他身后摇晃。接着兵马回到房内，房门也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透过窗户，能看到别室中亮起了灯。与此同时，连接走廊里也亮起了点点灯光。看来外公只是出来看看天色如何。

“你看，其实老爹也很挂念小成你的。”

不知从何时起，直嗣出现在了成一身后。

“知道小成你回来后，估计他也有点紧张，所以才会像那样出来张望。”

“过去的他是这种招人喜欢的老头来着？”

成一说完，直嗣笑着坐在了沙发上。

“是和原来不大一样了。”

“是吗……原来他可是那种面红耳赤地嚷着，让我再也别进这个家门的老头呢。”

“我都说过了嘛，老爹身体虚弱以后，意气也明显消磨尽了。照他现在的状态，见到小成后说不定会抱着你哇哇大哭呢。”

“……怎么可能。”

“不不不，这可说不准，毕竟他真的变了许多。”

“这么说来，过去的他的确和舅舅你一样，不是会相信灵媒师的人。”

“喂喂，就别夹枪带棍挤对我啦……不过也是，过去的老爹的确没有轻信别人的性格。”

“但现在却把那种灵媒师当成心灵支柱……”

“是啊，他现在就是这么软弱，没点什么心灵支柱就会觉得心里没底。所以小成，也别再像以前那样和你外公吵了。会发生那件事，我多少也有责任，要是我继承老爹的工作，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些问题……总之，小成你今后就留在家里，好好孝顺孝顺外公吧。”

“哦。”

成一望着窗子外的别室，模棱两可地答了一句。

“话说回来小成，工作那边怎样？”

“还是老样子。”

“还是像你说的那样，整天在公司研磨透镜吗？”

“差不多算是吧——”

“哈哈哈，小成你还蛮悠闲的。简直跟《我是猫》里的寒月一个样儿。”

直嗣笑了起来，仿佛这件事很好笑一样。虽说被这个整天吊儿郎当的舅舅评价自己“悠闲”会稍微有些窝火，但成一也没多加辩驳。

成一任职于国内一家重要的光学部件制造厂，隶属公司研发部。公司主要负责制造工业用测距仪与光学实验装置等仪器。

虽说成一并非如直嗣所说的那样整天在公司里研磨透镜，但刚进入公司那会儿，的确一直在被人支使着做这种活计。以前直嗣问他工作内容时，他嫌细说麻烦，就说自己是在研磨透镜。再加上直嗣也很接受这种说法，后来这个舅舅就真的以为外甥整天在研磨透镜了。实际上成一真正从事的工作是透镜球面像差矫正、测试接合棱镜黏合剂的耐热耐湿度等内容——但他觉得就算自己纠正，直嗣也理解不了，因此就没再多说。

“但是做那种工作感觉好吗？一般来说……你看，企业研究室这种开发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不是常常有人在暗中活动吗？小说里常常写到的，商业间谍之类的。”

“嗯……处理IC或LSI这种集成电路的团队技术含量高，所以也会很忙。但我这边只是负责些不起眼的改良工作，所以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我感觉小成你都快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直嗣依旧装模作样地耸了耸肩。

“倒是舅舅你那边怎么样？大周日的还赖在这边无所事事真的好吗？”

照常理来说，画廊的生意在周日是比较忙的。但直嗣对成一微弱的反击不屑一顾。

“无所谓啦，反正马列维奇展刚刚结束，我这边的活儿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所以就闲着没事干了？”

“倒也不算闲着没事干，反正就是穷忙活吧。再怎么说，光是银座、日本桥和京桥这三个地方的画廊就有三百八十家。想卖出去货，就得拿出点别人家没有的东西，光是操心这些就已经够忙的了。”

直嗣是典型的放荡子弟。他在上学时曾经立志成为画家，但与那些上演过无数次的故事一样，他很快对自己的才能丧失信心，于是改行做

了画商。但合乎常理地，他依旧没能赚到几个钱。

“要是做画廊出租，那和做房地产又有什么不一样嘛……就像老爹那样。我们那个小圈子里有自己的规矩，必须要用单独策划的主题画展赚钱才行，所以很辛苦的。”

“主题画展——？”

“嗯，小成你之前来我这看过的吧？利尼维奇展。像那次一样的主题活动，每年要是办上八次，那才叫忙到脚打后脑勺呢。”

“看来你平时还挺忙的喽，那赚到钱了吗？”

“一般般吧……现在大家已经不怎么关注现代派、抽象派或超现实主义了。店里没有好点的存货，银行也不肯贷款给我……差不多是在负债经营了。但我也不想当那种随便找幅画作让画家签个字就拿出去卖的画商，我想只凭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眼光去做。”

看来他是打算把这份兴趣活儿继续做下去了。尽管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舅舅，但就是不靠谱的这点让人头疼。

“我倒觉得舅舅你才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哪里哪里，比不上小成你啦。”

直嗣一反常态地谦虚起来。

这时，厨房里突然传来吵嚷声。

“富美，还真让天气预报给说中了，外面下雨了。”

说话的人穿过厨房走进餐厅，房间里顿时多了几抹鲜艳的色彩。

“幸好带了把伞，看来气象局偶尔还能说准。”

一个穿得五彩斑斓的女人冲着厨房大声说着。

她就是成一的母亲——多喜枝。

她身上穿着一件点缀着樱花与鸳鸯图案的友禅染布和服，腰上系着一条淡紫色的腰带。年龄已经接近五十的她，却身穿着这种扮年轻的会客和服。尽管如此，看上去却丝毫不会令人觉得不够自然。如果去掉眼角的皱纹与下巴上的松弛，说她不过四十岁也毫不夸张。经常有人说她

和女儿美亚“就像姐妹一样”，不过看她那对大大的眼睛与高挺的鼻梁，会让人觉得外人的说辞也并非只是客套。

“幸好带了伞呢。”

从厨房里传来了富美的声音。

“真是得救了。不好意思富美，回来晚了——冈村太太请我去她们家喝茶来着。”

多喜枝轻描淡写地说着，语气里丝毫没有抱歉的意思。

“哎呀，家里煮了芋头啊，看着就很好吃。”

多喜枝一声欢呼。

“妈妈，这个可是我做的哦。”

美亚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是吗？我家美亚的厨艺真是越来越棒了。别忘记煮透哦——还做了什么？”

多喜枝像哄小孩一样，探头向厨房张望着。

“妈妈真是的，人家已经不是小学生啦。”

“问问还有什么菜而已嘛。”

“真是的，真拿妈妈没办法。这个是魔芋，别摸哦，很烫的。”

“嗯嗯，还有呢？”

“还有莴苣沙拉。主菜是炸虾。”

“哦？是用冻虾做的吗？”

“夫人，有件事得先和您道歉……”

富美的声音打断了母女俩温馨的对话。

“难得成一小少爷今天回来，家里却只有这点吃的，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哎呀，成一回来了？”

富美这么一说，多喜枝才终于注意到成一，她瞪大双眼望向成一这边。成一仔细想想，不禁觉得自己的母亲才最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

“欢迎回来……哎呀，直嗣你也来啦。”

成一望着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多喜枝则兴高采烈地举起一只手来连连摇晃。

“用不着道歉，富美，反正成一也不是什么外人……”

用轻快的语气说完这句话后，多喜枝往成一这边走来。

“成一已经见过老爸了吗？”

这里的“老爸”指的是兵马。

“还没……刚刚外公打电话来，让我吃过晚饭再去。”

“是这样啊。你得多关心关心他，他现在有点老糊涂了……哎呀，我们家那口子还没回来？”

她这次所说的“我们家那口子”则是指她丈夫胜行。

“你说姐夫吗？他好像还没回。”

直嗣答道。

“哎呀，是吗……不对劲儿呀，总觉得他好像已经回了……没事，算了。话说回来，直嗣你又要在家吃饭吗？”

“是啊，偶尔还是很想吃富美亲手做的饭菜。”

“这哪儿叫偶尔，一个月里基本有半个月都是在家里吃的。”

“哪儿有那么多次。”

“当然有啦。你干脆别住单身公寓了，租给别人回来住吧，正好成一也回来了。”

“这事儿再说吧。话说回来，听说姐你练三弦曲去了？”

“是啊是啊——雨夜雪日皆来往，游廓一见情难舍——师傅三味线的调子起得太高，唱到‘游廓一见’的时候都唱不上去了。唉，都怪唱歌时太用力，害得现在肚子都饿了。”

多喜枝笑着坐在沙发上，丝毫没有去帮帮富美的意思。人们常说“一家容不下俩主妇”。但勉强还能被称作是主妇的多喜枝与万能保姆富美在同一屋檐下相处许久，却丝毫没闹过矛盾。这与多喜枝开朗随

和，乐观豁达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而她仗着有富美操持家务，得以投身于兴趣爱好之中，每天到处游玩。或许也正因为不用为任何身边事操心，她才会像现在这样，不知人间疾苦。

“老妈，外公最近怎么样？”

成一问多喜枝。听了直嗣的话后，成一感觉外公变化不少，因此感到有些挂心。

“这个……感觉他变了不少，真的不太好办。”

多喜枝夸张地皱着眉头。

“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找来的，什么旧佛龛啊、木鱼啊、佛像啊……搞来一堆看着就瘆人的玩意儿摆在房间里，最后还觉得老妈——我是说你外婆——的灵魂就在他身边，没来由地说些话自己吓自己……感觉怪可怕的。最近还把老妈留下来的旧茶碗给翻了出来，整天捧在手里，一边摸着一边小声嘀咕，搞得人脊背直发凉。”

多喜枝用尖刻的话语说着自己父亲身上发生的事，但由于她性格天真无邪，话里完全没有恶意，因此听上去不会让人太过不适，都知道她只是有话直说而已。

“看样子心病不轻啊。”

成一表示。

多喜枝点了点头，仿佛成一说中了她内心的想法。

“可不是嘛，前一阵子还在会客室旁的房间——就是之前那间藏书室里，用黑色幕布把里面围得一片漆黑——幕布还是直嗣你乐呵呵去挂上的吧，你这人可真是，干这种没用的事情倒是怪起劲儿的。”

“姐你就别说我啦，我也只是照老爹说的去做而已。”

直嗣装模作样地换了下跷腿的方向。

“有什么不好的，只要老爹满意不就行了。”

“有什么好的？说到底，都是因为直嗣你往家里领了那么个莫名其妙的什么灵媒师，才会有这些破事的。”

“哪儿啊，老爹不挺高兴的嘛。我是为老爹着想，才把大师介绍给他的。”

直嗣依旧笑眯眯的。多喜枝长叹一口气。

“又开始自作主张了……你知不知道老爸要是真的信进去了会很不妙？成一你听我说，那个什么灵媒师，是个相当古怪的家伙……”

“我知道他，今天我见到他了。”

听了成一的话，多喜枝瞪大眼睛望着直嗣。

“你怎么又带他来了？不是说过别再带他来家里了？”

“是老爹啰唆个没完，要我带他过来的呀，我也没办法嘛。”

直嗣脸上还是那副笑嘻嘻的表情。

“对了，慈云斋大师还说下次要来举行降灵会呢。”

“降灵会？什么玩意儿？”

“据说是要从灵界召唤老妈的灵魂。”

“饶了我吧，别做这种吓人的事。”

“我也没招呀，是老爹要人家办的。大师也说了，举行降灵会要耗费不少灵力，他其实也不想做，是老爹硬求人家的。”

“就是因为这样才烦啦……成一你也去劝劝老爸行不行？”

“我觉得他也不会听我的劝……”

成一皱起眉头。

“这么一说，正径大学的两位助手今天也来过。”

“是吗？他们和老爸谈过了吗？”

“老爹好像随便打发了一下，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直嗣幸灾乐祸，多喜枝则非常不满。

“绵贯教授没亲自过来？那两个助手太年轻了，根本就不靠谱嘛……”

就在多喜枝说话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次的铃声是普通的外线电话。看来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左枝子5

说曹操，曹操就到——神代大哥曾告诉过我，这也是一句用来表现共时性原则的谚语。谚语是过去的人们积累自己的感受，将其总结成经验并流传后世的话语。或许过去的人们只是因为不了解什么是心灵感应，才会将这种提到谁，谁就出现的情况总结成谚语传之后世的吧……神代大哥当时是这样说的。

心灵感应——

难道说我和神代大哥也是这样，有一条隐形的丝线牵在我们之间吗？

我走进餐厅，发现姨妈不知何时已经回到家里，正在起居室与直舅他们谈话。

“那两个助手太年轻了，根本就不靠谱嘛……”

姨妈在说话——在谈神代大哥他们。正当我想到这时，餐厅里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我刚巧站在电话旁边，便下意识地接起了电话。

“您好，这里是方城家。”

“你好，我是方才打扰过贵宅的正径大学心理学科……”

“啊，神代大哥对吧。”

我立刻就听了出来。他那低沉、稳重，让我的灵魂为之一颤的声音——

他应该是用某处的公共电话打来的，我能听到话筒对面传来人群和电车的嘈杂声。

这一定也是种“有意义的偶然”吧。正当我站在电话旁边时，他的电话就如此凑巧地打了过来……

加上哥哥也回到了家里，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神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予我这么多美妙的偶然……

“啊，左枝子小姐吗？”

他叫了我的名字。听着他电话里的声音，我不禁飘飘欲仙。神代大哥也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因这个事实而感到惊慌失措。为了不让家人们看到我绯红的面颊，我赶忙背向了家人们所在的起居室。

“其实……那个，真是不好意思，请问您捡到过我们忘在贵宅的东西吗？”

“忘在这儿的东西？”

“没错，是个大号的褐色信封，上面印着我们的大学名……记得从尊外祖父的别室里出来时我们还拿着……但是坐电车到新宿站时才发现它不在身边。我想会不会是忘在贵宅的门口忘记带走了……”

“小左枝，谁打来的电话？我好像听到什么‘忘在这儿的东西’。”

直舅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用手捂住话筒。脸上这会儿应该还是很红，所以我低下头后才回过身。

“是正径大学的大哥，他问有没有一个褐色信封落在门口。”

“这么一说，他们是带了个信封过来。”

成一哥说。

“门口吗？门口可什么都没有。”

姨妈说道。我慌忙转过身去，对着电话里说：“那个，姨妈她说——她刚从门口过来，那里什么都没有。”

“是吗？那看来是落在电车上了。唉，总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难免会有不小心忘记的时候。”

“那个，请问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没事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在家里查的一些资料的复印件而已……抱歉让你也跟着担心了，那我就先挂了——哇！”

突然间，神代大哥惊叫一声。

“发，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吓了一跳，连拐杖都差点从手中滑落。但神代大哥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没事，抱歉吓到你了。哎呀，我也吓了一跳……突然有东西屋 [2] 从这边经过。”

“咦——？”

“有东西屋——几个打扮成王子和公主的人突然从我眼前经过，所以被吓到了。”

神代大哥有些讶异地笑了起来，我也终于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原来他们也要坐电车上下班啊……不对，说上下班似乎不太对劲。不过要打扮成那样走在新宿的人群里……还真得有点儿勇气呢。”

“说的是啊。”

“哈哈哈，他们去坐山手线了，周围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算了，这种事不重要。给你添麻烦了，那我挂了。”

“神代大哥……”

“嗯……我在。”

“那个……没……没什么，不好意思。”

“哦，好的……那再见。”

即使挂断电话，我的心依然在扑通扑通地狂跳。感觉家人都在看着这边，所以我一时间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他那副平时开朗诙谐，但讲起工作时又会认真起来的样子，让我既难受又心痒。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呼吸节奏变得紊乱，甚至会在呼吸时感到痛苦。

尽管如此，我依旧感到无比幸福。没想到只是一通电话，就能让我的内心如此温暖……

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心会跳动得如此剧烈……

与此同时，又令我感到如此痛苦……

◇成一6

“你们看，就说他们不太靠谱。”

多喜枝略微回身，对站在电话一旁，背对着这边的左枝子说。

“为什么绵贯教授没亲自过来呢？”

“别看他们俩年轻，但相当优秀呢。”

直嗣的语气仿佛在揶揄他们。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绵贯教授本人更靠谱些。”

多喜枝和全世界的母亲一样，都有些迷信权威。

“哦？姐夫回来了。”

直嗣向窗外示意。

从窗户向外望去，能看到成一的父亲胜行正穿过树丛向这边走来。

天色已经相当昏暗，院子里的树木化作一片阴影，即将与黑色的天空融为一体。外面的雨似乎已经停了，只有微风轻抚着树木。

胜行身着开领衬衫和西装长裤，肩上背着一个大包，一看就是打高尔夫球用的着装。在起居室灯光的照射下，他的影子在地面上拖得老长，并随着他的动作在树丛里晃动。

“雨好像已经停了，幸好没下太大。”

直嗣的目光跟随着胜行，嘴里嘟哝了一句，不知是在对谁说。

“唉，他怎么又从后门进来了。”

多喜枝显得有些不太高兴。

别室门前的灯光十分明亮，在那片灯光的照射下，胜行的影子又在庭院中央划出一道横线。由于停车场在院子东侧，因此如果开车回家，从后门进屋比从正门绕远更加快捷。但多喜枝似乎对此感到不满。

“你说这人烦不烦，说了多少遍都不改。”

听多喜枝说后，直嗣耸了耸肩。

“从哪边走不都一样？姐夫也是个实用主义者，只不过是选条近道

而已。”

“那也用不着从后门偷偷摸摸进来呀，这样像什么话。”

就在多喜枝发着牢骚时，胜行走进了餐厅。

“姨父回来啦。”

左枝子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餐厅的椅子上。

“是啊。”

胜行点了点头回答。

“爸，打高尔夫球得奖了吗？”

美亚在厨房里大声询问。

“这个嘛……”

胜行只是小声地说着，向厨房的方向摇了摇头。他任职于一家规模一般的商务公司，担任一名万年不升职的总务课课长。脸上戴着的那副黑框眼镜，令他显得有些阴郁。多喜枝常常数落他——“瞅瞅你这课长当的，只有三个下属，未免太不起眼了吧？”

“跟你说多少遍了，进屋好好走正门啊。”

多喜枝立刻噘起了嘴。

“前门还开着呢，一会儿记得去锁好。”

“嗯……”

面对妻子的牢骚，胜行只是呆呆地点点头。

“对了，还有要紧事没和你说呢，成一回来了。”

心直口快地发完牢骚后，多喜枝立刻像把这事彻底忘在脑后般兴奋地说道。成一向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胜行也点了点头。

“哦……”

直嗣把手一拍，笑了起来。

“哈哈，真不愧是父子。小成这点和姐夫越来越像了，刚才那下点头简直一模一样。”

“可不是嘛，没有好胜心这点和他老爸像个十足，真是愁死人了。”

多喜枝说着也笑了。

“对了老公，待会吃过饭后成一要去跟老爸打声招呼，你也陪他一块儿去吧。这孩子不善言谈，一个人没法和老爹把话说开，麻烦了。”

“嗯……”

胜行点头答应。成一却心想，就算再加上个老爸基本上也没啥区别。他苦笑着望向父亲，他看到胜行的表情也和他一样——看样子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凭这点而言，他们父子俩或许确实颇为相似。

“差不多该给太老爷送晚饭了。”

富美双手做出托举的样子说。

“哎呀，都这个点儿了吗？那就过去吧，富美。”多喜枝说。

时钟的指针指向五点五十五分——成一想到早在过去那些年里，外公就严格规定了家里的饭点。他强迫家人们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一旦有人乱了规矩，外公的心情就会立刻变得很差。看来最近家里的规矩是在六点开饭，外公在这方面还是那么严格——不过把饭菜端过去又是怎么回事？

“美亚小姐，麻烦给太老爷的那份晚餐盛一碗味噌汤。”

“好——嘞！”

美亚精神饱满的声音传来。

“外公不在这儿和咱们一起吃吗？”

成一问过后，多喜枝紧锁着眉头。

“这件事也够愁人的……老爸他这阵子都是一个人吃。”

“准确来说应该是两个人。”

直嗣撇着嘴说。

“两个人？”

成一有点疑惑。多喜枝解释道：“嗯，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和老妈两个人一起吃，他还给老妈摆‘阴膳’——这也太瘆人了。还记得吗？在老妈的遗物里有个茶碗，他每次吃饭时都会在那个碗里也盛上饭。一边

盛饭嘴里还一边嘀咕着什么……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成一原本已经觉得这件事够不好办了，但没想到情况居然如此严重。

“阴膳吗……”

成一自言自语着。过去人们为了祈求出门在外的亲友能够平安顺利，会在家里摆放“阴膳”。可如果外公明知外婆已经去世，却感受到她的灵魂还在自己身边，那他摆放的就真的算是字面意义上的“阴膳”了。

尽管如此，成一一时之间还是无法相信。一想到如今的外公与过去凭借杰出才能和强势的性格在社会上披荆斩棘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成一的胸口就感到阵阵憋闷。

“吃饭啦！饭菜做好了，大家都上桌吧。”

美亚从餐厅出来大声喊道。

“今天老哥回家，人家一不小心就拿出真本事啦！”

她胡乱地脱掉围裙，把它挂在椅背上。

“是吗？听上去还蛮令人期待的，那就让我见识见识小美亚的厨艺吧。”

“千万别客气，好吃到昏过去我可不负责哦。”

“要是做得不好吃，我就要你对刚才那句话负责。”

直嗣一边和美亚斗嘴，一边走进了餐厅。

“哎呀不好，我还穿着这身衣服呢。”

多喜枝突然飞快地向厨房方向奔去，连和服的下摆都因她跑得太快而飘了起来。转瞬间就听到她的脚步声穿过走廊，从楼梯方向传来。左枝子和美亚都笑了起来。

成一也从起居室的沙发上站起身来。窗外的夜色已经十分浓郁，通往别室的连接走廊，仿佛悬浮在黑暗中的一座薪能之桥。他看到富美双手捧着一个大大的托盘在里面静悄悄地走着。成一一边用余光扫视着她，一边动身向餐厅走去。

好久没吃过富美亲手做的饭菜，今天的晚餐似乎相当值得期待。酱油与味噌的香味弥漫在整个餐厅，成一沉浸在温馨的家庭气氛中，脸上不禁流露出放松舒适的表情。

胜行、直嗣与左枝子已经坐在了饭桌旁，但成一已经许久没有在家里吃过饭，因此有些犹豫，不知该坐哪里。

“老哥，坐这儿！”

美亚唰地抽出一张椅子。

“但那是……”

那里曾是外公的座位。

“没事儿没事儿，今天老哥是贵客嘛。”

“没错，小成。别想太多，你就坐吧。”

直嗣也劝他坐下，成一这才释然。

就在这时，直嗣的脸上突然露出一副惊愕的表情。

“咦，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声？”

左枝子也抬起了头。

“我听到了，好像是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声音。”

“是吗？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美亚说道。胜行的表情有些不明所以，成一也没听到任何动静。

“不，我的确听到了，就在别室那边……”

直嗣说完后，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纷纷默不作声，侧起耳朵仔细倾听。

一股诡谲的静谧笼罩了整个房间。

已经坐在椅子上的成一一动不动，试图调动全身的神经去感受这股异样的气息。

“不对劲……有点不太对劲……”

直嗣话音未落，雷鸣般的脚步声就从厨房外面传来，连在餐厅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正当众人被巨响吓得惊慌失措时，富美连滚带爬地冲

进了厨房。被她猛然推开的房门在墙上狠狠反弹后关了回去，在她身后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这声巨响不但震耳欲聋，更令人感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刚冲进餐厅，富美就筋疲力尽般一屁股坐在地上，她那圆滚滚的身体像患了疟疾一样哆嗦个不停，胖墩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怎么了，富美？为什么这么慌？”

直嗣出声询问，但富美的身体依旧颤抖个不停。

“富美姨，富美姨，振作一点！”

美亚跑了过去，搂着富美庞大的身躯。

“太，太老爷他……”

富美终于开了口，她的话语像是竭尽全力挤出来的一样。

“死在……别室里了，额头被……”

所有人都茫然地站在原地，只有左枝子因一只腿行动不便而坐在椅子上，但她也扭转上半身面对着富美。

一瞬间，仿佛终于挣脱了牢牢冻结住的气氛一样，直嗣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撞开厨房的门跑向走廊。美亚正打算冲出去，却被胜行用力拽住了胳膊。成一望了一眼茫然不知所措的左枝子后，向直嗣身后追去。

他在连接走廊处追上了直嗣，两人几乎同时赶到了别室。连直嗣这样的人，如今也开不出什么玩笑了。

别室的入口还大敞四开着。

在连接走廊与房间的交界处，一个托盘扣翻在地上，餐具和食物撒了一地。

成一和直嗣一边留心着防止踩到地上的东西，一边向房间里望去。

这是一个怪异的房间。

房间差不多有八张榻榻米大小——壁龛和佛龛并排面对着门口，左手侧的厕所门半开着，从外面能看到厕所里贴着瓷砖的墙壁。

壁龛中间摆放着脑后带着圆光的阿弥陀佛，其他的隔板内分别摆放着观音菩萨、释迦如来、多宝如来等十多尊佛像。房间的地面上从供桌、木鱼、华瓶等佛具，到舍利塔、铸铜的丽水器、五色幡等一应俱全。房间的尽头还放着一个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大锅一样的物事，以及一束树枝般的物事——这些显得脏兮兮、令人看上去不太舒服的物事拥挤地摆放在这片狭窄的空间里。尽管如此，它们的摆放方式却有着一定的秩序，摆法也十分整齐。所以硬要说，这里倒是更像一间正在营业的杂货铺。

而房间的主人，就倒在这片物事中。

兵马的脚冲着门口方向，以侧卧的姿势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右侧朝下，姿势仿佛一只虾米——又像胎儿般蜷曲着身体。在兵马腹部附近，能看到他用双手紧紧搂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的物事——那是一只茶碗。

那只陈旧的茶碗被握在兵马枯枝般的手指之间，仿佛被老人用力，却又怜爱地拥抱在怀中。

那就是外婆留下的茶碗吗？

成一踮着脚凝视着兵马的状况。

身上的茧绸和服十分整齐，老人看上去就像在打盹儿一样，但脸上的表情却怪异地扭曲着，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他的眼睛仿佛在死死地盯着半空，额头靠近头顶的地方，有一处破裂的伤口，伤口处还在往外渗着鲜血。

“真的，死掉了……”

直嗣用嘶哑的，没有一丝起伏的声音说。

“老爹……是被人用那个打的……”

成一立刻领会了直嗣指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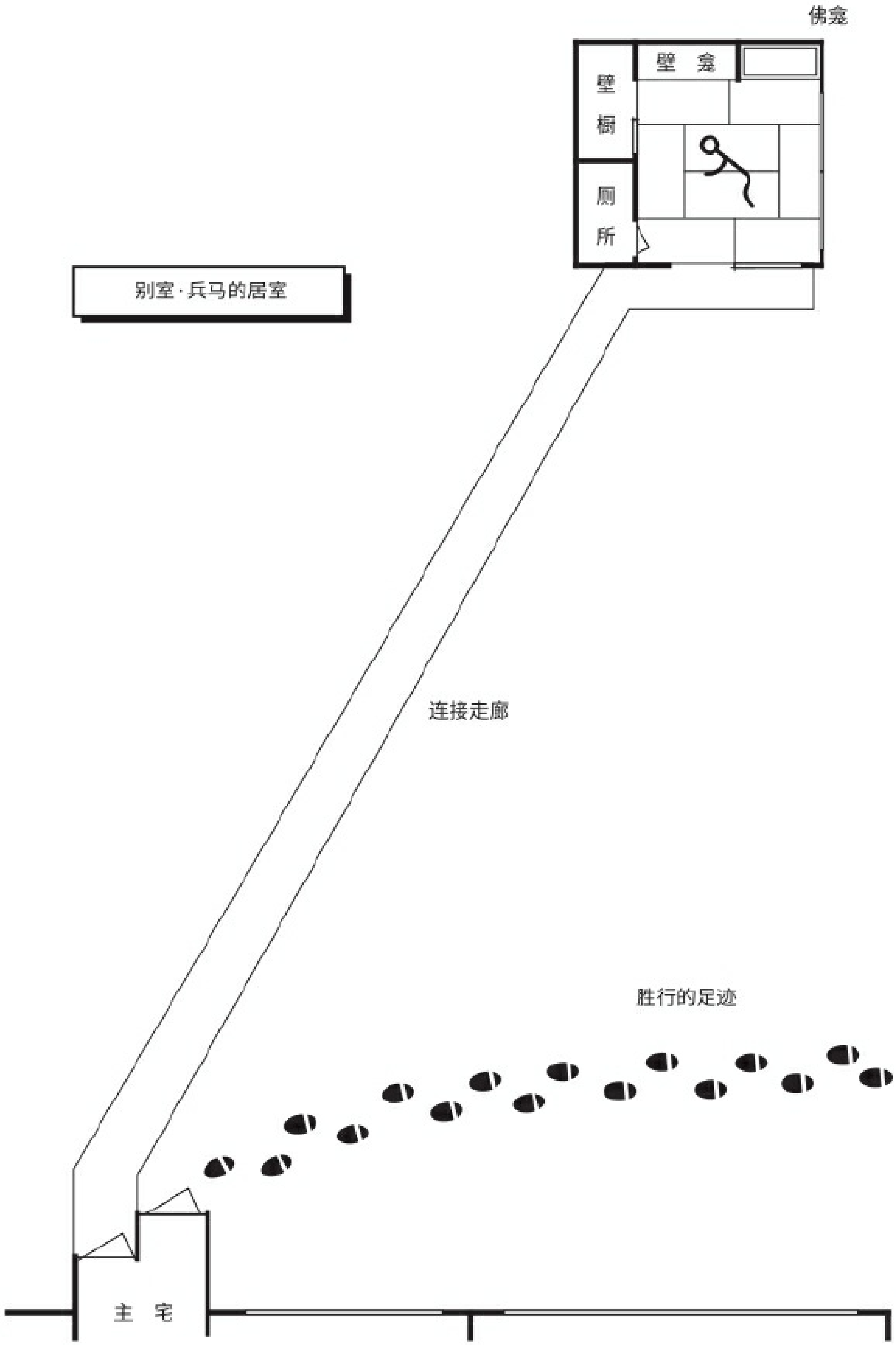
兵马的身旁掉落着一根长约三十厘米的铁棒。铁棒中间部分刻着纹样，靠近两端的部分则越来越细，顶端是方形的。它看上去像一种老式佛具，其中一端还黏糊糊地沾着血液。

“那是……独钴杵吧。”

直嗣小声嘀咕道。

“嗯？”

成一有些疑惑。



佛龛
壁龛
壁橱
厕所
别室·兵马的居室
连接走廊
胜行的足迹
主宅

“独钴杵——金刚杵的一种，是密教的法器，手持它就代表即身成佛。”

先不管名字和用途，这种佛具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它无论在长度还是质感方面，都非常适合用来敲破人的脑门。

兵马额头的出血量不怎么大，但依旧有不少血滴飞溅出来。其中较小的血迹已经开始干涸。

“问题在于，小成……”

直嗣表情僵硬地向成一转过头来。

“刚才你从起居室里看到老爹了对吧——记不记得？就是老爹打来电话之后。”

“嗯……”

那是兵马在别室入口处张望天气那会儿的事。

“然后老爹回到了房间里……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起居室里对吧。”

“嗯……”

“从起居室里望出来，这边的情况是可以一览无余的……但是小成，你看到过有人接近，或是进入过这里吗？”

“……”

没有任何人接近过这里。

“既然这样，小成，那究竟是谁、从哪里进屋把老爹害死的？从没有人靠近过这里啊。”

成一无言以对。他感到自己踏进了一个恐怖而巧妙的圈套之中。一种强烈的虚幻感向他袭来——他感到眼前的现实世界正在失去颜色，转而被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异世界所取代。突然，他有些在意外公手中那只陈旧的茶碗。

“我记得那个灵媒师大叔说……”

美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成一回过头去，发现胜行和美亚在不知不

觉间也赶到了，两人都面色苍白地僵立着，美亚的声音在不停地颤抖。

“他说过吧？幽灵会降下灾祸……”

胜行按住了女儿的肩膀，仿佛在责备她不要乱说。

仿佛眼前猛地闪过一道强光，成一的大脑内部变得一片空白。他现在所想的，是一件与眼前状况完全无关的事。

——最终，我还是没能向外公道歉。

◇幕间

某警察的笔记——

世田谷原房产大亨遇害后的第三天。

案件相关者之一，正径大学人文学部助手，大内山涉的不在场证明取证——与辖区警局的泽本搭档完成。（泽本是个开朗善良的好青年，我们在车里谈了些职业棒球方面的话题，彼此感觉还蛮投缘。）

据练马区樱台3-18-2号“双叶洗衣店”的店主中崎大次所说——案件发生当天的下午六点零五分前后，他与大内山在自家洗衣店附近的街道上聊天。据说大内山是他的常客，且两人关系较熟。（大内山的证词是在约六点钟，与洗衣店老板说的时间差五分钟，算是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吗？）

与大内山住同一公寓的邻居当天不在家中，因此没能得到关于大内山回家时间方面的证词。

除此以外，我们在附近向十几个人做了打听——但是没有特别收获。

·时间方面——据大内山的证词所说，他在五点十五分离开方城家，依次乘坐小田急线、山手线、西武池袋线回家——在时间上与中崎的证词大致吻合。

·距离方面——如果不在五点十五分坐车离开成城，就无法在六点回到樱台

——这点确认无误，时间勉强能够吻合。

路上堵车是否有来不及赶回的可能性？

·伪证可能性——大内山与洗衣店店主中崎在街道上的相遇真的只是巧合？（是否有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可能性？）——中崎外出散步只是一时兴起，两人也是偶然相遇，无法预先进行准备——确认无误，作伪可能性低。

·方城直嗣、成一的证词——两人曾在五点二十五分目击过被害者的身影（透过起居室的大落地窗）——大内山于五点十五分离开，时间很紧——不可能实施犯罪，不在场证明成立？——仍需仔细调查。

晚九点：联合调查会议。

案件发生在位于成城的高级住宅区，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居住于此，因此总部部长下令要尽早解决案件——太难了吧！那个河豚还是老样子啰唆得很。

◎作案时刻

判断在五点二十五分到五点五十五分之间。

直嗣·成一证词（于五点二十五分目击死者）——可信吗？是否有作伪证可能？

◎不在场证明

·方城一家人——确认完毕——虽然家庭成员之间的证词不能作为铁证，但各人发言中并无破绽，案发前没有任何人靠近过犯罪现场——该点存疑。

·穴山慈云斋，五点前离开方城家，于五点三十五分到十点之间在位于浅草的酒馆——“阿多福”中饮酒——此事由店主依田久治及其他多名客人作证（经杉原、中山组确认）——从时间上来讲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是否有店里所有人都为他作伪证的可能？

·神代知也，于五点四十分在新宿站与从属达美宣传文艺社（东西屋中介工作室）的东西屋（左枝子证词）——蒲田史雄、加岛雪江同时在新宿站换乘（经小寺、佐久间组确认）。双方的相遇纯属偶然——难以作伪？——从时间

方面来讲，神代不可能在作案后赶往新宿站。

·大内山涉——调查结果由泽本上台说明。他显得有些紧张，但确认了大内山的不在场证明——不出所料，有人询问是否存在作伪证可能——此事仍需调查。

◎家人及当日访客的相关不在场证明基本确认完毕——需要进行重新梳理。

◎死者平时的人际关系——汤浅股长小组无特别收获——汤浅显得有些急躁，看着蛮开心的，他小子活该。

◎据其他人报告，院墙、屋墙及现场建筑周边无任何从外部闯入的痕迹，案发现场的窗户是锁住的。

◎足迹

·从车库延伸到主宅后门的足迹——来自胜行。

·院子里有不少足迹——但没有靠近现场的——根据直嗣、成一的证词来看（两人曾在院子里洒水）——现场无可疑足迹。虽然下了点雨，但没有大到能够消除足迹。

◎根据直嗣、成一的证词来看——没有人曾靠近案发现场——作案手法成谜？证人是否记错？——是否可能是家人在内部作伪证相互包庇？

◎穴山再三强调此事是“幽灵作祟”——协元股长的笑话还真好笑。

·会议上最终决定以“案件相关者不在场证明的进一步确认”、“死者的人际关系调查”与“盗窃的可能性”三条线索为主要着眼点进行调查。

·成一——久别十年回到家中！是否有作伪可能？

·明天继续与泽本在樱台附近进行调查。

·汤浅股长的小组说等着我们的好消息——这算记仇？

半夜十一点——各小组间单独讨论，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并确认各事项。

凌晨一点三十分解散——在局里小睡。

注释

[1] 水子灵：民间传说为因堕胎死亡的婴儿灵魂。

[2] 东西屋：又称为 Japanese marching band，在日本旧时代，指经过精心刻意打扮的街头音乐家，受委托为所在地区的商品或商店打广告。

第二章

◇成一7

兵马的葬礼在案发四天后举行。

原因是他的遗体被带走做解剖检查，才被送回家中。

这是五月一个碧空如洗，令人神清气爽的好日子。

前一天晚上，家里举办了一场只有家人参加的守灵式，正式的告别式则把地址选在了附近的殡仪馆。在错综复杂的住宅区举办葬礼较为繁杂，因此方城家依照了近来的惯例去做。

成一与众家人一同坐在死者家属席上。

葬礼比成一想象中的要简朴些。花圈数量不多，出席者在宽阔的会场里也显得零零散散，给人一种难以打消的孤寂感。

身为白手起家并积累万贯家财的成功者，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与成就如此不符的葬礼。这或许是兵马既不信任别人，也不与人深交，始终过着独行侠般生活的结果。

兵马出生于明治末年的东京深川，毗邻洲崎花街处。父亲是首饰匠，他是兄弟姐妹七人中的老六，从小伶俐开朗，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淘气包。在父母与兄弟姐妹们的关爱下，尽管家境清贫，兵马依旧健康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悲剧发生在兵马六岁那年。那一年，一股台风形成于和歌山县潮岬海域，自静冈县沿岸登录，通过京滨地区、东京北部及福岛县，并从宫城县金华山海域起一路席卷至北海道。当时以东京为中心的东日本一带，狂风肆虐，大雨倾盆，发生了巨大的自然灾害。最终，共有四万三千八百七十一户人家全毁、半毁或被冲塌，二十万四千户人家浸水，七

百七十人死亡，三百七十四人失踪。在东海道铁路干线路段，酒匂川铁桥垮塌，山北站到御殿场站之间的隧道也因坍塌而堵塞。由于仓库浸水，食品等货物价格暴涨。当时社会一片混乱，据说为了打击借货物不足之机牟取暴利的商贩，警视厅甚至迫于形势发布了《奸商取缔令》。

这就是铭记于历史的惨剧——发生在大正六年九月三十日的“东日本特大暴风雨”。

而兵马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就在那七百七十名死者当中。当时，兵马家的房屋倒塌，全家人都被压在了底下。只有兵马一个人在倾斜的房梁下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茕茕孑立的兵马最终得到了照顾，日本桥的一家生丝批发店收容他做了学徒工。身为最低贱的苦工，他在那个专制气息浓厚的商业世界中饱尝了社会的辛酸。在兵马十一岁那年，店主对他慧眼赏识，将他从用人中提拔了出来。如今看来，兵马当时的职位已经相当于社长秘书。在当时论资排辈的大环境下，他的境遇可谓特例中的特例。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由于店主是那种不拘常理、勇于打破常规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人在私下觉得是由于店主喜好男风。不过事情的真相，至今依旧不为人知。

而这位生丝批发店老板的爱好，就是股票投机。

然而，老板在日本桥的店铺固然很大，但正因如此，店里的开支也十分庞大，连店主自己也攒不下几个闲钱。据店主所说，他也经常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股票的买卖与兵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看着身边的店主因股市信息一时欢喜一时愁的过程中，兵马对股市的关注度和知识度自然也越来越深。到他十七岁出徒那年，兵马进入兜町一家小型证券公司，成了一名报信的信童。他利用自己过去存的一笔小钱和专业知识，投身到了股市当中。

兵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他在众多只看重短期利益的股票投机者之中更具备长远的眼光。他对大局的预测非常精准，并且能够从

更高的角度审核和分析股市的行情。在人们疯买某一只股票时兵马能从中获利，而在他们见势不妙抛售股票时，兵马依然能从中获利，并冷静观察后续状况——他有着冷酷而擅长观察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崭露头角的兵马渐渐习惯了“昭和年代的福泽桃介”这一称谓。福泽桃介自不必多提，他是庆应大学创办者福泽谕吉的女婿，是明治年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股神”。

后来，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兵马敏锐地嗅到了社会潮流的变迁，乘上了军备品生意繁荣的浪潮，这使他的资产仿佛滚雪球般增长。既不相信别人，也不与人深交的兵马，在股票投机客们充满尔虞我诈、相互背叛的世界中可谓如鱼得水。在战况即将陷入胶着之前，他又仿佛预知未来般地从市场中急流勇退。而他这次隐退，也恰如福泽桃介般明智。

只不过兵马并非众口相传的那种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反而是那种贵有自知之明的小人物。“二战”结束后，他没有重返股市，而是涉足房地产业——经营起平稳的生意，过起了安稳的生活。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在世田谷购置了如今的家产。

兵马的妻子初江逝世于昭和三十年代，去世前，她只来得及与兵马生育三个孩子。与同时代的夫妻相比，这已经是很少的了，而这也足以说明兵马当时极为忙碌。

秉承了做股票投机客时的独行侠风格，涉足房地产的兵马依旧没有创办公司，也没招募任何员工，只有宿佣工兼任司机的清里荣吉是他唯一的心腹。

就像对外人极其冷淡那样，兵马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也不甚关心。大女儿多喜枝才二十岁出头，就下嫁了一个平凡无奇的大学生——濑川胜行。这件事当时在家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兵马最终只是以胜行做倒插门女婿入赘方城家为条件，就轻易答应了这门婚事。同样，尽管二女儿左知枝的结婚对象藤重圭吾是个与房地产业毫无关联的药师，兵马

依旧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不满。甚至连他的独生子直嗣立志学画时，兵马也没有横加阻拦。

有人说他薄情，但也有人认为归根结底，他还是最大限度地给了孩子们自由。而这或许正是兵马单枪匹马，仅凭自己的才能与实力开拓人生后所养成的，奔放不羁的生活态度。

但到了晚年，他突然一改原本的生活态度。

兵马开始寻求起了自己的接班人。

十几年前——那时的成一还是高中生。

如果说留下自己存活过的证明并将其流传后世是人类的本能，那么兵马到了七十岁后，才终于觉醒了自己的这份本能。

藤重圭吾和清里荣吉已经去世，而胜行和直嗣又不够可靠——做出这样的判断后，兵马最终挑中了成一。

他要求——准确地说是命令成一在大学进修经济学或经营学，但成一表示拒绝。

外公是如此顽固，但继承了他血脉的成一也很固执。

最终谁也没有让步，成一离开家门，开始了独自生活。后来他进入大学研修光学，只有学费还由父母提供。

又过了几年，外公开始逐渐转卖名下拥有的土地和建筑，从这行中急流勇退下来。

而成一至今也不认为当初他的选择是错误的。

只不过，成一会为自己当时的叛逆和略微过头的固执而后悔。也正因如此，没能向外公道哪怕一句歉，才会成为他心中最后的遗憾。

葬礼在一片寂静而冷清的气氛中进行着。

明亮的阳光中，有着几分隆重，又有几分庄严——

轻柔而和煦的微风，拂过了来客们黑色的丧服。

继而轻轻摇晃着礼堂里的鲸幕。

那个午后是如此寂静，仿佛不曾有过一场葬礼。

参加者中，一半是胜行与直嗣在工作中认识的人，另一半则是兵马的旧识——他们大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但当一个看上去像政府官员、面色严肃的男子开着黑色奔驰车赶过来时，在场的人们不由得感到了紧张。男子表示过去他曾经受过方城老爷的照顾，继而眼圈泛红地为兵马烧了一炷又一炷香。美亚睁大眼睛感叹道："哇，外公可真行。"成一则不禁对外公年轻时狂放不羁的作风产生了遐想。

左枝子也坐在轮椅上参加了这场葬礼。

她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一串珍珠项链点缀在她的胸口，显得清冽而耀眼。为了保护左枝子不被人们用好奇的目光注视，成一和美亚费尽了功夫。

起灵时，富美伤心欲绝，放声大哭起来。多喜枝不够严肃地说了一句"哭成这个样子，传出去多不好听"。

而胜行在与殡葬公司的员工沟通过相关事宜后，事无巨细地承担了葬礼上要做的各项事宜，展现了他身为万年总务课课长强大的办事能力。

葬礼中唯一没有派上用场的人是直嗣，他光是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始终跟在胜行背后。

出席葬礼的人中，还静悄悄地藏着几个明显像是警察的人在四处张望。还有几个看上去明显是记者的人，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赶了出去。尽管如此，兵马的葬礼总体上依旧没出什么乱子，干脆利落地结束了。

只剩凶手尚未落网。

◇左枝子6

外公的葬礼在今天举行。

我也时隔许久地坐上轮椅出了家门。

腋杖和肘杖都不适合长时间外出，因此是哥哥用轮椅推我出来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累。看来没能习惯的外出，对我来说依旧是件难事。

可是……明明应该很累，我却始终无法入睡。一股沉闷的感情压在我的心里，令我无法入睡。

外公去世了。

还是被人杀害的……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如此可怕、如此恐怖、如此令人不愿发生的事？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这种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

外公，外公……

虽然有人觉得外公是个非常严肃、可怕的人，但我完全不这么觉得。对我来说，外公是一个胸怀宽广、体贴善良的人……是一个用宽广、强大和包容一切的慈爱来保护着我的人……

外公，外公，他是那样的善良，他是我最喜欢的外公……

为什么外公会去世？

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样残忍的手段杀死他？

为什么我最喜欢的人总是要离开我？

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不幸的结局？

为什么……

没错，父亲和母亲也是那样去世的。

十七年前的五月。

发生了那起车祸。

当时我和父母一同在四谷生活，我们住的似乎是外公名下的一栋公寓楼——那是母亲结婚时外公的陪嫁——没错，外公的为人就是这样善良。

母亲经常会带着我回娘家，也就是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总是说“外公的家里有树林”。那时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和哥哥一起玩闹——我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跑来

跑去——那时我也能像哥哥那样自由奔跑。我常常在周末和父母一起回外公家住——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黏着哥哥，当他的跟屁虫。

后来，就是发生在五月的那件事了。

虽然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我们那天出门，是要去远亲家里参加一场法事。前一天晚上我们睡在外公家里，打算第二天一早就从那里出发。富美姨的先生荣吉叔负责开车载我们去。

那是十七年前的五月。

车祸本身我已不太记得，我的记忆里只留着哥哥在车门外挥手送我们离开家里时的样子。能坐荣吉叔开的车，我兴奋极了，在车上欢闹个不停……

或许是因为醒得太早，后来我趴在母亲的膝盖上睡着了。当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我们所乘坐的车，似乎是在东京与琦玉县交界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与一辆翻斗车撞了个正着。

就在那一瞬间，富美姨的先生和我父母的生命，以及我身体的自由，都被这场车祸给夺走了。

据说两车相撞所带来的冲击令翻斗车半毁，而我们所乘坐的轿车则被撞得不成原形。我之所以能捡回一条命，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身体还很娇小柔软，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错，据救出我的人说，母亲维持着紧紧抱住我的姿势，而父亲又维持着扑倒在母亲身体上的姿势，两个人就这样死去了。

父亲，母亲，我是你们的女儿。我是被父母所深爱的，属于他们的独生女。所以我才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当我在医院醒来时，我的全身缠满绷带，连脸上都被裹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我记得那时右腿感到很痒很难受，明明它已经再也无法动弹……

外公一定非常可怜我。

在与父亲家商量过后，外公把我收养在了自己家里。他在家里建了残疾人用的卫生间，还在各处都安装了铁制扶手……

看着拄着儿童用的拐杖跌跌撞撞行走的我，外公一定非常难过，所以他经常会将幼小的我抱在怀中。

“左枝子，你是个好孩子，可爱的孩子。你就留在外公家，永远留在外公身边吧，外公会永远陪着你……”

外公他是那样的慈祥。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家里的扶手每年都会安装到更高的位置。与此同时，固定扶手的零件所安装的位置也渐渐提高，在墙上留下许多小洞，让家里变得有些难看，但外公却对此毫不在意。每年外公都会叫工人来家里调整扶手位置，这件事对他来说甚至成了一种乐趣。

但这样的外公，如今也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这几年他窝在别室里深居简出，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依旧是我的外公，我最亲爱的外公。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他会被那种残忍的方式害死——？

我最爱的人们，为什么总会以那样的方式死去——？

为什么，为什么……

为了让我喜爱的人们不再遭遇不幸。

神啊，求求你。

请你守护我最爱的人们，就像父亲、母亲和外公守护着我那样。

神啊，求求你。

求求你守护他们。

哥哥、美亚、富美姨、姨父、姨妈、直舅——还有，还有他——求求你守护他们。

◇成一8

距案发当日已过了五天。

成一在二楼的卧室，任自己疲惫的身躯倒在床上。

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神经最近绷得太紧。

窗帘还未拉上，窗外，树木的枝条在黑夜中摆动。听着它们发出的沙沙的噪音，望着它们单调的晃动，成一的内心不禁因烦躁而恼怒。

他不禁长叹出一口气。

今天白天，警察甚至来到他公司里对他进行问讯。为了让成一不那么生气，他们一边在像念咒一样强调自己只是例行公事，一边把之前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又问了一遍。

阔别十年回家后，因与外祖父发生不和而将其杀死——警察或许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怀疑自己，但他们对自己的说法丝毫不予信任的态度，依旧让成一感到很不愉快。他们看上去一副急着要从成一的陈词中嗅出破绽，并将其抓住的样子。警察的到来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而同事和上司眼中好奇的，似乎想要刨根问底的视线，则令他更加烦躁。

拜他们所赐，成一在下午的棱镜孔径角实验中完全没能专注。

受够这种荒唐的闹剧了——成一心想。

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外公的死并没有感到伤悲。

毕竟十年没见面了，这样或许也不奇怪。也许正是因为继承了兵马的血脉，他对血亲的感情才会如此淡薄。但无论理由如何，这种出人意料的平静，令成一感到更加焦躁。

窗外晃来晃去的树木刺激着成一的神经，他站起身来粗暴地拉上了窗帘。

这个动作仿佛信号一样，成一刚刚拉上窗帘，房门就被人敲响了。

“进。”

进来的是美亚。她穿着宽松的粉白条纹睡衣，双手各端着一个冒着

热气的马克杯。

“老哥，你还没睡？”

“嗯。”

“喝可可吗？我刚泡的。”

“好的。”

美亚把其中一只杯子递给了成一。

“没耽误学习吧，美亚？”

“会说话吗？倒是先讲声谢谢嘛。老哥你真是的，总是那么冷淡……别担心，不会耽误学习啦，喝点可可休息一下而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或许拜母亲大大咧咧性格的反作用所赐，妹妹是个可靠的姑娘。

“老哥……还记得咱们小时候总是像这样泡可可喝吗？每次都是富美姨泡给姐姐和咱们的。”

美亚轻轻坐在成一的床上。

“是啊，那时还得左枝子帮忙把可可吹凉你才能喝。”

“是吗？”

“可不是，当时你总乱跑乱闹的，把可可都洒在我床上了，还被富美姨狠狠训了一顿。”

“是吗？原来还有这种事呀，我都不记得了……算了，先别提以前的事了。老哥……”

美亚的声音突然小了下来。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幽灵吗？”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因为小舅说他见到过外婆的灵魂呀。而且外公被杀害的情况……怎么想都不太正常对吧？”

“嗯……是啊。”

“这阵子我问过警察叔叔，他们说那间别室除了入口以外，没有任

何人进入过的痕迹。”

“也有可能只是他们看漏了吧。”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警察叔叔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鉴定科——是这么叫的吧？听说这是那里的人们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成一一边考虑美亚的话，一边嘬了口可可。甘甜的饮料令他的情绪得到了平复，他慢慢啜饮着可可。

“那应该不会有错了，毕竟他们是专业人士。”

“警察叔叔还说他们把院墙和别室周围都查了个遍，但丝毫没有发现有人偷偷闯入过的痕迹。”

“是吗，怪不得那天都那么晚了，他们还一直在闹哄哄的。”

“嗯，所以只能推测杀害外公的凶手是从正门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嗯。”

“可是老哥，你和小舅一直都在起居室里面望着别室对吧。”

“嗯，一直看着。”

“真的谁都没去过那边吗？”

“是啊。”

没错，怪就怪在这点。成一感到十分费解。如果有人过去，自己应该是不会看漏的，但是……

美亚用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成一。

“我说，会不会是老哥你看漏了？”

“警察已经这样问我很多遍了。”

成一皱起了眉头。

“那帮警察实在啰唆，简直要被他们烦死了。可是……外公在别室门口露了次脸，紧接着就打开了连接走廊的电灯……当时那边非常明亮，实在想象不到会看漏什么人。”

“绝对没有？”

美亚向前探着身子问道。

“虽然谈不上绝对……但当时我有点好奇外公现在的样子，所以一直注意着那边。如果有人经过那里，我应该不会看不到。”

“对嘛……所以说才不对劲。”

美亚说着，将杯子里的可可一口喝下。

“明明没有任何人靠近那边，可外公却被杀害了。”

“那就只能推测是意外或自杀了。”

成一心里想到的话不禁冲口而出，但这种情况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果不其然，美亚立刻摇起了留着一头短发的脑瓜。

“警察叔叔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外公是被人用很大的力气击打而死的，而且那根铁棒……”

“是独钴杵吧。舅舅说那是佛具之类的物品。”

“是的，警察叔叔说那个独……钴杵把手的部位，有指纹被人擦拭掉的痕迹。”

“擦掉指纹——？”

“嗯，似乎是因为有人用那个击打了外公，所以才会用布制品擦掉指纹。所以说很奇怪对吧，明明谁也没进过那间别室，只有外公一个人在里面，却有人击打了外公……”

美亚说完后，仿佛在害怕着什么一样，双手捧住了自己的马克杯。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些幽灵之类的东西存在……”

“原来你是害怕这个，才端着可可来我这儿的啊。都怪你自己，大晚上的非要去想这些无聊的事。”

“不是这样啦……可是幽灵居然会杀人，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怎么可能……”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成一不禁也有点打怵，心想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怪事——

“可是那个灵媒师说过吧？幽灵会降下灾祸什么的……”

美亚大大的眼睛里，已经有了一丝认真。

“被那种幽灵给诅咒，一定很可怕吧？”

“可是幽灵杀人这种事，连听都没有人听过不是吗？”

成一故意让自己的语气开朗起来，但美亚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

“要不然就是……超能力之类的？”

“超能力……？”

“嗯，要是使用特异功能，把那种又小又轻的铁棒从远处移动过去，再敲到人的脑袋上，应该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真够扯的，又不是什么科幻情节。”

“可是神代先生他们不是也说过吗，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超能力……老哥，你不也相信这些吗？”

被美亚紧紧盯着的成一慌忙挪开了视线。超能力、预知……这些现象应该的确是存在的。尽管他想这样说，但内心的恐惧令他无法出声。

◇左枝子7

今天是星期六。

那场令人心痛的惨剧发生后，已经过了接近一周。

家里也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哥哥放了假，一整天都在家里陪着我。我们聊起各种各样的事，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只不过当哥哥谈起工作，说起什么透镜曲率、棱镜曲面修正之类的话题时，我就完全听不懂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多谢双休日制度呢，非常感谢。

时隔许久，终于又度过了令人安心、平静的一天。

今天要做的，就只剩睡觉了。

富美姨在房间里为我铺好了床铺。

这是从我小时候起，富美姨就有的习惯。

现在的我还是能做到生活自理的——但富美姨却丝毫不愿改变这个

习惯。当她为我整理床铺时，我们会单独聊一会儿天。我非常喜欢这段时间，富美姨似乎对此也很享受。所以我没有坚持要自己去整理床铺，而是在这件事上接受富美姨的服侍。所以至今每到这个时候，富美姨都会像现在这样来我这里。

“富美姨。”

“什么事，大小姐？”

“富美姨和你家先生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吗？”

听我发问后，富美姨稍微有些惊讶。

“怎么了，大小姐……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最近突然对恋爱故事很感兴趣。

“没怎么……只不过，我以前没听过这方面的事。”

“这个嘛……因为相爱而结婚，我们可没那么夸张。”

“那是为了什么结婚的呢？”

“过世的太夫人——也就是大小姐您的外婆——当时生了病，太老爷就雇我来这儿照顾，而他当时也在……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这么说我不太明白。”

“所以说嘛……我们家那口子当时是宿佣工司机，而我也住在这儿……结果就顺其自然了。”

“哇……”

“所以说没有什么相爱不相爱的，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就已经被他推倒了……”

富美姨好像有些难为情。

“多美妙啊……”

“美妙吗？明明是既不梦幻也不浪漫。”

虽然嘴上只是轻描淡写般一带而过，但富美姨究竟有多爱自己的先生，连我都非常清楚。

听说十七年前，我父母与富美姨的先生在那场车祸中去世时，她简

直伤心欲绝。兼之警察告诉她车祸可能是由于荣吉叔开车时打盹造成的，更是让她直接不省人事。

但据说当时外公却在替荣吉叔说话，训斥了那名警察——他说荣吉叔不可能怠慢工作——车祸的原因直到最后也没能查清，但富美姨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打算离开这里。家里的先生居然会在开车时打盹，这也令她倍受打击。不过外公坚持让富美姨继续留在这里，他说将近四十岁的女人要一个人出去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自那以后，富美姨始终深感外公的恩德——所以在葬礼上她才会哭得那么伤心。而且最先发现外公被害的也是她，她至今还没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但她还是装作一副坚强的样子，连我都为她感到心疼……尽管如此，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她一直都在拼命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这是多么体贴啊。

“富美姨。”

“大小姐又想问什么？”

“富美姨，你考虑过再婚吗？”

“再婚……？”

“嗯。”

“这个嘛……那会儿我还得忙着照顾太老爷和大小姐……而且……”

“而且什么？”

“虽然既没什么特长，为人又很无趣……但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我家先生那样的人了。”

富美姨若有所失地说。

“富美姨，其实你很爱自己的先生吧？”

“真是的，大小姐，您乱说什么呢……好啦好啦，别在这种没劲的话题上聊个没完啦，早点休息。”

“嗯。”

我老老实实地走向床铺。

每晚上床睡觉前，我都会像这样和富美姨单独聊一会儿天。从小时候起，每天都是……

无法入睡的夜晚，她总是这样陪着我。

就像母亲一样，温柔地为我梳理着头发。

当年幼的我被噩梦惊醒时，她总会紧紧将我搂入怀中。

“大小姐，可怜的大小姐，又做噩梦了，在梦里被可怕的妖怪给欺负了吧……没关系，有我在这儿呢。富美永远在这儿陪着您，哪个坏家伙敢欺负大小姐，富美就把它们都收拾掉！没事了，大小姐，放心睡吧，好了，大小姐，慢慢睡吧。”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富美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大小姐，您父亲是非常珍爱您母亲的。您看，大小姐叫左枝子——这是您父亲从您母亲的名字里借来两个字后为您取的名字。他希望您能像您母亲一样温柔美丽，并且能像他们俩相遇那样，终有一天也能遇到一个和您互相深爱的人——他是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为大小姐您取了这个名字的。”

的确，父亲一直深爱着母亲。

在富美姨眼里，自己的先生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而这样的人，是否也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

富美姨，晚安。

母亲，晚安。

还有……我想对他也说声晚安……

神啊，求求你。

至少请让我的心事飞过夜空，飞到他的梦里去吧……

◇成一9

星期日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起来。

没来得及参加兵马葬礼的那些旧识，开始陆续来到兵马家中吊唁。

今天是死者头七，按当下的风气，法事和殡仪原本都应当在这一天彻底处理完毕。

尽管如此，吊唁的人依旧来个不停。由于兵马通讯录之类的记录留得太过潦草，家人们也很难厘清他的人际关系。因此起初没有得到联络的人们听说了兵马去世的消息后，纷纷在这一天来到了方城家。

无论胜行还是多喜枝，甚至连成一也因这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来访忙作一团。

成一知道自己的外公一向目中无人，但没想到这也只是兵马为人的一个方面，因此感到有些意外。

过了中午，直嗣也来了。

当然，他不是为了帮忙应付络绎不绝的吊唁者而来的。他只是和往常一样，像个客人般来到了会客室。

灵媒师穴山慈云斋也和直嗣一起来到了方城家。

"姐夫，慈云斋大师不是说了嘛，咱们家里面可能潜伏着恶灵。"

直嗣的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招牌般的哂笑。

接待他们的是胜行和成一。多喜枝不喜欢慈云斋，因此躲着没有见他。端茶来的富美虽然装作面无表情，但藏在这副表情下的，却俨然是一副厌恶的面孔。成一见后费了好大劲才没让自己笑出来。

"所以大师要多花点时间，帮我们查清家里的问题。"

"哦……"

即使听到直嗣这种出格的话语，胜行的态度也依旧一如既往。

"不知您意下如何，胜行先生……"

慈云斋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尊岳父离世的样子过于离奇——这点想必您也非常了解。我认为这一定是某种灵力作祟的原因，尊岳父是被幽灵作祟所害死的。前几日我到府上打扰时，就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灵力。一股凶恶的灾祸之

力正从深邃的灵界向这里逼近。我确凿地感受到恶鬼将要对这里降下制裁的征兆。后来也正如我所料，悲剧降临到了尊岳父的头上……如何，如今您是否相信我的话语？我希望能查清笼罩这座宅邸的恶灵的真面目，让这团黑色妖雾现出原形，希望您能给我这个降服恶灵的机会。”

“唉……可我还不太清楚内子的意见。”

胜行有些担忧地说。

“因为老妈她……不太相信这些。”

成一帮父亲说了句话后，直嗣摆着一只手，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可是小成，大师说保不准还会有其他坏事继续发生。如果是真的，再找大师可就晚了。”

慈云斋也随声附和。

“没错，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此处已经充满了某种邪恶的灵力。”

他那张癞蛤蟆似的面孔猛地靠近了胜行和成一。

“请你们感受一下，如今光是待在这里，我就能感受到那股邪气和恶意，能清楚地听到充满怨恨的声音。平时很少会有如此强烈的感觉，连我都不由得毛骨悚然……胜行先生您呢，您感受到了这股气息吗？”

“……这样啊。”

胜行推了一下黑框眼镜，用一副无所谓的语气答道。慈云斋则撇了撇那张酷似两栖动物的嘴，锐利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异样的兴奋。

“只不过……现在还有另一股灵力也盘踞在府上。那就是直嗣先生母亲的灵魂……我感受到了，她或许是想保护你们免受恶灵的侵袭。如今母性的灵力正与邪恶的灵力相互碰撞，各有起伏……我感受到了。然而邪恶的灵力过于可憎和强大，需得我用神圣的净化之力助尊岳母一臂之力方能取胜。若您同意，我势必能击退、消灭、封印这道恶灵，若不这样做，事态会变得不可掌控……更大的不幸，更为凶险的灾祸恐怕会继续降临在您家中……”

不祥的话语源源不绝地从慈云斋口中冒出。

“前几天就说过，这是那帮家伙的惯用伎俩。”

神代严肃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慈云斋喋喋不休地扔下一大堆不祥的话语后，便离开了方城家。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学者二人组——神代与大内山也来到了方城家。

两名研究学者像其他人一样吊唁过兵马后，成一将方才与慈云斋见面时的情况讲给了他们听。

“不过说真的，连我都有些不适了。那个灵媒师身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感，讲起话来也很有煽动性。”

成一用这句话做了收尾。

这次则是由多喜枝和他一起会见客人。

刚参加完周日社团活动的美亚也鬼灵精似的跟了过来，看来她对这两位年轻的研究学者真的很感兴趣。

还是老样子留在家里吃晚饭的直嗣，这会儿似乎在厨房和富美谈话。

成一讲完后，多喜枝不悦的感情溢于言表。

“受够了，真是烦透了！父亲头七还没过完，老弟就不长记性地把那家伙带来……都说多少遍了，别再让那个人进我们家家门！”

“看来这次的说服对象要变成直嗣先生了。”

神代显得有些为难。大内山也表示：“可是……尊外祖父已经够难劝了，想要说服直嗣先生恐怕更不容易。”

他歪着自己微胖的脸，那双仿佛豆沙面包切开后中间那条缝隙般的眼睛眯得更紧，露出仿佛带着一丝冷笑的表情。

“是呀，别看小舅一副好说话的样子，其实他油盐不进的。”

美亚在一旁搭腔。多喜枝也说道：“所以拜托你们两位，只要让那家伙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就行。说实话，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们了。”

看来她早已忘记自己前不久还埋怨过他们“不可靠”的事了。

“不过我对那个灵媒师说过的话有些好奇，神代哥你们能感受到灵力之类的东西吗？”

美亚问完后，神代笑了。

“我们只是普通的研究学者，并没有那种能力哦。”

“而且，美亚小姐……”

大内山将原本就窄小的眼睛眯得像一条缝一样。

“我们不是说过，不要被他们给吓到。他们这种人一直都是这样，先在人们心里植入恐惧，然后再乘虚而入。所以千万不能相信。”

“说得对呀，美亚，你可千万不能信啊。”

多喜枝也叮嘱女儿。

“平本先生和她的大女儿就是这样，有个新兴宗教叫什么天空真神教，他们就上了那个宗教的当，最后被人家骗惨了。又是买什么佛龛，又是把工资捐给教众，还鼓动自家亲戚也跟着信……听说最后闹得不成样子。平本太太为此愁得是一天比一天消瘦，看着都觉得可怜。美亚你要是和那些事情扯上关系，妈可怎么办才好呀……”

“不用担心啦，人家才没那么好骗呢——可是神代哥，不提那些古怪的宗教所供奉的神明，我只想知道世界上真的有幽灵吗？”

看样子美亚对这些事真的颇为好奇。被她问到的神代张开了如女性一般的薄唇。

“这个嘛，人们一般情况下所提到的那种灵魂，我们认为是并不存在的。”

他换上了一副博学的研究学者面孔。

“当人们提到幽灵时，指的通常是看到已经死去的人，或是在空无一人的地方感受到了某人的气息等情况，我们也收集过诸多这方面的报告，但能够确定，其中大多数情况都属于错看、错判或错觉。”

神代用一贯冷静的语气说着。

“而且我认为诸如‘感受到某人的灵魂就在身边’的这种想法实属荒

谬。像那个灵媒师所说的‘兵马老先生夫人的灵魂’之类的话语，更加不值一提。”

“也就是说，那些都是谎言对吗？”

美亚半信半疑般地问，而神代点了点头。

“那当然了。”

“但是，为什么能那样肯定呢？”

“所谓的幽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觉。像是老旧的木屋里发出的古怪响声，通常都是鼓音现象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最近有一起发生在富山县的事例——一位司机深夜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们曾去当地进行过考察，那条山路的确坡度很大，要过的弯也很多。山路外侧就是深崖，十分危险。由于当时有点急事，司机开得也比较快。对面车道没车，他就这样在险峻而空空如也的夜道上行驶……这时在前照灯前，突然蹿出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女子。正当他顿感不妙想要踩下刹车时，事情已经晚了，伴随着冲击，他听到车身传来一声钝响。司机慌忙停车，战战兢兢地下车回去查看……但别说是人，连小动物都不见半个。他看了看保险杠，上面的确有撞击的痕迹，但他却没有找到关键的那个人。司机不禁毛骨悚然，觉得自己撞到了幽灵……”

“呀，好可怕……”

神代的话令美亚的双腿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多喜枝听着也皱起了眉头。但神代依旧保持着平静的语气。

“我们接到报告，寻访了那名司机。当时我们找到了精通催眠术的专家，让他进入催眠状态，从而探索他的深层心理。我们尝试调查了他在那场‘虚拟事故’的前后，在驾驶的同时究竟在思考着什么。最终我们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在连他本人都没有察觉的意识深处，其实是这样想的——山路如此危险，边上就是悬崖，周围又没有其他车辆，太可怕了，一旦发生什么事故就全完了，一旦打个盹什么的就死定了……其实他也明确提到过自己当时缺乏睡眠，在所谓的‘事故’发生

后，他立刻就清醒了过来。我们继续挖掘了他的想法，发现他心里想的是——好可怕，好危险，有没有人能来吓我一跳，让我清醒一点……”

“也就是说，那个所谓的‘人’就是幽灵对吧。”

成一抢先说道，神代静静点了点头。

“正是如此。”

“咦……怎么回事？到底谁是幽灵？”

美亚似乎没太听懂，不满意地问道。神代继续解释了下去。

“我们是这样分析的。他在内心深处非常害怕事故发生，希望能有个办法让自己清醒——然而他的身体却渴望着睡眠。就在他快要打盹的时候，突然有树枝之类的东西偶然撞上了保险杠。他由于惊吓而猛然醒来，于是内心渴求着能有人来吓他一跳的想法，在无意识间创造了一个人物形象，并瞬间传送到他的视觉中枢——于是那件事情就发生了。也就是说他所见到的，是他的大脑在无意识间所虚构出来的幻影。身穿白色和服的女人——这是在司机之中流传的最常见的鬼故事之一对吧。他在无意识间想起了这个故事，于是大脑在千钧一发之际所想象出来的也正是相关的形象。”

“好厉害……这么一说感觉很合理哎。”

美亚大声感叹。

“这样一来终于可以接受了吧，幽灵之类的说法都只是出于错觉。”

接下来大内山开了口。“当然，我们也并非全面否定灵的存在。但正如神代所说，它与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提的幽灵并非同一概念……”

他嘀嘀咕咕地说道。

“也有人在以人类死后的意识残留为主题进行研究……但当然不是从灵的角度，而是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出发了。”

“咦，从科学角度来研究幽灵吗？那要怎么做呢？”

美亚兴奋得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大内山哼笑一声。

“这就涉及大脑生理学内容了……脑神经的运作简单来说，就是大

脑内部的神经元进行联会并发射电信号。这种电信号发射到外部后被其他人读取……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如果美亚小姐您有兴趣，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再谈。”

可能是察觉到了多喜枝不悦的眼神，大内山匆忙结束了话题。或许是大大咧咧的性格使然，多喜枝很少盲信什么。在她眼里，大内山所讲的与慈云斋所讲的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了，神代先生，上次忘在这的东西找到了吗？”

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成一忙问。

“还记得吗？就是你上周说的那个褐色信封。”

“哦哦，那个啊。”

神代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的确是落在电车行李架上了。因为上面印着校名，所以车站的人好心给送到了学校……真是太感谢他们了，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看来即使像他这样冷静的学霸型角色，也出人意料地有着马虎的一面。

“不过嘛……”

神代的表情恢复了严肃。

“也多亏这件事，才能让我有不在场证明……不知算不算运气好。”

“警察也去过你们两位那儿了？”

成一问道。

“是啊，来了许多次。”

“唉，给两位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多喜枝说道。但大内山摆了摆手。

“哪里哪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那天我们也前来拜访了。不过我也有不在场证明的，那会儿我正巧遇到了在自家附近认识的洗衣店老板。”

“咦？那天回去后遇到的？”

美亚问道。

“是啊，纯属偶然。我和那位洗衣店老板站在道路上聊了一会儿……也拜此所赐得到了不在场证明，所以警察应该不会再来找了。”

大内山说着，圆圆的脸上浮现出微笑，但表情中似乎又流露出一丝担忧。

神代与大内山离开后，又有几组客人到访。

“专门为客人准备的茶叶，今天一天就用到见底了。”

连富美都深感惊讶。

直到傍晚，一拨又一拨的来客总算都离开了。

接待那些素不相识的访客简直累到筋疲力尽。晚饭前，成一打算去二楼的卧室里小憩，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在楼梯最上层的台阶上。

走在楼梯上，成一视线的余光扫到了那样东西，它上面微微反射出低沉而黯淡的光芒。

感到奇怪的成一凑过去将它捡了起来。

那是一颗小小的，黑色的玻璃珠。

他不清楚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掉在这里。今天来访的客人虽多，却都是成年人，没有任何访客带着可能会玩这种玩具的小孩子。而且这种东西掉在这里真的非常危险，万一被谁不小心踩到，脚下一滑的话……

成一猛地抬起头来。

出现在眼前的，是左枝子平时使用的金属扶手。

楼梯上装有金属扶手一侧的墙边。

这里是左枝子平时必走的那一边……

使用金属扶手上下楼梯的只有左枝子一人。要说家人中谁最经常靠着墙边走路的话，一定是左枝子无疑……从这方面考虑的话，如果要因为那件事而将玻璃珠放在这里，可谓是绝妙之举了。

而且它还是黑色的，与黑褐色地板的颜色大致相同，如果不是微微反了反光，或许连成一都无法发现。

是谁给左枝子设了这样一个陷阱——？

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人出于什么原因，不小心将它掉在这里的，但这个位置未免也太过危险。

大概是在赌一种可能性。就算它现在没有被成一发现，说不定也会被其他家人发现，但如果谁也没有发现的话……

其他家人其实也有可能踩到，但最有可能踩到它的人依旧还是——

左枝子。

尤其是左枝子，她在上下楼梯时很难掌握平衡，万一她不小心踩到的话……

成一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种圈套极为简单，几乎不费任何力气。只需走上台阶，把玻璃珠放在这里即可……光是这样做，就有足够大的可能性令左枝子陷入危险当中。而且事后也不会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谁所为。如果真的有人试图加害于左枝子，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相当值得一赌。

究竟是谁要加害左枝子——？

尽管想法可能过于轻率，但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就足以令成一陷入混乱。

是谁，究竟是谁？成一蹲坐在台阶上，大脑拼命地运转着。

与时间无关，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

而且今天访客实在太多，家人也一个不少全部在家。在这种情况下，直嗣、慈云斋、神代、大内山……兵马那桩命案发生前后来过自己家里的人，今天也一个不剩地都来过。看样子，演员已经全部到齐。

◇左枝子8

今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

为了尽量不会碰到客人，我始终独自待在二楼。

接待客人的哥哥似乎十分忙碌。

美亚今天也出门参加网球社的活动去了。

今天是个无聊的星期日。

到了傍晚，家里安静下来，我便打算去院子里坐坐。下楼途中我碰见了坐在楼梯顶端的哥哥，但他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我知道哥哥不太擅长与陌生人交流，或许是接待客人把自己搞得太累了。那我就不约他一起出去，让他自己静静待一会儿吧。

来到庭院里熟悉的那张长椅处。

我将拐杖放在一旁，学母亲那样将身体倚在靠背上。

傍晚的风儿尽管有些微凉，但令人非常舒适。

树叶相互摩挲所发出的声音好似低语。

而我心里依旧思念着他……

今天神代大哥他们似乎也来访了，但我终究没能出来与他见面。

我在害怕……

不知为何，我害怕与神代大哥见面。

不，原因我是知道的。

我怕被他讨厌。

会不会被神代大哥讨厌，被他冷落——我总是这样想着，并为此感到害怕。

我发现了。

我注意到了一件非常不愿发生的事。

毫无疑问，神代大哥喜欢的一定是正常的、健康的女孩子——我注意到了这件事。他是不可能钟情于我的——我突然想到这件事。

所以即使知道神代大哥他们来访，我也不敢迈出房间一步。因为害怕，我只能躲在房间里一声不响，独自颤抖。

我开始埋怨起自己的身体，怨它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

我的心里第一次产生这种埋怨。

过去的我从没有过这种念头。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种讨人厌的女孩？

明明世界上有那么多比我更加可怜的人……明明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无比幸福的笑容……明明我早已下定决心，不要怨天尤人地活下去……

我这是怎么了？

感觉自己的心仿佛不再属于自己。

胸口是如此沉重，如此痛苦。

可是——可是，我不能这样下去。

不能总是这样去想。

我劝自己不要再这样烦恼。

因为，这并不是爱情。

仅仅是一种向往。

这种模糊、甜蜜的错觉，恐怕一段时间过后就会被彻底忘记，像细雪般完全消融。

所以就算烦恼也没有用。

就放弃这一切吧……

为了能对此深信不疑，我反复劝说着自己。尽管需要相当的努力……但我依旧在试图这样去想。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又很难将自己说服。我心里清楚想要做到这点很难。

尽管如此，也还是放弃吧。

因为我的生命，是母亲和父亲用自己的性命守护下来的。是他们用怜爱、疼爱与慈爱换来的——换句话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母亲的怀抱中。

母亲，母亲……我究竟要怎么做？

如果是母亲遇到这种情况，她又会怎么做？

如果是母亲，即使心情如我，也一定不会忘记保持脸上耀眼的笑容吧。如果是母亲，一定会用她心中的温暖，来融化对方因厌恶而冻结的心灵。

母亲，母亲……

最近——其实也是常常，有人说我长得很像母亲。据说在母亲遭遇车祸后，由于外公太过伤心，大家最终忍痛烧掉了母亲的照片。但对我来说没关系，因为母亲至今仍旧活在我的心中，正如她还在的时候那样——乌黑柔顺的秀发，光辉夺目的双瞳，白皙柔软的面颊，还有那副耀眼的笑容……

如果是真的，如果我真的长得和母亲一样……那我露出微笑时，是否也能让他见到耀眼夺目的笑容呢？他会注意到我像母亲一样耀眼的美貌吗？

我的心思，飘荡不定。

心里不停地想着母亲、神代大哥……还有我自己。

究竟要怎样做才好？

神啊，求求你，请让我从胸口的苦痛和憋闷中得到解放吧。

我向神明衷心祈祷。

因为我做不到其他的事，因此只有祈祷。

我只能做到祈祷。如今的我，只能做到祈祷、祈愿，以及幻想。

风儿带来了夜晚的气息。

差不多该回家了。

我将手伸向拐杖——就在这时。

“姑娘，打扰一下。”

一个从未听过的男声，令我不禁回过头去。

◇成一10

“老哥，老哥，不好啦！”

美亚气喘吁吁地冲进起居室。

“怎么了，小美亚，迈那么大步子，一点都没有女孩样儿。”

靠在沙发上的直嗣揶揄着美亚，但她脸上严肃的表情丝毫未变。

“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啦！刚刚我稍微出去一趟，结果看到在院子里……”

美亚焦急地跺着裙裤下露出的脚丫。

“有个怪男人正在骚扰姐姐！”

“什么？在院子哪儿？”

直嗣猛地变了脸色。

“就在长椅那里！”

成一的目光透过起居室的大落地窗扫过庭院，但视线被树木所遮挡，无法望见长椅那边。直嗣这时已经从沙发上弹起身来。

“我这就过去！”

而成一已经抢先一步向门外冲去，直嗣和美亚也跟在后面跑了出去。

成一绕过正门，跑向庭院。

茂盛的树木围着一片草坪，草坪的中央有一把长椅。

成一边跑边望过去，果不其然，一个陌生的男子和左枝子就在那里。

左枝子坐在长椅上，双手捂着面颊。而男子在她身旁绕来绕去，好像在不停地对她讲着什么。

似乎注意到了赶过来的成一等人，男子看到他们时显然吃了一惊。他像要逃离般往四周望了望，但发现这里三面环树，最终才一筹莫展地站在原地。

下一刻，成一就赶到了他面前。

左枝子纤细的肩膀微微耸动着，似乎正在哭泣。成一的火气瞬间涌

上头顶。

“你在这儿干什么？！”

连成一自己都很清楚，自己发出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不是，那个……不好意思，我只是想稍微……做个采访。”

他看上去三十五岁上下，但从他三白眼中所透出的眼神却显得很不正经。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还在晃来晃去的相机。

赶过来的直嗣气喘吁吁地质问：“采访？谁让你进来的？”

“不是，那个……我站在门口往里看，正好看到有位姑娘在这儿……我打了声招呼，但她好像没注意到……于是我就过来了。”

男人慌张地辩解。

“你是周刊杂志社的？”

美亚的眼睛吊成了三角形，凶巴巴地问着。她一只手握着网球拍，不知想做什么。

“嗯……我是周刊杂志《Hot Shot》的……呃……算是个自由撰稿人吧。”

“自由撰稿人来这儿干什么？”

直嗣问他。

“都说是采访了……这家的主人上周不是去世了吗，可是案情有些部分似乎不太解释得清……我去问过警察，可他们表示无可奉告，我就直接来打扰了……那个，要是方便的话……能向各位打听一下吗？”

成一愤怒得几乎失语，直嗣猛地向前迈去。

“你拍照了？”

面对气势汹汹的直嗣，男子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了垂在胸口下面的相机。

“拍了对吧？”

直嗣凶巴巴地质问着，美亚则举起了球拍。

男子仿佛在讨好他们般喋喋不休：“您看……这位姑娘漂亮得像画

里的美人……而且还红颜薄命，遭遇这种不幸，写出稿子来肯定会大受读者们欢迎……”

成一猛地揪住了男子的前襟。

“喂，等等，不能动手打人呀……”

成一控制不住自己手上的力道，对方的脑袋被他摇得晃来晃去。

“喂！很痛哎，快放手……”

“胶片拿来！”

直嗣在成一身后吼道。

“胶片不行……放手！你想打人不成……”

成一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失控地掐住了男子的脖子。

男子喘着粗气，但仍旧蜷着身子，拼命地护住自己的相机。

“胶片拿来！”

直嗣再次大声吼道。但男人依旧没有停止抵抗。

“不行……胶片是我的……啊！”

男子突然一声惨叫，然后手上松了劲。

成一没有错过机会，将相机从他的脖子上摘了下来。定睛一看，美亚正在他身后保持着绝杀击球的姿势。看来是美亚用球拍给他的屁股狠狠来了一下子。

成一将相机抛给直嗣，又带着怒火向男子撞去。

对方失去了力气，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

直嗣粗暴地扒开相机后盖，一把扯出了胶片。被拽出来的胶片仿佛赛璐珞动画中长长的蛇，无力地趴在草坪上。

“啊！啊！你们干什么！”

男人瘫坐在地上，凄惨地发出抗议的声音。

“你们打人，还抢我的相机，这件事我跟你们没完！”

“我们跟你没完才对！”

美亚俏脸气得通红，对着男人吼道：“侵犯肖像权，加上非法入侵

民宅。我警告你，这会儿还有不少警察和巡警在我们家附近转悠呢！小哥你要是不服气，咱们就去警局讲理！你这种人只会拿兴趣当借口偷窥别人的生活，那有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真是个大坏蛋！你自己就没有老婆和孩子吗？想想要是你自己家里的小鬼头和黄脸婆也被像你这样的坏蛋出于兴趣跟踪、偷窥，你又会怎么想？自己不愿意遇上这种事，去别人家里做就毫不在乎了？整天只会追着艺人八卦和别人家里的不幸事到处跑，现在搞媒体的人真是没用！有闲工夫干这种事，还不如写点对社会和大家都更有用东西！笨蛋家伙！”

美亚用最近女高中生特有的那股凌厉劲儿狠狠地呵斥了他一顿。而对方则被训得目瞪口呆，傻傻地愣在原地。直到直嗣将相机摔在他脚边，他才猛地跳了起来。

“喂！你干什么？我相机很贵的！”

直嗣从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甩在他额头上。

“这种破相机，我随时都能赔！要是坏了你就拿赔偿单过来。我工作的画廊就在这儿，我既不躲也不藏，只要良心上过得去，你就来吧！”

“哼，有钱了不起吗……”

男子恶狠狠地瞪着直嗣甩出这句话来。

“你什么意思？”

美亚作势挥了一下球拍，男子一见，赶忙抓起相机向外跑去。

望着男人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后，直嗣转向成一耸了耸肩。

“姐姐你没事吧？他没对你做什么怪事吧？”

美亚抚摸着左枝子的后背问道。

“嗯……我没事了……”

左枝子终于抬起了头。

“那个人突然向我搭话……问了我许多关于外公案件的事……我说我不知道，可他还是问个不停……”

她依旧用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脸。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后……他又开始对我拍照……我不停地求他，求他不要拍了……”

“那个可恶的混蛋，下次再敢过来，我就对着他的脑门儿来个大力扣杀！”

美亚用单手灵巧地挥舞着球拍。直嗣笑了起来。

“嗨，我觉得这么教训一顿之后，他应该不会再来了。看他逃跑时那副屁滚尿流的样儿，让你揍了一拍，今晚他的屁股肯定要肿起来了。”

“那是他活该。”

美亚说着，把拐杖递给左枝子。

“咱们回家吧，晚饭快要好了。姐姐，现在好些了吗？”

“我好多了，谢谢。”

直嗣一边帮忙扶左枝子站起来一边说：“就怕那家伙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过来，得和姐夫说一声，让他平时把大门锁上。”

“嗯，我也和爸爸说一声。”

美亚扶着左枝子向前走去，直嗣跟在她们后面。

“不过话说回来，小美亚你那一通呵斥够犀利的，胆子蛮大的嘛。”

“我觉得小舅你才帅呢，还说自己‘既不躲也不藏’。”

“喂喂，我是用你那种语气说的吗？又不是在演历史剧。”

“你就是这样说的哦。”

“问题是小美亚你说得太凶，万一人家动起手来，你会很危险的。”

“可是啦……紧急之间我也只能想到说那些嘛。”

从身后望着左枝子她们从傍晚的庭院走向家里，成一缓缓松了口气，将身体深深地靠在长椅上。

一定要保护好左枝子——这种想法再次与紧迫感一同涌上心头。

十年前，成一逃避了自己的义务。

他的义务就是像骑士一样保护左枝子，直到一个能让他安心将左枝子托付出去的人出现在他眼前。然而面对责任，他却夹着尾巴逃了。那时的愧疚感，让他心里隐隐作痛……

早在那时起，左枝子就是那样纯真耀眼。她仿佛拥有着纯粹、高洁、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灵魂。或许是在养育过程中，她得到了富美所有的爱；又或许是她平时深居简出，使她成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这一切都使她洋溢出纯朴的气质。在别人面前，从不以自己的残疾为耻，她是那样天真无邪、纯洁质朴。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一对照顾左枝子这件事开始感到痛苦。

随着升入初中、高中，成一也像那些最普通的少年一样，产生了最普通的感情——嫉妒、羡慕、轻视、自卑、优越……

纯真的左枝子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成一内心的丑陋。接触到左枝子的纯朴，成一就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扭曲；接触到左枝子的善良，成一就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为人是多么冷漠。左枝子的天真无邪衬托出了成一患得患失的习性；左枝子的纯洁质朴映照出了成一虚伪和虚荣的阴影。

尽管现在一想，这些都已经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成一来说，这样的现实令他无比煎熬。他深深地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肮脏而卑鄙。那时的成一甚至对左枝子心怀畏惧。

这就是成一年少时期青涩而幼稚的烦恼。

尽管想履行保护她的义务，却无法留在她身边——当时成一就像这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别说什么骑士了，卡西莫多还差不多。

于是——成一逃跑了。

由于不敢面对左枝子，成一逃出了家门。当然，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依旧是在志愿选择问题上与外公之间的冲突。但当时的成一心里，说不定也正在苦苦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

年少时经历的挫折，至今还是个沉重的心结。如今回味起来，成一不禁感到一丝荒唐。尽管如此，当他见到长大后如此美丽的左枝子时，他的心结依旧开始躁动不安，隐隐作痛。

也正因如此，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将左枝子守护到底，守护她不受那种不识趣的外人觊觎，也守护她不被那颗黑色玻璃珠所伤害……如果有人心怀歹意，想要对左枝子下手，他就必须挺身而出去保护她。如果这件事与外公的案件有所关联，那就更要尽早查出凶手才行。

庭院开始被夜幕包围，成一坐在长椅上发着呆。

空气变得有些微冷——成一抬起头来，看到启明星正远远地向他眨着眼睛。

那是发生在第二天——周一晚餐后的事情。

成一也慢慢习惯了家人们围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的感觉。十年的独居生活，令他上周过得有些别扭，吃饭时总是有些不太好意思的感觉。

尽管家里发生了命案，日常生活却仍在继续——这不禁令人觉得可笑。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却有着名为忘却的自我净化作用。这个家庭也不例外，日复一日的生活，似乎也逐渐赶走了悲剧般的过去……

直嗣也一如昨天那样回到了家中。

这段时间里，直嗣似乎忘记了自己所在公寓的住所，而是频繁地出现在家里。不过与沉默寡言的胜行和成一相比，这样一位开朗活泼的舅舅倒是令家里的餐桌上热闹不少，可谓贡献卓著。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喜枝、美亚和左枝子，都很欢迎直嗣的到来。直到这天他提起了那个“大多数情况下”以外的话题——

“之前不是说好要举行降灵会嘛，时间定在这个星期日怎么样？”

直嗣的脸上依旧挂着平日里那副笑嘻嘻的表情，正在喝饭后茶的多喜枝猛地呛了一口。

“瞎……瞎说什么呢你？老爸都已经不在了，再做这种事还有什么

用？”

“没错，正因为老爹不在了，所以这次由我牵头。”

“别说傻话了，这种邪门的事儿我不答应。”

“那可难办了……”

直嗣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难办的感觉。

“我和慈云斋大师已经在商量这件事了。”

“不是跟你说过，别再把那种人往家里带了吗？”

直嗣把多喜枝的抗议当成了耳边风。

“可是，姐你另眼相看的那两个菜鸟学者似乎也很期待这场降灵会哦。”

“谁对他们另眼相看了？我说老公，你倒也教训他几句啊。”

听了多喜枝的话，胜行眯着眼睛，从镜片后望着直嗣。

“这个……我说直嗣啊，毕竟爸都没了，是不是没必要搞这个了。”

“姐夫，我就是为了老爹才要这么做的。老爹还在的时候说过，他就等着参加慈云斋大师的降灵会呢。我也是想完成老爹的遗愿，好让他能不留遗憾，往生极乐。怎么样？姐夫，就把这个看作对老爹的一种供养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

一到这种时候，胜行就格外靠不住。于是成一插嘴进来：“我也不同意，这种事做了没有任何意义。”

他觉得这种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够多了。然而——

“我说，这不挺有意思的吗？”美亚探着身子说道，“能在家里举行这种仪式不是很带劲儿吗？”

“美亚，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尽管被多喜枝训斥，但美亚的语气中依旧透露着兴奋。

“可是妈，难得有这种事，我还挺感兴趣的。想到家里要开降灵会，心里还蛮激动的呢！小舅，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当然不会有啦，我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而已。”

“看嘛，反正既没危险，又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光是看着而已，不是很有趣嘛。神代哥和大内山哥也一定很想看，他们不是信心满满地想要拆穿那个灵媒师的骗局嘛。”

有了声援者后，直嗣更来劲儿了。

“大师也气势汹汹地说要让那两个毛孩见识见识他的神通呢，姐你怎么看？不觉得光看两边的对决，也是一场好戏吗？”

“我可不觉得是什么好戏。”

“哪怕当一场戏看着好玩也成，就当是看场余兴节目了呗。还是说你怕那两个年轻人输给大师，所以才不同意？”

“怎么可能。”

多喜枝不愉快地说。

“不，肯定就是这样。姐你就是不希望降灵会成功，不想看到自己讨厌的慈云斋大师扬扬得意的样子，不想看到那些年轻人狼狈而逃的样子。”

“跟这些有什么关系？”

“那不就无所谓了嘛。姐你只需要等着那两个人揭穿大师的骗术，嘲笑大师被揭穿后哑口无言的样子不就够了？还是说，你果真害怕大师成功？”

“都说不是这么回事了！”

两人的对话已经快变成小孩子吵嘴了。

“那有什么不行的呢？姐你反对这个，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害怕大师的灵力是真的吗？”

“行了行了，要非得这么说，管它是降灵会还是品评会，你爱举行什么就举行什么吧！不过我有个条件。老公——”

多喜枝摆着一张可怕的面孔逼近胜行。

“你去联络小池先生，让他拜托绵贯教授亲自过来。光是那两个年

轻人根本靠不住！”

“好的……知道了。”

胜行战战兢兢地回答。

“好，那就敲定了，就定在这周日，大伙记得把时间空出来哦。”

直嗣就像宣布郊游日期的小学老师一样。

“哇！真棒！真希望快点到那天！”

美亚高举双手欢呼起来。

成一一直被冷处理，事情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他插嘴的余地。直嗣的作战计划可谓效果卓著——毕竟用激将法对付多喜枝，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自己的舅舅还没闹够，看来家里又要乱成一锅粥了——成一只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晚上，成一与父亲喝了顿酒。

这也算是极为罕见的情况了。

当天晚上，成一在起居室里独自发呆。

“怎么样，来不来点？”

从餐厅那边传来胜行的声音。只见他高高拎起一瓶白兰地询问成一。胜行脸皮薄，过去在家门外与成一见面时，他都是和自己的妻子、女儿或左枝子一起去的。像这样只有父子二人，面前还摆着一瓶酒的情况，或许还是头一次。

两人简单地摆了点腰果仁和奶酪棒当下酒菜。成一微微举了下酒杯，举到差不多眼睛那么高，似乎连干杯都显得太过做作。胜行也做了相同的动作，然后轻呷了一口。

这是个寂静的夜晚。

“工作那边怎么样？”

胜行问了一句。

“还行，慢慢来吧，不算好也不算坏……老爸你呢？”

“我也是，不好也不坏。”

胜行眯着眼睛，从镜片后直直地望着桌子对面。

“后悔过吗？”

“后悔——？”

成一一时没明白父亲在说什么。

“哦，我是说你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继承外公的土地、建筑和买卖之类的……”

“是这意思啊……这个嘛，毕竟外公那么富有，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有点可惜……不过我还是觉得现在的工作更适合我。”

“做实验搞研究？”

“嗯，我不擅长干指使别人、调动物资之类的活。”

“是吗？那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听着胜行喃喃自语般的话语，成一停下了握着杯子的手。

“老爸，你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说的什么？”

胜行诧异地抬起头。

“不记得了吗？我上高中那会儿，老妈对我发脾气，让我听外公的话……老爸你当时说的就是‘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胜行有些疑惑。

“说过啊，所以我才会不顾一切地决定去学习光学。”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句话一说不要紧，要负的责任可不小。”

胜行有些不好意思地苦笑着，视线又集中到了桌子上的一点。

成一知道胜行会支持自己，并不只是出于对外公的反抗。正因为深知在理想道路上前进有多困难，才更要选择知难而进。外公的性格那样刁钻，脾气那样火暴，身为他的女婿，父亲一定也面临过自己难以想象

的巨大压力。想必是为儿子着想的那份心意，才令他承受了这股压力。

胜行仿佛读懂了儿子心中的想法。

“岳父他其实是个有趣的人。”

胜行的口吻和表情仿佛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大海。

“他是个有趣的人哪……年轻的时候喜欢乱来——当时的股民在那些大投机客的眼里，不过是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儿，所以他能披荆斩棘地混过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他在年轻时也用过一些过火的手段，为此还有人说他是个恶毒的人……不过想在这个世界上混得开，没有才能是绝对不行的。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能否存活下来才能决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本事，而你外公则毫无疑问算是人中豪杰。他身上有着一般人无法与之抗衡的才能和品性，而他的人生也一定有其独特的乐趣所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父亲应该并不憎恨外公——成一心想。但就像萤火之于太阳那样，父亲在个性鲜明的外公面前，无论存在感还是气魄都显得黯然失色。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自己的半辈子。尽管如此，或许他依然会怀着向往般的敬意仰望头上的太阳。

父亲为人沉默寡言，而且总是像看开一切般与世无争，顺其自然。在成一还小时，即使被母亲和外公数落，父亲也从不还口，因此他常常觉得父亲并不可靠。但现在他明白——这只是父亲为了避免人际关系出现摩擦，用自己的胸怀去包容一切的做法。而他希望自己今后也能这样生活下去——

成一从杯子里呷了口白兰地。

喉咙里流过一股热乎乎的舒适感。

两人依旧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喝着酒。

或许只有到了这个年纪，父子之间才能相互理解——望着脸上挂着温和的表情，将酒杯送到口边的父亲，成一不禁这样想到。同时他也想到了父亲的人生，这种风平浪静的人生，无外乎也会是自己今后的人生

吧……

“有时候我在想，成一……”

胜行突然说道。他藏在镜片后的那双小眼睛里，一反常态地闪着一丝坏坏的眼神。

“你还没娶妻呢。年纪也不小了，差不多该考虑这方面了吧。”

“嗯……差不多吧。”

“你妈妈也挺关心这个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错的对象？”

“现在还……”

成一含糊其词。

从学生时代起，成一就在这方面应付不来。倒也谈不上是精神洁癖——但每当看到自己的朋友和女朋友一起散步，他的心情就会没来由地变差。成一不是那种一心投在学业上的“好好学生”，但他就是没来由地——纯粹没来由地懒得接近女性。当时有不少人笑话他是“厌女症”或“禁欲男”，但他也没法改变这种性格。走上社会后也还是老样子。无论同事们与单位的白领丽人打得有多火热，费尽心思碰撞出多少工作关系之外的火花，他也依旧对此不闻不问。许多同事向他炫耀，他不但丝毫不觉羡慕，反而心生厌恶。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连成一自己都不知道。

胜行似乎注意到成一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算了，这种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嗯，是啊。”

成一简单应了一句。

“你妈妈的人际圈子不是很广嘛，所以时不时会有人跟她谈些相亲方面的话题。会问‘您家孩子意下如何’什么的，不过我觉得无所谓，这事反正也不着急，随你高兴就好。”

胜行结束了这个话题。

成一沉默片刻后，与胜行碰了碰杯。

他本想和胜行谈谈有人想要害左枝子的事，但最终没能说出口。一方面他怀疑是自己多想，弹珠或许真的只是有人不经意间掉落在那里的；另一方面，他也怕给胜行再添些无谓的担心。而且他认为保护左枝子的义务并非别人的，而是他自己的——

酒瓶中的液面仿佛退潮时的海面渐渐下降。

成一少见地有些微醺。

但即使胜行回房后，他也依旧无法入眠。针对左枝子的陷阱、降灵会，还有兵马的凶杀案……或许由于一直在为这些事情绷紧神经，他最近睡得很差。与父亲安静地相处片刻之后，成一却出乎意料地有些感伤。不知为何，今晚他很想和人说说话——这对成一来说非常罕见。

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吧——成一突然心想。

成一想到的，是上大学时一位大他三岁的学长。尽管年龄与专业都不相同，但他却是成一唯一信得过的人。这位学长在学校里是个出了名的怪家伙，挖苦起人来尖酸刻薄，言行又稀奇古怪——若在平时，他一定是成一最先敬而远之的那类人。但不知为何，成一却在他身上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吸引力。这个人恰巧具备一切成一所不具备的性格要素——行动力、好奇心、自信心、迷人的魅力、有话就说的直率，以及不经意间对人展露的体贴。

那时的成一极其内向，而将他拉回现实的正是这位学长。他辛辣刺耳的话语，与那种古里古怪的体贴结合在一起，显得再别扭不过了，因此他也很少表现出自己的体贴。

成一拿起了话筒。

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但他一向闲得发慌，所以应该还醒着吧。

“喂，里（你）好……”

出乎意料的是，话筒中传出的是迷迷糊糊的声音。

“啊，睡啦？”

“那还用问吗？当然在睡觉啦！是个正常人这会儿肯定都在被窝里

吧。你谁啊？睡得好好儿的让你给吵醒了。”

“我是方城。”

“方城是……咦？成一吗？我去，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像你这么高冷的人居然会主动打电话过来，这是吹的哪阵风啊？”

“……不好意思，在你休息时打给你。”

“肯定得不好意思啊，我睡得正香呢。”

“真是对不起……那个，前几天在新宿承蒙款待。”

“哪里哪里，不成敬意。我挂了啊，晚安。”

“那个……学长。”

成一觉得有些沮丧，但依然拦住对方挂断电话。

“什么事？我要睡觉呢。”

“那起案件……你不知道吗？”

成一原本觉得好奇心极强的他，一定会对案件方面的事刨根问底，然而——

“什么案子啊？”

“我外公去世了……是遇害的。”

“……”

“喂，学长，在听吗？”

“……听着呢，你等一下，我脑袋还有点迷糊……那个遇害的外公，就是你之前说‘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时提到的那个外公吗？”

“嗯，是的……”

“人是你杀的？”

“瞎说什么，请别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你没看报纸吗？”

“这阵子挺忙的，根本没工夫看报纸。”

“这么说你前段时间里是提过一嘴，到底是忙什么去了？”

“不是说了要保密嘛。咱们讲正事，老爷子遇害是怎么回事儿？与你之前提到的灵媒师还是超能力者的那个人有关系吗？”

“唉，遇上了点难题……案情有些复杂。”

成一简略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对方讶异地提高了声音。

“哇，这可了不得！幽灵杀人事件之后又是降灵会吗？这案子相当古典啊！你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了，你该不会还养了一条狗，名字叫约翰·卡特什么的吧。”

“不，我家没有养狗……”

“喂喂，开玩笑呢，别那么认真嘛，真是个呆脑筋……我说成一，明晚你有空吗？”

“有吧，怎么了？”

“这么说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是明天晚上方不方便见个面。”

对方刚刚还充满困意的声音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急不可待的询问。

“电话里讲不清楚，你当面详细说给我听，这案子似乎还蛮有趣的。”

“你觉得有趣，对我来说可是丧亲之痛……”

成一难得主动联络别人，但此刻他却突然发现——打电话给这位学长似乎并非明智之举。他好像已经勾起了对方那股非比寻常的好奇心，而对方一旦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就一定会锲而不舍，无视对方的感受死死纠缠，直到好奇心满足为止。成一不禁感叹自己还是小瞧了他的性子，这下可真是自找麻烦了。

“总之我答应听你倾诉了，还不快感谢我。”

在这个人的字典里，怕是没有“好心办坏事”这句话。

“好吧，可这件案子是杀人案，警方已经正式立案侦查，所以就算我讲给你……”

“你的声音怎么还是那么阴沉——你那种幽怨的声音听着让人很不舒服，说话的样子像被人诅咒过一样。”

“唉，不好意思。”

“你自己听听，声音像从墓碑底下冒出来似的……算了，我想想……新宿附近见面怎样？你几点下班？”

“学长……你不是说你很忙吗？”

“当然很忙啦！不过我都说了，就算很忙也要抽空见你一面，所以你可得好好感谢我。我明天还是老样子，一大早六点就要出门呢。”

“学长……你？”

成一微微有些惊讶，因为他的学长原本只是个年过三十却还没有正经工作，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

“那当然啦，我可是个大忙人。”

“是这样吗……学长这么忙，我还占用你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

“少废话啦，都说别用那种隔着棺材盖子念经一样的声音说话了……话说回来你也太狡猾了吧，这么有意思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独占？好了别说了，明天说好的地儿，然后时间呢，你几点下班？我六点半能到新宿，你那边几点方便？”

成一就这样被对方强行约了见面。

挂掉电话后，成一有些厌倦地叹了口气。

要被迫向人讲起这件案子，令成一有些郁闷。

餐厅里恢复了安静，成一坐在椅子上重新陷入沉思。等等……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刚刚和他打电话的那个人，恰巧拥有着破解谜团、查清真相的能力。

听说去年发生的许多起怪事，都是这位学长暗地里找到真相的。另外，据说他过去所属的小剧团里曾发生过连续杀人案，而这起案件的谜题，也是他抢在警方之前解决的。既然他拥有这种特殊的才能，那拜托他帮忙似乎也并非坏事——成一开始想道。

那位学长或许能从成一没注意到的独特视角来看待这起案件，或许

还能揭穿想要谋害左枝子的“敌人”的诡计。这样一想，成一不禁觉得他们前几天在新宿站的偶遇，或许正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

那就和他谈谈吧。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拜托那位学长试试吧——成一如是想道。

拜托那位与众不同，名为猫丸的学长——

◇幕间

故事发生在我十二岁那年。

梦里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仿佛大屏幕上的老电影不停在我眼前播放一般，那幅画面也时不时地投影在我心中，历历在目。

我努力想要去忘记。

但那幅画面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仿佛尖锐的利爪深深陷入我的胸口，令我久久不能挣脱。每当记忆的利爪抓进我的胸口，我的心脏就会因新的伤口而扭曲、破裂，继而再次流淌出血液。那是苦涩的、泪水般的血液。

我回想了起来。

那幅画面至今依旧清晰到仿佛就在眼前——

我回想了起来。

猛然惊醒后，衬衫被冷汗浸湿的感触、五月飘香的空气、榻榻米的触觉、心脏疯狂跳动的感觉，还有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恐惧感……

全部回想了起来。

然后，我的心在流血。

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中，流出了泪水般的血液。

那个五月的清晨。

我目送着小姨、小姨父和表妹所乘坐的轿车离开，然后在家里打了

个盹儿。

然后，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事故——一场车祸。

梦境已经在记忆中变得模糊。

但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场车祸。

轿车——

轿车撞了上去——仿佛受到吸引一般，撞上了一面黑暗的墙壁。

车子瞬间成了一堆废铁，挡风玻璃碎成一阵光雨，四处飞溅，继而纷纷落下。

小姨——令十二岁的我感到悸动的对象，那样美丽的她——如今的嘴角却因惊恐而抽搐。

小姨父——拥有一对浓眉，平时那样乐观开朗的人——如今的表情却因绝望而扭曲。

以及我那洋娃娃一样可爱的表妹，也因惊愕而瞪大了双眼。

车子的保险杠像软糖般被撞瘪。

引擎盖软塌塌地扭曲成怪异的形状。

汽车警报器的蜂鸣声。

人群的怒吼声。

警笛声，疯狂旋转的红色爆闪灯。

杂音与炫光纷纭杂沓。

发生了事故，发生了车祸——

我在梦中被自己的尖叫所惊醒，甚至在一时间动弹不得。

那场噩梦撕裂了我幼小的心灵。

家人们常说，我小时候精神容易过敏，半夜有时会突然像身上着了火一样大哭，让老妈头痛不已。稍微长大点后，又会迷迷糊糊地在深夜的走廊里转悠。

这些事或许都是因噩梦而导致的吧。因为那些可怕的、令人感到撕

心裂肺般疼痛的噩梦……

但真正的噩梦，从我十二岁那年的五月起才刚刚开始。

几小时后，我得知现实中发生了车祸。

这才是真正的恐怖。

当时，我感到现实世界已经分崩离析，被梦境的世界所吞噬……

在车祸发生的几小时前，我真切地梦到了这件事。

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畏惧，胆怯，惊恐，悔恨，恐慌。

从此，这场噩梦无时无刻不在撕咬着我的心灵……而流淌在我心中泪水般的血液，也始终未曾断绝。

第三章

◇成一**11**

“预知梦——？也就是说你在那场车祸发生的几个小时前，在梦里预见了这件事？”

猫丸人如其名，用他那双幼猫般圆溜溜的眼睛紧紧盯着成一。

新宿一家装修豪华的西式居酒屋里。

成一与他那位小个子学长就约在这里碰头。

猫丸比成一晚五分钟入店，瘦小的上身邋里邋遢地披着一件与流行无缘的松垮垮的黑色外套。他一看到成一就露出笑容，孩子似的举起手来高高挥舞。这一切却统统都是假象，别看脸上挂着一副无忧无虑的笑容，他的性格可远远不像表情那样阳光。那张看上去甚至会让人错以为是高中生的娃娃脸，以及垂在额头前蓬松的刘海，和他还是学生那会儿丝毫未变。而立之年的男子威严，在他身上更是丝毫感受不到。

两人碰了碰杯，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十分。

猫丸听成一极尽详细地讲完了兵马遇害的整个过程，以及成一年少时那个可怕的梦境。

成一也是头一次将这个怪梦讲述给别人听，在家人面前就更没提过了。首先，这种事贸然说出来一定不会有人相信；其次，就连成一自己也怀疑当时的自己是否正常。但兵马的死亡如此离奇，就连神代与大内山这些科班出身的研究学者也对超常现象怀着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因此借着这个势头，成一不禁也想谈谈自己的经历了。而且眼前这位名叫猫丸的男子，本来就对这类稀奇古怪的故事最感兴趣。

在成一讲述这件事的时候，猫丸的嘴巴也没闲着，他食欲大开地将

服务员端来的芝士薯饼、炸蟹壳、芦笋沙拉、烤鱼、煎豆腐等食物流水般地送进他那瘦小的身体内，看来白天他一定干了许多力气活。与请成一吃饭那天相比，他那副满是孩子气的娃娃脸上多了几分阳光灼晒过的痕迹。尽管如此，他那旺盛的好奇心依然如旧。当成一讲到发现尸体的部分时，透过垂到眉毛下面的刘海，能看到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里正放着异样的光芒。而当后面讲到“预知梦”的部分时，正在专心对付那盘香菇墨鱼汁炒面的他又兴趣盎然地抬起头来，用猫咪一样圆溜溜的眼睛望向成一。

“所以说你觉得自己也难辞其咎吗？因为你预知到了那场车祸，却没能阻止它发生。”

“嗯，算是吧。”

“唉，消极、别扭又不干脆，的确像是你这种人会产生的烦恼。不过归根结底，真的存在什么预知梦吗？我问你，那个梦是真实的吗？你确定真的梦到那些事了？”

“嗯，我确定。”

“该不会是与后面的记忆混淆了吧？比如说你把自己在白天睡觉时所做的梦，与车祸发生后，在夜里所做的梦弄混了……又或者是做过其他似曾相识的梦。”

“绝对不会！那绝对是我在得知车祸发生前做的梦！”

那种精神上受到的冲击，是没有体验过的人无法懂得的。

“别一下子站起来嘛。你就是这样，总是那么固执己见……好吧，就算退一百步讲，真的如你所说，你的确预知到了那场车祸……”

食欲似乎终于得到满足的猫丸，悠然自得地点上了一根香烟。

“就算真的是这样，也不必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不管你做没做这个梦，该发生的车祸还是会发生的。”

“话是这样，可……”

“而且首先，当时的你拿这件事肯定没有任何办法。就算你真的未

卜先知，跑去和大人们说‘小姨一家坐的车有危险，不要让他们去’。别说这种话出自一个小学生之口，就算是大人说的，你觉得会有人信吗？大家只会说你睡觉睡蒙了头，对此一笑了之罢了。”

“或许是吧……”

“所以照我说呀，还是赶快抛弃那种消极的想法吧。那个时候的你是不可能有办法阻止车祸发生的。”

“唉。”

对猫丸这种自成一派的粗鲁式安慰，成一是心怀感激的，但这并没有使他卸下心里的重担。借口只是借口，自己没能阻止那场悲剧所引发的自责，依旧折磨着他的内心。成一对此心怀恐惧，所以最终才选择了光学研究的道路。他单纯只是为了让自己能逃避到数学和物理的世界当中，逃到那个不用接触人类内心的、严肃的世界中去——而他孤僻冷漠的性子，也在这方面起了助推作用。他甚至从不翻阅超常现象方面的书籍，也是因为他在内心感到恐惧——一旦直视这些问题，他的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小姨父和小姨的死。

成一逃避了，既逃避去接触人类的内心，也逃避了左枝子的纯真……正因如此他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保护好左枝子。他有义务保护好她。如果不这样做，成一便无法抹平心灵的创伤。

“又来了，一个人愣在那儿想事儿。”

猫丸不悦的声音，将成一从沉思中拉回了现实。

“你这个人可真够别扭的。说到底，不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吗？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真是给自己找别扭……干吗总是这么消极地看问题？换个想法，乐观一点才能活得更轻松嘛。”

猫丸微微嘬了一口啤酒。他酒量很差，酒杯里的酒与喝前相比几乎一点没少。而成一讲完长长的故事后，水割威士忌都已经喝到第四杯了。

猫丸用圆溜溜的双眼望着飘在半空中的香烟烟雾。

“然后呢？这种预知未来的梦你做过多少次？”

“大的就这一次，后面还有过几次小的……还是学生那会儿，我在考试前的晚上梦见过试卷上的考题，后来还提前梦见过第二天上司要对我发牢骚……”

“原本就知道你是个怪人，这么一看确实没有想错。”

猫丸并没有显得太过惊讶。

“算了，先不管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当务之急还是眼前这件……乖乖不得了，这起案子可太有意思了！该死，我最近忙得要死，为什么偏偏要现在跟我讲这个，就不能等我闲下来再说吗？”

猫丸显得十分气愤，嘴里叨咕着任性的话语。

“我有什么办法……”

“又是这种阴郁的语气，搞得像躲在坟墓里说话一样。求求你别这样了，怪吓人的。你一用这种语调说话，我就感觉自己要被诅咒似的。”

随着自己性子说完话的猫丸，又微微嘬了一口啤酒，成一也把盛着水割威士忌的酒杯送到口边。

“学长，你好像对这事儿挺感兴趣。”

“何止是挺感兴趣，是非常感兴趣！有趣，真是太有趣了……真不甘心，要不是最近太忙，真想让你立刻带我去现场看看。好不容易在熟人身边发生一起这么有趣的案子，我却什么也做不了，真是急死我了。”

猫丸丝毫不在乎被害者是自己熟人的亲人，不停地将“有趣”二字挂在嘴边，似乎丝毫不担心这样做会冒犯别人。不过他也向来是以是否有趣——而且是仅凭这一点，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他为人有一个特点，在好奇心面前不会过多地纠结于常识与良知。而多年的相处，也使成一非常清楚这点。所以他不但没有责怪学长言语冒犯，反而觉得猫丸或许会有什么奇思妙想，因此打算先问个究竟。

“然后呢，学长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学长的头脑异于常人，肯定能想到些什么。”

“什么意思？说我头脑异于常人，意思就是我这个人稀奇古怪喽？”

猫丸有些不满地又点上一根香烟。别看他杯里的酒没减多少，烟灰缸里的烟屁股倒是堆得高高的。

“怎么你们都把我看得跟怪物一样？警察调查一个多星期都没破的案子，我这种平凡无奇的普通人怎么可能随便弄清？”

猫丸发着牢骚，又微微嘬了口啤酒。

“不过算了，这起案子的确有趣。幽灵杀人什么的，真是太吸引人了。”

他又开始将“有趣”挂在嘴边了。

“没有确定真的是幽灵杀人……只是我妹妹这样说个没完。”

“那个灵媒师大叔不也是这么说的？”

“嗯，算是吧。”

“那位大叔似乎也蛮有趣的……然后呢？警察怎么看待这件可疑的事？”

“谁知道呢，但可以确定他们并不认为是幽灵作祟。”

“那当然啦，要是警察都说出那种话，这个世界可真的就要完蛋了。他们跟你提过案件调查的进展状况吗？”

“没有，没怎么听说，只不过进展似乎不太顺利……但我觉得学长你这么厉害，一定能找到什么头绪。”

成一非常清楚这位学长爱听奉承话的习性。

“这个嘛……如果真的是幽灵作祟倒也蛮有趣的，但也不能贸然断定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还是要从现实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总之还是先考虑下第一种设想吧。”

猫丸唰地竖起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因为你和你的舅舅——他叫直嗣对吧——你们两个看漏了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有人从那个连接走廊

经过，但你们并没注意到。这是第一种设想。”

“那是不可能的。”

成一当即表示否定。

“警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包括连我妹妹也这样问过……但由于当时天色已经变暗，连接走廊里的灯已经开了，我不可能注意不到。而且，要是一个人也就算了，但当时我和舅舅两人都坐在面朝院子的那张沙发上，如果有人从那经过，至少我们其中一个会发现的。”

“是吗，那第一种设想就不成立了。接下来是第二种设想：凶手是从你和直嗣视线的死角——比如说别室后面的窗户，或是其他地方偷偷进入的。”

“警察说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外人闯入别室内部的痕迹。那天下了点小雨，所以很容易留下各种痕迹。如果有什么可疑之处，警察应该能够发现的吧。”

“是吗，那这个设想也泡汤了……这样一来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了，想不出凶手走哪条路才能进去。”

猫丸在嘴上轻易地屈服了，但与此相反，那双圆滚滚的眼睛里却露出笑意。

“不过嘛，只有一点我能保证——凶手是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从你家门口走进来的。”

“那当然啦，既然不是从其他地方进的，那肯定是从门口……”

成一突然闭口不言，他回想起了门口的样子。在大脑的角落里，突然闪过一件已经似乎被他忘记的事。成一用力回想，但这股不协调感又像在躲着成一的探寻一样匆匆消失不见，这种水中捞月的感觉令人无比焦急。

“怎么了，成一？”

猫丸疑惑地问。

“没什么，只是刚刚我听到‘门口’这个词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但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唔，这样吗……”

猫丸微微露出了好奇的神情。

“刚刚说到门口了对吧？凶手是堂而皇之地从门口走进来的人，换句话讲，凶手就在当天来过你家的客人，以及你的家人之中。”

“客人——？”

那天到访过的客人应该只有灵媒师穴山慈云斋、正径大学的学者二人组和直嗣。

“但是学长，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似乎都是成立的，我的家人也都有不在场证明。”

“是啊，难就难在这儿了……但这样讲下去，最终还是会回到幽灵作祟的说法上去。”

猫丸说着以手托腮，将视线向上移去。

“幽灵……杀人？”

他茫然地说道。

成一无法从猫丸含糊不清的表情中，推测出他那稀奇古怪的脑袋里究竟在思考着什么。

明明刚才还把“有趣”一直挂在嘴边，但现在却依然没能提出任何犀利的看法。虽说是因为最近偶然遇见了他，才会找他进行商量，但这样做似乎还是有些轻率——成一开始这样思忖。

◇左枝子9

家里久违的来了通电话。

是森村一惠打来的——不，现在应该叫她松野一惠了。一惠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是在我过去的学校——与我有着相同境遇的孩子们所上的学校——中最好的朋友。

“怎么样？小左枝你最近好吗？”

一惠的声音还是那样欢快活泼。虽然毕业后我们无法每天见面，但直到现在，她还会偶尔打电话给我。

“嗯，我很好。一惠你呢？”

“一天天可累了。”

“因为小丽？”

“可不是嘛，宝宝的脖子终于硬起来了算是好事，但每隔三个小时就得给她喂奶、换尿布，真是累死人了。”

一惠的年纪比我大些——因为上的是特殊学校，所以同年级的学生不一定是同岁。令人惊讶的是，她一毕业就结了婚，男方是区政厅社会福利科的一位大哥。而在去年年末，他们两人终于有了期待已久的小宝宝。

“真是太麻烦啦！连健全的人养起孩子来，都会被折腾出神经衰弱的。本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可一旦真的生了养了，却又觉得那些心理准备全都没作用。我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尽管嘴上这么说着，但一惠的语气里却丝毫感觉不到辛苦。

“是吗？一定很辛苦吧。”

“是啊，辛苦得不得了。小左枝，原来都说没那么辛苦的呀。别看这会儿好不容易把宝宝哄睡，可一想到过不了多久她又要醒过来哭着闹着要奶吃，我就提心吊胆，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松野哥呢？他不帮帮你吗？”

“我家那口子？不行不行，他可做不了。养孩子是女人的事……开玩笑啦，这种想法早就过时了。问题是不管小丽半夜是哭是闹，他都只顾自己在那儿鼾声震天的，一点儿都不搭理，真是迟钝得要命。”

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一惠的声音却很温柔甜蜜。想到或许她老公就在她身旁听着，我也不禁笑了起来。

“你可别这么说，一惠。”

“为什么呀？”

“我都听说了，说松野哥可疼宝宝了。还有人告诉我他整天待在孩子身边，片刻也不离开呢。”

“哎呀，你连这个都知道啦。肯定是小圭在外面乱说的吧？那孩子最近总来我们家玩……算啦。我们家那口子确实爱宝宝爱得不得了，一回家连我都不管了，只顾黏在孩子身边，我都要吃醋了。”

“小丽一定很可爱吧。”

“那当然啦，可爱得不得了。喝奶时笑得可欢了……真是可爱得不得了。”

“不得了”是一惠在高兴时喜欢使用的口头禅。

“一惠。”

“怎么了？”

“感觉你真的很幸福。”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一惠有些不好意思。

“你家先生人这么好，又有了可爱的宝宝……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你非常幸福。”

“谁知道呢……只是忙忙碌碌地度过每一天而已。这种生活真的算幸福吗？”

“已经很好啦，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可以叫作幸福。”

“既然小左枝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算是幸福吧。”

一惠的笑声听上去也十分幸福——

“对了小左枝，你该不会是……”

“什么？”

“有心上人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没这回事啦。”

我有些惊慌失措。

“因为你说我这样的生活很幸福嘛。女孩子会考虑幸福这方面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因为有了喜欢的人。”

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敏锐地发现了端倪。

“不是这么回事啦……只不过我觉得，有了宝宝后的生活或许是很幸福的。”

“哦？是吗？那小左枝过几天来我家做客吧。前几天你不也说要来看看小丽嘛……而且这么漂亮的大美女来家里做客，我们家那口子肯定非常欢迎。”

一惠跟我开着玩笑。

“嗯，我去，等家里的事安定下来，我一定去。”

“家里的事……怎么了？”

一惠惊讶地问。

“没什么……只是我表哥回来了。”

我急中生智，把话题岔了过去——看来一惠还没得知外公的事。我本以为她是为了这件事打电话来安慰我的。外公去世对家里来说的确是件大事，但在家门以外却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表哥？就是小左枝你当成亲哥哥一样看待的那个吗？”

“嗯，是的。”

“那正好带他一起来吧，方便的话随时过来。”

“嗯，我会的。”

接着我和一惠兴致勃勃地闲聊了一阵子。

一惠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我是后天事故所导致的残疾，而一惠则是先天。或许是神明的心血来潮，跟她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但她丝毫没有介意，一直都是那么阳光、坚强而又充满活力。尽管也遇到过各种辛酸和困难——包括她与松野哥决定结婚时，也曾因身边人的不理解而苦恼，但她从未向现实屈服。过去我也得到过她很大帮助——所以她才会是我最珍贵的朋友。她是一个我能无话不谈的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

即使我内心的骚动终有一天得到平息，我也一定会与她分享神代大哥的故事。但直到现在我还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会往怎样的方向发展……

我本想把那件可怕的事也讲给她听，在向她倾诉后，我的心情或许能够放松一些，但为了不给她的幸福蒙上阴影，为了防止不幸沿电话线来到她的身边，我还是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神啊，求求你，请让一惠的幸福永远延续下去吧。

◇成一12

“幽灵……杀人吗？如果是真的，那还够可怕的。”

猫丸又在他那杯液面几乎没有下降的酒杯边缘微微嘬了一口，那双圆滚滚的眼睛里流露着一丝光芒。而成一也将第五杯水割威士忌送到嘴边。

“外公生前似乎经常叨咕——说外婆的灵魂就在自己身边。舅舅也是看到外公这副模样，才在他面前大力吹嘘那个灵媒师有多厉害的。而我也是听他这么说，才会不禁往这方面想的——学长你说，世界上真有那种东西吗？”

“幽灵的世界吗？这个嘛，如果真的有，当然是非常有趣的。”

猫丸轻轻地向上撩了撩刘海。

“相信这些的人其实还不少呢。你知道吧？这方面的杂志现在也蛮流行的。”

“咦，是吗？”

“天哪，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吗？真是的，还是我讲给你听吧……这些杂志的销售群体多半是年轻女孩，上面刊载的都是诸如召唤奇迹的水晶能量、抓住意中人心意的咒语、带来幸运的白巫术技巧、灵异现象游记之类的内容。以神秘现象为基础，用浪漫主义做调味，这类生意火得很呢。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读者投稿专栏，那些小姑娘们会在

上面寻找同伴。”

“寻找对神秘现象感兴趣的同伴？”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指前世的同伴。”

“前世的……”

成一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猫丸笑嘻嘻的，表情像刚刚饱餐过人类的妖怪一样。

“我是古希腊神官奥美斯托弗忒普的转世，当时与我在神殿一同祈祷的那位神官转世后，请在看到后联系我。”

“——这是什么？”

“寻找哈米吉多顿之战中共同迎敌的伙伴。我是印加帝国巫女奥玛斯忒卡乌斯的转世，希望古印度高僧或罗马帝国战士看到后能与我联络……这类消息在杂志中随处可见。”

“这算什么新玩法吗？”

“并非如此，她们可相当认真呢。”

猫丸说着，脸上的表情有些严肃。

“怎么说呢……我在她们的话语中，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也能感受到她们没有丝毫疑心，坚定不移地相信着自己在前世真的就是那样的人。这股劲头很了不起，我也对此非常钦佩。但话说回来，尽管她们真心相信，到头来却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去上学、打工……过着正常高中生的生活。但这种行为与想法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因此我认为这种劲头，一定是为了逃避而产生的。”

“逃避？”

“没错，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如今这个没有梦想的时代。生长在普普通通的家庭，普普通通地上学，普普通通地就业，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结婚，普普通通地生儿育女，最后普普通通地衰老、死去……这个时代的人就算不会像你那样做预知梦，也能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在年轻时，她们会乐意把自己看作非同寻常的人物。把自己想象成是

在某某处，从事某某职业的人。尽管别人没有发现，但自己理所应当地应该得到亲近者的承认。可她们的想法，却不被现实所允许。她们也十分清楚，生长在平凡家庭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明星偶像。既不会有富有的王子突然出现在面前向自己求婚，更不会有特殊的才能沉睡在体内，成长后开花结果，使自己得到幸福……她们非常清楚这点。无论梦想有多美好，人生的轨迹还是一览无余。环顾四周，发现身边也都是普通人。她们的人生与未来，似乎都与自己相差无几——每个人都平凡至极，每个人都不甘屈于现状，每个人也都渴望着能与众不同……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她们永远被困在那个名为平凡的外壳当中。”

猫丸淡淡地说着，喷出一口烟雾。

“正如此时此刻的平凡，她们将来也很可能没法与众不同……今日一如昨日，明日又一如今日，因为脚下只有平坦到令人绝望的道路，所以连自己都不愿等待时间渐渐流逝。既然如此，就只能逃往过去。我认为她们是将希望寄托于过去的自己身上……过去的自己是特别的，与身边那些小人物们不同，是拥有存在意义，地位显赫、能够行使特权的人……她们不得不通过这样深信，以获取心理的平衡。为了在这个荒唐无稽的现代生存下去，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她们的护身术之一吧。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听起来有点可怜……”

诉说着前世的少女……她们真的只能靠相信这些而活吗……

“然后呢，成一，你知道杀意这种感情吧。”

猫丸继续说着，幼猫般的眼睛里浮现出认真的表情。

“杀意——想要杀死对方、抹消对方，让对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人类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会对他人怀有这样一种阴暗的感情。尤其是在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不少人会一瞬间被这种感情所支配。毕竟感情就是这么一种不讲道理，基本由本能所控制的玩意儿……我觉得与愤怒、悲伤、爱意、嫉妒等感情大抵相仿……杀意也属于人类本能

的一种。不提那种从利害关系出发，计划周全的杀意，我所说的只是从憎恨中诞生的、单纯的杀意……也就是说，渴望着对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种因强烈的憎恨涌上头脑，最终令情绪上升到杀意的这种原始本能。我认为在人类的大脑中，或许都预先被置入过这样的'程序'。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来世或是轮回转生之类的事，那么与之相关的'数据'也一定储存在于大脑中的某处。这些'数据'决定着人类从出生，直到下辈子的命运。但如果杀意和转生都是像编程一样设计好的内容，那它们彼此之间不就矛盾了吗？想抹杀对方这件事，等于是让对方转生，而这又绝不等于抹杀对方。这样一来，不就相当于杀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了吗？如果真有来世，而且是早已记录在DNA之中的信息的话，那么杀意这种感情就会从本能阶段起被封锁，也就没有道理会从情感中涌现了不是吗？因为就算在今世杀人，对方也依旧会转生去来世，这样就不可能将其完全抹消了。难道不是吗？所以我认为……只要世上还有'杀意'，就一定没有'来世'的存在……"

猫丸缓缓地重新点上一根香烟，然后又在酒杯边缘微微嘬了一口。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世界各地都有着信奉轮回转世的思想……对了，我认识的一个女生，头阵子找了个占卜师帮她算命，算过后她有些无精打采。我问她占卜师说了什么——她说那个占卜师看出她是某个人的转世——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

猫丸突然向成一发问，但成一自然不会知道答案。

"我跟你说，简直神了。说是卡门，卡门哎！那个占卜师说她从生下来起，就是那种会魅惑男人的红颜祸水，你说好不好笑！问题在于卡门本身就是个虚构角色好不好？比才和梅里美在创作卡门这个人物时，曾有过一个原型女工，如果说她是这个女工的转世也就罢了，可那个占卜师直接说她是卡门的转世，真是笑死我了……"

"哦……"

猫丸夸张地笑着，但成一只是点点头，完全不知道好笑在哪儿。

“我说你怎么一脸呆样啊，没听出来哪里好笑吗？那家伙说她是一个虚构角色的转世哎。要是这都可以的话，那我也可以自称是追随水户光圀公漫游各国的‘糊涂八兵卫’的转世咯。”

猫丸突然开始扯起些没营养的话题来，这与他刚刚还十分严肃的态度大相径庭。成一不禁感叹猫丸切换状态速度太快，令人跟不上他的节奏。

“不好意思，扯得有点远了。不过至少我呢，是完全不相信那些神秘现象与灵异现象的，毕竟我也只是个思想正常的一般人。”

猫丸用平淡的语气做了总结。

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般人的猫丸，悠然自得地吐出一口烟雾。成一望着他说：“也就是说，学长你对降灵会不感兴趣？”

“那倒不然，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召唤人的灵魂，这不是件很有趣的事吗？”

和之前自己说过的话完全矛盾。

“那方便的话要来看看吗？时间就在这个周日——那个灵媒师看上去信心十足的样子，舅舅也说过他很了不起。”

猫丸突然皱起眉头。

“唉……我是很想去啦……但最近真的很忙。可恶，我真的想去看看这场降灵会。这么有趣的事，可不是随便能看到的……要是能空出时间来就好了。”

“这个嘛，总能抽出点时间来吧……案件方面呢，有头绪了吗？”

被问到这件事，猫丸圆溜溜的眼珠骨碌一转。

“又乱说了……我也是今晚才听你说起这起案子的细节，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有头绪嘛。”

猫丸随意应付了一句，看上去他还没能抽出精力专心考虑这件事情。虽然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但他的注意力似乎都放在那边，以至于没

法专心思考这起案件。看来还是没法依靠他来解决问题，但猫丸不顾成一的不满，脸上依旧挂着那副平静的神情。

“对了成一，有件事想拜托你调查一下，我实在太忙了。”

“唉，调查什么？”

“首先是案发现场的状况。我能亲自去看一趟自然最好，但现在似乎做不到。你去仔细查看一下老爷子被杀害的现场——那栋别室的状况，然后把它告诉我，可以吗？”

看来猫丸还是有考虑这方面的事。

“好吧，如果这样能有什么发现的话。”

“其次，帮我看看老爷子的遗产是怎么处理的。”

“遗产？”

“没错，话说回来，你现在已经成了有钱人吧？”

“倒也算不上什么有钱人。”

“亏你好意思说，你家不是在世田谷最好的地皮上有一栋大得要死的房子吗？”

“大得要死……有这么夸张吗？”

“可不是嘛，那——么大一个院子，里面建了那——么大一个房子，里面还种了那——么多树。”

“行了行了，别老是张口闭口‘那——么’了，这和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蠢蛋，是动机问题啊。不是心跳，是杀人动机哦[1]。考虑遗产分配所导致的纠纷会不会成为杀人动机，对破案来说可是基本中的基本。老爷子的遗嘱是怎么写的，里面有什么特殊内容，以及家人中有没有为钱所困的人，去帮我查查这方面的事。”

成一皱起了眉头，甚至忘记答复猫丸。他几乎没有考虑过家人会因为金钱而杀害外公的可能性。虽然这并不代表无条件地相信家人，但他总觉得这种设想缺乏现实感的支撑。成一很难将近在身旁的家人们，与

谋杀这一与日常生活不着边际的词汇想到一块。但从客观角度来讲，的确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可能。警察那边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猫丸吸了口烟，瞥了成一一眼。

“你的好像表情不太对劲。要知道我不是怀疑你的家人，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而已。”

“可是……”

“毕竟线索全无，案情还隐藏在迷雾当中嘛。别说这起案件有可能是你家人干的，甚至有可能你自己就是凶手。事实上在家庭内部发生的凶案中，家人犯案反而是最常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掩耳盗铃，故意排除这种可能性，反而会觉得别扭。”

猫丸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着伤人感情的话。

“不过我觉得你的情况还好，不像许多小说或电影里那样，家人之间有着强烈的冲突和矛盾。”

“那当然了，我们家也只不过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平凡家庭而已。”

“得了吧，少装了你——别用那种阴郁而幽怨的眼神看我——你自己想想，哪个随处可见的平凡家庭会把灵媒师叫到家里去开降灵会啊？”

猫丸脸上笑嘻嘻的，似乎觉得十分有趣。他的眼睛眯着，面孔看上去酷似一只打着哈欠的猫。

“那是因为……舅舅非要举行这个。”

“是那个叫直嗣的人？这个人倒也蛮特别的。”

猫丸似乎有些开心，因为他最喜欢和性格古怪的人谈话。这么说来，成一不禁觉得猫丸和自己的舅舅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两人的性格都是潇洒中带些调皮，也同样是矮个头，长得一副寒酸相。尽管就外表而言还是完全不同，但在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而且喜欢古怪事物的方面，两人还是颇为相似的。他们这样的人说得好听点是高等游民，但说得难听点其实就是无业游民。

“但是说到直嗣……”成一面前的无业游民说道，“他和你母亲的关系怎样？听你的说法，他们好像是分别带着灵媒师和研究学者相互较劲一样。”

“谈不上较劲啦，跟小孩拌嘴一样。姐弟年纪都不小了，可还是喜欢争胜负。”

“是这样啊……那就算了，这方面的人际关系就先不用查了。不过动机方面的调查是必须事项，一定要认真仔细地去做，记住了吗？”

“嗯……”

尽管心里不太痛快，成一还是点了点头。

猫丸脸上挂着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看样子丝毫不在乎成一的想法。

“正径大学那两人，表面来看似乎还没有什么动机……算了，他们和老爷子应该只是萍水相逢，就算杀人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那个叫穴山慈云斋的灵媒师呢？”

“灵媒师大叔嘛……听你说，他好像没要过老爷子的钱财？”

“嗯，暂时还没。”

“那应该也没什么动机吧。如果没有布施方面的纠纷，他又何必杀死自己的头号信徒呢？”

“或许像神代先生他们所说的那样，灵媒师设计了一场骗局，但是被外公识破了——这样有可能吗？”

成一的心里话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傻呀。”

猫丸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成一的观点。

“如果是这样，他肯定要溜之大吉，赶紧找下一个冤大头才对呀。如果被人揭穿老底就要杀人，那些骗子灵媒师得杀多少人才够？”

“哦，这倒也是。”

“你考虑问题真是不够全面。话说回来，其实我有点担心的……”

猫丸突然绷紧了脸庞。

“是你提过的玻璃珠的事，那个真的有些不妙。”

这句话令成一心中一紧。

“是说我表妹吗？”

“没错，我不是吓唬你，她真的有可能遇到危险。”

“什么意思？左枝子可能会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吗？”

成一激动地追问，但对方反倒有些犹豫。

“不不……我也只是说有这个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仅凭现在的信息还无法定论……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多注意你的表妹。虽然我觉得那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猫丸的最后一句话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成一丝毫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啊——可恶！我不甘心！明明这么有趣的案子就在眼前！”

猫丸突然挺直腰身，将后背反弓到极限高喊。

“真是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会忙得要死啊！要是不忙的话我就打算在你家住上几天，仔细调查一下了。”

猫丸激动地嚷嚷着。以他现在的状态，要是住进自己家里可不得了——成一不得不打心底里庆幸他的忙碌。

“学长，你一口一个自己很忙的，到底在忙些什么啊？”

成一突然好奇心高涨，于是开口询问猫丸。他想知道这个自打大学毕业就从没做过正经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的人究竟会因为什么而忙得不可开交。成一发问后，猫丸转了转圆溜溜的眼珠。

“这个嘛……是件相当辛苦的活。”

“别跟我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啊？”

考虑到对方是猫丸学长，成一猜想他一定是又埋首于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件当中了。

“这个嘛……你可千万别透露出去啊。”

猫丸将胳膊拄在桌子上，慢慢凑向成一，用低到夸张的声音说："等到顺利完成那天，整个日本都会为之震惊。"

"我记得你前阵子也说过同样的话……"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计划哦，想知道吗？"

"唉……"

"你什么意思吗？干吗跟泄了气似的啊，真是个没劲的家伙。"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

"又来了，说话的声音像阴风吹过墓碑似的……算了，可别随便说出去啊。"

猫丸一副保密至上的样子，用更低的声音说道："其实，在大森可能会出土全日本最古老的恐龙化石。"

"什么——？"

"大森，就是大森贝冢的那个大森，莫尔斯发掘出来的那个，比川崎稍微离这近点的地方。"

"咦？大森我倒是知道，不过后面你说的那个……"

"恐龙化石哦，恐龙！知道吗，在日本发掘出的恐龙化石只有那么凤毛麟角的几例，而其中最古老的，是于一九七八年在岩手县所发现的蜥脚类恐龙的化石。那可是属于中生代侏罗纪，一亿五千万年前左右的化石了。这次在大森贝冢附近的三叠纪地层里，也被发现了类似于动物骨架的物体。经调查后，居然发现那是两亿年前的地层，藏在里面的化石比在岩手县发现的茂师龙还要早上五千万年！这件事是由某所大学考古学小组的一位毕业生偶然间发现的，而那片土地也属于他父亲。现在那所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正组织人手在那片土地上开展挖掘作业，对外则宣称正在修路。我有个熟人恰好是相关人士，所以我也想方设法混了进去。了不起吧，这可是日本最古老的化石！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将会成为日本考古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两亿年前的绝世传奇！"

猫丸说着，圆溜溜的眼睛里闪着孩子般的光芒。

尽管刚才他称自己为“想法正常的一般人”，但不把这种人称作“怪胎”，成一真的想象不出还能把他称作什么。

还是不要拜托他帮忙了……

成一悄悄地叹了口气。

◇左枝子10

我没打算偷听。

只是在不经意间听到而已。

晚饭后，我帮着富美姨收拾厨房——尽管只能做些无关紧要的活，但我依旧站在厨房里。

这时，我听到哥哥在餐厅与姨妈谈话。

美亚明天有场小测，因此早早回房间复习去了。姨父像往常般沉默寡言，直舅今天没有回家。

因此他们在餐厅的讲话声，自然而然地传进了厨房。

“老妈，外公他留过遗嘱吗？”

哥哥的问题显得有些突兀。

哥哥昨晚回的很晚，似乎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尽管以哥哥过去的性格来看，这件事有些难以想象，但十年过去，他似乎也具备了些社交方面的人格。看来他昨天不是陪同事，就是和朋友一起去玩了吧，又或者是和女孩子在一起？那可真要对哥哥刮目相看了，这样当然也很不错。

“遗嘱——？哦，我们刚刚去过税务师那儿。”

姨妈一如既往用优雅大方的语气回答道。

“老妈你看过了？里面写了什么？”

不知为何，哥哥用迫切的语气连声追问。姨妈笑了起来，好像觉得有些讶异。

“哎呀，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有些好奇。”

哥哥有些闪烁其词。

“为什么会好奇这个？里面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容。”

“老妈你已经看过内容了吧。”

“是啊，老爸退休那会儿不是要处理名下的房产嘛，具体事宜早在那时就已经写好了。”

“遗嘱里面写了什么？”

“其实算不上是遗嘱，只能说是类似于财产清单的东西。”

“也就是说，里面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条款吗？”

“当然没有。里面只注明了老爸的银行存款清单，像是所持的股票有这些，地产房屋有那些，这种财产登记簿附录一样的玩意儿。怎么你突然对这方面感兴趣了？”

“没有，没什么……”

哥哥含糊其词地说着。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外公的遗产全都分给你和直嗣舅舅了吧。”

“差不多吧，毕竟老爸也没有其他亲生儿女……对了，遗产小左枝也有的，是本应属于左知枝的那份嘛。不过虽然有些遗产，但被继承税抽惨了。除去这里的房子和地产后，根本没有剩下太多。老公，能有百分之六十还是百分之七十？”

“不太记得了……”

姨父似乎没太关注这些，只是含糊地答了一句。

“总之遗产税交了太多，税务师也表示非常抱歉——他说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就趁早劝老爸做节税工作了。”

“是这样啊。”

“怎么了成一，你需要用钱？”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突然提起老爸的财产嘛。”

“我不是为了这个。”

“真的吗？想要什么就和妈妈说哦。”

姨妈说着。但哥哥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所以没有回话。

接着，餐厅里一片安静。

哥哥究竟在关心着什么？

“怎么了，大小姐？为什么愣在那里，是累了吗？”

“啊，没事，没什么。”

听富美姨一说，我赶忙继续擦起了盘子。

但我的注意力依旧放在哥哥那边。

为什么哥哥会突然打听这些？

遗嘱——遗产？

遗产——也就是外公的钱财。

难道说——会是那样？

一个可怕的念头，令我再次停下了手。

难道说哥哥怀疑外公是因为财产被杀害的？哥哥觉得是有人觊觎外公的遗产，才做出了那种可怕的事情吗？

如果是这样，那他在怀疑谁——？

是家人。

有资格得到外公遗产的，明摆着只有家人。

哥哥在怀疑家里人为遗产而杀害了外公——？

不要，不要。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不可能发生这种可怕的事。

可是——可是，哥哥似乎的确在这样怀疑。

不安的想法紧紧慑住了我的心，令我一时动弹不得。

◇成一13

与猫丸见面两天后的晚上，成一吃过了晚饭，向那栋单人别室走去。他的目的是完成猫丸所委托的“调查”。

话虽如此，成一已经基本没有拜托那个怪胎学长帮忙的意思了。他觉得对方只不过是因好奇心旺盛，跟着凑凑热闹而已，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可靠的感觉。这样一个外行的机动性和搜查能力，怎么可能和警方相比。成一不由得再次意识到：自己会幻想这个稀奇古怪的小个子像小说和电视中登场的名侦探那样大显身手，实在是有些幼稚。

虽然他没理由去满足那个好奇鬼的兴趣，但说出口的事情毕竟不好反悔。而且如果不这样做，过后不知道会被他骂到多惨——或许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尽管心里一万个不乐意，成一还是走向了别室——

走到连接走廊中段，成一停下脚步，回头向主宅望去。

五月和缓的夜风吹在脸上，令人感到无比舒适。

起居室里明亮的灯光让郁郁苍苍的树木在地上留下影子。尽管起居室空无一人，但依然能从这里清晰地望见大号落地窗后，起居室里沙发罩的花纹。既然如此，当时如果真的有人经过这里，自己应该不会看漏——成一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这还是他在案发后第一次进入别室。不，即使是在案发当时，他和直嗣二人也只是站在门口向房间里张望而已，因此成一还是初次进入这个房间。房间的拉门开着，为了看清屋内，成一在墙上寻找着电灯开关——他很快找到了，刺眼的光芒充满了房间。与此同时，背后连接走廊的灯光也亮了起来。

屋内状况与案发当晚基本没有什么不同。

警方应该已经彻底搜查过这里，然而看上去却没留下丝毫痕迹。成一所能发现的唯一与那天不同的，就只有兵马的尸体没有倒在房里，以

及地面上的血迹已经被擦拭干净这两处。

踏进房间，成一依旧觉得这里与其说是人的住处，不如说是间杂货铺更为合适。

供桌、华瓶、舍利塔、五色幡等古老而脏兮兮的物事，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成一不由得好奇外公平时到底睡在哪里。他四顾而望，看到房间中央处有一床铺盖，但上次由于兵马倒在地上，他没能注意到这个。原来外公是像这样，在一堆杂乱无章的佛具当中空出一块地儿来，每晚睡在它们中间——体会到外公那种跳脱常理，又有些神经质的性格后，成一不禁感到背后一阵微寒。正对着门口的壁龛当中挂着一卷阿弥陀佛的画卷，另一个架子上摆放着十几尊大小与雕刻水平都参差不齐的佛像，看样子它们是外公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房间里诸多的无序感，不禁令人感到外公的执念与疯狂依旧飘散在房间里。

实在不愿意踩过外公倒下的地方，因此成一踮着脚尖，从旧物事的间隙中走过，开始搜索整个房间。

入口左手侧是厕所门与壁橱门。厕所的门扇与瓷砖都显得很新，可能是兵马住进这里之后才增设的。右手侧窗户的窗框也很新，密封性看着非常好。

壁龛的旁边是一个大号佛龛。在供奉其中的阿弥陀佛面前，香炉一个、华瓶一对、烛台一双，五具皆足。佛龛左右，垂着两个吊灯和璎珞，排列方式极为讲究，连成一都能判断出这是按照一定章法来摆设的。

散发着木材香气的白木灵牌，毋庸置疑是兵马本人的。家人决定将牌位在家里摆放七七四十九天后，移到菩提寺去供奉。之所以还放在这里，是因为离定好的日子还差一个月多一些。供在案上的鲜花水灵灵的，想必是富美悉心照顾的缘故。花瓶旁边还放着一串念珠，反射着乌黑色的哑光。

佛龛上方的平台上，摆放着前几天葬礼上用过的兵马遗像。成一的外婆——初江生前的照片也摆在一旁。那张照片带着老照片特有的模糊感，看上去不太清晰。由于外婆是成一出生前后那几年去世的，因此连成一也只能凭借这张照片来认识她。虽然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照的，但照片上的外婆还很年轻。她有着一双美丽而柔和的眼瞳，和蔼的嘴角上带着一丝落寞的笑容——她自然与成一的母亲很像，但硬要比较的话，她的面容还是与左枝子的母亲更为相似。

成一向外公外婆双手轻轻合了个十，再次环视整个房间。

虽然不清楚猫丸盼着他能发现什么，但成一自己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除了这些仿佛倾倒般洒落满地，却似乎又在以某种规律有序排列的旧物事……

成一在脚边捡起了一个铁锅球一样的玩意儿，那是一个被熏成黑褐色、已经锈迹斑斑的铁疙瘩——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但似乎也是佛具的一种。即使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也看不出它究竟像别的什么。成一将它放下，又捡起了一根倒在地上的锡杖。它的木制杖身长约二十厘米，上面刻有纹饰。原本光洁而呈琥珀色的杖身却因手垢显得脏兮兮的，看着有点恶心。接着成一拿起的是一盏莲形陶器烛台，上面涂着的金粉基本已经剥落，露出的地方是白色的，呈现出光滑的质感；金色的音钵，内侧已经布满铜绿，只能敲出喑哑的声音；金刚力士的木制雕像，一只手断掉了，断裂处已经被磨得发黑；一把刀柄上刻着观音像的匕首，尽管刀尖锐利，但刀刃却又平又钝。观音像的面孔看上去洋里洋气，不像规规矩矩刻出来的。这把匕首恐怕是过去的西方人因为喜好异国文化而做出来的。连这些东西都拿来收藏，外公的行为真的可以说近乎失常了。

成一将这些破烂儿一个个拿在手中查看，但越看越觉得荒谬，于是便停了手。在警方细致的调查后，他实在想不出身为外行人的自己能够看出什么端倪。杀害外公的凶器——独钴杵还在警方手中。据多喜枝和富美所说，家里没有丢失过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样一来因偷盗犯罪的设

想似乎就行不通了。不管猫丸期盼的是什么，成一觉得自己做到这个地步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成一拍了拍脏兮兮的双手直起身来。

由于地面上散落的旧物事太多，因此只有兵马倒下去的位置十分空旷显眼。

外公那一晚就倒在这里。被凶手用凶器敲打，死在了这个地方。

那时的情景不经意间再次浮现在成一脑中。

外公倒地时的姿势，飞溅出的鲜血的颜色，外公瞪得大大的、盯着半空的双眼，以及那双枯枝般的手中攥着的白色茶碗……

那只茶碗确实是外婆的遗物。

它在举行葬礼时与外公一同下棺，如今已经不在这儿了。

外公说，他感受到外婆的灵魂就在自己身边。也就是说作为外婆遗物的茶碗，可能会招来灵异或灾厄吗？这样一想，那只光滑洁白的陶器，突然变得令人不寒而栗。成一明知这种想法有些幼稚，但那股阴森的感觉依旧挥之不去。

恐怕生前外公都是独自在这用餐，并给外婆的碗里也盛上饭，佯装成两人在共进晚餐。

就这样一边独自面对着饭菜，一边弯着他那老态龙钟而瘦削的后背，对着空无一人的空气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着……

住在这种遗世独立的房间里，被无数佛具所包围的外公，究竟会想些什么呢？在这个与世隔绝，也与家人隔绝，只属于自己的圣地中，外公究竟回忆起了什么？是他的年轻岁月吗？又或是与外婆谈情说爱的那段日子吗？

无论如何，外公都是孤独的——成一心想。

如同漆黑深远的幽暗，又如深不见底的地狱——成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很难不去想象外公的孤独。

◇左枝子11

哥哥可能在怀疑着家人——

这种可怕的想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疑念仿佛龙卷风般在心中肆虐，令我的意识有些模糊。

我深深地叹着气，合上了面前的书本。

夜里——虽然打开了书本，但无论如何也没法专注精神阅读。难得拜托富美姨在百忙中去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却完全没有办法投入。烦躁的心情，令我无法沉浸到故事世界中去。

哥哥可能……在怀疑着家人。

家里有人会为了金钱而杀害外公，如此可怕的情况，我根本无法想象。那天只有姨父、姨妈、富美姨、美亚，还有哥哥与直舅在家。算我在内一共七人，只有这七个人。难道说这些人中的一个因为觊觎外公的财产——理由也可能不止如此——而杀了人，甚至杀害的是外公？不，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家人们都是那样的善良……我无法相信他们会做出那种事来。因此我希望警察能早日抓到凶手，而这个人一定与我的家人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个心怀歹意的暴徒而已。

但哥哥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或许他会一直像这样对家人保持着戒心，终日生活在疑神疑鬼和心惊胆战当中。

如果是这样，该有多么令人伤心。

哥哥现在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人了。但连家人都不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呢？

这样说来，哥哥最近的确有这样的行迹。

有时他会像试图独自背负一切般，一个人绕着家里的院墙深思。

我知道别人常常评价哥哥为人高冷。他对外界常常抱着排斥的态度，带着一股生人莫近的气息。不过当然，哥哥对我是十分体贴的。

我想这一定是哥哥过于认真——无论什么事都会太过正经思考的原因。因为哥哥的内心比一般人更脆弱，更容易受伤——尽管如此，他却不擅长将心思说给别人听……我想哥哥一定是过于焦躁，才导致无法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关怀……

正因为这份焦躁，哥哥才会严格约束、对待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天真——将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那时哥哥还是初中生，我的年纪也很小。

有一天哥哥从学校为我带回了千纸鹤，他说这是班里的同学们为了我而叠的。回头想想，这应该是老师为了培养学生们的社会福利意识和关爱残疾人精神，从而带头呼吁的吧。对学生们说的可能就是“你们一位同学的表妹是个非常可怜的女孩子，大伙一起去探望她吧”之类的话。

姨妈和富美姨都很高兴，我也非常开心——

但哥哥却不同。

就在我兴奋时，哥哥从我手中一把夺过了千纸鹤，继而扯得粉碎——

这份意外而美妙的礼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由得放声大哭。年幼的我觉得哥哥在欺负自己，说了他许多坏话，姨妈也狠狠责骂了哥哥一顿。但当时哥哥拼命压低声音说出的那句话，却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那帮家伙……那帮家伙又懂什么……”

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哥哥当时的心情。

因为哥哥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他无法接受那种虚有其表、顺势而为、敷衍了事般的善意——其实光是那样的善意，就已经令我非常高兴了。但哥哥无法接受他们的行为，因为他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

所以哥哥对待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苛刻……

正因为哥哥是这样的性格，家里发生杀人案后，他会怀疑身边的所

有人，我才丝毫不觉奇怪。即使身边的人是自己的家人……

可是……可是我依然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哥哥或许不会听我这种不谙世事、天真幼稚的人所说的话。但如果他一直对家人怀有疑心，那就太可悲了。刚刚也是如此……吃过晚饭后，哥哥好像独自一人去了别室那边……他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去找哥哥问个清楚吧——我在心里想道。

时间刚过九点，哥哥应该还没睡。

下定决心后，我将书本放在桌上，将手伸向了拐杖。

◇成一14

“都说了，作案时间是不会有错的……老哥你们在五点二十五分看到了外公生前最后的样子，发现外公的尸体时是在六点……凶手只有可能在这三十五分钟之内作案。问题的关键还是不在场证明。”

美亚盘着修长的双腿坐在床上。

和前几天一样，伴随着飘香的可可，美亚再次来到了成一的房间。原本趴在床上看书的成一也被她赶到椅子上，被逼无奈地成为她的聊天对象。她要聊的自然是案件方面的事，两人从对警方迟迟没有任何进展的牢骚，一直聊到了重新考虑作案时间的话题。

“我觉得如果凶手是那天到访过咱家的客人，最可疑的还得是正径大学那两个人。毕竟和外公矛盾最大的人也是他们俩嘛。”

美亚将早已空掉的马克杯放到了床头柜上。

“要说动机，他们两个应该是有的吧。”

“你不是特迷他们俩吗？”

听成一这么一说，美亚有些不以为然。

“才没这回事啦。当然他们很聪明也很酷……但一码归一码。案件调查就得公正，要是因为个人感情去包庇谁，就不公平了嘛。”

“话倒没错……”

但也不需要她来做什么公正调查……

“然后呢？他们俩离开的时间是五点十五分……这点应该错不了吧。”

“嗯，没错。”

成一与直嗣一同在院子里，目睹了神代与大内山从别室里出来将要告辞时的样子。神代他们似乎还与左枝子在门口闲聊了会儿，后来走出大门时的样子，成一也的确看到了。

“接下来，大内山哥就直接回了家……据说他六点多还在自己家附近遇见了熟人。”

“是啊，好像是附近洗衣店的老板。”

“嗯，据说如果不是五点十五分离开这里，是赶不上在六点到达那边的……但他会不会是使用了什么伎俩呢？”

“伎俩？”

“没错，不在场证明的伎俩。他五点二十五分后在这里作案，然后勉勉强强赶上了六点的不在场证明时间……用了某种办法。”

“怎么说呢……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吧。但据警方所说，大内山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看来警方应该已经有详细调查过了。为什么不是五点十五分离开就赶不上，这一点警方肯定已经确认完毕了。”

“那能不能认为是洗衣店老板帮他作了伪证呢？”

“有关这点，警方应该也做过详细调查了吧。”

回忆起警察们盘问自己时那副不厌其烦的样子，实在无法想象他们会漏查这点。

“洗衣店老板那边，警察应该确认过了……我觉得不会有作伪证的情况。”

成一说完后，美亚显得大失所望。

“是吗……看来还是不行。我早就想到了……但会不会还是有什么

特殊方法呢？连警察也想不到的移动方法，出人意料的移动方法。我试着构思过一些，但实在想不出来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老哥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两天前成一也刚刚问过猫丸这个问题，他不禁啼笑皆非。

“我也没有。警方调查那么久都没有头绪，我一个外行怎么可能想得出来。”

他学着猫丸的语气答道。但他当然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美亚，美亚显得非常失望。

“没办法，大内山哥的嫌疑就先搁到一边吧……不过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清白了……没办法。接下来轮到神代哥了。”

美亚歪着留着短发的小脑瓜。

“神代哥的不在场证明应该也成立吧，还记得那通电话吗？”

“嗯，左枝子接的那个吗……好像是说什么东西忘在这儿了。”

“是啊，据说那个电话是从新宿站打来的，时间是……五点四十分左右对吧。”

“没错。”

“从我们家到新宿站再怎么赶也要二十分钟以上……所以如果不是五点十五分离开这里，应该是做不到的吧。但不是有种东西叫作‘不在场录音’嘛。”

“不在场录音？”

“嗯，就是用录音机在人来人往的车站或机场大厅里提前录好的杂音。我觉得用那个应该能做到吧……首先杀害外公，然后从附近的公共电话亭往这里打电话，同时播放自己的‘不在场录音’来充当背景音。一边播放一边说‘我现在在新宿’之类的话。”

“你的意思是他用这种简单的伎俩欺骗了左枝子？”

“是啊。但也只是个人猜想而已……不过还是有些问题的吧？”

“怎么，这么快就遭遇挫折了？名侦探。”

“别挖苦人家啦，人家在认真思考问题呢。”

“行啦行啦，说说是什么问题吧。”

“神代哥说在车站乘车时看到了几个东西屋，他们当时好像刚刚结束工作，打算乘电车回家。”

“嗯，这件事左枝子也提过，说是在电话里讲的。”

“是啊。”

“这些细节警方应该一早就核实过了吧，那几个东西屋估计只是偶然经过那里。神代不可能提前得知他们会在那时去新宿站乘坐电车。就算想伪造不在场证明，不知道这件事的神代也根本无法办到。他那时的确在车站，推定案发时间之内应该不在这边。”

“没想到老哥你还蛮机灵的，就是这样，与我得出的结论相同。”

“什么叫‘没想到’嘛……算了，看来神代运气不错，打电话时附近碰巧有那么显眼的人物经过，不在场证明才能够成立。”

“没错，乍一看虽然是这样……但其实还是能要花招的。”

美亚大大的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觉得那些东西屋出现得太巧了吗？说是偶然，可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不管怎么说都觉得太做作了些。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呢……那些东西屋其实是神代哥的同谋，他们事先安排好那时在车站出现。神代哥与他们配合，在这边完成杀人，再使用之前提到的不在场录音，计算好时间在电话里说‘啊，有东西屋经过’之类的话。如何？这样就能在五点四十分时装成自己在新宿的样子了吧？”

美亚得意扬扬地吸了下鼻子，但成一摇了摇头。

“不过这样说有点勉强吧，与大内山不在场证明中的洗衣店老板一样。”

“什么意思？”

美亚气呼呼地鼓着脸蛋问道。

“警方多半也已经向那些东西屋反复核实过了。正因为他们确定这

真的是偶然事件，神代的不在场证明才会成立。如果稍微出现可疑之处，神代这会儿一定还在被警方严加盘查。而且如果他使用你说的伎俩，那他和东西屋们之间的关系一旦暴露，凶手的身份就会当即坐实。我想计划着去杀害别人的人，应该不会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嗯……可能吧，说得也是……”

“而且就算美亚你的推理正确，神代也应该是在作案后的五点二十五分到四十分之间逃离别室的。如果是这样，那件事又要怎么说明呢？神代要如何在我和舅舅的眼皮底下通过连接走廊呢？”

“我知道啦，刚才说的不算。”

没想到美亚轻易地舍弃了自己的观点。

“看来东西屋是共犯的说法也作废了，就当我没提过这回事儿吧。唉，不行吗……本来想着如果是用这种方法，就算神代哥是凶手我也认了……切，真可惜。看来神代哥也是清白的了，对吧？那其次可疑的就是那个古怪的灵媒师——慈云斋大叔了。”

刚刚就察觉到了，在谈论这起案件时，美亚不但丝毫不怕，反而像是提到游戏世界里发生的事一样轻松惬意。两人的关系虽然是兄妹，但美亚是父母四十岁后因意外怀孕而生下的孩子，因此在年龄上比成一小了整整一轮。或许是由于代沟所产生的认知差异，成一对外公的死和与此相关的怪事感到苦恼，美亚的感觉却与他大相径庭。

“慈云斋大叔是五点左右离开咱家的吧？”

美亚用轻快的语气问道。

“嗯，他是在会客室里与正径大学双人组发生争吵后回去的。”

“然后呢，有关他的事，最近我问了问警察叔叔……”

美亚困惑地晃着自己那一头短发。

“听说那个大叔从五点半过后，就一直待在浅草还是什么地方的酒馆里。”

“怎么，你还和警察谈了这些？”

“嗯，因为光是他们问个没完，人家不高兴嘛，所以我也得从他们那儿问出点消息才行。”

“喂，玩玩推理游戏也就算了，可别做得太过火了。”

“知道知道……”

从美亚身上丝毫看不出她“知道”了什么的样子。她只是摆了摆手，好像成一在妨碍她说话一样，丝毫没有把这个哥哥的面子放在眼里。

“那位大叔下电车后似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那家酒馆……警察叔叔说从这儿到那家店，再快也得花上三十分钟。”

“什么嘛，就是说他也没法作案喽。”

成一有点啼笑皆非。正因为这种信息毫无用处，警察才会轻易告诉美亚的吧。尽管当事人自己可能没注意到，但她肯定是被警察给戏耍了。

“是啊，如果不是真的在五点回去，就根本没法在五点半到那家店对吧？而且好像有许多人为他做证……不过真的很不甘心，因为那个大叔各方面都很可疑嘛。感觉他一直在说令人不太舒服的话，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样子。我的直觉强烈地告诉我他就是坏人……”

美亚说着噘起了嘴巴。

“但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得到确认了嘛，没办法，很可惜哪……”

“也就是说到最后，三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成立吗？看来我们家菜鸟侦探美亚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到头喽……”

成一给美亚泼着冷水，但美亚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那倒也不至于，接下来是家里人。”

“家里人——？”

成一不由得心头一惊。

“没错，不是说过了吗？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包庇别人。理性考虑的话，没有什么理由将我们的家人排除在怀疑范围之外。而且案件发生时家人们都在家里，肯定会成为警察叔叔的怀疑对象嘛。”

美亚理直气壮地说着。看来真的如猫丸学长所说，不能排除家人里出现凶手的可能性吗？

“有一说一，其实老哥你是最可疑的人。”

“我最可疑——？”

“因为这是事实呀，老哥你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十年哎！”

美亚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说着，好像在发泄自己的“神代凶手论”被成一驳倒时所生的气。

“十年都没踏入过家门的老哥，一回来就发生了这种事……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不对劲吧？”

就这点而言，成一的确无力辩解。从客观角度来说，会让人感到蹊跷也是理所当然。因此就算遭到警方怀疑，或许也是无可奈何。但说起这个，成一自己才是最摸不着头脑的那个，眼下他也只能强调这是事出偶然罢了。

“如果老哥是凶手，整件事就说得通了。”

正当美亚说着得罪人的话时，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成一起身打开房门，发现左枝子正站在门口。由于她的体重都支撑在拐杖上，因此微微右倾着身体。

“姐姐你来得正好，我和老哥正在开会讨论案件呢！反正电视上没什么有趣的节目，姐姐你又没别的事，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吧！”

美亚嘭地蹦下床来，拉左枝子进了房间。

“姐姐喝可可吗？我去给你泡上一杯，老哥也要续杯对吧。”

引着左枝子坐到床上后，美亚也不管成一答不答应，直接从他手里抢过杯子奔向门外，一头短发在她的脑后跳来跳去。

“功课做好了吗你？”

听成一这么一问，美亚回头吐了吐舌。

“老哥你又这么说了，稍微歇口气儿没什么吧？”

“你这口气儿都歇多久了。”

“别那么死板嘛，老是唠叨那些小事儿，以后肯定没人敢嫁给哥你当老婆。”

美亚说着，连同自己的杯子一起抓在手中，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闹哄哄的美亚一走，房间里顿时如台风过境般安静。在一片安静的气氛中，左枝子坐在床上，显得有些无事可做。她仿佛在害怕着什么，呈现出一种不安的状态。

“有什么事吗？”

被成一这么一问，左枝子似乎稍稍有些吓到。

“没，没什么事……”

左枝子小声回答。但听她的语气，还是令人觉得她似乎有什么心事。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脆弱、不安，仿佛一碰就会碎的气氛。

玻璃珠的事不适合告诉左枝子本人——成一思忖着。左枝子与美亚不同，自从残疾后几乎从不走出家门。换句话说，她是温室中养育的花朵，几乎没有能力抵御外界的风霜。左枝子的内心就像一颗熟透的蜜桃，脆弱而又易伤。外公的死想必已经使左枝子的内心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打击。一旦得知凶手接下来的目标可能就是自己，真不知道会给她纤细的神经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再给左枝子增加心理负担。这件事光自己知道就够了，由身负保护左枝子义务的自己独自知道就好……

“久等啦！”

美亚用托盘端着三杯热气腾腾的饮料走进房间。

“姐姐给，饮料很烫要小心哦。喂，老哥，别大大咧咧地光坐在那边，自己的份自己来拿！”

被美亚劈头一句训斥，成一苦笑着上前拿过了自己的杯子。美亚一边小心着不让饮料洒出来，一边慢慢地爬上床去，在左枝子身边坐了下来。两人这样并排一坐，不禁令人感叹她们长得如此相像，不愧是表姐妹。

左枝子留着及肩的直发，美亚则留着一头便于活动的、男孩般的短发。左枝子白皙嫩滑、几近透明的脸颊，也与美亚被阳光晒得黝黑、充满活力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两个人的面孔依旧十分相似。美亚对她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让本是表姐妹的两人看上去就像亲姐妹一样。偶尔成一甚至有些羡慕能与胆小怯弱的左枝子正常接触的美亚。

小时候，兄妹三人常常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喝可可。左枝子和美亚总是在床上喧闹着，等着富美为她们端来在厨房泡好的可可，成一当然也很期待。恍惚间，成一回忆起了那个美好的时代，那个能无忧无虑享受可可温暖的孩提时代。

“然后老哥，咱们俩谈到哪儿来着？——我想想，是谈到你有可能是凶手这件事吧？”

美亚杀气腾腾地回归到原来的话题。成一的追忆被彻底打碎，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我记得刚才说到‘如果老哥是凶手，整件事就说得通了’。”

“别闹了，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

成一提高了说话的声调。这不只是为了表现自己被怀疑为凶手的不满，还因为他用余光看到左枝子长长的睫毛上闪过一丝不安。但美亚丝毫没有理会他的用意。

“那可是十年哦，十年！在警察叔叔眼里，肯定会觉得有什么蹊跷。”

“再蹊跷也不可能是我。我和大内山与神代一样，有不在场证明的。”

成一有些焦急。看来想让美亚住口，只能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说服她了。毕竟就算对她发火，对方也会无动于衷。

“说的也是，只有这点有些讲不通呢……”

果然用这招对付美亚比较好用。

“毕竟在推定案发的时间里，你和小舅一直待在起居室里嘛……不过老哥，在此之前你去过院子里对吧？”

“啊……那是因为外公说要洒水，我和舅舅就去洒了。”

“然后呢？我想你会不会是在那时做了什么手脚。”

“少说傻话，当时我全程和舅舅在一起。他中途去拿水管也只不过用了两三分钟时间，这么一会儿能做什么手脚？”

“嗯，所以说你会不会是在别室里安装了什么定时装置，时间一到，那根铁棍就啷啷一下砸在外公的头上了。”

“荒唐透顶……”

成一啼笑皆非。美亚果然把这起案件当作一场游戏了。想法倒是不少，但都像漫画里出现的情节一样。他保持着脸上的表情说：“如果现场有类似的机关，警察不是立马就发现了？”

“后来老哥你把它收拾掉了嘛。”

“说什么呢，我哪儿有那个时间？从富美发现尸体……不，是发现外公起，到警车过来的期间里，我根本没离开过舅舅和你们身边不是吗？而且，如果发现现场有收拾机关的痕迹，警察也会怀疑的。”

“嗯，这倒也是……”

就连自己都觉得太不现实，所以美亚也不再坚持下去了。

“……那就算啦，定时装置什么的只是开玩笑而已，但哥哥真的没什么机会吗？比如说洒完水后，或是回到起居室后之类的，趁着那时去做就行了吧？”

“都不对啦，不是说过了嘛，我有不在场证明的。在院子里时一直和舅舅在一起，后来也一直在起居室里。想从里面出来必须要经过厨房吧？我待在起居室里一直没离开这件事，富美和你自己不是应该再清楚不过了吗？”

“是呀，所以我才很为难嘛。”

美亚像松鼠一样滴溜溜地转着漆黑的眼珠，仿佛恶作剧得逞般地笑了。

“警察叔叔们应该也在咬牙切齿吧，毕竟最可疑的老哥却拥有不在场证明，就算想传你问讯也不行嘛。但如果你没有不在场证明的话，或许现在就已经是重点嫌疑人喽。”

美亚用带着些许捉弄，却又有些许放心的口吻说道。搞了半天，美亚早就相信成一不是凶手，只不过是假装怀疑他闹着玩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警察叔叔才将老哥从嫌疑人名单中排除出去的吧。既然这样，小舅自然也就脱离了嫌疑呢。自从五点开始，小舅就一直在和老哥一起行动，不在场证明自然也就成立了。”

“确实是这个道理。”

“小舅也是清白的，那接下来……就是妈妈了吧。可是我考虑过，妈妈好像也没有作案的机会。”

美亚故意摆出一副疑惑的表情，看来她格外中意这个游戏。猫丸一口咬住凶手是自己家里人的观点不放，搞得成一也反复考虑起这方面的可能性来。但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无须赘述，自然是全员清白。既然如此，他也乐得陪美亚玩这个游戏。能像这样与美亚核对意见，一个个排除家人们的嫌疑，凶手是家人的观点也就会不攻自破了。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打消对家人的怀疑，也是一件令人心情放松的事。成一略一思忖，便换了换跷腿的方向，向前微微探出身去。

“老妈回家的时候差不多是……五点半那会儿对吧？”

“嗯，妈妈还说我煮的芋头看上去很好吃，她应该没有机会作案吧？如果说妈妈有什么办法，就是她提前回家，在进厨房之前去了别室那边……有可能是这样的吧……”

“不，那是不可能的。”

成一当即说道。这方面的可能性他早已考虑过。

“我和舅舅透过起居室的窗户看到外公是在五点二十五分左右，那

时窗外正在下着小雨。由于雨量太少，别说冲掉脚印，甚至还让院子里的土地变得更加容易留下脚印。就算老妈是在下雨前过去的……但下过这场雨后，她就等于无路可退。想要装成五点半正好到家，就要在从五点二十五分算起的几分钟内完成罪行对吧？五点二十五分时外公他还活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她必须在小雨中匆忙赶回主宅。但如果要穿过院子走到房门，就一定会在院子里留下痕迹。但美亚你也很清楚，在别室周围没有发现任何脚印之类的痕迹。而唯一可以不留下足迹而回到主宅的路线，即连接走廊，那时已经处于我和舅舅的视线之下了。”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妈妈不可能在回家之前作案，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但她或许还有另一个机会……”

“另一个机会？是什么？”

“嗯，那就是快要吃晚饭前，她说去换衣服那会儿。”

美亚微微压低了声调。

“也就是说……妈妈回家后不是和我们在起居室里聊天嘛，但在快要吃晚饭前，妈妈说她要换和服，于是就离开了。说不定她是在这段时间里跑去作案的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就只有那时候了。”

“但那也太奇怪了吧？”

成一说完后，美亚换了口气继续说道：“嗯，就是这样。即便如此，也有讲不通的地方。”

“没错，因为老妈离开餐厅，是富美去给外公送饭之后的事。如果老妈是凶手，就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超过富美才行。而且由于走院子会留下脚印，所以她能走的只有连接走廊那一条路。但要在那么窄的走廊里超过富美，是不可能不被她发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认为老妈是在那段时间里作案的，就只能将富美视作她的共犯。富美为老妈让出路来，然后老妈进行作案。富美在老妈完成之前一直在旁边等着，老妈返回主宅后再伪装成尸体的发现者……”

成一讲到这，美亚接着说了下去：“但这种情况下，时间应该不够

的吧？要杀害外公，擦掉凶器上的指纹，还要检查是否留下证据，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在想象不到能够做完这些事情。从富美姨端着饭菜出去，到托盘落地吓了姐姐和大家一跳，这段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是这样没错。”

成一点了点头，美亚也望着他眨眨眼睛。

“我就知道老哥你也考虑到这点了。”

“是啊……而且如果富美和老妈是共犯的话，为什么偏偏要找这么紧张的时间段下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个更加宽裕的时间段，做好工作，能让两个人都拥有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最后再进行作案才对。因此她们是共犯的可能性首先就可以排除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老妈不可能在换衣服的那段时间里作案。”

“这样一来妈妈也没机会了吗？”

“是啊，老妈也不可能是凶手。”

成一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句话后，美亚心满意足般地喝了口可可。

“这样一来，妈妈的嫌疑也排除了。接下来轮到爸爸了吧。爸爸想要作案好像也比较困难？不像有什么机会的样子。”

“或许吧，因为老爸回来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嗯。爸爸是从后门进来的，妈妈还对他发了顿牢骚呢，要他老老实实地从正门门口进来。”

门口……成一仿佛想到什么事情，一时间没有接话。异样感……他在与猫丸谈话时也曾有过这种感觉，那是一种令人忐忑不安的感受。出于谨小慎微的性格，成一后来又在正门门口检查了一圈，但是依旧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次无功而返令他感到有些焦躁，而这份焦躁如今又在心里复苏过来。他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小舅、妈妈还有老哥你，应该都目睹到爸爸经过院子，从车库回到家里的样子吧……”

美亚没有理会因纠结而缄默的成一，自顾自地继续说着。

“要在那时前往别室，怎么想都不太可能。爸爸不可能在三个人的注视之下乘虚而入，而且脚印也是从车库直接通往后门的。”

“是啊，下过雨后留在地上的脚印非常明显。”

成一应道。脑海中那股奇怪的异样感开始渐渐减轻，但成一依旧还没能想出为什么会这样。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协调感和不适感依旧留在成一心里。

“至于在回家前偷偷前往别室的可能性，出于和妈妈一样的原因，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没有退路对吧？看来爸爸也可以不用讨论了，无论怎么说都不像有机会的样子吧……”

美亚轻轻地耸了耸肩。

“然后……到富美姨了吧。富美姨她……”

“她可以排除吧，你们两个不是一直在厨房嘛。”

“可是呢——”

美亚故意将语尾拉得很长。

“只有富美姨是可以名正言顺前往别室的人吧。”

“名正言顺？”

“就是送饭嘛。去给外公送晚餐时，富美姨不是一个人去了别室吗？”

“是啊。”

“也就是说，富美姨去给外公送饭，然后就在那时……呃……对外公下了手。接着她装成案件的第一发现者，装出胆战心惊的样子来通知我们，这种可能也得考虑下才行呢。”

“真是乱说。刚才不是讲过了吗，那点时间里根本来不及完成整个作案过程。”

“看来还是骗不过老哥你。既然老哥都注意到了，应该不会有人觉得富美姨会是凶手吧。”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而且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血迹。”

“血迹？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富美过来通知我们外公出事，我和舅舅不就先赶过去了嘛。然后我们在别室里看到了外公的血迹……尽管不多，但还是有一些血液溅到了周围。当时那些血液已经开始干涸。尽管血液很少，但能感觉到距离外公被害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因此看上去不像是富美在我和舅舅赶过去之前的短时间内行凶的。而且她身上还系着围裙……”

“怎么又提到围裙了？”

“富美身上不是常常系着纯白的围裙吗？但那天她的围裙上却没有污渍。”

成一回忆着富美仓皇失措地赶来通知他们外公遇害的消息，继而瘫倒在地板上时，身上那件兰花般洁白的围裙。

“出血量再怎么少，凶手身上也会多多少少溅到一些血液，但富美的围裙上却几乎没有这样的痕迹，而她应该是没有时间重新换上一件的。”

“咦……老哥你当时连这个都观察到啦？”

美亚显得有些惊愕。

“这算是冷静吗？感觉老哥你真的蛮特别。不过无所谓，先不提这些，看来富美姨的嫌疑可也以排除了。”

“可以排除了。”

“也是……这样一来我的嫌疑当然也可以排除了，毕竟我一直在厨房给富美姨帮忙嘛。”

“该说帮忙好还是捣乱好呢……”

“什么嘛，我一直在认真帮忙，老哥你不都看见了？”

“别为这点小事发脾气嘛。总之，你确实也没有什么机会作案。”

“早点这么说不就好了嘛，老哥你这个人真够别扭的。然后呢，剩下的就只有姐姐了……”

美亚转了转眼珠，望到左枝子身上。

左枝子从最开始就没出过声，而是始终在听着成一和美亚对话。尽管偶尔她会静静地将装着可可的杯子送到嘴边喝上一口，但总的来说就像固定在原处一样。

美亚把自己的身体向左枝子贴去——

“但当然不可能是姐姐啦！”

她用若无其事的语气说道。这句话明显在暗示左枝子有着残疾，但话语中自然不带有一丝恶意和言外之意，用的只是再平常不过的语调。

美亚出生在那场车祸之后，因此从她记事起，左枝子就已经是这样了。在她的认知中，这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对美亚来说，姐姐的残疾就像一个人长得矮小或肥胖一样，都属于一种身体特征。有时成一会对美亚的那股坦率劲儿感到惊讶，因为她总是能直言不讳地提到左枝子的残疾，不少时候甚至会露骨地拿这件事来开玩笑。但对左枝子来说，美亚这种自然相处的态度反而比多余的关心和照顾更能令她感到轻松，因此完全不会生气。对竭力关怀左枝子的成一来说，他不但羡慕两人之间轻松愉快的关系，更为自己对左枝子另眼相待的狭隘心胸感到愤恨。

“既然这样，那还是很怪耶……”

美亚显得有些无计可施，却又有些开心。

“把大家的嫌疑一个个排除掉后，不就没人能犯罪了？这未免太奇怪了吧？这样一来，那天在我们家的所有人岂不是都没了嫌疑？”

“是啊，警方似乎也正在为这个发愁。”

“不过呢，老哥，我有一个想法。”

“你又有什么想法了？”

面对一本正经的美亚，成一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是因为成一注意到始终一言未发的左枝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安和恐惧。他觉得既然家人们的嫌疑都已排除，这个话题就不必继续讨论了。要是将这种血腥的话题继续下去，或许会损害到左枝子的精神状态。但美亚一刻不停地继续

说着。

“我在想，凶手会不会使用了类似于远程杀人的方法。”

“远程杀人？”

“嗯，只是简单设想而已。既然老哥和小舅都没看到，就说明的确没有人靠近过那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办法或许就可行了吧？”

“就是你说的远程杀人？”

“没错，比如说将作为凶器的那根铁棒从院子中的小树林里扔过去，或者用改造枪之类的工具将铁棒射击出去，那么短的距离，就连我都能把网球打过去。”

美亚说着，摆出了一个发球的动作。

“所以我在想，如果是利用工具之类的东西，会不会有办法做到呢？”

“荒唐透顶，不可能有那种事的。”

成一对此报以哂笑。

“别室的门一直关着，我和舅舅在起居室看到了。那扇门只在五点二十五分外公露脸的时候开过一次，其他时候都紧闭着。房间的窗户也一直关着，无论用投掷还是其他办法，都没有缝隙能让凶器飞进屋内。而且外公倒在房间的正中心，难道说那根独钴杵穿过开着的窗户砸中外公后，外公会特地跑去关上窗户，再走到房间正中心倒下不成？这么离谱的事情不太可能吧？”

“这也不行吗？看来这种可能性也得排除了。那就别当真啦，只是我突发奇想而已。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案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美亚有些为难地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没有任何人能进入别室，也没法从远处行凶，与案件相关的人又都有不在场证明……说到最后，还是幽灵作祟之类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哥？”

这个问题成一自己还想问呢，更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哥哥……还有美亚……都是那样觉得的吗？”

左枝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她的声音显得纠结而低沉。成一心中一凛，不禁抬起头来。

“一直在讨论家人有没有作案的机会……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们真的怀疑是哪位家人杀害了外公吗？我不希望……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左枝子的语气没有起伏，但她费了很大劲才讲出这句话。她仿佛是将自己反复抑制的情感全部汇聚在一起后，艰难地挤出了这句话语一般。她的声音听着令人心痛。那双有着长长睫毛的圆眼睛里盈满泪水，仿佛随时都会滴落。

“哇！不是这样的……”

美亚慌张地辩解。

“我不是那样想的啦！只是随便说着玩玩，纯属解闷而已。姐姐你真是的，怎么把玩笑给当真了呢。我和老哥不是真的怀疑爸爸妈妈他们，只是随便聊聊，缓解一下紧张气氛而已啦！”

成一也赶忙接着说：“是，是啊，我也一点都没当真。都怪警方进展太慢，我才会和美亚自作主张地重新聊聊案情而已。其实根本就没有怀疑家人的意思。”

美亚用手搂住左枝子的肩膀，仿佛要将她搂入怀中一样。

“但还是对不起，这些话对姐姐来说太过沉重。可是这么一聊就清楚了，也知道家人都是清白的了。凶手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外公还年轻时认识的人。还记得吗？葬礼的时候不是来了不少黑社会小混混一样的人嘛，说不定就是哪个外公的旧识对他一直怀恨在心，也有可能只是强盗入室抢劫而已。总之没有事的，姐姐用不着担心啦！”

美亚用言语安慰着左枝子。听了她的话，左枝子原本低下的头微微抬起。

“真的吗？……真的没事吗？”

她依然有些害怕。

“放心吧，没事的！凶手一定很快就会被警察叔叔抓住，他一定是个与我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已，我向姐姐保证，打赌也可以哦。”

尽管成一不觉得美亚的保证有什么说服力，但在这种时候，反复强调的话语会显得更有诚意，也更有说服力。美亚继续用胳膊搂住左枝子的肩膀，将整张面孔埋在她乌黑的头发里。

“所以真的很对不起。因为凶手还没有抓到，老哥和我都有些心急，没注意到姐姐你在为这些事烦恼。真的非常抱歉，要怪就都怪老哥，一点都不替人着想。”

被美亚用夸张而滑稽的语气安慰着，左枝子的表情终于变得不再那么僵硬。成一赶忙搭腔：“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嘛，前天我和一个人稍微见了一面。他叫猫丸，是我在上大学那会儿的学长。我和他聊了聊这件案子，是他说家人也有嫌疑，我才不由自主想到这块儿去的。要怪就怪我那学长，他原本就是个怪家伙……”

见左枝子的情绪缓和下来，成一便随口介绍起猫丸其人。

身材瘦小，一张娃娃脸。外表有着明明已经年过三十，却依然会被人错看成高中生的反差萌。有着惊人的好奇心，一旦遇到感兴趣的事物，就会不顾一切埋首其中。老大不小的年纪了，却还没有稳定的工作，而是整天吊儿郎当、游手好闲。至于要怎样维持生计，就是他私生活方面的谜团了。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因行为怪异而闻名全校。而能引起他兴趣的事物则不一而足：奇特的先锋剧、业余魔术社团、居委会三味线同好会，还有茶道和俳句等。有一次他加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绝食协会，跑到深山老林里窝了整整一个月；还有一次他利用整个暑假将“东海道五十三次”徒步游了个遍。就连最近也是，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有关自杀者的报道，便立刻产生了兴趣，还特地造访了报道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横滨附近的一个公园。去年夏天，跑去西伊豆去学手划

船……尽管兴趣如此繁多，但在不感兴趣的领域，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像小学生一样贫乏了。他在机械与电力方面的知识尤为贫乏。据说有次停电，他愣是连一个老式日光灯的灯管都不会更换，光靠蜡烛过了一周。而他直到现在也没能掌握电话留言功能这件事，似乎也并非传言。总之在他的生活里，永远不会缺少那些有趣的小插曲。

“什么人嘛，怪透了！”

美亚咯咯直笑，在床上不住打滚。就连原本不苟言笑的左枝子，也终于露出了和往常一样的笑容。成一看在眼里，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也落了地。要不然哪天带他来家里一趟吧——望着左枝子那平滑而曲线美丽的侧脸，成一不禁在心中想道。毕竟猫丸对外公的案子兴趣盎然，也表达过想查看案发现场的想法。像猫丸这种永远不缺有趣话题的话匣子，说不定真能让左枝子开心起来呢。就像为公主打发无聊时间的小丑一样……嗯，这样或许不赖。

尽管如此——成一在想——真凶的身份依然没有头绪。与案件相关的人统统没有机会作案的状况依旧令人感到蹊跷。就算下定决心要保护左枝子，但连敌人的身份，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都依然藏在一片迷雾之中。这团迷雾始终遮在眼前，令成一无计可施。那颗玻璃珠的事，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杞人忧天。左枝子的神经现在如此敏感，就算加以提醒，也只是徒增她的不安。但如果只是静观其变，又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成一的心里再次涌上了一股焦躁和不安。

然而，时间并不会在乎成一的焦虑，而是一如既往地向前流逝着。

到了星期六。

第二天就是星期日，也是慈云斋将要举行降灵会的日子。据直嗣所说，灵媒师似乎相当自信，扬言一定能召唤出外婆的灵魂。神代与大内山想必也在专心致志地为揭发灵媒师的骗术而做着准备。而成一这边则是一片风平浪静——他只是祈祷降灵会能够突然临时中止，或是明天的活动能够在平安中收场。

晚上，猫丸来了通电话。

没想到他如此负责守信，并没忘记第二天降灵会的事。

“该死！我多想去你家参观那场降灵会啊！这种货真价实的灵媒师在降灵会上施术，可不是随随便便能见到的。真是太可惜了啊……太卑鄙了！居然一个人霸占这么有趣的事！你一定要好好看着，过后给我好好讲讲！”

猫丸絮絮叨叨、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话，接着他又问：“然后成一，前几天我拜托你的，你调查过了吧？”

他一如既往地用好像理所当然一样的语气说着。成一心里抱怨着他的自我主义，接着向他汇报了调查的结果。

先是别室的情况——他从别室内部的装修讲到里面杂货店一般的摆设，最后表示自己没有发现丝毫可疑之处。接着是遗书——没有过于特殊的内容，外公只是再平常不过地将财产分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也就是成一的母亲和舅舅。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左枝子。

“唉……你家里真够没劲的，一点都戏剧性要素都没有。”

猫丸表示非常失望。成一不搭理他，继续说着：“接着是经济问题，家里似乎并没有人在金钱方面显得拮据。”

成一将自己委婉地向家人们问出的结果告诉了猫丸。

“老爸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既不沾赌，每晚也按时回家，更没把钱撒在外面的野女人身上。总之在别人眼里，他根本不怎么花钱。老妈平时不缺零用钱，她本来也不怎么把钱放在眼里。家里的妹妹还是高中生，另一个表妹你也知道，平时几乎足不出户，只不过……”

“只不过？”

“舅舅开的那家画廊似乎有些经营困难……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只是个兴趣活儿，生意不好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他在询问直嗣时对方说——在绘画买卖这行，现金结账是常识，不接受支票付款，商品画通常也只用现金交易。日本不存在用美术品做贷

款抵押的制度，这是由于首先银行方面很难对美术品进行估价，其次也缺少这类物品的变卖渠道。因此，画廊必须时刻保证拥有一定数量的经营资金，或是容易变卖的优良画作……

“说白了就是，直嗣的确在为钱发愁对吧？”

成一还没讲完，猫丸就急着打断了他的话。看来美术行业资金筹措的话题，并不属于猫丸感兴趣的领域。

“唉，也不是，毕竟他就是开店玩玩而已。外公从很久以前就转让给过他一整栋公寓，想要维持生活根本不成问题。”

“一整栋公寓！也太大方了吧？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故意气我这种穷老百姓？”

猫丸在话筒对面用酸溜溜的声音说着。

“那一整栋公寓，在什么地方？”

“唉，在新桥，怎么了？”

“新桥啊，那得值多少钱啊？像我这种穷人简直无法想象。”

“唉，我也不知道啦。所以说舅舅应该也不会为钱发愁。别看他总是抱怨筹措不到资金，但其实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做这些只是为了摆出一副自己有在努力做买卖的样子而已。”

“哼，你们家的亲戚可真够阔气的。”

猫丸的语气依旧显得非常不悦。

“然后呢，你自己呢？”

“我？”

“是啊，你缺钱吗？”

“算不上吧……毕竟我在靠自己工作，也没什么特别需要钱的地方。”

“哼，真好意思说，‘也没什么特别需要钱的地方’，说得倒挺好听，有钱人家的小少爷谈吐就是不一样。”

又在闹别扭了，看来刚才提到的公寓让猫丸很不爽。

“可是话说回来，你家可真够无聊的。就没有些更狗血、更刺激的戏剧性情节吗？比如说近亲之间的血海深仇啦，为了遗产争夺到你死我活啦什么的。这样看来，你们不就是一户普普通通的有钱人家嘛。光有钱却没有故事的家庭，世界上简直没有比这更加令人讨厌的了。”

猫丸在话筒对面自顾自地说着。

“算了，这些事都无所谓了。我说成一，你在降灵会上，一定要格外注意那个灵媒师的手。”

“手？”

猫丸的话又开始让人听不懂了。

“没错，是手。如果那个慈云斋大叔打算使用灵媒师那套老把戏，那他多半会像我说的这样做。听好了，首先他会让所有参加者围坐成一圈，然后让相邻的人牵起手来。”

“牵起手来？”

“没错，比如说大叔会让左边的人抓住自己的左手腕，自己再用右手抓住右边人的左手腕，以此类推，让大家抓着手腕围成一个圈，形成一种每个人的左手腕都被人抓着，同时右手抓着别人手腕的状态。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无法行动，也做不了什么事了。参加者们自不用说，灵媒师自己也动弹不得。这是为了向所有人表示——这样一来我就没办法作弊，也没法耍什么把戏了。”

“原来是这样。”

“但这种方法中依旧暗藏陷阱，只不过已经是个非常老套的花招了。听好，首先他会将房间里的灯光调暗——不过基本上所有的降灵会都会这样做啦——然后灵媒师会把自己的右手换成左手。”

“什么意思？”

“交换自己的手——在电话里解释比较困难——也就是说，灵媒师会先东拉西扯地唠叨几句废话，然后将双手自然地放在身前。当然，这时他的左手被别人拽着，右手拽着别人左手的情况依旧未变。但他是装

作谈话谈得入神，才摆出这种姿势的。接着他会漫不经心地撒开右手——还记得吧，就是那只握着右边人手腕的右手。然后他会一边说些‘哎，别撒手啊’之类的话，一边迅速用左手攥住右手撒开的手腕，这样一来会怎样？尽管灵媒师左边的人依旧抓着他的左手，但这时抓住右边人手腕的，同样也变成了灵媒师的左手。但右边的人会以为抓住自己手腕的依旧是灵媒师的右手。也就是说，令左手起到了‘一人两角’的作用。这就是在一片昏暗中谁也无法注意到的把戏。如此一来，灵媒师就能用得到自由的右手去引发一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了——这就是他们常用的伎俩。”

“他真的会用这种手段？”

成一半信半疑地听完了猫丸的话。这不简直和骗小孩的把戏一样？他无法相信那个灵媒师会使用这种伎俩。

“我也不知道慈云斋大叔会不会使用这种把戏。但事实是至今为止，已经有无数灵媒师使用这招大获成功。连不少享誉盛名的科学家和名流都轻易地被人用这招骗得团团转呢。在一片昏暗中，人们本身就会丧失原有的距离感，再配合上灵媒师的话术和演技，就更加容易上当了。正因为简单直白，所以才更有效，正因为谁也无法想到竟然会有人使用如此普通的手段，才会更加出人意料。也正因如此我才要告诉你，注意那个大叔的手。要是他做出什么可疑举动，就立刻揭穿他，知道了吗？”

“知道了，我会的。”

不过话虽如此，成一还是不得不感叹这些怪里怪气的事儿他知道得还真不少。尽管他平时尖酸刻薄，总是不说些正经话，但刚刚讲的窍门在明天的降灵会上可的确是无价之宝。这样的冷知识，明天没理由不好好利用一下——成一心中暗暗盘算。

“学长，明天你真的来不了吗？要是你能过来，我就有底气得多了。”

成一用七分奉承、三分恳求的语气说着。可是猫丸表示："我又何尝不是想去得要死呢，可是那玩意儿今天终于挖出来了。"

话到一半，他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好像害怕被人听到一样。

"挖出来了？什么玩意儿？"

"这都反应不过来吗？龙骨啊！化石啊！日本最古老的那个！两亿年前的那个！那玩意儿今天终于出土，后面就只剩鉴定。太复杂的内容我也不大懂，但似乎是要通过放射性元素含有率和骨细胞DNA之类的数值来确定它的具体年代。考古学小组的人明天一大早就要把化石运往一家知名企业的研究室。听说那家企业为许多大学的发掘调查提供过帮助，还拥有全日本唯一一台鉴定设备。虽然明天是周日，但他们还是约好了和那边的工作人员见面。具体情况虽然还没说给对方听，但告知他们这是历史性的大发现后，那边的人也深感兴趣。据考古学学生联合会的鉴定，挖掘出来的化石从系统分类学的角度上来讲，很有可能属于爬虫纲蜥臀目生物。尽管需要稍微花上几天才能正式得出鉴定结果，但今晚他们应该就能大致摸清化石的所属年代，所以明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场。这可是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大发现，我决不能错过这种历史性的瞬间！你就满怀期待地瞧好吧，到时整个日本都会为之震惊。"

猫丸兴高采烈地说个没完。在话筒对面，他那双幼猫般圆溜溜的眼睛里一定正闪着孩童般的光辉。成一甚至不用去看，头脑中就能浮现出他那副兴冲冲的模样。他不禁再次心想——

还是彻底放弃幻想，别指望他来破案了……

◇幕间

人头攒动，人声嘈杂。

烤鸡肉串冒出的灰蒙蒙的烟雾四处弥漫，仿佛在给这里的喧闹声打气助威。

这里充满了烟火气跟热闹劲儿。

油脂凝固在餐桌上，令桌面黏糊糊的。烟垢和炭灰把墙壁染得一片污黑，只有沾满灰尘的Hoppy[2]海报，还能给墙壁增添一丝色彩。

破锣般的嗓音、狂笑声、粗野的对骂声……

在这片喧闹中，连店面都被震得微微摇晃。劲头十足的劝酒声与碰杯声此起彼伏，令那些挂在墙上的长条形纸笺微微摇晃，纸笺上分别写着卤煮、关东煮、脂眼鲱、凉拌番茄、烧烤鳐鱼翅等各种菜品的名称。那些纸笺已经发黄翘边，文字的颜色也早已褪色。

但在这儿的客人，无论是对装饰随意的店面，还是掉在地上的烤串，又或是脏兮兮的厨房，都没有丝毫抱怨。

只要有烧酒和清酒，就能让他们兴高采烈。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大吃大喝，大声谈笑。

一个脸上被太阳晒得紫红的中年男子放声大笑，露出了嘴里的金牙；年轻人们身穿沾满灰尘的工作服，一边喝酒一边爽朗地笑着；一位身穿短褂的老人展开马报，正忙着为明天的饭钱做打算。

两个男人坐在一张餐桌两侧，完美地融入了店里的气氛当中。两人似乎已经坐了有一阵子，他们面前密密麻麻地摆满了边缘满是缺口的酒壶。

“俺说小善啊，你还是偶尔去做那个？”

其中一个人端起大号茶碗，仰起脖颈将里面的酒咕咚一声一饮而尽之后对着另一个人说道。对方只是轻轻一笑，点了点头，却并没有回话。

“小善你啊，真爱多管闲事。就算跑去给人做那种事，到头来还不是啥好处也没有。”

他加了一句后，对方的脸上露出了苦笑。

“差不多算是吧。”

“那要不就算了呗，用不着特地费那么大劲儿给人家去做那种事

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算是我的爱好了。”

“就算是爱好，也用不着特地给人家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是叫义工对吧。”

“嗯，差不多算是吧。”

“这也太屈才了！不是吗，小善？”

“怎么屈才了？”

“不就是这样吗？小善你那么有本事，接着干老本行也不成问题呀。”

“不行喽，不得不服老了。”

“说什么呢，小善你还年轻得很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比俺可强多了。”

“话说这么说，可是武哥啊……”

“可是什么？”

“是时代啊，时代变了。这个世道已经今非昔比了。”

“话可能是没错。那小善，难道说就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了吗？”

“可不是嘛，有句话说得好——老兵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快别这么说啦，让人心里空落落的。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可话说回来，小善你啊，可真是个老好人。”

“我是个老好人？”

“可不是嘛，就是个老好人。为了别人特地跑去做那样的事。小善你在做的，不就是舍己为人的行为吗？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简直是当代道德楷模啊！”

“武哥你别挤对我了。”

“没说你不好呀，说你无私奉献呢。舍己为人，为了别人做那样的事。”

“谈不上奉献吧。武哥，我做这种事儿不是为了别人，全是为了自

己。我也不像你说的什么义工那样了不起，这都是为了我自己。这样就挺好的，不要为了别人做这些事。我活到这把年纪，才终于领悟到这一点。”

“可得了吧，小善你离上年纪还早呢。来，咱们喝！”

他伸手抓起酒壶——

酒馆内，所有人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辛苦一整天后，借着酒劲缓解疲劳。只要能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些男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幸福的男人们挤满了这间酒馆，他们共同在欢乐与醉意中徜徉。

握着酒杯的手化作船舵，欢笑的声音化作引擎声——这里像一艘小小的轮船，上面满载着幸福地遨游都市之海的男人，慢慢向着巨大的、名为东京之夜的浪头漂去。

注释

[1] 日语中“心跳”与“动机”发音相同。

[2] Hoppy：一种麦芽发酵饮料，味道与啤酒接近，通常与烧酒兑起来喝。

第四章

◇成一15

这一天，晴空万里。

在成一眼中，这简直像讽刺一样。降灵会——这种脱离现实的蠢事所举行的日子，却能赶上一个与其毫不相称的好天气。看来伟大的大自然，并不会因人类的活动而发生丝毫改变。天空万里无云，无比晴朗，仿佛在嘲笑着这场疯狂的集会。

过了中午，直嗣陪着慈云斋得意扬扬地来到家里。

两人宣称需要用一段时间来集中精神，然后就钻进了将要作为降灵会会场使用的房间。这里曾是方城家的藏书室，也是之前慈云斋给兵马进行灵能演示的地方。当时挂在房间里的黑色幕布还保持原样没有摘除，因此今天这里也将成为降灵会举行的场地。慈云斋在把自己关进房间之前表示："今天我不仅要让盘踞在府上的恶灵原形毕露，还要召唤兵马老先生亡妻的灵魂，让她与各位沟通。但是，究竟能否成功还未可知。因为盘桓在府上的邪气已经愈发强盛、壮大。感受到了吗？这股不祥的、可憎的、充满邪念的瘴气，裹挟着一股愤恨的波动，正笼罩着整个家宅。多么恐怖而邪恶的气息，那是本不应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强大邪念。如何？能够感受到吧？四处飘荡的亡魂，骚动不安的恶灵……这个家里充满了令人生厌的恶念。愿我不被恶灵袭扰，愿有圣灵降福，护我免受恶灵所害。请各位为我祈祷，祈祷我大获成功，祈祷我的灵力能与恶灵一战。若非如此，这个家中必将降下更大的灾祸。"

在宣布降灵会晚上七点开始之前，他没有忘记对成一等人扔下一番令人不快的言语。如果依照惯例，降灵会应当在丑时三刻举行，但不这

样做似乎也无伤大雅——成一不禁觉得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实属可疑。

在慈云斋之后，神代与大内山也紧接着来到了方城家。

神代带着歉意地笑着，而大内山则不住道歉，表示绵贯教授今天还是没法前来。

“真的非常抱歉，教授今天在关西有个不得不去参加的学科研讨会，他嘱咐我们告知各位一声。”

尽管两人再三低头道歉，但多喜枝依旧十分不悦，因为她原本满心以为今天教授总该来了。

“但是还请各位放心，教授把这件事全权委托给了我们，还教了我们不少拆穿他们装神弄鬼的诀窍。这次我们一定会揭穿他的花招！”

尽管神代与大内山都这样说，但多喜枝不悦的心情似乎依旧没有平复。

接着，会客室里——

多喜枝把待客的工作推给成一，自己则像闹情绪般躲进了房间里。胜行则半是不感兴趣，半是不想理会，挤对般地留下一句“年轻人就由年轻人来陪吧”，随后就不知去了哪里。

于是会客室里只留下成一、左枝子和美亚面对着两位年轻的研究学者。

“正式对决终于就要到啦！灵媒师大叔说七点开始。说实话我还蛮期盼这场降灵会呢。”

美亚兴奋地说。房间里，方城家三兄妹坐成一排，神代和大内山则坐在他们对面——给大家斟完茶的富美刚刚走出房间。

神代一如往常用稳重的语气应答。

“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情，如果提前打电话确认一下就更好了——太盼着今天的事，一不小心就来早了。”

他的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

“不过那位灵媒师大叔好像一副信心十足的派头。要是他真的召唤

出外婆的灵魂该怎么办？”

美亚半开玩笑地说，大内山则轻轻一笑。

“美亚小姐还在说这样的话吗？你放心，他的手段定是骗术无疑。”

“嗯，这一点我知道，可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激动。万一是真的，一定会很惊人吧？”

“放心，我们可以打包票，他一定是个骗子手。”

神代冷笑了一声。

“不如说我们更期待那个自信爆棚的灵媒师究竟会使出什么把戏。”

“把戏？”

美亚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神代回望着她。

“没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日本超心理学学术权威——绵贯教授门下的学生，他应该也深知这点。敢在我们面前使出的骗术究竟会是什么——哼，就让我见识见识他的手段吧。”

研究学者的语气里同样充满了非同寻常的自信。成一一边回忆着昨晚猫丸传授给自己的方法一边向两人问道：“然后呢？两位猜测过那个灵媒师会使用什么骗术吗？”

“这个嘛……”

神代稍稍闭目沉思之后说道：“我想恐怕会是通灵术吧。”

“通灵术？”

“没错，这是一种让灵魂凭借灵媒师之口说话的降灵方式。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个，这是以恐山巫女为代表的人们擅长使用的一种方法。其形式是让灵魂附身在灵媒师的身体之上，与我们这边的人类对话。”

“啊，我在电视上看过这个。她们好像会身穿白色和服，还戴着头巾。把长条形木头扔到火里烧得旺旺的，所有人的嘴里似乎都在齐声念诵着奇怪的祷文。”

“差不多就是那种情况吧，不过巫女是不烧护摩的。”神代有点啼笑

皆非，“我认为他多半会使用这种通灵术。想要引发降灵现象还有其他办法，例如让文字显现在石板上，或直接出现在灵媒师自己身上，但我认为他这次要用的一定会是通灵术。”

“那个石板又是怎么回事呀？”

美亚的兴趣点转眼间又跑到了其他方面。大内山替神代开口回答：“石板，也被称作slate，上面提前用滑石写着文字，与黑板有些类似，但没有学校教室的黑板那么大，而是可以拿在手中的大小。他们会用这种道具在人们面前展示幽灵现象。首先这块上面什么都没有的‘黑板’上会突然显现出文字，然后他们会说这是来自灵界的信息。类似这样的做法数不胜数。”

“明明没有人在上面写字，却突然显现出文字？”美亚的脸上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大内山眯着那双仿佛豆沙面包切开后中间那条缝隙般的眼睛微微得意地笑道：“没错，明明谁也没有用手碰过那块石板，上面却显现出文字。”

“为什么？真的能做到这种事吗？”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骗术而已。要简单点说穿这种把戏的话，石板可能原本就是两层，两片石板叠在一起，侧面包着一圈木框，当然，上面的那片石板是可以自由摘下的。首先在下面的石板上预先写下字迹，然后把什么都没写过的那片石板盖在上面。准备完毕之后，就全靠演技了。他会先用一块布或者其他东西把石板罩住，然后装作十分专注的样子，将布和上面的石板一块拿走。这样一来，下面有字迹的那块石板就显露了出来，看上去就像是刚刚还什么都没有的石板上突然出现了文字。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样，听起来非常简单吧？除此之外，还有利用特殊木炭的办法。用这种把戏，只需用手指简单地画几下，就能偷偷在石板上写下文字。但这招的缺点就是不能把石板交给别人仔细检查。又或者从最开始就准备好两块石板，在桌子下面偷偷替换。还有可

能是先让助手站在你身后，然后在把石板举到你头顶的瞬间，与助手手中的石板替换。这种耍人的方法，他们可多得是呢。”

大内山在讲述这番话时，不断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似乎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他这副沉浸在超心理学研究中几近入魔的样子，加上他狂热的态度，令成一反倒有些不适。

“什么嘛，一旦说穿以后就感觉好蠢哦。真的有人会被这种招数骗到吗？”

美亚显得非常扫兴，但神代却突然严肃起来，俨然一副哲学家的姿态。

“这正是他们要钻的空子。‘不可能会用这么小儿科的把戏骗人’，他们正是利用人们这样的心理作为盲点，真是不可谓不狡猾。他们用夸张的演技和带有玄学性质的解说掩人耳目，来使单纯的把戏轻易获得成功。就这点而言，那些灵媒师在心理学方面说不定比我们更懂行呢。”

“嗯，原来是这样啊。那像刚才你们所说的，在灵媒师身上浮现出文字之类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亚向前探着身子问道。尽管没有猫丸那么夸张，但她的好奇心也够强的。

大内山开口回答她的问题。

“那就谈谈所谓‘从灵界传来的信息’是如何出现在灵媒师身上的吧。在这种情况下，文字通常会出现在胳膊内侧附近的部位，就像文字会像长斑一样突然从身上冒出来。”

“哇，这么厉害，像长斑一样？”

“没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灵媒师完全不用伸手触碰，但文字还是会直接出现在人眼前。”

“不会吧？感觉好瘆人，这也是骗术吗？”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利用人体生理反应的骗术。还是只做简单说明。进行仪式几分钟前，他们会提前用硬物在手臂上划下文字。准备工

作就只有这些，非常简单对吧？一小段时间后，被划过的地方会因瘀血而变红，仅此而已。当然在他们实际表演时，会将这种现象与其他更复杂的骗术结合在一起使用，例如用其显现出死者的姓名，但基本原理就只有这些。任何人都能够做到，只需要用火柴棍或别的物品划一下就可以。没错，如果左枝子小姐去做，字迹一定会更加明显，毕竟你的皮肤更加白皙……”

大内山的语气并无特殊之处，但左枝子却因这句话吓了一跳，继而低下了头。看来左枝子还是对大内山这股狂热的态度感到有些不适，毕竟她还尚未从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她今天依旧显得十分不安，似乎没什么精神头，来到会客室后也始终一言未发。成一开始后悔听美亚的话，把她带到这里与客人见面了。或许还是让她在房间里休息更好。

左枝子软弱无力地低着头，大内山也有些为难起来。

“抱歉，我失言了。是不是让你不舒服了？其实我无意冒犯。总之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大家相信他们能与幽灵进行沟通，对于皮肤白皙的人来说，肯定是更加方便的。”

“喂喂，我就不行吗？”

美亚露出她那只从宽松的T恤衫里伸出来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胳膊。大内山终于得救般地笑道：“哈哈，美亚小姐的胳膊就算划出瘀痕，也和皮肤的颜色差不多……”

“什么嘛，说得人家好像很黑一样。”

“不不，绝没有那么说……”

“还不是一个意思嘛！”

神代不禁啼笑皆非。

“失敬失敬，我这个搭档笨头笨脑的，不太擅长和女孩子沟通，不过要比论文和调查报告数量，我这位搭档在所有助手中可是能排到头一位的。不过每个人都有强项和弱项嘛，这方面还请多多包涵。刚才说到

我们认为慈云斋会使用通灵术之类的把戏，但他也未必会用石板戏法这种利用道具的骗术。毕竟对我们来说，这些不过是骗小孩的把戏而已。既然有我们这样的研究学者在场，使用这种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就能看穿的伎俩未免太过危险。一旦参加者中有人懂得这种把戏，他的骗术就会被当场识破，所以他应该不会使用有可能当场暴露的把戏。但如果用通灵术的手法，就不容易留下物证，也不容易暴露。所谓的证据就只有灵媒师说过的话，后面总有办法给自己圆回来。这就是所谓'信的人永远都信，不信的永远都不信'，最后只会陷入一种模棱两可、进退两难的境况当中，他期待的恐怕正是这种结果。既然他如此从容自信，就一定是打算营造出这种模棱两可的局面，我们是这样推测的——其实应该是绵贯教授推测的，我们只不过是转述教授的话而已。"

神代笑着，有些惭愧地说着。他直率的语气一如端正的容貌，展现着良好的教养。

"我说，既然这样……"美亚轻轻跷起穿着牛仔裤的长腿，"也就是说所谓召唤灵魂的降灵会，其实都是骗局对吗？"

"当然。"

神代点了点头。

"那可以认为有关幽灵的说法也全是谎言吗？就像你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不只降灵会，就连普通人见到幽灵的说法也只是出于错觉而已对吧？"

"事实上问题就在于此……"神代微微皱了皱眉头，"简单粗暴地否定一切超常现象，这种想法也并不科学。之前我也提过用齐纳卡片进行心灵感应测试的事。"

"嗯，用心灵感应猜中卡片符号的那个吧。"

"没错，从临床实验的结果来看，我们确信人类能够使用心灵能力。因此将一切降灵现象或目击幽灵的现象都归为骗局，也并非科学的思考方式。不过嘛，像他那种灵媒师演示出来的灵异现象，基本可以认

为是骗术无疑。我记得之前提过，日本的大学里并没有正式的心灵研究机构。这也算是科学偏重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了。文明开化以前——直到江户时代为止，超常现象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并广为人们所接受。狐仙附身、千里眼、狸猫妖、顺风耳……超常现象以这种方式口口相传，它们的存在也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科学中的唯理论被引入国内，导致超常现象被人们单纯地当作一种迷信所抛弃了。它们被人们当作一种不正经的、可疑的、愚蠢的迷信，被掩埋在黑暗当中——这种风气最终成了日本学院派的主流。接着，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无法进行解释的灵异现象也全部遭到否定——我国的科学最终就以这样一种偏颇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而我们之所以不懈努力，就是想将其扶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绵贯教授也常说——灵异现象毫无疑问存在于世上，证明它的存在是我们应当完成的使命。”

神代的语气依然一如既往地冷静而淡然，但成一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热忱。如果有一天他成为教授，他充满热忱的发言想必会大受学生们欢迎吧。

听着他突如其来的长篇大论，美亚不停地眨巴着自己的眼睛。

“也就是说，幽灵到底还是存在的吗？这么说来，之前你们好像也提过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调查幽灵什么的。”

神代静静地伸手打断美亚的话。

“不过美亚小姐，将这些统称为幽灵是不够准确的。”他用谆谆教导般的语气说道，“之前我也提过，被一般人相信为灵异现象的情况，大多数都是由错觉或误会导致的。”

美亚听着神代的话点了点头。

“嗯，是那个司机说自己开车轧到幽灵的故事吧？”

“没错，像故事中那样，把错觉深信为幽灵现象的情况，大都只是出于当事人的想象。请不要将这些故事与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仅能用科学进行解释的事例混淆。”

神代话音刚落，大内山接着说道：“要问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幽灵故事的话……”

他们俩的专业领域似乎各不相同。谈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话题，大内山似乎颇为兴奋，他原本就很细的瞳孔这会儿似乎眯得更细。

“如果要详细划分，这应该属于大脑生理学的范畴——人类的行动与思考，是受大脑皮质内神经元之间交换情报的行为所控制的。这点你是了解的吧。微弱的电信号通过神经元的神经突触进行传输——就是这样的方法。”

“嗯，大致清楚……”

成一点了点头，这只是简单的生理学常识而已。

“指的是脑电波之类的吗？”

但美亚似乎弄错了重点。听了她的话后，大内山摇了摇自己圆圆的脑袋。

“不不，并不是这样。脑电波是在头皮上贴上电极，经测量后得到的频率极低的电压。我所说的，是脉冲信号。它通常也被称为神经冲动或动作电位——指的是大脑内部的神经元进行联会，在细胞之间传递信息时所使用的刺激性电流。我们人类所进行的活动——思考、记忆、行动——都是这种刺激性电流在大脑中传输的结果。”

“又讲这些复杂的内容了。”美亚噘起嘴打断了大内山的话，“可不可以不要讲得这么复杂，用我和姐姐能听懂的话说？”

听她这么一说，大内山有些为难地皱起了眉头。

“唉，如果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说，人类全部思考，都是由大脑中传输的电信号所构成的。例如我在读一本书，将书中的知识存储到大脑中的行为，是由循环往复的电信号所做到的。美亚小姐和男朋友约会时感到快乐的心情，也是这种电信号沿着‘快乐’的这条道路上经过的结果。开心、快乐、悲伤之类的心情，也是由这种脉冲信号在大脑中反复运动而产生的。无论是人类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还是感情，拆开来

后其实都只不过是电信号而已。刚才说的内容你可以理解吧？”

大内山用干巴巴的语调说着。

由于话题离幽灵越来越远，美亚只能茫然地点着头。左枝子一如既往地毫无反应，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听着。

“我们人类在思考和感受中产生的一切感情与思想，都是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传输的结果。”

大内山滔滔不绝地讲着，丝毫不在乎听众的反应。他似乎非常享受这种说话方式，让人感到他在某些方面的确显得过于狂热。

“这属于生理学方面的常识，如今已经有人在研究具体某种信号对应着怎样的感情了——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电信号不只在人的大脑内部传输，也会有微弱的一部分溢出人体。也就是说，人在思考时产生的脉冲信号会发射出人体之外。斯坦福大学为了测量这种特殊的电波，还制造了一种叫作超导量子干涉仪的器械。”

“脉冲信号是像电视和收音机的电波那样，通过电线哔哔哔地往外发射吗？”

美亚打断了大内山的话，她看样子已经听腻了这种没完没了的解说。

“不，用这种电波来比喻并不妥当。”

大内山没有领会到美亚的意图，冷着脸继续说道：“这种电波与你提到的那种主动发射的电波不同。让我想想，硬要比喻的话，它更像是在视听设备附近使用吹风机时所产生的那种杂音。这么想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

“杂音？”

美亚有些不解。

“是的，电波附近的物品受到来自外部的电波干扰后会产生杂音。”

美亚对大内山絮絮叨叨的说话方式似乎早就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我明白啦。那幽灵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假说——它或许就是幽灵的真实身份。”

“咦？什么幽灵的真实身份？”

“刚刚说过，就是溢出到外面的电波。”

“电波是幽灵？”

美亚一脸迷茫，大内山见状笑了起来。

“是的，我们所提出的假说就是——幽灵现象会不会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放射到外面的脉冲信号影响了其他人的大脑而引发的。这种现象被我们称为‘残留意识’。出租车的广播里，有时会突然传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对吧，这件事与此原理相同。脉冲信号和电脑一样都属于二进制世界，只存在有信号和无信号两种状态，所以大脑内部传递信号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少数几种组合方式。每种固定的格式的信号对应着特定的感情，与莫斯电码十分相似。例如一个人感到‘懊悔’，‘懊悔’的感情信息通过某种方式在脑内传递后，这个人就会产生‘懊悔’的感情。随后这一脉冲信号会在无意识中溢出身体之外，某个人残留在外界的携带‘懊悔’信息的电波，如果凑巧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脑内，会发生什么事？想必你们已经猜到了——这样一来那个人的大脑就会读取有关‘懊悔’的信息，然后莫名其妙地产生出‘懊悔’的感情。我们猜测这会不会就是幽灵的真面目。”

大内山的解说还是老样子，既冗长又啰唆。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某处产生强烈的‘憎恨感’，然后从这个地方离开后，这个携带着‘憎恨感’的信号就会暂时停留在附近。后面路过这里的人，会在自己的大脑中读取到那个‘憎恨感’的信息。然而人脑是复杂的，读取信息时会突然产生的，可能不只是‘憎恨感’，‘憎恨感’的信息还会根据他特有的感受在脑内重新构建，变成‘背脊一凉’、‘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等诸如此类的感觉。”

“原来如此。感受到‘憎恨感’的人因此才会误以为看见了幽灵吗？”

美亚恍然大悟，大内山露出了一副“孺子可教也”的表情。

“没错，就是这样。幽灵经常出现的场所，例如‘幽灵宅邸’之类的场所，就残留着强烈的情感信号，这种信号也可以称作‘意念’。而前往这些地方的人自然会带有诸如‘听说这里经常有幽灵出没’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会使他心灵的频道完全敞开，进入一个容易接收‘憎恨感’信号的状态。人们常说的容易感受到幽灵的人，指的应该就是那些重新构建‘残留意识’的能力较强的人吧。”

“哇，听上去很科学耶。这样一想，幽灵也真的很不简单呢。”

美亚半钦佩半吃惊地感叹着，大内山也不断点头。

“所以我们不能被‘幽灵’这个词所蒙蔽，将其换成‘受到残留意识的影响’来表达就很容易理解了。此外，这种‘残留意识’也可以从物体上读取到。”

“从物体上读取？什么意思？”

“比如说桌子、椅子、书本之类的，什么都可以。英国一家研究机构发表过一篇实验报告，报告中称一个名为约翰·布鲁克纳的人可以通过触摸某件物体——比方一张桌子，他只需通过触碰，就能知道这张桌子的制作时间、所有者，曾经放在什么样的房间里等诸多信息。”

“咦？能知道那么多信息吗，听上去有点吓人，这也是因为他读取了信号吗？”

“是的，与空气相比，脉冲信号可能更容易存在于物体当中，我们把这个称作Skin Vision——触摸读取。尽管不可思议，但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确有能做到触摸读取的超能力者。”

“那你说日本会不会也有和那个约翰先生一样的人？”

“唔……可惜的是，日本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案例报告，那应该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

“是吗？要是有的话就太方便了。只要找他触摸一下凶器，就能立刻清楚谁是杀害外公的凶手了……”

“当然，在英美已经有在犯罪现场大显身手的心灵能力者了，但这

样的事在日本似乎还遥遥无期。”

大内山叹息般地说道。

“接下来，死后存续的问题，或许也能用刚刚讲过的脉冲信号理论进行解释。”

神代接着大内山开了口。

“死后的意识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想法在世界上自古有之。将刚刚的理论稍微发散一下，那么转生，或是轮回转世的案例或许也能用科学加以解释。”

“轮回转世，就是宣称自己的前世是某人那种说法？”

成一开口询问。他想起了猫丸对他讲过的，那些相信存在前世的少女。难道那些事也是真的？

“没错，说的正是拥有前世记忆的人。”

神代说着，抽出了一根香烟。

“抱歉，可以吸一根吗？这种事在美国也有案例发生——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名为艾多·加德纳的八岁少年，有一天他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突然仿佛变了个人一样。他说自己名叫西德尼·伍尔夫，是爱达荷州的农夫。他在八年前去世，去世时六十二岁。他不仅记得妻儿的名字、生日、身为伍尔夫那时的生活，以及其他细致入微的小事，甚至连伍尔夫家中客厅里暖炉上划痕的位置都一清二楚。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灵研究机构调查，在爱达荷州真的曾有过这样一位叫作伍尔夫的农夫，他生前的家庭状况、家庭构成、人际关系，都与那位少年艾多所说的内容完全一致。当然，少年与农夫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单纯的陌生人而已。”

“那位少年的前世，就是那个农夫……”

美亚说。

“正是这样。准确地说，是伍尔夫残留的意识飘散到了这位少年的大脑当中。相关方面的案例还有很多，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报告就是这

个。恐怕这是由于两个人的生物节律，或是其他方面的波长十分相似的缘故吧。诸如这样的事例还有其他几十起，都是真实可信的报告。不过我们依然十分希望能在身边得到相关方面的数据。”

神代的表情是那样认真。尽管猫丸说过他不相信这些事情，但成一不禁再次感到：就像自己的预知梦那样，这些超常现象或许真的存在于现实当中。

◇左枝子12

神代大哥他们的话语依旧那么不可思议。

幽灵、降灵、超能力、轮回转世……他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如同抽丝剥茧般将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一件件解释给我们听。他像用逻辑的金线与推理的银线纵横交织出一张璀璨夺目的布料般，令我们内心奇妙的世界变得更加宽广。

收集案例，建立假说，然后将其证实。

这是我绝对没法做到的。

这才是合乎道理的思考方式。他们的头脑想必都十分敏锐。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他们能够感受到的世界与常人相比，一定要宽广五倍甚至十倍。

除此之外，他们还怀着一颗纯粹的，对超自然现象的探求之心。

那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本的学者们至今还心怀胆怯，不敢轻易踏足，但他们却要在那片大海上扬帆远航。他们拥有勇气，拥有不惧被视为异端的傲气，更拥有面对困难的自信。

这是多么优秀，多么充满自信的生活态度啊。

我认为这样真的很了不起。

神代大哥的生活态度，善良又蕴含着力量。我对此深深感到敬佩，内心的感情也如火焰般炙热。

多么了不起的生活态度。

然而，我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美亚身后，听着哥哥与美亚和他谈话，尽量让自己不那么显眼。

但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只要能像现在这样留在这里，听着神代大哥讲话，听着他满怀热情地讲着那些世界奇妙故事，这样切身感受着他，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今天的故事也非常有趣。

他们一定是知道我和美亚懂的不多，所以才特地把知识掰碎，让我们也能听懂。因此这次讲的故事也很有趣易懂。

尤其是人的思想跳出头脑之外——残留意识，好像是叫这个来着——以及感情与思想化为电波，在空中来来去去的故事。

人类的意识，在死后也会飘逸在空中，寄宿在什么物品上，存留在这个世界上。

飘逸在空中的意识。

凝缩、沉淀在物品之内的意识。

想想就觉得十分神奇。那么对人的爱慕之情，又有多少能留在这个世上呢？如果我的相思之苦能够留存下来，又会在空中画出怎样的波形呢？我的心意，超越时空，像波浪般摇摆不定，又像梦境般朦胧不清，无人知晓，真希望这份心意能够传到他心里……

“其实我有个认识的人，是我大学时的学长，他常常喜欢说些怪里怪气的话……”

哥哥聊到了一个新的话题。

哥哥说他认识的这个人，对转世之类的观点持否认态度。

只要世上还有杀意，就一定没有来世？如果来世是像编程一般设计好的内容，那么就会与杀意这种本能相互矛盾？

杀意是一种本能？

这种古怪的论调真的成立吗？真的会有内心深处充满着杀意的人

吗？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杀意居然会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实在无法相信。

这种想法还真够古怪的，他一定是个相当怪异的人吧。怪异的人？啊，原来是这样，哥哥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怪人学长，就是在西伊豆学过手划船的那个。

“原来如此，相当有趣的看法。”

大内山先生嘀嘀咕咕地说。

他仿佛对哥哥讲的内容颇有感慨，显得非常开心。

“这种想法倒还蛮独特的，也就是说他是全面否认超常现象的吗？真想找个机会和他见上一面。”

他滔滔不绝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慨。在我看来，大内山大哥对待事物的态度有些偏激，稍稍令我有些害怕。或许是太过醉心于研究吧。但也正因为这种性格，他才会对哥哥口中那位学长出格的言论有所触动。那个人叫猫丸对吧，可是为什么他会有着那种仿佛在窥探深渊一般的阴暗想法呢？我实在没法用他那种玩世不恭、无拘无束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成一16

“接下来，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两位知道所谓的预知吧？”

成一小心翼翼地问道。

“提前得知了未来所发生的事，超心理学方面是怎样解释这种现象的呢？”

成一的措辞非常谨慎。他会这么说，倒也不是因为猫丸的话意外获得了他们的赞赏，只是觉得可以趁此机会听一听科班生的看法。当然，面对这两个相识不久的人，成一还不至于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他依然保持着慎重，因为他对那些特殊能力依旧怀着一定的敬畏之情，而且

也不知道对方听后究竟会有什么反应。至少他们应该不会觉得对方是个优秀的实验材料，而把自己给监禁起来吧。

“大内山先生，你们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吗？”

大内山刚要开口回答成一的问题，神代却伸手制止了他。

“当然做过。”

神代一如既往用平静的语气答道。看来这个话题涉及了他的专业领域。只听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这方面的实验涉及应用电子学，多半是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来进行的。从概率论上来说，只要预测命中率能够超过单纯导出所得到的标准偏差，就能判定为预知成立，但是……”

“又开始说这种复杂的术语了。”美亚插嘴道，“而且你说的那个随机数啥啥的，又是什么东西啊？”

“随机数生成器。就是在一定概率下，用完全随机的方式选中一个目标的装置。”

“这么说就更不懂啦！人家和老哥不一样，是文科少女啦，就不能说得更浅显易懂些吗？”

面对着绷紧脸蛋的美亚，神代不禁啼笑皆非。

“也就是说，我们先假设有个电脑屏幕一样的显示器，再想象一个会让显示屏随机显示出齐纳卡片上五种图案之一的机器。出现一个图案后立即消失，再出现一个图案后立即消失。就这样，陆续有图案显示在上面，但它们出现的顺序却没有任何规律。也就是说纯粹由机器选出的图案接连不断、完全无序地冒出来，这种机器就叫作随机数生成器。”

“哦，这不就是那个嘛，像摇骰子一样——是单是双，开了便知！”

“骰子是个不错的比喻，但这个与赌博完全无关就是了……”

“还不是一样嘛，毕竟谁也没法猜到下一个摇出来的数字究竟是什么。”

“说得也是。总而言之，对随机出现的目标进行预测，我们不只做过这种预知实验，还收集过许多数据。据统计结果来看，得出有意差的

概率是62.5%。但其中也有人完美地全部猜错。毕竟如果共有五种目标，即使随便选择也会有20%的概率猜中。”

“这个人的直觉真不是一般的差呢。”

美亚说完，神代也被她逗笑了。

“最开始我们也觉得很好笑，但百分之百选错还是有些异常对吧。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后续测试，没想到这次，那位实验对象却接连不断地猜中出现的目标，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完美命中。”

“咦，真的吗？他是超能力者？”

“嗯，我们也判断他大概率是一个超能者，因此现在还会拜托他配合我们进行各种实验。他的表现已经完全可以称作是拥有预知能力了。但最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崭新的说法，就是说用这个随机数生成器所进行的实验，不适合用来检测预知能力。这也算是种让我颇感兴趣的说法。”

神代稍微抬了抬俊朗的剑眉。

“这种说法认为，这不算是预知实验，而仅仅是一种PK实验。”

“PK？那是什么？”

美亚问。

“Psycho Kinesis，简称PK。是一种将思想作用在运动体和生物体之上的力量，一般情况下我们也称之为念力。也就是不用双手接触，就能使物体运动的力量。”

“哦，我在电影之类的节目里看到过，有的人光是像这样伸出手，就能哗地冒出光来。”

“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么美亚小姐，假设你来参加我们的预知实验，当你盼望自己猜中下一个要出现的图案时，会在心里想着——‘我一定要猜中’对吧？”

“那当然啦，因为猜中的话会很有成就感嘛。”

“是这样吧。在我们所找的实验对象中，除了个别特殊的人以外，

大多数人也是怀着和你一样的想法来接受实验的。那么请仔细想想，心里一直祈祷着‘要猜中，要猜中’的实验对象——就像美亚小姐说的那样，因为猜中才更有成就感——但这样做之后，如果真的猜中了将要出现的图案，这种情况究竟算是预知的结果，还是实验对象的念头以PK的方式对随机数生成器产生了影响的结果呢？很难说究竟哪边才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说，看上去是用预知能力猜中图案，实际上却是用念力影响了随机数生成器出现的图案——也有这种可能对吧？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有趣？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作实验者效果。譬如一位占卜师给别人看相，经他看后，说是这个人近期会生病。如果说占卜师是一位潜在的PK能力者，那么事情又会怎样？由于占卜师相信自己的占卜，‘他会得病，他会得病，他一定会得病’这种想法深入他的内心，而这种念头又以PK的方式影响到了被占卜者的身体，最终令他真的得了场病，这样一来就谁也无法断定这究竟是预知能力，还是PK能力在产生作用了。”

“咦？好像有点可怕。只要别人这么一想，我就会生病吗？”

美亚大声感叹，成一却一言不发，因为神代恰恰说中了他最不愿发生的事。如果真如神代所说，成一的身上有着那样的能力，如果那场噩梦的因果关系真是相反的话……

或许，那并不是一场预知梦。或许，是因为成一梦见了那场车祸，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成一感到深受打击，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血色正在渐渐消失。他无法想象自己可能会拥有这种特殊能力，也不愿意去想。他从未想到过姨父和小姨的死，居然会和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祥的念头在脑海中翻涌，成一拼命试图将这种想法驱赶出自己的大脑。

但与成一相反，大内山的语气则显得十分轻松。

“说到预知，常常会有人说自己有种‘不祥的预感’对吧？”

他的眼睛眯成细细的一条缝，这次似乎聊到了他的专业领域。

“不知为何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挥之不去，心里一直打鼓，虽然不清楚原因，但就是觉得事情不妙，这种感觉就叫作‘不祥的预感’。出人意料的是，事实上真的有不少人因为这种预感而成功躲避了危险。”

“哦哦，这个我知道，我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这类故事。”美亚插嘴说，“就是那个飞机坠毁的故事——有个人打算坐飞机，乘机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却在上机前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便推迟了一趟航班。最后他原本要乘坐的那趟班机真的就坠毁了。”

“没错，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大内山满意地露出了微笑。

“事实上，这样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在众所周知的歌潟山坠机事故中，三名主人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逃过一劫的。或许这是因为在生死紧要关头，人类的能力会活跃至最大化吧。”

“这些人就是预知能力者吗？”

听着美亚的询问，大内山高兴地点了点头。

“当然，若非如此，就解释不通了。”

“那么，如果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凑在一起进行研究，应该会获得惊人的成果吧？”

“这种事已经有人在做了。”

“咦？已经在做了？”

“没错，以这种方式大难不死的人有许多。在这些人的协助下，科学家们正在以他们的遗传基因，以及DNA序列与非能力者之间的区别为重点进行研究。”

“是吗？真了不起！都进展到这种地步了呀！”

大内山伸出一只手，仿佛在制止美亚继续感叹下去。

“只不过这都是美国的成果。一切有关研究方面的后续报告，都是从国外研究机构得到的。而日本光是想方设法弄到这些报告，就已经要竭尽全力了。”

他的语气有些低落。

“哎呀，这次真的是聊了好久。”

神代抬起头来望向墙上的时钟。

“距离降灵会开始还有将近四个小时，但也不好意思让各位一直陪着我们，都怪我们来得实在太早。”

“没关系啦，不用在意时间，多讲些研究方面的话题吧！”

神代委婉地拒绝了美亚死乞白赖的纠缠。

“这方面的话题，容我们今后慢慢再讲吧，毕竟我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各位交个朋友，想聊这些，时间还很充足。对了，成一先生……”

“嗯？”

成一抬起头来，只见神代和颜悦色地微笑着。

“请问可以参观一下贵宅的庭院吗？老实说，我对贵宅的庭院倾心已久了。要是能在这么气派的院子里散步，心情一定会无比舒畅。今天机会正好，若您不介意，可否允许我稍做参观？而且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会场的外部。”

神代指了指会客室与隔壁房间的墙壁。直嗣与慈云斋如今就在对面做着降灵会的准备工作。

“没问题，请随便逛，不过隔壁的房间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去。”

听成一说完，神代说道：“非常感谢，那就容我在贵宅稍微转转了。这种古色古香的木制建筑真是太迷人了，我平时住的都是单身公寓，所以一直很向往这样的宅邸。”

“还请自便。”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神代说着站起身来。美亚虽然有些遗憾，但听神代要提前检查，也就不吱声了。于是这场“超心理学讲座”到此结束，几个人分别离开了房间。

之后，成一在起居室里发了会呆。

家里突然变得格外安静。

多喜枝与胜行两人应该都在二楼，富美似乎出门购物去了。整个起居室变得寂静而冷清，但成一反倒觉得这种氛围十分舒适。从刚才起，他就一直希望能够独自待上一会儿。朝向庭院的大落地窗外，五月的阳光显得如此恬静安详。高耸的树梢伸向万里无云的蓝天，阳光从枝叶间穿过，在地面留下点点光斑。树枝时不时猛地一晃，或许是有鸟儿在上面嬉戏。

这是一个平静而祥和的午后。

尽管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恬静而悠然，但成一心中某处依然感到十分沉重，内心笼罩着的阴霾也久久不散。无论是尚未解决的凶案，还是威胁到左枝子安全的、扑朔迷离的阴影，又或是慈云斋那不祥的话语，脑内浮现的种种念头像旋转木马般闪烁着五彩灯光，在头脑中纷繁交错。同时他也很担心左枝子刚刚在会客室时的状况。不知为何，总觉得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又像是在畏惧着什么。总而言之，希望今后不会再发生什么异常。不能让左枝子纤细脆弱的神经继续紧张下去。只要今后的日子能够继续平安无事，风平浪静就足够了。但成一也心知，这样的愿望只能用来聊以自慰。这种扑朔迷离、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态不可能那么轻易结束。尽管无法保证，但他还是隐约有着不祥的预感。

预感……预知……

神代所讲述的，那种难以置信的可能性。

成一的意识开始不受控制地联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那起车祸是因自己的梦境而发生的，是由自己的念力所引发的……不，应该不会，如此荒唐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然而，哪怕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哪怕无限接近于零，只要不能完全否定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成一就会始终在内心苛责自己。成一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魔怔了？幽灵、超能力、念力……万万没想到原本想要逃避到单纯的数理世界中的自己，如今却又被这种骗小孩子般的观点侵蚀了心智。看来自己

的神经真的是太过疲惫了。要不等到下个周末，带着左枝子去哪儿转转吧。海边也好，山里也好，去辽阔一些的地方放松放松心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置身于大自然中，原本紧绷的神经或许也能放松不少。无论是左枝子，还是成一自己……

正当成一这样思忖时，大内山缓缓地走进了起居室。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见过我的搭档吗？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开口问着，圆圆的脸上露出带有歉意的笑容。

“不太清楚，我也没见到他……不在院子里吗？刚刚他说想在院子里散散步。”

“是这样啊，不过贵宅的庭院的确非常气派，方便的话能否也允许我参观一下呢？”

大内山用细成一条缝的眼睛望着窗外含混地说。

“嗯，您请自便。大内山先生您刚才在哪儿转了？”

“刚刚在贵宅里面参观了一圈。神代说他住的是单身公寓，其实我也一样，所以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木制宅邸——多好的房子，庄严稳重，看着令人备感安心。”

大内山在说话时轻轻晃动着微胖的身躯，显得矫揉造作，令人有些不适。

“屋后的庭院也是没得说。真没想到在东京最好的地界里，竟能拥有如此大的庭院。”

“哪里哪里，在附近算不上稀罕，家母也常常抱怨院子不好打理。”

“那也真的很不得了，已经快有我们学校中庭那么大了。不过话说回来，神代这家伙散步时间真够长的。”

大内山说着，再次将目光投向庭院，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放心。成一跟着他向外望去，刚巧看到两只小鸟正要从樟树枝上飞走。那是一双雌雄成对的小鸟，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扇动着美丽的褐色翅膀，渐渐

消失在五月明媚的天空里。庭院里许许多多的树梢默契地一同跳起了有节奏的舞蹈，仿佛在随风舞动，又仿佛在应和着被小鸟摇晃过的树梢……

◇左枝子13

起风了。

五月的风。

母亲最喜爱的，五月的风。

但今天的风儿稍微有些冰冷。明明天气如此晴朗，但今天的风似乎与母亲所深爱的、温柔和煦的五月风有所不同，而是略微有些冰冷无情。

我坐在院子里那张熟悉的长椅上。

拐杖放在身旁，我置身于五月的阳光中。

但是，我的心情却不太好。

降灵会……七点开始……那个人宣称要召唤外婆的灵魂。

美亚似乎对降灵会兴趣盎然，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却不太想去参加。

活在世上的人将死者召唤回世上，总觉得这对他们是一种亵渎。已经去世的人，应该静静地安息在珍重他们之人的心里。只有回忆，是人们存活过的真实证明。我们应该郑重地、静静地将他们埋藏在心里。随后，这份感情会慢慢沉睡。

那些灵魂像被包裹在柔软的天鹅绒里一般，静静地沉睡在人们心中。而我们真的应该打扰它们吗？我们真的有权将外婆的灵魂从舒适的床铺中唤醒，将她召唤到这个世界上来吗？

所以我在畏惧。

这或许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的傲慢是否会扣动不祥的扳机，引

发更加可怕的后果？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出席，但是大家会同意吗？

可是……可是，今天他还是来了，为了将这场亵渎死者的仪式见证到最后。

神代大哥他们也为了此事，特地来到我们家中。如果没有这场降灵会，今天我就无法见到神代大哥。所以，我衷心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矛盾的内心与无法如愿的心情，已经都任性地脱离我的思绪，展开翅膀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外婆，外婆……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早早离世的您，可懂得外孙女的心？您能原谅外孙女吗？他们来到这里，肆意打扰您的灵魂，可我却趁此机会与心上人相会，并为此感到高兴，您能够原谅我这个愚蠢的外孙女吗？

但我那颗无法如愿的心，依旧不受控制地追随在他身边。尽管心里在暗暗向外婆道歉，但我内心的一部分，依旧不能自已地被他占据着。神代大哥，神代大哥……

他是如此善良、稳重而又坚强。

我无法像他那样坚强，他拥有着自己所醉心的世界……

正当我在心里想着神代大哥时，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吓得我心脏差点蹦出喉咙。

“哎呀，我还在想是谁在这，原来是左枝子小姐。”

正是神代大哥的声音。

“我请成一先生允许我参观贵宅的庭院，在散步时发现这边有人，于是就过来了。左枝子小姐，我能在这坐会儿吗？”

神代大哥问我，但我羞得只能低头不语。神代大哥好像坐在了我身旁，我的身体不禁僵硬起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真是气派的庭院啊，简直快让我误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的山庄了，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树木种类丰富，绿叶也如此耀眼，还有那么多的野

鸟。简直令人无法想象这里是属于东京二十三区之内的地界呢。”

“是吗……”

血液涌上大脑，让我回了一句蠢话。我得回答些更自然、更识趣的话才行……

“不过，这么大的院子，想要打理想必也相当辛苦吧。”

神代大哥没有注意到我的慌张，而是安静地说道。

“还好……那个，我们会请园艺师傅来家里帮忙……”

“哈哈，说得也是，毕竟外行人再怎么也没法收拾这么大的院子嘛。一年大约要请多少次呢？”

“大概三次或四次。外公认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园艺师傅，他会带几个年轻人过来打理……”

“哦？那还挺大费周章的。不过就算这样，一天之内也打理不完吧？”

“嗯……要花四到五天……”

“哇，还真是费力活儿。不过如此气派的庭院，也值得让园艺师傅们大展身手一番。对了，左枝子小姐……”

“什，什么事？”

“您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吗？”

神代大哥的语气里透露出对我的关心，我慌忙回答：“没有……那个，不是这样的。”

“是吗？但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抱歉，都怪我说了些多余的话。”

神代大哥也显得有些慌乱。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发现，神代大哥的语气也有些生硬，仿佛是在拼命寻找话题，来让我保持注意力——我没想错，神代大哥是个十分体贴的人。想到他在为我着想，我的心里就不知不觉中涌起一丝甜蜜。

“神代大哥……”

“嗯，我在，什么事？”

“我有些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那个，是降灵会的事。神代大哥你说那位灵媒师是个骗子，这是真的吗？”

“哦，还在担心那件事啊。”

神代大哥好像松了一口气。

“他毫无疑问是个骗子，这点我可以担保。请回想一下他那种做作的说话方式，那不是摆明着在虚言恐吓吗？”

“可是我……”

“怎么了？”

“不知为何，我还是会害怕。降灵会之类的事，我总觉得对幽灵和死者来说是一种冒犯，我一直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对的。要怎么说才好……就像我们玷污了不可侵犯的领域一样……”

神代大哥认真地倾听了我的担忧和心事，然后坚定地说：“是啊，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在我们研究过程中，接触到那些人类未知的能力时，也会像这样……纠结在一些死板的想法中。我们也觉得自己在窥探一个超乎想象之外的神秘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告诫自己：正因为自己踏入了未知的领域，才更要心怀敬意，以慎重的态度去面对它。所以左枝子小姐，你所担心的我都懂。”

神代大哥温馨的话语令我心中躁动不安。神代大哥他明白我的意思……

“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学者。纵使眼前的领域神秘而不可侵犯，我也不能装作视而不见。绵贯教授常说，‘我们要用名为科学的冷静之手，抽丝剥茧般细致地、一层一层地揭开谜题的面纱’。我认为，哪怕有违一般人心中的常识，哪怕被世人唾骂傲慢无礼，我们也依旧要寻求真理……啊，这么说是不是有种苦大仇深的感觉。不好意

思，一不小心有点激动。真是丢人，有资格这么说的，应该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大学者们才对。”

神代大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

“不，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觉得神代大哥的工作很了不起。”

这句话在无意间冲口而出。

神代大哥的生活态度。

那种专心、纯粹，而又充满自信的生活态度，在拥有目标的前提下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完全没有必要惭愧……

“那个……神代大哥。”

“我在。”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是什么？”

“神代大哥你为什么会将研究超心理学——是叫这个吧，为什么会将这个作为自己终身的目标呢？”

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他，这种冲动，令我一时间忘却了害羞。

“也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我从小就喜欢那些妖魔鬼怪。像是吸血鬼、狼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这些。初中时我喜欢读小泉八云的书，上高中后，就开始阅读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就这样一点点迈进这个世界中了。跟我比起来，我的搭档进入这行的原因才更充满戏剧性呢。”

“戏剧性的原因？”

“没错，我的搭档是这样的。”

“大内山先生吗？”

“唉……与我不同，他从小就是一名纯粹的唯理论者。那时他觉得幽灵啦、妖怪啦之类的，都是些糊弄人的玩意儿。只不过在他高中时似乎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有一块非常珍视的表，是块手表。当时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然后遵循这张表格来过每天的生活——不过

对高中生来说这样做似乎太过死板，也太过循规蹈矩了，如今回头想想或许有些好笑——后来有一天，那块表突然坏掉了。自得到起就从未罢过工的那块表，就这样指着某个时间，停止了转动……”

“咦？”

我完全猜测不到故事的走向，只好茫然地点点头。

“疑惑地回到家里后，他却突然得知了一位好友因事故身亡的死讯——那位朋友似乎曾多次劝他，希望他的生活不要被时间所束缚。尽管带着开玩笑的意思，但那位朋友似乎真的试图摔坏他珍视的那块表来劝诫他。据说他的朋友死去的时间，与手表坏掉时指针所指向的时间完全相同。”

“不会吧……”

“不，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说这件事情令他不寒而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比挚友的死更加使他震惊。似乎从那以后，他的价值观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说手表坏掉那件事，彻底改写了他以往的常识。他感到原本一直被迷雾遮蔽的视野，似乎一瞬间突然清晰了。而他后来也把那块令他感到不适的手表彻底砸了个粉碎——以这件事为契机，他开始对超常现象产生兴趣了。”

“这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偶然呢。”

“是啊，这也正是共时性的一种典型呈现方式，真是令人惊讶。不过我的搭档原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所以我在各方面都对他有些担心……”

神代大哥的语气里似乎带着几分担忧。

“不过嘛，毕竟当时他正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所以受到的冲击也很严重。”

“这个故事……感觉有点可怕。”

但我多少也能够理解。或许正因为那件事，大内山大哥才会对某些事物呈现出偏执和狂热的态度。最后变成了那种只关心自己的专业领

域，一旦来劲儿就会喋喋不休的人。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觉得这的确像是会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唉，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抱歉，你一定觉得很无趣吧。”

“不……我觉得很有趣……”

“啊，风急了，会不会很冷？”

“不……”

我刚想说“没事”，突然肩膀上多了一件羽翼般柔软、温暖的东西。

是神代大哥……将自己的上衣披在了我身上。

神代大哥的上衣。

上面还留着神代大哥的体温……

我顿时惊慌失措，连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口，心里却早已像撞钟一样飞快地敲个不停，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反应而羞耻了。

而且就算天气变冷，神代大哥依旧只字不提回屋的事，而是贴心地为我披上了自己的外衣。或许他是在无声地告诉我——如果不想回去，我可以在这陪你。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和我独处他也会感到开心吗？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他心里的想法，只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信。

如同黄昏逐渐变成夜晚，海水涨潮后又落下；又如同风儿轻抚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缓慢、平稳而安静，却又无比真实——一切都发生得那样自然。但藏在我心中的向往之情，已经慢慢成了恋情——直到这个时间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我将下巴埋进神代大哥上衣的衣领中，回味着刚刚那一刻的心情。

西服上淡淡的香烟味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心情，反而令我感到温暖、舒适和依恋。

傍晚的庭院是那样安静。

◇成一17

时间将近六点。

从起居室的大落地窗向外望去，天色已经渐渐昏暗，树木的枝叶被风吹得大幅摇摆。枝条如汹涌的波涛般不断起伏，仿佛要将什么东西从阴沉、灰暗的天空中招致于此。

望着窗外嘈杂的树木，成一将手伸向了烟盒。平时他极少吸烟，但今天却已经吸完了十几根。坐在他身边的神代与大内山也没闲着，同样都在吞云吐雾——看样子他们俩也和成一一样静不下心。

多喜枝和胜行始终没下过楼，两位研究学者散步归来后，依旧是成一陪着他们。说是陪着，其实也只是像这样，三人一言不发坐在这里抽烟发呆而已。

茶几上的烟灰缸内已经堆满了烟灰。

漫不经心地看着这幅景象，成一不禁想到了猫丸。

他不太会喝酒，却是个老烟枪，他的烟灰缸里也总是像这样堆满烟灰。早知道会这样，那天或许还是不顾他的推辞，强行邀他过来的好——成一心想。只有像他那样的怪人，才适合参加如此怪异的降灵会。他的反射神经异于常人，当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时，哪怕其他人都六神无主，他也会出人意料地以冷静的态度行动。话虽如此，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里，他都还是那个行事古怪、令人操心的活宝……

神代与大内山两人偶尔会聊上两三句，但对话都十分简短。再过一个小时左右降灵会就要开始了，不管乐不乐意，成一心头还是涌起了一股强烈的紧张感。

大内山有些慌忙地看着钟表上的时间。

“差不多……快了吧。”

从方才起，他就重复过这句话许多遍了。

“总觉得让人不太放心……”

“是啊……”

成一心不在焉地搭着腔。他能理解这种感觉，但遇到别人对自己这样说，他也只能随口附和一下而已。对话到这儿戛然而止，房间里的三个人又开始忙着吞云吐雾起来。

大内山用一副不耐烦的表情看着时钟，短短一会儿的时间里，他已经抬头看过十几次了。正当他又要说出那句“差不多快了吧”时，直嗣终于从餐厅那边走来。

“哎呀，让各位久等了。”

他脸上挂着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笑嘻嘻地对成一等人说道。

“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这会儿大师正在冥想，为了不打扰他，我就先出来了……”

直嗣说到这，话头突然顿了一顿。

“其实呢，有些内容要稍微变一变。”

“变一变？”

神代说着，端正的眉毛因惊讶而抬起，大内山也一愣，随即抬起头来。直嗣的脸上依旧挂着那副半笑不笑的表情。

“是的，大师说为了配合今天的仪式，会上要有一点变动……”

“什么变动？”

大内山有些不满。

“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大师想更换一下今天召唤的灵魂。”

“更换……灵魂？”

成一惊讶地嘀咕着。听了成一的话，直嗣转头望向了他这边。

“没错，小成，大师说了……与其召唤老妈，不如召唤老爹的灵魂更加合适。”

“召唤外公的灵魂……”

“是的，毕竟老妈已经过世三十年了，她灵魂的凝聚力已经有些松

散，不是很容易聚集在一起。相比之下，最近刚刚过世之人的灵魂就更容易召唤一些——因为灵体还保持着与生前相似的状态。大师说召唤这样的灵魂，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两位意见如何，有什么异议吗？”

直嗣询问后，神代与大内山面露难色——但两人对视一眼后很快调整好了情绪。神代说：“可以。既然他认为那样更好，就按他说的来。”

“是吗？没有问题对吧。哎呀，大师想必也会非常高兴。不过话说回来，无论要召唤的是谁，本质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嘛。”

“没错，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无论他召唤谁，我们都要拆穿他的骗局——这点是始终不变的。”

面对神代咄咄逼人的话语，直嗣的脸上依旧挂着哂笑。

“无妨无妨，还剩不到一个小时，二位敬请期待。”

听直嗣的语气，反倒是他们那边比较气定神闲。这时，富美从直嗣的身后向房内望来。

“直嗣少爷，晚饭怎么办？这会儿都六点了。”

富美挺着白色围裙下面圆滚滚的身躯。对她来说，家里的日常生活明显比降灵会什么的更加重要。直嗣回过头去表示：“这个嘛……等降灵会结束再吃应该也可以吧，毕竟姐和姐夫都没下楼。”

“知道了，那我先随便做点三明治吧。我看各位差不多也饿了，趁这会儿先垫垫肚子也好。”

“这个主意不错，那就这样吧，先垫垫肚子或许好些。”

“好，我这就去做——那边的客人也需要吗？”

富美一边皱着眉头，一边用眼神向门口那边示意了下。她的意思是问慈云斋要不要吃饭。富美就是这样，即使家里来了她讨厌的客人，也会做到殷勤招待。直嗣也很清楚这点，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不用了，大师在降灵会前通常不会进食，而是斋戒沐浴，清洁身体，以便与灵界接触。”

“是吗？我知道了。”

富美说着，无可奈何地看了成一一眼，便转身回到了厨房。“真是的，麻烦成一小少爷劝劝直嗣少爷，别让他老是由着性子做事儿了。”——光是望着她那丰满壮实的背影，就已经猜出她想要说的话了。富美巨大的身躯离开后，直嗣说：“那么，神代先生，大内山先生，世纪性的一刻终于就要到来，大师马上就要召唤出上上周去世的老爹的灵魂。这场降灵会或许会成为一场前所未有、历史留名的大事件！”

直嗣的脸上依旧挂着哂笑。神代与大内山两人则皱着眉头，用些许厌恶的表情望着他。

成一的心情其实和二人组一样。再怎么说，这对死者也太过不敬了。兵马才刚刚过世，那个灵媒师就宣告要召唤他的灵魂。这种做法不仅胡闹，也未免太不识趣，成一实在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但反观直嗣，他不但十分高兴，还大捧灵媒师的臭脚，不禁令人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成一闷着火气一屁股坐进沙发里，再次将手伸向了烟盒。

◇左枝子14

时间接近七点。

降灵会马上就要开始。

我走出二楼的卧室打算下楼。

虽然还是有些害怕，但我现在打算参加这场降灵会了，这是因为神代大哥给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神代大哥已经信誓旦旦地说过，那位叫作慈云斋的大叔是个只会耍花招的大骗子，还说一定会揭穿他的骗局。既然神代大哥这样觉得，我就要相信他。我会无条件地接受他的一切观点，他的信念对我而言，就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

在那之后，也就是神代大哥离开院子之后，我一个人回到二楼，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不知为何，我感到非常害羞，不好意思见人。刚刚富美姨过来敲门，说她做了些三明治，要不要吃一点，我说自己没有食欲，就不去了。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接近他，我怕自己会不敢抬起头来……

当然，我明白这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这段时间的我一直有些自作多情。自寻烦恼的结果，也只是让自己原本就闷闷不乐的心情变得更加忐忑。但这些充其量，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臆想。只有我一个人在自顾自地害羞、腼腆、感到不好意思——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但我还是想去珍惜……

珍惜他为我带来的，在院子里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珍惜那段既甜蜜又痛苦——仿佛将五月碧色的风儿全部凝聚在一处，凉爽的、喜悦的——令我心荡神驰的时光，珍惜他仿佛用宽大的胸怀包容着我的那一瞬间……

正当我回味着这种感觉，怀着激动万分的心情将要走下楼梯时，那一瞬间。

就在楼梯最上层台阶处。

当我将手搭在金属扶手上的那一瞬间，我的身体突然仿佛过电般定在了原地。

有种奇怪的感觉……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有种奇怪的……异样的感觉。

这是恶意？

突然间，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怪异感将我包围，令我一动不动地定在了原地。

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某人的恶意。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会突然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尽管只有一瞬间，但刚刚我千真万确地感受到了一股针对我的、原因不明的恶意，那感觉就像恶魔突然间用手直接触碰我的心脏。

残留意识。

这个词汇突然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残留意识，这是我在白天听到过的词汇。说的是人的意识，人对某种事物强烈的意识，会持续残留在那个地方……

这种怪异的感觉或许就是那样。有人在这，留下了针对我的强烈恶意……

没错，有人在这，在楼梯最上层台阶处动了什么手脚，怀着深深的恶意做了一些事情……

强烈、幽深而污浊不堪的恶念，漆黑到令人作呕的憎意，某个人的念头、意识就这样留在了这里。即便他本人已经离开此处，但那股令人不适的念头依旧像附着在地板上一般，久久不能散去……

果然存在这样的事……

恐惧感逐渐爬上我的后背。我僵在原地，心中充满了害怕与混乱。那感觉就像无数细小而湿漉漉的软体动物紧紧贴在我的背后。

我一时间动弹不得，只能茫然地站在原地。

◇成一18

在直嗣笑吟吟的迎接下，成一等人陆续走进房间。

“来来来，各位请进，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

直嗣像是一流酒店的经理般，拿出一副殷勤和蔼的态度招呼着众人。配合这种态度，或许他应该在胸前的口袋里放条丝绸方巾。

房间的内侧已经用黑色幕布围住，除了门口，所有墙壁都被漆黑的幕布罩了个严严实实。就算电灯亮着，房间里封闭的氛围依旧令成一感到沉闷压抑。

房间里的家具早已搬空，只剩下一张大大的黑漆圆桌摆在屋内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异常玄妙空灵。桌子旁有约莫十把椅子，绕着桌子围成

了大大的一圈。围成一圈……成一回忆起猫丸和他讲过的把戏，不禁有些紧张。这个灵媒师打算用的，该不会就是那招吧……

放眼望去，慈云斋就坐在最靠里面的一把椅子上。那张仿佛将癞蛤蟆从正面压扁般的脸上挂着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他眯着眼睛，合得紧紧的嘴唇两端下垂，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锃亮。这样一来，反而令他看着更像是两栖动物了。尽管如此，成一依旧能感到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气场。

与板着脸的慈云斋相比，将成一等人迎进房间的直嗣则显得心情很好。反之多喜枝则是气呼呼的。

“不要太过分了好吗？直嗣！居然要召唤老爸的灵魂。玩笑也不能乱开吧！可以用常识想想问题吗？”

从刚才起她就在不断吵嚷，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但直嗣并没有还口，只是摆出一副滑稽的样子向她鞠了一躬，避开了姐姐的锋芒。不好继续发作的多喜枝只好把嘴一噘。

“真是受够了！求求你消停消停吧。要是再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变动，我可要恕不奉陪了。原本我就不想参加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我说直嗣，你会收敛一点的吧？可别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了。”

但直嗣似乎在忙着迎其他人进屋，并没有专心听多喜枝说话。

即使是神代与大内山这对搭档，如今看上去也有些紧张。神代细长的眼睛里藏着一丝锐利的目光，大内山的圆脸绷得也比平常更紧。胜行依旧是那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他轻轻眯着黑框眼镜后的双眼，像往常一样显得十分倦怠。美亚则兴致勃勃，漆黑的眼珠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滴溜溜地转来转去，不停地东张西望。左枝子是最后一个进房，而且是被美亚搀进来的。望着她，成一的心情不禁有些沉重。她看上去有些胆怯和惴惴不安。刚刚左枝子走出二楼卧室下楼那会儿，成一就觉得她的态度有些不太对劲，看上去好像在畏惧着什么，成一不禁有些好奇。尽管在其他家人的面前不好发问，但他依旧非常担心。

“看样子都到齐了……”

慈云斋在桌子对面用低沉的声音开口说道，他的眼光仿佛利箭般射向门口的成一等人。

“是的，都到齐了。”

直嗣应答。

“那就麻烦你了，直嗣先生。”

慈云斋示意后，直嗣心领神会地开始了行动。他首先关上房门，房门上方早已用图钉挂好了黑色幕布，他摘下幕布将房门彻底遮住——这样一来，整个空间就被彻底隔绝在黑色幕布之内了。

而留在里面的，就只有被允许目睹这场现代黑魔术的参加者们——成一、胜行、多喜枝、美亚、左枝子、直嗣、神代、大内山以及慈云斋，全员共计九人。整个家里只有富美没有接受参加这场活动的“荣誉”特权。毕竟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七点，首先可能会有人打电话过来，另外也不能把家里所有人都关在一个房间里。于是富美便主动请缨成了那个留守“现世”的人。当然，其实成一也很想留在外面——多喜枝和左枝子恐怕也巴不得能和富美一样放弃参加这场降灵会的权利……

“那么各位，请坐。”

慈云斋沙哑的嗓音响彻整个房间。与平时不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似乎在极力维持着房间里凝重的紧张感与他自身的注意力。

“各位不必紧张，请挑选自己喜欢的位置入座。”

慈云斋重申了一遍。这时仿佛要打消他的气焰一般，大内山从人群中走上前去。

“稍等一下，在此之前……”

他用干巴巴的语调说道：“可否让我们稍微检查一下房间？我们需要确认这里没有安设过方便你弄虚作假的机关。”

“哼，说我弄虚作假……”

慈云斋用锐利的眼光狠狠地瞪着大内山。

“你的意思是我会使用那种愚蠢的把戏？你们一向都是这样，因为自己的性格过于下贱，就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们一样卑劣。只会用丑陋、扭曲的眼光看待他人，还痴心妄想解开深奥的灵界之谜，真是不自量力、愚昧可笑！灵力的世界岂是你们这些宵小之辈肮脏的爪子所能玷污的俗物？只有心灵澄澈、洁净的人才能……”

“穴山先生。”

神代大声打断了慈云斋的话。

“我认为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他低沉、冷静的语气令慈云斋闭上了嘴。

“我们好不容易做到这步，接下来只剩演示了。你的说法是真是假，我们的逻辑是否正确，全部都由实际情况来证明。我认为事到如今，尽早达成共识，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这场演示，才是最该做的事情。”

“哼，尽耍些小聪明。”

慈云斋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无妨，既然你们要查，那就尽情去查，查到你们那肮脏污秽的逻辑思维满意为止。”

“非常感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神代静静地说过这句话后，默默地向大内山示意了一下。随后两人开始在房间里分头搜查起来。他们的行动看上去分工明确，手法也十分娴熟。

走到墙边的大内山对成一等人说：“麻烦各位也稍微看看，如果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还请及时告诉我们。”

“哇，可以吗？太好啦！”

美亚兴奋地大声喊着，立刻趴到了地板上。

“老哥，你也来找找嘛。你勉强也算是个物理实验员嘛，要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你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让美亚这么一说，成一无奈也只好加入了搜索。

而多喜枝、胜行和左枝子三人则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他们脸上的表情始终未变，依旧是不悦、冷漠及畏惧。

成一像大内山那样，首先搜查了房间内部四周的黑色幕布。幕布往上一直通到房间的天花板，顶端用图钉仔细钉牢。幕布背面的书架上应该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许多书籍，隔着厚厚的布料向后摸去，能够感受到书脊坚硬的触感。看来如成一记忆中那样，那些书籍依旧毫无缝隙地紧紧地挤在书架上，怎么看也不像有什么位置可以用来藏匿物品。幕布遮蔽着房间的墙壁，与墙壁之间的缝隙感觉连一只小猫都藏不进去。

接下来是那张巨大的圆桌。

那是一张古老的四脚木桌，桌面因伤痕与坑洼而显得凹凸不平。尽管是件老家具，但依旧非常结实，从设计上也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朴实感，看不出上面有什么地方可以动手脚的。成一在房间里检查来检查去，最终也没发现什么古怪。硬要说有什么怪异的话，就是桌子上所摆放的物件了——上面固定着一根粗大蜡烛的金色烛台、一台盒式录音机、一个火柴盒、一个带把手的小型铜钟以及一个同样小巧的鸟形木雕玩具。尽管不知道这些物件是拿来做什么的，但这样的组合方式，确实十分怪异。成一将这些小物件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但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最终当成一停止检查，将小型铜钟放回桌子上时，它轻轻地发出了叮的一声。

成一的检查到此为止。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将原有的家具搬出去后显得十分空旷的房间，继续检查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但神代与大内山却格外执着。他们沿着地板、墙壁、黑色幕布、桌子的顺序，细致入微地一处处检查过去。看他们的劲头，似乎哪怕慈云斋只是在一粒灰尘上做了记号，他们也要给找出来。这股固执劲儿，连美亚都感到难以奉陪了。

“我说老哥，他们到底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美亚茫然地低声向成一问道。

就在慈云斋一言不发的注视之下，大内山他们的检查持续进行了三十分钟。

检查完毕后，神代似乎终于满意了。接着他拍了拍沾满灰尘的手，又提出了对慈云斋进行搜身的要求。

两边还是老样子，进行了一番争执，最终慈云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神代与大内山毫不犹豫地搜遍了慈云斋的全身。但与检查房间不同，搜身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慈云斋身上穿的是僧侣服，窄袖子与窄裤腿，看上去根本不像能藏什么东西。神代与大内山为防万一，让成一也像海关安检员一样彻底检查了一遍慈云斋的身体，不过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一切检查都做完后，慈云斋用极尽嘲讽的语气问道："怎么样，好了吗？这下心满意足了？"

"是的，恕我们冒昧了。"

神代非常有绅士风范地行了一礼。

"这下总该满意了吧。哼，真是两个不可救药的家伙，都怪你们，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这下可以开始了吧。"

"当然，我们对此也期待已久了。"

"很好。那么各位，请上座吧。"

慈云斋发话后，所有人都在为位置问题而犹豫，神代立即不失时机地说："成一先生，不好意思，能请您坐在那里吗？"

神代示意的是慈云斋左侧的位置。接着他继续说道："请允许我坐在这里。穴山先生，您应该没有意见吧？"

神代敏捷地坐在了慈云斋右侧。灵媒师狠狠地瞪了一眼年轻研究学者那张轮廓鲜明的侧脸，但最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接着，成一也坐在了神代指定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慈云斋就被夹在了神代与成一之间。

接着，大内山拽出神代旁边空着的椅子。

“恕我冒昧，直嗣先生请您坐在这里。”

“咦，连我也要坐指定位？”

“是的，委屈您了。”

“无所谓啦。那么恕小生无礼，坐在您指定的位子上啦。”

直嗣哂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接着他对正要坐在他身旁的大内山说：“你们这么积极地检查，结果如何？有什么发现吗？”

“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大内山微胖的身躯坐在了椅子上。

“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找到？”

“是的。”

“可是屋外呢？窗户外侧那片呢？能让你们高兴的机关，保不准就藏在外边呢。”

面对直嗣的嘲弄，大内山依旧面无表情。

“无须担心，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哎呀呀，检查得真够周全。”

直嗣像西方电影里的角色那样耸了耸肩。感到对方没有捉弄的价值后，他便不再与大内山搭话。

这样一来，慈云斋就被夹在神代与成一之间，而直嗣被夹在神代与大内山之间。这应该是为了防止两人作弊而事先商量好的战术。

“其他人就请随意入座了。”

神代说完话后，美亚拉起了左枝子的手。

“姐姐，咱们坐这儿。哇，终于要开始了，我都快等累啦！”

美亚发过牢骚后，雀跃着坐到成一身边，并拉着左枝子也坐到自己旁边。与此同时，胜行默不作声地坐在了大内山旁边的位置上。尽管表现出自愿参加的态度，但明显能感受到他丝毫不想理会小舅子的爱好，只是凑合参加而已。想必他心里也在期盼这场闹剧能够尽早收场。而最后的多喜枝，也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真是的，怎样都无所谓，赶快搞定完事儿得了。”

她说着在美发店里做发型时会说的话，坐在了最后空着的位置上。尽管心情很差，却没有离开房间，或许她潜意识里对此还是有一点好奇的。

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入座完毕了。

以慈云斋为首顺时针望去，参加者依次是成一、美亚、左枝子、多喜枝、胜行、大内山、直嗣、神代。从整体位置上看，房门正好在胜行身后的黑色幕布之后。

在神代与大内山指定座位时，慈云斋始终不悦地盯着他们。看到所有人落座后，他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用目光在所有人脸上扫了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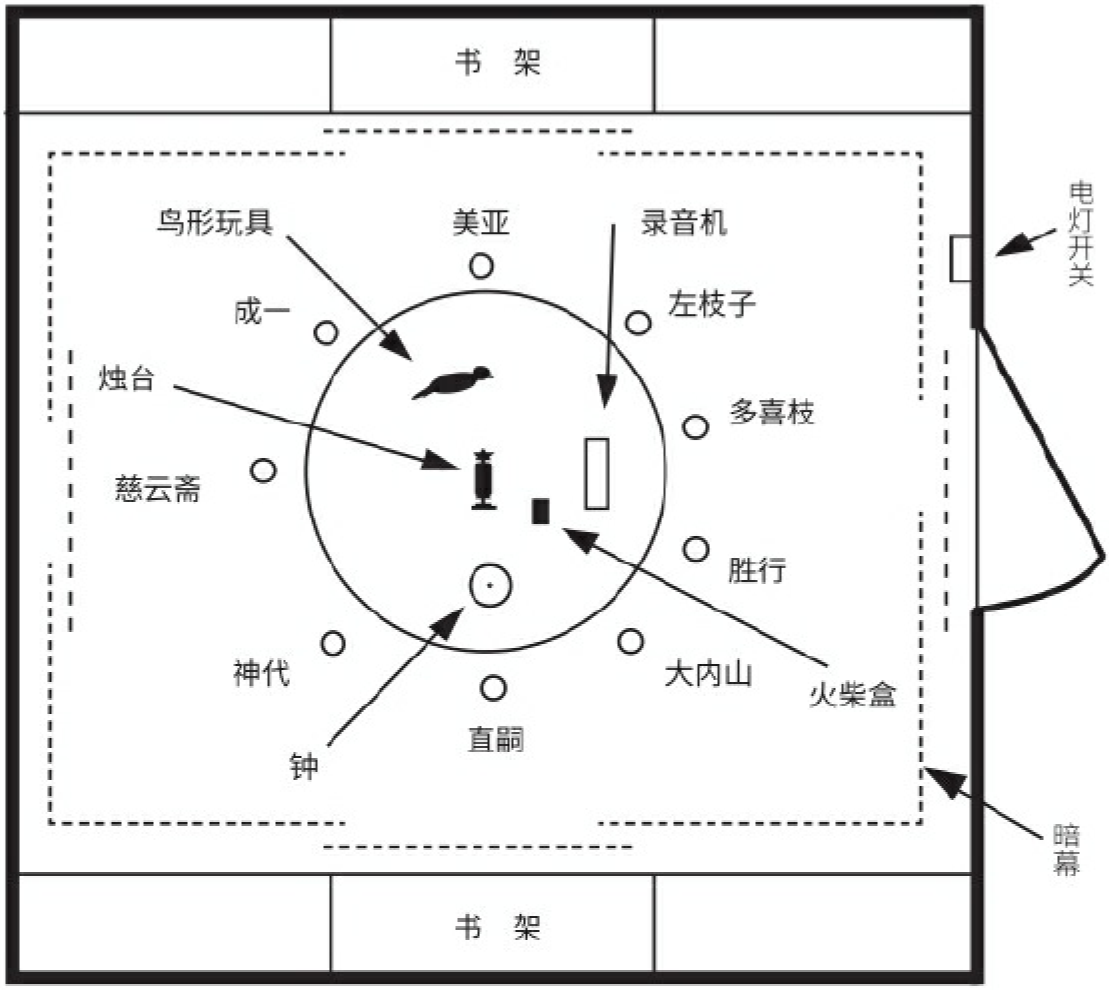
“看来终于能开始了，都怪某些蠢货，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那么，我宣布降灵会正式开始。”

他用嘶哑的声音庄严地宣布。

神代与大内山眼神相对，轻轻点了点头。两人脸上都浮现出紧张，甚至是有些不安的表情。

美亚眨巴着大大的眼睛，专心致志地盯着慈云斋的嘴角，等着灵媒师的下一句话。

胜行面无表情，呆呆地盯着桌面上的一处。藏在黑框眼镜后微微眯起的双眼显得茫然，感受不到他在考虑任何事情。



降灵会上的座次

多喜枝一副不满的样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她眉头紧皱，看慈云斋的眼神仿佛在看着什么奇葩一样。

直嗣依旧装模作样地坐在椅子边儿上，面带哂笑地撇着半张脸孔，饶有兴趣地斜眼观察着姐姐和姐夫的态度。

而左枝子依旧像是在畏惧着什么。她美丽的嘴唇紧紧合在一起，注意力明显没放在降灵会这边。尽管不清楚她在苦恼什么，但成一对她的担忧只增未减。这种活动对左枝子来说或许还是有些为难，要不就让她一个人退出这场降灵会吧……

正当成一打算把想法说出口时，咻的一声轻响，桌上突然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慈云斋擦着了一根火柴。他点燃了烛台上的蜡烛后，煞有介事地甩灭了火柴上的火焰。

“哪位都好，能麻烦把电灯关掉吗？”

“我来我来——”

美亚轻快地站起身来，把手伸进门边的黑色幕布里掏摸着。下一刻，她似乎找到了开关，房间里的灯光一下子熄灭了。这样一来，整个房间里的光源就只剩那根粗大的蜡烛。昏暗的淡黄色光芒形成一个光圈，将所有人的脸都照得阴森森的。参加者们的背后一片黑暗，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阴影，忽明忽暗，显得十分妖异。

等美亚回到座位后，慈云斋将盒式录音机拿在手中。小小的机器反射着微弱的烛光，呈现出一种冷冰冰的质感。他打开了录音机的开关，一阵声音从里面传来。那声音既像风在吟咏，又像海浪澎湃，没有任何旋律，只是单纯作响。低沉的声音如洪水般持续涌来，但无法辨清那究竟是什么声音。

“这种声音里含有特殊的频率，播放这个是为了让各位集中精力，也是为了让灵界波长的频率与我的灵力一致。”

慈云斋解释道。先不管灵界的频率如何，他所播放的录音中倒是夹杂着极其低沉的音调，令人感到小腹嗡嗡作响。蜡烛的火焰似乎也受声音所激，时明时暗，仿佛易逝的幻影般摇晃着。尽管录音机的音量不高，但低沉、古怪的声音甚至令人感到一丝不快。但不得不说这种声音成功地令房间中的气氛变得惊悚，营造出了一股诡谲的氛围。

“今日，将从三千净土的彼方敬请降临到世上之灵的尊名是……”

慈云斋冷不防地用独特、夸张的语调震声大喝：“生前之尊姓大名为方城兵马，享年八十四岁，前日里因幽灵作祟而亡……”

多喜枝听到这句话，毫不掩饰地皱起了眉头，但慈云斋并未理会。他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空气，双眼当中似乎染上了一丝疯狂的色彩。

“在我召唤灵魂降临之前，有两点问题需要各位多加注意。第一点，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各位都不可慌乱。连接灵界与现世的精神波动是极其脆弱的，一旦我的注意力被扰乱或动摇，微弱的连接就极有可能断裂。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给恶灵或低等动物灵以可乘之机，最终引发无可挽回的灾祸。因此请各位保持平静，千万不能慌乱，知道了吗？”

慈云斋的语气十分夸张，但话语中带着一种压倒性的、容不得别人插嘴进来的威严。成一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灵媒师慈云斋所散发出的异样气魄的确震慑到了他。

“第二点，在幽灵出现时，不能用光照射。幽灵最恨自然光以外的光芒。哪怕是善良的灵魂，被人类用浅薄的知识所制造的火焰和光芒激怒后，也极有可能化作凶狠、狂暴的恶灵。一切都要在我的指示下进行，尤其是你们两个家伙，少来给我惹是生非。我奉劝你们，那些卑鄙的手段最好想都不要想。一切结束之前，不准你们横插一杠，听懂了吗？”

慈云斋用锋利的言辞给神代与大内山打预防针。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像我这样。”

慈云斋说着，将双手抬起后分开，然后平平地按在桌子上。

“请各位像我这样拿出双手，然后每个人依次用小指压住邻座的小指。”

慈云斋说着，摆出一副两栖动物四足着地的姿势。由于他的样貌也和两栖动物过于相似，让他看上去真的像是一只大号癞蛤蟆了。成一瞥了一眼慈云斋身旁的神代，但后者似乎对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只见神代毫不犹豫地将左手的小指压在了慈云斋右手的小指上，成一也怯怯地按他那样做了。坑洼的桌面与粗糙的手指，两者的触感同时传到他的手上。灵媒师的手指比他想象的要细，当手指叠在一起时，成一再次回忆起猫丸给他的建议，但此时慈云斋的双手离得很远。他的两肘大大地

分开，双手相隔的距离也有身体那么宽。再加上他双手平平地紧贴在桌面上，如果不做移动，就无法使用猫丸所说的办法。

“各位也请像我这样，按住邻座的手指。”

慈云斋话音刚落，美亚立刻用纤细的手指按住了成一的左手小指，其他人也纷纷行动起来，桌子上仿佛盛开了一朵手掌组成的鲜花，花瓣片片相连。但这副情景看上去非但让人不觉华丽，在昏暗烛光的映照下，反而更像谁把许多具尸体的手摆成一圈一样，显得无比阴森。

“好的，这样就可以了。”

慈云斋满意地歪着两栖动物般的嘴角。

“这样一来所有人就围成了一个圈。这个世上的生者围成圆圈，使生命力形成了旋涡，升华为神圣的光芒与气息，而通往灵界的大门也将会从这里打开。生命脉动的起伏会产生能量，当这些能量汇聚到一点后，端坐于彼方遥远净土之上的善灵会以此为指引，继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之上。这个圆圈就好比现世与彼世的接点，因此——接下来是最后的提醒——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可以把手撤走。记住了吗？千万牢记，绝不能撤走自己的手指。万一在幽灵降临时，由生命力所围成的结界被打破，就会大祸临头。来自那个世界的幽灵——善灵也好，恶灵也罢——都会夹杂一处，从缺口中如怒涛般涌入。如果发生此事，我就不得不耗尽所有灵力去填补这个缺口。一旦如此，降灵会就当即结束！还是你们两个，如果不想中途结束，就老老实实地按我说的去做！唠唠叨叨地说了不少，那么降灵会正式开始。”

突然，慈云斋吹灭了蜡烛。

成一有些担心起左枝子。蜡烛熄灭时，成一正望着左枝子，他担心慈云斋那不祥与怪诞的言语会吓到她。因此当房间陷入黑暗的那一刹那，成一视网膜中的余像是左枝子被摇摆、微弱的烛光映照的侧脸。她微微低着头，柔顺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颊。她静静地闭着眼睛，仿佛在忍耐着什么。她纤长的睫毛……就在这时，余像从他眼前消失，消失在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黑暗不禁令人怀疑自己是否睁着双眼。即使意识到自己睁着眼睛，也会令人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成一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真正的黑暗是如此深沉、凝重而顽固。

录音机里传出的重低音令人的身体也跟着微微震颤。在这股音浪中，成一也正在与涌上心头的担忧感斗争。

美亚似乎觉得这种跳脱日常的体验十分有趣，成一听见她在自己身旁哧哧地笑着。

◇左枝子**15**

美亚哧哧地笑着。

我却感到无比畏惧。

在楼梯处感到的恐惧，依旧沉重地压迫在我心中。我有点后悔还没平复心情就立刻参加这场降灵会。要是能推掉就好了，要是和富美姨一起留在外面就好了。

虽然神代大哥给我吃过定心丸，但身后的这股微寒的感觉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尽管一阵头晕目眩，但我依然默不作声地坐在椅子上。录音机的喇叭里传出的仿佛风声，又仿佛浪潮翻涌的声音，令我的腹部传来一阵压迫感。

神啊，求求你……请让这场降灵会快快结束，让我回归正常的世界当中吧……

“吾以掌管八百万神明之天照大御神之圣名，在此向汝下令……”

慈云斋大叔瓮声瓮气的话语声传入耳中。尽管声音不大，却饱含着动人心魄气势。

“如今正是汝等前来履行前世盟约之时。听从冠以圣洁御名者之

命，跨越生者与死者之障壁。岁月再久，也是无根之木，一切因果，皆由自己所种。躁动不安的灵魂，今日就以汝为尊，吾令恶鬼为汝护驾，魔神为汝开道，神明也不能阻拦，就让冥府之门为汝打开微小的缝隙，汝可速速由此而出！”

咒语的念颂声渐渐小了下去。

他的声音逐渐淹没在录音机所发出的令人不适的声音里，无法再次听清，反之录音机中传出的声音却越来越大。那声音低深幽邃，婉转起伏。紧接着，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在桌子上方响起，混入了洪水般的音浪之中。

我惊诧地抬起头来。

刚刚的声音，不是从录音带中传出的。而像在现实中有人用木制品轻敲着桌面……

可，可这是为什么？我右手的小指正压着美亚的小指，左手的小指也毫无疑问被姨妈的手指压着。如果所有人的状态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响起刚才的声音？

错觉？是我想多了吗？

尽管如此，刚才的声音依旧无比真实。

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连桌子都微微颤动起来，但那声音并非大到能让桌子跟着晃动。既然如此，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那种声音？难道说真的出现了幽灵……

哐哐，哐哐……

这次我清楚地听到了，绝对不会有错，是什么物品敲打桌面的声音。之所以能确信，是因为美亚也被吓了一跳，手指也随之一颤。这说明美亚也听到了，但这究竟是什么声音？

我顿时不寒而栗。两只胳膊和后背上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非常难受。神代大哥求求你，快想想什么办法……

哐、哐、哐哐、哐……

桌子上的声音还在大声作响，丝毫没有被录音机的声音掩盖过去。接着……

叮、叮、叮叮、叮……

铃铛？钟声？只听一个冷彻、清冽的声音响起。这个声音也是从桌上传来的。那是一种与录音带里狂野的伴奏极不合拍，令人感到一丝清冷和凉意的钟声。

我的的确确感受到，一股不安的气氛像涟漪般在房间里扩散开来。美亚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姨妈的手指也时不时因恐惧而猛地哆嗦一下。我很清楚，在场的人们都无比惊慌。尽管心中十分恐惧，想要大声叫喊，也想立刻把手放开，但我还是拼命地忍耐着这股冲动。

哐、哐、哐哐、哐……

叮、叮、叮叮、叮……

我能感到，敲桌子与敲钟的声音明显开始同步起来。

哐、哐、哐哐、哐……

叮、叮、叮叮、叮……

耳朵里能听到这些声音。

心脏也跟着声音跳个不停。

哐、哐、哐哐、哐……

叮、叮、叮叮、叮……

我的心因恐惧而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然后，我感受到……

感受到一股气息……

是我的错觉吗？

桌子上似乎出现了什么……朦朦胧胧的，仿佛邪恶的气息盘根错节地凝聚在一起，又像是种烟雾般的物体正在汇聚成形……

我能感觉到桌子上方正在发生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无比可怕的事态……

莫非是通往冥界的大门如今它正要敞开吗？外公的灵魂正要通过大门，回到现世当中来吗？不会吧……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呃……啊……”

紧接着，桌子上方响起一个声音。尽管十分微弱，但我还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这时我终于无法忍受，轻轻地叫出了声。

◇成一**19**

在一片黑暗中传来了左枝子微弱的叫声，成一立刻就要站起身来。但她的叫声很快被淹没在录音机里传出的低吟般的风声之中，没有再次出现。看来她只是稍微被钟声给吓到了。成一深深地舒了口气，将心中的不安与焦躁一吐为快之后，又重新坐稳了身子。紧紧贴在桌子上的手掌，现在已经因汗水而变得湿黏。从刚才起，他的双手就像是中了诅咒般无法活动。录音带里传出来的重低音固然变得更大，但桌子上的怪声也毫不逊色，同样变得更加响亮。小型铜钟发出的声响，以及木制品敲打桌子的声响——恐怕是那只鸟形的木雕玩具正在动吧，然而成一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慈云斋的小指依旧放在蜡烛熄灭前被成一按住的位置，丝毫没有移动。木雕玩具和小型铜钟也不可能自行移动……

圆桌因重低音而嘎嗒嘎嗒震颤着。成一的后背因汗水变得黏答答的，感觉有些难受。那感觉就像抽了太多不习惯抽的香烟一样。

哐、哐、哐哐、哐……

叮、叮、叮叮、叮……

声音越来越大。

成一不清楚慈云斋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又或者说，这真的是没受到任何人为干涉的超自然现象？

哐、哐、哐哐、哐……

叮、叮、叮叮、叮……

除此之外，房间又多了一个大河奔涌般低沉的声音。

“……我……是……谁……”

听到这个声音后，成一心头一惊。他凝视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半空，声音明显是从桌子上方传来的。

“是谁在……扰……梦……？”

声音并非从录音带中传来，而是如假包换的真声。那沙哑的嗓音，的确像是老人所发出的。

“是谁在……扰我……清梦……？”

声音一顿一顿地，从桌子中央上方传来。

“何处？这是……何处？……此处……并非我先前所在之地……这是何处？”

成一试图透过黑暗望向前方。但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这不由得令人心急如焚。成一急得甚至想要跺脚，但这时，仿佛有人察觉了他的心思一样，什么东西突然亮了起来。

在桌子上方差不多一米高的地方，冷不防地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

那是一道柔和、微弱的光芒。仿佛是从黑暗深处冒出来般，一道模糊的光带出现在半空中。

成一惊讶地张大了嘴，他身旁的美亚也倒吸一口凉气。除此之外，还能听到“喔喔”的感叹声，多半是直嗣所发出来的。

光带仿佛跟着低音的节奏，在空中缓缓地飘动。

柔顺、雅致、悠然……

宛如天女的羽衣飞舞在空中。

又宛如某种生物。

一边悠然自得地放着光，一边在半空中盘旋、直立，划出优美的弧线。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断重复着……

那是一幅如梦似幻般的景象。

成一像丢了魂儿似的愣在座位上，茫然地望着这幅景象。他内心受到的冲击不亚于被人一把攥住了心脏。

那光带的舞蹈美到不可思议，令一切观者为之心动。它如梦似幻，却又不知为何带着几分妖异。

没错，那光带的舞蹈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更像是来自其他世界，来自一个未知的世界。

“……里……冷，这……”

光带突然说起了人话。

“……里，太……冷了……这里……”

那声音太过低沉，时断时续，因此大部分被淹没在录音带中传出的暴风雨般的声音中。成一不禁瞪起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

“是谁……将我从另一个世界……到这儿的……？”

“老爹，是你吗？”

直嗣战战兢兢地开了口。

“你是老爹对吧？你回家了？”

“……直嗣吗……是你……把我叫到……这么冷的……地方来的……？”

与最开始相比，声音清晰了许多，它确实是从光带附近传来的。

成一还未从惊叹中回过神来，旁边的慈云斋在一团黑暗中开口了：“灵魂已然降临，你们可以自由和它对话了。”

他的语气比成一想象中冷静得多。

“老爹，听得见吗，听得见我在对你说什么吗？”

直嗣冲着桌子的方向喊着。

“直……嗣吗？听……见了，我……这是……在哪儿……”

声音里带着疑惑。或许是离现世越来越近的缘故，成一已经能够听出声音里的感情变化。光带也如声音般显得有些迷惑，在半空轻轻地盘

旋。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暗，太暗了……什么都看不见……为什么……会这样……”

“老爹你是在那间别室里被人杀害的！”

直嗣话音刚落，慈云斋突然静静地说：“直嗣先生，声音太大了，会吓到灵魂的。”

“不好意思，大师。”

直嗣立刻压低了声音。

“老爹，你还记得自己遇害的事吗？”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回应道：“被杀害……？被杀害……我……被人……是……是吗？我是被人杀害的……想不起来……不记得了……”

正当声音说到这里时。

就在光带上升到最高点的一瞬间。

“呃……”

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怪异的声音，它与刚才出现过的所有声音都大不相同，似乎是某个人的惨叫。这个声音仿佛一个信号，刚一响起，光带就立刻停止了运动。随后光带径直而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它脱力后摊在桌上的样子，仿佛一条被遗弃的、湿答答的手帕，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丝毫没了刚才那种如梦似幻般舞于空中的风韵。

就在成一目瞪口呆时，慈云斋的小指哧溜一下从成一的手指下面滑了出去。

接着，他脚边传来什么东西轰然倒下的声音，先前营造的灵异感瞬间烟消云散。

而现场的气氛也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打破。原本奇异多彩的幻想世界，瞬间变回了漆黑一片的恐惧。这情形简直如同电影刚要到达高潮时，却被掐断播放一样。

接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成一依然一头雾水，他用空出来的右手，在慈云斋所在的位置划拉着。但那里空无一人，他的右手只摸到一片空气，最后碰到了椅背。

“……大师，您怎么了？”

直嗣在一边恭恭敬敬地问道：“大师？……您哪儿不舒服吗？”

但慈云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成一先生，他的手……”

神代用有些失魂落魄的声音问道。看来神代也因慈云斋的手指突然抽走而感到蹊跷。

“嗯，我这边也是。”

成一对着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答道。

“等等，喂，到底怎么回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多喜枝的语气显得不知所措。

“总之……先把灯打开吧……”

胜行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时房间里面已经一片嘈杂，大家都七嘴八舌地随意说起话来。

“谁去把电灯开一下。”

“喂，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儿了？”

“真是的，到底怎么了？”

“总之先快点开灯吧。”

或许是因黑暗而不安，也或许是先前的紧张感绷断了弦，房间里的人们纷纷吵嚷起来。再加上暴风雨般的背景音，整个房间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电灯亮了起来。

明亮的灯光突然充满房间，大家纷纷安静下来，喧闹声如同退潮般消散。

强烈的光束刺进了人们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里，成一急忙用手臂

遮住面孔。片刻之后，他终于习惯了光明，继而望见了呆立在门口的美亚。她脸上一副茫然自失的表情，打开电灯开关的手，还依旧按在黑色幕布之上。

成一一边皱着眉头缓解着双眼的刺痛，一边环视整个房间。

继而发现慈云斋就倒在桌腿旁边。

看上去他是从椅子上跌落下去之后，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地上。他的身体仿佛被夹在自己的椅子和桌腿之间一般，佝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但他本人已经不会再感到狭小了，这是因为他的后脖颈上插着一柄匕首。

灵媒师的眼神茫然地游荡在半空，里面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活人应有的气息。他佝偻着的躯体已经脱力，手脚都耷拉在地上。

直嗣与神代站在慈云斋的尸体两旁，仿佛在围着他一样。两个人都愕然失色，哑口无言。胜行依旧呆坐在原处，多喜枝死死地搂住了自己的脖颈，但两人最后还是忍不住将视线投向了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灵媒师。左枝子也坐在椅子上，一脸茫然的样子——她的双手依然还放在桌面上。大内山站在桌子与门口之间的尴尬位置上，似乎是刚才想去开灯。接着他回到桌子旁边，关上了录音机的开关。

房间里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习惯了洪水般噪音的众人，此时不禁觉得难以忍受这种安静。

仿佛终于从咒缚中挣脱般，直嗣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

“大师他……为什么会……”

他已经不在意有谁能听到这句话，只是如同呻吟般嘀咕着。

“总……总之先叫救护车……”

胜行的声音仿佛被人掐住喉咙后发出来的，接着……

“咿！”

多喜枝一声短促的惨叫打断了他的话语。

“喂，那个……”

多喜枝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指着桌子上面。

只见在桌上各式各样的小物件之间，有一块薄薄的浅黄色布条。它平整地掉落在桌子上，仿佛一块在雨天里被人随手撇在路边的破布。尽管刚才还妖异地在空中飘舞，但如今看上去，简直如同一条破旧的手巾。见此情景，所有人都恍若大梦初醒。

但吓到多喜枝的并不是这个。

“那个……不是老爸的……念珠吗？”

在布条和倒下的小型铜钟旁，掉落着一串黑色的念珠。那是一串用黑色的珠子穿成，看上去已经被人把玩过很久的念珠。成一发现它与原本放在兵马别室佛龛前的那串佛珠极为相似。

但它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成一疑惑地望着那串念珠。降灵会举行之前它应该还没有出现在房间里。不止房间，就连慈云斋的身体也被神代等人彻底搜查过了。难不成它是凭空冒出来的？而且还有那把匕首……

成一的大脑依旧混乱。他将视线移向插在慈云斋脖颈上的锐器。他发现自己记得那把匕首柄的样式。那个洋里洋气的观音像——绝对不会看错。这把匕首毫无疑问是原本放在别室中，属于兵马的物品。

“我早就说过别做这种事了……”

多喜枝用尖锐的声音责怪着直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你们到底想要搞什么鬼？”

“姐你先别说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直嗣有些语无伦次，胜行立刻接口：“总之……还是先叫救护车，警察也要叫来，其余的事等打完电话再说吧。”

胜行故意咳嗽几声之后站了起来，他似乎是在靠这样给自己打气。但直嗣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其他方面的话题。

“中途……有人松手了吗？我的手指没有离开过神代先生与大内山先生的手指。如果谁都没有松手，大师为什么会这样？真的都没松过手

吗？”

面对直嗣仿佛对每个人发出的质问，大家都一言不发。

只有一片沉重的死寂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幕间

一个脏兮兮的活动板房。

房间大小约十五平方米。三合板铺成的地板上，满是杂乱的泥脚印。

房间的角落处，被干燥的泥土磨到褪色的工装靴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墙上挂着不少沾满泥渍泥点的雨衣和安全帽，乌漆麻黑，被揉成一团的军用手套也扔得到处都是。这间小屋乍看之下就像工地的临时休息处一样。

小屋里沾满泥土的桌子和铁凳做工十分粗糙，一看就是便宜货。一张大大的地形图贴在墙上，让这里更像工地的活动板房了。

只不过聚集在这里的并非工人。

十几个人，有男有女，而且都很年轻。即使其中那个满脸胡须，看上去最为年长的男人，年纪也不过三十岁出头。他们一言不发，每个人都是一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样子。有的人坐在铁凳上，有的人在满是灰土的地板上走来走去，还有人趁这会儿叼上香烟，在那边吞云吐雾……

在这间脏兮兮的小屋里，尽管沉默不语，但所有人都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既是因为期待，也是因为不安——他们或漫不经心地不停晃着跷起的腿，或焦躁地拽着手中沾满泥巴的安全帽的扣带，或漫无目的地用指尖敲着满是灰土的桌面。身躯疲惫的人们，使这里与工地小屋几乎别无二致，但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的目光却与工人完全不同。在等待着什么回报——等待着什么好消息——整个房间里弥漫着这样一种氛围。

窗户因沾满尘土而显得灰蒙蒙的。向外望去，天空已经被夕阳染红。尽管天色就要暗淡，但没有任何人打算离开。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紧张不已……他们只是漫无目的地不断重复着先前的动作。

接着——当房门被人打开时，大伙热情的目光立刻望向了门口，原本坐着的几个人也猛地蹦了起来。

伴随着嘎吱一声，进来的也是一位年轻男人——一位身材瘦弱，身形微驼，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的青年。他的样子十分沮丧，与在小屋里等待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仿佛觉得“圆框眼镜”的样子有些不妙，其中一个站起来的人怯怯地小声问道：“怎么样？”

“圆框眼镜”依旧是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只说结论……”

所有人都咽了一口唾沫，死死地盯着他。尽管被所有人注视着，但“圆框眼镜”只是死死地盯着地面。

“闹大笑话了。”

“大笑话……什么意思？”

一个长发年轻人坐在铁凳上慌张地问。“圆框眼镜”哭丧着脸看着他说：“唉，他们说不用拿去鉴定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行家中的行家，他们说我们挖出来的是距今两千几百年前，也就是弥生时代的化石。”

“弥生时代？”

一个头上扎着印花头巾的女生发出一声怪叫。

“是的，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这样一来，我们挖出来的化石或许的确是生物的骨头，但据他们所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概率是白尾鹿的骨头。从大小和形状看来，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白尾鹿的大腿骨。”

“喂，等等！他们说是白尾鹿？白尾鹿算什么稀有物种啊？”

看上去最为年长的“胡须脸”高声怒吼，“圆框眼镜”被他吓得险些后退。

“嗯，就是遍布全日本的一种哺乳动物。”

“这种玩意儿为什么会出现在中生代的地层里啊！那个时代有哺乳动物吗？”

“这……你问我我问谁啊……”

“不对劲吧！那不是一亿两千万年前的地层吗？要不然我们也不会以为是恐龙化石了啊！”

“都说和我抱怨也没用了……只不过……”

被“胡须脸”气势汹汹地逼问着，“圆框眼镜”说：“他们的说法是，可以认为那是弥生时代的人们处理垃圾的地方。也就是说，出于与绳纹时代的人留下大森贝冢相同的理由，弥生时代的人们也挖了一个洞，然后把吃掉猎物后剩下的垃圾扔在里面。后来这里因为地质变动，恰好移动到了三叠纪的地层当中。毕竟弥生时代的人们不可能想象到我们会因为挖掘到这些东西而轰动。”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被两千几百年前的古人给耍了？”

“胡须脸”的声音变得粗暴起来。

“没有，那个……我只是开个玩笑，玩笑而已。”

“我知道！”

“我想也是……所以消消气……毕竟弥生时代的人又不懂二十多世纪后的考古学……”

“白痴！我气的是你不识趣！这种时候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

“胡须脸”一把揪住了“圆框眼镜”的衣领。

“噫！别打我，别打我……就算拿我撒气也没有用……”

“谁要拿你撒气！”

“胡须脸”的愤怒仿佛点燃了火药桶，其他人也纷纷吵嚷起来。

“可不是！居然连一点歉疚的意思都没有！”

“我们在这挖得浑身沾满烂泥，结果就是为这个？”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白忙活了？”

“哪个混蛋最先说这是恐龙化石的？”

“有马，最开始是你说的吧！”

“别瞎扯！不是我说的，是盐田那小子说的！”

“瞎咧咧什么呢！我早就说过不太对劲了！”

“光是正常想想，城市中心的地底下也不可能埋着什么恐龙骨啊！”

“都这个时候了你才放马后炮？”

“话说在前头，我当时可制止你们了啊。”

“到了这种时候你就开始推卸责任？”

“可不是嘛，一开始最来劲儿的不就你吗？”

“混蛋，你说什么？”

“什么本世纪最大发现！根本就是个笑话！”

“疼疼疼，快住手！别扯我！”

“把负责的给我叫来！”

现场一片混乱。

狭小的活动板房里乱成了一锅粥，一时间似乎没法静下来了。

“闭嘴！你们这帮臭原始人！叽叽喳喳吵个没完。你们这帮混蛋，都给我喂恐龙去吧！”

一个身材瘦小，眼睛像猫咪般滚圆的男人用格外高亢的声音怒吼着。

第五章

◇成一20

“抱歉，可能您会嫌我啰唆，成一先生。但您真的一直在按着身旁的穴山的手指吗？”

警官愁眉苦脸地反复询问着成一相同的问题。

“是的，没错。”

成一不耐烦地点着头。

啰里啰唆的询问令他感到厌烦。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变着法地问着同一件事。成一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要歇斯底里地喊出——“我都说过多少遍了！”这句话，继而深深地叹了口气。

会客室里，墙上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半夜十二点。

在这个临时被当作问讯室使用的房间里，只有成一与四名警察。

房间里格外安静。

除了一名自称柏木的警官与成一对话的声音外，就只有年轻警察在笔记上写来写去的声音。但能感觉到在门外，许多警方人士正急匆匆地走来走去。

案件相关者暂时都被警方控制在起居室里，处于半禁足状态。警察正在将所有人依次叫来这里问讯，而成一刚刚被第二次叫到这里。十点半左右，警察依次完成了对所有人的问讯。当富美最后返回起居室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但紧接着，之前最先被问讯的直嗣又一次被警方叫去，大家脸上的表情瞬间又显得疲惫不堪——谁都没想到还有第二轮问讯。等到第二轮的第四个被问讯者成一来到这里时，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照这样下去，谁也不知道警察们到底要问到什么时候。现在的起居

室里，气氛想必会无比沉闷吧。

“然后，穴山先生自己吹灭了蜡烛，整个房间变得一片漆黑，是这样没错吧？”

警官不厌其烦地死死盯着成一的眼睛。

“嗯，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成一已经回答过许多遍了，应该不会有错。

“在此期间，穴山先生念起了什么咒文，还是什么祷文。”

“是的。”

“原来如此，到这里没有问题，不过还是冒昧请您把后面发生的事再详细叙述一遍。”

尽管话语十分客气，但警官在说话时却不由分说地渐渐向成一逼近。成一仿佛要将内心的焦躁倾吐而出般叹了口气，随即讲起了后面发生的事。在将对方可能已经听到耳朵起茧的内容从头又重复一遍后，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台复读功能坏掉的CD播放器。

尽管如此，这起案件依旧过于扑朔迷离。当按照顺序讲起案件发生的经过时，成一不禁再次想道。

灵媒师的手指始终放在蜡烛吹熄前的位置，也就是成一的手指下面。既然如此，他应该也没法使用猫丸和成一讲过的那招。同理，其他人的手自然也触碰到了两侧的人。

当时房间内的所有人中，应该没有谁的双手是可以动弹的。

而且当时，房间里被暗幕遮了个严严实实，连藏下一只小猫的缝隙都没有。为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及报警，大家将门口的暗幕摘了下来，但光是这样就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固然是因为直嗣用图钉固定暗幕时太过仔细，但也从侧面说明整个房间的确被密封得无比严实。

尽管如此，现场还是发生了怪异现象。玩具鸟在桌子上敲打、钟声作响、一条光带在空中乱舞、不可思议的声音响起……甚至还出现了命案。直嗣在偶然间一语成谶，这真的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降灵会。

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说实话，这就是成一心里唯一的感受。不要说杀人案，就连降灵会上的灵异现象都令他如堕五里雾中。

降灵会上的那些怪声并不是录音，而是毫无疑问来自现实世界中的声音。那卷录音带警察应该调查过了。如果那些混在重低音中的怪声是重复录音，恐怕早就有人告诉他了。

在起居室里等待问讯时，大家也都相互确认过了。在场所有人听到的声音、感觉到的情况都别无二致。就连超心理学二人组，也承认了这个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实，不过他们并没有对幽灵现象发表看法。

慈云斋为什么会被杀害，又是怎样被杀害的？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据警官所说，案发现场的那把匕首刺得并非很深，但刀尖触及了延髓，严重伤害了掌管呼吸功能的部位，因此，慈云斋几乎是瞬间死亡。

因为这样，不但降灵会有始无终，还又一次给警方添了麻烦。

从打电话报警到警车到来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呆立在原地，中途应该没有人做过可疑的举动。后面的事情，警方就非常清楚了，成一等人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被他们带到了起居室。

在成一讲述案情时，房间里的四名警察始终保持着饶有兴趣的态度。明明已经听了那么多人一遍遍复述这件事，可他们的脸上还是挂着仿佛没听够的表情。看来在警方人士的字典里，真的没有“厌倦”二字。

由于困倦，成一摇了摇已经开始有些犯迷糊的脑袋。警官听他说完之后表示：“明白，可以了。之后我们就来到这了，是这样的对吧？”

在这过程中警官不停地点着头，但表情依旧显得十分困惑。成一觉得他紧皱的浓眉与圆瞪的眼睛，简直就与矗立在上野的西乡铜像如出一辙。他记得兵马被害时，在别室里临阵指挥的也正是这位“西乡”。

一位年轻的警察专心记着笔记，另外两名中年警察老老实实地坐在“西乡”两侧，就像日光、月光两菩萨侍奉在药师如来身边一样。两人的衬托使西乡一样的柏木警官看上去显得还算年轻文雅。在警局里，他想必也是精英圈子里的人吧，但他的脑袋却也和西乡一样留着个小平

头，这令他与英姿飒爽的形象毫不沾边。

“至于你说的那个发光物……”

柏木警官唰地摸了一下自己留着短发的脑瓜。

“它的真身应该就是这个——一条丝绸。”

他示意了一下，坐在他右侧的警察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掏出来一个塑料密封袋。一条浅黄色的布料装在袋中，像团烂泥般蜷在一处。“西乡”把它拿到成一面前。

“这上面似乎浸泡过能在暗处发光的荧光涂料。如果用得好，就能让它呈现出你口中‘光带在空中飘舞’的样子。”

他像跳草裙舞那样挥手示范着。

看来当时掉落在桌上的确实是块布条。成一第一次被叫到时警察并没有出示过这个，想必是刚刚才调查出来的结果吧。

“不过嘛，具体结论还要等细致检查之后再说。由于材质原因，没能从上面检测出指纹。”

“我们……都被那种玩意儿给骗了吗？”

成一说完，警官笑了起来。

“似乎是这样的。你们可能以为自己见到了真正的幽灵。因为在你们的描述中，那似乎是种梦幻而美丽的事物。”

“是啊，看上去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这应该是种类似于集体催眠的行为吧。像他那种老练的灵媒师，会用花言巧语事先给参加者一定暗示，然后制造特殊事态，营造出一种神秘和灵异感，容易让人相信他的氛围。用录音带播放声响掩人耳目，用古怪的说辞危言耸听，这都是为了令你们陷入这样的氛围中。他真可谓是精通此术了。这段时间里出了不少与灵能师相关诈骗的受害者，唉，我们警方也非常头疼。”

“可是……他究竟是怎样让那块布动起来的？当时他的手指毫无疑问就压在我的手指下面。”

听着成一说话，“西乡”脸上的表情未变，只是不停地点着头。

“没错，没错，这点的确十分蹊跷，我们也没弄清，所以才会像这样找各位谈话。可能会害你们有些受累，但还是请稍稍配合一下。”

警官有些闪烁其词，模棱两可地答复着。

“唉……”

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成一只能长长地叹气。

“那么有关这些东西……”

“西乡”说着，将装着布条的密封塑料袋扔在桌子上。桌上早已放着其他两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在第一次问讯中警方向成一确认过的物品。它们分别是念珠，以及作为凶器的那把匕首——它们被各自装在不同的透明袋中。在上次问讯中，成一已经听说这两样物品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而且它们都毫无疑问是原本放在别室的，属于兵马的私人物品。

“有关这些呢？根据其他人的证言，这些物品在降灵会举行之前根本不在房间里面，那究竟是谁把它们带进来的？这个问题我问了所有人，但没有人知道。你有什么头绪吗？”

“西乡”说着，用目光紧紧盯着成一，这个问题也已问过许多遍了。

“不知道……我没有一点头绪……”

成一百思不得其解。

“降灵会开始前，您对遇害者进行过搜身对吧。”

“是的……”

“然后呢？先不提念珠和匕首，这块布条不就被他揉成一团藏在衣服里面了吗？你看，只要这样就能把布料变成小小的一团。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你们在检查时漏掉了哪里呢？”

“不知道……这么小的东西想藏应该能藏得住……但其他物品谁知道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真是服了你，一问三不知，问什么都说不清楚。”

“唉……不好意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做了将近二十年警察，这么古怪的案子还是第一次见。”

“西乡”也一筹莫展地自言自语着。但成一无法判断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装装样子而已。

“话说回来，明明在服丧期间，居然还要凑在一起开什么降灵会，像我这种凡夫俗子真是理解不了。光这事就已经够离谱了，现场居然还发生杀人案，简直是在难为我们警察。”

“西乡”一副指桑骂槐的态度，仿佛成一该为此事负责一样。

毕竟兵马遇害后还没过两周，而且连兵马的案子都尚未解决，转眼间又发生了第二起命案，也难怪警官会不愉快了。

“总而言之……”

“西乡”再次面无表情地死死盯着成一。

“究竟是谁用什么方法刺死了遇害者，这是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问题。成一先生，你在现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案件，我们非常期望你在当时注意到了什么。”

“唉……就算这么问，不知道的也还是不知道……”

“我就开门见山问了，你觉得凶手用了什么方法？”

“谁知道呢……”

要是知道这个，成一早就主动说出来了。

“你当时就坐在遇害者的旁边，难道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坐在遇害者旁边——总觉得警官强调这个位置别有用意。

“……没什么头绪，不知道的事就是不知道……”

“按照令妹的说法，似乎是兵马老先生的灵魂回归现世，用念力控制匕首把人杀了。”

“我妹是这么说的？”

“是的。”

“不是开玩笑？”

“看样子相当认真。”

看样子美亚彻底被唬住了，真够令人头疼的。

“先不提降灵会和令妹的说辞，其实光是府上，就已经够邪门的了。”

“西乡”毫无顾忌地说着方城家的坏话。

“不过嘛，出于工作原因，我不怎么喜欢心灵主义之类的东西，是叫这个吧。我希望能考虑些更加具体，更加可行的办法。退一百步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那个幽灵，总不能再去雇个灵媒师来，让他帮我召唤出那个幽灵凶手，然后我来逮捕他吧……”

“西乡”莫名其妙地开着些完全不好笑的玩笑。

“那么，说到具体办法，这样如何呢？假设凶手是坐在遇害者旁边的神代——当然这只是假设，我们并没有真的这样认为。为了防止误会我提前说好——明白了吧？”

“嗯，我知道。”

“很好。那么继续说回神代先生——因为他就坐在遇害者身边，从位置上来说，可以认为他最容易进行作案。”

“嗯。”

既然他这么说，成一自己也坐在慈云斋身边。

“据神代先生的证词，他似乎和你一样，全程只是按着遇害者的手指，所以说他可以一瞬间松开自己的手，取出藏好的匕首迅速刺向对方。如何，这种方法是不是很有可行性？”

“西乡”歪着头向成一问道，但语气就像在开玩笑一样。从他脸上波澜不惊的表情中，无法看出他是否真是这样想的。成一望着对方的圆瞪的牛眼说：“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多半不太可能……”

“哦？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嘛，我觉得如果当时是这样的，神代一定会在松手的同时遭到穴山的呵斥。在神代伸手掏出匕首时，穴山先生一定会说些什么的。

因为当时直嗣舅舅光是因为激动，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就被穴山开口警告。他在降灵会开始前也再三强调过绝对不能松手，但案发当时我似乎并没有听到穴山说话。而且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不认为他能迅速而准确地瞄准对方的脖颈。”

成一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光是坐在遇害者身边就会被怀疑成凶手，那么成一同样也有嫌疑。兵马的案件发生那时也是，成一总是嫌疑最大的人，如今的他保不准就是警方眼中的头号嫌疑犯。但提起这件事，说他只是单纯倒霉似乎有些解释不通。那天他刚刚回家是凑巧，今天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案发生，却对此无能为力也是凑巧……

或许是自己太过往坏处想，但成一觉得警官刚刚的那番话，其实是在以怀疑神代的名义来怀疑他，并借此观察他的反应。他或许是在期盼成一因此冲动，继而失言。想到这点，成一刻意强硬地否定了神代作案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警官口中的作案手法也的确没有丝毫的可行性。

“唉，还是不行吗……”

“西乡”说着，但语气似乎并不怎么遗憾。

“你的意思是，他完全不像是松过手的样子？”

“是的，完全没感觉到。”

“原来如此。那其他人也不太可能松手吧。”

“我想是的。”

“尤其是直嗣，他被夹在大内山与神代之间。看来在降灵会上，有着利害冲突的人们都坐在能够相互制约的位置。哎呀，这样一来就头绪全无了，真难办啊。”

“……很抱歉没能帮上您的忙。”

“哪里哪里，你不需要愧疚。光是像这样和我们谈话，就已经起很大作用了。”

“不过警官先生，现在警方这边有什么头绪吗？有关作案手法方

面。”

“暂时还没，不过嘛，我们还将继续追查下去……”

“西乡”依旧面无表情。他仿佛有些心神不定，说话声有气无力的。警方一直都是这样，在询问时起劲得很，可一轮到被问，就开始含糊其词，不予应答。这或许也是问讯中的技巧之一吧——避重就轻，搪塞推脱。这样做究竟是因为真的没有明确答案，还是为了防止手头的信息曝光呢？成一连这点都无法断定。他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警官的态度使他心里更加焦躁，毕竟他早已十分困倦。他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家伙时时刻刻披着一层伪装，一点都不爽快。成一甚至已经在心里大喊——“我不管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但当然，惹火对方可能也是他们问讯时的惯用手段之一……

“那么……好吧，差不多就这样……最后麻烦你再从头确认一遍案件的整个经过。”

柏木警官又一次唰地摸了下头发短短的脑瓜。

“首先，被害者是在下午一点多时来到府上拜访，直嗣也与他一起。后面暂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首先说说遇害者当时的情况……”

柏木警官探着身子向成一询问，其他三名警察也仿佛打了鸡血般挺直腰板，重新打起了精神头。成一无可奈何，看来这些人还真是不知“疲倦”二字为何物。要是自己“舍命”陪君子，或许真的会被他们追问到“没命”吧……

成一弯下因疲惫而僵硬的腰身，呼出一口气来。他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黏稠的泥水，这种疲惫感令他相当不适。唉，这样下去明天可能去不了公司了。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想着，一边有一嘴没一嘴地回答着“西乡”的提问。这种情况下的缺勤要怎么算？应该没法算成是丧假吧。他的大脑越来越迷糊，无聊的念头像水泡一样一个个冒出来，又旋即破开。

◇左枝子16

睡不着觉……

时间应该已经过了凌晨四点。

警察们离开时，已是凌晨三点前后。在把所有事都问了个遍之后，他们还让大家重新演示了一遍发生在房间里的事。无论是当时坐着的位置，还是动作，都追根刨底地询问了好多遍。正因如此，才会把时间拖到这么晚。原本就因恐惧和疲惫而晕头转向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究竟回答了什么。

直舅今晚在家过夜，神代大哥和大内山大哥被警察开车送回了家。

神代大哥……他没事吧？

警方对他的问讯似乎相当严厉。

因为遇害的慈云斋大叔和他关系很差，所以警方可能会着重怀疑他吧。如果真是这样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睡不着觉……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却始终无法入睡。

害怕……我真的很害怕……

日间那种怪异的感觉。

在楼梯上感受到的恶意。

残留意识。源自某个人心里的，黑漆漆的意识。

尽管不知道原因，但某人对我心怀憎意，并将它化作无形的意识，慢慢渗透到了这里……

想到这，我不禁觉得那或许是一种征兆。

那场可怕的杀人案发生前的，微小的征兆。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之所以能敏感地捕捉到那缕残留意识，一定是因为家人们的神经也都变得敏锐了起来，大家都预感到家里会继续发生可怕的事件。

可怕的事件……

那并非一起普通的事件。

报应……这一定是报应。

我们打扰了死者，试图随意摆布外公的灵魂，我们犯下了亵渎灵魂这一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我们遭到了报应。这是愤怒的外公对傲慢无礼、打破了禁忌的我们降下的惩罚。

虽然我不是很懂这些，但被我们打扰了安息，外公一定相当不悦。就像我们在熟睡中被粗暴地叫醒时也会有起床气那样……不，被人从死亡的床铺上摇醒，那股愤怒劲儿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甚至要严重得多。正因如此，人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哀悼死者，为死者服丧，祈祷他们的灵魂得到安宁。这都是为了不触怒死者，为了不遭到死者的诅咒。

而如果有谁打扰了死者的安宁，就会遭到他们降下的惩罚……

可是……可是，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那位灵媒师大叔真的是被外公咒死的吗？

美亚一直说，是外公的怨念控制了那把匕首。毕竟当时所有人的手都放在桌子上，不可能进行活动……

我不懂。

什么都不明白，也什么都无法思考。

只是……只是，我很害怕。

杀人案……以及某人的恶意……

这是多么可怕。

已经够了，不要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了。求求你保佑我，让我从这种令人讨厌的心情中得到解脱吧。神啊，求求你……

睡不着觉。

感觉神经紧绷着。

因为害怕，所以无法入睡。

不安与恐惧沉沉地悬挂在我心上，让我无法入睡。

——我轻轻地下了床。

不再试图让自己进入睡眠，因为独自一人令我无比恐惧。

不知道成一哥还睡没睡。如果他还没睡，我希望能稍微和他聊聊，希望他能稍稍减轻我的恐惧。

伸出脚探到拖鞋后，我拿过拐杖，披上一件长袍睡衣走出房间。

外面有些冷飕飕的，我拄着拐杖嗒嗒地穿过走廊，来到了成一哥的卧室。

哥哥好像也不太睡得着觉。

“怎么了左枝子，睡不着？”

哥哥说着，亲切地让我进了房间。

“嗯，睡不着。”

“……是吗，我也一样。不用勉强自己，毕竟刚发生那种事……稍微聊聊吧。”

“嗯。”

成一哥，体贴的哥哥总是这么懂我……

我们俩一同走到床边，哥哥一言不发地接过我的拐杖放到一旁，然后扶我坐到床上。

一时无语……成一哥平时疏于表达，也不怎么主动和人讲话。尽管如此，和他在一起时我却丝毫不觉拘束。之所以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我知道哥哥总在替我着想。就算不用语言，人与人之间也能用心意相互沟通。没错，就像白天在院子里，我与神代大哥一瞬间心意相通那样……

这样的安静令人感到舒适……我一时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光是想着有成一哥陪在自己身边，就能感到些许安心，所以现在我终于可以静静地出声了。

“成一哥……”

“怎么了？”

“我怕。”

“嗯。”

“我很害怕。”

“嗯，我知道。”

“成一哥你也怕吗？”

“是啊……”

“是因为那个灵媒师吧？”

“嗯。”

“他的死法不太正常是吧？”

“嗯，或许如此。”

“是幽灵做的吗？”

“谁知道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或许真是这样。”

“真的会有这种事吗？”

“啊，或许有吧。那些用科学也解释不清的……灵异现象之类的情况，毫无疑问还是存在的吧。”

“是啊，今天白天……啊，应该是昨天白天了……”

我对哥哥说了神代大哥给我讲的故事，也就是大内山大哥之所以会走上超心理学道路的原因——有关那块坏掉的手表的故事，那个十分不可思议的故事——看来这种事情真的存在。

“是吗？原来还发生过这种事，的确像是他那样的人会做出来的……”

“对吧，于是大内山先生就开始相信那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了。”

“我能理解他，所以他才会变成那样吧。”

哥哥感慨地说。

“变成那样？”

“你想想，大内山在某些方面不是显得很狂热嘛，甚至可以说是虔诚。”

“是啊……”

我同意哥哥的想法，但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因为我不想说神代大哥好朋友的坏话。

“然后……哥哥你还记得吗？昨天在会客室里，大内山大哥他们讲过的内容。”

因为有点害羞，所以我没能直接叫出神代大哥的名字。

“会客室里？——什么来着？”

“还记得吗？就是残留意识那些。”

“哦，那个啊……怎么了？”

“嗯，昨天在那个……降灵会举行之前，我也感受到了。”

仿佛电击般瞬间穿过我身体的，某个人的意识、念头……那股阴森的恶意。

“左枝子，你说的是真的？”

在我说完这件事后，哥哥有些过于激动。他似乎突然紧张起来，甚至把我吓了一跳。

“……嗯……嗯，真的。”

“就在楼梯上？楼梯的哪里？”

“……最上边。”

“右边？还是左边？”

“我说过了呀，就在扶手这边。怎么了，成一哥？为什么突然这么紧张？”

“听我说，左枝子。”

哥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冷不防地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什么都不用挂虑。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就算豁出性命也会。所以不要在乎这些，把一切都交给我。我会一直保护你，直到你嫁出去，离开家门的那一天到来。在此之前，我都会一直陪着你。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听到了吗？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真是的，哥哥你怎么了？”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哥哥这副一本正经的态度真是莫名其妙……我嫁出去？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哥哥你在乱说什么？”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

哥哥时而激动时而消沉，这会儿又开始语无伦次起来了。

“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别老闷闷不乐的。”

“可以呀，不过哥哥还是好怪。”

我哧哧地笑着说道。

虽然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但我的心情还是稍稍轻松了些。

这下总算能睡着了……

◇成一**21**

睁开眼睛时，已经过了十一点。

不好，这下彻底迟到了……想到这儿的一瞬间，成一猛地从床上蹦了起来。但下一瞬间，他就叹着气重新坐回床上。纷繁杂乱的片段在大脑中不断复苏——烛光下家人的面庞、灵媒师倒在椅子之间的扭曲的身体、“西乡”柏木警官紧紧瞪着他的那双牛眼，还有凌晨和他交谈过的左枝子畏惧的样子……

由于早晨太过疲惫，他觉得自己就算去了公司也没办法正常工作。心想反正还攒着年假没用，于是在九点多给公司打电话请假后便放心睡去了。昨天发生了太多事情，让他感到相当疲惫。

成一揉着因缺觉而浮肿的双眼，换好衣服后下了楼。昨晚发生过案件的房间里依旧人声嘈杂，似乎有许多人在里面忙碌地工作。看样子警方还真够锲而不舍的。

要是被警察看见，估计又会被他们缠上，于是成一轻手轻脚地向厨房那边走去。

厨房里，富美正穿着白色的围裙忙碌着。成一一进厨房，富美立即就笑逐颜开。

“哎呀呀，小少爷您终于醒啦。”

“嗯，差不多睡够了……”

“要吃些早饭吗？”

“吃不下去，反正也快到午饭点了。”

“至少喝点咖啡吧。”

“嗯，好吧……他们来了？”

成一用眼神示意着门外，富美一副厌烦的样子。

“可不是，一大早就来了。”

富美说着，将手叉在自己胖墩墩的腰上。

“真是的，在家里走来走去烦死人了，也不知道收敛一下。连害死老爷的凶手都没找出来，还好意思这样。”

“不过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地调查，或许也是为了破外公的案子。”

“那也未免太久了吧，昨晚开始就一直是那个样子。电视里的那些警察面对再难的案件，都能在两个小时内破案呢。”

“如果是连续杀人案，长点的要花上三个月呢。”

成一苦笑着抛下这句话，走进了餐厅。

餐桌旁只有多喜枝一人，她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用胳膊拄着下巴。

“成一啊，公司请假了？”

“嗯，早上打电话了。老爸呢？”

“一大早就上班去了。这点你倒是学学他嘛，光是些不好的地方像你老爸……”

多喜枝嘴上嘟囔着，但或许是因为疲惫，她的语气里彻底没了往日的精神头，眼睛下面也有了些黑眼圈。

“美亚也照常上学了，只有你睡得那么死。你啊，看上去挺认真的，可某些方面还是有点没紧张感。”

“我说老妈。”

“怎么了？”

“关于案件，警察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多喜枝一副受够了的样子摇着脑袋。

“一大早就兴师动众地在那边调查，但什么话都没和我们说。”

“是吗，看来这会儿他们还没什么目标。”

“看来是这样的。”

“舅舅他怎么样？”

“这会儿还睡着呢。恐怕他也没脸见人了吧，自己欢欢喜喜带到家里的人最后却死于非命。不过嘛，这对直嗣来说或许也是一剂良药，都怪他老大不小的，还净把精力放在这种无聊的事儿上……”

成一一边听母亲没完没了地牢骚着，一边向起居室走去。

阳光透过大落地窗倾泻而入，庭院里的绿植也反射出一片鲜亮的光芒。

又是一个平常而晴朗的正午。一夜过去，感觉昨晚的混乱仿佛不曾有过。在降灵会上发生的那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在明亮的阳光下也显得如幻象般苍白。昨晚成一还隐隐约约地相信着那个房间里充满了超越人类认知的灵力，也刚刚有些倾向于相信那个灵媒师的确拥有灵力。但一切都仿佛南柯一梦，当他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得到休息的大脑似乎再次觉得种种奇妙现象都只是骗术而已了。只不过具体的操作方法还不得而知……

至于杀害慈云斋的凶手，成一在昨晚失眠时也稍微考虑了下。但无论如何也没能发现什么端倪。

正常考虑的话，凶手无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因为那里当时完全处

于密室状态。

而从座位来看，最可疑的自然就是坐在遇害者旁边的成一与神代了。有关这点，昨晚柏木警官也唠叨过许多次。成一当然不记得自己动过手，而如果神代是凶手的话，就说明他要放开自己的左手去刺慈云斋。但如果神代放手，慈云斋一定会立即加以斥责。这样一来，就只能认为神代是在与慈云斋事先商量好的前提下放开的手。或许两人事先做过某种密约，商量好在降灵会上偷偷松开对方的手，这样一来，那些灵异现象就基本能够解释了，神代甚至还可能协助他做了某些工作。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维系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此。原本应该处于对立关系的两人，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利益关系？距离兵马的案子已经过了两周，警方应该已经彻底排查了案件相关者之间的私人关系。身为大学教授助手的神代与“民间高手”慈云斋之间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警方肯定早就有所行动了。但至今似乎还没出现这种情况。既然如此，神代与慈云斋串通一气的说法也就行不通了。按理来说神代应该是清白的。

这样一来最为可疑的人——灵媒师两侧的成一和神代，已经都从嫌疑人名单上排除了。那么如果按正常思路去想，就只有可能是其他人把手从邻座的手中抽出，打破大家围成的圈，以确保自己能够自由行动，然后在一片漆黑中偷偷绕到慈云斋背后，完成杀人的目的。那么下个问题就是，能做到这点的究竟是谁。

从成一旁边按顺序看的话，下一个人就是美亚。

但成一确信她不可能犯案，因为当时他的手指始终能感受到美亚的小指。就算她松开的是左枝子那边的手，也会因距离太远而够不到慈云斋。看来美亚应该无法用匕首刺到慈云斋的后颈。

下一个是左枝子。左枝子想要自由行动，需要美亚与多喜枝两个人都松手才行。而且就算如此，用拐杖行走本就相当困难，想在那种情况下走到慈云斋身边，继而作案的行为恐怕更加困难。

接下来是多喜枝。如果是她作案，就需要左枝子和胜行的协助，但这也并非不可能。在事先串通好的前提下，左枝子与胜行在会上偷偷放开她的手，并在事后保密的话，也不是没办法做到，因此多喜枝现在是有嫌疑的。

胜行也同样有这个嫌疑。如果能得到多喜枝与大内山的协助，也不是没办法做到。首先胜行和大内山姑且能算是站在同一边的人，而且他与多喜枝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至于大内山，似乎就不太可能了。他如果想行凶的话，少不了胜行与直嗣的协助，但他与直嗣至少在表面上是对立关系。这与神代、慈云斋合作的设想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样，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私底下有关系，因此这种想法也很难成立。

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考虑完毕，能够行凶的情况只有两种。首先是多喜枝、胜行、大内山共犯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就需要胜行动手。另外一种是左枝子、多喜枝、胜行共犯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多喜枝动手。

然而在仅有的八个嫌疑人中，勾结在一起的居然有三人之多，这显然不太可能。如果是电影或小说也还罢了，在现实中发生未免太过离谱……

当成一昨晚想到这时，连自己都觉得太过荒唐。自己又像之前那样，开始不由自主地怀疑起家人了。但如果神代和大内山都不可能作案的话，凶手总不至于是空气吧？

成一晃了晃混乱不堪的脑袋，走进了起居室。

面对庭院的沙发上，只坐着左枝子一人。她看上去有些孤单，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一头乌黑的长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那么美丽。

“怎么了……在想事情？”

成一开口搭话。

“……啊，成一哥，和公司请假了？”

左枝子笑着回过头。

“抱歉，都怪我找你说话才会这样。”

“不，没关系……反正去了也是心不在焉。”

成一在左枝子身边坐下。

他用余光偷偷望着左枝子脸上的表情，看着她纤细的鼻梁、清冽的侧脸、纤长的睫毛在眼睑上留下的影子……她好像没太睡够，脸色显得有些差。

他想起了凌晨时分左枝子告诉他的话。

残留意识……举行降灵会时她之所以那么害怕，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件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她开口说明的事——有人曾在楼梯的台阶上摆放了黑色的玻璃珠，并在那里留下了对左枝子的恶意，而左枝子感受到了这股恶意——固然诡谲，但对经历过那场预知梦的成一来说，这并不是件难以接受的事。既然左枝子这么说，那就是千真万确的。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人会向如此温顺老实的表妹露出恶意的爪牙？

他不清楚，也找不到敌人的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成一就算想保护左枝子也无从下手。他之前隐晦地提醒过富美和美亚等家人要多加注意，也下定决心尽可能多照看她们。尽管如此，成一终究不能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她们，那么现在的自己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啊，对了哥哥，刚才有人打电话过来。”

“电话……”

“嗯，是一个名叫猫丸的人打的。”

成一早把这茬事给忘得干干净净了。回头一想，猫丸的确说过他很想知道降灵会的结果。案件发生后，他或许是在报纸或新闻上看到消息了吧。为了解详细情况，他肯定又要追问个没完没了了。

“他说什么？”

“他要我转告你的只有一句话——我闲下来了。”

“我闲下来了？”

“嗯，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没有其他的对我说？”

“没有，他说把这句话转告给你，你就懂了。”

懂就有鬼了，他又拿出这副我行我素的派头了。而且奇怪的是，他是在成一睡觉时打电话过来的，但以他的性格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毫不在乎地让家人去拍醒自己……

“他好像找我有事。”

“找左枝子你？”

“嗯，最开始听电话的是富美姨，但他要我来接。”

越来越搞不明白了。那个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他找你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但他问了我许多问题。例如外公是个怎样的人，我对大内山大哥的印象之类。问了许多方面的事，真是个奇怪的人。哥哥提过的猫丸大哥就是他吧？徒步游览东海道五十三次的那个人。”

“嗯，是的。”

“他真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和那种奇怪的人聊天。”

或许是猫丸和她说话时的表现太过滑稽，左枝子回想起刚才的事，不由得又笑了起来。虽然不知道猫丸有什么打算，但如果能像这样让左枝子心情好转，那就随他去吧。不过成一还是稍稍有些担心，他最好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晚上猫丸又来了通电话。正如成一所料——他追问个没完起来。

“喂喂喂喂，我说成一，出了这么大的事居然也不告诉我一声，你小子是不是瞧不起我？时间晚点也无所谓，昨晚那起案件发生后倒是打个电话知会我一声啊。”

猫丸还是老样子，在话筒对面旁若无人般吼得震天响。成一坚信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了，猫丸回他的一定会是——睡觉时不要给我打电话。

“虽然光看报纸只是了解了个大概，但降灵会杀人这种桥段，简直都能写成本格推理小说了好不好。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遇见的事儿啊，我说你小子也太诈了吧。为什么发生这种有趣的事儿时，每次都是你小子恰好在场？我都要羡慕死你了！”

“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种事发生在我家，对我而言可是个大麻烦。那帮警察刚刚还把我们家里给搞得一团糟……”

“你又用那种患了胃下垂的议员在做国会答辩一样阴郁的声音说话了。都和你说多少遍了，看问题的态度不要总是那么消极。”

“可是这种事情再怎么说也没法积极思考吧。话说回来，学长今早给我表妹打过电话？”

“哦，你说小左枝是吗？”

“还小左枝，能别这么凑近乎吗？”

“有什么不好的，要不我叫她什么？”

“你找她有什么事？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我不就行了。”

“我说你烦不烦呀，给你表妹打个电话而已，不要啰嗦个没完啦。你是不准女儿晚上出门的老父亲吗？只不过是有点事要问她而已。”

“你问了什么？”

“啰不啰嗦啊你，我问得很多啦，总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而且她真的是个好姑娘，无论谈论什么都那样纯粹而率真，与某个自卑又别扭的家伙真是截然不同。”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行啦，别闹了。听你说这些闹别扭的话，还以为你打算找根绳子上吊呢。对了成一，听说你今天请假了。”

“是啊。”

“这怎么行，一个正儿八经的成年人还随便翘班。”

你还有资格说我吗——成一不禁心想。但他知道如果说了这一句话，一定会引来对方的十多句还击，于是便放弃了。

“然后呢，明天去上班吗？”

“嗯，当然了。”

“好，那就明天晚上六点新宿见面。到时候可别用加班这种小家子气的理由放我鸽子啊？老老实实准时下班过来。知道纪伊国屋书店后面一家叫作‘TORENO’的咖啡馆吗？明天我们在那碰头。我和那个人约好七点见面，见面之前我先仔细听你讲讲昨晚发生的事。啊，还有尾款？无所谓，随便给点就行。那就给我够三个人在居酒屋喝一顿的钱吧。”

“喂，等等，你说什么？你那边还有别人？为什么连我都要过去？”成一不满地说。

对方大声喊道：“说什么傻话？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才东奔西跑了一整天啊，还不是为了发生在你家的那点事？我为了这个才找好时间约你出来，还要花那么多功夫的——真是不知好歹。记得按我说的做啊，算我求你了——记住了吧，明天六点，可别迟到了。”

“那个……学长你不是说你最近很忙吗？”

“忙什么？”

“就是那个恐龙化石什么的。”

“我告诉你小子……”猫丸说着，音调突然低沉下来，“今后在我面前，连个‘恐龙’的‘恐’字也不要提，要是敢提我就跟你没完。”

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猫丸似乎是在威胁他。与表情一样，猫丸的声线也非常丰富，而他现在的语气听上去凶巴巴的。

“我知道了……非常抱歉。”

总之还是先向他道歉吧。

“好的，那明天见，可别迟到了啊。”

“等下，到底要见谁啊……”

猫丸没听成一最后说的，而是直接挂了电话。成一沮丧地将话筒放回原位，心里想着——真搞不懂这位学长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

六点，那个让人搞不懂脑子里在想什么的男人准时走进了店门。

在此之前，成一一直在惴惴不安地等着他。新宿下午六点的咖啡馆里显得异常空旷。不知是因为这里的咖啡像青汁一样苦涩，还是因为那扇橙色的树脂店门太过老土，又或是因为店里的木纹壁纸沾满污点，灯光也显得暗淡而昏黄。就这家店的店面而言，任何一处要素都不像能吸引时尚的年轻情侣进店消费的样子——甚至其他类型的顾客也会对这里敬而远之。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这家店真的打算认真做生意吗？店员只有一个冷漠的年轻男子，店里的客人也很少。只有一个看上去十分疲惫，穿着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张大嘴巴趴在桌子上睡觉。在猫丸进来前，成一一直觉得心情不太舒畅。所以当见到猫丸穿着那件熟悉的松垮垮的黑色外套推开橙色的树脂店门时，成一略微放下了心里的石头，原本对猫丸的不满之情也瞬间消了一大半。如果他是提前算计好这些，才约成一在这里见面的，那就真可谓老奸巨猾了。事实上，成一担心他真的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猫丸迈着急匆匆的脚步向成一走来。接着他甩了甩垂至眉梢的刘海，让自己瘦小的身躯坐在椅子上。

“说吧，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听说那个灵媒师大叔死了，到底是什么情况？”

随意打了声招呼并急急忙忙点完单后，猫丸立刻兴冲冲地掏出一根香烟，探着身子向成一问道。

“光看报纸没法了解具体情况，搞得我怪心急的……然后呢？案子是在降灵会举行到正当中时发生的？”

“嗯……算是吧。”

成一对他那副兴奋劲儿有点吃不消。

“还什么正当中，说的好像电影的高潮一样。”

“喔喔喔，这可真了不得。然后呢，那场降灵会是什么形式的？不，等等，冷静一下，先别着急，从最开始说起，最开始的地方……我想想，就从灵媒师大叔来到你家开始说起吧。不要急，慢慢讲。”

猫丸催促着，那双幼猫般的双眼瞪得更大。这个人纯粹只是想不负责任地听些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而已吧——成一心里嘀咕着，随即讲起了事件的经过。因为要是不满足猫丸的要求，过后他一定会缠着自己啰唆个没完。

不过一旦开口，整件事情的经过就脱口而出，毕竟昨晚在警察面前已经讲过许多遍了。

为了防止以后被他骚扰，成一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一直讲到猫丸满意为止。即便如此，猫丸还是在成一说话时插嘴询问了许多案件的细枝末节，以至于一些内容重复了许多遍，例如大内山他们在会客室里滔滔不绝的演说、慈云斋的自吹自擂，以及成一在一片漆黑中的个人感受……

把一切都讲完后，成一的喉咙已经干渴难忍。

他将杯里已经半温的水一饮而尽，稍微休息后向猫丸望去。

有点奇怪。

猫丸目光涣散，整个人仿佛丢了魂儿似的发着呆。在他纤细的手指间，香烟已经燃到了过滤嘴，但他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打个比方的话，他现在简直就像一只生来第一次见到下雪，茫然地眺望着窗外景色的幼猫。松软的刘海软塌塌地垂在前额，他的那张娃娃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惊愕——那是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学长……你怎么了？”

即使成一疑惑地开口询问，也不见他那双圆滚滚的眼珠转动分毫。

“我说……猫丸学长，你哪儿不舒服吗？”

成一已经开始认真担心起他是不是有突发性痴呆症之类的问题了。

看样子他的脑回路果然与普通人相去甚远。而这种性格发展下去，终于使他病入膏肓了吗？要是一直这样反常下去，干脆就丢下他自己回去好了……

“哇！烫死了！”

成一还没想完，猫丸就大叫着蹦了起来。他扔掉烟头，把手指插进水杯里浸泡着——看来是燃尽的香烟烫到了他的手指。

“啊——烫死了！该死，怎么又遇上倒霉事了。”

猫丸气呼呼地用脚狠狠地踩着掉在地板上的烟头。

“你小子到底在发什么愣啊——烟头都快烫到我的手了，干吗不告诉我？”

他怒气冲冲的，这种拿人撒气的样子并不常见。

“你小子哎，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发呆的人是学长好不好。”

“什么发呆，我那是在思索，在思索！”

那副模样真的算是思索的表情吗？

“好吧，是我不好……然后呢，学长在思索什么？”

“思索案件的真相。”

“真相——？学长有什么头绪了？”

成一不抱期待地问道。猫丸咬着自己的下唇。

“好像有了些，又好像没有……再加把劲儿应该就可以了——不管怎么说，手头的牌还是不够。但如果顺利的话，今晚之内应该会有办法。”

正当猫丸碎碎念时，树脂店门打开，一位新的客人走了进来。猫丸转向了门口。

“啊，已经七点啦？一定是他来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灵巧地将座位换到与成一相同的一侧。

进来的是个身穿西服的年轻男子。他身材高瘦，仿佛全身都是用铁

丝扎成的。他的脸庞看上去也不呈圆形，而是像在骸骨上紧紧包了层皮一样。

“铁丝男”在店里张望一圈之后，似乎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人，继而向成一和猫丸这边走来。就连他走路的样子，也像铁丝工艺品般生硬。

猫丸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迎接这位“铁丝男”。

“您是谷田部先生吧——之前在电话里打扰了，抱歉让您亲自过来一趟。”

猫丸将双手放在膝盖上，彬彬有礼地向他深鞠一躬。“铁丝男”谷田部找好位置坐了下去。

“不必客气，反正今天也没其他事情。”

他的声音非常沉稳，显得与外表不符。

“劳烦您特地来此，非常感谢。我是给您致过电的猫丸——这位是我提到过的方城。”

听猫丸说到自己，成一也不由自主地开了口：“初次见面，我是方城——学长，请问这位是……”

猫丸用圆溜溜的眼睛向成一瞥了眼。

“这位谷田部先生是正径大学心理学科的助手，也是神代先生与大内山先生的同事。”

“哦……是这样啊。”

成一点了点头。谷田部用一本正经的表情看着他。

“没错。我们大学的神代与大内山这段时间似乎给您和您的家人添了不少麻烦，我在这里深表歉意。”

“哪里哪里，怎么能说是麻烦……反倒是我们家发生的怪事把他们二位牵扯其中，该道歉的应该是我……”

猫丸打断了成一的话头。

“好了，客套话就先说这些吧，我们尽快进入正题。在电话里也提到过，我有两三个问题想向您打听。”

“可以，请问吧，是什么问题？”

谷田部悠然地说。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能请您谈谈大内山先生与神代先生在贵校里给人的印象吗？也就是在贵校的其他人眼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恕我直言，他们对超常现象的研究，是这么叫的吧，人们真的觉得那是正经的研究吗？”

猫丸问道。

“这个嘛，他们的研究会——也就是以绵贯教授为中心的心灵研究小组——”

谷田部稍加犹豫后正颜厉色地说：“老实说，他们的研究在我们之间的评价并不算高。虽然名字叫‘正径大学心灵研究会’，但它与我们大学其实没有任何关系，顶多算是同好会性质。它只是绵贯教授以个人名义找来几个爱好者共同成立的研究小组而已。他们自作主张使用学校的设备，已经被一些教授批评过了——还有一些教授认为：根本没必要在大学里正儿八经地研究什么把勺子弄弯的超能力。”

“原来如此……然后呢，这件事谷田部先生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猫丸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个嘛……我的想法倒无所谓，但我的恩师有村教授也是对此感到不悦的教授之一。他曾想与其他教授共同劝诫绵贯教授，但对方却始终固执己见——绵贯教授甚至认为有村教授只是看他不顺眼。不管有村教授怎样好言相劝，他依旧自行其是。”

换句话说，这也算是大学内部派系之争的一种了。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句话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么谷田部先生，您觉得他们的研究小组今后有可能会晋级为大学内部的正规研究所吗？”

猫丸问道。

“这个嘛……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谷田部扭了扭头。

“首先，您知道要在大学新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有多么困难吗？”

“抱歉，这个我不清楚……”

“我举个例子吧。无论是绵贯教授想要将他那个心灵研究会发展为正规研究机构也好，还是购买特殊实验器材也罢，都必须向文部科学省提出计划书和预算书才行。”

“哦……文部科学省吗？”

“没错，因为大学建设的规格和标准都由文部科学省来决定——当然，超心理学的课程并没有包含在内——如果要增设新的科目，就必须在有限的预算中争夺自己所需的那部分。如果增设成功的话，就必须要从其他讲座与研究机构中削减预算，而光是现有的研究项目就已经让预算捉襟见肘了，您觉得文部科学省会同意为了研究超能力而削减其他方面的预算吗？”

“要是政府机构能这么容易说话就好了。”

“当然在如今的体制下……”

“肯定是办不到的，对吧？”

“没错，不仅如此，在向文部科学省提交计划书之前还有几道难关。首先需要去所属学部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咨询并获得认可。可如今我们人文学部必须要做的研究计划还多如牛毛，超心理学的计划书根本没有被优先采用的可能。再说，就算研究计划得到教授委员会的认可，也只是过了第一关。之后还必须让计划书在负责所有大学管理运营的评议会上通过才行。而只有这个运营评议会的负责人才有权向相关部门直接提出申请——教授们得让这位负责人充分地理解到这个计划值得他与相关部门交涉，否则计划书只会卡在相关部门处打太极。但我不认为这种研究计划能够在评议会上通过——任何大学都不会有勇气把‘折弯汤匙’这样的研究计划提交到文部科学省去。首先这会让人质疑大学的水平，其次搞不好甚至会让大学成为社会的笑柄。”

谷田部冷着脸结束了自己的话语。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些正径大学的助手，无论大内山他们，还是这个谷田部，说起话来都喜欢长篇大论？——成一在心中思忖。难道是因为平时太过专注于研究，没什么机会说话，导致一旦有了机会就开始说个没完吗？还是因为在教授面前没有插嘴的机会，导致他们表达观点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不过这也不是坏事，从他的话里，已经大概可以明白这位“铁丝男”所处的立场了。也就是说，他在大学里应该是与神代他们站对立面的。他清楚对方脱离主流的研究无法得到社会认可，确信自己的阵营一定能赢过对方，所以才会向局外人轻易透露内情。想必猫丸早在打电话邀请的时候，就已经灵敏地嗅到了他身上的优越感。也正因如此，对方才会毫无防备地来到这里见他。想都不用想，昨天猫丸一定是用肉麻无耻的花言巧语把谷田部给恭维到了天上。从猫丸对他极尽殷勤的态度上也能够大致看出是怎么回事。不过轻易着了猫丸的道儿，还特地跑到这里来说自己同事的坏话，可见对方的人品也好不到哪儿去。

“劝诫绵贯教授的众多教授中，有位言辞激烈的人甚至这样说过——堂堂大学在编教授，却始终做着‘灵异现象’这种不科学的研究，这种事情光是说出来都觉得荒谬。”

先不管这样说是不是太不留情面，但谷田部的语气的确很有研究学者的风格。

“现状就是如此，做这方面的研究只会被人当成不务正业或是个人爱好——也不知道绵贯教授到底懂不懂这一点。其他教授似乎也不知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难题，毕竟绵贯教授对集体行为心理的研究在学会获得了相应的认可，教授至今做出的成绩也值得我们这些年轻助手尊敬。只不过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不能让他继续留在研究室了。但又不能去排挤打击一位既有研究成果又有实力的教授。我的恩师有村教授和绵贯教授是老朋友，各位老师都曾想方设法想让绵贯教

授醒悟过来，可是神代和大内山他们两个却一直大力推崇绵贯教授的研究，真是想不清为什么——说实话他们简直是在添乱，教授们想必也对他们感到十分头疼。”

谷田部在说话时始终皱着眉头。猫丸饶有兴趣地听完了他的话，像只小猫似的将手伸到长着一头乱发的脑袋上挠来挠去，他看上去似乎非常高兴。

“说句题外话，猫丸先生，您知道福来友吉吗？”

谷田部喝了一口青汁味道的咖啡后，向猫丸问道。

“嗯，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猫丸乐呵呵地回答。

“方城先生您呢？”

“不……我不认识。”

成一说完，谷田部那张骷髅般的面庞微微转向了他。

“福来友吉是明治时期的心理学家，曾在原东京帝国大学进行催眠术方面的研究。他搜集大量临床实验案例，撰写了一本名为《催眠心理学》的书籍，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我记得，后来他的研究好像渐渐转向超心理学方面了吧。”

猫丸说道。

“没错。福来教授之所以会这样，似乎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怪事——某位实验对象在被催眠的过程中，说出了一本放在桌子上的书籍中的内容，连哪一页里写了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福来博士认为这名实验者是通过视觉以外的感官透视了那本书。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埋头于透视和念写方面的研究之中了。您对念写有了解吗？”

被问到的成一回答：“只清楚个大概……将照相机像这样放到额头处，然后按下快门，是这个吧？”

“没错，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冒牌货的超能力表演者进行这种表演。但在福来博士那时还是干版摄影（黑白相片），念写方法与现在有

些不同。那时的方式是先密封好干板胶片，然后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用念力使其曝光。也就是完全不接触光的前提下用意念让胶片曝光，显示图像——当然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来，这种事情纯属胡说八道，只不过福来博士似乎认为这样是可行的。之后他还撰写了《心灵与神秘世界》等书籍，成为我国首位研究灵异现象的科学家。至于为什么提到福来博士，是因为我听说大内山他们似乎想把绵贯教授吹捧为第二个福来友吉。”

“哦？第二个福来友吉吗？”

猫丸惊叹一声，似乎很是钦佩。

“嗯，不过纯粹是听别人说的，实际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他们似乎是想让绵贯教授成为国内心灵研究的代表人物。”

“哈哈，毕竟这位教授既有名声又有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一块很好的招牌对外宣传嘛。”

猫丸说完，谷田部表示：“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我听说不仅仅是成为招牌那么简单，绵贯教授似乎也有自己的打算。”

“教授也有打算？不过谷田部先生，我记得福来友吉正是因为热衷于那些研究，才会被赶出帝国大学的吧？”

猫丸说道。成一不禁感叹他了解的偏门知识还真不少。

谷田部点了点头。

“没错，由于受到了社会和大学内部的批判，他被迫离开教职。而且据说由于他‘蛊惑人心’，宪兵们也看他不顺眼。”

“晚景如此凄凉，绵贯教授还想费尽心思成为第二个福来博士吗？福来的晚年应该是颇不得志吧……”

听猫丸这样说，谷田部郑重其事地说：“所谓的不得志，只是权威人士们的看法。”

“哦？也就是说福来友吉晚年并非郁郁不得志？”

“嗯，我觉得这不能一概而论。听好了——研究学者分成两类，其

中一类人的乐趣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大限度地活用预算和人手；另一类人的乐趣则是埋首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中，能够安贫乐道。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学者各有各的利弊——前者需要向大学机关妥协让步，此外还必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研究，而后者的研究则常常伴随着缺乏资金的苦恼。要说福来友吉的话，他大概属于后者吧。沉迷于研究之后，其他难处就毫不在意了——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学痴'。至于哪类研究学者更加幸福，就是个人天性的问题了，至于他们幸福还是不幸，我想我们不能乱下定论。"

"哈哈，我懂你的意思。"

猫丸用力点着脑袋，似乎深有感触。这位学长平时总是过着闲云野鹤般自在逍遥的生活，看样子福来友吉的经历也引起了他的共鸣。

"这样考虑的话，我们或许不能断言福来的晚年是不得志的……"

谷田部继续说道："据说福来博士从帝国大学离职后始终居于仙台，还创立了'东北心灵科学研究会'，将一生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上。尽管也苦于资金不足，但多少还有一些人资助他。在他死后，人们还建立了福来友吉纪念馆。福来生前经营的'团结会'后来更名为'福来友吉心理学研究基金会'，支持着后生学者继续进行研究。他的人生其实也算得上成功了。"

"原来如此……这么说绵贯教授也是福来那样的学者？"

"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想是吧。他一旦沉迷于某件事，就会忘记其他一切。"

"因此他才会想成为第二个福来吗？"

猫丸问后，谷田部连忙摆着干瘦的手臂说："不不，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是有人在讨论那些拍绵贯教授马屁的人是否有这样的企图，实际情况我也太不清楚。只不过他们或许真的在考虑成立基金会，也有传言说他们在寻找资助者……"

成一恍然大悟——他想起来了，之前神代说过"非常希望今后能和

各位交个朋友”之类的话，话里估计就暗含了成立基金会时希望对方提供资金赞助的意思吧。谷田部的话语让他注意到了之前没能发现的事。神代和大内山，他们似乎也有着自己的打算。想想也是，猫丸这样的闲人暂且不论，他们俩可是一流大学的研究助手。光是为了揭穿灵媒师的骗局就特地抽出时间三番五次往别人家里跑，这也未免太做作了。即使用揭露骗子、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为借口，他们也未免显得过于积极。这样一想，他们的行为多半是为了给自己做宣传。揭穿灵媒师的骗术，展示自己的优秀，继而渐渐提出请求资金赞助的话题，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对比宣传了——优秀的推销员都会用到的手段。但成一心里依然有些别扭。他们所做的虽然算不上是坏事，但以有心算无心，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将组织的内幕透露给外人能起到释放压力的作用。谷田部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成一立刻向猫丸发起了牢骚。

　　“我算明白了，他们不就是心灵研究会的推销员吗！”

　　“此话怎讲？”

　　猫丸点上一根香烟，用圆滚滚的眼睛疑惑地望着成一。

　　“难道不是这样吗？每次来我家都东拉西扯说上一堆，结果还不是想为基金会拉赞助！”

　　“我说刚才怎么格外安分，原来你在想这些啊。”

　　“我说错了吗？虽然谷田部说是传言，但很明显就是真的啊！”

　　“看来你小子还是不够老练啊。”

　　猫丸用鄙视的眼光望着成一。

　　“刚才那个谷田部明显是与神代、大内山他们站对立面的，原本就看不惯搞心灵研究那派的人，你觉得他会对大内山他们极力赞扬吗？他平时想找人说说大内山他们的坏话都没机会，所以才会对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发泄——正因为我们是局外人，他才会滔滔不绝地像刚才那样说上一大堆。”

“那他刚才提到的资金赞助之类的话，都是夸大的传闻吗？”

成一问后，猫丸漫不经心地答道：“肯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不能因为这个，就认定大内山他们单纯想要攫取暴利。你的感觉没错，谷田部一定是那样认为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真相。我不是说过许多遍了，看待事物不能过于片面。你还真是老样子，一点进步都没有。除了客观事实以外，任何人的话都只信一半是不会有错的。对待问题必须纵观全局，用更加广阔的视野进行看待。”

“那你今天为什么特地叫我出来？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和谷田部见面，让我看清大内山他们的本来面目……”

“唉，你的想法总是那么惊人。”

猫丸轻轻撩了撩下垂的刘海。

“叫你一起过来是为了让他更容易管不住自己的嘴。”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跟他谈话，那个家伙肯定会心怀戒备——没有人会出来和一个初次见面、素不相识的人谈论学校内部的事情。但如果我告诉他你也会到，他就会愿意出来了。即使与神代他们站对立面，表面上大家还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要是给同事添了麻烦，哪怕是他也会产生罪恶感的。但如果以你的名义找他问话，他就不会毫无理由地拒绝了。而且估计他也很想见你一面，因为他担心你家会出资赞助神代他们，让那个令自己不愉快的圈子达成目的。于是他决定和你见面，尽可能阻挠一下对立团体。毕竟谁也不愿意看见自己讨厌的家伙获得成功。如果你对神代他们印象不错，就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印象，然后事态就会像油纸包不住火一样，不用怎么诱导，他就自然而然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了。”

这位表情仿佛小动物般的温顺学长，满不在乎地使用了卑鄙的招数。

“不过嘛……虽然之前还无法肯定他是否有这样的想法，但至少我

给了一个让他说出来的理由。今天的你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诱饵的角色——一个能给同事带来麻烦的事件相关者，一个让自己心里过得去的借口，一个能让自己来到这里的行为拥有意义的人。”

“这算什么……你就是为了这个把我叫出来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也就是说，我只是个陪衬？”

“嗯……算是吧。”

猫丸说得仿佛事不关己一样。

“饶了我吧，这样一来我不是简直像个傻子一样？”

“行了行啦，又摆出那副被地狱瘴气呛到一样的阴郁表情了。我说的应该没那么过分吧？你要瞧得起自己，用不着那么自卑。”

分不清猫丸到底是在安慰自己还是调侃自己，但又没有必要因此太过生气，成一不禁哑然失笑。

“好了，该去下一个地方了。”

猫丸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继而掐灭了香烟。

“喂，在那傻笑个什么劲，我们走了。”

轻轻丢下这句话后，猫丸霍然起身向外走去。成一慌忙想跟上去，却在门口被面无表情的店员截住。这时成一才注意起一件事来，他回过头去，发现刚刚自己所在的位子上正放着一张还没结过的账单……

成一现在只想回家。

前天晚上的睡眠不足依旧让他感到疲倦。可以的话，他真想立刻回到家里，扑倒在自己的床上。但原本打算走向小田急线检票口的成一，又被猫丸强行拽到了JR线上。

“你要去哪儿啊？走这边。”

猫丸虽然身材瘦小，倒是有着一股蛮劲儿。

“等，等等……又要干什么啊？”

“啰不啰唆啊你，跟着来就对了。”

他不容分说地强行把成一拉进了电车。

在车里，猫丸也不管一头雾水、骑虎难下的成一，而是拉着电车上的吊环，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路灯。望着猫丸那张如茫然的幼猫般的侧脸，成一悄悄地叹了口气。真是够了，先是被他狠狠捉弄一顿，现在又被他拽着到处乱跑。他很清楚猫丸的性格有多么强硬专断。但像这样被他拽着跑来跑去，感觉似乎倒也不错。但就算如此，至少提前告诉他要去哪里也好啊……

下车的地点是上野。

两人分开人群，步行前进，走到离浅草不远的地方，最后来到了一个满地垃圾的街口。

各色霓虹灯铺天盖地地闪烁着，酱油在锅里烧焦的味道随处可闻。这条小巷的前面似乎就是大街——站在这里就能听见车辆往来穿行的声音。街上既有身穿西服、走在下班路上的工薪族，也有喝得东倒西歪、跌跌撞撞的醉汉。

在这个因垃圾而显得有些肮脏的街口，能充分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活力——喧闹、体味以及人类的体温。

这条小巷有着自己的生命。

猫丸敏捷地在小巷中穿行，那件松垮垮的黑色外套随风飘舞，成一的步伐则有些缓慢。

他感到一丝为难。

不擅长与人交往的成一，很少会踏入这种夜晚的街口。他甚至不太清楚还有这样的地方，因此不由得有些慌乱。尽管如此，他却绝没感到不适。或许是因为他的潜意识觉得：偶尔逛逛这种地方倒也不赖——当然，如果不是猫丸带他过来，他自己是不会想到要来这里的。

五月的夜风令人心情舒畅——街头夹杂着各种味道的夜风轻轻抚过成一的身体，猫丸的乱来给他造成的闷气也被一扫而空。偶尔逛逛这种地方倒也不赖——他再次这样想着。和猫丸一起，感觉世界都变得更加

宽广了。想到这里，成一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没过多久，猫丸在一家店门前停下了脚步。门前挂着大大的红色灯笼与绳暖帘。成一刚想仔细看看店名，猫丸也不管成一跟没跟上，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成一赶忙在他身后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一股烟雾扑面而来。那是烤鸡肉串冒出的油烟，这种油烟灰蒙蒙地笼罩在整个小店之中。

与油烟混在一起的，还有店里的喧嚣。

杂乱的怒吼声以及男人们粗野、沙哑的嗓音——噪音的声浪向两人袭来，成一瞬间被这种气氛震慑在原地。但猫丸却丝毫不为所动，见怪不怪地环视着店内。

店里的墙壁被煤烟熏得污黑，写着菜名的纸笺也已经被熏成棕褐色，连边角部分都开始发翘。地板和天花板看上去都油乎乎的，或许是被香烟的烟油与烤鸡肉串的油烟夹杂在一起的产物所熏成的。食客坐了店里约七成的位子——这里比刚刚的咖啡馆要热闹得多。成一觉得店里的人们虽然穿着不甚讲究，但都十分豪爽奔放，反观西装革履的自己倒是显得极不应景。为了稍微缓解这种尴尬的感觉，他还是松了松领带。

猫丸好像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他对成一使了个眼色后走向吧台。尽管不清楚他的意图，但成一还是跟在他的后面。

那个人正独自坐在吧台前的座位上。

“请问，您是武井大叔对吧？”

猫丸开口后，对方缓缓地转过身来。眼前的人已经年逾花甲——他有着圆圆的面庞，花白的头发剃得短短的，下巴上的长须似乎未经打理，看上去呈现着红烧鸡蛋那样的古铜色。

“您说过要是有事找您，来‘阿多福’酒馆就行，您差不多每晚都会在这喝酒，于是我就来了。”

猫丸笑呵呵地说着。

“哦……你不就是白天给俺打过电话的小哥嘛。”

年逾花甲的男人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把目光投了过来，显得有些惊讶。

“你还真过来啦。唉，无所谓，你叫猫……什么来着对吧。算了，坐坐坐。”

男人的脸和胸膛在酒劲下变得通红，说话的声音也十分沙哑。

在“铜胡子”的邀请下，猫丸轻轻一跳，坐在了他身旁的座位上。成一则坐在了猫丸身旁——尽管那张木制框架、竹藤编成的座椅上有种油腻腻的感觉，但他还是坐了上去。就这样，坐在吧台前的三人——一个年逾花甲、头发花白、身穿驼毛衬衣的老人，一个披着松垮垮的黑色外套、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个子男人，以及西装革履的成一——形成了一个相当别致的组合。

“那么，武井大叔……”

猫丸迅速和这位“铜胡子”搭起话来。

“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和您提过的方城。”

“哼……”

名叫武井的“铜胡子”只是瞥了成一一眼，似乎对他丝毫没有兴趣。同时他也像是担心被骗一样，警戒着他们。成一半半拉拉地向他鞠了一躬。

“有关小善的事，俺已经跟警察老爷们说得够多了。”

“嗯，我猜也是。不过我们只是出于个人原因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猫丸说道。

“俺也不太清楚。小善遇害的案子，俺啥也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简单的问题，例如穴山大叔生前的为人之类的。”

“哼……算了，既然你们特地跑来一趟，也不好撵你们回去——喂，掌柜。”

老人武井说着，向吧台里大声喊道：“总之先上啤酒，给这俩小伙

子也上两杯。”

“哦，这可怪少见的。武哥今天怎么找年轻人陪你喝了？”

吧台里的一个中年男子说道。他身穿脏兮兮的白褂，头系正面结扣的头巾。别看他嘴上和武井说着话，手上可一点也没闲着，把架在炉子上的鸡肉串猛地翻了个个儿。只见男子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长期受油烟熏渍的眼睛也显得红通通的。

“没这回事儿，这两个小哥是过来打听小善的事儿的。”

武井大声嚷着，把老板端来的啤酒推到猫丸面前。

“来，先喝上一杯，喝了这杯，咱们就算亲近了。”

“那真是谢谢了。”

将啤酒倒好后，两人碰了碰杯。武井将自己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猫丸只是轻轻地嘬了一口，就把整杯酒都推到了成一面前。

“我酒量一般，剩下的就由他替我喝了——武井大叔，这儿的烤鸡肉串，味儿说得过去吗？”

“何止是说得过去而已。”

武井顶着通红的脸笑着。

“这家的烤鸡肉串可是浅草最出名的！”

“那太好了，我得尝尝。”

“这儿的炖杂碎也好吃，有不少人专门从隅田川对面过来，就为了吃这个。”

“这可真不错——老板，来三人份的鸡肉串和炖杂碎。”

“好——嘞！”

吧台那边传来了劲头饱满的应答。

“来，小哥，一口闷！”

武井把啤酒瓶推到成一面前。

“啊，谢谢。”

在武井的极力相劝下，成一不由自主地很快喝空了杯里的酒。空腹

饮酒让冰爽感渗透全身，令他无比舒适。

“喔，小哥喝得爽快！快，再来一杯！”

成一的面前倒上了第三杯啤酒。

“这位武井大叔与穴山大叔可是老交情了。”

猫丸说罢，成一被喝下去的酒猛地呛了一口。慈云斋的朋友？在他眼里，这个男人只是个住在平民区的普通大叔而已。

“武井大叔你也喝。”

猫丸周到地给武井倒上酒。

“穴山大叔遇害，我感到非常遗憾。”

“是啊……他还没满六十岁啊……虽然小善也常说自己会不得善终，但还是太可怜了啊……”

武井一口干掉了杯中的酒，似乎在强颜欢笑。

“请问您说的小善是……”

成一好奇地向猫丸对面的武井问了一句。

“嗯？——哦，小哥你只知道他现在的艺名吧。”

武井用朦胧的醉眼望着成一。

“过去小善是用原名活动的——穴山善介——善介是他的原名。当时人称‘吞天阿善’。在一群伙伴中，他是名气最响亮的那个。”

“吞天阿善？”

“没错，吞天阿善。对艺人来说，只有拥有自己的绰号才算够格。别看俺现在是个糟老头子，当时俺‘走绳阿哲’的绰号也是响亮得很呢！”

“您是……艺人吗？”

成一惊讶地瞪圆了双眼，猫丸像看热闹一样笑嘻嘻地望着他。武井继续说道：“是啊，俺和小善都是地道的浅草艺人，而且不是在六区表演，是正儿八经地在浅草公园表演。”

“公园？”

“没错，街头艺人。不过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现

在的庙会里顶多还剩下几个叫卖蛤蟆油的小贩。小哥你见过那样的人吧？”

“嗯……”

成一茫然地点了点头，武井冷不防地挥起手中的筷子。

“瞧一瞧看一看啊！来看看俺手上这把宝刀，这世间没有它斩不断的东西！如各位所见，俺只需在这张白纸上轻轻一划，就能一张变两张，两张变四张，四张变八张，八张变十六张，十六张变三十二张，纸片恍似比良暮雪从天而降！但别看它如此锋利，只要在刀身两侧涂上这蛤蟆油，它就连一张白纸也划不开！您瞧好了，无论是砍是拉，怎么割都没事。但要是擦去了这蛤蟆油，就连一寸厚的铁板也能一刀两断！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他口若悬河地说着贯口，声音听上去完全不像刚才那样醉醺醺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猫丸迅速地接了下去。

“清晨十分，万物影影绰绰，目视不清，一片恍惚迷离当中，看不出事物的形状与模样。山寺里钟声雷雷，童子以杵撞钟，分不清是钟响还是杵响。各位看俺手中这个茶罐，中有一寸八分大小的唐人风发条人偶。说起人偶手艺人，有名的有京都的守随、大阪的竹田缝之助、近江的大掾、藤原的朝臣。而俺这个乃是近江手艺人所制，人偶咽喉安着八枚齿轮，背后别着十二枚别扣，将枣子置于大路上，吸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后，人偶就会破罐而出。”

他的流利度也完全不输武井。成一固然吃惊，武井则更为惊讶。

“咦——这可真了不得。小哥，你很行嘛，在哪学到这个的？”

“不敢当，只是边看边模仿来的。班门弄斧，真是惭愧惭愧。”

“哪里哪里，很了不起啊。你这一口江户腔可是流利得很呢。年纪轻轻就这么有出息，俺高兴啊。来，咱们喝一杯！”

“这个嘛，就还是让他来替我喝吧。”

猫丸说着拽了拽成一的胳膊，武井在成一手中的空杯里倒满了酒。

“这位小哥，你也知道蛤蟆油？”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什么嘛，原来你只是负责喝酒的，那你喝吧，一口闷。”

“嗯……我喝了。”

“哦？看来你唯独喝酒还算痛快。来，再满上一杯。”

啤酒一杯又一杯地续着。

“那武井大叔，咱们继续谈穴山大叔……”

猫丸不经意地说回了正题，武井的喉咙咕嘟地响了一声。

“哦，对了，我们要说小善来着……”

“是啊。”

“小善……小善他是昨天没的……不，已经是前天了……直到现在俺还没法相信。俺认识的那个小善——就在前几天晚上，俺还和他在这儿喝酒来着。俺直到现在也不能相信……”

“您的心情我懂。”

“小善……他是个好人啊……作为艺人也是第一流的。而且小善能说会道，只要他一开口，路上的行人一下子都会凑过来，俺看在眼里，真是既不甘又羡慕。除此之外，他的杂技也精湛得不得了，在人体水泵这招上，没有人能胜得过他。”

“人体水泵？”

“没错，就是像水泵一样，无论什么东西都能吞到肚子里的技巧。”

“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吞天阿善’这个绰号吗？”

“是啊，小善的杂技真是有趣极了。钢针、灯泡、金鱼、剃刀……首先吞下各种各样的东西，再按观众说的顺序吐出来，真是精彩极了。他甚至能吞下连着电线的灯泡，灯泡在他的肚子里一下子亮起来，惹得观众们都哈哈大笑。”

成一被吓了一跳，不禁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能把各种物品吞进腹内再吐出来，没想到慈云斋还会这种杂技。

但猫丸轻轻用眼神示意成一不要出声。

“原来穴山大叔过去是表演这种杂技的街头艺人啊。”

“是啊，过去有很多像俺们这样的。在浅草公园或是浅草观音像之类的地方，人们会排成长队观看表演。那时候真是热闹极了。到处都是小商小贩，有靠托儿卖货的，有靠说套话卖货的，有占卜算命赌棋的，还有牵条会算术的小狗过来展览的——一到晚上，煤油灯唰地成排亮起，年轻姑娘们高声唱起《安来节》，光问价不买货的客人挤得到处都是……怎么说的，显得特别有烟火气。旧杂货摊、旧书摊，还有拉洋片和变戏法儿的。大规模一点的会用苇草搭个简易小屋，在里面表演马戏，给人参观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得花钱才能进去。在里边能看蛇女、看骨头架子跳舞、看女人玩相扑、看辘轳首、看熊女、看大力女……最有意思的是看蛸男表演，只见他胳膊腿儿左拧一下右拧一下，就能钻进一个不丁点儿大的箱子里。接着三个年轻人把箱子翻过来转过去，再拎在手里抡来抡去——真不知道那帮家伙现在到底都在干啥，不知道还在不在庙会上了，他们真的都很有艺人的心气儿啊。原来俺认识一个熊女，别看浑身是毛，可她为人真的很好。背地里总是那么努力，又很彬彬有礼，比那儿的其他姑娘都稳重得多。但她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又很有艺人范儿。别看是让人参观，可她一点也不怕生。只不过她的钱却总被几个野蛮的家伙抢走。有个叫顷助的侏儒，每天都去抢她的钱，然后跑去赌骰子。欺负得她每天晚上都像个孩子似的哭着，求他能还自己一点，可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根本不可能还给她。不过在表演方面，那里的所有人都毫无疑问有着身为艺人的自尊心，大家都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去表演杂技的。”

武井抬头向上望着，嘴里面叨咕个不停。猫丸也少见地从头到尾闭着嘴巴，老老实实地听对方继续讲着。

“但在所有人中最耀眼夺目的，还得是俺——俺们这些本领高强的艺人，因为俺们都有着看家绝活。像是大神乐、椅子戏、足技、杂耍、

腹语术什么的。俺们这边是俺、小善，还有大力士古田在一起搭伙，俺们三人并称‘三巨头’，因为俺们仨在这片也是小有名气，当时还和歌舞团的姑娘们有过不少风流韵事。过去那些杂技可了不起得很——原本俺是关西的艺人，在那边和女老板闹翻被她给炒了，所以才到这边来营生的——货真价实的瓦片，三十块，俺一下就能劈开，比现在那些玩空手道的可厉害多了。就像这样屏息运气之后，大喝一声，就能单手劈开三十块瓦片，干脆利落，就是一下子的事儿，了不起吧？不过瓦片摞得太高也不好办，一不小心就全倒了。哇哈哈哈，是不是很有趣，这位叫猫什么的小哥。”

“可不是嘛……武井大叔，咱们差不多该换清酒了吧。”

猫丸笑吟吟地说。

“喔，猫小哥，你很懂喝酒嘛——喂，那边那位专门负责喝酒的小哥，你没啥问题吧？”

“嗯，好的……我陪您喝。”

“很好，就得这样。老板，给俺们上五壶！”

看样子喝得有点上头，武井原本粗重的声音又抬高了好几个调。

“后来呢，俺们年轻的时候也爱到处周游——虽然浅草也很中意，但那会儿年轻嘛，就是想出去走走。当时俺们马不停蹄地跑遍整个日本，哪里有庙会祭典，哪里就是俺们的舞台。我们像流浪汉一样，旅途是一段接着一段。当时俺们甚至还去过亚洲其他地区，那可真是太有趣了——以艺人的身份走南闯北，花天酒地，无论去哪都大受欢迎。吃香的喝辣的，每晚都是觥筹交错。当然，有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但那时候年轻，俺们也丝毫不在乎。可回到日本不久后，老家在轰炸中被烧毁，日本也输掉了战争……”

武井在空杯里咕嘟咕嘟地倒上酒。

“因为疲劳过度，那时候俺还服用一些药物……俺和小善说过，自己恐怕将来会不得善终，可没想到小善居然会先俺而去……他这个人心

好，也很爷们儿。每当俺们在外面和当地的流氓混混儿有冲突时，打头去和对面谈判的都是小善。真是个好人啊。”

武井摇着头发花白的脑袋，一口气干掉了杯中的酒。

“但最重要的是，小善真的很爱杂技。一旦小善发现感兴趣的杂技，就会过去缠着人家教给他——他又非常聪明，那些杂技一学就会。当时有个人叫三龟太郎，会耍南京玉帘，小善一下子就学会了，后来他的生意都没法做了，只能干发牢骚。就这样，小善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杂技。不过其中最有趣的，还是他的人体水泵。前一秒还一脸严肃，下一秒就把电灯泡一下子吞进了嘴里，光是看着就让人想笑……”

武井已经开始口齿不清起来。或许是陪着他太久的缘故，成一感觉自己也有了些醉意，同时还伴随着困意和饥饿感。然而他觉得心情不坏。不但周围的吵闹声他完全没放在心上，就连店里的醉汉们粗野狂放的笑声，如今听起来也只是像背景音乐一样令他感到愉快。

“那么武井大叔，穴山大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灵媒师这行的？”

猫丸问道，看样子终于要进入正题了。武井又在杯子里续上了酒。

“啊啊，灵媒师吗……那种玩意儿算什么……明明小善的技巧还在，就算现在也能继续吃杂技这口饭。可他总是说什么时代已经变了……”

“是啊，是啊……既然这样说，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了灵媒师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嘛，差不多是十年前吧……啊，对了，是在差不多十年前。因为俺记得那年上野的信浓庵正好倒闭了。”

“穴山大叔为什么会想到做灵媒师呢？”

“不太清楚……可能由于他热衷杂技吧。不管是什么形式，他如果不做点什么，肯定是闲不下来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定要做灵媒师的，对吗？”

“算是吧，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小善性格里有些地方像个孩子那

样天真无邪，他特别喜欢吓唬人。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技巧太有自信……他最擅长用麻利的戏法吓唬人，幽灵那套应该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了。”

“是为了……吓唬人？”

“是啊。他做灵媒师，没有过一丝要赚大钱的想法。毕竟他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在俺看来，他纯粹是在行善。”

“行善？”

“没错，就是行善。”

武井说完这句话，喝了一大口杂碎汤。

“喂，猫小哥，知道小善平时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怎么做的？”

“说出来真是惹人发笑——喂，老板，再上五壶清酒——小善他说自己受人所托，会去别人家里开降灵会或是做做除灵之类的活儿。”

“嗯嗯。”

猫丸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向前探出身子。

“最开始呢，他会先尽可能讲些不怎么吉利的话吓唬对方。你们也知道，小善长得本就吓人，再顶着那副表情说些荒诞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例如对方的家人遭到了诅咒，或是这家的女儿被鬼怪附身了什么的，让他这么一说，全家人都会被吓得不行。不过这也在所难免，毕竟小善一向能说会道。俺跟他去过一次，当时简直都要笑出来了。小善的演技实在太高明了，骨子里都是戏啊……”

“原来是这样。”

“然后呢，狠狠吓唬人家一顿之后，就结束了。小善会告诉他们，只要家人之间和睦相处，恶灵就会退散。”

“什么？”

“这话从俺嘴里说出来，可能有点像开玩笑。你看，小善他用了那么可怕的语气，那么复杂的话术，最后光是告诉人家，只要全家人齐心

协力，增进感情，恶灵就会被这股力量驱散之类的话——配合着他的样貌说出这种话来，看上去就更煞有介事了。”

武井笑着，黝黑的面庞上满是褶皱。只见他大口大口喝着杯里的酒。

“前一阵子也是，一个老婆子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他跑去那儿举行降灵会——说是要召唤那个老婆子已经过世老伴儿的灵魂——那个时候他说的是‘别怕，等你过来了，咱老两口还在一块儿’。”

猫丸陷入了沉默。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呆滞，光是用指尖扯着垂到自己眼前的刘海。

“当时那个老婆子，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小善是这样告诉俺的。这阵子也是，有一家人坚信家里盘踞着恶灵。小善去了那里对人家说——不必担心，盘踞在这里的只是家中先祖们的灵魂，他们只是担心家人生活是否和睦，前来查看而已——小善做的都是这样的事。那家人很高兴，多给他不少礼金，但小善坚持只收最开始谈好的那些——小善他的确会做出这种事来。”

武井咕咚一声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穴山大叔……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猫丸用平静的口吻问道。

“谁知道呢……或许因为他还是爱着杂技吧……小善的老婆儿子没得很早……俺在想，家人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个一直解不开的心结……但这方面俺也不是很清楚了。”

“对了，武井大叔……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猫丸睁着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

“您知道穴山大叔在开降灵会时，具体用的是什么手法吗？”

“小善的……手法？”

“嗯，像是不用手碰，就能移动玩具和小型铜钟，或是让一块发光的布条在空中起舞之类的。”

“不知道，这些俺也不太清楚。这类事情就算俺问小善，他也不肯给俺解释。就像过去那些变戏法儿的人一样，不管怎么问都只是笑着，但从来不肯告诉俺里边的诀窍。”

“原来是这样……但武井大叔您是怎么想的？既然您和穴山大叔曾是同行，应该能看出点儿端倪来吧。”

“俺吗？俺可不行。俺和小善不一样，手脚笨得很，头脑也不如年轻时灵光了。说到底，俺对杂技的态度就没有小善那么热忱……”

武井说着，用手把自己的右膝敲得梆梆作响。那条腿看上去虽然不像有什么大问题，但他还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过去，俺也能在细细的麻绳上轻快地行走——还有着‘走绳阿哲’这个绰号，现在却沦落成这副狼狈相，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武井说着，继续将酒往喉咙里灌着。

“小善做的那些事……可能的确是在弄虚作假。他用来骗人的手段，肯定是天衣无缝……但是猫小哥，小善他干的都是好事儿，至少不是什么没脸去见老天爷的事儿……这些你是知道的吧？”

武井的话语里夹杂着呜咽。

“我清楚，我很清楚。”

猫丸连连回应，仿佛在安慰他。

武井湿润了双眼，不停地点着头，仿佛面前的人就是穴山一样。

从店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两人把烂醉如泥的武井托给了店里人照顾。店里的人告诉他俩——这已经是常事了，不必担心。然而这顿酒最后依然是成一结的账。

成一与猫丸一同走在前往车站的路上。

室外的气温非常适合散步。

恰到好处的醉意令人无比舒适。街上的霓虹灯耀眼夺目，连街上那些步履蹒跚的醉汉，现在看着似乎也不那么讨人厌了。成一的心情也是一反常态地愉快，他叫住了走在前面的猫丸。

“喂，猫丸学长……那个灵媒师，好像不是什么坏人。”

猫丸一言不发，只是匆匆忙忙地走着，他那件松垮垮的外套被风吹得飘了起来。成一再次喊道：“刚才见了武井大叔，也算是收获不小。猫丸学长，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个灵媒师的朋友？”

“稍微调查一下，这点消息还是能得到的。”

猫丸的话听着令人很不舒服。

“不过学长你真挺了不起的，光是得知慈云斋不是个坏心眼儿的家伙，就已经是今天的重大收获了。”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

猫丸说罢回过了头。

不知从何时起，猫丸的目光变得仿佛要择人而噬般凶恶。

“我不是刚告诉过你看待事物要全面吗？这也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侧面。他是慈云斋大叔的朋友，自然不会说他坏话——这种事情只要冷静想想就能清楚。”

成一心头一凛。

“那学长，刚刚武井大叔的话，也只有一半可信吗？”

“谁知道呢，这么想总不会有错就是了。”

猫丸漫不经心地说着。

有点出乎意料。

这位学长平时虽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方才在听过武井的话语后，难道他都没有丝毫的感动？难道连那样的肺腑之言，他也要冷冰冰地进行看待和分析吗？——但话说回来，成一原本也不记得猫丸真正地展现过他的心意。他常常用话痨和“毒舌”加以掩饰，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却从不让别人看到。

想到这里，成一原本兴奋的劲头不由得有些低落。光靠表面行为无法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要了解事物的内在——成一不禁觉得自己碰了个大大的壁。

“不过成一，我有个有趣的发现，这才是重大收获。”

猫丸突然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咦？什么发现？”

成一疑惑地问。

“我说你小子，关键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听到嘛，就是人体水泵啊。”

“我当然听到了，没错，人体水泵。使用那招就可以在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让一些物品出现对吧。”

“没错，而且从嘴里吐出来的动作是用不到手的。”

“这招可真是了不得，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还记得吗，直嗣不是说过——那位灵媒师大叔，在降灵会之前不吃任何东西——就是你们家保姆问他要不要吃些东西时。”

“是啊，降灵会举行前富美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填填肚子，但舅舅却说他在斋戒什么的……”

“对吧？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旁证。”

猫丸停下脚步掏出香烟。

“毕竟再怎么说，也不能让‘储物室’里混进咀嚼过后的食物嘛。降灵会前毫无疑问是要保持空腹状态的。”

“然后把念珠之类的东西从肚子里取出来吗？”

“没错。过世的家人使用过的物品突然出现，一定很有轰动效果。你还向我提过灵能对吧？”

“是啊，他给外公展示的那个……”

“没错，那招应该也是他使用了什么伎俩做到的——就像这样。”

猫丸站在原地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随即慢慢地把烟吐出来。

“但这么简单的把戏肯定行不通吧？我听说他吐出来的烟是相当多的。”

听完成一的话后，猫丸脸上笑吟吟的。

“有一种东西不是能产生大量烟雾吗？”

“产生大量烟雾？”

“是啊，唉，真够迟钝的。难道你连干冰都不知道？”

“干冰？”

“没错，卖冰激凌的小贩不是经常把它放在箱子里保持低温吗？只要将干冰扔到热水里，就会产生大量烟雾，不过准确地说，那应该算是雾气——难道说你没有这样玩过？”

感到惊讶的反而是成一——这个人平时玩的难道都是这些吗？

“当然，干冰这玩意儿要是吞下肚去，连胃壁都会被烧烂的。但如果是这样呢——先在乒乓球上开上许多小洞，然后剖成两半，将干冰装进去，最后再重新粘好……”

“哦哦，最后把它给吞下去是吧。”

“毕竟那个大叔连电灯泡都能吞下肚去，我说的这种事应该只是小菜一碟。这样的话既能够不伤到自己的胃，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只要事先喝下足够的白开水，然后向兵马老爷子吹嘘自己能够操纵灵能，最后找准时机偷偷把乒乓球吞下肚去——这样一来，水就会从乒乓球上的小洞渗到里面去，瞬间冒出大量蒸汽。因为有乒乓球保护着，所以也不用担心汽化时产生的热量会伤到自己的胃部。”

“也就是说他给外公看的，就是用这种方法吐出的烟雾吗？”

“没错，由于水蒸气遇冷后形成的雾气密度比空气高，因此在吐出来后会沿嘴边缓缓下沉，就像瀑布一样奔涌而出。这种蒸汽比香烟的烟雾更具有厚重感，因此看上去也十分逼真。”

“原来是这样……”

成一钦佩地回望着猫丸圆溜溜的眼睛，他想这种方法应该能行得通。最近这位学长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恐龙化石身上，没法专注于解决这边的案件。不过现在恐龙事件已经结束，猫丸的机敏终于显露锋芒。照这个势头下去，他或许真能发现案件中的什么端倪……

“灵能事件的真相应该就是这样了。学长，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告诉警察会好一些？”

成一说。

“告诉他们什么？”

猫丸愕然地回望着成一。

“不是说了吗？灵能事件的真相，以及今天我们调查到的内容——正径大学的人打算成立基金会，还有人体水泵之类的事……”

“说什么傻话呢？你小子真是头脑少根弦，这些小事，警方早就能调查清楚了。连我都能想到的事，他们自然也早就想到了。可别小看了警方的搜查能力，我估计他们的搜查也正如火如荼地进展着……说实在的，这会儿指不定正有警察跟踪你呢。”

“不会吧……”

成一慌忙向四周望了望。

上野站附近——

夜色渐浓，人潮匆匆涌向车站，一些无忧无虑的身影在四处晃荡——出租车红色的空车灯在站口排出一条线，远处传来咣当咣当的电车声。城市的夜晚显得无比平常，并不像有人在盯着自己的样子——

“学长你别吓唬我啦，才没有什么警察呢。”

“谁知道呢，保不准就藏在哪儿呢。”

猫丸一脸笑嘻嘻的模样。

“除了这个，学长你有想到其他的吗？关于外公的案子与灵媒师的那件案子。”

“这个嘛……手牌差不多已经凑齐，谜题并非完全没有头绪，手法似乎也算不上复杂……只不过如果不能一口气全部解决，事情或许会有些麻烦。”

成一的惊呼打断了猫丸的嘀咕。

“算不上复杂……难道说学长你已经解开案件的谜题了？”

“啊啊，差不多吧，我感觉是的。”

“那怎么不早点说啊？”

成一大声追问。

“和杀人案相比，念珠啊灵能啊之类的小事根本就无所谓啦，你知道凶手是谁了？”

“嗯……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行凶的手法也弄清了？”

“……差不多是这样。”

成一顿时惊讶到无言以对。这不就等于是彻底破案了吗？

“学长，头脑少根弦的是你才对吧？——知道了就早点说出来呀，还在考虑什么呢？”

“倒也没在考虑什么特殊的事……”

与焦急的成一恰恰相反，猫丸显得十分淡定。

“只不过成一，有件事情你要想想。那就是降灵会的那起案件——为什么凶手要在那里杀害灵媒师呢？——我在考虑的也是这件事。”

“降灵会的案件？”

“没错，凶手为什么要挑一个如此特殊的时机犯案呢？——重点在于这里。”

猫丸像是在给人出谜题一样。

“现在不是猜谜的时候。学长你就别卖关子赶紧告诉我吧，我家表妹因为这件事现在都有些神经过敏了，所以得尽早把案件解决才行……”

“你的表妹怎么了？”

猫丸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成一。

“怎么了，她有什么问题吗？”

“嗯，她现在好像快要精神崩溃一样……之前也和你讲过楼梯上放了玻璃珠的事。说出来或许学长你不相信，但我妹妹有种感受，她感受

到一种精神上的，来自凶手的恶意。”

成一将残留意识一事讲给了猫丸听，猫丸听后突然变了脸色。

“蠢货！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现在才说？”

猫丸的声音太大，吓得成一下意识地退了两步。

“不是瞒着不说，我只是觉得学长不会相信这种超自然现象一样的事情——而且也没觉得它有多么重要……”

“重要不重要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这个废物傻蛋！”

猫丸边叫喊着不明其意的话语，边用细长的手指扯着自己的刘海。

“让我想想——这下不太妙了。该死，这可不是玩笑。混蛋，还愣着干吗？快去打个电话！”

“电话？往哪儿打？”

“蠢蛋，还用问吗？当然是往你家里打了。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猫丸的语气过于激动，惹得路上的人们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远远地望了过来。尽管丢人现眼，但如果在乎这个他也就不是猫丸了。

“急死人了，快点儿！”

“我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啊？”

“哪儿来那么多为什么。事关小左枝的安危，少废话了，赶快确认一下她现在的情况。”

虽然不知道他在着急什么，但提到左枝子，成一也立即感到一丝不安。猫丸争分夺秒的态度也令他觉得问题不太简单。

成一在附近找了台公共电话，拨通了自家的电话号码。猫丸火急火燎地吸着香烟守在电话旁边。

“您好，方城家。”

接电话的人是美亚。

“啊，美亚吗？是我……”

“咦，老哥？怎么了？”

美亚的声音一如往常，听上去家里并没有发生猫丸所担心的怪事。

“没什么，在外边稍微喝了点……”

“和谁？——啊，问这个是不是有点不识趣儿呀？就算夜不归宿，老哥也不用特地打电话回来吧。放心好啦，我不会告诉爸妈的，好好干哦。”

“蠢丫头，少阴阳怪气的。左枝子她怎么样？”

“姐姐吗？不知道……富美姨这会儿应该在替她整理床铺吧……我也不清楚。”

“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儿吧。”

“不对劲的事儿？——老哥你怎么了，在说些什么呀？”

美亚的声音显得有些怀疑。猫丸突然在成一耳旁小声说：“帮我问问今天来过客人没有。”

成一微微点头，向电话那边询问。美亚说：“客人？——不太清楚，白天我上学去了——应该没有吧，毕竟富美姨什么都没说过。”

“是吗……”

成一边说，边用眼神请示猫丸自己接着该问什么。但猫丸只是静静地摇了摇头，变得不再那么激动，看样子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好……我这就回了。”

“等等，老哥，怎么了？你好像有点不对劲。”

成一没有理会美亚在电话对面的叫喊，挂上了听筒。

“这样可以了吗？”

成一一头雾水地问。猫丸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奇特。

“嗯，可以了。看来今天暂时还没发生什么……那就好，我们走吧。”

“走……还要去哪儿？”

“笨死了，真拿你没办法……还用得着问吗？当然是去你家。”

“学长你等一下，都什么时候了……而且就算现在回去，我家里人也都睡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成一为难地表态后，猫丸只是淡淡地说：“这样啊，说得也是……今晚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了……那就明天吧。成一，明天记得请假。”

“求你别乱说啦……这么急的假请不下来的……我昨天都请过一天假了。”

“真是个死心眼儿的家伙……晚上总行了吧？对了，晚上你家人应该也都在……这样或许更好……很好，那就这样吧。明天咱们在小田急线成城站的检票口碰头，哪个口都行，你大概几点到？”

和往常一样，依旧是强行邀约。尽管成一早已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像往常那样，和猫丸约好了第二天傍晚下班时在站前会合。唉，到时究竟要怎么向家人介绍这个稀奇古怪的小个子才好……

正当成一感到为难时，猫丸猛然把脸凑到成一面前。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无比严肃，长长的刘海后透出的目光，仿佛要钻进成一的眼睛里一样。

“成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次或许真的会不太妙……听好了，成一，现在正是你履行好责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应该为那场车祸负责，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有保护妹妹安全的义务，听好了，现在就是你应该竭尽全力的时候。千万留意她的周围，如果发现什么异常，就立刻通知我，明白了吗？”

“明白……”

猫丸的眼里带着一种成一从未见过的认真劲儿。成一被他的目光所震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记住了吗？一定要保护好她，一定。”

猫丸再次强调了一遍，随即转过身迅速离开了。成一还没从惊愕中缓过神来，他瘦小的身躯就已经混入并消失在车站杂沓的人群中。

只留下成一独自一人。

望着猫丸离开的方向，成一在原地呆立了许久。猫丸最后留下的话

——那异常严肃的声音，在他耳边久久未曾散去。

◇幕间

成一的备忘录——

18:30~

成城站 南口 见猫丸学长

目的不明·用意不明

第六章

◇左枝子17

神代大哥与大内山大哥的到访在晚餐后，时间已经过了七点。

据美亚说，两人似乎在稍早时打电话通知过，说是过一会儿要来这儿，问大伙都在不在。姨父和姨妈都已回家，直舅也像往常那样来到了家中，只有哥哥还未回来。尽管昨天回的很晚，但今天他似乎很快就会回了。美亚将情况说给他们听后，他们回道“直嗣先生也在吗，那更好了”——然后说有话要来我们家讲。

姨妈不太高兴地说：“这么晚了到底要干什么？”姨父也想不到他们要来说些什么。

我的身体不太舒服。

三天前那起事件中留下的后遗症似乎还没完全恢复。没错，就是那起不可思议的、恐怖的杀人案……

光是回想起来，就令人脊背发凉。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饭也吃不下去，今天又害得家人们一直为我担心。美亚反复问我：“姐姐，你就吃这点吗？”富美姨也一直在担心着我的身体。

我的脸色想必相当难看，看上去充满疲惫和痛苦。

真不愿意让他见到这副表情。

所以，当神代大哥他们过来后，我一直尽量低着头，不敢抬起面孔。

“这么晚来府上打扰，真是万分抱歉。我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可否借个方便的地方？”

在场的人有姨父、姨妈、直舅、美亚、富美姨和我，以及神代大哥

和大内山大哥，加上这会儿哥哥也快回来，会客室实在是不够宽敞，于是大伙便一同来到了餐厅。尽管如此，椅子依旧不太够用，于是富美姨就在厨房一边收拾，一边听着这边的对话了。

由于不清楚神代大哥他们此次前来究竟要说些什么，家人们显得十分不安，也没怎么说话。仔细想想的话，外公已经过世，那位灵媒师也死了，如今神代大哥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再来我们家了。连直舅都绝口不提降灵会的事了，因此他们也没了劝说的对象。事实上，我在两天前就想到这点了。神代大哥他们或许再也不会来，也没有理由再来了……当想到这里时，我自己都感到震惊。而意识到今后或许再也无法见到他时，我不禁悲从中来。

因此在美亚刚刚接电话时，我的心里又燃起了些许兴奋。

但是……但是，他们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在心中依旧疑惑不已。

富美姨给大家泡来了红茶。

餐厅里顿时充满了馥郁的芳香。

然而在充盈着茶香的房间里，气氛却依旧显得十分凝重。大伙仿佛期待着什么，又仿佛畏惧着什么。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下，所有人都缄默不语。

就在我将手伸向红茶杯时，仿佛有些焦躁的姨父打开了话头。

“然后呢？你们究竟要说什么？这么晚了还把我们叫到一起……”

但他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所有人都听到有人正从走廊里向这边走来。听脚步声是穿着拖鞋的，而且还伴随着另一个人的脚步声……

“啊，是成一回来了吧。”

姨妈说着。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哎呀呀，乖乖不得了，你家可真够大的。院子也好宅子也好，都简直大得离谱！”

那个人的声音很大，而且听起来疯癫古怪，有些似曾相识……没错，我在电话里听过这个声音，这个人我记得……好像是叫猫丸……是哥哥的朋友。但为什么他会来我们家？而且也是在这么晚……正当我诧异时，厨房的房门被人推开了。

◇成一22

成一带着猫丸刚打开厨房门，就立刻受到了餐厅里所有人的注目礼。不只是成一的家人，还有讶异的正径大学二人组。

“哎呀，小少爷您回来啦。”

独自在厨房清洗餐具的富美笑容满面地打着招呼。

“我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沐浴在众人的目光下，成一不禁有些畏缩，他小声地询问富美。

“谁知道呢……我也不太清楚……那两位年轻的客人似乎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

“嗯，不过他们也刚到这儿没多久……”

既然直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看来富美也不清楚他们为何突然拜访。于是成一没再多问富美，转身走进餐厅。

“又来贵宅打扰了。”

大内山低下了豆沙面包般的脑袋说道，成一对他点头回礼。这时直嗣开口了：“你回来啦，小成。来得正好，这两位好像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刚刚要讲……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他好奇地望着成一身后。

成一差点忘了自己今天带了个麻烦精回家。

他赶忙回过头，发现那个麻烦精正瞪着滚圆的眼睛，毫不拘谨地张望着成一家的起居室，就差毫不顾忌地闯进里面去了。成一忙一把拽住

他瘦小的身躯。

“哦，那个……这位是我大学的学长……”

成一才说到一半，猫丸便毫不客气地抢过话头。

“晚上好，非常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突然打扰各位。我是成一老弟的朋友，叫猫丸，平日里受过成一不少照顾。”

猫丸笑眯眯的，脸上挂着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干脆利落地鞠了一躬。

“今天是因为想向成一老弟借一本书，才冒昧来府上打扰。原本只打算站在门口等的，但成一老弟劝我进屋里喝杯茶。我原本是要推辞的，但拗不过他盛情邀请，于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呀，非常感谢，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猫丸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一边自顾自地从起居室里拖出了一把小小的圆椅。

趁所有人都还目瞪口呆的时候，他已经见缝插针地坐在了左枝子和美亚中间。这已经令人不知该说他脸皮太厚，还是不要脸才好了。他的行为甚至已经无法用“不懂事”来形容，而是明摆着的“古怪”了。

而他这种古怪的行为，也令在场所有人都一时失语。

“哎呀，不好意思，没规没矩的，还请原谅。我看各位好像正在谈论什么有趣的话题——啊，这两位就是正径大学心灵研究会的研究学者对吧。我听成一老弟提过你们，所以就有了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望多多包涵。啊，两位不用管我，该说什么话继续说就好，我就坐这儿老老实实喝茶——成一老弟，你要在那儿戳到什么时候啊？找个地方坐呗——请请请，你们继续，不用管我。”

他笑嘻嘻地一屁股坐下后，就再也不挪窝了。说是让人不用管他，可实际上怎么可能？直嗣似乎有话想说，但最后只是张了张嘴，没能说出什么。似乎觉得和猫丸扯上关系，肯定不会发生什么好事——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多喜枝也用责备的眼神盯着成一，但成一只是向她摇了摇

头。既然猫丸不惜如此也要强行赖在这里，一定是有他的打算。而且一旦他想留在哪里，就是用撬杠也别想撬动他分毫。

成一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呆站在这有些尴尬，不得已也只好从起居室里拽了把凳子出来。他见多喜枝正闷闷不乐地用眼神示意着他过去，于是便坐到了多喜枝与神代之间。

“我说成一……”

多喜枝小声问道：“那个人真是你朋友？”

“嗯，算是吧……”

“性格也太古怪了吧。”

“……差不多吧，是有点怪。”

“哪是有点怪……根本就是个怪胎！该不会又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灵媒师吧？”

“没那么夸张啦。怪是挺怪，但平时人畜无害的，放心吧。”

成一劝了劝多喜枝，但她依旧不太高兴。

新端了两杯茶过来的富美也一脸诧异地看着猫丸。猫丸彬彬有礼地道了声谢，随后接过了茶杯，这一举动令富美有些惊讶。

“然后呢？两位还没说明今天的来意吧。”

坐在桌子对面的胜行问道。看来成一的父亲也打算先对猫丸置之不理了。

“毕竟时间也不早了，所以还请尽快讲完。”

尽管如此，他依旧不忘别有用意地揶揄这个时间来自己家的猫丸一句，可猫丸还是老样子，脸上笑嘻嘻地不予回应。

“我已经看清了……”

神代有些突兀地开了口。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犹豫，却又带着几分犹豫后下定决心的气势。

“我已经看清了案件的真相。”

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显得沉着而冷静。

“无论是兵马老先生的案子，还是前几天灵媒师的案子，我们都深感责任在身。当然，案件并非与我们直接相关，但我们的参与，或许也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此我们决定单独调查一下此事。”

或许是出于紧张，成一觉得神代端正的侧脸显得有些僵硬。

“杀人案交给警察调查固然可行，但我们两个也遭到了他们的盘问，甚至是一些怀疑，老实说，这种事情并不让人舒服。于是我以外行的身份做了许多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突然发现，真相或许是这样的……”

“你说……真相？”

直嗣惊愕地追问：“也就是说，你们解开了案件的谜团？”

“正是。”

“老爹和慈云斋大师的案子全都明白了？”

“没错。”

神代回答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成一惊讶地窥探着猫丸的脸色，但后者只是蠢兮兮地笑着，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直嗣也一时无语，但脸上紧接着就换上了他那招牌般的哂笑。

“那可真是了不起啊。然后呢？你是为了公布真相而特地前来的？”

“差不多是这样。”

“哦？那还真是令人期待。您究竟有何高见，我倒想洗耳恭听。”

直嗣靠在椅背上，脸上依旧是那副表情。

神代看了一眼身旁的大内山，对他点了点头。而后者面带难色，用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望着搭档的侧脸。

胜行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他的眼神透过黑框眼镜望着眼前的桌面，显得有些飘忽不定。多喜枝毫不掩饰地一脸怀疑，在神代与大内山之间看来看去。在灵媒师那起案件后，她对两人的信任似乎已经消失殆尽。美亚向前探出身子，眼睛里放着光芒。左枝子依旧低头不语。而猫丸始终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那么，请容我继续讲下去了。首先我们通过调查，弄清了穴山慈云斋过去的身份。”

神代说着，用舌头润了润他那秀气的嘴唇。

“他原名穴山善介，是杂技演员穴山嘉平与三味线乐女的孩子。身为口技演员的父亲早逝，或许是受此影响，他年纪轻轻便成了一名街头艺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人体水泵’。”

“人体水泵指的就是……那个？”

美亚惊讶地不停眨着眼睛。

“就是把金鱼吞下去又吐出来的那个？我在电视上看过！”

“没错，就是那种杂技。”

“大叔原来还干过那个？”

“没错。善介所掌握的，似乎是难度最大、最为复杂的杂技。这件事我今天白天刚刚从他过去最好的朋友口中得到确认。”

看来神代也去拜访过武井大叔了……想到这里，成一不禁望向猫丸，但猫丸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对拥有这种特技的他来说，干灵媒师这行，给人表演些不可思议的奇妙现象，想必也并非难事。无论念珠还是匕首，全都可以藏在胃里，所以他才丝毫不怕我们搜身。”

“可是我问你……”

直嗣伸出一根手指左右摇晃着，装腔作势地开了口。

“就算是藏在胃里，降灵会上的怪事又是怎么回事？他的手当时被紧紧按在桌子上，根本没有办法动弹。”

“这个嘛……”

“对吧？不能因为他过去有什么身份，身怀什么特技，就说人家做的一切都是在装神弄鬼吧？这叫蛮不讲理。连双手都没法使用，要怎样才能伪造那种灵异现象？”

直嗣的话语中充满嘲讽，但神代却毫不慌乱。

“这种时候，就该轮到这玩意儿登场了。”

神代轻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那是两根短短的棒状物，它们被神代放在桌上之后不住滚动，但却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成一心头一惊，瞪大眼睛看着它们。

“真恶心！这是什么玩意儿？”

美亚尖叫一声蹦了起来，连胜行都被她吓了一跳。他用手指推了推眼镜，凑过去仔细端详着。

那是两根手指——人的手指。

两根微曲的、质地僵硬的手指——若将人的手指齐根斩断，长度差不多会与之相仿。它们在桌子上滚动的样子，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这是什么玩意儿？”

直嗣惊诧地问。神代的表情依旧严肃。

“如你所见，这是小指的模型，用塑料做芯，再包上一层橡胶膜。怎么样，做工是不是非常精致？”

原来如此，仔细看去，会发现手指的截面处有个空洞，空洞的内部异常光滑，整体带着一种人造品独有的光泽。但光看表面，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真手指般的肉感和重量，甚至能在上面看到指甲末端苍白的部分，显得非常真实。

“其实这是那天我在尸体身边捡到的。”神代说道。

这么说来那个时候……成一记得当大家察觉到异常并打开电灯后，神代的确就伫立在慈云斋身边。

“可是……这是干什么用的？”

美亚有些摸不着头脑，神代终于微微一笑。

“让我来演示下它的用法吧……”

神代说着，将自己的整根小指套进了模型中，接着双手前伸，将手掌翻来覆去地给成一等人看。

“怎么样，看上去不像有什么问题吧？”

指套一直套到了手指根，看上去严丝合缝。除了在接合处有些异样，以及小指显得略粗，其他方面都伪装得十分完美。

接着，神代将自己的茶杯推到桌子中央，空出了面前的空间。他张开双手，按在已经空了出来的桌面上，摆出青蛙一样的姿势——与举行降灵会那时完全相同。

“穴山先生让大家把手摆成这种姿势时，是在关掉电灯之后对吧。”

神代说。

“他点亮蜡烛，吩咐关上电灯，然后美亚小姐关掉了电灯的开关。”

“是的……”

美亚点点头，她的眼神依旧显得十分惊诧。

“接下来，房间里只剩烛光，变得一片昏暗之后，穴山先生才提出要摆出这种姿势。这是因为在日光灯下，他的把戏有可能会被看穿。因此等房间里一暗下来，他就将手放在了桌子上——如果周围一片昏暗，除非十分注意，否则不可能看穿他的把戏，我们当时也疏忽了。不是讲冷笑话——但真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这‘手’……”

眯着眼睛自嘲般地说完这句话后，神代望向了成一。

“那么成一先生，麻烦帮我个忙。请你把我的手当成穴山先生的手，然后像当时那样把我的手按住。”

成一如他所说，将一只手按在桌子上，并将神代的小指——那只戴着指套的小指，按在自己的小指下。它摸上去并无特别之处，如果不知道神代戴着指套，他甚至怀疑这真的就是人类的手指。神代让身旁的大内山同样按住他另一边的手指。

“这样就能明白了吧，穴山先生在讲解完降灵会的规矩后，吹灭了蜡烛。”

神代噘起嘴吹了一口气。

“于是房间陷入一片黑暗——接着他这样做……”

神代说着，将自己的手缓缓向外抽出，那情形有如某种奇妙的生物

在蜕皮一般。

“哇……真厉害！”

美亚小声惊叹。

这时，指套依然留在成一的小指下面，但或许由于指套内部的塑料部分较为坚硬，使它并没有被成一的手指按瘪。尽管承受了些力量，但它的弹性依旧令成一感受到反作用力。

所有人都“哦……”地发出惊叹声来。美亚自不必提，连多喜枝和胜行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胜行不停地用手指推着黑色镜框；猫丸那双原本就像幼猫般滚圆的双眼这会儿瞪得更圆，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成一手边；富美也在厨房里停下了手，用钦佩的目光远远地瞧着这边。

“我和成一先生，全都被他给欺骗了。”

神代淡淡地继续说道。他丝毫不为成一等人的惊叹所动，反而像是在为自己没能看清这个把戏而感到耻辱。

“我居然会对穴山先生的话言听计从，死心眼儿地一直按着这种玩具手指，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怪不得在降灵会举行时，慈云斋的手指始终一动不动。假的手指自然无法动弹，而他的真手，那时候正忙着干别的呢——成一终于想通了这点。

最后神代说：“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吧。”

他轻轻向大家拍了拍得到解放的双手。

“要判断木雕玩具与小型铜钟的位置，手摸也好目测也罢，那些物品的位置，多半早就记在他脑中了。配合上事先准备的小物件进行调整，就算在一片黑暗中，他也能大致确定各个物件的位置。他只需要伸手拿到他要用的，然后进行操纵就好，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有人会妨碍他——穴山先生让大伙把手相互按住的做法，固然能将自己双手同样无法活动的印象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中，但他更不希望的是有人妨碍他的行动。”

成一一边听着神代讲解，一边将指套拿在手中检视。他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苦笑——虽说这小玩意儿的确做工精良，但自己居然会被这种玩具给耍得团团转……

“没能事先发现那块发光的布料，也是我们的疏忽。或许这个也是他事先藏在胃里面的，也有可能是他把那块布缝进了僧侣服的内侧，无论怎么说，这都会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居然会被他骗得团团转，这件事我要向各位道歉，但我更要注意的是，下次检查时，我会连一根手指都不放过……”

神代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接下来是那个声音。方才我和穴山先生的朋友聊过了，他说穴山先生热爱杂技，一有机会就会学习各种技巧，听说他的腹语术也相当熟练。那个声音，那个自称是兵马老先生的声音，自然也是他的花招之一。或许有人会说声音是从桌子上方传来的，但这应该只是错觉。难以辨别发声位置，正是腹语术的特点之一。据说腹语是一种利用横膈膜震动进行的特殊发声方式，所以才会令人很难判断声音的位置。当然，其中也有穴山先生用话术引导我们，将错误的观念深深植入我们脑中的缘故……”

神代说着，将茶杯拉回自己面前，轻轻呷了一口。直到这时，成一才意识到自己也有些口渴。案件出人意料的进展似乎令他有些激动，于是他将杯子里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尽管凉掉的红茶略显苦涩，但他毫不在乎。

“那么……那两根手指。”

胜行的语气显得有些畏惧。

“还没交给警方对吧。”

“嗯……还没。”

神代轻轻地点了点头。胜行皱着眉头说：“这不太好吧，那可是重要的物证，为什么当时你没有立刻交给警察呢？”

“嗯，非常抱歉……”

神代挠着脑袋笑了起来，像是一个恶作剧被人识破的孩子。直到这会儿他才难得露出一副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应有的神情。

“倒也不是因为我想抢在警方之前查明真相什么的。最开始我确实想早点说出来，但警方的问讯太过严厉……唉，也没办法，谁让我和穴山先生是敌对关系，结果就有点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吧。毕竟直接告诉他们太过无趣，而且从洗清自己嫌疑的角度上讲，我也想先独自调查一下。非常抱歉，但我打算马上把它交给警察，所以还请不必担心。”

神代面有愧色。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像刚才那样，将谜题的答案展示给各位，以博得各位的信任……”

原来如此，是为了资金赞助的事——成一一边思忖，一边偷偷地望着神代的侧脸。但神代似乎没注意到他，而是又呷了口红茶。

“先不管慈云斋大师的事……”直嗣朗声说道，“重点在于杀人案才对吧？刚才你不是说已经看穿了案件的真相吗？”

尽管自己推崇的灵媒师的把戏已经被揭穿，但直嗣却似乎丝毫不为所动。

“嗯，大致弄清了。”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是谁杀害了慈云斋大师？”

“毫无疑问，他是自杀的。”

听到神代的话后美亚大吃一惊。

“自杀？！”

左枝子似乎被美亚的声音吓了一跳，身体因恐惧而颤抖。

“他原来是自杀的吗？”

美亚大叫后，神代静静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想应该没错。请各位想想，那时除他以外，所有人都无法自由行动，也没有任何外人能出入房间。这样想的话，除了他自己刺

死自己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能了。”

“唉……说得也是。”

美亚叹了口气。

“恐怕是他用一只手操纵着那块发光的布料，然后用另一只手握着匕首刺入了自己的后颈。我刚才说过，匕首是他从胃里取出的，能够用的人也只能是他自己。”

“真瘆人……”

多喜枝紧锁着眉头。

“好死不死地，干吗非要跑到别人家里做这种事？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烦这种人来我们家的。都怪你，非要找什么灵媒师，办什么降灵会……”

“姐你稍等一下。”

直嗣赶忙拦着姐姐继续牢骚下去。

“等事情结束后，姐你随便向我抱怨，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问你，慈云斋大师究竟有什么理由非要自杀不可？”

他向神代质问。

“因为……他就是杀害兵马老先生的凶手。”

神代冷静地答道。

“不会吧？”

“你说什么？”

美亚与直嗣同时大喊，成一也吃惊地瞪大双眼，一时间无法呼吸。神代安静地用手示意大家让他把话说完。

“他杀害了兵马老先生……而且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警方对案件严加追查，他自己也无法忍受杀人带来的罪恶感……于是在穴山先生的心里有了一个想法，他至少要死得像一个灵媒师……身为一名艺人，死也要死得无比绚烂……他在这件事上钻了回牛角尖。”

神代断断续续地说着。

“对于从少年时代就一心钻研杂技的穴山先生来说，与其以罪犯的身份身陷囹圄，他宁可在表演进行到最高潮时，死在无上的幸福之中。在降灵会中因幽灵作祟而死，并以此作为灵媒师生涯的闭幕演出，或许正是他心中所愿——我认为他是想刻意营造出这种情况的。至于会不会给各位添麻烦，就根本不在他考虑之中了。艺人的执拗，想来真是令人悲哀。”

“所以……他才会用那种方式自杀吗……”

美亚目瞪口呆地小声嘀咕着。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因为老爹的事……既然如此，那就讲讲你眼中的真相吧。”

直嗣说道。

“好的，我也正有此意。”

神代说着，一口喝光了杯中剩下的红茶。

“那么，接下来该谈谈兵马老先生的案件了。首先，案发那天，我们前来贵宅打扰时，穴山先生就已经在兵马老先生所在的别室里了，直嗣先生当时也在一起对吧。”

“是的……”

“然后，当我们与成一先生等人在会客室闲聊时，直嗣先生和穴山先生也去了那里。”

没错，当时在美亚的带领下，两人与成一见了第一次面。随后左枝子也去了那，五个人就心灵研究方面的话题聊了会儿天。接着直嗣来了，慈云斋也随之出现。慈云斋当众将两位研究学者痛斥一番，而神代他们也针锋相对。然后，他们立下了降灵会上一决胜负的约定。最后慈云斋将胸中的恶言恶语一吐为快之后，离开了方城家……

“随后，穴山先生装作离开这里，实际上却再次返回了别室。”

神代说道。

“当然，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打算杀人……接着他和兵马老先生打好

招呼，藏在了厕所或是壁橱当中。恐怕说服兵马老先生的借口就是——他要听听我们劝告老先生的说辞，然后告诉他我们的话有多荒唐。而实际上，他恐怕只是想听听我们对话的内容。尽管嘴上强硬，但他在心里依旧非常畏惧我们。无论他对自己装神弄鬼的把戏有多自信，骗术永远都是骗术。他害怕我们揭穿他的把戏，想知道我们的知识水平究竟是什么程度，想知道什么样的把戏才在我们面前适用，他希望摸清我们的老底，以便让降灵会上的对决有利于自己。”

神代沉稳的声音回响在餐厅里。富美也放下了厨房的活计，走进餐厅听起他的推理。连猫丸都没在他说话时插一句嘴，安静的样子甚至令人觉得有些不太正常。虽然老实了下来，但太过老实，反而令人几乎忘了他还在这里。

“但我们很快就被兵马老先生赶了回去，穴山先生就是在此之后打死兵马老先生的。随后他撇下老爷子衣衫不整的尸体，拔足逃离了别室。”

“但这是为什么……”

直嗣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满。

“为什么他非要杀死老爹？要怎么解释他的杀人动机？”

“多半是因为看到了兵马老先生轻视我们的态度而心情大好吧。他知道兵马老先生已经完全相信自己，便得意忘形起来。加之一切事态都如他所愿，于是他便肆无忌惮地向兵马老爷子索要起了钱财。”

“是为了钱吗……”

直嗣自言自语般嘀咕着，神代对他的话表示认同。

“正是，因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最终的目标一定是攫取钱财。而当时的情况，要么是兵马老先生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要么是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他的骗术露了马脚……我认为十有八九是他在死乞白赖地索要财物，而老爷子的拒绝使他怒火中烧，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举起了手边的凶器——”

说到这里，神代的话语戛然而止，房间里陷入一片令人不适的沉默当中。凝重的气氛，甚至令人感到无法动弹。多喜枝深深地叹了口气，但在这样的气氛中，连叹气声都显得出奇地响亮。

就在这时。

“我给大家添杯茶吧。”

富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好的，麻烦你了，富美。”

直嗣勉强让自己做出开朗的样子说道。他的话语打破了凝重的气氛，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成一的茶杯也早已空空如也。事态的进展超乎他的想象，这使他的喉咙因紧张而无比干渴。

富美绕桌一圈，给大家都添上了红茶。她用单手轻松地拎着喷壶般巨大的茶壶，在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倒满了茶水。成一有些无所事事，便不由得观察起了她倒茶的样子。只见她从靠近厨房的人开始倒起，按着美亚、猫丸、左枝子、多喜枝、成一、神代、大内山、胜行，然后是直嗣的顺序——依次将金色、温暖的饮料倒进每个人的杯中。看来这起事件终于要尘埃落定了……成一一边呆呆地望着富美倒茶，一边在心里想着。他万万没想到今天刚一回家，案件就得到了破解。尽管特地拜托猫丸过来一趟，却似乎没有他出场的机会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凶手已经找到，左枝子也不会再有危险，这样就足够了。

但尚未明确的问题还有许多，神代真的能将案件细节也全部解释清楚吗？

美亚等这杯茶似乎已经等了很久。茶水刚一倒好，她就立刻端起茶杯咕嘟就是一口，紧接着似乎被烫到般露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大内山也立刻将茶杯递到嘴边。成一也同样开始慢慢品尝起第二杯红茶的滋味。红茶那温暖而深邃的苦涩感，令他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了下来。

喝下一口茶后，胜行自言自语地嘀咕道：“那么……凶手就是那个

灵媒师吗？”

美亚滋溜地吸了一口红茶。

“可是，不在场证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外公那起案子里，他是有不在场证明的呀。”

“没错，而且他从这逃走的时间也是个问题。”

直嗣把杯子递到嘴边，却不去喝里面的茶水，而是开口道：“当时我和小成一直望着连接走廊。如果大师从别室里逃走，我们一定会看到的。”

没错，这个问题也亟须解答。既然建筑物周围没有任何痕迹，慈云斋就只有可能是从连接走廊里逃走的。但直到尸体被发现前，连接走廊都处于成一与直嗣的视线之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也就是时间问题对吧。”

大内山望着身旁的神代，眼神里透露出些许担心，但后者的表情依旧十分从容。

“这个问题，我想也能解释。”

神代说着，呷了一口自己的第二杯红茶。

“听警方的说法，那天穴山先生的不在场证明，似乎是说五点半时他在浅草的居酒屋。于是我们考虑了一下，究竟如何才能推翻这个不在场证明。”

说到这里，神代突然停下了话头。

房间里再度回归一片寂静。

成一双手捧着茶杯，等待着神代的下一句话，但隔了好一会儿依旧没有下文。感到奇怪的成一正要望向身旁——

最先注意到不对劲的人是美亚。

“神代哥，你怎么了？”

美亚的话令左枝子惊诧地抬起头来。

成一触电般地站起身来望着神代，紧接着他倒吸一口凉气。

神代的状况……很不对劲。

他半个腰身离开椅子，手里的茶杯端在半空，僵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他惊诧地大睁着眼睛，仿佛在眼前的空气中发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物……

紧接着，他仿佛喝醉般身子大幅后仰——身后的椅子被他就势撞倒在地板上，发出咣当一声巨响。神代反弓着腰，茶杯从他手中滑落，当地一声摔在桌上，碎裂成了三瓣。浅棕色的液体在桌子上分成好几股，蛇一般地蔓延开来。

“神代先生！”

“你怎么了——！”

成一与直嗣同时大喊。

所有人都呆若木鸡般地立在原地，大内山瞠目结舌，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神代发出咯咯的声音，上半身仿佛咳嗽般剧烈地抽动着。

“——咯——咯——！”

神代的喉咙深处不断发出怪声，他用双手紧紧按住胸口附近的部位，身体向后绷得紧紧的。接着他就以这样的姿势，仿佛大树倒下般扑通一声摔在地上，猛地抽搐了两三下，接着再也不动弹了。

“呀啊啊！”

美亚发出一声惨叫，一屁股瘫倒在椅子上。

“糟了，没想到还会这样……”

猫丸若有所失地嘀咕着，令人觉得话说得很不是时候。

“神代先生！”

成一跪在神代身边摇晃着他的身体，但后者没有任何反应。直嗣随即也奔了过来。

“喂，你怎么了！”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多喜枝脸色苍白，已经彻底失了方寸。

“总之先叫医生……”

胜行拖着瘫软的身子向电话走去。

“姐夫，把警察也叫来。”

直嗣将目光从神代身上抬了起来。

“把警察也叫来吧……他已经断气了。”

直嗣的声音里带着颤抖，额头上渗出的冷汗闪闪发亮。

“讨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美亚乱蹬着双腿，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富美从厨房里飞奔过来，茫然地站在美亚身后，她的脸色像身上的围裙一样煞白。

又是这种事，又发生在了自己身边。

血气上涌令成一的大脑有些迷糊，但他还是在用力思索着。

自己身边又一次出现了死者……注意到这件事后，他想到一个可能性。

难道说凶手真正的目的是陷害自己？他不禁想起了猫丸问过自己的问题——凶手之所以会在降灵会上杀人，是因为自己就坐在慈云斋旁边……而杀害兵马的日子，也是选在了成一回家的那天……

“喂……对，叫救护车，是的，我们家有位客人倒在地上了！”

胜行正对着电话听筒大吼。

“不，好像不是……嗯，没有呼吸了……不，是位年轻男性……什么？好的，你记一下，地址是世田谷区成城……”

胜行握着电话听筒的手不住地颤抖。

“应该是……中毒。”

直嗣保持着前倾的姿势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什么？”

直嗣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反问他的成一。

“他这个样子，一定是被人下毒了，小成。”

“不会吧……”

成一下意识地朝餐桌上望去，上面是神代裂成三瓣的茶杯。

“不会吧……”成一重复了一遍。

他清楚地记得，神代是在喝了第二杯红茶后不久倒下的。然而，究竟是谁，用什么方法在神代的杯子里下了毒？他在喝第一杯的时候还没出事，而第二杯是富美用大茶壶轮流给所有人倒的，倒茶的手法也全部相同。而这些茶——从同一个壶里倒出的茶，无论美亚、大内山、胜行还是直嗣，甚至包括成一自己也都喝过，而且是在神代之前喝的，因此自然也不是富美在倒茶时下毒。因为当时成一不经意间注意了富美倒茶的动作，她只是正常地，像给其他人倒茶那样将茶壶里的茶水倒进神代的茶杯，没有做过其他任何的可疑举动。而神代自己甚至连糖都没往茶杯里面加过。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方法能在茶里下毒。然而……只有神代的杯子里混入了毒药。这种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

神代的杯子之前一直放在桌上。为了演示指套的功能，他特地空出面前的位置，将自己的杯子往桌子中间挪了挪。因此那个杯子的位置非常显眼，始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然不可能有人在里面偷偷下毒。

“可是小舅……这件事好奇怪。”

美亚大大的瞳仁仿佛在不断颤抖，她盯着碎裂的茶杯说道：“如果说是下毒，那毒药究竟是怎样投入杯子里面的呢？难道说……该不会这也是幽灵作祟？”

“别再提这个了！”

多喜枝大声尖叫道：“行行好吧，别再闹了！又是下毒又是幽灵的，为什么家里老是出这种怪事？”

“可是妈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姐，他这副模样怎么看都是中毒啊！”

美亚与直嗣自顾自地高声辩解，正在打电话的胜行心烦意乱地回过

头来大吼一声："都小声点，电话听不见了！"

在十万火急的凶案现场，所有人都在因亢奋而大声地叫喊着。在纷乱嘈杂的房间里，只有大内山、猫丸和左枝子三人始终一言未发。

大内山从方才起就一声未吭，他仅仅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显得有些茫然自失，仿佛孤魂野鬼般低头看着失去意识、倒在他脚边的神代，始终呆立在那里。

而猫丸也魂不守舍般地站在一旁，刚刚发生的事似乎把他给吓傻了，以至于没能派上任何用场。想不到他居然会如此没用——直到这时成一才终于明白，自己过去真的是高估这个学长了。

然后是左枝子——她摇晃着身体，一只手扶着椅背，艰难地试图维持身体的平衡，但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她那张美丽但煞白如纸的脸上，如今已经看不到任何表情。一头秀发也随着仿佛魂不守舍的身体晃来晃去，可以看出她甚至连站立都很勉强。出于担心，成一站起身来，这时胜行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快！帮我接柏木警官！呃，那个，不好意思，麻烦帮我接搜查一课的柏木警官……不是，那样更快一点……我是方城，世田谷区的方城……是的，没错，那起案件的……对，都说了，麻烦赶快帮我联络负责那起案件的柏木警官……"

◇左枝子18

"你好，警官，对，是我，方城……对，又是我，你说又有案子？是，就在我家……呃，是神代先生，正径大学的那位。嗯，我们叫过了，可他恐怕已经……不，这个还不清楚……"

姨父讲电话的声音仿佛是从远方传来的一样，那声音无比微弱，无比细小。

耳朵里面嗡嗡作响。

仿佛几万只蜜蜂组成的蜂群在我脑内筑巢一般。

挥之不去……

脑袋里好像也有一大群蜜蜂在盘旋。

耳朵里面嗡嗡作响。

因此无论是姨父的声音，还是美亚她们的声音，听上去都十分遥远。

我的头……好痛。

仿佛被敲得咣咣作响……

但有件事必须要想起来才行……

为什么……为什么会……

我记得……好像发生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

嗡嗡作响……感觉耳边的声音挥之不去。

那是件不可以发生的事。

那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我的心跳一定会随之停止的。

那是件不可以发生的事……但那究竟是什么事？

嗡嗡嗡嗡……耳鸣声挥之不去。

那是件不可以发生的事……

但那究竟是什么事？

想不起来。

我记得明明发生在我身边不久。

嗡嗡作响……耳鸣声甚至让我感到头痛。我的头……好痛……

不过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只要睡上一晚，就一定能好转过来。

没错，就像做梦一样。

只要到了早上，这件事一定就会烟消云散，变成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因为那是件不可以发生的事，也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用不着去刻

意强调，因为不可以发生，所以才根本不可能发生嘛……我究竟在说些什么？

嗡嗡作响……我的头，好痛。

非常非常地痛……

所以先不要管我了。

我想独自待上一会儿，所以谁也不要和我说任何事，因为我的脑袋很痛……

“……枝子……”

谁？

不要这样……我现在还不想说话。

“……左枝子！”

是母亲吗？不，我没事，只是头有点痛而已。所以别那样用力摇我……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感觉很痛……

妈妈，我要睡一会儿了……我要一觉睡到明天早上……所以不要再叫我了……

“左枝子……你没事吧？”

哥哥……

是哥哥的声音，是哥哥在现实世界中的声音……现实？

刚刚发生的……是现实。

那件事……是现实。

一刹那间，我脑内的蜂群迸射出万丈光芒。

随即化作无数玻璃碎片，飞散在半空中。

一闪一闪，亮晶晶地……化作成千上万个光点，破碎后四处飘散。但这一过程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声音……不知为何，我的脑子里映出了这样一幅画面。

那是我小时候做过的，一场噩梦——

那场车祸发生时……

车前的挡风玻璃化作一片光雨……

母亲……父亲……

神明……神明……

那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事。

神代大哥他……神代大哥他……

死了……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的意识被抛入一片无边的黑暗中……

第七章

◇成一**23**

柏木警官用恶狠狠的表情盯着会客室这边。

除了不省人事的左枝子外，所有案件相关者都被押到了此处。

警官背对门口站着，视线在手上的记事簿与成一等人之间来回巡视。他低垂着嘴巴两侧，脸色像嚼了臭虫一样难看。警官的左右站着四名刑警，都同样板着脸。其中三位是穿着朴素西装的中年刑警，还有一位是看上去教养良好、相貌儒雅的年轻刑警。四人仿佛被警官的不愉快传染了一般，脸色都十分阴沉。

“院子里的仓房没有上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这点没错吧？”

警官气势汹汹地问着，仿佛要从口中喷出火花一般。前几天的温厚稳重已经不见了踪影，现在的他仿佛一只择人而噬的猛虎。

“是的……没错。”

胜行回答道，声音小得几近消失。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轻松拿到仓房里面的除草剂——这点也没错吧？”

“是的……”

面对警官恫吓般的质问，胜行无力地垂着脑袋。

“东西你是怎么管的！敌草快类的除草剂，只需六克就足以致死！这么猛烈的毒药，你居然放在那种地方，放进去后还不上锁，你是有多疏忽！”

“等一下……警官先生。”

直嗣有些为难地对大发脾气的警官说：“刚才我们也说过，将除草剂放在仓房里面的是负责打理庭院的雇工，和家里人毫无关系，您这样责怪姐夫是不是不太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件事完全没有他的过错吗？”

“但他也不过是忘给仓房上锁而已……”

“那你认为他不用对此负责？是个人都知道保管剧毒品要采取相应措施吧？”

“警官先生，我已经说过许多遍了……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仓房里放着那么危险的毒药。”

“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为什么会被放进客人的茶杯里！”

柏木警官大喝一声，他的太阳穴随着声音一跳一跳的。

警官看上去无比震怒。这倒也是——毕竟他是这起案件的现场负责人，案件相关者接二连三地死去，可谓是让他丢尽了脸面。

“真的有人在神代先生的茶杯里下了除草剂吗？”

直嗣好像还没接受教训似的。

“这种事用不着你操心！不然要法医和刑警过来干什么？”

柏木警官恶狠狠地瞪了直嗣一眼，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那双圆瞪的牛眼充血涨红，真不知道鹿儿岛的那位伟人在发怒时会不会也是这副表情。紧接着，警官利剑般的目光扫向了众人。

“你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户主才遇害还没过几天，案件相关者就接二连三遭遇不幸，这算什么？”

他喘着粗气，显得十分烦躁。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警官先生……”

多喜枝带着哭腔抗议着。

“我们也很头疼，还想找您问问为什么我们家里老是发生这种事呢……”

“现在是我在问你！”

“但是警官先生，老爸的案件您还没有解决吧？如果警方破案的速度够快，或许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事了……”

老妈又开始多嘴了——成一不由得垂下了视线。虽然性格乐观大方是她的优点，但糟糕的是她有时会说一些挑拨别人神经的话。

果不其然，站在“西乡”旁边的中年刑警怒声回道：“所以这不是在向你们打听案情吗！可你们呢？有过一点儿为破案提供帮助的想法吗？你们自己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人喝的是一样的茶，只有被害人倒下了——这么荒唐的事情你们觉得说得通？净是说些幽灵之类的蠢话！别胡说八道了！”

“殿村，行了，别说太过……”

柏木警官安抚了情绪激动的刑警，不过看上去没有起多大作用，中年刑警依旧喘着粗气，用怒火中烧的眼神瞪着多喜枝。

“西乡”沉沉地叹出一口气，像是在调整心情。

“那么，待会儿我会单独对每个人进行详细询问，你们先在这儿等会儿吧。”

他的语气十分强硬，潜台词仿佛是——“过会儿再狠狠审问你们，给我做好准备吧。”

柏木警官给刑警们使了个眼色，然后将手按在门把手上——

“……警官先生！”

富美出声叫住了警官。

“怎么了？”

“我……我能去帮忙照顾一下左枝子大小姐吗……”

“抱歉，您不能过去。请放心，那边有医生和护士陪着她。”

“但是……我很担心我家小姐。”

“不必担心，医生说她只是因精神方面突如其来的打击而引发贫血。让她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恢复过来了。”

柏木警官抛下这句话，背对众人推开房门。这时富美又说：“……

警官先生！还有……”

“……怎么了？”

柏木警官回过头，一副想打人的表情。

“……各位警官要不要喝杯茶再过去？”

“不用了！”

说罢正想离开——

“……警官先生！”

这次开口的是美亚。

“干吗？”

“请加油喔！”

柏木警官毫不掩饰地咬牙切齿道：“我谢谢你啊。”

这句话像是吼出来的一样，这次他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三名中年刑警跟了出去，只剩年轻刑警留在这里。年轻刑警关上门之后像保镖一样在门前站直，看样子他的任务是监视这些案件相关者——不，现在应该叫嫌疑人。

“西乡”等人离开后，会客室里的气氛像台风过境般缓和下来，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时而喧闹，时而沉默，今天房间里一直在上演这样的循环……

家人们都各自陷入沉思之中。

胜行坐在沙发上，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盯着桌面上的一处。

他旁边的多喜枝瘫坐在沙发上，丝毫不顾忌自己的形象。

美亚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将穿着牛仔裤的长腿伸向前方，时不时用惴惴不安的眼神望向站在门口的刑警。

直嗣坐在沙发扶手上，像往常那样装腔作势地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只不过他收起了常常挂在脸上的哂笑，而是抖着一只跷起的腿。

富美坐立不安地在胜行等人身后来回走动，看上去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另一边，大内山好像还没有从打击中回过神来。他僵硬地坐在多喜枝对面的沙发上，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只人肉椅子。豆沙面包似的圆脸上失去了血色，似乎在惧怕着什么。他好像完全陷入一片混乱，警官刚刚问他问题，他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嘀咕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只是跟神代过来”。

至于猫丸，正怅然若失般沮丧地坐在一旁。他目光呆滞，离了壳的灵魂不知迷路去了哪里——成一不禁感叹他真是太不靠谱了。

在这个房间里，所有人都心不在焉，唯有年轻刑警一个人表情复杂。他是个高个子，有着一张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幼稚的脸庞，却站在门口极力装出一副威严的派头。

成一完全没有头绪，也根本无法应付眼前沉默的气氛。自外公的案件发生后，曾经苦思过的许多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为什么连神代都被杀害了？毒药是怎么被放进茶杯里的？神代的推理距离真相还有多远？有关这些问题，柏木警官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成一没来由地突然想抽根烟，但平时不吸烟的他身上并没有烟。找直嗣要一根吧——成一抬起头，却刚好对上猫丸的视线。

看来他终于回魂了——在被刘海半遮的幼猫般的眼眸里，能看到他的精神在复苏。成一发现他的眼眸里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奇妙的光芒。

猫丸用圆溜溜的眼睛直直望向成一。

“抱歉，是我的疏忽……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不管怎样这都是我的疏忽，请原谅我……”

猫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怪话，把成一给吓了一跳。这个别扭精居然会如此诚恳地道歉，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难道他还没有睡醒？

猫丸没等成一回答，就倏然移开目光。

“……快没时间了吗？”

他嘟囔着，这句话只是自言自语。

“看来必须快些……不然又要出大事了……虽然有些做作……不过

情况紧急，看来只好迫不得已……”

紧接着，猫丸仿佛想通了什么事情般突然站起身来。

“各位请不用担心，案件已经全部解决了。”

只听他大声喊道。

在场的所有人顿时一起看向了这个古怪的小个子。年轻刑警听到他突如其来的宣告后也惊讶地愣住了，张着嘴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多喜枝完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茫然地问着成一：“我说……成一，你的朋友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也想问这个……”

直嗣也一副不悦的样子。

“小成，他到底是什么人？”

猫丸丝毫没有在乎这些声音。

“请放心，一直折磨着各位的怪异事件，会在今天全部结束。既然我来了，各位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我保证今晚各位都可以睡个安稳觉。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美亚你晚上通常穿什么衣服睡觉？”

“什么——？”

美亚的眼睛睁得和猫丸一样圆滚滚的。这也难怪，一位自称哥哥朋友的人刚刚突然间说了一堆怪话，紧接着又开始了“色狼式”发言——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个大变态。

“你晚上通常穿什么衣服睡觉？”

猫丸气势汹汹地重复了一遍，美亚被猫丸的气势所压倒，只得犹犹豫豫地说：“……一般穿睡衣。”

“睡衣吗？好的。那如果你去日式旅馆住宿的话，晚上会穿浴衣睡吧？”

“是的……”

“这时你一般会将腰带系在什么地方？”

“……咦？”

“腰带啊，腰带！不知道吗？就是穿和服时用来缠腰的那个——旅馆在叠放浴衣时，一般会把它卷成一团放在最上面。”

“嗯。”

“那条腰带你一般会系在什么地方？”

“我想想……一般是这样系……”

美亚用双手在腰部附近比画了下。

“嗯……应该是系在这附近吧，这个可以摸到腰骨的地方。”

美亚按着自己的侧腹说道。猫丸盯着美亚的动作眯起了眼睛。

“原来如此，系在这里啊，可以了。那么胜行先生，你又是怎么系的？”

突然被问到的胜行下意识地答道：“啊，睡觉时我也是系在那里……不对，你到底在……”

“好的，我知道了。大家基本都是系在那个位置对吧，很好。”

猫丸目光严肃。

“刑警先生——”

“……嗯？”

年轻刑警被吓了一跳，他茫然地看着猫丸。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闲聊——只是聊一些闲话应该没问题吧。所以后面我们要聊的顶多算是些无聊的内容，你在一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不用想太多——可以吗？”

刑警没有回答猫丸的话。他应该是在心里做好了决定，闲话爱怎么聊就怎么聊，脑子有问题的案件相关者瞎嚷嚷些什么都不在我职务范围之内。

“好了，那么该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猫丸煞有介事地开了口。

“首先从降灵会的戏法开始说起吧。毕竟这个戏法是最容易理解，而大家又最关心的——灵媒师穴山到底是用什么手法欺骗了大家呢？且

容我细细道来。”

“喂，等一下，猫丸学长……”

成一赶忙劝住猫丸，不能让他再继续胡闹下去了。

“这个戏法不是已经搞清了吗？刚才神代先生都已经解释过了。”

神代死前揭穿了那是用指套完成的戏法，物证现在已经在警察的手上。这件事才刚刚发生不久，成一原本还在纳闷当时猫丸为什么出奇地安静，原来是在打瞌睡吗？

但猫丸反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成一。

“你是说刚才那个用指套如何如何的解释？唉，蠢死了，你平时是用什么思考的？你脖子上面顶着的那玩意儿是菠萝吗？脑袋里面灌的都是百分百纯果酿吗？”

猫丸在成一的家人面前毫不顾忌地挖苦起成一来，嘴巴毫不留情。成一被气得甚至说不出话一句反驳的话。之前在餐厅假装一只乖猫咪的猫丸，此刻已经完全褪下了“猫”的伪装。按理说“猫丸”减去“猫”后应该还剩下“丸”，不过他现在的态度可是一点都不圆滑。

“听着，给我仔细想清楚了——现实的情况是，灵媒师怎么会使用如此危险的手段？在旁边摁住他手指的人可是神代。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灵媒师，死对头就坐在自己身边，你会让他做道具表演的配角吗？对方一直虎视眈眈地想拆穿自己的骗术，灵媒师甚至要担心自己在表演时手指如果不小心动一下，会不会遭到身边神代的怀疑，谁会在这种时候使用指套？要知道如果当时神代突然故意挪一挪手，穴山的指套立刻就会滚走。这时神代只需一把抓住道具打开电灯，那就彻底玩完了。这相当于把欺诈的证据拱手交给对方，让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是吗？随便想想就能知道灵媒师大叔不可能背负这么大的风险使用这种方法。所以说你小子真是够天真的，居然相信这么荒唐的解释。我敢肯定只有你才会相信神代的话，别说警察他们，你在座的家人们都应该早已注意到这点了。”

“咦？可是我……”

美亚刚想说话，中途又停住了，看来天真的人不是只有成一一个。

“那学长你的意思是……”成一开口说道，“刚才神代给我们解释的方法……”

“非常遗憾，是错误的。”

猫丸平静地断言道。

“就算不说全错，错了一大半还是没跑的。那两个指套大概是神代从其他灵媒师手中攫取来的战利品吧。”

“其他灵媒师？你的意思是那两个指套不是穴山先生的所有物？”

“当然，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那神代先生为什么要带它过来，还做了那些解释？”

“神代自有他的理由，之后我会一一说明。”

“那穴山先生也就不是自杀的了？”

“没错。按神代的说法，匕首是从灵媒师大叔的胃里取出来的，然而人体是无法吞咽匕首的。念珠倒是另当别论，但匕首不可能吞得下去，否则胃里会被戳开一个大洞。固然有人表演过生吞长剑的杂技，但也需要预先吞下一把剑鞘在食道中。而在穴山的死亡现场并没有发现类似刀鞘的物品，警察也没有表示在被害者胃里发现过刀鞘。因此只能认为凶器应该是其他的人——也就是凶手偷偷带过来的。”

“那说穴山先生是杀害外公的凶手也……”

“当然不对。”

“……那案件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不，我已经说过——案件已经解决了，今天就能解决，就能完美落幕。”

猫丸环顾四周，微微一笑。

所有人都像在参观一件珍稀的展览品一样，一脸迷惑地望着这个奇怪的小个子。其中直嗣似乎被猫丸勾起了兴趣，他脸上又出现了那副招

牌的哂笑，好像在说“就让我洗耳恭听您的高见吧”。猫丸似乎十分欣赏众人的反应，于是再次环顾一周。

“那么各位，我要开始揭露慈云斋大叔在降灵会上使用的戏法了。说出来其实很简单，说真的，完全就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已。”

猫丸故意放慢了语速，他似乎很清楚这是一种能勾起听众兴趣的技巧。

“就像刚刚我说的那样，在表演戏法时，他无法判断自己两边的手会不会试探着揭穿他，所以从头到尾，慈云斋大叔的双手应该真的没有离开过最初的位置。也就是说，他的手的确没法移动——这点各位没有疑问吧？那我们就来实际演示一下。”

猫丸说着张开双手按在桌子上，摆出青蛙一样的姿势。而早已十分熟悉这套动作的在场所有人——除了富美和刑警之外——也都下意识地摆出了与前几天降灵会举行时相同的姿势。

“慈云斋大叔维持着这个姿势，为大家表演了许多怪异现象。”

这时，猫丸的话语停顿了好一会儿，他的停顿成功地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

“他维持着这个姿势敲响了钟，操纵了一块发光的布条，还做了些其他事情。乍看上去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呀，正是因为不可能做到，人家才会觉得是幽灵在搞鬼嘛。”

第一个掉进了猫丸节奏里的人是美亚。猫丸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望着她。

“没错，毕竟灵媒师的工作就是让人这样觉得。那就来试试吧，但毕竟我没有做过专业训练，可能没法做到像慈云斋大叔那样熟练，所以还请各位多多包涵。首先维持这个动作进行降灵会的解说，然后吹灭蜡烛，这时房间里面陷入一片黑暗，念颂完咒语后，像这样做——嘿呦。”

伴随着吆喝声，猫丸保持着双手紧贴桌面的姿势伸直双肘，收起膝

盖，攀到了桌子上面。

所有人都呆呆地瞧着猫丸发神经的样子。

猫丸嘿呦嘿呦地爬上桌子之后，轻轻地坐在了上面。当然，他手掌的位置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降灵会上使用录音机播放背景音，自然是为了掩盖桌子的晃动和声响。因为据说当时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甚至能让桌子跟着微微晃动。”

猫丸一边说着，一边挪动着坐在桌子上的屁股。他没有移动手掌，只靠屁股前进——像是将手放在身后做的挺胸舒展动作一样。

“而且神代刚才也说过慈云斋大叔热衷于杂技，除了拿手好戏人体水泵之外，他还擅长许多其他杂技。用腹语术模仿兵马老爷子的声音自然是其中一种，再有就是足技了。”

足技……说起来武井好像提过穴山与伙伴们所精通的杂技——大神乐、椅子戏、杂耍、足技……

“足技与它的读音和字意都相同，即用脚表演的杂技，例如倒立着用脚倒酒，或是表演手玉——不过这时就该称为足玉了吧……”

坐在桌子上的猫丸保持着双脚朝天的姿势，像花泳运动员一样灵活地向众人晃动着双脚。

“听说技巧高超的艺人甚至可以用脚趾夹住竹签，用其接住观众抛过来的带孔铜钱，而被接住的铜钱就归艺人所有，成为他的赏钱。慈云斋大叔使用的正是这种足技。试想一下，如果不能用手，就只能用脚了对吧？这是种最为理所当然的想法。”

猫丸说完良久，众人依旧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唯有猫丸的双脚还在摆来摆去。坐在别人家会客室的桌子上，还用脚在人面前摆来摆去，这样的杂技实在有些不合礼仪，不过此时已经没人有心情去责怪他了。

“各位请看，我的双脚可以如此灵活地运动。这种杂技对于年事已高的慈云斋大叔来说可能会有些吃力，不过他年轻时很可能做过难度更

高的杂技，所以这对他来说应该还算小菜一碟。他之所以穿着窄袖子窄裤腿的僧侣服，既是为了方便脚的动作，也是为了不让袖子碰到两边人的手臂。而在降灵会开始后，他的小指丝毫未动，这倒也不是他装模作样，而是因为要用手去支撑身体。你们看，想做什么都很方便。”

猫丸得意忘形地不断挥舞自己的双脚。

“就连小孩子都可以像这样用脚去摆弄桌子上的物品。发光的布条可以事先将其缝在裤子的接缝里，只要能骗过简单的搜身，就可以像这样用一只脚拽出布条。会听到兵马老爷子的声音从桌子上方响起，也并非大家的错觉，而是因为腹语的声源就位于桌子上——当慈云斋大叔本人需要说些什么时，只需身体后仰，让嘴巴在自己的椅子上方说话即可。感官敏锐的人当时应该能感觉到桌子上有什么东西。”

说到这里，猫丸像体操运动员结束动作般敏捷地从桌上一跃而下，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不过真是任谁也没想到慈云斋使用的会是如此荒唐的戏法——

“我们原来……都是被这种招数给骗了吗？”

多喜枝喃喃地说道。看来众人已经纷纷开始接受起猫丸的推理来。

“灵媒师的手段基本都是这种既荒唐又简单，却出乎意料的玩意儿。”猫丸愉快地说道，“精彩戏法的原理通常都是这样，听完解密后人们大都会感叹原来是这么简单的把戏——也大都会觉得扫兴。”

猫丸取出一根香烟点燃，继而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时，会客室的门突然啪嗒一声被人打开。

扭头一看，原来是负责看守的年轻刑警正急急忙忙地向外跑去。猫丸看了看他的背影，吐出了一大口烟雾。

“另外，我认为这一连串的案件，其共通的特点是‘无计划性’与‘突发性’。”

猫丸突然朗声说道。这与他刚刚做演示时那种无拘无束的声音大相径庭，连他的脸色也变得极其认真。这种语气转换似乎也是能让听众的

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技巧之一。

“换句话说，所有案件做得都不够彻底。给人以一种没有事先计划过的、突然间的，甚至是临时抓瞎的感觉。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那就该提到最开始的案件——兵马老爷子那桩案件了。我们知道那间别室作为犯罪现场，是没有一丝散乱的。我在委托成一去调查后，他告诉我尽管有许多佛像和佛具摆在房内，搞得像旧杂货铺一样，但房间本身就是那样，而非是凶手动手弄乱的。也就是说凶手没有接触过别室里的其他任何物品。听好了，令人感到蹊跷的正是这点——”

猫丸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兵马老爷子的案件看似发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明明没有人可以进出那个房间，案件却发生了——这就让幽灵杀人这种荒谬的想法有了诞生的余地。但是，如果凶手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图——打算有计划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犯罪的环境，来引导大家相信这是幽灵杀人，那别室里为什么没有一丁点儿散乱呢？别室里能够更明显地暗示幽灵杀人的道具数不胜数，用兵马老夫人的遗像也好，佛像也罢，更可以用那幅描绘着幽灵的挂画，甚至可以像慈云斋在降灵会上那样使用念珠都行。兵马老爷子抱着茶碗死去的模样固然可怖，但想要安排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想必也能做到。比如将念珠缠在尸体的脖子上，将木鱼塞进尸体嘴里，或是将凶器放到佛像手中……只消有这个打算，房间里有的是工具，犯人却并没有使用。但为什么凶手没有用堆积如山的小物事故布迷阵呢？所以我判断，凶手原本就并没有将案件伪装成幽灵杀人的企图，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营造一个不可能犯罪。也就是说，这起不可能犯罪并非凶手有计划营造出来的。”

猫丸认真地将快要燃尽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按灭。

“这么说可能会有些难以理解，我举个更加容易理解的例子吧。在接下来的降灵会案件中，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凶手选择了降灵会这种特殊的场合作为犯案现场？”

借着用手将长长的刘海往上撩的动作，猫丸用眼神向成一示意了一下。

“仔细思考这起案件，就会发现这一点很奇怪。如果对慈云斋大叔怀有杀意，在外面犯罪岂不是更好？为什么要在这种闭塞空间里杀人，让警方一下子就能锁定嫌疑人的范围？这样一来嫌疑人的名单就进一步缩小了。这样做简直就像是在主动宣布‘凶手就在参加降灵会的成员之中’一样。从这方面考虑，我判断这起案件也没有计划性，同样是一起突发犯罪行为。这点各位应该能认同吧。”

在猫丸说完这句话时，刑警们正好从门口鱼贯而入。进来的刑警共五名，为首的正是熟悉的小平头“西乡”。除了他和刚才那位年轻刑警以外，其他三人都是陌生面孔。

年轻刑警对着柏木警官窃窃私语。他用手指着猫丸，看上去像在打小报告一样。一位面孔像螃蟹的刑警正想说话，却被柏木警官抬手给制止了。警官本人似乎有什么想说的，但最后也只是不悦地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没有开口说话。成一有些担心地看向猫丸，这个怪人却正饶有兴趣地保持着微笑，接着他漫不经心地再次环顾成一众人说道：“好的，那么凶手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降灵会作为犯罪现场呢？如果想杀害慈云斋大叔，当然是趁降灵会前几天，在夜路上或其他地方袭击更好。这样一来嫌疑人的范围会扩大，确定凶手的身份会比现在更难，但凶手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做呢？那肯定因为直到降灵会举行当天，凶手才突然发现不得不除掉慈云斋大叔——我觉得除此之外应该就没有其他理由了。在这之前，凶手应该是没有理由杀害慈云斋大叔的，直到那天，才初次有了必须在那种密闭环境中实施杀人的理由。如果不是这样，就根本没有必要在密闭环境下杀人。而这个必要又是什么呢？这自不必说，当然是因为在降灵会举行当天发生了一些变故。”

“变故？那天有什么变故吗？”

直嗣问道。如今他已经没有不相信猫丸的意思了，只是纯粹感到疑

问。看来一不小心连直嗣也被带进猫丸的节奏当中了。猫丸微微苦笑着说："这件事别人都可以忘，但你不能忘啊。变故是有发生过的。降灵会举行那天，慈云斋大叔不是突然之间决定更换将要召唤的灵魂吗？"

"啊……是的，我想起来了。"

直嗣恍然大悟。猫丸说话的方式又变得随和起来，不过他自己似乎也没意识到。

"那天，到午后接近傍晚时，慈云斋大叔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召唤兵马老爷子本人的灵魂。将这个变故看作是产生犯罪行为的直接动机，应该是最合理的推测了吧。降灵会举行的日期是已经确定好的，凶手如果早就有杀害大叔的想法，他最好的选择是在嫌疑人更难确定的情况下杀害大叔。如果说在降灵会这一天出现了什么杀人动机，想必就是这一点了，让凶手决意要实施犯罪的因素就只有这一个。但大叔当时称自己要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躲在房间里一直没有出来。因此凶手只能在降灵会正式开始，大叔现身之后才有机会行动。凶手没有办法，不得不在密闭的环境下采取行动，事情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变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变故会让凶手下定杀人的决心？"

猫丸缓了口气，重新点上一根香烟。

"对灵媒师大叔本人来说，这个变动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召唤前几天刚刚亡故的兵马老爷子的灵魂，一定比召唤三十年前去世的兵马老夫人更具冲击性的效果——他应该是这样打算的。毕竟无论怎样，大叔需要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只需要改变一下用腹语要说的内容就可以了。但是凶手却无法接受，这件事促使凶手不惜下定决心在固定环境下实施了鲁莽的犯罪行为。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猫丸缓缓吐出一口烟雾，紫色的烟飘飘荡荡，掠过他的刘海往上飘去。

"说句题外话，各位知道灵媒师还有这样一种惯用手法吗？——为了体现真实性，他们会在降灵会中说出只有某个特定人物才知道的事

情。比如经常在电视节目上表演的那种灵能者开启灵视之类的能力，随后说出你老家的院子里长着什么品种的树木，门口处放着什么样的物品，让节目嘉宾大吃一惊。也就是灵媒师猜中他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的技巧。但那只是让同伙事先调查的结果。让同伙偷偷跑到嘉宾的老家进行调查，假装成推销员进入家门得知门口的情况……灵媒师只是在得知这些消息的基础上，以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出来而已，算是一种十分简易的技巧了。好了，题外话到此为止。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无从得知灵媒师大叔当时是否想要使用这个手法，但大家不觉得这对于凶手来说是一种天大的威胁吗？他一定会为此感到坐立不安，在心里嘀咕着'他说要把召唤对象变成兵马，会不会是别有用心？难道他打算在降灵会上将只有兵马知道的事和盘托出'？继而又会进一步暗想，'难道那个灵媒师掌握了什么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他要在降灵会上借兵马之口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会变更原本要召唤的灵魂，一定是掌握了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他会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个变故对在兵马老爷子的案件中做了不可告人之事的那个人来说，效果实在太显著了。譬如在降灵会上，兵马老爷子的灵魂降临，重现他在犯罪现场被杀害的情景——这样的一幕想必会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吧。想象一下，他用兵马老爷子的声音喊道'你不是那个谁吗？你要干什么？住手！啊——'，然后戛然而止，凶手想必非常惧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吧。'那个灵媒师会不会知道案件的真相，为了达到演出效果才沉默到现在？'——凶手的心里会萦绕着这种想法，变得疑神疑鬼起来。我想这或许就是凶手想要阻止降灵会进行下去的理由。"

此时猫丸已经掐灭香烟，抬起头来露出幼猫般的双眼。如今已经没有人对他的话语提出异议，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对他的推理感到信服。就连五名刑警也一声不吭，他们仅仅是交叉着双臂，带着严肃的表情站在墙边。

"因此我觉得杀害兵马老爷子的凶手与杀害灵媒师大叔的凶手，可

以认为是同一个人。既然那个变动能令凶手决意让大叔永远保持沉默，就说明凶手的手上早已沾染了兵马老爷子的鲜血。大叔之所以会在那天被杀，就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了。话已至此我想各位已经明白，为什么我会说这几场案件从头到尾都是没有计划的了。除此之外，凶手在实施了这些无计划的犯罪行为后之所以至今还没被揪出来，我想完全是因为运气和胆量。”

猫丸略一思索。

“运气……没错，就是运气。正因为运气好，才让凶手那一无计划，二无谋略的行动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暴露——凶手的好运实在令人感到可怕，我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我不相信任何超常现象与灵异现象，但凶手直到现在都没暴露，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如果说这起事件中真的存在什么神秘要素，那应该只有一个——就是那件单纯得要死，却一直没有人注意到的事情。不得不说凶手真是被幸运女神守护的幸运儿——这几起案件都是支撑在惊险而奇妙与危险间不容发的那个事实之上的。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对凶手来说，这件事如同高空走钢丝般危险，而且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走在细如牛毛的一根钢丝上。没错，一切都建立在那个极其简单的事实之上——那就是，凶手利用了某人的一个特征。”

◇左枝子**19**

意识渐渐恢复。

啪啪……像是气泡一样。

仿佛污浊的死水中，几个气泡浮出水面一般。

啪啪……

当然，这些气泡里充满了有害的气体。

气泡仿佛在抗拒着阻力，静静地从黏糊糊的水中浮上水面……

啪啪……

浮出水面的气泡立刻会啪的一声破掉……

就像这样。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是一场梦？

真的只是一场噩梦。

真是令人讨厌的梦。

感觉自己身上沾满了黏糊糊的、令人作呕的脏水……很不舒服。

现在是几点了？

看样子我挑了个不太合适的时间睡觉。我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躺到床上去的……

由于这段时间缺乏睡眠，所以刚刚不小心打了个盹儿。就这样再躺一会儿吧，让身体在温暖的被窝里多赖一会儿。

但是为什么我会做这样一个恐怖的梦？做了一个恐怖的、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的梦……

我的大脑直到现在还浑浑噩噩的，感觉梦境和现实的界线变得无比模糊……

那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是件不可以发生的事。

那不是真的……

我弹跳般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神代大哥他，神代大哥他……

不可能发生那种事。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室内的便服。为什么我会穿成这样躺在床上？富美姨没有来为我整理床铺吗？还是说，我真的只是打了个盹？

“哎呀，你醒啦。”

不知所措、意识模糊的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女声。

“还难受吗？大夫说你只是有点贫血，不用担心。”

女人说着，拿过了我的手腕。

“请问……”

“别说话，我先给你把把脉……不过我只是护士，要帮你叫医生吗？”

“不用，没关系……请问大家在哪儿？”

“哦，你的家人们都在楼下。”

现实——

这是现实。

这并不是一场噩梦。

那件不可以发生的事……是真实发生的事。

“请问……”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不……不是这样……我想知道他怎么样了。”

“那个倒在地上的人吗？非常遗憾，他似乎已经去世了。”

我愕然失语。

这一切……的确都是真的。

神代大哥……神代大哥死了。

现实世界，我如今所在的现实世界猛然坠入一片噩梦之中。坐在身下的床铺仿佛也整个跌入了可怕的异世界当中……

得去确认才行……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得去确认这个世界是否是真实的……那件不可以发生的事，真的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了吗？

得去确认，得去确认……

我梦呓般地呢喃着。

得去确认才行……

“怎么了？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楼下，去大家那边。”

“感觉还好吗？”

“我没事……”

“是吗？那也好，去那边或许比一个人待着更好……小心点……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我没事的。”

护士姐姐帮我拿过了拐杖。

我拄着拐杖走出了房间。

走在走廊，我似乎有一种强烈的虚幻感。

那是一种轻飘飘的，仿佛踱步云端的感觉……对吧？我就知道这是因为做梦，而不是因为我脚步虚浮。因为是做梦，走廊里的地面才会那样松软。如果是这样，就算不依靠拐杖，我或许也能行走……扔下拐杖后，我或许也能奔跑……我要跑去他的身边……一阵风似的跑去他身边……

“小姑娘，你没事吧？”

然而，一位偶然出现在楼梯上的男子，不容分说地将我拉回了现实。他似乎是位警察……

“听说你好像贫血了？也不怪你，毕竟发生了那样可怕的事。”

我非常熟悉这种同情的语气。尽管与他素不相识，但当他用那种独特的口吻对我说话时，我瞬间明白，自己终究还是无法奔跑。

“请问……我的家人们在哪儿？”

“他们都在会客室。”

“是吗？谢谢你。”

“啊，小姑娘，你还是不要到处乱转的好……我们现在还在查证。”

“……好的，对不起。”

我一瞬间浑身无力，拖着沉重、蹒跚的脚步走下了台阶。

整个一楼一片喧闹。

许多人在一楼走来走去，相互下着指示，到处都乱得像一锅粥一样……

他们当然都是警察。

一股沉重的绝望感压在我的心上，那件事果然是真的……

站在会客室的门前。

正当我将手伸向门把手时，突然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男声。虽然声调高亢，但听起来依旧非常清晰有穿透力。我记得这是哥哥的朋友——猫丸大哥的声音。他是方才和哥哥一起来到我们家的。但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做演讲一样地在说些什么？

“——对凶手来说，这件事如同高空走钢丝般危险，而且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走在细如牛毛的一根钢丝上。”猫丸大哥说道，“没错，一切都建立在那个极其简单的事实之上——那就是，凶手利用了某人的一个特征。”

他说的人是我。

我用直觉猜测到了。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推开房门，向着里面大声说道：“你指的是……利用了我眼睛看不见这点吗？”

我感觉到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我也听到房间里的人们都倒吸了一口气，显得十分惊讶。

短暂的沉默后。

“没错，正是这样，左枝子。”

猫丸大哥轻轻地说道。

在那场车祸——十七年前那场可恶的车祸中，我在父母双亡的同时，也失去了右腿的运动能力与视觉功能。因此我极少外出，基本只有

在上盲人学校那段期间里出过家门。我的视觉记忆停留在五岁那年，因此不管有没有母亲的照片，都与我毫无关系——母亲的容貌也没能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当然，就算有人说我长得像母亲，也没法确认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可是，猫丸学长……”

哥哥的声音响起了。

“凶手他……究竟是怎样利用左枝子这个身体特征的？”

“这个嘛，‘利用’一词或许并非完全准确。”

猫丸答道。

“说白了就是……我更愿意相信此事最开始源于一个小误会，是这样吧，大内山？”

“……是这样的。”

房间里响起了神代大哥的声音。

◇成一24

“请大家注意左枝子的反应，这证明了我的猜想是正确的……你们看，她的表情是如此惊讶。”

猫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不起，左枝子，我好像吓到你了。麻烦谁来扶她坐下吧，我看她好像快站不住了。”

美亚一跃而起，扶着左枝子坐到了沙发上。

左枝子颓然坐下，她的眼睛——那是一双有着纤长睫毛，却无法倒映出这个世界的眼睛。成一悄悄地望着她的睫毛，它们如今正如打冷战般地颤抖着。

“这件事最开始只是个小小的误会……”

左枝子坐在沙发上后，猫丸继续开口说了下去。

“事情是这样的，神代与大内山这对组合在与人初次相见时，习惯用互相介绍的方式来打招呼。”

的确如此——成一隐约记了起来。在这间会客室里与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的确是相互介绍了对方，那时他只觉得两人是一对亲密的搭档……

“或许由于两人常常共同行动，才会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我想就连他们两个也没想到，这位初次见面的小姑娘居然会是一位盲人。于是两人依旧按老样子相互做了介绍，所以左枝子仅通过声音才会理解错。我说的对吗，大内山？”

猫丸发问后，大内山点了点头。

“没错，是这样的。但等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过了一阵子后的事了。”

他用沙哑的声音缓慢地说着。

“……但是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还不了解左枝子小姐的那种身体状况……之后我们也很为难……”

大内山显得有些战战兢兢，没法把话说得流畅，猫丸便接着他的话头继续说了下去。

“归根结底，这个误会还是由日本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所导致的。日常生活中，谁也不好将左枝子眼睛的问题直接挂在嘴上。我和成一老弟谈话时提到她，也只能模糊地提一句‘你那位身体不太方便的表妹’而已。但对谈话对象来说，这已经足够让他明白我指的是谁了。而刚刚类似于成一老弟所说的‘这个身体特征’，或是大内山也说过的‘那种身体状况’，这种事是没法直截了当说出来的。硬要说的话，这应该算是日常生活中语言方面的一种禁忌吧……”

猫丸说到这里，又点上一根烟。

“那么大内山，后来你们也注意到自己的做法出了问题对吧，因为你们很快发现这位左枝子混淆了你们的身份。当她称呼你们时，你们发

现她叫错了名字，因而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你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这个……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当察觉到这个问题时，我们的身份已经在她脑中根深蒂固了……如果这时去纠正她，对她无异于是一种伤害……于是我就和搭档私下里商量……”

大内山说着，那张豆沙面包般的圆脸脸色发青，上面满是痛苦的神情。

“原来是这样。去纠正对方因视力不便而出的错，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出于日本人性格含蓄的特点，我们更愿意对这件事闭口不提，从而避免节外生枝对吧。”

猫丸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继续讲了下去。

“另外，一个人的印象，出于先入为主和喜好差异等原因，在不同人眼中的差距也会十分巨大。而外观正是影响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说句题外话，前几天我给左枝子打电话时，问了问她对兵马老爷子的印象。在左枝子眼中，兵马老爷子似乎是个体贴入微的、包容大度的心胸宽广之人——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但成一老弟对兵马老爷子的评价又相差甚远——他觉得兵马老爷子是个顽固、可怕而傲慢的人。想必左枝子会对这种反差感到惊讶。像这样，对同一个人的印象就算在一家人之间也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更别说其他情况了。”

猫丸按熄了即将燃尽的烟头。

“至于初见就更是如此。无论是谁，在与人初次见面时，都会通过对方的外观特征——例如体型和容貌等，给人贴上固定的标签。然后依照自己的经验，判断其性格、行为等特征。这就是被称为‘瞬间判断’的一种心理作用——其实就是人们俗称的‘识人术’嘛。总之，人们往往乐意通过相貌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这种现象就归属于‘内隐人格理论’。举个例子来说，成一认为大内山性格阴郁、说话总是小声嘀咕、对特定事物有着狂热兴趣——抱歉，由于事态特殊，请原谅他的无礼——他是

这样看待你的——别跟我摆这副臭脸，你不是的确这么说过嘛。这也实在没有办法，成一对大内山的评价很大程度是来自外表。咦？无礼的人好像是我才对，无所谓了。而左枝子又是怎样的呢？由于她看不见人的相貌，因此也就没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她只会觉得对方是一个稳重大方、才华横溢、性格认真并热衷于研究的人。出于这样的原因，一个人的印象在不同的人眼中会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是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也就是说如果对一个人心怀好感，就会觉得他哪儿都好。咦？怎么了左枝子，表情为什么那么怪？无所谓了。总之这种情况在行为心理学中又被称为‘晕轮效应’——不过在身为专家的大内山面前，我这番卖弄恐怕是班门弄斧吧。”

猫丸苦笑着，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些事无所谓了，重点在于左枝子的误会。老实说，这个误会至今都没被人发现，只能说算是奇迹了。一般来说，这种误会在日常对话中很快就会解开，但毕竟左枝子是个内向、话少的姑娘，想必警方也早就清楚这点……”

猫丸说着，丝毫没向在门口挤成一团的警察们望上一眼。一位警察仿佛想要说些什么，但柏木警官制止了他。猫丸对此没有理会。

“刚才我也说了，这些只是案件相关者之间的闲聊，我只是在这里自说自话，你们可以不用理我。”

他假装糊涂，仿佛旁边没有警察一样。那位面孔像螃蟹的刑警刚想说话，但“西乡”还是拦住了他。是想一直见证到最后呢？还是有其他计划？从那双牛眼中完全看不出他的真实意图。

猫丸对眼前的情况视而不见，泰然自若地向上撩了撩刘海。

“那就继续我们的闲聊吧。左枝子的误会究竟导致了什么呢？答案自然是——让兵马老爷子的凶杀案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首先是神代与大内山两人离开方城家的时候。那天直嗣与成一在院子里洒水时，目睹了两人走出别室的一幕。看到两人似乎没能说服

兵马老爷子，直嗣还嘲笑了他们。接着突然下起小雨，直嗣与成一慌忙收拾好水管后跑回了房内。在此期间，左枝子在房门口处送走了神代他们，她还做证说在门口与神代聊了会儿天。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左枝子心里的神代，其实是我们眼中的大内山。而当时与左枝子谈话的人，也正是如假包换的大内山。此后，收拾好水管的成一在房门处目送大内山走出了院门。当然，由于忘带东西而打电话给左枝子的人是大内山；在新宿站偶遇东西屋的人也是大内山；而在自家附近遇到相识的洗衣店老板的人，还是大内山。”

这么一说，成一回忆起了那个印着大学名的褐色信封，当时在自己家里拿着它的人的确是大内山。但左枝子打电话的那通证词，令人彻底以为那个信封是神代的物品了……

“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大内山身上，当天正常回家的人，也只有大内山。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二人组，但只有那天，两人是分别行动的。或许这就是种连当事人都没有察觉到的‘一人两角’吧。”

一人两角——成一想起了猫丸和他讲过的灵媒师的把戏，那个将把一只手当成两只用的骗术。

“如何？这样一来有关神代的证词就已经消失无踪了，而他的不在场证明也不攻自破。那么神代当时究竟在哪儿？——当天离开的只有大内山一人，所以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自然是留在这个家里。”

“也就是说……杀害了外公的凶手就是……”

美亚茫然地问道。猫丸冷冷地说：“毫无疑问就是神代。”

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异议，房间里如今已经成了猫丸独自表演的舞台。

“之前神代极力主张穴山是凶手的做法，也只是他的计策。他打算将所有脏水全部泼到灵媒师大叔的头上。不过就结果而言，这也只是他的垂死挣扎罢了。来吧，让我们继续深入案情，梳理一下案件当天所有

事情发生的顺序。首先是直嗣与成一看到大内山和神代两人在连接走廊里行走，但由于突然下雨，他们并未亲眼看见两人进入主宅——接下来是我的推测——神代或许是在那时独自返回了别室，请问是这样吗？大内山，我没说错吧？”

“——是的……他说随随便便就被人赶回去……有点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提出要去试试一个人说服他，让我先回去……”

大内山说话的声音仿佛痛苦的呻吟，猫丸听后轻舒了一口气。

“幸好是这样……我还在担心如果你对此否认的话要怎么办……不过这也并非瞎猜，因为我有其他佐证，那就是成一有过的异样感。”

“异样感——？”

成一只能鹦鹉学舌般重复着猫丸的话，猫丸露出一副得意扬扬的笑容。

“没错，就是你在门口有过的那股异样感。我考虑了一下原因所在，而得出的答案就是神代的鞋子。”

神代的……鞋子？

“你在洒过水进屋后，发现左枝子的神情有点古怪，所以被这件事吸引了注意力，但当时你应该是看到了神代的鞋子。尽管与其他家人的鞋子混在一起，你依然在无意之中看到了它。由于久别十年未曾回家，你没能发现确切的答案，但门口的鞋子的确与你刚回家时略有不同——你应该是隐约察觉到了这点。正径大学的两个人应该都已经回去了，但为何会多出一双鞋在这里？——你在潜意识中对这件事感到疑惑，而这就是你会产生异样感的原因。”

“原来如此……”

成一不禁小声嘀咕。连自己都没能察觉的事情被别人指出来，总觉得有些不太自在。

猫丸收起了脸上的哂笑，露出一副得体的表情。

“其实这件事令堂应该也注意到了。”

“咦……我吗？”

多喜枝惊讶地望向猫丸。

“是的，说实话，我之所以察觉到成一产生异样感的原因，还是多亏了您的一句话。”

“哎呀，是吗？是哪句话呢？”

“您那天回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对吧——哎呀，我们家那口子还没回来？不对劲儿呀，总觉得他好像已经回了——您当时误以为胜行叔已经回家，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您在哪里受到了错误的暗示。直白点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您在门口看到了神代的鞋子，毕竟男装的皮鞋看上去都差不多。您当时有意无意地瞧了一眼鞋子，于是才以为胜行叔已经回家了。但由于您大大咧咧……哦抱歉，应该说是不拘小节的性格，因此没有多想，后来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咦？当时的我是这样想的吗？”

多喜枝感叹着，仿佛当事人不是她自己一样。猫丸有些啼笑皆非。

“也正因为鞋子这件事，我才无意中想到——会不会是大内山与神代双人组的其中一个人在当时偷偷返回了别室？——而能够确凿证明这件事的，就是那天您家里的一通内线电话。”

“内线电话……老爹打过来的那通？”

直嗣发问后，猫丸点了点头。

“没错，正是兵马老爷子打来的内线电话——成一我问你，那通电话是因为什么事打来的？”

“我想想……是让富美去院子里洒水……”

“那是第一通好不好？你小子别给我掉链子——我问的是第二通电话，你接起来的那个。”

“哦哦，那通电话里外公让我吃过晚饭后去见他。”

“让谁过去？”

“让我。”

“只有这件事吗？”

“嗯，只有这件事……啊——！”

“发现哪里不太对劲了吧？”

猫丸轻歪着头。

“那时兵马老爷子还不知道你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中，他是在得知接电话的人是你后，才吩咐你吃过晚饭后过去见他的。”

没错，当时成一在电话中表明身份后，外公是非常惊讶的。

“然后呢？成一，当时兵马老爷子究竟为什么会打电话过来？”

“不清楚……这个我没问。”

“问题就在于此，注意——”

猫丸的声调愈发高亢起来。

“兵马老爷子第二次打来电话，并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因为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外孙回家相比，其他事情早就无所谓了。也就是说，这原本是一通可有可无的电话。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回忆的，是兵马老爷子的习惯。当他第一次打电话说要给院子洒水后，直嗣对成一提起过这个习惯吧。”

直嗣恍然大悟。

“我知道你想说的了！是那个习惯对吧——一旦家里来了不喜欢的客人，就会打内线电话吩咐家里人做些无关紧要的活计。而打第二通电话时，恐怕房里也有一位令他讨厌的客人——是这么回事吧！”

“啊，原来是这样！”

美亚也高声赞同，猫丸开心地点点头。

“正是这样。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观察外面的天气，都是为了向客人展示自己的不悦。对兵马老爷子而言，那天会让他感到讨厌的客人，就只有来自正径大学的两位研究学者了。考虑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会不会是双人组中的哪位中途折返回去了呢？我思索了很久，但两人都拥有着不在场证明。于是我又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制造了两个人的不

在场证明？——究竟什么条件能够满足即使留下一人，也能做出两个人都不在的假象呢？——我对此再三思索，绞尽脑汁地做了许多设想，最后突然想到——在左枝子为神代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通证词里，会不会有什么漏洞？当想到这里时，发现左枝子认错人这件事，也就并非那么困难了。”

胜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显得十分钦佩。

“接下来，兵马老爷子一案中最难解释的，是直嗣和成一的证词——由于没有任何人通过连接走廊，因此不可能有人出入那间别室。但讲到这里，‘入’这件事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凶手就是在两人捧着水管在院子里慌慌张张跑向宅邸时进入别室的。之后是‘出’——也就是逃离路线。这点是案件的谜团所在。想要逃离的话，需要满足逃跑路线与时机两个条件。逃跑路线就只有连接走廊，这一点警方已经查明，接下来就是时机了。”

猫丸说到这略微顿了顿。

“神代将兵马老爷子……呃，那个……打死，这件事当然并非有备而行之的。他最初的目的应该只是说服兵马老爷子，这件事容我稍后详细说明。总之他在行凶后冷静下来，开始擦去指纹、收拾现场的时候，富美已经用托盘端着晚餐向这边走来了。富美应该不会没规没矩，一声不吭地突然把门打开。因此在进门之前，想必她是打了声招呼的，像是‘太老爷，晚饭送来了’这样的话——应该没有错吧？”

“嗯，嗯，是这样的。”

富美一直蜷缩在房间的角落，巨大的身体所发出的声音却细若蚊蝇。

“或许是出于‘晚被发现一秒是一秒’的心理，神代听到富美的声音后，下意识地慌忙藏在了厕所之类的地方。接着富美发现了尸体，但也仅仅是发现了尸体。于是她吓得扔下托盘，跑向主宅来为各位通知此事。而神代则抓住这个时机，从她身后追了上去。”

“从身后……追了上去？”

美亚惊叫一声。

“没错，神代如影随形般，跟在富美身后跑了出去。恐怕是由于他在那时猛然想到，如果这时不跑，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能令凶手从案发现场消失的时机也只有此时。因为直到这会儿之前——直到富美去送晚餐之前，直嗣和成一都在起居室里望着别室那边……”

富美扭过粗粗的脖子，惶惶不安地望向身后，仿佛杀人犯依然跟在她身后般……成一望着她滑稽的样子，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成一和大家赶到别室时，半开的厕所门也正好能证明此事。就这样，没有任何人目睹到富美与神代返回主宅，这是因为当时全家人应该都已经去了餐厅。而没有注意到凶手紧随自己身后回到了主宅的富美，也立刻奔向了全家人所在的餐厅……”

没错，当时由于跑来通知兵马遇害的富美太过用力，推得厨房的门反弹后又关了回去。在那一瞬间，走廊里无论有谁经过，成一等人都是不可能看见的。

“另一边，神代就这样径直从门口逃走了。想必大家也都清楚——无论房门还是院门，当时都还没有上锁。胜行叔还受了太太的责怪对吧——尽管如此，当时的事态也的确是间不容发。即使事先计划也未必会如此顺利，凶手可也真的是侥幸之极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真的是勉强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危险，并成功逃离。事情就是这样，许多幸运的偶然叠加在一起，才导致了案件中不可思议的状况。”

猫丸说着，用幼猫般的眼珠扫视着所有人。

“你叫……猫丸对吧？然后呢？”

直嗣开口了。

“凶手的把戏我清楚了……但他为什么要杀害老爹？”

直嗣收起了平时那副爱唱反调的性子，茫然地问猫丸。

“这个嘛……毕竟事到如今，他们两位都已不在人世，我也只好凭

感觉猜测了……”

猫丸说着，略微犹豫了一下。

“那只茶碗，大家都知道吧……我认为当时神代想要将它摔碎。”

“茶碗？”

“没错，就是兵马老爷子的亡妻所留下的遗物。我想神代会不会是为了破除兵马老爷子对心灵主义的迷信，打算给他下一剂猛药呢？——之所以会这样猜测，是因为我听说了神代高中时发生的那个小插曲，也是令神代对超常现象产生兴趣的那个小插曲。我记得它是在降灵会举行当天，左枝子从大内山那里听来的故事。在神代散步许久后，大内山表示‘想参观庭院’后也走了出去，并在那时给左枝子讲了这个故事……”

猫丸简略地给在场的人讲述了神代和手表的故事。

“似乎是因为这件事，神代砸坏了过去束缚着自己生活的手表。自行破坏了心灵的寄托之物。通过这件事，他脱离了框架的束缚。大内山也说过，神代的视野因此而变得更加宽广，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那或许神代也会试图将这种价值观层面的变革强加给兵马老爷子。对兵马老爷子来说，那只茶碗是他唯心主义的寄托，是灵魂附着的凭依。在他眼中，那是他与亡妻独一无二的维系。而神代或许正是想要破坏作为兵马老爷子唯心主义所仰仗的这一象征物——正如那块手表之于神代一样。或许他对兵马老爷子说了些‘这种玩意儿不过是个陶器而已’、‘不能将精神寄托在区区一个物件上面’之类的话。但对兵马老爷子来说，这‘区区一个物件’却是唯一能使他与妻子二人共同进餐的、他最为珍视的物品，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物品。神代想给兵马老爷子下一副猛药，摔坏那只茶碗，让他醒悟过来，但兵马老爷子却奋力抵抗。面对举动粗暴的神代，兵马老爷子或是怒不可遏，或是哭泣求恳……总之这个在年轻时独断专行、方头不劣的他，在那时做出了激烈的抵抗。而在神代眼里，对方丝毫听不进自己基于科学理论的建议，如此愚昧无知的态度令他束手无策。或许这时，老人的执迷不悟已经令一团怒火涌上他

的心头。”

猫丸将话头略微一顿，字斟句酌地继续说了下去：“神代这个人，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他经常把‘一般人’这个词挂在嘴边。例如‘得到一般人的理解’、‘拥有启蒙一般人的使命’等。毕竟身为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他或许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并非‘一般人’吧。我隐约能感受到这一点。他的性格中有着自以为是的那一面，同时作为头脑明晰的人，或许他在内心深处也有着一丝精英主义的倾向。神代似乎认为易受招魂说毒害的民众会对科学研究造成妨碍和干扰。这样的他面对拼死抵抗着想要保护茶碗的兵马老爷子，恐怕对后者身上的那股顽固劲儿和迷信心理，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感。同样，他也无法忍受兵马老爷子身上的老小孩心性和倔脾气。接着，在扭打抢夺中，他内心对‘无知者’妨碍研究的那股怒火，令他的戾气一瞬间爆发了出来。于是他在不经意间抓起手头的独钴杵，照着兵马老爷子的额头挥了过去——”

讲到这里，猫丸的话语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紧张地望着他的嘴角。猫丸轻轻撩了撩垂在额前的刘海，仿佛要挥散这种沉闷的气氛。

“我想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来龙去脉，兵马老爷子才会像保护般紧紧搂着那个茶碗，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想罢了。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到老一代人与新一代人，固执与信念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但在报纸之类的媒体上，人们最终看到的只会是‘双方产生争执导致激情杀人’之类的用来博眼球的内容……”

猫丸撇着嘴巴，显得有些黯然。

“不过暂时不用理会我多余的想象，总之案件就以这种近乎不可能的形式，呈现出了一副触目惊心的形象。但最惊讶的恐怕还是神代本人。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连他自己都不曾意料的不在场证明就这样成立了。但毕竟他头脑敏锐，于是干脆顺坡下驴，决定认下这个不在场证明。他与大内山商量后，决定让自己成为在新宿站打过电话的那个人

——我没说错吧，大内山？”

大内山缓缓抬起头来。

“……我也不想这样……但他当时坚持对我说那件事不是他做的……还说既然难得有不在场证明，就不要说穿了……因为无端受人猜疑而浪费时间实在是太不值得了……我一开始也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去做了……但不久前我才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但既然他坚持说自己没做，我也只能信他……到后来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是……”

多喜枝紧皱着眉头。

“既然你觉得不对劲，告诉警察不就好了？这种事为什么不早说？要是你早点说出来，案子不早就破了吗？”

“非常抱歉……我也觉得一定要说出来才行……可他……他是与我合作至今的伙伴……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做出那种……像是出卖朋友一样的事……”

猫丸用同情的眼光望着脸上一副哭相的大内山。

“原来如此，我猜大概也是这样。神代连大内山的性格特点也计算在内了。恐怕他已经确信在提前打好招呼的情况下，大内山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暴露出去——既然如此，我就接着讲下去了——就这样，神代在确保自身安全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除掉左枝子。”

左枝子纤弱的肩膀猛地一颤，美亚在一旁瞪圆了双眼。猫丸接着说道：“对神代来说，这件事必须尽早完成。因为左枝子或是她身边其他人迟早会发现她将自己与大内山混淆的这件事——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无论什么时候暴露都不稀奇。可以说这件事暴露的时候，就是他玩完的时候。但反之，只要能将左枝子这个重要证人灭口，记录过的话就成了如山铁证，他的不在场证明就会愈发牢靠，因此这件事情值得他迅速完成。”

“我就知道……”

大内山面露悲痛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想做那种事……他想要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你注意到这件事了？”

“嗯……隐隐约约……因为他最近有些不太对劲……可没想到他居然会如此残忍……会做得这么绝……”

大内山的视线飘忽不定，猫丸继续说道：“但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法解释在兵马老爷子的案件发生过后，他多次出入方城家的原因了。正常考虑，断绝与兵马家的来往对神代来说明显更为安全。因为与左枝子见面的次数越多，误会就越容易暴露，同时也越有可能碰到警方人士。随便找个借口缺席那场与灵媒师的对决，从此与方城家再无来往明显会更好些。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左枝子平日深居简出，因此他只得冒着一定危险来到这里。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对左枝子出手的机会。”

多么可怕……神代心中扭曲的心理，竟能使他怀有杀意的同时，还能够表现得若无其事。想到此处，成一不禁毛骨悚然。

“当然，他也遇到过几次危险。举行降灵会那天下午似乎就出现过危险的一幕——在与左枝子和成一等人聊天时，面对指名道姓的提问，他也只能通过打手势的方式来应付过去了……”

猫丸这么一说，成一终于回忆起了两人当时的行为。他们之所以会那样，不是因为两人专业差异，而是为了防止左枝子察觉到他们声音与名字的不同。

“刚才神代被毒杀而引发骚动那时，也发生了一个偶然性极强的状况。大伙因神代被毒杀而陷入一片混乱，大内山也因震惊而哑口无言，这也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般的偶然。因为光是听其他人的吵嚷声，左枝子依旧无法分辨出究竟是谁中毒倒下了吧。”

猫丸继续说着：“神代的目的是封住左枝子的口。但因冲动而杀死兵马老爷子那件事姑且不算，再怎么说他也做不到镇定自若地实施谋

杀。毕竟他原本也和左枝子无冤无仇，于是神代设下了机关。之前成一在左枝子必经之路的楼梯上发现了一个玻璃珠，类似的机关恐怕他已经设下过许多次了吧……”

左枝子始终垂着头，但紧握的双手却微微颤抖。或许她正在想象那些给自己设下的陷阱……

“他是为了谋害姐姐才来我们家的……”美亚茫然地说。

多喜枝愤怒地对大内山骂道：“那你这个混账跟他一起过来干吗？”

“真的是万分抱歉……”

大内山的声音显得无地自容。

“因为，我也略微怀疑过……他心里会不会盘算着这种可怕的事……也为此有些坐立不安……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下心来出卖自己的朋友……所以我想着，至少要去保护好左枝子小姐……一定不能再让杀人案发生了……我希望能保护她的周全……于是就……”

能听得出大内山的态度无比真诚，充满了热情与心中潜藏的斗志。他在说话时一直抬着头，眼里流露出坚定的神色。

想要保护左枝子小姐——

大内山的心意令成一为之愕然——原来同样想保护左枝子的人就在他的身边。他脸上无比真挚的神情、充满诚意的担忧，以及发自内心替左枝子着想的话语令成一感到震撼。多喜枝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点，于是没再多说什么。

猫丸也长舒一口气，好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

“总之我们先不去管大内山的骑士道精神，由于刚才我说过的原因，神代多次给左枝子设下了机关，但好运这次站在了弱者一边，一切陷阱都没能得逞。就这样，终于到了降灵会举行的那天。虽然已经不重要了，但这个问题依然还在，那就是直嗣要举行这次降灵会的原因。无论是凭空捏造出‘在院子里见到母亲的幽灵’这种明摆着不可能发生的灵异现象，还是装作对灵媒师深信不疑，甚至在兵马老爷子去世之后，还

要坚持举行已经没有必要的降灵会——我的想法是，直嗣早就了解那位大叔的作风。也就是通过假降灵会，令大限将至的人能够安心辞世，或是劝诫家庭和睦……”

“够了，别再提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了！”

直嗣粗暴地喊了出来，盖过了猫丸的声音。

“你……你才是那个一无所知、不可理喻的家伙！说得好像一切尽在你眼中似的……你错了，是为了钱！我只是和那家伙商量好，想骗老爹的钱而已！但那个狗屁大师，却说他根本没兴趣做这种事，装什么清高啊他！”

直嗣绷着脸喊着，连耳根都涨红了，强装坏人的模样简直一目了然，不禁令人感叹他的演技实在拙劣。成一给猫丸使了个眼色，后者轻轻眨了眨一只眼表示收到。

“算了，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这样吧，那就继续我们的闲聊吧。我差不多也快累了，那就赶快说完好了，接下来是降灵会的案子。刚才我也说了，这起案件的凶手，毫无疑问与杀害兵马老爷子的是同一人。但我也稍微为他辩护一下，我认为神代的目的只是单纯想阻止这场降灵会。因为就算不用杀害大叔，只是单纯让他受伤就能令降灵会中止——我认为这就是他原本的目的。虽然这已经是后话了，但在此之前——在参加降灵会之前，神代还需要做一件事。”

猫丸说着，再次点燃一根香烟。烟灰缸里这会儿已经成排地挤满了烟蒂，旁边更是像被火山灾害肆虐过般惨不忍睹。猫丸的大脑和口舌，如今简直成了某种需要香烟烟雾作为燃料才能够运转的机器。

“那就是——解除那天他给左枝子设下的陷阱。”

补给过燃料后，恢复状态的猫丸再次不知疲倦般地讲了起来。

“神代已经对左枝子暗中下过许多次手，降灵会当天，他当然也这样做了。他鲜有机会拜访此处，因此不能浪费这宝贵的机会。那天他多半是以去院子散步为借口，趁着消失在各位眼前的时候，再次设下了陷

阱。接着，直嗣突然宣布慈云斋大叔要变更降灵会的内容，这才坚定了他要干预这场降灵会的想法。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万一左枝子在他伤害大叔之后中了陷阱该怎么办？如果一天之内有两人受伤，甚至死亡的话，就太过危险了。因此，他迫不得已地解除了陷阱。我猜他或许是在金属扶手的零件上动了手——拧松了台阶最上层处，左枝子下楼时一定会用手去扶的那个部位的螺丝。”

“可是学长……为什么连这个你都知道？”

成一插话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学长说解除陷阱，意思就是他重新拧紧了螺丝对吧？可你居然连这些细节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因为如果不这样想，左枝子有关残留意识的说辞不就解释不通了吗？”

“残留意识？”

“没错，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因此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来解释左枝子的异样感。”

猫丸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或许神代在重新拧紧金属扶手的螺丝时，微微划坏了螺丝头——在上面留下了微小的金属倒刺。这种划痕小到即使神代发觉，也会不以为意。但日常生活中经常触碰的物品，即使只是发生微小的变化，也会令人感到异样。更别说那个人还是会拜托富美从图书馆借来盲文书阅读的，触觉极为敏锐的左枝子了。我想正因如此，螺丝头上细小的划痕没有逃过左枝子的感触。而且左枝子自身也经常提防着楼梯上的危险。拄着拐杖不好保持平衡，非常容易摔下楼梯，因此她也在时刻保持着安全意识。于是那天，她的安全意识令自己注意到了金属扶手与往日的不同。尽管只凭微小的划痕，不足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还是感觉到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察觉出了事情的异常。因此出于本能熟知台阶危险的左枝子，无意识间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本来兵马老爷子被害后，她就变得更加敏感易怕，而这种危险更是令她联想到了他人的恶意。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她或许只是下意识地察觉到了危险，但她在白天刚刚听过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残留意识’这一概念，因此便立刻把这件事与之联想在了一起。这样解释的话，不知能否说得通呢？”

他最后的那句话是问左枝子的，但左枝子看不见。尽管如此，她还是轻轻点了点头，一头油亮的秀发随之微微晃动。这或许是由于内心深处的潜意识连自己都没能注意，如今却被猫丸所看清，导致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吧。

“闲话少提，我们先继续往下说……”

猫丸说道。

“解除陷阱之后，神代便潜入别室，拿出了兵马老爷子的匕首。我认为他之所以会选择这把匕首作为凶器，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降灵会内容突然变动，他在情急之下不得不赶忙准备一把凶器，而要寻找凶器，去别室是最方便的。因为在兵马老爷子过世之后，那里已经无人居住，便于潜入。他上次来到这里时，也知道那把匕首就放在别室里。除此之外，他也不好在不熟悉的外人家里到处乱转。于是，他选择了那把匕首作为自己的凶器。另一个原因是在盘算后，他认为使用这把匕首会在后面发生的事情中对他有利。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计划中，神代就打算令大叔负伤，并中断这场降灵会。像我刚才说的，神代害怕大叔暴露出兵马老爷子遇害一事中他没有掌握的消息——如果他的计划顺利，就会引发会场大乱，让降灵会草草结束，你们觉得后面会怎么样？”

“慈云斋受伤……而外公的匕首留在现场……”

成一话音未落，猫丸再次开口：“没错，就是这样。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无论伤情如何，这把匕首的出现对大叔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坏事。”

“啊，原来是这样！”

美亚捶了下掌心。

“明明不在现场，匕首却突然出现，大伙一定都会大吃一惊对吧？或许还会有人相信真的出现了外公的灵魂。”

美亚说着，似乎忘了自己才是那个最容易被忽悠的人。

“没错。这与大叔让佛珠出现在现场是同样的原因。死者的物品突然间出现在降灵会的现场，对大叔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坏事。这样一来就算受伤，大叔应该也不会当场声张——神代预测这种情况下大叔一定会说‘唉，真是丢脸，兵马老先生的灵力过于强大，把我给刺伤了’之类的话，而不会当场追究是谁刺伤了他。因为大叔要证明兵马老爷子的灵魂确实存在，所以他至少要让降灵会成功落幕。到时大叔想必会一脸得意地结束这场降灵会，而神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尽管只能解一时之急，但这样就能在大叔不透露口风的前提下，结束这场降灵会了。至于后面是与大叔进行交易，还是在哪将他灭口，就可以任凭自己决定了。”猫丸继续说着，“怀揣着这样的计划，神代带着匕首来到降灵会上。大叔要接受搜身，但神代却不需要，因此想把匕首偷偷带在身上简直易如反掌。神代是丝毫不相信大叔拥有灵能力的，他知道大叔一定会使用某种手段作弊。因此他计划好了——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伺机出手。终于到了降灵会上的紧要关头，大叔也亮出了他的足技，而神代一定也立刻注意到了他的手法。因为这种技巧就连我都知道，对平日里始终研究这方面的他来说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把戏。他伸脚往旁边的凳子上一探——发现大叔果然没有坐在那里。他立刻明白——灵媒师一定已经位于桌子上方。于是他以眼还眼，以脚还脚，当即也用自己的脚夹住匕首，慢慢向桌子上伸去。”

“用脚？夹住匕首？”

美亚连叫喊的声调都变了。但猫丸晃了晃烟头，示意她先不要出声。

“刚刚我也说过了吧，既然无法用手，就只有可能用脚了——脚可是相当好用的，隔着袜子还不会留下指纹……”

“可是，用脚应该没有办法刺出去吧？”美亚问道。

但猫丸表示：“我说了，神代一开始没打算让他遭受重伤。只需要一点点伤——让大叔感到疼痛，让降灵会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就足够了。”

“可是慈云斋大叔不是死了吗？”

“是啊，这是因为时机的问题。还记得吗，大叔发出呻吟声时，正是光带飞到高处，格外显眼的时候。请各位想象一下大叔那时的姿势。想象我刚才给大家做示范时，用脚趾夹着光带尽可能伸向高处时的样子，那时我必须背对桌面，整个人的姿势已经接近于倒立了对吧？就像踢足球时倒挂金钩一样——只有把光带举到高空的一瞬间需要摆出那种姿势，但在此之前，神代就已经用脚大致找到了大叔的位置——当然，脚上也依然夹着那把匕首——他通过光带的位置和大叔的身高进行逆推，立即找出了大叔身体的位置。于是神代将匕首尖朝向正上方……”

猫丸说着也用指尖夹起香烟，令其朝正上方指去。

“就像这样，在桌面上渐渐蹭了过去。”

他将自己的手也沿着水平方向渐渐向前推去。

“就像这样，当把刀尖挪到大叔的后背下面时，大叔正摆着那个关键姿势，那个背对桌面，翻跟头一样的姿势，也就是说，大叔自己的后背直接撞向了支撑在桌面上的刀尖——事情就是这样。也不知该算是巧还是不巧——尽管事出偶然，但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高的。由于被刺中的大叔无法保持自己头下脚上的姿势，于是就这样跌到了桌子下面。尽管这样做很有可能让匕首柄在桌上留下凹痕，但由于桌子原本就十分古老，导致新留下的凹痕混在了原有的凹痕之中，作案的痕迹也没有留下——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在一片黑暗之中，用足技居然能做出那种事来……

“可是，就算你的推测是正确的……”

沉默寡言的胜行打断了猫丸的话。

“再怎么说，也不是非要使用那么危险的匕首才行吧？”

胜行静静地问着，用手指推了推眼镜。

“要是如你所说，神代只是想中断这场降灵会对吧？既然如此，在他伸脚发现灵媒师没有坐在椅子上后，只需要把腿放在对方的椅子上，然后大喊一声‘把灯打开’之类的话不就行了？这样，因为神代已经事先把腿放在椅子上，所以灵媒师没有坐在椅子上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揭露对方的骗术，不也一样能完成自己的目的吗？”

“不，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是他的骗术被揭穿，我们家的人肯定不会奉陪这场闹剧的。”

“因为光这样做，是不足以揭穿他的骗术的。各位想想，就算发生这样的事，大叔只要在开灯之前从桌子上跳下来就好了。就算神代事先把腿搁在椅子上，大叔也会装作摔在地板上，然后表示‘这小子突然把我从椅子上踹了下来’。即便神代据理力争，大叔也会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踢下来的。在场的人也不可能知道该信哪边才好，最后还是只会陷入往常那样无谓的争论当中。这样的话，降灵活动可能会重新举行，大叔也会拿出其他招数来了。所以神代不惜令大叔负伤，最坏的情况甚至可能将他杀死，但他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这把匕首了。事情就是这样。”

等猫丸说完，胜行已经无法辩驳。

“还有其他问题吗？应该没有了吧。这就是降灵会案件的真相。简单点说就是——神代自己疑神疑鬼，以至于鬼迷心窍，本打算中止这场降灵会，但没想到劲头过猛，害死了灵媒师大叔，于是他又打算借此机会把罪行全部栽赃到大叔身上……”

猫丸说着，将手指伸到烟盒里。但里面的香烟似乎已经抽完，他皱着眉头捏扁了烟盒，然后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用手指反复戳着里面已经

满是烟头的烟灰缸。直嗣见此说道：“来一根不？”

“好的，谢谢了，不好意思。”

猫丸恭敬地接过直嗣递来的香烟，美美地深吸了一口。直嗣对着猫丸那张悠然自得的侧脸问道：“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但他自己为什么又死掉了？”

“是啊，会不会是出于罪恶感而自杀了呢？”成一也插嘴说道。

但猫丸转着幼猫般圆溜溜的眼珠盯着他。

“我说你小子，又说傻话了。原因不是显而易见吗？而且警方应该早就查清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既然他们还在忙着处理现场，我们这边也就顺便聊聊好了……”

猫丸依旧对站在门口迟迟不肯离开的警察们视而不见，而是晃着手中的香烟。

“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各位，还记得吗？住在旅馆的时候腰带怎么系——穿浴衣睡觉时，基本上都会把腰带系在腰窝处，也就是这儿附近……”

猫丸指了指自己的侧腹。

“请各位留意腰带这件事，我先有个问题要问。得知兵马老爷子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时，最先跑去现场的人，是直嗣与成一对吧？那么我问你们，当时兵马老爷子倒下的姿势是什么样的？”

被猫丸圆圆的眼睛盯着，直嗣不禁侧首沉思。

“什么姿势……对了，是侧躺在地上的。”

“没错，是侧躺的。身体右侧朝下，就像这样，像虾米一样的姿势……”

成一补充道。猫丸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呢，刚才神代说灵媒师大叔是凶手对吧？那么接下来，我有个问题要问美亚。”

美亚向猫丸回了一个白眼。

“美亚，还记得吗？当神代回顾大叔的行动时曾经这样说过——‘但我们很快就被兵马老先生赶了回去，穴山先生就是在此之后打死兵马老先生的。随后他撇下老爷子衣衫不整的尸体，拔足逃离了别室。’——虽然可能不是一字不差，但大致是这个意思。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订正。”

“嗯，他的确说过类似的话……但那又怎么了？”

猫丸没有直接回答美亚的疑问。

“不，没什么。如果我没记错，这样应该就足够了。接下来我有问题要问富美。”

“嗯……什么问题？”

富美疑惑地反问。

“兵马老爷子平时总是穿着和服吗？”

“是的……太老爷平时总是穿着和服……”

“案件发生，也就是老爷子被害那天也是这样的吧？”

“……嗯，是这样的。”

“那就好。怎么样——现在各位听出神代的口误了吗？”

猫丸说着，视线依次从所有人脸上滑过。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得意的表情，但又不清楚具体因为什么。

“刚才我听神代说话时一直在想，他在描述案情时几乎不带多余的修饰和比喻，言语丝毫不显冗余，不像我说话时总是啰啰唆唆，而是单纯叙述那些简洁而客观的事实。他的讲述很有学者风范，选择的都是浅显易懂的话语，不需要的内容完全不会加以描述。但如我刚刚向美亚所确认的那样，当他在描述大叔的罪行时，使用了‘衣衫不整’来形容兵马老爷子倒地的样子。考虑到他的说话习惯，我觉得这并非虚指。也就是说这句话或许正如字面意义所言，讲的就是‘衣衫不整’这个真实情况。但我想这应该只是神代说漏了嘴。听好，据直嗣和成一所说，兵马老爷子侧躺在地上——蜷曲着身体，姿势像虾米一样。但首先，这种姿势是

完全谈不上会‘衣衫不整’的，因为和服的穿着特点是右衽。”

猫丸把左右手分别放在他穿着松垮垮的外套的胸前。

“首先像这样，把右边的衣襟贴在身上……”

他先将自己的右手抬到左胸。

“然后再将左襟压在右襟之上，这才是和服的正确穿法。”

接着他做出了将左襟压在右襟上的动作。

“也就是说要穿和服的话，必须将右襟贴在胸前，再将左襟压在右襟之上。只有在死者入棺时才会反过来穿，而平时在外侧的从来都是左襟。即使多加一件外套也是同理。既然如此，露在外面的自然就是左襟。既然这样，请各位想一想，当兵马老爷子倒下时，他是身体右侧朝下——即左侧朝着天花板。这样一来衣襟会怎么样？由于身体左侧朝上，因此和服是像被子一样轻轻盖在老人身上的，而绝不应该出现‘衣衫不整’的状态。如果兵马的状态能够被称作是‘衣衫不整’，那他的形象只能想到是左襟彻底掀开，小腿露在外面。但事实是任何人都没有表示过兵马当时是那样的。于是我想，也许兵马老爷子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处于他所说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在被神代杀害的时候，他是以‘衣衫不整’的状态倒在地上的。我想兵马老爷子刚刚倒在地上时多半是仰面朝天，下摆掀开，身体呈‘人’字形躺在地上的。也正是因为这幅画面留给人的印象太过强烈，才令神代在描述案情时说漏了嘴。”

说到这里，猫丸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而在那天，兵马老爷子所系的不是角带，而是兵儿带。兵儿带各位都了解吧，就是带幅很宽，直接系在腰上的那种。”

说来是这样的——成一回想了起来。当他洒水时在院子里看到的外公，以及后来在起居室里看到站在别室门口的外公，他的腰后都耷拉着狗尾草一样的带梢。

“于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富美。那时——也就是你发现兵马老爷子死亡后跑去餐厅的时候，我记得你说的是——‘太老爷他死在别室

里了。’”

“嗯，是的。”

富美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你确认过吗？因为无论溅出多少鲜血，光看一个倒下的人，应该还没法判断他究竟是生病还是单纯受伤而已——所以你当初一定是进入别室，确认了老爷子的状态。不然你是不可能知道他已经死了的。”

“嗯，我当然确认过。”

富美说道。看着直嗣给自己的香烟越来越短，猫丸恋恋不舍地揉灭了手中的半支烟。

“很好。那么我们说回旅馆腰带的话题——为什么我们睡觉时会把腰带系在腰部侧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系在腰后会被硌得很疼。睡觉时如果是平躺，腰带打结的部位会正好硌到后腰——因为这样，大家都会把腰带系在侧面。让我们再次回到案件中来——当富美发现兵马老爷子倒在地上时，一定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因为现场情况再怎么说也没法立刻让人联想到这是一起杀人案，她以为老人是生病或者受伤，怕他后背硌得难受——就算没有刻意去想，也会在潜意识里感到担心。如果是生病的话，那更不能让腰带在背后打的结阻碍呼吸了。尽管她在抱起老爷子后确认对方已经死去，但还是无意间将他的身体侧着放在了地上——我是这样认为的。而后来除了警察之外，富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因此除了富美、警方和凶手之外，没有人知道兵马老爷子最开始是仰面倒下的事实。后来神代在谈话时不经意间说漏了嘴，而富美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她通过与我相同的思考方式找出了凶手的真正身份。所以富美，你实行了自己早已做好的计划。”

“幸好能来得及做这件事。原本我还担心，警察先生们会不会在我动手之前发现凶手。”

富美笑眯眯地说着，温和的语气听上去像在谈论天气一般。正因如

此，一开始成一甚至没能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但惊愕的波纹很快就扩散开来。

当家人们慢慢咀嚼了富美话里的意思后，渐渐受到了冲击。大家一言不发，哑然失语，但内心都无比震惊。当不经意发现猫丸脸上露出了无比沉痛的表情时，成一才终于恍然大悟。

房间里沉默得令人感到压抑。在兴奋与沉默反复交替的这一天里，如今是最安静的一刻。

◇左枝子**20**

不明白……

我不明白。

仿佛暴风雨反复敲打着窗户般，一个又一个惊愕的事实令我哑口失言。

我已经完全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大脑当中一片空白……

已经无法进行思考。

已经搞不清任何事情。

而空白一片的大脑，自然也无法思考任何事情。

然而……然而，只有声音依旧传到耳中。我只知道在一片空白的大脑中一直有声音在响起。

刚刚……猫丸大哥用引人入胜的话语，解开了那起可怕的案件的谜团。在我耳中，那些手段简直就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但如今，猫丸大哥的声音却变得与刚才不同，显得是那样悲哀，甚至心痛……

“不管怎么说，与那杯茶直接相关的，就只有富美一人。排除一切多余的可能性，直截了当去思考的话，就能明白这件事只有可能是富美所为。”

“可是，为什么……”

姨妈的声音颤抖着。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夫人，这还用问吗？他就是害死太老爷的凶手。不仅如此，他还对左枝子大小姐图谋不轨。这种人坏事做尽，居然还能装成一副好人面孔，简直是无可救药。”

富美姨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

“也就是说你知道神代想要左枝子的性命对吧？”

“是的，没错。大小姐外出用的肘杖上的螺丝也被人拧松过，如果我没发现的话，简直难以想象大小姐会遭遇什么危险——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脊背发凉。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

“看来这也是神代所设的陷阱之一……”猫丸大哥小声说着。

这时直舅开口了：“可是……就算这样也不用杀了他……把他交给警察不就好了……”

“不，太老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必须为他报仇。而且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居然对大小姐图谋不轨……我也无法饶恕这种行为。”

富美姨说着，语气中反而透露着自豪……

为什么会这样……

为了我，富美姨甚至不惜杀人……这种事……这种事……

神啊……

“可是，猫丸学长……”哥哥开口问道，“富美姨究竟是怎样在神代的茶杯里下毒的？她倒茶时，我全程都在看着，但没发现她有什么特殊举动。”

“方法吗……尽管事到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无足轻重了。”

猫丸大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不过毕竟是闲聊嘛。比如说这种方法如何——富美应该已经认准凶手就是双人组的其中之一——虽然我也不清楚她是如何确定的，可能

是因为兵马老爷子被杀害那天来过方城家的外人之中，那位灵媒师大叔已经死了，至于后面……”

“后面就很简单了，我相信家里人不会做这种事，剩下的就只有他们俩了。虽然我脑袋笨，但这种事也能明白。”

富美姨言之凿凿地说着，但是她的声音依旧非常柔和。

“原来如此……我猜也是这样。唉，在你的信任面前，我的推理真是显得黯然失色。接下来富美应该就开始等待时机了。她备好了毒药，打算一旦得知凶手是谁后就立刻行动。于是今晚，两名凶犯嫌疑人出现了。富美认为这是自己孤注一掷的好时机，于是在两个人的杯子上都抹了毒。”

“怎么会……大内山先生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哥哥问道。

“如果只是正常下毒，大内山这会儿自然讨不了好。但假如说——没错，只在茶杯内侧上方的边缘处微微抹上一点又如何呢？而且是抹在把手上方的位置——一般我们在喝茶时，嘴唇不会接触那个位置对吧。而且只抹在靠近上方的边缘处，也不会被茶水浸到。就这样，她事先在两个人的杯子上都抹了毒药，这样一旦得知两个人中谁是凶手，就可以直接下手了。万一没有看清，也只需等下次动手就好。然而神代的失语让富美抓到了作案的凶手，于是她做出了会让神代喝下毒药的行动。方法应该是过来给大家添茶，在倒茶时让茶水冲到涂在杯边的毒药。给神代倒茶时，她在涂了毒药的位置倒茶，令毒药混在茶水当中。而给大内山倒茶时，则是将茶水轻轻地倒在杯底——不让茶水触碰毒药。怎么样，很容易的方法对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您真的非常了不起。”

富美姨感慨地说道。

“您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长了双千里眼一样。”

接着，富美姨慢慢地向我走来——然后温柔地抱住了我。

“大小姐，大小姐……对不起，富美今后不能陪着您，也不能再照顾您了。富美唯一担心的事情只有这个……真是非常抱歉。可是大小姐已经长大了，就算富美不在身边也没有关系了。您也不会感到孤单，就算富美不在也没有关系了。”

富美姨用力地、紧紧地拥抱着我。

富美姨那庞大的身躯。

富美姨那柔软的触感。

富美姨身上的味道……暖暖的、柔和的味道。

富美姨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背……小时候，每当我在噩梦中惊醒，富美姨总会像是这样哄我入睡，而如今的情形一如当时——‘大小姐，大小姐，做噩梦了是吗？在梦里被可怕的妖怪给欺负了是吗？没关系，不用怕，富美已经把欺负大小姐的坏家伙给收拾掉了。好了，大小姐，安心睡吧’——富美就像那时一样轻轻地拢着我的头发，轻轻地抚着我的后背……

“富美姨，富美姨，富美姨……”

我的眼泪流个不停。

我紧紧搂住富美姨的身子……内心的情感如决堤而出的洪水般倾泻而出。

“富美姨，富美姨，富美姨……”

我不断地叫着她的名字，抓着她不肯放手。

富美姨用手掌轻轻摩挲着我的后背用以回应。

我的眼泪仿佛无穷无尽般，止不住地流淌出来……

◇成一25

听着左枝子的哭声，成一不禁茫然自失。

猫丸精疲力竭地坐了下去，他让自己瘦小的身躯摔在沙发上面，像

是自暴自弃一般。

警察们走上前来，将富美围在中间。他们的动作井然有序，似乎是早已商量好的一样。接着，他们将泣不成声的左枝子从富美身边拉开。悲痛欲绝的左枝子一个踉跄，多喜枝一把搀住了她。美亚也上前紧紧搂住了左枝子，将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面。

一名警察拽住富美的手，她庞大的身躯被拽得险些跌倒。

“不许对我的家人这么粗暴！”

胜行发出一声雷霆般的怒吼，成一从未听父亲发出过如此可怕的声音。

正当警察们要将富美带出房间的时候……

“警官先生。”

猫丸用尖锐的声音叫住了柏木。他的语气仿佛打磨尖锐的箭头般气势逼人。

“我强调过许多遍了，刚刚的话，刚刚我说过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案件相关者之间的闲聊，还记得吗？凶手也只不过是凑巧在闲聊中被发现的——我说得没错吧？所以她算是自首的。这点您应该很清楚，这个人是自首的。”

猫丸斩钉截铁般说出这句话后，语气变了回去。

“感谢各位愿意听我唠叨完这么多。”

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柏木警官略一回头，尽管动作很轻——但成一看到他点了点下巴。

警察们从房间里井然有序地走了出去。

富美身上系着白围裙的背影也同他们一起消失在视线中。

猫丸用凝重的眼神望着他们走出房间。

“对不起，成一……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破解投毒的手法对警察来说只是时间问题……富美早已下定决心要那样做……但主动自首至少能比被警方逮捕稍微好些，所以……我只能那样做。”

猫丸呢喃着，仿佛在为自己寻找借口。

——你不用道歉，学长，这样就已经足够了——成一刚想开口，直嗣抢先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扔给了猫丸。猫丸单手灵敏地接住了将要落到膝盖旁的烟盒，甩了甩额前的刘海，当即从里面抽出了一支。

他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脸上流露出苦涩的神情。

终章

◇成一26

在庭院里。

天色已经过午。

左枝子坐在自己钟爱的长椅上，大内山站在她身后——两人现在就像左枝子离不开的拐杖与防滑套一样形影不离。

成一站在两人身旁呆呆地望着蓝天，感到心头卸下了一副重担。

猫丸也在。隔了好些日子再次来到方城家的猫丸对院子里的草坪感到新奇，显得十分兴奋。他在茂盛如茵的绿草上像个孩子似的欢呼打滚，逗得左枝子忍俊不禁。这会儿，玩累了的猫丸正坐在成一脚边，他向前伸出那双绝对称不上修长的双腿，用幼猫般滚圆的眼睛遥望着庭院里的树木。

树木仿佛在闪耀着碧绿的光辉。

辽阔高远的天空呈现浅浅的蓝色，一朵棉花糖般洁白的云朵悠然自得地飘着上面……它仿佛要融入天空的那片碧蓝之中。

太阳洒下一片耀眼的金黄色光芒。光是站在原地，就几乎热得快要让人流汗。

树木充分沐浴着阳光的恩惠，尽情地伸展着翠绿的枝叶，神气地炫耀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又仿佛在欢呼着胜利般——全力洋溢出生命的气息，闪耀出一片碧绿。

庭院里一片寂静。

四人都一言不发，就这样置身于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之中。

一阵凉爽的风吹过。

树梢也随之一同摆动起来。

枝叶们欢喜着，摇摆着自己的绿意——在这个季节里，它们仿佛在用生命跳着惹人喜爱的舞蹈。

午后清新的空气令人不禁想打个盹儿。

自那件事结束之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无论成一还是其他家人，都已经回归了平静的生活。当然，如今的生活与过去有了些许不同——尽管缓慢，但变化依旧发生着。

胜行为了雇到东京最好的律师，如今正忙得不可开交。前几天好不容易定下人选，初次公审即将召开，他每天都在忙着和律师接洽。

美亚似乎觉醒了厨艺之魂，她将自己的志愿学校改成了拥有家政学专业的短期大学。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研究学者。按她本人的话说就是——‘要是做不到，那就找个人嫁了吧！’在这种要紧关头更换志愿学校，父母都非常担心，但她本人似乎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最近总能听到她在厨房里面哼唱。但由于给她打下手的是母亲这个厨痴，因此在哼唱中偶尔也夹杂着抱怨。

多喜枝依然时不时地瞒着美亚这位唠叨的大厨，溜出家门学习、购物，又或者与附近的太太们喝茶聊天。但家里的新“厨师长”知道多喜枝也常常抽空去拘留所探望富美，因此不会多说什么。

直嗣的兴趣活儿如今做得有声有色。只不过听说他之所以变得稳重，是因为有了个中意的对象。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但据去画廊玩的美亚说——“那个大姐姐长得可漂亮啦。小舅说他只是个喜欢美术的客人而已，但他们俩的关系看上去不一般哦！”至于此事是真是假，可能过一阵子就会揭晓了吧。

然后是左枝子……

成一悄悄望着长椅上的左枝子，一股凉爽的微风正轻抚着她那头乌黑的长发。

尽管有一阵子她难过到茶饭不思，但最近这段时间里，她终于恢复

了往日那副靓丽的容颜。

不得不承认，这是大内山尽心尽力地陪在左枝子身边加以抚慰的缘故。

“是我的错，我该负责。都怪我优柔寡断，既给各位添了麻烦，又害得左枝子这么伤心。”——这句话仿佛成了大内山的口头禅，总是被他挂在嘴边。最近他忙着帮左枝子重新打起精神，反倒自己消瘦下来，不禁令人替他担心。当然众所周知的是——他竭尽所能的关怀也并非完全是出于责任感。这会儿他也是抽出自己为数不多的时间来到方城家，来到了左枝子身旁。当然，并非所有的家人都表示赞同，但考虑到他的到来使左枝子的精神恢复得如此之快，也就暂时先默许了。

包括成一自己，也还有些不太放心。

要将公主般温婉的左枝子托付给骑士般形影不离的大内山，成一并非完全安心。毫不起眼的样貌、明显还不够可靠的性格……他身上让人不放心的地方简直说也说不完……

这时，猫丸仿佛看穿了成一心中的想法。

“意大利诗人杰拉尔·斐力尼切曾经说过——‘恋爱源于心动，但之后的漫长道路上需要容忍和接纳。’”

猫丸不再摩挲草皮，而是抬头向左枝子和大内山望去。他面带微笑，幼猫般滚圆的双眼中露出柔和的目光。

“每个人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的身上也都充满了缺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吗？但有趣的是，当两个人——两个人类通过互补的方式克服缺点后，就能相互成就、相互进步。情侣关系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萌生出真正的爱情——这位诗人是这样说的。”

猫丸的话让人有些肉麻。光是听他嘴里冒出这种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会说的话，成一都觉得丢脸。他第一次听到猫丸说这种话。身旁的成一固然觉得不好意思，连一旁的左枝子也似乎出于同样的原因而面颊微

红。但大内山回望着猫丸，重重地点了点头。猫丸的话语似乎触动了两人的心弦。但成一现在只想用猫丸自己常说的话回敬他一句——傻乎乎的，受不了你。

成一苦笑着望向猫丸，却发现对方已经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啪啪地拍着粘在自己松垮垮的外套上的草渣。

“走吧，成一……别老在这妨碍人家，咱们差不多该撤了，阿大休假来上一趟也蛮难得。”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拍了拍成一的肩膀。

大内山似乎退出了超心理学研究小组，开始专心钻研自己的专业——社会心理学。最近各种工作交接和事务手续令他应接不暇。

猫丸悠然地向前走去，成一跟在他的身后。

明媚的阳光照在猫丸学长瘦小的身上，令他杂猫般蓬松发翘的乱发闪烁着光芒。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头也不回地对成一开了口。

“我说，成一。”

“嗯？什么事？”

成一向他前面那颗左摇右晃的脑袋问道。

“成一你之前提过的那个预知梦，我在想，可不可以这样来解释呢？”

尽管步伐悠闲，但猫丸的步调却丝毫不乱。

“你们家之前的那位司机……是叫荣吉对吧？会不会是因为你知道他缺乏睡眠的事，才会做那样的梦呢？——荣吉在那种疲劳状态下开车，该不会出事吧？千万不要出车祸啊——或许你当时在担心这些，才会做了那样的梦。”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荣吉叔缺乏睡眠？”

“看来你的记忆里已经没有这件事了，但我觉得你在潜意识里或许依然知道。”

“为什么说我知道？”

“这个嘛……你不是说自己小时候精神容易过敏，经常会在半夜迷迷糊糊地到处转悠嘛。这种事情在孩子身上的确偶有发生，由于深度睡眠导致过于迷糊，醒来后甚至不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于是在车祸的前夜，你在家里走来走去，无意间看到了荣吉缺乏睡眠的原因。”

“缺乏睡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看到了当时还年轻的荣吉与富美两人在卧室里的床笫之事。”

猫丸说着，始终没有回过面孔。

“我想会不会是这样。那时的你只有十二岁吧——差不多也是春心萌发的年纪了。你将那时所见到的情景，与自己仰慕的对象——也就是你的小姨——与她的印象重叠在了一起。你为此而涌起了深深的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在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确会对那种事产生厌恶感。尤其是你，你将那件事与自己小姨的死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出于强烈的罪恶感，你无意间封闭了那段记忆——当然也有可能是后来睡得太过迷糊而忘记了——于是，这件事没能留在你的记忆当中，但它却在你的潜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令你对‘性’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并将其与自己仰慕对象的死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也正因为这件事，你才会变得开始厌女……”

“都说了我不是厌女……”

成一低声嘟哝着，但猫丸没有理会。

“正因如此，你才会深信自己做了预知梦。于是后来当你偶然提前梦到一些事时，就把它们都当作预知梦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成一无言以对。猫丸停下脚步，忽然抬头望向天空。

“不过你小子啊……我不是说过很多遍嘛，看待事情再多积极乐观一点。事情都过去了，就别老看不开，甚至为此而烦恼了。你这种阴郁的性子，想改是改不过来了，既然如此还不如多去担心担心今后的事。平时多抬头看看天空，会发现许多乐趣的。看哪，今天天气多好。待在

晴朗的天空下，会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猫丸说着，慢慢取出一根香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股烟来……烟雾被风一吹，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成一轻轻回过了头。

他看到阳光下那片茂盛的草坪里，两个人坐在中间的长椅上。在如水般倾泻而下的阳光和鲜嫩欲滴的翠色中，两个人的身影因热气而变得模糊。

猫丸所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成一心想。把那件事当成一场梦境，似乎也未尝不可。不过昨晚的梦境又是怎么回事？昨晚自己在梦中所见到的场景……

他梦到了坐在轮椅上的新娘。

洁白的面纱，丝绸的礼服。那种奇妙的真实感，仿佛特写画面一般。他能看到新娘纤长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也能看到她细长的无名指上，一枚白金戒指在闪闪发亮；甚至连花束中嫣红的花朵都看得那样清晰……

“喂，怎么了？别不识趣了，当电灯泡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猫丸那双幼猫般的眼睛里流露出往常滑稽的眼神。

“不……没什么。”

成一没有将刚才想的事说出口。那究竟是不是一场预知梦，相信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他答案。

“学长，我们走吧。”

成一转过身来，推着猫丸瘦小的后背，催促着他离开。

这一次，成一没有回头去望。

◇左枝子**21**

哥哥和猫丸大哥走了。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

一时间陷入沉默……

四周只有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

我最近才发现，明明有两个人在，气氛却能如此宁静舒适。这种舒适感与哥哥对我的关怀不同，是种令人内心平静的、不可思议的感觉。

而最令人开心的是，当他……当大内山大哥与我在一起时，他也会有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这件事就连我也一清二楚……而他一定也知道我清楚这点。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发觉……这种感觉围绕在心间会令人如此舒适。

光是有他像这样陪在我身边……

光是像这样待在这里……对如今的我来说就已足够。

当然，富美姨不在身边的孤独感依旧深深留在心中。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富美姨一定会回来。

我坚信着。

神啊，求求你，请让富美姨能尽早回到家里……尽早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我们的身边……

“左枝子小姐……”

他小声对我说。

“嗯。”

我也静静地回应着他。

“我依旧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负责……都怪我迟迟没有说出真相，才害得富美姨变成那样。我真的于心不安……我要怎样才能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过？”

“大内山大哥……”

“我在。”

“你今后要对我和家人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容忍和接纳。”

我缓缓向他露出微笑，不知我的笑容是否灿烂，是否像母亲的笑容那样耀眼夺目？而他又是否在以同样的表情回望着我？

又是一阵风儿吹过……

风儿吹拂着。

吹过我们俩所在的庭院。

父亲和母亲有过同样的感受吗？在我出生很久以前，他们也同样被风儿所吹拂过吗？

风儿……吹拂着……

紧接着，染上了颜色。

碧色的风儿吹过……渐渐染上了我与他之间崭新的颜色。

所以，我要将身体寄托给这阵吹过的风，尽管现在还不清楚它的未来会是什么颜色……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

因为风儿永远都在吹拂。

时间也会永远向前推移。

没错……风儿永远都在向着未来吹拂。

本书中有关心灵研究现状之内容基本属实，
但仍有一部分描写纯属创作，特此告知。

◇关于新版刊行

本书是我的第二部作品，同时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由于出道作品是一部短篇集，因此我自作主张地决定，这次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与短篇相比，当时的我毫无疑问更爱长篇小说，因此打算撰写一部长篇小说。

与此同时，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或许会是自己最后的作品了。

毕竟我不是以获得新人奖的方式出道的，一没关系二没后门，最后也只是磕磕碰碰地出了道。万一编辑部告诉我“你的书卖不出去，不要你的稿了”，那我就要彻底和出版行业说再见了。所以当初，这本书真的十分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书。

于是我就豁出去了。

既然有可能是最后一本书，那我就把感兴趣的要素都写进去，把它做成一碗大杂烩。

故事发生的舞台是富翁的宅邸，连续杀人事件、不可能犯罪、超自然要素、超心理学、可疑的灵媒师、卖弄学识、魔术道具、降灵会、推理交锋、科学与迷信的对立、幽默与严肃的对比、名侦探精妙的推理……为了让各种要素能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设计出让读者们意想不到的大胆诡计——就像这样，我将自己喜爱的要素统统塞进了这部小说。同时我在主题中加入了“家族的复兴与新生”作为暗线，为加深小说的立意下了不少功夫。

我没打算节省自己的灵感。即使觉得有一些素材可以留着写下一本小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发表下一部作品。

所以我毫不吝啬地将一切能想到的创意统统写进了这本小说里。我像杀鸡取卵一样将自己的创意榨了个干干净净，完全没想过要保留。

由此而诞生的作品就是这本《宛如碧风吹过》。

光看书名并不像是推理小说，但毕竟是东京创元出版社的小说，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一本推理小说。书名也算是沾了出版社品牌印象的光，如果是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书名大概就得换个其他的了。

做好了这或许会是我最后之作的心理准备，并抱着胡闹心理加入了所有自己喜欢的要素后，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容来看，这本书都未免显得有些太厚——换算成稿纸后有九百张之多，实不相瞒，连我自己都觉得故事写得有些长了。但我并不后悔，至今我仍然坚信这个故事对得起它的分量。书本虽厚，但并不会难以看懂，读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阻碍。有心阅读这本小说的读者无须对其敬而远之，请尽管三下五除二地看完它吧。

既然难得为新版书撰写后记，我就在这里和各位读者分享一个写作当中的秘密花絮吧。

阅读过正篇的读者想必已经知道：作为侦探角色的猫丸学长厚着脸皮地混进了第三起杀人案的现场，而第三起惨案就发生在名侦探的眼前。

但实际上，这个剧情与设计大纲和撰写草稿时预定的情节有所不同。

在原本的设定里，猫丸是没有出现在杀人现场的。

案件发生后，人们慌慌张张地叫救护车、联系警察，正当现场乱成一锅粥时，方城成一偷偷给猫丸学长打了一通求救电话。

“不好了，猫丸学长！又有人被杀害了，依旧是不可能犯罪。学长，请帮帮我！”

接着，正当警方进行现场取证时，猫丸学长赶到方城家中飒爽登场，在一众案件相关者面前从容不迫地解开谜题——初稿的剧情本是这

样构思的。

但当我按这个思路撰写小说时，心中突然蹦出一个疑问——

这样一来是不是让猫丸学长太过潇洒了？

说实话，侦探角色潇洒一些倒也无妨，不过我担心这样的情节不符合猫丸学长的人设。

其次，这样安排剧情还会给人以拖沓的感觉。在故事的前中期到中期有着不少登场角色长篇大论卖弄学识的情节，使节奏变得有些缓慢，从后半部分开始，我想稍微加快故事的节奏。如果等案件发生之后再让猫丸学长出场未免过于老套，我觉得应该加快这部分的节奏。于是我在清稿阶段对后半部分进行了大改，改为让猫丸学长直接出现在第三起杀人案的现场。

如此这般，故事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改稿前的初稿中，我描写了方城成一偷偷打电话给猫丸学长，猫丸学长油嘴滑舌地骗过门口的警察溜进方城家里，以及在乱哄哄的杀人现场中突然出现一个古怪的小个子男人，令案件相关者和警察们头痛不已等情节，但最后还是果断删掉了。它们既不是故事主线所必需的情节，又妨碍了剧情的展开，因此我选择让猫丸学长从一开始就身处案发现场当中。

那篇初稿当然已经不存在了。在将清稿后的文本录入电脑（当时用的应该还是文字处理机）后，初稿就没必要留着了。因此直到现在“猫丸学长闪亮登场版”的故事也没能出现在任何人的眼中，成了如字面意思所言的“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原稿”。因此我才想着，至少在后记里把这件事讲给读者们听。唉，说是秘密花絮，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内容。用这种无聊的小插曲浪费了各位的时间，真是深感惭愧。

言归正传。刚才说过我将自己所有想到的创意都毫无保留地写进了这部长篇小说当中。想着它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部作品，于是将全部灵感写成了书中的一个个情节，既没有吝惜自己的创意，也从没想

过“或许可以把这个创意留给下一部小说”。

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从写完这本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的我依旧在写推理小说，但那种对创意毫无保留，在写作中倾尽所有的习性依旧没有改变。究其原因不外乎“你的书卖不出去，不要你的稿了”——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至今也丝毫未减。我的书不算畅销，也不算广受欢迎，无论哪天有人对我说“不要你的稿了”也不算奇怪。仔细盘算一下会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或许比过去还要高。

所以我至今仍然坚持着过去的原则，那就是将自己的所有灵感都投入现今的创作中。因为现在写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本书，所以我既不会无病呻吟，也不会有所吝惜。从某种意义上讲算得上是直接爽快，但也可以说我是个不会未雨绸缪的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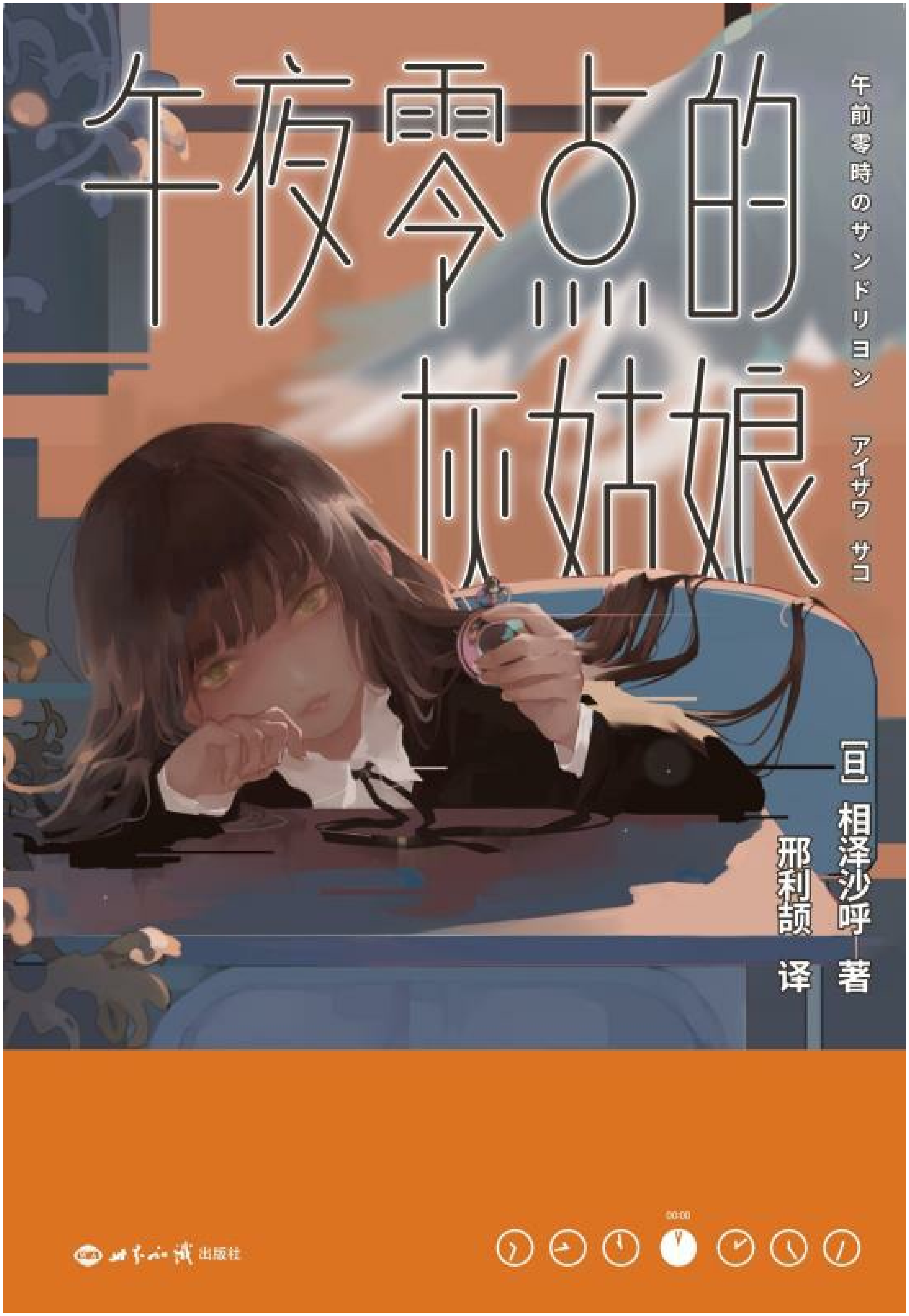
由于这种习性，在构思新作时我常常是文思枯竭，黔驴技穷，脑袋里面空空如也。

因此每次起草新作品时，我总是必须从零开始构思。每当这时，我都要绞尽脑汁地去构思素材。为了构思一个全新的创意，我常常抱头苦思。这种情况下所费的力气不亚于从一块干巴巴的抹布里挤出几滴水来。说真的，这很辛苦。

但没办法，每次撰写新书时我都要重新经历这一步骤。恐怕正是因为每次都要这样，我的写作才会费时到连自己都感到惊讶；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新书才会很慢，还请各位读者原谅——有时我会这样去为自己辩解。

事情就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依然在拼命用力，拧着手中那条干巴巴的抹布。

仓知淳



午夜零点的灰姑娘
午前零時のサンドリヨン　アイザワ　サコ
[日] 相泽沙呼 著
邢利颉 译
00:00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录 *

前言

徒劳的胜利者

心中的刺牌

不可靠的预言

为你而设的万能牌

注释

* 标题中的“胜利者”“刺牌”“预言”都是经典魔术，其中“刺牌”国内又叫“刀找牌”“刀穿扑克”等。“万能牌”在一些扑克规则中指可以代替任意牌使用的指定牌，此外也有引申义为“非登记在案的临时外援”“意外的变数”等。——译者注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滨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的，“金泽文库”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它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用“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

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鲇川哲也奖是日本东京创元社在1990年创立的公募新人文学奖，也是日本推理作家们至关重要的出道途径。该奖创立以来挖掘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如芦边拓、二阶堂黎人、西泽保彦、柄刀一、城平京、相泽沙呼等。

日常之谜是本格推理小说的分类之一。本格推理的主要素就是解谜，通常都会围绕“杀人事件”展开。而日常推理不局限于犯罪事件，无须严密的逻辑便可解开谜团，旨在解谜过程中深入日常生活，对于人物心理与发展势态的描写都有相当的细腻之处。日常之谜的发展，逐渐让人们意识到“推理小说不仅仅只有杀人事件”。《午夜零点的灰姑娘》是相泽沙呼的出道作品，也是酉乃初系列的第一部。以此为开端，“千本樱文库”将会陆续出版日常之谜系列推理小说作品。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一、切忌预告魔术的表演内容

二、切忌重演观众已观赏过的魔术

三、切忌揭晓魔术的谜底

——萨斯顿三原则 *

注释

* 这是全世界魔术师公认的“行规”。为纪念伟大魔术师霍华·萨斯顿（Howard Thurston，20世纪初著名的美国魔术师），后人在总结该“三原则”时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徒劳的胜利者

“自然些”——“自然些”，即是说，“做你自己”。

——《戴弗农的魔法之书》*

注释

*戴弗农（Dai Vernon）是20世纪初著名的加拿大近景魔术师。《戴弗农的魔法之书》（THE DAI VERNON BOOK OF MAGIC）为英国魔术师、作家刘易斯·甘森（Lewis Ganson）所著。——译者注

A

“各位可曾把扑克牌像现在这样，不管牌面是正是反就胡乱混在一起吗？”

周围的看客们都热切地盯着置有扑克牌的台面，只有我与众不同地瞧着别处；他们望向她的指尖——那指尖正以精湛的手法切牌，而我——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当然，我并未无视那些扑克牌，也有将视线投向它们，但很快便又看起她的脸来。

她的嘴唇是樱花粉色的，漾着温柔的微笑；她的眼神正驻于自己所操控着的扑克牌，白皙的指尖在微微反光的黑色台面上优美地起舞，将牌铺展开。

扑克牌被她如画线般排成两条纵列，靠近她左手边的那列朝上打开，牌面上黑红两色的数字毫无规律地呈现着；右手侧的牌列则全都牌面朝下扣着，印有红色几何图案的牌背整齐地排开成列，很是醒目。她又用白皙的手指分别把它们摞成两堆，指尖轻弹，两堆牌便逐张交错、叠在一起——“啪啦啪啦”的弹牌声传入耳中，声声悦耳。

“我前面说过不擅长应付小孩子，因为他们啊，会非常挑衅地把牌就这样正背面混杂地乱堆在一起，来给我制造难题，还叫我在这样的牌堆里找出正确的牌哦。”

“附近的孩子们太没规矩了呢。”我边上的女客笑着说道。

扑克牌便如此不分正面背面地胡乱垒作一沓；而为了展示牌状的确混乱，她还将牌再次分作几沓，并列排开。

“有些牌是正面朝上的，有些则朝下。”

接着，分作六沓的牌重新被归拢成一沓——很明显，此时牌确实正反混杂，已经没人知道我选的牌究竟在哪儿了。我的视线又一次回到她的面庞——她的双唇带着平素不得一见的温柔微笑，轻启道：“现在，

牌堆还是乱糟糟的，这张是正面……这张是背面……”

她把牌堆翻开展示又合上，好让大家确认扑克牌是杂乱的。

“也有牌会像这样背靠背。”

她最后一次翻开的，恰是一对背面相贴的牌——我们看到是两张牌背。

“不过呢，所谓扑克牌，可不会不分正反就混在一起。不管孩子们有多想为难我——”

她打了个响指，犹如发出号令。

如同宣告胜利般略带自豪的笑容爬上她的嘴角，披散的黑发直垂至胸前，被白衬衣衬得乌亮，充满知性的大眼睛逐一看遍每位客人，就像在对他们致以微笑——她这样自信满满的表情，是我不曾见过的。

她盖上牌堆，又将它们在台面上按弧状抹开，宛如描绘出一道雨后彩虹——明明应该正背面交错混杂的扑克牌，此时却全体背面朝上。

简直像是魔法。

除了牌列正中间以牌面示人的、我所选的那张红桃皇后[1]。

2

所谓“一见钟情”究竟能否被称为恋爱呢？之所以会突然思考这种问题，当然是因为我对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了。其实我也并非首次有这种体验——虽说并不值得骄傲，但我常常会一眼就中意别人。第一次被女孩子占据心房是在遥远的幼儿园时代，对象是初次见面的表姐；在小学里我又为引起一个可爱的同班同学的注意而拼命努力过。唉，只不过全都是未能实现的恋爱罢了，而我倒真是个容易对人一见钟情的家伙。

可是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思考到底能不能把“一见钟情”叫作“恋爱”。

果然不行吧。

要说理由，其实“一见钟情”换言之也就是“只看到女孩子的外表”呢——她的名字、她的性格、她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常去什么样的小店，以及怀有什么样的梦想……连这些都还全然不知就喜欢上对方，根本就属于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因此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恋爱之情；而真正的恋爱，我想，一定得醉心于对方心灵。

也因此，即使在高中一年级的春天，我的目光被她支着脸颊坐在窗边远眺青空的姿态所深深吸引，尔后便不禁一直在意着她——即使如此，我仍然无法底气十足地认为自己喜欢她。我每天都望着她略带忧郁的侧脸——她几乎不曾笑过，总让人觉得冷冷的。

她那经常注视云朵的双瞳掩在长长的睫毛之下，眼神总是若有所思，却又蕴含着知性的光彩。长及后背的黑发看上去质地柔软，让人忍不住想要触摸——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啊，我心想。然而不知是否出于那股与人疏离的气质之故，她的朋友似乎很少，即使在教室里也像是游离在班级之外似的，酷得很呢……这样一来，我也就差不多没有能和她攀谈的机会了。她，抱着怎样的梦想呢？而望向天空时，她又在想什么呢？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不是恋爱，我仅仅是被她的姿容与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场所吸引……

我从未直截了当找她说话，但我认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不爽自己的心态——我只喜欢她的外貌，对她的内在一无所知。

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去接近她，就太差劲了。

3

“酉乃同学，早上好。”

在走廊擦肩而过时，我下定决心直接向她打招呼。她则和昨晚截然不同，带着一贯的忧郁神情，冷淡地微微点头，回应了一个“早安”——不见丝毫笑意，完全就是在对待陌路人。

今天的她也一如既往，在课堂上只是呆呆地远眺满是白云的天空，再偶尔看看她那只一圈圈缠绕在左手手腕上的奇怪手表——它的表带上有三只小小的表盘并排在一起，就算从时尚设计的角度来看，也十分奇突。我偷窥她的侧脸好多次，虽说有些许的罪恶感，但无奈实在好奇昨天的事。

休息期间也是，她就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照例凝望着灰色的天空。可即便如此，她在班里好像又不算是没有任何朋友。有个叽叽喳喳的女生小团体就坐在她附近，有时会想起她似的来向她搭话道：“阿妞你怎么看？”不过她也就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于是她们心不在焉地看看酉乃，便又跳过她继续聊天，仿佛忘了她一般。而被她们热闹的笑声给抛下的酉乃，重新将视线落在了她左手戴着的腕表上。

“阿妞”这个称呼，好像源自她的名字——她姓“酉乃”，单名一个“初”字。我认为“酉乃初”是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啊，这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总之“初”这个字有“new（新）”的意思在，于是就被叫作“阿妞”了。[2] 尽管并不知道是谁起的名字，但取名的品位有些微妙呢。

话虽如此，那时的酉乃初究竟是怎么回事？压根就是双重人格之类的吧？昨天的她和素日的她居然能差这么多，简直天壤之别。

直到放学，我也没能和她说上什么话。虽然午休时我尝试找她，但每天一到这个时间段她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不在食堂里，结果就是没找见人。她平时都去哪里吃饭啊？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找她说话的契机了。虽然讲到底，我也不是想和她交往才去接近她的，而是更偏向于希望跟她交上朋友，所以问心无愧，按说是能够随意跟她搭话的。

由于我并没有参加社团，放学后即可自由活动，便以“还有些事”为由，让日常一起回家的小伙伴设乐君（他是电脑社团的挂名社员）先走，自己则追着酉乃的背影去了——她正走在走廊上。设乐君感兴趣的

只有电脑，对恋爱毫不关心，应该不会察觉到我的举动有些可疑……不过这下我不就真像个跟踪狂一样了吗？我，明明就，只是想和女孩子说几句话而已啊，为什么要陷入这等苦战？

每到现在这个时间点，走廊便会吵吵嚷嚷的，这已是常态了。入学已达半年的男生们还没能把中学生的心态撇干净，匆匆忙忙地奔跑着通过走廊，跟捉迷藏似的。女生则成群结队地说说笑笑，商量着之后去哪里玩。

其中只有酉乃一个人是下楼的——正当我以为再这么走下去就要到教学楼的出口时，她却沿走廊拐了个弯，走向教学楼深处。怎么办？我危险了！这种情况可是出人意料啊！她要去哪儿？是和某个朋友约好了吗？再这样下去真要错失和她交谈的机会了，要有所行动也只能趁现在。而且幸运的是，这条走廊还没什么人（希望不要对我产生奇怪的误解，我的意思是如此一来就能在安静的环境下说话了）。综上，我快步走近她背后，痛快地扬声。

“酉乃同学。”

酉乃初在走廊上站定，回过头来，微眯着眼，幅度极小地偏了偏脑袋。她这些动作与其说可爱，倒是更具成熟风采；表情有点冷淡，往好里说，这叫酷——说得难听些，就是非常冷漠。

“昨天——谢谢。”开口说话的是酉乃初而不是我。

“欸？啊，哦。”我不太明白她致谢的理由，“那个，呃，酉乃同学你好厉害啊。”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低下头，口中咕咕哝哝地漏出几个字，声音小得几不可闻，表情中完全不见“自信”一物。

“才不是，呃，那个，你够厉害了啊。”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怎么办，我的脸开始发烫：“嗯，我真的吓了一跳，没想到会在那种地方遇到你。”

“我也是。”

说完，酉乃便立刻将目光投向走廊前方，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接下来还有事，不想再聊了，打算告辞”的感觉。我这么快就被打败了吗？

“呃，对了，酉乃同学，那个——你现在要去社团？”

其实她没有参加社团，我这是明知故问。

“去图书馆。”

酉乃还是望着前方，没有转而面向我。

“哦，这样啊，我倒是也想到图书馆去呢。”

阎王大人对不起，我撒谎了。[3]

“是吗。”

她嘀咕了一句，便径直往前走——怎么说呢，那样子就仿佛是并不把我当回事。

“酉乃同学你，每天都在那家店里吗？”

“除了每周二店里固定休假，我都在。”

她边走边用异常冷淡的声音回答道。莫非我已经被她嫌弃了？她的表情疏离，视线始终没有看向我。我和她并肩而行，无论怎样也要让对话继续下去。

“欸嘿，原来如此，你现在超有人气的呢，蔚为风潮啊。”

“好像是吧。”

“真没想到能亲眼观看那样的演出，而且还是酉乃同学表演的，太让我震惊了。”

“很高兴你能看得开心。”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我大声强调着，喉咙里迸出的音量大到超乎预计，几乎响彻走廊，令我有些害羞，幸好没有别人在场，“因为啊，如果是在电视上看魔术表演，总会觉得它使用了什么机关吧，可近在眼前时就上当啦。”

“大家都这么说。”

“啊呀，可不是吗。”

糟糕，我刚刚该说些更有个性的感想才对吗？

“那么，酉乃同学你以前就开始玩魔术了？手法也太精湛了，跟职业魔术师一样，我完全看不出是怎么变的！”

“从小学开始的。”

“哦，是这样啊。那确实很久了，真了不起。”

“还好。”

对话结束。毕竟是寡言少语的酉乃初。这下我可头疼了。

令人尴尬的沉默很快袭来，当然，犯窘的也就我一个而已，她大概什么感觉都没有。

酉乃在走廊上飒爽地大步前进，我则只得用稍慢于她的速度，默默地尾随在她身后——总觉得和她并肩而行不太合适。

怎么办，我果然是被嫌弃了吧。

正这么想着，她却突然停下了。

“须川君。”

“呃，啊，怎么了？”

她面向我——依然是一张略带忧郁的容颜——开口问道：“图书馆在哪儿？”

4

那是一个没有安排的周日，可以尽情敞开了看书。我在囤积的小说中找出自己想读的。其实我是那种必须身处在安静场所才能够阅读的人，尤其是悬疑小说，非得做到要上前线打仗般的万全准备，否则没法读起。我会弄好红茶、点心，悠闲自在地待在家里，沉浸于故事世界之中。而利用上下学时间在车上看书，在我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无法集中精神。

我还有个从中学时代起延续下来的怪癖，就是经常把没看过的书直接放到书架上收着，连书店给包的封皮都不拆。[4] 不过拜其所赐，有多少本书还没读简直一目了然；但也正因为还包着封皮，书名亦被遮住，于是便不时遭遇不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的不利情况。那天也是。

当时我正在书架上翻来覆去地找迪克森·卡尔[5] 的《骷髅城堡》，突然房门开了，姐姐走了进来。对这种不敲门就直接闯入健全男生房间的人，必须提高警惕！

“反正你闲着嘛。”她不由分说就直接把我拖出房间。要是正在看书倒还好拒绝，可我连书的影子都没看到，唉，就随便应付她一下。让外人来评价的话，我们两姐弟似乎能算作感情很融洽的那类了。

姐姐把我带到一个从没见过的餐厅酒吧，她没有开车，而是选择搭乘电车一路直达大宫[6] 站——按这点来推测，这里是供应含酒精饮品的。我还是个高中生，对去酒吧一事多少会心存犹豫[7] ，不过这种理由可说服不了姐姐，还被她以“能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为由给驳了回去。

说到我的姐姐，她刚从大学毕业，正纵情享乐——该说是自由奔放吗？反正兴趣就是去各地旅行，跟水户黄门[8] 一样——所以她完全没有一点工作的念头，只是不停做各种奇怪的兼职，存钱，而后出去旅游，如此循环往复。现在要去的酒吧估计也是从打工的同事那里听来，同时她自己也比较中意的地方之一——一旦找到不寻常的店，她不知为何总会想带上我一起去。

这家酒吧坐落于离车站不远的住宅区一角，店内略有些昏暗，迷你蜡烛的焰光将吧台装点得很是漂亮。既然是餐厅酒吧，就该有与之相符的面积，但想不到的是店堂意外狭小，就和平时电视连续剧里普通的酒吧给人的印象差不多——嗯，虽然我也没去过普通的酒吧。而且就算是我姐，应该还是分得清哪些场所是不该带未成年人入内的——我很想这么认为。

我和姐姐坐到了吧台位上。不出所料，她不停地哄我喝一点鸡尾

酒，但出于道德心，加上姑且也要为店家的形象考虑一下，我还是稳妥地点了橙汁，相当好喝。可是，我又深感痛切。明明就不能喝酒，却被特地带来这种地方，我这算什么啊……这时，我不可置信地看到了穿着酒保制服的她——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她，而且我认为她也同样没有注意到我。

她走近我这边，隔着吧台，脸上浮现出温柔而迷人的微笑，闪亮的双眸满溢着自信的光彩，对我说道：“晚上好，可以由我为你表演魔术吗？”

我觉得，姐姐计划要给我看的，就是眼前发生的这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吧。

然而，我却一直在看着操弄扑克牌的酉乃初。

从未见过的表情，从未听过的声音。

毫无疑问，这是我所不知的酉乃初——

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被她的内在所吸引。

5

我们险些就要在学校里迷路了。

图书馆这地方，我也就刚升入高中时去过那么一两次，而酉乃她大概是连一次也没去过。不管怎样，我总算还能凭记忆找到目的地。但她要是没遇到我，可打算怎么办？

图书馆内倒也不至于安静得鸦雀无声——下课后的学生们坐得满满当当，即便是小声说话，可人数一多，亦交织成了嗡声一片，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酉乃刚踏入图书馆就马上把视线投向了登记服务台。服务台附近并排着六张六人桌，桌子近处则又设置了几台个人电脑，但它们均已被其他学生占用了。服务台里侧有几名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学生，正在努力阅读，我们的同班同学庆永裕美也在其中。

西乃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东张西望，四下打量，我问她想找怎样的书，她却冷冷地回了一句“没什么”。唉，没办法了，我往摆有一排排书架的内间走去。西乃则观察着图书馆，仿佛它有多稀奇似的——她的面庞显得有些童稚，我觉得自己有点赚到了。

“须川君，你是来看什么书的？”西乃突然这么问我。

她的声音本来就很小，又因为在图书馆内，便把音量放得更轻，我差点就没听到。

她也会主动找我说话了。

我把手按在怦怦狂跳的心口处，拼命想把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答案给硬挤出来。

“呃，啊，哦，嗯，我也没有特别想看的啦，就是打算拿来打发打发时间……对，就克里斯蒂之类的吧……”

“克里斯蒂？”

“咦？你不知道吗？阿加莎·克里斯蒂[9]。”

“阿笠？名字很像是日本人呢[10]。”

“西乃同学你平时都读谁的作品呢？”

西乃开始往内间走。

“我，喜欢儿童文学那类的。”

她继续朝里走，并没有转头看向我，只是这么答了一句，我便跟了上去。

“欸？这样吗？像是《哈利·波特》[11]吗？”

“《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城堡……”西乃突然站定不动，一脸正经地看向我说道，“像纸糊的道具。”

“欸？啊？”是吗？虽然我觉得那城堡拍得还挺好，而且我记得是去真正的城堡摄录的，也不是CG[12]技术成品啊？她歪着脑袋，对我的猜测予以否定，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继续说道：“我喜欢佩罗哦。”

“嗯？”

“夏尔·佩罗[13]。”

“啊，原来如此。”

听她这么说，我稍感安心。

真是的，最近的女孩子们啊压根就不看书了，“文学少女”已成为濒危物种——在我看来，能说出“夏尔·佩罗”的女高中生是弥足珍贵的——这是我身为当代男生所坚持的主张。

她在排列着儿童文学作品的书架前躬下身子，眼神里带着一份热情，似乎在寻找日本儿童文学书籍。若是再和她待在一起好像有点尴尬，于是我打算暂时留她一个人找书，自己则随意走向最深处的书架。

“咦……”我的嗓子里冒出了一句怪声，蠢到连我本人都觉得蠢。

可在最深处那一带，映入眼帘的光景正是如此不可思议，直至让我叫出声来。

“这什么啊……？”

这是一个全新的书架，相较其他书架都矮上一些，底部装有小脚轮。与它背靠背的书架高得几乎碰到天花板，但它却相反，大致只与我齐肩高，横向宽度也非常窄，而且还是没有背板的款式，目测就比其他书架要来得便宜。

这个书架共有四横档，从上数起的第一、第二档里整齐摆放着大部头的辞典，第三档里放满了类似杂志的薄本书刊，之后是被塞得紧紧的第四档，里头全是看起来就跟百科全书差不多重的辞典，书名全是英文的，还装在书壳里。书架群中，唯独这个与众不同，好像就是为了随便填一下多余的室内空间才被安置进来似的。

而第三档的杂志不知为何，全都是反着排放的，即是说，我们看不到书脊。不对，只有正中间的那本杂志对我们露着书脊——只有那本杂志按照正确的摆法收纳在书架上。

“怎么了？”

酉乃听见动静，走了过来，但我完全没有察觉到她的靠近。酉乃这

女孩子就仿佛是个影子，只不过，可以闻到洗发水在她秀发上残留的一丝馨香，令我不禁有些心跳。

“不不，你看，这边，总觉得怪怪的是吧，还是说挺有趣的呢……？”

我示意她看向除正中那本之外，全体杂志都反放的第三档。

她前倾着放低身子，盯着那里看。

都做到这样了，还能算是个恶作剧吗？要是只有一本反着放倒也好说，但把此档内其他所有书刊都反着排，可是个相当费力的恶作剧呢。而且仅让最中间书刊的书脊朝外也很怪异，根本就像是……

酉乃初小声自言自语：“这是胜利者[14]现象……”

6

“酉乃同学，假如我说希望你在这里变魔术，你会同意吗？”

有句格言，叫作“大家都闯红灯就没什么好怕了”，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始于何时，但就我而言，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加害怕。至少我不记得自己曾闯过红灯，我只会旁观那些若无其事地无视红灯，或者对那些把烟蒂扔在路边角落的大人们愤怒不已。你们连小规矩都不能遵守，那还怎么可能保持大原则？！但另一方面，其实我只是个没有胆量破坏规则的胆小鬼。

嗯，我知道自己胆子小，光是找喜欢的女孩子说话都这么艰难，自己都觉得难为情了。

我们坐到了图书馆最角落的桌子旁，一般说来在图书馆讲话是违反文明礼仪的……不过，看嘛，别人也都在小声交流啊？怎么说呢，唉，虽然大家都这么做并不代表我们也可以随大流吧，但此时我更重视和她谈话。嗯——嗯，连我本人都被这个积极主动、决心违反规则的自己给吓到了。

西乃低头盯着桌面看了一会儿，又间或看看左手腕上的表，柔美的黑发垂在她的眼睛上方——那是一头令我甚至想用“流墨”来形容的黑色秀发。我注意到她散开的黑发如流水般滑过脸颊，垂到胸前的白衬衣上，微微勾勒出曲线。

“行吧。”西乃自顾自地答道，视线仍看向别处。

“哦，那么，可以拜托你变一下吗？”

看她兴趣不大的样子，我其实有些踌躇，但还是试着问了，她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她抬起眼，直视着我。

我瞬间有种人偶被注入了生命般的错觉。

“接下来……”

说着，西乃的唇角浮现了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完全没有那个在教室里孤独地眺望天空的少女的影子了。

“为了表演魔术，我需要两本文库本[15]。须川君，能请你拿两本厚薄基本相同的文库本书籍过来吗？小说也行，其他什么也行。”她指着书架的方向说道。

这下我也没有不去的理由了，那就去书架上随便挑两本小说——居然有放满了轻小说[16]的书架，这令我有些吃惊。一定会有学生在上课期间用教科书挡着小说偷偷看呢。

我想也没想就将手伸了出去，拿了同一个作者的两本书，回到桌上，把它们交给西乃。理所应当地、顺理成章地、果不其然地，她用惊讶的表情望着封面。

“这是……漫画？”

“不是哦，你翻开看看内容就知道了，它们还是小说啦，叫作‘轻小说’。”

“真的呃，还有插画呢。”

“好作品当然十分优质，但也有些作品是以漂亮的插画为卖点

的……嗯，这些也不重要，让我看魔术啦。”

“那么，”酉乃又将这两本书递到我手中，说道，“先决定用哪本哦。选哪本呢？”

“呃，就这本好了。”

“那我用你挑剩的那本，给我吧。”

我把那一本递给酉乃，她看向这本文库本，用拇指抵着书角，啪啦啪啦地逐张快速翻动着书页。

“我就这样翻书，你可以在喜欢的地方叫停。”

我望着她逐页翻动书角的指尖，在合适的地方叫了暂停。她宛如粉红色珍珠的指甲好似被精心保养过，微微泛着光泽。她将我叫停处的书页打开，看了过去。

“是第120页，须川君，请你也打开到第120页，看那一页第一行——好好听清楚哦，请把第一行，默读几遍，不要读出声。”

“啊？啊，嗯。”

我将手里的书翻到第120页，看起了第一段，上面写着“然后，对方吮吸着男人的鲜血，啧啧有声”这样的文章，我遵照她的指示，反复默读——这是在干什么呀。

而当我回过神来，发现她已经在凝视着我了，视线里的热度让我又不禁一阵心跳。

“呃，接下来，怎么做？”

“看着我的眼睛就好。”

“酉乃同学的，眼睛……？”

我一边觉得莫名，一边还是回望向她的双眸。

她的眼睛就如同拥有魔力的黑水晶一般——澄澈通透，但核心之处却又蒙着迷障，不得窥见。我知道自己正映在这双眼瞳之中——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便感到自己的耳畔开始发热。如果我和她之间没有这一桌之隔，我肯定会因为紧张而喘不上气。而她也直直地回视着我，用

那双眼睛，仿佛要将我的内心全部看透。我忍不住别开了视线。

“不行，要继续看着我的眼睛，再看一会儿。”

怎、怎么办？被女孩子这么说了啊。

啊，只能、只能，盯着她看了。

然后，酉乃突然移开视线，从制服口袋中取出记事本和签字笔，写了点东西。我则是从极度的紧张之中得以解放，“呼”地吁出一口气。

我觉得自己连脸都红了，没法面向她。

“我明白了，须川君在想的是……”

“咦？等一下。”才刚刚放松下来的我，再次心动加速，想也没想就用一张大红脸对着她了，“那个，呃，也就是说，你知道我默读的内容了啰？”

她从记事本中撕下一页，折成小小的一块。

“是恐怖小说吧？”酉乃轻笑着说道，并对我递出了那个折纸块。

我急急忙忙地将它打开，上面写着——“然后，对方吮吸着男人的鲜血，啧啧有声”。

慢着……这真是，无法置信。

这种事不可能啊，超能力吗？

“啊，呃，那个。”

“猜错了？”

“不，完全正确，你猜中了……可，这个，是说，它也有机关的？”

“是魔法哦。”她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是，这个……咦？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的？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啊，就，怎么想都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是魔法。”她风轻云淡地回答。

或许她真的会用魔法吧。

我开始有些信了。

“你好像有些不满。”

西乃刚才还自信满满的笑容渐渐收拢，她眯起了眼睛，带有几分疑惑地注视着我。

“不，没，没什么不满的啊……”

“你的表情不怎么高兴。”

“啊，没有啦，就是，因为太不可思议了……”

“魔术的乐趣就在于不可思议。”

“嗯，嗯，说的也是……”

话虽如此，这可真是不可思议啊……只能认为是超能力了。于是，我的心脏又因有别于方才的另一种理由而加速——面对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这个，真的是魔术来着？”

“嗯，是魔术笔 [17] ……”西乃单手拿着那支签字笔说道，神情看起来很是认真。

“……”

糟糕，此处应有笑声的啊，怎么办。

“哎呀，但是，我都不知道西乃同学有这种特技呢，要是能更早点在教室里展示就好啦。”

我拼命转移话题。

她又一下子将目光落在桌上，笑容仿如消解了似的，从脸上完全消失不见。啊，哎呀，我，说错话了吗？

她恢复到平时的表情，开始自顾自说话。

“因为我不想太惹眼。”

“啊，这样……那么，能再给我看一点点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今天已经不行了。”

“欸，怎么这样，不要这么小气啦。”

“小气……”

西乃皱起了眉头。

啊，不妙，我好像惹她生气了。

“啊，不是，这个，对不起，我只是想多看一点，因为实在太难得了。”

“不行哦，”她一下子抬起脸，一本正经地说，“下次，再给你看。”

“那么，我还可以去那家店吗？”

“我没有赶客的理由。”

“哦，哦，是哦。”

“来店里的话，可以以一杯橙汁的价格，得到最棒的魔术表演。”

她说罢，脸上又扬起了满是自信的笑容。

7

即使每天都在同样的地点度过同样的时间，但一定仍有一些事物，是稍微转变一下视角就能看见的。

无聊的课堂时间，我照例望着她的侧脸。她的座位靠窗，是从最前排开始数下来的第三排，我在她后面一排，和她隔了两列。从这个位置能观察到她慵懒的表情。秀美的轮廓和脸颊，长长的睫毛，仿佛赌气般让人感觉有些冷淡的嘴唇……啊，不过也不能看得太过无所顾忌——她回头的瞬间我们视线交汇，我被她狠狠瞪了一眼。对，对哦，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子看真的很失礼呢。

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如此晚熟，但自打图书馆之行以来，就没能再和她说上一次话。倒是有过问候早安之类的招呼，可我特别苦于找不到话题——要是有什么契机就方便和她讲话了。

有招儿了，我分明还可以去那家店见她啊。

我思索着是否和她存在某些共同话题，最终想到的还是在图书馆看见的那个古怪书架。它为什么会是那副样子呢？只有第三档的书刊全都反着摆放，就恶作剧而言太复杂、太费工夫了，也弄不懂个中含义，而

且还有正中间那一本的书脊是正常朝外的。

我很喜欢悬疑小说，于是便觉得这是个邂逅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富有魅力的谜团。酉乃是怎么看的呢？对了，她不正是负责表演和提供谜团的那类人吗？魔术师一般都会如何捕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我对此产生了一些兴趣。

那么就做些前期调查。

我们班上的图书馆管理员是庆永和森川两名女生，其中森川同学打扮得很花哨，对我而言有些不好接近，还是找文静的庆永同学比较合适吧。

那位庆永同学坐在靠门那列的最前排，现在是语文课，她正低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她是一位戴着红色眼镜的老实女孩，我都没怎么看到她和朋友们交谈，休息时间她也只是独自坐在课桌前，几乎没有笑过。酉乃是主动散发着拒人千里之外的气场，而她却不同，窄窄的肩膀看起来总有几分寂寞。

到了午休，我正盘算着去找庆永同学打听点事，却不见她的身影。既然不在教室，那么也许会在食堂吃午饭。我瞅准织田同学她们聊天中途暂停喘气的时机，问道："啊，织田同学啊，你知道庆永同学在哪儿吗？"

织田同学的头发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泛着淡淡的茶色光泽——这是统称"怂包染"[18] 的擦边球染发方式，连老师也勉勉强强默许了。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然后"咕哈"地叫着，朝后仰倒。

"呜哇哇波奇[19]！波奇想追庆永同学吗？哇！猜错了啊！"

"啊？不、不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猜错了"又是什么意思哦。以及，请不要用这么奇怪的名字来叫人啊。

"我有点事要找她。"

"波奇你喜欢戴眼镜的呀！啊——嗯，好意外，没想到啊！备选的明明是芹华！"

“所以都说了不是这么回事啦，”“备选”又是什么，“我是有些图书馆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她。”

自称“戏剧社备受期待的新星”的织田同学大幅度地向后仰着，连带椅子也一起往后倾斜，整体保持在一种临界的平衡。她从下往上看着我，说道：“你问庆永同学啊……嗯，谁知道呢？我和她又不是很熟。太遗憾了。现在可不像初中时代哦，不可能有全班同学的地址的啦。”

我和织田同学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还同班过一年，她从以前开始就决心要将歌曲《交一百个好朋友》身体力行，交友非常广泛，也会不时地对不合群的酉乃打招呼，拉她一起说话。

“啊，不过不过，哇啊！”织田同学差点就保持不住平衡，在即将往后翻倒之际手忙脚乱地抓住后座的课桌，“呼……大概在图书馆哦，她说过每天中午都要去那里值班的，看管秩序。”

“看管秩序……”

“因为那里又不是商店啰，总不可能负责售货吧？”

“没事，啊，有可能。那森川同学呢？图书馆管理员中午是轮班制的吧？每天都是我们班的庆永同学值班也太奇怪了哦？”

“哦哦，是哦，说起来，久美子她每天都要和春海她们一起吃饭的嘛。”

顺着织田同学的视线看去，我发现森川同学正和一个小团体在一起，欢声笑语的，面前还摊着杂志。这些可是女性时尚杂志啊，里面刊载的那些特辑，估计光看标题就会被老师没收。

我看见了，森川同学的头发也染着浅浅的茶色。

8

不同于放学后，午休期间的图书馆非常安静，环顾四周不见一人，简直静到忧伤，静到让人仿佛要忘却自己的存在。那片寂静之中，庆永

同学就独自坐在登记服务台内侧的椅子上，按着手机按键，膝盖上则放着一本正在阅读的文库本——它被去掉了书皮，所以应该是馆内的藏书，看着像筑摩文库[20]，但看不到书名。

庆永同学她是在打电子邮件吗？还是在写博客？她入神地凝视着手机屏幕，嘴巴不甘心似的拧了起来，像在发泄某种痛苦的情绪一般默默地写着文章，看起来正倾注着自己强烈的情感，都没察觉到我已走近。

“庆永同学。”

我隔着服务台对她打招呼，她好像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红框眼镜后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慌慌张张地把酒红色的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问一下哦，那边有个小书架对吧，就是书库最里面的角落那里。”

庆永同学把手机放到膝上，轻轻点了点头。

“就前天，我发现那个书架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吗？”

庆永同学的声音很小，很难听清，果然是很老实的性格，打扮上也是用橡皮筋把头发向后束住，这更助长了她的稚嫩感。

“从上往下数的第三档里只放了杂志，但全都是反着摆的，就算是恶作剧也有点太古怪了吧。”

她不作声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对我的话后知后觉地有了反应一般点点头。

“你说的那个，我知道。我也以为是谁做的恶作剧，虽然有想过把它们摆正，但光我一个人干会很费时间，所以就那样放着了。”

确实，把那么多杂志都拿出来再重新放回去，对女孩子而言真是太辛苦了。

“那么，我来帮忙吧？”

“不用，”她的视线有些游移，瞟向那个怪书架所在的方向，说道，“这是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

“是吗……那它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

“嗯……不知道。我们也是这个礼拜才注意到。”

我和酉乃目睹那个情景时正值周一，如此看来，我们发现它的时间可能和图书馆管理员们差不多。

“其他的管理员呢？他们不给你搭把手吗？”

庆永同学的目光转向了侧边，轻声笑了，笑声里似乎带上了一丝自嘲。

“大家都很忙的样子呢。”

一副对理所当然的事感到无奈的语气。

“比如森川同学他们，都翘班哦？”

所以庆永同学才每天都来图书馆吗？既然别的管理员都不在，可见他们是把工作都强加给她了。

“没关系，反正我很闲嘛。”

庆永同学笑了，就像在表示自己做这些事是再也自然不过了似的。但她并不习惯笑，表情有些僵硬。

我总感觉我见过这种笑容。

那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姓小松的男生，他个子矮小，上课时老是低头看牢桌面，也基本不说话。因为不想被那份阴沉所感染，男生们很明显都避着他，女生们平时的言行举止也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小松君每天放学后都一个人清洁楼梯，那是他所在班级的包干区，大家都把扫除的活计推给小松就回家了，任谁都无视他。他总是俯着身子，单手抓着抹布，拧着脸盯着地面，可没有人会去看那副表情。最后直到毕业，小松君都没有真心笑过哪怕一次。

见到了那样的表情，我却为何没有说出任何话语呢？至少可以去问一声，问问是否需要帮忙，明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果然啊……我还是帮你一起整理书架吧？”

“没事的。”

庆永同学说完又翻开了文库本，潜台词就是她已经不想再聊了，希望我就此打住。

9

那家店名叫“灰姑娘”（桑德里约恩 [21] ），其出典和我们熟知的《灰姑娘》正是同一个故事，不过取用的是法语版的名字，但这层含义对于略通文学的我来说，还是一下子就领会到了。

大约两年前，我姐姐一时头脑发热，拿来英美文学讲义，我便陪着她写完了报告——就是在那时，我把格林童话的《灰姑娘》和佩罗的《灰姑娘（桑德里约恩）》这两部作品都读了。而最后，姐姐围绕“灰姑娘情结”[22] 在网上搜了些资料，把它们复制粘贴起来，就觉得已经算完成论文了。她对故事内容本身没有什么感想，倒是一直对我喋喋不休地问个没完：“为什么最后能留下玻璃鞋呢？魔法不是解除了吗？道理上说不通啊？”唉，这个嘛，即便如此，但这就是故事嘛，都已经约定俗成了，你问我也没办法啊。

话说回来，餐厅酒吧和普通的酒吧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一个高中生，大摇大摆地来玩也无所谓吗？怀着上述的不安之情，我四下张望着。这时，店主来招呼我了，他的姓氏还挺稀奇，好像叫作“十九波”，是一名带着和善微笑的绅士。

“嗯，请把这里认为是能喝酒的餐厅即可，虽然地方多少有点窄，你只要不喝酒就没有任何问题。”刚刚步入老年阶段的店主笑着说道，“而且本来啊，现在不能喝酒的人就蛮多的吧？那么我想，若能让小朋友们、酒量不行的年轻人们轻松愉快地享受魔术也很好啊。”

“灰姑娘”原本就和常见的魔术酒吧有异，它更像是普通的店，只不过由于店主的兴趣是魔术，所以会不时给客人露一手，一来二去这家店就逐渐在私下被称为“能看魔术的店”了。这位十九波店主好像是西乃的

远亲，据说自第一次看到她变魔术之后便对她的技术入了迷，而且他坚信这份本领应该为更多人所观赏，和她约好等上了高中就来他店里打工。酉乃好像是被店主热忱的劝说给硬生生攻克的，一开始还有些担心会影响学业——虽说打工最晚也就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但也确实没什么学习的时间了。不过十九波店主也顾虑到了这一点，据说会在考试前让她自由休假。

现在时间尚早，有些昏暗的店内只有我一个顾客，可能要等入夜了才会热闹。我坐在吧台座上边喝橙汁边和酉乃交谈——当然，也同时在观赏她的表演。

“这种能直接在客人眼皮底下演出的魔术叫作近景魔术。”酉乃如此说明道。

她正把硬币玩得时增时减，还让它贯穿了（似乎只能这么形容）我的手掌。

“近景魔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扑克或者硬币魔术，也有些会使用杯子、圆球。”

“嗯嗯，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个变出柠檬来的对吧。”

“那种也是有的。”

酉乃表演魔术以及谈论与魔术相关的话题时，就跟完全换了个人似的，会露出开朗的表情，微微笑着。今天也是，明明在学校里看起来还是个一脸倦怠的少女，而现在，她楚楚动人的嘴唇则带着诱人的光泽，就像一个美丽成熟的女性——女孩子真的很不可思议啊。

“但是好厉害……特别是酉乃同学你切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帅气。”

她所使用的扑克牌背后的图画，似乎是由藤蔓相互交织而构成的复杂花色；而她切牌、洗牌的手势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她把牌分成两堆，在手中弹洗，让牌一张张交错重叠——这好像是叫作“鸽尾式洗牌”——“哗啦哗啦”的弹牌声响起，令听者倍感舒适。听她的说法，魔

术师喜欢的是纸制的扑克，它们和普通的塑料制牌不同，非常光滑而且富有弹性。她应允我触摸纸牌——放在我手掌上的牌堆很顺溜地就倾斜了，纸牌们眼看着就要滑落——居然能把这么不稳定的玩意儿把控得如此漂亮利落。

“酉乃同学为什么想成为魔术师呢？”

“我不是魔术师，只是个高中生。”

她的双眼微微眯起，吧台上的烛火映在瞳中，令我感觉她黑色的眼瞳仿佛也如烛光般摇曳。

“真的呢，我想成为菲。”

“菲？”

什么菲？没怎么听过啊，中国人的名字吗？[23]

酉乃只是看着自己的双手，并不作答。

我无计可施，便改问其他的事。

“话说哦，之前酉乃同学你提到过的，那个什么来着，呃，什么胜利什么现象的……”

她歪了歪脑袋，势作夸张地耸了耸肩。

“大概提过吧。”

“确实提过啊，就是在图书馆看到那个古怪的书架时提的。”

“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回事。”

“不是好像啦，就是有啦。那书架今天也还是那副怪样子。”

“书全都反着放，只有一本除外？”

“是的，就和我们之前一起看到的一样。我有问过庆永同学——你想啊，因为她是图书馆管理员嘛。虽然她说估计就是个恶作剧而已，但怎么讲呢，要说这是个恶作剧也太奇怪了对吧？”

“是吗？”

“是啊，毕竟，如果只有正中间那一本书是反的我倒想得通——只要把那一本抽出来，然后反着放回去就行。可除中间那本以外的书全都

放反了，这就必须得把第三档的书刊全都搬出来，再特地重新塞回书架上，还要顺便把当中那本再摆正回来……既要费那么多奇怪的功夫，又……怎么形容呢，反正就是作为恶作剧而言完全不够显眼不是吗？”

“这样？那么，既然这不是恶作剧，那它又是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突然把话题从魔术转移到了图书馆的关系，我猛然意识到酉乃的表情又变得和在校期间一样恹恹的了——我暗自把她这个表情称作“忧郁模式”。

“呃，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这种事就是很让人在意对吧……该叫它们‘日常之谜’吗？”

“日常之谜？”

她露出了更为倦怠的表情。

“啊，也不是，对了对了，这么说吧，酉乃同学第一次演给我看的那个魔术，就是那个用扑克牌变的，和它很像呢。”

“第一次演给你看的……？”

“对啊，你看，那个也是把扑克牌不管正反就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结果却全都变成牌背朝上，只有我选的牌放在中间，牌面是开着的是吧。”

“这样一说，好像是表演过。”

“不是好像啦，就是表演过啦，确确实实演过的。所以呢，我啊，是觉得那个书架上‘只有中间那本书的书脊朝外’这一点，和这个魔术挺像的。”

“牵强附会。”

“呃，不是……唉，也是……”看着她略显不快的表情，我又把话题转回魔术上去。

“但是哦，牌都已经那么凌乱了，还能一瞬间就恢复成原先那样整齐，怎么做到这一手的？”

“用魔法。”

酉乃的视线落在自己的手上，语气淡然自若。

“不不，那个到底还是有什么机关在的吧。”

“我记得一开始就让你验过牌了。”

“呃，嗯，这倒是……不过没办法啊，这也太玄了。说真的，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她抬起脸，眼睛眨了又眨，用一副不可置信似的表情看向我。

“你为什么想知道？”

“这个嘛，因为很在意啊。是这样哦，我呢，相当喜欢读悬疑小说之类的作品，只要看到诡计就会上心。”

“悬疑小说？”

“就是推理小说。”

“嗯哼。”

“话说，酉乃同学你不看这类书吗？”

“从没看过，我讨厌杀人案。”

“哦，这样啊……”总觉得悬疑小说这整个类别的作品就被她一句话给轻而易举地否定了。

“可我还是很在意……”

酉乃像是对我的发言无语了似的叹了口气。

“须川君你为什么想要把诡计弄明白呢？”

“这个嘛，就是因为会在意啊……”

“嗯，须川君啊……”她眯着眼睛俯视着我，目光非常直截了当，说道，“所谓魔术，旨趣正在于它的不可思议，而不像推理小说那样以解明真相为乐。虽然我不看推理小说，但须川君你在看这类书的时候，一旦谜题被解开，不会觉得那些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也随之变得很无聊了吗？心想‘什么呀，就这么回事而已’……”

“啊啊，嗯，这个，会是会啦……”

“魔术恰如其名，是魔法之术。观众们观看这场魔法，获得快乐。

谁都知道魔术是有手段的，我们表演魔术的人是想让观众们在有这种认知的基础上还能领略到乐趣。好不容易才被施加了魔法，还请不要试图解开它。”

她的表情颇为认真，于是我只能频频点头，还总觉得有点难为情，脸都抬不起来。

“嗯嗯，嗯，确实如此……抱歉。”

“没什么好道歉的啊……而且就算知道了机关，魔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哦。”

“啊是，你说得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对吧。”

这么说来，以前有一篇专题报道写过，魔术师会对着镜子练习很多次。也有演出脚本，要记台词，按照写好的流程表演，应该就和演戏同理，是不可能速成登台的。

“不可思议的事物，就让它保有这份不可思议，并享受这份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魔术的目的不是看穿机关，所以即使你解开了魔术手法，也绝不能耀武扬威的哦。”

“嗯，我也是这么理解魔术的，没有任何想让酉乃同学你感到困扰的意思，只是想看你表演更多魔术，想要被吓一跳……毕竟知道手法之后就不会再惊讶了。不过我果然还是很喜欢悬疑小说，面对魔术以外的神奇事物时还是希望得到解答，比如那些反过来放的书。”

“所以说这就是个恶作剧吧。”

“已经申明过好几次了，要说是恶作剧也太古怪。酉乃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从魔术师的角度来看。”

“没兴趣。”

“什么想法都行。”

“什么想法都没有。”

“啊——真是的，酉乃同学好小气……”

“小气……”

“啊，我乱讲的，抱歉抱歉，开玩笑啦，酉乃同学你人超好的。”

“哼。”

“你‘哼’了……”

“既然你这么在意，那我们明天再去一次看看？”

“咦？去哪儿？”

“当然是图书馆啊。”

10

图书馆管理员已经动手把那个有问题的书架复原了——“复原”指的是“变回正常的书架”，也就是“架上所有书都书脊朝外”的状态。我靠在书架对面的墙上，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它。

“这个书架从以前开始就放在这里吗？”

酉乃在学校里仍旧散发着酷酷的、难以接近的气场，该说是很冷淡吗？被她这么冷声提问，庆永同学瑟瑟缩缩地小声回答：“是的。一直就这么放着……”

可能因为是和酉乃这种怪人对话的关系，庆永同学怎么着都有点慌乱，一只手遮着嘴，眼神游移，像是想要快点回岗位上去干活一样。

“哦。”

酉乃确实很冷淡，尽管我觉得这种时候她应该稍微待人亲切一点，就像变魔术时那样。

“这里的辞典，外面都附了书壳呢。”酉乃指着那个问题书架上的辞典外壳说道。

“啊，这边放着的辞典好像是来自退休教师的赠礼，说是光把书壳丢掉也会于心不忍……杂志也是不舍得丢掉，但放哪里又很成问题，似乎就是因此和辞典摆在一块的。”

“哦，可以了，谢谢。”

庆永同学行了个礼便走开了，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发现冷清的图书馆中，其他管理员在笑她，还能听到“你被单独叫去了啊？”“真是傻兮兮的”之类的说话声。

“她弄伤了手指。”

“啊？”我回头看向酉乃，她正低头注视着书架的下端。长发垂下，透过发丝的间隙，可以看见她的嘴唇正如低语般微动。

“她的指尖贴了创可贴对吧。”

“啊，这么说来好像是贴着。这怎么了？”

酉乃抬起头，面带不解地看着我。

“也没什么。”

“哦……我还以为是酉乃同学你解开了案件的谜团呢……”

“案件？”

“就是把书反过来放的事。”

“哼。”

“你又‘哼’了……先不说这个，酉乃同学你已经知道什么了吗？”

“有人把所有的书都反过来放进书架了。”果不其然，酉乃初还是一脸兴致索然的表情，边说边抬手，伸出指尖拂开垂在肩上的头发，并用左手托着抬起的右手手肘。然后，她粉红色的嘴唇凑上了自己的右手食指，“只有正中间的一本按正常方式放置，我认为其中有某种理由。而把这本书放回正常朝向的，和发起恶作剧的会是同一人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非要把中间这本放正了，还是把这本书放回正位的另有其人？是哪种情况？”

“啊啊，原来是这样……”

“书脊朝外的确实是40号书呢。”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将那本可疑的杂志从书架上取下，是一本感觉很小众的科学杂志，第40号刊。

“你记得好清楚啊。”

“对魔术师来说，观察力是必要的。”

“嗯？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别问理由。”

“问了你也不会告诉我的吧，酉乃同学。”

她啪啦啪啦地翻着杂志，然后盯着书页里面看。

“最近到处都在用电脑管理呢，明明小学的时候书的最后一页还附有出借记录卡。”

“这话说得像上了年纪的人似的。”

“上了年纪……”

“啊，没有没有，对了，这个杂志，有什么问题？”

“如果拿到服务台那里去问，他们肯不肯告诉我们借阅详情先另当别论，不过我想可以得知它最后一次出借和返还的日期。”

“原来如此，啊，可是杂志也能外借的吗？有些地方是规定杂志和辞典只能在馆内阅览的吧？”

“关于是否允许外借，也去问问看，服务台总会回答我们的。”

她话止于此，像有所期待一般望着我。这又是哪一出？大概在授意我“快去问，问完回来”吧。我点点头，迈步出发，她却也跟了上来——咦？这女孩，真难捉摸啊。

我们来到登记服务台，找庆永同学帮忙查这本杂志的返还日期。一开始她坚决不肯，不过我想方设法、点头哈腰的（这种事当然不会是由酉乃来做），总算是成功说服了她。现在明确了最新的返还日期是距今约两周前的某一天，离我们发现那个书刊倒放的书架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我们又咨询了其他图书馆管理员，结果最先察觉那个书架恶作剧的好像也是我们，由此可见两周前管理员把那册杂志放回书架时，那古怪的现象还未发生。

“最后还是一无所知呀。”

和酉乃一起走回那个怪书架的途中，我碎碎念着。唉，要真是单纯

的恶作剧，不管怎么调查都不会有结果的吧——我有些遗憾。

回到书架，酉乃打算把那本40号刊放回第三档正中间的位置，但进行得并不顺利——她好像正在苦战，大概是书架上的杂志排得太紧太密，没法好好再加插东西进去。

“放不进去吗？”

她瞥了我一眼，赌气一般拧起了嘴唇。

“才没有放不进去……只是，硬塞的话书页会被卡得又折又皱的。”

她把40号刊用力往杂志之间挤了挤，书页前端就开始弯折了。

“这种时候，倒着放会比较容易。”

即是说，书本的翻页侧有着爱散开的坏毛病，与其将这一侧朝前往书列里塞，倒是把装订得扎扎实实的书脊那侧塞入书列要来得轻松多了。当然，若采用这种方式，也就只有这本书会是倒着的——

酉乃似乎也在作同样的打算，将40号刊书脊朝内地放回书架上收好——全程都相当顺畅。完成后，她又看向我——带着微微的笑意，一脸天真无邪，完全就是个恶作剧成功的小孩子一般，可爱之极，甚至令我心志不稳，想要去尽情拥抱她。

“咳，那个……”我咳嗽一声，硬压住胸中的悸动，开口道，“但是啊，我们之前看到的可不是这种只有中间一本反着放的状态啊，而是只有中间那本是书脊朝外的，和现在这个样子正好相反。”

酉乃仍保持着微笑，从制服的西装外套口袋里拿出了扑克牌，行云流水般地分作两堆，用双手拇指将它们交错着弹洗，啪啦啦地，让牌堆相互混在一起。非常神奇，扑克牌只是相互交错却并不会从她手中落下。然后她又把整副牌略微拗成一个倒U形，利用回弹力整理了牌堆的形状。纸面与纸面摩擦发出的唰唰声很有节奏感——即使是区区扑克，仿佛一经她的指尖就化为了一款乐器——她洗牌时的音色便是如此美丽，如此沁人心脾。

一朵鲜艳的红花在她手中“啪”的一下绽开——其实是她一瞬间就将

扑克牌展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扇面，只有中间的那张黑桃A是牌面朝向我的。面对她优美的手势，我唯有沉迷。

“我们原先所见的就是这种状态。牌面，就是有数字的表侧，虽然叫作‘牌的面部’，不过这张牌面就相当于杂志的书脊哦。”

“呃，是的。”

“好了，你觉得要做出哪种变化才能让它变得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架一样呢？即是说，我希望只有正中间的书是反着放的，其他都书脊朝外。”

“这个嘛……”我略加思考便继续道，“正反面调转就行了吧？把它整个都调转。”

“对。”

酉乃颔首，灵巧地将牌扇翻转过来，这回就只有正中央的黑桃A是牌背朝外，看不见牌面花色。

“这个书架也是同样的道理哦，须川君，你可别吓得去调转它。”

说到这里，酉乃看了我一眼，稍作停顿，好像在等我做出反应似的。但她的话太过突然，我的脑筋还没好好转过弯来。

“欸？什么？怎么说？什么转？”

酉乃把扑克牌收好放回外套衣袋里，目光投向书架，笑容也在不经意间消失了，现在的表情不知为何总让人觉得她有些意兴阑珊。莫非，我刚刚应该更加惊讶一点吗？

“这个书架比其他的低一些吧？其次，虽然它现在是被定点放置在这里，但底部有小轮子，要移动它也很简单。再有，为了能从任一侧把书抽出来，它没有安装背板，因此无论从前方还是后方都可以使用它。”

“你是说有人把这个书架转了半圈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倒不认为它转了个身。因为这里太窄了，转不过来。”

“呃，那么，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它是被人往后拖行了。我觉得这个书架原本其实靠墙。”

酉乃视线所指向的是问题书架对面的墙壁。

“嗯？什么意思？”

“这个书架，实际上是一直贴着这堵墙放的。然后有人把40号刊抽了出来，又很快放了回去，我想是因为不打算借阅。可杂志排列得太挤了，那人没办法顺利塞入这本40号刊，于是把它调反过来、书脊朝里地放回到书架上去，正中间的这本杂志就是证据哦。到这里为止都能理解吧？”

“嗯嗯，行。”

“前面说到的都是些小问题。即使只有正中那本是反向收纳在书架上的，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寻常，但之后又有人对这个书架做了些调整——这个人出于某种理由移动了贴墙放置的书架，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

“呃，也就是说……”

“这个书架上除了杂志就全是辞典了对吧，而且辞典还都收在书壳里。这样一来，书架正面有辞典本身的书脊朝外，而在背面则可以看到书壳脊；也就是说，书架前后两面看起来是没差的，唯一例外的只有第三档的杂志……”

“啊，这样啊……因为某人把原先贴墙的书架移动到了这里，因此也就只有第三档的书刊看着像是全都放反了一样。”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为什么？庆永同学说过，这个书架一直都放在这里的。”

“为什么要移动书架呢？”

“呃，比如想换个布局……”

“那么，其他的书架也要换位置呀？”

“嗯——为什么呢……”

“须川君你明明喜欢推理小说，却还这么迟钝。”

被她这么一说，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深思了啊。

“那——个，搬东西，就是，嗯……”

“我以前看过刑侦题材的连续剧，犯人好像会移动沙发、地毯什么的呢。”

“啊，我明白了，为了藏东西！”

“对，这大概就是正确答案。”

“欸？‘大概’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

“欸？这样的吗？”

“当然啦，移动书架的人毕竟不是我。”

“话是这么说。”

“某人为了隐藏某物而移动书架，你认为这个‘某人’是谁？”

“呃，这个嘛，我不晓得啊……”

“这书架按理说被某人移动过，可有人却谎称它一直就在这个位置上。”

“啊，难道是庆永同学……？”

“很有可能。并且，她想要藏起来的东西肯定就在这书架下面。”

“想藏什么呢……”

我弯下腰，窥视书架底下——理所当然地看不真切。

“蓄意窥探别人有意隐藏的东西，真是低级趣味。”

“咦？”我仰面看向酉乃，她正一脸不服地俯视着我。

“不是这样的，不过，说不定，她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像是隐匿犯罪相关物品啦，呃，还有，尸体啦——”

“你推理小说看太多了。”

“不，那个，就算不是这类情况吧，那么香烟啦，毒品啦……总之，必须得确认一下。”

她耸了耸肩膀。

“那么你挪一下试试？”

“啊，哦，也是呢。虽然擅自动手很不好……”

我环顾四周，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图书馆里几乎没什么学生还留着，服务台所在的房间里差不多就只剩几个图书馆管理员。

“就悄悄试试看吧……”

因为这个怪书架下装有脚轮，本身又不是太庞大，移动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而将它推离现今所在的位置后，腾出来的地面上并没有积灰的痕迹——无疑证明了这里直到最近都没有摆过书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怪书架原先背靠着的那个书架的背板。它所使用的木料和装有脚轮的书架不同，打造得十分厚实，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它的下盘——和地面相接触的下端有些污渍——可这地方也太细枝末节，若是只有我一人在，八成就会忽略过去了。

酉乃说道：“是血……”

“咦……？”

我躬身，试图将脸凑近看。和地面相接的木板以及一小块地面上都有貌似血迹的印子。像是用沾了血的指尖在背板和地面之间用力抓挠所留下的痕迹。

“呜哇，真的啊！欸？什么啊？这……就是想把这个藏起来吗？”

“大概不是。这种东西很快应该就能擦干净的，反倒是……”酉乃躬下身子，紧贴我的身侧，动作轻盈，“还有其他东西吧，我觉得是纸。”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在沾了一点血污的书架和地面之间，确实夹着状似纸片的东西。换言之，它被这个沉重的书架给压住了。那张白纸露在外面的部分只有1厘米不到，其余的全都在书架下面。

“怎么回事？”

酉乃目光向下，凝视着地面，同时开口答道：“很可能是有人——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庆永同学，她想把卡在这个缝隙里的纸弄出来，

喏，因为纸落到地上时常会滑到桌椅下面对吧。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东西，她拼命也要取回来，但用尽方法都没能成功。她试了一次又一次，大概一直努力到指甲都折断了……她的手指正带着伤哦。”

“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吗？那为什么会掉在这种地方……”

她只留给我一个侧脸，默不作声，目不转睛。

“既然怎么都拿不出来，那向别人求助也行啊？又没什么好隐瞒……”

“我觉得，因为这是她绝对不希望被别人看见的东西，所以她拼力想要把它弄出来。但却无法实现，那不如就藏起来吧。”

我低头看向那张纸片，然后快速瞄了一眼酉乃的侧脸。她肯定也在思考，猜测这到底是什么。那么，我该如何处理它呢？

我回过神来，却发现她把手伸向了那张压在书架底下的小纸片。

“酉乃同学？”

她试图用她那白皙纤细的手指去捏住纸片，但可能是几乎没有什么接触面的缘故，她没法好好把它抽出来。这也难怪，毕竟一心想把它藏起来的庆永同学之前搞得指甲都断了，却仍未成功。

“不行，只能用指甲拈住而已，使不上力，抽不出来。”

“果然不行哦？”

听我这么问道，酉乃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透明容器，看上去很像装发蜡的那种。

“这是什么？”

“润发乳。”

“欸？真的？你为什么会带着这种东西啊？”

“不用在意这种事。”

她打开盖子，用指尖挖出一点——容器里的东西看着稠稠的，说是乳液状用品，其实它是胶状的，基本上更接近于固体。沾了润发乳的手指抚上纸片，简简单单就将压在书架下的纸顺利抽出，堪称轻而易举。

而取出来的——

我觉得，一定是我们不该看的东西。

我感觉好像听到西乃初发出了极细微的吞咽声——那种因惊愕而产生的吞咽声。

那是一张薄薄的打印纸，上面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庆永裕美。

除此以外，无以言表。

我理解了庆永裕美拼死也要隐藏它的心情。正因为理解，所以才懂得这是不该看的东西。

“须川君。”

西乃侧目看了我一眼，便直接把手中的照片倒扣住。我点点头，站了起来，接着又深感无措，姑且先抬头看向天花板。

“抱歉。”

“须川君你在对谁道歉呢？你根本没做坏事对吧？”

“嗯，话虽如此，但我不该看的。”

西乃站起身子。

我看到了她阴郁的表情。

那张照片，一言蔽之，拍下的是低俗的施虐场景。

由凌辱着无力抵抗的弱者并乐在其中的家伙们所摄下。

这么描述的话，或许多少有些歧义。照片内容并非性方面的虐待，然而——那份极致的侮辱却是如出一辙的。

我和西乃在原地呆立了一会儿。这可如何是好？我们俩都不知道。

但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默。

“那是……！”

不知什么时候，庆永同学已经到了这里——她是来看看我们的情况的。由于发着愣，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脸变得煞青，猛地冲向西乃：“还给我！”叫声高亢到震耳。光是听到这般声音，就能知道她的心灵有多么痛楚。她从西乃手中硬抢下照片。

也许是不知道怎样应对吧，她的表情既像是泫然欲泣，又像是要笑出来一般，嘴唇抽搐着，像是要否定迫使她受辱蒙羞的现实似的不停摇着头。

“庆永同学——”

西乃刚一开口，庆永就转身跑了出去。西乃迟疑一瞬之后，也追了过去。

“西乃同学。”

我莫名想要叫住她。

“须川君你别跟来。”

她站定，瞥了我一眼。

“可是……”

“我觉得没有男生在场会比较好。”

“或许是这样吧。”

“而且，你……并不理解她的心情。”

西乃初转身，甩起的黑发一闪，便去追赶庆永裕美了。

J

抱着不可思议的心态去享受不可思议的事物即可——西乃初是这么说的。

我们注视着罐装咖啡饮用口处飘散的热气，一起等候电车。天色已暗，车站上很少有学生以外的人了，周围静得犹如被魔法封印了声音一般。

西乃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一直低着头，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仿佛在忍耐着什么。虽然打开了咖啡盖子，却没有喝过一口。

“对不起，”我憋不下去了，低声说道，却连她的脸都不敢看，只是对着咖啡喃喃，“对不起，要是我没提那些奇怪的话就好了。”

“不是须川君的错。”

西乃的声音没有丝毫变化，和平时一贯冷淡。

“但……那种东西，是不该看的啊。因为，只要设想一下庆永同学的感受……大概她绝不希望被别人发现吧……我做了非常坏的事情，而且因为我，甚至还给西乃同学你添了麻烦……”

“不是须川君你的错哦。”

“可是啊……”

某处远远地传来磁带里卖烤地瓜的吆喝声。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侧站台上的电灯忽明忽暗地跳闪着，视线范围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建筑物，可以尽情放眼远眺没有星星的漆黑夜空。

距离电车靠站还有至少10分钟的时间。

救护车的鸣笛声瞬间便掠过，又渐行渐远。

西乃窃窃低语。

“不对的人，是我。”

“哪有这回事……”

“庆永同学哭了。”

“嗯。”

“即使如此，我却没能说服她。”

“这个……”

那时，她追上庆永同学，两个人谈了话。

庆永同学受到几名同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女生欺负，还被拍了绝不能被别人看到的照片，好像是用来威胁她不许找别人求助的。西乃劝庆永同学去跟老师或父母谈谈，可庆永同学却坚决不同意——这或许是有照片的因素在，但她的处境也略为复杂。双亲离婚，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

西乃断断续续地说着。

“其实在调查期间，我也差不多想象出事件全貌了。假如有人擅自

挪动书架，那么其他图书馆管理员理应会注意到。而那张照片应该是在那几个管理员欺负庆永同学时偶然掉到书架下面去的，如果照片曝光，其实施暴方也同样头疼，因此我认为是大家合力把它藏了起来。我明明都想象到了，都想着不能放任不管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边这么说着，边看向酉乃。然后我立刻明白到，自己的话是个弥天大谎。

因为，她在哭。至少那一刻，在我看来，是如此。

她低着头咬着因悲伤而颤抖的嘴唇，双瞳湿润，忍住不让泪水落下。看着这样的她，我的头脑变得一片空白。

“酉乃同学……？怎、怎么了？”

什么理解对方的心情都是骗人的。我就完全不理解她为何泛泪，毕竟，遭受痛苦的是庆永同学而不是她，为什么她非得哭泣呢？

与此同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明明想对她说话，却什么都说不出口。必须说些什么啊，只要是能让人心情好转的话题就行。然而，怎么办？我只是在浪费情绪，焦虑地反复思考，却几乎没有进展。

她没有面对我，目光专注地定在膝盖上，缓缓地开口。

“我觉得，这绝对是错误的。可即便如此，我却帮不了她。”

仿佛是对毫无道理的恶意感到愤怒，她的声音发颤。

“我以为总能有办法，所以即使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也还是把那张照片弄出来并看了内容。但这反而只是让庆永同学感到痛苦……既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做。”

“酉乃同学你没有任何不对，是那些管理员做错了。”

喜欢的女孩子就在自己眼前哭泣，说出口的却只有这点安慰话。

就算解开了突然出现的谜题，结果也只让人深感回味之糟。既然如此，一开始就不该去窥探这个谜题——这样谁都不会感到悲伤。

“没看就好了。”

酉乃的声音有些哑。为何她会难过至此，我不明白。可虽然不明白，但当看到她的侧脸时，我也跟着难过了起来，内心五味杂陈。

不要露出这么哀伤的表情啊，我想看你自信满满的笑脸，就像变魔术的时候那样。可这种时候我也不能请求她变个魔术，便从口袋里拿出手帕递给她。

如果这块手帕上带有魔法就好啦——我这么想着，好像这样它就能拭去她的眼泪，让她立刻展现笑容。

“别哭了。”——我说不出口，但——还是说了。

“别哭了哦，酉乃同学。”

她轻轻点头，用手帕擦了擦眼泪，然后看着我，微微笑了。

是不见任何喜悦的、完全没有自信的假笑。

“我啊，曾经想成为菲。”酉乃面朝轨道前方，开口说道。

“‘菲’是什么？”

“是妖精，会使用魔法的妖精。”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头。

“菲呢，就是妖精。佩罗的《灰姑娘（桑德里约恩）》、迪士尼的《灰姑娘（辛德瑞拉）》里都出现了为大家施展魔法的女魔法师对吧，她不是魔女，而是妖精，也就是菲哦。我从小就想成为菲，鼓励别人，让人快乐……想成为会使用这种魔法的魔法师……但是，果然不可能呢。现实不是传说故事。”

“这种事物……”

“这种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酉乃用一只手覆住脸颊，似乎很讨厌被我这么看着。

“你觉得这个梦很孩子气吧？可我真的憧憬着成为魔法师。倘若有人遇到困难，会想要去帮助他们……不过，区区一个我，什么都做不到。即使想要给别人勇气，但如果不擅长交流，就不能使用这种魔法。而我自己也没有勇气，一无是处……”

酉乃在颤抖，身子还渐渐地瑟缩起来。

她想要魔法，她想要立刻能鼓励他人的魔法。

我看着强忍寒冷与眼泪的她。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她因自知无力而起的那份悲伤，因为现在我也感同身受。

我想要紧紧地拥抱她并给她一丝温暖。我想要她不再哭泣，想要给她勇气。

可是，我也没有这份勇气。

我们全都期盼着勇气。

庆永裕美，缺乏勇气，惨遭虐待，无力抵抗。

酉乃初，缺乏勇气，无法成为魔法师。

还有我，缺乏勇气，无法帮助酉乃初。

我们都认为勇气是必需的——这世上或许还有很多同样缺乏勇气而倍感懊丧气馁的人。

因此，能够赋予他人勇气之人，仅凭这点便足以成为魔法师。

我希望她能够成为魔法师。

“我认为，酉乃同学是拥有勇气的哦。”

“这种东西，我才没有。”

我没有看向她，只是望着对侧的站台。

当然，我并不会使用传说故事中那般的魔法。但是，我至少可以尽全力地将自己所感诉诸语言，传达给她，即使要花费再多时间。

“我想，没有勇气的人是不会想要去帮助庆永同学的。”

“但我没能帮到她。”

“才一次说服不了她就灰心可不行哦。”

“可是……”

“不要才失败一次就放弃啊，得去思考怎样才能帮助她。”

“可是就凭我……”

“我认为应该再和她好好聊一次，虽然照片的问题可能很难解决，不过只要庆永同学她有勇气，会有很多人来支持她的。”

“可我不懂得怎么聊才有效……”

“酉乃同学，你把自己的感受如实告诉她就好。”

“不行，这种事我办不到。从以前开始我就很不擅长和别人讲话……”

我又将视线移回酉乃身上。尽管她已经停止了哭泣，但仍在忍耐一般低着头，整个人瑟缩着。罐装咖啡则孤零零地被留在长椅上。

“须川君你是清楚的吧，我这人有多么冷淡、寡言……”

我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微微笑了——总感觉有些滑稽，便不由笑了出来——即使这样很对不住她。

“我说，酉乃同学啊……魔术师会对着镜子练习是吗？”

我看到她稍稍抬起头，用眼神表示了肯定。

“你可别说不知道自己平常表演魔术时是什么风格哦，我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的。酉乃同学你在变魔术的时候一点都不冷淡，话也不少。那个啊……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觉得魔法的种类很多，酉乃同学你不也拥有只有你才能施展的魔法吗？”

“你指什么……？”

她用指尖拭去泪水，询问似的凝视着我。啊，她真的很可爱哪。哭泣的表情也可爱——正因她如此可爱，我果然还是不希望她难过。所以别再哭了，好吗？

“就是说，如果不擅长侃侃而谈，那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交流就行啦。”

“我的、方式……？”

自然地按自己的风格表达感情，而将之实现的方法，肯定不只有语言而已。

她不再哭泣，有些不明就里地看着我。眼圈微红，眼睛一眨一眨

地。然后，仿如意识到了什么般睁大了双目，静静点头。

“没错，酉乃同学的方式。因为，酉乃同学你是魔术师——是魔法师。”

我，希望她就是魔法师。

Q

要在平日，现在还处于营业前的准备时段，不过为了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灰姑娘”的酒保们已经提前一步开始工作了。当然了，由于这位客人是名高中生，不能赠以鸡尾酒，店家便为我们桌端出了橙汁。

把庆永同学拖来这里可着实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她正满脸不可置信地观察着这略为幽暗的室内。

“你……不找老师们谈谈吗？”

她呆呆盯着桌上的烛火，然后抬起脸，露出一个不甚自然的笑容。

“没办法呀，我也已经习惯了。”

“居然说‘习惯了’……”

要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那就是还能和你一起商量问题——虽然我用这种说辞去邀她过来，但她仍请我们忘记这件事，还重复了好几遍。

她只是乖乖地微笑，这笑容仿佛在诉说“无论多么痛苦，只要温驯顺从地笑着就总会好转的”。就连应承我的邀约，大概也是因为不懂得拒绝他人吧。

“没关系的，中学起我就一直是一个人，现在更不会觉得寂寞了。你看，一升上中学，大家不就都和来自同一个小学的校友组成小团体了吗？没有人和我是同一个小学毕业的，因此我哪儿都融不进去。女生之间这种像组合捆绑似的感觉特别强烈，不过我对这套就是适应不起来啊，就这样一路磨磨蹭蹭也总算是上了高中。”

所以请别介意了，不用管我的——她僵硬的笑容向我暗示了这层意思。

“可是……正因如此——”

不管她自称有多么习惯孤独，与被欺凌都是两码事。不过她却将现状视为理所当然般照单全收，还带着“没办法呀”的笑容。

“这种事情，就是一个轮流转的游戏。它兜啊兜，转啊转，一直都在轮着换人哦，目前碰巧轮到我头上而已。”

明明面带笑容，但为何她的眼神在我看来却只像是在哭泣——只能说是在哭泣。

仅基于这种荒唐的理由而流转的恶意，在她心中越积越多，已经塞满了她的内心，感觉会不知从哪处就满溢出来。

“我真的——”

庆永同学的下文是什么，庆永同学接下来还想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她只是摇着头，放弃般地叹了口气——这声叹息听上去很痛苦，很艰难，像在倾吐心中的沉沉郁气。

“说到底，大家也都是‘别人’。”

确实，庆永同学于我而言不过是“别人”，我和她之间也没有如同我对酉乃般的特殊感情。可即使如此，看到她露出这副表情，就没法置之不理，就会不知怎样才好——这和那时我对小松君的感情十分相似——那时，我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思考过我能做什么，只有一股无地自容的焦躁堵在胸口。

我们一时无话——我已经说不出更多了。在这微窘的气氛之中，只有时间继续流逝。

想不到变化突然袭来，灯光毫无前兆地亮起，店内的氛围一下子变得华丽。

一名身着酒保制服的女性踩着优雅的步子，从吧台内侧走到我们桌旁，随后口齿清晰地说道：“能允许我为你们表演魔术吗？”

酉乃初的魔法开始了。

庆永同学似乎并没有立刻发现这位女性就是酉乃，这也难怪——她在变魔术的时候是彻底改换形象的。光泽闪耀的黑发，自信满满的微笑，略施淡妆，黑白两色的着装，不知从哪里就拿出了一盒扑克，只为对某人施以魔法。

当庆永同学认出这是酉乃后，惊讶地睁大了双眼，嘴唇一张一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却没有出声。

酉乃微微笑着，用温柔的声音开始了表演。

“今天，我为重要的客人准备了特别的魔术。”

她把纸牌从包装盒中取出。

红色的扑克牌在她手中展成扇形，又归拢回一沓。她将牌分成两堆，用鸽尾式洗牌法整理。纸牌散发出的油墨香，就像啪啦啦地快速翻动刚彩印成册的新书时，那轻柔地扩开的沁心气味。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桑德里约恩的少女，她便是这个魔术的主人公。”酉乃初讲故事般地说道。

庆永同学还在因这突如其来的一出戏而哑然，注视着与平时判若两人的酉乃。

“那么，现在先来决定由哪张牌代表桑德里约恩吧。我会像这样弹牌——”酉乃将右手所持的牌连贯着逐张弹落到左手上，扑克牌们仿佛在空中连成了一道瀑布。之后，她的右手腾出空来，“啪”，打了一个响指。“庆永同学，请在你自己喜欢的地方叫停——这张牌即是桑德里约恩了。可以吗？”

“咦？啊，好的。”

庆永同学还处在茫然之中，有些惊慌似的轻轻点头，酉乃则温柔地笑着，再次让扑克牌逐张落至左手。

“停。”庆永同学小声说道。

“那么，就这张牌了。现在请把它抽走，注意不要让我知道牌面，

你们二位自己看。”

庆永抽出的牌是红桃皇后，酉乃第一次为我表演魔术时我抽到的也是红桃皇后，看来这张牌真是和我们有缘啊。

酉乃持牌的手仍放在桌上，视线却别向了后方。

“请好好记住哦，因为偶尔也会有客人忘了牌面的……”

“好的，嗯，我记住了。你是要找出这张牌吗？”

酉乃转回头，看向庆永同学，“噗”的一声轻笑道：“不是由我来找。”

说完，她又把扑克展开成扇形，叫庆永在牌扇里挑个顺眼的地方，把抽出的牌放回那里。庆永放到了正中位。

酉乃归拢扑克，又重复洗了好几次牌，手指将纸牌弹得啪啦作响，随后收拢成沓，接着切牌。她手上不停，继续说道：“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一位少女在父亲膝下幸福地生活了很久。可有一天，父亲突然去世了，少女的生活也彻底不复往日。因为坏心眼的继母露出了本性。”

酉乃把牌堆顶部的那张牌翻开，上面画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王，画面有些滑稽，是大王牌[24]。

“好，这张牌就是坏继母哦，无论桑德里约恩躲在哪里，都会立刻被她找出来，遭到她的欺辱。”

酉乃把大王牌递给我。

“接着请须川君来充当继母哦。须川君，能帮忙把大王牌插到你中意的地方吗？”

“欸，啊，是。”

我接过那张大王牌，俯视着她手中的扑克牌扇——莫非红桃皇后会出现在我插牌的地方？这……我觉得如果是酉乃选的位置倒也罢了，但没可能会从我相中的地方跑出来啊……

庆永同学朝桌面探出身子，凑近看这座牌堆——太好了，看来她还有些兴趣。我把大王牌插到牌堆的下半部分里，酉乃便以这个插牌的位

置为分界线，将牌堆分成两份。她左手所持牌堆的最上方就是那张大王牌，而右手拿的则是原本应在大王牌之上的那部分扑克。

“坏继母是绝对会找到桑德里约恩的，代表桑德里约恩的是哪张牌呢？庆永同学你刚才抽到的是什么？”

酉乃对着庆永同学笑了。

“那个，我可以说吗……？”

“可以啊，请讲。”

“红桃皇后。”

酉乃举起右手，好让我们看清原来的牌堆被那张大王牌介入后分断之处的牌面。

牌面上，正是红桃皇后。

“呃？真的假的？须川君，这怎么回事？”

“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就这样，桑德里约恩被继母发现了，还强迫她干重活苦活。”

酉乃把牌全部放在桌面上，只拿着红桃皇后，指尖弹了弹牌角，发出声音。

“桑德里约恩每日每夜都把继母扔来的苦活干完，绝不抱怨。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她对现状感到满意……只是，没有勇气说出不满。”

酉乃的手指继续弹着红桃皇后的牌面，手势就像“弹额头”[25]那样。

庆永同学仰视着这张皇后牌。

“砰叩”“砰叩”“砰叩”，酉乃一次又一次地叩击着牌面。

“其实她真心希望从这种日子中抽身。‘继母和她的女儿们穿着上好的衣裙，快活度日。我也好想像她们那样，想试着去参加城堡的舞会’——可尽管她心想如此，终究也只是想想……她缺乏的其实只有一点——不是礼裙，也不是马车，而是一点点勇气……”

“啪叩！”

酉乃用力叩击牌面。

“但是，怎样才能获得勇气呢？桑德里约恩日复一日，一声不吭地忍受着继母的刁难。当然，一味忍耐的话，总会到达极限，身体和心灵都变得残破不堪……”

红桃皇后牌从正中间裂开，酉乃把它撕成两半，再撕成两半。她将零落的纸牌往桌上一放，悲伤地摇了摇头。扑克碎片就这样四散在桌布上。

庆永同学一动不动地盯着酉乃。她此时是何感想？我并不知道。

酉乃边把碎片们集中到一起，边说道：“若只知道忍耐，迟早会如尘埃般消散的。庆永同学，不可或缺的事物只有一项，那就是‘勇气’。”

庆永同学绷紧了嘴唇，低头看着破裂的扑克牌。

“庆永同学，伸出手来。”

她依言而行，轻轻伸出手掌，就像是要接受什么东西的姿态。

“桑德里约恩变得像灰尘般破破烂烂了。她想要摆脱这种生活，就必须要有勇气。可勇气在哪里呢？她找遍了四处，却哪儿都不见勇气。可其实，勇气就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就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

酉乃将那张红桃皇后牌的碎片放在了庆永同学的掌心。

“‘我也拿出了勇气，不能认输，不管有多么辛苦……因为只顾忍耐的话，肯定会更辛苦……’桑德里约恩下了决心，想要改变自己。为此，只需具备一点，即那份心情。只要有那份心情，无论怎样的自我都将得以实现。来吧，握起拳头，用力去想，想象你拥有勇气……”

庆永裕美紧紧咬住嘴唇，手掌紧握成拳——用力大到连拳头都在震颤。她的双眼渐渐湿润了，想必非常悲伤，非常艰难。找寻不到勇气，可是，又坚信勇气是存在的，正如酉乃所言，它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

“魔法师婆婆来到了桑德里约恩身旁。婆婆名叫菲，是妖精哦，所以她什么魔法都会用，但魔法对没有勇气的人无效。好，接下来，她只要像这样打个响指……”

“啪”一声轻响。

“有什么感觉？”

“……”庆永同学话到嘴边，又摇了摇头，一定是想说没有任何感觉吧。然而，又突然有所觉察似的抬起了下巴，凝视着酉乃，并点了点头。

她说她感觉到了。

“把手慢慢张开。”

她摊开手掌。

掌心上，是桑德里约恩之牌。没有破碎，一如全新，正完好无损地折叠着——魔法师，已为她准备好了礼裙。

庆永同学满是惊讶地张开了嘴，然后微笑着并哭泣着，对酉乃说：“谢谢。”

K

“不过，还真不可思议啊……”

庆永同学回去之后，我边喝橙汁边琢磨得头大。

“那两张牌是怎么凑到一起的？不，应该说，那张皇后牌为什么会从我选的地方跑出来啊……”

“是魔法哦。”正在吧台内侧给店主帮忙的酉乃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冷淡地说道。

“不对，绝对有什么机关！这是肯定的！”

“须川君，我说过吧，抱着不可思议的心态去享受不可思议的事物即可。”

“说是这么说。话说回来，庆永同学那件事真是太好了呢。一起来想办法……”

酉乃稍稍低下头，微微笑了。

“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估计会挺难办的，现阶段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接下来才是正题。我也好，酉乃也好，我们必须一起思考之后该如何才能帮助庆永同学——目前我们不过是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你还是认为只需抱着不可思议的心态去享受不可思议的事物吗？”

“这次是特例。”酉乃别开脸。

“但酉乃同学你说过的吧，‘要是没有看到就好了’。”

我当然不是在为难她，只是逗逗她罢了。

然而，酉乃同学当时是主动出手取出照片，主动去了解被隐匿的事物的。而直面用这种方法获悉的事实时，我也同样认为“要是没有看到就好了”。但是，一定有一些事物，是因为有人想去了解才会被发现，也一定有一些事物，是因为有人做出行动才会发生改变。一定。

她低垂着头，喃喃道：“嗯……我直到现在都还觉得，可能多管闲事了。”

“不过，酉乃同学你是想这么做的吧。”

“嗯……”

“那不就好了吗？”

“我在想这也许是伪善。”

“即使是伪善，也好过什么都不做。”

或许什么都不会改变。可是，说不定，或许，会有所改变——这种想法，果然就是伪善吧。

酉乃看着我，然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

说完，她温柔地笑了。

我开始思考，关于酉乃初。

她对我说过，自己是真的想成为菲。而在她跑去追庆永同学时，又对我说过，说我是没法理解庆永同学的心情的。我其实对酉乃毫不了

解。因此，我至今为止对她的感情，全都是谎言，是虚假的。

她平日里会带着倦懒的表情，在教室的窗边远眺那载着灰云的天空。很少说话，几乎不笑，总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之感，冷淡，寡言，不擅长和人交往互动。

但，她是魔术师，也是魔法师。

我将自己对她所怀有的虚伪的感情，悄悄地撕碎、丢弃。

因为，从现在开始喜欢上她，也不算特别晚嘛。

“Triumph”ends. [26]

译者注

[1] 此扑克魔术即为经典的“胜利者”（Triumph）魔术。

[2] “阿new”：在中文语境下采取谐音“阿妞”。

[3] 民间传说，撒谎之人死后会去往冥府，经阎王审判而受拔舌之刑。

[4] 日本很多书店在为客人结账时会直接给书本包上纸封皮，或询问客人是否需要包上书皮。

[5] 迪克森·卡尔，指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20世纪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享有“密室推理之王”的美誉。

[6] 大宫：日本地名，指日本埼玉县大宫市，是埼玉的交通和工商业中心，其中大宫站的周边地区是埼玉县内最大的商圈。

[7] 日本规定禁止未成年人饮酒，因此主人公须川君会有所犹豫，觉得去餐厅酒吧不太妥当。

[8] 水户黄门：又名德川光圀，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水户藩第2代藩主，善理儒政，政绩显著，在日本享有盛名。以他为主角的一系列作品更是广受欢迎，经久不衰，例如剧作《水户黄门》讲述了水户黄门为了改造社会而四处游历的故事。

[9]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

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

[10] 阿加莎在日语发音中和“阿笠”同音，念“agasa”。

[11] 《哈利·波特》系列是英国小说家J.K.罗琳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

[12] CG：Computer Graphics的缩写，指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

[13] 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7世纪法国诗人、文学家，童话文体奠基人，著有《鹅妈妈童谣》《小红帽》《穿长靴的猫》等诸多名作。

[14] 胜利者：Triumph，是纸牌魔术中的一个经典类型，也就是本故事第一部分里酉乃所表演的那个魔术。

[15] 文库本：一般为A6大小的开本，在日本用该特定尺寸重版的书籍统称为文库本，主要优点为体积小、便于携带，价格也较正常尺寸书籍便宜一些。

[16] 轻小说：在日式英语中被称为Light Novel，是一种具有高效地将故事内容传达给读者的通俗的写作手法，通常使用漫画风格的插画的一种娱乐性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体裁，可以理解为“能轻松阅读的小说”，盛行于日本。

[17] 魔术笔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可擦笔”，此处是酉乃初的冷笑话。

[18] 有些学校禁止学生染发，因此便出现了染后偏向于茶色，能够在学校“蒙混过关”的染色方式，即“怂包染”。

[19] 因为常有给小狗取名为“波奇”的，因此“波奇”指代“小狗狗”，是相互关系比较熟悉的老同学们对性格行为酷似小狗狗的须川君的统一爱称。

[20] 筑摩文库：由筑摩书房（公司名称）发行的系列小说，装帧较有特色。

[21] 桑德里约恩：音译自灰姑娘的法文名字Cendrillon。

[22] 灰姑娘情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作家科利特·道林（Colette Dowling）在其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灰姑娘情结》中提出，指的是女性对于自我独立的畏惧，潜意识中渴望被他人照顾的一种心理。

[23] 华语乐坛天后王菲在日本被称为“菲”。

[24] 大王牌，即Joker牌，也有译作“皇牌”“小鬼牌”“小丑牌”等。

[25] 弹额头：孩子们常玩的小恶作剧，中指蜷起，拇指扣住中指指甲，即该二指形成一个空心圈，然后中指对准额头挥弹，再回到原来伸直的状态。

[26] 这句英语意为："胜利者"表演结束。

心中的刺牌

夫人，您只需说“这是马里尼留下的伤痕”即可。

——马克斯·马里尼 *

注释

* 马克斯·马里尼（Max Malini），20世纪犹太裔魔术师、幻术师，曾为多任美国总统表演。——译者注

A

“那么，今天就用稍微不同一点的方法来找牌吧。请问，有没有哪位带着大手帕的？”

白皙的指尖轻轻抚上了蓝色的牌堆，转瞬间就把它分成了两堆，并在手中弹洗、切牌。

她自信洋溢的双眸逐一望向我们。我的视线定在她久违的笑容上挪不开了，就连拿块手帕都拿得慢吞吞的，简直令人焦躁——比起她双手巧妙编织出的魔法，我还是选择了注视她樱花色的可爱嘴唇和泛着浅浅粉红的双颊。

“那个，可以的话，请用我的。”

说着，庆永同学便取出了一块漂亮的藏青色手帕，上面带有典雅的刺绣。

“你连这种东西都带着？”琉璃垣学姐支着脸颊，冷冷淡淡地说道。她剪着短发，看上去像个男孩子，再用这种方式说话，总让人觉得有些简单粗暴。而“这种东西”好像是指庆永同学的手帕——庆永同学有些难为情似的，红着脸低下了头。

“这是小琉璃送她的手帕呢。”

可能是发现我正一脸莫名地看着庆永同学，柏学姐莞尔一笑，做了说明。

“是我生日时，前辈给我的。”

庆永同学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略显羞涩地笑了。

“那我可得非常小心地使用它呢。”

酉乃的指尖滑过手帕表面，仔细看去，原来是涂了淡粉色的指甲油，大白天完全注意不到，现在则因为有日暮的斜阳照射在她细小的指甲上，我才偶然发现。为了不在校内曝光，她大概也费了各种功夫吧？

不过，在这些细微之处用点心思，会将女孩子们装点得十分可爱。类似这种不被男生们察觉的地方，一定还有很多。

“那么，请允许我暂用庆永同学的手帕——我觉得这是个略为刺激的找牌方法。”

酉乃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用庆永同学的手帕蒙上眼睛，并在脑后绑了一个结，挡住了自己的视线，动作十分轻缓。

我不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不，毕竟，怎么说呢，虽然很难形容，但是一个漂亮女孩正遮着眼睛，该算是有种犯罪的感觉，还是有种不道德感呢……啊啊，对了，是“刺激”。

“你就这样来找我们的牌？”

琉璃垣学姐的坐姿有些歪斜，语气带着疑惑，应该是那种不怎么信得过非科学事物的人吧。然而，从方才起，对酉乃所织就的魔法最为震惊的不是别人，正是她。

酉乃似乎打算蒙眼寻牌，而且这次她让我们每人都预先挑选一张，于是此次的待寻牌共计四张——它们刚才已尽数混入牌堆中了。

“其实呢，还不只是这样，我还要——嘿！”

酉乃边说边把牌堆再次打乱，简直就像要接着玩“神经衰弱”[1]一样。

桌上不知为何铺着瓦楞纸板，扑克牌们就在纸板上散得乱七八糟，像是被小孩子给乱扔的似的。

“这么乱，不会失败吧？”

琉璃垣学姐有些担心地说道，但酉乃依然面带微笑。

“没关系，接下来还会更刺激呢。”

我正想着还能怎么个刺激法，酉乃将手伸进制服口袋，掏出一件银色的、形似钢笔的物件，咻地一抖手腕——仔细一看，一截短刀从那玩意儿里弹了出来。

“欸？呜哇，你，这不是刀吗？”

琉璃垣学姐好像受到了惊吓，身子往后一缩。

“请安心，这虽然是刀，实际是裁纸刀。”酉乃笑眯眯地，用指尖抚上刀刃，“就算这样也不会割破手，不过总归是不锈钢制品，因此用力刺就能扎穿东西。”

用力刺就能扎穿东西，说的是你吧。

“因此还是有危险性的，请不要把脸或手靠得太近，尤其是须川君，就算你鼻子都快碰到道具了，这里也没有机关，小心安全哦。”

“呃，啊，嗯，这个，我会的……”我如此答道。

酉乃右手向下挥刀，直接插中一张牌，柏学姐可能是吓到了，发出了轻微的惨叫声。

“这张，大概就是庆永同学的牌了。庆永同学，你选的是哪张牌？”

“嗯，是……方片6。”

“方片6。”

酉乃一边说着，一边将扎穿纸牌进而刺入瓦楞纸的裁纸刀拔起。原来如此，铺着瓦楞纸板是为了保护桌子啊。在我理解了她用意的同时，她正手持刀柄——那张牌还穿在刀上——向我们展示牌面。无疑是方片6。

女孩子们发出“好——厉害！”的欢呼声。

接着她再次伸手，摸索着从一桌子散乱的扑克中找出目标牌，用那柄裁纸刀扎住、展示，是我所选的红桃7，之后是琉璃垣学姐选的梅花9。只听“突”一声，酉乃已经用刀将最后一张扑克牌钉住了。

“学姐，你选的牌是什么呢？”

“梅花皇后……”

柏学姐的双眼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注视着酉乃。

扑克牌却犹如雪崩一般，啪啦啪啦地往下掉，因为酉乃把刀刺上瓦楞纸板之后，直接抬起纸板一端，令纸板面倾斜。如此一来，摊开的纸牌自然会遵守地心引力的规律，滑落到桌上。唯独一枚卡牌残留着，如

受磔刑[2]一般被钉死在瓦楞纸板正中。

西乃又拔出裁纸刀，展示着还穿在刀尖上的扑克牌。

“是梅花皇后哦。”

牌面上，黑衣女王手拈一枝花朵，腹部位置可以窥见钝口的刀尖穿牌而过，正闪着寒光。

2

西乃初是个有些奇怪的女孩子，我从未见过她进食的样子。

每天一到午休时间，她就立刻从座位上起身，离开教室。我有时会去食堂吃饭，可并没在那里看到过她。当然，有蛮多学生都会在社团活动室或者空的教室里吃便当，只是西乃既不参加社团，我也不认为她有关系要好到可以一起去空教室吃午饭的朋友。

这样的她，中午到底上哪儿去吃饭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也想过她会不会在其他班里有好朋友，不过这好像不可能吧。我拐着弯找织田打听，她却这样说：“欸——波奇你不知道哦？中午会溜走就说明有男朋友啰！”我愕然地看着织田那张不知为何笑嘻嘻的脸，心想原来如此，但同时又莫名感到坐立不安。

自从解决翻转的书刊一事以来，我就基本没和西乃说过话，也就有时会问个早安，看不出她和平时有什么不同。

这个，这个，我是有过一点点期待。以那件事为契机，搞不好能和她相处得更好些呢。还有，她以后也许会用那时展露的温柔笑容来对待我。

当然了，我也明白如果想要进一步搞好关系，是需要由我在各方面都多主动些的。所以我考虑偶尔找她一起吃个午饭试试……她啊，午间到底都在哪儿呢？

我手里拿着买来的面包，漫无目的地走在三楼的走廊，偶然透过窗

户往楼下的泳池那里瞥了一眼。每逢冬季，泳池一带都是封闭起来的，景色寂寥得令人扫兴。一个女孩的身影映入眼帘，她就坐在泳池沿上，穿着短袜的双腿伸在没有注水的空池里晃啊晃的。尽管今天的阳光可谓刺眼，但也马上就要到12月了，风中多少有些寒意。

其实我对自己的视力也没有多大自信，却仍毫无理由地确信那个女孩就是酉乃。我快步下楼，绕到体育馆的背后，朝泳池赶去。

这块地方位于校园的背面，即便是午休期间也得以远离喧哗。它的入口处上了锁，周围则围着栅栏。我绕行了一圈，正琢磨着从哪儿才能进去，便发现更衣室的背后有缝隙。我穿过这个带着霉味的“出入口”，到了泳池边——隐隐有股刺鼻的气味，可能是经受风吹雨淋又乏人清扫之故。

“哗啦，哗啦。”

酉乃坐在泳池沿上，背对着我，身旁是脱下的乐福鞋[3]，目测她根本就是将双足浸在看不见的水里，想象着泡水玩。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孩。

“酉乃同学。”我出声。

她不再摇晃身体，慢慢侧过脸来，又是往常那样的倦怠表情。她快速瞟了我一眼，毫无兴趣似的转回头，继续若无其事地晃起了脚。

“……”

——这是不是，在无视我？

“那个……酉乃同学。”

我受到了一点打击，从后面绕到她身侧，偷偷看她的表情。她正双手捧着一个饭团——看起来像是自己做的——吃得和松鼠一样腮帮子鼓鼓的。她不为所动，只是用眼睛扫了我一下。

“那个……待在这种地方不冷吗？”

“没什么。”她冷淡地答道，嘴里的饭团都把脸颊给撑胀了。

虽说风中带了些寒意，但阳光温柔地照射下来，令人感到舒适。遭

她无视所造成的打击让我勇气尽失，我取出塞在口袋里的面包，像在挤快要用完的牙膏管似的，尽力再次憋出一丝勇气，说道：“呃……可以和你一起吃吗？”

酉乃一言不发，不过还是轻轻点了一下头。太好了，我没有被无视啊。我“呼”地松了一口气，同时在离她稍有距离的地方坐下，地面冷得让我微微打战。

我一边拆开面包的包装袋，一边偷偷看向她的膝盖——放在膝上的便当盒差不多都空了，只剩下一点菜叶和几片番茄。这里没有半点人声，仿佛是一片被舍弃的空间，而我们就在这里默默地吃着午饭。

现在她只会说“没什么”，不知为何总觉得比之前更冷淡了，明明在经历图书馆事件时都还算有的聊。说实话，即使可以像这样两人共处，我也完全不懂该讲什么。就算想和她搞好关系，我也找不出能传达这份心情的关键话语——那么，至少该挑点有趣的话题吧。

“啊，对了。酉乃同学，你觉得文化祭[4]怎么样？”——说到话题，那最合适的就是本月月初举行的文化祭了。我继续道：“我们班是做黄油土豆[5]吧？我当时必须去戏剧社帮忙，班上生意旺吗？”

酉乃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池子，轻轻点头，腮帮子因为咀嚼而一鼓一鼓的，非常可爱。

“是吗，文化祭真是开心啊。酉乃同学你觉得呢？来了好多客人，你也很高兴吧？”

“没什么，只是一直在蒸土豆而已。”

“啊，这样啊……”

绑着三角巾，系着围裙，还戴着口罩——我可以想象这样全副武装的酉乃正从早到晚默默蒸着土豆的光景，这并不像是什么轻松的差事呢……

“那，中学呢？你中学时代的文化祭都做过些什么啊？”

“没什么，就是些对外展示的活动，很普通。”

“对了，西乃同学你是哪个中学的？学校在哪里啊？”

“不知道。”

居然说“不知道”……我悄悄看她的脸，她正低头盯住膝上放着的便当盒，表情中似乎带着一丝严峻。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

“哦，是哦……”

听到对方如此严肃的回答，如何回应才妥当？我心里也没数。不过我知道专门应付这种场面的绝招——为了一睹她的笑容，我准备了后手。

“西乃同学，表演个魔术啦，最近我什么都没得看。”

说到这里，她终于转过脸面向我，我甚至觉得我们勉强算是眼神交汇了。她的眼睛眨啊眨的，但还是摇摇头。

“这里不行。”

“呃，为什么……”

西乃没有回话，我能感到自己的笑容正在逐渐瓦解。

她继续拿侧脸对着我，开始吃剩下的生菜。这是怎么回事？我一丁点儿也不明白啊。难道说，我果然是被她讨厌了吗？确实，去“灰姑娘”的话，便可以作为客人而看到她的魔术和笑容。可我不仅仅是个客人啊，不想只当个客人……

就像是为了掩盖这阵沉默，我大口大口地咬着面包。

“须川君。”

我刚吃完面包，西乃就突然开口说话了。此时她已收拾好便当盒，带着一贯的冷然表情，凝望着泳池。

“啊，什么事？”

“今天，放学后……”

即便环境安静如斯，她的声音还是很难听清。

“放学后？”

“你今天放学后……有时间吗？”

“咦，不，那个……”

我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欸？放学后、时间？这会不会是什么“事件旗标”[6]？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我拼命回忆——若是平时我当然很闲，可是，啊，糟了，这叫个什么事。要是我有预知能力，也不用像现在这么诅咒自己——戏剧社拜托我今天放学后过去帮忙，我刚刚才轻率地答应下来了。

“那个，抱歉啊，呃，今天朋友有事拜托我。”

“哦。”

酉乃如此喃喃着，又把头往下低了一点。

此情此景令我感到有些尴尬。

“文化祭，”她边注视着池子边说，“没起火灾，真是太好了。”

“欸……？”

她没有再回答，像是有所期待般地凝神看着我。

可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啊，什么火灾？因为在蒸土豆吗？

她腕上戴的手表有些与众不同——红色的皮质表带一圈一圈缠绕着她的左手腕，上面有三个小小的表盘。她快速瞥了一眼手表，然后便穿上乐福鞋，站起身来。

“13点15分。”

看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她面带忧郁地说道。

“时间到了，再见。”

“欸？等等，酉乃同学……？”

离打预备铃明明还有段时间呢……

我茫然地抬头看向她，而她却把我晾着，离开了泳池。

简直就像是——过了午夜零点的灰姑娘。

3

音乐教室的挂钟上，指针指向了五点半。

西乃看了一眼手表，然后便急匆匆地开始收拾——这举动对她而言有些反常，可能接下来要去打工吧。我和西乃两人先行离开了，将两位学姐和庆永同学留在音乐教室里。

回到走廊上，我们发现电影研究社全员都在走廊尽头处为拍摄电影而忙活着。仓敷单手拿着数码相机，将戏剧社的美少女——八反丸芹华（虽然是个感觉上很不得了名字，但其实是本名）的表演尽数收录于记忆卡内。

他们约一小时前就开始拍这段走廊上的戏份，一直拍到现在。摆开的阵仗把路都给堵了，我和西乃只能站在原地，面面相觑。

在电影研究社全员的注目之下，八反丸同学演完了。那是一段长长的独白戏份，她的演技确实出色，我们只是在旁观看就感到内心激荡。不愧是戏剧社的人，而且还是一名美少女。拍完这段之后，现场紧绷的空气和她的表情都变得轻松柔和了起来。

我和西乃则趁着他们两场戏之间的空当，穿过了走廊。

“太好了呢，学姐们看起来很开心。”

西乃看了我一眼，无声地点了点头。

我今天运气可真不错。

戏剧社拜托我的事情，放学后很麻利地就办完了，其实也就是给他们刚才拍摄的电影帮些小忙。为此我真心懊悔，要是早知道只有这点小事，我就该跟西乃说有空的啊。可就在那时，西乃她正穿过走廊——我认真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把本月的运气全部用尽了。也正因此，我稍晚才注意到庆永同学也跟在她的身旁。

“今天是柏学姐的生日。”

庆永同学对满脸呆愣的我开朗地笑了，是非常快乐的笑脸，和西乃懒散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给她庆祝，我就想着请西乃同学来表演魔术，于是就拜托了

她。”

我们高中生呢，哪怕可以反抗老师，也大都不能爬到前辈们头上去——尤其是在社团或委员会群体中。为摆脱现状，庆永同学并未与校方或家长商谈，而是找到同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前辈们表明自己正受到欺凌——“前辈们”也就是二年级的柏学姐和琉璃垣学姐——在她们的关照之下，欺凌现象锐减。

“如果你有空，我们一起看表演好吗？”

庆永同学的遣词用句非常礼貌，符合她原本的性格。看着她解开心结的笑容，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后辈。当然，我很乐意看到酉乃表演魔术。这对我来说已是特大幸事了，甚至还能沾光和她一起回家。

“庆永同学好像也成了酉乃同学的热情粉丝呢。”

我们逐级而下，直到一楼，其间我一直在偷看酉乃的脸色。她眨了几次眼睛看向我，含糊地点了点头。

离开校舍后，迎面而来的风已愈发寒冷。空气抚过面颊，冻得我们颤抖着缩起身子。

走在上下学的路上，酉乃一言不发。她就走在我的身边，我以为自己已能理解她在表演时间以外的情绪变化，但当我暗瞧她的表情时，还是有那么一点——就一点——失落。依然是那张寡淡而冷然的脸，总让人有些恼火。

一会儿就好，只要一会儿就好，像之前那样对我笑笑也无碍吧？难道和我相处就这么无聊吗？

虽然她不会对沉默感到不适，我却有些无所适从，在脑海中拼命搜刮，寻思着找些俏皮话出来，但因为过于焦躁，刚想到的话居然冲口而出。

“八反丸同学啊，很漂亮吧？”

“是的。”

“你看，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有种大小姐风范，演技也很

棒……”

话说回来，我是在对着酉乃聊其他女孩子，呃……也不能这么讲，我倒不是想聊这些，只不过觉得如果我们俩都一直沉默会让酉乃感到没意思，所以说，我也就是在找点话题而已。

“哎呀，像演戏吧，不是有会演戏的人特别厉害的说法吗，真的哦。还有啊，柏学姐也是，钢琴弹得特别好，令人惊讶。酉乃同学你也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可真了不起！”

“哼。”

“你又‘哼’了……”

我的主张并没有传达出去，举起的拳头也绵软无力地放了下来。

酉乃表演魔术之前，我们先在第二音乐教室欣赏柏学姐的钢琴演奏。曲子是她自己作的，还在练习阶段，而且她自幼的目标便是成为一名作曲家。她的钢琴水平也相当了得，下个月学校将要在大礼堂举办圣诞音乐会，她获选成为演奏者中的一员。

柏学姐演奏的曲子旋律优美，令人印象强烈，至今犹在耳畔。她也能在指尖触及琴键的瞬间便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空间。温柔、沉着的旋律令听者仿佛要陷入安睡，只想专心地呆看着她。这是可以使人产生这种想法的魔法音乐。

酉乃突然在斑马线前站住了。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发现红灯正亮着——由于我一直在向她力陈自己的观点，都没注意到信号灯的颜色变了。酉乃板着脸，抬头盯着信号灯，就像是下了决心要一直看到绿灯亮起，我则无论如何都想要把她那固执的视线从信号灯上拉开。这算什么啊，对信号灯的竞争意识吗？总之这般情绪突然就涌了上来，因为——对象可是信号灯啊！红黄绿三色的信号灯也就罢了，这可是只有红绿两色、针对行人的种类啊！

“真的、真的哦，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很厉害。像他们这种本事，是叫作技术吧，反正就和擅长的领域差不多？能掌握技术的人可不单单是在上学读书，很了不起，因此我很欣赏他们。怎么说呢，光是和他们成为朋友我就觉得很自豪了。”

酉乃在听我说话吗？应该是听着的，不过她已经眨了好多次眼睛——从侧面看过去，我发现她的睫毛又卷又翘，那个弧度很是可爱，令我心跳加速——所以我绝对不能输给信号灯！

“太出色了。怎么说呢，比如演戏啦，弹琴啦，还有酉乃同学你的魔术也是，你们很像，一旦施展起特长来，连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让人觉得现场氛围变得很特别，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眼前横穿的车流止住了。我看向我的敌手——信号灯，已经转成了绿色。

“我也喜欢。”

“欸？”

我吓一跳，转头看向她。

她还是用那副表情看着我。

“我是指——变魔术的时候，我也会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还没等我理解她话里的意思，她就已经迈步前行，我急忙跟了上去。

到达车站后，我们又往检票口走去。酉乃将手伸进制服口袋，却突然轻轻叫出了声。

“啊……”

“怎么了？”

“糟了，须川君你先回去吧。”

“发生什么事了？”

“忘东西了。”

“啊，不过赶得上开店时间吗？明天再去拿东西也行吧？”

“我估计赶不上了……”她眯起了眼睛，看了看手表，继续说道，“我忘了那把小刀。”

“刚才表演魔术时用到的那个吗？”

“它虽说是裁纸刀，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刀具啊。”

“咦？”

“扑克牌其实共有三层纸，意外地厚实呢，不用真刀可扎不穿。”

“这样啊……那么如果放着不管或许是会出问题的。”

“我回去拿。”

闻言，我条件反射地答道：“我也一起。”

“为什么？”

“呃，因为……啊，是这样，我会担心酉乃同学嘛。”

“担心？”

“哎呀，你看，天色已经很暗了嘛。反正我也闲着，而且怎么说呢，还想再稍微和酉乃同学你讲讲话。不过要是你自己一个人去也没问题，我就不打扰你了。”

她眼中肯定是射出了一种特殊的微波，我就像是进了微波炉般浑身发烧，感觉自己脸上都要冒烟了。滚滚的热气伴着心中的真实情感一起倾吐而出，结果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借口似的理由。

我想和你再一起待上一会儿。

心中所想，仅此而已。可一说出口，却是倾诉不尽。热气不住上涌，明明已近寒冬，我的背后却渗出了汗水。

酉乃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意想不到的神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她没有说话。

但是，这样就已经足够。直到刚才我还对她的冷淡有些怨怼，但此刻这份不满也全都烟消云散了。

因为啊，刚才的酉乃虽然稍稍别开了视线，但在点头时，她的嘴角

还是绽出了一丝柔和的弧线。仅仅是这一幕，今天就已是让我心满意足的一天。

4

从车站到学校大概要走上15分钟，因此往返一趟意味着我可以和酉乃同行30分钟。唉，尽管她是个闷葫芦，但一路上我若无其事地找她说话，结果倒也聊得颇为起劲。

“那首曲子现在还在我耳边回响呢。”

从刚才听柏学姐弹琴开始，她所演奏的旋律就不停在我脑海中流淌。虽说歌曲的副歌部分在脑中反复播放是常见现象，但钢琴曲会挥之不去倒是新鲜十足的体验。总之我似乎很喜欢她的曲子。酉乃应该也是吧，只见她轻轻点头。

“我也是，老是在耳边打转。刚才须川君你说拥有那些技术的人很厉害，其实我也这么认为。尤其是能够创作出没有实体形态的作品的人，他们的成果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存下去，这非常了不起。”

她难得说这么多话。

“酉乃同学的魔术也是呀，魔法般不可思议的事物就在眼前发生，任谁都忘不掉的。”

这番话对她来说似乎相当意外。她双眼一眨一眨地，朝我点点头。

回到学校之后，吹奏乐社的演奏毫无预兆地响起，“噗——”的一声，听上去中气不足。而背后则传来棒球社成员们充满士气的呼喝。我们踏进昏暗的教学楼，发现放学后的喧哗声已经完全平息了下来，安静到没有真实感，走廊里几乎不见人迹，亮着灯的地方也不甚多。由于我并未参加社团，从没在这个时间留在校内。但这可能和现在冬日临近、太阳下山提早也有关吧。静到可怕的校舍总让人觉得有些新奇，又有点寂寞。我们的学校是定时制[7]的，上夜间课程的学生们再过一会儿就

要来了，届时校内或许能稍微恢复点活力。

我和酉乃二人在走廊上前行，接着上楼梯——当然，她是全程沉默的，只能略微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加之教学楼此刻安静的氛围，更令我感到沉默所带来的不适。悄悄看一眼身旁的酉乃，却与眨着眼睛的她视线交汇了。

“有事吗？”

“不，那个，没有……”

当我正在想接下来该说点儿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上了三楼。而在通往四楼的阶梯上，我抬头看到走廊上有女孩子，心想那应该是电影研究社的人吧，但却猜错了。

其中一人是庆永同学，一脸非常害怕的表情。另一个则背对着我们，高举着右手，似乎正拿着什么东西——一副红色边框的眼镜。庆永同学伸手想要将它拿回来，可或许是碍于身高差，被那女孩子轻易躲开了。

“还、还给我。”

“嗯——哼，你真的看不见呢，在这边哦，这边。”

“求你了。”

“我又不知道视力差的人是什么感觉，怎么了？没有眼镜你就回不了家吗？怎么办呢，它搞不好要掉下去了哦。”

我立刻就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赶紧冲上楼梯大喊道：“庆永同学。”

举着眼镜的女生注意到我，面带愠色地回头，目光充满敌意，我都忍不住吓一跳。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啊，这是庆永同学的眼镜吧。”

我不动声色地说完，那女生把眼镜朝庆永同学一塞，庆永同学怯怯地接过。对方鼻中一哼，上楼离开了。

“刚刚的是谁？”酉乃问道。

“是饭仓同学……跟我一样都是图书馆管理员。”庆永同学边戴眼镜边回答道。

我对这个名字有几分印象，那张脸好像也在哪里见过。

“这位饭仓同学，难不成就是C班的饭仓静香？那个占卜师吗？”

庆永同学一顿一顿地颔首。

“占卜师？”

酉乃有些困惑地侧头。

“在女生中间很有名哦，说她算得很准。好像是有灵力吧，反正就是那种能和逝者交流的感觉……总之强得很呢。”

不过酉乃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只是轻哼一声。

“庆永同学你没事吧？”

“啊，嗯……不要紧的。其实是我不好，今天应该我值班的，但因为学姐过生日，就让别人代班了……”

“庆永同学又没有做错事，她没对你做什么其他的吧？”

“嗯，真的不要紧，还有学姐她们陪我，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说完，她微微笑了。

“接下来是要回去了吗？”

我随口一问，她却来回摇头。

“刚才我还一直待在图书馆的，但好像把手帕落在音乐教室了。”她说着便翻开了手机盖，“是柏学姐发信息告诉我的，我正要去拿。”

“啊，原来如此，我们也忘了东西。”

我们三人一起沿着走廊前进，遇上了电影研究社的家伙们，他们似乎还未收工，但目前正好没在进行拍摄工作的三好同学注意到了我们，出声招呼道：“咦，是波奇！怎么了，还不回去？”

这位三好义和同学是我的朋友，我们虽不在同班，然而却是小学、中学也都同校的孽缘对象。他从小就抱有成为一名剧作家的野心，很擅长写剧本，我之所以会从中学起就和戏剧社有不解之缘，很大程度上也

是受了他的影响。

在他校的人看来，由戏剧社的人来拍电影可能很奇怪，但理由其实出奇简单——电影研究社的女演员太少了，所以不时会叫上戏剧社的女性成员们。也有很多人不顾这是两个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领域，直接身兼二社。像三好，尽管不是演员，而是负责剧本的，可他也同时加入了戏剧社和电影研究社。

“说起来，你们为什么一直在走廊上啊？”

“哦哦，差不多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社团活动室去检查拍摄内容……如果哪里不过关，还得重拍就是了。”

“这得花一个多小时呢，不在这里检查？”

“你看嘛，走廊尽头是音乐教室对吧。”他说着便回头面向走廊，继续道，“有时会从那里传来钢琴声哦，不过今天有无论如何都想拍摄的部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音乐教室里练习的前辈好像要准备圣诞音乐会。可能也是没什么时间吧，所以我们也不好抱怨，凡是听到钢琴声就只排练不拍摄。”

“这样效率很差耶，为什么不去其他走廊拍？”

“就非得是这个走廊不可哦。你大概不知道，这里可是很有说道的哦——”

“哎呀，谎话小姐，真是稀客——”

有人突然硬插进我们的对话。我不会听错的，这个具有穿透力的成熟嗓音，是戏剧社的八反丸同学。

她也许是刚对完戏，正单手拿着卷成筒状的剧本。然后又将这只手叉在腰际，上身前倾，宛如窥伺什么似的，蓬松轻柔的卷发也随动作摇曳。

她大大的眼瞳如猫般眯起，目光投向酉乃。

“什——么，这次是要欺骗须川君吗？”

“没有的事。”

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酉乃，小声答了一句便移开了视线。

我愕然地轮番看着她俩。因为戏剧社的关系，我以前就和八反丸同学有过交流，但完全不知道她和酉乃也相互认识。

“嗯哼……”八反丸同学拂开长长的秀发，一脸乏味地将目光又从酉乃身上撤走。随后带着充满魅力的微笑，对我说道：“须川君，你还是放弃她比较好哦。”

“欸？啥？你说什么？”

她微微笑着，手掩着嘴，对我耳语：“小心被骗。”声音很有穿透力。“因为大家都受到了伤害。”

“我先走了。”酉乃留下这句话后便往走廊深处走去。

我看看八反丸同学，又看看三好，然后和庆永同学一起追着酉乃离开了。

什么啊，没头没尾的。这次要骗我了，我得小心被骗……八反丸同学的话莫名冲击着我的大脑。

“那个，酉乃同学，等一下。”

酉乃越走越远。

“我想问……你和八反丸同学是朋友吗？”

“看起来像吗？”

她稍稍回过头来答道，隐约可以窥见她不悦的侧脸。

“不、不太像……”

“我和她只是一个中学的。”

说完，她就陷入了沉默。

和八反丸同学毕业于同一个中学，那就是说……我调动记忆，但很快就差点发出奇怪的惊呼声。八反丸同学来自于偏差值 [8] 很高的私立中学，就读我们高中的学生虽然很多，但那所中学出身的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而已。酉乃老在课堂上呆呆地看着窗外，我可真想不到她成绩那

么好。除此之外，八反丸同学刚才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等我回过神来，我们已经走远，完全听不见电影研究社那帮人的声音了，也没有钢琴声，走廊里安静得有些沉闷。酉乃大步流星地往前赶，我和庆永同学追在她的背后。

“我说，酉乃同学啊——”

“刚刚那个男生，是你的朋友？”

酉乃头也不回地询问道，而我则不禁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

“呃，啊，嗯，他姓三好，说是想做个剧作家。我们从小学就开始来往了，他人不错的。”

“嗯哼……他很帅气呢。”

“欸？”

完了，这是什么情况……

“酉乃同学……你，喜欢那一型的？”

酉乃面向我，然后说了完全不相关的话：“波奇是指须川君你吗？”

“呃，这个嘛，嗯，是的……”

“为什么叫波奇啊？”

“那是因为，呃……酉乃同学，我们赶紧啦，否则要赶不上开店了。”

庆永同学嘿嘿地偷笑着。

我加快脚步，超过酉乃，朝音乐教室前进。可一直到了门口都没听到琴声，甚至感觉不到有人在场。

我敲了敲音乐教室的门，然后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没人，空空荡荡的。

“咦，学姐已经回去了吗……”

酉乃也凑近了，边询问着情况边往室内看去。

“你看，没人在耶。”

“如果她回去了，那么我们应该会在来路上遇到她。”

“也是哦。”

西乃往室内走去，同时继续说道：“而且灯还没关，柏学姐的东西也在那张桌子上。”

确实如西乃所言，音乐教室的灯还亮着，学姐的书包也在。

“可能是去洗手间了呢。”庆永同学自言自语道。

和宽敞的面积不相称，音乐教室里只有一架钢琴、三张桌子，椅子倒是挺多，但都摆得零零散散的。不过也难怪，这里净是些平时教学用不到的东西，桌子全是从旧教学楼里搬来的老式木制品。不过应该是挑了品相比较好的，没有划伤，干干净净，规格统一。

西乃走到钢琴边，突然驻足——正是在她刚才表演魔术的桌前。

“西乃同学，找到刀子了吗？”我在她背后问道。

她并未作答。

“西乃同学？”

西乃就这样站定着，低头看向那张桌子。桌上有什么东西吗？但她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

“喂喂，西乃同学？”

你听到我在叫你吗？

被人完全无视果然很难受。无奈之下，我也走到她背后，想看看桌上的情况。

可看见之后，我又产生了奇怪的联想。

大概是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吧，我非常讨厌田中君。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奇妙——我没有见过他，也不清楚他的为人——但他曾多次惹我生气。

我写字时落笔很重，而且坚持不肯使用垫板。或许是因为抱有偏见，认为假面骑士系列 [9] 的垫板很挫——彼时的我确信垫板上铁定印着特摄片主人公或动画人物。不过这毕竟是孩提时代的往事了，涉世未深，还请见谅。于是每逢测验，我都必定会踩中那位田中君设下的陷

阱。只要用削尖的铅笔写名字，笔尖就会戳破试卷，陷入凹处。

没错，何等巧妙的陷阱啊！田中君在书桌上深深刻下自己的大名，其位置不偏不倚地和试卷姓名栏重叠了。真是的，虽然不知道这是他的毕业纪念还是转学纪念，我还是希望他别堂而皇之地在这种地方刻字才好。而且这还是用雕刻刀刻出来的，又刻得非常醒目，托这张桌子的福，甚至都有同学叫我“田中君”了。老师倒是发现了我的不满，给我换了张桌子，可那时我已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田中君抱有敌意了……也没什么理由，反正单纯就是突然想起这件事来了。

“呃，什么啊这是……”

庆永同学好像受了很大惊吓，而沉浸在回忆里的我也终于被她的话语声吓了一跳，偷偷观察酉乃的表情——即使是酉乃也面带错愕，双唇微张，睁大了眼。

我和酉乃俯视着桌面——她忘记带走的刀子此刻正扎在桌上，就在正中一带，深深地扎着。由于刀尖刺得相当深入，刀子没有因自身重量倒下，而是保持着临界的微妙平衡。此外，桌面上还有一些形似刀尖刻痕的直线。每条都像指甲用力抓出来的，仔细端详之下，感觉似乎是某种文字或记号。

“是恶作剧吧？”

“是、是吗……呃，这不是字母吗？”

绕到桌子对面再往下看，三条深深的刻痕纵向伸展着。庆永同学也绕行至我身边，点头说道：“啊，确实，是字母f呢。”

“嗯，大概是三个f。什么意思啊？三个f，某种缩写吗？”

“柏学姐也不在。”

听到酉乃的低声自语，我一下子抬起头。这么说来，柏学姐去哪儿了？酉乃眯起眼，看着钢琴——琴盖还开着，也没有乐谱之类的东西，给人一种柏学姐突然消失了似的错觉。

在安静到诡异的音乐教室里，可以听到不知是吹奏乐社还是哪里传

来的些微声响。不安的空气笼罩了这间教室，一时间大家集体失声。我正心想着这样下去可没人开口了，有人打开了门——是柏学姐。

“学姐。”

庆永同学松了一口气。

“裕美。”

柏学姐站在门口，双颊被日光灯照得泛出一股青白之色，但这也有可能是席卷室内的、如鬼魅般的幽静氛围所致。

“大家怎么都聚在这里啊？”

“呃……学姐，请看这个。”

听到庆永同学这么说，柏学姐进入教室，看向扎着刀子的桌面，猛抽了一口凉气。

“学姐，这是怎么回事？”

柏学姐呼吸困难一般伸手抚上了领带结，神色不安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啊……怎么会这样？”

“那个，我们是回来取刀子的，但到达这里时就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学姐你心里有谱吗，会是谁干的？”

“我不清楚……”

她脸色煞白，只能说——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病人。

“琉璃垣学姐不在吗？”

“兰子她……大概参加社团活动去了吧，已经离开10分钟左右了。”

琉璃垣学姐，好像是在轻音乐社演奏吉他。因为总给人一种属于田径社那一挂的感觉，所以回想起来还有点儿惊讶呢。

“柏学姐，请问你刚才去哪儿了呀？”

“我去了下洗手间……”

“那就是说，有人在此期间做了这种事……”

我看向桌子——酉乃正在拔插在桌上的刀。

“啊，酉乃同学你这样不行哦，一定要保护现场——”

她似乎对我的话有些生气，说道：“须川君，这不是推理小说中的案件，不可能把东西就这样放着，而且就算是恶作剧也有点恶劣了。我觉得还是尽快告诉老师比较好。”

“这——还是缓缓再说吧，”柏学姐开口了，“因为会把带真刀来学校的事也暴露给老师们哦，难得酉乃同学为我准备了这些节目，要是报告上去也太对不住你了。”

“可是，学姐——”

“没关系的，而且我也没有被怎么样……如果不能在这里练习了我也会很头疼的。”

确实，这也有可能是个古怪的恶作剧，但毕竟用到了刀子，性质太恶劣了。校方一旦知情，势必会大动干戈，也可能禁用第二音乐教室。

最主要的是，酉乃把真刀带来学校会被定性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光这一点就已经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要避免的了。

“学姐说得对哦，酉乃同学。刀子的问题蛮麻烦的。”

“正因为和刀子有关……须川君你觉得可以把恶作剧的人放着不管吗？”

“这……”

谁都知道这八成不单单是个“正好有个刀子，所以就在桌子上乱刻了‘fff’，没什么用意的，欸嘿”之流的恶作剧。现在柏学姐确定会参演登台人数有限的圣诞音乐会，还是稍微往有人想要威胁她或者令她不适等方面去考虑比较妥当。

我是明白的，你平时虽然不爱说话，性格又冷淡，让人难以接近。但正义感却比别人强一倍，不会置人于困难中不顾。但是啊，酉乃同学，我也和你一样呀。之前在庆永同学的事件上之所以感到愤怒，感到心里难受，我想正是出于那股想尽一己之力做些什么的焦躁之情。

“没关系，交给我吧，我会找到犯人的。”

“你打算怎么找？”

既然夸下海口了，我自然也有对策。

“电影研究社从一个多小时前起就在这个走廊上拍片了，如果有谁经过，他们肯定会看到，也就是说，这个音乐教室——”

说到这里，我佩服起自己敏锐的头脑来，煞有介事地高声宣告：“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密室。”

5

“你们回去之后？”三好抬起原本对着数码相机液晶屏的脸，答道，“这么说来，有个奇怪的女生经过。”

“奇怪的女生？”

电影研究社的活动室位于旧教学楼的一角，加上现在也挺晚了，就连外面的社团活动声也已传不过来。从窗户往外看去，新教学楼里也只有几间教室还亮着灯，灯光稀稀疏疏的。今天的拍摄工作似乎已经结束，余下的人马大概会在这间活动室里思考问题，一直待到学校关门赶人吧。三好面前是一张长长的会议桌，上头散乱地摊着笔记本电脑、原稿纸、便条本、剧本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总之看着就像是已经着手开写新剧本了。

“虽然不太清楚原因，但她跑得超快，直接穿过了走廊。”

“是往音乐教室的方向去的吗？”

“嗯，她是往里冲的，应该就是那个方向了。然后她跑上楼梯，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我们都有点看蒙了。”

“是的是的，吓了一跳呢。一股子‘呜哇，要迟到了！’的感觉。”

埋首于杂志的香坂学姐稍微露出脸来，一脸好笑地说道。她不知为何总是会爬到桌子上去阅读，真是让人看不懂的生活方式。包括现在也是，她把两张会议桌拼在一起，然后随意躺了上去，大腿的位置正好和我视线齐平，实在白得晃眼，裙长明显违反校规。因此和她对话时会有

一项很不合理的规矩，即“绝对不能回头”。正因如此，我对奥尔菲斯[10] 的心情感同身受。不对，奥尔菲斯当时是既不存在好奇心，也没有什么糟糕想法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啊——不认识的女生。”

她依然仰躺着，双手伸得笔直、举着杂志，就这样“远眺”书页。虽然不关我事啦，但这个姿势不累吗？光是看着就觉得腰酸背痛的。

“那知道她是几年级的吗？”

“不知道呀，嗯，反正不是我们班上的。”

“呃，还有什么特征？比如发型之类的。”

“黑发。”

“也就学姐你不是黑发啦。”

香坂学姐有一头纯属茶色的头发，她好像坚称那是天生的。

“还有，身材很苗条，是个美人呢。”

犯人是三好喜欢的类型嘛……话说回来，好不容易目击到犯人了，却只抓到这么点特征，怎么找啊。

“啊，对了，那出来时呢？既然往音乐教室那里跑了，也应该会返回吧？”

香坂学姐依然在远距离阅读杂志，随口答道：“这谁知道啊？”

“嗯？你们没有看到她出来吗？”

此时的三好半伏在桌上，看上去快睡着了，呵欠打得眼角都挤出泪来，点了点头。

“咦？那么，她是从哪儿消失不见的？”

“这个嘛，走逃生梯了吧。不过光听你们描述，这就是个奇怪的恶作剧嘛。有三个字母f？”

“嗯，是小写的，三个并排。”

“横着排的三个f是吧。”

“那么，那个猛冲女孩就这么‘滑进安全教室、安全上垒’，再用裁纸刀往桌面上刻f？”不知什么时候，香坂学姐也面朝我们这边，但翻杂志的双手还是高高举着，令人怀疑这是否是某种新式保健方法。香坂学姐接着说道：“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这我也不清楚……”

“你们在说第二音乐教室吗？那个，保不准是藤井绫香干的好事哦。”

整个房内的空气都因这句话而有些凝滞。

八反丸同学坐到椅子上，视线投向一本硬皮书，方才的说话人正是她。

她抬起脸，看着我，微微笑了——那笑容里带上了一丝恶作剧的意味。

“呃，藤井绫香是？”

“芹华你注意一下，别说这种吓人的事情好吧？”

“抱歉哦，我开玩笑的。”

被香坂学姐这么一点，她小幅度地耸了耸肩。

“那个，是谁啦？那个叫藤井绫香的……”

“你果然不知道哦？”三好搔着脸颊说，“还挺有名的，是去年秋天在我们学校跳楼自杀的女生。而且好像至今都会在傍晚时分——”三好压低了声音，非常刻意地继续道，“悄悄从天台上满怀恨意地盯着学生们看。”

“啊，又是个无聊的怪谈吗？”

“并非如此哟。”八反丸同学跷起了二郎腿，说道，“我结束社团活动回家的时候，无意之中抬头看了看教学楼，结果看见按说没人的天台上站着一个女孩子……而且还有蛮多学生亲眼见过呢。”

由于八反丸同学的表情颇为认真，我也不自觉地想象了一下那样的景象。

“你、你的意思是，这是幽灵干的？”

“那个死掉的女孩也想成为作曲家哦，她给我们社提供过几首曲子，”正在看漫画的戏剧社学长讲道，“所以会很羡慕那些还活着、能写曲子的学生们吧？”

房内突然静到刺耳，只有暖气运行时的微响飘荡在这片寂静之中。

“等、等一下……”

三好却无视了我的发言，鬼鬼祟祟地说道：“那个女生啊，是从第二音乐教室的正上方，也就是那个教学楼的天台上，跳下去的。”

说这话时，他脸上也是难得一见的正经表情。

6

次日，由“怪盗3f”所掀起的奇案依然困扰着我。我想破了头也搞不懂这个中缘由。啊，“怪盗3f”当然就是指昨天在桌上刻下f字样的女生了，命名者是织田同学——她不知何时开始和庆永同学走得近了，说是连这件事都是直接从庆永同学那里听来的。

不仅如此，不愧是以交到一百个朋友为目标的织田同学。对她而言，“朋友”不是储存在手机通讯录里就完事的。她会认真地和每个朋友都保持频繁的邮件互动，也会每天都和一个不同的小团体一起吃午饭，切实地构筑起了繁忙的交友网络。女生们是有很复杂的派系之分的吧？对此我唯有钦佩。

话说回来，那个“怪盗3f”之所以被冠以“怪盗”的名头，其中自然是大有说道——不知为何，她似乎盗走了庆永同学的手帕。昨天，当我在电影研究社打听情报的时候，庆永同学也跟柏学姐、酉乃三人一起正寻找着按说落在音乐教室里的手帕。她们搜了整间教室，但哪儿都找不见手帕，如此一来就只能认为它是被偷了。

“怪盗3f”在走廊一阵猛冲，偷走手帕，再用刀刻下3个f后扬长而

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什么目的？

今天的阳光格外温暖，明明已经进入12月了，却还这么热，我在小卖部买了面包和饮料，绕行到教学楼后方。

她今天也一定在那里。怎么说呢，虽然连续两天去打扰人家女孩子是有点缠人，也可能会遭人厌烦，但我想如果错过今天我就没法再这样去找她了——并且这种感受愈发强烈。

从更衣室背后悄悄钻入，来到泳池边——其实这是条违规路线吧？我总觉得心情怪怪的，有股私闯民宅的紧张感和罪恶感糅杂在一起，袭上心头。

果不其然，酉乃正坐在和昨天相同的位置上，便当盒就放在身旁，大概已经吃完了。她的身体轻轻律动，动作富有节奏感，仿佛在聆听音乐。从背后看去虽然有些不明就里，不过她的肩膀正不规则地上下抖动。

我走近前去，低头看她。

视线越过她的肩膀，投向她手里的活计，结果所见的情景反而把我吓了一跳，忍不住叫出声来：“呜哇！酉乃同学，这是什么？！”

她正在玩牌，不过并不是做洗牌一类的动作。而是把牌分成好几沓，以极快的速度在手中组成各种繁复的架构，然后解构，然后又组成其他花样，简直跟翻花绳一样。

她用食指和拇指夹住一沓牌，同时又在食指和无名指之间夹上一沓，而双手拇指还一起夹着第三沓牌——此情此景只可能用翻花绳来类比了。

酉乃双手不停，只是身体稍侧，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酷酷的，眨了几下眼睛。被这种从下往上看的视线注视，让我有些心动。可一看到她完全不受影响、机械般运作如常的指尖，又略觉恐怖。

和昨天一样，她立刻就转回头去，不再看我。但不同的是，今天她开口回话了。

“这是花式切牌[11]。”

“花式切牌？”

我在她身边盘腿坐下，从侧边细看她的手部动作——这副牌的款式设计和平时见过的略有不同，牌背完全以棕色为底色，上头印着简洁的白色图形。

扑克牌被收拢成一沓，又扩散开，她的指尖也终于暂停动作。此刻，牌被分作了五份。接着她又多指并用，把它们把玩得行云流水、毫无卡顿。

“这些……是普通的纸牌？”

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起了这些牌莫不是一张张连在一起的。

“是的。”

她清清楚楚地击碎了我的疑惑——再次合为一堆的牌，如瀑布般逐张从她的右手落到她的左手，然后又啪地呈扇形开屏——若是粘连在一起的牌可完不成这种操作。

“哇，厉害！这也是魔术吗？”

“花式切牌和魔术有所不同。对了，就像杂耍一样，属于表演性质的，相当于摇摇球和转笔。”

“欸嘿，我可真不知道扑克牌居然也能这么玩，太厉害了，再让我多看一点嘛。”

不知为何我已在泳池边以正坐的姿势看着她，她的心情可能也不错，快速地横瞥了我一眼便拧过身子朝向我。

“最基础的就是这种西比尔切牌[12]。”

说着，她一下就把牌分作三沓，接着变成四沓。最后将牌一转，灵活得宛如舞蹈动作，牌沓的数量即增加到了五沓。

“精彩精彩！嗯？你说这是基本玩法，那还有更厉害的吗？”

酉乃点头同意，又展示了另外几项牌技，虽然花费时间极短，但对我来说依然如梦似幻。那股感动和兴奋劲儿就跟第一次近距离观赏她的

魔术时一样。

“这是杰克逊5[13]。”

她最后表演的切牌过于出彩，我已发不出声，完全不知作何反应——她仿佛在构筑一座复杂的高塔，无数牌沓在她的指尖扩开，而抵住最上头那沓牌的，居然是她的下巴。

她顺畅地将分作多份的牌收拢成一束。

“你、你手都不痛不抽筋哦？”

“会啊，”她低头看着扑克答道，“只要练习，手上就会结茧，也会痛的。”

“原来如此……可是，哇——真了不起，西乃同学你太了不起啦！”我真的超级兴奋，“那，为什么不早点表演呢？这么厉害的手法，在‘灰姑娘’都没看过呢。”

“因为这不是魔术嘛。”

“咦……这个嘛，话或许是这么说没错，但它真的很棒啊。”

“花式切牌确实很有魅力，我也非常喜欢……不过它和魔术之间仍存在着决定性的不同。它没有不可思议的魔法，充其量也就是千锤百炼的技术。”说到此处，她转而面向我，略略放柔了表情，“须川君，那种看上去就知道手腕高超的魔术师，和看起来如同门外汉般不中用的魔术师，你认为谁的表演更不可思议？”

“呃，这个嘛……”

“魔术就是魔法，观众若是发现魔术师技巧高明，便会把魔术当作一种技术来看。而那些给人感觉有点迟钝、不太靠谱的魔术师们一旦表演出厉害的魔法，就会让人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对吧？”

“嗯，也许吧。”

“有一位叫雷纳德·格林[14]的魔术师，技术非常强大，还因为魔术手法太精而在魔术大赛上被怀疑是用了机关牌或者找了托，结果和优胜失之交臂。即使放眼全世界，他也处于顶级行列，创作了很多魔术。然

而他表演时表现得非常笨手笨脚，双手粗粗大大的，怎么看都很笨拙，混牌的时候还老是把牌弄散在桌上，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大叔哦。”

她不觉笑了起来——每当充满热情地说起与魔术相关的话题时，她都会展露笑容。我喜欢她的笑容，也喜欢听她说话，因此我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明明就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啊，明明如此，所以看到这类人表演魔术时你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嗯，确实像你说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了。

表演花式切牌就等于是在无形之中告诉观众们自己是拥有技术的——如此一来，这个魔术师其实就是个技术老手而已，并不是魔法师呢。

“当然了，有时也会想要露一手技术的，这时候花式切牌便能派上用场啦。‘灰姑娘’的客人们并非全都对我抱着善意，也有人会小看我，觉得女人能玩儿出什么魔术来。每当遇上这种事，我就表演由花切技巧所构成的魔术。”

“花切技巧的魔术……是什么样的？”

我忍不住向前探出了身子，她俏皮地微微一笑。

“比如说——须川君，你选一张牌吧。”

她右手利落地将把玩至今的牌堆抚开。只一瞬，每张牌便等距离分开，形成一个扇面，我从中选取了一张。

“看清楚了，好好记住它哦。”

是方片4。

随后她要求我挑个自己中意的位置，把牌放回去，于是我将它插到了牌堆正中，而她直接就开始洗牌。

“我之前就说过吧，魔法阵里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轻轻点头，对她的话表示赞同。

“就算用扑克牌，也可以布置出魔法阵哦，虽然是很简单的阵形。”

酉乃边说边用转魔方时的手势，灵巧地将牌堆分作三沓，让它们相互间两两相接。

“你看它像什么？”

“三角形？”

“猜错，是倒三角。”

她一脸得逞似的表情，将组成倒三角形的扑克牌凑到我面前来。三沓牌的侧边组成了一个标准的倒三角。

“魔法阵是由三角形组成的，所以这个三角形可能也带着神奇的力量呢。须川君，来吧，请在脑海中浮现你刚才选中的牌面——注意看三角的中间区域哦。”

当然，这块中间区域是个空心地带，可以看到对面酉乃的唇上正绽着一个讳莫如深的微笑，向我提问道：“你选的，是哪张牌呢？”

“呃，是方片4……”

于是，她对三角吹了一口气，就像在吹熄蜡烛。就在这一瞬间，三角形中间区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张扑克牌，并且毋庸置疑，它就是——

“方片4哦。”

说完，她双唇衔住这张纸牌，用恶作剧般的眼神看着我，同时双手并用，将牌堆恢复原状。

这下子我是彻底出不了声了。因魔术而惊异是千真万确的，但她衔着牌时那副过于可爱的表情又岂止是魔术。不过当牌如瞬间移动一般出现在本无一物的空间里时，我还是惊讶得双目圆睁。

原来如此，一下子就将扑克牌组成三角形的手法的确亮眼，而最重要的是牌出现时我正紧盯着中间区域，而那里确实没有任何古怪。另外，这个魔术确实有几分杂耍的意思，感觉处处透露着魔术师的高超技巧。

一旦看到这样的节目，不论是谁都会觉得是在看专家表演吧。

酉乃将衔在唇中的牌放回到牌堆里去，说道：“我之前应该也提过，还是有相当多的客人带着好战之姿来店里，想要看破魔术的法门。这种时候，就可以用花式切牌牵制他们，要尽快让他们认为‘打不过打不过’，从而以轻松的心情观赏魔术。”

“总有些人惦记着机关、魔法的——”这么说着，她有些许落寞地低垂着眉眼。

“所以，花式切牌平时不会应用在魔术上，但不操练还是会生疏的，而且像这样活动活动手指也很开心呢。”她把弄着扑克牌，喃喃低语道。她的侧脸看上去十分寂寥，简直就仿佛一个独自摆弄玩具的小孩子一样。于是，我忍不住开口。

“啊，对了，酉乃同学，你也教我个什么吧。”

听到我的话，她睁圆了眼。

“可以是可以……不过这个没法速成哦。”

“嗯，话虽如此，但你别看我这样子，其实我可机灵了。”

酉乃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就像要把我看穿一样。我从没被她这么盯着看过，好不容易才掩藏住内心的悸动。

“那么……先从学会werm[15]开始好了。”

“werm是？”

她直接演示了一遍给我看，被分成四份的扑克如齿轮般相互铰接，两两连接成一个菱形，然后呈机械状展开，形成一条蛇形牌链。

“咦？不行啊，一上来就学这个会不会有点太难了？”

“这套动作很花哨，所以看起来可能挺难的，可实际上意外地简单哟。”

酉乃说完，便将手中的扑克牌一起塞给了我，简洁地说了一句“试试看”。可她给我的牌滑溜溜的，我本打算把它们平托在手掌上，这一张张的却还是险些滑落，和我之前摸过的牌是同一类型。

“呃，慢着慢着，这个，是这么弄的吗？”

我想，花式切牌肯定是有专用牌的。

“习惯就没事了。”她哧哧地笑了，然后又不知从哪儿取出了另一副白色的扑克。她到底带着多少牌走路啊？

“来，这次我会慢慢示范的，你试试看模仿我的动作。”

就算你这么说，但还是很难啊，首先我都不知道正确的持牌方式。

“等等，我不会啊，嗯——这个，拇指是要——”

“荷官位是最基础的哦。”她左手持着牌堆，继续说道，“尽管和变魔术时的持牌方式相同，但它源于赌场荷官的发牌手势。”

嗯……这真是相当难啊，我还是暂时边接受她的指导边勤学苦练吧。

“你看，这里不对，小指要碰到手的前半部分呢。”

“手的前半部分？”

“真是的，就这里啦！”

她似乎有些急躁地叫出了声，把自己手中的牌放在膝盖上。指尖直接碰上了我的手，那种冷冷的触感让我战栗。我欲言又止，呼吸不畅，只是感受着她那飘散在空气中的发香。

她捏住我的手指，将它们引向扑克牌。

刚升上高中那会儿，三好听我说起不参加任何社团，就力劝我加入吹奏乐社。

“唉，波奇啊，吹奏乐社可好了，你看里头都净是女孩子嘛，令人憧憬的学姐们就会这样手把手、温温柔柔地教你各种事情哦。这下就达成最近距离的接触啦。”

唉，即使纯情如我，也毕竟算是男孩子嘛，所以多少会对这种场面抱有一些向往。不过我当然不愿带着这种不良的动机参加社团活动，于是也就彻底把这番诱人光景抛诸脑后了。

然而，然而现在这又是怎样一番良辰美景？眼下，我心仪的女生正

在手把手地教我！

“须川君？”

在距离最近的地方，她有些狐疑地注视着我。

“咦？啊，哦，是、是这样弄哦！”

我按她所教的那样运指，掌心都渗出了汗珠。我注意到自己的手汗弄湿了扑克牌。这下该怎么办？还是借来的东西呢……可我或许不该手忙脚乱的——不，其实之前我就已开始慌神了，因为酉乃她正紧挨我坐着，每当有风沙沙吹响时，便会传来她身上的馨香。

当我意识到事情不对头时已经太迟了，扑克从我手中滑落，凌乱地掉到我的膝盖上——幸好没有掉到泳池底下去，但仍有好几张牌都翻倒在了泳池边沿。

“抱、抱歉。”

“没关系，只是练习用的牌而已。”

我手忙脚乱地捡牌，由于酉乃出手比我慢了一拍，当我正拿住第一张牌时，她的手也伸到了——就叠在我的指尖上——她白皙的手指立刻一跳，往后缩了回去，简直就像是被烫伤了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

酉乃低垂着头，怯生生地说着。而我则感受着她残留在我指尖上的些微体温，默不作声地捡起了那张纸牌——方片4。

我们继续捡着牌，相对无言。

风也有些转凉了，四周悄无声息，静到甚至让我觉得世上仿佛只有我们，再无他人。

我和她彼此都保持缄默，直至捡完牌。

她僵着不动，另一只手包握着刚才与我接触的白皙指尖，仿佛真的被烫到了似的。

“那个啊，酉乃同学……”

我开口道，只见她如受惊般抬起头。

“须川君，继续练习啊，趁还没忘。”

“啊，嗯，那个，是怎么做来着……”

她一直死死盯着我的指尖，我能感到自己的手正在颤抖——其实我不想被她发觉，可正因为此，我的手指颤得更厉害了。

“不对，就说了那边要这样扭过来，把左边的那‘包’转到自己面前。”

“呃？‘包’是？”

通信包吗？[16]

“就是牌沓啦。你看好，那边要用到食指，把最上面那张牌顶出去——”

“咦？这里，等等，我手指够不到……酉乃同学你怎么弄的啊？”

她快速地玩转纸牌，满脸轻松，而我则只是摆了个正在挑战的架子——嗯，转念想想，这女孩可真不得了啊。

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手指不够长，所以才做不到的，可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我和她的手部尺寸并没有很大差异。不过这么说来，酉乃可是女孩子，手按理说是要更小才对。

“啊，难道说……酉乃同学你的手很大吗？”

闻言，她指尖的动作戛然而止，僵在当场。

她看向我，有些用力地眨了眨眼，白嫩的双颊转瞬间就涨红了——由于平时总给人皮肤白皙的印象，因此脸色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酉乃同学？”

“不知道！”

她边说边把扑克从我手中夺走，急急忙忙地塞回到纸壳里。

“啊，好过分啊酉乃同学，明明还差一点就能学会了！”

“须川君才学不会呢！”

不知为何被她怒叱了。

“欸？为、为什么？你看，我这不是才刚开始练习吗？现在就放弃

也太……”

“不关我事！”

两副扑克牌都消失在了酉乃的制服口袋中。

随后，她陷入了沉默，纹丝不动地死盯着空空如也的泳池。

这、这下可怎么办啊？这样下去，我觉得她又会像昨天那样，很快便起身走人，从我面前消失。

“嗯，那个啊，酉乃同学，关于那个‘怪盗3f’啊——”

这种时候就只能抛话题引发她的兴趣了。

酉乃快速瞥了我一眼。

“我在琢磨，那个怪盗为什么要偷走手帕这种东西。你想哦，要是弄清犯人的目的，也许就能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了对吧。”

“什么？”

“啊？”

“‘怪盗3f’是什么？超市吗？”

“你问这个啊，嗯，是织田同学取的名字，因为犯人留下了3个f，所以就叫‘怪盗3f’了。按织田的说法，那怪盗每天晚上都会去偷女孩子的手帕，还把自己的名字刻下来。”

“哼。”

酉乃貌似不感兴趣，垂在空池子里的双腿一摇一晃的。看着她这副幼女般的做派，我稍微有些晕眩，而要将视线从她那白皙的大腿上移开，其难度又不啻把黏在鞋底上的口香糖弄下来。

“所、所以说呢，酉乃同学你是怎么看的？”总之我好歹先将视线投向空中，让自己回到话题上，“我呢，觉得犯人大概是看准了音乐教室没人的时候，冲过走廊去把东西偷了，可如果按照这个假设走，她又没有能够确认室内没人的手段啊。”

“没兴趣。”酉乃答得很干脆。

“呃，为什么？”

“我对于不可思议的事物，就让它保有这份不可思议，并享受这份不可思议。”

“这，你说得没错，但……实际上柏学姐却受到了威胁啊，已经不是享不享受的问题了。”

“这种事，就算我想了也没有用。而且已知犯人是女孩子，须川君你不是说了会逮捕她给我们看的吗？”

“不，唉，我是说过这话啦……西乃同学，昨天我太膨胀了，帮我一起找出犯人吧……哪怕只提一点意见也好啊。”

该怎么做呢？昨天我还那么强势，声称什么“当然不能放任犯人不管”，而现在态度就大转弯了。

“你也不希望有人干扰学姐练琴吧，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为好。”西乃表示，既然已经把犯人可能是女孩子一事告诉柏学姐了，那也不必把她找出来啊。确实，把事情闹大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妙，但若为此就不再作为也太……

是的，我才不要袖手旁观，我想为他人做些什么。如果有人遇到困难，只要力有所及，我就希望帮到对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经历了之前的图书馆事件。且教会我这一点的，明明不是别人，而是你啊，西乃同学。

你为什么又突然变得这么不肯合作？

对话中断了。

我无法接受。我对西乃初这个女孩子感到不解，越想要了解她，就会离她越远、越搞不懂她。我突然想起了八反丸同学的话——她知道西乃的某些事吧？叫我不要被骗了，是针对什么呢？她有事在欺骗我是吗？

她有秘密。然而一旦将手伸向这个秘密，在触及它时手指就会被切断似的——对此，我有种模糊的预感。所以我从不问她。

明明就是这样的情况，可现在怎么办呢？云层遮蔽了太阳，就在日

光转暗的瞬间，我看见了她的侧脸，那是一副微微有些寂寞的表情，让我忍不住想要去探知她的秘密。

“酉乃同学……你不寂寞吗？每天都在这种地方吃饭。”

她依然拿侧脸对着我，直截了当地答道：“没什么寂寞的，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我想起了她置身于热闹的教室中、坐在那些聊得兴起的女生们旁边，默默听着她们说话的身姿。

为什么平时的你和表演魔术时的你截然不同？

这个疑问在我脑中掠过，但总觉得不能问出口，总觉得——只有这件事是不能问出口的。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灵光一现啊！”

织田同学好像很喜欢倒骑椅子，今天也趁我前座空着的大好机会，张开双腿，粗鲁地跨坐上去，占领了那张椅子。随即自说自话用我的钢笔和本子写下了一些东西。

“3f嘛，写下来就是这样，fff，3f，3F……三楼！也就是说，那个案子是必定要发生在三楼的！”

这、这也行——！

虽然就气氛而言，我是很想让她继续说下去的。

“第二音乐教室在四楼哦。”

庆永同学也插了进来，织田同学“哇——！”的一声大叫，又往后仰倒。

第四小时的课提前结束了，剩下的自由时间提前计入午休。

今早开班会时，老师们传达了“注意不要被学校备用品弄伤”的通知。说到“不用于教学”，那么老师们可能已经知道第二音乐教室的事了

吧。

自那天起，已经过了数日了，但“怪盗3f”的真身和目的依然成谜。不过对知道这件事的人们来说，刻在桌上的那3个f似乎就是关心的焦点所在了。织田只要一有时间，也会过来公开发表各种意义不明的推测。

“嗯——由此可见，‘怪盗3f’其实不是日本人哦。”

真是意外的展开。

“为什么这么说呀？”庆永同学提问道。而织田同学则自信满满地答道：“哎呀，说起来嘛，正因为是我这么学识渊博的人，才能看透真相——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喏，比如像英国人吧，反正就那边的国家，楼层的计算方式不是和我们不一样嘛，一楼是叫什么底楼，往上数才是一楼、二楼哦，也就是说，对‘怪盗3f’来说，音乐教室就是在三楼！”

“……”

嗯——真是相当强词夺理了。我也好，庆永同学也好，都没有出声。织田同学见我们毫无异议，满足地点了点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她有这种关于外国文化的知识，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很惊人的。只不过，最近很流行围绕杂学展开的智力问答节目，大概是从那里“批发”过来的。

但是，“学识渊博的人，才能看透真相”这句话倒很可能说到点子上了。我得问问正坐在我邻桌默默吃着便当的设乐君——跟织田同学不一样，他可是个真正博学的人，尤其是在电脑方面，应该没什么人能出其右了。

“哎哎，设乐君啊，你觉得三个f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带升号，就是白的。”设乐君即刻作答。

他搁下筷子，转向我们这边，虽然看着神色不善，不过这是他的“系统默认表情”。

“白的？”

“白色。”

“哦，白颜色啊……呃，为什么？”

“对颜色进行数码处理时，三原色的灰度是用6个十六进制数来表示的，金子老师应该在课上教过。”

金子老师是我们的信息课老师，虽然为人很有趣，但有个一讲起各路知识就停不下来的毛病，因此说了很多与课程无关的知识。

“啊，那个啊……因为没写在课本里，我也就听了一下。”

“红绿蓝的灰度还能依序用十进制数来表示，不过白色的每一位数值都达到了最大值255，换成十六进制数列即是6个f。本来也是写作6个f的，但那时的显示器性能不如现在好，能呈现出的颜色有限。因此有时也会把数列给缩减成3位，显示共计216种颜色，统称‘网络安全色’[17]，都听说过哦？”

“啊哈……”

虽说是我主动去问的，但这确实感觉和“怪盗3f”一案没什么关系。尽管在信息课上制作网页时，学到了以十六进制数来表示颜色这一点，不过并没有记住那么细致的内容。

下课铃响起，其他教室应该也进入午休时间了，走廊里开始活跃起来，很快就吵吵嚷嚷的。织田同学和庆永同学边看杂志边吃便当。看到她们这样，我离开了教室——今天可没打算悠悠闲闲地用餐，为此我已经吃完了早上提前买好的饭团，现在正沿着走廊，赶往位于教学楼东侧的音乐教室。

“怪盗3f”在音乐教室作案之后，利用逃生梯去到外面——既然没人目击到她离开，也只能这么思考了。逃生门可能是防火型的，非常坚实、沉重，从构造上来说没法保持敞开状态。当我走上位于室外的逃生梯时，寒风袭来，刮疼了脸颊。

伴随着金属发出的嘶声，逃生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好了……我是来找证据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室外的逃生梯铸造得很是坚固，扶手的位置也很高，但往下望去可

以从楼梯下旋所形成的空隙中窥见地面——除这一点以外，整个楼梯的构造都让有恐高症的我十分赞赏。

我所就读的小学流传着七个不可思议的传说故事，其中有一个叫作“奇怪的扶手女”。由于是个形象尚未固定，还在变化中的幽灵，其传说便拥有各种不同版本。有的说是扶着扶手上楼时，扶手会松脱掉落；有的说是在爬楼梯时，背后会有冷冰冰的手来挠你的脸；有的说是靠在逃生梯扶手上时，扶手会坏掉，人也会坠到地上——过去好像还有几个小学生因为“扶手女”而死掉，而且眼下可没人会来逃生梯……想到这里，我有些发颤。不过我并不相信幽灵什么的，所以完全不害怕啦，真的哦。

我从狭窄的楼梯平台[18]上略微探出身子，眺望整个校园，只见人迹非常稀疏。差不多也就只有几个在踢足球的男孩。嗯，毕竟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吃午饭嘛，这样的场景说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暖和的日子倒还好说，像现在这种时节还会在外面吃饭的也就只有酉乃。

自上次起，我就没再去过泳池了。

准确地说，是只去过一次泳池，但酉乃已经不在那边，大概是去别的地方吃午饭了吧。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在躲着我，也可能就是单纯心血来潮。毕竟没有理由要每天都必须在泳池边吃午餐。

打那以后我就脚踏实地地把午休时间用于收集情报了，不过说是收集情报，其实也就是给戏剧社的前辈们帮帮手，趁机打听是否有人怨恨柏学姐之类的消息而已——当然，也完全没有收获。以防万一，我还排查了一下跟踪狂的可能性，可也没有听到什么重要线索。但有一个前辈说起过“跟踪狂啊，倒是兰子她被盯上了吧”这样的话。

“兰子”是琉璃垣学姐的芳名，她最近好像收到了大量的骚扰邮件。

“中午啊，放学之后啊，她的手机就哔哔响个不停。兰子她都

吓坏了，很少见她怂成这样——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哦。明明拉黑

就行了啊，她却苦着一张脸一封一封地去看邮件，还说自己不晓得怎么拉黑操作——”

我愣愣地任由风吹，这时听到楼梯上方传来响动，好像是塑料袋发出的摩擦声，怎么回事？那里有谁在吗？

不，等等，这里是四楼，再往上就是禁止入内的天台了，按说没有任何学生能上去，所以怎么还能听到动静呢……

我回想起了之前三好和八反丸同学的说法，说有个女生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了……

那个女生也曾想要成为作曲家……

我屏息细听，确实有声音。虽然还搞不清状况，但我从头到脚都感到毛骨悚然。

我咽了咽口水，慢慢地往楼上走。确实可以听到楼上有阵“嚓啦嚓啦”声。我和那种恐怖感之间的距离正在一阶一阶缩短——

眼前所见的，是女孩子白皙的面庞。

“哇、哇啊啊啊！”

我往后一仰，差点就直接摔下楼梯。

酉乃就坐在离天台最近的那个楼梯平台上，吃着饭团。

“酉、酉酉酉酉、酉乃同学，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抓住扶手，总算是没摔倒，勉强没出事故。酉乃则不以为然地看着我，就和平时一样答道：“吃饭。”

“不，这、这我知道……”

她嘴里塞得满满的都是饭团，正在“啊呜啊呜”地咀嚼着，然后就着塑料瓶喝水。看样子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饭团了，她开始往超市的塑料袋里收拾垃圾——难得今天不是亲手烹制的午餐。原来如此，刚才的声音大概源自这个塑料袋。

“为什么来这种地方啊？”

“没什么，这里比较安静。”

“啊，嗯，这倒是……”

这么看确实是酉乃会喜欢的地方，她没有继续待在泳池边，似乎是迁到这里来了。

“须川君你怎么了？”

“啊，我嘛，就是那个啦——那个，调查嘛，正想着这里可能会有‘怪盗3f’的线索。”

“哼。”

她一只手提着塑料袋，站起身来，另一只手拍了拍裙裾，拂去灰尘。因为我正站在楼梯上，自然是从仰视的角度看向她，也就是说，视线，正好，就对着她的大腿一带……呃，奥尔菲斯啊，你回头时的心情，我太懂了。我想把视线移开，就往上看去，却不知不觉看出了神——这么看来，酉乃的裙子还真是短啊……

“怎么了？”

“嗯？啊，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是吗？”

酉乃有点想不明白似的眯起了眼，微微看向边上。

“似乎是从这边出来的呢。”

“啊？什么？”

“幽灵。”

“哦哦，是挺像的。八反丸同学也说了嘛，有个女生从天台上跳楼自杀了。”

我继续上楼，往她所在的楼梯平台走去。她则只拿侧脸对着我，目光锐利地瞥了我一眼，看起来显然对我刚说出口的那个姓氏抱有厌恶感。果不其然，酉乃对八反丸同学就是这般闻之生厌。

抵达楼梯平台后，我发现护栏上有一扇门。可能还带着锁，没法从外部的逃生梯上直接上到天台。透过护栏则可以瞧见天台上并排安装着几台空调外机设备。仅从这里看出去就能得知天台大得出乎意料，若在

上面随意躺着看看蓝天，吃吃便当，想必非常惬意。

“真有幽灵出没吗……”

“怪盗3f”都被三好他们目击到了，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幽灵所为。只不过，我还是很惦记已经成为另一个传说的幽灵事件，便试着推了推护栏上的门，又拉了拉，但它却纹丝不动，链子也锁得好好的。

幽灵的目击地点在教学楼东侧的天台上，离我们此刻所在的逃生梯很近。

我们的教学楼呈“コ”形，从楼内去到天台的路径分东西两条楼梯，根据三好的说法，这两边的天台门都上着锁。此外，天台本身也被护栏和空调外机给分割成东西两块，因此实际上要去东侧的天台就只能走这条逃生梯或者教学楼内的东侧楼梯。

“既然从教学楼内部也上不去天台，这边也不行，莫非真的是……”

“怎么，你害怕？”

“并、并没有、害怕，这种事怎么可能嘛，幽灵是不科学的！”

“哦？”

酉乃侧着脑袋，一脸怀疑。

可是，可是，这分明就没任何入内的手段啊，却又有目击证词……

“总之，呃，酉乃同学，我们回教学楼里去吧，总觉得外面好冷。”

“不系围巾会感冒的，生病的话前路可黑暗呢。”

酉乃直率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像在等待什么似的直盯着我看——这样的怪现象我也偶尔感受过几次，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啊，这个嘛，你说得对。差不多是到了必须戴围巾的季节了。”

我往下走，伸出手，拧动了四楼逃生门的把手，可是却打不开。嗯？奇怪，怎么了？

“咦？打不开？酉乃同学，门、门……门它打不开欸？”

话说，“奇怪的扶手女”还有另一个故事版本。我想起来了——“扶

手女”会把所有的逃生门都关上，然后悠闲地追逼那些沿着楼梯向上逃跑却无处可逃的人们。

我手上拼尽全力，把手都被我拧得咔嚓作响，可门却始终不开。

“怎、怎么……怎么办？”

由于恐惧，我的手心渗出了汗水——我们被关在外头了！我回头看向酉乃。

她却神色冷静一如往昔，说道：“当然会这样啊。”

“呃？”

“逃生门就是可以从室内到达室外，但无法从室外进入室内的，必须下了逃生梯才能再回教学楼。”

“咦？啊，原、原来是这样……”

什么呀，即是说它的结构和酒店的自动锁差不多嘛……总之，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脸红了，都不敢面对酉乃，直接一个转身就走回楼梯台阶上了。

“那么，就，下到底吧……”

“须川君，难道你真拿幽灵没辙吗？”

“没、没有！”

“哼……”

没法回头，我正满脑子羞耻感，一路往楼下跑去。

我总觉得她好像正在背后笑我——当然，这也许只是错觉，在下楼的途中我好几次想回头确认她的表情，但到底还是不能让她看见我的大红脸。

原来如此，现在的我才真正懂得了奥尔菲斯的心情啊。

8

“那，还是没有收获吗……？”

放学后，教室里越发昏暗，我们就在一角，一起拿着抹布劳作。用扫帚扫完地之后，教室里总充斥着灰尘和一股生锈味。但室外又很冷，没法一直开着窗户尽情通风换气。

“嗯，抱歉啊，虽然我很想把庆永同学的手帕拿回来的……”

“没关系，”庆永同学停下了手中的抹布，一只手摇着说道，“这又不是须川君的错。”

“可这样下去或许会陷入迷宫啊。”

酉乃正在教室另一边，手拿扫帚和簸箕猫着腰扫地，我则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到最后，她似乎还是打算对“怪盗3f”事件保持缄默，不予置评。明明有人遇到了困难，可她却为什么是这种不愿协作的态度呢？我已经完全弄不懂了。

“唉，出事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针对柏学姐的骚扰，或许就这样放着别理比较好。学姐好像也觉得破案是不太可能的。”

“怎么能说不太可能呢……”

打扫卫生的时候，一般都会把课桌推到教室后方去，省得碍手碍脚。中学期间，我们还会把椅子都倒过来，椅面和桌面相贴、椅子脚朝上地叠在课桌上。但这所高中似乎没有这种习惯，只把桌椅统统都搬到后面就可以了——如此一来，相互拼接的桌面便形成了一个大平台，男生们会跳上去干各种蠢事，如跳舞或者玩摔跤等，简直是家常便饭。而女生们就会以扫帚为武器，高举“不许偷懒！”的口号进行抗议。

酉乃对这种闹腾的场景毫不关注，只是摆动扫帚，一心扫地。

“蛮早之前开始，柏学姐她就——该说是很萎靡吗？总觉得她好像很烦恼的样子。”

“萎靡……？”

真是意外的说法。

庆永同学大概是有些在意教室里的浮尘，稍微开了点窗，然后从窗口探出身子。

夕阳已近西沉——日落的时间确实变早了。

“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烦恼写不出好曲子呀，没能弹出理想状态之类的吧，最近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她双眼微眯，凝望着浅红色的斑点云[19]。

“学姐马上就要升三年级了，不是还有高考嘛，是继续弹琴、报考音乐学院呢，还是去普通的大学，本来就是压力很大的阶段了。”

“咦？柏学姐不去念音乐学院吗？”

“这个嘛，我觉得她是想去的。”

庆永同学从窗边撤回，回头转向我。

“但是，音乐学院很花钱的，为了备考还得去上课，一堂就要花两万多日元，而且即使考上了，四年的学费也将近一千万日元呢。”

“一、千、万？”

等等，这……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我不太了解柏学姐家的情况……就表象来说，应该还是由父母在背后支持她的，但我想这也是相当大的压力了。因为跟高昂的学费相比，音乐学院毕业生却几乎没有什么就业出路吧？好一点也就是做个钢琴老师。都花了这么多钱，要是没能实现梦想……果然还是会对出钱的父母感到很过意不去呀。之前琉璃垣学姐也跟我说过，柏学姐好像从上个月开始就因为压力导致胃不舒服。这真是不可思议——”庆永同学将手肘搁上了窗框，抬起头，好像在看脏兮兮的天花板，继续道，“明明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却为什么这么痛苦……我想不通啊。”

9

钢琴声悄然响起。

它的音色隐秘地、甜美地、如梦似幻地回荡在空中，只消混入丁点儿杂音即可让其崩坏，宛如脆弱易碎的玻璃工艺品。

根据庆永同学的说法，就算每天都去上钢琴课也还嫌不够——可即使如此，柏学姐每周仍有一半时间是在第二音乐教室里度过的。

当我经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音乐教室门前时，音乐教室中的琴声戛然而止。音乐就像是断了弦一般消失了，万籁俱寂。我倾听着这片寂静所包含的余韵，打开了音乐教室的门。

教室内暗暗的，没有开灯。位于深处的三角钢琴闪着黑色的光泽。柏学姐就在那里，低垂着头，双眼紧闭。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神情看起来非常苦楚。

稍迟于开门声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眼波在昏暗之中摇曳，颇有一丝梦幻之感。

“啊，你好……很抱歉打扰你了。”

大概是真的打扰到她了，我匆匆忙忙地关上门，准备折返。

“等等，没事的，进来吧。”

她叫住我，声音比想象得还大。我照做了。

“不好意思，你能顺手帮我把灯打开吗？”

“啊，好的。”

我打开灯，周围倏地变亮了，感觉像把阴郁的气氛一扫而空。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错觉，柏学姐的表情还是带着一些阴郁的。

“刚才的曲子，”我关上音乐教室的门，同时试探道，“学姐你之前应该也弹给我们听过对吗，虽然我感觉好像有点儿不一样。”

“啊，是的，抱歉……”她有些腼腆地笑了，耸耸肩说道，“是首乏善可陈的曲子哦？”

“啊，才不是，怎么会呢……那是柏学姐自己写的曲子对吧？”

“嗯，可以这么说。”她侧过脸，视线落在乐谱上，说道，“因为觉得不满意，正在修改……真是的，明明是不适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呃，为什么这么说？”

第二音乐教室非常奇怪，里头只有三张桌子（刻着3f的那张也还在

原地），但唯有椅子倒多得很。我找了其中一把椅子坐下，正面朝向她。

“我呀，很想去上音乐学院呢，所以现在真的不该去作曲什么的，得更努力磨炼琴技……”

原来如此，虽然想象不出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内容，不过对乐感和技术等要素的重视应该远甚于创作吧。现阶段，与其谱写新曲，可能还是应以培养技术为要务。

“学姐你平时都在这里练琴的？”

“还会在自己家、老师家之类的地方练习，但我家的毕竟是立式钢琴[20]嘛。”含着笑意的柏学姐或许是读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之情，立马解释道，“‘立式’说得通俗点就是那种比三角钢琴小的、箱体是竖着的钢琴，一般家里用的都是立式钢琴。三角钢琴太贵了，买不起呢，所以没法在家里练。而老师家又被其他学生预约得满满的，这下能自由使用的也只有这里了。”

“那种立式的和三角的果然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天差地别。”柏学姐摆手，轻笑着说，“不光按键手感和音色不同，最主要还是对乐感的影响，这可是自己迄今培养出来的乐感啊。我因为从小弹立式居多，耳朵会更习惯它的音色呢，和家里有三角钢琴的学生相比是很大的劣势。”

自孩提时代起便能接触到大大的三角钢琴，这样的人肯定非常有限。然而能够进入艺大等著名院校的，也就只有那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吧。从庆永同学那里听说来的学费话题亦验证了这点。我说不出任何轻松俏皮的话来。

“当……”悲怆、高亢的音色响起。

“怎么说呢，最近已经撑不下去了。”柏学姐用食指敲着琴键说道。她并没有打算演奏什么曲子，只是在无意识地敲击白键。

“明知焦虑也没有办法，可就是弹不好……而且，还出了那种情况

哦？”

柏学姐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匆匆看了我一眼。“那种情况”多半是指3f事件了。

“那件事，大概是留给我的讯息吧，在说‘你的曲子很无聊’……一定是这个意思。虽然是自己冥思苦想，好不容易写出来的曲子，可有时也难免会被人这么评价呢……”

“哪有……”

我很喜欢柏学姐的音乐。

但怎么办呢，我无法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对音乐一窍不通，这种话由我来说没什么效果。

“说了些丢人的事呢……不过最近真的很辛苦，辛苦到甚至让我想要去死。”

她的话令人有些心跳加速。

就当是个玩笑吧——柏学姐对我笑了，笑容里仿佛饱含着这样的讯息。

“但我是不会死的哦。虽然已经辛苦到认为死了反而轻松点，不过不会去寻死的。因为在我的脑子里还有好多好多音乐正像旋涡般牢牢吸引着我，它们都还未正式成曲、降生于世。因此再辛苦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关于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许柏学姐已经对着钢琴自问自答了很多次，苦苦思索了很多次——她总是如此地度过时间，现在终于找到了我这个倾诉对象。之所以能对不相熟稔的我敞开心扉，果然是因为我并非她的亲近之人。而对于真正亲近的人，是无法诉苦示弱的。毕竟他们肯定对她寄予厚望，希望她继续音乐之路。

柏学姐的双亲到底有多么望女成凤啊？每周上四节钢琴课，那么一个月下来光是这门课程就要花去三十万日元。这份强烈的期待被量化成具体金额，逐月逐月地压在她身上，究竟是何等的压力。而每当想到自

己可能无以为报时，她又是怎样的心情呢？我觉察到她搭上琴键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烦躁与焦虑令她的表情完全蒙上了阴云——也许这片阴云会使她奏出的音色都变得浑浊。

“只是，一旦看清前路……就觉得，可能放弃音乐比较好。”

她静静地合上了琴盖，眼睑也同样合上了——仿佛痛下决心一般，用力紧紧闭上眼睛。

“嗯，决定了……我果然还是不报考音乐学院了。”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感到体内在强烈地震颤。

我无法言语，悲伤感强烈地袭来，而我没有能对她说的话——面对这样的自己，我徒有羞愧，徒有愤怒。

此刻，我感觉到了，感觉到要是自己也能像魔法师一样赋予他人勇气该多好。

非常深刻地感觉到了。

10

我在走廊上走着，打算回教室，途中与琉璃垣学姐擦肩而过。其实我只和她说过一次话，所以不知她是否还记得我——这让我感到不安。正不知该不该主动向她打招呼时，她则睁大了眼睛，举起了一只手。

“啊，是你，呃……”琉璃垣学姐脸上还挂着笑意，眉头却皱了起来，说道，“我记得你……你就是酉乃同学的那个小跟班嘛，是叫……”

“我是须川。”什么小跟班啊。

“对对，须川君，都这个点儿了，你怎么还在？刚结束社团活动吗？”

“啊，不是的，那个……我刚刚去找了一下柏学姐。”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她抱起胳膊，点了点头，背靠在走廊的窗边，然后看向我。

“为了那事对吧？说是要把那个恶作剧的犯人找出来。”

“呃，嗯，如果真能找到就好了……”我只是夸下海口却束手无策，这令我深感羞愧，“感觉还蛮不容易的。”

“唉，或许吧。”琉璃垣学姐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京子的状态呢？”

我一时之间还没想明白琉璃垣学姐说的是谁，但还是想起来了，柏学姐名叫“京子”。

“她有点……那个，好像很辛苦的样子，说不考音乐学院了……”

琉璃垣学姐和柏学姐走得很近，一定能理解她的痛苦，但交情似乎也并没有深到听她说出自己已决意放弃音乐学院。

琉璃垣学姐只是喃喃说了一句“这样啊”。

“对不起……我什么话都没能跟她说。”

“你不用介意哦，现在八成是关键时刻吧。她十分焦虑，急着想要得出答案。照理说，分明就还有时间。唉，不过我也明白的啦，那种心焦的感觉。”

“是指高考吗？”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自从对音乐学院入学考试上了心，她就开始考虑起别人的评价了呢。”

“别人的评价？”

琉璃垣学姐好像有些苦恼于该如何把自己的话解释清楚，发出了“嗯——嗯”的声音。

“怎么说呢，即使对音乐倾尽一生，要是不被世人认可，不就什么都不是吗？你想，在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傻闹、玩耍的时候，她却在练琴，从小就一直这样过来的——所以会有种被抛下了的感觉吧？一旦梦想没有实现，就意味着那些‘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时光都用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了哦？”

放弃人际交往的时间，放弃玩乐欢闹的时间。

埋首于钢琴之中，拼到这份儿上。

正如柏学姐所说，这也只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罢了。

可是，都如此拼命了，如果一辈子都没有人认可自己的音乐……

这毕竟是别人的事，按说我不会有什么实感，然而只需想象若是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便开始感到恐惧。因为，这表示我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仅有一次的人生给过砸了。

琉璃垣学姐用手指轻触窗上的玻璃，凝视着窗外的暗色。

“不过呢，她还算是幸福的了，她的烦恼在我看来奢侈得很。这个世界上可还有想去音乐学院但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人啊。”

这话总让人觉得有几分冷漠和严苛。

确实，世上还有很多经济条件不理想的孩子。但即使如此——正因如此，柏学姐才非常痛苦。

“那个，琉璃垣学姐……虽然这是另一件事了，听说你最近有收到跟踪狂的邮件……”

“咦？”

她显得有些惊讶，转过身来面向我。

“我是从前辈们那里听来的……那个，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我来帮你设置拉黑功能吗？”

“啊，没事没事。”琉璃垣学姐摆手笑道，“没那么严重啦，别管它了，倒是京子的事要拜托你，好好跟进呀。”

说完，她“啪啪”拍了拍我的肩膀，就此走开了。

J

酉乃正在为里桌的客人们表演魔术——在座的是一对年轻情侣，看样子像大学生。对于常客居多的“灰姑娘”而言，这样的来客让人倍感罕见。

我把胳膊架在吧台上，支着脸，用吸管啜饮着高级橙汁。

“陷入苦战了呢。”突然传来了店长十九波先生的声音。

“呃，您指什么？”我放开口中的吸管，抬头看向蓄着白须的十九波先生。

“小初啊，她看上去不正是如此吗？”

我回头，偷偷瞥了一眼里桌，酉乃的笑容中确实夹杂着一丝困惑的阴云。她的指尖正灵巧地演绎着花式切牌——见此情状，女客发出了欢呼声。原来如此，会用到花式切牌，就说明当下正遭遇不顺吧。

“一般而言，带着女伴来的男客自尊心都很高。”我转回头来，而十九波先生的视线依然望向酉乃所在的方向，继续说道，“在恋人面前，可没法坦率地表示惊讶啊。”

“是这么回事啊……好像能理解他们。可能还有些人想看破其中的机关，好对女朋友展示自己优秀的一面。”

“客人有时也不尽在自己掌握，而小初相当不擅长应付这种情况。”

“啊，我之前听她说起过，每当这时她就会使用花式切牌牵制客人，好让他们尽快明白自己不是她的对手。”

听到我的话，十九波先生轻轻颔首。

“在我看来，小初的观点是不对的。”

“咦——？”

“享受魔术的方式因人而异，就算有人以看破机关为目的来观看那也无妨啊。小初把‘不可思议的事物就让它保有那份不可思议’奉作信条，但这只是从魔术师角度出发，只是单方面符合魔术师需求。若出于这种理由而强求客人的观看方式，我认为并不算正确哦。”

“是这样吗？”

“魔术师对挑衅之姿感到恐惧，其实是对被识破的可能性感到恐惧。然而，如果真的对自己的技术抱有自信，那就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评价。随对方怎么看，按理说都没关系。”

听完十九波先生所言，我再次转头看向酉乃，她已经在进行硬币魔

术了。或许是花式切牌非常奏效，客人都探出了身子，紧盯着酉乃的指尖。

“而且——”十九波先生的说话声又将我拉了回来，只听他温和地笑着说道，“连自己都信不过自己，还有谁会相信魔术师的魔法？”

他留下这句话后，便回到了厨房。

如果真的抱有自信，那就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评价。

不知为何，这句话神奇地说到我的心坎里。

嗯，个中理由，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有想要传达给柏学姐的心声，有想要以此鼓励她的想法，想对她说“希望你能继续音乐道路”，想对她说“我很喜欢柏学姐的音乐”。

可即使如此，我还是害怕这些话会遭到学姐的否定，结果什么都说不出口。毕竟归根到底，我也只是彻头彻尾的“别人”。

只要她说一句“你懂什么”就全完了。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橙汁。

“须川君。”

我回过神来，酉乃已经回到吧台了。我抬头看向她，她则指着橙汁，开口道：“你知道做一杯橙汁要用掉多少个橙子吗？”

“呃，这个嘛，要多少个呢……”

因为突然被搭话，我脑中有些惊慌。回想起来，她真是难得主动跟我说话。

“不知道，多少个啊？”

“十几个。”

她边说边盯着我看。

“哦，这样的吗……”

她这个说法也还是很含糊啊。

“好像还没完成。”

停顿一会儿后，她如此低语。

“嗯？什么？”

“我说，还不成熟。”

她窥伺着我的反应，眼神似乎不是在开玩笑——怎么说呢，这段时间以来，虽然我不时有这种感觉，但总没能进一步参透她的意图。

“啊，对了，酉乃同学，你也为自己的梦想烦恼过吗？”

面对我突然的提问，她眨了眨眼睛，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当然会烦恼啊，我也是一路经历了很多失败的，不过为什么问这些？”

“柏学姐最近好像相当萎靡不振……应该是对高考感到焦虑，而且还说出了放弃音乐学院这种话……”

我一点点将今天和柏学姐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了酉乃。

啊，我也只是想着各种“或许如此”。

确实，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别人”，更何况我还不懂得怀有梦想之人的心情和艰辛。说到底，我也只能凭想象去模拟他人的心情——这样的人无论说什么也许都没什么意义。

但，若是酉乃同学你——

若是梦想着成为魔法师的你——

“哎！酉乃同学，你能对柏学姐说点什么吗？就说说我们能做哪些事——”

“我觉得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她的回话和我的期待正相反。

“这是柏学姐的问题，我们没法开口。”她一边背过脸去一边说道。

“可是……实在没法放着不管啊，毕竟她能写出那么美妙的曲子。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不负责任，也承认压根没考虑钱的问题，可是柏学姐是真的很消沉，我想帮助她。”

我一连串喷出这些话，越说情绪越激动，对酉乃的不满也在扩大，索性就一鼓作气说下去了。

“酉乃同学，你可真是怪了，庆永同学有事那次你不是说希望帮助

有困难的人吗？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完全没打算去解决这次的事情——”

“其实我也很想做点什么的啊。”

仿佛在否定我的说法一般，她略微压低了声音说道。她极少会用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强烈口吻。

“我也在思考有没有能做的事。但这是柏学姐自己的问题，作为旁人的我怎么可以多嘴……”

“就因为这样，你才说什么都不会做吗——？”

将这句话说出口时，我也终于意识到了。

一模一样。柏学姐也是，酉乃也是，包括我也在内，大家其实都如出一辙。

都害怕自己会遭到否定，于是便无法付出行动。

如果真的抱有自信，那就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评价。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去鼓励对方——

“我，会去说的。由我来说，就对柏学姐说希望你能继续学音乐……也许很不负责，但这到底是我的真心话啊，所以没有办法。”

“你懂什么？”——即使会遭到这样的否定也好，即使会骂我讲话不负责任也罢，即使会被大人们笑话我是个多管闲事的愣头青也没关系。

总比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来得强多了。

所以我不再迷茫。

“酉乃同学可是魔法师哦？就这样视而不见真的无所谓吗？”

“我……”

我相信你的魔法。

想要帮助陷入困难的人，这是你的梦想。而我，相信它。

她合上眼，轻轻吐息。随后，直直地凝视着我，我觉得自己仿佛看到她眼中切切实实地燃起了象征决心的火焰。

没错，不只是我，就连你其实也是打心底里希望自己这么做的。

只不过接下来她说出的话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所谓魔术师啊，简直就——无论何时，总有本事反转结局。

“须川君，你想知道吗？‘怪盗3f’的真面目。”

“咦……？”

她的笑容透着一股恶作剧的意味，继续道：“魔法的存在，就由我来证明给你看。”

Q

酉乃称自己已经知道了“怪盗3f”的真实身份。

夕阳映射进了音乐教室，我坐在椅子上，透过视线多次向酉乃示意“既然你已把谜团解开，我可想听听你的讲解啦”。然而她还是完全不打算开口，这副腔调完全就是摆着架子不说真相的夏洛克·福尔摩斯[21]嘛。

她一直立在窗边，眯起眼远眺着染成一片淡红的天空。而我则看着她那映着落日余晖的白皙面颊。

“柏学姐会来吧？”

我实在忍不住嘀咕出了声，酉乃的视线依然停驻在窗外回应道：“我觉得她会来。”

我看向音乐教室的钟，今天的课也提前结束了，我们较约定的时间略早一些抵达了这里。

“我说，酉乃同学啊，差不多能告诉我了吧？就你说的，‘怪盗3f’的真面目，到底是怎么回事？”

酉乃转面向我，神色如常，轻轻叹了口气，仿佛在说“真拿你没办法”。

“虽然我原本认为要先得到柏学姐的同意才可以说的……那么，在学姐她到这里之前，我先按自己的想象来说明一下这件事情的大致情况

哦。”

听到这句话，我心道一声“来了！”，便调整了坐姿严阵以待。

“首先，虽然我一上来就拒绝过了，但还是希望你能注意，接下来我要说的全都是我个人的想象，并没有经当事人直接确认，只不过是围绕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推测而已。你能理解吗？”

“当然。”

她点了点头，右手拨弄着头发，仿佛在梳理它们，同时继续说道：“最开始，我和须川君你一样，认为这是个性质恶劣的骚扰，直到我们发现庆永同学的手帕不见了。”

“呃，此话怎讲……？”

“正如电影研究社的成员们目击的那样，有个女生穿过走廊，朝音乐教室赶去——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接下来那名犯人用刀子划伤了桌子，可在桌子上刻下3个f又有什么必要呢？”

“这个嘛，就是，诸如暗号之类的信息吧……”

“没错，任谁一开始都会这么怀疑，却并没有人注意到还有其他含义。其实这犯人的行为是出于偶然的，可就结果而言还是造成了划痕。”

“就结果而言……”

也就是说，那刻痕不是蓄意为之的？

她看着我，点点头，指尖依然在摆弄长长的秀发，用左手托住抬着的右手手肘。

“须川君，在柏学姐从洗手间回到音乐教室时，你注意过钢琴吗？那时候，琴键盖是开着的哦。”

“是这么回事，因为柏学姐去洗手间了嘛。”

“没错，演奏结束、准备回家时才会盖上琴键盖——既然如此，为什么那时候，琴上没有架着乐谱呢？”

“啊——”

对哦，确实，那时现场给人的印象便是柏学姐带着乐谱一起消失了——是的，乐谱不在琴上。

“很难想象在练习过程中不使用乐谱。那时候柏学姐弹给我们听的是她原创的曲子，而那份乐谱却不在琴上，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意思？难道‘怪盗3f’除了手帕还拿走了乐谱吗？”

“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犯人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乐谱，她不是把刀子竖插在桌上，而是用刀子去刺桌上的乐谱，把它们钉在桌上。但这样一来，那张桌面也就留下了刀痕。像这种老式的课桌，很容易被划伤。那些f的字样以及后面添补上去的痕迹都是故弄玄虚，就为了糊弄人。”

“谁、是谁，这么对待柏学姐的乐谱——”

酉乃回视着突然发问的我，又像摆谱似的稍作停顿，然后缓缓开口：“就是柏学姐自己。”

“欸……？”

“你回想一下她回到音乐教室时的情景，她明明只是看了看插在桌上的刀子，却能说出‘要是让老师知道有人把真刀带来学校就不妙了’这种话。确实，裁纸刀按说是没法扎进桌面的，可她说这是真家伙时那种确信的口气让人总觉得有些异样。但这也难怪，因为她知道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刀子。”

“这叫什么事啊？呃，你是说这些全都是柏学姐自己干的？”

酉乃走近刻着f的课桌，指尖触碰着桌面。如同是在进行心灵占卜[22]一般闭上眼睛，继续说明下去。

“我想大概是在庆永同学离开音乐教室以后，柏学姐和琉璃垣学姐之间发生了一些口舌之争。柏学姐正着恼于自己的音乐，而琉璃垣学姐可能说了什么，或者批评了她的作品。总之作为争论中心的乐谱就放在这张课桌上，应该有好几张吧，摊得稍微有些分散。与此同时，庆永同学的手帕也在同一张桌上，便被乐谱们给盖住了。而她俩都没有注意到

这点，继续交谈着。”

我边听酉乃说话，边注视着她所触碰的桌子，对刻在其上的f的真正含义展开想象。

“然后琉璃垣学姐从教室离开，柏学姐则把刀子对准乐谱插了下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不明白，不过可以想见那种想要破坏自己作品，想要亲手去作践自己作品的心情。柏学姐自暴自弃，用刀子去刺自己的乐谱。其实在她找到刀子，把它握在手中那一刻也许就意识到那是真正的刀具了。而当人自暴自弃时，会很想试试使用刀子，总之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种心情。刀子刺向乐谱，一次次地划拉，将自己的作品毁坏掉——对于在搞创作的人而言应该是可以理解此类冲动的。可与此同时，庆永同学的手帕就在乐谱下面。柏学姐不小心伤及了学妹珍视的手帕。”

“可是……那么‘怪盗3f’呢？三好他们看见的女生是谁？”

“我想那位大概也是柏学姐。电影研究社的成员们虽然知道柏学姐弹奏的旋律，但并没有直接见到过她，所以肯定没有发现那是她本人。”

“咦？这又是怎么回事？柏学姐不是在音乐教室里吗？”

“她在教室中把自己的作品搞得遍体鳞伤……我认为，接下来她八成是去了逃生梯那边，也许只是单纯地想呼吸一下外边的空气吧。或者——”

她话说到此便打住了。我还在等待她的后文，她却抬起了头，目光投至窗外。

“到外面之后，学姐她冷静了下来，然后很快意识到自己发过信息给庆永同学，告诉她手帕忘在音乐教室了。乐谱另说，但我认为她绝对不想被庆永同学看到手帕破了，因此必须赶在庆永同学回来之前把东西都收拾好，制造出‘东西不见了’的状态。不过和须川君你之前也经历过

的一样，那个逃生梯的安全门是无法从外侧打开的——”

啊，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她得先下楼一次，再通过教学楼里的楼梯回音乐教室。而且由于不知道庆永同学什么时候会到，所以得赶快。”

这就是三好他们所目击到的——“怪盗”的真面目。

香坂学姐那个“猛冲”的表述也能够让人信服了。

“可能是把手帕和乐谱藏到自己的书包里了吧，只是无法掩盖桌上的刻痕。而这里只有三张课桌，无论如何这些痕迹都会很显眼的。所以就对着那些刻印做了手脚，用刀子把它们弄得更抢眼——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想到还有别的东西被划伤了。此外，既然手帕已经消失了，那么就必须要一个‘有人盗取手帕’的桥段。柏学姐应该也不想让庆永同学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所以她便把事件处理成充其量不过是她本人受到骚扰的样子。”

当她说到此处时，音乐教室的门突然开了。

K

“就像酉乃同学所说的那样哦……”

柏学姐背着手将门在身后关上，走入音乐教室，总觉得她的表情带着点羞怯，神似忧郁状态下的酉乃。

酉乃转身面向柏学姐，定睛朝她望去。

“柏学姐，你和琉璃垣学姐之间发生了什么对吧？”

柏学姐却看着斜下方，轻轻点了点头。

“我是找小琉璃商量了。我跟她说，我对自己的曲子没有自信，已经吃不消了……所以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学音乐，我该如何是好。然后小琉璃说，这没什么好烦恼的……她说我的曲子很幼稚，也就是玩票的水准，还得意扬扬地把这种曲子弹给别人听，像个笨蛋一样……说如

果我都为此头疼了，那就快点放弃吧——”

柏学姐她失去了自信，看起来非常消沉，仿佛快要被身上的重担压垮，就此消失不见一般。

她已如乞求般向亲密的友人求助，然而得到的却是极度冷酷的回话。

明明是真心在期待着对方说出诸如“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没事的”等言语，明明就只希望听到这些话。

夕阳照在柏学姐洁白的两颊上。她眯起了双眼，似乎是感到霞光有些灼目。

“我被她这么说了呢……就认为自己的曲子已经用不上了，所以想毁了它。是真的想把撕烂的，但桌上有刀子，我看了看刀刃就意识到它是真刀……于是便用它把乐谱划得粉碎，感觉心情舒爽多了。只是当时我太深陷在情绪里，已经完全注意不到乐谱下面还有手帕……”

说着说着，柏学姐不觉抬起一只手，覆在了脸颊上。

有小小的水滴掉落在地板上。

“我真是太差劲了，弄坏了手帕还一声不吭……说不出口啊……”

酉乃走近柏学姐，将手伸向她的肩膀，温柔地抚摸着，仿佛在帮助她平静下来。

“没关系，庆永同学不会为这种事就讨厌学姐你的。”

“可我……”

“你们是朋友吧？学姐你在痛苦之中不小心弄坏了庆永同学的手帕——只是这样一件小事而已，有谁会责备你呢？”

“请坐。”酉乃小声劝道，并拉过一把椅子，让柏学姐坐了上去。

柏学姐低着头，用一只手遮住脸。将眼泪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

“柏学姐。”

酉乃在柏学姐的对面坐下，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桌子。她仿佛在窥探

柏学姐哭泣的表情，同时温柔地问道：“你喜欢音乐吗？”

柏学姐悲伤地吸着鼻子，喉头发出了哽咽声。这寂寥的声音，在一片寂静的音乐教室中轻轻响起。她没有作答。

酉乃向低着头、颤抖着的她伸出手。白皙的指尖梳拢着她的头发，手势温柔得宛如深爱孩子的母亲。

“我最喜欢有梦想的人了，自己也想要像他们一样笔直地朝前迈进。而对于那些让我产生如此想法的人，我都充满了感谢。柏学姐，我很喜欢你的音乐哦。”

柏学姐紧闭的双唇微微张开，震颤的双手无声地放下，仿佛脱力一般垂着。

“不过是我的拙作而已……”

“夫人，您只需说‘这是马里尼留下的伤痕’即可。”

酉乃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呃……”

柏学姐困惑地眨动双眸，酉乃则直视着她，温和地说道：“这是一名叫马克斯·马里尼的魔术师所说的话。柏学姐你还记得我上次给你看的魔术吗？那个用到刀子的魔术，它就是马克斯·马里尼的拿手好戏哦，不过它有一点美中不足。那是马里尼在一位贵族的府邸中表演它时发生的故事了。魔术当然大获成功，马里尼被众多观众的掌声所包围，只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也是那个魔术中唯一的缺点——当刀子刺穿扑克牌的时候，也会伤到桌子。马里尼把刀子扎在了那位贵族家代代相传的贵重桌子上，弄伤了台面。贵族家的夫人自然有所不满。这时，马里尼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话‘夫人，您只需说这是马里尼留下的伤痕即可’，学姐你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

柏学姐不解地看着酉乃，微微摇头。

“马里尼是一流的魔术师，他的魔术将桌子弄伤了，而他却说桌子的价值由此更上一层楼。如何？他的自信心真是强到把人吓傻吧？我想

没有人会像他这样说话。不过，虽说有可能会被当成厚脸皮，但当我们要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不应该胆怯。”

说到这里，酉乃露出了沉着的微笑，继续道：“柏学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她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了奇妙的小玩意儿，是长方形的细长白板，尺寸和片状口香糖差不多。

“咦……”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柏学姐甚至顾不上擦拭一下被泪水沾湿的面颊，便盯着那枚小白板看了起来。

酉乃把那枚小白板放在桌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一模一样的白板，将它排在前一片边上。之后又一枚，第三枚，第四枚，第五枚……这样连续不断地取出同样的东西，并排摆好。

“还没看出来吗？”

酉乃脸上浮现出略带狡黠的笑容，开始拿出黑色的小板，排列在小白板与小白板之间的空当上。一枚、两枚——正当我边看边琢磨这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柏学姐出声了：“是琴键，钢琴的……？”

“没错哦，这是钢琴的琴键。”

确实，黑白两色小板如同钢琴琴键那样整齐地排列着。酉乃则边回答柏学姐，边将双手十指轻轻凑近了这由纸板拼凑成的临时琴键上。

接着——

“当”的一声，高音奏响。

“咦……”

我和柏学姐同时惊叫出声。

就在酉乃将食指放到琴键上的瞬间，不知从何处响起了钢琴声。

酉乃保持着微笑，动作轻巧，十指无论怎么看都是在纸做的假琴键上跃动。

“当、咚、当……”

尽管还称不上是音乐，但这无疑是钢琴的音色，我不禁直接朝真正的钢琴那边看去——当然没有任何人坐在那里。

“当、咚嗡……”

不管怎么想，现在都是酉乃在演奏——用手指在纸板上移来滑去地演奏。

“当、咚咚、当……”

酉乃弹着钢琴，柔声说话，带着沉静的微笑，周身都包裹着浑如幼儿园老师般温柔满载的气息。

“柏学姐，我呀，只是像这样单纯地弹出声音而已，但如果是你的话就能演奏出之前那样震撼我们心灵的乐曲了，只有你才能做到哦。”

柏学姐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凝视着面前发出声响的板状琴键。

那音色虽有几分不知由来的寂寞气息，却能动摇聆听者的内心，令人印象深刻。

音乐，能动摇人的内心。

简直如同魔法一般。

“可是……”柏学姐低语，“我已经，不想再这么痛苦了……”

“当！”

最后一声琴音，仿佛在诉说着魔法已到此结束。

酉乃一脸真挚地说道：“我们拥有想要表现的事物，而且正是为此才咬紧牙关的不是吗？”

拥有想要表现的事物。

柏学姐无力低垂的指尖紧攥成拳。

酉乃又露出了温和的微笑，视线转向那架三角钢琴。随后再一次看着柏学姐，对她点头示意。

柏学姐也轻轻颔首。

椅子发出了响动——柏学姐站起身来。

她擦拭着眼泪，向前迈出了一步。

向着优美伫立在前方的黑色钢琴。

坐在琴凳上，掀开琴键盖，亮出白黑相间的琴键，并将手指置于其上。

柏京子静静地吐了口气，然后如同即将施展本领的魔法师一般，闭上双眼，集中精神——

华丽流畅的曲调如奔流般倾泻而出。

演奏激烈得犹如在表现她爆发的感情，但即使如此也不乏沉稳，她所奏响的旋律在音乐教室内回荡。

而琴声入耳的瞬间，我的身体深处便仿佛猛地受到震撼。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懵懵懂懂地想到。

柏学姐绝对无法放弃音乐，压根不用我们去说什么，她自己就绝对不会放弃的。因为，她是如此地热爱着音乐——无论如何消沉，不管多么受伤，也不会撒手放开自己心爱的事物，因此，还是会再一次站起来。

窗外，夜色的帷幕正在渐渐落下。

不过若仔细聆听，也还是能听见远处吹奏乐社的演奏声、棒球球棍将硬球[23]击出的鸣响声——它们都和谐地与柏学姐的旋律融为一体。

我看向酉乃。

她正面带微笑地看着我，那笑容温柔得令我沉醉。

梦的乐曲，已经不会中止了。

我如沉眠般安下心来，暂时将心灵托付于音乐。

“我说，酉乃同学啊，我有两个在意的地方——”

走在铺满落日余晖的道路上，我鼓起勇气张口提问。

“那三个f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

如果只是想把偶然弄在桌面上的划伤掩饰过去，我感觉还能有更多其他记号可以使用，比如刻个图案等。

“啊，那个啊——”

她看向我，露出一丝笑意——施展完魔法之后的她会变得稍微温柔一些，情绪也不错。

“那应该是演奏记号。”

“演奏记号？”

“Forte Fortissimo[24]——音乐里的强弱记号之一，意思是‘最强’。”

听到这些，我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音乐在柏学姐的心中到底扎根有多深呢？即使是在那些哭叫着、混乱着、无措着的时刻，最后出场的终究是自己所热爱的——音乐。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柏学姐跑到逃生梯上的理由是什么？酉乃同学，你之前有话想说的吧？”

“关于这件事，其实我也不清楚真相。”

她一边走，一边抬头仰望昏暗的天空。受她的影响，我也将视线往上——只见遥远的夜空中，有几点星尘在闪动着。

“只不过，她或许是想和幽灵走上相同的道路吧。这种突发式的冲动，想必谁都有过。而所谓自杀其实也就是没能抑制住这瞬间的冲动——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样啊……她真的很痛苦呢。”

“琉璃垣学姐说过柏学姐已经比其他人要来得幸福了对吧，确实，我也觉得柏学姐她是属于幸福的那类人群的。因为，这世上还有些孩子由于钱的问题，甚至都没有‘上音乐学院’这个选项存在。只是啊，在我看来，像这样比之他人幸福有余也好，怎样也好，与这个人自身的幸福是没有关联的。任何人都无法测量幸福。对柏学姐而言，这就是非常沉重、非常痛苦的事情。毕竟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普通人，但我们只爱关注那些像是新闻、影视剧里的戏剧化的人生或者具有社会性的话题，而真正有烦恼的人们却一直在为更平凡的身边琐事而伤透脑筋。”

面对这样的人们，如果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便会想要成为他们的助力。

她诉说着这些话语时的侧脸很是认真，而且不知为何，还很温暖。

在等待红灯变绿灯的时候，我们始终抬头看天。

如果我也能像酉乃所做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存在而使得某人的人生多多少少往好的方向转变；如果我也能够利用这样微小的契机而有所发挥。

尽管这有点像是个梦幻故事，但我认为，这种生存方式也不错。

尽管这种幼稚的想法有可能会被人讥笑，但我认为——

没错，我认为，有魔法师真实存在实在是太好了。

“Cardstab”ends. [25]

译者注

[1] “神经衰弱”：一种翻牌速记的对对碰游戏，每次最多开两张牌，开完牌便继续合上，玩家需要记住所见牌的位置和花色进行配对。

[2] 磔刑：一种古代酷刑。

[3] 乐福鞋：一种无系带的一脚套式皮鞋，宽低跟、低帮、方圆头，属于休闲风，一般日本女学生穿制服时就会搭配这种皮鞋。

[4] 文化祭：日本学校一年一度的全校规模集体活动，以班级为单位申报节目或主题活动，如班级炒面摊、班级咖啡馆、班级鬼屋等，由班级自行策划、组织、布置，文化祭活动日一般会持续一整天，当日开放接待校外人员参观，是日本学生的重要集体活动。

[5] 黄油土豆：一种在日本较为常见的快手家常菜，将整颗土豆蒸熟，稍微压裂，趁热在上面放一块黄油，再淋上一点酱油即可。

[6] 事件旗标，即“flag”。原本在游戏汇编中，flag指某一事件的判定依据，往往是前面某段程序代码，这段代码一般被称为flag。而在玩家体验中，flag指明显能增加好感甚至是确定线路的关键事件。后来flag一词在网络流行，意思则变成了某种坏事的预兆。

[7] 定时制：日本学校的一种学制，和“全日制”相对，按时间段来区分课业和学生，通常有日间课、夜间课，有时也会开设函授课。

[8] 偏差值：日本衡量学生的考分处于同届所有学生群体中何种位置的数值化标准，按统考考分，经偏差值计算公式得出，一般说来偏差值越高成绩越好，在同届中排名越领先。

[9] 假面骑士系列：日本著名的特摄系列。“特摄”即“特殊摄影”，是一个日本名词和电影类型，使用微缩模型加光学摄影合成以及特殊效果等现场特殊技术来制作出现实中本不存在的或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比如国内熟知的“奥特曼”系列即为特摄作品。

[10] 奥尔菲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救回亡妻勇闯冥府，感动冥后，命他在走出冥府前不许回头，否则他的亡妻便无法再回到阳世。

[11] 花式切牌（Flourish）：由玩家将扑克牌在手中组成各种复杂的结构组合，通常以造型美观多变为主，不是非常注意牌序。

[12] 西比尔切牌（Sybil Cut）：1992年由魔术师克里斯·肯纳（Chris Kenner）在其著作中提出首个花式切牌技巧——五段展（Five Faces of Sybil），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鼻祖，从此花式切牌风靡魔术圈。

[13] 杰克逊5（Jackson Five）：一种花式切牌。

[14] 雷纳德·格林（Lennart Green）：世界著名近景魔术师，尤其擅长扑克魔术，享有“牌王”称号，也有日本青年魔术师高桥匠、中国香港魔术师林卓杰等优秀弟子。

[15] werm：一种经典的五段式切牌。

[16] “包”原文是packet，酉乃指牌叠，须川君以为是网络通信中的数据包。

[17] 网络安全色，即“Web Safe Color”，在计算机最大支持256种颜色的年代，其中216个色彩在不同的显示设备和操作系统上表现基本一致，便被定义为通用的安全色，另外40种颜色则由品牌商自己选择。

[18] 楼梯平台：楼梯梯段与楼面连接的水平段，或连接两个梯段之间的水平段，供楼梯转折或上下楼者略作休息之用。

[19] 斑点云：大片呈斑点状的云朵，是一种景观现象。

[20] 立式钢琴，即“Upright Piano”，比起三角钢琴要更为节省空间，也是因为节省空间的需求而诞生的。

[21] 夏洛克·福尔摩斯：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主人公，作者是阿瑟·柯南·道尔。

[22] 心灵占卜：一种未能证其真伪的“超能力”，据称，拥有心灵占卜能力的人只要通过触摸物品或他人，无须语言文字等交流即可得知该物品或该人的相关信息。

[23] 硬球，即硬式棒球，指的是一般的男子棒球，与软式棒球（国内多称为垒球、女子棒球，多为橡胶球）相比，所用球的球体重量较大、硬度较强，内芯为软木、橡胶或类似材质，表面用红线将皮革缝制而成。

[24] Forte Fortissimo：简写为fff，是音乐强弱记号。同类还有“Forte”简写为f，意为强；“Fortissimo”简写为ff，是强度介于f与fff之间的次强。

[25] 这句英语意为：“刺牌”表演结束。

不可靠的预言

“我看见了，”萨琳娜平静地回答，“但你以为我是用凡人的肉眼来看着你的吗？我看着自以为没有被我看到的你脱去那身土气的灰色裙子，看着你放下头发，在黑暗中横陈自己牛奶般白皙的躯体……”

——萨拉·沃特斯《半身》 *

注释

* 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是英国现代备受瞩目的作家，以创作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小说而出名。代表作品有《轻舔丝绒》《半身》《荆棘之城》等。其中《半身》（*Affinity* ）曾获毛姆文学奖，并被改编为影片《灵契》，而《荆棘之城》（*Fingersmith* ）则是口碑剧作《指匠情挑》的原作。——译者注

A

“所谓幽灵，是存在的哦。”

酉乃轻声说道，并拿出了一组旧旧的小黑板，总共有两块。它们和笔记本差不多大小，黑色的板面上泛出了绿莹莹的斑驳，四周用木条框起。

在“灰姑娘”略为昏暗的灯光中，烛火忽然摇曳了起来，感觉有些瘆人。

“这个呢，是我在伦敦的古董店买到的，须川君你也知道的吧？不同于现在，在那些没有笔记本的年代啊，孩子们学习时就是用黑板来做笔记的哦。”

确实，这是在《红头发的安妮》 [1] 里也登场过的道具。酉乃看着貌似对黑板感到很稀罕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不吉利的话：“这组黑板里，寄宿着它原来的主人——一个叫作娜塔莉的女孩子的灵魂。”

“咦……？”

“据说她是溺死在河里的……之后，黑板就带上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了，须川君你能帮我选一张牌来试试它吗？”

我从酉乃铺开的牌中抽出了一张，是方片皇后。随后，我将它牌面朝下放在吧台上。

“记住它了吗？记住了就在心里好好回想这张牌……”

她的脸上浮现出有些艳丽的微笑，把两块小黑板重叠在一起——先在黑板之间留出一点空间，往其中置入一支白色粉笔，然后将它们彻底合上，不留间隙。

“好了，来试试吧！当然了，这个实验必须要借助于娜塔莉的力量，所以进展未必会很顺利就是了……”

她将视线投向小黑板，眼神很是认真。我则是从之前就觉得有股寒

气顺着我的背脊慢慢爬上来，循着这种感觉，我惴惴不安地环顾四周，耳中却响起“叽——”的一声。

突如其来地……

从某处传来了疑似刮着什么的声音……对了，正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时所发出的那种音色。

“呃，等等，酉乃同学，这个声音……”

她的嘴唇则凑近了指尖，做出“嘘——”状，示意我安静。

“这、这是什么声音……”

“是娜塔莉哦……”

不久后，这持续不断的微弱声响便停止了。

合在一起的黑板被慢慢打开。

在板面上，明明黑板闭合时，那里确实没写任何字，可现在，那上面却有着歪曲而不祥的英文字母，就像是力竭之人出于对生存的执念而写下的死亡信息[2]，内容为：

Queen of Diamonds.[3]

我发出了堪比玻璃碎裂般的惨叫声。

2

和女孩子一对一单独约会，在时髦的甜品店里吃着甜美的草莓奶油蛋糕，一同度过令人陶醉的时间……我不可能对这种情节毫不向往。更确切地说，这是梦幻般的美景，是令人殷切盼望的场面。

而现在，我就正在和一名女孩子一起吃着草莓奶油蛋糕——海绵蛋糕胚融化在舌尖上，草莓那高雅的酸味在口腔中扩散开，还有完全不会腻人的生奶油。这是我迄今为止吃到过的蛋糕中，最美味、最优质的。

红茶的芳香在轻柔地撩动鼻端。

而面前的，是面带微笑、抬眼看着我的绝世美少女。

她有一头微卷的黑发，还有魅惑的双唇、狭长而秀美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白皙而柔嫩的面颊透出淡淡红晕。

这就是一年级C班的八反丸芹华，戏剧社、播报社成员。

等等，为什么我会和八反丸两人独处，还吃着甜点啊？

事到如今我才开始反思这件事情，压抑住自己几欲爆炸的心脏，用颤抖的手将蛋糕往嘴里送。好吃归好吃，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眼前的戏剧社美少女正悠然地微笑着，用优美而雅致的姿态品着红茶。我正和女孩子单独相处！而且还在享用蛋糕！而且对方还是一名人人艳羡的美少女！

此情此景我还是头回经历，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又不能老低着头，可当我向上看时，又见她带着动人的微笑凝望着我。为了避开她的视线，我也只好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总之全程都在观察店里的装潢。

即使如此，还是不时会败给诱惑，朝她看去。

人类是无法从美丽的事物中逃脱的。

她的笑容，此刻只为我一人。

一想到这一事实，我便不由嬉笑了起来。

“须川君，你怎么了？”

八反丸同学优雅地微笑着伸出手，温暖的指尖触碰着我的手——指尖所及之处，传来酥麻的感觉，在我的手背扩散开去。

啊啊，神啊……

3

事情起源于我的一本随行笔记本[4]。

放学后，我照例错失了找西乃说话的时机，正打算一个人踏上寂寞的归途，却发现一直放在口袋里的随行笔记本不见了，也不在我的书桌、书包或置物柜 [5] 中。我记得今天用它做过一些简单的备忘录，因此多半是被遗落在了某处吧。

我校教职员办公室门前有一个类似于橱窗的设施，用来放置待认领的失物。这样一来，失主们一眼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遗落的东西有没有被送到此处。我也试着过来找找看，不出所料，橱窗里有一本随行笔记本。于是我便找到负责失物认领工作的向岛老师，因为橱窗是锁着的，没法擅自拿走里面的物品。

教职员办公室此刻正颇为热闹，其中还有几个学生的身影。

这番光景可真是久违了。

啊，到底是考完了——我心想。

其实直到昨天为止我们还处在考期——由于这所学校是二学期制 [6]，第二学期期中会有考试。当然，这期间是禁止学生出入教职员办公室的。按我听到的说法是几年前曾出现部分学生考前盗取试卷的违规事件。打那之后，凡在考试期间，教职员办公室好像至少要有一名教师常驻。不过不管怎样，一旦考完，那股杀伐之气便会消失，也能听到闲聊声，让人深深地感到如同待在家里般自在。

向岛老师是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男士，有种大叔特有的可爱感，因此在女学生中也很有人气。他拿着钥匙从办公室中走出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哎呀，原来失主是须川君啊，我还认定这是女生落下的东西呢。"

我的笔记本外皮花色并不是很女孩子气，所以意思是说我的字迹很像女生啰？

"您看过里面吗？"

"因为本子里也许有写名字，就姑且看了一点点哦。"

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笔记本从橱窗里取出，递给了我。

“啊，不对，不是这本。”

这本淡蓝色的随行笔记本不是我的。非要说的话，它的设计风格确实是偏向男性。我之前有事来教职员办公室的时候，在失物招领橱窗里见过它，似乎是几天前就被保管在这里了。

“咦……抱歉抱歉，我还以为失主终于出现了呢。”

“请问，这本本子是考试前就在这里了对吧。”

“嗯，是的。会是谁的东西呢……”

“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吗？比如名字之类的。”

“嗯——没写啊。”

“假如之前是把本子给忘了，那到现在一般也该发现了吧，就像这样……”

我不假思索地翻动着向岛老师交给我的随行笔记本，纸张发出了“啪啦啪啦”的翻页声。虽说窥视别人的笔记本是极为欠妥的行为，但我是考虑到其中或许会有线索才会这样做。嗯，我说的是真的。

这本随行笔记本就跟全新的似的，几乎没写任何东西。

只有备忘录栏里有一些潦草的字样。笔迹不带任何特征，分不清书写者是男是女，不过总觉得这像是一份清单：

1.八反丸芹华	198
2.涉谷美铃	196
3.酉乃初	195
4.鹿岛纯也	193
5.饭塚桀	192

什么呀这是……可爱排行榜吗？后面的数字又是什么？萌萌指数吗？不对，萌萌指数又是什么？还有啊，酉乃居然不是第一名，这不可饶恕——唉，倒也总好过有其他人注意到酉乃的可爱之处……欸，再仔

细看看，这里面还有男生的名字呢。

“这是什么啊？”

“有写什么东西吗？”向岛老师正准备瞄一眼笔记本里的内容，却又打消了念头。

“哎呀哎呀，须川君啊，随便翻看别人的本子可不是值得称道的行为哦。”

“啊，对不起，不小心就……”

我慌忙把随行笔记本合上。

“这是我的。”

清澈而又凛然的声音响起，我循声回头。

来人有着朴素的黑色长发和文静沉稳的相貌，大大的黑眼珠透出坚定的意志。她大剌剌地走过来，夺过我手中的笔记本。

是饭仓静香。

她的大名我还是听说过的，而之前也见到过她。

她以准到吓人的占卜而在女生群体中闻名。

“别随便看里面。”

她的眼瞳中闪动着暗色，散发出强烈的意志。被这双眼睛一瞪，我不禁背后一凛。为何此刻我会觉得她和酉乃很像呢？

4

次日早上，我心不在焉地走在走廊上，发现公告栏前人头攒动。说起来，今天是向学生们反馈考试结果的日子。凡定期考试，我校都会把各科成绩最优秀的十几名考生按科目类型分别公布出来。当然，我的成绩相当普通，所以也不会特意去了解这个排名榜。

话虽如此，既然离上课还有一些时间，去看看名列前茅的几位姓甚名谁也不坏。

英语科目的高分得主——

1.八反丸芹华　　198

2.涉谷美铃　　196

3.酉乃初　　195

4.鹿岛纯也　　193

5.饭塚栞　　192

啊，果然八反丸同学的头脑非常聪明啊——成绩优秀又是美人，再加上专业级别的演技、独特的声音……确实是一名完美小姐[7]了。

而酉乃居然是第三名，好厉害！我都不知道她擅长英语！但这么说来，口试的时候她英语倒是说得很流利。而我就完全不行了，哪怕听日本人说英语也分辨不出是否正确和流畅。之前也是，口试前的口语课上我和庆永同学两人一组进行对话，真是彻底没辙。我俩的英语都差到令人绝望，根本没法交谈下去，在自我介绍环节说得磕磕巴巴。不过为什么用英语作自我介绍时，要区别使用“from（来自）”和“live in（住在）”？庆永同学一词一顿地说着：“I...come...from...Nagaoka.I...live...in...Saitama.”可比起她，我是生在埼玉长在埼玉的啊！结果就把同一件事重复回答了两次。而且就算不报县名改报市名，我土生土长的城市也叫埼玉。不对，话题有些扯远了。[8]

然而……

那个……

怎么回事，这个顺序我之前在哪里看到过吧？应该是看到过的。嗯……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既视感？

“啊——！”

我在走廊上大声地叫了出来。

大家都讶异地回头看着我。

“啊，没事，嗯……”

我边笑着打岔糊弄过去，边思考着。

这个排序和饭仓同学写在随行笔记本上的“可爱排行榜”一模一样。

不过且慢，那个本子可是考试前就放在失物招领橱窗里了……而考试结果则是今天才公布的——

嗯？等等，这什么情况？

5

上午的课几乎完全没听进去，毕竟——英语考试的结果可是写在了失物招领橱窗里的随行笔记本上啊……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若把它当成是碰巧，也不可能连排名和得分都和实际情况一致。饭仓同学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在考前就得知考试结果的啊……

体育课结束后，我回到教室，陷入深思。织田同学和庆永同学却来找我说话，似乎是因为我整个人都处于呆滞恍惚之中，让人看着就闹心——所以我刚才到底是怎样一张呆脸啊！

虽然犹豫了一下，但我还是把这件事讲了个大概。该说是果然吗？她俩“果然”也都歪着脑袋，感到困惑不解。

“啊，不过不过，”织田同学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看向庆永同学说道，“那个，是裕小美捡到的吧？就是考试之前那个蓝兮兮的。”

裕小美是谁啊？我有那么一瞬间没反应过来。

我看向庆永同学，只见她眨眨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那个本子就掉在走廊上，虽然我没有看里面……原来如此呀，本子里写了这样的内容吗？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呢。”

说起来，她俩好像对日常遭遇的谜团不太感兴趣，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生日和占卜上去了。说什么她们两个都是大月 [9] 出生的，因此性格稳重而且很处得来，还边说边相互点头表示彼此认同。可3月生日的我也是大月生的啊，生在大月的人全都很稳重吗？慢着——话说，织田

同学可怎么看都不是沉稳老实的人。

这件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那么，这种时候能拜托的当然也就只有身为魔术师却兼备名侦探级别推理能力的酉乃了。想到这里，我便看向坐在我附近位置上眺望着天空的酉乃，正准备开口叫她，却开始上课了。

而中午我也同样打算去找她，但她则又照例一到中午就不见人影。大概是最近泳池那里越来越冷了，她会去那些空无一人的教室或旧教学楼的楼梯一角窝着，要找到她也得大费周折。不过我最近还是往她跟前跑得很勤，由于聊得不起劲是常态，所以我就以请她开小灶变魔术给我看为乐了。只是，唉，虽然我以前开始就有这种感觉——该说她小气吗，每天只肯展示一次。明明在“灰姑娘”就会表演更多的，但对我，她绝对只有这一句话：“今天已经演完了，下次再说。”

我大略扫了一遍那些没人会去的地方，也就只有今天没能找到她。已经没有其他头绪了，无奈之下我便去了C班看看。那里有我的朋友三好，八反丸同学也在同一个班上，以及最重要的——饭仓静香本人。

我打开C班的门，往里探头探脑，只见三好正坐在自己靠窗的座位上，呆呆地抬头向上看着。他这是怎么了？看表情简直就像是被幽灵附身了！

随便跑去隔壁班的教室总让我有点心虚。就在这时，我的视线与正在跟其他女生说话的八反丸同学对上了。她露出一个充满魅力的笑容，对我轻轻招了招手。

“来得正好。”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臂动作示意我往三好那里看。

“他都那样了，你能想点办法吗？”

“叫我想点办法……呃，可他这是什么情况？”

三好茫然地干张着嘴。

“好像上身了哟。”八反丸同学把脸凑近过来，在我耳边轻语道。

她秀发上洗发香波的芬芳令我的身体本能地僵硬，动弹不得。她、她呼出的气息直吹我的耳畔……她的制服领带系得松松的，制服衬衫的领口微敞，我的眼睛不受控制地往她胸口方向看去。

“那个，你、你说，伤身……是指疲劳伤身吗？”

“是上身，就是被附身。”

她又与我拉开距离，伸出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嘴唇。

“这样下去，一直到寒假都没法拍摄电影了呀。”

三好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还是呆若木鸡地望着天花板。我慢步走近，试着在他眼前挥挥手。

毫无反应。

没办法了，我对他使出一记“额头弹”，他惨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你干吗啊波奇！别吓我啦！”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他顺了顺气，四下打量着，眼神东张西望游移不定的，完全就像是在畏惧着无形的暗杀者。

“是……那个啦。我看见了。”

“什么啊？”

三好都不肯跟我四目相对，只是保持着这份可疑的举止，继续说道：“就是那个藤井绫香……”

“哈……？”

又来，还想吓唬我啊？但这套已经行不通了。酉乃在之前的“3f一案”中便解明那并非幽灵干的好事，不过我没有告诉三好具体经过。

“真的，是真的！真透了！那真的是藤井绫香！”

三好抓着我的胳膊，神情已形同恶鬼，整个人抖如筛糠。

我心想：原来如此，演技了得啊。

“真是的，怎么可能会有幽灵呢？啊，对了对了，上次那件事已经

解决了，事到如今你吓我也是白吓哦。”

“才、才没有！你信我啊，是真的！”三好湿着眼睛向我哭诉道，“是真的啦！我看见了啊！藤井绫香在天台上啊！”

我大惑不解地看向八反丸同学，她也一脸头疼地耸耸肩。

“我、果然、被诅咒了……因、因为那部电影。我贪图好玩，就拿幽灵来做主题，拍摄地点也都和幽灵有关……这个、这个就是作祟啊！货真价实的作祟啊……”

“先冷静一下……怎么想都是你看岔了吧？就是把偶然上了天台的女生错看成幽灵而已嘛。”

听到我这么说，他把头摇得直晃。

“不可能的，波奇……”

他面无血色，发出呻吟般的语声：“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女生，在现在这种季节里还穿着夏天的制服白衬衫啊……”

6

天台上有藤井绫香的幽灵出没一事，在高一学生之间也相当有名。自从今年9月起，已经有相当人数的目击者了，因此不光是女生，就连男生们也没人接近天台。不过那里本来就上了锁，没有钥匙也无法上去就是了。

上不去的天台，穿着夏季制服的女生……确、确实哦，都是不可能的要素，不可能的。

“夏季制服耶，真是越来越有幽灵的感觉了呢，这个月关于‘身穿白衬衫的女生站在天台上’的话题多得很哦。”

八反丸同学的话让我一会儿回头看看后边，一会儿又重新看向窗户，反反复复地。

“藤井绫香会在怀有梦想或希望的人面前出现，”八反丸同学喃喃地

说道，声音里很明显带着兴味，“被她迷惑的人呢，就会像藤井绫香一样失去自己的梦想，然后很快死去……”

这怎么可能，按说不会的。

“或许请她确认下会比较好。”

八反丸同学这么说着，将视线投向了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的饭仓同学，眼神里颇有些恶作剧的意味。

“她好像可以听到藤井绫香的声音。”

不会的不会的，没这个可能。

“波奇！”三好突然之间猛地握住我的胳膊，我差点叫出声来。

“去、去帮我确认一下啦！你应该办得到的！快证明给我看，藤井绫香的幽灵不存在！”

等等，为什么是我去？

“须川君，拜托了，”八反丸同学的请求听上去并不诚恳，“这样下去，三好同学就会因恐惧而没法拍片了呀。”

这……莫非三好他果不其然就是在骗我？

唉，算了，既然我也有事想问饭仓同学，能试试和她说点话大概是件好事——没错，我可并不相信幽灵的存在哦，嗯……

要是在这个当口逃回去，可就正合了他们的意。

总之我答应了他俩，然后向饭仓同学的座位走去。

坐在她附近的女生小团体正热火朝天地谈论着岚和关8之类的话题，好像是在说要去看年底的跨年倒计时演唱会什么的，还发出阵阵尖叫，声音尖锐高亢得简直刺耳。[10] 我想就算我跟饭仓同学打招呼，她也听不到吧。

饭仓同学原本正低着头，视线聚焦于桌面上的一点，此时却冷不丁抬起脸，非常唐突地冒出一句话——

“吵死了——！你们傻吗？！好好看看现实啊，现实！”

她的声音低沉到令人胆寒，话一出口，女生小团体便又归于平静。

她们红着脸瞥她一眼，最终还是压低音量相互说起了悄悄话，都是些诸如“她那算什么啊，超烦的”“虽说是没有可能啦”的内容，渐渐地，话题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饭仓同学朝那些女生投去了一个满是憎恶的眼神，之后又将视线落回桌面上。

“……”

老实说，很难搭话。

我回头看向三好，可他为什么在做胜利的手势啊！是想说“加油啊！”“别输了啊！”吗？！八反丸同学也面带微笑。

我叹了一口气，迫于无奈，只得开口：“那个，饭仓同学……”

“须川君，你是来问那个笔记本的，对吧？”

“咦……？”

简直就像是预知到我会过来找她说话一般，她毫无预兆地出声，并缓缓地转而面向我，脸上浮现出了瘆人的冷笑。

“我写在随行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考试结果一样，这让你感到很惊讶，很头大是吧。”听口气，她似乎兴致盎然，双眼亦闪耀着诡异的光彩。她继续说道：“而且你好像整个上午都在为这件事伤脑筋，连上课内容都没好好听进去，被鹤见老师点名答题的时候也没答上来哦？那个提问的正确答案是‘诚实’，记牢了？”

这人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这些可都是我个人的事啊，更何况还都是些其他班的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不，这个……”

我现在满脑子都充斥着“为什么”，连话都说不下去。饭仓同学则发出“哼”的一声鼻音，兴致索然地别过脸去。

“啊，那个……饭仓同学，你那本随行笔记本上写的，是英语考试的前几名吧……？为什么写了那些东西？”

“没什么特别理由，我只是比较在意英语方面的竞争对手而已。”

是吗？那么问题解开了——才怪。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为什么写得出来？那毕竟是考试结果啊，你不可能知道的。再有，那个本子在考试前就在失物橱窗里了……这就说明……”

“简单，”她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无所不知，因为绫香全都会告诉我的。”

“绫香是指藤井绫香同学？”

“是。”笑意出现在饭仓同学的侧脸上，她继续说道，“她既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所以我只要倾听她的声音就能知晓全部哦。”

我看着在教室的喧闹声中窃笑的她，一个词组于脑海中模模糊糊地浮现——货真价实的灵能力者。

上课铃响了，我却仍低头看着她，哑口无言。

7

我计划在放学后赶紧找酉乃商量一下。这事毕竟挺骇人的，因为幽灵不可能存在啊……没错，不存在的，其、其实我才不会去信那些非科学的东西呢，尽管它们本来就没多可怕，我说真的。

“须川君你怎么了？脸色很差。”

课一上完，还没等我开口，酉乃就立刻细看我的脸，对我说了这些话。

“不，不，没什么，我不怕哦。”

“怕什么？”

“啊，这个嘛……”

“须川君。”

这次叫我的人不是酉乃，而是八反丸同学，她那股清透又别有一番

沉稳感的声音是不会被听错的。她在教室门口露脸，招手示意我过去一下。

酉乃扫了八反丸同学一眼，然后拿起书包就走——大步流星地，连看都不看我。

“呃，等等啊，酉乃同学？”

那个，我有事找你……

“再见。”

她头也不回地说完，就通过教室的另一扇门离开了。虽然我也隐隐感觉到她和八反丸同学毫不对盘……

然而，八反丸同学似乎对此毫不介意，绽出一个绝色的笑容，对我挥着手。

“呃，请问有什么事吗？居然跑我们班来了……”

只要一和身材如模特般高挑的八反丸同学说话，我好像就会改用敬语，总有种在和前辈对话的错觉。

“我呢，和饭仓同学约好了，有点事要问她。”

八反丸同学微微笑了。

“呃，要问些什么呢？”

“当然是藤井绫香的事啰。”

我被她领到了C班，只见饭仓同学正百无聊赖地用手支着脸。

“饭仓同学，稍微聊一下刚才跟你说的事好吗？我请你喝咖啡。”

饭仓同学看起来就不太乐意，毫不掩饰地摆出一张嫌烦的脸，但并没有拒绝八反丸同学。

八反丸同学带我们去了一家离学校很近的咖啡店，店面是用砖砌成的，非常时髦。门口的店招牌上写着“咖啡奶油”[11]。

饭仓同学坐在咖啡桌的最里侧，我和八反丸同学并排坐在另一侧。

八反丸同学向人到中年的店长点了三杯咖啡，双手手肘架在桌上，下巴则搁在交叉的十指上。

我都没法把头好好抬起来——不，并不是因为我对桌面下的光景有所在意。嗯，绝对不是想看八反丸同学短裙中伸出的苗条而柔软的大腿，绝对不是。只不过，总觉得，那双腿会偶尔稍稍触及我的腿部，然后，我就忍不住，有一点儿，上心了，嗯……

“那么……饭仓同学，三好说看见了藤井绫香的幽灵。他是我们电影研究社的编剧兼导演，现在被吓成那个德行，都有人说这下岂不是没法顺利拍片了？而且社团里的女孩子们也很害怕，我问你哦，你是真觉得有幽灵吗？”

“这个嘛，虽然我也不太清楚。”饭仓同学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小声嘀咕，“穿着夏季校服？”

八反丸同学点头。

“戴着眼镜哦？红框的。”

“大概吧，不过我没有听到镜框颜色这么细节的部分。”

藤井绫香戴眼镜这一点对我而言是新情报。虽然我不知道三好看到那个幽灵时人在哪里，但若是从远处瞧见的，那也难怪看不清镜框的颜色啊。

“那不就是真的吗？绫香是在9月中旬去世的，所以现在就算人已经没了，她也还是穿着夏季校服哦。”

“确实……那么藤井绫香她……”

“等等。”

饭仓同学突然伸手打断了八反丸同学，然后眯起眼睛盯着我看。

呃，怎、怎么了……？

不过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她并不是盯着我，而是盯着我的后方。

总感觉……好像有谁在我背后。

我不禁回头，可那里只有空着的咖啡座。

“这里也有。”饭仓同学小声说道。

“这里？”

面对八反丸同学的询问，她边用食指指着我背后的咖啡桌，边答道：“那边有个和绫香很像的女孩子，但看起来模模糊糊的，我也不好断定是她……”

“哦……”

就连八反丸同学也顿住了呼吸，我则没法再次回头向后看。

店主将三杯咖啡并排放在我们桌上。

“请问，”饭仓同学对店主开口道，“是不是有个女生常来这里？和我们差不多年纪，戴着一副眼镜。”

“戴眼镜的女生吗？”

“就是在那边和店员——和那个打工妹店员说话的女生，名叫藤井绫香。”

饭仓同学的话杂乱无章，店主有些害怕地看着她。可听到这个名字后仍惊讶地睁大了双眼，点了点头。

“啊，是去年过世的那位同学。是的，她以前常来，和在我们店工作的孩子很亲近，不过那孩子也已经辞职了。”

“这样吗。”

店主看起来有些摸不着头脑，回到了柜台内侧。

我和八反丸同学都陷入了茫然之中。

果然是真的……不会错，她看得到幽灵。

我的背脊打了一阵冷战。

现在，藤井绫香的幽灵，正坐在我背后的咖啡座上——

突然，我放在桌下的手被握住了。

我差点为此惨叫出来。

然而这并不是灵异现象，而是八反丸同学的手伸过来放在我手上，仅此而已。不对，什么把手放在我手上而已……呃，我的手可是被握住了啊……还是不对，我的五指都被缠住了……等等啊，还缠这么紧……

指尖有些汗津津的，那温软的触感黏了上来。

啊，原来如此，就算是八反丸同学也会害怕呀，到底是女孩子嘛。对了，这种时候为了给她勇气、安慰她，回握住她的手才是身为男人的担当吧。嗯，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呃，即使这一瞬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握女孩子的手，嗯，也别考虑自己想牵的其实是酉乃的手了，因为现在我应该让八反丸同学勇敢起来呢。

我握住了八反丸同学的手，而她也暗暗加力回握了。

我心跳得几近发痛。

“饭仓同学。”八反丸同学恢复了镇定自若的表情——虽然还是在桌下紧握着我的手不放。这真是，不禁让人觉得非常可爱呀，明明就不用这么逞强的。她继续说道：“你会占卜对吧，在女生之间好像也很有人气的样子，是因为藤井绫香的幽灵在给你支招吗？”

“怎么说呢，最近她们都觉得害怕，正躲着我呢。那些人都只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来拜托绫香。”饭仓同学语带轻蔑，仿佛在嘲笑那些女生，“绫香和我关系很好，对我是有问必答，我只是用这种方法对她们做了类似于占卜的事。”

“那现在呢？可以对我们也做一次看看吗？”八反丸同学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说道，“就算藤井绫香对你有问必答……但她能看透我的内心吗？”

再怎么厉害也办不到这种事吧。

“可以哦。”

饭仓同学却如此说道，言辞间充满自信。

“不过也不能把话说死，因为我不确定绫香肯不肯在这种事情上把力量借给我……对了，有个好办法。”

说完，她从口袋中取出一本红色的随行笔记本。撕下其中一页，得到了一张四四方方的纸。

她把圆珠笔和那张方纸放在桌子中央。

“你们俩一起想个词出来，英语和日语的都行，但你们要是商量出

声那我也会听见的。所以就由一个人把词语写在纸上，另一个确认一下，其间我会转过去背对你们的。”

原来如此，这确实很公平，她应该无法得知我们想了什么词。

我看向八反丸同学，她耸了耸肩，示意我可以开始了。

饭仓同学也的确转身向后，而且那里也没有镜子之类的东西。

我思考着用哪个词。

然后我将手从八反丸同学的指间抽出来，握住了圆珠笔，在纸的正中间写上了“魔法”二字。

“写好了？”

“写好了。”八反丸同学答道。

“你们俩都确认过了哦？那么把纸沿着中线对折，然后呢——保险起见还是再对折一次，折完检查一下透不透光。”

我们一一照做，将纸一折四，这下纸上的字就不会透出来了。

饭仓同学转回身来，对我手中的纸片漠不关心，倒是取过桌边的烟灰缸，把它放到桌子正中。

“给我一下。”

她说完，便从我手中接过纸片，撕得粉碎，兴味索然地将之扔进烟灰缸——我紧盯着她的动作，她根本没有调包的可能，是切切实实地把纸片撕碎并扔掉的。随后，她居然划亮放在桌上的火柴，点燃了烟灰缸中的碎纸。

火苗逐渐扩燃开去，烧成一片。

“这下知道正确答案的只有你们俩了……”

她准备怎么办？要怎么才能猜中？

如果她当真命中，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她换了我的纸。可如今那张纸片却在烟灰缸里一点点化成灰烬。

“虽说是看透你的内心，不过绫香也只能知道你们正拼命想着的东西……你们俩一起想象一下好吗？在你们的脑海中，有一本没用过的笔

记本。你们就往它崭新的内页正中写上刚才想好的词语试试……对，就是这样，慢慢写，用力点。”

我遵循她的说法，在新本子的内页正中，大大地写下“魔法”一词。

饭仓同学闭上眼睛，仿佛在和谁交谈一般，侧耳倾听着什么。

“这样吗……啊啊，好好笑，须川君你还是多看看现实比较好哦？”

我浑身发冷，不寒而栗。

“你相信‘魔法’吗——？”

她睁开眼，微黯的眼瞳注视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个阴郁的浅笑。

8

这不可能。

这种时候果然只能仰仗酉乃了啊。没错，一开始就该这么做。

我下了电车，正准备往东口走，没想到八反丸同学居然也跟了上来。我向她说明自己是打算去“灰姑娘”，而她却回道：“比起那种店，这附近倒是有一家很美味的蛋糕店哦。你看难得我们都过来了，我想和须川君一起吃甜点啦。”

呃，好吧……反正呢，“灰姑娘”会营业到很晚，而且和美少女单独去吃蛋糕也肯定不差才对。再说了，男生可不该拒绝女生的邀请是吧，嗯。

我便由她带路，从车站的环岛[12]出发，穿过大马路。

八反丸同学不时回头朝我微笑。夕阳西沉，她的眼瞳映着辉煌的街灯，闪现出魅人的光彩，宛如电影中的场景一般。

我们进入高岛屋[13]附近的一条窄巷。这里是区政府的周边地带，尽管距离车站不远，可行人却很少，四下都静悄悄的。八反丸同学被地上的一处凸起绊了一下，一个踉跄。我扶住了她的肩膀，又急匆匆地松开手。“抱歉啦。”她笑着说道，而我则涨红了脸——不过她的双颊也像

涂了腮红似的泛着淡淡的红霞。

抵达目的地——那是一家叫作“阿仙普蒂尔”[14] 的蛋糕店。店门正敞开着，柜台里齐齐地摆有许多漂亮的蛋糕。

“好奇怪的店名。”

“是德语的灰姑娘哦。”

我和这位灰头土脸的公主好像很有缘分啊。

店员将我们领入离入口处最近的座位。这应该是家很有人气的店吧，女客们络绎不绝，生意很旺。

我和八反丸同学两人看着菜单——上面只写了蛋糕的名字。可我平时都不吃蛋糕，光看名字总还是少了些概念，不太想象得出该点什么。

“怎么了？”

我闻声抬头，只见她的脸离得极近，吓了我一跳。

虽说我们在看同一份菜单，脸凑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

“啊，也没什么，就是我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啦……说起来挺难为情的，我觉得自己像在看法国料理菜单一样。”

“毕竟是男孩子嘛，是会这样的啦。”她轻轻笑了，随后站起身来，说道，“对了，直接看实物就明白啦，来。”

说着，她便靠近过来，抓着我的手趁势把我拖起来。

“呃，那、那个……”

或许是出于紧张，我的手很冷。而她的手也带着一丝微凉，加之柔软的触感，恰似海绵蛋糕胚或者生奶油。

她把我一路引到陈列柜前，和我一起看里面的蛋糕。

每款看上去都非常好吃，最后我点了草莓奶油蛋糕。

而她选的则是一款叫作“白雪公主”的白色蛋糕卷。

之后，我们默默地喝着红茶，等待店员把蛋糕送上桌来。

视线相交时，她便会微微一笑。

我也有些腼腆地笑了。

“须川君，你笑起来很可爱呢，像个女孩子一样。”

这种说法还真是微妙啊，能算是夸奖吗？我害臊极了，都没法直面她，岔开话题似的称赞起了她所佩戴的复古设计腕表——她看起来很开心，笑着说自己的母亲是手表设计师。

甜美的蛋糕端上来了，我们一口一口地享用着。

仿佛是用叉子掬起这美妙的时光，将之相互分享。

9

是的，就是出于这样的因由，我才能和女孩子一起吃蛋糕。感谢神明，看来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当蛋糕还剩下一半左右的时候，八反丸同学转变了话题。

“须川君你对藤井绫香的幽灵有什么看法？”

“咦？啊，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既然有人真的看见了，那么确实存在类似现象吧……”

“的确，我也不认为目击者全都在说谎。”

“说起来，三好那家伙是真的很害怕吗？”

“怎么说呢，唉，我觉得他多少还是怕的，不过非要说的话，应该还是更偏向于觉得有趣吧……”

果然。

“不过三好君看见幽灵的事已经传开了，有些女生被吓坏了也是事实。现在在拍的那部影片，对了，我记得你之前也帮过忙的……那部影片里也算包含了一点灵异要素，总之就是那种片子啦，所以有人在说希望停拍……”

八反丸同学在做说明的同时，还抬着右手，用指尖把玩自己的长发。左手则托住右手手肘——细细看去，她的动作和说话方式不知为何总会让人想到酉乃。

“这么说来，饭仓同学平时是个怎样的人？”

“这个嘛……有点阴沉，又蛮朴素的。不过也不是说她属于稳重型哦，你看到她中午的样子了吧？那就是她平时的状态。”说到此处，八反丸同学偷笑了一下，继续道，“只是啊，在学校外面好像就很花哨了，有人说看到过她放学后或者休息日里都会化上妆，改改制服就出去玩。不过因为外形变化太大，也有传言认为是长得很像她的人或者她的分身[15]什么的。”

“那个，‘改改制服’是指……？”

“哦，就是做点加工嘛，像是换穿不同颜色的背心和袜子啦，把裙子下摆改短啦之类的。你看，我们的校服是配领带的对吧，但也有很多女生是想系蝴蝶结的。”

原来如此，像这样小幅度地调整形象似乎比较理想。要说放学之后把制服加工一下跑出去玩的学生固然不少，不过真正稳重的人可不会做这种事吧。饭仓同学看上去是那个样子，却很注重时尚，果然她也是一个在校高中生呢——虽然和灵能力者给人的印象离得有点远。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那种体质的？啊，就是拥有灵能力……”

“我也不知道详情……不过有传言说她父母离婚了，总之还蛮有问题的。而她本人又是那种性格，当然连朋友都交不到啰，于是就自称拥有灵能力，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种心情倒是可以理解。”

我突然就想起了午休时饭仓同学独自坐在课桌前的样子。

“那么，八反丸同学你不相信她有灵能力吗？”

“我啊，完全不信这种东西的。”

说到此处，她的笑容里带上了恶作剧的意味。

但她的手却握得紧紧的，好像心有惧意——或许她只是在逞强。

“不过，总觉得和她给人的印象不符呢，她那种性格居然会帮女生们占卜什么的……怎么说呢，你想哦，她很轻视那些聊杰尼斯偶像聊得热火朝天的女生们，好像还蛮现实主义的是吧？那还搞什么占卜啊灵能

力的。”

“这大概是她与人交往的方法吧。”八反丸同学耸耸肩，迅速瞄了一眼空空的茶杯，继续道，“无论是怎样的人，没有朋友都会觉得寂寞。因此他们会撒出这种食饵，来吸引周围的眼光。对了，小时候每班都会有个这样的孩子吧？为引人注目，就说自己有新游戏机，可以给别人玩——饭仓同学同理。”

听她这么说，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哆啦A梦》中的小夫[16]。

“可大家早晚还是会腻的啊，所以她才成了现实主义者吧？朋友什么的，和没了食饵就散去的鱼群一模一样，这可是她的切身体验。”

饭仓同学自己一个人对着课桌，紧盯桌面的身姿又在我脑中浮现。那或许不是孤高，只是孤独。我还能回想起不曾融入周遭的喧嚣，只是身处于被抛却后所残存的安静之中的她。还有那时她灿然的眼瞳，以及浮现在她双眼之中的火焰——那火焰盛满了烦躁、焦虑、愤怒和恶意。

“就连她那个占卜啊，最开始也备受好评哦，都说算得很准。不过，大概从9月那阵子起，幽灵的目击实例增加了，大家都很害怕……我想最近也没什么人会靠近她了。要说可怜呢也确实挺可怜的，不过这就是撒谎的下场啊。和阿初一样。”

“咦——”

“阿初她也是这样，因为不会交朋友，就谎称自己有超能力。确实，她一会儿把勺子弄弯呀，一会儿猜中扑克牌的，让大家大吃一惊。但那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最后大家都知道那些超能力背后其实有机关，就不再对她感兴趣了。”

我对八反丸同学的话感到惊讶，而且还有些反感，便反驳道：“酉乃不会说谎的，因为她又没有在表演超能力，而是变魔术哦。”

“这点事，我还是知道的。”

八反丸同学的视线落到了斜下方的茶杯上，盯着它看了起来。指尖轻轻拈着的小金勺触到杯缘，发出了“叮”的微响，音色带有金属般的质

感。

“她的事，我全都知道。”

“欸……”

话语中带着一份奇异的寂寥，仿佛在缅怀那遥远的过去。

“那个，八反丸同学啊…………你跟酉乃是什么关系？虽然听说过你们俩是同一所中学的……但却不是朋友吗？”

“不是朋友哦。”

她不再看着杯子，抬起头坚决否定。

“呃……可也不是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所以相互认识那么简单吧？因为酉乃她好像……嗯，好像很讨厌你。”

“当同校的学生们知道她的超能力是谎言时……”八反丸同学再次将视线投向左下方，手中的小勺轻轻地点敲着杯缘。她继续道：“大家都对她采取了冷淡的态度，都不愿和欺骗了全校同学的谎话精做朋友，便自然而然地和她保持距离。而她就这样被大家疏远，落了单。”

她话里的内容看起来和我的提问毫无关系，可是却突然狠狠地抽打了我的认知。

“其中还有很多人对酉乃冷漠过头了，其实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的。唉，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很常见的欺凌啦。”

听到她这么说，我不知为何就觉得脸上唰地一热。无理无据的怒火涌了上来，但怒意旋即又升华成为一种困惑。八反丸同学说的是真的吗？酉乃曾把魔术伪装成超能力……曾像这样用魔术来欺骗他人……

我想起了八反丸同学之前说过的话——小心别被她骗了。

“这种事我可不信哦，因为酉乃她……八反丸同学，你知道酉乃的梦想吗？如果知道，那你至少也该明白她不会这么做的——”

“你很护着她呢。”

八反丸同学低垂着眼帘轻声说道，看起来有几分寂寞。

“须川君，你明白她为什么每天只给你表演一次魔术吗？”

她依然把目光停驻在茶杯上，窃声低语道：“我知道她的秘密哦。”

蛋糕店的自动门开了，一股寒冷的气浪从我背后袭来。

她看向我，不过只有一瞬。

“欢迎光临。”店员的招呼声响起。

“须川君……你喜欢她吗？”

怎么回事啊？直到刚才她明明还笑得一脸开心，现在却已经看都不看我，低着头，好像在避免视线接触一样。她的表情带上了一些阴影，显得有些寂寞。

“不，这……”

我、我该如何回答是好？怎么办？

虽说，喜、喜欢。可是，这个，我都还没跟酉乃说过，也不能在八反丸同学面前说啊……

“我、我并没有喜欢酉乃啊，完全没有。”

“是吗……？”

八反丸同学抬眼，接着绽出一个轻柔的微笑，还有股恶作剧的味道。

“太好了。”

随后，她的目光射向了我的背后。

什么啊？我后面有什么吗？这么说来，我倒是感觉到背后有股视线。这感觉真糟啊，这要是藤井绫香的幽灵可怎么办啊——我总觉得自己身后的东西是如此吓人、如此不祥……

我战战兢兢地转身，眼前所见当然不可能是幽灵——虽非幽灵，但……

一个刚从店员手里接过拎袋的黑发女生就站在那里，正看向我这边。

“……”

我的人生，结束了。

“啊呀，这不是阿初吗？好巧哦。”

八反丸同学哧哧地窃笑。

酉乃提着蛋糕店的拎袋，只朝我瞥了一眼便视若无睹地背过身去。

“等等，啊，酉乃同学！等等！”

“干吗？”

她侧脸对着我。

“这个，呃……对了，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有个过生日的客人订了位，我是来拿蛋糕的。”她淡淡地说道，“这里的甜点师傅是我们店长的朋友。”

“这、这样哦。啊，那个，不是，呃，酉乃同学你等等啊，有什么误会就不好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该怎么说呢。”

“不关我事。”

她已经彻底背对我了，然后踏前一步——自动门开了。

她又回过头来，微微笑着说：“祝你们幸福。”

再见，我的青春。

门关上了，她的背影也渐渐消失在昏暗的寒冬之中。

10

“酉乃同学，那个……”

“我现在很忙。”

“酉乃同学，有点事想问问你……”

“不知道。”

“酉乃同学，中午方便的话……”

“你去找八反丸同学吃饭好了。”

“酉乃同学，有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兴趣。”

不行，彻底没辙了。我一整个上午都在一个劲儿地凑近酉乃，出尽百宝，看能否借助于她的智慧，但所有努力尝试都被一口回绝。亏我还想着把握住对话的机会，然后尽可能把昨天的误会也给解释清楚……

不过，这种误会要怎么处理比较妥当？

而且我和酉乃又没有在交往，只是朋友而已……是啊，首先，酉乃搞不好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只把我看作一个朋友。没错，仔细想想就觉得这连误会都算不上，不过，又总感觉不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

啊啊，急死我了，怎么办才好。

说实话，幽灵之类的已经无所谓了。

在那之后，八反丸同学把她的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给了我，我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只是对当时那个得意忘形、图一时之快的自己感到生气。

居然在自己最心仪的女孩子面前说一点儿都不喜欢她。

而且说出这话时，还正和她讨厌的女生在一起吃蛋糕。

差劲得简直匪夷所思。若这是神明的恶作剧，那他的趣味也太过低级恶劣，玩得也太过刻意。我肯定要被她厌恶了。往后的人生，我大概都会怀抱着对神的憎恨而活吧，幽灵则更不用提了，什么藤井绫香啊！

一等放学，酉乃便迅速撤离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

我正垂头丧气地整理着要带回去的东西，这时八反丸同学在教室门口招呼我。

“怎么了啊须川君？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听到如此温柔的口吻，我强忍住想要依赖她的冲动，装作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

“我后来又知道了一点儿藤井绫香的事哦。”

她用沉静的语声向我传达了新的情报。

“关于藤井绫香的现身地点，我们已知的主要有天台和音乐教室……然而还有另外一处，好像是她生前经常使用的房间。”

“是哪里？”

“辅导教室。”

即使听她这么说，我脑子里也毫无概念——辅导教室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那个房间就在第二音乐教室附近哦。”她轻轻推了推我的背部，说道，“我们去看看呗。”

“咦？现在？”

“才没有什么幽灵呢，我来证明给你看。”

八反丸同学一脸兴趣盎然地出了教室。我毕竟不能放她一个人行动啊，于是也跟了上去。

“不过，怎么是辅导教室啊？”

“谁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她似乎常在那里使用电脑。那个辅导教室有幽灵的传闻好像是去年开始出现的。说有白白的云状雾团从窗口跑出来，还有说明明房间上着锁，是个彻头彻尾的密室，谁都进不去之类的……”

这好像有点儿，不，好像相当恐怖了啊。当然，我不相信有幽灵，所以并不害怕，嗯。

趁在走廊上前行的工夫，我又从八反丸同学那里听来了一些辅导教室的相关情报。

我们学校对信息课的投入很大，这方面的教学设备真是好得让人感到抱歉。不过好像不许上夜间课程的学生使用那些设备，于是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呼吁想要一个能给夜校生上网查资料或学习的环境。由于放学后的电脑教室会变成电脑社的活动室，不能给他们使用，便会对他们定时开放辅导教室里的电脑使用权。

可话又说回来，上本校夜间课程的学生有很多态度不认真。去年暑假一开始，就有人用辅导教室里的电脑浏览不像话的视频网站，是老师经过走廊时注意到声音才发现有问题的。据说打那以后，辅导教室的电

脑就暂停使用了。

我不清楚藤井绫香为何要使用这个房间。按从前辈们那里听来的说法，藤井绫香不肯上学，有人便因此推测学校会不会为她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因为确实经常听说有学校让拒绝来校的学生单独去其他教室上课的。

我们上了楼，走在四楼的走廊上，走廊深处传来了柏学姐弹奏的钢琴曲。

“藤井绫香有时也会去弹琴的。”八反丸同学静静地低语着。

“请、请你别再说了……”

那个出问题的辅导教室映入眼帘。咦？灯好像开着……

“有谁在吗？”

教室门上嵌了一块磨砂玻璃，很勉强才能看到一点儿门后的情况。

而且，我在那一瞬间所见的事物，已令我心跳加剧。

“欸——？”八反丸同学发出了轻叫。

白色的背影——仅仅一瞬，我看见磨砂玻璃的另一侧，有一个白色的背影。

但电灯很快就灭了，往室内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急匆匆地去开门，但门依然紧闭，是锁着的。既然是平时不会使用的房间，那么上着锁也不足为奇。如此一来，我就只能到教职员办公室去拿钥匙了。为了确认辅导教室内到底有什么，钥匙不可或缺。只是，不能把八反丸同学留在这里……

正当我这么琢磨时，八反丸同学说道：“须川君，你去拿钥匙！在教职员室！”

我点点头，手忙脚乱地就往教职员办公室跑。抵达那里后，便向向岛老师借了辅导教室的钥匙，而且还把要确认幽灵出没的事都傻乎乎地跟他老实说了。可能是看我这着急忙慌的样子，向岛老师意外爽快地把钥匙借给了我。

我又急匆匆地赶回辅导教室，将钥匙递给八反丸同学，她开了门。

我们入内，开灯。

室内极冷。

那也难怪，既没开空调，窗户也敞着。

辅导教室里有张长桌，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还处于使用状态，散热风扇持续地发出轻响。显示器上排列着几个快捷方式图标，背景桌面则是素色无花的，几乎就是出厂默认状态。

除了笔记本电脑，室内差不多就剩一个钢制的架子，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连个人影都没有。

“骗人……”耳边传来八反丸同学迷茫的语声。

我通过开着的窗户往外看。

窗外没有阳台。

而这里，离地四层。

藤井绫香的幽灵，赤着白皙的身子出现，而后又突然消失。

“这是密室……”

明明就没有风吹入室内，我的脊柱却传来一阵莫名的寒意，说话声也透出些许惧意。

J

在我所想象的场景中，画面背景是飘着黑浊云朵的天空，而藤井绫香正从天台上死死盯着我。寒风吹得人遍体生寒，只有她身上那件夏季制服衬衫和裸露在外的肌肤尤为白皙。红框眼镜后的眼瞳闪着熠熠的光辉，向下方眺望，眼神中像是含着恨意。

我走在夕阳铺就的道路上，却总觉得能感受到她从某处射来的视线，我吓得哆哆嗦嗦，逃也似的往“灰姑娘”赶。

店里还是有些昏暗。我一声不吭地来到吧台旁，十九波先生对我笑脸相迎并端出橙汁。不过酉乃则光明正大地无视了我，完全不靠过来。过了约莫喝一杯橙汁的工夫，我一鼓作气地改坐到她附近的座位上。

酉乃还是拿侧脸对着我，手里摆弄着扑克。

“那个，酉乃同学……”

“有什么事吗？”

呜哇，和平时不一样，是待客时的语气。

“就是……我啊，遇到了件怪事。受三好他们所托，我正在调查藤井绫香的幽灵，然后，有个女生坚持认为幽灵存在……就是饭仓同学啦，我之前和你说起过她吧？”

她的表情毫无变化起伏，默不作声地继续练习着她的花式切牌。

“然后呢，饭仓同学好像真的有灵能力。还有，我也看到藤井绫香的幽灵了，就在辅导教室……总、总觉得好可怕……这样下去，晚上要失眠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幽灵……其实应该说，我只要听了什么怪谈，当天就别想睡觉了……”

酉乃瞟了我一眼。

或许是因为我一脸没出息的表情所致，她眨了几下眼，叹了口气。

“酉乃同学你怎么看？作为魔术师，你对幽灵有什么想法？”

酉乃低下头，然后又缓缓抬起。店内的烛光映在她的笑容上，只听她如此说道：“幽灵啊，是存在的哦。”

Q

完成这项需使用到黑板的魔术表演之后，酉乃耸了耸肩膀。然后探出颈子，凑近我说道：“须川君，没事吗？”

这时，又传来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其实只是桌位区客人的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而已。我花了好些时间，努力将几乎要跳出胸口的心脏摁

回去，总算是能够作答了。

“嗯、嗯……这、这个，是魔术对吧？”

“谁知道是怎样呢？”

她这么说着，又只留了一张侧脸给我。

不，那不是幽灵的行径，肯定没有什么娜塔莉。因为是酉乃表演的，所以肯定就是魔术，不会错的。

“啊，那个，如果有什么看法，希望你能说出来。我的目的是证明没有幽灵。否则，呃，该说是会睡不着，还是说会怕得回不了家呢……不，我是说，嗯，虽然幽灵是不存在的，但是，万一有的话就糟心了……三、三好他们也很伤脑筋。”

“哈——”她叹出一口气，似乎是愣住了。

“你不告诉我详情，我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我就说给她听了，包括“可爱度排名”——正是预言了期中考试结果的随行笔记本，姓饭仓的女同学以及她所展示的透视能力，在辅导教室看到的白色背影，以及全程都在和八反丸同学一起调查等事宜，事无巨细，通盘道出。

我说完后，只见酉乃面带惊讶地摇了摇头。

“嗯，嗯，真的，我真的看到了……藤井绫香，是裸体的——”

“啊，原来如此。”她似乎能接受了，立刻就提了另一个问题，“饭仓同学把纸撕碎并点燃了是吗？”

“是的……怎么看都没有调包的余地。”

“折成四块吗？”

“嗯。”

“是中央撕纸读心术[17]呢，现在很少见了。”酉乃喃喃自语道。

“咦？什么中央？”

“须川君，你还记得我在图书馆里给你看的魔术吗？”她露出无奈的表情看着我，像是对我无话可说，“我当时透视了书里写的文章对吧？”

“啊，嗯……说起来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个是魔术哦？”

“假如我不说那是魔术，只把它称作超能力或者灵能力，须川君你会相信吗？”

“嗯……”怎么办？不过西乃那次变的魔术无论怎么看都是不可实现的、是无法想象的，“嗯，大概，会信的。”

“魔术和超能力、灵能力之间就是一纸相隔。你也知道尤里·盖勒[18]或马利克先生[19]吧？他们所做的全是魔术表演，但却演绎得如同拥有超能力一般，因此当时的电视观众都坚信他们是真正的超能力者——能够根据演出需要，时而成为灵能力，时而成为超能力，这正是魔术。”

“你是说，饭仓同学……饭仓同学的预言也是魔术吗？”

“是的……至少须川君你所体验到的透视能力，我认为能够用魔术重现。而幽灵消失不见的房间和写在本子上的考试结果也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真、真的吗？”

我在吧台上探出身子，仰视着西乃。

你要是知道些什么，还请帮帮我啊。

我本来是希望能听你说，藤井绫香的幽灵并不存在。

“你这么怕幽灵吗……？”

她脸上浮现了无法言喻的表情，似怒，似惊，又似笑。

“嗯，嗯……”

我如实回答，她则拨开垂在肩上的长发，耸耸肩。

“明天我和饭仓同学对话试试吧。届时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说这不是幽灵干的。”

“所以，”她继续说道，“今晚你就尽管怕个够吧。”

K

怎么办，睡不着。

差不多半夜两点时，我总算入睡了，却又突然醒来，动弹不得。一个一身白衣的女人骑到我身上，与我四目相对。

我发出尖叫，彻底清醒，还被从隔壁房间赶来的姐姐取笑。

那肯定是梦，就这么认为吧。

“须川君，你还好吗？面色好苍白。”

放学后，别无他人的教室中，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东张西望，打量着四周。

“没、没事啦……我、我完全……没在怕的……”

上午自不消说，中午酉乃也没怎么和我交谈。就连方才的对话，我都已经觉得时隔很久了。

“是吗？”

她歪了歪脑袋，将视线投向教室门口。

留神一看，饭仓同学正站在那里。她一脸不耐烦，用刺人的目光狠狠瞪着酉乃。

“是饭仓同学吧？”

她并未作答，直接走进了教室。酉乃请她坐下，她却没有入座。

“有什么话？”饭仓同学的语气十分生硬。

闻言，酉乃就像一名教师似的，在教室里一边踱着步一边开始了她的讲话。

“解说魔术中的玄机，是被视作禁忌的。我平时也认为对待不可思议的事物，就该让它保有这份不可思议，并享受这份不可思议。但是呢，就因为对不可思议有所放任，结果有人因此而受到了伤害。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你想说什么？”

“我对于幽灵的存在与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可世上也有些人笃信幽灵的存在，并且真心对此感到恐惧。”

酉乃迅速地往我这边瞥了一眼。

“哼……”饭仓同学仿佛听出了酉乃的弦外之音，眯起了双眼，问道，“然后呢？”

“饭仓同学，我并不是在责怪你，只是若不解开谜团，就会有人害怕得无法过夜。连须川君都被吓成这样，那么这件事对电影研究社的人或许也造成了影响。所以接下来我会对须川君所经历的一连串不可思议进行解说，还请谅解。”

“呵……你是在说自己能解释吗？”饭仓同学泛着目中无人的笑容，挑衅地说道。

“首先是读心术，就是你在咖啡店里所做的，运用热读法[20]和中央撕纸读心魔术的技术即可充分解释清楚。”

饭仓同学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饶有兴趣地望着酉乃。我则循着她的视线，向酉乃投去疑惑的眼神。

“呃，酉乃同学，热读法是……”

“一开始，须川君你去找饭仓同学说话的时候，她指出了你正因随行笔记本上的预言而头疼以及你在鹤见老师的英语课上被点名这两件事对吧？那就是热读法和冷读法相结合的读心术了。热读法会提前调查解读对象的出身和经历，这种技术作为灵能力者的常用手段而闻名。具体放到此次的事件中看，就是饭仓同学找我们班的某位同学打听了须川君上课时的表现。嗯嗯，也有可能去问了老师们。而你本来就知道藤井绫香曾出入那家咖啡店，只不过说得跟现在才发现似的。”

说到这里，酉乃瞥了饭仓同学一眼，后者则轻轻耸了耸肩，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那么，冷读法又是什么呢？”

“须川君，你喜欢看推理小说是吧，夏洛克·福尔摩斯就经常使用冷读的方法哦。从对方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举止、偏好之中引出情报、猜中职业等。”

“啊啊……原来如此。确实，被名侦探的推理说中的人会大吃一惊。”

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之前还自称讨厌推理小说，居然会知道这些事情，令我有些意外。

“冷读法虽然要来得更复杂一些，但基本上可以视作和福尔摩斯的推理异曲同工。作为占卜师的常用手段，由熟手来运用的话，便会给人一种内心仿佛被看穿的错觉。而这种技术作为交涉术的基础，不仅是魔术师，就连诈骗犯或商务人士也用得上，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被你看出来了。”

饭仓同学将视线投向窗外的暗色，哼着鼻子笑道。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了，相传由灵媒师们所编排设计，不过也常常被使用于魔术表演中，所以原理保密。”

呃……说是秘密，等等，不解明谜题的侦探不管怎么看都是违反规则的啊！

然而酉乃的方针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解明魔术的机关。她无视我渴求说明的眼神，开始进入下一个话题。

“剩下的还有两个，写在随行笔记本上的考试结果和密室中出现的幽灵，它们既不是魔术也不是什么其他类似事物，借用须川君的说法……应该就是日常的谜团吧。”

“你连这两件事也摸透了吗？”

饭仓同学看向酉乃，眼神中头一次显现出一些意外与惊恐之情。

“先来说相对简单的密室幽灵。饭仓同学，顺便问一下，这个真的可以对须川君说吗？”

饭仓同学眼含怒意地看向酉乃，又扫了我一眼，然后微微点头说道：“既然你自称能说明，那就说好了。”

“答案很简单。”酉乃像在说什么无关紧要的事一样，直截了当地开口道，“房间里的不是幽灵，而是某人。那人趁着须川君去借钥匙的时

候，就这样出了教室，来到走廊，之后便消失在了某处，仅此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仅此而已……啊？

“呃，等等，那人从哪里出去的？毕竟门口有八反丸同学在啊——？”

“芹华她啊，是不信幽灵的呢，绝对不信。”

她露出了有些神秘莫测的笑容，是至今从没见过的表情，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对别人炫耀自豪的玩具时的笑脸。我一时间还想了想芹华是谁，对哦，是八反丸同学的名字。

“须川君你仔细想想，完全不信幽灵的女生，看见磨砂玻璃后的白色背影时，虽然你可能认为那是幽灵，但八反丸同学应该不这么想呢。她会认为，‘哎呀，教室里有女生在换衣服啊’。”

“哎——？”

“有女生出于某种理由在那个教室里换衣服，被男生隔着玻璃看到了。那个男生正在追查幽灵的事，打算把门锁打开。如果须川君你就那样留在门前，那个换衣服的女生就出不了教室。所以八反丸同学拜托你去拿钥匙，等你一离开，她不就可以对那女生说‘男生现在不在，你趁机穿上衣服出来哦’之类的话了吗？”

“对、对哦……要是把对方当成幽灵，我肯定想不到自己是看人家换衣服看得出神啊……”

啊，原来是这样……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啊，所以说我被八反丸同学骗了吗……

“顺便多说一句，那个女生会是谁呢？校内无人接近的房间，还装有空调，确实是换衣服的好地点，可却产生了幽灵出没的传闻。刚才我若无其事地说了些关于密室幽灵的事，你问的是‘能解开谜题吗’。芹华也是电影拍摄任务的一员，我想她应该不会到处去宣传幽灵。须川君也没有向别人说起过吧？那为什么饭仓同学你会知道密室里有幽灵？”

“哈——”饭仓叹了口气。

“没错，是我。我会在那边换好衣服，每次把制服变个模样出去玩时，基本都会用那个房间。比起在外面换装，校内可暖和多了，而且穿着大衣外套出去一般就不会被人发现。”

从无心之言中的矛盾，直到推导出结论，这就是理论的魔法。原来是这么回事，酉乃所做的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属于冷读法。

但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我透过玻璃看到了饭仓同学换衣服……难怪了，这确实有点尴尬。嗯，算了，也就一瞬间的事，几乎什么都没看到。

“密室相关部分就到此为止，到最后它并不是幽灵之类的所为，只是看起来像它们干的而已。”

“你是说你连本子上的内容都弄明白了？”

饭仓同学的话语中仿佛混入了一丝怯意，酉乃则一派悠然地点了点头。

“那个有问题的笔记本，好像是设计成浅蓝色的……须川君，你说过饭仓同学在透视文字时所使用的纸张是从随行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对吗？是浅蓝色的本子吗？”

“啊……！”

我叫了起来，对哦，那时候她所用的本子是红色的。

“没错，随身拿着两本随行笔记本让人有些难以想象。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东西丢了之后又去买了一本相同的作为替代品。不过我在考虑，那本写着考试成绩预言的随行笔记本会不会根本就不是饭仓同学的东西？而既然本子上写了还未公布的考试成绩，那么认为物主是老师才是最稳妥的哦，而这位物主大概就是英语老师鹤见吧？须川君在上课时被他点名，还有回答不上问题这些事也都是饭仓同学直接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吧？”

“咦，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告诉饭仓同学那些事？啊，这么说起来，那本随行笔记本是考试前就作为遗失物而放在橱窗里了呢。”

“向岛老师为什么会认为失主是女生呢？”

“这个嘛，嗯，为什么呢……”

那本随行笔记本上应该没有什么特征是足以让人推测出性别的，写下考试结果排名表的字迹也是毫无特色的潦草字。

“向岛老师和须川君看到的完全就不是同一本本子啊。”酉乃轻轻地合起双掌，同时说道，“它们分别是考试前庆永同学送去的随行笔记本，以及考试后须川君所看到的本子，就是把这样两本完全不同的本子做了调包哦。”

“等等，咦？怎么回事？”

“某人遗落了一本随行笔记本，而这本本子在考试前被送去了老师们那里，我们就称它为本子A。向岛老师收到本子A并检查了一下，可这毕竟是涉及隐私的物品，所以不可能看得很仔细对吧。光是乍看也无法判明失主，但向岛老师当时却认定这是女孩子的东西。那么，这本随行笔记本里有着某样决定性的东西，会让向岛老师产生这种想法，而且通过它也能说明调换本子的理由。”

“决定性的东西——？”

“是大头贴。”酉乃笑眯眯地说道。

“啊啊，这样啊……确实，只有女孩子会贴这种东西。”

“不过呢，失主可是男性哦，从本子的设计来看，这么想才自然吧？”

“那，为什么贴了大头贴啊？”

“要说女孩子呢，”酉乃的话中微微带上了恶作剧的气息，“就是会想在男孩子的物品上贴这种东西哦。”

“啊啊……”

是这么回事啊，总觉得有点懂了。女孩子们好像很喜欢把这些东西贴在手机的电池盖内侧。

“在随行笔记本里贴上几张两人一起拍的大头贴。但那些贴纸的尺

寸基本上都很小，再加上拍照的画面效果，因此很难认清照片上的人是谁，匆匆一眼之下应该看不出来才对。也有可能是不会曝光本人的穿着打扮。至少，女方和在校时的装扮不同，既会化妆又会换衣服，对吧。”

我听懂了酉乃的意思，便朝饭仓同学看去，她正低头盯着地面，表情有些不悦。

“尽管向岛老师看到了大头贴，但他却认不出拍照者。大概是只打算瞄一眼，并不准备细看。不过他也仅对贴了大头贴留有印象，便认定这是女孩子的失物了。”

啊，确实，我也看到过女生们的大头贴收集本，贴在上面的大头贴都那么小，要从中认清入镜对象可是超出预料的难。

“接下来，失主想要收回这本本子。可是自己去申领会出问题——这便是失主所处的立场，明白了吗？”

虽然酉乃并没有把话说明，但我已明白事情的真相了。失主是教英语的鹤见老师——不过他和饭仓同学居然是这种关系，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失物都被妥善地管理着，不能自说自话地拿走。如果东西不知何时就不见了，那向岛老师肯定会起疑，而要是说出这本随行笔记本是自己的，则又会暴露和女学生交往的事。搞不好向岛老师还见过大头贴上的女生，所以必须花点功夫。”

首先，为了隐瞒自己丢失随行笔记本的事实，他买了一本设计几乎完全相同的，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这便是本子B。假如有同事还记得自己本子的款式设计，提出好像和失物招领柜里的那本一样——到这时便能回答那并不是自己的东西了。

随后，他拜托饭仓同学自称是本子A的失主，把失物帮他取回来即可。像这样放在招领橱柜里也太危险了。只是有一个问题，即向岛老师在确认失物是否真为申领人的所有物时，有重新看一次本子内容的危险

性。上次翻看尚且可以说是没注意，但人一旦产生疑心，风吹草动都会使其越发不安。于是，便用本子B去替换了本子A。

作为教职员，虽然可以自由使用失物招领柜的钥匙，但一声不响就把钥匙拿出去毕竟古怪。既然考试期间办公室里最少要留有一人，那么也很难隐蔽行事，所以必须要等轮到自己单独留下值班的时机呢。换言之，直到调包时机出现之前，鹤见老师都得使用本子B。结果考试进入后半程才有了机会，大概是汇总考分的时候必须记一笔备忘录，就临时用了本子B并把草草写下的排名表留在了上面。之后，两本随行笔记本被调换，本子A物归原主，本子B则待在失物招领柜里，晚些再由饭仓同学去领回即可收场，只不过……

在长长的解说途中，只能听到交替的叹气声，酉乃则看着我。

“呃……啊，这样啊，是因为我。”

“不错，好巧不巧，就在马上能拿回本子B的当口，被须川君你看到了。为此饭仓同学应该也考虑了对策才是。反正她从以前就被视作一个灵能力者，大可用这手来瞒天过海。做出藤井绫香的姿态，好让须川君你害怕并坚信幽灵的存在，从此不再追根究底。”

酉乃她——仅凭听取我的说明，仅凭这点，就把谜题解开了。

她简直就像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般讲解着，然后看向饭仓同学。

“由此，那些被当成藤井绫香幽灵行径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全都能说清了。”

相对地，饭仓同学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窗外渐浓的暮色，微微泛白的嘴唇颤抖着组织着语言，随后溃堤而出：“大家都是小孩子，那么简单就相信了幽灵和占卜什么的，一会儿害怕一会儿高兴，没错——我的占卜全都是出千作弊的假货，这样你满意了吗？”

“哈……”她吁了一口气笑了，伸出一只手将头发揉得乱糟糟的，带着感到很滑稽似的笑容，继续说道，“我刚入学时听说了藤井绫香的传言，从此便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有趣，都来接

近我，但后来他们知道了占卜和预言是准确的，便狗急跳墙似的来找我商量自己的未来和恋爱。真是蠢得好笑。她们啊，把那些恋爱烦恼之类的都毫无保留地拼命对我倾诉，我都觉得她们还是对镜子去说算了。而我随便应付几句做出认真的表情，再点点头或者写几个便条纸就好，真是憋笑都憋得发慌。”

她跳跃般从坐着的桌上起身，看着酉乃，刺人的双眼仿佛因躁怒而震颤。

“我说你啊，知道做一次透视或者占卜要付出多大劳力对吧？我也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是想稍微认真一点儿，给别人出些建议什么的。反正他们也只是希望有人能从背后推自己一把，只要说说能激励人的话他们便真的会采纳，勇气一个劲儿地往外冒。但是占卜次数一多，不知不觉地，他们在有求于我时变得好像理所当然一样。求完就转身走人了，根本不会回头，事情结束后也没有一句谢言。只是听到占卜结果就能安心，之后随便怎样都好。而且不只这样，最近有人看见藤井绫香幽灵的话题又渐渐扩散，搞得他们都怕我、躲我，对我唯恐避之不及……这算什么啊，都忘了人家对你们有多亲切吗……”

说着说着，饭仓同学似乎有些不服，一边品尝着扩散于口舌间的苦涩，一边含混地吐出一些自言自语。

要说可怜呢也挺可怜的。

只不过，这就是撒谎的下场啊。

我猛地想起了八反丸同学的话。

若不撒食饵，鱼便不会靠近。

酉乃用指尖轻轻抚着放在手边的桌子，并用沉静的声音开口说道：“我以前……不对，现在其实也一样，很不擅长和人说话，所以很憧憬那些能让人吓一跳，能让人佩服的同学。”她的视线虽投在桌上，眼神却仿佛看着其他地方，用充满怀恋的声音继续说道，“所以第一次看到魔术时，我很感动——原来还有这种方法，只要表演这个就能接近

他人了。等我真的学会魔术并演示后，大家都很惊讶，夸我好厉害，就连大人们也瞪圆了眼睛。这让我感到心情舒畅，也很开心。”

饭仓同学焦躁地眯起了眼睛，把视线从酉乃身上移开，瞪视着窗外。

“自那时起，我便思索着更有趣的表演方法。结论不是魔术，而是超能力，是只为我所拥有的特别的力量。我想无论是谁，只要看到它就会看向我了。”

我听得暗中惊讶，这下八反丸同学的话岂不是真的——？

“饭仓同学，你认为哪张扑克牌是没有同伴的？”

饭仓同学好像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有些无措，露出了“哈？”的迷惑表情，回答说大概是大王牌吧。

酉乃微笑着摇摇头：“不是哦，每副牌里都有两张大王牌，所以它是有同伴的。”

说着，酉乃将左手伸入制服口袋，从中取出了一副红色的扑克牌。双手如翻花绳般做出复杂的动作，边切牌边说道：“没有同伴，不伦不类的牌……是黑桃A哦。”

她从手中的牌堆里挑出一张。

是黑桃A。

牌面中央画着一个大大的黑桃符号。

“Ace牌[21]中，只有黑桃A与众不同[22]。虽然它是最强的牌，但也没有同伴。你知道原因吗？因为只有它的牌面图案被设计得大大的，像纹章一样，中间画有女神像。只有它的视觉冲击感和力量有别于其他牌，完全不合群。”

饭仓同学飞快地瞟了一眼酉乃手中的Ace牌。

的确，扑克牌中只有黑桃A特别花哨醒目，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也正是因此才没有同伴。

“它和普通的牌不同，比它们都更为强大和特别，并且为此而洋洋

自得。所以即使加入了大家的圈子，也仍然——”

西乃抹开牌堆，把这张Ace牌放入正中，再归拢成沓，之后重新用单手将其展成扇形。

我一下子就发现了。

扇形正中，唯有一张牌的颜色有异。其他牌的牌背分明都是红色，唯独这一张是黑色。

西乃取出那张牌，展示了它的正面，正是黑桃A。

“就像这样，和集体相比略有不同，于是没法完全融入圈子。它有着特别的力量，却也因此而孤独。”

饭仓同学陷入了沉默，只是一味盯着西乃摆弄的扑克牌。

“饭仓同学，我知道我们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我们有这身技能。只要施展开来，无论是谁都会注意我们。可是我们必须多加注意呀，因为这毕竟是谎言，而非真正的自己。”

西乃轻轻晃了晃右手所持的Ace牌。手腕一转，重新将它的牌背展示给我们看。

我发出了惊讶的叫声，直到刚才为止还是黑色的牌背此时已恢复成红色。

“即使就像这样，伪装着自己，和大家打成一片——”

她再次把这张牌插入牌堆中，用手盖住牌堆，轻抚过去。随即又“啪”一下将它们展开成一面牌扇，如同花朵盛放一般。

鲜红色的牌扇之中，仅有一枚黑桃A是牌面朝外的，只有它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

“说谎的话，果然不知何时就会暴露，继而遭到大家的厌倦和舍弃呀。只懂得骗人手段的我们，就这样被排挤出去了。”

西乃重复了数次，然而黑桃A始终无法融入。明明同为扑克牌，只因自身有些特别，便成了不同的存在。

她拿出牌面朝外的黑桃A，一甩手，牌又在我们面前瞬间由红变

黑。

“魔术技巧呢，目的在于使他人快乐，绝不是为了自己。不该屡次三番得意忘形，追求回头率。在这一点上，魔术和占卜是相同的——动机并非‘想让自己出风头’，而是想要有益于他人。如果怀着这样的愿望，大家肯定都会接纳你的。”

酉乃静静地把这张黑色图样的Ace牌递给饭仓同学。

“为把这张Ace牌加入大家的圈子，你的力量是必需的。需要有人对它说，‘不要再待在这里了，一起加入大家吧’。”

饭仓同学那微黯的眼瞳紧盯着酉乃。

她用指尖拿住黑色的扑克牌。

我一边注视着她俩，一边恍惚地思考着。

曾有人对酉乃说出这样的话吗？

你明白她为什么每天只给你表演一次魔术吗？

我仿佛找见了答案。

一次次地撒出食饵，会撒得太多，一旦不再给食，鱼群便会散去。只懂得靠撒饵来与人接触的少女们，若遭舍弃，便徒留愕然。

“一定可以融入的，别再说谎，做真实的自己，总会有人在某天认同你。因为这就是真正的魔法。”

酉乃轻柔地绽出了一个温和的微笑。

她将扑克牌展成扇状，对饭仓同学说：“可以任意把黑牌插到自己喜欢的地方。”

这一次，黑桃A应该能与大家处在同一处了吧，就在这同一副牌内。

饭仓同学轻轻地把牌插在正中间。

酉乃收拢牌扇，归整成沓，白皙的手指轻巧地交错洗牌，随即又将它们递给饭仓同学。

“把牌展开看看，黑桃A已经和原来一样——”

正在这时，突生异变。

饭仓同学用右手接过酉乃递来的牌堆，同时迅速伸出左手，一把抓住酉乃的右手手腕。“你傻啊？”她语速飞快，“刚才你手里偷藏了一张一样的牌对吧！”

酉乃睁大了眼睛，低头看向被抓住的右手，露出了惊愕的表情。

此情此景，俨然就是在销毁证据的瞬间遭到盘问的犯人。花瓣飞舞——一瞬间，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饭仓同学抛开红色的扑克牌堆，张张纸牌在教室中漫天飞舞，又散落在地。而我只能眼望着这一幕，却说不出话来。

饭仓同学用力把酉乃的右手向上扭起，酉乃小声惨叫。

我看见了。

一张黑桃A犹如被吸附般紧贴在她的掌中。那便是被隐藏着的牌，那便是机关的内幕。

“用手捂住另一张黑桃A，再把它处理掉，由此让扑克牌恢复常态。就是这么一套构想是吗？也太蠢了吧？你觉得凭这个就能骗到我？”

酉乃双唇微张，一脸震惊地看着她。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饭仓同学抓着酉乃的手腕，脸凑近，笑着说道：“就算是我，用扑克牌玩玩心灵魔术还是会的。你这么做都不觉得丢脸吗？还自顾自地在说些什么个人经历啊？你才是得意忘形了吧？把别人的秘密噼里啪啦地曝光出来，还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真当自己是胡迪尼[23]，而我是骗子灵媒？又不是电视上的侦探，稍微冷静点，不要脑子发热好不好？”

“不是的……”酉乃脸色苍白，呢喃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能别把我和你混为一谈吗？误会也要有个限度吧？你猜错太多了，简直好笑。”

饭仓同学笑了——好像真心觉得很搞笑。

日光灯的白光映在她微黯的眼瞳里，流光灼灼地闪烁着，仿佛真心

觉得有趣，眸中的那股光彩就如同摇曳起伏的火焰一般。

“说白了，你真是多管闲事。搞什么啊？只不过是你自己想引人注目吧？灵力的机关设计也好，老师的事也好，根本没必要特地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吧？打算在你最喜欢的须川君面前展示自己有多聪明是吗？你是不是傻啊？”

她一脚踩上掉落在地的黑桃A。

“才没有魔法这种东西。”她将脸凑近，对酉乃附耳低语道。这对于酉乃来说，绝对等同于被宣判死刑。

“魔法根本就不存在，你身为魔术师明明再清楚不过了。”饭仓同学啐出的口水，沾在酉乃脸上。

酉乃却避都不避，只是茫然地低头看向自己被抓着的右手。

“饭仓同学，你有点儿过了啊。”这时我站了起来，开口说道。

饭仓同学松手放开酉乃，看向我。

然后，笑了。

她反身踏出了教室。

酉乃的视线变得彷徨失焦，眼神直愣而空洞。

她的嘴唇煞白，眼睛睁得很大。刚才还被饭仓同学紧握的右手，此刻正以一种别扭的姿势僵着不动。

“不是的……”酉乃用嘶哑的声音喃喃自语道，“我没有这样想……”

在一片寂静之中，我始终站在一旁。酉乃的表情就像是被人打了脸，将左手伸向面颊，指尖碰了碰被吐湿了的左脸颊，然后又收回了手。

“不是的。”她的双唇之中还是轻轻逸出话语。

我从口袋中掏出手帕走过去。虽一时间困惑是否该去触碰她的肩膀，但不久便意识到这不是犹豫的时候。我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然后用手帕擦拭她的脸颊。其间，酉乃并未看向我。

“酉乃同学……没事吧？”

我也只能说出这样的话。

她猛烈地颤抖了一下，仿佛遭到恶寒的侵袭，随后跌坐在地，不再动弹。红色的纸牌如花瓣般散落满地，短裙的裙摆无力地摊开在散牌上。

“酉乃同学。”

我也随之采取了跪姿，再次将手帕按到她的脸颊上。

她的肩膀突然大幅度耸了一下，伸指触碰已经擦干的脸颊。双唇痛苦地扭曲了起来，仿佛那是一块正在溢出热烫与剧痛的伤痕。她漆黑的双眸泫然欲泣，但是终于忍住了眼泪，没有落下来。

她没有哭泣，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

“不是的……”

她再一次低语道，依然没有看我。

为什么没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到任何语句，并且，如窒息般焦躁。

魔法什么的，不存在。

如果存在藤井绫香的幽灵，那么，酉乃现在就是被附身。

而且，被打败了。

酉乃的双眼失去了神采，若要比喻，那眼神便如因梦碎而陷入绝望之人。

“Predictor ends.”[24]

译者注

[1] 《红头发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又名《绿山墙的安妮》，是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蒙格玛丽（Lucy Maud Montgomery）创作的“安妮系列小说”的第一部。该书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根据其改编的电视剧、动画片等也曾风靡多国。

[2] 死亡信息：人临终时留下的信息，如文字、图样、语音等，内容多为想表达的事物。

[3] Queen of Diamonds，即须川君抽到的扑克牌“方片皇后”。

[4] 随行笔记本，即“手账”，一般是开面较小的笔记本，用于随身携带、行程管理和事项速记等，在日本非常普及，近年也逐渐在我国的学生、白领等人群中流行。

[5] 在日本学校，教学楼入口大堂摆有多格储物柜，指定学生一人一柜，柜内一般放置校内外换穿的鞋、书本、杂物等。

[6] 日本学校一般是三学期制，即将一学年划分为三个学期，学期之间分别以春假、暑假、寒假隔开。

[7] 完美小姐：原文“Miss Perfect”。

[8] 庆永同学说的英语意为：我来自长崎，我住在埼玉。其中长崎、埼玉分别是日本的地名，而须川君所说的县名和市名一致，指的是他所在的埼玉市属于埼玉县。日本的行政区划中，县是市的上级单位，市一般属于县。

[9] 大月指1—3月。因为日本的新学年是从4月1日起算，生于1—3月的人就会比同年4—12月生的人高一个年级，相当于我国9月1日记为新学年起始的制度下，1—8月生的人，即在我国俗称“大月”生的人年级会高于同年9—12月生的人。为便于国内读者理解将此处译为“大月”，原文则为“早生”。

[10] “岚”（ARASHI）和“关8”（关Johnny8）都是日本大型男性偶像事务所杰尼斯（Johnny's）旗下的著名偶像团体。“跨年倒计时演唱会”是每年12月31日举行的集结杰尼斯事务所内大部分在籍人员的大型同台演出，时间则持续到1月1日的0点以后，一般以大型体育馆“东京巨蛋”（Tokyo Dome）为主舞台，近年也有过与“红白歌会”“西蛋”“帝国剧场”等其他场地连线互动和直播。

[11] 此处“咖啡奶油”为“Kaffee Sahne”，德语，是指冲泡完咖啡后，直接打在咖啡里的、漂浮在咖啡上的奶油。

[12] 环岛：又称环形路口、环形交叉口、环形交通、转盘等，是交通节点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几条相交道路的平面交叉口中央设置一个半径较大的中心

岛，使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将车流的冲突点变为交织点，促进行车安全、缓解拥堵问题。

[13] 高岛屋：日本著名的连锁百货公司，开设的高岛屋百货大楼定位较高端。

[14] “阿仙普蒂尔”，即Aschenputtel，是德语的“灰姑娘”。

[15] 分身：又名“二重身”，是德语词Doppelgänger，主要指酷似活人的幽灵或面貌极相似的人，也有都市传说认为如果和自己的分身见面了，则此人很快便会死去。

[16] 《哆啦A梦》，又译《机器猫》《小叮当》等，日本著名老牌动漫作品，作品同名角色是一只来自未来的蓝色胖猫型机器人（没有耳朵）。“小夫”也是同作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又译“强夫”“阿福”等，外貌特征是小个子、尖嘴，家境富裕，喜欢炫耀玩具和游戏等。

[17] 中央撕纸读心术：原文为“Center Tear”，是一种经典的读心魔术，要求参与者在纸的中央写字后撕碎点燃并对内容加以猜测，曾为灵媒、占卜师之间流传的秘技。

[18] 尤里·盖勒（Uri Geller）：以色列魔术师，1970年起，作为超能力者在欧美、日本等地巡回表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最出名的表演是不借助任何外力把汤匙或钥匙弯曲，他的表演也被沃卓斯基兄弟用在了《黑客帝国2》中。

[19] 马利克先生（Mr.Maric）：日本魔术师，有“超魔术师”的美誉，20世纪8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出道，随即引发“超魔术”风潮。

[20] 热读法（hot reading）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读解对方，如事先了解过对方的背景资料等，在适当的时机说出会显得非常神奇，和没有准备、凭借当面获取到的信息来解读对方的冷读法（cool reading）相对。所谓的“灵能力者”“占卜师”常将两者结合。

[21] Ace牌，即A牌，每副牌中都有4张，每个花色各一张。

[22] 除了画着人物的J、Q、K牌和大王牌，A和2—10的数字牌都画着简洁的花色符号，唯独黑桃A的牌面符号画得精美，在黑桃的基本轮廓里绘有复杂

的花纹。

[23] 胡迪尼，即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原名埃里克·韦斯（Ehrich Weiss），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也是享誉国际的脱逃艺术家，认为通灵也是骗术的一种，曾揭穿很多灵媒大师的骗局。

[24] 这句英语意为：“预言”表演结束。

为你而设的万能牌

但凡我想，即可实现。

——大卫·科波菲尔 *

注释

*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美国当代著名魔术师，一次次超越人们的想象力，将一件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现实。他曾于2002年来华演出，掀起魔术热潮。——译者注

A

“我呢，每到这个时间，就会请客人帮我选一张牌。”

酉乃的左手手腕上缠绕着一条细长的皮革制表带，她瞥了一眼嵌在带上的三枚表盘，脸上浮现出一个优雅的微笑。

“马上就要7点23分了，只要在这个时间点选牌，无论哪位都会抽到相同的牌。有些不可思议吧？”说着，她便取出一只名片盒，上面印有可爱的猫咪形符号，“这里面收集了客人们至今为止所选的扑克哦。”

她从名片盒里拿出约十张牌，好像每张都是方片8。细数一下，发现总共8张。好几张一模一样的扑克牌摆在一起的光景倒还挺新鲜的。

“啊，已经23分了。那么，稍微做个实验吧，能请您选一张牌吗？”

她将另外准备好的一副扑克牌呈扇形展开，并将牌扇凑近一位女客。今晚采用了类似于魔术秀的形式，由客人们移动座位，围聚到一张桌旁，欣赏她的魔术表演。那名年轻的女客则抽出其中一张纸牌。

“非常感谢，时间刚刚好”，她看了一眼指针，又抬腕将这款设计古怪的手表展示给众位客人，好让他们确认时间。“23分，掐得很准。大家都看到了吗？”

那名女客抽取的扑克牌就一直摆在桌上，牌面朝下。

“托您的福，我的藏品又增加了。”

她这么说着，同时将纸牌翻开，正打算往那沓方片8中再添一张。

客人们看着那张即将被她加入牌堆的扑克牌，全都在憋笑。她却没怎么意识到问题，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面对这样的反应。客人们忍不住笑了出来。

“啊呀……”

她皱着眉头，看着手头的扑克牌——就算是她也觉得莫名其妙吗？那张牌并非方片8，而是黑桃皇后——魔术失败了。

客人们笑了起来。方才选牌的女客还一脸困惑，表情仿佛在询问这是不是她的问题。

“是时间不对吗？”酉乃微微蹙眉，再次确认了三枚表盘所示的时刻，“三个全都走得不准呀……这就没办法了，不是客人您的责任。虽然有点耍赖皮，我来把这张牌变成方片8吧，您看，就像这样……”

行得通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观看下去。只见她将方片8贴上了黑桃皇后的牌面，把两张牌相互摩擦了几次，就像是要把印刷的油墨都拓下来一样——

“这样一来……欸？”牌面没什么动静，她又说道，“呃……请再稍作等待，马上就好。这样一来……哎呀呀？”

她困惑地偏过脑袋，放弃继续蹭牌。而这时，客人们注意到了现状，其中好几人都大吃一惊，而击掌大笑的也另有人在，我亦反应过来。

被用于摩擦的那张方片8不知不觉间变成了黑桃皇后，这可真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咦……？好像，出了点错呢。”她俏皮可爱地吐了吐舌头，黑桃皇后增至两枚。

“没法子啦，那就趁此机会，把所有的方片8都变成黑桃皇后好了。”

她拿过一张从名片盒中取出来的方片8，和黑桃皇后叠在一起相互磨蹭，等再次把牌分开时，方片8已经很明显变成了黑桃皇后。之后牌接连不断地改变，客人们都探出了身子，注视着她的双手。

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就像是用了特殊墨水 [1] 之类的物品后所导致的科学现象。方片8一张接一张变成黑桃A。当你刚想着这是两张合在一起的牌时，下一瞬间牌面就已完成了变化。甚至有种方片8的花色被吸收走的错觉。她又将牌背展示给大家看，由客人们确认了这是单张纸牌，而非两张重叠。最后，所有来自名片盒中的扑克牌都变成了黑桃皇

后。

“灰姑娘”昏暗的店堂被掌声所包围。

她——酉乃初她，绽开了她那充满魅力的笑容，谦虚有礼地低下了头。

2

“哦——”

“哇！学姐你怎么在这里？”

我进门时还以为里面没人，因此吓了一跳。

香坂学姐又是平日里的打扮，躺在被推到屋内边角处的长桌上，要光是这样倒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这里不是电影研究社的活动室，而是戏剧社的。

通常说来，为了不妨碍戏剧社排戏，这间活动室内几乎不怎么摆放桌椅等设施。但还是按最低数量配置了必要的椅子，还有少数几张开会用的桌子——此刻正充当着香坂学姐身下的卧榻。这里平时明明都热闹得很，一旦没有人在，气氛就变得闲散又寂寞。

“还不就是因为——电影拍不成了嘛。”她“啊——”的一声，叹出老大一口气，把高举在上方的杂志放到腹部，说道，“我们社团活动室里都没人了……”

“可这里也没人啊。”

“加奈子刚刚还在的，但她抛弃我啦。”真想不到，香坂学姐好像是个很怕寂寞的人，她正遗憾地叹息着，“哈，好无聊哦，回去算了。”

我关上活动室的门，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心想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段，便从书包里拿出了文库本。

“喂，波奇！我明明就在这里啊，你看什么书啦——”

才不想被你这么说啊，我都快要忍不住吐槽了。然而当我抬头，看

见她那晃眼的大腿时，又只能集中注意力盯着印在书上的字了。

其实我之所以拿出书来，大约有三成是为了应对这种场面。

“学姐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是要回去了啊……啊，不过，波奇，快说来听听——”我一看，她已经改用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2] 的姿势躺着了，“今天的成果如何？快要抓到犯人了吗？”

香坂学姐用幼儿园孩童般闪闪发光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怎么说呢——总让人觉得她是由衷热爱拍电影的，在这一点上我得为之前的误会向她道歉。

“不，没有任何进展。已经没有新情报，而且直到刚才我还在蹲点埋伏呢，但完全没见着……它搞不好不会再出来了。”

“这样吗……”香坂学姐深深地陷入了沉思，重重地叹了口气。

直至今日，我都完全没找到什么像样的情报，这样下去电影或许就真拍不成了。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是我很久之后再次去戏剧社的活动室，但里头少有的安静，总觉得有种不安定的气氛在室内弥漫。好几个女生都吓坏了，小声交流着。铃木同学已经快要哭出来了，社长正在温柔地安慰她。莫非是吵架了？我来得好像有些不是时候啊。不过三好告诉我的事可是完全出乎预料了。

“藤井绫香的幽灵终于还是来了啊，就在学校的网站上……”

此处三好所说的学校网站，不是常见的那类校园地下网站 [3] ，而是属于我校职权范围内、由校方进行正规管理与运营的系统。学生们人人都会获得自己的学籍号和密码，必须通过它们才能登入网站。

校园网中有主要用于学生们相互交流的BBS [4] ，匿名也能投稿，于是它还承担着另一项使命，那就是成为大家倾吐烦恼的场所。但即使可

以匿名，BBS也没有变得乌七八糟，这背后其实有着合理的解释。虽说从外部翻阅网页时看不出来，可实际上一旦有人在校园网上写了什么，学校那边就会留下该学生的账号记录。那么如果发言内容是诽谤、中伤别人的，当然会引起学校的注意。以前似乎也有不知道这一规矩而在BBS上乱写一通的傻蛋学生。

然而话说回来，那里居然出现了藤井绫香的名字。

若要用藤井绫香的名义去写些东西，那就必须要知道她的账号和密码，否则也做不成这种恶作剧。

那些作为电影研究社工作人员来帮忙的女孩子们全都胆怯了。毕竟，目前正在摄制的电影中包含灵异要素，还要跑去各个以前就传言幽灵出没的地方进行拍摄。

女生们主张应该停止拍摄，社长则在安慰她们。而哭哭啼啼的铃木同学好像真目睹过那个幽灵在天台上，这确实很吓人。

这时有个声音响起，说话的是八反丸同学。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世界上是没有幽灵的。”

然后不知为何，还指名要求我同行。

“欸？为什么找上我啊？”

“反正你很闲嘛，调查幽灵可是难得的体验哦？人生只有一次，高中生活也只有一次，所以不开开心心的可不行！”

八反丸同学非常积极，而我总感觉自己被戏剧社或电影研究社当成了“便利店”。

我们当即便动身前往图书馆，决定一起去看看那个有问题的BBS。八反丸同学拿电脑是完全没辙，唯一不擅长的科目就是信息课，似乎连键盘都不想碰，看来“完美小姐”也是有弱点的。

我进入校园网站，用自己的学籍号和密码登录。密码曾在入学时邮寄过来，是一连串随机排列的字样，无法更改，当然背诵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但运气不错的是，我在随行笔记本上做了备份，现在拿来用就

行。

我通常都不使用这个论坛，还花了点工夫才找到有问题的BBS。八反丸同学则指着其中一个楼串[5]说道："啊，就是这个，打开看看。"

我点击楼串名，内容便跳转到了楼主层。那是一条匿名投稿，好像是两天前发的。

◆本层无标题　投稿者：匿名　2008/12/08　23:11:32

自以为理解了别人，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是拯救不了任何人的。

因为无论多么焦急，都没法理解别人的出身环境，也没法简单地将之翻转过来。

光说说倒是好办。

说什么语言能改变人的内心，自以为是也得有个度吧。

但这些话其实全都是写给我自己的。

我做了无可挽回的事情。

对朋友说了过分的话。

我说，你错了。

明明是为对方好才这么说的。

于是便覆水难收了。

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同一个梦。在梦里，你死死地盯着我。说实话，我已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告诉我，你还能原谅我吗？

把这段文字通读完毕之后，我觉得内心深处宛如被刺痛了一般。伴着一种毫无由来的苦闷感，我向坐在邻座的八反丸同学征求意见。

"之后还有回帖吧？"

她这么说道，并让我把页面往下翻动。这篇投稿只收到一条回复，我看着它，不禁屏住了呼吸。

◆本层无标题　投稿者：藤井绫香（103114）　2008/12/09　16:41:57
我当然不会原谅你。

只有一行字。然而，也正因此才恐怖瘆人。按说已死的她，传来了真相不明的恨意。

那句“不会原谅”又是什么情况？而且这个主帖和回复之间又是原本就有所相关吗？

我再次将视线移到藤井绫香的回复上，此处回复者一栏中的人名是无法人为更改的。而名字后括号内的数字则是学籍号，这个回复账号恐怕真的是藤井绫香所有的了。

是谁？如何做到的？

她应是已死之人，不可能编写文稿。

“你觉得是幽灵？”

八反丸同学的目光离开了电脑显示屏，正悠然地微笑着。

“藤井绫香回帖的时间，是楼主发帖的第二天午后——那时离上完课已经有一会儿了哦？而原帖是在前一天晚上写的，她却没有立刻回复，因为在睡觉吧？明明就是个幽灵。”

“啊啊，原来如此……”

我再次看向屏幕，确认了一下发帖时间。原来如此，正如八反丸同学所言。这样一想，这个回帖的“藤井绫香”就不是幽灵了，而是知道她的账号与密码的某人，而且很可能是学生！——就是这样。

话虽如此，我们又不是技术高超的黑客，再接下来的调查可就要走投无路了。

保险起见，我们再次确认了天台是否不可出入，却发现教学楼内东西楼梯上通往天台的门都紧锁着。于是幽灵的可信度便又渐渐上升了。

结果，要求停止电影拍摄的罢工就在次日发生。受到惊吓的女生们

都不出席社团活动了，而对高中时代最后一部作品干劲十足的三年级学生们也很是为难。加上计划要收录的镜头已经不剩几个，现在更换剧组演员也行不通，事态已经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没有什么幽灵，让女生们能够安心。

因此，直到今天，我们的课后时间全都被藤井绫香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给塞满了。

关于藤井绫香的过去，几乎无法从学校获取什么消息。她去世时好像正逢暑假刚结束不久，当时还在读高中一年级的她在学期间很短。而且又是初中二年级才搬到这一带来的，都没交什么朋友就升入了高中。此外，高年级的前辈们也基本上没人认识她，要从整个年级的十个班里找出曾和藤井绫香交流过的前辈们又是一项极难的事。即使从她的同班同学那里打听，也被误以为是出于好奇心而调查的新闻社成员，都刨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说法。唉，我也不会交那种在后辈面前把逝者的情报说个没完的朋友——大概不会吧。还有最关键的老师们，好像不太想触及藤井绫香的话题。当然了，这也涉及学生的隐私保护问题吧。

这位名叫藤井绫香的女生，是个有些阴暗的少女，唯有在音乐上才华横溢，在旁人看来却又是孤独的。她精通电脑，似乎很擅长用Desktop Music，即被称为DTM[6]的方式，在电脑上作曲。

“嗯——哼，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得坐起身子认真听我说话的香坂学姐又随意地躺倒在了长桌上，进入睡眠状态。

“学姐，你了解藤井绫香学姐吗？”

“嗯，完全不了解。当然了，那场自杀骚动还是知道的，但是都不认得她长什么样子。嗯，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她并未翻开杂志，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真是不可思议呢，我们在同一所学

校、同一个年级，然后她已经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她是怎样的人，因何而死。”

之后，她便若有所思，有些无精打采地闭上了眼。而她这番话却在我的心中回响，令我有些许感慨。

世界是那样宽广辽阔，而这片校舍却非常狭窄。但即便如此，其中仍有抱着无人知晓的烦恼而死去的学子。这大概不会只见于学校，因为我认为学校其实纯粹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学校的学生数量众多，因此会有很多未闻其名也不识其人的陌生人。明明有这么多同龄人聚在一起，可是能够伸手支持自己一把的对象却极为有限。

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我们二人已经陷入了沉默。但谁都没有把握契机，好让对话得以继续，只是看着书打发时间。大约过了10分钟，八反丸同学总算是来了，还单手拿着几个CD壳。

“须川君，如何？”

“啊，谢谢……不行，完全失败了。”

“埋伏呢？”

“这个，嗯——那里很难藏人，而且每条路都得有钥匙啊。”

作为锁定犯人的方法，八反丸同学坚信最有效率的就是在犯罪现场将其逮个正着。即是说，如果有人在天台上模仿幽灵，那么抓住该人即可。这确实是最好的法子，可既然天台门都上着锁，那么很难想象犯人是确实跑到天台上开展幽灵模仿行为的。

“唉，这又不是推理小说，我不认为这个费神的方法可取。”

“啊，芹华，这是什么CD？”正在阅读杂志的香坂学姐忽地起身问道，“是什么作品的复刻盘？”

听到学姐的提问，八反丸同学微微笑着打开了透明无色的CD壳。

“这是藤井绫香学姐的CD。”她这么说着，阐明了这些CD的来历。

原来，藤井绫香曾给戏剧社和播报社提供过几首自己作的曲子。我校的播报社有些与众不同，在周四午休时分会播放每周一次的广播节

目。节目由播报社制作，内容是掺杂了一些校内通知的无聊谈话。八反丸同学有时也会担任节目主持人，于是节目在放送时肯定少不了BGM[7]。对此，藤井绫香好像很积极地提供过音乐作品。

“我也听过几次，其实这些曲子至今仍被使用着。按前辈他们的说法，藤井绫香的音乐水准果然能和专业人士相媲美。”

八反丸同学把CD放入戏剧社的收录两用设备里，让我们听实曲感受一下。夕阳的余晖射入活动室，我们三人就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放空头脑，聆听音乐。

如弦乐器般静柔的曲调响起，旋律中融入了安稳的感觉，让人联想到摇曳的微风吹皱了水面，漾起波纹。这是一首出色的曲子，真想不到它出自一个高中一年级女生之手。

“好厉害啊，没有乐器却能奏出这样的声音。”

“应该相当费功夫吧。像录音器材……要想搞些好的设备，代价好像也高得很啊。”

“她很有钱吧？”

“啊，这段这段！我听过！”曲子行进到节拍热闹活跃的部分，才刚听一会儿，香坂学姐就出声了，“是那个吧，中午广播的那个片头对吧。”

“是的，好像直到她去年去世，这首曲子都被当作片头开场音乐来使用。”

“这样吗？我们那时每周都在听她的曲子呀……哈，怎么说呢，总有点儿……就是那个，有点儿伤感。”

因为这句话，我们大家都沉默了。藤井绫香所作的曲子被应用于多个场合，而她本人却离开了。她在同校众人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曲子，然后从天台上一跃而下，没有把理由告诉任何人。

“这么说来，须川君，”坐得离我很近的八反丸同学突然从座椅上微微探出身子说道，“阿初她有说什么吗？”

“呃？”

“周六你不是跟着她了吗？”

听她提起这件事，我觉得心情更沉重了。

“哈……不，嗯，我没见到她啊，错过时机了……”

我撒谎了。

八反丸同学有些讶异地看着我。

我想躲避她的目光，便低头看向地面，同时回想起了前天的事——那个忧郁的周六。

3

我们学校是私立的，因此每月除第三周以外的每个周六上午都会上课。就这一点而论，我们有时也挺羡慕公立学校。毕竟只有上午上课总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明明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学校，却又那么快就放学，真是不上不下的。

好了，现在是周六放学回家的时间，我掐准时间（半路上还被织田同学阻挠了一下，邀我一起去唱卡拉OK），勉勉强强滑进了她乘坐的电车。真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个滑垒，安全上垒”[8]。想想这还是我头一次跑着上车呢，很久没全力奔跑了，稍微有点儿喘。

“须川君，你没事吧？”

酉乃握着垂下的拉手带，诧异地看着突然滚入电车的我。

“没事没事，小状况而已——啊，酉乃同学，你也和我同一辆车，好巧哦！”

我的演技真是完美。随后我伸展了一下脊背，调整呼吸，伸手拉住垂下的拉手带。电车出发了，很快就驶经两站。我们两人默默无语，我直立在她身边，看着她映在透明车窗上的朦胧身姿。而她则一直盯着车窗外，丝毫没有对话的意思。

“酉乃同学，今天你直接回家吗？”

我的目的地站就在这班电车的线路上，但她应该是要在大宫站换乘的。若是这样下去，便无法达成目的。

“打工之前我会顺便去大宫那里转一圈。”她迅速看了我一眼说道。

“啊，这样啊，具体是去哪里呢？买东西吗？”

“平等院[9]。”

“咦？”我不明白她的意思。这是什么？店名吗？最近在女孩子之间流行的店？“总觉得这家店名有点奇怪啊。”

她凝视了我好一会儿，长长的睫毛上下颤动，最终露出了一个惊呆的表情。

“须川君你不擅长日本史吗？”

“呃？确、确实如此。”咦？她怎么知道的啊？或者说，为什么是这种时候知道的？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冷读法”？

“你怎么知道的？”

“没什么。”她嘟嘟囔囔地说道，又把脸背了过去。

在光线的变化之下，她映在车窗上的表情已不可见。

“啊，那个，如、如、如果……”糟糕，吃螺丝[10]了。

“如果？”她转回头来，用一本正经的表情面向我。

“不是，那个，啊，如果方便的话，那个，一起吃午饭好吗？”

我一鼓作气说了出来，总觉得回想起了在戏剧社陪成员们练习快速说话的经历——心急但舌头却转不过来，把话说得磕磕巴巴的。

酉乃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电车轻轻地摇晃着，她偏过了头，但表情却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无从解读，或许她正在解析我所发出的宇宙语言。

过了一会儿，她轻轻点了点头。

“可以是可以，不过能先去一下LOFT[11]吗？”

“啊，嗯，完全没问题，放心吧！”

莫非单纯是我杞人忧天了？总觉得她今天心情好像很好。可能是已经把之前那件事抛诸脑后，又恢复成平日里的自己。我似乎白白操心了。

LOFT距离车站约5分钟不到的行程，冷风吹得人耸肩缩颈。我追着大步流星走在前头的西乃，到达LOFT一楼的饰品角。西乃凑近展示柜，开始看起小饰品。这让我意识到她果然也有如此女孩子气的一面，感觉稍稍有些心动。

我凑到她身边，往展示柜里瞧去。原来如此，我很快就找到那个让西乃看得专注的小玩意儿了。那件饰品上带着一个小小的吊坠，坠子用扑克牌的花色点缀得很是可爱。

“这个，好可爱啊。”

我指着小吊坠说道，西乃瞥了我一眼，点点头，然后又继续盯着它看。

“要是西乃同学你戴的话，就，超、超合适的。”

西乃却咕哝着“太贵了”，然后微微有些不舍地将视线从展示柜中抽离出来。

我看了看价格，难怪了，就这类首饰而言它也许还算便宜，可即便如此，对我们这些高中生来说也是很刺激的金额了。

随后，西乃去文具角买了几封可爱的信笺套装。我问她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她却只告诉我是“魔术的道具”——果然她今天心情很不错。

我们又看了会儿百货商品，便往最上层的书刊专层走去。我既害羞又有些兴奋，因为在那里，正平铺着我最喜欢的作家的本格推理新作。我热情高涨，唯有买下，还被西乃投以看待怪人的眼神。

购物完毕，我们去麦当劳就餐。其间，我得寸进尺，热切地向西乃说起了推理小说的相关事宜。可为什么要对着女孩子聊这种话题呢？等讲完之后就只有我自己累得要命。可话说回来，我也找不到其他可聊的梗[12]啊。西乃又很沉默寡言，那么自然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叽叽呱呱

地不停说着自己热衷的内容。

等到我都说累了，她才终于开口。当时她正在吃苹果派，除此之外托盘上就只放了一杯咖啡——好像是用免费券兑换的，所以这顿午饭实际上仅花费一百日元。

已经过了正午时分了，周围的客人开始减少，我们能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须川君，你很喜欢密室呢，从不可能逃脱的状况之中奇迹般地脱身，看起来很有魅力吧？”

“嗯，是的，就是这样。明明怎么看都不可能啊，但却能通过完美的逻辑来达成目标之类的。我十分佩服构思出这些内容的作家们，而且更主要的是，运用逻辑解开诡计、紧追犯人的侦探角色们实在太帅了，令人神往啊。”

今天的她看起来果然心情挺好，腮帮子被苹果派塞得鼓鼓的，活像一只小松鼠，同时还乖乖地听我说话。在她的直视之下，我总觉得有些害羞。回想起来，像这样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可是极少的，稍微有点约会的感觉，令我心情激动。

“酉乃同学你也很厉害啊，就像名侦探一样。”这是我的真心话，“把幽灵在谁都上不去的天台上出现之谜解开试试？现在电影研究社麻烦着呢，有些成员很害怕，电影都拍不成了，而且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事？”

我这才发现，她低下了头，长长的睫毛也垂着，说话的声音不知为何让我的心有些冷了下来。

“呃……这个嘛，因为酉乃同学你是魔术师……然后电影研究社的人又遇到困难了，那么酉乃同学你应该不会放着他们不管吧？”

“无所谓。”

“你说无所谓……”

“和我无关。我已经不再做那种事了。什么帮助有困难的人呀，我又不是义工。”

“酉乃同学……”

“须川君你知道哈里·胡迪尼吗？”

酉乃极快地看了我一眼，这么说道。

“欸？胡迪尼？”

“胡迪尼是20世纪初活跃在美国的一流魔术师，把逃生术精研到了极致，甚至有传言说没有他逃不出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逃生大王哦。”

“啊，难道就是那个胡迪尼吗……就是，饭仓同学提起过的那个……”

“是的，胡迪尼身为魔术师，却也有一段时间深受心灵主义[13]的吸引。因为最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他无论如何都想把自己的思念传达到另一个世界。”

她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我迷惑不解。因为每当说到魔术的时候，她看起来都很快乐，可今天却并没有露出笑容。

“但是，看到灵媒们的做法之后，胡迪尼就发现了，他们所引发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灵现象，只是使用诡计的骗术，他们也都是骗子。意识到实际情况之后的胡迪尼不久便否定了心灵主义，开始声讨灵媒们。”

她继续说着，语声沉静。我察觉到自己搞错了，她哪有什么好心情。我居然还觉得自己多虑了，真是大错特错。要是再早点注意到，也不会跟她说这种话了。

我无论何时，都没法好好理解你，都弄不懂你的事。因为你的内心就像是魔术师的秘密，从来不给任何人看到。

“魔法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魔术师本人是最清楚的，胡迪尼也肯定有所意识，世上的灵媒都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能和另一个世界通

信的手段。”

魔法其实并不存在。

“酉乃同学……”

“推理小说就好啦，作者必定准备好了可以让读者安心的结局。谜团会被解开，犯人也会被抓住……正因为有这种保障，所以可以安心阅读下去，不是吗？”

她看着我，自嘲的笑容在她脸上浮现。

“而胡迪尼的人生却是草草收场。他被称作不死之身，有一个可以满不在乎地用腹部承受重拳打击的魔术节目。可某次他的一位学生却全力殴打了毫无准备的他——那位学生相信他是真的不死之身。是不是乏善可陈？堂堂胡迪尼就这么死了。”

她一只手摆弄着搅拌棒，嘟囔了一句：“魔法的真面目也就是这样罢了。”

现实不会像小说或传说故事那样顺利。

“可是——因此你就要放着困难的人不管吗？如果是酉乃同学你的话，也许会明白什么吧？也许能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吧？”

“你别傻了。”

冷冷的眼神与冷冷的声线一并向我刺来。

“须川君你当我是什么？我可不是推理小说里登场的名侦探。没法像连续剧演的那样解决案件，更别说要帮助那些真心烦恼和痛苦的人了，做不到的。”

我做不出任何回答，因为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也不认为不负责任地说一句“真的有魔法哦”这样孩子气的话就能让她开心起来。

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要相信。

“酉乃同学……是魔法师对吧？”

“不是，才没有。谁都知道魔法其实并不存在吧，须川君你也不要一脸认真地讲这种话了。很逊耶。”

“可是……酉乃同学你不是说过想要为别人做些什么，所以才变魔术的吗？还说不能任由别人陷入困难而不顾，所以才想成为魔法师的。”

“我可不是像魔法师那样出色的人，我并没有打心底希望为别人做些什么。”

“你怎么这样——”

“我就是这样！”

她发出尖锐的声音，这在安静的店内会引起其他客人的反应，然而我已无暇顾及周遭的眼光。她的眼瞳在不知不觉间湿润了，用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看着我。

“我真的只是希望被认可，只是希望你们了解我。什么‘想要帮助别人’啊，才不是出于这种高尚的理由。所以须川君你所认识的我就是个谎言，真正的我就是在计划着撒谎骗人、小题大做，就是个乏味的人——”

“酉乃同学……你别这么说啊。”

我想伸出手，想触碰她。明明这么想着，却碍于隔在我们中间的餐桌，甚至——我的胳膊事与愿违的极为沉重。

“须川君，你知道吗？施在灰姑娘身上的魔法是假的，只要到了零点就会消失。”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会再帮助任何人了吗？”

“你别搞错了，魔术什么的又不是真正的魔法。用那种把戏怎么可能帮得了别人？太蠢了吧？要是有人正在苦恼，那放着不管也没什么呀？说到底也是别人的问题。而我能做的事，一件也没有。”

“这样真的好吗？”

她并不是真心认为这样就好。

酉乃别过脸去，视线低垂，看起来一脸懊丧，向我传达着“才不是这样就好”。

“酉乃同学，你喜欢魔术吧？你的梦想是成为菲——成为魔法师吧？既然如此，如果没有了魔术，你还剩下什么呢？不当魔法师的酉乃同学，也就不是酉乃同学了啊。”

“不是的！”

椅子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她站了起来，紧盯着我。双眼仿佛正因忍耐胸中的苦痛与烦闷而泛着泪光，苍白的面孔由于憎恶而变得扭曲。目睹这一切的我动弹不得，好像自己的时间已经停止，只得屏住呼吸，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几不可闻的低语从她唇间逸出，“为什么谁都不肯看看真正的我？”

我已经蒙了。她为什么是这副表情？我不明就里地陷入混乱。如果我惹你生气了，那么，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把理由告诉我。

酉乃伸手一把抢过托盘，直接离席而去，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连追赶上去都做不到，只是茫然地感受着胸中的战栗。

我听见她将托盘粗暴地塞入餐具回收箱时所发出的声音。

脚步声响起，她如同灰姑娘一般离去。

在这种时候摆出那样的脸，却什么都不说，真是狡猾。

因为，不把玻璃鞋留下的话，我可就没法追上你了啊。

4

告别香坂学姐，我和八反丸同学为了寻求最后的线索在一条不太熟悉的街道上徘徊。

回想起前天的事，我的脚步也沉重了起来。八反丸同学好像非常清楚酉乃拥有惊人的观察力，所以那时才给我下达了“麻烦去把阿初的智慧借来一用”的任务。“周六的话，在她打工之前应该还有段空余时间”，我就是被她这句话给说动了的。当然了，我确实想找她咨询幽灵

骚动的相关事件，但此外我也很担心她的近况，所以约她吃饭也是出于真心……

我们找到了要去的大厦，上了楼很快便抵达门牌上写有“TY咨询”的公司门前。由于是头一回来这种地方，认生的我稍微有些紧张。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身着西服套装的女性，年龄目测在25岁至30岁，她对于高中生的来访似乎吃惊不小。在遭她婉拒之前，八反丸同学已经利落地开了口。

“请问，游马雪子小姐是在您这边工作吗？”

“你找游马？”

我们离开学校后直接去了那家名叫“咖啡奶油”的咖啡店。八反丸同学想起了饭仓同学之前说过的话，便对店长说明情况，拜托他能否把辞职了的打工女孩介绍给她。店长查了查那女孩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将它们写在了名片背后——那位打工的女孩就是游马雪子小姐了，据说现在正在这家咨询公司上班。

等了没多久，游马小姐便出来了，叫我们坐到沙发上。她穿的是和写字楼办公室并不相称的紧身牛仔裤。

最开始她误以为我们是来委托她工作的，但当我们把店长的名片拿出来后，她似乎立刻就了解了，还给我们端出了茶。我们担心这会不会打扰她工作。“反正很闲。”她却如此说道。

八反丸同学清晰扼要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她的叙述提炼到位，叙事全程才花了3分钟不到。

“原来如此呀，拍摄电影吗？好像很有趣呢。”

“请问藤井绫香同学是个什么样的人？”八反丸同学迅速地提问。

“其实我跟她见面也就只有一个月左右。”游马小姐露出了有些困惑的笑容，“因为一些契机，她常常来我们店里……是个很成熟的孩子，让人想不到她还在念高中。嗯，我一开始就没觉得她是高中生。”

“没穿制服吗？”

“没穿，所以我才以为她是职校学生或者大学生。”

“为什么穿着自己的衣服呢？”

“这就不知道了。”她一脸对我们何出此问的不解表情。

“您知道她是否有亲密的友人吗？”

八反丸同学拥有站在舞台上的魄力，而我则什么都问不出口，只是默默摆出做笔记的架势。总觉得现在就像是刑警在问话似的，令我于心不安。

“嗯——嗯，我觉得她没什么朋友呢，不过会常说起游戏的话题哦。”

“游戏？”

“线上游戏，是这么称呼的吗？就是在网上玩的游戏。除了作曲的时候，她都一直泡在里头，好像对游戏里的世界热衷得很。”窗外是对面大楼的外墙，游马小姐侧目看着那里，继续道，“她说过，这个世界是成品之前的未完成β版本[14]，大家就身处在这样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游戏的世界吗？”

“不，是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绫香她常常叹息，因为即使拥有梦想，也不是任谁的梦想都能得以实现。大部分情况下，梦想都会被社会所压垮打碎，然后消失。日本还算好的了，世界上还有战争，还有很多无法治愈的疾病。差别始终存在，校园欺凌也不会根除，这些事明明都不必存在的，如果神明大人创造的是完美的世界——她就是这么说的。”

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尚处在成品前的阶段，我们出生于此，生活于此，然后死于此。游马小姐的话不可思议且静静地感染了我。

“她说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用户，发现不妥的地方就对神明报告——这样运作下去，神明总有一天会创造出完美的世界……”

“这就是导致她自杀的直接原因吗？”

八反丸同学的身体微微前探。

“唉，不知道啊。死去的人在想些什么，我不明白。”

“游马小姐你怎么看的？”

“没什么看法……通常都说是因为她父母关系不好。不过很大可能是创作才思枯竭，最后一蹶不振吧。”

“才思枯竭又是怎么说？就算只是一蹶不振也该有什么理由才对。”

“嗯——嗯，她应该有上音乐学院的实力。但父母好像都不赞成，费用也是个问题。”

“那她有没有留下遗书呢？您知道吗？”

我琢磨着游马小姐按说不会清楚到这种地步，可没想到她居然有些犹豫地说：“放心吧，这不是一起刑事案件。虽然刚开始警察们做了各种调查，并没有找到她的遗书，但她用手机给朋友发了一封邮件，那就是遗书了。”

“发给谁？”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为什么找不到？”我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既然是发了手机邮件，就没留下发送记录吗？警察们肯定立刻就能看到啊。”

“啊，嗯，不是这样的……她发送的是一封普通邮件。字面上看不出是遗书，里面写着希望对方去看看绫香她平时用的电脑。真正的遗书好像是在电脑里。”

“写了什么呢？”

“不晓得啊，我又不是侦探，怎么会知道。”

游马小姐神情自若地笑了笑。

“绫香同学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是吧？”八反丸同学突然问道。

“怎么说？”

“虽说她用DTM，但各种配器好像很花钱。简单的软件和配器倒也能作曲，只是我听过她的曲子，感觉应该是使用了更加专业的器材。身为一个高中生，能集齐那么多设备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方才您也提

到了，她因为钱的问题没法去音乐学院学习。”

游马小姐嘴角一撇，把视线移向侧边。她其实对藤井绫香自杀一事所知甚详，似乎只是在烦恼该对来路不明的我们坦白到什么程度。

“唉，经济条件好像是挺糟的。因为地震失去了家园才搬来这里，全家都过得很不容易啊。”

“这样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么昂贵的器材呢？”

“嗯——嗯，确实让人想不明白呢。”

游马小姐敷衍地答道，是在掩饰什么，抑或是确实不知情呢？她似乎打算中止谈话了，突然就站起身来，随后又补充了一点：“啊，对了对了，她的父母在那之后就离婚了。本来关系就不好，女儿又自杀了，他们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头上。这些能给你们提供点参考吗？”

八反丸同学好像也没有问题要问了，快速看了我一眼。

“请问，”我不经意地就把在脑中盘算得模模糊糊的事问出了口，“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完美的吗？”

正因为不完美，所以苦主众多，很多人梦想破碎。若能出生在完美世界里，就不用产生这种想法了。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呢？换言之，我们其实是为了让世界趋近完美而被消耗的人柱，是豚鼠。[15]

一旦对世界的这一面貌有所觉察。

游马小姐反复眨了几下眼睛，面带不解地回望着我，然后一下子没忍住笑。

“我倒不这么想。确实，世界或许并不完美，但不完美的不如说是我们人类吧？神明会温柔地守望着我们，直到我们能够独当一面，所以我们可不能输给这个世界哦。”

她突然下定决心似的抬起头，叫我们稍等一会儿，便去了隔壁房间，又很快带着某些东西折返回来，是一台现在已很少见的MD[16]。

“我啊，完全不会弄电脑，所以还在用它。”

说完，她将这台MD接到了室内的音乐播放器上。

热闹欢快的曲子传了出来，非常神奇的旋律，既像是包含了热切期盼着下次晚会的雀跃之心，又像是怀有一份深深的怀恋之情。

是圣诞歌。

“12月25日是绫香的生日哦。”

游马小姐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宛如祈祷般的表情。

5

学生们嬉笑欢闹着，急匆匆地跑过寒冷的走廊。因为寒假将近，现在到处都有种快活的氛围。可对我而言，每当她的身姿映入眼帘，我的心情便会沉重起来。

进入教室，只见酉乃正在窗边的座位上，手支着腮，望着层云笼罩的天空。

朋友们找酉乃说话，她也不好好回应。看她这副样子，想拉她一起交流的女生们也只好苦笑着，撇下她继续聊天。

结果，还是别人的问题啊。

酉乃曾这样说。结果，还是因为那是别人，所以没什么可做的。这一定是经历悲伤与痛苦才得出的真理。我无论说什么，都无法传达给她任何事，也无法帮助到她，无法鼓励到她。明明是真心想要对她说些什么，想要告诉她“没有这样的事”。

我回想起酉乃那时候的表情，回想起她瞪着我时堪称恐怖的眼神，回想起她美丽清澈又泫然欲泣的双瞳。为什么，她当时会是那副表情呢？我不明白。到最后，我还是对她一无所知，所以理所当然说不出什么。

我听出八反丸同学也加入了同学们的对话中，便抬眼看去。她好像一大早就从隔壁来我们班玩了，正在和戏剧社的女生还有几名男生说

话。话题是藤井绫香的相关传闻。织田同学坐在椅子上，略带胆怯地仰视着不紧不慢地叙述前后的八反丸同学。

“呃，真的？真的啊？是、是骗人的吧？”

“真的哦，在辅导教室出现的。”

八反丸同学边说边耸了耸肩，织田同学则紧紧攥住了庆永同学的袖子庆永同学是凑近过来坐在织田同学邻座的。

“喂，须川君你也看见了吧？藤井绫香的幽灵出现在辅导教室里。”

突然之间对我说这话，我都不确定该怎么回答了。

“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的对吧，藤井绫香那个白白的后背……”

“那个，八反丸同学，是不是别让这种传言继续扩大比较好……”

事实上，织田同学和庆永同学都已经脸色发青，相互靠在一起了。织田同学似乎意外胆小呢。而男生们听到这些后，也是一边嘴上说着“怎么会有这种蠢事”，一边有些害怕地看着八反丸同学。

八反丸同学微微笑着，偏过头说道：“我是来借用一下你们的头脑的哦，藤井绫香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呢？在位置那么偏的辅导教室，而且还打扮成那样。”

就算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八反丸同学很清楚辅导教室幽灵的真相，所以她肯定是来收集天台谜团相关意见的。

“说、说不定，说不定她是被杀的？”

织田同学小声嘀咕着，整个人哆哆嗦嗦的。想必她是会因想象力过于丰富而产生恐怖遐想的那类人吧。

“你说为什么会是那副打扮呀？大冷天的。越来越像是有幽灵了。”

被这么一问，庆永同学向后缩了缩，怯生生地说道：“确实……在辅导教室赤身裸体的，我也觉得很奇怪。虽说幽灵大概也不知道冷热……还有就是，所谓幽灵不是会穿着衣服出来的吗？”

“咦？藤井绫香的幽灵是裸体的？”其他女生也凑了过来，害怕地说道。

“呜哇——好色哦，我闻到了犯罪的气味。”男生们的反应倒是很大，一下子就跟上了话题。我突然想到，他们之中其实没有人真正对藤井绫香的幽灵感到恐惧吧。尽管我们正为了那些害怕幽灵的同学们而充当侦探进行调查工作，可归根结底，当代高中生还真信幽灵吗？至少八反丸同学是不信的，而且，关于很少有人会信以为真这一点她应该也心知肚明。

大家都做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实际上却只是在适当的时机拿它来当话题，顺势热闹一下也就罢了。有上述想法的人肯定很多吧。

一位名叫藤井绫香的女生死后仅过了一年，仅仅一年，就已经被恶搞到这种地步——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啊——真是的，好可怕哟。这是案件，大案呢。我说，阿初，你在听吗？阿初？怎么了？现在是孤独模式吗？”

我发现八反丸同学在叫酉乃同学。而酉乃同学则困惑地回头看着她，双眼微微睁大，默默点了点头。

6

“自己过世之后还被完全不认识的人当成谈笑的素材，换作是我可有些受不了。”

走在无人的走廊上，我略带责备地对她说道。

八反丸同学则直视前方，姿态优美地前进着。

“是呀，”她看都不看我一眼说道，“不过呢，我认为自杀就是这么一回事。人一死，就没法对任何人回话，即是把全部都推卸给活着的人，之后便什么都不管，和自闭‘家里蹲’是一个性质的。等于在说‘我的事已经无所谓了，你们怎么想都可以，这是你们的自由’。”

八反丸同学毫不犹豫地批评着死者。

“自杀只不过是逃避。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原谅，绝对不会。”

我们上到四楼，辅导教室出现在眼前。而设乐君正在教室外抱着胳膊闭目养神。

“抱歉啊设乐君，久等了吗？”

八反丸同学开口招呼道，设乐君闻言，睁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门锁已经开了？”

设乐君颔首，将辅导教室的门打开。

我们三人进入教室打开了灯，望向放在简陋的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桌上还有比较新的显示器、键盘、鼠标，不过似乎没有音响。这些设备都是黑色的，看得出全是戴尔的产品。电线拖到了桌子底下，顺着它看过去会发现桌下还有个竖长型的机箱。蓝色的网线则往墙壁方向延伸，室内的书架上摆着很多还没用过的一次性刻录光盘和软盘。[17]

八反丸同学打开电脑电源。操作界面稍微过了一会儿才出现，目前显示的还是用户账号一览。

屏幕上有“administrator”“Ayaka”“Guest”三个账号。[18]

“她有专用的账号啊。”我指着“Ayaka”说道。

“我不认为学校会为她做到这种地步。”八反丸同学有些想不通似的说道。

“是她擅自建的账号吗？”

“看设置吧。”设乐君靠在墙上，淡淡地答道。

“总之，”八反丸同学指着藤井绫香的账号继续说道，“她说过希望朋友去看她写在电脑上的遗书，我想可能指的就是这台电脑，但她的账号设了密码……”

于是就轮到设乐君登场了。

“但是，真的能破解密码吗？”

“如果密码设得很普通，那就有可能。”

“嘿——真牛，居然搞得定。”我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简直像电

影里演的解密高手[19]啊！

“不，我也没厉害到那个程度。因为必须要通过光盘或者外接设备，所以做不到离线破解。”

“虽然听不太懂，”八反丸同学以女王大人的姿态说道，“但既然可以，就做给我看看吧。”

设乐君点点头，把带来的光盘插入光驱中，然后关闭电脑电源，再重新开机。光盘在操作界面激活前已先被读取，几条黑底白字的英语指令自屏幕上滚过。稍过一会儿，待画面切换之后，便出现了窗口图。

“管理员账号解析完毕。”设乐君低声自语。

“欸，已经好了？”

这怎么说也太快了点儿，亏我还很期待他接下来就要像电影里那样咔嚓咔嚓地敲键盘呢。

“什么管理员啊？”

“就是这台电脑的管理者的账号。藤井绫香的正在解析中。”

“这个，是光盘里的软件自动处理的吗？”

“是彩虹表[20]破解法。通过和主表相对照，找出和散列表相一致的罗马字，有时候会很快，但有时候很慢，嗯，是个很现实的方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八反丸同学根本就是用看怪人的眼神看着设乐君了——这便是一般女性看着“电脑阿宅”时的眼神。

终于，写着“Ayaka”的那一栏边上出现了一排文字。

“弄完了，你快做笔记。”

“啊，好的，知道了。”

我取出随行笔记本，把藤井绫香的密码抄写在上头。

“le50a2……总觉得超难记住啊，为什么用这种密码？”

“谁知道，”设乐君也歪了歪头，“也许是十六进制数”。

“十六进制数又是什么？”八反丸同学难得一见地焦躁。这只能说明，在这样听不懂的对话里，她感受到了恐怖。设乐君也没有要解释的

意思，而我也讲不清楚。

电脑重新开机，我们输入了刚才的密码，顺利登入了藤井绫香的账号。

桌面很快便显示了出来。壁纸是系统的出厂默认设定，很多快捷方式的图标正乱七八糟地分布在上面。

“藤井绫香相当极客[21]嘛。”设乐君又自己小声嘟囔了。

“真的耶，还装了FTP[22]之类的软件呢。”

快捷方式正在慢慢显示，其中甚至混有一些高性能的文本编辑器和音乐播放器。大概都是她自己安装的吧，学校的标准配置里应该不包含这些。

“甚至连终端软件都有啊。”设乐君似乎有些佩服。

“喂，你们要说宇宙语就回自己的母星再说啦，FTP是什么啊？”

设乐君用有点难懂的方式讲解着有关FTP安全的内容，而与此同时我则操作鼠标，搜寻藤井绫香的遗书，只是电脑反应非常缓慢卡顿。

“再等等，还有东西正在启动。”

听到设乐君这么说，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稍过一会儿之后，浏览器跳了出来，随之一个视窗画面扩大开来。因为已经连接了网络，页面是自动加载的。

它看起来像一个博客页面，但是内容极少，入口页上仅有一篇文章。

你也去死好了。

“这个，什么啊……”

八反丸同学的声音里包含着惧意。

“这就是藤井绫香的遗书……？”

关于遗书，她在用手机发送出去的邮件里就写了希望对方能来看看

她平时用的电脑，那搞不好她把密码附在邮件里，然后收到邮件的人也一定打开了这台电脑，然后看到了这篇文章。

“你也去死好了……”八反丸同学叹出一口气，“藤井绫香这么憎恨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博客上没有其他入口，服务器也是免费的租用型，[23] 恐怕这条留言将永远留在网上了。

保险起见，我们也打开了校园网站。输入刚才解析得到的密码，确认能否登录论坛，但果然不行。设乐君也分析不出这里的密码了。

他暂时翻看着资源管理器下的文件夹，再次喃喃着“极客”。

“之前就在说什么‘极客’的，那是什么意思？能讲日语吗？”

“进ruby[24] 了。”

“ruby？”这次就连我也不懂了。

“Mac[25] 的标准环境，难道她自己家里也是用的Mac吗？”

他边说边打开一个小视窗，黑色的背景上显现出了白色的英语字母。

“接下来我要查查看刚才的密码是不是十六进制数。”

“欸？这都能算出来？”

“读一下笔记。”

“啊，好。”

我把藤井绫香的密码报出来，设乐君负责输入。

很快，从十六进制数到十进制数的换算完成。

“1986722……什么啊？”

“出生年月日吧？”

“啊，有道理。”我点头对八反丸同学的说法表示赞同，“1986年7月22日出生啊。”

“是谁呢……我想想，22岁了呢。”

“嗯……是谁啊，应该是藤井绫香很亲近的人吧。”

“22岁的话就是大学生，她有认识的大学生吗？但游马小姐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

游马小姐本人就是22岁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可以了吗？”设乐君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表情看起来已经很乏味了。

“啊，哦，是呢。”

“没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密码了，谢谢你，一起去吃午饭吧？”

“不用，我自己吃。”设乐君说完，便离开了辅导教室。

“嗯——嗯，他也是喜欢孤独的类型呢。”八反丸同学目送着他背影，如此说道。

确实，我有点儿没法想象，像设乐君这么沉默寡言的人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把便当摆开的场面。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在教室里默默地吃着便当。但八反丸同学说了一个“也”字，我稍微琢磨了一下，她大概是另有所指。

“一个人吃饭不寂寞吗？”

“这个嘛，很寂寞吧，”八反丸同学的视线仍旧停留在教室门口处说道，“肯定会寂寞的。”说完，又一下子看向窗外的校园。

我思考着现在酉乃在哪里吃饭。以前，我问过她会不会寂寞，她当时说不寂寞，因为自己喜欢安静。

“你怎么了？看起来都快哭了。”

“啊，没有，没什么。”

我用力绷住嘴唇，控制着不让表情崩塌。

“你在想阿初的事吗？”

“我没有……”

“骗人，都写在脸上了。”

“呜哇……你跟饭仓同学好像哦。”

“阿初最近样子怪怪的。”

“是、是吗？”

我的内心感到一记重锤。

“她应该不会放着这种事不管的，我还以为她会想点儿办法呢。”八反丸同学拂开一头长发，叹息着说道，“可她现在那样，总觉得也办不到什么了。”

被藤井绫香的幽灵附身之人，会像她一样失去梦想，成为输家。这位名叫藤井绫香的少女便是如此，负于自己的梦想，这堪比死亡。

“败给了自己的梦想，是会痛苦得想死的吧？”

我小声自言自语道。而我想问的对象，今天应该也是独自一人吧。

“是呀，如果我不能站在舞台上，或许也不想活了。”八反丸同学望着布满云层的天空继续说道，“但是死了之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可不愿把一切都抛给活着的人，这样会给他们添很多麻烦。”

“可是藤井绫香是舍弃了所有才自杀的，把一切都丢给了别人。”

“没错，她针对某人留下了这条信息。那么这一年多来，肯定让那个人一直处在痛苦之中，并且还将继续痛苦下去。”

她的恨意被活下来的某人所承受了，而这份恨意也在这所校园中唤醒了藤井绫香的幽灵。

“这样看来，这就是怨念啊。”

是身故之后仍留存之物。而遭其附身并且深感痛苦的人，确实存在。

7

结果，还是只有时间流逝，而我们仍一无所知。寒假已经近在咫尺，香坂学姐每天放学后都赖在戏剧部那里，听着我的报告，然后气馁地发出“哈”的叹息声——我们就这样忧郁地度过每一天。

午休时分的教室里，所有在说话聊天的小团体，讨论的都是“怎么

过圣诞”这个话题。尤其是女孩子们，格外起劲儿。织田同学穿梭往返于各个小团体之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凑到我身边来了。

“波奇，你圣诞节呢？”

“呃，我去的啊。”

圣诞节那天，学校将在校音乐厅举行圣诞音乐会，大家自愿参加。虽然在家好好享受寒假是真心不错，但为了聆听柏学姐的钢琴演奏，我决定去音乐会。

“所以说——我不是在问你那个啦——”织田同学直接坐在走开的中村君的位子上继续说道，“我帮你问问她的安排吧？”

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头上仿佛都凭空浮出了问号，织田同学却还笑嘻嘻的。我正打算向坐在空位上的庆永同学投去求助的目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我们教室。

“啊，学姐。”庆永同学开口道。

“哈啰——”真是稀客，琉璃垣学姐拿着一沓印刷品走了进来。她边四下打量着教室，边往我们这边走近。

“好难得啊，学姐你有什么事吗？”

我也向她打招呼，她笑着递过来一张印刷品。

“哎，我偶尔也必须得履行一下职责呢。”

我看向她给到的印刷品，原来是图书馆的通知，上面写了寒假期间的出借办法等相关事项。

“你啊，听说最近是在找幽灵？”

琉璃垣学姐把那沓印刷品放在课桌上向我问道。

“啊，是的，因为电影研究社好多方面都遇到了麻烦。”

“天台上的幽灵是吗……”她狐疑地说，“真的有幽灵出现吗？”

“有哦，有出现哦——”一直沉默的织田同学插进了我和学姐的对话。咦？我以为她不认识琉璃垣学姐的。只听她继续道：“已经有各种传闻了，很不得了哦。最近好像都出没在四楼的辅导教室了。”

琉璃垣学姐的眼睛眨了又眨，用一种“你是谁？”的眼神看着织田同学。原来如此，织田同学不管认不认识对方，待人都是这种感觉。

“辅导教室就是那个辅导教室吗？有电脑的那间？那些电脑画面都乱七八糟的，很难用啊。”

我点点头，她发出“欸”的声音。正准备接着说点儿什么，却注意到了进入教室的某人。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是酉乃。她回到教室，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啊，是酉乃同学，我要去向她道谢。”

但我却截住了她的话头。

“学姐，马上要打上课铃了啊。”

“啊，对哦，糟糕。那我先走了，裕美，麻烦你发一下传单哦！”

琉璃垣学姐离开后，织田同学又凑到我耳边，悄悄说道：“我帮你去问问她的圣诞安排哦？”

“问谁？”

她用手指了指对象。

酉乃正从屉箱中取出笔记簿。

“咦，不是，这，为什么？”

“这——个嘛——”

“难、难道，织田同学，你是不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误会？”

“好了好了，如果不是没可能，焉得虎子。”

她真是在乱讲日语。

“波奇啊，你也别死不承认嘛，阿妞她就是个普通的女生哦，所以用平常心去跟她对话就好啦。啊，还是说，莫非芹华才是你的目标？那我帮你问问芹华的计划吧。”

“为什么又扯出八反丸同学了啊。”

这时，我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偷偷取出一看，发来邮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八反丸芹华。

邮件里只写了一句“放学后直接到戏剧社的活动室来”。要是有事，就像平时一样来我们教室就好了呗。我边这么想着，边迷惑不解地往社团活动室所在的教学楼走去。今天上过体育课，所以我的步子有点儿重。

我往活动室里窥探了一下，八反丸同学正站在那里，凝视着窗户。她回过头来，非常生气地瞪着我，气场和平时截然不同。

“啊，那个，有什么事吗？”

我被她的盛怒给镇住了，在门口处战战兢兢地问道，她则无言地对我招招手。

“怎、怎么了……”

“须川君，问你一下，”八反丸同学用带着怒意的口吻说道，“你对阿初说了什么？”

“咦……？”

“我知道她最近很低落，但这次是特别不对劲。”

“是、是吗……？”

为什么八反丸同学能从酉乃那张一成不变的忧郁面孔中读取到她的心情呢？

“上体育课的时候我去逗她，可她却顶着一张要哭的脸。难道是你说她讲的笑话很无聊吗？她其实相当介意那种事呢。”

“呃？”

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啊，什么笑话？

“怎么？我说错了吗？那么是怎么回事？”

说着，八反丸同学逼近了我。

“不是，这、这个，可能，是我不对。”

“你说了她什么？”

“就是，呃，虽然我也不太清楚……”

她用眼神无声地叫我赶紧交代。震慑之下，我便将能想到的全对她

说了。酉乃和饭仓同学之间发生的事、自那时起她就陷入消沉的事，而接着——

“于是她就说自己不要再当魔法师了，魔术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我听她这么说，就回答说怎么可以，要是不玩魔术就不是酉乃同学了……”

“须川君。”

八反丸同学一下子换了一副表情，微微笑着。

“叫我吗？”

“闭上眼睛。”

“咦，为什么？”

“行啦……快闭眼啊，好吗？拜托了。”

怎、怎么回事？八反丸同学带着绝美的笑容央求我，那样子总让人觉得有点儿扭扭捏捏的。

“知、知道了。”

她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也没法违她的意。

于是我依言闭上眼睛，心跳不已。

“这样？”

话刚问出口的那一瞬间，先是一阵猛烈的破碎声袭向我的左耳，随后强烈的痛楚在左脸颊扩散——当我反应过来时，我已经被甩到了地上，与地面相撞，浑身疼痛不已并发出呻吟声。我完全不明就里，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无理行为搅得一头雾水，只是抬头看着她。

八反丸同学的右手还维持着扇巴掌的姿势，用冰冷的眼神俯视着我。

她用尽全力打了我的脸颊，好像全身的力气都凝聚在这一巴掌之中，痛得我连眼泪都泛了出来。

“你、你为什么，突然就……”

“你这个笨蛋！对阿初说了什么啊！”

她发出珠炮般的斥责，声音高亢响亮，充满威势。她俯下身子，一把揪住我的领带。

“阿初她啊！最怕的就是这个！要是连你都说这种话，那她就——”

她的脸凑得很近，冲我咆哮，但却在这里断了话头，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不知为何会这样，只是哑然地回视着她的眼睛。

“八反丸、同学……？”

她浅粉色的嘴唇咬得紧紧的，看起来十分懊悔。她松开我，将手拿开，随后单手覆上了自己的脸。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对不起。”

“为什么，这么做……？”

什么嘛，根本搞不懂，这到底算什么啊。

我克制着怒意，总之先站起来再说。说真的，我是真的弄不懂现状，为什么突然非得挨一记耳光不可？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说明。她这么不讲理，令我非常生气。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她轻轻坐到地面上，抬头仰视着天花板。

搞什么？为什么女孩子们就是会像这样突然生气。我想起了之前那个周六所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恼恨。为什么不对我讲明呢？我真是搞不懂了，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总是不把重要的事表达出来。这样就算你们对着我又是撒气又是哭泣的，我也不会明白该怎么做啊。什么啊，这到底算什么。

一无所知的我目前非常生气。可若我因自己的一无所知而深深伤害了酉乃，那么就这样放着她不管，于我是无法忍受的。

“请告诉我……”

八反丸同学侧对着我，没有回话。我的内心却好似有某种焦躁感，向她挤出这些话：“八反丸同学，你和酉乃到底什么关系……？虽然你们自称不是朋友，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你们说的那

样。酉乃也好，八反丸同学你也好，要是什么都不告诉我，那我怎么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啊……”

近似于焦躁的情绪在内心深处燃起。不知不觉地，我已心如刀绞，伸手摁住了胸口。

八反丸同学叹了一口气说道：“要说中学时代的她呀……之前跟你提过吧？她从前就没有朋友，既沉默又冷淡，还偏偏是个极度害怕寂寞的人……所以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她谎称自己有超能力。”

我默默地看着八反丸同学的侧脸，她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然后连带着目光也开始摇摆游移。

“可是，谎话很快就露馅了，她变得益发孤独。在学校里受到欺负、排挤，但我还做了更过分的事。”

她望向窗外的暮色，眼神仿佛在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过往。

“我啊，喜欢她哦。”八反丸同学闭上眼睛，用温柔的声音如同歌吟般地说道，“我一看到她的魔术，就被她吸引住了。我好羡慕她所拥有的才能，而且我也认为能理解她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找她说话，跟她相处，整个中学时代里我们俩一直都在一起。须川君，你明白吗？她是我的哦。教她化妆的人是我，为她挑适合她气质的洗发香波的人也是我，教她如何修整眉毛的人也是我，帮她选衣服的人也是我，还有引人注意的动作、说话的方式，这些全部都是我教她的。”

说实话，忽然对我说这些，我根本无法思考。只是，她的话穿过我的耳朵，让我的大脑深处产生了剧烈的动摇。我的脑海中，事与愿违地浮现出了她俩那有些相似的身影。

“我们一起做发声练习，一起为怎样才能让她的魔术看上去更有魅力而伤透脑筋，再提出方案。第一个看到她魔术的人总归是我。”

八反丸同学清澈的眼瞳闪耀着，将视线投向我。然后，这双眼睛开始湿润了——我并没有看错。

“我一直，一直，一直都很关心、呵护她，可是……阿初呢，不再

玩魔术了。她说已经没必要了……说自己是因为想讨人喜欢才变魔术的。而现在已经有我了，所以不变魔术也没关系，还说终于受到别人的认同了……”

她真的，几乎只是在期盼认同，只是想要有人可以了解自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初变得很依赖我，觉得只要有我在就可以了。这时啊，我就在想‘啊，这样下去的话，她就完了’……”

八反丸同学的眼角沁出了泪水。她伸出一只手，掩住眼睛，低下了头。

“所以，我希望她不要只注视着我，希望她可以好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于是我对她说了很过分的话……‘不变魔术的你，我才不需要。我喜欢的是表演魔术的你’……”

“谁都不愿看看真正的我”，酉乃她大概自八反丸同学说这些话时起便一直都这样呐喊着吧。

而那次，我也对她说了和八反丸同学一样的话——如果没有了魔术，你还剩下什么呢？

这就好像是在说，魔术是这位名叫酉乃初的女孩子的全部，而除此以外，她一无所有。

明明不是这样的，明明她一直都在请求别人能明白这一点。

真正的酉乃初，沉默、冷淡，不擅长和人说话，总是很忧郁。我没能好好看清这个女孩子。她简直就像是必须通过显微镜才能够观察到的粒子。而我只是透过魔术来看待她，并未想要去接触她的真心。

“被她讨厌也没关系，如果这样一来她就能实现曾对我说过的梦想，那不管她多讨厌我都没关系。我只要在远处看着她就好。所以当她去查找指使别人欺负自己的元凶时，我没有阻止。我觉得她那么聪明，一定会发现答案的，即使如此也无所谓。于是阿初就知道了，就像解谜那样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最开始叫别人欺负她的人正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对自己很喜欢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呢？

不过八反丸同学并没有告诉我理由。她缄口不语，就像凝视着过去的自己一般看着窗外。

只是，有一桩事实是可以想见的——知道了真相的酉乃，应该会发自内心地感到自己遭受了背叛。

“因此，酉乃她……就讨厌八反丸同学了是吗。”

“是憎恨吧。一定是。不过我也不在意。她太爱撒娇了，放弃了自己的才能，只会缠着我，把独立生存下去的努力全都抛却掉。可那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希望她能成为魔术师。”

“我……”

我只是想看到你闪闪发光的样子——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才说了那些话。可即使如此，那些话还是深深地伤害了她。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那些对她一无所知时与她一同度过的时间，心中追悔不已，呼吸都变得困难。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让她表演魔术给我看，却不打算去了解她的内在，我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很生气。

八反丸同学站了起来，拍了拍裙摆，回头看向我。

“她偶尔会突然离开座位再回来是吧？”

我闻言点了点头。她那将视线落在手表上，然后如同灰姑娘般离去的身姿在我脑海中重现。

“独处明明就寂寞得很，但和其他人单独独处时，她又会禁不住不安起来，担心和这样的自己共处时对方会不会开心……所以才会表演魔术，好把时间挨过去。可魔术总有一天会演完的，大家也就腻了。她很害怕这样，所以就会坐立难安。”

怎么办，我仿佛看见了她独自一人坐在泳池边的背影，无法言说的情感渐渐涌出。

“她就是不坦率呢，又笨拙，真让人拿她没办法，但是……”八反丸同学的声音在颤抖。

“我相信，她的梦想是货真价实的。”

她打开活动室的锁柜，开始翻找什么东西。我也不明白面对现在这种焦躁难耐的心情到底该如何是好，只是看着她的背影。

“果然在这里。”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小册子，然后把它递给还坐在地上不动的我。我看到册子的标题感到有些疑惑。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之前社团活动的时候大家相互交换着看的。”

我困惑地低头看着这本册子，啪啦啪啦地翻动着它，突然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目光，随后抬起头看向八反丸同学。

“我，是帮不了阿初的……”她语带寂寥地说道。

我想着这个叫酉乃初的女孩子，将自己所看到的那篇文章贴胸抱紧，站起身来。

“明白了，我试试看。”

“阿初就拜托你了。”八反丸同学说道，但又露出了一个恶作剧般的微笑，“不过你们的关系也不能太好，因为阿初是我的。”

我一回到家，便去冲了个澡。等不及在浴缸里蓄满热水，只想着快点把在胸中乱窜的这股烦闷之情给冲洗掉，然后再慢慢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能做什么呢？说实话，我还不知道。不管语言词汇如何堆砌，可接在那么过分的话后面，让人感觉没有丝毫说服力。而且说到底，如果传达出去的不是自己的心声，那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勉强挤出来的话语，没有意义。

飞溅的水花一次又一次打在我的脸上，又被弹开去。

何为真正的她？我在看着真正的她吗？

比如说，要是她不再玩魔术了怎么办？我还能像原来那样看待她

吗？我想，我是希望她继续变魔术的，这是我的真心话。可是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更多。

想了解真正的你，褪去你的不可思议，而后呈现出的——真正的你。

是的，这是我单方面的想法，类似于一见倾心。但我所图却并非发展恋情，而是想要了解你的真心。

可我要怎么做，才能将这份想法传达给你。

思及自己贫乏的词汇量，我突然心生焦虑。若能更加能说会道一些该有多好，若能更加诚实坦率一些该有多好。面对着那个酉乃初，对话很快就会继续不下去。我有点儿羡慕能和任何人都亲亲热热聊天的织田同学。

“你也别死不承认嘛，阿妞她就是个普通的女生哦，所以用平常心去跟她对话就好啦”——没错，我到底在烦恼些什么？酉乃她不也就是个普通的女生吗？不用去思考复杂艰深的事情，即使没法把话说得多漂亮，我也只需要自然地、如实地和她讲话，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尽全力将想法传达给她。

我关掉了淋浴花洒，之前模模糊糊的事物此刻被冲刷得清晰，感觉已可看见它的模样。

8

12月25日。

即将迎来圣诞的落幕，路上各色彩灯熠熠生辉，行人们相互抱以温暖的笑容。

前来观摩圣诞音乐会的观众们出乎意料的多，音乐厅几乎满座。酉乃的座位周围都是同班同学，可她却仍给人一种孤独感。织田同学很在意她的状态，因为自从那次之后，酉乃她就一直感冒请假了。

柏学姐的钢琴曲非常出彩，温柔的旋律奏响了整个音乐厅，很适合在宁静的夜里、伴着现场调暗了的灯光来聆听。不过现在正值傍晚，夜色尚浅。

圣诞音乐会顺利结束，酉乃的脸色还是很不好看，朋友们都在担心她。庆永同学和织田同学找她说话，建议她稍微休息一会儿。可酉乃晚上好像还要打工——的确，对“灰姑娘”来说，圣诞节自是不能错过的旺季。

“还有时间对吧？啊！去活动室就行了，那里开了空调暖气！”织田同学脸上放光，“我之后还有电影研究社的拍摄工作，要先离开，但有波奇留着看家就好啦！”

你擅自指定我看家，我也很头大啊。

“咦？织田同学，电影拍摄又能进行下去了？”

“嗯，我也要当代演去拍一个镜头，说是希望在今年年内把作品拍完。”

酉乃坐在座位上，稍稍低着头。

“那个，酉乃同学，离打工还有时间哦，”这是我打那天起到现在头一次和她说话，“我觉得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好。”

酉乃仍旧低着头，最后静静颔首。

织田同学带着我和酉乃去了戏剧社的活动室。途中，顺便把庆永同学送到了图书馆，酉乃也在那里借了一本文库本书籍。

戏剧社活动室里的暖气可真是帮了大忙。织田同学让酉乃坐在椅子上，嘱咐她先安心休息，然后离开了。

“那个，酉乃同学……”

酉乃带着困惑抬起头，大大的眼睛望向我，看起来悲伤痛苦，泫然欲泣。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屏幕，原来是设乐君的来电——他大概从没给我打过电话。

“抱歉，酉乃同学，等我一下。”

她点点头，依然低垂着脸。

“你好。”我移步至活动室的一角，接起电话。

“是我，设乐。”

“嗯，怎么了？突然打电话给我。”

“在学校吗？”

“在的。”

“看论坛，上次那个帖子里又更新了。”

“咦？上次的帖子……你说藤井绫香的幽灵吗？”

“你在开玩笑吗？”

“啊？什么？”

“不是藤井绫香，是匿名者。”

“啊，所以说？”

“我觉得你快点儿看看比较好。”

“嗯，但我这里没电脑。”

“去图书馆就能看。”

“啊，对哦，还有这手。”

“状况挺紧急的。”

“呃，是吗？”

“大概吧。”

“谢谢你特地联络我。”

“是八反丸拜托的，说如果有动静就给她打电话，但我现在联系不上她。”

“啊，我估计她正在拍电影呢。”

“她还说找不到她就联系你。”

“原来如此，谢谢你帮忙。”

“那我挂了。”

电话立刻就挂断了。

“抱歉，酉乃同学，”我回头面向她，有些犹豫地说道，“我去一下图书馆，马上回来。”

酉乃轻轻点头，没有作声。我便急匆匆地离开活动室，快步赶往图书馆。外面天色已黑，似乎将要下雨。

9

这些话，是写给你看的。

我知道自己确实对绫香说了很过分的话。我无法肯定，甚至否定了绫香的生存方式，也难怪你会恨我恨到想要杀了我。

只是，我真心把你看作重要的朋友。和你共度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时光，即使在你看来那些只是谎言，却也让我感到温暖。

最后，我要在这里写明，我并非受到你的煽动，而是我自己本人希望脱离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如果绫香如此希望，那我也非常乐意与她同去。

永别了，绫香会用怎样的表情来迎接我呢？

我已经顾不上坐下了，直接盯着电脑的显示屏，屏住呼吸将这段文字默读完毕。

然后，领悟到了。

这，是遗书。

是不知姓甚名谁的某人所留下的、飘荡在网络上的信息。光是阅读这席话，很难断言此人打算自杀。但我却可以确信，确信到火大的地步——“脱离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即是说对方将要步上和绫香相同的道路，不会再有其他可能性。

12月25日，藤井绫香的生日。这段话是在今天更新的，发送时间还不到10分钟。

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头一次照着八反丸同学给我的电话拨打

过去，然而立刻就切换成了留言提示，大概她正在某处进行电影的拍摄工作吧。

我看见庆永同学正在图书室的登记服务台后面，便把她叫过来，让她看了帖子。

“那个，能帮我去叫老师吗？”

“发生什么了？”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更新过的帖子问道，“这个，有什么问题？”

“啊，是这样，我觉得写下这些的人可能想要自杀。”

“欸？”

“校园系统的管理者应该知道这是谁写的吧？比如金子老师。在办公室吗？”

“不知道……不过，我去叫吧。”

“嗯，拜托了，我也找找看。”

我看着庆永同学飞奔出去，自己也准备跑起来去找人。金子老师是电脑社的顾问老师，握有管理账号也不稀奇。

然而，我突然停下了脚步，呆愣住了。

找到金子老师——然后呢？

更新回复的人在学校吗？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连对方人在何处都不知道，可怎么找？而找到后又该如何制止？就算可以通过论坛账号推出学生身份，之后通过电话进行说服就行了吗？再说了，准备去死的人，还会接电话吗？

怎么办，已经不可以有半点迟疑了，时间正在渐渐流逝。对方在哪儿？会采用什么方法死去？准备和藤井绫香一样坠楼吗？在天台上吗？但那里上着锁，无法出入。这么看来，说不定不在校内。我该怎么办？

我咬紧嘴唇，慢慢吸了口气，冷静下来，好好思考。我回到电脑前操作浏览器，点击“打印页面”的图标，放在服务台侧边的巨型打印机很快便将打印件吐了出来。

我拿起这页打印纸，跑出图书馆。

或许只有你了。

如果是你的话，或许能救到人。

我毫无理由地奔跑着。即使将我看作盲信也无所谓，即使如此，我也憧憬着你希望帮助他人的那种想法，深信着你那见微知著、揭示真理的才能。

我猛地打开戏剧社活动室的大门，只见酉乃正独自在里面。窄窄的肩膀看上去很是寂寞，手中则拿着一本文库本小说。活动室内暖和得稍微有些过头，她把西装外套挂在了椅背上。看到我的样子，她睁大了双目，一下又一下眨着眼。

“你怎么了？”

“酉乃同学，我需要帮助，你的力量是必需的。”

我冲到她跟前，将那张印刷件放在桌上。

“看这个。”

在等待她默默读完的期间，我开始叙述。

包括我和八反丸同学一起调查一名叫藤井绫香的少女，包括她曾使用过辅导教室的电脑，包括她使用那台电脑的理由，包括我们在那台电脑上找到了她所留下的信息，包括我们分析出的密码……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我都尽数传达给她。事无巨细，我都予以详述。或许她可以从某处找见蛛丝马迹。因此我抱着一滴不剩地将水掬走的心态，尽力压榨着自己的记忆。

酉乃一时之间低垂着头，最后终于抬起脸说道：“所以呢……？”

“所以……酉乃同学你明白的吧？这个人也许会死啊！”

“也许不会呢？对方并没有写明自杀，我觉得你结论下早了，也可能只是恶作剧。”

“酉乃同学……”我看着她黑漆漆的眼瞳说道，“确实，这只是个‘万一’……就算是我想多了也无所谓……但要是这个‘万一’——”

“万一对方是在考虑自杀，那你想叫我做些什么呢？”

西乃扬起尖尖的下巴，抬眼看着我，低吟道：“我不知道对方是谁，抱着怎样的烦恼，为什么痛苦。可即使如此，你还是要问我这个不相关的人能做什么吗？”

“西乃同学……”

怎么办，我都想哭了。不过我还没哭出来呢，西乃的眼睛就已经先湿润了。

“西乃同学，你不是说过吗，”我注视着她泪盈盈的眼瞳说道，“你说过的，想要成为菲，想要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魔法师……西乃同学你是因此才喜欢魔术的吧？”

“不是，”她背过脸去，显得有些痛苦，“魔术并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它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而已……假如我不变魔术，那么谁都不会理我，谁都不会夸我好厉害……”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西乃几乎是尖叫出来的。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都快失去自信了。这样下去，上次的局面又会重演。她哭着，叫着，很痛苦，而将她逼到这种地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别擅自美化我，不要再缠着我了！反正须川君你也和芹华一样，并不需要真正的我。你们需要的是一个名叫西乃初的只懂得变魔术的人。可这个人不是我！不是！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顾及我，认可我，对我说我是必要的，说我很出色！”

西乃把挂在椅背上的制服扔向我，我接住了它，却一个踉跄，向后退了一步——手中制服的触感出乎意料的重，令我惊讶。

上衣内侧里坠着几条绳子似的东西。也有橡胶绳连接到口袋的内侧，而它的另一头则系着小道具。几枚硬币从口袋中掉落，咔啦作响。我还看见其中一枚很不可思议地在掉落途中断成了两枚。

西乃望着那件制服外套笑了，表情看起来很是愉快。

“这就是你所谓的魔法的真相哦，很蠢吧？衣服里缝了那么多奇怪的口袋，总是随身带着无聊的玩具……尽管这样，我还一直装备着这些，就为了表演魔术。但不管眼前上演了多么精彩的魔术，也没有人会看一眼西乃初这个女孩子。就相当于是在电视上观看魔术，看完后很快就会忘了我。”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制服，默默听着。

“不过就是魔术而已……既不是真正的魔法，也不是奇迹。都是设计好的、有机关的。仅仅是弄虚作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就和我这个人一样！我只希望有谁来摸摸我的头发……所以我做的最终也只是为了自己……”

西乃背过脸去，痛苦地哭泣着——她蜷在椅子上，抱住膝盖，将脸埋在双膝之间，哭得肩膀都在颤抖。

她并没有讨厌别人，只不过是拙于言辞。既不擅长表达情感，亦不懂得如何表现悲喜。因此总是融入不了大家的圈子，只能摆出一副忧郁的表情。对人际关系很不拿手，不知道妥善的处理方式。

因悲伤而颤抖的她，如今正在发出悲鸣。因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用全身诉说着这份悲伤。至少，我听见了她的呼声。

她的外套还在我手中，我轻轻展开它，呆呆地看着挂在里头的那些魔术机关。换作是以前的我，肯定不想从她口中听到这些吧，不想听到这些说魔术只不过是骗人伎俩的话。大概正是因为面对不可思议的事物，我想让它保有这份不可思议，并享受这份不可思议吧。

但现在的我对这些事已经不再介怀，只是强烈地想要紧抱住她。如果你说魔法并不存在，那我甚至愿意去相信你所说的话。比起表演魔术时看起来很快乐的你、作为魔法师而温柔地对待他人的你，我更想看着此刻在我面前颤抖着哭泣着的你。

“谁都……不来看看真正的我……”

我在看着你啊。看着你在泳池边寂寞地吃着午饭的身影，看着你在窗边忧郁地凝望天空，还看着你那如漆的眼瞳。

“我在看着你哦。”

被说不自量力也可以，被骂什么都不懂也没问题。至少，我想要看到真正的你。

“骗人……”酉乃蹲下身子说道，“因为，就连我也，我自己也，不明白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一直一直都是靠撒谎过来的……所以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谎言，我不知道啊……”

“在我看来——”我已经无心选择措辞，嘴巴自己就动了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哦。变魔术的酉乃同学，在教室时一脸忧郁的酉乃同学，还有现在因为孤独而颤抖的你，还有说着想要成为魔法师的你，在我看来都是真实的酉乃同学，而且对你而言也一定也是这样。”

“魔法师什么的，我才不想当……”

“真的吗？”我静静地问道。

她将脸埋在膝间，也一并藏起了真心。唯一露出的只有耳朵，我便在那耳边轻轻低语。

“施加在灰姑娘桑德里约恩身上的魔法……”她双肩微颤着说道，“在午夜零点便会解除，是虚假的玩意儿。”

“所以说，你成为真正的魔法师不就行了吗？”

酉乃的肩膀大幅度地颤抖了一下，然后抱住膝盖，将脸深埋在环抱起的胳膊之中，仿佛要逃离这个世界。

“我所做的都只是在多管闲事，我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我认为鼓励他人并不需要特别的经验或资格哦。”

而且，我认为，你那温柔的魔法绝不是多管闲事。毕竟，如果没有魔法师施以魔法，桑德里约恩可去不了城堡呢。而如何接受魔法，如何行动，那就由被施予了魔法的人来决定了。

我展开她的制服上衣，将它披在她颤抖的双肩上。

“你觉得桑德里约恩掉落的玻璃鞋为什么留了下来没有消失？”

酉乃的背脊颤抖着，却没有回答我的话。

“就算……你不是魔法师。”

我放手松开酉乃的制服，转而将手指伸向她——做出这样的举动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的。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因孤独而颤抖的她。

“我会看着你。就算你不做魔法师，不玩魔术，对我来说，酉乃同学就是酉乃同学。”

我感觉到她的震颤，仿佛经由我的指尖，一直传达到我内心深处。

我赶紧抬头看向时钟，发现已经过了相当久。我打开放在活动室角落的书包，从中取出一本小小的册子。

“抱歉，酉乃同学，我要走了。”

我将册子放在酉乃身旁的桌上，就挨着她刚才读的书。

同时，我看到了那本文库本的书名。

是《真正的魔法师》，由保罗·加利科[26]所著。

10

我边往教职员办公室跑，边拨打电话。已经没法拜托酉乃了，接下来我必须靠自己解决。一直以来我总是依赖着她，而这次轮到我来当侦探了。

“喂，设乐君吗？”

“是我。”

“你刚刚告诉我的那个回帖更新，能查到登录地点吗？”

“你等等，IP地址会在评论栏里显示。”

IP地址是一串号码，表示在互联网上的地址。即使不确定详细的位

置，也能够判明是从哪个网络运营商那里登入的。

“我来查WHOIS[27]，你等一下。”他说道。

我边想着WHOIS是什么，边奔下楼，这时手机里传来设乐君的回答：“知道了，是学校的域名，从学校登录的。”

“学校？”

“今天机房关着，金子老师出差了。”

“这么说来……”

“是图书馆。”

“明白了，谢谢你。”

我很担心庆永同学能否把事情跟老师们说清楚，她的手机没人接，又联系不上八反丸同学，有些无奈地朝图书馆跑去。

图书馆里，几名管理员正在聊天。

“啊，抱歉！”我大声向她们问道，“大约30分钟之前，有谁来过图书馆吗？”

她们面面相觑，随后都摇头否认。

“今天没人来过哟。”

“来访人数是零，除了须川君谁都没来过。”

这是怎么回事？设乐君说今天机房关闭，那么其他能用的电脑——除了辅导教室里的，我还是能想到几台，但我认为那些地方不会有目击者。

我转身跑着上了楼，一时之间先在学校内部兜着圈子。这么做或许是白费力气，而且也不知道找到人之后又能做点什么。尽管如此，我也不想放弃。酉乃虽然说了放弃成为魔法师，可我不想。因为即使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酉乃同学一样去帮助别人。

我把配备有电脑的教室或房间一间一间找到，挨个询问了所有遇见的学生。不走运的是，我没有碰上任何老师，他们可能是在开会或者忙于别的事务。而每当我遇到相识的友人，也都会将事情做简短的概括，

拜托他们一起找老师。

下一个有电脑的房间是——我一边在记忆中搜索，一边上楼梯。途中不经意往窗外瞟了一眼，“コ”字形的教学楼愈发昏暗。而在它东侧那一翼的天台上，隐约可以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那里正是藤井绫香当时一跃而下的地方。

“怎么会……！”

按这个距离，对方根本听不到我的喊声，而这里离东侧的楼梯又很远。西侧的楼梯倒是在附近，花上几分钟应该就能到达天台了。

幸好教职员办公室也在近处，门敞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我未经许可就闯了进去，从挂在办公室最靠里的墙上的钥匙挂杆上寻找天台大门的钥匙。因为心焦，我的手指在颤抖，一下子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最后我只找到一把能够通往天台的钥匙，上面写了“西侧楼梯”。我拿着它飞奔而出，沿着走廊一路冲上了西侧楼梯，将钥匙插入天台的门锁内，用力推开大门，寒凉的夜风冷冷地刮在脸上。

然而事情才没这么顺利。天台被网状的隔离栏划成了东西两块——之前明明看到过，可方才太过集中精神于找人，完全没有想起这个事实。

我往隔离栏所在的方向跑去，在它后方距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一处深深下沉的场地，一名女生就站在该场地的边沿。我边跑边向她大喊：“琉璃垣学姐！”

那个背对着我，抬头仰望星空的女生，略为惊讶地侧过脸来。

“不可以！不能做这种事！”

10米，如果我拼尽全力冲过去阻止她，或许还来得及。

但，这10米，这被隔离栏所阻断的10米，实在太过遥远。明明听得见声音，明明看得见面容，结果能传递过去的却只有言辞而已。

琉璃垣学姐稍微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又背过脸去。我看到她的眼睛之后，萌生出了一种“已经没救了”的茫然感。她是真的决心赴死，除

非出现奇迹，否则是阻止不了她的。

已经没有时间折返回去再从东侧绕上来——在此期间她就会踏出那一步了吧。

我抓住隔离栏，大声叫嚷着“不行”“快停下”——喊出口的已是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语。其实我并不知道她为何要这样做，但一些无法言表的情愫仍促使我继续呼唤着她。

然而，传达不到。

彻彻底底地，传达不到。

因为是外人，最后还是什么都做不到。

我们并非什么魔法师，只是凡人，总是被自己的无力所击溃，仅此而已。

到了这节骨眼儿上，已经来不及了。我阻止不了她。

但就在她打算踏出最后一步的瞬间，又生变数。

“铿——”附近突然响起物品割裂般刺耳的声音。就像狼的远吠，会让人产生有什么正在觉醒的联想。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校外有音响发出了啸叫声[28]。不，不对，不是从学校外传来的，而是校内——教学楼、操场和空地，所有的音响喇叭都在发出声响，因此才会有强烈的啸叫声扩散开来，波及周围一带。

琉璃垣学姐吃惊地回头，距离下沉处只有一步之遥。

啸叫声很快就止住了，四下瞬间恢复寂静。可今天是圣诞节，是人人都欢闹愉悦地度过的节日，是一年中最值得被祝福的日子，因此，寂静也不过是一刹那。

突然，音响中传出了乐曲声。音量很大，旋律高亢而激昂，又悲伤得堪称狂乱，大提琴的琴弦发出厚重的低吟，而小提琴则优雅地跃动着。圆号在轻柔地歌唱，还有长号正直挺挺地伸展着背脊。我并不具备相关知识，所以按说是分辨不出各类乐器的音色的，但听见这首乐曲的那一刻，上述画面却透过耳朵传入我的脑中。这是一场宏大喧闹的古典

音乐会，同时却又像流行乐那样温柔地震动了整个校舍。音量大开，乐声高昂，即使扰邻也毫不在意。

“这、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手还紧抓着隔离栏，眺望四周，心下茫然。

琉璃垣学姐如祈祷般仰视着夜空，仿佛感到不可思议似的喃喃自语着。

这是一首在心中回响的交响曲，宛如倾诉着人心的温柔与生命的喜悦。与今夜——圣诞之夜交相辉映。

为什么会突然播放这样的曲子？

这样，就好像，真的——

音量降低了下来，曲调也随即变得沉静而安稳。

清澈的声音响起，涤荡着沉沉的夜色。

“以上部分——交响曲《诚实守礼的你是β Test[29]》第一乐章。这是藤井绫香同学最后的遗作，现在进行首次发表。”

而在琉璃垣学姐的左手边——通往教学楼的门扉处。

她，出现了。

月光映在她白皙的面颊上。

为什么玻璃鞋在午夜零点之后也没有消失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她所施加的魔法是真的。

J

酉乃初左手握着手机，用澄澈的眼神看向琉璃垣学姐。随后闭上眼沉思片刻，突然举起了闲置的右手。在她打出响指的同时，音响里播放的乐曲变得激昂嘹亮，铜钹声铿锵有力。

简直就像——她在控制音乐一般。

随后，她配合着旋律，用右手打着拍子，看上去十分舒畅。

她静静地睁开双眼，乌黑的瞳仁闪闪发光。与我视线交汇只有短短一瞬，但却已信心十分。她随即又注视着琉璃垣学姐。

“琉璃垣学姐，你没听过这首曲子吧？虽然你不必回我的话，不过无论如何请把这首曲子听完，全长是15分钟——”她瞧了瞧自己的手表，然后解下它，晃着长长的表带往琉璃垣学姐那边递去，以展示给她看，“还有13分50秒，到那时——很快就要进入小步舞曲[30]的部分了，可以稍微聊一会儿吗？”

“绫香她——”交响乐声响震四周，琉璃垣学姐睁大着双眼四下环顾，“怎么回事？这曲子，果然是绫香的。为什么在播放——”

琉璃垣学姐一时之间神色茫然地眺望夜空。宁静的小步舞曲就仿佛从那夜色微暗、明星闪耀的空中降下一般。

“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全都是我的想象，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学姐帮忙订正。”

酉乃朝这片夜空轻轻地伸出一只手。与此同时，舒缓的小提琴声反复奏响。

“多美妙的旋律啊。真想不到全都是用电脑音源制作成的，所以这一定需要相应的设备和技术吧？可藤井绫香学姐的经济状况却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她的视线径直穿透了夜色，凝望着某个遥远的地方。琉璃垣学姐的脸上浮现出了困惑的表情，不过仍是没能克服这恬静旋律的诱惑，专注地聆听着夜风中夹送而来的音符。

酉乃初说话了，用那编织出种种谜团的魔法之唇，说出那拾起了满缀在日常生活点滴中的不可思议的魔法之语。

话语在夜空中扩散开去，轻轻地将拼图的碎片组合起来——本着“想要帮助别人”这样幼稚但温柔的心意。

“藤井绫香学姐无论如何都想要创作，可是却缺乏实现的手段。于

是她肯定采取了自己吃苦的对策吧。我猜想，她是通过一些称不上正当的方法来赚钱的。因此，她从第一学期开始就有不来上学的倾向，又在大白天穿着自己个人的衣服外出。中学时代还不能打工，所以应该是从高中开始的。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挣到钱的方法，不管怎么想都是十分有限的。”

她没有将那“方法”明说出来，不过不难想象，对一名少女而言，能够轻易获取大量金钱的方法也只有那么几种了。[31]

听到酉乃的话，琉璃垣学姐叹了口气，双眼含泪地注视着她。然而酉乃却无畏地继续说道：“我认为谁都不会明白，也不能确定这做法是好是坏，只不过……总有人知情并反对。”

“我……我只是担心绫香……没想到她居然会自杀——”

“其实我也想象不出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一定想了很多，也很苦恼，最终选择了自杀。或许是比起自己的创作，她更优先尊重了朋友的意见。只是，无法表现出自己想要表现的事物，就等同于生活在绝望之中了。”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酉乃抬眼，目光直视着琉璃垣学姐说道，“绫香学姐一定是抱着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心情而逝去的。然而她的想法，已经留在给最好的朋友的信息里头了。”

“绫香她……她恨我。一定是恨到想杀了我……”

“所以你打算跳下去吗？”

酉乃如此问道，视线投向了黑乎乎的平地地面。

“是的，因为绫香在呼唤我……”

“那她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这么做？”

“欸……？”

琉璃垣学姐的身体猛烈地颤抖了起来。

“关于藤井绫香学姐的幽灵，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听说在校内引

起骚动的幽灵穿着夏季制服，而与这个服装有关的话题是从12月起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藤井绫香学姐的幽灵目击证词，但谁都没有说起过夏季制服。我从这一点出发开始思考，穿着夏季制服的幽灵和直到11月为止大家目击的幽灵，莫非是由不同的人所为吗——”

确实如酉乃所言，藤井绫香穿着夏季校服这一清晰标识，是在步入12月以后，以三好自称亲眼看到为信息源头的。

“只是再深入思考一下的话，便又出现了其他不明就里的事情。据说，藤井绫香学姐幽灵的话题很早就存在，但今年夏天之后，也就是近期，才有了大量的目击案例。琉璃垣学姐，你也不是在去年，而是今年的圣诞才打算坠楼的，至于做此决定的契机则是这个幽灵——诱导你迈向死亡的并非藤井绫香学姐，而是这个幽灵。”

琉璃垣学姐的表情有些僵硬，当场凝结，用惊讶的眼神看着酉乃这位魔法师。

“去年，绫香学姐去世之后，你读了她留在电脑上的信息。那里写着绫香学姐的怨恨之情，你为此深受折磨，认定挚友是被自己害死的。而且不仅如此，她在死后还继续恨着你。这时，一旦在谁都无法入内的天台上出现了幽灵……即使是不信这些的人，在罪恶感的折磨之下，也会变得痛苦。”

“所以说……”琉璃垣学姐痛苦地摇着头说道，“我已经无所谓了，只要绫香是这么希望的，我就……”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她留下了那种遗书，还有……甚至每天都发邮件……午休的时候，还有放学后，必定会有邮件来自绫香的邮箱地址……”

啊，原来如此——琉璃垣学姐收到的骚扰邮件不是跟踪狂发来的，而是来自藤井绫香的邮箱吗？因此，她才在罪恶感的压迫之下无法对这些邮件进行拒收设置。

然而，到底怎么从藤井绫香的邮箱发送邮件呢？

“包括邮件事件在内，”西乃柔声说道，“这些全都是误会。藤井绫香学姐并不是这么想的，至少已故的人没法做这一系列事。相反，是某人为了把你逼上绝路，亲手将这些事件拼凑在一起，真是激烈到发狂的情绪。”

西乃的手伸向空中，犹如想要阻止什么。

而乐曲也和她的动作同步，静了下来，空气亦变得沉郁。

西乃漆黑的眼瞳缓缓地扫视周围，四下细细打量了个遍。那眼神沉静、严肃而又悲哀。

“那么，第三乐章——你也是头一次听这首曲子吧？可以出来了哦，庆永同学。”

Q

庆永同学从空调设备所投下的阴影中现身，好似恋爱中的少女那样叹着气说道：“好像任何事都瞒不过西乃同学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强压住内心的动摇，拼命攥紧了胸口的制服，盯着这位突然在此出现的少女，而且她很可能就是引发这场骚乱的核心人物。

庆永同学还是和我们在图书馆相遇时一个样子，表情中既没有恶意，亦不见憎恨，用一张柔弱乖巧又带着几分虚幻的少女容颜凝视着西乃。

“最初的切入点出现在我第一次表演魔术给柏学姐看的时候。”西乃神色寂寥地回望着庆永同学，“那时，你说过手帕是生日时得到的。当然，我并没有当场就发现什么，可后来你又说自己是大月生的对吧？既然是大月出生，即是说，生日是在1月到3月。这样一来，你从琉璃垣学姐那里得到生日礼物的时间点，就该在今年年初——可当时琉璃垣学姐是高一学生，你则在念中学三年级，你们两人的交集点又在哪里呢？”

酉乃的话给了我很大冲击，我将视线投向琉璃垣学姐。她此刻正默然无语，双眼紧闭。

庆永同学和琉璃垣学姐之间的交集点——若是在庆永同学升入高中之前就已存在，那么同样担任图书管理员这一缘由便站不住脚。

“原来是这样……酉乃同学，你听到我和织田同学的对话了。嗯，并且还有所发现，果然酉乃同学很厉害啊。”庆永同学微微低下头说道。

我根本就一头雾水，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什么？喂，怎么回事啊？酉乃同学，你解释一下呀！”

酉乃看了看我，随后闭上眼睛轻声说道：“庆永同学……是藤井绫香学姐的妹妹。”

“咦……”

我转移视线，向庆永同学看去——她正聆听着酉乃的话语，红框眼镜后的双眸之中光芒闪现。

“按须川君的说法，绫香学姐好像因为地震失去了家园。虽然同样都叫作地震，但我认为灾情严重到摧毁家园的其实并不多。要说最近的话，在绫香学姐搬来这里的前一年，也就是四年前，正好有一场大地震吧？”

“呃，四年前嘛……啊，新潟的——”

“没错，新潟县中越地震，某次英语口语课上，庆永同学说自己来自长冈市对吧。新潟县的长冈市也是受灾区之一，主要是城市南部。”

庆永同学睁大了眼睛，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感慨的表情，简直就像在专注地看着电影中的某一幕一般。

“绫香学姐是在中学二年级时搬来这里的，也就是三年前。而且我记得庆永同学你说过自己升入中学后并没有来自同一个小学的朋友，这不就意味着你是小学毕业时搬过来的吗？换言之，三年前，你们两人在同一时间、自同一地点搬来，再加上双亲都离婚了这一共同点。那么，

父母离婚后孩子的姓氏有所改变也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当然，光凭这些还无法证明你就是绫香学姐的妹妹。”

“还有什么吗？”

“我之所以会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之前八反丸同学一早就跑到我们教室来。”

庆永同学一脸大惑不解地注视着酉乃同学。

“我啊，犯了个大错。以前辅导教室出现幽灵时，因为须川君真的很害怕，我便把那个谜团解开了。其实真相就是隔着磨砂玻璃看到玻璃后面有女生白白的背部——单纯有女生在那间教室里换衣服而已。”

酉乃有点愣愣地看着我。

“呃，啊，不是，因为我那时以为幽灵确实出现了。真、真的哦，毕竟眼前的磨砂玻璃背后突然就有女孩子白白的背部——”

“没错，”酉乃笑着颔首，看起来她也略感有趣，“白白的背部，对吧？”

“咦？”

“那时候，须川君你是这么说的哦，‘看见磨砂玻璃后面有个白白的背’……‘白白的背’这种说法很模棱两可呢。不确定你是指白色的肌肤，还是白色的衣服。但不论哪种情况，亲眼一看就能分辨——不可能看错的。”[32]

我还搞不太清楚状况，茫然地看向酉乃。

“这是什么意思？”

“我啊，最开始听你说‘白白的背’，以为你看见的是白色的短袖衬衫。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藤井绫香的幽灵穿着夏季制服，所以听到‘白白的背’不就会联想到白色的短袖衬衫吗？可反过来再询问须川君你时，你却改口说‘藤井绫香是裸体的’，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协调呢。顺便说一句，你记得之前八反丸同学来我们教室的那个早晨吗？她就是在那时硬是说了一句‘看得见她白白的背影’……对此，庆永

同学突然就这么回答了：‘赤裸着身体，好奇怪呀……’”

“啊，对哦……！”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光是听到“白白的背影”就联想到裸体也太奇怪了。更何况藤井绫香还穿着夏季校服，通常肯定都会往白衬衫的方向去想。

“芹华也看到了辅导教室的幽灵，搞不好还偷偷看到了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女生。这会让人觉得很不寻常吧。换个衣服而已，为什么非要连短袖衬衫都脱掉呢——当时我误以为是那个姓饭仓的女生在那间教室换装。她倒回答过我，说‘自己是为了出去玩才换掉制服的’，可回头想想这也不对劲，因为只要改动一下制服就好，没必要特地脱掉短袖衬衫哦。如此一来，如果换掉短袖衬衫的必然性并不存在，那这件事就说不过去了。好了，你已经听明白了吧？”

“是为了换夏季制服吗……”

那时，在辅导教室的不是饭仓同学，而是庆永同学。她穿着夏季校服，那是为假扮藤井绫香的幽灵才换上的——也正是因此，当她知道自己裸露的后背被我们看到时，下意识就那样回答了八反丸同学。

“不管芹华的性格有多扭曲，但我还是觉得她把幽灵话题带到隔壁班来这种行为很古怪，更不会是来确认我是否听到那些话的。其实她应该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确定当时在辅导教室的女生是不是庆永同学吧。”

“可为什么庆永同学可以多次出入天台呢？因为不管怎么换装，只要无法上到天台，就没法模仿幽灵哦。”

“一直到12月为止，扮演幽灵的八成是饭仓同学。不知道是恶作剧还是单纯地为了显示自己拥有灵能力。如果是她的话，通过关系亲密的老师拿到天台钥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当着琉璃垣学姐的面，酉乃硬是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个关系亲密的老师指谁，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须川君，你还记得柏学姐那件事吗？我们回去拿刀子时，饭仓同学和庆永同学正在四楼的楼梯上争执对吧？然后饭仓同学就离开我们，往楼上走去了。很诡异吧？教学楼只有四层，再往上明明就只有天台而已。”

“是这么回事啊，被你这样一说……”

我一边倾听酉乃的话，一边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但仍要对酉乃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脱帽致敬。

“某天，饭仓同学的秘密败露，被某人所知。那么，捡到那本随行笔记本的是谁呢？”

“啊，原来如此……”

所有事件的中心区域都有庆永同学的存在。

“那时，庆永同学掌握了饭仓同学的弱点，也揭穿了天台幽灵的真相。于是便换成自己穿着夏季制服来把幽灵演得更加逼真——这也说得通。天台钥匙可以问饭仓同学要来，至于辅导教室，大概也是和她对好了口径吧？”

“是的……”庆永同学低喃道，然后一鼓作气抬起头，像是瞪人一般眯起了眼睛，眸中泪光闪闪。她直直地盯着琉璃垣学姐说道：“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这个人……！杀了这个害死我姐姐的人！姐姐在遭受着痛苦，但这个人却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即使看了姐姐的遗书，也照样活得逍遥自在……我、我……！”

琉璃垣学姐听着她的话，脸上浮现出悲伤的表情。

“裕美，对不起。你……你们俩当然会恨我，没办法呢。我甚至还伤害了京子，真是太差劲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更加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呢。我明明就不想让绫香她受伤……明明就只是担心她而已——”

琉璃垣学姐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他人去世。而且对方还是重要的朋友，之后她便一直心怀悔恨。同时，受到憎恶，被人怨恨。

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能够理解她的部分心情。并且理解她为何会在严厉批评柏学姐的音乐的同时，又突然在我面前流露出对柏学姐的关心。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她不想看到同样对梦想感到灰心消沉的柏学姐走上和藤井绫香相同的道路。倘若藤井绫香自杀的动机之一和音乐密切相关，那么琉璃垣学姐她或许会认为还是停止追梦会比较好。如果痛苦到求死，那么还是罢手吧，这或许就是她恳切的心愿。

“要是我继续活在世上，也只会不断伤害别人。像我这种人，肯定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是啊，才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那是哀痛的、难熬的、悲怆的尖叫声。

而且声势毫不逊色。

“第四乐章。”此时，清澈、通透、温柔的音色响起。

酉乃初如此说道。就在她打出响指的同时，原本安静沉郁的曲调突然发生变化，情绪高昂得简直狂野，校内所有音响都在热播这段热烈的曲子。它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庆祝世界诞生的颂歌。我们聆听着曲子，生出了一种“这就是圣诞之歌”的笼统概念。

“琉璃垣学姐，藤井绫香学姐她并没有恨你。”

酉乃朝琉璃垣学姐走近了几步。

“可是，绫香给我的遗书里——”

“请仔细思考一下，那台电脑上的留信只有一句话。说得再准确一些，该留信并非写在电脑上，而是在网上、在博客上。即是说，它存在从外部进行更新的可能性。然而，仅为传一句话，她会特地说‘希望你打开电脑’吗？这种留言，靠手机邮件就绰绰有余了。绫香学姐是想把一些电子邮件无法展现出来的东西传达给你，所以才希望你去打开电脑的吧。”

“邮件无法展现的东西……？”

“据说上夜间课程的学生以前也能使用辅导教室。在绫香学姐去世的同时，正好有夜间课程的学生拿那里的电脑来看视频，而非用于学习，因此捅了娄子。当然，学校也对此进行了一些处置，于是某个原本应在辅导教室的物品不见了。”酉乃突然往我这里看了一眼，表情柔和地说道，“须川君，你明白了吗？那个本应在辅导教室，可即使不见了也不会引人注意的东西。”

“呃，是什么呢……”

我拼命回溯记忆，但突然要我说出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明白啊……

“那名夜间课程的学生好像正在独自看视频，被当时走在走廊上的老师发现室内很吵，所以那东西是——”

“啊！”真的，没有那个，没有那东西。本来学校电脑上就不曾装配它，所以不见了也不会让人觉得别扭。不过一旦少了它却又很不合理，“是音响！”

“是的，听说绫香学姐精通电脑。而且最主要的是，她非常热爱音乐。我也很喜欢魔术，但也因此不擅长以爱好以外的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绫香学姐的失算之处在于，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个夜间课程的学生引发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真正的留信没能传达给琉璃垣学姐。”

“啊……”叹息声响起，那是绝望的叹息声，“骗人，怎么会……这样的话。”

庆永同学浑身都瑟缩了起来，跌坐在原地。仰头望向夜空，不再有其他动作，只是不住颤抖。

“那台电脑在启动后会运行一个简单的程序。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所以也不知道它的架构，但基本就是一个会联网下载音乐文件并播放的应用程序。按理说电脑启动后会自动播放音乐，但绫香学姐并不知道还有其他学生惹出了麻烦，音响也因此被拆除了。音乐是要被人听到后才可传达情谊的。而那是个隐藏程序，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播放，所以便没

有能传递给琉璃垣学姐。”

“啊……”

琉璃垣学姐如此叹息着，她的身体在颤抖。她抬头看向夜空，眼泪不停往下掉。

那首没有传达到的乐曲，此刻正喧闹地、毫不顾忌地传向她。

我也为之震颤，只感觉到自己的右手正抓着隔离栏，小幅度地快速摇晃着它。

酉乃的表情温柔而又淡然，即使这是赝品——我也相信你即将施展的魔法。

“所下载的音乐文件就叫作《诚实守礼的你是β Test》。琉璃垣学姐，这是送给仍然活在这个不完美的β版世界的你的曲子。”

音乐仿佛撼动着世界。明朗欢闹、充满着节奏感又梦幻唯美的旋律令人想象不到这是一名忧郁离世的少女的遗作——那种心态之下，是无法创作出如此乐曲的。含恨而死之人，是无法谱写出如此安详美妙的旋律的。

“我们并不知道原本的留信是什么样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信。只不过，绫香学姐真正想要传达给你的是这首曲子。这才是她真正的心意。”

世界，好美啊。

如果是更完美的世界，就更好了呢。

不过啊，我还是很喜欢现在这个世界的哦。

我希望，你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一些。

然后，如果，新的世界被创造出来，我们就在那里一起奏乐吧。

到那时候，我还是想出生在12月25日呀。

“我、我……我……”

庆永同学用一只手遮住了面庞——那只手颤抖着，伸到了镜片背后，将涌出的泪水紧紧捂住。

“我，是我写的，因为……我知道姐姐的博客……上面还有写给学姐看的东西……姐姐她，明明就什么话都，什么话都没有对我说……所以我好不甘心，学姐分明没有来帮助姐姐……！所以，我觉得，姐姐肯定也很怨恨学姐……毕竟，像这种、这种事……”

庆永同学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得清清楚楚。听到这首曲子，她知道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姐姐藤井绫香，对琉璃垣学姐究竟抱着怎样的感情。

如果听了这首曲子，如果知道了这首曲子是为了某人而作的——那么，便不可能认为作曲者怀着对他人的憎恨之情。

这简直，宛如魔法。

唯美的旋律沁透了心灵，使人连指尖都为之颤抖。这是改变人心的柔美乐曲，藤井绫香将它留下，仿佛就是为了使大家都不必伤怀。

“对不起，裕美……对不起啊。”

琉璃垣学姐往庆永同学身边走去，稍稍躬下身子。闭上眼睛，一边侧耳倾听着撼动空气的巨大音量，一边轻轻抱住了庆永同学的肩膀。

琉璃垣学姐在庆永同学耳边低语了几句，庆永同学听得频频点头，哭得抽抽搭搭的。这是她们两人的对话，说的只有她们两人之间的事，音乐轻柔地将话语声全部打散抹消，不需要让我们听到。

我看着酉乃初。

她用真挚的眼神凝视着她们两人，静静颔首，然后深深吐出一口气，嘴唇抖了几下。

她用湿润的双眸看向我，绽出一个温柔的微笑。

这无疑是魔法师酉乃的笑容，已经久未曾见。

K

电车似乎才刚刚驶离。尽管今天适逢圣诞，但这个站台还是一如既

往地给人留下非常清冷的印象，几乎没什么人。

我和西乃二人坐到长椅上，呼呼地吹散从罐装热咖啡饮用口中冒出的白气。站台上的电灯似乎关掉了，周围颇为昏暗。

用音响广播播放音乐的是八反丸同学。我从西乃口中得知，在我离开活动室后，她立刻前往辅导教室，并发现了那个音乐文件。经耳机确认，她将文件拷录进CD光盘，去找八反丸同学。

不过我们这位八反丸同学虽然身为播报社的成员，却完全不会使用广播设备，插错了话筒也不知道怎么关闭。为了不让自己的声音被收录，便把话筒转向了它的正后方——那样一来话筒就直对着准备室的音响，由此导致了之前那个嘈杂的啸叫声，真是够让人头疼的。不过多亏它吸引了琉璃垣学姐的注意力，最终也算是圆满收场了。八反丸同学窝在广播室里，似乎完全不打算对学校说明情况，我担心她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当然，西乃也会被算上，不过到那时候，我也想和她们俩并肩挨骂。

“如果能用魔法该有多好。”西乃呵着白气，自顾自地说道。

“我小时候，总想着如果能用魔法该有多好。”她低头看着罐装咖啡的饮用口，睫毛上下颤动了好几次，“以前，我的爸爸和妈妈有段时间总是吵架。”

我静静颔首。

“当然，我当时还小，或许是搞错了状况。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看到他们起争执，所以……当我第一次表演魔术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很开心，兴奋地说‘厉害厉害’，笑得好像之前的吵架都是闹着玩儿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能用魔法该有多好。

为什么我眼睑轻颤，眼眶发热？我岔开话题，想要蒙混过去似的。

“不过真有你的，居然能弄明白琉璃垣学姐的事。”

“是密码。”她快速瞟了我一眼。

“啊，那个生日的？”

“不是生日哦。”她扬起脸，不再紧绷的嘴角绽出了一丝恶作剧的意味说道，“而且一定要按十六进制来看，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呃，一定要按十六进制来看，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我总觉得那些文字的排列方式有些眼熟，就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很快便明白了。”

她把我的随行笔记本翻到记下密码的那一页。

“我想须川君你应该反应得过来。”

“欸，什么……”

“在网上是这么表示的吧？”

“啊……对哦！是了，是色彩编码（color code）！”

我想起设乐君曾说的话。网上表现色彩时，一般都采用按十六进制所写成的六位数字。如果是写博客的人，或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它们。但就精通电脑的藤井绫香而言，懂得这些也实属正常。

“这是……”

“是的，是琉璃色[33]。”

“这样啊……你正是通过它得知真相的啊。”

“不只这个。”

她似乎又打算吓我一跳，好比魔术就是会在观众们都认为已经结束而放松大意的时候，让人大吃一惊。这是我在与她相处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个要点。

“琉璃垣学姐拿着打印件来过我们教室吧？那次她说过，辅导教室里的电脑桌面乱七八糟——确实，登入藤井绫香账号后，可以看见显示屏上图标四散，排得到处都是。不过——”

我听着她的话，回想起在辅导教室见到幽灵的那一刻。那时候电脑也开着，桌面几乎就是出厂默认状态，非常简洁。

“没错，看到那个桌面，可不会说它‘乱七八糟’哦，所以我认为琉璃

垣学姐用绫香学姐的账号操作过那台电脑。”

“原来如此……”

四周陷入寂静。

我心中依然轻轻地重播着那首曲子。

“琉璃垣学姐知道多少呢？”

我开口提出了这个突然涌现的问题。

“我想，”酉乃垂首，声音有些干涩，“她一定全都知道。知道庆永同学搞出了幽灵骚乱……也知道她恨着自己。”

“这样吗……”

我回忆着论坛留言板上的文字。

琉璃垣学姐是心知肚明的。不管庆永同学如何假扮幽灵，她也察觉得到恨着自己的，正是自己疼爱的学妹。

“也许她会因此而分外痛苦。”

“对琉璃垣学姐来说，庆永同学也是重要的朋友吧。”

不过正因为如此啊，刚才琉璃垣学姐才会抱着庆永同学的肩膀，哭着对她道歉，仿佛是为了安慰她。

庆永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遭到其他图书馆管理员的欺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将自己从欺凌中拯救出来的却是理应憎恨的琉璃垣学姐。在向琉璃垣学姐求助的时候，她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呢？

是啊，她也许是希望琉璃垣学姐来救她的吧。也许是希望由琉璃垣学姐亲手来拯救这个憎恨着学姐的自己。

庆永同学她那曾几何时在图书馆里不甘地拧着嘴唇、操作着手机的身姿又在我脑海中重现，彼时的我们只关心到了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却没有觉察到她所真正遭受着的痛苦。

“我救不了她……结果我还是没法为庆永同学做点什么。”

酉乃带着十分寂寥的表情低下了头，握着罐装咖啡，缩起了双肩。

“我没能做任何事，全都多亏了绫香学姐留下来的曲子。”

她的睫毛微微地颤抖，但却很美。我想要触碰它们，想得愣神。

“是啊，”我点头赞同，“不过……是酉乃同学你，将这首沉睡着的曲子传达给了她们啊。”

能够拯救庆永同学的，一定是琉璃垣学姐吧。而救下了琉璃垣学姐的，不是别人，正是酉乃你。

“可是我直到现在也还是搞不懂……自己在做的事。真的都是骗人，只不过是想被人认可才会做这些的，不是吗……像我这种人，不管说出什么漂亮话，也还是谎话……”

“嗯，但是呢……大家也都伪装着自己，而旁人便会认为眼中所见的版本即是真实的。魔术一定也是这样，对观众来说，自己看到的就是真正的魔法。”

酉乃点点头，双肩轻颤，合上眼睛仿佛在畏惧着什么一般。

“谎话是不对的，很讨厌……可是，我才是最会骗人的。”她如此低喃着。

“嗯……酉乃同学是骗人了呢。”

被我当成了魔法师的她，其实是祈求着救赎的、因寂寞而颤抖的灰姑娘桑德里约恩。然而，她并不像传说故事里的灰姑娘那样等待着被人拯救，而是想要拯救别人从而实现自我救赎。这或许，便是她加诸自身的魔法。

她曾说这是谎言，实际上，她只是想被认可。

“酉乃同学……你很寂寞吗？”我边窥探着她的面容边问道。

她握成拳的双手正在膝上颤抖。

酉乃轻轻地摇头否认，又搬出了说到现在的那一套，什么“不会寂寞，因为自己喜欢安静”。

“骗人，”我在她的耳边低语，“就算你是魔术师，偶尔说说真话也不错哦。”

她突然抬起头，噙满泪水的双眼注视着我，随后皱着脸，点了好几

次头，用手掌遮住面庞。

“我很寂寞，”她啜泣着，“很寂寞……很寂寞……”

我自然而然地向她伸出手。那一天，也是在这里，我心想着若能紧紧抱住她该有多好——这段过往，已在我脑中多次反复。而现在，我毫不迟疑地轻轻抚上她的头发。

“既然会寂寞，那应该和大家在一起啊。”

“大家……大家都走开了……迟早会走开的，只留下我一个人……朋友什么的，等时间久了，总会离开我的。”

酉乃痛苦地呻吟着，死死捂住脸，不让我看见她的眼泪。

我不再迷惘——与你相遇至今，我经历了种种。碰到了心怀苦痛的人，苦恼于不知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踌躇于是否我们说出的任何话语，对对方而言皆为徒劳。

即使做了这些，或许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可是，不付诸尝试便无法知道结果，不诉诸语言便无法传达心意——毕竟，人类就是如此笨拙。

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有时只因日常遭遇的点滴小事便会深受伤害，会背负起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样的人有许多，一直都有许多。

因此，不必因为无法靠语言与对方心意互通的可能性而感到犹豫，失败也是常有的。然而，我们是生于不完美世界的不完美之人，所以必定会遭遇失败。届时，只要一点点学习各种事物，而后待下次发挥即可。说来有些难为情，确实，这也许只是幼稚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有时就是会徒劳行事，会被刺伤内心，会在不可靠的道路上前行。[34]

为了对重要的人们施展自己珍藏的魔法。

“我不会离开的哦，不会把酉乃同学扔下不管的，绝对不会。”

稍微纠正一下，不是“有些难为情”，是相当难为情，不过，我不后悔。

她伸手攀住我的肩膀，额头抵在我的胸膛。我感受着她秀发上散发

出的芬芳，轻声细语道："我一直看着真正的你哦。"

这时，我的目光被一本在酉乃外套口袋里塞成一团的小册子给吸引了。

那天八反丸同学交给我的小册子是中学的毕业文集，她们在上面写了很多话，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将来的梦想。

写在册子上的，一定是真正的梦想吧。所以，今天，我希望她能回想起那个梦想——希望酉乃她能回想起她对八反丸同学说过的、对我说过的，但却告诉自己这是谎言的那个梦想。

想要成为魔法师。

我认为你确实是如此梦想着的，甚至能够毫不犹豫就写下这么羞人的话语。

可是啊，酉乃同学，我——

"即便你不是魔法师……只是一个爱说谎又怕寂寞的女孩子……我还是喜欢酉乃同学哦。"

她的手指用力地掐着我的肩膀，用力到我肩上的皮肉都被她掐得凹陷，用力到我觉得疼痛，用力到我无法忘怀。

"笨蛋……"酉乃将脸埋在我胸口，呜咽着说道，"居然喜欢……我这种人，像我这种人……"

她一次又一次地摇头，最后连呼吸都在颤抖。她抬头看着我，乌黑滚圆、透明澄澈的双瞳被泪水沾湿，与我凝眸相视。似乎是有些害羞，她别开了脸，朝向别处，但泪珠却扑簌簌地往下掉。

"好啦，酉乃同学，别哭了……"

我把手帕递给她——此刻，其实我颇为紧张，因为心想着也只有现在了。

她踌躇了片刻，便用我的手帕来擦拭泪水。随后闭上眼睛，缓缓地做了几次深呼吸，好让心情平复下来。

我从她手中取回手帕，同时轻轻说道："酉乃同学，我来告诉你

吧，魔法是存在的哦。”

“呃……”

她的眼角还是红红的，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展开被她的泪水打湿的手帕，轻巧地用它盖住了我的左手手掌。

酉乃同学，我有个想法。

如果温柔地对待他人便能将之挽救，那么这对于其人来说，就是一种魔法。即使它以希望自己得到认可为原点而产生，但在被施与魔法的人看来，这是不容置喙的魔法。

然而，我们没有勇气，无法对他人施以魔法——担心着失败了怎么办，被认为是伪善可如何是好。痛也罢苦也罢，明明就不明白对方真正的烦恼，凭什么觉得光靠言辞就能拯救他人？

但，这只是胆小罢了，只是恐惧罢了，只是怯于羞于自己遭到否定罢了。

只要能够撤除这份裹足不前。

“无论是谁，都能够为了另一个人而成为魔法师的。”

我一口气掀开盖在左手上的手帕。

只见手心里有一条项链，链子上串着一枚用扑克花色点缀的小项坠。

顺利变出来了。我还很担心要是一早就露馅了可怎么办，都紧张得心跳加速了。酉乃一脸愣愣的样子，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看着我的手掌。

这种反应，大概和魔术师在发表压箱底的绝技时，全场观众都毫无回应的状况很相似吧。

“那个……圣诞快乐。”

这么冷场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强调似的又重复了一次。

酉乃睁开眼睛，眨巴了好几下。

“骗人，”她喃喃自语道，“欸？怎么回事？从哪里拿出来的？”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一个魔术揭秘节目，解说过如何从空无一物的地方变出硬币来。我回忆起这个机关，按自己的想法试编成了一个哄小孩的小魔术。但即使如此，酉乃仍看愣了。我真没想到居然能从她口中听到这样的回话。我有些得意，继续演了下去。

“酉乃同学，不可思议的事物，就让它保有这份不可思议、并享受这份不可思议比较好哦。”

她一下下地眨巴着眼睛，露出了奇妙的表情。一只眼睛眯着，嘴唇噘着，一侧的腮帮子鼓鼓的。不管怎么看都是一副怪相，既像是在闹别扭，又像是在哭泣，还像是在忍耐着什么似的……

“酉乃同学，你这个表情，莫非是在笑哦？”

像是在拼命忍笑的脸。

“电车还没来吗？”她突然别过脸去，若无其事地说道。

她抬头看向车站上的进站时间表，又将视线落到左手手腕上，不过手表并不在那里，大概是那时候掉在了天台上吧。

这时，我却在她的左手腕内侧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真是的……酉乃同学，你别开我玩笑了啦。”

“因为……”她的眼角还有些微肿，别别扭扭地说道，“谁叫你学人家的。”

随后，酉乃仍侧脸对着我，但眼神却快速往我手心里一瞟。

“那条项链……”

“嗯嗯。”

“是干什么的？”

“你问这个吗？是礼物啊，圣诞节的。”

“礼物……？”

她慢慢将脸转向我这边，一脸出乎意料地注视着我。随后歪着脑袋，湿湿的眼睛一眨一眨，很是可爱。

“吓了一跳吧？”

“才没有……”酉乃鼓起了脸颊，装模作样地说道。

“我全都看出来了。”

“嗯哼……”

“你哼哼什么？”

“没什么。”

“须川君。”

她突然开口。闭上了眼睛，表情里带了一点既骄又娇的感觉。

“怎么了？”

“帮我戴上。”

她闭着眼睛，姿态优美地坐在那里，就像正等待亲吻的公主。

我解开项链扣，捏住左右两端，轻轻地将项链环上她的颈部。

这当然是我第一次为女孩子做这些事，双手还有些发颤。

碰到了，我的指尖仿佛要融进她的长发一般。

“须川君，”她还是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用有些飘忽的声音轻轻说道，“谢谢你……谢谢你看穿了我的谎言。”

我一边听她说着话，一边把项链从她的后颈又绕过来。手指碰到她的脖子，她似乎怕痒似的扭动着身体。项链扣老是系不上，我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真是的……”酉乃“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帮人戴项链时一般都是到人家背后去吧……”

“呃，啊，抱歉……”

“算了。”

我紧张得指尖颤颤巍巍，可就是没法好好把链扣对准扣好。双手打滑了好几次，在她的秀发中慌乱地动来动去。是我的样子真的很滑稽呢，还是酉乃她单纯觉得痒痒呢？她依然闭着眼睛，哧哧地笑着扭动身子。

这可比刚才的魔术难多了。不过，我也逐渐掌握了窍门，感觉很快

就能把扣子系好了。

魔术是有机关的，因为平时都好好藏着，所以别人无法得知真相。

不过，关于酉乃所表演的魔法，我知道其中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酉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擅长和人说话却又希望和他人建立联系的女孩，正在寂寞地哭泣。

“喂，须川君，还没好哦……？”

她微微睁开眼，双目有如初绽花蕾即将盛放，露出了乌黑的眼瞳，美丽的眸子带着温柔的神色，凝视着我。双唇有如樱花的花瓣般鲜丽绚烂，正微微笑着，看起来很是快乐。可以听到她清亮的声音正在哧哧笑着，一边的腮上有个酒窝，很是可爱。

我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就被揪紧了。

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你的过去，你和八反丸同学之间的经历，这种种都是我所不曾知晓的。不过也正因此，我想要知道更多。从现在起，直到以后，皆是如此。

因为，你脸上洋溢着的是真正的笑容——怕痒而笑的你是那么可爱，如同魔法一般把我捕获，不再放开。

“再等一下下，马上弄好。”

指尖已经不再颤抖。不过，我还是继续了一会儿这个系不上项链的恶作剧。

因为我还想再多看一些你真正的模样。

“You are magic！”closed.[35]

译者注

[1] 特殊墨水：一种遇到高温可擦卸或变质的墨水。

[2]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画家提香（Titien）于1538年创作的一幅油画，画中的维纳斯侧卧着。

[3] 校园地下网站：学生自己暗中搭建、运营、管理的网站，上面通常有学生人气榜、校园信息、发帖交流和一些都市传说等。常被作为作品中的信息集散点之一使用。

[4] BBS：“电子公告板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和论坛页面、留言板看起来很相似。

[5] 日本网站上的“串”相当于我们的“楼”“帖子”。

[6] DTM，即“Desktop Music”的缩写，是电脑多媒体技术在音频领域中的一个应用。

[7] BGM，即“Background Music”的缩写，意为“背景音乐”，也称伴乐、配乐，通常在影视作品、游戏动漫、广播节目、网站中用于调节气氛、烘托情感、区分段落。

[8] “一个滑垒，安全上垒”，指棒球比赛中，跑垒的选手以滑铲的姿势在敌队守垒者接到球之前触碰到垒包，日常生活中也常用来比喻踩着最后期限过关。

[9] 平等院：位于日本京都府郊区宇治市，是平安时代池泉舟游式的寺院园林。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又不在酉乃要去的大宫。而须川君的反应却是对平等院一无所知，因此震惊到了酉乃。

[10] 吃螺丝，指讲话卡壳或读错。

[11] LOFT，指日本的文具美妆日用品杂货品牌LOFT，开有多家实体店铺。此处酉乃要去的是大宫西武LOFT。

[12] 梗：话题的出处或抖机灵的原点，一般存在一定的发散空间。

[13] 心灵主义是信奉心灵（或精神、灵魂）为唯一实体，并能支配自然界与人类肉体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14] β版本，即发放一部分给用户进行测试，并要求用户报告异常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然后软件开发公司再对β版本进行改错和完善。此处即指世界的不完美。

[15] 人柱是古时筑城、建桥、治水等被竖立着活埋在土中或水下的人，泛

指祭品、牺牲品；“豚鼠”，又名天竺鼠，常在实验中被使用，泛指实验材料。

[16] MD：全称“MiniDisc”（迷你磁光盘），是由日本索尼公司（Sony）于1992年正式批量生产的一种音乐存储介质（外观像小的CD光盘），与其配套的便携播放设备一起被称为MD。

[17] 戴尔，即“Dell”，来自美国的电脑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也是旗下产品的品牌名称；“刻录光盘”此处指“CD-R”，即一次性写入的刻录盘；“软盘”即“Floppy Disk”，是个人计算机领域最早使用的可移介质，但现已被光盘、U盘、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介质取代。

[18] “administrator”是默认的“管理员”账号；“Ayaka”是“绫香”的日语读音；“Guest”是访客账号。

[19] 解密高手（cracker），指以破解各种加密或有限制的商业软件为乐趣的人。

[20] 彩虹表是一个用于加密散列函数逆运算的预先计算好的表，为破解密码的散列值（或称哈希值、微缩图、摘要、指纹、哈希密文）而准备。

[21] 极客是美国俚语“geek”的音译，指并不一定是数理、计算机等专业，但又对其专业技术有狂热的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也译作“奇客”。

[22] FTP，即文件传输协议（File Transfer Protocol）的缩写，是在网络上用于进行文件传输的一套标准协议。

[23] 租用型服务器（Rental Server），指无须自己购买服务器，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对硬件配置的要求，主机服务器由IDC服务商配置。该博客站点使用了租用型服务器。

[24] ruby是一种开发环境，也称“红宝石”，也是一种开源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服务器端脚本语言。

[25] Mac，指苹果品牌的电脑。

[26] 保罗·加利科（Paul Gallico）：美国编剧、小说家，《真正的魔法师》（The Man who was Magic）是他在69岁时创作的小说。

[27] WHOIS：用来查询域名的IP以及所有者等信息的传输协议，即一个用

来查询域名是否已经被注册，以及注册域名的详细信息的数据库。

[28] 啸叫声，即打开电源的话筒正对着音响时，两者之间会发出那种尖锐噪音。

[29] β Test（或作“Beta Test”），即公测版。

[30] 小步舞曲（Minuet）：一种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速度中庸，能描绘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风格典雅。

[31] 此处的“赚钱方法”暗指援助交际、贴身衣物出售等涉及风月服务的行为或其他一些不好的打工。

[32] 日语单词“背”，有两种含义，既指后背也有背影的含义。

[33] 琉璃色：一种颜色的名称。

[34] “会徒劳行事，会被刺伤内心，会在不可靠的道路上前行”的原文，将本作前三个故事的标题串了起来。

[35] 这句英语意为：“你就是魔法！”落幕。

推理虚构

Invented inference
Short stories
Appearance of Kotoko Iwanaga
by Kyo Shirodaira

[日] 城平京 /著
警部殿 /译



短篇集

岩永琴子的出现

怪异 VS 不合理的 不真实的虚构

井上真伪 惊叹
京极夏彦 欢喜

虚构的推理即是谎言，亦是真相。

本格推理大赏的推理怪异谭
累计销量突破 300万部

目录

前言
登场人物&事件介绍
第一篇　山神大蛇之所见闻
第二篇　鳗鱼屋的幸运日
第三篇　电击的匹诺曹，或是向星星许愿
第四篇　断头台“三四郎”
第五篇　梦幻的自动贩卖机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

《虚构推理》作为城平京的集大成之作，斩获了“本格推理大赏”。随后又改编成了漫画和动画，具有相当高的人气。因此，该系列很快推出了续作《虚构推理短篇集：岩永琴子的出现》。本作收录了五部短篇，其中还有作者城平京亲笔所写的新作短篇。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尽情感受岩永琴子的魅力。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登场人物&事件介绍

岩永琴子

宛如洋娃娃一般的美丽女性。不过，因为其年幼的外貌，经常被人当成中学生。在她十一岁的时候遭遇了神隐案件，以一只右眼和一条左腿为代价与“妖怪”们签订契约，担任起了专门调解“妖怪”们争端、解决相关案件的“智慧之神”，同时也是联系“妖怪”与人类的“巫女”。第一次遇见九郎的时候便一见钟情，并强迫其成为了自己的恋人。

樱川九郎

与琴子就读于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曾在祖母的要求下，吃下了以自身的寿命为代价来预测未来的妖怪“件”、以及永生的“人鱼”，因此拥有了可以决定未来的能力和不死的肉体。在那些妖怪的眼中，九郎反而更像是超越了怪物的恐怖之物，对其抱有畏惧之心。从表面上看来，对于自己的恋人岩永琴子，他一直都采取冷漠的态度，不过这也许是他独特的关心方式吧。

樱川六花

九郎的表姐。和九郎拥有同样能力的女性。因为某种目的，与九郎和岩永目前处于敌对关系。

“钢人七濑”事件

某位写真偶像的怨灵单手持巨大钢筋在街头徘徊的都市传说。为了

消灭怨灵，琴子和九郎对大众隐瞒了其死亡的真相，并用自己虚构的推理，使得实际存在的都市传说成为了“虚假的现实”。（详见《虚构推理》，城平京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

第一篇　山神大蛇之所见闻



“今晚我要去隔壁县内的深山，跟那边的山神大蛇见上一面。”

岩永琴子对着自己的恋人樱川九郎透着口风，想要从他那里得到点回应。九郎则一如往常，没有显露出任何感兴趣的神情。他一边翻弄着手里捧着的书，一边反问起来。

“跟大蛇在深山见面？”

“是的。隔壁城市山脚下的住民现在不断减少，交通也不方便，晚上更是人烟稀少。”

虽说去往隔壁县的电车一小时大约有两趟，从最近的车站步行到山脚下也并非多远的距离，不过山脚周边只有零零散散的民居、田地和果园，要是一个人的话，未免会略显孤单。

“山神也算是个大人物了吧？怎么，又是去调解妖怪之间的纠纷这类麻烦事吗？”

“也并不是这么夸张的事，不过直接见面谈会更方便吧。”

虽说岩永琴子并非妖怪或是怪物，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在她年幼的时候，接受了通常被人称为妖怪、怪物、鬼怪、妖物、魔物、幽灵的请求，调解它们之间的纠纷与争吵、解决相关问题。换句话说，她就是这些妖魔鬼怪们的“智慧之神”。当然，时而也被称为联系人类与妖怪的“巫女”。

在与妖怪们定下契约的时候，作为升格神明的证据，琴子被夺取了一只右眼与一条左腿。虽然是单眼单足，但由于她平时都佩戴着义眼和义肢，因此不是在近距离仔细观察的话，几乎能以假乱真，况且高性能的义肢也使得她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不便。虽然她平时都拄着一支红色的拐杖，但更多是装饰作用，即使不借助拐杖也可以自由行动。

这天是十月二十五日，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四点左右。在岩永和九郎一同就读的H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二人正坐在角落的餐桌前。岩永还只

是本科生，九郎已经是这所大学的研究生了。二人的课程虽然不在一起上，但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在大学里见面。这天也是如此，岩永把九郎拽到了食堂，一边让他协助自己完成课堂上要用的报告书，一边把自己今晚的计划向他全盘托出了。

还没到饭点，食堂里也没什么人，岩永他们周围的桌子甚至全都空着，因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跟妖怪相关的话题。

看着在报告纸上奋笔疾书的岩永，九郎这才换上了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岩永，去见见那个山神大蛇也未尝不可，但你虽然是妖怪们的智慧之神，毕竟也没什么特殊能力，不是吗？”

“太失礼了吧。我能够知晓妖怪们的语言，就算是幽灵，我也能够触碰得到——这就是我的特殊能力啦。”

可以与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进行对话，触摸到能够穿透墙体的幽灵，这些虽然称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能力，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没理由被九郎瞧不起吧！

“你也就只有这些能力，不是吗？像是怪力、飞天、使用符咒、引发超常现象等物理或者法术性质的——这些可以在妖怪的暴力下保护自己的能力，你一样也没有呀。你看，电影或是漫画里跟妖怪魔物们打交道的，不都是些武艺高强或身怀异能，靠力量来打倒魔物的吗？那些与你有过交集的妖怪魔物里面，不是也出现过不愿老老实实听话，采取过激行为的类型吗？”

的确，岩永只有与那些妖魔鬼怪们沟通的能力，除此之外也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类罢了。在遭到对方暴力袭击或是抵抗的时候，可谓束手无策。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有很多妖怪都愿意协助岩永。借助这些妖怪的力量进行对抗或行动，也就谈不上是难事。此外，在事情变成要用暴力来解决的局面之前及时化解问题，才是岩永的一贯做法。

更何况，在虚构故事里也有同样的例子——被人称为“妖怪猎人”的

稗田礼二郎，也是一个没有特殊能力的普通考古学家而已。然而他却凭借自身的博学多识和行动力，解决了很多妖怪之间惊天动地的大型案件。

听着比自己年长几岁的恋人的想法，岩永停下了写字的手，摆出了一副责备的表情。

“使用暴力是野蛮的行为，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过去的伟人也这么说过，‘有话好好说’[1]，不是吗？”

“说了这句话的人，紧接着就被人用枪袭击身亡了吧？”

被戳到痛处的岩永赶紧更正。

“还有其他的伟人，还说过‘非暴力不合作’[2]呢！”

“在我印象中，说这句话的人也死于刺杀哦。”

“即便如此！暴力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有一位伟人说过，‘我有一个梦想’[3]。重视秩序，追求和平，对暴力说‘不’——”

“那个人最后也被人用枪暗杀了哦。”

岩永的名人名言连发战术反而使得自己陷入了不利的境地。更何况她列举出的三位伟人都死在刺客的枪口下，看起来很是不吉利。

不过，岩永立刻想到，可以利用自己不利的状况来得到好处。

“如果担心我的安危的话，那就请九郎学长用你的优势来弥补我的不足之处吧！毕竟所有妖魔鬼怪都很怕你，不是吗？”

说起这位樱川九郎，今年二十四岁，若以人类的眼光去看，他是那种浑身散发着有如在草原上吃草的山羊一般慵懒气息的青年。话虽如此，在他尚且年幼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获得了不死的肉体和怪异的特殊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九郎的肉体已经并非人类。据岩永了解，所有妖魔鬼怪都十分畏惧九郎。如果要挑出一个能够凌驾于妖魔之上的存在，非九郎莫属。

“若是九郎学长能以我男友的身份陪在我身边的话，就根本无需担心妖怪们会实施暴力了吧。来吧，学长快用你的长处来填补我的不足

吧！”

“也就是说，你这句话是以我是你男友为前提所提出的吧？”

“难不成，学长想成为我的配偶吗？”

“我并不是想跟你讨论法律上的问题。”

岩永本想开口追问九郎“到底是什么上的问题”，却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如果再说些没有营养的话题浪费时间，写完报告的时间也会推迟，与山神的会面就要拖到更晚了。

“总之，我今晚要和山神大蛇见面，请学长跟我一起去吧！据我所知，这条大蛇的身躯像龙一样庞大，甚至还有传闻说它吃过人类……”

事实究竟如何尚且不得而知，不过庞大的身躯应该是实情。至少比起岩永那不足一米五的身高和未满四十公斤的体型，大蛇更占了上风才对。今年十九岁的岩永，从外貌和体型上看来，更像是一个年级尚幼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山神面前一定显得更加弱不禁风吧。

让岩永没有想到的是，九郎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今晚不行。我还想在家细细品尝白天做的猪肉酱汤来着。你就一个人去吧。”

这种生物通常被人称为“蚺蛇”，也有人称之为“大蛇”，也就是所谓的身形巨大的蛇的统称，不过现实中所谓的“大蛇”指的应该就是体型较大的蟒蛇。世界上最大的蟒蛇，身长十多米，有如人类的胳膊这么粗。不过日常生活中也不会提到“大蛇”这种古语中出现的辞藻，更不可能听人说过。

相反，蚺蛇或大蛇，传说和神话故事里通常指的都是那些拥有足以吞食人类的巨大身形，被当成山神或水神一般敬畏的妖怪。有关这类妖怪，类似于“看见有座从未见过的桥出现在河川上，走上桥才发现原来是大蛇的身体”“在山中步行疲劳时看见倒在地上的枯木，靠在上面休息的时候突然动了，这才发现是条大蛇”的都市传说，全日本范围内都曾

经出现过。

日本神话里出现过的，被称为“八岐大蛇”的巨大蛇神可谓闻名世界。至于其他出现在神话里的蛇怪——“野槌” [4] 和“海怪蛇” [5] ，说不定有人也曾听说过。至于民间传说里的蚺蛇或大蛇，通常被人形容成“仅仅撞见其样子便会发高烧，并在痛苦中死去”的可怕怪物。

此时，夜晚的深山里，在土地和枯叶所混杂的香味的包围下，这条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中的巨大蛇妖，正在岩永琴子的面前高高地昂着巨大的头颅，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辉。

大蛇的身体就像是树龄数百年的参天大树一般巨大。就算在它的身体上驾驶一辆小轿车，也能够平稳行驶。若是这条大蛇张开血盆大口，别说是身形娇小的岩永，就连一匹强壮的赛马都能一瞬间全部吞下。从头顶到尾巴的距离更是无从得知——它的身体在树木的缝隙间盘绕，尾巴的末端已然消失在远处的黑夜里。

“公主殿下，为了解决在下的烦恼远道而来，感激不尽！”

虽然大蛇的头部还处于很高的位置，但它已经尽量把头部往下压低，态度看上去很诚恳。

“不，这是我的使命，无需向我道谢。”

大蛇似乎看出了自己有些不开心。面对大蛇的低姿态，岩永连忙反省道。

心情不好的理由，当然不是因为自己特地从隔壁县乘坐电车赶来，还要从山脚下花上二十分钟来爬山——她对于大蛇并无怨言。

妖怪们已经在山脚下为她准备了神舆，由几个浮在空中的火球妖怪一边为她照亮前方道路，一边抬着她爬上了山。因此岩永丝毫没有感受到长途跋涉的疲劳。此处位于海拔较高的山上，此时又是晚上十点多，夜间的冷空气让周围温度变得很低。不过岩永穿着事先准备好的薄外套，头上又戴着贝雷帽，也并未受寒冷所苦。

正在低头俯视着岩永的这条大蛇，正是在Z县M市西部地区群山中

栖息了数百年之久的山神。这一带最具代表性的山名叫“筑奈”，因此这条大蛇也通常被称为“筑奈的山神”。因为其寿命极长，体型也就长得极其庞大。与之体型相符，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智慧，麾下的妖怪也非常多。虽然这里位于深山密林中，连月光都照不进来，不过聚集而来的妖狐们用狐火将周围照亮了，被称为“树木的精灵”的木灵们手里也都提着小灯，站在树上为岩永指引着来去的路。

其他与山神有交情的妖怪们，也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在远处饶有兴致地见证着岩永和大蛇的会面。

也就是说，这座聚集了所谓妖怪、怪物、鬼怪、魔物们的深山中，就只有岩永一个人类，与这里的山神近距离见面。更何况正值深秋时节，气候已经变得有些冷了，普通人类绝不可能悠然地留在这座深山中。不过，对于岩永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光景。

“据我了解，山神大人您原本在这一带就被人类当成水神供奉吧，如果您有烦恼的话，我本就该在所不辞才对。”

岩永脱下贝雷帽，对着山神鞠了一躬。

妖怪们的智力普遍低下，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借助作为人类的岩永的智慧。不过这条大蛇通晓人类的语言，是属于妖怪中罕见的具有高智慧的一类吧。想必这附近的妖怪们平时也都需要借助它的智慧。因此，对于眼前的大蛇，岩永也格外注意礼节。

出乎岩永的意料之外，山神充满遗憾地回应道：

“被人类当成水神供奉，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如今这片湖沼旁边的祠堂也已经腐朽衰败，更没人愿意为了祈求降雨奉上供品。现在的人们就算听说过在下之名，也没人愿意相信了。虽然在下还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神力和异能，比附近的这些妖魔鬼怪们都要强一点，不过要是称为神明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如今就算有人求雨，在下也已经失去操纵天气的能力，祠堂会被废弃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不过，就算这位山神大人还拥有降雨的能力，如今向神明祈求降

雨的传统也早已废除了。被废除神力的神明们，有时候甚至会被当成妖怪消灭掉。因此，对于这位山神来说，被人忘却、没人相信其存在，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岩永所在的地方，左边便是一片宽广幽暗的湖沼。形状呈椭圆形，直径大概有五十米左右，是一片巨大的湖沼。正值夜晚，虽然看不清楚对岸的情形，不过从狐火光线的可见范围来观察，能够看到湖沼内部浑浊的水；此外，从周围被踩踏的灌木看来，最近有不少人曾到过这里。

根据岩永来之前的调查显示，这片湖沼从前被称为“水神栖息之所”，山脚村庄遭受长期暴晒，气候干旱的时候，村民们会排队向祠堂奉上供品，举行祈求降雨的仪式。过去，大蛇和龙常常被人奉为水中之神，它们一般也都栖息在这样的湖沼湖泊中，保佑着附近人们的风调雨顺。

究其原因，大概是过去附近的村民们曾经目击到大蛇在湖沼中清洗身体、饮用池水，因此才将它当成了水神吧。而这件事最近则又被人提起，因为深山中有这样一片巨大湖沼，因此有人怀疑这里栖息了什么妖怪魔物。这件事甚至被写成了文章发表，眼前的这条大蛇也被冠名为“筑奈湖沼的大蛇”，列入日本怪物传说之一。

仔细想来，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纂者们，也都是根据以前流传下来的大蛇传说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整理，想必他们自己也没有想过大蛇是否真的存在吧。事实上，就连附近城市和村庄的居民们，也没有一个人相信大蛇是存在的。更何况这里既是人口稀疏的村庄，又地处深山，还要花上二十分钟从山脚下往山上爬，实在很难让人提起兴趣。

而这条没人相信其存在的“筑奈湖沼的大蛇”，此时就在岩永面前。它紧闭着双眼叹了口气。

“人世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在下不明白的事情也渐渐变多了。于是在下便想借助名声在外的公主殿下的智慧，这才派出了使者请您前来。”

就在十天前，一只木灵跑来拜访岩永，告知她山神大蛇有事情想要请岩永解决。岩永在大致了解事情经过后，自己又做了一番调查，并约在今晚当面提出解决方案。

仅仅从这两位的体型比较，岩永实在显得太过渺小。然而，对于这样的岩永，大蛇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信赖。

两只狐妖搬来了木墩放在岩永的身边给她当椅子。岩永重新戴上贝雷帽后坐到木墩上，并把手中的拐杖靠在身边。

“这里地处深山，又是大半夜的，在下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招待公主殿下。不过若是公主殿下有什么愿望的话，在下倒是可以尽力满足您的。”

山神小心翼翼地对岩永说道。看样子，岩永的心情好坏与否在它的眼中是头等大事。

岩永将背着的旅行包放在脚边，一边拉开包的拉锁一边解释起来。

“没关系的。我心情不好和山神大人您无关，我有些私人的事情……”

“是因为……私事吗？”

“没错，我有一个名叫樱川九郎的男友，他因为想要在家细细品尝自己亲手熬制的猪肉酱汤，所以拒绝陪我一道前来。”

“哦哦，对于那位大人，在下也是久仰大名。”

“独居的男性大白天就在家煮那种东西也就罢了，吃饭的优先级居然还超过了正牌女友的请求——真是让人火大！”

“大概是因为他很信任公主殿下吧，所以才能放心让您一个人来。”

“不，在临出门前他还说了些不信任我的话来着。甚至还说了我要见的说不定是一只吃人的大蛇什么的！”

“这怎么会！就是再给在下一个胆子，也不敢吃公主殿下啊！而且人类通常都会穿着布匹绸缎，身上还带着金属制品，一点都不好吃——”

“看来您还是吃过呀。”

“在下毕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难免有过几次……过去山脚下那边的村民们都称在下为‘吃人的大蛇’。他们为了祈求降雨，就曾经奉上过活祭。尽管如此，人类并非是如此美味的，尤其是近来更是可能惹祸上身，因此在下都尽量避免。”

如果有人上山之后行踪不明的话，很可能会有搜索队或猎户成群结队地上山搜寻。对于以山为栖息地的山神和其他的妖怪们来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吧。

“还是先说说我的事吧——他是怎么放心让可爱的女朋友深夜一个人去偏远乡村的深山里见大蛇的！”

事实上，岩永在出发前也曾这样逼问过九郎，结果只得到了“深夜里跑进深山去见大蛇的女朋友哪里可爱了？”这样的回答。

“让您深夜前来深表歉意。近来，白天这边的人很多，能跟公主殿下见面的时间只有在日落以后……”

这位谨慎的山神在听到岩永的抱怨后，显得更加畏畏缩缩。不过，虽然岩永自称是“一个人”前来的，她周围可一直跟着一群把她当成智慧之神崇拜的妖怪们，说是“一个人”并不准确。

“虽说如此，九郎学长多少也有些过意不去吧，所以才把热猪肉酱汤倒了些在保温杯里，还给我做了饭团，让我带在身上当晚饭来吃。”

岩永从旅行包中取出不锈钢材质的保温杯和装着饭团的饭盒，整齐地放在一旁，接着掏出了用来装猪肉酱汤的小碗和筷子——这些也都是九郎在出发前硬塞给她的。

山神看着眼前的景象，更加不可思议地歪着头。

“既然都让你带猪肉酱汤了，九郎殿下为什么不陪您过来一起吃呢？”

“应该是可以的，没错吧——我在过来的电车里也突然意识到了。”

所以岩永才不开心。九郎虽然是自己的恋人，两人交往时间也不算

短，可不知为何，他总是不够温柔浪漫。

岩永打开保温杯，把猪肉酱汤倒进了碗中。杯子的保温效果看似相当出色，味噌的香味立刻就扩散开来。紧接着，她打开了饭盒的盖子，用筷子夹起一个饭团，这才抬起头看向了山神。

“我们来说说正事吧！您的烦恼是在这片湖沼下面发现了被人杀害的尸体吧。”

岩永右手握着筷子，望向旁边安静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湖沼。

山神大蛇也侧过头部。仅仅一个动作就卷起了一阵风，吹散了酱汤的热气。

“是的，那位女性为什么要特地前来这片湖沼丢弃尸体，在下一直都挂念在心，始终无法释怀。希望您能够给出一个在下能够接受的解释。”

山神的烦恼竟然与人类的杀人案件有关。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的九月二十六日，那天是周日，下午两点左右。前往筑奈山中采集蘑菇的当地农户们，发现湖沼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具男性的尸体。虽然地处深山，但好在手机有信号，他们就立刻报了警。案件也马上在全市引起了骚动。

刚发现尸体的时候，人们都以为是登山的男子不小心落入湖沼溺水而亡，但在仔细查看后却发现男子穿着西装，并且系着领带，实在不像是一名登山者该有的打扮。在将尸体从湖沼中打捞上来进一步检查后发现，死者的胸口有一处被锐利的刀刃刺入过的伤痕。于是警方立刻断定这是一起杀人案件。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判断男子被某人搬运进了筑奈的深山中，并将尸体抛进湖沼。

“一般情况下，特地跑来这种深山里抛尸，无非就是为了隐藏尸体，或者推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不是吗？”

就算偶尔有登山爱好者出没，只要把尸体掩埋在深山里，基本上不

会被发现，警方也就不可能立案调查。即使发现了尸体的存在，只要拖延得足够久，尸体会自然腐化，脸型等特征就难以分辨，死者身份自然就难以判断——对于凶手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岩永身边的这片湖泊，水深足有四十米左右，湖底也有很厚的淤泥，只要在尸体身上绑上重物沉下湖底，想必发现尸体会很难发现。

虽然湖沼的附近有登山道，有些人们也会趁着时节来山里采摘蘑菇和野菜。不过，毕竟此处是距山脚有二十分钟左右路程的高处，当地人都不经常来的。

不过，从结果上讲，死者被抛进湖沼后仅仅几天后就被人发现，虽然手机和身份证等随身物品并不齐全，但警方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名叫吉原纮男，男性，今年三十五岁，D县某大型建筑公司的部长。

嫌犯的身份也很快就被锁定。十月九日，警方逮捕了名叫谷尾葵的三十岁女性。随后便清楚了嫌犯的杀人动机。谷尾小姐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虽然在案情上还有尚未搞清楚的疑点，不过警方目前主要的搜查方向已经转变为巩固证据的阶段。因此，这起案件说是已经侦破也不为过。按道理来讲，这本不是一个会让山神烦恼的案件才对。

大蛇伸出了前端分岔的细长信子，在空中吐动着。接着向岩永反驳起来。

“非也，非也。在这起案件里，凶手在此处抛尸并非是为了隐藏尸体。在下那天碰巧目击到了那位女性在湖沼抛尸。在下还记得，那天深夜，在下突然感觉到有人类的气息进入深山，来到附近。于是就攀上枝头，在树叶间偷偷地观察起来，想知道此人有何贵干。”

即使是不见五指的深夜，在山神的眼睛里也如同白昼一般，周遭的事物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妖怪们抬着岩永上山的时候，山神的双眼在黑暗之中也能放射出探照灯一样的光芒。这起案件的犯人也绝对想不到，有一条大蛇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方目睹了抛尸的全过程吧。

“前来抛尸的人，就是那位作为疑犯被逮捕的女性吧。”

“正是。尸体被发现后，不仅是警方疲于奔命、市民引发骚动，就连这座山中的妖怪们都议论纷纷。有天，狐妖们带着人类的报纸来汇报情况，在下从上面得知了，之前目击到的女性被逮捕的消息。”

也就是说，警方逮捕的正是真凶本人。

大蛇继续说了起来。

“竟然在作为饮水源的湖沼内随意抛尸，这件事虽然让在下一度非常恼火，不过这片湖沼毕竟也曾有过野兽的尸骸，人类也曾在这里倾倒过垃圾。因此在下会定期让山中的妖怪们帮我清理打扫。然而，关于抛尸的事情，在下还是始终无法释怀。首先，如果想要推迟尸体发现的时间，一般会在尸体上绑上重物，将其沉入池底。不过那位女性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将尸体丢进了湖沼里。”

所以，尸体才会漂浮在湖沼水面，很快就被人发现。

“更重要的是，那位女性在抛尸的时候，自言自语的内容，在下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大蛇将听到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

“‘如果能早点发现就好了——’。”

对于前来抛尸的女性来说，这句话只不过是她小声的嘀咕，就算是站在她身边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听得清楚。如果不是当时藏在她十多米开外地方、拥有异能的大蛇，任何人都听不到、更不会在意那句自言自语。

“那位女性将尸体搬到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抛尸，同时却希望尸体能够被早点发现——如果希望尸体早点被人发现的话，就不需费这么大劲搬到深山里，随便丢到山脚下的路上就行了，不是吗？比起在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抛尸在山路上不是更容易被人发现吗？虽说山路蜿蜒向上，有的地方能够俯瞰到整片的湖沼，但湖沼的湖面会形成一处天然的死角，仅仅是路过湖沼周边是很难发现尸体的。就算是这个季节有人会

来深山里采蘑菇，但选择这种地方抛尸，在下还是无法理解。”

大蛇的考虑的确合乎情理。岩永一边喝着尚有温度的猪肉酱汤，一边借助着妖怪们的“鬼火”的光线，观察起湖沼和附近的情况。因为湖沼的湖面比山路地势低，因此，有些地方不走近观察是很难看清楚的。

至于岩永手中的猪肉酱汤，虽然里面的萝卜、胡萝卜和牛蒡切得很厚，但又恰到好处的入味。九郎一定是在白天就早早做好，然后又煮了不短时间吧。虽说如此，在一条大蛇的近距离注视下独享美食，这种感觉终归是不好受的——岩永禁不住又有些生气。

虽然心里有诸多抱怨，但眼前的事情还是耽误不得。

“这么说，犯人作出了不合常理的行为呀。”

大蛇点点头表示同意。

“的确如此。在下百思不得其解。仅凭人类的脚力，从山脚步行至此已非易事，更不用说是搬运一个成年男子。虽说犯人在人类女性中也算是身材比较高大的那一类，但想必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吧。那么她又为何要特地在这片湖沼里仍尸体呢？”

“的确，那时正处深夜，如果没有某种理由，通常也不会选择在这里抛尸吧。根据女犯人的供述，她用的是过去被称为“猫车”[6]，就是那种工地里经常用到的运送混凝土的独轮手推车来搬运尸体的。一个人推着独轮手推车，里面还装着死人，别说是深夜的山路了，就算是大白天推着，走在平坦的公路上都够呛。”

“是啊，女性推动装有尸体的车，还得携带照明设备，居然能抵达这么深的地方。”

大蛇所目击到的场景和犯人的供述完全一致。

岩永用筷子夹起了一个饭团。

“虽然山神大人的疑惑合情合理，不过警方也察觉到疑点，并再次审讯了犯人吧。为什么要特地在这片湖沼抛尸——在尸体被发现时，身上并没有被绑上重物，因此犯人并没有想要沉尸湖底的打算。警方关于

这点对犯人进行追问也是理所应当的。”

警方查案也很细致。就算得到了疑犯的供述，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但一旦发现了与事实相违背的疑点，还是会逐一确认。这些容易疏忽的疑点，很可能会成为将来法庭审判上对检察官一方不利的证据。

岩永对大蛇复述了警方再次审问时，犯人所作出的回答。

“犯人谷尾葵是如此作答的——‘我听说那片湖沼中栖息着会吃人的大蛇，只要把尸体丢进去，想必大蛇会将其吃掉吧。’”

大蛇伸出信子，左右摆动。

这份供述同样上了新闻，因为犯人抛尸的理由过于违反常识，因此也引发了一时骚动。犯下杀人罪行的人竟然妄图通过传说的怪物来处理尸体，这种观点让人们觉得怪诞又恐怖。

“当地依然流传着水神大蛇栖息在这片湖沼的传说，这段故事甚至还上过电视。犯下杀人罪行的犯人急于处理眼前的尸体，于是在极度慌乱的状态下，想到了这么一个荒唐的点子。犯人谷尾葵在小的时候，曾在某处见过山神您的样子也说不定。她一定也曾听过山神吃人的传闻吧，便死马当活马医，把尸体搬到了您这里。”

在听过犯人的答案之后，警方并没有恍然大悟般的轻松。毕竟，没人会相信传说中的吃人大蛇真的存在。只不过，犯人谷尾葵在回答的时候态度很认真，不像是在说谎，因此警方也在对其进行精神状况的鉴定。这些都是在进行刑事诉讼的时候所必要的程序。

关于凶手奇怪的抛尸动机，虽然曾一度引发了大街小巷的讨论，但热潮很快就消退，如今已经几乎看不到案件相关的报导了。毕竟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大小事件，即便是有些疑点的案件，在犯人逮捕供述之后，也就相当于圆满解决了，也就不值得再花费篇幅去写一篇新的报导。

“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犯人的目的还是为了隐藏尸体。只不过，他选择的并非是掩埋或是沉尸湖底，而是想要将其作为祭品，献给山神大人罢了。”

大蛇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那么，那位女性在抛尸时候的自言自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谷尾葵那段自言自语的意思，并非是‘我虽然在这片深山里抛尸，但还是希望有人赶紧发现’，而是希望您这位山神‘早点发现就好了’才对。她认为山神大人您一旦发现尸体，就会将其吃掉，这样也就达到了隐藏尸体的目的。”

这样一来，大蛇所听之语也就合乎逻辑了。岩永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山神的烦恼。

然而，大蛇此时却严肃地反驳起来。

“此言差矣。在下也曾看过新闻，上面清楚地写着犯人女性的供述。然而如此一来便不合乎情理了。即使如她所料，在下发现了尸体的存在，但也并非一定会吃下。那位女性所期待的应是在下吃掉尸体——也就是我将尸体处理。因此，那位女性在抛尸的时候，应该自言自语的内容是‘要是能够顺利吃掉就好了’才对。她最大的愿望并非是尸体被在下发现，而是被在下吃掉。”

果然，大蛇并不能接受岩永的推理。虽然这是一条巨大到不合情理、还精通人言的蛇，其思考却意外具有逻辑性。而且，与那副巨大的身体正相反，它总是能注意到最不起眼的细节，该说是细致还是神经质呢？正因如此，才会对人类女性无意间的自言自语十分在意，乃至于无法释怀吧。

大蛇吐着细长的信子，继续细致地解释着。

“因此，也就产生了新的疑问。那位女性为何要对警方说出虚假的供词呢？”

“想必是为了隐瞒抛尸的真正理由吧。”

岩永的随声附和却让大蛇激动起来，身上硕大的鳞片仿佛蠢蠢欲动。

“正是如此，所以请您给出一个在下能够接受的理由。”

对于警方的调查内容的第一手资料，岩永是没法弄到手的。虽说过去在机缘巧合之下，有位旧相识曾介入某个案件的调查，自己也弄到过警方的调查资料，但运气并非一直站在她这边。虽说可以拜托栖息在大街小巷的妖怪和幽灵们到处打探，曾经还弄到过警方都未曾掌握到的事实，但这种事情毕竟也有诸多限制。至少在眼前的案件中，她所能够借助的信息来源就只有报纸和电视报导，甚至是八卦周刊的小道消息。

因此，大蛇想要得知的，其实就是犯人抛尸时的心理活动。就算再怎么罗列物证，恐怕也难以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事情的真相更是只有犯人一人知晓。虽说如此，如果岩永不能针对犯人行动的理由，给出一个能令大蛇接受的解释的话，就要给她“智慧之神”的名号抹黑了。

看来今晚很长呀——岩永将碗中的猪肉汤一饮而尽，心里说。九郎在临行之前让自己带了宵夜看来是对的，不过他没有陪着自己一起过来，则是大错而特错。她将手中的碗筷放下，从包中拿出在车站孤零零的自动贩卖机中买来的茶饮料，拧开瓶盖。

“首先整理一下整个案情吧。毕竟山神大人您也博学多闻，如果关于案件产生什么分歧就不太好了。”

整个案件的开端是在五年前——

五年前，住在D县的谷尾葵有一位名叫町井义和的恋人，他却被人发现死在了另一位女性的公寓里。而那位同他一样死去的女性，谷尾葵并不认识。从两人的遗体被发现时的状况判断，应该是殉情而死的。也就是说，他与谷尾葵交往的同时，町井还在与其他女性交往。

虽然尚未弄清楚殉情的主导者是谁，警方的调查行动就结束了，不过当时町井在某大型建筑公司担任会计，而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了他通过操纵公司账户，盗用巨额公款的事实，并且近期就要从会计部门调离到其他岗位。想必是有关部门的审查迫在眉睫，觉得隐瞒不下去的町井心灰意冷后劝说那名女性与他一同自杀——这在当时是最有说服力

的解释。

谷尾葵当时在D县独居，从事医疗相关的职业，不过在发生了这种事情后便回到了位于Z县M市的老家。在那之后两年之间，除了家人以外谁都不见，一直待在家中。恋人背着自己脚踏两条船已经是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还做出了犯罪行为，并携情人一同自杀，想必舆论的压力和周围的议论纷纷让她不堪重负，才不愿意与外界接触吧。

她的老家就住在筑奈山脚下，是一间独栋住宅。父母都在政府工作，平时也顺便照看家里的田地。屋子的后面就是筑奈山，周围也没有什么住民，因此，她是可以在不被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出入深山的。

在那之后，谷尾葵在M市内医疗机构找了份工作，也渐渐与邻居们有所接触，生活也稳定了下来。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因病去世以后，谷尾葵就一直在老家独居。因为父母曾经做过农活，因此家中有一辆用来运送沙土的独轮手推车。

接着，按照谷尾葵本人的叙述，在今年的九月二十四日，周五晚上七点半左右，死者吉原纮男造访了她的住所。

吉原纮男和町井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比町井年长不少，谷尾葵对他也有印象。接下来，谷尾葵便从吉原口中得知了，五年前町井的案件实际上是吉原的计划，而盗用公款的也并非自己的恋人，而是眼前的吉原纮男。吉原当时为了让町井顶罪，将他和情人一同杀害，并伪装成了自杀的样子。而且，町井当时虽然脚踏两条船，不过正考虑同谷尾葵结婚，并且与情人分手，于是正准备以此为契机告发吉原盗用公款的不正当行为。

在此之前，町井虽然知晓吉原纮男的不正当行为，不过一来吉原是自己的前辈，二来自己脚踏两条船的小辫子也攥在吉原的手上，以至于一直没法做出行动。因此，为了清算自己的过去，才下定决心告发前辈。

吉原纮男的计划非常顺利，拜此所赐逃脱了盗用公款的罪责，而且

还跟事业上能够帮助自己的女性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前途更是一片大好。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开始，吉原在公司中恶评不断，妻子更是遭遇不幸，在事故中丧生；雪上加霜的是自己还在体检的时候被发现内脏中有几块可疑的黑影，复检的结果则毫无变化，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连续的不幸降临在他的身上。

在吉原纮男心中，这种负面的连锁正是自己“五年前罪行的报应循环”。因此，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行，才跑到谷尾葵的老家。现在对她坦白一切，仿佛就可以逃离命运的报复，起码能够让自己活得更长一些。

“犯人谷尾葵的供述便是以上这些。事实上，被害者吉原纮男的同僚也表示，最近曾见到过吉原面色惨白地自言自语‘必须要为五年前的事情道歉’；事实证明，被害者也的确联系过町井的家人。根据町井最小的弟弟的证词，吉原纮男曾经在电话联系过他，想要‘谈一谈五年前的事情’。不过当时因为他工作太忙而没能细说，吉原纮男便先去造访了谷尾葵的老家。”

岩永把从周刊杂志和新闻里得到的案件相关信息加以整理，复述给了大蛇。警方发表的正式说明虽然要更简略，不过大体上是一致的。

听到吉原纮男的忏悔后，谷尾葵陷入了极度的震惊。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手中握有厨房的菜刀，而吉原已经被刺身亡了。谷尾在此后拿走了吉原携带的手机和钱包等随身物品，将尸体搬上手推车，前往深山进行抛尸。那时是在晚上十点以后。虽说是深夜，不过她曾经来过深山数次，也有照明用的设备，因此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行得通。

在犯人谷尾葵的供述中，死者吉原虽然是男性，但体型上本就和自己相差不多，再加上最近连续遭遇到不幸，消瘦很多，身体也不算重，因此一个人搬运尸体比想象中要轻松许多。

根据谷尾葵的供述，她于九月二十四日的深夜，将吉原纮男的尸体抛弃在深山的湖沼里。翌日是二十五日，周六，因为上午一直有降雨，

一整天都没有人进入过山中。不过在放晴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六日，尸体便被登山者发现了。

在谷尾葵的计划中，尸体被巨大的蛇怪所吞食，没有人能够发现尸体的存在，仅仅是外县的某位公司职员行踪不明，警方根本不可能会立案调查。之所以要取走尸体身上的手机和其他随身物品，据谷尾的供述，是因为有手机等杂物存在的话，大蛇会不愿吞食尸体。仅仅穿着衣服的话大蛇便能够下咽了。

被害者的身份在发现尸体的第二天就查明了。虽然尸体身上没有手机和证明身份的东西，不过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枚公司的徽章。调查徽章上的设计，立刻就查出了被害者所在的公司。再加上尸体浸泡在湖沼浑浊的水里，因此腐败并不严重，根据公司的相关人士的指认，很快就确认了被害者的身份。

紧接着，根据公司同僚的证词，被害者最近因为“五年前”的事情患了病，于是公司内曾经发生的盗用公款案件也浮出水面。接下来，警方便了解到，五年前案件中死者那边的相关人员正好住在发现尸体的深山脚下。

被害者吉原纮男于二十四日乘坐电车前往最近的车站，并徒步造访犯人谷尾葵的家中。这里地处乡下，在傍晚时分见到陌生男子从车站下车，车站工作人员和几位居民都有印象。能够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将尸体搬运到深山，有这种条件的居民本身就少，即使还没发现与五年前案件有所关联，谷尾葵便已经被警方纳入了疑犯行列。

在得知警方掌握了五年前恋人死亡案件后，起初沉默不语谷尾葵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详细地叙述了案发时的情形。

五年前的町井案件的真相虽然尚且不明，不过根据吉原纮男的言行举止以及吉原家中留下的笔记，能够得知他的确与五年前的案件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吉原不会毫无理由地造访谷尾葵的家中。在吉原的手机里，也保留着和谷尾的通话记录。至于通话的内

容，则是询问犯人二十四日去拜访她是否方便的简短联络。

警方并未发现凶器和被害者的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根据谷尾葵的证词，死者的身份证已经被她裁成小块并在自家的庭院里烧毁了。至于凶器和其他的随身物品，则是在湖沼抛尸后，同样丢进了水中。

“这阵子警察一直在湖沼里打捞，就是要找被丢进这里的凶器什么的吧。”

听了岩永的叙述，大蛇终于明白这些日子警方一直在山中搜寻的理由了。

“现场在深山里的话，搜查人员仅仅是携带工具到这里就很不容易了。再加上湖底有很厚的淤泥，想必打捞工作一直没什么进展吧。”

看来，仅凭犯人谷尾葵的“想让大蛇吃掉尸体”的荒唐供词，并不能被警方接受，他们需要更加确切的物证才能提出指控。

“山神大人，除了尸体以外，犯人谷尾葵还丢了什么东西进湖沼里了吗？”

“在下好像看见了她丢了什么东西进去……”

大蛇的回答有些含糊不清。它当时的注意力都被抛尸吸引了，并未留意到犯人的其他小动作，因此也没法断定。

岩永喝了一大口茶后，便重新拧上瓶盖，将饮料瓶放在一边。她拿过空碗来，将保温杯里剩下的、还冒着热气的酱汤一口气倒进了碗里。

“我能够得到的案件相关信息就只有这么多了，有些地方则需要通过猜想来补充。不过，犯人抛尸湖沼的理由，想必十分单纯吧。”

岩永取过筷子，一边准备饮用酱汤，一边从容地说道。

大蛇则一脸怀疑地望着她。

“很单纯，是吗？”

“正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理由都是相同的——包庇真凶。”

对于尸体的处理不到位，自己也没有躲藏或逃跑，而是轻易被警方

抓住了。不过在供述中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像是谎言的地方，这个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包庇真凶的可能性。

“警方似乎也曾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吧——是否有真凶或是共犯？深夜，女性一个人搬运男性尸体前往深山抛尸，看起来非常不自然。谁都会怀疑，繁重的体力活是有人代替她做的。”

岩永嚼着猪肉说道。

“目前尚未发现凶器的事实，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种推测。如果凶器是和尸体一起丢进湖沼的话，那么就能在尸体附近找到凶器。警方刚开始也是遵从着这种推测进行搜寻的。不过，看样子到现在为止依旧一无所获。这样一来，凶器就很可能并非是谷尾家中的菜刀，而是真凶的私人物品。如果发现凶器的话，就能够立刻锁定真凶的身份——比方说是某个人的遗物或是限定发售的商品。因此，真正的凶器很可能并没有被丢进湖沼里。”

看起来大蛇并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听着岩永的解释，它用力地点了点头。

“虽说如此，不过事实上，那名被逮捕的女性的确是以一人之力来抛尸的，那时候在下也并未察觉到其他人类的气息。虽然在下并不确定她是否把凶器一并丢进湖中，不过对于您包庇真凶的推测，在下还是很难接受。”

仿佛是察觉岩永推测中的矛盾一般，大蛇不自觉地提高声音。

“不，公主殿下。这种推测从根本上就说不通呀！如果那名女性想要包庇共犯或真凶的话，就更不必来这种地方抛尸了。不仅如此，正因为女性不太可能一个人搬运尸体来这种地方，反而让人产生‘真凶另有其人’的联想。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如果想要包庇真凶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如此费力，直接向警方投案自首不就行了吗？”

大蛇注意到自己推测中的矛盾，也在岩永的计算中。

“并非如此。谷尾葵来这里抛尸，有其必然的理由和好处。就算被

人怀疑存在共犯，不过因为自己亲自来抛尸，反过来可以将此人从嫌犯名单中排除——她想要包庇的真凶或共犯便是这种人。”

妖狐的鬼火闪烁摇曳着。岩永在火光的照射下，抬起头望向大蛇，露出了一丝微笑。

“谷尾葵之前接到过死者的电话联络，知道他会来拜访。对方是跟自己不愿回忆的过去有联系的人，更何况还来告知自己五年前的事情。她也隐隐感觉到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吧。面对这样的人，一般女性会愿意一个人面对吗？难道不是会事先联络其他相关人士吗？”

“话虽如此，可……”

“因此在与被害人见面的时候，说不定她还事先叫了其他案件的相关人士来到家中。接着，在场的那位案件相关人士在冲动之下杀死了被害者。谷尾葵考虑到自己窝在这种乡下，如今更是双亲都去世，也没什么活着的价值了；而犯下罪行的真凶则拥有大好的将来，因此她决定包庇真凶。”

岩永的推测合情合理，因此大蛇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不过它心中总隐约感觉到，在岩永的推理某处，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她先让驱车前来的真凶回去，接着将尸体装进手推车，搬运到深山并抛尸于湖沼里。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有三。第一，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真凶所留下的证据。在真凶的行凶过程中，很可能在被害者身上某处留下了自己的头发、皮肤或指纹等证据。如果直接将尸体交给警方的话，很可能在尸检中发现与真凶相关的证据。因此她选择将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浑浊的湖水中，尽可能销毁与真凶留下的痕迹。因此才会选择抛尸在片湖沼。”

岩永用筷子搅拌着碗里的酱汤，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是为了给真凶制造不在场证明。警方也会考虑到，女性独自深夜前往深山抛尸的行为很不自然。不过此时谷尾葵早就让真凶回家了。在她搬运尸体前往深山的过程中，真凶有足够的时间在其他地方制

造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

“就是在凶案发生的时候，当事人不在现场的证明。就是山神大人您刚刚提到的‘抛尸湖沼会让人怀疑有共犯’的反向思考。正因为凶手很难一个人搬运尸体到湖沼，才让人怀疑有共犯。反之，当时无法搬运尸体到湖沼的人，就不可能是共犯！也就是说，她的目的就是要将没有参与抛尸的真凶排除在疑犯的范围之外。再加上，如果警方认为谷尾葵是独自一人将尸体搬运到湖沼的话，就更不会怀疑她有共犯了。为了包庇真凶，她可谓做足了工作。”

大蛇一时间无法反驳。虽然在岩永至今为止的推理中并未发现什么矛盾，不过，想到自己最为关心的地方，还是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尖锐的牙齿在夜色中泛着白光。

“那么，那位女性在抛尸的时候，为何会自言自语‘如果能早点发现就好了’呢？根据公主殿下您的说法，尸体在任何时候被发现都是无所谓的，不是吗？虽然目的是为了制造真凶的不在场证明，如果无法推测出准确的死亡时间，不在场证明的存在也就失去意义了。最多只能推测出被害者造访那位女性家中的时间。因此，能够行凶的时间也缩小，抛尸的时间段也被限制了。”

“哎呀，您可真是爱刨根问底啊。”

“非常抱歉，在下性格便是如此。即便那位女性有当成真凶被逮捕的觉悟，也并不一定需要尸体立刻被人发现吧？至少她不需要像是祷告那样自言自语。那么，这就和在下亲耳听到的事实不符了。”

当然，岩永已经准备好了反击的利刃。

“所以说，山神大人，这便是她的第三个理由。谷尾葵想要尽可能地消除真凶存在过的痕迹。在自己家的话，只要花时间把所有角落都打扫一遍，即便忙到后半夜，想必也能够达到目的。但是在家门以外呢？说不定真凶还在别的某处留下了什么证据也说不定。像是凶手驾驶的汽

车所留下的车胎痕迹、下意识接触过的什么地方，这些说不定都能成为关键的证据。”

岩永一边解释着，一边举起了手中的木碗。

“因此，谷尾葵为了尽可能地消除那些痕迹，才将尸体丢进山神大人的湖沼中。”

看样子，大蛇并不能理解岩永这句话里的逻辑。在短暂的沉默后，它充满怀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这么做，正是希望能够尽快降雨！山神大人在当地被称为水神，曾经也有人来您这里献上祭品，祈求降雨吧。只要能够下一场大雨，不管是车胎的痕迹也好，指纹也罢，都能够顺着雨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面对岩永如此异想天开却又说得通的推测，山神大蛇再次因为震惊而张开了血盆大口。岩永此时提出的观点正如同谷尾葵在供述中所提到的理由那样，既怪诞又充满超自然的意味，也难怪能让大蛇哑然。

正因为谷尾葵曾经听说过大蛇的传说，那么自然也就听说过过去人们向其祈求降雨的传说。

大蛇努力地保持着威严的语气，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不那么慌乱。

“请稍等，在下被人称为水神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在下也并没能做出什么实际上的贡献。首先来说，将尸体丢进湖泊只会让在下更愤怒，这跟献上祈祷的行为完全相反吧！不管怎么样，随意将人类尸体丢入湖泊，是没法成为‘为了祈求降雨而献上祭品’的。”

岩永毕竟被称为智慧之神，对于祈祷之类的祭典职事，比起眼前这位大蛇可是要丰富得多。

“祈求降雨的方法，自古以来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水神表示崇敬，讨其欢心而使得水神听到人们祈求降雨的愿望。这是相对正面的方法。相对地，另一种方法则是惹怒水神，使其因为愤怒而降下大

雨。”

“啊，这么说来，在下也曾经听说过此类故事！”

能够观赏到这位过去被人尊崇为水神的大蛇露出如此惊讶的反应，也不失为一种奇妙的体验。

“各地所传承的激怒水神的例子其实数不胜数。过去人们曾往水神栖息的瀑布下的深潭或水池中投入蛇类所厌恶的食物或金属制品，因为污染了水神的栖息地，因此会惹得水神立刻降下暴雨——在这种祈求降雨的仪式里，会向水池或沟渠里丢入动物的尸体。”

没有降雨就意味着农作物没有收成，这是关乎农户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过一旦降雨过多，农作物也无法存活。雨水是可以滋润作物和毁灭生灵的双刃剑。因此，根据不同的场合，人们会选择取悦于水神或是激怒水神的方式来祈求降雨。

“正因传闻中人们即便取悦这片湖沼的水神，却依然不见降雨，谷尾葵便反向思考，如果激怒水神的话，是否就会降下暴雨呢？虽然通过天气预报能够得知降雨的概率，不过具体能够下多大的雨，自己是无法得知的。要洗去真凶的痕迹，当然是越大的雨越好了。因此，同样是为了祈求降雨，谷尾葵才会选择将尸体丢进湖沼。”

岩永说着，凑近木碗喝了一口酱汤。

“结果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山神大人您生气了吧。”

刚刚还在抱怨的大蛇突然垂头丧气了起来。

“难怪第二天下了场大雨啊！就算是偶然，也太过巧合了吧……”

水神本人都说是偶然，那想必的确是偶然。不过，这种偶然恰好证明了岩永推测的合理性。

“山神大人听到的自言自语也说得通了。谷尾葵正是想让您发怒。因此才不自觉地说出‘要是能够早点发现就好了’这种话。若是发现不了尸体的存在，那么发怒自然也无从谈起了吧。”

趁着大蛇还在哑然，没时间反驳的时候，岩永又继续说了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谷尾葵被警方逮捕以后，只要交代出‘希望大蛇吃掉尸体’这个假的理由就行。她之所以提出‘大蛇吃人’，是因为她可能真的相信传说中大蛇的存在。当然，也有可能是她考虑到这些供述会被警方怀疑自己有精神问题，从而使得法庭改为讨论自己是否具备承担责任能力的话题，尽可能让自己的罪行减轻。”

大蛇抬起头思索片刻依然不得其解，又缓缓地低下头看向岩永。

趁此机会，岩永指出了真凶的备选人物，为自己的推理划下句点。

“真凶可能是町井的那位最小的弟弟。毕竟他也接到过被害者的电话，他对急切想跟自己见面的那个人抱有疑虑。同时也因某种原因，得知了被害者和自己哥哥过去的恋人有过联系，因此自己也联系了她。然后，他就在案发当天去了谷尾家中，听到了被害者的那番自白。在得知自己兄长死亡的真相后，他意外失手杀害了对方。”

既是过去恋人的亲弟弟，又能够理解杀人的理由，因此谷尾葵会包庇他，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岩永的目光停留在餐盒中仅剩的一个饭团上。要是再往后拖下去可就没东西吃了。

于是她立刻向大蛇问道。

“那么，这个推测能让您满意吗？”

大蛇在沉默片刻之后，又一次抬起脑袋，摇了摇头。

“抱歉，您的推理依然没能完全说服在下。按照您的推理，她在当时最大的愿望是降下大雨，那么应该说‘要是能顺利下大雨就好了’才更符合逻辑吧。即使退一万步，也该说‘要是大蛇能够发怒的话就好了’才对吧！”

大蛇的语气中略带几分痛苦。从情感上，它虽然很想接受岩永的说法，但在理智上又对于其中细微的矛盾无比在意。

岩永喝了一口饮料瓶中的茶，点了点头。

“正是如此。警方肯定也调查了案件当晚，现场是否存在第三者。

如果是从其他地方开车过来的话，附近肯定会有什么人目击到吧。所谓的共犯或是真凶理应是不存在的吧。”

面对轻易就否定之前推测的岩永，大蛇也不由得愣住了。岩永用筷子插进最后一个饭团，举起来放在嘴边。

“因此，可以确定是谷尾葵独自作案，她向警方供述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真的。唯一隐瞒的，大概就是在湖沼抛尸的理由了吧。”

湖面上反射着狐火、月光，以及木灵手里提灯的火苗。此时的湖沼一如往常般死寂。

“那么，公主殿下，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

看着向自己探过身子，双目圆睁的大蛇，岩永笃定地说了下去。

“谷尾葵是为了能让警方帮自己找到某件事物，某件自己想要找到的事物。”

湖沼周围的灌木和地面上依然有很多足迹，其中大多数都是尸体被发现后，警方赶来打捞尸体时留下的。不过那些比较新的足迹和活动痕迹，则是警方今天来到湖沼进行搜索作业时所留下的。

“警方目前还在这片湖沼中进行搜索，目的是为了寻找被丢在这里的菜刀和被害者的随身物品。而这正中犯人谷尾葵的下怀。”

岩永咬了一口插在筷子上的饭团后，对着再次哑然的大蛇继续说了下去。

“她曾经往这片湖沼中丢过什么东西。在她杀害吉原纮男以后，她开始意识到那个东西的重要性，想要将其回收。然而，在这样的深山里，她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在这片广阔的湖沼中进行搜索。因此才想要借助警方的力量。只要供出自己把凶器和被害者的随身物品丢进湖沼，警方就很可能会对这里进行搜索。她所期望的，正是警方在搜索的时候帮她找到之前她丢进湖沼的那个东西。”

“那么，那位女性所自言自语的正是……”

面对岩永的提示，大蛇也多少有所察觉。岩永则点点头。

“谷尾葵期望被发现的，并非是吉原纮男的尸体，而是她曾经丢进湖沼的东西。因为是很久以前丢进去的，因此自己也并不清楚到底还能否找得到。因此她才忍不住说出‘如果能早点（帮我）找到就好了’这句话吧！”

大蛇下意识地转过头去，望了一眼身旁的湖泊。

自己原本以为，犯人想要尸体尽快被人发现，才会百思不得其解。但如果是想要尸体以外的其他东西尽快被人发现的话，就说得通了。而且警方如今搜索湖泊，目的不也是搜寻尸体以外的其他东西吗？

沉默片刻，大蛇依然将信将疑地垂下脑袋看向岩永。

“您、您所推测的理由我大致明白了。但是如此一来，不必在此抛尸，只把凶器等小东西带过来丢进湖泊里不就行了吗？这样一来不是轻松很多吗？不，这样说来，她甚至都不需要在此丢弃凶器，只要跟警方说自己‘把凶器丢进这片湖泊里了’，警方不是一样会来湖泊搜寻吗？”

“如果照您所说的，就会有矛盾出现了。谷尾葵为了自己的目的，一定要让警方得知命案的存在，并且将她作为疑犯逮捕；以此为前提，她才可能做出‘把凶器丢进这片湖泊里了’的供述，不是吗？那么，她又如何让警方知道命案的发生呢？”

岩永轻笑着向大蛇提出疑问。大蛇充满戒备地盯着岩永，慎重地回答道。

“首先，要是尸体没被人发现的话，就没法引起警方的注意了吧？”

“那么，她又如何让人发现尸体呢？立刻去警局自首吗？这样可说不通哦。如果立刻去自首的话，在警方眼中她便是犯下杀人案后直接就来自首的人，跟脱罪行为完全无法划等号。然而她却必须在供述里提到自己把凶器丢进了湖沼里。而将凶器丢进湖沼，正是隐瞒罪行的行为——想要隐瞒罪行的犯人，又怎么可能不先去处理尸体，而是前来自首呢？”

大蛇陷入了沉默。岩永此时已经吃完了最后一个饭团，正端着碗喝着剩下的猪肉酱汤。这时，巨大的黑影落在她头顶。大蛇俯下脑袋，继续静静地听着岩永的推理。

“谷尾葵内心期望着，有人能够发现尸体，警方能够把自己逮捕。然而，她同时也希望警方能够认为自己有过对尸体进行处理隐藏的行动。因此，将尸体搬运深山并抛尸湖沼便是最好的选择。抛尸的时候顺带把凶器等物品一并丢进湖沼，则是极为自然的行动。并且通过‘想要让栖息在湖沼的大蛇吃掉尸体’这番供述，向警方传达自己想要‘隐藏尸体’的意图。不仅如此，还能够通过让警方通过自己的荒唐证词而怀疑自己精神是否正常，为了确认她证词的可信度，警方就需要更加确凿的物证，因此前往湖沼进行搜索就十分必要。”

喝完酱汤后，岩永举起空了的木碗，指向眼前的湖沼。

“这就是刻意选择这片湖沼抛尸的好处。她很有可能事先听说了某个人要在周日进入山中采蘑菇，届时会通过那片湖沼的消息。毕竟只是人烟稀少的乡村，附近居民的动向想必能够通过很多途径了解到吧。虽然不能说百分百，不过她还是很有信心，自己丢弃的尸体在近期就会被人发现。”

夜晚的凉风吹过，周围的灌木沙沙作响。岩永面前这条大蛇如同一堵高墙，遮挡了夜晚飘来的寒冷潮湿的空气。巨大的蛇怪始终闭着嘴巴，沉默不语，仿佛是在思考着反驳的话语。

“那、那么犯人究竟是想在湖沼里找什么呢？在您的推理中，她过去丢进这里的东西是什么？”

终于，大蛇张开如同裂谷般的巨口，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岩永则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想必是跟她过去的恋人町井义和相关的某个物件吧？当时的她，一定在心里憎恨着背叛自己，还跟别的女人一起自杀的恋人吧！在五年前的案件之后，她回到老家曾闭门不出长达两年的时间，想必这件事给

了她很大的打击。然而，她却在五年后得知，过去的恋人竟然是被同僚陷害，不仅惨遭杀害，更是被冠上了冤罪。此时的她，对于过去恋人的情感，想必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虽然当时他的确有脚踏两条船的行为，但有想要和自己结婚的意愿，更何况盗用公款的人也并不是他。谷尾葵想必在内心深处已经原谅了过去的恋人。再联想到自己曾经那么憎恨与他相关的事物，一定会深感后悔吧。”

“原来如此，确实有理。也就是说，她曾经丢进湖沼的，就是某件与过去恋人相关的东西，对吧？那个东西会让她想起曾经背叛自己的男人，所以才会丢进湖沼里。然而，如今却想取回那件东西……不过，为了找回那个东西，真的值得自己如此大费周章地抛尸于此吗？”

大蛇用强硬的语气质问道。岩永则很干脆地确认了。

“正是如此。首先，她在五年前的案件以后，就从独居的D县搬回了老家。在搬家前就已经处理掉了所有和过去恋人有关的东西了吧。就算剩下一些照片和纪念品之类的，烧掉或者当成垃圾扔掉也就行了。”

岩永旋紧了保温杯的盖子，把饭盒盖上后连同筷子和木碗一起收进了方便袋，放进了背包里。看着不紧不慢的岩永，焦急的大蛇忍不住催促起来。

“那么，她到底丢了什么东西在湖沼里呢？”

“这个嘛……恐怕是恋人的孩子吧。”

岩永轻描淡写地笑了笑，开口说道。听到她的回答，大蛇的表情仿佛凝固住，身体也一动不动。岩永在此之前的推理，大蛇还不怎么觉得意外，不过解答还是完全出乎了自己的意料。

岩永喝了一口饮料瓶里的茶，补充解释道。

“在恋人町井义和死后，回到乡下的谷尾葵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死去恋人的骨肉。对尚且不明真相的她来说，这是背叛了自己的男人的孩子。虽然孩子是无罪的，但到底要怎么做，自己还是苦恼不已。她

在回到老家后曾经有两年没有和外界联系，也是为了向周围的人们隐瞒她怀孕的事实吧。”

就算是怀了孩子，发觉自己的身体变化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恋人案件发生的时候，谷尾葵还尚且不知自己怀孕，直到两个月后才发现——这种说法也说得通。

“虽然能够生下孩子抚养其长大，不过当时的她还是选择了在自己家中将尚未成形的婴儿做了流产。于是，婴儿的遗体便留在了她身边。”

在现代社会里，有些不去医院，抑或是因为某些理由无法去医院的女性，选择生下婴儿后便残忍抛弃，把流产、死产的婴儿随意抛弃在公共厕所的隔间——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甚至在河流和海边都有人曾发现过婴儿的残骸。

“想要处理死婴，想必是一件麻烦事吧。对谷尾葵本人来说，这是背叛了自己的恋人的孩子，自己无法涌现出母爱不说，反而会让她感到痛苦，让她想起那些不愿想起的回忆；把死婴随意丢弃更是不可能，在小村子里发生这种大事，立刻就会被人指指点点；找外人商量也不现实——为了处理这具诞生于悲剧的小小遗体，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最终，她选择了将死婴沉入了深山的湖沼里。”

时间已经进入深夜。在这片深山里，除了岩永之外，没有其他人类的气息，甚至远处也看不见民居的灯光。只有几位曾经死于深山的亡灵，正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人类与大蛇之间奇怪的谈话。而这些栖息于深山的妖魔鬼怪们，平时几乎不会和人类产生任何接触。

“想要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把一具小小的遗体掩埋的最好方法，大概就只有沉入深山的湖底了吧。埋在山里的话，在地面挖上一个深坑本来就不是易事，如果埋得浅了，更是可能被山中的野兽挖出来，被路过的人发现。既然如此，就不如把死婴装进袋子里，绑上重物沉入湖底，这样既不费工夫，罪恶感也要来得轻一些。”

大蛇转过头去，凝视着广阔的湖沼。虽然它过去被尊崇为水神，不过栖息的场所本来就是包括湖沼的整座筑奈山。因此就算过去有人在此遗弃过死婴，它也不一定会注意到。

“上个月，谷尾葵从被害者那里得知了过去恋人死亡的真相，因为自己之前在冲动之下选择流产、抛弃死婴而感到了深深的后悔。既然自己不再憎恨过去的恋人，那么就更没有理由去怨恨他的孩子。相反，她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罪孽深重。至少也得把死婴捞出来，诚心地为死去的生命祈福。因此，她便实施了让警方帮自己搜索整片湖沼的计划。”

饮料瓶中的茶所剩不多，岩永重新拧上盖子，把瓶子同样塞进了背包里。接着，她拿过了靠在身旁的手杖。

“如果警方发现湖底的婴儿遗骸，也一定会慎重地对待吧。说不定还会询问谷尾葵，‘对于这具死婴是否有印象’之类的话。那么此时，自己就能够将真相全盘托出，将打捞上来的死婴好生安葬便可；就算是不去向自己打听，对于婴儿遗体，警方也一定会交给寺庙供奉的，对吧？”

岩永从树墩上站起身来，靠近湖沼。湖沼的水面一如往常的死寂。山林深处的湖沼，是野兽和鸟类的饮水处，湖中也栖息着其他的生物。在生物依存的生态环境之中，在食物链的闭环之间，就算出现几具遗体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此，在湖沼里丢进两具死尸，也并不会影响这里的生命循环吧。

“所以说，总有一天，会在湖沼的底部发现婴儿的遗体吗？”

大蛇的视线从湖沼转回岩永的身上。岩永耸了耸肩。

“估计是找不到了吧。山神大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过吗——定期命令妖怪们清扫湖底的垃圾和野兽的尸骸。从时间上推断，她丢弃婴儿的时间是四年以前吧。那么估计早就被这一带的妖怪们清理掉了吧。这群妖怪们就算是发现一具人类婴儿的尸骸，估计也是不会向山神大人您逐一报告的吧。”

听了岩永的回答，大蛇忍不住“啊”地小声叫了出来。也就是说，支持岩永推理的决定性的证据，如今早就不存在于世上了。

“即便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的推理是否正确，不过这是既不与山神大人的证词互相矛盾，同时，也是可能性最高的假设了吧。”

岩永将手杖在手中转了半圈，指向湖沼。

“谷尾葵过去曾经在这片湖沼里丢弃了死婴。想必当时是趁着夜黑风高上山，独自行动的。因此在冲动杀害吉原纮男之后，她想到，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抛尸——将吉原的尸体扔进湖沼里，其实是为了取回对自己更为重要的另一具尸体。”

又一次，大蛇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终于，它缓缓地蠕动起巨大的身体，垂下脑袋深深地叹了口气。

“人类这种生物，想的事情不仅可怕，更是会付诸行动呢……”

“没错没错——”

“不不不，公主殿下您也是不遑多让……”

虽然罕见地得到了岩永的赞同，不过大蛇还是蜷着身体，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这条只在传说中出现的，身躯犹如城楼一般巨大的蛇怪，此时在岩永面前，也不过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妖怪……

岩永看了一眼时间，此时市内的公共交通大概早已下班了。不过，所幸有能够在空中飞翔的妖怪，于是大蛇便命令它送岩永回去。东边的天色渐红，看来听见公鸡打鸣之前，自己就能够躺回温暖的被窝里了。

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左右，为了接受定期体检，岩永来到了H大学附属医院。九郎此时也正好空闲，于是也陪着她一同前来，顺便来回收昨天的保温杯和餐具。

不陪她去夜晚聚集了妖魔鬼怪的深山老林，却热衷来这种既不远，又满地都是便利店的地方——岩永本想如此抱怨，但既然九郎已经来了，便把嘴边的话生生咽了下去。虽说在都市的新建设施里，其实也会

有妖魔鬼怪栖息。

距离体检还有一段时间，于是两人便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岩永一只手拿着手杖，把昨晚的情形描述给了九郎。

听完后，九郎有些疑虑地问道。

“对于你的解答，山神大蛇接受了吗？”

对于自己的恋人岩永，九郎似乎一直都当她是个孩子。

“那是自然。毕竟我完美地解答了山神大人所有的疑问呀。”

如果在刚见面的时候，岩永就直接把自己的最终假设告诉大蛇的话，说不定会被它刁难，事情会更加麻烦。于是岩永稍微地展开了一些逻辑推理。结果正如她所料，这位山神大蛇，正是一位注重细节、喜欢刨根问底的妖怪。

面对岩永轻描淡写的回答，九郎皱了皱眉，追问起来。

“那么，岩永，对于你的假设，你自己相信几分呢？”

“不太信。事实上，我认为谷尾葵对警方供述的内容很可能都是事实，她也是真的想让大蛇吃掉尸体。”

岩永再次轻描淡写地回答道。九郎则是一脸“果然是这样吗？”的表情。

“在见山神大人之前，我派了一位通晓人言的幽灵去拘留所的谷尾葵那里查探过情况。她似乎喃喃自语着‘大蛇终究还是没能发现尸体啊’这样的话。”

当然，如果是直接询问本人的话，无疑是最直接的选择。不过以岩永的身份，根本无法接近身处拘留所的谷尾葵，因此只好拜托幽灵帮忙，让它去探查情况。根据幽灵汇报的情况，她似乎完全无法意识到身边妖怪魔物的存在。

“但是，我的解答既没有前后矛盾，又合情合理。不过，犯人真的会采取完全合情合理的行动吗？山神大人所指出的，谷尾葵的供述中，希望山神大人‘帮我吃掉尸体’，与其所听见的‘早点发现尸体’相互矛

盾，不过对抛尸时的谷尾葵来说，如果大蛇不能‘早点发现尸体’的话，更不可能‘吃掉尸体了’。这么想来，她的那番自言自语，其实也并非是前后矛盾的。”

虽然如此，不过就算直接对大蛇说“人类就是有时候不会采取合理行动的生物，就别纠结细小的矛盾了吧”的话，它也绝不会认可的吧。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一位女性，深夜独自一人搬运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前往深山，在高度紧张和精神压力下，即使采取了什么不合情理的行动也都是有可能的。

“更极端地说，也很有可能是山神大人自己听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前提便无法成立了。”

“被人称为山神大蛇的巨大妖怪，恐怕是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听错的吧。”

九郎接过岩永递来的，装有保温杯和餐具的方便袋，表情有些复杂。

“是的，所以我当时也算是绞尽脑汁，急中生智了。”

能够让山神满意的话，今后岩永作为智慧之神的名号就会更响亮了吧——

九郎似乎留意到了什么，稍作思考后便再次开口。

“只要你的推理中出现一个错误，估计那位大蛇就会愤怒地叫着什么‘别拿谎言敷衍我’之类的，然后把你给吃掉了吧——”

“我才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当然，岩永也并非对大蛇说谎。可能性最大的假设在之前就已经考虑好了，更何况谷尾葵供述的内容也早就摆在那里。因此大蛇也根本无法提出什么否定岩永假设的证据吧。也就是说，大蛇根本没法对她发怒。

然而，九郎的语气里却更加几分严肃来。

“你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别再这么粗神经了吧。毕竟你

可不擅长体力活。”

“所以说，只要学长你和我一起不就好了——”

“总不能每一次都刚好在一起吧。你没有对危险的警觉，才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还以为这次你多少能吸取些教训了……”

九郎说着，感到有些徒劳地垂下了肩膀。

对于九郎话中所包含的意思，岩永有些不太理解。对她来说，自己也一直保持着最低程度的警觉，而且更擅长用头脑作战——虽然昨天临行前就这么说过，不过似乎在九郎眼中，自己的能力还是过于弱小。希望九郎有一天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岩永心里暗想道。

不过，大蛇的烦恼毕竟也都解决了，也是时候考虑其他的事了。

“对了对了，又有远方的妖怪来找我商量事情了，还是一只海和尚[7]。我得在明天晚上前往日本海沿岸的某处断崖跟它见面才行——”

看着岩永，九郎叹了口气。

“好吧。这次就给你带上日式杂烩汤吧——”

一边说着，一边好像赶人一般挥了挥手。听这意思，这次又是想让岩永自己一个人去吗——眼前的这个男人，还真是一点都不浪漫！

“凭什么只准备杂烩汤就够了啊！跟我一起去啊一起去！”

岩永不断用手杖敲着九郎的小腿，抱怨着。不过，对于没有任何痛感的九郎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这时，一只小妖怪出现在岩永身后。它轻轻地拽了一下岩永的裙边，告诉她检查的时间快到了。

岩永的日常生活仍旧不怎么悠闲。

注释

[1] 语出犬养毅，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政友会第六任总裁，后被日本国内激进派枪杀而亡。

[2] 语出甘地。

[3] 语出马丁·路德·金。

[4] 野槌：日本传说中妖怪的一种，外形像是锤子的蛇妖。

[5] 海怪蛇：日本传说中海上的妖怪，长达数千米，似蛇似鳗。

[6] 猫车，日本传说中的妖怪，又叫火车（かしゃ）。将罪人送到地狱的就是所谓的猫车，据说是在葬礼运送尸体的过程中刮起大风雨、打开棺盖把死者尸体夺走的妖怪。形像为猫，故称猫车。

[7] 海和尚：又名和尚鱼，一种日本民间传说中的海怪。

第二篇　鳗鱼屋的幸运日



“喂，你一个人会来这种专门吃鳗鱼的店吗？”

梶尾隆也盯着眼前正吃着鳗鱼饭朋友问道。他的朋友，戴着眼镜的十条寺良太郎停下了筷子，瞥向了眼前的梶尾。

“专门吃鳗鱼的店，说的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吗？”

“对呀。”

梶尾也对着自己的那份鳗鱼饭动起了筷子。他点点头。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六日，周五，下午两点刚过。两人从最近的车站步行了七八分钟，来到一处有着引人注目的卷闸门的商店街，然后选了街道深处的鳗鱼屋，各点了一份特级鳗鱼饭。虽然午餐的时间已过，不过这姑且算是两人正式的午餐。

冒着油光和香气的鳗鱼肉整齐地排列着。十条寺用筷子夹下一块鳗鱼肉，又夹了一点沾了调味汁的白饭，简短地回答道。

“一个人，大概不会来吧。”

“怎么说？”

“虽然鳗鱼饭很好吃，不过毕竟价格也摆在那里，不是什么时候想吃就能随便吃的东西。像这家店的一份鳗鱼饭，大致上能在其他的店里吃顿不错的午饭，而且还是连续吃一周的价格。要是一个人的话，我绝对会选择后者。”

“说的是啊。虽说我们的工资也不是吃不起，不过以我们的性格，都不是那种说去吃鳗鱼饭就会去吃的人。”

梶尾和十条寺都已经年逾三十后半，目前都还单身。虽说两人并非吃不起奢侈的食物，不过这家店的鳗鱼饭价格也不是随时吃得起的。

这间饮食店专门做鳗鱼料理，店内装修也是古香古色。午餐的主菜里就只有普通、上级、特级三种鳗鱼饭。到了晚餐的时候，喝酒的客人多了起来，店里就会推出像是烤鳗鱼、醋渍鳗鱼、鳗鱼卷等下酒小菜。

不过总体来说，菜式还是很少。店内除了仅能够坐下五个人的柜台位以外，就只有几张双人桌了。粗算下来，这间小店里最多只能同时容得下20位食客。而店本身，想必已经经营了相当长的年头，从餐桌、柱子，甚至是墙壁内部都在散发出鳗鱼和炭火的香味。店内跑堂的服务生，也就那么寥寥两三位。虽然店内清扫得很干净，不过因为年久未修，整间店铺都被熏得发黑。想必比较讲究的食客可能会因为这方面而给出差评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家店才能做出深受美食家喜爱的正宗鳗鱼料理。

事实上，对于食材的产地，店家也是有严格要求的。不仅会随着季节变化而更换进货地点，调味汁等配料也拒绝使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商品，而是自己亲自制作、调味。这家店铺在当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更何况，我们还没到能随便去吃高级鳗鱼的年纪吧，说是经验不足也不为过。”

对于十条寺的补充，梶尾也表示同意。

“是啊，二十多岁那会儿，还不明白鳗鱼有什么好吃的，更不可能一个人来这种店。更何况还是这种老店，光从外面看看就会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就算是三十岁的人也难啊。而十几岁的小孩压根儿就不会有这想法吧。”

即便走在商店街上，也看不见店内的情况，里面的灯光很昏暗——虽然对于在店内吃饭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更能让人安心吃饭，不过对于店外驻足观察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优雅的用餐环境。更何况这条商店街本身就不怎么有人气，位于街道最里面的店面周围更是鲜有行人。不过，想去尝鲜或是三五好友想找地方聚会的话，这片倒是非常合适的场所。

梶尾隆是一级建筑师，目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公司。第一次来这里吃饭，还是当初建筑公司的领导带他来的。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想必以

梶尾的性格，一辈子也不太可能会来这家店吧。自那之后，虽然不能说是常客，梶尾每年也会来吃上几次，有些特别的日子里还会带人一起来吃。

梶尾认为只有比自己资历深的人，才会一个人来吃这种正宗的鳗鱼饭。

梶尾立刻进入正题。

“你说说看，那边的又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梶尾并未作出动作指明方向，不过在这样的小店里，称得上“那边”的，就只有最里面的桌子。十条寺似乎也听懂了梶尾的意思，看了过去，手中筷子也随即停下。

“是啊，你说是怎么回事呢？”

正宗的鳗鱼老店，即便是两个成年人都要踌躇一番，而在最里面的那张餐桌上，居然有位看起来尚且年幼的少女，一个人悠闲地坐着，吃着面前的特级鳗鱼饭。

微卷蓬松的头发，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瓷娃娃的肌肤。握着筷子的手指纤细，姿态端庄，举止之间让人颇觉不可思议。洋装也很合身，配色并不扎眼，搭配得却相得益彰。从质地上来看，想必是价格不菲的高级货。精致的外貌和娇小的身材，宛如放在展览柜中的西洋人偶一般。

此时，少女小口地吃着鳗鱼饭。虽然她的面庞看起来稍显稚嫩，不过举止动作十分优美，某种程度上倒是很像人偶。如果不是正在吃着鳗鱼饭，而只是坐在餐桌前的话，也许真的会让人错以为是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塑。

此时并不是午饭的时间，店里就只有梶尾他们和少女三位顾客。虽然是间小店，不过梶尾和少女所在的桌子尚有一段距离，正常音量的对话几乎很难听到。但是不知为何，两个人的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就在梶尾和十条寺点餐完毕的时候，少女刚好进入店内。那时候梶尾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位和店铺风格完全不搭的少女，颇为惊讶；十条寺

似乎也很意外，眼睛瞪得很大。

粗略看来，少女的身高应该不足一米五。头上戴着奶白色贝雷帽，右手拄着一根很漂亮的红色手杖，披着一件浅桃色的外套，左手则拎着一个小包。浑身上下仿佛散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质。面对这样的客人，前来接待的服务生也忍不住慌乱起来。

“请问您是一个人吗？”

“只有我一个人。”

少女以从容的语气回答道。在服务生的指引下，她走到了最里面的桌子前，摘掉了贝雷帽，脱下外套。点完餐后，她便从包里取出了一本包着封皮的书，开始静静地看了起来，等待鳗鱼饭端上桌。她的一举一动非常自然，丝毫看不出独自一人的胆怯。

少女也曾看向梶尾他们这边，令他们意外的是，少女只是稍稍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与梶尾对视之后，她便露出了优雅的微笑，合上书本，换上了一副正襟危坐的姿态。不用说，梶尾和十条寺也知道，她在用端庄的举止，应对两人投来的好奇目光。另一方面，她毫不介意两人对她投来的视线。

梶尾便努力让自己不再去关注坐在角落的少女。十条寺则故意装出大快朵颐的样子，实际上内心则在意得紧。于是梶尾便低声抛出话题，两人趁机开始了一番讨论。

这份特级鳗鱼饭还附赠了鳗鱼肝汤和小菜。梶尾喝了一口肝汤，摆出一副不去在意那位少女的态度，继续说了下去。

“那个女孩，你觉得年纪有多大？”

“看上去像是十几岁的样子。大概是高中，不，初中生吧。”

“现在可是工作日的下午。学生都在学校上课吧。”

“会不会今天刚好放假呢？”

话虽如此，十条寺还是忍不住狐疑地补充道。

“不过仔细看的话，她的气质比高中生要更成熟。有可能比看上去

的要大吧。”

梶尾的观点和十条寺相同。

“我也这么想。从举止和气质看上去都相当成熟老练。甚至都不像有内脏的人类，要我说，更像人偶。”

“没有内脏的话，怎么吃鳗鱼饭啊。”

十条寺的反驳虽然合理，但从感官上来说，梶尾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观点。

“话虽如此，怎么看都像是个装有某种精密装置的自动人偶。”

“我倒是见过能够写字、抽烟和演奏乐器的自动人偶，不过吃鳗鱼饭的没见到过，也没人会设计这么无聊的功能吧？”

“日本传统的机关人偶[1]就能做得到。”

“就算是人偶，她也该是那种那被称为‘Automata’[2]的西洋人偶才对，跟鳗鱼饭根本不搭。”

“这不是搭不搭的问题——”

原先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争论，梶尾他有些激动地举起了手中的筷子。十条寺则稍微扶了下眼镜，往少女那里瞥了一眼说道。

“从她举止和姿态来看，应该受过很好的家教，也没有为金钱头疼过吧。她刚才没有犹豫直接就点了最贵的特级鳗鱼饭，看样子像是深居闺阁的大小姐。”

“深居闺阁的大小姐会一个人来吃鳗鱼饭吗？”

“说不定是个鳗鱼饭的狂热爱好者吧。”

对于梶尾的质疑，十条寺说出了他的见解。但是，很明显，这个观点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或许她是这间店铺的老顾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让仆人之类的帮她打包回去吧，至少我可没见过大小姐一个人自己来鳗鱼屋吃饭。”

“服务生刚才见到她的时候也有点不知所措，不是老顾客吧。”

“说的也是，就算只来过几次，凭她的长相气质也该让店员留下很深印象才对。”

两人越想就越觉得，突然出现在鳗鱼饭馆的少女，实在与这里格格不入。

梶尾尝试着作了一个相对现实的解释。

“会不会正好相反——正因为深居闺阁的大小姐不谙世事，才会对古香古色的老店产生兴趣，一个人进来用餐？”

“如果是不谙世事的深闺大小姐，总该充满好奇地左顾右盼才对吧。不过从她刚才熟练的样子，估计是经常光顾这类店铺吧。”

十条寺立刻反驳道，紧接着，他叹了口气。

“更何况，如果是深居闺阁的大小姐，就算再怎么对鳗鱼饭爱不释手，也不该在这种时间，一个人来没什么人气的商店街用餐吧。”

“商店街虽然没什么人气，不过这家鳗鱼屋倒是经常出现在美食博客里，评价还相当不错——”

梶尾在心中想象着这位坐在角落优雅地吃着鳗鱼饭的少女，在电脑上浏览着美食博客的样子——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完全没有真实感呢！”

“如果是那种立志尝遍全国的鳗鱼饭馆，并且热衷于为其打分的大小姐，说不定会光临吧。”

“你说的这种大小姐也太奇怪了吧！你的假设才更是缺乏真实感。”

不过，这位头戴贝雷帽、手里握着一根精美雕刻的手杖、虽然外貌年幼却天生丽质的气质少女，本身就没什么真实感。

“真是个谜题呀！”

梶尾夹起一块烤得薄薄的鳗鱼，再配上一点沾了调味汁的米饭，吃了下去。他略带遗憾地嘀咕起来。

十条寺眯起了眼睛。

“你可真爱操心。就这么在意吗？”

“我更喜欢没有谜题的生活。当然，我也希望能好好吃顿饭，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梶尾并非是那种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小事都要刨根究底的人，不过眼前的少女，令他有些诧异，以至于放不下心。他可不想一整天都在纠结思考此事。

这时，十条寺突然改变了话题的走向。

“那位少女为什么会来鳗鱼屋的理由，我们暂且放下，如何？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你怎么今天突然叫我出来吃鳗鱼饭？罕见呢。”

十条寺仿佛想要通过询问梶尾邀请自己一起吃饭的理由，从而掌握什么线索一般。

梶尾的回答也十分直接。

“我的妻子雪枝，已经过世半年。在那之前接的一些工作，最近终于是全部搞定，所以才想着让生活和事业重新来过。为了讨个好彩头，才想着叫你一起来吃鳗鱼饭[3]。”

“确实，早在奈良时代，就有人认为食用鳗鱼有益身体健康了。”

“这样吗——”

“在《万叶集》里也有提到过，食用鳗鱼有益于对抗夏日的热病——虽然现在是冬天。”

这位从高中起关系就很好的朋友，还是跟以前一样博学多闻。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总戴着银色边框的眼镜，聪明伶俐，态度冷淡，有话直说。因此，他总是会得罪身边的人。包括现在没有去当上班族，也是这个原因。不过，对于梶尾突如其来的白天邀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梶尾眼中的十条寺就是这样一位常在不经意间体现出温柔待物一面的好朋友。

就在他们激烈讨论期间，坐在角落的少女仍在吃着那份鳗鱼饭。看这速度，说不定要比梶尾他们先吃完。不过，就算如此，小姑娘用餐的姿势依然端庄，吃饭的样子也依然优雅。的确，她应该有着良好的家

教。

为了不让鳗鱼冷掉，一般会把鳗鱼盖在米饭上保持温度，或是把铺开的鳗鱼肉叠起来。不过，如果话题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那眼前的鳗鱼饭就真的要凉透了。梶尾和十条寺暂时停止讨论，默默地动起了筷子。

就在这时，十条寺突然再次抛出话题。

“不妨换一种方式思考。”

看来，十条寺就算是刚才默不作声地吃饭，思考却依然没有停止。于是梶尾也一边吃着，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

“从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很难推测出那个小姑娘来鳗鱼屋的理由。或者，就算我们从她口中问出了真实情况，说不定也是那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或是推测的理由。”

“很有可能啊。”

梦中出现的妖精对自己说，“今天你要一个人去吃鳗鱼饭”——就算眼前的小姑娘对他们说出这样的理由，他们也会觉得过于荒诞而完全无法释怀吧。如果是这种理由，根本无从推测。

“那么，我们不如反过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如此奇异的现象呢？”

“反过来？”

“过去人们在碰到极为罕见或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都会认为这预示着某种吉兆或凶兆。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不也是某种预兆吗？”

十条寺语气冷静地回答道。的确，他这番话虽然听起来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不过梶尾内心还是能够十分理解。

“从过去就有很多说法吧。如果黑猫从自己面前经过，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茶杯中茶叶立起来，就会发生好事——”

“我还听说过，看到灵车就很不吉利——”

“——有别的地方认为这是好运的预兆呢。”

“是这样吗？”

“其他还有诸如‘蝶群飞舞则是社会发生变革的征兆’这类。还有人说早上看见蜘蛛就是好兆头，晚上则很不吉利。而圣像突然流下血泪、神社的神像突然裂开这类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时，有些人还认为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甚至还引发过骚乱。”

虽然蝶群出现、圣像流下血泪这些现象的原因尚且不明，但如果将这些都归类到将要发生某事的预兆的话，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去相信。

“那么，在正宗的鳗鱼饭馆里看见独自一人前来吃饭的大小姐，这算是什么预兆？”

就算是毫无现实感的小姑娘，毕竟也是物理层面上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类。如果放在酒店的柜台或是茶室里面，想必这样的小姑娘也不会如此显眼。正是因为在这间鳗鱼饭店，这样独自一人的小姑娘才会如此奇异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十条寺扶了扶镜框。

“在这样的鳗鱼屋里，突然出现像是人类，同时又散发着不似人类气质的少女，此时正吸引着不明真相的我们的目光——不觉得这代表了某种意义或象征吗？”

看着无动于衷的梶尾，十条寺露出一丝试探的目光。

“鳗鱼被称为某种东西的使徒，你知道吗？”

“不清楚。”

梶尾静静地吃着，把展示博学的工作交给了对面的友人。

“相传，鳗鱼是神明或佛祖，特别是虚空藏菩萨的使徒。而虚空藏菩萨则是司掌福德与智慧的菩萨——左手拿有象征着福德的如意宝珠，右手则持有象征着智慧的宝剑。”

“哦？智慧吗……”

虽然不太清楚福德是什么，不过智慧倒是能理解。

于是十条寺又开始普及新知识。

“关于鳗鱼的做法，关东和关西的处理方法并不相同，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哦。关东是从鳗鱼的背部切开，关西则是从腹部切开的。虽然要取出内脏的确是从腹部切开比较合理，不过因为关东武士众多，从腹部切开会让他们联想到切腹，为了避讳才选择从背部切开的。”

这种有名的传闻，梶尾也是听说过一二的。不过，十条寺又继续补充道。

“世俗的说法的确如此，但据说真正的原因是烹调方法不同所导致的。关东在做蒲烧鳗鱼的时候，通常会串上竹签，先蒸一下之后才去烧烤，而关西则是串上竹签后就直接拿去烤了。如果从腹部切开，串上竹签去蒸的话，因为鳗鱼肉质厚薄不均，在蒸的时候很容易从竹签上脱落，所以关东才选择从背部切开；而关西因为不需要蒸，所以就选择了更为合理的从腹部切开的处理方式。”

十条寺用筷子从重箱[4]中取出一块鳗鱼肉，解释着。

“因此关东关西鳗鱼的口感才会完全不同。关东的口感会更加软滑香糯，关西风味则是外焦里嫩，更加爽口。”

他把鳗鱼肉塞入口中，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淡。

“这家店的鳗鱼吃起来，更像是使用了关西的料理方法。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从腹部切开的。”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如此啊！”

对于眼前的友人即将展开怎样的假设，梶尾内心充满期待。他一边吃着鳗鱼饭一边默默地倾听。

十条寺再次夹起一块鱼肉，提出了另外的知识。

“此外，鳗鱼全身会分泌粘液，用手很难抓住，因此也被用于比

喻‘巧妙地逃脱’的这类情况。”

十条寺从《万叶集》开始，围绕着鳗鱼展开了各种各样知识普及。梶尾一边感叹着他的博学，一边催促起来。

“把这些内容结合起来的话，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十条寺朝坐在角落宛如人偶的少女看了一眼。

“那位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宛如虚空藏菩萨，鳗鱼则表示企图巧妙地逃脱罪名的罪犯。虚空藏菩萨现身于此，就意味着手中代表智慧的宝剑捉住了想要脱罪的人，并暗示会使其切腹谢罪。”

“结合得实在巧妙。”

“是啊。那个女孩的出现，说不定就是拥有智慧之人使得恶人罪行暴露、受到惩罚的天启吧。”

十条寺盯着梶尾，缓缓地说道。

“梶尾，你的妻子雪枝小姐，是你杀死的吧。”

充满谜团的少女还在享用鳗鱼饭。以她那副瘦小的身体，看起来似乎无福消受这份特级鳗鱼饭的分量。不过从她的表情上，却看不出丝毫吃不下的样子。她在用餐的时候，好像有好几次看向梶尾他们，不过也可能是梶尾的错觉。

“我突然想起来，如果她真的是虚空藏菩萨，鳗鱼不就是她的使徒吗？吃自己的使徒是不是不太合理？”

梶尾紧皱眉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而十条寺仿佛早有准备地反驳道。

“都是菩萨了，想怎么对待自己的使徒，还不是她的自由？”

吃掉自己的使徒，难道不会对自身信仰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不过，现在也不是追究问题合理性的场合。

梶尾露出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向着对面的友人问去。

“好了，你为什么会认为是我杀了雪枝呢？雪枝在半年前的某晚，遭遇拦路抢劫，结果包被夺走，还被撞倒在地。就在那时，头部受到猛

烈撞击，因此才会不幸身亡。”

“从遗体被发现时的状况判断就是这样。不过没有任何人目击到她被抢劫犯袭击的瞬间。如果是你先压着她的头撞击地面杀死她，再伪装成强盗抢劫的话，现场也会是相同的状况。”

十条寺想必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才决定告发自己朋友的吧。梶尾为了确认他的推测，一边吃着鳗鱼饭一边从容不迫地提出疑点。

“虽然没有出现其他的死者，不过雪枝遇害前，也曾发生过手法相近的抢劫案件吧。在雪枝死后也仍然发生过数起事件。所才会把这起命案划入抢劫杀人案件，对吧？”

“事实上，只要伪装成连续拦路抢劫的状况，杀死雪枝小姐就没什么不妥了。或者，这一连串的拦路抢劫案，都是你一个人做的，目的就是隐藏雪枝小姐案件的真实动机。何况那个抢劫犯目前还没被抓到。如果没有出现雪枝小姐以外的死者，那么其他抢劫案很可能是为了掩饰命案而放出的烟雾弹，风险也不会那么高。”

十条寺手中依然拿着筷子，镜片下那双仿佛是爬虫类一般的眼睛凝视着梶尾。他继续解释道。

“雪枝小姐想要跟你离婚。她大概是无法忍受你的强控制欲和偏执的生活方式吧。而独占欲如此强烈的你，更不可能眼睁睁地放任她跟你离婚后投入别的男人怀抱。不如就让她永远变成你的所有物——以你的性格会产生这种想法也很正常。”

关于离婚的事情，梶尾虽然没有跟十条寺认真商量过，不过多少也提到过。对于自己朋友的占有欲和偏执，十条寺尽管只是推测，但两人毕竟相识多年，他也知道雪枝是梶尾的初恋对象。因此，十条寺是有相当把握才这么说的。

“有证据吗？”

过于普通的反问有点败兴——梶尾刚说出口就后悔了。不过事到如今，自己也只能如此。他举起碗来喝了一口肝汤。

在梶尾的观念里，日本的警察基本上都是非常优秀的。如果只是外行人的推理，警方应该早就掌握了才对。

“我没有任何物证。即便如此，在雪枝小姐死后，你变得疲惫不堪、失眠、消瘦——对我来说，这些是最有力的证据。”

面对十条寺提出的“证据”，梶尾一头雾水。不过，从表情看去，他对自己的看法相当有信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并非那种会因为雪枝小姐被杀害而郁闷，因为痛失爱妻而郁郁寡欢度日的男人。以你的性格，一定会去拼命寻找杀死妻子的抢劫犯，对其实施报复行动。毕竟你无法容忍除你以外的人对‘属于你的’雪枝小姐做出过激行为。所以，你根本没有郁闷的时间。”

坐在角落的少女此时放下了筷子，端起茶杯。看来，她已经把一整份的鳗鱼饭全部吃光。梶尾吃着眼前所剩不多的鳗鱼饭，饶有兴致地倾听友人的推理。

“退一万步来说，因为妻子已死，她就不可能属于别的男人，因此你原谅了抢劫犯，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对现状感到满足。即使表面上不会流露喜悦，但至少会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你本来就不会在乎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一直都是顺其自然。所以你不可能会出现如今这种身心疲惫、瘦弱不堪的状态。”

完全正确——梶尾相信友人对于自己的分析绝对没错。

而十条寺依然是那副冷漠的表情。

“但是，你的表现就像是普通的丧偶丈夫。日渐憔悴、身心疲劳，也没有什么特别举动。这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的状态一定是装出来的。也就是说，警察和周围人对你妻子死亡的反应让你满意，但你仍要防备别人看破你的动机，因此，这是你必要的伪装。如果不是犯人的话，自然不怕被怀疑。正因为你是犯人，为了不被怀疑，就要扮演成一位痛失爱妻的可怜丈夫。”

十条寺向自己面前还剩下一半，已经快要凉掉的鳗鱼饭伸出筷子。而他的眼睛则依然盯着梶尾，断然说道。

“即使没有物证，只要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警方，他们一定会仔细调查最初就排除在搜查范围之外的你，想必物证到时候自然就会出现——比如，你就是连续拦路抢劫案件犯人的证据之类的。”

梶尾听了友人对自己的告发，思索片刻。终于，他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

“原来如此，这样就说得通了。”

“什么说得通了？”

梶尾的回答和所预想的完全不同，这令十条寺有些不满。梶尾悄悄地指了指坐在角落的少女，有些愉快而抬高了语调。

“那边的女孩，也是你为了上演这出推理剧而事先安排好的，对吧？目的是从意料之外的角度引入我杀害雪枝的话题，让我内心产生不安而布置的心理战术！”

这个绕圈子的方法倒是很有新意。自己终于明白那位神秘少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梶尾长舒一口气。

此时，角落的少女已经喝完了茶，正拉开手包拉锁，像是要掏钱包的样子。

十条寺脸上的脸色不太好看。他轻轻摇了摇头。

“不，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顾客而已。我比你更想知道她到底是何方神圣。话说回来，你约我出来吃午饭是一个小时之前吧？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哪里去找那么异样的高贵大小姐，我可没有那个本事？”

“什么呀，那个女孩的谜团还是没能解开吗？真扫兴。”

多年的好友被自己指控为杀人犯，竟然没有一丝遗憾或不快。反倒是对没能猜对那个少女的身份，梶尾显得很沮丧——十条寺有些生气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眶。

“我看到那个小姑娘以后，才联想到虚空藏菩萨、脱罪的犯人和切腹——这些都是真的！正因为她的出现，我才能坚定自己之前的怀疑。这正是让我告发你的天启。”

紧接着，十条寺双手按在桌上，垂下了头。

“但是，我想错了。抱歉！是我搞错了，你并不是犯人。”

“怎么突然又改口了？你怀疑我不止是一两天了吧。更何况，你对我的性格分析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十条寺率直的性格对于梶尾来说，反而让他有点莫名其妙。告发自己是杀人犯之后，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和反证，却是收回了之前提出的观点，梶尾感到不可思议。

十条寺抬起头来，再次吃起鳗鱼饭。

“正因为我的分析没错——如果你是犯人，突然被我揭发，不可能毫无动摇，还有闲情逸致吃饭。你会立刻停下筷子，想方设法让我打消疑虑。更不可能还会在意那个女孩的身份——如果你是这样的反应，我就能坚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了。但是你不仅满脸轻松，还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甚至一直都在纠结那个女孩。这样的你，不可能是犯人。”

听了十条寺的解释，梶尾反而有些震惊——原来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是就算被怀疑，也丝毫不会在意的态度。

“老实说，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像刚丧偶的可怜丈夫，我也判断不出你是不是在演戏。我原以为只要对你步步紧逼，你就会脱下伪装——”

十条寺的语气充满了自责。

梶尾现在的样子的确不是装出来的。不知为何，从雪枝死后他便开始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虽然也曾逼迫自己多吃，还服用安眠药强迫睡眠，不过直到最近，情况都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雪枝小姐去世以后，你变得衰弱了。你果然不是犯人。如果真的是你杀害了雪枝小姐，才不会如此自责。正因为你不知道是谁杀害了

她，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

十条寺有些失态，他用筷子把鳗鱼饭胡乱地扒进口中。

令十条寺感到意外的是，梶尾却开始安慰起自己来。

“该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雪枝死后，我的身体竟然会衰弱至此。放在以前，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只能说世事难料啊！”

十条寺囫囵吞枣地吃完了眼前的鳗鱼饭，郑重其事地说道。

“也就是说即便你真的是犯人，也不会做到如此夸张的程度吧！那么，这顿饭让我来请吧！算是我赔礼道歉了！”

“别在意。对了，你刚才的怀疑，为什么没向警方说过？只要跟警方提了，想必会来调查我，结果自然一清二楚。”

“我怎么可能向警方出卖朋友啊！如果连自首机会都不给你的话，我会自责的！”

“原来如此。那么就更该按我邀请你时说的那样，这顿饭让我来请。”

十条寺是个靠谱的朋友。梶尾也不禁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正在这时，坐在角落的少女也站起身来。她戴上贝雷帽，拿起手杖。随着手杖与地面接触的声音，她来到柜台处，喊来服务员后迅速地结完了账。梶尾和十条寺也适时停下谈话，目光移向了少女所在的位置。

她站店门前面正欲离开，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向梶尾，露出微笑。就在梶尾诧异的时候，她已经转身拉开店门，消失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中。

她比梶尾他们晚来一些，点了一份同样的特级鳗鱼饭，还比梶尾他们早一步离开——而且，她使用过的餐具，恐怕连一粒米都没有剩下，茶杯里的茶也都喝得一干二净吧。然而，她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宛如一尊自动人偶一般，消失在梶尾他们的视线中。

梶尾和十条寺不由得面面相觑。刚才谈论的什么犯人，什么鳗鱼，比起眼前的不可思议的景象，仿佛都不那么重要了。

他们同时感慨起来。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不管怎么考虑，那都不是以人类的智慧能够理解的吧。

神秘的少女离开饭馆大概十分钟后，梶尾和十条寺也离开了。他们在车站前挥手告别。

梶尾目送着友人远去的背影，锤锤肩膀。还没到下午三点，还没到学校放学的时间，附近的路人也稀稀疏疏。他在冬日的晴空下，思考着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工作在昨天都已经做完，接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急事。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可做的事了。

冬日的天气尚有些寒冷，不过附近好像也没有很快就能逛完的观光景点或是散步场所。想不到的话就行动起来——梶尾拿出手机，搜索起附近的街道和景点。

就在这时，他听见有声音从背后传来。

“能打扰一下吗，梶尾隆也先生？”

梶尾有些慌忙地回头看去，竟然是刚刚在鳗鱼屋见到的少女——头上戴着奶白色的贝雷帽，手里握着那根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色手杖，宛如精致的自动人偶，个子虽然不高，浑身上下却散发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奇异气场。近距离看过去，梶尾觉得她那光洁的皮肤和细长的睫毛更像是美丽的人偶，而并非人类。

梶尾略显吃惊地看向眼前的小姑娘。仔细看去，她的瞳孔的确是属于活着的人类，甚至也能感受到她传来的体温。

梶尾略带怀疑地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无论是自己还是十条寺，刚才在鳗鱼屋里都没有提及过对方的姓

氏，更别说是自己的全名。就算是无意间脱口而出，以双方之间的距离，也不可能听得到的。然而，眼前的少女还是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全名。

“按照礼节，我也该自报姓名。我名叫岩永琴子。我有事想要拜托您，能请您抽出一点时间吗？”

听到对面的少女自报家门，又见到了她的态度，梶尾松了口气。她似乎是能够正常交谈的对象。

“没关系，请问有什么事？”

岩永仿佛不带任何感情地开口了。

“请问，您接下来要去警局自首吗？”

面对如此直接的问题，梶尾的心跳就像在一瞬间停止。对面的岩永则露出微笑，继续说了起来。

“按照计划杀害妻子之后感到后悔，因此想要去自首，对吗？”

她为什么会知道？

如她所说，梶尾按照计划杀害了他的妻子。十条寺的推理几乎全中，不如说是完全准确。

面对想要离开自己的妻子，早就把她视为私有物的梶尾无法忍受，于是决定杀死她。为了隐瞒动机，他事先实施了多起拦路抢劫，然后伪装成惯犯在实施抢劫的时候不小心杀害雪枝的假象，试图蒙骗警方。

虽然警方也有了解，梶尾夫妻的关系并不融洽。然而，警方却从未对他深入调查，也许是他的计划终究还是起到了效果吧。警方只是走了一个形式，进行基本调查取证之后，就将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一切如同他的计划那样。

只不过，有一点他没有计算到。梶尾原本想着杀了妻子，就不用担心她被其他人抢走，自己也能够满足、安心地生活下去——就如同十条寺分析的那样，梶尾原本打算像以前一样地继续生活。然而，事与愿违。

杀害雪枝，为她举行过葬礼后，梶尾的身体就频频出现异常。身体越来越沉，夜晚躺在床上甚至难以呼吸，睡眠质量也不好。他怀疑是内脏器官出现问题，曾经去医院接受了精密检查，然而结果却显示一切正常。这种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自己也患上了心因性的身体不适。

原本以为杀害妻子，自己就能得到解脱，到头来还是过于自信。杀了自己所爱的人，内心一定比自己所意识到的还要苛责自己吧。即使妻子不再属于自己，自己也希望她继续活下去吗？虽然梶尾不这么认为，但他的身体好像接连不断地警告着他这样的事实。

于是，梶尾开始为自己的所为感到后悔。为了赎罪，他决定向警方自首。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做完，也将自己的私事都处理完毕。花了整整一个月处理周围的琐事，能够毫无留恋地去自首的前夕，身体突然变得轻松起来，晚上也能够沉沉睡去。如他所料，果然是心病。

进了监狱估计很长时间都吃不到鳗鱼饭，也很难再见到老朋友，于是梶尾便决定邀请十条寺出来吃顿丰盛的鳗鱼饭，傍晚就去警局自首。

十条寺会在鳗鱼屋里揭穿自己的罪行，倒是出乎梶尾的意料之外。因为自己早就决定要去自首，也做好了善后事宜，没有后顾之忧的梶尾自然没有任何慌乱，面对十条寺的指控也显得无动于衷。因此，即便十条寺的推理完全正确，自己也能够一边吃着鳗鱼饭，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朋友的分析。讽刺的是，正是梶尾的态度，让十条寺立刻就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推理，打消怀疑。真是世事无常。

如果十条寺能够推理出梶尾自首的心理变化，那么就不会低头认错了。如果他能够想到，梶尾在杀害自己妻子后患了心病，自然也就能够得出正确的解释。

对于梶尾来说，虽然在鳗鱼屋对友人坦承自己的杀人罪行也行，但是想到日后知道真相的十条寺那惊慌失措的表情，就觉得很有趣。于是梶尾便决定先不告诉他。今天仍以笑容作别。

但是，眼前名唤岩永的少女，又是如何知道自己隐瞒了半年的事实呢？就算在鳗鱼屋里从头到尾听到了梶尾他们之间的对话，也不可能得知全部的真相。更别说她还知道自己的全名。

梶尾像突然明白什么似的，一只手扶着额头。

“对了！这样就说得通了！”

虽然被眼前的少女看透真相，还说对了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不过对自己来说却无关痛痒——反正自己都决定去自首了，结果是不会改变的。倒是一直以来的疑惑，如今终于能解释通了。

“你是侦探或者是私人调查员吧！受到我妻子亲属的委托，调查我的事情！我猜你在我房间里安装有窃听器吧！虽然你这样的女孩子会做这种工作，有些出乎常理，不过你大概也没有外表看上去的那么小吧！这样一来，你刚才出现在鳗鱼屋的原因就能解释通了！”

梶尾比以往看上去都要开心。

“在鳗鱼屋出现的目的，一定就是为了将我逼入绝境而来试探我的吧！你这样的女孩子一个人来吃高级鳗鱼，想必会吸引我的注意。接着只要在我离开后突然向我搭话，向我问罪。无疑会使我狼狈不堪、露出马脚，对你来说也比较有利吧！正所谓上天的启示——你正是手持智慧宝剑的虚空藏菩萨！”

梶尾洋洋得意地分析着，想要看到眼前少女惊慌的表情。然而，事与愿违，她很干脆地就否定了自己的推测。

“很不巧，我和菩萨大人没有任何关系。与梶尾先生您在鳗鱼屋相遇也纯属巧合，我之前完全不认识您。”

梶尾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岩永则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我在那里吃鳗鱼饭的时候，接到了您妻子的委托。”

“我妻子？”

梶尾一头雾水。是雪枝生前委托这个少女调查的吗？不，她刚刚说是在鳗鱼屋里接到的委托。

岩永浅笑着解释道。

“梶尾先生，妻子死后，您一直感到身体沉重不堪，晚上也睡不好觉吧。那是理所当然的。被您杀害的妻子的亡魂，现在正紧紧地附在你的身上呢。”

亡魂，即使头脑中蹦出这几个字，梶尾一时间也无法理解。只不过，冬天的冷风袭来，他自己的体温突然降了好几度。

“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鬼压床或者鬼打墙这类的传闻。没错，这种异常的现象，此时就发生在您的身上。您的身体，此时正受到外界的强大力量压迫。”

岩永指向商店街的方向，浅桃色的外套随风摆动起来。

“我走进那间鳗鱼屋的时候，还吃了一惊。毕竟，报复心如此之强的亡魂附着在人的身上，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接着，您妻子的亡魂就飘到我这里，跟我解释了有关你们之间的一切。被您杀害的妻子亡魂每天二十四小时都附在您的身上，从杀人计划乃至您最近的动向都了如指掌。而且，哪怕您去自首，您妻子的灵魂好像也不打算离开。”

岩永的语气中并没有威胁或者劝说的成分，而是像诉说真理的哲学家一般，仅仅将结论宣布出来。

没有经过任何推理或调查，仅仅在偶然造访的店内听到幽灵口中的真相。真的会有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发生吗——梶尾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岩永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

“所以说，梶尾先生，就算您立刻前去自首，坐牢赎罪，身体状况也不会变好，睡眠质量也不会有所提高哦。就请您从今往后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吧。”

梶尾脸上终于露出苦笑。终于，他发觉了岩永话中所隐藏的矛盾之处。

“别跟我说灵魂和鬼压床这种耸人听闻的鬼话。就在几天前，我下定决心自首以后，身体就已经变得轻松很多，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就

是内心的罪恶感减轻的最好证明吧！”

岩永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只是您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您一心想着‘只要赎罪，症状就能够消失’，所以距离自首的日子越近，您就越觉得身体有所好转罢了。人的心理暗示还真是不可思议啊。正因如此，您现在的错觉是不会持续下去的。看吧，您现在的身体又变沉了吧。”

梶尾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压在他肩膀、腰部、大腿。因为饱餐一顿而变得满足的胃袋，也突然因为疼痛而收缩起来。额头上更是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自己就这么突然回到了前几日，令他生不如死的状态。

就在这个瞬间，梶尾仿佛有种女性的手臂缠绕上了自己脖子的错觉？可这条手臂自己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自己死去妻子雪枝纤细的手臂。

“您的体质似乎听不到幽灵的声音，因此您的妻子委托我向您转述这些话——你不是一个会因为罪恶感，身体状况就会变差的人。就因你那病态的占有欲，你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没有一丝反省，你根本就不是人。

“正因你不是持有正常罪恶感的人类，您妻子才会如此愤怒。因为身体出现异常，您才会将其归结为内心的罪恶感，但其实都是您虚构出来欺骗自己的谎言。一切都是您的错觉罢了。”

因身体的强烈不适而面色苍白的梶尾没有回话，岩永不合时宜地换上了柔和的语气。

“您现在去自首也好，继续逍遥法外也罢，都已经不重要了。在监狱服刑的话，虽然会失去自由，但好歹基本的生活都能有所保障；继续这样生活虽然行动不受束缚，鳗鱼饭也可以想吃就吃，但就凭您现在这副沉重的身体，想必也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吧。到底选择哪边会比较轻松呢——”

虽然说着略显残酷的话，然而从这位叫岩永的少女脸上，却看不出太多变化。肌肤还是那样通透，卷发还是那样柔顺——还是那副可怜楚楚的模样。梶尾却不由得毛骨悚然。

岩永向他鞠了个躬，便准备转身离开。梶尾慌忙地叫住了她。

“麻、麻烦等一下！你能看见幽灵，能和幽灵对话吧？那么，你也能够驱除附在我身上的妻子亡灵吧？能拜托你帮我除灵吗？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虽然并不相信幽灵，不过此时的梶尾也不得不相信。梶尾非常清楚现在的自己要想摆脱身体的负担，这位少女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岩永突然用手杖的尖端指向梶尾的鼻尖。

“妖怪、怪物、幽灵、魔物，我便是它们的智慧之神。我可以接受身为幽灵的您的妻子的请求，但是没有理由接受人类的请求。更何况，您被妻子的幽灵附体，若此事有违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我还可能会替您驱除幽灵，但您完全是自食其果。您现在的处境合乎情理，所以我自然不会出手帮您。”

岩永仿佛是想到什么有趣的玩笑似的，补充道。

“不过，想必总有一天，您妻子会对附身在您身上厌烦吧。您只要坚持活到那一天即可。更何况，您对妻子的爱强烈到甚至要杀害她，那么，永远跟她在一起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梶尾浑身涌现不出一丝想要反驳的力气。眼前的岩永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仿佛自己只要一只手就能轻易抓住她的头发，将她砸向路边的围栏——然而，面对她时，自己却没来由地心生胆怯，根本无法靠近半步。眼前的少女，果然无法用人类的智慧去衡量。

最后，梶尾还是出手了，问出了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

“最后、最后请告诉我一件事。刚才你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吃鳗鱼饭？我始终都很在意。”

最后的最后，梶尾还是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想再让这个问

题继续烦扰自己。

岩永只是露出了略显讶异的表情，小声地说了句“奇怪的问题呢”，态度意外地变得亲切起来。她解释道。

“要问为什么呀，我今晚要去恋人的家里过夜，于是就想要养精蓄锐，才进了那间鳗鱼屋呀。”

“精力？要去恋人家过夜？”

梶尾喃喃自语着。岩永有些得意地点点头。

“鳗鱼被认为是新生的婴儿和母子平安的象征，因为很像某个器官，所以也象征着夫妻和睦。而且也有补充精力的作用——今晚一定要豁出去！”

的确，食用了能够养精蓄锐的鳗鱼肉，说不定会有不错的效果。作为理由也是足够了。

然而，为什么眼前的少女会毫无顾忌地开黄腔！明明是深居闺阁的大小姐、精致魅力的自动人偶、宛如菩萨化身的小姑娘——竟然会说出养精蓄锐、夫妻和睦这种话！

梶尾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而痛苦不已。在鳗鱼屋绞尽脑汁地分析、争论、推测的内容全是错误的。原来十条寺对自己说的预兆指的是这个呀！这些莫非全部是幻觉，谈论着自己妻子亡灵这种荒诞无稽的少女，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吧！

然而，身体依然沉重，仿佛五脏六腑都被压迫着，让梶尾痛苦不已。原来并不是幻觉啊！

“那么，祝您余生顺利。”

岩永轻轻地摘下贝雷帽，打了招呼之后便悄然离去。

自己该像原来决定好的那样去自首吗？不管去不去，自己的痛苦都不会减轻，好像不管选择哪条路，前方等待着自己的都是悬崖。更不知道该找谁商量。

只不过，到了此刻还一心想着保全自身，想要从痛苦的现状中脱

离，还在拼命地思考着要对附身的妻子的灵魂道歉的言语。

——梶尾忍不住开始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人了。

晚上七点刚过，岩永琴子和刚刚结束打工的樱川九郎碰了头，两人从车站手牵着手，往九郎独居的公寓徒步走去。

九郎找的这份零工，属于短期的高强度劳动，不过工资给得也很多。虽然九郎个子瘦高，一副完全无法胜任体力劳动的模样，不过体力活对他并不算难，连续几日不眠不休也稀松平常，即便是危险系数很高的作业环境下，也能够不动声色地进行工作——但凡他打过工的地方，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因此，九郎一直能够找到待遇不错的工作。

对于岩永来说，恋人在打工的场所备受好评自然不错，但始终对待最重要的恋人却过于薄情。不仅迟钝，关怀度也不够，有时候甚至说话态度也不好。

在回九郎家的路上，岩永和九郎说起了发生在鳗鱼屋的事情。当然，也包含有自己吃了增强精力的补品，今天晚上请不要怜惜我的深意。

九郎听完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叹了口气，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那个叫梶尾的人虽是自作自受，不过你也是毫不留情啊。”

“我只是尽了妖怪们的‘智慧之神’的义务。”

岩永只是帮幽灵传话，甚至都称不上付出劳动。对于岩永来说，甚至算不上午饭之后的消化运动。因此，对于九郎的指责，岩永有些不太高兴。

九郎还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放弃了似的垂下肩膀，不太情愿地说道。

“事已至此就算了吧。只是，你以后不要一个人去那种鳗鱼屋了。店员估计也会为你烦恼吧。”

那个叫梶尾的男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在鳗鱼屋是不可思议的事

呢？去鳗鱼屋，除了吃鳗鱼饭还能有什么原因吗？只要顾客能够吃得干干净净，临走前老老实实付钱不就行了。店员怎么可能会烦恼呢？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呀。那我下次去甲鱼店好了。”

“各种意义上，都别这么做了。别再去了。”

到底为什么不让我去呢？岩永撅起嘴巴，不太开心。

——啊！莫不是？

“难道是因为我一个人吃了昂贵的鳗鱼饭而嫉妒了吗？但是，学长你白天不是要打工吗？就算我邀请你也来不了。要不然下次我请你吃好了。”

“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九郎深深地叹了口气，牵过岩永的手。

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男朋友，还真是辛苦——岩永再次不满。那个叫梶尾的人也是，独占欲强烈到把自己的妻子都杀害了。两个人要是能够稍微平均一下，那该多好。只不过，要是九郎变成梶尾那样的人可就不好了！

无论如何，今天吃了这么多的鳗鱼，今晚一定要好好发挥效果才行！

岩永对着冬日的夜空，暗暗起誓。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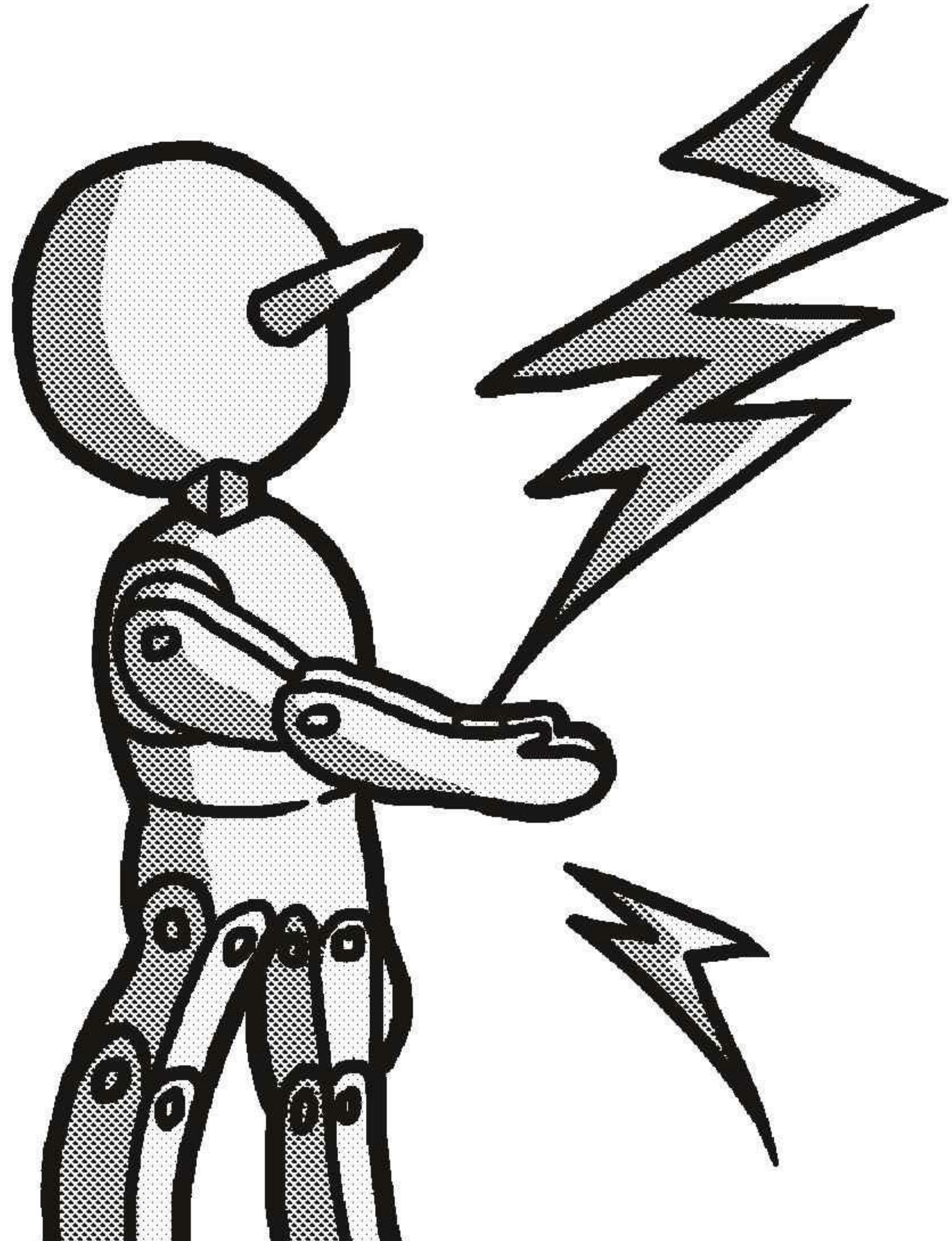
[1] 机关人偶，日本传统工艺制造出来的人偶，可以做出类似于人类的动作。

[2] Automata，主要指12世纪至19世纪欧洲制造的以发条装置作为动力来源的自动人偶。

[3] 在日本，开始工作前吃一顿鳗鱼饭，意味着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之类似的有考试那天穿红色内裤等行为。

[4] 重箱：盛放日本料理专用的餐具，材质通常为木质或合成树脂。鳗鱼饭一般都会盛放在重箱中端上餐桌，因此高级的鳗鱼饭一般称为鳗重。

第三篇　电击的匹诺曹，或是向星星许愿



岩永琴子的外貌与她的年龄并不相符，实际上她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学生了。而且有着一位比她大五岁的男朋友——樱井九郎。

她在年幼时曾遭遇了神隐，其结果就是被妖怪、怪物、幽灵、魔物等怪异奉为智慧之神。具体的工作其实就是调解妖怪之间的争端，或是解答妖怪们的疑惑等。因此，她被妖怪们称为“单眼单足的公主殿下”，备受敬畏。

今天也是接到了妖怪们的委托。从傍晚开始，她便留在男友九郎的房间中，通过网络收集着今年三月——也就是本月发生在渡渡水小镇里的一起事故的相关情报。

难得造访男友的公寓，岩永原本打算和九郎一起做晚餐，然后看看电影，悠闲地消磨时间，不过事情的发展总是不能如愿。

早些时候跑来了一群妖怪向岩永求助，它们委托的内容是件相当紧急的事情。

“抱歉，九郎学长，计划赶不上变化。难得今天那么早过来，想着一起……”

她向正在厨房里忙活的九郎道歉。送上门来的可爱女友，此时却一个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任谁都会感到扫兴吧。

九郎端过来两个装满咖啡的马克杯，一边向着岩永所在的桌子走来，一边非常开心地回答道。

“别在意。如果有事的话，你也可以先回家。这样一来我就能自由地支配时间，晚饭也可以只做我一人份了。”

他的语气听起来是认真的，大概是因为扫兴而故意说的反话吧——岩永推测。于是她催促九郎坐在自己身旁，用手轻轻地掀起裙边。大腿的肌肤若隐若现。

“如果你无聊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摸我的大腿哦。”

“摸你大腿有什么乐趣？”

九郎露出迷惑的表情。

就算是好脾气的岩永，遭受如此侮蔑的情况下，还是忍不住发起脾气。虽然岩永的外貌看上去比她实际的年纪要小，身上也没挂什么肉，不过，这毕竟也是女孩子的大腿——

“明明就很有乐趣吧！大腿是女性的一大魅力啊！那位著名的‘桃连者’的‘桃’都是来自‘大腿’[1]！”

“别胡说了。那绝对是从‘桃色’[2]的‘桃’而来的。”

九郎冷冷地打断了岩永的狡辩，坐到她的对面，手里的马克杯轻轻地放在她的面前。岩永不大情愿接受，明明自己没有夸大事实，对方却一副不愿相信的态度。看到“桃”就想起“桃色”，这简直是思维被固定观念束缚的典型！

“话说，妖怪们找你商量什么？”

九郎喝着咖啡问道。想要解决这次的委托，似乎需要九郎的协助。岩永正襟危坐，表情也严肃起来。

“B县有一处叫渡渡水的海边小镇。据妖怪们说，那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木偶，闹出了大乱子。”

“妖怪和怪物都说‘奇怪’，那个木偶还挺危险的。这次会是什么妖怪呢？”

“我想想看，如果硬要给它取个名字的话——”

岩永回忆着从妖怪们口耳相传的，那个奇怪木偶的行为和特征。一个名字立刻浮现在她脑海里。

“叫它‘电击的匹诺曹’比较合适吧。”

匹诺曹，是十九世纪的意大利童话中主人公的名字。曾经被改编成动画和电影，也算是脍炙人口。就算不了解具体的故事，也该知道这个名字和大致内容吧。只是，电影和原作的内容出入较多。其实故事本身并非是只给儿童看的作品。

九郎单手握着马克杯，陷入沉默。他的表情有些复杂。过了一会儿，他用疲惫的声音提醒岩永。

“给这种家伙起奇怪的名字，到时事态可能又要复杂了哦。”

昨晚，岛井多惠被那只从半年前就养在家中的虎斑猫规劝了一番。

“我们的同伴已经去找单眼单足的公主殿下商量了喵。所以请放心，这一连串的怪事马上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喵。”

对于多惠来说，这样的安慰完全无法让她放心。

多惠已然接近八十高龄，也算是见惯了世间的大风大浪。不过，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怪事，她却忍不住换上了一副苦涩的表情。

话说回来，“单眼单足的公主殿下”又是何方神圣。听起来也不是什么正常的人类。想必也是妖怪的其中一员吧。找这种人商量倒是可以，但愿事情不要变得更麻烦。

当然，自己与通晓人言的猫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

今天早上七点半，多惠穿着红豆色的运动衫出门慢跑。当她经过飘来阵阵海潮香气的沿海道路时，看到停泊着数条渔船的小港口前四五位当地男子围在一圈讨论。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像是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态。镇长也在其中。

道路右侧是湛蓝色的海，左边是翠绿色的山，晴空万里，令人舒爽的清晨。虽然现在是三月底，气温渐渐变高，不过早上的天气既不会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也不是特别温暖。

多惠叹了口气，停下脚步。上前询问情况。

“今天海面上也有浮着大批的死鱼呢。”

“哎呀，是多惠大姐。”

镇长仿佛是找到了母亲的幼童，语气也像是吃下了定心丸一般。

镇长今年六十一岁。以多惠的年纪，镇长就算真是她的儿子也不奇怪。不过，镇长却仿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面前的这位瘦骨嶙峋的

老太婆身上——作为镇长，自己还是身材健硕的大个子，实在有些丢人。

当然，多惠的这番心里话，镇长自然是没办法听见的。他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今天又是一百多条鱼，要么被冲到海滩，要么就浮在海面上。这个月以来，每个礼拜都要发生三次啊。”

自打进入三月，这个小镇的海滩上，每隔一到两天，就会出现大量的死鱼。鱼被潮水或海浪击打到礁石上，再顺着水流漂到海滩并不罕见，不过近期的死鱼数量实在是多得有些异常。

多惠不紧不慢地听镇长说完，接着便把视线投向海面。

“鱼群大量死亡的原因依然不明吗？”

“我们也拜托县里的大学帮忙调查了，不过几乎所有死鱼都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下毒的痕迹，也并非是窒息死亡。况且近期也没有出现赤潮现象。调查之后发现，这些鱼都是死于休克。”

镇长回答完毕，其中一位渔船主人摇了摇头。

“只是漂着的死鱼比较显眼，实际上附近的海藻、水母和扇贝也都遭了殃。这片海域到底发生了什么！”

“起初，那些钓客们都没怎么在意，不过自从上个礼拜以来，就没有什么人来钓鱼了。那些以前经常在海岸和堤坝上垂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来了。租赁钓船的客人更是已经减少到一半以下，想必之后的周末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取消预约吧。”

另一位渔船的主人则是满脸痛苦，用手按着逐渐紧缩起来的胃。

在死鱼刚被发现的时候，这些以海洋为生计的渔夫们尚且还比较冷静，他们认为只要调查一下就能知道原因。即使查不到原因，在海上男儿的眼里，大海本就如此，经常会发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也许明天就会恢复正常吧。

然而到了第二天，落入他们眼中的依然是翻着肚子的死鱼，如同海

面上铺满瓷砖的景象。也许下个礼拜就没事了吧！渔夫们依然抱着一丝侥幸。然而第二周仍是如此，大量的死鱼漂浮在海面，整个海滩上都飘着死鱼气味。没有人统计过准确的数目，不过至此已经有数百条鱼死掉。

原因始终未能查明。没有恶意投毒的迹象，近期海水温度也没有急剧上升或下降，不会导致海水盐分浓度产生大幅度变化。即便如此，每隔几天，小镇附近海域的生物就是会出现大量的死亡现象。

也正因此，当地居民都不敢在这片海域中钓鱼或捕鱼。此事甚至登上了报纸和电视新闻，也进一步导致了外来游客的减少。

“餐饮店和商店的客人也在减少，要是还搞不清楚原因，继续任其发展，以后可该怎么办啊……”

“说不定也会影响到渔业。这个小镇的近海今后恐怕也会越来越难捉到活鱼了吧。”

镇长和在场的船主们都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不断抱怨着如今情况的严重性。

多惠瞧着他们狼狈的样子，哼了一声。

“这种情况只不过才持续一个月，你们这群大老爷们就已经撑不住了？我看不过是从去年夏天开始，你们的生意好过头罢了。那阵子，你们不是靠着电视剧的热播，赚了比往年多两到三倍的钱吗？加上这个月的损失合算下来，跟往年也没什么变化吧。说不定比往年赚得还更多吧？”

面对多惠的质问，包括镇长在内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无法反驳。

所谓的电视剧是指去年春天开播，由当红女演员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取景地正巧选在背山靠海的渡渡水镇拍摄。剧情围绕着这座小镇展开，自然也就包含了很多与小镇相关的元素，比如大海、海滩，以及钓鱼。

电视剧播出之后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大批赶来观光作为取景

地的小镇，走进剧中角色曾经去过的餐饮店吃一吃新鲜的鱼，在剧中角色曾经钓鱼的地方也体验一把垂钓乐趣——

原本的渡渡水镇是一座人口不足八千，交通也不方便，甚至就连便利店都不见一间的小镇，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小规模的渔业，以及钓客的渔船租赁业务，小镇里的年轻人也都去了临近的大城市，没人愿意留在这样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座以渔业为生的小镇，在电视剧的热播下，突然变得繁荣起来。即便在电视剧放完，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人气，周末前来的客人也丝毫没有减少。以前鲜有人问津的钓鱼场，在电视剧的影响下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定期前来钓鱼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因为外来游客急剧增加，相对应地，纠纷和投诉也变得多了起来。部分与旅游业、渔业无关的居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态度也变得消极，奈何在大趋势下，小镇依然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

“这个世界，有得必有失啊。幸运和不幸的分量，最终也是大抵相等的。人生得意的时候便大手大脚地花钱，随随便便地投资，最后一无所有——这些大概都是大海的神明降下的惩罚吧。”

自己口中的这番话，如果放在以前，恐怕连多惠自己也不太相信。

与其说是降下惩罚，不如说是放任自己本该守护的海洋生物随意被虐杀而不管的恶劣神明吧——多惠在心中暗道。为了安慰眼前这群垂头丧气的“大海男儿”，她露出了一丝苦笑。

“至少这个礼拜先忍耐一下吧。如果鱼群离奇死亡的情况还持续的话，说不定要找人来做个驱魔的仪式了——”

多惠心里清楚，即使是找人来做驱魔仪式，情况估计也不会有所好转。但若是告诉这群人，自己已经束手无策的话，想必更会令他们不安吧。

多惠说完便转身离开，继续慢跑起来。

多惠在离开后，脸上的表情不禁有些苦涩。她内心还是有罪恶感

的。对于这个月起发生的大量鱼类死亡现象的原因，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但如果公布原因，到时候遭受的损失恐怕会更大。

“请等一等，多惠大姐！请告诉我，实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镇长在身后叫住了多惠，他摇晃着肥大的肚子追了上来。

“实情，你指什么？”

面对前来试探的镇长，多惠跑步的速度慢了下来。她装作毫不知情地反问道。

对方则有些激动地说道。

“现在小镇上也在到处在传呢！说这次的事情是善太老哥的幽灵在背后作祟……”

直觉准的人还是有的。乡下小镇的人际关系并不复杂，想必普通人很快就能联想到那件事吧！多惠在心中想着。

“幽灵作祟？那种迷信的说法你也能说得出口？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

明明刚刚才说过大海的神明之类的话题，如今却教训对方迷信——不过，对于眼前的这位头发花白的长者，镇长显然是有些胆怯。不过他仍是不肯退让，继续追问着。

“可是善太老哥可没给过这些钓客和游客们好脸色。经常抱怨他们到处扔垃圾，不经允许随意拍照，随便采摘别人种植的花草——甚至闹到过警局。结果，善太老哥的孙子小翼被游客的车子撞倒，意外去世……”

日常的突然变化通常会伴随着扭曲，而这次扭曲的代价则是一个小孩子的生命——这算什么歪理？

善太全名为平户善太，与多惠一样，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比多惠小五岁，住得距离多惠也很近。两人的老伴也都早早离世，一直孤身一人。因此，他们平时生活中也经常互相照应彼此。

善太的儿子很早以前便去了外面成家立业。在去年八月，他的儿子

带着家人，其中就包括了善太年仅十岁的孙子——小翼，回到老家省亲。

然而就在省亲期间，小翼被前来小镇观光的男女大学生四人所乘坐的车子碾过而意外身亡。据说当时车内的大学生们都在嬉笑打闹而疏忽驾驶，进而造成方向盘的误操作，因此酿成悲剧。

在意外发生后，小翼还一息尚存。然而暑假期间，小镇上的车辆交错混杂，还伴随着很多违法停车，导致救护车救援的拖延，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小翼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简直是一连串不走运才酿成的惨剧。要是小翼能早点送到医院的话，想必就能获救了吧。”

对于镇长的见解，多惠故意顺着他说道。

“所以，你怀疑善太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源头——不想那些游客再来小镇，才会在暗中作祟，使得大批的鱼原因不明的死亡？”

“善太老哥是二月末去世的。三月初办完葬礼，接着就出现鱼群大量死亡的现象。从时间上来说是恰好吻合的。”

在孙子小翼死后，善太一直都是拼命忍耐着上天不公的表情。即使在肇事大学生们的判决下达之后也是如此。终于在上个月，如同耗尽所有生命能量一般，他死于心力衰竭。

“镇长，你该减肥了吧。明明比我还年轻二十多岁，怎么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的？”

因为想起了不愉快的回忆，多惠也忍不住训斥着身后喘着大气的镇长。

“别说是小二十岁了，多惠大姐您连高中生都能跑赢吧！”

“别这么说，比起田径部的小伙子还是要差一点的。”

“已经很厉害了！”

接着，镇长抓住了多惠的手腕。如果这么跑下去的话，两人的距离只会越拉越远。

“哎呀！请不要转移话题嘛！刚刚不是在说善太老哥的事情吗？”

回头看看肩膀上下抖动喘着粗气的镇长，多惠终于停下脚步。她指出了镇长之前假设中的矛盾之处。

“的确，善太可能会对那些游客心怀怨恨吧，毕竟自己孙子的死和这些人有关。但是，将游客赶出去，遭受损害最大的不还是小镇吗？鱼群的离奇死亡现象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游客根本不会接近这里，这里赖以为生的渔业就完蛋了。到时候又有多少人寻短见，有多少人离开啊！与其说是对游客作祟，不如说是对整个小镇作祟！”

“但是，说不定善太老哥会因为小翼的事情，而怨恨整个村子的人呢？”

镇长面带愁容地问着多惠。多惠没有反驳，他又继续说道。

“小翼的事故发生以后，大多数人最担心的事故死亡的新闻和报导会对小镇产生不好的影响，导致游客的减少。镇上出现死者，也是因为游客增加所导致的——要是形成这种舆论，势必会对这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比起慰问善太老哥和他的家人，并表示同情与哀悼以外，更多人则是暗中嘱咐他不要把事故说得严重。很多人也因此传出闲话——说是那场事故中，肇事的四名大学生固然有重大责任，不过小翼自己过马路也没有注意。就这么大点的小镇，估计很快就会传到善太老哥那里吧。”

“善太是听说过呀。”

让人不快的话题。

水平线的那边太阳刚刚升起，阳光在海面上撒上层层金色的波光，海鸟也在盘旋飞舞。尤其在这样的早上，更不想旧事重提。

镇长颇为自责，也许是当时没有阻止事态恶化而产生了罪恶感。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如果我是善太老哥的话，也一定会想要报复我们的小镇吧……”

正是如此，多惠指出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

即便如此，多惠还是立刻否定道。

“不过，你也是知道的吧。善太是个温柔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胆小。毕竟人类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地会怨恨某人或某物，甚至想要去杀掉对方。但是，善太却没有胆量杀人，也不敢去承担给予他人不幸的责任。更别说是承担让整个小镇走向灭亡的责任。”

善太，正如他的名字那样，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善”。换言之，是对于外界的“恶”保持着抵抗之心的普通男子。

“这样的人，让他去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作祟——就算是死后，你觉得他有这样的胆量吗？你觉得他的内心承受得了镇上的人们对他的怨恨吗？如果他有这样的胆量，恐怕活着的时候就会在小镇上大闹一番，不可能一言不发地把自己关在家里。”

自己做出的事情，一定会由自己背负责任。善太并非有勇气背负让他人变得不幸责任的人——多惠很清楚这点。镇长也表示同意。

“是的，我也清楚。但是，如果自己下不了手，让别的什么代替自己下手又如何呢？”

镇长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就连曾经连任过镇长的多惠都忍不住在心里称赞几句。

而镇长此时却恐慌起来，仿佛担心自己的猜测正确一般。多惠厉声问道。

“这话怎么说？”

镇长心一横说道。

“善太老哥生前做的那个大木偶，您知道它现在所在何处吗？”

善太制作的木偶。

镇长的话语中既害怕认可自己的观点，却又不得不正视这种可能性。想要多惠承认自己的猜想，却又想让对方来背负责任。

——看来，不仅是善太，任何人都不愿意背负罪行或恶行吧。

二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一般。镇长看多惠一言不发，忍不住继

续说道。

“在小翼去世以后，善太老哥是不是做了一个比小孩子体型稍大的木偶。虽然没看到过做好的完成品，不过貌似是那种关节能够活动，用细线吊起来的提线木偶。”

多惠的回答也很简洁。

“啊，确实做过。”

当初，多惠最后一次在善太家中见到的木偶，身长已经将近一米四，接近完成的状态。虽然木偶头部、肩膀、膝盖、胯部的关节都可以自由活动，不过腿部和头部几乎不能活动。另外，也许是手指的制作相对困难的缘故，木偶的肘部以下是一整根木头。手部末端则打磨成了棒球大小的球面。因此，木偶的手也不能活动，更没法做出握持等动作。

从整体上来说，木偶全身没有进行涂装，手脚和身体的边边角角也未经过细节处理，只是粗略地打磨了表面。木偶身上既没有穿衣服，脚下也没有踏鞋子，头部既没有刻画出头发和耳朵，也没有眼睛和嘴巴，只是在头部的正面装上了一个类似鼻子的物体。

这个木偶，用丝线吊起来的话，倒是能够如同提线木偶一样活动。不过，因为稍显拙劣的外观以及大小不一的部件，给人一种整体协调性失衡的印象，即便把木偶立起来，肩膀也会诡异地倾斜。因此，凡是见过的人，都会感到莫名的不安。

“木偶尺寸估计是仿照去世的小翼身材比例制作的吧。所以也有人传言，这是做来代替孙子的——”

的确，年逾七十，也绝非是能工巧匠的老人，竟然开始收集木材，想要做一个孩子大小的木偶——这种行为难免会引发人们的流言。毕竟，原本住在小镇里过着普通生活，时常陪附近的居民闲话家常的善太，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附身一般，竟然埋头制作起木偶，周围的居民肯定会注意到的。

“在善太老哥去世以后，那个木偶完全没人提起过，对吧？从外面

赶回来举办葬礼，收拾房间的儿子也没提过要处理人偶。毕竟那东西没有被当做垃圾扔掉，儿子可能都不知道父亲不声不响地做了那种东西。如果儿子在家里发现木偶的话，不会偷偷带回去扔掉，而是会找小镇里的人询问这件东西的由来，没错吧？”

镇长的推测很合理。

“然而儿子在葬礼前后都没提到过木偶。就好像，随着善太老哥的去世，那个木偶也跟着从家里消失了……多惠大姐和善太老哥关系不错，还是第一个发现他去世的。当时，那个木偶还在吗？”

“我也说不好啊。要是善太事先把木偶放进储物柜里的话，我肯定发现不了吧。他是不是突然醒悟过来，后悔自己做出这样一个怪东西，然后放把火烧掉了呢？”

“要是如此就好了——”

镇长擦了擦汗。多惠知道，那不仅是剧烈运动之后留下的汗，想必其中还混杂了担惊受怕的冷汗吧。

镇长又换上一副痛苦表情。

“但是，有人说看见过类似的木偶在深夜的街道徘徊，奔着大海那边走去的样子。说是在月光的照射下，后背挺得笔直，还发出‘咔哒、咔哒’的硬木敲打地面的声音……”

多惠不由得撇了撇嘴。自己是该笑着说“别傻了，怎么可能会有这回事”，还是该用怜悯的眼神保持沉默？到底怎么做更有效，而怎么做才是正确的选择呢？

在多惠陷入困惑的时候，镇长忍不住往大海的方向投去了恐惧的目光。

“那个木偶，就好像是依附着小翼的亡魂一样，然后被死去的善太老哥的执念驱使着，才会在深夜到处游荡吧。有人曾见到木偶往大海的方向走去，想必与这个月发生的大量鱼类死亡现象脱不了干系吧！”

镇长转向多惠，开门见山地说道。

“《木偶奇遇记》里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吗？在故事里，有位老爷爷制作的提线木偶匹诺曹，借助精灵的力量获得了灵魂，然后惹了一连串的麻烦，最后变成了人类。现在发生的事情，简直就是故事的重演……”

“匹诺曹……吗？”

多惠的语气有些惊讶。镇长继续说道。

“善太老哥估计也意识到了吧，所以才给那个木偶装上个长长的棒子一样的鼻子。因此，那个木偶才能像匹诺曹一样，拥有自行活动的能力吧……”

木偶的头部约有排球那么大。在球型木块的正中央，竖着一根大约十公分长的木棒。将木棒当作是鼻子的话，即使没有眼睛、嘴巴、耳朵、头发等其他部位，也已经有几分像是人类的面孔。

至于《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也一样。它的鼻子也是一根细长的木棒，如果说谎的话，木棒还会伸长。

多惠有些忧虑地反驳镇长。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木偶继承了死去的善太的遗愿，才在深夜去海里杀死大量的鱼？区区一个木头人偶，还真是了不起呢。你说的那个匹诺曹，可没这么大的本事哦！”

“确实是这样，不过……”

“还有啊，老爷爷制作的提线木偶，借助精灵的力量获得灵魂——那是电影里的情节才对。在卡洛·科洛迪的原作里面，老爷爷是搞到了一块能说话且自己会动的木头，他为了赚钱才制作成木偶的。原本才不是那么温馨的童话。跟善太制作的木偶完全不同吧？”

镇长本来是因为善太制作的木偶能够自己活动，才联想到匹诺曹的故事。然而却被多惠指出了原作中制作动机的差异，让镇长显得有些慌乱。

只不过多惠也说了谎。如果是匹诺曹的话，这时候鼻子就会变长了

吧。

善太所制作的木偶，与匹诺曹的确有相同之处——制作木偶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木材。

即便如此，多惠还是以强硬的语气否定道。

“死去的老人制作的稀罕木偶，某天突然自行活动起来，涂炭生灵、制造灾难——这种剧情只会出现在怪谈和恐怖故事里面。善太制作的木偶和最近发生的鱼类死亡现象明明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那些毫无责任感的人们却擅自联系起来，你听说的木偶在深夜徘徊，也是他们传扬出来的流言吧。你好歹也都六十了，怎么还信这种鬼话？可别在其他镇民面前造谣啊！”

“我只对多惠大姐您说了……就算您说的有理，但我还是觉得，这几件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镇长的直觉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法对镇上的人随便透露自己的想法。同时，心中潜藏的想法让他恐惧，因此，他才想去依赖这位镇上最年长，也是最可靠的多惠吧。

然而，镇长的直觉准确无误地命中了。这几件事之间必然存在联系。

多惠非常清楚。近期发生的一连串鱼类大量死亡的现象，原因正是善太制作的木偶。那具木偶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匹诺曹，没有人在背后用丝线操控，却可以自行活动。多惠也见过数次，甚至昨晚就又见到了。

不过多惠并未表现出来，而是故意装出一副迷惑的神情。镇长又擦了擦汗。

“当然，我本人也不相信这些事情。但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如果再不去管管善太老哥的木偶，总有一天会发展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镇长虽然无法相信超出常理的事物。在此事上，却只有抛弃常理，

才能解释得通前因后果。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下意识地相信怨灵的诅咒，作祟，以及念力等非科学的事物。

“你觉得是善太在背后捣鬼吗？并非自身化作怨灵，而是让木偶代替自己采取报复行动？”

“就算不是善太老哥，至少也是木偶自作主张的行动。”

虽然制作木偶的人是善太。不过，这种说法也许能让善太免除直接的责任。

“真是让人不快的想法——”

镇长也算是颇具慧眼，他的推测近乎完全正确。就连多惠都快被逼到退无可退，只能承认是怨灵作祟的结果。

多惠不忍心看着镇长一只脚踏进泥潭，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

“既然如此，那就准备除灵的仪式吧。小镇的预算恐怕是支付不起吧。那么，这笔钱算在我头上好了。仪式准备得尽量正式点。”

说完，多惠便继续跑了起来。这次她故意跑得很快，以便彻底甩开肥胖的镇长。

海潮散发出香气。柏油马路踩上去硬邦邦的。

这样一个海岸鲜有人烟，只能听见海浪声的小镇上，究竟是怎样的魔物在作祟？惨剧一出接着一出，木偶在深夜徘徊，一切都蒙上了不祥的阴影——鱼类的大量死亡是最后的惨剧还好说，若还会发生别的灾难，就必须趁着现在阻止。

半年前寄宿在多惠家的猫妖，说不定正是灾难发生的预兆，说不定正是上天的启示。

虽然年纪大了，很多的事都力不从心。不过，有时候豁出去也是能做到的。多惠正因为自己时日无多，才能痛下决心去解决这件事。

多惠的家靠着大海，坐落在沙滩高处的一片小山丘上。以前附近还有几间民宅，不过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搬的搬、走的走，人烟逐渐稀

少。户平善太过世，他的房子被拆除以后，距离多惠家最近的邻居，也都超过两百米开外了。建在斜坡上的房子，使用起来颇为不便，随着小镇居民的流失，很多房子也都慢慢地空了出来。

这栋房子有两层，外面还带有院子，一家四口人来住也绰绰有余。不过，自从十五年前丈夫去世以后，就只有多惠和一只猫住在这里。房子虽然有些年头，不过多惠定期会进行翻修，再加上房子本身抗震性良好，看上去完全没有老房子那种陈旧感。

家中虽有和式的房间，不过多惠平时基本都在铺有木地板的西式房间内生活，所以没有席居的习惯。多惠在年轻时也曾住过和式房间。上了岁数之后，还是比较习惯椅子和沙发这类对腰部和腿部负担较小的家具。

时间刚过八点，多惠慢跑结束回到家中的时候，正瞧见家里的后院飞出一只黑色的鸟。看上去像是一只乌鸦，不过仔细端详，那只“乌鸦”竟然长了两个脑袋。疑虑重重的多惠即刻打开门，走进玄关。寄宿在家中的虎斑猫迎着自己走了过来。

“哎呀，欢迎回来。”

神态语气丝毫没有寄宿者的拘谨。

多惠则低头望向它，说道。

“刚才那只长了两个脑袋的乌鸦也是你的同类吗？”

虎斑猫点了点头。从它的神态动作来看，确与寻常的虎斑猫有所差别。

“是呀，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哦。明天傍晚时分，公主殿下就会驾临此处了。”

“你之前说过的那位单眼单足的公主？”

“正是。这样一来，就能顺利解决了。自从那个奇怪的木偶出现之后，住在山上和海里的妖怪们都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苦恼着呢。”

多惠越听越觉得可疑。

“我可看不出你们和那个人偶有什么差别。对我来说，你们都是一样的怪物……”

“请千万别把我们和那种无法沟通的怪物混为一谈。”

虎斑猫举起前爪，有些夸张地晃动着。那动作更是像极了人类。

“那你们就是可以沟通的怪物咯？那时候收留你，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多惠有些抱怨。猫妖立刻伏下身子，低下了头。

“那天我从早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还在雨里待了很久，特别虚弱。因此我对您可是万分感谢——”

“要是感谢我的话，你就装成普通的猫，别跟我搭话就行了。”

“依小人愚见，知遇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不对吧。那会儿你只是想要喝酒罢了。”

去年的九月底，这只虎斑猫闯入了多惠独居的家中。

那天从上午就下起了大雨。雨势大到连几米开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就在这片雨雾中，一只浑身被淋湿的虎斑猫踉踉跄跄地逃进多惠家，倒在地上。

隔着窗户发现猫的多惠并非是起了恻隐之心，而是考虑到见死不救的话，之后处理起来会很麻烦，这才把它放进屋子，煮了些剩鱼给它吃。

救下迷路的虎斑猫以后，多惠没有把它关在家中，而是放任其离开。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它就这么一直住了下来。

对于多惠来说，有个“陌生人”闯入自己生活，自己是有权将其逐出家门的。不过这只虎斑猫从不打扰自己生活，也从不用在柱子或地板上磨爪子，周围居民也没有来提意见。这么一来，让它离开反而更麻烦。

猫的日常饮食也不必头疼，只要平时做饭的时候稍微多做一点便已足够。而且，现在还有活物能够替自己处理剩饭剩菜，多惠也很满意。一人一猫便这么住了下来。

就在虎斑猫来到家里第三个月的时候发生了变故。这天，多惠正窝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一只手端着装有日本酒的酒杯，另一只手控制着鼠标上下滚动浏览购物网站的时候，本该在沙发另一头打滚的猫突然说话了："请分一杯给我喝！"看样子，这只嗜酒如命的猫妖终于忍耐不住酒瘾，说出了人类的语言。

多惠在那时有些惊慌，不过本就厌恶逃避现实的她，还是冷静下来，问清楚了来龙去脉。之后的态度也未有什么变化，人与猫妖仍旧生活了下去，直到现在。

多惠经过正门来到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了一瓶矿泉水。

"我本来还想着，这只猫妖会不会把我杀了吃掉，再假扮我的样子取代我呢。这样我就能在那边向我那死去的老伴和孩子们炫耀了——毕竟这种死法可不多见。"

多惠若无其事地对身后跟来的猫妖说着。听着这些不吉利的话，猫妖赶紧摆摆手。

"在这种忙碌的现代社会，就算是取代了人类生活，总也免不了要跟邻居们打交道，还要履行纳税义务……简直费心劳神。还是这样，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享受一日三餐，饭来张口的生活要更惬意。"

"我也对这费心劳神的俗世厌烦啊。"

多惠往杯子里倒满了矿泉水，一口喝了下去。

接下来又想起什么似的，仰天长叹。

"——更何况，还跟你们妖怪扯上了关系，现在更麻烦了。"

对于多惠来说，眼前这只猫妖，跟小镇上一连串怪事必然有关。虽然这只猫即使不在，怪事还是会发生，不过，总比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内幕，独自烦恼来得好。

事已至此，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不过，跟你扯上关系还是有好处的。在我孤独死后，你就能立刻去小镇上通知其他人了——毕竟这也是当初的交换条件嘛。要是没人发

现我死去，放任我一个人在这里慢慢腐烂，到最后大家处理起来该头疼了。”

当初，猫妖就是以这个条件交换到了畅饮美酒的权利。不过，如今的它也只能叹息。

“不不不，像您这么健康又勇敢，一定活得比我更久。”

——比猫妖活得更久，对于多惠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折磨。

洗干净水杯后，多惠向猫妖问道。

“你说的那位公主殿下，真的能派上用场吗？看样子，那具木偶随时都可能会干出杀人的事来啊。”

“且不论能否派上用场，她绝不可能对我们的死活不管不顾。”

紧紧跟在多惠身后的猫妖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能够自由行动，还能从右手放出电击的木偶——简直不可思议……”

就连猫妖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物，多惠更是无法理解。她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那具木偶行走时的姿态。

“的确，不可思议。”

多惠回想起那天晚上，在沙滩上第一次见到那具木偶的情形。

多惠见到善太制作的木偶在沙滩行走，是这个月十五日的深夜。时间刚过一点半。

从月初起，小镇就不断出现鱼群大量死亡的现象，后来又连续出现数次。在善太过世后，他生前制作的木偶不翼而飞，多惠一直都无法释怀。从木偶的尺寸来看，不大可能混在杂物里被处理掉了。自那之后，近海又出现鱼群的死亡——结合善太身上发生的事情，多惠总觉得这些事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而且，自打大量的死鱼第一次冲上海岸那天起，家中猫妖的样子就有些不对劲了。平时一直在房间睡觉的它，自那天起，就算一动不动的

时候也睁着眼睛，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甚至白天和晚上不在家的时间也逐渐增加，情绪也变得焦躁起来。

于是多惠便揪住猫妖的脖子，质问它道。

“我问你，有关鱼群大量死亡和善太制作的木偶，你知道些什么吗？”

刚开始，猫妖还想着蒙混过关，不过在得知多惠与那具木偶有关，还被其要挟今后再也不给酒喝，总算是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

“今晚，我预计那个人偶还会出现。在此之前，它都是每隔一到两天，就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从深山前往大海。每次都正好在这个屋子下面的沙滩出现，然后从那里潜水入海。”

如果放在平时，多惠根本不会相信。现实中哪有能自己走路潜水的木偶嘛！不过，既然出自猫妖之口，那可信度就完全不同了。那天晚上，刚过凌晨一点，多惠便跟随猫妖一同来到了海滩上。他们藏在了岩石后面。

渡渡水镇的居民沿海而居，沙滩有好几处，不过都不算宽阔，沙滩还有岩石耸立，能够光脚行走的面积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并无发展成海水浴场的条件。多惠家正下方的海滩也是如此。虽说是片沙滩，然而到处都有突起的坚硬岩块，脚边也都是碎石——实在不是什么夜间散步的好地方。

而此时，有什么东西正在沙滩上走着，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体型比人类幼童稍大，在月光的照射下在沙滩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若是光看影子的话，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人类。不过它身上一丝不挂，脚上也没有穿鞋；两只手臂的前端并非手指，而是突兀的球型；头上也没有头发和五官，只在鼻子部位有一根长长的棒状物。

在它的右手腕下方，嵌着一块黑色的石头——这正是的最有力的证据。

“没错，那就是善太制作的木偶。右手腕上的那块石头我有印象。”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多惠还是忍不住感到一阵胆寒。那具木偶真的能够活动、步行——但它身上明显没有连着丝线，也没有类似动力源的部位，身后更没有身着黑衣，操控着木偶行动的演员[3]。那具人偶就像有了生命一般，用两条木制的腿部支撑着身体，在沙滩上不断前行。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存在于世上……”

多惠惊讶地忍不住低呼。

接着，更令多惠感到震惊的是，从她周围的海岸、岩石后面和海上，许多只在传闻中听过、甚至闻所未闻的妖怪纷纷现身——手持长柄勺子的幽灵、穿着湿透和服的奇怪女性、成群结队行动的狐妖和狸猫……都与木偶谨慎地保持着距离，远远地围观着。半空中飘浮着火球，在月光下把周围照得好似白昼。

“请别随意接近。现在这样的距离应该还算安全。”

猫妖提醒着她。此时的木偶正在经过距离多惠藏身的岩石附近约十余米的地方。木偶好像没发现多惠。对于那些飘浮在高空中的火球，木偶也毫无反应。

木偶前方，猛然突入一只形似猩猩，又像猿猴，手握一根棍棒的巨大猛兽——说是棍棒，也不过是一截仍裹着树皮的圆木，只在握持的部分进行了粗陋地打磨。棍棒看起来比成年人的腿还要粗，在巨大猛兽的手上，更显得狂野。

猩猩[4]——住在大海和深山中的猿类妖怪。多惠只到后来才得知这种猛兽的来历。

猩猩站在距离木偶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它龇牙咧嘴地瞪着木偶，气势汹汹地踩踏着脚下的沙地。沙土碎石纷纷扬起，猩猩巨大的身体在刹那间便接近了木偶。

同时，从木偶身旁被海浪拍打过的沙滩上，巨大的黑影从沙土下面钻了出来。那是一只如同小轿车大小的巨大螃蟹。它挥舞着手中巨大的螯爪，跳了过去。它配合着猩猩的行动，同时对木偶发出一次致命的合

击。

在接下来的刹那间，木偶意外敏捷地横跳一步，对着巨蟹冲锋而来的方向伸出右手。伴随着物体碎裂的声响，木偶球型的右手前端闪烁起亮光。

巨大妖怪的搏斗和木偶右手的闪光，已经让多惠震惊地说不出话。

巨蟹遭到闪光的正面冲击，被打飞数十米远。它跌落在海滩边，仰面朝天地瘫倒在地，两只大螯僵直不动，嘴里也吐出了泡沫。此时，猩猩才刚冲到木偶的身边，巨大的棍棒正准备落下。

面对挥舞而来的棍棒，木偶的动作并无慌乱。它轻巧地避过了落下的棍棒，与猩猩擦身而过。接下来便立刻朝着猩猩举起右手，耀眼的光线再次从前端的球体出激射而出。千钧一发之际，猩猩赶紧向木偶扔出棍棒，向着海边退去。它在海潮中迅速受身，与木偶保持着一定距离。

代替猩猩受到光线冲击的棍棒，此时已被烧得焦黑。它掉落在木偶的身前，碎成几块。如果自己没有及时逃开，下场想必和那根木头一样吧。此时的猩猩有些胆怯，瘫坐在海潮中，张着嘴抬头望着毫发无损的木偶。

“大蟹殿下和猩猩当家合力也不行吗！”

猫妖看着败下阵来的两只妖怪，有些懊恼地嘀咕着。在场的其他妖怪、幽灵们也都叹息起来。放在一般情况下，遭到两只强大妖怪的突然袭击，肯定会自顾不暇，躲避不及，从而吃下某一方的攻击。结果，木偶却如没有感情的机器一般，面对夹击毫不动摇，反而用极快的速度进行了反击。

对于败退的大蟹和猩猩，木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兴趣，而是继续前进。相互碰撞的木制关节发出了“喀嗒喀嗒”的声响。

多惠则有些胆怯地询问猫妖。

“那个木偶，刚才从手里发射出什么东西了吧？”

“是电击。”

木偶右手所发射出的光线，在夜晚显得特别明亮。破空而出，让人反应不过来。光线末端的轨迹像是树枝一般分岔，有如雷电一般。把它叫作电击倒是很适合。

然而，虽说是电击，破坏力也未免过于强大了。

猫妖压低声音，继续解释起来。

“它会对距离自己七八米以内的所有物体进行无差别的放电攻击。”

“毕竟它没有嘴巴，也没法开口说话。”

“问题不在于此。只要我们一动不动，即使它从我们身边路过，也不会对我们做什么。但只要我们稍微有点动静，或是想要沟通，它就会立刻放电。总之，我们完全无法跟它沟通，也没法靠近。”

看来，这具能够自行活动的木偶根本无法沟通。

“我的同伴们也尝试过好几次，想要破坏它，结果都被它的电击放倒了。据我们的观察，它只会从右手前端处发出电击，然而即使保持一定距离也能够准确命中。即使我们能够接近木偶，可是只要被它的右手瞄准，就一定逃不过电击。”

“只要让它右手发射不出电击，也许就能够解决它了。你们妖怪不是数量众多吗？只要一起扑上去，只要趁着它发出电击的空隙，从后面抓住它的手腕，不就可以控制住它了吗？”

“在控制住之前，我们会有无数同伴死在它右手的电击之下。更何况，它刚才在合击之下的敏捷反应你也看到了，就算我们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员一拥而上，但也会被它全部躲过，用电击把所有人干掉的。”

对于多惠来说，妖怪的生态完全超过了她的理解，但她也清楚地知道，恐怕没有人能够在遭受那种强烈的电击之下幸存。就连那只巨大的螃蟹，现在还倒在一旁。不过，因为它身体庞大，对于电击的抗性也更强，所以还不至于死掉。

“在陆地上的话，只要不去干扰它的行动，它就不会攻击任何人。

它接下来会从这片沙滩的某一处潜入海里，待上几个小时以后，再次返回深山。从行动上来看，它只会在固定的时间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动。这点倒是很像被操纵的木偶。”

就在猫妖说话间，木偶已经一只脚踏入海中。它像是求死之人一般，向着大海深处前行。先是膝盖完全没入水中，接着是腰部、胸部，直到头顶。接着，它便消失在幽深的海水中。

“就算它只会按照一定模式行动，潜在的危险性也很高。绝不能放任不管。它进入深海的时候，只要像刚才一样放电，就能在瞬间杀死周围无数的生命。虽然它白天会在深山中晾干身体，但具体位置尚且不明。要是有人不巧在山中碰上，擅自接近的话，一定会遭到无差别的攻击。”

夜空中云很少，月亮也很明朗。除了月光以外，大海深处闪烁的亮光也投射到了海面上。那木偶正在海里发射电击。

“因为它的出现，妖怪们的山中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大家都很头疼。至于海里，遭殃的不只有鱼群，生活在海洋里的很多妖怪也都消失了。现在每到晚上，它们都只能逃出海面。”

“在海里放电的话，电流会更容易传播，周围的生物都会遭殃吧。”

这下，多惠终于知道大量鱼群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离奇死亡的原因了。那便是由于遭受电击而引起的休克死亡——被电死的。即使没有被放电直接击中，电流也会以水为介质，快速扩散开来。往装满水的浴缸中扔进一根通电的导线，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到人体，也能够让浴缸中的人触电。现实中，如此触电事故并不罕见。

大自然中，也有利用电击来捕猎的生物。被称为电鲶和电鳗的水中鱼类，皮下长有发电器，可以在水中放出强烈的电流使得周围的生物触电昏厥甚至死亡，从而进行捕食。

然而，如今在深海中大肆破坏的并非是电鲶或电鳗，而是一具木偶。本不属于海洋的木偶，正从它的右手前端发出电击，虐杀着海洋的

生物。

“对于见过它的妖怪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地狱一般的景象。它在深海中从右手放出电击，把想要逃离它身边的鱼群全部电死，像是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很多鱼群都翻着肚子漂上海面，可它还在海里摇晃着身体发射电击……”

夜间的深海对于人类来说，黑暗而深邃，总是唤起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如今还有一具木偶在深海中放出电击——没过多久，幽暗的海面上便漂起无数鱼类的尸骸。深海传来的电击的光线，就像相机的闪光灯一般，把周围的海面照得无比清晰。究竟是何等的惨状啊！以深海中的木偶为中心，电击的雷光和鱼类尸体在四周摇曳舞动——对于观者来说，这副景象过于超现实，宛如噩梦一般。

刚才发生在眼前的猩猩和大蟹的奇袭就已经是多惠挥之不去的噩梦了，如今海面上的死亡气息则更加浓郁。在明天早上，这些噩梦留下的残骸便会随着海浪漂上沙滩，再次让小镇陷入不安的情绪。

再这么下去，这座渡渡水镇就要被噩梦的残骸所吞没。不远的将来，说不定还要被噩梦本体所吞没。

多惠的表情僵住了。她的语气也充满惊恐。

“太可怕了！善太到底有多恨这个小镇，才会让木偶做出这种事情！”

在那天之后，人偶继续在固定时间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动。而猫妖在木偶每次出现的晚上，都会去通知多惠——也许是猫妖特有的直觉，也许是它的妖怪同伴们的通知。而每次妖怪们想要打倒人偶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

木偶入海的地方，就在多惠居住地所在的小丘的正下方。多惠甚至不需要下坡，只要离开家步行几十米，就能看到那片沙滩——自从多惠得知木偶在夜里会从自己家下方经过，就再也没能睡上安稳觉。

木偶和妖怪们留在沙滩上的足迹，每天早上都会被涨潮的海水冲洗干净，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在深夜里偶然目击到了木偶从深山走向海边的身影吧。多惠以外的镇民们总会注意到木偶的行动，知道鱼群死亡的真相吧。

就在昨晚，多惠从猫妖那里听说了“单眼单足的公主殿下”。

回忆终于告一段落，多惠叹了口气，把杯子放进控水筐里。

“真是的，你们妖怪也太肆意妄为了。”

“都说我们跟那具木偶不一样。我们倒是觉得做出那种木偶的人反而更恐怖吧。”

性格温和的年迈老人所制作的木偶让怪物们整天担惊受怕，而且严重威胁到小镇的居民——即使被猫妖说恐怖，多惠也没什么反驳的说辞。

猫妖重新振作精神，伸出右爪拍了拍多惠的左脚。

“——所以，多惠婆婆，我有事情想拜托您！”

多惠神情略带苦涩。

“有种不好的预感。”

“请别这么说啊——公主殿下过来的这段期间，能不能让她暂住在您这里呢？”

放一只妖怪进屋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妖怪进来——要是再这么宽容下去，到时候不知会有多少妖怪住到自己家里。

“你不是有住在深山里的同伴吗？不能让它们安排住所吗？”

“怎么能让公主殿下住在那么寒酸的地方——”

猫妖惶恐地摇了摇头。看上去，它非常敬畏那位“公主殿下”。

“更何况，最了解这次怪事起因的就是多惠婆婆了。如果您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给公主殿下听，那就帮了我们大忙了。”

的确合乎情理。就算这群妖怪们把所有情况详细地传达给了那

位“公主殿下”，来到当地之后，还是需要把准确的情报进行整理。对于多惠来说，眼下的问题当然迫在眉睫，可将来的事情也不得不深思熟虑。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也没必要把我家弄成怪物府邸吧——”

“哪儿的话。公主殿下是人类，镇上的居民也只会当成是您的相识或者来旅游的客人，绝不会有所怀疑。那位大人既可爱又强悍——”

对于猫妖的审美暂且不论，可爱和强悍这两个词本就自相矛盾吧。猫妖前面所说的“公主殿下”是人类的说法，多惠觉得更像是麻痹她的说辞。她不禁警惕起来。

“一不做二不休……吗？”

多惠双手叉腰，立刻做出了决定。

“好啊，反正家里也有空房。不过，你捎话给那位‘公主殿下’，让她带点我喜欢的见面礼来吧。”

作为一家之主，必须给她来个下马威。

第二天，多惠就为自己找“公主殿下”要见面礼的行为而后悔不已。

下午四点刚过，就在多惠午觉刚醒，正考虑晚饭要吃什么的时候，她听见屋外传来刹车的声音。她一边心想这个时间会有谁来，一边走出屋子。就看见猫妖喊着“公主殿下”，迎着第一个下车的人走了过去。

多惠在昨晚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位“公主殿下”无论是怎样的妖魔鬼怪也不会吃惊。然而，在见到“公主殿下”真容的时候，还是被超出预料的事实惊住了。

那是一位看起来不到十五岁的少女。宛如精美的西洋人偶。少女比多惠还要矮一截，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头上戴着贝雷帽，右手还拿着一根红色的手杖。她身上的每一件饰品都仿佛是特地为她量身定做一般，只有在她身上才显得那么适合。

如果说善太所制作的那具人偶是丑陋的匹诺曹，那么眼前的少女就

是精湛的手艺人精雕细琢、呕心制作的古董娃娃——最为完美的人偶。不该出现在这种人烟稀少的乡下、落后的小镇，不该出现在海边的小丘上的美丽少女。

然而，这样的少女此刻就站在自己面前。海风带起了她的几根卷发，如同瓷器一般白皙的双手正在整理裙边。

仿佛人偶一般的少女，前来解决人偶引起的异变——虽然听起来挺合理，不过多惠却有些被戏弄的感觉。竟然找这么一个可爱的少女索要见面礼，自己就像是刻薄的老太婆。

穿着绿色运动外套的多惠向女孩走了过去。

“你就是‘公主殿下’吗？好像跟别人形容的不一样，妖怪也能变化成这个样子吗？”

少女露出爽朗的笑容。

“不巧，我的双亲是有户籍的人类。硬要说跟普通人类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右眼是义眼，左腿是义足，仅此而已。”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敲打起右边的眼球，还抬起左脚磕了磕地面，发出了坚硬物体碰撞的声音。接下来，她摘下贝雷帽，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我名叫岩永琴子。多有打扰还请见谅。”

这位女孩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右眼和左腿才替换成人造物的呢？多惠没能马上给出回应。正在这时，双手捧着大纸袋的青年从驾驶席走下了车。青年跟在名叫岩永的少女身后，也充满歉意地鞠了一躬。

岩永随即便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助手，樱川九郎。”

这位叫九郎的青年，乍看之下比起岩永要普通得多。不过，阅历丰富的多惠却发现这位青年的存在感异常稀薄，甚至无法分辨其究竟是生是死，仿佛他和自己之间有种奇妙的隔绝感，让人捉摸不透。也许他正是妖怪的其中一员，才会跟这位被称作“公主殿下”的少女如此亲近，换

作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吧。

“公主殿下，等您到来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连九郎殿下也一起跟来，真是如虎添翼呀！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猫妖双手合十，虔诚地说道。它对于女孩的态度，比对多惠要更加敬畏。

岩永则粗鲁地揪住了猫妖的头，教训起来。

“在此之前，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别在人类的面前露出真身呀！幸好，收留你的并不是那种会到处宣扬你们的人！”

“十分抱歉！十分抱歉！因为这个人很靠谱，所以就——况且，就算多惠婆婆到处宣扬自家的猫会说话，周围的人也会认为她是老年痴呆，不会放在心上。我只要逃走就没有问题了！”

“算了，你说的的确有道理——”

对于猫妖的辩解，岩永很轻易地接受了。

“根本没什么道理吧——还有，你说谁是老年痴呆呢？”

多惠开口提醒道——眼前少女的内在，果然不像外表看上去的那样可爱。

放开猫妖后，岩永朝着多惠低头道歉。

“失礼了。那么，我们就尽快把事情解决吧。今晚木偶出现的话，就一决胜负。毕竟大学也快要开学了。”

马上就到四月，距离学校开学的日子不远了。这个外表有些年幼的女孩，竟然是一名大学生。不过现在也没时间考虑无关紧要的小事。

眼前的少女仿佛没有把如今严重的事态放在心上。对于她漫不经心的话语和神态，多惠有些不满。

虽说自己家附近通常都没什么居民，不过也不好将这位叫岩永的少女晾在门外，于是多惠赶紧催促二人进屋，让他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给他们端来茶水。

那位叫九郎的青年手中提着的两份见面礼，分别是知名特产店出售的冷冻干燥的味增汁二十五袋装的礼包，以及一瓶知名老店限量发售的烧酒。多惠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刻薄的老太婆，只好端出高级的茶水和点心招待二人。

岩永和九郎面向多惠并排坐着。猫妖作为周边妖怪们的代表，坐在多惠的身边。

猫妖对岩永再次介绍了目前混乱的状况，而多惠则在旁边补充说明自己所知道的信息。

岩永一言不发地听着，时而露出沉思的表情。稍稍深入沟通之后，多惠对于少女的印象又产生了些许变化。

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位尚且年幼的少女，不过她的气质和沉稳的语气，却是成年人所特有的。该说是老成持重吧。

起初，多惠以为她是比这位名叫九郎的青年相差十多岁的妹妹。不过，现在看来，她反倒像是比九郎青年大上十几岁的姐姐。

即便如此，少女依旧无法打消多惠内心的危机感。毕竟对手可是能从右手放出电击，就连大蟹和猩猩加一块都不是对手的木偶。坐在她身边的青年九郎，看上去也没有能和木偶相互对峙的压迫力。

解释完毕之后，多惠长吁了一口气，望向岩永。

“小公主，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还有什么在意的问题吗？”

多惠故意称岩永为“小公主”。无论是喊她的姓氏“岩永”，还是她的名字“琴子”，多惠觉得都显得过于亲近了。

“木偶的特征和行动规律，小镇的现状以及事情发生的原因，跟我来之前听说的基本相同。那位叫作善太的老者，因为孙子遭遇事故死亡而对小镇采取的报复，对吗？只不过他不敢直接进行报复，所以让木偶代替自己。过去，木偶就意味着人类的替身。对现代人来说，木偶也是代替本人承担罪责或不干净的事物的分身。倒是符合善太老人制作木偶的动机。”

岩永有些佩服地随口总结后，便向多惠求问。

“只不过有几点我不能理解。”

岩永使用与其稚嫩的面孔完全不符的老练语气说道。

“能够自己行动，而且危险性又如此之高的木偶，可没这么容易制作出来。这不仅需要手艺高超的工匠倾注所有精力去制作，还得经过长年累月的供养，才能够让这些寄宿着持有之人强烈愿望的东西动起来。然而这次的木偶的制作者却是没什么手艺的门外汉，甚至木偶也是一个多月以前才完工的，对吧？”

“是啊。只不过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完工的，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善太为了做那个破玩意儿，简直是劳苦费心。虽然木偶做得还挺像那么回事，手脚也都能活动，不过在制作木偶的过程中，他就渐渐变得衰弱，像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耗尽在木偶上，才会在完工后死去……”

木偶的制作并未包含什么特别的工序，也并非是长年累月精雕细琢。从这点上来看，制作出来的木偶的确缺乏制作者死后因其愿望而活动的条件。

这时，九郎突然说道。

“不过那位叫善太的老人在制作木偶的时候，不是灌注了自身所有的精力和意念吗，在如此强烈的动机之下，木偶会活动也并非不可能的吧？”

岩永摇了摇头。

“凭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因果规律——世上可没有那种好事。就算是怀有制作者怨恨或强烈愿望的人偶，也最多是头发生长、在深夜发出咯咯的笑声，或是出现在废墟的照片之中吓人一跳的程度。有人类尺寸的木偶要自己动起来的话，需要的念力可不是一星半点，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更何况，它还能从手中放出电击，那就更加不合情理了。若是仅凭着一个老人的怨恨就能诞生出那种东西，那整个世界的因果规律就乱套了。”

岩永的分析也有道理。若是度量不大的善太仅凭着念力和生命便能做出那种东西的话，恐怕就有无数性格极端的人拼上自己的性命去制作诅咒这个世界、每到深夜便四处徘徊虐杀人类的木偶了。

岩永皱了皱眉。

“然而这次却发生了，让我无法理解。不过，在我认识的人里，就有这种能够制造出不合常理怪物的人物。如果这次事情的背后有那个人插手的话，那就不止是要对付放电的木偶那么简单了，有可能会变得更加麻烦——”

听到这里，九郎突然摆出了警戒的神情。看来，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位可以“制造怪物”的人物是相当危险的。

“虽然我不清楚你们的情况，不过这件事背后应该没有第三者。善太的木偶跟匹诺曹是一样的——制作木偶的时候，善太掺进去了特殊的东西。”

“特殊？啊，原作里的匹诺曹是用一根会说会动的木块做的。”

岩永显然是读过匹诺曹的原作。那就不用再费劲解释了。多惠继续说道。

“善太不可能捡到那么神奇的木头，我所说的特殊的东西，其实是那个人偶的某一部分，他使用了嵌着陨石的木头。”

这个事实带给众人不小的冲击。岩永、九郎和猫妖都瞪大了眼睛——这件事情，多惠也没有跟猫妖提过。

看着被妖怪们尊称为“公主殿下”的岩永略显惊讶的神情，多惠获得了小小的满足感。她继续解释起来。

“根据善太的说法，大概是十年前左右的事情。那时候，白天在山间散步的他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剧烈的碰撞声，接着一根粗壮的树枝便掉在自己身前。他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便闻到树枝散发出烧焦的气味，紧接着就看见，树枝中间镶嵌着一块约五公分的黑色石头。大概是那块黑色石头把树枝砸断了。善太立刻就意识到，那是一块陨石。”

陨石。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宇宙石块或流星接近地球，与大气层激烈摩擦燃烧，最后突破大气层落在地表上的物质。原本在宇宙空间里体积巨大的石块，绝大部分在大气中燃烧殆尽，掉落在地表上的多是一些几毫米的碎块。当然也曾经有人发现过数十吨重的陨石，手掌大小的陨石也并不鲜见，甚至还有人进行买卖。

“刚刚坠落的陨石本就颇为少见，更别说这块陨石还嵌入木头——简直都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了。然而，善太却从那块石头上感到一丝奇怪的魅力，将嵌着陨石的整块木头带回了家。”

虽然是天下掉下的石头砸断了树枝，不过这也算得上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擅自带回家。虽然存在疑虑，不过，事实上并没有其他人发现陨石落下，而且善太只是把断裂的树枝带回家。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善太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人知道陨石的存在。

“据善太的说法，他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被神经痛和偏头痛长时间折磨的他，原本是抱着自绝性命的觉悟进入深山的。然而，在他把那块陨石带回家以后，如同奇迹一般，不知何时疼痛减轻，人也比以前更有精神。从那以后，善太就把那根嵌着陨石的木头郑重地保管了起来。”

善太只对关系亲密的人展示过他身体健康的秘诀——那块嵌着陨石的木头。木头长约六十公分。陨石周围的木头被烧至焦黑，绝大部分都深深嵌入木头，只有一小部分还露在外面。陨石的大小跟小孩子的拳头相近，表面虽然凹凸不平，每一条凸起或凹槽却都非常光滑，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石头——这是多惠对陨石的记忆。

岩永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长舒了一口气。

“陨石作为从天而降的神秘物体，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人们把陨石当成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天启，也有人将其作为奇迹的象征供奉于神殿之内。也有传说提到过，只要有陨石落下的地方，人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聚集起来，把陨石的碎片带回去当作除魔的道具。”

“你懂得还真多。还有一个说法是，陨石汇聚了上天的神力，落到地上则是神明的馈赠和显灵。日本本土还有人用含有陨石的铁锻造刀具，将其起名为‘流星刀’，还把其中一把刀作为礼物送给了皇室。提到陨石，所有人都会联想到宇宙的浩瀚与不可思议的力量吧。”

多惠心中对于岩永的评价再次提高。这位外貌年幼的少女，不仅具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和判断力，更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然而，旁边的九郎则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反对意见。

“不过，陨石也不过是石头而已吧。它真的有那种驱动木偶，甚至让其放出电击的力量吗？”

多惠刚想反驳，岩永就已经郑重其事地开口了。

“这片大地上蕴含着诞生出妖怪、幽灵和魔物的力量，这些事物对于常人来说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说不定也蕴含着相似的能量。那股能量寄宿于陨石之中，落到地面，在接受所有者强烈的愿望后，很可能会引发灾难——简直就像是诞生于宇宙中的怪物。”

这种说法让多惠有些难以接受——就算有这种可能性，可现实里真的会发生吗？不过，至少善太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因此才制作了木偶。从结果上来看，木偶的确引发了不小的灾难。

“对于善太的陨石，大多数人都一笑了之，不过他本人却很虔诚。当善太拿出嵌着陨石的木块，准备制作木偶的时候，我曾经大为震惊，还为此质问过他。”

在孙子遭遇事故去世后，一直待在家里不愿出门的善太，突然发疯了一般到处收集木材，为此镇长和多惠曾经去过他家中探访询问。

“你做这个木偶，是想作为孙子的替代品吗？你是觉得，只要像匹诺曹一样，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作出来的木偶就能说会动吗？别做白日梦了。”

面对多惠的质问，善太却回应说。

“这块石头能够实现我的愿望。”

那时的他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了。

从事并不擅长的手工劳动，让善太满手都是伤痕。长时间废寝忘食地沉迷雕刻作业让他变得衰弱不堪。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停地重复着把木块切割打磨的工作——终于，长鼻子的“匹诺曹”完成了。

“原作中制作匹诺曹的老爷爷，因为匹诺曹吃足了苦头。不仅被扔进牢房，还被鲨鱼吞到肚子里，虽然两年后被救了出来，那之后便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你做了这个木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多惠还如此严厉地劝诫过善太。而善太则继续做着木偶，头也不抬地说道。

“没关系，我这辈子已经吃了很多苦头了。”

——当时自己应该拼命阻止善太吗？还是说，当嵌着陨石的树枝滚落到善太眼前的时候，一切的结局都已经注定了呢？

多惠意识到现在想什么都已于事无补，只得无奈地挠了挠头。她看向岩永说道。

“嵌着陨石的木头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用来做了右手从手肘到手臂的部分。而陨石就刚好嵌在手腕的下面。”

岩永抬起右手，用左手指着手腕的部分。

“木偶也是从右手放出电击的吧？”

“没错，所以木偶才只能从右手前端发出电击。陨石的力量看来也是有限的。”

这时，猫妖举起前爪，拍着多惠抗议起来。

“多惠婆婆！虽然我一直注意到木偶的右手嵌着奇怪的东西，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说了有什么用吗？就算跟你们说陨石的事情，你们也没法理解吧。”

猫妖用双爪抱住脑袋，一副苦恼的表情。

“如果知道有这种事，我就会早点请公主殿下来了！仅凭着我们可

对付不了来自宇宙的怪物啊！”

九郎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对着那位公主殿下阐述着感想。

“你这次的对手是来自宇宙的怪物呀？不得了啊。”

“学长这次也要做它的对手。这种经历可是很少见的！”

岩永没有一丝紧张的神情，而是悠闲地喝着茶。

“从遥远的宇宙而来的东西，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是异物。恐怕与这里的秩序也不相容吧。所以必须马上进行清除。幸好这件事背后没有那个人的参与，现在的状况也更简单明了。”

看得出此事的背后没有他们认识的人参与，让他们很安心。

然而多惠又岂会被三言两语就消去内心的不安。在面前这对男女的身上也丝毫看不出获胜的可能性。

岩永似乎是看穿了多惠内心的想法。她提出了新的问题。

“善太先生在制作木偶的时候，还做了其他什么特别的工作——他有具体说过吗？”

“没有。即便我去问他，他也只是会说‘正如你所说，我是在制作匹诺曹’。”

如果善太当时能跟自己说些更具体的情况，说不定还能够有机会让他回心转意。

“原来如此。即便如此，也不能认定他就是以匹诺曹为原型去制作那具人偶呀……”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啊，对了，在人偶差不多成形的时候，善太这么说过。‘这样一来，就能让木偶代替我实现心愿了吧’。所以，现在的状况毫无疑问，就是善太所期望的。”

察觉到岩永的暗示，多惠立刻说道。

“要是我那个时候能够意识到，善太制作木偶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代替自己进行报复的话，就不会演变成现在的情况了吧——”

岩永立刻摆摆手。

“仅凭着这些迹象，没人能意识到。就连我也无法预料，在那时候木偶就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了。如果我能感受到陨石蕴含的怪异能量的话，就会早点想办法把它处理了。不过，只要它不扰乱世间秩序，我也不会做多余的行动，不然很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即使是自己杞人忧天，但在这件事上，多惠还是有罪恶感的。若是事态发展得更加严重，内心一定无法原谅自己吧。

然而，面前这位公主殿下却好像并未意识到小镇所面临的危机。

“你看起来好像很从容啊。在这十天里面，那些外表吓人的妖怪幽灵们为了阻止和破坏木偶所付出的一切，我可都看在眼里。它们无一例外，全都败下阵来了。”

多惠坐直身体，严肃地看着岩永。

“现阶段只有妖怪们清楚那具木偶的所作所为。但是，这种事总有一天会被镇上的居民们目击到的吧。即使他们刚开始会感到恐怖不安，但他们心里清楚，如果继续下去，鱼群继续大量死去，小镇最终只能走向衰败。所以，小镇居民们一定会联合起来抓捕破坏木偶。”

既然木偶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固定的地点，那么人们一定可以意识到它就是这场灾难的主谋。而始作俑者的善太也很快会浮出水面。

“这样一来，就会有无数人死在它的电击之下。无论我怎么警告，想必他们也不会听的吧。然而连怪物们都败下阵来的对手，人类又怎么对付得了呢。如果有闹出人命，事情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种事情的发生只是早晚的问题。”

多惠背靠着沙发，颇为严厉地提醒道。

“要怎么做呢，小公主？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有能够破坏木偶的力量啊。”

对面多惠的指责，岩永和九郎都默不作声，反倒是一旁的猫妖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为公主殿下辩解起来。

“多、多惠婆婆！公主殿下是我们的智慧之神，当然不会参与这种

野蛮的战斗啦！”

看起来，它非常害怕这位公主殿下心情变差。接下来，它又伸出爪子指向了九郎。

“而且，这次九郎殿下也在。这位殿下可谓是超越了怪物的怪物。他实力很强，就算集合四方的妖怪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着猫妖略有些惶恐胆怯的语气，多惠忍不住看向岩永旁边坐着的那位拘谨沉默的青年。

“你说的是这位呆里呆气的男孩吗？”

“正是在下。”

面对妖怪对自己的评价，九郎不禁面露苦笑。他向多惠点头致意。

听到多惠的刻薄评价，岩永便立刻挡在了九郎的面前。

“对不起，九郎学长是我父母都正式承认的男友，请不要说他的坏话。”

原本以为是专门解决怪物事件的主仆二人，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关系。多惠有些意外。然而对面的九郎也一副颇有怨言的样子，为难地看向岩永。

“男友……这说法传出去可不好听。”

“明明就是事实！而且有我这么可爱的少女当你的女友，你到底有什么不满！”

“马上就到二十岁，早都不是少女了吧——”

“拜学长所赐，我才不是少女的——”

多惠无语地看着对面的年轻人。不过，从他们的对话内容分析，的确是较为亲密的关系。然而，他们语气轻松，仿佛丝毫没有感受到木偶的威胁。

“你们的关系我不想知道。我只想说有他在，就能对付人偶了吗？”

多惠关心的只有这一点。

岩永看向多惠，稍微扭了扭头。

“原本，就算没有九郎学长，只是破坏木偶的话很简单的。”

她顾忌的似乎并非如何破坏木偶。

岩永有些烦恼地来回翻动手掌。

“若是镇上的居民意识到木偶的存在，想要将其破坏的话，只需要谨慎地接近它，那么就可以在不出现伤亡的情况下轻松地破坏掉的。估计一周之内就能搞定。”

她语气轻松地做着保证。接着补充说道。

“正因如此，才更让人难以理解。”

明明有能够轻松地破坏木偶的办法，岩永为什么还是不太满意？难道是因为并不难办的小事还要喊她专程赶来而心怀不满吗？

——多惠陷入了困惑。她迫切需要眼前的少女给她做出解释。

“你在听我说话吗？只要有人接近那个木偶，它就会进行无差别的放电攻击，而且反应也非常敏捷。就连怪物都无法近身，人类又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呢？”

“那个人偶，白天待在深山某个没人知晓的地方，每隔一到两天，都会在夜里前往海岸，每次走的也都是相同路线，对吧？而且每次都会经过下面这片人烟稀少的沙滩，没错吧？”

“没错啦……”

面对依然悠闲的岩永，多惠强忍住发火的冲动答道。

岩永继续则继续提问。

“因为它的行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就根本不需费劲，只要在它必经之路上伏击，甚至还有时间布置一些陷阱。木偶会对接近它的人进行攻击，那么只要不接近它就行了。更何况，即便距离它很近，只要保持静止不动，它也不会做出攻击吧？”

多惠和猫妖都点了点头。即使大蟹埋伏在木偶走过的沙滩附近，木偶也没有对其进行放电攻击。只有在妨碍它前进，或是自身受到威胁的

时候才会有所反应。

“那么，只要事先在沙滩的一定范围内埋上炸药，木偶一旦走进爆炸中心，就使用远程操作装置引爆炸药，只要一瞬间就能使它化为一堆灰烬。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肯定来不及进行放电攻击吧？而且，木偶也察觉不到地面中埋藏的炸药，使用远程操纵的话即使相距十几米也可以计算好引爆的时机。”

多惠一时间愣住了。猫妖也张开嘴巴。

的确是简单明了的方法。即使手段有些脱离日常生活，不过实现起来并不难。

“即使炸药不太容易弄到手，也可以使用易燃物。只要在足够大的范围内铺满易燃物，等到木偶走入中心的时候引燃，想必刹那间它就会被火舌吞没吧。汽油在经过大范围的汽化后引燃，就会发生爆发式的猛烈燃烧。只要从远处发射一支包裹着可燃物的火箭，或是扔过去一个装满汽油或煤油的塑料袋，就能确保木偶一定会燃烧起来。”

岩永轻易地列举出另一个替代方案。这个办法听起来效果也很不错。

“哪怕木偶逃往海里，也决不可能完好无损吧。毕竟构成它身体的材料是木头。木头碳化以后，身体就会变得十分脆弱，想必也无法自由行动了。就算还能够继续活动，它最为致命的电击也只有右手能够发出。只要将其右手烧毁或折断，便再也无法放出电击。这样一来就能无需任何顾虑地接近，它也自然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多惠在心中暗暗对自己发火。只要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多少有多少，为什么当初自己就没能想到呢？

“这么简单的方法，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也是老糊涂了。”

多惠有些泄气地自言自语道。岩永则笑着安慰她。

“超乎常识的事物出现在自己眼前，人类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冷静思

考的。更何况这次的对手又是能从手中放电的木偶，更是让人震惊。就算在心里打退堂鼓也无可厚非。”

对于岩永的话，多惠也颇有同感。想到对面是妖怪或怪物的时候，自己就无法保持平常心了。

多惠接着向猫妖问去。

“你们怪物为什么没能想到类似的作战方法呢？”

“我们、我们怎么考虑得出公主殿下那样过激又毒辣的手段呢！”

虽然猫妖的话听起来像是对于公主殿下的恶劣评价，不过对于这群妖怪来说，岩永的想法和手段总是超出常理之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上是正面评价。

果然，岩永并未叱责猫妖，而是跟多惠补充道。

“几乎所有的妖怪和怪物都不怎么聪明，它们行动总是被本能和天性所束缚，因此无法进行自由的思考和行动。对于道具和机械的使用，它们也都不太擅长，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也不算高。因此，那些原本会危害人类的妖怪，通常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生活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很多妖怪都会无法适应，甚至无法生存。虽然曾经有过少数会杀害人类，或是让人类担惊受怕的妖怪，不过纵览全局，妖怪们还是逃不出被人类驱逐的命运。因此，作为它们的智慧之神，我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多惠同意岩永的说法。木偶的制造者是那个度量很小的善太。只是一个小小的木偶就能让妖怪们恐慌不止，可见，人类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物种。

多惠深深地叹了口气。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初下的决心，简直太傻了。

“那不就是虚惊一场吗？只要冷静思考的话，破坏那个木偶简直易如反掌。”

然而，岩永却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

“正因如此才显得可疑。”

她第一次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

看起来，马上就要进入正题了。这个叫岩永的女孩总不会乱说吧。然而，多惠却充满了不好的预感。

“我不是很懂啊……”

“那个木偶是孙子遭到事故去世之后，善太先生为了报复而制作出来的。也就是说，木偶就是善太先生怨念的实体，对吧？”

虽然这个问题问得有些晚，不过多惠还是肯定道。

“是这样没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很奇怪吗？”

多惠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之处，内心有些着急。

岩永则看向多惠。

“如果是为了替遭遇事故去世的孙子报仇的话，那么人偶一定会先去杀死当时碾死他孙子的肇事者和同乘者才对吧？”

多惠一时间说不出话。

自己竟然看漏了最基本的部分。都怪自己一个劲地考虑小镇的事情，而忽略掉了最明显的动机。

“啊，没错！如果是善太的怨念在作祟，一定会先杀死那几个人——”

多惠的声音有些嘶哑。

岩永一边回忆着从网上收集来的情报，一边继续解释。

“当时警方逮捕了车上四名大学生，最后只有驾驶者被起诉。虽然有人作证，是其他三人在车上打闹，才导致司机没掌握好方向盘。此外，他们也没有积极对被害者进行救治。但最后还是只能起诉一个人。再加上被害者本身也有过失，大学生们的父母也很富裕，有足够的钱来支付高额的赔偿金，肇事者本人也一直在反省，因此法院最后给出了缓刑的判决。对于一个孩子的死亡，车上的四名大学生所付出的代价，被

害者的家人到底是否认可，这很难说——”

这样的事故，对于当事者来说算得上是晴天霹雳，不过对于警方和法院来说，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案件。只要没有围绕案件继续讨论的必要，他们就会按照规章制度机械化地进行处理。

“这个结果，对于善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正式判决下达之前，他就已经听说肇事者没被判刑。他也曾说过‘他们最后也没有偿还犯下的罪行’这样的话。毫无疑问，善太十分痛恨那些大学生。”

与善太的态度不同，镇上的人们并不希望这起事故继续闹大。几乎没有人同情他。

“至少，目前还没有那四名大学生死于非命的新闻。如果那个木偶离开小镇的话，一定会在外界引发轰动的吧——也就是说，那个木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那四名大学生做过任何事情。”

面对岩永整理出来的情报，多惠感觉自己更加混乱。

“确实奇怪。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至今为止，一直对善太的怨恨在作祟坚信不疑的多惠，面对岩永所指出的矛盾，她没有任何头绪。

与此相对的，岩永则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说道。

“如果不择手段去破坏木偶，方法要多少有多少。也就是说，善太先生制作木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镇上的居民去破坏。”

多惠依然没有掌握到问题的核心。而岩永则继续解释。

“如果木偶就此被毁，很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

如果不破坏木偶的话，小镇的经济甚至安全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破坏的话则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无论怎样都是最坏的结局。如果岩永的推测属实的话，当木偶开始活动的时候，多惠他们就已经束手无策了。

而岩永却露出了微笑。然而声音却异常冷酷。

“我是不会让善太先生的计划得逞的。”

时间刚过凌晨一点。多惠走下山坡来到昏暗的海边。自己家虽在小山坡上，可从沙滩还是能隐约瞧见房子里的灯光。今晚的月光依然皎洁，几只火球依然在半空中飘浮。在月光和火光之下，约有几十只妖怪和幽灵们聚在一块。它们听了“公主殿下”岩永的指示后，便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在暗处藏起来，有的进行搬运的工作。它们正紧张地布置决战的舞台。而多惠则远远地躲在岩石后面。

妖怪中既有类猿猴、狐狸、狸猫、野猪等动物，它们因为得到妖力而产生了变化，也有一些长着贝壳和鱼类外形的海洋中的怪物。而头戴贝雷帽、穿着仿若西洋人偶一般服装的岩永，就站在这群妖怪中间，挥舞着手杖，对它们下达指令——奇妙的光景让多惠仿佛置身幻境。

这片海滩位于小镇的最深处。除了多惠的家之外，对于其他的居民来说都处于死角，即使发生一点小小的骚动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若是真有人注意到异常而前来查探，瞧见这群妖怪估计会立刻昏倒在地吧。

“我说，那位小公主好像也挺让你费心的吧？”

听了多惠的问题，九郎不由得露出苦笑。

“该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就找不到生活方式了。”

虽然在岩永面前，九郎的态度表现得极为冷淡，不过面对年长者的多惠，他似乎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多惠看着九郎，有些忧虑地问道。

“吃了人鱼和件的肉之后成为了不死之身，更获得了奇妙的能力，要适应这些很费劲吧？”

在今晚准备捕捉木偶之前，多惠得知了九郎的特殊能力。不过对于多惠来说，这些事情未免过于超出现实。虽然她也曾听过“吃掉人鱼的肉便会永生不死”的传说，不过她根本不曾想过，某天自己真的遇到了一位吃过人鱼肉的青年。不仅如此，这名青年还吃过预测未来后便会死的件的肉，也吸收了其预测未来的能力——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多惠看着给人有些呆头呆脑印象的青年问道。

“以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决定未来的能力，究竟是什么感觉？”

九郎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能够以死亡为代价，有意识地决定近期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较近的未来，他可以随意控制。本来这是一种用完就会死亡，只能决定一次未来的能力，而九郎吃过人鱼肉拥有不死之身，就变得可以反复改变未来的走向，规划出最佳的选择。

也就是说，即使把九郎杀死，他也能够选择使杀害他的人遭受不幸的未来，并立刻复活过来。因此妖怪们才会如此害怕他。这样的他即使待在岩永身边，也会让周围的妖怪们陷入恐慌，因此只得陪多惠待在远离妖怪的地方，独自做着战斗的准备。

九郎不太谦虚地摆了摆手。

“能够决定未来——说着好听，也不过是将有可能发生的未来变为必然发生的能力罢了。发生概率不高的未来，不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所以我是没办法改变的。掷骰子的时候，我能够掷出自己想要的数字，不过，随便买张彩票就中头奖这种就无法做到了。这是没什么自由发挥空间的能力。”

“不过，这种能力也足够让小公主预备的陷阱成功触发吧。”

多惠看向远处正在指挥妖怪们的岩永。九郎也是一样。

“就算没我，她也能靠自身的运气获得胜利。”

九郎似乎非常了解自己的恋人。

望着不远处的岩永，多惠的语气颤抖起来。

“是啊，绝对不能跟那个小姑娘为敌呀——”

此时，岩永周围妖怪们全部四散开来，纷纷在计划的位置隐藏起来。除了飘浮在高空中、无法被地面上的木偶感应到的火球以外，其他的妖怪都消失在了多惠等人的视线里。猫妖跑到岩永跟前，对她说了些什么。紧接着，岩永便点点头，与猫妖一起朝着多惠的方向走了过来。岩永轻快的步伐让人完全无法想象，她的左腿是依靠义肢行动的。

岩永走到多惠等人所躲藏的岩石后面，抬起头看向九郎。

“木偶正向沙滩走来，还有几分钟就会进入战斗区域。也麻烦九郎学长尽快就位吧。”

“明白了。”

九郎简短地回应道。岩永举起手杖，指向了沙滩上的某一片区域。

“请你把木偶引到有标志的那片区域，然后就麻烦你看准时机给出指示了。”

接着，岩永少见的露出了楚楚可怜的神情。她抬着头望着九郎说道。

“还有，尽量别让自己死去。”

“事到如今才提醒我吗？”

“也不是，因为最近妖怪之间有传言说，‘公主殿下能毫不动容地让她的男朋友去死，真是冷酷又帅气’——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舒服嘛。”

“明明就是事实。”

“我多少还是会在意的！就算你能够马上起死回生！”

只是多少会在意吗？多惠心想。

不过大概是感受不到疼痛吧，九郎也许觉得死亡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九郎朝着波涛声处缓缓走去。从他背影看不到丝毫紧张，只有如闲庭信步一般从容。

站在原地的岩永远望九郎远去的背影，不满地用鼻子“哼”了一声。

终于，发出“喀嗒喀嗒”声响的木制人偶缓缓地出现在了远处的沙滩上。它右手的末端赫然嵌着一块黝黑的陨石。

“终于来了。这下就能知道你的预测准不准了，小公主。”

多惠的语气里颇有些担心。而岩永则满不在乎地看着远处的木偶。

“我的对策都是以最坏的可能性为前提所考虑的。”

岩永之前的推测可能只是杞人忧天。尽管如此，事有万一，按照最

坏的情况为前提制定计划，这无疑是最为妥当的做法。

多惠回想起傍晚时分，岩永坐在沙发上所推测的善太制作木偶的真正目的。

“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国家，人们制作木偶一般都会用作咒术的载体。有些人制作木偶是为了代替人类承受灾难，有些则是为了代替人力从事繁重的工作。更有甚者，将木偶作为神明和灵魂寄宿的器皿——这种传承也有很多先例。就连匹诺曹的童话，大抵也是源自于此类传说。因此，诸如受到诅咒的木偶自己动了起来，使人们陷入恐慌，这类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过，听到木偶的咒术，不是更容易联想到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使用方法吗？”

听到这番话时，多惠当场就从沙发上猛地站起身来。她马上就联想到岩永所说的“另一个使用方法”。

没错，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说。在日本的异闻传说中被称为“诅咒稻草人”。

“没错，正是如此。就是用于诅咒的人偶。人们通常把想要报复的对象的名字写在人偶上，用细针或钉子钉在树上，或是丢进火中焚烧，想要报复的对象就会遭受到与人偶相同的灾难。日本妇孺皆知的诅咒法“丑时参”[5]中，把稻草人用五寸钉钉在神社的树上，对自己所憎恶的对象降下诅咒。西方也有类似的“魔女诅咒”和民间传说，还发现过曾经用于诅咒的手足和头上被扎上细针的泥制人偶与蜡像。除此以外，中南美洲的巫毒人偶也为人所熟知。”

既然木偶可以代替主人承受灾难，理论上，木偶也能够起到相反的效果，那便是通过木偶将灾难转嫁给他人——事实上，比起承受灾难，使灾难降临到他人身上的用法才更加广为人知。

坐在沙发上的岩永拿起了一块点心，毫无停滞地科普着关于诅咒人偶的知识。

“为了使得诅咒生效，人们通常会在人偶身上附上憎恨之人的相关

物件。比方说在木偶身上写上对方的姓名，贴上对方的肖像画或是照片，把对方的指甲或毛发等所有物塞进人偶体内等。这种方法通常被人称为‘交感巫术’。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得人偶变成自己想要诅咒的对象的分身，用针刺入人偶身体，能使得被诅咒之人的相同部位感受到相同的痛苦。折断人偶的手腕，被诅咒之人的手腕也会相应折断。把人偶丢进火里，被诅咒之人也会燃烧起来——”

岩永做出解说是距现在七个小时前的事。

而此时，多惠正望着由远而近朝向大海步行的木偶。而如今，那具木偶远比它看上去还要诡异阴森。

她继续回忆着岩永说的话。

“——善太先生制作木偶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具木偶是以被破坏为目的诞生的。虽然仅仅凭着能够活动、从手掌放电等特征，很难联想到诅咒，但唯有这样推测，所有的事实才能够联系起来。”

此时，九郎正站在人偶二十米开外的地方。

令人窒息的沉默之中，九郎突然向着木偶冲了过去。面对飞奔而来的九郎，木偶起初丝毫不为所动，而在距离缩短到十米的时候，它便迅速将右手举了起来。电光朝着九郎的方向呼啸而去。

多惠的回忆还在继续。

“那个木偶的身体里面，大概还嵌有害死善太先生孙子的四位大学生的相关物件。就算他们的毛发指甲不容易弄到手，只要在木偶的身上某处刻上他们的名字，也会有等同的效果吧。”

当时沐浴在夕阳下的岩永，坐在沙发上继续解释着。

而此时的岩永，眼见木偶发出的电光袭向九郎，却不见一丝紧张的神色。

九郎勉强地避开了致命的一击，继续缩短着与木偶之间的距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事先预测到攻击的话，只要避开木偶右肩到右手的延长路线，就能够躲过木偶的电击。不过，木偶也并不好对付，在九

郎躲过了最初的攻击后，它并非傻傻地站着不动，而是转移方向，朝着九郎发出了连续不断的电击。

“如果稀里糊涂破坏了那具木偶的话，那四名大学生恐怕会当场丧命。那具木偶的最终目的并非破坏，而是诅咒。”

果然，善太无法原谅那几个大学生。在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便是对他们进行报复。

“如您所说，善太先生个度量小的人。他既没有胆量杀死他人，更无法承受杀人所带来的责任，是这样吧？即便是诅咒他人，想必善太先生也无法承受诅咒所带来的罪恶感。因此，他把这份罪恶感转嫁到了小镇上的居民身上。”

根据多惠和镇长的推测，善太想要木偶代替自己对全镇的居民实施报复。这个推测不可谓不正确。只不过，善太还布置了另一层陷阱。

“木偶一旦给小镇造成严重灾害，小镇上的居民就一定会想办法将其破坏。如果有人因为木偶而牺牲，居民们更是会把自己的所有恐惧和憎恨全部倾泻在木偶身上。为了破坏它，难免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

只要人们想要破坏木偶，很容易就能彻底将其毁灭。而这正是善太所布置的第二层陷阱。

九郎已经接近木偶身边，只要伸出手来就可以控制住它。然而此时，木偶右手的雷击仿佛不存在冷却时间一般，再度发射出来。刹那间，剧烈的电光便吞噬了九郎。

岩永的脸上像无事发生一般平静，多惠却忍不住露出了不忍的表情。她望着继续奔向大海的木偶，脑海中再次浮想起岩永当时的推测。

“善太先生想要通过小镇居民破坏木偶来对害死自己孙子的凶手们传达自己的恨意，并且破坏木偶的方式越过激，诅咒的效力也就越强，带给凶手们的痛苦也就越大。这种痛苦远非被扎针或被火灼烧的痛苦能比。说到底，诅咒并非是善太先生一个人心中的憎恨，而是包含了小镇

全体居民的憎恨。”

善太的唯一失算在于，最初发现木偶的并非小镇居民，而是栖息在小镇周围和海洋中的妖怪们。它们的生活因为木偶的突然到来而变得不得安宁，于是联合起来对抗它。如果妖怪们能够做到的话，那么木偶的诅咒便会失效，善太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不过，很明显仅仅凭着妖怪们的智力，根本无法阻止木偶。

“善太先生同时也十分痛恨小镇上的居民们吧。才想要通过木偶的诅咒让镇上的居民们也吃一吃苦头。即使镇民被木偶的电击所害，也可以将部分责任归结于擅自接近木偶的镇民们——正如镇民们把肇事的部分责任转嫁给自己孙子一样。毕竟，木偶本来就没有随意靠近镇民，而是径直前往大海而已。这样的想法可以让善太先生自身的负罪感没有那么强烈。而且，他的目的是让全部镇民们都承受杀害四位大学生的罪恶感，这也是他报复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吧。虽然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的身上都背负了杀人的罪孽，你们都不是无辜的。”

难道，善太觉得这样就能免于罪过，免于杀人的罪行了吗？

“善太先生觉得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下手的那个人，便已经有了一张免罪符。毕竟，直接下手的是小镇的居民们。如果善太先生还活着，想必他会指着这些人的鼻子说‘明明是你们动的手，你们也有错’。大概只有这么做，善太先生才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吧。至少，他可以把杀人的罪责分散到全镇所有居民的身上——就像当初镇民们对待他的态度那样。”

他将一个人无法独自承担的罪恶感分摊到所有人的身上。这样一来，自己的责任也就减轻了。

也因如此，善太制作了用于诅咒的木偶。对于镇民们来说，只要破坏木偶，就能阻止鱼群大量死亡，甚至能让小镇的观光业复兴。不过，如果破坏了木偶，小镇的所有人都会莫名其妙地背负上“杀人”的罪孽。无论哪种选择，都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恶果。

“在破坏木偶的同时，四位大学生就会因为诅咒的力量而死于非命。这种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小镇吧。就算联想不到木偶的诅咒，但至少也会能知道大学生们的死状与被破坏的木偶完全相同。这样镇民们就会意识到是自己的冷漠导致了善太遭受不公，进而导致了大学生们的死亡，想必他们会留下心理阴影吧。”

多惠的思绪再次被拉回现实。战场上，遭受了正面电击的九郎，很快地重新站起身来。除了衣服被烧得支离破碎以外，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他再度发起了进攻。他与木偶保持着距离，然后迅速地移动着，寻找接近的时机。只不过，木偶的行动也同样迅捷，九郎始终无法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

虽然木偶也跟九郎保持着距离，不过每向前一步，它都会把右手转向九郎的位置，发射出接连不断的电击。九郎十分小心地避开一道道致命的雷电，有几次没能躲过，遭受重击后在地上打几个滚后便重新复活——就这样，他一边躲避移动着，一边也在同时调整着木偶前进的方向和所在位置。木偶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它抬起脚的位置每产生一点变化，它的落脚点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根据多惠之前所获悉的计划，九郎就是靠着这些细微的变化来读取并调整木偶前进的方向。

多惠又想起黄昏时分，道破了善太所设下诅咒的岩永如此说道。

“让鱼类大量死亡、小镇居民人心惶惶、小镇经济衰退——虽然对于小镇来说，已算是足够恶毒的诅咒，不过真正恶毒的，还是让小镇的居民代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否破坏木偶，这座小镇都无法从诅咒中脱身。”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多惠不禁感到深深的绝望。可以说，在木偶开始行动的那个瞬间，善太的心愿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真该在木偶动起来之前就阻止善太——

“无法承担罪恶感的软弱，再加上原本与人为善，却因为遭受种种变故而彻底扭曲的欲望所诞生的诡计，从结果来看，这个诅咒木偶比起

任何报复都要来得令人毛骨悚然。”

岩永说到这里，露出了一副“受够了”的表情。而多惠却完全笑不出来。对于无论破坏与否都无法逃脱诅咒的木偶，她已经彻底束手无策了。

多惠也曾试探性地问过岩永。

“有没有什么对策？难道你所谓的方法，就是让木偶被破坏，然后让小镇所有居民替善太背负杀害四位大学生的罪行吗？”

“谁来背负罪行对我来说没有差别。小镇上有多少人被害也跟我没有关系。只不过，善太先生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片土地的秩序。他借用了从天空另一边所降下的未知力量，实现自己的私欲。我绝对不会让这种行为得逞。”

毫不在意让他人背负罪责，甚至连小镇出现伤亡都漠不关心。而只是因为善太的行为违反了她所谓的秩序，因此才会采取对应的策略——眼前的这位少女，可爱却无情。不，这位“公主殿下”，看起来楚楚可怜，言谈却掷地有声。

此时，在多惠的眼前，九郎再一次被雷电击中，远远地飞了出去，倒在地上。他所倒下的地方刚好位于木偶前进方向的前方五米处，而他又顺势向着反方翻滚滚了五米的距离。木偶并未停下脚步，继续向着九郎所在的位置靠近。只不过，因为九郎立刻停下了动作，木偶也没有出手攻击。

多惠想到了岩永事先布置好的策略。

“只要搞清楚木偶的诅咒和它的行动，就有办法对付它——只要事先将它身上的诅咒驱除，再破坏它就可以了。只要让木偶和诅咒对象之间的联系消失，即使破坏木偶，那几位那学生也不会遭受劫难。也就是说，将刻在木偶身上的几个人名抹去，或是把放在木偶身上的头发或指甲彻底取出，诅咒就会失效了。”

即使知晓这些，多惠也依然没有取胜的把握。虽然知道木偶身上的

诅咒，也知道了驱除诅咒的方法，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近木偶。所有接近木偶的人都会被雷电攻击。即使能够从远处破坏木偶，但不接近木偶的话，就不可能驱除木偶身上的诅咒。

多惠也曾提出过疑虑，然而岩永却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回到现在。木偶正从倒在地上的九郎身边走过。岩永一直在观察着木偶的行进路线，手杖也深深地插在沙滩上。多惠若有所思地对岩永说道。

“果然，只要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木偶就没有任何反应。我猜他现在是在装死吧。等到木偶从他身边走过去以后，他就能从木偶的背后发动奇袭。只要能抓住它的右手，就能在不遭受电击的情况下控制它的行动。”

只要九郎能够控制住木偶的右手，其他埋伏起来的妖怪们就能够顺势抓住木偶的其他躯干。接下里，只需要调查一下木偶的全身，很快就能取出或抹去与诅咒关联的物件。可谓是最有效的作战计划。

岩永点点头。

“您说的办法的确可行。以九郎学长的能力，决定那样的未来也并非难事。只不过，即使从背后抓住木偶的右手，它也很可能会为了逃跑而大闹一番，右手肯定会不断发出电击。而且，调查诅咒相关的位置，要花上大量时间仔细检查木偶的全身。若是当中有谁不小心手滑，或是出现瞬间的松懈，很可能会让木偶重新恢复行动。到时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就算九郎有不死之身，其他妖怪们可挨不住木偶的电击。只能采取其他手段了。

“更何况，这个木制的人偶做工并不算精细，看起来也不结实。如果在木偶反抗的时候用力过度，不小心折断它的身体或四肢关节，诅咒也会生效，被诅咒的人很可能出现伤亡。所以需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

在岩永来到小镇前，就已经拟定好了封印木偶的作战计划，甚至还考虑到了作战失败的补救对策。木偶此时正按照她计划的那样，正缓缓地走向目标地点。

“所以啊，我在日落前就布置好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陷阱。”

当木偶距离九郎约五米的时候，原本躺在地上的又一次死去的九郎再次复活并站起身来。木偶立刻回过头，举起右手对准了他。

电光石火之间，九郎把左手高高举起，大声说了什么便挥了下手。从多惠所在的地方，听不清他具体说了什么。不过，按照原本的计划，想必他说的是触发陷阱的指示吧。

“就是现在！”

就在九郎发出指令的同时，木偶的身影突然消失。紧接着，一道闪电从地表沿着斜线向天空中飞去——它并非是消失不见，而是在极短时间内陷入了地面。

一个藏在地面下的陷阱。

这是岩永召集所有陆地和海里的妖怪，在沙滩上木偶的必经之处挖掘出的，直径约四米、深约两米五的巨大陷阱。接着在陷阱上方盖上一块中间裂开的木板，再在上面铺上沙土和石头，不仔细看的确很难分辨出来。除此以外，陷阱内部还藏着三只妖怪，在下面支撑着木板。上方的木板虽然是裂开的，却不会轻易断裂，因此即使是下面支撑木板的妖怪们离开，陷阱也不会立刻触发，最多只是在周围的沙土上出现一道圆形的塌陷痕迹。然而，一旦陷阱上方出现重物，只要藏在陷阱里的妖怪们一撒手，木板就会立刻断裂。彼时，重物也会连同断裂的木板一起跌落陷阱。而原本藏在陷阱里的妖怪们只要趁机逃出陷阱就可以了。

一切如同岩永计划的那样，人偶顺利掉入陷阱。当它走到陷阱正中央附近，向九郎举起右手的时候，陷阱里的妖怪们听到指示后立刻撒手，木板立刻发出“喀嚓”的响声断裂开来，沉重的木偶也随即掉了下

去。而由于掉落的势头，它举起的右手朝向上空，发出的雷击也朝着半空而去。

岩永布置的陷阱远不止如此。陷阱的周围事先用长绳绕了一圈，掩埋在沙土和石碓里面。长绳的两端分辨延伸向大海和陆地，在木偶攻击范围外的安全区域内，由两组妖怪分别在两边紧紧握住绳子。接着，当九郎挥动左手发出指示的时候，绳子两端的妖怪们同时用力向后拉动。那情景，就仿佛是拔河比赛的两组队伍一般。

妖怪们拉动绳子两端的同时，陷阱周围出现了一圈环形的凸起。埋在沙土中的绳子在两端的拉力之下，迅速缩紧。陷阱中央的目标，会被缩紧的绳套牢牢绑住。

而此时被绳子绑住的，正是木偶的右手。事先准备的粗绳子，正牢牢地绑在木偶右手的小臂中段靠近手腕的地方，绳套的上方正是嵌在木偶右手里的陨石块。木偶在制作过程中并未仔细打磨，手臂的部分也并非是光滑的圆柱。也正因如此，绳子才能紧紧地套在手臂上而不至于向下滑落。此时的木偶被悬空吊了起来。

在木偶掉落陷阱前，它的右手是平举着正对九郎的。木偶掉落之后，它的右手则在惯性的作用下举过头顶。当它的头部完全掉入陷阱的时候，唯有右手的部分还在地面上。而缩紧的绳套则刚好牢牢地套住了木偶此时暴露在地面上的右手。

结果正如岩永所算计的那样。木偶此时被吊在陷阱的正中央。陷阱约有两米深，而木偶又只有小孩的体型，双脚自然无法碰到地面。在没有地面作为发力点的情况下，木偶此时能做的，就只有在半空中摇晃挣扎了。

紧绷的绳子在陷阱的上方，将圆形的陷阱一分为二。而在陷阱的正中央，则是缠在木偶右手上的绳套。木偶被套在绳套上的右手还在做着垂死挣扎，不断地重复着放电和冷却。不过，由于右手笔直朝上，致命的雷电全都飞向半空，消失在无边的天际。它也尝试着举起左手，想要

借助绳子爬出陷阱，不过在重力的作用下，它的左手根本够不到右手手腕处的绳套。就算它左手够得到绳套，凭它粗制滥造的球型手掌，也根本抓不住绳子。

也就是说，这个长鼻子的木偶，仅仅落入岩永十分简单的陷阱后，就几乎失去了抵抗能力。

岩永、多惠和猫妖在木偶消失在陷阱中，紧接着闪电飞向天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着陷阱靠近了。多惠和猫妖内心焦急，几乎是飞奔到了陷阱前。而这次作战的核心——岩永本人，似乎是对自己布置下的陷阱很有把握。她一边轻快地转动着手中的手杖，一边跟在他们的后面。结果，在陷阱中，他们看到了木偶被吊在半空、无力挣扎的样子。

“仅仅要木偶掉进陷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过要像这样，让它在右手被套住的同时掉进陷阱的话，就必须要借助九郎学长的能力了。”

岩永所布置的连锁陷阱，需要九郎、陷阱中的妖怪和拉绳的妖怪三方看准时机、同时行动。这样的三方配合，成功概率实际上并不高。更何况，无论事先做过多少次的演练，正式行动的时候也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运气就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不远处，一只獾子所变化的妖怪正把备用的衣服递给衣服被烧得焦黑的九郎。多惠的余光扫着九郎，向岩永问道。

“他为了让你的陷阱能够成功，不也死了好几次吗？”

就算九郎不断使用决定未来的能力，木偶不被事先引导到陷阱中央的话，成功的概率也不会因此而上升。

岩永似乎不愿意被多惠指责，便以狡辩的语气回答道。

“达成自己女友的期望，本就是男朋友的义务。”

她一边把视线投向陷阱里悬空吊着的木偶身上，一边对周围的妖怪们发号施令。

“这样吊着的话，木偶的右边肩膀或手腕可能会脱落。按照计划，

你们把它埋起来。”

周围慢慢聚集过来的妖怪们听到岩永的指示后纷纷行动起来。它们把挖掘陷阱时搬出的沙土又一点点搬运回陷阱里。套住木偶的绳子两端已经加固完毕，即使拉住绳端的妖怪们松手，此时的木偶也不会掉下来了。

妖怪们用沙土将陷阱的底部填满，用湿润的砂土将木偶的双腿固定在土堆中。这样一来，木偶便动弹不得，因为下方固定住，右手也不必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不必担心它的右肩或右腕会突然脱落了。

作为木偶最强的攻击手段，它的右手被向上牢牢固定，因此它唯一可以活动的就只剩下左手了。而在下半身也被固定的状态下，它左手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前后摆动。也就是说，如今木偶的攻击性已被完全剥夺了。

“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它会垂死挣扎导致身体破损了。九郎学长，请你检查人偶的某处有没有刻上人名，或是在哪埋着诅咒相关的物件。”

“了解。”

换好衣服的九郎翻身跃进陷阱内部，仔细检查起木偶的身体。

岩永一边观察九郎的作业，一边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猜诅咒之物大概就在木偶的躯干部位——木偶的手脚都是可动的，做工也不怎么精细，所以，固定关节的零件很可能会脱落，或是遭受碰撞而折断。如果咒物放在四肢，当四肢脱落或折断时，给予诅咒对象的惩罚最多就只有手脚折断之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它的躯干。”

九郎一边躲避着木偶前后摇晃的左臂，一边仔细地触摸，检查木偶的躯干。终于，他停下了动作。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木偶的腰腹周围。

“这里刻有几个人的名字。除了那四位大学生以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

九郎抬起头来看向多惠的方向，他的眼神既困惑又略带诧异。出现四位大学生以外的名字似乎也超出岩永的预料，她也禁不住愣在原地。

“还有一个人？”

岩永有些慌张的神情，倒是让多惠心中颇有些愉快。那另外一个人名，她心中早有头绪。她轻笑起来，用眼神制止了想要说出名字的九郎，开口说道。

“是我的名字吧？”

九郎略带犹豫地点点头。多惠则叹了口气。

“我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善太他一直是心有芥蒂。木偶会从我家附近经过，可能也是源于对我的恐吓和报复吧。”

岩永震惊的表情只停留了一瞬间，便恢复了冷静。在多惠叙说详细情况之前，还有必须要向九郎确认的事情。

“学长，木偶的其他部位有做过手脚的痕迹吗？”

九郎转过头去，继续排查木偶的其他部位。

短暂的沉默后，九郎站直身子，摇了摇头。

“没有其他地方做过手脚了。这些名字要怎么消除？看样子刻得并不算很深——”

岩永抬起头，向多惠征求意见。多惠不禁舒了口气——幸好一切顺利，如当初计划的那样。

“只要用刀子削下来即可。诅咒对象最多会遭受一些皮肉之苦，不过最多也只是这种程度罢了，总比死于非命要好得多吧。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一只八爪鱼模样的妖怪递给九郎一把小刀。这也是岩永事先准备好的。

九郎接过小刀后，便开始慎重地在木偶的腰腹部动起刀来。反复数次同样的动作后，他便抬起头示意岩永，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

岩永始终很在意多惠的情况，张开手臂，向着九郎做了一个“明

白”的动作。

“不疼也不痒啊。凭着这块诡异的陨石和善太的执念，赋予这个木偶行动和放电的能力，大概就消耗完所有的能量了吧。没有余力再实现更进一步的诅咒。”

确实如此，多惠虽然已经上了岁数，痛觉逐渐迟钝。不过，刚才的自己甚至连被轻轻摸过的感觉都没有。

岩永摘下贝雷帽，抬头眺望着木偶被吊着的右手放射出的雷光消失于天际，语气有些冷漠。

“这样说来，善太先生的企图从开始就落空了呀。”

从结果来看，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

岩永虽然推测出了诅咒木偶的真相，可从结果来看，这些布置全都白费了。说不定仅仅靠着镇民们齐心合力破坏木偶，事情就能得到完美解决。

岩永歪着头说道。

“这也算是‘害人终害己’吧？”

“该怎么说呢，越是依赖外界的力量拟定的复杂计划，搞砸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多惠答道。

善太将自己余下生命作为燃料所降下的诅咒，到头来只是一纸空谈。自己不愿承担罪恶感与责任，想要设法转嫁他人的悲哀末路，盖棺定论本就是十分容易的事。

不过，多惠的神情却有些苦涩。她对身边如同人偶一般的少女，缓缓说道。

“不过，还真是让人不快的结局。”

妖怪们手中拿着木槌和棍棒，纷纷迈进陷阱中。看起来，它们正准备将这个木偶彻底破坏。重新戴好贝雷帽的岩永指向陷阱下方问道。

“您要帮忙破坏木偶吗？”

多惠摆摆手，转过身去，只给岩永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照顾一下我这把老骨头吧。我要回去休息了。破坏木偶以后，别忘了把它埋在坑里。作为补偿，我会帮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饭的。”

说罢，便挥了挥手。猫妖立刻飞奔到多惠脚边，跟着她一起离开了。看起来，比起帮助公主殿下，这位小小同居者选择了陪同老人一起回去。

虽然这小小的动作，并不能说明什么。

第二天清晨，多惠如同往常一样伴随着第一缕晨光起床，准备好了给岩永二人饯行的早餐。米饭、日式蛋卷、味噌汤、芝麻凉拌菜、金平牛蒡、烤鱼、烤紫菜片——全都是传统的日式料理。平时只有自己和猫妖，不用做这么多的饭菜，不过为了辛苦整晚的客人——抛开没怎么出力的岩永不谈，就算为了死亡多次又复活的九郎，也值得用这些美食来报答他们。

已被破坏的木偶，此时正装在两个纸箱里，放在多惠家门口。它的手脚都已被拆开，本体也已经一动不动，变成一堆木块——当然，它长长的鼻子也被取了下来。

嵌在右手的陨石也被取出，如今已经不见踪影。据说是岩永担心把陨石继续留在这里，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灾难，决定带回去处理掉。

早上七点，岩永和九郎起床后，便来到了厨房的餐桌前就坐，准备用餐。猫妖也趴坐在餐桌的一角，它的面前放着盛着米饭、鱼肉和菠菜的小碟子。众人一语不发地吃了一阵子饭后，多惠便继续说起昨晚在沙滩上只进行了一半的话题。

“我曾经有两个小孩。只是两个都在小时候遭到交通事故，结果一起去世了。肇事者很有钱，赔偿金多到可以堆成山，虽说他也被判去监狱服刑，但转眼间就出狱了。去孩子们的墓前参拜好像也只有一次，自那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大概已经是过于久远的事情，多惠的语气也显得颇为轻松。

当然，也有可能是她害怕自己内心无法承受，语气才故作轻松。

“拜这起事故所赐，我和先生一跃成了小镇上的资产家。明明在此之前的生活上也并不困难，不过把惨剧始终放在心上也无法继续生活。所以，当我先生高中时代的朋友说要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把几乎所有的资产全部拿去投资了。”

接下来的发展，让人不得不哑然失笑。

“我先生朋友的公司发展非常快，当初投资的钱翻了好几倍以后又回到了我们手中。简直就像恶意的玩笑——我们之后还为那些双亲遭遇交通事故的孤儿们捐款，还投资了非盈利组织作为运营资金。总之，我们想尽了一切方法去花完手头上的钱，结果，手头上的钱却反而越来越多……”

九郎表情有些复杂，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而岩永则饶有兴趣地侧耳倾听。

“终于，在我们手头上的钱到了一人多高的时候，这次轮到我先生遭遇到水灾去世了。他才五十多岁，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十岁啊……然后，事故的赔偿金那些乱七八糟的，又从天上掉下来了。”

普通的老年人只要解决自己年迈以后的生活花销就足够了。不过，多惠在自己年迈以后，甚至再活个一百年都不需要烦恼了。

“我当时想到再去考虑钱的使用方法也是无济于事。更何况，投资和捐赠在很多时候都难以辨认是否有欺诈行为，若是扯上关系的话，很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不幸。话虽如此，若是我把钱投资到自己信任的人那里，数额也并不会大幅度减少。而且，正如猫妖所说，我这把老骨头既健康又顽强，平时也没有感冒发烧——不知不觉，我成了小镇上的大人物，连县里的知事见了我都要点头哈腰，更是没有人敢当面指责我——”

虽然说得轻松，也并非仅凭着年纪大就能达成的。如果不是多惠从

年轻时期起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说话公正而有理有据，对待事情有担当，她也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不过，也有不少人在背地里说我是靠着亲人的尸骨赚到巨款的魔女和山姥[6]……我也没办法啊，我被金钱之神所宠爱，身体也很健康，就算失去所有家人，都能安安稳稳地活着——想必看上去十分幸福吧。”

在这个没有拿得出手的产业，人口也在不断减少的小镇上，多惠可谓是十分特殊。话虽如此，对于在小镇长大成人，先生和孩子的墓地也埋在这里的老人来说，到了六十岁以后，想必也很难鼓起离开家乡的勇气吧。

“善太失去了自己的孙子，小镇上却很少有人同情他。还有人在背地中伤，说他靠着赔偿金和保险发了大财。所以我对他一直放心不下，想多少为他出点力……”

因为自己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才想去帮助对方——这种想法，是否过于天真了呢？

“不过，从他倾注生命降下诅咒，想要报复大学生和我的行为看来，他的内心对我还是否定的吧。如果他的报复是正当的话，亲人死去也依旧幸福生活的我必定是错误的——否则，自己的行为就太过愚蠢了。因此，我理应受到诅咒，理应变得不幸。自然，那个木偶上一定会刻有我的名字。”

岩永有些不开心地抱怨起来。

“把他人的好心当成歹意，还反过来报复，真是过分。我好像也经常被人说是‘被神明宠爱着’。但对我而言，我重要的男友给予我的爱情完全不够——这才是天大的不幸。”

在多惠眼里，这位默默地吃着芝麻凉拌菜的青年，对身边女友的爱意可以说是超过十二分的，可这位小公主竟然还不满足，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吧。而九郎则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也没有要说

话的意思，只是专心地吃着眼前的饭菜。

多惠继续说了起来。

“即使被善太嫉恨，我的生活也不会捉襟见肘，独自生活也不会灰心失望。这样的我，算是幸福的吧？但当初孩子们和先生过世的时候，我都曾想过一死了之，只不过我没有一死了之的勇气而已。如果有谁能在我背后刺上一刀就好了……被这只猫妖吃掉好像也是不错的结局——”

“您又在说这种耸人听闻的话——”

猫妖在餐桌下面，用它前爪上的肉球轻轻拍打着多惠的脚面。即使作为妖怪，想必也是有妖怪的情感的吧。

多惠耸了耸肩。

“某种意义上，我和善太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害怕独自一人承担责任。最为重要的人明明都不在了，自己却没有告别人世的勇气。用生命降下诅咒的善太，比我还要勇敢些。毕竟，诅咒别人的事情，我可办不到。”

多惠放下筷子，身体靠在椅背上。她缓缓闭上眼睛。

“木偶刚出现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阻止它、拯救小镇，这不正是我留在这里的理由吗？就算是牺牲我这副老骨头，也要跟木偶拼到两败俱伤——现在想来，真是异想天开。就算我不在，那个东西也能够被轻易破坏。到头来，我待在这里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多惠睁开眼睛，再次看向岩永。她的眼神有些疲惫。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诉说完自己故事的她，并不期待岩永的理解和安慰。

岩永露出了轻快的笑容。她举起了手上的味噌汤。

“不。正因为您在这里，我今天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早餐。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行。”

“那还真是荣幸之至。不过，话说回来，你喝的味噌汤是密封冻干

的包装，你昨天带来的——”

只要倒入碗中，用热水冲泡，不出一分钟，一碗美味的味噌汤就完成了——根本没什么好感谢的。

“倒也是呀。”

虽然岩永说得信誓旦旦，可这股没来由的自信毕竟也是毫无根据的。

多惠看向正门前放着被肢解的木偶的纸箱。

“那个破坏的木偶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只要按照镇长说的那样，请人来做一次驱魔仪式，镇上的居民们想必也会安心吧。陨石就交给你们处理，可以吗？”

“是的。不能让它再次成为灾难的根源。”

岩永端坐着点点头。

“这样一来，小镇也终于能恢复原样了。”

即使解决了鱼类大量死亡的事件，想要那些流失的钓客和观光客们重新回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小镇之前的一时繁荣，原本也只是天降横财罢了。恐怕这股热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退吧。不过，这样一来小镇也可以恢复平稳悠闲的生活吧。

暗中考虑着接下来将要面对的种种烦恼，多惠不禁叹了口气，有些自嘲地说道。

“哎呀，可真是的。我这一生还要持续多久呢？”

岩永和九郎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法回答什么。多惠也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即使身边有着这些生活了成百上千年的妖怪们，可面前这两位，还依然年轻呐。

岩永琴子坐在回程的车中。

整理行李和跟小镇的妖怪们打招呼浪费了很多时间，当九郎驾车离开岛井多惠家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他们仅仅花了十五分钟，

便离开了安静悠闲的渡渡水小镇。大海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不见，车子也驶入国道。

九郎早早考取了驾照，不过却没有私家车。这次借了岩永家里的车子出行。也正因此，岩永在这辆车子里也没有任何不适，而是懒洋洋地躺在座椅上。反倒是九郎有些不习惯，正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方向盘。

坐在副驾驶席，系着安全带的岩永把从木偶身上取下的陨石捧在手中，在阳光下仔细观察着。握着方向盘，一直看向前方的九郎若有所思地感叹起来。

“虽然事情圆满解决了，不过仅凭着这块陨石和失去孙子的老人的怨念，就能够诞生出那种木偶，这世界还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不仅是九郎，就连一旁的岩永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只不过，她的看法似乎与九郎有些不同。

“该怎么说呢……我倒是觉得不仅如此。从这块陨石里，我倒是感受不到如此强大的的力量——”

虽说作为地球以外的事物，不过仅凭着一块小小的陨石，是很难驱使木偶活动、发出电击的。在此次渡渡水小镇的灾难背后，还有另一种力量在作祟。

“说不定，多惠婆婆的执念，也是让木偶动起来的原因之一吧。”

在听过多惠身上发生的故事以后，岩永一直就有这种想法。身边九郎的声音则显得有些疑虑。

“你又对当事人隐瞒了什么——”

“这次我可没有故意说谎！”

对于九郎的质问，岩永不禁感到一阵无力。特别是这次事件，背后甚至还跟那位童话里的匹诺曹有关——若是说谎的话，自己的鼻子说不定也要变长了。

岩永一边用手杖的握柄部位戳着九郎的腰，一边严肃地解释起来。

“多惠婆婆的最大愿望就是死亡。而且，她渴望的是有意义的死

亡。木偶给小镇带来灾难，自己的使命就是赌上性命去阻止它——这大概是她在心底深处的愿望吧。所以，木偶拥有了单凭着善太先生的怨念所不可能达到的力量。”

在岛井多惠的叙述里，在户平善太制作木偶的时候，她曾多次拜访过。既然多惠曾不止一次地看见过木偶，说不定，她的执念和愿望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木偶。

“比起善太先生的怨念，多惠婆婆的执念要来得更久、更沉重，也更深邃。”

事实究竟如何，如今已经无法确认，也根本无需确认。就算把这件事告诉岛井多惠本人，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化。更何况，招致灾祸的罪魁祸首既然已不在人世，就不需要让其他人来背负相同的罪责。相反，在这个小镇里，有一位想要阻止灾难、渴望着英勇就义的老人。因此，这位老人让自己成为英雄的强烈愿望，导致了这起灾难的发生——

这只不过是岩永的推测。但退一万步说，就算事实如此，多惠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恶”吗？正因如此，岩永才没有把自己的猜想告诉多惠。

九郎有些沉重地问道。

“多惠婆婆……她到底算是幸福，还是不幸呢？”

听着恋人的烦恼，岩永则平静地回答道。

“——幸福或是不幸，在于多惠婆婆自己的感受，由不得我们说三道四。”

岩永把手中的陨石放在置物架上，十指交叉，若有所思地说。

“故事的最后，匹诺曹变成了人类，它觉得自己很幸福。而故事本身却是以问句的形式结尾——匹诺曹变成了人类真的幸福吗？”

也就是说，这本就是求而不得的答案。变成人类的匹诺曹也只有在将来的生活中寻找答案。

听了岩永的总结，九郎皱着眉头回忆着什么，接着便一本正经地反

驳道。

“在电影和原作里面，匹诺曹故事的结局才不是开放结局吧？你是不是把它跟其他故事搞混了？”

也许事实就如九郎所说的那样。

“哎呀，别那么不知变通嘛！事情已经顺利解决，就别苦着一张脸啦。”

接着，她便提出了一大段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要去哪里游玩。

九郎深深地叹了口气。

“真好啊，你看起来可真幸福。”

“你这是什么话！说的人家像是迟钝的笨蛋一样——”

对待恋人的态度，九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岩永用手杖的握柄狠狠地戳着九郎的脸颊，当事人却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

车子疾驰而去。

注释

[1] 桃连者，日本特摄剧《秘密战队五连者》中五位战队成员之一。此处“桃连者”的“桃（momo）”与“大腿”（futomomo）有读音相同之处。

[2] 桃连者的战斗服为桃色。

[3] 原文使用的是黑子，指的是舞台剧或木偶剧等舞台表演时，在后台进行辅佐的演员，因一般穿着黑衣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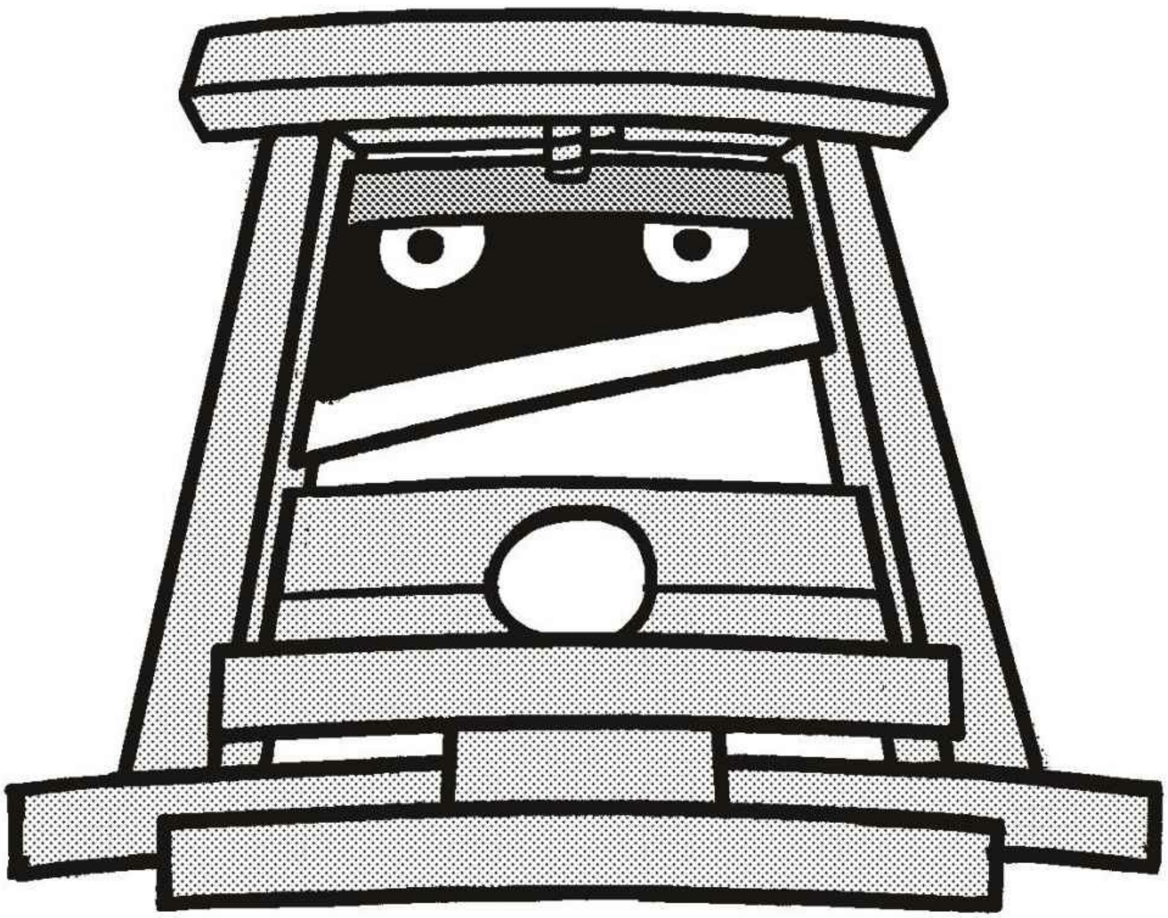
[4] 猩猩，日本古典书籍所记载的虚构动物，与中文里的“猩猩（灵长目人科）”不同。

[5] 丑时参，指于丑时（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将写有自己憎恨之人的稻草人用钉子钉在神社的树上，是一种日本自古以来的咒术。

[6] 山姥：日本神话中居住在深山，长得像老婆婆的妖怪，可以知道人心里

的想法，有的会赐予人们土地丰收和财富，有的会吃掉前来投宿的旅人。

第四篇　断头台“三四郎”



当在电视中看到“宫井川甲次郎因涉嫌杀人被逮捕”的新闻后，森野小夜子有些震惊。

（明明尸体都处理好了，还是——）

紧接着，新闻接下来的说明表示，甲次郎是主动联系警方自首，因此才遭到逮捕的。

（这样一来，我也会马上被逮捕吧……）

她从脚下升起一股凉意。

这天，小夜子在旭日东升时才回到自己的公寓，由于过度疲劳一直熟睡到了将近傍晚。此后又忙着处理几份即将收尾的插画师本职工作，直到夜里十一点，才趁着吃晚饭的工夫，打开电视看上两眼。这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通过电视报道和网络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才稍微冷静下来。

（甲次郎先生好像并没有把我供出来，也许他在想供出了我，自己的罪名就会更重吧——）

她的头脑高速运转着。

然而，被警方逮捕的甲次郎的言行，有几点是小夜子无法理解的。这些也是小夜子内心不安的主因，让她如鲠在喉。也许可以找他当面质问，但那样会暴露自己。小夜子自然不可能那么做。

根据报导，案件的内容是七十三岁的宫井川甲次郎与内弟爆发口角，冲动下杀死了对方，接着便主动打电话报警自首。整起案件都透露着谜一般的气息。

宫井川甲次郎在打电话自首以前，使用自己房间里的收藏品——断头台，残忍地切下了被害人尸体的头部。

正因这样谜一般的行为，案件很快就传开了。不过，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私人收藏家居然能拥有真正的断头台，这本身就是足够轰动的大

事件。

在此事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着案件的议论与喧嚣都让小夜子坐立不安。不过，毕竟案件的犯人已经自首，况且又亲口说出了用断头台砍下被害人头部的理由。到此为止，可供世间议论的话题其实就已经耗尽。案件发生一个礼拜以后，网络上就没有人愿意再去讨论。警方的搜查员也从没到过小夜子家中问讯。

被逮捕的甲次郎在被警方问及，为何要把尸体的首级砍下来的时候，他如此回答道——

“这是一台在日本制作、却从未被使用过的断头台，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试一试，它是否真的能够砍下人的头颅……”

而宫井川家中的这座“有幸”砍下过人类头颅的断头台，的确是明治时期日本产的。而且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日本现存的唯一一座国产断头台。

断头台。十八世纪末期，法国人发明的处刑道具。在隔开一定距离的两根木柱中间，吊起一把宽幅且刃面是倾斜的刀刃，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垂落，将下方被固定住的罪人头颅砍下——简单而残忍的设计。

在此之前的斩首刑法多是由处刑人挥舞斧头或长刀将罪人头颅砍下，因此经常会出现挥一次刀砍不断的情况，有时会多次反复切砍罪人的脖子，直到身首异处。这种做法会给予罪人极大的痛苦。

相比起来，断头台的工作原理则是由刀刃本身的重量和柱子的高度所产生的落差两方面组成，能够准确并快速地切断罪人的头颅。对象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一视同仁，不会给罪人造成痛苦。因此，断头台在刚刚出现时，甚至被认为是平等的、人道的、毫无乐趣的处刑道具。

这些都是甲次郎告诉小夜子的。

宫井川家中存放的这座断头台高度约两米三，横幅约五十厘米。高高吊起的银色刀刃长约一米。刀刃由日本高超的手艺人打造，至今没有一丝锈蚀的痕迹，甚至连刀刃的纹路都依然鲜明无比。

虽然个头不小，但普通人的家中也不至于放不下。实际上，甲次郎找来一个气派的屏风将其挡住，收藏在家中占地约十二叠的日式房间中，颇有些武士宅邸的风情。

六月二十号，周一。距离小夜子听说宫井川甲次郎被捕已经过去一个月。期间依然没有警察来访，她终于放下心来，也渐渐地恢复到了过去的心态。

虽然案件有些诡异，但既然真凶被捕而且已经招供，没有特别多疑点的情况下，起诉的手续也会顺利进行吧。起诉期到了以后，小夜子也没有关心过法庭判决的新闻，不过想必今后也无需烦恼了吧……

今天，小夜子很早就从B县乘坐地区快线，在中途的每一站都下车，拍摄着沿线的旧址、时间久远的巴士站台、没有人烟的车站和废墟等建筑物的照片。天气晴朗的日子，最适合收集工作需要的素材。

她肩膀上挎着装有相机、写生簿和若干画图工具的大手提包，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颜色朴素的上衣，一身便于行动的打扮。

小夜子今年二十八岁，在工作日的早上，拿着相机和写生簿在乘客寥寥无几的地区快线行动的话，总会引来一些路人好奇的视线。不过，不施粉黛的面容和简单轻便的着装，倒是很有为了工作去取景的感觉。

下午一点左右，小夜子离开了只有她一位乘客的无人站台，乘上最近的一趟列车。列车有两节车厢，座位是面对面放置的二人席位排列而成。两节车厢的乘客加在一起不过十个人左右。很多座位都空着，既可以坐在靠近通路的地方，又可以靠在窗边眺望外景。小夜子游走在车厢内部，寻找着自己中意的座位。

没走出几步后，她的脚步就立刻停了下来。有位少女闯入她的视野。坐在靠窗的位置，闭着眼睛，头上戴着贝雷帽。

少女正靠在窗边小憩。她的头发很蓬松，有些浅浅的颜色，肌肤白皙细腻，像是陶瓷一般。穿着的洋装像是定制的，整体设计让少女看起来惹人爱怜，宛如西洋人偶。不，或者说，少女本身就更像是西洋人

偶。

睡眠中的少女手中，握着一根红色的手杖，握柄处雕刻成蜷缩的猫。这根不常见的手杖更凸显了少女不近人烟的气质。普通的少女会带着这种手杖上街吗？

仅仅看了一眼，小夜子便被少女吸引住了。惹人爱怜的少女。任谁看到之后都会承认吧。不仅如此，小夜子似乎还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说是不祥也许不太贴切，该说是令人不安、不寻常、日常平衡在某处崩坏的气息——也正如此，小夜子无法移开目光。

“请问有什么事吗？”

自己盯着她看了多久呢？小夜子被询问声拉回了现实。她瞧向声音的源头，是坐在少女旁侧的男青年。

他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看样子正在写论文。这位从无人车站独自一人上车的女性，在自己的座位前突然停下脚步，一直盯着旁边的少女在看，任谁都不会没有反应吧。面对如此尴尬的状况，小夜子暗自庆幸自己不是那种胆怯的性格。

这位向自己搭话的青年，从他的扮相几乎看不出什么个性，装着打扮比起旁边的少女也有如云泥之差，无非就是个不怎么活跃的大学生而已。而且他的性格想必很好，面对行动可疑的女性也只是露出苦笑，没有任何责难的表情。

“啊，不好意思。我一不小心看得出神了——”

接着，她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眼前的青年——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派上用场，才会随时带着名片。

“我叫皋月，工作是画插画的。刚才我太冒昧了。”

名片上印着她的笔名——皋月。下面是手机号码、邮箱地址与SNS账号，旁边则印有代表了她本人的招财猫插画。因为自己没有公开过本名，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告诉别人。

青年有些惊讶地盯着名片看了稍许，又将视线投向小夜子，接着看

向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打起了字。想必正在连上网络，试图在网上搜寻名片上的名字，或是在SNS上查询账号的真伪吧。

小夜子望着还在熟睡的少女，向她旁边的青年问话。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两人在空荡荡的车内坐在一起，总不会是完全陌生的两个人吧。当然，如果不认识的话，小夜子就有保护眼前的少女不受伤害的义务。

青年抬起头来，又露出了苦笑。

“算是吧，毕竟她自称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小夜子正在为两人的年龄差惊讶时，青年望了一眼少女，补充解释道。

“别看岩永长这样，其实她也是大学生，最近刚满二十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人对我表示怀疑，挺烦人的。”

刚听到这位少女今年竟然二十岁的时候，小夜子还有些震惊，不过仔细看来，她睡觉的姿势很沉稳，五官长相也都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

“原来是女朋友啊。”

“说到底只是她自称的。”

青年很正经地提醒道。两人关系似乎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够解释的。

“一直站着也有点累吧，请就坐吧。”

青年好心地示意着对面的座位。而小夜子也刚好觉得列车有些摇晃，她一边好奇地看向对面那位名叫“岩永”的女孩，一边坐在青年的对面。

小夜子再次庆幸自己没被对方强行驱赶。而名叫岩永的女孩，她的外表是那种走在大街上就会被挖角模特或演员的星探盯上的程度。也许这类情况时常发生。

“我叫樱川九郎。现在是大学院生。”

青年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大概是收到小夜子递出的名片之

后，就已经准备好要自报家门了吧。

“虽然我不太懂插画。不过您好像在业界很有名气。还为大受欢迎的乐队设计过CD封面之类的——”

九郎看着刚才从网络上搜索出的信息，向小夜子发问道。小夜子只是谦虚地摇了摇头。

“那只是运气好，在社交网站上发表的插画被人看中了而已。我在插画领域还算是造行尚浅，根本养不活自己，所以同时在打好几份工。而且那张CD也是乐队成名前发表的，只是现在才被人提及罢了。”

为了展现自己的绘画技术和作品的世界观，一般插画家都会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都关系到自己的饭碗。虽然小夜子的梦想是出版自己的画集，不过目前距离梦想还很遥远。

“把招财猫画进插画里，这算是你的个人特色吗？”

九郎在电脑上浏览着小夜子个人主页上的作品，紧接着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的确，在她发布的原创插画作品中，无论是以风景为主的插画、还是以某件事物为主的插画，在显而易见的位置都有一只招财猫。当然，在接到插画工作的时候，她可不会把招财猫擅自画进给客户的插画里。不过也许有人会看上插画中的招财猫，委托工作的时候提出要求，让她把招财猫画上的情况。

“准确来说，我在构图的时候会把招财猫和要画的东西放到一起，而不是之后才添加上去的。”

所以，仅凭借着一只招财猫，远远达不到小夜子想要表达的目的。

听到小夜子的解释后，九郎再次浏览了一遍插画，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这么说来，插画里面招财猫所在的位置都是平时不太常见的废物里面，陡峭的悬崖上，被车子撞破的护栏边上……这个是绞刑架？这个是电椅吗？”

一眼就能看出绞刑架和电椅，观察力不容小觑。没有上面挂着的带绳套的绳索，绞刑架看上去只不过是两根柱子支撑起横过来的长木棒，更像是晒东西的地方。电椅也只不过在木制的椅子上加上了拘束道具和接上电极的电线罢了，在外行人眼中可能就是某种按摩椅吧。

虽然这两种都是处刑用的装置，不过插画中，绞刑架横过来的木棒上，电椅的座位上分别都放着一只用双脚坐着，看起来有些臃肿，左边或右边前爪高举过额头旁边，看起来很幸福的二头身的白猫。与这样美好象征的物品同一张图，很难有人会意识到这些是处刑用的装置吧。

九郎盯着电脑的屏幕，有感而发地说道。

“这些画都让人很难平静下来，或者说，画里面的空间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而崭新的招财猫在画面里则显得格外鲜明，或者说，给人带来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吧。”

小夜子在绘制绞刑架和电椅的时候，都尽量不用阴沉的色调，而是用更绚丽、清爽的色彩描绘。而招财猫身上系着的金色铃铛，手上抱着的金币，更加凸显了美好的事物。悬崖和被撞坏的护栏也有这层含义。

然而，废墟象征着衰败毁灭，陡峭的悬崖象征着坠落，而撞坏的护栏象征着可怕的事故——这些都代表着不祥的意象。正如九郎所说，眼前的插画让人越看越是无法平静。

当然，有的人仅仅是看见招财猫，就会触发自己内心柔软的部分，感觉身心受到净化。相反，有的人则会看到画中的不安。但无论是哪种人，却都能察觉到画中的不自然、不平衡——也可以说是某种独特的魅力吧。

因此，有不少人都欣赏小夜子插画里这种反差的趣味性，不过也有声音说作者的恶趣味让他们不大舒服。

小夜子一鼓作气地说道。

“据说招财猫举起右手招来财富，举起左手招来客人，不过更多情况下是招来幸福、安全，以及良缘的象征。而关于世间传承的招财猫的

由来，曾有商业繁盛，治愈疾病，招来猫以躲避大雨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自古以来，猫就被人认为是可以除灭鼠患的至宝，因此人们认为它可以带来幸福——”

豪德寺，浅草寺，住吉大社这些有名的寺庙或是神社，招财猫的信仰都可谓根深蒂固，而民间信仰则更加多元化。

“而把招财猫放在不太相衬的地点或东西旁边，能够让这些事物的氛围产生改变。对于这种改变，我觉得具有美感，让我身心愉快。今天出门也是为了寻找那种可以放置招财猫的地点，所以沿着铁路沿线拍摄写生。”

小夜子从包中取出相机和写生簿，以及一只可以放在手心的小招财猫，展示给对面的九郎。

“对我来说，这些插画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好的趣味。毕竟像绞刑架这类题材会让人无端联想到死亡。不过，这也算是我的画中要表现的个性，或者说是世界观吧。”

九郎稍微有些意外地看着对面侃侃而谈的小夜子，接着，他有些不解地问道。

“就算是接受委托，按照订单的要求绘画，如果没有个性的话，也就趋于雷同。那么，客户无论是找谁画就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对您的爱好说三道四——”

虽然能够理解小夜子的工作，不过对于刚才所发生的事，九郎好像并不是很能理解。

“不过，您为什么会对这位岩永感兴趣？”

小夜子也终于可以说出自己本来的目的。

“不知为什么，这位岩永小姐，也给我一种‘与招财猫不相称’的印象。而这正是我所寻找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招财猫不相称”算得上是小夜子创作的起点。而眼前的少女给了她相同的印象。

“从外表上看，她是楚楚可怜的少女，给人一种开朗感觉的同时，却也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潜藏着什么不安定的因素。不像是这个世界，甚至是预兆了死亡的气息……”

不知为何，她看上去不像外表那样平静祥和。

“对人类产生这种印象，我之前从未有过。因此我的招财猫系列没有描绘过人物。但如果我能把她和招财猫画进同一张纸的话，我作品的范围就会一下子增加了。所以我在考虑为什么她会给我这种印象，一不注意就看入神了——”

说到这里，小夜子终于有了自觉，自己刚才说的话有多离谱且不合时宜。初次见面的不满三十岁的插画师，说别人的女友能让她联想到处刑道具和废物所代表的死亡阴影。不仅如此，甚至还对她品头论足。任谁听到这些话都会引起警戒吧。

然而九郎却仿佛疑问被解开了一般，竟然露出了笑脸。

“原来是这样的理由。画出这种风格的作者原来是如此看待岩永的啊。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

“你想到了什么相关的事吗？”

“是的，自从我遇到了她，曾经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听起来像是玩笑，不过九郎的语气却很认真。小夜子对岩永越来越感兴趣。

不能放过大好机会！小夜子连忙继续说道。

“不好意思，如果可以的话，我能拍张她的照片或画一张速写吗？当然，我不会把她的形象直接用在插画里，也不会发布到网络上。”

“你这句话不该问我，应该问她本人吧？”

有道理。只不过九郎说话的时候还在笑着，仿佛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

“岩永原本就喜欢随时入睡，更何况这几天都在履行职责，进行调查，而且又有很多大学课题的任务，所以她一直忙到了今天中午。就连

大学里的课题，我都帮忙分担了其中一项。”

九郎把手放在笔记本电脑上。听他的意思，岩永是在疲劳的状态下，听着电车的车轮和铁轨发出的碰撞声，在摇晃的车厢里睡着了吗？虽然他的话里还有些地方不大理解，不过听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女友已经很累了，不要喊她起来了——

而小夜子今天一天都很空闲，所以她决定等待岩永睡醒。

“那你们二位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准备去终点站的温泉好好放松一下。因为她都没怎么休息，所以我想快点把手头上的事情解决。”

九郎避而不谈关键话题，而且听他的意思好像也不怎么有空。不过，他好像并不反感小夜子坐在这里。

而且，九郎对岩永非常照顾。虽然他一直强调岩永是自称女朋友，不过或许只是一种遮羞的方式吧。

九郎突然唐突地问道。

“话说回来，您好像没有断头台相关的插画吧？”

“咦？”

九郎的眼睛落在电脑屏幕上，继续说了起来。

“我看您画过绞刑架、电椅，甚至还画过磔刑柱[1]。但说到处刑道具，最有名、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断头台吧？您好像没画过断头台和招财猫在一起的插画呢？我倒觉得断头台是效果最好的。”

小夜子曾不止一次被委托方问过这个问题，自己也有对应的回答。不过面对九郎的发问，小夜子却有一瞬间不自然的犹豫，装作若无其事般回答道。

“断头台作为处刑道具实在是太过有名，所以反而难以描绘。我虽然也有过调查，尝试过绘画，可是……”

小夜子本来想着这个话题能够就此打住，不料九郎却满脸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

“这么说来，一个多月以前，好像有个犯人用断头台把尸体的头砍下来的案子，是吧？”

小夜子经历瞬间的困窘后，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语气答道。

“啊，好像有吧。听说犯人是自首的，案件也顺利解决了。”

当然，对宫井川甲次郎被逮捕的案件，小夜子记得十分清楚，她从未发表过断头台和招财猫的主题插画，其实跟这有很深的关系。

宫井川房间里断头台的旁边正巧放着一只招财猫。正是见到过这样的景象，小夜子才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九郎正在网络搜寻着与案件相关的文章。他语气平淡地说道。

“五月二十日的上午九点左右，居住在D县Y村的宫井川甲次郎联系警方，说自己在家中杀了人。警察赶到他家中时，在屋子的某个房间内，发现了甲次郎内弟——五十五岁的浅间贞雄的尸体。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头部被切断了。房间内还放有一座断头台，据甲次郎解释，他就是用断头台切断了内弟尸体的头颅。”

宫井川甲次郎的家中，收藏有他钟爱的美术品和工艺品，其中就包含那座日本独一份的国产断头台。置有神龛的日式房间内，居然坐镇着洋人发明的切断人类身体的处刑装置，多少会有些违和感，同时又很新奇。此外，甲次郎还在那座断头台旁边放置着一个高约三十公分的白色招财猫。

九郎继续叙述着案件概要。

“根据甲次郎的供述，五月二十日的晚上，浅间贞雄造访自己家中，找自己借钱。这十多年以来，浅间曾多次来找过自己借钱，由于次数太多，所以最近两人产生了纠纷。案发当天，两人因纠纷而产生激烈的口角，甲次郎趁势将浅间扑倒。而倒下的浅间由于后脑与桌角发生强烈碰撞，几乎是立刻死亡。”

甲次郎的妻子于十七年前因病亡故，由于夫妻之间没有小孩，因此

甲次郎独自一人住在偌大的房子里。浅间是其妻子的弟弟，原先与甲次郎关系并不亲密，不过其经营的公司由于资金运转问题陷入窘境，就来找甲次郎借了笔钱。

小夜子觉得对方虽是亡妻的弟弟，但若是关系疏远的人来找自己借钱，自己是绝不可能答应的。不过对于甲次郎来说，他本是当地的有钱人，经营不动产的生意积累了不少财产。再加上甲次郎通过股票交易，每年都能赚取亿元以上的收入。因此对于内弟的要求，甲次郎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满足。

只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十年以上，即使是甲次郎也开始觉得，内弟的要求有些过分。更何况浅间当初找他借钱的时候，用的还是“难道不是你害死姐姐的吗”这种半强迫式的理由，借到钱的时候还一副理所应当的态度。

从高中时代就经常出入甲次郎家中的小夜子，对于甲次郎和他内弟之间的金钱往来，始终是比较了解的。

“对于浅间的意外死亡，甲次郎虽然表示震惊，不过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孤身一人的他也没有什么留恋，就决定向警方自首。另一方面，他很好奇自己以前收藏的断头台，是否真的能将人类的头部砍掉，一直都想试试。而那时眼前刚好有一具尸体，况且已经决定自首，即使多加几条罪名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此他将尸体搬到了存放断头台的房间内，将浅间的头部砍了下来。”

甲次郎虽说上了几岁年纪，但是体格依然健康。因此即使是一个人，把尸体搬运到断头台前进行固定并不怎么费力。警方也没有过多怀疑。

九郎看向小夜子。

“现场的断头台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制品，一次都没有使用过，虽然来源不明，但似乎从昭和时代的初期就被宫井川家所收藏。在日本制造的断头台，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呢。”

这些都是新闻报导中所提到的内容。

小夜子虽然有些疑惑，但毕竟刚才也说过，自己为了作画的主题而调查过断头台的相关信息，如果对于断头台和案件的情况表现得一无所知反过来会被怀疑。她有些胆怯地对九郎答道。

“江户时代，日本也曾实施过斩首的刑罚，但那是由人持刀斩落犯人头颅的形式，最终也没有像西洋那样用机械装置切断头颅的想法出现。日本人对于刀具有着强烈感情，也有把刽子手的职业作为生计延续下去的家族。曾经还有使用被斩首的尸体练习挥砍、磨练技术的做法，因此斩首失败的例子很少。但是自从进入明治时期，日本一下子驶入西洋化和近代化进程，就连刑罚也都开始与西洋接轨。火刑、磔刑、枭首示众这类残酷的惩罚也接连遭到废止。”

“您知道得可真清楚。”

虽然这些都是甲次郎教给自己的知识，但小夜子当然不会如实相告。

“因为我曾调查过断头台的相关资料，而且有关那个案件的新闻纪录也足够吸引眼球。日本国内也曾经热烈讨论过，是否要使用西洋式的机械，用断头台取代传统的斩首刑罚。而且，想要进口处刑装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日本国内就按照那个形状和机能，自己设计图纸，然后打造出来。这便是日本产的断头台的由来。但是那个时候，斩首已经被认为是非常残酷的刑罚，因此也遭到了废止。大概是明治十五年的事。最后，那座断头台一次也没有用过，就这么被保存了下来。”

另一种说法则是断头台曾经在弹正台 [2] 的主导下，明治初期由法国制造，并被秘密运送至日本。本来是准备实验性地投入使用，但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也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存在——属于是孤证不立的逸闻，因此小夜子并未说出口。但是日本制作的断头台在当时没有机会使用，这绝对是事实。

九郎似乎是发现了其他的报道，有些感慨地补充说明。

“宫井川家中的日本产断头台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啊。啊，大约二十年前，宫井川家要把它捐给博物馆时也曾引发议论，还有人专门去调查考证。从学术上证明了那座断头台是明治时期所制，至今一次都没有用过。”

“在某种意义上，那也算是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吧。由大学之类的机构保管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那时的捐赠好像搁置了。最后说是等甲次郎先生死后，或是想要捐赠的时候再交给博物馆，是吗？”

甲次郎似乎对断头台情有独钟，虽然欢迎别人来调查研究，但对于马上就要捐出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抵触心理。在那之后，曾经数次借给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在明治历史和刑罚史的展览上也有过出展。

九郎停顿了一下，说道。

“为了刑罚而被制造，实际上却一次都没被需要过的断头台吗？而且，甲次郎先生对断头台好像倾注了很深厚的感情，不仅保养得很好，还把它与收藏的美术品存放在一起。新闻上都有报道。”

这些报道内容都从侧面增强了甲次郎因为自己的兴趣而使用了断头台的印象。

“所以，甲次郎先生想要使用断头台，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同时，他也想知道日本的工匠是不是够敬业。而当时眼前正好有一具尸体，自己又有自首的觉悟，所以才不得不亲自下手——”

一般人可不会认为他是不得不做的吧。小夜子心想。而九郎却一副理解的样子，点了点头。

然而，小夜子心里清楚，甲次郎供述的内容是谎言。甲次郎绝不会以那种理由砍下浅间贞雄的头颅。

“据甲次郎的供述，断头台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工作，仅一次就完美地将尸体的头颅切断，自己也没有遗憾了。虽然断头台的实验大获成功，但当时已经是深夜，如果警方在深夜里大规模出动，可能会影响到

近邻生活，对警方人员肯定也会诸多抱怨。于是他静静地等到翌日清晨才通知了警方。”

九郎一边浏览着电脑屏幕上的新闻页面，一边说道。

“警方刚开始也曾怀疑过甲次郎的供述。用断头台切断了尸体的头颅——这种做法实在有违常识，他对真相可能有所隐瞒——而尸体解剖的结果表明，死因和死亡时间均与甲次郎的供述内容一致，被害人生前的行动也正如他供述的那样，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处。因此，警方以甲次郎过失致死或伤害致死、尸体损毁的罪行为大体方向进行问罪。虽然法院判决结果尚未得知，不过罪状想必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甲次郎的话题还要持续多久啊——

小夜子不由得有些急躁，想要尽量以自然的方式结束对话。她看向了九郎身边熟睡的岩永。

“不好意思，这样聊下去不太妥吧？她在睡觉，我们在她身边这么吵的话，是不是不太好？”

若是放在一般人眼中，这样的理由还说得过去。不过九郎仿佛完全没察觉到小夜子的用意，笑着摆了摆手。果然，他对于岩永的感情好像有些欠缺。

“这种程度没关系啦。以前有次下雨，我们在一家快餐店里避雨，她也睡得很沉。我还试过用炸薯条塞进她鼻孔，结果都塞进去了三分钟，人还是睡得很熟——”

不过人家三分钟之后不还是醒了吗？很难作为参考依据吧！小夜子暗自在心中吐槽。

“就是因为你做过这样的事，才会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吧。”

“但是总比用野山药插要好吧——”

“快餐店里哪有野山药？”

难道最近的快餐店推出了野山药料理吗？小夜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快餐店，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九郎则立刻补充道。

“不好意思，野山药的事不是在快餐店里发生的。有一次她说自己弄到了好东西，结果拿来了一根五十公分长的野山药，兴致勃勃地跑到我的房间里——”

九郎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眉头了皱了起来，显得有些郁闷。小夜子也尝试在头脑中描绘出现场情况，不禁有些同情对方。

“女朋友拿着野山药造访，让人感觉别有深意呢？”

野山药，具有增强精力的作用。因为具有营养价值，能为身体带来活力，所以是相当普遍的日常料理材料——不过女朋友拿着山药造访，还是会让人浮想联翩。

“倒不如说只能让人觉得是那种意思吧…….”

九郎仿佛从心底感到厌恶似的说道。

在九郎身边睡着的岩永，果然不是一般人。小夜子对自己的眼光还是颇为自信的。

不知何时，车厢内的乘客就只剩下小夜子他们三人。本来就不多的乘客，大概都在中途的车站陆续下了车。小夜子突然觉得，车厢内的温度陡然下降了好几度。

她再次振作起来，想要取回话题的主导权。就在这时，九郎聊起了全新的话题。

“对了，您知道‘付丧神’吗？”

“fusangshen？”

奇怪的单词蹦了出来。小夜子似乎听过，却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

九郎微笑着，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说它是器物的妖怪，可能要更好理解一些。有些古老的器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历史积累，慢慢会有灵魂寄宿，变成具有意志的妖怪，甚至能够自由移动。在百鬼夜行绘卷之类的书籍中曾记载了琵琶、古琴、釜、锅这类器具长出了手足和脸，并缓步前行的姿态。”

经过九郎的说明后，小夜子脑海中有了大致印象。也想起了“付丧

神”汉字的写法——自己也曾看过这一类的绘卷。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器具的拟人化”。

“当然，有年代的古物不一定都会形成付丧神。那些被人特别关照保管维护的古物，或是正好相反的那种根本不被重视的古物，在长年累月之后都很容易变成付丧神。”

为什么会谈论这种话题呢？

面对迷惑的小夜子，九郎的语气显得很轻松。

“从明治元年到今天，差不多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吧？那么，在废除斩首刑罚的时候所制造的古物，到今天应该早就变成付丧神了吧？”

九郎合上了笔记本电脑，眼睛直视着小夜子。

“宫井川家中那座断头台，早在几十年前就变成付丧神了。所以宫井川家发生的案件里，不仅有犯人和被害人，那个付丧神也是当事人之一。”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付丧神呢？眼前这位青年到底在说什么呢？

即使如此，小夜子还是觉得呼吸愈加困难。明明车厢内是空荡荡的，窗外阳光下的山和田地都充盈着自然的绿色，明明自己能清楚地听见铁轨和车轮碰撞的声音——

九郎瞟了一眼身边熟睡着的自称是他女朋友的岩永。

“事实上，这位岩永的职责之一，就是接受妖怪和怪物的委托，为它们解决疑问或纠纷之类的事。而那座断头台的付丧神最近也来找过她。它似乎对于被警方抓捕的甲次郎的证词和行动无法理解，尤其不明白他切断自己内弟头颅的理由。因此拜托岩永调查案件的真相。”

九郎露出了微笑。

“顺带一提，那座断头台的付丧神，给自己取名叫‘三四郎’。大概是因为刀刃的长度在三尺四寸，所以才想要叫那个名字吧——”

三尺四寸，大约在一米左右。与那座断头台的刀刃长度相仿。

在小夜子的心里，这一切不过都是偶然而已。不过，青年脱离现实

的话语还在继续。

“甲次郎用断头台斩断内弟的头颅是事实。断头台的付丧神自己也证实了这点。然而，在切断头颅后，他曾经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吧’——”

九郎的语气很沉稳，他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类似于害羞的表情，仿佛是在说“很奇怪呐——”

不过他的叙述还在继续。

“到底是什么‘没问题’，三四郎并不清楚，但当时它并没有在意。在警方作为案件的证据将断头台扣押起来以后，他从保管场所中警方职员的对话中得知了甲次郎对警方供述的，切断尸体头颅的理由。就是那句‘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试一试，它是否真的能够砍下人的头颅’——”

到下一站还需要多久？小夜子开始在意起列车的运行速度什么时候减缓。她浑身神经都紧绷起来。

“听到这句话后，三四郎马上就觉察到了这句供词是在说谎。因此，他才反应过来，甲次郎所说的‘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吧’充满谜团。甲次郎为何要说谎呢？又是什么事‘没问题’了呢？百思不得其解而暗自苦恼的三四郎趁夜逃出保存场所，找岩永商量此事。”

小夜子强行露出了僵硬的笑容。

“付丧神？切断头颅的理由？我反倒要问你的脑子有没有问题……首先，听你的语气，好像这件事跟我有关系似的——”

虽然小夜子这么说，不过这件事与她的关系的确不浅。

小夜子直到高中毕业以前，居住的Y村距离宫井川家徒步只需十分钟。他的父亲是园艺师，经常在甲次郎家中帮他打理庭院，此外也做其他杂活。这个时期，她的母亲还没有外遇，也还没有离开家，父亲的工作态度还算努力。不过，对于如今的小夜子来说，父母的长相都快要忘记了——

在小夜子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她接到了父亲打来的一通电话，说自

己忘了东西，要小夜子送到宫井川的家中。在此之前，小夜子只是在宫井川的宅邸外面看上一眼，从来没有进去过里面。对于甲次郎也不是很了解。

借着这次给父亲送东西的机会，小夜子初次造访了宫井川的宅邸内部。而父亲刚好忙不过来，差使小夜子去房间里整理，结果她误打误撞地闯进了那间摆满了艺术品的日式房间。

就在那里，小夜子第一次见到了那座日本制造的断头台。而在断头台旁边，则放着一个白色的招财猫。

断头台威严锋利的刀刃与招财猫的可爱恬静——异样的搭配使得小夜子受到很大触动。她从小便喜欢绘画，也曾各处写生，尝试绘制插画。曾经到处去寻找可以作为题材的事物，希望以后将爱好变成谋生的手段。而小夜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事物，可以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美丽事物。

自己究竟盯着招财猫和断头台看了多久，她自己也不记得了。从以前就是如此，只要看见能够让自己倾心的事物，小夜子就会不管不顾周围，盯着那个东西看得出神。

于是，小夜子被当时六十岁的甲次郎发现了。

女高中生随意进入陌生人的宅邸——就算被吼也不奇怪吧。更别说是擅自进入这个摆满高价艺术品的房间了。然而在甲次郎眼里，热切地盯着断头台出神的小夜子实在是很有趣。

他笑着向小夜子解释道。

“毕竟只有一座断头台的话，实在是不吉利。跟招财猫放在一起又如何呢？这个可怕的处刑装置给人的印象也变得美好起来了吧？”

小夜子不知是谁在跟自己搭话，仍然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把圆滚滚的招财猫放在旁边，更凸显了断头台直线型挺立姿态的美感！也能让人对装置精细考究的设计一目了然！”

随后也没有对甲次郎的出现有所反应，反而提出了要拍一张照片，

实在不行的话至少让自己画一张速写的请求——小夜子的性格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甲次郎对小夜子的态度也颇为欣赏，允许她可以随时到宅邸拍照或者写生。小夜子将来想以画图作为谋生手段，对于宅邸内的其他艺术品也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而最让甲次郎开心的是，她多少能够理解断头台的魅力所在，而自己也想要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这是小夜子后来才知道的。

从那以后，小夜子频繁地出入宫井川的宅邸。毕竟她与甲次郎有着四十岁以上的年龄差距，还要注意世间的闲话，因此每次都是偷偷去的。当然，小夜子也瞒着自己的父亲。

她与甲次郎聊得很投机。甲次郎给她看了大量宅邸中收藏的艺术品，她也画了很多速写。近距离观察事物，让小夜子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审美也受到了甲次郎的影响，两人经常在断头台和招财猫前面聊到忘记时间，有时候也会听甲次郎发牢骚。而甲次郎的内弟浅间贞雄来找他要钱大概也是这个时期，两人经常聊起他。

对于小夜子来说，甲次郎是自己最信赖的人。也是自己住在那个村子的时候最亲近的人。

“当然与你有关了。”

九郎的表情并非是责备，而是露出了一副“很抱歉把你卷进麻烦事”的表情。

“断头台的付丧神很清楚地记得你——森野小夜子女士。或者说，你才是这一连串谜题的中心人物。”

如果九郎所谓的“付丧神”存在的话，对自己有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别犯傻了，怎么可能会记得！那么眼前的青年又为何对自己说出如此荒唐无稽的事情，而对其中的细节又却如数家珍呢？

正在九郎身边小憩的女孩好像要醒来了，她的身体稍微动了动，贝雷帽也掉在了九郎的脚边。

九郎捡起贝雷帽，看着笑容僵硬的小夜子继续说道。

“岩永她已经解开了所有谜团。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

岩永此时也快要醒来了。小夜子有种预感，当女孩睁开双眼的那一刻，一切都将宣告结束。现实也仿佛要被彻底改写——

小夜子拼命忍耐着不发出悲鸣，她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提包。

小夜子此时正坐在距离无人车站一公里以外，周围没有人烟的神社中擦着冷汗，整理呼吸——这里还有人在用吗？还是已经荒废很久？

刚刚经历的一切到底是陷阱还是噩梦？

在九郎说出“进入正题”之后，小夜子终于察觉到列车已经停下，车门也打开了。她便迅速从座位上站起，飞奔出了列车。面对突发的变故，九郎不知是没能反应过来，还是因为没法抛弃还没醒来的岩永独自追来。总之，他没能来得及下车，列车就已经驶出车站。

小夜子看到列车开走后，便离开了车站，在山间的坡道上狂奔起来。她向着不远处的鸟居 [3] 前进，踏着铺着石头的山路飞奔而上。通过鸟居后便发现了神社，跑到神社背后的小夜子终于找到了块空地，坐了下来。神社的背后是高度及腰的木制栅栏，栅栏对面是一段距离颇长，草木茂密的陡坡。陡坡下面能看到一片河滩。至少，普通人不会从河滩处往上攀爬，也没人会攀爬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太阳还挂得老高，天上也几乎没有云彩，今天是个天晴气爽的日子。周围远离人烟，躲在这里不可能被发现吧！小夜子的大脑在高速转动，想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九郎和岩永，难道是警方的相关人士吗？难道性质还会更恶劣？还是说正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好人？

不，能够突然讲出妖怪这样话题的人，怎么可能是什么好人！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被小夜子怀疑不是好人的其中一位——九郎，竟然从神社的背阴处出现了。他脸上还挂着抱歉的表情。举着双手，像是在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你……你是怎么找到这里——”

此时的小夜子已经没力气站起来，甚至都没力气害怕，只能哑然失色。就算九郎从下一站下车，追着自己过来，不过也至少需要事先预料到自己会来这里——不，就算他能够预料自己会来这里，也不可能会这么快便追来的。更何况此时的九郎甚至连汗都没有出，呼吸也没有一丝紊乱。

为了不刺激小夜子，九郎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缓缓地走到她的正面。他的背部几乎靠在了栅栏上。

“三四郎找我们商量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您。街上其实有时也会出现妖怪，多亏在它们和幽灵的帮助下，我们前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您。然后就随时监视着您的一举一动。而且这附近也生活着对人无害的妖怪，它们找到我说你在这里——”

初次见到站立的九郎，小夜子意识到了对方其实非常高大。不过他的姿态放得很低。不，该说是在自己面前故意示弱才对。

“不过，要追上你实在是累。岩永因为不太擅长运动，所以会迟一些赶来。”

九郎的态度和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和善的青年。不过小夜子却只觉得毛骨悚然。虽然表面上是一副憨厚青年的模样，不过言行举止都充满了异常。而这种异常感使得小夜子无法平静。

九郎垂落双肩，像是在反省一般。

“今天你在铁路沿线采风，我们估算着只要配合你的时间搭乘列车的话，估计就能在某处碰到。不过却没想到你会主动找我们搭话，所以我也犹豫了很久，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正题。通常这都是岩永的活，可今天我又不想叫醒她，毕竟她太累了。”

小夜子不自觉地笑出了声音。

“——从她身上感到不祥是理所当然的吗，毕竟她预示着我的罪行被揭露啊！世界上总有这种不可思议的预感在作怪呢。”

对于超自然的力量，自己就姑且相信吧。

“就算是为了把我逼至绝境，你也不必说什么妖怪幽灵之类的谎话吧！那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我说的可不是谎话。我发誓自己并非警方人士，也没有要告发您的打算，更没有要责备您的意图。您会觉得岩永不祥，因为她本来就是那种怪力乱神的人类。我们的确是接受了断头台的付丧神三四郎的委托前来的。”

面对小夜子的抗议，九郎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不断地说着“请您冷静一点”，有些无可奈何地挠着头。

小夜子有些激动地提出反对的依据。

“那个三四郎的名字就是你说谎的证据！断头台的真名是其倡导者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医生的姓氏女性化后的‘吉约蒂露’[4]才对！用英语读出来就是guillotine——断头台！所以说，即使断头台能变成付丧神，也该是女性，而不是现在你叫的这个什么‘三四郎’！”

九郎沉吟半晌后回答道。

“喏，你看，日本把guillotine叫做断头台，不是吗？何况三四郎是日本产的，想必性别不同吧——”

“别这么轻易地替人改变性别！”

大概是为了克服心底涌出的恐惧，小夜子几乎怒吼出来。而九郎则不断地后退，用手做出制止的动作。

“请您冷静一下。我没有要加害您的意思——”

就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九郎突然向后仰去，从小夜子的视线中消失不见了。

可能是九郎为了不刺激到小夜子，所以想要与她保持距离。而背部

靠上栅栏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栅栏的根部或全体老化，无法承受成年人的重量，整个断裂开来。九郎也顺着陡坡跌落了下去。

面对突然发生的变故，小夜子愣住了。当她清醒过来以后，赶紧靠近向陡坡的下方查探——从这里掉落的话，恐怕会受重力影响顺着陡坡直接滚落到河滩上吧。

接着，她便看到九郎趴倒在河滩上。头颅旁边的地面上，一滩红黑的液体正缓缓扩散开来。恐怕是已经摔死了吧！就算没有摔死，照这个情况下去死亡也是早晚的事。

“怎么回事？这算是事故吗？啊！要叫救护车才行！”

小夜子赶紧取出手机，想要拨打急救热线。然而，红色手杖的前端猛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没有这个必要。他很快就会站起来回到这里。”

手杖的彼端是戴着贝雷帽的少女——岩永。

脸上不见一丝焦急或烦恼，而是浮出微笑的神情，仿佛是人偶一般的容貌，个子小小的女孩，不知何时出现在她的身边。

岩永缓缓脱下了贝雷帽，面向尚未从震惊失声状态下恢复过来的小夜子，鞠了一躬。

“很抱歉，这么晚才自我介绍——我名叫岩永琴子。傻里傻气的学长好像对您做了十分失礼的事情。我代替他向您道歉。”

岩永优雅地说着“傻里傻气”这种听不惯的词语，将贝雷帽重新戴好。她看向握着手机、呆立在原地的小夜子，以平常的语气说道。

“那么，这次就进入正题吧。宫井川甲次郎为何要用断头台切断浅间贞雄尸体的头颅？”

小夜子有些站立不稳，再次跌坐在地上。此时她与岩永的眼睛在一条水平线上。她对岩永提出了符合常识的抗议。

“不对，这里不是说这件事的场合吧！”

虽然小夜子的话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但岩永丝毫不为所动，而是擅自进入了“正题”。

“甲次郎对警察的说辞是，自己错手杀死浅间后，想要借此机会试一试宅邸中的断头台，才把尸体的头颅砍下。”

岩永的声音略显冷淡，却清晰分明。也许她是觉得擅自展开话题，反而能让小夜子冷静下来，因此才故意这么做的。

“听到甲次郎的供述，断头台三四郎马上就知道他在说谎，接下来又对他砍下浅间头颅时自言自语的‘这样一来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产生疑问——这是它亲口对我说的。”

岩永有些愉快地说道。

“说到这里，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甲次郎对警方供述的理由，三四郎一听就知道是谎言呢？这并非是出于甲次郎的自言自语与供述的理由不符。而是三四郎察觉到是谎言之后，才对那句自言自语抱有疑问。我便向三四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它是这么回答的——”

岩永逐渐逼近案件的核心，小夜子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着。

“大约十年前，甲次郎就已经试过用断头台切下尸体的头颅了。三四郎也是在那个时候，因首次完成断头台的职责而充满干劲，结果完美地切断了尸体的头颅——毕竟是存放了百年以上的断头台，即使是保养得状态再好，也无法轻易地切断人类的头颅。正是因为变成了付丧神，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能力。”

没错，十年以前，甲次郎被断头台的锋利程度而震惊，更多的是感动吧。他当时还在说，没想到日本的工匠从明治时期就如此优秀——

“甲次郎在十年前就曾用断头台切断过人类的头颅。所以他在警方面前供述的‘想要尝试一次’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岩永再次把视线移向小夜子的脸上。小夜子顿时有种被看透的错觉。

“在十年前切断头颅的时候，不只有甲次郎在场。据三四郎所说，

当时还有一位女性协助过他。而且，他们二人不仅切断了尸体的头颅，连尸体的手腕、腿部、身体等所有部分都切断了，将身体切得七零八落——”

岩永将手杖转了一圈，指向小夜子。

“当时跟甲次郎在一起的人，就是你吧，森野小夜子女士？你们用断头台切碎以后又处理掉的，是你父亲的尸体吧？”

果然，眼前的女孩是来揭露自己罪行的。

浅间贞雄的被杀与小夜子没有关系。然而这起案件却可能让自己过去的罪行暴露，因此她在得知甲次郎被捕时非常恐惧。

断头台既然能够轻易地切断头颅，那么想必手腕、腿部也能够轻易地切断吧。当然，躯干也一样。虽然除了头颅以外的部位不太好固定在吊起的刀刃下方，但只要将尸体放平，把想要切断的部位放在刀刃下方，头颅之外的部位也能够很轻松地切断。

“想要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处理一具成年人的尸体是很困难的——不仅沉重，搬运起来又很显眼，掩埋起来也需要挖很深的洞。而在切分成小块之后，既可以分别掩埋，搬运起来也没有太多负担，埋在山间或扔进海底都很轻松。虽然切割的时候很费工夫，不过处理起来更加安全。分开丢弃的话更加不起眼，被发现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正是如此。小夜子和甲次郎当时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还有，哪怕被分开掩埋或是沉入海中的部分被人发现，仅凭着手腕或者躯干也很难判断被害人身份。若是化作白骨之后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头颅严重受损的话，即使被发现也很难成为线索。所以自古以来，处理尸体最好的办法就是肢解。”

虽然外表稚嫩，不过岩永却毫不含糊地叙述着现实中的犯罪手段。这又让小夜子觉得可怕而且异样。

“然而，分尸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类的骨头异常坚硬，肌肉和脂肪也很难用刀具简单地切割开来。而用斧头或长刀的斩首刑罚也

经常出现斩不断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人们发明了断头台。所以，可以说断头台是最适合用来分尸的装置也不为过。”

断头台的发明，就是为了快速精确地切断头颅，由于效率过高，曾在一天之内斩下过一百人的首级。也因为这种原因，原本是以人道为目标制造的装置，同时也被当作是恐怖的代名词。

小夜子决定亲口说出真相。少女的语气里固然没有得意洋洋的成分，但在自己眼中却如同魔女一般，把自己不愿面对的过去肆意剥开大放厥词，实在令她难以忍受。

“十年前，三月中旬。我在深夜里犯下了大错，然后去找甲次郎先生帮忙。我可不愿意因为那样的父亲而被问罪。甚至解释起来都会厌恶。甲次郎先生很同情我，决定协助我，将大错隐瞒下来。他提出可以用断头台。”

“这部分我听三四郎说过。甲次郎先生‘从前就想试一试’这句话不是假话。所以他马上就想到用断头台来处理尸体，完全没有任何犹豫——”

虽然他们曾在断头台前面商量过，不过在小夜子的眼中，岩永显然是把所谓付丧神的迷信当成是借口。所以她颇有些不快。

“我们趁着深夜，使用甲次郎先生的车子将父亲的尸体运到了宫井川的宅邸，用断头台分尸。我家和甲次郎先生的宅邸周围都没什么人，深夜周围也没有街灯，所以无论是搬运还是分尸工作，都没有其他人发现。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二十几块尸体分别带往山间掩埋或是抛入距离较远的海中。我们尽可能地把尸体抛弃掩埋在分散的地方，以保证身份绝对不会被发现。剩下一部分则埋在了甲次郎先生的庭院里，等到化为白骨之后，再由甲次郎先生处理。”

宅邸占地很广，很难有人发现尸体。虽然不能一直埋在庭院，但化为白骨之后也能很轻松地扔到距离很远的地方。

“接着，三月结束，我也从高中毕业，便立即逃离了村子。虽然没

有决定到底是升学还是找工作，但我原本就那么打算。父亲从很久以前就泡在酒精里，完全不去工作。因此我离开村子的话，甚至会被认为是连夜逃跑。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村子。与甲次郎先生也超过十年没取得过联系。”

“这是甲次郎先生的指示吧。”

这部分是岩永自己的推测，想必也没有找甲次郎确认吧。那么，她到底是如何得知那些仅有小夜子和甲次郎才知道的事情呢——这依然是不解之谜。看来也就只有那座断头台真的成为付丧神的解释才说得通吧。

小夜子瞧瞧地面答道。

“是的。他让我忘记过去，重头再来。他说我有绘画的天赋。他答应给我足够离开村子重头再来的资金，还说接下来就都交给他去做。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让我与宫井川和村子都彻底断绝关系——”

多亏了甲次郎提供的资金，让小夜子离开村子以后也没有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她找到了能够住宿的地方后，也当即找到了工作。之后又花了五年时间，终于陆续接到插画工作的委托。

“只要我舍弃过去，即使父亲失踪也没人会去搜寻他的踪迹，也不会有人奇怪。父亲是没什么存在感的人，我想他即使消失了也不会引起轰动。只要尸体不被找到的话，我就是绝对安全的。”

而甲次郎也能够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他作为村子里的权贵，只要跟相关人士似有似无地提到，森野全家都被介绍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之类的话题，就不再会有任何问题。

“一个月前，我深夜打工回家，醒来后便处理插画相关的工作，接着就在电视里看到了甲次郎先生被逮捕的消息。我开始还以为是父亲的尸体被人发现，并且查明了身份，而甲次郎先生则是因此而被逮捕。明明我们把尸体妥善地处理过，难道还有什么纰漏吗？我自己也要被逮捕吧？因为恐惧而浑身发冷。但是新闻上说的案件跟我设想的完全不同，

动用断头台的理由也是谎言，这让我迷惑不解。”

其实自己只要冷静下来，还是能够找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小夜子不想深入思考。在她脑海里，只要警察不找来就万事大吉。

“啊，小夜子女士和三四郎也抱有同样的疑问吧。关于杀害浅间贞雄的动机，甲次郎先生的供述没有说谎——由发生口角演变为肢体接触，不小心误杀了内弟。以甲次郎先生的高龄，想要逃跑也很不容易，身体有些毛病也是事实。而且与您父亲不同，这次的被害人没有被社会孤立，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浅间的消失一定会引发骚动，被逮捕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综上原因，甲次郎先生决定自首。虽然只看到了片段，然而三四郎还是大致掌握了事情的所有状况。”

“断头台有付丧神什么的，你还要说到什么时候？”

就因为这样的话，使得小夜子的不安和不解只增不减。

“但是，要是没有三四郎的话，这些事实我都无法知道呀？”

岩永有些遗憾地挥舞着手杖，继续说道。

“决定自首的甲次郎先生，在那之后便用断头台切断了被害人的头颅。这又是为什么呢？”

小夜子已经隐隐察觉到了原因，不过出于本能她不愿让自己想起。

“这是很简单的推测。甲次郎先生会这么做，就是为了再次隐瞒你十年前犯下的罪行。”

小夜子用力地咬着牙，不发一言。

“甲次郎先生决定要自首，但问题是自己的财产如何处理。即使没有受到实际刑罚，以他的高龄，死在监狱里面也有可能。即使没死，自己被关在监狱的期间，财产也有可能已被亲属瓜分完毕。特别是那架断头台，自己有言在先，要捐赠给博物馆，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想必会立即捐出去，或者转手给其他喜欢这类收藏的人吧。到时断头台可能就会暴露你的罪行吧。因为那上面可能还残留着切断人体时留下的痕迹。甲次郎先生甚至考虑到了这一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只要是砍过人的刀子，无论怎么打磨清洗，有道行的人一眼就能发现。也有说法，染过人血的柱子无论怎么擦拭清洗都无法消除痕迹。而且，现代的科学分析能够立刻判断出血迹是否来自人类，甚至能判断出是多久之前的。只要有采取过的DNA做比对，就连身份都能够知晓。

“十年前，甲次郎先生在使用断头台将您父亲分尸之后，一定将上面的明显血痕和你的指纹都清洗干净了吧。毕竟就那样一直放在屋内展示。尽管如此，想到要交给别人的话，自己还是放不下心——说不定在某处还残留着血迹或肉屑，说不定哪里还有人类的油脂痕迹，说不定刀子出现开刃或者断裂……”

小夜子也协助清洗了断头台，清洗之后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即便如此，正如岩永所说，如果到了那种时候，自己一定会胡思乱想。

“更关键的是，这座断头台在二十年前曾接受过学术调查，结果表明其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如果捐赠给博物馆或大学的话，说不定还会再一次进行调查。如果再次调查的时候，被发现有切断人体的痕迹，人们就自然会怀疑，在上次调查之后，有人将断头台用在了犯罪行为之上。”

当然，首先被怀疑的肯定是它的主人——宫井川甲次郎。

这时，如果有人再发现了用锐利的刀具切割的尸块，而调查发现甲次郎周围碰巧有那么一个人物消失，则会产生连锁效应，最终小夜子女士过去的罪行就会被揭发。因此，甲次郎先生为了完全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制造出了“就算断头台有了切断过人体的痕迹也不奇怪”的状况，为此还不惜背负了尸体损毁的罪名——他用断头台砍下了浅间的头颅。

为了掩盖过去的痕迹，只要将新的痕迹覆盖在上面就可以了——小夜子也明白这个道理。

“正因如此，甲次郎先生在切断尸体的头颅后，说出‘这样一来应该就没问题了吧’的理由也就能够理解了。如此，断头台上有切断人体的

痕迹是理所当然的。警方不会怀疑，更不会去做多余的调查。您的罪行不会暴露，就不会有问题——甲次郎先生的自言自语就是这个含义。另一方面，就算斩的是尸体，毕竟也是人类的头颅，博物馆和大学想必也不愿意接手。即使接手，也会视作贵重品而封存起来，不会再进行调查吧。甲次郎先生的期望也正是如此。”

当然，将断头台破坏烧毁，无疑是最安全的处理方法。不过断头台对于甲次郎来说，是自己钟爱的收藏品，想必不会做出粗鲁野蛮的行为吧。况且在自首前还要大费周章地破坏断头台并烧毁，反而会被警方怀疑。因此，砍下浅间贞雄的头颅进行伪装，无疑是最好的做法。

岩永前进几步，站在损坏的栅栏前面，看看下方的河滩，继续说道。

“在警方面前，只要把自己使用断头台的原因编得严丝合缝即可。虽然以世间的常识难以理解，但甲次郎先生想要试一试断头台的愿望也是事实——只不过不是现在，而是十年以前的愿望，这不算是完全的谎言。警察恐怕也看不穿他的本意吧。”

小夜子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通过岩永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岩永露出微笑，观望着小夜子的反应。

“虽然三四郎注意到了这些信息，然而毕竟是妖怪，好像还无法完全理解人类的心理和社会微妙之处。而甲次郎先生在切断被害人头颅的时候，也没有讲清楚自己行为的动机。听过我的推理之后，三四郎终于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离开了。”

断头台的表情？荒唐。简直不可理喻。案件中的凶器竟然会为自己被使用的动机而烦恼，简直是异想天开。

小夜子拼命压制住想要大喊的冲动，盯着岩永。

“你的推理是假的。真相不可能是这样的。”

小夜子必须这么说。她也只能这么说。

“哦？您的根据呢？”

对于此刻的小夜子来说，付丧神是否存在根本无所谓。她只是无法接受岩永的推理，拒绝承认真实——即使很久以前同样的结论就已经存在于自己心底深处。

“我看到甲次郎先生被逮捕的新闻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安危。我担心甲次郎先生会不会以这次案件为契机，说出十年前的罪行用来赎罪。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甲次郎先生……”

甲次郎会不会因为说出自己十年前的所作所为，就要承担更重的罪责，因此才隐瞒着没有说——这样的小算盘一直在小夜子脑海里徘徊不去。

“但是，甲次郎先生在杀了人之后，不顾自己的安危，还优先考虑到了我，为此独自背负了更重的罪责，那我又算什么呢？只想着自保的我又算什么！”

对于重视自己、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甲次郎，小夜子竟然完全没有体谅过他的感受。

“如果你的推理没错，我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最差劲的那个！就连被甲次郎先生担心的资格都没有！为了包庇我这样的女人，去切断尸体的头颅，甲次郎先生也太愚蠢了！所以那理所应当是假的——”

对小夜子来说，眼前像是人偶一般的少女，就是为了揭发自己的罪行而来。就像不祥的使者，让自己坠入深不见底的陷阱……

岩永叹了口气，若无其事地说道。

“就算是假的也没关系。甲次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在告诉您‘根本不需要担心’吗？”

就像在说因为这件事而独自烦恼的小夜子不对一般。

“甲次郎先生曾经劝您舍弃过去。因此这次的案件，他也不希望您多为挂念，不希望您回首过去吧。”

岩永的这番话颇有些饱经风霜的古人风情。

“您就像是甲次郎先生的孩子，或是忘年的老友那样。因为断头台

和招财猫的组合而与他产生共鸣的，恐怕世上也就只有您一个。想要为了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您做些什么，而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吧。至少在三四郎的眼里，甲次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毕竟是甲次郎一生所爱、长年保养的断头台。那栋宅邸中最了解甲次郎的，可能就是三四郎了吧。

岩永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像是年轻一辈，倒像是看透尘世的老者。她低下头说道。

“不过，我的推理是假的——这才更符合现实。不可能有付丧神什么的存在吧，把我的话告诉别人，也不会有人相信。想必您也没有把自己过去的罪行说给别人听过吧——”

的确如此。小夜子不可能对任何人说出自己极力隐瞒的过去。

这时，小夜子才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那你为什么要找到我？就算是假话，只要你的回答让断头台的付丧神满意，问题不就全部解决了吗？有必要来向我汇报吗？”

“那是因为三四郎在接受了我的推理之后，又向我提出了新的请求。”

岩永略表歉意似的垂下眉毛。

“在您发表的以招财猫为主题的插画集中，并没有断头台的出现。对您来说，在甲次郎先生宅邸看到的断头台和招财猫是你绘画创作的原点，您应该很想发表才对。然而，发表之后，您就不得不与自己想要舍弃的过去再次连结起来。而您一直以来都想避免这种情况，不是吗？”

虽然不知道岩永话题的走向，不过小夜子现在也只能承认。

“是的，虽然即使发表出去，住在那里的人也不会联想到我，但我依然很害怕。所以想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又如何呢？”

面对着反应迟钝的小夜子，岩永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

“甲次郎过去也经常看您的插画。就算真名没有公开，但只要看您在网络上公开的插画和您的作品，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那位名叫‘皋月’的

插画家就是您本人。特别是看过您所绘制的招财猫和象征不祥的事物组合的系列，他可开心了。他经常在放着断头台和艺术品的房间里一边喝酒，一边自言自语。”

小夜子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不过倒在情理之中。离开村子以后，她就没有再与甲次郎取得过任何联系。当然，甲次郎也不会在网上给小夜子留下奇怪的评论。

“而您绘画的原点——断头台始终没有出现在插画里，对于甲次郎先生来说，这是和您唯一的羁绊，不过他也知道您有苦衷，只是略感遗憾。三四郎对于自己没能出现在插画里被公诸于世，也很遗憾——对了，三四郎也很喜欢您的画哦。”

竟然从自己作为模特的道具那里收到称赞，小夜子不知该用什么表情回应。

“所以，它的请求就是，想让您发表一幅断头台和招财猫组合的插画。三四郎也跟我提出，它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您。”

岩永表现出一幅“这份依赖可真不轻松”的表情，摇了摇头。

“妖怪们会帮助您，把曾经遗弃于各处的您父亲的尸体搬运到更加人烟罕至的地方。就算被人发现，在开始公开调查之前，妖怪们也会帮您把它偷出来再进行处理。三四郎也说，自己会稍微改变刀刃的形状，这样就不会跟尸体骨头的切断面一致——”

提出这种条件好吗？

岩永又提出了更让小夜子安心的证据。

“甲次郎先生在警察来到宅邸之前，把断头台旁边的招财猫收了起来，放进了置物柜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那样的组合留在世人的印象里，也防止他们把案件和您的插画联系在一起。”

以吸引大众目光为目标的杂志或电视节目，只把目光集中在甲次郎其他的收藏品上，而对于招财猫都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况且那个放置着断头台和招财猫的房间，本来也就没什么人进去过，所以知道招财猫存

在的人可谓屈指可数。

“最近断头台成了热门话题，如果您说自己从中受到启发，为招财猫系列增添了一位‘新成员’的话，人们也不会奇怪吧？”

虽然小夜子很想质问岩永到底在开什么玩笑，不过看岩永的表情并不像说笑。

“当然，我不是在强迫您。强迫别人发表一张自己不满意的插画——三四郎也不希望见到这种结果。所以，至少希望您能够积极地考虑一下。”

小夜子此时却有种想要被揭发的心情。她的嗓音有些沙哑。

“我的罪行要怎么办？我可是杀了人啊！你明明知道这件事，还要保持这种态度吗？”

听见这句话后，岩永光明磊落地挺起了胸说道。

“我并不是维护法律的人。我的立场是维护整个世界的秩序。我既对被您杀害的您的父亲没有好感，三四郎也不希望您被制裁。所以，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罪行，说到底只是您一个人的问题。”

接着，她举起手杖，指着陡坡的方向。

“何况，在刚才九郎学长掉下去的时候，就算您觉得晚了一步，但还是有过叫救护车的行动——所以我不觉得您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哦。”

听过岩永的提醒，小夜子突然想到这件自己差点忘记的事情。那位叫九郎的青年，现在还倒在河滩上，处于濒死的状态吧！而看了眼已经过去的时间，他应该早已经停止呼吸了吧……

“但……但是他已经死了啊——”

虽然那算得上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但小夜子也无法脱离干系。

这时，小夜子刚刚还在担心的九郎突然从灌木中“嗖”地现出身影。表情也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对岩永说道。

“啊，岩永，你已经解决了吗？”

“是的，就在刚刚。”

面对突然出现的九郎，岩永没有任何意外和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小夜子依然保持着坐在地上的姿势，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吓软了脚——九郎的衣服上还沾着滚落时沾上的杂草和泥土的污渍。而另一方面，他的头上和身上没有一处受伤的痕迹。她刚刚明明还看到九郎趴在河滩上流血的场景，谁曾想到九郎身上竟然一点伤都没有。甚至连擦伤的痕迹都看不见。

小夜子就这样呆呆地盯着九郎，岩永耸了耸肩。

“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九郎学长还健在，请不必担心。”

——毫无现实感。这也算是噩梦的一种形式吗。

岩永向小夜子做出最后的致意。她恭敬地低下头，说道。

“那么，祝您工作顺利。如果断头台三四郎被某处收留，并被公开展示的话，届时还要请您务必赏脸，毕竟它也为您尽过一份力。当然，这些对您来说可能全是谎言——”

身份不明的女孩说了这番话，便拉着不知是不是人类的青年悠然地离开了。

九郎在离去前还对小夜子低头道别。不过在她眼里，九郎做出的这番符合普通人的举动更凸显了几分怪异。如果这位叫岩永的女孩只是给了自己不祥的印象，那旁边这位存在感稀薄的、名叫九郎的青年则让人更加异常——

只剩小夜子独自呆坐在神社里。接下来该怎么做呢，现在的自己算得上是得救了吗——

当她用手撑在地面上想站起身的时候，身边突然走过来一只狸猫。这座位于靠近自然的乡村的神社里，有一两只狸猫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吧——

这只狸猫突然停下了脚步，抬起了两只前爪，对小夜子说起了人类也能听懂的语言。

“哎呀，相信公主殿下的话没有什么不好的哦。嘿哟、嘿哟……”

说完这些话后，狸猫便缓缓地步行远去了。

自古以来，就有狸猫变成人形，而它本身又是妖怪的说法。能够口吐人言也算是符合传统吧——

小夜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用手支撑在神社的墙壁上整理着呼吸。

全部都是假的，现实不可能是这样——

虽然心里这么想，不过还是先把断头台和招财猫的插画发表吧。这么做的话，将来也无需和那位少女见面了。自己本来就有很多底稿，而断头台又是自己高中时代最想描绘的题材。要是甲次郎能够看见，一定会为自己高兴吧——

天空还是一样晴朗。

岩永琴子和九郎一起沿着山间的小道缓步而下。

来的时候，因为急于追逐小夜子的踪迹，岩永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道路，由妖怪们载着前往神社。不过回去的时候时间宽裕，还是不要总是拜托这些妖怪们为好。本来就是白天，更何况过度差使这些妖怪们很可能会使得他们不高兴。对于岩永的评价自然也会降低吧。

岩永的左腿虽是义肢，不过走起路来倒没有太大影响。再走几步应该就是宽阔的道路了，从那里叫计程车也不会太累。

陪着岩永的九郎一边时不时地回头望向神社的方向，一边有些疑惑地问道。

“十年前，小夜子女士为什么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呢？”

这是今天一连串案件的开端，不过岩永既没有详细调查，也没有问过小夜子。只要得知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的人，而且相关人士也对此表示理解，就已经足够了。

岩永对于过去的杀人案件不管不问，而九郎对此似乎颇有芥蒂。岩

永劝解说道。

“从现场来看，并非是有计划的杀人，就连当时的情况都不愿提及，说明理由肯定不一般吧。况且她能够这么轻易地舍弃过去的一切，想必在村子和学校里也被孤立了吧。现在再揭开她的伤疤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没有强行去问。根据已知的几个信息也能大致推测出来，她大概是要被亲生父亲那什么了吧——当然，我实在是说不出如此缺乏教养的词汇。”

不仅是亲子之间，被家庭内部或亲近的人侵犯——自古以来的例子数不胜数。像小夜子的父亲那种，即使被杀也不会有人同情的亲族不算罕见。

面对岩永的解释，九郎露出了震惊的神情。小夜子杀人的动机，九郎竟然没能想到，这反而使得岩永也有些吃惊。

不过，九郎吃惊的地方好像跟岩永预料的有些不同。

“你的嘴里面竟然还有教养的说法吗？”

“为什么你的前提是我没有啊！”

眼前这个男人，对于自己的女友一点都不了解。虽说已经成年，可自己毕竟是女孩，肯定是有良好教养的。

有些生气的岩永充满嫌弃地说道。

“这次实在是太费工夫了。与小夜子女士接触以后，接着进入正题——本来精心准备的计划，都怪你擅自跟她交涉，结果还被让她中途跑了。更可气的是你还掉下陡坡，虽然小夜子女士对我有兴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失误，九郎多少有些自省。他脸上无光地说道。

“是我不好。我也没想到栅栏这么容易就碰断了——”

有的是没处理好就会演变成更麻烦的情况。虽然从结果上来说还算圆满，九郎也不算是什么事都没做，不过对于岩永来说，教训九郎的好机会还是不要放过——

“小夜子女士在落座的时候，学长为什么没有马上把我叫醒呢？如果你这么做，事情早就解决了。”

“说虽如此，之前我叫醒你的时候，不是还跟我大发脾气吗？”

“睡着之后被人用炸薯条插鼻孔，放在谁头上都会生气的吧！”

恋人之间叫醒对方的方式有几千几万种，偏偏九郎就是会选错的那种。

“学长也该学习宫井川甲次郎那种无偿奉献的爱情，学学那种年长男性的包容力！为了喜欢的人会做出愚蠢的行为，这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

“不过宫井川先生在用断头台分尸以后，不还是把那座断头台放在屋子里十多年，经常拿来欣赏吗？那种怪人来举例合适吗？”

“不说这个，就凭把断头台和招财猫放在一起，就已经是够奇怪的了吧。所以，就算小夜子不存在，他可能也会满足自己的愿望动用断头台斩首吧。”

即便如此，他也算得上是明白爱为何物的人。比起对于岩永完全不上心的九郎来说，已经高出好几个段位了。

九郎又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他们二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像你说的如同父女吗？”

“这个世界有些关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的。不过，他们的确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听说，甲次郎当时已经就没有那个能力了。”

岩永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二人已经来到宽阔的国道，能够看到不远处的带屋顶和长凳的巴士车站。虽然打车速度较快，但如果巴士能够早点到来的话，也不失一种挺好的选择。况且小夜子也不会短时间内从神社里出来，所以他们稍微等待片刻也没什么问题。

岩永一边想着，一边掏出手机。九郎没有对岩永的回答做出任何反应。当岩永好奇地抬起头看向对方时，九郎才露出一副厌烦的表情。

“……这么轻易地就说出口了。真不知道你教养的基准是什么。”

“明明是很普通的话啊！”

自己没打算说什么奇怪的话。只能说是九郎对于教养的基准认识有误。这个男人太不懂女人心了！

总之，今天总算空出了时间，岩永已经在幻想自己舒服地泡在温泉里的画面了。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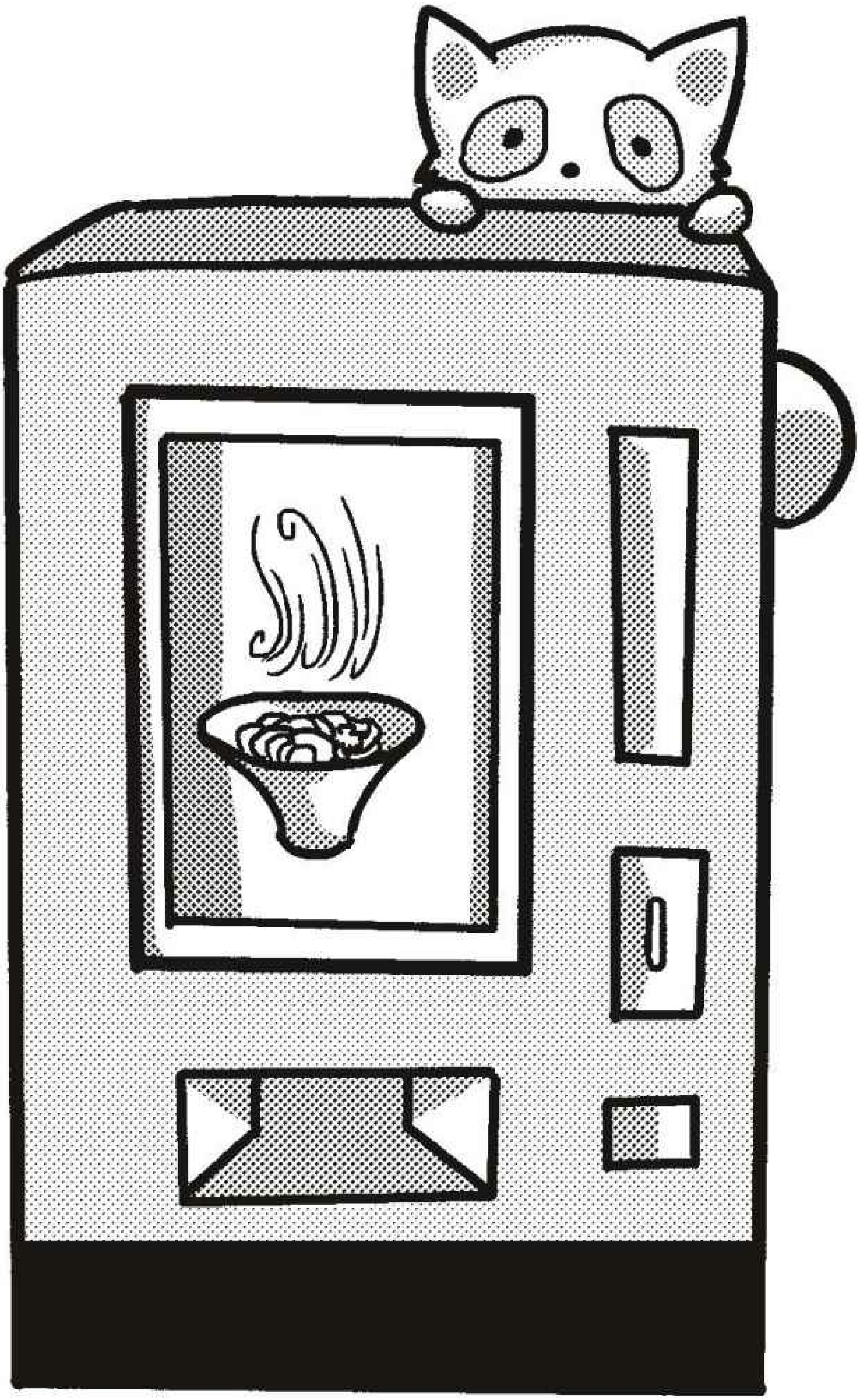
[1] 磔刑柱，与中国古代酷刑磔刑不同，日本的磔刑是将犯人绑在磔刑柱上，用枪从犯人的腹部刺起，最后一枪刺中喉咙的刑罚。

[2] 弹正台，日本战国时期，作为中央官职之一，不受朝廷约束，负责管理风俗，具有揭发左大臣以下不正行为的职能。

[3] 鸟居：类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用于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

[4] 断头台的英语guillotine来源于其倡导者、设计者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的姓氏Guillotin。

第五篇　梦幻的自动贩卖机



“九郎学长，你用过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吗？”

岩永琴子询问着樱川九郎。

九郎停下了敲打电脑键盘的手指，抬起头来。他的表情仿佛是听见了什么奇异的事情。

“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

“没错。只要按下按钮，用合成树脂或是苯乙烯材料的器皿装着的，一碗热气腾腾的乌冬面就做好了！这类机器通常被称为面类料理自动贩卖机，你不知道吗？大约宽二三十厘米左右，比一般的饮料自动贩卖机稍微大上一点——”

岩永说得头头是道，然而她也没有实际使用过那种自动贩卖机，甚至没有见过实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种机器而已。

今天是六月二十六日，周日。虽然已经进入了梅雨时节，不过天气却晴空万里。这本是恋人结伴出游的好日子，不过九郎从一大早就忙于大学的论文，面对专门跑到房间邀请自己出门的岩永，他略显麻烦地摆摆手——完成之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去陪你。

岩永也有自己独特的做法。她为了避免九郎故意不紧不慢地花上一天时间写论文，把自己丢在一边不管的情况出现，一直在他身边死死盯着。

岩永作为妖怪和怪物的智慧之神，时常有妖怪找她商量事情。今天也是如此，她可没有忘记委托，就过来找九郎游玩，自动贩卖机的话题也不是觉得新鲜才提起的——

“除了乌冬面以外，还有提供荞麦面和拉面的自动贩卖机。在一九七零年代，曾经制造过多种面类的自动贩卖机，被放置在车站、路边餐厅、服务区这类地方。因为随时能够吃到热气腾腾的面条，也曾一度非常受人欢迎。在那之后，由于便利店的出现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机器

的生产也被叫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自动提供用器皿盛着乌冬面的机器——到底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汤汁也需要现场制作吧？”

即使听岩永解释了有关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大致情况，九郎的脑海里也完全想象不到它是如何做到自动化的。

“虽然根据不同的品牌，内部构造有些细微的差别，不过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机器内部事先放入了多组装入了面条和食材的器皿。只要按下按钮，机器就会控制其中一个器皿移动到料理工厂，并在器皿中注入热水加热面条和食材，热水关闭。接着向其中注入汤汁，便控制器皿移动到取出口处——就是这样的流程。只要按下按钮三十秒钟，一碗热腾腾的乌冬面就能新鲜出炉，可以说是相当考究精炼的制造系统了。”

“没有说的那么简单吧？光是准备很多组装入面条和食材的器皿，这个步骤就已经相当费时了。”

至少不会像往饮料自动贩卖机中添加瓶子和罐子那样简单吧。更何况因为食材鲜度等因素，贩售期也不会很长。相比之下一定很费工夫。

岩永一边整理着自己手头上的情报，一边向九郎解释起来。

“这种自动贩卖机的生产虽然早已停止，不过全国还有很多台机器仍在使用呢。一些国道和县道上的小型路边餐厅，服务区内都还有这种自动贩卖机，一直很被重视。不仅因为面食自动贩卖机本身就具有上个时代的独有风情，而且食用从自动贩卖机中制造的乌冬面或者荞麦面本身也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所以现在还有人专程开车去寻找这类机器。”

“世界上真是有把各种事情当成爱好的人呐。最关键的一点，味道如何？”

九郎虽然表现出一副稍有兴趣的样子，不过他还是把注意力又放回自己的学业上，手指也继续在键盘上敲打起来。岩永也没有故意要打扰的意思。不过，九郎的论文似乎也快写完了，赶紧说出了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

“自动制作乌冬面的系统本来就很完善，所以只要面条、食材和汤汁足够美味，成品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甚至在面中加入的食材也是由自动贩卖机的所有人自己准备的，所以不同的自动贩卖机制作的面味道也截然不同，颇具趣味。”

“这样呀。原来不是由制造商提供统一的面条和汤汁，在相同的自动贩卖机里添加相同的材料呀——”

九郎本以为同种自动贩卖机是由相同的制造商提供几乎相同的原料，没想到现在供人使用的“面类料理自动贩卖机”竟然还有这样的独特“个性”。

“也就是说，即使外面的品牌一样，做出来的面条却是完全不同的味道。所以经常会出现特别讲究的面类，原理虽是机械加工，但却各有个性。这也是面类自动贩卖机能够吸引珍馐客的原因之一呀！”

既然能够在里面放入自己制作的面条，那么食材——炸鸡块、天妇罗、肉、鱼糕、当地的特产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搭配。就连汤汁也可以随意切换关东或关西的风格，根据自动贩卖机所在地的不同，还能够体验不同的食材和风情——

“不过，因为其工作原理，事先放置在内部的器皿数量也有限制，因此同时贩卖的种类也有一定限制。而且随着时代的进程，自动贩卖机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当然，即使在内部放入了丰富独特的食材，也有可能长时间没有客人使用。或是预置的器皿全部用光后，到下一次补货也需要花费时间——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毕竟这一类自动贩卖机都已经停产，即使要去修理也没有能用来替换的部件，所以经常会找到一些无法修理的自动贩卖机的部件作为备用品。就算如此，现在所有投入使用的自动贩卖机全部坏掉的话，这种自动贩卖机的文化也就到此为止了。”

准确来说，属于“要想试吃的话就趁现在”的文化。

“然后呢？你说的这种乌冬面自动贩卖机怎么了？”

九郎向岩永投去了怀疑的视线。从他的眼神里，丝毫感觉不到对女友溺爱的亲密态度。周日的大白天，岩永故意挑起这个话题，一定是被卷入了什么麻烦的委托吧——九郎现在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居然这么猜疑可爱的女朋友，真的是不可理喻！

不过，事实也正如九郎怀疑的那样——

“是的，与其相关的都市传说，其实从大约三年前，网络上就开始有人在讨论了。”

岩永正慢慢地逼近此次委托的主要内容。

“都市传说的内容是这样的。深夜，某人驾驶车辆行驶在山间的国道上，周围没有人烟。别说是便利店了，甚至都没有一处人工光源。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所工厂预制的小屋。某人心中好奇，把车速降下后发现那是一间很像休息区的建筑。心想正好可以休息一下，便把车子停下，走进了休息区。里面没有人，只有几张陈旧的桌椅，最里面放着一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并没有其他像是饮料自动贩卖机之类的东西。某人心想只有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也算是比较罕见，于是尝试着投入硬币，如其他的自动贩卖机一样，三十秒之后机器取出口中就出现了一个器皿。”

九郎心里也清楚，岩永刚才跟他说的自动贩卖机一定与这次的委托有关，他干脆摆出了一副仔细倾听的姿态。

“某人用手接过器皿后，发现是一碗热气腾腾的乌冬面，上面还放着几片神秘的肉。碗内的食材就只有这几片肉，连葱和鱼糕都没有。某人觉得这碗乌冬面不太值，因此略显失望。没想到试着吃了几口发现，这碗面竟然十分美味。神秘的肉片也有滋有味，这么好吃的乌冬面在普通面馆可没法吃到——某人非常感动。”

岩永小声地叙述着。

“下次绝对还要再来吃！也要告诉自己的朋友！某人如此想着，乘

车离开此地，过了几天后，再次驾车通过这条国道。这次却没能看见那处小屋，就算是在白天经过也什么都没能发现。就算是询问那些经常行驶在这条国道上的人，得到的答复也是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小屋和自动贩卖机，那片区域内也根本没有任何休息区。某人怀疑是自己误入了其他道路，于是在周边进行探查，也没能发现类似的小屋和自动贩卖机。那么，自己见到的那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到底是什么？上面放的肉片又是什么？”

九郎在电脑上搜索。想必是为了调查岩永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搜寻这类都市传说是否存在吧。

“这就是被称为‘梦幻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和‘幽灵舞动自动贩卖机’的都市传说的大致内容。有数人曾遭遇过相近的事情。而在这些人的描述中，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深夜没有人烟和灯光的道路上行驶时，这个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会突然出现在道旁。国道、县道、市道等都出现过类似的事。”

岩永说到这里，九郎也点点头。

“嗯，是啊，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不小的话题。也有不少相似的事情发生。”

“那些人在刚吃下放有神秘的肉的乌冬面之后，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过后来他们有人仿佛被幸运之神眷顾，抽中彩票、恋爱成功、没有乘坐发生事故的飞机……也有人正相反，被不幸青睐，宠物神秘死亡、当事人神秘死亡、房屋被地震吞没……”

这类遭遇到不可思议案件的怪谈或都市传说比比皆是，其之后的发展也通常是变得幸福或是不幸降临这两类。

“你说的这个都市传说怎么了？首先，这类都市传说并不算有名，仅仅是这种程度的编造故事，几乎不可能对现实产生影响吧？”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并非梦幻，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吃过那里乌冬面的人将自己的体验发布到了网络

上，话题扩散开来以后，才被人当成是都市传说的——”

“等等，那这样就并非传说，而是现实了呀！”

九郎再次向岩永投去满是怀疑的眼神。岩永伸出右手，反驳自己的男友。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就算是真实存在，也并没有幸运或者不幸的后续，所以并非是什么不祥的象征。这些部分都是后来别人添油加醋，博人眼球用的。”

岩永也是最近跟妖怪们商量后，才得知怪谈确有其事。她也因被卷入了麻烦事而一脸阴沉。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狸猫妖怪中间，有几只非常喜欢做乌冬面。他们让自己的同类品尝自己制作的乌冬面，在得到不错的评价后，想着把自己的乌冬面给其他妖怪也尝尝。这时，他们得知了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事情，觉得非常方便。于是他们在路边准备了工厂预制的小屋，以便当地妖怪随时都能享用他们制作的乌冬面。”

九郎用手指敲了敲电脑的边框，一副想要责备的样子。不过接下来就如同放弃了一般，叹了口气说道。

“妖怪把做乌冬面料理当成兴趣爱好——这一点上我姑且不表态。毕竟传说中还有淘洗小豆、制作药物的妖怪，据说豆腐小僧最近都在自己做豆腐。就算再怎么喜欢乌冬面，为什么要为它们放入自动贩卖机？明明供给给那种普通的路边小摊就行了，还很适合妖怪的设定。在野篦坊的故事里，为人所知的妖怪‘貉’也是路边小摊而已啊。”

当然，“貉”登场的故事里出现的路边小摊，并非卖的乌冬面，而是荞麦面。不过，九郎的主张的确有几分道理。岩永也对前来求助的狸猫提出过相同的质问。

“使用自动贩卖机的话，不管是什么妖怪都能随时吃上热腾腾的乌冬面，这不是很棒吗？不同的妖怪或怪物都有其独特的活动时间和规律，要是摆摊的话营业时间太长，比较麻烦。不喜欢狸猫的妖怪也不会

去吃。但是自动贩卖机就不同，无论是什么妖怪，无论在什么时间都能使用。”

“就算如此，妖怪竟然会使用人类智慧的产物，这……”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妖怪的形成也越来越现代化。你看，现在不也有幽灵轮船、幽灵列车、幽灵出租车、妖怪巴士，就连收音机和电视，诞生妖怪都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幽灵自动贩卖机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话虽如此，可这次并非是自动贩卖机变成妖怪，而是狸猫妖怪在偶然的机会下弄到了一台因为损坏而报废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在注入妖力后让其重新恢复使用罢了。若是将妖力注入这种损坏的电器，就会像全新的机器一样正常运转。当然，当妖力耗尽后就会停止运转了。

“只不过，狸猫妖怪将自动贩卖机和小屋所放置的地方是不同于常世的异空间，从普通的道路上是无法到达那里的。只有穿越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境界线，才能来到异世界。类似于怪谈之中‘迷家’‘仙乡’之类的场所。”

岩永提出了迷家和仙乡的由来。九郎似乎也曾经有所耳闻，双手交叉做出思考状。

“迷家和仙乡吗？我曾经也在怪谈里见过。有时候明明走在平时一直行走的路上，却突然出现一处从未见过的房屋，或是突然踏入一处从未见过的村落。之后即使走上相同的道路，却再也见不到那些房屋或村落的踪迹——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动贩卖机的故事原理一样。”

并非是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突然出现，而是突然误入放置自动贩卖机的场所，这才是当前这个都市传说的本质。但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动贩卖机有什么奥妙，因此口口相传。

“所以，通常情况下，只有妖怪才能穿越的境界线，人类无法穿越也不能使用那台自动贩卖机。但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所在地与异界的波长满足一定的条件，人类就会误入异界，所以才会吃到‘神秘的乌

冬面’。当然，即使再次通过相同的道路，只要没有具备条件，都无法再次进入那片空间，自然也找不到小屋和自动贩卖机。于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到网络，结果狸猫妖怪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就成为了都市传说。”

岩永暗中怀疑，狸猫妖怪为了让人类有机会使用自己的自动贩卖机，故意把放置小屋和自动贩卖机的区域选在人类容易进入的地方。

自己制作的乌冬面，不仅妖怪，就连人类吃完都赞赏不已——对于狸猫来说，人类的赞赏才是最令他们开心的吧。比起被那些平时不吃乌冬面的妖怪们褒奖，它们更愿意被热衷于乌冬面的人类称赞吧。

“当然，在网络上发贴留言的人也不是都有过这种经历。更多的是根据别人的经历自己模仿一篇。或是觉得新鲜好玩的人，写出更为夸张的内容，以求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只有某个地区能够进入放置着自动贩卖机的异界，但全国上下都发生过类似的事。”

为了让都市传说显得更加真实且有戏剧性，人们又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加入了毫无关系的要素，导致故事从根本上偏离了真相。

九郎继续把目光移回电脑屏幕，浏览着自己搜索出的结果。一段时间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常识的疑问。

“话说回来，狸猫制作的乌冬面，人类吃了没事吗？”

“毕竟是妖怪做的……只要去卫生站检查过就没事吧。”

虽然狸猫制作的面妖怪吃了没事，不过人类吃完之后即使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也并不是岩永的责任。不过，至今为止，网络上也没有人出现过严重的健康问题，也没有人提到过汤里面有狸猫的毛这类卫生问题，想必是狸猫妖怪在制作乌冬面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人类食用的问题了吧。

“卫生站可不管都市传说的内容，还是算了吧。”

“毕竟食物都经过烹饪，我觉得至少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安全吧。”

“不，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食材里面的神秘肉片。那到底是什么肉？”

乌冬面上的肉到底是什么——这也是自动贩卖机能够成为都市传说的重点之一。如果只是普通的狐狸乌冬 [1] 或者天妇罗乌冬的话，就完全没有特异性，作为怪谈的力度也就明显不足。此外，正因为不确定神秘的肉到底是什么，听众就会产生兴趣，曾经食用过的人也更容易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的生动而易于接受。

而人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妖怪准备的神秘的肉——九郎听了之后总有些放心不下。

“不过，说到狸猫制作的汤汁的话，我倒是想到以前《咔嚓咔嚓山》的故事呢 [2] 。”

“那可不是什么好例子。”

不仅不是什么好例子，后来的书中还把这段叙述完全删掉。以前的童话故事经常会有一些血腥残酷的内容，而这个故事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是开玩笑的。听说乌冬面上面放的是它们在山上捕获的野猪、鹿或兔子的肉。用稍微现代点的词语表述，它们使用的都是野味。”

“用时髦的词汇就想要蒙混过关吗？”

“毕竟是我们人类能够吃的肉，不用过于怀疑吧？”

虽然牛肉和猪肉是日本家庭经常食用的肉类，不过其他野生动物的肉并非经常能吃到。所以把其中野猪或者鹿的肉形容为“神秘的肉”，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对狸猫妖怪来说，比起牛肉或猪肉，野生动物的肉要更好弄一些，所以才会把它们当做食材。并非是要刻意营造出“妖怪料理”的氛围，故意端上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肉给人吃。

九郎却紧皱眉头，仿佛岩永的解释并不能让他满意。岩永看着九郎，把右手举过头顶。

“问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啊，我懂了。你的委托人就是那些用自动贩卖机经营乌冬面的狸猫妖怪吧？是不是因为人类世界关于那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传闻扩散速度很快，快到出乎它们意料。结果现在误入异界的人类越来越多，它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委托的内容大概就是如此吧？”

九郎从之前谈论的话题，大致推测出了这次委托的内容。不过，实际上的委托内容还要更麻烦。

“有些类似吧。上上个月的某天深夜，准确来说是四月二十五日的凌晨零点左右，驾车行驶在国道上的一名男性误入了异界，来到了放置那台自动贩卖机的小屋。只不过，那位名叫本间骏的三十二岁的男性，进来之前才刚杀过人。”

九郎露出了一副颇有些头痛的表情。沉吟半晌后，他用不太想听后续发展的语气说道。

“杀人事件……突然就回归到如此现实的话题。”

对于岩永来说，她从刚才起明明说的一直就是现实的话题，因此忍不住抗议道。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就在这时，本间骏恰好遇上了前来自动贩卖机补货的狸猫妖怪，他有些吃惊，一边看手表，一边还向狸猫妖怪搭话——‘这么晚了你还来补货啊’‘没有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吗’之类的。”

“那个叫本间的竟然没能发现眼前补货的是狸猫吗？难道是情急之下幻化成人类的外表？”

“为了把器皿和食材面条放入机器，所以狸猫一直都维持着人类的外表。毕竟自动贩卖机就是给人类使用的，所以用人类的外表进行操作自然也轻松，就是这个道理。”

使用狸猫的身体很难拿起器皿，甚至连上货口的门都打不开。

“本间骏由于刚杀过人，因此没什么食欲，只是在长时间的驾驶之后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不过他不好意思拒绝化为人形的狸猫的极力推

荐，吃下放有神秘的肉的乌冬面之后，又开着车子扬长而去。只不过因为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位于异界，因此车子进入的地方和离开的地方并不一定相同。”

九郎似乎还没掌握话题的走向，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

“虽然进入异界的地点和离开异界的地点相差距离不是很远，但本间骏原来是在前往山顶的路上误入异界，结果离开的时候竟然已经翻过了山顶，来到了山脚下。也就是说原本想要去目的地还要花费两个小时的路程，实际上只用一个小时就到了。”

也就是说，在九州地区的道路发现的小屋和自动贩卖机，可是离开之后仅仅开了数分钟就到了近畿地区——虽然不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不过偶尔会出现进入异界和离开异界的地点相差五十公里的情况。毕竟可以进入异界的范围大概就在直径五十公里的区域里。

“只不过，人类能够进入异界，到达自动贩卖机的时间都在深夜，周围没有人烟，没有亮光的道路上，因此对于距离和时间的体感都不准确，一般不会有人注意到。”

“使用汽车导航装置的话总能注意得到吧。”

“只要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即使有个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偏差，驾驶员也会认为是导航装置出现了一点故障吧。更何况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一次走这条公路，所以认为导航出现故障也在所难免吧。除此以外，如果花费时间比预计时间多，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小心走错了道路导致浪费了时间。如果花费时间比预计少，可能会认为自己在空无一人的公路上速度开得太快——人们总是会首先接受合理的解释。至少据目前观察，遭遇到这个都市传说的人并没有发现案件或空间出现偏差的情况。”

即使是后知后觉，发现刚才遇到了都市传说里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一般人也不会把导航出现的异常或时间空间体感出现的偏差与都市传说联系到一起。因为在体验者的眼里，并不是自己来到了怪谈的世

界，而是怪谈找上门来，因此主观上就不认为自己会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偏差。

“本间骏在离开放有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小屋以后，开车前往邻县的海边。根据他向警方的供述，在杀人后想要冷静下来，开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在半路上突然想到了海边，便调转方向前往。因为自己杀人的行为完全出于偶然，因此一时间陷入混乱，才有了上述的行为。据本人的证词，他到达海边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到达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时间，在刚才已经提到过是午夜零点。”

“他在自动贩卖机那里看了手表是吧？突然撞见深夜补货的人，在惊慌之下查看时间是自然的行动。”

“是的，因此才出现了麻烦的情况。本间骏所杀害的人，东冈宗一的推测死亡时间是二十四号的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本间骏在杀人后，就算以最快速度离开现场，车子开到最高速，都无法在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到达邻县的海边。”

因为自己误入了放置着梦幻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异界，本间骏通过由异界形成的近路到达了目的地——

九郎也逐渐看清问题的根本。

“也就是说，即使并非是犯人的本愿，他还是有了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是吗？”

岩永点点头，接着说出了更加扭曲的实情。

“只不过，本间骏从出发到海边，一路上除了那个小屋之外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跟狸猫所化身的人之外的任何人接触过，甚至还主动关闭了手机。车辆行驶的路线上也没有什么摄像头。所以，没有人或物可以在客观上证明，他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真的到了邻县的海边。”

“不过，他不是在凌晨零点的时候在小屋的自动贩卖机前面遇见了化身人形的狸猫吗？警方应该可以通过自动贩卖机所在的大体位置，来推测犯人在被害人的推测死亡时间段内离开杀人现场，从那里驾车在凌

晨零点前能否到达此处。说不定也考虑到能够他不在场证明的证人？想必本间骏和警察也说过这事了吧？”

自动贩卖机实际上处于异界之中，所以地点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不过在警方和本间骏眼中，那是可以证明不在场证明是否成立的重要线索。

“当然，本间骏作为嫌疑人，被警方问到了案件当天的行动。对警方来说，给自动贩卖机上货的人能不能证明本间骏的证词，是他不在场证明能否成立的关键。然而，警方在调查后发现，本间骏供述中出现的小屋和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并不存在，也没有所谓的上货人员这样一号人物。”

“毕竟它的本尊是狸猫妖怪。警方调查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巧就正好进入异界，因此肯定是找不到的吧。”

“不仅如此，警方还在网上发现了与本间骏的供述内容非常相似的‘梦幻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都市传说。甚至连‘神秘的肉’的部分都符合他所说的内容。于是他的经历变得越来越神秘起来……”

什么叫非常相似，明明就是完全相同的遭遇。叙述了全部事实的本间骏却被警方怀疑，让人多少觉得有些可怜。

“本间骏是犯人吗？”

“是的。案发现场，也就是被害人家中的起居室里装饰着一个九谷烧 [3] 的壶，它也有不少的年头了，因此变成了付丧神。根据它的证言得知，犯人的确是本间骏。”

虽然警方无法得到相关证词，但是作为妖怪的智慧之神，岩永却能够得到来自妖怪们的证词。而且由于妖怪与人类没有利害关系，因此它们的证词也是可以信赖的。

在九郎眼中，从妖怪那里得到案件相关证词是岩永的惯用做法，因此也没有特别的疑问，不过他却无法抓住岩永所谓“麻烦事”的关键，就询问道。

“也就是说，在本间骏的主观上，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但总不会因为不在场证明的存在而认为自己不是犯人吧。想必他的第一反应是手表坏了，或是不小心走了一条近路之类的吧。况且警方也没能找到自己曾使用过的那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他应该会认为是自己的记忆或者时间观念出现偏差，老老实实地认罪才对吧。”

“本间骏在警方向他讯问的时候，就已经承认自己杀人了。本来就不是蓄意谋杀，而且警方还掌握有其他证据，因此他也没想着要逃脱罪名。”

也就是说这是一起被害人和加害人本身都没有杀人的企图，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当场突发的杀人案件。

“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本间骏在四月二十四号，也就是周日，傍晚五点多来到了与自己同龄的东冈宗一位于郊外的独栋房子里，与他商量事情。他们二人共同经营着一家从事各类进口品的贩卖、中介的公司。不过，最近公司在私下好像在做违法的药物走私的买卖。怀疑自己合伙人的本间骏在调查后，来到了东冈家中，想要和他说明事情并讨论今后的对策。”

九郎用自己面前的电脑继续搜索起来，这起案件也有新闻报道，只要在网络上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相关的新闻。

“东冈的违法行为关系到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本间骏在调查后得知，这种药物的成瘾性很高，许多人都因为这种药物而患上了依赖症，甚至还出现过死亡的例子。只不过他还没掌握到关键证据，东冈这么做也有可能是受人胁迫进口，只告发他一个人很可能会使得真正的幕后黑手逃脱。因此，本间并未告诉警察，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而是趁着休息日的晚上前往东冈家中，想要跟他商量。”

这部分内容从报纸和电视的报道都可以知道。

“两人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而东冈却拒不承认自己有过秘密走私违法药物的行为，于是本间陷入了困境。从东冈的态度推测，这些

行为背后并没有所谓幕后黑手，而是在东冈的独断下秘密进行的。而当时间进入深夜之后，东冈突然拿起放在桌上的玻璃材质的沉重烟灰缸，用它砸向了本间的后脑部。”

“因为对方不愿纵容自己秘密走私违法药物的行为，甚至还要去警方那里告发自己，于是在长时间的追问下精神崩溃，做出了冲动的行为吗？”

九郎简单地总结了被害人当时的心理活动。

“没错。被害人也是容易冲动的类型。所以才没有考虑后果，引爆了自己压抑着的杀意。”

虽然一般人都会觉得，作为公司的经营者，需要压抑自己的感情、保持理智，不过也有像东冈这种被追问就会失去冷静判断的人。就像人们会觉得“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保持冷静的人很可怕”是一样的道理。

“本间虽然迅速地躲过了突袭，不过事发突然，无法调整好身体态势。而面对东冈的再次袭击，他在慌乱地抵抗中，随手拿起了身边的小熊的装饰品砸向了东冈的头部。这下反击准确地命中了东冈的头部，而东冈则倒地不起。事实上，东冈几乎是立刻死亡的。而本间也意识到自己失手将对方杀害了。”

杀人发生得太过突然，也不能去因此苛责原为被害人的本间骏。

“本间骏被吓傻了，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根本没有考虑过擦拭指纹，消除自己痕迹的伪装工作。他驾车逃离现场，想着尽量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去。”

虽然在旁观者眼里，如果本间骏不逃跑而是直接向警察自首的话，事情也不会向着更坏的情况发展，然而第一次杀人后陷入极度紧张的本间无法考虑这些，只是觉得恐惧，一心想要逃离现场。这是能够理解的行动。

“本间骏因为处于极度的紧张和混乱状态，所以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几点杀害东冈，从现场逃离的。杀人现场的房间里没有钟，自己也没

有看过手表，因此本间也不记得他们到底商量了多久。住在附近的人也没人知道本间究竟是什么时候造访，什么时候离开的。”

如果能够得知案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也许案件的发展会截然不同。不过，不知该说是好运还是不幸，总之案发当天的时间线模糊不清，为警方查案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第二天的午后，前一天借宿在朋友家中的东冈夫人回到家后，发现了东冈的尸体。他的夫人立刻报警，并向警方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东冈在前一天晚上要见面谈论工作上的事情，因此才会让自己到朋友那里借宿。于是，本间骏就被警方列为本案的最大嫌疑人，并出动了警察前往逮捕。”

警察采取的应对非常合理，九郎点点头。

“那个时候，本间骏已经恢复理智，心情也平静下来，已经从邻县的海边开车回到了公司。为了保证自己被逮捕以后公司还能正常运转，他甚至和部下做好了工作的交接。警方在得到本间已回到的公司的消息后便立刻前往。在询问的时候本间就已经对自己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了。”

“毕竟他在杀人之后没有清理现场，想必指纹还留在凶器上吧。更何况还有被害人妻子的证明两人在前一天晚上要见面。他也只能承认了吧。”

“对警方来说，嫌疑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案情进展顺利，想必他们也很高兴吧。在之后的审讯中，本间把自己案发当晚的行动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结果就演变成了自己不在场证明的宣称——虽然本人并没有这个意图。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本间并非是刻意主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同时警方也无法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明。”

关于警方的搜查情况，是可以自由出入警局的幽灵传达的。通常遇到这种刑事案件委托的时候，想要获得警察内部的情报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次案件因其特殊性，岩永他们也获得了相对完整的情报。

九郎露出了同情的表情。

“警方想必很困惑吧。明明当事人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证词中却出现了不在场证明。甚至还曾经在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前跟其他人说过话，而警方却无法确认这台自动贩卖机是否存在。警方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事到如今他还要用谎言为自己辩解？因此警方一定找本间再三确认过当晚的情况。”

相较于警方，岩永则更加同情犯人本间骏。

“本间一定也非常困惑吧——为什么自己对警方说出的事实竟然成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呢？自己把东冈砸倒在地是事实，可自己吃了里面放着神秘的肉的乌冬面也是事实呀！结果警方却找不到那台自动贩卖机，还质问自己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都市传说般的故事，可明明就是他自己的实际经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伪造的理由。现在警方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他在杀人以后曾经失去意识，或者在驾驶的时候睡着，所以才做了梦。总之，警方怀疑本间的经历并非是现实。”

虽然对本间骏抱有同情，不过一旦不在场证明被证实，他就能够逃脱罪名——这也是有违常理的。岩永也没有必要去解开本间骏的困惑。

“警方也认为，本间是因为一时间的精神错乱才说出了前后不符的供述。于是警方在暗地里办着送审的手续，审讯和调查取证也基本上告一段落。至于本间骏本人，虽然还略有疑惑，但终归放弃了思考。由于警方还要进行被害人非法进口药物相关的搜查，因此还算不上完全结案。就算这样，关于本间杀人的事实已没有辩驳的余地，想必在法庭上也不会把那段奇怪的不在场证明放在台面上吧。”

这段不在场证明，不管对于辩护方还是检查方来说，都只会让审判过程变得更加麻烦。因此，不把它放在台面上反而可以让审判更加顺利地进行——这是双方都赞成的判断。

“那么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九郎催促着岩永说出事情的重点。

“参与搜查的其中一位刑警，因为很在意犯人所说的不在场证明，决定私下里进行搜查。作为县警的巡查部长，他是个老练的警察，甚至利用了不上班的时间到处调查取证。他曾多次造访过犯人误入异界的那片区域，寻找着犯人车辆的目击证人。”

本间骏是走哪条路从杀人现场到达的邻县的海边呢？虽然他在突发性的杀人后曾一度在混乱的状态下进行驾驶，他的记忆也存在多处不正确的地方，但能走的路终归是固定的。说不定他是误把其他地方的路边餐厅或休息区的自动贩卖机看成是自己遇到的那个。所以只要自己细致地进行盘查，就可以找到目击者——他一定是这么考虑的。

“因为狸猫妖怪和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目前都是那位刑警所追查的目标，因此它们从上个月开始就没有再把自动贩卖机摆出来营业过。但是这么一直耗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张，令它们很是烦恼。”

九郎的表情和当初岩永在听到委托内容时一样，变得阴沉了起来。

“若是那个刑警也误入了放置有自动贩卖机的异界的话，事情就麻烦了。”

虽然以妖怪的本事，可以把误入异界的条件变得极为苛刻，让人类无法进入异界，不能使用自动贩卖机。不过若是人类完全无法使用的话，狸猫们也觉得很烦恼。

“在刑警保证不说出口的情况下，若是能让他明白这些都是妖怪在背后搞的鬼就好了。如果能同时发现进入异界后能够让移动距离缩短，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个提议风险太大。”

“若是发现自动贩卖机真的存在，那么不在场证明就很可能成立，已经结案的案件甚至可能会翻案——说不定会演变成严重的问题啊！”

当公权力和妖怪产生关联，事情就会变得麻烦起来。对于那位独自调查的刑警来说，等待他的也不会是什么好结果。接着调查下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事情也越来越难以收场。

“就算事情没发展到那种程度，那些好事的媒体也很有可能从刑警

的动向察觉到这件事与梦幻乌冬面自动贩卖机有关。说不定还会找出能够容易进入异界的区域。这样会导致那些爱好冒险或都市传说的媒体大规模前往此区域，使得进入异界的人大量增加。不仅妖怪们不方便使用自动贩卖机，而且可能还会产生更坏的影响。”

“本属于妖怪们的异界很可能会被人类所扰乱，想必狸猫们也很头疼吧。”

最近的媒体在取材上有些过于热情，只要传出有关都市传说的事情，就会立刻前往。很多著名的都市传说景点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因此，狸猫们的委托内容就是，能否在事情变得麻烦之前，让那位刑警不要再来这片与异界的自动贩卖机相连的地区。因为明年其他地区的妖怪也想尝尝狸猫们做的乌冬面，所以它们会把自动贩卖机的场所移动至其他地区连接的异界。所以在那时之前，它们希望我可以把那位刑警给赶跑。”

岩永虽然很想向他们提议在明年之前干脆休业别做了，不过智慧之神岩永若是提出这种消极的对策，那么妖怪们也不会对她产生敬畏。

“于是，我决定向那位刑警虚构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本间骏要主张自己曾使用过那台都市传说中的自动贩卖机作为不在场证明。如果那位刑警能够相信我所虚构的解释，想必他就会放弃追查吧。”

九郎看向天花板。

“因为犯人的不在场证明是问题根本，所以要用不合常理的手段破解那段不在场证明吗？”

破解本没有不在场证明的犯人在行动中产生的不在场证明——这样说起来虽然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事实本就如此。只不过，对于岩永来说，破解不在场证明并非是重点。

“只是破解不在场证明的话，只要能够说明他所采取的伪装工作就可以。要做到这点并非难事。”

九郎紧皱眉头，他无法理解岩永的话里想要表达的意思。

“可是，当场俯首认罪的犯人，又怎么可能去做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呢？”

“所以要证明的是，并非是犯人，而是被害人采取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工作。”

九郎毕竟和岩永相处久了，他也能逐渐赶上岩永的思路。因此，在岩永仅仅给予了提示的情况下，九郎便理解了理论的核心。

“我懂了。被害人东冈宗一为了隐瞒自己非法走私的罪行，本身就有杀害本间骏的动机——而实际上也有加害于他的举动。那么案发当天，东冈本来计划杀害本间，所以事先伪装好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你想要证明的就是这个吧？但事实上，东冈宗一加害本间骏是冲动下的即发行为。”

“是的。根据司法解剖的结果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晚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不过，东冈在二十四号的晚上七点半左右，曾经叫了有名的连锁餐厅的比萨饼送到家中，并在晚上八点左右从送餐员那里接收了比萨饼——送餐员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有订单记录，东冈的手机中也留有打电话给餐厅的通话记录。”

餐厅配送的比萨饼包装上一般会贴有订购日期、订购店铺等详细信息的纸条。不过这起案件里，在本间骏反抗东冈宗一的袭击时，桌上的包装由于两人的扭打而破损，上面又泼上了饮料，因此纸条上的字迹已经很难认出。不过警方从其他的证据中确认了比萨饼送达的时间，因此这件事警方并未放在心上。但现代社会中自身的行动记录很容易查证，因此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实际上非常困难。

“由于比萨饼是晚上八点钟送到被害人的手中，因此警方判断晚上八点的时候东冈还活着，案发时间也从原先的范围缩小，而且在东冈的胃里也检测出了与配送的比萨饼相同的成分，从消化状况判断，距离食用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案发时间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警方最终推测东

冈是在晚上九点至晚上十一点之间被杀。”

假设东冈宗一在晚上八点，比萨饼送达后立刻吃下，那么超过一个小时就是晚上九点。虽然，实际情况下，东冈在比萨饼送达后并不一定会立刻吃下，不过人体的消化速度根据身体状况而有所差别，总之，晚上九点以后是相对稳妥的推测。

“警方也在杀人现场，也就是被害人的起居室内，发现了一张吃了大约七成的比萨饼。本间的证词也提到过，两人在谈话的时候，东冈曾经提到晚饭想叫外卖比萨饼，当时便拿着手机离开过房间，然后又回到屋里。不久之后听到门铃响声，东冈再次离开房间，手里捧着比萨饼第二次回到房间。”

“虽说是晚饭的时间，不过正在讨论重要事情的的时候，竟然还有心情叫比萨饼的外卖，未免过于冷静吧。”

“会不会是刚好相反，他无法忍受这种紧张的对话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才找借口离开的。本间的证词也提到了，东冈在叫外卖和取外卖的行为，都有想要中断两人对话的意图。东冈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暂时转移话题吧。何况当时本间的肚子也很饿，在聊天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也吃了几块比萨饼。只不过比萨饼是具体何时送到、何时吃下的他没有注意。而且也没有离开过房间半步。”

可以从本间骏对当晚大多数行动的时间记忆不明确这一点来入手。

“因为本间不记得具体时间，也没有离开过房间，因此东冈是有机会准备不在场证明的。比方说，送来比萨饼的人其实是东冈的同伙，事实上比萨饼根本没有送到。东冈在家中吃比萨饼的时候其实是晚上八点之前——”

“也就是说，比推测的案发时间还要更早吗？”

警方推断案发时间的依据是被害人胃里发现的比萨饼。比萨饼是八点送来的，而东冈在死亡时距离吃下比萨饼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以上，那么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就是九点钟以后。但如果东冈是八点钟之前吃下

的比萨饼，那么案件就有可能发生在九点钟以前。

“留下订餐记录的那间店铺是家很有名的连锁店。因此可以提前在其他店铺里买好相同的比萨饼。接着，东冈再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装作点餐，然后出去取来事先准备好的比萨饼，跟本间一起吃。另一方面，他在晚上七点半过后真的拨打了餐馆的号码，留下了叫外卖的记录。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杀害本间以后把他身上的钱包等贵重物品全部拿走，用本间自己的车子把尸体载到远离现场的地方，伪装成他在停车时遭遇打劫遇刺身亡的假象——”

“就是制造本间从东冈家中离开后才遭到杀害的假象，对吧？”

“是的。只要事先在本间车上放上一台折叠自行车，就能够骑着它迅速离开抛尸地点。只不过尸体被发现得越早，警方推测出其真正死亡时间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他需要把车子停在第二天中午之前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

九郎抱着双臂，仔细思考着岩永的说明。岩永则继续说了起来。

“作为东冈同伙的那位送餐员在处理掉东冈在七点半以后订的比萨饼之后，假装已经把比萨饼送到的样子回到店里，并作出了自己在八点钟把比萨饼送到了东冈本人手上的虚假证词。”

而该收取的费用则事先已经给到了同伙手上，所以店铺也不知道实情。

“接下来，东冈要为自己制造晚上八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他已经做好了第一步的伪装——本间吃了自己订的比萨饼便立刻离开东冈家，然后被强盗杀害。在警方发现本间的尸体后，检测出其胃部的比萨饼距离吃下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以上，而比萨饼则是八点送到东冈家中的，那么案发时间就会被定在晚上九点之后。也就是说，如果东冈有晚上八点以后的不在场证明，他的嫌疑就会免除了。”

虽然尸体胃部发现的比萨饼的消化情况，并不是警方推断案发时间的唯一依据，但只要尸体没有出现明显的不一致，就能让警方误以为案

件发生在较晚的时候。

“然而东冈却被本间反击致死，导致他后半部分的计划没能够实施。而本间对于东冈准备的不在场证明也毫不知情，在晚上八点前就离开东冈家中。等到第二天东冈的尸体被发现后，讽刺的是他事先准备的伪装和胃里的比萨饼，打算用在本间身上的伪装落到了东冈自己身上——警方误以为东冈的死亡时间发生在晚上九点之后。”

“也就是说，东冈在晚上八点以前也吃了比萨饼，对吧？实际吃下比萨饼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案件发生在晚上八点之前的话，警方推断的时间就往后推迟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本间已经驾车行驶了相当远的距离。于是，对案发时间的错误判断导致了本间在离开现场后到达了本来无法抵达的地方。因此，他的不在场证明成立了——这就是你虚构的‘真相’吗？”

“是的。只要案发时间比警方所推测的早上一个小时，他就有足够的时间达到临县的海边了。他的不在场证明也说得通。”

虽然加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能不能抵达临县海边，岩永没有驾照也无法实地考察，不过就地图上显示的距离来看，大致是可以做到的。

九郎朝岩永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不过，这样就有一个疑问。怎么保证东冈打电话下订单的那间比萨饼店里，送餐的人就一定是他的同伙呢？”

“那间比萨饼店的送餐员和其配送区域基本上是固定的，案发当天的晚上，能够前往送餐的人就只有他一个。”

岩永也事先调查过这间比萨饼店的情况，好像是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而九郎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那个送餐员为什么在警方询问的时候，没有提到东冈的计划呢？想必他看到案件的报道之后，就能猜到东冈的计划失败，被反杀了。既然计划失败，自己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提供虚假的证词。况且对警方隐瞒实情，不是对自己更加不利吗？”

“那位送餐员有把柄握在东冈手上，所以才被东冈要挟，协助他提供虚假证词——这种解释如何？若两人是这种关系的话，警方也很难注意到两人以前就认识吧？他也参与了东冈从事的违法药物走私，所以才会被要挟，协助东冈进行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因此即使东冈已死，警方在向自己询问情况的时候，只能撒谎。如果他说了实话——自己只是装作比萨饼已经送到，实际上并没有送过去。警方就会追问动机，自己与东冈的共犯关系，以及自己参与的其他违法活动也会被警方得知。想必是很重的罪行吧。”

这样的话，比萨饼送餐员并没有向警方说实话的理由也算是说得通。

“也就是说，他向警方说明实情会让自己不利。犯人既然已经被捕，而自己继续按照东冈的计划做伪证则更加安全，所以才没有把实情说出来——”

听到这里，九郎立刻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有必要把送餐员打造成东冈的同伙吗？在晚上八点以前杀害本间，在八点从毫不知情的送餐员手中接过自己后来订的比萨饼——这样的计划不也合情合理吗？”

“确实有一定可行性，不过这样一来，比萨饼外卖送来的时候，东冈就必须在家了。而搬运尸体，伪装成强盗抢劫的时间也要拖延。而且从根本上行不通的原因是，如果存在一个对‘计划’毫不知情的送餐员，那么在八点的时候，按照你虚构的说法，本间就已经杀死了东冈，自己则已经逃离现场。这样就会产生矛盾——送餐员抵达的时候，那里已经成了杀人现场，根本不可能有人接收比萨饼并付钱给送餐员。所以说，为了符合真实的情况，必须把送餐员打造成东冈的同伙，他去送比萨饼也必须是伪证才行。”

“那么这样如何——晚上七点半之后东冈打电话叫了比萨饼，当送餐员八点钟到达的时候，案件还没有发生，东冈亲手接过比萨饼付了

钱。在他取到比萨饼之后便立刻实施了杀害计划，结果被反杀……”

“那样的话，现场就会留下两种同一类型的比萨饼。一种是吃掉七成的，另一种是完整的。实际上，警方在现场并没有找到那张完好的比萨饼。”

如果找到第二种比萨饼的话，警方一定会产生怀疑。而且后来送到的比萨饼，东冈宗一根本没必要在杀害本间骏前连带盒子一起处理掉，而本间骏反杀东冈宗一之后慌乱离开，也不可能把比萨饼带走——九郎的假设会使得现场存在一张多余的、来不及处理的比萨饼，因此不行。

面对岩永提出的虚构推理，九郎终于也败下阵来。他把手放在嘴边，喃喃地说。

“也就是说，想要打造与现场状况吻合的虚构推理，送餐员就必须是东冈宗一的同伙吗……？”

“——很麻烦。利用同伙来伪装不在场证明这种行为本身就很麻烦……”

正常情况下，如果作伪证的同伙掌握了自己杀人的证据，那么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无尽的烦恼。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希望有外人参与到自己的杀人计划。九郎也同意这种看法。

“确实是这样啊。况且如果能找到警方都寻不到踪迹的同伙，就没有必要制定让警方误判案发时间这么冒险的计划。只需在自己杀人的时候，让同伙提供此时自己在其他地方的伪证就好。相比之前复杂的布局，这种方法无疑更简单有效。”

正是如此。如果东冈宗一有杀害本间骏的计划，那么就不会选择在当晚行动，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得知两个人要在一起谈事情了——

“只不过，人类有时候就是如此。将不可行的计划当成是最佳计划并且实施。因此，我虚构的情况在现实中也有可能发生。”

“那么你打算对那位独自搜查的刑警委婉地提出你的虚构推理——被害人本身是加害人，而不在场证明的伪装以失败告终，因此犯人，也

就是‘计划’中的被害人才会有奇怪的不在场证明。你觉得他会接受你的推理吗？”

岩永耸了耸肩，摇头说道。

“不巧的是，那位刑警似乎也考虑过我的虚构推理，而且还尝试找过证据。不过因为这个假设本来就是虚构的，所以自然不会有任何相关证据，而送餐员实际上也并非同伙，所以也没能发现他和被害人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说，那位刑警早就得出结论——送餐员与本案完全无关。

“所以说，这个假设只存在可行性，完全不足以说服那位刑警。而且就算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以警方的能力也会立刻发现破绽。所以即使我把这个假设告诉那位刑警，他也不可能接受。况且他更在意的是本间骏为何会说自己使用了那台自动贩卖机。”

“仅仅是解释清楚他为何有不在场证明还不够，是这个意思吗？”

“毕竟本间骏的证词具有一致性，也能说清楚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具体细节，除了警方无法找到那台自动贩卖机以外，没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只有关于自动贩卖机的部分是在做梦，或是混乱中产生的错觉——对于这种说法，刑警无法接受。从事刑警多年的直觉告诉他，本间骏的证词要么是真的，要么从一开始就是谎言。”

九郎皱着眉，挠了挠头。

“犯人在杀人后遇到了都市传说——在那位刑警看来，这种供述并非毫无意义，而是包含了某种意图。”

“是的，只不过他不相信都市传说的存在。”

对于那位刑警来说，盲目相信都市传说是很危险的。不过，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也不可取。

作为那些不可思议之物的智慧之神，岩永叹了口气。

“刑警要是相信那种东西，并以此为前提查案的话，那可是世界末日了。”

九郎仿佛对这件事失去兴趣一般，继续在键盘上打起了字。似乎在继续完成他的论文。

对于九郎的态度，岩永有些不快地继续说道。

“而且，要那位刑警放弃继续搜查的话，就必须与他实际接触。所以我想制造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偶然间碰到他的情形。因为他是自己驾车行动的，所以我们最好也开着车出行。”

虽然可以让能够飞天的妖怪带着自己在山中自由行动。不过，与其借助妖怪的力量，不如让眼前这位有驾照的正牌男友助自己一臂之力吧！

“这位刑警今晚也会独自出去调查，学长能陪我出趟远门吗？”

之前，九郎曾经因为想要品尝自己熬制的猪肉酱汤而拒绝了岩永的邀请，不过这次好像没有做什么料理，今天也没有打工的安排。所以九郎没什么理由拒绝自己吧。虽然他还在敲打键盘，不过看来，他的论文也快完成了——

之前也是这样，若是自己不跟九郎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是绝对不会陪自己去的——这样的男朋友也太过分了。岩永甚至觉得九郎压根儿就不想去，不过只要他肯去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而此时已经完成论文，正在保存文件的九郎则一副放弃挣扎的口吻。

“真是没办法。你想我陪你去哪儿？”

虽然语气并不坦率，不过九郎却很轻易地答应了岩永的要求。这让岩永有些失望。

时间是周日的晚上十一点之后，梶木大悟驾驶着汽车行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国道上。他开始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做毫无结果的搜证。现年五十五岁，任县警搜查一课的巡查部长。虽然从事这份工作很长时间，对案件的搜查能力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不过升迁的前景渺茫。

即使自己发现了与这次案件相关的新线索，也不太可能会受到上级的褒奖。倒是被上司叱责自己添乱的可能性要更大吧。

在东冈被杀的案件中，犯人一定是本间骏。他本人早就已经承认，人证物证俱在。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判决也绝无翻案的可能。

然而，在当初的审讯中，本间所提出的他当晚的行动，在时间上出现了问题。根据本间自己的供述，杀死被害人东冈宗一之后，他在混乱中乘车离开，前往临县的海边，深夜零点在中途的休息区停留了片刻，吃了自动贩卖机里的乌冬面，于凌晨一点左右到达了可以看见大海的地方。

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推测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而晚上九点后的四个小时之内，无论如何都到达不了邻县的海边。但凌晨一点是他自己看表确认的，虽说有可能看错。本间骏本人也表示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问题出在了休息区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上。本间在那里遇到了前来补货的人，也确认了时间在午夜零点。根据他的证词，他离开休息区的时间是零点十五分，接着继续开向海边。

因为补充乌冬面的人是目击者，所以警方只要找到他，就可以得知当时的时间。只要再证明九点钟从现场出发，零点无法到达自动贩卖机的所在位置，那么本间的不在场证明就可以成立。

然而，无论警方如何寻找，都找不到那台所谓的自动贩卖机。也找不到补货的人。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本间骏的证词与网上流行的都市传说的内容几乎一致。他们因此判断自动贩卖机只是本间的杜撰。

从这个时候开始，搜查员们都不再关心本间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认为可能是案发当晚，本间在杀人后陷入错乱产生了幻觉，或者是他之前在某处无意识地听过这个都市传说，在开车昏昏沉沉的时候把梦境里的经历和现实混淆了。

就连本间自己也一样，对于警方没有找到自动贩卖机，而且被告知

自己经历的事情和都市传说的内容相同，本间明显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刚开始他还是无法接受，喃喃自语着“怎么可能”。不过最后他也开始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放弃了关于当晚行动的证词。

对于从开始就承认自己罪行的本间，再怎么争论不在场证明也没有意义。警方也一度怀疑过他想要包庇真凶，但如果有包庇的意愿，他也不可能说出产生不在场证明的供词。至少不会冒着风险把自己几点在哪里做了什么交代得如此详细。

此外，本案中还有几位有犯案动机的人。东冈宗一虽是被害人，但对于他的死，却没有惋惜和同情的声音。他所参与的违法药物的走私行为还在调查中，但实际上已经有人因为违法药物而死，想必生意上也产生过一些纠纷。

也就是说，以东冈宗一的所作所为，就算他没有被本间骏杀死，早晚也会被其他人所杀。至少在不远的将来，他肯定会被警方逮捕。本间也尝试调查过东冈的走私行为，却苦于证据不足，即使是向警方告发，搜查也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而正因为本间杀死了东冈，某种意义上也减少了将来因违法药物而死亡的人数——也有人持以上观点。

从现场状况来判断，本间的罪名是伤害致死或过当防卫，根据法庭判决情况甚至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他在杀人后立刻自首的话，也许对他会更加有利。不过也有人认为很少有人在失手杀人之后还会保持冷静。虽然本间是公司的经营者，不过他今年毕竟也不到三十五岁，如果在杀人之后还能保持冷静的话，反而会很可疑。

如果案件只到此为止，警方的后续工作不会有任何障碍可言。然而梶木却始终在意本间的不在场证明。这大概就是长年的刑警工作所赋予他的直觉吧。他认为本间奇怪的供述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原因。如果一旦进入法庭审理阶段，很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于是，遵从着自己的直觉，梶木决定一个人继续调查。

案件本身还没有完全结案。只要现在找到了新的强有力的证据，那

么就能说服搜查总部重新调查，也能够重新提审本间骏。

梶木现在正前往山间的国道途中的一处休息区。那个休息区与妖怪异界什么的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常走这条路的人都知道的地方。由东冈宗一的家前往邻县海边的所有路线中，只有这个休息区里面有一台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搜查会议上曾有人提到过，本间所使用过的应该就是那里的自动贩卖机，而他却错认为是都市传说中的那台。

然而那个休息区内，除了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以外，还有另外三台饮料自动贩卖机。另外还摆放有供十余人休息的桌椅。虽然设施有些陈旧，但从外表看并非是工厂预装的小屋，与本间的供述内容存在一定差距。就连那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也只提供普通的天妇罗乌冬面，里面没有所谓的神秘肉片。案发当晚也没有人前来补货。

而且案发翌日的凌晨零点，本间如果是在这里休息的话，那么他的不在场证明就能够成立。因为这里距离案发现场很远。所以，关于本间把这里误认作是都市传说中的自动贩卖机的假设，就没有被继续拿来讨论。

虽然梶木都是在不当班的日子或者空闲时间里进行走访调查，不过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所以今天晚上，他决定开车去之前提到过的休息区，看看有什么线索。他期待着如果有人在周日的深夜定期经过的话，说不定在案件当晚见过本间的车子。

他驾驶汽车行驶在国道，对面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经过。周围一片黑暗，看不到任何景色，如果在杀人之后行驶在这条道路上的话，有可能看见幻觉或是产生错觉吗——让人难以相信。

前方已经能望见休息区的招牌，附近只有那处建筑闪烁着人造光。梶木将汽车停靠在空荡荡的停车场。停车场很宽阔，大约能够停下十几辆汽车，不过现在停在这里的就只有自己的车子。

梶木走下了车。在建筑的光线下，山中的树木郁郁苍苍，环绕四周，黑色的夜幕包裹在外面——自己身处的位置宛如世界的尽头一般。

而建筑物的灯也不算特别明亮，看来由于设施年代久远，就连荧光灯的寿命都要走到尽头了。

对于长距离驾驶的司机来说，这片休息区除了饮料食物以外，还设置有厕所，算是非常便利的设施。不过这里绝对不适合一人独处——周围太过安静，也没有人烟。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发生犯罪也不会有人来帮助你。就连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

无论如何，梶木都决定先进入休息区一探究竟。虽然自己对这里没有任何期待，不过身处这样一个仿佛和世界隔绝的空间里，说不定能够获得什么新的灵感。

他拉开拉门，走进了休息区。令他意外的是，里面已经有了一位客人。

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甚至称之为少女都不为过。蓬松的头发不及肩膀，染着浅色。从外表看上去还很年幼。她头上戴着一顶贝雷帽，仿佛人偶洋装一般的设计，看起来价格不菲的服饰。身旁还放着一根红色的手杖。女孩自己则坐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面。她此时正捧着看起来很廉价的塑料制的碗，正用卫生筷吃着里面的乌冬面。而她的表情则很不开心，眼神相当可怕，仿佛连凶恶的罪犯都能够吓跑。

作为老道的刑警，梶木很少会遇到心神不宁的情况。不过此时的氛围过于异常，他也只能傻傻得站在原地。

首先来说，少女独自出现在这种地方就很奇怪。从外表看上去，女孩更像是深闺的千金小姐，甚至像橱窗柜里的精美人偶。在将近零点的深夜，她是不可能出现在山道里的休息区的。实在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何况，休息区的停车场中就只有梶木的一辆汽车。这里也不是徒步就能到达的地方。最近的居民也在距离数公里外的地方。那么这位女孩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可爱的女孩为什么会孤身出现在这里——您刚才是这么想的

吧？”

女孩突然把视线投向梶木。她的眼神看起来依然不怎么开心。

“接下来您考虑的是，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对吧？”

“您现在想的是，这个女孩该不会是‘觉’，对吧？”

“我可没这么想。”

梶木一边思考着女孩口中的‘觉’是什么，一边加以反驳。接下来他便突然想起，‘觉’是一种妖怪的名字。小时候曾经听说过——它是传说中的一种可以读取人心，袭击对方的妖怪。

妖怪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站在女孩的角度，恐怕是考虑着让刚进入休息区的自己停下脚步，注意自己的行动吧。如果女孩能有这种意识的话，想必她的实际年龄并非如外表看上去那么年幼吧。

“好吧，不跟您开玩笑了，请您听听我碰到的事。”

女孩满脸愤懑地说了起来。

“今晚，本来是男朋友开车载我来的，说要尝一尝这里自动贩卖机里的乌冬面，就在抵达的时候，他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看来女孩子的年龄不怎么小，毕竟她有一个拥有驾照的男朋友。

“电话是他打工的地方来的。那里发生了一个只有他才能解决的管理纠纷，就打电话给他求助。虽然男朋友通过电话交代了工作，不过这边手机信号不大好，对方听得不是很清楚，他就准备开车去手机信号稍好的地方解决。”

梶木也逐渐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对我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一边吃乌冬面一边等我回来吧！结果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自己开车溜掉了！”

所以停车场才会没有汽车。

“结果我在这里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他也没能回来，也没打电话联系我。把我一个人扔在荒郊野岭，他竟然还能放得下心！”

的确，即使不是深夜，也不适合把可爱的女孩一个人留下来。作为

男朋友，他的行为与其说是绝情，倒不如说是故意在惹女友生气。

缓缓走入休息区的梶木露出苦笑。他已经完全听懂女孩话中蕴含着的深意了。

“不过，看起来你对我好像没有什么警戒心呀？”

梶木的外表，即使是委婉地说，也并非是相貌和善的人。从体格来说，更是会给人十足的威严感。就算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也不会有人想跟他独处一室。

岩永用鼻子哼了一声，扬起了手中的筷子。

“我可没做什么亏心事，所以自然不会对刑警抱有警戒心。”

梶木停住了脚步。

“你怎么知道我是刑警的？”

“因为您散发的气场给我的感觉。我猜错了吗？”

女孩沉着冷静地说道。梶木虽然有些迷惑，不过还是诚实地回答道。

“你没猜错。”

“那么我就不用对您抱有警戒心了。”

女孩用小巧的嘴巴吃着乌冬面。她筷子使得很流利，坐姿也很端正，一看就是受过良好家教的女孩。与这个地方也越来越格格不入。热衷于搜寻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爱好者好像很多，难道眼前的这位女孩也是其中之一吗？只不过，就算是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大晚上专程跑来这里吃乌冬面，简直不可思议。

梶木环视休息区内部。最里面有一台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前面还有三台贩卖瓶或罐装饮料的自动贩卖机。如果本间真的把这里当成只有一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话，那么他当时差不多是处于相当混乱的心理状态了。

梶木准备在这里暂时待上一阵子，也想要吃点什么东西。于是他横穿过女孩所坐的桌子，刚站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前面，就听见身后传

来女孩愉快的声音。

“说到乌冬面的自动贩卖机，就让人想到与之有关的不在场证明存在的案件呢——”

梶木几乎是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在本间的案件里，由于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不在场证明实在不够稳定，因此对于媒体都是保密的。即使能够得到独家情报的机构，大概是案件过于普通或者难以写成报道。到目前为止，与不在场证明有关的消息并没有出现在广大民众的面前。

女孩将筷子立起，抬起了头。她与梶木四目相对。

“我认识案件的相关人士，得知嫌疑人本间声称自己在案发当晚，见到了都市传说中的那台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交代的情况，那么他的不在场证明就能够成立。说起来，刑警先生，这也算是你们的内部情报，您有所耳闻吗？”

是警方的相关人士将这个“虽然内部已经得出结论，但仍存在疑点”的案件告诉她了吗？还是说，是与本间骏有关的人告诉她的呢？虽然“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和“刑警”的组合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这起案件，但这个女孩对刚好独自调查案件的自己提起，又是不是偶然呢？

为了弄清楚女孩的真实目的，梶木慎重地回答道。

“我虽然也听说过梦幻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都市传说，但是并不清楚案件的有关细节。即使是在同一片辖区内发生的案件，我们也不是都能掌握情况的。”

“是这样吗。不过案件基本上已经解决，本间先生似乎也已经认罪，想必警方也不会听信类似于‘遇到了都市传说中出现的自动贩卖机’这样的证词吧。更何况本间身上奇怪的不在场证明，实际上也并不算很难解释的谜团——”

“此话怎讲？”

因为女孩的口吻过于轻松，梶木也敏锐地有所察觉并质问起来。自己烦恼许久的问题，对方却说很轻松，想必是从相关人士那里获得了什

么特别的情报。而梶木刚刚的口吻有些接近恫吓，他担心女孩会吓到。不过对方却完全没有胆怯的神情，而是拿着筷子慢悠悠地在空中画着圈。

“并非是本间先生做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装，而是被害人为了杀害本间先生而事先做好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工作。而令被害人没预料到的是，杀害计划失败，自己也被本间先生所杀。因此，原本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本间先生却因为被害人事先的计划而有了不在场证明——这样推理的话就能够说得通了。虽然我没有被告知准确的情报，不过被害人的推定死亡时间似乎有一定范围，我认为只要被害人有同伙，就能够在这段时间上面动手脚。”

梶木感到有些泄气。

“是吗？你所说的不在场证明的伪造工作，在现实中真的能做到吗？”

比萨饼的送餐员是被害人的同伙，利用饭后的消化时间使得警方对案发时间产生误判，从而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个推理梶木当然早就设想过。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法作为杀人计划实在是过于牵强。在调查过送餐员后也发现，他与被害人并不存在任何关联，因此他没有成为同伙的理由。就算送餐员真的是被害人的同伙，他们也会考虑一个更加简单可靠的不在场证明。眼前女孩的想法还是过于浅薄。

“首先的问题，如果你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位叫作本间的犯人，难道真的使用了那台‘都市传说’里的自动贩卖机吗？那种不知所谓的怪谈里的东西，他又是在哪里使用的？”

为什么本间要在自己的不在场证明里故意提到都市传说中的东西，其中想必是别有深意——这是梶木一直纠结的地方。即使是审讯最后以“自己做了梦”草草收场，但从本间的供述内容上看，他当时的记忆并非是含糊不清的。只能理解成要么他说的是真的，要么他是带有某种目的去说的——

女孩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梶木。

“所以，本间先生当然不可能遇见过什么梦幻自动贩卖机。但本间先生所提出的时间和地点都并非谎言，不是吗？”

对于女孩的发言，梶木刚开始有些难以理解，但就在下一秒钟之后，他终于明白过来，面前的女孩正在向自己指出所有问题的本质。于是他赶紧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本间为什么还要撒那种蹩脚的谎言？”

女孩夹起已经软塌的天妇罗放入口中，用仿佛是自明之理一般的口气解释起来。

“所以说，本间先生想要伪装出‘被害人事先计划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工作，却被自己反杀’的状况。因此才需要向警方提供一个似有似无，无法证明的不在场证据。”

梶木拉过自己手边的椅子，与女孩保持着一定距离坐了下来。他弄不清楚对面的女孩到底是什么人物。不过直觉好像在告诉自己，不要靠近为妙。

然而，女孩说的话却一直回荡在他耳边。

女孩把嘴巴凑近碗边，喝下一口汤汁后继续说道。

“据本间先生的供词，他是遭到被害人的背后袭击，为了抵抗才失手杀害了他。因此他的罪名想必是伤害致死，正当防卫或过当防卫这一类吧。不过，正当防卫的界定非常困难，而伤害致死也包含缓刑，难以界定。被害人在当时有可能并没有杀意，而是在一时冲动下拿起手边的东西袭击本间先生。可是，如果被害人是蓄意杀害本间先生，并且有他伪造的不在场证明的证据，事情就会完全不同了——”

怎么可能存在那种证据——梶木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岩永就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比方说，在法庭审判时，突然出现了一名自称是被害人同伙的人，他作证自己受到被害者的要挟，迫不得已协助他进行了不在场证明

的伪造工作——如果是这样呢？接着再表明因为自身的犯罪行为受到要挟，因此在警方的搜查阶段因为害怕罪行暴露而没能说出口，这样一来又如何？”

被害人的同伙是比萨饼店的送餐员。而梶木觉得让他去伪造不在场证明过于危险，而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如果送餐员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警方和法庭就只能相信东冈宗一是在进行危险的伪装工作。毕竟罪犯并不一定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计划。

“那么，那位同伙又为什么会在法庭审判时出面作证呢？”

“虽然被人握有把柄，但协助了被害人参与杀害本间先生的计划又是事实，在良心的谴责下他决定出庭作证——作为理由足够了吧？”

女孩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如果在作证的时候能够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那么可信度就会更高了。法庭也就会认定，被害人确实伪造了不在场证明，制定过杀害本间先生的计划。这样一来，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害人对本间先生怀有杀意。”

杀意。这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事先计划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工作，却被自己反杀”这一状况的决定性证据。

梶木喃喃地说道。

“只要能够证明被害人对自己有杀意，那么被判定为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非常简单的目的。犯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布置工作。

“那么，那位出庭作证的同伙其实并非是被害人的同伙，而是本间的同伙吗？”

“是的。伪装成被害人同伙的……犯人的同伙。”

梶木疑惑地看着眼前正在吃乌冬面的女孩，忍不住被她的推理所吸引。明明违和感十足，如今却相得益彰。

“照你这么推理的话，案件的整个构图都要重新推翻了——如果是

本间为了造成正当防卫的假象而事先跟同伙串供的话。”

“是的，本间先生的杀人并非是偶然发生的，他是蓄谋杀害被害人的。”

本间有蓄谋杀害东冈的动机吗？确实有。

本间无法找到东冈走私违法药物相关的证据，因而无法制止他的不正当行为。因为东冈的不正当行为，导致已经出现死者。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本间决定杀死东冈。如果因违法药物死亡的人中存在与本间有关系的人，他的动机就更加强烈了。

于是，本间制定了计划，将东冈杀死以后，伪装成“东冈害怕自己的不正行为被告发而计划杀害自己，结果被自己反杀”的状况。只要用东冈的手机打电话到比萨饼店点单就可以了。而东冈的胃里发现的比萨饼，则是本间事先在别处购入，带来给东冈食用的。

“但是，即使不需要同伙和不在场证明的伪装，也可以伪装成被袭击后在抵抗中不小心杀死对方的情况呀？只要这种不需要任何实际代价的伪装，就能够很大概率得到缓刑的判决，不是吗？”

“虽然这种方法很简单，但并不保险。所以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和共犯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保险。根据法庭审判的情况，以及检察机构的方针，在可能受到严重判决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王牌。在不会受到重判的情况下，同伙就不会出庭作证。”

想要一直逃离警察的抓捕是很困难的事情。精神上的负担也很重。因此故意被警察抓到，用较轻的判决来换取今后的自由也不失为一种手段。如果是缓刑的话，连监狱都不用进。受到判决后，就无法以同样的罪名接受第二次审判。

这并非是不被抓住的方法，而是被抓住后能够得到最轻惩罚的方法。算的上是两段式的“脱罪”策略。

“所以才要把警方无从取证的，都市传说的内容当成是不在场证明吗？”

“是的。如果提供了非常清楚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很可能会在警方之后的详细验证中发现矛盾和错误。正因为不在场证明的伪装工作很牵强，因此需要避免在搜查阶段就被警方看穿，最好的做法就是让警方不重视自己提出的不在场证明。然而本间先生需要制造‘被害人伪造的不在场证明使得自己有了不在场证明’的假象，因此又不得不提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正因为他在审讯时事先交代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因此能够解释这种状况的推理被提出时，起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因此，他才会交代出一个警方不会去调查，也无法确定是否成立的、奇妙的不在场证明。在法庭审判时自己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让同伙出庭作证。这样一来，奇妙的不在场证明成立的理由也能够有明确的解答。由于自己事先并不清楚被害人布置的伪装工作，所以产生了奇怪的不在场证明——让警方和法庭接受这种说法，并进一步相信同伙的伪证。

为了让警方不重视他的不在场证明，却同时让他们留下印象的关键，在于他曾与都市传说中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补货人员说过话。当然，遭遇到都市传说这种证词在法庭上无法作为证据，但是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目的已经达到了。至于那是否为真实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在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间的同伙又是处在什么立场上帮助他的？他不仅会承担起东冈共犯的罪责，自己被要挟的把柄——有关的犯罪行为也会被问责哦？虽然说是把柄，很可能只是为了伪装成被害人东冈的同伙所作出的伪证。”

如果伪证被警方识破的话，那么他是被害人同伙的大前提就会消失。因此，必须真的有“把柄”存在，必须真的被问罪，才能让自己的伪证更有可信度。

“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差，而且他的走私行为似乎还牵扯出了人命。如果是其中的相关人员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参与本间先生的计划

吧？‘本间先生替自己杀死了痛恨的对象，为了减轻他的罪行，自己愿意出面提供伪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吧。而且同伙需要承担的罪责想必也不会很重，估计也就是缓刑的程度吧。”

看来，对于同伙所处于的立场，这位女孩也认真地考虑过。

因为良心受到谴责，而自发出庭作证的话，所承担的罪责也不会太重。更何况本间也没有被杀，恐怕他跟本间一样，也只会得到缓刑的结果吧。而这一切都在本间的算计之内。

东冈宗一的不在场证明伪装工作之所以存在漏洞，其实是本间诱导警方和法庭将共犯当成是东冈的同伙，然后再让他作为自己的证人出庭，从而减轻自己的罪行。本间的诱导手法就是在警方的搜查阶段捏造出虚无缥缈的共犯，共犯的不确定性则会让东冈的伪装工作无法完成。

想到这些之后，梶木不禁有种双手抱头的冲动。

在调查不在场证明的时候，自己曾怀疑过比萨饼送餐员和东冈之间有所联系，但却忽视了本间和送餐员之间的关系。在被东冈直接或间接害死的人的亲属朋友之间，是否有人对他抱有极大的恨意，自己也没有进行排查。毕竟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东冈的同伙，因此被自己忽视了。

这么一来，本间在杀人之后，在慌乱之中逃离现场的供述也是谎言。直接自首虽然能够减轻罪行，不过反过来说，杀人之后采取了冷静的行动会被警方怀疑事先有所计划。因此他为了塑造出一种“在无意间杀人后惊慌失措”的气氛，并未选择自首，而是选择了从现场逃离这看上去对其十分不利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真实计划不被暴露而刻意选择的行动。

女孩喝完了最后一滴汤汁后，总结道。

“这就是本间先生提出奇妙的不在场证明的理由。”

听到女孩的总结后，梶木忍不住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我差点就放过了计划杀人的凶手！”

女孩的推理中，所有的可疑之处都有了完美解释。虽然无法很快地得出结论，但是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总算能够确定下一步搜查工作的进展方向。依赖直觉的行动还远远不足。更不是待在荒山野岭的时候了。

梶木站起身子，女孩并未制止，而是平静地说道。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的推理。我的推理也只能够解释，为什么本间先生的不在场证明如此不可思议。”

“但是，这种奇怪的不在场证明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

女孩稍微歪着头，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我想想看。梦幻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真实存在，而它被放置在异界中。而误入异界的人在离开后就会出现在一百公里之外。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产生了奇怪的不在场证明——这样的解释可以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至少梶木自己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可不好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

女孩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把空了的碗和筷子扔到了规定的区域中。她的步伐虽然看上去很自然，但却拄着手杖，可能是某一条腿有些不便吧。

梶木在观察着女孩。而她突然也把目光投向梶木。

“刑警先生，请您好好想一想。我会出现在这里，不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不是你说被男朋友扔在这里的吗？”

虽然嘴里这么回答，可梶木却突然在心中犯嘀咕。眼前的这位女孩，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和自己聊了这么多案件的情况呢？她不仅能够知道自己正在搜查的案件的细节，并且能够提出相当有力的假设——仿佛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戏法一般。她真的是碰巧出现的吗？

仔细考虑她出现的理由，真的会有男人这么狠心，把这样一位看起

来弱不禁风、腿脚好像又有不便的女孩独自一人留在这里吗？在这种时间会把女朋友带到这种地方来的男人可以说是相当恶劣。

“您现在发现了？现实中怎么会有忍心把像我这样可爱的女友扔在这种地方、而且又迟迟不回来的男朋友？怎么会有如此恶劣的男朋友？”

女孩仿佛读懂了梶木的心思一般，露出浅笑。虽然自己刚才的想法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来，不过在此时的梶木眼里，女孩的笑容愈发让自己毛骨悚然。

女孩有些愤恨地继续说道。

“最恐怖的是，现实中的确会有这种男朋友！和幽灵与怪物相比，现实才是最让人恐惧的！简直就是惊悚！”

如果有这样的男友，那么赶快跟他分手为妙——梶木虽然想要如此忠告，但眼前的女孩与外表不同，是个相当聪明的姑娘。不仅如此，她浑身上下还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让人看不清楚她的本来面目。说不定，是男方被女孩不断纠缠，又因为无法分手，所以才故意做出这种惹她生气的行为。

女孩戴好了贝雷帽，一边缓缓走向入口，一边用同情地口吻说道。

“您大可将我的推理告诉本间先生案件的负责人，不过据我了解，被害人是一个即使不被杀害也会被警方逮捕的恶人。就算稍稍减轻犯人的罪行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这不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正义吗？”

“正义这种东西，并不是个体能够擅自决定的！”

面对着在站立门前的女孩，梶木用强硬的口吻反驳道。不遵守法律，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根据，擅自犯下杀人罪行的人绝非正义。

女孩略显稚嫩的脸上却露出了尖锐的眼神。

“那么，因为个人成见而擅自调查的您来说，您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正义吗？还是说，您只是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呢？”

看到女孩锐利的瞳孔，梶木的身体本能地僵硬起来。眼前女孩说出

了自己绝对无法忽视的事实——为何她会知道自己在独自搜查呢？

女孩拉开门后，转过头来，露出了一个优雅的微笑。

“如果不愿正视不可思议的现象，一切都会徒劳而终哦。”

梶木在椅子上陷入了短暂的呆滞。不久之后便慌忙站起身来，连撞带拉地打开休息区的门，冲了出去。

“喂，等等！”

休息区之外依然是那片景象，周围空荡荡的。女孩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停车场的对面是一条向两端延伸的道路，没有汽车通过的迹象。

就算周围再怎么黑暗，那位拄着手杖的女孩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自己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连汽车的引擎声都听不见。不可能有这种事……应该不可能的……

梶木全身都冒出了冷汗。

那位女孩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吗？不，休息区还残留着她吃完乌冬面留下的碗筷。她好像之前暗示过自己——“觉”的妖怪。

这种想法马上被他从脑海里否定了。说不定是女孩以极快的速度跑开，在走上公路的时候刚好男朋友的车子也来了，于是她便乘车扬长而去。或许可能是自己坐在椅子上发呆的时间太久，追出去的时候太晚——这世界不存在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不存在的。

他摇了摇头。那个女孩是谁不重要。不过她提出的假设倒是有验证的价值。

梶木回到了休息区内，又觉得这里让人有些瘆得慌，于是连忙回到了自己的车子里。要尽快重新调查本间才行。

虽然假设很有分量，但依然不方便向周围的人透露。在掌握决定性的证据之前，还是暂时一个人行动吧——

“九郎学长，我一个人总算是蒙混过关了。你是故意在惹我生气吗？”

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上，坐在行驶车辆的副驾驶席的岩永琴子，从刚才起就一直在用手杖的握柄部分戳着驾驶席上九郎的大腿。当然，这个行动也表明了她目前心情不好。

握着方向盘的九郎则露出了一副诚心道歉的表情。

“抱歉。这次真是不可抗力。”

“‘这次’？也就是说，之前几次是故意惹我生气，你都还记得吧！”

“确实是有过几次——”

“快道歉！为之前那几次道歉！”

岩永用手杖的前端戳着九郎的脸颊。九郎的表情虽然有些郁闷，不过他应该是真的感到愧疚了，也没有用手推开，而是让岩永随意地出气。

岩永从妖怪们那里得知，今晚梶木刑警要前往刚才那里的休息区，就让九郎载着自己过去那边等待他的到来。当初的预想是她和九郎装出在谈论那起案件的样子，引起梶木的兴趣，接着再提出自己的假设——这是原先的剧本。

然而在梶木到来之前，九郎就接到了打工地点的电话。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和岩永跟梶木叙述的一样。把岩永独自留在休息区，也是为了防止梶木到达的时候二人都不在休息区。虽然在这一点上是经过岩永同意的，但九郎回来太晚也是事实。据他所说，打工地点的纠纷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拖了很久。

因为九郎迟迟不回来，所以岩永就开始了即兴的“表演”。她成功地吸引了梶木的注意，一个人完成了原本预定的两人剧本。从休息区消失的原因，是她事先让会飞行的妖怪在屋顶上等待，出门之后就抱着它飞走了——而岩永神秘的“消失”也多少能让梶木刑警有所察觉——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现象。飞行的妖怪把岩永送到九郎的车子旁边以后，二人就踏上了归途。

“那位刑警，今后不会再跟梦幻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扯上联系了

吗？”

九郎似乎非常在意，今天的失态是否对原本计划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岩永摆了摆手。

“那是必须的。我所提出的假设中，本间先生遭遇梦幻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供述是他刻意的谎言。也就是说，即使去搜查求证，也找不到任何与其相关的线索，今后自然也就不会与都市传说里的自动贩卖机扯上关系。而且，刑警先生之后一定会忙于寻找比萨饼送餐员和本间先生之间的关系，以及案发现场伪装工作的证据。他根本不会有时间再前往能够误入异界，遭遇乌冬面自动贩卖机的地区吧。”

“但你的假设不是让本间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吗？这样做不会有问题吗？”

原本因为运气不好犯下杀人案的本间，更是因为岩永的假设而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可能会面临着审讯的负担。然而，岩永的假设从一开始就说不通。

“我的假设完全是虚构的。无论刑警先生怎么调查，别说是像模像样的证据，就连与之相关的动机都找不到。只是怀疑阶段的话，刑警先生根本无法像搜查总部提交假设，更无法展开大规模的重新搜查。为了不让本间先生的‘同伙’警觉，他也不会把情报透露给媒体知道。”

这样一来，媒体也不会有动作，更不可能引起话题。

“因此，本间先生的状况也不会产生变化，即使在审理中遭到重判，也不会有证人出来逆转法庭。只要进行到这一步，刑警先生也会明白我的假设是错误的。”

“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呢？”

“不会有任何变化。搜查总部也马上要结案了，媒体对于案件也逐渐没了兴趣。梶木刑警很快就会把案件的搜查权交出，案情也没有翻转的余地。再加上我又是以那种方式消失的，在他心里一定会觉得乌冬面

自动贩卖机不祥，也许会把它封印在自己内心深处吧——”

即使本间骏的判决结果是正方防卫或是缓刑，免除了牢狱之灾。即使梶木刑警对于判决结果产生怀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等待他的也只有徒劳而终的结局。

况且到了那个时候，狸猫妖怪的乌冬面自动贩卖机就已经搬离到其他地区，更没有后顾之忧了。只要让梶木刑警在几个月之内忙于收集线索和证据，目的就已经达到。

岩永终于放下手杖，深深地靠向了座椅。虽然对于九郎还有诸多不满，不过今晚就算了吧——

“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出了趟远门呢！不过，自动贩卖机里的乌冬面相当好吃。”

“我却没能吃上……”

“这是你平日恶行过多的报应！”

被这样教训的九郎岂能安然接受。他立刻抗议起来。

“今天真的是不可抗力呀。我本来是准备打完电话就回去的——”

“所以说，如果你平日里多做些好事，现在也就不必做这么多解释了！”

这件事错在九郎，所以他再怎么反驳都是无用功。话虽如此，但一直这么剑拔弩张，车内的气氛都僵住了。

“那么作为惩罚，你要说出二十个我让你喜欢的优点。说得出来我们就和解——当然，也可以包含房术相关的内容哦——”

把这个当惩罚实在令人难办——九郎虽然一副满不情愿的样子，不过还是无可奈何。

然而，九郎几乎没怎么思考，就列举出来了第一点。

“这么说吧，对你本人倒没什么感觉。不过，不服输的那股劲头，我还是蛮喜欢的哦。”

“这不就是委婉地说讨厌我吗？”

自己的确不是九郎喜欢的类型，想让对方转变喜好也是不可能的挑战，她只希望九郎能够更加善待自己，不要总是挖苦自己。

九郎叹了口气。他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向自己的女友说道。

“虽然你可能不相信，就算你会丢下我，我也绝不会抛弃你的。你做现在的自己就好——”

“不不，不要以为你这么说就能把今天丢下我的事蒙混过去！”

这位学长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满分男友呢？

无论如何，还有十九个优点。岩永期待着九郎能说出一个正经的优点，左眼望向窗外……

注释

[1] 狐狸乌冬：指在面的上方放上一块或几块炸豆腐皮为主要配菜的乌冬面。

[2] 《咔嚓咔嚓山》讲的是狸猫杀死了老人的妻子做成肉汤喂老人喝下，老人和兔子一起报复狸猫的故事。

[3] 九谷烧是釉上彩绘瓷器，因发祥地日本九谷而得名。


阎魔堂沙罗的推理奇谭
えんまどうさらのすいりきたん
ENMADOU SARA NO SUIRI KITAN
[日]木元哉多 著/
KANATA KIMOTO PRESENTS
史姣 译/
Kei Mochizuki 绘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序言

第1话 更衣室谜案

第2话 被冻结的真相

第3话 料亭女将的一生

第4话 笨蛋的推理秀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奖项，这些奖项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本格推理大奖是2001年由日本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举办的本格派推理小说奖。该奖项的宗旨便是促进本格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的发展，很多声名显赫的推理作家也曾获得过这项重量级的荣誉奖项。如三津田信三、乙一、东野圭吾等。

本书作者仓知淳是首届本格推理大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在将解谜要素作为核心的前提下，弱化了日常与非日常，温馨与疯狂的界线。创作风格平易近人而又不失独特的味道。猫丸系列是其代表作，希望能为各位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序言
PROLOGUE

是谁杀了我?

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再一次试图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况。

地点是位于北海道夕张市的一处别墅。外面下着暴雪,政府发出了避难警报。时间是深夜零点左右,根本无法外出。

那夜别墅里一共有五人。

妻子成美,编辑矶野,老朋友唐田,妻子的妹妹宁宁和她的丈夫桥本。

可以确定的是犯人一定在这五人之中。

据沙罗所说,只要将现在脑海中所知的信息正确地进行排列组合的话,便可以推理出犯人。

我努力回忆着死前的最后一刻。

当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撰稿,其他五人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在被杀死的前五分钟左右,我听到了“嘣”的响声,像是一次性筷子劈开时的声音。当时我并没有在意,那到底是什么响声呢。

而且就在前一刻,我还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就在我起身想去厕所的瞬间,突然一个东西飞过来刺穿了我的心脏。像是子弹,又像是十字弓的弓箭之类的东西。我当场死亡,甚至没有感受到疼痛便失去了意识。

这就是我所能想起来的全部。

就在两天之前,妻子告诉我她在附近看到了一个背着高尔夫球袋的

可疑女人。

仅凭这些信息，真的可以推出犯人是谁吗，还是说我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信息？还有，我为什么非死不可，我应该没做什么对不起那五个人的事。

想不通……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还有十秒。”沙罗提醒道，“十、九、八、七、六……”

毫不留情的倒计时声响起，沙罗精确地读着秒数。

不行，想不出来。

“五、四、三、二、一、零。时间到，你知道犯人是谁了吗？”

“不……不知道。”

“是吗，那按照约定，下地狱吧。”沙罗像是扫除垃圾一般无情地说道。

为什么我要答应参加这种游戏呢？

第**1**话

更衣室谜案

1

“这个成绩是怎么回事？”

父亲挥着手中的期中考试成绩单问道。

“好烦啊！”

绪方智子一边避开父亲诘问的视线，一边嘟囔着。

“嫌我烦的话就拿出成果来啊，就现在这样的成绩能上什么好大学。”

“知道啦，我只是最近社团活动有点忙，没心思看书而已。”

“要是做不到两不耽误的话，就别参加社团了。”

“那怎么行，我可是队长。”

“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能当上队长，明明连自己的事都做不好。”

“哼。”

“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能当好队长。”

智子沉默了，她前几天还因为早上睡过头，在练习比赛中迟到了。因此，在队员中也没有威望。

晚上，父亲已经有点醉了，他一边小酌，一边打开了学校寄来的通知单——智子所在的高中会将每次考试的结果专门寄给家长。

打开第二学期期中考试的通知单，父亲竖起了眼角。

成绩比第一学期下滑了将近百分之四十，原因是学习时间的减少。虽然智子借口说是社团活动太忙，但她内心也知道是自我管理出了问题。

“还有，你穿的是什么样子，也太不检点了。”

“没什么吧？”

“裙子太短，都可以看到膝盖了。”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胸口也敞开太多了，不要把皮肤漏出来，把扣子系上。”

父亲又开始了牢骚，不过是裙子没遮住膝盖，衬衫领口的纽扣没系就说是“扰乱风纪”！

智子气得噘起嘴表示反抗，但喝醉的父亲并没有看在眼里。

四年前，母亲去世。

智子才上初一，自那以后，家中只剩她和父亲。

母亲是一名环境学者。

有着环境检测师的国家资格证书，在兼任大学老师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保护环境的志愿活动中。同时也致力于公害问题的解决，例如自费检测河川的污染状况等。实际上她也拯救了很多人和动植物，至今家里还会收到寄给母亲的感谢信。为了提高女儿的环境意识，母亲会带着还是小学生的智子到环境污染的现场去，或是去体验人和动植物和谐共生的环境，还参加过以向政府申诉为目的的联合署名活动。因为母亲平时很忙，所以才会通过这种方式尽量增加和女儿一起相处的时间吧。

但是，在一次进山调查因过度开发导致环境破坏的行动中，正是因为不合理的开发，母亲被卷入山体滑坡事故，不幸丧生。

父亲本来就是那种爱操心的人，母亲死后更是变本加厉，什么都要限制。在税务局当公务员的父亲，喜欢的书是夏目漱石的《少爷》，讨厌的东西是万圣节的装扮，口头禅是“最近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简直就是个老顽固。母亲的死更加助长了他这顽固的性格，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头子。

父亲喝红了脸说道：“要保持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平常的好习惯会帮助人形成健全的心灵。”

“好、好。”

“不要和朋友煲电话粥，有时间多看书。”

“知道了。”

“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嗯，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我们家二十岁之前是禁止谈恋爱的，你应该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和男人鬼混只会耽误学业。”

“不可理喻。”

智子的第一志愿是母亲的母校——明治大学，将来想和母亲一样从事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但是第二学期的成绩却一落千丈。

现在已经是高二的十月份，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她自己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不行，偏偏老爸还教训个不停，这让智子越来越烦躁。

父亲还在持续他的长篇大论。

“啊，吵死了。”

智子起身拿了钱包和手机，跑向玄关。

“你去哪儿？”

无视父亲的询问，智子开始穿鞋。父亲急忙跟了过来。

“已经晚上八点了，门禁时间已经过了。”

“我去未唯南家住一晚。”

智子打开门，一口气从公寓四层楼梯跑下来。父亲穿着拖鞋追出来时，智子已经跑远了。

到了一层，智子从钱包中取出山地自行车的钥匙，跑向自行车，打开锁便骑了上去。

“给我站住！”

智子毫不理会父亲的怒喝声，蹬着脚踏板走远了。

智子和好友相泽未唯南从小学就认识了，现在同在本地的一所私立

高中上学，也同属于垒球部。未唯南家是一所独立的住宅，就在离智子家不远处。听未唯南说这几天她父母因亲戚的法事去了北海道，所以智子推断未唯南应该会答应让她住下。

向父亲告知去处是因为，如果什么都不说就跑出去的话，父亲很有可能会因为担心而报警。

离家有一段距离之后，智子停了下来。想着在去之前，先给未唯南打个电话，便直接跨在自行车上掏出了手机。

电话马上就通了。“啊，未唯南……”

“喂，怎么了？”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父母不在家吧，我现在过去，能让我借宿一晚吗？”

“不行。”未唯南冷淡地回道。

“为什么，你父母不是不在家吗？”

“嗯，但我男朋友来了。”

“呃——”

未唯南最近交了男朋友。

对方是私立大学一年级学生——茂木直人。说是在暑假打工时认识的，智子还没见过本人。不过从照片上看，是个轻浮的男人。

以未唯南的性格，肯定会趁父母不在，把男朋友叫到家里来，她早该想到的。

“是吗，这可难办了。”

“和你父亲吵架了？”

“嗯，因为期中考试的事被训了个狗血淋头，我一生气就跑出来了，既然你男朋友在，那就没办法了。可接下来怎么办呢。”

“不如让令一收留你一晚怎么样？”未唯南打趣道。

智子最近也交了男朋友——立原令一，他们高中足球队的。因为未唯南和令一同班，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期中考试成绩下滑和交男朋友并非毫无关系。因为这是智子第一次交男朋友，所以不禁心神不宁，自然没心思学习。

“智子，你和令一已经做了吗？”

“什么？怎……怎么可能。我们才交往一个月而已。”

“别说我没警告你，你可要小心令一哦，那家伙外表看似正常，实则说不定内心很阴暗。”

“内心阴暗？”

“今天他被马场老师抓到在看黄色书籍，然后被没收了。”

马场克彦是未唯南和令一的班主任，也是垒球部的顾问。

“他为什么会把那种东西带到学校？”

“令一不是和染谷他们走得很近嘛，应该是染谷给他的吧，而且，据说里面的内容特别骇人。”

“怎么骇人了？”

“就是很变态啦。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癖好。”

……

“智子你最好小心一点，当然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就另当别论。”

“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有。”

“但还是要当心，千万不要被拍到裸体照片之类的，不然分手的时候，很有可能被传到网上。”

“嗯，好……”

父亲任职于自卫队，从小便在严格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令一，很有礼貌，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成绩也很优秀。

但是，唯独没有选对朋友。尤其是染谷，简直糟透了。

这人脑子里装满了下流的东西，例如到女子高中搭讪，在女更衣室的墙上凿孔偷窥什么的。因为没有加入社团活动，时间多得是，便经常拍一些无聊透顶的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

将来的梦想是进入吉本兴业事务所 [1] ，成为搞笑艺人。明明是土生土长的琦玉人，却说得一口关西方言，喜欢无聊的搞笑段子和黄色笑话，口头禅是“哥要成为传说”。开起玩笑来不知限度，每到学校的运动会、文化祭、入学及毕业典礼等活动，必定会只穿一条花裤衩，脸上涂上白粉，胸前各夹一个晒衣服用的夹子，臀部是丁字内裤型，在全校师生面前毫不知羞地展示自创的节目。

说着不堪入耳的词，跟着节奏扭腰。除了胆子大和生命力旺盛一无是处，就是学校里的害群之马。

或许在令一看来，染谷等人是可以带给他很多欢乐的朋友。令一也正值青春期，对两性的事产生向往，有着健全的性欲都无可厚非。但在智子看来，总有一种被害虫缠上的感觉，让人很不自在。

不想这些，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

“算了，既然你男朋友在，那就没办法了。”

“抱歉，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嗯，我又不想回家，但又没有别的去处，实在不行只能去社团活动室了。拜拜。”

智子挂了电话，想了想，怕父亲打电话过来，便关了电源。

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智子只得骑车来到了学校。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八点。

夜晚的学校漆黑一片，智子从校门进来后径直走向了垒球部的社团活动室。在学校一角有处拼装式的临时建筑，一共有十二所房间，主要给在室外进行活动的社团使用。因为智子是队长，所以拿着钥匙。

活动室里非常杂乱，飘散着一股汗水和廉价香水混合而成的独特味道。

在大概八张榻榻米大小，约13平方米的活动室内，左侧并排放着十个超出身高的立方形衣帽柜，右侧是可坐八人的两条长凳，最里面堆放

着球棒和球等。

进入活动室后，智子打开了灯。

但马上又关掉了。

她想起夜晚会有一名老师在学校值班室值班。因为有段时期半夜到无人的校园搞破坏的事件频发，学校为了加强守卫，建立了由老师轮流值夜班的制度。

今天负责值班的棚泽是教理科的老师，五十多岁，短腿微胖，单身。

如果开灯的话，很有可能被棚泽发现，到时会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没办法，智子只能摸黑坐到了长凳上。

“啊，我该怎么办？”智子自言自语道。

活动室里虽然有漫画，但现在的状况也没法看。想去便利店买点零食，但又觉得最近体重堪忧，便作罢了。

说真心话，她很想回家，但又怕父亲唠叨。而且感觉就这样回去的话就像认输一样。

早知如此，就不该冲动跑出来。

都怪未唯南，偏在这种时候把男朋友带到家里。进入高中后未唯南最初喜欢上的是令一，但令一并不喜欢她。

未唯南放弃令一以后，就跟班上另外一个男孩子交往起来，但因为性格不合并没有持续太久，现在又和大学生茂木在交往。像这样，未唯南经常换男朋友，平常聊天时也丝毫不避讳关于性的话题，听说和茂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做了。

智子却还是完璧。

令一是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在第二学期接受表白时，由于是未唯南曾喜欢过的人，智子还觉得有点尴尬，但或许是因为距离表白失败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又或许是因为她真的就是一个很轻浮的女人吧，未唯

南并没有表现得很在意。

智子横躺在长凳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

周围一片黑暗，智子的思绪越飘越远。甚至想象了未唯南正在和茂木赤裸相见，热情拥吻的样子。

她和令一有一天也会发展到那一步吗。

但现在的她还丝毫没有实感，别说接吻了，他们连手都没牵过。

她也是令一第一个交往的女朋友，当初表白时也显得非常青涩。不过，说到底令一也是男孩子，把她当成幻想的对象实属正常。智子虽然有时会觉得那种行为有点污秽，但也并不反感，如果对方是令一的话，也未尝不可，甚至说她想变成那样。

和令一交往的这一个月时间，情窦初开的智子脑海中装满了各种幻想，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学习。

智子又想到垒球部。

在今年夏天的县大会上，她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败下阵来。智子是二年级中唯一的正式队员，但个人成绩却毫不起眼，在这次比赛中也因为失误丢了分。当上队长后，本想着再加把劲来年拿个好成绩，但队伍水平并不高。

智子就是这种懒散的性格，又因为最近交了男朋友，对社团活动就更不上心了。前段时间在练习赛迟到，也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和令一打了很长时间电话，睡得太晚才导致的。

还有女子队伍特有的善妒风气，许多队员不满她“明明是队长还交男朋友”，所以不服从她的领导。

而且，最近还发现了二年级队员霸凌一年级队员的事情。

因为没有做好操场清理，作为惩罚，在一年级队员脸上涂鸦，或是罚她们绕校园跑步。这些行为被其他社团的老师看到后揭发了，虽然后来查明智子并没有参与其中，但马场老师因监督不严被追究了责任。

智子其实也察觉到了队伍风纪不良，也清楚责任在于自己。

为什么马场老师会选我当队长呢，刚开始还觉得很光荣，但现在对我来说就是负担。

还有将来的出路，看现在的情况考上第一志愿希望不大，这次期中考试的结果就是证明。

要思考的事太多了，社团活动、学业。但又不想放弃玩乐，可这样的话会更加荒废学业吧。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做什么都半途而废。”

各种事情乱作一团，就像父亲说的一样，没有一件做得好的。但又全都不想放弃，和令一交往才不久，垒球部被选上当队长所以不能轻言退部，当然也想考上理想的大学。结果就是现在这样，全都半途而废。

智子自己也十分清楚她本质上就是这种不思进取的性格。

“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周围被黑暗笼罩着。

胡思乱想了一通后，智子叹了口气，突然感到寂寞起来。

好想妈妈，如果妈妈还活着的话，看到现在的智子会说什么呢。妈妈在的话，就可以向她倾诉烦恼了，她肯定不会像爸爸一样一味训斥，而是给予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给出合适的建议，为我指明方向。

想到妈妈不禁悲伤起来的智子想起给令一打电话。

她取出手机，打开电源，看到屏幕上显示有两通未接来电。分别是父亲和令一打来的。

她拨通了令一的电话，对方马上就接了。

“喂，令一吗？你刚打电话了吗？”

“对，刚收到未唯南的短信，说你离家出走了，让我帮帮你。但我刚才打电话没打通。”

“抱歉，我关机了。”

“你现在在哪儿？”

“垒球部的活动室，去不了未唯南家，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现在过去找你。”

“现在吗？”

“我就在学校附近，车站旁的KTV里。”

“你在唱歌？”

“对，和染谷他们几个，刚结束正要回去呢。”

“你最近和染谷走得挺近呀。”智子带着不悦的语气说道。

“干吗这种口气？”

“就是觉得他不太适合当令一的朋友，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走得太近，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他虽然有点怪，但人不错。”

“是吗？但我经常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例如在学校看色情杂志被老师没收什么的。”

“啊……你听谁说的？”

“未唯南。”

“那个多嘴的家伙。那不是我的，是从染谷那借的。”

“我就知道，但你读了吧？”

“嗯……”

“看吧，你已经受了不良影响。”

“但也就那一回。”

“幸好是马场老师，如果被别的老师发现，可能会遭到停学处分的，到时作为你女朋友的我也会很没面子。”

“我会注意的。”

说完智子就陷入了反省，说得有点过了。而且她好像在某本杂志上读过，贬低男友的男性朋友，是女人的大忌。

令一转移了话题。

“总之我现在就过去。”

“不，还是别来了，反正你肯定在想下流的事吧。”

“才没有呢，我只是担心你，一个女生独处一晚很危险吧。”

“不用了。”

“跑过去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待在原地等我。”

令一很会体贴人，但有时会用命令型，表现出很有男子汉气概的一面。

“那好吧，不过别带染谷他们来。”

“嗯。”

智子挂了电话，怕父亲会打来，再次关了电源。

将电话装进口袋，呼出一口气，内心不由得激动起来。

其实她内心是高兴的，没想到能在这么晚见到令一。

她想着，如果只是接吻的话也可以接受，在这种情形下献出初吻还不坏。

智子正浮想联翩，突然感到一阵尿意。校舍是关着的，但学校后面的公园里有公共厕所。

她不想等令一来再去厕所，便没有锁门就出了活动室，越过围栏向公园走去。

上完厕所回来后，活动室的灯亮着。

是令一来了，正坐在长凳上看着杂志。

“这么快就来了？”

令一闻声抬起头。

“别开灯呀，会被值班的棚泽发现的——”

这么说着，智子突然看到令一手中的杂志页面，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是女人的裸体照。

“你在看什么？”

“不，没什么……”令一慌忙合上杂志，藏到身后。

“那是什么，我看到了女人的裸照。”

“那个……”

“龌龊、下流、变态、恶心，你为什么在看这种东西？”

智子怒喊道，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色情书籍，感到浑身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令一一言不发，目光游离不定，显得很慌张。

“你一直都把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吗？”

“怎么会呢？”

“不是刚被老师没收了吗，你到底有多少本？”

……

“难道你一有时间就读这种东西，下流、恶心。”

“当然不是。”

“那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

“不……是我捡到的。”

“在哪儿？”

“就在这里。”

“啊？你胡说什么，女子垒球部的活动室里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

令一语无伦次地解释着，急得直跺脚。

一定是染谷，刚才在唱歌时又给了他一本新的。令一完全被他带坏了。

“太恶心了，你回去吧。”

“但是……”

“你肯定在想下流的事情吧，看那种杂志一定会。”

“我没那么想。”

“总之赶紧走，变态……”

“你冷静点。”

令一正要伸出手触碰智子的肩膀。

“啊、别碰我，流氓，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听到尖叫，令一吓得连忙缩回手。

“令一原来有这种嗜好啊。”

“不是的。”

“我绝对不要这样，流氓、下贱。我们分手，你回去吧。”

“但是，把你一个女孩子留在这里会有危险的。”

“和你共处一夜才更危险吧。”

令一皱起了眉，他知道无论和正在气头上的智子说什么，都如同火上浇油。

“好，好。我回去。”

令一耷拉着肩，拿着那本杂志出了活动室。

智子坐到长椅上，不由得怒火中烧。

怕被值班老师发现，她暂且关了灯。

她深深地感受到无论什么样的男人，本质上都是好色的。她本以为令一会有所不同。

都是染谷的错，是那个以搞笑艺人为奋斗目标的家伙把纯真无邪的令一引到了歪门邪道上。令一很有可能是打算在这个活动室和智子做那种事情，所以才提前看女人的裸体照来激发性欲。

只是接吻也就算了，但如果要在这种充满汗臭味的地方献出第一次，她死也不要。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智子的怒火慢慢平息下来。

而恢复冷静的同时，不安和寂寞再次袭来。

她变得有些后悔，不该沉不住气离家出走的。

夜还很长，黑暗中只有智子孤零零一个人，虽然她很想回家，但又想到回去父亲一定会唠叨没完。

如果妈妈在就好了，她又忍不住这么想，想到这里，又不由得伤感起来。

不安感越来越强，她又开始想令一、想社团活动、想将来。

今后我要怎么办呢？

十年、二十年后，我会在哪里做什么呢？被不安的情绪笼罩，又在黑暗中思来想去，智子变得越来越悲观。

感到有点冷的智子从衣帽柜取出防风运动服，盖在身上，躺在长椅上发愣。

突然，她察觉到了什么。

“嗯，什么声音？”

“嘶——”不知从哪里传来像是气球泄气的声音，由于极为轻微，她一直都没发现。

智子坐起身，凝神细听，想找出声音的来源。

难道是房间哪里破了洞，空气钻进来的声音。但是也不可能，因为她听到的声音是恒定的，如果是风声的话不可能这么规律。

好在意，智子是一旦在意起来，如果不查清楚的话，就决不罢休的性格。

她闭上眼仔细倾听。

然后屏住呼吸来辨别发声方位。

如此细微的声音在白天大家肯定不会注意到，白天的话，学生又吵，还有旁边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而现在是夜深人静的夜晚，学生都回家了，车也非常少。但即便如此也得静下来听才能听到。

感觉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活动室的左侧是一排比人还高的衣帽柜，声音好像就是从那上边发出的。

衣帽柜呈竖长形，一共有十个柜子，三人共用一个，里边放着大家的制服和球套等。

衣帽柜的门都是闭着的，但声音并不是从里面发出的。

而是上面。

衣帽柜的上面放着各种杂物，比如用旧的垒球、漫画、已经退部的前辈扔掉的运动衫什么的，被杂乱的装在纸箱或竹筐里。

在这堆杂物旁边，有一个黑色的背包。

应该也是哪个已经退部的前辈留下的，放在最边上，声音就是从那附近发出的。

智子打开了灯，仔细一看，发现背包的拉链是开着的。

她踩着铝合金制成的装垒球用的箱子，将手伸向背包。

从打开的地方将手伸进去，她摸到了什么东西。

“嗯，这是什么？”

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小型摄像机。

和运动会上学生家长拿的那种便携式手持摄像机不同，更像是监控摄像机，呈长方形，前端镜头凸出，一只手就可以轻松拿着，感觉价格应该不低。

摄像机的开关是开着的。

她听到的轻微的“嘶”声就是它运转的声音，也就是说摄像机正在录像中。但她没有找到插电源的地方，所以应该是通过电池运转的。

“为什么会有摄像机？偷拍？”

再仔细看背包，会发现下方有一个小孔，镜头就是透过这个小孔拍摄整个房间的。

想起不能被值班老师发现，智子再次关了灯。

她拿着摄像机陷入了沉思。

摄像机发出轻微的运转音，继续录像。

到底是谁？出于什么目的？

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令一，有可能是令一在趁她去厕所的空当放在那里的，想把和自己的初次体验拍下来。

“真恶心，”智子不由得感到气血翻涌，“简直不敢相信。”

由于跟她理想中的令一反差太大，智子大受打击。

如果令一没受染谷的影响，本来就是这种性格呢。因为他刚才就是边读着色情杂志边等待和女友见面，而且听说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经常会走上歪路。

或许他还会把录像给染谷他们看，或者上传到视频网站。

“呕呕……”

想想就令人作呕。

智子拿着摄像机，茫然地立在原地。

突然，她感到身后有什么动静。

刚想转身去看，脖子上就被缠上了什么东西。

“呃……”智子呻吟着。

脖子一下被勒紧。

有人从她身后，拿着像是绳子之类的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

那人力气很大，手中的摄像机掉在地上，智子拼命挣扎着反抗，但身后的人却勒得更紧了。

她想把缠在脖子上的绳子扯下来，但绳子已经深深嵌进皮肤，手指只是徒劳地抓着皮肤。

是谁？

虽然想进行反击，但因为那人在她背后，完全没办法出手，只能用手脚尽量扑腾表示反抗。

那人更加用力了，不光是脖子被勒住，还慢慢向上提，智子的脚微微离地。

智子试着扭过头去看身后，但完全不行，加上身处黑暗之中，她完全看不到背后人的脸。只有喘息声传向耳边。

不能呼吸，当然，也发不出声音。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

好痛苦，快坚持不住了。

谁来救救我……父亲……母亲……

力气一点点从身体里抽离，也不觉得那么痛了，意识逐渐陷入混沌。即便如此，脖子上的那股力量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已经不行了……

智子失去了意识——

2

睁开眼时，智子坐在一张很硬的椅子上。

似乎是为了和靠背的形状保持一致，智子笔直地坐着，两手放在膝盖上，好像在接受面试一样。

这是哪里？

房间很宽敞，乳白色的墙壁、地板、天花板一尘不染，没有门和窗，她不禁疑惑自己是怎么进到这里的。

而且房间里也没有照明设备，但屋子却亮堂堂的，难道是墙壁和天花板本身会发光吗。

面前，有一个少女背对她而坐。

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样子，体型非常纤细，但举止却俨然一派大人模样。整齐、柔顺的黑色短发散发着神圣的光泽。

少女背对着智子，坐在桌前写着什么。

“懒散狡猾之人应去往地狱。”

少女自言自语般地说着，然后在面前的文件上用力地盖上章，扔进写着“完成”的文件盒里。

智子这才发现，身体无法动弹，明明没有任何东西束缚她，但身体就是不服从大脑的指令，她想站起来，但屁股就好像粘在椅子上一样。不过，脖子以上好像可以轻微活动，能发出声音，眼球也能动。

“你现在动不了的，乖乖坐着吧。”

少女转动椅子，朝向这边。

一张可爱的脸庞呈现在眼前。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巴掌脸，鼻子、嘴也很小巧，黑色短发，和眉毛齐平的刘海。一对招福耳，佩戴海豚形状的耳环，白皙透亮的皮肤毫

无瑕疵，涂着淡粉色口红。

一双会发亮的眼睛，微微上翘的嘴唇。轮廓清晰的五官似乎诉说着主人敏锐的观察力。

她的穿着也十分考究，一身像定制的套装连衣裙，白色和蔚蓝色条纹相间，短裙下可以看到纤细的长腿。脚上穿一双橙色的运动鞋，但鞋底是黄色，鞋带是荧光绿色。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少女肩上披着的那件红色披风，那披风对她来说有些大，颜色是那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鲜血的赤红色。在常人看来少女的这身打扮可能有些奇怪，但穿在她身上却不乏前卫感。

少女扬起下颌看向智子，露出和童颜不相符的自大的表情，虽然感受不到邪气，却让人觉得城府颇深。

少女像是出于惯性，噘起嘴唇，将右手的食指放在上面，用打量的目光来回看着智子。

“欢迎来到阎魔堂，绪方智子是吗。”

像精灵公主般可爱的声音。

“对，我是。”

“十七岁，好年轻啊。因为来这里的经常是上了年纪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啊？”

少女优雅地跷着二郎腿，手持平板电脑，用灵巧的手指操作着界面，读着上面的文字，点了点头。

“嗯，原来如此。”

“那个，请问你是谁啊？”

无视智子的问题，少女开口道。

“父亲是绪方笃弘，母亲里佳子，是家里的长女，母亲因卷入山体滑坡事故不幸身亡，父亲在税务局工作。对吗？”

“嗯，没错，不过——”

“学力和运动神经都处于中上游，度过平凡的中小学时期后，现在就读于一所偏差值 [2] 为65的私立高中。垒球队的队长，但却没有领导力，并不受队员爱戴，队伍只是单纯地按照老师决定的练习菜单进行训练，缺乏向着一个目标团结努力的精神，对此十分烦恼。”

“嗯，是这样没错。”

“将来的梦想是从事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但也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努力学习相关的知识。还没有丢掉玩性，稍有点累就会懈怠下来。虽然有努力打垒球的想法，但也不想放弃恋爱。现在的男友是立原令一，因为长得也算不错，作为男友比较有面子。自己也觉得花样年华的年纪，不谈恋爱很可惜，就在那时被令一表白，有些高兴得忘乎所以，便借着这股劲头开始交往。对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

“性格方面，没有耐性，生起气来，会马上拍桌子走人。对于唠叨的父亲非常不耐烦。爱好是看推理小说。不会做出穷凶极恶之事，当然并不是因为性格善良，只是单纯的没有胆量，证据就是也不会行善事。虽然怀有从事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保护地球的宏伟理想，但实际并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简单来说，就是典型的整天把“梦想”二字挂在嘴边的低俗又轻浮的当代年轻人。用一句话总结你的人生，就是正负相抵为零。绪方智子，对此你没有异议吧？”

“听你这么说虽然很不爽，但的确无法否认。”

“嗯，该怎么办好呢。与其说没法给出评价，只能说没有值得评价的点，这种情况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少女抱起胳膊，歪头思考。一尘不染的房间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

“那个，你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对我的事知道得这么详细？”

“我是沙罗，汉字写作三点水右边一个少的沙和罗生门的罗。至于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是因为不知道的话就没法工作了。”

“哦。”

“用你们人类世界的概念来讲，我就是阎魔王的女儿。”

“阎魔王？你说的是那个传说掌管地狱的阎魔王吗？”

“是的，阎魔王并不是人类想象中的人物，而是实际存在的。人类死后肉体和灵魂会分离，肉体留在人间，灵魂来到灵界。这里——阎魔堂就是连接现世和灵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对人类生前的作为进行评定，对其所做的善行及恶行打分，最后汇总，然后决定灵魂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也就是说会进行审判吗？”

“没错，被送往天堂的灵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后，会被赐予更好的条件转世重生。相反，被送去地狱的灵魂会在经过充分净化后打入畜生道。也就是所谓的轮回转世。”

沙罗高高地抬起又细又长的右腿，在智子面前跷起了二郎腿。质地轻柔的裙子随着她的动作缓缓摇晃。

“人类出生的时候虽然都是纯洁无瑕的，但理论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好的东西会一点点堆积。只要通过有意识的积攒善行进行抵消就没问题，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好的东西就会越积越多。所以，必须要让灵魂重置，而这里就是灵魂重置的入口。”

“哦，原来如此。”

“以前，灵魂的审判都是我父亲——阎魔王一人在做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这里的灵魂数量突然爆发式增长。近年，虽然因战争发生大量死亡的情况减少了，但因为世界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甚至一度发生了等待判定结果需花费一年以上的紧急事态。父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后来就变成了继承阎魔血统的男子也可代为处理。”

“还有这样的事啊。”

“手续也进行了简化，以前人们死后，会派多个调查员去详细调查其生前的所作所为，然后汇总成厚厚的阎魔账，由父亲读给死者本人

听，也会给他辩明的机会。但是，这样做太耗费时间。现在都是利用AI进行自动处理，就像在网上进行申报[3]确认一样，只需点击一下鼠标便可以进行文件审查。从前阎魔还有正式的工作制服，但现在只要在外面罩一件披风就可以了。不管是人类世界还是灵界，时代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沙罗像是想起了以前的往事，微微眯起了眼。

“而现在灵界也提倡男女平等的理念，即便是女子，只要延续着阎魔的血也可以进行审判。今天，恰好父亲和兄长去地狱谷赏花了，所以才由我来代理。”

智子试着努力去理解自己面临的现状。

换言之，沙罗手中拿着的平板电脑，就是电子化的阎魔账，上面详细地记载了自己的生平简介和生前的作为。

“那这么说，我已经死了吗？”

“是的。”

“然后我现在身处灵界，等待接受审判吗？”

“没错，你能理解就最好了。”

“但是，我是怎么死的呢？”

“是绞杀。”

“绞杀？”

“在垒球部的活动室。”

“啊……”

智子想起来了，她在活动室中被杀害了。

记忆一点点恢复。

深夜的活动室，脖子被勒住的感觉，背后犯人发出的喘息。犯人力气很大，她被慢慢提起，脚稍微有些离地。

痛觉渐渐消失，意识逐渐模糊、远去……对，她被杀害了。

智子大叫出来。

“是谁，是谁杀了我？”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生前不知道的事，原则上是不可以告诉死者的，这是灵界的规定。”

“怎么会？”

“况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转世也更幸福。”

智子愣住了。

她想起了死前的瞬间，她并没有那么快死掉，不能呼吸原来是如此痛苦，智子虽然拼命挣扎，但没有起作用，氧气一点点被夺走，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沙罗说道：“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评价的地方，但这么年轻就来到这里也是挺可怜的。你就上天堂吧，大概半年之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世轮回了。因为你生前并没有积攒什么善行，所以可能没法投个好胎，就当是你自作自受了。没意见吧。”

智子还没有完全接受眼前的事实，她的脑子快跟不上了。

“上天堂的话你没什么意见吧。”

沙罗将椅子转回去，面向桌子。从抽屉中拿出一张纸，开始写起。

“等一下！”

沙罗转头看向这边，说：“怎么了？”

“是谁杀了我？”

“我不是说了吗，灵界有规定，不可以告诉你。原则上，灵界是不会干预人类世界的，我们虽然会从天上看着，但进行惩罚是死后的事，死之前的事不归我们管。人类世界虽然也有刑罚，但那是人类自己的主张，与灵界无关。所以，即便犯下杀人罪遭受死刑，来到灵界依然还会受到惩罚，被推下地狱。”

“但你知道犯人是谁吧？”

“那是当然，因为人类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在看。”

“犯人被抓住了吗？”

“我不能告诉你。”沙罗冷冷地拒绝，“犯人是谁还重要吗，即使知道了是谁又能怎样，你也不可能去复仇。”

“怎么这样？”

“我虽然不清楚现世中犯人有没有被逮捕，在监狱服刑。但即便是服刑，也多半是十年左右的有期徒刑。为什么日本的刑罚制度如此宽容呢，不仅有三餐，甚至还会发毛巾，可以洗澡。不过，即使犯人没有在现世被逮捕，死后到这边也会接受惩罚，毫无疑问是去往地狱。所以你就安心地上天堂吧。”

“不要，我不要就这样连犯人是谁都不知道就死去。而且，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被杀？”

“但现实不就是如此吗，你的妈妈就是一个大善人，救助苦于公害问题的人们，调查因自然环境破坏失去栖息地的动物们，勇于与企业正面抗争，并且不求任何回报，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死于山体滑坡事故。遇到这种事，只是因为当时碰巧在那里，这就是命。并不是说你做了好事，就会在有生之年得到回报，恶人也不一定会在现世受到制裁。所谓的惩恶扬善，只是人类期望实现的美好理想罢了，并非灵界制定的规则。”

智子很想冲过去打她一拳，奈何身体动不了。只能狠狠地瞪着沙罗表示反抗。

“总之我就是不要。怀着现在的心情我没法去天国。”

“啊，真是头疼。”

“犯人到底是谁？”

“区区一个人类，竟敢反抗阎魔大人。如果是父亲的话，早就让你下地狱了，他的可怕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还不想死。”

“但你已经死了。”

“啊，是吗？等一下，那能复活吗？”

“不能。”

“求你了。”

“不行。”

“求求你，就没有什么复活的方法吗？”

沙罗带着鄙夷的目光看向智子。

“那我问你，你复活后想做什么？”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我还什么都没做。垒球部也是，我才刚当上队长，还有梦想要去实现。还有令一……我绝对不要就这么平庸地死去。”

“别自大了！”

沙罗突然大声喝道，可爱的脸庞和圆圆的眼睛闪烁着冷酷的光芒。

“你活着的时候，不也是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吗？即便复活了，肯定也是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一事无成，最终还是要回到这里。不过话说回来，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浑浑噩噩度日。换句话说，就算你复活了，对地球也没有任何帮助，像你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要多少有多少。”

沙罗单腿跷起，瞥向智子。

“参加社团活动只不过是在固定的时间去完任务罢了。除此以外的时间，你也没有自己单独练习过。明明是队长，却在早上睡过头迟到，被低年级队员瞧不起。告诉你，有好多棒球男儿以全国大赛为目标拼命练习。也有好几个喜欢垒球的女孩清晨五点便已经起床晨练，并努力跟上学业，放学回家后也会继续练习挥棒，锻炼身体，身为女孩子却能忍受风吹日晒，从不叫苦叫累。你拿什么跟这样的人比？”

沙罗周身散发着一股好似杀气的强烈气息，是魔族之血自然发出的气息。

“到头来还跟男生鬼混，耽误学业，考试也一塌糊涂，而且不思反省，就因为被父亲说了几句便离家出走。你就是这样的人，朝三暮四，

三心二意，到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还梦想着和母亲走相同的道路，就像明明热的时候会开空调，却一本正经地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一样可笑。这是你该担心的事吗？比你热衷学习，目标明确，还肯努力的大有人在，这种事交给他们就行了。像你这种连谈论梦想的资格都没有的凡人，做什么都是应付了事，稍微辛苦一点便甩手不干，找借口逃避。一天只学习一个小时，就说自己很努力了。就算上了大学，也不过是游手好闲，加入一个轻松的社团，找一个长得还行的男友，悠闲度日罢了。上天才没有空去拯救你这样的人。”

沙罗流畅地说着，虽然语速很快，但句句清晰。

这些都戳中了智子的痛点，她无法反驳。

智子低下头。

沙罗紧紧地盯着智子，扬起下巴，不屑地哼了一声。

“再说了你是上天堂，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难道你想下地狱？”

沙罗恫吓道，随即转过身，坐在桌前，在文件上写起了什么。

智子咬着嘴唇说道。“不是这样的。”

“什么？”

“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只是还没尽全力。”

“是吗，这么说你尽全力的话会很厉害了？”沙罗嘲讽道。

“没错，我拼尽全力会很厉害的。”

“有多厉害？”

“……可以改变世界。”

沙罗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是吗，那你尽全力试试看好了，若能说服我的话，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复活。”

“真的？”

沙罗拿起平板电脑，用手指操作着。

“哦，你喜欢推理小说是吧？”

“是，上中学前读了不少，因为妈妈喜欢，所以家里有不少书。”

“那这样吧，由于灵界的规则所限，我虽然不能告诉你犯人是谁，但你可以自己推理。如果你真的猜中了，我就破例让你复活。”

“推理吗？但是……”

“事先说好，你只需利用你现在所知道的所有信息进行正确排列组合的话，便可以推理出犯人。”

“就是说解开谜题所需的信息都是已知的吗？”

“不然就不公平了，就取名叫‘死者复活·解谜推理游戏’怎样，要玩吗？当然，你也要承担风险，如果猜错的话，就要去地狱。”

“啊！”

“你是要直接上天堂，还是要为了复活，冒着去地狱的风险挑战解谜游戏，在十秒之内回答我。”

“顺便问一下，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

“那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只剩下绝望。去往地狱的人会被保留意识和痛觉，接受其在现世所做恶事不止一万倍的拷问。所有人都会哭号呐喊，悔恨自己在现世犯下的罪行。既非反省，也非改过，而是亲身体验过的后悔，后悔不该做那样的事。这种悔恨之心会使灵魂得到净化。”

“那天堂呢？”

“就跟避暑胜地轻井泽的生活差不多吧。你可以在那里悠闲地等待你所爱的人，然后一起转世，还可以在来世再续前缘。”

智子听得提心吊胆，完全是天壤之别。

她有点退缩了，虽然想复活，但也不想去地狱。哪种心情更强烈呢。

沙罗开口了：“看吧，果然怕了，还说什么只是没尽全力，哼。算了，要是没信心的话，不玩也可以的。反正像你这种废物，肯定解不开的。还是乖乖上天堂吧。”

“不，我要玩！”智子心下一怒，脱口而出。

“什么，你要玩？”

沙罗一脸震惊。

“我玩，再说了，这不是你提出来的吗？”

“我只是想吓唬你一下的，想着像你这样的无能之辈，会马上乖乖闭嘴去天国。”

“我不会去天国的，我要复活，继续我的人生。”

“你确定要玩吗？”

“是的。”

“嗯，倒是也行，正好我也想稍做休息。但是……”

沙罗目光一转，释放出针尖一样锐利的光芒。

“如果没有成功，哭着求我也没用，阎魔不吃这一套。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扔进地狱，没问题吧。”

“……”

“如果要反悔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有那么一瞬间智子犹豫了，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这不可能，但她马上就赶走了这个念头，想着不能让自己的人生就这么轻易地结束。

“我接受。”

“明白了。”沙罗瞥了眼手表，“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不能一直陪着你一个。限定时间为十分钟，如果十分钟后你回答不上来，等待你的就是地狱。”

“计时开始。”

沙罗缓缓地站起身，走向放在柜子上的咖啡壶。

“我先休息一会儿。”

准备好水和咖啡豆，接着是“咯咯咯”的磨豆子的声音，水沸腾后，蒸汽上升，香醇的咖啡很快被提取出来。

“你要喝吗？”

“不用。”

智子集中精神开始推理，限时是十分钟，如上所述，她的生死全在此一举。

准确地说，她已经死了，虽然她十分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但在这种状况下也只能相信。

就算去了天堂转世为人，但那已经不是绪方智子，而是完全没有作为绪方智子的记忆的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作为绪方智子的她将会在此死去。

但智子还不想死。

沙罗说仅凭现在她知道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犯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线索，也就是说犯人并非智子不认识的人，也不是那种无差别杀人的杀人狂魔，而是认识智子，也有杀她的动机的人。

只要根据现在已知的信息，以及被杀那夜的记忆，将点和点串联起来正确进行组合的话，一定可以找出犯人。

首先，智子开始详细回忆起被杀那天的情况。

她先是和父亲因期中考试的事大吵一架，然后想着去未唯南家暂避一晚夺门而出。在中途给未唯南打电话才知道她男友今天在家，没了去处的她只好去了垒球部的活动室。给令一打电话，令一说他马上来。

因为尿急去了公园的公共厕所，回来后发现令一在看色情杂志，两人吵起来，令一便回去了。活动室又剩下自己一个人，注意到细微的“嘶”声，找到了偷拍用的摄像机。

之后便有人从背后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两分钟过去了，还剩八分钟。”

沙罗将咖啡注入马克杯，回到桌前，跷起二郎腿，放入方糖和牛奶，用勺子搅拌着。

这就过去两分钟了，时间过得简直太快了。

那么，先来锁定嫌疑人吧。

关键在于智子那晚来到活动室完全是出于偶然，智子跑出家的时候是打算去未唯南家借宿的，并非是去活动室。如果犯人故意要杀掉智子的话，那么就该是知道智子在活动室的人。

所以犯人的第一条件就是，知道智子在垒球部活动室的人。

知道这点的人首先是未唯南，因为智子在电话中说过“实在无处可去的话就只能去社团活动室”之类的话，所以未唯南是知道智子在活动室的。

另外，当然还有令一。

还有值班老师棚泽。智子刚到活动室时打开过灯，令一在的时候也开过一段时间。棚泽很有可能察觉到了活动室里有人。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智子骑自行车来学校的途中，被谁看见并尾随她来到学校，但如果这么考虑范围就太大了，所以暂不考虑。总之，嫌疑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也不排除他们告诉了其他人的可能性，比如未唯南可能对他的男友茂木说了，令一也可能告诉了染谷。目前来看，嫌疑人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父亲呢。智子在离家出走前说了“我去未唯南家”，随后父亲开车到未唯南家但没有发现智子的自行车，便推测智子去了垒球部的活动室，这也不是不可能。而且，父亲知道智子是垒球部的部长所以有活动室的钥匙一事。

虽然她也不想怀疑自己的父亲，但推理是不能夹杂私情的，父亲也应该算作嫌疑人之一。

接着，犯人的第二条件就是可以勒死智子的人。

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腕力，当时勒住智子的那股力量很大，她甚至被轻微提起，脚有些离地。

男人当然能做到，问题是身为女生的未唯南，在垒球队中，未唯南是以强壮的臂力和长距离投球见长的选手，虽然击打率很低，但本垒打

是最多的，可能比一些柔弱的男生还有力量，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

接下来不得不考虑的就是动机，犯人是出于何种动机杀死智子的呢。

首先是未唯南，未唯南原本喜欢的是令一，但后来与令一发展为男女朋友的是智子。虽然不能说智子抢走了令一，但未唯南很有可能对此怀恨在心。如果未唯南认为令一是因此而拒绝她的表白的，就更有可能憎恨智子。

仔细一想，未唯南真的是因为男友在才不让智子住她家的吗，或许她就是因为不想收留智子，才撒谎说男友来了。而且，未唯南经常在电话里说令一的缺点，那天也不例外，向智子告密说令一看色情杂志被老师没收的也是未唯南。

这么做的原因很可能是想破坏令一和智子的关系，是未唯南的一种报复手段。虽然智子当她是好朋友，但对她内心真实的想法不得而知。

那令一有没有动机呢，智子当时因为太生气骂他是变态，将他赶了回去。难道是因此伤了自尊，又折回活动室勒死智子。但是，他真的会因为这点事而杀人吗？

由于他们才交往了一个月左右，她对令一的了解还不是很深。但是，外表看似老实的人，实际上却有暴力倾向的例子非常多。她最开始也不愿意相信令一会看色情杂志。

那值班老师棚泽呢。说不定他是一个隐藏的连环杀人犯，看到活动室里只有一个女孩子，便忍不住下手了。

如果犯人是父亲的话，动机又是什么呢？

“四分钟过去了，还剩六分钟。”沙罗残酷地宣告着时间。

智子决定还是不想了。

她放弃了从动机推定犯人这条路，因为是谁在何时对智子产生了恨意，只有犯人自己知道。

不想动机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智子的死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金钱

上的好处，就算她死了，也没有人能因此拿到一分钱。

所以解开谜底的关键还是偷拍摄像机。

智子是在发现偷拍摄像机不久后被杀害的，智子被杀和发现偷拍摄像机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吗？假设有关联的话，也就是说智子被杀是因为发现了偷拍摄像机。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说明犯人是偷拍狂。

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社团活动室放置了摄像机呢？

发现那台偷拍摄像机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令一，动机是想拍下在活动室里和智子初次尝试的情形，看那种下流的色情杂志的人，有着不为人知的癖好也不奇怪。

那么未唯南呢，假设是未唯南放置的偷拍摄像机，目的又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拍下智子换衣服的样子，再将画面上传到网上，以报令一被夺之恨。这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是值班的棚泽的话，可能原本就是一个变态，喜欢偷看女高中生换衣服。棚泽是一个教理科的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容貌也无法恭维，给人一种不洁和不舒服感，所以有那种特殊癖好也说不定。

换个视角看呢。

可以在垒球部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的人有谁。

活动室只有一把钥匙，由部长智子管理。

智子一直都是在开始练习之前打开活动室的门，等大家都换完衣服出来后再锁上。练习结束后，也是由智子打开门，全部换完衣服后，最后由智子锁上。所以，钥匙的管理相当严格，这一点她从来没有疏忽过。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智子还未入学之前，在垒球部的这间活动室发生过学生制服被盗的事件，犯人至今还没有抓到。为此，学校规定不光是垒球部，所有的社团活动室都要在没有人的时候锁上门，并严格管理钥匙。

这么想来，可以在这间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的人包括未唯南在内的垒球部的全体队员，还有趁智子去厕所的空隙放置的令一。另外，值班的棚泽也有可能，因为值班室里有社团活动室的备用钥匙，虽然被放在保险柜中，但值班老师可以拿出来。

还有，她虽然不愿意这么想，但父亲也是有可能的。或许父亲趁她周末在家时，偷偷将钥匙拿出去备份，然后潜入学校，在活动室放置了偷拍摄像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虽然她不认为父亲有这种癖好，但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考虑进去。

现在来整理一下要点。

偷拍狂是可以自由出入垒球部活动室的人，这是犯人的第三个条件。嫌疑人有包括未唯南在内的垒球部全体队员、令一、棚泽、父亲。但从结果上看，跟第一条件并没有什么差别。

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是垒球部的顾问马场老师。

智子当上队长时，就是从马场的手中接过钥匙的，所以他也有可能制作备份钥匙。

但马场老师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很受学生爱戴，很难想象他有偷拍女学生的癖好。

如果马场是偷拍狂的话，应该另有目的。

不久前，垒球部发生了二年级队员霸凌一年级队员的不良事件，马场作为顾问老师被追究了监督责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为了避免今后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类似事件，变得有些疑神疑鬼的马场便在活动室放置了偷拍摄像机以方便调查。若果真如此的话，虽然这一做法有侵犯人权之嫌，但因为马场老师是那种有点认真过头的类型，所以也有可能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蠢事。

但是，马场是无从得知智子那夜在活动室的，所以，不满足第一条件。

不，不对。智子发现那台偷拍摄像机时，它是运转着的。那种类型

的摄像机是可以通过电磁波将拍摄的图像实时传输。也就是说，偷拍狂是可以实时查看图像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偷拍狂当时也有可能在某处监控图像，从而知道了智子在活动室。换句话说，偷拍狂是有办法知道智子在活动室的，即满足第三条件的人自然也会满足第一条件。这样一来，垒球部全体队员和马场老师都在这一范围之内。

推理来推理去，不仅没能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反而变得更广了。

“六分钟过去了，还剩四分钟。”

沙罗边喝咖啡，边吃着羊羹，耳朵上戴着耳机听着音乐，身体也随着节奏轻微晃动。

智子努力使自己集中起精神。

杀人动机是偷拍摄像机，犯人出于某种目的在活动室放置了摄像机，因为被智子发现所以杀人灭口。

总之先这样假定好了。

的确，如果被发现在学校的社团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如果是棚泽或马场的话会遭到解雇，如果是未唯南或令一很有可能会被勒令退学，这都有可能构成杀害智子也要掩盖事实的动机。

那令一呢，即便最后证实偷拍狂是令一，也仅会对智子和令一两人的情侣关系造成影响。不对，这是从智子的角度来说。在令一看来，他可能会担心智子把事情闹到学校甚至报警处理。所以暂时还不能排除令一。

还是不对，冷静想想，即便发现偷拍摄像机，也没法锁定犯人。因为只要犯人装傻的话，就无法知道是谁放的。

这么一想，偷拍狂之所以会当场杀了智子，就是因为在发现偷拍摄像机的那个时点，存在着某种暴露偷拍狂身份信息的决定性证据。

例如，犯人当然不可能在摄像机上写名字，但如果上面沾有犯人的指纹呢。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无法去验证。

据沙罗所说，根据现在她头脑中的信息便可以推测出犯人。也就是说，一定存在着不用凭借指纹这种物证，仅依据推理就可以锁定犯人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不知道。

智子脑中空白一片，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了，但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进一步锁定犯人呢？

后悔之心席卷而来，她忍不住想，我是不是该乖乖地去天国，为什么非要逞强接受这个荒唐的游戏呢，这就是禁不住挑衅，自掘坟墓的结果。

就算现在哭着求沙罗也没用吧。不愧是继承了阎魔血统的人，那戴上耳机享受着音乐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同情。对她来说，智子将会去往何处都与她没有任何关系。这十分钟于她而言只是一时兴起的余兴节目，打发一下休息时间罢了。

就算她跪下求沙罗，肯定也换不来时间延长，甚至可能连个小小的提示都不会给。

不要依靠别人，智子在心中大喊。

相信自己，要全神贯注去想，只要凭现在知道的信息，就可以推断出犯人，推断不出来的话，只能说明考虑得还不够。

“八分钟过去了，还剩两分钟。”

现在，这一瞬间，集中，集中。

至今为止，我的人生很失败，做什么事都半途而废，一味贪图轻松，还喜欢找各种借口。

但是，只剩两分钟了。作为绪方智子的时间还有两分钟。

这两分钟过去后，绪方智子的人生就会结束。

而且是永远结束。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如果有这么想的时间的话还不如赶紧动脑

子。

给我拿出最后一丝力量，让我看到你的骨气，你是绪方里佳子的女儿不是吗，你一定可以。

再重新回顾一遍当时的情况。

犯人通过某种方法得知了智子在活动室，然后自己也来到附近，等智子发现偷拍摄像机后，便杀了智子。

最可疑的是令一。

智子上完厕所回来后，令一正在活动室阅读色情杂志。一般人会在等待和女友见面的时间看这种杂志吗？当然，如果令一就是偷拍狂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出这种猥琐的事。或者，他是想拍下和智子初尝禁果的画面，所以才通过看裸体女人的照片刺激性欲。

她试着站在令一的角度考虑。

来到社团活动室，发现智子不在，令一想是不是去厕所了。但门是开着的，于是他进到里边打开了灯。如果令一是偷拍狂的话，这时他会先放好摄像机，然后坐在椅子上打开杂志。就是这时智子回来了，并看到了他手中的色情杂志，令一显得很慌张，甚至撒谎说出“是我捡到的”这种话。

要说可疑的话，这一切都很可疑。

她再一次回忆起了当时的状况。

和令一争吵过后，令一便回去了，活动室只剩智子一人。接着，她听到了不知从哪传来的轻微的声响，然后发现了偷拍摄像机。

仔细一想的话，这也很奇怪。

因为摄像机的声音很轻微，所以在吵闹的白天肯定很难发现。但智子刚来到活动室时已经是晚上，足够安静，但当时智子并没有注意到有声音。等从厕所回来，令一回去，只剩自己一个人后，才听到了这个声音。

这么想的话，偷拍狂是令一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令一是趁智子去厕所的时间放置的摄像机，所以等她从厕所回来，摄像机被启动后她才听到了声音，这么想最合理。

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个背包的拉链在智子听到有声响时是打开的状态，如果在她去厕所之前拉链还没有被打开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听到声音。但是，等她从厕所回来后，因为拉链开了，所以她才听到了声音。

换句话说，在她去厕所之前还是拉上的背包的拉链，在她返回之后变成了打开的状态。

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果然是令一，不，不光是他。犯人应该就在活动室附近。

而且，犯人到底是在何时放的偷拍摄像机呢？

那台偷拍摄像机上并没有连接插座的电源线，所以是充电式的。如果是充电式的话可以连续使用多长时间呢？一般的袖珍型摄像机最多也就十个小时左右。

智子被杀害的时间大概是晚上九点多。假定里面的电池可以使用十个小时的话，那开始拍摄的时间就是早上十一点之后，这个时间的话，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

“原来是这样！”

顺序完全反了。犯人并不是知道智子在活动室后才来的，而是来到活动室后，才发现智子在里面。

“还有十秒。”沙罗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六。”

智子的大脑高速运转，基于这一假定，她在脑中进行着验证。

沙罗毫不留情地读秒。

“五、四、三、二、一、零。”

沙罗摘下耳机，定睛看向智子。

“推理时间结束，请说出你的答案。”

“好，我知道犯人是谁了。”

智子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3

“开始推理的前提是确定嫌疑人。首先，犯人是知道那晚我在学校活动室的人。因此嫌疑人有未唯南、令一、棚泽和父亲四人，另外还包括从这四人处得知我去向的人，比如令一的朋友染谷，未唯南的男友茂木。还有就是在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的人，因为偷拍狂有可能通过摄像机传输的实时画面知道我在活动室。犯人就在这些人当中。

“接着是杀人动机，假设是因为我发现了偷拍摄像机的话，那么犯人即偷拍狂，同时也是有机会在垒球部的活动室放置摄像机的人。活动室的钥匙由我保管，而且管理得相当严格。因此有可能进入活动室放置摄像机的人包括未唯南在内的全体队员、可以拿到备用钥匙的棚泽、垒球部顾问马场以及父亲。另外，还有趁我去卫生间时有可能进行放置的令一。这和上面推定出的嫌疑人一致。”

“嗯，然后呢？”

“偷拍狂在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的目的暂且不考虑，重点是当时摄像机正在运转中这件事。因为摄像机没有连接到电源，所以应该是充电型的。如果是充电的话，一次的使用时间最多也就十个小时左右。换句话说，那台摄像机并非是一直在工作的，而是必须在社团活动结束后进行回收。

“还有，如果犯人一直在实时查看那台偷拍摄像机的图像的话，就有可能知道我在活动室，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时已经是晚上，活动室里一片漆黑，看着一片漆黑的画面也没什么意思。鉴于此，可以想到的只有下面这一种可能性。

“犯人等学生和老师都回家后，在晚上八点左右来活动室回收摄像

机。但因为我在里面，所以没办法拿，犯人当时应该就躲在活动室附近，等我离开。

“我给令一打了电话，令一说他马上过来。但在等待令一的时候突然想去厕所，于是就穿过公园去了公共厕所。犯人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进到活动室打算收回摄像机，但是，就在他打开背包拉链，正要取出摄像机时，令一来了。

“犯人慌了，只能暂时放弃，找个地方躲起来。在慌乱中犯人不小心把一个东西掉在了地上，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而是急忙躲到了衣帽柜中。

“但是犯人掉在地板上东西仍留在那里，那就是色情杂志。令一进来以后打开灯，看见掉落在地上的杂志，便捡了起来，翻开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那本色情杂志和他被马场老师没收的那本一模一样。

“为什么被马场没收的杂志会在那里，正困惑的时候，我回来了。令一解释说是捡到的，其实他并没有撒谎。但他又不知道为何被没收的东西会出现在这里，加上我的责问使他觉得非常羞愧，只能闭上嘴回家了。

“令一回去后，活动室只剩下我一人，但实际上犯人当时就藏在衣帽柜里。不久，我就察觉到了偷拍摄像机运转的声音。但是，如果摄像机一直是开着的话，我最开始来活动室时就会注意到。我起初没注意到，却在上完洗手间回来后察觉到的原因是，背包的拉链被打开了。在去洗手间之前，拉链是拉上的状态，所以不会听到声音，可从洗手间回来后，因为拉链开了，所以声音从里面漏了出来。这也是犯人想要收回摄像机的证据。

“接着我便发现了偷拍摄像机，但仅仅是发现摄像机还不足以锁定犯人。然而，因为活动室的钥匙管理得非常严格，所以能在里面放置偷拍摄像机的人也有限。最重要的是，犯人落下了从令一那里没收的色情杂志。为什么色情杂志会掉在那种地方，从这一疑问出发，我做出了以

上的推理。由此，找出了犯人。

“也就是说，将偷拍摄像机和犯人落下的色情杂志这两点结合起来的话，犯人自然就会浮出水面。一旦公之于众，肯定会遭到解雇，而且还有可能发展为刑事案件。所以犯人才会铤而走险，杀人灭口。所以，犯人就是垒球部的顾问——马场克彦。”

沙罗保持着跷二郎腿的坐姿，缓缓地点了两下头，面露微笑，啪叽啪叽地拍着手。

“完全正确。”

“那个无良教师，没想到他竟然有偷拍的癖好。”

“既然你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那我就顺带补充说明一下吧。”

沙罗拿起平板电脑。

“马场在垒球部的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和上个月队里发生的霸凌事件毫无关系，他只是单纯地想偷看女高中生，尤其是自己的学生换衣服的样子。马场从四年前就开始偷拍了，他把这四年间拍下来的图像全都保存在家中的个人电脑上。

“实际上，四年前发生的学生制服失窃事件也是他干的。马场备份了活动室的钥匙，在趁大家回去后偷偷潜入活动室，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比如闻学生穿过的运动衫的味道，舔学生的鞋子，或者偷走被汗水浸透过的毛巾等。但有次来到活动室后，看到一件刚脱下放在那里的制服，便忍不住偷走了。

“但是这件事却在学校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从此以后活动室的钥匙被严加管理。马场只能放弃偷制服，转而想到的是在活动室放置偷拍摄像机。这一想法实施得非常顺利，四年间，一次都没有被人发现，所以他也就一直持续下来了。

“那天，马场下午没课，就在第五节课时用备份钥匙进入活动室，放好摄像机。电池使用时间是九个小时，但不是通过电磁波实时传输图像，只是保存在硬盘中。

“社团活动结束后，也会有老师留下来加班，但一般都会在八点左右回去，只剩值班老师一人。马场在学校放学后，先是去了漫画咖啡厅，找了个包间读着从令一那没收来的色情杂志打发时间，等到八点之后，又返回学校，打算回收偷拍摄像机。

“但是，意外发现你在里面。所以马场无法进入活动室，便躲在暗处观察。这时你给令一打了电话，但马场没能听到电话的具体内容。你打完电话后去了卫生间，马场松了一口气，准备拿回摄像机。

“他踩着装垒球的箱子打开了放在衣帽柜上面的背包拉链，正要取出摄像机时，传来一阵声响，是令一踢到铁桶的声音，由于周围太暗看不清楚所以被绊了一下，小腿被磕到的令一喊了一声‘好疼’。马场刚打开拉链，听到有声音，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能暂时放弃收回摄像机找地方躲起来。

“因为太过慌张，忘记自己还踩在箱子上的马场从上面摔了下来，跨在肩上的包受到撞击，里面的东西全都掉了出来，他连忙捡了起来，但毕竟是在黑暗中，所以他漏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从令一那里没收来的色情杂志。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急忙躲进了柜子里。

“令一来到活动室，打开灯，发现地上的杂志似曾相识，捡起来一看，更是吃了一惊，不明白为什么被马场没收的色情杂志会掉在这种地方。令一又翻了两页，他更加确信这就是自己被没收的那本，因为上面还留有染谷乱写乱画的痕迹。

“马场从衣帽柜的缝隙中窥视到这一切，知道自己把色情杂志落下了，而且刚巧被令一本人捡到。这时，你从卫生间回来，和令一发生了争吵，然后令一就回去了。再接着就发现了偷拍摄像机，之后的事情就如你推理的一样。

“即使哪天偷拍摄像机被发现，为了不让警察怀疑到自己，马场从不会在摄像机上留下指纹，那天他也戴了手套。但天不遂人愿，掉落的色情杂志正好被令一捡到，又被你发现了偷拍摄像机，如果将摄像机和

色情杂志这两点相连的话，嫌疑毫无疑问会指向他，到时势必会遭到学校的解雇，他不想因为这一隐秘的爱好，破坏到与妻女构筑起来的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他悄悄地从衣帽柜出来，解下领带，勒死了你。”

沙罗手指轻触平板电脑翻页。

“顺便说一下，你死去后已经过去了两天时间，但马场依然没有被抓到。勒死你后，马场拿着偷拍摄像机回了家。第二天早上，晨练的田径部一年级学生发现了你的尸体。警察正在将立原令一作为最大的嫌疑人展开调查。”

“令一吗？”

“那是当然啊，最后跟你通话的是令一，与染谷告别时也说是去见你。警察判断令一到活动室后和你发生争执，然后将你杀害。现在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调查。”

“怎么办，再这样下去的话令一会被抓起来的。”

“马场则顺利蒙混过去了，令一反映说色情杂志是他在地上捡到的，但马场撒谎说自己将没收的杂志放在柜子里后就不见了，应该是令一偷偷拿走的。因为马场很受老师和学生的信赖，所以谁也没有怀疑他说的话。”

“可恶的马场。”

“你父亲因为你的死大受打击，后悔不该因为成绩的事说你，导致你离家出走遇到这种事。他把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身上，感到非常自责，后悔得快要自杀了。”

“那怎么行！”

“父亲自杀，令一蒙冤，马场全身而退。不过，这也不是灵界该管的事，无所谓了。”

“怎么可能无所谓！”智子大喊道，“既然我猜中了犯人，请你兑现诺言，让我复活。快点！”

“着什么急。”

沙罗双手抱臂，皱着眉头。

“看来没办法了，毕竟我答应了你。本来是抱着看余兴节目的心态答应你的，没想到你真的能猜中犯人。”

沙罗瞥了一眼手表。

“事实上，这是阎魔家族代代相传的秘技，就是可以进入错位的时空改变过去，目的是引导那些误入灵界的人回到人间，原本是严禁滥用的，被父亲发现的话肯定会被狠狠训斥，但这次我就为你破个例吧。”

“嗯……”

“今天能碰到我，你运气可真好。”

沙罗绽放出一个无比可爱的微笑。

“我虽然说了让你复活，但正确来说是把时间倒回去。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而且是向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的，我就是要把它们倒回去。但是，如果倒回去太多的话，之后的调整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我会把时间倒回你即将被杀之前。”

“什么，即将被杀之前？”

“不要急，后面的详细说明就不用了吧，反正跟你说了也未必听得懂。总之，我会消除你来过这里的记忆，把时间倒回到你将死之前，差不多正好是你被勒住脖子，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消除记忆？那我会忘记你吗？”

“当然，不这样的话我就难办了。”

“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倒回去不还是会被杀掉吗？”

“至于这点我来想办法，你就不用担心了。”

沙罗转过去背对智子，在平板电脑上装上键盘，开始打字，这个过程大概花了一分钟。

“那开始吧，接下来我会把你的灵魂强行塞入错位的时空中，虽然很痛，但忍着吧。”

“啊，等等！”

“非常棒的推理能力，看来平时还是得读些推理小说，对思维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回到人世以后也不要忘记你现在的心情，好好加油吧。”

“嗯，好的。”

“那我开始了哦……”

“那个，非常高兴见到你，谢谢。”

“不用谢。”沙罗一副很麻烦的样子回答道，“芝麻开门，绪方智子，重回人间吧！”

沙罗按下回车键。

4

突然，她感到身后有什么动静。

刚想转身去看，脖子上就被缠上了什么东西。

“呃……”智子呻吟着。

脖子一下被勒紧。

有人从她身后，拿着像是绳子之类的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

那人力气很大，手中的摄像机掉到了地上，智子挣扎着拼命反抗，但身后的人却勒得更紧了。

她想把缠在脖子上的绳子扯下来，但绳子已经深深嵌进皮肤，手指只是徒劳地抓着皮肤。

是谁？

虽然想要进行反击，但因为敌人在她身后，完全没法出拳，只能手脚奋力扑腾表示反抗。

那人更加用力了，不光是脖子被勒住，还一点点往上提，智子的脚微微离地。

智子试着扭过头去看身后，但完全不行，加上身处黑暗之中，她完

全看不到背后人的脸。只有喘息声传向耳边。

不能呼吸，当然，也发不出声音。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好痛苦，快坚持不住了。

谁来救救我……父亲……母亲……

力气一点点从身体里抽离，也不觉得那么痛了，意识逐渐陷入混沌。即便如此，脖子上的那股力量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已经不行了。

眼看智子就要失去意识，就在这时……

“啊，救命啊！令一，杀人啦！”

有一个声音大声叫嚷道，高亢的声音穿透黑夜，响彻整个校园。

身后的犯人听到声音可能有些被吓到，减弱了勒着智子脖子的力度，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智子可以呼吸了，意识也慢慢恢复。

刚才的声音，是谁？

那并不是智子的声音，在无法呼吸的状态下，不可能发出那种尖叫声。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女孩子的声音。

身后的犯人一瞬间有些胆怯，但又马上反应过来，再次用力勒住了智子的脖子。

智子挣扎着，手脚并用以示反抗。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嗒嗒嗒，她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跑来。

“你在干什么，快放开！”是令一的声音。

令一扑向身后的犯人。

智子终于得以解脱，可以呼吸到空气了，但由于脑子仍然处于缺氧状态，脚步不稳倒向地面。

在狭小而黑暗的活动室里，令一和犯人扭打在一起，令一叫着“这个浑蛋”，扭打声和粗喘声交织传来。

智子恢复了一点力气后，站起来打开了活动室的灯。

令一右手挥出一记直拳，将犯人打倒在地，接着又骑在犯人身上打起来。真不愧是自卫队队员的儿子。

犯人放弃了抵抗，像乌龟一样把自己缩成一团。

胜负已分，看到犯人已经放弃反抗，令一便也停手了。他站起身，肩膀剧烈起伏，俯视着犯人。

暴露在灯光下的犯人流着鼻血，正是垒球部的顾问马场克彦。

“马场老师？”

因为太过惊讶，智子的声音有点颤抖。

“怎么是你？”令一也疑惑道，对令一来说马场可是他的班主任。

马场脸色惨白，似乎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有些无法直视令一和智子的脸，将脸侧向一边。

掉在地板上的偷拍摄像机，仍发出轻微的“嘶”的运转声。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听到声响的值班老师棚泽拿着手电筒，从校舍急促地朝这边跑来。

智子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马场被赶来的警察现场抓获。

后来通过调查才知道，马场一直都有偷拍垒球部队员换衣服的样子，家中的个人电脑上也找到了录像，还发现了四年前失窃的女学生的制服。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衣冠禽兽。

马场以杀人未遂罪被逮捕。有传闻说，马场的妻子原本是他的学生，好像打算跟他离婚。

一个月后。

“我们分手吧。”智子提出。

“嗯，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吧。”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的。”

令一有些害羞地笑着，摇了摇头。

就这样，智子和令一分手了，甚至还没来得及接吻的短暂恋爱就这样结束了。分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吵架，他们只是又回到了朋友的关系。

对于令一救了自己，智子发自内心的感谢，但是从那件事以后，两人的关系却怎么也回不到从前了。教师杀害学生未遂，这一轰动社会的事件被新闻资讯类节目争相报道，由于两人还未成年，所以并没有直接受到采访，但在学校里早就成了大家谈论的对象。

那之后两人都对那天发生的事避而不谈，但是却避不开周围人好奇和打量的目光。甚至还传出了非常难听的谣言，说两人在深夜的活动室见面，沉溺在男欢女爱中不可自拔。为此，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十分微妙。

继续在一起只会更累，所以分手是正确的，智子这么想着。

令一仍然与染谷等人混在一起，染谷还是老样子，很招人烦，但对令一来说可能是很好的解闷对象吧。

智子还退出了垒球队。

马场在队员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事情发生后，大家都受了不小的打击。马场被捕之后，又来了一名新的顾问老师，紧接着智子就提交了退部申请书，队员都觉得是那件事留下的PTSD[4]并纷纷表示同情，只有未唯南生气地说智子作为队长太没责任心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是PTSD，她既没有留下心理阴影，也没有变得不再相信人类。通过这件事，她反而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次深度思考，她觉得自己因此变得更加坚强，也更积极乐观了。

她坚定了要走上与母亲相同道路的决心。

她要和母亲一样，成为环保活动家，母亲壮志未酬便去世了，她要

继承母亲的遗志。为此，首先她得考上大学，取得环境测量师的国家资格证书。可以的话，她想考进母亲读过的明治大学，不，是一定要考上，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多一点。

首先得承认自己是个半吊子的事实，喜欢随波逐流，不愿付出努力。所以，是时候该逼一下自己了，而且要斩断退路，也不再找借口，强制自己向着目标前进。

学业、社团活动、恋爱，要想同时兼顾这三样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仔细想来，自己也并没有那么喜欢垒球，也没有在社团活动规定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练习过，比起想要打好球的想法，她更讨厌晒黑。

在目前自己想做的事情中，想倾注更多的热情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母亲的梦想，她非常强烈地想继承亡母的遗志，追上母亲的脚步。

母亲做任何事都是拼尽全力，她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利用睡眠时间学习，读了大量的书籍。在智子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经常在把难缠的女儿哄睡后，彻夜写论文，有时还会背着她去参加社会活动。如果决定好继承母亲的遗志的话，就要做好这种准备。

我一定可以的，因为我身体中有母亲的DNA。

智子将那件事看作让她改变的契机，她决定从好的方面看待这件事。虽然也很可怕，但不可思议的是，智子的心情却无比轻快。

就像是死过一次后又重获新生的感觉。

那件事后，智子的想法完全改变了。她觉得只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做的话，肯定会有办法的。只要赌上生死拼尽全力，就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

或许人在生死边缘徘徊过一次后，就会变得坚强起来。不过，自己也觉得很神奇，就好像真的死过一次，又重新复活的感觉。那位救世主圣人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呢？

一直以来，我只是没有尽全力罢了，如果我拿出干劲的话，改变世界也不成问题。对此，她坚信不疑。

一定要将此刻的所感所想铭记在心。

智子开始发奋学习，为了排除诱惑，她与令一分手，退出垒球部，还一咬牙摔坏了游戏机。

但现在的智子还有一件比较头疼的事。

从那件事以后，父亲爱操心的性格变本加厉，不仅频繁地打电话给智子，还会在外出时像跟踪狂一样跟着，不管去哪儿都要开车接送，虽然这点倒是很方便。

像这样，事情过去一个月后，她又回归了平静的学生生活。

但，只有一件事她至今想不明白。

那声尖叫。

“啊，救命啊！令一，杀人啦！”

那声高亢的尖叫到底是谁发出的呢？

首先不是智子，在脖子被勒住的情况下，她不可能发出尖叫。虽然是女孩子的声音，但并不是智子，因为智子也发不出那样高亢的女高音。

那到底是谁的尖叫声呢？

据令一说，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求救，就以为是智子，跑着折回了活动室。但那时距离令一离开已经足足过去了五分钟时间，为什么他还留在可以听到尖叫声的范围附近呢？

令一说他在出校门后遇见了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骑的自行车链条掉了，正为难要怎么办，令一说如果是爆胎或车链子掉了的话自己会修，就借助圆珠笔帮她把车链装回去了。女孩在表示完感谢后就骑车走了。因为修理车链把手弄脏的令一又返回学校去洗手，碰巧此时听到了尖叫声。所以说，令一还在活动室附近。

令一形容道，那个女孩大概和他们年纪相仿，留着短发，长相可

爱。身穿白色和天蓝色相间的条纹套裙，脚上踩着一双颜色很花哨的运动鞋，左边耳朵戴着海豚形状的耳环。

看起来像是富家子女，令一补充说道。电动自行车，手上戴着很高级的手表。而且，他还闻到了玫瑰的香味。

从他记得这么清楚就可以看出来，令一对那个女孩子的印象相当深刻。

嗯？

不知为什么，智子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女孩子的样子。

她感觉自己最近见过这样打扮的女孩子，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哪个电视节目里，记忆从她脑海里的某个角落苏醒。虽然是很模糊的记忆，但她却有一种强烈的确信，因为她可以清晰地描绘出女孩的轮廓。

明明没有见过面，但她眼前却浮现出了那个女孩子的样子，声音、说话方式，还有笑容。她有点自大，却自带气场，总之很惹人爱。

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很有可能住在附近，这一个月来，智子总会观察擦身而过的人，但目前还没有碰到相似的女孩子。

智子甚至还想过，那个女孩是不是上天为了救她派来的天使。

不管怎样，那个女孩救了她是事实。虽然不曾得见，也不知道名字，但确实存在于智子的心中。谢谢，智子在心里默念道。

不过话说回来，那声尖叫虽不是智子发出的，但因为叫着“令一”，所以应该是智子的声音没错。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超能力。比如说心灵感应。

智子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用念力向令一发出了心灵感应。

也就是说，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智子觉醒了超能力。

发现自己可能拥有超能力的智子做了很多尝试，比如用念力压弯勺子，向他人的脑中发送心灵感应、隔空传话，透视扑克牌，还有用手施加力量让桌子上的橡皮擦消失等。不是开玩笑，她真的试了，但一次都没有成功，于是只能放弃。

到头来，她仍然没能解开尖叫声之谜。

智子现在摒弃了一切杂念，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学习当中。

知道睡眠对巩固记忆非常重要后，她每天都会确保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父亲也很少念叨她了。

照这样看来，期末考试成绩有望提高一大截。

但只有一点，就是她爱上了读推理小说，因为妈妈生前非常喜欢，所以家里留有大量的书籍。她从里面找出有侦探出场的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着。

但这不是在偷懒，读书可以锻炼思维能力，对学习是有益无害的。再说，平时还是要读一些推理小说的，说不定在哪天，你能用到它呢……

嗯？平时还是要读些推理小说的……

这句话好像在哪儿听过。

最近，智子经常这样，总觉得在哪儿听过或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

虽然没有记忆，但想法却留在脑海里，这种感觉很不可思议。

不过，由于她是考生，阅读推理小说还是要克制一下。

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大学考试。

智子心里充满了期待，虽说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能进一所好大学肯定不是坏事，还能扩展自己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智子想知道自己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拼尽全力的话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人生只有一次。

那就拿出全力，试试看吧。

智子把写着“必胜”的扎头带绑在额头上，坐在书桌前翻开书本。

书桌旁边摆着母亲的照片，也是智子努力的目标。

智子让父亲帮她买了沙漏，刻度是一小时，她感觉有时间限制的话

更能集中精神。一科学习一小时，直到最后一分钟，她绝不会分神。

“很好，加油。”

智子将沙漏倒过来，计时开始，她打开笔记本，拿起自动铅笔。

“妈妈，看着吧，我一定会做到的。”

注释

1．吉本兴业株式会社，通称“吉本”，是日本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日本最古老的艺能事务所，创建于1912年。尤其在搞笑艺人的经营管理部分展现出了压倒性的强势，被戏称为是“搞笑综合商社”。

2．偏差值：是指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是日本人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检测数值。计算方法为偏差除以标准偏差后乘10加50。通常在25—75之间，以50为平均值，数字越高分数越好。

3．申报确认是纳税人为了确认纳税金额，自己计算本年度收入进行申报。

4．PTSD：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第2话

被冻结的真相

1

“非常抱歉。”

浜本尚太的声音响彻整个办公室，虽然电话那头的人看不见，但他仍深深地鞠着躬。

“你给我适可而止，这是第几次了？”

“给您添了很多次麻烦，我深感歉意。”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就这样端给客人的话，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对不起。”

“这是伪造产地，就算不是故意，也会被说成是故意的，差一点我就得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了。”

“十分抱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次的事全是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导致的，责任全在我，非常抱歉。”

话筒里传来一条华子的叹息声。

华子今年六十五岁，是位于柴又[1]的高级料理店“一条”的老板娘。

二十七岁嫁到一条家，三十五岁当上老板娘的华子，重整了快要经营不下去的老字号料理店，还在京都以及巴黎开了分店，是一位有着相当手腕的经营者。

华子也是很可怕的人，极为重视礼节，不仅是对员工以及合作伙伴，对待客人也同样严格。但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对方好，虽然嘴上会严加训斥，但绝不会抛弃对方或置之不管。

所以她的可怕是内心温柔的体现，之所以能吸引政治、经济界的大

人物照顾生意，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自她的个人魅力。

华子总是穿着和服，不论发型、妆容还是姿态，全都无可挑剔。

当然，工作也是，“谁都会犯错”的宽容态度在她的经营哲学中是找不到的，更何况是因为粗心大意、懈怠以及缺乏专业意识导致的错误。

而且，这次浜本犯下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小错，而是差点就砸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一条”招牌的重大失误。

“关于这次的事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您，非常抱歉。”

“这次就算了吧，但绝不能有下次。”

“好的。”

“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我可能不得不考虑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虽然我们两家是老交情了，但也不是这么办事的。”

“您说的是。”

“对我来说，‘一条’是我的骄傲、我的灵魂，也是我的人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做出有损店铺招牌的事，这比我的命还重要。请你今后也抱着这种自豪感来面对工作。”

“好的。”

“这是最后一次了，再见。”

“非常抱歉。”

华子挂了电话。

浜本一放下电话，就直接趴倒在桌上，手握一把冷汗，心脏还在跳个不停。

又搞砸了。

浜本所在的公司“鸡心”是一家鸡肉专营公司，原本只是在筑地[2]做着小生意，随着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迅速扩大规模，现在不仅经营鸡肉批发，还开了几家连锁直营店，是同行业中规模较大的公司之一。浜本现属于市川营业所，以东京东北部为主要营业区域。

这回差点铸成的错误其实就是伪造产地。

“一条”的订单是宫崎县的特产土鸡肉，但送去的却是千叶县产的鸡肉，他搞混成了其他家的订单。不知为何，这次的订单不仅量大，而且产品还分得很细，导致他在装货及打包的过程中出了差错。

“一条”的厨师长在收货时发现鸡肉的弹力不同以往，为了鉴定，用炭火烤过品尝之后发现果然不对，就打电话给浜本，经过确认，果然是发错货了。

宫崎县产和千叶县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不同，千叶县产的鸡肉也是一级品，就连味道普通人也肯定尝不出来。但是，懂的人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比如那位厨师长。所以说，光顾“一条”的那些美食家也很有可能品尝出来。

这直接关系到“一条”的信誉，供应商送错货了，这种借口完全不成立。老板娘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

浜本今天原本休息，早上接到公司电话说收到了“一条”的投诉，便急忙赶来公司。还好后辈处理得及时，已经将宫崎县产的鸡肉送去，才稍微平息了一点老板娘的怒气。

想到最坏的后果，浜本忍不住发抖。

“鸡心”和“一条”在战前就是合作伙伴。即便如此，由于这次的失误使得对方提出终止合约也毫不奇怪。

浜本这个人着起急来，脑子就会变得一片空白，失误更是家常便饭，比如拿错商品、输错价钱或数量、丢失重要文件等。

从学生时代就是如此，忘记在试卷上写名字，没发现试卷背面也有题目，不认真审题只凭感觉回答……

不会控制紧张情绪，只要绷紧弦，就会不自觉地感到身心疲惫，就在刚要放松下来的时候，失误也随之而来。

虽然，他不断提醒自己要冷静，但事与愿违，心脏总是噗通噗通跳个不停，手和膝盖也止不住地哆嗦。工作一多，脑子就处理不过来，又

迫于必须尽快完成的责任感，失误总是接连不断。

明明有自知之明的。

他似乎又听到了老板娘的怒骂声。

“你这笨蛋！”

鹿子木富次雄的唾沫飞溅到浜本脸上。

鹿子木是市川营业所的所长，今年五十八岁。

浜本正在桌上趴着，鹿子木刚跑外勤回来，就把他叫到办公桌前，看来他已经听说了。

“非常抱歉。”浜本深深地低下头。

因为经常闯祸的关系，浜本深谙道歉之道。他稍微弓着背，肩膀耷拉下来，低下头眼睛看向地板。

“为什么不仔细确认，要我说几遍你才懂。”

“对不起。”

“现在怎么样了？”

“这次幸亏厨师长发现及时，才避免了最坏的结果。还有多亏岩田灵活应对，已经将替换商品送过去了。”

鹿子木深深叹了一口气，浜本注意到他不停地在抖着腿。

“这次虽然没有出什么大事，但像这样的错误，就算被怀疑是伪造产地，我们也无话可说。万一谁都没有发现就这样端给客人的话，可是给一条的招牌抹黑的大事。”

总部不久前刚下达过指令，要求贯彻产地和保质期的管理。这才没多久，就闹出了这样的事。

“真的非常抱歉，明天我就去一条登门谢罪。”

“那我跟你一起去。”

“是，非常抱歉。”

鹿子木和华子是三十多年的老交情了，有他陪着，浜本觉得心里轻

松多了。

“我再重申一遍，确认，确认，再确认。”

“是。”

“这很难做到吗，即使突然接到工作，也要先深呼吸镇定下来，不要想着同时把所有事都处理完。”

“是。”

“即使多花点时间也没关系，知道了吗？”

“是的。”

“再说一次，确认！要是还记住不的话，就把‘确认’两个字刻在手心里好了。”

“是。”

“这是最后一次，要是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把你调走。”

“是，非常抱歉。”

“‘笨蛋！’‘非常抱歉！’‘为什么不仔细确认，要我说几遍才懂！’‘对不起！’”

坐在旁边的后辈岩田优斗一个人演着独角戏。

岩田好像看到了浜本受训的样子，擅长模仿的他一人分饰两角，模仿着鹿子木和浜本的对话，而且不光是语调，就连鹿子木眉间的皱纹、浜本低头的角度都学得惟妙惟肖。也就是说，浜本被后辈消遣了，但因为实在太像，他自己也被逗笑了。

岩田小剧场结束后，他指着陷入沮丧的浜本，咯咯咯地笑着。

“你看到了？”

“对，躲起来偷偷看的。”

虽然把前辈当作消遣，但并不会让人讨厌。

岩田比他小三岁，长着一张娃娃脸，大家都很照顾他。拿手的模仿技巧对销售也颇有帮助，在所里销售成绩排第一。

岩田在新人入职的期间，浜本负责带他。但马上就被赶超了，将来应该会成为他的上司吧。

浜本叹了口气，他不觉得生气，也没有道理生气。

浜本的失误被发现后，岩田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因为仓库没有库存，便打电话给别的营业所，调来宫崎县产的土鸡应急，而缺失的部分又打电话给宫崎县的合约农户，请他们直接运送过来。

华子的怒火能这么快平息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现问题后应对得当，这多亏了岩田。

“前辈，你在沮丧吗？”

“当然会沮丧啊。”

“这不是常有的事吗，我还以为已经没什么可以让你沮丧的了。”

虽然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但从能干的后辈嘴里说出更加刺痛了他的内心。

“还是别那么在意了。”

岩田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啊啊，为什么我总是搞砸呢？”

“是不是因为你是左撇子啊，听说左撇子当中粗心大意的人还不少。”

“果然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左撇子普遍富有创造力，所以也不都是缺点。”

“但我画画很烂，也没有什么创造力。”

“那你不就是只有左撇子的缺点吗。”岩田哈哈笑着。

“不过，真是谢啦，又让你帮忙。”

“没事啦，我的工作就是给前辈善后啊，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尽管来找我。”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前辈。”

“厨师长那边，我给了他一张巨人队[3]比赛的入场券。”

“是吗？”

“一条”的厨师长是巨人队的球迷。虽然并不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但岩田仍然能掌握到各种小信息，或者说他很擅长抓住人心吧。

岩田因为要给浜本善后，所以把自己的工作都推后了，为了赎罪浜本提出帮他分担一些工作。

“不用了，前辈，今天是你的休息日，还是赶快回家休息吧。”

“这多不好意思，因为帮我处理失误，所以你的工作还有很多吧。”

“没事，倒不如说，让前辈帮忙的话，我担心工作反而会增加……”

“哦……”

被岩田当成累赘，浜本晃晃悠悠地出了办公室，在自动售卖机买了一罐咖啡，坐在长凳上，感到身心俱疲。

市川营业所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有两名员工的缺额。一人是结婚度蜜月去了，还有一人因查出了早期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也就是说这两名员工的工作需要分摊在剩下的人身上，这也是浜本犯错的间接原因。

“哎，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抬起头，面前站着天野京香。

市川营业所的女性员工，好像是刚跑外勤回来。

两人同一时期进公司，天野总是面带笑容，被大家称为“圣母”。进入公司以来，在由年轻的男性员工私下进行评选的“鸡心小姐”比赛中连续六年夺冠。

像是在微笑着的柔和表情，皮肤很白，头发也很漂亮，稍稍有点下垂的眼角同样让人觉得很舒服。

“啊，天野小姐。”

“你怎么了？”

大概是从浜本的脸上看出了沮丧。

“嗯，我又在工作中出错了，原本该送去‘一条’的商品——”

他向天野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天野在自动售货机买了果汁，两人就这样站着交谈起来。

“——就是这样，多亏岩田处理及时，才没酿成大祸。”

“所以你才会垂头丧气的，跟以往一样。”

“对，跟以往一样。”

浜本喝完咖啡，将罐子丢进垃圾桶。

“我明明记得我检查过的，但是，那个时候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办公室又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就有些晕头转向。”

“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一起做，要一件一件地处理，人不能一心二用。”

“所长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又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就想着得尽快做完，这么一想就不自觉地着急起来。”

“结果到头来，还是给大家添了麻烦。”

“天野小姐好像一直都很冷静的样子。”

“我会给要做的工作排好优先顺序，例如这件工作要马上做，那件留到明天也可以。而且，做完每件事大概会花多少时间都会计算进去。”

“而我是毫无规划性，工作一多马上就会变得手忙脚乱，难以应对。我自己也知道。”

天野不仅人美，性格也好，善于交谈，但又不自傲。销售成绩仅次于岩田，是市川营业所的两大销售能手。

不用说，浜本自然是垫底的，与其说是没能力，倒不如说是工作速度太慢。加上总是捅娄子，忙于善后，使本来的工作根本没法正常推进。

“啊啊，进公司六年，都已经二十七了，可还是这个样子。”

天野是他的同期，认识也有好长时间，但关于私生活，他什么都不

知道，想问她有没有男朋友，但又怕听到答案。而且她清纯的样子让人很难问出这种庸俗的问题，到现在他仍会在名字后面加上尊称。

是的，他暗恋着天野，但根本没勇气表白。对他来说，天野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他连想都不敢想天野能成为他的女朋友。简直就是爱上仙女的悲哀平民，比起爱恋更像是一种向往，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他一直都很努力地隐藏自己的这份心情。

“我真是太没用了，老是拖大家的后腿。”

虽然自认为很努力，但并没有长进。被同僚远远甩在身后，连后辈都超过他了。

“我是不是心理年龄很小啊，就连做梦也是，我至今还会梦到高中时期的自己，还梦到过小学。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天野沉默地喝着果汁，本想听到她安慰的话语，但天野什么也不说。

浜本嘟囔道：“什么样的才算大人呢？”

“自己思考，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的人。”

天野说完，拧上喝了一半的饮料瓶盖。

“像这样能快速给出定义的人，肯定是有成年人的自觉的人，像我一样问出什么才是大人这种问题的本身，就意味着我还没长大。”

“是啊。”天野笑着说。

“我要是有点特长就好了，因为我没有任何擅长的事。”

“有啊，有一样谁都比不过你。”

“是什么？快告诉我。”

“道歉。”

什么啊，他失望地耷拉着脑袋。

“确实，关于如何道歉我还是很有经验的，毕竟做过的次数太多了。岩田也经常拿我开涮。”

“如果闹出丑闻，要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的话，就是你大显身手的

时刻了。”

“怎么办，我不会被调到投诉处理部门吧，哈哈哈……”

浜本只能笑着掩饰过去。

“我是不是该辞职呢，在这里尽给大家添麻烦。”

“那你辞职后有什么打算？”

“目前还没有打算。”

“像浜本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公司中途录用你的哟。”

“这么说好伤人哪。”

“但如果你心意已决的话，我也不会阻止。”

“骗你的，我不辞职，我会在这家公司继续奋斗的。”

“与其后悔犯下的错误，还不如多考虑一下如何挽回吧。”

“我会的，那以后也请多多指教。”

小憩之后，浜本返回了办公室。

“哦，对了。”天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给你。”

浜本接过，是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

“若鸡会”是为了“鸡心”的年轻职员举行的交流会。

每年集会一次。会上收集年轻员工对公司的期望、改善意见、不满，以及对董事长和上司的投诉、问题函等。

参加人员均不满三十岁，过三十岁就会自动退会。若有三十岁以上的老员工在场，年轻人会很难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浜本是若鸡会的会长，但不是他想当会长，而是被迫的。

因为若鸡会是横跨所有营业所的组织，所以每年都需要浜本向全员邮寄参会申请表。填写完一同寄过去的问卷调查后，要么寄回浜本的家里，要么直接给他。等人数确定后，再由浜本预定场地，收集会费，思考菜单，担任活动负责人。

浜本需要做的是把在会上反映的意见汇总成议事录，交给公司管理层。为了让这些意见切实反映在经营当中，浜本应作为代表和上层进行

沟通及交涉。还要注意年轻员工们有没有因为加班太多或销售任务过重造成过度劳累。收到性骚扰、权力骚扰等抱怨时，浜本需要直接和反映人的直属上司沟通。

反正不是自己去说，所以大家在会上都是畅所欲言，毫不顾忌，最后大家都不想做的工作就落到了浜本身上，所有的黑锅也由他来背。

他看了天野的参会申请表，参加那里画了一个圈。

“你来参加吗，太好了，大家都会很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天野小姐很受欢迎啊，又是鸡心小姐。”

天野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浜本用记号笔在右手手心写上“确认”二字。

他今天原本休息，但既然都来公司了就做点工作吧，他开始一件一件地、认真地处理起堆积如山的工作。

鹿子木说道：“浜本，你不是休息吗，早点回去吧。”

“不用了，我本来速度就慢，反正都来了，还是做点事再回去吧。”

“那先说好，可没有补休哦。”

“好，这是我自愿的。”

鹿子木无奈地叹了口气。

鹿子木是管理层，如果以后被查出强制下属在休息日出勤的话，是属于违反劳动法的。他可能是想到了这层。

岩田在旁边说道：“千原先生好慢啊。”

千原和马是“鸡心”的区域经理，负责统括东京东部到千叶县范围内的营业所，市川营业所也包括在内。

千原和浜本、天野同一时期进公司，那年公司扩大了应届毕业生的录用人数，所以有一大批人在同一时期进入公司。

参加完新人培训后，浜本、天野、千原三人被分配到市川营业所。

千原凭借着异于常人的出色表现，极大提升了营业所的业绩。之后，他的才能受到赏识，在半年前被提拔为区域经理。

同时也是同一时期进公司的人之中升职最快的，甚至还有传言说他是将来董事长的有力人选。

区域经理的主要工作是将各个营业所的业绩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问题点和解决方案。此外，还要承担员工教育、经营计划的制定、人事考核、成本削减，以及竞争店调查和市场调研等工作。

全能男人，说的就是千原，眉目清秀、能言善辩，也非常受部下的信任。虽然有时会有点装腔作势，例如在员工的喜事时送上花束道喜，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虚伪。

千原制作的演示文稿就像豪华的海鲜大餐一般，颜色配置、布局结构都堪称完美，导出结论所需的资料也都一个不差。相比起来，浜本的演示资料简直就是高中生的报告。

因此，岩田自然十分尊敬千原，千原也十分看好岩田。千原在市川营业所时负责的工作现在全部由岩田接手。

不知什么原因，浜本的周围总是有很多优秀的人，比如千原，还有天野和岩田也是。

鹿子木也是一把好手，对培养年轻一辈很有经验，这是大家公认的。因此，很多有望成才的年轻员工会被派遣到市川营业所，接受鹿子木的指导，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才，继而肩负起公司的未来。这一模式在公司已经被固定下来。

据说现在“鸡心”的骨干全部都是鹿子木教出来的，千原也在此列，天野和岩田总有一天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吧。从鹿子木对公司的贡献来看，即便成为董事也毫不奇怪，但遵从本人的意愿，他一直留在这间营业所里。

总而言之，来到负责培养年轻人的鹿子木身边的，不是将来有望成为公司骨干的人才，就是反而已经无可救药的废柴，前者是千原，后者

就是浜本。

正这么想着，他又出错了。

“啊，糟了。”

“怎么了？”岩田转过脸问道。

“我把要填价格的地方写成了数量，又要从头来过了。”

无法专心致志于手头上的工作，总是会想别的事，他的坏毛病又犯了。

“前辈真是太马虎了，用摩擦笔不就好了。”

所谓摩擦笔，是一种用特殊的橡皮摩擦产生高温后字迹就会消失的笔，反之，如果被冷却，字迹又会再次重现。

“不行，这是要交给客户的重要文件，不能用摩擦笔。”

公司有明文规定，不能用摩擦笔修改重要文件。

又得重写了，就是因为总犯此类错误，浪费不必要的时间，才免不了被工作追着屁股跑，着急则又会再次出错。他老是在重复这个过程。

“啊，算了，正好肚子有点饿了，去便利店买点吃的好了。”

“我要三文鱼饭团。”

“知道了。”

岩田毫不在意地支使前辈帮他带东西，一般来说做前辈的肯定会生气，但没有自尊心的浜本并不在意。再说了，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会生气，因为总是被训，他自己也清楚他没有生气的资格。

浜本向外面走去，经过茶水间时，见到天野在里面。

天野好像在和谁说话。

仔细一看是千原。

天野面带微笑，千原一脸认真的表情，但他平常就那样，所以也看不出此刻的情绪。两个人在说什么他一点也听不到。

他犹豫要不要凑近去听一下，但又觉得像是偷听，便作罢了。

之前一直有传闻说两人是情侣关系，这也难怪，俊男美女，又都很

有能力，不管怎么看都很相配，简直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

千原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过女朋友，但后来听说分手了。现在有没有女朋友不清楚，天野有没有男朋友也不清楚。因为两个人都不会提起自己的私生活，更不会让同事知道。

虽然直接问两人就可以了，但总觉得很害怕。对于偷偷单恋着天野的浜本来说，太残忍了。而且，不管两人有没有在交往，他都没有机会，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装作没看见，跑向便利店。

千原到了以后，将所有员工召集到一起。

议题是关于直营店铺的销售额下降，原因是关西风居酒屋连锁店向关东地区拓展。社会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所以一时间人气大增。

不论店铺外观还是待客全是关西风格，招牌是章鱼烧。“鸡心”主营烤鸡肉串，所以并不存在直接竞争，但来客数量却大打折扣。

千原当上区域经理约有半年时间，也差不多快适应了，接下来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就在此时正好碰上这样的危机，可以说对这件事的应对处理将决定他今后的职业生涯。

看着同期进公司的同事不断走上成功之路的样子，就像被耀眼的阳光直射进眼睛一样，浜本更加体会到了自己的弱小。

岩田分析道：“对方是面粉类食物，我们是烤鸡串，所以我认为并不需要那么在意。他们最近火的原因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效果，但只要时间一过，相信这股热潮就会平息下来，恢复以前的样子。如果因为太过在意，向错误的方向转变策略，反而可能会导致失败不是吗？”

在心怀敬意的千原面前，岩田表现得非常努力。与平时在浜本面前的放松状态完全不一样。

天野接着说道：“好不容易来店里的女性客人增加了，多增加些面向女性客人的菜品怎么样。现在上司和下属一起来喝酒的情况少了，而

情侣，男女混合的团体客人增多。将烤鸡串用蔬菜包起来吃或许也不错，因为我们店里只有一些常规菜品。”

一年前，因为天野的提议，直营店改变了桌子的布局。新增加了禁烟席，将座位全部换成榻榻米式，用隔扇隔开。还在不用在意裙子，舒适入座方面下了功夫，也增加了酒的种类。为此，店里的女性客人增加了近三成。

鹿子木说道：“像是尾巴的部分，就很有嚼劲，很好吃。因为我们是鸡肉专营店，所以应该可以开发出更多菜单才是。还有，我们店里的烤鸡块会不会太小了，虽然当初是考虑到能一口吃下的量才切成小块，但我本人更享受那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感。就是肉块变大以后，烤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论在公司里的职位，千原已经高过鹿子木，但在如同自己的师父一般的鹿子木面前，千原仍旧怀着敬意。鹿子木也是，毕竟千原当上区域经理经验尚浅，所以也是尽量给予支持。两人就如同父子一样。

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千原开始总结。

千原总是会把自己的意见放在最后说，因为提前说的话，大家可能会受到上司所发表的意见的影响。千原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是下达指示或命令。如果只凭上面施加高压，严于监管，就能使利润增加的话，那就省事多了，真正付诸实施的是第一线。上司的工作就是，首先为员工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然后，与员工站在同一角度，共同思考，一起解决问题。

语气平和，很少生气，这点与鹿子木不同。

千原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让人不敢相信自己和他竟然是同龄人。

鹿子木问道：“浜本，你有什么意见吗？”

“啊……那个……”

他想得太出神，忘记了今天的议题。又是这样，没有专注在会议上，想别的事了。

看不下去支支吾吾的前辈，岩田帮腔道：

“前辈正因伪造产地的事沮丧呢，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什么产地伪造？”千原问道，看来他还不知道。

“啊！”

察觉自己像是在打小报告一样，岩田有些难为情。不过，这件事迟早会传到区域经理的耳中。

浜本有一条信念，那就是绝对不掩盖错误。

掩盖错误是不对的，为了掩盖犯下的错误而撒谎，不知有多少公司因此而失去了信誉。浜本唯独不想因为这种事给公司添麻烦，越是重大失误，就越应该实话实说。这是“鸡心”的经营方针，也是他从鹿子木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

浜本毫无隐瞒地向千原解释了事情经过。这是一次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就算被说成故意伪造产地，我方也无话可说的重大失误。千原面无表情地听着。

“然后，怎么处理了？”

“因为岩田的及时应对，并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明天，我打算和鹿子木所长一起登门谢罪——”

“你快点辞职算了。”千原突然开口。

“啊……”

“到底要捅出多大娄子你才甘心。尽给大家添麻烦，还让别人给你擦屁股。”

“啊……对不起。”

“销售成绩倒数第一就算了，还总是笨手笨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唯一的优点就是不迟到不缺勤而已吧。”

“唔……”

“公司总有一天会因为你破产的，很多公司走向覆灭都是因为有你

这样的员工存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千原俯视着比自己矮一截的浜本。

鹿子木、天野和岩田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很难想象千原会发这么大的火。千原并不是那种会揪着下属的错误不放的人，任何时候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像这样说着脏话高声呵斥的样子还是第一次。

“你很碍眼知道吗，算我求你，快点辞职吧。”

在这种时候，一般都会帮腔的岩田也被千原一改往日的态度吓到，什么也没说。天野也同样有些不知所措。

“求你快从公司消失吧。”

千原定睛看着浜本说道，浜本一直低着头。

“千原……”

鹿子木开口了，现在只能是作为年长者的他出面了。

听到鹿子木提醒的声音，千原恢复了平日的表情。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千原低下头整理情绪。

“不好意思，浜本，我说过头了。”

千原恢复成平时冷静的样子。

经过这样一个小插曲，大家也没了开会的心情，就直接散会了，随后千原离开了市川营业所。

大家都无心工作，不由得聚在一起。

“千原先生今天是怎么了？”岩田疑惑地问道，“天野小姐，你知道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天野摇了摇头，脸上没有平日的笑容。

鹿子木抱着双拳板着脸，浜本则完全陷入消沉中。

开口说话的只有岩田。

“虽然这次的错误比较严重，但也不用那么说吧。”

岩田替浜本感到愤愤不平，甚至觉得有些看错了千原。

浜本说道："不，没事的，千原说的对。我再次向大家道歉，总是给大家添麻烦，真对不起。"

"不用在意的，前辈。"

岩田拍着浜本的肩膀，安慰他。

之后大家便陆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在外面吃完午餐，回到座位后，浜本看到自己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是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姓名的地方写着千原和马。大概是回去之前放的，其实直接给他就可以了，但经过刚才的事，估计是怕碰面会尴尬。

"哎？"

仔细一看申请表，姓名等信息都填写得很完整，但在填参加或不参加的地方，原本只能选其中一个选项画圈，但千原的申请表上参加和不参加都被圈了起来。

"为什么在两个选项上都画了圈？"

这到底是参加还是不参加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他还没有想好。

浜本想着要不要打电话问一问，但又觉得很尴尬。

"还是算了。"

过几天再确认吧，浜本把申请表放进了抽屉。

夕阳透过窗子照进办公室，已经过了下午三点。

天野又外出了，岩田接起桌上响着的电话。

"您好，'鸡心'市川营业所，我是岩田。啊，您好，一直以来承蒙关照。还没收到？请问负责人是哪位呢？浜本是吗，我马上确认，请您稍等。"

岩田按下保留键，转头看向浜本。

"前辈，今天上午你有接到谷川超市的送货电话吗？"

“啊，有的。”

“你处理了吗？”

“已经按照要求送货了。”

“但对方打电话来说还没有收到。”

“什么？”

谷川超市位于锦系町，店里有卖烤鸡肉串，早上的电话就是来订购烤鸡肉串用的原料。因为早上卖得太好，担心下午库存不够用，所以才紧急订购了鸡肉。电话是浜本接的。

“鸡心”有公司专用的冷藏车，每天都会给直营店以及客户送货。接到订货电话，浜本从冷藏室取出商品，包装好，填了出货单。然后把包好的商品放在本日配送的货架上，这样，负责送货的人就会直接拿走。

配送车是下午一点出发的，按理说该送到了。

“为什么？”

他记得自己确实做好了，出货单也开了。但是，早上因为“一条”的事有些着急，或许因注意力不集中出错了也说不定。

浜本慌张起来。

“怎么了？”

鹿子木问道，岩田向他进行了说明。

鹿子木说道：“先别管原因，冷藏室还有库存吧，马上给对方送去。”

“好，好的。”

浜本站起身，向冷藏室跑去。

又出错了。

自己真是太没用了，浜本眼中泛出泪花，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

“为什么，到底哪里出错了。”

进入冷藏室，由于气温在零度以下，整个冷藏室飘散着白色的雾气。

公司规定，进冷藏室时，必须穿上防寒服，但浜本早就将此抛在脑后。他急忙确认库存，甚至都感觉不到冷。

谷川超市预订的是烤鸡肉串用的中级鸡肉，在货架上方。

“嗯，烤鸡肉串用，烤鸡肉串用。”

浜本的手止不住地发抖，嘴里念出心中所想。

把挡在前面的纸箱挪到右侧，拽出藏在后面的箱子。

“啊，找到了。”

就在这时，上面的货架倒塌了。

货架前倾，摆在上面的纸箱全都朝浜本砸了下来。

他刚要躲开，就被最先砸下来的箱子击中了胸部。因为里面装的是冷冻的鸡肉，所以又硬又重。

被砸中后，浜本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接着，掉下来的箱子接连不断地砸在他身上。

感知到头部被砸中，浜本意识有些模糊起来。

被箱子掩埋的浜本，就这样失去了意识——

2

睁开眼时，浜本坐在一张很硬的椅子上。

似乎是为了和椅背的形状保持一致，浜本也笔直地坐着，两手放在膝盖上，如同监狱里的模范犯人一样。

这是一个白色的房间，墙壁、地板、天花板全是白色。

浜本位于房间的正中央，这里没有窗户，也没有门。就像是梦里出现的地方一样，感受不到温度和重力的存在。感觉周围轻飘飘的，就像身处云端一般。

天花板上没有照明设备，但房间却被温柔的暖系色调包裹着。

眼前是一个女生。

短发，而且每一根头发都柔顺而有光泽，即便是很轻微的动作，也会跟着轻轻摇晃。肌肤如雪花般白皙，后颈晶润透亮。因为背对浜本，所以看不到脸，不过从背影就可以猜出肯定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啊，今天真是好忙啊。”

女孩开口说道，声音听起来和中学生差不多。但与音质相反，透着一股年长者独有的沉稳。

女孩坐在桌前似乎写着什么，然后盖上章，把那张纸丢进了标着“完成”的文件盒里。

她转过椅子，面向浜本。

如同刚从背影中推测的一样，果然是一张很可爱的脸。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饱满而圆润的嘴唇上，涂着能让人联想到春天的淡红色口红。轮廓鲜明的耳朵上，戴着金色的圆形耳环。

白色的连衣裙上面，穿一件浅紫色的法式夹克衫，灰色的袜子，白色的运动鞋，鞋带是荧光黄色。脖子上戴着一条十字架项链，左手手腕上是一块看起来价值不菲的银色手表。

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件红色披风，像是鲜血染成的一样，看上去有些刺眼。少女披着显得非常大，衣角已经碰到了地面。

少女周身包裹着一层神圣的光辉，让人不敢相信她是这个世界的人。虽然外表是女孩子，但年龄并不清楚，既有些像比较早熟的中学生，也有些像还没有褪去稚嫩的大学生。

女孩侧着脸瞥了一眼浜本。

“欢迎来到阎魔堂，浜本尚太先生对吗？”

“啊，我是。”

女孩手中拿着平板电脑。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

就好像被粘在座位上一样，能动的只有脖子上面的部分，但活动范围也非常有限，可以动的只有眼珠和嘴。

“嗯，出生于群马县，父亲浜本健一、母亲亚矢子的长子。经过平凡的学生时代，上了一所普通的私立大学，以普通的成绩毕业。之后，进入‘鸡心’，被分配到市川营业所，但销售业绩永远是吊车尾，还总是出各种错，几乎每天都会受到上司的训斥，也常被后辈拿来开涮。简直就是公司的累赘，没说错吧？”

“正是如此，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十分抱歉。”

“二十七年间，从没交过女朋友。上大学时，喜欢上同一社团的女孩，人生中第一次表白。但没想到，那个女孩有男朋友。没有事先调查，也没有疏通关系，就直接把情书递给女孩子，结果自然是惨败而归。之后，情书在社团内被传阅，直至毕业一直被当作笑料。自此以来，便失去了向女性表白的勇气。”

“是的。”

“在双亲的表扬中长大，所以，对于被训斥，完全没有免疫力。对方稍一生气，就会感到不安、自我厌恶、丧失自信，然后陷入抑郁。越是觉得不能出错，就越容易因为过于谨慎而出错，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而且症状还在不断恶化，本来的话是需要到精神科去治疗的。”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因为被娇惯着长大的缘故，不会主动去挑战严苛的环境。属于受到表扬才会进步的类型，但因为毫无长处，所以根本得不到表扬。神经特别脆弱，越是身处危机时，越无法发挥实力。天敌是风险，打赌也只敢出很小的赌资，典型的宽松世代的产儿。甚至抽签抽到凶，晚上也会担心得睡不好觉。没错吧。”

“是的，不好意思。”

“因为经常出错，道歉的速度比谁都快。甚至在对方还没有生气之前就开始道歉了。”

“真是惭愧，确实如此。为什么你对我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神明、佛祖、阎魔知道一切。”

“啊？”

“我是阎魔王的女儿。”

“阎魔？是那个传说掌管地狱的阎魔王吗，经常出现在神话里的——”

“那不是神话，阎魔并不是人类想象出来的生物，而是确实存在的——”

阎魔王的女儿继续解释道。

人死后，肉体和灵魂分离，灵魂会来到灵界，接受阎魔王对其生前行为的审判。

生前的行为会被一一打分，综合得分若是正数的话则上天堂，若是负数的话便下地狱。但是，也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综合得分是负数但去天国的例子，反之亦然。这里的评判就全靠阎魔大人的判断了。

总而言之，阎魔王是真实存在的，女孩是阎魔王的女儿，因为父亲和兄长正好去香格里拉视察，所以由她代为执行审判。

“——不知道我解释的你都听懂了吗？”

“是，这里是灵界，也就是判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地方对吗？”

“你能理解就最好了。”

“那这么说，我已经死了吗？”

“是的。”

“但是，为什么呢？”

“是冻死，在市川营业所的冷藏室。”

“冻死？冷藏室？啊……”

浜本想起来了，他去冷藏室确认库存，没想到架子倒塌，纸箱全都掉了下来，他被埋在下面，失去了意识。

地点是冷藏室，也就是说他直接被冻死在了冷藏室。

浜本呆住了。

那时他很着急，就连公司规定必需穿戴的防寒服也没穿，被装着冷冻鸡肉的纸箱砸中，应该很快就失去了生命。

他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但眼前也只能接受现实。

身体没有任何感觉，既感觉不到温度也没有重量，而且一动不动。

阎魔王的女儿紧接着说道：“嗯，怎么办呢。浜本尚太，对人类的贡献为零，对社会也没有丝毫贡献，经常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要说值得赞扬的点，也就只有选举了。而且不只是参众两院选举，连市议会选举也从不缺席。”

“因为参加选举是国民的义务。”

“其实参加选举能加不少分呢，灵界也十分推崇人类世界的民主化趋势。”

阎魔王的女儿拿着平板电脑，手指灵活地操作着。那高跷二郎腿的样子简直像三十多岁的成功女性，显得成熟而妩媚。

“没有什么大的减分，但有很多分值很小的加分，加起来得出一个数值很小的正数分。那就天堂吧，毕竟你还这么年轻，又没谈过恋爱，却惨遭杀害结束一生，是挺可怜的——”

“什么？”

“啊，糟糕，说漏嘴了。”阎魔王的女儿用手捂住嘴。

“那个，被杀害是什么意思？”

“你在说什么呀。”

“难道不是意外事故吗，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先别管这个，说一下上天堂的事吧，你没意见吧？”

“请不要岔开话题，你刚才说了，我是被杀的。”

“我说了吗？”

“你说了，我听得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真是败给你了。”

阎魔王的女儿露出为难的表情，用手碰了下鼻子。

“跟你说，这是灵界的规定，本人生前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告诉他的。”

“我是被谁杀的？”

“我都说了，不能告诉你。那你就上天堂吧，接下来——”

“请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那不是意外的话，那是有人故意使货架倒塌的吗？”

“真是麻烦。”

“一定是这样，货架肯定被动了手脚，只要我一动前面的箱子，货架就会倒塌。但到底是谁做的呢？”

“啊，真是，怎么就说漏嘴了，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乖乖去天国该多好。”

“究竟是谁杀了我？”

“都说了不能告诉你，所以还是去天国——”

“不要！”浜本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吼道，“我不去天国！”

“为什么，天国可是个好地方哦。”

“那个，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对阎魔大人提要求十分厚脸皮，但是，可以让我复活吗？”

“不行。”

“为什么？”

“复活哪儿是那么简单的事。”

“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

“就算你复活了，也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而已。”

“唔……”

“别灰心丧气了，上天堂后大概半年时间你就可以轮回转世，到时就能复活了。”

“但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吗？”

“嗯，到时会从其他母亲的肚子里出来，忘记前世的记忆。不过，

也有人会记得前世的事情，但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我不要这样，我要以浜本尚太的身份重新活过。而且，我是家里的独子，不能撇下双亲就这么去了。”

“这关我什么事。”

“求你了，我虽然身体动不了，但心里已经向你下跪了。”

“你的膝盖在我看来一文不值。”

“真的求求你。”

阎魔王的女儿气得鼓起腮帮子。

“败给你了，如果是下地狱的话，直接让地板开个洞，把你扔下去就行了。但上天堂的话，必须得本人走上通往天堂的阶梯。”

“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步都不会动的。”

“虽然直接扔下地狱就可以了，但又觉得有点可怜。可看目前的样子，他是不肯乖乖走上阶梯了。可若是他一直不肯妥协的话，我就没办法迎接下一位死者，工作也没法进展了。”

阎魔王的女儿保持着跷腿的姿势，抱起胳膊。

“算我求你，你就去天国吧。”

“不要，给阎魔大人添麻烦了，对不起。”

“这家伙，道歉的技术倒是一流。”

“我不能撇下双亲就这么走了，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拜托你了，请让我复活。”

阎魔王的女儿板起脸，陷入深思。

“好，我知道了，说漏嘴的我也有责任，那这样吧。刚才也说了，出于灵界的规定，我无法告诉你真相，但这并不妨碍你自己进行推理。如果你能通过推理准确地猜出犯人的话，我就让你复活，怎么样？”

“自己推理吗？”

“如果你没猜中的话，那就乖乖闭嘴去天国。”

“……”

“名为‘死者复活·解谜推理’游戏，回答正确就复活，回答不正确就去天国。如果到时你还是死缠烂打，不肯去天国的话，那没办法，只能让你下地狱了。没问题吧？”

“但是……”

“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的让步，如果还是无法接受的话，立马就让你下地狱。”

“看来只能接受了，明白了，我接受。”

阎魔王的女儿看了一眼手表。

“限时是十分钟，凭你现在脑海中掌握的信息就可以猜出犯人。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严密的证据，只要论证过程能说服我就可以。”

“我明白了，再确认一下，我是被某人杀害的，对吗？”

“是的。”

“我只问一点，凶手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开始！”

说完，阎魔王的女儿便站起身，在特福[4]的热水壶里倒上水，打开开关，接着从冰箱中取出三明治。水烧开后，在玻璃茶杯中泡了一杯香草茶。顿时，芳香四溢。

女孩一边呼呼地吹气一边小口喝着，然后大口吃着三明治，三明治中间夹的好像是鸡肉。

“你吃的三明治是怎么做的啊？”

“用天然酵母做的面包，中间夹上鸡肉、蔬菜、奶酪做成的。最近灵界很流行的。”

“好吃吗？”

“你要尝一口吗？”

“嗯嗯。”

阎魔王的女儿用她尖利的指甲撕下一块三明治，放到浜本的口中。

“啊，真好吃。”

鸡肉特别美味，味道比“鸡心”的高级品还要好。肉质鲜嫩多汁，咬在嘴里会感到浓浓的肉香蔓延开来。鸡肉在煎之前是先蒸了一下，而且皮煎得很脆。看似简单的食物，实则花了不少心思。

酱汁也非常好吃，以酱油为底料，加了柠檬、蜂蜜、坚果、橄榄油……还有什么呢？蔬菜有生菜、西红柿、秋葵、芸豆。为了吃起来方便，外层用一张很薄的米纸包着。

鸡肉、蔬菜和奶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面包也又香又软。

“非常好吃，我在一家专营鸡肉的公司上班，但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鸡肉料理。”

“多谢夸奖，是我母亲做的。”

“她一定很会做菜吧。”

“这你就别管了，提醒一下，时间有限哦。”

“啊，对了。”

“两分钟过去了，还剩八分钟。”

“什么，这就两分钟了。”

浜本收敛心神开始推理，虽然他仍然有些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但只有放手一搏了。

他偶尔也读推理小说，不过都是畅销作品或者引以热议的一些书。而且，读的时候也没有自己认真推理过。

所以，他并没有信心。但只能硬着头皮想了，凶手是谁呢？

他开始回忆当时的状况。

那天谷川超市打电话来说货还没有送到，他便急忙去了冷藏室。在确认库存的过程中，货架突然倒塌，装着商品的纸箱掉落下来，他被埋在下面，失去意识，之后直接停止了心跳。

如果这不是意外的话，只能说明有人在货架上动了手脚。

换句话说，犯人做了一个装置，只要一挪动纸箱，货架就会倒塌。假设凶手的目标只有浜本一个人的话，就意味着即使其他人动了箱子货架也不会倒，只有浜本挪动纸箱时才会触发装置。

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对了，是左撇子。浜本是左撇子，左手更有劲。

要取出冷藏室货架上放在后面的纸箱时，需要把挡在前面的箱子挪开。这时，左撇子的浜本会无意识地用左手，也就是把箱子推到右边。相反，惯用右手的人会把箱子推到左边。

这个装置的原理多半是当纸箱被挪到右侧，右边重量增加时，货架便会倒塌。想来并不需要花很多功夫，只要把货架右端的螺丝钉拧松就可以了。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凶手就是知道浜本是左撇子，会习惯性地把箱子挪到右侧的人。从这一角度出发，能想到的嫌疑人有市川营业所的全体员工，以及半年前升任区域经理的千原。

那么凶手是什么时候在货架上动手脚的呢？

上午，接到谷川超市的订货电话，浜本去了冷藏室确认库存，当时他也把箱子挪到了右边，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这一时间点货架还没有被动手脚。

浜本第二次进冷藏室是因为谷川超市打来电话说还没有收到货，但是，他明明记得自己将商品打包好后放在了今日配送的架子上，出货单也确实填了。的确，早上“一条”的事对他打击很大，但当时并没有一堆工作要做，也没有陷入慌乱状态。

最有可能的就是，犯人为了陷害浜本，把浜本包装好的货物和出货单藏起来了。然后，等对方打来电话，诱导浜本进入冷藏室，触发机关。

因此，犯人是今天在营业所的人。鹿子木、岩田、天野、千原，这四个人嫌疑最大。但动机是什么呢？

他有做什么被四人记恨的事吗，他完全没有头绪。

人际关系方面也没有什么纠纷。或许是因为浜本总是犯错，凶手觉得他碍眼，认为他是个累赘，非常看不起他。但是，这些可以构成杀人的动机吗，他觉得不太可能。

大家都比浜本优秀，所以因嫉妒杀人这条线肯定不通。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是恶人。即便发生纠纷，也都会遵循法律和道德原则寻求解决方法，有这方面的社会能力，是不可能直接杀人的。

再说，即使杀了浜本也没有任何好处，他是一个没有被杀价值的人，对于这一点，他很有自信。

不对，或许犯人并不是想杀了他。

即使货架倒塌，被砸死的概率也非常低。这次是因为掉落下来的箱子正好砸中了脑袋，失去意识才被冻死的。但犯人很难算到这一步。

犯人并没有杀人的念头，顶多是想让当事人受点伤，或者犯下比较重大的错误。若果真如此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是鹿子木的话，有可能是为了把不中用的员工赶出公司。

例如浜本被列入了裁员候补名单。虽然想早点解雇，但碍于劳动法很难实行。于是鹿子木便想办法让他犯下大错，因为“一条”的失误，浜本已经有了辞职的想法，这时如果再加上弄倒货架，把商品撒到地上的话，肯定会被逼入绝境的。正所谓祸不单行，到时鹿子木就可以狠狠训斥他，让他在公司难以容身，自己主动提出辞职。

如果是千原的话大概也是同样的理由。

而且，千原还当面对他说了“你快点辞职吧”这种话，为了让受到打击的浜本接连出错才做了这种事也说不定。

如果犯人是岩田的话，也有可能是出于恶作剧的目的。

就是说故意让他失败，借机好嘲笑他。虽然有些过分，但岩田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以前有一次，岩田在浜本背上偷偷贴上了“十分抱歉”的字条，他直到回家才发现。

那天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被大家称为“圣母”的天野会做出这种事。但是，若是她内心已经烦透了总是出错的同事，想让他赶快从公司消失的话，会这么做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凶手并不是想杀了他。

这样想的话，几个人都有动机。因此，从动机出发锁定犯人是不可能的。

浜本越想越厌烦，他不想用怀疑的目光揣摩同事，他也不觉得大家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但是不怀疑的话，推理就无法进行。

“四分钟过去了，还剩六分钟。”阎魔王的女儿冷冷地说着。

推理进行到这里，他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浜本上的是一所很普通的私立大学，然后以普通的成绩毕业，所以说学力有限。对于接下来该如何推理他完全没有头绪，也找不到揭开谜底的突破口。

为什么是我遇到这种事……

我自认为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什么最后要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浜本总是这样，一遇到困难，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感到极度受挫，马上开始说丧气话。

阎魔王的女儿吃完了三明治，坐在桌前一个人玩起了抽积木游戏，为了不让积木倒塌，她玩得十分小心翼翼。

可以预料的是，即使浜本现在求饶也没用，阎魔王的女儿肯定会按照约定，毫不留情地把他扔进地狱。

阎魔王的女儿虽然长着一张十分可爱的脸，但从她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类似于精神变态者才有的冷酷感，是因为她身上流着阎魔的血吗？从她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人类该有的感情，就和自然灾害一样，不管人们求饶与否，都会毫不留情地夺去他们的生命。

那就只有靠自己了，说这些丧气话只会浪费时间，一直以来他如果犯错，身边都会有人帮他，但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愿望，这就是灵界的规则。

只能努力一试了，他不能撇下双亲先走。

而且，浜本现在觉得很生气。

浜本从来不知道生气是什么感觉，就连上大学时，他写的情书被大家传阅，因此经常受到嘲笑，他也没有生气。但是，他现在很生气，他为自己受到这种不合理的待遇而感到生气。

怒火和生存本能是紧密相连的。

他还不想死，即使通过轮回转世重获新生，那也不是浜本尚太，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他不要这样。

他还想继续作为浜本尚太活下去，他还没有好好活过，作为一个社会人士他甚至还没有站在起跑线上，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怎么可能会认输呢！

冷静，浜本对自己说着。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明明身处这种状况，他却莫名地冷静，甚至还可以提醒自己要冷静，如果是平常的话，他早就脑子超过负荷，陷入混乱状态了。

或许是因为这所房间洁净的空气，以及阎魔王的女儿泡的香草茶散发出的清爽的香味让他镇静了下来。

“六分钟过去了，还剩四分钟。”

嫌疑人是四个人，犯人一定在他们之中。

阎魔王的女儿说过，凭借他现在所掌握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犯人，也就是从理论上说，一定有方法可以找出犯人。

犯人在货架上动手脚的时间是今天，他再次回忆起自己这一天的行动。

早上八点，被电话声吵醒，知道自己在“一条”的订单上出了错，连

忙赶到公司。九点半，接到谷川超市打来的紧急订货电话。十点，给一条华子打电话道歉，然后又被鹿子木教训了一顿，岩田借此嘲笑他，天野安慰了他。十一点，千原到公司，知道“一条”的事后，大骂叫他辞职。下午三点，谷川超市打电话催货，赶往冷藏室。

重新梳理整天的流程，并没有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要说奇怪的话，只有千原，那时千原的态度明显不正常，而且，完全不像他。

即使部下犯错，千原也不是那种会进行人身攻击的人，更不会在部下面前失去理性，恶言相向。千原在市川营业所的时候，也曾好多次帮助浜本处理工作上的失误。

浜本还是第一次见到千原那么情绪化的样子。不过，千原也是人，也会有疲劳和压力。因为浜本屡次出错，终于忍无可忍了，又因为是同期进公司，所以才说得有点重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千原在开会之前，在茶水间和天野交谈了一会儿，但不知道说了什么。天野虽然面带微笑，但千原的表情很认真。

两人是情侣关系吗？但就算如此，与这次的事应该也没有关系。

对了，还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千原放在他桌上的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

原本只需在‘参加’或‘不参加’的地方画圈，但千原的申请表上两个地方都画了圈，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是刚开始想参加，就在‘参加’上画了圈，后来又改主意不想参加了，于是在‘不参加’上画了圈。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该在已经画了‘参加’的地方画两条斜杠或者用其他什么符号做修改才对，难道是忘了吗？

不，这太不符合千原的风格了。如此看来的话……

“八分钟过去了，还剩两分钟。”阎魔王的女儿提醒道。

这么说着，阎魔王的女儿刚抽出一块积木，积木塔便轰然倒塌，她遗憾地发出“啊”的一声，但精神高度集中的浜本完全没有听到。

可以确信的是，犯人一定去过冷藏室，然后对货架做了手脚。

也就是说，如果找出犯人去过冷藏室的证据的话，就可以证明他是犯人。

冷藏室的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一进去全身都会被冻透，有没有什么被冻过的证据……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但，动机是什么呢？

阎魔王的女儿开始了倒计时，“十、九、八、七、六”，感觉连一秒也不会多给，一边看着手表一边准确地读秒，“五、四、三、二、一、零……”

阎魔王的女儿目光离开手表，看向浜本。

“时间到，请说出你的答案。”

浜本呼出一口气，那是安心的气息。

“我知道谁是犯人了。”

3

“我知道犯人是谁了，但动机还不太确定。”

“只要你的推理逻辑合理就没问题。”

浜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我开始了，首先是作案方法，犯人应该是在冷藏室的货架上动了某种手脚。由于没法做现场验证，所以具体的方法还不清楚，但多半是利用了我是左撇子的事。因为是左撇子的关系，我一般习惯用左手将纸箱挪到右边。犯人利用这点做了一种简单的装置，就是当右侧过重时，货架便会倒塌，而且这并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从这点也能看出，犯人没有很严密的计划。但是，他的目标是我这件事千真万确，也就是

说，犯人是知道我是左撇子，有把纸箱挪到右侧的习惯的人。”

“原来如此，接着说。”

“我今天早上九点半接到谷川超市的订货电话，去了冷藏室，那时也是把箱子挪到右侧，但货架并没有倒塌，也就是说犯人是在那之后动的手脚。从以上两件事可以推测出犯人在鹿子木所长、天野、岩田和千原四人之中。但是，犯人并不是想杀了我，只是想让我受点伤，或者因为连续失误精神上受到打击。怎么样，我以上的推理没说错吧？”

“大体上，那犯人是谁呢？”

“是千原。”

“理由是？”

“千原今天给我的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就是证据。”

浜本又吸了一大口气。

“千原今天的行程是来市川营业所，他打算在过来的时候顺便把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给我，于是填好了一起带过来。不知道他原本的选择是参加还是不参加，假定是选了参加，但后来他又改了主意，改成不参加。这时，他在‘不参加’的地方画上圈后，就把原来在‘参加’上画的圈擦去了。但他用的是摩擦笔，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摩擦产生的热量使字迹消失的很神奇的笔。他一直把这份申请表带在身上。

“然后为了在冷藏室的货架上动手脚，千原进了冷藏室。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由于摩擦笔会根据温度产生变化，虽然摩擦产生热量后字迹会消失，但墨水并没有蒸发掉。受到冷却后，字迹会再次浮现出来。换言之，参会申请表上原本被擦掉的圆圈由于在冷藏室受到冷却，又再次浮现了出来。但是，千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货架上动完手脚后，就直接把参会申请表放到了我的桌子上，离开了市川营业所。

“鹿子木所长、天野小姐、岩田君是市川营业所的员工，为了发货肯定会进入冷藏室。但千原是区域经理，根本没有必要去冷藏室。不过，因为千原半年前才离开这里，因此知道冷藏室货架的构造，不用进

冷藏室的千原到冷藏室的目的就是在货架上动手脚。由此推定，犯人就是千原，那张参会申请表就是证据。”

阎魔王的女儿闭着眼安静地听着，喝完了最后一口香草茶。

“那动机呢？”

“动机还不清楚，但非要说的话，可能是站在区域经理的立场上，想要将老是拖后腿的员工赶出公司吧。”

“错了。”阎魔王的女儿噘起嘴说，“不过，大体上回答正确，只是动机不太对。”

“果然是千原啊。”

比起发怒或悔恨，浜本更觉得遗憾。

“既然知道犯人是谁了，那我再来做一点关于动机等的补充说明吧。千原到市川营业所是上午十一点，他找到在茶水间的天野小姐，和她说了会儿话，内容是他想邀请天野去约会。”

“那两个人果然是情侣关系吗？”

“不是，请不要中途打断我讲话。”

“对不起，我闭嘴。”

“千原在半年前离开市川营业所时，向天野表白了。但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半年时间，千原还是没有放弃。那天，他再次向天野表白，但回答还是一样。于是千原问她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天野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面对千原的真诚的心意，她也就如实回答了，是的，我有喜欢的人。”

“她喜欢的是谁啊？”

“就是你。”

“啊！”

“天野明确告诉千原，因为我喜欢浜本，所以不能和你交往。”

“你肯定在骗我，对不对。”

“是真的，天野一直喜欢着你。”

天野的笑容浮现在浜本的脑海里。

“但是，怎么会……”

“你外表也不算差，性格也很好，虽然有些笨手笨脚，总是惹祸，但反而容易激起母性的本能。因为你一直退缩不前，所以两人的距离一点儿也没有拉近。而天野又不是会主动表白心意的人，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的她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一直在静静地等待你发现她心意的那一天，就和忠犬八公一样，是一位很可怜的女性。

“她一直都在偷偷地思慕你，看到你因为犯错而消沉的样子，会给予鼓励和安慰，有时也会叱责，就这样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你。千原听到这些话后，对你起了敌意，这就是本次事情的起因。”

阎魔王的女儿手中拿着平板电脑，用手指轻触翻页。

“之后在员工会议上，千原听说了‘一条’的事。大声谩骂‘你快辞职好了’，也是因为刚被天野拒绝，心情还十分混乱的原因。他对你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怒火，‘这种家伙哪里好了，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么想着，说出的话自然就重了。

“然而，他混乱的内心一直没能平复，也可以说是着魔了吧。但他的确有想过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可以把你赶出公司。他在今日配送的货架上看到了写有你名字的货物，于是想到了这次的计划。他把传票撕掉扔了，又把货物上的发货单撕下来，放回了冷藏室。接着，在货架上动了手脚，就与你推理的大体一致。为了让货物重量压到右侧时，货架就会倒塌，拧松了螺丝。他算出谷川超市的货没送到的话，到时你一定会去冷藏室确认库存，然后在货架上动的手脚就会被触发了。

“把送往谷川超市的货物藏起来是因为千原想在今天之内触发装置，虽然说这一装置是利用了你是左撇子这点，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也会将纸箱挪到右侧的可能性。

“若鸡会的参会申请表原本是想直接交给你，便一直装在上衣口袋里。他原本选择的是‘参加’，但遭到天野拒绝后，他不想去由你负责的

聚会，就在‘不参加’上画了圈，并用摩擦笔将之前画的圈擦去了。

“会议之后，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因此他没能当面交给你。在冷藏室做手脚的时候，由于做了几次实验，在里面停留的时间较长，已经消失的字迹经过冷却，又再次浮现了出来。

“千原并不想杀你，只是想让你吃点苦头，这就是动机，即嫉妒心。即使工作能力再出色，在恋爱方面也很笨拙。这次的事也是完全没有严密的计划，一时冲动才做的。在货架上动完手脚后，把参会申请表放到你桌上，千原就离开了市川营业所。单从把申请表放到你桌上这点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想杀你。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

“原来如此。”

浜本想起了那时千原的表情。

像那样高声谩骂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平常不管遇到什么事都非常冷静的千原，倒像是开始比赛之前通过语言挑衅对手的拳击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千原那么不成熟的样子。

“我完全没注意到，千原是个做什么都非常完美的男人，我还以为他根本没有烦恼呢。”

“怎么可能，说到底，他也是人，也是怀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在人世间的一只迷途羔羊而已，不过是表现得比其他人精明能干罢了。他也会在自尊心和自卑感的夹缝中徘徊，为了无法实现的恋情感到懊恼，有时甚至还会犯错。”

“是。”

阎魔王的女儿舔了舔嘴唇，慢慢转了转脖子。

“话说你死之后，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两天了。”

“是吗？”

“你在冷藏室失去意识超过两小时后，从外面回来的天野发现了你。虽然马上叫了救护车送往医院，但随后由于心肺功能停止确认死亡。”

“啊……”

“天野大哭不止，鹿子木和岩田也十分受打击，当然还有接到讣告的你的双亲。但最慌乱的还是千原，听到你死亡的消息，他整个人陷入了混乱状态。千原的上司让他冷静下来慢慢说，于是千原主动坦白了一切。随后，那位上司便陪着他一起到警察局自首了。因此，这件事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大事不好，不赶快回去的话，千原会被逮捕的。”

“你在担心千原吗，你是被他杀的啊。”

“但是，他并非想杀我，不是吗？所以，这次的事就跟意外差不多。”

“真是个烂好人。”

“而且多亏了千原，我才有了这么奇妙的一次体验。”

“这家伙是有多乐天啊！”

“那么，拜托你了，让我复活吧。”

“嗯。”阎魔王的女儿嘟囔着，“既然答应了你，那没办法了。这原本是进入错位的时空，将误入灵界的人送回人间的秘技，如果被父亲发现我滥用的话可一点也不好玩，但这次就为你而破例吧。”

“给您添麻烦了。”

“今天你碰到我算你走运。”

阎魔王的女儿再次坐到桌前，为平板电脑装上键盘，接着开始输入，大概花了一分钟。

“那就开始吧，不过在此之前，虽然有些多嘴，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是什么，请说。”

“你应该对自己多点自信。”

“嗯？”

“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虽然是出错专业户，但不知为何一

直没有失去信用。比如在‘一条’的错误，在那种状况之下就算怀疑你是故意的也毫不奇怪，但一条华子却丝毫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她知道你不会说谎。周围人都有好好看你，从日常工作的样子当中，大家看到了你的认真和诚实、不找借口的性格，当然也有你那一流的道歉技术。而且，大家还是很喜欢你的。”

“那真是不胜感激。”

“鹿子木也非常看重你，生气是因为对你抱有期待。不管你犯多少次错误，他都没有放弃你，一直给你机会。将你选为‘一条’的负责人也是这个用意，他跟一条华子是老相识了，是他去拜托华子多磨炼你一下，说你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所以一条华子才对你那么严厉。”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华子女士真的很可怕。”

“鹿子木对你主动放弃休息，努力挽回工作的样子给予了很高评价。在他看来，一家公司虽然也需要像千原那样的优秀人才，但也需要像你一样能为了他人甘愿承担责任的人。而且，你也颇有声望，作为若鸡会的会长，在聚会中如果有员工吵起来，只要你插到中间说一句‘算了算了’，事情就会圆满解决。像权力骚扰或性骚扰这种投诉也是，你都会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虽然没有什么自信，但还是会拿出勇气直接去找这些人的上司谈。你可能是觉得大家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推给了你，但其实你的同事们都非常信赖你。”

“太感谢大家了。”

“岩田也是一样，你可能不知道，他曾在学校受到霸凌，还有一段时期拒绝上学。”

“唉，是吗，我都不知道。”

“他刚进入‘鸡心’的时候，做什么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是，他遇到了你，既不会摆出前辈的架子，也不会欺负新人，不会生气，更不会伤害别人。他特别崇敬这样的你，因为有你在，他才能在一个舒适的职场氛围下工作，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经常拿你开玩笑也是他喜欢你的一

种表现方式。”

“是吗，我怎么觉得他就是单纯在戏弄我。”

“然后是天野，至今为止，她收到过很多男性的表白，即便对方才貌双全，她也不喜欢那种对自己过度自信以及十分傲慢的人。她喜欢的是像你这样，非常谦虚，对自己评价过低，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缺点并积极改正，对周围怀有感激之心的人。”

“您这么说我真是惶恐至极。”

“还有千原对你也是高看一眼。”

“你是说千原吗？”

“他察觉到了你身上有着他所没有的特质，所以才将你视为竞争对手，也会产生嫉妒心。虽然嫉妒心在这次做了坏事，但他本身并不是坏人。”

“这我知道。”

“你身上有很多优点，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罢了。就连察觉不到鹿子木的期待、岩田的喜爱、天野的好感、千原的敌对心理这种超级迟钝的地方也是你的优点之一。你现在只是能力不足而已。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所以回到现实世界后也继续努力吧。”

“谢谢。”

“你的‘谢谢’当中可以感受到诚意，你的‘对不起’也真的让人感受到歉意，所以，大家才会心甘情愿地帮你。像那种自己不努力、满嘴牢骚的人，谁都不会去帮他的吧。对于这点，你可以更加自豪一点。”

“好的。”

“只要冷静下来用心做的话，就一定可以像这次一样获得成功。不要因为周围的人都比你优秀，就勉强自己跟上他们的节奏，这样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是，经过这次的事我感觉自己成长了不少，感谢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阎魔王的女儿露出了一抹微笑，美丽而娴静。

“那就开始吧。”

“那个，复活之后我来这里的记忆会消失吗？”

“那是当然，如果你全都记得的话，会产生很多麻烦，所以我会将记忆消除。”

“虽然我会忘记您的样子，但还是要谢谢您。感谢给我一次重新活过的机会。”

“好、好。我前面虽然说了让你复活，但准确来说是将时间倒回去，如果倒回去太多的话，后面的调整会很麻烦，所以只能倒回到你死之前。”

“死之前吗，但是那时我没有现在的记忆对吧，这样的话，好不容易复活了，不是又会死一次吗——”

“关于这点我会看着办的，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的，那拜托了。”

“那我开始了，因为要强行进入时空的裂缝，所以非常疼，就忍着点吧。”

“什么，会很疼吗？”

“开始了。”

“啊，请稍等一下。”

“什么？”

“请告诉我您的名字。”

“沙罗。”

“汉字怎么写呢？”

“‘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如沧桑’的沙罗。”

“啊，《平家物语》[5]——”

“芝麻开门，浜本尚太，重返人间吧。”

沙罗按下回车键。

4

——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灯光照进眼睛，特别刺眼。

浜本刚一动头部，一阵尖锐的刺痛感从后脑勺传来。

“啊……”

“啊，前辈。”

发出声音的方向是岩田。

旁边是鹿子木。

“没事吧，浜本？”

“嗯，啊，好痛。”一股刺痛传来，浜本整张脸都皱了起来。

“别动，你伤到了头部。”

岩田的泪珠扑簌簌地流下，他拿袖子擦着。

“真是太好了，担心死我了，前辈。”

“啊……”

“你父母也来了，刚才和天野一起去了酒店。”

他不知道岩田在说什么。

这里好像是医院，窗外一片漆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我去叫医生来。”

岩田出了病房。

不经意一看，鹿子木的眼角也泛着泪花。

第二天，接受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异常，当天就出院了。

他仍然只有十分模糊的记忆。

听他们说，冷藏室的货架倒塌，他被箱子压在下面，被砸中头部后失去了意识，就那样过了一个多小时，鹿子木和岩田以为他去给谷川超

市送货了。

发现浜本的是岩田。

发现时已经是假死状态，岩田将浜本拖出冷藏室，立马喊了鹿子木。鹿子木有过参加童子军[6]的经验，确认了浜本心肺功能已经停止，马上做了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岩田拿来毛毯盖在浜本身上，不停摩擦他的身体帮助体温恢复。经过二人的努力，浜本总算恢复了一点生命体征，随后便被送上了急救车。他睡了整整一天。

医生说如果再晚十分钟发现可能就救不活了，由于心肺功能停止不久后便得到救治，所以才保住了性命。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犯人竟然是千原。岩田告诉他说。

“千原吗？”

“是的，他在冷藏室的货架上动了手脚。前辈你不是左撇子吗，所以习惯用左手把箱子挪到右边。千原利用你的这一习惯，为了让右侧重量增加时货架便会倒塌拧松了螺丝钉。”

“为什么呢？”

“动机还不清楚，不过，他好像并不是想杀你。”

听到浜本失去意识被送往医院，一向冷静的千原陷入混乱，好像是以为浜本已经死了。千原的上司让他冷静下来慢慢讲，于是他主动坦白了在货架上动手脚的事。第二天，他的上司便陪着他去警察局自首了。

如果他不说的话，这件事很可能会被当成意外事故处理，但由于千原主动自首，构成了伤害罪的嫌疑，所以警察进入冷藏室进行了现场勘查。虽然千原暂时没有被逮捕，但正在家中待命。

出院后，警察也来找过浜本，希望他配合调查。

但是，千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浜本完全想不出自己做了什么遭千原记恨的事。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千原都比他优秀，因为嫉妒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作为区域经理想把总是拖后腿的员工赶出公司吧。

但即便如此，浜本怎么也不觉得千原是那种人。

那之后一个月过去了。

出院后经过一周的休养，浜本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从群马县赶来的双亲也安心地回去了。

之后，浜本接受了警察的询问，但他并没有提交受害申请。

好在知道这件事的人有限，只有鹿子木、天野、岩田、千原的上司还有社长几人。浜本直接去找社长谈话，表达了希望可以温和处理的意愿，社长也对此表示理解，大家一致决定此事一律不准外传。

千原虽然一度递交了辞呈，但经鹿子木的劝说被撤回去了。对公司内部解释为因浜本大意导致的意外事故，千原则以生病疗养为由，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禁止外出处分。

就这样，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市川营业所又回到了往常的样子。

“前辈，前辈。”岩田朝他跑来。

“怎么了？”

“中午的三明治便当，从开始销售已经连续一周售罄了。”

“真的吗？”

“上面已经决定展开全国销售了。据说前辈会领到社长奖金呢，十万日元。”

“哇——”

“用这个钱去‘一条’开庆功会吧。”

“好啊，反正平常也受了大家很多照顾。”

浜本开发了一款三明治午餐便当。

在住院休养的一周时间里，明明身体很健康却无事可做的浜本，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吃三明治，他在面包中间夹了鸡肉和生菜试吃了一下。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不是自己想吃的三明治的味道。

浜本就开始研究起三明治。

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他心里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味道。经过一系列的尝试，最终选择了天然酵母制作的面包。将肉味浓厚的鸡肉先蒸一下，再用喷枪将表面烤脆。蔬菜有生菜、西红柿、富含食物纤维的秋葵和芸豆，为了便于食用在外层包裹了薄薄的米纸。

接着是天然奶酪。

为了达到鸡肉、蔬菜、奶酪浑然一体的状态，最终决定的比例为2:3:1。再经过反复试吃，改良形状。

最令人头痛的就是酱汁，因为是午餐时吃的，所以整体要清爽。以生酱油为主，加入柠檬、蜂蜜、橄榄油，为了突出香味，加入多种坚果碎，再加入少量的味噌和豆瓣酱，不加砂糖。

不知为何，浜本的脑中有着一个最终想要达到的理想味道，他花了一周时间反复摸索尝试，慢慢接近那个味道。凭借对没有吃过的味道的记忆，进行反复研究和改良。

最后终于完成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但与他潜意识中想吃的那个味道已经有八分相似。

他决定研究就到此为止了，这并不是妥协，只是觉得再进一步就是神的领域。

这一周他一直专注于研究三明治。

之后市川营业所的员工品尝了他制作的试吃品，大家都赞不绝口。不仅富含食物纤维，对肠道好，热量低，还香味十足。食材虽然都很普通，但组合在一起却很有新意，大家纷纷吃惊地夸道。

接着就被提上商品化日程，之后的工作便交给了天野。

以很有品位的天野为中心，考虑性价比的同时严格挑选了食材，本部也派来商品开发部的同事协助。最后决定先在直营店中午时摆出100个进行试验销售。

没想到瞬间就卖完了，第二天又增加到了两百个，还是销售一空。后来大家口口相传，甚至排起了长队，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周。

这款三明治很快变成了午餐时间这一空白时间段的强力商品，同时也带动了店里原本卖的烤鸡肉串的销量。被关西风连锁店抢占的直营店的业绩有了恢复征兆。

就这样，从那件事以来，浜本度过了繁忙的一个月。

千原的禁足处分解除后，浜本接到了他本人打来的电话。

“真的很抱歉。”千原说道，声音听起来充满了痛苦。

“没关系的。”

为了不让千原感到那么愧疚，浜本轻快地回答道。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自己竟然会做出那种事，真的非常抱歉。”

“别再道歉了，我才是一直以来受了你很多帮助，而且老是犯错给你添乱的我也有错。”

“你不问原因吗？”

“没事了，你不想说对吧，我也不想听。”

浜本用笑掩饰过去。

“那就是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是我运气太差了。而且，没有受太大的伤也算幸运了，哈哈……”

浜本着重强调了意外这个词。

“而且，因为那件事，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更有自信了，可能是看开了吧，对工作也产生了好的影响。所以，我还要反过来谢谢你呢。”

千原什么也不说，也可能是不知道说什么。

“我以后会努力不拖大家的后腿，但是，万一又搞砸的话，可能还得请你帮忙，到时就拜托你了。”

“嗯……”

“真的不用道歉了，我们两人都是，到此为止。”

说完这些，浜本挂了电话。

他没有问理由，这样就可以了。

千原想解雇浜本也不奇怪。浜本的失误最终会归咎到区域经理的头上，因为“一条”的失误，千原终于忍无可忍，他觉得如果再让这样的员工留在公司的话总有一天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身为公司危机管理人员的千原会这么想也情有可原，因此才做出了这种事，一定是这样的。

这些话当着本人的面，千原肯定很难说出口，所以还是不要问了。

这次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浜本也打算重新出发。因为午餐三明治的开发，他对公司总算也做了些贡献，今后也打算在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基础上，重整心情，继续努力。

不能一味地依赖周围的人，虽然有可以信赖的伙伴非常值得庆幸，但今后我也要成为能让他人依靠的人，这就是浜本现在的目标。

下次见到千原，两人一定会有些紧张，到时要主动去搭话，尽量表现得自然一点。

这样一来所有的事就都圆满解决了。

但是，只有一个谜题除外，就是一通电话。

那是浜本倒在冷藏室的那天。

当时天野在外面，营业所只有鹿子木和岩田，两人都没有听到冷藏室货架倒塌的声音。

浜本失去意识过了一个多小时后，电话响了。

接电话的是岩田，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电话的内容竟然是爆炸预告，女孩说她在市川营业所放置了炸弹。

虽然觉得是恶作剧电话，但为了以防万一，岩田还是在营业所到处转了转，看看有没有不明物体，就在进入冷藏室时发现了浜本。

据医生说，如果再晚十分钟发现的话浜本就有可能性命不保了，所以要是没有那通电话，浜本肯定就死了。

这是偶然吗，但是，未免也太巧了。

打电话的人至今身份不明，岩田说是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像是十几岁，说起话来有些盛气凌人。

岩田用他擅长的模仿，学起了当时两人通话的样子。

——您好，我是“鸡心”市川营业所的岩田。

——哦，你就是岩田君啊。

——对，我是岩田。平日承蒙关照，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沙罗。

——啊？是哪里的沙罗？

——“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如沧桑”的沙罗。

——那是什么？

——不知道的话去读《平家物语》。

——啊，好。请问您有什么事？

——我在市川营业所放了炸弹。

——什么？

——五分钟后爆炸。

——那个，能别开玩笑吗？

——这不是玩笑。

接着电话就被挂了。

嗯？

看完岩田的模仿，浜本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复苏。

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眼前浮现出了那个女孩子的脸。

明明没有见过面，但通过岩田的模仿，浜本的脑海中清晰地呈现出少女的脸庞，甚至包括服饰和动作。

非常可爱的脸庞，但有点可怕，就像人们所崇拜的神灵一样神秘，映像当中代表色好像是红色……

但是，完全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这就是所谓的既视感[7]吧，就像是前世，或者直接被刻印在DNA中的很久远的记忆，在无意识中被存放在大脑的最深处。

最近，浜本总是有这种感觉，总觉得在哪见过或听到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他知道记忆就在脑海深处的某个地方，但就像抽屉的最深层一样，总是很难到达。

难道是心肺功能停止后经过三途河[8]时的幻觉吗？

浜本还想再见一次女孩。

这感觉很不可思议，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浜本想再见见她。

电话也只有那一次，没有再打过来。

浜本一直在默默等待女孩再次打来恶作剧电话，每当市川营业所的电话响起，他内心就会有点小期待。

“啊，累死了。”

跑外勤回来的岩田趁着鹿子木不在偷起懒来，脱了皮鞋，把脚放在桌子上。

“哎，前辈，你在喝什么呀？”

岩田用鼻子嗅着清香的味道。

“香草茶。”

浜本拧开了保温瓶的瓶盖，自从那件事以来，他每天早上都会装一瓶香草茶带在身上。

一次，浜本去一家咖啡厅时，正好碰到邻桌的女性在喝香草茶，不知为何他突然觉得那股香味很熟悉，于是也点了一杯同样的，喝完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虽然有些贵，离开时他还买了店里的袋装茶叶，然后每天都在喝。

特别是在他有些陷入慌乱的时候，就会喝点香草茶，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他而言这就像精神安定剂一样。

“我最近喜欢上了香草茶，总觉得会让心情变得平静。只要静下来

不慌不乱的应对工作的话，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这么说来，前辈最近都没有出错呢。”

“这都多亏了香草茶。”

岩田一脸无趣地嘟囔道：“所以最近才这么无聊啊，因为前辈都不犯错，也就没有我出场的余地了，也听不到所长的‘你这笨蛋’！”

“哈哈哈……”

“我更喜欢那个经常出错、一脸沮丧的前辈。”

“我说你什么意思……”

岩田完全进入偷懒状态，鹿子木一不在，他就这样。

“前辈，这个给你。”

岩田从钱包里拿出两张门票。

“这是什么，啊，是岚[9]的演唱会门票，哪儿来的啊？”

“原本是给女友准备的生日礼物，但因为正好赶上朋友的结婚典礼去不了。所以就给你吧。”

岩田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女友，职业是补习班老师，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

“可以吗，这门票很难买吧。”

“没关系。”

“但是没有陪我一起去的人。”

“干脆借此机会向喜欢的人告白怎么样啊，用岚的演唱会门票当诱饵的话，上钩的可能性很高哦。”

“真的吗？”

“啊，休息完了，那我继续去跑业务了。”

“去吧。”

岩田结束了短暂的休息，穿上鞋子，用双手拍了拍脸振作精神，又接着去跑业务了。他最近刚谈了笔大生意，正忙得不可开交。

浜本手里拿着两张票送走了岩田。

“向喜欢的人表白吗，怎么可能。”

他自言自语道，喝了一口香草茶。

“我回来了。”

岩田前脚刚走，天野就从外面跑外勤回来了。

“欢迎回来。”

“嗯，那是什么？”

天野看着浜本手中拿的门票问道。

“哦，是岩田给我的，岚的演唱会门票。”

“是真的吗？”

“说是打算和女友一起去的，但有别的事去不了。”

可能是香草茶的作用，浜本显得很放松。

“天野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一起去？”

“啊？”天野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开玩笑的，那算了。这个请你收下吧，可以叫上你的朋友一起去看——”

“好的。”

“嗯？”

“一起去吧。”

“啊……啊，真的吗？”

“嗯。”

天野微笑着点了点头，浜本的心脏久违地加速跳动起来。

注释

1．柴又：位于东京都葛饰区东部，江户川沿岸。

2．筑地：位于东京都中央区隅田川河口西岸的地区，曾经是东京中央批发交易市场。

3．巨人队：读卖巨人是一支隶属日本职业棒球中央联盟的球队，成立于1934年。

4．特福：Tefal，是来自法国的知名厨具品牌。

5．《平家物语》：十三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记述以平清盛为核心的平氏一门的兴亡。

6．童子军：Boy Scotus。一种男性青少年组织，1908年由英国军官贝登堡创建，日本于大正十一年（1922年）建立。

7．既视感：又称“既视现象”，该词源自法语，也可以翻译成“幻觉记忆”，指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或场景仿佛在某时某地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也叫海马效应。

8．三途河：也作“三途川”，传说中是生界与死界的分界线。因为河内流水会根据死者生前的行为，分成缓慢、普通和急速三种不同的河水流速。因此就被称为“三途河”。

9．岚：1999年出道的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的男子偶像歌唱团体，由队长大野智、樱井翔、相叶雅纪、二宫和也、松本润5名成员组成。

第3话

料亭女将的一生

1

门井聪子明天将迎来八十二岁的生日。

老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她不害怕，都活到了这把年纪，再执着于寿命未免会很难看。自己在世上的使命也完成了，她已经做好了等时间一到就从容地驾鹤西归的准备。

她没有留下遗书，财产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就好，这是最公平也最安全的做法。

在死亡面前，她已经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

但只有一件事，如果说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的话，那就是儿子诚司。每次想起儿子，她的心都会忍不住刺痛。

哪怕是他的一点音讯也好。

门井聪子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一岁时“二战”结束，二十岁时嫁给老字号和服店“门井”的长子。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她第一次见到丈夫是在相亲时，第二次见面是交换订婚信物。

公公爱摆威风，婆婆十分坏心眼，丈夫完美地继承了两人的缺点，特别顽固，聪子就嫁到了这样一家完全沿袭了时代旧习的家庭。丈夫是个非常小心眼的人，深信自己身为老字号和服店的长子，生来就比普通人高贵。

住的房子是建于大正五年（1916年）的古民居，今年正好是第一百个年头。从外边看起来很像武士的宅邸，散发出厚重感。造工也相当结实，即使现在也丝毫听不到嘎吱作响的声音，几乎完整地保留着一百年前的模样。在这一百年中，挺过了风霜雨雪、战火、地震。那顶梁柱就

像是正值壮年的勇猛的男性一样，屹然支撑着整座房屋。

自从嫁到这里来，打扫是聪子每天必做的功课，六十年如一日，房间到处散发着久经打磨的光辉。

公公死后，婆婆死了，后来丈夫也死了。

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位于高园寺的家里，享受着安静的晚年生活。

客厅里，小山重太郎拿着手机盘腿而坐。

重太郎是丈夫的妹妹的孙子，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踢足球，进了东京一所很有名的高中。由于家在福岛县，所以高中三年，一直借宿在聪子家里，就和自己的孙子差不多。

不过那段时间挺辛苦的，因为重太郎要参加晨练，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所以聪子每天早晨都会在四点半起来准备三倍于常人的便当。不过努力得到了回报，高三时的冬季锦标赛，重太郎的队伍打进前四名。聪子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了留着平头，担任右后卫的重太郎好几次突破防守内切进球的场景。

重太郎进入大学后也没有放弃踢足球，现在进了一家报社工作，负责体育新闻。二十六岁的他已经成家立业，也有了孩子。

聪子拜托重太郎帮她调查儿子诚司的消息。

诚司大约在三十年前，留下一句自己不想继承家业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毫无音讯。

这三十年来，身为人母的聪子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变化——最初担心他过得好不好，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来个消息，后来想干脆就随他去吧，又忍不住祈祷他在某处过着幸福的生活，甚至自暴自弃地想过就当从来没有这个孩子。

但是，随着死期将至，心也变得诚实起来。

最后见一面就行，至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也好。

如果他过得很幸福，那样最好。但如果他现在并不幸福，作为母亲她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聪子找重太郎说了这件事后，重太郎爽快地答应帮她调查。

聪子端着茶和点心回到客厅。这里是重太郎高中生活过三年的地方，所以也丝毫没有见外。

重太郎开口说道："从结论上说，最后还是没有查出诚司叔叔的下落。"

"是吗。"

聪子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

"跟聪子奶奶说的一样，诚司叔叔在二十二岁离家出走后，加入了一家名为'未来志向'的剧团，艺名为'扉顺平'。但在二十七岁时，那家剧团便解散了。后来，他也有在其他艺人事务所挂名，也出演了几部舞台剧和电影。但是，那家事务所如今也关门了。"

重太郎一边观察着聪子的神情，一边说着。

"我联系到了'未来志向'的团长田丸先生，但他也不知道诚司叔叔的去向。我又从田丸先生那里问了可能会知道的人，接着查下去，后来查到他在三十四岁时曾住在厚木市，此后便不得而知了。据说他一边在清洁公司打工，一边做演员。但因为那家清洁公司已经倒闭，所以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

聪子拜托重太郎是一个月前的事，看来他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忙调查的。

"在网上搜索门井诚司的名字，什么都没有查到。搜索扉顺平，也只有几部老电影的演员名单。能找到的最后信息是他在三十四岁时出演的电影，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从户籍、护照方面入手调查，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出国的消息，而且没有被捕经历和购房记录。也就是三十四岁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从网上没有找到相关信息来看，诚司叔叔应该已经不再做演员了。"

"是这样啊。"

"我能查到的就只有这些，虽然我是做记者的，但找人并不是我的

本职，要不去委托专门的侦探事务所，说不定他们会有其他的调查方法。”

“不，不用了。你肯定也很忙，还让你浪费休息时间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我也没钱委托侦探事务所。”

“钱的话，我来出。”

“不用啦，如果有这些钱的话，还是留着花在家人身上吧。我已经时日不多了，就想着至少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只要他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就好。我相信他一定在某个地方幸福地生活着，谢谢你帮我调查。”

重太郎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他慢慢地从包里取出一卷录像带。

“这是诚司叔叔出演过的电影，我在二手录像租赁店找到的。”

这是一部侠客电影，片名有些骇人，叫《暗杀奥义》。聪子接过录像带。

“哦，对了，刚才提到的剧团团长田丸先生告诉我说，大约在一年前有人打电话来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扉顺平的人。不过他当时以为是来讨债的人，所以什么也没说。”

“讨债？”

“据说打电话的是个男人，但那人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到底是不是来讨债也不确定。有人来找过聪子奶奶吗，比如声称自己借钱给诚司叔叔要你来还钱的人。”

“没有啊。”

“万一有这样的人找上门来，千万不要自己做决定，一定要告诉我，最近这类诈骗事件很多。”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谢谢你，重太郎。快点回家吧，不然你妻子要担心了，让你下班后专门跑一趟，麻烦你了。”

“嗯。”

“这是给你的零花钱。”聪子从钱包里拿出一万日元。

“不用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收下吧，我这个老太婆也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还有买录像带的钱呢。”

聪子硬是把一万日元塞进了重太郎的西装口袋，重太郎露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

“下次过来我会带孩子们一起来玩。”

“嗯，随时欢迎。”

“注意身体，还有，这个给你。”

一个系着丝带的小小的礼物盒。

“啊，你还记得啊。”

“虽然提前一天，但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婆子的生日。”

“记得一会儿再打开，那我走了，再见。”

“谢谢，重太郎。”

重太郎羞涩地笑了笑，走出门去，聪子挥手道别。

最近，聪子总是把“谢谢”挂在嘴边，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后，临别时总会闪过或许这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想法。聪子希望待她死后，大家会想起她最后说的话是那句“谢谢”。

回到客厅，拆开包装，里面是一支粉红色的口红。

聪子不禁笑了，这很符合重太郎的风格。喜欢浪漫的他是借助魔术来向妻子求婚的。具体做法是把一个气球递给妻子，然后突然拿针戳破，在妻子被气球吓到的空隙，不知何时左手无名指上已经多了一只婚戒，听说他练习了很多遍。

重太郎对上了年纪的聪子也很绅士，这支口红也是很高级的品牌。

聪子已经好多年没化妆了，但再怎么说也是女人，看到高级的化妆

品，还是会忍不住心动。

重太郎回去后，聪子吸了口气。

家里有一台很老的磁带录像机，现在，大家虽然都换成了叫DVD还是什么的东西，但聪子仍然在用。她迫不及待地把重太郎给的录像带放进去。

这是一部二十多年前上映的电影，主演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如今已经离开了人世。剧中描写了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小弟背叛、勾结警察，都是非常老套的剧情，最后以一声枪响完结。

在最后的镜头中，诚司出现了。

果然是自己的儿子，聪子马上就认出来了。他扮演了反派黑社会的一员，虽然站在最边上，但因为在前排，所以很好辨认。

说自己要做演员，放弃继承和服店的儿子离家出走时，丈夫和婆婆与他断绝了亲人关系，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时应该已经三十多岁了，但还是显得有些稚气未脱。明明体格壮硕又很有力量，但却有一张看起来永远长不大的脸。就算戴了墨镜，留着络腮胡，梳着大背头，也还是不像黑社会。

一声枪响，首先中弹的他发出一声惨叫后，倒在地上死了。

也就是一个既没有名字又没有台词的小角色。电影结束后，演员表慢慢滚动，可以看到用很小的字写着扉顺平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聪子七点醒来。

叠好被子，开始吃早餐。今天的早餐是半碗米饭、裙带菜的味噌汤、鹿尾菜、梅干和煮鸡蛋。接下来，是每天都会做的打扫屋子。

画上淡妆，还涂了昨天收到的口红。

上午十点，玄关的门被打开。

“奶奶，生日快乐！”

两个男孩子跑进来，是十岁的剑圣和八岁的利树。哥哥手里抱着一

束很大的鲜花，聪子从他手中接过来。

“好漂亮的花呀，红色的玫瑰，还有满天星，谢谢你们。”

两个孙子之后，紧接着儿子亮和妻子秋穗也来了，秋穗的手中拿着一个装蛋糕的盒子和一袋子食材。亮抱着一个很大的箱子。

亮说道：“母亲，生日快乐！”

“那个大箱子是什么？”

“是无腿座椅，你前段时间不是说腰不好，站起来和坐下去的时候都很费劲吗。”

亮打开箱子，取出无腿座椅，开始拼装起来，秋穗也在旁边帮忙。这种时候，通常是秋穗手更灵巧，看着亮磨蹭半天也弄不好，便从他手中夺过主导权，用螺丝刀拧起螺丝。

两人是姐弟恋，秋穗比亮大四岁，她是那种很会管教丈夫的人。

做什么事都不爱出风头的亮把无腿座椅的组装交给妻子，自己则把花插进花瓶，放在了房间里很显眼的位置。

“弄好了，婆婆，快坐上去试试。”

秋穗在上面铺上坐垫，对聪子说道。聪子照她说的坐了上去，腰就像一下子被吸进去一样，感觉对腰的负担也很少。因为有扶手，坐下去和站起来的时候都很方便，有它以后就舒服多了。

“哇，真的很舒服，谢谢。”

“那就好。”

“但这个很贵吧，让你们为我这个老婆子破费了，有这些钱的话，还不如花在你们自己身上。”

“没关系的，我们也一直很受您的关照。”

秋穗是典型的当代女性，对婆婆既不会见外也不会胆怯。有时还会把两个孩子交给聪子，自己出去和朋友玩，这在聪子的那个年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总之是一个性格爽朗，让人感觉很舒服的人。

“哎，婆婆，你擦口红了吗？”

“看得出来吗，重太郎送我的礼物。”

聪子给秋穗看了那支口红，秋穗告诉她那是一个叫圣罗兰（YSL）的高级品牌。

亮一家人帮聪子办起了生日聚会，秋穗来到厨房做菜，亮也在一旁帮忙。那个有些怯弱、不太可靠的亮已经完全长成了大人，与精明能干的秋穗正好凑成一对。

虽说是儿子，但并没有血缘关系，亮是领养的孩子。

“奶奶，我们来看棒球比赛吧。”

哥哥剑圣把摄像机连接在电视上。剑圣在打棒球，听说在上个星期天，赢得了地区赛的冠军。好像是那个时候的录像，亮用手持式摄像机录下来的。

画面里是穿着棒球服的剑圣，位置是投手。诚司也打过棒球，同样是投手，常夸耀自己力气大，球速很快。聪子仿佛从站在运动场上的剑圣身上看到了诚司的影子。

聪子看着比赛，回忆起了自己八十二年的人生。

她出生于宫城县石卷市，父亲靠打鱼为生。但后来接到红纸[1]赶赴战场，后来听说在硫磺岛战死，但实际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母亲带着聪子辗转各地投靠亲戚，靠做一些缝补的工作贴补家用，聪子没有上过学，很早就去当了学徒。

二十岁的时候，出落得姿色秀丽的她被一眼相中，嫁给了老字号和服店的长子。母亲没有询问聪子的意见，她觉得是一门好姻缘就替聪子做了主。婚后她和公婆以及丈夫生活在一起，家里地位最高的是门井家非常重视规矩，拘泥于传统的做法和礼仪，只要认为聪子的行为有一点不符合老字号和服店的儿媳，婆婆就会用竹子做的规尺打她。记东西太慢也是，因为婆婆专挑没有肉的地方打，所以会直接影响到骨头，即使现在她身上也留有伤痕。

公公去世得早，丈夫在年仅三十多岁时就当上了店主。但以此为契

机，婆婆变得更加霸道。即使是很细微的事，比如淘米的时候要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要听从她的指挥。

婆婆作为和服店的女当家的确很能干，但并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总的来说是对自己宽松，对别人严厉的人。聪子犯一点小小的错也不行，但自己却沉迷于酒精，而且做事有些粗枝大叶，经常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但她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挂在腰间的那个竹制规尺，就是性格阴险，喜欢虐待别人的婆婆的真实写照，它在婆婆手中早已失去了原本的用途，只被用作惩治聪子和其他员工的工具。

丈夫总是把旧家族制度下的家主权力当作令箭，对人颐指气使，口头禅是“区区一个女人”，但却丝毫不敢反抗自己的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因此，就算聪子被婆婆折磨，丈夫也不会伸出援手，只会在嘴上说要和母亲好好相处。他就是这样一个无能的酒鬼，唯一的爱好是去有年轻女孩陪酒的店里喝酒。

聪子毫无自由可言，就连休息日也没有。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都在忙活家务与和服店的事。只有婆婆不在的时候可以清闲一会儿，但婆婆外出时总会吩咐她做一堆活再出门。即便聪子为这个家辛苦操劳，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零花钱。但是，与当时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可能要稍微宽裕些。

不过时代就是这样，这在那个年代再普通不过了。当时的女性要脱离“家庭”自立，需要很高的教养和能力，而聪子只有小学学历，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这个家默默忍受。

婚后聪子的肚子很久都没动静，为此婆婆甚至还教了她怎么才能怀上孩子。婆婆让聪子把经期汇报给她，选出容易受孕的日子，强行让夫妻二人行房事，还让二人一起吃甲鱼等补精气的食物。就这样诚司出生了，看到后继有人，婆婆高兴得都快发狂了。

诚司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喜欢打棒球，非常活泼。聪子一边保护诚司不受婆婆的教育干涉，一边给予他最大程度的自由。聪子也一直认

为，总有一天诚司会继承家业成为第十四代店主。

但是，大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诚司说道：“我要当演员，不会继承和服店的。”

这句话简直犹如晴天霹雳，对婆婆和丈夫来说更是如此。

聪子知道他在大学加入了话剧社团。社团里有一个叫田丸的学长，领导着一家名为“未来志向”的剧团，诚司说他要加入该剧团，成为演员。

婆婆和丈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婆婆大声骂道：“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把你养这么大。”诚司则回道：“我的人生由我决定。”到了诚司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了无条件服从父母安排的精神了，婆婆和丈夫的话在诚司听来只觉得可笑。

然后诚司就离家出走了，临走时丈夫要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说：“走了就不要再跨进这个家门。”但诚司完全不听，意气风发地走出了家门。

聪子什么也没说，心里想着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然后把诚司的背影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聪子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她一定会离开这个家，过上更自由的生活。但是，现在的她没有办法做到，在聪子那个时代，这就是女人的命运。听从父母的安排结婚生子，在婆家过着二十四小时犹如监禁一般的生活，既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没有金钱。诚司应该是已经无法忍受这个被婆婆支配的世界，以及被旧习束缚的家了吧。

诚司非常蔑视婆婆和丈夫，对于他们说的话，诚司自然不会听。在婆婆面前，聪子虽然不敢表达出来，但她在内心默默地支持着诚司的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吧，加油。

诚司加入了“未来志向”剧团，取艺名为扉顺平。每次有新作品上映，聪子一定会抽空去看。虽说是剧场，但也就只有大约两百个座位，很多时候入座率甚至都不满五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规模很小的剧团，

但每次看到诚司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样子，聪子就觉得非常骄傲，甚至还有一些羡慕。

如果就这样可以靠着做演员养活自己也好，但如果不行的话，到时再回来继承家业也可以。诚司是个很耿直的孩子，一旦有了梦想，就会忍不住去挑战，如果不去尝试就放弃的话，根本没法死心。

于是，聪子一直在暗中支持诚司。她每次来剧场，都会瞒着婆婆和丈夫，用口罩遮住脸，尽量坐在边角的位置。

但是，事情来得很突然。她觉得“未来志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公演了，于是打电话问了剧场的管理人。

“请问，‘未来志向’的下一次公演在什么时候呢？”

“‘未来志向’吗？‘未来志向’已经没有公演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解散了。”

“解散？就是说‘未来志向’没有了吗？”

“是的。”

“那请问剧团长怎样了，应该是叫田丸先生。”

“这个不清楚，我只听说演员都走光了。”

聪子后来又问了剧场的负责人，但谁也不知道剧团此后的去向。当时那个时代也没有网络和手机，所以没办法进一步调查。

就在“未来志向”解散后不久，婆婆带来了一个男孩子。

他就是亮，当时七岁。

婆婆告诉聪子这个孩子将会成为未来的继承人，但没有询问过她的意见。关于收养的相关手续都是婆婆弄的，所以聪子也不知道亮真正的父母是谁。只是听说生来就没有父亲，母亲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抚养，所以被送到了儿童福利院。只要是婆婆认为聪子不用知道的事，连一个字都不会告诉她，在她的观念里媳妇服从婆婆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对婆婆来说最重要的只有和服店“门井”的招牌。聪子已

经年过五十，原本指望继承家业的诚司又离家出走，没办法，只能领养一个孩子代替诚司。诚司离家出走后不久，婆婆就开始物色容貌及资质符合“门井”继承人的人选了，亮就是被选中的那一个。

聪子并不想领养孩子，因为她觉得如果有了养子，诚司就更加难以回到这个家了。但是，她无法违背婆婆的命令，丈夫也是一样。在领养亮的那天，丈夫只对她说了一句：“就当诚司已经死了吧。”

聪子又开始抚养孩子，虽说是养子，但相处时间久了也会生出感情。她再次一边保护亮不受婆婆强烈的干涉，一边教育亮不要一味听从家里人的摆布，要学会自己主动思考。她的这番努力总算得到了回报，亮长成了一个聪明、体贴又孝顺的好孩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继承了家业。

就在那年，可能是看到家业后继有人后安心了吧，婆婆去世了，享年九十八岁。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婆婆几乎一直卧床不起，由聪子负责照顾。可即使手脚不便，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她也还在耍威风。

婆婆去世的那年，丈夫也因为肝脏疾病，随她而去了。

婆婆和丈夫死后，日子过得很平静。亮结婚后，搬出了家，只剩聪子一人住在这里。和服店完全交给了亮和秋穗夫妇打理，聪子则一个人悠闲度日。虽然这么说，但因为有重太郎来借宿，帮亮带孩子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一直闲着。

如今，聪子迎来了她八十二岁的生日。

聪子不知道她的一生算不算好。她自己决定的事很少，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嫁到夫家后一直被婆婆呼来喝去。早上起得比婆婆和丈夫都早，先是做早饭，打扫卫生，之后到和服店里，主要负责接待客人和账务管理。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做晚饭，饭后收拾碗筷，给大家铺床，最后一个泡澡，所以洗澡水永远是温的，然后最后一个睡下。此外还有里里外外的杂事全都靠聪子打理，这种生活日复一日，没有一天休息。简直就像在修行，这就是她被肆意驱使的一生。

婆婆和丈夫死后，她终于可以得到解放，但是从二十岁起养成的生活习惯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改变的，到头来，她还是过着和两人在世时差不多的生活。这几年，她只是在住惯了的家里，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回过头来，这就是聪子的人生，就算现在去幻想自己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活法也没有意义。她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平静地接受宿命，努力活着罢了。如今，回首一生，就自己而言，聪子毫无遗憾。

但唯一令她挂念的就是诚司，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呢？

作为母亲，她能为那个孩子做点什么吗？

聪子自认为给了诚司最好的。但是，诚司怎么想，她的确没有考虑过。她一直认为诚司会继承和服店，关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问过诚司的想法。

诚司梦想成为演员的事，那时她也是头一次听说。虽然知道诚司在大学加入了话剧团，但她并不知道诚司对演戏有如此大的执着。

作为诚司的母亲，她到底有没有好好去了解儿子呢？时至今日，她自己也不清楚。

生日会后，秋穗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玩了。

聪子吃了不少炸鸡和蛋糕，她坐在亮送给她的无腿座椅上休息，地上还散落着彩带拉炮飞落的纸屑。

“母亲，对不起。”亮低着头说道。

延续了一百八十年的和服店还是决定关门了，“门井”将在第十四代店主门井亮一代画上句号。

这家店是婆婆拼命守护的东西，也是聪子度过了大半生的地方，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关门的命运。泡沫经济崩溃后，IT时代到来，将聪子远远地抛在身后。不过，相较而言这家店已经算是坚持久的了，以泡沫经

济崩溃为分界线，同行们一家接着一家都关门了。

一点一点量尺寸，手工制作和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人们只需绘制设计图，再将设计图导入计算机，机械就会自动完成缝制，生产线也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现在，甚至有成本不足一万日元的和服。在这样的环境下，像“门井”一样依靠传统方式经营的店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这不是亮的责任。要说根本原因的话，还要追究到婆婆在泡沫经济时期由于贪心开始的多种经营模式。这一尝试失败留下的负债一直在压迫店铺的经营，后来债务固然还清，但如果将这些钱用于投资的话，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过，聪子其实也隐约预感到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门井”将在下月正式关门，亮对她说道。

面对眼角泛起泪水的儿子，聪子微笑地看着他。

“是吗，虽然很不甘心，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时代的潮流就是这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你。”

和服店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聪子眼前，回忆大多是艰辛而苦涩的，但偶尔也有开心的事。回过头来，一切都显得那么可贵。

“有形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的，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一天也挺好的。”

聪子内心暗自想着还好是在婆婆去世之后。

因为和服店就是婆婆的人生，她虽然是一个很可恨的人，但只有这一件事是认真的。如果在黄泉相遇，感觉婆婆一定会穷尽各种污言秽语来骂她，拿起身边的东西不管不顾地朝她扔过来。

“好了，亮，抬起头吧。”

亮觉得是他的责任，垂下头掉着眼泪。

亮并非是迫于无奈才继承和服店的，就算为了父母他也想好好经营下去。但是，亮现在已经有了要守护的家人，做出这种决定是无可避免的。

“感谢你继承了家业，辛苦你了。为了不让店铺蒙羞，作为第十四代店主去认真地完成你最后的工作吧。”

“好。”

“飞走的鸟尚不留污迹，一定要处理好后续工作，绝对不能给我们的顾客和合作商造成麻烦。要和他们打好招呼，表达我们一直以来的感谢之情。”

亮默默地点了点头。

亮的下一份工作也找好了，以前，在一次和服展示会上认识的公司社长相当赏识亮，就邀请亮去他的公司。等“门井”的遗留事务处理完后，就会转到那家公司。聪子最担心的就是这点，现在看来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

“你能去那家公司也是缘分，是你平时积攒善行的结果。所以，要时刻心怀感谢和善意，注重礼节。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着，而是相互扶持的关系。”

“嗯，知道了。”

“就算和服店关门也没什么，只要你们一家人能幸福美满地活着，就足够了。”

“母亲。”

“嗯？”

“虽然以前也说过，但我再问一次，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生活？”

亮结婚的时候，也问过聪子同样的问题。

位于高园寺的这处古民居，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不仅空间狭小，还不隔音，所以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亮觉得成长于现代社会的秋穗不想住在这里，所以在别处租了一间价格比较合适的公寓。

但是一个老人独自生活还是无法让人放心，所以一有机会亮就会提议聪子搬过去与他们同住。但聪子总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常年居住的家，也不想麻烦夫妇二人照顾自己，所以一直坚持独自留下。

聪子很喜欢现在的住所，二十岁嫁到这里，将诚司和亮抚养长大，送走婆婆和丈夫，这些都发生在这里。自从嫁到这里，打扫便成了她每天的功课，所以这个家就像她身体的一部分，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不想离开这里。

“不了，谢谢你的心意。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这里的生活，而且我身体还算可以，就让我再住一阵吧。”

快到傍晚时，亮他们回去了。

天黑以后，聪子看了电视剧的重播，晚上七点，吃晚餐。因为中午吃得有点多，所以就简单地吃了点茶泡饭。

正想去泡澡的时候，客人来了。

青山清澄从玄关走进来。

“奶奶，生日快乐！”

青山是今年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剪得很利落的头发和崭新的西装都让人觉得充满朝气，手里拿着一个方格图案的礼物盒。

“清澄君，欢迎，下班回来了？”

“对，这个给你。”

“哎呀，不好意思，其实你不用记得我这个老婆子的生日的。”

“快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围巾，材质好像是丝绸的，摸起来很滑，红色、粉色和紫色交织成靓丽的色彩。

“哇，真漂亮，一定很贵吧。”

“就别管价格了，围上去试试吧。”

清澄从聪子手中拿过围巾，替聪子围在脖子上，笑着说很适合。

“老年人戴会不会有些花哨啊。”

“就是要花哨些才适合聪子奶奶啊，再说身上穿戴些明亮的颜色，心情也会变得开朗。”

聪子站在镜子面前整了整围巾，人上了年纪以后，就会不那么在意外表。涂着重太郎送的口红，围上清澄送的围巾，聪子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站在镜子前整理妆容了。

“谢谢你，清澄君。”

清澄在一家IT公司上班，与聪子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机缘巧合下偶然认识的。

在半年前的某一天，聪子接到了一通电话。

“啊，我是诚司……”

听到对方这么说，聪子陷入了慌乱。

“什么……诚司，是诚司吗？”

“嗯，一直以来对不起，母亲。”

“真的是诚司吗？你现在在哪里？”

“那个，虽然有些突然，但我有点事想恳求母亲帮忙。”

仔细一问，才知道诚司因为酒驾引发了交通事故，致使一名女性行人受了重伤。治疗费虽然用保险支付了，但私下和解需要钱，如果不能私了的话，很有可能会进监狱。

“那私了需要多少钱？”

“最少五百万日元。”

“现在就要吗？”

“对，现在就要。”

现在回想起来，马上就能明白这是很明显的“是我是我”诈骗，她也知道最近这类诈骗方法很多，但当时听到对方说是“诚司”，聪子的理性就完全丧失了。而且，诈骗犯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门井家的信息，他们知道家里有一个叫诚司的儿子下落不明，还有现在只有聪子一个人住在这里。所以即使是编造的谎言，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以至于聪子完全没有怀疑到这点。

聪子连忙到银行取了五百万日元现金，自称是诚司晚辈的男人说会

上门拿钱。

一小时之后，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找来了。

“你好，我叫松本。一直都很受诚司先生的关照，是诚司先生叫我来拿钱的。”

年纪看上去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人也很老实，不像是会触犯法律的人。

“诚司现在在哪里？”

“诚司先生不让我跟您说。”

“啊，是吗……”

“但他很好，请放心。那钱呢？”

“给你。”

聪子把装着五百万日元的信封交给男人，男人只是粗略地看了看信封的里面，就装进了自己的手包。

“我确实收下了，我一定会交给诚司先生的，再见。”

“请等一下，麻烦你转告诚司，就说奶奶和父亲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所以无论什么形式都好，打电话或写信都行，务必联系我。”

“好的，我会转达的。”

男人匆匆地走出去，刚骑上摩托要发动引擎时——

“你干什么，快放开！”

听到男人的怒骂声，接着是摩托车倒地的声音，聪子急忙走出来，见到摩托在启动的状态下倒在地上，而刚才的年轻人正在和另一个年轻人纠缠在一起。

那个年轻人就是清澄，他大叫道：“你是骗子吧，快把钱还回来。”

“快给我放开，不然我杀了你。”

“把钱还来。”

“想死吗你。”

名叫松本的男人简直像变了一个人，非常可怕。清澄死死地抱住男人的腰，拖着不让他往前走，男人奋力摆脱钳制，不断朝清澄的脑袋打去。聪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在原地惊叫着。

清澄虽挨了很多打，但依然拼命地大声喊道：“来人啊，这个人是骗子，请叫警察过来！”

听到骚动，附近的人都出来了，身为空手道教练的一位老人制服了男人，警察赶来后将其逮捕。过了几天，听说一个诈骗团伙被一网打尽，涉案金额达六千万日元。为此，警察特地为清澄颁发了感谢状。

后来听清澄说，他是中央大学的大四学生，最近刚找到工作，打算从今年春天开始在这附近居住，所以正在附近散步，寻找有没有合适的房子。正在这时听到了男人和聪子的对话，产生怀疑，男人骑上摩托车后，清澄试着上前搭话，看到男人马上做出逃跑状，于是确信了自己的猜想，立马抱住了男人。但是因为没有打过架，所以他能做的只有死死地抱住对方不放，不过还好男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

清澄被犯人打得头部出血，随后便被救护车送去医院，虽然缝了十针左右，但庆幸的是并没有什么大事。

那之后，清澄在高园寺车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距离聪子家步行大概十分钟时间。以这件事为契机，清澄会不时地来家里做客，陪聪子聊天，跟亮以及重太郎都相处得很好（尤其是重太郎因为这次发生在自家人身上的“是我是我”诈骗抓到了独家新闻），如今已经变成了家庭的一员。

“吃过晚饭了吗？”

“还没有。”

“那我做点生姜烤肉吧。”

“我想吃奶奶做的鳟鱼寿司。”

“鳟鱼寿司？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东西？”

“奶奶之前不是说过鳟鱼寿司是你的拿手料理吗。”

“我说过吗，真是讨厌，上了年纪以后，连自己说的话都不记得了。我都不记得最后一次做鳟鱼寿司是什么时候了，那等你下次来的时候做给你吃吧。”

聪子在电饭煲中放入一人饭量的米，插上电源，解冻冷冻猪肉，磨生姜。还准备了裙带菜的味噌汤、沙拉和腌梅干。

在聪子做饭的工夫，清澄就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看着电视。

生姜烤肉套餐做好后，聪子端到客厅。

“我开动了。”

清澄大口吃着饭，聪子坐到了无腿座椅上。

“马上就要到五一黄金周了，清澄君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就是宅在家里而已。”

“这么说来，清澄君家乡是哪儿啊？”

“宫……宫崎县。”

“宫崎县？是吗，看不出来你是九州男儿呀。”

清澄长着一张很清秀的脸，与骨骼结实的九州男儿完全无法联系在一起。性格也跟现在的年轻人很像，没有什么竞争心，也不会有汗臭味，就像草原一样给人很清爽的感觉。

清澄没有父母。

因为那次诈骗事件受伤被送往医院时，警察原本想联系清澄的家人，但随后得知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好像是他高二时出车祸去世的，之后他考上了东京的大学独自来到东京，大学四年一直住在合租房里，如今进入社会开始独自生活。

在高园寺租房时，因为没有双亲，所以没有保证人。这种情况下，租金通常会贵一些，所以亮出面做了保证人。

“那奶奶的家乡在哪里？”

“我出生在宫城县的石卷市，那是一个渔港城市，就是五年前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被海啸淹没的地方。”

“哦，是。”

“但我十一岁就离开了石卷市，父亲战死后，母亲带着我到处投奔亲戚，还有一段时间离开家去做长工。所以，说实话我已经不太记得那里的样子了。再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一直在打仗，男人都被征兵，人心惶惶，大家都食不果腹。虽然政府告诉我们军队连战连胜，但不管是人还是城市早已疲敝不堪。”

“会有空袭什么的吗？”

“也有过，但是没有很大规模的，毕竟就算炸了那种小地方也没什么价值。虽说是经历了战争，但对我来说就像发生在很远的地方的事。我能记得的只有一些自称是爱国组织的人冲进家里，说什么要交给国家，然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直接拿走。像是食物、衣服、锅还有菜刀，全都会被拿走。现在看来，真是既荒唐又可笑，实际上就是一群打着国家旗号的盗贼。”

“有那个时候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我们家根本没那么富裕。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从家里看到的朝阳。那时我家在一处高地上，可以俯瞰广阔的太平洋。每当太阳从东边的海面升起时，大家就会自然地朝着朝阳双手合十，只有这个景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虽说是我的故乡，现在那里一定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但我总觉得朝阳升起的那幅美景是永远不会变的。”

清澄吃完晚饭，自己去洗碗。

突然，房屋开始晃动。

“地震！”

尚在厨房的清澄关了水龙头，跑到客厅。

晃动得非常剧烈，古民居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聪子的身体也止不住摇晃。

“奶奶，快避难。”

“啊……”

“快点！”

清澄抓住聪子的手腕，把她从座椅上拉起来。聪子被拉扯的手腕生疼，晃动还没有停止。

“快，快点。”

清澄拉着聪子的手来到玄关，打开门，直接光着脚跑出来。远离了可能会倒塌的建筑物。

站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后，地震停止了。

“啊，停了。”清澄松了口气，“奶奶，你没事吧？”

“嗯，没事。”

比起地震，被拉扯的胳膊更疼。

震级为4级左右，虽然很慢，但摇晃感很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比起东日本大地震要轻多了。

不过，清澄的确是吓出了一身汗。虽然这座古民居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看起来也有随时倒塌的危险。但对这里再了解不过的聪子知道这所房子非常结实，所以并没有焦急，然而普通人都会像清澄一样吧。

自那次诈骗事件以来，聪子再没有见过如此慌张的清澄。

“没事的，清澄君。虽然是老房子了，但柱子很粗，还挺结实的呢，就连东日本大地震都挺过来了。”

“我还会来的。”说完，清澄就回去了。

聪子的生日结束了，因为这一天发生了很多事，聪子感觉有些累。

泡完温度适中的热水澡，刷牙，铺床，检查好门窗后，聪子直接躺进被窝。

重太郎、亮、清澄，大家都是好孩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大家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缘分相遇，他们都是聪子的家人。到了生日，大家都会带着礼物来探望她，也会邀请她一起去旅游。遇到什么困难，大家也会马上赶到她身边，所以，即使是一个人生活，聪子也丝毫不觉得寂

寞，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听说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孤独而死，但这方面，我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

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不给大家添麻烦，安静平稳地离开人世。

不过，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儿子，现在究竟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看来活着的时候，没机会见到他了。这也是宿命吧。我还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如果他在某个地方过得很幸福的话再好不过，但万一不是的话……

诚司，快回来吧。

婆婆和丈夫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所以回来吧。

聪子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诚司的面庞。那时他二十二岁，依然显得很稚嫩，脸上充满了对梦想的向往，却丝毫不懂得现实。

如今已经五十五岁了，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

离开家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遇到过哪些开心事和伤心事？

快回来说给我听吧。

聪子躺在被窝里闭上了眼睛，力气一点点从疲惫的身体中抽离。就这样，聪子进入了长眠——

2

聪子睁开眼睛时，坐在一张很硬的椅子上。

好像和靠背保持平行似的，后背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双腿并拢。上了年纪以后变得有些驼背，但此时她感觉身体好像变年轻了一样。她想起以前如果姿势不端正的话，婆婆就会用规尺打她。

身体很轻，不，准确地说是没有重量。那股时刻伴随着老年人的倦怠感消失了，也不觉得肩酸腰痛，身体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但是，不知为何手脚动不了，可以动的只有脖子以上。

这是哪里？

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一片洁白，感受不到任何声音和味道，房间被柔和的光线包裹着。仿佛祭祀死者的灵堂一般，不像是现实世界的空间。

眼前是一个女孩子。

年纪大概在十五到二十岁之间，留着黑色的短发，头发像抹了山茶油一样富有光泽。此时正坐在书桌前，背对着聪子写些什么，不一会儿见她放下笔，在纸上盖了个章，然后丢进写着“完成”的文件盒里。

女孩看了眼手表，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太好了，这是最后一个。”那声音就像小猫一般，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女孩用左手胡乱地搔了搔头发，转动旋转椅面向这边，一张会让人不禁停止呼吸的可爱脸庞出现在眼前。

“哎呀，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姐。”聪子忍不住感叹道。

充满智慧的眼睛里散发着锐利的光芒，像是强调自我一般嘴唇稍微嘟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戴了彩色隐形眼镜，瞳孔呈蓝色，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辉。是战前绝对不会有的女孩子，像是从异国他乡甚至是其他的世界回来的，又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样，总之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女孩。

身穿一件看上去质地很柔软的白色针织连衣裙，但女孩穿着显得非常大，就像错穿了男性的毛衣一样。连衣裙很短，露出女孩纤细的长腿，脚上是一双棕色的长靴。脖子上戴着一条挂有香蕉形状吊坠的项链，左手小拇指上的小型钻戒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聪子虽然无法赞同最近年轻女孩的时尚，但还是对眼前这个女孩的打扮感到惊艳。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孩披着的那件红色披风，那鲜红的颜色让人忍不住联想到鲜血。但因为非常大，披在女孩身上与其说是披风，更像是

披了一块毛毯。

女孩说道：“欢迎来到阎魔堂，门井聪子对吗？”

“对，我是。”

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智能手机，比亮和重太郎的都要大，可能是在用它上网。

“出生于宫城县石卷市，父亲是大堀成光，母亲久富子。三岁的时候爆发战争，并最终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社会渐渐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就连学校教育中也加入了军国主义。就在周围的人被发扬国威的口号所驱使变得对战争越来越狂热时，年少的你则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嗯，是这样的。但并不是因为我能预感到战争趋势，那些整天高喊着‘为了祖国’的人既粗暴，也不聪明，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当时我跟大家一样认为美英是恶魔，日本的军队是去降服恶魔的。”

“后来父亲战死，战争结束，过着辗转各地投靠亲戚的生活，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但通过自学会识字和使用算盘，头脑相当聪明。二十岁时，与门井哲久相亲结婚，门井家是一家老字号和服店，家里的一切都由婆婆决定。嫁过去之后，你就像奴隶一样被任意驱使，每天都要劳动十五个小时以上，且全年无休，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你婆婆去世为止。虽说如此，那个时代很常见，所以你并没有感到多么不满，虽然痛苦，但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以前的人和现在不一样，人生基本是无法选择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婚姻，几乎都是决定好的，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不过，反过来说也就没必要烦恼，单从这点来看，或许以前的人更轻松，因为现在的人每件事都得自己做决定。”

“二十七岁时生下诚司，你很怕儿子被婆婆抢走，作为门井家的继承人被严加教育，于是一边保护诚司不受婆婆的干涉，一边遵循战后民主主义的理念，在注重儿子自身的意志和个性的前提下将他抚养长大。

诚司长成了一个热爱打棒球、自由豁达的孩子。厌恶旧家庭制度下家长制根深蒂固的门井家，强烈反抗不论自己愿不愿意，都要成为门井家继承人的命运。”

“我想诚司会认为这个家很压抑，因为在这个家里，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得到婆婆的允许。当然也无法自由恋爱，因为想到对方迟早有一天要成为门井家的媳妇，所以必须是要符合婆婆要求的女性才行。”

“诚司在大学加入话剧社，梦想成为演员。抛开和服店继承人的地位，违背婆婆和丈夫的意愿加入了‘未来志向’剧团。你虽然一直在暗中支持诚司，但剧团解散后，对于什么都没告诉母亲就不知去向的儿子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嗯，是啊，我当时想他就算打声招呼再走也行啊，我也可以给他一点资金方面的帮助。”

“之后，婆婆将亮作为养子带到家里。你再次一边和婆婆的过度干涉做斗争，一边注重亮的个性将他抚养长大。亮长成了一个很顺从的孩子，继承了和服店。婆婆九十八岁高龄寿终正寝，不久丈夫也死了。你终于得到了解脱，从此以后被亮、远亲重太郎，以及通过一起偶然事件认识的青山清澄包围着，还算快乐地度过了余生。”

“我很感激他们。”

“总而言之，就是没能反抗时代及社会体制，但也没有被同化，适当地避开风口，不断压抑真实的自己度过一生的门井聪子，是这样没错吧。”

“是，因为我不喜欢和别人争。还有，你虽然一直说我婆婆的不好，但她不是毫无优点的人。”

“哦，原来如此。”

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很大的手机。

不可思议的女孩，虽然年龄远在她之下，但会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惶恐之情。身上自带着一股历史上的人物或皇室人员等高位之人才有的

气度，让人不自觉地折服于她。

“那个，话说你是？”

“我是沙罗。”

“沙罗是吗，汉字写作？”

“沙罗双树的沙罗。”

“哦，我知道。就是传说中释迦涅槃时，竖立在东南西北四个角上的两棵并排的树。”

“没错。”

“那沙罗，你为什么对我这个老婆子的事情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那是因为我是阎魔王的女儿。”

“阎魔？原来你是那个阎魔王的女儿呀。”

“你这个年代的人，一般都相信死后的世界，所以会很容易接受我说的话，省了我不少解释的麻烦。那么，我简单说明一下，也就是灵界的规则吧。所谓的阎魔王并不是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沙罗开始解释道。

据沙罗所说，这里是灵界的入口。人死后灵魂会离开肉体，来到灵界。在这里阎魔王会对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决定灵魂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原本在这里的是阎魔王本人，但因为今天出席“地狱拷问技术推进委员会”，所以由阎魔王的女儿沙罗代为执行审判。

“原来沙罗是在帮父亲工作啊，真是了不起呢。”

“多谢。”

“那就是说，我已经死了对吗，但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衰老吧，也就是阳寿已到。在生日那晚，就像电池没电了一样，在睡梦中咽了气。”

聪子想起来了。

生日那晚，因为有些累了，她刚沾上枕头不久就睡着了，感觉久违的睡了一个好觉。也就是说之后她的心脏就那样停止跳动了，没有一点疼痛。

“是吗。”

“看起来你一点也不惊讶。”

“是啊，因为我也知道自己有随时死去的可能性，而且多少也预感到了。”

“你的内脏相当虚弱，不管是心脏年龄还是血管年龄，都已经超过一百岁了，常年过度劳累的结果。但因为你精神坚韧，很能忍受疲劳和疼痛，所以反而很难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程度。”

“这也难怪，从二十岁嫁人开始，我就一天也没有休息地干活。在以前是理所当然的事。”

沙罗看着大型手机，思考了一阵。

“恭喜你，你可以去天国。”

“谢谢你，沙罗。”

“你的人生完全没有减分项，从来没有给别人添过麻烦，可以说是为了他人而奉献的一生。每天都会打扫自家和和服店以及周边，捡垃圾，扫枯叶，下雪时除雪，为美化环境做出了贡献。生活非常节俭，考虑到地球环境，节约用电。从不会抱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努力过完了一生。对于并不喜欢的婆婆，虽然不断遭受训斥但仍悉心照料，死后也会去扫墓。真是一个大善人啊。”

“不，我只是做了理所应当的事。”

“你抚养了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分娩和育儿原本就是很大的加分项，你还将诚司和亮两人都抚养成了非常出色的人。”

沙罗用手指操作着智能手机，那是电子版的阎魔账，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聪子的生平。

“因此，你的审判结果是上天堂。另外，你将被授予铜卡。”

“那是什么啊？”

“就是人生的铜牌。对整个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会得到金卡。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将得到银卡。而虽然没有前两者做出的贡献大，但作为一介庶民，尽自己所能勤勤恳恳地度过一生，对世间有益的人就会被授予铜卡。”

“还有这样的东西啊。”

“铜卡授予的是那些在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因此得到的人通常都是在生前没有得到正当评价的人。你的一生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这本身就很伟大。”

“你能这样说，我很高兴。”

“这张卡的持有者去到天堂以后，会受到各种优厚的待遇。转世的时候也会得到更好的条件，比如你来世若还想见到婆婆及丈夫的话，只要提出申请便可。”

“不，这个就不用了。”

“那请你登上去往天堂的阶梯——”

“那个，沙罗，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可以吗？”

“是什么？只是说一下还是可以的。”

“诚司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

“啊，果然，我就知道你要问。但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这是灵界的规定，死者生前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告知的。”

“那请至少告诉我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不行，我会受到惩罚的。”

“是吗？”

“事先声明，诚司离家出走并不是你的责任，他是自己决定离开家的。父母的责任是将孩子抚养成自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的程度，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即使是过了二十岁，但依然在家啃老的话，父母就还没有

结束使命。但诚司在离开家之时，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你作为父母的养育义务已经结束了。”

“哦。”

“之后，无论诚司过上怎样的人生，都是他的自由。不管他作为演员成功与否，都是他自己的责任，和父母无关，所以你也不必感到愧疚。”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沙罗……”

“动物的本性就是如此，一旦孩子学会捕食，可以靠自己活下去，父母就会离他而去。然后作为陌生人活下去，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也不例外。”

沙罗打断聪子的话。

“就是这样，所以请上天堂吧。打开那边的门就是去往天国的阶梯，尽头有天使在等着你，请告诉天使们你是铜卡持有者，之后天使会指引你。”

聪子感到刚才还无法动弹的手脚突然恢复了力气，而且右侧的墙壁上出现一道刚才还没有的门。

但是聪子并没有动。

“那个，聪子女士？”

“我在。”

“已经可以动了吧，请起身吧。”

聪子还是没有动，而且丝毫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聪子女士，你听得到吧，我理解你担心诚司的心情，但你已经死了，既没法援助你的儿子，也没办法拥抱他。还是早点忘记，登上天堂吧。”

聪子低着头，仍旧一动不动。

沙罗有些生气地鼓起腮帮。

“啊，真是败给你了，明明是今天最后一个了，但聪子女士不去天

堂的话，我的工作就没法结束。”

聪子还是不动。

“求求你了，去尽情享受天堂的生活吧。为了不让大家在转世之前等得太无聊，还有各种完善的娱乐设施呢。”

聪子依旧固执地坚持着，脑海中想着诚司的事。

她表面已经放弃见到诚司，但内心的某个角落还是抱着一丝期望，想着只要儿子还活着，就有可能再次相见。但如今已经进入黄泉的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想到这里，她就没办法思考别的事。

“偶尔就是会有你这种坐着不愿意动的人。虽然直接扔地狱里会快很多，但也不能随便把铜卡持有者扔下地狱。”

沙罗急得直跺脚。

“就算了吧，你们已经分开三十多年了，现在才去在意又有什么用。再说你的身边明明有那么多的线索，你却一个都没有发现——”

“什么？”

“啊，说出来了。”沙罗用手捂住嘴。

“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身边有很多线索？”

“不，要怎么说呢？”

“你的意思是知道诚司消息的线索就在我的眼前？”

“嗯，的确是这样。”

聪子的脑袋陷入混乱，得知诚司消息的线索竟然就在身边？她从来没这么想过。

沙罗烦躁地看了一眼手表。

“啊，真是的，没办法了。那这样吧，就如我刚才所说，出于灵界的规定，我虽然无法告诉你真相，但你自己可以推理答案。”

“好的。”

“因为我没时间陪你，所以限时是十分钟。再强调一次，知道诚司消息的所有信息都集齐了。十分钟之后，如果你没有猜出答案，就乖乖

地去天国，倘若你还是赖着不走，那我只能动用我的权限收回你的铜卡，将你丢进地狱，可以吧？”

“哦。”

“不过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堂堂阎魔大人的女儿根本没有必要为一个区区人类让步。这次就当是我发善心，给你十分钟时间吧。如果你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出答案，我也可以再发发慈悲帮你鉴定一下你回答的是否正确。

“计时开始！”

说完，沙罗就开始整理起桌子，准备下班。

摘下项链和戒指，放入饰品盒，脱下红色披风，随便团成一团丢在一边。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饮料，单手叉腰一口气喝完，然后回到座椅上，边看化妆镜边梳头。显然完全没有在意聪子的事。

限时是十分钟。

沙罗说凭借现在脑海中所掌握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答案，也就是只要将零散的信息进行正确的排列组合的话，就会浮现出一张完整的图画。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无法知道关于诚司的任何事，只能接受去天国的命运。

只能赌一把了。

幸运的是，聪子读了不少推理小说。上了年纪以后眼睛看不太清就没怎么看，但她以前经常背着婆婆阅读。

婆婆还健在的时候，门井家是没有娱乐可言的。像丈夫可以出去喝酒，婆婆可以去参加妇女会来娱乐和放松，但聪子什么都不被允许。

媳妇是不需要有教养的，这是婆婆一贯坚持的主张。如果让媳妇读书掌握了学问，有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就会失去勤劳工作的精神。于是在“民愚则易治也”的方针下，聪子一直被定位为服侍门井家的用人。

聪子每天都被家务以及和服店绑得死死的，家里甚至连电视都没

有。何况，婆婆将侦探小说视为颓废文化，竟与色情小说并列。如果让婆婆知道聪子不听她的话，偷偷躲起来看这种书的话，肯定不是用规尺打两下就能解决的。

因此，聪子会偷偷地从图书馆借来文库本，趁婆婆出门的时候，尽快干完手上的活，躲起来偷偷阅读。只有小学学历的聪子能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有很大一部分是推理小说的功劳。

聪子对自己的推理能力没有太大信心。但是，诚司是她的儿子，诚司会想些什么，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她多少还是心里有数的。

那就放手一搏吧。

但是，得知诚司消息的线索会在哪里呢？

聪子最先想到的是重太郎的调查报告，也就是在新闻社工作的重太郎关于诚司的那份调查报告。

诚司二十二岁时离家出走，加入剧团“未来志向”。但二十七岁时，剧团解散了，之后的去向聪子就不知道了。

根据重太郎的调查，诚司那之后也继续追逐着演员梦，出演过几部为数不多的电影。还有他在三十四岁时曾住在厚木，但之后就不得而知了。虽然知道他曾在一家清洁公司兼职，但因为那家公司已经倒闭，所以也无从知晓后来的去向。作为演员的演出经历也以三十岁四岁为节点停下。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今年是五十五岁，也就是三十四岁之后，约二十年人生经历不明。

聪子试着重新考虑。

作为诚司的母亲，他对儿子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三十四岁时，诚司成了无业游民。靠做演员无法养活自己，所以去清洁公司找了份兼职赚取外快，但是清洁公司也倒闭了。此时，诚司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番思考，极有可能放弃了做演员。

离开家已有十二年，诚司肯定经历了许多挫折。失去工作后，他将

此看作人生新的转折点。按照诚司的性格，我相信他已经努力了。但至今仍未取得成果，这让他认清了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放弃了做演员的梦想。

诚司性格里具有流浪者的精神，聪子的第六感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他多半会换一个地方居住，也就是离开厚木去别的地方。

问题是放弃演员梦的诚司之后会去到哪里，做什么工作。他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除演员之外想做的事，聪子都不清楚。

不管怎样，他都没有回到门井家。按诚司的性格，既然已经被婆婆和丈夫断绝亲人关系，自己也气势汹汹地离开家门，就绝不会再回去。而且诚司应该想着，门井家已经有亮了，就算回去家里也没有他的位置。

“两分钟过去了，还剩八分钟。”

沙罗一边吃着棒棒糖，一边看时尚杂志。

聪子继续专注于推理。

重太郎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这份调查哪里有可以找到诚司的线索呢？

不，仔细想想的话，重太郎并非将调查得知的所有事情都告知了聪子。通过调查，万一查到诚司被杀，或进了监狱等事情，他极有可能不会告诉聪子。就像患癌症一样，重太郎很有可能怕聪子受到打击而不告诉她。

不仅如此，其中还存在利害关系。

假如通过调查知道了诚司的下落，这时，聪子当然会忍不住见面。这样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

聪子有一笔不小的遗产，加上存款，以及高园寺的土地约有一亿日元。虽然诚司和亮从未见过面，但在法律上是兄弟关系，如果诚司出现的话，亮能拿到的遗产就会减半。

重太郎和亮关系很好，作为重太郎来说，即便查到诚司的住所，也

有可能瞒着聪子。另外，亮拜托重太郎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她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而且很像推理小说中的情节。若这么想的话，亮甚至有杀害诚司的动机。

就从遗产上来看，亮有可能会这么想，聪子极有可能比起作为养子的自己，更加偏袒真正的儿子诚司，也有可能立遗嘱将全部财产都留给诚司。当然，聪子完全没想过这么做，在她眼中，亮和诚司都是她的孩子。但是，亮会这么想也说不定。

于是，亮为了保护自己在门井家的地位，杀了诚司？怎么会，肯定是她想多了。

亮杀害诚司，只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聪子的脑子就变得一片空白。说到底，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而已。

感到脊背发凉的聪子，完全停止了思考，白白浪费了不少时间。

“四分钟过去了，还剩六分钟。”

听到这一声音的聪子回过神来，意识到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

再怎么看都是自己想多了。亮怎么会杀害诚司，就算知道了诚司的住所，也顶多是拜托重太郎不要告诉聪子罢了，杀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还是从更现实一点的角度出发考虑吧。据沙罗所说，根据现在头脑中所掌握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真相。无法知道答案一定是因为她忽略了某个重要的线索。聪子试着更详细的回忆重太郎所说的话，那份调查报告里真的没有隐藏的线索吗？

她到底忽略了什么呢？

突然，她想起重太郎说过一件事，就是重太郎去找原来“未来志向”的剧团长田丸先生时，田丸先生告诉他，自己在一年前左右接到过一通陌生来电，对方是个男人，问他知不知道扉顺平这个人，当时田丸先生以为是讨债的人，所以什么都没说。

真的是讨债的人吗？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有人在找扉顺平这个人，究竟是谁呢，目的又是什么？

假设那人是X。

X不知道扉顺平的本名，也就是说他只认识作为演员扉顺平的诚司。这样看来，X是与戏剧相关的人。

X在那之后也在继续找扉顺平吗？如果X是追债人的话，知道扉顺平就是门井诚司以后，多半会来找聪子或亮。但聪子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也没听亮说起过这样的事。那X是不是最后也没查到扉顺平就是门井诚司，就放弃寻找了呢？

聪子最近都没怎么出门，除了散步、买东西，还有就是和亮他们一起外出。因此，经常来家里做客的也只有以前就认识的一些人。要说在最近一年里认识的人，只有青山清澄。

青山清澄，回过头来想的话，聪子对于这个青年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出生于宫崎县，考上中央大学后，独自一人来到东京，从春天开始在一家IT企业上班。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容易亲近，而且头脑很聪明的人。

认识他源于一段很奇妙的缘分。清澄拿到了工作内定，在高园寺附近找房子时，偶然经过聪子家，遇上了“是我是我”诈骗事件。那个时候聪子虽然没往深处想，但现在想来总觉得有些过于巧合。

假设那不是偶然呢？

诈骗团伙已经被揭发，现在仍在服刑，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清澄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但是，即使遇到“是我是我”诈骗是偶然，假设他经过聪子家不是偶然呢？

难道清澄和诚司有某种关系？虽然有些突发奇想，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已经过去六分钟，还剩四分钟。”

沙罗把杂志丢在一边，用锉刀磨着指甲。

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按照这条线推理下去了。

先假定清澄和诚司存在某种关系。

例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清澄是受诚司的委托，来看看聪子的情况，然后正好撞见了诈骗事件。

对了，调查那次诈骗事件的警察也夸奖过清澄，说仅凭聪子和诈骗犯在门口的对话，就识破了骗局很了不起，现在想起来他未免察觉得太快了。但是，如果清澄本来就认识诚司的话就可以说得通了，因为他知道诚司是不会叫人上门来取钱的。

换言之，诚司根本不是偶然经过聪子家门前，而是专程来找聪子的。

之后，不知为何，清澄隐瞒了和诚司相识的事实，和聪子有了来往。这样说来，清澄应该已经把聪子这边的情况告诉了诚司。

另外，清澄知道聪子的拿手料理是鳟鱼寿司。但是，聪子并不记得自己对他说过这件事，上年纪以后，虽然经常会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她从没有说过鳟鱼寿司的事。因为聪子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做过这道料理，而且她也不觉得这是自己的拿手料理。只是，过去她偶尔会做，而且诚司很喜欢罢了。

为何清澄会知道聪子没跟他讲过的鳟鱼寿司的事，那是因为他是从诚司那里听来的。聪子猜想两人应该是在说到母亲的味道的时候，诚司告诉他自己母亲的拿手料理是鳟鱼寿司吧。如此看来，几乎可以肯定两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但是，两人是何种关系呢。

父子吗？清澄今年二十二岁，诚司五十五岁，如果是父子的话，也就是在诚司三十三岁那年出生的。但是她并没有听重太郎说起诚司住在厚木市时有过孩子，户籍上也没有记载。除此之外，可能是做母亲的直觉吧，聪子并不认为两人是父子关系，因为两人长得完全不像，自己在和清澄接触时也丝毫没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还有，清澄来找聪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受诚司的委托吗，委托的内容和遗产有关吗？假

如清澄是诚司的儿子的话，诚司死后，清澄就会成为遗产继承人，但从刚才的推理来看似乎不太可能。

关于这点还是暂时放一放吧。

返回刚才的推理，如果清澄认识诚司的话，那么给田丸先生打电话的X就不是清澄。因为他肯定知道扉顺平就是门井诚司，也就没必要打电话问田丸先生。

X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寻找扉顺平的谜底还是无法解开。

推理进展到这里，一堆疑问涌上心头，变得很难进行下去。所以，聪子在脑海中对现在的疑问做了一次整理？

①三十四岁之后放弃演员梦的诚司究竟去了哪里，从事什么工作？

②寻找扉顺平的X是谁。

③如果清澄和诚司相识的话，他们是在哪里认识的，两人又是何种关系，还有清澄接近聪子的目的是什么？

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三点，但接下来要如何推理聪子毫无头绪。

沙罗说过，仅凭现在脑海中知道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真相。这句话真的可信吗，是不是沙罗为了减少麻烦，随便撒了个谎来蒙骗聪子，好让她乖乖去天国。

聪子越想越觉得是沙罗骗了她，因为她实在想不出来究竟要如何把现在脑海中的信息排列组合，才能解开这三个疑问。

“八分钟过去了，还剩两分钟。”沙罗说道，声音里感受不到丝毫怜悯之心。

聪子定睛看着沙罗，沙罗也注意到了聪子的视线。

“怎么了？”

“没什么。”

聪子凝视着眼前的女孩子，越看越觉得不像是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当然，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人类，所以也理所应当。

外表看起来很可爱，却有着非常狠辣的一面。

要形容的话，就是飘浮在空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和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完全不在一个次元，像是超越了所有生物的奇迹般的存在。

这样的人是不会撒那种低级的谎言的。

撒谎是人类保护自我的防御本能，是人类才会有的行为。但是，眼前的女孩根本没有必要在人类面前保护自己。对她来言，不过是区区一个人类而已，不管是否持有铜卡，扔下地狱就可以了。

她不会说谎，不会做这种耍小聪明的事。

聪子选择相信她，或者说，只能相信她。

关于第①②点疑问，聪子完全没有眉目，只能从第③点着手。诚司和清澄是什么关系呢，如果不是父子的话，是在何时何地相识的呢？

清澄出生于宫崎县，如果两人是在清澄上大学之前认识的话，也就是说两人是在宫崎遇到的。但是，宫崎对诚司来说（对聪子也一样）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的一片土地。这样想来，清澄来东京之后，两人相识的概率更大一点。

换言之，诚司也在东京。清澄在大学四年里一直住在中央大学附近的合租房里，两人是在那附近认识的吗？但是聪子并不知道中央大学的具体位置。

不，诚司和清澄不一定是直接认识彼此的。也有可能是诚司先认识了清澄的父母，再通过这层关系认识了清澄。这种可能性更高，因为从年龄上考虑，诚司和清澄的父母应该是同一代人。

聪子只听说清澄的父母在他高二时出车祸双双去世，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她试着回想起和清澄的对话，但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内容。一般都是清澄问聪子问题，可他很少提起自己的事。聪子只知道他是一个好孩子。

如果非要说缺点的话，就是有些神经质和怯弱。就像那次遇到四级地震，就拉着聪子的手慌忙跑到门外一样。

再回到疑问①，在三十四岁时放弃了梦想的诚司当时应该失去了工作，那之后他会去哪里呢？正常来看他会找下一份工作，不然的话就是搬到以前就想去的地方居住。

那个地方会是宫崎县吗？

地震？

突然，聪子的脑海中一切都连成了一条线，在她八十二年的生命中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难道这就是名侦探的灵光一现吗？！

原来如此，清澄和诚司是在那时相遇的啊。

这样看来，给田丸先生打电话的X是……

清澄在高二时父母死于车祸。

所以清澄才会来到聪子的身边。

这样一来，一切就都可以说得通了，虽然她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沙罗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七、六……”

聪子开始做最后的冲刺，将推理又梳理了一遍。三个疑问都有了理论上的答案，聪子也坚信这就是正确答案。但是，若果真如此的话，这个答案对聪子来说并不是她所希望，也并不愿相信的结果。

沙罗毫不容情地读着秒数。

“五、四、三、二、一、零。时间到，聪子女士，你有答案了吗？”

“是的。”

聪子叹出一口气，闭上眼睛。

“诚司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对吗。”

3

“那么，请说出你的推理。”

沙罗再次披上红色的披风，坐在椅子上，上半身后仰，高高地跷起

二郎腿，摆出一副极具攻击性的姿势。

聪子开始说道：“虽然还有很多疑问，但诚司已经去世这点几乎可以确定了。”

“只要大概的逻辑符合就可以。”

“根据重太郎的调查报告，诚司在‘未来志向’解散之后，也在继续追逐演员梦，直至三十四岁。但是，由于打工的清洁公司倒闭，那孩子应该也想了很多，他决定放弃演员梦。”

“然后呢？”

“失去了工作之后，诚司应该是彻底转了念头，想要开始重新生活。他也已经三十多岁了，但那个时候婆婆和丈夫都还健在，家里还有养子亮，所以他全然没有回到门井家的想法。我想诚司是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宫城县石卷市。”

“也就是五年前发生东日本大地震被海啸淹没的地方吧？”

“是的，那是我直到十一岁，战争即将结束前居住的地方。虽然是一个非常暗淡的时代，但我仍记得从家门前的高地上看到的美丽的朝阳。太平洋宽广的海岸线一览无余，太阳渐渐从海平面升起的样子简直就像艺术作品一般。记得诚司还小的时候，我曾跟他说过这些，他应该是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了。然后，放弃做演员的诚司选择去往母亲的故乡石卷市。

“在那里他认识了清澄，更准确地说可能是认识了清澄的父母。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是什么关系，但应该很亲密，亲密到会告诉清澄自己母亲的拿手料理是鳟鱼寿司。

“在之后的大约二十年时光里，诚司在石卷市做什么样的工作，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诚司在五年前的地震中遇难了。清澄的双亲，其实也是在那次地震中不幸身亡的也说不定。”

关于震灾的新闻，聪子也看了很多。

石卷市已经不是聪子一九四五年居住时的模样，但那里仍是她的家乡。据报道称，海啸淹没了大半的面积，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人，对此聪子也非常心痛。

“清澄失去双亲之后，变成孑身一人，但想必他仍然没有向苦难低头，通过刻苦努力考上了东京的大学。大四时拿到工作内定后，可能是时间宽裕了吧，他想去寻找诚司的家，将诚司已经过世的消息告诉他的家人。但不知为何，诚司一直没有告诉清澄自己的本名，所以清澄只知道扉顺平这个名字。

“这个时代由于网络很普及，关于这点很容易调查。但是据重太郎所说，即使在网上搜索扉顺平的名字，也只会出现他三十四岁前出演的几部作品而已。但即便如此，清澄还是查到了诚司以前所属的剧团名称‘未来志向’，以及团长田丸先生的住址，并打电话给田丸先生，询问他知不知道扉顺平这个人。

“就这样，凭借不多的线索，清澄对扉顺平做了调查，然后知道了他的本名是门井诚司，所以才会找到诚司在高园寺的家。就在来的那天碰巧撞见了诈骗事件，因为只要听到我和犯人的对话，就会知道这是骗局。也多亏了清澄，诈骗团伙才会落网。

“因为这次事件，清澄便时常来家里做客，但这反倒让他很难说出诚司已经去世的消息。看到一直在祈祷儿子在某处好好生活的我，他不忍心说出真相。

“他出生的地方也不是宫崎县，而是宫城县。说起来当时问起他家乡的时候，他似乎有一瞬间顿了一下。因为他想瞒着诚司的事情，所以才灵机一动把宫城改成了宫崎吧。还有，他很怕地震也是因为他自身经历过那次大地震。”

聪子说完答案，吐出一口气。

“怎么样，我猜的大致没错吧？”

“基本正确。”

沙罗微微点了点头，露出酷酷的笑容。

“既然已经知道真相了，那我就来做一点补充说明吧。就像你说的一样，诚司在三十四岁之前一直在追逐梦想。但是只靠做演员无法养活自己，于是他找了一家清洁公司做兼职，那家公司的社长非常体谅诚司，还提供了住所，可以让诚司一边追求梦想一边安心工作，但是那家公司最终还是倒闭了。

“当时和诚司交往的女友也因为受够了他离他而去。诚司本身也感觉到自己没有做演员的才能，大概是认清了自己正处于人生转折点，他决定放弃演员梦。

“他还算有些积蓄，也没有回到门井家的打算，而且他知道门井家已经领养了作为新继承人的养子。被恋人抛弃，失去工作，丢掉梦想的他变得一无所有，他突然想远离喧嚣的城市，诚司身上就是有这种流浪者气质。”

“他性格的确有些反复无常，喜欢无拘无束。所以才会更加讨厌被陈规旧俗桎梏的门井家吧。”

“诚司开始了旅行，把物品全部变卖掉，就和波希米亚人[2]一样。移动工具是自行车，夜晚就撑帐篷在野外露宿，目的地是你的故乡石卷市，估计他一直记得小时候母亲跟他说的关于故乡的事吧。到达石卷市后，他从高地上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升起的朝阳，大为感动。本来只打算来旅行一下，但他却留在了那里，而那里也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诚司在石卷市租了一间公寓，也找到了工作。主要是一些渔港的杂活，帮忙搬运一下鱼，以及打扫什么的，但并不是正式录用，而是打短工。存了点钱，就会收拾行囊出去旅行，然后再回来做工。他有的是力气，干活也很卖力，所以大家都很愿意雇用他。就这样，诚司完全和当地人打成了一片，融入了石卷市的生活当中。

“他一直以扉顺平自称，并不是摆演员的架子，而是把自己虚拟成

了电影中的主人公。有时，他会把角色设定为抛弃东京的繁华生活独自流浪的《寅次郎的故事》 [3] 中的人物，还有时会把自己假想成一名隐藏身份的正在逃亡中的通缉犯。就这样，诚司以石卷市为舞台，尽情地演绎着扉顺平这个角色，因此，周围的人才不知道他的本名。而且，因为是乡下，所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个孩子就是有这样喜欢幻想的一面，小时候也经常玩假面超人游戏，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变身的场景，然后饰演剧中的角色。看来这一点一直都没有变啊。”

“石卷市的人都很有包容性，也非常爽朗，对他来说很舒服吧。就这样过了六年后，他邂逅了一位女性，名叫青山弘美。青山弘美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清澄。她白天在渔港附近的食堂工作，晚上在酒吧兼职，一个人抚养孩子。原本住在新潟县县的她为了逃离丈夫的家暴，因此躲在石卷市生活。

“两人相识不久后便开始交往，然后同居。由于弘美的情况有些复杂，所以两人在名义上并没有登记结婚，但事实上早就已有夫妻之实。弘美辞去了酒吧的工作，生活也渐渐好转起来。诚司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清澄，清澄也把诚司当成父亲一样敬仰。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年。但是，2011年3月11日，那一天还是来了。

“东日本大地震。清澄因为在远离海岸的学校所以没有出事，但诚司和弘美两个人都在离渔港不远的地方工作。听到海啸警报后，诚司一度避难了，但在避难所没有看到弘美的身影，所以慌忙地奔向了弘美工作的食堂。此时弘美正被倒塌的建筑物压在下面无法动弹，诚司一边躲开瓦砾，一边拼命地想救出她。就在这时，海啸袭来，两人最终都没能回来。

“清澄变成了孤身一人，他也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诚司是为了救母亲而去世的事。虽然找到了母亲的遗体，但诚司的遗体怎么也找不到。可是，悲伤下去也不是办法。幸好，他们为他留下了存款，诚司和弘美为

了聪明的清澄将来能上大学，一直在存学费。清澄在避难所也不忘用功学习，最终考上了东京的大学。后来，大学四年过去，工作也有了着落，他有了空余时间。大地震已经过去很久，他也长成了大人，这时他想起了父亲扉顺平。

“清澄一直以为扉顺平是真名，诚司虽然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开玩笑。例如关于过去的职业，诚司一会儿告诉清澄自己做过教师、警察、律师，一会儿又说自己做过黑社会。也就是把他曾扮演过的角色职业就像是真事一样半开玩笑地说给清澄听。因此，清澄并不清楚自己一直称呼为顺平叔的同居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加上一起居住的公寓已被海啸冲毁，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查找。

“在网上检索扉顺平后，清澄才知道他原来是名演员，而且扉顺平似乎并非本名。曾经所属的剧团‘未来志向’已经解散，但他查到了剧团长田丸先生的住址，然后打了电话，但并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然而，他没有放弃寻找，最后找到了剧团经常演出的剧场负责人，从他那里得知扉顺平的本名是门井诚司，家在高园寺附近。于是那一天，清澄才会上门拜访。

“在看到那个家的外观后，他更加确信了。因为和从顺平叔那里听来的一模一样，武家住宅式的建筑，与宽敞的庭院不成比例的建筑物面积，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神殿。到这里，清澄才确信了扉顺平就是门井诚司。

“但是，他十分犹豫要不要进去拜访，看门牌上写着‘门井’，所以可以确定里面肯定是诚司的家人，但现在谁住在这里他一概不知。诚司也对他说过自己和家人断绝了关系，所以即使自己现在上门拜访，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待遇。正在纠结的时候，‘是我是我’诈骗的犯人找上门来。

“看到从玄关走出来的聪子，清澄想着从年龄上来判断是诚司的母亲。他躲在一边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知道聪子打算要把钱交给那个谎称

是替诚司上门来收钱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诈骗，所以鼓起勇气缠住了犯人。

“受伤流血被送往医院后，清澄接受了警察的询问。因为事情太过突然，他一下子没有整理好，所以慌乱之中撒了谎。说他在高园寺附近寻找房子，散步途中偶然碰上了此次事件。但因为这个不必要的谎，让他反而很难说出实话。一方面对于一心祈祷儿子在某处过着幸福生活的你，很难说出诚司已经去世的事实，一方面也对说出自己是诚司的儿子的事心存顾虑，因为他不想被大家怀疑自己是冲着遗产来的。

“但是对清澄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那次的事结下的缘分，他在你家附近找了房子。因为你是那人的母亲，所以他也拿你当成祖母。不时来家里拜访，留下来吃顿饭，跟亮和重太郎很聊得来，变成这个家的一分子。他本就是孤身一人，所以就像有了新的家人一样很高兴。他也打算今后找个时机告诉你诚司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他没有料到你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他可以告诉我实情。”

“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既然知道真相了，那就请你尽快上天堂吧。”

“那个，沙罗，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不过暂且听一下吧，是什么？”

“能让我再复活一次吗？”

“又来了！”

“拜托了！”

“不行。”

“我知道这是个很无理的请求，但还是拜托了，就当作是我老婆子最后的心愿。”

“我先说明一下，聪子女士是寿命已尽来到这里的，就算让你复活，也会马上死的。”

“那也没关系。清澄为了告诉我诚司的消息专程找来，我只是想跟他说声谢谢。”

“不过，也不是做不到。虽然说是复活，其实准确来说是把时间倒回到死去之前。但马上就又会死去的，就算延长寿命，最多也就一个小时。”

“那就足够了。”

“明白了，因为你是铜卡持有者，可以多少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你所希望的只是最后见一面清澄对吗？”

“谢谢你，沙罗。”

“那么，我就把时间倒回到你死亡之前，也就是心脏病发作的稍往前一点，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你将再次迎来死亡。原本返回现世之时，是要消除灵魂来这里的记忆的，但反正你也会马上死亡，所以这次就不用了。不过，关于我和灵界的事全都是高度机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现实世界的人。否则就会构成重罪，所以千万注意。”

“知道了，我绝对不会说的，还请你放心。”

“为了能让你在最后见到清澄，我这边会安排的。还有，我会直接设定为死亡之后自动上天堂。”

“真是让你费心了，谢谢。”

“今天由我负责审判你真是太走运了，如果是父亲的话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这也是你平常积德行善的结果。”

沙罗忽地背过身去，面向书桌，给那个巨大的手机连上键盘，开始打字，大约花了一分钟时间。

“那我开始了。因为要强行把灵魂挤入时空的裂缝中，所以非常痛，还请忍着点。”

“好的，请别客气。”

“芝麻开门，门井聪子，返回人间吧！”

沙罗按下回车键。

4

——咚咚、咚咚、咚咚。

聪子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

“奶奶，快开门！奶奶。”

听声音，外面敲门的是清澄。聪子睁开眼看了一下钟表，时间是午夜两点左右。

聪子像昏睡过去一般睡得很沉，头有些晕，身体也很热。

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直到刚才还在灵界一个叫阎魔堂沙罗的房间里，然后被强行挤入时空的裂缝中返回了人间。感觉经历了一次很不可思议的体验，那是真实发生的事吗，如果是梦的话也太逼真了。

在那边的世界她的身体感觉很轻，但回到这边后，不仅老年人特有的倦怠感回来了，偏头痛也很严重。体温异常的高，就像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一样。上年纪以后，汗腺会慢慢退化，所以难以出汗，因此热气会一直在体内积聚。

聪子调整好呼吸，慢慢起身，手扶着墙壁，来到玄关前。外面清澄边敲门边大喊着。

“奶奶，快开门！”

“来了来了，马上就来。”

聪子打开玄关的门锁，拉开门，看到清澄一脸焦急地站在外面。

“奶奶，你没事吧？”

“没事啊，怎么了？”

“刚才我接到一通电话，说奶奶有危险，让我马上赶过来。”

“是谁打来的？”

“对方只说自己叫沙罗，然后就挂了。虽然有可能是恶作剧电话，

但因为有些担心还是来了。”

清澄接到那通电话后，就急忙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沙罗，看来那并不是梦。

总而言之，聪子重新复活了，回到了死之前。如果就那样睡过去的话，就会因为心脏病发作停止呼吸。

睁开眼后，寿命延长了一会儿，但也只有一小时左右。

就如沙罗所说的一样，聪子全部都记得。

“奶奶，没事吗？你的脸看起来很红。”

清澄从玄关走进来，把手贴在聪子的额头上。

“好烫啊，我叫救护车来吧。”

“没事的，上了年纪就是这样，身体到处都是问题。这也不是第一次，过一会儿就好了。”

清澄扶着聪子回到客厅，坐到亮送给她的无腿座椅上。

“我也联系了亮和重太郎他们，估计一会儿就来了。”

“是吗，大半夜的，给大家添麻烦了。”

“真的没事吗，还是叫救护车来好一点吧。”

“没事的，能给我一杯水吗？”

“好。”

清澄从厨房端来一杯冷茶，聪子一口气喝下去，感觉热度稍微降了一点。

聪子完全清醒过来，头脑也很清晰。

她只有一小时的寿命。

回首八十二年的人生，感觉转瞬即逝。她早就决定要在这个家迎来生命的终结。从二十岁嫁过来，六十二年间，她在这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缘分，但也都是过去的事了。战争结束、经济猛长、泡沫崩溃、IT革命，世界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但经历过后却觉得也没什么。

“清澄，告诉我诚司的事吧。”

“啊！”

“诚司在石卷市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您知道了吗？”清澄惊讶得瞪大眼睛。

“刚才发生地震时，看到你惊慌的样子，我就猜想你是不是经历过很大的地震。清澄的家乡不是宫崎县，而是宫城县吧。而且，我没跟你说过鳟鱼寿司的事，是你从诚司那里听来的对吧。”

“嗯，是……一直瞒着您，对不起。”

“没关系的。诚司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跟我说说那孩子在石卷市的生活吧。”

“好。”

清澄盘腿坐定，可能是因为从家里出来时太慌张了，穿着运动衫，头发也乱糟糟的。

“叔叔在石卷市一直以扉顺平自称，是渔港干活最卖力的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他非常喜欢帮助别人，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爱管闲事。宫泽贤治[4]不是有一篇题为《不畏风雨》的诗吗，小学在课堂上读到那首诗时，我真的觉得里面说的简直就是顺平叔。‘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她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顺平叔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呵呵。”聪子不禁笑出声。看来他都一点都没变，从小时候起就无法对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

“我的母亲是单亲妈妈，在渔港附近的食堂工作，顺平叔刚开始是作为客人来食堂吃饭。后来两人开始了交往，虽然因为一些事情没有结婚，但我们三个人一直生活在一起。

“顺平叔跟我说了很多事，包括他原先住在东京，还有聪子奶奶的事。他会来到石卷市也是因为这里是奶奶的故乡，他说想来观赏从太平洋上升起的朝阳，所以骑自行车从东京来到宫城，路上共花了三天，一

路上靠钓鱼啊，摘野菜及野果果腹，晚上就在野外露宿。叔叔他还能生吃蚂蚱呢，我还从他那里学会了过滤纯净水的方法。

“但是，他说过自己没有回家的打算，大概是因为家里已经有亮先生了。若是自己回到门井家的话，很有可能会引起遗产继承等方面的纠纷。所以我想叔叔应该在离开家时就决定了一旦离开就绝不回去。我们大概一起生活了十年，由于我没有父亲，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开心，而且托叔叔的福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宽裕了很多。因此我很感谢叔叔。

“啊，叔叔还在石卷市打棒球。因为他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所以像是去给人数不足的棒球队做援手，或者当足球队的守门员，这些他都做过。还有一次因为早上参加棒球比赛，下午参加足球比赛，所以回到家时累到半死。因为身强力壮又对人和蔼的关系，大家都很依赖他，比如帮忙搬家什么的经常会叫上他。我也经常和叔叔一起登山、野营，或是在暑假骑自行车探索东北地区，像这样去了很多地方，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学习方面叔叔就教不了我了，因为我学得比他好多了。”

“是啊，那孩子的确不太擅长学习。”

聪子一笑，清澄也跟着笑了。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清澄的神色逐渐暗淡下来。

“但是，因为那场海啸……据说叔叔原本已经避难了，但在避难所得知母亲还没来，就奔向了母亲工作的食堂。最后，两人都没能回来。如果他不去救母亲的话，可能就不会死了。因为我们住的公寓被海啸淹没了，所以什么遗物都没有留下，除了这张照片。”

清澄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折起来的旧照片，那张照片早已褪色，变得皱皱巴巴。似乎是在东京巨蛋前拍的，画面里诚司笑得一脸开心，旁边站着一位看上去很娴静的女性，还有大概是初中生的清澄。

“实际上，我们三人曾来过一次东京，这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在那次旅行中，叔叔单独行动了一个小时，可能是去了神乐坂[5]的

和服店，或许还从店外看到了奶奶。虽然叔叔嘴上说不会回家，但我想他心里一定很挂念您。

“这张照片我们一直摆在家里，发生海啸时被冲走了，是自卫队的人找到后交到了我手上。

“发生地震后，我开始了在避难所的生活。不过还好叔叔和妈妈为我留下了上大学的学费，之后我便考上大学，来到东京。叔叔的事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结，我犹豫着要不要告知叔叔的家人他去世的消息，但又想着他说过已经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只是那时，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叔叔的遗体至今都没有找到，去问政府行政机关得到的回复是根本没有叫扉顺平的居民登记，所以也无法提交死亡申报，因此叔叔在户籍上应该还没有死亡。

“大四那年找到工作后，我就想尽我所能去调查一下。在网上搜索扉顺平的名字后，我才知道他曾经做过演员，而且扉顺平应该是艺名。我母亲大概知道这件事吧，但是在石卷市，叔叔一直以扉顺平的名字自称。他是怎么做到用假名通过各项手续的至今还是个谜，因为海啸淹没了一切，所以也无证可查。

“后来，我终于查到叔叔的真名叫门井诚司，家在高园寺。看到这个家后，我确信了自己的猜想，因为这里和叔叔告诉我的一模一样，像是会出现在古装剧里的老式住宅，庭院里有一处小小的神殿。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拜访，就在这时，那个诈骗犯出现了。之后在接受警察询问时，因为不想遭到怀疑，所以我撒了谎，然后就错过了坦白的时机。我也想着总有一天要把这件事是说出来，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真的对不起。”

“已经没事了。”聪子摇了摇头，“原来是这样啊。清澄，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能在死之前解开疑问真是太好了。”

聪子再次看向那张照片。

诚司把手放在清澄的肩上，好像很得意的样子，皮肤晒得黝黑，手

臂和以前一样强而有力。他的神情很坚定，已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是吗，那孩子原来去了石卷啊。还找到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最后因为去救清澄的母亲被海啸夺去生命这一点，也很像他的风格。”

清澄的母亲又白又瘦，看上去是一个很矜持的人。可以感觉到出她是喜欢照顾人的诚司喜欢的类型。

“虽然诚司去世的确让人难过，不过他并不是在陌生的土地上一个人寂寞地死去，这就已经很好了。”

聪子把照片还给清澄。突然，她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力气也渐渐从身体里消失，甚至无法支撑住身体。

“奶奶，你脸色很不好，还是叫救护车来吧。”

“不用了，就这样吧，看来我的时间不多了。”

“不——”

“就这样让我在这个家迎来最后的时刻吧。”

“但是——”

“我感觉有些累了，能把我扶到寝室吗？”

“嗯，好。”

清澄搀扶着聪子睡下，她感到身体非常热。

“仔细看的话，你和诚司还挺像，特别是眼睛的地方简直一模一样。诚司竟然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虽然没能实现做演员的梦想，但他懂得认真去爱别人，而且留下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诚司在清澄身上付出了爱，而总有一天清澄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然后为了那个人努力生活。像这样，生命一代一代延续，永存不息。

清澄眼角涌出泪水。

“别哭，告诉我，清澄的梦想是什么？”

“我以后想回到石卷市。”

“是吗，这样的话我也就放心了。虽然海啸把什么都吞没了，但只要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人还在，就一定会恢复往日的繁荣的。”

外面传来汽车的发动机声，看来亮他们到了。接着玄关的门被打开，大家快步往这边走来。

“大家也都来了。”

亮、秋穗、剑圣、利树、重太郎都在。

因为是深夜，大家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匆匆赶来了。

“母亲。”

亮来到聪子身边，握住她的手。

“亮，就算换了工作，也要为了家人好好努力。秋穗，亮就多拜托你了。剑圣、利树，你们兄弟俩要好好相处。重太郎肯定没问题，因为你最稳重了，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少喝酒。”

聪子的视线逐渐模糊，慢慢地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她知道大家都在旁边陪着她。

“谢谢大家了，我先走一步，不过大家一定要长命百岁，注意身体，就算再忙，也要记得体检。”

沙罗，感谢你让我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度过这么幸福的一个小时，谢谢。

“最后能被大家包围着，在大家的陪伴下死去，我是何等幸福啊。能培养出这样几个优秀的孩子，我的人生已经无怨无悔了。还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身体，一定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就算没人在看，也不能乱丢垃圾，因为就算别人没在看，地狱的阎魔王也正瞪大双眼看着你呢。总有一天，你会因为如今的行为受到惩罚的，所以千万当心哦。地狱的阎魔大人可是非常可怕的——”

注释

1．红纸：旧日本军队召集令状的俗称。婆婆，实际上的一把手，也是独裁者。

2．波希米亚人：源自吉卜赛人的故乡在波希米亚地区，指不拘泥于社会习惯，生活自由奔放的人。

3．《寅次郎的故事》是日本松竹映画历时近三十年（1969年—1995年）制作的全长48部的喜剧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热爱家乡却四处流浪，又四处失恋的浪子闲人寅次郎的故事。

4．宫泽贤治（1896—1933）：日本诗人、儿童文学家。生于日本岩手县，盛冈高等农林专科学校毕业。生活在农民之中，创造了以其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独特世界。著有诗集《春与修罗》和童话《银河铁路之夜》等。

5．神乐坂：东京都新宿区东部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有名的花街柳巷，也指附近的商店街。

第4话

笨蛋的推理秀

1

练马区[1]石神井公园。

被海藻染成墨绿色的石神井池里，一顶草帽漂浮在水面。

“别推啊，世志辉，千万别推！”

哥哥光晖半跪在水边，身体前屈，手里拿着一根旁边捡的树枝，尽量伸直手臂去够帽子，眼看就差几厘米了，但就是够不到。

君岛世志辉和丢失帽子的少女一同站在哥哥身后看着。

“还差一点了。”

哥哥更加努力地往前屈，脸越来越接近水面，挺直脊背，胳膊伸到最大限度。就在树枝即将够到帽子的时候……

世志辉的恶作剧心理开始蠢蠢欲动。

哥哥越是让他不要推、不要推，他就越是想推。世志辉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

一个冲动，他用脚尖轻轻捅了下哥哥的屁股。

只听“啊”的一声。

身体已经前倾到极限的哥哥，仅仅是屁股被轻轻推了一下就已失去平衡，掉入水中。侧脸似乎写满了“你小子，给我等着”的怨恨表情。但是，为时已晚。

“扑通——”伴随着巨大的水声，水花四溅，甚至溅到了世志辉和少女的脸上。

“笨蛋，为什么推我！？”

“谁叫你说别推。”

“都说了别推，为什么还推？”

“我以为你想暗示我推呢。”

“那是鸵鸟俱乐部[2]好吗，又不是在表演段子，真是的。”

世志辉和哥哥二人中午吃完拉面，路过石神井公园时，碰到一名少女伤心地看着池塘的方向。乍看下，水面上漂着一顶草帽，应该是被风刮落的。无法抛下需要帮助的人不管的哥哥，从旁边找来一根树枝，想用树枝把帽子勾回来。

帽子安全地回到了少女手中，哥哥却变成了落汤鸡，回到家中洗完澡，换上运动衫。

“啊，疼疼疼。扭到腰了，可恶。”

哥哥一边按着腰，一边躺在沙发上。

已经三十岁的哥哥比世志辉大十岁，兄弟俩的感情很好。不过，他们也只得如此，因为二人没有父母，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就只有彼此。

“你今天不去打工吗？”

“啊，我被炒鱿鱼了。”

“为什么？”

“跟你说啊——”

那是前几天的事，世志辉当时在居酒屋打工。那天，有三个不良青年在店里喝醉后，开始耍起酒疯，不仅骚扰女性店员，纠缠其他桌的客人，甚至还脱掉上衣，炫耀起身上的文身。

本来的话，这种事该由店长出面解决。但店长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岁男人，在学校参加的是书法部，做店长也只有一年的时间，加上体型瘦弱，胆子又小。所以，只得让世志辉出面了。

“世志辉，能过来一下吗？”

“有事吗？”

“不好意思，能把那几个人赶出店里吗？”

“嗯，可以啊。”

“不要太粗暴啊，小心谨慎地请走就好。”

“小心谨慎是吗，了解。”

世志辉仅限于打工时间，会把头发梳下来，刮掉胡子，也会记得面带微笑，将原来做暴走族老大时沸腾的血气藏在假面之下。他朝三人的方向走去。

“几位客人，这样会给其他客人造成麻烦，可以请你们回去吗？”

“啥，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这家店的店员，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们可是客人，你怎么说话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很笨，所以不会说敬语。”

世志辉装出一副很没用的样子，三人已经完全醉了，看到世志辉只有一人，寡不敌众，愈发猖狂起来。

“怎么，大块头，要干架吗，浑蛋！”

“客人，请放过我吧。”

“别瞧不起人，给我出来。”

世志辉被三人抓着衣领拖到店外，其他客人和店员都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们。世志辉没有抵抗。

哥哥问道：“然后怎么样了？”

“然后我就小心地请他们回去了。”

“怎么小心？”

出了店门之后，世志辉握住抓着自己衣领的那人的食指和中指，毫不犹豫地向后折去，嘎吱一下，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男人疼得大叫。世志辉放开他，马上朝右侧男人的下颌来了一拳，拳头上传来下颌碎裂的触感，男人立马口吐鲜血。看到二人倒在地上哀号的样子，剩下一名男人好似一瞬间清醒过来，大叫着逃走了。

“客人，您一共消费六千日元，加上店里的损失费，合计为两万日元。”

世志辉从手指被折断疼得大哭的男人屁股兜里掏出钱包，但里面只有五千日元，加上另一个下巴被打碎的男人的现金一共是一万五千日元。

“根本不够两万日元啊，算了，那五千日元就便宜你们了。”

因为倒在店门口会影响做生意，所以世志辉拽着两人的衣领将他们扔在了小巷子里。回到店里后，客人们纷纷拍手欢迎英雄的归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了结。

三人后来报了警，特别是世志辉夺取一万五千日元的行为被视作强盗，警察展开了进一步的搜查。店里怕惹上官司，所以向三人付了赔偿费。不过，随后三人也得知世志辉曾经是恶名远扬的练马红莲队的总长，变得害怕起来，所以撤销了被害申请。因此从结果上来看，还算圆满收场，但总公司却将世志辉列为危险人物，要求店长解雇世志辉。

“所以我就被炒鱿鱼了。”

“唉，又是这样啊。”哥哥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话说，凭什么我要被炒鱿鱼，可恶！”

“店长不是说了让你小心地请他们出去吗。”

“我很小心了啊，小心的意思不就是让我在不伤及他们性命的前提下，给他们以惨痛的教训吗？”

“那是暴走族的世界。这里的小心就是字面意思，让你小心地请他们出去而已。为什么要反着来啊。”

“那我该怎么做才行啊？”

“比如跟他们说这次饭钱就不收了，然后一再低头道歉请他们出去。”

“为什么我要跟那些人道歉。”

“所以我才说服务业不适合你。”

“那个店长，要不干脆勒死他算了。”

“住手，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行吗。”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个月没钱，没法负担生活费。”

“知道了。”

“还有我的电话费也麻烦了。”

“啊，真是的。”

“大哥，有没有什么容易挣钱的工作啊？”

“我已经没有工作可以介绍给你了，快去当职业摔跤手吧。”

虽然这么说，哥哥曾经也是个不良少年。但如今已成为一名自由记者，擅长战场及黑社会等危险地带的拍摄取材。不顾自身危险的他，或是采访恐怖组织干事，或是拿一台照相机在硝烟弹雨中穿梭，凭借由此获得的独家消息，许多新闻社都愿意与他合作，因此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不怕死这点可以说遗传自父亲。

父亲是一名著名的替身演员，但在世志辉十三岁那年，因为一次骑摩托从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冲下来的拍摄，意外身亡。因为父亲留下的高额保险金，兄弟俩经济上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自此之后，两人便在父亲留下的独门独户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地活着。

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兄弟二人由父亲抚养。母亲去向不明，世志辉早已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

父亲与哥哥无论好与坏，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世志辉至今还没有找到目标，上学时整天就知道打架，虽然高中毕业了，但其后一直靠着打工过活，而且就连打工也无法持久。拥有能媲美职业摔跤选手般的体格，无论是打架还是掰手腕从来都没输过的他，有的是体力。

世志辉每个月虽然会负担两万日元的生活费，但基本上还是靠哥哥的收入生活。哥哥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国外，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家。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泰国边境的毒品制造工厂进行潜入调查。

“算了，既然你不去打工，就帮我按摩一下吧。”

“好啊。”

哥哥护着受伤的腰，在沙发上趴好。

“轻一点啊，不要把你的蛮力都用上，要轻轻地。”

“我知道。”

因为工作关系，哥哥经常需要长时间移动，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经过修整的道路上，颠簸的汽车里，坐在和一块木板没什么区别的座位上，行驶二十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因此给身体造成了很大负担，特别是腰痛严重。

世志辉为了哥哥，看书自学了按摩。腰疼其实是腰部的炎症，如果刺激炎症部位的话，反而会恶化，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轻轻按摩腰部周围、屁股、后背以及骨盆侧面的穴位使其缓解。

“要轻轻地，不要碰到痛的地方。”

哥哥一边叮嘱着，一边放松下来。

“啊，舒服。”

开始时世志辉还在认真按摩，但慢慢地，他的恶作剧心理又开始蠢蠢欲动。对方的弱点完全暴露在自己眼前，就算叫他别碰，他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就像看到禁止入内的牌子时人们反而会想进去一探究竟一样。

世志辉再次露出坏笑，用大拇指用力地按了下哥哥最痛的地方。

“啊，好痛，为什么按那里？”

“因为你说让我别碰。”

“所以啊，既然都说了别碰，为什么还要碰呢。”

“我还以为是你的暗示呢。”

“才不是暗示。说着不要推，不要推，其实是想让人推的是鸵鸟俱乐部。你为什么总是反着来，真是的。”

第二天，哥哥早上就出门工作了。

他现在采访的是什么，世志辉一概不知。哥哥出于自由记者的保密义务，从来不会对弟弟提及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有关工作的资料也被严密地保管在哥哥房间中巨大的保险柜里。

没了工作，无事可做的世志辉走出庭院，沐浴在阳光下锻炼身体。刚好做完五百个俯卧撑，一千个仰卧起坐后，从一侧的房子走出一个女孩。

女孩叫西里由宇，是世志辉同岁的青梅竹马，两人在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公立学校。由宇现在是大学生，她正推着自行车，应该是去学校。

小时候两人关系很好，但随着世志辉上中学后走上歪路，两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或者说是他被刻意疏远了。中学毕业后，由宇顺利考进重点高中，如今已是大学生。而世志辉则进入一所吊车尾高中，如今还没有工作。两人选择的道路可谓天差地别，但因为是邻居，所以免不了来往。

“哦，由宇。”

由宇站的位置看不到世志辉，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禁吓了一跳。看到世志辉后，她皱起眉头，一副避而不及的样子。

“什么呀，是世志辉啊。你在干什么，满身大汗？”

“锻炼身体啊，怎么样，这副经过锻炼的身体。”

世志辉脱掉T恤，展示着自己的肌肉。由宇对此嗤之以鼻。

“你不去打工吗？”

“啊，我被炒了。”

世志辉对由宇说了事情的经过。

“又是因为打架？你都已经二十岁了。”

“不是打架，是店长拜托我赶他们出去，我才帮他的。那个店长，自己不敢就让我来，真想打他一拳。”

“你可真是悠闲啊。”

“我也有很认真地思考将来啊，也一直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活用我这副身体。”

“那就去做职业摔跤手啊。”

由宇性格很强，狐狸眼，肤白貌美。是学生会会长的类型，讨厌不守规矩的男生。眼神像女性棋手一般锐利，平常不怎么笑，尤其是面对世志辉时，总是一副无语的表情。

世志辉感觉她有些不开心，好像还瘦了点。

“怎么了？感觉你好像没什么精神，出什么事了吗？啊……”

他忽然想起，就在两个月之前，由宇的好朋友井熊千乡自杀了。

由宇和千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篮球队的，也就是说，与世志辉是相同的学校。世志辉个人虽然和千乡没什么交情，但也知道她是由宇的好朋友。后来，千乡考上了神奈川县的大学，离开了家乡。

那个千乡突然自杀了。在世志辉的认知里，千乡不是那种会自寻短见的女人。像大小姐一般被抚养长大的千乡性格文静，父母都是小提琴演奏者，在富裕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她看起来不像是会有自卑情结的人。

她没有留下遗书，所以自杀动机仍不明确。但据由宇所说，两人打电话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所以，千乡到底为什么自杀？查出什么来了吗？”

由宇什么都没说。突然，她瞪起眼睛，散发着杀气。

“要不要找我哥商量一下，如果是我哥的话，说不定可以查到些什么。我现在也没事做，要不然我来——”

“不要这样，这不是世志辉该管的事。连打工也做不好的人，还有闲心担心别人吗？”

“又怎么了，你生什么气啊。我也是想帮忙，才这么说的。”

“不用你多管闲事。”

“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做的，再说我和千乡又没有任何关系。”

由宇直接忽视他，骑上自行车走远了。世志辉有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十分不爽。

“那家伙怎么回事啊。”

来到练马红莲队的聚集地，后辈们纷纷向他问好。

“哦，你们这群家伙，最近怎么样？”

“这不是世志辉吗，真是难得啊，你怎么会来这里？”

回头一看是莲司。

村濑莲司，既是世志辉的死党，也是练马红莲队的原副总长。从小学到高中，他都跟世志辉同校，也同样是在中学时期走上不良的道路，已经并肩经历过好几次生死决斗。打架的实力仅次于世志辉，也担任着关键时刻阻止世志辉失控的角色。

世志辉如今已经不再做暴走族，但莲司还一直像这样与后辈们混在一起。

聚集地位于荒川[3]河畔，大概闲聊了一小时左右，大家一齐跨上摩托驶入夜晚的城市。因为很危险，所以禁止不戴头盔。飙车路线是既定的，大家会尽量在不触犯交通规则的前提下行驶，虽然速度很快，但不会引发事故。为了让粗鲁的后辈们不至于过度地走上反社会道路，莲司至今也在关照、指导他们。

莲司虽然是男人，却留着一头长发，束在身后。而且长相俊美，很受女人欢迎，但比起女人，更重视男人间的友情。

“什么风把你刮来了，你不去打工吗？”

“我被炒了。”

他第三次说起被炒的经过。

“哈哈哈，真有你的风格，这是第几次了？”

“第五次。”

“所以说你干不了服务业的，去当职业摔跤手吧。”

“大家怎么都这么说。”

“那今天要一起飙车吗？”

“不，我今天来是想问你点事，你还记得由宇的好朋友千乡吗？”

“啊，那个自杀了的。”

“对，就是她。不过由宇的样子有些奇怪，所以我想她是不是还忘不了这件事。”

“也是，她才去世两个月。”

“千乡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莲司可能会知道。”

莲司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制作安全系统的公司，莲司也在那里工作，每天都在与电脑病毒战斗。虽然曾经是不良少年，头脑却很聪明，受父亲的影响很擅长摆弄机械，从三岁起就在接触电脑。

他就像是当地不良少年的监督者一样，人脉很广。而且凭借英俊的脸蛋，在当地的女性当中也很吃得开。因此是这一带的消息通，以前朋友的消息知道得也很详细。

莲司一脸阴沉地说道：

“我也没有直接和千乡接触过，所以也是听来的消息。据说她在卖春。”

“卖春？那个千乡吗？她可是个富家大小姐啊。”

“那你就错了，反而是像这样的大小姐更容易走上这条路。比如在温室中长大的女高中生，还有丈夫在大公司上班的主妇等。”

“嗯，这种事我的确听到过不少。”

“还有传言说她在吸毒。说到卖春加吸毒，不就是通往地狱的单程车票吗。不过，自杀这点是千真万确，有目击者见到了她从公寓阳台上跳下来的样子。”

“是吗？”

在世志辉的记忆里，他还清楚地记得中学时千乡和由宇一起挥洒汗水打篮球的样子。千乡没什么好胜心，只是候补队员。不过，她经常面

带笑容，所以应该是喜欢篮球的。那时已经是不良少年的世志辉经常去体育馆嘲笑认真练习的由宇。

卖春、吸毒、自杀，不管哪件事都无法与当时的千乡联系到一起。

“世志辉，你在和由宇交往吗？”

“没有，我们只是邻居，所以经常碰面而已。”

莲司沉思了一会儿。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其实听到千乡卖春的传言后，我自己也做了些调查。然后，我查到那并不是一般的风俗店或是约会网站之类的，而是一家由黑社会组织经营的高级卖春俱乐部。”

“什么？”

“不过，虽说是卖春俱乐部，但并没有实体，而是采用应召女郎的形式。即客人通过登录俱乐部的网站将提供服务的女性约到酒店见面。而且网站设置了非常复杂的密码，无法轻易登录，神出鬼没，为了不留下线索，不断重复着关闭和打开的过程。你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暗网。”

“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不让警察抓住马脚，隐藏很深对吗？”

“不过，我还是搞到了密码，登陆进了网站。”

“干得不错嘛。”

“别小看我的技术，这就是证据，你看……”

莲司拿出笔记本电脑，操作了一会儿，将界面转向世志辉。

女性的照片整齐排列着，全部都是自胸部以上的部分，眼睛用黑色横条遮挡。照片下面是个人简介，包括花名、年龄、职业、三围等。即卖春女的名单，客人只需选中自己喜欢的，然后用鼠标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千乡的照片已经被删除了。为什么千乡会在这种卖春俱乐部工作尚未可知，但她人长得美，每月也该有数十万日元的收入。”

“这么多啊。”

网站上大约有近百名登记在籍的卖春女，虽然眼睛的部分被涂成黑

色，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全都是美女。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岁。

“你看这个……”

莲司指着其中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穿着一件比较薄的条纹衬衫。虽然眼睛被挡住了，但世志辉还是可以认出来。

“这不是由宇吗？”

个人简介上写着花名是莉安，年龄二十岁。

“为……为什么由宇的照片会在这种地方？”

“你冲我喊什么。不过，既然照片在这种网站上，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吧。”

“你是说由宇在卖春？怎么会……”

昨天从莲司那里听到的话一直萦绕在世志辉心头。

世志辉陷入深思，甚至一晚上都没睡着。哥哥一早就出门了，他肚子饿了所以起来泡了碗面。

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那个自尊心极高、闯个红灯都要迟疑半天的由宇竟然会卖春。由宇家境虽不富裕，但也不缺衣少食，父亲是普通的工薪族，母亲也在做兼职补贴家用。由宇在一所外语大学上学，将来的梦想是在旅行社工作，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大学生。

既然不是为了生活费和学费，难道是为了赚零花钱？但由宇的价值观和穿着都比较朴素，生活也不奢侈。

但是，她的照片被挂在卖春俱乐部网站也是事实，虽说眼睛被挡住了，但那的确是由宇没错。而且据说千乡也在那里工作过，不可能毫无关系地偶然在同一家卖春俱乐部登记才对。

莲司还说千乡似乎有吸毒，那由宇也是吗？这么说来，她最近的确瘦了，听说吸毒的人会变得没有食欲。

世志辉想不明白。但他记得上次在由宇面前提起千乡的话题时，由宇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阴沉下来。那是在生气吗？

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千乡又为什么自杀呢？

“啊，不明白。”

要不要找哥哥谈谈，出于工作性质，他对黑社会这方面比自己知道得更多……

如果由宇真的在卖春的话，必须马上制止她，趁她还没有变成第二个千乡之前。以前世志辉走上歪路的时候，由宇也曾几度劝过他。没想到现在两人的立场反过来了。

首先要查明事情的真实性，还好，他现在有的是时间。肯定要找哥哥和莲司商量，但毕竟二人都很忙，所以世志辉决定自己去调查看看。

世志辉正这么想着，忽然抬头往窗外一看，正好见到由宇从家里走出来。虽然穿着便装，可对由宇来说已经算是比较花哨的衣服了。今天是周末，大学应该不上课。是社团活动，或是和朋友去逛街？还是……

尾随她去看看吧。由宇骑着自行车离去，行动力极强的世志辉稍做准备，就骑着自行车追了上去。

由宇来到车站，将自行车停在车站前的收费停车场，走向入口。世志辉也停好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她。由宇用定期车票检票进站，世志辉也刷交通卡进了站。

他们乘坐西武池袋线从石神井公园站到了池袋。由宇的大学在文京区，如果去大学的话要换乘坐丸之内线，但由宇却买了琦京线去往赤羽方向的车票，世志辉紧随其后。

世志辉长得人高马大，站在人群中几乎高出众人一个头，虽然不怕跟丢由宇，但却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他一路都在祈祷由宇不要回头。

由宇在赤羽站下了车，世志辉也尾随其后，他还是第一次来这里。由宇走得很快，穿过车站前的商店街，来到离车站较远的地方，行人也变得越来越少。街道两旁全部是风俗店和特殊酒吧等看上去很不正经的店铺，明显不是女大学生该来的地方。

由宇走进一栋大楼，世志辉看向招牌，从名字和外观来推测，像是

一处爱情酒店。竟然大白天就……

世志辉也跟着进了爱情酒店。酒店没有前台，客人通过自助显示屏选择入住房间，然后只需按下按钮交费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就避免了和店员碰面的尴尬。

但是，天花板上安装有摄像头，因此全程都在监控中。

由宇没有停留，直接走向电梯，也就是说男性一方已经在房间里等她了。

发现电梯在三楼停下后，世志辉全力冲向楼梯爬到三楼。从走廊出来时，正好看到由宇进了最里面的一间房间。他调整着呼吸，在原地愣愣地站着。

“这位客人，请问有什么事吗？”身后有人问他。

那是一个年轻男人，应该是这里的店员，通过监控摄像头觉察出了世志辉的可疑举动，才过来查看的。

“啊，不好意思，我不是什么可疑人员。”

“本酒店需要先选房间，付费之后才可以入住。”

“我知道。”

世志辉跟着店员回到一层入口处，站在显示屏前，按下由宇旁边房间的按钮，由于还是白天，空房间很多。

“两个小时六千日元啊，心好痛。”

支付完成后，房卡自动出来，世志辉拿着房卡进了房间。

想到由宇就在旁边的房间，世志辉就坐立难安。既然来爱情酒店，目的就只有一个了。问题是对方的身份，如果是男友的话，他也无话可说，但如果是卖春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而且六千日元不能白花，得收获与之相符的成果才行。

世志辉盘腿坐在地上，将门稍微打开一条缝，以便监视隔壁房间的动静。他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一个半小时过去。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由宇从里面走出来，从外表上看与进去时没什么两样，由宇就这样直接离开了酒店。

但是，事先进入房间的男性却没有出来的迹象，世志辉决定先不管由宇，将目标转向男人。他的计划是在男人走出房间时抓住他，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制服并进行审问。若确定是卖春的话，就拿到证据，至于之后要怎么做再找哥哥和莲司商量。

十分钟后，隔壁房间的门再次打开。

“啊！”他不禁叫出声来。

由于太过震惊，盘腿而坐的世志辉不由得抬起屁股。

从房间里出来的正是哥哥光晖。

哥哥关上房门，出了酒店。他虽然想跟上去，但又觉得行不通。因为哥哥和由宇不同，肯定会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处于混乱中的世志辉脑子变得一片空白，就这样两个小时的时间到了，于是他也离开了酒店。

回到家时，哥哥正坐在沙发上边剥开心果吃，边喝着日本酒。看来是从爱情酒店出来后就直接回家了。

从表情上看和平常没有任何差别，看到回到家的世志辉，问道：“你去哪儿了呀？”

“啊，那个……莲司那儿……”

“要一起喝吗？”

“不，我不喝。”世志辉摇了摇头，“……我说，大哥？”

“嗯？”

世志辉注视着哥哥的脸，他的表情上没有任何心怀愧疚的样子，让世志辉不禁怀疑他在酒店是不是看到了幻象。父亲死后，哥哥便成了他唯一的亲人，给了他很多照顾。对世志辉来说，哥哥既是他的榜样，也

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很尊敬这样的哥哥。

“不，没什么。”

世志辉回到自己的房间，瘫倒在床上。

他不知道该怎么消化今天的事。因为两家是邻居，由宇自然从小就认识哥哥，对由宇来说也算是她的半个哥哥。记得哥哥拿到驾照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车载着世志辉和由宇去游乐园玩。

哥哥竟然会买春？对象还是由宇？他是该先去盘问由宇，还是该先去找哥哥谈谈呢。

即使是哥哥，做出这种事也绝不能原谅。世志辉厌恶性交易的行为，不管是为了金钱出卖自己身体的一方，还是花钱满足自己性欲的一方，全都是背德的行为。虽然他也不愿意相信两人会做这种下流的事。

可是既然都在爱情酒店见面了，应该已经有了肉体关系。

不过也存在两人是恋人的可能性，虽然相差十岁，但并没有什么，恋爱是自由的嘛。虽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瞒着他，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害羞才没说出来。可是，如果两人真的在交往的话，哥哥知道由宇在卖春俱乐部登记在籍的事吗……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出门了。

由于自由记者的工作性质所致，哥哥没有固定的日程计划。写稿时虽然会闭门不出，但去外面采访时也有可能好几天都不回家。不过最近这一个月哥哥没有出去过，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很早就出门了。

没有工作的世志辉无事可做，他总是挣多少就花多少，所以也没有存款。虽然离职时店长答应支付给他这个月的工资，但也不能乱花钱。

世志辉望向窗外，由宇骑着自行车出门了。是去大学吗，还是说去卖春。如果是卖春的话，应该有不错的收入，可她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

世志辉已经放弃跟踪下去了，如果真的是在卖春，他也想去制止，

但说到底不过是一起长大的玩伴罢了。要不干脆别管了，世志辉也曾这么想过。

再说，世志辉也自顾不暇，他还得尽快找工作呢。问题是世志辉不仅块头大，表情还很可怕。脸颊上留有打架留下的疤痕，声音也很低沉，还不会说敬语。很多小孩子看到他就会被他吓哭，甚至还有家长报警抓他。所以，需要接待客人的行业注定是与他无缘，而且因为有前科，也做不了警卫。留给他的选项就只有体力劳动、夜间工作，再不然就是摔跤选手了……

但是，靠打工过活的日子又能持续多久呢。以前的不良同伴都陆续找到工作，还有人忙着结婚、生子。哥哥和莲司也都找到了人生目标，只有自己还一无是处。

“到底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呢？”世志辉叹了一口气。

如果是既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那当然好。但其实不轻松也没关系，即便是又累又脏的工作，只要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那就足够了。要是那种只有自己能做的，被人需要的工作就再好不过了。

世志辉试着对比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脑子很笨，学习不好，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与之相对，打架很强，也就是智力的不足靠体力和胆量弥补。身体相当结实，他有信心就算自己被卡车撞了也死不了。

世志辉就这样胡思乱想了很久，但依然没有结论。之后又吃了两包泡面，便睡午觉去了。

下午三点，电话声响起。

世志辉睁开眼，手机屏幕显示是哥哥打来的，他按下接听键。

“世志辉？”是哥哥的声音。

“嗯，怎么了？”

“你在家吗？”

“在啊。”

“你今天有空吗？”

“有啊，我又不用打工。什么事？”

“有一个东西想让你帮我送来，总之你先到我房间。”

哥哥的房间在二层，里面放着很多与他工作相关的东西，其中也包括一些需要严守秘密的东西，尤为重要的内容被锁在保险柜里。

另外，家里的防盗设施也是最高级别的，即使从窗户外轻轻碰一下玻璃，也会触发报警系统。而且房屋内外装满了摄像头，监控画面会传输到警备公司，由他们保管，可实现三百六十度全天候监控。

哥哥出于工作性质关系，危险常伴左右。因此尤其重视信息的管理。

世志辉一边继续保持通话，一边步入哥哥的房间。房间相当整洁，有很多书，另外还有拍摄器械、台式电脑、打印机、小型立体音响、电视，还有去国外拍摄时专用的背包等。

“我进来了。”

“那你打开柜子。”

打开柜子，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保险柜。

这个保险柜特别沉，靠人的力量是抬不起来的。当初运进来的时候，也是委托专业公司用特殊器械搬上二楼的。无法使用钥匙开启，而是需要输入密码，使用了目前的最新科学技术，不知道密码的人既无法打开也无法搬走。

“下面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密码打开保险柜。不过千万注意，一旦弄错一步，就会马上触发报警系统，所以一定小心。”

“我知道了。”

这个保险柜里放着对哥哥工作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通常来说是不可能让世志辉打开的，看来这次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事态。在这种气氛下，世志辉根本顾不上开玩笑，而且哥哥的声音听上去也有几分紧张。

“先按#。”

“那是什么啊？”

“就是很像水井的‘井’字的那个键。”

“哦，找到了。”

保险柜的按键和电话一样，有从0到9的数字。按下#键后，显示框里出现了数字0的字样。

“出现0的字样后，按8612、5990，然后是7164。”

按照哥哥说的输入之后，只听咔嚓一声，锁打开了。

“怎么样，打开了吗？”

“开了，那我打开里面了。”

“好，上层的右侧是USB，有一个用红色的胶带裹着的。”

保险柜分为两层，上层放着CD-R等存储媒体和卡片类，下层是书籍与文件类的资料。上层右侧的确有几个USB，世志辉从中拿出用红色胶布包裹的那个。

“找到了，接下来怎么做，要插到电脑上看看吗？”

“等一下，不要看。绝对不要看，知道了吗，绝对不可以看USB里面的内容。”

“知道了，不用说这么多遍，我不看。”

“现在马上拿到我接下来说的地方来，桌子上有便笺纸，你记一下，地址是——”

世志辉在纸上记下哥哥说的地址，从石神井公园站上车，通过换乘坐到N站，还有出站后要怎么走，哥哥都详细地跟他说了。

“然后有一家名为‘普尔谢’的现场音乐厅，你送到这里就行。”

“好的。”

“要快点来，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绕道去别的地方，马上就过来。”

“我知道了，真啰唆。”

“来的时候不要告诉任何人，既不能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带其他人

过来，当然对警察也不能说，千万不能告诉警察哟。”

“喂，怎么搞得这么可怕，那里很危险吗？”

“没事的，很安全。完全不用戒备，听清楚了，完全不用戒备。所以毫无防备地过来，听到了吗，毫无防备哦。”

“你不用重复我也明白。”

“我再说一遍，不要看USB里的内容，绝对不要看。”

“知道了。”

世志辉挂了电话，关上门后，保险柜再次被锁上了。

“真是奇怪，到底搞什么。唉，算了……”

反正他也闲着没事。因为哥哥急着要，所以世志辉只带了钱包、电话和USB就出门了。他骑着自行车向车站而去。

不过，还真少见。哥哥因为工作上的事拜托世志辉帮忙，这还是第一次。大概是处理工作时紧急需要这个USB，但却没有时间自己回家拿吧。哥哥最近在采访什么的新闻，世志辉完全不知道，反正问了哥哥也不会说，所以他一般也不问。但他坚信哥哥遇到了紧急事态。

到达车站后，他直接赶往N站。从西口出来，照着便签纸上的内容往前走。过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栋很小的楼，指示牌上写着“PURUSA”，应该就是“普尔谢”，外观看上去像是一处现场音乐厅。

世志辉站在店门前，上面没有门铃。他虽然敲了门，但却没有回应。现场音乐厅貌似已经停业，周围十分安静。他试着转动门把手，发现门并没有锁。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正对面是售票处，再往后是舞台，整个现场音乐厅大概也就能容纳一百人左右，里面空无一人。

“喂，大哥，是我。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

店里只亮着一盏灯，有些昏暗，地板上散落着垃圾。

“喂，有人吗？”

世志辉一直走到舞台，但仍然没有看到一个人。

“什么啊，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取出电话，拨通了哥哥的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但那头传来的是女声的机械提示音：“由于您拨打的电话没有开机，或不在服务区——”

突然，噼哩噼哩，火星四溅的声音响起。

世志辉感觉脖子上传来剧烈的麻痹感，电流？他本能的反应过来。身体瞬间陷入麻痹状态，手上也没了力量，手机掉落在地板上。

他坚持着没有倒下，转头一看，一个貌似小混混的年轻男人站在身后，黑色衬衫，留着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电击枪。

他完全不认识对方，也不明白眼前的状况。但一上来就用电击枪，看来是敌非友。世志辉放弃思考，将身体交给本能，进入战斗模式。

“喂，你是谁啊？”

世志辉站直身体，俯视着身高只有一米七左右的敌人。对方见世志辉没有被电击枪击倒，露出一脸惊愕的样子，一步步往后退，表情写满恐惧，世志辉马上判断出对方只是二流混混，应该先下手为强。

似乎是为了向敌人显示电击枪对自己毫无作用，世志辉故意咧嘴一笑，不让敌人察觉到自己的弱点。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从麻痹中恢复过来，没办法握紧拳头，不过只要有握拳的力气就足够了。

他一下子发起进攻，先是迈出左腿，敌人明显慌张起来，拿起电击枪对着他。如同预想一样，他瞄准目标用左拳打掉电击枪，再向前一步，右手一记直拳正中敌人面部，将那人鼻子击得粉碎，鲜血四溅。男人像跌倒的屏风一样向后飞去。

出完拳后，世志辉的脚变得有些不听使唤，单膝跪地。

男人好像直接失去了意识，呈“大”字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世志辉也用尽了力气，膝盖完全直不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哥到底在哪里？”

就在世志辉伸直胳膊，想捡起男人掉在地上的电击枪时——

后脑勺又遭到一击。

这次是物理性的打击，不是电击枪。他用力地扭头看向身后，另一个穿着皮衣的小混混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根木棍。

“原来还有一只漏网之鱼啊。”

幸好，没有打到要害。虽然被木棍打中的地方隐隐作痛，但他的意识还很清醒。世志辉强忍着痛站起来。

“喂，你这家伙，我大哥在哪儿——”

不，不止一个。像黑社会成员似的男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来，四人、五人、六人……大部分穿着黑色西装，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木棍、钢管、高尔夫球棒。但是没有刀和枪。

“这些人要干什么？”

与街头小混混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一看便知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他们无疑都是黑社会，虽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此。不过他们浑身带着杀气，明显是打算杀了世志辉。这里是现场音乐厅，隔音设备很完善，就算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到吧。由此看来他是被故意引到这里的。

世志辉被包围了，除了应战别无他法。

电击枪的麻痹感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被木棍打中的头部也很痛，或许骨头裂了也说不定。

他能突出重围吗？

掉在地板上的电击枪被其中一个男人捡起。

最前面的一个男人举起木棍朝他挥来，战斗开始。他一边躲避落下来的木棍，一边出拳，然后就这样直接冲过去，对另一个人再次挥拳。但是，力量不够，身体也不听他的指挥。

背部被高尔夫球棒打中，突起的部分打在身上，球棒直接变了形。

正面钢管朝他挥来，打中太阳穴。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视线翻转，世志辉向地上倒去，在倒下时，又吃了一记高尔夫球棒。

有什么温热的液体从脸上流下，啊，原来是他自己的血液。男人们围住他，就像一群人围在一起打年糕一样，所有棍棒一齐朝他挥来。身上传来剧痛，男人们一言不发地殴打着猎物，骨头碎裂。

糟糕……这下是真的……不妙了……

头部一击重击，世志辉失去了意识——

2

世志辉睁开眼时，坐在一张很硬的椅子上。

就像是为了和靠背保持平行一样，脊背挺得笔直，双脚并拢。这种坐姿实在不像自己，世志辉也很惊讶。上学时，世志辉都是免去抽签决定座位的步骤，独占最后一排的位置，将脚搭在桌子上，这才是他的风格。他想像平常一样张开腿，将脚伸直，但不知为何身体却无法动弹。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动？”

即便他使再大的劲，身体也像被麻醉一般丝毫没有反应。

他抬眼望向周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洁白的房间，这里给人一种很独特的感觉，就像在云端一样轻飘飘的。房间被柔和的光线包裹着。

眼前有一个女孩子。

女孩背对着世志辉，好像在桌前写着什么，不一会儿，她放下笔在纸上盖了章，将其丢进写着“完成”的文件盒里。

“这样一来就有十人连续下地狱了，最近的老年人真是不像话，只是拖拖拉拉地消磨岁月，对社会毫无贡献。”

少女转身看向世志辉，只是瞥了一眼，非常遗憾地感叹道。

“啊，又一个要下地狱的。”

“啊？”

女孩大概高中生左右的年纪，留着黑色短发，微微内扣。脸只有手掌般大小，眼睛与鼻子形状姣好，且十分对称。皮肤像初生的婴儿一般

晶莹剔透，水润的嘴唇上涂着粉红色口红。

里面穿一件印着骷髅头花纹，下面写着“DEATH”字样的T恤，外面是一件牛仔夹克衫，袖子卷起。下身穿印花迷你短裙，彪马牌的运动鞋。脖子上围一块丝巾，左耳上雪人形状的耳环轻轻地摇晃着。

整体穿着虽然缺乏统一感，但穿在女孩身上竟也没有违和感，看来就像是现在青少年杂志上的平面模特。不过，说到底还是孩子，经过打磨的穿着倒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件红色披风，那颜色十分鲜艳，感觉只是看着就会麻痹人的色觉，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鲜血。就算是奇装异服也做得有点过头了，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

乍一看是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但却有一种暗藏毒针的感觉，就像蝴蝶和蜜蜂的混血儿，可爱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兴趣可能是观看恐怖电影，见到鲜血和尖叫就会止不住兴奋起来，能够毫不在乎地喝下甲鱼的鲜血。总之，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强烈印象。

世志辉一边保持警惕，一边看向少女。当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欢迎来到阎魔堂，是君岛世志辉吧。”少女说道。

“对，没错，你是哪儿来的小孩？”

突然，全身感到剧痛，他不禁发出悲鸣。

这股痛觉由何而来完全不清楚，但不是从外部施加的，就像是安装于身体内部的炸弹被引发一样。

世志辉也经历过好几次危险关头——被金属球棒打过（造成骨折），也从时速一百公里的摩托车上摔下来过（只是一点擦伤）。而刚才的强烈痛感就连经历过这些的世志辉都没有体验过，电击枪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你做了什么？”

“吵死了，给我闭嘴。”

“什么，我年纪在你之上，你才该……啊。”

剧痛再次袭来，那感觉就像是自己变成了鸡蛋被扔在墙上一样，皮肤破裂，内脏飞溅，疼痛难忍。

“呃，这是什么，好痛。而且，为什么我动不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注意你的言辞，你以为我是谁？”

“我才不知道，你才该看看我是谁，我可是练马红莲队的原总长——君岛世志辉，就连流鼻涕的孩子见了我也会住嘴。”

“所以呢？”

“什么，你这个自大的小孩……啊。”

又是一阵剧痛。但这次只限于头部，就像被虎头钳夹住一样，那股怪力一点点摧残着他，而且力量越来越大。

“啊……好痛。呃，你来真的吗……快住手，啊……”

剧痛持续了大约三十秒后，突然停住了。而且丝毫没有后遗症，明明刚才还那么痛，但突然什么都感觉不到了，真是不可思议。

“这到底是什么啊！”

“你还要吃几次苦头才能明白，直到你明白为止无论多少次我都陪你。”

“我明白了，我会安静的。”

世志辉判断还是不要与女孩为敌最好，因为身体不能动，所以也无法还手。况且，他还没有弄清楚自己所处的状况。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个世界有些特殊，以往的常识并不通用，而且在这个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女孩，不是世志辉。

少女跷起腿，手中拿着平板电脑。

“那么，我接着说了。你的父亲是君岛辰夫、母亲是朝子。两岁时，父母离婚，自此之后再没有见过母亲。父亲是一位替身演员，在一次电影拍摄中意外身亡。从此之后一直与哥哥相依为命。”

“是，你知道得好清楚啊，你是周刊杂志的记者吗？”

“优点是健康和食欲，小学六年级时的身高已经有一米七了。除了体育和供餐之外，所有科目均不擅长。”

“是啊，小学六年间，我一次都没有剩过饭。”

“进入中学后走上不良道路，到高中毕业为止的六年，整天打架度日。因伤害和违反交通规则等有六次犯罪记录，虽然没有进监狱，但好几次受到保护处分[4]。”

“打架从来没有输过。合计八十一战八十一胜，八十一次击倒。即使是一对十也不会输。原则是从来不用武器，就算敌人拿着武器也是。”

“明明是不良少年，却从来不迟到早退。”

“我很喜欢学校，虽然不爱学习。”

“高中毕业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但马上就会因为暴力事件遭到解雇。现在无业，靠哥哥养活，不知添了多少麻烦。”

“嗯，对于大哥我很抱歉。但说到暴力事件，那都不是我主动挑起的，只是接受挑战而已。虽然也有过故意挑衅对方出手的时候。”

“只要是跟你打过架的人全部都被送进了医院，就算你自以为已经手下留情了，但因为本来就天生怪力，所以还是会使对方受重伤。被你打伤的这些人要痊愈的话，合计总共需要十三年的时间。实在太恶劣了，死了正好。”

“死了？话说回来，你到底是谁？”

“我是沙罗。”

“沙罗是吗，前面的姓呢？”

“阎魔。”

“阎魔？真是奇怪的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

“这里是灵界。你并不是被带到这里，而是因为死亡灵魂和身体分离，灵魂自动回到了灵界。”

“也就是说，我已经死了，变成灵魂了吗？”

“是的。”

“你说的阎魔难道是阎魔大王吗？”

“是的，我是阎魔大王的女儿沙罗。”

“真的吗？原来阎魔大王是真实存在的啊，我还以为是童话故事呢。”

“并不是童话故事，阎魔大王不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而是现实存在的——”

沙罗继续解释道。人死之后，灵魂与身体分离并来到灵界。而这里叫阎魔堂，可以看作是灵界的入口。魂归此处会接受阎魔大王的审判，决定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原本这里该由阎魔大王本人进行审判，但听说今天因为肺炎在疗养中，所以由女儿沙罗代为执行。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你听懂了吗？”

“没有全懂。不过简而言之，就是我已经死了，接下来要接受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的审判是吗？”

“就是这样。”

“但我是怎么死的呢？”

“殴打致死，在现场音乐厅，被一群黑社会的。”

“现场音乐厅？黑社会？啊！”

想起来了，他受哥哥的委托，将USB拿到指定的现场音乐厅，但刚到那里就被人用电击枪袭击。之后被几个黑社会的人围攻，看来他就那样死去了。

世志辉呆住了。

真是悲惨的结局。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想起杀了自己的那些人的脸。他们不是街上的小混混，而是货真价实的黑社会成员。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还有，我大哥呢？”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既然是阎魔大王的女儿，你肯定知道吧。”

“我是知道，但不能告诉你。出于灵界的规定，死者生前不知道的事死后也是不可以告知的。”

“我不管什么规则，快告诉我，臭小孩——啊。”

又是那股剧痛，像是从肛门到头顶被刺穿一般，撕心裂肺的痛。

“啊，好痛！”

“这家伙一定是下地狱的料。好，决定了，你就下地狱吧。”

“为什么我要下地狱，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啊。”

“你还没有做坏事吗，连续打人的是你吧。”

“那是打架，再说了，我从来没有对女人、孩子、老人、病人、残障人士出过手。我不会欺负弱小。”

“你对我说话不用敬语，就得下地狱！”

“我不会用敬语，因为没有认真学习，但我没有恶意。原谅我吧，小孩——啊。”

又是剧痛。

“呃，真的太痛了。是电击吗，好痛。可恶，为什么身体动不了。快动啊！”

世志辉全身发力，但还是纹丝不动。剧痛再次袭来。

“啊……可恶，我才不会输。快动啊，我的身体——啊。”

剧痛——

“为什么不动，简直像被束缚住一样。啊，难不成你是催眠师，将我催眠了对吗——啊！”

剧痛——

“我才不认输呢，既然知道是催眠术，那接下来就看我的吧。等我靠自己的力量解开，恢复行动力，一定要你好看。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就不打你脸了，但一定要多打几下屁股……啊。”

剧痛——

“到底是为什么啊，那我就破罐破摔。快给我动啊，我的身体——啊。”

“不行，还是动不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已经使出了血管快要破裂的力量，但身体依然一动不动。

沙罗冷眼看着自言自语的世志辉。

“你的生命力还真是如蟑螂一样顽强，普通人通常挨上两三下就会投降。”

“呃啊……快动啊，我的手，我的腿……”

“你是动不了的。因为你已经死了，只剩下灵魂。所谓灵魂，是没有实体的。虽然看上去好像有手和脚，但那只是你的眼睛制造出的错觉。其实你没有实体，你的身体就如同影像一般。”

“吵死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快动啊，我的身体。”

“不论怎样，你都是要下地狱的。那么，再见了，你就去地狱慢慢忍受折磨，忏悔自己的过错吧，什么？”

沙罗一脸惊讶地瞪着平板电脑。

“哎，怎么回事，综合得分竟然是正数。”

“怎么了？”

“人们在现世的作为将会在死后换算为分数。如果是行善的话就会加分，作恶的话就会减分，最后的总分数是正数就是上天堂，是负数则是下地狱。大概就是这样的规则，但不知为何你的综合得分竟然是正数。”

“你看吧，我就说了，我没做什么坏事。”

“看你的样子，我想当然地认为你是负数。”

沙罗用手指操作平板电脑翻页。

“啊，这家伙确实帮助过不少人。例如在中学时，曾救过一个溺水的小孩。”

“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就连那个孩子的父母，也因为水流过于湍急，有些犹豫，但你却毫不迟疑地跳进河里。”

“由于河流上游发生了大规模降雨，水量暴涨。但当时根本没有考虑的时间，完全是出于本能。实际上也挺危险，游到溺水的小孩身边倒还好，但抓住小孩后就被水流冲走了，还好抓住一块岩石，才得救了。”

“那个孩子的父母想向你表示谢意，但你怕麻烦没有留下名字就走了。”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感谢的。”

“高中的时候，救过一位因心脏病发作倒在路边的上班族。”

“是有这么回事。我和莲司骑一辆摩托闲逛的时候，前面的那人突然倒地不起，莲司说他心脏停止跳动了，我便抱着试试的心态狠狠地捶了下他的心脏，没想到他竟然活了过来，哈哈哈。”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便利店抓住过强盗。”

“晚上我在便利店看漫画，突然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男人闯进来，拿刀威胁女店员交出钱来。对女人使用暴力的男人都是人渣，我看不过去，就把那人痛扁了一顿。”

“还救过被跟踪狂纠缠的女孩子。”

“那是后辈的妹妹，她在做兼职的地方被客人缠上，一直都很困扰。而且就算报警，警察也不会管。所以我和莲司便绑了那个跟踪狂，用链锯将他的刘海剪了，并吓唬他说如果再敢接近女孩，就叫他性命不保。然后他果然就停止跟踪行为了。”

“你有没有想过做出这样的事，要是被警察抓住怎么办吗？”

“到时再说吧，而且如果是为了帮助别人而进监狱，那也没办法。”

“小学的时候，救过被霸凌的池田君。”

“池田呀，好怀念啊。他总是被欺负得哭鼻子，我就对全班人说‘不

要再欺负人，否则你们对池田做的事我会原样奉还给你们’，然后霸凌现象就没再发生。我也不是为了池田才这么做的，只是看不惯欺负弱者的行为，如果是一对一单挑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

“原来如此，除去以上的事，还有很多帮助他人的事例。虽然也做过偷盗自行车、破坏公共财产等恶事，但善行也不少。你这家伙，总能凭着勇气和侠义心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所以加分幅度也很大。”

“我都说了，我是正义的伙伴，只对坏人出手。”

“嗯，也是，虽然不太想承认，但的确不是恶人。只是方法有些夸张。”

“不顾危险这点是从老爸那里遗传的。他是个替身演员，基本上只接危险的工作。虽然因为拍摄事故身亡，但他死的时候是笑着的。”

“嗯。”沙罗噘起嘴唇，“既然总分是正数，让你去天国也可以，可负分也有很多。要怎么办呢，而且保不准这家伙会在天国引发什么骚乱，果然还是送你去地狱吧。”

沙罗一边斜视平板电脑，一边将手指放在嘴唇上思考。

“喂，沙罗，让我复活吧。”

“啊？”

“我还不想死，让我复活吧。”

“不行。”

“为什么，你是阎魔的女儿，你可以做到的吧？”

“你复活要做什么？”

“当然是复仇了，我要冲进那个现场音乐厅，将那些人都打趴下。”

“这家伙果然还是下地狱的好。”

“求你了，让我复活吧。”

“不行。”

“还有，那些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杀我？”

“啊，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沙罗扬起脸，“那这样吧。我现在不知

道该怎么评价你这个人，因为评价一般人的标准好像对你不太适用，所以我很迷茫该让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而你想要复活。”

“没错。”

“所以，这样吧，我可以给你一次复活的机会，名为‘死者复活·解谜推理游戏’。我刚才也说过，出于灵界的规则，我不能告诉死者生前所不知道的事，但是，你可以自行推理。你为什么被杀，又是被何人所杀，只要你能通过自己的推理说出正确答案的话，我就破例让你复活。”

“这是不可能的吧，我完全不认识那群人啊。”

“并非如此。实际上，仅凭你现在脑海中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真相。”

“是吗？”

“用偏差值来说的话，难度大概为六十五左右。”

“那肯定不行，我的最高纪录只有三十二。”

“限时为十分钟，要不要参加游戏都是你的自由。如果你选择不参加，就等于放弃了一次可以复活的机会。因为综合得分是正数，就让你上天堂吧。但若你选择参加并准确地猜出答案的话，就可以复活返回现世。不过，如果没有猜到的话，那就只能去地狱了。”

“也就是说，选择什么都不做的话就可以去天国，但想要复活的话就只有参加游戏这一条路，可前提是要承担下地狱的风险对吗。”

“如何选择全看你自己。”

“我参加，除了参加别无他法不是吗。”世志辉当机立断地说。

“你确定吗？”

“要是怕下地狱的话，还做什么不良少年。而且就这样一头雾水地死去，我肯定也死不瞑目。不过，你说的是真的吗，仅凭我现在掌握的信息就可以解开谜题吗？”

“是的，虽然神明会撒谎，但阎魔绝不撒谎。”

“那就好，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推出真相，完全复活，将那群家伙送进地狱。”

“计时开始！”

刚说完，沙罗便站起身，从房间一角的冰箱中取出瓶装的蜜瓜苏打水，倒进杯子里，再放入一颗樱桃。接着又拿出香草冰激凌，用勺子卷成球状放入杯中。奶油苏打水制作完成。

然后回到椅子，吃着草莓味的格力高冰激凌，跷起二郎腿。又拿出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取下夹在中间的书签，阅读起来。

虽然看上去只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但却有种威风凛凛的感觉。让人觉得害怕、迷茫、羞愧、犹豫这些起制动作用的情绪似乎从来都与她无关，有的只是一往无前。

虽然世志辉还没有完全接受自己已经死亡并来到灵界的状况，但反过来，他也很难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事。

他要做的是集中注意力推理。

“不过，要从哪里开始好呢。”

别说推理小说，他都没好好看过几本书，也就看过一些哥哥写的东西，平常读得最多的就是不良漫画。就算突然让他开始推理，他也不知道该从何着手。

他想起杀死自己的那些男人的脸，他一个都不认识，而且也完全不清楚自己为何会被杀。

“这可糟糕了，要怎么办啊。总之，回忆一下去到现场音乐厅的经过吧。”

那天，接到哥哥的电话，打开保险柜，取出USB。然后按照哥哥的指示来到N站，接着走进那家现场音乐厅。

“那个USB里面究竟是什么？既然被锁在保险柜里，也就是说是跟哥哥的工作有关的东西。哥哥最近在采访什么新闻呢？”

哥哥从来都不会在世志辉面前提起有关工作的事。

平常去的都是世界各地的纷争地带或犯罪多发城市。因为是自由记者，所以题材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但最近这一个月，哥哥一直在日本，换言之他现在的采访对象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关东地区的可能性极大。

“啊，不知道。大哥这个家伙，到底在采访什么事情。要是看了那个USB里的内容就好了，但大哥却叫我不要看。”

沙罗一脸烦躁地抬头看了一眼世志辉。

“我在看书，安静点。”

“啊，抱歉。但我不出声就无法思考，所以你忍耐一下。”

啧，沙罗咂舌道。

“喂，沙罗，给我点提示吧。”

“不要。”

“小气。”

“两分钟过去了，还剩八分钟。”

“真的吗，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沙罗像松鼠一样啃完冰激凌的蛋筒部分，用吸管喝着奶油苏打水，继续读书。

“大哥这个家伙，难道是因为调查黑社会被盯上了吗？”

世志辉已经被杀，还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

“沙罗，我大哥怎么样了，他没有被杀掉吧？”

“我不能说。”

“就这点小事，告诉我吧。”

“揭开真相的线索已经集齐，不需要追加提示。”

“小气鬼。”

沙罗还是无视他，继续看书。

世志辉回忆起哥哥的电话，现在想来，他的语调的确有些不自然，

声音也有些紧张，但毫无疑问是哥哥的声音。

在日本的这一个月，哥哥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出于自由记者的职业性质，他一般都是单独行动，追击取材目标。等掌握一定程度的素材后，要么卖给新闻媒体，要么自己撰稿出书。但是在取得素材之前，绝对会保密的。

不对，有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哥哥和由宇在爱情酒店会面的事。他们既然是在爱情酒店见的面，可想而知就是那种关系。但哥哥和由宇在交往吗，根据莲司的调查，由宇有在卖春俱乐部登记，这么说由宇也可能是哥哥买春的对象。

“不，等等。”

世志辉是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才去那家现场音乐厅的，从某种意味上也可以说是哥哥引诱他过去的。因此也存在黑社会和哥哥是一伙的可能性，是哥哥委托他们杀了世志辉。

地点是现场音乐厅，隔音设施也很完备，作为犯案地点再适合不过了。

若果真如此的话，哥哥的动机是什么呢？

可以想到的只有一个，即世志辉知道了哥哥和由宇两人的关系。世志辉跟踪由宇的那次，或许被二人察觉了。因为两人的秘密暴露，才杀了世志辉？

换言之，哥哥宁可杀了自己的弟弟，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与由宇的关系。这样想来，二人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违法性，是卖春吗？或者比这个更严重。

若是世志辉知道了哥哥和由宇有不正当的关系，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因此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哥哥决定先下手为强，委托黑社会的人杀害世志辉，于是故意将世志辉引到事发地点。

“不会吧，是大哥杀了我？”

“过去四分钟了，还剩六分钟。”沙罗说道。

“不，等一下，我是笨蛋吗？大哥怎么可能会对我下手，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世志辉使劲摇了摇头，他选择相信哥哥，这是推理的最大前提。如果连亲生兄弟都无法相信的话，推理还怎么能进行下去。所以哥哥是犯人的想法不予采纳，这不是道理可以解释得通的，而是直觉告诉他绝不可能。如果哥哥知道由宇卖春的话，势必会与世志辉一样，站出来劝阻，更不会做买春这种事。

还是不要做多余的臆测，只把事实排列出来吧。现阶段他掌握的事实，总结起来只有两点。

①由宇在卖春俱乐部登记在籍的事（听莲司所说）。

②哥哥和由宇在爱情酒店幽会的事（世志辉亲自确认）。

已经明晰的信息只有这两个。

但说实话，世志辉很难相信由宇会卖春。由宇天性好强，自尊心很重。说得不好听，就是有些高傲，绝对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种会靠卖春赚取零花钱的卑贱女人。

但是，她在卖春俱乐部登记却是事实。如此看来，极有可能是发生了某些急需用钱的事情，以至于她不得不舍弃自己的自尊，但那不会是赚取学费这种稀松平常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原本进行卖春行为的是由宇的好友千乡。莲司说过，有传闻说千乡自杀前在卖春，于是莲司通过电脑潜入调查，结果查出千乡所属的卖春俱乐部网站上登载着由宇的照片。

换言之，两人同属于一家卖春俱乐部。两人是同时开始的，或是其中一个人先下海的，然后邀请另一个加入尚未可知。但无论怎样，很难想象两人会偶然同属于一家卖春俱乐部。

千乡究竟为什么自杀，跟卖春的事有关系吗。而且，听说她还吸毒，对于这点世志辉也很难相信，然而，他也只知道初中毕业前的千乡罢了。

由宇知道千乡自杀的原因吗？

“喂，小女孩。”

沙罗扬起脸，气呼呼地问道：“有事吗？”

“千乡为什么自杀？就这一点能告诉我吗。”

“不能。”沙罗继续看书。

“啊——完全想不明白。我是不是真的很笨。”

“六分钟啦，还剩四分钟。”

“已经过去一半了吗，看来我是真的要下地狱了。”

想不明白的事再怎么想也没有用，还是从已知的事实着手吧。

世志辉重新回忆起哥哥的电话。

哥哥让他从保险柜里取出USB，并带到现场音乐厅。他的语气听上去有些焦急，从让世志辉帮忙打开保险柜来看，哥哥肯定是遇到了紧急情况。

还有，不知为何，他重复叮嘱了好多遍，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烦。

——等一下，不要看哦。绝对不要看，知道了吗，绝对不可以看USB里面的内容。

——要快点来，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绕道去别的地方，马上就过来。

——来的时候不要告诉任何人。既不能对任何人说，也不能带其他人过来，当然对警察也不能说，千万不能告诉警察哟。

——没事的，这里很安全。完全不用戒备，听清楚了，这里完全不用戒备。所以毫无防备的过来，知道了吗，是毫无防备。

——我再说一遍，不要看USB里的内容，绝对不要看。

为什么要重复那么多遍。

“啊啊，不明白。”

沙罗吃掉一半香草冰激凌，把另一半融进苏打水中。然后边发出“刺刺”的声音边喝光了奶油苏打水，最后将樱桃放入口中。

“喂，那边的大小姐。”

“烦死了，又怎么了。”

“仔细一看，你长得还真可爱。”

“大家都这么说。”

“好可爱，毫不夸张地说，你是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女孩中最可爱的。”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呢？”

“所以啊，有件事拜托你，给我点提示吧。”

“不要。”

“就一点点提示而已，别那么小气嘛。”

“你所掌握的信息已经足够了。”

“看来夸你也不管用啊，浪费口舌。”

“那种骗小女孩的花言巧语对我是没有用的，而且我长得犹如奇迹般可爱这点不用你说，早就是明摆的事实。”

“我说，解开谜底的线索真的已经集齐了吗？”

“你想不出答案不是因为信息不足，而是你笨。”

“好气。啊啊，我该好好学习的。”

“吵死了，根本读不进去。”

沙罗将书签插进书里，放回桌上。然后仰靠在椅背上，抬头望向天花板。在这种姿势下，换另一只腿跷起，所以迷你裙被撩起一下。

“啊，看到内裤了。明明只是小孩，竟然穿着金色的内裤。小孩就该穿熊猫的内裤——啊呃……”

剧痛再度袭来，就像被长毛象踩扁一样。

“呃，你这家伙，竟然偷袭，太卑鄙了。”

“这是你偷看我内裤的惩罚！”

“我不是偷看，只是刚好看到。可恶，痛死了。啊，我刚想到哪里来着……喂，小孩，都怪你，害我前面的推理全都忘光了。”

“那就下地狱去吧。”

“切，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再说了，要是不想被看到内裤，那就别穿迷你裙。”

“闭嘴，变态。”

“变态是你吧，嘴上说不要看、不要看，其实心里很想给大家看吧。所以才会穿那种迷你裙，你个暴露狂——啊、啊、啊……”

又是剧痛，而且连着三下。

但是因为剧痛的冲击，他脑海中还像有某些东西联系到了一起。

“呃，好痛。但是，这种感觉是什么。说着不要看不要看，其实是想让人看，总感觉最近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话？”

世志辉搜索着记忆。想起来了，在石神井公园捡掉在池塘里的帽子的时候。虽然哥哥说了不要推、不要推，但世志辉还是推了一下哥哥的屁股，害他掉进水里。

他再次回想起哥哥的电话。

“原来如此。原来那通电话是只有我和哥哥才能听懂的，类似暗号一样的东西。”

越是说别推、别推，就会变得越想推。正是因为哥哥知道世志辉的性格，才会多次重复叮嘱。

“换言之，让我别看USB的内容其实就是看的意思，让我尽快赶来就是不要尽快，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是去报警，而让我毫无防备的来，就是做好警惕、带上装备再来的意思。哥哥这么做其实是在向我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让我反着干。”

那他为何不直接告诉我呢？

其实根本不用考虑，哥哥工作上的重要资料一直都由他严密的保管在保险柜中，而这次他却破天荒地让弟弟帮忙打开，取出里面存放的USB。反过来想，也就意味着当时他自己没有办法回到家中来取。世志辉一直以为他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才叫自己过去拿的，但似乎不是的。

哥哥当时不知被谁给监禁了。

“过去八分钟了，还剩两分钟。”

真相可能是这样的——哥哥当时具体在调查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但一定跟黑社会有关。并且，他很有可能掌握了某种程度的证据（犯罪事实），而那个证据就被保存在那个USB里。

然而，黑社会那边也察觉到了哥哥的动向，所以绑架、监禁了他。但对他们来说，单单只是杀了哥哥还不行，因为最致命的证据还留在哥哥的保险柜里。如果哥哥下落不明的话，世志辉一定会报警，那样的话警察自然会搜查保险柜。然后他们犯罪的证据就会落入警察手中，同时还会加上杀害哥哥的嫌疑，到时就不妙了。

对黑社会来说，在杀害哥哥之前，他们有必要拿回装着他们犯罪证据的那个USB。

可是，让哥哥自己回去取的风险很大。因为世志辉家中安装有最高级别的防盗设备，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而且图像会实时传输至警卫公司进行管理。家里没人的时候，如果有外人入侵的话，就会触发红外线传感器响起警报声，保险柜更是只要输错一次就会触发警报系统。

即使是趁世志辉不在家时，黑社会成员用枪胁迫哥哥带他们进入家中，哥哥也有可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孤注一掷，故意输错密码。这样的话就会马上触发警报系统，而且还会留下监控录像画面，最重要的是无法拿回USB。就算他们在那之后杀了哥哥，也无济于事，只会徒增一项罪行。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让弟弟世志辉将USB送来。这样一来，黑社会就可以毫无风险地拿回USB，然后再把两人解决掉就可以了。实际上，世志辉确实被杀了。

打那通电话时，哥哥的背后一定站着黑社会的人，多半是用枪指着他的头部。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没有办法，只能将兄弟二人才懂的暗号加入对话，尽力向弟弟传递危险信号。

然而世志辉没能领悟到这层意思，还非常听话地走进黑社会的老巢，才落得现在的结果。

“我真是大笨蛋！大哥都那么拼命地向我传递危险信号了。不过，这伙黑社会到底是哪里来的？大哥又在调查些什么？”

想不明白，他只猜出了一半的答案。

决不能就这样死去，哥哥的生命也有危险。更何况，战无不胜的男子汉世志辉怎么能这样认输！

距离答案只差一步了。

“啊，快要没时间了。”

不，等一下。他可是我大哥啊，明知道自由记者的工作时刻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却仍然遵循自身意愿选了这份职业，他可能是随时都做好了丢掉性命的准备。不论遇到什么危险，即使是枪口对准脑袋，也会坦然接受，像父亲一样笑着死去才对。

所以，就算被黑社会监禁起来，最后惨遭杀害，也绝不会把弟弟拖下水。如果是大哥的话，绝对会拼到鱼死网破，他在电话中直接告诉世志辉“快点报警，证据在保险柜里”。如果让弟弟将USB送过来的话，就会将他也卷入其中，哥哥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判断的。

如此想来，他当时是处于一种不得不将弟弟也卷进来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时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还剩三十秒。”

“没时间了。可恶，就差一点了。喂，小女孩，时间延长一点吧。”

“不要。”

“冷血！恶魔！”

“我就是恶魔，虽然体内流淌着血液，但却不是红色。”

“那再给我一下刚才的像电击一样的东西。”

“啊？”

“脑子受到冲击的话，说不定会想通。别废话了，快点。”

“好，那就如你所愿。”

“啊呃。”

剧痛贯穿全身，世志辉差点晕厥。

“还不够，再来！”

“那你接好了，这次给你一个大的。”

“啊啊啊……”

犹如被核弹击中一样，感觉全身都烧起来了。就在世志辉忍不住大声哀号的瞬间，他的脑子里突然有什么连成了一条线。

哥哥——由宇——千乡，全部都连接在了一起。

“我知道了！”世志辉大叫道，“原来是这样啊，我解开谜底了！”

沙罗开始最后的倒计时。

“十、九、八、七、六……”

倒计时在世志辉听来就像新年伊始的钟声一样，他感到很愉悦。

“五、四、三、二、一、零，时间到。那么，请说出你的推理。”

“哼，你这个虐待狂小孩，可别小看我。就算是笨蛋，被逼上绝境的话也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3

“是我赢了！”

“不用大声嚷嚷我也听得见。快点说出你的答案。”

“那你可听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源于千乡的自杀。千乡究竟为何自杀，我虽然还没有弄清楚，但她自杀之前，被发现在卖春俱乐部工作。从自杀的事实可想而知她并非是出于自愿的，虽然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但很有可能是受到威胁没有办法才走上了这条路。

“而且，由宇也不知道千乡自杀的理由。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千乡去了神奈川读大学，两人离得比较远。

“如果由宇知道千乡在卖春的话，一定会阻止她吧，然而由宇当时并不知道。千乡自杀之后，传出她在卖春，甚至吸毒的传言。传言是真的吗，千乡究竟遇到了什么事，由宇一定也很烦恼。但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没有办法自己展开调查，所以才去向大哥寻求帮助。

“作为自由记者，大哥对此产生出了兴趣，将其定为下一个取材目标。大概是抱着为千乡报仇的想法，由宇提出自己也想出一分力量。

“但据莲司所说，那家卖春俱乐部背后是由黑社会控制的，所以要混进去绝非易事，即便是在潜入爆料方面很有经验的大哥也感到相当棘手。于是，两人决定冒险进行潜入调查，即由宇假装加入卖春俱乐部。所以由宇才会在卖春俱乐部登记，照片也被放在网站上，但她并不是真的在卖春，而是为了调查作为间谍打入俱乐部内部。

“虽然大哥同意了让由宇加入俱乐部，但他也绝不会让由宇去卖春。当然这种做法就像赌博一样，危险至极，大哥肯定也下了很大决心。然而，至今为止大哥也有不少潜入犯罪组织的经历，掌握了很多方法和窍门。所以我想他是在有几分胜算的前提下，一边保护由宇的安全，一边推进调查。可由宇本就很倔强，又是为了替千乡报仇，想必早就已经将危险置身事外了吧。就是那句俗语说的，冲进老虎的屁股。”

“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指的是老虎的巢穴，不是肛门。冲进老虎的肛门，也只有粪便。”

“那天两人在爱情酒店见面，应该是在商议对策吧。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大哥装作客人登录俱乐部的网站，然后指定由宇，因为要制造出由宇在接客的样子。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后，大哥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而那些证据就装在那个USB里。

“但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大概是由宇吧。她间谍的身份遭到暴露，黑社会将两人绑架并监禁了起来。可事，黑社会仅仅杀了他们还不够，还要拿回装有他们犯罪证据的那个USB。不过，直接去取很危险，因为我家有安装最高级别的防盗设施。保险柜更是只要按错一下，就会

触发报警系统。

“即使有由宇做人质，他们还是怕大哥动歪脑筋，比如抱着必死的决心，故意输错保险柜的密码。这样一来，警察就会赶来，USB也无法收回。然而就算杀了大哥和由宇，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于是，黑社会命令大哥打电话叫他的弟弟送过来。如果被监禁的只有自己一人，大哥即使拼命到底，也决然不会将自己的弟弟卷入危险。但是，还有由宇，他不能让由宇跟自己一起死。

“所以就把希望赌在了我的身上。

“大哥打电话过来时，背后一定有人用枪指着他和由宇的脑袋吧。所以大哥才反复提及只有我们兄弟二人才懂的信息，并加入会话当中。因为他知道我的性子，越是说不要推、不要推，就会越想推，因此才强调了那么多次。

那是让我反着干的意思。他多次叮嘱叫我不要看USB的内容，其实就是看的意思。还有让我报警，提高警惕再来。但是我太笨了。可恶，我真是大笨蛋。大哥那么拼命地向我传递信息，我却毫无察觉，还乖乖地将USB送去了敌人的老巢。他们早已在那里举着电击枪等着我，但因为我没有倒下，还反击了，所以才会被杀。这就是正确答案！”

沙罗调整好坐姿，搔搔脖子，撇着嘴，露出一脸失望的表情，接着点了两下头。

“嗯，算了吧。差不多对了。”

“太好了！”

“安静一点。既然你知道答案了，那我就再补充说明一下吧。一切的源头都是井熊千乡。她上大学后，就找上了英俊爽朗的学长舛渊阿利驱交往。去年夏天，她和舛渊以及另外一对认识的情侣，四人在房总[5]租了一间别墅，度过了三天两夜的假期。

“你也知道，千乡家境优越，她是十足的大小姐。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有严苛的门禁，甚至穿什么都要被限制。但是，上了大学独自生活

后，大概是出于逆反心理，她开始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去夜店玩等，享受着有些轻薄而自由的大学生活。那次旅行也是，开心地放了烟花，还举行了烧烤派对。

“但是第二天晚上，舛渊突然拿出大麻，提议大家一起吸。另外一对情侣也吸毒，所以就这样，大麻宴会顺理成章地开始了。虽然千乡自己也知道吸食大麻是违法的，但她又想到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是合法的，当成比较浓的烟草就好了。而且，在那种氛围下她也不好拒绝，更不想被男友讨厌，加上好奇心作祟，便没能控制住自己。

“而那正是堕落的开始。半年后，她完全沉迷于毒品无法自拔，甚至还染指了违禁迷幻药和兴奋剂。

“但问题是钱，她家境虽然富裕，但父母给的生活费并没有那么多。毒品都是由舛渊买来，再交给千乡的。实际上，这个男人却是人面兽心，坏事做尽的家伙。比如将一万日元买入的毒品翻一倍卖给千乡，从中捞油水等。就这样，千乡很快就变得十分窘迫，拿不出钱来买毒品。但她又无法戒掉，也不敢告诉父母及朋友。

“舛渊尝到甜头后，将价格提的越来越高，甚至翻好几倍卖给千乡也是常事。而因为千乡自己不知道买入毒品的路径，所以只能按舛渊要求的价格支付，只能说她遇人不淑，被男人英俊的外表所欺骗了吧。灵界的统计结果显示，女人八成的不幸都源于没有看男人的眼光。

“终于，千乡再也拿不出钱了。见此，舛渊想到的办法就是卖春，因为他原本就是通过黑社会的相关路径买入毒品，于是便从中调解，将千乡卖给了卖春俱乐部，并获得了一大笔介绍费。

“千乡被带到卖春俱乐部，以毒品为交换接待客人。那个时候，她已经失去了正常人的判断能力，不断重复着吸毒和卖春交替的生活。她原本就不是精神强大的人，又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根本无法靠自己脱离泥沼。大学也变得经常缺席，终于千乡的父母接到大学的通知，说她的出席天数不够，父母通过电话严厉地斥责千乡。事情发展至此，

千乡意识到已经很难瞒下去了，被发现只是时间的问题。疲惫不堪的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最终选择了自杀。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愚蠢的女人走上末路的过程。吸食毒品和卖春，加上自杀罪，每一项都是重罪，下地狱是不可避免的。”

沙罗毫无同情心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自从千乡到神奈川上大学并开始独自生活之后，由宇很少有机会见到她。虽然偶尔也会通电话，但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好友的窘境。千乡自杀后，由宇听到了吸毒和卖春的传闻。”

“嗯，莲司也这么说过。”

“因此，由宇便找了你的哥哥光晖商量。光晖对此事产生了兴趣，出于记者的使命感，他决定将这一卖淫组织当作下一个调查目标。”

“所以才会让由宇进行潜入调查啊。”

“这点你错了。具有职业素养的光晖是不可能让一个普通人去冒险的，那是由宇自作主张。光晖用自己的方法非常谨慎地调查着，但敌人神出鬼没，很少露出狐狸尾巴。因此，失去耐心的由宇擅自联系了千乡的男友舛渊，并通过舛渊的介绍加入了卖春俱乐部。光晖知道后，马上劝她收手，但由宇并没有听进去。没有办法，光晖只能一边注意由宇的安全，一边继续潜入调查。”

“切，由宇这家伙。明明什么都不懂，还擅自行动。”

“的确是有些鲁莽，不过因此，关于卖春组织的调查进展得很顺利。然而卖春组织还是对由宇产生了怀疑，将其监禁，并通过她的手机查到了光晖头上，最终两个人都被抓了起来。作为光晖来说，如果被抓的只有自己的话，他是绝不可能将弟弟也卷入危险的。但是由宇也身处危险之中，所以他才向你打了电话，将只有你们兄弟二人才懂的信息加入会话中。可笨蛋弟弟完全没有察觉到哥哥的用意，还天真地将USB送到了敌人的巢穴。”

“啊，我真是太蠢了！”

“顺便说一下，那栋现场音乐厅的大楼是由黑社会管理的。平常虽然作为现场音乐厅运营，但有时也会用作赌场，或监禁场所。”

“那大哥和由宇现在怎么样了？”

“实际上，距离你被杀已经过去了两天，现在二人仍然被关在现场音乐厅的二楼。黑社会已经收回了想要的USB，而且还杀了你，所以也不可能放走两人。想必在决定好如何处理尸体之后，就会被杀掉吧。”

“那快点让我复活，我要去救他们。”

“好吧。毕竟答应了你，即使神明会违反约定，阎魔也不会。而且，我也想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活下去的话会变成什么样。”

“嗯？”

“只是，我是说过会让你复活，但准确来说是将时间倒回去。时间和空间是朝着一个方向运动的——”

“你不用解释这么多，反正我也听不懂。”

“的确，还真是对牛弹琴。那我直接说结论了，我会把时间倒回到你死之前。”

“你说的死之前具体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进入现场音乐会的那会儿。”

“那就好办了，那些家伙冲上来的时候，看我不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但是，我会消除你在灵界的记忆。要是带着这些记忆回到现世的话，你肯定会到处去说。”

“嗯，是啊，我会忍不住说出去。”

“灵界的存在是高度机密，若你敢说出去，灵界便会下达抹杀指令，派杀手去杀你。”

“是吗，那还是消除记忆的好。哎，等一下，要是记忆都消失的话，即使复活，那我不还是只有死路一条吗？”

“我会稍微出点力，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嗯，那就拜托你了。”

“今天你遇到的是我实在太走运了，如果是父亲的话，看到你的脸就会让你下地狱吧。”

“是啊，我的确很幸运。而且，内裤也看了——啊！”

又是熟悉的剧痛。

“那就开始吧。”

沙罗面向桌子，在平板电脑上装上键盘，飞快地敲着。

“那我开始了。因为要强行将灵魂塞入时空的裂缝，所以会非常疼，就忍着点吧。”

“嗯，没关系，不用在意。”

“芝麻开门，君岛——”

“啊，等一下。沙罗，谢谢了。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我很开心。对阎魔大王的女儿说了失礼的话，对不住了，请原谅我。”

“没想到你还挺坦诚的。返回现世之后，不要再干坏事了。”

“嗯，我可不想死后下地狱。等哪天我再死了，到时还要麻烦你。”

“那可没法选。平常这里都是可怕的父亲在主持，碰到我的概率大概只有几百分之一。”

“是这样啊。”

“那么，再见了。芝麻开门，君岛世志辉，返回人间吧。”

沙罗按下回车键。

4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正对面是售票处，再往后是舞台，整个现场音乐厅大概也就能容纳一百人左右。里面空无一人。

“喂，大哥，是我。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

店里只亮着一盏灯，有些昏暗，地板上散落着垃圾。

“喂，有人吗？”

世志辉一直走到舞台，但仍然没有看到一个人。

“什么啊，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拿出电话，拨通了哥哥的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

“大哥，我到现场音乐厅了——”

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危险，小心后边！”

世志辉反射性地回头，只见一个黑色的方形物体一边发出噼里噼里的声响，一边朝他接近。

“哇啊！”

他迅速躲开，从椅子跌到地板上，电话也从手中掉落。但马上像旋转球一样，敏捷地站起身，看向对手。

对方是看起来像小混混的年轻男人，黑色衬衫，下巴留着胡子，是世志辉完全不认识的人。他手中拿着的是电击枪，还好世志辉没有中招。

“一上来就用电击枪，算怎么回事？”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虽然很想知道大哥在哪，但根本没有时间考虑。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看似来者不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瞬间判断出敌人的实力，身高大约为一米七，无论是出拳的距离还是力量都远不及世志辉，要小心的只有电击枪。

世志辉不慌不忙地俯视着对手，解读他的心理。电击枪偷袭失败，对方明显表现得很焦急，在世志辉的体格和压力面前胆怯起来。

世志辉打架的方式只有两种。首先，看穿对手的心理，敌不动，我不动。等待对手出招的那一下，竭尽全力躲开攻击，趁机反击。另一种是对手表现出胆怯时，这时就要先下手为强，利用体格方面的优势，率

先出击。总的来说就是依据对手的心理决定战术，一直以来，他仅靠这两种方法战无不胜。

而眼前的敌人属于后者，也就是要先下手为强，世志辉一下子冲上去。

如同预料的一样，敌人果然用右手中的电击枪对准世志辉。世志辉一边小心地避开电流，一边瞄准目标，一记左拳将电击枪打落在地。接着趁对方来不及反应之际，右拳直击在其毫无防备的脸上。拳头上传来鼻骨和前牙碎裂的感觉，男人口鼻喷血倒地不起。

世志辉走到呈“大”字型倒在地上的男人身边，抓住他的衣领，发现男人已经晕过去了。

“啊，就晕了吗。早知道就该下手轻点，这样一来，根本问不出什么。大哥在哪里呀？完全不懂。”

就在他放开男人，想要去捡掉落在地上的电击枪时——

后脑勺突然遭到一击。

世志辉一瞬间有些头晕，眼前一黑，膝盖着地。

他马上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个穿着皮衣，手中拿木棍的小混混。

虽然差点晕过去，但还好他意志足够强大。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脑中似乎有电流流过，有什么东西联系在了一起，思路全部被打通。

哥哥——由宇——千乡，全都连成了一条线。

“原来如此。”

他全都想通了。一切都始于千乡的自杀，二人是潜入卖春组织进行调查了。

一阵剧烈的头痛，不过所幸没有打到要害，顶多是头骨上开了道缝，并没有伤到大脑。

世志辉站起身，迎击敌人。

“原来还有一个啊，竟然从背后偷袭，真是卑鄙——”

不，不止一个。像是黑社会的男人一个接一个涌出来，四人、五

人、六人……男人们手里都拿着武器，木棍、钢管、高尔夫球棒，不过没有刀和枪。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混混，而是黑社会成员，也有一定程度的战斗经验，身上带着强烈的杀气，显然是想杀了世志辉。看来要经历一场恶斗了，即便是把打架当家常便饭的世志辉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这处现场音乐厅是他们的据点吧，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应该听不到。

他已经被包围了，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突出重围。

“你们是卖春组织的人吧。我大哥和由宇在哪儿？你们这些浑蛋，绝对不能饶恕。”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世志辉也没有丝毫恐惧，有的只是愤怒。

伤害同伴的人决不能原谅。

他先环视了一下六人，立刻凭直觉判断出实力最弱的那个，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人。

如果六人一齐冲过来的话，他毫无胜算。所以不是要一对六，而是重复六次一对一。虽然狭窄的音乐厅很难施展开，但重要的是分开攻势，一一击破。

他暂时不动，等着敌人先采取行动。

“放马过来啊！”

世志辉大喝一声后，站在最前面的男人举着高尔夫球棒朝他冲来。世志辉本能的躲闪，还击……

“疼啊，莲司，不能温柔点嘛。”

“吵死了，是你太重了。”

那场恶斗中，世志辉受了重伤，痊愈需要三个月。

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世志辉原本住在有八个床位的病房，但由于他嗓门太大会吵到别人，而且连着几天都有不良同伴来探望，使其他病人

感到害怕，因此被转移到单人病房。仅靠女护士的力量，很难将世志辉硕大的身体从轮椅抬到病床上，于是莲司和几个后辈轮换着来医院照顾他。

行动只能靠轮椅，他被莲司和另外两个同伴抱起放到床上。

那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殊死战斗。敌人是黑社会成员，而且是抱着杀他的目的来的。世志辉先是瞄准看上去最弱的家伙，不惜挨上几下夺取了那人手中的木棍。之后便陷入混战，宛如弁庆[6]的激烈搏斗一般，任由本能挥舞着木棍。最终还是世志辉的力量占了上风，将所有人都放倒了。

但世志辉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头骨两处裂痕，左手、右肩和右脚骨折，除此之外还有全身上下数不清的跌打和裂伤。全身都被绷带、石膏、围腰固定住，几乎没法行动。

“肚子饿了，莲司，给我香蕉。”

莲司拿出后辈带来的香蕉，剥了皮，对着世志辉的嘴，世志辉大口吃掉了。

“啊，好无聊。有谁带牌了吗？”

“你头上还有两处裂痕呢，乖乖躺着吧。”

“这算不了什么，对我来说，就和擦伤差不多。”

“你怎么不死了算了。”

“这样一来，我的英勇事迹又增加了辉煌的一笔。哈哈哈……”

事实上，当时胜负只有一纸之隔。世志辉将全员打倒后，带着浑身血迹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拜托路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在向赶来的警察解释完情况之后，世志辉终于力气用尽，晕了过去。

黑社会七人之中，三人垂危，四人重伤。不过垂危的三人后来总算都保住了性命，因为世志辉当时挥棍时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所以说没有死也算是奇迹。

幸运的是对方并没有拿刀和枪。虽说块头很大，但对方可能是认为

一个毫无防备的年轻人，用电击枪就够了，所以没有准备刀枪。

当然，世志辉被判定为正当防卫。黑社会的七人以杀人未遂罪遭到现场逮捕，被监禁在二楼的哥哥和由宇也被赶来的警察所救。被抓的这群黑社会成员是卖春俱乐部的头目，装有证据的USB也交给了警察，用作揭发卖春组织的材料。

深夜，哥哥来到病房探望。

由宇也在一起，两人一直在接受警察的询问，刚刚才得到释放。哥哥的脸上有被殴打的痕迹，看样子是黑社会拷问时留下的。

哥哥说道：“抱歉，把你也卷进来，真是对不住。”

“没事的，越是这种时候才越要依靠兄弟不是吗。”

“不光是你，我还让由宇也置身于危险的境地。”

世志辉后来才听说，由宇不顾哥哥的反对，擅自决定潜入卖春俱乐部。哥哥的想法是小心谨慎地一步一步开展调查，但因为由宇操之过急，自作主张，哥哥只能同意。最终，黑社会发现了由宇的间谍身份，将二人监禁了起来。

因此，说到底是由宇的责任，但没能好好看住由宇，哥哥似乎深感自责。

“不过，千乡到底为什么自杀啊？”

“因为受到读同一所大学的男友的影响，千乡吸上了毒。毒品是通过他的男友入手的，但那个男人其实一直从中获利。随着毒瘾越来越大，钱袋也见了底，男人便把千乡卖给了卖春俱乐部。那个时候，千乡的身心状态就已经不正常了，大学也经常缺席，最终眼看要瞒不住父母，所以便选择了自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千乡竟然会这么做，真是难以相信。”

“越是纯洁免疫力就越低，越会深陷其中也说不定。”

“那么，那个男友抓住了吗？”

“嗯，很难吧。那人的父亲是神奈川县的县议员，得知儿子被警察

调查，便通过执政党干部向警局施加了压力。所以就算那个男人真的在吸毒，恐怕证据也早就被律师销毁了。”

“如果千乡还活着的话，就可以指证他了。”

“是啊，那家伙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既不是黑社会成员，也不是卖春俱乐部的头目，要抓捕他很难吧。”

“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舛渊阿利驱。”

两个月后。

凭借惊人的恢复能力，普通人需要三个月才能痊愈的伤，世志辉只用两个月就痊愈了。

晚上十点，世志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着冰棍，莲司横跨在停靠在旁边的摩托车上，吐着烟圈。

世志辉嘟囔道：“不过说回来，有点奇怪。”

“什么？”

“不，跟你无关。”

世志辉思来想去，还是有一个谜题解不开，就是那通电话。

当时在现场音乐厅拨通哥哥的电话后，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危险，小心后边。

听到这话，他反射性地回头，电击枪近在眼前，他即刻闪身躲过。

根据警察的调查，那个电击枪是经过改造的，能发出很强的电流。若是被击中很有可能致死，就算不死，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此一来，很难想象他能在那种状况活下来。

换言之是那通电话救了他。但问题是哥哥的手机被黑社会没收了，并关掉了电源，可电话却接通了。而且世志辉的手机上也留有通话记录，不过显示为“未接听”。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

既然她说了“危险，小心后边”，就表示她知道那时世志辉的背后有电击枪逼近。但当时的现场音乐厅是黑社会的老巢，除了那群黑社会成员并没有别人。如此推断的话，只能认为那个女人是神仙，或是类似神仙之类的拥有千里眼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那声音他在哪里听过。有些像变声期前的带点童稚的声音，又尖又高，说起话来有些狂妄，就像知晓一切一样，而且语速很快。但他却想不起来具体是谁。

他甚至可以回想起那个女人的样子。

小巧的脸，非常可爱，有些让人火大，可却生不起气来。甚至有一种想让人上前叩拜的威严，很自大地高跷着腿，然后一边喝着奶油苏打水一边看书，世志辉脑中浮现出这一场景。

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具体长相。衣服和脸的轮廓已经相当清晰，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五官的部分。就像做了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梦，刚醒来时还记忆犹新。一周以后，就慢慢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世志辉还想再见她一次。她似乎是超乎常人的，无可匹敌的存在。一个有着虐待倾向，冷酷无情的女人，但却非常可爱。不过，世界上不会有这么独特的女人吧。

到头来，谜题还是没有解开，令人心焦。

她到底是谁呢，这两个月以来，世志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于是，世志辉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个电话是天上的女神为了救世志辉而打来的，虽然不知道女神为什么要救自己，但也只能这么想了，这么想最合适。

然而无论怎样，那通电话救了他是事实。世志辉抬头望向夜空，对着女神轻声说了声“谢谢”。

关于那通电话他没有告诉警察和哥哥，因为他想独自保留这段犹如宝藏般的记忆。

莲司仍然跨坐在摩托上抽着烟，然后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火

星。

“喂，莲司，不要乱扔烟头。”

“啊？”

“垃圾要带回家才对吧，浑蛋。”

“你这是怎么了？”

世志辉将莲司丢在地上的烟头捡起来，用纸屑包起来，装进口袋。

“这样会给大家添麻烦的，阎魔大王可在天上看着呢。你不想死后下地狱吧。”

“不好了，这家伙是伤到脑子了吗？”

“才不是呢，只是最近想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

“哈？”

是的，他最近经常想到死亡。

生命不是永恒的，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死。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化为虚无，还是说存在死后的世界，自己会去天堂还是地狱呢？

世志辉思考后的结论是，如果死后化为虚无那也无妨。但若是真的存在死后的世界，并会对人在现世的所做所为进行审判，以现世活动作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判定标准。那么，为了那时，一定不能做出有愧阎魔大王的事。

也就是说，不要做卑鄙的事。垃圾要丢到垃圾箱，而且要分类之后再丢。即使谁都没在看，也不能耍滑偷懒。

一直以来，他都若无其事地乱丢垃圾，大概积攒了不少恶行。但是，从现在开始改变也为时未晚。

就这样等了大约三十分钟。

“来了。”莲司说道。

两人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神奈川县横滨市，舛渊阿利驱家所在的车站附近的公园。

舛渊是乘坐电车上学，通过哥哥掌握的关于舛渊的信息，加上莲司在网上查到的，世志辉对舛渊已经有了一定了解。

舛渊边看手机，边缓缓地向这边走来，不知是不是喝了酒，他的脚步看上去有些踉跄。

“如传闻中一样，的确是个帅哥。”

世志辉是第一次见到舛渊的脸，虽然没什么明显的特征，但五官很端正，就像电视台主持人。父亲是县议员，他自己也在学习政治学，说不定将来会接替父亲的地位。

明明内心是个坏蛋，却长了一张帅脸，所以才更恶劣，像千乡一样的女人会陆续被他骗的。

距离那件事发生过去两个月之后，黑社会组织被一网打尽。但舛渊却成功逃脱，并没有遭到逮捕。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莲司说道。

“对，今后还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会遭遇他的魔掌，所以还不如现在就毁了他这张脸。”

“好吧，就当为千乡饯行。不过注意点，别要了他的命。”

“嗯……”

莲司戴上全覆式头盔，发动了摩托车引擎，世志辉也戴上头盔坐在他身后。

手中握着一把网球拍。

用钢管或木棍直接打在脸上非常危险，但网球拍的话面积又大，还是网状的，不会伤害到大脑。他们并不准备只是对点攻击，而是对面的打击，最直接的理由是因为网球拍造成的伤害，即使利用现代先进的整形技术恐怕也很难修复。因此才选择使用网球拍。

二人骑着摩托，绕到舛渊前方。莲司负责驾驶，世志辉藏在莲司身后，以大概三十公里的时速从正面接近。

由于舛渊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因此没有注意到前方行驶来的摩托

车。

摩托车从舛渊的左侧驶过，就在这时，世志辉抬起屁股，探出身子。舛渊直到这时才发现不对劲抬起头来，但为时已晚。

世志辉先将网球拍调整到与舛渊的面部平行，然后一个猛击，感觉到面部的皮肤都嵌进网格里，再略微向上摩擦着拿开。

有一种像是西红柿被压扁的感觉。

舛渊尖叫着倒在了一旁。摩托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扬长而去，迅速离开了现场。

世志辉在自家院子里锻炼身体。

由于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身体完全生锈了。平时的俯卧撑五百下、仰卧起坐一千下、深蹲五百下的练习量如今做起来却很吃力。

汗水浸透了T恤，就在世志辉喝着麦茶稍做歇息时，邻居家的由宇回来了，正在停放自行车。

“哟，由宇。”

听到声音的由宇回头看向世志辉。

“我说，你骨头刚长好，就这么锻炼没问题吗？”

“早就活蹦乱跳了，身体闲得难受。”

自那件事以来，由宇一直很低落，被黑社会绑架时她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过去两个月后，好强的个性又回来了。

“不说这个了。由宇，教我学习吧。”

“学习？你吗？”

“因为我想上大学。”

“什么？别开玩笑了。”

“不是开玩笑，我决定要当侦探了。”

“侦探？”由宇一脸诧异地皱起眉头。

“对，就是侦探。为此不得不学习知识。”

成为侦探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首先是臂力，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是信息收集能力。身边有当自由记者的哥哥，还有黑客莲司，需要帮忙的时候找他们就可以。

第三是推理能力。只是推理能力不是具有逻辑思考能力就可以。作为前提，需要掌握很多方面的知识，法律、政治经济、心理学、科学都很有必要。那么，如何才能综合的掌握这些知识呢，哥哥建议世志辉去上大学提高能力。

“我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不论打架再强，如果脑袋很笨也无济于事。这次事件也是，所有的线索明明都已齐备，但凡我有一点分析和思考能力的话，就能判断出现场音乐厅很危险。因此，关键在于平常就养成思考的习惯。”

“嗯……”由宇似乎有些佩服似的嘟囔道。

“大哥也赞成我的想法，还说不用担心学费，因为老爸留下的保险金还有剩余。”

“不，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脑子的问题吧。九九乘法表都背不好的人，怎么可能考上大学？”

“这你就错了，我不是笨蛋。我不是学不好，只是没有去学罢了。你看这个……”

世志辉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展开来给由宇——全国模拟考试的成绩单。

“这是我前段时间参加的补习学校的考试，看看偏差值的地方。”

“偏差值五十六？骗人的吧，这真的是你考的？”

“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反正躺在病床上闲着也是闲着，就让大哥买了教科书来自学。”

不知是不是神灵也在帮他，世志辉唯独右手没有受伤，可以拿笔。

他先从小学教科书开始读起。

学习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翻来覆去地咀嚼教科书。抱着将整本书都背下来的态度，一本书至少看十遍，直至完全理解为止，不懂的地方就问哥哥或护士。

然后，反复书写。书写不是指将教科书原样抄下来，而是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以解释给他人听为目的写下来，以此加深记忆。接着，将写下来的东西拿给哥哥及护士们看，询问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世志辉发现这种原始的学习方法是最适合自己的。

最初的一个月，他将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课程重新学习了一遍。然后，这一个月开始以高考科目为重点进行高中知识的学习。

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学习。因为世志辉身上那股只要去做，就绝不妥协的性格，所以掌握得很快。

“学习是很有趣的事，为什么学校的老师都没有好好教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呢。但是，你看，我只有英语成绩很差，大哥的英语带有奇怪的口音，很难懂。所以就算只有英语也好，教教我吧，你很擅长英语吧。”

“嗯，那好吧。”

“那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我才刚回家哎。”

“我没有时间了，离考试只剩下半年时间。”

“那要来我家吗，一块蛋糕我还是请得起的。”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拿教科书和笔记本。”

世志辉刚要转身返回家中，就被叫住了。

“啊，世志辉……”

“嗯？”

“我还没有正式向你道谢呢，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不过，千乡的事已经发生了，也没有办法。看你的样子，肯定在自责为什么自己没能早些察觉，认为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千乡她在外地的大学读书，与你分隔两地，所以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别再责怪自己了，还有，千万不要莽撞行事，你虽然很坚强，但说到底仍旧是柔弱的女人。如果今后再遇到什么危险，一定要来找我和大哥，我们一直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一定会去救你的，知道了吗？”

说完，世志辉转身折回家中。

注释

1．练马区：东京二十三区之一，位于东京西北部。

2．鸵鸟俱乐部：日本的搞笑艺人三人组，亦擅于人物模仿，以“不要推、不要推”（实际上是推的意思）等段子闻名。

3．荒川：发源于关东山地甲武信岳，流经埼玉县中部注入东京湾的河流，全长169千米。

4．保护处分：是日本家庭法院为使不良少年健全成长，避免刑罚措施而给与的处分。分保护观察、送交教护院或教养机构、送交少年院三种。

5．房总：房总半岛位于关东地区的东南部，向太平洋突出的半岛。

6．弁庆：平安末期的镰仓初期僧人。据《吾妻镜》等记载为熊野别当之子，在比叡山修行，后追随源义经，称武藏坊，喜好武勇。


[日] 芦边拓 著 那利颉 译
蒸汽歌剧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蒸汽歌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后记——献给考据爱好者们的笔记

文库版修订补记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

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鲇川哲也奖是日本东京创元社在1990年创立的公募新人文学奖，也是日本推理作家们至关重要的出道途径。该奖创立以来挖掘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如芦边拓、二阶堂黎人、西泽保彦、柄刀一、城平京、相泽沙呼等。

芦边拓是第1届鲇川哲也奖的获得者，但他却出道于幻想文学新人奖。其作品风格多样，涉及知识丰富，从学术到流行文化无所不有。代表作《森江春策的事件簿系列》跨越了时空与虚实的限界，该类型在推理小说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本书虽非该系列之作，却也有着密切关联，还请读者尽情享受。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蒸汽歌剧

芦边拓 [1]

每天早晨送达的《幻灯报》（*Magic Latern Gazette* ）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内置以太 [2] 螺旋桨的空中飞船将要入港停泊。如果从外部俯瞰城市，就能看到齿轮结构的蒸汽马车在道路上疾驶——此处是以蒸汽为能源的伟大科学都市。烦恼于自己职业出路的女学生爱玛·哈特里 [3] 得知由父亲担任船长的空中飞船“极光号”即将归航，她急匆匆地赶向码头，准备迎接父亲，却在飞船内遭遇神秘少年尤金。以此邂逅为契机，爱玛与尤金一同成为名侦探穆里埃的弟子，碰上了种种看似不可能的犯罪，而尤金的真实身份却隐藏着更大的谜团！这是一部以罕见的想象力所描绘出的顶级科幻侦探小说！

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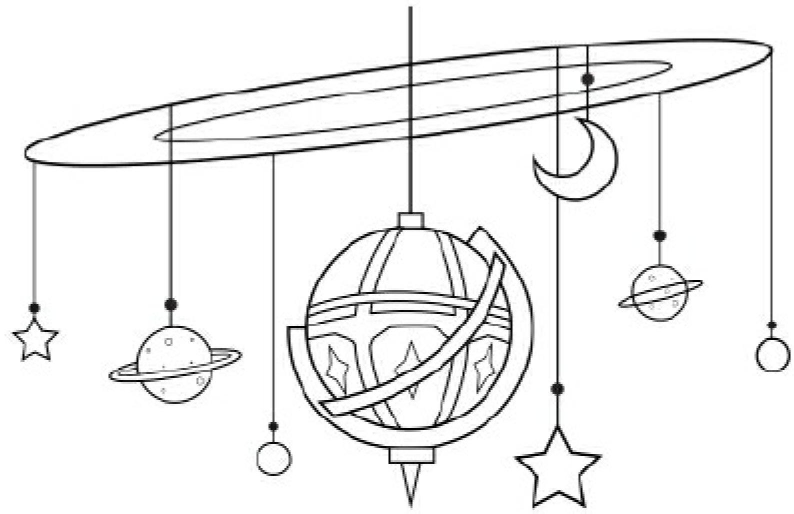
[1] “芦边拓”（1958.5.21—）本名小畠逸介，小说家，大阪出身，就读于同志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进入了读卖新闻大阪本部工作，直到1994年才正式成为作家，活跃在多个领域，其作品《红楼梦杀人事件》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

[2] “以太”（Ether或Aether）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设想的一种物质，古希腊人以其泛指“青天”或“上层大气”。而17世纪的物理学家为解释光在真空中的传播，又提出“以太”是一种介质，没有质量但有极大刚性，并且无处不在——包括真空和物质内——但20世纪初的物理实验证明“以太”并不存在。

[3] 爱玛的姓氏“哈特里”（Hartley）与 物理学中的“哈特里”（Hartree）同

音，“哈特里-福克方程”为量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学、量子化学中最重要的方程之一。

蒸汽歌剧



◇蒸汽都市侦探奇谭◇

一个明亮的圆形光斑，于一片黑暗之中浮现出来，仿佛仅有那一处沐浴在聚光灯下。

而那片光斑正中，是一座只能称之为精妙的机械装置，正映着柔光，闪耀出金黄的色泽；无数齿轮和奇形怪状的零件相互咬合在一起，复杂得几乎令人眼花缭乱，每个部分都一刻不停地搏动着，发出“滴答滴答”声。

正让人这么想着，它却不时响起卡壳辗轧般的噪音，整座装置都剧烈地晃动，简直像是滞住了呼吸一般。

这是借由积累已久的智慧与顶尖匠人的工艺所打造而成的机械天象仪[1]，太阳和围绕着它的星球们通过精巧细致的做工，在这亿万分之一的宇宙缩影模型里得以重现，即使将之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看待也是打造得极好、极美的。

然而说到底，这还不是它最核心的部分，科学正确性才更为重要——太阳系行星们及其运行轨道在制作过程中格外受到重视，故而有了“天象仪”这般恰如其分的命名。

在“天象仪”最里侧周转着的是水星，自它开始算起，第二个是金星，然后到地球，再接着依次有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太阳系外行星。九枚行星模型从极尽精确严密之能事、不会休眠的时间装置那里获得动力源，同步再现着现实世界中的冲相、合相、留相等天相[2]，持续环绕在太阳的周围——

译者注

[1] “天象仪”（Planetarium）是展示天体运转的模型，通过该装置可直观地看出天体运动的原貌。

[2] “冲相、合相、留相”都是天相，“相”指“相位”，即两颗星体之间所形成的角度。

第一章

我是爱玛·哈特里

——

蒸汽都市

——

“极光号”归来

——

《以画传声新报》

（Illustration Rated Telephonic Journal）

——

以太螺旋桨

——

会见奇奇纳博士

——

“生气包莎莉”

——

金属与玻璃之茧

——

名侦探登场

1

我前阵子在天文科学馆里看到了这幕由机械装置所构建的星空，直至我意识到自己将它与昨晚睡前阅读的插图小说混为一谈为止，我曾如痴如醉地想着自己是该作为火枪手爱玛·哈特里，攻下七座城池，从邪恶的宰相手中救下国王大人一家，还是成为秘密搜查官爱玛·哈特里——又名“接线人No.6”，去消灭横跨水陆的强盗集团。

为了打发多余的精力，爱玛·哈特里教授既身为冒险家，又去当考古学者，解读卡斯卡底古陆[1]的神秘古代文字、探索人迹之外的魔境。在这之后，我又不知不觉就成了热爱自由的“大海蛇号”[2]船长爱玛·哈特里，从巨龙把守着的洞窟里搬运出金银财宝，而为了前行的盘缠，我光是在旅途中把一两个大陆破坏得粉碎殆尽还不算完，还要率领船队……咦？

在实现这一步之前，本人已经被称为“局头[3]粉碎者”的爱玛·哈特里，发挥着出神入化的牌技，还是说我更早就以天才外科医生爱玛·哈特里的身份去成功实现了困难的手术？

但这大概是化身为大怪盗——“女爵”爱玛·哈特里，取回一度被夺走的拳头大小的钻石，将它物归原主地还给身陷囹圄的国王大人以后，才该去考虑的问题。

唉，总之诸如此类的超级冒险，以及大获全胜都已经无法令我知足，我又给自己增加了新的身份，那便是与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先生、尼古拉·特斯拉博士并称为“现代科学三大恩人”的发明大王爱玛·哈特里，我要率领飞行船队翱翔天际，越过星辰的大海、穿过以太的浪涛，出发前行。

……啊呀呀，除去直到刚才还迎风招展的骷髅海盗旗[4]、在侧舷一字排开的大炮筒及船舱内满载的金银财宝之外，我的船明明只是艘用

于出海远航的帆船而已。按说不该存在于此的引擎却不知何时轰鸣着、咆哮着，眼看着轻轻松松就快要把船体都带得飞起来——

“呃……再怎么说，这也有点……”

好像有点太顺我的心意了，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正在这时……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警示音突如其来地作响，一群野蛮暴乱的男性杀到了不讲究天文单位、连以光年计的旅程都不当回事的大航海家爱玛·哈特里提督跟前，场面混乱无序。

——是敌袭啊。

——第九行星的人！

——被他们的Σ[5]爆裂光线射中可就必输无疑了。

船内登时乱作一团、全员溃不成军，我不得不抽出腰间的西洋佩剑，说道：“各位！切勿慌张！这未必是敌人发动的袭击，只不过是……是……”

一名绅士不知何时靠近我，微笑着向我问候。他那身富有品味的服装也好、那股沉静的态度也好，净是些和眼下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要素。

“啊，穆里埃先生。”

尽管困惑于有意想不到的熟人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登场，我仍叫出了这位熟人的名字。

“那个警铃声……”

“有什么问题吗？”

穆里埃先生带着笑意问我。而我虽犹豫了一瞬，但还是很快下定决心把话说出了口。

“警铃声是……闹钟叫早的铃声！”

当我在梦中如此高呼之后，瞬间便发现自己正在自家卧室的床上，上半身坐起。此外，这么大的动静其实是源自父亲淘汰给我的航海钟[6]，它正左摇右摆，鸣叫得很是大声。

随即——准确地说，是十七分钟之后，我便在赶往一层的途中，连电梯那自由落体般飞快的下行速度都让我感觉缓如蜗牛。

个人形象打理得一如素日般完美，头发梳得规规矩矩，束住发辫的位置和平时分毫不差，衣服的领口、纽扣，还有系带靴子的鞋带也都无一懈怠；不过靠这十七分钟总会有些地方没能完全拾掇整齐，手里还抓着啃到一半的吐司面包。

只是，我——著名船长猛虎的独生女，在学校里论起行动迅速绝不输人，可不能让自己叼着面包全力狂奔的丑态暴露在外。因此，在公寓大门敞开前的最后一刻，我把剩下的面包硬塞进口中。

我硬吞着嘴里的食物，而几乎同一时间，外界的喧扰一下子就涌上来，把我包围——石板街被往来交错的人群踩得嘈杂，脚步声、咆哮声、嘎轧作响的引擎声，还有持续不停的车喇叭声，摁得又久、传得又远。

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架特里维西克式蒸汽马车，车轮巨大，为抬高整个车体而导致车底与地面之间的空间留得很大，空当里就紧紧填满了齿轮设备——确切地说，这是架不配马的马车，后方有“呼哧、呼哧”地冒着烟、轰声震地的蒸汽巴士追着它跑，旁侧是像要从轻便铁道上脱轨而来的蒸汽手推车，此外还有二轮或三轮蒸汽自行车，伴着“噗噗”作响的轻声穿梭而过。纵横遍布的高架桥仿佛结成了一张网，蒸汽火车头正浓烟腾腾地在高架上拖着载客车厢猛冲——这番景象太过理所当然，不必多做说明。

使用了空气压缩式引擎的车辆们则毫不示弱，一边发出怪声，一边高速行驶。它们也大小不一，其中最厉害的是空气压缩超级特急快车，疾行之下穿山跨海，只可惜它“藏”在特殊钢材制成的送气管道内部，我们无以得见它行进时的那份雄姿。

又有一阵巨响袭来，离我的距离很近，声音从我的右边一路响到左

边，回声嗡嗡的，连管道都跟着桥梁一起晃荡。那是载着旅客去往地球对侧的长途列车刚从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发车，不对，是发射。

都怪那一座座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我只能从极度狭窄的夹缝空间里看到空中有无数的气球出租车和飞船巴士，如同游鱼一般，而在它们之上更有着用成群的巨人气球吊住的空中旅馆，现正以豪华的餐饮和优秀的景观来吸引客人。

而穿梭自如地流转其中的是形似蝙蝠的蒸汽动力飞机“风神”和机翼能够扇动的鸟型飞机 [7] 。机翼长达近五十米的汉森-斯特林费罗式空中蒸汽车又比它们要大上许多，飞行时它烟囱顶端的国旗飘扬，车身在地面上投下了巨大的影子。

我有时会被这些人造的“大鸟”吸引，看到入神。有时还会跟这些空中的“钢铁怪物”们赛跑，经常强行切入到它们前面。其实我对自己作为女生过高的身高很是介意的，所以经常佝着背，但现在却能痛快地伸展背脊，直视前方。

面对这样的我，这所都市诚恳地开放了道路，展示着它日新月异的面貌。那边有正在举行装修新品大促销的百货商店，可以当场买齐蒸汽化全套家居。这边有运用各种炫目特效而广受好评、客似云来的全景电影剧场 [8] ，还有能让人感觉置身于别样天地般放松游玩，被评为“疗效出类拔萃”的全景温泉SPA [9] 等等。

只是想想就觉得美好，不过这块地盘其实就像是尚在建设中的大楼，全都只由骨架组成。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核心，与之相匹配的差速器分析中枢引擎——即蒸汽驱动的思考型机械，很快就能从隔壁在建的巨型锅炉中获得动力，让它那数以百万计的齿轮、皮筋、拉杆不停运作。那些机械配件在朝阳的照射下，使人眼花缭乱。

城市街道就处在光与声交织的旋涡中，满满都是钢铁机械。不过即使骚动混乱如此，这一带依然算是我的后花园，虽说我自己家可没有附带像样的院子。

比起任何静美而丰茂的自然风光，我还是更加喜爱、亲近这里的环境。不论如何，这个蒸汽都市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入夜时分，煤气灯散发出美丽的光辉，就相当于街边成排的茂密绿树。高层建筑那层层叠叠的影子，在我眼里即可算作家乡的群山。话说回来，我还是乱来过头了，差点被突然出现在身边的车辆给撞飞出去。

因为方才在认真地考虑问题，注意力好像一时离席——我也差不多该考虑将来从事的职业了。为此，我不得不去各路专业人士的身边实习，但我怎么也决定不下去向。

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欧洲也只有上流阶层的子嗣们能够上学念书，其中女孩子们尤其难，唯二的选择就是指派一名家庭教师去教学，或者直接扔到修道院学校的宿舍里去。如今，小镇和村子里也都有学校，我们能够如愿学习。

顺便说一句，我就读于技术学校，凡对世间有用的内容，这类学校都会教授。以前还有很多所谓大学，据说里头各色学者云集，可现在出色的人才们则是依序被理工学院、中级学校、幼儿学校所聘用。

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有时也会有人对此感到不满、遗憾，缅怀往昔光景。不过我是怎么都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情。

总之，现在的教育和以前截然不同，虽说我也不知道以前都教的是什么内容，不过人嘛，就是会挑这嫌那的。用艰深一点的词汇来说就是“情感引力”决定了人心所向，即使做着同样的工作，各人的满足度和疲劳感也各不相同，这当然也会大幅度地影响到工作成果。

由此，当没有工作的人在选择职业道路时，务必要忠实地遵照“情感引力”所指，比如说不停收集值钱的物品，喜欢囤东西的人，便会被认为更适合于从事废品回收业务或是银行家的工作。

我也差不多该看清自己的未来了，要去谁手下做上一阵子的徒弟或者助手，然而我还没能决定去哪里。总之喜欢的去处，感觉有趣的去处，还有想了解的去处都太多了，实在筛不出唯一选项。我的“情感引

力”大概伸向四面八方吧。

但这样是不行的。学校老师已经再三交代我要上报一个去处，随便哪里都好。今天大概也要为这个事情对我说教了。让人头疼，选项多如繁星，不过就算学校强迫我像抽牌一样随便选一个，我也不干。

正这么想着，差点被一辆近在眼前的蒸汽汽车撞到，幸好千钧一发之际闪了过去。

“搞什么啊，《幻灯报》家的送报车。”

我冷汗涔涔，看着那辆车渐行渐远的背影，嘴里念叨着。

我现在租住的房子附近，有从业者开车过来更换“幻灯新闻”的报栏，每天三次。那些富裕人家每天都订阅专用的全彩报栏，但我所在的公房里，最新的圆盘型报栏都会送到楼管员的办公室，楼管员再定时用回转式投影设备通过镜头和镜子将新闻内容传送到每户人家的镜子上。

那个投影设备任谁都能单手操作，不需要专业技能，同时还常常附赠图画与留声机上的蜡管声。这么说来，都怪我今早睡了个懒觉，错过平时必看的早间新闻。

“糟糕，这下哪儿都看不到了。”

我碎碎念道，四处打量着周围，恰好发现一个面向十字路口而设的滚动报栏，正一边发出“咔嚓咔嚓”的怪声，一边准备更换最新的新闻标题，组成新的展示内容。

截至目前，报栏上还大大地显示着“维多利亚女王[10]与大清国光绪帝[11]进行会谈，双方就连接欧亚两洲的管道延伸及光纤通信网络、以太研究内容充实化等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字样。大清帝国实行了变法维新，于数年前转型成为现代国家，现在北京已是亚洲屈指可数的蒸汽都市之一，宫殿与佛塔[12]的那些直冲云霄的屋顶上到处可见烟囱和暖气排风口。

领土与人口相近的东西两大立宪制国家的君主能够直接会面固然可喜，不过也有报道称年轻的光绪帝不知为何很不擅长应对维多利亚女王

这般老妇人，全程都很紧张。总之这次会谈好像很顺利，但相关报道及其照片目前已被替换得无影无踪了。

“极光号”即将归航至伦敦港第二码头。

航行成果备受各界期待。

奇奇纳博士或将发表重大事实。

报栏版面重排后，内容变为了以上文字。

有些人注意到更新，驻足观看，但街上的大部分人仍是步履匆忙，一味赶路。

要说我呢，倒属于这少数派；而且深深地被这些标题导语定在石板道上，仿佛已沐浴在舰船发出的那炫目的闪光信号的光芒之中——恐怕也就只有我一个是这样的。

要是又像刚才那样，有车子快要开到面前，我说不定就会被撞飞出去，不过我已意识不到这些。

“父亲他今早就回来啦……”

而当注意到新闻的具体内容后，我原本打好的主意又作废了。

船的确切返航时间还没有确定，说是今早也只是我的臆测，不过我原以为再怎么快也得明后天归港，或是更往后的行程，虽然被这条出其不意的新闻吓了一跳，但若抱怨它没能给出确切时间也是挺不讲理的。

我一下子冲到马路上，恰好就堵住了一架正往我这边驶来的马车。算不上车夫的司机手忙脚乱地摁响喇叭，我却完全没把鸣笛警告声当回事，等对方刚一刹停，我就硬是往车里蹿去，边挤边说道：“请载我去港口，全速前进，我给你加付燃料费。”

2

与街上的“怪物”们不同，另一种漆黑的钢铁怪物们不停地来回走动着、咆哮着。这里是全国最棒的，不，即使是与周边诸国相比也毫不逊色的首都伦敦港，也是我最为熟悉的场所。

猛虎·哈特里——“极光号”的船长，我的父亲，在还我蹒跚学步时，他只要一有空就带我来这里。对他们那类人来说，这里可是堪称为“陆上据点”的地方，或许是仅次于船上的自在之处，搞不好比家里都更能放松，所以也想让独生女儿过来看看吧。

这份感受力仿佛拥有传染性，不知何时港口就变成了令我感怀的空间。特别是当父亲因出航而久不在家的期间，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能让我感受到他。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会来看看，明明也没什么事，但就是会这样漫无目的地看着航船出入，打发时间。

其实，夕阳余晖下的船影、交互鸣响的汽笛、海港边独特的气味，都不会让我产生“这就是我的父亲”般的安心感，也不会让我轻松惬意，却总会有一抹寂寞之意，好像哀愁就弥散在空中。若向同班同学们说起，他们也只会是一副“咦？爱玛你吗？不可能！”的表情，对我不予相信。

（但今天肯定不一样……）

我从摇晃的车窗探出头去，自言自语着：

“因为这次我和父亲的团聚，肯定与平时不同！”

——确实，大有不同。

首都港口的第二码头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一片黑压压的，虽然时间尚早，但整片港口区的氛围已经不对了。摆在中央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四面八方，十分醒目。说话声转化成音阶，通过支柱向空中投放，这样一来其他地方就能把接收到的共鸣震动还原成本来的文字。

话是这么说，原理也都在学校里学过，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目睹理论实际运用于通信作业现场，而且还是一次性集齐全流程的现场。能够亲眼看看当然是不错，但若要问起，这可算不上是多愉快的体验。

（啊——真是的，叽叽嘭嘭的，吵死了。）

我在心中发出悲鸣，正准备从现场撤退，但出现在前方的双筒望远镜吸引了我，那是一个用另一只手举着喇叭的男人，喇叭的另一端是通过蛇腹型的管子连接的留声机。

“……接下来是由《以画传声新报》特派记者本·克劳奇在第二码头为您播报的最新情报，首都港口的上空平时总是被可恶的云层所笼罩，但云间充满了间隙，耀眼的光芒可以从中透出，那番景致着实适合迎接‘极光号’的归来，我们正期待着航船能够尽快抵达……”

这人约莫二十五岁，光看长相的话倒是长了一副会让人误解年龄的娃娃脸。规规矩矩地穿着高领的白衬衫，领带也系得好好的，还套着崭新的西装，不过看起来总有点像是小孩子硬充大人。虽说他也许还是新人，但直播的方法和技巧又相当成熟，只听他接着说道：“‘极光号’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罗比尔·莫尔斯 [13] 型空中飞船，全场约七十五米。五十五根转轴林立于甲板之上，装载的是同轴反转双螺旋桨 [14] ，采用垂直上升的方式。船头船尾还安装了控制船体沿水平方向移动的螺旋桨。驱使着如此性能卓绝的机械设备，踏上包括极地在内的人迹未至之处，既为调查那些地域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及全人类的领土扩张提供了裨益……”

要是让别人产生误会就不好了，所以我还是要先说清楚，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身为船长是没错，不过他是空中飞船的船长；而所谓的港口也是专供飞行机械使用的，水上机械和飞行船的出入尤其频繁，其中大型的空中飞船很多时候都需要在海面上着水、停泊，因此除去陆地上的滑行道路段和机坪，亦会将河川或海洋也纳入港口的规划构架之中。

“极光号”是海陆空都可航行的万能船，同时整个伦敦港里有好几个大型码头，因此它经常会先慢慢降落到海面上，再驶向艠板。出发的时候就是这样，而我在来路上看到的新闻导语中也有如此叙述。

“那么，应该快到了。至今为止已经多次完成使命，抵达首都港口的‘极光号’即将平安归来。而且，要说本次航程打破了历来的规格也毫不为过，它是一场远超过往的大冒险，航行到了地球的大气层外，甚至计划脱离引力的束缚。为此，当然也有必要对船体进行特殊的配置，其中最为重要的不用说就是以太螺旋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型改造，我们的‘极光号’的活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数千倍，不，数万倍……

“全程同行的还有帝国引以为荣的科学部前任长官——奇奇纳博士，由他担任此次的调查团长。博士在各行各业都是专家，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自不必说，连绘画、文学等文化艺术领域也包括在内。由他们出手探索，究竟会带回怎样的成果，着实令人充满兴趣，无比期待啊……”

我正琢磨他是不是该顺其自然地介绍本次出航的统筹人——“极光号”船长猛虎·哈特里，但这位《以画传声新报》的记者却将喇叭从嘴边拿开，又把包在留声机滚筒外头的锡纸似的东西迅速卷好，绑到从一旁的箱子中取出的传信鸽脚上，并将它放飞到空中去了。

鸽子在我们头顶呈圆环状盘旋了两三圈，随后往某处——大概是往《以画传声新报》的总公司飞去。而这附近到处都能看见鸽子飞走的身姿，估计也是用的同样的原稿输送方法，其中还混杂着机械鸽子。不过暂且不论速度，我从某处曾听说过就传书准确率而言还是有生命的鸽子更占优势。

做完这件工作之后，记者再次拿起喇叭，和刚才一样，语调流畅地说道：“接下来，是本·克劳奇在现场为您送上的报道。‘极光号’飞船将调查团一行人带去天空的彼方，与以太螺旋桨这一发明共同发挥作用，使得人类能够出入宇宙——一时之间，寻找其他星球以开拓新天地的移民计划已经可以公开谈论。然而，实际上该计划却未见明显进展，也有一些‘隐匿重大失败’的谣言在流传，各国都遭到意外的打击，开始气馁。我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尤其是学术调查相关事宜，现在仍一直处

于欠奉状态。

“帝国科学部的奇奇纳长官对此看不下去，曾再三向政府进言，但都因‘预算不足’或‘议会不予承认’为由而遭到政府拒绝。此时伸出援手的是法尼荷地理学基金。他们大幅改造其背后的母公司——法尼荷产业所拥有的最大的空中飞船，提供资金和人员，拟定了脱离地球引力圈且沿公转轨道进行的太阳系飞行计划。作为回应，奇奇纳博士辞去了科学部长官的高位，以调查团团长的身份加入了‘极光号’的出航队伍。另一方面，执掌这艘肩负光荣使命的空中飞船的则是……啊！”

可算要说到父亲的部分了，这时却突然传来刺耳的声音，记者一下子疯了似的尖叫着抬头仰望天空，然后他再次把双筒望远镜拿端正，用比方才更加高亢激昂的声音说道：“刚才，我看见了！‘极光号’终于归来！空中飞船‘极光号’拨开云层，从我们所在的第二码头的正上方开始降落。即将承托住它庞大船体的海面目前正风平浪静，泛着银鳞般美丽的光泽。而在我为大家播报的同时，‘极光号’还在全速下降，其存在感愈发强大，船体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完全就如同浮于空中的宝石般……这颗宝石眼看着越来越大，每过一秒都越发接近我们所在之处。啊啊，这是何等威风凛凛的飞船，何等壮观的空中美景啊！

“……嗯？这又是怎么回事？‘极光号’没有如预期那样转舵向海，而是继续笔直地朝向我们所在的陆地下降。是要变更着陆方式吗？就这样继续降下来，加上逆光，连船体上细枝末节的部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太壮观了，简直是太壮观了！”

（他在说什么啊？）

听他讲到一半，我急急忙忙抬头仰望，与此同时觉察到有成片的暗色覆盖下来，原来是“极光号”正在遮天蔽日，将我们吞进了巨大的阴影之中。

其他的报道队伍似乎也注意到了同样的事，都齐刷刷地朝同一个方向举起了镜头和话筒，要不就是高声说着话，运笔速度快得令人眼花，

甚至还有人聒噪地演奏起了用于联络的乐器。

然而，之后在我们头顶上展开的景象却轻而易举地便吹散了这股喧嚣。

说起父亲任职的“极光号”，我迄今也已见过多次，可它从空中降临期间，庞然的身姿缓慢又切实地逐渐变大时，整个过程都有叫人百看不厌的魄力。

正如克劳奇记者所言，借由此次出航，“极光号”获得了改造，而此刻我也得以一睹它那前所未见的神秘之姿。不过，正确说来，其实在它出发之际我还是有机会看上几眼的。

连小孩子都知道，以太螺旋桨是继瓦特 [15] 的蒸汽机、巴贝奇 [16] 教授的齿轮式思考机械之后，孕育出的又一项伟大发明。只是比起前两者，它的诞生历时尚短，具体成果也不多，其价值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造出了几盏镭射灯之类的罢了。

人类也不是从未尝试着用自己的双手来让物体飞离地球。比如说总部设立在美国巴尔的摩市 [17] 的“大炮俱乐部”就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往地下挖出了深达二百七十米的纵形洞穴，并使用在该洞穴中制造出来的哥伦比亚大炮 [18] 对准月亮发射铝制炮弹。此外，在美国还有人用水力缓缓地给一对巨大的飞轮车加速，通过产生的作用力将窑中烧成的球体射出去绕行地球[19]，给驶向外海的船只提供标志物。

但那些始终只是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尚不足以作为将人类送上宇宙的手段而获采纳。

我们征服了天空与大海，例如在暴风无法带来降水的久旱时节，可以通过向辽阔的空中发射爆裂弹，化作降雨——我们人类已经进步如斯。当我们无法确定那枚被射出的窑烧球体能否永久逃离地球，并且就要放弃时，当时还只存在于理论与幻想之中的某件事物吸引了万众的瞩目。

那正是神秘的物质——以太，它充斥着这整个由黑暗、酷寒与虚无

支配着的空无一物的宇宙。就像大大小小的波纹会沿着水面传递开去，声音也会通过空气而传播扩散，而远方的星光之所以能够传到地球上，其实正是因为有以太——它填满了这不得了的超远距离，作为介质起到了与水和空气同样的作用。

因此——如同船浮在海中，乘着波浪，通过转动自身的桨轮或通过螺旋桨搅动水流以前进。又如空中飞船和飞机那样或腾空、或滑翔、或用自己的力量自由地飞行般——放在以太身上能否行得通呢？

意外的是，这飞跃性的构思是被誉为“发明界的两位巨人”兼命中注定的对手（杂志上刊登的传记故事就是这么写的）——爱迪生先生和特斯拉博士[20]历尽艰辛后几乎同时想到的。他们二人开发出了迥然相异的两种推进方式，至于到底有何不同，像我这种凡人可不太清楚，不过两方都各有长短，而且都拼命想让自己的发明成为世界标准，但结果还是以双方并存的形式收场。

要说父亲出任船长的空中飞船是哪家的发明……果然还是营销能力出众的爱迪生公司获选。而要我选的话，我自己是站在尼古拉·特斯拉那边的，但“极光号”的船主，此次出航的赞助商“法尼荷地理学基金”却不这么认为。

这期间的来龙去脉，就要去问我的同班同学莎莉·法尼荷了。事实上，采用爱迪生公司的以太螺旋桨就是法尼荷产业社长（同时也是法尼荷地理学基金的总裁）千金莎莉的建议。如果我当着她的面提出质疑，她势必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尼古拉·特斯拉的更好呢？说说看你的根据，如果它有优于爱迪生款的地方，就一起提出来吧”，从而引起争论。其实选哪款引擎对我而言都无所谓。既然“极光号”像这样安然归来，我便可以认为法尼荷产业的选择没有错。然而我已经看过无数遍父亲的船，与现在的样子的确是大相径庭。

不知何时起，无数耀眼炫目的螺旋桨旋转着，彩虹般的光彩包裹在它们周围，其中心地带似乎还有金黄色的事物正在闪耀，但相隔太远，

看不真切。而随着它的持续下降，我们能够认出那是“极光号”的侧影——待到此时，那个金黄色事物的真面目也终于真相大白。

金黄色的圆锥从甲板、船头、船尾上突出来——侧面深刻着螺旋状的物体，还不停变换着形状，就仿佛圆锥本身正高速旋转着，可同时又让人觉得它们看起来是静止不动的。而且，那里散发出的彩虹光芒围绕在圆锥们的周围，时而绽开，带着躁动的声音，时而又如同泡沫一般涌现。

它们就像这样，不仅仅是发光，还伴有实在很不可思议的声音，既类似于音叉，又好似高速旋转的陀螺、微弱的呻吟，就是此类微妙的声响。

或许应该归咎于怪声之故，大家不由得变得有些呆愣。突然，金色圆锥的光芒黯淡了下来，转眼之间，锥体们就开始慢慢被回吸到船体内——正当我这么想着，又换成其他物体逐根地杵出来，是轮状视镜的升降轴。

很快，它们便在甲板上成排立起，看上去就像是必备品，同时它们各自所附带的螺旋桨桨翼就像花朵绽放一样逐瓣张开，并立刻开始旋转了起来。我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听《以画传声新报》记者是这么说明的：“啊，就在方才，‘极光号’收起了航行于真空中时所需的以太推进器，继而接替的是普通飞行螺旋桨。之前那种奇异的光芒和声音又有别于强力的引擎，目测就像是船体自身的重量一下子增加了，莫非是我的错觉……”

克劳奇记者的表现绝不能说是夸张。事实上，在飞行装置更替的前后，“极光号”的外观发生了变化，增加了真实感。虽说在视觉上还留有似影似幻的朦胧，不过颜色和轮廓都在变得清晰，这绝非错觉。

我曾听说过，以太螺旋桨运作期间，周围的空间会发生某种变化，刚才“极光号”外观有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所致——但这样一想，我又莫名有些惊骇。

然而，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大气层里升降时会使用上百台普通螺旋桨，以太螺旋桨只有到了它们派不上用场的高空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像刚才那样的切换是没必要的。

其实当我以前在第二码头目送“极光号”出发时，并未见过那种金色和彩虹色的光芒闪动，而是直接就朝着高空、云端一飞而去了。

那么朴素多半不行吧？会有人说：“如此一来就跟普通的空中飞船起航没有什么两样。要是场面不足以入画，也就没法写成优美的好文章。”所以在飞船回归的时候，就算没有必要也得让以太螺旋桨运作一番，一边发出通常不会出现的光芒和声音，一边凯旋降临。

（莫非这也是莎莉的意见吗？不在海面降落而是停到陆地上这么花哨抢眼的表演也是安排好的吗？）

我正琢磨着，但又用力摇头否定了，心想不至于此才对。因为即使她身为法尼荷家族的独生女儿，也还只是与我同年同校的普通女孩子啊。

不，能否称她为普通女孩还有待商榷。为解决让我伤透脑筋的实习问题，我曾着急地去过一个公司，对方快倒闭了，可莎莉一出马，便重新评估了账目，建议说要裁掉亏本经营的部门，打造新的业务。

令人吃惊的是，整个经营层居然会听从区区一介女学生的见解。而更惊人的是她居然完美地重振了公司，甚至还将规模扩大到原来的数倍，使之也成长为大企业了。

为了她的名誉，我先说好，莎莉没有依靠过家族的财力，没有动用过家里的一毛钱，只不过是灵活有效地运用了“法尼荷”这个姓氏所持有的威力……

我想着想着，“极光号”已经满满占据了我的视野范围，即将进入着陆状态。突然，“哗”的惊叫声毫无预兆地响起。我回过头去，发现不知何时背后已经聚集了有刚才十倍的围观群众，瞧那势头已经是在向我这边压过来了。

同时，在发现飞船不是往海面而是朝地面降落时，码头一侧的人群也开始移动，与来得迟些、正从后往前挤的那批人流混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冲撞，有人因此摔倒在地。那些看热闹的起哄者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像我这样逃课的女学生却只此一家。

还有迟来的巡警们，虽为时已晚，可仍在往人潮赶，随即站成一堵人墙，打算阻止他们。总之，已经有看客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飞船正下方去了，这下子在飞船着陆的同时他们就很可能会被压扁，于是便又着了慌，所以这种乱象也是情非得已，人们也只是看着，没有人愿意主动后退。

另一方面，负责报道的团队也陷入了骚乱之中，他们为了应对着陆场所的现状，正盘算着往前移动，去找个更合适的工作据点，只不过也被挤得溃不成军。祸不单行的是，他们还有很多器材，无法随心移动，眼看着就将要与群众、警方队伍三者一起被卷入混乱之中。

事已至此，再慢腾腾地肯定行不通。我十分焦虑，只想再往前一点。

正当我这么想着——

“啊！那边那个女孩！请等一下！”

听起来像是巡警先生在叫我，果然我在看客之中也很显眼。如果逃课被识破，再被捉拿，那可就麻烦了，总而言之先跑了再说——就在此时！

“极光号”巨大的船体着陆了！船底装有的橇型着陆装备弧度很大，着地时重重地撞击地面，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我吁出一口气，重新看向“极光号”。它距离我很近，在大地上展示着那庞大伟岸的雄姿。引擎声变弱了，转得晃眼的螺旋桨们也随之逐渐停下。

周围的群众突然爆发出欢呼声、赞叹声，还拍手鼓掌。而报道团队的运笔疾书声，对着留声机的快速言语声、照相机的快门声和镁粉的焚

烧声[21]、摄影胶片的手动转动声——所有的声音节奏亦都在加快。

然而，全部声音在我听来，也只是汇集成了一句问候。我对着“极光号”稍稍挺了挺脊背，一边做着敬礼的手势，一边出声说道：

“欢迎回家，父亲！”

3

“奇奇纳博士，长途旅行您受累了。虽说问得早了些，还想请您谈一下此次探险的成果。”

“奇奇纳博士，有传言表示您继海王星之后又发现了新的行星，这是真的吧？还有，新星的名字已经决定好了吗？”

“同时，地球的公转轨道上埋藏着令人震惊的自然资源——不对，我们也有听说你们遭遇的是漂浮状态下的资源，关于这一点您有什么说法吗？”

“身为科学部前任长官，您担任此次的调查团团长，我们确信您绝对不会颗粒无收，不过请问实际情况如何呢，博士？”

白发如雪的老科学家、调查团团长奇奇纳博士从“极光号”的升降舷梯走下，脚刚踏上地面，便被孙子辈的记者们团团围住，问题连珠炮般地向他袭来。

绝对温度的制定者，将以太力学的诸项法则予以公式化而闻名于世的开尔文勋爵[22]，解开以太散乱与表面波问题，并且以自己的名字为它们命名因此声名大噪的瑞利勋爵，发现了以太透射束从而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的伦琴博士，还有在新大陆为天文学与其推广做出卓越贡献的塞维斯教授均是当代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而与他们四人齐名的奇奇纳博士在记者面前也是无能为力。

“啊，请您朝这边看，这个是拍摄动态的机器，您要是能随便动一下可就感激不尽了。对，就这样……”

“喂！我们这边在拍普通的照片啊，你别提那种要求。博士，请保持这个表情让我们来一张！好嘞！”

奇奇纳博士被诸如此类的指示搞得忽左忽右，不禁苦笑。随后，本以为接下来的记者攻势会减弱，怎料……

“呃——博士您为参加一个民间的调查团队，甚至辞去了科学部的要职，关于此事想必也有各种臆测……”

“其中有一部分人在私下说——您是为了避开德国皇帝[23]的干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此尖锐的问题一个个接连不断。

我在记者们的包围网外倾听着他们的交谈，期间有不少让人感到意外的内容，比如说这位德国皇帝，当然是指德国的威廉二世——在这个无论帝国、王国、共和国都在相互协调、维持和平的大局之中，只有他播下了唯一的火种，是个令人头疼的皇帝。然而，是说“极光号”的出航与他有关吗？更有甚者会提问：“归根结底，法尼荷地理学基金越俎代庖替政府出航，真正的用意何在？”

“想要对资源开发的权力出手是真的吗？还是说，果然，是那个——”

“没错……至今为止已经发生好多起宇宙航天蒸汽飞船未归的事件，您有发现什么线索吗？我们认为这是目前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

最后提问的是刚才还在滔滔不绝的《以画传声新报》记者——本·克劳奇。之前他所讲述的“重大失败”其实就是曾经成为话题的宇宙航天飞船未归事件，大概是想说这些事件与“各国都遭到意外的打击，变得气馁”有关吧。

但面对这些问题，奇奇纳博士则在装傻，巧妙地应付对方。他一边甩动全白的唇须，一边晃着消瘦的身体和双手，姿态十分有趣。

“好了好了，就算你们问得这么多，老人家我也没办法一次性全回

答了。从结论说起，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去了一个荒凉无垠的世界，随便怎么走都碰不到一个水分子。或许大家会觉得意外，但即使是在星星的世界，所见到的光芒还是极为耀眼，更何况在当今已知的行星轨道外侧还有未知事物，就像是太阳系的兄弟星系，而我们却尚未找到它。不过话虽如此，倒也不是一无所获。所谓开发资源并不仅是挖掘出有形之物，举个例子，在地上难以被探知的以太，在绝对真空环境下就很容易了解它的性质，以后还可能从中引出莫大的能源。啊，还有，老人家我很不擅长德语，德国皇帝说的什么，老人家我都听不懂哦。还有那些叫嚣着要发动排除有色人种战争的恶徒，去煽动那个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24]吧。

“哎，官方很快就会发表详情，所以今天就让老人家我回家见老婆吧，啊呀，正好来接我的车子到了，那么诸位，先走一步啦！”

说着，他便乘上一辆分开人群驶来的蒸汽汽车。而且只消看一眼驾驶席，任谁都会吃惊。

“蒸、蒸汽人？！”

这就像是在石炭炉上附了眼睛鼻子，又生出手脚的弗兰克·里德[25]型铁质机器人。

奇奇纳博士敲了敲蒸汽人的头部，让它再次启动，就这样迅速地离场，把惊呆的人群抛在身后。而且这辆汽车是在码头滑行道上行驶，开着开着便流畅顺利地张开了翅膀，这更让人吓一大跳。

趁着大家都在“看那个、看那个”的起哄阶段，汽车已经化作了飞机，排气筒轻快地吐着烟圈，往某处飞去了。

目睹这一幕之后，大家（也包括我）才想起奇奇纳博士不仅是一位万能的科学家，还是一名热衷于发明的飚速狂人。

“啊——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啊！”

“喂喂，很危险的啊，别推我！！”

阵阵狂叫声很快便在人群中兴起，又追着奇奇纳教授而去。记者团和一般群众都混杂在一起，行动开始往无序发展。

只有我身处其中，遭到推搡的同时，还始终看向“极光号”——周围的骚乱与我毫不相干，我始终看向静静耸立着的飞船的舱体。

此次重新观瞻，我仿佛要被它的威严之姿所压倒——正当我做此感想时，某个好像在哪听过的声音响起。

“等等、等等，到底怎么回事？说好我家的飞船要回来，我上午都请假不去上课了……奇奇纳博士在哪儿？还有这束花，叫我怎么处理？”

我猛然一惊，回过头去，只见有一处特别拥挤的人群，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在中间大吐苦水。透过两个都快重叠在一起的成人男性之间的空隙，我隐约看见那头打着卷的秀发和高高的额头，然后是架着细框眼镜的直鼻梁——呃，难道是她？

（莎莉·法尼荷，为什么这里又有她？）

但不用问为什么，考虑到她的身份，安排她代表法尼荷地理学基金在“极光号”归航之际献花也不奇怪。让我意想不到的反倒是自己看到她就着了慌，心中暗叫糟糕。

不，我可以向神明发誓，这绝不是考虑到父亲的立场，而觉得自己的地位比她低。更何况，诸如一看到莎莉的脸，似乎就会受到理由不明的训斥，这种让人难以应付的情况也是没……不能说不会发生。总之，想必她是跟学校请了假才来这边的。相反，我是自作主张，没有提交任何申请就逃课，因此也内心有愧。

幸好，她没有注意到我，很快就与如退潮般散去的围观群众一起离开，另去他处。大概她像平日一样，又发挥出“生气包莎莉”的本领，干脆利落地回去了吧。

这话我只在这里说一次，每当低头看到莎莉对我本人或对其他人气鼓鼓的样子，不知为何便会有种乘坐气球飞行在活火山上空的感觉，不

知不觉就会觉得有点好笑。

说真的，尽管在火山的正上方飞行时是否还笑得出来是个问题，但以前因为某件与学校有关的事，我和莎莉两人一起去了教职员办公室谈判，她就在我身旁，气势汹汹，怒火滔滔。也许是因为与她那娇小可爱的外表反差过大，显得很是奇突，我都差点没能绷住，险些笑喷出来，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由于我们之间有过这么一场共同战斗的孽缘，班上同学好像都在称我们为“凹凸组合”，可事实上我至今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要是让莎莉听到这个花名，她这座火山的喷发规模就大到和同为火山的喀拉喀托[26]或者维苏威[27]不相上下，令我记忆犹新。

我当时的确没有跟着莎莉一起行动的意思，不过大家好像都认定了我是有意为之，她对此似乎相当不满。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想跟她有接触。无论如何，没被她发现真是太好了。没惹她莫名其妙地发火，没被她吼叫般地质问，也没有人说什么奇奇怪怪的凹凸组合，真的是太好了。

可是，这时我尚未意识到自己接下来的行动会再次惹怒莎莉·法尼荷，还创下了她迄今为止的火气喷发新纪录。

“啊——哟，结果连下午的课也要摸鱼休息了呀！”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我一边叹着气，一边仰视着“极光号”，远眺早已纹丝不动的螺旋桨们，心头暗恨。

围观人群也消停下来，因为在奇奇纳博士下船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出现。当然，也没有见到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

这艘宇航蒸汽飞船着陆至今，仅有一部分人员下了船，其余的人仍逗留在船内——从这一点来看就有问题。所以船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心中的不安愈加强烈。

不知不觉地，飞船的四周便被身着警服的人们零零散散地包围了。

目睹此番场面，不安的预感又增加了一倍。

莫非飞船内出现了恶性疾病？但那样的话，奇奇纳博士也不该出来，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最糟糕的状况。

然而更糟糕的情况是大家身负重伤，别说外出，甚至都动弹不得。即使是被半开玩笑地评价为“无敌不死之身”的父亲，我也不能断言他不会有此遭遇。

话说回来，假如是传染病之类的问题。医生和防疫人员理应会赶到港口来。如果是有人受伤，那么没有负伤的人应该可以下船。然而，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必然是出了其他什么事。

等我回过神来，已经错过了离开现场的机会。都这么晚了，我也没打算再去学校。要是回家等父亲回来，也不能保证他会带着平日里的笑容安然无恙地回家。

我开始更加认真专注地思考起来。

“喂，你小子在这里干什么？什么？记者？管你是记者还是谁，都禁止入内，听得懂吗？”

一个粗犷却亲切的声音响起。我朝着声源回过头去，只见一名青年神不知鬼不觉躲过警备人员耳目，已经爬了一半悬梯，而“极光号”的老船员路易大叔则面相可怖，形如赤鬼[28]地在甲板上冲他怒吼。

“那是……刚才那位《以画传声新报》的记者先生吗？”

我过于惊讶，喃喃自语道。

没错，就是那位自称本·克劳奇的记者。不知为何其他报社的记者们都撤离了，他却还没有走，大概是在瞄准机会捕捉到足以作为特别报道的新闻素材。最终，他尝试潜入“极光号”，可偏偏被最强壮悍勇的路易大叔发现了。

“不，所以说，我们专栏记者们是有义务报道真相的，尤其是全国人民都很关心的‘极光号’，明明就可能发生了异常，现在却什么都不肯公布，叫人放心不下。就在船里……”

他还试图继续辩解，路易大叔自然听不进去。被烦扰到最后，大叔已经很火大了，抄起木箱、垃圾桶之类的东西就对他扔过去，而克劳奇记者虽仍抓着悬梯的扶手在努力坚持，但很快便慌乱了起来，不得不连滚带爬往下跑开。

“哎？”路易大叔的声调突然变了，“那边的是爱玛小姐吗？哈特里船长的女儿爱玛小姐……啊，果然是嘛。怎么了，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哈哈，我明白了，是来迎接爸爸的吧？真了不起啊，爱玛小姐。”

“嘿嘿嘿……您说对了。”

我挠了挠头，略难为情。就算对方是从小就认识的叔叔，但自己仍被当成不满十岁的小孩子对待也很为难，我对此有些愤愤然。话虽如此，就算他们改口称赞我“长大了呐”“呜哇，长得好高大呀……”“真是大孩子了”“个头很高嘛”之类的话，也会让我受伤。

总之，现在不是请路路叔叔（啊，就连我也没改口，还是下意识用了小时候的叫法……）体谅我的小烦恼的时候。

“不过，我父亲根本就没有出来啊，所以我有些担心他是不是受伤或者生病……发生什么事了？”

“受伤、生病，你是说船长？”路易大叔的表情有些呆愣，说道，“没有没有，没这回事，你放心。船长好好的，不管是在地面上还是在宇宙中，猛虎就是猛虎，只不过目前有点情况搞得大家都没法出船。倒不是生病之类的……而是捡到了个有点麻烦的东西。”

我刚被他前半段话安抚，就又听到了让人挂心的事实。

“呃，是什么……”

“那个有点麻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刚问出口，克劳奇记者就接过我的话头把问题给补全了。这位新闻记者不晓得几时又绕着弯子折回我身边，竖起耳朵听着我和路易大叔的对话。

“这不好说啊……不好说。抱歉啦，爱玛小姐——还有，我对那边

的混账记者已经没话好说了。”

路易大叔突然脸色一变，冷不丁随手抓起点什么就对准克劳奇记者扔过去——被掷出去的物品在空中打着转飞了过来，瞄准得不偏不倚，正好就命中了他的头顶。不过幸好由于飞行距离颇远，其动能已经减弱了很多。

要不是因为这一点，他或许会伤得不轻，毕竟仍过来的是一盒罐头，里头装着吃剩下的豆子和肉。

“疼疼疼疼！哇，这是什么？！”

克劳奇记者惨叫着逃跑了，我深切感受到了记者这个职业的艰辛。再联想起之前提过的实习制度，我可以将它排除出“助手岗位”的候选名单了。我也要留神远处飞来的物品，别被砸到。

“那就先不说那个了……嗯。”

我站在久攻不下、难以入侵的城堡——“极光号”那背光的剪影前，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爱玛·哈特里？”

我一边说着，一边困惑地稍稍歪着脑袋，专心思考。这时有个异样的身影却突然从我背后冒出来。它头上挂着黏黏糊糊的东西，脸上沾满了各种不明污渍——对着这个怪物，我不禁尖声惨叫了起来。

但下一瞬，我那“呀啊啊啊啊！”的尖叫声就被那家伙一下子递出的东西给深深噎回了喉咙深处。是的，我从不知道世上居然会有拿着《以画传声新报》名片的怪物……

不过，受到惊吓，同时却被伟大的记者精神所折服的我，很快就陷入了失望和烦恼的情绪。

本·克劳奇记者用手帕不停擦拭着脸庞，他自来熟得很，说话时脸根本没必要凑得这么近。即便我多次远离他，他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贴上来，死缠烂打的，让人无可奈何。

“小姐，你是‘极光号’船长的女儿吧？刚才我也被拒之门外了，不过

他们会放你进去吧？能帮我个忙吗？嗯？拜托你啦！”

他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开什么玩笑，我可没有这种义务，而且要是带着这种人同行，本来能进去的也进不去了。

突然，一条妙计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对克劳奇记者招招手，大大咧咧地朝“极光号”走去。确认船员路易大叔不在之后，我盛气凌人地加大步伐，克劳奇记者虽然心存困惑，却还是跟了上来。

很快就到了那架空中飞船的跟前，警官们被我们惊动，三三两两地飞奔过来，围住了我和克劳奇记者。

“你们要去哪里？前方禁止入内。”

“我知道。”

我尽可能把语气放得强硬，转头朝向一旁的克劳奇记者，继续说道：“从刚才起这个报社记者就老跟着我，硬是要我带他进入飞船，实在是太头疼了，不管怎么驱赶都没用，能请你们逮捕他然后找个地方关起来吗？”

“咦，咦咦！说什么傻话呢你，喂……”

克劳奇记者一时语塞，慌乱地为自己辩解着。我则完全无视他，摆出悠然，甚至是傲然的态度装腔作势，没有再理会他。

这一手似乎效果显著，一名警官转向我问道：“话说，你又是哪位？”

好的，他终于上钩了。

“你问我吗？”我用平静而庄严的口吻说道，“我是莎莉·法尼荷，代表法尼荷地理学基金总裁而来……你们怎么还慢吞吞的？动手啊，请快点解决掉！”

4

操舵室、海图室、通讯室、医务室、配膳室、浴室、机械室、燃料

室——还有船长室。我至今多次造访过“极光号”，其内部构造已清晰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中，就算是闭着眼睛走也不在话下。

……抱歉，刚才撒了一个谎。排气管、电灯泡、操作杆，在各种物品都凸出来的船内，要闭眼走路还是有些强人所难。我“砰砰咚咚”地东碰西撞，强忍疼痛。除非提前做好小腿磕出好多淤青、脑门上撞出肿包的心理准备，否则还是不要这样干了……

我打算先去船长室，可很快便又踌躇起来。要是见到父亲，他肯定会惊讶万分。虽说有一半原因是为了逃离那个记者，不过潜入得这么顺利，倒是有点无聊。

“那我提前跟船长说一下，请他稍后到卫生室来就行。”

突然听到的说话声把我吓了一跳，僵立当场，动弹不得。船内沿走廊布满了传声管道[29]，我稍微花了点时间才意识到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嗯，拜托你了。船长和担任团长的奇奇纳博士也被这次的事情搞得手脚大乱，不过别的船员们呢？没人抱怨不能下船吧？”

“啊啊，多少有……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却还是在有所察觉的情况下，接受了上级的安排。而且，我们本来就计划等入夜后就让大家回去，问题应该不大。倒是船长出于身份立场，可能回不了家。刚刚爱玛小姐还来码头迎接他了，见不到面的话也太可怜……”

这人自不必说就是刚刚才见过面的路易大叔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跟谁说话，不过从语气上看不是船员，而是调查团的成员。不过比起探究声音的主人是谁，我还是更在意与我父亲有关的对话内容，于是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

“话虽如此，但也无可奈何吧。唉，总之这样也挺好，大家先等奇奇纳博士回来，然后重新协商之前的那事。他这次会直接在甲板上着陆，还嘱咐我们别把他击落了。”

奇奇纳博士会坐那架飞机回来？我更是全力调动听觉，但紧接着路易大叔那豪迈的声音便喷薄而出，把传声管道都震得嗡嗡作响。

“谁要击落他呀！那个老先生，三天两头就对我们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给自己寻开心，真头疼。他要是让我们攻击他，那准是想给什么新武器做实验吧。不过他把记者们带走，也方便我们之后的操作。”

是这么回事吗……我为之咋舌。

“那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把原定的在海面降落改为陆地降落，是上策吗……地面运输也未必比航运安全吧。啊，还有一个通讯联络是找路易大哥的，好像是请路易大哥传话下去，指挥出入口的守门人以及监视着外界动向的家伙们，就说有重要的客人来了，让他们放行。”

“嚯，重要客人？”

路易大叔问道。对方则回答：“是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哦。”

“哦，那位著名的……据说他也是我们船长的挚友？”

“是的，我也吓了一跳……”

之后，传声管道里继续传来路易大叔和某人的对话，但我已经没法好好听下去了。

（穆里埃先生——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要过来了！）

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就代表着“英雄”。

巴尔萨克·穆里埃，一个看透一切、料事如神、解构奇迹同时也自己创造奇迹的男人，犯罪的博物学者兼分析家。他解决震撼全首都的猎奇连环杀人案、诱捕犯人等事迹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而身为一流私家侦探的同时，他还凭多项发现成为了人人皆知的科学家和探险家，教科书上都记载有他破解镌刻在古代石板上的神秘文字的功勋。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曾被父亲带着见过他几次，但后来他们二人都越发忙碌，碰面的机会也减少了。尤其是我，自从通过书籍和报纸等媒介得知穆里埃先生的事迹之后，始终对他心生尊敬，被他的出色魅力所折服，但却越来越少能见到他。

关于“飞行在空中的短剑和看不见的子弹”案、“骗过人体测定器的男人”案，以及“十七个拿破仑三世塑像”案等，我都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他本人——（今早，穆里埃先生曾有一瞬出现在我的梦里，这或许就是预兆。）

我思考了一下接下来很可能会遭到穆里埃先生否定的事，随后下定决心。不管父亲会发多大的火，我都要去见见父亲。而且只要有一丁点的可能，我也要见穆里埃先生一面。

——几分钟后，我成功潜入了路易大叔他们在传声管道里所提及的卫生室。

这间屋子我有印象。记得以前某次来飞船上玩耍时，到过此处。

不管是多么引以为豪的飞船，普通的父亲也不太会带女儿来参观这种地方，所以这也许是我一个人擅自“探险”时跑进来的。真是的，我们父女俩的情况与当时别无二致，我又是自己偷摸来的，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室内的样子却与回忆有了很大的不同，并排放在拼木工艺地板上的床和桌子被移走了，连痕迹都没留下，取而代之的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正坐镇于置物台上。

“这、这是……”

我不自觉地出了声。

我要再过一阵才会知道大人们把这个未知物体称作“胶囊”，而当时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来的则是“茧”和“蛹”之类的词汇。

这个不是茧就是蛹的东西，长约二点五米，直径有一米左右，整体呈圆筒形但两端收尖，和飞行船或者空中飞船的船体相似。

说得确切一些，它的横截面并非圆形，而是一、二、三……正八角形，因此它其实由两个八角锥和一个八角柱组合而成。八角柱的部分是透明的，金属材质的细带围着柱体绕圈，把每个棱角都环住，带子上还打了大头钉，像钉窗框一样。

摆着这东西的置物台上刻有法尼荷地理学基金的标志，所以它确实

是“极光号”的后勤物资。但若要说这个奇妙的金属加玻璃制茧也同样属于“极光号”，我可就不太认同了。

怎么讲呢，不仅仅是置物台，而是它们整体都非同寻常。尽管我的表达不够到位，但它们真的给人一种不属于我们世界的感觉。

（换言之，这就是父亲他们在宇宙之旅中发现的东西吗？）

这个想法让我打了一个寒战，可同时也令我的脑中忽生疑窦。

提起所谓“印象”，为何我偏偏会想到“茧”呢？“蛹”也一样，就是壳子里必须得有些什么活物。不过，难道说……

为了确认自己的直觉，我战战兢兢地挪步前行。假如，里面是非常丑陋可怕的宇宙生物可怎么办啊？比如软趴趴的腕足，比如肉块上有眼球在抽动，又比如无数足肢丛生、既算不上昆虫也不属于甲壳类生物的怪物。再进一步说，假如它们突然冲破玻璃飞出来呢？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止步不前。这个房间并没有特别宽敞，我很快就走到了置物台附近，差不多伸腿就能踢到它。

我眯缝着眼睛，将视线投向置物台上的那个物件，下一瞬间，我发现——

（里面……有东西！）

我用力地紧闭双目，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只得怯怯地睁眼，同时——

“啊！”

现实超乎我所有的想象，原本不管里面装的是多么离谱的东西，我都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惊吓，整个人都僵在原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能说是我今早那个闹腾的梦境的后续吗？

茧里面是一名少年。

透过玻璃往里看，只见那个茧的中空部分里安设着类似简易床的东西，那名少年就横躺在床上。此外看上去就是细碎地放了许多机械装置和操作面板，不过我什么都不懂就是了。

不，比起这些，还是这名少年更关键。他的外貌——身高、身形、长相，也包括发色等等，跟我平时看到的男孩子们并无不同。年龄也是，大概跟我一样是十六七岁左右——不对，可能再年长一点吧。

既然茧里不是可怕的怪物，我便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又被涌入脑中的大量问号所恼。

这男孩是什么人？为何在这种东西里？他就是我在传声管道里听见的“变更降落地点”的理由吗？如果这就是父亲他们在此次航行中发现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宇宙空间里会有这样的少年？还有——他还活着吗？或是死了？

我把脸贴得离那层玻璃更近了，仿佛被这些疑问推着前进。由于少年阖着双眼，我目前还搞不清他的真实容貌，但就这样看来应该是相当端正的长相。

不过暂且不说这个，我忽略了一件大事——透过筒身的玻璃部分，可以看到这名少年赤着上半身！难道没有玻璃的部分所遮盖住的躯体也……

我被自己离奇的想象惊吓，慌忙就要跳着退开。淑女们的观念我虽不太清楚，但作为技术学校的学生，我还是知道女孩子该有的教养——而就在跳开的前一刻，我受到了能够匹敌刚才，不，或许是比方才更强烈的惊吓，整个人都被呆在原地。

少年双眼圆睁，他那浅浅的眼睑，包括瞳孔的色调、形状都与我们的几乎一样。他正用那双眼睛回望着我。

至于我呢，别说动动身体，就连移开眼神都做不到。惊吓与困惑过度就会产生异变，我能做到的只有对视而已。

一开始，少年只是睁着眼睛，什么都没有在看，好像本来就看不见似的。但是，我和他距离这么近，脸都差不多贴玻璃上了，他不可能看不到。

他起先还因讶异而眯起的双目，突然就睁大了。原本只透着呆然的

瞳孔，也带上了鲜明的感情——那是震惊。少年似乎也突然清醒过来。被素未谋面的女孩子从极近处窥视，不可能淡定自若吧。

可是我注意到，少年的表情中仿佛还混杂着吃惊之外的感情。莫非，是喜悦——不会吧，虽然不太可能。

不过少年的嘴边却浮现出若有似无的微笑。我觉得他的嘴唇在微动，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更加始料未及的变化。

我感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和震动，似乎聆听过、感受过它们。接着我明白过来，声源出自我眼前这个金属与玻璃制成的茧，而茧也接着张开大口。不，不如说是像展翼一般敞开。

只是这样已经十分惊人了，再加上此时整个房间都在剧烈摇晃——大概是出于茧内外部的气压差，室内卷起了旋风，将桌上的文件全都吹飞吹散。

“呀啊啊啊……”

我此刻被吓得发抖，跳着往后退去，伸手半遮住眼睛，透过指缝看向那名少年缓缓坐起上半身的样子。

起初，从我这边看去朝向左边的少年，慢慢地转向我，表情与我一模一样，既惊讶又困惑，而且有所畏惧——但不知为何，我觉得他脸上好似也浮现出了一丝安心。

“……”

少年凝视着我，再一次动了下嘴唇。而我则与刚才一样，觉得他会说什么意义重大的话，就凝视着他，竖起耳朵听他开口——然而，正在此刻。

“爱玛！”

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令我想念到无以言表的声音，它正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般地回过头去，那是一位中年男性，胡须浓密，戴了一顶船长帽，身材魁梧厚实，正茫然无语地矗立在门口，叼在嘴边的烟斗都险些要掉了。

“父亲！”

我叫出声来。随后我又继续说道：“欢迎回来，父亲……工作辛苦了！”

“哦，哦哦……谢谢。”

我的父亲——“极光号”船长猛虎·哈特里有些困惑地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恢复镇定。

“不是，先不说问候啊，爱玛，你跑来飞船上是要做什么？”

这、这个嘛……我正欲辩解，一位白发老人突然从父亲的影子里闯出。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们怎么都打不开的胶囊神不知鬼不觉就开了！而且里面那名少年还是这个样子……哦，发生了什么？”

声调突然亢奋异常的是奇奇纳老博士。这位刚刚还轻易打发了记者们的调查团团长，此刻正把头发抓得乱七八糟，一只手掩着高高的脑门，整个人都有些晃晃悠悠的。

随后，他如同想起了什么似的向我问道：“猛虎家的女儿，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到底对那个胶囊做了什么？”

虽说博士会这么问我也在情理之中，可我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博士，算了算了，既开之则安之哦？”

奇奇纳博士背后的门口传来清澈悦耳的声音，说话的人也很快就出现了。

当我见到那个身姿，不禁喊出声来，而对方则是对我微笑，继续说道：“我收到委托，说有个紧闭且无法从外部打开的秘箱，需要我取出其中的物件，特地前来。不过这位小姐已经早我一步了……作为‘侦探’却落后于人，疏忽啦。但对高明的手腕还是要送上掌声呢——恭喜，爱玛·哈特里小姐。好久不见。”

这些话语太令人意外，但也足够令人高兴，我当时就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立场——即堪称谜团的现场，少年既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影，而且还

在茧里待着呢。我下意识地就叫了出来："我才是呢……能见到崇拜的名侦探，实在是太开心了，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

那之后没过多久，我向技术学校的导师递交了实习相报告。这样一来，我想要去哪里进修？想要去进修什么？很快就可以向大家汇报了。

☆

——旋涡状的雾气从少年脚下涌起，一直上升到头顶，他就伫立在雾中。

然而，雾气很快就消散在室内的空气里，他的衣着也很少，几近全裸。

他清澈的眼睛似乎已看遍了四周，却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在看；他的嘴唇微微颤动，仿佛有话要说，但他会说出什么呢？抑或是，他只不过既冷又怕而已呢？根本无从判断。

他的身形和面庞、五官，甚至发色、肤色都毫无异常，要是直接穿好衣服，到外头的街道上走走，路上的行人们也都不会觉得古怪吧。

不对，视具体情况而言，说不定还会有人惊叹着回头，因为这名少年的容貌无疑是高于路人平均水准的。

即使如此，对于始终看护着少年，现在又见证他觉醒的人们来说，他只是一个来自异世界的人。他们最终也没法理解他，在语言、习惯上他全都是与当世隔绝的存在。

毕竟，少年是来自我们之外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没有一丝关联，正如字面意义上的"孤儿"……

译者注

[1] "卡斯卡底古陆"（Cascadia），是一条从加利福尼亚北部延伸到华盛顿

州的卡斯凯迪亚断裂带。

[2] “大海蛇”（Sea Serpent），是一种传说中身体类似蛇的海怪，目击纪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3] “局头”即组织赌博、在赌局中贷钱给赌徒并抽取高额手续费的人。

[4] “骷髅海盗旗”原文标注的读音是“Jolly Roger”，即传统的海盗旗，在红色大幅布上画有裹着缠头的白色骷髅头。

[5] “Σ”是希腊字母，英语写作Sigma，又被音译为“西格玛”，也是常见的加法求和符号。

[6] “航海钟”（chronometer）是一种非常精密的计时器，又称航海天文钟或精密钟，是偏差仅0.5秒的高精度、可携带的机械计时仪表。

[7] “蝙蝠式飞机”是仿照蝙蝠翅膀进行机翼设计的，第一台被设计者克雷芒·阿德尔（Clément Agnès Ader）命名为“风神”（Eole）；“鸟型飞机”仿照鸟类翅膀进行机翼设计，可以展开各片“羽毛”形的分片机翼；“汉森-斯特林费罗式空中蒸汽车”是用两位设计者的名字——威廉姆·塞缪尔·汉森（W. S. Henson）和约翰斯·斯特林费罗（J. Stringfellow）命名的空中蒸汽车，外观是一架高翼单翼飞机，由蒸汽机驱动两个推进式配置螺旋桨。三者都是蒸汽时代被设计出的经典机型，虽然没有能够全都被用于生产实践，但仍富有意义，也常在蒸汽主题的幻想类作品中得见。

[8] “全景电影剧场”是日语中的融合词“kineorama”，该场所融合“kinema”（影院）与panorama（光线特效全景）两类设施的特质而独树一帜。

[9] “SPA”一词源于拉丁文“Solus Par Agula”的字首，Solus（健康），Par（在），Agula（水中），意指用水来达到健康，即利用水资源结合沐浴、按摩、涂抹保养品和香熏来促进代谢、放松身心，也有人称之为“水疗法”。

[10] “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1837年—1901年在位）、印度女皇（1876年—1901年在位），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也是第一个

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女王，她在位的期间是英国最强的“日不落帝国”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顶峰，也是英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史称“维多利亚时代”，但在文化上虽然强盛、影响力巨大，却充满了严肃刻板、保守禁欲的氛围，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正确性”。

[11] “光绪帝”（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主要成就为对日本主战、主持戊戌变法。

[12] “佛塔”又名“浮屠”、“塔婆”等（梵语“佛陀”的音译），用于供奉舍利、经卷或法物，呈各种塔状。

[13] “罗比尔”为科幻之父凡尔纳作品《征服者罗比尔》中出现的主要人物，“莫尔斯”音近“摩尔斯”，是“摩斯密码”的发明者。

[14] “同轴反转螺旋桨”（Contra-rotating propellers）是一种涡轮螺旋桨引擎所特有的一类螺旋桨，与普通螺旋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单个发动机上有两组并列转动的螺旋桨，这两组螺旋桨转动的角速度方向相反，因此被称为同轴反转螺旋桨。理论层面上，同轴反转螺旋桨两组叶片转动时产生的涡流可互相抵消，将涡流造成的能量损失降到最低，但缺点在于重量大以及噪音大。

[15] “瓦特”即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8、19世纪的英国发明家，是蒸汽机的改良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正是他的改良促使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

[16] “巴贝奇教授”即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9世纪的英国发明家、数学家，科学管理的先驱者，在19世纪初期初次想到用机械来计算数学表，后来制造了一台小型计算机，能进行8位数的某些数学运算。

[17] “巴尔的摩市”（Baltimore）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美国大西洋沿岸重要海港城市；“坦帕市”（Tampa）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半岛西岸海港城市。

[18] “哥伦比亚大炮”是1865年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的设想，即使用哥伦比亚大炮运载探险

家们进入太空。

[19] “飞轮射出球体”是美国唯一神教派牧师和作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Edward Everett Hale）在作品《窑烧的月亮》中的设定，这也是世界最初的人工卫星主题科幻作品。

[20] “爱迪生”即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9、20世纪美国发明大王，拥有超过2000项发明，创立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特斯拉”即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9、20世纪塞尔维亚裔美籍大发明家、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

[21] “焚烧镁粉”指的是早期照相机的闪光灯是利用镁粉燃烧来发光的，通过在按下快门的同时燃烧散装镁粉实现闪光灯功能，使用的镁粉实际是镁和氧化剂的混合物，光线的强弱由镁粉的多少来决定，而点燃镁粉是使用了打火机用的火石。

[22] “开尔文男爵”即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是他的封号。作为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在数学物理、热力学、电磁学、弹性力学、以太理论和地球科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修建了世界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瑞利勋爵”即约翰·威廉·斯特拉特（John William Strutt），出身贵族的英国科学家，除了透射束，也发现了第一个惰性气体——氩，是1904年第四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伦琴博士”即威尔姆·康拉德·伦琴（Wilhelm Konrad Rontgen），德国物理学家，X射线的发现者、19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塞维斯教授”即加勒特·普特曼·塞维斯（Garrett Putman Serviss），是美国天文学家，天文学普及者和早期科幻作家。本作中将四人在科学史上实际的成就按照“蒸汽都市与以太科学”的背景设定进行了化用。

[23] “德国皇帝”即恺撒（Kaiser），是德国皇帝的称号，源自于古罗马皇帝“恺撒”，在日本多指威廉二世皇帝。

[24] “尼古拉二世”是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1868年5月18日—1918年7月17日），史称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他登基之时，沙皇制度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他对外扩张、对内改革却不

尽如人意。其执政末期俄罗斯先后爆发了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者推翻了他的统治，后者最终结果了他的性命。

[25] “弗兰克·里德”是指“弗兰克-里德位错源”（Frank-Read source）机制，为三种位错增殖机制之一，一条两端被固定的位错线段称为一个弗兰克-里德位错源，这个位错源可以导致在同一滑移面上产生大量的同心位错环。

[26] “喀拉喀托火山”（Gunung Krakatau）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座活火山，历史上持续不断地喷发。最著名的一次是1883年等级为VEI-6的大爆发，释放出250亿立方米的物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

[27] “维苏威火山”（Vesuvius）位于意大利南部，是一座活火山，被誉为“欧洲最危险的火山”。世界上最大的火山观测所就设于此处。它在公元79年的一次猛烈喷发，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古城。

[28] “赤鬼”是日本民间传说中阎魔大王的手下猛鬼，高大凶悍，与“青鬼”是搭档，在《桃太郎》等作品中亦有出场。

[29] “传声管道”是大船上的设施，在墙上铺设外露的管道，以此实现不同房间之间的简单对话而不用满船跑。

第二章

穆里埃侦探所

——

人体自动测定椅

——

他的名字是尤金——

戴亚斯警部来访

——

用留声机学习

——

牛津·剑桥大饭店

——

密室杀人

——

黑色固体

——

你是谁？

1

“好……这样就行了！”

我关上蒸汽负压吸尘器的开关阀，拭去额头上的汗水，劳动成果就是闪亮到晃眼的地板，而且暖烘烘的，都快要冒热气了。绒毯上的灰尘也都被吸得清清爽爽，污渍被擦得干干净净。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余温烧了开水，简直完美。接下来差不多可以歇一会喝口茶了，我伸手叉着腰，浏览了一圈四周。

那边是我一大早过来的第一项战果，我一面泡着茶一面望过去，这感觉可真是别有风味。

虽说我很擅长打扫这件事可能会让人意外，由于经常被担任空中飞船船长的父亲留下看家，这种级别的扫除和整理对我来说是相当简单的。要是父亲看到现场，很有可能会发些不符合大胡子巨汉形象的牢骚。

“爱玛你这算什么，清扫得比我们家还干净呢，这边比爸爸还重要吗？”

这么一想，还真有点可怜兮兮呢。

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不管怎么说，这里对我而言是特殊的存在，房主本来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对象。至于他到底是谁，请看，就在那边的磨砂玻璃门上，有着如下字样——

“巴尔萨克•穆里埃侦探所”

很是显眼，但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好像反了？

巴尔萨克·穆里埃是我国，不，是令全世界都为之骄傲的名侦探，虽然我好像最近刚对他做过详细介绍。总之他是犯罪搜查业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通晓学问与艺术的万能的巨人，特别特别了不起。

而且，出类拔萃的不仅是他的头脑，容纳其大脑的头盖骨亦是造型

美丽，否则不管在上面贴上多少皮肉都无法……不行，往失礼的方向跑了。反正就算保守地说，他的外形也绝属俊美。

高高的额头，给人有几分冷淡的感觉，同时却拥有五官端正、随和可亲的俊秀面容。略长的头发随风飘逸，做工精良的西服套装 [1] 包裹着修长的身材。

不过我却绝非被其外貌所吸引，我喜欢的是他的头脑，知性、有正义感，以及无比崇高的精神。是真的啦。

这里是穆里埃先生的侦探所，位于一栋砖石建筑的九楼，从蒸汽厢式电梯里出来很快就能看见刚才那排文字。当然，不是左右颠倒的镜像版本。听说穆里埃先生好像在同一栋楼里还租了一套房子。不过，我从管理员那里只拿到了事务所房间的钥匙。

穆里埃先生在这里会见来客，接受委托，策划谋略，分析各种实验和证据，甚至还会与宿敌对峙——这里是名侦探的大本营暨司令部，或者说是秘密基地。想要进入这里略窥一二的人简直数不胜数，可是能够实现心愿的人却少之又少。

（仅仅是能够进来就已经十分幸运，而我居然还能在穆里埃先生的手下担任助手……简直像做梦一样！）

“助手”这个说法也不十分确切，我提交给学校的职业报告上写的是“实习”。虽然只是提前接触，但为了明确未来的职业规划，学校规定我们学生要跟着专业人士在一线进行实操学习。然后，我选了穆里埃先生的侦探事务所作为我的实习地，前几天的迷茫困惑，难以抉择就仿佛是假的一般。

原来如此。我自己原本懵懵懂懂的，烦恼于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现在我想通了，我其实想当侦探。可能是这念头过于直白，因此反而没有察觉到。

可能是特别热爱这个职业，就连那些奇葩的梦境也是我内心愿望的反映，所以才不知不觉放在了备选项之外。可是，在“极光号”归来的那

一天，一切就已成定局。

当然，这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定下来的。我东拉西扯，好说歹说，才终于把父亲带回家。奇奇纳博士让我们搭了他那辆蒸汽人操作的无马马车。

“你想当穆里埃先生的弟子？还要调查杀人案、抓捕犯人？然后还要解剖尸体、处理炸弹什么的？你是认真的？你脑子出什么问题了？”

听到我的决心之后，父亲大为震惊。他没有发作，大概是因为在部下们面前不能抓狂吧。

“我非常健康哦。”我平静地回答，“因为，我是猛虎船长——猛虎·哈特里的女儿，与众不同再正常不过了哦。”

同乘人员里没有穆里埃先生可真是万幸。虽然我事后才知道他为何要坐另一辆车回去，不过如果他本人在场的话，我大概也没法发出这么厚颜无耻的宣言了。

“哎，这又是什么歪理？就算你是我女儿，年纪轻轻的姑娘家去做侦探也太……”

父亲还在强撑着反驳，而我则直接紧逼回去，完全不留给他喘息的时间：“啊，这样哦，那么父亲您留在陆地上工作的期间，只要您在家，我就不给您做饭了哦。但如果您同意我去穆里埃先生那里实习，就算我不在家也会把您的那份提前准备好，还给您做母亲亲授给我的肉酱派哟。”

我引用了亲戚家大婶的口头禅，言谈间充分发挥了留守女性的强悍之处。

“嗯，这……”

父亲点了点头，仿佛在说“我输了”，随后向奇奇纳博士就坐的前座探出身子。

“博士，爱玛刚见我就说这种话，能请您帮我说说她吗？”

父亲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不宜让部下看见的状态了，博士似乎也对

此感到诧异：“咦，你突然拜托我也没用啊……不对，那个什么，小妹妹啊。”

他面朝向我，继续说道：

“嗯，你打算去哪里实习啊？我看那里就特别好……”

“博、博士！您在说什么！”

父亲手忙脚乱地插嘴出声。

奇奇纳博士则说着“哎呀，没什么”，摆摆手，打算糊弄过去。

“你要是昨天提出来倒还好说，今天去穆里埃君那边可不方便哦，他现在身负重任呐。”

“莫非是那个‘胶囊’里的……”

我想起了秘藏在“极光号”卫生室里的那个金属与玻璃质地的“茧”，于是使用了博士他们对它的称呼。

“嘘！”

父亲和博士同时发出了尖锐的嘘声制止我，我被吓了一跳，然而那台蒸汽机器人也发出了“噗咻”的声音，同时还喷出了热气，十分滑稽，搞得现场的紧张气氛全都化为乌有了。

我趁机顺杆而上，探出身子说道：“父亲和博士都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把当时在那个房间里看到的、听到的全都捅出去咯？比如说——那些在父亲的飞船周围做警备工作的人不是抓了一些记者嘛，有个《以画传声新报》的记者，我们也对人家做了不好的事呢。”

其实我也不记得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总之先把话放出来嘛。

“呃！”

话一出口，就见父亲他们双目圆睁，嘴巴大张却哑口无言。蒸汽人是唯一的例外，他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圆筒形的头部上眼睛溜圆，嘴巴张开，除了吐出烟雾或者蒸汽之外，都可以算是沉默状态。

我其实没指望像这样装腔作势的胁迫，能让他们上钩，可结果却轻

易就得手了。搞得我反而更为惊讶。总之，我成为名侦探弟子前的最大路障已被击溃。

即使如此，我所钦佩的穆里埃先生愿不愿收下我还不好说，此刻只能专心祈祷，寄望于神明、运气以及名侦探先生的心血来潮。

父亲虽然用蒸汽邮政为我寄出了信，但他仍期待着遭到回绝，我都能想象出他在行文里透露出的请对方尽可能回绝的暗示。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就算被拒绝了，只要再构思新的作战方案就好。

然而，当他把信函投入排风口、拨号输入寄送目的地所属的区域号，接着拉下发送杆后。过了不到一小时，就收到了回信。这也是特殊收费下的“蒸汽报”[2]，通过“蒸汽远程打印机”即可迅速地收发信件。

——来函已悉，同意您的需求，明天请来我的侦探事务所。

以上

父亲不管怎么努力解读，这里头都没有拒绝的意思。

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去穆里埃先生那里担任侦探助手了。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先生他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而答应下来的，其实我都一无所知，不过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结果。

话又说回来，关于我溜进父亲的空中飞船，也就是宇航蒸汽飞船“极光号”的方法，要是暴露的话会产生各种麻烦——不不，还是别想这种不吉利的事情了。

我每天早上都必须要借助闹钟才能起床，但从今天起，外出的目的地不再是学校，而变为了穆里埃先生的侦探事务所，于是我在远早于设定好的闹铃时间前就“啪”地睁开眼睛。平时我都嫌打扫和其他杂务麻烦，只是迫于无奈才做的。但现在，我的干劲却强烈到自己都感到意外了。

毕竟，同样是用抹布擦拭、除去灰尘，打理的对象可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用于细致入微地分析证据的显微镜和试管、烧瓶、蒸馏瓶之类的，还有各种采样和标本。那个看着像寻常足迹的东西其实是有名的大盗残留在现场的痕迹，就连仅算恶作剧的涂鸦，其实也是暴露犯人内心的物品。

此外还有很多易容变装的道具，像是各种假发、人皮面具、假胡子、假鼻子、义眼、在脸上涂画的彩笔和画具，还有调色板。如果把这些能够让人自由变换容颜的东西进行商品化出售，所有的女性都会来购买的吧。

（没错，像我的同学莎莉就一定会把它发展成更好的生意……）

我心中如此暗道，但不知为何背脊上突然划过一阵寒意。

总之，对于读过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档案集的人来说，这里全都是有趣到不行的东西啊——这件在那起案件里出现过，那件则是那回冒险的纪念品，等等。

罕见的珍品中有种叫幽灵投影机的物件，它能让顽固的犯人自白。还有眼球透视镜，死者在生命最后一刻目击到的光景会烙印在视网膜上，用这个透视镜就能再现。以及我眼前这个道具，它的大小和形状都跟小型手枪差不多，前端安装了一个既是螺旋形又貌似万花筒的漩涡状装置，其实是应付对手的幻觉催眠枪等。

然而，这些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更是堆积如山。

我边走边环视四周。

“哔啊啊啊啊！”

刚才捆扎好了，放在地上却忘了收拾的旧杂志和报纸绊到了我，脚下一个不稳，毫无预兆地爆发出惨叫声。

我手里还拿着茶杯和托碟，杯中的茶水直冒热气，没有比这更险峻的情况了。我不想淋到热茶导致烫伤，可也想避免这看起来就很昂贵的陶瓷茶具掉到地上、摔得粉碎的下场。

“哎、哟、哟！”我一边发着这种傻兮兮的声音，一边扭转身体，尽力让茶杯和托碟保持水平，拼命调整越发不稳的身形。

其结果就是我全身拗成了一个奇妙的曲线，捧着茶杯，一屁股跌坐进附近的椅子里。而此刻，茶水泛起了巨大的波澜，但勉勉强强地，总算一滴都没有溅出来。

“捡回小命了……”

我不自觉地小声嘀咕，岂料又突然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有东西从椅子的各个部分里飞出来。

咦？这到底是什么？我还在疑惑呢，就只见银色的机关卡住了我的颈根，“噗”地把我的脑袋整个罩住，还夹紧了我的手脚，搞得我浑身上下动弹不得。

这是一种拘禁装置，还是说是个拷问道具？不过幸运的是并非如此。我有证据，因为束住我五体的机关上均装有表盘和指针，各自显示着对所在部位的测定结果。

没错，这玩意是穆里埃先生发明的“人体自动测定椅”[3]——可以分别对犯罪者还有死于非命之人的遗体进行鉴别，确定他们与某特定人士是否为同一人的装置。

就算是用上了穆里埃流的易容术，或者容貌和体格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可各个部位的骨骼尺寸却是难以改变的，更何况它也无法被改变。

让曾经犯下罪行并被捉拿归案的人接受测量，把数值保存于卡片上，等到再次犯罪时他们即使伪装成别人也是无用的，因为从庞大的卡片数据中选取出冷峻而严格的数据组将彻底粉碎犯罪分子的狡辩与遁词。

一到两处地方数值一致也就罢了，可若十几处都是相同尺寸，那么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就会增强。

话是这么说没错，只不过要向那些素日里多蒙警察“关照”的家伙们

一一采集他们各部位的数据也是极费工夫的，而且要获得准确的数字更是难上加难。既然数据一致即可认定为同一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数字有误的情况下，也会把人搞错。

人体自动测定椅就是为此开发的。而且也不是非得坐上去一动不动——它能够同时测量好几个部位并且显示数据，相当温柔的道具。然而，没想到它居然还配备有抓捕我这种蠢丫头的功能。

“顺便一说，测量的部位是……呃，首先是身高吧，还有双臂横向平举时候的最大长度，接着还有坐高、左前臂的长度、左手中指和小指的长度、头部的前后长度及宽度、颊宽、右耳的长度、左脚的长度——嗯，满分！”

我似乎对眼前的麻烦完全没有察觉，把刚学到的项目全都实践了一遍。不过倒也没有多么复杂，只是将被羁押的身体各部分都动了几下，所以回答当然正确。

可是，当前……想要用帅气点的方法记住这十一处的部位。不，通常不会这么想吧？总之，就算不想也没什么可做的啊。

不开玩笑，我的身体完全动不了。有些家伙会在测量的时候抵抗想要糊弄过去数据，而这大概就是针对他们的防范对策——“咔恰”一声之后机关就静止了，即使我只是想悄悄挪动一下手脚，也是纹丝不动。

这下子我可头大了。像这样手持茶杯，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把它放在某处，我都开始担心了，难道要一辈子都保持这个姿势吗……

伴着“咔哒”一声轻响，里屋的门慢慢开启。

我不觉吓了一跳。这个侦探事务所里还有别人在吗？难道穆里埃先生比我早到了？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究竟是谁——我甚至还来不及问，就发现了答案。不过不知道对方是否也和我一样。

门很快就完全打开了，已能看清门后那个还略显昏暗的身影。

我下意识吞了一口气，不吞不行。

站在那里的正是那名少年——就是之前躺在“极光号”卫生室，按奇奇纳博士的叫法是“胶囊”里的少年。

令人费解，不，他本身就是谜。从“极光号”的行动，以及过度的警备能够看出，一切都跟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孩有关，此刻他正站在我眼前。

只是，他现在的衣着和我们世界里的男孩子差不多，身穿背带裤，衬衫的领口处系着领巾，然后还套着上衣。若要问我怎样，那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但话又说回来，他给人的印象还是变了好多。总之，与那时候的他相比，全都……反正就是这样啦！

“早、早啊！”

我有些怯怯地说道。随后，少年非常符合人类常识地回答我说：“早。”

可这已经足够吓人了，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是跟那个胶囊一起，被航行到大气圈外、脱离了引力圈的“极光号”所收留并带回地球的少年，居然会使用我们的语言！

2

我得到了那名神秘少年的帮助，一分钟后脱离了人体测定装置的束缚，终于能站直身子。

“……谢谢。”

不知为何我的声音极小，对他略一点头，而就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他的嘴角浮现起了若有似无的微笑，可当我急忙抬起头时，他脸上却已不着一丝痕迹，就像戴上了一张假面具。

（他到底是什么人？）

短时间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又在我脑海中掠过。

——突然之间，我不禁产生了动摇，虽然我早就知道这名少年也被穆里埃先生带了回去。

而且大致也能猜到他与我的实习内容相关。我没有忘记之前亲身经历过的既如奇迹也似噩梦的事件。

可是，这名少年为什么会在穆里埃侦探事务所呢？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奇奇纳博士那被当作研究所来使用的老巢，也就是我们的科学部，不是更适合的场所吗？"其实不难回答，那些不了解巴尔萨克·穆里埃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归根到底，他会被"极光号"私下偷偷叫去，正是因为大家想借智于这位著名又博学的推理天才，从而解析这名浑身都是难解之谜的少年。

没有人告诉过我详情，不过"极光号"是在航行旅途中发现那架八角锥和八角柱所组成的胶囊，而且当时这名少年正躺在胶囊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以奇奇纳博士为首的调查团员们众说纷纭，但目前全都缺乏决定性的证据。如此一来，他们反而要从外部寻求解答。因此只要有情报，那么推导出上述的结论也并不难。

而提供解答的人，便是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像他这般人物，肩负着备受期待的使命——即是将禁闭着这名少年的胶囊打开，迅速救出他来。

话分两头，不管怎么做都没法破坏胶囊，因此大家只能从外部守望着这名不知还有没有意识的少年。他很明显地在憔悴和衰弱，样子甚至十分痛苦。

看样子，胶囊内部维持少年生命的装置已经停止，空气也逐渐不足。作为船长的父亲，以及调查团团长奇奇纳博士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少年弄出来，可是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少年的真面目本来就不明，而打开胶囊后又会发生什么——没人能保证里面不会喷出有毒的气体、扩散出恐怖的病菌等。

因此寻求名侦探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提到侦探，那就要找巴尔萨

克·穆里埃了。由此，“极光号”在返回地球的途中便通过可视光通信向他发送了事件概况，并传话“直接呼叫穆里埃先生本人，让他来伦敦第二港口待命”。

接到这份委托，穆里埃先生自然会应下来，但却在回信中提了奇怪的问题——

那个可疑的胶囊内部没有能够打开的按钮之类的吗？请观察。

尽管也有人对这个假设嗤之以鼻，但另一方面也合情合理。透过玻璃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了形似开关的东西。

既然如此，在宇宙漂浮期间不开舱也就算了，着陆以后他为何不按动开关，自己从可怕的茧或蛹里解放出来呢？

因为失去意识、动弹不得吗？还是说，他只是不想从胶囊里出来，甚至做好了死亡的思想准备？

大家一边期待着解开谜团，并尽可能地救出这名少年，且不给“极光号”造成损伤。换言之，也就是要追求最好的结果，秘密叫来了穆里埃先生。

而当时，我虽然在飞船内，却对这些一无所知。但穆里埃先生很可能不仅动用了他擅长的化妆术，还运用了某些融合最新科学技术的隐身术吧。

然而，好不容易都进展到这一步了，打开胶囊的功劳却被我抢走——更何况我其实什么都没做……

不过即使我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大骚乱，最终解开少年谜题的重任果然只有穆里埃先生能够胜任。

那么，结果自然就是少年交由穆里埃先生带走，在他的侦探事务所（也就是这里）起居生活。原来如此，这是冷静仔细、周详地调查后的最合适方案。这么一想，如此爽快就答应我来实习的理由也就分析出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呢。

经过重新调查，少年所在的胶囊基本无法从外部打开。但相对地，也确认了从内部进行简单操作的可能性。即是说，只要少年拥有思考能力，那么他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驱使自己的意愿不从胶囊里出去。

如此一来，为什么当我接近胶囊时，情况就变了呢？想要探究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当事人的我安置在他的附近——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这也是我本人最想搞清楚的疑点。当时，他对透过玻璃看向胶囊内部的我给出了回应，那表情不单单只是惊讶、恐惧、困惑，而是在此之外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反应……

“啊，那个，”在经历时间回溯、发散思考，犹豫不决之后，我还是主动开口了，“我的名字是爱玛·哈特里，刚来这里实习，然后……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比我略高一些，身材细瘦，但却意外给人结实紧致的感觉。蓬松顺滑的发丝令女孩子都羡慕，在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之下更显得头发通透光润。

“我……”

少年停顿了一会，随后静静地开口：“我的名字是……尤金。”

嗓音虽说有些纤细，但让人听得非常清晰。

“尤金？”

我想都没想就把这个名字照读了一遍，反过来向他再次确认。

“是的，尤金……”

少年以更加清晰的口吻再次答道。

然而我却越来越弄不明白了。

外貌和语言都没有什么异样，行动也几乎并无二致，现在就连他的名字也极为普通。这样看来，他无疑是同样的地球人啊，甚至是出生在同一片地域、同一个国家的人类。

不过，按父亲和奇奇纳博士，还有穆里埃先生的说法，假设这并非

事实，那么关于尤金最难解，也无解的谜团就在于他没有异样。

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才会被装到那个胶囊里在宇宙漂流，并且又被“极光号”捡回来？

我想当场就一下子问个够。要是能这样就好了。即使不回答我的问题，也强过错失发问时机，搞得自己心里有疙瘩。

但我不能。尽管我现在简直是一张开嘴就能像吹肥皂泡一样吹出无数问号，但仍因事噤声。

因为这位名叫尤金的少年脸上浮现出冰冷而不带任何感情的表情，但也并不是说没有表情或没有反应。

他微微地笑了，是看到了什么吗？如果其中包含了某种意味，我倾向于是为了拒绝自己周围的一切，拒绝他人靠近所设下的计策。不过，好像有点以恶意揣测他人了啊。

那，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喽，还是说，他心里有某些思绪促使他做出这种行为？而且是一种仿若心已死的、平静但却深深绝望的心绪吗？

这不是绝无可能，也称不上是无解之谜，然而我的心却被揪紧、被抓牢，无法对这个谜团置之不顾。仔细想想，其实我在最初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这个谜团所俘获了……

“怎么了？哈特里小姐，还有尤金君。”

背后突然响起一个优美动听的嗓音，我赶忙回过头去。

“啊……穆里埃先生！”

这个侦探事务所的主人——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正站在那里，视线迅速地扫过手忙脚乱的我，随后环顾室内。

“哦，变得相当整洁了呢。这都是哈特里小姐做的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温和的微笑，我更加手足无措了。

“是，那个……其实不能随便乱动的是吧？我擅自打扫和整理了您的房间。”

有些人不管屋里乱成什么样，一旦房间和书桌周围被整理干净了，

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发火——其实我父亲就是那种人。

他会抱怨说不知道那个放在哪了、这个跑哪去了，还会闹脾气，说什么“没得用就惨了”“快帮我找出来”等等，一点都不符合猛虎船长应有的样子，所以我也完全撒手，不管多乱都由着他，过不多久他便会出声投降。堂堂“极光号”船长居然这么快就对我举起白旗，身为一介国民，可着实有些为难。

穆里埃先生的房间就不会搞得那么乱，但他毕竟是头脑与神经都非常敏锐的人，要是把东西移动几毫米、把倾斜的东西扶正，说不定也会令他不悦。

不仅如此，无论是脏兮兮的道具，还是怎么看都只能归为垃圾的玩意，实际上都有可能是重要的证据或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

换作父亲的东西，我会毫不留情地扔掉，而他本人也意识不到，因为基本上就不记得，所以扔了也不是问题，不过那些东西可不能与这里的相提并论。

对待这里的物品时我当然很在意，然而我终归不是巴尔萨克·穆里埃本人，也许还是会犯下某些错误。

对了，刚才从地上吸走了灰尘，还用抹布擦掉了墙上的污渍，假如它们都是重要的物件可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背上直冒冷汗。

“没事，不要紧哦，倒不如说简直太棒了，十分感谢。”

我这副狼狈的样子很滑稽吗？穆里埃先生说着说着都快要笑场了。

“清扫工作都委托给上门服务的钟点工了，所以本来不想让你费力，因为我不是为了让你干这些事才接收你来做实习生的，哈特里小姐。”

如此一来，我的不安被彻底打消，可这下却又生出了一些不满。

“啊，那个，穆里埃先生。”

我怯生生地开口。

“嗯？怎么了？”

名侦探有些讶异地回问道。

“那个，如果可以，请您别称呼我为什么‘哈特里小姐’了……”

我感受着尤金的目光，索性直接把话说下去：“能否请您叫我‘爱玛’？”

面对我的诉求，穆里埃先生“呵？”的一声，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这点事当然可以，我知道了，哈特里……不，爱玛。因为你父亲的缘故，我对你们的姓氏印象深刻呢。这样一说倒也是，我对尤金君也是直呼其名，要是只是对你特别对待，确实有些微妙。”

“非常感谢您！”

我赶紧低头致谢。其实，穆里埃先生方才所言正是我在乎的部分。

虽然我也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可取，但基于实习制度，我才是穆里埃先生的正式助手，而尤金绝对不是。可是明明如此，我却觉得他与穆里埃先生更加亲近，这我可不服气。

不知穆里埃先生是不是看穿了我的小心思，他用充满魅力的眼瞳凝视着我。

“对了，爱玛。”

“是，我在！”

突然被他点名，我都差点原地蹦起来。先生继续发言：“可以去玄关看一下吗？从刚才起就传来敲门声，你没有注意到吧？看样子是有客人来了……”

刚听他说完，之前提过的那扇写有侦探事务所名号的大门就响起了叩门声，而且音量越来越大，节奏也越来越快，都开始让人觉得刺耳了。

“——收到！”

我说话的声调都抬高了。居然忽略敲门声！身为侦探助手可不该有这种疏忽，必须挽回一城！我往门口冲去，背后传来了名侦探先生的声

音，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那种讲究规矩的敲门声，大概是警视厅[4]的戴亚斯警部。"

他又接着说："要是警部……爱玛，不用去应门了，请做好出门的准备，反正他会自己进来的。还有尤金，你也一起。"

呃？出门的准备具体是指——我想都没想就站住了，随后回头看向穆里埃先生。

"嗙——"伴着惊人的声响，侦探事务所的大门被猛地打开，门口出现了一名圆脸中年男性，身材有些矮胖，穿着立领制服，看样子是急急忙忙冲过来的，正"哈、哈"地上气不接下气，每次呼吸时八字胡就一震一震的。他说道："穆、穆、穆里埃先生！事情是这样——"

"明白了，出事了是吗？"

话还未说完，穆里埃先生就做出回答，根本不用他细述详情。

"是、是的。"

戴亚斯警部从口袋里扯出一条皱皱巴巴的手帕，一边擦汗一边回答。

让人一头雾水的对话，但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答应盟友戴亚斯警部的委托，出马搜查。迄今为止，已经发生过多次的对话正在上演，能够亲眼见到这幕简直太好了。

别看戴亚斯警部这副样子，他可是警视厅的名警官，经常与穆里埃侦探组成搭档，在多起事件中相互配合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幻灯报》的画面里，或是被街头印刷机打印在照片纸上得以传开，而《以画传声新报》更是充满煽动性地直呼二人的尊姓大名。

能令这样一位警部气喘至此，事情一定非同小可。而且（虽说有潜在的危险）他们没有命令我留下来看家，而是要带我一起去现场，怎么可能不让人兴奋！

不过我没有意识到，穆里埃先生和戴亚斯警部的这段对话只是一段序章，后续发展将更为险峻。当然，事态也波及了我。

3

这辆警视厅的蒸汽班车一看就造得很结实，涂装黑乎乎的，不过它的正面则像是中世纪欧洲盔甲武士的面部，总让人有些敬爱之感。

它不像奇奇纳博士的陆空两用车那样由机器人操作，而是通过巡警掌舵驾驶。穆里埃先生和戴亚斯警部坐在舵手后边的座位上，凑近了脸在说些什么。

再往后是像半个行李架似的地方，我和尤金就蜷坐在上面，乍看之下十分规矩，但我的心里却因满满的好奇和微微的不安而雀跃不已。

我始终无法相信自己会坐上只能在市内见到的警方车辆。它是一辆运载两用车，两层高的巨大车体一边惊险地倾斜行驶，一边横冲直撞。那些外形和声音简直都如同蜂群的摩托们惊慌地赶紧作鸟兽散，真是大快人心。

若是平时，现在正是大家各自前往校园的时间段，无数蒸汽汽车（尽管也有其他类型的机动车）在我们面前往来行驶。我们只能摆出“怎能被这些机械给小看”的气势，穿过它们之间的间隙，一路上心惊胆战。

今天一早就能享受到兼顾速度和安全的交通工具，舒舒服服地将早高峰甩在身后，令人有种春风得意的畅快。

不过我已经有些飘飘然了，并没有考虑路上交错的人群的眼光。

早高峰期间，我跟一个男生坐在高速飞驰的警车上，别人会认为我们是犯下了什么不得了的恶行。事实上，的确有些人在被超越时看向我们，还别有深意地指指点点，伴有取笑。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无计可施。明明刚才还觉得自己也算是警视厅的一员，昂首挺胸，现在却有些提不起精神。

尤金是怎么想的呢？我心里捉摸着，向旁边看了他一眼。什么呀，

他正看书看得入神呢。严格来说不是“看”书，而是使用灌录了文章的蜡管[5]在“听”书。

从侦探事务所出发时，他拿了一只包，这全套的设备大概就装在那包里吧。他脚边放置了一台小型的留声机，一根形似医生使用的听诊器的胶管，从机器上延伸出来，呈Y字型叉开的前端分别插在尤金的双耳中。

那么，他在看什么呢？不对，在听什么内容呢？我不知不觉就来了兴趣，客客气气地问道：“那个……你在听什么？”

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请回答我一下。喂，尤金君！”

我随意地试着呼喊他的名字，然而还是没有反应。我又反复进行了多次同样的尝试，终于起了火气。

“能给我也听听吗……可以的吧？嗯？”

我小心翼翼地将塞在尤金左耳里的橡胶管拔出来，他看起来有些惊讶，我则毫不在意地将它靠近耳边，把耳机轻轻靠在耳畔，这样一来就足以听清阅读的内容了。具体如下：“我们地球所在的宇宙中，充盈着一种叫作‘以太’的物质，光和力以及其他各种物质都以它为媒介进行传达，这一点我们自古以来早已了解。然而，要证明其存在却极尽难事。在迈克尔逊和莫雷[6]两位教授通过实验检测出以太之前，尽管它是最为重要的存在，却同时一直都只是纸上谈兵。

“以太，是与我们的生存与生活有所区别的另一个侧面——现在还处在只能将已知部分命名为‘迈克尔逊-莫雷空间’的状态。若用‘立体’概念形容，说是‘横截面’也许更容易理解。在仅展现它的一部分，或者仅展示横截面时，它很可能会被大众误解为极度狭窄、轻薄的样态。但事实绝非如此。它与我们的世界是互相重合的。它既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另一个世界，又将所有的光和能量传播过来……”

（这什么啊？跟初级的科学教科书似的。）

我微微侧头，有些困惑，可很快便理解了——这是穆里埃先生的用意，要让尤金大致了解我们的世界，教他一些能够快速掌握的知识。

证据就是，留声机附带有一个盒子，大概是他正在收听的蜡管的收纳箱，箱上的标签写着“易学易懂的应用以太学——从发现以太到宇航蒸汽飞船”，此外还有“最新版比较当世帝国、王国、共和国”“蒸汽与齿轮的世纪”等字样。

尤金也不管我有没有伸手，照旧聆听着从单只耳机中传出的声音，连看都不往我这边看一眼。我有些火大，心想“不用这么无视我吧？”与此同时，从蜡管中播出的声音也仍在继续。

“那么，所谓以太重要至极，其存在过于理所当然，加之眼不可见、手不可触，人们便一下子提高了对它的关注度，更不必说还有以太螺旋桨和基于它才得以实现的宇宙旅行。

“我们经常会以船用螺旋桨通过搅动水流获取推力来类比以太螺旋桨，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不过还是有些过于简单，为了有效使用以太螺旋桨，我们必须从‘以太的存在’这一方面切入。宇航飞船的蒸汽设备在驱动以太螺旋桨的同时，整艘船都会进入迈克尔逊-莫雷空间，这是爱迪生-特斯拉效应，也有人称之为‘渗出’。

“就像是浸入水中或是穿过过滤膜一样，包括船上搭载的人在内，整艘宇航飞船都会移至另一个世界。而此时，飞船的外观上并没有巨大的变化，可是仔细端详便能发现一些现象，诸如它会变得有些模糊，而且附带有特殊的光……”

原来如此，我心想道。原来我在伦敦港第二码头迎接“极光号”时目击到的怪相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宇航蒸汽飞船因为爱迪生-特斯拉效应而在以太中移动时，外界对它的影响会相当有限。从飞船内部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从外界也能够看到飞船的身影和船内的灯光，因此它与地球之间可以通过光来输送信息，不过严格说来，从船内看到的星星们并不是作为物质而存在于

以太中的。不仅如此，即使飞船撞上了漂浮在宇宙中的星尘等，也能像碰到幻影一样穿透过去，其实这时的飞船才是幻影，就和游荡于空中的幽灵同理。然而拜其所赐，我们的宇航蒸汽飞船在面对灾难时基本都能无恙，因此几乎也能算作是无敌——”

“啊，原来是这样子的……”

我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还一知半解的知识，这么说来，这次起航之前我问过父亲：“您不担心撞上陨石或流星什么的吗？”

他则豪爽地捧腹大笑，但并没有正面回答我。

“不用这么担心，反正宇宙里又没有陨石和流星在飞来飞去。”

而我之后才意识到，陨石和流星落在地球上才能被称为陨石和流星，父亲的回答并没有错。

可我真正想问的是，一旦撞上陨石和流星们的“前身”时，会不会很危险。不过根据现在听到的内容我也不再担心。

但这么说来，那些流传已久、关于各国宇航蒸汽飞船遇难事件的说法，事实上并未得到确认。它们确实是失踪了，这该如何解释呢？此外——

（此外，这和尤金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思考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就在此时——

刺耳的刹车声和汽笛的咆哮声同时响起，汽车骤然减速，我被这个突发事故搞得向前扑倒，几乎要撞上前座的椅背，连耳机和橡胶管都脱手了。

“好，到达目的地，小少爷和大小姐你们快下来，来，下来了。”

戴亚斯警部扭转粗短的脖子，对我们说。虽然我不太乐于接受这个称呼，不过毕竟是友善的表现，总比露骨地嫌弃我们碍事要好，所以我也该知足了。

“好、好的。”

我急着直起身来，这才发现尤金已经下车了，刚才还在听的留声机

和蜡管也整理完毕，收在箱子里用手提着，恭恭敬敬地去接穆里埃先生下车。

“啊，等等我……”

那是一座华丽如宫殿般的建筑，乘车的门廊上铺陈着光滑又闪亮的石板以供踏足，一脚踩上去都快滑倒了。直到此时我方才得知我们要去往哪里，以及案发现场又在何处。

牛津·剑桥大饭店率先映入眼帘的是针对大清国游客而用汉字写的店招，最近由于客群激增使得酒店的曝光度大幅提升。

话说回来，这名字当然不是指酒店的营业范围大到横跨牛津与剑桥[7]，否则就要在自己的地盘里铺设长距离铁路了吧。咦？大家都明白的吗？抱歉，我啰嗦了。

特别是那些文字，很快就被替代，改用常见的英语字母、西里尔字母[8]、阿拉伯文字、蒙古文字以及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语言文字，“咔恰咔恰”地重组着店名。这个与街头那块滚动报栏功能相近的店招还挺有趣，就是让人有些目不暇接。

被称为是“新文艺复兴”[9]风格的尖顶塔楼耸立着，圆柱环绕的巨大建筑一片纯白，上面有无数烟囱凸起，粗壮的管道四处蜿蜒。还有几台与观光车一般大小的滑轮车凸在墙外，与曲柄轴连在一起，因承担着一个巨型天秤的动作而回转。

如此，这栋建筑物便“嘎吱嘎吱”地将我们从地基拉近，就算它变成一架巨人机关车，发出震撼大地的轰声跑动起来大概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吧。

在首都的众多酒店之中，这里就设施和待客水平而言无疑属于顶级，但它似乎与我无缘。我和父亲都没兴趣为一间仅能用于睡觉的房间而掏空钱包。而且总的来说，我们出生、成长在这个城市，基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使用住宿设施。

不过即便如此，我对这家酒店还是有几分在意。好像曾听某人讲起

过。

那么，到底是从谁的嘴里听到了怎样的内容呢——我想着想着，不自觉便停下了脚步，于是便稍稍落后于穆里埃先生、戴亚斯警部以及尤金。

啊，糟了！我心想着，同时提高步频，试图赶上他们。可一进玄关，挂在立柱上的画框，尤其是镶在框里的内容让我再次呆立不动。不，不只是一张画那么简单，我突然有种被人从背后揪住领子向后扯的感觉。

（咦，刚才怎么回事？我好像看到了认识的人的名字……）

自己跟穆里埃先生他们三人已经拉开距离了，干脆就停了下来，观看起那些收在画框里的附有照片的文章。第一行就写有如下标题：

酒店所有权人向各位致以问候。

——雷恩·法尼荷

（呃，雷恩·法尼荷不就是生气包莎莉的父亲吗？那也就是说，这里……哎哟！）

我不禁在心中大叫，一瞬间，走在前面的穆里埃先生也好，即将面对的案件也好，都彻底从我脑海中飞散而去。

我心慌地祈祷着，希望千万别因这个虽然罕见，但在我看来非常熟悉的姓氏而引起多余的麻烦。

4

这里简直就是宫殿。虽说我也没去过真正的宫殿，但皇帝陛下和王族们每因蒸汽设备或排风口、管道的改建工程而不得不离宫两三天至半个月时，这所规模与豪华兼备的酒店就足以担当皇家的行宫。

同时，这里还堪比汇聚了东西南北各国服饰的样品陈列市场。人们身着或是朴实无华或是五颜六色的衣装，有些还闪闪发亮的，头上顶着不可思议的发型，还有头巾、帽子等，肤色也各不相同。而他们来往交汇的那个大厅，根本就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剧舞台。

难怪了。人们会精心打扮，购买昂贵的时装，使自己足以配得上这种场所。我从有记忆起，十几年来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要是对生气包莎莉这么讲，她又会是怎样的震惊表情呢？

要说起来，比起时尚秀，更吸引我的是酒店内被弯曲成弧形的黄铜色轨道，轨上有成列的四轮马车载满了美食，被小小的机关车拉着慢慢前行。光是旁观就让我感觉饥肠辘辘，不过看到这些，它们的配送和保存方法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么说来，我突然回忆起一个场景。大概是某天放学后吧，也可能是在休息时间，莎莉突然给我们全班同学摆了一桌菜肴。

“我家的料理部门可是业内第一家注意到蒸汽冰箱使用方法的哦。热腾腾的蒸汽要如何才能让物品冷却？很不可思议吧？其实是通过猛地放出高压蒸汽时所产生的……什么来着？啊啊，真是的！对了！就是利用气化吸热来达成冷却现象。多亏了它，随便客人们点什么餐饮，我们都可以满足。”

她让我们听她说了一段长篇大论，随后一脸炫耀的表情。要大家说点什么似乎有点强人所难，可是莎莉又很想得到反馈，便渐渐无措起来，但又下不来台，终于开始焦虑。

我因为不明白那些原理，就没有作声，只是看着她。结果她开始用快要哭出来的眼神不停瞥向我，其他朋友们也用手肘顶我的侧肋，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问道：“那么，是谁决定引进这个什么冰箱的啊？”

莎莉一下子露出了安心的表情，但很快便挺直了娇小的身子。

“这个嘛，当然是人家我咯！”

不知为何，她说完后周围响起了轻轻的掌声——虽然我还没有明白

什么情况。只不过，她那小巧到我低下头才能看到的脸部表情，此时却一反常态地可爱，而这也让她更显得娇小，真是相当奇妙。

没错，越来越小，越来越往下跑了。话说回来，现在我指的不是那天教室里的一幕，而是我和穆里埃先生、戴亚斯警部还有尤金在酒店里一起乘着蒸汽厢式电梯上行的途中，从电梯内向外看时所见到的通风楼梯井里的景象。不过随着电梯上升，视线被高层的楼层所阻挡，所以很快就无法透过电梯厢的网格观赏美景了。

再过了一会，电梯岗位专员操作拉杆，止住电梯厢，梯门“嘎啦嘎啦”地打开了。

“到了，穆里埃先生，就是这里。”

戴亚斯警部晃着矮小肥硕的身躯，率先下了电梯，开始沿着酒店七楼的走廊前行。这里和一楼完全不同，安静得简直过了头，四处都是昏暗的。脚下铺满了踩上去很舒服的绒毯，仿佛把鞋底声和其他杂音全部吸收了。

某人碎碎念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甚至可恶。不过戴亚斯警部本人并未顾及我们的心情，只会不时转头扫一眼我们。

“没问题吗？在教育方面……穆里埃先生你也真大胆……现场可是我们的圣域……”

仔细听来，就是在说这样的内容。我们果然不受欢迎啊，我一瞬间有些心寒。还好现在有穆里埃先生在，但他不在的时候又如何是好？我很快便陷入了胡思乱想中。

“戴亚斯警部。”

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突然出声叫住对方。

“在！”

戴亚斯警部立刻站定不动，非常规矩地回话。

“警部你上学的那会儿，也有去实习吧？”

“这是当然！”

我忙不迭摀住耳朵，不管怎样，警部的每句话都太大声了。

“那么，你是去哪里实习的呢？果然是当警察吗？还是考虑到强劲的腕力而去了格斗专家那里？”

穆里埃先生一问接一问。

“……这倒不是。”

戴亚斯警部摇了摇头。穆里埃先生继续询问：“哦，所以是去了哪儿？”

警部“嗯，这个嘛……”地踌躇了一会儿。

“是专做小提琴的工匠，也去过调香师[10]那里。”

“啊，这可真是……”

穆里埃先生发出了赞叹声，我也对此感到震惊，双眼圆睁，可偏偏尤金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怎么了？你觉得这两个职业都不适合我吗？”

警部有些愤慨地问道，这可能是他不愿被触碰的过去吧。

“不会，并没有这回事”，名侦探回答，“这说明，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各种体验是相当宝贵的，社会有责任和义务要给予少年少女们机会去经历各种挑战。其实警部你也一样，你本人曾经的经验，也对现在的工作起了作用不是吗？在罪案现场，你是不会放过任何痕迹的著名刑警，即使只是些微的声响或气味、气息的变化，你都能感受得到。”

“请放过我吧，别恭维了。我从小就不怎么受夸，不习惯啊。”

戴亚斯警部的言行更加粗莽了，但总觉得他有些害臊。随即，他突然在某扇门前停下了脚步。

“啊哟不行，差点就走过头了。这就是那套出事的房间，呃，钥匙在……”

按穆里埃先生的说法，戴亚斯警部虽然看上去不中用（抱歉），但感觉非常敏锐，即使只是细微变化也从不漏看，不过这个房间单看入口就很容易被分辨出来。

在任何物品都被打磨得光滑铿亮，纤尘不染的酒店内，只有这扇门上有严重的损伤，让人看起来就很不舒服。门上的涂料脱落、开裂，像是被打斗所殃及的，而且还用链条绕了几圈缠住门把手，两端甚至用锁锁死。

戴亚斯警部从口袋中取出钥匙，打开锁，解开链条。门缓缓打开了，他转回头向我们招手，应该是示意我们进去。

“顺便说一句，这扇门在事发当时是上锁的，而且不仅用了钥匙，还从内侧挂上了门闩，因此当人们察觉到事情有异赶来时，光靠酒店的备用钥匙还没法打开它，只得像这样用尽力气去撞——那么，请尽快进行实地调查吧。”

戴亚斯警部如他所言一口气打开了房门。

我瞬间开始想象房内的情景，其惨状远甚于它那破裂的大门，残忍被害的尸体就横陈其中，想得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但比起不得不看到的案发现场，我更是忍不住对没考虑过这些就敢以“侦探”为目标的自己生气。

（但是，不亲眼看到就无法产生觉悟！我毕竟是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的弟子！）

我如此默念道，竭尽勇气，握紧双拳给自己鼓劲，准备踏入室内——正在此时，有个人影突然掠过我的侧面。

是尤金。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他果然还是没有感情，大步流星地步入房门，往房间深处走去。

“喂，你等等我啊。”

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没有任何迷茫和纠结，就踏足了“杀人现场”。

或许是我的错觉，一阵恶寒紧随而来。不，这里确实很冷。

房间宽敞，同时内部装修又让人沉得下心。在这房间确实能够放松、不紧不慢地缓解旅途中的劳顿，也可以沉溺于思考人生。

但是，这般豪华的氛围被浪费了，因为“某物”正横陈在房间正中的床上。

正确说来，也并不是某“物”。虽说已经气绝多时，虽说曾经是个活人，但警察们已经在上面盖了防水布，整体鼓鼓地像个隆起的小山包，怎么看都没有真实感。

不过，这也是好事吧。假如把不认识的人的遗体突然暴露给我看，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状况。穆里埃先生或许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你们就在那里等着。”

说完，他便和戴亚斯警部一起，十分干脆地走近那张床，还以为他有话要跟戴亚斯警部说，结果他却突然掀起了那块防水布。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对这样的场面有所期待，因此即使移开了眼神，在视野范围的边角里，还是有些半黑半红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个掉在床上的，整张脸几乎都被砸碎了的男性头部。

“这太过分了。”

即使是穆里埃先生，此时似乎也不禁皱眉。而戴亚斯警部的眉间亦挤出了纵纹。

“真是……好吧，总之我先报告一下已知事项。被害人是吉恩·莫洛伊教授。职业，或者说专业是实验物理学家，年龄六十六岁，因为要出席学术会议，从前天起入住这家酒店，今早却一直没有出现。酒店保洁专员在打扫时曾叫过他，但没有得到回话。而且友人们来拜访他，敲门时也是同样的结果，他们认为这很奇怪，便叫来了酒店的工作人员。然而，仍没人回应。由此，大家逐渐担心起教授的安危，便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强行入室了。”

“原来如此。”

穆里埃先生说着说着就仿佛陷入沉思。随后他催促道：“啊啊，不用在意我，请继续。”

戴亚斯警部颔首：

“明白了。然后，这位莫洛伊教授，好像原计划要在即将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什么内容。根据酒店工作人员的证词，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客房里，埋首于调查研究或执笔写作。你看，写字台上还有这地板上，全都堆满了书和文件是吧？还有贴墙放着的那个行李箱，就以一个人短期逗留的标准来说也太大了哦？里面全都是那种，就是在我们看来充其量是纸屑的便条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就没带什么随身日用品了，是个不在意那些的人。不过就算再怎么不讲究，好像还是会好好关上门窗。他有用酒店发给住客们的钥匙来锁门，也挂上了只能从室内接触到的门闩。我再另外说明一下啊，门钥匙是在被害人的西装外套口袋里发现的，门闩周围找不到一丁点动过手脚的痕迹。顺便提一句，推测死亡时间为昨晚深夜——”

“哦，这么说来……”

穆里埃先生兴味盎然地说道。

“正是如此。”戴亚斯警部硬是顿了顿他那粗短的脖子，“换言之，这里就是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只有被害人一人。虽说也可能是有人耍了某种花招而进到了房里，但等他出去之后，可就既没法把钥匙扔到被害人的口袋里，也没法从房间内部挂上门闩。”

“原来是这样啊。”

穆里埃先生颔首。听他的口气，仿佛对真相已经了然于胸。

“还有……警部你反复使用‘被害人’一词，但断定这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的证据，就只有‘这个房间是密室’吧？”

“这，没错。”戴亚斯警部挠着头说道，“还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只能判断本案是他杀。假设我是那种没药可救的懒蛋警察，凡事主张无功无过，就算碰上了死于他杀的死者，我也会去托人把这个案子处理成没有案情可言的自杀或者意外事故，可这个证据堵死了这条路。”

居然有这种警察存在吗？我被这个比喻震惊到了，然而他想传达的信息已十分清晰。

不过什么证据能让一名警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了思考。

“是指那个吗？”

突然，一个不属于穆里埃先生或戴亚斯警部的声音响起，吓了我一跳。那么，声音肯定来自于尤金了。

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我身边，与穆里埃先生他们一起勘察着床及四周。与其说他是对尸体泰然自若，倒不如说是不为所动。

我和他今早才有过交流，虽说也没什么好惊讶，但抵达这里之后他也一直保持沉默，所以此刻我才意识到他的嗓音夹杂着一丝丝沙哑，很好听，这又让我大吃一惊。

然而，这与再紧接着袭来的惊讶相比又算不得什么。

听到尤金的话，穆里埃先生“哦？”的一声，回头看向他，而遇事一贯反应强烈的戴亚斯警部则哇哇大叫：“喂喂小子。不对，实习君！不能碰！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呃，穆里埃先生，没关系吗？好吧……求你了，别把东西摔了啊。因为它还挺重的呐。”

他睁圆了眼，仿佛对待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开的摔炮一般说道。

至于我，正盯着还不熟络的尤金，以及他手中所抱着的东西看。它和被害人的遗体一样，用防水布盖好了放在地上，却被尤金发现了。他还喊着号子将它搬了起来。

那是个横竖约五六十厘米、高度则略低于长宽数值的黑块，摸起来粗糙不平，表面上有光泽的部分看起来像是金属质地，但又很像岩石。不管它的真实来历如何，少见倒是够少见的，首先它有很多与现场格格不入之处。

（这到底是什么，是重要的证物，而且还是能够证明他杀的物件，难不成是犯人把它落下了的……哈？难道真是这样？）

我被自己的想象给吓了一跳，不过如此一来，犯人居然对被害人莫洛伊教授做出这么过分的事……

“原来如此，你的想法确实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黑块就是杀死教授的凶器吗？”

“是的。光是在现场调查一下，即可发现那个黑块的形状凹凸和被害人的伤口完全吻合，而且黑块上也沾了血迹。最重要的是，遗体被发现的时候，那黑家伙简直就像是嵌在被害人的脸上一样，所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了。”

戴亚斯警部答道，感觉他很是愤怒。而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则与他相反，似乎心情很好，甚至漏出了一丝笑意。

“哎呀哎呀，这个案子不是很有趣吗？假设就如警部所说，那么案件的构图就变了哦，就是说，犯人通过某种手段侵入之后，用这个漆黑的结晶对睡梦中的被害人的面部，也就是是吉恩·莫洛伊教授的面部施以一击，并导致了他的死亡。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种……”

“有人把这块结晶拿到了被害人头部的正上方，而且是相当高的地方，再让它一口气往下掉——对吗？”

尤金仍然积极发言，我被迫尝到了只有自己被置之事外般的寂寞滋味。

“是的，此后犯人没有留下自己的痕迹，还锁门、挂门闩，再逃往外界，还是说，他是去到外面之后再把钥匙偷偷放回被害人的口袋并挂上门闩的呢？好，爱玛你怎么看？”

突然被抛了话题，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呃，那个……”

我正答不上来，就往尤金那里看过去，不过他也没有对我施以援手或者积极主动给穆里埃先生捧场的意思，只是走到一面墙边，站定不动。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偶尔会出现在尤金少年嘴角的微笑其实并非笑容，也没有其他意义，就是不含任何感情，甚至连想让他人“以为他

在笑”的意图都没有。之所以会觉得他带着笑意，其实全都是我的心理作用，充其量不过是我的愿望作祟。

于是，我爱玛·哈特里作为实习侦探，尽管为时尚早，却一次性遇到了两个谜题。其一是吉恩·莫洛伊教授被来历不明的黑块砸碎头部，而犯人忽然从密闭的犯罪现场消失之谜。

其二……不，与其称是谜题，不如说它是一个问题，用以下一句话即足以表述：

——告诉我，尤金。你到底是谁？

☆

这颗星球即将死去。不，即使说它已是死星也并不为过。

到处都被冻成一片白茫茫，可即使如此，白雪却仍不知餍足般地继续堆积，将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残骸以及这些生物们的所创、所爱、所恨之物——抑或是所毁之物——统统覆盖。

一切都太迟了，但本就无从下手。即使因再无救急之策而感到悔恨，却也无可奈何。

是的，归根结底，生物们“亲手”缔造的重重失败全都是原因。抑或说，将失败归因于“‘手’与驱动着‘手’的‘头脑’相互背离”或许才算公平。

“头脑”可能对此抱有异议。自己分明殚精竭虑，发挥理论知识与理性思考，却每每都被逼至一角，而将一切都交托给“手”的专横。

然而，“手”也有“手”的一套说法——本来“头脑”的命令和判断就不该出问题，自己只是单纯地服从命令而已。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相互推诿，也无法改变现如今的荒凉世界。

最关键的是，无论是“手”还是“头脑”，还是他们的本体，如今都已死绝，消失无踪。

译者注

[1] “西服套装”指包括西装外套、裤子、背心的男式西服，俗称“三件套”。

[2] “蒸汽报”对标的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电报”。

[3] 原文“人体自动测定椅”中，“人体测定”部分标注有小字：anthropo metrilk，其中anthropo亦作希腊语άνθρωπο，意为“人体的”“人类的”，metrilk则是德语“韵律学“。

[4] “警视厅”是管辖日本首都东京治安的警察部门，“警部”为日本警察等级之一，位于警视之下、警部补之上，相当于中国的警督。

[5] “蜡管”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录音媒介，由爱迪生发明，在光洁的圆筒形蜡管上刻下声纹，再用特殊指针读取，使用这种方式的播放机则叫“蜡管唱机”“圆筒留声机”等。

[6] “迈克尔逊和莫雷”是两名教授，其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是两人于1887年进行的著名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学的开端之一，但现实中该实验结果与本作相反，是否认了以太的存在，从而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基础。

[7] “牛津”“剑桥”是英国两个地名，也是英国两所世界著名顶尖学府的名称。

[8] “西里尔字母”源于希腊字母，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在9世纪为了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中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被斯拉夫民族广泛采用，因此有时也称为斯拉夫字母，现在主要使用国家有俄罗斯、乌克兰等。

[9] “新文艺复兴”在建筑方面是指19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特色包括长而宽的楼梯等，灵感来自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建筑，亦有来自巴洛克建筑及哥特式建筑的影响。

[10] “调香师”是专门调制香水的工匠。

第三章

温斯罗波咖斯

——

金馥夫妇的证词

——

蒸汽驴子

——

绝对零度和重力的关系

——

意料之外的逮捕

——

从双层巴士上跃下

——

八楼的大厅

——

“爱玛·哈特里！”

1

——告诉我，尤金。你到底是谁？

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读懂了我的想法，戴亚斯警部则是无所谓的态度，继续将已知情报传达给我们。

对投宿在凶案现场附近的住客们进行问话时，警部还允许我们参与旁听。尽管他平时老瞪着眼睛，嘀嘀咕咕地抱怨不停，但他也许是个不错的人。

从结论说起，证词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证人们倒是非常特别，让我受教颇多，或者说让我收获了宝贵经验。

我们先是敲响了右边客房的门，一名男子出来应门。他身着我从未见过的民族服装，身高大概有一百九十厘米，突然出现时把我吓了一跳。不，如果他只是突然露面，我心慌一下也就过去了，但问题是那身民族服装，布料少得像没穿衣服，对十六岁的我而言着实是个问题。

还不单单如此，该男子手持一杆类似于长杖的棍棒，长约一米，棒上的斧子头熠熠生辉，异常可怕，我都快忍不住想要逃走。

总之，只能说这位证人魄力惊人。他与我们已知的文明几乎都没有关联，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他并不以此为耻的高洁感。

就算是戴亚斯警部，似乎也被这股魄力给镇住了。

“这位是来自非洲的温斯罗波咖斯先生，他既是祖鲁族[1]的战士，也是他们的一族之长，前来我国担任武术导师，而现在他手中所持的这把战斧——”

“‘女酋长’[2]，是我多年来爱用的利器。”

这位名叫温斯罗波咖斯的男子，一边充满自豪地望着战斧，一边说道。“女酋长”大概是这柄骇人的武器的名字吧。他的衣着毫不吝啬地展

露着黑亮的肉体，整个人仿佛都由结实紧绷的肌肉所缔造。

戴亚斯警部好像差点咬了舌头，嘴角扭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

“女、女囚……”

“女酋长。我不希望你说错。”

温斯罗波咖斯先生突然用严厉的口吻放出话来，警部则擦着汗答道：“啊，恕我失礼。”而另一方面，穆里埃先生毫无俱意，带着微笑提问：“女酋长……的确，在你们的母语里是‘女性族长’的意思呢。为战斧取这个名字，请问是有什么来历吗？”

对于这个问题，温斯罗波咖斯先生像是理解了我们的用意般点了点头，解释道：“不错，它的利刃在战斗中会深深砍入敌人体内，就像‘女人’这种生物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会毫不动摇地坚持插手。再加上它的锐利感，由此会让人联想到非同一般的女性，‘女酋长’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取的。”

令人忐忑的发言。闻言，戴亚斯警部的表情又是佩服又是呆愣。

“原来如此，所以才取名‘女酋长’啊……哦，哇！”

穆里埃先生念着念着，突然提高了声音，迅速向后一退——他正凝神观察着战斧。

“这斧柄是用什么制成的？看起来不像象牙。”

“柄部吗？是犀牛角。”

温斯罗波咖斯先生一边作答，一边“诶咻”一声，手起斧落，将戴亚斯警部的胡子尖削掉几分。警部忙不迭咳嗽了一声：

“总、总之，温斯罗波咖斯先生会用这柄战斧展示武艺、指导后生们，为此才会暂住在这家酒店，期间却遭遇了案件。话说回来，莫洛伊教授的死亡推定时间段里，温斯罗波咖斯先生，据说您正在自己的房内睡觉，是吗？”

“正是如此。”肤色黝黑的老战士深深颔首，继续说道，“啊啊，我也不知不觉衰老了吗？无论饮下多少异国的佳酿而醉酒，居然会睡得察

觉不到有人死去，真是大意，太大意了。如果在我回房时，凶手已经杀了人，为什么我没有遇上他，把他的头砍下来呢？为什么没有让这柄斧刃吸食他的鲜血呢？”

他开始叹息，在我们看来虽然有些夸张，但感觉得到这叹惋是发自肺腑的。不过，如此躁动的叹息方式还只是个开头。

“唉！‘女酋长’呀！我和你一同目睹了那么多人的颅内风光，可我和你不同，并没有增长任何智慧。唉！‘女酋长’呀！你为这样的我所用，真是不幸、不幸啊！你分明就注意到了贼人的入侵啊！”

他的发言越来越让人不安了。“目睹人的颅内风光”[3]，这不就是非得要……不不，我还是更在意另一条信息。

（咦？他刚刚说了什么？“贼人的入侵”？……）

我惊讶地重新看向戴亚斯警部，他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个说法，眼睛瞪得滚圆，狼狈地问道：“您刚才说什么？注意到了贼人的入侵？”

穆里埃先生也“嚯”一声，露出了感兴趣的神情，而尤金则依然面无表情。

“我睡觉的时候‘女酋长’也不离手，半夜时分，我感觉到它在微微颤动——是有人潜入了我的房间，我认为对方厚颜无耻地妄图偷走我的武器，便心想着，尔等小贼，看我不一下把你劈成两半！可实际上我的手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行动。房间里也没有出现他人的气息。想来，其实是‘女酋长’感应到了血腥味，觉察到隔壁的住客已经遇害。是的！一定是这样！”

“原、原来如此。”戴亚斯警部点头赞同道，但看样子内心还是很困惑。

“厉害如您，也是会发生这种状况的啊，不对，谢谢您，请您回房……咦？之后还要出去？在初等学校的孩子们面前表演武艺？不，这我当然理解，不过请把它——把‘女酋长’收好。”

“不用收。”听到警部的话，温斯罗波咖斯先生露出了讶异的表

情，“我就这样直接拿着它走……就这样吧，告辞！”

说完，这名祖鲁族的老战士就迈着威风凛凛的步子离开了。目送着这个背影离去之后，戴亚斯警部在口袋中翻找了一下，取出一本警察用的随身笔记本，本子小小的，有些可爱。

“那么，接着……把清国人金馥先生和雷吴夫人带过来。”

他将视线落在本子上念道，随后宛如松了一口气般摁了摁鼻头下边，可能是觉得刚才被“女酋长”那一下削到的胡子在零零散散往下掉吧。

幸好，只是错觉。警部重新振奋起来，被叫来的二人很快就被带到了他的面前。他们是一对俊男美女，肤色白皙，不似东洋人，但又奇妙地适合华美的中式服装。

“你们好，这次是因为……你们二位住在莫洛伊教授的对门，而且就结果而言，也监控到了案件现场的人员出入情况……所以尽管有些麻烦，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理解。”

金馥先生点了点头。不过，还是容我先介绍下其人吧。金先生的生活富裕且充满知性，又有幸拥有年轻貌美的未婚妻——雷吴家的遗孀夫人，日子过得平淡而乏善可陈。可就在某一天，他用全部财产所买入的加利福尼亚中央银行股票暴跌，这使他瞬间落得不名一文——在认定这既成事实之后，他便无奈地陷入了冒险兼逃亡的长期旅行之中。

“那时我浑浑噩噩的，买了高额保险，然后拜托挚友来杀我，去骗得保险金。但我所托非人，对方非得遵守承诺取我性命，我就只能像这样一边到处逃跑躲避他的袭击，一边想办法说服他取消约定。拜此所赐，雷吴也吃了很多苦头。”

“真的……希望你以后别再那么迷糊了，好吗，我的小哥哥——不，丈夫。”

雷吴夫人不小心用婚前的称呼方式叫了自己的伴侣，露出了纯真的

笑容，同时也羞红了脸。总之对于这位经历坎坷的金馥先生而言，此次的案件似乎十分惊人——按他的说法是这样。

“昨晚正好是我祖先的祭日，而我妻子在少女时期曾经嫁入过别家，所以也需要供奉那位亡夫，因此我们就一起待到天亮了。话虽如此，现在正是中体西用 [4] 和实施变法、谋求自强的时代，举国上下都在向和平世界进发，最终目标是天下大同，跟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你看，都用上这种东西了呢。”

说着，他便特地拿出了一个既像指南针，又貌似钟表的精密机械，看上去还带有计算器和对话通讯功能，上面布满了难懂的文字和符号。只要有它，复杂的计算或日期的记录也能变得方便，无论身处世界哪处，都可以采用与祖国相同的标准，还能预测每日的天气、身体状况，甚至运势，真的是非常出色的物品。

“这样的机械品也是我丈夫的兴趣呢，当我们还各自居住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曾相互录下自己的声音再邮寄给对方来通话交流哦。”

可能是感受到我好奇的视线，雷吴夫人补充说明道：“总之，我们在祭祖的时候还是沿用历来的规矩，略有一些点火焚香的行为，因此半开着朝向走廊的那扇门。虽说没有一直盯着门口看，但门前有人经过的话，我想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也不会无视脚步声。”

“正如我妻子所说。”

金馥先生怜爱地看着雷吴夫人，又补了一句。此情此景，别人即便在边上看着也不禁泛起微笑，但二人的证词却相当麻烦。

因为，假设金氏夫妇没有说谎，也没有看丢或听漏什么，那就成了谁都没有进过莫洛伊教授的房间，而且也进不去。如此一来，可怜的教授无论怎样都不会当头遭遇那块既像岩石又像金属的黑块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我还一脸不明就里，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就自言自语着露出了微笑，仿佛感到极度有趣。

“这下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啊，不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非常感谢你们，金馥先生、雷吴太太。你们二位几乎都没睡觉，现在一定很累了吧？还请去休息——嗯，爱玛和尤金，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关于尤金那个表情算不算不痛快还有待讨论，但我纯粹是因为堵在面前、跨不过去的难题而困惑。

若说祖鲁族战士温斯罗波咖斯先生的证词中包含了“不可解”，那么这对从大清帝国远道而来的绅士淑女夫妇就是摆出了“不可能”。

穆里埃先生放大音量，仿佛为我们鼓劲一般说道：“哈哈哈……这样下去，你们实习的第一天就不合格了哟。从现在起，才是‘侦探’发挥真本事的舞台和乐趣所在。接下来会越来越有趣的！”

2

过了一会，我们再次回到吉恩·莫洛伊教授的被害现场。

被害人的遗体终于被运走，穆里埃先生一边目送，一边缓缓地把话说给我们听：“这个房间是一个完全密室，在悲剧发生的当时，此处只有被害人一人，没有任何其他人入侵或逃脱的痕迹——哪怕是像我过去曾经处理过的两件案子中所涉及的非人类生物也没有。并且，此次案件不像是使用了某些精巧的机关。”

（是“活剥生制[5]”和“阿兹特克的绿柱石之鼎”那两起案子吧，案中的陷阱真是奇突又可怕啊……利用巧妙的机关是指“海伦的遗产”一案吗？）

我很快便猜到了穆里埃先生所举的分别是哪些案件，正暗自点头、自我赞同，这位名侦探便继续道：“所以这会是自杀吗？还是意外呢？被害人没有自杀的动机——就算有，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理由，用这种东西砸破头部的说法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至于意外，就不在讨论范围

内了，可既然会发生这种意外事故，那么其背后势必存在有将其引发的恶意。”

从内部封闭案发现场通常都是刻意为之。假设这是犯人干的，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伪装自杀肯定是说不通的。也不是为了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因为很明显这是无用之功，除了那位第一发现者，似乎没有其他人会来拜访被害人，也没有人会突然去敲这扇门。而对于发现者来说，要是发现房门上了锁，房内还没有应答声的话，他的首选会是即刻撬开门，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既然如此，爱玛君、尤金君，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啊，是的。”

突如其来的提问，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有感觉到先生差不多要来考考我们了——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支支吾吾起来。

“我、我觉得……”

我的声音很是紧张，有话想要回答却什么都说不上来。好不容易都来做实习侦探了，想不到还是跟在教室里一样中途掉链子。而相对地，尤金则开了口：“是这样……”

他意外地能言善辩，不过还是那个淡泊的语气：“如此一来，最自然的显然就是从房内上锁，而且将现场变成密室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害人本人。出于自我保护或者保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措施。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答得好。”

穆里埃先生一脸满足地点头，戴亚斯警部亦然，一句“言之有理”简直跃然于脸上，而我心里却有所不满。

什么嘛，这样回答就好了？我还以为在问我们对‘身处于这个由内部封闭起来、外人无法入内的空间，犯人如何行凶’的想法呢，结果思路就乱了……

穆里埃先生没有特别顾及我此刻的心思，继续说了下去：“即便如

此，犯罪行为仍被实施并且得逞，以被害人的惨死而告终。更严重的是，我们先假定刚才的金馥雷吴夫妇说了实话，则按他们的证词，犯人明显不可能出入教授的房门，即是说，对方并非通过线和大头针等物品来从外部上锁……”

（这是“紫萁[6]之屋”一案……啊，不能再想了。）

我又在联想穆里埃先生过去的案件了，耳朵都没有好好听人说话。

“还有这相邻的两间房之间的墙壁——其实看一下就明白了，墙上没有通道或者暗门等，目测下来连一只蚂蚁通过的间隙都不存在。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吧？”

穆里埃先生说着，同时旋转着白皙的手腕，以优雅的姿势对房间四壁指了一圈。我就像是鼻子下面被挂上了零碎点心的狗一般，跟着他的动作，把他示意过的地方全都看了个遍。

“我知道了。”

“我想……”

我和尤金的声音重合了，正在这时，就连戴亚斯警官都开口说道：“没有——异议。”

而且他还是举着手回答的，说起来有点失礼，他这样有些滑稽。不过觉得现状不同寻常的好像只有我一个。

“很好”，名侦探先生点头同意，“那么，窗户呢？”

“啊啊，我们已经调查过，都从房内把保险扣给搭上了，有什么问题吗……”

戴亚斯警部说道。穆里埃先生摇了摇头，回答说：“没事，我明白，只是想让这些孩子们靠自己的眼睛勘察一下而已。那么，爱玛君，尤金君，调查看看吧。”

我和尤金得到指令，便从房间正中那张床的侧边经过，走到窗边，正打算触摸窗户的保险扣。

“可以碰吗？”

这时，尤金回头询问戴亚斯警部，当然还是不含任何感情、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但此刻却反而比较合适。

“嗯，不用介意，可以随意调查。”

警部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在他回答的同时，我已经“嘿”地一声，用力将安全扣掰开，打开窗户。原来是这样啊，非常结实呢，想从外部打开或者复位都是极难的。

不，无论这个安全扣有多好解，无论给它上多少油，要把这扇窗户作为作案的出入口也是无稽之谈。

——因为在窗外正是我看惯了的首都风景，还有那林立的摩天大楼和烟囱。空中飞着气球、飞艇、空中飞船、空中汽车，地上跑着大大小小、有轨无轨的蒸汽车辆，低头可见的河川和放眼远眺的大海上都载着远航轮船和螺旋桨蒸汽船。

夜色很快降临，街角处，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煤气灯或者镭射灯，人们可以不再畏惧黑夜。在一片声光交错的喧嚣之中，总有人会在某处有所发明或发现——

真是一如既往的美景。不，不只是这个都市。人们竭尽全力运用人类的智慧，面对大自然的任性、多变和残酷迎难而上，将天灾、饥荒、病魔以及其他人类之敌彻底消灭——这样的时代和世界，我好喜欢。

且慢，现在也不是抒发感慨的场合。

其实现在不得不看的是窗户正下方，而不是城市风景。

正如之前所说，这里是酒店七楼，上面大概还有几层，不过算上那些在内，这里的外墙面也都是由表面削得平直的石头砌成，就像是垂直陡峭的悬崖。分隔各个楼层的束带层[7]区域里倒也有算得上证据的凸起物，可除非是趴在建筑物墙壁上召集客人的“苍蝇男”[8]，否则要到达这里似乎也是很有难度的。

正下方似乎是酒店的内院，被栅栏隔成两层，其中靠近我这边的地面上铺满了草皮，种了一些植物，还设计了一个小池塘。当中有个像是

牛奶罐的形象就是昵称为“蒸汽驴子”，而被大众所知的引擎，它是用于酒店业务的吧。

（提前从屋顶把钢丝绳轨和滑轮小吊车放下来，再通过那个蒸汽驴子引擎回转，犯人不就可以一口气攀上来了？）

我在转瞬之间做出了这样的思考，但这样也无法说明为何窗户是从内侧上锁的，因此还是别说出来比较好。我快速瞥了一下尤金，却发现他正把身子从窗口探出去，频频看向上方，大概是在思考同样的事情吧。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些事。上到顶楼，下至二楼，所有客房的窗户都并列在同一个平面上。只有一楼的窗口微微凸出来一些，让人有些难以理解，大概是晒台。而从二楼起就都带有类似窗檐的部分。

虽说视野比不上这里，不过要是能离开房内，去晒台的桌椅上放松一下倒也不赖——我又开始思考起了不相关的事，此时……

“如何？这扇窗户能够用于犯人的入侵和逃脱吗？”

“不行。”

“不行，我觉得不可能。”

我和尤金一起立刻作答。

穆里埃先生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点了点头。

“你们的观点都还稳妥，如此一来，犯人所使用的诡计，就是凭借某物轻易地穿透包括门窗在内的四壁，以及地面和天花板这共计六面的壁障吧——”说到此处，他暂停下来，别有意味地环顾了四周，随后继续，“不过，在我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能力。这样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性。本案是在完全密闭的空间中展开的，全程只有被害人和凶器——这么表述似乎有点怪异，总之就是除了这一人一物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也不存在什么机关。若是在这般的空间里还能犯下罪行，那我只能认为这是相当可怕的凶杀案，冥冥之中有只手在操控一切。”

先生他用强而有力的口吻下了论断。

这、这是什么情况……我心想。要是真如穆里埃先生所说，凶器——即那个看起来像金属的黑块，是自己轻飘飘地浮起来然后直击被害人头部的。怎么可能有这种荒唐事，不可能的……

我怀着期待和细微的不安，紧盯着穆里埃先生的面庞和口唇。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尤金也和我一样，正看着我们的名侦探，不过表情却是极为冷淡的，只是有一瞬间看起来像是在微笑。

（咦，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我再次望向他，却已经不见笑意了。方才是我的错觉吗？在我就快说服自己接受他果然不会微笑的事实时——

“可以由本人来说明之后的内容吗？”

一个未知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音色铿铿，听得人耳膜狂震。

3

（呃，这人……？）

我被吓了一跳，回头看去，一名古怪的绅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

要说哪里古怪，他已经老得看不出年纪了，而且乍看之下也分不清这是一位老爷爷还是一位老奶奶。身形矮小到光看轮廓甚至只会让人以为他是个小孩子。

他头戴一顶大得夸张的丝质帽子，乱糟糟的白发都钻了出来。跟脑袋相比小得过分的身子上穿着黑夹克和白马甲，裤子则是紧身的——虽说会这么打扮的肯定不是老奶奶，不过总有种魔女般的险恶气场在涌动。

“稍微打扰一下，本人刚刚在楼下与莫洛伊君的遗体作别……呼，这里就是他临终时的房间吗？”

这位魔女般的老爷爷用他那铿铿的音色说道。“喂！你！”戴亚斯警部跳了出来阻止，但对方却从他的身侧钻过，迈着小步溜进了了房间内

部。

床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徒留血迹和床垫上的凹痕。老爷爷走近床边，取下丝质的大帽子行了一礼——此时，他的头发一下子蓬蓬地炸开；而当他再重新把帽子戴上，那头乱发便连同那巨大的脑袋一起被收进了帽子，真是既不可思议又古怪。

“你、你到底是——”

这位老爷爷的举动已经把警部惊呆了，赶紧重振精神发话。老人闻言，缓缓转回了小小的身躯。

“本人？本人是哲学博士、数学博士、物理学博士——”

在他正要自报姓名的当口，穆里埃先生迅速地插话道：“您是雨果·西蒙老师。我曾拜读过您的《J.M教授关于“小行星力学”的驳论，暨“物质的崩坏”漫谈》一书，非常有趣。”

虽然语速很快，但遣词却无比郑重、有礼，连这位老人家都有些意外地愣了愣神。

“哦，哦……这可真是令人感动。”

他的回答似乎略有失措，估计是得知穆里埃先生认识自己，还读过自己的著作后，也不好再抱怨什么了。

“那么，博士，请问，”穆里埃先生对这位名叫雨果·西蒙，好像很了不起的老爷爷发问，“您和逝者关系亲近吗？您来这所酒店是不是要跟莫洛伊教授出席同一个学术会议？”

“正是如此。虽说莫洛伊君比我本人还要年轻上二十来岁，但本人以前就认为他是个充满前途的学生。谁料生死有命，真是让人叹惋呐。”

“我能够体会您的心情。”穆里埃先生谦恭地点了点头，说道，“博士您方才说‘可以由本人来说明之后的内容吗’，您对莫洛伊教授的案子有何高见呢？”

“嗯……关于这整件事，本人已经有所风闻。不过毕竟只是些碎片

化的情报，如果方便，可以把案件的全貌告知本人吗？”

戴亚斯警部的表情更加呆愣了，可穆里埃先生已经一句“可以”给应承下来，那也只能照做。

于是，我和尤金就担任了解说员的角色，对现场的状况进行说明，然而我俩各自分担的比例是九比一就是了，尤金的话真是少得极端，绝不是我话太多非要说哦。

“哼，原来如此。”雨果·西蒙博士听完我们的话，说道，“果然如本人所料。”

咦？就是说，西蒙博士他已经掌握真相了吗？我不禁探出了身子，戴亚斯警部也半信半疑的，不过总算是有了兴趣：“哦……那么，您是做了怎样的想象？”

“说想象也太失礼了。本人是根据至今为止的情况，得出了极富理论性的结论。”

老博士不容置喙地说道。随后他略作思考，继续开口：

“然而，这必须要有相当的知识哟，那位年轻的绅士——是叫，穆里埃君吧，他应该没问题，但要是不从最基础的地方说起，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哦？无所谓？那么，本人这就不客气了。”

于是，西蒙博士开始讲述他对于这次密室杀人案件的推理：

“正如任何人——包括这两位少年少女都熟知的一样，物质由无数分子所构成，若进一步分解它们，又会成为拥有某种特性的物质最小单位，即元素。而若将元素再次分解，则能得到起源于远古的万物根源——原子。那是人们所追求的小到极致的，无法再行分解的形态。

“我们认为原子之中蕴含着不停运动，令人目不暇接但真相不明的能量，虽说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不过现在就不多做展开了，只是介绍一下，我们之所以能够稳立于大地之上，苹果之所以会从树枝上掉落，天体与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都正是由于原子的运动——有人认为，原子中心部位有叫作‘原子核’的部分，其震动便是原子运动的源

头。

“再说说另一方面，你们知道‘绝对零度’状态吗？以气体在零摄氏度时的体积为基准，每增减一摄氏度，它的体积就会相应增减二百七十三分之一。由此，当温度达到零下二百七十三摄氏度，气体体积便会成为零。作为物质来说，即是归化于无。而之后也不可能有更低的温度了，因为那时物质所有的能量都会被剥夺，一切停止，连原子核的震动也不例外。

“届时，作用于物体的引力也将消失。当然，‘绝对零度’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而事实上只能说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原子核也不会零震动，不过还是可以无限接近于‘绝对零度’。这样一来，会让引力变得极其微弱，那种极度类似于无重力的状态也是可能的。

“那种状态之下会发生什么呢？维持原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只要没人去触碰对象物。不过本来就是不能碰的东西，要是伸手碰了，可不光是冻伤那么简单的。

“另外，地面其实是呈球面的，地球自转的速度高得吓人，自然会产生离心力。平时的话，相较于庞大的引力，完全不值一提。不过若将它从引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就能不断把物体推上空中，比如像是这个巨大的铁块。没错，它看上去就是铁和镍的合金——又名‘陨铁’，是来自天空的馈赠。

“说起来这是飞行于空中的陨石，这种状态并不能持续很久。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不可能一直保持极低温的状态。接触到室内的常温空气之后，物体的温度会明显上升，原子核会以极弱的幅度恢复震动。与此同时，重力也会急剧恢复，由此，物体就会急速往下掉——如果刚好有人在该物体正下方，而物体本身又非常沉重坚硬，在下落途中正好砸在此人头上，又会怎样呢？

“咻、哐！会这样悲惨地死去。”

西蒙博士指了指天花板，指尖在床的上方打转，还用不成调子的口

哨声来模拟音效。随后，继续说道："不管怎样，冰冷的凶器将会造成的后果，要比瞬间冻结与它接触到的部分，破坏该人的头脸部位更严重。等再过几小时，该物体回到常温，被冻住的部分也复原了，情况就正如各位所见。"

老博士说着说着，得出了这令人热血沸腾，却又异想天开的结论。

有那么一会儿，谁都不曾开口。我还在被宏大的……不对，既然是在描述原子世界，那么规模也是极微小的，但内容却令人意想不到……我还在被这番话深深吸引。

可我突然注意到一点，随即有种如梦初醒般的感觉。

"但、但是……"我说道，"脱离了地心引力，笔直上浮到空中，然后往正下方掉落，不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而已吗？那么……哪来的什么'哐'啊？"

戴亚斯警部看向穆里埃先生，表情仿佛在问要怎么说明。穆里埃先生则浮现出了非常愉悦的笑容，但并没有开口的意思。

"天真，太天真了，这位小姐。正如本人刚才所说，在速度猛烈的自转之下，地球仍能公转，正是受到各种力的作用。脱离重力牵制的物体可未必会精确地沿着垂直运动上升。问题在于莫洛伊君在床上就寝时的位置，跟凶器之间的间隔有多大……嗯，对了。"

他开始在上衣口袋里找东西，随后用摸出的钢笔在房间的墙壁上写起了数学式子。警部慌忙想要制止他，但为时已晚，干净的墙纸上满是符号和数字，简直像咒文似的。

而且这些咒文，不对，公式，正肉眼可见地铺展开去，气势如虹，一瞬都不曾卡顿。期间西蒙博士一直念念有词，不时翻着白眼、容貌扭曲，就像是玩"变脸"的杂耍艺人一样，大概是他那脑袋中用于计算推导的零部件们正在高速运转吧。

不久，演算完毕。"如何？"老博士话音未落便回头看向我们。

"就结论而言，充当凶器的物体，极可能是在离床边很近的地方直

接击中莫洛伊君的头部的。关于这一点，无论何时我都能够给你们作证，其他方面本人也能用这套计算结果帮你们验证哦。”

他挺着胸，洋洋自得，在就近的椅子上“咚”地坐下。

“好了，接下来就请把这张墙纸剥下来吧。”

戴亚斯警部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最后终于板着脸说道：“还有件要事想请教您……”

“什么事？”

“那么，博士您认为这是一起杀人事件，还是说——”

这也是我在意的地方。炫目到晃眼的重力理论固然有理，可我还没有看到真相。

如果这是杀人案，那么是谁用何种手段将其落实的呢？或者不论真实身份，犯人到底是用何种形式、在何种时机将冷却至绝对零度的铁镍合金块放在床边的呢？

需要将它放在一辆大卡车里（还必须要附带很强大的冷藏功能才行），预先设置机关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打开车盖，还得处理好让它轻轻浮起又掉下的问题。

或者说，将陨铁放入冷藏卡车的正是莫洛伊教授自身，因为没有好好关上车厢盖，才酿成了如西蒙博士刚才所说的事故吧。这种见解虽然也值得思索，但我却不太明白莫洛伊教授又为什么非要做这样的事呢？

“什么呀，你想问这个？”

西蒙博士踱步到了我们这群渴求着答案的人面前，干干脆脆地说了起来：“其实本人对这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只叙述了‘有关莫洛伊君的死亡和绝对零度下因原子核震动而导致无重力状态’的严谨事实，那就到此为止了。凡是充分掌握物理学定律相关知识之人，通过仔细周密的计算，都有可能算出物体垂落时的位置，只不过目前还无法察知对方是像本人这样在案发后算出的，还是事前就能算到。”

听到他这么说，我整个人都呆愣了，戴亚斯警部也是愁眉苦脸，跟吃到黄连似的。尤金依然面无表情，唯独穆里埃先生微笑着，似乎很是佩服。

“厉害，您这一席话真是十分有趣，但有一事我想借机请教。”

“什么事？”

西蒙博士双手拇指插入马甲的口袋，心满意足地答道。

“博士您要跟莫洛伊教授出席同一个学术会议，才会住在这家酒店的吧，那请问您的房间在哪里呢？”

极为唐突的问题，就算是西蒙博士也没能掩藏住自己的困惑。

“你问了个奇怪问题呢，好吧，本人也住这栋楼，在一楼——从那扇窗户看下去正好就是了。”

“是吗。”

是我的错觉吗，穆里埃先生的语调好像……不，是很明显地变冷淡了。咦？西蒙博士本人和我们脸上都浮现起了奇怪的表情，而下一瞬……

“警部，我以自身所被赋予的权限，指控这位雨果·西蒙博士涉嫌杀害吉恩·莫洛伊教授，请立刻将他拘捕并带去警视厅本部。”

“怎么回事？”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其中仿佛还含有类似镁粉[9]的成分，搞得我整个头都被白光所包围。

女生比男性更容易因猛地站起来而头晕。迄今为止，以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为首的名侦探们的推理总会令我感动、惊叹。但直到今天我才头一次了解，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仅仅是聆听就能让人站不稳的推理。

4

“穆里埃先生，已将西蒙博士本人送至警视厅本厅了。”

戴亚斯警部对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敬了一个礼，后者微笑着轻轻点头。

“辛苦你了，警部。”

“不，这没什么……那老家伙可真是，都一大把年纪了，想不到还这么能闹腾，再加上用那个尖利又刺耳的声音大呼小叫的，我实在应付不来，结果你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他一下子就老实了，你到底说了什么必杀金句啊。”

“唉，我也有靠自己掌握到的其他事实嘛。”

听着穆里埃先生故布疑阵的发言，警部发出嚯声，歪了歪粗短肥壮的脖子。

“比起这个，刚才说过的事情还请保密，不然我会很头疼的。不过，莫洛伊教授被杀也是事实，你们在公开说明他的事件时，可以尽量把责任推给我。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严守‘犯人是西蒙博士’的秘密。不管怎么说，以他这样的年事，这么高的成就，我还是想尽量压低舆论影响，保护他的名誉。这样的话，要披露出多少真相就拜托你了。”

戴亚斯警部稍微思考了一下。

“……行，既然你开口了，我会暂时把事情压下来，不急着现在就发布，那么我就按这个方针去联系相关人员。”

警部说完便离开了，穆里埃先生随后再次转向我和尤金。

“呀，你们似乎都不能接受啊。尤其是爱玛君，看起来相当不满，是吗？”

说对了。到底是将哪些事实叠加起来，又基于怎样的理论组合，才得出那位雨果·西蒙博士是犯人的结论？而且他怎么做才能让那块什么陨铁坠下砸中可怜的莫洛伊教授的头部呢？

“好吧好吧，既然实习生们强烈地期待，我就开个特例，把案件的经过简述一下。但还是要请你们允许我略作解释。”

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说道，随后又慢慢继续。

“首先……宇宙中充满了一种介质，叫作‘以太’。光也好重力也好都因它而得以存在。根据实际情况，甚至连时间都要依赖于它。不像空气是作为‘风’的形态被感知到的，它根本就无法通过简单的方法具体呈现。如此一来，在不可解释的另一个世界中，宇航蒸汽飞船借由爱迪生先生与特斯拉博士发明的以太螺旋桨移动时，受到来自外界的物理层面上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虽然看得见星光，因此能够与地球进行可视光通信。但严格说来，这星星与飞船其实并不存在于同一空间，飞船即使撞上了游荡在宇宙中的星星，它们也会像幻影一样穿过。不过实际上飞船才是幻影，犹如空中漂浮的幽灵一般。

“顺便说一句，‘以太螺旋桨’的词源当然就是船的螺旋桨。螺旋桨能靠搅动水流来前进，不过实际上是让螺旋桨动起来，以把船推向上下左右各个方向。

“再补充一点，在一般家庭中，就有一个像极了螺旋桨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风扇……吗？”

我立刻就注意到答案，但这句回答却撞上了尤金“咦”的一声轻叫。

这个词好像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惊吓，但我也对他的反应也很意外。本以为是他不知道风扇，可怎么看都不像是这样，应该只是没有料到我们会使用风扇。

对了，我家使用的风扇接线时是把转轴、滑轮接在客厅里的小型蒸汽设备上的，连带着洗衣机和缝纫机一起接入，这是每家每户都会采用的做法。

所以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当我重新看向尤金时，他的脸上已不复震惊，又恢复成了原本的沉稳表情。

“那么，”穆里埃先生继续说了下去，“螺旋桨和风扇不一样，它们的用途分别是行船和送风，搅动的对象分别是水和空气，另外它们还有

一项根本的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螺旋桨会随船移动，但风扇就待在原地不会动，是吗？”

“说得很好，而且这个异同对比也适用于以太螺旋桨。即是说，它也安装在宇航飞船上，随着飞船一起移动，一起进入迈克尔逊-莫雷空间。但除了这种常规的用法，若是固定住以太螺旋桨，让它附近的物品带上爱迪生-特斯拉效果，从而被送入以太世界——这种做法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那么，就像航行中的宇航蒸汽飞船即使撞上小行星，即使挨下炮击都不会受到影响一样，这个对象物在前进途中，即使遇到障碍物也能轻松穿透过去。只不过，仅限于以太螺旋桨的有效范围内呢。

“将以太螺旋桨的推力设为向上推进，并且把它固定在地板上使其无法移动，这做法可谓一反常态。但即便如此，如果输出强到能够推动宇航飞船，那么螺旋桨也会突破地板直接钻到地下去，因此必须要提前降低它的转速。

“备妥上述条件之后，让以太螺旋桨运作起来，随后在它正上方放置某物体，你们觉得如何？”

“当、当然是物体会因为螺旋桨向上的推力，垂直上升——”

我答道。尤金则接着我的话头继续说下去：

“与此同时，它会‘渗出’，进入到迈克尔逊-莫雷空间……是吗？”

“正是如此。这时，该物体在物理意义上便和宇宙中的飞船处于同一状态。由此，任何障碍物都不在话下。或者更应该说，该物体已相当于不存在，与周围环境是宇宙还是房间没有任何关系，该物体只会穿过挡路的天花板和楼上的床，一径往上再往上——然而，这也自然会有个极限高度。等物体上行得太远，直至远离了螺旋桨，便会从以太空间回到我们的普通空间。当然，若是关掉以太螺旋桨，也会很快发生同样的事。

“这样一来，又会如何？以太螺旋桨向上的推力消失了，那么物体

就会开始往下掉。不过已经没法再穿床而过了，如果下落途中还有障碍物，便会直接撞上去，而物体也会很快停止下来。比如说，障碍物是——”

“熟睡者的头部……是吗？”

尤金一字一顿地问道，但口齿清晰。

听到他的话，我的心脏就像遭遇了重击般疼痛。是因为穆里埃先生的推理而导出的结论，还是出于别的感情？我此刻完全搞不清。

“话已至此就很简单了，犯人必定是位于这间客房正下方，而且有能力推动以太螺旋桨运作的人物。作用物与被作用物通常都必须维持就近的距离，这是不言自明的定理——不错，就是外面那个蒸汽驴子……再考虑到雨果·西蒙博士与被害人相识这一事实，犯人便非他莫属了。”

“居然……”

我一时间动弹不得，脑海中只是重复着穆里埃先生最后那段话。

“非他莫属……非他莫属……非他莫属……”就像教会钟塔在有要事时鸣钟般反复回响。

这是多么逻辑清晰，多么有理有据的推理呀！与此同时，我心中却又有众多疑问开始打转，卷起旋涡。

为什么西蒙老博士非得要如此残忍地杀害相识多年的莫洛伊教授呢？而且作案手法还是用以太螺旋桨让那个叫陨石还是陨铁的玩意浮空，然后从一楼一直穿透到七楼的床的上方。

不，也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让自身免受怀疑，所以故意做了这种不可能达成的事。

然而这样下来，那个凶器其实是西蒙博士的东西。那么，有证据吗？此外，那个靠蒸汽驴子发动的以太螺旋桨的下落又在哪呢？

“就是这么回事，警部。”穆里埃先生转向刚刚返回此处的戴亚斯警部，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还请帮我调查有关西蒙博士和莫洛伊教授过去的恩怨，看看是否有什么导致此次惨剧的因素。然后，关键是要截

断那种能当作凶器的金属块的获取途径。对了，刚刚忘记说明，使用那种方法的动机是想要让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发生在教授房里。还有，当然——”

“要查明博士是怎样把以太螺旋桨运进客房，又怎样在使用完毕后把它搬出去并销毁证据的？这是当然，我明白！”

这才是多年来的老搭档，戴亚斯警部已经预料到了名侦探想说的话。

穆里埃先生点了点头，像在表示谢意。随即，他又快速看了我们一眼。

“爱玛君，如何？还有什么疑问吗？”

被他这样面带笑容地询问，我也说不出其他话来，只能回答：“不……没有了。”

“是吗？那就好。”

穆里埃先生冲我笑了笑。

“接下来……我要和警部一起去问讯西蒙博士，还得深入地分析研究更多证据。那么，怎么安排你们呐？”

“咦？是说要把这位小少爷和这位小小姐也带去警视厅本部吗？”

警部瞪圆了眼睛，不过很快便噘尖着嘴表态道：“……行吧，帮助未来可期的实习生们也是社会的义务和大人的责任，嗯，既然都叫我务必支持——”

虽然语气不情不愿，不过从他能说出这番话来看，戴亚斯警部或许比看上去……而且比我们今天初见的印象更好。

而且，实习第一天便能前往警视厅大开眼界了吗？……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警视厅”的形象——那是一栋黑黢黢的摩天大楼，我只在《幻灯报》或连锁剧（就是演戏和活动照片相结合的产物）里见过它。此刻我的心情既雀跃，又紧张。

可是，穆里埃先生却无情地轻轻摇头：

“啊啊，今天还不用麻烦帮到这一步哦，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们也该有点分寸。”

“哦，是吗？我倒无所谓就是了。”

戴亚斯警部嘴上是这么说着，不过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高兴。名侦探先生的话虽然很叫人失落，但警部的喜悦之情还是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得分往下掉了很多。

“所以说，爱玛君、尤金君，侦探事务所就交给你们看管了。啊，如果我到五点还不回去，你们就先回家。不对，是一定要回家哦。严格遵守劳动时间不光是我们帝国的规定，也是各国通用的律法。”

没错，这就是仅用几十年便令我们的世界远比原先要来得幸福的众多秘诀之一。尽管现在仍有很多国家连这都不遵守，只会一味要求国民辛苦劳作，真是令人悲哀的现实……

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实习生对实习单位的指示，我们侦探助手对侦探的指示，只要它们是正当要求，就要忠实地遵从。

当然，事到如今。也不需去再思考它的意义，世人一直都是顺理成章地照着做的……本来是这样没错。

5

“等、等等我啊，尤金，你打算去哪里？穆里埃先生叫我们回侦探所去的吧，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声音越来越高，拼命地呼唤他。他的身影就在我眼前，却头也不回一下，甚至还加快了脚步。

我对此很生气，也猛地加快了步频，并且继续说道：

“穆里埃先生他们前脚才刚走，你后脚就急着偷偷行动……把我晾着是什么意思？自己一个人回酒店，打什么主意呢？”

是的，这里是我们早就该离开的案发现场。如果是温斯罗波咖斯先

生的话，不知道会如何称呼这里，不过对金馥先生夫妇来说，这里是“牛津·剑桥大酒店”某个高楼层的走廊。

事态真是始料未及。若要进行说明，则必须把时钟的指针稍往回拨。

那时，老博士雨果·西蒙作为杀害吉恩·莫洛伊教授的犯人，被秘密带往警视厅。接着，我们在酒店内部的出入口处目送穆里埃先生和警部也动身前去警视厅。随后，我和尤金在通往穆里埃侦探所的大路上等候蒸汽有轨汽车或者双层巴士。

很快，一辆双层巴士过来了，我们进入车厢，但不知为何尤金叫我上去坐二楼的位子。哈哈，我算是看出来了，因为两层的交通工具很少见，所以是他自己想上二楼吧。既然如此，机会难得，就在这视野良好的景观位上给他介绍一下途中经过的名胜古迹好了。我正这么盘算着，突然——

“啊！”

叫声传来，不知是来自乘客还是司机。我惊讶地回头看去，只见尤金抓着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一下子越过好几级台阶，往下跳去。

他就这样从已经发动的车辆上跳了下去。全程不过短短一瞬。

这是什么胡来的行径……不过事后反思起来，其实我的反应才更离谱，但在当时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多。

“呜哇啊！！”

“小姐你要干什么？”

比起前一刻尤金跳车那会，更多的人发出了更大的叫喊声，我却将这些声音都抛诸脑后，翻过二楼的扶手，握紧了黄铜色的支杆，顺杆直接滑到了一楼的车门前。

由于惯性，像这样“咻”地降到地面上时身体难免摇晃，幸运的是我碰上了其他蒸汽汽车从旁驶过时带起的风压，总算是站稳了。而且我还没有被那辆车给刮蹭到，这点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虽然很想道声谢，但疑似骂声的强烈怒吼已经早我一步从车子驶远的背影处飞过来了，所以没能致谢，有点抱歉呐。不过比起这些，我还得要追上尤金，于是便穿过车行道，跑到之前的酒店门前。

尤金虽然跑得挺快，果然还是比不过对这条街道了然于胸的我。按说我们之间已经拉开距离，但当我赶到酒店的玄关时却追上了他的背影。

尤金直接就冲进了一部电梯厢，因为还有其他客人，我本打算也追着他乘上去，只是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暴露行踪，于是便作罢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我没躲好，出现在他面前，惊慌的人该是他才对，我可一点都不介意。

他到底想去哪儿？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地方。

（怎么办，是等下一部电梯还是干脆一口气爬楼梯上去？啊，真是的，想不出办法！）

我一下子就盯上了蒸汽回旋式无限楼梯机，没时间详细说明它是个什么东西了。我便开始沿着它往上跑去，跑完一台又接着下一台，一直到楼梯机的尽头。再接着往上的就是普通楼梯了，我只得依靠双腿不停向上攀登，我自己都很惊讶自己能够如此快速地抵达七楼。

我找到了疑似尤金乘上的那部电梯厢，站在它门口等候。其实不管怎么想我都不会比他快，但当我跑到电梯前一看，却发现表盘上的指针正好快要到“7”。大概是上来的过程中有乘客下电梯，所以耽误了些许时间吧。

（请看好了，尤金！当电梯门打开时我就在你面前，你一定会很惊讶吧！嘻嘻，太让人期待了！）

这么想着，一直持续至今的慌乱和焦虑，也不知怎么就变得愉快起来。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尤金他，行动居然那么敏捷……平时总给人一种文文静静、波澜不惊的感觉，我还当他会更稳重一点呢。）

实际上，像这样赛跑什么的，从第一次见面起直到十分钟前我都不曾想过。说真的，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要更加了解他——

当我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电梯厢的指针已经超过“7”，停在了“8”上，随后便开始下降，再次与7楼擦肩而过，并未停顿。

“咦？怎么回事？”我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道。

尤金没有从杀人案案发的楼层下来，而是往上多跑了一层吗？还是说已经在别的楼层下了？莫非知道我在追着他跑，所以才躲着七楼吗？

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我扑空了。因此反而更不想放弃。

（反正先去八楼看看吧。）

总之就这么决定了，我急忙奔向楼梯口。背水一战，既是弱点却也是优势。

于是，我很快就登上八楼，发现了尤金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新一轮捉迷藏的开端。

八楼和它之下的楼层区别很大，走廊两边就没几间客房，取而代之的是有好几个大厅。

尤金就在其中一角，紧盯着地面，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有没有发现我。我正这么想着，却见他又急切地迈开步子，接着又止步不动，似乎陷入了沉思。

“——尤金君？”

我出声叫他，但没有得到回应。正当我以为他可能没有听到时，他又向我这边走来。

“尤金，你在那边做什么？”

他不出意料地没有回答，只是走得离我更近，然后快速地从我身侧路过离开。

“什么意思啊？”

这下子我算是弄明白了，他分明看到我了，但却故意无视我。之前甚至不惜那么做都要甩开我，那么想必是他去做的事相当危险。

这下就算是我也不能不生气了。

“等等，尤金……你想逃吗？”

我再一次追上去质问，可他依然无视我，渐行渐远……简直就是方才的情景再现。

“等一下啦！你等一下啊！”

“……”

不能让这种情况无限循环下去，不论我多有耐心……当然比某位朋友有耐心啦，也差不多要忍到极限了。

况且我的步幅并不比他小，对跳跃力就更有自信了，于是我鼓足了劲，默数一二三——

“等……等！”

我势大力沉地蹬地，展开双臂向尤金扑去，他却恰好在此时回头。

这一瞬间，尤金的表情既有惊讶，又有恐惧，还出现了一些无法把握的情绪。事到如今你才有所反应，而且还怕成这样？这对淑女也太失礼了吧。我正心想着，他的视线却并非投射在我身上。

“爱玛，趴下！”

嘶哑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扯倒在大厅地上，当我反应过来这是尤金干的之前，就已经跟他一起像大青虫一样整个都摔在地上了。

幸好地板上铺满绒毯，别说摔伤，我甚至都没怎么觉得疼，只是由于所受冲击过大，有那么一会儿脑中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当时，我近距离瞥见的是表情极为认真的尤金，仿佛在戒备什么。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我的前扑。

随后又过了多久呢？大约不到二十秒吧，但我却感觉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尤金突然从我身旁迅速离开。

接着，他向还处在迷茫之中的我伸出手，帮着我站起身来。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你救了我……吗？”

但得到的回答却极为冷淡：

“没有。”

“可是……”

我还想说些什么，背后却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巨大音量。

“你等等！爱玛！爱玛·哈特里！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听到这串喊声的瞬间，我还以为尤金刚才摆出防御的姿态，是打算防备这位大呼小叫的人。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并非如此。

“你还偏偏跑到人家爸爸经营的酒店里来，到底打算干什么？还有，我刚刚才听说的，你什么时候就成了穆里埃侦探的弟子了？为什么你办得到啊？我真的羡慕死了——才怪，你这个厚脸皮！请给我好好说明是怎么回事啦！”

每当听到这个能量充沛、仿佛怒吼般的声音时，比起可怕或者不快，我不知为何总会觉得可爱，而且今天这种感觉尤甚。

不仅如此，眼前又全都是不明不白又麻烦得很的事情，让人云里雾里的，她——莎莉·法尼荷的登场那么帅气强势，简直是颗定心丸，甚至还是救星。

“啊，其实涉及很多原因的——”

我一边露出松一口气的笑容，一边对她说道，不过“生气包莎莉”比平时还更盛气凌人，威严迫人地站着，宛如一尊仁王佛像[10]。她用与她“生气包”的昵称非常相称的表情和声音说道：“哼，是吗，很多原因对吧？那我可以仔仔细细地问，特别是你顶着我的名号进入‘极光号’的这件事，可要解释到我点头为止哦……知道吗？”

完了——，别的还好说，那件事居然被她知道了。

“那个，莎莉，所以说，也就是……那个啦，懂？”

我说着说着便往尤金那边看去，莎莉的怒容让他震惊，脸上带着不解的困惑之情，非常生动而富有人情味。这表明他绝非是个欠缺感情的人，即使他的感情既不显眼，又转瞬即逝。

☆

悲惨的牺牲者在即将发现背后的动静时，被沉重的金属钝器直击头顶，不见一丝踌躇，遑论慈悲。

牺牲者甚至来不及惨叫，就缓缓地倒在地上。手持凶器的男人冷漠地俯视着牺牲者，然后对着朝自己赶来的同伴们扬了扬下巴，做了指示。

心领神会的男人们，其中也夹杂了不少女性，发出野兽般的呼号，纷纷开始跑动。

那是将所见一切皆击溃、杀死的气势，是沸腾的憎恶之情，是燃烧的破坏冲动，是悲切的对生的渴望。

而与之相对，那些心怀善意、满腔同情的人们却太过弱势，或许可以说是缺乏想象力，没有料到事态会走到这一步。

不，若要责怪他们也太可怜了。基本上，面对像这样被留在孤立无援之地，忍饥挨冻、瑟瑟发抖的人们时，如果不理也就不理了，但明明就伸出了援手，毫不吝啬地给予食物，还帮着取暖，那通常说来，谁又能料到之后引来的却是掠夺和暴力。

然而事态就是朝向那不合常识又毫无道理的方向发展了，即将被拯救的人们袭向前来拯救他们的人们，妄图夺走对方的一切。

但结果……四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柱，爆炸声不绝于耳，各种物品混杂在一起，人体、或者疑似人体部件的物体在空中飞来飞去。没错，毕竟袭击并非只在这一处爆发，另外还有同样数量的莽撞和失败行为……

译者注

[1] “祖鲁族”是非洲的一个民族，约一千一百万人口，主要居住于南非。祖

鲁王国曾是19世纪南非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种族隔离下，祖鲁人被列为二等公民，并受到严重的歧视；在现在的南非，祖鲁是人口最多的种族，与其他南非人民享有相同的权利。

[2] “女酋长”原名“inkosikaas”，音译为“因可希·卡丝”，祖鲁语中为“女酋长”之意。

[3] “目睹人的颅内风光”指他用战斧劈开敌人的头部，看见里面的红白之物。

[4]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

[5] “活剥生制”是一种处理生物并做防腐的手段，常见于标本制作；“阿兹特克”指“阿兹特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是墨西哥古代阿兹特克人所创造的印第安文明，属于美洲古代三大文明之一；“海伦”（Helen of Troy），又被称为“特洛伊的海伦”，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跟勒达所生的女儿，也是人间最漂亮的女人，因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

[6] “紫萁”是一种蕨类植物，其嫩芽部分便是“薇菜”。

[7] “束带层”即“层拱”，是建筑物墙面顶部、屋檐下方突出的呈带状环绕的装饰。

[8] “苍蝇男”指小说及系列电影《变蝇人》（The Fly）中变成半蝇半人怪物的“苍蝇男”爬在墙壁上的经典场面。

[9] “镁粉”是金属镁的粉末，燃烧可产生极刺眼的高亮白光，以前的照相机就用它来充当闪光灯。

[10] “仁王佛像”指安置于寺庙中的金刚力士像，站姿挺拔，神态威严，守护庙宇。

第四章

观光向导爱玛

少年侦探哈特里

乘坐蒸汽地铁

读着书的美少女

新水晶宫站

1

“喂，尤金，我带你去逛逛各处的名胜古迹吧。你还没边走边看过这个城市吧，只是要购物时才跟着穆里埃先生出去过吗？太可惜了，这里有陛下和殿下们住的宫殿，还有非常华丽气派的寺院，大会堂上的钟塔简直就像要突入云霄一样，那个旧旧的就是伦敦塔了……啊，奇奇纳博士以前就职的科学部的建筑也很有趣哦。喏，现在可以吗？出去看看嘛。”

穆里埃先生不在时，他的侦探事务所就会变成一间装满了珍奇物品的房间，我已经饱含热情地给尤金解说了一会了。

现在是豪华酒店密室杀人谜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上午，我作为实习侦探在事务所里工作。

刚才，我与尤金一起熟练地完成了布置给我们的“功课”——剪报。而且不只是纸质报，还有像是《以画传声新报》《幻灯报》之类的投影传输报，整理方式各式各样，既有趣又有些麻烦。

无论如何，拜这份作业所赐，我可以头脑冷静地将那起恐怖的案件梳理一遍。与此同时，也将上次问来的事实真相，以及没怎么深入挖掘的事项弄明白了。

顺便说句，穆里埃先生指认出的那名杀害吉恩·莫洛伊教授的嫌疑人没有被进行任何公开报道。我本以为会将其职业、年龄进行模糊处理后发布，但是就连这点都没有，至少我所见的范围内没有。

这难道就是穆里埃对戴亚斯警部下的封口令的作用吗？还是因为报道规制条例正在有效运作？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又随之产生了疑问。

“我说，尤金，”我脱口而出提问道，“现在这个情况，也是有什么用意的吧，那时候穆里埃先生好像说过犯人是有成就的人，为了保护他的名誉，希望尽可能把风声压低。可是这只能拖延一点时间，没有什么

意义啊？”

“……”

尤金没有回答，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这种反应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于是便自顾自地说下去。

“莫非哦，穆里埃先生是信不过自己的推理吗？或者说，是不想逮捕那名嫌疑人吗？”

我也知道自己是在乱说话，但还是想要看看尤金听到这话之后是什么反应。结果——

“……”

完全的沉默，无声，而且毫不关心，所谓“出海没有岛停靠”[1]说的正是此刻啊。

从我在父亲的飞船“极光号”上首次见到尤金算起，其实并没有过多少天。尽管如此，有关这名少年的谜团却是越来越深。

他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不，就算不管这些疑团，至少也希望能跟他正常地展开对话，不过就连这点也无法实现。

今天也是同样，我尝试着就莫洛伊教授被杀事件提出挑衅性质的意见，但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气氛让人有点不自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事件记录的整理，之后便是无事可做的状态，只能祈祷穆里埃先生早点来工作了。

房间的一角恰好放着一台箱子形状的机器，正在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随后从它上端伸出的喇叭里传出了一些话语，当然是提前用蜡管录好的音。

“您有一份气邮，您有一份气邮……您有一份——”

所谓“气邮”即“气动[2]邮件”的略称，是“无论送往哪里，只要有排风口便都可以将信件或行李送到”的气送邮政。然而，确认了一下详情之后，却发现是这样的内容：

爱玛君、尤金君，今天我不来侦探事务所了，请你们直接回去吧，明天见。

——巴尔萨克·穆里埃

诶？那么今天就是临时休假了？这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开心呢，想想去哪里玩吧，干脆趁此机会把尤金拉出门去也不错呢！

他对我们这个城市还不太熟吧，我想带他出去，由本姑娘来做观光向导！

于是我就开始劝他去游览各个名胜景点。不过他的回答还是一成不变。

“……免了。”

真是冷淡得让人讨厌，而且就这么一句话。光是这样，我已经感到挫败感了，但我还是坚持己见：“这可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休假，不出去就浪费啦。而且穆里埃先生说过的吧，观察街道、人群、事件，并将它们提前记入脑海中可是侦探的工作哦。好啦，走嘛。”

“……真免了。”

第二次回话，也只是多了一个字而已。

“但是，好不容易——”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尤金的肩膀，想要让他稍微改变一点心意，然而这天真的想法很快就被吹散了。

“都说不用了！”

他几乎是在吼，同时将我的手挥开。这一下子，我的手指撞到了身旁的家具上。

“好痛！”

我叫出声来。

尤金也吃了一惊，立刻靠到我身边来，想要握住我的手，但在最后一刻缩回了手，别过脸去。

刺痛传来，不仅来自手指，也来自内心深处。我看到尤金把脸扭开的瞬间，他脸上的表情。

那是无法言说的不信、怀疑、愤怒，以及，或许还混杂了一些轻蔑。

——说得亲切，但其实不止这样吧？你别有用心不是吗？像今天，提议要带我观光什么的，实际上是想打探我的事情吧？不就只是想刨出秘密而已吗？

这绝不是被害妄想，我明确感受到了他在如此责难我，而且其中蕴含的并非只有愤怒之情，还混杂着悲伤，这更加让我没法坚持下去。

我、我才没……我试图反驳，但却如鲠在喉，甚至连嘶声都发不出来。

说真的，我没有这种打算，单纯只是想把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智慧与光辉，以及满载着蒸汽的文明世界展示给尤金而已。

作为侦探实习生，我不该是这副笨嘴拙舌的反应，但别说其他居心了，我就不该被他用这种表情拒绝啊。

我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感觉特别火大，也非常难过。

“——明白了。”

我稍微过了一会才开口的，一副已经放弃的口吻。

“好像造成了你的困扰，不会再邀你了。那么，我回家了哦。”

我话里带刺，匆匆抓过自己的包，没有再往他那里看一眼，就大踏步地踏在侦探事务所的地板上。

不过，我还是稍微撒了一点点谎，我果然很在意尤金，虽然只有一瞬间，但还是瞥向了他。而那一刻的他，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寂寥，似乎也瞧了我一眼，但却不予在意。

而此刻就算我再跟他搭话，结果也只会被拒绝，绝对不可能顺利对话。即使是总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的我也明白这一点。

“再见！”

我大声说着，却又在握住门把手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

“啊，对了。”

会不会有点刻意啊？我心想道，同时向右转身。

“怎么了？”

尤金出声，真难得。我本想回他一句“什么事都没有”，但这可不利于我突然想到的作战。

“反正我要回去了，就打算稍微学点东西……想把那个附带有留声机的书借回去，先生说过的吧，我们可以随意使用放在那边的东西。”

“……”

尤金没有说话，轻轻点点头，是信了我的话吗？总之我先打开了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进入了有些昏暗、带着淡淡霉味的房内。

那里堆积着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的书本，但我的目标却另有其物。

其实在实习到岗的当天，我就把打扫和整理全都包下了，所以很清楚这里有什么，就算再暗一点也没关系。

我快速把目标物搜集好，塞进包里，再选了一本薄薄的书来装样子。

“回见啰！”

于是我不再回头，小跑着从侦探事务所的门口行进到走廊，乘上电梯，一口气下到一楼，打算直接走出玄关。但实际却没有那么做，而是滑进了侧边的一间房中。那是一间空房，而且可能是尚未经过改装，里面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所以门没有上锁——这些我都已经调查过了。

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需要避人耳目，因此想尽快办完它。

仔细看看，这个房间甚至连内侧也没有门锁，如果被人看见……总之我得赶快。

十五分钟后，我在侦探事务所的建筑物的周围等着尤金出来。其实就位置而言，我是完全暴露的，瞬间就会被识破是在给他一个埋伏吧。

但也不至于这么不凑巧。

现在，我没有穿裙子，而换成过膝的裤子，脚上是系带靴子，上半身则身着棉质衬衫，还打了领带，套了夹克。头发扎起来收在了南瓜帽里，并且把帽檐向下拉低，遮住眼睛。好！变装完成！

这样一来，女生爱玛·哈特里就消失不见了，现在怎么看都是一个男孩子！总之就是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的少年助手啦！

那么，尤金大概发现不了吧，就算他无视我，打算将我给撇下。只要他没识破我的变装，也就没法刻意对我采取那些对策了。

要是尤金一直窝在事务所里不出来，我这样监视他就是白费力气，不过我有五成以上的把握确信事情不会这样发展。

要说原因，那就是在我看来他似乎有些心神不定，即使表面上是唯穆里埃先生之命是从，但每逢有事就会倾向于单独行动。

前阵子吉恩·莫洛伊教授睡在密室内的床上，却被陨石还是陨铁击碎头部的案子就是例子，我敢肯定尤金知道什么，还会开展调查，而后有所行动。

换言之，穆里埃先生不在，我又离开了，我不认为尤金会浪费现在的机会。整体来看，他都那样拒绝我所提出的市内观光建议了，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想独自行动。

独自一人干什么呢？虽说也可能是留在事务所内研究穆里埃先生收集的绝密搜查资料或者名侦探先生本人的秘密，但我敢打赌不是这样。

不管是那种情况，他都一定会外出的，因此我就这样守着就行。事务所那栋建筑物的出入口就只有那边的玄关处，尤金肯定会从那里出来。

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一方面，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变装，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倍感痛快，然而保险起见，还是要再确认下这身装扮的效果。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镜子，我需要镜子。我心想着，四下环顾，很快就找见了目标。就在我站的街侧，有许多小店沿街一溜排开，

其中便有面对行人车辆摆着全身镜的洋装店。

果然是出于邻里之谊吧，那里贴满了剧目——《怪盗“行星”案》的演出海报，是以穆里埃先生与别名“千面之男”的不世出的犯罪者各自施展智慧、比拼手腕的事迹为蓝本而创作的。

我记得自己讲过穆里埃先生是变装易容方面的名人，而在本剧目的原型案件中，他也把这份本领与演技发挥得随心所欲，真正展现了何谓“变化自如”。普天之下皆盛赞，被搬上剧场也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身为弟子的我自然也能办到。我一直都想这么做一次试试，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我内心充满自信，站到了那面全身镜前。

“……”

无论从哪看、怎么看，镜中出现的都是穿着男生款式的夹克和衬衫，系着裤子，用帽子尽量遮住脸的爱玛·哈特里。

（怎么办？这样可不像男孩子！）

没办法，我从口袋中取出一只扁扁平平的银色盒子，那是从侦探事务所里带出来的，装着供穆里埃先生随身携带的变装道具，包括画皮、化妆的调色盘和笔，还放了假胡子。

于是，我尽量注意不让路过的行人发现。话虽如此，我也没法制止路人啊，便用双手遮住脸的下半部分，把那个类似恺撒胡 [3] 的假胡子贴在口鼻之间。

这要是被瞧见了，可就成大问题了，所以我很快取下了它，所以胡子少年哈特里只存在了不过短短一秒。明明只有一秒。

“噗……噗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当我近距离看到镜中自己的脸时，却仍忍不住笑喷了，简直笑得停不下来，笑得肚子疼，笑得几乎倒地。不行……即使如此，我还是硬按住了嘴，掐紧了腮，拼尽全力保持严肃，但还是没法强压住已经涌上的滑稽感啊。

来往的行人们都一脸诧异地经过我的身边，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这副

样子很奇怪。如果可以，我不希望其他人这么看着我。可笑个不停却是我的不对……

幸运的是，发生了一件足以令我瞬间止住大笑的事情。但不幸的是我的目标尤金此刻在玄关出现了。

“糟糕。”

我的脸色一下子刷白。

预测完美命中，本该感到欣喜吧。是时候采取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了。

尽管笑意紧急退潮，但不论怎么想，我都太扎眼了啊。

“他、他没看见我吧……”

没看到也好，怎么也好，在对门的洋装店外头有个拧着身子，忍不住扑哧扑哧笑的少年或者少女，肯定会被人怀疑。

要是抱着这种心态瞧过来。不，就算不用细看，也能毫不费力地识破那个狂笑的家伙就是我。

我始终背对着他，谨防脸被看见。这可真是奇怪，所谓变装，本意明明就是为了不用做这种事啊。

而且不论如何隐藏面容，人类还有“身形”这一属性——即使是背影，只要是亲近之人即可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来。因为担心这样的事，我摆出了古怪的姿势，扭着身子，对身高和肩宽做了伪装。

这样持续了多久呢？大概有十几秒，感官上的时长却是远超于实际。随后，我缓缓地回过头去。

尤金还在那里吗？我极度恐惧，如果他带着刚才那样的表情，再加上轻蔑与冷笑

——看吧，果然。

我不禁觉得他正盯着我，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也不可能始终维持这个状态，最要紧的是这个姿势实在难受，我的关节都开始痛了。

（好，那么就来数数字……一、二、三！）

我在心中默念，随后用力猛地回身。

意料之外的是，背后没有任何人。刚才尤金还在玄关前，但现在已不见踪影。而左右来往的行人们则挡住了出入口。

“尤金！”

我叫出他的名字，随后只凭借直觉就跑了起来。

（这里应该有个车站……可是他会坐上驶往哪个方向的车呢……嗯，那就碰运气赌一把，走一步算一步吧。尤金肯定朝着我所认定的方向去了。要说理由的话，因为我可是巴尔萨克·穆里埃的弟子！）

2

嗡嗡……不可思议的声响传来，车辆一边发出嗡鸣声，一边在埋设于地下的管道之中疾驰。它比起连通北京和巴黎的空气压缩超级特快车来，无论是规模还是行程总长都要小得多，不过就原理而言应当是大同小异的，虽然我也不是太懂行啦。

我所清楚的是，这班地下铁道列车不管什么时候都很拥挤，座位全被挤在一起的乘客给占满了。当然，站着的乘客也满满当当，再加上腾腾的热气，车厢里简直就像是热带雨林似的。

再稍微深入这个“雨林”一点，就能看见人群如同长势茂密的高大树木、灌木，繁盛的叶片与蔓草等般重重叠叠，而尤金就站在另一头。

在满载如斯的人群之中，他看起来还是极度孤独。当然，在场的几乎都是陌路人，但尤金是特别的，我不由觉得他仿佛被世界所隔离、所孤立，而他似乎也同样拒绝着整个世界。这种感觉在今天尤其明显。

他的侧脸还跟往常一样不带表情，即使列车摇晃，即使和其他乘客相撞到一起，也不见任何变化。不过不可思议的是，仅从这副光景来看，我感觉他很习惯这座大都市，已经能无障碍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了。

来自其他地方的人自不必说，明明就连在这个街区里长大的人，也有很多的事搞不清楚……

不管那些了，他究竟打算去哪里？

这条线路沿线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场所，因此才排除万难铺设了地下铁路，所以他要是一开始便接受我的建议不就好了吗？

（难不成，他真的只是想观光城市？）

我突然就想起了这个，尽管有点跳脱，但总觉得也并非不可能。

虽说他刚才是那种态度，不过果然还是想看看自己生活的街道吧。而且还要算计着我不在的时间，一个人悄悄出门。什么嘛，前半个理由还让人有点开心，后半个简直气人。

要是这样，我或许也不用变装去跟踪他了。索性表明身份，就像一开始预想的那样做个观光导游？不对不对，这当然无法实现，毕竟我穿成这副德行。

正当我慢悠悠地想着这些问题时，列车“哐！”地一晃，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而且还切换了我脑海中的回路。

（对嘛，肯定不是这么单纯的理由，他这趟外出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市内观光。）

我狠狠咬着嘴唇，在心中一字一顿地念道。

让我的想法产生变化的，是对那起莫洛伊教授凶杀案进行现场搜查之后的仅有一幕的回忆。

那时候，我和尤金暂别穆里埃先生与戴亚斯警部，准备一起回侦探事务所，途中他却把我甩脱，急速赶回案发酒店。当然，因为被落下就哭哭啼啼，可不是我的作风，我就追在他后头，冲到了杀人现场的七楼。

然而，尤金却是奔着八楼大厅去的。那时的他显然在调查什么，很可能就是有关于该酒店内的杀人案件，可结果他却大叫着：“爱玛，趴下！”

喊叫的同时还将我扑倒，我俩一起滚在地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尤金对此三缄其口，不管我怎么道谢，怎么询问，他的嘴巴都跟贝壳一样闭得牢牢的。

他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突然采取那样的行动，比如说有人想要伤害我或他，而且视具体情况，甚至有可能怀有杀意——

父亲本来就很担心我选的这个实习岗位，我可不想让他知道上述推测，但也绝对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却猜不出什么，因为当时我的同班同学莎莉·法尼荷正好在场，那家酒店其实是她父亲经营的，而她作证说：“可疑的人影？我没见过哇，这里是宴会场，现在正处在改建期间，所以当然没有客人，就连工作人员也不多……要不我帮你问问好了。”

“拜托了！”我双手合十，而莎莉则叉着腰对我说“真拿你没办法呀”，随即便走开了，而过不多久又回到我这边。

“负责扫除的人都在，我就问了问，他们说不知道。倒是有人看到你们进到大厅里来，但除了你们，别说可不可疑了，根本就没人进出过。啊，我刚刚碰到的宴会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讲的。”

唉，就是这样啦。

“谢谢你，莎莉。”

我又不得不低头向她致谢。

莎莉挺起胸膛，让娇小的身子显得大一些，就差直接问我“所以出什么事了”。她抬了抬下巴，像是在小看我似的——与此同时，她的细框眼镜也往下一滑，急得她慌忙用手指把眼镜轻推上去。

同班同学们要是看见她这幅样子，可能会认为“生气包莎莉”有所改变了。毕竟我不只是跑到她父亲的酒店里，插手杀人案的搜查工作，还跟男生一起行动，一起骨碌碌地滚在地上。啊呀，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惹她生气的要素啊，但肯定是惹她生了好大的气就是了。

即便如此，莎莉也依然发挥着她那标志性的，有些爱摆架子的脾

气，总体还是很冷静的。不过答案也很简单，她刚才已经彻底爆发过了。

“你等等！！！爱玛！爱玛·哈特里！！！”

啊，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耳膜刺啦啦地疼，但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因为她明明是来献花的，结果白跑一趟，没人把她当回事，而且要说起来，作为朋友的我谎报了她的名号，她可不得气坏了。

听说了案件之后，莎莉一放学就跑到酒店来了。她抵达七楼以后，有点害怕。正准备问问杀人现场的详情，瞧见了我。尽管她本人没说出口，不过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我本来计划在七楼堵截尤金，但他搭的电梯却升到了八楼，当我手忙脚乱准备追上去的时候，刚好被她发现了。而她也被工作人员发现，遭到了问候之后，她才好不容易甩开了他们，跑到了八楼大厅。

然后……啊，不能多想，耳膜还是很疼。

自打我在“极光号”上遇到尤金之后，就去穆里埃先生的侦探事务所实习了，还没有机会向莎莉道歉，这点让我很是抱歉。而且也许还有我跟尤金那样的男生待在一起的影响，所以也没法强行去熄灭她的怒火。

我看准莎莉的燃料差不多耗尽的时机开口：“你听我说……对了，尤金，请你稍微过去一点。”

比起困惑，我的姿态更接近于畏缩，让静观事态发展的尤金离开一下，随后继续说话。

我告诉她说，她在伦敦港遭遇的飞来横祸，似乎与我差点见不到父亲有关，起因基本可以确定是“极光号”出于某种缘由而被要求下锚滞留。

“——也就是说……”莎莉·法尼荷说着，便快速往尤金那里看了一眼，“那个男生就是这所谓的‘某种缘由’是吧？”

“正是这样。”

我回答。

“——我明白了。”

莎莉仿佛下定决心一般深深颔首。

“嗯？”

我觉得情况变得非同小可，略带疑惑地回应道。

莎莉似乎有些兴奋，说道：“这是个大问题哦，这座酒店对我们法尼荷财团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场所，从经营角度考虑当然如此，而且它还具有迎接与招待国内外来客的意义。其中一间客房发生了杀人案，一个处理不当就事关信用，而且你觉得还有人会想住在那个房间里吗？再从酒店的立场来看，也已经不可能抱着原先同样的心情把那间客房提供给客人了。可以说，被杀死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位客人，还有那间客房、那个楼层、那栋楼。不，甚至说整座酒店都受到重创也不为过。”

“原来如此。”

我十分明白这种感受，加上莎莉绝不是那种蛮不讲理、胡乱发火的女孩子，这点我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于是这件事，跟我——莎莉·法尼荷就是有关！所以我也要加入搜查。”

“你说得对……什么对！？”

我不小心点头赞同了，却突然大吃一惊，看向她的脸，感觉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骇人的事情。

但莎莉却扬起脸看着我，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说道：

“怎么了？这不是再正常不过吗？只要你刚才有认真听我说话，就会明白这是必然的。”

“这……是这样吗？果然……”我根本就没觉得有什么正常的啊，可回答时还是慑于她的魄力，“就是的哦，当然是了。”

莎莉越发趁势追击，最终强调：“这可是桩好事，请让我也加入穆里埃侦探事务所，跟你一起实习。不不，如果有需要，我们家公司雇请穆里埃侦探即可。要不索性把侦探事务所整个买下来吧？”

“这，这也太……”

我乱了阵脚，虽然理解她的感受，可就算在这种场合被她这么说，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啊。而且——虽然对不住莎莉，假如她也成为“侦探”并加入到搜查中，那后续的发展还真让人有些不安。就是感觉会出很多状况吧。

尤其像那些要花钱雇请穆里埃先生啦、买下他的侦探事务所之类的话可不是开玩笑，而是很有可能的。不能当成是任性的千金大小姐在随口乱说（不过任性这一点倒是没错）。

就如之前说过的，莎莉·法尼荷本人就是能干的经营者、投资家，不需要缠着父亲讨零花钱就能做出很了不起的成绩，像是把一个公司从左手交接到右手根本就是小事一桩。

可莎莉平时并不会发挥这种“力量”，多半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自制力和分寸感吧，我认为这一点很了不起。

“什么啊，你的表情。”

莎莉的脸突然出现在不禁陷入思考的我面前。不对，正确说来是在我的斜下方出现，但仍旧魄力十足。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多少希望她能稍微挪一些自制力和分寸感去其他方面啦。

“什么啦，想拒绝？呵……是哦，一边用着我的名字，一边还不愿把我算作同伴哦？”

被她这么一说，我可是束手无策了。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点头让步，绝对……绝对不能。

“呃，这个……那个——”

就在我支支吾吾的同时，莎莉也步步紧逼过来，不停问我“怎么说、到底怎么说嘛”。究竟该怎么办啊，正当我头疼到最后关头——

（咦？……）

突然感到有人靠近了过来。

“爱玛，走了。”

在我困惑来人身份的刹那，有个声音离我更近了。不用说也知道是谁了，他用那非常温暖的手掌碰到了我的手背，温柔地握住我的手，随后就使上了劲，硬生生把我拖走了。

“等、等等啊爱玛——你等等啊！”

始料未及的进展。跟我同样呆愣住了的莎莉似乎清醒了过来，正在大喊大叫。而我和尤金已经抵达了大厅的出口附近。

“等、等等……你们……”

空荡荡的地面上只留下莎莉·法尼荷，她的声音也渐渐远去。随后，她那还在抵抗一般的叫声微微变质成了哭喊，声势震得大厅墙壁都为之颤动了。

“等等啊……等等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爱玛·哈特里……还有爱玛的那个男生！！”

3

（那时候真的做了坏事啊。这就是所谓的‘一错再错’吗？）

气送的地下铁道列车还在摇晃着，我则在深刻地自我反省。但当时如果不是尤金那样硬拉我走，可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我也知道没法按莎莉说的去做，（要怎么传达给穆里埃先生才好呢？）却还是败于她的强硬，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以后只会越来越麻烦啊。

不过那时，我还是很感谢尤金的，这也是继之前的“爱玛，趴下”后，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人情味。

然而，尽管是转瞬即逝的想法，但一度以为他已经敞开心扉的我真是笨蛋。刚走出大厅，他就甩开了我的手，扔下我不管，直接一口气加快步伐往电梯厢走去了。

“等、等等啊……”

这次不是莎莉，而是我不得不哀号地喊叫了。尤金渐行渐远的背影，恰似我以为已经抓住他的人情味，却又被他彻底逃脱的那个瞬间。

之后我又做了各种零散的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我还主动要求担任他的观光向导，但被驳回一事或许就是对我的致命一击。

思及此事，我就止不住地想要叹息。

（不行，我绝不放弃。就算他外表看来是个人类，可这也是谜团之一，而放弃解谜选择逃避绝非“侦探”所为！）

我重下决心，紧盯着隐蔽在人类密林另一头的尤金。

另一方面……我的脑海中也隐隐约约涌现出了莎莉·法尼荷的身影。

（莎莉……她也是一样啊。）

我轻轻抱着胳膊，必须要考虑一下她的事了。当然，我同时也不停地瞟向尤金，确认他的动静。

（莎莉她如果默不作声的话，明明就是个大美人呀。虽说她本人好像觉得戴眼镜算不上漂亮，不过问题在于性格，性格啊！不不，也绝不是在说她性格恶劣，这一点不光是我，大家都知道她的表达方式存在缺点。）

她是怎么变成“生气包莎莉”的啊，还是自然而然就唠唠叨叨的呢？这点就连她本人也不清楚。

（没错，她有一头鲜丽耀眼的亮色卷发，娇小的身材。主要是和我正好相反，简直就像个洋娃娃。她翘挺而傲慢的小鼻子上架着眼镜，并得拢拢的膝盖上摊着书本，每当这样安安静静地专心阅读时，那模样简直美如一幅画。对了，正好就跟我面前坐着的女孩子差不多。）

（为什么她就不能像这样呢？“细长条爱玛”是没法改善了，可莎莉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不不不，我说的“努力”是指她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像我面前这个拼命读着看起来就很难的书的美少女一样。毕竟，她们长

这么像嘛……咦？）

我突然注意到一件事，而眼前缩着身子坐着的美少女也同时抬起了头，将视线从手中的书本上移开，透过眼镜向我看来。

完蛋了！我在心中高呼道。而且不仅如此，嘴都惊讶地张开合不上了。

难怪长得像啊，坐在座位上沉浸于书中的美少女就是莎莉·法尼荷本人啊！

莎莉那细框眼镜后的双眼有些危险地眯缝起来。

她好像没有认出是我，这也是当然的啦，谁会料到这么巧就遇到同学啊，更何况我还扮成了男孩子，照理说是不会如此轻易就被识破的。

求你了，别发现……最差也就停留在怀疑阶段吧，我由衷祈祷。如果被莎莉看穿身份，引发骚动，就会惹起尤金的注意，那么一切都白费了。可是，我的祈愿落了空，苦心打造的伪装就连十秒都没能撑住。

“啊！”莎莉·法尼荷突然睁大了眼睛，都快要从座位上跳起来了，“你、你是……”

她声音小小的、干巴巴的，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而另一边，周围的乘客们也开始注意到莎莉的异样，把视线投向我们。不行，这样一来尤金也会发现的。

“爱玛——”

就在她大声喊出我的名字时——

“下一站，新水晶宫，下一站，新水晶宫——请前往大英生物园的乘客准备下车，即将到达新水晶宫站。”

车内播音喇叭中传来了报站声，乘客们也跟着有了动静，开始动身准备，莎莉的声音和动作也就被完全消抹掉了。

于是，周围没有人再注意我们，而至今没有任何举动的尤金也加入了打算在本站下车的人潮中，即将离开车厢。

不跟不行！我已经忘乎所以，就跟在他的后头，可偏不凑巧，撞上

了上车的客流，只能硬往他们中间挤。

“新水晶宫”——站台上写着大大的站名。我在此下了车，拼命搜索的视线终于无误地锁定了尤金的背影。

我又把南瓜帽压低，用帽檐藏起了双目，追他而去。不，是正打算追着他而去，但却听到从背后近处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爱玛！”

是莎莉。想不到她居然追了上来。

“等等，爱玛！你！在这种地方！还打扮成这样！到底想干什么？”

对她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正当至极的问题，而对我却是极为不合时宜。可能是对她的呼声有所反应，走在前头的尤金突然站定，甚至还做出一副想要慢慢回头的样子。

而这里又没有能让人躲避的死角，怎么办，怎么办——我拼命思考，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个乱来的想法。

“等等，爱玛！”

莎莉的话头戛然而止，因为我一下子就抱紧了她，硬是往她的脸蛋上亲了下去。

“咦呀！”

其实呢，本该用我的脸蛋或者嘴巴堵上她的嘴比较好的，但好像有点卑鄙。

我只不过是一直维持着这个姿势仅仅数秒，但似乎十分有效。就算尤金听到了莎莉的声音，看到我们，也会以为是名叫爱玛的小个子女生和一个戴着南瓜帽的男孩，而且两人是情侣关系吧。

“——你在干什么？走了哦。”

我被莎莉的话唤醒，松了一口气。

真是丢人，比起突然被抱紧的莎莉，我这个抱人的反而更加傻愣愣，还心跳不已的。虽然我本打算保持冷静就是了……

再看看现状，我和尤金之间又不知不觉拉开了距离，他现在似乎已经混入人潮中。

“走吧。”

我迅速拉起莎莉的手，小跑着下了月台。

“这下差不多该同意我那时候的提议了吧？就是让我加入侦探事务所的提议！”

“嗯——嗯，怎么办呢？”

我稍微考虑了一会，不，其实正确说来是装作考虑的样子。

“嗯？你总不会说不行的吧？”

莎莉还是像往常一样咬定不放，但其中却掺入了有别于平时的软弱。

“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啦！”

我答道。这也在作为“侦探”的考量范围之内，总之暂且这么想吧。

☆

——那时，少年放开了少女的手。

这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无法挽回的结果，少年其实都知道。

然而，相互交握着的手在怒涛般汹涌的人潮中实在太过无力。

周围都是一波又一波情急乱窜的人、人、人。起誓过无论如何都不离不弃的二人被轻而易举地冲散，挽在一起的臂膀和相互搂住的肩也被硬生生地分开，只有双方的五指还紧扣在一起。

若能不放开这只手，少年即使为之付出生命亦无怨无悔吧。可是，无论多么拼命，却依然无法与物理层面上的蛮力相抗衡。

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在那一只手上，陷入疯狂的境地也定要克服这一劫难，可是将二人拆分的力量过于猛烈，相比之下，肉身的手指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

相互交握在一起的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松开，最终手中所握的不过一场空。

下一瞬间，少年和少女之间的距离被一口气拉远，两人之间裂出的深壑或许永远都无法填埋。

——Eugene！[4]

少女呼唤着他的名字，而他也对她叫着喊着。

——Emma！[5]

但是，他的喊声比少女慢了一瞬，就连有没有传到她的耳中都无法得知。可是，少年尤金却宛若浑然不觉般一遍又一遍重复呼喊着那个名字……

——Emma！Emma！Emma！

译者注

[1] “出海没有岛停靠”是一句俗语，指的是在海上想靠岸歇脚，周围却没有一个岛屿，形容无依无靠或没有切入点。

[2] “气动”即pneumatic，指由压缩空气操作的、风动的等概念。

[3] “恺撒胡”是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风格的胡子，即两端向上翘起的八字胡。

[4] “Eugene”即“尤金”。

[5] “Emma”即“爱玛”。

第五章

没有房梁也没有立柱的走廊

——

新水晶宫

——

萨克雷 * 的诗歌——

好奇心旺盛的青年

——

玻璃隧道

——

伟大的以太

注释

*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与狄更斯齐名，代表作有《名利场》等。

1

——如果能将眼前这个与众不同的地带称为回廊[1]，那么我现在确实正在回廊上行进。

要说怎么个与众不同法，首先是形状。它的横截面是直径四五米的圆形，这么形容或许会让人想到拱顶[2]，但这里从屋顶到墙壁、甚至地面都呈圆弧状。当然，由于这样会很难走，因此地上还是铺了厚厚的板子。

其次，回廊结构不论东西方都必会附带列柱[3]，但这里却没有。而且不光如此，这里也没有像屋顶的穹顶。不过倒不用担心风吹雨淋，而且不如说暖和过头了，甚至让人有点头疼。

再者，回廊本身多为环绕庭院和建筑物之间的走廊，这一点在此处倒不例外。

绿植丰茂的庭院也好、宏伟无比的建筑也好，我都能从自己当前所站的位置上清楚地看到。但再往前走的话，只要不下到庭院里去，就没法回到建筑物之中。

差不多也该揭晓答案了——这整条回廊就是用玻璃所贴成的，称它为“隧道”搞不好反而更相称一些。这里就是新水晶宫引以为豪的设施——大英生物园的大温室环绕通道。

我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这条通道上小跑着前行，直直盯着前方，同时一次次忍受着急切得想要冲出去的心情……

身处于这个圆筒形的空间里，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能一览无余，但它却是密闭着的，一旦步入，除了抵达出口或者按原路折返回入口之外别无出路。

当然，虽说是“实习侦探”，不过作为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的助手，我可不该后退。我只有追踪谜题、寻求线索、一路前行。

（……不过，话说，）

我心中不禁嘀咕。

（那个像蔓藤一样绕在玻璃隔离墙上的铁管，如果边走边看，就仿佛一圈圈地回转着，头都要晕了……）

因此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闭上双目，而是尽力睁大眼，继续向自己的目标紧追不懈。这就是我的“侦探”形象，我今天特别想要贯彻这种精神。

从穆里埃先生的侦探事务所出发，化妆成男生追在尤金后面，搭乘气送地铁来到新水晶宫站，然后在车厢中偶遇莎莉·法尼荷，随后一起继续跟踪行动。

我和莎莉被不知哪位同学起了一个“凹凸组合”的外号。作为组合中一员的她的确有些任性，“生气包莎莉”的外号也太过贴切。我希望她能在性格上有所改善，而且她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总会对我抱着支援她和配合她的期待，真是让人头大。啊，还有啊……唉，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啦，可是，她依然是我重要的朋友，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跟她组成侦探搭档，而且我还戴着南瓜帽，穿着夹克衫和及膝的裤子，完全是脚蹬长靴的男生打扮。

而莎莉则穿着一件连衣裙，上面缀满轻飘飘的荷叶边、蝴蝶结，戴着宽檐帽，手中还有遮阳伞和书本。

再加上她身材比我娇小得多，简直就像一只洋娃娃。就这样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路上的样子，肯定不会被识破原貌。只是不知为何，她非常中意我们现在的伪装。

“哎哟，爱玛！我们不黏得紧一点，看起来就不像情侣了哦。”

她会做出诸如此类的提示，让人有点在意。

不过暂且不说这个，新水晶宫及其周边地区总是很热闹，比邻的店铺散发着美味的香气，游戏机前人气满满，欢乐洋溢，还有动作滑稽的

街头艺人周围也聚集了一大圈人。

过不多久，就能越过攒动的人头望见这一带前方那个闪亮耀眼的大穹顶。不用说，那便是新水晶宫，不过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与其说是宫殿，更像是一个镇子甚至一个都市——

众所周知，一八五一年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时，帕克斯顿先生的宏伟建筑让聚集于此的世界人民都为之惊叹，而到现在，此处就是那时建筑的进一步发展。[4]

建筑外观由无数完美镶嵌在钢筋骨架上的玻璃板所构成，在日光的照射下正如水晶般光辉熠熠。

只需踏足一步，便能见到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各色珍品。踏足此处的人，或因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而深受感动，或对时下最新的发明震惊不已，欢笑，兴奋，心跳。总之，“若是想看稀罕有趣的物件，想有非同寻常的体验，就到这里来”都快成为一句公认的口号了。

最初的水晶宫建于海德公园[5]内，文豪萨克雷曾咏诗一首：

看啊！这里，
有从日本远道而来的扇子，
还有大马士革的佩剑。
而那里，
有你们自遥远的西藏带回的披肩，
还有着格拉斯哥生产的印花木棉布。

——诗是这么写的，不过里面当然不只有名产，还有以蒸汽机为首的大小各种机械和喜忧参半的众多发明，从能够奏出优美旋律的乐器到令人害怕的兵器都应有尽有，还展示着各地生产的矿石、加工材料、绘画与雕塑，甚至包括刺绣、硬板纸艺术等美术工艺品。

这里什么都有，不存在“没有”一说……不过我也不能把话说死。之

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当今仍统治着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三十多岁时宣称要召开世界博览会，那时有些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物品在当时并不存在。

比如以太科学及其在相关发明上的应用都还没出现。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但那时候一切都以蒸汽机械为中心，而且它们只被用于运送人或行李、举起重物、打水，撑死了也就是开开纺织机之类的而已。

这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在以太领域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爱迪生先生当时只有四岁，至于尼古拉·特斯拉博士更是还没出生。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巴贝奇教授明明都已经开发了计算机，但却没有把来之不易的成果和蒸汽动力装置（即引擎）相连接并灵活应用，让“引擎”一词实至名归。

那时的世界远比现在贫穷且纷争不断；虽说已经有了铁路和蒸汽船可以相互往来，但各地还未被输气管道和电线杆信号塔（最新的说法是可视光通信设施）给紧密相连。人们相互轻贱、相互憎恶，大量劳作，连学习与玩乐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以太之光可不是靠煤气灯就能填补，若不是它凭借各种用途照亮世间，以太螺旋桨也不会上升到那般的高度。我常听说，在没有以太的时候，家庭生活尽是不便之处。

由于产业的发展，田园遭到荒废，工场区域的环境又很恶劣，据说就连原有的“实习制度”也比我正遵照着的版本要来得残酷、悲惨得多。

但以某个时间点为分界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的国王大人或皇帝陛下们，从大总统到一族的族长们，都突然换了一颗心似的，将世界彻底改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好朋友们也好，学校的老师和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也好，大家都不知道。但唯一明确的是，如果那时候世界没有改变，那么现在会是更悲惨的局面吧……

我们女孩子也恰好受惠于此，才掌握了学问和技能。若在当时，这

可是难于登天的事情，更何况还能打扮成男孩子（虽然我们二人之中只有我易装了），开心地在外面闲逛。

与此相对，新水晶宫属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我们的世界。因此，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惊喜与满盈的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洋溢着光明与希望。

要是举个例子——对了，我现在正好路过科学相关的展示区域，有能展现太阳系构造的行星运行仪，还有描绘异星之人及其文明的想象画作和立体模型。

像我们这样的少男少女通过书本插图和学校授课，对这些内容都已了如指掌，但到新水晶宫来观摩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太阳附近的水星分为恒昼且灼热的半球，以及恒夜且黑暗的半球，两个半球交界处的明暗模糊地带按说是有生物存在的。又比如，围绕在水星后边那一圈的轨道上的金星，它的大小及其他要素都和地球相似，就是比地球寒冷、落后，所以现在应该正处在恐龙等太古巨型生物在热带雨林中大步行走的阶段吧？不，是名叫维纳斯 [6] 且人如其名的美丽仙女们在云间起舞才对，光想象就令人内心雀跃。

火星上自然有那个建造了大运河 [7] 的种族啦，但想到现实情况，他们很有可能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心里就有点发慌。再下一个就是木星 [8] 和它的卫星们，再远一点我就摸不清情况了，不过也可能有能适应它们各自环境的生物存在吧。

然而尤金对它们瞥都不瞥一眼，径直向那巨大的空间进发。

前方有最新式的轮状视镜飞机，目标行进距离远超现有技术的新型宇航飞船，以及水陆两用的可飞行机车。与铁笼子形似的自动探险铁车，可以从前端弹射出圆形锯子或者斧刃，踏破秘境。深海潜水球上搭载着能将任何酷寒之地都变为沃土的镭射灯——也就是说，等着他的，都是些男孩子们势必会着迷的东西。

不，不光是男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会被吸引吧。眼前就有一位对着

展品两眼放光，正一蹦一跳地边走边看。他穿着军官似的立领制服，唇上的胡须很是漂亮醒目，是一位看起来非常温和而且还透着几分梦幻气息的人士。

（这么说来，这位先生也在刚才的《太阳系之旅》展品前出现过呢，随后的“活动肖像画”“携带式全景图套组”那里也都有他的身影。）

与尤金正相反，哪怕是再稀奇、新颖的东西，尤金也是一副毫不关心的模样，让人既寂寞，又火大，总之更搞不懂他了。就在我边叹气边思考时，莎莉突然开口道：“等等！爱玛！”同时用力抓住了我的手臂，这下倒是让我清醒过来。

“怎、怎么了？”

“稍微振作点啊，不管怎么说你可是在扮演我的男朋友哦。”

莎莉目光闪闪，透过镜片瞪了我一眼。

“抱、抱歉，不小心就……”

我慌忙道歉。然而莎莉到底是莎莉，陈列着从镶嵌的宝石中散发出人造七色光线的花哨礼裙，全自动卷发梳理机等，全是女孩子心头所好之物的展区，还有未来可期的新兴产业角（虽说这个板块并没有什么女孩子气的感觉）都把她的心思给拉走了，这一点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嗯，算了，比起这个。”

莎莉压低了声音，一边指着前方，一边对我耳语道：“那个……好像是打算往生物园去。”

“——生物园？”

我重复着她的话，但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驱使，问到一半便把后文咽了下去。尤金为什么要往那边去，猜不到他的用意，完全搞不清现在的状况。

“快点快点，哎呀你在干什么？”

莎莉用尖锐的措辞催促着我，若由第三人看来，我们是女方绝对占主导地位的情侣吧。不过，搞不好恋人们之间这么相处是很自然的哦。

2

新水晶宫的大英生物园里有一个最大限度活用玻璃墙体结构的大温室，室内集合了全世界的珍稀植物。

色彩鲜艳的花朵绚烂盛放，百花缭乱。鸟飞蝶舞，犹如热带岛屿般的天堂。高温潮湿的热带雨林里充斥着让人燥热的空气，还有产自寒冷地带的针叶树林，是利用了蒸汽压缩冷却原理。这种种不似温室的自然环境全都是通过蒸汽的作用而得以再现。

也许这里不久之后就会像之前经过的展区那样，能够将栖息在月亮和其他行星上的生物进行实物展示吧。

不不，这里是世界知名的大英生物园，以丰富的藏品为豪，搞不好已经有一两头外星生物了，也不奇怪。这个想法只是在我心中一闪而过。

（不会的，这种事怎么可能。）

我轻轻摇了摇头，为什么要在跟踪过程中胡思乱想啊。要是一不留神漏出话来，又要被莎莉唠叨了。

说回尤金，他还是老样子，急着往前走，目不斜视，心无旁骛。我有好几次都怀疑他其实没有感情吧？

不过这样一来，他也不会一直这么走着。那里想必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不去确认一下可不行。

穿过好几间温室之后，就要经过一个水族馆，水槽在昏暗中隐隐绰绰地显现出来，有一种淡淡的诡异氛围，让莎莉突然闭上了嘴。

可是，至此为止还算好的，而接下来一段行程里，有大堆的爬虫类和两栖类生物挤在同一张画上。途中莎莉抓紧了我的手，劲道比刚才握着我的手腕时还大上许多。

她和此前截然不同，声如蚊蚋，说道：“等一等……人家，在这里

待不下去了……”

咦？我不禁重新打量起周围来，完全不吓人啊——虽说这些“吓人”的展品确实存在，可它们都被玻璃或者铁丝网给隔离开了，只不过“生气包莎莉”似乎还是无法忍受的样子。

最后她僵硬地紧闭双眼，我只好一路牵着她的手，直到走出这一带。

“已经安全了哦，没问题了。”

我宽慰她说道，她却反复确认了好几次“真的？真的没问题了哦？”之后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就在我以为她是因为环境刺眼才眯起双眸时，她又开始爆发了：

“爱玛，你等等！你什么时候把目标给跟丢了？还是个侦探呢，这下可怎么办？”

被她这么一说，确实，直到刚才，我们和尤金的背影还只距离十几米，现在则是哪都看不见他了。

“还不是因为你吗……”我正打算这么反驳回去，但眼下并非争辩的场合。于是我索性拉过莎莉的手，以赛跑的姿势和速度开跑了。

“哎，你……”

“生气包莎莉”惊慌失措，挣扎抵抗。我都想把她抱起来或者提起来了，这样可能还好些，可惜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不过，经过一阵强力冲刺，我们目击到尤金进了某栋楼的入口，要是再晚一点可就错过这一幕了。

“那边吗……那边看起来是个回廊啊，好，上了哦，爱玛！”

莎莉正在兴头上，干劲十足，我却突然有了某种想法，便开口道：“稍等一下，莎莉。你先抄到这个回廊的出口处去。”

“为什么？”

莎莉大概是对我提议的分开行动感到不满和不安吧。

“要是这样被他脱身，到时再找不到他，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我

答道，“而且……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祥的预感？明明是侦探实习生，怎么还说没有逻辑的话哦？”

莎莉原本已是既不满又不安，现在表情也显得越来越疑惑，但说的话却不是这样：

“明白了，要把那家伙变成袋子里的老鼠 [9] 嘛，人家超喜欢这种计划！”

她用有些古怪的方式接受了我的提议，直接就跑着行动了起来。

“……”

我独自一人留在当场，轻轻吸一口气，随后踏上这条回廊——就如之前所描述的一般，沿着透明隧道向前进发。而在迈步之前，我往侧边的告示牌上看了一眼，上头大大地写着“前方是无脊椎动物展示楼”。

通过文字内容，我能想象得到前面会有比刚才吓坏了莎莉的生物更为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等待参观者。

顺便一提，无脊椎动物是从昆虫 [10] ，以及拥有更多只脚的其他节肢动物算起，包括蚯蚓、蛇等环形动物，再到章鱼、乌贼等软体动物，以及海胆、海星等棘皮动物，虽然其中有很多都属于前面路过的水族馆，但我认为莎莉不会喜欢它们。

我支使她绕到出口去也是因为注意到了告示牌，我简直是算无遗策。如果我们都没有发现告示牌就进入回廊，那么“生气包莎莉”的惨呼和尖叫，绝对会将至今的追踪完全搞砸，让其如同水泡般破灭。

——之后，我独自在这条玻璃回廊中快步前行。

没有比这里更为广阔的视野了，但它的密闭性甚至容不得一只蚂蚁通过，也会产生一种压迫感。而更加难以接受的是，隧道内壁上的一圈一圈呈螺旋状的金属管让人看着就犯晕。

螺旋状的排管大多是为了取暖输送热水或蒸汽的吧，然后这里可能也有用于展览功能的管道。假如莎莉同行到此，真的惨叫出来，那该搞

出多大的骚动啊。

但说到底，拜托她去回廊的出口那头，并非只为了自己方便，如果穆里埃先生在场的话，大概也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再者……就是所谓的“不祥的预感”，这可不是说谎。所以，我才拜托莎莉去的那边。

在我前方几乎就要追不到的距离和角度上，出现了尤金的背影。

走廊前方右侧是生物园的庭院，用花坛和草坪装饰得很美。庭院里星星点点散布着游人，其中也能看到想要去堵截尤金的莎莉正在拼命奔跑。可是身在回廊内部的只有我和尤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回廊前方右侧有一个巨大的转角，弯度是圆弧形的，而转弯的角度则是九十度。当我就快要赶到这个转角处时，发现比尤金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名绅士正坐在供游人休息的长椅上。

（那边的那位是……）

在我凝神望去的时候，尤金突然跑了起来，跑过拐角，奔着那位绅士而去。

长椅上的绅士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便站起身来，脸上不知为何写满了惊讶与困惑。

尤金好像在说些什么，声音大得跟叫喊一样，“小心”“我”——再往后就听不真切了。

这时，我也忘了自己的跟踪使命，直接跑了出去，随后在回廊的转角处右拐。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在我的前方，尤金正与那名绅士面对面，相互之间仅距离一二米。

而同一瞬间，我又听见近处传来“咻”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紧挨着我掠过，还伴着破风之声。

这是由什么形成的呢？当时的我还一无所知。但若只论这破风之声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却十分清楚。

与尤金对峙的绅士突然大惊，随后一副苦闷的样子，盯着自己的胸口一带。

胸前那白色的衬衫上插着一柄银色的刀刃，鲜血正以之为中心往外流淌。很快，绅士的上半身大幅摇晃，接着就直接倒在了回廊的地面上。

“……住手！”

我冲口而出。

大概是被我的喊声吓了一跳，尤金慌忙回过头来，嘴角边溢出了两个字——其中所包含的感情与平日截然不同。

“爱玛……”

然而，我的回答却只顾着诉说自己的恐惧。我惊叫了起来——

“不要啊！”

3

我，是首次经历这样的体验。

既然成为见习“侦探”，那么不论何时遭遇这种事情都不奇怪。可怎么会是现在呢？我想都没想过。

过了玻璃回廊的转角处再往前进一点点，就是我爱玛·哈特里、尤金，以及一具尸体。

我觉得自己好像拼命在那里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实际上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而已吧。

最先赶来的是绕到回廊另一头出口处的莎莉，她按我说的，偷偷守在那里，紧盯着出入的人群。不过当她听到我的惨叫声后，便担心地跑了过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连衣帽上的荷叶边和蝴蝶结都“迎风”飞扬起来——明明附近就没有风。

“怎么了，爱玛？”

确认我没事之后，她将视线移至尤金身上，“忽”的一下把在这条透明隧道内短跑时蹭歪的眼镜扶正，透过镜片，用满腹狐疑的眼神打量着尤金，随后终于注意到倒在他脚边的物体。

“噫……”

莎莉脸色发白，她本来看起来就像洋娃娃，现在还被吓得全身僵硬、动弹不得，真是更像了。

这个“物体”是名年约四十岁的男性，穿着长及膝盖的礼服，蓄着精心保养的唇须，尖尖的下巴须也相当茂盛。他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怪异之处的绅士，虽然大白天的就横躺在地上明显背离了绅士们的修养……

绅士的胸前是一把很大的刀子，整个刀身就只有根部一点还留在外面，其余全都深深刺入了他的体内，如同深陷其中一般。正是它瞬间夺去了绅士的生命，这一点应该不会错。

尽管我在书上读到过，可就现状来说，凶器有起到防止大出血的栓塞作用吗？但从伤口周围白衬衫上那红色染就的圆形面积，就知道它的适用范围并没有这么广。

“还有啊……爱玛。”

莎莉调整了一下呼吸后开了口，随后再次看向尤金，眼神比方才更为严苛。

“是这个人杀的吗？”

后来，我们联络了生物园的工作人员，请警视厅的戴亚斯警部过来，同时还拜托他给穆里埃先生带话。我心想如果是警部的话，肯定知道我们的名侦探先生人在哪里。

接着，算是预料之中吧，穆里埃先生乘着蒸汽出租车，“噗咻噗咻”地赶到了生物园内，很快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穆里埃先生！”

我跑到穆里埃先生跟前紧紧抱住了他，尤金则稍稍保持距离，凝视着我们。穆里埃先生来回看向我和尤金，笑了出来。

“哎呀哎呀，我们侦探事务所的‘少年’助手什么时候增加到两人了啊？我想先问清楚这件事可以吗？”

“是，其实……”

我犹豫了一下，回头看看尤金。我们一样都处于实习期，还是同样身为侦探助手的同伴，要我如实说出我因为怀疑同伴，而跟踪他什么的很为难啊，最重要的是可能会伤害到他。

“那个，因为是难得的假日，就想练习变装技术试试，又觉得男生的装扮挺不错的……所以尝试了这一身哦，看！”

我边说边把之前那副假胡子拿出来，贴在鼻子下面。结果即便是我们的名侦探也开怀大笑起来，连尤金都瞪圆了眼睛，但我的心里却止不住地发苦。

“我装扮完之后，尤金他正好出来，我想着要吓他一跳，就跟着他，意外没有暴露呢，可又始终没有表明身份的机会，就这样演变成了现在的局面……”

说着说着，我又开始思考。如果尤金受到穆里埃先生的提问，大概就会讲述他来这里的经过吧。虽然我也没指望他如实回答。

不过，很快我就没有为这事烦恼的必要了。在我差不多要说完的时候，有一队身着制服的警官声势浩大地赶了过来。

领头的那位警官特别有威严，他摘下帽子，不断擦拭着汗水，看向我们，小声地发起了牢骚。

“哎呀——案子怎么偏偏就出在新水晶宫呢……名侦探先生又不在，只有这些小徒弟们，真是让人头疼。而且先不管我们这些粗线条的大人吧，你们可正当多愁善感的年纪，又不巧碰到像杀人案……”

“这么尽责辛苦你了，戴亚斯警部。”

听到穆里埃先生的声音，警部似乎才反应过来：

“嗯？穆里埃先生，您在这里啊。这下子得救了……”

说着说着，他便松了口气，但就这一点来看，穆里埃先生似乎并不是被他叫来的。

（那么，到底是谁叫的……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到底是怎么了解到案件情况的？）

然而，穆里埃先生没有给我们插嘴的余地。

“好了……接下来，请爱玛君继续报告吧，关于马尔巴拉教授被害案件。”

“马尔巴拉教授？”

“是啊，以太物理学领域的怪才，曾凭借能源矿石的研究而扬名——不用这么惊讶，但凡对当今科学稍有关注的人，应该都对这位的V字胡[11]很熟悉啊……那么，能尽快开始吗？”

情势紧急，我也相当急躁，但还是把自己的见闻，事无巨细地尽数告诉了穆里埃先生和戴亚斯警部。因为尤金始终保持沉默，结果就变成只有我一个人往下说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呐。”

当我的证词告一段落后，穆里埃先生看起来兴致相当浓厚，频频点头。

“换言之，在惨剧发生时，尤金君离被害人马尔巴拉教授很近，而爱玛君则是在与他们稍有距离的拐角处。即是说，在‘用刀子刺入被害人胸口’的行为上，占据最有利条件的是尤金君……”

他轻易地做出了严重的指摘，我彻底慌了神。

“才没有这种事！穆里埃先生，您是真心这样认为的吗？他们两个人虽然距离很近，但我没有看到尤金刺杀那个人。”

“嚯，那么你是嫌疑犯的可能性，可就一下子被放大了，这下该怎么澄清呢？”

“这……我办不到的啊，因为从我的位置上看过去，那个人正好被

尤金君的背影挡住了，瞧不太清楚。我既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或许没法取信于您了。”

“是吗？是这么回事啊。”穆里埃先生伸手碰了碰下巴说道，“不，我相信你哦，我不认为你在撒谎，而且就案发当时你们的位置关系，应该也很快就能取证了。总之这里就像字面表述一样四处都覆盖着玻璃，里面可是比想象的更容易从外头看到呢。对了……因为尤金君的遮挡，你说自己没能清楚地看到被害人，这就是说，假设尤金君对被害人做了什么，爱玛君你也看不见。”

（糟了！）

等我也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到，所谓手腕高超的侦探，就是无论对谁都绝不容情——就算对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实习的新人助手。

然而，这时我的心中有什么开始蠢蠢欲动了。穆里埃先生伟大的头脑中装载着的何止本国，还有跨海的大陆，是犯罪搜查第一人，而我就是想要挑战这位对手。

“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吗？”

我拼命动脑进行各种思考，反正先把话放出来。幸运的是脑中有灵光闪现。

“比如，这位人称马尔巴拉教授的被害人，受到的袭击来自于我和尤金所在的反方向之类的……呃，当然，如果这么做的话，凶器就会是从背后刺入的，所以是被害人从长椅上站起来时听到背后有人招呼他，便回过头去…不对，与其说是某人故意发声，也可能是教授自己有所察觉才回头。这时候，只有上半身扭向后方，而犯人瞄准的就是这一瞬，只要在不远处掷出凶器，要正面命中也绝对算不上难事。对了，如果是飞刀达人就行，再不成就是用了某种发射装置什么的……”

讲着讲着，我对自己的言论也渐渐有了勇气，便趁着这股劲头继续下去：

“凶器刺入了马尔巴拉教授的胸膛，大惊之下，转向背后的上身也转了回来，就借着这股力，被害人就再次面向了我们这边。您看，如果案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呢？”

听着我的话，穆里埃先生的嘴角浮起微笑，随后我不作声地眼见着他笑意渐浓。而变化更明显的是戴亚斯警部，态度从最开始的无话可说变成了探身向前，最后甚至还用力拍了一下双手，说道“原来如此……”

我的得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是行不通的哦，爱玛。”

有人带着同情的语气堵住了我的话头，是莎莉·法尼荷。她的表情和态度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稳重，抱着胳膊，注视着混乱的现场，但实在无法再沉默下去，便开了口：

“人家按你说的，守在回廊的另一端，可没有任何人从那里出入。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那么犯人也只能从我那边出去吧？”

“啊！”

我哑口无言。

确实如莎莉所说，倘若尤金没有杀死马尔巴拉教授，那么只能认为犯人在回廊的更深处，比我们视线所及都更远。

况且，为了说明凶器刺入胸口的经过，我拼命想出来的理由是“被害人转身随后再转回原位”，可这样一来犯人的逃脱路线便仅限于一条了。

但出口处有莎莉·法尼荷负责盯梢，提出要把她安排在那里的还是我本人。而她又已经彻底否定了我所提出的可能性，这还真有点讽刺啊。

“喏，爱玛，你跟在这个男生后边，是有……原因在的吧？”

莎莉一脸担心地问我。她欲言又止的原因大概是觉得对方可疑。随后她继续说下去：“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袒护他？”

“这个嘛……”

我自己也还没有理清思绪，刚要开口，就被一个从未听过的声音打断了。

“失礼了，还请别介意。”

有位人士缓缓登场。见到他的面孔，我的内心便“哎呀”一下——刚才在新水晶宫追着尤金的时候，我在好几处都见到了这名身着立领制服，留着唇须，看起来好奇心非常旺盛的青年。

凑近了看，他的相貌和待人接物时的感觉更加温和、沉稳。他对我们微微笑了，我也同样回以微笑。

但不知为何莎莉却拧紧了眉头，戴亚斯警部的眼镜瞪得浑圆，而且右手还几乎举到了太阳穴附近。

“啊，没事没事，不用这样。”

警部则仿佛被提醒了一下，忙不迭地缩回手。

与我反应相近的大概只有穆里埃先生，他与这名青年相识吧，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向他示意就坐。

“那么，愿闻其详——”

青年不紧不慢地点了点头，“嗯”地答应了，悠悠地取出烟盒，点燃从中抽出的香烟，深深吸了一口。

“事实上，刚才的骚乱发生时，我正好在庭院里散步，但不知为何却目击了特别奇怪的光景，真是大惑不解。打听之后才知道是我国引以为豪的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君来了。我想着要向你说明我亲眼见到的古怪现象，也许能够为解决杀人案提供一些助力，于是就前来打扰了。”

他的口气总有些超然出尘，说完，便向穆里埃先生和警部劝烟，穆里埃先生也抽起了一根，继续问道：“啊，您所说的古怪现象是指——”

“嗯。”青年颔首说道，“希望你听我道来，不要笑话我……其实那位名叫马尔巴拉的学者先生突遭横祸时，我碰巧就在那条玻璃回廊的转角处附近，而且我还看见了凶器。似乎是类似银色、闪光的刀子的物

体。那个物体飞了过去，是沿着那个转角的弧度飞过去的。怎么办呀，穆里埃君，能否请你对我目击到的这个古怪场面做出合理的解释，让我安心呢？”

这一瞬间，我的脑中有个片段复苏了，那时候听到附近传来的破风声，以及有什么东西掠过的感觉。

4

自那时已经过了两个小时，我身心俱疲，独自在归家的路上前行，整个人都快要拖在地上。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而且每一件都没法收尾，我真是力有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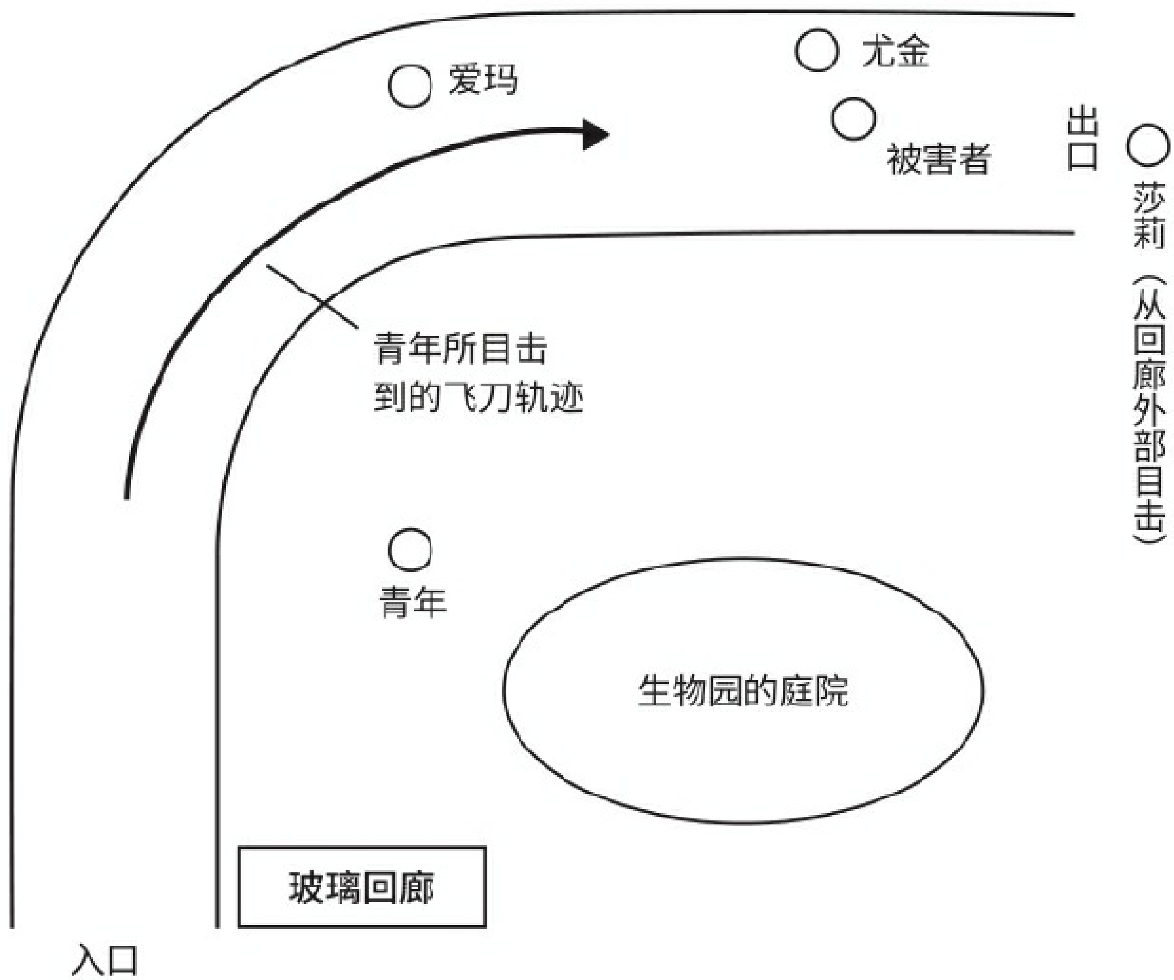
那时候，对于立领制服青年的提问，穆里埃先生如此答道——

“原来如此，沿着回廊拐角拐弯的刀子就是凶器。您的确是目击到了非常有趣的场面呢。托您的福，我一下子看清了案件的整体面貌哦。”

“哎哎！”

戴亚斯警部发出很大的声响，又急忙掩住了嘴。青年温和的面庞上毫不掩饰地浮现出兴趣。

“哗，太惊人了。请务必让我听听您的高见。”



他的语调还是一种脱离俗世的感觉，穆里埃先生点点头表示同意。

“为防万一，在说明之前我要请教一个问题。您当时目击到的走廊，与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嗯，刚好就是在这一带……不过我倒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异状哦。”

“是吗……”

穆里埃先生稍作考虑，又开了口。

“那么，很抱歉。我要复述一下小学课本的内容，正如波浪是以水为传播介质，声音是以空气为传播介质那样，光则需要通过以太传播和扩散。若在黑暗中点着一粒灯火，若是没有以太，那光芒便照不到任何

地方。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是真空的环境下都充斥着以太。也就是说没有以太的空间就只有虚无的世界，而这正是以太的伟大之处。

“光从光源处释放出来，并通过以太扩散，就如同把小石子投入池塘时水面上所产生的波纹那般。然而，要是在这种状态下将以太扭曲呢？压缩，或者拉伸、拧转，则会发生什么呢，爱玛君？”

“啊，是，穆里埃先生。”

突然被点到名，我慌慌张张地应声。穆里埃先生继续道：

“你的父亲因常年担任‘极光号’的船长而闻名，前几天还在团长奇奇纳博士的宇宙探险项目中担任指挥官。‘极光号’原本只适用于大气层内的航行，但加装了以太螺旋桨等设备后，可以去到的地方就远得多了。这是因为物体借由以太螺旋桨被送至其他次元，要是将它用于作恶，就像前些日子那起案子……”

他刻意把雨果·西蒙博士杀害吉恩·莫洛伊教授的案件含糊带过，可能是有什么顾虑，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中途停顿要做解释。接着他继续提问：

“但光靠这些也没法完成长达几十亿公里的旅行，对吗？”

“是的……”

我简短地答道。可穆里埃先生似乎还在期待我说下去，我便继续讲述：

“飞船在渡过以太之海的同时，也要让‘大海’产生形变，要将‘海’扭曲或者弯折后再从其中直线突进，大幅度缩短距离。有个常见的比喻，就是在纸张的两端写上A点和B点，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就是直线AB。然而，如果把纸折起来，将这两点重合，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便是零了——”

“这么说来，”青年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说道，“据闻在大清帝国，根据此现象推出了航行律法，他们还给‘engine’起了一个译名‘缩地引擎’，

据说来源于自古流传的仙术，译得相当妙啊。”

“没错。”

穆里埃先生颔首赞同。

“顺便说句，以太的扭曲是怎样的情况呢？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举例说，这里有一条笔直向前、没有分叉的道路，从眼前的位置到深处都能一览无余。这是因为，此时的‘光’在以太中是径直向前，没有任何遮挡阻碍的。但是，倘若此处的以太被大幅度地向左或向右歪斜呢？”

“诶！”

戴亚斯警部突然高声叫道，又赶忙捂住了嘴巴。我和尤金也同样惊讶，都不自觉探出了身子等待下文。

“若发生这种情况，光就会沿着以太的方向进行转弯，原本可见的范围会变得不可见吧？那样的话，在同一直线上的物体也会陷入死角，正好隐藏在转弯处拐角的背后，这点不会有错。究其原因则是人类的肉眼没法识别到光的曲折转弯。到此为止的这部分，有什么问题吗？”

“嗯，可以理解。”

青年点头。穆里埃先生便又再说下去：

“好，那么，在本来就会转弯的地方，比如有个往右转九十度的空间，把这个空间里的以太全都往反方向弯折过去又会如何呢？”

“穆里埃先生，这是……”

我不觉扬声说道。穆里埃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问题：

“与刚才的例子正好相反，本来被前方的壁障挡住而看不见的物体，不是会一下子在直线上了吗？而且，因为转角就在眼前，对于正好位于转角前的人来说，转角相当于不存在。爱玛君、尤金君还有被害人其实是在同一条直线上。就像刚才所说，人眼无法识别光的扭曲或折弯。

“所谓‘以太的扭曲’，就跟刚才说的宇航飞船一样，只能将空间本身进行扭转，并且与光的传播相同的是，物体也会沿着扭曲的轨迹运动。

假设如爱玛之前所说，当时有个飞刀高手在现场，或者有人用一些发射装置来投掷凶器，那么对方一定是将原本无法穿透的场所巧妙地弯转方向，使得凶器瞄准了被害人的致命处飞去。

“不过可惜的是，爱玛君，尤金君，假如你们当时回一下头，大概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哦。你们刚才错过了‘见证转角消失’的珍贵体验。

“没错。警部，所以说犯人就是在这条回廊上设置了能扭曲空间的装置之人。而且在实施犯罪后，犯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两名助手进来时的入口，即这位法尼荷小姐看守的相反那端逃走了……”

不愧是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的名推理，我置身于案件中仍无法发现的真相，却被他轻而易举地解决，而且要想推翻这套结论恐怕绝非易事。

（但是——）

即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在心中嘀咕不停。

（这算什么呀，有种说不清的烦闷感，他明明做了完整说明，也解答了疑点——）

其实我的问题也很直白，可唯独这项内容不能找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商量。

各种各样不着调的想法和点子在我的脑海中翻来滚去，我叹了口气。可能就是就因为这样，我才没注意到有个人影正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靠近。

这家伙逼近我，似乎打算伺机袭击。而下一个瞬间，人影便朝我飞来，差点把我抓住。

“……”

我这时才懊悔不已，但已经迟了。本来到处都是谜，现在再多加上一个也……不，只有这件事我很清楚。

从我后边扑过来的人，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你是本·克劳奇先生？记得是《以画传声新报》的记者……来我这

里做什么？”

☆

——少年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她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恋人，大概也会是最后一个，但她已经不在。于是，少年的心变得麻木，如同已死之人。

因此，当他被以“背叛者”的罪名宣判死刑时，也感受不到任何恐惧，只是翻来覆去说着自暴自弃的话语。

然而，他的思绪仍在翻涌，看来他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去。

临近行刑，他被带到了刑场上，强烈的恐怖感向他袭来，他猛力地扭动身子挣扎，连声音都叫得嘶哑。不可能不喊叫的。

“不要啊，住手！”

自己居然还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自己居然还拥有这分感情……自己居然还说得出话来，这些都让少年震惊。他还以为自己早就舍弃了这些对行尸走肉毫无用处的东西。

然后，他开始想象正等待着自己的酷刑，想象不断袭来的痛苦，他的心被极致的嫌恶与不快占据。

并非尚有留恋，亦非胆怯畏惧。要是此时的他还得被叫作胆小鬼的话，那么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勇者。

对一切都绝望，每一瞬间都痛苦，已经不想再活下去，这是不变的事实。也正因此，没有理由还非得要再次遭遇这般残酷的对待，痛苦与绝望呈立体几何般相互叠加。

失去她的痛苦和悔恨在每个瞬间都苛责着他，根本无法靠这个慢吞吞进行的死刑消解。毕竟这种经历不会像遂人心愿、予人方便那般被其他事件覆盖、抹灭。

只是……少年却产生了接受命运的想法。正因为无法心平气和，如

安睡般迎来的临终时刻，他才会认为这才是适合自己的死亡方式。

少年心乱如麻，万千的思绪飘零四散，最后还是归咎为自己的错——自己是遗失了那位无可替代的少女的世界第一混账。

然而，即使再怎么兜来转去地胡思乱想，处刑的时刻还是越来越近。然后就到了眼下，少年即将被固定在行刑台上，逃无可逃。

但实际上因自己的愚蠢行为而遭到报应的另有其人，并不是他。恰恰相反，或许该说只有他与其他人不同……

译者注

[1] “回廊”是指曲折环绕的走廊、有顶棚的散步廊等。

[2] “拱顶”是基于拱架结构主体上的屋顶，墙壁向上逐渐相对称地内收，形成圆拱形的天花板。

[3] “列柱”是一整排间隔规律的柱子，回廊常会用这样一连串带有柱顶的柱子连接地面与屋顶。

[4] 水晶宫与世博会于1851年同时诞生，是英国伦敦一个以钢铁为骨架、玻璃为主要建材的建筑，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为19世纪的英国建筑奇观之一，也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5] “海德公园”（Hyde Park）是伦敦最知名的公园，也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18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鹿场，现在则是人们举行各种政治集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场所，有著名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Corner）。

[6] “维纳斯”（Venus）和“金星”（Venus）是同一个单词，在罗马神话故事中是代表爱与美的女神，也是占星体系中金星的守护女神。

[7] “大运河”指火星大运河，1877年火星大冲期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绘制出一份火星图，上面有许多狭窄的暗线连接着一些较大的暗区。他觉得这很像海峡连通着大海，便用意大利语把那些暗线称为canali，意为“水道”。不料，这个意大利语的词却被误译成了英语词canals，即人工修建的“运河”。此

外，日本著名推理大师江户川乱步也有短篇作品名为《火星运河》。

[8] 木星是太阳系中一个不寻常的“大家族”，除了具有许多奇异的特征之外，还拥有许多卫星，目前光是已知轨道的就有七十九颗，而在整个太阳系的卫星世界里，木星的卫星也十分有名，其中最出名的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1610年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的，这四个卫星后被称为“伽利略卫星”，木卫三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卫星。

[9] “袋子里的老鼠”是一句俗语，指让追击的目标无路可逃，相当于“瓮中之鳖”。

[10] 昆虫也属于节肢动物，但认定要素之一是脚的数量为六支。

[11] “V字胡”是从17世纪开始流行，以画家凡·戴克（Van Dyck）命名，以朝下延伸约五厘米且修剪出V字尖角的山羊胡和在嘴角处下垂的八字胡组合而成。

第六章

柔术技巧

——

记者克劳奇的疑问

——

“另一个世界”餐厅 *

——

两件未决之案

——

浴室中，冰冷的手

——

跳楼的工学学者

——

出早勤的理由

——

“您的活路就在此处”

注释

* “另一个世界”餐厅的店名读音是法语l’autre monde，意为“另一个世界”。

1

“呜哇啊啊啊啊啊……救命啊啊啊啊啊！”

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还打算袭击我的男子——《以画传声新报》的记者本·克劳奇在下一刹那就“蓦”的一下，大叫着越过我的肩头飞向空中。

当时我正从穆里埃侦探事务所归家的途中，尽管已经恢复了女孩子的打扮，但运用起父亲抽空教给我的柔术时却还是没有任何不便的。

克劳奇记者惨叫时的尾音拖得很长，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久久不散。是因为靠声音传达新闻的工作习惯吗？那个“呀——”的叫声相当动听，而且似乎是丹田发声，洪亮得很。

“漂亮……”

我心中称快，随之又意识到了某个事实，大为吃惊，不禁脱口而出：“莫非我成功使出来了？”

这记抓投在猛虎船长传授的武艺中也是特别夸张的一招，亦是我至今为止施展得最完美的一次。与此同时，又是我在穆里埃侦探事务所实习以来，不对，还要算上入事务所之前的几个月……最为失败的一次。

克劳奇记者在我头上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后来，他结结实实地猛摔到了地上，就像被翻过来的虫子似的乱挥着手脚，让我不得不对他呼痛的话感同身受。

“痛痛痛痛痛痛……太过分啦，这么突然的，真的太过分啦！明明我什么都没干……啊好痛啊啊啊啊！”

听他这么说，我才头一次意识到——

（什么都没干——说起来，倒还真是！）

我是觉得他会从背后对我做出“双肩下握颈”之类的，被父亲称为“粗鲁”的举动。可是细细想来，他只是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并用了

一点点力气而已。

其实他像刚才那样偷偷摸摸地跟着我的行为，已经足够称为“粗鲁”，不过我似乎还是做得过火了一点。

克劳奇记者皱着脸，总算能爬起来。他一边起身一边说道：“人不可貌相啊，你居然这么强，我算是败给你了，该说不愧是穆里埃侦探事务所的实习生……说起来，你的父亲‘极光号’船长也是出了名的英雄豪杰。不过说到‘极光号’啊，在下本·克劳奇上次在第二码头也遭到了很过分的对待……好，那是谁害的来着？”

痛点被抓，我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话。要是他夸我与看上去的一样强悍，我的少女心反而会不愿承认。

“那个，所以说——”我非常警惕，谨防他再说些什么奇怪的话，“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闻言，克劳奇记者停下了掸着尘土的手，好像想起了什么答道：“对了对了，我是有事要找你。那什么……哦，根据最新的报道，这件事我也进行过详尽的材料收集。听说杀害马尔巴拉教授的手法，与吉恩·莫洛伊教授遇害时一样都使用到了以太螺旋桨，只不过这次并非将凶器向爱迪生-特斯拉空间‘渗出’，而是把空间给扭曲了，是这么个说法吧。可是，在上次的案件里，住在同一个酒店里的雨果·西蒙博士已经被当作嫌疑人拘捕了——”

“等一等。”

我慌忙止住了他的话头。的确，穆里埃先生明察秋毫，指出西蒙博士就是莫洛伊教授被害一案的犯人，但此事至今都没有公开，既然如此，他怎么会知道？

“克劳奇先生，是这么称呼吧？”

我差点就不自觉地将胸中涌起的疑问直接抛给了对方，又赶紧打住念头。怎么能这么简单就被你套出话来？我振作精神，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你是说那个什么博士是嫌疑人吧？我可不记得从穆里埃先生或者戴亚斯警部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哦。”

“又来了，对大人装傻可行不通。”

本·克劳奇对我优秀的演技施以一记轻笑。

“重要嫌疑人已经拘捕归案，只不过尚未发表而已。我们干新闻这行的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会到案发现场的酒店仔细打听一番。以那天为节点，排查被害人身边有没有人失联，西蒙博士自然而然地就浮出水面了。”

“原来如此……所以呢？”

我还在拼命努力虚张声势。

“问题是西蒙博士不仅没有杀害莫洛伊教授的动机，能不能找到他在酒店的庭院里使用蒸汽驴子来发动以太螺旋桨的证据都不好说。至少我是怎么都没找到蒸汽驴子在案发那晚被人使用过的痕迹，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以他名侦探穆里埃的身份，这样的做法不是很奇怪吗？不过我的运气不错，之前你还欠我一顿，现在你既然加入了穆里埃侦探事务所，那我就来问问你呗。”

他的指摘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心底也正沉淀有同样的疑问，感觉像是被他一口气捞了起来。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受他诱导。

“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回答吧？”

我带着一丝挑衅的口气直说道。虽然也出了一身冷汗，担心自己是不是讲错话了，但幸好克劳奇记者并未动怒，反而是我自己更为滑稽。

“说得也是呢。”

他有些没憋住笑了出来。笑过一阵之后，他又像命中目标似的加了几句：

“但从你的反应已经能看出来，你也有相同的疑问，我们算是同志。不是吗？算了，再者就是这次马尔巴拉教授遇害，他也没有指出以太螺旋桨是怎么设置的，被放在哪个地方，又是由谁操作的。没有证据

便无法控告嫌疑人，这么失策可不像是穆里埃先生。”

“才不是什么失策啊！”

我不自觉就对他的话进行了反驳。

“穆里埃先生之后说过：‘为了杀害马尔巴拉教授，只需发挥以太螺旋桨扭曲空间的功能即可，而且没必要将宇航飞船所用的那种大型引擎带进现场。犯人只要能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弯曲空间搞得笔直，制造出投掷凶器时毫无障碍的环境即可，因此不需像莫洛伊教授被害案一样大费力气地，把凶器陨铁从一楼弄到七楼。因此，只要有办法发挥一定程度的效力，极小型的装置便已足够。’”

“但怎么让这装置动起来呢？接上小型蒸汽设备吗？或者简简单单的，就靠人力手动或者上发条什么的，他是这么说的吧？”

克劳奇记者紧追不舍，不给我丝毫喘息的空间，我也不知不觉开始意气用事。

“还不清楚，不过在调查回廊的时候，发现调节温度用的管道有被人动过手脚的痕迹，穆里埃先生说有可能就是由此获得了驱动力的——啊，不好！”

我意识到自己不小心就说了多余的话，慌慌张张地掩住嘴，当然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如此啊。”

我看向克劳奇记者，他正嬉皮笑脸，一副坏坯子表情，往随行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嗯嗯，是这么回事啊，能算独家了呢——哎呀，别这么生气啊，小姐，跟我们记者斗智斗勇也是侦探的重要工作哟。”

他把脸从笔记本上抬起来，带着微微一丝歉意说道。看样子他倒也不是坏到骨子里了，但果然不能原谅的事情就是不能原谅。

“……我已经没话好跟你讲了，再见！”

我一个转身，背对向他，大踏步地走开去。我满心以为他会厚着脸

皮继续跟上来，但他却立在原地。

“这样啊……”

他暂停了一会，又继续说道：

“穆里埃侦探身上还有更大的谜团。他向来是以堪称百发百中的势头把经手的案子全部解决，但现在一件接一件的都是悬而未决。哎呀，顺便说句，那些成功破获的案子可都是在你们加入侦探事务所之前的事。当然，既然你也算是他的弟子，我想这些你还是知道的……”

他话里有话，用意也很明显，太过明显，可是……

他是看透了我的想法吗，还是根本没有多想呢？总之，他又继续说下去：

“跟上次的案件一样，那两起都是在人力无法触及的地方发生的不可能杀人案件。要么是在牢固的密室深处，要么是在众人的环视之下，而且两处都没有留下犯人的踪迹——”

这时，我没有再理会他的话，毫不犹豫地往前进发，直到听不见他的声音为止。但即使如此，他的话里还是有一个词组尖利地刺激着我的耳膜，让我停下了脚步。

“不可能杀人……也就是说，那也是个密室吗？”

2

“首先，必须一开始就先交代清楚的是——”

本·克劳奇记者向我介绍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另一个世界”，是一家咖啡店兼餐厅。

我本已做好心理准备，想着他会带我去更古怪的场所，以至于现在有些扫兴。至于我做了什么心理准备，其实就是这次会更不留情地对他施展柔术的决心。

“经营着矿山企业的富豪兼探险家、业余地质学家乔治·马克西拉先

生在自家的浴室里去世，死因无法理解。”

在近乎满座的店里，他突然就说起了这么危险的话题，但不必担心会被其他客人听见，因为我们边上就是蒸汽播放机，音量之大对得起它的体积，正播着最新的流行歌曲。

拜其所赐，我得探出身子去听克劳奇记者说了什么。

（是“伟大交响乐团演奏的歌剧《轨道上的音符》序曲”——据说是“紧急从巴黎取来钻孔圆盘的热门新曲，广受好评”，不过放这么大声就没人管管吗？）

蒸汽播放机带有一块活字公示板，我横瞟了一眼板上显示的歌名，不由得发起牢骚，克劳奇记者也连连发声：“啊，真是吵啊！”

吵得他都闭了一会儿嘴。

毕竟，这出歌剧在巴黎演出时全权交由人型自动乐器，人称“蒸汽演奏会”，又名“机械节拍演奏会”，取得了相当好的评价。

这种类型的音乐会，除了现在正在播的《伟大·交响乐（后略）》，还有“为二百枚长号而作的乐曲《爆发》”“我和非我——C大调哲学交响乐”等曲子，据说是把向来淡定的巴黎时尚男女们都吓坏了。然而我光是看到上述前一首的曲名就会觉得鼓膜刺痛，等读第二首曲子的名字时基本就是脑子抽痛。

顺便说句，这家店的店名似乎取自著名大画师格兰威尔[1]的画集《*Un Autre Monde*》，其中载满了异想天开的画作，每一页都是才华横溢的奇思妙想，而其中占据中心的位置的是——基于夏尔·傅立叶[2]的预言而描绘的未来蓝图。

傅里叶先生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我们多少都接触过能使人生愉快而自由的“情感引力”，他是该“引力”的倡导者。

这家“另一个世界”店内的墙壁上有许多从这本书上摹写下来的绘画，两者间很明显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通过这些图还可以预见地球的未来将会非常美好。

随着世界的进步，自然与人类将愈发和谐，动物们会自发排成队列来为人类效力，比如行进的鲸鱼可以充当观光船，让我们乘在它的背上。这一点，傅立叶与大画师格兰威尔已经说明过了，叫作“反鲸”。

不仅如此，还有天空中的云雀、画眉鸟、鹌鹑等野鸟会变成烤串，如雨点般落下。树上结出的果实是浸润了朗姆酒 [3] 糖浆的蜂蜜蛋糕，或俄罗斯风味的夏洛特蛋糕。泉水是滚滚涌出的香槟，北极的冰山是柠檬果子露——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是得花钱才能吃吃喝喝。

“嗯，我们继续。”不得不代替未来的地球请客的克劳奇记者等到奏乐声稍微降低一点才继续说道，“刚才说的马克西拉先生呀，也是怪人。为了获取工作之外的灵感，他每晚都会在特制的浴室里泡上很久，这已经形成惯例了……”

马克西拉府上的浴室和主宅之间由一条短走廊连接，打开浴室门直接就是更衣室，再接着往前就是浴场，那里集聚了相当奢华的兴趣取向。罗马风格的石柱和雕像就寻常地装设其间，瓷砖铺设的面积很大，大到贴满整个浴池，里面备着满池的热水。

马克西拉先生把开发矿山、调查地质时发现的稀有岩石作为地基使用，又将它们埋入人工洞窟的内壁和顶部，接着再在其中凿出饲养水槽，放入珍稀鱼类，由此创造出了本不可能存在于世的空间，已经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然而，该浴室的重点正在那浴池之中——置于室外的特别定制的锅炉和水泵永不间断地提供热水、注入浴池，这热水由各地的温泉成分浓缩而成，马克西拉先生会根据当天的心情选用，有时也会加入一些名牌的洗浴产品。

事实上，这也是马克西拉公司计划面向一般家庭发售的新商品，不需出远门也能享受温泉，还有促进健康的功效，而且他身兼宣传工作，每逢机会便宣扬“这正是健康的秘诀”。

当然，他的洗澡时间长于人均，一旦进入浴室，再快也得一个小时

候才出来。虽说洗浴期间他并无太大动作，也就是放下出入口处的门闩，只留自己一人在内冥想、游泳，或者读书写作等。至少他本人是这么说的，别人也只能信了，不过事实八成不是这样。

原则上，他入浴以后就禁止外面叨扰他，但以防紧急事件，墙上还是开了一个直径仅三公分的小孔，孔中穿绳，从外面拉扯它的话会有一个小铃铛响起。另一方面，浴室内部也安上了同样的装置，似乎是为了防止在泡澡或做其他事时出现不适而准备的。

乔治·马克西拉先生本身没有心脏病或其他疾患，大家也知道他只不过是喜欢泡澡而已，虽然偶因急事而从外部呼唤过他，但他从室内响铃求助的情况却一次都不曾有过。

那个攸关性命的夜晚也是，仿佛会没有任何异状地迎来明天。

事发当天晚上九点过后，马克西拉先生跟往常一样，也没有携带必须过目的文件和材料之类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在家中无人发现的情况下，过了三个小时，不知不觉这一天即将结束，家人也准备就寝，这时才发现一家之主不见了。

当时，疑声四起，大家到处寻找、互相询问，发现谁都没见过马克西拉先生出浴。也就是说，他似乎没有离开浴室。

什么呀，原来在洗澡啊。大家这才安下心来，不过还是有人表示担心，认为这不寻常。总之，先从外部拉绳，让铃铛响起，却没有任何回应。

室内传出了“丁零、丁零”的声音，照理说马克西拉先生不会听不见。

铃铛还在响，浴室内依然没有回音，也没有其他任何反应。

不管怎么竖起耳朵仔细聆听，隔着门能听到的也只有“哗、哗、哗、哗……”的注水声，没有那种正在清洗身体或泡在热水里的声音。

“这，这岂不是……”

人们突然开始心慌，一迭声地敲响门扉，呼喊着可能还在浴室中的

马克西拉先生。最初众人还比较顾及礼仪，接着便大喊着粗暴地胡乱拍门，都快把门板给拍断了。

可是里面依然没人回话。大家又试了试能否从缝隙中把门闩取下来，却无功而返。

又过了一会，从庭院绕到浴室后墙的家人从高处的窗口往里望去，然后跑来报告结果。

据他们说，马克西拉先生背对着窗户，肩部以上露在水面之上，双臂搭在浴池边缘，呈现向后靠的体势，整个人定住不动。他们试着拧动窗上的小把手，却上着锁，没法打开窗户，只能隔着玻璃勉勉强强地看到如上所述的情状。

如果面部直接扑在水里，那当然是出大事了，但从目击情报来看倒也不是很迫切的局面。或者该说，大家不愿往坏处去想。

马克西拉先生要是在泡澡时睡着了，倒也难免担心他泡昏了头，现在已经陷入昏迷。

情况已经事不宜迟。虽说要是把他亲自设计并定制的浴室大门破坏掉，可能会惹他发火，不过现在可是关系到一家之主安危的关键时刻，大家还是痛下决心撞开大门，一口气冲进浴室。

下一瞬间，他们眼前出现的是沉睡在热气氤氲的浴池中的马克西拉先生。

他非常安详地沉眠着。任凭家人如何呼唤、如何叫喊、如何拍打和摇晃其身，他都没有再睁开眼睛。这下大家越发焦虑，拼命想把他弄醒，但这时他却“扑通”一声掉入热水中去了，而且即便如此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没错，也就是说——”

本·克劳奇记者略微停顿一会，做出思考的状态，紧盯我的眼睛。我则迅速接下话题：

“也就是说，马克西拉先生他已经死了，是吧？”

刚要总结性发言，却被我这一问给抢走了，他满脸都表露出失落。我没有顾及那些又继续追问：

“那么死因是什么？有外伤吗？门闩不能从外面挂上吗？窗户锁也不行吗？”

“嗯，这个嘛……”

克劳奇记者噎住了，有些怨怼地看着我，不过还是很快调整了状态。

“是啊，首先，遗体上没有任何伤痕或疑似伤痕的痕迹，窗户上的锁和门闩也一样是从室内上锁，不愧是马克西拉先生讲究到细节的建筑物呀，每一处的门窗都非常坚固，缝隙都找不到呢。所以你提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我有些迷惑地说，“不是自然死亡吗？就是那种，热水泡得太久了，突发心脏病什么的……”

“嗯，起初也有人这么认为，可是马克西拉先生只有四十多岁，而且还因为工作和兴趣常走山路，体魄强健，尤其是每天浸泡温泉，身体打理得非常妥帖。虽然也不能就认定他绝对不可能猝死，只不过……”

“只不过？”

我探出身子。

“他的死亡姑且被当作病逝处理之后过了几天，警视厅接到一封信，署名竟是乔治·马克西拉先生本人。”

“咦，难道是……死者寄来的信件？”

本来还是彻底的罪案实录，途中却仿佛变成了怪谈。面对这种令人始料不及的展开，我一边侧头表示疑惑，一边禁不住地感到一阵恶寒。

“哈哈哈哈，你放心吧，没有什么怪力乱神要素呢，要说吓人，指不定还是我这边的情报要可怕多了……”

说着，便又陷入了他招牌式的佯装思考的状态，但我怎么会由着他

呢？故意用慌慌张张的语气截住了他的话头。

“不是死者的来信，那就是活着的某人代马克西拉先生投递的啰？”

“嗯，可以这么说吧。”

克劳奇记者答道，脸上带着败兴的表情，像是在说“你又来这套”。

我接着转换话题，继续说道：

“马克西拉先生还活着的时候将信件托付给某人，也许是非常信赖的朋友，也许只是花钱雇来的陌生人，他拜托对方说如果自己发生意外，就请对方将这封信寄给警视厅。随后，那人得知马克西拉先生在浴室中身亡，也没查明死因是否可疑便忠实地履行约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的对吗？克劳奇先生。”

“啊，是，就是这么回事。”

他的表情半带佩服，又在余下一半里混杂了四分之一呆愣哑然。

话虽如此，也不是什么值得佩服的事情。能够如此之快得出结论，都要归功于我以前读过的小说、看过的连续剧里常有如此的剧情，像是说着“如、如果我被杀了，就把这封写下全过程的信件交给当局”，就是这样。

不过，光是想象一下当事人写了遗信，还不得不托付给他人的心情，我便感到一阵心痛。当死亡真正来临时，当事人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那，那么，信上写了什么？”

我发出了提问。这个情报大概是克劳奇记者自己查出来的，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嗯，警方不想公开这封信，我也只是偷偷跟人打听了内容……好像是这么写的：‘总之呢，这阵子我感觉身边好像有可疑的人影，类似的事在我的工作之中也不算罕见，幸好都没酿成大祸就解决了。这次大概也会是同样的结果，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要是我死了那么请务必解剖我的遗体，确认死因。’啊，顺便多说一句，出于谨慎，写信的笔迹和

使用的信封、信纸、墨水等全都经过鉴定，就是马克西拉先生本人的。”

如果自己死了那就送去解剖——这绝对不是寻常小事啊。我心中莫名打鼓，继续问道：

“这，这么一来，解剖的结果又怎样呢？找到他杀的证据了吗？”

“嗯，说到这个啊……”

克劳奇记者皱眉，稍稍止住了发言。不过与其说是他的话术，我更认为是他个人感情的表现。

“从结论来说，死者完全没有受伤。通常在浴室去世的情况，不外乎脚下打滑结果摔到了头部之类的重要部位，或是被浴室里的岩石什么的割伤等，可是这次完全没有这样的痕迹。最后能想到的死因也只有入浴过程突发心脏病身亡了。总而言之，它被归为‘寿命完全就是天定’，某些看不到的存在用冰冷的手猛地捏住了死者的心脏。”

不得不说，这是绝妙的形容，但也透出了他的恶癖。不过以他的发言为契机，我脑中倒是出现了一种想法。那个被捏住的“死因”，莫非不是心脏——

“肺部或者其他呼吸器官呢？没有什么异状吗？”

我如是问道。但克劳奇记者歪着脑袋，有些困惑：

“你说肺和其他呼吸器官？还有什么？”

“是啊……”，我点点头，“刚才也跟克劳奇先生你问过……你说案发现场的浴室门窗都是从里边上锁的，除开为了拉响铃铛而打通的穿绳孔便再也没有能和外界互通的地方吧？”

“嗯，的确如此。虽说不是第一时间，但我本人也去过现场，关于这一点确实无误。”

“可是……只有一个地方例外不是吗？要是没它，浴室就太过封闭，对里面的人也不方便得很啊。”

“例外？哪里？”

克劳奇记者看起来有些意外，摸起下巴，不过很快就像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

“浴室里没有的话就不方便……啊哈，是排气口吗？难道说，犯人的侵入和逃脱都是通过那里实现的吗？嚯……确实顶部有排气口，不过它非常小，而且管道九拐十八弯的。别说人了，就算是训练过的猴子也没法通过的哟。而且最主要的是，就算用上猴子又如何呢？”

“不，我说的不是那里。”

我缓缓地但是坚定地摇了摇头，继续道：

“克劳奇先生，你之前就说过，马克西拉先生在自己引以为傲的浴室里安上了通过外部的锅炉和水泵来供给热水的设备。这就是说，有了这个供应热水的管道，也就有了接通浴室内外的通道，没错吧？”

“啊，啊啊，确实。”克劳奇记者一边点头，一边有些讶异地答道，“像你说的，金属管道从建筑物的外壁，穿过浴室内用于装饰的岩石，接通进来，灌入热水。然而，它说到底也只有这个用途，所以比排气口的管道还细，撑死了也就几厘米的直径。然后怎么说呢，在长长的棒子前端绑上凶器，通过这些热水管道‘嘿’地一下刺杀死者吗？很不巧，这些管道是接在锅炉和水泵上的，不可能插进任何东西。况且被害人，姑且这么称呼他，就连被蚊子扎那样细小的伤口都没有呢。”

“但是，比如说——”克劳奇记者言下之意就是我在说傻话了，我也不管两人的年龄差，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解释道，“通过管道，还是有可能将毒气灌入的吧？而且别说气体状态了，就算投入会溶解在热水中随后在水面上产生气体的药品也不会被注意到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情况呢？”

“这、这个嘛……就那样呗。”

克劳奇记者被我这种小姑娘的“解说”弄得有些招架不住。

“要是有人这么做，那么死者可支持不了多久吧？这正是在无处可逃的密室中才能成立的手法。”

他并非出于恭维，而是真心佩服似的说道，还轻轻吹了声口哨。这反应真不赖。

（莫非，莫非是说……我的推理命中了？）

我不知不觉就厚着脸皮开始思考这些。不，暂且不论我的推理是否正确，至少我让眼前的职业记者都能接受了，虽然还不够严谨，但还挺令人高兴的。

然而，克劳奇记者却又带着一脸遗憾的笑容开口：

“……亏你好不容易想出这样的点子，可就我所知，马克西拉先生的肺中并未吸入致死的气体，也不见因此而产生的出血或组织损伤。况且，要是有人用了毒气，那么后来涌入现场的人们按说也吸入了同样的气体才是，就算不至于丧命，也不会毫发无损吧？”

“是吗……”

如此轻易就堪破真相果然不可能，但我也不能认输放弃。

“那么，不是气体，而是用液体又如何呢？嗯嗯，对了……把那种经由皮肤吸收从而危害身体的毒药溶解到热水中去呢？或者说，把那些非得口服才会有效的毒药换成往水里加上几滴就足以致死的剧毒之类的，这下子就能通过热水供应管道流进来，而且若是在马克西拉先生入浴之前就偷偷混入毒素也一样有效——对吗？”

“不行呢。”克劳奇记者就像是回敬之前的行为，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否定，“如果这样做的话，死者的皮肤和内脏没有发生病变岂不是很奇怪？还有，他甚至留下信件也希望进行解剖，警方便将其当做特殊案例那般解剖得特别仔细，结果没有找到这类毒药或者因毒药而产生的病变，随后又进一步调查了浴池里残留的热水，除了温泉成分之外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物质。”

“所、所以说结果呢——”

我颇为失望地问道。

“不错，结果就是，马克西拉先生的死亡被断定为不存在任何犯罪

要素。警方自不必说，家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也都不得不认了，只有一个人还对此抱有疑问。”

克劳奇记者的话让我心里突然一紧。

“呃，莫非是……”

后续的话我该明白的，但就好像嗓子里有什么在牵制着似的不让我说出口来。

“是的，这个人正是巴尔萨克·穆里埃。受警视厅的戴亚斯警部所托，名侦探穆里埃接下了乔治·马克西拉一案。”

“可、可是。”

我稍顿一会，对克劳奇记者那明显意有所指的话语进行了反驳：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吧？有重大案件就找穆里埃先生——找我们侦探事务所的穆里埃老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闻言，他有些嘲讽地苦笑道：“是呀，嗯，不过问题在于之后……不，关键是他接手后却没能解决的案子，后面还有第二件，我这不是正要说嘛。没错，那个啊……”

本·克劳奇把接下来要说的话做了铺垫，随后开始讲述第二起案件——

3

——光是听别人讲述，我还是无法相信。这种如同奇迹般的展开，不，该说是噩梦般的惨剧。

那天，由众多学院和研究机关所组成的伦敦大学校园，还沉浸在午后悠闲的氛围之中。可能正值用毕午餐的时间，任谁都有些瞌睡感。

在我的印象中，大学生活要比自己上的技术学校更为稀奇、有趣得多，实际上《格列佛游记》[4]相关的某个学院就在这里进行着“‘赤脚逃脱’计划”的主题研究。

比如说，他们在研究将热能、光能、声能、水力、风力等各种能源全都保存起来的储蓄机，还有能够变出任意形状的变形机。计划在非洲的乞力马扎罗一带建造超大型大炮，从那里发射十八万吨的炮弹，利用后坐力来拨正倾斜的地轴，从而消灭反复无常的四季变化，总之进行的都是这样危险的逃脱计划的研究。若是计划成功，冰封之下的北极可以成为肥沃的原野，可是这样一来，从北极顶端流淌下来的柠檬果子露可怎么办，让人担心。

有希望尽快完成研究的项目，怎么想都是——动物语言。每天都会与各种鸟兽对话，记录下来制作辞典，过不多久就会在小学课程里开展“动物语言”课。这样人们就可以跟狗、猫，或者猴子之类的自由对话，特别是能担任人类助手工作的狗，着实令人期待。

案件就发生在充满着奇思妙想与敏锐才智，散发出独特氛围的环境中——那些并列成排、横贯校园的校舍与研究楼的其中一栋的某间屋子。

案发现场是位于四层的一间小研究室，室主任是一位名叫马蒂亚斯·托利马的工学学士。

马蒂亚斯·托利马作为研究者，在应用蒸汽工业学领域备受期待，同时也是一名能干的工程师。虽然有着略为古怪，或说是不切实际的一面，但他还很年轻，而且颇为英俊，周围的人也对他很有好感。

那一天，托利马工学学士独自一人待在研究室里，迎接一名访客。

没人知道访客的来意以及二人进行了怎样的对话，不过双方都不曾拔高嗓门，同走廊上的其他研究室的人也没看到或听到诸如争执之类的动静。

然而，就在那位访客离开之际，有人目击到托利马学士站在门口目送对方。他这时看起来还没什么不对劲，随后回屋、关门，门后还传来了上锁的“咔嚓”声——仅此而已。

大概约三十分钟内没有出现任何情况。期间，四层各个研究室内的

人也都没有踏上过走廊。当然，这种说法是基于采信他们证词真实性的情况。

关于之后是否又有人造访过托利马学士，没能得到确凿的证词。仅就获知的部分信息而言，并不能够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

一切从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开始。

“嘎啦啦啦！”安静的研究楼突然响起玻璃碎裂的猛烈声响。紧随其后的是——

“怎、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刚才的声音！”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一齐奔到了走廊上。人数还真不少，也难免吵吵嚷嚷的。

“难道是爆炸？”

第一时间产生这种联想的人绝非少数。说起来托利马学士的研究室里有用到各种危险物质操作机器，或是进行试验，一旦发生失误，可能就会引起爆炸。

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说不定还会有第二、第三波爆炸，必须要赶紧避难，但似乎并非是这么回事。

总之，出于对托利马学士的担心，大家尝试着打开他的研究室门，可房间却从里面上了锁，怎么都毫无反应。这下，大家不得不合力撞了上去，硬是取下歪斜的大门，冲入室内。

“啊！”

下一瞬间，所有人都震惊得呆立当场。当时，门口正对着的是面向校园大道的窗户，往窗外看去，只见……

然而，他们所受的惊吓，与研究楼外的人们相比还不算什么。因为——

“另一方面，几乎同一时刻，研究楼外的人们所见到的则是——”

本·克劳奇记者故作平静地说道。在依然嘈杂的环境中，我还是听清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有个人以背向窗外的姿势猛烈地冲破了玻璃窗，直接从这个大破洞中飞出，急速下坠，整个人在空中描绘出了一条抛物线。

“根据证人的说法，这人的动作看上去极为缓慢。不过这可能是心理上的错觉成像，证据是下一瞬间那人就猛地摔在地上，浑身诡异地扭曲着，如同被压扁的青蛙一般。

“随后，遗体之下有血液溢出，往四周流淌开去。当我赶到的时候，距离事发已经有一会儿了，但坠地时的惨状还是残留得真切。

“当然是当场死亡。可是尚无明确的结论显示他死于剧烈的撞击地面。因为有一些可疑之处显示，在他全身都受到强硬的冲击之前，心脏就已经停止了跳动，可在当时还未能得到判明。

“坠楼现场的情景无疑令人惊惧，而研究室里也因进进出出变得一片狼藉。首先，入口正对着的那扇玻璃窗上，就开了一个等身大的洞，镶玻璃的金属框都扭曲得乱七八糟，看得出是遭到了相当强力的冲击。

“室内一个人都没有，该说室内果然没有人，还是该说室内居然没有人呢？我预先确认了一下，研究室的门从室内上了锁，而且托利马学士飞出窗外的那一刻，房间里根本没有藏身的空间，更别说逃脱了。

“总之研究室非常狼藉。门口和窗户之间隔着写字台和实验桌，但原本应放在上面的文件、书本都四下散乱着，实验道具和貌似正在组装中的设备横倒竖卧，七零八落的碎片散满一地。

“对……这副惨状，就像是遭到了暴风的席卷……”

“暴风？席卷室内？”

我不禁以问代答。克劳奇记者点了点头。

“不错，突如其来、强力横扫而过的台风——马蒂亚斯·托利马撞破自己研究室的玻璃窗并坠地身亡的确相当可疑，但是跳楼坠地的情况绝非罕见。虽然根据现场情况有不同的解释，比如那时候有其他人在场，

对方可能用枪指着托利马学士，威胁他短距离冲刺并一头栽下去。或者说，并非是被什么人逼迫，而是托利马学士出于自身的某种原因，在恐惧的驱使之下不分前后，就这样直接去冲撞窗户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无论哪种情况，也不会有人倒着跑用后背撞破玻璃坠下，而且这起案子有目击者，是没法被彻底颠倒的。那就是说，只能认为是有某种猛烈的力量把他撞飞了，甚至还进一步将他冲击得飞出窗外——从室内那凌乱的状况来看，这股力量也不是来自窗边，而是在紧靠门口的位置啊。”

“确实——确实是这样。”

我不得不予以承认。话虽如此，克劳奇记者的指摘只是加深了案件的难解程度，并非促进它的解决，反而还令其笼罩上一层更深的迷雾。

本·克劳奇记者却没有理会我的想法，继续说道：

“我调查了一下，这位马蒂亚斯·托利马，生前可是一个不逊于其死状的独特人物——我说，你别挂着这么吓人的脸啊，嘴毒是记者的常态，我的说法都算客气的了。总之，托利马学士作为优秀的学者，他的去世令人惋惜。他在研究开发能急剧提升蒸汽发动机效率的冷凝器改进装置，以及能让石油取代煤变成燃料的方法……”

“石油？”

面对这个平时不曾见惯的词语，我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要说石油，我只知道它就是在点灯时代替鲸鱼油使用的东西，拜它所赐都不用捕鲸了。不过它唱主角的时代并不长久，因为很快它便被煤气灯或者更加合理、廉价的以太灯所替代。

“让石油取代煤成为燃料”，应该就是要开发那种直接燃烧石油而不是烧煤、靠特殊的沸油而不靠沸水驱动的蒸汽发动机。不过就算投入使用，其规模跟蒸汽设施相比也只是杯水车薪，石油设施不可能取代蒸汽。即便到时在全国各地都开设石油开采公司，也有可能很快就破产，不至于破产也得被传统蒸汽业逼迫停止作业。

“没错，就是石油。”

克劳奇记者点着头，报道犯罪事件时的语气也转换成了朗读解说类文章时的口吻。

“现在从蒸馏技术中得到的沥青除了铺路之外几乎没什么用途，尤其是叫作‘汽油’的那个最轻的部分，虽然是可以在洗衣店和干洗店派上用场。但光看这一点，被剩下也是理所当然，而且它还易燃易爆，所以得在山里挖个洞埋了，总之无法利用这个废弃资源很糟糕啊。唉，这还是从穆里埃先生那里现学现卖来的呢。”

“穆里埃先生！”

我惊讶地询问，克劳奇记者摆出一副“你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的表情。

“所以我才找你出来的啊，出了这种事情，那位名侦探怎么可能不出马？不过……”

“不过？”

我对克劳奇记者的故作深沉已经感到窝火，便带着情绪提问，然而却发现他并不是故意的，只是对这起案件感到困惑不解，反复思考也没能找到答案，最后僵持在原地不动了。

“这个坠楼身亡的谜团对巴尔萨克·穆里埃而言应该是充满吸引力的，不过他却不予解决，就像之前处理浴室之谜时一样。而相对地，后来发生的两起案件又都被他认定为是将最新的以太科学研究用于邪道，布置下了原本不可能遂行的诡计。像这样接连甩出生硬的推理。你不认为这根本解释不通吗？”

“这，这是……”

我心中随之也萌生疑问。在同一类型案件的刺激之下，我哑口无言，可是要怀疑自己崇拜的穆里埃先生，即使只有一丝一毫，我也绝对不要。

“你现在所说的这两件案子，无非是连名侦探都没法立刻解决而

已，穆里埃先生也是人啊，不可能立刻解开所有的谜团哦？”

我一边反驳着，一边因为否定了自己的英雄、偶像而深感悲哀。

“说到底也不过如此啊。”克劳奇记者看透了我对穆里埃先生的崇拜之情，仿佛刻意捉弄我一般，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我不得不认为，在这四起案件里，穆里埃侦探对前两件和后两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明显差距。”

这时，我心中突然一跳，某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出来。

（把这四起案件分为前后各两件……假如说，前后之间存在某些差异，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有什么导致了穆里埃先生的转变吗？就是那种，能够对他的推理方式产生影响的、中途新加入的事物——如果有的话，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向自己提问的一瞬间，句末的问号仿佛一口气拉长了身子，直接化身成针，冲我飞来。

（是——是我们。是我和尤金。）

我内心发生动摇，又一次对克劳奇记者开口：

“但、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四起案件是可以串联起来的啊，只是碰巧按这个顺序发生了而已，不分什么前两件后两件的。比如说，也可能是按照马克西拉先生的浴室案到莫洛伊教授的陨铁案再到托利马学士的坠亡案，然后到马尔巴拉教授的遇刺案这样的顺序来的啊？”

“果然只是在两组案子之间换换顺序嘛。”

克劳奇记者把我的问题推了回来。我则继续辩道：

“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说这四起案件有关联啰？”

“是的。”

他当即回答。随后想起什么似的把手伸入衣兜。

“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不拿出这个可不行了啊。看看吧。”

他边说边取出一张照片。我一看便瞪大了眼，连自己都知道自己正

双目圆瞪，心脏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这、这是……”

我不禁暗自低语。

——照片拍到的像是某个沙龙，里面有几张并排的沙发，上头坐着有老有少的六个人。

“莫洛伊教授、传言杀害莫洛伊教授的西蒙博士、马尔巴拉教授，以及这位……啊，莫非剩下那两位就是？”

“没错，如你所想，正是刚刚才说到的乔治·马克西拉先生和马蒂亚斯·托利马工学学士哦，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刚才就认出来的……”

这张看似纪念照的照片上有一位白发白须的绅士，怎么看都是最年长的。本·克劳奇指着他说道：“科学部前任长官，同时也是你父亲作为船长而参加的宇宙探险调查团的团长——奇奇纳博士。如何，这下你还是要说这一连串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吗？

“此外还有……刚才提过的托利马学士诡异坠亡之前，研究室里有访客对吧。你觉得是谁呢？正是在新水晶宫附近被杀的马尔巴拉教授哦。他在托利马案件之后的莫洛伊教授案件发生前便失踪了，过了一阵子再度现身，然而就出了这种事！”

然后，我沉默了一会，大约有一整首“整齐演奏会”的曲目时长。

“克劳奇先生。”我极力硬撑着说道，“你想让我听的就是这些话吗？叫我从穆里埃先生那里偷一些情报出来什么的，不过这根本就是白费口舌，我既没有非这么做不可的义务，也没什么弱点被你掌握。”

听我说完，克劳奇记者微笑着摇了摇头：

“还用说吗，我可没这么想过啊，我还没堕落到胁迫像你这样的女学生来获取情报。只不过是觉得对于被隐藏的重大案件毫无了解，就展开实习侦探的工作实在有点准备不足。而且我没办法直接找穆里埃先生交谈，所以只是想请你帮忙而已。当然，如果有什么情报愿意提供给我，我也是很欢迎的。届时随时可以到这里来告诉我一声。”

说到最后他已经有些开玩笑的口气了，还递了名片给我。我非常迷惑，可最后还是没能拒收。

“谢谢。”

本·克劳奇笑着将名片盒放回内侧兜，随后突然一脸认真地问我：“话说——那个叫尤金的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无所知。只是克劳奇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在我心中徘徊……

4

——次日早晨，我是第一个到穆里埃侦探事务所上工的。

不，虽说我平日里多少也存着想早点到岗的心思，所以不会迟到，但今天却不同。今天，我是在天色才蒙蒙亮、街道上刚刚开始有人气和蒸汽洋溢的时分便出了门。

拜时间段所赐，电梯都还没开，我只得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升降设备的能源炉当然不可能整晚都为谁开着，我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了。

“而且……”

我一边往上爬楼梯一边在心中默念。

（八成没人想得到我会在电梯开动之前就过来。）

要说谁会想象这种事呢？反正也不用问了。毕竟只要想想既是事务所里的成员，又在事务所里住宿的某人，答案便非常简单。我要在不被尤金盘问的情况下完成某件事。

我悄悄打开门，滑入了沐浴着淡淡朝霞的办公室，钥匙开锁及关上大门时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如果尤金没有睡觉，现在已经起床，那这一切工作就都白费了。所幸我没有察觉到人的气息。

（好嘞……）

我刻意用只能让自己听到的音量说道，随后注意着不要发出脚步声，慢慢地一步步迈进。我从侧边走过事务所分配给我和尤金的桌子，穿过书架和附带水斗的实验桌，站在一间小屋前。

这是图书资料室，室如其名，里面收纳着书籍、报纸、杂志，似乎还有前阵子我和尤金做的剪报。虽然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像机密文件那么重要的东西就没有被摆在里头了，所以此处并未采取非常慎重的管理措施。

我从存放后勤用品的桌子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了资料室的门，进入其中。我还真这么做了。

要是被神出鬼没的穆里埃先生发现并且问起，我该如何辩解呢？不，索性就直接问吧。

“为什么您在莎莉父亲的酒店和大英生物园的案件中，对之前发生的两起案子只字不提？奇奇纳博士和这些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对不可能犯罪的谜团予以完美解说的穆里埃先生和对真相三缄其口的穆里埃先生，哪个才是真实的，哪个又是虚假的？还有……让我们担任助手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样问出来或许还好些。虽然我应该是做不到的。

总而言之，现在知道了那两起案件的情况，就有必要了解它们的详情。

我从案件的发生时间、场所，以及有关人员的名字切入，打算先从已归档的文件中找起。结果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放在书架一角，包括马克西拉案件和托利马案件在内的文件夹有些干净过头。

作为测试，我从其他地方任意抽出了一些文件夹，它们全都覆盖着薄薄一层灰尘。虽然顶部尚算清洁，封皮却并非如此，乍看之下，有种用得旧旧的感觉，总觉得它们一直被摆在架子上，但最近有没有人读过还真不好说。

有问题的只有以“马克西拉”和“托利马”两本文件夹为中心的左右十几本，它们像是被仔细地用布或纸擦拭过，封皮特别有光泽，用了细滑的高级纸张的部分也是亮白得堪称不自然。

我刚加入穆里埃侦探社的时候，它们应该还没这么干净才对。主要是在那堆积如山的待打扫的对象之中，它们的优先度在我眼里算是低的，这一点我相信自己没有记错。

事情有变。假设有人从中抽出一些文件夹，阅读之后发现上面沾着的灰尘——因为并不是特别旧的文件，所以也只有一点点灰在往下掉，然后这位“某人”怎么都想要将自己留下的痕迹消去。

这时，大概因为他已经认不出哪些文件是自己碰过的，所以就把邻近的全都清理一遍，擦去它们的灰尘。可我认为，这措施乍看之下是很妥当，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了。

正是由于这些小动作，反而让书架的一角变得与众不同，非常显眼。有必要这么仔细地擦拭灰尘吗？只要稍微多注意一点就不会暴露吧。

注意到了这些灰尘之后，不知怎么，我的思路就跑偏了。虽然我也不想像一个唠叨的恶婆婆一样，可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也难免会挑剔。在学校里也是，轮到男生扫除值日时，他们大都很不负责任，只要稍微检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清扫“成果”比这个书架还差。

（——男生，男生？）

对了，如果只是想看看事件记录，我没必要起这么早啊。

我是不想让尤金看到我在调查克劳奇记者所说的那两起案子。尤金也是，我怀疑他对那些案件有所知晓，想要深入调查。

然而，好不容易早起，还辛辛苦苦爬着楼梯来上班，收获的结果倒是知道了有人把包括马克西拉、托利马两案在内的文件夹都擦拭过一遍，只是还没能找到尤金进来过的证据。

时间在思考中流逝，窗外那一片大都市的景象也随之苏醒。这样下

去，不光尤金要起床了，就连穆里埃先生也许很快就会来事务所的。

没办法了。我离开了尚有惦记的资料室，把门钥匙放回抽屉，打算暂时离开侦探事务所。

可是，现在已经无法做到像之前那样不发出任何脚步声或其他声音，小心翼翼地进门，眼下的我由于焦躁，注意力有些涣散，踢飞了放在尤金工位脚下的垃圾箱——号称是垃圾箱，其实就是个特别大的圆筒形金属罐。

咔啷咔啷……它倒地滚走的声音大得夸张，我手忙脚乱地紧追其后，在它撞上墙壁之前摁住了它，里面的纸屑却在我好不容易打扫干净的地面上散得到处都是。

我难为情地开始收拾，发现这是昨天追着尤金去新水晶宫，进而遭遇到那里发生的案子之前，两人一起做剪报时留下的报纸残骸。

我“哎呀哎呀”地叹着。当我将这些碎纸拾起，一把把拧成团扔到垃圾箱里时，一张奇特的纸片闯入眼帘。那是被撕成几厘米大小的报纸一角，印着三行广告词。我漫不经心地看向纸片背面，上边有一行没头没尾，看起来没什么意义的文字。

然而当我再次将纸翻回正面，打算把它捏成纸团扔掉的前一刻，突然注意到那三行并列排列着的广告内容虽十分简短但却像是谜语一般，全文如下：

明天白天告知O教授NCP
来IVB回廊的休息所
你的活路正在那里

“这、这是……”

我不禁发出了声，又匆匆忙忙咽下了剩下的话语。

（NCP——New Crystal Palace就是新水晶宫的略称吧？那么下一行

的IVB，IVB又是什么？啊，莫非是……）

我取出厚重的辞典，急匆匆翻开书页，纸面上如是说“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ta”，我的直觉得到了证实，所谓“IVB”就是从这个单词中抽取出的三个字母。

是的，我应该没有看错，这条信息正是在邀请不幸的马尔巴拉教授去往他的死地。

在每日派发的报纸一角用三行广告语进行秘密通信，这在侦探业界是常用的模式。从这些例子来推，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马尔巴拉教授在拜访了托利马工学学士的研究室之后，很快就知道学士凄惨地死去了，并且死因不详，便如克劳奇记者所说的那样潜伏在了某处。

但他后来又看到报纸广告，完全被“你的活路正在那里”这句邀请欺骗，等到了约好的场所，却在歪曲空间的诡计之下被投掷过来的匕首所杀。

可是，尤金也发现了同样的内容，说不定正是在剪报期间看到的。幸好他之后获准下班，便去了新水晶宫，在马尔巴拉教授的被害现场等着教授本人……

不过这样一来，疑问又增加了。为何尤金看到把马尔巴拉教授约出去的三行广告词会想要赶到现场去呢？之前莫洛伊教授被害案件也是这样，他一个人折回凶案现场到底是打算调查什么？

还有，如果在资料室的文件夹中挑出马克西拉先生和托利马学士的死亡相关记录进行翻阅的人是他，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这四起案件之间到底如何关联？尤金又怎么和它们扯上关系的？

我继续琢磨着，不，不如说是继续困惑着才比较恰当吧。

总之就因为这个状态，我耗了很多时间，最后连自己的处境都给忘了，没注意到有个人影已不知何时来到我身边站定不动。

“……”

我大惊失色，双眼圆睁，身体僵硬。那个人影已经一动不动地站了多久？完全没有表现出存在感，直至被我注意到的那一刻。

那副端正的相貌看起来只是跟平日一样面无表情，但却又有些不同，好像带着一丝悲伤又寂寥的笑意，若有似无。

望着他这副通常不会给人看到的表情，我总会有些沮丧。

“好吧……”

我在心中默念，随后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

这句话已经在我的嘴边转了好多次，却一直没能问出口。直到今早，我才确信不说出来是不行的。

我坚定地凝视着他，问道——

“告诉我，尤金，你是谁？”

☆

它，若问其名，乃是《一千零一夜》[5]里的“魔神伊夫利特”[6]。

明知它拥有恐怖的力量和扭曲的本性，一旦在现世获得解放，便无法再次被塞回封印它的容器之中，可愚蠢的智者们却还是破开了封印。

之后，正如“魔神”所想，有权有势之人投以大量金钱，满口甜言蜜语，给予了它崇高的地位和优渥的待遇。而无力者们却只能一味恐惧和战栗，很快就被逼得只能放弃希望，接受现实。

再过不久，更加恶性的事件发生了——尽管它身为魔怪，有一些长处或优点也不足为奇，可这些却被大肆吹捧，信众的胡言乱语持续不断，号称接受它，与它同在将是何等美妙之事。

如此一来，即使不愿受到可怕的对待，但离开它就会万事皆毁的“常识”已然形成。那些对“魔神”指尖涌现的黄金目眩神迷，沦为其下仆的人们悄然且巧妙地将“服从”之外的选项消除了。

然而，“魔神”终归是“魔神”，它一次次地兴起灾厄，残忍地加害人

类，但无论如何却都不曾有将之消灭的呼声响起——即使有，也只不过是极度微弱的呐喊。

奇妙的是，面对如此麻烦之物，“魔神”的同伴却不仅仅只有从它手里获得过好处的人。

理智之人嘲笑恐惧“魔神”之人，蔑视他们，甚至用各种手段欺骗和轻贱他们。明明这样做毫不利己，只是为了确信自己比别人更加贤明伟大，便口吐愚昧的言语，而且不断做着与之相符的蠢事。

而“魔神”——则很是喜欢那些不断增加的蠢材们。

有了他们的忠诚协力，“魔神”前所未有地威猛壮大，恣意散播着致死的疾病，从血盆大口中吐出的毒气，十分公平地将愚昧之人、欲壑难平之人，以及无罪之人一齐扫除。

之后，“魔神”又休养了一阵。不管怎么说，它是假人之手来发挥本领的，一旦消灭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奴隶们，那么它也会变得束手无策。

然而……过了不久，“魔神”便再次登场。

因为有人希望它重新出现，甚至不惜妨碍它香甜的睡眠。而且，这一次也准备了全新的舞台——并非它一度践踏过的乱世，而是一个本应永远无虞的纯洁无垢的世界。

译者注

[1] “格兰威尔”，即J.J.格兰威尔（J.J. Grandville），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讽刺漫画家和插画家，《*Un Autre Monde* 》是法语的“另一个世界”。

[2]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宇宙统一论》《新世界》《虚伪的工业》《论商业》等。

[3] “朗姆酒”（rum）是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为糖酒、兰姆酒、蓝姆酒，常用于西点制作；“夏洛特蛋糕”（Charlotte cake）是一

款经典法国甜品，由湿润的蛋糕底和蛋奶冻的蛋糕体构成，周围通常围着一圈手指饼干以固定，再加水果等装饰；“果子露”（sherbet）即果汁冰糕，也有译作“雪宝”“雪酪”“冰霜”等。

[4] “《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创作的一部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

[5] 《一千零一夜》（*Tal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为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 ），既是阿拉伯帝国创建后阿拉伯民族精神形成和确立时期的产物，又是脍炙人口的世界文学瑰宝。

[6] 《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渔夫捡到一个壶，打开它后便发现魔神从中跑了出来，原来它被封印在壶里，还打算恩将仇报杀死渔夫。所幸渔夫运用自己的智慧，重新将魔神装回瓶内。

第七章

“尤金，你是谁”

——

“我才想问，爱玛你是谁”

——

雷恩先生造访

——

丢置在旁

——

再上伦敦港第二码头

——

皇帝、国王、族长们齐聚一堂

——

路易大叔的困惑

——

干掉“魔神伊夫利特*”

注释

* “伊夫利特”是阿拉伯神话里的魔神、火之精灵，又被拼写为Efreet、Ifreet、Ifrit、Afrit等。

1

“尤金，你。”

我轻轻地整理呼吸，下了决心，开口说道：

“你待在一个不可思议的胶囊里，被我父亲担任船长的‘极光号’运到这座城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你之前在哪里做了什么？你打算说是在什么都没有的宇宙里突然冒出来的吗？还有你冒着窒息而死的危险也不肯从胶囊里出来，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拜托了，告诉我吧，否则你就别想往前走了，一步都不行！”

我伸开双臂，摆出一副此路不通的站姿，堵在尤金面前。

口中说出的是至今在心中翻涌，反刍过多次的疑问。然而，尤金的表情却看不出什么情绪，也不做任何回答。

当然，这也是在我预料范围之内的，所以也不能气馁。我继续向他追问：

“你为什么会来这个侦探事务所，我问穆里埃先生就能知道。但你之后的行动，在我看来却很奇怪。比如说，我们都离开莫洛伊教授遭遇悲剧的那家酒店了，为什么你要赶回去？你甩开我，到底是准备去调查什么？而且没去案发现场的楼层，去的是再往上一层的大厅，这又是什么原因？究竟是去干什么？你知道些什么吗？

还有之后在新水晶宫发生的事？你所以会去那里，是因为在做穆里埃先生布置的剪报工作时看到了这个是吧？”

我把那张印着“明天白天告知O教授NCP/来IVB回廊的休息所/你的活路正在那里”三行广告词的碎报纸推到他面前。

这似乎戳到了尤金的痛处，但他依然坚守沉默，我也没有手软。

“你虽然不知道发布这个广告是为了引出马尔巴拉教授，但你猜到大英生物园会发生事件，所以才去了那里？假如穆里埃先生那时没有看

穿杀死教授的诡计，你或许就会被逮捕。还是说你已经想到了这样的结局？明知会有危险，却还是不得不去那里。你到底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

尤金依然不做回答，却将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大概是被我说中了，所以感到不舒服。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逼到这份上，但对此也不是完全没有负罪感。

果然，我也许不适合当“侦探”，读读故事就可以了。可是即使事已至此，我也不能半途而废。

“还有，马克西拉先生的浴室谜案和托利马工学学士坠楼谜案——也就是发生在我们到侦探事务所实习之前的两起悲剧，你也知道些什么吧？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四起案件据说存在共同点，要是有，请你把它告诉我！”

当我说出刚获取到的两个谜团的情报时，尤金吃了一惊。估计他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些。如此反应正说明他的确偷看过那些文件。

“你想蒙混过关吗？关于这一点，我还有问题呢。你偷看穆里埃先生的案件记录，看完放回去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刻意擦掉灰尘？这样一来，岂不是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行为吗？”

当我指出这一点后，他先是一脸困惑不解，随后便露出了“糟糕”的表情。看来他在行动时完全没有料到，他居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没有表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紧盯着尤金的双眼：

“回答我，尤金。”

稍过片刻，我再次向他发问：

“回答我刚才说的所有问题。然后告诉我你自己的事，至今为止缄口不提的所有事情！”

之后，即使他几分钟、几小时、一整天都沉默不语，我也铁了心决不后退。要是他打算逃跑，那我也想好了，无论到哪儿我都会追过去。

但是，我都摆好了防御架势，他的回答却像让我吃了一记过肩摔似的。

“——明白了。”他简洁直白地说道，用沉静但仿佛看透一切的视线回望着我，“我也觉得不可能一直不提。所以，我会说的，关于我的一切。”

“呀！”

这下轮到我说不话了。

“就现在，在这里说？”

“就现在，在这里说。”

我不小心问了个傻问题，尤金却清清楚楚地点了头。之后，他脸上挂着不可思议的微笑，说道：

“但首先你得告诉我，爱玛，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他反过来向我抛出问题。

“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对他的意外发言感到奇怪，但尤金的微笑却不知为何透着一种快要哭出来的悲哀，我能看得出来。

“我也一直有自己的疑惑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爱玛你会在这里？自从透过胶囊看到你以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时候如果你没有出现，我也绝对不会从胶囊里出来。”

（什么情况？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顿时陷入困惑与混乱，一时之间根本说不出话。

“尤金——”

我用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心情呼唤他的名字，就像是被他吸引一般向他走去，而他也是同样地向我走来。

随后，我和他的手相碰了，相互重叠了。正在这时——

“嗙”地伴着一声巨响，侦探事务所的门被打开了。

我惊讶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英俊绅士，正气喘吁吁地

站在那里，头发和服装都乱七八糟的。

按说已经到了电梯运行的时间了，绅士喘不过气肯定不是因为爬楼梯的原因，我胸口有些打鼓，心脏就像早晨的钟楼被撞个不停。

“那个……您是哪位？”

我怯怯地问道。绅士抚着胸口，经过数次的努力把紊乱的呼吸和过速的心跳调整回去。他终于恢复常态开口道：

“——出了这样的事，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在哪里？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跟他说。你们又是谁？快把穆里埃侦探叫来！”

我和尤金忍不住对视了一眼，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仿佛已因这名来客而烟消云散了。

“是这样……”

“穆里埃先生，还没——”

我话才说了一半，绅士的声音就突然乱了方寸。

“什么？还没来吗？可恶，偏偏是这时候！”

他说得宛如嘶吼一般，双手掩住了脸。看样子不是出于愤怒，而是正处在不安、焦躁之中。

“请问……”我再次开口询问，“您来是要办什么事呢？刚才您好像说了什么，但我没听清，是出了怎样的事呢？”

“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你说你没听清？”

绅士一脸愠怒地反问道，把我吓了一跳。这一瞬间，尤金介入我和绅士之间，是为了把我护在身后吗？还是说仅仅是偶然？我判断不出来。

但是即便是为了保护我，似乎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刚刚还情绪激昂的绅士，转瞬间就宛如对自己的态度感到可耻一般。

“不，抱歉。”

他低下头，短短地说了一句，随后长叹一声。

（啊呀，这位男士莫非是……）

刹那间，我的脑中灵光一现，难怪他刚进来时我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哦，莫非您是莎莉·法尼荷的父亲吗？”

“是的……你是？”

绅士露出满脸诧异的表情，看样子已经恢复冷静了。此外，这张写满了自制的面孔，我确实是见过的。当初在莫洛伊教授被害的酒店里，大堂的墙上装饰有所有者的照片，画框里的对象与眼前的这名绅士太相似了，照片下还写着“酒店所有权人向各位致以问候”。

雷恩·法尼荷，广泛经营着众多事业的优秀实业家，同时也是将我父亲与奇奇纳博士以及整艘“极光号”送往宇宙的赞助人——法尼荷地理学基金的最高代表人。最关键的，他还是那个“生气包莎莉”的父亲！

“我是爱玛，爱玛·哈特里，‘极光号’船长猛虎·哈特里的女儿。还有，我在技术学校里总是和莎莉在一起。”

“咦，你就是那个‘细长条爱玛’。啊，失礼了。是吗？你就是莎莉一直说的那个爱玛君，现在正在校外实习做侦探吗？原来如此，她是这么说过……”

雷恩·法尼荷先生的表情稍稍明朗了一些，但很快便又回到苍白而沉痛的模样。之后，他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好吧，那么告诉你也无妨。不要太吃惊，好吗？其实从昨天开始，莎莉就去向不明，我很担心她，而今天我家收到了这样一封不得了的信，上面写着‘您的爱女莎莉大小姐在我们这里，要是想让我们把她毫发无损地送还回去，就接受我们的要求’，这看上去可不像什么奇怪的恶作剧啊！”

他一口气将事实倾吐出来，我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脑海中各种事情在盘旋，可是却怎么都没法收拾起来。

“咦，那么，莎莉她……”

我好不容易才拼力问出口。

“她被诱拐了！被身份不明的家伙们给绑走了！给我出这么一个大难题，让我去换回女儿。”

雷恩·法尼荷先生悲痛而又激动，几欲吐血。

（诱、诱拐？）

听到这个词，我全身都冻住了，同时又有种自己正逐渐融化，流到地板上去的感觉。

可是即便在这份混乱的思绪中，我不知为何，仍能以非常平静的心态去观察，并且发现尤金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脸色变得煞白。

怎么回事？比起我这个挚友，他和莎莉的交情可只能说是浅薄。为什么他会动摇得不靠着桌子就站不住？我为此诧异了一下之后，突然间便读懂了那副表情的深意。

（难不成，那是悔恨……或者负罪感？）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要把莎莉遭遇的事也算在自己头上吗？认为自己也得负上一定责任吗？我的想象越来越往不吉利的地方展开，正在这时——

“怎么了？尤金君，还有爱玛君，哎呀，这位是法尼荷地理学基金的……特地光临，是有事要找我吗？”

背后传来了令人倍感信赖的、精神满满的声音，声音的主人也不言自明。不过虽然不用多说，但果然还是要呼唤一次这个名字呀。

“穆里埃先生！”

我和尤金，甚至连法尼荷先生都回头看向门口，一齐叫出声来。

2

“嗯……就是说，令嫒是从家里去父亲公司上班的途中遭人袭击，随后被绑架，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穆里埃先生听完法尼荷先生的陈述，极为沉着地说道。随后他突然

转向我，开口提问：“爱玛君，莎莉小姐是你的同班同学吧？”

“是的，没错。”

我轻轻点了点头，答道。

“她没有去学校吗，跟你一样在某处实习？”

听到穆里埃先生的问题，我颔首应和道：

“啊，她的就职体验之前就结束了，不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因为她已经获得很多学分，时间上相当宽裕，我听说她会利用空余时间去协助父亲的工作……”

“是，就是这样。莎莉似乎远比我更有经商天赋……实际上她为我的好几项事业都提供过建议，我也让她放手试着去实践经营。”

法尼荷先生擦拭着汗水，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出他对女儿莎莉的高度认可。

“可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我因为要在家里会见客人，就叫人用自家的蒸汽汽车先送莎莉出去。后来我到了公司，却听说女儿还没到。我正在奇怪的时候，很快便收到通知，说发现莎莉乘坐的车就被扔在公司门口，还找到了被一圈圈捆住的司机。我大惊之下冲过去，就在车子里找见了这个……”

他说着便取出一张纸，上面的字乱七八糟的，仔细看看都是从报纸或杂志中逐一挑出需要的字再剪下、拼贴而成，内容也不是太长。

我们把令媛莎莉绑走了，请你明白现在她的生杀大权就在我们手里，如果你希望女儿能被安全释放，那么强烈建议你接受下列要求。

即刻把我们指定的行李运到已确定由贵公司负责会场搭建，以及接待的“标准岛会议”中。

这不是希望，也不是期待，而是命令。政府官僚都给予深厚信赖的贵公司，想必不会私下设槛阻拦。我们很看好法尼荷先生对女儿的爱。

另外，关于搬运的顺序，我们会在行李送到时再联络你，请仔细遵守。

——就是这样一封混杂了大小不一的文字，而且连字体都杂七杂八的信件，读起来很是费劲。

总之有群坏家伙诱拐了莎莉，他们的目的是让法尼荷集团的总裁雷恩·法尼荷先生产生动摇，而真正的目标却不是常见的赎金或者令对方陷入痛苦，而是与“夺走东西”相反，要“送入东西”，也真是很古怪了。

尤其是这封怪信的写法，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种种行为都令我心生疑惑。

“如果说是为了隐藏笔迹，那这个做法显然是很费功夫的。看来这位‘执笔人’并没有打字机或书法机，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吧……”

穆里埃先生就这封威胁信的写成方式做了说明。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像这样用拼贴呀……）

我在佩服穆里埃先生的同时，也因这个“执笔人”，不，“制作者”传达出的恶意而惊惧。

穆里埃先生口中的书法机可是好东西，只要使用机器附带的钢笔，无论本人的字迹有多丑，也能化身书法高手，写出各种漂亮的字体。确实，只要用上了它，就没必要浪费力气用剪刀和浆糊来搞这么麻烦的东西，而且犯人为了掩盖笔迹而使用这类机器的案子，现在已经有好几起了。

说完之后，穆里埃先生从各种用于搜查的机械中，选了一台带有好几个镜头和转盘的设备。

“尤金君，爱玛君，能帮我把它搬过来吗？再点亮里面的灯……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不好意思，尤金君，请你转动那里的曲柄。爱玛君，我接下来说的话就拜托你做笔记了。”

“明白。”

我迅速拿来纸笔，在旁注视着穆里埃先生将那封威胁信塞入机器的空隙处。

“好了，尤金君，开始吧。”

听到穆里埃先生的指示，尤金转起了机器的曲柄，几枚圆盘上都镂出了不同的形状，它们一边以复杂的姿态重合在一起，一边回转，美丽的光芒往周围扩散开去。

机器上伸出来一段圆筒，穆里埃先生将眼睛凑到圆筒前端，拧动貌似是调节杆的小机关。

“嗯……第一个字是模式二三〇〇〇六，第二个字是模式五三三七，第三个字是……”

就这样，他将每一个字都单独提取出来，报出编号，我奋笔疾书的同时也抱着担忧。

（在人家父亲面前做这种事合适吗？）

毕竟像这样把全文检查一遍，得让法尼荷先生等到什么时候呀，我不觉有点担心。

“尤金君，可以了。爱玛君，把刚才的笔记给我看一下。”

我们只得依言行动。而另一方面，法尼荷先生因为担心女儿，已经压不住心头的焦虑之情了。

“穆里埃先生，你现在正忙着的难道是……”

他突然反应过来似的问道，穆里埃先生则点头予以肯定。

“是的，这就是已经在好几起案件中查明犯人所在地的活字鉴别机。接下来把这些模式编号和‘编号一览表’对照，就能知道对方用了哪里销售的什么报纸或杂志，而且根据这些活字上细微的伤痕或磨损，应该还找到更多关于获取渠道方面的线索——总之这些犯人似乎没怎么读过我的案件手记呐！”

“这……这些事先放一边吧。也就是说，这封威胁信是调查我女儿行踪的重要线索？”

“不，还称不上重要。”

对于情绪紧张的法尼荷先生，穆里埃先生干脆地答道。我被侦探的

话惊到了，但法尼荷先生闻言既不吃惊，也不生气，只是陷入了一片呆然之中。穆里埃先生继续说道：

“所以说，比起犯人身在何处，其身份和目的更加重要。当然，我会将这些数据交给警视厅的戴亚斯警部……您不介意吧？”

“啊，不会。”

法尼荷先生不是很情愿地摇了摇头，然后用有些干涩的口吻说道：

“可是，毕竟我委托了你，这一点还劳你尽力帮忙，请务必牢记莎莉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

“这是当然。那么……好。”

穆里埃先生仍是泰然自若，摆出了那个被称为“名侦探确已深思熟虑”的姿势。

“爱玛君，不好意思，你能去衣帽间帮我把出差旅行用的B-4号服装和特A号礼服各拿一套出来吗？然后去备用品架上把中号鉴定包和武器……啊，这还是我自己去选吧。还有我要带在路上读的书……”

“了解。”

我竭尽全速，准确而完美地完成了穆里埃先生交代的事。这些琐碎的指示，正是他为了旅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终于要离开侦探事务所开始大展身手了，这令我感到非常兴奋。

此外，那封威胁信中提到的名为“标准岛”的所在地也让我很是在意。我记得自己曾在《幻灯报》上读到过那个地方，也向父亲打听过，还在学校里聊起过，说是在大海的正中间有那么一座美丽的浮岛，而且它还是科学与技术的结晶。

作为侦探助手，我自然也该一同前往。想到此处，我便有种期待与不安混杂的感觉，心中泛起波澜。

我该做些什么准备呢，去炎热的地方果然还是要带上探险帽和防暑服，而应付寒冷的地方，我也有毛皮套装和特制的鞋子。

虽说该事先请示下父亲的，不过我估计他肯定会反对，只是当个实

习侦探就已经闹了那么一出，更何况还要跑到海对面去……

（但是不去不行，我去意已决，莎莉可是我的挚友啊！她被绑架了！既然这事已经叫我撞上，怎么还会坐视不理？决不能袖手旁观，我要亲手救她出来——即使办不到，我也想做些什么、帮到什么……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

我边想着这些事情，边集齐了穆里埃先生指名要求的东西，回到了之前的房间。刚一进去，手里的行李就差点掉在地上。

“呀！”

我把衣服都捏得起皱了才好不容易稳住它们，没掉下去。然而看到眼前的景象，就算把行李全都扔出去了也不能怪我。

——尤金不知道何时已经果断地换好衣服，跟我跟踪他去新水晶宫时的那身打扮差不多，而且身旁还有一只方嘟嘟的大旅行箱。

“这……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头直打鼓，便向穆里埃先生发问。

“嗯？哦，你说尤金君呀，我让他在莎莉·法尼荷小姐的案件中担任我的助手。总之我们必须得驻扎在法尼荷集团的总公司，及时应对各种事态，所以才准备得这么匆忙。而视具体情况，我们或许还会直接飞往犯人指定的标准岛。”

名侦探先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我胸中则涌现一股令人不快的焦躁感。

“那个，所以说……我呢？”

“嗯，你的意思是？”

穆里埃先生稍稍回避了一下问题，听他这若无其事的口吻，我已经有些气馁，但还是鼓足力气问了下去：

“我……就是说，不需要我跟您一起去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带我一起去吗”，只是换了一种问法而已。

“你有必要同行吗？不，并不需要。”

穆里埃先生非常干脆地答道，颇有几分要抛下我的意味。尤金听到他这样的语气，也停下了打包行李的手，惊讶地看向我们。

我压下内心的动摇，再次向穆里埃先生请愿。

“也许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呢？或者说，请您让我做些什么。只要您吩咐，我什么都会照做的，所以……”

“是哦。”

穆里埃先生微笑着说道，我也由此抱了一线希望，可是听到的却是无情的话语。

“既然你说，只要我吩咐的就都会照做，那么就回家吧。暂停实习，学校那边我会去说明的。”

咦……我差点就将那声疑问脱口而出，可却说不出话，这是多么不讲理、不公平啊。总之，我心想如果现在退让那就真没戏了。

“为什么呢？被掳走的莎莉是我重要的朋友，也许她会没事，但肯定会很害怕，让我什么都不管，我做不到啊。就不能让我干些什么吗？把我一个人丢下也太过分了！”

说到最后，我的音量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接着，我又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倾诉：

“明明就带尤金去了，却放着我一个不管……太过分了，我才是正式的助手！”

但是，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却像直面凄惨的案件，或是遭遇危机时一样，极为冷静地点了点头：

“真为难呀，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回答你好了。第一，今天临时接到的案件不是刚成为助手不久的你能胜任的，我不想把你卷进来。被害人莎莉小姐虽然是你的朋友，不过这反而更糟，你在这起案件中已经失去冷静，我只能说你不适合这次的行动，有说错吗？”

我无可辩驳，穆里埃先生还在继续加码：

“虽然这样很像是在说我区别对待了你和尤金君，但我带他同行是

因为他对本案的搜查而言是必要的，有作用的，仅此而已。”

“啊！”

我被名侦探先生毫不容情的话语给噎住了，心头有种冷风吹过般难以言述的感觉，但还是必须忍耐。

其实侦探的抉择对尤金更加残酷，可惜那时的我却还无暇注意到这一点。与他的待遇差别这么大，只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知道了。”

不知不觉，我的眼眶里已经噙着泪水，我对此有所察觉，忙赶在它洒落之前转过身去，背对着穆里埃先生，抓起自己的随身物品就从侦探事务所里飞奔了出去。

悔恨不已，追悔莫及，被自己尊敬的名侦探彻底放弃了，也没能为莎莉做任何事。

我不管不顾地胡乱奔跑着，什么都不想看，什么都不想听，因此当我注意到背后渐渐逼近的脚步声和人的气息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3

“号外！号外！列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全世界的皇帝、国王、大总统、族长以及其他代表齐聚一堂的世纪庆典，地点就在标准岛上的大会堂！号外！号外！”

喇叭播放着刻在蜡管上的叫卖声，人们聚集成群，往蒸汽机器人的手推车（其实是一台售报设备）里投硬币，报纸就会被当场印刷，印完从滚筒中飞出。

所谓列国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Nations），如字面所示，将集结各国代表举行会议。第一届列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则是在我出生很久之前了。

那时的世界列国之间相互仇视、争执不休，放在今天肯定想象不

到，而举办国际会议之类更是异想天开了。

终于，在法兰西帝国 [1] 的拿破仑三世皇帝的主张之下，跨越人种、宗教、社会体制隔阂的会晤在巴黎举行，这便是第一届的列国代表大会。值得纪念的首届会议场地则是为了世界博览会而建造在战神广场 [2] 内的椭圆形大建筑物，拥有七重回廊。

此外，据说当时兼任着巴黎天文台台长的天体力学第一人奥本·勒维耶 [3] 教授还发表了特别演讲。不凑巧的是，演讲内容并没有流传下来。

之后，列国代表大会每隔数年便会召开一次，影响力极大。相较于至今为止的诸世纪，我们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通向自由，就是因为这个大会。同时，瓦特先生、巴贝奇教授、爱迪生先生、特斯拉博士这些伟人们的丰功伟绩能够不断增加，都可以说是拜该会议所赐。

列国代表大会已经很久没开了，称其为大新闻也确不为过。然而，不论大街上是不是盛况空前，位于伦敦港的第二码头上，人们则完全被其他东西所吸引。

他们所见之物很快也进入了我的视线，是我所熟悉的“极光号”。它正犹如巨鲸般坐镇在此，平时的装配就已经充满美感且令人心安，而现在也许是因为换上了晴天装备，比平日还要光辉耀眼。

“跟那次可真像啊……就是载着尤金回来的那次。”

我悄声自语道。

然而，也不是说事事都如出一辙。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都在向“极光号”投以热切的视线和欢欣的呼声，这些都跟上一次差不太多，但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极光号”是返航归来，而现在却是要出航。抱着花束送上祝福的也不是莎莉或别人，而恰恰是我。

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今天会由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出场，他就站在我的眼前。

“父亲，祝您旅途愉快，一路顺风！”

我边说边将花束递过去，没想到周围涌起了大家善意的笑容和掌声。

“啊呀……这，谢谢，爱玛。”

父亲皱了皱他那快被大胡子盖住的面容，十分可爱（要是被他本人知道就糟糕了），甚至还羞红着脸接过花束。

他拥抱了我一下，满是笑意，心情愉快地说道：

“又要有一阵见不到了，不过我们这次都在地球上，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秘境或者极地还不好说，但我去的是那座标准岛呐。”

“是的，是那座标准岛呢。”

我鹦鹉学舌般重述了一遍他的话，不过他却脸色微微一变。

“……嗯，好了，就这样吧。你也要努力加油，保持健康！”

“当然！”

我精神抖擞地答道，父亲终于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嗯，要好好去学校哦，穆里埃先生那边的实习已经结束了嘛。”

“还没呢。”我有一点要说明白，不能听之任之，“但穆里埃先生不在事务所也没办法，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实习生，他也不能够带我一起出差啊，真是的，太让人失望了。”

“唉，这个嘛……怎么说呢，也是没办法吧。”

父亲这么说着，似乎是在安慰我，但心里其实松了一口气。我继续对他说道：

“要是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我就算硬来也会跟过去的。”

“别说胡话，你本来也不过是学学侦探和警官的样子，偏偏还真跑杀人现场去了，这种事我本来就反对，要是被你听到……”

说到此处，父亲的眼神有些不自然，但我不会看漏。

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已经有所觉察，我赶紧移开了视线。

前方有动静。两条人影正穿过与我们稍有距离的滚滚人潮，往我们

这边挤过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挑修长的成年人，跟在后面的轮廓则像是小个子的少年。两人都戴着帽子，双目深深地藏在被压低的帽檐之下，上衣是立领款式，身子向前躬着，步频也很高，脚步匆忙，双方的姿态与动作颇为一致。

父亲好像很留意那两人。但当他注意到我在意的眼神，便开口说："爱玛，刚才那是……"

他说着脸上就露出了"不妙"的表情。

"咦，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我故意装蒜，父亲的表情则看起来更头疼了。

"啊，不……没事。"

他慌忙摆着手，试图蒙混过去，还咳嗽了几声。

"总之就拜托你看家了哦，还有……对了，要好好上学去。"

"父亲，这句话刚刚已经听你说过了。"

遭到我当场吐槽的父亲搔了搔头，一脸非常难为情地说道：

"啊？是、是这样吗……啊哈哈，唉，只有这件事最重要嘛。"

我看着他这样，将心中即将喷涌而出的同情和笑意全都压回了扑克脸之下。

"那么我走了，一路顺利哦！！"

我故意冷淡地说道。然后一个转身便背对着他，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背后却传来了他有些失望又有些寂寞的声音："哦，哦……"

我不由得想回头，但无论如何还是忍住了。

就这样，我穿过聚集在第二码头的人群。随着父亲和"极光号"渐行渐远，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疼痛。

（我做了坏事呢，对父亲用那种说话方式。）

我开始反省，但想到他们对我隐瞒了好多事情，虽然已经暴露了，那么这点程度的坏心眼也是他们应得的嘛。我已经用自己的方法知晓一

切，却对父亲佯装不知，所以也不太方便多说他们的坏话。

此时，一台蒸汽牵引车缓缓驶来，随后便开到了路尽头。车身侧边大大地写着公司名“法尼荷产业”。见此，我小声叨念一句。

“——到了！”

我心里想，不过还是说出了声，随后自顾自点了点头。

“那里面装有为了营救莎莉准备的重要物品……是的，是相当于赎金的东西。”

4

父亲猛虎·哈特里任船长的空中飞船“极光号”上，船头和船尾的五十五根桅杆上装有螺旋桨，在它们高速旋转着飞离伦敦港的前后，即将出席列国代表大会的世界各国元首们正陆陆续续从各自国家的港口出发，踏上旅途。

阵容耀眼得堪称炫目，好比演员阵容豪华至极的戏剧，总之非常了不起。来自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和威尔士王子阿尔伯特·爱德华殿下 [4] 率先抵达，俄罗斯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德意志的“恺撒”·威廉二世也都各自率领着成列的舰船以彰显国威。

另外，奥地利-匈牙利双元帝国 [5] 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及其辅佐官弗兰茨·费迪南德大公、丹麦的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 [6] 、瑞典-挪威的国王奥斯卡二世 [7] 与索菲亚·冯·南茜王妃、意大利国王翁贝托 [8] 与玛格丽特妃、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 [9] 与丈夫·梅克伦堡公海因里希、希腊的乔治国王 [10] 、西班牙的少年国王阿方索十三世 [11] 及同行的摄政王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王太后亦会前来，与会成员就是如此强大，简直就是一幅华丽绚烂的皇室绘卷。

顺便说一句，欧仁·路易·让·波拿巴——即拿破仑四世 [12] 大总统则从本会议的发祥地法兰西国动身前往会场。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3]，曾一度有传言称这位陛下精神异常，而他已把传播谣言逼他退位的奸臣们一气肃清，获得了广大国民的支持，现在正专注于把全国建设成为童话王国、极乐仙境。

被称为“疯王”“童话国王”等的他已经很久没在国外露面了，此次还提前宣称会乘坐新建造的飞船“新天鹅堡号”。这可真是太令人期待了，究竟会是怎样的一艘飞船呢？

而放眼东方，在驱除了西太后[14]以后，中国已经实现变法维新，清朝第十一代皇帝光绪帝已君临亚洲屈指可数的蒸汽之都北京。明君拉玛五世[15]废除了自暹罗王国时代起便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夏威夷王国有女王莉里渥卡拉尼[16]，她的侄女卡奥拉尼公主既是王位继承人，也因身为绝世美少女而广为人知。还有来自新兴的菲律宾共和国的独立斗士阿奎纳多大总统[17]。这样精彩的参会阵容比起欧洲来也毫不逊色。

更有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孟尼利克二世[18]皇帝，就任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同时，也是哈里发的阿卜杜勒·哈米德[19]皇帝，波斯王国的穆扎法尔丁[20]国王，摩洛哥的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四世[21]等等，真是不胜枚举，而且说到底，跟在国名或者人名后头的称号就已经多得过头了，让人记都记不完。

再加上分布在新旧大陆、两大洋的独立部落，自尊心甚高的他们也纷纷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因此我们都期待着在官方举办的大型舞会上，各国要员们优雅的舞姿，还有勇敢强壮的部落战士们一展舞艺。

计划前往标准岛的当然不仅是这些伟人，还有操作航船载着他们上天下海、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并熟练地操持各种事务的人们。而即使去到岛上也得做诸多准备，需要有人打点好对来访者的迎接工作，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突然想起来，还有负责警备的人员、取材报道的人员，其中大概会

存有居心叵测之人，通过莎莉的诱拐案，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目的。同时，更有以破解谜题为天职的“侦探”，以及本身就如谜题一样的少年组成的二人组——

随后，我本人也加入了这群人之中，但目前尚不清楚该归在哪类。

……哎呀，有敲门声传来，差点就听漏了，真是好险、好险。即便到了这个房间里，蒸汽设备的驱动声依然混杂其中，响个不停。

我蹑手蹑脚地移动到门边，打开门锁，握住门把手，一边解读着对方的动静，一边慢慢用力，随后——

“真过分啊，爱玛小姐，我正想着你和穆里埃先生会不会都在这个船上，一起赶往标准岛去。听说小姐你作为实习侦探加入了那位侦探先生的事务所，可真了不起，我就知道只有猛虎船长的女儿才办得到！然后只要打听一下，得知穆里埃先生有带助手上船，我心想那个助手可就是爱玛小姐你啦。”

这是“极光号”上的某一间房，我自幼起便熟识的路易大叔也是飞船上的乘务人员之一，他现在正一脸打心眼里为难的样子，用力地挠着头。

——我在第二码头给父亲送完花，又悄悄折返回“极光号”来了。

随后，我拜托了在进货口负责监督货物装卸的路易大叔，成功地混上了船。

我记得好像曾提过自己对“极光号”的内部了若指掌，但还是讨要了一间基本满足“待在里头感觉还行，同时又很难被人找到”这个奢侈条件的空房，并且还有些厚脸皮地请路易大叔帮我拿来了食物和饮料。

方才的敲门声就来自路易大叔，他手里拿着托盘，不过表情有些难以表述。总觉得他是正好听到了穆里埃先生或父亲的谈话，得知我其实不是名侦探的助手，而且送行之后就回家去了，现在本不该坐在这艘飞船上，所以他才慌忙飞奔过来的吧。

“啊——啊，要是露馅了，肯定会被船长臭骂一通。真没辙。现在也没法让你半路下车，不对，下船，这下子可怎么办才好啊……”

与外表不同，路易大叔此刻显得格外胆小，随后他再次叹气，不过从他背后传来了似曾相识的声音。

“没事的。”

伴着话语，说话的人静静走了出来。

是尤金。

“要是不想让船长大发雷霆，那谁都别把她偷渡的事说出去就行了。”

“这，话虽如此……但果然还是不好吧？”

生性耿直、从不说谎的路易大叔连连摇头。对此，尤金说道：“所以说了没事的啊，就算被人发现了，我们也不会把你供出去的，帮她上船的人是我，不是你。所以请装作不知道。”

“……嗯。”

路易大叔勉勉强强地点头同意了。

看着他们之间的交易，我与其说是安心了，反倒是有某种情绪在逐渐高涨起来。

平日总是少言寡语、仿佛感情缺失的少年会用这种方式说话吗？不对，如果他还是以前的样子，那么绝对不会带上被晾在一边的我，甚至不惜违背穆里埃先生的意思。

不错，里应外合帮我潜入“极光号”的不是别人，正是尤金。

——那天，我因只有自己被排除在“标准岛之行”外，失望之余，正没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却察觉到背后有人接近。

来找我的人就是尤金，表情隐隐带着悲意，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他注视着我，随后开口：

“一起去吧。”

非常出人意料的一句话。这个异于平时的他带给了我很大冲击，但

我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穆里埃先生明明说了只带你去啊，为什么还要说这种不可能实现的话？”

同一个问题，我试着问了两遍，尤金则陷入了思考，随后做出表示：

“……因为是我害的。”

声音低沉而嘶哑。

“你说是你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话刚问出口，便感到呼吸突然一滞。随后我又继续追问：

“莫非，莎莉……莎莉·法尼荷被诱拐也是你害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能说。总之我也有责任。现在搞得不只是你，就连你的朋友也被卷进来了。”

尤金苦楚不已地说着，他这个样子让我没法穷追不舍。

无论如何，他已经将心中所想都传达给我了，回头想想还挺奇怪的，直到刚才为止，我都觉得他不是这种人。

其实我本来就没对他抱有希望，不过，在商量好由“极光号”运送绑匪指定的可疑行李，而且穆里埃先生和尤金两人也会一起搭乘的时候，我发现了有机可乘。

就在几小时前，我侥幸又好运地受助于人，走进父亲指挥的飞船当了偷渡客，现在正在大海的上空飞行。

那天，我离开了穆里埃侦探事务所，因此没办法再去调查，这点很是遗憾。但后来疑似拐走莎莉的那批犯人又来了联络，将已被放在“某个空地的行李”交托给了法尼荷产业。

那行李根本就跟棺材似的，是个大黑箱子，而且还比真的棺材要大上一两圈。虽说决不允许打开箱盖，可即使有这个打算，能不能撬开它还是问题。

这个棺材封得很牢，也没有方法窥视里头装了什么，唯一的手段就

是使用医疗专用的以太透视光。要是真这么做了，一旦被棺材内部的装置感知到，就可能会发生谁都不想看到的事态。强行把箱子破坏的话也是一样。

于是，这个如同棺材般的黑色箱子就如字面一样是个“黑箱”，被堆在了“极光号”上。

事情发展就如那封威胁信所写，为了搬运它，犯人那一方做出了详细指示。令人吃惊的是，对方下令要从法尼荷产业旗下挑出十名负责物流工作的职员，其中也要包括法尼荷先生在内。

对此，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的见解可是简洁明快的。

“请听从对方的命令，由我在船上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防止出现意外事件。”

他如此说道，尤金也跟着他，与那件“行李”一起乘上“极光号”。随后借由尤金在船上的接应，我也得以继续下去——

“总、总之，”路易大叔看起来还是对我们的事情担心不已，再次重申，“小心别被找到了啊，你们要是有事找我，要小心避过别人，我也会做我力所能及的……那么，多加小心。”

他像这样又仔细叮嘱了一次，正准备离开。

“船员大叔，我有件事想请问你。”

出乎意料地，尤金出声叫住了路易大叔。

“这位是路易大叔哦。”

我在一旁补充说明。尤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好的，路易大叔，今天法尼荷产业的车运了行李进来，您知道的吧？”

“这是当然，”路易大叔颔首，表示肯定，“毕竟它可是哈特里船长亲自来拜托要好好装卸的啊，所以全程都是我在管。”

“原来是这样……那么关于那个行李，您有什么在意的地方吗？或

者觉得它哪里有古怪吗？”

听完尤金的提问，路易大叔歪着头，不解地说：

“怎么讲呢，要说怪，也就是特别黑，外观还挺平整的，但里头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没法告诉你啊，你还真难到我了。另外……就算是我们，也不可能撕开所有的打包行李，检查里面的东西啊。”

“那么，关于里面的东西呢？”

我问起了还不曾见过的货物。毕竟想到这是解放莎莉时不可或缺的赎金，我就怎样都无法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

“说实话，一点苗头都看不出来呐，难得小姐提了问题，我却答不上来，真不甘心。”

路易大叔似乎对此很是遗憾。

这下也只能投降了，我心想。而正当我考虑接下来再问些什么时，尤金又一次开口：

“那么被指名要去搬运这个箱子的人们有什么不对劲吗？有说起关于箱子里装了什么之类的话吗……”

他问这个干什么呀？不过路易大叔好像也抱着同样的迷思，纳闷地回答：“不知道啊，提到这茬，还真没说过什么特别的事，不过大家嘴里都净是嘟囔着‘被安排了个不得了的活啊’‘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想早点做完回去’‘不给咱涨工资可不行啊’之类的哭诉。”

路易大叔的表情一脸惊讶，但我觉得好像能理解这些人的感受。这段遭遇与其说是公司的命令，倒更像是被面目不明的犯人点名，被迫赶去做的。此行的目的地非常遥远，还得带着运行李的活计，哭诉一两句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吗……非常感激。”

尤金道了声谢。路易大叔保险起见又加了一句“没有其他要问的了哦？”便离开了。

“喂，尤金。”轮到我向他发问了，“刚刚的问题有什么用意吗？”

“不知道呢。”

这个打马虎眼的态度仿佛回到了从前，让人觉得他就像把感情藏得很深很远，可我却不知为何有些高兴。居然会抱有这种感觉，我也是挺莫名其妙的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我该做些什么？”问完之后，我又慌忙补上一句，“啊，这次不许回答‘不知道’哦。”

“——明白了。”尤金分外坦率地点了点头，凝视着我，“我们该做的是——找到‘魔神’并击退它。”

“魔、魔神？”

我惊讶地反问道。

“是的，魔神——就是《一千零一夜》里出现的恶魔啊，精怪啊，那一类的东西。说什么都得防着它们作恶，要干掉它们。”

“可，可是……我们能做到吗？如果没有成功呢？”

我不解地询问，然而尤金的回答让我更加深陷于混乱之中。

“如果没有成功……如果变成这样的局面，那么任谁都会失去自己重要的人吧，就像曾经的我那样。”

“咦，你在说什么？”

尤金轻声地加在最后的那句话深深吸引了我，可他却并不打算作答，只是用有些微妙的玩笑口吻说了一句：

“好了，走吧，去找魔神。不过最可怕的不是魔神，而是想要利用魔神的人类。但愿你们比我们聪明……怎么了，爱玛？已经没时间了！”

☆

然后——地球死了。

连带着所有的生物。不，确切说来，地球是被依附于地表而生存的

弱小家伙们给殃及了。

指导者们死了，其属下们、大人孩子们、男人女人们、少年少女们——以及恋人们，也都死了。

既有死得快的，也有死得慢的。热和光造成迅速死亡，而冰与寒则导致缓慢死亡。

而若是在经历热和光的包围后苟延残喘下来，则远比被寒冰冻结而殒命更为惨烈和痛楚。

总之，地球已经玩完了。以之为舞台的所有故事也都由此而终。再也没有可说之事，一切皆是无药可救。

THE END[22]——下一页，就连一篇短文，不，就连一个字都不会再有。

译者注

[1] “法兰西帝国”即法国；“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依靠工商业与金融资产者的支持，大力促进法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代表作有《拿破仑思想》《论消灭贫困》《政治沉思录》等。

[2] “战神广场”即“巴黎战神广场”（Parc du Champ de Mars）是一个坐落于法国巴黎七区的广大带状公园，介于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军校之间，而且还是世界博览会、1900年奥运会以及露天音乐会等各种活动的举办场所。

[3] “奥本·勒维耶”（Urbain Verrier）是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天体力学研究者，也是海王星的发现者。

[4] “威尔士的阿尔伯特·爱德华殿下”（Albert Edward，1841年11月9日—1910年5月6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继位后成为爱德华七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及印度皇帝，恢复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辉煌，并且因为开明的作风深受人民爱戴，其孙子爱德华八世便是后世闻名

的“温莎公爵”。

[5] “奥地利-匈牙利双元帝国”即史称的“奥匈帝国”，是欧洲传统的五大强国和当时世界列强之一，1867年后匈牙利从法理上已经脱离奥地利帝国独立，但两国的外交立场保持一致，直到1918年一战战败后解体。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主要成就是将奥地利帝国改组为奥匈帝国。“弗兰茨·费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1863年12月18日—914年6月28日）是奥匈帝国皇储，其妻子在萨拉热窝事件中被刺杀身亡，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6] “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Ⅸ，1818年4月8日—1906年1月29日）是丹麦国王，其六名子女分别与欧洲其他的王室成员结婚，并且有四名子女最终成为了丹麦、英国、俄罗斯和希腊的国王或王后，因此也被称为“欧洲岳父”。

[7] “奥斯卡二世”（Oscar II，1829年1月21日—1907年12月8日）是瑞典-挪威国王，鼓励科学研究，推进工业化，使科技迅速发展，但瑞典—挪威联合也是他在位期间解散的。

[8] “翁贝托”是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1844年1月9日—1900年7月29日），领导意大利王国摆脱孤立状态，与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结成三国同盟，并主张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后被无政府主义者盖塔诺·布雷西刺杀。“玛格丽特王后”是萨伏伊的公主，除了为丈夫提供政治决策上的支持而受到敬仰，也因为美丽时尚、酷爱珍珠等成为意大利王国的象征，给很多音乐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灵感。

[9] “威廉明娜女王”（Wilhelmina，1880年8月31日—1962年11月28日），荷兰女王和王太后（公主头衔，1948年至1962年），曾著有回忆录《寂寞但不孤单》。“梅克伦堡”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是北德意志地区1348年建立的一个公国（1815年后为大公国）。

[10] “乔治国王”指希腊国王乔治一世（Georgios A' Vasileus ton Ellinon，1845年12月24日—1913年3月18日），在位50年期间建立了较为民主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是希腊近现代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去世后，希腊陷入了半个

多世纪的不安与动荡。

[11] “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遗腹子。在他于1902年成年前，他的母亲奥地利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王太后是西班牙的摄政王。成年后，西班牙的君主制便为革命所扰，阿方索十三世试图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果。一战时阿方索十三世保持中立，避免了西班牙被战火牵连，后来开始支持里韦拉将军的独裁统治，结果导致日益衰落的西班牙爆发革命。

[12] “拿破仑四世”（Napoléon Eugène Louis Jean Joseph Bonaparte，1856年3月16日—1879年6月1日），原为法兰西帝国皇太子，在就任英军的军官期间自愿到祖鲁兰出征，在侦察时被祖鲁人突袭并刺死。有证据显示他生前曾以左轮手枪反抗，直到弹药耗尽。

[13] “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1845年8月25日—1886年6月13日），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国王，以对艺术的狂热追求而著称，兴建了包括“新天鹅堡”在内的数座城堡，同时也是著名作曲家瓦格纳的忠实崇拜者和资助人。他沉浸在个人幻想中的行为引起了王室保守派的不满，1886年6月被以精神病为由废黜，数日后与医生外出散步时神秘地死于斯坦恩贝格湖。本书中所写“澄清精神病谣言”是对史实做了相反的改编。

[14] “西太后”即清朝的慈禧太后，因她为咸丰帝守丧时居住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因此叫“西太后”。

[15] “拉玛五世”原名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53年9月20日—1910年10月23日，中文名为郑隆，泰国（原称暹罗）却克里王朝（曼谷王朝）国王，是泰国近代史上一位开明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现代泰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16] “莉里渥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 of Hawaii，1838年9月2日—1917年11月11日），是夏威夷王国最后一位君主和唯一一位女王，她还同时是一名作家和作曲家，有著作《女王歌集》。

[17] “阿奎纳多大总统”全名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1869年

3月22日—1964年2月6日），菲律宾共和国首任总统，菲律宾独立战争后期领袖及主和派首领，美菲战争和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投敌停战。

[18] “孟利尼克二世”（Menelik Ⅱ，1844年8月17日—1913年12月12日），埃塞俄比亚国王，是现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缔造者，非洲历史上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统治者之一。

[19] “阿卜杜勒·哈米德”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 AbdülHamid，1842年9月21日—1918年2月10日）。

[20] “穆扎法尔丁”（1853年3月23日—1907年1月13日）是伊朗卡扎尔王朝的第五任国王，在位期间伊朗半殖民化加深，最终于1905年爆发了立宪革命。

[21] “阿卜杜勒·阿齐兹四世”（Abdulaziz Ibn，1875年1月15日—1953年11月9日），沙特阿拉伯国父，执政期间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电器、武器和交通工具，为沙特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还改革了税制和司法制度，整顿和限制奴隶买卖，实行睦邻政策。

[22] “THE END”意味“完结”，是写在书末正式表明本书已完结的短语，此处是将死去的地球比作一本已经完结的书，不会再有后文。

第八章

蒸汽机关的摇篮曲

——

船上的快速问答

——

宴会的准备

——

维多利亚女王的演讲

——

从“箱子”里

——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 ？

天王星乌拉诺斯 ** ？

——

追赶尤金

——

重遇某位绅士

注释

* “乌拉诺斯”（Uranus）是希腊神话里的天空之神，在希腊语中意味“天”，是全宇宙最初作为统治者的众神之王。

** “天王星乌拉诺斯”（Uranus），“乌拉诺斯”是天王星的音译，因为它正是以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来命名的，在太阳系中是由内向外数起的第七颗行星。

1

“嘎咻嘎咻嘎咻……”蒸汽机械设备的响动声不绝于耳。这是我自幼听惯的摇篮曲，它那细碎的节奏和摇篮同步，而在睡醒时分听来，则又宛如鸟儿们的啼鸣。

这是我们世界里常见的光景。因此，在波光粼粼、一片湛蓝，仿佛要将人吸入其中的大海上，低头往下探望纵深数百米处的海底世界才是绝无仅有的体验。

而且，若是在平时的早晨，我从化身为冒险家、名侦探等身份的梦中醒来之后，只是一名技术学校的学生，但只有今天例外。

（是的……不管怎样——）

我都忍不住惊讶和佩服自己，禁不住喃喃自语：

“今天的我是‘偷渡者’！”

知道我偷渡者爱玛·哈特里在此的人，只有因莎莉诱拐案而性格骤变的尤金，以及船员路易大叔。甚至就连身为“极光号”船长的父亲和将我搁置在外的巴尔萨克·穆里埃侦探都不知情。

往后事情到底会如何发展呢？在不被他们发现的情况下，平安登陆本次航行的目的地——列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标准岛。要是达成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能做什么、我又该做什么，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有一点后悔，有很多不安，但是，没有任何退却的念头。

为了救出我重要的朋友莎莉，我什么都愿意做。而那个决计不会敞开心扉的尤金居然也来帮我完成偷渡，我没有理由拒绝。

——突然，敲门声响起。我离开舷窗[1]边，放轻脚步，走近门背后。

敲门声还在继续，节奏是提前跟尤金定好的，确认“暗号”无误之

后，我便解开门栓。

“爱玛，马上就要到标准岛了——”

说着，尤金的目光认真起来。

“你、你怎么这副打扮？”

迷惑不解的表情，被堵在嗓子里的语声，他至今不曾暴露于人前的人情味就这样泄露了。

啊啊，他其实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普通男孩啊，直到这时我才有了实感。不过我当然不会把想法说出口。

“怎么样？其实我后来去了趟莎莉家，到她房间里把这身衣服给偷偷借出来了，总觉得会派得上用场。”

“她会穿这种衣服吗？法尼荷家是富豪人家，莎莉是他们家的大小姐吧？怎么会穿这种衣服？”

尤金一脸意外地问道。

“这是在学校的体验课上和实习期间穿的哦，莎莉出席经营会议之前，都在第一线干这些工作。”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

尤金似乎接受了我的解释，点了点头。稍顿片刻之后，他有些难为情地补充了一句：

“很适合你啊，这个。”

我可真是想不到居然能从他嘴里听到赞美，有些慌乱地答道：“谢、谢谢。”

光是如此回话就已经耗尽勇气了。因为害羞，我指着舷窗外头，好引开他的视线。

“呀，你瞧！标准岛已经这么近了。”

我如此说道。尤金的兴趣似乎也被带了过去，“诶……”地叹出声来，靠向舷窗边。

地平线的后方，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形似陆地的景象。高崖座座，群

山起伏，还有成列矗立着的白色建筑群也渐渐显出形来。

完全就像是海市蜃楼般的海上都市，这里正是我们以及全世界的人们都向往的标准岛。

就连“极光号”在它的威容面前也不过是一条小鱼。它虽然被称为“岛”，却并非天然形成的自然产物，而是集结了人类的智慧与努力所造就的巨大人工岛屿。

“那就是——标准岛。”

尤金说得仿佛身处梦境中一般。其实我认为他是睡觉也不会做梦的人，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可以说超乎我的想象了。

“是的……别名爱丽丝岛。”

我边点着头边说道。尤金似乎有些奇怪：

“爱丽丝，是人名吗？”

“不是，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哦。”

我起了恶作剧的心，没有直接把答案告诉他。

“先不说别的了，你看，那边那个高高的就是世界大会堂。”

一座宫殿般的大型建筑耸立在略为隆起的岛中央地带上，我所指向的正是它。它被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2]，而且还是即将举行世界第一盛典的会场。

各国的风格都被采纳，时代的鸿沟亦被跨越，这所大会堂怎么看都无愧于“第八大奇迹”之名。其内部大厅众多，回廊环绕，画作及其他丰富多彩的展品彰显出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

将中心地带建有一座“大熔炉”的岛屿命名为“标准岛”，并非出于讽刺或反语，倒不如说它非常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想状态。

“爱玛，看那边，那个是什么？像座奇怪的塔。”

尤金似乎突然注意到了什么，指着一栋奇异的建筑物向我提问。它位于一片绚烂的建筑群中却不甚起眼，因此才更引人注意。

它就建在大会堂正面的广场中，与它正面相对的就是如今正迎接着

不断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海空船队的港口。

相较于其他的建筑物，它没有过多的装饰，极其简朴而素雅，但它的形状却足以让尤金感到不解。

——那是一座高数十米的塔，塔身是圆筒形的，塔顶上有一根类似柱子的建筑组件垂直竖立着，而且只有这部分特别高耸。

这根柱子简直就像是扦子似的立着，坐镇塔顶，而且柱子底部还“串”有像极了团子[3]的巨大球体，所以“扦子”这个比喻确实贴切。

“那个啊……”

我正准备回答，捉弄人的心思又再次抬头了。

“哎呀，你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吗？那座塔和那个只串了一个团子似的建筑部件究竟是什么呢？”

被我这么一问，尤金一脸困惑，稍稍偏了偏脑袋。

“谁知道啊……”

我总觉得他这个样子有些怪怪的，同时却又为此感到喜悦。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也会有这些情感。

“那么，给你一个提示。”我说道，“想知道纬度，只要去测出天体的高度即可，因为纬度和北极星与地平线之间的夹角一致，那要怎么才能测出经度呢？”

“……不知道。”

尤金做出回答，但显然更加困惑了。我继续解释下去：

“第二个提示，那个设施——特别是串在柱子上的球体部分，叫作‘报时球’（Time Ball），整套设施叫作‘报时球塔’哦。”

“报时球？这么说，是和时间有关的啰？”

“正是如此。”

我煞有介事地答道。

何止尤金，任谁都会觉得那座团子塔很是莫名其妙，可要在船上讨生活的话就必须知道那座塔。所谓报时球，是为了航海必不可少的经度

测定而造的。

“那，经度是在基准地及自己所在的场地上同时去测量某个天体的高度，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值来计算的——没错，所以才说它和时间有关啊。”

“厉害……几乎都说对了。”

我虽是出题者，却迅速丧失了自信。

总之就是他说的这么回事，测量精度对于掌握正确的时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人们耗费苦心，终于发明了能够在摇晃的海面上长时间稳定运作、不会紊乱的时钟，即航海钟是也。

“但不管多好的时钟，也必须校准正确时间才行吧，所以说……”

所以说首先需要设置好午炮[4]，市民们亲切地称呼它为“咚咚”，其实它本来是为了停泊在港湾或者航行至附近的船只而打响的。

可是，音速毕竟也有界限，正午的炮响传达到距离午炮三千米处的船只时，已经比正午延迟了十秒，这样就无法实现精确测量。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有了报时球。但要说为何这个团子串能够把准确的时间点，同时传递给海面和空中的行船呢？原因在于——嗯，到底在于什么呢？”

“好啊，绝对会说中给你看！”

尤金有些挑衅般地说完，便进入了思考。从现在的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那个默不作声、捉摸不透的尤金的影子了。想到这里，我安心得几乎要叹气，他却突然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说道：

“无所谓了，这种事怎样都好。”

说完，还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瞬间，我觉得自己那好不容易热起来的心，又逐渐冷了下去。

“尤金，你……”

我说着说着，似乎有要哭出来的苗头。

但是，尤金答话时视线并没有看我，我仍旧在他的态度中寻找有别

于之前那个不带人情味的部分，即使只有些微不同之处。

当当当！船内突然响起了钟声，汽笛鸣叫得格外高亢。

“这是——”

尤金一下子回望我，而我却尽力摆出强硬的态度。

“没错，这是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的信号哦。也是呢，终于到了要大展身手的时间了，接下来可不要玩这么无聊的问答游戏了呢！”

2

——这简直就是一场海空一体的华丽盛景，犹如中世纪欧洲的节日大游行。

尺寸各异的蒸汽巨轮劈波斩浪，航行而来，就像是浮在海上的宫殿或要塞。在它们上空排云前进的则是专注花式表演、比起海上船队也毫不逊色的空中飞船，犹如把新品种的鲸鱼或传说中的龙扔去天上一般。

既然有翱翔于天际的船只，也就有疾驶在海面的飞行机器，其中一些甚至还能深潜海底。在此，我就不再多做介绍，暂且无视它们的种类区别了——

机型最为庞大的是飘扬着黄龙旗[5]的“远翔”，还有“童话国王”[6]按自己喜好所设计出的“新天鹅堡号”，机型稍小却绚烂豪华的是“黎明寺[7]号”，以“新艺术”[8]风格为理念构造出华美线条的是“空中鹦鹉螺号”[9]，其他还有“埃尔图鲁尔号”[10]、“阿塔纳斯·珂雪[11]号”、野性豪放的“卡拉卡瓦[12]大王号”和华丽耀眼的“阿塔瓦尔帕[13]号”，以及航行速度傲视群雄，性能卓越超群的“雷光艇”等。

它们阵容庞大，舰船体积也是互不逊色。然而目的地却是一处，凑在一起便挤得水泄不通。

目的地“标准岛”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令人舒适的气候，甚至能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温度冷暖与天气阴晴，简直就是地上，不，海上的乐园。

很快，从泊船港口走下，登上人工岛的人们在热烈的奏乐声中，举行了华丽盛装的游行。或是排成长长的队列，或是友好地共乘着同一辆蒸汽马车，行进的前方马上就会出现像履带机一样的自卷式红色绒毯无限地铺展开去，而宾客就这样始终有红毯相迎……

同时，即将容纳他们，以及举行欢迎宴会的会场也是热闹非凡，正在准备招待世界各国的皇帝、国王、大总统、族长等经常在新闻图片中见到的熟面孔。

这是一场华丽至极、豪奢无比的宴会。然而，在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大厅里，隐隐冒出一处格格不入的角落。

那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尽管更像从大厅中割出一块作为候场区。房间正中摆满东西，一眼望去，像是铺着白色桌布的宴会桌。但仔细看，它们的侧面也有板子，也就是说，其实这是“箱子”。

而且箱子周围还有十个男人排成一列，工作制服姑且还算整洁，但在前后奔波的厨师和服务生们中，只有他们像是无所事事一样。

（哎呀……）

记忆的琴弦仿佛被什么所拨动，不错，我在哪见过他们，好像就是在法尼荷产业旗下……当我还在苦思冥想时，听见有人叫我。

“喂！那边的！说你呢！在那里发什么呆？快来干活啊，干活！”

大厅中纵横穿梭的黑衣男子训了我。总之，他们那几个是例外，不用忙活，但我好像并不在其列。

不过也正常啦，黑色的连衣裙外系着白色围裙，围裙上缀有天使双翼般的荷叶边，头上戴了头饰，手腕上也扣上了袖扣——穿成这样跑出来的我，也难免被误认为是在这边工作的人，但这恰好是我希望的。

“好的！”

我精神饱满地回答道，随后一边念叨着“好忙好忙”，一边开始移动。其实我打算找个合适的地方躲起来，继续观察和监视那个候场室。

可现场乱得不行，只要有人能派上用场就得用上，我也无法轻易逃脱，很快就在潜逃过程中被抓住了。

“把这些盘子送到那边去！”

“来帮忙搬一下花！”

“你看看你，这做的是什么啊！”

诸如此类的工作一桩接着一桩布置过来，我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不能说是全无乐趣。

时间回溯——在“极光号”抵达标准岛后，尤金协助我下了船，随后我很快便换上了从莎莉房里带出来的衣服，我自己都要称赞一句“果敢”的作战行动正式开始。

这套衣服是她自愿跑去法尼荷产业旗下酒店兼职做接待工作时候穿的。

在本次的列国代表大会之中，莎莉父亲的公司负责宴会及其相关的部分——这是我去她家找线索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事。幸好她的家人似乎已被告知了诱拐事件，很顺利地就放我进了她的房间，毕竟我之前去她家玩过好几次嘛。

在她房里，我找到了这套工作服。因为她身材娇小，所以我还思考过如何解决尺寸问题，但只需拆开几处之前改小的地方，问题就能解决了。

我怀着某种异样的感觉，与尤金分开行动，不过我们约好之后还要汇合，我要把这套制服当作唯一的武器，抢在那个涉案“箱子”被搬来之前潜入会场。

我的预测果然应验了，代表大会正式开始前的欢迎宴会会场，及其周边区域都是穿着同样服饰的女性，忙忙碌碌的身影令人目不暇接。

冷静想想，这样其实挺乱来的，不过我还是一头扎在她们中间，而且没被发现。

随后，我便观察着那个箱子所在的候场室……不行，快点回去吧。

而后我见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象。

直到刚才还打开着的候场室大门闭上了。咦？我心存疑惑地走近，透过门上的小窗往里看去。

“呀！”

只消一眼，我便险些叫出声来。

——候场室里笼罩着一层薄雾般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可却并非如此。这是烟……是的，某种气体般的东西正弥漫着。

而屋里还有负责搬运和保护箱子的男士，他们收到命令要驻扎在候场室内，目前仍忠实地执行着任务，并没有被解散。可现在他们或是闭上眼睛，或是一脸呆滞，一个个都渐渐陷入了萎靡……

（这、这是……）

我不禁在心中大叫起来。

何等大胆的作案手法！距离往来的人群如此之近，对着数人释出麻醉气体一类的东西使其入睡。

目的当然是强抢箱子，不会有错。必须马上把门打开，让他们醒过来。我就这么想着，一把抓住了把手，可是下个瞬间便有了别的想法。

（不，如果这不是麻醉气体，而是毒气呢？）

意识到了这种恐怖的可能性，我的背脊阵阵发冷。要是这样，连我自己都不可能平安无事，但也得尽快救出他们。

我急得快要爆炸了，总之要让周围人都赶紧知情。为此我立刻转身准备行动，但就在这个时刻……

“啊！”

我不禁惊叫一声，当我如反弹般转过身时，尤金的脸近在眼前，我们的鼻尖都差点要撞上。他穿着的制服像是侍应生，不过我想我没有辨认错。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正打算问下去，却被尤金伸手堵住了嘴。这一瞬间，我的脑中一

片空白，只觉得意识如同潮水般退去——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

在那之后，眼前是没有什么变化，“箱子”还好好的，包围着箱子的男士们也不增不减，人数未变。

只是他们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严峻的面容也好，挺直的背脊也好，完全就像是换了一批人。

男士们“霍”地站起来，搬运起了“箱子”。保护这个“箱子”才是他们的任务，可他们却放弃了本该不离不弃的对象，慢慢向候场区的门口走去。

对面是“绚烂”“华丽”等词汇都不足以形容的精彩与壮丽——极致的光线特效全景正在展开。

确是如此，此时已迎来了宴会的开幕式，“标准岛”被迟暮时分那柔和的天光笼罩，海面的颜色也愈发浓烈。

世界各国的服饰齐聚一堂，无数人在起舞，谈笑，咂着嘴大啖山珍海味。热闹的音乐奏响，背后大厅的装潢及厅外的广阔美景都犹如展开的画卷一般。此情此景释放出压倒性的存在感和冲击感，甚至令人疑惑它是否真实存在……

然后，我——爱玛·哈特里就正处在该场景的正中间，赶上了这个既重要到无与伦比又充满危险刺激、眼看即将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决定性瞬间。

此时，在充当宴会会场的大厅里，仪式主官身着华服，伴随着他高昂的朗诵声，各国的代表大会出席者们纷至入场。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4]、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女王陛下”、“德意志皇帝暨普鲁士王”、还有“大清国爱新觉罗·载湉陛下”[15]等大众熟知的名号已经念完。但接着还有“北美大陆部落调停者会议代

表‘呵欠者’杰罗尼莫[16]阁下——”、“兰芳公司[17]大唐总长（大总统）刘阁下——”、“琉球王国[18]尚泰王陛下——”、“虾夷共和国总裁土方阁下[19]——”等等充满个性的参会者也陆续现身——直到这个阶段还是很太平的，然而——

“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代理人……咦？”

有一瞬间的停顿，似乎是主官有所困惑，但随后他便继续朗声宣读下去，而同时宴会场的内部，众人也在闲聊。

“会议就跳着舞进行吧！”

“是啊是啊，对梅特涅[20]这样的人物来说，或许已经没有出场余地了。”

“看哪看哪，那些公主大人们可真漂亮！简直是为这届大会锦上添花！”

“没错没错，尤其是那位肤色微黑的南方来客，要说她那楚楚动人的模样——完全就称得上是精灵的公主啊。”

“确实如此，还有，请看那边那位美人，她在特兰西瓦尼亚[21]大公的舞会上首次亮相，一鸣惊人，不论是那份美貌还是完美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都使得传言四起，说这莫不是匈牙利公主在微服私访……”

“嘘！”

制止声响起，对话者们也同时停下。全场都静了下来，嘈杂声就如同退潮般冷却。与此同时，挤得层层叠叠、满满当当，都快没有立足之地的人墙“咻”地一下快速朝左右退开，那场面就好似摩西分海[22]一般。

来者身穿黑色礼服裙，一头银发盘起，那是一名身材矮小圆润，但非常有威严的老妇人——不用说，这自然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动作沉静而缓慢，踏上演讲台时步伐稳健，让人意识不到她其实年事已高。随后，她静静地环视出席者，过不久，便用慈母般温柔的声音说出了第一句话：

“各位——”

“各位——”这温柔又不失威严的嗓音响彻我的四周，我突然清醒过来。

“今日，欢迎各位列国代表参与本次大会，以及会前宴。我在此向各位致以衷心的谢意。作为现场最年长者，同时也是我们联合王国与国民的代表，而且无可否认，我还是对这个文明世界负有责任的一人。现在，我想向各位献上一言。其实原本该在会议现场彻底讨论后再予以正式发布的，但事态有些紧急。而且按照我的想法，接下来也有必要将重要的议题公开化，让全世界十六亿同胞与我们一同思考——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此外，我的讲话和会议历来都是用活字印刷、幻灯片、有声新闻或者蒸汽通讯设备来进行详细传播，而此次我将首次尝试使用以太通讯网，这是前不久我与中国的皇帝陛下对话时用过的技术。不论地点，全球各地都能听得清楚、详尽……”

就在女王如此宣言的一瞬间。

一群男人们挥舞着一只小型枪炮似的武器，从大厅的角落、候场室的附近乱纷纷地跑来，其中数人还把枪口对准了天花板，发出的响声差点撕裂耳膜，尤为惨烈的是他们把装点在各处的大花瓶或桌上的餐具击得粉碎，毫不珍惜。

这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但在这个尽是各国的显贵们、绅士们、淑女们，以及地位最高之人的场所，他们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会被镇住的。

所以，他们对现场的变故仍是轻松以待。对此，歹人们自己也显露出了犹疑之情，可还是向着现场最为核心——不，是本届列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同时被视作世界中心的那名人物猛冲了过去。

他们迅速将目标层层包围，阵型既像是大幅扩开的裙摆，又像是在

画同心圆。他们齐齐伸出的手中握着枪，枪口闪着凝滞而沉闷的光泽。

“失礼了，女王陛下。”

其中一人略带讽刺地说道。他看起来年过三十，鸡皮肤，貌似东方人的男子。他的话在我听来有些难懂，但他还是不停地说着下述内容。

“这个世界就是个假货，跟劣质的戏仿[23]作品一样，我对它一丁点留恋都没有。若不是对女王陛下，还有您身边那些大人物们还抱有敬意，我可就真不客气了，这一点还请您记在心里。”

“你说我们的世界是个假货？”

女王用严肃而富有威严的声音回话道。

“正是如此，”鸡皮肤男子说着，便把枪口对准了对方的眉心，“你也一样哦，老婆婆。我管你是繁荣的大英帝国的女王还是什么，反正包括这些在内的一切都是假货，所以我随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啊呀呀，好吧……你这话说得可真强硬。”

即使被枪口指着，女王仍忍不住发出了笑声，毫不畏惧。

“那么对你们而言，所谓的真实世界又在何方呢？还是说，它已经消失了呢？”

鸡皮肤男子闻言却答不上话来，而他的同伙们也都一副被戳中痛处的表情。

“嗯？怎么了？”

“吵死了！”

他只是这样喊叫出来就已拼尽全力。

“哎哟，我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吗？要是这样可真抱歉了。”

说着，女王还伸手掩住嘴，“呵呵呵”地笑了，随后微微侧了侧头。

“嗯——对了，你们有一点倒是说得在理，世界是假货，人类是赝品——这点确实不错。”

“你到底什么意思……”

鸡皮肤男子仿佛呻吟般地答道，其同伙们的动摇则更为剧烈。

“就是这个意思！”

女王的声调突然变了，胳膊猛地一挥，把男子手里的枪支抡飞出去，身上的黑色礼裙也由下往上整个一掀就被扯掉了，恰如揭幕式上的铜像那样。

与此同时，盘起的银发结成一团甩到空中，脚上的鞋子借着横跳之势在地板上滑行。歹人们也是倒霉，一个个的脸上和腹部都吃到了直击而来的拳头，痛得满地打滚。

刹那间，维多利亚女王的身影消失了，继而出现的则是穿着一身亮眼的西装，持枪在手的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那飒爽的身姿！

纵然是那群胆大包天的歹人，刹那间也都僵立不动了。趁着突破口出现，众人更是像睡醒了似的一扫前态，充斥着本该用于宴请的会场的异国服装被齐齐脱下，露出了整齐划一的黑色制服，且不出所料地，人手一把手枪。

中华帝国的皇帝也好，德意志的恺撒也好，俄罗斯的沙皇和女王大人也好，苏丹的大王也好，暹罗的大王也好，部落酋长们也好，大总统们也好，总理大臣们也好，总之所有人全都是替身假扮的，身上的衣着仔细看看其实还挺廉价，跟小道具似的，演技还拙劣易察——然而他们实际上全都强壮敏捷，气势迫人。

其中还混有我认识的脸，是戴亚斯警部——他们是被派到标准岛上执行护卫和警备任务的警官队伍，这下歹人们可要寡不敌众了。

“你们这群混蛋，究竟——”

这个鸡皮肤的男子一边掉头转向防守，一边口吐狠话。对此，穆里埃先生却像是有什么不满。

“怎么，还不明白吗？真可惜。但是，哎，你们毕竟来自另一个地球，这也无可厚非，或许正因如此，所以碰上这种骗小孩的把戏都会上当吧。”

正如名侦探事务所说，不仅人是假的，就连看起来大得没边的宴会会场本身，也有一大半都是大型道具而已，其中大小道具的配置还刻意搅乱了远近感。除了真人以外，亦有精密操作的机关人偶，以及之前在新水晶宫见过的活动肖像画等，从远处看过去，它们完全就化身成了出席者们。

这与骗小孩的把戏的确没什么两样，不过要实施这么大费周章的把戏，估计还是得调动整座岛上所有施工人员和设计策划人员——而且在“极光号”抵达标准岛之前就要开工。

“可恶……”鸡皮肤男子发出咆哮，“你们是什么时候把我们移动到这里的？不对，是什么时候看透我们的真实身份和目的的？”

“当然是一开始就知道哦。”

穆里埃先生看起来更愉快了。

“绑走莎莉·法尼荷小姐的犯人授意法尼荷公司下令，让你们把放在其他房间的‘箱子’搬运到这座岛上来，但其真实用意并非如此，主角并不是犯人和箱子，而是你们——让你们合法地潜入列国代表大会中才是目的所在！

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夺取我们的世界，为了把它变成你们新的故乡。你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知识和技术，一旦使用，便能轻而易举地征服我们的世界。可尽管我们的世界也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你们却极尽残忍之能事，就像是黄金之国[24]的征服者那样呢。不过要是发展成那种局面就麻烦了，所以稍微用了一点计策，这才有了眼下的结果。”

不错……那时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所看到的，正是穆里埃侦探发出指示，让法尼荷产业派出的那一行人吸入催眠瓦斯，陷入沉睡的一幕。之后他们便被搬到了这个假宴会会场的另一个候场室，再往后就如大家所见了。

“虽然我也没打算做到这地步，不过无论如何都想取得决定性的证

据。这样一来，直到真正的欢迎宴会结束为止，你们都只能做着自己的黄粱美梦。”

“你这装模作样的家伙！你以为你是夏洛克·福尔摩斯[25]吗……”

鸡皮肤男子吼出了一个略耳熟的名字。然后他用仿佛挤出来般的声音继续道：

“你这混蛋、你这混蛋……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我告诉他的。”

这时，有个人影从警官们之间迅速穿过，走了出来。那是穿着侍应生服装的尤金。就在他登场的下一瞬间，歹人们爆发出吵嚷声。

“是你！你这畜生！混账叛徒！”

鸡皮肤男子咆哮起来，尤金却不见一丝怯意，露出了令人心头一颤的冷笑。

“我原本就反对你们的做法。你们将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们虐杀，抢走他们的飞船却又破坏了它们，甚至害死同伴，还想对逃往的新世界鸠占鹊巢……所以你们才把我塞进那个胶囊，流放到空无一物的空间里，让我在黑暗之中渐渐窒息身亡。就你们这样的人，我可不想被你们称作‘背叛者’呢！”

“真的好吗？你连这些都挑明了，要是我们原来的世界被人知道，不会引起大混乱吗？我们不正是为此才坚守秘密的吗？”

男人恨恨地说道。穆里埃先生却眯起眼，微微笑着，代替尤金答道：

“啊，这倒不劳挂心，本次列国代表大会的目的正是发布这件事，并且会决议通过相应的政策。而且托你们的福，计划还提前了。现在，英国女王陛下应该正在真正的宴会会场中演讲，是货真价实的女王陛下本人呢，与这里的赝品不同哦。”

“各位，此刻的我，回想起了巴黎‘产业宫’召开的第一届列国代表大

会。那时我还是三十多岁的年纪，我的丈夫阿尔伯特[26]尚健在，我们从巴黎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教授那里听到了令人惊诧的发现。

“原来，在海王星之后，还存在有一颗太阳系的第九行星——‘对称地球’。地球和对称地球分别位于太阳的两侧，绕太阳公转，互为双子星，但相互之间是绝对看不见对方的。它的质量、构成及其他要素几乎都与我们的地球世界一模一样，因此我们预测这对‘双子星’拥有其他的天体没有的共性，而且考虑到两颗星球之间的距离很近，我们还讨论过是否该公开这一发现。

“顺便说一句，那时的勒维耶教授为了进行解说还向我们首次展示了这座‘行星运行仪’……把它搬到这里来。”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示意之下，一台只能说是极尽精妙之能事的金黄色机械装置就摆在带有脚轮的底座上，被搬运了进来。

无数的齿轮和形状奇特的零件正在运作，“滴答滴答”的声响不绝于耳，再现了自水星、金星、地球到海王星的八大行星。要说行星运行仪本身，我们已在学校教材里司空见惯，只不过现场这台有一处不同，那就是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对位点上还附有另一颗行星。

它就是对称地球，太阳系第九颗行星。

女王继续说道：

“之后，我们持续用水力飞轮发射器射出探测器，还派出搭载了爱迪生先生、尼古拉·特斯拉博士发明的以太螺旋桨的宇航蒸汽飞船，由此确定了我们的那颗兄弟行星——对称地球正对其自身的急速寒冷化束手无策，而且全面打响了世界大战，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它还遭到未知能源所导致的全球规模的污染，已经濒临灭亡。

“有趣的是，我们的地球和对称地球因诞生于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之下，又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不愧是‘兄弟行星’。彼此的地貌，环境，以及孕育出的生命都很相似，简直对称到可以说是双胞胎。

“历史方面则更令人震惊，对称地球的世界在各方各面都与我们有

所偏差，而且好像要领先几十上百年。他们虽然实现了大幅度的进步，可同时也受极度邪恶、罔顾人伦的‘思想’所操控着，曾一度虐杀数百、数千万人，就连历代的暴君们亦无法企及——其结果也只有毁灭一途。

“当时适逢列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揭晓此事实的举措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让我们以惊人的高速构建了当今的自由和平世界。然而，正是因为对称地球的悲剧，我们才能拥有现在的生活。因此，我们迎来了必须公开其存在，并且做出决策的时刻……”

（这可是件惊天大事啊……）

正在对真正的欢迎宴会进行事实解说，并将其详情写成文章的正是那位《以画传声新报》的本·克劳奇记者。此刻的他不禁悄声地自言自语：

“对称地球——已经灭亡的另一个世界。嗯，很好很好。那一连串杀人事件也与它脱不开关系哦？就等那个来了，还会更猛烈一些吧……之后就终于要到了吧？终于要到了对吧？”

3

“那么，为什么你们甚至不惜如此大费周章也要到这个岛上来？是为了要把某些东西带过来。而且需要把它拆分，由十个人每人贴身携带一部分，或者混入随身的行李中去……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炸药或者毒气吗？还是病毒之类的？”

在现在已经暴露“真身”的假会场里，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朝着那群陷入沉痛之中的歹人们说道。

“揭穿这些事情可不是名侦探的工作吧？”

那个鸡皮肤的男人还在装腔作势地讥讽着。

“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

开口的是戴亚斯警部。他命令部下把歹人们都拘捕起来，接着继续

发话：

“过来，我们要好好问问你们。”

“你们到底赶不赶得上啊……搞不好还有些别的事是非问出来不可的哟。”

不过与其说是装腔作势，鸡皮肤男人的口气更接近于破罐子破摔。

“你说什么？”警部皱起眉头。可能是在注意避免落入对方的节奏，他撂下了下面的话：

“真是烦人啊，喂，走利索点！”

说着，他对部下比了个暗号。

如此一来，来自“对称地球”的阴谋者们便被戴亚斯警部押解归案。

“那个，穆里埃先生。”

我不得不走到名侦探先生面前。

“爱玛君，怎么了？”

我这个被排除在行动之外的实习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以及我被尤金制止的事……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吧，名侦探果然能看透一切啊。

“最关键的是——莎莉究竟在哪里？她没事吧？”

穆里埃先生若无其事地说道：

“哦，你问这个啊。总体来说，所谓‘箱子’的警备工作只是对外宣称的名目，真正的目的在于让那十个企图破坏“标准岛”的男人潜入进来。为了使计划成行，那么不渗透到法尼荷产业的内部是不行的……对这些细节的调查先放一放，我最初考虑的是，‘箱子’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但要是这样，那么只需潜入岛上，随后隐藏行踪暗中活动即可。当然，把‘箱子’放到欢迎宴的会场附近，便能够出于职责占据场地，不过，终究只是如此而已吗？再往深里想，若是能察觉到‘带着箱子’这个盲点，集中思考它的作用——这下就能明白了吧，爱玛君、尤金君。”

“穆里埃先生，我懂了！”

我喘着气，名侦探先生则面带微笑，指了指“箱子”所在的候场区，

随后示意地板的下层。我理解了他的用意，与此同时，有人用力拽着我的胳膊。

“爱玛，我们走！”

是尤金。原本那样冷淡的尤金正直视着我的双眼，流露出真情实感，催促着我。

“嗯！”

我用尽力气，拼命点头。

几分钟后，我们赶到了假会场正下方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既感人又惊人，而且还让人不知该不该笑的场景。

——好几个穿着施工用的连体工装裤的大叔们站在人字梯上，好像在忙活什么大工程似的。

他们脚边放着看起来怪吓人的蒸汽自动锯子，目测已经使用完毕。天花板和楼上的地板一起被切出了四四方方的一块区域，大小正好与那个“箱子”一致。

我们赶到的时候，后续操作也即将完成。有块板子还堵在切好的区域里没取下来，大叔们用了一台特殊的设备，把这块板子表面剥开，慎重与大胆兼备地将之取下。

不用说这是那个“箱子”的底部。这项工程似乎是从它被放到假会场后就启动了。原本“箱子”内部就严禁检查，而事实上，要撬开它也极为困难。

但据说再牢不可破的金库，其内侧也是软肋。现在“箱子”就放在固定位置上，而且歹人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下一步行动，这样的机会可不能放过。

于是，穆里埃先生便暗中安排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假会场楼下的房内施工……相比之下，歹人们被逮住的速度反而更快，真是有些蠢了，不过也没办法。

我一边想着一边等着施工作业，只见“箱子”的底部被巧妙地解体，工装裤大叔们伸手从一端开始将底板缓缓卸下，活像是空中飞船降下舷梯时的样子。

“莎莉——”

我忍不住用尽全力叫喊道。

莎莉，我重要的朋友——莎莉·法尼荷和‘箱子’的底板一起出现在我眼前！还好她安然无恙！

她还穿着技术学校的制服，似乎比想象中更加，不，是远远比想象中更加精神。虽然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都窝在箱子里，还是中途被搬移过，但本以为被幽禁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她的精神会受不了，可幸好还不至于。啊，或者该说一句“可惜”。

“搞什么啦，到底想让我等多久！就这种小破箱子，直接打破它把我救出来就行吧？啊——好火大！被关在这种地方，你们知道我有多窝火吗？请好好意识到这一点，赶快行动啊，真是的！”

——莎莉·法尼荷生气了，怒火熊熊。不管是将她从倾斜的底板上抱下来时，还是让她平安着地之后，她都气鼓鼓的，那架势简直快要头上冒烟了。

话说，这到底是古怪的宝匣[27]还是潘多拉的盒子？不对，如果我手里有个魔术师用来变出鸽子的帽子，那此刻从帽中跳出来的倒是一只漂亮但凶猛的小猫咪。

不管怎么说，“生气包莎莉”完好无缺。我总算松了口气，心中充满喜悦。同时，莎莉则盯着我看。

“爱玛！爱玛·哈特里——你怎么在这里！那就快点找到我，救我出来啊！就算是实习的，你也是侦探吧？这时候还不来救你的朋友吗？真是的！你可真是的！”

说着，她便毫不客气地走到我面前，作势要捶我几拳，整个人都用力扑在我身上。随后，突然跟蚊子哼哼似的继续说道：

“……我其实很害怕，很不安啊！”

她把脸埋在我胸前，我切实地感觉到与她接触的那块变得湿湿的。

“——对不起哦，但是，你没事，太好了。”

我也小声地答道，同时轻轻拍着莎莉的背部，可就在下一秒，她却猛地退开，伸手扶正了歪得奇奇怪怪的眼镜，再度发挥了“生气包莎莉”的本色。

“对了！那群家伙！我父亲公司里的职员也混在把我绑走的那群家伙们里！想不到我家公司里居然有这种人……不、不、不要脸也该有个限度吧！”

莎莉的吼声震耳欲聋，我不由得对她的发言点头赞同：

“果然是这么回事，我也觉得见过那几个人，就是在莫洛伊教授被害现场楼上的宴会厅里见到的。”

“是的，那时候他们确实也在，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比起这个还有更要命的事情！”

莎莉急得上气不接下气。

“更要命的事情？”

听我这么问道，莎莉极快地点了好几下头：

“对对对，他们不只要霸占欢迎宴会的会场，还在谋划一件超级不得了的坏事，我在‘箱子’里都听见了！他们的计划是毁了这座标准岛，把出席列国代表大会的人全都弄死！”

“你说什么？”

必须马上告诉穆里埃先生……我慌慌张张地回身，却发现本该站在那里的人不见了，真是让人措手不及。

我也顾不上周围的人了，直接大叫起来：

“等等……尤金！尤金你去哪儿？”

“那群家伙讲了什么来着？在被塞进那个‘箱子’前后我听见了不少，但听不太明白。啊…是了，他们有提过把自己带进来的什么东西放在了

哪里，对，确实这么说过……”

“带进来的东西？是什么？炸药之类的吗？”

我明知莎莉已经身心俱疲了，却还是在追问她。

刚才，我其实立刻跑出去追赶尤金，可他很快就不见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原来的房间，硬是问起发生在莎莉身上的事情。

原来，她在乘坐自家蒸汽汽车去公司的路上，当经过一个没什么人的街角时硬是被拖走了，之后便被绑匪们强制入睡，不知过了多久（期间还一直是半梦半醒的状态），她听到了诱拐犯们的对话——对我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反复询问。

幸好她认为自己必须传达身为受害者所获得的情报，受到这种想法的驱使，虽然困惑地说着“这我也记不太清了……”，却还是闭上眼睛，仿佛在拼命地搜寻相应的记忆。

“对了，他们说了些古怪的话，类似于炸药那样的东西没错，但并不靠点火、化学反应等手段，而是要通过相互撞击引发爆炸什么的……”

“是说要猛烈撞击才会爆炸啰？就像硝化甘油[28]、摔炮[29]之类的吗？”

“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据说等那些炸药或者什么我们也不了解的物质积聚到一定数量时就会自行产生反应，释出的能量别说这座岛，就连大都市也能炸掉一个。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会把分成小份的东西猛地撞在一起，合并成一个，而且除了会将一切都烧个干净之外，还会往四周扩散可怕的毒素，什么什么的——啊啊……我觉得八成是在对同伙们说明计划，不过也说不定他们就是故意讲给我听的，毕竟我有可能在箱子里就苏醒过来。”

“那、那么，那个物质叫什么呢？你听到他们是如何称呼它的吗？”

我继续问道，心想着就算只知道名称也好，哪怕是再细微的线索，能否尽量多掌握一点。而莎莉却一脸为难地深思起来。

“乌拉诺斯——是指希腊神话里的天空之神，还是太阳系的第七行星天王星呢？我记得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自己分工带进来的物质就是这样的来历。”

说实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尤金肯定很清楚，但他现在并不在这里。

而且穆里埃先生一时半会儿也来不了这边，按在场的人的说法，戴亚斯警部要把犯人们带离此处，先生便和警部分开，前往真正的会场。作为在暗中守护列国首脑会议的名侦探，这番举措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那个叫天王星还是天空神的物质被放在哪儿了？他们肯定也说了吧？”

我开始询问自认为最关键的部分，可莎莉却一下子柔弱了起来：“这个……这个我没有听到……至少我不记得听过。”

或许正是因为感受到了此事的重要性，莎莉的语气非常懊丧。

“这样啊……”

我叹出一口气，既然歹人一党已被逮捕，也可以放下心来吧。不对，若是他们已经把爆炸物设置好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反应，那么无论如何也要阻止。

话虽如此，不知道藏东西的地点可什么都做不了，但尤金明显是知道了什么才会冲出去的。按说他不会漫无目的地满岛瞎跑，那么到底去哪儿了呢？

“有了！”

我一下子拔高音量，害得包括莎莉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我脑中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地方，也是唯一的所在。他一定在那里，除此以外不做考虑……当我这么想着时，身体已经摆出了准备冲刺的架势，然后又在出动的前一刹慌忙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就问了一句：

“这个岛上的报时球会在几点运作？通常是正午时分、下午一点之类的午间时段吧？”

一个小女孩突然唐突地提出问题，周围的人群都很困惑。

“啊，啊啊，这个嘛，这个岛上是上午六点、正午十二点、晚上六点，每隔六小时运作一次……喂，你怎么了？！”

我一边听着惊讶的叫声从背后传来，一边全力向前冲去。

“等……等等啊……爱玛！”

莎莉见我这个样子，大惊失措地叫出声来，而我却只对她挥了下手。

我对自己该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犹豫，唯一的问题是尤金是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我发自内心地祈祷着。

（拜托了，尤金，请解开我那时出的趣味问答。是你的话，能做到的……所以拜托了！）

4

外头的天色还微亮着，可实际上夜晚已经落下了帷幕。

就在我终于靠近目标时，却发现报时球塔已然起了巨大的变化。那个串在它柱底的球体，正开始缓缓地往柱顶上升。

（完了……）

我抬头看着被浅红的暮色所笼罩的美丽球体，心中发出了沮丧的喊声。

报时球会在既定时间的前一会儿，被卷扬机[30]拉到十几米高的地方，然后在准点时分一口气落下。

——另一方面，停泊在港口及港口附近航行的船只，则会在官方定义的正午前一会儿，由航海士手持秒表和双筒望远镜待命，随后以报时球落下的瞬间为基准时间，修正船上的钟表。

如此一来，便不再像午炮那样由于音速的局限性而会导致误差。这

座标准岛为了能让更多的船在海上航行时准确调整报时点，也为了起到宣传示范作用，增加了报时球的每日运作次数。而在天色昏暗，能见度差的时候，好像还会开灯。

然而这给我们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如果没有增加次数，那么报时球会在明天早上才会掉落。

根据莎莉的说法，被带入这座岛并且安置在某处的物质，其分散的各部分若是经撞击而合为一体，即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若真如此，那么还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地方吗？

当然，报时球也不是每次都会猛撞塔顶的，否则它们早就都坏掉了。不过这个叫什么“海王星素”还是“天空神素”的物质——不管念作乌拉诺还是呜啦啦都无所谓，它们被分别藏在报时球和球下的塔顶之间，报时球落下时强烈的冲击力，应该能使它们一体化。

然而……塔及其四周都没有尤金的身影。我还以为他肯定会来这里，是我猜错了吗？

其实，从经度的计算展开联想，猜出那个球体能够上升和下落，可能的确有些勉强。而且我的猜测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我心中如此怀疑，同时也很清楚要是自己猜对了，那么所要面对的风险将有多大，可我仍停不下来脚步，依然朝着报时球塔飞奔而去。

已经能看见塔的入口，这时，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喂，你，要去哪儿啊？前面禁止入内哦。”

我差点摔倒在地，只见对方是位大叔，着装和警备制服差不多。

“拜托了，请让我过去，我要去报时球那里。”

“太、太乱来了！”

大叔用力摇着头，继续道：

“现在发生了点事情，我也只收到一份联络，说犯人已经抓住了，叫我们都加强警备。即使像你这样的小女孩，也不能轻易放行……哈哈，我就想呢，有个男孩刚刚还在这里转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

了，难道他是你的小伙伴吗？”

“刚才有个这样的男孩在吗？”我忍不住大声叫道，“果然，他来这里了……”

大叔没有听漏我不小心说出口的话，趁机问道：

“‘果然’？也就是说，你是他的小伙伴啊。那就更不能让你过去，请你从出口离开。”

“这、这怎么行……那么至少请让我见见操作报时球的人。”

“啊？这可不行，通常是有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紧盯着时钟，让这球升升降降的，但我们这座塔直连了蒸汽计算机，是全自动运作呢。”

“那么能不能把蒸汽机关稍微关停一下……”

“别、别胡说！”

就在我们各执己见，来回争执期间，球体已经升到了柱顶，这样下去它随时都可能下落。我是该放着它去追尤金呢，还是放弃努力直接逃走呢，但也不能保证自己逃得出去啊。不论选哪一项，被这个大叔抓得这么牢，我都无计可施。

“放、放开我……”

我几乎是在哀声惨叫，附近突然传来一个悠闲而温和的声音：“这位小姐，怎么了啊？”

那是一名青年绅士，他蓄着唇须，一口一口不断吸着烟，我不禁喊出声来。

“啊！你是那时候在新水晶宫里遇到的人……”

就是那名青年，他的立领装虽然比那时候豪华许多，还装饰有金银丝缎的饰绦和勋章，但那种独特的气质与神韵是不会认错的。

“哦，是你……”

对方就像也在同一时间想起了那次事件，脸上笑意更盛。我则慌慌张张地说：

“原来如此，嗯嗯……是这么回事啊。”

他深思过后，随即转向警备大叔，突如其来地下令道：

“请让她过去。”

十分单纯明快的指令，警备大叔呆愣在原地，过了一会才回过神来：“这、这太乱来了！”话才出口，就听到有人呼喊。

“殿下——殿下——”

一名中老年人带着一群人小跑过来，我想他是认出了这名青年绅士才叫出口的。

“殿下！”

这群人的声音中充满喜悦，边喊着边跑了过来，把绅士团团围住，这一连串的变故让我惊讶不已。

“哎哎，终于找到您了。呼……不，先说正事，殿下，您怎么又从欢迎宴会上溜出来了啊。”

“嗯，我就是想抽会儿烟，再稍微喘口气。反正还没到正式会议嘛。”

被称作“殿下”的绅士带着孩子般恶作剧的表情，不紧不慢地答道，而追着他过来的那群人则都惊呆了。

“您这话说得……就算只是欢迎宴会，也不可轻率对待啊！其实，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方才还在发表重要讲话。”

“什么，女王陛下吗……这下惨了，那我们回去吧。”

殿下似乎有些慌了，说完却突然看了我一眼，问道：

“怎么了？未来的少女侦探？”

“那、那个……”

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总算勉强开了口：

“莫非您是，那个，皇、皇太子殿下……？”

“哎，是啊。”绅士简洁明了地回答，“我还有些公事要办，所以先走一步了哦——啊，那边的那位。”

“是、在！”

警备大叔惶恐地弹了起来。

皇太子殿下——我们国家的王子，素以为人爽朗、好奇心旺盛、厌恶形式主义而闻名，他快速看了我一眼，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就如她所愿，放她进去。好了，去吧，名侦探穆里埃年少的弟子！”

“非常感谢您！”

回答完毕，我甚至忘了还要再向皇太子行个更正式的礼，便竭尽全力朝着报时球塔跑去——

——已经没法从地面上解决或遏止这场悲剧了。

高耸的塔上，似乎有人影正在大幅度地动着，结果却反而往下坠落，在黄昏时分的苍穹中划出一道抛物线，悲痛的惨叫声拖得很长，不绝于耳。随后，只听到“嘭咔”一声，好像有什么狠狠冲撞了大地，那汁水迸裂声令人不适。

之后便是堪称恐怖的寂静与令人窒息的沉默，以及急速转浓的夜色。整个岛正逐渐被一片昏暗所包围……

☆

——这是两人最初相遇的时候。

周围天寒地冻，受到污染的都市夜空虽然算不上满天星斗，但猎户座[31]的三颗明星仍很容易被辨识出来。

“我叫Eugene，你呢？”

少年问道，明明只是问一下名字而已，但其中还是蕴含着无尽的真挚。

“我叫Emma……”

少女答道，似乎也非常重视这场邂逅。

译者注

[1] “舷窗”是设置在船舶舷侧外板、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外围壁等处，具有水密性的圆形窗，一般由主窗框、玻璃压板、风暴盖等组成。

[2] “世界七大奇迹”（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七座宏伟的建筑和雕塑。它们是：埃及胡夫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像、摩索拉斯陵墓、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灯塔。但因为这些建筑大多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现仅存埃及胡夫金字塔，因此也有学者、专家及网友投票评选了新的“七大奇迹”。

[3] “团子”是一种日本点心、小吃，将熟面食搓成的团子串在细竹扦子上，可以直接食用，也有刷酱烤制、蘸黄豆粉等多种吃法，甜口和咸口的风味都有。

[4] “午炮”即正午时的号炮。旧时有的都市于每天正午时分打响一炮，作为定时的标准。

[5] “黄龙旗”即“黄底蓝龙戏红珠”旗，是中国第一种官方国旗，清末使用（1888—1912）。中国本无“国旗”之概念，因为与西洋人打交道而催生出国旗。最初黄龙旗呈三角形，并非正式国旗，主要是官船和海军用以与外国舰船区分，民船不得悬挂，也有个别涉外官衙开始悬挂三角黄龙旗。1888年中国第一种国旗诞生，即长方形的“黄底蓝龙戏红珠”旗。1912年1月10日，黄龙旗由五色旗取代。

[6] “童话国王”即前文提及过的“疯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7] “黎明寺”（Wat Arun），又称为“破晓寺”或“郑王庙”，是泰国皇家寺庙之一，为纪念泰国第41代君王、民族英雄郑昭而于1842年所建，规模仅次于大皇宫，其主殿和标志性的五座佛塔是游客最常游览的景点。

[8] “新艺术”指“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的一次影响面相当大的“装饰艺术”的运动，涉及十多个国家，从建筑、家具、产品、首饰、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画一直到雕塑和绘

画艺术都受到影响，延续长达十余年，是设计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形式主义运动，倡导自然风格，装饰上突出表现曲线和有机形态，代表人物有克里姆特（Klimt）、穆夏（Mucha）等。

[9] “鹦鹉螺”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具有卷曲的珍珠似的外壳。在科幻之父凡尔纳（Jules Verna）的名作《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中亦出现同名潜水艇，后来属于美国海军的世上第一艘核潜艇也因纪念凡尔纳小说而将其命名为“鹦鹉螺号”。

[10] “埃尔图鲁尔”（Ertuğrul）是奥斯曼帝国（现今的土耳其）的一艘木质军舰，1890年9月在日本和歌山县串本町大岛的附近海域发生沉船事故。船上所载的土耳其大使团等618人跌入大海，导致500多人丧生，只有69名幸存者在当地民众的营救下脱险。125年后的现代，终于完成其挖掘打捞工作，让沉舰与文物回到了故乡。

[11] “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是一位17世纪德国耶稣会成员和通才，一生大多数时间在罗马的罗马学院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在许多方面领先于时代，尤其细菌学、医学、声学、天文学、力学和色彩理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微生物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的人，也是第一个设立有效防止鼠疫传播的规则的人。

[12] “卡拉卡瓦”（Kalakaua）是夏威夷国王卡美哈梅哈五世，又被尊称为“快乐的君主”，也是最后一位实际统治夏威夷王国的君主，于统治期间恢复了19世纪20年代被教会视为伤风败俗的呼拉舞传统。夏威夷的檀香山（又名“火奴鲁鲁”）至今还有名为“卡拉卡瓦大道”的知名旅游景点。

[13] “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是印加帝国第十三代皇帝，也是西班牙殖民征服之前的最后一代印加皇帝，他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建立了一个西至太平洋，东抵安第斯山脉，北起厄瓜多尔，南至智利的大帝国，国土达到四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多万。

[14]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是英国的全称，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当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此处英国女王的头衔还包括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女

王。

[15] “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帝”，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主要成就有对日本主战、主持“戊戌变法”等。

[16] “‘呵欠者’杰罗尼莫（Geronimo）是美国印第安人阿柏切（Apache）族首领，“呵欠者”读音是“戈亚斯雷”（Goyathlay），是他的印第安语名字。他在1829年出生于今墨西哥西部，领导了当时阿帕切的印第安部落抗击美国移民者的运动。

[17] “兰芳公司”其实指兰芳大统制共和国（1776年—1888年），通常简称兰芳共和国，是曾存在于南洋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岛）上的海外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1776年来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的罗芳伯和来自潮州的陈兰伯在东南亚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这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1777年，“公司”改为“共和国”，以东万律为首都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建立。它的最后一任总制是刘恩官。

[18] “琉球王国”原本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分为山南、山北和中山三国，到明朝时期，才统一建立了琉球王国，此后统治长达600年，始终是我国海外最忠诚的藩属国之一，且全面汉化，但在清朝衰败之后灭于日本，改名冲绳。“尚泰王”便是琉球王国最后一任国王。

[19] “虾夷共和国”因抵抗日本明治政府而于1868年12月成立于北海道函馆，虾夷是北海道的旧称，故对外称“虾夷共和国”，对内则称“虾夷德川将军家臣武士团领国”，选举榎本武扬为总裁、大鸟圭介为陆军参谋、土方岁三为陆军奉行并与明治政府分庭抗礼，仅存活一百二十五天。

[20] “梅特涅”即“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9世纪著名奥地利外交家，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因此参加国际会议的人员会闲聊说他“没有出场余地”了。

[21] 特兰西瓦尼亚（拉丁语Transsilvania，罗马尼亚语Transilvania或Ardeal，匈牙利语Erdély，德语Siebenbürgen，中文曾由德语音译为锡本布尔

根）是旧地区名。指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原受匈牙利王国统治，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在一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成为罗马尼亚一部分。

[22] “摩西分海”是出自《圣经》的经典故事。传说先知摩西带领饱受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却被红海挡住了去路。这时候发生了神迹，他伸出手杖将红海一分为二，眼前出现了一条去路。

[23] “戏仿”（parody）又称谐仿，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抖机灵甚至致敬的目的，属二次创作的一种，对象通常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

[24] “黄金之国”指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现秘鲁），因其境内有大量金矿，遭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侵略与殖民。

[25]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是由19世纪末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所塑造的经典侦探人物。

[26] “阿尔伯特”指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兼表弟的阿尔伯特亲王，他虽出生于德国，但与维多利亚女王成婚后因自身才干与贡献成为了英国的无冕之王。他听取了诸多民众诉求，例如实行教育改革、全球范围内推行废奴运动、积极参与1851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办等，并说服了女王在与议会交往时不带有党派倾向性，促进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

[27] “古怪的宝匣”指传说故事《浦岛太郎》中，海底的龙宫公主在分别时赠给浦岛太郎一只宝匣，并嘱咐他不要打开，可浦岛太郎却在回到地上后打开了它，就此变成了老人家；“潘多拉的盒子”源于希腊神话，美貌女子潘多拉拥有一只盒子，里面装满了灾害、嫉妒、贪婪等负面要素，一旦打开，它们便被释放了出来。两个典故都在指箱子里的莎莉是个“让人头疼”的存在。

[28] “硝化甘油”是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可因震动而爆炸，属化学危险品。

[29] “摔炮”，又叫“砂炮”，是一种小球形状的安全爆竹，猛力往地上一摔或用力踩破它，就会发出响亮的爆炸声，是孩子们童年常见的小玩具之一。

[30] “卷扬机”又称“绞车”，是用卷筒缠绕钢丝绳或链条来垂直提升、水平牵拉或倾斜拽引重物的轻小型起重设备。

[31] “猎户座”（Orion）是赤道带星座之一，在地球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其中“三颗明星”指构成其腰带部分的三颗星。

第九章

在报时球塔顶端

——

绝对的危机

——

爱丽丝岛的秘密

——

滴水知瀑布

——

名字的不可思议之处

——

猎户座之下

——

大团圆

1

我已经喘不上气，但还是一刻不停地沿着报时球塔的楼梯往上跑去。

我明白自己的行为愚蠢至极。如果莎莉听到的是真话，并且我的推理也没有错，那么现在应该火速离开这里，尽可能地驾驶快艇，离这座标准岛越远越好。

可我现在做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事。大爆炸或许即将发生，而我还要赶往爆炸的正中心。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那当然是为了阻止爆炸，拯救大家的性命，不过尽管有着这些要素，最重要的动机却不在此。

那是，因为……

（尤金就在前面……只要我再往楼上爬，就一定能见到他！）

我喃喃自语着，心口像打鼓般狂跳。这个愿望很快便实现了。

我抵达塔顶上，从串着报时球的柱子底端出来，视野一下开阔了起来——渐入黄昏的天空，以及波光粼粼、浪花涛涛、映出天空色彩的大海都尽收眼底。以世界大会堂为首，林立在这座人工岛上的建筑物已然点亮了一盏盏明灯，灯光摇曳，透出窗外。

可是我却没有观赏它们的闲暇。海风吹拂着我的面颊，丝丝凉爽让我恢复了精神。看起来很扎实的防护栏包围着塔顶，我以支柱为中心，绕着塔顶转了一圈。

随后我很快便看到，尤金的后背就在前方尽头处。明明只有那么一会儿没见到，却已让我怀念的背影很快便接近了——只是样子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肩膀怒耸着，两腿张开，而且似乎握紧了双拳，看起来十分古怪。

“尤金……”

我正打算出声呼唤他，但却发现有谁站在他前面，便立刻闭上了嘴，只听见那人喋喋不休地说道：

“你好啊，小鬼，居然有本事找到这里来。你本来就跟那群野心家一样从遥远的太阳另一边漂泊而来，现在这点距离算不上什么吧？算了，总之你能调查到这一步，我还是要夸一下你的智慧和胆量，然后狠狠嘲笑一通。你好不容易才被人救了一命，却要为这种事陷入窘境，蠢透了。”

我仿佛在哪里听过这个声音，是谁……而且这个男人明显是带着恶意与杀意。不会错的，所以他的背影才会散发着异样的气氛。

我紧靠着支柱，用鸭子步 [1] 蹑手蹑脚地向前挪动，避免被那个男人和尤金发现。就在这时，男人又发话了：

“呵呵，并非来自对称地球的我，为什么会参与毁灭我自己的世界的计划，你这表情好像很疑惑啊。好吧，我怎么说也算是用声音和口才吃饭的人，反正一切都会变成原子灰飞烟灭的，就把能说的都说出来好了……”

这个说话方式？当我的视线越过尤金的肩膀看到对方时，疑问便一下子解决了。是的，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

（本·克劳奇记者！可为什么是他？！）

不管有多么不可置信，事实就是事实。那个貌似很能干但总透着些古怪的《以画传声新报》记者本·克劳奇正举枪对着尤金。

他的面容丑陋地扭曲着，充满了憎恶、绝望、嘲笑的色彩。

他继续道：

“我之前得到消息，称有个案件让堂堂穆里埃侦探都陷入迷宫，于是我便进行了追踪，但自那时起，小子，你和你的同伙就来拉拢我……”

尤金认了，并且还交代了什么似的，我听不太清，克劳奇记者哼声

嘲笑。

“被说成那群人的同伙，你很不满吗？总之自从你们出现之后，我就不断追踪着一连串事件，期间总算跟他们接上了头。毕竟我身为记者还是有些特殊待遇的，再加上运气确实不错，即使如此我也从没走过如此险峻的桥啊。

“最关键的是，他们为了封口甚至还打算杀我。只不过我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反而成了他们的帮手，协力这次的计划。他们本来打算使用从自己原本的世界——那个什么‘对称地球’上带来的技术，颠覆我们的现有世界，将之据为己有。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对这个无聊得要死的和平世界，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早就腻了。与此相对的是他们的世界已濒临灭绝，在那里人们相互憎恨、你死我亡，战栗狂暴，而且只要打起某些主义、思想等名目，就能利用机构组织高效地虐杀几千万人。此等壮烈，地球上的我们根本没法想象。

“就在这时，我有幸受命去采访标准岛的列国代表大会，便积极承担了他们的一部分计划，抓了法尼荷产业老总的女儿作人质，以搬运实际上空无一物的‘箱子’为由，把他们数十人的执行部队给偷偷弄进来。

“这次虽然曝光了，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各方各面，比如法尼荷集团关联公司所经营的酒店，还有新水晶宫的工作人员里也混入了对称地球的人，当然也有像我这样的协助者，他们大多是看上了他们的技术，瞄准了机会为了以后一攫千金——说到这份上，你们也该大致有数了吧。

“此次作战的内幕是有个在法尼荷产业工作的家伙，觊觎着现任总裁对企业的支配权。又有个对称地球人正好在他的公司里做送货职员，察觉到了他的心思，便把同伙们凑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参与了行动。”

“这些事我还是知道的。”

尤金打断了他，而这次他的说话声连我也听得清了，是低沉但响亮

的声音。

“当着别人的面哭诉什么‘被安排了个很不得了的活啊’‘真想早点做完回去’的家伙们，在其他时候可是像训练有素的士兵那样，意志坚决，状态紧绷地时刻待命啊。”

（啊，是那时候尤金问路易大叔的问题！）

我内心十分钦佩，但克劳奇记者却轻蔑似的用鼻子哼道：

“呵，那他们还真了不起哟，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乐意，最后终于登上了盼望已久的标准岛，并趁此机会携带了某些东西——没错，就是将那个会产生巨大破坏而且有毒的物质按人数分成数份，再在岛上某处拼合物质、开展行动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接下这个任务的就是我。之后，事态就会按这个方向发展——”

这时，他的口气突然变了：

“啊啊，之后会怎么样呢？世界各国代表云集的宴会正酣，潜入会场的不安定因素突然冲了出来。虽说会令他们不胜惶恐，但他们还是会将英国女王，大清国皇帝，还有其他身份尊贵的人们押作人质。这是多么胆大妄为，简直在对全世界万国人民发出挑战！这就是他们称霸世界的宣言！尽管现在进展还算顺利，却还是有让人忧心的地方——我暗中得到消息，生性好战的恺撒和沙皇已经在觊觎对称地球的技术！这一点会将事态演变成什么样呢，实在是无法预测呀……

“哎，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解说里都带上了实况报道的语言风格，等待着可以说出‘要来了吗？终于要来了吗？’的那个瞬间。可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说着说着，他又恢复了原先的语气，非常不甘似的甩出那最后一句话。

“真是太遗憾了，你和你的同伴，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当你是同伴，已经四散分离了，但是你跟他们不同，你能见识到真家伙，难道不好吗？”

尤金语带嘲讽。这下则轮到克劳奇记者激动地大声吼叫：

“你胡言乱语什么……我啊，已经把他们占领欢迎宴会，随后引发大混乱的第一手报道给拟好了，而且已经发送完毕。毕竟一旦发生骚乱，这个岛与外界的联系可就断了，现在《以画传声新报》总部的记者们应该正为这条要命的超级独家新闻而炸锅吧！然而穆里埃侦探多管闲事，害得我的头条泡汤，所以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剩下的手段就是把装在这报时球上的那什么元素能量给解放出来，把整个标准岛都炸飞。他们好像是打算赶在爆炸前率先撤离，不过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因为——”

克劳奇记者无声地笑了，笑得身子都一颤一颤的。他指着头上的球体，又继续用充满个人特色的语调说道：

“请看！高悬在我头上的报时球会在傍晚六点落下，而我们也将被解放的未知元素中的庞大能量化为乌有。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能阻止了，非常抱歉，这里是标准岛，拥有全世界最准确的时钟，甚至还与独立的天文观测位置计算装置联动，能够得到自动修正。机械设备自身也会播报时间，因此不存在通过人力中止报时球运作的可能。像这样，报时球被拉升到高位便已是最后环节，接下来已经完全无计可施了……啊，很快就要跟大家永别了，各位再见，再见……”

说完，他再次迅速地将语气切换：

“哎，按照收录这段‘最后的新闻’的录音管的构造来看，要是运气够好，它早晚会在某处被发现。实际上，《标准岛大爆炸，大半要人死伤》的新闻已经发送出去，没有写成全员死亡则是考虑到报道的准确性。

“这样一来，我想做的事都已经……哦，还有一件。我想啊，反正要为世纪特大新闻殉职，在被炸成碎片之前杀个人也不赖哦。尤金君，怎样……呜哇啊！你做什么？”

克劳奇记者一改方才那种虚无主义的腔调，半变调地高声叫了起

来。在他看来这是始料未及的情况，可对我而言却并非如此。

理由很简单，我之前一直都在绕着柱子逆行，终于转到克劳奇记者身后，发动突袭，对准他的背心就是一记来自父亲真传的柔术招式。

以前那次是防御，而这次则是攻击。“悄悄接近对方背后”这一点倒是两次皆同。相比之下，那时我的行动还算尚可预料，眼下却是攻其不备，照理说是能够逆转女性与男性、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差距……

“爱玛！”

尤金嘶声呼喊着我的名字，与此同时我也已经让对手吃了我一招猛撞，但下一瞬间，对方持枪的手却一个大回转，枪口调头擦过了我的太阳穴。

“呼！”猛烈的破裂声响起。顷刻之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了。是我大意被抓了空子，剧烈的力量将我击飞出去。

我感到整个世界以我自身为中心转了一周，随后我又被来自某个方向上的巨大力量一口气拖了过去。冰冷的战栗感贯穿全身，我伸手乱抓，想要抓住些能够支撑我的身体的东西。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垂在防护栏外了，只靠一只胳膊吊着，但抓着栏杆的手也很快开始打滑——就在这时，有一股力量坚实地止住了它。

那是尤金的手。他温暖而又有力的指掌支持着我，双眼凝视着我，口中在轻念：

“这次，我不会放手。”

这次？尽管现在正面临绝对的危机，可听到他这么说，我还是回望着他的脸。这时，越过他的肩膀，克劳奇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露出一个令人生厌的笑容。

“这可真有意思，除了杀人的乐趣之外，还能有各种附赠品呀……”

他笑得有些抽搐，同时慢慢地将枪口戳到了尤金的太阳穴上，手指也即将扣动扳机——就在此刻！

只听见“哇”“呀”的怪叫声响起，克劳奇的脸扭曲得已经失去人样，眼睛瞪得就像某种鱼类那般巨大，嘴巴也像是下颚脱臼了那般完全大张着。

他已经站立不稳，尤金用后背一下子将他撞了出去。

“就是现在，爱玛！”

尤金拼命伸出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一口气把我拉过了栏杆，我们直接一起摔倒在地，而我却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克劳奇的视线却到处乱飘。令人吃惊的是，自他的肩膀起有一道向下斜着劈开的斩痕，切口很深，鲜血就从那里喷出来。他脚步蹒跚地后退着。

他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已经模糊失焦的视线却在游移，手里无力地举着枪支。

当枪口对准了我和尤金时，一条人影从我们身边越过，跃向克劳奇。随后，激烈而锐利的破风之声传来。

那个人影就要如日食般将克劳奇整个覆盖，而克劳奇却往斜下方倒了下去，就像要跌出我的视线范围。

“以上内容由《以画传声新报》的本·克劳奇……为您从现场播报……”

他一边吐着血，一边拼死挤出了现场报道的结句。下一刻，他便直接翻过围栏，后背朝下往地上坠落——

人影则缓缓地回过头来，强劲健韧的肌肉从半裸的装束中显露出来，一口整齐的白牙在微暗的暮色中闪光耀眼，还有基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美学制成的华丽饰物，而这一切的主人便是那位……

“温斯罗波咖斯先生！”

肤色漆黑的巨人手持着银光熠熠的战斧，岿然直立。我不自觉地就开口叫住了他。

他是莫洛伊教授被害时，我们在法尼荷产业旗下的酒店中遇到的祖

鲁族战士。而今，他似乎也是被派来参加列国代表大会的人员之一，由于好到令人惊异的视力而注意到塔上的争斗，又凭借同样惊人的肌力赶了上来，果断地终结了那名可悲的新闻记者。

“未必要杀死对方”这种道理对温斯罗波咖斯先生可不适用，不过比起那些，更重要的还是报时球何时会落下。我们不过是被一个犯罪者吸引了注意力，可即使他已身死，危机却并未离去。

在此期间，尤金“咚”地推开我。

“爱玛，快逃。这里我来想办法，现在还来得及，你跑得越远越好。”

“不要。”我即刻回答，“你所谓的办法，也就是想在报时球落下来的时候拿自己的身体去挡吧？我绝不让你这么做，是谁说‘这次我不会放手’的？”

这回换成我抓着他的手，用全身的力气去拖住他。可这时却传来了说话声：

“没关系，报时球是不会下落的，放心吧。”

一边说着一边现身的正是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先生。他用眼角扫了一下处于震惊中的我们，又摆出他平素那游刃有余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都是隐患巨大的东西，还是要多花点时间，慎重解决。话虽如此，现在离球体落下的傍晚六点已经很近了，所以得让时间等我们一会哦。”

“让时间——”

“等我们？”

我和尤金同时叫起来，但是此刻我脑中重演了和他的对话。

——那就是——标准岛。

——是的……别名爱丽丝岛。

——爱丽丝，是人名吗？

——不是，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哦。

“爱丽丝”在法语中意为“螺旋桨”，即是说，这里是螺旋桨岛，岛上有相当于几十艘豪华客轮功率的巨大蒸汽设备，建得跟工厂似的，从而使得这座岛能够自由移动。

“呃，难道是说……”

我和尤金面面相觑，穆里埃先生笑了：

“哦，不愧是在我的事务所里实习的孩子们呢，好像已经注意到了。没错，现在标准岛正以最大速度自东向西行进——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反！”

2

“……这里的报时球，是通过蒸汽计算机算出自己当下的位置与时间的设备，但反过来操作，也就可以凭借空间的转移来调整时间的流速了，有时甚至可以让时间静止。地球的自转速度在赤道附近是时速一千七百公里，而这里的自转时速也有个一千三四百公里，只要岛的航行速度能够达到，那么岛上的时间就永远也到不了傍晚六点。

“当然，这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岛，没有以太螺旋桨就不可能实现那个速度。不过即使移动起来远低于自转速度，也还是可以拖延报时时间。因为岛的位置时刻都在变化，那么与之相应，装置也不得不随位置自动修正时间。受到这个干扰，报时球可就没法到点下落了，只能始终维持这个状态。”

次日，我们在整座标准岛上最时髦雅致、景观宜人的咖啡厅里专心倾听穆里埃先生发言。

大家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安心地品着好茶，顺便稍事歇息的除了名侦探先生，还有我、尤金、莎莉、奇奇纳博士、戴亚斯警部。啊，还有一位想说但说不出口的，就是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可不能忘了他。

同时，欢迎宴之后召开的列国代表大会上，令人震撼的事实一件一

件接连发表，像对称地球的存在，其高度的文明是如何走向破灭的，还包括接受来自那边的难民，以及我们的世界归根到底将会以‘蒸汽设备’与‘以太科学’为基石，而对称地球上的那些科学技术，尽管极具诱惑，但却会造成过度依赖从而导致惨剧，因此我们决定不予采纳。

若将以上内容全部通告全世界，新鲜感与惊讶度势必会如波纹般扩散吧。但是我们的兴趣正集中在与之不同的其他事上。

“关于尤金君所说的‘魔神’，今后还是有必要加以警戒，以防有人去向‘魔神’祈求什么。另外，报时球是可以被安全地拆解的，虽然善后工作会很头疼……总之，我目前还是想先谈及一下我们遭遇的各种谜团及其解答——各位意下如何？”

大家当然没有异议。

“至今为止的一连串事件——那位本·克劳奇记者的眼光似乎相当犀利，只可惜走错了路。不过他能从自己的独立视角出发，追踪这些连续死亡事件的谜案，也是让有些专业技能与自尊的我相当着恼。因为，他们这次用的诡计，尽管在对称地球人的世界中是常识，可是在我们的世界里却是完全未知的事物。

“这些诡计已经不为我们所知，而支持着它的力量对我们来说则更是陌生，所以我不得不回归原始发散想象。

“有位同行前辈曾有一句名言‘从一滴水中就能推理出尼亚加拉大瀑布[2]的存在’，不实践这一点可不行啊。”

穆里埃先生“呼”地叹了口气，仿佛回想起那些不能为他人所见的苦恼历程。随后他又恢复了平时的飒爽英姿，继续讲述：

“我想，这些犯罪基本上都是我们尚无法解明的——因此我认为他们以不可见、无固定形态且无法触及的流体来实施犯罪，经由金属、水或其他物质的传递，与磁力及其他动能产生密切关联。换言之，这个流体[3]使得充作导体的物质散发出磁场，生成更多的能量，同时又反过来从磁场和导体所赋予的能量中再被创造出来。此外最为惊人且骇人

的，还是该流体基于其自身强弱，会给予人体冲击，最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对方死亡。

“如此一来，这就绝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小到琥珀经过摩擦后可以吸起碎纸片，大到从天上劈下的雷电，这些情况在我们的世界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了。

“而假设这个未知的流体是‘琥珀力’——或者叫它‘电’，则这一连串的事件便都能够得到彻底的解答。

“首先是乔治·马克西拉先生在从内部上锁的浴室里凄惨死亡的案件。浴室外的锅炉上有输送热水至浴池的管道，只需让‘电’通过那根管道，愉快地泡着澡的马克西拉先生浑身上下很快便出现了强烈的痉挛，即使是强健的心脏，也会迅速麻痹甚至停止。

“接着是伦敦大学研究楼里发生的马蒂亚斯·托利马工学学士坠楼惨死案件，真相其实也很简单。在送走了研究室的那位访客——正是下文会提到的马尔巴拉教授以后，托利马学士曾一度把门锁上。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敲门声而走到房门边。敲门的并非马尔巴拉教授，而是另有其人，那人伪装成教授，以落下东西为由想让学士开门。

“此刻，要是学士察觉到异常而把来者打发走就好了，可他却没有这样做，结果便自然是触碰了门锁或者把手。然而，门已经从走廊侧被接上了发电装置，强力的‘电’全都集中到了学士身上，便发生了远比马克西拉先生那时候更为强烈的现象。

“原因在于‘电’不满足于仅仅取他性命，还要让他的身体附带东洋传统科学与流派——即‘阴阳’之一的属性。对了，就改叫它们为‘+’（正极）、‘-’（负极）吧，可以想见，它们就相当于磁铁的N极与S极那样，具有同类相斥的性质。由此，托利马学士瞬间就被弹飞到门的反方向去了，结果撞破了窗户，并且保持那个姿势，背脊向下直接摔在了地上——就是这样。

“其实这两起案件发生时，我还不知道‘电’的存在，而关于两人的死

亡也毫无任何调查方向或线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有无知地进行错误推理真是要感谢我的好运气，但毕竟被世人推崇为名侦探，因这两个案子而陷入迷宫，其实深深地伤到了我的自尊，让我非常懊恼。

“但这团懊恼的迷雾已经一口气烟消云散——就算不至于完全消散，总之让疑云放晴的便是与尤金君的相遇。当时他正在宇宙中漂流，却奇迹般地被航行途中的‘极光号’救下。我把他带回侦探事务所，没多久便发现他虽与我们极为相似，但在赖以生存的基础常识方面，仍有一些不同于我们的认知。即是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以与‘蒸汽设备’‘以太’迥然相异的科学技术为基础所孕育出的文明。

“能够显示这一点的实例还有好几个，不过其中一个例子，爱玛君，是你跟我一起见闻的哦，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嗯，那是……”

穆里埃先生冷不防抛了一个话题给我，我一时慌慌忙忙的，可很快便记起了那段回忆。

“莫非是风扇[4]吗？”

“是的，正是如此。”

穆里埃先生神情满足地点头赞同，而尤金却一脸意外。

“蒸汽设备有一个不便之处，但对我们来说，因为习惯而不会在意，那就是动力源和驱动部分必须紧密连在一起，比如说要使用转动轴或滑轮传送东西时就会受限。而另一方面，用‘电’的好处就在于其动力源及基于动力而运行的部分之间，只要将金属之类的材质制成导线，连接双方，那么它们彼此间无论相距多远都是可行的。

“尤金来自以‘电’为常识的世界，所以在他眼里，需要通过蒸汽设备来驱动风扇，就像是接在炉子上的鼓风机一样，肯定会觉得愚蠢，也想象不出使用家装小型蒸汽引擎来给各个家蒸产品[5]输送动力的系统，是吗？”

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同时回想起

了那一幕。

“我有一个问题，尤金，你在穆里埃先生的资料室里调查马克西拉先生案和托利马学士案的资料时，为什么要刻意做出把灰尘擦掉这样的怪事啊？”

听到我这么问，尤金一副仿佛被攻其不备的样子。

“这个……我担心会被采集指纹。”

“指、指纹？那是什么？”

我突然提高了声音。

“呃？那个，指纹是……”

尤金正打算进行说明，穆里埃先生却先开了口：

“在他的世界里，就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哦。我们和他们的常识，有些是相互错开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搜查技术，犯罪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指纹只是其中一例，因为没有能够自由变换笔迹的书法机，而只能将来源不同的活字印刷品拼贴起来的情况，其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样……”

对着还是一知半解却仍频频点头的我，穆里埃先生又重复了一遍“就是这样”。

“遇到了尤金君，我逐步得知了‘电’的存在以及作用，这下对我而言，前述两起案件的结构图也随之大变，而随后发生的吉恩·莫洛伊教授的头部被陨铁击碎案，则是从开始便采取了与前两起事件都不同的方法，具体展开说明的话——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电’可以与磁力相结合，通过‘电’来产生天然磁石无法比拟的强大吸力……是这样没错吧，尤金君？”

“对，就是这样。”

突然被点名，尤金也是有些着慌地点头应允着。

“所谓‘电磁铁’就是将导线呈线圈状缠绕的铁芯，如果做得够大，甚至能吸起摩托车，很多铁屑，废铁之类的。”

“我明白了……不过，如果是陨铁也一样可以吗？”

“是的。”

“隔着房间的天花板以及再上一层的地板呢？”

“只要有十分强力的发电机就行——啊，是指‘能发电的设备’。”

尤金干脆利落地答道，但在我听来却十分具有冲击性。

难道那时候他去调查酒店宴会场的地板就是因为……还有他叫道“爱玛，趴下！”也是担心混入工作人员中的犯人们会伤害我……啊，肯定是这样的。

我凝视着尤金的侧脸，而在我旁边的莎莉则既惊又怒。

“所以说，那群家伙就在那层楼上堂而皇之地作恶？我就觉得好像在哪见过那几张脸，原来他们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已经渗透得这么深了！”

“是的，正是这样。”

穆里埃先生微笑着，同时又快速扫了我和尤金一眼。

“好了，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你们应该都明白了吧。犯人——正确说来是‘犯人们’，他们把电磁铁和‘发电装置’带到了莫洛伊教授下榻的房间正上方，按预先调查过的位置将电磁铁设置在地板上，随后通‘电’，接着很快便产生了强大的磁力。而正下方行李箱里的陨铁被强磁力吸起，自行顶开了行李箱的盖子，一路上浮到临近天花板处。

“与此同时，犯人们用滑动的方式把电磁铁贴着地板移动，连带着陨铁也移动到枕头的正上方，而莫洛伊教授正毫不知情地在床上熟睡。然后只要将流向电磁铁的‘电’给停了，陨铁立刻就会‘咚’地直击教授的头部。”

“哇哦！”

真相是多么异想天开，但又多么奸猾！我愣愣地张大了口，随后说道：

“啊，那么……那时，睡在教授隔壁房间的那位祖鲁族战士，叫作

温斯罗波咖斯先生，他心爱的战斧——‘女酋长’是吗？战士先生认为斧子‘在半夜时分微微颤动’是因为有贼人入侵，实际上却是磁力在作怪？”

“正是这个道理。亏你能注意到呢。”

穆里埃先生面带笑容地夸奖了我。

“那么，那时关于使用以太螺旋桨把陨铁从一楼的房间一直穿过天花板、穿过地板的推理岂不是——”

“没错，完全就是假的哦，只是为了暂时瞒过世人才佯装解决的。如果公布事实，那么‘罪犯以完全未知的能源为凶器而横行’这点可能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动荡，这可就趁了犯人们的心意。而且最关键的是，以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至少是尚未为人所知的理论作为依据，我不认为这样的推理会被世人所信服……”

“所以我就说你很过分啊，扯那么大的谎来骗人，亏我还把你当多年的老搭档！”

戴亚斯皱着眉，脸色沉闷，说话时的表情总让人有些好笑。

“哎呀，非常抱歉，不过我后来向你说明情况时，你对‘电’的说法不也持莫名其妙的态度吗？”

穆里埃先生爆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料，奇奇纳博士“哈哈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地笑了出来，这下警部也无从辩解了。

“这个啊……你也不用都说出来吧。”

他边挠着头边说。

“那么，那么，”我又一次询问，“您一开始就知道那么多，但还是让雨果·西蒙博士蒙受不白之冤吗？就算是假推理也很过分呐。”

“嗯……确实如此。”

穆里埃先生带上了一丝苦笑，拿出一张照片展示给我们看。

“这、这是……”

这张照片与克劳奇记者在“另一个世界”餐厅里摆出来的一样，都拍下了奇奇纳博士、莫洛伊教授、西蒙博士、马尔巴拉教授，还有马克西

拉先生与托利马工学学士。

“这张照片就由老人家我来说明吧。”奇奇纳博士甩了甩自己的白发白须，突然就加入了对话，“关于对称地球上的文明，以及支撑着其文明的科学技术，我们总算有了解明的头绪。如果要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那么第一就是穆里埃君说起的‘电’。第二是依靠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有毒物质来驱动的装置，托利马君给它暂命名为‘内燃机’。接着是第三位，也是最可怕、最可恶的那个元素，它蕴藏着极不寻常的力量，险些就把我们整个岛都炸飞。暗中进行着上述几点的相关研究，并且交换情报的就是这张照片上所拍下的小组，也是因此我们之中才有好几人都被来自对称地球，而且对我们的世界怀有野心的家伙们给盯上了。”

“野心……他们想对我们的世界做什么？”

我大惑不解地问道，莎莉则握紧了小拳头，一副完全听进去了的样子。

“征服与支配。在我们世界的各个历史节点中实现征服与支配，或者说差点就打算动手了。在他们看来，我们这里的蒸汽的世界，缺乏对‘电’的认知，也不懂得活用石油，简直是无知又落后的世界，与其要在这种地方避人耳目地活着，索性——”

“啊，抱歉，关于那个什么石油，还有从中提炼出的汽油，克劳奇记者之前也说过相关的事……”

我心中萌生疑问，终于还是打断了奇奇纳博士的话。而莎莉作为一名小实业家，似乎也对此涌现出了兴趣：

“是啊，是说那东西很有用吗？莫非能撬动世界经济？”

“嗯，这个嘛……”博士正在支支吾吾，尤金却代为回答了：

“它是使我所在的世界陷入不幸的元凶之一。烧炭所产生的煤烟都比不上这个有毒物质对空气的污染。而它的自然储备又很不凑巧地分布不均，产地集中，所以为了争夺能源，不时就会爆发战争。出产石油的国家日益强盛，而其他国家则被迫臣服，有时光凭坐拥油田，那些既不

推进改革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统治者们，哪怕他们远比这个世界的所有暴君都更为傲慢和残虐、无知又无能，却还能保住地位……”

我被他波澜不惊的口吻下所暗藏的语势镇住了，这时奇奇纳博士捻着胡子说道：

“唉，总之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就如同难民似的逃到这里，却打算支配这个世界。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学者们也渴求着他们的知识。结果，不幸的接点就此产生。鉴于现在还不知道详情，同时顾虑到他们的名誉，就让我做一下匿名处理吧，比如某某知道了他们的野心，某某更进一步打算为他们提供助力，最后却都招致了凄惨的死亡……”

“其中唯一被救下的就是雨果·西蒙博士，我们借着杀害莫洛伊教授的罪名硬是把他保护起来，可也就只有他一个，这令我们感到羞耻。起码，我们是希望能防止马尔巴拉教授被杀的。”

总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的穆里埃先生说道，此刻他的表情上也蒙上了一层阴云。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穆里埃君。马尔巴拉君很怕他们，但又实在舍不得新奇的科学知识，所以拒不接受警方的保护，一直潜伏着生活。”

奇奇纳博士安慰道。

“他是被报纸上的广告叫去那个地方的，尤金也要赶去那里吧？”

听到我的问题，穆里埃先生和尤金同时点头。

“我提前问过马尔巴拉教授和另外几位学者的名字。”

尤金说道。随后穆里埃先生接过话来继续说了下去：

“之后，尽管马尔巴拉教授被杀，但皇太子那样身份高贵，而且怎么想都没必要作伪证的人物却说出了如下的证言‘碰巧就在那条玻璃回廊的转角处附近，那个物体飞了过去，是沿着那个转角的弧度飞过去的’。如此一来，事件便如我当时所说，原本转弯的回廊因空间扭曲而变得笔直，所以从原本是死角的地方射出的刀刃能命中死者——我也只

能这么推理。”

“那个，关于这件事啊，”我还是忍不住举起了手，“确实，基于殿下的证言，只能那样去思考，但不是很奇怪吗？”

“哦？怎么说？”

穆里埃先生看起来很是愉快，向我提问。

“嗯……假设回廊中的空间被扭曲后，转角变得笔直，那么从外部看来，按说也不存在弧度啊。因为回廊本身及其内部在视觉上都会变成直线型，不可能看见凶器以弧形的路线飞过来。”

“啊，原来如此！”

戴亚斯警部大声嚷道。奇奇纳博士则微笑着说道：

“哦呵呵呵，原来是这样，没错。不过，小妹妹你认为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老人家我也不是没有任何假设，不过我对那种可能性没有确凿的把握。”

我慌了手脚，赶忙说道：

“不，我……博士您都不清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了解呀！但是，是他的话——”

我慢慢回头，视线所及自然是尤金。

他瞬间露出了“呃？要我来说吗？”的为难表情。穆里埃先生也对他投去了期待的目光，他无奈之下只得缓缓开口：

“是这样的……玻璃回廊上一路都安装有用于调节温度的金属管道，它们一圈一圈盘旋在廊上，呈线圈状，我估计就是在那管道（相当于线圈）上通了高压电流。为此，他们首先需要使用‘condenser’[6]——当然，它并不适用于蒸汽设备，而是蓄电用的装置。然后，他们会在‘线圈’里找出合适的位置，在那里放上作为凶器的铁制品，并将提前蓄好的电一口气释放出来，再于下一瞬间切断电源。如此一来会发生什么呢？第一，由于管道之中有强电流通过，由此产生的电磁力会把凶器

沿着‘线圈’的中心轴高速推飞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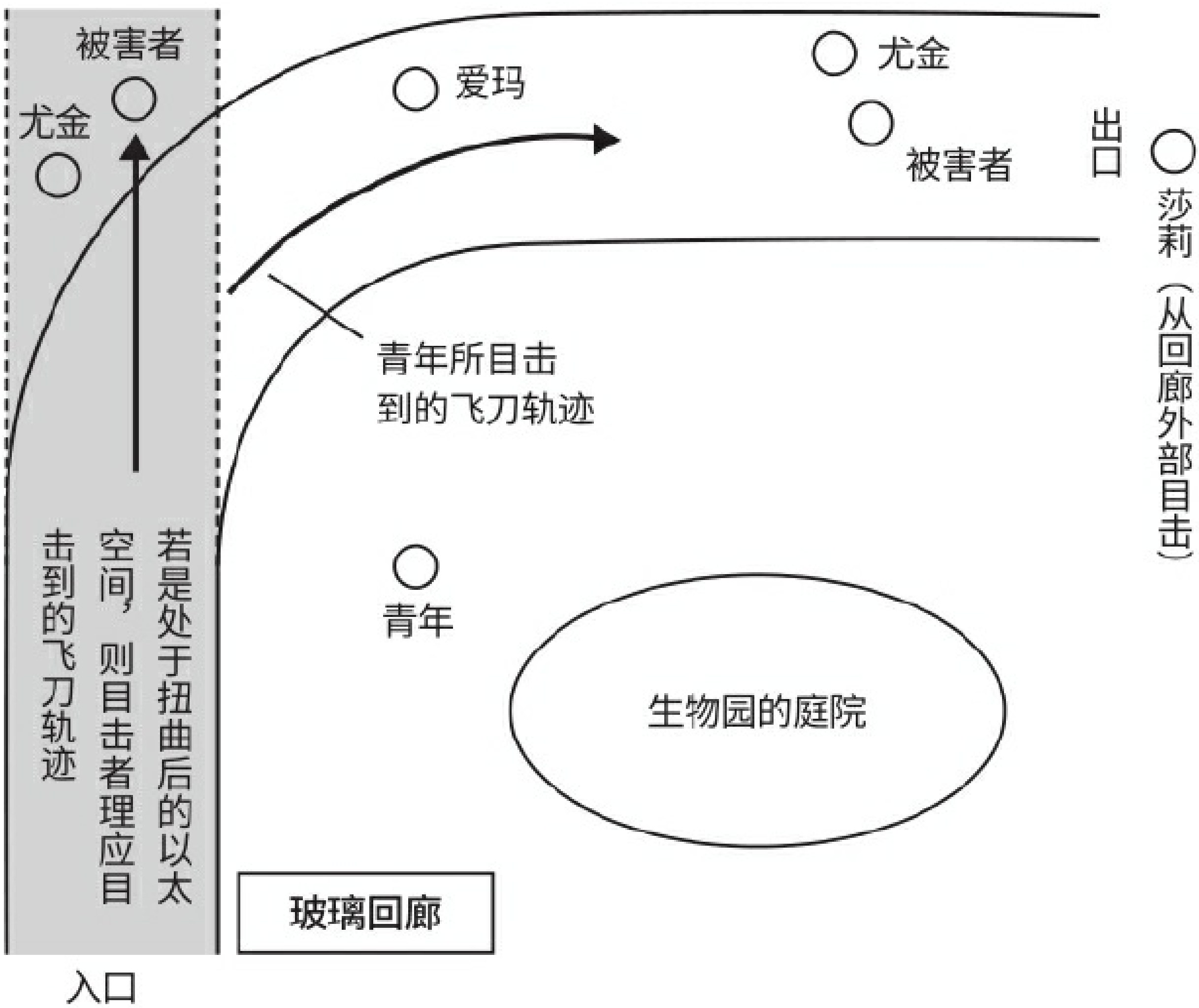
“接下来就是重点，也就是电源在下一瞬即被切断了。因为只要电流还在继续往前跑，那么在这整个‘线圈’的出口附近，便会产生朝向反方向回拉的力，凶器也会受到此力而静止在‘线圈’中。然而由于此时电源已被彻底切断，按照惯性定律，它便继续往前飞，直朝被害人那边飞去了——我想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被害人要是再往里走些，离通了电的管道再近些，可能都不一定要彻底切断电源；而若是想通过进一步提高凶器的速度来提升其杀伤力，只要把金属管道划分成若干段，当凶器依次飞过每一段时，反复通电断电、通电断电，（令推力再叠加惯性作用，）即可快速地实现加速。”

“哦，原来是这么个道理……”

所有的人，就连奇奇纳博士在内，看起来都非常激动。

“这些知识与技术的成果，我们今后该如何接受，以及是否接受？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倒也罢了，而今既然已有所了解，那么如何处理便成了难题。”



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抱着胳膊，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作为一名‘侦探’，对此次的案子还是有些想法的，那就是正因为我们对‘电’一无所知，所以才会被那些‘不可能杀人事件’给搅得苦不堪言，可是对于熟知其存在的对称地球人来说，很容易就能解开谜题吧？如果可以，那我想问问你——你发现真相了吗？”

场面一度陷入沉默，或许是为了打破这种气氛，有人举起了手。

“我说啊……”

提问者是我的父亲猛虎·哈特里。他忸忸怩怩地搓着手里的船长帽，说道：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穆里埃先生，可以吧？”

“是的，请讲。”

“我们家爱玛啊，不管怎么说已经碰上了这种事，遇到危险也是没办法的。但是不是可以让她结束侦探实习回家了呢？”

“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说这种话。我忍不住叫出来，却被尤金伸手制止了。

“说得也是呢，那就现在结束好了。”

穆里埃先生干脆地回答。

“啊！”

我当场哑然，同时心里早有预期。无论如何，穆里埃先生曾经把我丢下了，事情大概会按这条路线发展下去。

“这样吗？”

父亲看起来可开心了。穆里埃先生也点头道：

“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些事件都只与尤金君本人有关，而且他自己也希望参与调查，也就罢了。可我明明是为了安全起见才命令爱玛留在所里的，最后却导致了这样糟糕的结果，要是仍视她为见习生，放在一边未免不负责任。所以今后，我会正式邀请爱玛君担任我的助手，和尤金君一起。”

“咦？”

我惊讶地环顾四周。我的父亲已然完全愣住，几欲晕倒。莎莉对我眨眼示意，苦笑着说道“不是挺好吗”。戴亚斯警部大为惊讶。还有“呵呵”笑着、兴致盎然的奇奇纳博士。

以及，尤金，尤金他——

（他这是什么反应？）

我忍不住内心暗暗念叨。

（他不是可以像这样笑出来的嘛！而且还很有魅力！）

3

月光皎洁，天海一色，只有空中的飞船与水中的航船迅猛前行。然而，目的地却与此前相反，都在往各自的祖国返航，因此行进的方向并不统一。

“极光号”也是其中一艘。我和尤金一道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凝视着银鳞般层层泛着光泽的海面，仅此而已。而我们的上方是一片夜空，密密镶满了宛如宝石般的星辰。

来时我还是个偷渡客，避人耳目地躲在一间屋内，没有机会与他闲聊，所以像当下这般与他共处，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说起来，虽然我也乘坐过父亲的船，可现在这样的旅行似乎还是第一次吧——

不，目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首次经历’。尤金终于缓缓地向我打开心扉，起初还只是露出很狭窄的缝隙，可他开始说起自己的事情了。

“我们的世界——就是你们称之为‘对称地球’的世界毁灭时，我和家人分开了，只顾着四处逃跑，只有我和另一个女孩子哦。

“周围的一切全都疯了，保护她真的很难。当整个世界都陷入天寒地冻时，暴风雪刮得很猛，与科学家们所宣称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地球正因急速寒冷化而面临死亡。一小片面包都弥足珍贵，而一根火柴大小的小火苗就更贵重了，我们每天都拼着命活下去，但也有幸福的时候……

“期间，我们听到了一种说法，称有冒着烟的宇宙飞船从别的星球过来救我们了。我拉着她的手，赶到那些船抵达的地方。那是一片废墟中的一个空地，已经有数万人聚集在那里，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亢奋得好像脑浆沸腾一样……

“前来救助我们的人来自你们的世界，他们冷静地向我们打了招呼，并且做出承诺，即使本次有人搭乘不上，下次也一定会接大家过去。然而结果却引发了恐慌……群众接连袭击虐杀了他们，宇宙飞船

——你们称之为宇航蒸汽飞船也被暴徒们如怒涛般地涌入了。

“接着轮番发生了大爆炸，大家乘上飞船，想要发动它们却乱来一通，导致数不清的人伴随火柱一起窜到天上，随后很快就被埋入冰雪之中。

“在这之中，人潮涌向仅存的飞船，我们也被卷了进去。我一边掩护着她一边拼命跑，可是……恐慌之中，我放开了你的手……”

“我的手？”

我之所以会这样反问他，当然是对他的话感到意外，可是在我脑海深处，却也有种意料之中的感觉。

“不，抱歉……不是你，是一个跟你很像的女孩子。然后……”

他有些慌乱地纠正了，我们便把话题继续下去。

“那女孩是不是与我同名？”

尤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很快，视线又低低垂了下去。

“啊…是的。她也叫这个名字……不过写法和你有些不同。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恋人。总之，我放开了她的手，虽然急着往回找，但却被人潮给冲走了。之后，我被不由分说地推上了一艘飞船，虽然自己也知道这不现实，但只能祈祷着她被别的飞船救走。然而不久后，我就得知剩下的人全都死了……

“飞船内也与船外一样，不，是比船外更可怖的地狱，能勉强起飞已经算得上奇迹。之后，在离地球还很远的时候，我听到了非常可怕的话题——只是杀害救我们的人们，抢夺他们的飞船还不够，还要入侵我们眼中的‘对称地球’，用自己那‘更优秀、更进步’的科学技术征服它。而且那先行一步的家伙们已开始着手推进计划。

“事实上已经有人在两个地球之间往返了。我们乘坐的飞船因此才能混在里头。他们还煽动大家说，反正就算去了另一个世界，外来人员也只会被当成奴隶使唤的。既然如此，那就干一票大的，让他们大吃一惊……”

“为什么说外来人员会被当成奴隶？”

我心想着他话里的问题，不小心就打断他的话，提出问题，尤金却摇了摇头。

“谁知道呢……大概是如果自己处在相反立场上就会这么做吧。顺便说句，在你们的世界中讴歌独立与自由的国家和民族——比如南北美大陆，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们在我们的历史上做了什么。”

“嗯，以后有机会听你说。”

我回答完，看向他的表情，心想刚才不问他就好了。

“他们，那时候抓住的鸡皮肤男人也包括在内，高调宣扬着自己的主张，夸口说要在短时间内征服并支配那些不懂电、不懂内燃机，更别说原子力学的野蛮蠢材。这些言行还大受褒扬，也难怪让人厌恶。”

尤金继续说着，话里夹杂着我闻所未闻的词汇。

“那些得意忘形的家伙们叫嚣着是为了尚未实现的理想做的。我对他们的话感到愤慨，可却不知如何阻止，被无力感折磨着。然而，我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就在偷听时被发现了，更糟糕的是，有人举报我在骚乱中曾试图阻止别人杀害飞船上的乘务人员，我当场就被宣判为背叛者，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接受处罚。于是，他们把我塞进那个胶囊，里面只有最低限度维持生命的装置，随后我就被扔到了宇宙中……”

“凭什么，好残忍……”

我不自觉就词穷了。尤金却带着些微的苦笑说：

“是啊……这就是我的世界的做法。爱玛，说真的，与那个世界的恋人永别之后，我已经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完全不觉得死亡恐怖，只是觉得活着很麻烦……幸好我已经记不清那段时间有多久，只记得我无数次都被按下某个按钮的冲动驱使着。”

“那个按钮莫非是——”

我想起了那时的事，开口问道。

“是的，就是那个从胶囊内侧打开它的按钮。他们怀着恶意把选择的机会留给我，我在胶囊中其实是动弹不得的，只能在令人绝望的孤独中忍饥受渴，随后窒息，在痛苦中步向死亡，或是选择将自己放逐到彻底黑暗、绝对零度的真空宇宙之中。

“可是奇迹般的幸运降临，我被你父亲和奇奇纳博士乘坐的‘极光号’所救，关于那次航行你早就知道吧？”

“嗯，隐约知道，”我答道，“是奇奇纳博士察觉到对称地球那里出了大事，就去找政府谈判，又借了法尼荷基金的名头，自己主动以平民身份统帅‘极光号’出发的——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没错，但另一方面，我好不容易得到了博士他们的帮助，却没有走出胶囊的打算。我不想去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怀揣着怎样的目的，也不希望多加争论。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对进入没有她的世界感到畏惧，所以一直都没法按下按钮。直到你进入那间房间。”

“咦，这么说……”

我情不自禁屏住了呼吸，只见尤金用力点了点头。

“是的……因为胶囊外有你在。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是她，这应该只是个梦，胶囊外的一定是别的人。可是，果然还是忍不住按下了按钮啊……”

“是这样的吗？”

我嘟哝了一句，算是回应。尤金曾经说过的话又在我脑海中回响。

——但首先你得告诉我，爱玛，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不过，说到底只是如双子星一般的两颗地球，这些都只是偶然的恶作剧啊，我和你熟识的她不是同一个人，我代替不了她。”

“这……我也明白。”

尤金突然用力说道。

不知为何，我想要岔开话题。

“然后，你有幸在穆里埃先生的侦探事务所安顿下来，并且打算追

查你们地球上的那群人的阴谋吗。当然，穆里埃先生也有他的计划……可是，跑到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还想孤身一人去面对所有的挑战，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啊。”

“不是的，也不尽是……”

尤金摇了摇头，随后一笑：

“你听那群人瞎说呢。有这样相似的星球存在，而且保留着我们星球上十九世纪末的文明，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番光景可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当然，冲击力最大的还是有人跟她那么相似，甚至名字都一模一样。第二吃惊的还是——你们居然都在说日语！”

我一瞬间呆住了，随后说道：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啊，住在日本的首都，使用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7]——侦探事务所的门上也写了‘穆里埃侦探事务所’吧？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我还当他突然要说什么。我们首都的港口、大学都是为颂扬我国引以为傲的伟人伦敦先生的功绩，严格说来先生姓伦名敦，而以他命名的。看来对称地球上没有与他相对应的人物，不过他确实是一名日本人。我们效仿伦敦市的“水晶宫”，在有别于英格兰的地球另一侧的我国建造了“新水晶宫”，里面有大英生物园。还有我们最初那起案件的发生地“牛津·剑桥酒店”，这些似乎都是使用了创设者的名字。

首先，至今为止的故事不全都是以日语来讲述的吗？到底谁以为这是英语？我将自己的体验汇总成这一本书，文章是用日语写的，故事的舞台是在日本，登场的几乎只有日本人，居然还有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姓名，你们全都用的片假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是这样。”

尤金越说我越迷糊。顺便补充一下，方才举例的“伦敦”、“牛津”等先人的名字虽然是写作汉字，但随着国家开放、文明的发展，现在一般

都是以“名字-姓氏”的顺序，用片假名来书写。

“那么，你那位恋人的名字是怎么写的？来，就在这里写出来看看。”

我带着一丝坏心眼，把纸笔塞给了尤金。它们虽是侦探必需品，但却不太有机会出场。尤金不知为何有些磨蹭。

“嗯，她的名字是羽鸟惠麻 [8] ——你看，汉字是这样写的，连姓氏的读音都跟你很像。在我的概念里，总觉得爱玛·哈特里像是外国人的名字，写成这样——Emma Hartley。”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成汉字，盯着“羽鸟惠麻”猛看。

“诶嘿，那么我父亲——猛虎·哈特里呢？”

“羽鸟大河 [9] ——英语名应该就叫作Tiger。”

尤金手握钢笔答道。

“总觉得很帅呀，那莎莉，莎莉·法尼荷呢？这个有点难了吧？”

“其实，那个世界的‘爱玛’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叫作‘埴保沙里 [10] ’——”

那个“莎莉”也已经去世了吗？我瞬间想到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察觉到我的心情，尤金急忙运笔说道：

“如果是外国人的名字，就是Sally Ferneyhough吧。她的父亲雷恩先生是Lean——不，是‘莲’ [11] 。在这艘船上很照顾我的路易大叔在我心里大概是Luigi这样的发音，配上汉字是‘垒二’。接着还有奇奇纳博士，不是Kitchener，而是‘吉名’这样的汉字。”

这时，我总算是明白他想表达的事了。

——按这个节奏，跟Ben Crouch这个外国人名相似的本·克劳奇记者写作“仓内勉” [12] ，会被理解为姓Dyas的戴亚斯警部是“大安”，吉恩·莫洛伊教授叫作“诸井甚”而非Jean Molloy，雨果·西蒙博士是“西门佑吾”，不叫Ugo Simon。

乔治·马克西拉先生，不是George McHiller，而是“幕平让治”。马蒂

亚斯·托利马工学学士不是Matias Trimmer，而是“鸟间待康”。还有，马尔巴拉教授在报纸广告里被简称为‘O教授’，但并不是Marlborough，而是“丸原”……这些大概也都是双胞胎地球才有的笑点。

唯一不太明白的是那位名侦探——巴尔萨克·穆里埃的名字。对此，尤金似乎也觉得很难对上谁。不过他说若是把“巴尔”看作“春”，再去匹配其他读音，记得日本以前倒是有个侦探的名字还算接近……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位侦探并不是穆里埃先生那般英俊潇洒的绅士。

“森、江、春、策”[13]——我对着这组没什么特殊涵义的文字看了一会，随后非常突然地问道：

“还有，你呢？”

尤金正欲开口，便先便先动笔写下Eugene，又随即写下两个汉字，它们好像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我叫作雄人[14]，你呢？”

他直视着我，问道。

“我叫作爱玛，爱玛·哈特里。”

我清晰地回答。我坚信自己绝不是羽鸟惠麻，而且也该把这个想法明确地传达给了对方。

突然，我感到有一只温暖的手覆上了我的手，然后，肩膀和肩膀相互触碰，接着……

我抬头，望见猎户座的三颗明星正在满天的星斗中闪耀生辉。雄人也在望着这些将夜空装点得美不胜收的星辰吧，我一下子冒出了这种想法。正在这时，尤金小声说着：

“在这里，猎户座是夏天的星座呀。”

我一瞬间没能领会他话里的意思，不过还是很在意他的语气，便问向他：

“对了，对称地球是在黄道十二宫的另一侧，地轴的倾斜方向也和我们相反呀。但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不……就是觉得包括这些在内，我一定要适应起来。”

“是吗？”

不知为何，我似乎不想再追问下去，只是两个人一起眺望着星空。

因为这个缘故，我下意识变得有些呆呆的，都没有注意到背后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不知不觉地逼近，更别提来者已经是怒火熊熊，就差一声嘶吼了……

被不得了的气势所迫，我回头一看，来人的背后还有以穆里埃先生为首的一排人，包括我的父亲猛虎船长、奇奇纳博士、戴亚斯警部、路易大叔等等，所有人都一脸惊讶，或微笑，或苦笑。

而其中只有一个人，明显带着不同于他人的情绪，整张脸都涨得通红——是莎莉·法尼荷。她的嗓门直接传到了地平线。

“爱玛！爱玛·哈特里！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啊！真是的！真是的！你！你们！”

“生气包莎莉”的吼声只有今夜是令人喜悦的，要说理由，当然是因为它强而有力地证明了我是爱玛·哈特里，而不是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而这一点，一定清楚无误地传达给了尤金/雄人……

译者注

[1] “鸭子步”是一种行走步法，双腿蹲下，一只腿由侧面展开，迅速滑到正前方，然后另外一只腿由后方滑到正前方一直重复，有很好的锻炼效果，也能应用在实战中。

[2] “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瀑布源头为尼亚加拉河，主瀑布位于加拿大境内，亦是该瀑布的最佳观赏地；而这位“同行前辈”是柯南·道尔笔下的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一个逻辑学家能凭一滴水推测出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的存在”是他的名言，比喻的是要懂得见微知著，善于联想和推理。

[3] “流体”是能流动的物质，受任何微小剪切力的作用都会连续变形，是液体和气体的总称。

[4] “风扇”相当于我们一般说的电扇，但由于主人公等人所在的世界没有电，因此避免称之为“电扇”。

[5] “家蒸产品”相当于我们的“家电产品”，是作者为了符合本书背景而造的词汇。

[6] “condenser”可以指两种装置，读音相同，但功能与适用范围不同。在蒸汽设备上使用时，译作“冷凝器”，在用于蓄电时则译作“电容器”。

[7] “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都是现代日语的组成部分，平假名和片假名是日语中表示读音的文字，其中平假名大多从中国的草书演化而来，片假名则多用于标注英语等外来词的读音，汉字曾由我国传至日本，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演化出了日本的读音，与汉字本身的读音有所不同。此作品中人物姓名基本都以片假名书写，会给人主观上造成他们都不是日本人的印象。

[8] “羽鸟惠麻”读作hatori ema，“爱玛”的全名读作ema hatori。发音基本一样。

[9] “羽鸟大河”读作hatori taiga，爱玛父亲的全名读作taiga hatori，发音基本一样。

[10] “埴保沙里”读作haniho sari，“莎莉”的全名读作sari faniho，发音基本一样。

[11] “莲”读作ren，莎莉父亲的名字读作“ren”，“垒二”读作ruiji，“路易”读作ruiji，“吉名”读作kichina，“奇奇纳”读作kicchina。

[12] “仓内勉”读作kurauchi ben，“本·克劳奇”读作ben kurauchi；“大安”读作daiyasu，“戴亚斯”读作daiasu；“诸井甚”读作moroijin，“吉恩·莫洛伊”读作jinmoroi；“西门佑吾”读作saimon yugo，“雨果·西蒙”读作“ugo saimon”；“幕平让治”读作“makuhira joji”，“乔治·马克西拉”读作joji makkuhira；“鸟间待康”读作torima machiyasu，“马蒂亚斯·托利马”读作machiasu torima；“O”读作“maru”，“丸原”读作marubara，“马尔巴拉”读作marubara。以上的英文名字与

罗马音名字的发音基本一样。

[13] “森江春策”读作morie harusaku，“巴尔萨克·穆里埃”读作 baruzakku, murie，发音相近。“森江春策”是本书作者芦边拓笔下的名侦探，外貌平平无奇、气质朴素，不像本作的“穆里埃先生”是美男子。

[14] “雄人”与“尤金”发音基本一样。

后记

——献给考据爱好者们的笔记

蒸汽朋克！ [1] 发明与发现接连不断地涌现，科学领域尚充满着光明与奇思，地球上仍残留着未知的领域，而且还经常能够幻想到那个神秘文明和恐龙横行的失落世界——这就是蒸汽设定的黄金时代。将其再做进一步改编，填满了也许并未实际存在但又很符合当时环境的小装置和机械，尽力打造出的充满活力而又波澜壮阔的故事。

喂喂，不是这样的哦，所谓“蒸汽朋克”其实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SF [2] 新潮流——“赛博朋克” [3] 进行戏仿的小玩笑，代表作有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所著的《差分机》 [4] ，它的内容就与你所说的相去甚远，于是干脆无视那些“原本是如何如何”的声音整体去看。不知何时，蒸汽朋克已经从原有的小说、游戏、影像作品等发展、扩散到了时尚、饰物的领域。

《差分机》正如它的别名——“想象力疯狂卓绝的维多利亚时代幻想剧”所示一般，作为故事舞台与基础背景的世界观，其自身就散发着魅力，当时似乎正值“传奇故事”这一体裁的黄金时期。夏洛克·福尔摩斯、艾伦·夸特梅因 [5] 、鲁道夫·拉森狄尔 [6] ，甚至连德古拉伯爵 [7] 都“存活”在那个年代。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时还有大家熟悉的潜水艇“鹦鹉螺号”上的尼摩船长 [8] 、驾驶“信天翁号”的“征服者”罗比尔、用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周的菲利斯·福克先生，把人当成炮弹射向月球的“大炮俱乐部”等儒勒·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们。尽管活跃在凡尔纳作品中的还有神秘的能源

——“电”，然而他所想见的未来景象，搞不好就是发展出蒸汽朋克世界的前进轨道。

◇

本书《蒸汽歌剧》是我——芦边拓首次挑战“蒸汽朋克”题材，亦是曾经的SF少年出于对“早川SF系列”中，人称“金背”丛书的偏爱而向其报恩之作。

同时，我所写的作品中也有本格推理部分，那么就该起名叫“蒸汽朋克推理”故事——这样的话，它会成为怎样的故事呢？书中的少女爱玛·哈特里是宇航蒸汽飞船兼空中飞船船长的女儿，就读于技术学校，为人充满活力、好奇心旺盛。若各位能够喜爱并享受她和同伴们的冒险，那将是我的荣幸。

仔细想来，“蒸汽朋克”这个词汇诞生之前，按说属于这个词义范畴的故事便已经在传播。如果撇开“蒸汽设备”这一限制，比如说《疯狂大赛车》[9]（一九六五年）、《飞天万能车》（一九六八年）、《权贵幻觉》（一九七五年）这些从十九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间登上舞台的喜剧电影里就有珍奇精妙的机关设备大举出场，令人喜闻乐见。而凡尔纳原作的《海底两万里》（一九五四年）、《毁灭性的发明》（一九五八年）、《地心游记》（一九五九年）、《大地之王》（一九六一年）、《气球上的五星期》（一九六二年）、《月球旅行》（一九六七年，但在日本仅于电视上播出过，未上院线）等电影作品亦把源自作者梦想的发明们以更夸张厉害的形式予以视觉化。

这多么有趣呀！甚至在那部著名的歌舞片《窈窕淑女》[10]中，我所关注的还是语言学学者希金斯教授所使用的留声机及发音矫正装置等等。

唐泽俊一[11]先生原作，唐泽直树作画的日本本土蒸汽朋克伟大杰

作《蒸汽王》（于一九九六年由“竹书房”[12]出版。此外，《唐泽商业协会的书迷典藏》中还收录了其他版本）恐怕就是从那些作品中获得了与之相通的体验后创作出来的吧。其故事的舞台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而是转移到了明治时期[13]文明开化后的日本。而这部激烈的大作为大家准备了笑气铁塔、魂魄圆盘、大飞行船——蒸汽式凤凰号等道具，还有蒸汽王——田宫神风儿的活跃，我确信它在概念先行但未经实践的蒸汽朋克领域中亦属顶级杰作，并且暗中对它燃起了竞争意识。

本书就是基于此而构思并获得出版机会的一部作品。如果说，西部故事[14]就是马背上的歌剧，在宇宙舞台上展开的动作片就是太空歌剧，那么到我这部自然就该叫“蒸汽歌剧”了。

啊，有人会说比起以上的解说，就不能找更加简单易懂一点的例子来做类比吗？说得也是……嗯，直白点讲，那就是宫崎骏[15]导演的《天空之城》的推理版。本书充斥着不可能犯罪与密室诡计，兼具“本格推理精神”和“SF之魂”——就让我在此夸大其词一番吧！

◇

玩笑就开到这里。我观赏过上述所举故事，并逐渐在脑中酝酿了一个世界（我记得原本的设定是我在大学时期做的，但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要把它弄成一个推理故事），虽然有了将其写成作品的机会，但我必须要把让我受到冲击的两部作品写出来。（算上方才提过的《蒸汽王》那就是三部）

其一是加勒特·P.塞维斯[16]所著的《爱迪生征服火星》（一八九八年，未翻译出版，只有网络上的维基文库中有人正在翻译），在已故的野田昌宏[17]先生的名作《SF英雄群像》或《SF考古馆》中有介绍。它是作为H.G.威尔斯[18]所著的《星际战争》的续作而被创作出来的。如书名所写，爱迪生集结了上百艘自己发明的电气宇宙飞船，把分解光线

炮集中起来抢先攻打了妄图再次侵略地球的火星——在这个故事中，除了爱迪生，还出现了开尔文和伦琴两位真实存在的科学家的大名。

《爱迪生征服火星》的前半本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全世界的元首们在纽约集合参与国际会议（并非只有欧洲列强参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亚洲势力也崛起了），野田大元帅的雄辩以及正确的归纳让人在读到这里时倍觉有趣，心头雀跃，忍不住继续往下读。

话虽如此，这本书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搞到手的，弄到了也不太容易读透，我便放弃了鼓动友人来帮忙的念头。这下子，“既然没法读，那我就自己写吧”的想法便产生了，于是就在这部《蒸汽歌剧》中，“列国代表大会”也同样是剧情的最高潮，十分精彩炫目。

另一部作品是我的旧识——小松左京[19]先生所著的中篇故事《线》。这部作品要聊起来就会降低阅读的乐趣，所以暂且不多说。但其中也构筑了一个既繁盛又闷热的世界（不管怎么说都只有蒸汽嘛），并用充满江户风情的描写支撑故事，而本书《蒸汽歌剧》也致敬了这部中篇作品，其中一项便是我的女主人公爱玛的行动对应了小松老师所描绘的小镇姑娘阿线。有兴趣的各位，还请来一探究竟。

◇

话说回来，本书《蒸汽歌剧》与之前提及的同行或前辈们的作品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也因此使得我在执笔过程中苦不停歇。

这个“不同之处”便是取代了电和内燃机的“发达的蒸汽设备及以太科学”的背景设定。首先第一要务还是解谜。可以说是出于本格推理的宿命吗？还是说作者的责任？难得有这么自由而愉快的舞台，我深入地思考着不能冒犯它。

基于这种想法，就算我写的是倾心已久的宇宙战斗或者太空歌剧，是否也会是同样的结果呢。尽管有些担心，不过反过来说，我将“蒸汽

朋克写成本格推理”这一点贯彻到底了，所以最后的成果还是由读者们来判断吧。

在我写下如此奇怪的SF推理，或说是推理风格的SF作品之时。东京创元社编辑部的F小姐——古市怜子女士能够理解它，认为它还不赖，而且还在我做出“从爱玛的第一人称开始叙说故事”的决定后与我进行商谈（是在二零一零年的日本SF大会[20]上），我要对她继《绮想宫杀人事件》之后再次为我忙碌，向我提供助力而表示感谢。还有藤原女士，当本作在《Mysteries！》[21]上连载时，她给每一话的爱玛、尤金、莎莉他们都画上了可爱的肖像，还围绕着对异世界相关描写恰如其分地绘制插画，这次更是提供了漂亮的封面设计画，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然后，作为每次都会造出“连环推理”“逆本格推理小说”“浪漫冒险推理”等含义不明的分类的作者，这次搞出所谓的“蒸汽朋克推理”又会让推理与SF两类题材的书迷们都扭过头去不予理睬。然而面对这样的作品仍不吝购买的读者们，我也向你们致以衷心的谢意——愿蒸汽的力量与以太的荣耀和你们同在！

二〇一二年七月

芦边拓

译者注

[1] “蒸汽朋克”（Steam Punk）是由“蒸汽”（steam）和“朋克”（punk）构成的合成词，其中“蒸汽”代表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大型机械，蒸汽朋克的作品往往依靠某种假设的新技术，如通过新能源、新机械、新材料、新交通工具等方式，展现一个平行于19世纪西方世界的架空世界观，努力营造它的虚构和怀旧等特点，并且至今仍有其受众群体。此外它也成为了一种审美流派，在艺术、

时尚、设计等领域散发魅力。

[2] “SF”即“科学幻想小说”“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简称“Sci-Fi”或“SF”）。“早川SF系列”是日本出版公司“早川书房”于1957年12月—1974年11月期间推出的共计318册的SF小说系列丛书，对SF小说在日本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金背”是指书脊为金色的一系列，另外还有“银背”丛书，同理，是书脊被印刷成银色的部分系列丛书。“金背”和“银背”的称呼其实都是读者们对相应丛书的爱称。

[3] “赛博朋克”（Cyber Punk）是由“赛博”（cyber）和“朋克”（punk）构成的合成词，又称数字朋克、赛伯朋克等，是科幻作品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而现在赛博朋克的情节通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而展开，背景设在不远的将来的一个反乌托邦地球，而不是早期赛博朋克的外太空。

[4] “《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 ）是1991年由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和美国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为纪念英国数学家巴贝奇及其所设计的差分机所著的小说。巴贝奇在1819年设计“差分机”，并于1822年制造出可动模型。它能提高乘法速度和改进对数表等数字表的精确度，为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

[5] “艾伦·夸特梅因”（Allan Quatermain）是英国小说家亨利·赖德·哈格德（H.Rider Haggard）的幻想冒险小说系列主人公，同名小说于1887年出版，也是其名作《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 ）的续作。

[6] “鲁道夫·拉森狄尔”（Rudolf Rassendyll）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笔下的一位英国探险家，登场于《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 ）。作者原为律师，后被封爵，他也是另一位著名作家、《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 ）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表兄。

[7] “德古拉伯爵”（Dracula），也有译作“德拉库拉”“卓库勒”等，是出自英国（现爱尔兰）的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作品《德古拉》

（Dracula）中的著名吸血鬼。原型取自于欧洲历史上著名人物、古代罗马尼亚名将（后被封为大公）的弗拉德三世采佩什（Vlad al III），相传他用残忍的穿刺手段处死了上千名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战俘，故得名“采佩什”（罗马尼亚语“穿刺”），又名“穿刺大公”。

[8] “鹦鹉螺号的尼摩船长”出自《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和《神秘岛》（*The Mysterious Island*）[这两部作品再加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In Search of the Castaways*）一起被称为“凡尔纳三部曲”]；“信天翁号的罗比尔”出自《征服者罗比尔》（*Robur the Conqueror*）和《世界主宰者》（*The Master of the World*）；“八十天环游地球的菲利斯·福克先生”出自《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大炮俱乐部”出自《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环绕月球》（*Around the Moon*），都是科幻之父巨匠凡尔纳的作品。

[9] “《疯狂大赛车》”（*The Great Race*）、“《飞天万能车》”（*Chitty ChittyBang Bang*）、“《权贵幻觉》”（*Royal Flash*）都是有名的喜剧电影；电影《毁灭性的发明》（*A Deadly Invention*）原作是凡尔纳小说《迎着三色旗》（*Face au drapeau*），其中“毁灭性的发明”影射的便是原子武器；电影《地心游记》（*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Earth*）原作是凡尔纳同名小说；电影《大地之王》（*Master of the World*）原作是凡尔纳小说《征服者罗比尔》和《世界主宰者》；电影《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原作是凡尔纳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也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电影《月球旅行》（*Those Fantastic Flying Fools*，又名*Jules Verne's Rocket to the Moon*）原作是凡尔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

[10] “《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是华纳兄弟影业于1964年出品的歌舞片，由乔治·库克（George Cukor）执导，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雷克斯·哈里森（Rex Harrison）、杰瑞米·布雷特（Jeremy Brett）等主演。该片改编自萧伯纳的戏剧剧作《卖花女》（*Pygmalion*），讲述下层阶级的卖花女被中产阶层语言学教授改造成优雅贵妇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在《窈窕淑女》

中还只是一名英俊青年的杰瑞米·布雷特在后来的演艺生涯中饰演了“福尔摩斯”，该版本亦堪称史上最为经典的福尔摩斯。

[11] “唐泽俊一”（1958年5月22日出生）是日本灵异事物评论家、专栏作家、广播主持人，活跃在电视与广播节目中，有一档名为《杂学之泉》的电视节目，以特殊的切入点、传播冷门小知识来获得支持率。执笔范围包括古书、漫画，覆盖面相当之广；“唐泽直树”（1961年10月21日出生）是日本漫画家、同人作家，唐泽俊一的弟弟，两人曾共用“唐泽商业协会”的名义合著出书，漫画《蒸汽王》便是其中之一。

[12] “竹书房”是日本有名的出版公司，创办于1972年3月。以创刊《近代麻将》闻名亚洲，以影视动漫策划、制作、发行以及书籍漫画出版等为主业，同时运营博物馆，还在日本与世界孔子协会共同举办过“孔子文化奖”。

[13] “明治时期”是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将年号改为“明治”并将“江户”改名为“东京”起，一直到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为止的四十五年间。在这一时期，日本接受了西方文明而发生了巨变，于上改变国家体制、启蒙自由思想、建立社会制度，于下大幅改变人民的生活习惯，因此明治时代可以说是日本全盘西化、迈向近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也保留日本和风，出现了“和洋折中”的生活风格。

[14] “西部故事”指以美国开发西部地区为题材的故事，大量涉及马、牛仔、持枪格斗等元素，西部文学至今约有二百年历史，而著名的“西部片”也是在20世纪初开始流行，多取材自西部文学与民间传说。

[15] “宫崎骏”（1941年1月5日出生）是日本著名动画导演、编剧作家等，与好友及伙伴共同创立“吉卜力工作室”，代表作有《千与千寻》《天空之城》《风之谷》《幽灵公主》《龙猫》《萤火虫之墓》《哈尔的移动城堡》《悬崖上的金鱼公主》《魔女宅急便》《红猪》等，也深为我国观众所熟悉与喜爱；“《天空之城》”是宫崎骏任导演、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电影，1986年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同时，电影主题曲《伴随着你》由宫崎

骏好友、著名音乐家久石让作曲，是一首优美动听、为多国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名曲。

[16] “加勒特·P.塞维斯”（Garrett P. Serviss）是美国科幻小说家、天文科普作家，其作品《爱迪生征服火星》（*Edison's Conquest of Mars* ）讲述了主人公利用自己发明的“电气球”挫败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的计划。

[17] “野田昌宏”（1933年8月18日—2008年6月6日），日本小说家、SF作家、翻译家、宇宙开发评论家、制作人等。

[18]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 ）是其著名作品之一。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建立了庞大殖民地、称霸世界的19世纪末期，火星人从天而降，在伦敦附近着陆，拉开了征服地球战争的序幕。此外，本作也被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改变成同名电影，并于2005年上映。

[19] “小松左京”（原名“小松实”，1931年1月28日—2011年7月26日），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随笔作家、采访记者、剧作家，号称“日本科幻界的推土机”，代表作有《日本沉没》、《日本阿帕奇族》等，与星新一、筒井康隆合称为日本科幻的"御三家"。

[20] “日本SF大会”是日本科幻爱好者的盛会。第一届于1962年5月在日本东京的目黑举行，大会上主要颁发奖项有“星云奖”“黑暗星云奖”“柴野拓美奖”“最佳地球与海洋科幻奖”等。

[21] “《Mysteries！》”是日本出版社“东京创元社”旗下的双月刊推理杂志。

文库版修订补记

其实我的作品全都是随心而写的，即使如此，本书《蒸汽歌剧》也是其中少数让我产生“可算是让我写了呀”的作品。

在愉快的连载期间，唯一令我挂心的就是来自SF和推理两个圈子的批评，不过这份不安最终也算是杞人忧天了。事实上，最早给予我评价的正是SF圈——这对于将此次专栏连载视作自身原点的我而言，是件很高兴的事了。

有幸在《本格推理BEST10（2013）》中位列第九，《这本SF好想读（2013）》的“2012年SF杂志读者投选最佳SF作品”栏目中入选前七，让我也颇为惊讶。虽然是蒸汽朋克推理的小众，而且又是充满作者个人兴趣的作品，但从实际反响来看，它也拥有普适性。现今还能够用这样崭新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想法实在让人开心。

与初次刊载时相同，此次同样受到了责任编辑古市怜子女士和插画家藤原女士的关照。借此机会，我要向二位再次表示感谢。还有，要向各位读者们传达的是，请多多关照爱玛、尤金、莎莉他们，并尽情享受我所深爱的蒸汽与以太的乌托邦世界！


[日] 天祢凉 著
顾言 译
共感觉
第43届梅菲斯特奖大赏
“Why done it”&“动机犯罪”的金字塔
“南云堂·黄金的本格”必选之作
燃烧殆尽的残骸
是血的羁绊
线索与浮线共舞
的解谜乐趣

目录

[前言]
[序章]
[第一章 侦探]
[第二章 助手]
[第三章 嫌疑人]
[第四章 监视者]
[第五章 彷徨者]
[第六章 烈焰]
[终章]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以自由度著称的梅菲斯特奖独树一帜。梅菲斯特奖是讲谈社旗下的公募新人奖，其特色在于不限题材，不设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因此，获奖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如森博嗣、京极夏彦、辻村深月等人气作家也都出道于梅菲斯特奖。梅菲斯特奖作家系列的引进出版，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个性之作。

天祢凉经历数次投稿失败以后，终于获得梅菲斯特奖得以出道。本作被誉为梅菲斯特奖的代表作的最大原因，是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以及复古的核心谜题设置。想象力与传统的结合耐人寻味。实际上，天祢凉的风格中透出了部分社会派意识，与解谜的结合，造就其个人的独特风格。接下来，还请进入美夜的世界。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不错，而且我对共感觉多少了解一些。共感觉者的感觉相互关联。”我开始娓娓道来，“有的会将声音转换成视觉信息，有的则会将声音转换成触觉反应，而你似乎是能将味觉信息幻化出来形状。”

“啊，我放心了。”杰克逊插嘴说道，“也就是正常的吧？”

“所谓正常，是相对性很强的词语。我只能说，这种例子比较罕见。虽然奇特，但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理查德·E.西托威克博士

摘自《共感觉者的惊人生活　品尝形状之人、倾听颜色之人》

序章

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音宫美夜在X县星守市已逗留了两周左右。她住厌了豪华酒店，昨夜有了离开的念头，但由于突然收到委托，便习以为常地临时改变了计划。

自十二楼俯瞰，星守湾甚是壮观。一片似是颜料倾流而成的湛蓝大海正在阳光下闪耀生辉。这是市里近十年来防治公害的成果。与此同时，休整过的海岸线附近则盖起了这座豪华酒店，还有星守海洋塔、购物中心等建筑，可见行政方针也并非全然倾向环保。

眺望着开发过的沿海区域，来来往往的行人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

他们无论是在聊天，还是在看手机屏幕，又或是挂着耳机，都在向目的地行进，而不会撞到其他人。

美夜半带钦佩地佩服着他们的灵活，其后将视线转向市区。南部是鳞次栉比、井然有序的住宅，散发出一股试图摆脱乡下小地方的势头和繁华气息。而相对的，城市北部则残留着废旧工厂……

“嗯，所以我想请音宫小姐调查烈焰。”

“我正欣赏美景，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呢，可真是煞风景。”

美夜头也不回地丢下这句话，矢莪在她背后窃笑起来。

有一周没听到矢莪的笑声了，还是那么令人不快。

“音宫小姐，你很讨厌大海吧？或者说讨厌那种颜色。”

“你的部下呢？就那么靠不住吗？”

美夜无视他继续说道。

“当然靠得住。不过我认为烈焰的事还是交给音宫小姐处理更合

适。以你的能力，解决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能不能有话直说？”

“你希望我直说吗？”

美夜摇了摇头。无论矢萩怎么说，自己该做的事都已然确定。她也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你说的烈焰，就是那个变态杀手吧？”

“对。他杀害被害人之后，会特意焚烧遗体，媒体开始称呼他为‘烈焰’（flame），这外号取得着实低级趣味。顺便一说，他的焚尸场所不明，焚烧程度比照牛排的话，差不多是五成熟到全熟之间。也就是说，使用的火力不小，但也不至于烧成碳化的状态。”

“我倒是觉得以矢萩先生你的身份，用牛排来打比方，已经够低级趣味了。”

“我没理由接受你这种发色的人批评我的趣味。”

“我刚做完一桩工作，这几天根本没看新闻，告诉我具体情况。”

美夜再次无视他，催他介绍。

“好。第一位被害人是在大约一个半月前的十一月二日被发现的，身份不明。去市里的养老院‘喜树园’上班的社工，在安装在室外的商用厨余处理机里发现了被塞进去的遗体。挂满厨余垃圾的遗体被火烧过，但司法解剖却查明是被勒死的。年龄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由于营养状态不佳，有可能是流浪者。如果死者不隶属于任何集体，一直单独行动，要确定她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现在在排查失踪者名单，但要花上一段时间。

“之后，又过了大约三周，十一月二十二日被发现的第二位被害人的主要外貌特征也和第一位几乎一致。性别为女性，至今身份不明。这一位被扔在了市里的酿酒厂‘清川酒造’的仓库里。说得更准确一点，我听说是被扔进了仓库里的正在使用的酒桶里。遗体也被烧过。

“每一起案件的杀人现场，焚尸场所都没能查明。我们的烈焰大人

杀人还挺费心思的。”

“那些去问烈焰本人不就行了。嗯，说不定从他做这种事的缘由——动机上能找到解决案件的线索。换句话说，只要按照‘女性流浪汉的连续杀人事件’的方向去调查就行了。”

“实不相瞒，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不过，预先判断还真是要不得。”

“别兜圈子说话了。”

美夜回过头，瞪向矢萩。

“你要是再这么说，我会拒绝你的委托。”

“那还真是失礼了。”

矢萩微微鞠了一躬。

——你明明就没打算拒绝。

从他鞠躬的动作中似乎能听到话音。

“你说的预先判断是什么？”

“十二月十四日清晨，发现了第三具遗体。据说是被随手丢到了位于住宅区的星守市七号公园里。她于十三日深夜遇害，不仅是被勒死的，遗体也被烧过，性别为女的这几点还是一样，但这位被害者与前两人不同，对比齿型之后，这次轻而易举地查出了她的身份。”

一个半月就有三人遇害啊！原来如此。

美夜忽然明白矢萩为什么要委托自己了。

“被害人叫天弥花恋，十六岁，在市里的县立星守高中上学——不，上过学的少女。”

第一章

侦探

1

十二月二十日。

天弥山紫郎在星守海洋塔的瞭望室里，孤身面向窗外。

天和海是铅灰色的，似乎一直晴朗到昨天的天气都是假的一般。它们虽然倒映在视网膜上，他却没有感觉到这是现实中的景致。

花恋喜欢在这里像这样眺望风景。她会睁大双眼，转瞬间都不舍得放过。

在附近建起购物中心之前，这座星守海洋塔一直门可罗雀。不仅人少，而且入场费低廉，因此便成了这对兄妹的游乐场所。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来。

进入青春期之后，两人结伴而来的次数也不免减少，但这里依然充盈着他和花恋的回忆。

山紫郎因为休丧假，今天没去学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

自从盖起购物中心，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假日，星守海洋塔都是熙熙攘攘，但今天却有些冷清，这一定是拜烈焰所赐。

“两个被害人都是流浪者，与我们无关。”在花恋遇害之前，想必大多数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吧，自己也不例外。他固然觉得被害人很是可怜。不过，尽管案件发生在市内，自己却觉得像是电视里的虚拟故事。

但是花恋的死令烈焰案的情况大为改观。市民不得不承认，所有人都有可能遇害。与此同时，“高中女生被焚”的事实被大肆传播，引来了社会更大的关注。

发现花恋遗体后的第二天，参与搜查的刑警望着包围了天弥家的媒体，皱起眉头。

“媒体大概是想直接采访家属获得第一手的消息吧。不过，他们也不是冷血动物，要是知道被害人的家属尚在不安定状态，应该会老实撤走的。不如我让上面的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一声吧？”

刑警身材微胖，看起来不像很有能力的样子，但他愿意说这些安慰自己的话实在难得。

母亲——姬子确实憔悴得不成样子，甚至跟山紫郎说话都力有不及。山紫郎也考虑过接受这位刑警的善意。

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自己去跟媒体说明，考虑到现在拒绝的话，部分媒体或许会化身为狗仔队，死缠烂打。若是事态演变至此，母亲会崩溃的。为了提供给他们一个宣泄口，自己这个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

微胖刑警拼命阻止。

“我们不能让未成年人做这种事。”

或许是因为山紫郎身材消瘦，看起来相当靠不住，不像是练合气道的，所以让刑警更为担心了吧。然而山紫郎还是坚持己见。

“让媒体报道出我们的遗憾和愤怒，应该对逮捕真凶有所帮助。”

应对媒体是发现花恋遗体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七日的事。

在蜂拥而至的大批摄像机和话筒前，山紫郎也曾心生怯意，但他还是坚持到底了，也反复地倾诉自己失去妹妹是何等悲伤，身为女性，独自把他和妹妹拉扯大的母亲正在卧床不起。或许是他把想法传达给了众人，从那天开始，媒体就没有再来采访。考虑到案件的残酷性，而山紫郎还未成年，报道中也未使用他的本名和照片。

于是，母亲的精神好了一些。眼下她声称“至少要把葬礼办好”，正在东奔西走，忙得不可开交。他保护了母亲，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

但是，他没能保护好妹妹。

按X县的习俗，守灵、告别式结束后，要火葬死者。但花恋的遗体被摧残得太过严重，警察检查、解剖了几天后，就已经被火葬了。

“山紫郎已经很出色地回应媒体了，葬礼就交给妈妈吧。你自己也

很难过，就不要再勉强自己了。”母亲虽然这么说，但静静注视着装有骨灰的罐子时，山紫郎的心头只会涌上一阵悲伤与无力感。

所以他走出家门，来到这里。

他不禁有种感觉，似乎花恋不在那个小罐子里，而在这里。

他实在难以相信，后天就要为花恋守灵了。

闭上双眼，山紫郎的眼前浮现出花恋的模样。

长长的黑发，黑珍珠般的眼睛，那羞涩而温柔的笑容。

形象如此鲜活的花恋当真已经死了吗？以后我必须带着“没能保护好花恋”的遗憾，活过比花恋的生命更长的时间吗？

神崎玲端正的面庞与花恋的样子重合在了一起。

“你喜欢玲吧？”自己说中花恋的心意是小学三年级时的事。当时花恋的脸红得可怜，说了句“阿紫老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而他们说的玲在两天前来过。

“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没能保护好她不是你的错。就算你都归在自己头上，花恋也不会开心的。”

玲见到山紫郎后便这么说道。山紫郎则答道：“我明白。”

对不起，我骗了你，玲。可事实上，我实在是做不到。

我会代替父亲，保护母亲和花恋，我曾经这样发过誓。

好想死——明明母亲还在世，他却忍不住产生出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

“不好意思。”

背后传来的声音令他回过神来。被拉回现实的山紫郎条件反射地回头，目瞪口呆。

叫住自己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距离近得惊人。她的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只比山紫郎矮四五厘米，在女性里算是相当高的。洁白透明的肌肤，细长的双眼，富含智慧的额头，柔软的薄唇。这副完美的长相宛如顶级的艺术品，令人联

想到何谓“绝世美人”。

但是，她又有一股太过强烈的个性，足以抵消“绝世美人”的特性。

朴素的黑色长外套，灰色的西服套裤。这身装扮虽然较为素淡，但左腕戴了一条饰有深红色宝石的白金手链，起到了点缀作用，令人感受到其品味之高雅。只看其衣着打扮，说是“有些时尚的白领女性”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她衣着打扮之外的地方。

及腰的长发散发着月光般皎洁的光芒，呈现出无瑕的银色。甚至眉毛也细致地染成了一样的颜色，她的眼珠却是黑色的，没有佩戴银色美瞳反而让人感到遗憾。

简而言之，山紫郎被这位头发和眉毛尽染银色，初见之下便知不是普通人的女子搭话了。

“……”

他保持回头看去的姿势，没有再动。这女人是何方神圣？好像比自己年长，但绝对不是做普通工作的。

女子露出充满自信的笑容。

“你是天弥山紫郎吧？”

她知道我的名字——凭这一点，就可以猜出她的身份。

是媒体工作者啊。

都允许她染这种发色了，想必是家主要经营性感裸体写真的三流杂志的编辑或者撰稿人吧。她大概是奉上级的命令，来套出点“有意思的”感想，借以刺激读者吧。

“你是天弥山紫郎吧？”

女人再次重复道。她用的虽然是疑问句，却是一副确信对方就是“天弥山紫郎”的语气。

“嗯，是。”

山紫郎冷冰冰地回答后，那名女子不知为何猛然瞪大眼睛，微微张

开双唇。那是一种孩童见到稀罕物件之后没有防备的神情。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呢？

“我的确就是天弥山紫郎，您有何贵干？”

山紫郎虽然心中讶异，却还是催对方道出来意。不过，在女子提起花恋名字的那一刻，他就打算以无可奉告为由当场拒绝，随后转身离开。

“呃……说这种话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女子为难地微皱眉头，“你要是坚决寻死的话，我不会阻拦你，但你最好不要这么做。”

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一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啊，不好意思，是我的措辞有问题吧，你更想死了？”

“我看起来像是想要自杀的样子吗？”

女子摇了摇头。银色长发优雅地飘扬起来。

“表情一点也不像，但是从声音能看得出。”

“声音是看不到的。”

“不，我看得到。”

这个人在说什么？她吸毒了吗？

“我听说你们兄妹感情很好，但是没想到你已经痛苦得要自杀了。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死。令堂还在世吧？”

被她看穿“我想死”了吗？不，不能被她迷惑。这是早就用烂了的骗术。“疼爱的妹妹遇害，所以痛不欲生。”她只是煞有介事地道出了人人都能想到的情况而已。

“总之，你冷静一下。还有，能给我讲讲花恋的事吗？”

看吧，来了。她是想把控事态的走向，但自己绝不会让她顺心如意的。

在这种交锋中，若是直截了当地拒绝，对方肯定会死缠烂打。那么就要来一个出其不意。

“花恋吗？好啊。”

“谢谢你。那我们去休息室……”

“不过在说花恋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姐姐你。”

山紫郎尽量装出轻浮男子调笑的腔调。女子再次瞪大了双眼。

“姐姐你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啊。我是重度的妹控——就是喜欢妹妹的人，除了妹妹，你是第一位让我觉得可爱的女人。我们好好聊聊吧。就两个人，找一个没人的房间。咦？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放弃，那再见了。”

山紫郎借突袭成功的势头，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讲完，从女子身边走过。她大概没想到被害人亲属会提出这样的荒唐要求吧。

就在坚信自己躲过的时候，女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腕。山紫郎在练合气道，所以对力气相当有自信。没想到戴着手链的左手那么纤瘦，却有着自己难以立刻甩脱的力气。

“不要调戏大人啊，少年。”

“我是认真的。只要姐姐你愿意，别说椅子……”

“你还要说下去？你的声音都那么蓝了。”

声音？蓝色？

“你真的很爱护花恋啊。表面上装成轻浮男人的样子，声音却还是蓝色的水滴形。一种非常纯净的蓝色，好像你现在就要自杀一样。搞不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呈现出如此美丽蓝色的声音呢。”

女子的话语依然令人无法理解。

但在她真挚眼神的凝视下，抵抗的想法已渐渐消散。

2

两人并肩在休息室中的软垫椅子上坐下。

那名女子挺直胸膛，自称名叫音宫美夜。这名字感觉可以用来念绕

口令了，看来奇怪的不只是发色而已。[1]

而且，她还做了一番匪夷所思的解说。

“我有共感觉。”

“共感觉？”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山紫郎不知该如何理解，只能像念外来语一样鹦鹉学舌。

也许是他的念法甚是滑稽吧，美夜娴静地一笑。这微笑宛如招人喜爱的人偶，又有些高雅。

她虽然发色古怪，却有着出人意料的良好教养。

“所谓的共感觉，是一种特殊的感知现象，例如在文字中看出颜色，又或是听到声音却闻到气味。随着普通人受到刺激而产生的感觉，再引发另一种感觉。举例来说，美国的神经科医生理查德·E.西托威克博士在其著作中介绍道，他的朋友‘吃了味道较重的东西之后，有种感觉会沿着手臂一直蔓延到指尖’，这就是触觉随着味觉发生反应的例子。”她没头没脑地说出这么离奇的话，山紫郎也只能含糊地“哦”上一声。美夜对他的反应视若无睹，继续说道，“我的共感觉是视觉与听觉共鸣，一起对声音发生反应。因此听到声音，就能看到颜色和形状。通常这种共感觉被称为‘色听’。”

“跟超能力似的……”

“都说了不是超能力。像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都有成立正规的共感觉协会。而且共感觉的事例在19世纪时就有过报告，历史也很悠久。

不过，有些共感觉者的记忆力的确超乎常人，知名艺术家里也有些被认为是共感觉者。但是就算有人表现出特殊才能，终究也只是人类感知现象的一部分，并不是超能力。

顺便一提，据说从比例上来说，十万人中就会出现一个共感觉者。也有多种论调说两千人里或者两万五千人里就有一个，不过我更相信十

万人的说法。把不知道自己有共感觉的人和共感觉微弱的人也加上去的话，人数或许会更多，但是共感觉强大到影响日常生活的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吧。

“星守市的人口有……呃，是十四万出头吧？四舍五入的话，就是二十万人，所以算下来，现在这一刻，除我之外城里还有一个共感觉者也不足为奇。”

“十四万人口的话，四舍五入就是十万人，那算下来，现在这一刻城里的共感觉者就只有音宫小姐你一个人才对吧？”

被指出这一点后，美夜闭上了嘴皱起眉头。

“啊，是哦。是我粗心大意了。我算术不好，不过我很擅长数学就是了。”

“算术不好怎么会擅长数学？”

“我的共感觉有点特殊。”

美夜一脸坦然，直截了当地说道。

“一般来说，共感觉是某些脑内机制所引发的，但我的视细胞也一起活性化了。所以我的共感觉相当强大，裸眼时只要稍微听到一点动静，都能看到鲜明的颜色和形状。这样太不方便，让我不能正常生活，所以平时我会戴专用的隐形眼镜加以调整。”

说着，她像做鬼脸似的，用双手的食指指向眼珠。细看之下，原来她戴着隐形眼镜呢。

这么好用的隐形眼镜，她是从哪里买来的啊。

“不过，不管我怎么调整，总会看到一种声音。那就是——”

“就是刚才在我身上看到的想自杀的声音吗？”

“你很敏锐嘛。”

看到她咧开的嘴角，不是共感觉者的山紫郎似乎也听到了“嘻嘻”的音效。

“不过准确来说，我所能看到的是‘想要剥夺生命的声音’。发声的人

不同，声音的形状和浓度也会有所不同，但颜色看起来基本都一样。无论我怎么用隐形眼镜调整，只有这种颜色始终抹消不掉。”

“这种声音是蓝色的吗？”

那么自己之前的声音一定是蓝色的了。她说过形状是水滴来着吧。能够看到声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完全想象不出。

山紫郎心生疑问。

“你居然能看出我想自杀啊。你能看到的只是‘想要剥夺生命的声音’吧？那么，我也有可能不是想自杀，而是想杀害别人吧？”

美夜赞叹地眯起细长的双眼。

“你很敏锐嘛。不过想杀害别人的声音不是蓝色的，而是另一种颜色。”

“是什么颜色？”

“保密。”

美夜调笑了一句，避而不答。

“总之，有人欣赏我的这种能力，请我来调查烈焰案。简而言之，就是侦探，侦探哦。那个人提供给我情报，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调查。被害人天弥花恋由于父亲早逝，似乎最为信任她的哥哥山紫郎。所以，我就决定先来问问你。你好像在休丧假，没去学校。我在想要不要吃完午饭，去你家叨扰一下，结果碰巧在这里发现了你。”

“你是侦探吗？”

“对啊……怎么这么问，我看起来像侦探以外的什么吗？”

“没，不像。”

像是刊登性感裸体写真的三流杂志的编辑或是撰稿人。

若是直言不讳，可能会被她踢飞的。

话虽如此，简单聊过之后，自己对她的印象已经有所改观。

她得发色古怪，说话也相当粗鲁，却又流露出几分良好的教养，或者说是高雅的气息。

她还帮自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应该不是坏人。

“所以呢，虽然可能会让你难受，但是你能告诉我吗？花恋在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样？”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花恋和另外两个被害人不同，很快就查明了身份，年龄也远较她们年轻。也就是说，她的性质与其他的被害人不同。这一点让我很好奇。花恋为什么会遇害呢？我希望从动机入手展开调查。”

花恋遇害的原因啊，“运气不好撞上了猎奇杀人狂”。思考就此而止，没有细想下去。但是听她这么一说，的确有些蹊跷。

她所说的“异样”，自己心里也有些头绪。

山紫郎站起身，缓缓走近窗边。眼下是花恋经常眺望，百看不厌的星守湾。视线往左偏一些，就是住宅区。烧焦了的花恋就被随意扔在了那一带的公园。

“花恋当时有点不太对劲。”

山紫郎背对着美夜，描述起来。

“从遇到那件事的前几个星期开始，她的样子就不太对劲。我跟她说话，她也心不在焉，像是在烦恼什么，又或者是在隐瞒什么。”

由于母亲忙于工作，时常不在家中，两人年纪又只相差一岁，所以与其说是兄妹，更像是朋友。除了恋爱的话题之外，花恋对山紫郎无话不谈，而山紫郎也向花恋咨询过女生的想法。

花恋找自己说“想和阿紫上同一所高中”的时候，山紫郎不免吃了一惊。星守高中是X县最难考上的一所高中，以花恋的学力要上星守高中有些勉强，但山紫郎还是尽力相助了。在她本人的努力之下，最终得偿所愿。当时两人无比开心。他实在无法理解朋友口中的“哥哥太烦人了”“妹妹吵死了”……他和花恋就是这样的兄妹关系。

后来，花恋却开始有意回避山紫郎，她明显有什么心事，却不像以往那样，不愿提及一星半点自己的事。山紫郎原以为过上一段时间，她

会主动开口，便耐心等待起来，不料情况始终未有好转。不止如此，花恋还更为封闭自己，心事也更重了。他看不下去就问了声“怎么了？”当时花恋只说没事。

但明显能看出她眼中含泪，那副笑容是强挤出来的，像是在说阿紫你帮不上忙的。

如果硬是逼问她的话，想必会起到反效果，但山紫郎还是希望能帮上忙。

既然都烦恼到这个地步了，完全可以像以前一样对自己倾诉的。

两种想法交杂在一起，山紫郎正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花恋遇害了。

“你不知道她在烦恼什么？”

山紫郎听到背后传来的问题，点了点头。

“我跟警察也说过了，我猜不出来。母亲和朋友也一样。最后，我还是没能帮上花恋。要是接了那通电话，花恋说不定就不会死了。”

话已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那通电话？”

完了！山紫郎战战兢兢地回头看去，只见美夜神情大变。

双眼圆睁像是要奔涌出好奇心，嘴角已高高扬起。

那是宛如魔女找到活祭品般的笑容，寒气四射。

“你说的是什么电话？委托人交给我的调查材料上可没提有什么电话。你还没有跟警察说过吧？”

无路可逃。本能让山紫郎明白到这一点。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通电话留言。”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坦白道。

“手机屏幕开裂了，所以我在十三号傍晚把它送去修理。修理的人说几天就能修好，而且还能攒积分，所以我就没有借备用机。后来手机上收到了电话留言。我是前天发现的，当时手机已经修好拿回来了。好

像是外面哪个地方打来的。”

“打来有什么事？”

“倒也没什么事……就是说要晚点回来。”

“这说不定会是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告诉警察？”

“对不起。我没找到机会说……警方好像还没查到花恋在遇害当晚的行踪，所以我就想今天送过去好了。”

“怎么会没找到机会？你被当作是故意隐瞒，也怪不了别人啊。”

“收到电话留言的时候，我正在找朋友商量花恋的情况。想到我要是接了那通电话，花恋或许就不用死了，我就……”

“当时手机送去修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我没有告诉花恋，我把手机送去修了。因为她有事瞒着我，我忍不住就……要是我出门前能跟上她说上一声的话……”

花恋或许就会打给母亲的手机，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因为山紫郎闹了点脾气，所以没能保护好花恋。

他很害怕别人会这样责怪他——尽管他也清楚自己的想法太过幼稚。

也许不用说透，就已经明白了山紫郎的想法吧。美夜双手叉腰，长叹一声。寒气消散，她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没办法啊。虽然有些晚了，不过你要亲自交给警察。明白了吗？”

“好的。”

美夜没有使用盛气凌人的语气，山紫郎却不由自主地挺直身体，一动不动。

“不过，在你去之前——”

美夜露出了恶童想到坏点子时的表情。这个女人的表情还真是瞬息万变，叫人眼花缭乱。

“那只手机先借我用下。”

“啊？”

“都说了在你交给警察之前，我要先查查你的手机。”

“我把手机忘在家里了，现在去拿。”

山紫郎对美夜这样说完，就离开了海洋塔。他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同行提议。他委婉地表示“我妈妈现在这种情况，你这种银发女人直接与她见面，可能刺激太大了”，请她暂时不要向母亲打探情况，美夜答应了他。

“不过，你要保证回来啊。你想跑也没用，我已经查过你的住址了。”

一边说出这句话，一边送走山紫郎时的她，与其说是侦探，毋宁说是反派。

话虽如此，她如此痛快地放自己走，也说明她信任自己吧。

而自己的做法似乎背叛了她，叫人于心不安。其实手机就在夹克的口袋里。

山紫郎跨上使用多年的折叠式自行车，骑回家中。回到家门后，他尽可能静悄悄地打开大门。与室外不同的寒气抚上了脸颊。母亲正跟从Y县赶来的阿姨——母亲的妹妹，在里面的房间里与殡仪馆的人协商问题。山紫郎低声说了句“我回来了”，以防打扰到他们，接着上了二楼。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锁上门后，走到桌前，将手伸入书包之中，取出了一把大型的求生刀。

他就是为了把刀放回家里，才骗了美夜。

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买的。注意到的时候，刀就放在桌上了。他甚至怀疑过刀是不是从天而降的，但刻在他心中的对烈焰的杀意——“烈焰没有活下去的价值”，这一阴暗的情感否定了他的怀疑。

不错。山紫郎是为了杀死烈焰才买的这把刀。

尽管花恋那么厌恶暴力。

父亲天弥诚志郎曾是一名派出所警察，山紫郎不知道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因为在他年仅六岁，尚未对这种问题产生兴趣时，父亲便被歹徒用小刀刺死殉职了。据说，他是为了保护市民，用自己充当盾牌，才丧命的。

山紫郎心中固然哀伤，但还是想以父亲为荣，否则父亲不会瞑目的。“我要继承父亲的骄傲，连同父亲那份一起，保护好母亲和花恋。”他在坟前立下了小小誓言。看着抽泣的花恋，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了。

母亲当时似乎并没有闲情沉浸在悲伤之中。他们的住处是祖父那一辈留下的独栋房，而警察组织给殉职者家属的钱也不少。但之后，她就要独自承担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责任，能存点钱自然是最好不过。葬礼结束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便找了一份附近书店的工作。

尽管母亲已尽力为孩子挤出时间，但山紫郎负责照顾花恋的机会还是增多了。“有山紫郎照顾花恋，妈妈也可以安心工作。”每次听到这句话，山紫郎就切实体会到了自己履行了对父亲立下的誓言，心中一阵欢喜。

他察觉到这是自己的意识过剩，是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事。

花恋在公园里遭到欺凌。她被几名年纪更大的男生和女生围着，又戳又骂。原因是她的眼神让人不舒服，又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还穿得这么招摇之类，只能说是吹毛求疵。

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跳起给了男生一脚。那时正是他开始去学空手道的时候，也有心试试身手。那些只会骂骂咧咧的小孩子很快就被山紫郎驱散，哭着跑回去了。

怎么样，花恋？哥哥保护了你了。

他满心的骄傲被花恋的呜咽打散了。

“我讨厌暴力，要是没有暴力的话，爸爸就不会死了。我也讨厌拳打脚踢的阿紫。我好怕，你不要过来，走开。”

她的话语虽然混杂在哭声中，但山紫郎记得她大概是这么说的。

由于受到的打击太大，后来的事山紫郎就没什么记忆了。

几天后，山紫郎转而去学合气道了。虽然空手道更合他的脾性，但合气道不会主动攻击对手，而是属于“护身”用的武术，他觉得更适合用来保护花恋。

花恋开心地说：“比空手道好多了。”

后来，花恋也继续极端地回避暴力。电视上播到格斗类比赛，她就会条件反射地换台，就连棒球的混战场景也看不得。这样能在社会上活下去吗？山紫郎也感到一丝不安，却还是认为尊重花恋的想法是兄长的职责。

“可我竟然带着刀子到处走。我在干什么啊？”

山紫郎将刀锁进了抽屉。

我是想找到烈焰后捅死对方吗？可我又想自己去死。

看来我之前是不正常了。音宫美夜唤醒了自己，叫人感激不尽。遇到她实属侥幸。

我想像音宫小姐这种年轻女性是不可能抓住烈焰的。

但我又觉得，有那种能力的话，或许有一线希望。

所以……

说到底，我想为花恋做些什么。

这样既可以抚慰母亲，又是对自己未能履行的誓言的赎罪。

山紫郎看了一眼时钟，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让对方等着可不好，还是赶紧回去吧。他这样想着，同时取出手机，查看来电和邮件。此前设置的是静音模式，所以山紫郎没有发现自己收到了两封邮件。是同班的早乙女源司和花恋的朋友绫小路彩子发来的。

“你一副很想不开的表情，可不要做傻事啊。要是你做了害花恋伤心的事，我这个和平主义者也要采取合适的措施了。”

“我这个和平主义者也会”啊。这种关心人的方式真有源司的风格。

“你不会因为花恋的事想寻死吧？如果是的话，请看看‘PSYCHO的房间’，听听PSYCHO的话，一定会涌起求生的希望滴！网址是……”

而绫小路如平时一样，又一边打错字一边推荐给自己奇奇怪怪的网站了。PSYCHO是取自电影《惊魂记》吧。这名字让人更想死了，所以我也不打算去看。

不过，他们竟然会担心自己，说什么“别做傻事”“你不会因为花恋的事想寻死吧”。玲又说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自己比想象中更令身边的人不放心。

山紫郎回邮件表示自己不要紧，然后走到一楼。

他看了一眼客厅。装着花恋的骨灰罐正放在铺着白布的台座上。

我去去就来，花恋。

我可能找到能为你做的事了。

“……所以我得提前接触天弥山紫郎了。天弥花恋在遇害前，似乎给他打了电话……嗯，没错。手机我会让他自己交出去。不过在交出去之前，我会先查一查的。”

趁矢荻还没说什么，美夜便单方面道了声“那就这样了”，挂断电话。他对自己先行调查的行为也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但终归要听他挖苦几句。

母亲领着的小男孩正好奇地看着自己——准确来说，他在看着银发。对上他的视线后，小男孩慌忙转过头。而母亲则以一种堪称固执的态度面向大海，看都不看美夜。

自己站在星守海洋塔的入口处，似乎无意间阻碍了别人通行。一个留着及腰银发的女人站在这里，其他人想必就不愿意进去了吧。美夜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不过她丝毫没有把头发染成不会招人非议颜色的打算。

她将手机塞进外套的口袋中，从入口处走开几步。用食指拨弄着头

发，眺望大海。那是一种似被铅灰色天空侵蚀了的浑浊的蓝。

昨天的大海似乎还正常些。

自从视觉变成这样之后，美夜就时不时地会在人声中见到蓝色，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混有大量杂质的脏蓝色。他们并未深思，只是随意兴起了“想死”的念头。“这种人就别管了，反正他们也不是真的想死。或许，他们只是不想被别人打扰而已。”

但是，山紫郎的蓝色不一样。

他的声音是一种纯度极高，宛如美玉般珍贵的蓝色水滴。

这蓝色浓厚至极，如果坐视不理，他极有可能从塔上跳下。

他竟然为妹妹的死伤心至此，但同时又尽力隐瞒着这种情绪。进入休息室后，山紫郎的声音也时不时渗出蓝色，却还是调侃了美夜几句。

这孩子很坚强。

据矢萩说，他是自己主动去迎接媒体的。矢萩还说：“他大概要保护母亲，觉得这样做才是上上之策吧。”

山紫郎身材瘦弱，眼睛令人联想起食草动物，相貌柔和，小时候可能很适合穿女装。但与柔弱的外表背道而驰的是，天弥山紫郎相当有主见。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他现在有多么危险。

没能保护好妹妹的自责之情和失去妹妹的痛心，他正以脆弱的均衡维系着两种感情。

若是有什么破坏了这种均衡，可能就会酿出祸事。

“音宫小姐！”

闻声望去，只见踏着自行车的山紫郎正一面挥手，一面飞快地骑了过来。他信守诺言回来了。

“挺快的嘛。”

“因为我是赶过来的。”

天气如此寒冷，气喘吁吁的山紫郎额头上却渗出了汗水。

“那你有把手机拿来吧？”

“当然了。不过，在把手机给你之前，我有话……”

“啊，先不用给我。”

美夜制止了将手伸入口袋的山紫郎。

“我想仔细调查一下，总之，我们去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吧。”

“安静的地方？”

“没错，就是酒店。”

山紫郎目瞪口呆，一时语塞。

“去酒店吧。”

美夜又说了一次。

“酒店？和你一起去？可以是可以，但是……呃，不，这样不太好。说起来，我们才刚刚认识……咦？”

山紫郎开始惊惶，样子堪称滑稽。

3

美夜带自己去的酒店并非山紫郎想象中的那种。

“……嗯，我也觉得你发色虽然夸张了点，但也不是那种贸然就带男人开房的女人。”

“嗯？你说什么了吗？”

“没什么。”

美夜歪着脑袋的样子如少女般天真可爱。她纯粹是为了调戏山紫郎，才摆出这种表情来的。是报复自己刚才假扮轻浮男子，试图溜之大吉的行径吧。

但是，这也比被当成是“被害人家属”特殊照顾要好多了。

从星守海洋塔徒步两分钟，便可抵达背靠星守湾的星守方舟酒店。这是一家只面向高收入阶层的豪华酒店。那雅致而庄严的外观对着只是

区区高中生的山紫郎做出“恕不接待”的态度。他是第一次踏入这家酒店，此前也从未想过自己十多岁时就有机会来到这里。

美夜乘坐电梯上到十二楼后，熟门熟路地步入走廊。而山紫郎只是走在厚重的地毯上就像要被榨干气力一样。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同式房门的酒店走廊为什么会这么安静，如此不动声色呢？

“你一直住在这家酒店吗？”

“我是为了处理上一份工作，住了大概两周吧。”

山紫郎被气氛震慑，压低嗓音，美夜的声音却毫无变化。

“我本来打算完成工作就走的，不知为什么就留下来了。我找到一家叫拉西里斯的美味蛋糕店，与那里的店主京子交上了朋友。”

拉西里斯啊。山紫郎在这座城市长大，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店。

“住宿费很高吧？”

“算是吧，不过钱我还是有的。”

一种极为自然、无须夸耀的语气。大概是委托人赞助的吧。她好像还拿到了调查材料，那个委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山紫郎虽然好奇，不过就算问了，美夜肯定也会坚称“对侦探来说，委托人的信息需要保密”。

“到了。”

美夜停下脚步，从外套里取出房卡，房号是一二〇二号。美夜开锁的时候，似乎瞥了一眼隔壁的一二〇一号房，不过也许是错觉吧。

“请进。”

房门打开。

美夜所住的房间是一间清爽的单人房。落地窗外便是一览无遗的星守湾。晴天时想必景致相当壮观，但不巧现在铅灰色的天空逐渐落下雨珠。窗边摆着沙发和桌子，如果花恋还活着，准会在那里眺望窗外一整天。

“随便坐吧。”

美夜爽快地招呼了山紫郎，但能坐的也就只有沙发、化妆台的椅子，又或是床沿了。坐在床沿不太合适，山紫郎就选在沙发坐下。

坐下的感觉足以扭转自己对沙发这种家具的认识。

山紫郎一边用后背感受着靠背触感，一边环顾房间。美夜明明已经住了两周，这里却几乎没有生活感，简直像样板间一样。只有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台苹果标志的笔记本表明了住客的嗜好。

“我倒点茶，请等一下。”

脱下外套的美夜仔细地抚平它，收到衣柜中，这是已经养成习惯的动作。人不可貌相啊，也许她当真受过良好的教养。

——好了，终于开始了啊。

山紫郎看着准备茶水的美夜，深吸一口气，隔着铺在膝盖上的夹克，握紧手机。

“久等了。”

美夜为山紫郎倒了杯茶，自己也拿着茶碗，走到床边坐下。

“说是调查，我也只是要听一下电话留言而已。我不会做任何触犯个人隐私的事。为了让你清楚这一点，我才叫你到这里来。好了，现在把手机给我吧。”

“给你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山紫郎从正面死死地盯着美夜的眼睛。

“手机可以给你，但是，请让我协助你一起调查。”

山紫郎是下定了决心才说出这句话的，美夜脸上的肌肉却颤都没颤一下。但他早已想好的话语还是破堤而出。

“我知道，我这种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有限。可是，我不能就这样惶惶度日。说我自我满足也行，我想为花恋做点什么。所以，请让我协助你一起追查烈焰。”

山紫郎心想像音宫小姐这样的年轻女性是不可能抓到烈焰的。

但又想，拥有这种能力的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所以他希望自己也能参与调查。

这就是山紫郎得出的结论。

美夜依然沉默。

“你打算拒绝吗？你要是拒绝的话，我不会把手机给你的，也不会给警察。我会以此为线索，自己去抓烈焰。”

“我觉得吧，你什么也不会，就算拿着手机，也发挥不了线索的作用。”

“……我会想办法的。”

声音逐渐丧失自信，但山紫郎还是在努力虚张声势。美夜轻轻一笑。

“你真是可爱。可我没说不可以啊。”

“啊？那你的意思是……”

“可以。你来协助我吧。反正我一个人调查也有点棘手，本来就打算让委托人派个助手来的。”

“音宫小姐……”

山紫郎本以为她会大吼一声“外行人少插嘴”。不只是看起来不是坏人，也许她的人格相当高尚。

“谢谢你。我会努力不拖后腿的。不要因为我是被害人家属就特别对待哦，要是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你不用这么有干劲，毕竟你来帮忙对我好处更大。”

“好处？”

“嗯。”

美夜笑容满面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在怀疑你。”

山紫郎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表情僵住的声音。

“……怀疑？”

怀疑我？怀疑我做什么？按照话题的走向来看，答案只有一个。美夜所谓的怀疑，就是指……

“不错。我认为你杀害花恋的可能性并不是零。”

山紫郎刚想说些什么，但不知是因为惊讶还是愤怒，他发不出声音来。

“你冷静下来，听我说。”

美夜继续带着笑容说道。

“被烈焰杀害的人里，前两名女性有身份不明、年纪在四十至六十岁间的共通点。而第三名被害人花恋的身份很快就查清了，年龄也远较另外两人年轻。她们的相同之处也就是遗体发现地点在星守市，以及死后遗体被烧过这两点。我刚才也说过，三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性质明显不同。这也就是说——”

“只有花恋的案件可能是烈焰的模仿犯做的。”

“你果然很敏锐啊，山紫郎。”

虽说受到了夸奖，可是这次却开心不起来。

“如果花恋是模仿犯做的，那我也是嫌疑人？”

“很遗憾，是的。你非常疼爱妹妹，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杀害花恋，还伪装是烈焰所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由我自己说出来有点滑稽，可是刚才我想寻死啊。”

“你的声音是蓝色的，所以我知道那不是装出来的。但是你想寻死也有可能是承受不住强烈的罪恶感。你想自杀并不能证明你没有杀害花恋。”

“我听说花恋的死亡时间推断是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十点到深夜十二点之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一个叫早乙女源司的朋友在一起，就在车站附近的家庭餐厅诺比乔。我刚才也说过我找他商量花恋的事。我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警察对这个证明也没有疑问。”

“委托人给我的材料也有提到这件事。不过，也许你耍了什么诡

计，也许你那个朋友是共犯。”

“你少胡说八道了。”

山紫郎拼命咬紧牙关，以防叫出声来。

这个人来找我，原来不只是为了打听花恋的事，也是来观察我是不是凶手的啊。

“……原来如此，我彻底明白了。音宫小姐真是可靠啊。”

但山紫郎还是强挤出笑容说道。

“音宫小姐与轻易就将我排除出嫌疑人的警察不一样，居然在怀疑我。侦探就得这么细心才行。而且你想让我这个嫌疑人在你身边当助手，同时完成调查和监视的工作吧？这就是你说的好处吧。你的脑袋转得这么快，应该可以抓住烈焰的。”

山紫郎说的并不是真心话，而是试图强迫自己相信。音宫美夜靠得住……跟她一起行动的话，一定能找到烈焰……这样对花恋好……对母亲也好……

“你能理解就好。像你这样的孩子，我不讨厌哦。”

美夜没去理会山紫郎的心理斗争，开开心心地呷完茶，将茶碗放到桌上，站起身来。

“所以呢，我也很欢迎你来当我的助手。好了，引子有点长了，能把手机交给我吗？我要调查一下。”

美夜伸出手，山紫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递出手机。

“可是，你要怎么调查呢？这个房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分析声音的仪器。”

“用不到那种玩意。”

美夜继续拿着手机，打开衣柜，取出了一样东西。

“因为我有共感觉。”

她手中握着的是一副入耳式耳机。

“这是电器店里基本都有卖的普通耳机，不过音质特别清晰。”

说着，美夜将耳机插入手机，放到桌上。

“你是想用它来听花恋的声音吗？”

“嗯。不过，我是要看花恋的声音。”

“你不是说只能看到‘想要剥夺性命的声音’吗？”

“用隐形眼镜调整一下就行了。裸眼状态下我会看到太多声音，影响生活。不过调整度数以后，就能看到各种类型的声音了。我去搞个看得最清楚的隐形眼镜，你稍等一下。”

留下这句话后，美夜走进了浴室。只剩下山紫郎一人，望着手机思索起来。

共感觉啊，虽说不同的人，共感觉的强度也不同，但据美夜说她不用隐形眼镜调整的话，就会影响到实际生活，想必很不方便吧。她表面上那么活泼，还染了像是不良少女的发色，说不定有什么伤心的过去……自然而然地，思绪飘到了她的过去。

“久等了。咦？你那表情怎么回事？好沉重，在憋尿吗？”

“不是。”

山紫郎决定收回思绪。

“不要露出这么严肃的表情嘛，我开玩笑呢。”

“请不要说这种听不出来的玩笑，话说你换好隐形眼镜了？”

美夜落落大方地点了点头，但从外表，根本看不出她有没有换过隐形眼镜。她的瞳孔就如去浴室前一样，依然是纯黑的。

“那开始吧。”

美夜轻轻松松地抬起化妆台的椅子，放到山紫郎对面，接着坐了下来，将耳机的一边塞入右耳，另一边递向山紫郎，邀请山紫郎一起收听。

山紫郎犹豫了一下，想：“要是当时能接到这通电话该有多好。”如果现在听到花恋的声音，可能会更加后悔吧。

“……我听。”

但山紫郎还是紧紧握住了耳机。

“好，不愧是男孩子。那麻烦你播放留言了。不同型号手机的操作方法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播。”

美夜跷起长腿这么说，山紫郎点点头，打开了电话留言的播放界面。

上面赫然写着“二十一点四十分的公共电话”。

这就是花恋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

“花恋是用公共电话打来的？”

“她没有手机。”

“哦。现在高中女生很少有没手机的。”

“哎，她有点老派的作风。”

提到花恋的时候，美夜用的是过去时，而自己用的则是现在时。注意到这一点，山紫郎突然觉得别扭起来，明明美夜的用法才是对的。

“开始啦。”

将手指放到播放键上，笑容从美夜的脸上消失了。现场陷入了紧张的沉默之中，像被沉默威逼着一般，手指按下了播放键。

声音传来，那是夹杂着电话特有噪音的花恋的声音，仿佛她还活在世上。

“喂，是阿紫吗？我是花恋……呃，很遗憾你没接。那个……我要去个地方，晚点回去，可能要到半夜了。不好意思啊，你帮我跟妈妈说一声‘别担心’，拜拜。”

嘟……

断绝了与花恋联系的声音。

山紫郎不知不觉间已闭上眼睛。他全身发热，呼吸急促起来。

这通电话留言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晚点回去”说出这句话的花恋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我告诉她手机送去修理了？

“花恋的样子不太对劲，你知道什么吗？”

没想到我去找源司认真商量花恋的事，却因为没有接到花恋给我打的电话，害死了她。真是滑稽到家了。

花恋，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真的对不起。

“能让我再听一次吗？”

山紫郎睁开双眼。

坐在对面的美夜依然跷着腿，隔着桌子探出身体，露出了那种魔女找到活祭品般寒气四射的笑容。

“你听出什么了吗？”

“听了刚才的留言，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听了？看到？这种描述虽然古怪，对美夜而言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反复听上几次，应该能看到更多。麻烦你了。”

山紫郎点点头，再次播放留言。花恋最后的声音响起。“再放一次”这是美夜的声音。

“麻烦你再放一次。”

“播吧。”

“继续。”

第六次播放之后，山紫郎便放弃计数了。美夜想抓住些什么，山紫郎决意全心协助她。

与此同时，每次按下播放键，响起同样的声音，他心中都会想到什么。

天弥花恋已经只存在于数据之中了。

不知道播放了多少次之后，美夜陷入了沉默。她将握紧的左手抵在嘴边，凝望虚空。生怕发出声音，让自己看到不必要的颜色，山紫郎一动不动地等待美夜开口。

“嗯，情报整理完毕。多亏你，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许久之后，美夜终于开口。她从魔女状态骤然变为原来的神情，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你看到什么了？”

“铁路道口的声音。”

美夜摘下耳机，将放在床头柜上的笔记本取了回来。按下开关，随着一阵轻快的启动声，笔记本背面的苹果标志亮起。

“这台苹果标志的电脑就是那种操作复杂，普通人用不来，只有做创意工作的人才会用的不太普及的类型吧？”

“你的话里有许多误解，作为苹果用户，我恨不得一字一句订正你到体无完肤，让你后悔自己出生，不过还是原谅你吧。”

美夜嘴上说着“原谅”，表情却十分僵硬。

“还有能看到铁路道口的声音吗？”

山紫郎慌忙说回正题，美夜的神色越发严肃起来。

“当然了。铁路道口的铿铿声是歇斯底里的黄色，会像玻璃碎片一样扎向眼睛。花恋的电话留言里能看到一丝丝这种声音。”

“那花恋打电话的地方是……”

“就是铁路道口附近的公用电话。”

山紫郎的血液沸腾起来，总算找到一点花恋遇害当晚的踪迹。

“你看。”

在催促声中，他看向笔记本。屏幕上显示着星守市和周围地带的俯瞰地图。

“这是一款叫EARTH　X的软件，能以3D的形式显示非常精密的地图。按照这幅地图来看，铁路道口是在……”

美夜以娴熟的手势在地图上不住标记。她每点击一次，地图上就显示出黄色的印记，数量出乎意料的多，沸腾的血液急速冷却下来。

“好多啊。”

本以为快要找到的花恋行踪四散开来。

“要把这些地方全查一遍吗？”

“怎么可能，我不想这么折腾，再说也没有必要。”

美夜点击了一下车站。

星守站，这个名字质朴的车站靠近市中心，是纵贯市内的南北向铁路的中转地。

“除了铁路道口，我还看到了其他声音，花恋的电话留言是二十一点四十分留下的。”

美夜在键盘上敲着什么。电车的图标在铁路上奔驰起来。

“这下子就知道电车是在哪一带行驶的了。”

左上角显示出时钟。二十一点三十八分、三十九分……

“这里。”

刚过二十一点四十分，美夜便点击了一下时钟。图标同时也停住了。

“除了铁路道口，你还看到了电车的行驶声吗？”

“嗯。有一层淡淡的、雾状的灰色，这灰色越来越浓。也就是说花恋打电话的时候，旁边的铁路道口响了，说明电车驶近。这条铁路上没有货车同行，而且这个时间段也没有列车空返回送。这么一来……”

上行和下行，普通电车和快车。在二十一点四十分，在市内和附近行驶的电车里，符合条件的是——

“满足要求的地点就只剩这里。”

美夜指向某一点。

那是住宅区北部的某个铁路道口。

道口对面的城市北部尚未开发，只有废旧工厂。

“当晚，电车应该没有太多晚点。也就是说，花恋是用这个道口附近的公用电话打给你的。”

“怎么会在那里？那里离我家很远的。”

“她不是说‘要去个地方’吗？可能就是想去那里吧。”

纤细的手指指向废旧工厂。

“这一带没有其他显眼的建筑物。花恋也说了‘可能要到半夜’才回去，说不定她就是想去那个废旧工厂。这通电话就是她去废旧工厂前打来的。”

“我不认为她有什么事要去那种地方。”

那座废旧工厂在山紫郎出生时已经停工，被搁置了近二十年。山紫郎儿时曾经去那里“探险”过许多次，但是自从九年前的那件事以后，就远离那里了。

花恋应该也不会想靠近那里的。

“是不是约了什么人在那一带见面？”

“约在那么冷清的地方，还是在晚上？女孩子通常会觉得不安全，换到其他地方吧，再说要等人的话，总会有目击者吧。虽说还不能确定她去了废旧工厂，但可能性很大。那里说不定就是犯罪现场。”

“不可能。查一下就知道了吧，花恋死后……”

“被烧了”只有三个字，山紫郎说不出口。

美夜似乎看出了这一点，望着屏幕继续说道。

“当然了，警察应该也早就调查过这座废旧工厂了吧。听说不止废旧工厂，其他地方也没找出遗体被烧的痕迹。值得重新调查一下。”

“那我们这就过去吧。”

警察都查不到的东西，我们能查到吗？山紫郎半信半疑，但既然有能做的事，就不能坐以待毙。

“现在还是不要去了。”

美夜却泼了一盆冷水过来。

“你说什么？凶手可是连环杀手啊。要调查线索的话，就要尽快……”

“反正去了也没用。”

美夜从屏幕前抬起头来。她露出了与海洋塔时一样，犹如恶童想到

坏点子般的表情，但瞳孔深处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她的双眸正在病态地充血。

山紫郎第一次发现，眼球的毛细血管能扩充到这个程度。

“你……”

“哈哈哈，吓到你了？”

她的笑声虽然轻快，但与充血的双眼组合在一起，反而惨不忍睹。

“现在不是笑的时候，赶紧去看医生——”

“这不是病，该说是副作用吧，不用在意。”

“副作用？”

“没错，因为我过度观看声音了。”

眼中的充血还未消退，美夜大大伸了个懒腰。

“我太专注地收看声音的话，就会变成这样。眼睛刺得有点疼。特别是铁路道口的声音，因为它是尖头的。我估计我的正常视力也下降了。”

“那就是说去工厂也是白去？”

“没错，而且你看外面的雨。就算有什么线索，也会混杂在雨声里，本来能看到的东西也会看不到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出门都难。”

听到美夜这么说，山紫郎才注意到越下越大的雨。雨势足以称为暴雨，正暴力地敲击着玻璃窗。美夜站起身来，躺到床上，静静闭上了双眼。

“我现在很累，不过睡上十二小时左右就会恢复。明天雨也会停了，我一个人去看看。”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我是助手兼嫌疑人吧。”

“你后天不是要为花恋守灵吗，明天要留出告别的时间吧？”

“我待在家里也只会垂头丧气而已。与其这样，我更想去抓住烈焰。”

“就算你这么想，可是你也得帮帮令堂的忙吧。”

“不要紧，这些事我妈妈和殡仪馆的人会负责的。我没什么活要干。”

山紫郎想起了妈妈曾经跟自己说过的话“山紫郎帮妈妈应付媒体已经帮大忙了，葬礼就交给妈妈吧。你也很伤心吧，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山紫郎后来又提出过很多次想要帮忙。但是却屡次遭到拒绝。然后，母亲只是独自准备祭坛用的花，寻找相册，联系熟人，她也没有让其他人帮忙。母亲似乎觉得只有让自己忙起来，才能摆脱那种悲伤，山紫郎也感同身受。

美夜显然一副想不通的样子，但还是闭着双眼点点头，说声“好，那就明早九点，在这里的大堂见。啊，提醒你一句，你要是自己一个人跑去废旧工厂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烈焰说不定就在那里。无端冒这种风险的人不配当助手。我不会再让你协助的，也不会提供给你任何烈焰的信息，还会大张旗鼓地监视你，让你的生活充满压力。”

“好，明天之前我不会行动的。”

老实说，在音宫小姐提出警告之前，自己的确想过要一个人行动。

不过现在打消了念头，他发现美夜虽然嘴上还在调侃，表情却是相当难受，山紫郎决定老老实实地答应下来。也许外面的雨声给她的眼睛带来了更重的负担吧。

“那明天见了。”

美夜依然闭着双眼，轻轻扬起手。山紫郎本已走向门口，却倏然停住脚步，俯视起躺着的美夜。

美夜比自己大吧。但现在这样看起来，又似乎跟自己的年纪差不了多少。至少，两人间的年纪差没有大到让美夜说出“不要调戏大人啊，少年”。她搞不好才十几岁。

而且，她很苗条。

她在海洋塔的时候，披着外套。所以山紫郎没有注意到，音宫美夜的身体是如此纤细。再加上她的皮肤白得透明，简直像是玻璃工艺品，似乎只要用力一碰，就会立刻破碎散落一般。

山紫郎一阵不安。美夜说是“接到了委托人的任务”，但那个人为什么要请美夜调查呢？除了拥有强大的共感觉之外，她明明就只是一个纤瘦的少女。

“怎么了？”

山紫郎驻足不前，美夜不解地微微睁开眼。山紫郎条件反射地从那双充血的眼睛上移开视线，当即搪塞说道：“没事，我是觉得你好瘦啊。没有好好吃饭吧？”

美夜长叹一声。

“为什么男人就这么关心胸部呢？真是可怜的生物。胸部是大是小无关紧要吧。”

“呃……”

自己说她瘦，并不是指的胸部。

“那晚安了，音宫小姐。”

山紫郎走向门口，又被身后的声音叫住。

“啊，等一下。”

回头一看，只见美夜已经闭上双眼，却用更加强烈的语气说道。

“可不可以不要叫我‘音宫小姐’？叫我美夜小姐就好。”

对一名刚刚认识几个小时的女性直呼其名，有些叫人难为情。但既然是本人的要求，也不好拒绝了。

“好的，我可以叫你名字是吧。”

山紫郎姑且问了一声，美夜继续闭着眼睛给出肯定的回应。然后说道：“有个讨厌的家伙总是叫我‘音宫小姐’。”

注释

1．音宫美夜名字中的宫和美夜在日语中均念作miya，故有此说。

第二章

助手

1

离开酒店后，山紫郎为了避雨去了星守海洋塔。他找到白天时遇到美夜的那张椅子坐下。昨天还晴朗着的天空像要发泄心中郁闷一般，泼洒着冰冷的雨水。

山紫郎眺望着烟雨蒙蒙的星守市，回顾今天发生的事。好像忽然间发生了很多事，他很难理清思路。

雨势变小是傍晚六点多的事了。街道已经融入冬夜之中。

虽然雨没有完全止住，但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山紫郎带着万千思绪，站起身来。走出塔外，空气顿时化为无数利针，刺入皮肤。他缩着脖子跨上自行车。

音宫美夜啊。

山紫郎缓缓踩着踏板，继续思索起来。

杀害花恋的可能是烈焰的模仿犯。我完全没想到这一点。能注意到这个问题，音宫小……美夜小姐就已经比我聪明多了。我实在没有想到她会把我当嫌疑人，但她已经同意我当助手了，也没有必要在意。

我更加在意的是——

山紫郎不清楚要解析声音的话，是不是要取证公共电话的通话记录。然而就算比美夜多花一点时间，他们也能在较小的消耗下得出花恋的动向吧。

这么一想，音宫美夜似乎并不可靠。看她无力地躺在床上，只会让人觉得她的能力仅限于此……委托人为什么要请美夜调查烈焰案呢？疑问不由地涌上心头。

如果美夜落入烈焰的魔掌，走投无路的话……

——我要保护她吧。

与其说是以助手的身份，不如说是作为男子汉去保护她。

请你放心吧，花恋，就算遇到这种局面，我也会将暴力控制在最低限度，我绝不会做让你伤心的事。

如同在呼应他新的决心一般，手机铃声恰好响起。

绝不在媒体前出现，身份不明的音乐家“伊莉丝”，前些年创作的当红歌曲《救世主情结》的音乐奏响。当时，音乐专家和评论家都给出了过于讨好大众的评价，但并不影响这首歌曲成为山紫郎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他一面放慢速度，一面掏出手机。说起来，手机还没交给警察，明天再送好了，说不定美夜还要用的。

电话是早乙女源司打来的。山紫郎骑到路边，停下自行车。

“喂。”

“哦，你接了啊。”

“音宫美夜啊。”

这次山紫郎试着说出了口。冲破嘴唇发出的声音在寒空下被染成白色，霎时间消散在半空中。他的余光捕捉到这一场景，加快了踩踏板的速度。

如果自己能看到声音的话，最多也就是这种程度。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呼吸里包含的水蒸气急速冷却，化为水粒，呈现出的白色而已。只要视力没有太大问题，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清这一幕。

但是美夜不同，她似乎可以通过不同度数的隐形眼镜，看到各种各样声音的颜色和形状。视觉会随听觉发生反应，收看声音。

这就是她的共感觉。

起初，山紫郎认为这种能力相当神奇。她虽然矢口否认，但能看到“想剥夺生命的声音”，简直就是超能力吧。委托人大概就是看中这一点，才请美夜出山搜查烈焰的。

但是，她的共感觉有那么强大的作用吗？

某些情况下是这样吧。事实上，美夜因为看到了声音上的颜色，从而打消了山紫郎的自杀念头。对于这一点，山紫郎由衷地感谢她。

但是，山紫郎又觉得这种能力其实很不方便。事实上美夜刚刚就因为共感觉使用过度，导致双目充血，丧失了行动能力。

调查花恋遇害当晚的行踪时也是如此。美夜的确通过观察声音，短时间内就找到了线索。

但是警察来查的话，可能会更轻松一点吧。

是源司的声音，像平时一样冷冰冰的，缺乏热情。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声音中夹杂的些许安心感。

“我还在想，你要是没接该怎么办呢。”

“你太夸张了。我都发邮件告诉你没事了吧。”

“那么短的邮件哪看得出来。毕竟最近几天，你一直都是非常想不开的表情。绫小路也很担心你啊。”

非常想不开的表情啊。果然瞒不过朋友。就算他们没有什么共感觉，也能够猜出他的想法。

“你还在外面吗？”

“嗯，有点事。源司，虽然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不过我有事想跟你说。

“十二月十三日晚上，那天在诺比乔聊天时，花恋曾给我打过电话。而我当时却把手机送去修理了，所以没能接到。在名为悔恨的罪恶感的作用下，我一直没有告诉警察。”

从时间来说不过是两天前的事，却像是坦白了隐藏许久的秘密。

“对不起啊，源司，没跟你说。”

“嗯。没事，我之前就觉得可能会是这样。”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回答，让山紫郎不禁有点泄气。

“我没告诉警察，你不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你不要忘了我可是和平主义者啊。冲着失去亲人的你发火算怎么回事。”

这种说法固然出人意料，但他不可能毫无感觉。

源司爱过花恋，他声称被甩得很惨，所以没有留恋之情，甘心做花恋在小说和漫画上兴趣相投，最为亲密的男性友人。花恋似乎还对他倾诉过不便告诉山紫郎的心事。所以十三号那天晚上，山紫郎才会找他去比诺乔商量花恋的事。不过遗憾的是他没能给出像样的答案。

话虽如此，这也不是随便就能放下的事。他一定也有不同于失去朋友的悲伤。

“电话的事你无须在意，只是时机不凑巧罢了，不能怪你。”

然而，源司却用一如既往的语调说道。

“更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做出害花恋伤心的事啊。没错，我说的就是自杀啊，或是杀了烈焰。”

“喂喂，我怎么可能这么干呢！我想都没想过。”

山紫郎笑着支吾过去。两人之后又聊了两三句，以一句“后天晚上再见”作结。

山紫郎知道源司的意思是“后天晚上为花恋守灵时见”。

听到源司没能说出那几个字，山紫郎切身感受到了他的心痛。

进入住宅区的时候，雨势再次变大。明天的天气会好吗？要是下雨的话，美夜似乎会看到多余的声音。

山紫郎加快了自行车的骑行速度。快到家了，他必须赶在雨势变大前回去。

这时，一名高大的男子从停在前面的车上走下。由于夜色和雨势，视界有些模糊，但那名打着黑伞的男子似乎正在朝他走来。熟人吗？山紫郎放缓了刚刚提升的骑速，凝眸细望，终于看清前方的人是神崎玲。

“玲。”

山紫郎在举着伞的男人面前停下自行车，主动打了声招呼。

“晚上好，山紫郎同学。”

近距离观看，玲的相貌依然那样端正。

山紫郎似乎明白了，花恋为什么会一直爱慕他。

神崎玲是在同一家道场学习合气道的师兄，他比山紫郎大四岁，现年二十一岁。就读于县内第一的国立X大学的医学院，正在以精神科医生为目标，日夜苦读不休。

山紫郎是开始练合气道不久后认识他的。玲是县内的小学生大赛冠军，学习又好。山紫郎被彻底收服了，而玲也把山紫郎当作弟弟一样。

九年前的废旧工厂事件导致两人疏远了一阵子之外，他们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不只是山紫郎，文武双全的玲也是花恋的崇拜对象。玲的父母在海外上班，似乎也颇为谦逊，却又不免骄傲地夸奖儿子出色。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男女关系太混乱。

单就山紫郎所知道的范围内，从上初中起，他就与六名女性交往过了。而且，最短交往时间是两周。他每次分手时，都会反省“我开始交往的时候，本打算相伴一生的”，但全无在下一段感情中吸取教训的迹象。倘若花恋成了玲的女朋友会怎么样呢，山紫郎很是放心不下。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玲只把花恋当妹妹看待，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花恋对自己抱有的爱慕之情。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刚从道场回来。本来打算直接回家的，花恋是后天守灵吧？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也放心不下阿姨啊。”

通过玲和山紫郎，神崎家和天弥家已经结下通家之好。母亲相当喜欢长相端正又擅长合气道的玲。她时不时还会说：“要是花恋将来能嫁给玲这样的人就好了。”她没有注意到花恋的脸已经红了。

“谢谢你。不过你不用担心。妈妈甚至都说不用我去帮忙的。”

“这样啊……阿姨可真厉害啊，她不可能不伤心的。”

挤出这句话后，玲陷入了沉默。想必既是在哀悼花恋的死，也是对烈焰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愤怒吧。

他也在为花恋之死而伤心……

玲沉默了片刻，也许是发现了山紫郎没有打伞吧。

“不好意思占用你时间了，回去时多加小心啊。那我先走了……”

“玲。”

高大的身影即将钻进车中时，山紫郎在背后叫住了他。

玲回过头来，神色极为痛苦。

山紫郎的泪水险些夺眶而出。花恋已经永远无法再向这个人表白。她再也不能一边为玲做着专属的情人节巧克力，一边嘴上说是送给大家的义理巧克力了。

虽然叫住了玲，山紫郎却不知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住他。

变大的雨声更加突显了沉默。

“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会尽力而为的。”

玲用含悲忍痛，却又带着关怀的语气说道。山紫郎深深鞠了一躬，以免玲发现自己的泪水。同时他又想到。

烈焰要是能有一点玲这样的慈悲，也许就不会行凶杀人。

回到家后，山紫郎向母亲和阿姨坦白了自己隐瞒花恋打过电话的事。两人虽大吃一惊，也只是嘱咐他要清楚地告诉警察，原谅了他。

但是，山紫郎提出明天要出门之后，阿姨却面露难色。她问山紫郎去做什么，若是直说自己去帮忙搜查烈焰，势必会让她们担心。于是改口说想去花恋曾经去过的地方走走，阿姨听后略显为难，母亲则不以为然，接着又嘱咐他要在傍晚之前回来，不然花恋会寂寞的。母亲的面容大为消瘦，但比先前精神多了。山紫郎心中稍稍一宽，母亲却倏然皱起眉头说道。

“……对不起啊，山紫郎。”

“姐姐你道什么歉？”

“是啊，妈妈，是我太任性了。”

笑着说完这句话，山紫郎匆匆洗了个澡，简单地吃完晚饭，坐到了房间里的电脑前。

自从花恋遇害之后，他不想触及烈焰案，逃避着报纸、电视和网络。每次看到报道，他就会被迫承认“花恋已死”的事实，心碎欲裂。他也能想象到，媒体会将花恋的死与殉职的父亲写在一起，夸张地报道“悲剧的父女”的场景。

但是既然当了美夜的助手，就要在明天前做点什么。美夜只叮嘱自己“不要一个人去废旧工厂”。如果只是收集些信息的话，她不会有意见的。

不管是警方公布的信息也好，或是臆测、流言也罢，山紫郎一概不挑。他要把从发现第一名遇害者的十一月二十日开始，直到现在为止的烈焰案信息全都看上一遍。

“烈焰？星守？”

山紫郎耳边感受着脉络的跳动，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

——两小时后。

他用手指抵住眉间，趴在桌上。

一阵恶心欲吐的感觉。

“臆测、流言也罢，一概不挑。”这种想法实在是肤浅。

网络上流传的花恋信息完全是山紫郎不认识的另一个“花恋”。

有新闻网站报道说她是“美女高中生”。山紫郎不会说花恋很丑，但也就是“笑起来很可爱”的水准，就算在亲人眼里，也绝称不上美女。

还有视频新闻网站说“人人都喜欢她”。山紫郎不会说花恋惹人讨厌，但她那种极度厌恶暴力的性格也招致不少人在背后中伤她是“装纯”和“无法相处”，决绝与她往来。

这些都是正面美化，还算好的。

但在匿名论坛和社交网络上，令人惮于提及的“花恋”却四处横行。

性格、品行、思想信条、男女关系……在“媒体不会报道的真相”的渲染下，鬼话连篇却说得煞有介事。如果把这些描述都汇总起来，那么天弥花恋就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变态。但是，各个版本的“花恋”信徒却不会想到这一点。他们随心所欲地为偶然发现的“花恋”留下评论，自顾自地消费她。或是以花恋的困苦、痛楚、恐惧为素材，展开残酷的幻象，并为此欢喜不已。

每次播放电话留言，山紫郎就会想到，花恋已经只存在于数码世界了。这种想法固然没错，却也算不上正确。

数码世界里有很多的花恋。

她似乎已被分化成微小的像素，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碎片化的花恋——

山紫郎用力摇了摇头，驱散幻觉。他不想让花恋被拆解得更为零碎。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达到效果，就是减少社会的关注度。

为此，必须尽早抓到烈焰。

山紫郎将恶心感与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再次敲起了键盘。

2

及腰的长发如撒下的夜色般漆黑，就连自己都觉得优美。少女这么想道，但也未必是自恋吧。

父母管得很严，却也不乏宽和。少女和姐姐相处融洽，身边的人也叫她们好姐妹。这是一户没有任何不自由的富裕家庭。无论少女想做什么，父母都会同意。不过——

“我想学小提琴。”

她的请求令父母大吃一惊。他们虽颇富教养，对阅读和戏剧也有兴

趣，但对音乐，而且还是古典音乐却没有太过关注。少女为什么会对小提琴萌发兴趣呢？据姐姐说，她在学校里好像也没有接触到什么契机。父亲不解地问她原因，少女却含糊其词，坚称自己非学小提琴不可。平日里性情温顺的少女竟然会如此一意孤行。父亲更是不解，却又想着既然她愿意学，就送她去上音乐培训班吧。

为什么会忽然想拉小提琴呢？少女始终没能说出原因。

“电视上有人在拉小提琴，我看到了很美的金色带子。起初带子模糊不清，但一直盯着看下去，它就渐渐清晰起来。看着看着，音色听起来也比之前更优美，更清楚了。”

如果说出这样的话，最爱她的父母也会用奇怪的眼光看待自己。少女害怕会变成那样。

最后，几年后母亲知道了此事。

但是父亲和姐姐在事件前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这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能看到声音时的……梦？回忆？穿越？不明白。虽然不明白，但自己必须逃出这里。

美夜对抗着无形之物，撑开了沉重的眼帘。刚一睁开，眼球就窜过一阵刺痛。

“……切！”

美夜啧了一声，闭上双眼，长出一口气后，再次缓缓地、微微地睁开眼睛。视界蒙上了一层白雾，视觉神经似在剧烈跳动，而大脑一片发沉。她硬是挺直灌了铅的身体，找起钟表。就这点动作就令她头晕眼花。

若无其事地送走山紫郎已是美夜的极限。

——我认为人类的身体构造本来就承受不住多种刺激。

矢荻刺耳的声音再度响起。

——当然了，绝大多数共感觉者都习惯了同时有两种感觉反应。听

说其中还有些人会引发三种以上的感觉。

——但这只是因为平时就这样，才会不知不觉间培养出抗性来了吧。比方说，如果我在这一刻忽然能看得到声音了，大脑就会陷入恐慌。若是五感对一种刺激同时产生反应，不知会受到多大的伤害。人类的身体构造就是这样的。有学说认为，在出生后的两三个月里，所有人都有共感觉，但在成长过程中会丧失这一能力。如果这种学说是对的，或许人类婴儿时期的大脑更为强韧。不过我不是脑科学家，这种假说毫无生物学依据就是了。

——像音宫小姐这么强大的共感觉者也是这样的。如果长期专注地盯着声音的话，明显会受到损耗的。请你多加小心啊。你总是强迫自己，我很担心。

不是担心我，是担心要找替代我的人吧。

她咒骂了盘踞在记忆里的矢荻一通。

摘了隐形眼镜，洗个澡去睡觉吧。美夜摇摇晃晃地走向浴室。为了摘下隐形眼镜，她看向镜子，只见那双病态充血的眼睛回望着自己。

——这孩子不是共感觉者吧。共感觉是一种由大脑产生反应的现象，连眼球都受到影响也太不正常了。

——不是说眼睛是大脑的一部分吗？的确比较奇怪，但也不能一口断定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不是共感觉者，就赶她出去也不合适。

——这里是共感觉者的集会。无关人士最好还是去其他小组比较好。这也是为她自己好。

眼睛变成这样之后没过多久，她去共感觉者的集会时遇到的对话都浮现了出来。美夜再次啧了一声。

我今天真不对劲。

救了山紫郎，到这里还没问题。因为他的蓝色是坐视不管就会自寻死路的纯色。

可是，我竟然还让他当了我的助手。

天弥花恋可能是烈焰的模仿犯杀害的是事实。但是，那名少年不可能杀得了妹妹。我对此心知肚明，还煞有介事地怀疑他，答应他帮我搜查。变麻烦了，本想随便敷衍下算了。

其实理由早就已经知道了。

我从他的蓝色中看到了自己的蓝色。

他也和我一样……

“太傻了。”

还是去洗澡吧。

美夜脱下外套，从上面开始解开衬衫的纽扣。锁骨下方有一道大型刀伤。不止如此，身体处处都有伤痕和青肿。

“一门心思地当侦探是好事，但请你多爱惜自己一点吧，音宫小姐。要是脸受伤了，你打算怎么办？”

“不要担心。我的发色再配上受伤的脸，肯定会招摇到妨碍侦探工作吧。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局面，我都会保护好脸的。”

美夜曾与矢萩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当时矢荻好像是苦笑着留下一句：“不是这个问题。”

我可是认真回答的，这家伙真是怪人。

要说怪人，刚才的山紫郎也很奇怪。我说要去酒店的时候，他相当地惊慌呢。他是怕两人独处，我会对他做什么吧。他还说什么我们才刚刚认识之类的莫名其妙的话。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以便清楚地看见声音而已。

“不过无所谓啦。”

美夜挥去思绪，解开剩下的纽扣。

3

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在回家之前，专心当好助手吧，不要因花恋伤心了。

山紫郎下定决心，走进酒店大堂，迎接他的美夜和昨天一样穿着灰色的西装西裤，左手腕上戴着饰有深红色宝石的手链。

没想到她似乎相当中意朴素风的打扮。

而且停车场里停泊的是正统的小型家用车。山紫郎直言不讳地说出“我还以为你会开更招摇的车呢”，让美夜大为愕然。

“租车的钱委托人可不给，得我来付，所以我选了辆便宜的。”

山紫郎想着“这古怪的发色和正常的金钱观反差也太大了”，坐进了副驾驶座。

昨天的暴雨似乎只是冬日的一时兴起。今日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山紫郎坐在开车的美夜身边，感受着从车窗射进的阳光，照在脸上好一会。

“从星守方舟酒店开到废旧工厂差不多要三十分钟，还剩一半了吧。”

美夜握着方向盘，面朝前方说道。服饰、轿车之后，又出现了一件出人意料之事。以美夜的发色来看，说她是暴走族的老大都有人信，但她的驾驶风格却颇为稳健。

也许她真的是出身良好的千金小姐，成长中受到了严格的教育。

与昨天一样，山紫郎对美夜的过去再次展开了想象。他偷偷打量了一眼美夜的侧脸，她长得是真美。为什么如此美丽的千金小姐要把头发染成银色，还当什么侦探呢……

美夜注意到他的视线，向这边瞥了一眼。眼中的红血丝难以置信地已然消退。

“怎么了？”

不知不觉间看入迷了，山紫郎慌忙移开视线。

“没事……啊，不说这个，我昨天回去以后一直在研究案件。”

山紫郎强行转开话题，说出这句话后，美夜“哦”了一声，露出了挑衅的笑容。

“你研究出了什么，就告诉我吧，名侦探山紫郎的推理。”

“算不上是推理啦。不过，我发现在这一连串案件之外，还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

开到红灯处了，美夜在与前面的车辆保留了足够距离的状态下，踩下刹车。轿车缓缓减速，等车彻底停下之后，美夜终于转头看向山紫郎。开得这么谨慎的司机也相当罕见吧。

“令人费解的事？”

“对。第一名被害人是十一月二日被发现的。三天前，前政治家鸣河原耕造在隔壁横川市因脑出血而倒下。他被送到了医院，但一直没有清醒过来，一周后不幸去世。由于鸣河原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所以被认定是自然死亡。”

山紫郎浏览着笔记本说完这番话后，美夜不解地侧过头。

“这个人是病逝的，跟烈焰没有关系吧？”

“可是，他死的时间很蹊跷。他死前正好身陷某种疑云。”

山紫郎就此缄口，观察美夜的反应。他凭直觉单方面地认为，美夜没有关注报纸和电视。美夜则扭过头避开了山紫郎，看向前方。山紫郎还以为她是不了解内情，搪塞自己，原来只是信号灯变了而已。美夜踩下油门，再次发动轿车。

“你说的疑云，就是指他的秘书死于非命的事吧。鸣河原被怀疑非法收受GT建设的政治献金，他随后辩解道‘都是秘书田中孝德自作主张’。被他点名的秘书突然自杀了，但是秘书没有留下遗书，现场情况颇为令人费解，警察怀疑他是被鸣河原杀害又或是鸣河原教唆其他人杀害的，便展开了调查。世间认为逮捕他只是时间问题，但警方突然宣称要结束调查，又宣布说鸣河原与案件无关。部分周刊杂志报道说这是曾经担任过党内干事长的鸣河原施加压力所致，但最后真相依然不为人

知，而鸣河原则退出了政坛。”

“你知道得真清楚啊。”

“因为我有看新闻，报纸、电视乃至网络都没落下。”

“哎呀，太厉害了。”

“谬赞了，我毕竟是个侦探。”

美夜用上了假惺惺的大小姐腔调。她似乎是看出了山紫郎的武断与偏见，才细致地说出了疑云详情。山紫郎有些懊恼，只是佯作不知。

“那这件事和烈焰有什么关系？鸣河原可没有被烧过啊。”

“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有点蹊跷吧。被怀疑的政治家就这样退出政坛，窝在老家时却暴毙而亡。而且听说他倒下之前都健康得很呢。”

“所以说，跟烈焰又有什么关系呢？”

“听我先说另一件事。十二月十二日，针对妇女的连环杀人犯杉野健一郎，被附近居民发现倒在星守内的住宅里。原因是心脏病发作。他虽然被送去医院，但也像鸣河原一样，始终没有清醒过来，在三天后去世了。”

“他不是连环杀人犯吧，因为证据不足，十月的时候已经对他下过无罪判决了。”

美夜当即回答道。她的确时刻关注着新闻。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检方好像很懊恼啊。”

“不管他们怎么懊恼，就算杉野健一郎有再大的嫌疑也好，无罪就是无罪，从法律上他就不是罪犯。这就是所谓的法治国家。”

这个回答出乎预料。

杉野健一郎以杀害两名女性的嫌疑被起诉。警察基于目击者证词和不在场证明，断定杉野就是凶手。虽然缺乏物证，但在间接证据的支持下，他依然被起诉了。

官司一打就是很多年，一审和二审做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却背道而驰判他无罪。杉野的父亲是金融界的大人物，背地里

花了很多钱。世间虽有流言，然而事实如何却不为人知。舆论却在义愤心的驱使下，大肆抨击司法。

山紫郎本以为美夜会站在舆论一边，义愤填膺地喊着不需要证据，就该一刀砍了他什么的。

两人认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互不了解也是正常的，但山紫郎不得不再次认识到自己对美夜一无所知。

“你瞪什么眼睛？”

“不，没事。那个杉野健一郎猝死了。因为前一天的十二月十四日，第三名被害人花恋刚刚遇害，所以这件事没能引发关注，但你不觉得这种死法很蹊跷吗？”

“杉野虽然年轻，可是体型好像相当肥胖，就算心脏病发作也不足为奇。警察也公开说这件事没什么可疑的。虽说有的人好像还在闹腾着说这是报应、天罚之类的，不过归根到底，不管是鸣河原还是杉野，都与烈焰毫无关系吧。”

“可是，要说是碰巧的话，也太巧了。在同一段时间里，法律上被判无罪的恶人接连死于非命。你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联系吗？说不定有解决案件的提示呢。”

“唔……你的意思是有人捡到了死神的笔记本，写下了这群人的名字？”

“是《死亡笔记》啊，原来如此……呃，请不要开玩笑。我说这些可是认真的。”[1]

美夜依然没有正视探出身来的山紫郎，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我是觉得有点好笑。你用不着什么事都往烈焰那边扯吧。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巧的事，绝对有的。我可以断言鸣河原和杉野与烈焰无关。就算存在联系，又会是什么呢？变态杀手烈焰同学在义愤心的驱使下制裁坏人？”

“……嗯，我也没想得那么细，只是有点在意罢了。”

尽管嘴上这么说，山紫郎还是觉得脸上发起烫来。说实话，他本以为发现了大线索。但美夜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他因此也清醒了过来。两人的离奇之死和烈焰案虽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怪事，但听美夜这么一说，也许只是时间撞到一起而已，没有直接联系。鸣河原和杉野的遗体也都没被烧过。

“你的推理该不会就这些吧？”

“还有呢。”

山紫郎像是要对抗美夜似的，摇了摇头。

“烈焰为什么要烧遗体？我对其中缘由也有想法。”

“哦，那我很想听听嘛。”

说着，美夜的视线投向汽车导航。导航像是在回应她，发出请在下一处路口右转的机械音。距离路口还有一大段距离，美夜却已经踩下刹车，降低车速。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她的驾驶风格极为谨慎。

美夜将方向灯向右打后，催山紫郎接着说下去。

“有三种可能性比较合理。第一种可能性是为了隐藏被害人的身份。事实上，前两个人的身份到现在也没有查出来。凶手因为某些原因杀害了被害人，又想隐瞒她们的身份。”

“驳回。”

山紫郎已经预感到她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也是啊。要是为了隐藏身份，只要烧了遗体即可，没有必要烧完后还藏到厨余处理机和酒桶里。”

“不错。就算凶手焚尸是为了隐藏身份，那他把遗体扔进星守湾或者埋到深山里就行了。另外，日本的警察很能干，迟早会查出被害人身份。再说这事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也关系到他们的面子啊。”

“那说第二种可能性吧。有没有可能是出于仇恨？光是杀人还不够解恨，要烧之而后快。令人不解的弃尸地点对凶手来说也有某种意义。如果我猜得没错，只要查出前两名被害人的身份，就能找出凶手。跟她

们有仇的人就是凶手。”

美夜将手紧握成拳，抵在嘴边，就此思索了一阵子说：“那花恋呢？”

“花恋可不会跟人结下这么深的仇怨。也许她看到了对烈焰不利的东西，所以才被杀人灭口，又或是死在了模仿犯手上。如果像美夜小姐所说的那样，是模仿犯的所为，那我也是嫌疑人。”

最后的这句话，山紫郎尽可能地用“若无其事”的语气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不过，如果焚尸是为了泄愤，那就可以将花恋之死归结为模仿犯所为了吧？”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就算要杀人灭口，也没有必要烧她的遗体。”

“啊。”

山紫郎不禁失声。美夜依然面向前方，得意地咧开嘴。

“对吧？通过焚尸来泄愤，也就是说对烈焰而言，‘焚尸’的行为带有仪式般的特殊意义，那他就不会烧毁只是目击者的花恋的遗体。杀害花恋之后，他只要将遗体藏起来或者抛弃即可，没有必要用焚尸的方式，昭告天下是自己所为。

“事实上，花恋的遗体也被烧过。这么一来，就不像是杀人灭口了。所以，凶手焚烧前两名被害人的动机是仇恨的话，那花恋的死就是模仿犯的行为。她遇害前的样子有古怪，或许也与此有关。不过要是能查明被害人的身份，找到她们与花恋之间的联系，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你说得对。”

山紫郎老老实实地承认后，美夜更显得意了。

“对吧？不过，我认为你的推理也相当敏锐。呃，下一个街口往左啊。我今天是第二次开车，所以有点紧张。”

“请立刻停车。”

美夜讶异地看向山紫郎。

“干吗？”

“你刚才是不是说今天是第二次开车来着？”

“我是说了。因为考了驾照以后一直没找到机会开，不过其实也正常啦，我也才考下来一年半而已。”

时隔一年半，第二次上路……虽然见识过美夜种种出人意料之处，唯独这一点最令人意想不到了。本以为她开车格外谨慎是驾驶风格所致，原来只是不习惯啊。

“我求你了，请你在出事故之前停车吧。”

“别操心了。这一路上不都没出事故，也没违章嘛。”

“这是口袋司机经常用的借口吧。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打车去吧，钱我来付。”

“现在来不及啦。就快到废旧工厂了，你看。”

美夜从方向盘上松开手指向左前方，这一举动现在看来让人心惊胆战。

路前方有一处铁路道口。

以这处道口为分界线，星守市的景象迥然有别。行政开发尚未扩展到这里。

对面是一片未开发的萧条景象。瘦弱的树木随意林立于道路两侧。夏天会有绿荫遮挡，但眼下这个季节，只有褐色的地面无依无靠地暴露在外。道口前有一家便利店，而便利店的入口处——

装有一台老旧的公用电话。

花恋就是在那里打来了最后一通电话。

现在已知的花恋最后的行踪。

公用电话越来越大，似乎不是自己在靠近它，而是它主动逼近一样。

如果告诉花恋手机送去修了……要是没有把手机送去修……不，别

想了。伤心和后悔都以后再说吧。现在要专心做好音宫美夜的助手，自己不是都决定好了。

“要查查那台电话吗？”

山紫郎履行着助手的应尽职责。

“没有这个必要。鉴定人员说不定能查出什么，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本事。”

美夜作答完毕，便用力踩下油门。加速的汽车一鼓作气地驶过公用电话和道口。

在道口前要停下来，这种交通规则就连高中生山紫郎都知道，美夜却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她驾驶得不熟练，还是她认为只要电车没来就不用停呢。

又或是美夜在关照他呢。

“那烈焰烧了被害人的原因是？”

在山紫郎回答之前，美夜抢先问道。

“有三种可能性吧。最后一种是？”

“还有一种是——”

光是想象就令人心寒，不忍直言，然而山紫郎还是下定决心开口说道。

“凶手强奸了被害人吧！”

“强奸？你这个想法有点天马行空啊。强奸啊，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

“没有那么天马行空。”

山紫郎微咽一口唾沫，装出风平浪静的样子，继续做出补充。

“我在电视剧还是什么地方听过，强奸之后却不处理遗体的话，可以凭借鉴定留下的体液查出犯人，因此凶手为了不留下体液，就把遗体烧了。总之就是毁尸灭迹。”

说出口后，自己才发现这才是可能性最大的推理。虽说第一位、第

二位被害人的推断年龄偏大，令人稍有介怀，但被强奸的也未必只有年轻女性。当然，第三位被害人花恋年仅十六岁，相当年轻。

所以烈焰是每次犯罪都会袭击强奸女性，再通过焚烧遗体销毁精液的穷凶极恶之徒。

“你果然很厉害嘛。”

美夜转头看向山紫郎，赞叹地说道。

“这种推理谁都想得出来啦，警察肯定也想到了。别管这个了，请你开车时好好看着前面，你现在的行为正是新手常犯的毛病。”

“不，我不是说你的推理，而是你竟然能够冷静地分析出最疼爱的妹妹可能被强奸的推断。”

“请不要这样夸我。”

山紫郎干脆地扮了个鬼脸，同时暗自庆幸自己在美夜的印象里，还有能冷静分析的优点。

“这个推理相当合情合理吧。烈焰的真实身份是连环妇女强奸狂，说不定还有前科。我们就按这个方向调查吧。”

“不。”

没想到美夜会在这个时候否定。

“按照警方的搜查结果，并没有指向强奸的物证。”

“所以说体液和遗体一起被烧了嘛。”

“体液没有那么容易烧起来。”

美夜的口气宛如教师。

“火很难烧到阴道里的。如果不是特别强烈的火焰，绝对烧不掉阴道里的精液。用这种方法销毁证据不太保险。”

“说不定烈焰不知道呢。他只是觉得烧掉就好，就给遗体点了火。结果运气很好，连精液一起烧掉了。”

“当然，你说的也有可能。但是有个决定性的证据，遗体上没有检测出酸性磷酸酶，所以，强奸杀人的可能性很低。”

“酸性磷酸酶？”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山紫郎有些不知所措。

“没错。所谓的酸性磷酸酶是只有人类和猿类的精液里才含有的成分。在很多案例里，就算遗体被烧得焦黑，精子被烧掉，还是检测出了残留的酸性磷酸酶。用普通的烧法大概是无法彻底烧掉它的。而三名被害人的体内都没有检测出酸性磷酸酶，也就是说——”

“没有强奸。”

“是啊，如果烈焰是戴了安全套以免留下精液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去焚尸了。说到底三名被害人都没有被烧得那么厉害。想要销毁指向强奸的物证，凶手会认真烧到碳化的，再说将遗体丢到不易被发现的地方更省事。”

花恋没有被强奸。

尽管花恋的死已经是事实，但这新的发现还是让山紫郎轻松不少。他深切地感受到，这既是可能性最大的推理，也是他最希望被否定的推理。

如果花恋不仅被人杀害，还遭到强奸的话，未免太过残酷了吧。

“你好像稍微松了口气啊。”

“嗯，算是吧。”

山紫郎坦率地点了点头，为了掩饰被她看穿的羞涩，接着用盘问的口气问道。

“你怎么连酸性磷酸酶和遗体的情况都这么了解？”

“我听委托人说的。不过，酸性磷酸酶属于普通法医学知识，所以也没有那么稀奇。”

没想到她的嘴里还会说出“普通法医学知识”。

美夜该不会是医学院的学生吧？可她连算术都不会啊。

而且，什么事都一清二楚的委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所以没有强奸。相比之下，仇杀的可能性更大。对于烈焰而言，

将遗体藏到厨余处理机和酒桶里也许有什么用意。若是这样，花恋就是被模仿犯杀害的。”

“原来如此，所以美夜小姐才让我待在身边，一面让我帮忙，一面监视我啊。”

“没错。因为你可能就是模仿犯。将你放在我的身边，说不定能够查出什么情报。你要是认为我是信任你才请你当助手的，就大错特错了。”

“请不要再说了。这样很伤人呢……美夜小姐觉得烈焰焚尸是什么原因？”

“这个嘛。”

美夜将左手紧握成拳，抵住嘴角，沉默片刻。这也许是她思索时的习惯，但已经知道她是新手上路的山紫郎，这时被她单手开车的姿势吓了一跳，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诫她请握好方向盘时。

“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焚尸的动机就是解开这起案件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也认为你说的仇杀比较有可能。接下来就是精神异常的可能性。”

精神异常？

“烈焰精神不正常，每每不经思考地焚烧遗体再弃尸，并为此兴奋不已。这一连串行动没有什么原因，那他将遗体扔在奇怪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了吧。不过，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花恋的不对劲就难以解释了，这一点让人耿耿于怀啊。”

如果是电视剧的话，这样的情节必然会招致观众的反感，但说不定真相就是如此。那花恋和其他被害人的身份差别也能解释得通。

简而言之就是——烈焰什么都没有想。

隐藏身份、仇恨、强奸，还有精神异常。既然隐藏身份和强奸被否定了，那烈焰焚尸的动机是仇恨？或是无动机的随性杀人？

“废旧工厂是那里吗？”

美夜的提问将山紫郎的视线拉回前方。

废墟。

右前方矗立着一座只能如此形容的建筑物。从铁路道口谨慎地行驶过去，大约需要五分钟。如此之近的距离步行也能轻易走到。

“……是的。”

倘若是电视剧的话，现在也许会出现花恋走向工厂的幻影。

但是，无论怎么定睛细看，都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

4

废旧工厂在道路边靠内侧的地方，是一栋三层的建筑。逐渐腐烂的灰色混凝土墙壁宛如一道巨大的墓碑。

“你先去吧，我要更换便于看到声音的隐形眼镜。”

美夜在路旁停下车说道。

“我等你，而且，我还有些关于废旧工厂的事要……”

美夜嘟起嘴，打断山紫郎的发言。

“你还真是不懂少女心啊，女孩子可不想让男性看到自己换隐形眼镜的样子。”

“请不要用大小姐的语调说你根本没有的东西，好吗。你听我说……”

“好啦，快下车，下车。”

抗议未能奏效，山紫郎被赶下了车。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女性不愿被看到换隐形眼镜的样子，美夜在某些奇怪的地方有点神经质吧。山紫郎迫于无奈，只得独自走向废旧工厂。

周围被干枯变色的杂草覆盖，刚才那个“巨大墓碑”的印象还要再加上一句“无人打理”。

无人打理的巨大墓碑啊。

这是山紫郎九年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修辞。当时，他还只觉得那里更像一处巨大的鬼屋。

“久等了。”

跑着赶上来的美夜将银色长发扎成一束，以免妨碍调查。她把那件黑色外套留在后座，没有披上。

“你不冷吗？”

“穿外套的话不便活动，再说我挺喜欢那件的，不想弄脏。”

之后，她仰望废旧工厂，想着如果花恋走过道口，那目的地就只能是这里吧。这样笔直走下去，就是隔壁的横川市。以防万一，我问一句：“花恋在横川市有没有朋友？”

“没有。我也觉得她不会去横川市。不过，她到这里来倒也没有什么事。”

山紫郎与美夜并肩走在废旧工厂周围。

“那美夜小姐，其实……之前……”

山紫郎刚要开口继续车上的话题。

“好大啊，调查起来要费番功夫了。”

美夜仰望着废旧工厂，叹息一声。

“这里本来是制造食用油还是什么的工厂。二十多年前，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失误，工厂运转时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结果被迫关厂。但是业主是位孤僻的老人，不愿意放弃土地，可又放着不动，最终搞成这副样子。最近他被市里说动，终于决定卖掉。所以这一片区域大概明年也要进行开发了。”

“你还真了解啊。”

“我在来之前调查过了。”

美夜在围绕着废旧工厂的铁丝网前停下脚步。她似乎在考虑要从哪里进去。

“那位业主真会给人添麻烦啊。放着这种建筑不管，会变成不良少

年们的聚集地或者流浪汉的住处吧。”

“业主好像会派人时不时来检查一下。不过，就算他们不来检查，也没有人会靠近的。传言说这里闹鬼。”

“闹鬼？是说因为煤气爆炸而丧生的那些人吗？”

“是，不过还有其他更适合的鬼故事。”

“嗯，我知道。是九年前吧？”

“原来你知道啊。当时……”

“九年前的夏天——”

美夜将手搭在铁丝网上，开始讲述。

“据说市里有几个小孩子玩冒险游戏，来到这座工厂。但是工厂里有股强烈的腐臭味。他们觉得有些可疑，探头一看，结果有八名男女一个摞一个地死在那里，后来被认定是一群在自杀网站认识的人自行约定集体自杀。当时是夏天，遗体腐烂得很快，那几个孩子发现的时候，已经腐烂得很严重了——真是一帮蠢货。他们的亲属多可怜，再说这样也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吧。他们真该稍微用用脑子。”

握着铁丝网的手用上了力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但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反正她总会训斥自己为什么不早说。

“……有三个小孩子就因此产生了心理阴影，其中两个就是我和花恋。”

“啊？”

美夜发出了与她那张秀美脸庞不相称的傻气声音。

工厂内部散落着混凝土和玻璃碎片，还有不知道要用在什么地方的废铁。处处坦露在外的钢筋令人联想到肉被削去、白骨毕现的人体。各种气味混杂成一股臭气，似乎只要深深吸进一口，身体就会由内而外地腐烂一般。

与此同时，内部由于天花板塌落，形成了挑空的结构，阳光照射入

内，地面的裂缝长出了杂草。杂草现在枯萎着，但到了夏天想必会是绿意盎然，生命力蓬勃吧，似乎并不该出现在这片废墟之中。

“你竟然在这里撞上过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从破裂的窗户进入工厂后，美夜依然心情不佳。

“所以说，我刚才都想说好几次了，可是你不愿意听啊。”

“强行说出来是助手的铁律吧。你不知道的吗？”

“不知道。这是美夜小姐自己想出来的铁律吧。”

“我随便想想怎么了，我可是侦探啊。”

“会这么想的不是侦探，而是独裁者。”

话虽如此，没能说出口也是事实。自己觉得九年前发现的遗体不可能与烈焰案有关。

“说侦探是独裁者倒也没错……话说回来，当初发现遗体留下心理阴影的三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谁？”

一通谬论之后，美夜总算心情好转，向山紫郎提问。

“是我学合气道时的师兄，比我大四岁，人很可靠。他第一个进了工厂，迎面就是腐烂的遗体，吐得一塌糊涂，好可怜。我当时忙着去捂花恋的眼睛，塞她耳朵，所以没有仔细看遗体那边，不过师兄好像很惨。”

此后，他与玲疏远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快要中考了。另一方面，在比自己小的孩子面前吐出胃液，想必相当令人尴尬。大概就是原因吧。

“也就是说，对你来说，这座工厂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嗯，不过九年前的那件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花恋应该也一样。所以我想不出她为什么要在那天晚上来这座工厂。”

“哦。”

美夜站在倒在地面的铁管上，环视四周一圈。破裂的窗口吹进一阵风。

“总之看看室内再说吧。说不定能找到警察疏漏的东西。”

美夜说着，似乎觉得会发现些什么一样。

翻查之后发现，工厂比山紫郎想象中的更为荒凉。

天花板上的铁管时不时会心血来潮般地掉落一些铁锈。

墙上的油漆半脱，如今已看不出写的是什么数字。

脚下稍一用力，楼梯的地板似乎就会当场脱落一般。

处处的风化都超过了九年时间应有的程度。

但是，发现也仅限于此。

焚烧后的痕迹自不必说，昭显犯罪行径的线索也是一无所获。

山紫郎更加确信花恋不可能自己到这么冷清的地方来，而且还是大半夜。

“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啊。”

检查完三楼后，美夜说道。山紫郎点点头，环顾四周。这一层的隔墙和门户全都被拆除了。事到如今，完全想象不出哪一处有什么房间。

“警察调查之后，也什么都没有发现。花恋到底来没来过呢。要焚烧被害人，这个避人眼目的地方绝对是首选。可是，没有一点烧过的痕迹。”

“是啊，没有，靠视觉好像查不到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说使用共感觉就会发现什么吧？花恋可是一个多星期前被杀害的，不可能靠声音查出来的。”

“不要急，不要急。”

美夜悠悠然。

“我刚才发现了一种有点意思的声音。”

“看到声音？如此安静的环境下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吧，时不时会有风声。”

说得不错，但就算能看到风，又有什么用呢？

美夜抬起头。透过塌落的天花板看到的天空不知不觉间已经铅云密布。又要下雨了吗？

“雨会不会妨碍你？像昨天那样……”

“我现在戴的是看不到小雨声音的隐形眼镜。”

这时，暴风猛然吹了进来。扎起的银发像马尾般摇动起来。面对寒风，山紫郎缩起脖子，美夜却依然一派悠然。

“感觉很不错嘛，风力大了很多——嗯，开始第二波调查工作。”

美夜究竟有何目的，山紫郎全然不知。

之后在工厂转了两圈，期间美夜一言不发。

暴风刮起时才发现，工厂里已沦为狂风随心所欲的过道。没有玻璃的窗户，满是缝隙的墙壁，开口的天花板。狂风从自己想进的地方自由奔放地吹了进来。它与混凝土墙壁争相演奏出呻吟般的声音，刺激听觉。身负共感觉的美夜，视觉想必也一起受到刺激了吧。

一楼。楼层正中央处的美夜，站在呼啸的风中环顾着上下左右等所有的方向。风吹得更加急了，尘埃、铁锈和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从地面飘起。

山紫郎条件反射地半闭眼睛，美夜却依然睁大着双眼在观察。山紫郎很想问问她在看什么，但又怕会妨碍她，还是按捺住了好奇心。

强风吹过，很久都没有等到下一阵风。

“风声是天蓝色的。”

美夜毫无预兆地开口。

“很多天蓝色的圆球滚起来了，这就是风声。但是，有个地方比其他地方颜色要淡，球体的数量也要少，那就是……”

似在响应美夜一般，烈风吹了进来，地面积起的混合物再度飘起。

“那里啊。”

似乎发现了什么的美夜笔直走向墙壁。那是入口的右侧，距离道路

最远的墙面。山紫郎虽然一头雾水，还是慌忙追了上去。

那是一处被梁架包围着的空间。工厂还在正常营运时，想必是装了隔断，做成了房间吧。墙角留有一张积满灰尘的不锈钢书架。说不定这里原本是间办公室。

“就在这里。”

美夜停下脚步，开始轻轻以左拳敲打墙壁。

砰砰。

细微的回声响起，山紫郎依然不明白美夜想做什么。

“你在干什么？”

山紫郎按捺不住问出了口，但没有收到回应。美夜只是一面敲击墙壁，一面不住地走来走去。

砰砰，砰砰，砰砰。

连续响起同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美夜的视觉里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刚想到这一点，山紫郎便明白了美夜在做什么，他一动不动地静静凝望美夜，以防发出任何声响。

高昂的风声之中，美夜专心地不住敲击墙壁。

这个行为在某一点停住了。

“只有这一带和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

那是书架旁的墙面，和周围一样涂料脱落，已开始腐烂了。乍看之下，毫无怪异之处。这次，美夜用力敲了敲那处墙面。

砰砰。

就算走近了细听，在山紫郎的耳中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不一样吗？”

“嗯。只有这里的声音比其他地方的薄，还是偏向圆形的形状。”

说着，美夜观察起书架来。她似乎发现了什么，弯下腰，将左手伸进倒数第二层架子中。

咔。

一道分外轻快的声音响起，紧接着——

书架移向前方。

山紫郎无法理解眼前发生了什么。他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本以为是书架的地方。

发现对面别有洞天之后，他才终于明白过来，那本以为是书架的东西原来是道门。

“这是什么？”

山紫郎知道美夜是在通过敲击墙面来找与众不同的墙面，试图找出异于别处的风声。

但是，他没有预想到，找出墙面以后能有什么。

“有道暗门。”

美夜并未惊讶，只是探头看向墙壁后方的房间。

“暗门……工厂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谁知道呢。这里的面积不足六叠，也许是用来藏黑钱的吧。毕竟这座工厂的业主好像不太好惹嘛。说不定是做过不少亏心事，所以才一直不同意出手的。我个人倒是不讨厌有这种兴趣的人就是了。”

“可是竟然有暗门……只有漫画里才有这种东西……”

“现实里也有制造暗门的家具厂商。我不知道日本的情况，美国还有专业制造暗门的公司呢。不过想造道不错的暗门，可是很费钱的。”

“难为你对这种事都有了解啊。”

“因为我老家就有。”

大小姐，这个人果然是大小姐。一般来说，谁会花大价钱去造什么暗门。她到底为什么要把头发染成银色，还当侦探呢？

美夜自然不会知道山紫郎的疑问，只是打开了从怀中取出的笔灯。小房间被光照亮了。

看清房间内的一瞬间，山紫郎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间房间没有一道窗户，空空如也。

地面、天花板、墙上，乃至整个房间都是烧焦后黑漆漆的痕迹。

“这里大概是房间主人用来藏什么东西的密室。我认为是工厂关闭以后，就弃用了。不过有人在某种情况下发现了书架是暗门，就借来一用了。”

“是谁借了这里，借来做什么？”

山紫郎明明知道答案，却还是出言询问。

“焚尸。”

美夜冷冰冰地答道。

焚尸，焚烧被害人的遗体，被害人？那是谁？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不对，被害人有三个，是第三个。那是天弥花恋，是我的妹妹。花恋被杀了，被杀之后，又被烧了，就在这个房间里。那么这些烧过的痕迹，这些不祥的黑色是……

那天晚上，花恋来到这里，被人杀害，被点起火……

“总算找到了一点烈焰的线索。烈焰知道这里有间密室。要找到一个能够烧人的地方不容易，但在这个房间焚烧的话，就很难被人发现痕迹。果然三个人的遗体都是在这里被烧的啊。”

美夜的声音越来越远。

“烈焰对焚尸这么执着，那不管他有没有明确目的，都可以说是异于常人的疯狂。焚尸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呃，不对，你没事吧？”

没事？什么没事？这个“你”是指谁？

“你脸色好苍白啊，山紫郎。”

山紫郎？啊，那是我啊。是我的名字。

是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誓言，没能保护好妹妹的窝囊男人的名字。

有咯吱咯吱的怪声。好吵，什么声音？这会妨碍到美夜的吧。要是她看到怪声了该怎么办？

“你在发抖吧，你很冷？”

听美夜这么一说，山紫郎才注意到“咯吱咯吱”的声音是自己牙关里发出来的。

我没事，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山紫郎膝盖发软，当场蹲了下来。

“你冷静下来了吗？”

听到美夜的询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山紫郎轻轻点了点头。他手中的杯子里是热腾腾的咖啡，这是美夜放在车里的。山紫郎喝上一口，体内顿时涌出一股暖流。

回家之前不为花恋的事而伤心，明明已经这么对自己说了。

“在你面前丢人了。”

“那种地方会让你心神不宁，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美夜像被父亲训斥的少女一般，垂头丧气。

她竟然还有这样的表情，自己有点阵脚大乱。

“烈焰知道这间密室吧。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我无法证明自己‘不知道’，所以还是模仿犯嫌疑人。”

山紫郎谈起案件，试图找回状态。或许是体会到了他的心情，美夜故意摆出很遗憾的态度夸张地点了点头。

“何止是模仿犯啊，你知道要是那个地方的话，那前两起案件可能也是你下的毒手，换言之，天弥山紫郎就是烈焰。”

“请否定这种可能性，求你了。”

装出发火的样子后，美夜咧了咧嘴。看来恢复原样了。

“先不谈你是不是烈焰，开始调查的第二天就能查清这些，做得很好。让鉴定人员查查那里，说不定能找出什么来。”

鉴定人员啊。正如先前在公用电话前说的一样，美夜似乎真的没有这种技能。但是，那间房间是她用了共感觉才找出来的。警察应该也搜查过焚尸的现场。这座废旧工厂想必也是候选地之一吧。但是，他们没能找到那扇门。

美夜能看到声音，所以才轻松发现了它。

虽然美夜无法过度使用这种能力，但她能找到警察也找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那位神秘的委托人请她来搜查的原因吧。

但是，山紫郎还是觉得让她追查杀人狂太过凶险。

“我去向委托人报告一下吧。他的调查好像陷入了死胡同。”

他的调查？山紫郎满心想问下去，但对侦探而言，委托人的信息理应在保密义务之内。问也只会惹美夜不耐烦，他决定闭口不言。

“你要不要也去见见委托人？”

所以美夜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山紫郎险些没拿稳手中的杯子。

“你干什么啊，好险。”

“可是……我能去见他吗？这不是侦探的保密义务吗？”

“嗯？我有用过‘保密义务’吗？哪怕一次？”

山紫郎试着回想起来。从昨天在星守海洋塔第一次见面直到现在，美夜她……

“没说过吧。”

“是吧？真是的，你担心过头了，没关系的。而且，矢荻先生这个人，见见他也无妨。”

“那位委托人的名字是叫矢荻吗？”

“对。他在警察厅里也是前面得加上三个‘超’字形容的精英官僚。”

“警察厅？你的委托人是警察？”

美夜故意对迷惑的山紫郎发出了像是反派般的笑声。

“哎呀，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啊，山紫郎。事已至此，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会被国家权力抹杀的。”

“你这反派台词是怎么回事？再说了，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呵呵呵。”

不是好像，这就是正统反派的笑法。她之前的垂头丧气是在演戏吧。

“好了，既然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就去见见委托人吧。顺便

把你的手机也交给他。你还没交给警察吧？”

美夜转动钥匙，发动引擎。

“矢荻先生今天应该在星守方舟酒店里。”

注释

1．《死亡笔记》是日本漫画家大场鸫与小畑健联合创作的悬疑漫画，该作对日本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探讨。

第三章

嫌疑人

1

在开往星守方舟酒店的车中，山紫郎的脑中一片混乱。

本该严守秘密的委托人身份，竟然是一名叫作“矢荻”的警察。警察为什么要委托普通人——而且还是有可能只有十几岁的少女去调查呢？即便美夜有着强大的共感觉，山紫郎还是无法相信在职的警察会委托她。说到底，警察厅的精英官僚会调查一起独立案件吗？

“警察为什么要请你调查？”

“找我能比警察更快解决案件吧。矢荻先生这个人比较注重效率，况且以前也曾合作过。”

也许是习惯了矢荻的独特行径吧，美夜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然而山紫郎还是难以接受。倘若在职警察泄露搜查信息的事曝光，泄露者必然会被免职。

山紫郎还没想通，车已开到了目的地。美夜一面解开头发一面走下车，山紫郎跟着走进了酒店。听到侍者的问候，美夜熟稔地点了点头。相对的，山紫郎在侍者眼里想必相当生硬吧。

电梯升上十二楼。山紫郎本以为要先回美夜所住的一二〇二号房间一趟，美夜却在隔壁的一二〇一房前停住了脚步。

“就是这里。”

山紫郎想起昨天，美夜曾瞥过一眼这扇门。

“他住在隔壁吗？”

“嗯，毕竟住在一起比较方便。在外面见的话，可能被人误会成是情人或是援交之类，住在隔壁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原来如此，山紫郎正钦佩之际，美夜按下了门铃。

“矢荻先生，是我。我把上次说的那个手机持有人带来了。”

矢荻——美夜的委托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山紫郎似乎是白白紧张一场，屋内没有人回答。

“他出去了吧。”

“他说今天一整天都会待在房间里，可能是睡着了吧？真是拿他没办法。”

美夜从外套中取出钥匙，插进锁孔。

“你有备用钥匙？”

“嗯，我房间的备用钥匙也给矢荻了。”

她刚才提到可能会被人误会是情人或者援交之类，说明那位矢荻是男性吧。美夜却将钥匙给了他，太没防备了吧。

美夜打开房间，霎时间，音乐冲进耳中。古典音乐——大概是小提琴的音色，柔和却又带有激亢热情的演奏。

美夜毫不客气地走了进去，山紫郎也犹豫地跟在她的背后。

没有人影，矢荻似乎是出门了。

室内的布局只是将美夜的房间翻转了一下而已。窗边的桌上放着连着扬声器的随身听，音源就是这里吧。

“这是什么曲子？”

山紫郎没有期待美夜回答，这名银发女子看上去像是不会去听摇滚以外的歌曲，就算问她古典音乐的问题，她也不可能回答的。

“纪尧姆·勒克的小提琴奏鸣曲。”

她竟然回答了。

“纪尧姆·勒克是活跃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比利时音乐家。他从小练习小提琴、钢琴、大提琴等乐器，作为少年天才备受赞誉，是当时最为前途无量的音乐家之一。这首小提琴奏鸣曲是他留下的曲目中尤为珍贵的一首，平静中又蕴含着激烈的热情……呃，山紫郎，你对古典音乐有兴趣？”

山紫郎目瞪口呆地不住摇头：“不是很有兴趣……”

“这样啊，那我就不具体介绍了，勒克也不是特别有名的音乐家，所以你不知道很正常。”

“你对古典音乐很熟悉吗？”

“了解一点吧，我以前学过小提琴。”

那时不时流露出的良好教养，耗费重金的暗门，不止这些，现在连小提琴都冒出来了，她是豪门的大小姐吗？

“音宫小姐，不知道勒克很正常吗？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该为勒克的音乐心潮澎湃才对啊。”

猛然响起的声音令山紫郎全身一僵。

他的语气很是礼貌，却又有着无可反抗的压迫感。

刚才还不见人影的，说话的人在哪里？

“浴室。”

美夜的冷静声音让山紫郎觉得自己颇为可笑。

如她所说，浴室的门缓缓打开。路过那道门前时，明明没有人的气息。浴室里有密道，人是从密道走过来的。就算听到这种解释，山紫郎大概也会信以为真。

“矢荻先生由于工作关系，很擅长藏匿行踪。”

或许是察觉到了山紫郎的疑问，美夜低声说道。

“勒克的不幸在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从浴室中走出的是一名高大的男子，他戴着浅棕色的墨镜，身着黑色西装。

年龄不太看得出来，似乎是四十多岁，但又像是二十大几或是更加年长。

“他在一八七〇年出生，一八九四年去世，只活了短短二十四年。他的早逝是人类音乐史上最大级别的损失。如果勒克亲手完成他未完的钢琴四重奏的话，不知道会成为何等杰出的曲目。”

令人难以判断其年龄的最大原因，就是那副铁丝般纤细的身躯吧。他全身毫无赘肉，棱角异常鲜明，瘦削的脸颊恍若鬼魂，但墨镜下的眼睛却极为平和。他看起来像长期泡在研究室里的学者更甚于像一个警察。

诡异的男人——这是山紫郎对矢荻的第一印象。

“你喜欢勒克是因为他早逝吧，和他的音乐无关。”

美夜扫兴的语气令矢荻露出苦笑，然而他的苦笑也给人一种诡异感。

“音宫小姐还是那么严厉啊。”

见美夜板着面孔，矢荻再次苦笑。山紫郎似乎有点明白了他到底哪里诡异。

这个男人的眼睛看起来在笑，嘴却自行其是，纹丝不动。

“嘴在笑，眼睛却没有笑”的人自己见过很多次，但是这个男人截然相反。

眼睛在笑，嘴没有笑。

结果就是这么一副机器人似的，缺乏人类温情的表情。

他就是美夜的委托人啊。山紫郎背后一阵发寒，直觉告诉他不要相信这个男人。

“他就是昨天我在电话里提到的孩子，花恋的哥哥——天弥山紫郎。”

“初、初次见面。”

忽然受到美夜的介绍，山紫郎慌忙鞠了一躬。矢荻依然是那副表情点了点头：“哎呀，初次见面，我是警察厅的矢荻。话说，你信神吗？”

“啊？神？”

“不要问刚认识的人这种问题，你答应过我的吧？”

山紫郎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摸不着头脑，美夜在他背后气势汹汹地对矢荻说道。

“嗯，我是答应过，一时疏忽了。不好意思啊，音宫小姐——好了，天弥，听说你是那位天弥诚志郎之子啊。我与令尊没有过直接接触，但听说他是一位勇敢的警察。很高兴能见到你。”

他从胸口的口袋掏出警察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或者说令人不愿相信的是，那本证件似乎是真的。

“令妹的事实在抱歉，都怪我们能力不足，还没能抓到烈焰。说来羞愧，我们拼命调查，却是毫无收获。音宫小姐是我的王牌，所以我就以私人身份请她来调查了……这些情况你都知道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经听说了。”

“这样啊，那太好了。”

矢荻点了点头，继续用那种口气说了下去。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在职警察雇了侦探，还外泄调查信息。要是你说了，我会用国家权力将你以及你告诉过的人，再同你一家老小统统抹杀掉的。”

他和美夜说了一样的话，但是，这个人身高超过一米八，嘴边也没有笑意，所以比美夜更不好笑。山紫郎一面说着“我怎么可能说出去”，一面移开视线，只见矢荻右手握着一只药盒。

“哦，这个啊。”

矢荻举起药盒，透明的盒中装着白色的药片。

“看得出这是什么药吗？不可能看得出吧。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控制暴力倾向的药，是一种精神安定剂。我每天必须服药两次，不然精神状态就会不稳定，容易显现出兽性来，有时还会涌现杀人的冲动，给周围人造成危害……”

“不要给普通感冒药添加夸张的说明了。”

听到美夜的斥责，矢荻再次苦笑起来——依然只限眼睛。山紫郎求救似的看向美夜，她正抱着胳膊，一副极为不悦的神情。

“太得意忘形的话，你的委托我就不管了。”

“哎呀呀，音宫小姐真会说笑。”

“比不上你啊。”

“就当你说的是真心话吧。不好意思啊，天弥，我玩笑开过头了。”

矢荻鞠了一躬，但完全看不出来不好意思。

“那请你随便坐吧，我去倒点茶，之后把情况讲给我听听。”

美夜在窗边的沙发坐下，山紫郎则坐在了化妆台的椅子上。矢荻端了茶来，恋恋不舍地关掉音乐。

于是，美夜将在星守海洋塔遇到山紫郎，看了电话留言的声音，查出花恋在遇害当晚的行踪，又在废旧工厂找到疑似烈焰用来焚尸的密室等挑出重点与矢荻讲明。坐在床边的矢荻一言不发，只是侧耳倾听着美夜的话。

“——嗯，现状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我告诉你密室在哪里，之后就随便你派鉴定人员去调查还是怎样……这些事就交给你了。”

美夜从桌上的便条本上撕下一页，画上工厂的地图，递给矢荻。矢荻收下后嘟囔了句：“暗门啊，为什么我们搜查的时候没发现呢？”

“因为构造相当巧妙，所以只靠视觉信息是找不出来的。我认为那道门出自相当高明的工匠之手。对吧，山紫郎。”

“是啊，如果没有美夜小姐的共感觉，我想要找出那道门会花更长时间的。”

“原来如此，就算只有这个发现，我也没有白请音宫小姐来调查。”

“话说，那个……这就是我一直没告诉警察的手机。”

山紫郎怯生生地递出手机。矢荻“哦”了一声，好奇地看着它，“我明白了，我先收下。没有手机的你想必会很不方便，我们会尽快还给你的。负责人那边我会跟他说清楚，你什么也不用说。”

他握着手机说话的声音意外地温柔，嘴角却还是毫无笑意。

这个男人的眼睛和嘴部的表情会有同步的时候吗？

“好了，音宫小姐，我也有事要汇报，昨天和今天，调查终于有了

进展。”

矢荻站起身，从靠在床边的公文包中抽出一捆文件。

“哎呀，警察也在干活啊，长见识了。”

“能帮音宫小姐增广见闻，实在荣幸。”

这两人的对话何等令人扫兴啊，美夜态度冰冷，矢荻则挂着空有其形的笑容，相对而立。“有个讨厌的家伙总是叫我音宫小姐。”美夜这句话中的“讨厌的家伙”指的是谁，不言自明。

然而他们又把自己房间的备用钥匙互相交给对方，难以置信。

“因为调查这件事，警察比音宫小姐更适合。那两名身份不明的被害人身份查出来了。”

山紫郎倒抽了一口凉气，美夜的神情中也浮出一丝惊愕之色。矢荻说着“现在您明白我们也是有在干活的吧”，垂眼看向文件。

“第一名被害人是老田加奈枝，四十八岁。她在十年前与丈夫离婚后，就音信全无了。据调查显示，她似乎在这座城市里成了流浪女。第二名被害人酒井清美，五十五岁。她似乎也是在工作不顺心后，失踪成了流浪女。”

“这两个人有共同点吗？”

“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籍贯、成长环境、工作单位、结婚对象、朋友关系、流浪生活，乃至其他一切方面，都毫无关联点。她们与花恋似乎也没有关系。搜查总部先前将凶手的嫌疑人缩小到与被害人结仇的人，又或是精神异常的范围内，但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前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是因为仇恨，自己和美夜觉得最有可能的动机被排除了。这么一来，烈焰——

“……烈焰精神异常，还是个毫无逻辑就杀人焚尸的无差别杀人犯？”

听到美夜的嘟哝声，矢荻继续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凶手犯案可能和纵火狂一样，只是因为‘看到火会兴奋’之类的原因，不过烈焰烧的对象是人类，或许就是这样的案件。那烈焰的真实身份就像音宫小姐说的一样，属于精神异常者一类吧。他把遗体藏在厨余处理机和酒桶里，或许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发疯的一种表现。”

“精神异常……精神异常啊……那花恋为什么会遇害？那一天，她是因为某个与烈焰无关的原因去了废旧工厂，结果不巧受到了牵连？”

美夜将握紧的左手抵在嘴角，继续半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假设这一系列案件没有动机，只是烈焰精神异常，那花恋纯粹是运气不好，被那个精神异常者盯上了。

可是花恋那天晚上为什么要去废旧工厂呢？她在遇害前的几周就表现得不太对劲，原因也不为人知，或者说，花恋的不太对劲和烈焰有什么关系呢？

美夜继续将左手抵在嘴角，一动不动，而矢获则不知不觉间闭上眼睛。由于他们的沉默，房间里变得十分安静，时钟指针转动的声音听来格外响亮。山紫郎缓缓地看向时钟，这时已是下午四点。

差不多可以叫作“傍晚”的时间段。

——助手工作要暂时告一段落。

“美夜小姐，不好意思，我得回去了。”

“啊，是哦，已经这么晚了。”

美夜猛地看向山紫郎。

“不好意思啊，让你陪我到这么晚，我开车送你吧，你的自行车是折叠式的吧，我可以收到后备厢。”

“不用了，太麻烦你了。”

“没事的，反正顺路，我打算去守灵，想认一下去殡仪场的路，只靠导航我不太放心。”

“你也去守灵？为什么？”

“这属于调查工作的一部分，来参加葬礼的人里说不定有可疑分子。”

美夜小姐的意思是烈焰可能在花恋的交友圈里？不可能的，烈焰不认识花恋，而不认识花恋的人若无其事地来为花恋守灵，会遭人怀疑的。烈焰如果这么蠢的话，早就被抓到了。所以就算去守灵，也起不到搜查效果。

尽管想指出这一点，山紫郎嘴里还是说出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为何如此，他自己也难以理解。

“那你能稍微等等我吗？衣服灰扑扑的，我想去换一套。”

由于在废旧工厂转了一圈，美夜的西装有些脏了。山紫郎点了点头，美夜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回来”，迈步走向出口，却又回头看向矢荻：“矢荻先生明天也一起去守灵吗？”

微睁双眼的矢荻静静地摇了摇头。

“我就不去了，搜查总部的人也会来吊祭的。你想啊，有些刑警看我相当不顺眼啊。”

“想也是啊。”

——想也是啊。

美夜说出了声，而山紫郎同时在心里也念到了这句话。矢荻发出了不合时宜的爽朗笑声。

“所谓走正路的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被人敬而远之。”

“山紫郎，我知道你和这种人待在一起很痛苦，不过我会以最快速度换完衣服回来的，你忍一会儿吧。”

“我没觉得痛苦啦。”

感觉气氛会很尴尬，称之为痛苦也不算错，但山紫郎自然不可能实话实说。

美夜快步走出房间，只留下山紫郎和矢荻两人。矢荻沉默不语，山

紫郎有很多问题，但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拒绝询问的独特气场。一如山紫郎所预想，没到十秒，气氛已经是相当尴尬。

为了不去注意尴尬，山紫郎看向美夜走出去的那扇门。

即便美夜说去换衣服，换上的想必还是西装吧，明天守灵的时候，她会穿黑色西装来吧，哪怕她依然一头银发，那样气质也会稍微稳重一些，看起来或许相当美丽……她穿西装套裙大概也很美……

“音宫小姐好像是你喜欢的类型啊。你在期待她会换什么衣服来吧？不过，我觉得还是西装套裤，她讨厌裙装的，不过这样你就继续期待吧。”

“……嗯，毕竟美夜小姐是美女。”

为了不暴露自己内心的慌乱，山紫郎冷淡地承认了。不知矢荻有没有看穿这一点，他维持着仅限眼部的笑容说道：“我也很期待。”

“在长相上，音宫小姐有百分之九十九满足了我的喜好。唯一遗憾的就是她的飞机场。”

“飞机场？”

“对，平坦过头，读作‘飞机场’。因为平胸的说法太没有品位，我建议在警察厅里也推广这种称呼。”

他这么夸大其词地说出显而易见的谎，叫人不知如何反应。

说起来，花恋似乎也很在意自己的胸部。如果她能见到美夜小姐的话，或许会觉得很亲切吧。

——但是花恋见不到美夜小姐。

是了，所以明天要守灵……

“就胸部而言，音宫小姐远远低于我所能接受的底线。看她的脸如此完美，更让人对神灵的反复无常遗憾至极。不过，她自己虽然嘴上否认，其实相当介怀，那种反应非常有趣，你也可以和她聊聊胸部的话题，她会过度否认的……”

“矢荻先生为什么会请美夜小姐来搜查呢？”

山紫郎突破着失荻独有的气场，借此将花恋从脑中驱散。

“你是指的哪个方面？”

“请那么年轻的女人调查杀人狂，也太危险了吧。再说，我也没有听说过在职警察会请私人侦探的。”

“嗯。”

和谈论飞机场时相比，矢荻的眼神略微严肃了一些。

“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你有疑问的话，我还是回答你吧。首先，关于我请她调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有强大的共感觉，能够注意到我们疏漏了的线索。事实上，她的确在废旧工厂查出了密室来吧？她有长期认真锻炼身体，人品又好，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总之他的意思是“自己的安全自己负责”吗？自己还是想不通。

“还有件事。你误会了，我可不认为自己请的是侦探。‘侦探’只是叫起来方便的称号而已，调查案件需要像样的称号吧，最为无可非议，通用性最高的称号就是‘侦探’，仅此而已。”

他是想说并非因为美夜是“侦探”，自己才请了她，而是因为他请了美夜，美夜才成了“侦探”吧。似懂非懂。

“那说到底，美夜小姐到底算是什么呢？”

“是我的人偶，跟相关人士这么介绍会妨碍调查的吧，所以我让她自称‘侦探’。”

矢荻回答时，眼部和嘴部严肃至极。

……竟然在说出这么荒唐的回答时，眼睛和嘴部的表情反而同步了。

“既然是人偶，就该多听我的话才好，可是就算我命令她把头发染黑，她也坚决不听，不过我心胸宽广，所以我不会放在心里的。”

“这样好吗？银发女人去调查案件也太招摇了，没几天就会暴露你暗中参与了这件事的吧？”

“对于这一点，我可以用两种观点反驳你。其一，在职警官请人调

查并不罕见。我是雇主的事不会轻易暴露，就算暴露，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麻烦。当然，最好是不要暴露。”

“是吗。”

“是。现在这个时代，社会系统变得相当复杂，只靠警察的力量去查案，能查出的结果是有限的。想要高效调查，就要借助外部的力量。这种做法虽然不被提倡，但也获得默许了。你不知道这些，是因为相关人士被叮嘱过要保密，媒体也没有报道。你身边或许也有人在暗地里协助警察吧。”

怎么可能有这种漫画或者动画似的事情发生……当然了，山紫郎对身边人的言行举止并没有掌握到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时这么清楚。然而他还是无法接受，总觉得对方是在转移话题。

“其二，‘银发女人’的形象就算传扬开了，也会立刻混杂到其他信息里去的。现代社会里的信息多如繁星，凌乱无章，想要查出真正的信息源相当困难。人们往往传着传着就传腻了，这些事就变成了都市传说。因为接触各种信息的人缺乏横向的联系，那些信息都会被碎片化，只要进行最低限度的信息控制，就可以模糊真相。

“刚才我也夸张地说过，就算你到处宣扬我的事，我只要稍微行使一下国家权力，不只可以消灭你的一家老小，也可以让社会没有出现过音宫小姐这个人。现在这个世界对当权者和想保密的人来说，变得非常方便。”

虽说山紫郎并没有彻底打消心中的疑问，但这比刚才的话更令人信服。

碎片化。

因为矢荻说到的这个单词，昨晚竟然也浮现在了自己的大脑里。

被分化为微小的像素，似被风吹般飞散崩塌的花恋。

碎片化的花恋——

“就是说，为了让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警察和协助者在暗中也很卖力啊。”

“原来如此，就是所谓的世界系[1]吗？”

为了驱散一直在大脑里盘桓不去的花恋，山紫郎猛地脱口而出。矢荻狐疑地皱起眉头。

“世界系？那是什么东西？”

“呃……我也不太懂，不过我朋友常用这个词。好像是亚文化的分类之一。”

“这部作品改变了世界系的历史。”

“我也这么认为。”

曾几何时，源司和花恋这样聊过某部动画。

“你的朋友……也就是说，还是个高中生吧？”

“对。”

“读高中的孩子都知道这个词，我竟然不知道……可耻至极，我必须查一查。”

矢荻颇为懊恼，令人觉得不必如此小题大做吧。

但这种懊恼也只反映在眼部。

他的嘴部和眼部已不再同步，表情回到了机器人模式。

十分钟后。

山紫郎再次坐上了换好西服套装的美夜驾驶的车，目的地是山紫郎家。美夜说准备送山紫郎回家，自己回去的时候顺便看看殡仪场。也许是天色变暗的缘故，她开得比白天还要小心翼翼。

“你和矢荻聊了什么？”

“呃，聊了很多。”

“你试试说句美夜小姐真是飞机场，她会强调说自己不在意的。看

她那张要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又像是生气，又像是懊恼的表情，实在精彩。”后来矢荻再三建议他这么做，但若说了，大概会被美夜从副驾驶座上踹下去。

况且，山紫郎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要说。

“我问了他为什么在职警察会请美夜小姐这种女性来查案，可是没有得到令我信服的答案。”

“他有自己的想法吧，以前也是这样的。”

听到这种说法，山紫郎发现美夜并不像她说的那样讨厌矢荻，然而他还是忍不住要问。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没礼貌，可是他真的值得信任吗？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他还把你……”

“说成是‘人偶’吧？”

没想到美夜明知矢荻如此形容自己，还接受了对方的委托。见山紫郎感到诧异，美夜皱起眉头，抬起下巴。

“我也很讨厌他那种看不起人的态度，可是他毕竟给了我能控制共感觉的隐形眼镜，我还是相当感激他的。”

山紫郎原本很好奇那些隐形是哪里买的，原来是矢荻提供的啊。

“再说了，别看他那样，有时候正义感挺强的，不过就是容易招人误解。”

“他正义感强？实在不像。”

“所以我说他容易招人误解嘛。”

美夜露出一丝苦笑：“我也说过，矢荻本来是前面要加上三个‘超’字形容的精英官僚。他相当的优秀，立功无数，前途无可限量，可是他把这些全都抛在一边，破例要来了干涉全国都道府县调查的权限。他为了调查案件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正义感的体现吧，不过他为了获得权限，似乎抓住大人物的把柄，排挤劲敌，做了不少恶毒的事。而且他在警察组织里是特例中的特例，似乎不太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会随便干涉

各种案件，这也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吧。当然了，最大的问题还是他自己的性格。他坚称‘全国各地都有我的狂热信徒’，可是不太有说服力。”

更看不懂这个叫矢荻的男人了，他为了自己的正义感，不惜牺牲前途吗？

美夜小姐是被骗了吧？想起那副机器人般的面孔，山紫郎就想开口问她。

“距离目的地还有五分钟。”

导航通知。

山紫郎被拉回了现实中。

“目的地”是自己的家，家里的花恋不会笑，也不会哭，而是在一只小骨灰罐里……

“我明天会边等废旧工厂的调查结果，边继续搜集些情报。傍晚会去守灵的，不过你不用管我，把花恋……”

“请你开慢一点！”

回过神时，自己已经喊出了这句话。

美夜瞪大双眼，转头看向副驾驶座。

“不是，那个……因为你没上过几次路嘛。”

山紫郎慌忙挤出笑容：“快到家了，让我暂时不做助手，当回花恋的哥哥吧。好啦，请你看好前面。要是出了事故该怎么办啊？”

为了掩饰，他飞快地说完这段话，终于理清了自己的想法。

让美夜送自己回来，满怀期待地等她换好衣服，陪矢荻聊飞机场话题，都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还不想与花恋告别。

所以我在挣扎……将做回“花恋哥哥”的事延后。

2

十二月二十二日。

山紫郎一大早就有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无所事事地伫立在客厅中的骨灰罐前，脑中一片空白。骨灰罐被送到星守殡仪场之后，他也依然如此。

其后，守灵的时间到了。

白色与粉色的花朵簇拥着祭坛，花恋在祭坛中央的长方形画框内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山紫郎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被称为“遗像”的照片。

他也不知道在僧侣念经时，自己为什么不得不上香。

我在被迫做些什么啊，这样简直就像花恋死了，不是吗？回到座位以后，他依然满是疑惑，但是即便想找花恋商量，花恋也已经不在了。

妈妈，这样好奇怪啊。他用视线征求坐在身边的母亲的附和。

出现在他眼中的是空虚的侧脸。

为了掩饰憔悴的面容，母亲画上了浓妆，但这反而令侧脸看起来更为凄惨。

他本以为母亲比先前好些了。

先前？那是什么时候？

——对，就是花恋刚死的时候。

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刚刚被人杀害的时候。

都怪我不够关心她，都怪我没能保护好她。

她不仅被人杀害，还被焚尸，被随意弃尸。

烈焰害得你沦落到这种下场，自己却还在某个地方逍遥自在……

“你没事吧？”

听到美夜的声音，山紫郎清醒过来。

不知不觉间，其身已在殡仪场之外。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走出来的。说到底这是哪里？

“停车场。”

听到美夜的回答，山紫郎终于明白自己身处何处了。

这是星守殡仪场的停车场，停车场角落处设有花坛，而自己正坐在花坛的围栏上。美夜将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中，站在自己面前。

她的银发这么显眼，但自己却没有注意到她也在殡仪场里。

“我该不会突然冲出来了吧？”

那会让母亲和阿姨为首的亲戚们多么担心，给他们添多大的麻烦啊。

“别担心，你跟周围人打过招呼才出来的，看你的嘴型，似乎说的是‘我身体不太舒服，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请让我独处一会儿’。你已经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了，佩服，佩服。”

“美夜小姐连读唇术都会的吗？”

“因为比起哲瑞·雷恩，我更喜欢埃勒里·奎因。”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说的是古典推理小说里的侦探吧。”

山紫郎无力地笑笑，仰望天空。

夜色深沉，星月都被厚重的云层盖住，没有一丝微光。夜风砭骨，但是，他还是不想进去。

美夜在他身边坐下。

“美夜小姐，你喜欢蜘蛛吗？我说的不是天上的云，而是那种虫子。”[2]

山紫郎继续仰望着天空问道。

“我怕蜘蛛，看着蜘蛛巢，我就感觉自己像被抓住了。”

尽管问得没头没脑，美夜还是当即就给出了回答。虽然是山紫郎自己问的，他却说着“你的原因真奇怪”，顺口敷衍过去。“花恋也怕蜘蛛，她好像怕的是腿。她每次看到蜘蛛，虽然大皱眉头，还是会用手指夹住它，放它出去。我问她为什么，她就说‘杀了它的话，太可怜了’。因为家父是那样过世的，所以她很讨厌暴力，无论是虫子多小，她都尽

量避免杀死它们。只有遇到蟑螂的时候，她会一面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一面喷上杀虫剂。

可是，她会认真地看杀人案、纠纷和虐杀的新闻，还说什么‘无论我有多讨厌暴力，现实里都是有暴力的。不去直面现实，就对不起遭到不幸的人’。她明明连格斗比赛都看不下去，不知道当时有多勉强自己。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女孩子非得被杀之后还被焚尸，死得那么惨呢？就算她只能活上十六年，也该有个符合她的、更平和的方式吧。”

山紫郎抬起头至水平位置，眼泪似乎还是要忍不住流下脸颊，于是他紧紧闭上了双眼。

“……不好意思，我在某本书上读到葬礼是用来放下悲伤的仪式，所以等葬礼结束之后，我会稍微冷静一点的。”

他在这么期待的同时，却也难以拭去被迫接受花恋之死，反而只会助长悲伤情绪的不安。

美夜沉默了一阵子。

“——你和我很像。”

她毫无预兆地嘟哝道。

“请你别这么说。不像，一点也不像。”

“就算不像吧，毕竟怎么想是你的自由。”

见山紫郎继续紧闭双眼，否定了自己的说法，美夜笑着回应了他，之后便一言不发了。山紫郎也一动不动地继续默然坐着，他就这样拼命地等着情绪冷却下来。

不知道坐了多久。

稍微平复下来的山紫郎慎重地睁开双眼，以免流下泪水。

走出殡仪场的葬礼参加者少得出乎意料，还不如等在外面的媒体人多。他们是害怕烈焰，不愿晚上出门吗？

花恋很怕寂寞的，希望明天的告别式上来的人多一些。

山紫郎许着愿，望着回去的吊唁者，却发现一位微胖的中年人和一名年轻男子的组合。微胖的中年人不住地东张西望，山紫郎刚觉得有些眼熟，中年人就向这边走了过来。

看来，他是在找山紫郎。

“你没事吧，山紫郎？你忽然就出去了，我不太放心。”

看着那副友好的笑容，山紫郎立刻想起了他的身份。这是花恋死后，对自己说过“你不用去应对媒体”的刑警，名字叫……

“晚上好，吉野里先生，好久不见。”

对了，是吉野里警部……嗯？

“美夜小姐，你们认识？”

“嗯，算是吧。”

“唷，好久不见啊，音宫。你又在查什么吗？你在这里，也就是说在查烈焰案？”

“保密。”

“保密啊，那就没得猜了。”

吉野里露出苦笑。美夜和与山紫郎独处时截然不同，板着面孔，并无表情。

山紫郎不明就里，但美夜似乎不打算告诉吉野里自己接到调查委托的事。矢荻虽然说过就算自己雇了美夜的事曝光也没有太大麻烦，美夜却不愿发展到那一步。

吉野里苦笑着俯视美夜，他的表情陡然严肃起来，向山紫郎深深鞠了一躬。

“山紫郎，容我再次祈祷令妹安息。我一定会抓到凶手的，不好意思，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谢谢你，调查的事就拜托你了。”

山紫郎鞠躬回礼，与吉野里一起鞠躬的年轻刑警——名字应该是叫

佐藤，他带着顾虑说道：“警部，是时候了……”

“哦，是啊，不好意思，那山紫郎，你要是发现了什么，麻烦你通知我们。音宫也是，有什么情报的话，要告诉我啊。”

吉野里说完后，转身背对山紫郎等人。佐藤怀疑地盯着美夜的银发看了几眼，最后一言不发地跟着吉野里走了。两人的背影走向殡仪场的方向，是要去问候母亲，又或是向相关人士打听情报，还是两者皆有呢？

“吉野里虽然不太靠得住，可是人不错啊。”

“是啊，他靠不住的。”

美夜的口气冷冰冰的。

“这位刑警绝非无能，但就算说客套话，也称不上善于搜查。不过按照矢荻的说法，在烈焰案上，实质上负责指挥现场搜查人员的好像就是他。”

这样的刑警就是现场负责人啊。既然矢荻通知了他们废旧工厂里密室的相关信息，那或许可以期待他们有所突破。很难想象吉野里会感谢矢荻的情报，毕竟矢荻自己都说过有刑警看他不顺眼，他们之间的关系想必差到极点了吧。

搞不好，只有美夜小姐能抓到烈焰？山紫郎的心中甚至萌生了这样的不安。

“我已经没事了，总之我先回母亲那里，请你去向参加葬礼的人打探情况吧。”

山紫郎关切地说完后，美夜回道：“可是，有个看起来很可疑的小子走过来呢，你看。”

看起来很可疑的小子？这种人会来守灵？

山紫郎半信半疑地看向美夜指的方向。

一名高大肩宽的男子正在接近，他一头气派的金发在夜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正高调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感。

“哇，好夸张的金发。为什么要染那样一头招摇的头发来守灵啊？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种场合就该用本来的发色嘛。”

山紫郎观察了一下美夜的表情，看她是不是在等自己吐槽“你不也是银发吗？”，但她说的这些像是发自内心的。

金发男子的身边还有一名好奇地环顾四周的娇小少女，两人都穿着星守高中的校服。金发男子刚对上山紫郎的视线，便冷淡地扬起了手，山紫郎则带着些许和气，也对他打了招呼。

“嗯？你们认识。”

“对，那是我的朋友。”

他在心中念叨了一句，放下染了金发就是坏人的成见吧。

“喂，山紫郎。”

“谢谢你过来，源司。”

金发男子——早乙女源司驻足垂眼看着自己，山紫郎回答道。源司将双手插入口袋中，飞快地耸了耸肩。

“你在电话里撒谎了吧，你这算哪门子没事啊，脸色苍白透了。我们放心不下，就跟绫小路来给花恋上香了。”

“对不起啊，山紫郎学长。”

娇小少女绫小路彩子拜佛似的合起双掌。

“彩子很担心你，当时就准备追上去的，可是，早乙女学长又说‘不是该我们出场的时候’。”

“因为事实如此。”

源司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看向美夜。

“毕竟这么美的女朋友已经担心地追出去了嘛。就算我们跟过去，也只会碍手碍脚而已。”

……女朋友？

这种情况下的“女朋友”应该不是指“女性朋友”，而是指“恋人”吧。而他在用这个词指代我身边的这名银发女子？

“初次见面，我是山紫郎的同班同学早乙女源司。我都不知道这小子在和你这样的美女交往，他竟然不告诉我，枉费我当他是朋友。不过，他人不坏，这辈子就请你多关照了。”

源司明明很聪明，却时不时会无脑擅下定论，实在叫人头疼。

山紫郎战战兢兢地回头看向美夜，她正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源司，就像在观察奇异的生物一般，源司也直视着她的眼睛。金发男子与银发女子互相凝视对方，形成了一幅缺乏现实感的构图。

这时，美夜用双手捂住嘴，“噗”地喷了出来。

“你说话真有意思啊，我怎么可能找比我小的孩子呢，不过再过个多少年，等他有了成熟男人的味道，倒不是不能考虑。”

“彩子也有同感，山紫郎学长不可能找得到这种美女当女朋友的。”

源司一副大感意外的表情。

“那就是说，你不是山紫郎的女朋友？”

“那当然了，我叫音宫美夜，是一名侦探，侦探啊。我在调查烈焰，所以请山紫郎同学来当我的助手，帮我调查。这是调查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与他没有一丝一毫、一星半点的恋爱关系，也没有恋爱感情。”

山紫郎并没有跟她交往的想法，就算有，他也知道美夜是自己可望而不可即的对象。然而等到被她开除出男性行列的时候，山紫郎还是有些受伤。

“好了，山紫郎同学，这两位是？”

“哦……这小子是早乙女源司，就是花恋出事的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待在家庭餐厅里的男人。你也看到了他总是自作主张，还把头发染成了金色，但奇怪的是成绩并不差。”

“喂喂，你忘记介绍重点了。”

源司向美夜行了一礼。

“抱歉，我误会了，冒犯了你。我是早乙女源司，由于我把头发染

成了金色，有时会招人误解，但我其实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

“嗯，我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暴力。”

这种场合，实在不用一本正经地强调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吧。不对，正因为是现在——为花恋守灵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的吧。

“调查烈焰啊，我好像不太明白，不过既然山紫郎都帮你了，那应该不是随便玩玩的吧。要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不过，我大概帮不上什么忙就是了。”

“请多关照——那，山紫郎，那边那位女生是？”

“绫小路彩子，她和花恋是从初中就认识的朋友了，高中也是同班同学，经常来我家玩。”

“初次见面，女侦探啊！就像推理小说一样，好帅啊！彩子好激动！”

“绫小路彩子啊！这个名字好像绕口令。”[3]

“音宫美夜”好像没资格说人家吧。

“是啊，彩子也觉得很奇怪，所以不喜欢呢。花恋的名字那么可爱，好生羡慕。”

“哦，这样啊。”

山紫郎发现美夜回答绫小路时的表情罩上了一丝阴霾。一霎之后，她回答道：“花恋这个名字的确很可爱啊。”

“是吧，很可爱吧。真的很可爱。”

见绫小路连声嚷嚷着“可爱”，美夜点了点头，露出笑容。但她的笑容像是硬挤出来的似的，她大概是对自称‘彩子’，说话声音娇滴滴的绫小路看不顺眼吧。绫小路似乎是个“不受女人欢迎的女人”，但她看上去并不会跟比男人还能干的美夜合不来。

仔细一看，原来美夜没有对上绫小路的视线。

她的视线正投向左手腕上戴着的手链。

“花恋……为什么会遇害呢？”

绫小路完全没有注意到美夜的阴霾，声音陡然间阴沉下来，她的情感起伏还是这么大。

“我们还是不清楚花恋出事的原因和凶手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一定会查出来的！”

“拜托你了！要是有彩子帮得上忙的地方，彩子什么都愿意做！”

“我也等着呢。因为警察根本靠不住啊。”

源司说完后，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从口袋中抽出了香烟。

“源司，老师可在这里呢，还有刑警。”

“是啊，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你就得停学了，彩子不会包庇你的。”

“反正我都戒了一段时间，今天就不讲规矩了。”

“法律上来说，不能抽烟的未成年人是不需要戒烟的，再说你‘不讲规矩’的用法也错了。”

“不用我说了吧，就算停学，我也无所谓。”

源司一如往常，声音中却带着焦躁之色。他虽然在克制自己，但花恋之死和久久不落网的分尸狂已令他心神大乱。

“真是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和平主义者还是什么，不过你真是没长进啊。”

美夜长叹一声，站起身后，将香烟连带烟盒一起抢了过来。

“那是我的，能请你还给我吗？”

虽然被源司狠狠瞪着，美夜却毫无怯意，抢来后直接以行云流水的动作将烟盒捏碎。源司的眼神更为凶狠了，美夜挑衅地回击他，“香烟这种玩意有百害而无一益，而且会给身边人添麻烦。你在保健体育课上学过的吧？难道你忘了吗？”

“不是我要抬杠，你打扮得这么夸张，该不会说自己是一根烟都没抽过，纯洁无瑕的大家闺秀吧？”

“说这种话更证明了你还只是孩子，我十五岁就告别香烟了。”

十五岁就告别？

——还是当作没听到吧。

山紫郎明白，在场的三人虽然没有吐槽，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个想法。

“啊，说起来，山紫郎学长。”

绫小路活泼地举起手，以缓和现场的气氛。

“你看了那个网站了吗？”

“那个网站？哪个？”

“就是彩子推荐的‘PSYCHO的房间’啊，听听PSYCHO的话，会涌现出活下去的希望，我不是给你发过邮件吗？”

“这么一说，你是发过。不过不好意思，这网站的名字看起来就让人抑郁，实在不想看呢。”

“好过分，这是名称歧视！山紫郎学长因为名字歧视别人，真叫人难以相信！管理员PSYCHO会细心地为烦恼的羔羊提供建议，还用沙哑的声音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消寻死念头的歌》，传到网站上了呢！”

那是什么样的歌啊，出于想听听可怕的东西的冲动，山紫郎对此倒也不是没有兴趣，但想必只会白白浪费时间还是算了。

“再说了，山紫郎学长你啊……”

绫小路刚注意到那个人，牢骚连篇的嘴便停了下来。

“玲出来了！”

这时，神崎玲刚刚走出殡仪场。

绫小路似乎已顾不上向山紫郎发牢骚，欢天喜地地向玲冲了过去。源司问道：“那是谁啊？”

“神崎玲，是我学合气道时候的师兄。”

“哦，他就是——”

山紫郎知道源司咽下了‘花恋爱着的男人’这句话。源司应该没有听

花恋亲口倾诉过对玲的情意，但他这么聪明，一定早就察觉到了。

他大约也察觉到自己被甩的原因就是玲了吧。

“他该不会就是九年前一起去废旧工厂的人吧？”

美夜继源司之后也提出了疑问，山紫郎点头肯定。

“哦，就是他啊，实在不像是看具遗体就吐的类型啊。”

“美夜小姐，我在意这一点很久了，请你不要带着成见去评价事物。”

“你说什么呢，第一印象很重要的吧。”

“这话不该我这个金发的人来说，不过在你谈论第一印象之前，最好先解决掉你那头银色头发。”

“啊？可是我天生就是银发。”

“骗人。”

山紫郎和源司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美夜神色坦然地对他们笑笑：“你们关系真好啊。”

“这人没问题吧？”山紫郎听到了源司不安的嘟哝声。

玲发现山紫郎后，就在绫小路的纠缠下向他走来。

“你没事吧，山紫郎？脸色好像还有点差啊。”

那声音温柔得沁人心脾。

“我没事，不好意思，吵扰到你们了。”

“能被玲关心，我好羡慕山紫郎学长啊。”

绫小路紧紧搂住玲的胳膊，让玲露出了苦笑。

绫小路对玲一片痴心，她似乎是在上初中时，陪着花恋去看合气道大赛，结果对玲一见钟情了。之后，她宣称自己是“粉丝会会员第一号”，发动了堪称过激的攻势。她告白了无数次，每次都被拒绝，但从无泄气的迹象。

“她不止没泄气，好像还越挫越勇，真让人为难啊。”

“虽说朋友爱上玲了，你也不用避嫌吧，鼓起勇气告白吧。”

“……我对玲又没有恋爱上的好感。”

“你这种撒不了慌的性格难办啊。”

“别拿我开玩笑了！”

山紫郎曾与花恋这样聊过，但无论如何，绫小路的爱情都不会开花结果的。玲有着稳重的成熟气质，而绫小路搞不好还能冒充一下“老成的小学生”，两个人一看就不适合。

“玲，我来介绍一下。这小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早乙女源司，别看他这么打扮，人挺好的。”

这是山紫郎今天第二次为别人做介绍了。源司板着脸鞠了一躬，说了句“初次见面”，玲露出爽朗的笑容，点头回应招呼“请多关照”。

“还有，这位是叫作音宫美夜的……”

山紫郎说着，回头看向美夜。

他霎时间僵住了。

美夜正注视着玲。

睁大的双眼中好奇心翻涌，两边的嘴角高高扬起。

同时，她的脸上还露出了那种魔女找到活祭品般寒气四射的笑容。

背后窜过一股恶寒，源司目瞪口呆地看着美夜，绫小路畏畏缩缩地躲在玲的身后。

“你好，初次见面。”

即使面对着美夜这奇怪的氛围，玲依然保持着绅士的态度。

“初次见面。”

美夜的口气与玲的态度并不相称。她拦路虎一般，缓缓地站走到玲的身前。

两人都长相端正，但这是一场并不柔美，反而有些冷硬的对峙。

“音宫小姐和花恋是什么关系？朋友？”

“啊，那个，玲，这个女人是……”

“我是侦探，我正在调查烈焰是何方神圣。”

美夜视吞吞吐吐的山紫郎为无物。

“哦，是侦探啊。那麻烦你了，请你一定要抓住烈焰。”

“请你放心，我刚刚找到烈焰了。”

“找到烈焰了”。而且还是“刚刚”。

在山紫郎等人无言以对之时，玲露出了为难的笑容。

“你说得好像我就是烈焰啊。”

玲的语气与聊天时不同，有些恭谨，但散发出成熟男人的气息。相对的，美夜则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怎么？听起来不像吗？”

“很遗憾我不是，听起来像什么，你的说法好吓人呢。”

“是啊，美夜小姐，玲和花恋关系很好的……”

“十二月十三日晚上，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山紫郎回过神来，美夜却打断他的话问道。玲到底露出了苦笑，“十三日……就是花恋遇害的那一天吧。警察也问过我，当时我在家里看书，就我自己。”

“哦，也就是说，你没有不在场证人。”

“是吧，因为我父母去海外工作了，我自己一个人住。”

美夜依然保持着魔女的形态，讽刺地咧开嘴。

“这下子，离烈焰又近了一步了。”

“……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一上来就怀疑我？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而且，你甚至在我们开始对话之前就怀疑我了。”

“保密。”

“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法反驳。是我和山紫郎他们聊天的样子很可疑，所以让你这么猜测吗？”

玲耸了耸肩，源司和绫小路则不知发生了什么，不知所措。

但山紫郎却觉得自己明白了“秘密”的真相。

美夜说过，自己可以感知“想要剥夺什么的声音”，她也说过“想要杀害别人的声音”和企图自杀的声音颜色是不一样的。

该不会玲的声音在美夜的视觉里……

“花恋从几周前开始，样子就不太对劲，就好像在瞒着什么似的。对吧，山紫郎？”

山紫郎带着尚未理清的思绪，点了点头。

“花恋遇到了什么事？我想象了一下。花恋在某种机缘下得知了闹得满城风雨的凶手烈焰的真实身份，烈焰竟然就是自己认识的大哥哥。她苦思冥想之后，催大哥哥去自首。但是大哥哥没有听进去，反而杀害了花恋，烧了她的遗体……你看这个故事怎么样？”

“故事本身很有趣，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证据。”

玲已经褪去了苦笑。他明明遭人怀疑，却镇定自若，似乎不关己事一般。面对没有出示证据，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烈焰的美夜，他似乎决定听过也就算了。

“只是没有证据而已，但剧情相当合情合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只有花恋和其他被害人的性质不同也解释得通了。”

“只有这一点解释得通，剩下的不都说不通吗？”

“你举个例子？”

“假设我就是烈焰，那我杀害花恋的原因就算是你说的那样吧。可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杀人，最后还要焚尸呢？要焚烧一个人，需要很大的劳动力，还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我为什么要为了焚尸费这么大工夫呢？”

“焚尸的地方我昨天找到了。现在源司和绫小路也在场，我不方便透露，不过地点相当出人意料。但是，那个地方你也知道。从这一点来看，你就是烈焰的可能性很高。”

玲像听到笑话一样笑了起来。人在听到精彩的诙谐话语时，或许就会这样笑，这似乎不是心中有愧的人的笑法。

“我明白了，那地点先不管，恕我再问一次，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焚尸？还是说，我是个没有原因就焚尸的变态？”

“嗯。既然眼下没有发现你杀人和焚尸的明确原因，那这就是可能性最大的动机了。”

“怎么可能！”

绫小路或许是按捺不住了，叫了出来。

“玲这么酷，这么帅，不可能是精神病的！对吧，玲？”

“酷和帅算不算证据我不知道，但是彩子说得对，我没有精神异常。”

“严格意义上来说，正常和异常之间并没有分界线。”

绫小路鼓起脸颊，玲在她身边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怀疑我，但既然你搬出一般主义，那就说明你没有证据吧。那我先告辞了。”

美夜的双眸极为坚定，一眨不眨地凝视着玲，就像要射穿他一样。

她坚信玲就是烈焰，没有一丝怀疑。

“山紫郎，明天的告别式我也打算过来参加的。”

“……请一定要来，花恋肯定也会高兴的。”

山紫郎的声音干巴巴的，最后只挤出了这句话。玲微微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美夜对他宣告道：“我要监视你。”

“监视……你在说什么呢，美夜小姐？”

美夜无视愕然的山紫郎，嘴角浮现出好战的笑容。

“我认为你一定就是烈焰，我绝对会证明这一点的，在此之前，我要监视你。你要是心里没有鬼的话，被我监视也无所谓吧？”

“美夜小姐，你的玩笑开得有点过头了。”

“不，不要紧，山紫郎。要是这样就能让音宫小姐满意的话，那我很乐意请她这么做。不过，这样就能洗清我的嫌疑吗？要是监视期间没有发生案件，音宫小姐也只会认为他是因为受到监视，所以无法杀人吧？”

“不用担心，不用多久，我就会查出真相来的。”

“那就请你多加油了，期待你做出成果来。”

玲依然镇定自若地留下这句话，转过身去。但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美夜。

“有件事我一定要说清楚，我把花恋当自己的亲妹妹一样，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他的声音平静而沉着。

但山紫郎却感到，这是玲第一次表露出自己压抑下的情感。

3

绫小路神色愤愤地跟着玲走开了。源司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只道了声别便回去了。

只留下了美夜和山紫郎两人。

“说实话，今天的调查基本没有进展，可是最后的最后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烈焰。”

脱离了魔女形态的美夜情绪激昂。

“你之后是要去守夜是吧？”

“嗯，对。”

守灵之后，在亡者旁边守上一夜的行为称为“守夜”。似乎也有种风俗是在守夜前，准备名为“守夜宴”的宴席，缅怀亡者，但X县往往不这么做。就花恋而言，毕竟有这么一桩案件，而且凶手也未落网，所以宴会就被跳过了。

“你把手机交给矢获先生了，还记得神崎的联系方式吗？”

“记得，我们是老朋友了。”

“在你去守夜前告诉我吧，我要问你一件事，确认之后我会更积极地加大攻势。”

“你要确认什么？”

“这几个星期里，X县和临县除了烈焰案之外，还有没有未解决的杀人案。没有的话，神崎就不会是其他案件的凶手。不过，他的声音颜色那么深，残虐性已经够强了，看起来完全就是烈焰。”

“果然是靠声音啊。”

山紫郎的声音克制不住地僵硬起来。

“嗯，前天，你问过我吧。你问想要杀害别人的声音是什么颜色。我现在告诉你吧，想要杀害别人的声音，在我眼里是血红色的，神崎的声音由始至终都是红色的，有种像赤色毒蛇一样盘旋升空的感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浓烈的红色，甚至难以相信你们居然会看不到。”

企图自杀是蓝色的，而想要杀害别人——企图杀人的声音是红色的，而玲的声音是红色的，那就意味着……

“那个男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红色的声音说话，浑身都是杀意。那是最近杀过人，以后还打算杀下去的绝世杀人狂的声音。那小子就是烈焰，我敢肯定。”

“我无法接受，因为美夜小姐用共感觉看到了企图杀人的声音颜色，所以玲就是烈焰吗？这样的推理可从来没听说过。”

山紫郎试图挤出笑容，却又笑不出来。美夜坦然地对他说道：“那你刚刚听到了吧，烈焰不仅杀人，还焚烧被害人，没有相当的恶意和杀意，可做不出这种行为，神崎那种红色的声音符合这一条件。再说了，你也知道我的共感觉又强又准吧？”

无法反驳。打消山紫郎自杀念头，查出花恋的行踪，还有发现废旧工厂的暗门全都是美夜的共感觉的功劳，但要说玲就是烈焰也太过荒唐。

山紫郎适应不了合气道和空手道的差别，有些打退堂鼓的时候，玲教会了他其中真意。玲在道场与自己一起挥洒汗水，津津有味地吃掉了花恋读初中时做的既不美观，苦味也过于浓厚的黑巧克力，还教自己两兄妹学习教到深夜……

记忆中的每一个玲都与烈焰的人物形象不符。

美夜抬眼观察起山紫郎的眼神，说：“平时就满心杀机的神崎杀害了两名流浪女，花恋得知了这一点，在给你打完电话后不幸遇害，我认为这种推论没有矛盾。”

“虽说可能是没有矛盾，但也没有证据。玲把花恋当妹妹疼，他不可能杀害花恋的。”

“花恋找到了神崎就是烈焰的证据，所以被杀人灭口了。不管他怎么把花恋当妹妹疼，终归还是更爱自己啊。”

“玲前天还打算来帮忙准备葬礼呢，凶手会为自己杀害的人做这种事吗？”

“他是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被怀疑吧？”

“花恋——一直喜欢玲，他怎么可能去杀喜欢自己的女孩子。”

“你的逻辑并不成立，这是花恋的事吧，神崎是什么情况？”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花恋喜欢自己。”

“那要杀人灭口就没什么不舍了吧。”

意见全部被推翻了。

“……那玲焚尸，还到奇怪的地方弃尸的动机就是他‘精神异常’吗？”

山紫郎的话中满是讽刺意味，美夜却干脆地点了点头，做了肯定回答。

“他在你和花恋面前装成‘可靠大哥哥’的形象，但本人一定是个变态杀手。不过，想要撕下他的画皮很难，眼下还没有找出物证，想要让他露出狐狸尾巴来，还需要些底牌啊。

“总之监视他吧。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更多的牺牲者。”

美夜将紧紧握起的左手抵在嘴角，半自言自语地说道。

她的心里完全画好了“神崎就是烈焰”的关系图。但是，她的依据只是“声音是红色的”。

这种推断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玲想杀人这一点也很难令人苟同。退一百步……不，一万步来说，就算他想杀人，也实在不像是杀人后还会无理由焚尸的疯子。

疯子。

不知为何，这个词令山紫郎想起了矢荻机械的笑容。

注释

1．世界系：日本动漫游戏、轻小说等亚文化故事中的一种类型，特点为主角与女主角的小型关系直接关联到世界的安危等大问题。

2．蜘蛛的日语发音与云同音，所以山紫郎这么说。

3．绫小路彩子在日语中读作ayanokouji ayako，故有此说。

第四章

监视者

1

少女十三岁时，母亲和姐姐住院了。尽管身边的大人含糊其词，但不知所措的少女也明白，两人大概永远出不来了。

“这不怪你。”

独自幸免于难的父亲温柔地对少女说道。

“你没有错，一点错也没有，这全都是不幸的事故。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以后你就按照你的想法，你的心愿去生活吧。不过，你最好不要外出。”

父亲依然那么温柔，就像母亲和姐姐从未存在过一样。无论何时，只要少女对他说话，他就会露出笑容。每次都是少女主动开口。自从那一天之后，父亲再也没有主动对她说过话。

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二楼那间二十叠的起居室成了少女唯一的世界。

少女在起居室活动时间变长后，父亲改装了二楼。他不仅加上了浴室和厕所，甚至还安装了简易厨房。已经不能称之为起居室了，而是一处犹如酒店房间的豪华空间。这下子少女更没有什么离开房间的理由了。通向走廊的门被堵上，出入口只留下了通往隔壁房间的房门。

从隔壁房间看来，那扇房门也同时充当了书架的功能。

“我请美国厂商做了这扇门，在不知道内情的客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书架。所有人都想不到，对面还有房间。”

他希望自己也不知情。这个人拷贝着电视剧中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父亲表情——少女不禁这么想。

在还差三个月就满十四岁时，少女自言自语的情况异常增多。她用

力拽着银色长发，大声咒骂着“可恶”“别开玩笑了”“我要杀光你们”这些以前绝不会说出口的话语。但有时，她又会泪眼盈盈地说“好难受”“为什么总是我碰到这种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美阳，对不起”。

每次说出口的声音都是蓝色的。她每次发出声音，视野中都会挂满蓝色的蜘蛛巢。

我想死，少女如此想着。

她没有付诸实施，因为还有父亲在。

要是自己死了之后，父亲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该怎么办？

每当想到这一点，她就害怕得不敢寻死了。

每次想到这一点，声音的颜色便会变成更为浓烈，更为深沉的蓝色。

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她开始吸烟了。

契机是什么已经忘了，她也没觉得香烟有什么好的，只是觉得总比蓝色的自言自语映在视网膜中要好。

紧锁的房间转眼间充满焦油味，少女的身上也黏到了烟油。反正也没有机会跟别人见面，黏上也无所谓。她凝视着穿衣镜里的自己，只见病容憔悴的银发少女穿着黑色连衣裙，抽着香烟。

眼下是深深的黑眼圈。

我病了，少女如此想到。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她从网上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医学的书。

她想起了医生的话。

“这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罕见征兆，共感觉其实是被承认的知觉现象，有一定的出现率。这不是病，你也不需要治疗。”

骗人，我不能上当，那个人是庸医。

这是病，所以一定有治疗的方法，我要找出这种方法。我生病了，绝对是生病了，百分之百是生病了。

必须是生病了才行。

她买来医学的入门书，但对没有正经上学，只具备小学程度理科知识的少女来说，这本书过于艰深。迫于无奈，她只得从初中生物学起。想要多少钱父亲都会给，就算要花上一段时间，她也一定要找出治疗的方法。

这种探索逐渐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少女发现，自己埋首于医学书籍的时候，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声音看到蓝色的蜘蛛巢了。

似乎在专注于研究的时候，自己也变得不会想死。

死命抱紧这根救命稻草时，自己就是安全的。

找出治疗方法。

消除蓝色的蜘蛛巢。

为了这两个目的，少女埋头学习。

自言自语声、衣服摩擦声和翻书的声音，在少女眼中，这些声音仿佛是保护自己的蚕茧。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守方舟酒店一二〇二号房。

美夜走到床边的沙发坐下，眺望着星守湾。

昨晚，她从山紫郎口中问出神崎的联系方式后就走了。山紫郎直到最后还是愤愤不平，他始终难以接受一起长大的大哥哥就是烈焰的事实，美夜倒也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他要是能看到那个神崎的声音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了吧。

那是一种不住盘旋，似能呛人的不祥红色。

那是想要杀人的欲望极致强烈，事实上已经杀过人，以后还想继续杀下去的稀世杀人狂魔的声音。共感觉说到底只是主观感受，无法成为客观性的证据。但是，神崎玲是杀人狂的论断，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她无法与人分享自己眼中的场景，实在是不方便。

没有设置过的手机默认铃声响起，是矢荻打来的。

“喂。”

“是我，我收集了上次没能提供给你的调查材料，待会就到。音宫小姐，你今天会一直在酒店里吧？”

难以立刻回答，昨晚汇报神崎玲就是烈焰的时候，矢荻这么说过。

“那没有必要继续让天弥山紫郎当助手了吧，因为他模仿作案，杀害天弥花恋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确实如此，虽说只是场面话，但山紫郎既然不再是嫌疑人候补，那也没有理由再让他待在身边了。既然他无法接受神崎玲就是杀人狂的真相，那他对查案也不会再有帮助。让山紫郎当助手已是毫无益处，山紫郎也不愿意充当将神崎视为嫌疑人的侦探助手吧。

但是，如果现在不让山紫郎插手“烈焰案件”——

我们很像，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呢？找不到“烈焰”的话，我会……不，山紫郎会……

“音宫小姐？”

“我出去一下，我去带山紫郎回来，他和神崎好像很熟，所以知道很多，当助手还能派上用场。”

“派上用场啊，原来如此，这种说法真好用。”

那含糊不清的低笑声令美夜心中大乱。

“怎么？你有意见？”

“请不要这么刻薄，我是在关心你。”

“关心？”

“对，我担心你会因模仿我误入歧途。”

明明已经用隐形眼镜调整过了，美夜还是觉得能从矢荻的声音中看到荆棘。

“你想学我给你‘侦探’这个身份一样，给予天弥‘助手’的角色？虽说比较适合你，但对他未必适用。他也许会因为一点琐事越界，或是做出意料之外的举动。到那时你会后悔吧？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我怎么可能模仿你。我请山紫郎当助手，是为了方便调查，没有其他原因。”

“那就好。是我误会了啊。”

“是啊，你太自恋了。就算给我钱，我也不会模仿你的。”

趁对方再说出什么之前，她在笑声中送上告别，然后挂断了电话。

2

与守灵时不同，山紫郎在告别式上坚守到了最后。说来可能奇怪，他认为自己在这场直面遗照的仪式中培养出了心理抗性。如此一来，他也可以压制住想要放声叫喊的冲动。玲似乎没有把昨天的单方面告发放在心上，今天也来参加了告别式，或许他的到来也对山紫郎影响颇大。

说起母亲，告别式上的她自始至终都态度坚定。昨晚那副空虚的侧颜只是自己心情投影出的幻象而已吧，今天的母亲英武得令山紫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这样，告别式顺利结束，明媚的下午到来。

山紫郎和源司一道坐在星守儿童公园的长椅上，这家公园名为“儿童公园”，但陈旧的设备出现损坏，平日里少有人过来。换一种好听的说法，就是这里一直安安静静，气氛平和。

“葬礼办得很好啊。”

“是啊，比昨天来的人多了，我作为家属很感激他们。”

“也来了好多像是花恋同学的人啊，他们没来守夜，果然是害怕烈焰吧。虽然白天也不一定就不会遇袭，但与晚上相比，遇袭的概率较低，这么想很正常。”

“源司可真是爱讲道理啊。”

山紫郎含糊地答了一句，两人相继陷入沉默。

“这会儿可是星期天的白天，公园却一个人也没有，这也太稀奇

了。是因为警察的调查陷入困境了吗？现在还毫无线索。不过坊间流传，说烈焰其实是一名高中女生，有位自称犯罪评论家的大妈在电视上说是‘从搜查总部的刑警那里听来的真实信息’，说得跟真的似的。”

“再怎么说，一个高中女生也做不出那种案子吧。”

山紫郎漫不经心地回想着矢荻那句“现代社会里的信息多如繁星，凌乱无章”，同时与刚才一样随口答了一句。

“……现在说这种话也许不太合适，不过是不是让你一个人待着比较好？”

“没有。你叫我出来，也是帮我散心。反正葬礼的善后工作母亲会处理的，我也没事可做。不过，该怎么说呢，我就是……理不清自己的感受。”

昨晚与美夜分别之后，山紫郎就满心焦躁，想着“必须洗刷玲的嫌疑”，无心守夜。回到殡仪场之后，面对装着花恋的骨灰罐，美夜、玲乃至烈焰都从心中消失了。大脑像被暴风雪肆虐过一般，化为一片空白，泪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有两种感情强烈起来。

——期待能通过葬礼放下悲伤。

——担心葬礼会不会令自己徒增悲伤。

这两种想法都没有猜中。

结束葬礼后，他的心情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愕然”。

当然，这不是说他不伤心，但是，他更难以相信的是，真的就要与花恋分别了。

自己得为花恋做些什么。

而能为她做的事就是抓住烈焰。

但自己倚重的美夜却将其他人误认是烈焰——

“说起来，绫小路呢？她也来告别式了吗？”

山紫郎漫不经心地询问后，源司露出了苦笑。

“你果然没在听啊，我就知道。绫小路从昨晚开始好像给你打了好

多次电话，可是你一直都没接，她刚才打电话给我抱怨这件事来着。”

“我忘记说了，我的手机虽然修好拿回来了，可是现在不在手边，因为那通电话留言，已经交到警察那里去了。话说，绫小路是怎么了？”

“她好像身体不好，起不来了，所以不能来告别式。她说要向你道歉，山紫郎学长。”

“你说绫小路？她昨天不还活蹦乱跳的吗。”

“是被花恋过世的事打击到了吧。能以平常心接受绫小路那种怪人的家伙真的不多，可她和花恋关系很好吧？或许在绫小路心里，花恋像姐姐更甚于朋友。”

绫小路似乎从初中时就是所谓的“班级红人”。这个女孩子自称“彩子”，用娇滴滴的态度和声线说话，像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也有些学生讨厌她，但她用优秀的成绩保护了自己。她似乎树立了头脑聪明的人都有点古怪的设定，常常回应周围人的要求教他们学习。

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她的人设崩塌了。星守高中聚集了大量来自整个X县的优秀学生，绫小路的“聪明”属性被淹没，只剩下了“有点古怪”的印象。没过多久，她又被贴上了“做作”“讨好男性”等负面标签。

“彩子虽然没有被人欺负，但是好像跟朋友处得不太好。毕竟她脱离了入学时的女生团体，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她为人不坏，我想为她做点什么。”

今年夏天，花恋悲伤地对自己说过这些话。

“嗯，所以绫小路没来。”

“这样啊。”

绫小路的痛点可能不同，但悲伤程度是一样的吧。

源司对绫小路展开了一番联想，叹息了一声后，试图抽出香烟……但似乎想起烟盒已被美夜没收，便停了手。

“那个叫音宫的银发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又是声称自己的头发天生

那样，又是第一次见神崎玲就突然拿他当烈焰。说起来，她今天没来吧？”

“嗯，她本来就没打算来吧。”

因为已经不需要再找“可疑人物”。

昨晚，美夜没有约好今天过来，不止如此，以后的计划也一概未定。美夜断定玲就是烈焰，可山紫郎不相信，但他没有后悔。就算自己被认定不配当助手，也只能老实接受了。

没有美夜，以后该怎么办？自己只是个高中生，想要追查烈焰纯属白日做梦。只能伴随着失去花恋的悲伤和自己的无力感，回到静待警察搜查进展的生活中了吗……

“她没打算来？那是什么？”

源司抬起下巴示意了一下。

该不会是——山紫郎转过头去，只见美夜正朝这边走来。她对上山紫郎的视线后，就露出了女童般的笑容，跑着赶了过来。昨晚的对立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美夜小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刚去过你家了，然后令堂告诉我你在这里。令堂和你不太像啊。”

“不像的话，那位可能是我阿姨，因为母亲和我一模一样。”

不只是长相，思维方式也是如此。

所以才想为花恋做些什么，排解悲伤之情吧。

“阿姨看到美夜小姐的发色有没有吓一跳？”

“不要紧，我已经习惯看别人吓一跳了。”

你习惯了也没有用吧。

“我说自己是你的朋友之后，她就客客气气地告诉我你去公园了。不说这个了，山紫郎，要是你没事的话，能和我走一趟吗？”

“有什么事吗？”

“跟矢荻先生开会。”

开会。当着源司的面，她虽没有直接点破，但按照话题的走向来看，说到“矢荻先生”就无须再多问了。山紫郎只是不解，自己昨天可是质疑了美夜的推理。

“怎么样，助手？意见还是多元点好啊。不过花恋的葬礼刚刚结束，你想陪在令堂身边的话，我也不会强迫你的。”

困惑。就算说出什么多元，自己也不会认同美夜的推理。

但是，如果这样无所事事的话，他一定会再次沦陷在悲伤和无力感中。山紫郎很想陪在母亲身边，但眼下自己不去的话，美夜就会更加确定神崎玲就是烈焰的论断。

那母亲就拜托阿姨多加照顾了，自己和美夜一起去。

“好。我不能回去太晚，所以我们这就过去吧。”

山紫郎下定决心说出这句话后，美夜用力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啊，等下等下，侦探小姐。”

源司像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似的，刻意大声插嘴道。

“怎么？你也想一起来？”

“不，我还是算了。因为我就算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只会拖后腿的。”

“你哪里没有智慧了。星守高中好像是县里最难上的高中吧。”

“我只是碰巧考上了而已。再说，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暗号，我视为圣经的那本奇迹般的漫画《寄生兽》[1]里这么写过。”

源司说这些话既非谦虚，也不是说笑，表情相当严肃。说完，他将手搭在山紫郎的肩上。

“不说这个了，我希望即使你们找到了烈焰，你也要提醒这小子不要失控。要是使用暴力的话，花恋会伤心的。这就是我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请求。”

“好，我会照顾好他，让他不要乱来的。”

“……我真是没信誉啊。不过你放心吧，源司。你一定也在克制着

非常暴戾的情绪，母亲在葬礼上也那么努力。你们都这么做了，我不会让自己失控的。”

我再也不会取出收进抽屉里的小刀了。

山紫郎坐上美夜的车，开往星守方舟酒店。

“源司这个人不错啊。”

美夜握着方向盘，愉快地笑了。

“竟然拿《寄生兽》当圣经，我觉得我们能聊得来的。那是人类最棒的杰作，没有读过的人没有资格谈论环境问题。”

“你说他人不错的依据就是这个吗？”

美夜瞥了一眼山紫郎，扬起嘴角。看来，她真的一点都没有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提醒过她开车注意看前面后，继续说道：“源司是真的好，而且人很纯真。”

“那种金发可看不出纯真啊。”

“所以说，银发的人说这种话也没有说服力啊。你还是带着成见，源司可是当今少有的纯真男人。虽然我们是今年春天才混熟的，不过这一点我可以打百分百的保票。”

“今年春天，那就是上了高二才交上朋友的啰？”

“对。升上高二之没多久，他就主动找我搭话了。”

八个月前，晚樱还在盛放的四月，放学后，源司叫住了走廊上的我。

“天祢山紫郎。”

山紫郎早就知道有早乙女源司这么一号。尽管星守高中校风自由，秉持做好该做的事，其他随意的理念，但他那头金发实在太惹眼。不过他和山紫郎没有交点，也没有说过话。升上高二，分到同一个班里之后依然如此。所以对方突然叫了自己的名字时，山紫郎吃了一惊。

尽管叫法有些微妙的错误。

“你是叫天祢山紫郎吧。”

“天弥，我姓天弥，经常有人叫错，不是‘祢’，是‘弥’。”

山紫郎用手指在半空中比画着解释汉字的差别后，源司歉疚地鞠了一躬，说道：“不好意思，失礼了。”搞什么，没想到这家伙挺有礼貌的嘛。山紫郎刚冒出这个念头时，源司抬起头直接说道。

“我爱上你妹妹了，我们来交朋友吧。”

“啊？”

据源司的说法，三天前，他撞到隔壁镇的一群混混在勒索初中生。他看不惯欺凌弱小的行为，便放跑了初中生，把混混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一名穿着星守高中制服的少女碰巧路过。

——请住手。请不要使用暴力。

“那名全身发抖，却带着哭腔拼命挤出这句话的少女就是你的妹妹。她那副样子很可爱，也真的非常勇敢。”

“哦，哎呀呀。”

山紫郎一面回想着三天前花恋回家时那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一面答道。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女人，我十分希望你同意我们交往，你认可我们的关系吧。”

“这不是我认不认可的问题。再说了，不好意思，我妹妹很讨厌使用暴力的男人，你最好还是放弃吧。”

“那我就做个不主动使用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吧。想要在现代社会活下去，就必须拥有财力、武力和智力。我感觉财力我是没什么希望了，所以就专注于发展武力和智力，以后武力我也不要了。不过，要震慑小混混，避免无谓的麻烦，我离不开这头金发，所以这一点我不能让步。”

山紫郎觉得这套说法逻辑不通，但他似乎是真心爱上花恋了。

在这一契机下，山紫郎和源司变成了好朋友。花恋一开始也有些怕

源司，但很快就将他当作了能够聊小说，聊漫画的朋友，对他敞开了心门。源司不愧是自负专注于发展智力的人，相当博学多识。两人聊着山紫郎从未听说过的文学作品或电影时的样子，看起来极为亲密。

不过作为异性，源司似乎早就被拒绝了。

山紫郎讲述着源司被花恋拒绝以外的事，于是美夜插嘴说道。

“哦，所以他才是和平主义者啊。那与其说他人好，不如说他可爱了。”

“不，那么大的个子，我实在没办法把他和‘可爱’联系在一起。”

聊着源司的事时，车已经开到了星守方舟酒店。两人乘电梯上了十二楼，在一起从走廊走向矢荻房间的路上，“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前方传来了年轻男子的叫喊声。

“好啦好啦，你早该知道他就那样吧。”

接着传来劝解他的中年男性的声音。还没等山紫郎搞清状况，美夜便抓住了他的手腕。

“啊？怎么了？”

美夜没有回答，只是拖着山紫郎的手，原路跑了回去，钻进角落里。

“矢荻先生的房间不在这……”

“嘘！”

美夜制止了山紫郎，将后背紧贴在墙上。山紫郎虽然一头雾水，却也有样学样，又观察起走廊上的情形来。

“为什么我们非得来送调查材料不可啊？而且还是他忘记的，真亏警部还能接受。”

“不，不是接受。”

两名男子的说话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

“可是，矢荻这个人有点怪，所以像今天这样被他叫出来是常事了。遇到这点小事就生气，身体可吃不消。他有他的想法吧，我们只能

老老实实地听话了。”

“话是这么说，可现在烈焰的调查没有进展，我们犯不着在这种时候特地……”

“没有进展也要怪我。”

“那个，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不要在意。负责任是年长者的工作。”

“你的年纪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大吧。再说了，这不是警部一个人的责任，是所有搜查人员的责任。”

两人从躲在一边的山紫郎和美夜身边走过。

那是吉野里警部和佐藤刑警。

两名警察没有注意到他们，直接走开了。美夜见他们经过后，依然原地不动。她的容貌如此端正，所以一动不动时就像银发的人体模型。山紫郎的心脏自然而然地怦怦直跳起来。

或许是因为她抓着自己的手腕，所以更助长了心脏跳动。

“走了啊。”

美夜终于开口，听到吉野里两人已经搭上电梯，又过了足足十秒钟。

“你不想见吉野里吗？”

“倒也不是不想见，不过能不见的话，最好不见。”

话未说完，美夜便松开山紫郎的手腕，迈开步伐。

“他们是被矢荻先生叫来的吗？”

“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啊。矢荻先生也真会为难人。既然吉野里来了，告诉我一声就好了。”

山紫郎追了上去，美夜带着怄气的态度答道。

“他在你心里真的是能不见最好不见的人啊。可是吉野里好像挺受部下敬仰的吧？”

“可是他的搜查能力不敢恭维。”

“所以才厉害啊。能力差还受敬仰，说明人品相当高尚吧？”

“你这么想的话，就随你便吧。”

听到这冷淡的措辞，山紫郎再次认识到，美夜对吉野里真的没有好感。

一二〇一号房。

“哎呀，我等你们很久了。”

矢荻和前天一样，维持仅限眼部的笑容等着二人。无论如何放飞想象，都想象不出他展颜一笑的样子。

“音宫小姐是打算继续请天弥当助手啊。”

“是啊，有问题吗？”

美夜一副要打架的样子，矢荻则用带有弦外之音的说法答道：“不不，没有。”美夜心情不佳，却还细心地叠好外套，优雅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将外套放在了膝盖上。

“天弥，难为你来了。听说音宫小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嫌疑人，可是你却提出了质疑吧。我还担心，你不愿意再当音宫小姐的助手了呢。”

“你告诉他玲的事了吗，美夜小姐？”

山紫郎从矢荻身上移开视线，询问美夜。浅棕色墨镜下的眼睛在笑，但嘴型没有变化，整张脸像在说“你大可不用来的”，令人生畏。

美夜点了点头：“我告诉他了。”

“我想请他帮忙查一下有没有未解决的杀人案。当然，我自己也查了，结果发现不仅没有未解决的杀人案，就连可能是伪装成事故或自杀的疑似谋杀都没有。这下子可以确定神崎与其他案件无关，就是烈焰没跑了。我想试着以这种前提来推敲案件，所以请他准备了很多资料。”

“要借资料很麻烦的，毕竟我在警察组织里讨人嫌嘛。不过，我透露了一下我和X县警的大人物有交情的事，结果负责人都欣然借给我

了。”

“就是因为你这样，才会讨人嫌的。”回想起刚才那位佐藤刑警，山紫郎险些说出口来。美夜似乎也想这么说，她抿起嘴。

“那结果呢？有显示神崎就是烈焰的情报吗？”

“从结论来说没有。说到底，花恋遇害的时候，搜查总部已经调查过他一次了，因为他是有力的嫌疑人之一。”

“玲是嫌疑人吗？”

山紫郎大吃一惊，矢荻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因为那时候没有线索，慌不择路嘛。当然，你和令堂、早乙女源司也被视为嫌疑人了。但是你们都查到了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认为你们是清白的，不过音宫小姐相当谨慎，还怀疑你可能用了什么诡计伪造出了不在场证明。”

“我已经不怀疑他了，因为烈焰就是神崎嘛。”

“因为他的声音是红色的吗？”

矢荻只用眼睛嘲笑了她，视线再次落回了资料上。

“神崎玲，二十一岁，X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他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刚发现花恋的遗体时是相当有力的嫌疑人。鉴于他外表直率，却有很多与外表不符的桃色传言，所以这一点也令警方怀疑他和花恋有过纠葛。但是他与花恋间毫无这种关系，对调查也相当配合，而且没有决定性证据，所以警方就先排除了他的嫌疑。顺便一说，虽说是简易版，不过警方也对他做过精神鉴定，结果是‘检查未见异常’。”

“花恋的遗体才发现了九天吧？一般情况下，精神鉴定至少需要一个月，有时候还需要几个月。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鉴定的，可是结果这么快就出来了？”

“怎么可能，鉴定结果是今年十月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山紫郎和美夜产生了同一个疑问。花恋尚未遇害之前，玲就接受过

精神鉴定？

“这件事是碰巧沾光了。X大学医学院里有一位著名的精神鉴定医生。神崎玲上过他的课，在课上当了他精神鉴定的实验对象。这位医生是我的老朋友，就破例给我看了鉴定结果。不过他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我，说对方是要肩负起未来的精神医学界的宝贵人才，说服他费了我好大的功夫。

“结果是‘无异常’。虽然是简易版的，但是他的精神鉴定以准确度高而闻名，既然他做出了无异常的判断，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神崎玲了。”

“没错吧？他真的没有精神异常？”

美夜一脸难以置信，矢荻对她坚定地点了点头。

“精神异常的人焚尸通常是想看人烧起来的样子，心境会平和下来，又或是产生性兴奋之类的原因。但神崎玲身上没有这种异常。虽说正常和异常只有一线之隔，但神崎玲确实不是这种杀人狂。”

“那食人冲动呢？”

“食人冲动？”

听到美夜的话，反问她的不是矢荻而是山紫郎。

“对。就是所谓的cannibalism[2]。神崎也许是有食人冲动的变态吧？也就是说，他焚尸是为了吃。”

美夜坦然说出了可怕的推理，矢荻却摇了摇头。

“自从汉尼拔·莱克特的一系列作品走红之后，他已经完全成为变态杀手的象征了，但我认为将食人者和精神异常者画等号还有些操之过急。毕竟有的民族还延续着根深蒂固的食人文化，将此视为野蛮、不人道的行径是近代文明的傲慢。当然，有些食人与文化无关，而是因为会产生性兴奋或快感，这是真正的变态。

“好了，按照我的理论，如果神崎玲食人是因为‘文化’，那精神鉴定说不定真的会认为他无异常。但大前提是，食人是现代日本不可能存在

的文化。说到底，这次的遗体上根本没有检测出唾液，也没有被刀叉割断过的损坏。基本可以无视食人的可能性，这也不可能是动机。”

食人是文化？虽说这种意见令人难以苟同，但矢荻的话中带着一种与这类民族接触过——不，是共同生活过的强大说服力。

“神崎玲没有精神异常就算音宫小姐看到的……只有音宫小姐才能看到的……神崎玲的声音中真的含有杀人冲动，那他杀人或者以前杀的人也不该是无意义的，而是有某种原因或目的。但是现在看来，烈焰杀人焚尸似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出于精神异常。这与并非精神异常的神崎玲的人物形象不一致。”

“那个……矢荻先生是不是认为玲不是烈焰？”

“嗯，因为他偏离了设想中的凶手形象。”

山紫郎第一次认为矢荻像是好人。

“查出身份的两名被害人和神崎的关联呢？要是有什么关联的话，说不定也能弄清楚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可能不是因为发疯，而是有利害关系。”

神崎玲精神异常这一事实被否定后，美夜依然坚持己见，矢荻却再次摇了摇头。

“老田加奈枝与酒井清美两人都跟神崎玲毫无关联。我也查过他在志愿者活动里是不是与流浪者有过接触，但是没有。”

连续遭到否定之后，美夜也不免陷入沉默。

“此外，已查明凶手出没过的四个地方是废旧工厂、喜树园、清川酒造、七号公园全都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物证，也没有任何目击者证言。昨天，我还期待你通知我的废旧工厂能有所收获呢，但是烈焰似乎富有藏匿行踪的才能，想从物证追查到他说不定很难。”

藏匿行踪。

听到这个词，山紫郎的脑中猛然灵光一闪。

似乎是有助于解决案件的重要因素，但就像有些东西近在眼前，反

而难以把握全貌一样，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到了什么。是什么呢？“藏匿行踪”在什么地方有过类似的……

“想要认定神崎玲就是烈焰，根据太过薄弱。”

思绪虽然被矢荻的话语打断，但这是指出“神崎玲就是烈焰”有误的宝贵意见，于是山紫郎抛弃了快要抓住的灵感。

“我个人绝对信任音宫小姐的共感觉，但我不能只凭你的共感觉就行动。”

“是啊，美夜小姐，玲的声音是红色的可能是你看错了。就算是红色……对了，也不一定是想杀人吧。玲的声音里带有其他感情，偶尔会被看成红色啦。”

“真遗憾，共感觉是持续性的，以色听为例，根据不同的感觉者，同一种声音也会有不同颜色。但是只要看到那种颜色一次，就会一直看成那种颜色。对我来说，红色就是企图杀人的颜色，颜色的深浅会随着话语中含有的情感量而变化，但红色永远是红色。”

美夜温和却又坚定地反驳道。

“再说了，他散播了那么通红的声音，我不可能看错的。那是杀过人，尝过个中滋味的人的声音。”

“假设玲就是烈焰，那也只有花恋的样子不太对劲这件事可以解释得通。”

山紫郎从另一个方向驳斥道。

“花恋得知玲就是烈焰，催他自首，却反遭杀害。除了这条线之外，其他事情都不合逻辑吧？玲没有动机杀害流浪者还去焚尸，他又不是无动机的变态杀手。”

“他有精神异常之外的动机，让他必须焚烧遗体，还到奇怪的地方弃尸。神崎破例杀害了花恋之后，焚烧了她的遗体，丢到公园，扰乱搜查，借以掩盖自己的真正动机。”

“真正动机啊。也就是说音宫小姐的意思是这起案件是whydunit[3]

吧。”

Whydunit？为了排解山紫郎的疑问，美夜加以说明。

“Whydunit是推理小说的类型之一。也就是关键点在‘凶手为何犯罪’这一动机上的推理小说。另外还有重视猜凶手的whodunit（凶手是谁）、注重解开诡计的howdunit（犯罪手法）型——是啊，矢获先生说得对，按照推理小说的分类方法，这就是whydunit。凶手已经确定，犯罪手法也不稀奇。接下来既然不能期待查出证据，就只能从动机上发动攻势了。”

“动机啊，要是能找到的话，我也会赞同音宫小姐的。”

“听你的口气，是做不到监视神崎了？不能借刑警给我？”

“倒也不是监视不了。我抓住了几个刑警的把柄……失礼了，有几个一手培养起来的刑警很尊敬我。不过，要动用他们，看起来得花点时间。”

“你是说让我一直一个人监视他？”

“那倒也不是，不过神崎玲值不值得动用人手呢？”

“美夜小姐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被它迷惑了吧？”

山紫郎战战兢兢地对正不满地瞪着矢获的美夜说出这句话，美夜眯起了细长的眼睛。

这动作既像是因社会的不理解，而表示愤怒的政治活动家，又像是发牢骚却无人理会的孩童。山紫郎心生怜悯，却还是不得不说。

“如果玲就是烈焰，那解释不通的事情就太多了。我还是觉得凶手是无动机的精神异常者。焚尸和弃尸，都是出于他自命不凡，我们却无法理解的理由。美夜小姐之前不也觉得凶手精神异常的可能性很高吗？”

“在遇到神崎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这种假设有一个缺陷，案发前，花恋看起来不太对劲该怎么解释？她为什么要在那种时间一个人去废旧工厂？”

“这个……”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矢荻代替结结巴巴的山紫郎开口道。

“老田加奈枝、酒井清美是烈焰这个无动机的精神异常者杀的，但花恋是他的模仿犯杀的。案发前，花恋看起来不太对劲对吧？她被盯上的原因也在于此。我认为这种推理无懈可击，而且如果模仿犯就是神崎玲的话，那音宫小姐看到的红色声音也解释得清了。神崎玲有可能知道废旧工厂的那间暗室，所以他说不定与真正的烈焰一样，用了那间房间。”

“要是杀害花恋的是模仿犯的话，那模仿犯精神也不正常。我妹妹虽说不是人见人爱的类型，但也不会让人恨到想杀了她。”

“所以说，这样是解释不清案发前，花恋看起来不太对劲的情况。”

确实。

“……总感觉越分析越乱了。”

山紫郎泄气地道出心中感受，美夜似要稳定心境一般，紧紧闭上双眼。过了几秒后，她徐徐睁开眼睛，说：“确实越分析越乱了，我来稍微整理一下吧。矢荻先生，电脑借我用用。”

美夜对着矢荻的笔记本电脑，将各人的推理要点罗列在文本中。

“精神异常者推论”　提倡者·山紫郎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无法解释（与案件无关？）

●备注：神崎玲无精神失常，所以他并非烈焰。

“模仿犯推论”　提倡者·矢荻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模仿烈焰作案。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目前不详，似乎是查清模仿犯的关键所在。

●备注：神崎玲有可能是模仿犯。

“神崎玲是犯人推论”　提倡者·美夜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无法解释。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神崎玲杀人灭口，为了扰乱调查而焚尸、弃尸。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因为花恋发现神崎玲就是烈焰。

●备注：神崎玲的声音显现出企图杀人的颜色，但他没有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此外，精神鉴定结果认定，他没有精神异常。

“……这可真是三人三种看法，各不相同啊。”

看了美夜写出的文档，山紫郎叹息一声。

“所谓意见越多，越容易接近真相嘛。不过要是你们俩看到那种红色的声音，就会觉得只有可能是神崎玲了。”

“只有我的‘模仿犯假说’没有一处‘无法解释’。这下已经可以采用模仿犯假说了吧？”

“的确有可能是模仿犯作案，但我毕竟看到了那声音嘛。再说，凶手作案这么多次，却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如果是多人作案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烈焰毫无疑问是独自作案，只有神崎玲他一个人有可能。”

姑且不论是怎么推断出独自作案的，就因为声音是红色的，所以他是凶手的推论，着实太不理性了。矢荻似乎也这么想，看着美夜的眼神中满是怀疑。注意到这一点后，美夜站起身说了一句：“我去查证他的动机。不好意思，让我单独行动一段时间吧。”

留下这句话后，她便走出了房间。随后，传来了隔壁房间开门的声音。

“她应该在摘隐形眼镜，戴上抗噪耳机了吧。听说这么做的时候，大脑思路是最清晰的。”

“是吗。”

对话至此戛然而止。前天美夜对留下山紫郎和矢荻两人独处表现出了歉意，但今天似乎已顾不上这些了。而且她与前天不同，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可能的话，山紫郎很想早点回去，但他又觉得直接开口未免对矢荻不太礼貌。

“话说，矢荻先生，我的手机什么时候能还给我呢？”

他姑且找到了一个话题，矢荻眼部周围的肌肉微微一笑。

“现在就可以还给你，花恋的电话留言已经传到鉴定人员的电脑里了。谢谢你的合作。”

矢荻从公文包中取出山紫郎的手机。山紫郎本以为手机作为物证，会被包进塑料袋里，不想却暴露在外，像是前天交给他后，未经任何人之手，就直接回到了自己手中。

山紫郎收下手机，通知来电和邮件的提示灯不住闪烁。

“手机在警察手里的时候，也会开机的吗？”

“一般来说，除了必要的时候，都是关掉的。要是有电话短信的话，会很麻烦。”

“可是现在有好多电话和短信啊。”

“他们管理太马虎了，我会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的。”

他们对手机太不爱护了，是因为花恋的电话留言对警察来说不算特别重要的情报吗？山紫郎扫兴地看了一眼通话记录，共有八条。昨晚五条，今早三条，全是绫小路打来的。邮件是一封，也是绫小路发的，收件时间是昨晚十一点半。

“晚上好！你已经睡了吗？要是因为花恋的事心情不好，不方便接电话的话，可以去一个叫‘塔罗牌占卜之馆旺德福’的算命网站！你会发现活下去的希望的，网址是……”

她还是带着古怪的错别字，推荐奇怪的网站。山紫郎的大脑一阵微微作痛，看到一半便放弃了。

电话留言有两通，第一通是案发当晚花恋留下的。第二通是今早绫小路留下的，山紫郎先说了声“不好意思”，播放出来。

“喂，山紫郎学长？你从昨天起一直不接电话，是怎么啦？彩子好寂寞啊！难道你是被那个把玲当成烈焰的银发怪女人给绑走了？不可能吧。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没力气去告别式了，跟你告个假。我也会打电话给早乙女学长的。拜拜。”

她之后又打电话给源司的吧，不过就声音而言，听起来精神相当好，说起话来东拉西扯也很有绫小路的风格。

“话说回来，前天聊到的那个话题。”

山紫郎正将手机收入口袋之时，矢获开口道。

“前天聊到的？”

“就是世界系，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后来我查了查。因为高中生都知道这个词，我却不知道，实在可耻。”

自己早就把这件事给忘光了，没想到这个人如此孩子气。

“以主角‘我’和女主角‘你’的关系为中心展开，但不拘泥于关系的具体设定，而是直接连结到‘世界危机’和‘世界末日’之类的抽象宏大问题。这一类作品就叫作世界系，似乎多是以少男少女为主角啊。维基百科上是这么写的。”

“你说的查，就只是看了维基百科吗？”

这也算是精英官僚吗……不，通过网络高效地完成调查，要说起来也很符合精英官僚的形象，倒也不假。

“我已经订了被分类到世界系的小说和漫画，请你不要这么吹毛求疵。等我之后有了时间，我会深入了解的。我期待能遇到打破我成见的作品。”

“你说的成见是指？”

“世界系这个类型只适用于二十一世纪之前吧。二〇一〇年之后，可以说是电力不足了吧，大众已经认识到这种结构下的平衡性极为脆弱，只要失败一次，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的崩溃。这种破坏平衡的危险逐渐被暴露出来了。而在这种世道下，位于微小关系中的少男少女拯救世界这种轻佻的故事已经无法成为被人接受的通俗小说了吧？这就是我的成见。”

“正因为现实如此，它才会成为被人接受的通俗小说不是吗？”

山紫郎在脑中思考着这是在讨论什么，同时说出了想到的反对意见。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关系。推理小说中兴起‘日常生活中的谜题’，与社会的不稳定也有关系。不过，社会系又如何呢？

二〇一〇年之后，浮出水面的不只是脆弱的平衡，也包括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诚如弗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所言，人类使用语言来细分世界。只有获得语言的命名之后，事物与观念才能为人类所感知，成为存在者。进而言之，‘世界系’也是如此。这个词似乎诞生于二〇〇〇年之初吧，自此这一概念进入了人类的认知。于是，人们围绕着‘世界系’一词又发展出了多种观点，譬如对这一概念的肯定、否定，又或是追根究底地研究何谓‘世界系’等等，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对是错，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的‘细分世界’发展得太快了。举例来说，只看能源政策这一方面，也会发现同在这一体系下，众人却各有各的主义和意见，语言上如有天堑，利害又相冲突，方向始终难以统一。无药可救的社会——这就是世界细分过度的结果。要将拯救这种世界的任务交给少男少女，实在太过强人所难，而且最重要的是，也太不负责任了。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对我们的未来造成了重大影响，那么世界系这一类型还能不能引发共鸣，如果可以，又会变成何种形态，或是无须改变便可引发共鸣呢？我对此很感兴趣。”

“不要想那么多复杂的问题，看得开心不就好了吗？”

听不出他想表达什么，山紫郎姑且这么说道。矢荻耸了耸肩。

“我在前天还不知道有‘世界系’这么一个词，所以我承认我说的可能偏离主题了。但我认为‘细分世界’的相关论点并没有说错。有了互联网，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信息，也可以主动发送信息。现在就算不用电脑，也能做到这一点了。由于信息增加，以后‘细分世界’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吧。未来的走向也必然如此吧——啊，请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怀念部分怀有特权观念的奇怪记者垄断信息的时代，相较之下，现代要强上几百倍。不过，社会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处理能力。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形成‘细分世界’进展到极致的社会——绝对的孤独。”

还是听不出他想表达什么。随口一句“世界系”，为什么会让话题转变到这个方向也令人不解。但是……

细分世界。

绝对的孤独。

这两个词令人心中一痛。

被分化为微小的像素，似被风吹般飞散崩塌的花恋。

碎片化的花恋——

“所以现代社会需要我和音宫小姐这样的人。虽说我们与世界系的那些主角不一样，无法拯救世界。”

“……怎么就‘所以’了？你还没有解释清楚。”

为了驱散花恋的幻影，山紫郎故意用轻快的声音问道。于是矢荻用分外装腔作势的动作捂住了嘴。

“哎呀，我失言了。就算是你，也是万万不能说的。用音宫小姐的话说，就是‘保密’。”

“你绝对是故意失言的吧。你该不会就是为了装腔作势，才利用世

界系长篇大论的吧？”

“因为音宫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要等她很是无聊啊。”

矢荻干脆利落地做出肯定回答，他似乎在戏耍自己。

不该心里一痛的。

“……不过，或许矢荻先生说得没错，现代社会是需要美夜小姐这样的女人，因为她的性格与什么‘绝对的孤独’无缘嘛。”

山紫郎一阵不服气，未经细想，便说出了这番话。矢荻神色一变。

他的嘴角依然毫无感情，但双眼的温度显而易见地下降了。

那双眼睛冰冷得犹如冬夜的金属。如果说美夜那魔女般的表情是在迸发寒气，那这双眼睛就……对了，就像冰枪一般——

“是吗，音宫小姐看起来与孤独无缘？”

他的声音也冷冰冰的。这种氛围与他热情澎湃地畅谈世界系的时候截然不同，甚至令人感到室温都随之下降了。

“哎，她只是看上去……是那样吧。”

他低语了一句，这次似乎是真的失言了。

虽然听不清楚……听错了吗，还是在开玩笑？可是，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人偶”这个词的意义就……不，难不成……

刚收起的手机在口袋中猛烈晃动起来。

“请接吧。”

矢荻催促着，双眼不知不觉间已微笑起来，冰枪已经消失了。但山紫郎还是无法移开视线，继续望着那双似有磁力的眼睛，取出了手机。

“喂。”

“是山紫郎啊，我是神崎。不好意思，在你这么累的时候打扰你，不过你方便抽时间过来一趟吗？我有些关于花恋的话想和你说。可能的话，请音宫小姐也一起来。”

玲温和的声音传来。

3

玲指定的见面地点是车站附近的家庭餐厅诺比乔。在开往诺比乔的路上，美夜将嘴唇噘成了标准的八字形。

山紫郎不知该不该将矢荻的那些话告诉美夜。如果是自己听错了，那告诉美夜会对不起矢荻，况且也许会令美夜心情更差。想到之后还要和玲对峙，或许现在还是不要多嘴了。

“啊，够了！”

山紫郎正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美夜长叹一声。

“不行，我不知道神崎的动机。既然已经确定那小子就是烈焰，那之后只要查清动机，就全都解决了。应该有什么原因，什么动机让他必须焚烧被害人的遗体。”

找不到动机的话，就说明玲不是烈焰吧？

看到美夜正在心情不佳地嘀咕“去拉西里斯大吃一顿蛋糕吧，吸收够糖分之后，大脑或许会转得快一点”，估计就算指出这一点，她现在也听不进去吧。况且要证明“没有”是很困难的。美夜明显是用共感觉看到了多余的东西，所以钻进了推理的牛角尖。

但是自己看不到玲的声音，所以无法纠正她的错误。

这么一想，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是不是相当寂寞呢。说美夜与绝对的孤独无缘是自己考虑不周吧。

约好的时间是傍晚四点半。山紫郎等人准时走进餐厅后，发现玲已经到了。或许是害怕烈焰吧，明明还没入夜，店里的客人却比平时要少。特别是女客，几乎不见人影。

玲正在冷清的餐厅最靠里的禁烟座上，目不转睛地注视菜单。走近他，他也毫无察觉。

“玲。”

由于那副端正的面容上暴露出的欲望实在滑稽，山紫郎忍笑叫他。

玲低声‘哦’地叫了一声，同时抬起头来，看向山紫郎和美夜，羞赧地笑了笑。

“抱歉，我没注意到你们。今天没吃午饭，所以就——花恋的葬礼辛苦你了。”

“不，谢谢你这么忙，还赶过来。”

再次道谢后，玲露出无力的笑容说道：“最后我还是帮不上什么忙，抱歉。”随后，他对美夜微微点了点头。

“晚上好，音宫小姐。”

“晚上好。”

美夜冷冰冰地说完后，脱下外套，仔细叠好后坐下。初次见到美夜那优雅动作的玲一副颇感新鲜的样子。

山紫郎在玲身边坐下。

“先点单吧，我肚子饿了。不好意思。”

最后这句话是对服务员说的。走来的服务员神情紧张，不知是因为玲的容貌还是美夜的银发。

点完单，等服务员走开后，玲从容地切入话题。

“音宫小姐还在怀疑我吗？”

“那当然了，我认为烈焰只可能是你。”

美夜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礼貌的态度下却藏着轻蔑之心。山紫郎看不下去，正要开口劝她，玲用手制止了他。

“是吗，那太好了。”

山紫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见美夜反问了一句。

“什么太好了？”

他这才发现自己没有看错。玲带着笑容答道。

“昨晚当着彩子他们的面，我不好多说什么。但说实话，被怀疑是烈焰实在影响我的心情。我绞尽脑汁，想了很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洗清自己的嫌疑，结果想到了一个法子。”

“哦，什么法子？”

美夜和玲一样面带笑容，但双眼中现出明显的警戒之色。

“从明天起为了写论文，我要闭门不出一段时间。虽说我偶尔也会外出去一趟图书馆，或是买些吃的，但是基本上都会待在家里。我想这样比较容易掌握我的行踪。所以，请音宫小姐尽情监视我，直到你满意为止吧。”

“谢谢你的体贴。不过我已经安排好监视人员了，你无须担心。”

矢荻刚才还面露难色，美夜却脸不红心不跳地撒了谎。

“可是，要找个监视的地方很费事吧，所以这个地方我已经准备好了。”

“啊？”

山紫郎吃了一惊。美夜虽然没有出声，但似乎也与山紫郎一样。

正好在这个时候，服务员端来了饭菜。热气腾腾的烤肉套餐摆在了玲的面前。美夜和山紫郎则只点了咖啡。

依然紧张着的服务员结结巴巴地确认过菜单后，逃也似的离开了桌边。玲等不及一般，向烤肉倒上大量酱油，满意地点了点头。形成对比的是，美夜看都不看一眼咖啡。

“你准备了什么呢？”

“我住的公寓的停车场对面有一栋叫王宫L的短租公寓，业主的儿子是我的朋友，我请他帮忙准备了一间房间，那里可以监视我的房间。”

美夜用怀疑的眼神望着玲。

“请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顺便一说，我的房间在二楼的拐角处，王宫L可以清清楚楚地监视到门口、窗户等出入口。”

玲的神情充满自信，他的表情像是在说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请你随意。

“玲，你也犯不着到这个地步吧。”

“是啊，一般来说，不必如此吧。”

山紫郎是出自关心，而美夜则是猜疑。玲为难地笑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既然怀疑我的原因要‘保密’，我也就只能想出这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了。”

“可是，如果我监视你的期间，没有发生烈焰案的话，你的嫌疑就更重了，也就无法证明你是无辜的了。这一点你昨晚也说过吧。”

“没有人遇害的话，那也是一桩好事吧。我跟朋友说了情况，他会帮忙把房租降到接近免费，而且房租我会付的，所以钱的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不过，我不是烈焰，所以请你在这段时间里也继续调查。话又说回来了，警察应该也会调查的吧。”

看着态度悠然的玲，山紫郎整理起他这突如其来的提议。

在王宫L里监视玲。在此期间，如果烈焰作案，那就证明玲并非烈焰，但这也代表着又会有人成为烈焰的牺牲品。不想再见悲剧继续发生了。

如此一来，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监视玲的期间，抓住真正的烈焰。

“怎么样，音宫小姐？我倒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美夜没有回答，她轻轻抱起胳膊，视线投向天花板。

“今天不行，不过你要是执意如此，明天我就到那间房间去。从宣传手册来看，房间还是很舒服的。”

美夜的视线依然对着天花板，甚至没有再看一眼玲。那个天花板用的是深褐色的木板。

她将视线瞄准天花板，是为了不去注意那翻涌的红色声音吗？

意识到这一点时，山紫郎全身发寒。美夜虽然接受了玲要自证无辜的建议，却还是怀疑他就是烈焰。神崎玲是犯人的假说在美夜心中已经是无可动摇的事实。

“……好。”

美夜的视线放回到了玲身上，她咧开嘴，借以宣言接受挑战。

“从明天开始，我就到王宫L里去监视你。这段时间里烈焰是无法作

案的，所以我会重新研究案情，试着检举你的。”

“太好了，房间明天中午就可以使用，请你随意。”

玲放心地长叹一声后，喝了一口水。他先前看起来那么饿，却碰也没有碰套餐。

“你不吃吗？”

“啊？哦，是啊。我开动了。”

玲像是听到美夜冰冷的声线后才回过神似的，抓起筷子。

到了这个时候，山紫郎才意识到玲只是表现得很镇定而已，内心却紧张得忽略了食欲。

山紫郎痛切感受到了背上杀人狂嫌疑的沉重与痛苦。

4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四日。

山紫郎比约定提前五分钟，在十一点五十五分来到王宫L时，美夜已经到了。

“嗨。”

美夜的表情轻松得不像是在监视。已经相当眼熟的黑色外套配上灰色西装西裤，饰有深红色宝石的白金手链。只有她肩上背着的圆筒包展现出了就在这里过夜的想法。

昨天，美夜问自己要不要一起来的时候，不知如何回答。自己在休丧假，不过学校已经进入冬假，花恋的葬礼也结束了，时间倒有的是。

话虽如此，山紫郎还是放心不下母亲。告别式的善后工作完成后，阿姨就回Y县了。虽说他想为花恋做些什么，但还不想让母亲独处。

但母亲却在告别式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回去工作了。母亲说年终很忙，自己却一直请假，现在不是沉浸在悲伤里的时候，甚至露出了笑容。

母亲试图通过重返日常生活，超脱花恋的死，那我也必须做好美夜小姐的助手。

不过，山紫郎还是不能在外过夜，所以决定在晚上回去之前，陪美夜一起监视玲。

“那走吧。”

美夜像是去朋友家做客，轻松地就要走进王宫L。

“请等一下，你不知道房号吧，我刚去见了玲，借了钥匙来。听说是二〇三号房。”

“我不会用那房间的。”

美夜丢下一头雾水的山紫郎，走进公寓。山紫郎不得不跟上去。

王宫L的内部装修很是气派，白色的墙壁和贴着黑色瓷砖的地面营造出了洁净的氛围。

“不用二〇三号房是什么意思？”

山紫郎问走上楼梯的美夜。

“我怎么可能用嫌疑人准备的房间？我昨天已经租好二〇二号房了，而且也已经有人在监视了。”

“监视？谁在监视？”

“矢荻先生。”

美夜回答后，在二〇二号房前停下脚步，敲了敲门。

“请进。”

毫无疑问回应她的是矢荻的声音。

“辛苦了。”

说着，美夜打开了房门。虽说不能和星守方舟酒店相比，但还算是一间雅致的一居室。卫浴分离，还有阁楼，房间中有电视机、桌子和两张椅子。

“欢迎，我等你很久了，音宫小姐。”

矢荻依然在用笑眼迎接他们。

“矢荻先生怎么会在这里？”

“我请他来的，因为我很在意神崎说的那句‘从明天开始监视吧’。我觉得他可能想趁监视开始之前做点什么。”

“真是自说自话，美夜小姐忽然打电话过来说‘租个房间来，去监视神崎玲吧’。明明是我雇她查案，这算怎么回事，就连我这个老好人都有点气到了。”

“你最好去翻翻词典，查查‘老好人’这个词的意思，不然会被当成傻子的。再说，之后由我来监视，可以了吧。”

美夜砰砰拍了拍圆筒包，像是在证明这一点似的。

“昨天就由音宫小姐你来监视不就行了吗？”

“我想保留点体力，用在今天的监视上，再说我也累了。当时我看到神崎的声音了。”

看到声音，对美夜而言，不是一种修辞手法。

“那，神崎呢？”

“从昨晚九点半监视到现在，他基本都在房间里。十点半，他出门去公寓附近的便利店里买过一次东西，不过没到十分钟就回来了。顺便一说，目前没有发生新的案件，所以，神崎昨天没有犯罪。”

“是吗？我还以为他会趁昨晚行动的。”

“就算神崎玲是烈焰，他昨天也没有犯罪。至于今天，他连门都没出，我也就看见刚才天弥去找他了而已。”

“我是去借钥匙的，因为我没想到美夜小姐会先发制人，租了另一间房间。”

要说特意去租房间的玲是小题大做，那将计就计的美夜也是太过夸张。

“因为他很可疑啊，竟然说什么‘请你从明天开始监视我’。听到这种话，想到他会趁当天有所图谋是很正常的反应吧？”

“他只是没准备好房间而已，玲道歉说：‘其实最理想的方案是请她

昨天就来监视我的，可是我没能准备好，不好意思。’”

“太假了。”

美夜不悦地哼了一声。

“还有吗？他还说什么了？”

“还有就是，呃，我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

山紫郎一阵犹豫，但有了这句引子又不说下去会招人嫌弃吧。

“他苦笑着说：‘音宫小姐是我喜欢的类型，被她怀疑我很难受啊。’”

“喜欢的类型？他说我？”

“喜欢音宫小姐这种？哎呀呀，神崎玲眼光真好，看来和我还有天弥都很合得来嘛。”

“怎么就把我也带上了……啊，当然了，我承认美夜小姐很漂亮，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美夜无视惊慌失措的山紫郎，神情严肃地握紧右手，抵在嘴边。

“喜欢的类型……喜欢的类型……说我啊……”

“他应该就是顺口一说，请你不要太当真。”

没想到美夜会不知所措。她应该还不习惯听别人夸奖自己的长相吧？矢荻一副平时就会盛赞美夜容貌的样子，但美夜似乎没有当真过。

普通人的目光或许会被银发吸引，注意不到五官。

“……哎，算了，反正我也不太喜欢那种类型。”

美夜重振精神似的说了一句，凝视窗外。这里距离玲住的公寓约有三十米。

“你确定神崎就在那里吧。”

“确定，因为我一直在监视他……啊，真禁不住念叨，你看。”

玲的房间位于拐角处，有飘窗，飘窗后现出穿着红色毛衣的玲。他似乎正满怀疑窦地凝神望着某个地方。

“玲在看什么呢？”

“是看二〇三号房吧，他是想确认一下我们有没有开始监视他。”

玲对着空荡荡的二〇三号房露出了惊异的神情，但他似乎就注意到了二〇二号房。他满面带笑地点了点头，消失在了房间内部。

“他怎么这么游刃有余，气死人了，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哈哈哈，音宫小姐真可怕啊，那你们也来了，我失陪了，昨天都没睡好，很累。”

“不如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矢荻对关心自己的山紫郎用力摇了摇头。

“算了，我想早点回家。今晚是圣诞夜，妻子和女儿在等着我呢。”

原来是这样啊，说起来，今天是圣诞夜，因为花恋不在，所以自己没有注意到。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花恋就表现得很是忧郁不安。她是想到玲在和恋人共度圣诞夜，所以心里难受吧。就像是十二月的独有风景一般，而今年的玲难得没有女朋友，以往每年都会换一个，更令花恋更为心潮起伏……

嗯？

“妻子和女儿？”

声音尖锐得连自己也吓到了。

“矢、矢荻先生，您已经结婚了？就这种性格还能结婚？”

“嗯，我结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弥？”

“因为……你想啊……”

山紫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向美夜。美夜的视线始终没离开玲的房间，说：“我估计你很难相信，不过这不是玩笑。矢荻先生结婚了，也有孩子。而且他太太静佳很美，配矢荻先生有点可惜了，心地也善良。”

“不……不可能……这个世界就没有神佛的吗……”

“你们什么意思？我会用国家权力抹杀你们的。”

矢荻的眼部带着玩笑般的笑意，嘴角依旧冰冷。如果后者才是真心

想法，山紫郎似乎察觉到了危机感。

“嗯，就是这样，亲爱的家人在家里等我，我回去了。音宫小姐在长相上满足了我嗜好的百分之九十九，但我妻子满足了百分之百，她是位完美的女性。再说，我女儿已经十岁了，也不知道还能一起过几个圣诞节。再见了，音宫小姐、天弥，祝你们圣诞节快乐。不过，这间房间是我自己掏腰包租的，请你们要认真工作，不要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就年轻气盛地做些错事。”

“你放心吧，我会负责地认真监视他的，我不会犯错让神崎逃走的，对吧，山紫郎？”

“……呃，嗯。”

美夜想必知道矢荻说的“错事”不是指这类过失，却这样应付掉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成熟女性的气度吗。

矢荻摆出这回答真有音宫小姐的风格的表情，苦笑说道。

“从后天开始，我能安排一个我培养的刑警来做监视工作。还有，为了以防万一，我把跟踪套装留在这里了，有什么事的话，就请用起来吧，再见。”

说着，他放下公文包，迈开蹦跳般的步态走了出去。

“……他好像非常期待和家里人一起过圣诞节啊。”

山紫郎依然难以置信地嘀咕道。

“他真的成家了？竟然能和矢荻先生过家庭生活，他太太是圣人级别的大好人吧？”

“静佳的确很好，但也没有你说得这么辛苦啊。我也说过，矢荻先生这个人很容易招人误解的。”

美夜在矢荻之前落座的椅子坐下后，继续说道。

“听说静佳就是喜欢矢荻先生，也包括他这些地方。她是个可靠的人，还细心叮嘱女儿不能学爸爸那样。”

这是一对怎样的夫妻啊？

“矢荻先生对我们虽然是那种态度，但是在家人面前应该是个好爸爸，他女儿也非常喜欢他。”

美夜虽然不喜欢矢荻，但果然很信任啊。

但山紫郎实在找不到这种感觉，他觉得这不只是矢荻的一言一行像在骗人，更因为有某种决定性的因素令自己无法信任他。他试图想出这种因素是什么，却又难以总结出来……

山紫郎明知矢荻留下的公文包不可能有答案，却依然凝视着它。

“那是什么？”

“跟踪套装，简而言之就是伪装工具啦，像是假发、假胡子，还有制作精巧的塑料皮肤。万一有情况了，我打算请你扮成女生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再扮女生是不切实际的。”

“那就是说你小时候扮过吧？”

“不是我自愿的，是妈妈和花恋逼我的。”

山紫郎边为自己的失言后悔，边说出这句话。美夜做出“感觉很适合你啊”的戏谑之意笑了笑。“不过，这话虽然是我自己说的，可是你没有必要扮女生的。像我们这样监视的话，神崎就无法行动了，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慢慢来吧。”

“是啊。”

“玲，我竟然在监视你，真是对不起了。”

山紫郎在心里合掌道歉，同时坐在美夜身边。

冬夜快步来临，四周已是一片黑暗。

玲在下午四点左右拉起了窗帘，但是门窗依然紧闭，没有任何出入的迹象。尽管看不到他的人影，但他一定仍在那间房间里。

美夜虽然时不时交谈几句，却始终熟练地眺望着窗外。相比之下，山紫郎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正在急速滑落。刚才听到远远地传来警笛声时，他的大脑都被这种声音占满了。

山紫郎轻叹一声，看了一眼手机显示的时间。

下午六点，今天才过了四分之一。

“熬不住了？”

美夜巧妙地将玲的房间和山紫郎都收入视野，说道。

“老实说，有点。”

“毕竟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监视嘛。你竟然能撑六个小时之久。休息一下吧？我之后小睡的时候，也想请你顶一下的。我打算彻夜监视他，所以要睡个两个小时左右。”

“好。”

山紫郎站起身，大大伸了一个懒腰。他没想到只是盯着一个房间，居然会这么累人。

不过这其中大概也掺杂了与漂亮的大姐姐独处的紧张感。

“我们要一直监视下去吗？”

山紫郎在地板上坐下，放松地伸出双腿，问道。

“怎么可能，等矢荻先生安排部下过来，就交给他们了。趁他们监视神崎，让神崎无法自由行动的时候，我去查出动机。我知道那小子的目的，他不可能自己提出被监视的要求后，还去作案，所以暂时会按兵不动，等我们放弃吧。”

美夜的着眼点在于烈焰为什么杀人，而自己觉得当然是因为精神异常啊，真正要考虑的是烈焰是谁。

这起案件在山紫郎眼中不是犯罪动机型，而是凶手身份型。

美夜的推理显然走错方向了。自己虽然累了，但不能就这样休息，将监视工作交给美夜的这段时间里，自己能做的是……

“没有调查资料之类的东西吗？”

“在包里的白信封里。其实这些资料不能外传，但我还是从矢荻先生那里借来了。像遗体的照片之类，侵犯死者尊严的信息到底还是不能带出来的。”

“我能看看吗？”

“请便。”

美夜继续盯着玲的房间，答道。

山紫郎注意着避免翻到美夜的私人物品，打开圆筒包，取出信封。信封沉甸甸的。他从里面抽出束在一起的文件和照片。

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安放在室外的厨余处理机的远景，第二张是厨余处理机的内部，在一堆变色的卷心菜、番茄等厨余垃圾里，只有柠檬依然新鲜，发着黄色的光。这是一张颇为奇特的照片，像是废墟中散落着宝石，却又似乎会传来腐臭味。

第一名被害人老田加奈枝就是被弃尸到这种地方的吗？

接下来的一张照片是酒窖的外观，然后是一只贴有“满天丸”标签的酒桶，再然后是酒桶的内部。第二名被害人被沉在了这只酒桶里，自己不小心想到了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实验动物，是因为大脑在拒绝接受遗体被丢弃在酒桶里的场景吧。

无论是厨余处理机，或是酒桶，都不是适合人类的葬身之处。

接下来的照片是熟悉的公园的全景图，这是花恋被丢弃的地方——

看到它的那一刻，山紫郎就猛地扔了出去。

“你没事吧？”

“……嗯，还好。”

他含糊地应了一声，捡起那捆资料。待心情平复后，他继续浏览起所有资料。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尸检报告和搜查现场等内容，但罗列了大批专业术语，山紫郎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看懂一半。

他能看懂的只有养老院“喜树园”自三年前开办以来，没有丝毫负面传闻，还积极公开信息，深受入院者与其家人的信赖。而“满天丸”在去年获得晨间生活节目报道，称其“用作料酒也非常美味”之后，厂商清川酒造的业绩便急速回升了。

仅此而已。

“公园就不用说了，养老院的场地和酒窖里都可以偷偷进出啊。”

他说出有如一般常识般的结论后，美夜继续背对着他，点了点头。

“不错，所以想通过这条途径查出凶手很难，也没有任何目击者情报。要是有一件物证能指向神崎，那就算不清楚动机，也能断定他就是凶手，不过这一点是期待不上了。”

“那个……你可能觉得我这种推理很傻，不过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

“嗯？你想到什么了？”

美夜头都不回。看来由于山紫郎反对神崎玲是犯人，所以美夜对他不抱有什么期待。虽说这种推理自己也没有把握，山紫郎还是半自暴自弃地说道。

“被害人的弃尸地点是不是和名字有关呢？”

“名字？”

“对，请看第一个受害人老田加奈枝，她的名字里有‘老’字，所以是养老院；第二个受害人酒井清美有‘酒’，所以是酒厂。”

见美夜依然不感兴趣，山紫郎心中不祥的预感渐渐加重，但他还是稳住心神说出结论。

“也就是说，凶手是把遗体丢弃到了和名字有关的地方。”

美夜终于回过头来。

“你是认真的吗？”

“呃……”

“你要是认真的，我就炒了你。你现在就回去，忘了我和烈焰的事吧，再见。”

“我倒没有那么认真，但是总比上次那个‘鸣河原耕造和杉野健一郎死于非命是烈焰所为’强吧？”

“别说五十步和百步了，就连九十九步和百步的区别都看不出来。”

“有吧？”

“那我问你，烈焰怎么会知道被害人名字的？花恋先不提，最初的那两个人是流浪女吧，她们没法通过住址和名单之类的途径来查的。你想说凶手还问过名字再下手？不会这么蠢吧，否则早就被列入调查范围了吧。”

“……他与那些流浪者有过交流，烈焰也是流浪者，或者是社工啊，志愿者之类的。”

“这些也都调查过了。那焚尸的目的呢？弃尸到与名字有关的地方的原因是？”

“……因为他精神不正常。”

“那花恋呢？‘天弥花恋’这个名字好像跟七号公园没什么关系啊。”

“……只有花恋是模仿犯作案，又或者是烈焰试图扰乱调查。”

回答前的间隙越来越长了。美夜满脸不屑，夸张地长叹一声。

“我本来觉得你挺敏锐的，原来偶尔也会变成黑斯廷斯啊。”

“黑斯廷斯？那是什么？”

“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的朋友兼助手。”

“请你好歹说个华生。”

“因为我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崖山庄奇案》。而且黑斯廷斯这个角色和每次都能充当夏洛克·福尔摩斯书记员的华生不同，就波洛负责的案件整体来看，他担任书记员的次数很少，但那种傻乎乎的样子比华生更有冲击力。啊，顺便一说，《悬崖山庄奇案》用的就是黑斯廷斯的记录的形式。”

“你这根本是在蔑视我啊。”

“没，黑斯廷斯可是个好人。”

“这句话起不到一点安慰作用，再说了，美夜小姐，你说神崎玲是犯人，不也缺少动机这个关键点吗？”

“我知道的啦。”

美夜露出苦笑。

“所以我才要查动机啊。总之，目前来说监视神崎是没错的，后天矢荻先生派部下过来之后，我们就继续调查……”

美夜的话被来电铃声打断，她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是矢荻先生打来的，什么事？又想晒女儿？”

“他还会晒女儿吗？”

美夜一面厌恶地点了点头，一面接通电话。

“喂……嗯，神崎一切正常……啊？为什么这么……不，山紫郎也在，就在我眼前……没错，一直都在。也就是去了趟厕所，一步都没出过房间……都说肯定是的了……嗯，是啊，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虽然听不到矢荻的声音，但从美夜的回答来看，他似乎在询问山紫郎的不在场证明。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矢荻这么问。

“……啊？”

虽然猜不出来，但从直觉判断出了大事，美夜的神情僵硬起来。

“你确定吗？不止山紫郎，神崎也一步都没出去过啊。”

为什么连玲的名字都出现了？发生什么了呢？以不安为燃料，心脏不住跳动。虽然听不见矢荻的声音，但一定是有什么噩耗。

“——啧！”

美夜用力咂了咂嘴，扔下手机，她顺势回过头，打开窗户。

连阻止她的时间都没有，一眨眼，美夜的身影便从山紫郎的视野中消失了。

山紫郎又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美夜是跳下去了。

“美夜小姐！”

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探头看向窗下。美夜顺利着陆，楼下是土，所以她受到的冲击似乎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虽然不清楚美夜是否事先计算到了这一点，但她着陆后，便重新站好，动如脱兔般冲了出去。

她是急着赶过去，都等不及走楼梯了吗？去哪里呢？虽然原因尚未可知，但她的目的地只能是玲的家了。

山紫郎探出身体，试图跟上美夜，却又立刻放弃了。自己怎么可能做出那种灵猫般的动作，还是按正常方式下楼梯追吧。

“喂……喂，音宫小姐。”

扔在地上的手机中传出了矢荻的声音，山紫郎急忙捡起手机。

“喂，是矢荻先生吗？我是天弥。”

他边跑边说。

“是天弥啊，音宫小姐呢？”

“她刚扔下手机，就从窗口跳下去，跑走了，好像是要去玲的家。”

“跳窗啊，很有音宫小姐的风格。不过她竟然会扔手机，看来不是一般的恐慌啊，这一点也不像她。”

“出什么事了？”

“烈焰出现了。”

山紫郎倒吸一口凉气。

“刚才有人报火警，星守市内有间独栋的房子发生火灾。虽然只是场小火，但火源是人。客厅里发现了一名全身被烧焦的女性。”

刚才的警笛声就是被这件事引出来的啊。

烈焰又杀人了。

这下子，玲就会被排除出嫌疑人名单了，山紫郎本期望着这一发展，现在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竟然又有人遇到了花恋那样的悲剧。

他跑出王宫L，继续奔跑，望见了美夜向对面公寓冲刺的背影。

“现在我们正在查明被害人的身份，她很有可能就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我们在查家庭成员。”

山紫郎边听矢荻的声音，边追赶着美夜。他已全速奔跑，但美夜更快。山紫郎跑进公寓大堂的时候，二楼已传来了连按门铃的声音，山紫郎也冲上了二楼。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连按中带着怒气与焦躁。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门铃声中还加上了粗暴的拍门声。

“神崎！你在吗，神崎！你不在的吧？”

这是渴望他不在的声音。美夜披散着头发，用尽全身的力量去拍门。山紫郎以前从未想象过，美夜会如此失态。

——但是，玲一步也没有离开过那里，美夜小姐你是最清楚吧？

“美夜小姐，请你冷静一下。”

说着，山紫郎就要将手放到她的肩上，这时房门缓缓打开了，就像是被房主的困惑传染了一样。

“怎么了？好吵啊。”

玲就在门后。他和白天将钥匙交给山紫郎时一样，穿着红色毛衣和黑色牛仔裤，完全没有出过门的迹象。

隔壁房间的房门微微打开，房客狐疑地打量着走廊，但一看到美夜的发色，便立刻关上房门。

“你一直在这里，一步都没出去过？”

玲似是不明白问题的含义，皱起眉头，但听到美夜大喝一声“快回答”，他还是讶异地点了点头。

“我一直在写报告，一步都没出去过。不过，音宫小姐你不是一直在监视我吗？”

美夜的表情僵住，呆立原地。

这个人有这么娇小的吗？以女性的标准来说，她算是高大才对吧。山紫郎觉得就算无视与玲的身高差，她也不该这么娇小。美夜跑来这里，鞋都没顾得上穿，这样的她在自己眼里更是弱小无依。

“天弥，天弥。”

听到有声音连续呼喊自己，山紫郎想起手里还紧紧握着美夜的手机。

“在。”

“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查出被害人的身份了。被害人叫绫小路彩子，十六岁，似乎是那一家的女儿。”

“……什么？绫小路彩子？你说的绫小路彩子是那个绫小路彩子吗？”

至少在星守市内，只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山紫郎明知这一点，却还是反问道。

“如果你指的是花恋的同班同学绫小路彩子的话，那答案是肯定的，就是那个绫小路彩子。”

死了……不，被杀了？说的是绫小路？她被烈焰给杀了？

“喂，天弥？请你回答我，喂？”

头脑一片混乱，身体动弹不得，四周的景象在迅速远离自己而去。

“喂？喂？”

矢荻的声音听起来也极为遥远。

注释

1．《寄生兽》是日本漫画家岩明均的科幻漫画，曾获得过第27届星云奖，主要讲述的是外星生物入侵与人性的故事。

2．cannibalism，译为同类相食，属于人类学术语，该现象多发生于文明社会诞生之前，是学者研究人类早期活动文化的重要类目。

3．whydunit是推理小说专用术语，全写是why had done it？也就是解密类推理小说三要素之一的动机，另外两个要素是凶手（whodunit）和诡计（howdunit）。

第五章

彷徨者

1

这一天是山紫郎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圣诞节。

监视自然中止了，美夜带着那副僵硬的表情，回到了星守方舟酒店。比起来的时候，回去时的那只圆筒包显得更大更沉。矢荻似乎坚守在绫小路的被害现场，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回到家中的山紫郎躺在卧室的床上，呆呆地凝望着天花板。母亲还在加班，好像要把休息的时间都补回来，夜深时分仍未回来。有那么一次，他像受到操纵似的，试着打开电视，结果播出的是满屏煽动性字幕和满载悲痛背景音乐的报道绫小路身亡的节目，他立刻就关上了电视。

绫小路也会被分化为细小的像素吗？就像花恋一样。

绫小路的死一定让花恋的碎片化更进一步吧。

山紫郎关掉手机，拉下电脑的接线。

然后，他躺到床上蒙在被子里，紧紧闭上双眼，用力地堵住耳朵。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

九点后，山紫郎来到一楼，发现母亲已经去上班了。他不知道母亲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知道母亲今早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他本以为自己彻夜未眠，原来还是小睡了一会。

“不要因为放寒假就睡懒觉啊，今晚我也会晚点回来。”

写着这两句话的便条和早餐放在一起。

母亲正拼命谋求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她和自己不一样，冀望在葬礼后放下悲伤。

但是，山紫郎也有些担心母亲是不是太过勉强自己了。同时，母亲

对绫小路的死毫无反应也令他不安。难道只是因为母亲忙得没空看新闻吗？

母亲没有吃过早餐的痕迹也令人介怀。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的吗，又或者……

收到美夜的联络，前往星守方舟酒店是下午的事。

一二〇一号房——矢荻的房间。

“说实话，累死我了。前天我听美夜小姐的指示，通宵监视神崎玲，昨天又因为烈焰熬了一宿。连续熬夜真难为我这把老骨头了。”

老骨头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矢荻的眼下的确被浓厚的黑眼圈所包围。原本就不太健康的面色变得更为苍白，犹如逃出医院的住院病人。

“要是前天没熬夜就好了。哪怕熬夜能换来一点收获，我也不会累成这样。”

矢荻虽然不加掩饰地挖苦美夜，坐在窗边的美夜却直直地凝视着窗外，她的视网膜上大概并没有映出星守湾。

矢荻对毫无反应的美夜耸了耸肩，坐在床边。就此，两人都没有开口，室内渐渐被压抑的沉重气氛占领。

“矢荻先生，昨天你不是回家了吗？”

为了打破沉默，山紫郎开口道。

“我是准备回去的。但是，我又不想熬完夜后疲劳驾驶，所以就回这里，小睡一下。正迷糊着呢，我培养的刑警……不，是信仰我的刑警打电话给我了。”

电话内容什么自然无须多言。矢荻说完这番话后，美夜依然一言不发，沉默再次蔓延开来。

“绫小路被发现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见美夜始终不开口，山紫郎被逼无奈，只得谈起案件。

“其实这些事本不该告诉无关人士的，但你是天弥诚志郎的儿子，

又是音宫小姐的助手。”

矢荻装腔作势地讲完开场白后，开始说明起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单亲家庭绫小路家中的母亲出门工作，彩子则独自留在家中。据母亲菖女证言，二十二日晚上，从为天弥花恋守灵回来之后，彩子的身体就不太舒服，一直睡睡醒醒。

二十四日早上八点，菖女出门时，彩子还在二楼的卧室睡觉。

报火警是下午五点五分的事。消防员赶过来后，只见绫小路家烧了起来。他们在火势扩大之前灭了火，却发现一楼的客厅里倒着一具烧焦的遗体，看起来就是火源，火势就是从这里蔓延开的。

收到消防员的报告后，警察在下午五点二十二分抵达现场，又过了三十分钟，矢荻进入现场，后来联系上菖女，发现遗体极有可能是其女儿彩子。

下午八点十六分，由于齿型一致，警方断定被害人就是绫小路彩子。遗体不仅被胶带封口，被手铐铐住双手，还被泼遍了汽油。死因是烧死，应该是活着时就被点火，其后死亡。

凶手是从发现遗体的客厅窗户闯进来的，二楼没有打斗痕迹，但客厅有。有鉴于此，很有可能是彩子因为上厕所或用餐等原因来到一楼，遭遇袭击。

犯罪现场还发现了使用过的火柴。绫小路母女都不抽烟，看来是凶手带进来的。但香烟是销量很多的品种，通过它也查不出物主。此外没有发现其他的凶手遗留物。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搜查本部认为这是第四起烈焰案，但与其他被害人不同，彩子是在自己家里活生生地被点火的，所以他们没有下定论，而是在谨慎地推进调查——

“现在掌握的情报大概也就这些了吧。”

矢荻说完后，摘下墨镜，不耐烦地用手指揉揉眉间。

“火警是下午五点五分报的。我们还不清楚凶手是什么时候闯入绫

小路家的，又是什么时候烧死被害人的，但神崎玲如果在五点五分之前没有出过门，那他就不会是烈焰。他出去过吗，音宫小姐？”

矢荻送去征询回答的视线，美夜却依然凝视着窗外，甚至看不出她有没有在听矢荻说话。矢荻似是放弃了，问山紫郎：“他出去过吗？”

“从我们开始监视的十二点起，玲就一步都没有外出过。”

“谢谢你，从王宫L可以监视到门和窗。也就是说，他是不可能瞒过你们的眼睛，溜出房间。所以这算证明神崎玲不是烈焰了吧。”

“你们俩没有共感觉，所以不明白。”

美夜终于开了口。

“我看得到，那种红色是凶恶的杀人狂的声音，绝不会有错的。”

“就算你这么说，可我们也不是共感觉者啊。”矢荻语带嘲讽地说完，“那你看这样想行不行？神崎玲是医学院的，上课的时候也会杀实验动物吧。说不定他是因为喜欢杀实验动物，声音才会发红的。虽说这种兴趣不值得表彰，但音宫小姐看到的是‘想要剥夺生命的声音’。但剥夺的不一定是人类的生命吧？”

“我还从没见过剥夺对象不是人，声音却会发红的人。”

“只是以前没见过而已，说不定他就是值得纪念的第一号。”

“矢荻先生说得对。再说，玲没有出门这一点，美夜小姐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你还要坚持玲就是烈焰吗？”

“我坚持。”

美夜当即回答，不带一丝犹豫。

“昨晚神崎走出房间说话时，比平时红得更厉害了，那是刚刚杀完人的人类声音，他是用了什么诡计。”

“比平时红得更厉害，是因为你认定是他了吧？说到底，要用什么诡计，才能不经过出入口，就离开房间呢？”

美夜懊恼地咬紧薄唇。

“这要是推理小说的话，真相就是远距离杀人吧。但是你既然不知

道对方用的是什么诡计，也就没办法了，音宫小姐，如果你还是坚持神崎玲就是凶手的话，那往共犯的方向考虑下呢？共犯为了替神崎玲制造不在场证明，趁音宫小姐和天弥在监视他的时候，把绫小路给……哎呀，鉴于烈焰完全不留证据，他好像是单独犯罪。音宫小姐前天有这么说过吧，我给忘了。那神崎玲就不可能杀害绫小路彩子吧？”

美夜紧紧咬住嘴唇。

“虽然我觉得不可能，不过你不会说只有绫小路是模仿犯杀害的吧？烈焰神崎玲刚被监视，模仿犯就正好去杀人了？时间也太巧了。神崎玲不是烈焰，你也该接受这一点了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刚开始监视他，烈焰就去作案了，这时间也太巧了吧？”

“比起‘刚开始监视烈焰，模仿犯就正好作案’的假设，这个巧合还更有可能。”

美夜更加用力地咬紧嘴唇，山紫郎则在心中叹息不已。

美夜小姐对于神崎玲太执着了，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接受玲不是烈焰的事实呢？

矢荻露出一副不合时宜的悠然笑容，似乎在说音宫小姐现在的表情很有趣。接着说：“其实还有个坏消息，我们还没有告诉媒体，昨晚夜深时分，星守湾浮上一具遗体，遗体上挂着重物，已经死去十天左右了，腐烂和损伤很严重，不过还是能看出死后被焚烧的痕迹。”

山紫郎理解矢荻的意思，花了一点时间。

“你说这是第五起烈焰案了吗？”

“是吧，目前死者身份不明，当然是因为遗体状态的问题，不过她的年龄和体格都不太明显。勉勉强强能看出死者是一名女性，营养状态不太好。我们在排查失踪者名单，但现在还没找到符合的人物，她有可能也是流浪女。与老田、酒井很像，大概还是烈焰所为。顺便一说，如果死者真的是流浪女，那似乎与神崎玲就没有交点了。当然，既然还没

查明身份，话也不能说死。”

“从星守湾浮上来有些意外，不过我早就知道会有其他被害人了。”

美夜的话是出自不服输？不，看来不是，她的语气十分淡然，像是在说早已预料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你这句话吓到我了，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音宫小姐？”

“如果花恋遇害的原因是‘发现神崎玲就是烈焰’，那之前就有警觉的花恋很有可能看到了决定性的一瞬间——神崎玲杀人的现场。也就是说，被烧过的遗体只是还没有被发现，但迟早会出现的。这虽然是第五具遗体，但就时间线而言，却是花恋即将遇害时被杀的第三名被害人吧。”

“也就是说，音宫小姐你明知还有未被发现的被害人，却瞒着我？”

“不是明知，我只是预测了一下。不过，我没想到遗体会被沉进星守湾里……神崎为什么没有沉其他遗体呢？他对弃尸地点有讲究？与焚尸又有什么关系……”

说到一半之后，这些话就变成了自言自语。

“就算美夜小姐说的没错，第五具遗体和花恋有关，那玲也不是烈焰吧。因为在绫小路的案子里，玲有着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

山紫郎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花恋看到了真正的烈焰杀人的那一幕，所以才被杀人灭口。我认为第五具遗体被沉进星守湾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烈焰精神异常，在按照只有他才明白的逻辑杀人，再焚尸弃尸……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解释花恋遇害前为什么会不太对劲。”

“我也认为神崎玲与本案无关。到昨天为止，受音宫小姐的共感觉影响，我认为神崎玲可能是模仿犯，但经过绫小路彩子的事后，我放弃了神崎玲是烈焰的模仿犯，杀害了天弥花恋的假设。他才刚被监视，第二个模仿犯就杀害了绫小路彩子。这就像烈焰神崎玲刚被监视，模仿犯就正好作案一样，不具有现实性的巧合。虽然不能咬定说可能性为零，

但就神崎玲没有杀人和焚尸的动机来看，这种可能性的研究价值极低。

“不过，我和天弥不一样，我认为老田加奈枝、酒井清美、第五具遗体的三起案件是烈焰所为，而天弥花恋和绫小路彩子的这两起案件是‘真正的模仿犯’所为。”

“可是只有绫小路的情况不一样。”

具体来说，所谓的情况是指“只有绫小路和其他被害人不同，是在家里活生生被点火烧死的”，但山紫郎不愿意直接道破。

“这样还能认为是杀害花恋的凶手所为吗？说不定是不同模仿犯下的手。”

“真正的模仿犯注意到警察在调查废旧工厂，断定那里已经无法使用，只得闯入民宅，绑起绫小路。他想杀害绫小路，不想却遭到抵抗，所以匆匆忙忙地点上火就跑了——这样的思路吗。或者，他只想扰乱调查。虽说绫小路和花恋的情况不一样，但这样的推测未免过于轻率。考虑到花恋和绫小路是朋友，真正的模仿犯只有一个人的推理比较稳妥。”

矢荻解释完后，打开笔记本，在美夜前天写下的笔记上添加了条目。（○为新增条目）

“精神异常者推论”　提倡者·山紫郎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无法解释。（与案件无关？）

○杀害绫小路的动机和焚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杀害第五具遗体（从时间线上来看疑似是第三名被害人）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备注：神崎玲无精神失常，所以他并非烈焰。

“模仿犯推论” 提倡者·矢荻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模仿烈焰作案。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目前不详，似乎是查清模仿犯的关键所在。

○杀害绫小路的动机和焚尸的原因：与杀害花恋有关。

○杀害第五具遗体（从时间线上来看疑似是第三名被害人）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凶手精神异常（与天弥花恋的死无关）。

○备注：神崎玲是模仿犯的可能性被排除。老田、酒井、第五具遗体为烈焰所杀，花恋与绫小路为模仿犯所杀。

“神崎玲是犯人推论” 提倡者·美夜

●杀害老田、酒井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无法解释。

●杀害花恋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神崎玲杀人灭口，为了扰乱调查而焚尸、弃尸。

●花恋的反常与案件的关联：因为花恋发现神崎玲就是烈焰。

○杀害绫小路的动机和焚尸的原因：无法解释（神崎玲有不在场证明，因此不可能作案）。

○杀害第五具遗体（从时间线上来看疑似是第三名被害人）的动机和焚尸、弃尸的原因：无法解释。

○备注：神崎玲无精神异常和动机，也不可能杀害绫小路，可见不是烈焰（只有声音发红这一点需要解答）。

“这样看来，果然还是我的模仿犯推论最有说服力啊。毕竟这样一来所有的事就都能解释通了。本次的案件是变态杀人狂烈焰与其模仿犯连续作案，所以才这么复杂吧。不过整理一下情报，可以推测出至少花恋和绫小路的案件是两人的仇家所为。”

“模仿犯推论的确能说通，但应该不是真相。昨天我也说过，我妹

妹不会招人恨到要杀了她。绫小路也一样。”

“因为什么原因被谁恨上，可不好说。人类可是会因为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就轻而易举地记恨别人的动物。

“不管怎么说吧，我与天弥都否定了神崎玲是犯人的推论，只有音宫小姐认为他是烈焰。这么说没错吧？”

虽然对不住美夜，但是事实，所以山紫郎说了声“是啊”，表示同意。

“就是这样，音宫小姐，请你不要再硬撑了，放弃神崎玲是犯人的推论吧。”

美夜一副极为不满，似要鼓起腮帮的神情，却还是轻叹一声。

“好吧，好，总之，能带我去绫小路家吗？我想看看现场。”

“不用我说了吧，那里是禁止无关人员出入的。再说，鉴定人员也会调查的，我认为等他们出结果效率更高。”

“我有共感觉，说不定能像在废旧工厂时一样，找到鉴定人员看不到的东西。”

美夜被那种共感觉蛊惑了，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吧。但现在的美夜似乎彻底被负面影响侵蚀了。

相对的，山紫郎却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线索都是碎片式的，似乎并无太大的意义。但正如积尘成山一般，它们聚集在一起后，应该就能描绘出真相了……

案件的全貌若隐若现，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难以把握。

“真没办法啊，那就按音宫小姐说的办吧。我开车送你……啊，出发前我想打通电话，能请你先过去吗？”

“好，我到车那边等你。”

回答过矢荻之后，美夜看着山紫郎，问道：“你也一起去吗？”

山紫郎强忍焦躁之情，点了点头。

2

坐上矢荻驾驶的那辆高档车，三人抵达绫小路家。

那里聚集起一大批媒体人士。

山紫郎曾经见过的女记者正跟摄影师打扮的工作人员谈笑风生。他没有幼稚到因对方在镜头前没有摆出沉痛的表情而生气。这些人是来工作的，为了陌生人的死整天垂头丧气的话，身体会支撑不住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明明清楚这一点，为什么还会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呢？就像有根粗糙的棒子在心头搅动一般。

车在绫小路家门口停下，矢荻率先下车，山紫郎和美夜也随他而下。门口的警察正要开口，矢荻就威慑性地取出了警察证。

“我是警察厅的矢荻，这是被害人的朋友，他们想问候一下被害人的母亲。”

这是不容置疑的单方面通知，警察只能让出了路。

这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笔直地逼近。

“喂，这里不能进。”

有人在叫喊。山紫郎回过头去，不禁叫出声来。

“源司。”

他是得知绫小路身亡，过来看看情况的，却碰巧发现了山紫郎吧。

但源司毫无因为偶遇欢喜的迹象。

他的表情中只有愤怒。

“你好，侦探。”

源司在美夜身前停下脚步，说道。声音和平时一样，这一点令人胆寒。他那双充血的眼睛正如即将喷发的岩浆。

“打扰一下，请问你都在干些什么？”

“你说的干些什么是指？”

犀利的目光之下，山紫郎有点不寒而栗，而美夜却依然镇定自若。

这更激怒了源司。

“就是烈焰，烈焰啊！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的吧。”

他的语气中已丝毫不见敬意。见他如此气势汹汹，试图抓住他肩膀的警察犹豫了一下，随即又想说些什么，但被矢获的手势制止后，便愁眉苦脸地缄口不语了。

“你认定神崎玲就是烈焰吧？你都知道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绫小路还被杀了？这也太离谱了吧。”

激动的源司揪住美夜的前襟。虽然美夜在女性里算是高个子，但那纤细的身体被轻而易举地拎了起来。她不得不踮起脚尖，却没有试图去挣开源司的手。不止如此，她还毫不畏惧地直视着源司的眼睛。

“源司，玲那件事是我们搞错了，昨天就在我们监视他的时候，出了案件。还有，只怪美夜小姐一个人也……”

“这我都知道！”

这是野兽的咆哮，不是山紫郎所认识的那个和平主义者源司。

这大概就是遇到花恋前的源司。

因为花恋而消失的那个曾经的源司。

“我知道责怪侦探是没理由的，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烈焰……那个混蛋杀了花恋……区区一个杀人狂，还优哉游哉地……我明明是和平主义者的……可恶……”

源司语塞，肩头微微颤动着，带着急促的呼吸继续揪住美夜的前襟——

但最后还是缓缓松开了手。

“绫小路的事，我非常抱歉，是我失误了。”

脚底踩到地面后，美夜终于开口道。

——美夜小姐，都说不能只怪你了。

美夜没有去理被抓乱的外套和衬衫，山紫郎也无法对她说出这句

话。

“我发誓，以后不会让更多人牺牲的，我一定会抓出烈焰的。所以我不会说让你原谅我，但希望你再等一等。”

“什么原不原谅……刚才真是对不起了。”

源司无力地说完后，长叹一声。

“吵扰到你们了，我回去了，我会相信你，老实等着的。因为我是和平主义者——拜拜，山紫郎，好好当助手啊。”

源司敏捷而坦然地敬了一个礼，不给警察回过神，说教几句的时间，便离开了。

最后，他露出了笑容。但笑容极为僵硬，是他逼着自己变成和平主义者而硬挤出来的。

那是轻触一下就必然会喷发出岩浆来的脆弱笑容。

源司的情绪在渐渐失控，为花恋创造的和平主义者的人格快要破碎了。

都是因为烈焰——

山紫郎握紧双拳。

“源司果然很可爱啊。”

拉平衣服皱褶的美夜甚至有些愉快，对着源司的那副严肃面孔已不见踪影。她回头招呼山紫郎进屋。

随后，她便走进了绫小路家中。

“这人情绪转得真快啊。”

“是啊，还笑了。但是我更喜欢迷惑、烦恼、害怕时的她。刚才那个男生——是早乙女源司吧？看他那么有压迫感，我还期待了一下，结果令人遗憾。音宫小姐那副端正的面容果然就适合痛苦的阴霾。想多看看她刚才在酒店里露出来的那种表情。”

所以才制止了警察吗？山紫郎感到愕然，却还是跟上了美夜。

都是因为烈焰——山紫郎察觉到自己握紧双拳的手后，就强迫自己

忘记刚刚浮现在大脑中的印象。

没错，事到如今，已经收进抽屉里的刀怎么可以再浮现出来。

如果绝望化为人形的话，那就是眼前的这名女性了。

刚看到绫小路的母亲——绫小路菖女的第一眼，山紫郎就萌生了这一想法。

菖女和娇小的绫小路不同，身材高挑。从事的职业名称是陌生的外文词汇。她是独自一人把女儿养大的职业女性，似乎周末和节假日也一样忙碌。家庭环境相似或许也是花恋和绫小路交上朋友的原因。

大约两年前，绫小路母女去买东西时，山紫郎曾见过一次菖女。当时他觉得菖女相当开朗，一眼就能看出是绫小路的母亲。

如今那种风貌已无迹可寻。

听说她昨晚匆匆忙忙地在酒店住下，今天为了筹备葬礼回来的。

“这位刑警，你今天也有什么事吗？”

绫小路家大得可以用“宅邸”这个有些老旧的词汇形容。山紫郎等人被领到一间日式房间。毕竟案发现场的客厅已经不能用了，况且菖女也不想涉足那里吧。

“能说的我昨天都说了。都怪我，明明是圣诞节，却还丢下身体不好的彩子去工作。已经够了吧？”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但是，为了理清案情，我希望能听您说一次。”

矢荻恭谨地低下头，他的口气虽然礼貌，却也在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山紫郎不禁在心中同情起了菖女。

或许是被矢荻的腔调震慑了吧，菖女无力地点点头：“——好。我帮忙。话说回来，这两位是？”

“我叫天弥山紫郎，我妹妹和彩子是好朋友，这位是星守高中毕业的音宫美夜。”

山紫郎回答完后，美夜在他身边以淑女的姿态行了一礼。

“哦，天弥啊，你就是花恋的哥哥吧，不好意思，阿姨都给忘了——花恋的事，请你节哀顺变。”

最后一句的劝慰固然很好，但没有起伏的声音令人坐立不安。山紫郎赶紧鞠躬回道：“谢谢您的关心。”菖女对他微微点了点头，视线移向了美夜。她凹陷的眼睛惊异地打量着银发，问：“这位小姐说是星守高中毕业的，那跟我女儿是什么关系呢？”

“今年春天，毕业生对新生开展了入学教育，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交上朋友的。”

这是事先商量好的谎话，但看着美夜的表演，山紫郎险些产生这是事实的错觉。本以为她只会说“我天生银发”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原来也能说出这么逼真的谎话。真是个叫人费解的女人。

“这次的事，我非常遗憾，非常懊恼，我不会原谅烈焰的。”

她的声音十分平和，但说的是心里话吧。菖女用恍惚的声音回了一句偏离主题的话：“哦，注意保养头发啊。”接着又对矢荻说：“连小女的朋友都来了，到底是有什么事呢？”

“音宫小姐虽然这副打扮，其实很关心朋友的。她说怀念生前的彩子，想要些东西留作纪念，是吧？”

美夜保持着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点头。

“警察不介意的话，她可以自由选些东西带走的……”

放在平时，菖女大概会生疑，但这个借口已足以说服现在的菖女。虽说是为了调查，但山紫郎还是生出了歉疚。

“谢谢你，那音宫小姐，天弥，请去彩子的房间吧。当然，你们不能未经我的允许，就擅自拿东西回去。”

矢荻重新转向菖女：“那麻烦您了，能再给我讲一遍彩子昨天的样子吗？”

这大概可以理解成菖女由我来负责，你们有什么想查的，就趁现在查吧。

“好——啊，音宫小姐，天弥，她的房间在二楼上去旁边，请你们慢慢看。”

“谢谢。”

美夜行了一礼就退下了，山紫郎在随她离开之前，偷偷打量了一眼菖女的神情。

她的面容和刚失去花恋时的母亲重合在了一起。

“我很担心那位阿姨啊。”

美夜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时，回头看了一眼日式房间。

“她的声音蓝透了。”

蓝透了！美夜的视觉中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就说明发出声音的人企图自杀。

“你又要救她吗？”

“又？”

“你不是在海洋塔救过我吗？请你像那时候一样，也去抚慰阿姨的心情吧。”

“别强人所难了，我可是第一次对人做那种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是吗？我还以为你每次看到蓝色的声音都会这么做呢，感觉你很熟练的样子。”

“这是你误会了，很少有蓝透了的声音，大部分人都是脏兮兮的蓝色，他们根本就不是真心寻死。”

美夜以冷淡得足以吓退山紫郎的口气丢下这句话，转向前方。

“我能做的，也就是抓到烈焰了，趁还没有出现更多的牺牲者。”

她的语气依然冷淡，却又十分坚定，似乎在劝说自己一般。

在前往绫小路的房间之前，两人去了案发现场的一楼客厅。入口处已经贴上禁止进入的胶带，室内却空无一人。

“现在好像已经勘验完了啊，没有警察在，我们就可以随便调查了……呃，咦？”

说到一半，山紫郎注意到，除了站在玄关的警察以外，绫小路家看不到一个警方有关人员。

“那些刑警都回去了吧。不过才过去一天，而且阿姨也回来了，他们可以再留几个人在这里的。”

“他们是得心应手地调查完了，现在聚在一起开搜查会议吧？”

美夜看起来兴致索然。

“得心应手”这个词似乎与吉野里警部无缘。但是山紫郎并不知道案发现场该有多少警察，又该逗留多长时间。他心想原来是这样啊，换了心情，再次环顾起房间。

由于昨天进行过灭火工作，室内整体都是湿漉漉的。地上铺满了镶有豪华图案花边的地毯，令人不敢直接落足。

就在几乎正中央，又略靠窗口的地方，有一道巨大而漆黑的烧焦的痕迹。

天花板和墙壁也似乎以那里为震源一般，蔓延出烧过的痕迹。以绫小路母女两人使用的标准来说，过于宽大的沙发和碗柜也不例外。

绫小路虽然没有提过，但以前似乎有更多的家族成员住在这栋房子里。

“全身被浇满灯油的绫小路就是倒在这里，被点了火的。地毯引火，又烧到墙和天花板，附近的居民就报了火警。”

跨过胶带，走进房间的美夜开始冷静地分析状况。而山紫郎则萌生了“绫小路就是死在这里的啊”这种近乎感慨的情感。

直到现在，他还是觉得绫小路被杀只是一个恶劣的玩笑，甚至觉得下一秒她就会从沙发背后冲出来，说上一句“吓到了吧”。

“只有绫小路是活着时候被点火的，被烧的地方也不是在废旧工厂，于其他被害人情况明显不同。也有可能是烈焰没有计划，放火只是

顺手，没有规律可循。不过，要是有模仿犯的话……”

美夜握紧左手，抵在嘴边，自言自语。听到没有提到玲的名字，山紫郎松了一口气。不过，照这个女人的性格，还不能麻痹大意。

美夜一面自言自语着，一面走到窗边。落地窗外侧在锁附近贴上了胶带，玻璃裂开了，凶手大概就是从这里闯进来的吧，胶带是贴上去防止发出玻璃的破碎声的。

“这里似乎没什么线索，我们去绫小路的房间吧。”

在美夜的催促下，两人走上二楼。

绫小路的房间铺着粉色的地毯，很有女孩子房间的风格。不过，女孩子这个词之前需要加一句“小学低年级”的修饰。

墙上贴着幼女向的动画角色的海报，架子上是一些孩子喜欢的布偶。就连被子上都饰有可爱角色的图案。被子乱着，是因为还保持着绫小路最后睡下时的状态吧。

“凶手也进了这间房间吗？”

“按照矢荻的说法，绫小路似乎是在一楼遇袭的，所以凶手进来的可能性很低，不过也不好说。如果凶手是烈焰，他可是有不留痕迹的才能。不能通过物证来解决本案的特殊性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美夜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显眼的东西都被警察拿走了啊……这里也完全没有线索。至少留下台电脑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到与烈焰的联系。明明可以让我先调查的，矢荻先生真是不够机灵啊。”

“不管怎么说，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是啊，毕竟案发现场就是这栋房子，警察总归会比我先到的。”

问题不在这里，况且解析电脑的话，警察应该更容易找到有用的线索吧。

“真没办法，电脑的解析结果之后再问矢荻先生吧……啊，不过，绫小路是不是在守灵的时候，推荐过你上什么奇怪的网站？”

“绫小路知道很多稀奇古怪的网站，我没记那么清楚……好像是‘PSYCHO的房间’吧。”

“哦，我看看。”

美夜取出手机，用食指飞快地操作起来。山紫郎在她身边探头看向手机。网站很快就找到了，浏览器里显示出全是暗色的网页界面。

背景色是黑色，文字色是暗红色，以惊悚的气氛挂出的网页标题“PSYCHO的房间”下面，还有一句“迷路的羔羊啊，随时欢迎你们来找我”。

“这是什么网站来着？”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人生咨询吧。说是管理员PSYCHO会解答迷路的羔羊——大概是指访问者的烦恼，听说还会上传自创的歌曲。”

“人生咨询啊，是这里吧。”

美夜点击了那个标着“大福音”的网页，却瞠目结舌说道：“哇，这什么玩意？”山紫郎也是一样不解。

“我丈夫好像出轨了，我该怎么办？”

“你也出轨吧。”

“我喜欢的女孩子对我说你笑起来好恶心。”

“争取变得又恶心又可爱吧。”

只是扫了一眼前两项的烦恼咨询，离谱得让人不想再看下去。绫小路为什么要推荐给自己这种网站呢？山紫郎衷心觉得，幸好自己没有看。

“大概是那些没什么倾诉对象的人发的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里能解决烦恼。绫小路是推荐玩的，还是认真的呢？”

“她一定是认真的。”

“这孩子可真有趣啊。”

美夜返回网站首页，这次打开了标着“歌曲”的页面，上面上传了MP3数据。这就是绫小路说过的“打消寻死念头的歌曲”啊。美夜无视山

紫郎“我不想听”的意见，点击了文件。显示了片刻读取界面之后，页面播放起歌曲来。

“哇……”

前奏就很惹人讨厌，它很像当红的知名国民女歌手的出道曲，毫无疑问是侵犯版权。但是同原曲相比，这首歌又有些奇特。山紫郎没有学过音乐，所以无法准确地描述出这种不协调感。

“要是把那首歌胡乱编下曲，就会变成这样吧。是用廉价的作曲软件做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挺厉害的。”

美夜似乎还有些佩服。

那首人气曲目化为悲伤的旋律，又忽然加上了哼唱。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加工后的人工语音只能听出这种感觉。山紫郎已经不想说什么，这已经不是想不想寻死的问题了。听上一次就不会再想听的，也不会留下印象。

简而言之，就是烂歌。

看了一眼播放时间，居然有三十分钟之久。它或许会不断反复类似的旋律，也或许会在某处突然变调，但山紫郎实在不想听完。

绫小路真的认为我上这种网站能得到安慰？她以前就是个怪人，到底是想什么啊。

——但是，“怪人”再也不会给我推荐奇奇怪怪的网站了。

山紫郎的视野骤然晃动起来，眼角一热。下一刻，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绫小路已死的同时，心头涌上自责的想法。

——我不止没能保护好花恋，也没能保护好她的朋友。

——全都怪我。

山紫郎没想到自己会萌生这种想法，大吃一惊。

——“所以说，美夜小姐，这不能怪你一个人。”

自己明明刚安慰过被源司责备的美夜。与花恋不同，他明明没有发

誓过要保护绫小路。

但是，或许这就是——叫“侦探”“助手”“刑警”“人偶”或者什么都行——“探案者”的宿命。产生新的牺牲者的话，“探案者”总会多多少少产生这样的想法。

因为“探案者”不是机器，而是人类。

美夜会因为绫小路的死自责也是必然的。

这个女人为了当“侦探”，这种宿命都背负了吗？她的意志如此强大吗？她的外表明明像玻璃工艺品一样纤弱啊。

山紫郎缓缓看向美夜。

她紧握着手机，正死死地凝视着屏幕。

“美夜小姐？”

美夜没有回答。

“美夜小姐！”

山紫郎加强语气，美夜猛地抬起头。这神情实在不像她，似乎会发出“茫然”的音效一般。

“怎么了？该不会是……”

被自责的想法压垮了？

山紫郎害怕听到肯定的答复，欲言又止，美夜却歉疚地笑了笑。

“啊，不好意思。我觉得这首歌挺好的，有超乎预料的韵味。”

“你是听入迷了啊？”

虽然山紫郎实在无法理解，但在精通古典音乐的美夜的耳中，似乎是首杰作。

白白担心她了。

后来两人又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但像客厅一样，没有找到值得一提的东西，也没有能跟烈焰扯上关系的线索。

最后调查毫无进展——除了无力感和自责之外，山紫郎的心中更为焦躁感所占领了。

3

当天傍晚，星守方舟酒店一二〇一号房。

矢荻一边哼歌，一边收拾行李。

“今晚我一定要回家，昨天可把我折腾惨了。”

美夜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凝视矢荻。

从绫小路家返回，山紫郎说句累了，就回家去了。与“明天请你再尽情使唤我吧”这句活力十足的话正好相反，话语中已切实地流露出了他精神上的疲劳。

他的心态快要失衡了。

我本来以为能更快解决，才让他当“助手”的。

“哦，你问的电脑，分析起来好像要花上一段时间。绫小路好像是个重度电脑宅，数据里有很多古怪的软件和文件。不过要说里面有没有和烈焰有关的东西，就我的直觉而言，希望不大——话说回来，这次连你也不免连连失算啊。”

“什么失算？”

美夜佯作不知地以手托腮，矢荻像是看穿了似的，眼睛显露出了笑意。

“正式开始调查后的第三天，你就认定神崎玲是烈焰，可是，这根本就是错的。绫小路彩子死亡时，神崎玲有着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讽刺的是，你就是证人。你虽然没有告诉天弥，但你今天去绫小路家的真正目的是想找找有没有证据，能证明神崎玲用了某种诡计吧？”

“你很敏锐嘛。”

“别看我这样，我前途还是很被看好的。”

矢荻得意地闭上一只眼睛。他是要做个眨眼动作吗？要是嘴部也同步的话，倒还有点可爱。

“我再顺便敏锐地推测一把，你没有找到神崎玲是如何杀害绫小路彩子的诡计，对吧？”

美夜不置可否，于是矢荻手不停，继续说了下去。

“我直接说吧，神崎玲是不可能杀害绫小路彩子的，他无法瞒过你和天弥，偷偷进出房间，用什么诡计都不行。不，就没有什么诡计，除非他会瞬间移动，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世上哪有人会瞬间移动。”

矢荻发出了讥讽的笑声。

“这次你摔跟头的原因是你断定这是一起犯罪动机型案件。你硬是用共感觉锁定了凶手——不，是你以为锁定了，所以才放弃了寻找凶手身份的验证。你把神崎玲的声音错当成红色，所以去寻找不存在的动机，结果陷入了困境。”

——我没有看错，真的是红色的。

无论如何坚持，最后对方都不会明白的。即便是唯一留在自己身边的这位精英警官，也不例外。

“你就这么轻松，还有空分析别人失败的原因？”

美夜没有坚持，反而这么说道。

“现在不解决的话，就赶不上那个了吧？”

“我在其他事上赚点分，抵消掉就是了，你不用担心。不说这个，音宫小姐你才是没空和我斗嘴了吧？我委托你的案件，你可全都失败了啊。”

“我不认为是失败，我真的全都解决了。”

“我承认，但是你没有完全满足我的要求。”

美夜感到墨镜下的眼睛温度下降了一些。是惹他不开心了吗？

算了，无所谓。

“我的确没空和你斗嘴，毕竟——”

“明天请你再尽情使唤我吧。”

山紫郎留下空有斗志的这句话，就跟美夜等人告别，回到家中，向佛龛上的花恋作揖后，便一直躺在床上。

母亲白天说过今天要晚点回来，现在果然还没有回来。但是，山紫郎也不知道算不算晚点。他感到脑袋沉甸甸的，甚至都不想去看时钟一眼。

死了——花恋和绫小路都死了。

她们还是高中生，却被杀了。

最后还被烧了。

无力感、自责和焦躁之情混杂在一起，山紫郎无力思考任何问题。

只涌现出了一样思绪。

——花恋，我真的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楼下传来了玄关开门的声音，是母亲回来了。他硬撑着转过头，看了一眼时钟，才六点半。他还没来得及想不是说要晚点回来，就响起了什么东西倒地的闷响声。

怎么了？山紫郎条件反射地跳起身，冲下楼梯。

只见母亲正面朝下，倒在玄关处。

“妈妈。”

山紫郎慌忙扶起她。

她的身体又冷又重。

“怎么了，妈妈？”

“山紫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母亲发白的嘴唇颤抖着，梦呓般反复说道。

她的表情就跟为花恋守灵时看到的一样，极为空虚。

那果然不是幻觉啊。

“妈妈道什么歉啊，好奇怪啊。”

山紫郎硬是挤出开朗的笑容，架着母亲走到客厅。

他打开暖气后，去厨房倒了杯热茶回来，只见母亲似乎稍微平复了一些。

但她的脸色依然如游魂般苍白。

自从花恋死后，自己也憔悴了很多，但母亲比自己更为憔悴。平时总有人说母子长得相像，但如今母亲的相貌已完全变样了。

“你今天不是要晚点回来的吗？”

有多久没有这样面对面了呢？自从母亲四处奔走，忙于准备葬礼之后，就没有机会和她好好聊聊了。就连守夜时也是如此，母亲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骨灰罐，他们没能正经聊上几句。

“工作挺忙的，我是打算晚点回来，可是他们说我脸色太差，就逼我回来了。我明明是柜台负责人，太丢人了——对不起啊，山紫郎。”

“好怪啊，没什么要道歉的吧。”

山紫郎想起守夜的前两晚，她也这样道过歉。说起那事，母亲则会露出柔弱的微笑。

“不，我有两件事要道歉呢。一件是我霸占了葬礼的准备和善后工作。我不让自己忙起来的话，实在坚持不下去，你也一样吧，我明白的，可是却优先选择了逃避。我硬是说服自己必须一个人办葬礼。可明明不是这样的，真的很对不起。”

“你不用在意啦，我自己也做了很多事。”

“那是因为待在家里，就会伤心得难以自制吧？”

“要是能让妈妈你排解悲伤的话，我完全没问题。”

这是他早就察觉的事，所以能活泼地说出这句话。他顺势催问：“那第二件呢？”于是母亲说道：“我曾经想丢下你，自己一死了之。”

“你爸爸走的时候，我伤心地想死。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和花恋去死，所以我决定拼命工作。

“我觉得自己和自行车一样，一停下来就会倒地。我曾经好多次忽然想起你爸爸，差点停下脚步，但每次你们的面容都会浮现出来，让我想方设法地继续奔跑下去。

“我是过了好多年才能停下脚步的，山紫郎和花恋，我终于能够仔细品味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幸福了，我感到抚养你们就是我活下去的意义。

“可是，花恋却被抢走了。我必须再次感受多年前你爸爸被抢走时的痛苦，必须不停地踩自行车，我实在忍受不了。再说，等我终于适应之后，下次会不会轮到山紫郎你被抢走呢？我被困在这样的恐惧感里，只觉得剩下的人生被幽禁在黑暗之中。

“所以我想死。

“不睡觉也不吃饭的话，身体就会渐渐衰弱，就可以慢慢自杀了。当然了，这种行径太恶劣了，丢下你，自寻死路实在太过不负责任，不可能得到谅解的。但是在我心里，还有一个我在不住低声说：‘有什么不好的，山紫郎很坚强的。他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他会体贴地理解你的，可以稍微依赖他一下嘛。’”

“我的理性大概是被这些声音给麻痹了吧。最近我没有好好睡觉吃饭，结果就搞成这样了。但是，刚才被你扶着，我清醒了，不能想着丢下儿子自杀。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趴在桌上的脸上啪嗒啪嗒地流下了泪滴。

“妈妈……”

无法责怪她，自己在几天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如果没有美夜的话，自己或许不止是想，而是已经付诸实施了。

我和妈妈真像啊，不只是长相，思维方式也像。

声音也是，如果在美夜眼中，一定都会是深蓝色吧。

我握紧母亲的手，那只手已经瘦骨嶙峋。

“妈妈你只是累了而已，要是真想自杀的话，应该会不停地寻死

吧。”

山紫郎用最温柔的语气对她说道。

“你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考虑到我了。所以请你不要再道歉，晚饭我来做，吃了晚饭，今晚就好好睡一觉吧，这样精神会好点的，好吗？”

母亲一面泪流不止，一面像孩子般不住点头。

目送母亲躺到床上，山紫郎回到自己的卧室。

无力感、自责和焦躁已经消失了。

身体中只剩灰暗的感情。

烈焰杀害的不只是花恋，也不只是老田、酒井、绫小路和第五具遗体。

和平主义者源司。

绫小路的母亲。

自己的母亲。

另外还有山紫郎不认识的人也被烈焰“杀害”了。

他应该以命赎罪。

“烈焰没有活下去的价值。”这是一种灰暗的感情，但也是严峻的事实。

花恋厌恶暴力，所以不可能希望散播暴力的烈焰活着。

当然了，这才是自己能为花恋做的事。

一开始找到的答案是正确的。

山紫郎打开抽屉，取出求生刀，小心翼翼地从刀鞘中抽出刀。

明净的大型刀刃宛如彷徨的吸血鬼渴求鲜血的利齿，发出微光。

我要把这把刀整个插进他的心脏里。一面感受着自己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沉重，一面满地打滚吧。你瞒过警察的眼睛，偷笑到现在，这是你该受的报应，烈焰。

——等等。

偷笑？

灵光一闪。

如果这一闪正确的话……那么虽然和美夜的想法不同，但这就是犯罪动机的答案，那凶手是谁也解决了？

烈焰就是那个人吧？

山紫郎全身心扑入这灵光一闪中，不住研究之时，手机响了。没有显示来电号码，会是谁呢？他将求生刀收入刀鞘之中后，接通电话。

“喂。”

“你好。”

是美夜，说起来，这个女人还没有告诉自己她的电话号码。

“你还没睡吧？”

“没事。”

山紫郎看了看时钟，刚过十点。

“太好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我想向神崎道歉。”

这句话太过出人意料。

“绫小路的案件发生时，神崎的确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他不是烈焰。我只能承认这一点了。”

终于承认了啊。山紫郎偷偷发出了安心的叹息。

“所以为表歉意，我想请神崎吃一顿。”

“不，我觉得以玲的性格是不会在意的。”

“这样我会过意不去。再说了，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吗？”

说起来，玲是这么说过吧。

“明天在拉西里斯怎么样？就是我以前提过的那家很好吃的蛋糕店。”

山紫郎犹豫了一下，但这是消除芥蒂的好机会。

“好，我去跟他说声。”

“太好了，那就麻烦你了。一定要带神崎来啊，一定一定啊。”

跟山紫郎打过电话，美夜在化妆台前坐下。

“我打算明天傍晚回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不觉得太可惜了吗，你就不打算重新考虑一下吗？”矢荻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依依不舍的。那个男人很少这样。

明明只是无谓的小事，那家伙还是这么奇怪。

“好了，开始吧。”

她用右手将银发扎成一束，凝望着镜中的音宫美夜。

而另一只手上则握着剪刀。

4

十二月二十六日。

山紫郎和玲碰头，走向拉西里斯。和美夜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三点，还有足够的时间。

母亲昏昏沉沉，山紫郎本想今天一天都陪着她，但又想见证美夜和玲的和解，于是留下一张“我很快就回来”的便条就出了门。

“她不用这么费心的，这样反而让我不好意思了。”

“我也这么说的，可是美夜小姐说她会过意不去。”

“无所谓，怀疑别人就是她的工作吧。”

玲聊天的样子很是开心，他的男女关系一直很复杂，那句喜欢的类型也未必是客套话。

拉西里斯在住宅区内部，四周被花坛包围，大门的颜色是法国电影会用的那种朱红色。这是一家看起来就相当雅致，处处彰显着高品位的咖啡店。

“音宫小姐很喜欢这家店吧？”

“嗯，她来星守市之后就成了这里的熟客，和店长好像也交上朋友了。”

到了三点，美夜却没有出现。山紫郎心想她或许先进去了，便透过窗户打量着店内。柜台的玻璃窗里摆着宝石般的蛋糕，相当搭配可爱的内部装修。

美夜正坐在里面的座位上。她今天还是穿着灰色的西服西裤，那副以手托腮发着呆的模样十分忧郁，宛如一幅肖像画。

但是，看到她这副样子，山紫郎一阵惊愕。

“美夜小姐在里面……不过，那是她吗？”

“你在说什么呢，哪里还有第二个女人有这么华丽的银发……”

玲尚未说完，山紫郎便冲进了拉西里斯。

“欢迎光临——”

他理也不理那粗犷的声音，飞快地跑向美夜的座位。

“嗨，我先进来了。”

美夜露出笑容，她的脸庞和昨天一样，如艺术品般美丽。

“你这头发是怎么了！”

“太好了，你注意到了。”

美夜的手抚上脖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一剪刀给剪了。”

她还是一头银发，但先前的及腰长发已不见踪影，发型成了超短发，简直就像一名纯洁的少年。她的脖子十分纤细，令头发变短了这一点更为明显。

“是人都会注意到的。可是，你为什么……好不容易长得……好可惜……”

“没想到你会这么吃惊。你喜欢长发？”

“不，不是。”

“多余的东西变少，长发变成短发时，相貌会更难掩饰。”以前花恋读过的时尚杂志里提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他没有在意，但如今见到超短发的美夜，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事实。她的美貌比先前更为突出。

她长发时已十分貌美，但现在这个宛如少年的发型，同时又散发出清爽的女性魅力，也相当迷人……啊，是了，我心跳加速了，所以才这么支支吾吾的吧——不是分析自己心态的时候了。现在该干脆地夸奖一句“好漂亮”……

“你这个发型也很好看啊，音宫小姐。”

清凉感的声音轻轻松松地就抢在了自己前面。不知不觉间，玲已站在了山紫郎背后。山紫郎的注意力都被发型吸走了，完全没有注意到他。

“谢谢你的夸奖，山紫郎也学学他吧，女性换了发型之后，首先得夸夸她。”

“……你忽然换了形象，让我没反应过来。”

山紫郎一面深切感受着女性经验上的压倒性差距，一面终于挤出了这句话。美夜笑着说“也不是改变形象啦”，同时以优雅的手势催两人坐下。

山紫郎与玲和三天前一样，在美夜的对面坐下。座位的配置是一样的，但已经没有当时那种压抑感了。

玲刚落座，美夜就神情严肃地深深低下头。

“神崎，我怀疑你是烈焰，让你感到不愉快了，我非常抱歉。”

“没事，我问心无愧，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洗清嫌疑的。不过没想到会这么早，对我来说是好事……不过这种说法很对不起绫小路就是了。”

玲的面容上罩上了阴霾。继他如妹妹一样疼爱的花恋，连花恋的朋友也遇害了，而且绫小路也很爱慕玲。虽说他的嫌疑已经洗清，但心里不可能心如止水。

“我对绫小路的事深表歉意，我一定会重新调查，抓住烈焰。但是在此之前，我实在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请你不要在意。”

“我很在意。”

美夜继续垂着眼睛，摇了摇头。

“我只顾着解决案件，给你添麻烦了。我希望多少弥补一下，所以想请你来这里，我还把头发给剪了，算是反省吧。”

“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才剪了头发吧，美夜小姐？”

听到山紫郎的询问，美夜严肃地点了点头。

“男人有时不是会为了承担责任而剃光头吗？起初我也想剃光头的，到底还是下不了手，所以就想至少剪成短发吧。我好久没剪这么短的头发了，脖子空荡荡的，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放不下心一样。而且我没有合适的围巾，冷得很呢。”

她承担责任的方法明显走偏了。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却又说道：“幸好你没有剃光，那样我可就没信心说发型很好看了。”

他若无其事地说出了这句话。

“虽然我剃光头不会好看，但是有些女性的光头也很帅气的。”

美夜终于露出微笑。她似乎是发觉玲没有生气，所以紧张的情绪缓和很多。

“所以短发代表了我的反省之心，然后就是我的道歉之心了。京子！”

美夜呼唤侍者之后，满是胡子、身材高大的店长从柜台后走来。

……这个人就是京子？说起来那句“欢迎光临”虽然声线粗犷，却也格外娇媚。可是——

“那个人怎么看都是男人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美夜对低声询问的山紫郎轻快地挥了挥手，令他都不想去吐槽性别

不是细节了。

满面笑容的京子托着一只大盘子，上面装了许多蛋糕。草莓、巧克力、抹茶、焦糖、布丁……数到这么多还不足一半，山紫郎便放弃去数了。

玲则难得地目瞪口呆了。

“你们就是美夜的朋友吧，短发的美夜也很可爱吧。阿姨都要嫉妒了。”

嘴边长满胡子，还说什么“阿姨”“嫉妒”。像之前的矢荻也是这样，美夜身边很容易招来怪人啊。不过自己可不算在内。

“呃……音宫小姐，怎么有这么多蛋糕？”

“都说是美夜的心意了。”

回答的不是美夜，而是京子。

“美夜说想请大家吃蛋糕，真是个好姑娘啊！阿姨都感动了。这是她的心意，大家不要客气，尽管吃啊。”

“不，可是我没带那么多钱……”

“啊，不要在意，蛋糕钱都由我来付。”

美夜对惊慌的玲露出了笑容。山紫郎不禁问道。

“你付钱没问题吗？”

“不要担心，这是我的心意。啊，你也被我的失误连累得不轻，当然也可以吃了。”

“不，我就……”

“吃吧吃吧，还多着呢。”

山紫郎和玲面面相觑。

最后，在摆完所有蛋糕之前，京子在柜台和餐桌之间走了三趟。眼前是一大片稠密至极的蛋糕。山紫郎并不讨厌甜食，但看到这么多蛋糕，也实在无法心生谢意。至于玲，还没有吃就一脸意兴索然了。

“来，还有红茶呢。”

京子为玲端上红茶杯，山紫郎是蓝色茶杯，美夜是银色的。山紫郎战战兢兢地探头一看，只见里面装满了冒泡的红色液体。

“那杯红茶是阿姨特制的，是京子皇家红茶哦。慢慢品尝吧。”

山紫郎看着昂首挺胸地宣布红茶名称的京子，实在无法说出“请给我换杯普通的红茶”。

“终于上齐了。我们吃吧。”

美夜对着大堆蛋糕面露喜色，将方糖放入杯中。这么多蛋糕还要再加糖分？玲的脸似乎抽搐了一下问道：“你喜欢甜食？”

“也不算喜欢，普通吧。”

这个回答毫无说服力。

见美夜放入第二块方糖，玲或许是看不下去了，便移开视线开始饮茶。

——玲，你没事吧？京子皇家红茶是人类能喝的饮料吗？

山紫郎真心担忧玲的安全，但玲却没有不正常的表现。他鼓起勇气，自己也尝了一口京子皇家红茶。

结果红茶的味道与浓烈的红色背道而驰，普普通通，平淡无奇。

“那我开动了。”

美夜欢喜地从抹茶蛋糕开始吃起。

向玲道歉只是借口，她只是自己想吃蛋糕吧？山紫郎一面猜疑着，一面选择了巧克力蛋糕。

“……我开动了。”

玲虽然说了这句话，却没有碰蛋糕，而是独自喝着红茶。

“这里的蛋糕很好吃啊，听说都是京子自己做的，真是天才啊。”

美夜说得不错，与令人扫兴的红茶不同，蛋糕相当美味。他那副样子，竟然能做出这种宝石似的蛋糕。

“音宫小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玲还是没有碰蛋糕，问道。美夜正美滋滋地大口吃着蛋糕，但听到

玲的语气如此认真，不免停下了手。

“你为什么会认定我是烈焰呢？你之前说是‘保密’，也是时候告诉我了吧？”

美夜凝望了玲一阵子，接着静静地放下叉子，用餐巾擦完嘴角后，下定决心似的开了口。

“我有共感觉。”

“共感觉？是说synesthesia吗？”

“对，视觉会随着听觉而发生反应。也就是说，我听到声音就会看到颜色和形状。”

“算是一种色听吧，吓了我一跳啊！我在书里看到过，但是现实里还是第一次见到。听说几万人才会出现一个，所以我有想过总有一天会有机会遇到共感觉者，但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实现啊。”

“我的情况比较特别，不只大脑，视觉细胞也会产生反应，所以共感觉非常强大。我裸眼时会看到所有声音，负担相当大，所以平时会戴专用的隐形眼镜来调整这种能力。”

“视觉细胞也产生反应啊。原来如此，的确特别。”

不愧是医学院的学生，玲似乎知道共感觉。他和山紫郎不同，顺理成章地聊起了共感觉。

“能见到特别的共感觉者，我很荣幸。不过，这与认定我是嫌疑人有什么关系？”

“不管我怎么用隐形眼镜调整，有些声音始终会出现在眼前，就是企图自杀的声音和企图杀人的声音。前者看起来是蓝色的，后者是红色的。”

美夜道出秘密，看来已经彻底打消了玲就是烈焰的看法。

“美夜小姐把你的声音错看成红色了，所以才误以为你就是烈焰。”

山紫郎松了一口气，装作调侃，加入对话。美夜却用力摇了摇头。

“我没有看错，山紫郎。现在也一样，神崎的声音看起来就是翻涌

的红色。”

“又来了……”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神崎？”

美夜打断了山紫郎。

“什么问题？”

“你刚才说的‘什么问题’也通体发红。回答我，神崎，就算你不是烈焰，你也一定有强烈的杀人冲动。你的声音整天都是红色的，说明你一直充满杀意，我认定你是个稀世杀人狂了。你想杀谁？或者说，你杀了谁？”

“美夜小姐！”

跟说好的不一样，缓和下来的气氛荡然无存，就算是玲，也忍不下去了吧。

但玲却无视了山紫郎的忧虑，发出笑声。他肩头颤抖着，笑了一阵，似乎他已经觉得好笑到了极点一般。

“——你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怀疑我的吗？你再早点说出共感觉的事，就不会误会了。”

“误会？你说我？”

“说误会也不对吧。我的确想杀一个人，我想杀他想得难以自制了，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会不择手段杀了他。我之后自己会遇到什么都无所谓。我对某个人就恨到了这种程度。”

“你说的是谁？”

性情温厚的玲会恨一个人到这种程度？山紫郎半信半疑地问道。

美夜用那双细长的眼睛凝视着玲。

“还用问吗，山紫郎。”

玲的笑容消失了。

“就是烈焰，烈焰啊！他是花恋的仇人。可能的话，我想立刻杀了他。”

烈焰。

说出这个名字时，玲的面容因愤怒与悲伤而扭曲。他的面容如雕像般精致，所以这时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山紫郎却感觉受到鼓舞一般。

玲居然有这么痛恨烈焰，那自己要做的事情果然是对的。

与此同时，思绪中冷静的那一部分却提出质疑。

就算玲对烈焰的恨意强到想要杀他，但声音会一直显现出红色吗？美夜说得不错，那样会变成“稀世杀人狂”吧？

“由于我对烈焰有着强烈的杀意，所以声音看起来是红色的。是这样的吧，音宫小姐？”

“是啊……是吧……”

美夜带着些许不确定回答着，将焦糖蛋糕放入口中。

聚餐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宣告结束。

走出拉西里斯的美夜用力伸个懒腰。

“呼，吃完了吃完了，撑死我了。”

吃了那么多当然会撑了。

苦笑的玲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最后绝大部分蛋糕都消失在了美夜的胃里，纤细至此的身体有哪个部位会如此渴求糖分呢？

“多谢款待，很好吃。”

玲明明几乎没有碰蛋糕，却规规矩矩地道了谢。

“我才要谢谢你，陪我吃这一顿。下次我说不定还要找你问问烈焰的事。当然了，不是把你当嫌疑人，而是以花恋朋友的身份。”

美夜对玲说完这些话后，对山紫郎说道。

“我去酒店见一下矢荻先生，向他报告我向神崎道歉的事。然后我想一个人研究一下案件，今天就分头行动吧，行吗？晚上我打算去一趟废旧工厂，搞不好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当然了，我要是有什么发现的

话，明天也会告诉你的。”

“好。”

山紫郎自己也正想独自行动，所以正中下怀。

“废旧工厂说的是北边那座吧？那种地方有什么？”

见玲对“废旧工厂”有了反应，美夜一副“糟了”的样子，轻轻吐了吐舌头。由于她剪了短发，看起来像是恶作剧被发现的少年。

“这件事要保密，是吧，山紫郎？”

“我倒是觉得可以告诉玲。”

“不，不用说了，山紫郎。我是有点好奇，但老实说，我对那座工厂没什么好印象。”

玲明显是在暗示九年前的那件事。鉴于玲当时罕见地失态，山紫郎决定就此打住。

“那山紫郎，我明天再联系你。调查陷入僵局，我得重新查起来。”

说完后，美夜发冷似的缩缩脖子，钻进车里。她开车还是那么谨慎，但转过街角后，很快就不见了。

玲等待已久似的开口。

“调查陷入僵局了啊。”

“嗯，因为美夜小姐坚持‘神崎玲就是烈焰’，不肯让步。我倒是有反对她说玲没有动机了，可是直到发生绫小路那件事之前，她都过分依赖自己的共感觉了。”

“我也恨烈焰恨到想要杀了他，所以也不见得是她的失误。”

玲轻轻耸了耸肩。

“她竟然是共感觉者，我希望下次可以跟她好好聊聊。可能的话，就我一个人。”

他用听起来有八分认真的口气说完，又笑了笑。

“好了，我还有报告要写，先回去了，你呢？”

“我要去个地方，就告辞了。”

“好，你好像还打算陪音宫小姐一起调查，要小心啊。对手可是杀了很多人的杀人狂。”

“好的。”

玲离开后，只剩下了山紫郎一个人。

说要去个地方不是撒谎，但也不是实话。总之，他想尽快一个人独处，理清自己的思绪。

终于发现了烈焰的真实身份。

美夜的独自行动也加强了他的信心。

就趁今天做个了结吧。

山紫郎去母亲喜欢的便当店买了煮菜便当，回了一趟家。发现母亲还在熟睡，就在便当边加上“忽然有点事，我要晚点回来了，不好意思”的便条，再次离开家门。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再次研究起自己的推理。

他觉得昨晚的灵光一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让他确信自己的想法无误的，是拉西里斯里发生的一幕。

就算恨着烈焰，玲也不是杀人狂，他的声音为什么在美夜看来一直是红色的呢？

“美夜的共感觉强大而精准，将玲的声音看成了红色。”

“玲不是杀人狂，声音不红。”

只有一个假设能让两项互相矛盾的事项成立。

而这一假设，令昨晚的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了。

烈焰一定就是那个人。

而讽刺的是，这次案件的关键点是不同于美夜想象的犯罪动机。

如果有物证就完美了。但烈焰很擅长消除痕迹，靠物证是查不出烈焰的，只能对他指出真相，逼他坦白。

也许我的确是黑斯廷斯，但是美夜小姐，黑斯廷斯换种做法也是可以解决案件的。

山紫郎透过口袋握紧求生刀。

5

星守海洋塔，下午七点三十分钟。

山紫郎压抑着急切的心情，只是理清决战前的步骤，结果就到了这个时间。海洋塔会在晚上八点关门，但还有三十分钟，还来得及。

他选中这里做出决断有两个原因。

其一这里是他和花恋的回忆之地。

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可以封锁烈焰的行动。

烈焰会巧妙地避人耳目，行凶杀人，所以不会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伤害别人。

相较之下，自己却没什么可失去的。

这是美夜第一次对自己谈及共感觉的海洋塔休息室。因为害怕遇到烈焰，今晚这里也不见人影。寥寥无几的游客，都是像失去花恋前的山紫郎一样幸福的人，觉得自己和什么烈焰没关系吧。

想到不久之后就要在他们面前上演惨剧，令山紫郎微感歉疚。

但很快就会结束了，请你们原谅我。

原谅我将求生刀捅进烈焰的心脏里，让鲜血如喷泉般飞溅。

花恋，如果我告诉你我把手机送去修了，也许你就不用死了。我没能保护好你，这让我后悔莫及，无论对源司和母亲道歉多少次都不够。

正因如此，我要解决了烈焰。虽然你讨厌暴力，但也不愿再看到烈焰为所欲为了吧？你会衷心期望烈焰去死吧？

吸收了夜色的黑暗，化为镜面的玻璃窗上映出了那个人的面容。

来了。

山紫郎将手伸入夹克的口袋中。不要紧，求生刀就在口袋里。

“久等了。”

山紫郎缓缓回过头。

废旧工厂，下午八点三十分。

月光照进室内，将一片荒芜的内部装饰照出了朦胧的轮廓。

寒风吹过，美夜缩了缩脖子。她已经留了很多年长发，暂时是难以习惯了。今天一整天，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都觉得别扭。

不过，要是早些剪短就好了。

反正会对自己说留长发好看的人都疏远了自己。矢荻倒是例外，但他的话不知有几分是真心的。

美夜在工厂里转了几圈，走到暗门前。她开开关关了两三次，再次赞叹门的质量过硬。而且这道门过了近二十年依然没有损坏，其坚固也令她颇为欣赏。

这间房间的前主人在里面藏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吧。又或者，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沉浸在拥有一道精巧暗门的愉悦感中呢？不管怎么说，他应该不会想到工厂关门后，这地方会被人用来杀人焚尸吧。

美夜凝视着暗门，种种回忆不禁涌上心头。

在那段日子里，没有朋友来拜访自己，本该住在一起的父亲甚至没有发出气息，她唯有面对书桌，摊开医学书籍。在那段日子里，书架式房门的内部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这时，矢荻来了，后来——

美夜没有被伤感情绪淹没，却蹲下身，凝眸细望着广漠而漆黑的空间。

音宫美夜。

从背后看去，这个女人极为纤弱。或许是剪了头发，露出脖子，更增添了这种柔弱感。

她的脖子细长白嫩，似乎只要稍微用力一扭，就会发出令人愉悦的

声音，折成两半。

当然，他是不会做这么暴殄天物的事的。

她平时是个爽朗而要强的女人，但到底不过是女人。

她只会被暴力蹂躏，避无可避。

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要去的地方比想象中要耽误时间，但就连这令人心焦的时间也显得可爱了。

心跳的节拍和平时一样，以往的杀人已经锻炼出了自己的抗性。到了那一刻，或许自己多少会亢奋一些，但前面的步骤已经习惯了。

不带脚步声地靠近她。音宫美夜有共感觉，即便是轻微的声音也会让她的视觉中出现什么。

站在她的正后方，音宫美夜不会发觉的，她似乎正一面凝视着暗门，一面陷入沉思之中。

非常好，一切都进展顺利。

将右手握着的电击器靠近裸露在外的脖子。美夜似乎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倒吸一口凉气，试图回过头来。

“很遗憾，晚了。”

打开开关，电流迸裂，刺耳的电子声。

音宫美夜保持着要回过头的姿势，身体猛烈地后仰下去，其后脸便朝下地倒在了略显肮脏的地上。

“电流的声音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

这道声音既不会传入她的鼓膜，也不会映入她的视网膜吧。

第六章

烈焰

1

那名男子是在少女还差四天就要十六岁的时候来到这间房间的。

好久没有看到暗门打开的声音了。

——爸爸？

自己还在渴望父亲，真是丢人而可悲，催人泪下。

而站在门后的，自然不是父亲。

桌上的镜中倒映出的，是戴着一副浅棕色墨镜的陌生男子，那副苍白的面容宛如骸骨。

少女心想这个人或许是生病了。她又想到如果只是生病的话，多么令人羡慕啊。

“初次见面，我叫矢荻。你信神吗？”

少女看都没看自称矢荻的男子，继续读书。

“你在看什么？那该不会是神经学权威的著作吧？你才十五岁，看得懂吗？”

少女背对着站在身后的矢荻，要求他出去。她无心，也无暇搭理这种男人。

少女十分焦急。

共感觉不是病，虽然较为罕见，但也是人类知觉现象的一部分。

每本书上都这么说。里面有人为自己身为共感觉者而欢喜，积极充当共感觉研究的实验对象，也有人志得意满地写上自己的经验之谈。

可是就连境遇相近的人都没有，更遑论相同者。

每当发现这样的事实，声音就愈发苍蓝。

“不过，这房间烟油味好重啊。”

明白少女无意回答后，矢荻转换了话题。

“你好像有抽烟啊。我国法律是严禁未成年人抽烟的，我这个身份，不能当作没看见啊。”

“我昨天戒了，没有问题。”

对方希望自己对“我这个身份”的措辞有所反应，问他一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吧，怎么可能让你得逞。矢荻却丝毫也不气馁。

“你戒了？哦，为什么呢？”

“因为吐出来的烟气也变得蓝透了。”

反正他也听不懂，也没道理解释给他听。之后也一样，不管他问什么，自己都不打算回答。

“真遗憾啊，你这种情况，声音发蓝说明说话人想自杀吧？吐出的烟都是蓝色了，看来情况很严重啊。”

听到这句挑衅的话，少女不禁回过头去，与男人四目相对。

矢荻却一动也不动，墨镜下的双眼依然在笑。就算瞪着他也没有改变。

被我瞪着，竟然还能若无其事。

“……请你回去吧。”

少女对互相瞪视心生焦躁，丢下了这句话。她想问问，这个男人是什么人，却又无法忍受继续看他的声音。

“我能回去吗？”

矢荻用玩弄少女的心理斗争般的口气说着，慢慢咧开了嘴。

“你打算一直这样当资产家爸爸的寄生虫？毕竟这个家里虽然没有爱，但唯独有钱嘛。”

“从一年前开始，我就没碰过爸爸的钱了。”

“没有爱，但唯独有钱嘛”听到这句话，全身的血液都瞬间凝结到了脑部。

“我用的都是自己赚的版税。我会作曲，把数据寄给唱片公司。那

是我的钱，没道理被你说三道四的。”

“你学医的同时还在学音乐啊，了不起。”

“我没有。”

少女与外部的交流几乎都是通过邮件或聊天软件完成的，所以与矢荻聊到现在，说的话已经足以超过去年一整年的分量了。少女对这一事实感到愤怒，却还是说了下去。

“我对音阶、和弦都不太了解，不过是把看着颜色很美的声音连在一起，就会自然而然变成畅销曲。仅此而已，我不在乎什么艺术价值，只是做来赚钱而已。”

“你这话粉丝听到了会失望的，再说，这也亵渎了音乐家。不过我很喜欢你作曲的《救世主情结》，还用来当手机铃声了。”

“你知道那首歌是我作曲的啊。不过遗憾之至，作曲这种工作我只是在业余时间做做而已。”

矢荻笑得肩膀颤抖起来。

“你的银发那么华丽，不适合用这么文雅的腔调，你不如去染个发吧？”

“你回去吧！”

少女按捺不住，终于大喝了一声。

“这头发不能染！自从我的头发变成这样之后，妈妈和美阳就……”

“你要不要把这种能力用到作曲之外试试？”

莫名其妙。少女的目光更为锐利，矢荻却始终不为所动。

“不管你创作出多少优秀的歌曲，心灵都完全不会得到满足吧。那就把你的力量有效运用到其他方面去吧，你也有点察觉到了吧？那是治不好的。就算你博览医学书籍，也只会了解更多信息。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败在蓝色之下终结生命。没错吧？”

看到了自己咬牙切齿的声音。

矢荻胜券在握般地笑了笑。

“怎么样，要不要当我的人偶？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的。你明白我有这个能力的吧，音宫美夜？”

矢荻只这一次叫过她的全名。

2

星守海洋塔，下午七点四十分。

“自从见你的第一面，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劲，处处都充满了疑点。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昨晚我想到‘烈焰正在为事态发展而暗自窃笑吧’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是哪里不对劲了。”

心脏怦怦直跳，看来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助手”体质。

但他必须揭发这件事。

对方沉默着，催促山紫郎继续。两人间虽然有身高差，但对方如病人般憔悴，而自己则在练合气道，打起肉搏战是不会输的。况且海洋塔里有人看着，对方不会对自己下手的，就跟计划一模一样。

“美夜小姐头脑很聪明，她以往也以侦探的身份，一直在解决案件吧。这次她也靠共感觉，找出了废旧工厂的暗门。

“但是，请你想想，就算她是强大的共感觉者，只因为这一点就请她调查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次的敌人——烈焰是在开始调查时至少已经杀了三个人还焚尸了，是非常残暴的杀人狂。美夜小姐的力气和运动神经似乎还不错，不过也就是不错而已，除了拥有强大的共感觉之外，她就是一名纤弱的女性，这样太危险了。我先前就觉得令人费解，但不知为什么，又没有多想。

“但是，烈焰的动机——犯罪动机的答案就隐藏在这些疑点中，这一点我之后再解释吧。”

对方不止一动不动，甚至眼睛都不眨，几乎有种自己在跟蜡像对话的感觉。

“第二处疑点是我的手机。

“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我的手机收到了花恋最后一通电话留言的事。我之前没有说，但这件事被美夜小姐发现之后，我把手机交给了警方。

“可是两天之后，我拿回的手机却与送过去时的状态一模一样，没有用塑料袋装起来，依然开着机，完全不像是有人碰过，不，事实上就是没人碰过。我的手机没有被转到鉴定人员那里，而是留在了我送交的那个人手中。警方一定是不知道有这么一通电话留言的，搞不好连花恋遇害当晚的行踪都没有查出来。

“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把手机送到鉴定人员手里呢？因为他不想给搜查总部提供多余的信息，他不希望调查有进展。不止手机，美夜小姐发现的废旧工厂的暗门也一样。收到她的报告之后，那个人嘴上说了些像是鉴定人员已经调查过的言辞，但那些也是谎话吧。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交给警方的信息越少越好啊。”

“那个人”暗示的是谁很明显了，但对方的表情依然纹丝不动。

他对自己说这只是对方的顽抗，又继续说了下去。

“手机和暗门的事我都没有向警方确认过，是我的想象。但是，假设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发现第三处疑点了。烈焰不会留下痕迹，所以没有目击者证言，也没有物证。这一点已经被指出过很多次了。那个人确实很善于藏匿行踪，毕竟在酒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他就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尽管他善于藏匿行踪，美夜小姐却十分信任他，毫不起疑。就算我向她确认，她也不当回事，只说对方容易招人误解。可是，那个人明明就是真正的犯罪者。”

为了扰乱对方的心境，他故意连续使用了“那个人”这一拐弯抹角的称呼，对方却依然宛如蜡像。心中萌生了一丝迷惘，我错了吗？不，不可能！我已经研究过很多遍了。

——花恋，等一下。

“第四处疑点是绫小路案发生的二十四日的不在场证明。你也知道，玲有着不可动摇的不在场证明。

“而相对之下，那个人则没有那个时候的不在场证明。

“那个人声称‘要回家’，后来又说自己回酒店睡了一觉，但是，没有人能做出证言。这一点才更引人怀疑才对。

“那一天，那个人离开王宫L后，去了绫小路家，杀害了绫小路彩子。接着他培养的刑警给他打电话时，他又装出一副在酒店睡觉的样子。绫小路的母亲不在家只是巧合，如果在的话，那个人是打算全都杀掉吧。他并不在乎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杀害绫小路，而是另一件事。”

目的。听到这个词，对手饶有兴致地扬起眉。

第一次引出了对方的反应——有戏。

“那个人的目的与他不惜放弃前途，也要留在能干涉调查现场的位置上的原因也有关系。同时，这也是第一个疑点——为什么要请美夜小姐调查的答案。那个人的目的——”

停顿了一下之后，他说出了决定性的一句话。

“就是音宫美夜。”

对方轻叹了一声。这是命中要害的表现吗？

他一口气加强了语言攻势。

“老田、酒井、星守湾浮出的第五具遗体、绫小路和花恋都只是受到牵连而已。那个人——不，你会欣赏美夜小姐痛苦的样子，从中感受愉悦的变态，你玩弄了美夜小姐，还在暗地里窃笑！”

他终于摆出了深思熟虑后的结论。

几乎就在同一刻，脑中烧了起来。

“昨天你说过‘音宫小姐那副端正的面容就适合痛苦的阴霾’吧。回想

一下，你每次看到美夜小姐为难、烦恼的神情，都会开心。我本以为你是在开玩笑的，原来都是认真的。看着女性痛苦的样子，从中取乐——世上好像是有这种人的。”

第一次见到美夜的那一晚，在网上搜集烈焰案信息的时候。山紫郎亲眼见到过那些评论者以花恋的困苦、痛楚、恐惧为素材，展开残酷的幻想，并为此欢喜不已。他难以相信，世上竟然有人，而且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嗜好。

但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现在就在自己眼前。

“折磨音宫美夜，这就是本次案件的动机，也是凶手为何犯罪的答案。烈焰就是为此而设计的，伪装成变态杀手的犯罪手法和你不断坚持模仿犯说的做法，都是为了迷惑美夜小姐。焚尸和弃尸到奇怪的地方，都毫无意义。

“我不知道美夜小姐和你认识多久了，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建立起了怎样的信任关系。但是，你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性欲，犯下了本次的案件。说到底，你以前请美夜小姐查案，就是为了获取她的信任。

“这么一想，美夜小姐相信是感冒药的那种药也很可疑，那真的是控制杀人冲动的精神安定剂吧。”

那个人镇定自若地抱起胳膊，像是在索要证据。

“很遗憾，我没有证据。但是有一件事，只有你才做得到。

“那就是美夜小姐的隐形眼镜。

“美夜小姐说玲的声音一直是红色的。可是，玲不是杀人狂，那他的声音为什么会是红色呢？只有一个解释合乎情理，那就是‘隐形眼镜故障了’。不，是那副隐形眼镜被人动过手脚，所以才会出故障。玲的声音被看成红色是巧合，毕竟动手脚的真正目的，是让你的声音不显现成红色。

“所以，美夜尽管经常跟真正的杀人狂对话，却没有看到红色。

“对你来说，美夜小姐满足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口味吧，完全就是‘人

偶’。你很想折磨这具‘人偶’吧？正确答案就是我的精神异常者推论。烈焰是矢——”

他未能说完，也未能抽出求生刀。

那对抱起的胳膊，笔直伸向了自己。好快，岂止无法架起刀，连闪避都力不从心。

众目睽睽之下，是不能动手的，这一逻辑对杀人狂无效。

想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

3

废旧工厂，下午八点四十分。

美夜感觉脸部贴着的地面寒意沁人，同时微微睁开眼。月光照进夜晚的废旧工厂。双手受到手铐禁锢铐在胸前，双脚也被铐在一起。

“唔……”

尽管四肢无法自由活动，美夜还是挣扎着挺起身体，试图站起来。

“给我老实点，音宫美夜。”

铐住她的人的声音传来，美夜抬头看向害得自己沦落至此的人。

“你的眼神怎么这么叛逆！”

下一刻，他就随意踹向了美夜的腹部。脚尖压入肌肤，美夜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带着手铐和脚铐四处滚动。

“简直像只虫子啊，音宫美夜。”

行凶者的冷笑声。

“不过你放心吧，不管你是虫子还是什么，我都会在杀掉你之后，给你烧干净的。”

“杀？烧？那——你就是——不可能——”

美夜忍耐着剧痛，强撑着瞪视那个人。行凶者用力点了点头。

“不错，我就是烈焰。不过，这只是媒体低级趣味的命名而已。”

不带感情的声音，美夜第一次听到这个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怎么会——怎么会——你怎么会——”

“你的神奇推理相当有意思，真相就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不过，我没有义务解释给你听。你就一无所知，满头雾水地死去吧，欣赏你这种样子也很有趣啊。”

“骗人——你——你可是对我——”

男子——烈焰从包中取出装满液体的塑料瓶。晚上看不太清楚，但能看出液体是深色的。烈焰吻了一口塑料瓶后，走近倒在地上的美夜。

“不要！不要！你不要过来！”

“哈哈哈，眼睛都有泪光了，就算你再怎么争强好胜，到底还是个女人嘛。”

美夜试图爬着逃开，却被冷笑的烈焰踩住头部。他轮流用右脚和左脚踩了踩，似乎觉得右脚更合心意，便用右脚踏在头上，将体重压了上去。

“啊……”

“不要紧不要紧，踩踩是不会死的。”

烈焰打开瓶盖。

“喏，这味道很熟悉吧，大家都闻到过的。你明白吧？咦，慌乱得反应不过来了？”

“不要！救命！”

“你和平时简直判若两人啊。也是，是人都怕死的，不过很快就会结束的，你就忍忍吧。”

液体流到美夜的身上，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几滴，接着慢慢变多。

“不要……你要干什么……”

“都叫你不要乱动了。不过，你比我想象中要精神嘛，看来有好戏看了。”

烈焰继续踩住美夜的头，将塑料瓶放在地上，继而从怀中抽出小

刀。那是一柄市面上处处有卖的小刀，在夜幕中泛出不祥的蓝色。

看到小刀的美夜猛烈颤抖了一下后，全身都僵硬了。

“没事，我现在不会杀你的。不过，你要是再乱动，就不好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美夜牙齿连连打战，对语气温柔的烈焰点了点头。她像是在强调自己明白了一样，不住地点着头。看到这一幕，烈焰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那之后要听话啊，绝对不能跟我叫板，听到了吧？你只要稍微抵抗一下，刀子马上就会到。”

美夜温顺地不住点头。

“好，乖啊，你害怕的表情也挺可爱的嘛，你大可以平时就这么老实的。好了，要怎么办呢？再保持一阵子这种姿势？还是稍微聊几句？不管选哪样，反正最后肯定都要执行火刑的。还有，我不打算回答你的提问。”

“你……你真的是烈焰？为什么？我那么信任你……因为那时候，我……”

“我说了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没有听人说话吗？”

烈焰十分绅士，他绅士地在右脚用上了力道，美夜的表情因屈辱、慌乱和痛苦而扭曲，同时大叫。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是烈焰？太离谱了吧！”

“都说拒绝接受你的提问了，你真是不懂事。”

烈焰不耐烦地说完后，蹲下身，将刀尖抵在美夜的脸上。美夜的脸一阵抽搐。

“你要……杀了我？用那把小刀捅了我？”

“别让我总说同一句话，都告诉你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了。还是说，你只是有共感觉而已，脑子却不好用吗？原来如此，那你查不出真相也可以——”

“美夜小姐！”

撕裂夜幕的叫声。美夜和烈焰都不禁看向了突然闯进来的人。

那是——

“山……山紫郎？”

气喘吁吁的天弥山紫郎正站在那里。

“……山紫郎，你来干什么？”

美夜倒在地上，双手双脚被铐住，头也被人踩着。她在这种状态下询问自己，样子实在好笑。也许是由于过于恐惧，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这个问题很好解答，但山紫郎却没能马上给出答案。他是全速骑着自行车赶到这里来的，现在呼吸还不顺畅，难以流畅地说出完整的句子。

“我不是说今天分头行动吗？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没打算来这里的……”

尽管呼吸和思绪依然凌乱，山紫郎还是回答道。

“我去海洋塔见了那个人……焚……焚尸……”

“啊？”

“我以为烈焰是矢荻——矢荻先生就是烈焰，就把他约了出来，想这么说，结果他抓住我的肩膀，忍俊不禁，说美夜小姐现在正在废旧工厂与真正的烈焰对峙呢，你去看看好了……所以我就全速赶过来了……”

“哈哈，矢荻先生是烈焰？你认真的吗？”

“你刚才也提到过矢荻先生，他是音宫美夜的委托人？我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不过看来很有意思啊。”

说着，烈焰——神崎玲露出了平和的笑容。

“呃……山紫郎，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矢荻先生是烈焰这种错觉的呢？”

张目结舌的美夜，如果只看相貌，就像小女孩般可爱。但踩着她头的玲如此不祥，导致这一幕看起来犹如超现实的画作。

“动机呢？该不会想看到我痛苦，借以满足变态性欲吧？”

“不是，你想啊，他说过你满足了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口味的，未必就没有可能……”

“虽说是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来说，剩下的百分之一更重要，那百分之一就是‘胸大’。而百分之百满足他口味的女性就是静佳，不过我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特意强调这一点，其实是对胸部自卑吧？”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吧？”

“明明是你先聊起来的。”

“还有，你想到的……”

美夜硬是说回了正题。

“该不会是绫小路那件事发生时的不在场证明吧？你没去问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认定矢荻先生没有不在场证明了吧？”

“……对不起。”

“还有就是藏匿行踪？我说过矢荻先生擅长神出鬼没是因为他的工作吧？再说，他自己就说过烈焰具有不留痕迹的天赋吧。你觉得烈焰会自己说出线索吗？”

“……也是啊。”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你该不会还说了‘你对美夜小姐的隐形眼镜做了手脚，以免自己的声音看起来发红，所以神崎玲的声音碰巧就成了红色’吧？这也太离谱了。我不是第一次接矢荻先生的委托了，他不可能给工作伙伴瑕疵品的，而且，就算隐形眼镜故障了，我也不可能注意不到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还是彻头彻尾的黑斯廷斯啊。”

“我也没办法。”

山紫郎明知美夜是对的，却还是忍不住叫了起来。

“因为他一看就很可疑啊！”

“我说过他是那种容易招人误解的人！”

她确实说过。

那矢荻先生为什么要请美夜小姐来调查案件呢？

他没有把手机交到搜查总部啊，太可疑了。

山紫郎感觉指出这一点也会被轻而易举地驳倒，便什么都说不出口了。

“你这家伙啊，只要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漏洞很多。你太急于求成了，你也不傻，可是却不懂怎么用脑子。”

“怎么还优哉游哉地聊上了，你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啊，音宫美夜。还是说，你害怕得要发疯了，所以故意想让自己忘记？”

玲说着，用左脚的脚后跟连续踢了美夜的腹部三下。虽然踢得缓慢无力，美夜却发出了含糊不清的痛苦呻吟。她柔弱的样子和之前判若两人。

“好难听的声音，就像快死了的猪一样。”

而神崎玲却没有给人判若两人的印象，玲终究还是玲，依然是玲，保持着玲的风格，玲的态度。

试图杀害美夜。

山紫郎依然难以相信。玲没有精神异常，也没有杀害五人的动机，更不需要去焚尸，而且，绫小路遇害时，他有着无可动摇的不在场证明。

满足了这么多条件，他为什么还会是烈焰？

“好了，我不是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不过听山紫郎来说，那位‘矢荻

先生’知道烈焰——我就在这里吧。他是怎么知道的，让人费解。那就说明继你之后，警察说不定也要赶到了吧。算了，无所谓，总之，我先杀了音宫美夜再处理吧。”

玲的态度流露出就算陷入包围也有路可走的自信与轻松。

人明明在这里，却像不在一样。不留任何痕迹，不断犯罪的杀人狂烈焰——玲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美夜小姐？”

玲以“说了你也不懂”的态度摇了摇头，说：“不过山紫郎，我不想杀你。你可能不会相信，不过我真的不想杀花恋，我不想再继续杀朋友了。”

不想杀花恋，那就是说……

“你……杀了花恋？”

“所以我一直都在说啊！”

“你给我闭嘴，下次你再说话，我会踹飞你的脸，把你的鼻子给踢折。虽说你快死了，可也不想毁了这张好看的脸蛋吧？”

他用脚尖抵住美夜的鼻子，美夜闭上了嘴。

“玲，请你回答我，你把花恋给……”

“是啊，我把花恋给杀了，我很过意不去。”

这句杀人宣告，似乎是发自内心的痛苦。

“我也是被逼无奈，她看到了我行凶的那一幕。我想帮忙准备葬礼，多少起到点赎罪的作用。”

“花恋是你杀的啊！”

山紫郎怒从心底起，准备扑上前去，玲却镇定地用小刀对准他。

“你不老实听话，就算是你，我也只能杀了。”

身体僵硬，实在可怕，可怕的不是小刀本身，而是玲的态度太过平常。

见山紫郎无法动弹，玲满意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等我收拾了音宫美夜，再好好聊聊吧。这些内情我到时再告诉你，不过现在没有时间了，你不要捣乱。总之，你把双手背到脑后，先跪下吧。啊，别想着违抗我啊，你不听话的话，这把刀会马上捅到音宫美夜身上的。”

美夜投来了恳求的目光。

听他的，救命。

在那双柔弱的双眼的催促下，山紫郎的思考陷入停滞，摆出了玲要求的姿势。

“再离远一点……对，这个位置就行。你就在那里老实待着吧，山紫郎。”

这声音也太过平常了，若是其中有哪怕一丝像是精神异常者的痕迹，或许自己还会觉得真实一些。

“好了，音宫美夜，我们继续吧，其实从见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对你很有兴趣。”

玲捡起放在地上的塑料瓶，里面装有深色的液体。

“再倒些吧。”

“不要不要，住手！”

玲无视了美夜拼命发出的请求，若无其事地将塑料瓶内的液体倒在了美夜身上。

先是头，接着是脖子、后背、腰、腿……

四周弥漫着液体的气味，那是平时常常闻到的味道。不该在这里出现的味道，使得嗅觉发生了混乱，反而分辨不出味道的本源。

“不要……”

美夜大声哭喊，山紫郎想堵住耳朵，但全身都僵硬了，连指尖都无法挪动。

“哼，之前看你那么精神，我还期待很久呢……没什么效果啊。为了准备这玩意，我还出了趟远门，花了预想不到的时间精力，结果都白

费了。果然你活着时还差了点，还是请你去死吧。”

玲说了几句山紫郎无法理解的话，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音宫美夜，你是共感觉者吧？”

“嗯……”

“我虽然说了让你不要提问题，可是没叫你不要回答。”

玲踏在头上的脚加强了力度，似乎要踩入脑中，美夜的面容就要被挤压扁了。

“是不是？”

“呜呜……是，我是共感觉者。”

“你说你的共感觉很特别，视觉细胞会一起受到刺激，所以会用特别的隐形眼镜进行调整。”

“……是。”

“那就请你摘下那双隐形眼镜吧。”

美夜发出了清晰可闻的倒吸凉气声。

“别这么吃惊，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把你的手铐在前面，而不是后面？当然是为了摘隐形眼镜了。”

“玲，美夜的共感觉太过强大，裸眼是无法正常生活的，逼她这么做的话，她也太可怜了。”

山紫郎以为自己说出了这番话，玲却不解地皱起眉头。

“山紫郎，我根本听不清你说的什么。不好意思，你能闭嘴吗。”

听到这句话，山紫郎发现自己颤抖得无法正常发言了。

“我说不定再也见不到视觉细胞会受到刺激的共感觉者了，请你不要捣乱。”

玲的双眼发出好奇的光辉。

“好了，快摘吧。我很期待看到共感觉者怎么感知声音。如果让我满意的话，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

骗人！无论表现出什么反应，玲都会杀了美夜，杀了她，焚烧遗

体。这一点明明显而易见，美夜却向他投去了讨好的视线，像是发现了活下去的曙光。

“真的，所以快摘。”

玲挡住失笑的表情，将右腿从头上移开。美夜活动着自由受到限制的双手双脚，晃晃悠悠地摆出跪地的姿势，将锈起的双手凑近眼睛。她全身频频颤抖，宛如毒品被吸光的瘾君子。

“呜……呜……呜呜……”

美夜一面将指尖伸向含着泪水的双眸，一面用细若蚊呐的声音说道：“山紫郎……求你了，不要看……”

啊，说起来，美夜有个古怪的习惯，不想被人看到自己换隐形眼镜。到了这个时候，她竟然还放不下这种“少女心思”。这副楚楚可怜的姿态令人目不忍视，于是山紫郎使尽全身力气，紧紧闭上双眼。

“给我把两边的隐形眼镜都摘下来，别耍滑头。”

玲一如往常的声音传来。这是在做梦，就这样紧闭双眼的话，就会沉入梦乡，接下来睁开双眼，就会从梦中醒过来了。

“好，行了，看来顺利摘下来了啊。”

玲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愿望。

“那这就请你看着这边吧。接下来我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你要回答我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打破愿望的声音洋溢着求知的欲望。

“你要老实回答啊，自从知道你是共感觉者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刻。”

明明是隆冬寒夜，自己却出了一身的汗，同时又不由自主地不住打战。

如果美夜被烈焰的魔掌逼入绝境的话，我会保护她的。而且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助手的身份。

如今就到了这个时候，身体却完全动弹不得。

玲是烈焰，花恋是死在玲手上的，自己曾经相信的事物彻底分崩离析了，受到这种冲击，他无法站起身来。

“好了，转到这边来吧。”

玲试验完共感觉后，就会杀了美夜吧？杀了她再焚尸吧？就像杀了花恋又焚尸一样。为什么要焚尸？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

就在山紫郎的无力感要转为绝望的那一刻。

即将被绞死的野兽般的叫声响彻四周。

5

起初，山紫郎以为是美夜的声音。他以为是美夜一下子看到了太多丰富的颜色，承受不住过重的负荷，便尖叫了起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你这混蛋，真是难对付。”

毫无疑问是美夜的声音，恐惧、慌乱和哀求之意全都不见踪迹。

山紫郎战战兢兢地睁开双眼，美夜的后背正朝着他的方向。而在她的对面，“啊呜呜呜呜……”

玲发出莫名其妙的呻吟声，一双眼睛圆睁，身体则抽搐得变形。美夜保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俯视着他。

“美夜小姐……”

山紫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试图靠近她身边。然而——

“别过来！”

在锐利声音的制止下，山紫郎只得留在原地。她手上明明空无一物，却比握着小刀的玲更有压迫感。

那把小刀已从玲的手中滑落，跌到美夜身前。

“啊，累死人了，要演个被囚禁的女主角真费事。”

“演？”

“嗯？你以为我真的会那样大喊大叫，哭哭啼啼？不管怎么想，我都不是那种人设吧。”

“这……可是，我觉得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嘛。”

“怎么？女孩子被残暴的犯罪者抓了，就必须害怕？你这是什么偏见啊。”

美夜以平常的态度说着，同时忙忙碌碌地动起手来。过了一阵，金属的摩擦声传来。

“好了，解开了。”

美夜扔开了手铐。

“这是怎么解开的？”

“我在袖子里藏了铁丝。从绫小路的案子来看，我也猜到神崎玲会用手铐了。”

美夜依然背对着自己，蹲下身，这次开始解脚铐了。

“你说绫小路……那也是玲干的？”

“嗯。”

美夜一面解除脚铐，一面干脆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玲可是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吧。案发时，他一步也没有出去过。”

“你等一下，我这就解释给你听……好了。”

咔嚓一声，脚铐也解开了。美夜霍地站起身，把脚铐扔到了手铐一边。她没有去看山紫郎，只是伸了个大懒腰，像是在表示“啊，好憋屈”。接着，她又想到了什么似的，将手伸向脖子，嗞嗞嗞嗞，传来一阵封条被撕开般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矢荻先生的跟踪套装里的工具之一，塑料质地的人工皮肤。”

跟踪套装？就是监视玲的公寓时，她说过的“如果出什么事了，我想请你扮成女生”的那个装在公文包里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觉得只是使用氯仿是不会像电视剧里一样，简简单单地昏过去，医学院的学生还是知道的。所以他想弄晕我，大概会用电击枪。于是我为了屏蔽电流，就在脖子上裹了塑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内衣也穿了塑料纸的。不过我猜他会瞄准脖子下手，所以白天提前强调了我的脖子是空空荡荡的。”[1]

“美夜小姐该不会是为了这个才剪的头发吧？”

“算是吧，我试着用女人的生命来赌他会这么做。”

“呜嗷……呜嗷嗷嗷……”

玲依然在发出苦闷的呻吟声。每当山紫郎或美夜说出一句话，他的身体便猛烈抽搐起来，继而更为痛苦地四处打滚。如此这般反复不已。

玲的脸在月光照耀之下，就像是孩童随手乱捏的黏土一般，扭曲得丑态百出。发生了什么？起初，山紫郎以为美夜是抓准时机，踹了玲的腹部或是什么要害部位。但玲似乎没有外伤，那种痛苦的方式也异乎寻常，看起来不只是疼痛而已，而是受到了某种更为沉重的折磨。

“玲是怎么了？”

“我被你的神奇推理吓到了，你竟然会想到矢荻先生是烈焰。我惊讶过头，本性都暴露了。后来还要转回‘被囚禁的女主角’模式费了我好大劲。”

美夜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指向玲，玲丢人现眼地“啊”了一声，随即便有一股恶臭隐隐冲入鼻腔。

他失禁了。

“烈焰就是这小子。”

“这我承认……应该说是不得不承认了。可是，玲为什么会是烈焰呢？”

“你和矢荻先生，否定我提出的神崎玲是犯人的原因是什么来着？”

“因为他没有精神异常和动机，也不可能杀害绫小路。”

山紫郎心中想着自己果然只是黑斯廷斯，同时答道。美夜这个名侦探波洛又会怎么揭开谜底呢？这时，他的心头猛然浮出一个疑问。

美夜为什么不回头看自己呢？

“对，就是这两点啊，那我先从第二点，也就是他杀害绫小路的问题开始解释吧。”

美夜对山紫郎的疑问置之不理，解释起来。

“那是他耍的诡计。”

“可是，不管怎么想，他都不可能瞒过我们的眼睛，溜出房间，去一趟绫小路家再回来啊。”

“直接动手是不可能，神崎的确是一步都没出过房间。”

“那他真的有共犯？”

“要说是共犯也不是不行，但她自己应该没有意识。我认为她犯罪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被利用的，要是早知道神崎就是烈焰的话，她大概无论如何都不会帮神崎。”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是啊，有点拐弯抹角了啊。”

只看背影，也知道美夜苦笑了一下。

“绫小路彩子是自杀的。”

“自杀？”

山紫郎直到现在都不相信绫小路被杀的现实。但是，自杀更缺乏真实感。这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只能用不可能来形容。

“不可能的，虽说只聊了几句，可你也跟绫小路聊过的。她看起来像是想要自杀的人吗？”

“像，她的声音是蓝色的。”

蓝色的声音——在美夜的共感觉中，这是企图自杀的声音。

“你说绫小路的声音？不可……”

话说到一半，山紫郎想起一件事。

为花恋守完夜后，自己跟绫小路聊天的时候，美夜的表情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霾。

那难道是……

“是守夜的时候吗？”

“对，当时我的眼睛看到了绫小路的本性，企图自杀的本性。”

哑口无言。“怪人”和自杀之间实在太不相称，难以联系到一起。

“花恋的死对她的打击那么大吗？她们关系是挺好的，可是也不至于要追随花恋……”

“不是这个原因，绫小路的声音没有那么纯粹，那是一种混杂着杂质的暗蓝色，形状也像湿饼干一样。而且她一看到神崎的身影，蓝色就云消雾散了。花恋的死和她想要自杀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硬说关联的话，嗯，她可能是羡慕花恋。”

“羡慕？可是花恋已经被杀了啊。”

“就是因为花恋被杀了，她才羡慕，因为花恋轻轻松松地就死了。”

“请……”

请你不要开玩笑了！

在怒火的阻扰之下，山紫郎未能说出这句话。

“你别生气，说到底，这只是绫小路的心态。她平时就迷恋死亡，向往死亡。有时候是有这种人吧，旁人看来过得很好，本人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不知道绫小路的心态是青春期里特有的倾向，还是持续性的。而且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去查证了。”

“……这全是你的推测吧，你没有证据。”

山紫郎压抑着怒火，反驳美夜，但心中却慢慢萌生出了不安之情。

平时就过于喜欢撒娇的绫小路，险些被班级当作“怪人”排挤出去的绫小路，曾经视花恋为姐姐而非朋友的绫小路……

“PSYCHO的房间。”

美夜忽然道出的固有名词令不安情绪更为膨胀。

“绫小路推荐给你的人生咨询网站，你还记得的吧？”

“嗯，可是，这个网站又怎么了？”

“那首歌是叫《打消寻死念头的歌》吧？是PSYCHO自己唱的一首古里古怪的歌曲，那个人的歌声是蓝色的。也就是说，管理员PSYCHO在接受人生咨询的同时，也是个心怀死志的人。我想，这个人建立那个网站的真正目的，是借助有人比自己还可怜，来安慰自己。”

“这是挺让人吃惊的，可是跟绫小路有什么关系呢？”

“管理员PSYCHO就是绫小路。”

听到美夜毫无预兆地指出这一点，山紫郎未能发出惊讶或是傻乎乎的叫声。

“因为那声音虽然经过加工，但颜色与形状都和绫小路的声音一模一样，不会错的。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声音，就能识别出是同一个人发出的。”

“既然没有仔细分析过，那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呢？”

美夜摇了摇头。

“绫小路彩子，AYAKOUJIAYANO。真像绕口令啊。”

“音宫美夜也差不多吧。”

“彩子的彩是色彩的彩——SAI。彩子，你换这个读音试试？”[2]

SAI、CO。彩子换种读法就是SAICO，也就是——

“PSYCHO……”

“回答正确，除了声音之外，还有这暗号般的网名。有了这些条件，很容易看出来吧。绫小路和那个网站的管理员PSYCHO是同一个人，有着强烈的自杀倾向。”

绫小路就是PSYCHO。

就是那个古怪的人生咨询网站的管理员。

据美夜说，绫小路运营那家网站，是希望看到有人比自己更为可

怜，借以安慰自己。既然本人已经去世，真相将永埋泉下。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她推荐山紫郎上“PSYCHO的房间”的原因就是……

哇，这个人，比我还可怜。

“那个女人自己想死，还干这种事，真是自私啊。”

看着丢下这句话的美夜，山紫郎明白了。和绫小路交谈时的美夜没有看绫小路，视线一直落在手链上。

那只饰有深红色宝石的白金手链。

美夜现在也戴着。山紫郎本以为她只是喜欢这只饰品，但或许那只深红色的宝石是用来面对混有杂质的蓝色时，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的……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烈焰的事，又觉得她这种自杀倾向反正也是暂时的，就无视了她的蓝色。我不会为此而后悔，毕竟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处理浑浊的蓝。

"可是，有人想要利用她的自杀倾向为自己提供便利。绫小路大概以前就找他商量过吧，那就是——”

依然背对着山紫郎的美夜用下巴指了指玲。

“就是玲吗？”

美夜颔首。玲还在发出莫名其妙的呻吟声，同时时不时猛地抽搐几下。

“绫小路因花恋的死，精神受到打击，神崎巧妙地教唆她，逼她自杀了。而且是精心商讨过，以便造成被烈焰杀死的假象。又是打破窗户，伪造出有人闯入的迹象，又是制造打斗的痕迹。神崎一定早就设计过同类的计划，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在我们监视他的期间，他和绫小路用了视频聊天。为了让绫小路自杀，他说不定还说过‘我们在同一刻死吧’。完全信任他的绫小路按照他的话做了，运用电脑知识，彻底清除了聊天记录之后，自己给身体泼上油，又铐上自己，点燃火柴。当然了，神崎也一样删除了记录，消灭证据。”

“绫小路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方式自杀？”

“最大的原因是她妈妈吧，要是知道她自杀的话，她妈妈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这点理智她还是有的吧。又或者，她连这一点都不清楚，却被神崎的花言巧语给彻底骗了。神崎是个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候选人，随心操纵一名烦恼中的少女也不是难事吧。过于优秀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就这样，神崎隐瞒了自己就是烈焰的事，操纵绫小路做出‘像是烈焰所为的自杀’，拿到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浑身发冷。那一天，玲唆使绫小路去自杀，却还表现得一如往常啊。美夜当时说过走出房间的神崎说话的声音比平时红得更厉害没有错。

“绫小路的事我明白了，是玲间接害死的吧。所以遗体的状况才跟其他被害人不一样。

“但是，他这一连串的动机是？就算杀花恋是要灭口和扰乱调查，那杀害老田、酒井和第五具遗体又是怎么回事？焚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要杀你的原因呢？”

“别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啊。不过，答案全都一样就是了。”

美夜摸了摸剪短的头发后，闻了闻手上沾的味道。

“到底是出远门买的，闻起来还凑合，可是泼了我这么多，开玩笑也得适可而止。”

“是刚才的液体吧，那是什么？”

“酱油。”

美夜一脸不悦。

“酱油？为什么要泼这个？”

“活着的时候还是没用吧，不是遗体的话，就没有什么效果。啊，真是的，气死我了。我很喜欢这件外套的，好想快点洗个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认真回答我，大学的精神鉴定搞错了，玲

是精神异常吗？”

“没有异常，如果是矢荻先生在场，应该会这么回答吧。”

“那……”

“食人。”

“不可能。”

山紫郎当即干脆地否定了这个词语。

“矢荻先生不也说过吗？遗体没有不自然的损坏，也没有查出唾液，所以食人……”

山紫郎尚未说完，却意识到了一点。

不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以往见到的景象如闪回般，忽然浮现在脑海之中。

厨余处理机里闪亮的柠檬。

清川酒造的“满天丸”。

还有美夜的酱油。

难道，难道难道……

沉思了片刻后，山紫郎勉强撬开变得沉重的嘴唇。

“——玲烧了老田加奈的遗体，加了柠檬汁；烧了酒井清美的遗体，倒了料酒‘满天丸’；之后又给美夜小姐泼了酱油。光看这些已经满足了，只要这些就够了，也就是说——”

山紫郎依然难以相信自己推理出的“动机”，却还是说出了口。

“玲是共感觉者——是味觉会随视觉反应的共感觉者。”

“你洗刷掉坏名声了啊，黑斯廷斯。”

这声音似乎伴随着嘻嘻的音效。

但侦探还是没有回过头来。

“就像我听到声音会看到颜色和形状一样，神崎是看到东西会感觉到味道的共感觉者。他为了品尝味道，变为烈焰，这就是他的动机。看

着就能满足的话，就不需要用刀叉损坏遗体，也不会被查出唾液。”

“可是……可是，这太……”

结论明明是山紫郎自己说出来的，他却陷入了混乱。他不管不顾地提出了想到的问题。

“矢荻先生不是说过吗？玲没有食人性的精神异常，可他的动机竟然是食人。”

“那是你记错了，矢荻先生说的是如果神崎玲食人是因为‘文化’，那精神鉴定说不定真的会认为他无异常。而神崎玲食人的确是因为‘文化’，结果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范畴之内，被视为无异常了。”

“现代日本不可能把食人当作文化吧。”

“都说神崎是共感觉者了，只要看着物体，他就可以想怎么品尝就怎么品尝了。在网上搜索一下，可以轻松找到登有那些照片的网站，他一直用这种方式品尝味道，这变成了他理所当然的行为。共感觉者受到的刺激因人而异，所以我不知道他看着那些玩意能感觉到什么味道。但是，他大概是特别喜欢烤过的味道吧。所以我还活着时，他就算给我泼酱油，也感觉不到什么味道……他说了我很精神，大概本来是想生吃我的吧？真是荒唐。”

“看照片就能品尝到的话，那只看照片不就行了？也用不着自己杀人吧？比方说，你想啊，在诺比乔的时候，玲不是死死地盯着菜单看吗。他是只看菜单味觉就得到满足了吧？”

“大概是味觉对实物的感觉强于对照片吧。事实上，神崎后来给烤肉倒满了酱油，在我催他之前，他都没有要吃的样子。他之前明明说肚子饿了。现在想来，当时神崎是在用视觉品尝倒上酱油的烤肉啊。”

山紫郎看着那时的玲，只是觉得他都紧张得毫无食欲，却还表现得镇定自若，所以才没有碰食物。

是自己想错了？

“神崎的理想就是看着烧死的实物，品尝它的味道。某一天，他想

起了那件事。”

美夜依然背对着山紫郎，指向伪装成书架的暗门。

“小时候，在这里玩的神崎在某种情况下发现了这道暗门。要不为人知地焚烧遗体，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地方。但是，这一带明年就要开发了吧？那这里被拆除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机会难得，他想在拆除之前弄几具真正的遗体——在他看来是烹饪几具，再用视觉品尝。这就是烈焰诞生的源头。”

山紫郎想要反驳，自己却无话可说，只得闭上了嘴。

“还有一个源头，是他在大学课堂上接受的精神鉴定。虽说是简易版，但到底也是著名的精神鉴定医生担保他没有精神异常的。有了这份鉴定结果，就可以被排除出‘焚尸的猎奇杀人狂’的凶手形象。神崎是这么想的，事实也是如此吧，警察、矢荻先生、你还有我，都被鉴定结果给迷惑了。”

废旧工厂明年就将拆除的未来和大学课堂上接受的精神鉴定。

玲就是因此而变身烈焰的吗？

花恋就是因此而遇害的吗？

“神崎觉得只要杀起来省事，选谁都行，所以就在食材问题上妥协了，看准了身份不易查明，失踪也很难闹出风波的流浪者。第一名被害人老田加奈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悲地被他盯上了。

“神崎杀害了老田，在密室里烧了遗体，又挤了新鲜柠檬汁浇了上去。用眼睛细细品味过味道后，他将遗体扔进了喜树园的厨余处理机里。喜树园虽然是家积极公开信息的先进机构，外人却很容易溜进去，他可以事先就查到厨余处理机里散落了一些柠檬，把遗体塞到里面，混在厨余里，就不会被发现上面浇过了柠檬汁。

“第二名被害人酒井清美也一样。她因为和老田一样的原因被盯上，被杀害后焚尸。但是美食家神崎同学这次想尝尝不同的风味，所以他倒上了大受欢迎的料酒，也就是清川酒造的‘满天丸’，尝够之后，才

将遗体丢到了酒桶里。”

那将遗体藏到奇怪的地方是因为……

“玲想隐藏的不是遗体本身，而是浇在遗体上的调味料？”

“对，在神崎看来，遗体是不能随便扔到星守湾里的，不管加上多少重物，遗体浮上来的风险都是很大的。要是过段时间再浮上来还好说，如果是很快就被发现，被查出柠檬汁和料酒的话，警方自然会怀疑。以后研究发展了，共感觉的知识被普及了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人将烈焰案和‘视觉和味觉相联动的共感觉者’联系在一起。尽管可能性不高，但他还是万分小心。

“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很伤人，但杀了花恋是神崎的幸事。被花恋揭发的神崎杀了她，烧完遗体后，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就丢到了公园。那毕竟是他当妹妹疼的女孩子，他是无心品尝的，况且这么做又能扰乱调查。他最后达到了目的，由于发现了花恋的遗体，警察难以确定调查的方向，我虽然很早就看出神崎就是烈焰，却也没能看穿他的动机，导致调查陷入了僵局。”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玲的动机——发现他就是共感觉者的？”

“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你说过，九年前，你们发现集体自杀的腐烂遗体时，神崎玲呕吐了吧。可是，他看起来实在不像这类人，我记得守灵时有这么说过吧？”

美夜确实说过。

山紫郎本以为这只是她以貌取人下的判断，原来是认真的推理啊。

“所以我总觉得奇怪，但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第五具遗体浮出星守湾之后。他明明可以把其他遗体也丢进海里，为什么只扔了这一具呢？我瞄准这一点苦思冥想的时候，幡然醒悟。烈焰想隐藏的不是遗体本身，而是遗体附带的某种东西。从这一点推断出柠檬汁和料酒并不难。”

“也就是说，第五具遗体是用盐调味的吧？”

“对，盐和海水混在一起之后，就算遗体很快被发现，也很难被检测出来。就第五具遗体的情况而言，丢到海里就是隐藏的方法。因为他的这种做法，我才注意到了动机。

“神崎大概是在九年前，看到腐烂的遗体时，发现自己能在遗体上感受到格外鲜明的味道。我不知道在那之前，他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共感觉者，但从前他没有一下子看到很多遗体的机会吧。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味觉顿时感觉到强烈的味道，所以他才失态了，在你们面前吐了出来。”

尽管难以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美夜的推理是对的。但是——

“这都是你的推测吧，难为你靠这么点信息，就看出玲是共感觉者了。”

“我觉得是这样，但又无法确信。如果神崎就是烈焰的话，那他应该和我一样，共感觉强大到会影响现实生活。这种共感觉者的数量推算下来是十万人里会有一个，所以我设下了圈套。”

“圈套？”

“我请京子帮了个忙，之前在拉西里斯吃蛋糕的时候，我让京子只给神崎的红茶里加了点红辣椒。”

“可是玲看起来没有被辣到啊。”

“那当然了，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蛋糕？”

山紫郎终于明白了那顿聚餐的目的。

“我在他面前展示了大量蛋糕，让甜味占领了他的舌头，借以观察他对红辣椒会不会有反应。

“我刚才也说过了，共感觉者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不知道甜味有没有占领他的舌头。不过他看到熟悉的东西大概会朦朦胧胧地感到味道，但是看到大量蛋糕后，味觉就被某种刺激占据了，没有注意到红茶里加了红辣椒。虽说加的不多，但红茶里有红辣椒，一般都会注意到的吧。所以我得以确信，神崎就是共感觉者。”

京子皇家红茶会呈现出看起来很厉害的红色，是为了在观感上掩饰里面加了红辣椒啊。

“之后，我坦诚自己是共感觉者，神崎却只字不提自己也是。他在隐瞒自己是共感觉者的事实，所以我认为对他的动机也没有猜错。”

最大的谜题解开了，这起案件果然是动机型推理——凶手为何作案。

烈焰杀人的原因，是为了用视觉品尝遗体。

超出一般想象的动机。但想到玲是共感觉者，即便无法理解也能够接受了。美夜坚持的神崎玲是犯人的推论的破绽在于没有动机，但现在既然找到了动机，那就没有论据可以否定它了。

而这就是案件的真相。

星守市的人口是十四万多人，外来者美夜不在其列。

“强大的共感觉者”的存在率是十万分之一。

而这个共感觉者兼烈焰的玲为什么会满地打滚呢？

“神崎具有藏匿行踪的才能，这系列案件是无法通过物证追查的特殊案件，但是，不能通过物证追查也有别的方法。”美夜依然没有回头，继续说道，“因为这小子说过喜欢我这种类型，我想他大概是喜欢我这种食材，想杀了我再焚尸品尝。所以我就装作不再怀疑他，去道了歉，还在强调我剪短了头发，告诉他我要去废旧工厂。结果神崎用电击枪抵住了我贴了人工皮肤的脖子，如我预想的一样。我是通过扮演怕得发抖的女主角，让他飘飘然，自己说出他就是烈焰的事。”

山紫郎不明白玲痛苦的原因，对始终背对着自己的美夜也很好奇，这让他产生了不安和不祥。但案件已经全部大白于天下了。

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山紫郎当作哥哥敬仰，花恋爱慕的神崎玲就是烈焰，是一个视人类为“食材”的男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隐藏本性的杀人狂。

面对这超乎想象的真相，我该怎么办？

求生刀藏在夹克的口袋里，在合气道的比赛里，自己实在打不过玲。但是现在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玲那副样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捅死他吧。自己可以实现花恋的愿望，为她报仇了。

可是——

现在想来，山紫郎依然理不清自己的感情就继续说道。

“我好像也有机会发现玲是共感觉者的。情人节的时候，花恋做了难看又难吃的黑巧克力，玲却吃得很香，还说很好吃。他也许是看着难看的巧克力，感觉到了好吃的味道。”

“还有这样的事啊。不过，只从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现神崎是共感觉者的。毕竟你是遇到我之后才知道有共感觉的。”

“但是，我还是应该觉察出哪里不对劲的。要是我再细心一点，发现玲是共感觉者……”

“发现了然后呢？你该不会认为神崎是因为共感觉才变成烈焰的吧？”

“我不会说得那么绝对，可是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吧……”

“不。”

这句话犹如包裹着寒气的鞭子。

“共感觉是如此强烈的知觉体验，我不会说它对人生观毫无影响，但是神崎会变成烈焰是另一个问题。

“见过腐烂的遗体之后，神崎就又是上网，又是读黑市流通的书，把遗体的照片看了个遍吧。结果，他成了烈焰。不管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完全是神崎玲的个人问题，与共感觉无关。无论在欣赏遗体时会感到多么鲜美的味道，只要认识到死去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就不会想要品尝了吧。退一百步来讲，要是拿欣赏遗体当爱好还好说，一般人是不会想到去杀人的——不，是不能想到。

“但神崎越界了，对他来说，‘食材’本应是构成人类的要素之一，但不知不觉间，他眼中只有这一要素。这一发展过程是共感觉无法影响

的。更准确来说，神崎本可停留在美好的知觉体验上，他却断然拒绝了。”

“是啊，对不起。”

既然无法和旁人分享共感觉，那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的美夜就很容易陷入孤独，更不可能接受因为共感觉变成杀人狂的逻辑。美夜的意见相当正确，自己的话也太过轻率了。

“但是，我想问问玲的说法，也包括这件事在内，他或许也有自己的看法。在警察带他走之前，能给我点时间吗？”

“你说的话可真有意思啊，山紫郎。”

这冷笑令人毛骨悚然。

“你不是想问他，是想马上干掉他吧，你的声音都红透了。”

“红透了？是说我的声音？”

“你自己没感觉吗？这几天我常常看到你的声音发红，现在一直都是红色的。你每次发出声音，就会飞溅出鲜红色的水滴，表现出你恨不能立刻杀了神崎——烈焰。”

山紫郎没有说出“这不可能”。

不知不觉间，他的右手已握紧了求生刀。

原来是这样啊，我果然是想杀了玲啊，这是当然的啊。这个人隐藏本性，面对我们，杀了花恋，甚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想要帮忙举办葬礼，他没有活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什么能为花恋做的了。

倒下的玲已几乎一动不动了，他的脸上被眼泪、鼻涕、口水和汗水的混合体搞得一团污糟，眼睛失去了焦点，口中还时不时发出似乎完全丧失理智了的呻吟声。尽管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状态不太正常。

山紫郎头脑一阵发热，正要举起小刀，走上前去。

“唉，我也不能看着十七岁的少年变成杀人犯啊。”

美夜这么说道。

“请让我杀了他，美夜小姐。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搞什么，矢荻先生果然什么都没告诉你啊。”

美夜捡起掉在脚边的小刀。

“我真正的工作才正要开场呢。”

“你要做什么？该不会是要用那把小刀把玲给……”

“我不会捅他的，这么做的话，我也会因为杀人罪被捕的。啊，不过，这种情况下算是正当防卫的吧。”

愉快的美夜用左手灵巧地把玩着小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把刀放下吧……”

“调查烈焰，查出真身，杀了他。”

美夜低声抛下这句冷冰冰的话后，不再转刀，将刀尖指向玲。

“这就是矢荻先生的委托。他介入调查，是为了扰乱警方，所以只会把自己调查的信息中的必要部分交给搜查总部，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抢在我前面追查到抹杀对象。这次X县警也只是认为自己在查案，其实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你……你说什么？”

“脑内出血、心脏病发作或者其他什么病吧。死因会是其中的某一种吧。”

美夜一面说着令人费解的话语，一面猛地挥起小刀。山紫郎冲动地全力冲了过去，他扑向美夜的左臂，用力扳转她过来。

“美夜小姐，请等——”

看到那双眼睛的一刻。

山紫郎的世界爆裂了。

6

首先扑入眼帘的是金色。美夜露出了那副魔女找到活祭品般寒气四射的笑容，她大睁的双眼中是翻滚的好奇心——

——眼睛？

怪了，美夜那双黑眼睛成了金色的。

想到这一点时，全身已被金色侵蚀了，区分自己和世界的某种重要事物溶解消失了。

自己的口中发出了声音，不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这是有意义的话语，还是单纯的尖叫声。

“放手。”

美夜的斥责声好刺人。

不是比喻，全身的皮肤都感觉到一种烫伤般的灼痛，视野蒙上了绿色的薄雾，甜美的香味冲入鼻腔，舌头则感到一丝微辣。

啊，这是美夜的声音，自己在以全部五感感受着美夜的声音。

不只是声音，美夜的左臂也是如此。自己不仅用皮肤感受着美夜的左臂，更用眼睛、鼻子、舌头和耳朵……所有的感官感受着它，沉甸甸的发苦。山紫郎看到分为左右两部分的大脑前后都出现了裂痕，这些裂痕在前后左右都越变越多。

大脑被不断切成薄片。

“不放手的话，你也会出事的。”

可是我放手的话，你会用那把小刀刺向玲吧？

想到“那把小刀”，它刚映入眼帘的那一刻，全身便泛起似被捶打的痛感，山紫郎险些昏迷过去。

发生了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只是这么想了，还是说出口了。

“这就是矢荻先生请我干活的原因。”

眼睛变成金色的美夜回答道。

“人类的大脑一般是无法承受多种刺激的。共感觉者的大脑承担了相应的负荷，但由于平常就是如此，所以习惯了。但是，如果不是共感

觉者的人承担了这种负荷的话，会怎么样呢？答案就是你现在的样子。”

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只觉得反胃，想吐，恶心至极。

“你现在变成共感觉者了，而且还是遇到一种刺激，五感全部发生反应的极为罕见的共感觉者。很痛苦吧？大脑忽然承受这么大的负荷，大概就连我也忍受不了。几乎所有的共感觉者在遇到一种刺激时，发生反应的感觉都是两种，多则三种，五种就实在难为人了。事实上你也看到了，神崎这个共感觉者也正痛苦得满地打滚呢。你光是听到我的声音，除了听觉之外，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都在发生反应。”

美夜妖媚的微笑令自己看到、听到、尝到、闻到了。

自己以前自然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感觉。

“看到我的裸眼——金瞳的人，感觉会被强制性统一起来，五感一起对刺激产生非任意性的反应。这就是我的能力‘狂感觉’。”

狂感觉，美夜真正的能力——王牌。矢荻委托美夜调查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不是因为她拥有共感觉，而是因为狂感觉。她戴上隐形眼镜不仅是为了防止看到太多声音，也是为了遮住那双金瞳。

被狂感觉统一而发狂，感觉的暴走，不，发狂的不只是感觉，是更为基础的，身为人类的……

“你明白的话就放手吧，你还不要紧，神崎是来不及了。他的视觉和味道本来就是相联动的，所以五感更容易被统一起来。我只是瞪了他一眼，就对他造成了致命伤。而且后来我还一直瞪着他，慢慢为你解谜呢。我和你的声音一直在刺激他的五感。鉴于他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行，还狠狠地戏弄过我，又一直不给我机会摘下隐形眼镜，这也是他该有的报应。”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那样解谜的吗？

“是啊，揭露他罪行的话语会直接成为摧毁他的凶器，这是最完美

的惩罚了吧。”

那你会怎么处理玲呢？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什么都不做？”

“对。我只会用刀尖指向他而已。”

“那会有什么后果？”

“天知道。”

“这个说法也太不负责任了。”

“我也没办法啊，刺激超过界限时会造成什么后果是因人而异的，有人会脑内出血，也有人会心脏病发作。”

“脑内出血？心脏病发作？那……那鸣河原耕造和杉野健一郎是……”

“所以说我告诉你了嘛，鸣河原和杉野与烈焰无关，他们是我制裁的。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人，就用无法用法律制裁的方法来对付。”

“你有制裁他们的权利吗？”

“我不管什么权不权利。这是矢荻先生的委托，我只是服从而已。好了，已经够了，再看我的眼睛，你也会有危险的。接下来我会在你面前，替你杀了烈焰的。其实，我本来是打算了结他之后，再告诉你部分真相的。不过，现在你都来了，就让你看看烈焰死的那一刻吧。你不用弄脏自己的手，就可以欣赏到烈焰被处死。这个主意不错吧？”

“可是，竟然要让你去杀人……你明明是个这么纤弱的女人……”

“我以前已经杀过很多人了，事到如今，再加一两个也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那就麻烦美夜小姐了……反正杀了烈焰就是自己唯一能为花恋做的事了……所以，我才这样带了刀来……

刀？

夺走父亲……天弥诚志郎生命的凶器？

山紫郎战战兢兢地看向自己正紧握着的小刀。

肆虐于五感的狂风霎时间消失了。

“我讨厌暴力，要是没有暴力的话，爸爸就不会死了。我也讨厌会拳打脚踢的阿紫，我好怕，你不要过来，走开。”

那一天，花恋这么说。我正想用和夺走父亲生命的那种凶器夺走烈焰——玲的生命，这真的是花恋期望我做的事吗？我只是因为源司、绫小路和妈妈的事发了狂，装成为花恋着想，其实只是想满足自己吧？但是，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所有的报仇都是在自我满足，说到底，“想为花恋做些什么”就是自我满足。再说了，玲不会被刀捅死，美夜小姐会用狂感觉了结了他的。我没有什么可内疚的，请她杀了玲吧。但是，玲是花恋的意中人，玲明明只把她当妹妹看，花恋却一直一直喜欢着玲。我能为了满足自己就杀死这样的人吗？可是，正因为花恋喜欢他，他才不可原谅。他残忍地杀害了花恋，用花恋来扰乱调查。他罪该万死，应该把指甲一片片剥下来，牙齿一颗颗打断，双耳都削掉，鼻子切开，两只眼球都挖出来，二十只手指脚趾全都扭断，四肢统统砍下，舌头挑断，全身骨头都碾成齑粉。这样还不解恨，美夜小姐应该能让他感受到更甚于此的剧痛。请她杀了玲吧，去吧。可是，这个人是烈焰，是杀人狂，是花恋的仇人，却也是疼爱过我们的哥哥，是我合气道的师兄，也还是花恋的意中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被分化为微小的像素，似被风吹般飞散崩塌的花恋。

碎片化的花恋——

“他杀了这么多人，已经没有权利上法庭了。就在这里杀了他吧，花恋也期望这个结果的，扔下那么危险的东西，交给我吧。”

五感随着美夜的声音重新统一起来。

“美夜小姐你才是——”

自己的声音对五感造成了杂乱无章的刺激，阵阵晕眩。但山紫郎还是用力地使用声带，“美夜小姐你才是，请扔下那把刀吧。”

“啊？”

“我先前认定花恋的样子不太对劲和烈焰没有直接关系，而矢荻先生就是烈焰。可是花恋知道玲就是烈焰，为此烦恼不已。以她的作风，一定是察觉到玲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进而发觉他就是烈焰。因为她非常喜欢玲，她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劝玲去自首。这就是美夜小姐的推理吧？”

“不错，但是当她看到神崎的犯罪现场后，就被恼羞成怒的神崎杀害，没能达成这个心愿。”

“所以，我要代替花恋去劝他自首。”

“代替是什么意思？那小子没有这样的价值。再说，他还用暴力蹂躏了讨厌暴力的花恋。事到如今，就算让他自首了，花恋也不会开心的。”

“我不知道怎么做花恋才会开心。可是，这个人……花恋喜欢过的神崎玲——”

是人啊——

他不知道自己挤出的这句话有没有传入美夜耳中。他因为自己的话泛起剧痛，全身都脱力了。小刀从手中滑落，掉到地面的混凝土上，发出低沉的金属声，这成了结局。

山紫郎支撑不住身体，跪倒在地。他闻到臭味，知道自己已经吐了，他看到被切成薄片的大脑液化，变成呕吐物的幻象，幻想的呕吐物已填满整个头盖骨，一面散发着恶臭，一面摇动着，从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流向体外。

但他还是没有松开美夜的手臂。

美夜瞪大双眼，凝视着山紫郎，嘴巴也微微张开了。那是一种孩童见到了罕见之物般不设防的表情。

我在哪里见过这副表情……对了……是第一次见面时，我的声音看起来是蓝色的水滴……“搞不好是第一次”。她好像是这么说过来着……

美夜背过头，金色的眼睛离开了视野。

“……美夜小姐？”

美夜一言不发，肆意蹦跳的五感迅速收敛起来，世界还原为十七年来已看惯了的景象。

得救了？

这次身体因为安心而脱力了，这种感觉近乎“发困”，安详而温柔的黑暗来迎接自己了，山紫郎什么也不想，任由黑暗摆布。

“你和我很像——”

他似乎听到美夜幽幽说了什么，但到底还是没能听清。

注释

1．氯仿就是三氯甲烷，具有麻醉性，电影里经常充当迷晕效果的道具使用。

2．彩在“绫小路彩子”的名字中读为AYA，但在“色彩”一词中读作SAI。

终章

摘自十二月二十七日《X报》

二十六日深夜，X县警星守署搜查总部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已逮捕星守市连环杀人案（所谓“烈焰案”）的嫌疑人。据称，嫌疑人是一名居住于市内的男子（二十一岁），在朋友陪同下来到该署。他不仅承认了四起杀人案，更透露自己也参与了本月二十四日绫小路彩子遇害案。男子在调查中说出了意义不明的话语，警方正对其有无责任能力等情况谨慎展开调查。

★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守市立医院特别管理病房楼——普通市民绝不会涉足，甚至不为公众所知的病房内。

“你剪超短发也很好看嘛。虽然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但我很喜欢。我本来打算命令你在头发留长之前戴上假发的，现在作罢。”

美夜刚走进病房，矢荻便寒暄都不寒暄一句，直接开口。

“你一上来就说这个？”

前天，在星守方舟酒店中。

“我确实没心情和你斗嘴了，毕竟我得去钓神崎上钩才行。”美夜以这一句为开头，解释了自己的计划，矢荻虽然大致上都认可了，却在头发这一点上直说“太可惜了，就没有其他方法吗”，固执地反对到了最后。

这家伙现在倒是说得好听，美夜夸张地叹息一声。

“你比我想象中要没精神。”

“那当然了。”

第一句后的声音依然缺乏活力。

“我没有按时服药，正好那种药吃光的时候被天弥当成烈焰了。我血气上涌，不由得就吐血了。”

“血不是不由得就吐出来的东西吧。”

美夜来到床边，枕边的桌上堆积着大量书本。

“你虽然没精神，倒是带了不少书来嘛。”

“都是世界系的作品，挺好看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书，还没读就带有成见的话就是愚蠢的。”

“是啊。”

美夜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随口敷衍了一句：“你还是把墨镜摘了吧，我不会袭击你的。”

浅棕色的墨镜，那是用来屏蔽狂感觉的小工具。

所以矢荻和美夜见第一面时，虽然和她四目相对，五感也没有被统一。

“我并不是不相信音宫小姐，但这副墨镜是有度数的。我近视得很厉害，摘下来就看不到音宫小姐的漂亮脸蛋了。”

他口气轻佻，声音却截然相反，依然缺乏活力。他继续躺着，甚至没有坐起身的意思，脸色犹如鬼魂一般。

——这是才刚出院，就活跃过头了。

十二月十二日，美夜也是在病房里报告处理了杉野健一郎的事。之后矢荻住院了一阵子。他昨天也说身体不舒服，晚上前没有回星守市来。

所以两人有两天没有见面了。

“因为天弥，我本来就不长的寿命又缩短了，我和女儿一起过圣诞

节的次数也变少啦。我刚到方舟酒店就打电话找我，我刚想是什么事，结果就说我是烈焰。我真是无法原谅他。”

“所以你才叫山紫郎去废旧工厂？”

“嗯，本来他拿我当烈焰的时候，我就该开枪毙了他的，不过考虑到他是天弥诚志郎的儿子，我就决定把他交给你了。就算他撞上你抹杀烈焰的现场，运气好的话也会捡回一条小命吧。”

鉴于他言行一贯如此，所以就算看到他的脸色和消瘦的脸颊，美夜也衷心觉得难以同情。

“好了，我请你过来，是关于烈焰的事。”

他的嘴不笑是习以为常的事。

但是……现在眼睛也没有笑。

“音宫小姐，你为什么没有杀烈焰？”

果然是问这个啊。他明明病倒紧急住院了，还问工作的问题。

所以才招人讨厌。

“吉野里也吃了一惊，反问我烈焰不该杀吗？”

吉野里警部，自己最厌恶的“矢荻的信徒”之一。他会放出假信息，误导查案人员和媒体，却不会招到任何人的记恨，反而会被感谢。被骗的人不会发现自己被骗。

矢荻称他的调查能力虽然有所欠缺，却是一名扰乱的天才。

他在这次的案件上也背地里做出了不少贡献，像是向媒体放出以“烈焰是高中女生”为首的诸多哗众取宠的“凶手形象”，收到矢荻的一通电话就从绫小路家和废旧工厂清走人，方便美夜自由活动，等等。

“烈焰完全不留物证，就算按正常方式逮捕他，也难说法庭会不会判处他死刑。但是，他是被你的能力变成那种状态，再去自首的，现在连会不会开庭都不清楚。能处决烈焰的只有你，你要怎么弥补我？”

“裁决不止杀人一种方法，我觉得偶尔停在让他不能再犯这一步也不错。”

“偶尔？你不是总这样吗？你总是在还差临门一脚时不下狠手，只送对方去医院就完事。”

“就结果而言，后来他们都死在医院里了，就相当于是死在我手上了吧。”

“你当场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吗？这样还可以节省点不断膨胀的医疗费。你这种不干脆的行为是在逃避最后的责任，非常幼稚。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会杀了鸣河原耕造和杉野健一郎的。”

“你啰唆太多会影响身体的。”

美夜虽然这么说，矢荻却滔滔不绝。

“神崎玲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该杀掉。天弥花恋的母亲体会到了女儿被朋友所杀的痛苦，绫小路菖女被推进了女儿自焚身亡的地狱之中，老田加奈枝和酒井清美的家属要是知道她们在凶手眼里只是食材会做何感想呢？第五具遗体总有一天也会查明身份，到时候她的家属也会这样想吧。当然，她们的家属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神崎玲的父母也是。但是神崎玲是该杀的罪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

“神崎甚至都无法再次正常说话了，一切真相都不会曝光的。而且，你跟我谈家属的情况，想激起我的同情也是白费功夫。这一点你明白的。”

“是啊。毕竟令尊远逃海外，而令堂和令姐都已经过世了嘛。”

“我姐姐还活着呢。”

“你管美阳小姐那样叫活着吗？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处境比神崎还悲惨呢，这都是因为你。”

“矢荻先生你——”

在感情的驱使下，美夜冲动地叫了出来。

“想杀罪犯不止因为正义感，你是无法原谅坏人比自己活得更久。”

矢荻缄口，以冰冷的表情死死地盯着美夜。美夜目不斜视，迎击着他的视线。

“我不会道歉的。”

“音宫小姐。”

矢荻用黏糊谄媚，过度温柔的声音对美夜说道。

“神崎玲为什么会盯上老田和酒井呢？”

“你怎么忽然问这个？”

“别管这些了，你说是为什么呢？”

“我都说了，因为她们都是流浪女，身份很难查明，就算失踪也不容易引发风波。第五具遗体被害的原因也一样，神崎是觉得杀起来省事的话，杀谁都行。”

“对对，他在食材上妥协了吧。”

“你知道的那么清楚就不要问我了。”

“你的推理里唯一令我起疑的就是这一点。”

矢荻无视她的抗议继续说道。

“既然他在食材上妥协了，那为什么还要对你下手呢？”

“他都说了，我是他喜欢的类型嘛。”

“你的长相是他喜欢的类型倒是没错。但是，他会只因为这一点就选你做食材吗？你跟老田她们不一样，身份明确，要是失踪的话会引发风波的，至少天弥不会坐视不理的吧。”

“你究竟想说什么？”

“病人的胡思乱想。”

矢荻的每字每句都缠绕上了身体。

“神崎玲没有妥协，老田、酒井和第五具遗体这三位受害人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食材……你看这个推理怎么样？不，说到底只是病人的胡思乱想。”

矢荻自己提出问题，却不待美夜回答继续说道。

“老田和丈夫离婚后就音信全无，酒井在事业上失败后就失联了，后来，她们都成了流浪女。这种人生算不上幸福，这就是神崎玲选择食

材的标准吧。也就是说，神崎玲——”

美夜将所有力道都贯注到脖子和眼球上，防止自己的视线离开矢荻。

“神崎玲喜欢背负不幸的女性，他想品尝的就是她们这些食材。”

“他想看到更多不幸的女性，所以想要成为精神科医生。这么一想，天弥花恋的遗体只是被烧，却没有被加调味料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她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优等生，虽然父亲过世了，但现在的生活与不幸毫无关系，所以神崎玲不想品尝她。”

“他无心品尝自己曾经当作妹妹来疼爱的女孩子，而且这么做还能扰乱调查。这就是真相。”

“当然了，也有这个原因吧。再说，要是第五具遗体的身份查明，证明她的人生很幸福，我的胡思乱想也就不攻自破。不过，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以否定我的胡思乱想。

“这么一来，你被盯上的真正原因就是你的人生中背负着害得家人沦落到那种地步的不幸了。无论你如何虚张声势，神崎玲都对这一点了若指掌。因为你不仅是他最喜欢品尝的那种‘背负着不幸的女性’，长相又正对他的口味。你是最完美的食材。’他想尽快品尝你，想到难以自制，所以不惜冒险去杀你——这就是我认为的真相。”

“你的胡思乱想真是有趣得堪称天真。”

“对我来说，这种胡思乱想是很天真，但对你来说也是这样吗？”

故意引人不快的笑声，美夜以为到此为止，不禁松懈下来。矢荻像是看准了这一刻似的。

“胡思乱想放在一边，我们来谈谈建设性的话题吧。你一直也没能十全十美地达成我的委托，你不仅连续在抹杀鸣河原耕造和杉野健一郎上失败，就连神崎玲也放过了。我只能认为是你不想遵守命令了，以前我也说过的吧，我不需要不听话的人偶。”

“——现在，情况……不一样的吧。”

美夜勉强收回语气中的恭谨之意。

“你没有时间了，只能利用我……”

“那件事我会用其他方法来赶上时间的。”

这是矢荻迄今为止的话语中最为冷酷的一句。

“你的意思是要解雇我？”

“是吧，不过，你一直在解决难案也是事实。你没有其他谋生技能，从你手里抢走‘侦探’这个工作会关系到你的生计，这一点我也不能视若不见。所以，心地善良的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用行动表示以后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的话，我就收回解雇宣告。”

“我该做些什么？”

美夜全身发热地问道。

“请你舔我的鞋吧，要舔遍每个角落，直到我的鞋子干净得没有一点灰尘和污渍为止。”

鞋子——

美夜的视线落到了脚下。拖鞋边摆着矢荻的皮鞋，或许是静佳平时有擦吧，鞋上细致地打了蜡，正发着黑光。

舔这东西？给我下的命令？就像奴隶一样？

不舔就解雇？

“怎么了，音宫小姐？来吧，快舔吧。”

“我知道了，我舔——你想得美，你这个变态虐待狂，你是不是傻啊。”

美夜双手叉腰，长叹一声。

“你就为了说这种话，专门提前准备了鞋？你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吧，你是有这种爱好？”

“没有，这当然是个低级趣味的玩笑了。”

“原来你知道自己是低级趣味啊。”

“当然了，不过，我是想告诉你我生气了。”

“我只感受到你有多低级趣味而已——不过，我明白你生气了。下次我会真的下死手的，这样总行了吧。”

“嗯，请你下死手吧。不然，你也很痛苦吧？”

这家伙——

美夜没有回答，转过身背对矢荻。

“拒绝我花了七秒。”

美夜离开后，病房中只剩一人，矢荻自言自语道：

“上次犹豫了超过十秒，而且拒绝我的话里夹杂着敬语，这个倾向不妙。或许我不该默许她让那个叫天弥山紫郎的少年当助手的，让人感觉发狂的美夜——”

★

当天，下午六点半。

山紫郎被美夜来电号码依然不显示的电话叫到了星守站。自从在废旧工厂告别后，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鉴于山紫郎带玲去找警察自首，被询问了好几个小时，他现在有种几天没见美夜的感觉。

美夜穿着与之前都不一样的外套，站在检票口前。虽说她剪了超短发，但那头无瑕的银发依然引人注目，穿过检票口的人都会看上一眼。

美夜刚看到山紫郎，便扬起手。

“不好意思，叫你出来。”

“没事，不过我不放心母亲，所以不能出来太长时间。”

昨晚，山紫郎去警察署之后，搜查总部联系到他的母亲，便来家里登门拜访。因为他们不能只向未成年的山紫郎一个人打探情况，但看到他的母亲憔悴的面容，警察就敷衍了一通，逃也似的着急走了。或许杀

害花恋的凶手是玲的事实给了母亲最后一击，她现在正昏昏沉沉地长睡不起，就像要屏蔽外界一般。

虽然有些事可以说，有些事不能说，但还是尽可能多地告诉她真相吧。还有，以后的时间里，多陪在她身边吧，再也不要想着丢下唯一的家人，去自杀了。

“而且，我还想再谢你一次。多亏了你，案件才得以解决。”

“嗯，你和矢荻要是对我的共感觉多点信任的话就好了。”

山紫郎不禁苦笑，希望她稍微谦虚几句，但她说的毕竟是事实，也只能由她去了。

最后，自己没能为花恋做任何事，既没能保护她逃过玲的魔掌，也没能看穿烈焰的身份。

但是，自己做到了唯一的事，就是阻止美夜杀了玲。

山紫郎恨玲恨得想要杀他，又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险些发狂，但他总觉得，自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做花恋不希望的事情吧。

源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想必正嫉妒着吧。山紫郎觉得找个机会再把事件经过讲给他听。

为了让他做回平和主义者。

美夜原本满面得意，却忽然严肃起来。

“你在警察那里很辛苦吧？”

“嗯，挺辛苦的，要隐瞒那么多事情花了我好大工夫。不过说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吉野里警部替我招架了他们，他们没问我太多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是挺感激他的，不过这样好吗？”

“哎，毕竟他这个人缺乏调查能力嘛。”

美夜无所谓地说着。

“看来案件顺利了结，真是太好了。这下子，我可以放心回去了。”

“你这就回去了吗？好赶啊。你可以再多待一阵子的。”

山紫郎嘴上虽这么说，但在美夜叫他来车站时，他已经有了一丝察

觉。

“嗯，我要回去了。你毕竟在很多事上关照过我，我还是想认真地跟你说句再见。”

“我才是受你关照了，我不仅没帮上什么大忙，还表现得像黑斯廷斯一样，矢荻先生可能生气了吧？”

“不，完全没有。他还让我转告你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是吗？”

大概是骗人的，实在看不出那个人的心胸有这么宽广。

山紫郎仰头看向荧光公告板，上行电车预计于七分钟后发车，下行电车是两分钟后。虽然不知道美夜要坐哪一趟电车，但也不至于自己叫人出来，却只说两分钟就走。就算她要坐下行电车，也要再等几个班次吧。

不过要说的话，还是及早说出为妙。

“美夜小姐，我知道这是多管闲事，不过能听我说一句吗？”

美夜像是要问什么事似的，微微歪过头，抬眼看向山紫郎。这副样子可爱得令人想直接装饰起来。

——对，这个女人不管怎么看都不适合当侦探。我在绫小路的房间曾经感受过“探案人”的宿命。难以相信这具玻璃工艺品般纤弱的身体能承受住那种宿命。

不仅是外表上，精神上也是如此。

她制裁了鸣河原耕造和杉野健一郎。美夜曾这么说过，但这两个人被送进了医院，过了一段时间后死了。解决掉他们似乎是上级命令，但她再下手的时候犹豫了吧。昨晚就算自己不在现场，玲也会保全性命吧。

不知道美夜是怎样变成矢荻的“人偶”的，但是——

“美夜小姐还是离矢荻先生——远些比较好。”

告别式结束后，矢荻先生在星守方舟酒店一二〇一号房里不小心说

出了这句话。

“唉，她是被我调教成这副样子吧。”

这句话自己大概没有听错。所以……

山紫郎深吸一口气，正要告诉她这一点时。

“二号线下行电车即将到站，请站到白线内……”

“不好意思，山紫郎，我要走了。”

“啊？”

吸进去的气不由地吐了出来。

“这就走了？我才刚来啊。”

“还有下一份工作在等着我呢，有机会改日再见吧。”

美夜说完，不待山紫郎回答，便冲过了检票口。好快！她的身影眼看着越变越小，渐渐混入了人群之中。

“美夜小姐！请你等一下，美夜小姐！”

山紫郎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美夜却没有回头。她跑下楼梯，彻底离开了视野。山紫郎正翻着钱包，试图追上她时，传来了电车到站的声音，已经来不及了。他想要打电话过去，掏出手机，却又想起美夜的来电从来没显示过号码。

自己无法主动联系她，要问矢荻吗？联系警察厅的话……不，他认为就算与矢荻取得联系，矢荻也不会告诉自己美夜的联系方式。

山紫郎曾经想过，如果美夜落入烈焰的魔掌，被逼入绝境的话，那自己必须以一个男人，而不是助手的身份去保护她。

“可是，我没能从比烈焰更庞大的敌人手里保护住美夜小姐吧。”

天弥山紫郎悄声嘟哝道。

★

下行电车里还有座位。

正用耳机听着大音量音乐的男子，三名混在一起大声喧闹的高中女生，埋头按键玩游戏的高大男子，甚是亲密的女童和她的父亲。

电车懒洋洋地行驶声。

美夜坐在头等车厢最前排横向的空座上。她能感觉到乘客的视线刺向自己的银发，对此她早已习惯了。将行李放到对面的座位上，防止有人坐在周围后，便眺望起窗外来。

她本想坐上行列车的，而且准备若是聊得兴起，再等两三个班次也无妨。

但她却突然间逃开了。

因为山紫郎的口中似乎要跳出否定自己道路的某些话语。

就像他在废旧工厂挤出的那句话。

——因为花恋喜欢过的神崎玲是人啊。

这句话中显现出一种形象。

那是极为纯粹，如珠宝般高贵的紫色水滴。

希望自杀的蓝色和希望杀人的红色混合而成的颜色。

他一面被未能保护好妹妹的罪恶感折磨着，一面却又想要保护造成这一事态，同时也是他杀意所向的人。

在夜色笼罩的废旧工厂中，那种紫色看起来美丽得堪称圣洁。

我绝对发不出这种颜色——

美夜摘下双眼的隐形眼镜。

霎时间，世界变色了。

耳机男听的大音量音乐，三名高中女生的大声喧闹声，高大男子按键、埋头玩游戏的声音。

甚是亲密的女童和她父亲的对话。

电车懒洋洋的行驶声。

所有声音都映入了眼帘。

这就是我的视界。

和山紫郎不同的世界。

——不，世界并不广阔。

“是监狱啊。”

在声音组成的围栏中，音宫美夜独自低语道。

参考资料：

《共感觉者的惊人生活　品尝形状之人、倾听颜色之人》　理查德·E.西托威克博士　山下笃子译　草思社

《蓝猫和黄绿色小猫：共感觉者亲口讲述的神奇世界》　帕特里夏·琳恩·达菲　石川理惠译　早川书房

《共感觉　最为神奇的知觉世界》　约翰·哈里森　松尾香弥子译　新曜社

《我会将数字看成风景》　丹尼尔·塔曼特　古屋美登里译　讲谈社

《死亡的杂学　咬舌也不会死的原因》　上野正彦　eastpress

The Hidden Door Company　http://hidderdoors.com/

CREATIVE HOME ENGINEERING　http://hiddenpassageway.com/


[日]深木章子 著
周庠宇 译
鬼畜之家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木岛医院院长 木岛敦司的话
　　主妇 相泽喜代子的话
　　潮南警察局刑警支队 清水彻之的话
第二章
　　儿童公园之一
　　委托人 北川由纪名的话
　　儿童公园之二
第三章
　　前北川诊所事务员 濑户山妙子
　　研究生 星拓真
　　保险业务员 田中寿寿子
　　公司职员 多田野吉弘
第四章
　　儿童公园之三
　　鬼畜之家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

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福山推理文学新人奖虽不属于出版社主办的公募新人文学奖，但获奖作品将由3家出版社轮换出版。因为选稿自由度较高，挖掘出了很多优秀作家。当红作家知念实希人和深木章子都出道于此。

深木章子的本职是律师，走上写作之路时已经60岁。然而，她仅用极短时间就达到了很多作家一生都望尘莫及的艺术成就。深木章子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长期从事律师的工作，使她接触了大量真实案件。因此，作品类型乍看很像社会派推理小说，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惊喜，那么就请各位读者来体验深木章子的魅力吧。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第一章

木岛医院院长　木岛敦司的话

是关于北川秀彦的事啊……你叫榊原？是侦探……名片上只有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啊……我本以为私人侦探只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没想到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真的存在啊。

话说回来，你是被谁委托的？啊，我想起来了，这估计是你业务上的秘密吧，那你不说也没事儿。我一直没见过北川的妻子，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长子秀一郎应该快大学毕业了吧？要是他能去哪个名牌大学的医学部继续深造就好了……总之，我和北川家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往了。

但是，我说你啊，连个介绍信都没有，突然跑到我这里来打听北川的事，可不单单是出于好奇心吧？现在翻出这种陈年旧事，你有什么目的？

“只要你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一定不会公之于众”这种话，从一个和我第一次见面，背景和品性都毫不了解的人嘴里说出来，你觉得我会相信他吗？而且，还说什么“要是你不配合我的话，那么我把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公开了也没关系吗”。你是在威胁我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唉，算了。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姑且先相信你不是来敲诈勒索我的好了。看来你应该是做足了功课才来的，那我也没有什么必要继续抵抗了。

莫非，榊原先生，你不会和警方有什么关系吧？啊？你以前当过警察啊……果然被我猜中了。我好歹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干了这么多年服务业，望闻问切的时候，就能判断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了。

我再一次郑重地拒绝你的请求。关于北川的那件事，我并不是出于私利和私欲做的。当时是他的妻子拜托我，为了他还活着的家人，我是迫不得已配合着去做了的。虽然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是我问心无愧。是，你说得没错，如果我要被追究“伪造病历罪”的话，那也应该是十三年前的事。诉讼时效到现在早就过了。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要从我是怎么和北川认识的说起。要是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你就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冒着犯法的风险也要接受他妻子的委托。

我和北川是教谆大学医学部的同学。除了都是长在东京、同届生之外，我们的父母也凑巧都属于“新宿区医师协会”，是经营私人医院的医生。我们两家很早以前就都互相认识了。北川自不必说，他从小就八面玲珑，是大家都羡慕的优等生。我这样说自己也许不太好，但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只知道学习，不谙世事的“劣等生”而已。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跟他并没有走得很近。但是，可能由于我们都面临子承父业，有着相似的境遇，可以相对放松地互相抱怨一下。渐渐地，我们经常一起约着去打打高尔夫球、喝喝酒，真的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

虽说我们都要继承家业吧，不过我家里是开综合医院的，北川的父亲则是传统意义上的行街医生，经营着“北川诊所”。所以，是继承北川诊所，还是留在大学继续深造，北川当时也很迷茫。北川成绩那么好，要是继续学业的话，应该会有很光明的前途吧。

行街医生在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当年，有的地域还是很需要他们的。考虑到北川的父亲岁数也大了，最后北川选择了做行街医生，继承父亲的小诊所。现在从结果来看，北川的选择也许错了吧。

父亲去世之后，过了几年，北川诊所经营状况不佳的流言就被传开了。我也听说过北川诊所经常对药商拖延付款、接受来路不明的贷款的消息。

我试着去问过北川。但是，北川好像把我当成他的竞争对手一样，不知道是对我虚张声势还是有什么顾虑，反正关于钱的事，他从来都没跟我聊过。我想问也不知道怎么问，硬去问他关于钱的事情，感觉也不太合适。

北川诊所经营恶化的理由？嗯，也不仅仅是时代趋势的问题吧，虽说现在大多数病人都选择去大医院看病也的确是事实。不过，我觉得原因多半出在了北川身上。北川是一个优秀的内科医生，在治病这件事上他应该是认真的。但是，从性格来说，北川其实一直都抱有侥幸和投机的心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行街医生。从以前开始，他就很关心股市。我觉得他是相当痴迷商业和金融了，好像听他说过想去经商。

我也不好对别人妄下评论，其实我们做医生的，远比大家想的要不谙世事得多。每天都被周围的人“老师”“大夫”这样尊称着，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错觉，认为除了看病，自己其他事情也都能做得游刃有余。所以，我们反而更容易被骗。不仅是我自己，我也能举出很多同行的受骗经历。

而且，只要是偶然间听到这样那样的传闻，大家就会像围着蜜的蚂蚁们一样，一个一个的都抱着侥幸心理，接连跟上。最后，都难免一不小心落得个被骗的下场。

嗯，对女人不检点也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吧。北川的妻子郁江，一开始是在北川诊所工作的护士。医生和护士组建家庭的事例，在我们这行也的确屡见不鲜。

不过，说得准确一些，郁江其实是实习护士，并不是正式的护士。虽然说实习护士的工作内容和正式护士差不多，但是考取实习资格明显要更加容易。当然，待遇也会相对差一些。

我并不是说，假如当时郁江从实习护士转成正式护士会怎么样。其实，北川的母亲非常反对他们结婚，北川一开始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

态，根本就没打算和郁江结婚。我一开始也不认为郁江是适合北川的结婚对象。郁江母亲去世得早，也许是她从小被父亲带大的原因吧，我总觉得郁江有种阴冷的感觉，搞不懂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说真的，我认为温文尔雅的大小姐类型的姑娘也许更适合北川吧。不过，郁江当时已经怀了秀一郎。所以不管情不情愿，二人最后还是领证结了婚。

秀一郎出生之后，北川和郁江又生了两个女儿。但是，北川在外风流成性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不只是这样，父母相继离世，没有管他的人了之后，北川经常公然夜不归宿，有一段时间还非常迷恋歌舞伎町的一位菲律宾陪酒女。我也被他带去过那个菲律宾酒吧，他好像当时每晚都去那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诊所就要营业。这肯定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不小的负担吧。年轻时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过了四十岁还是这样生活的话，很难长寿吧。

不过，医生确实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它除了考验身体和精神的坚强程度之外，较为封闭的职场环境也是一大难题。特别是私人医院的医生，哪怕是晚上想要歇一下，只要不离开医院的大门，就没有能松口气的时候。也亏郁江能忍受得了，还理解并接受了这一点。

去外面拈花惹草，也算是可接受的吧。但是，就北川来说，他对自己的员工和患者也下手，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不过，郁江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可能她也觉得自己不好再抱怨什么了吧。

当然，北川和郁江夫妻二人的关系并不圆满。我看不下去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按理说，夫妻二人的事不可能让别人指手画脚，但是郁江毕竟是郁江，虽然丈夫的屡次出轨让她觉得疲惫不堪，但是，有可能她觉得自己作为堂堂所长夫人，就应该表现得更加大度和沉稳一些吧。要是这种事出现在我家里的话，肯定马上就能成为家里的历史大事件，到时候可就麻烦了。不过话说回来，一回家，看到妻子如同能乐 [1] 面具一般的脸的时候，丈夫又不是不会动的木头，心生动摇也

是难免的吧。

说实话，我的妻子也不喜欢和郁江打交道。因为医师协会的关系，她们两人碰面的机会不少，即便她们也会一起去吃饭或者看电影，但是我的妻子就从来没觉得“好吃”和“开心”。郁江总是闷闷不乐，我的妻子还得总考虑她的感受，出去玩也没办法痛痛快快的。不过，这可能也要怪我的妻子太活泼好动了吧。

但是，至少对于孩子，北川有着自己独特的爱的方式。特别是对大女儿亚矢名，他最疼爱有加。亚矢名很活泼可爱，是三个孩子里最聪明的，也是让北川最觉得自豪的。

与之相对，郁江则最溺爱大儿子秀一郎。她把本来应该对丈夫倾注的爱，全都给了儿子。不过，妈妈爱儿子，这也是世间常有的事。

秀一郎虽说是大儿子，但是不太有长子和男孩子的气魄，看起来有些柔弱，少了一点儿男子汉该有的霸气。他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先让母亲拿主意做决定。要是后来还是那样的话，怕是要被母亲溺爱坏了吧。我有点儿担心秀一郎。

最小的孩子好像是叫由纪名吧？她长得什么样来着……我记得她长得像亚矢名，性格更加沉稳大方一些吧。但是，父亲去世的时候她还很小，我对她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北川自杀的理由，当然，虽说真正的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资金周转不开才走投无路的吧。

毕竟，刚刚把自家的房屋和诊所拍卖，他就自杀了。我听别人说，北川向银行贷款外加上向朋友借钱，负债总额高达数亿日元。如果是做医生本行的事情，营业只需要医生和护士各一人而已，再怎么经营状况不善，也不可能要借那么多钱。想必他是把钱投在了别的产业上，赔光钱不说，命也没了。

那天，刚过晚上十点，我正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接到了郁江打来的

电话，说她丈夫的样子很奇怪，让我赶快去她家一趟。

我问她北川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叫我赶紧过去。没办法，我只好打车赶去了北川诊所。从我家过去大概需要二十分钟。那时，我根本没想到北川已经死了。我想，不管多少钱，这么紧要的关头，她也应该叫了救护车过去吧……但是，郁江其实是有别的考虑。

北川死在了诊室的桌子前，他的身子像是从椅子上滑下来的。当时，五月黄金周假期刚刚结束，天气还有些微凉。北川穿着平时的网球衫和长裤，披着一件对襟毛线长袖。桌子上横放着一支注射器。我判断他大概死于两三个小时之前，我赶到时，他已经断气了。

他是通过给自己的静脉注射氯化钾自杀的。现场还残留着氯化钾的原液。作为一种氯化物，经过稀释之后，氯化钾是可以用来给血液中钾含量低的患者治病用的。氯化钾原液未经稀释，直接进入人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人体内氯化钾的浓度大量增加，会引起急性心律不齐，进而造成死亡。

你应该也知道，医疗事故和安乐死事件，经常引起社会大讨论是吧？你没听说过吗？“东海大学安乐死事件”被告到法院之后，媒体也跟着热闹了起来。是的，作为大学助教的医生被家属委托执行安乐死，对癌症晚期患者注射了氯化钾。这个事件在当年可是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是当时的热点新闻事件。

氯化钾在美国好像被用于死刑的执行。不过，用它来自杀是不是好的选择，目前尚有疑问。北川有他自己的想法，没有选择上吊或者跳楼，而是用了这种方法。

啊，没有看到遗书。不仅仅是案发现场没有，到最后翻遍了保险柜和桌子，也没有发现类似遗言的内容。

既然如此，为何咬定北川一定死于自杀呢？等我后面再慢慢说。虽然没有遗书，但是据郁江所说，从北川之前的言行，确实能看出他有自

杀的倾向。

先暂且不说这一点好了。不过，还真的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这像是人为的事故。确实，以前倒是也有过护士把氯化钾和氯化钙拿错、忘记稀释原液的事情。但是，这对于医疗从业者来说，是非常低级的失误。北川作为经验丰富的医生，不太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话说，我并不认为北川有给自己注射钾元素的必要，郁江也这样想。而且郁江说他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一次也没有谈到过类似的话题。假如真的有必要的话，为什么要特意等到下班回家之后，他再给自己注射氯化钾呢？这真的有些令人费解……

而且，设想一下他当时的情景，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自杀动机。如果经营状况一直是那样的话，北川诊所早晚要被变卖，也会看到不可能还清的巨额借款金额。正是因为北川是优等生，他的自尊心也比别人强。眼看自己家的诊所和房子落在别人手里，他的心里到底是受不了啊。

不，好像也不对。这种时候宣告自己破产，去别的医院当医生不也行吗？这可是连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啊。

北川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和普通公司职员结了婚，听郁江说，姐夫和北川的关系特别好，如同亲兄弟一般，而且姐夫还是他好多笔借款的保证人。即便姐夫能算作财产的只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因为借款方是医生，银行的审查也就没那么严格了。只要做形式上的连带保证人，不论偿还能力如何，很多金融机构都会愿意放贷给医生的。

除了姐夫，也有看起来很可疑的其他行业的人，当了他的连带保证人。唉，不过说起来像他这种人也真是自作自受，为什么就留不下一点儿财产呢？北川觉得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就想一死了之了吧。保险赔偿金的事则要另说了。

郁江把我带去诊室，等我确认北川的死亡。

“木岛医生，有件事我想拜托您。”郁江的声音很平静。

也对，她毕竟是护士，平时见惯了这种场景。看来她是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有求于我，才叫我过来的。所以，她才没叫救护车吧。

诊所的营业时间早就过了，其他护士和职员也都下班了。北川的孩子们好像也都在家，我没看到他们。估计是没人通知他们父亲已经死了的消息吧。

“想必木岛医生您也十分清楚，我的丈夫自杀了。他生前嘱咐过我，所以事情发生后，我立刻就联系了您。”

说得就像跟我和北川还有她事先商量好的一样。我一时哑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那，北川夫人！你知道自己的丈夫想要自杀，为什么没有阻止他？”

我不禁一脸严肃地问。但郁江还是一如既往，像能乐面具一样面无表情。

“我事先并不知道。”

她不为所动。

“想必木岛医生也有所耳闻，我丈夫生前除了医生的本职工作，也把钱投在了别的事情上。特别是近些年来，他总跟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打交道，还一起开了公司……”

郁江接着说：“虽说他自己当公司的法人代表，为了公司营业也一直在忙东忙西，但是最终悉数落败，资金也周转不开了。他到处借钱，足足借了有六亿日元之多。”

唉，北川平时就是这样。甚至他都已经把诊所和地皮拿去拍卖了。郁江之前就说过好多次，她丈夫破产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上面这些事，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但是，北川最近买了人身保险这件事，我还是当晚才知道的。事发前两个月，北川分别买了两家保险公

司各五千万日元保额的保险，合计一亿日元的保额。估计北川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还想着要给妻儿留下够他们以后生活的钱吧。

听郁江说，北川之前有段时间也买过两亿日元保额的人身保险。因为资金周转不开，后来全都解约了。这次又买了新的人身保险，看来北川是打定主意要去死了啊。

当然，买了人身保险之后马上自杀的，是得不到保险赔偿金的。这种情况也符合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按照当时的规定，购买保险之后一年以内自杀的行为都包含在免责事由之内。现在规定得更加严格了，好像两年还是三年之内，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保险公司都不用给赔偿金。不过也是，这些年来，以获取赔偿金为目的而自杀的人，确实也真的不少……

郁江想拜托我的，也正与此有关。她想让我把北川的死因从“自杀”改成“病死”。

“我丈夫说过自己万一哪天遭遇不测，那一亿日元的赔偿金就用来当作孩子们日后的教育费。他想让秀一郎当医生，又想着两个女儿出嫁之前也需要花不少钱。他说只要把孩子考虑妥当就行了，说我有护士的资格证，以后再差也能混口饭吃……”

“我问过他不会是想要寻短见吧，他回答我说‘怎么可能会’……但是他说过，要是自己有什么不测的话，让我一定不要叫救护车，也不要去医院，更不能通知孩子们。他说就算自己的样子再奇怪，也要让我叫木岛老师来。还说让我按照木岛老师说的做，木岛老师会妥善处理一切的……”

听了郁江的这些话，我已经吓得怔住了。

我真的没有被北川拜托过什么事。而且，他买了一亿日元的人身保险这件事，我以前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不过，唉，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心情的。要是他生前真来找我，想让我帮他干这种犯法的事情，在死因上做手脚的话，估计他也知道我的

直性子，痛快答应他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提前知道了他打算自杀，我也不可能装作视而不见的……这大概也是北川生前没有想“强行突破”我的原因吧。

北川死的时候，只有四十一岁。我复读了两年才考进医学部，他一次就考上了……真的，北川走得太早了。

秀一郎那年四月才刚满十岁，还在读小学四年级。亚矢名在上二年级，由纪名则还在读幼儿园的大班。

这么可爱的三个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遭遇家中变故，连自家房子都被别人拿去了，真是可怜。北川至少还为孩子的未来考虑过，稍微留下了一些钱。我以前一直以为北川只为自己而活，果然，他也是为人父母的人。

不过，我还是有几处想不通的地方。我有些担心假如北川病死了，他的家人真的能拿到那一亿日元的话，北川在外面欠了那么多债，最后这些钱都会被债权人拿去了吧。如果遗属不想背负死者的债务，那就必须要放弃继承权。但是如果放弃了继承的话，也就无法得到保险赔偿金了。

话虽如此，其实他们早就研究过了。听郁江说，在保险合同里的“受益人”一栏里，填“继承人”还是“被继承人”，结果大不相同。

如果受益人写的是“被继承人”的话，赔偿金本来应该是死者的权利——也就是说，赔偿金成了可以继承的遗产。所以，如果继承人从保险公司里领取了赔偿金，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承认了自动继承，之后也就不能放弃继承了。与之相对应的，如果受益人写的是“继承人”的话，从最初开始，获得赔偿金的权利，就只属于作为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妻子和孩子，不算在继承财产之内。因此，继承人只要放弃了继承，在得到赔偿金之后，不偿还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也没关系。

是不是没想到竟会有这种好事？欠了一屁股债的人一死了之，却留

下了一大笔保险赔偿金。这笔巨款，债权人很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而放弃继承的遗属们，却能拿着它快乐生活。不管怎么想，都觉得太不合理了。

罢了，毕竟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向我们医院的律师打听过，确实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听了这些内容，我越发相信北川的自杀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他应该知道我不管怎么样，只要郁江求我，最后我还是会同意的。

但是，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而已。一下子花两三亿日元，买三四家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出事之后保险公司也难免会怀疑他的死因。要是这样的话，可就不好办了。所以，他选择更加容易拿到手的一亿日元的人身保险，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吧。

因此，我先让郁江把那天晚上北川自杀前的状况告诉了我。把"自杀"改成"病死"听着很简单，但是如果不知道详细状况的话，想改也很难。

郁江告诉我，那天北川和平常一样，从早上就开始了诊察。那时的北川诊所，我前面也提到过，只有医生北川一人，护士一人，还有一人是来打工的事务员。因为北川之前有过和年轻护士好上了的前科，所以后来在郁江的强烈要求下，护士必须是年满五十周岁以上的大妈才能做了。事务员则是在晚间授课专门学校上学的男性。

门诊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休息两小时之后，再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结束。等护士和事务员都回家了，北川还经常会一直待在诊室里不出来。

郁江和三个孩子平时会在晚上六点半左右吃晚饭，但是听说北川很少和家人一起吃饭。平时他们不是吃汉堡肉就是咖喱饭，这些小孩子吃的东西好像不合北川的口味。门诊结束之后，北川经常一个人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去酒吧什么的自不待言，但是他也不都是为了玩才出去

的，还有找人商量开公司和合作的事情。

午饭他倒是在家里吃，不过也不和家人一起吃。郁江每次都特地把他还有其他三名员工的饭做好了，再送到诊所去。还有三个孩子的饭要做，郁江每天也是挺不容易的。

北川平时就是这样，所以他自杀的那天，即便是回家换了件衣服又回到诊室，郁江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郁江想着他一会儿肯定是要去外面，才回来换衣服的吧。

但是，过了晚上九点，北川还没有从诊室出来。诊所和自家的房子在同一个院子里，两栋建筑之间有一条短短的走廊，电话是相通的。不过，郁江讨厌在电话里听到丈夫不耐烦的语气。她采取了窥视的办法，才发现丈夫倒在了诊室里。

和我一样，郁江也在当下立刻判断出北川是注射氯化钾自杀。她在隐约之中应该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吧。明知自己的丈夫有自杀的想法，还放任他在诊室里待到晚上九点……

总之，郁江记得丈夫以前交代给她的话，没叫警察，也没叫救护车，没有动现场的任何东西。她先是回到了家里，装作像是什么都没发生的一样，把孩子们赶到卧室哄他们去睡了。

说到那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岁数尚小，妈妈哄着睡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秀一郎当时已经是四年级的大孩子了，回到卧室之后睡不着的话，出来看看的可能性也会有的吧？他能不能理解母亲在隐瞒父亲的真实死因，这也是个疑问。毕竟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他应该能看出父亲死亡前后的异样吧。我对秀一郎有些担心。

孩子其实远比大人想象的要敏锐得多。事实上，和郁江在诊室说话的时候，我听到走廊里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有一瞬间，我想到秀一郎是不是还没睡着，不会是跑来诊所找他妈妈了吧？我跟郁江说了，她说秀一郎睡觉的习惯很好，睡着了绝对不会中途醒来。

郁江说，她打算等到第二天早上，告诉孩子们爸爸昨天晚上突然病

死了。这是他们家的家事，我不方便插嘴，就没再多说什么。

最后，我还是同意写了“病死”的诊断书。这毕竟是北川生前最后的愿望。虽然郁江有护士资格证，以后也能混口饭吃，但是让我眼看着他们一家住的房子就这样没了，实在也于心不忍。

问题是，怎么来写这个诊断书？病死的具体内容要写什么好？死亡证明倒是不用担心，因为在政府机关那里，只要他们见到了正规医生开具的死亡诊断书，也不会再多问什么了。不管是“自杀”，还是“事故”，抑或是“病死”，在户籍证明上都不会被明确记载。

但是，保险公司可不是这样。是“自杀”还是“病死”？“病死”具体是什么病？被保险人是否违反了告知义务？保险公司的人都会对这些问题很上心的。因此，他们会仔细查看死亡诊断书上的内容，对有疑点的地方进行彻底调查。直到解开疑惑之前，保险金的支付都是停滞状态。

我觉得，把北川的死因写成“脑动脉瘤破裂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式。脑动脉里有没有肿瘤，只靠普通的体检是无法得知其病变的。而且，即便是做了脑CT，也有可能查不出来。这样一来，就不用怕被说成是违反告知义务了。

脑动脉瘤在破裂之前，通常都不会有任何征兆。破裂之后立即失去意识，甚至死亡的事例也有很多。得了这种病，看起来一直很健康的一个人突然死了的话，一点儿都不用觉得大惊小怪。

不过，说归说，不经过检查的话，也无法出具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书。而且，再说得稍微细一点儿，在我来到北川诊所的时候，北川已经死了——这可真的有些难办了。

倒下的丈夫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妻子发现后却没有立刻叫救护车。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比起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除了在诊察病人的过程中病人突然死亡，或者是病人在最后一次接受医生诊察之后二十四小时内，因被确诊的病而死亡的这两种情况，医生都必须开具“尸检证

明”，而不是“死亡诊断书”。而且，如果是“非正常死亡”的话，根据《医师法》的规定，医生有向警方报告的义务。

“非正常死亡”的定义，顾名思义，就是指“正常死亡之外”的死。总而言之，得病接受诊疗之后，由于被确诊的病因死亡的，就是“正常死亡”。其他的，则都属于“非正常死亡”的范畴。

如果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尸体则必须接受司法解剖或者行政解剖。所以，我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行。除了自杀和事故死亡，像由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类的突然死亡的情形，也包括在“非正常死亡”之内。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把北川的死亡时间往后延，或者把他的发病时间往前推……如此看来，只能制造出“我提前给他看过病”的情况了。

郁江不愧是专业护士，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但是，她却反对把北川的遗体搬运到这里——木岛医院来。

木岛医院有很多护士和工作人员，想骗过他们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跟他们说明事情的原委寻求配合的话，风险也太大了。郁江指出了这个方案的缺点，当然，我也明白。

最后，我们决定不动北川的遗体，只在材料上写“在木岛医院治疗期间死亡”。

为了能这样写，我必须把自己医院的事务长拉拢过来。时任事务长的是一名已经在木岛医院干了三十年的男性，他很值得信赖，不需要担心他泄密。

不如说，殡仪馆那边倒是个问题。一般来说，从医院领取死亡诊断书之后，不是由遗属向政府机关提出注销户籍申请的手续，而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办理的。如此一来，可能会被殡仪馆的人问到，为何在木岛医院死去的患者的遗体，会出现在北川诊所？

但是，这件事最后还是靠着事务长，和他平时经常走动的那家殡仪馆给妥善处理了。幸好把北川写成了是在木岛医院死的。死亡诊断书和户籍注销申请，没有经由殡仪馆就办好了。即使殡仪馆怀疑北川的死

因，但毕竟我们医院是它的老客户，它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这也是能办妥这件事的原因之一。

既然决定了，我们便先把北川的遗体放好在诊室的床上，二人合力脱掉他的衣服之后，郁江给遗体穿了她从家里拿来的浴衣[2]。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因此我们没费太大力气。我们把桌子上的注射器和氯化钾也给收拾了。

在接到郁江的通知之后，北川诊所的护士和事务员就立刻赶了过来。郁江还说想等第二天早上再通知北川的姐姐等一众亲戚。

在我的医院的事务长和殡仪馆工作人员来之前，我一直都陪着郁江。等他们来换我的班后，我才离开的。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北川的葬礼，没有像别人那样租借场地举行守夜和告别仪式，仅由家里人和亲戚私下送葬。

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的行街医生去世了，居然都不公开办葬礼，不知当地居民会怎么想。可能是因为欠了那么多钱之后不光彩地死了，也可能是北川的姐姐想到自己的丈夫曾做过北川的保证人，自己在公开葬礼上露面会有麻烦。所以，即使是私下送葬，亲戚们也都没有抱怨什么。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挺在意的。郁江提醒我，如果我被北川姐夫问些什么的话，绝对不能告诉他真正的死因是自杀，而且也绝对不能说北川买了一亿日元的人身保险。郁江一直在防着北川姐夫来跟她分这笔保险赔偿金。

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了，不过要是北川姐夫被债权人们像剥核桃那样一层一层地追债，他肯定不会沉默的吧。所以，我也犹豫了一下……不过，结果是我接受了郁江的请求。想着她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我觉得郁江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吧。

保险金？那两家保险公司也没发现可疑之处，直接把保险金支付了。不过我也做好了他们会来调查的心理准备。

居然这么轻而易举就得到了保险金，我也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骗保了。保险公司平时总在想方设法“为难”那些认真缴费的人，没想到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它却像个大箩筐一样给漏掉。我总算能想通保险公司的这种存在了。

得到了保险金的同时，北川诊所也停业了。雇佣临时医生费用太高，况且北川诊所的名字也已经被挂在了拍卖的清单上，北川诊所已无路可走。况且，拿到保险金这件事，郁江也在极力瞒着债权人们。就是可怜了北川诊所的工作人员，他们辞退金都没能拿全。

那之后又过了不到半年，北川诊所的土地就被买走了。郁江和三个孩子也从诊所隔壁的自家房搬到了别的地方去住。现在，那块地上早已经被建起高楼了。

我知道的已经全告诉你了。之后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郁江没跟原来的邻居说，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就消失不见了。他们搬去哪里了呢？后来过得怎么样？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也没调查过。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让我帮她干了这种事情之后就消失不见，最初我是很生气的。不过，慢慢地，我开始觉得对我来说也挺好的。把做的亏心事趁早忘掉，心里也会更舒坦一些吧。大学和医生协会的同行，一开始还总说这件事。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早已经没有人提了。

而且，不论现在郁江在做什么，我不认为她还会去翻这笔陈年旧账……所以，榊原，这次委托你调查的人是秀一郎吧？

唉，算了，你不想说也没事儿。但是，那天晚上，秀一郎应该是听到我和郁江的对话了。即便是没听到具体内容，他也应该能察觉到妈妈在掩盖父亲的真实死因。而且现在他长大了，肯定很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吧。

用不着去找侦探，秀一郎直接来这里找我的话，我会把真相都告诉他的。

你说什么？“不是郁江杀的北川吗？”这，这说的是哪门子的话！

为了保险金杀人？太荒谬了吧！

你小子说话也太不谨慎了吧？这又不是小说的剧情。所以我说啊，你们这种侦探真是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杀夫什么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在现实中发生啊！

我说你啊，对写了“死亡诊断书”的我这样说话，不会觉得很失礼吗？

是自己注射的，还是被别人强行注射的，看一下注射的痕迹就能立刻明白了。北川他也是医生啊，他能任凭别人给他注射氯化钾，还一动不动的？再说了，现场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什么？有可能是事先被灌了安眠药？

这……不对，当时好像没有做血液检查……但是，你当我是傻子吗？绝对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

这只是你的凭空臆测吧！不，简直就是信口开河。

我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名言，开玩笑可是要掌握分寸。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妻子就能把丈夫杀了？

两人慢慢地都冷静了下来。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我从郁江那里拿钱了？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什么？我给菲律宾酒吧的奥罗拉的一千万日元分手费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证据，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

那个酒吧，很久之前就关了。奥罗拉也应该早就回菲律宾了。啊，不会是秀一郎那小子干的好事吧……

你，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滚！快滚！再不出去我可要叫警察了……走，你赶紧给我走啊！

注释

[1] “能乐”是“式三番”（神道教祭祀剧）、“能”（古典歌舞剧）以及“狂言”（古典滑稽剧，“能”的幕间休息时表演的一种短剧，为与在“能”中出现的“间狂言”区别，多称“本狂言”）的总称。——译者注

[2] 浴衣（ゆかた），日本夏季传统服饰。——译者注

主妇　相泽喜代子的话

哎哟，榊原聪先生，你是侦探呀！

侦探，就是那种接受私人委托的人吧？你说你是私人侦探，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看电视剧或是读小说似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干你们这个工作的人还挺多的呀。我没找过侦探，你们是不是和商业征信所的人干的工作挺类似的？

真的吗？你们什么都能调查？但是，不依靠征信所，自己当私人侦探的话，平时会不会经常遇到危险啊？我跟你说啊，那些宅男打起架来可是不要命的，还有，要是碰上黑社会的人……在日本还好，有枪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是如果委托你们去追查杀人的话，也太可怕了吧。

唉？我说的不对啊。但是，你一个私人侦探，为啥要调查那场大火啊？

个人兴趣？别开玩笑了，你肯定是接到谁的委托了吧？我猜，不会是郁江让你来的吧……我可不知道她有什么目的。

要不是为了那件事，为什么你现在又来问我的话？还特地从东京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茨城县滨南市找我，你也不嫌远……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虽然我和菱沼他们家是亲戚，但是也没那么熟，我真的不了解那件事。

那场大火啊，当时，报社和电视台可没少报道。孩子的爸妈都被烧死了，上小学一年级的那孩子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真的感到很震惊。火势蔓延得非常快，附近的人发现之后立刻报了火警，但是消防车赶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只能说是他们运气不好吧，而且冬季的空气又很干燥。

不过，要是火灾的原因是有人蓄意纵火，或者火是从别的地方烧过来的话，也就算了。结果偏偏是他们自己用火不小心，也怪不得别人了。孩子得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那夫妇二人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酒鬼，我以前还担心他们喝坏了身子。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因为喝醉了引起的火灾，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嗯，是的。在那场火灾中死去的菱沼健一和美惠子，是我的妹夫和妹妹。

我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没想到他们都比我去世得早……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我的旧姓是铃木，老家在鸟滨市，不过现在被滨南市给合并了。我的父亲是渔夫，最小的弟弟叫诚，他身体不是很好，没有信心继承父亲的渔业，所以中学一毕业就在当地的水产品加工公司工作了。公司不大，主要是做各种鱼干的加工和批发。

诚的工作还算挺体面的。后来，他爱上了公司里一个比他岁数大的女的，不顾爸妈反对，才刚二十岁就结婚了。诚的独生女正是郁江。

诚小时候就不爱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只要平时能有酒喝就很高兴，他是一个挺单纯而且认真的人。但是，他的老婆和江却喜欢花里胡哨，而且骨子里带着轻浮劲儿，真是想不到诚竟然被她给迷住了。父母还有我的意见，他从来都不听……老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和江花钱大手大脚，诚的工资根本不够她用的。和江后来开始在酒吧打工，和那里的男客人好上了……最后，她抛下也就四五岁的郁江，跟那个男人跑了。

“郁江的母亲死得早”什么的，根本就是骗人的！和江这些年来一直活得好好的。跟了那个男的之后，她好像还时不时到诚那里去，根本就不像是得了绝症快要死的人。

但是啊，虽说时不时来一趟，她可不是因为担心女儿郁江才过来

的，好像是来找什么东西的。总之，那个女的心眼可多得很。

诚真的是亲手把郁江带大的，到死他都是单身一人。他可真是个傻小子，到最后都等着和江回心转意再回来找他。和江跑了之后，除了扫地、洗衣服，诚每天早晚都要给郁江做饭。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先买好一大堆食材，然后拜托我和妹妹美惠子去帮他给郁江做饭。他真的是一切为了郁江着想。

郁江慢慢长大之后，开始帮着做家务，诚的负担也少了一些。郁江中学毕业后想当护士，诚又接着供她去读护士的专门学校。真不知道诚这一辈子到底在为了谁而活啊……郁江要是能稍微体谅一下他爸爸就好了。郁江果然还是像她妈啊，对别的男人都很热情，但是对把她养大的父亲却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诚是个老好人，最后竟然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我看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替他觉得太不值了。

是的，郁江后来拿到了护士资格证，去了东京。她要是真的想陪父亲，鸟滨市也有医院，在这里工作不就行了？

郁江去东京的私人医院当了护士，和医院的富二代好上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奉子成婚”。成了医生的妻子之后，她生下了秀一郎，那年她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不算好看，不过估计是她妈遗传给她的绝技，勾引男人是真的有一手。

嫁给有钱人，一跃成为院长夫人之后，估计是怕别人知道自己父亲是个卖鱼的会被人瞧不起吧，所以哪怕是让做爷爷的见孙子高兴高兴的事，她都很少做。她也基本上没带着孩子回来过。

看着真让人可怜。诚一个人寂寞，整天喝酒买醉，最后把肝给喝坏了……不过，铃木一家子人基本上都很能喝酒。我父亲就是因为肝病死的。唉，是啊，得了肝硬化死的。

诚病倒的时候，按理说郁江这个做女儿的，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病

吧，况且她还嫁给了一个医生。但是，郁江却说他们医院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还多着呢，要是给她爸行了方便，别的病人就该找她抱怨了。她这简直就是歪理，反正她死活就不说要照顾父亲。

诚也察觉到了女儿的想法，跟别人说是他自己不愿意去东京看病……送诚走完最后一程的人是我，他一直住在这里的市民医院。

在诚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主治医生问他有没有想见的人，诚说想见女儿。医生给郁江打了电话，你猜郁江怎么说？

她问了问诚的情况，然后说："老头子根本就没事儿，像他那样的状况，再撑个一两周的病人多着呢。医生就是爱大惊小怪，把病人的病情故意往严重了说。而且，我姑姑那么挑剔的人在陪着他呢，肯定没问题的……"说得好像她跟这件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结果，第二天凌晨四点刚过，诚就咽气了。郁江过来的时候都快中午了……没见她哭一声。而且，她也没带孩子来送爷爷一程。这种事你能相信吗？至少也应该让秀一郎过来一下吧……

但是，郁江还觉得自己挺在理的。她说要是孩子来了被她爸传染上肝炎病毒怎么办，就这么被她给糊弄过去了，可能她真的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吧。不过我后来想，让孩子别拿手碰遗体不就传染不上了吗？而且诚得的是肝硬化，就是喝酒喝多了导致的，得这种病的人会传染肝炎病毒吗？

不止这样，还有让亲戚们更傻眼的事。大家聚在一起和殡仪馆的人商量葬礼事宜的时候，郁江却说不用办葬礼也没事。

她居然说"根本不用守夜和告别仪式，一把火烧了不就行了吗？也不用叫和尚来。'头七'啊'七七'什么的也用不着办"。郁江打算从火葬场取了她爸的骨灰之后，直接拿去墓地埋了。她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知道，现在东京的人都这么干。"

但是，这里不是东京，是茨城县。诚又不是孤儿，他是我们铃木家的长子，女儿还嫁给了医生。何况我们铃木家在菩提寺里还有祖坟，守

夜和告别仪式都不办，也太说不过去了吧？而且，诚工作的公司在他生病期间，一直按休病假给他算的，关心他的人也很多。郁江这么做事，还有脸见老家的人吗？

我丈夫非常生气，郁江则看起来有些沮丧。虽然葬礼让殡仪公司的人还有和尚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对遗属来说，算是图个面子上好看，一般只要是能办得起的人家，肯定会办的。“法号有没有，对于死人来说也没什么关系。要是谁觉得有关系的话，那就自己给他起一个好了……”“我已经不是你们铃木家的人了，我嫁给了北川，我是北川家的人，和铃木家的菩提已经没关系了。铃木家的祖坟受不受得到佛祖的庇护，跟我一点儿没关系都没有。”我后来特意又问了她，她大概是这么回答我的。

不，她是不会大声说话的那种人。而且，她说话的时候基本上面无表情，说一不二，执拗得不得了。

我们还是服软了。我虽然嫁到了相泽家，但是最后没办法，只得由我担任丧主，出席葬礼。虽然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我丈夫，但是我弟弟的葬礼却连个读经的都没有，等以后到了那边的世界，我真的没脸见父亲。

最终，郁江和孙辈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出席葬礼，北川家的人一个也没来。现在想来，郁江嫁得门不当户不对，家庭出身比人家男方差太多了，在家里难道不会处处被压着抬不起头来吗？我猜她也一定是不愿意在葬礼上，给她丈夫和医院的人介绍她家亲戚吧。

没有，和江也没来出席葬礼。话说回来，我一开始并不认识她。即使她跟诚以前结过婚，但是诚生病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来照顾过。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让她坐在葬礼的亲族座位上呢？

认识的一个护士偷偷告诉我，诚住院的时候，和江好像来看过他一次。我猜她大概是在意诚的财产吧。知道了诚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她才又赶紧跑去别的地方了吧。

虽说是在乡下，铃木家以前也算是有自家耕地的大户人家。诚结婚以后，和江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把铃木家的地全给贱卖了。说什么想住在离诚上班的公司近一点儿的地方，在街上租了一个小房子住着。最后，诚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唉，我可怜的傻弟弟。

实在是不好意思，在说关键的地方之前，我没忍住，一兴奋说了这么多关于郁江和她爸的事情……

嗯，我说得明白一点，郁江是魔鬼。郁江看起来老实，估计是受和江的影响吧，她的坏心眼儿跟她妈妈相比，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看看郁江对她的孩子干的那些事就明白了。就算丈夫欠债早死，郁江把还没上小学的女儿送给别人，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但凡她还有一点儿做母亲的责任心，肯定干不出这种事。

嗯，是的。郁江的婆家世代在东京经营医院，郁江后来成了那里的院长夫人。

不，我没有去过，那家医院好像在东京还挺有名气的。但是我后来听说，郁江的丈夫是一个玩心很大的人，郁江因为丈夫在外面跟其他女人的关系，可没少吃苦头。

十年前……不，应该有十三年了。嗯，是的，没错。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前这种病叫“脑溢血”，是吧？

之前还一直活蹦乱跳的，她丈夫在医院诊疗的时候，突然间就倒下了。接到通知后，郁江赶紧跑过去，但是发现丈夫已经没有意识了。才四十一岁，正值壮年就这么死了，这个病真是可怕啊。

但是啊，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原本以为北川家会很有钱，没想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可是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后来我听说，他那个医院一直赔钱，徘徊在破产的边缘……近些年，有不少医院的经营状况都很不好啊……她丈夫死前欠下那么多的债，郁江也没办法了吧。

郁江是个好面子的人，之前一直没让人看到她的真面目，果真也是能忍啊。

一家之主突然离世，房子也被拍卖给了别人，面对这种惨状，饥一顿饱一顿也很正常吧？如果是工薪族家庭的主妇，以防万一，买一份人身保险，私房钱攒个五百万日元或者一千万日元也是有可能的吧？

听郁江说，医院的资金流转快要不行的时候，丈夫让她把家里的存款全部都取了出来，给药局结了账，给员工发了工资。这样一来，也没有多余的钱来交保险费了。怎么说呢，她丈夫确实有令人敬佩的地方啊。

不过，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孩子扔给别人家，这样做妥当吗？郁江她是有护士资格证的人吧？要是她真的有责任意识的话，应该可以好好抚养三个孩子的吧？总而言之，我觉得郁江没有母爱，她也并不在乎亲情。

我之前也说过了，在火灾中丧生的菱沼美惠子，是小我七岁的妹妹。因为是最小的孩子的缘故吧，她从小就爱撒娇。虽然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她很可爱，特别招人喜欢。

相过亲之后，她嫁到了江岛郡的一户农家，现在那里已经属于滨南市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没有生孩子。

丈夫健一和美惠子同岁，不怎么爱说话，看起来有些不太好相处。但实际上，健一非常勤奋，对美惠子也很好。所以，即使没生孩子，夫妇二人的生活也没有因此受到什么负面影响。

美惠子在郁江的丈夫去世半年后，突然提出想要收养郁江的小女儿。我听了之后，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为什么？当时美惠子已经五十四岁了，她照顾自己都不是很方便，郁江的小女儿由纪名才六岁。虽然不是婴儿，但是美惠子从来没带过孩子，在那么大的岁数突然成为一个小学生的妈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吧。

仔细问了她之后，我才知道了原因。原来，那天郁江带着三个孩子突然跑到了美惠子的家，说自己的丈夫留下巨额债务死掉了，住的房子也被别人拿走了，现金也一分钱都没有了。她说自己以后想一边做护士的工作一边养孩子，老大和老二上了小学还好带，但是她实在是照顾不了小女儿由纪名了。郁江哭着求美惠子夫妇收留由纪名。

美惠子夫妇是农民，与住在城里的东京人相比，他们住的地方要宽敞得多，而且吃的食物也更丰富。就算是再亲的亲戚，面对突然带着孩子上门请求收留这种事，美惠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答应的吧。话说郁江，她之后去东京找工作的时候，把三个孩子都放在美惠子家里，不闻不问的……美惠子夫妇很喜欢小孩子，在郁江去东京找工作的两个星期里，每天早晚都给三个孩子做饭，照顾他们的起居。

两周后，郁江总算是找到了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但是，她却说房间太小了，没办法把三个孩子全部接过去。实际上，她好不容易才要到两个人都难以挤下的房间，要是放弃的话，条件只会更差。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老大和老二接走。这简直就是在威胁美惠子夫妇啊。

虽然我以前也跟她认真说过，不过美惠子从以前开始就是一个实诚的人……被那么说了，她也不好意思推托。没办法一下子收下三个孩子，美惠子最后同意收养了由纪名。

我接到电话坐飞机赶过去时，郁江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回东京了，没赶上见他们一面。虽然可怜的由纪名就这样被丢下，不过美惠子夫妇待她像亲生的孩子一般，三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说过他们夫妇二人，“别看现在还觉得挺好的，等由纪名成人的时候，你们都七十岁了。到那时，由纪名要是有喜欢的男孩子，不打招呼就往外面跑，你们怎么办？要是她到时候比郁江还能花言巧语呢？”不过他们却笑着说没关系，说那也挺好的。看他们没有怨言，我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说实话，如果非要从郁江的三个孩子里收养一个的话，还是选由纪名好了。由纪名本身就岁数还小，很可爱，也是三个孩子里最朴实的。

长子秀一郎虽说像他爸一样脑子很好使，但是看起来很拘谨，也很柔弱。秀一郎是郁江唯一的儿子，特别受郁江的宠爱，不过男孩子该有的那种活泼劲儿，从他身上实在是看不出来。

长女亚矢名是个乖巧伶俐的姑娘。在美惠子家的时候，岁数还小的她稳稳重重，做得有模有样，如同大人一般。但是啊，我总觉得她的性格特别像郁江，所以不怎么喜欢她。

决定收留由纪名之后，一直以来都没有孩子的美惠子夫妇，对小孩子的热情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把从岁数上来说本应该是孙女的由纪名当作女儿来养，每天又是给她做饭，又是给她洗澡的，照顾得特别好。

兄妹三人里只有自己被母亲抛弃，由纪名看起来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开始我跟她打招呼，她连头都不抬。就像是从别人家抱来的猫一样，特别认生。

但是，过了有两三个月吧，她就和美惠子特别亲了。美惠子出门买东西或去美容院的时候，由纪名都会“妈妈，妈妈”地喊着，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可怜的孩子，估计是以前郁江夫妇根本就没疼过她吧。

健一也是个很朴实的人，又是开车带由纪名出去玩，又是给由纪名买自行车，总之是对她疼爱有加。有可能是不太记得亲生父亲了，由纪名总是很自然地就对健一撒起娇来。

在由纪名上小学之前，美惠子夫妇去政府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入学的时候，美惠子夫妇又是去百货店给由纪名买学习用的桌椅，又是带着由纪名去照相馆拍全家福，特别热闹。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由纪名这个小姑娘已经彻底变成了当地人，交了好多新朋友。家里有由纪名和没有由纪名的时候，气氛也特别不一样。只要是能走到的地方，家里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由纪名的书、衣服和

玩具，美惠子家里一下子变得特别有家的感觉。

郁江倒也不是一点儿都不联系他们。她时不时也会带着两个孩子过去玩。这对郁江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了。

那场火灾，是在由纪名上小学一年级的冬天发生的，我记得是新年之后的一月四日。由纪名和美惠子夫妇正式成为收养关系，还不满一年。他们二人爱喝酒，那天晚上好像也喝来着。

到底喝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冬天的话，通常喝烧酒兑热水吧。他们酒品不坏，不过一旦开始喝了，就要把整瓶全喝完才停下来，不醉不休。

那天虽然天气很好，不过风特别大，很冷。听消防员说，那天晚上十点刚过，看到菱沼家着火的邻居打电话报了火警。

报火警的人，是同为农民的邻居中村。中村家的房子处在下风口，当时他正在看电视，突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出门一看，中村发现不远处的菱沼家房子的上空，被火光照得一片通红。

和城里的街道不同，在乡下，即使是邻居也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中村出门之后，在离菱沼家房子约一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由纪名穿着睡衣抱着小猫，直愣愣地站在马路边。中村丈夫吓了一跳，赶忙问她爸妈在哪里。由纪名的眼睛哭得通红，只见她啜泣着抬起下巴指了指烧着的房子。中村知道已经没办法救人了。

啊，你说那只小猫？当时由纪名抱的那只小猫，是几天前在院子里迷路的大概一个月前刚出生的三毛猫。由纪名得到了美惠子的准许，刚刚才开始饲养它没几天。火灾发生时，由纪名一定是和小猫一起钻进了被窝在睡觉，然后抱着它逃出来的。

担心她晚上着凉感冒，中村先把由纪名带到了自己家里。中村太太说，不管是谁问什么，由纪名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所以，真相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大概是由纪名睡在门口的房间，

听见“啪啪”的火烧声，闻到了烧焦的味道后醒了过来。睡眼惺忪的由纪名赶忙起身，看到客厅变成了一片火海。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还是应该知道着火了的。她用钥匙打开家门，然后冲了出去。

由纪名在外面使劲喊爸爸妈妈，里面没有人回应。火势慢慢变大，她只好离家越来越远。但是她没有逃跑，还是留在了家附近的位置。被带去中村家的时候，由纪名满脸炭灰，头发也被烧焦了。

由纪名几点睡觉的？几点来着……大概应该是晚上八点前后吧。毕竟美惠子夫妇总是那会儿吃完晚饭，然后开始在客厅里喝酒。

消防员说，起火地点是客厅，健一和美惠子倒在了那里。他们二人坐在电暖桌前喝醉之后，应该是谁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不小心用脚绊倒了煤油炉。正好地上还有没燃尽的烟灰，洒出来的煤油就被点燃了。

要是两个人没有都喝醉，能救一下对方的话，也不至于都葬身火海……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连亲属也没有被允许看一眼。唉，不过由纪名得救了，还是要感谢老天爷。

虽然由纪名没有直接看到“爸爸妈妈”被烧死的惨状，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她心里的创伤也越来越大。火灾之后，由纪名有一段时间变得不爱说话，精神恍惚。接到通知后，亲妈郁江赶了过来，但由纪名也还是像贝壳一样紧闭双唇，一句话也不说。在那之前，我跟她打招呼，她总是对我笑。事后何止不笑啊，就连学校的小朋友担心她，来家里看她的时候，她也不看同学一眼……我真的害怕她精神出问题。

关于那场火灾，由纪名到最后还是只字未提。当然，消防员和老师也没有说。看来不只是孩子，大人也不愿意再次回想当时的惨状。现在，好像有心理咨询师能帮助人们缓解心里的伤痛吧……唉，那时的由纪名实在是太可怜了。

不过，最让我无法接受的，还是那之后的事情。由纪名已经正式成为菱沼家的养女，“父母”去世之后，由纪名当然应该继承菱沼家的财

产，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但是，前提应该是由纪名还继续留在菱沼家，对吧？

当然，菱沼家的房子被火烧没了，由纪名还小，也没办法独立生活。但是，只要用保险金的钱把房子重新盖好就行，菱沼家的亲戚也住得不远，把她照顾大不就行了吗？

可是实际上，由纪名被带去了东京，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当然，她是被郁江带走的。现在菱沼家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菱沼家的财产事实上也全被郁江占为己有了。唉，天下竟有这种蠢事……

健一和美惠子没有什么存款，但是毕竟是农民，他们有祖辈传下来的土地。健一是菱沼家唯一的男孩，也就是长男。他的两个姐姐也都嫁给了农民。二十岁刚过，健一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一个人继承了那一大片土地。

嗯，是的。他的姐姐们放弃了继承权。但前提是健一作为菱沼家的独苗，继承家业。不过，要是菱沼家在健一这一代就终结，代代相传的土地也被卖掉的话，可就要另当别论了吧？

健一被火烧死，当然会有一笔保险赔偿金。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建筑物的火灾保险和人身保险金合在一起的话，最少也得有五千万日元。有了这笔赔偿金，不仅能重新盖起房子，由纪名成人之前的开销也都够用了。

我想过，让健一的外甥收养由纪名不就好了吗？健一的外甥叫大辅，他是健一的二姐的孩子，家住得离菱沼家非常近。火灾之后，大辅收留了由纪名一段时间。大辅的爸爸叫木元，当时他的精神还很好。木元家全员务农，所以也能帮着照顾一下菱沼家的地。大辅夫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上初中一年级，小儿子和由纪名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我觉得这不是刚刚好嘛……跟他们说了这事之后，他们也很有兴致。

不过啊，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像扔垃圾一样把亲生女儿扔给美惠子夫妇的郁江，实际上一直死死地盯着菱沼家的财产。

那是火灾发生后的第十天。健一和美惠子的葬礼结束之后，终于能喘口气了。一直沉默不语的由纪名好像也开始和大辅的孩子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回起话来。听说由纪名又开始说话了，我的心里也踏实了不少。毕竟一直不去学校上学的话，对她也不好。大辅给我家里打了电话，说是郁江突然来了。

郁江那个女人，火灾发生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消息，但是又借口说天色太晚自己赶不过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开车过来。有车的话，要是她真的着急，分明当天夜里就能赶过来的吧。稍有不慎的话，由纪名那天晚上也可能就被烧死了。那个女人简直不是个东西。

郁江自己有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说是自己赚的钱供不起三个孩子，到底是骗人的吧。而且，虽然她第二天早上赶过来了，又说自己工作不能停，下午还得上班，没待多久就返回东京去了。守夜的时候她又出现了一下，不过没来参加告别仪式。

唉，郁江可是连自己父母的葬礼都不愿意办的人啊。我没有感到吃惊，不过在菱沼的亲戚面前，我还是觉得抬不起头……乡下和城里不一样，特别喜欢在这些事上说闲话。

你能猜到郁江找大辅是干什么吗？她说东京的家里已经收拾好了，这次来是接由纪名回东京的。说着，郁江就要打包由纪名的行李。她还说，过几天就让律师帮着办理由纪名的抚养手续。我真是对这种人无话可说……对于火灾之后一直照顾由纪名的大辅，郁江一句感谢也没有，只甩下一句“今天来就是接她走的”。郁江这种人不管怎么说，都实在太过分了……

我知道后简直惊呆了。我告诉大辅，立刻让郁江给我打个电话。郁江却说这事和伯母没有任何关系，没必要和我多说什么。到最后我也没接到郁江的电话。不管是谁问由纪名，她也只是低着头不说话……由纪名太害怕她妈妈了，根本不敢说不想去东京。

郁江最后强行拖着由纪名上了车，带她回东京去了。大辅夫妇胆子小，对方又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也实在是没办法阻止……

火灾之后，由纪名一直抱着小猫小咪不撒手。由纪名那天晚上只穿了一件睡衣就慌忙跑了出来，后来还是感冒了。她感冒还没痊愈，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的。郁江也根本不管这些，拉着孩子就走。

还不只是这样。郁江看到由纪名抱着的小咪，呵斥她养猫，让她把猫放在乡下这边。看由纪名死活不放下小咪，郁江强行从由纪名怀里把猫揪了出来。站立之地三米开外是一处悬崖，郁江眼都没眨一下，气冲冲地就把猫扔下了悬崖。由纪名虽然还是一声不吭，但是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郁江这干的简直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啊，你说小咪？小咪平安无事。猫身子轻，没有被摔死。之后大辅的儿子去崖下找猫，看到草丛里有东西在动，一拨开发现原来是小咪，就赶忙把它抱回了家。在大辅家里被养了大约一年，小咪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又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大辅夫妇接到了郁江从东京打来的电话。平时沉稳的大辅夫妇也突然情绪激动，挂了电话就跑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说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郁江在电话里开口就说，“家庭法院已经正式裁决解除由纪名与美惠子夫妇的收养关系了。”

“由于由纪名和美惠子夫妇的收养关系被法院裁决解除，她与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所以从现在起，她的名字是北川由纪名，不是菱沼由纪名。我还想告诉你们的是，她和菱沼家的亲戚以及菩提寺都已经没有关系了。由纪名继承的菱沼家的财产，今后由作为她的抚养人的我全权管理，菱沼家的任何人都无权插手。如果菱沼家的亲戚想从我这里把地买走，只要出个好价钱，我还是好商量的。”郁江郑重其事地告知大辅。

从把由纪名强行带到东京那时起，郁江就已经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了。事情能发展到这种地步，说真的，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想到。

郁江还跟大辅说，“要是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自己到法院确认去。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就去找律师跟我打官司吧！”大辅夫妇被郁江说得好像他们是为了菱沼家的那一亩三分地才照顾由纪名这么久，非但没有收到一句感谢，还被冷嘲热讽……说着说着，大辅妻子后悔不已，不禁哭了起来。

事虽已至此，我在发火之前，对郁江说的话产生了疑问。难道不是吗？健一和美惠子夫妇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和死去的人解除收养关系。还有，一边说着要让由纪名和菱沼家脱离关系，另一边却又说由纪名继承了菱沼家的财产，这难道不是很矛盾吗……郁江不会在说疯话吧。

当时，滨南市政府每个月都会举办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我特地跑过去问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说：

“养父母去世后收养关系的解除，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养父母去世之后，养子女与其之间的收养关系可以被解除，与其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随之终止。而且，孩子可以回到亲生父母那里去，养子继承的养父母的财产也可以继续保留。”

“这算是什么规定！养子就像茶壶里塞元宵一样，只进不出，把好事全都给占了。不管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听了我的话，律师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也觉得这条法律很不合理，不过既然法律这样规定了，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总之，我知道了郁江说的那些话是有法律依据的。由纪名继承的菱沼家的财产，在由纪名成人之前，郁江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处理了。唉，这种事情，到哪儿去说理去……

律师还告诉我，即使是有抚养权的人，也不能随意处理孩子的财产供自己所用。所以，菱沼家的财产，不是归郁江所有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就是说说而已，怎么处理那些财产终归还是郁江来决定吧……

我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由纪名了。由纪名现在应该有十七八岁了吧？应该没变成她妈那样吧？要是还跟以前一样天真朴实，那可就太好了……

要是那时郁江没有频繁出现，我觉得，由纪名以后嫁给大辅家的儿子也挺好的。真是遗憾啊……

我后来去过一次东京。到了东京之后，想着好久没见到由纪名了，我便给郁江工作的医院打了电话。但是，电话那边却说他们那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没有一个叫作郁江的护士……

也是，我去东京的时候，由纪名都离开菱沼家一年半了，也难怪找不到她。你说郁江工作的医院叫什么？嗯，好像是叫“东京都新宿区木岛医院”吧？

我觉得郁江应该是对我们撒谎了。她应该没在医院当护士吧？不知道她那时在做什么工作。不过我想，当过医院院长夫人的人，不太可能再去做回一个小护士。

郁江没告诉我她的新住址。大概是害怕我们过去找她，她会暴露些什么吧。郁江肯定有新的男人了。她能骗得过美惠子，但绝对骗不了我的双眼。

和郁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她把由纪名接走半年之后的某天。那时，大辅要买菱沼家的地。本来这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大辅拜托我到场，我才过去见他们的。

郁江一开始语气很强硬。不过，农业用地可不像私人宅基地那样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根据法律规定，买受人必须是农民，而且还要获得农业委员会的许可才行。大辅的父亲木元在当地很有威望，农业委员会的人也得让他几分。郁江不知道这些，天真地一开始就用她的老套路。

我最后见到郁江的时候，看她穿得像模像样的，估计已经拿到保险赔偿金了吧。不管怎么看，都不觉得她像个护士。郁江到底是想赶紧拿

到钱，最后看在木元的面子上，以合理的价格成交了。郁江没有能敲上木元家一笔。要是由纪名不是健一的养女的话，本来那块地是要归健一的姐姐们继承的。这也是理所应当的。

大概，郁江有了保险赔偿金和这次卖地赚的钱，以后的生活就衣食无忧了吧。以前，她还想着要把女儿卖到花街去……自己当年就是被母亲狠心抛弃，也难怪她能做出这些事情，心里还没有一点儿罪恶感。

现在，要是由纪名能来找我，我肯定热烈欢迎呀。由纪名又没有做错什么……是郁江不让她去给美惠子夫妇扫墓的。但是，已经二十岁成人的秀一郎，要是有心的话，从东京过来给诚扫一下墓，他总该能做到吧？不过他也一直没有来过。我也没盼着他能来。

鬼畜的孩子也是鬼畜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妈妈是那样的人，孩子也不行啊。

榊，榊原先生，我没记错你的名字吧？如果是郁江拜托的你，那麻烦你帮我转告给她，我绝对不会原谅她。

那个女人，绝对是披着人皮的鬼。

潮南警察局刑警支队　清水彻之的话

啊，真是服了你了。榊原先生，你说你还特地跑过来找我，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跌跌撞撞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也多亏在刚工作的时候能认识你榊原，要没你，我顶多也就干个两三年就辞了。

当时听说你突然辞掉警察工作，我真的被吓到了。不过，真不愧是榊原啊，竟成了孤胆侦探，实在是干得漂亮，别人根本学不来你这套。我要是离开了警察组织，肯定就吃不消了。

嗯，北川亚矢名的案子，当时确实是我负责的，不过最后没有立案，因为够不上刑事案件。而且被害者的母亲也闹到我们这里，说什么也坚决不让立案。

不过啊，现在和榊原你当时在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消息传得特别快，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各种媒体就呼啸而来，大写特写，生怕消息传不开。上面的领导也一直紧绷着那根弦儿呢。实际上，我们警局在以前就发生过资料泄露的事情。事到如今，你又要调查两年前的案件，这要是被上面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

案件资料实在是没办法让你看，不过，只要是我知道，都可以告诉给你……还请你多多见谅啊。作为赔礼，榊原，你的委托人是谁，调查的目的是什么，我一概不过问。你觉得怎么样？

北川亚矢名从自家阳台坠楼死亡，发生在前年的三月底。北川亚矢名当时十八岁，她那时刚从都立三羽高中毕业，已经决定要去就读成英大学的理工学部了。

成英大学的校区在大和原市，北川亚矢名从四月开始，就要搬去学

生公寓。从身体状况和平时的行为习惯来看，她和别的学生没什么两样。

嗯，是的。之后还要再跟你细说，她的家人可一点儿也不普通。

案发现场，是足立区潮南町四丁目的“西潮南高地”公寓的五层五〇一房间。这个公寓是三十五年前建成的五层小楼，五〇一房间的房东是一位叫小野田佐和的七十岁的孤寡老人。小野田的职业说是不动产中介，其实是她的名下有好几套供出租的公寓，交给了中介公司打理而已，她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罢了。

这个房子是小野田去世的丈夫，之前以出租为目的买下的。它的承租人——北川亚矢名的母亲北川郁江，是这个公寓的第四代承租人。第三代的承租人因为拖欠房租，被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听说那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违反租借的规定，在屋子里养了三条狗，弄得整栋楼里都有恶臭。因为房间被弄得太脏了，小野田在半年里都没有找到下家。

房间的总面积大约有六十五平方米，是个小三居。朝西，起居室和一个九平方米的西式房间对着阳台，正门口的两侧分别有一个六平方米和九平方米的日式房间。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厨房和洗手间。北川一家一共四口人，分别是母亲郁江、二十岁的长男秀一郎、长女亚矢名和十六岁的次女由纪名。案发一周之前，他们才刚搬到“西潮南高地”公寓。

北川郁江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之前是新宿区的街道医生。郁江一开始是做护士的，丈夫死了之后也就没有再接着干了，靠着亡夫的保险赔偿金生活。听起来好像是个显赫的家庭，事实上却好像不是这样。除了死去的长女，长子和次女是名副其实的家里蹲。

先说次女由纪名。从小学生时期开始，她就一直不去学校上学。我在坠楼事件之后见过她一次，她坐在靠近门口的房间里低着头，问她什么都不回话。应该不是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对象不同的话，她有时也会好好回话的。看起来，她像是小时候受过很大的心理创伤，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父亲去世之后，兄妹三人里年纪最小的由纪名，被送给别人收养了。收养人好像是她妈妈的亲戚——一对没有生孩子的夫妇。收养由纪名的那对夫妇非常坏，听郁江说，由纪名受到了养父母很严重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简直是太过分了，应该狠狠处罚他们才是，不过养父母已经死了，听说虐待的事实也是那之后才浮出水面的。

养父母死后，由纪名的收养关系被解除，她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但是，受过伤害的心灵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平复的，她到现在都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害怕见陌生人，只是对几个特定的人，能够稍微说几句话。亚矢名则在家里教她学习，照顾她的生活。

长男秀一郎，一直到初中毕业为止，都还有去学校上学。不过，上了都立高中之后，他就开始不去学校了，最终不得不退了学。我在案发之后见过他，想问他一些话。就我的观察来看，他的症状应该远比由纪名还要严重。跟他说话的时候，感觉他总是像丢了魂儿似的，没有表情，眼神也很空洞。他每天不工作也不学习，成天就在家里游手好闲。

最开始的时候，秀一郎还不是完全不出家门，他有时晚上会去便利店买吃的，有时也会去外面转一转。从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受到过什么精神创伤吧。他的脑部器官没有任何异常，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啃老族吧。

然后是他们的妈妈郁江。这个人古怪反常，是个非常难缠的偏执狂。她特别溺爱独子秀一郎。案发之后见到她，她也是一个劲儿地“小秀，小秀”地喊着。她的儿子，总之像是有恋母癖的症状。他一定是从小就被母亲施了“魔咒”，被控制得死紧，到最后连自己的魂儿都没了。

说到底，死去的长女亚矢名是兄妹三人里唯一一个正常的。听她妈妈说，亚矢名脑子聪明，是个“文体全才”。不论是学习还是体育运动，都积极参加……不过，父母说的话也不能都当真。亚矢名从港区立御山田小学毕业后，直升御山田中学，后来考入了名校都立三羽高中。听说她已经获得了重点大学的推荐入学名额，因此也不用复习考试。对了，

她准备新年之后去驾校学车。

北川一家人为什么要搬到“西潮南高地”？之前他们住的是港区的高级公寓，虽然也是三室一厅，但是远比这里要宽敞，居住环境也要好得多……不过房租似乎也要贵很多。

实际上，“西潮南高地”年久失修，物业管理也几乎形同虚设，很多房间是闲置的。在我们管辖的片区，那一带也算是相当阴森的地方了。总之，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没钱了，才会搬到这个房租便宜的地方来住吧。

在案发现场的阳台，不知道为什么，扶手和护栏连接处的螺丝没有了。案发当晚，失去平衡的受害者在抓住扶手的那一刻，阳台的栏杆瞬间散了架。受害者也随之坠落，重重地摔在了水泥路面，当场死亡。

案件的发生时间吗？刚过半夜三点没多久。再过不久亚矢名就要搬去学生公寓了，但是她暂时还住在家里九平方米的日式房间。虽然她习惯早早地就把床被铺好，不过可是个实打实的夜猫子，睡觉的话，总要到半夜三四点了。

事发当时，秀一郎也还醒着，在客厅一边喝啤酒，一边玩电脑。秀一郎看起来就像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不知道由纪名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但是她当时不在客厅。那天，由纪名好像也是在自己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待着，一直没有出来。

秀一郎说，从母亲大约十一点半回房休息之后，亚矢名一直在客厅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把罐装啤酒和果味酒兑着喝。她穿的是毛衣和牛仔裤，没怎么和秀一郎说话，两人在客厅里各干各的。秀一郎说，他知道亚矢名在半夜三点左右晃悠着去了阳台，但是没看到她是怎么掉下去的。

啊，你说酒是吧？亚矢名当然还是未成年人，不过她好像平时就经常在家里喝酒。这也不算是不良少年吧，现在抽烟喝酒的年轻人简直多

得像山一样。亚矢名再过不久就要上大学了啊……唉，也不是说非得兄妹一起喝酒交流感情才行，但是，妈妈和哥哥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她上过心吧。

据秀一郎交代，那天晚上，亚矢名把啤酒兑着果味酒，最少也喝了有四五罐。实际上，从被害者的血液中酒精浓度来看，她当时明显已经处于醉酒状态了。

如果秀一郎的证言为真的话，那么，从阳台发出惨叫开始，到楼下传来物体撞击地面的声音为止，大约是亚矢名去到阳台之后过了一分钟左右。秀一郎说，他慌忙地冲向阳台，看到阳台护栏的一部分损坏了。当他颤抖着身子向下看时，发现亚矢名躺在楼下的水泥地上。街灯虽然很昏暗，但是亚矢名穿的白毛衣能被很明显地认出来。

睡在客厅隔壁的母亲，比起亚矢名的动静，她是被秀一郎的叫喊声惊醒的。她的屋子直接连着阳台，知道女儿从阳台坠落之后，她回到屋内用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是的，你没有听错，她打的是报警电话，不是急救电话。

关于这一点，驱车赶来的警察也问她了。她回答说，从五层楼高的公寓掉下去，肯定没救了，她在上面看到女儿歪着脖子，知道女儿已经死了。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与其说郁江是冷静，不如说她不像个做妈妈的……以前，她做过护士，估计是见惯了交通事故之类的死伤者吧。

但是，这位母亲表现得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从打报警电话，到女儿的遗体被运走，她一直声称自己的女儿是被人害死的。

她说的被人杀害，可不是指被谁从阳台上推下去了。她认为是房东忽略了阳台护栏的损坏，亚矢名才死了的。她怒气冲冲地说，要我们把房东抓起来，还要以杀人罪起诉她。

她哭红了双眼，还不时抽泣着：“你们当下要紧的是仔细调查，留证据，拍照片，离我的女儿远点儿！”不过，能看出来她对阳台的扶手很是在意。又说，“要是等到了第二天房东过来动些手脚的话，证据很

有可能就没有了。”

至于阳台的扶手，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扶手和栏杆处的螺丝缺失，体重施加到扶手上时，栏杆在一瞬间就散架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人祸。但是，作为刑事案件，该追究谁的责任，这可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从案件发生当初，她妈妈郁江就一直说是房东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杀人罪暂且不谈，以“过失致死罪”和“业务上过失致死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倒还真有不少先例。但是，像忘记拧紧栏杆的螺丝，这种因施工的过失需要追究施工方责任的，则要另当别论了。当然，必须得拿出证据来才行。如果嫌疑人是房东的话，该依据什么法律条文呢？

确实，作为房屋出租人的房东，有给承租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住宅的义务。比如说，房东在明知房屋施工过程中有偷工减料的行为，在知道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前提下，仍出租给别人的，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什么好辩驳的。不过，如果房东不知道的情况呢？民事纠纷的话，出租房屋的设备存在安全隐患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法律规定房东有损害赔偿的义务。但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房东，也并不能完全掌握出租房屋的情况吧，一般来说，都会相信施工方的。而且从肉眼上来看，根本发现不了螺丝有明显的危险隐患。房东忽略了阳台扶手螺丝的缺失情况，把房屋出租给别人的，应不应该追究刑法中规定的过失责任，这在司法实务上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的。

而且说到底，在那起案件中，螺丝是什么时候、怎么没的根本没人知道。说得更清楚一些的话，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之前，螺丝就已经掉落了的，才能追究房东的责任。北川一家虽然才搬来“西潮南高地”不到一个礼拜，但是螺丝在这一周之内里掉落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就是绝对没有的。

是的。之前的承租人走了之后，房东小野田和不动产公司的老板来

确认情况。由于房间被之前的租客弄得乱七八糟的，他们一起做了大扫除，把内部重新装修了一遍，还换了新的日式隔窗门。但是，因为阳台护栏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没有特地去做强度测试。

当然，那个护栏本来就已经很老旧了。在案发之后的搜查中，不论是阳台还是楼下的地面上，都没有发现固定扶手的螺丝。所以，事实上，栏杆的螺丝很有可能是在案发之前就没有了的。

嗯，案发现场的阳台护栏，除了损坏的部分之外，都完好无损。我们也调查了“西潮南高地”的其他房间，都没有发现阳台护栏螺丝缺失的情况。

在民事诉讼中，因为实际的损害已经产生，法官会推定阳台的扶手事先存在缺陷。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要承担百分之百的举证责任的。因此，我们劝北川郁江放弃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说，郁江都是坚持要我们逮捕和起诉房东。我们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提出控告书之后她还不放心，连着好多天跑来我们警察局。

本来我们把她赶走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近些年来警察组织被曝光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媒体就全都争先恐后地报道。“被害者家属的诉求，警察竟然置之不理”这样的新闻标题要是出来了的话……所以，尽管她三番五次的很烦人，我们也不敢怠慢。

郁江还特地去到房东小野田佐和的住处，每天晚上都在她楼下反复喊着“我女儿是被你杀的，还我女儿”，以示抗议。被郁江认为是加害者的小野田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到警察局向我们哭诉求助。

即使是被害者，如果一天打少则几十通，多则上百通骚扰电话威胁别人，或者像右翼团体的激进分子那样，拿着扩音器在别人家门口大喊大叫的行为，确实是违法行为。但是，像郁江这种每天只打两三次电话，晚上去别人家门前喊叫泄恨的，确实不好处置。我觉得，郁江这个女人像是很有经验一样，她想通过持久战把房东的精神搞垮。

最后，北川撤回了对房东的诉讼请求，与小野田私下和解了。

和解的内容吗？榊原你应该知道的，警察对民事案件是不介入的。我不清楚他们谈了些什么条件。不过，房东小野田似乎让步了非常多，几乎是任由郁江漫天要价。

普通的交通事故，如果像这个案子里的受害者一样，是刚过十八岁准备上大学的孩子的话，赔偿标准大概是死亡抚慰金两千万到两千四百万日元、损害赔偿金四千万日元，加在一起的话要超过六千万日元了。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再算上丧葬费，考虑加害人是否存在过失的前提……话虽如此，小野田最终支付给郁江的赔偿金好像超过了一亿日元。

作为警察，我建议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律师坐下来谈谈。不过，郁江却回我说，她没钱请律师。小野田虽然是个有钱人，但是，郁江威胁她“要是你敢找律师和我打官司，那我也和你干到底，咱们之间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我陪你告到最高法院去！从今往后的这后半辈子，我都要背着我女儿的怨灵，到死都不会放过你。你做好觉悟吧”。被郁江这样恐吓，小野田也害怕了。

每天都被受害者的母亲用这样的话威胁苛责，任谁都会精神崩溃。特别是像小野田佐和这样的独居老人，她被逼得已经神经衰弱了。如果能用钱来解决的话，她肯定希望能尽早从这种被折磨的苦痛中解脱出来。除了这个“西潮南高地”，她还有两三间出租公寓，把那些公寓卖了之后，总算凑够了给郁江的赔偿金。

由于被郁江严重警告，小野田到最后都没有聘请律师。不过，自己一个人的话，她觉得还是心里不踏实，所以后来去和不动产中介的老板商量了一下。老板告诉她必须要让郁江把放弃诉讼作为对等的条件，否则就不同意和解。和解顺利结束之后，小野田总算能睡一个安稳觉了。那晚，她忍不住哭了。作为警察，看到这个麻烦的案子终于告一段落，

我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蹊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是的。和解的时候，为了能使己方占上风，很多当事人都会用“起诉”或者“不起诉”作为谈判的条件。对于警察来说，虽然有民事案件不介入的原则性规定，但是如果案件有涉及刑事的内容，那么警察就必须受理起诉。即使是民事案件中那些厚着脸皮三番五次否认、反悔的人，也肯定不愿意接受警察的审讯。因此，受害方要是想尽快逼迫加害方达成和解的话，越快提起刑事诉讼效果越好。

所以，我也不是想否定把起诉作为条件，用在和解谈判中的这种做法。在这个案件中，我觉得我们警察完全是被那个女人给利用了。要是房东请了律师，按照流程走民事诉讼的话，肯定不会赔那么多钱给那个女人。我话说得难听点，那个女人就是用起诉作为幌子，在强行夺取房东的钱财吧。

不过，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郁江的心情。毕竟在三个孩子里，死去的长女是唯一可靠的，剩下的那两个都是不折不扣的啃老族。她对未来的恐惧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即便不是那样，父母也会觉得死去的孩子是最好的。以前，我办过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害者的父母二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被撞死的孩子是自己这几个孩子里最优秀的。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想用自己其他的孩子来替他去死。我听到这话时真的惊呆了。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几个孩子要是听到了自己爸妈这么说，该多伤心啊。

郁江不愧是郁江，虽然没说想让由纪名替亚矢名去死，不过还是直夸说亚矢名是个成绩优秀又孝顺的好孩子。还一直说“那个孩子死了，我以后可怎么办啊”。

北川亚矢名的葬礼？他们家没有办守夜和公开的告别仪式，家里人私底下办的非公开葬礼。虽说叫“家族葬礼”，但是我不知道北川亚矢名的弟弟和妹妹是否参加了。说的也是，在举行葬礼的时间节点，和解还

没有达成，他们家里应该也没钱办那种声势浩大的仪式吧。不管怎么说，人没了就是没了。

自杀的可能性？啊……榊原，你是不是从刚才就一直在想着这个了？

不，自杀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警方人员的意见也早就达成了一致了。因为，她是头部撞地身亡的。如果是自杀的话，人站在高处时内心会有恐惧，双脚先着地的才是大多数。

事件发生之前，一直和亚矢名待在客厅的秀一郎的证言也提到，不管怎么想，亚矢名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动机。当然，她也没有写遗书……毕竟，亚矢名即将要从氛围凝重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亚矢名难道不是应该对以后的生活充满向往才对吗？而且，她住的九平方米的日式房间里，堆着一大摞还没拆封的纸箱，不论怎么看，那些纸箱都像是为了搬家打包用的。

要是她想自杀的话，那么直接越过阳台护栏，跳下去不就行了吗？那个阳台护栏的高度，可是谁都能轻松越过去的。扶手栏杆处的螺丝不见了，应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一个踉跄没站稳的时候，急着用手使劲去抓栏杆，结果把螺丝已经松动的栏杆和扶手给拽了下来。亚矢名当时喝醉了，在阳台上没站稳的可能性很高。

不过啊，榊原，你没有看到过案发现场，所以也不怪你在这里瞎猜了。那里也根本不可能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少女会去选择的自杀之地。那个问题阳台，地面黑乎乎的非常脏，扶手的油漆也都起皮脱落了不少。而且，她掉下去的地方是一条散发着尿骚味的阴暗小路。就算是真的走投无路的人，也不会选择在那种地方了结自己生命的。何况亚矢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绝望，更不可能会选在那里自杀。

但是，案发当时被响声惊醒的人，还是有的。也许是“西潮南高地”太破旧了的原因吧，空着的房间非常多。五〇一号房和它隔壁的五

〇二号房，以及正下方的四〇一号房，在当时都没有人住。再下一层的三〇一号房，住的不是租客，而是“西潮南高地”的所有者，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和时长很短的惨叫声。这和秀一郎的证言完全吻合。要是真的做好了自杀的准备，跳下去的时候应该不会惨叫吧？

夫妇二人听到声音后，立刻跑到阳台去看，发现是一位女性坠楼了。实际上，那对夫妇打了急救电话，叫了救护车来。

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人也听到声音了。不过亚矢名坠楼之后，秀一郎和郁江马上就开始大喊大叫，巡逻车和救护车也来了，总之现场周边非常混乱。最后，住在楼里的大多数住户都被吵醒，聚到外面来了。郁江一家刚搬来“西潮南高地”不到一个礼拜，大部分住户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家人住在这里。

我第一次去到现场，是案发后的第十天。那时候，“西潮南高地”的住户们都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亚矢名坠落地点的那条路也已经允许行人通行了。

啊？什么！你说是谋杀吗？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榊原，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谋杀的话，犯人那就是家里人了吧？家人之外的人，想在那个场合杀她不太可能。你想说是郁江杀的吗？还是秀一郎？当然，也有可能是二人合谋吧……嗯，但是啊，果然，我还是觉得不可能。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作案动机啊！当时亚矢名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啊。对于一个都快要离开家里的女儿来说，家人有什么理由必须要杀她？要是有的话，也只能是钱了吧。但是，就算是再怎么缺钱，亲妈会做到杀死自己的女儿才罢休的地步吗？况且为了养两个只会“家里蹲”的孩子，杀死唯一正经的好好上学的孩子，这叫什么事？

还是说，榊原，你通过调查，有发现什么谋杀的疑点吗？比如说亚

矢名的行为举止和品行有问题？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不过也是，这一家子人真的太奇怪了。不管发生些什么，都是有可能的。要是你真的发现了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啊。本来，那起坠楼案件的搜查也早在多少年前就结束了。

北川一家，在案发后不久就搬离了“西潮南高地”。虽然达成了和解，但毕竟郁江和房东闹得那么不愉快，也没办法再继续住下去了吧。即使跟这个没关系，要是郁江他们还住在原来的房间，一到阳台就想起坠楼的亚矢名，肯定心里也承受不住吧。

至于搬到哪里去了，我不太清楚。不过肯定不在我们辖区了。嗯，是的，他们应该搬离足立区了。但是，榊原，你肯定也知道这个吧？

没，没有进行司法解剖。就算不解剖，也能明白死因是“坠落死”。全身受到地面的强烈撞击，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死亡了的。法医当然有检验尸体，尸检结果发现，亚矢名血液中酒精浓度很高，能判断出案发时她处于醉酒状态。

不过，尸体上没有发现可疑的伤痕和异常状态。如果是谋杀，亚矢名在喝醉的情况下被家人突然从阳台推下的话，身上没有留下防御损伤也不足为奇。然后，为了把谋杀伪装成意外事故，是他们家里的谁提前把阳台护栏的螺丝拿走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简直是完美犯罪了。但是，郁江没有给亚矢名买人身保险啊。如果是出于金钱目的，绝对应该会提前给亚矢名买好人身保险吧？

就算真的是那样，榊原，我感觉，和以前当警察时代的榊原相比，你当了私人侦探以后的想法真的大不一样了啊。要是放在以前，如果我说了像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你肯定会大发雷霆，然后回我说：“你这臭小子，又不是拍电视剧，你身为一个刑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傻话吗？”难道不是吗？

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已经提前约定好了，榊原，你在为谁进行调

查，我一概不过问的。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讲的话，就不再是以潮南警察局警察的身份，而是以我清水彻之的个人身份来说了，你可要听好。对了，应该不用我提醒吧，还请你不要录音。

说实话，女儿惨死，作为亲生母亲的郁江好像并没有特别难过。我对此也感到了一些违和感。不过，说句关公门前耍大刀的话，我干了警察这个工作之后，发现像她那样古怪的受害者家属其实也并不稀奇。

杀人和伤害致死自不必说，交通事故和工伤也经常有。被害者，特别是失去亲人的遗属，都会把矛头指向加害者或者是公司和行政机关。总之，他们会一个劲儿地针对能看到的具体的对象，下意识地让自己从悲伤和后悔的情绪中逃脱出来。愤怒也好，悲伤也好，憎恨也好，人的负能量的破坏性是万万不可小觑的。至于北川郁江，从她把小野田佐和当作正面交锋的敌人，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攻击的这种行为来看，我觉得她有可能也是在逃避现实。

要是女儿没有喝得大醉，即使阳台护栏的扶手坏了，大概也不至于坠楼身亡吧？在不知不觉中放任亚矢名饮酒，我不知道郁江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感到过内疚？

不过，让我感到更加吃惊的，是郁江和长子秀一郎的关系。他们二人真的只是母子关系吗？

我第一次去“西潮南高地”，是在北川郁江提出对小野田佐和涉嫌杀害北川亚矢名的控告之后。和前几次在警察局见到的郁江相比，那天的郁江，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的，正式的搜查命令不是由上面的领导下达的。因为收到了诉状，所以我想去现场看一下，于是就一个人去了他们家。

该怎么说呢，在家里的郁江，给人的感觉是，她好像总在掩饰着些什么。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吧？明明事件是好几天前发生的，她还特意哭红了双眼，时不时抽泣。和之前她一人来警察局时的僵硬的表情完

全不同，家里的郁江妩媚妖艳、风情万种，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被她的这种反差着实吓到了。

她大概是四五十岁吧？一张很普通的脸，被涂上了雪白的妆容。她的衣着打扮很干净整洁，和那个破旧的公寓真是格格不入。

她以前好像是医生的夫人，在走投无路之前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呢。虽然是破旧的公寓，但是她家里的家具，没有一件是便宜货。所以，我才会在意她的穿着打扮。我感觉她身上散发的女人味是对内的。不是针对包括我在内的外人，而是对她的家里人，她的儿子……

亚矢名已经去世了，无从查证。但是，至少能看出她对由纪名的态度和对秀一郎的态度截然不同。举个例子来说……嗯，真的是那样。

比如说，我在客厅里问秀一郎事故发生前的状况，郁江就直勾勾地站在秀一郎的正后方，也不顾我这个外人在场，把手搭在秀一郎的肩膀上，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边歪着脑袋看着他的侧脸。

“小秀，要是回答不上来的话，不回答也没关系哦。”

“小秀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不用担心哦。”

“没事的，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亚矢名虽然死了，但是和小秀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小秀不用自责的。”

总之，差不多就是这种语气。

我觉得，她是不是误以为我们认为她儿子犯了罪，在进行刑事审讯呢。

普通的男孩子，如果有这么一个烦人的妈，肯定早就从家里跑了，或者早就已经大吵大闹了吧？但是，秀一郎有严重的恋母情结。他身上的骨头感觉像是被她妈拔掉了一样，整个人如烂泥一般，看不出他有任何一丝反抗的意愿。

后来谈到秀一郎为什么不去上学，郁江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这孩子不去上学，和亚矢名的死有关系吗？他在学校受到同学的欺凌，要不是我及时发现、伸出援手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学校就被杀害

了啊。现在他好不容易才从精神创伤中走出来一点儿。这次亚矢名发生这种事，他也很担心。要是他再出什么意外的话，你们警察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他妈妈的这番话，就像是从旁边射来的机关枪连弹一样，在给儿子打掩护。

但是，在当下，她的儿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在听妈妈和警察的对话。总之，成天窝在家里的秀一郎，看起来就跟霜打的茄子没什么两样，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

我问一句，秀一郎答一句，从他的话里，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案发那晚，秀一郎也喝罐装啤酒来着，但是没有喝醉，所以清晰地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说话的方式却一点儿感情都没有，简直就像在背台词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们家狭小的客厅里物品的摆放，仍记忆犹新：客厅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是一台电脑，电脑旁边则是堆成山的游戏软件。我问秀一郎那天晚上他在做什么，秀一郎的目光移到了电脑上。看来他对于游戏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是有干劲的啊。

从上高中开始，亚矢名就经常在家里喝酒，这一点郁江也承认。秀一郎接着说：“不去学校的日子里，亚矢名总是熬到很晚才睡，因此案发当晚她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亚矢名在去阳台之前，一直在客厅里看电视，好像看的是CS电视台吧，不过具体是什么节目我就不知道了，本来我对电视就不怎么感兴趣。”

他对妹妹的死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说实话，我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并没有希望亚矢名死。秀一郎果然是有心病啊，这都要拜他那位母亲所赐。

我觉得，有必要去问问由纪名。

案发当晚，由纪名待在靠近家门口的自己的房间里；郁江则说自己在卧室睡得很沉什么都不知道。要想证明秀一郎的证言为真的话，只好再问一问由纪名了。

我说想去问由纪名，郁江则回复我道：“可以是可以，不过，那孩子脑子有病，你问她也是白问。”

说着，她带我去了由纪名的房间。

“由纪名！警察叔叔要问你话，我开门了啊！”

郁江在由纪名房间外大声喊叫，我一开始都没敢进去，下意识地往客厅又退了两步。

虽然两个孩子都是“家里蹲”，但是郁江对秀一郎的态度明显是要好太多了。

由纪名的房间只有六平方米，但是堆满了各种物品。只有房间的正中间刚刚好空出了一块儿能放得下被褥的地方。光是看那堆成小山包一样的行李，我都能想象得到北川一家在搬来“西潮南高地”之前，过的是多么奢侈的生活。

但是，令我感到佩服的并不是这些。而是由纪名房间的角落里，有两个特别大的书柜。书柜里面装满了小中高的各科教科书、精装版和袖珍版的文学名著、杂志和漫画，种类繁多，排列紧密。看来，郁江说亚矢名在家里教不去上学的妹妹读书，似乎还真的确有其事。

由纪名比我想象的要健康许多。虽然我只见过死去的亚矢名，但是毕竟由纪名和她是亲姐妹，总有种说不出来但就是觉得很像的地方。只见，由纪名低着头，抱着膝盖蹲坐在房间的中央。我想进去之后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她根本就没有要抬头的意思。

哎呀，先别急，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明明没抬起头，为什么我觉得她和亚矢名很像，是吧？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等一会儿，我稍后就说。

不论我问什么，由纪名始终都是一声不吭。知道姐姐亚矢名的死，

平时又受到姐姐的百般照顾，可想而知，姐姐的死对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我很是担心她，她真的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听说，她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那样一直蹲坐在房间里，也不出来吃饭。看来就是从姐姐去世之后落下的病根吧……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都是这样，她在自己屋子里穿的不是睡衣或者居家服，而是出门时才会穿的那种正式服装，头发也有好好打理过。

而且，也许是不需要打扮得那么漂亮的原因吧？亚矢名的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摆着印象中普通女孩都会有的漂亮衣柜和化妆台，但是由纪名的房间只能说像个储藏室一样，唯一像女孩子的东西，就是书柜上面的小猫毛绒玩偶。那个小猫玩偶看起来有些脏了，而且磨损也比较严重，恐怕是由纪名从小就特别喜爱的一个玩具吧。

只有我一个劲儿地在说，由纪名根本什么话都没回我。正当我想着我想要结束的时候……

突然，从客厅传来了“啊”的一声惨叫。

“小秀！你在干什么！”郁江高声喊道。

我急忙从由纪名的房间跑出来，发现郁江和秀一郎去到了客厅前面的阳台上。只见秀一郎双手抓住阳台扶手，身体向前倾。郁江则在身后使劲地抱着他的腰。

案发现场阳台的护栏破损处还未被修复，只是放了一块儿板子挡住了而已。秀一郎的行为其实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秀一郎要到阳台把身子探出护栏呢？我猜，他大概是想要看亚矢名坠楼落点的情况吧。

那个护栏很低的。我觉得郁江是怕秀一郎从那里掉下去吧。秀一郎身高一米七左右？不是那种身高马大的男孩。

不过，现在想想，莫非，郁江是怕秀一郎真的会跳下去？被警察询问之后受了刺激，一激动，也想要跟着死去的妹妹“一起走”……

啊，真的太复杂了啊。这简直就像是电视剧的剧情一样。都怪你，榊原，我现在也开始瞎想，到处怀疑了。

我接着往下说。

“怎么啦，怎么啦？！”我大叫着急忙从由纪名的房间跑到阳台。还没站定，郁江和秀一郎两个人就像是商量好了的一样，同时把目光移向了我。

郁江的动作看起来有些让人觉得害臊。她抽出绕在秀一郎腰间的双臂，嘴里嘟囔着：“小秀在做危险的事，我是真的被吓着了。”

秀一郎没有看他妈妈，也没有看我。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在当下看到的秀一郎的眼神，非要用语言描述的话，那就是“虚无”二字了。

我怎么都忘不掉的，在听到妈妈惨叫之后，由纪名突然就把头抬起来了。我当时听到叫声后立刻就从屋子里跑出来了，因此，只有一瞬间看到了她的脸。她眼尾长长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无力”与“无动于衷”，而是与之截然相反的，强烈的“愤怒”与“憎恶”。

所以，在我看来，由纪名和秀一郎很不一样，我觉得她总有一天可以从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中逃脱出来。书柜里整齐放着的那些书，可不像只是个摆设。

我就明说了啊，比起由纪名，我认为秀一郎才是真正的“重症患者”的理由还有一个。这话我以前不管是跟上司还是跟其他人都没说过。“阳台惊魂”之后，秀一郎直接通过玻璃拉窗从阳台回到了卧室。我在那时看到了很奇怪的一幕：

卧室在客厅隔壁，虽然直接朝向阳台，但是隔着厚厚的蕾丝花边窗帘，从阳台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状况的。我当时看了一眼卧室，发现这是一个大约九平方米的西式房间，也是他们家里最好的房间。

精美的橱窗、带镜台的化妆桌，墙上的衣架上挂着女士服装。很明显，这是郁江的卧室。狭窄的空间里放了一张大大的双人床。虽然只看了一眼，但是床头并排放着的两个枕头实在是太明显了。床上乱堆着的内衣，我想恐怕是秀一郎的吧。

母亲慌张地在后面追着他，秀一郎一进卧室，直接就把自己往床上一扔，躺下了。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到浑身一冷。

亚矢名睡在九平方米的日式小屋，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自不必说，就是由纪名的了。仔细想想的话，就知道郁江和秀一郎是在共用一间卧室。都是过了二十岁的小伙子了，还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啊。

不管怎么样，这可是亲生儿子啊。我虽然很不愿意相信他们之间是男女关系，但是秀一郎的精神失常，很明显和母亲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过，至于这和亚矢名坠楼身亡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还不清楚。

假如母亲和孩子真的是那种奇怪的关系，大概也不是从住进“西潮南高地”那时才开始的吧。搬来这里之后，突然间家里就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

我大概知道的就是这些。这种程度的内容，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啊，是吗？那可就太好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话说，没想到侦探的工作竟然这么有意思啊！不过确实，这个案子可真是越挖越有料，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警察这个职业啊，说到底干的就像是衙役的活儿，没有那么多自主行动的空间。有没有发现可疑的死者？被害者家人有没有找上门来？只要不是那种太过明显的被害案件，我们才懒得去管呢。家里人认定了是意外事故，我们才不会费力去想什么有没有谋杀的可能性……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果然，这个案子不像是那么简单的意外坠楼事故啊……

好的，如果我这里有了什么新情报的话，肯定立刻向你汇报。

那，改天再联系。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随时找我，我等着你。

第二章

儿童公园之一

三月下旬的某个工作日，下午两点。新宿区东三丁目儿童公园，没什么人。

虽然叫作“公园”，要是来十个孩子的话，这里就能人满为患了，只是一块空地上长着杂草、安放了几个儿童游乐器械而已。榊原悠闲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在这里和北川由纪名见面，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坐落于安静的居民区一角的这个公园，没什么人来，而且也只有两张长椅。虽然靠里的那张长椅上已经有两个人坐下了，但是靠外一些的这张椅子上，只要是两个人并排坐下，就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的人再来了。

在保守秘密比命都重要的侦探行业，没有什么是比和委托人的谈话被偷听更糟糕的了。对于没有事务所的榊原来说，找到安全的碰头地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委托人自己家里或者是侦探事务所的话，当然没问题。但是，对象是像由纪名这样的住在公寓里的年轻姑娘的话，肯定是不可能去她家里的。高级酒店的客房也是个好地方，但是对于没有工作的由纪名来说价格太贵，她负担不起。所以，关于会见地点，要注意选择和她年龄身份相吻合的才行。

北川由纪名，十八岁，无业……从小学低年级开始长期不去学校，待在家里不出门，成了个“家里蹲”……但是，在前年，因为家人意外相继离世，北川由纪名被儿童收养所收养。自那以来，环境的变化给了她积极的影响，她的精神疾患有了明显的好转，她通过以前在家里读的那些书，学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课程。现在，她自己租了公寓，开始了自立的生活。

榊原也觉得，现在由纪名的精神状态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如说，她有着超越年龄的老成沉稳，也很努力。至少，能看出来她一点儿也不笨。她的打扮虽然有点儿土，但是只要仔细看她那眼尾长长的眼睛和雪白的肌肤，就会发现，她其实很有古典美人的气质。

但是，这个岁数的女孩在榊原眼里就像是小孩子一样。不过，又让人觉得她有几分大人的气色。总之，很难判断由纪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榊原以前也有妻子，还有个女儿。

当时榊原还在当警察，整天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家里，但至少他并没有轻视家庭的想法。他也很想去多陪陪家人。妻子对经常不回家的丈夫怨声载道，受不了他经常不在家，要求他平时必须也得服务家庭才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榊原也对这样要求他的妻子产生了厌恶感。不过等他回过神来，却发现妻子带着女儿已经离家出走了。因为有人接受了他的妻子和刚上小学的女儿，所以妻子没向榊原要一分钱的抚养费。她只是要求榊原在离婚请求书上签字并按上手印。这样一来，在女儿成人之前，榊原也就无权请求见到女儿了。

榊原并没有反对。“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是他的一贯作风。和女儿就此分别当然很痛苦，但是榊原也知道他照顾不了女儿。因此，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如果能有新爸爸来疼她爱她的话，自己就退出。

虽然嘴上没有说，那时的榊原在心里想：离婚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己可以重新开始人生了。

对于榊原来说，他非常尊敬刑警的这份工作。但是，他受不了警察组织。不如说，他在第一次有了自己是刑警的切身感受的同时，也得出了不论是警察也好，抑或是其他组织，他都无法在里面生存下去的结论。从属于组织，让他感受到的只有痛苦。他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是知道要和其他人一样去找工作，知道结婚也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

在离婚的同时辞职了的榊原，说得好听一点儿，他成了“一匹孤傲的狼”；说得简单一点的话，他自主创业，成了一名私人侦探。他没当过公司职员，也没有什么商业头脑。但是，对于“只要是认定了的目标，就一定要成功达到”的这种执念，他有着不输给任何人的自信。

即使是在组织里生存不下去了，榊原独自招揽人脉的能力却不赖。他性格外向，头脑灵活，和谁都能聊得来，再加上他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正义感。榊原身材偏瘦，但是肌肉发达。总而言之，用“风度翩翩”来形容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托上天的福，四十八岁的榊原，还能做一份让他不愁饭吃的工作。

榊原的女儿今年二十一岁。虽然跟着妻子改嫁之后姓氏也变了，但是榊原通过调查得知，女儿现在就读于圣凛女子大学。

因为女儿已经成年，榊原可以请求和她见面，再也不用躲在远处偷瞄了。如果知道女儿现在过着安稳幸福的日子，他就很满足了。榊原对于能接受他妻子和女儿的那个男人，现在还抱有感激之情。

向榊原介绍北川由纪名的，是他的表妹远藤理惠子。理惠子平时做着保育的工作。

榊原接到理惠子的电话，大约是在两个半月之前。虽然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但是长大以后，除了冠婚丧祭的场合，他们二人基本上没见过面。所以，榊原想着她肯定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才特意打电话过来的。果不其然，理惠子想和榊原聊聊他们儿童收养所里的一个孩子。

理惠子出现在大川酒店的休息室里，她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了榊原的桌边。刚坐到沙发上，理惠子没有过多寒暄，开始直奔主题。她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的直性子，心里藏不住事儿。

“问你啊，你知道‘宣告失踪’这个制度吗？就是，如果有谁失踪不见了，过了一定的期限之后，可以申请认定这个人在法律上死亡的那个规

定。”

榊原当然知道。

比如说因为灾害等事由，某人陷入了失踪或者是生死不明状态，如果只能通过客观标准来判断他的死亡，继而持续为其保留户籍的话，对其家人今后的生活则会造成相当的不便：例如家人不能处置他的财产，有丈夫或者妻子身份的人也不能再婚。因此，民法规定，某人生死不明状态持续一定期限之后，相关家人或亲属可以到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这样一来，法律就会将其视为已经死亡。

至于失踪期限，普通的失踪下落不明要满七年。如果是上战场或是遭受重大灾害等死亡可能性非常高的情况，作为特殊失踪期限，只需经过一年的期限便可认定。

榊原在工作中，经常会接到与失踪相关的委托。不顾子女、因公司欠债逃跑而下落不明的人并不罕见，所以，儿童收养所的工作人员也与这个制度有着几分联系。

对了，要先点喝的才行。端着一杯白水的服务员立在理惠子身旁。

大概，是想让榊原帮她找人吧？

“嗯。是个叫北川由纪名的小姑娘。虽然她现在已经离开收养所，自己出去住了。她是在前年住进我们这里的。实际上，这个事比起失踪，更应该说成是事故。”

理惠子接着说：“某天晚上，她妈妈开车兜风的时候，车撞在了港口的码头，掉进了海里。虽然他们从车里逃了出来，但是她妈妈和哥哥似乎是被海浪冲走了，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只有那个孩子得救了？”榊原问。

“不，由纪名不在车上。她好像一直有精神问题，整天待在房间里不出门……她家里的事情很复杂呢。”理惠子皱了皱眉，“不过啊，来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是有家庭问题的。”

“那，她还有别的家人吗？”

“没有了。本来，她有一个马上要上大学的姐姐。但是，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姐姐从公寓坠楼身亡了。”

“啊，真是可怜啊！”榊原感叹道。

“是吧！她好像还有个姑姑。不过很多年都不联系了，姑姑也不愿收留她。所以，她就被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亲生父亲在她五岁的时候死了，之后她被送到亲戚家里做养女，但是养父母没过多久就因为家里发生火灾，被烧死了。后来，她又回到了亲妈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她成了‘家里蹲’，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出过门了。直到前年，她在十七岁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这里。还有，听说她小学都没上完。”

“太过分了啊，她妈没带她去看医生吗？”榊原问。

“当然没有，要是在早期就接受治疗的话，应该能治好吧。不过，她下落不明的哥哥，也是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家里宅着，成天游手好闲，不去上学了。我感觉包括她妈妈的品行在内，她的家庭环境很有问题。”理惠子面带严肃地说。

“我不敢断定是不是和母亲一起住了之后才变成那样的，但是啊，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小由纪名的身心健康都有所恢复，也愿意对我们敞开心扉。所以，我觉得元凶很可能就是她的妈妈吧。”

“这样啊……话说，行政管理机关可真是怠慢啊。本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这么多年就这样待在家里，他们居然就没发现。”

榊原随口一说。只见理惠子的脸上略带怒容。

说错了，说错话了。忘了个一干二净，理惠子也是行政管理机关的一员。

在现行法律制度中，父母健在，学校和儿童福利机构想要介入儿童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理惠子对工作极其认真，有着比别人多一倍的责任心。明明每天都在那么努力地工作，只要有什么关于儿童的问题，他们行政机关的人总是最先受到非难。这实在让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开

心。

“然后呢，妈妈和哥哥下落不明之后，又有什么进展吗？”

榊原赶忙把话题移回来。

“警方海空两路同时搜寻，但是并没有发现二人的尸体。应该是那晚的浪潮太大了的缘故吧，两人一下子就不知道被海浪带到哪里去了。不过那已经是前年的事了。一年的特殊失踪期限过了之后，由纪名到法院申请了宣告失踪。所以，现在她可以正式继承她妈妈的财产了。”

“母亲的资产？她妈妈是企业家吗？”

“倒也算不上是什么企业家……但是啊，虽说是乡下，她妈妈在沼井崎有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存款还剩一亿日元。也算得上是有钱人了。”

“是啊。”榊原张着嘴点了点头。

“宣告失踪之后，由纪名就可以处理那些财产了。而且现在她已经年满十八岁，到了自立的年龄。这下也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但是，尽管儿童收养所规定超过十八岁的孩子就不能再被收留，把一个小学都没上完的孩子就这样放到社会上，未免有些过分了吧？毕竟这么多年来她都没出过家门，即便再有钱，恐怕也很难适应社会生活了吧。”

“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但是啊，我们小由纪名的情况可是比较特殊的。她死去的姐姐在生前一直很照顾她，用自己的教科书在家里教她学习。”

不只是学习，从最低限度的生活自理到世间的常识和流行事物，姐姐一个人承担了妈妈和老师的角色，全都教给了她。而且，小由纪名也不是对社会一点儿都不关心。她在自己的屋子里也经常看电视、读书。

“啊，竟有这种事啊。”榊原有些吃惊。

“所以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她患上精神疾病，她的妈妈才是问题所在吧。受到母亲的精神虐待和身体束缚……我想着只要她妈妈不在

了，她也就会一下子解脱出来。在我们这里的一年里，她真的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原来如此。”榊原点头。

这些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单是这些事的话，理惠子也用不着找榊原。差不多是回到正题的时候了。

“嗯，你要找我做什么？”

“就是这个事啊。她妈妈和哥哥在事故中死了，不是吗？理所当然，由纪名理应获得保险赔偿金吧。”

“是不是保险公司不给赔？”榊原问道。

“是啊。”理惠子使劲地点了一下头。

“掉到海里的车是归她妈妈所有的。当然，她妈妈给车子买了全险，还买了人身损害保险。本来一个人是五千万日元，两个人的话，按理说能够拿到一亿日元的赔偿金。但是，因为尸体没有被找到，保险公司怀疑这是以骗保为目的的伪装事故。”

“啊，这样的话，保险公司也不是不占理儿。”榊原说。

“确实，事故最后就是那么个结果。后来，保险公司的人好像也展开了调查，过了一年也还是没能找到那两个人的行踪。法院通过了宣告失踪的申请，但是保险公司还是找各种借口，说她妈妈和哥哥以自杀为目的，故意让车坠落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

“小由纪名相信那件事绝对是事故。但是，就凭她一个人的力量，想要对抗保险公司也太难了吧？”

“自杀？那两人为什么要自杀？”榊原有些不解。

“这是因为啊……”

好像还真有什么缘故。

榊原挺了挺腰，向前微倾身子，做好了认真听讲的准备。

北川郁江的白色小货车，从神奈川县沼井崎市西沼井港的码头坠落

之后，被发现时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下旬。

小货车沉在了距离码头不到十米远的海底。司机和同乘者似乎是在车落水之后立刻打破车窗逃了出来，因为没有在车里发现尸体。发现小货车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刚过，不过据推测，事故应该是在半夜发生的，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者。

警察找到位于沼井崎市山边町的郁江家时，二女由纪名在家。据她声称，事故发生前一天的晚上十点左右，郁江带着长子秀一郎开车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没有再回来过。郁江和秀一郎似乎在那段时间里，每晚都要开车出去兜风，一般几个小时之内就回来了。由纪名平时不怎么和妈妈还有哥哥说话，当然也没有跟着一起去，也没有问他们去的是哪里。到了早上仍不见二人踪影，由纪名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心。

位于沼井崎市山边町的北川家，坐落在一片树林之中，距离东京市区两个小时车程。案发现场的港口，到他们家的车程大约是二十分钟。一栋古朴的木造平房和一个兼用于储物的车库被建在了这一块约有五百平方米的私有土地上……

长女亚矢名意外坠楼身亡之后，郁江逃离了喧嚣的都市，选择了自然风光秀丽的大自然。她似乎试着想要换个环境，让两个“家里蹲”的孩子，特别是秀一郎能尽快好转起来。也有可能是她受够了高层公寓。她买了这个二手住宅，养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当作看家狗。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郁江，开始了回归大自然的新生活。

新生活或多或少对秀一郎产生了一些影响。警察听邻居说，虽然白天秀一郎还是和以前一样闭门不出，但是晚上他会出来沿着山里的小路遛狗。

被他们家起名字叫“戈恩”的这条狗，在事故发生的五天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病死了。这条狗不是郁江在宠物商店买的。它好像是不知道哪个行政机关还是动物爱护团体的人捡来的被人遗弃的小狗。郁江直接过去把它取回了家。郁江作为护士，怀疑狗是因肠扭转而死的。到最

后她也没有带着狗去看动物医生，只是让专门处理宠物的殡仪公司拿去给烧了。

与此相对，远离东京之后，由纪名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她整日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屋子里自习，连屋外的小院子她似乎都没有去过。

郁江没有工作，仅靠着存款过日子。亚矢名坠楼之后，她得到了一大笔赔偿金，生活一下子又变得宽裕起来。她平时不怎么外出，也很少和街坊邻里或者小卖店的人说话。不过她倒是买了一个很大的冰箱和冷冻柜，时不时会开车去东京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回来。

现在郁江生死未卜，他们母子二人深夜开车兜风的目的和详情都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她是想通过晚上开车兜风的方式，让整天不出家门的儿子能或多或少地到户外活动一下呢？这也不难想到吧。

郁江和秀一郎的尸体最终还是没有被找到。他们在陆地上生还的可能性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和直升机也参与了搜寻。海上保安厅的人当然知道西沼井海岸一带的浪潮非常急，他们认为二人应该是被海浪卷走了。

即使他们真的从车里顺利逃了出来，考虑到当晚海边的恶劣条件，得救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出身渔民世家的郁江擅长游泳自不必说，但是秀一郎很有可能是个旱鸭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心想要救不会游泳的儿子，郁江最后就很可能和儿子一起淹死在海里了。

问题是，郁江为什么开出了让车能越过二十厘米高的挡车器的速度呢？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刹车的痕迹。虽然可能会是情急之下把刹车和油门搞混了，不过这一点也正好被保险公司一口咬定，他们觉得这是当事人企图自杀或者伪装事故骗保的证据之一。

除此之外，保险公司怀疑他们是自杀的理由还有一个，郁江谋划和儿子一起自杀的动机是有事实依据的。保险公司的保险金赔偿审核人，

有着在多年的工作经验中锻炼出来的独特第六感与敏锐的嗅觉。郁江作为一个寡妇，基本上不和任何亲戚往来，三个孩子中的两个都有重度的自闭倾向且无好转征兆，唯一正常而且优秀的长女因为意外事故身亡，她身边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疼爱有加的小狗也在几天前死了。然后，最重要的是，郁江对长男秀一郎倾注了异乎寻常般的情感……在以上要素的综合作用下，郁江最终走上了强迫儿子与其一起自杀的不归路。

不过，强迫自杀的说法是有疑问的。如果做好了自杀的准备，车子坠海后，秀一郎暂且不说，郁江打开车窗逃出来的行为就很让人费解了。汽车掉到海里，一般情况下几分钟就会沉底的。被水没过之后，如果窗户是之前就已经破了的话，还能逃出来。但是，那时想要再打开电动车窗玻璃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与积极的自杀行为相矛盾的事实也的确存在。在事故发生前的深夜十一时许，这辆车停在了西沼井港附近的西沼井车站前的甜甜圈店门口。在打捞上来的车里，也确实发现了十个装的甜甜圈礼盒还有购物小票。

据店员交代，来买东西的人是一位年龄不详、戴着眼镜化着浓妆的女士。除了甜甜圈，她还买了两杯带走的热咖啡。盒子里还剩下七个甜甜圈，从咖啡纸杯没有被发现来看，郁江和秀一郎应该是在车外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吃了三个甜甜圈。由纪名说，他们一家都很喜欢吃甜甜圈，要是她妈妈和哥哥真的想要马上就自杀的话，不太可能一下子买十个甜甜圈。

至于伪装成事故骗取保险金这一说法，事故都过去了一年，还是没有他们二人的目击情报，既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还活在世上，从常识上来看，这两个人也就可以被视作自然灭亡了。事到如今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行为，已经没有正当理由了。让人觉得此事疑云重重的，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是一起尸体没有被发现的事故。

事故之后，只剩下自己的由纪名被儿童收养所接纳了。

虽然查到了户籍关系上与她最近的是她的姑姑，亡父北川秀彦的姐姐井上百合子。取得联络之后，别说是领养了，就是连见上由纪名一面，她姑姑也不愿意。郁江在丈夫死后，和北川家的亲戚没有联系过，甚至好像还说过从今以后断绝来往的话。由纪名的记忆里也几乎没有这个姑姑，而且郁江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如此一来，由纪名就成了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孤儿了。

幸运的是，当时由纪名才十七岁，满足进入儿童收养所的年龄条件。十七岁的话，一般情况下，是要在儿童收养所的高中上学的。但是由纪名别说中学了，就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收养所的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便选了老资历的保育员理惠子来负责管理由纪名。

出人意料的是，由纪名根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智力低下或者知识不足。没过多久，大家就认识到由纪名其实是一个身心健全的孩子。虽然长年闭门不出，但是她在家里不但接受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课程，还通过看电视、阅读新闻和杂志来了解社会。这样一来，由纪名的“家里蹲”更像是遭到她妈妈虐待的结果。或者不让她出门的禁令，本身就是她妈妈对她的虐待手段……理惠子的直觉是这样的。

被问起下落不明的妈妈和哥哥，由纪名面无表情，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来到收养所之后，平时她和大家正常聊天，但是一旦话题涉及妈妈，她便立刻默不作声。从她离开收养所搬出去住之后，这一点也未曾改变过。

最终由纪名没有去学校，开始了在收养所的生活。最初她需要工作人员的陪同，后来已经恢复到可以自己出去买东西、看电影的程度。但是，由于没有学校生活的经验，由纪名很不擅长和同年龄的孩子们交流。收养所里举办的游戏和主题活动，她都不爱参加。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没有被解决。

郁江和秀一郎被宣告失踪以后，由纪名具备了经济独立的条件，由纪名也年满十八岁了。儿童收养机构的入所条件是未满十八岁的儿童，根据情况可以延长至二十岁。因此，由纪名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儿童收养所，不仅是因为周围的人认为她有自立的能力，也跟她自己想要开始独立生活的强烈意愿有关。

由纪名在她小时候住过的东京都新宿区租了一间公寓。除了养女时期住过的茨城县滨南市，那里是她唯一熟悉的地方了。

虽然还没有决定接下来是去找工作还是去上学，不过也不用着急，毕竟首先学着适应一个人的生活才是关键。她似乎不怎么喜欢之前住过的沼井崎市的那栋带院子的小别墅。即便不是这样，由纪名没有车，在那里一个人生活也会非常不便。她想着等哪天就把它卖了，不过，把木质房子就这样空着是很危险的，所以就决定先拆了房子，把地皮空了出来。

“在我看来，她回归社会的第一步走得相当不错呢。衣食住都没有问题啊。”

理惠子担心由纪名，好像时不时地会过去看看她。

“但是，和保险公司的交涉就要另说了。我们这里没有可以跟保险公司对抗的材料和证据。所以，才想着要借助小聪你的力量呀。如果委托费用能等到保险金赔偿之后再交的话，那真的就太谢谢你了。”

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存款，由纪名每个月都是取出固定的金额来充当生活费。

能不能拿到一亿日元，的确是个大问题。理惠子着急上火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好的，我知道了。费用的事情怎么样都行，我无所谓的。不过，要是做的话，务必请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做。”

榊原接受了请求。

回想起三个星期之前，那是第一次和由纪名在这个公园见面。

听完理惠子的话，让榊原决心要查明北川母子坠车事件的，是出于对由纪名的同情。榊原从她身上也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自己的女儿的影子。榊原是刑警出身，想到由纪名和北川家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之中必有蹊跷，值得一探究竟。

“一定还另有隐情……”

作为职业侦探，在没有被人委托的前提下，暗中调查他人的秘密、揭露隐藏的犯罪事实，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榊原也深知这一点。但是，与其说这样做是出于侦探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刑警的本能在指引着他。榊原也控制不住自己。

正式接手调查之后，榊原要求越过理惠子，直接和由纪名对话。原因是如果有第三者在场的话，问答的效率会降低，当事人的情绪也会不稳定，进而会有歪曲事实的可能。

榊原问由纪名知不知道哪里可以避人耳目，由纪名指定了这个儿童公园。这里离她住的公寓只用步行两三分钟，而且她也经常来。由纪名虽然已经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了，不过她似乎和附近的人还不是很熟，估计也还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吧。

穿着白色厚毛衣和紧身牛仔裤出现的由纪名，就像躲在公园角落里的小猫一样，眼神里透露着戒备心和好奇心。

看起来是不被任何人束缚、过着自由生活的流浪小野猫，其实是血统高贵、清新脱俗、聪明伶俐、灵巧敏捷的阿比尼西亚猫。

“我妈妈和哥哥是不可能自杀的。”

简单打完招呼后，由纪名便单刀直入主题。

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还没有适应社会生活的人，语言表达和表情也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犹豫。

“不用怀疑，那件事一定是事故。我是知道的，她能杀别人，但是要她去自杀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凝视着脸颊上泛出紧张感的榊原，满足地微微点了下头。
然后，她认真地望着榊原的眼睛。
“我的家是鬼畜之家。”
由纪名的话，足以让人感到惊愕不已。

委托人　北川由纪名的话

我的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对外宣称他是死于蛛网膜下腔出血，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是被我妈妈杀死的。

虽然这么说，但并非我亲眼所见。我当时还很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看到爸爸的遗容。因为当时并没有办葬礼……但是现在的我，真的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妈妈和哥哥会驾车坠海？如果不从爸爸的死说起的话，就很难理解了。

我的爸爸北川秀彦是一名医生。北川诊所的创立，可以追溯到我的祖父了。祖父当年是一位行街医生，我的爸爸后来子承父业，在新宿区东二丁目的自家住宅开起了诊所。直到父亲去世为止，我们一家五口都住在这里。五口之家的成员除了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哥哥秀一郎、姐姐亚矢名。以前，我爸爸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听说他们也住在这里，不过等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他们二人已经去世了。

我的妈妈以前是北川诊所的护士。和北川家的精英阶层出身相比，妈妈的娘家就显得要差很多了。所以，祖母当时特别反对他们二人的婚事。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对我说："我又被你奶奶欺负了，她简直就是个夜叉。""夜叉"好像是鬼的意思吧？

一开始的时候，祖母对我妈妈说，如果想要和我爸爸结婚的话，就搬到诊所附近的公寓去住好了，上班还方便。她说自己不愿意和不干不净的儿媳妇共用一个浴室……对于祖父母来说，我妈妈恐怕就是一个身份低微的用人吧。

最后，在祖父的劝说下，祖母勉强同意二人结婚。但是，对于妈妈

来说，如同地狱一般的新婚生活才刚刚开始。当时，北川诊所的实权还掌握在祖父母的手里，我妈妈无权自由支配钱财。每天买完东西回到家之后，就像是警察审讯小偷一样，祖母规定我妈妈要把精确到以个位数为单位的账目如实汇报给她。自从嫁到北川家之后，我妈妈的工资也被停了，当然，零花钱什么的也一分钱都拿不到。哪里还让买新衣服，就连内衣，祖母也都是把自己穿剩下的给她穿，还假惺惺地说："要是没衣服穿了，就穿这些吧。"

我想，祖母一定是在等着她坚持不住之后离家出走吧。自己的丈夫也不替自己说两句话，像我妈妈这样能忍的女人，天底下应该再也找不出另一个了吧。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因为我不敢相信我妈妈说的话……至于我的姐姐亚矢名，她也不知道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更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因何而死的。

如果"夜叉"指的是鬼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毫无疑问，我妈妈也正是"夜叉"。

在我们兄妹三人看来，死去的父亲是很可怕的人。我虽然对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不过他生气怒吼的声音，我现在依旧能清晰记得。孩子们嬉闹的时候，他大声呵斥的声音就像要穿透整个屋子似的。

我们只要一不听话，父亲二话不说，就用他的"铁拳"直接砸我们的脑袋两侧。父亲个子很高，我们几个小孩子只要被他碰一下，就会被弹得很远，而且他下手一点儿都不留情。

兄妹三人里，最容易被他发火的是秀一郎。我记得，即使秀一郎没有惹他生气，他也经常会面带怒气地念叨着："啊？又是那个臭小子……"可能，他很讨厌我哥哥吧。但是，如果我哥哥能稍微再认真学习一些，再活泼开朗一点的话，我认为父亲的态度上可能就会有所转变吧。

哥哥是个爱哭鬼，明明是个男孩子，却一点儿魄力都没有。相反，

比哥哥岁数小的姐姐一直都很可靠。每次爸爸要打哥哥的时候，妈妈一定都会跑出来阻止。哥哥一直是妈妈的最爱，妈妈因为太护着秀一郎，甚至还被爸爸打过。

有一次，在爸爸要打哥哥的时候，妈妈急忙抱住哥哥，一不小心两人一起从玄关摔了出去。爸爸不解气，拿着长柄伞使劲地戳着趴在地上的妈妈，怒吼道："你就这么看重秀一郎？就因为他是儿子吗？你儿子就这么打不得吗？"看着血从妈妈的脖子流出来，我担心得不得了。爸爸这是要把妈妈往死里打吗……最后，还是姐姐一把抱住了爸爸，他才停了下来。

姐姐很受爸爸喜爱。因为她很聪明……所以，爸爸平时很少呵斥姐姐。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爸爸对姐姐疼爱有加。爸爸当初想让成绩优异的姐姐当医生，继承北川家的祖业。烂泥扶不上墙的哥哥、反应迟钝的小女儿我，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看到哥哥的成绩单，爸爸说："这么笨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生的？"看到姐姐的成绩单，则是："这孩子说不定以后能考上医学部。"

我那时虽然还小，倒也挨过几次爸爸的打。每次爸爸在家的时候，我都很紧张，尽量表现得乖一些。但是，毕竟是小孩子，看到有趣的电视节目时，还是会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会拿着玩具在客厅瞎胡闹。爸爸一开始看上去心情还不赖，可是，一旦不留神闹过头了的话，他的脸上立刻就像要冒出火来一样……然后，我就会被他狠狠地教训一顿。

爸爸在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像是刚出生的小鹿一样，一边心里感到害怕，一边还得观察他的情绪，生怕惹他生气。知道爸爸去世的那天，我们把电视开了一整天，在家里大喊大叫，又蹦又跳。不过，我不知道哥哥和姐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那时傻傻地以为，从今往后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愉快生活了。

爸爸对妈妈也很暴力。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就没有好好坐在一起商量过事情。爸爸在世的时候，妈妈一直是一位很温顺的女性。就像以前

日本老电影里出现的女性一样，与其说二人是夫妇，不如说妈妈更像是把丈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侍奉。因为二人分别是医生和护士，妈妈看起来更像是在伺候他了。

妈妈的长相也很古典。至于她是不是美人，我不清楚。不过，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她或多或少有些阴郁。到最后，我也没见过她大笑过一次。

我记得爸爸经常打骂妈妈，都是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已。妈妈被打被骂的时候，也一直保持沉默。她为什么不还手呢？为什么不反抗呢？现在想起来，我都还觉得她的做法很不可思议。

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真正可怜的是默默忍受这一切的妈妈。那时，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和妈妈结婚的爸爸，其实才是可怜的。

爸爸死的那天发生的事情，说实话，我记不太清楚了。

姐姐说，那天傍晚，爸爸和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诊察，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服，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又回诊所去了。

爸爸从没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吃过晚饭。每天晚上他都要出门，回来时我们通常都已经睡着了。不只是晚饭，他连早饭和午饭也是和我们分开吃的。即便是这样，我们对父亲的这个习惯也没有任何疑问与不满。所以，我也不记得那天晚上是否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把“那件事情”告诉给我的，是姐姐亚矢名。当然，那时我还很小，听姐姐讲起那件事，已经是事发之后很多年了。

只有那天，大约是晚上刚过七点，妈妈让姐姐去诊所看了一下爸爸的情况。平时爸爸有事找我们，比如说要送某样东西到诊所，妈妈有时候不会亲自去，而是让姐姐替她跑腿。姐姐那时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跑腿什么的完全可以胜任，而且爸爸也喜欢她。在门诊时间之外，爸爸也经常待在诊室。但是，妈妈在没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却让

姐姐去诊所跑腿，这在以前是我没有见过的。

妈妈的指示不太寻常，姐姐也感到了奇怪。

“去诊所帮我看一下你爸爸在干什么。要是他睡着了，就把他摇醒。要是他还没醒，你就赶快回家里来。”

妈妈对姐姐如是说。

姐姐到诊所之后，发现爸爸在诊察患者用的小床上平躺着睡着了。姐姐记着妈妈的指示，试图把爸爸摇醒。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不见爸爸有任何像要醒来的样子。

在接到姐姐的汇报之后，妈妈缓缓地咧开了嘴角。她环视了一下周围。

“亚矢名，跟着妈妈过来！小秀，妈妈没回来之前，你要在这里乖乖等着哦。帮我注意一下，别让由纪名跟着到诊所这边来。”

妈妈手里拿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纸箱，大步流星地向诊所走去。

妈妈带姐姐一起去是有理由的，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当她杀死丈夫的帮凶。因为姐姐很可靠，和胆小的哥哥相比，明显她更能起到作用。

进到诊所之后，瞥了一眼在小床上熟睡的爸爸，妈妈把带来的纸箱放到了爸爸双脚的正下方。她打开纸箱，从里面拿出了注射器和药剂。

给注射器注满药剂之后，妈妈缓缓地跪在父亲的身旁，用左臂支撑在父亲的左手腕下方，静静地开始向爸爸的静脉注射药物。妈妈看起来很小心，但是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

姐姐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妈妈的举动。就算不用问，姐姐也知道妈妈在做什么。

姐姐和我不一样，她从小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很机敏的人。她知道那时即使去阻止妈妈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爸爸的表情看起来很难受。待他的呼吸完全停止之后，妈妈和姐姐合力把他从小床上挪了下来，将他的尸体摆成坐姿状，安放在地板上。

让他看起来就好像是自然地从椅子上滑落下来一样。尸体软塌塌的很不好挪动，而且它远比想象的要沉得多。

爸爸不胖但是个头很高，妈妈个子不高，凭她一个人的力量想要移动爸爸的尸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她让姐姐当她的帮凶的原因，可不只是这个。

妈妈有点害怕姐姐。所以，她想让姐姐成为她的共犯。

“亚矢名啊，你刚才和妈妈一起杀死了你爸爸呢。把这件事当作是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吧，好吗？”

从诊所回家的途中，妈妈把手放在姐姐的肩上，悄声说道。

爸爸的死因，官方说法是病死，一种叫作“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病。

我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才得知了爸爸的死讯。姐姐告诉我说，爸爸去世的当晚，诊所来了好几位病人，爸爸一直忙到了半夜。

“爸爸在昨天晚上突然生病去世了。这几天家里会来很多人，妈妈也会很忙。你们要好好听话。”

听了妈妈的这番话，我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确实，爸爸不在家里。但是就在昨天，我还见到了啊。如同大树把根伸向四面八方一样，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爸爸，即使不在家也会影响着我们。他突然就这样没了，我一时根本无法相信。那时的我，还理解不了“死”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瞬间，哥哥和姐姐的反应我也不记得了。哥哥暂且不说，姐姐很明白发生了什么……

“因为爸爸去世了啊。”

殡葬公司的人来了之后，妈妈就去了诊所那边。哥哥高兴地打开了客厅的电视。

哥哥和姐姐都很开心。他们二人被妈妈告知今天不去学校也没关

系。这下再也不用注意电视的音量大小了。幼儿园那天也放假，我高兴得就像是过节一样。但是，对于懵懂的我来说，真正的受难也从那天开始了。

关于爸爸去世的真相，姐姐是前不久才告诉我的。

嗯，是的……应该是姐姐去世的半年前吧。

“爸爸的死因才不是什么蛛网膜下腔出血，他是被妈妈杀死的。”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让人感到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妈妈是一个能淡定地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杀死爸爸之后，妈妈先是让姐姐和哥哥去睡觉，然后偷偷把木岛医生叫来了诊所。

木岛医生是爸爸的朋友，新宿区木岛医院的院长。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他好像来过我们家很多次，我应该是见过他的，不过不记得了。据姐姐讲，他和爸爸截然相反，是一位特别热情的叔叔。

妈妈为什么要叫木岛医生来呢？当然是为了要把他拉下水，让他当自己的共犯。

那天晚上，姐姐被赶回房间睡觉之后，没有睡着，一直在偷偷观察楼下的情况。姐姐有着远超乎她的年龄的成熟与稳重。刚从杀人现场回来，精神亢奋，她睡不着也是正常的……

那时，姐姐和我一起睡在二层的小卧室。除此之外，二层还有爸爸的书房和卧室。爸爸平时在那里睡觉。妈妈和秀一郎睡在一层的十二平方米的日式房间。爸爸和妈妈，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是分开睡的状态了。

姐姐说，夜深以后，她听到妈妈在一楼打电话的声音。然后过了没多久，又听到有车停到诊所附近的声音，好像是谁来了。

姐姐说不知道有人半夜到诊所来干什么，她实在是没忍住，出去了……

姐姐是个胆子很大的人。她平时对我很温柔，但是在胆量上，她还是很像妈妈。

“那时，我和妈妈一起杀死了爸爸。这样说就可以了吧。”

我问她如果被警察抓去了怎么办，姐姐平静地回答了我。

姐姐从小卧室出来，悄悄下了楼。确认妈妈不在一楼之后，她穿过走廊，轻轻地向诊所走去。

诊所的走廊亮着灯，爸爸尸体所在的那间诊室的门虽然是闭着的，但是可以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姐姐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说话的人是妈妈和木岛医生。

“不过，夫人。既然事已至此，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实上，这么做的话，还有个很麻烦的问题。”

“夫人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北川他最近一直去菲律宾人在新宿开的酒吧……那里面有个叫奥罗拉的女人可跟北川的关系不一般呢，而且她已经怀上了北川的孩子。奥罗拉无论如何也想生下这个孩子，北川不愿意，于是拜托我帮忙。后来谈好的条件是给她一千万日元的分手费。这不，那个女人在我认识的妇产科医生那里，刚做了堕胎手术。”

“我又不是不知道北川的经济状况，说老实话，连我都觉得不安。我问北川给那个女人一千万日元真的没关系吗？北川说他一定想办法凑够。虽说北川已经死了，但是那个女人可没有要放弃一千万的意思。如果只是她一个人的话，不搭理她也没事。但是，谁知道那个酒吧的老板，居然是黑社会的人。要是不给那个女人一千万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木岛医生说了那些话。

妈妈提高了嗓门，笑着回道：

“木岛医生！别磨磨唧唧的了！你有话就直接说啊。要一千万是吧？只要人身保险赔偿金下来了，我马上就打钱给你……木岛医生，你和那位奥罗拉小姐的事情，我在调查我丈夫行踪的时候，也顺便了解了

一下，你的事情我清楚得很。奥罗拉小姐很可爱吧？”

“请允许我支付一千万。当然，对您的夫人我也会保密的。这样一来，我和木岛医生你之间就两清了吧？”

即使对面站着的是大医院的院长，妈妈也显得游刃有余。

两人好像达成了协议。想着他们是不是要从诊室出来了，姐姐赶紧跑回了家。

但是，在通往走廊的玄关处，姐姐一不小心碰翻了放在地板上的空的铁水桶。“哐当”的响声传遍了整个诊所。姐姐说她当时紧张得差点儿闭过气去。

“那时我没多想，赶紧撒腿就跑了。不过仔细想想，我给他们俩送了个顺水人情，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姐姐这样说。

关于父亲的葬礼，我是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何止是不记得了，我都不知道爸爸的葬礼到底办了没有。爸爸好像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我家的诊所和房子都被拍卖了。就算那个时候爸爸没死，诊所也肯定没办法再继续开了。

爸爸死后大约过了半年，我们举家搬去了茨城县滨南市，借住在菱沼夫妇家里。菱沼美惠子是我妈妈的姑姑。

滨南市虽然叫作“市”，但其实已经是很偏僻的乡下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菱沼夫妇在那里以务农为生。他们没有孩子，二人相依为命。当时他们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已经看起来很苍老了。

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是非常宽敞，在里屋根本听不见门口的人说话。在乡下，不是有钱人也能住得起大房子。这一点，住在东京的人一定想象不出来。

妈妈没有兄弟姐妹。妈妈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外婆在妈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的外祖父母长什么样子。我好像有一个姑姑，也就是我爸爸的姐姐。不知道因为什么，她好像和我妈妈的关系很差，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

妈妈不与任何亲戚打交道。尽管如此，为了把我这个包袱甩掉，她还是执意搬到了亲戚菱沼家去住。我后来成了菱沼家的养女。

因为自家房子被拍卖，妈妈想着先带三个孩子去菱沼家借住一段时间，她当然不想一直住在那种穷乡僻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在东京都的港区找好了高层公寓，就又搬走了。不过，她对菱沼叔叔和阿姨说的是她要搬去医院的宿舍……

之后我才知道，她新找到的房子是一个装修得很好的三室一厅。虽然比起以前在新宿的家小了一点，但是客厅很宽敞，也有阳台，四个人住完全够用了。

即便如此，妈妈也没有把我带走。

“健一叔叔和美惠子阿姨，都很喜欢由纪名，希望你能留下来给他们做女儿。”

在回东京的那天早上，妈妈催促哥哥和姐姐收拾东西时不经意间说的那些话，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

平时，妈妈不是那种对孩子有耐心的人。虽然不会像爸爸那样大发雷霆，但是只要是她说过一次话，至少是对我来说，她根本不会再讲第二遍。妈妈说让我留在这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那时才六岁。既然事已至此，我知道再哭再闹也是白费力气。

妈妈为什么要让我给菱沼家当孩子，我那时还不明白。不过，三个孩子里要是只扔下一个的话，我知道那必定会是我。因为妈妈很喜欢哥哥，姐姐又聪明学习又好。我被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

妈妈带着哥哥和姐姐走了，只留下我一人。

自从那之后，菱沼夫妇就成了我的“爸爸妈妈”。

妈妈和“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对话，我不是特别清楚。不过，“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过任何的不高兴。我时不时会觉得，把辉夜姬 [1] 养大成人的老爷爷老奶奶大概也就像他们一样吧。“爸爸妈妈”都把我当成是手心里的宝。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已经非常喜欢“妈妈”了。在我之前的人生里，包括我的亲妈在内，就没有人这样疼爱过我。

“妈妈”是农民，当然很会做饭。她蒸出来的米饭白嘴吃都好吃。我的房间在靠近玄关的角落，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替我铺好床被。早上起床后，也是妈妈把我的被褥叠好塞进壁柜里。每当我洗漱完毕走到客厅，就能看到热腾腾的早饭已经被端上了桌。

家的四周都是田地。但是开车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到达一个有着很大停车场的购物中心。那附近还有一条能买到好多好吃的东西的商店街。“妈妈”在那儿给我买的零食，全是我没有见过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太便宜了吧，东京没有卖的。我一下子就对那些零食着了迷。

不管是我在家里看什么电视节目，还是怎么疯跑疯闹，都没有人对我发火，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公主一样。成了菱沼夫妇的养女，我应该觉得很幸福吧……不过，我其实一直在想，还是希望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里去。东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我的家人也没有了。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

在菱沼家的生活，也不是一点儿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与北川家爸妈的尖酸刻薄和善于营造紧张氛围不同，菱沼家的“爸爸妈妈”性情温和，但是会毫无预警地表现出他们文化素质不高的一面。

在北川家，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大人，在看低俗的搞笑节目时，会笑到失控。

“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喝酒。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晚饭后喝酒。他们只要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开始喝酒之后，就会暂时先把我抛在一旁了。到了晚上八点，“妈妈”会哄我睡觉。所以，那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

道了。但是，有时候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会顺便到客厅看一眼。经常看到他们二人趴在摆着酒杯和下酒菜的暖炉上酣睡的情景。

客厅里满是食物，还混着酒精的臭味……看着睡得正香的“爸爸”嘴角吊着口水，我更加觉得“恶心”了。

可能我会被人说是太任性了吧。但是，即使当时还小，我已经觉得对他们无法心生敬意。我死去的爸爸也喜欢喝酒，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喝醉睡着过。我并不喜欢我爸爸，不过我知道他不是一个邋遢的人。和养父相比，我才感受到了爸爸的知性。

新的一年转眼间就来到了四月，我成为滨南市日野原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在东京的时候，我在家附近的私立幼儿园上过学。来到滨南市已经有五个多月了，别说是幼儿园了，家附近就连一个能陪我玩的小孩子都没有。也许，一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没商量好是否真的要收养我。赶在我上学之前，他们把收养手续办妥了。这样一来，正式成为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我，名字也由北川由纪名变成了菱沼由纪名。

家到学校的距离，徒步要走四十多分钟。对于我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而且没出过远门的人来说，真的是很痛苦。不过，因为能在学校认识很多同龄的小朋友，我便也没多抱怨什么，反而每天都很憧憬着去上学。学校的楼是新建成的，很漂亮。天气不好的时候，“爸爸”还会开车接送我上学。

“爸爸”是一年级学生的家长中岁数最大的。虽然我知道自己的亲生爸爸又高又瘦，但是我并没有认为，现在的“爸爸”的样子有什么好让我觉得丢脸的。我给老年夫妇当了养女的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年级，不过大家并没有因此而欺负我，反而是对我刮目相看，觉得菱沼夫妇能收我做养女，是因为我很有两下子。

“你们知道吗，小由纪名的爸爸是东京那边医院的院长呢。她从小

身体不好，因为家里想给她换个环境好一点儿的地方，她才被送到咱们这里来的。”

关于我的流言是这样被大家传播的。

流言的出处我无从知晓。在我成了菱沼家的养女之后，我妈妈时不时会开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车过来。她不是来过夜的，跟我的养父母说些什么之后，她就又走了。虽然她也带哥哥来过，不过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有她和穿着漂亮连衣裙的姐姐两个人来。比起爸爸在世的时候，妈妈的打扮变得更加时尚亮丽了。

妈妈才不是担心我，她是来侦察菱沼家的情况的。而且，她知道我的养父母是不会拒绝亲戚来访的那种人。

爸爸去世之后，妈妈看起来像是没有再做护士的工作了。正如姐姐告诉我的那样，妈妈是靠着保险赔偿金在过日子。

和姐姐见面很开心。我渐渐地适应了乡下的生活，没有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羡慕生活在东京的哥哥和姐姐了。

“爸爸”在不喝酒的时候，人特别好。我想要什么东西，即使“妈妈”不同意，他也一定会买给我。看着几乎每晚都喝得烂醉的二人，我也慢慢习惯了眼前的这一幕……

默默在地里务农的“爸爸”，和我死去的爸爸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让人觉得特别可靠。

看起来一切都平静美好的农村生活，终于在某一天被打破了。

那是在我刚上一年级半年之后的九月发生的事。

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融入菱沼家的生活了。好像是觉得我可以一个人在家看门了，到了彼岸会[2]的日子，“妈妈”决定去相泽阿姨家住两天。

相泽阿姨是“妈妈”的姐姐，也是我亲妈的姑姑。她也住在滨南市，我和她见过好几次，不过她好像很讨厌我妈妈。在我看来，她是个一板

一眼的人，样子也有点儿凶。

因为是时隔多年才和相泽阿姨一起去泡温泉，“妈妈”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很兴奋了。

“妈妈”准备好了我和“爸爸”这几天吃的饭，放在了冰箱里，还告诉我们哪天吃什么。她还将我们要换洗的内衣从抽屉里找了出来，放在了房间的一角。好像还是不太放心的样子，她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走个不停。

“我们能行的，妈，你就别操心了。”

我说完之后，“妈妈”的表情看起来很开心又像是有一些不满意。

我想，她一定是想让我说“求你别走了。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这种话吧。不过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没有生过孩子的“妈妈”，好像对此并不是很了解。

“妈妈”出门之后，“爸爸”百无聊赖地在客厅看着电视。我对前些天他们买给我的自行车很感兴趣，中午过后就一直在外面骑车，完全没注意到“爸爸”那天从中午就开始喝啤酒了。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我急急忙忙往家里跑。没想到“爸爸”正好就在电视机前，我吓得怔住了，因为他平时就一直提醒我，说天黑了就不能在外面玩了。我想这次肯定逃不过要挨一顿骂了。

但是，看到我回来之后，“爸爸”缓缓起身，然后去准备晚饭了。说是准备晚饭，其实就是把装着“妈妈”做好的寿司卷的盘子上的保鲜膜揭开，再把放在冰箱里的炸鸡块和炖菜用微波炉加热一下而已。爸爸当然是喝啤酒，我的饮料则是妈妈做好的冰镇麦茶。

闻着弥漫在客厅里的汗味和啤酒味，我的心情开始变差。喝醉了的“爸爸”开始说胡话，动作也变得迟缓。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果然还是应该阻止“妈妈”出去才对的。我开始后悔了。

我跟“爸爸”看着电视吃完了饭。“爸爸”收拾完碗筷后，又帮我烧好了洗澡水。我洗了个澡之后早早就睡去了。第二天，我又是从早上就开

始骑车，爸爸中午带着我去商店街吃了拉面。

午后，睡得昏昏沉沉的我，一睁开眼，只见盖着的被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掀去了。一只又湿又热的大手，伸进了我的睡衣，放在了我的肚子上……

第二天，“爸爸”如约带我去吃了拉面。

我和“爸爸”都没有再说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没喝酒的“爸爸”总是爱低着头，不怎么说话。就算他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愧疚，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猜不透他的心情。

跟还是小孩子的我相比，“爸爸”的个头当然算是大的。但其实他也就跟“妈妈”差不多一样高。看着“爸爸”弓着背吃拉面的样子，我也感受到了他的衰老和落寞。

傍晚，“妈妈”拿着许多土特产回来了。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日常生活之后，我就像是看到了明明觉得很有趣但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的梦一样，醒来后，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和灼心般的焦虑。

从那以后，“妈妈”几乎就再也没离开过家。“爸爸”也很少从中午就开始喝酒了。“爸爸”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现在想来，我才意识到“爸爸”看我的眼神，一直就不是那么老实。

只剩记忆片断的日常生活，在那一年的年底，又出现了可疑的因素。

那天，因为要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妈妈”有半天的时间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出门前给我和“爸爸”准备好了晚饭。

那天，下午从学校回来的我，看到“爸爸”大白天的就在客厅里待着，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应该是中了。“爸爸”还没喝醉，他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着啤酒。

我闯进了他的视线之后，“爸爸”放下酒杯，站了起来。

“不喝点什么吗？”

“爸爸”说着就去了厨房，没等我回话，他就从冰箱里拿出了盒装果汁。

倒在玻璃杯里的，正是我最喜欢喝的桃子汁。妈妈平时总买给我的橙子汁，说实话，我并不是那么喜欢橙子汁。接过杯子和吸管的我，已经感受到了爸爸气息的热度与慌乱，简直就像是刮风的声音一样。

听见“爸爸”把门锁上了，我向后挪到了草席榻榻米上，继续用吸管喝着桃子汁。

“爸爸”和我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爸爸”咚的一声坐在了我的边上，把我抱在了他的膝盖上。

“爸爸”这天并没有喝得那么醉，但是也像上次一样变得无法控制自己。我确信，这三个月以来，“爸爸”一定是时常想起那晚的事情。

我只是保持一动不动。他和我说，下次可等不了三个月这么久了。

傍晚时分，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才意识到发生了我始料未及的事情。

我惊讶于和上次完全不一样的疼痛感。看到内裤里染上的之前从未见到过的茶色污渍，我惊呆了。这么说来，刚才是觉得有些疼。不过，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要是被“妈妈”发现了，可怎么办啊……我不禁想到了以后的事情。

运气不好，那天我穿的不是“妈妈”给我买了许多条的超市里的内裤，而是“妈妈”在我过生日时送我的三色内裤，蓝色、粉色和白色组成的布面上，印着可爱的小动物图案。

我急忙跑回了自己的屋子里，想先重新换上一条内裤，把这条三色内裤放在柜子的最里边。我没想过要和“爸爸”谈一谈，当时只想着怎么样才能瞒过“妈妈”。

又过了两天。

妈妈带着亚矢名来菱沼家了。妈妈这次来的目的是单纯地打个招

呼，还是有什么事找菱沼夫妇，我不知道。不过，姐姐的到来可真是老天帮我的一个大忙。对我来说，姐姐是能让我放心地把自己所有事情都说出来的唯一信得过的人。

趁着妈妈在客厅和“妈妈”说话的间隙，我带着姐姐去了我的房间，拿出藏在抽屉的内裤给她看。

如果是姐姐的话，我坚信她肯定会为我做些什么的……

姐姐不愧是姐姐。我结结巴巴地把事情告诉给她，她连眉毛都不动一下，只是仔细地检查着内裤上的污渍。

“这个即使洗了也去不掉吧。但是，没关系的。再去找一条一样的不就行了吗。”

说着，姐姐把内裤装进了自己的手提袋里。

但是，事情最后的发展，完全和我当初的预料正相反。

那时，姐姐上小学三年级。虽然我觉得她像个大人一样，不过终究她也只是个小孩子。拿着那条问题内裤，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最后告诉了妈妈。姐姐觉得，妈妈应该能为我做些什么。

对于妈妈来说，这件事给了她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现在想来，最初的时候，妈妈很可能是拿着带血的内裤作为证据，去敲诈我的养父了。妈妈是能冷静地干出那种事情的人。但是，她最终想到的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她一开始敲诈我的养父，是想探探他的底线。后来，妈妈没有直接再去勒索他，而是用了威胁我的办法。

妈妈和姐姐在年内没有再出现了。幸运的是，我的养母并没有发现那条内裤不见了。每次看到“妈妈”打开装着内衣的抽屉时，我都紧张得快要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在盼着姐姐能快些给我送来一条新的同款内裤。

妈妈来的时候，已经是新年的一月三日了。她说姐姐发烧了，没跟着来。

看到姐姐没来，我很是沮丧。养父有事去了附近的亲戚家里，养母

为了做晚饭出去买菜了。看着站在对面的我，妈妈缓缓地张开了嘴。

“我听亚矢名说了。那天回去之后，她去找了好多家店，哪个店都没有在卖和那条一模一样的。你死了心吧。

“第一，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骗你的养母，简直是大错特错。她总有一天会发现的。不管她平时再怎么温和，一旦发起火来，我可猜不到她能干出什么事。你要是被她杀了的话，我也救不了你。

“而且，就算没被你养母发现，我也不会原谅你养父那个狗东西的。我会去跟警察说的，让他保证不会再犯。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你养父会被带走，你也会被警察带走询问的。到时候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你的脸会在电视和报纸上出现的。”

还是小孩子的我，很轻松地就被妈妈吓住了。

我明明不相信那么温柔的养母怎么可能会杀我，但是听了妈妈的话，我仿佛看到了凶神恶煞的养母正在向我走来一样。

在大量媒体记者的闪光灯的“洗礼”之下，我和养父一起被押进警车；同学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照片；邻居们对着菱沼家的房子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些，我都仿佛在一瞬间全看到了。

那天，妈妈没有带着姐姐来的理由，我现在知道了。姐姐在的话，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了。但是，我一个人终究还是猜不透妈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妈妈，求你了，千万别告诉警察！”

我用近乎带着哭腔的声音恳求妈妈。

最终，我除了听从妈妈的指示，别无他法。

新年伊始的前三天，大家一般都会熬夜。“今天还是三号，先不要动手的好。”我听从了妈妈的意见。第二天，一月四日的晚上，我实施了计划。

当然有过犹豫和不安。但是，要是我磨磨蹭蹭的话，又怕妈妈真的

去告诉警察。对警察的恐惧，远胜过让我去实施计划的胆怯。妈妈手里握着的证据，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妈妈的指示很简单。

养父母二人都很喜欢喝酒，吃过晚饭后，经常喝着酒就在客厅睡着了。他们的下酒菜基本上就是佃煮或者辣味腌墨鱼，他们经常出去一买就是好几大瓶。那天，他们配的下酒菜是海带佃煮。吃完晚饭，我在厨房看见了放在小碗里的黑乎乎的海带佃煮之后，偷偷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了藏在书包最下面的小纸袋。

“爸爸妈妈”把电视里放的综艺节目的声音调得很大，因此不用担心他们会发现我在厨房干些什么。

我按照妈妈说的，用筷子把小纸袋里的东西和佃煮搅拌在了一起。因为不想被他们看到我紧张到憋得通红的脸，我暂时躲进了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可怕。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感觉洗手间外面的人都能听到。为了能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拼命在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妈妈告诉我的步骤。

幸运的是，养母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她像往常一样让我洗澡，帮我铺好了床被。也有可能她是想赶紧把我哄睡着，他们二人好优哉游哉地喝酒吧。

钻进被窝的我，害怕自己真的会睡着，因此一直没关房间里的灯。因为妈妈命令我必须等到晚上十点才行。说实话，被紧张和兴奋充斥着的我，当时根本就睡不着……

确认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十点，我走出了房间。按照妈妈的指示，如果“爸爸妈妈”之中有一人还有意识的话，我就要在洗手间里把他们叫醒，然后中止计划的执行。但是，也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爸爸妈妈”二人都烂醉如泥，而且已经睡着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期待“妈妈”能睁开眼睛，问我一句“啊，由纪名，怎么啦？”一旦真的要动手了，我还是害怕。

但是，妈妈给的药效果不好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她也曾是个护士。“爸爸妈妈”都像睡死过去一样，我摇了摇他们的身子，他们也没有一点儿要醒过来的意思。

“妈妈”趴在饭桌上，“爸爸”则在草席榻榻米上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了“大”字。烟灰缸被随意地放在桌子上，里面装满了烟蒂，堆得像小山一样。在它旁边，放着一个正在亮着红彤彤火光的煤油炉。

“哎呀，没事儿的！因为你还是个不满十四岁的孩子啊。就算失败了，也不会让你去蹲监狱的……而且，有什么困难的话，妈妈一定会过来帮你的。”

妈妈的话围绕在我的耳边。

我不相信她会来帮我。如果辜负了妈妈对我的“期待”，会怎么样啊？光是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可怕。

我鼓起勇气，拿了放在草席榻榻米上面的打火机，熄灭了煤油炉。因为，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台，但是要移动燃烧着的煤油炉，我还是觉得很恐惧，就先把它熄灭了。我调整呼吸，慢慢把煤油炉挪向“爸爸”的身边。然后，在距离他五十厘米左右的地方，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推倒了煤油炉。确认煤油已经浸湿了草席榻榻米之后，我用打火机点了火。

火“啪”地一下子就烧起来了。我知道，自己必须赶快离开那里，没有多余的时间回头去看。我先是冲进自己的卧室，从被子里抱起睡着了的小猫小咪，快速奔向玄关打开门，之后就是头也不回地一个劲儿地猛跑。

小咪是两天前我在院子里发现的小猫。我拜托“妈妈”好久，她才同意我养它。我妈妈很讨厌猫，火灾事件之后，她来接我走的时候，看到我抱着小咪，她一脸不高兴。最后，小咪被她给扔了，小咪后来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按照妈妈的指示点火，真的能把家烧着吗？我最初是半信半疑的。但是，我绝对更不愿意和“爸爸”一起被警察带走。

我自己到底在期望着什么？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知道。

远远望着被熊熊火光吞噬了的菱沼家，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在那一瞬间，我自己也吓坏了。

从那以后，我一直活在坚硬的壳子里。

火灾事件之后，周围的人帮我做解释，说我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变得口齿不清的。被紧张和恐惧包围的我，不管是谁来跟我说话，我都默不作声。谁都会同情被突如其来的悲剧夺去了亲人的少女吧。多亏了这一点，火灾事件的具体情况也才没有被仔细追查。

妈妈想出的这个不合常理的阴险恶毒的招数，足够为我博得许多人的同情了。恐怕，这也是她算计当中的一环吧。

火灾的那晚，接到了联络电话的妈妈并没有赶来。我一下子觉得安心了不少。当然，周围的人可不这么觉得。在大家的口中，我成了悲情的女英雄，这一点我是真的没想到。因为我自认为，无论是被消防员、警察、老师、亲戚或是被谁问起，我一定都只会是受责难的那一方。

第二天早上，妈妈赶来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即便是只有我跟她两个人的时候，她也绝口不提火灾的事情。对于忠实地完成任务的我，她既没有褒奖也没有慰劳。把那件事当作没有发生过吧……感知到妈妈发来的无声的消息，我确信这件事就这样顺利结束了。

尝到了一次甜头之后，我决定活在自己的世界，无视周围的任何事物，如同作茧自缚的蚕一样。保持沉默，是比什么都好用的防御方法。

关上了心里的卷帘门之后，我觉得无比自在。即使想要努力回到以前的自己，有过了这样的一次经历，想再回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我的身上背着的沉重的包袱，远不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应该承受的。不论我再怎么找借口，我杀死养父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现在想来，我虽然有意识地在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病得不轻

了。

火灾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到了住在东京的妈妈那里。妈妈是怎样把手续办好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的名字又从菱沼由纪名变回了北川由纪名，学校也转到了东京都港区的一所小学。不过，我一天都没有去过那所小学。因为我后来变成了所谓的“家里蹲”。

在最初的时候，妈妈好像怀疑“家里蹲”是我演给她看的。她还觉得是给我吃的药的药效太强了，我才变成那样的。但是，慢慢地，她好像也开始理解我是真的病了。或者说，对她来说，我这样的表现反而正中了她的下怀。

妈妈决定就这样放任我不管了。家里的那个九平方米的西式房间，就成了我的茧。

只有在这个茧里，我才能畅快呼吸。

唯一能让我打开心扉的人不是妈妈，也不是哥哥，而是我的姐姐亚矢名。

姐姐就像是我的母亲、老师和朋友。我不去学校了，她就在家里陪我学习，和我说话，教我读书。我想要的东西也是姐姐给了我。姐姐不在了之后，我立刻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废人”。

姐姐不仅脑子好使，还擅长运动。不论是在初中还是高中，她都名列前茅。此外，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我们兄妹三人里，只有姐姐是在过着正常的学校生活。姐姐是不会输给妈妈的内心强大的人。

我时不时就会想，如果姐姐还在世的话，我现在肯定也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了吧。姐姐一直都在守护着我。就连妈妈，也对姐姐刮目相看。

姐姐在知道我的小咪被妈妈扔了之后，给我买了一个小猫的毛绒玩具。妈妈特别讨厌猫，不过这次不是真猫了，实在是抱歉呀……我跟姐姐说起小咪的事情时，火灾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姐姐还是

认真地回应了我说的话。

没有，哥哥秀一郎从没有对我的精神世界起到过什么积极的作用。不过，他倒也没欺负过我……哥哥这个人是很温柔，但是又有些过于软弱了。妈妈和姐姐不在家，我说我饿了的时候，他就会去便利店给我买零食和饭团。姐姐和我的电脑出什么问题了，他也会帮我们处理。哥哥很擅长修理各种器械。

但是，哥哥一次都没有走进过我的内心。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哥哥自己身上也有一堆问题吧。哥哥和我完全不同的是，他在另一种意义上成了妈妈的牺牲品。

那是高一的夏天，哥哥开始不去学校了，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我从菱沼家搬回来住的时候，哥哥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除了感冒或者肚子不舒服了会在家里休息之外，他都还在正常上学。

是的，哥哥小学和初中上的都是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他好像有去考私立学校，但是最终应该是没有考上。关于哥哥的事情，妈妈对姐姐甚至都是保密的。

考高中的时候也是，他没考上想去的私立学校，最后还是去了公立高中。后来他不去学校的原因吗？这只有去问他本人才会知道吧。但是我觉得，和妈妈的关系使得他多年来都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终于在某天到了临界点，他背不动了，才想着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吧。

和姐姐还有我不一样，哥哥从小就没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他小时候有轻度的哮喘，妈妈说是为了方便照顾他，就让他和自己一起睡，而且是睡在同一张双人床上……总之，不管是睡着的时候还是醒着的时候，妈妈都像是一条水蛭一样，缠在他的周围。

不，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反抗妈妈的话，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了。虽说妈妈控制他是事实，不过他也很依赖妈妈。最终，二人谁也离不开谁了。

朋友吗？到初中毕业为止，哥哥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那个人还经

常来我们家里玩。听说他们以前上的也是同一所小学，对哥哥来说，那个人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了。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儿不记得了。

不过，就算跟他关系好，哥哥真的有把自己的苦恼说给他听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跟哥哥的高中不是同一所，我觉得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毕竟哥哥从高一退学开始，就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去接近任何人。

非要说的话，只有姐姐亚矢名和他有过交流吧。姐姐和他的心灵共通之处是……只有姐姐，才能让他愿意开口说话。对于姐姐的死，他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

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守护我了。

姐姐从公寓五层的阳台坠楼死了。时间是前年的三月。

她好像是喝醉了，半夜一个人到了阳台上去的。她应该没有注意到阳台护栏的螺丝是少了的。趴在栏杆的一瞬间，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少了螺丝的栏杆上，栏杆顿时就散了架。她一下子失去平衡，掉到了楼下。

是的，对姐姐来说，这真的是一场意外。

姐姐的死，妈妈也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护栏的螺丝缺损状况，绝对不是出乎妈妈意料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故意拔去螺丝的那个人，本打算借机杀掉我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妈妈。

发生坠楼事件的家，不是我们之前住的港区的房子，而是我们在事件之前刚搬过去不久的位于足立区的一个又小又旧的公寓楼。

爸爸死了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有工作过了。我们被从之前住的地方赶出来之后，虽然妈妈没有再挣钱，但是让我们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的，除了爸爸的人身损害保险赔偿金，还有我从菱沼家里继承的财产。菱沼家的养父有一大片地，从那场火灾中获得的保险赔偿金也相当多。

但是，果然还是会有撑不住的那一天。我慢慢发现妈妈开始为家里

的生计发愁。姐姐说自己决定了要去上大学之后，妈妈突然就说出了要搬家。

姐姐从区立初中毕业之后，考到了都立三羽高中。虽然都是都立高中，但是都立三羽高中是有名的重点学校，比哥哥上的那所高中要好得多。姐姐因为成绩优秀，被推荐去了私立成英大学理工学部。从四月开始，她就要搬去学生公寓了。妈妈说今后家里就剩我们三个人了，姐姐的学费又是一大笔钱，所以要搬去房租便宜的地方……

我一开始以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搬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于住在哪里我也没有执念和要求，反正姐姐以后也不跟我们一起住了。姐姐不在的世界，对我来说，哪里都是一样的。

但是，搬去新家之后，那里的状况真的是让我傻了眼。为了节约房租，搬到这样的地方来，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搬家的那一天，我们才第一次到那里。对于那栋楼破旧不堪的外观，我们面面相觑，没有出声。进到楼里之后，我发现它非常脏，和之前住的公寓根本没法比。新家的玄关又暗又窄，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就算再怎么没钱，妈妈能同意搬到这个地方来，我最终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

平时对妈妈没说过半句怨言的哥哥，也对这个房子的状况感到相当震惊。我记得，只有姐姐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她应该想着反正自己以后也不用回这个家了吧。

不过，话说妈妈为什么非要搬来这个破旧不堪的公寓呢……在当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没有意识到她的目的是什么。

这栋公寓年久失修，空房有很多。我们的房东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对妈妈来说，简直是没有能比这再棒的了。要是阳台扶手损坏造成了坠楼事故，一定可以从房东那里要到钱……

尝到了杀死爸爸和菱沼夫妇的甜头的妈妈，这次杀掉我的话，不仅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还能甩掉我这个大麻烦，不可谓不是一石二鸟之

计。

事件的发生，是在我们搬到新家之后刚好第七天的深夜。

临近大学开学，姐姐每一天都心无旁骛地忙着整理和收拾东西，基本上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那天，姐姐从天黑时分开始喝酒。

姐姐很喜欢喝酒，上了高中之后，就经常喝罐装啤酒和果味酒。妈妈完全不喝酒，不过，她倒也没有注意或者是提醒过哥哥姐姐，让他们别喝酒。案发之前和姐姐二人在客厅里待着的哥哥说，那天晚上姐姐醉得不轻。

估计是想要吹吹风凉快一下，晃悠着从客厅走到阳台的姐姐，在完全不知道阳台护栏扶手少了螺丝的情况下，漫不经心地趴在了扶手上。忽然，扶手和栏杆同时垮塌，姐姐的身子也失去了平衡，从五楼坠落，狠狠地摔在了水泥地面上。如果她没有喝醉的话，我想这样的事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听到哥哥的喊叫声之后，睡在房间里的我也醒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在那一瞬间，我出于本能，就觉得是不是姐姐出什么事了。我从房间出来之后，妈妈也正好从卧室来到了客厅。

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是在那个时候。

那一瞬间，我的目光和妈妈对上了。妈妈当时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啊！搞砸了！”

她的表情，除了这个意思，看不出来还想表达什么。

“怎么会，掉下去的，怎么会是亚矢名！”

我没有听错，妈妈在自言自语。

妈妈并没有对“有人从阳台上掉下去”而感到惊讶。在准备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之前，亚矢名却意外地从那里坠楼身亡。这让她感到震惊不

已。

想必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妈妈偷偷把阳台护栏的螺丝给拔掉了吧。等着哥哥和姐姐睡着后，把我骗去阳台，再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去。我估计她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那天晚上，哥哥和姐姐都在喝酒，没有要早早睡觉的意思……妈妈一定是心急如焚地在等待时机，她肯定没有睡着。为什么我这样断言？因为，我见过她刚睡醒的样子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我哥哥吗？他还是老样子，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去想。

但是，哥哥他肯定不讨厌姐姐，也应该不会想着要杀我吧。这一点我到现在也相信。但是，如果他真的事先知道妈妈在阳台的扶手上做了手脚的话，他也没有那个胆量去告发或者是说给谁听。因为，他就是妈妈的一个傀儡……

姐姐是当场死亡的。

急救队员和警察闻讯赶来，周围一片嘈杂。“我女儿是被房东杀死的！”妈妈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传得很远。警察觉得妈妈是受到惊吓了，思维陷入了混乱。他们有好好安慰妈妈，但是没把她说的话太当回事。想杀掉女儿的不是别人，正是妈妈，只是杀的顺序错了。被杀掉的女儿，本应该是我才对。

不论发生了什么，妈妈都能做到随机应变。她是个天才的诈骗师。事情发生之后，她就立刻顺水推舟，利用姐姐是这个家里“唯一值得期待的、前途美好的”孩子的身份，开始大做文章。

她最初计划的是以阳台扶手有缺陷为由，问责房东，让房东赔偿。但是，由于死的是姐姐，妈妈感觉她应该可以要到比预想的还要多的赔偿金。我只是没用的“家里蹲”而已，姐姐可是有着一片光明的前途。

事件发生后，警方出动了好几名警察来调查现场。但是，案发现场至关重要的扶手损坏的原因却没有被仔细追查，最终草草结案了。

警察也想从我这里问出些什么。有一次，一位警察进了我的房间，但是我还是什么都没说。就算我想去告发，说杀死姐姐的是妈妈，但是我没有证据，警察也不会认真听我讲的。不仅如此，他们一定还会认我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女孩。

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想过从家里逃出去？说的也是，有这种感觉也很正常。

能轻松地问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不了解我妈妈。是不是有“被蛇盯上的青蛙”这种说法？我的处境就如同这句话一样。当时的我要想逃脱她的魔掌，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根本就不可能。

姐姐死后不久，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搬去的地方，不在东京，也不是公寓。我们搬到了位于神奈川县沼井崎市的树林里的一个孤零零的木屋。妈妈、哥哥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这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为什么妈妈又突然想要搬离东京呢……“那个公寓实在是太破旧了”“继续住下去的话，一想起亚矢名就会难受”，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真正的理由才不是这些。

对于母亲来说，她是有明确的理由要远离都市的。其一，住在有院子的地方，可以满足哥哥一直想养狗的愿望；其二，换个地方，再尝试一次杀死女儿。

我们的新家，比我想象的要老旧得多。

妈妈用从之前住的公寓的房东那里索取来的赔偿金，买了那个二手别墅。令人高兴的是，它很宽敞，而且那里空气也很好。听妈妈说要搬去乡下的房子时，我不禁想到了以前在菱沼家的那些沉甸甸的欢乐时光。不过，在我踏进房门的一瞬间，浓浓的湿气和呛人的霉臭味一下子就把我的好心情全部带走了。

但是，让我沮丧的不只是新家的环境。从今往后，我要过上没有姐姐在的生活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痛苦。

当然，即便姐姐那时没有死，她之后也还是要自己搬到学生公寓去住，不能再陪我了。虽然不论是怎样的结果，我们最终都必须要分开。姐姐一死，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再关心我了，我也因此而失去了活着的动力。说真的，我那时觉得，自己就算被妈妈杀了也没关系。

我妈妈是个直觉相当敏锐的人。我想，她应该察觉到了我内心的变化。

妈妈好像没怎么觉得新家很旧。对她来说，吃和穿才是最关心的事情。搬家的那天，她就买了一个特别大的冰箱和冰柜。为的是能装下她在东京的百货商场和超市里买的一大堆吃的。除此之外，妈妈也很喜欢精致的高级食材和老店的味道，会经常订购这些地方的食物。

搬家之后没几天，家里来了一位新朋友——狗。它好像是妈妈不知道从哪里要来的流浪狗，已经不是刚出生的小狗了，品种是德国牧羊犬。

给它起名叫戈恩的是我哥哥。我不怎么喜欢狗，而且院子里也有现成的狗窝。所以，我平时也不去照顾它，也没有跟它玩过。

戈恩来到我们家五个月之后就死了。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早上就在狗窝里变得冷冰冰的了。妈妈没有带它去看兽医，所以也不知道死因是什么。妈妈说，它大概是因为“肠扭转”死掉的……没有。我家里既没有它的遗骨，也没有它的墓。母亲打了个电话，殡仪公司的人就过来把它带走了。

对于戈恩的死，哥哥很难过。妈妈看上去并没有感到任何悲伤，这是真的。关于妈妈驾车坠海一事，还有人说她是因为爱犬之死受了刺激才自杀的。如果她真的是这么考虑的，就不会说那些疯言疯语了。

妈妈那天晚上，为什么执意要去一片漆黑的西沼井港码头呢？为什么会开出越过挡车器进而冲向大海的速度呢？听说保险公司那边一直揪着这两点不放。

把自杀伪装成事故的，即使死了，保险公司也不会赔偿。但是，如

果本意是想杀人，却造成了事故的话，又该怎么处理呢？我想，保险公司一定想象不出来，妈妈这一系列举动的真正理由到底是什么。

在沼井崎市的生活走上正轨之后，每晚深夜，妈妈都会开车载哥哥出去兜风。哥哥不是自告奋勇地说想要出去兜风的，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也并不讨厌这件事。因为晚上坐在车里的话，外面的人也看不到他的脸。

没有，我一次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过。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喜欢车。

关于晚上的兜风，妈妈和哥哥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感兴趣……那天跟往常一样，所以我并不在意他们出去了，也没有确认他们后来回来了没有。第二天早上被警察叫醒之前，我一直都在睡觉。

嗯，因为家里没有装电话，我也没有手机……所以，到事故发生为止，我真的什么都没注意到，没发现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

但是，一听说妈妈和哥哥的车在漆黑的码头坠海了的时候，我立刻就懂了她是要去做什么了。

妈妈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把车开到那个码头的。那个时间段到那个地点去，她是有明确的目的和理由的。

我对于车一点儿都不了解，对于是不是经常有人会把刹车和油门踩错，我也不清楚。

但是，妈妈车速过快，在深夜时分从码头开车坠入大海这件事，毫无疑问，应该只是个事故而已。妈妈可不会想和哥哥一起去自杀。

为什么？为了有天能顺利把我杀掉，她那天也是去码头踩点的。

注释

[1] 辉夜姬（かぐやひめ），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竹取物语》中的女主角。故事中，老爷爷在山上伐竹时看到了在竹子里的辉夜姬，于是把她带回家里和妻子一起抚养。——译者注

[2] 彼岸（ひがん），一种佛教习俗，以春分和秋分为中间点，持续七天。日本人会在这段时间去扫墓，为已故亲友祈福。——译者注

儿童公园之二

按照约定准时现身在儿童公园的由纪名，还是一如既往的素颜，穿的还是灰毛衣和牛仔裤……手上提着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店的纸袋子。她给人的感觉和以前“家里蹲”时期没什么区别，没有与她这个岁数的年轻人相符的那种对潮流的敏感。或者说，她骨子里就是个不那么追求花里胡哨的人吧。

由纪名刚坐在长椅上，一只猫就来到她的身边。那只猫就好像在专门等她一样，橘红色的猫胖乎乎的，还带着项圈，看起来不像是流浪猫。

猫一下子就跳上了长椅，坐在了由纪名身子的右侧。它仰着脖子望着由纪名，“喵”地叫了一声。从这只猫一点儿也不提防由纪名来看，我觉得他们可不像是刚认识的。猫对由纪名的态度，就像是宠物对主人一样。

在精心准备的撒娇之中，慢慢显露出自己的需求，简直就像是熟练的工匠才有的技能一样……那只猫，一直在等待由纪名从纸袋里取出猫粮。

“它跟你很熟呢。”

榊原向由纪名搭话道。

“嗯，我跟它关系很好，平时我也总是在这个时间来喂它。”

由纪名从纸袋里抓了一把猫粮，放在手心。一边喂猫一边回答。

突然，榊原想起来郁江以前把由纪名在菱沼家养的小猫给扔了。

看来，由纪名是真的很喜欢猫吧。

“这是谁家的猫？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不是的，我不知道它是谁家的猫。”

随便喂别人家的猫，真的好吗？榊原虽然心里有疑问，但是没说出口。

由纪名每天都会到公园来见小猫。后来，她还去宠物商店找猫粮和玩具去了。慢慢积累和经历着的这些小的事情，要是能对由纪名适应社会起到帮助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由纪名把吃完猫粮的小猫抱到了她的膝盖上，用眼神告诉榊原在她的身边坐下。那只猫看起来非常信赖由纪名，它把自己的头歪在由纪名的右胳膊上，眯上了眼睛，从喉咙里发出像低音引擎一样的“咕隆咕隆”的声音。是想被蹭脸颊，还是想被摸肚子？它好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由纪名处置一样。

榊原一边盯着由纪名在猫身上来回抚摸的手指，一边陷入了沉思。

“之前说的那个东西，找到了吗？”

榊原一边弯腰一边问。由纪名点了下头，从纸袋子里拿出了一个信封。

“就是它。”

榊原赶忙打开由纪名递给他的信封，确认了里面的内容——一份信用卡流水账单。收件人是北川郁江……上面记载着前年九月的信用卡消费信息。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还好之前没被我扔掉。

“看了这个流水账单就能明白，妈妈在东京的百货商场和超市买了好多东西。搬到沼井崎市之后，妈妈几乎没在当地买过东西。那只叫戈恩的狗死了以后，她紧接着就去买衣服和鞋子了。

“事故发生当天，你看，她还在京都的点心老店下过订单啊？不过订的这些点心后来怎么样了，我就不清楚了。”

“嗯，原来如此。”榊原答道。

“妈妈特别喜欢栗子羊羹或者最中[1]这类的日式糕点。像她这样订

了自己最喜欢的吃的，结果当天晚上就去自杀，你觉得可能吗？”

她说的确实有道理。

上一次见面时，由纪名说妈妈和哥哥的死绝对是事故。为了能说服保险公司，榊原让由纪名回去查找资料。比如说，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否有能够证明郁江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留恋的证据材料？

由纪名皱着眉头，做沉思状。

“也不是没有。妈妈有攒积分卡的习惯，买东西也是用信用卡，事故发生前她应该买过不少东西。如果找的话，发行这些卡的银行应该可以提供消费证明的信息吧，这种东西有用吗？”

由纪名想到点子上了。

“有用，有用！虽说也得看买的是什么东西吧。不过，应该能用得上的。你回去找找看，下次见面的时候能带来给我看一下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这次见面时，由纪名带来了这份信用卡流水账单。

原来如此。比起从掉在海里的车上找到的甜甜圈纸盒，这份账单更有说服力。

“确实，当天晚上打算去自杀的人，竟然订购了几天后才能送到的点心，这确实很奇怪。我觉得，这份账单是有必要拿去给保险公司的人看。但是，人有时候也无法预测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比如说，之前一直都很积极向上的人，突然发生的事件可能会让他精神崩溃，进而选择自杀。这种可能性也是不能被否定的。”

听了榊原的这番话，由纪名的脸上就像是写着大大的“不满”两个字似的。

“但是，让我找证明妈妈生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证据的，不就是榊原先生你吗？”

“是的。抱歉，是我不好……当然，找到这份账单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次保险赔偿金的争论，如果只是停留在是自杀还是事故

的问题上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这么较劲的。因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自杀。他们又不是背负了巨额债务，而且郁江和秀一郎都没有买人身损害保险这个事实，是完全可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骗保而试图伪造事故的。”

“让保险公司感到困惑的是，这个事故的发生实在是很不自然，关键是到最后也没有打捞到二人的尸体。”

由纪名说：“他们认为事故很不自然，是因为在说明这个事件的时候，并没有把我妈妈的真实意图考虑进去。妈妈其实是想用伪造事故的方法把我杀掉的。别说是大海了，我就连游泳池都不会去的。她的计划一定是把不会游泳的我扔在海里，自己游着逃走……谁知道在踩点的过程中，一不小心马失前蹄，她先掉到海里淹死了。”

“由纪名，你说的我已经很明白了。不过，就算你说的是事实，这话也很难让别人相信。而且，证据什么的先放在一边，你的这个说法可是有个大问题的。如果郁江是以骗保为目的，那天晚上她又是在为了之后的犯罪计划进行预先演练，结果操作不当葬身大海。你觉得保险公司听了这些话，会痛痛快快地把保险赔偿金给你吗？”

由纪名用门牙咬了一下嘴唇。

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好像觉得只要自己说出真相，世人就一定会相信她。

“还有啊，如果你妈妈真的是要杀你的话，为什么踩点的时候还要带上秀一郎呢？秀一郎又不恨你，对吧？如果让秀一郎知道了她的计划，你妈妈也会感到很为难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妈妈的一贯做法，她总想找个人当自己的共犯。姐姐、我还有木岛医生，都是她的受害者。在她看来，把周围的人变成共犯的话，自己就可以得到保护了。”

“嗯，原来如此。也许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的话，她最爱的儿子难道不会因此而鄙视和讨厌她吗？”

“我觉得不会的。”

由纪名一边说着，一边把身子向右一转，面朝着身旁的榊原。

就像是接收到了信号一样，小猫从由纪名的膝盖上一下子就跳了出去。落在对面的地上之后，小猫头也不回地慢悠悠地走了，就像是在表示它今天的活动结束了一样。哎呀，这个小东西可真是太现实了。

“哥哥没有跟妈妈抗衡的勇气和胆识。要是麻烦的我不在了，只留下可爱的哥哥跟她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话，她肯定会很满意的。虽然妈妈总是想讨哥哥开心，不过，在哥哥的心中，妈妈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慎重起见，我问一句。你难道没有怀疑过妈妈对秀一郎的爱吗？”

“是的，我没怀疑过。”

“有可能这话听起来很荒唐，你敢说你妈妈真的一点儿也不会想杀掉你哥哥吗？”

这个问题好像完全出乎了由纪名的预料。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看到了一双清澈透亮的意志坚决的眼睛。

稍微想了一会儿之后，由纪名缓缓地开口了。

“榊原先生，你不知道那两个人平时是什么样子，问出这个问题也不过分……我再告诉你一个情况。我妈妈是在茨城县沿海地区的一户渔民家里出生的，从小就擅长游泳。在不需要救哥哥的情况下，可以说，她是绝对不可能在海里被淹死的。”

“哥哥不会游泳。他从小就讨厌水，连游泳池都不会去的。上初中的时候，一有游泳课他就逃课。因为我哥哥这样怕水，所以车刚一掉进海里的时候，他肯定就已经被吓得不轻了。他们是从车里逃出来了吧？妈妈在一片漆黑的海中到处游着找哥哥，想要救他。最后两个人都溺水而死了。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原来如此……我再问一句听起来比较奇怪的话。当晚开车的人，

就真的不会是秀一郎吗？”

其实，从一开始，榊原就对此表示怀疑。

话音刚落，由纪名就果断地摇了摇头。

“哥哥没有驾照。”

“嗯，我知道。他一定也没上过驾校吧。但是，没有驾照也可能开车啊。在搬到沼井崎市之后，你妈妈不是和秀一郎每晚都出去开车兜风吗？”

“是这样没错……”

“他们晚上开车去的是哪里？都干了些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啊，在夜里没人的地方，秀一郎说不好可能真的是去练车了吧。毕竟你妈妈那么宠你哥哥。如果秀一郎说他想开车的话，你妈妈偷偷让他开车的可能性也很大吧？”

“然后，因为我哥哥的操作失误，车掉到了海里，是吧？”

“是的，这种可能性也有的吧。虽然我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保险公司那边恐怕也是这么想的，无证驾驶是违法行为，因此造成事故而死的，保险公司是没有支付赔偿金的义务的。”

“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上面的话说，秀一郎故意让车冲出码头掉到海里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认的。”

“你是说哥哥想要自杀？”

由纪名突然抬高了嗓音。

她那没擦口红的樱花色的嘴唇在颤抖着，脸颊上的肉也紧绷了起来。由纪名的表情看起来很可怕。她真的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还是其实心里早就已经这么想过了？榊原在当下无法立刻判断出来。

想起来当初听表妹理惠子说过，由纪名是一个没有表情，也不会有

任何内心波动的少女。但是，现在出现在榊原面前的由纪名，表情变化非常丰富。榊原对于在最开始听到她是个“家里蹲”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感到有些经验主义。

“秀一郎真的就一点儿自杀的理由也没有吗？他应该也有烦恼的事情吧。就算不是有计划性的母子同归于尽，晚上沿着海港开车的时候，就像疾病突然发作一样，突然就想去自杀了。”

“怎么会……”

由纪名看起来无法立刻反驳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似乎是在想些什么。

突然，由纪名的脸，“啪”的一下子亮了起来。

“但是，在事故之前，哥哥才刚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啊。看，刚才的信用卡流水账单上写着的。”

说着，由纪名急忙把账单塞给榊原看。

原来如此，事故发生的四天前，有一笔三万一千日元的网络购物消费记录。

“这肯定没错。事故发生的五天前，戈恩突然死了。哥哥之前一直负责陪它散步，妈妈看哥哥能到外面去了，感到非常开心。戈恩死后，妈妈说再给他找一条新的狗回来，‘我可能暂时不想再和一条新的狗成为伙伴了。要不给我买个自行车吧，我好一个人出去的时候用。’哥哥这样回答了妈妈。”

“后来这个山地自行车送到家里了吗？”

“嗯，当然送到了。哥哥在自行车送到之后，马上就开始骑了。他白天睡觉，傍晚开始骑车。”

“如果真像榊原先生你说的那样，哥哥那时有在开车的话，那他为什么又要为了一个人出去方便而买自行车呢？汽车的话，不用面对面地见人，岂不是更加方便？总而言之，哥哥在事故当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失落或者沮丧什么的。事到如今，如果他真的还想着自杀的话，那么在

很早之前，他就更应该已经这么做了。”

“原来如此。那个山地自行车现在还在吗？”

正说得起兴的由纪名，语调一下子又变得低沉了。

“没有了，事故发生之后，我在收养所住的那段时间，自行车还放在沼井崎市的家里。但是后来从东京再回去的时候，房子连同妈妈和哥哥的所有物品都被处理掉了。现在我住的公寓也很狭窄，我只带过来了一些文件……这样是不是又不好办了啊？”

“不……和保险公司沟通的时候，有的话当然更好。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妈妈和哥哥现在其实是在哪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一点儿都没有吗？”

“绝对不可能。”

由纪名的回答很明快。

像她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竟然没怎么上过学。学校教育到底是什么……榊原不禁一声叹息。

“妈妈和哥哥，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钱，该怎么生活呢？”

看来应该跟她说一些更加现实的事情。

“那，咱们再回到之前的话题好了。

“我把由纪名你到目前为止说过的话，大概整理一下。你听听看我有没有说错。由纪名的妈妈郁江，先是毒杀了自己的丈夫北川秀彦，在得到木岛医生的协助后，成功获得了保险金。紧接着，她威胁在给菱沼家当养女的由纪名放火杀害菱沼健一和美惠子夫妇，在获得火灾保险赔偿金的同时，夺去了菱沼家的财产。

“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郁江原本准备用伪造成坠楼事故的方法将由纪名杀害，不料误害了长女亚矢名。她将计就计，借着亚矢名的死，成功敲诈了房东一大笔赔偿金。再后来，她还是不死心，打算用伪装开车坠海事故的方法谋害由纪名，谁知却在现场踩点的时候犯了错误，开车从码头不慎坠入海中，同行的秀一郎和她一同淹死在了海

里……我说得没错吧？”

“嗯，没错。”

由纪名点了点头。

看着由纪名的反应，榊原继续说：

“但是啊，问题是，如果真相是这样的话，把这些内容说给保险公司或者其他第三者，真的妥当吗？保险公司听了这些内容之后，肯定能理解北川家的特殊情况。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会不会赔偿保险金则是另一码事。死者是之前骗过保险金的人，在杀人计划的试验阶段不慎造成了事故。保险公司听了之后，你觉得他们会答应支付保险赔偿金吗？”

“这样啊？”

由纪名的肩膀沉了一下。

“而且，到现在为止一直生活在“茧”里的由纪名可能很难想象，不论何时走向社会，都是无法逃脱世人的目光和评判的。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好，或者是被妈妈威胁也好，由纪名放火杀死菱沼夫妇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当然，听了由纪名的话，同情你的人也会有的。不过，更多的人则会责难你，甚至是威胁你。”

由纪名低着头没有回话。

虽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不过她好像就在说：“我把真相说出来，到底是哪里不好了？”“干那种事情是被逼的，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啊！”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如果她在这里没有说出真相的话，迟早会有更加痛苦的体验吧。

“人说到底还是动物，会去欺负弱者，直到他们求饶为止。这些话如果被传开了，毫无疑问，由纪名一定会成为媒体的鱼饵。她在菱沼家和养父发生的事，妈妈屡次想要害她的事，媒体的那些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绝不会单纯地把由纪名当作是被害者。如果只是把这作为有趣可笑的故事传播开来的话，这倒也没什么。但是，一旦处理不当，由

纪名则很有可能会变成有如杀敌祭旗的牺牲者。再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你对我说的这些内容，今后还是咽到肚子里比较好，不要再说给别人听了。”

“那样的话，保险公司不就……”

“嗯。保险公司可能还是不愿意赔偿。但是，对方也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别看他们看起来那么强硬，实际上他们应该不想到法庭上去争辩的。你今天带来的这张信用卡流水账单，我觉得可以作为和他们进行交涉的材料。”

“是吗？这样啊。”

由纪名终于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一直生活在“茧”中的由纪名，是因为有经济头脑，还是因为不太懂怎么挣钱才这么想要这笔钱呢？榊原现在一点儿也读不懂这个女孩的内心。

如果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会不会也是这种感觉？榊原心想。

“但是啊，如果最后真的顺利地拿到了保险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靠它生活。不决定自己今后的路要怎么走，是不行的。由纪名现在是怎么考虑的呢？”

榊原问由纪名。

“还没想好。”

由纪名抿着嘴，慢慢地摇了一下头。

“嗯，我想着还是去学习吧。我小学都没坚持念完，大学应该更不行了吧。不过，我在收养所的时候听说了，想要上学的话，其实还有好多种途径可以选的。”

真的吗？榊原很是吃惊。但是仔细想想的话，因为生病或者是父母的原因等其他理由，不去上学的孩子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如果想要再进入学校学习的话，没有接受过义务教育的背景就会成为他们致命的障碍，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变得难以实现。

但是，这应该是教育专家探讨的问题。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榊原是不清楚的。

“由纪名，你说想通过什么办法来学习呢？”

“高中毕业同等学力认证考试，好像有这么个制度吧？只要是年满十六周岁的人，通过这个考试的话，就可以被认定为高中毕业了。即使之前没上过小学和初中，也可以拿这个证书去考专门学校和大学。我没有被老师教过，都是姐姐在家里教我读书的。收养所的老师跟我说这个考试不难，对知识水平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只要好好准备了，通过考试是没问题的。”

“那可真的太好了啊。”

“但是，获得高中学历认证之后，考学这条路才是真正充满艰辛的。不论是专门学校还是大学，都是要和普通的高三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我只是自学课本而已，远远不够应付考试。去参加补习班或者是请家庭教师的学生，也都是有一定的能力才会被那些私塾接受的。像我这样的人，他们说不定会敬而远之的……”

“你想学些什么呢？”

只是和她说话，榊原就已经能感受到由纪名的聪明了。先不论她的知识储备有多少，她的理解能力绝对不输给那些普通的高中生，甚至可以说是比他们还要优秀。由纪名是如何描绘自己的未来的？榊原只是出于兴趣，想着问问她看。

“我姐姐本来要去成英大学的理工学部的。”

“亚矢名确实是个聪明的孩子啊。你也想跟姐姐读一样的专业吗？

“嗯，我想试试看。但是，我没有姐姐那么聪明的脑子……”

“怎么会呢。我其实刚才就注意到了，由纪名平时是个很努力学习的人。看见你中指第一关节侧面磨出的茧子就全明白了。你平时肯定没少用功写字和做题吧。姐姐亚矢名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由纪名是一定不会输给姐姐的。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由纪名的脸上微微泛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微张的双唇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这是榊原第一次看到由纪名的笑脸。

“不过啊，由纪名。开始我的侦探工作之前，有一件想要拒绝你的事情……”

是时候要进入正题了。

为了委托人的权益，收集和保险公司交涉用的材料，是侦探应当完成的工作内容。所以，如果要围绕着由纪名的身边的人展开调查的话，有必要事先获得其本人的理解。如果调查的项目里又增加了榊原的个人兴趣的话，那就更应该提前向其说明了。

榊原的语气突然间就正式起来了，由纪名面带惊讶地望着他。

“我可以说实话吧？其实，由纪名告诉我的这些内容，都让我觉得很有冲击感，我一时还没办法全都相信。”

“你觉得我在说谎吗？”

由纪名脸色一变。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都怪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太差了。虽然暂时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内容真的太令我感到震惊了。”

由纪名还是一脸不满的表情。

“站在由纪名的立场上，我是这样想的。不仅仅是保险公司，不了解北川家的人听了由纪名的话之后，能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你说的内容，我不敢确定。

“而且，由纪名，你之前也没有对警察和收养所的老师说过这些话。对于这一点，难道你不会有一些不安吗？”

“因为没有必要把这些话讲给他们听啊。”由纪名说。

“这样啊……但是，我也不只是感到震惊而已。实际上，对你说的

内容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侦探工作的关系，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当代日本竟然也有这样的家庭关系。我想正确地了解北川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周围的人到底是怎么看郁江这个人以及她的家庭的。

“所以，我啊，我会去见由纪名提到的那些人，当面问他们一些问题。为了逼近事实，这也是我的一贯做法。而且，要想证明由纪名说的是真话，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情报信息是很重要的。不过这样一来，通过调查，让由纪名感到不愉快的事实也可能浮出水面。自不必说，我当然会严格保密调查的内容。不知道由纪名能接受我这种做法吗？”

由纪名看起来在思考。

她会是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非要把过去的那些好的不好的回忆全翻出来，换作是谁都会感到不高兴吧。

突然，由纪名“啊”地喊了一声，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她急忙把放在自己左侧的纸袋子拿了起来，从里面取出了一枚白色的空信封，默默地给了榊原。

信封的里面有一张白色的便笺……榊原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一张手写的借条。

借用证

本人于今日从北川郁江处借得日元一千万元整。

木岛敦司

××××年××月××日

十三年前的日期也写得清清楚楚。

没有写返还期限和利息。

“我在整理妈妈的文件时发现了这个借条。这应该是当年木岛医生

向我妈妈借钱时的证明。”

由纪名抬起头来，看着榊原。

“嗯，还真是。不过应该已经超过时效了吧。”

“时效……吗？”

“啊，由纪名不知道也很正常。我说的是债权的消灭时效。比如说，有人明明借给了对方钱，但是借到钱的人没还钱。借钱给别人的人，当然有要求对方还钱的权利。但是如果他没找对方要，对方也没还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年以上的话，法律就会认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债权。”

“这样啊……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

“没办法，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法律没有必要保护那些在权利上睡着了的人。如果想要防止对方时效过期不还钱的话，就必须要提前去法院起诉对方了。确实，站在借出钱的一方的立场上考虑的话，时效期限的规定确实是挺过分的。不过，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假如有人拿着某个现在已经死了的人在二三十年前写的欠条，找他的孩子要钱的话，孩子也一定会觉得很困扰吧。孩子想要找死去的长辈确认的话，也无从下手了。”

“嗯，你说得确实有道理。那，如果木岛医生否认这个借条是他写的，我也就没办法了吧？妈妈已经死了，不管木岛医生说什么，我也都无法反驳他了。”

“不，不一定呢。因为这上面可是木岛医生的笔迹，是他自己写的啊。可以申请笔迹鉴定。如果笔迹鉴定的结果还是确定不了的话，那就再用指纹鉴定，至少还可以证明木岛医生的手指碰过这张便签。但是不管怎么说，十三年确实是太久了，估计是不可能了。”

由纪名没出声，榊原看了一下她，接着说。

“但是，”由纪名的眼睛突然就像放出光芒一样，“这个借条的存在，也就是说，能证明姐姐对我说的事情是真的了吧？这样一来，它也

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了吧？”

正如由纪名说的一样。

啊，由纪名可不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在侦探事务所当助手了。

一切开始变得有趣了。

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到榊原的兴奋，由纪名接着往下说：

“榊原先生，你去调查吧，我不介意的。不过，不管你见到谁，请一定不要说出我的名字。这是咱们的约定，好吗？我真的已经不想和过去的那些人再有什么关系了。”

榊原答应了她。

注释

[1] 最中（もなか），一种日式点心。常见的样子是糯米酥脆饼皮，红豆馅夹心。——译者注

第三章

前北川诊所事务员　濑户山妙子

哦？你，真的是侦探吗？来敬老院找我这个老太太，想必你是来问我关于北川诊所的事吧？果然是吧！啊哈哈……要不然像你这样的人，才不会来这种地方呢。

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真是辛苦你了。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要调查那家早就没了的诊所？前院长的儿子去世，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吧。我辞掉那里的工作之后，还听到了好多传言。果然秀彦医生真的欠了很多债吧？到现在还没还完吗？真是让人头疼啊。

北川诊所是新宿区里小有名气的医院。不过，说它是医院，但其实患者是没办法在那里住院的，它充其量也就是个诊所。前院长也就相当于是街道的行街医生而已……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东京有好多像他这样的行街医生，他们不仅在自己家里给别人诊疗，还会穿上白大褂，挨家挨户地去患者家里巡诊。跟在他们身边的还有女护士，她们同样身穿白衣，替医生拿着装有听诊器和注射器的包，跟着到处走访。

像你这个岁数的人，估计就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吧。我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平民百姓直到最后都不去医院的，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家里。所以，像北川医生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街区的名人，他很受大家尊敬。以前在盂兰盆节的时候，寺庙里的僧人会卷起袈裟的下摆，骑着自行车去各个施主家里。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是在自己家里办葬礼的。要说时代在变化的话，这么一想，还真的是变了很多呢。

啊，对了，对了，我说你啊，是来问我北川诊所的事情吧？北川诊所的经营状况最后变得很糟糕。秀彦医生是个高才生，从小学习成绩就

好。不过，他后来没有专心于自己的本行，老想着干些副业，结果投资失败了，欠了一大笔债。北川诊所这才倒闭了。

北川诊所的大掌柜，也就是秀彦的爸爸，医学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丰富吧，但是作为街区医生，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刚开始到诊所工作的时候，他已经不去外面巡诊了。不过，门诊时间之外有患者来的话，他也会给他们看病，即使是感冒或者胃炎这种小病，他也不会露出任何不耐烦的表情。所以，患者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做医生的人，有他这样的好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共在北川诊所工作了十六年。作为员工的话，那里不是一个能让人舒心工作的场所。你是不是想说，不管在哪里工作，从内部看的话，都会觉得有各种问题？可是，那个地方是真的有问题啊。哎，不过，我一把年纪了也没考下任何资格证，要是辞了诊所的工作，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了。承蒙诊所照顾这么多年，我不想说它的坏话。但是，到现在了当年的问题还没处理好，果然就是那里的人有问题了吧。

我说，你想从我这里打听关于北川诊所的什么？

我作为事务员进入北川诊所工作，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北川家世代行医，不过那时秀彦医生还是医学部的学生。他的爸爸，也就是大掌柜直彦医生，一直是一个人问诊。虽说医生只有他一个人，不过护士还是有的，而且换了好几批人呢。

不，我是事务员，和护士不一样，不是在医疗现场给医生帮忙的，就是个打杂的，做挂号收费之类的工作。当然，那里的财务会计工作也不归我管。诊所或者说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在大奶奶手上握着呢。大奶奶长着一张瓜子脸，很像古代的日本美人。听说她以前是北川诊所的一个患者的女儿，娘家的父亲是公司职员。秀彦医生还有一个姐姐，也是嫁给了一个上班族。

作为医生的夫人，大奶奶平时都会让丈夫几分，生活中也总是提心

吊胆的。被丈夫骂了以后，她也只能垂头丧气地待在家里。而且，从丈夫那里受的气，她又全都撒到我们这些人身上了。年轻的护士就不用说了，就连经常往来的客户，也有人被她说哭了的。

而且，大奶奶也胡乱用人。她经常对我说："你和那些有护士资格证的护士不一样，就是个打杂的小事务员。"门诊结束之后，我想着赶紧回家。我正收拾的时候，她指责我说："去超市买东西这种自己家的事情，应该放在早饭之前做。"他们家里的保洁和收拾东西的杂活，也全都要我做。我简直就成了他们家的女佣。真是想起来就气不打一处来。

大掌柜虽然不像大奶奶这样嘴上讨人嫌、得理不饶人，但是他有很强的"女癖"，对女色很痴迷……秀彦医生好像也受到他的遗传，只要是年轻的小护士来了，他都不分场合地要挑逗引诱。大掌柜满头银发，戴着个无框眼镜，看起来长着一张圣人君子般无欲无求的脸，但其实从根儿上就好色成痴。管他是美女还是丑八怪，只要岁数小，他都能看得上。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哈哈，我当然知道了啊。只要在那里上一天班，即便我不愿意看也都能知道的。女人啊，在跟男人发生关系之后，态度可是会大变的。以前，医生问什么或者让干什么的时候，马上就"好，好，这就来"答应得特别好的姑娘，突然间某天回话不积极了，递东西给大夫的时候很随意了，工作的时候拉着一张脸了，肯定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当然，我说的话对方更是直接就当耳旁风了。

而且啊，说这话会不会有点儿……我还是说吧。诊室里，你也知道的，不是有一张诊疗用的小床吗？每天早上更换那里的床单和枕巾，也是我的工作。时不时地，我就能看到可疑的污渍和毛发。不，不，才不可能是患者的呢！这点儿区别我还是能看出来的。肯定是他算好了我和他夫人不在的时间，在诊室里轻松愉快地把事情解决了吧。

诊所和家虽然在一个院子里，但不是同一栋楼。我住自己家里，每

天来回上下班。但是，他们好像让一个家里有些远的护士住在附近的公寓。嗯，就是像宿舍那种好多人一起住的公寓。但是，大掌柜会去护士住的那栋公寓。不管他去得多还是少，这种事光想想就让人觉得恶心。

总而言之，大奶奶很怕大掌柜，一句抱怨的话也不敢说。她心里肯定憋着一团火，这时只能是护士遭殃了，她们大都落得个被快快支走的下场。所以说，新来的护士基本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都走了。“你知道要找到新的护士之前，我这里会多忙吗？净瞎捣乱！”得知护士被赶走了，大掌柜每次都很生气。

知道丈夫是这种人，所以大奶奶很依赖她的“独生子”秀彦医生。秀彦医生很优秀，这我也承认。“要是没接北川诊所的这个祖业，秀彦他应该能留在大学，以后当个教授。”这话都快成大奶奶的口头禅了。

当不当得了大学教授另说，秀彦医生看着就像是聪明人。就像你说的，当个诊所医生，真是屈了他的才了。不过，要我说啊，他其实不适合当诊所医生。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给患者说明的时候，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我也不敢乱跟他开玩笑。

引以为豪的儿子也被护士勾引了，大奶奶那个时候可是大发雷霆了……不过，那可是他们家雇来的护士，这可以说是“被自家养的狗”咬了，自食其果。

嗯，是的。那个护士就是后来成为北川诊所少奶奶的郁江。

哎？你是想知道郁江的事情吗？那个女人虽然攀上了北川家这个高枝，但是实际上她可不是什么美女。她皮肤很黑，而且也一点儿都不可爱……不过她倒是个有眼力见儿的人，也很稳重，护士的工作也做得不错。她好像是从茨城还是哪里来的，小时候被她爸爸一手拉扯大，也没学会什么女孩子的本领。所以，她当北川家的儿媳妇还差了那么点。

郁江本人说，她因为妈妈得病死得早，所以想当护士……不过，这可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郁江当了少奶奶之后，她家的亲戚一个人都没

来过。

我吗？我也不喜欢她。别看她平时总装成一副老实人的样子，其实是个腹黑的女人。

郁江来到北川诊所的时候，秀彦医生刚从大学的医院辞职回来北川诊所没多久。那个时候，郁江也应该是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觉得应该警惕这个女人。怎么说呢，她看起来就像是冷血动物，像蜥蜴一样。

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管他再怎么聪明，碰上这种风流事的时候，一定会被女方迷得团团转，这当然是很危险的事。果不其然，秀彦医生被郁江抓得牢牢的。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不过怀上了对方的孩子的话，胜者就只有女方了。秀彦医生一开始只是想玩玩而已。从郁江嘴里蹦出“怀孕”两个字来的时候，他想逃已经逃不掉了。

不过，这些倒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用怀孕的方法把自己看上的男的套牢，也是女人的才能……真的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把少爷抓牢之后，她又和大掌柜睡上了，这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就敢这么肯定，对吧？你可真是个慎重的人啊，简直就像个警察。没事的！因为我有证据。我说了的话，你可要替我保密，不能外传。不过，时效好像也过了，应该也没关系吧。做医生的人特别看重“保密”，大掌柜经常提醒我们，不让我们去外面乱说诊所的事情。

那时秀彦医生说要和郁江结婚，家里简直都快闹翻天了。大奶奶受了打击，近乎癫狂。大掌柜看起来也对这桩婚事不满意，总是板着张脸。

有一天，秀彦医生好像有事要办，诊所就休诊了。那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诊所了，就又往回走。

没想到，平时下班后就马上回去的郁江，还在诊所里。

不，不，才不是呢！你居然，哈哈哈……我可不会做偷窥这种事。

我打开诊所的大门，在走廊上突然听到诊室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大掌柜，你是说你强奸了自己儿子的未婚妻，还不让她嫁给你儿子吗？”

我听得很清楚，这是郁江的声音。

吓了我一大跳。

我在那里怔住了，紧接着又听见了大掌柜的声音。

“胡说什么！哪里强奸你了？”

语气虽然很强硬，但是少了些往日的威严，听起来说得没什么底气。

“你嘴上说的不算，那就是强奸。”

那个女人说得很自信，我只是在外边听着，都觉得胜负已分了。

大掌柜的癖好，我是知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骚扰”。一旦被告上法庭，他可就晚节难保了。

大掌柜每次都这样，想着给些钱就能解决，结果反倒被狠狠地敲上一笔。他没发现自己的儿子被那个女人盯上，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啊。我要是大掌柜的话，肯定会更加小心谨慎的。

最后，大掌柜不得已，同意了二人的婚事。那个女人，成了北川诊所的少奶奶。大奶奶到最后都是坚决反对的。那时郁江已经怀孕好几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所以就没有让办婚礼。

不过，也怪我傻。有一次，我冲着郁江说“行啊，这事你也做得出来”，结果，那只“蜥蜴”的两只手张开颤抖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她那时肯定是在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烦人的老太婆的头给拧下来吧。真的是吓死我了。

在秀彦医生和郁江领证之后，没过多久秀一郎就出生了。那之后，他们又有了亚矢名和由纪名两个女儿。大掌柜在世的时候，郁江一直没能对北川诊所的财产轻举妄动。

嗯，我不知道到底秀彦医生有没有察觉到他父亲和郁江的关系……大掌柜在郁江变成自己的儿媳妇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她了。

但是，秀彦夫妇的婚姻生活并不是那么和谐。成了北川诊所的少奶奶，又有了孩子，所以郁江也就没再继续做护士了。简直就像报应一样，这次轮到秀彦医生拈花惹草了。

从调戏身边的护士这一点来看，他和他爹一样。真是让人头疼啊。不过，最近的年轻人可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了，他们不会让自己吃亏，不狠狠地敲对方一笔钱就不算完。

有一个小护士自己留了个心眼儿，秀彦医生给的钱没达到她的预期，她就去新宿区的法律援助中心找律师，说自己遇到了职场性骚扰。结果律师真的来了诊所，那个热闹劲儿可就别提了……最后秀彦医生赔了一大笔钱。不过谁让他非要玩呢，最后自己被坑了也怪不得别人。

大掌柜的健康状况变差，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来回住院出院了好多次，由纪名刚出生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虽然他也是个挺烦人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北川诊所的顶梁柱。要是大掌柜能再活得久一点儿，北川诊所也不至于成那个样子吧。

大掌柜去世之后，又过了两三年，大奶奶也死了。大奶奶一死，北川诊所就完全变样了。我也知道现在早不是什么“医者仁心”的时代了，但是一味地追求利益，真的好吗？

我也在大掌柜死后，被郁江那个女人随便找了个借口给辞退了。之后北川诊所的事情，也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本来说好让我干到六十五岁的。不过，倒也没有书面材料……只是口头约定而已，大掌柜死了也就不算数了。当时我也知道自己就算好好干，也顶多只能再留两年了。

大奶奶？她可不行，一点儿都不靠谱。大掌柜死了之后，她一直郁郁寡欢，最后变得神经兮兮的。她拿身边的那些人也没办法。

我明明早就被北川诊所辞退了，大奶奶却还经常给我打电话，找我

发牢骚。

一开始她是抱怨不满意自己的儿媳妇。到后来，说些“郁江泡的茶有股奇怪的味道”“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枕头和被子被染上了黄色的污渍”这类的话。年纪大了就会变得脑子跟不上了，容易犯糊涂，什么都不记得了。啊，真是太讨厌了，我也不想变老。

你猜，大奶奶最后是怎么死的？听说是她不怎么吃饭了，越来越瘦，后来就走了。不过，我在那之前早就离开北川诊所了，详细的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秀彦医生好像也早早就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谁让他摊上郁江这么一个人呢，好运气也都被吸干了。

大侦探，我说的这些可以吗？

真的吗？你太客气了，能帮上你的忙，我也很高兴。哈哈，欢迎你再来这里找我，我等着你。

不过，找谁不好，找我这么个老太婆聊天，很没意思吧！啊哈哈哈……

研究生　星拓真

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嗯，我倒是不介意，而且这段时间也比较闲……北川秀一郎君，真的是死了吗？

你问是谁告诉我的？不，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是，我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现在住在横滨。大概是前年的秋天吧？我偶然间在报纸的“神奈川县”版上看到了“北川郁江和秀一郎母子二人驾车坠海，下落不明”的报道。我还跟我爸爸妈妈说，这个北川秀一郎一定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

但是，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报道过那起事件了。我猜测他们一定是平安无事地被找到了吧。因为，如果在海里打捞上尸体的话，新闻里多少都会提到吧？除非是为其他的重大事件让路了。

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事到如今，像你这样的私人侦探，还在到处搜集情报，一定是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吧？难道那不是一起事故，而是自杀吗？

啊，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不过，感觉这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北川君很长时间都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你可能也知道，他高中还没上完就退学了，也没有去工作。看起来家里的事情让他很是心烦……

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前年的三月。那时他们一家正要从港区的公寓搬到足立区去住。我们不是特地约好要见面的，我家那时也马上就要搬去横滨了，我们偶然在附近的便利店里碰到了。

以前，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所以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虽然高中开始不在同一所学校了，但是我们经常会一起约好晚上去便利店看最新的杂志，各自买完东西之后，坐在店前的长椅上聊天。当时看到他还是挺

精神的样子，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没有，我没有跟他交换邮箱地址，本来我跟他也不是很熟，而且他也没有手机。高中退学之后，他一直待在家里，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什么朋友。

正因为是这样，我真的对他后来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在搬去足立区之后又搬家了。是的，我看了那个新闻，才知道他们搬到了跟我一样的神奈川县。

我和北川君相识，是从小学时我们在一个班上的时候开始的。但我也不是一上小学就马上认识他的。他是四年级开学时才来的转校生，在那之前，虽然都在东京，不过他一直住在新宿区。

他爸爸是医生，好像是因为得病去世的。他和妈妈还有妹妹三人搬到了港区。之后又多了一个人——被亲戚收养的小妹妹也回来了，他们一家四口人一起生活。那个小妹妹好像是个“家里蹲”……北川君的“家里蹲”和小妹妹不一样，她好像是真的有智力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估计是因为我离他家近吧，转校来的北川君被安排坐在了我的旁边。我们一起上下学，正巧也有共同喜欢的游戏，所以说话也就多了起来。那个时候，因为感冒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北川君就时不时地不来上学，不过他的出席率倒也还说得过去。除了我，他在班里没有别的朋友了。毕竟他是转校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的妈妈是个很奇怪的人，在我们班的妈妈群里很有名的。他妈妈长相很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只要她一张嘴就……总之，是个特别古怪的人。因为有个这样的妈妈，他在班里也显得特别扎眼，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他。他本人看起来还挺老实的，打扮也有点土气。

因为什么他显得特别突出？嗯，我想起来了。小学的午饭是送餐中心统一配送的，吃的方面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公立小学是没有制服的。他穿的衣服和拿的东西，都是特别高级的那种，亮闪闪的。要是我

的话，肯定会觉得很羞耻，绝对不会去穿那样的衣服。周围的同学也都对他议论纷纷。我妈也说，北川君的衣服全都是某个奢侈品牌的，叫什么牌子来着？我忘记了……

如果他不是转校生的话，说不好就在学校被同学霸凌了。他是住在高级公寓的有钱人，好多同学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被不被欺负，别的同学都不愿意接近他，就这样到了五、六年级，大家都开始忙着升初中的考试，一眨眼就毕业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北川君被分到了同一个班。嗯，是区立中学。他好像不想来公立学校，但是报的私立学校都没考上。不，我没有直接问过他，是大家的传言而已。不过，这个传言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在入学考试的考场里，有同学见到他了……他去考的可不是普通的私立学校，是相当有名的慧星中学。碰见他的那个同学，在补习学校的学生里成绩算是很好的了，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是他也没考上慧星中学。看到北川君也去考彗星中学，他说他吓了一大跳。那么难考的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不是北川君该去报考的。

北川君的成绩吗？也就是中等偏上吧。他也不是一点儿都不行的那种……他好像挺喜欢读书的，语文的成绩很好，但是他英语的成绩很差，在考试的时候吃了大亏。

中考时也是，他报了好多私立学校都没考上，最后还是去了都立高中。不过他没被第一志愿录取……我跟他高中不在同一个学校，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去的学校既不是他想上的，也不是他妈妈想让他上的，所以最后他才不去上学了吧……

中学时代的北川君，用一个词说的话，应该就是“不起眼”吧。因为，从初中开始，学校就有统一的制服了。想通过服装吸引眼球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他也没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估计和他说话的人也只有我吧。

我并不讨厌他，因为他本身人并不坏。我和他都有“宅男”的特性，也能聊游戏聊到一起去……不过，班里的其他同学还是会对他议论纷纷，说他“总是发呆，又经常旷课，他妈妈太惯着他了”。

还有人说他有恋母情结，对妈妈唯命是从……家长会的时候，他妈妈根本连女儿的事情提都不提，一个劲儿地说她的“小秀”有多好。北川君便当里的米饭总是被摆成心形，我妈妈说光是这一点就能证明了。这么一说，确实他每次吃便当的时候，都是一打开盖子就赶紧搅拌着吃了，看来真的是有个“爱心”在里面。他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也一直提心吊胆。唉，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但是，据我所知，班里面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对他进行霸凌。班主任老师对“霸凌零容忍”运动非常热心，而且我们班里老实的学生也多，没有那些阴险的家伙。不过，在最后的毕业同学会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提及北川君的名字。我试着提了一下“北川”的名字，好多人反倒问我“北川是谁？”看来大家真的没怎么在意过他。

我去北川家里找他玩过几次。大概加起来一共有五六次吧。上初中的时候，趁他妈妈不在，我们一起去他家打游戏。他妈妈很宠他，只要是他想要的游戏，他妈妈都会买。不过，他妈妈好像不让他和朋友一起玩游戏。他家住的是公寓，三室一厅，又大又漂亮，看着就让人觉得他们家很有钱。

我之前也提到过，他有两个妹妹。岁数大的那个妹妹跟我们念的是同一所小学，所以我也知道她。她和我的弟弟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在同一个年级。我弟弟说他妹妹学习成绩特别好，经常考年级前几名……他妹妹是个很活跃的姑娘，我去他家找他玩的时候，他妹妹总不在家，不是去学游泳了就是去上英语补习班了。

与之相反，他的小妹妹总是待在家把自己憋在房间里，她出来上厕所路过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她一眼……据北川君说，小妹妹是因为生病

才成那样的。不过，我看她平时在家里穿的并不是居家服，而是在外面穿的那种衣服。要是真的生病了，应该去医院看看吧？

我爸妈听到的流言是，他的小妹妹智力有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父母也不可能不送她去上学吧……真的，她是完全没去上学。所以，我并不了解他的小妹妹。

北川君家里有个很大的客厅，我们总是一起在那里打游戏。我去他家里找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冲着游戏去的，所以并没有怎么在意他家里还有些什么。我只去过北川君的房间一次，是最后去找他玩的那一次。

并不是北川叫我进他房间的。他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跑来跑去地找游戏软件，我下意识地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卧室，想着和他一起找……他也没有什么吃惊的反应。

虽说是他的房间，但是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孩子的房间。房间大小大约是十五到二十平方米，窗帘、墙壁和地毯都是统一用的像玫瑰颜色的那种红色……靠墙放着的书桌和书架上除了教科书之外，全都是游戏软件。那个房间，怎么看都像是女人用的。

带着大镜子的化妆台和大壁橱衣柜看起来格外显眼，房间里还飘着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一张大床摆在窗户边上，上面盖着印有玫瑰图案的红色床罩。

我没多想，随口就说了出来。

“太牛了吧？！你小子的房间居然是这样的啊！”

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随便进别人房间，还说出这样失礼的话，真的是不太好的行为。可是，那时的北川君只回了我一个字。

“嗯。”

没看到他有任何生气的表情。

但是，不论怎么想，那个房间，尤其是那张床，只能让人觉得他是和妈妈一起睡的。他家里虽然还有另外两间房，不过一间是岁数大一点

的妹妹住着，另一间则是“家里蹲”的小妹妹在用。所以，仔细想想，剩下的一个房间当然只能是他和妈妈共用了。为什么一定要睡一起？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那之后，北川很平静地继续打游戏，而我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内心久久难以平复。因为，那时他已经是初中生了啊，即使是女生，也不会和妈妈在一张床上睡觉了吧？

我还是无法冷静下来，于是早早打完游戏就回家了。结果，那次就是我最后一次去北川君家里了，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吧。

第二天中午，他妈妈趁着我们上学不在家，气冲冲地来到我家发牢骚。我从我妈妈那里听说的，北川妈妈说我是故意趁着她不在家，上她家去玩了。

“我们家里首饰和昂贵的东西有很多，我的小女儿生着病，见到陌生人来就害怕。医生严重警告我说，绝对不能让她受刺激。我家小秀老实听话，不会拒绝别人。你家孩子非说要去我家打游戏，小秀没办法只好答应。还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去的……

“你们真的有在家里教育孩子吗？在给别人家添麻烦之前，游戏什么的，你们做父母的给他买了让他玩不就行了吗？要是我家里真丢了个什么贵重的东西，你们打算怎么办？赔钱吗？

“我的小女儿受了惊吓，要是她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家可是要负责的。”

一开始他妈妈只是站在门口说话，后来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大。

看到北川妈妈一直叫嚷，我家的狗也开始叫了起来。北川妈妈眼睛被血充得通红，鼻子也变红了，她的样子简直就像个鬼。

实际上，我没有把去北川君家里玩的事情告诉我爸妈。我知道我妈妈对北川妈妈没什么好印象……我妈妈当场没有反驳北川妈妈，好像是跟她约定好了，以后再也不准我去北川家玩。当然，我那天回家之后也

被妈妈狠狠骂了一顿。

妈妈问完我之后更加生气了。“那个女人一个劲儿地骂我，我没骂回去，真是不甘心！不行，我得给她还回去，要不然我咽不下今天这口气！”我妈妈正要给北川家拨电话的时候，爸爸赶忙制止了她：“别跟那种女人一般见识，她就是个泼妇，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要是真的再骂回去，被她记恨上了，小心还会有新的危险……”我跟爸爸妈妈约定好了，以后不和北川君来往。

但是，我不是和北川君绝交。当然，我再没去过他家里。不过在学校里我们还是正常说话的。

我猜，北川君应该是不知道他妈妈跑到我家里来骂人的这件事情吧？

第二天在学校见面的时候，他说：“我妈妈说，以后不许我再叫别人上家里来了，因为我的小妹妹特别害怕见生人……不好意思啊，以后不能在我家里一起玩了。”

北川君露出了很难过的表情。

那天我是进到他的卧室了，不过我真的什么都没碰。但是只有那天，我去他家里的事情被发现了。我想，那天，他的平静是装出来的吧？其实，寝室被我看到了之后，他的内心动摇了，后来告诉他妈妈了吧。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会很生气。

“你小子，装什么傻啊！我什么时候逼着你，非说要去你家里玩了啊？”

我真的想当场这么回他一句。

不过我总觉得他已经够可怜的了，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他也不是那种坏孩子……

但是，毕竟发生过一次那种事情，我跟他的关系也多少有点儿尴尬了。后来到初中毕业为止，我们都没能再像以前那么亲密，说话的次数

也少了。

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去了不同的高中。我和北川君见面的机会也骤减，顶多就是晚上在附近的便利店偶然碰见。见面也就是打个招呼，简单聊上几句。

但是，好像是高一的暑假吧？我碰巧遇见了以前初中社团的一个朋友，他去了北川君上的那所高中，我和他聊了聊。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北川君不去上学的事情。

“你初中和北川是一个班的吧？那小子成了‘家里蹲’，从五月开始，就一直没来学校。估计再这么下去，就要退学了吧。”

“这样啊……不过，我只是和那小子在便利店见过几次而已。”

“哎，他好像也没生病啊。”

“那是因为什么？霸凌吗？”

“霸凌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听说过没有？那小子和他妈妈好像是那种关系，在学校都传开了。”

据这个朋友说，北川入学之后流言才传开的。消息好像是从“父母会”那边流出的。

父母会里有个家长是做内饰装修工作的，碰巧去过北川君的家里，北川妈妈因为费用的问题跟他争吵过。他的妻子正好是学校父母会的董事，就带头把北川君和他妈妈的传言散播了出去。

“那孩子的家里，全都是粉色的东西，像是脑子坏掉了一样。还别说，我听说他好像还真有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妹妹。”

他不知道我以前和北川关系好，我也只是听他说，没怎么回话。不过，我也料想到了，北川君早晚会变成那个样子……不管怎么说，他妈妈都太奇怪了。

那是之后的秋天吧？我家里有条狗，那天晚上，我带小狗出去散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北川君。

“你小子，还上着学吧？”

跟他搭话之后，他瞥了我一眼，就迅速把目光移到了地面。

我知道他应该是真的没在上学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看了看我家的狗，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狗，我也想要。”

我家的狗是金毛犬，这种狗特别温顺。我想，如果养只宠物的话，对他在各个方面来说，应该都是有好处的吧？于是，我很自然地对他说：“跟你妈妈说，让她给你买呀。”

只见他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我妈妈不让我养狗……”

这倒也是，他家住的是公寓，可能没办法养宠物。连这种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我真的觉得他挺可怜的。

自那以后，我和北川君在便利店还见过几次，聊的都是最近新出的游戏。我也确实听到传闻说他退学了，也没找工作，只是待在家里。不过，我跟他两个人就像是有默契一样，都是下意识地只聊一些轻松的话题，避开了那些沉重的事情。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那天，他提前在便利店的门口等我，我简直受宠若惊。当时，他待在家里不出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我已经上了大学。

他说有话要和我说，我们就去便利店前的长椅那里坐下了。

北川君说：“我要搬家了。”

我正想着回复他“是吗，这样啊”的时候，他继续说的话着实吓了我一大跳。

“你小子，是不是觉得我和我妈睡在一起了？”又接着说，“关于我的那些流言，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这……”我一时答不上他的话来。

突然谈起这种话题，换作是谁都会紧张的吧？

而且，不管听没听说过流言，我不是进到过他的房间吗？也不能装傻说不知道……

“不过，我不介意。”

“我是和妈妈一起睡觉，不过，仅此而已。从小就是这样，我也没干什么别的事情……所以，别的同学爱怎么想就随他们去吧。

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沉重又奇怪的氛围了，我想随便说点什么，赶紧把话题移开。就在那一瞬间，他又开始了。

“你知道‘妹兄’这个词吗？”突然间，他开口问我。

“那是什么，亲戚的称呼吗？”

反倒成我问他了。只见他两只胳膊向脖子后面绕过去，顺势搭在了长椅的靠背上，一边抬头看着夜空，一边说：

“‘妹兄’这个词，在古代日语里表示夫妇的意思，在《万叶集》里也出现过。汉字写作一个‘妹’字和一个‘兄’字。”

“但是，你知道吗，古人为什么要用‘妹’和‘兄’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夫妻吗？”

“那是因为啊，在古代日本，男性和自己的姐妹或者是女性和自己的兄弟，这样结成夫妻的人有很多……至少，也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吧。”

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自问自答吧。

实际上，他就是想说出来让自己听听吧？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才好，就一直低着头。不一会儿，他又开始自言自语了。

“比如说，妹妹和我不是一个爸生的……但是我跟妹妹也是兄妹的关系。然后，如果我跟妹妹生了孩子的话，就一定没有好事？这种事情，到底是谁规定的？”

聊天内容越来越朝着奇怪的方向走了。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把头抬起来，偷偷瞄了他一下。没想到，那小子居然默默地开始哭了起来。

我想着必须赶紧换一个话题了。于是，我装作没看见，若无其事地问他：

“比起那个，我问你啊，你们为什么又要搬家了啊？”

“我们要搬到房租便宜的地方去。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太贵了。”

“是要搬去远的地方吗？”

“不，还是在东京都内……足立区的西潮南车站附近的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公寓。”

“看起来像？你还没去新家看过的吧？”

“没有。”

想来也是，北川君的妈妈没有工作。之前听说他爸爸是个医生，想着应该还挺有钱的吧，但是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

妹妹和他是不同的父亲生的，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感觉他们家像是很复杂的样子。那时的我，对这种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没再多问他。从那以后，他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唰”地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北川君的不幸，与他的妈妈绝对有关系。虽然他性格柔弱，不太会拒绝别人，但是他本身也依赖和需要他妈妈。

最后，他是和妈妈一起的吗？唉，到死也是和他妈妈一起，真是没有比这再令人觉得悲伤的事情了。

是叫榊原先生吧？你知道现在北川君的妹妹在做什么吗？

特别是他岁数大一点的那个妹妹，在各方面都很活跃，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看来是同母异父的原因吧？哦，是吗？保密义务啊。

妹妹有他身上没有的品质——他因此被妹妹吸引——爱上妹妹的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没有的。最后见面的时候，想起他一边说着关于兄

妹的话题一边流泪的场景，我就觉得有些后悔。要是当时再多问他一些话就好了……他是想向我诉说什么吗？

啊！游泳吗？不，我觉得他怕是不会游泳吧。以前要去泳池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总是找借口那天不来上学，说什么要去哪里参观或者是生病了要在家休息。他还说一进到水里他就会得中耳炎，又不是幼儿园的小孩子……我觉得，他当时不想去泳池上体育课，应该不是讨厌游泳，而是不会游泳吧？

开车？啊？那起事故，难道不是北川君开车造成的吗？

关于此事，地方新闻倒是有一些报道，不过没说是谁在开车。我还以为肯定是他在开车呢……也是，不去驾校的话也拿不到驾照。

他的“家里蹲”还是没被治好吗？

不过，要是他妈妈在开车的话，为什么会造成那起事故呢？我是真的不知道。

保险业务员　田中寿寿子

你是……私人侦探啊。不好意思，虽然有些失礼，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您真的是侦探吗？啊，看来还真是，都怪我没看出来。不过，我没想到私人侦探居然会来找我。刚才说了些失礼的话，真是抱歉。

但是，您说您是私人侦探，和那些做结婚调查的商业征信所的人是不一样的吧？比如说，您是调查某个案件或者追查犯人吧？调查那些案件的相关人员的时候，会很危险吧？真是个不容易的工作啊。

您今天特地来找我，是想了解一些什么呢？哦，是这样啊……您是在调查已经去世的北川亚矢名小姐的事情啊。

那个小姑娘那么年轻就死了，真是让人觉得可惜。对了，想必您是知道哲和亚矢名之间的事情吧？不过，其实我没有见过亚矢名小姐。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告诉您的。真的很抱歉。

您应该知道，哲已经去世了，前年八月的时候。亚矢名去世之后，他也跟着走了……他在痛苦了好久之后，最终下定决心自杀了。

但是，哲和亚矢名都去世两年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吗？亚矢名好像有几个兄弟姐妹，莫非您是为了说媒而来的？

在那之后，哲的妻子就回娘家了，现在我们就跟陌生人一样。孙子小俊明年就要上小学了，但是她根本都没有联系过我。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她都不让小俊认我做奶奶……现在想来，真是个差劲的儿媳妇啊。

是什么时候来着？有一次，我给小俊买了糖，就在小俊刚把糖含进嘴里的时候，她就让小俊赶紧把糖吐出来。

“奶奶给你买的东西，不让妈妈看一下的话，是不可以吃的！”她把

孩子训了一顿。

我又没打什么坏主意，给孙子买的糖也不是对牙齿不好的巧克力和奶糖，而是含有维生素的那种不怎么甜的糖……

再过不久就是哲的三周年忌日了，今年的法事看来是要很冷清了。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会去寺庙里参加法事的……

还不只是他妻子那边的亲戚，自从哲死了以后，田中家的亲戚也突然都不跟我来往了。要是我丈夫还活着，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真是人生百态，世事炎凉啊。

也因为这样，我平时都找不到一个人能陪我聊聊哲的事情，觉得很失落。既然您今天来找我，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好的，那就请您多多关照，咱们慢慢聊。

我现在做着保险公司营业员的工作，去世的丈夫以前在银行上班，他最后当上了日出银行龙仙寺站前支店的支店长。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要是他能活得长一点的话，哲的不幸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吧。没保护好哲，我真的觉得对他内心有愧。

哲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丈夫去世时，哲才二十七岁。虽然他已经成了一名兽医，但是还没有自己独立出去，仍然在一家动物医院上班。当然，这是他结婚之前的事了。

那小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说自己长大后要去当动物园的饲养员。我丈夫对他说："你要是想去做和动物相关的工作，就去考取资格当兽医吧。"哲本人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所以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兽医学。

说起兽医，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起当医生来说，当兽医要简单得多，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兽医学部和医学部一样，本科都要六年时间才能毕业。与一些半吊子水准的医学部相比，倒不如说兽医学部更是难上加难……

哲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给他推荐说：“按照你模考成绩来看，只要不是非得留在东京的话，其他地方大学的医学部都是很有希望的。”托大家的福，哲后来考上了东京农政大学的兽医学部……您不知道吗？东京农政大学的兽医专业可是非常好呢。

哲突然说他要结婚了，是在我丈夫去世四年之后。之前他也没跟我商量过，这个消息真的让我吃了一惊。向我汇报的时候，他和妻子当然是商量好了的，而且他妻子的父母也知道他们要结婚了。只有到我这里，变成了“先斩后奏”。

我问他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在联谊会上认识的一个女的。我听了之后受到的心理冲击太大，以至于卧床了好几天。因为，去那种联谊会的女的，大都是家里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吧？不过，父母完全不干预，说“结婚对象只要孩子自己喜欢就行”的这种家庭倒也有……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也不会强求孩子一定要用像以前那样的相亲模式找对象。找个靠谱的人帮忙介绍个女孩，见了面还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呢，何况是那种疯疯癫癫的活动上认识的姑娘了。那种活动可说不好会混进来什么样的人呢，关键是能看清楚对方的品性吗？

哲从小就刻苦学习，比别的孩子晚熟。我想着他在参加联谊会的时候，觉得对方还不错，就跟人家私订终身了吧？他的妻子——琴美的父母是个体户，经营便利店。听起来还算是个本本分分的家庭出来的姑娘，但是她的品性如何，我是预判不出来的……

因为，最近的年轻女孩啊，父母和学校老师都不管她们，教养缺失的现象很严重，没几个人洁身自好了吧。想想就让人觉得可悲。但是，我丈夫一死，我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我也没再多说什么，他们二人就这样结婚了。

以结婚为契机，哲辞去了动物医院的医生工作，自己在港区开了一

家私人动物诊所。

私人诊所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在医院上班能领到的工资实在是有些低……而且，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在动物医院上班吧？

主要问题是资金。因为结婚，哲的存款已经被用了很多。所以，开诊所的费用，我出了三百万日元，他妻子家里又出了一些。结果，这反倒成了后来矛盾的根源。女方的爸爸在他们家里很有话语权，说话也强硬。结果，琴美也开始变得高傲自大起来……作为婆婆的我说的话，她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本来我家里的房间也多，他们住在这里，把医院也开在附近的话，起码居住的成本就可以省下不少，而且诊所的房租也应该会很便宜。不过，琴美死活不同意和婆婆在一起住，哲也没办法，只好听她的。

在距离琴美父母家很近的地方，他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用来居住。琴美家里一直催哲快点开业，哲也说新家所在的港区对宠物医院的需求更大。我看，他的想法也是完全被琴美带着跑了……

没过多久，“田中关爱动物诊所”开始营业了。营业场所是在一栋五层楼建筑的一楼。他们租了一层的一半，以宠物猫狗为中心，每周六日诊疗，也接收宠物住院。兽医只有哲一个人，和以前在医院工作完全不同，诊所可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倒是不用像以前那样每天走那么多路了。

他妻子吗？琴美在最初的三四年，一直给哲当事务员和助手。又得顾家务，又要在诊所帮忙，她自己休息的时间几乎就没有了。小俊出生之后，她就不怎么去诊所帮忙了，而且她好像并不是很喜欢动物。

小俊是在他们结婚后的第四年出生的吧？嗯，应该是，我记得那年哲三十五岁……他们老是要不上孩子，我之前都替他们着急。

孩子出生之后，大家都很是高兴。我去医院看了他们母子二人。在病床前，我刚想把手伸向刚出生没多久的小俊，琴美就急得皱眉说道：

“婆婆，你别碰他。”

……你相信吗？

我也跟哲好好谈过，实话告诉你，小俊的爸爸到底是不是哲还说不好呢……没有，没有做过血液检查。如果问我有什么证据的话，我倒还真的有。别人的话不好说，但是她肯定是骗不过我的。

因为，琴美怀上小俊的时候，哲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诊所里，兼职的助手那几天没来，哲就睡在诊所里连着工作了好些天。但是那几天，琴美说她回娘家帮忙去了，没住在她和哲的家里。她说，回自己爸妈开的便利店帮忙，拿到的时薪要比在诊所帮忙更多。实际上，我连着好几天晚上给他们家打过电话，都是没人接听的状态……

哲吗？哲那孩子本性善良，从不怀疑他的妻子……

琴美在育儿上非常漫不经心，她经常把孩子往边上一扔就不管了。

孩子明明饿得直哭，她却说时间没到不能喂奶，而且她也不抱孩子。说是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孩子摔倒了她也从来不去扶。更有甚者，晚上她居然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小黑屋里睡觉……

然后，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回呛道：

“婆婆，现在可和您那个时代不一样。再说这些多余的话，您干脆就别上我家来了！”

她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真是见不得。

不光不让我说，连孙子她都不允许我抱。而且，她对小俊的“教育”似乎也热心过了头。小俊连说话都还不会呢，她就带着小俊去公园，上婴儿补习班，上什么律动课，来来回回在外面折腾……然后说什么在家里的时候让小俊随便玩就好了。除此之外，她还给小俊买了一堆特别贵的益智玩具，好像说是用来给他做头脑特训？

哲不怎么顾孩子，一心扑在诊所的工作上。琴美愿意花几个小时给小俊做断乳食，都不愿意给在工作的哲送些哪怕是寿司这样的吃食。哲喜欢吃的炖菜，她也从来不做……

当时，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跟她指出。

“丈夫和儿子，哪个对你更重要？”

她一脸平静地说：

“当然是儿子了。”

嗯，就像您说的。我也觉得她对孩子是保护得太过了。

哲是个很能忍的孩子，从来没对我抱怨过一句琴美的不是。家里的不开心，更让他把心力放在了诊所的事业上。

哲被亚矢名那样年轻纯真的姑娘吸引，也正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妻子，才会想去追求心灵的慰藉吧？

亚矢名小姐和哲认识的时候，还是个高中生，都立三羽高中的高三学生。三羽高中是都立高中里的名门呢。毕业后，她本来是要去成英大学的理工学部的，是个相当优秀的女孩子。她爸爸很久之前就去世了，听说是个医生。要是亚矢名能和琴美互换一下就好了……不，我说的是真心话。

哲和亚矢名相识的契机吗？我听说，亚矢名在路上偶然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病狗，正巧哲的动物诊所就在那附近，亚矢名抱着小狗走进了哲的诊所。

亚矢名的家离诊所走路也就十分钟左右，不过因为她家住的是高层公寓，应该不让养宠物吧？高中生的零花钱也很有限，她请求哲能不能把治疗费稍微算便宜一些。

哲听了亚矢名的话，很受感动。

“有遗弃自己养的小狗的人，就有像你这样关心被遗弃的小狗的人。连身为高中生的你都在为保护动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个做兽医的，怎么可能还会在这种情况下向你要治疗费呢？”

哲好像是这样回答的。

从那以后，为了看小狗的恢复情况，亚矢名每天都会去哲的诊所。

熟悉了之后，她还帮着照顾其他的动物，简直就像是哲的助手一样。按哲的话来说，亚矢名是个“能读懂动物内心”的小姑娘……

说实话，琴美不在诊所帮忙之后，哲也招过几位兼职的女助手。但是，动物诊所的市场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诊所的经营状况很是让人担心。如果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雇兼职助手的话，就会入不敷出了。而且，动物也没办法加入健康保险，为了小猫小狗一下子能花几万日元的养主，也只是很少一部分。

所以，哲为了降低成本，在晚上或者是白天比较闲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干。亚矢名能来帮忙照顾，真的是帮了哲的大忙了。因为，即使小狗的病治好了，亚矢名也没办法把它带回家去，她对哲特别感激……

那样的状态持续久了，两个年轻人之间萌生出爱情，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吧？

哲在遇见亚矢名之后，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女性对他的温柔。他绝对不是抱着玩的心态的。哲打算找琴美好好谈谈，把他们之间的事情说清楚。将来等亚矢名长大了，哲想和她结婚。

哲和亚矢名是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他们之间的爱也是纯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不论外面的人怎么说，我始终会站在他们那一边。

哲说想先等着亚矢名高中毕业，然后再把一切告诉琴美。亚矢名说她还没有告诉妈妈，甚至连关系最好的朋友，她都没有说。每次来诊所的时候，她都是对妈妈说打工或者是社团活动的时间延长了……

自己的女儿才上高中，却在跟有家室的男性谈恋爱，不管对方再怎么保证将来会结婚，当妈妈的一定会非常担心的吧？就拿我来说吧，哲平时很忙，我三个月能见到他一面都已经算是好的了，所以，我当时其实是不知道他和亚矢名的关系的。

那件令人无法忘记的事发生在前年一月。琴美发觉了亚矢名的存

在。不论想多少次，我都替他们觉得可惜。

被发现的原因吗？我虽然不知道，不过这应该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脑子不好使的女人，鼻子可灵得很呢。

据哲说，他和亚矢名两个人的行动很谨慎。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哲毫无疑问会被说成是“出轨”。亚矢名拿到了指定校的推荐资格，要是让学校知道他和哲在搞对象，可就糟了。想着有可能会被琴美查通话记录，他们二人不打电话，也不发邮件，而且也没有一起在外面走过……

联络方法吗？亚矢名好像拿着诊所的钥匙吧。紧挨着门口的那面墙上的画框背面，是他们秘密的“通信基地”。他们会把写的信和便签夹在那里。如果是信的话，读过之后会马上销毁，不留下任何痕迹。

平时那样做是没事，可是，赶上年末年初这样的全国假日，诊所也会休业。这样一来，二人就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诊所见面了。虽然休业只有短短的六天，但是，让处于热恋中的两个人六天不能联系，换作是谁都会忍不住的……

除了亚矢名捡来的那只小狗，还有一些猫也被养在诊所里。所以说，休诊日也不是不能找出理由去诊所的。但是，一天之内去好几次，琴美当然会起疑心。

那是在一月二日，哲在家里吃了晚饭之后，就去了诊所。

那天，哲、琴美和小俊，陪着琴美的父母一起去参加新年的首次神社参拜。在附近吃完午饭，琴美说她要去百货商场买福袋……下午开始，哲和小俊就一直待在家里。

前一天元旦的时候，哲一家三口就已经去了一趟神社，晚饭也是一起吃的。回家的时候，哲顺路回了一趟诊所，那时的琴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

二号那天，路上没什么人，街上的店也都没有开门营业，附近当然也是一片寂静。推开诊所的门之后，听不到平时那种小狗的欢快叫声了。哲说他在那一瞬间，就知道一定是有突发状况了。

哲马上向诊所的深处跑去。亚矢名捡来的那只小狗，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秋田犬。它本来应该是关在笼子里的，结果，哲看到的是它倒在了地板上。而且，它的头被割了下来。

从小狗的头的根部，溢出一摊血。即便是早已习惯了外科手术的哲，也无法正视这种惨状……而且还不止这样，在狗头附近的地板上，还有用血写下的字。定睛一看，发现是用片假名写的“亚”“矢”“名”三个字。

即便是这样，哲还是表现得很冷静。他先是去确认了关在其他笼子里的动物，发现猫安好无损之后，他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之后，他又去仔细观察了那只死去的狗的状态。

他发现，那只狗像是死了之后才被人割掉脑袋的。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割掉头的话，血迹绝不会是凝固成了一大片而已，应该会飞溅得到处都是。

作案工具，应该是诊所里的手术刀。一把沾满血迹的手术刀就掉落在地上。通过伤口的大小，哲判断出使用的一定不是菜刀或者水果刀。而且，手术刀比起那些更加锋利……琴美以前当过哲的助理，也和他一起给动物做过手术。对她来说，使用手术刀并不困难。

死因吗？哲一眼就看出来是“药物”致死。在动物医院里，为了让患有末期疾病的动物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使用安乐死的情况也是有的。哲查了一下，发现诊所里的药品果然有被人动过的迹象。

是的，哲后来马上就报了警。不过，他又把所有房间查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被偷或者是被翻乱。如果只是因为狗在叫，就残忍地把它的头割掉的话，这种手法也不像是小偷会用的。而且，小偷也不会在地面上留下血字吧？

说到底，这起事件受害的虽然是小狗，但是目的很明显是报复亚矢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多想了。犯人除了琴美，不可能再会是别人了。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气得肝疼。

哲回家后质问琴美，没想到琴美痛快地承认了。

“你好歹也是个兽医的妻子吧！怎么能把一个无辜的动物的头割下来啊？！”

哲非常生气。琴美哪里会有哭着乞求他宽恕的意思啊，她直接就向哲“开炮”了：

“谁管你喊什么救助动物，那我问你，把那个女人的头割下来代替那个狗头，你觉得好不好？兽医又怎么了啊？什么兽医不兽医的，大街上每天都有那么多流浪狗，也没见你们兽医去救过。你倒是去救啊！就你有爱心！”

琴美大声喊叫完之后，哲一时接不上话来。

继续和做出过这等残忍之事的女人一起生活，哲认为是不可能的了。哲打算低个头，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然后二人就此离婚。但是，离婚哪里会有那么容易？琴美才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女人。

不知道是为了刁难哲，还是想要敲诈一笔高额精神损失费，琴美断然拒绝了哲的离婚请求。琴美在狠狠地骂了哲之后，又装模作样地说什么“爱他”“不想离开他”，还哭给他看……

夫妻二人僵持不下，最后，两家父母决定坐在一起商量。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把别人寄放在诊所里的狗杀掉，就已经是很明显的犯罪行为了吧？没管教好自己的女儿，琴美父母替她说上一声“对不起”，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但是，谁知道她爸一开口就是：

“把妻子和儿子伤得这么深，你打算怎么赔偿？”

哲被她爸爸逼问，嘴一直张着，看起来像是想说什么。

我因为实在是太生气了，就接话道：

“您说我儿子伤了他妻子和孩子，您觉得他那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呢？

“既然双方父母都在，我就把话说得明白一点。琴美小姐对于我们田中家来说，绝对不是满意的儿媳妇。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她跟哲结婚。把琴美的过错放在一边，一个劲儿地指责哲，这叫什么道理？”

我一吐为快，把想说的都说了出来。

我说完之后，她们家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

“妈，你怎么能说这么失礼的话呢！”

没想到，哲突然开口了。

琴美紧接着就说：

“是，可能我之前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因为我爱哲啊！我现在也很爱他！我绝对不同意离婚。哲只要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我对过去的事情就概不追究。”

她通过献媚企图给自己加些印象分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

“断绝一切联系？你说得倒是简单。对方又不是阿猫阿狗，是正经人家的大小姐，现在还在上高中。她跟哲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她才是哲要负责的对象吧？

“还有，砍掉北川小姐寄放在诊所的小狗脑袋的人，到底是谁啊？要是小狗主人去报了警的话，杀死小狗的这个人又打算怎么应对？”

我想尽量牵制住她，才这样说的。可是，紧接着，她爸爸发话了。

“你可说得不对，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边倒也可以有应对的措施。我去问过我的一个律师朋友，他说杀死别人饲养的狗的行为，只是构成了刑法上的‘器物损坏罪’。

“因为狗不是人，所以杀狗行为和杀人罪以及伤害罪没有关系。总之，刑法是把狗看作物品的。虽然杀狗的行为也是犯罪，但是这次的案件，把狗的头砍掉一事先暂且不说，把狗杀死的人不一定就是琴美吧？狗也有可能是得了什么病死的吧？毕竟狗火化之前又不用解剖……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就是，哲作为兽医，暂且不论他是否会成为

检方的证人，即使琴美被起诉以后，警方也是无法确定死因的。而且无论如何，哲也不会想让琴美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吧？毕竟她还是小俊的妈妈，要是她去了拘留所的话，以后别人对孩子的评价也会不好吧？伤了一只死狗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还有，那个姑娘是不是大小姐我不知道，但是，她今后的不确定性也很大吧？比起哲来，她以后说不定会更厉害呢。

“律师告诉我，虽然那个姑娘还是未成年人，但是十八岁的高三学生和十四五岁的小女孩是很不一样的，十八岁已经是能充分辨别善恶是非的年龄了。根据情况不同，以对方出轨为理由，她是可以向男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日本的法律规定，妻子对于丈夫的出轨对象，也是有权利要求其损害赔偿的。到时候，那个姑娘向哲问责，我们也会向她要求赔偿。除此之外，哲是没有权利请求任何一方赔偿的。”

看着琴美父亲滔滔不绝的样子，我才知道他们是做足了准备来的。

而且，他还有要说的。

“那个姓北川的姑娘家里，我特地调查过。她是单亲家庭，生活富裕，有不少关于他们的流言。她妈妈的名声不是很好，家里的孩子也有问题，正常去学校上学的只有那个姑娘。她哥哥和妹妹好像是有精神病，不去上学也不去工作，只是待在家里。

“那个姑娘学习成绩好，交往过的男性可不止哲一个人。而且，听说她平时还在做着那种不可告人的兼职工作呢……

“基本上，那些看着清纯的高中女生，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看看到我们便利店里来的那些女学生，你就能明白了。哲一定是被骗了。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我之后可以把调查结果告诉哲。田中妈妈，你就算了，我怕你听了之后会晕倒。

“第一，那个姑娘不是被推荐去的成英大学吗？如果平时成绩不是特别好，是不可能被推荐到那里去的。但是，推荐校那边也是要看学生品行的吧？包括这次的事情，如果她以前的那些事都被翻出来的话，学

校一定会感到很困扰吧，推荐也会被取消的吧。如果那个姑娘不傻的话，她肯定不希望把这次的事情闹大。”

真不愧是做生意的人，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

要是像我现在这样的话，岁数和经验在这里摆着，被骗的可能性会小很多。但是，哲一直是一个一心扑在学业上，不了解人情世故的孩子。听了琴美父亲的话，他的脸色变得铁青。我后来问哲，他才说，比起其他任何事情，他最担心亚矢名的大学推荐会被取消……琴美父亲可真是会抓人的弱点啊。

看到恫吓似乎起了效果，琴美父亲那边气势更加凶了。

“我再对哲说一遍，琴美是想和你重归于好的。小俊也还小，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希望你们离婚。只要你果断和那个姑娘分开，我们就当之前的事情都没发生，还是会帮助你和琴美。

“要是因为一两次外遇夫妻就离婚的话，那日本的夫妇就剩不下几对了吧。喂，是吧？田中妈妈！”

琴美父亲向我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不知道察觉到了没有，他又接着乘胜追击了。

“但是，如果哲无论如何都想和琴美离婚的话，也别怪我们做得绝。哲是在把琴美当傻子看的吧？琴美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到呢？琴美手上可是握着打赢官司的证据，要是你们想打的话，我现在就把那些资料复印一份寄去学校，怎么样？”

他这根本就不是坐下来商量的态度，完全是把我们放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了。

哲还年轻，不敢在岳父面前造次。他就像腌好的绿叶菜一样，整个人都蔫儿了……不知道这种说法现在还有没有人用。哲彻底意志消沉了，早早地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一定不要对亚矢名和她的家人做出有负面影响的行为”，就成了哲

对琴美家唯一的“请求”。

对了，这次谈话，是在两年前的二月发生的。

在那之后，我虽然不知道哲对亚矢名说了什么。但是，哲像个男人一样，没有找任何借口，直接恳求亚矢名与他分手。

虽然哲对亚矢名的感情丝毫没有变，但是他只能做出这种选择……

亚矢名强忍泪水，默默地听完了哲说的话。

然后，对哲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就这样把我抛弃了。”

仅此而已……

“还不如狠狠地骂我一顿让她解解气，我还能更好受一些。”哲后来这样对我说。

发现小狗尸体的时候，因为杀害方式实在是过于残忍了，哲想着还是不要让亚矢名看见比较好，就想早早地处理掉尸体。

但是，就在哲刚擦完地板上的血迹，准备把小狗尸体放进纸箱的那一瞬间，诊所的门突然开了。知道是亚矢名进来的时候，哲说他再想隐藏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说是哲的运气不好。亚矢名在诊所休业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去看小狗。那天晚上，她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从家里溜出来了。

看到眼前的惨状，亚矢名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她说：

“是夫人干的吧？”

她面无表情地问哲。

“我不知道……但是，估计是吧。”

“她简直就是个鬼畜！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是我疏忽大意了。”

那之后他们就没再对话了。

二人默不作声，把小狗的尸体收进纸箱，擦净了地板上残留的血

迹。要换作是我的话，肯定会惊慌失措。亚矢名真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啊……她肯定是把巨大的悲伤藏在了自己的心里，不让别人看到一滴眼泪。哲也很佩服她。

想着小狗的尸体不能就那样放在诊所，哲联系了熟人，把小狗送去火化了。小狗的死因无从查证，没想到后来竟然被琴美家拿来利用。现在想来，连我都觉得十分后悔。

但是，以小狗事件为契机，因为有离婚的念头而对琴美抱有的那一丝内疚之情，也在哲的心里消失得一干二净，毕竟，琴美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和琴美这样的鬼畜女人生活，哲觉得即使是一天都太长了。亚矢名也认为，只有相信她和哲彼此的牵绊因此更加深了，她才能从小狗死去的悲伤中跨越出来。

为了保护亚矢名的名誉和推荐入学资格，哲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不知道事情缘由的亚矢名如果以为是哲变心了，那么她的内心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我是想象不出来的。

亚矢名去世，是在三月底的时候。本来，四月初她就要去上大学了……

和亚矢名分开后，哲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想要忘记以前的事情。

哲是个老实得过了头的孩子。和琴美父亲约定好之后，他真的就没再见过亚矢名一面。哲的家离诊所的距离，步行大概也就六七分钟。亚矢名的家虽然在诊所的反方向，但是肯定是在那附近吧？即便是这样，哲还是遵守诺言，没有接近过北川家住的那栋公寓。

琴美吗？那件事之后，她倒也吃到了苦头。比起以前，她做家务更加积极了，也开始去诊所给哲帮忙了。在不知道内情的人看来，他们夫妇就像是“夫唱妇随”，关系好着呢。

在这种情况下，哲不知道亚矢名已经死了。和哲交往的事情，亚矢名也对学校的朋友保密，所以也没有人来通知哲。

哲收到亚矢名寄来的信，是在他们分手之后大约过了半年的八月。啊，不是的，亚矢名去世是在三月，那封信是她生前写的。从内容上来看，简直就像是给哲的遗书。

具体写了什么内容？哲从来没对我说过。他真是太可怜了，没有跟任何人倾诉，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默默忍受着痛苦和煎熬。

啊，那封信吗？那封信在哲去世时穿的外套的胸前口袋里。哲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把“亚矢名”放在了心上。

信的原件，嗯，在我这里……

那，您稍等一下可以吗？我这就去取。

如果读了这封信，多少能够理解我们母子遗憾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也觉得很欣慰了。毕竟，这些年来，即使我想表达对死去的他们的念想，也没有人愿意听。

亲爱的哲：

在失去你的世界里，我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我决定了，带着我肚子里的我们的孩子，两个人一起去到那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世界。

到现在都没有跟你讲过，真的很抱歉，请你原谅我。

但是，既然做出了选择，我希望你从此别再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我把这封信交给值得信赖的人，到了我们初次相遇的八月十四日那天，你就会收到的。

我们一起幸福下去的约定虽然没能实现，但是，请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不想说再见。

我会在那个世界一直等你。

亚矢名

这大概就是亚矢名的遗书吧。

怀了哲的孩子，她还那么年轻……想着就让人心痛啊。

收到这封信之后，哲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要是哲知道亚矢名怀孕了的话，肯定会为了亚矢名和孩子做些什么的吧。

那个信封里也有亚矢名去世的证明材料，好像是记载着北川亚矢名死亡时间的户籍信息的复印件。行政机关开具的证明书也被折好放进了信封里，连同信一起，寄给了哲。

没有，我没有找到信封。应该是被哲处理掉了吧。

哲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孩子。看到那封信之后，他肯定是会下定决心追着亚矢名去那个世界的。如果他找我商量的话，我一定会设法阻止他去寻死的。即使不找我谈，可为什么，为什么都没有对我留下一句话，就那么走了……

对不起，我有些激动，在您面前失礼了。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我的心情就没办法平复下来。

亚矢名是怎么死的吗？我不知道，也没有想着去查过。

事到如今，我就算知道当时的情况，也无济于事了。我相信，哲和亚矢名还有他们的孩子，正在那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

哲是在从八月十七日到八月十八日的深夜时间去世的。

十七日，哲在结束了下午的诊疗之后，回到家里吃了晚饭洗了澡。那之后的晚上十点，他又回到了诊所。琴美说，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不过，要是琴美能看出哲的异常的话，从一开始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诊所从上午十点开始营业。十八日的早上，事务员兼助手的杉下小姐出勤的时候，发现哲已经变得全身冰冷。她判断哲是服用氰化钾自杀的。

万幸的是，发现遗体的杉下小姐立刻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和警察。要是让琴美的爸爸比警察先到了的话，不仅是亚矢名的遗书，哲的遗书估

计都要一并葬身于黑暗之中了。

据杉下说，哲在诊所最里面的房间的桌子前，像是从椅子上滑落下来一样，倒在了地板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痛苦。因为桌子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和一个茶色的小瓶子，杉下立刻判断出哲是死于自杀的。

警察询问的时候，杉下说哲平时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自杀的征兆，但是感觉他的家庭生活好像并不是那么顺利。看来，不管是如何遮掩，还是骗不过别人的眼睛啊。

急救人员赶来的时候，说哲已经过了“死后经过时间”，就没有把遗体送到医院去。之后赶来的警察，在琴美在场的同时检查了案发现场，发现了放在桌子抽屉里的哲的遗书。

能够快速得出哲是服用氰化钾自杀的结论，除了法医勘验和鉴定结果之外，哲的遗书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但是能看出来哲还是和往常一样直率……如果把它和亚矢名的信一起读的话，就能沉痛体会到他追随亚矢名而去的那种悲伤。

哲的遗书，看，这就是。我把它和亚矢名的遗书放在了一起。

亚矢名，对不起。

请原谅我。

哲

只有这几句。

但是，这确实是哲写的。他这个孩子的字很有特点，我肯定是不会看错的。

他没有留下给我和他妻子的遗书。琴美看起来很不满，但是这个时候的哲，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对亚矢名赎罪，也无暇顾及其他人了。我也没有要怨恨哲的意思。

啊，这张纸吗？这是放在他桌子上的便笺纸。在喝下毒咖啡之前，他肯定是用放在桌子上的那支圆珠笔，飞快地写下了这些话。

咖啡是普通的袋装速溶咖啡，他用烧开的热水冲泡的。想起来就觉得可怜，哲总是自己一个人喝咖啡。

是的，我把知道的都告诉警察了。毕竟亚矢名和哲都已经去世，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哲会有氰化钾这种剧毒的东西呢？

刑警对我说，因为网络技术的发达，现在可是连违禁药品也能轻松搞到的时代了……哲的牙医朋友好像有人认识制药公司的人，说不定他是从朋友那里得到氰化钾的吧。

哲去世之后，“田中关爱动物诊所”也就立刻停业了。

琴美想要尽可能地减少开销，随即打电话辞去了所有的打工人员……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诊所的设备吗？我平时没有参与诊所的运营，不知道里面具体有哪些设备。不管是医疗器具还是别的用品，买的时候都非常贵，一旦成了二手的，就卖不上什么价钱了。所以，从租的那个公寓楼里搬走的时候，全部当作垃圾给处理掉了。

保险金不到五千万日元，归继承人琴美和小俊全额所有。至于人身保险，我以前就是卖保险的啊，所以，肯定给他买了……嗯，是的，已经交了好多年了。不过自杀的话，就跟人身保险金没什么关系了。

先不管人身保险金的事，最让我忍不了的是，琴美他们家非难我，说得好像就跟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

出席哲的葬礼的人有很多。哲是自杀的，所以告别仪式之后，外人没有被允许去火葬场。除了琴美和小俊，只有我和琴美的父母三个人去了。车从葬礼现场开走之后，她们家的人一个个都拉着个脸……对我非

常冷淡。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女儿逼死了哲一事，琴美妈妈装得像是一点都不知道一样。

在哲要被火化的那一瞬间，琴美妈妈开口了。

“都这么大的人了，道理也懂得不少，自杀什么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呢。死的人，是什么都不用管了。不过，但凡他死之前站在自己妻子的立场上想一想的话，丈夫追着别的女人殉情了，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啊！

“可怜我们琴美，在这么尴尬的年纪成了寡妇，而且还带着个小累赘，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嫁的啊！你说说，你家要怎么负责吧！”

不仅流着假眼泪给我看，还把情绪调动到了极致，越说越激动。

完全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受害者，至于小俊，则还被她看成是个麻烦了。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是，哲是追别的女人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吗？家里有一个能残暴地把小狗的头给割下来的老婆在，不论是哪个男人都会跑的吧！

“丈夫的遗体还没化成灰，就在这里说什么改嫁不改嫁的，你们是用脚在想问题的吧？这种卑劣的想法是能用人的脑袋想出来的？”

我回得他们哑口无言。

尽管被他们恶狠狠地瞪着，我想着反正今后也不用再和他们扯上关系了，就痛快地补了那几句话。

我也是那种有什么话就直说的人。动物诊所开业的时候他们家出过钱，平时也有帮忙打理，所以他们就总觉得自己对哲有天大的恩情……现在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把恩情当作威胁哲的人质而已。

从那以后，我一直一个人生活。

每天都很寂寞，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说起哲的事情。

卖保险的工作我现在也有在做，能闲聊拉家常的人也不少。但是，

这种私事也不方便跟客户讲吧？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今天一吐为快，真是觉得心里面轻松了不少。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您随时再来。

啊，是要复印吗？哲和亚矢名的遗书，对您有用？

原来是这样啊……确实，对于亚矢名的家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啊……

我知道了。那先借给您。但是，复印好了之后，一定要马上还给我啊。

这附近能复印的地方，果然还是便利店。便利店的话，车站附近倒是有几家。还有，从我家门口出去之后，向着车站的反方向走，在第一个拐角处向右转，走到第二个红绿灯那里，就能看到便利店了。哪个更近一些呢？我也说不好。

那，我在这里等您，您出门注意安全。

啊，下雨了啊？

哦，好像雨也没下太大，那您注意脚下啊！

公司职员　多田野吉弘

什么？找我有什么事？

哦，榊原先生，你是侦探啊……难道是隔壁北川家的事？那两个人，果然还是下落不明啊。

他们是开车冲进海里了吧？遗体又没有被打捞上来，应该还活着的吧？

嗯，事故发生后警察是来过这里，保险公司的人也来找过我，我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儿，好像脑子还有点问题，问她什么都不说。但是，就算来找我，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平时他们家的样子？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一家搬来这里也就半年左右，我没去过他们家，也没跟他们打过交道。

不，我是单身。不过，我倒是有个老母亲，她今年已经快八十岁了，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平时基本上不出门。我也是白天上班，晚上才回来。

我的工作？我在沼井崎市的物流公司工作，公司叫“圆山仓库株式会社”。唉，说了你也没听过。我还有四年就要退休了。

啊，我收下这个真的好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太谢谢您了……不过，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报能提供给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当然完全没问题啊。那，请进吧。我让我妈准备一下茶水。

我隔壁的那栋别墅，以前住的是东京某个公司的社长。在我还是个小鬼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别墅特别新，他们一家人也经常过来玩。

当然，人家社长家人来玩的时候，也不可能和我有什么交集。有一

对夫妇负责管理那栋别墅，他们住在里面，平时打扫什么的都归他们来做。

以前这一带有好多别墅，因为离东京近，所以非常受欢迎。这里冬暖夏凉，面朝大海，背靠深山。那个年代，好像还不让去海外旅行吧[1]？有钱人基本上都买别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来着？他们来的次数慢慢变少了，最后好像就一年才来一次了吧？时代变化了啊，比别墅有意思的东西多了去了。

在那期间，前任社长好像去世了。他们家里的人因为遗产继承的问题闹不和，那栋别墅也就一直被扔在那里没人管了。要是早点儿把它卖了也挺好的吧。不知道他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啊。后来听说有不动产公司在卖这栋别墅，之后北川一家子就搬来了。那是前年四月的事情吧。

以前那栋别墅的房子和院子都特别气派，可是后来长时间没人打理，就成了现在这破败模样了。

我是想过去收拾，不过没想到他们一家人就这样搬来了，我也吓了一大跳。最近的有钱人真的是很奇怪啊。

我家虽然就在隔壁，但是也隔了片树林，而且又是这么破烂的房子，不用想也知道，他们搬来之后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正巧那天我不上班，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从旁边看了一眼，发现隔壁院子里有好多行李。

随着搬家公司的车一起，开着一辆白色小货车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带着看起来岁数不大的儿子和女儿各一人。我后来听说，她儿子和女儿的脑子都有问题。不过，我在远处看的时候，觉得那两个孩子也挺正常的啊，穿得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个女的指挥搬家公司的人又是干这又是干那的，她打扮得很花哨，穿的衣服看起来也很贵，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不过跟我家又没什么关系，我也就没去搭话了。

但是，那天晚上都很晚了，我家的狗就在院子里叫个不停。我家这

条是柴犬，平时不会叫得这么凶。

果然是有人来了，它才兴奋成这样的吧？但是当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去看了下隔壁。他们家还亮着灯，窗帘是拉着的，看不见里面，但应该还没睡的吧。后来我才知道，那家人平时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感觉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人家吧。

后来又过了两三天，这次轮到隔壁的狗叫唤了。我想着他们应该是为了防盗才养狗的吧，就去看了一眼他们的那条狗。

隔着栅栏，我看到院子里有一只德国牧羊犬。北川妈妈站在它的边上。

“我是住在隔壁的多田野……你们养了条不错的狗呢。”

我主动向她搭话后，她只回了我一句：

“我是北川。”

她那嵌在时髦眼镜里的双眼，正死死地盯着我呢，丝毫感觉不到她的任何善意。离近了看，我发现她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妆也画得特别浓。

“之前看你们搬家，我还想着过来搭把手呢……你们家孩子看起来不小了啊，还在上学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说完之后，她看起来特别不高兴。

“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养病，请不要管别人家的事情！”

她气势汹汹的样子，比德国牧羊犬叫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狗看起来很想要人逗它玩，但是北川妈妈发火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就赶紧逃走了。

那次之后，即使偶然在路上碰到，我们也都装作互不认识。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她，她打扮得都很花里胡哨，看起来挺轻浮的。我估计她干的是那种每天玩玩就把钱给挣了的工作。从一开始，她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吧。

那个生病的女儿，我之后也一直没见过。至于她的儿子，我倒是在天快黑了的时候见过他带狗出来遛过弯。应该是为了避人耳目吧，每次看他都是把帽子扣得很深，还戴着大墨镜，看起来像是有二十多岁了。我很好奇他平时到底在干些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妈妈在附近的商店买过东西。

啊，想起来了，我有一次进到过他们的院子里。

那是他们搬来这里又过了两三周之后的事情吧？有一个本来是他们家签收的包裹，按了好多次门铃，他们家里没有人答应，邮递员就把包裹寄放到我这里来了。我觉得他们家里不应该没人啊。即使她不在家，她的儿子和女儿也应该在家里。我记得是一箱水果吧？这么大一箱水果，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又扛着给他们送了过去。

我按了门铃之后，北川妈妈出来了。她先是瞪着我，知道我拿着他们家的箱子，就把门打开了。我说“箱子有点儿重，我帮你们搬到屋子门口吧”，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声“那就拜托了”。

我刚把脚踏进院子里，那只德国牧羊犬就扑了过来。我虽然喜欢狗，但是当时两只手正抱着纸箱，一只大型犬就这样扑过来，我是真的招架不住。院子里灌木丛生，我不由得一个踉跄。结果，毛衣的左袖挂在了树枝上，弄了半天也出不来。

想要把箱子放下，但是小树枝太多，我根本动弹不得。狗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那边叫个不停。我是出于好心帮她拿进来的，她明明可以过来帮我一下啊。但是，那个女人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喊她帮我拿个能剪断树枝的东西过来，她这才在院子里跑了几步，拿着看起来像是厨房剪刀的一样东西。只要是个能剪的工具就行，谁知道她拿来的竟是一个非常难用的剪子，连手指头都塞不进去。

我想，她家里有个这么大的院子，总会有把园艺用的剪刀吧。但是仔细一看，院子里的草和树都是胡乱长着的。明明有三个大活人在，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打理院子，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啊。

即使是这样，我最后还是把纸箱子放在了她家屋子的门口。她却连个鞠躬都没有，只是张嘴说了一声“辛苦了”，就把我赶走了。我出去之后，她“咣”的一声，用力地把院门关上了。这完全是把我当成可疑的人了啊。我也不是希望他们给我什么谢礼，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不是都会打开箱子，拿出一两样东西给对方的吗？

我在放下箱子的时候，碰巧往门里瞥了一眼。只见还没有打开的搬家用的纸箱子，堆满了整个走廊，像座小山一样，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样子。他们是真的打算在这里住下吗？我觉得很可疑。

我妈妈从邮递员那里听说，北川家还给邮局打了投诉电话，说：“我本人不在家，你们就把我的东西交到隔壁人家去，是什么意思？”她把邮局的工作人员狠狠地数落了一顿。那个邮递员明明是个很好的人。唉，真是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女人。

嗯，隔壁每天晚上都有车出去，是真的。因为要上国道的话，必须从我家前面的这条马路经过。他们开的车就是搬家那天开过来的白色小货车。开车的人吗？我每次都是看到北川妈妈在开的。副驾驶位子上坐的好像是她的儿子。因为虽然离得远，我还是能看到他戴着帽子和墨镜，每次他都是这个打扮出门的。至于她的女儿……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我一次都没看到过她儿子开车。保险公司的人也问我来着，难道有传言说是她儿子在开车吗？

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可能真的有什么事情吧。我才不关心他们去什么地方呢。所以，听说他们从西沼井港的码头开车掉进海里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他们为什么大晚上的要去那种地方啊？那里什么都没有啊。

我也被问过“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自杀”。我只是碰巧住在他们隔壁，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啊？他们那么有钱，又有的玩，寻死的理由一定不简单吧？

嗯，那只狗是死了。我感觉那个女人应该很讨厌狗吧。每次从他们家门前路过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地往里面看一眼。大约是事故发生的四五天之前吧，那只狗就不见了踪影。我果然还是挺在意它的……

我最后看见那只狗的时候，它精神头还挺好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它才死了的啊？这附近再也没有养德国牧羊犬的人家了。真是可惜啊，那么好的一条狗。

不，那个女人才不是见自己养的狗死了会伤心的人。

什么，她儿子吗？她儿子倒是总出来遛狗，看起来很是疼爱那只狗。但是，狗死了之后自己也去寻死的人，应该没有吧。

比起这个，她儿子从以前开始就有抑郁症吧？“家里蹲”那么多年，带狗出来散步的时候，也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看起来整个人都很阴暗，让人不敢接近。

事故发生之后，我没有见过他们母子二人。这是当然的吧！保险公司的人也问我来着。要是看见他们了，我肯定早就去报警了啊。

但是啊……不对，果然是哪里有问题吧。不，不是，什么事都没有。有可能是我看错了……

真是讨厌啊，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半夜两点刚过，我正好醒来去上厕所。突然，我听到我家的小狗叫了起来。我从厕所的窗户看了一眼外面，发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的身影，从我家前面的路穿过，向着北川家的方向去了。我看到的只有这些。

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个男的？虽然晚上的街灯很暗，但是那个人的帽子和衣服都是男士款型。而且，这个地方白天就不怎么有人会来，到了晚上，怎么可能会有个女的一人骑自行车过来呢？而且三更半夜的，还戴着墨镜……

不是，是因为那个。确实，我当时也觉得半夜看到的那个人是隔壁家的儿子。但是，不是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了吗？他和他妈妈一起掉进海里淹死了。而且，我也没见过他平时骑过自行车，所以我才觉得自己是

不是看走眼了。

啊？我家院子里的山地自行车？你说什么呢！那个是我的。我自己买的……

什么时候买的？已经买了好多年了。在哪买的？我实在是不记得了。

你这个混蛋！来见我之前，你就偷偷调查过我家院子了吧？

那辆自行车是前年九月发售的车型吧？隔壁他们家买的正好就是这款吗？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这种事情！比起这个，你小子非法入侵我家，就不怕我去告你吗？！

“想去告的话就去试试吧”……哼！说得好像你是警察一样。啊……莫非……榊原先生，你真的是刑警？

啊，您以前当过刑警？真的假的？

哎哟，您可饶了我吧，我真的没有恶意。我是觉得既然他们已经不要了，扔了又怪可惜的，就……真是对不起！

我全都招！我把知道的都告诉您！真的，您放过我吧！拜托您了，榊原先生！

那辆山地自行车，是被扔在隔壁院子里的。

不，我说的是真的！真没骗您！事故发生之后，隔壁就只有北川女儿一个人住在那里了。那个女孩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好像是脑子有问题。市政府的人说，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里不管，就带着她去收养中心了。

而且，隔壁的院子在被拆掉之前，一直是大门紧闭的，没有人进去过。我看那辆山地车在外面被雨淋得都有些生锈了，觉得实在太浪费了。于是，我翻进了隔壁院子，把自行车搬到我这边来了……当然，我之后是想再还回去的。

嗯，真的是不好意思，我居然干了这种事情。

榊原先生，真的是这样的！拜托您了！您就当作没看见吧！

那个女孩被带去收养所之后，我觉得她应该不会再回来了。那天，我突然想进去看看，就拉开大门进去了。不，我可没有那里的钥匙。那个大门的锁，几十年都没换过，很轻松地就能打开了。

不，不是的！我怎么可能有盗窃的前科呢……真的没有。

要是您觉得我是在撒谎的话，榊原先生，您以前是刑警吧？查查我就知道了啊。

进到院子里之后，就和榊原先生您说的一样。那辆山地车被放在屋外的走廊。车子是“奇比”牌的，这个牌子很高级，最便宜的款型也得要三万日元。那辆车看起来跟新的没什么两样，就这样把它闲置在那里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把它搬回去自己用了……

真是，我都讨厌我自己，您就饶了我吧。

上一次我送箱子过去的时候，室内堆放着很多还没开封的纸箱。这次来的时候，全都被拿走得干干净净了。不知道市政府的人是不是来收拾过，房子里面被收拾得很干净。

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和管理别墅的老奶奶关系很好。社长一家不在的时候，她让我进去过好几次。所以，那房子里面的布局我清楚得很。

进到别墅内部，一个很大的西式会客室和一间书斋首先映入眼帘。除此之外，还有六间和式房间。往里走是厨房、洗澡间和卫生间。卫生间有两个。厨房里面，放着像是美国人才会用的那种特别大的冷柜和冰箱各一台。他们果然是很有钱啊。其他的房间里，也都放着很大的家具和电器。总之，那里面的物品是真多啊。

但是啊，宝石、银行卡还有重要的文件，应该是他们粗心大意了吧，看起来像是被谁拿走了一样。我拉开衣柜和桌子的抽屉的时候，里面都是空的。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

不是，榊原先生，我说的是真的！都说到这种地步了，我再撒谎还

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家具我就是想拿，我家里也没有地方放了啊。再说，那么多女人的衣服，我拿了也用不上。实在是没辙，我就只拿了衣柜里她儿子的那件皮夹克，然后就回去了……真是抱歉。

啊？您想看看那件衣服？好，那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就是这件。这件衣服看起来做工和料子都挺好的，但是拿回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穿不下，就一直扔在衣柜里了。要是您喜欢，哦不，有用的话，您就拿去吧。这样我也能心里敞亮一些。这件衣服，要买的话，应该很贵吧？

哇，这衣服的内侧居然还有口袋啊，还是带拉链的。啊，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个信封。里面是……什么嘛，就是一张卡片而已。

我最喜欢的哥哥：

祝你生日快乐！

由纪名

瞧，就是一张卡片而已，我本来还以为会是钞票呢。

您看，下面还画着个什么东西，虽然画得挺烂的吧。一个女孩用右手拉着弓，向着站在她左边的男孩衣服上的心形图案，射出了一支箭。这画的是什么啊，真恶心！还用平假名写着什么“岳母由纪名”……

这种东西，还一直放在口袋里。那小子，果然不是什么老实人啊。

嗯，我不介意的。这件衣服你拿走吧，作为对等的条件，你别叫警察过来就行。

那，自行车我就先收着了。你可要记清楚啊，这可是你答应我的。

但是啊，榊原先生，我多说一句。隔壁的他们家，好像是真的打算把所有东西都扔了。

事故发生后过了一段时间，不动产公司的人就过来了。那一伙儿人

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然后就把房子给拆了。看来他们是想卖那块空地吧。比起一个老旧的房子，他们是觉得空地更能卖出好价钱吧？

我去问那些人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家具，他们告诉我说要全部扔了……早知道，我就多拿点了。

不过，如果事故那天夜里，骑自行车路过的人真的是她的儿子的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两个人都掉到了海里，结果只有他妈妈死了？还是……

我知道了。好了！管他是谁呢。

要不是我睡得稀里糊涂的，要不是我说自己看到了那一幕，我也不会被卷进这么麻烦的事情里。管他谁跟谁呢，都是跟我没关系的人。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啊，你别再来了！

拜托你了，榊原先生。

注释

[1] 日本政府于1964年4月1日宣布境外旅行自由化。此前，日本人主要以公务和留学为目的出国。——译者注

第四章

儿童公园之三

明明已经四月下旬了，天气却还是一直没有回暖。外面刮着风，说这是一个适合面谈的好天气也许不太合适。不过，总比下雨天要强。抬头一看，朵朵白云之上的蓝天一望无际。看来应该不会突然变天吧。

像上次一样，今天也是个工作日的下午，儿童公园里也没什么人。虽然公园里没有什么人气，但是草木却朝气蓬勃的，明显能感到它们快要春衣换夏装了。慢悠悠地在最里面的二人长椅上弯下腰，潮湿的青草香气被春风裹着，直扑鼻腔。

榊原对于观赏大自然之美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热衷的是人以及那个人所勾画出的犯罪曼陀罗[1]。在一片混沌、峰谷交错的事实中，曼陀罗图案开始显现之时，榊原便会将全身的神经细胞调动起来，以最昂扬的精神姿态投入调查。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会。榊原把头仰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和由纪名已经一个月没有联系了。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是因为向六名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结果发现，又有必要开展新的调查。在意料之外的对象那里获得的新情报，也是调查延长的原因之一。

把判明的和没判明的事情全都逐一汇报，确实是获得委托人信任的秘诀。但是在自己得出最终结论之前，把不完整的情况报告给委托人的行为，可不是榊原的一贯做法。就像这次一样，榊原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对此案的兴趣，才持续调查了这么久。

这么久没有联系过，由纪名倒也没有一句抱怨。她没有对榊原的行为产生过怀疑，还是和往常一样，这次也只是约好了时间在儿童公园见面而已。不过，她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没有抱怨和怀疑也算是理所当

然的了。

虽然只是在电话里听到了由纪名的声音，榊原倒也不是一点儿异样都没有察觉到。说实话，由纪名今天真的会来吗？榊原其实是担心的。由纪名可不是头脑迟钝的人。睁开眼睛，榊原长舒了一口气。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打扮，由纪名出现在了儿童公园。

她不紧不慢地按自己的步速走着，厚棉毛衣配牛仔裤，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看起来还是很质朴的打扮。走近之后，才感觉到她少女般的娇艳，榊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每次看到年轻的女孩，女儿的残影就会在榊原的脑中闪过，侦探也是个很难的工作啊。虽然女儿已经没有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但是女儿的样子也不可能从榊原的脑海中完全消失。

和女儿分别的时候，她才刚上二年级。女儿不可爱但也不丑，就算是爸爸，也没有觉得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当爸爸的失职吧……作为父亲的最后一个眼神里，没有爱恨，也没有恐惧，只有冷漠和不关心。想起这些，榊原心里就有如针刺一般疼痛。

想想北川由纪名这个姑娘的命运，榊原也无法保证同样的事情就不会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发生。前妻自不必说，榊原相信她的新丈夫拥有生而为人的最低限度的常识。但是反过来说，除了相信，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看见坐在长椅上的榊原，由纪名远远地点头示意了一下。但是，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脚步飞快，而是每一步都很扎实，慢悠悠地朝着榊原走去。这是她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生活的证明啊。榊原看着眼前的这个姑娘，更加深信了这个判断。

“和保险公司谈得怎么样了？”

在榊原身旁坐下的由纪名，没有打招呼便直奔主题了。

从她的声音里，榊原感觉不到丝毫的不安和恐惧。

“还没有和保险公司进行交涉。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或者说可能没有必要交涉了。正好，我也想和你谈谈这件事。”

榊原看到由纪名的表情有了些许的变化。

“说什么？”

榊原紧紧地盯着由纪名的眼睛。

要是在此时露出一丝胆怯的话，就会让对方看到可乘之机。不用摆出一副凶相，也不用故作蛮横，坚定且心平气和地去沟通，才是让对手最难应对的。

榊原缓缓地说出了口：

“以前真的发生过什么事吧？”

听了榊原的话，由纪名没有任何动摇的样子。

但是，她那一动不动盯着榊原看的瞳孔里，像是闪着暗红色的火光。在榊原继续说话之前，她看起来并不打算发言。

“和保险公司交涉的前提，是郁江和秀一郎在开车坠海事故中死亡的这一事实。但是，从我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个事实是有诸多疑点的。”

由纪名还是没有说话。

“实际上，在被推定的坠海事故发生的时间之后，有人目击了疑似秀一郎的男子的行踪。”

有一瞬间，由纪名的思考停止了。但是，她的瞳孔马上又充满了力量。

“那个像秀一郎的人，戴着帽子和墨镜，深夜骑着自行车向着北川家的方向去了。虽然没有看清长相，但是目击者说那人和平时出来遛狗的秀一郎的打扮非常相似。”

“只有这些吗？”

“对了。”

“即便目击者说的是真的，但是只凭借帽子和墨镜就说那个人是我哥哥，这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嗯，这倒也是。不过，这肯定是要算作重要的目击者证言的。不管怎么说，那个人被目击地点正是离北川家很近的那条路。毕竟基本没有人会晚上骑自行车经过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那个人真的是我哥哥，他之后又去了哪里呢？我在家里没有看见哥哥回来，也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要是你说谎了呢？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吧。”

由纪名雪白的双颊泛出了淡淡红晕。

“你是说，我之前说谎了？”

“非常遗憾，我只能这样认为。”

“请告诉我你的理由。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谎呢？”

榊原没有直接回答由纪名，他从包里掏出了放在文件夹里的一张纸，向着由纪名的方向递了出去。那是一张用画纸做的简陋的手工卡片。

最初还是一脸困惑的由纪名，在拿到文件夹的一瞬间，目光就紧紧锁住了它。

我最喜欢的哥哥：

祝你生日快乐！

由纪名

写得不那么工整的平假名，用三色蜡笔画成的幼稚的图案……

像丘比特一样，向着秀一郎的胸口射出恋爱之箭的，不是别人，正是由纪名。

由纪名好像是在探寻着遥远的记忆一样，屡屡把目光投向天空。

“想起来那张卡片了吗？它是在秀一郎的皮夹克的内兜里被发现

的。不过我不能说我是怎么得到它的……”

“这确实是我给哥哥的卡片。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制作卡片。没想到哥哥居然一直留着它。”

“但是，你之前说的，你和哥哥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难道秀一郎一次都没有进过你的心里吗？”

“是的。”

由纪名的声音里有了一丝的焦躁不安。

“但是，我们小时候有一起模仿过动画与漫画里面的人物。我并不讨厌我哥哥。榊原先生，你是不是怀疑我和哥哥共谋杀死了妈妈？”

“我没有这样想过。不过，有这样想法也并不奇怪。”

“你可真狡猾。”

“不，不是的。你这个假设先放在一边，我想说的是，让我看出由纪名和秀一郎关系不一般的，并不是只有那个卡片。秀一郎对由纪名抱有的并非仅仅是兄妹之间的亲情，而是让他觉得无所适从的爱情。我也找到了能证明他有这样的困惑的证人，从证人的人品来判断，他的证言可信度很高。

“从妈妈纠缠不休的魔爪中逃脱是防御的本能。出于对妹妹的挂念，他又再次现身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没能走出幼年时期阴影的由纪名，让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把事件发生后的目击证言和生日卡片结合起来，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应该能想到。”

由纪名没有回话。

她低着头好像在想着什么。一定是在反复忖度榊原到底是敌人还是同伴吧。

由纪名终于把头抬了起来，直视着榊原。

“那天晚上，哥哥的确是骑自行车回来了。”

在寒冷的气氛里，回荡着由纪名的声音。

这次轮到榊原不说话了，他在等着由纪名接下来的发言。

像是想通了一样，由纪名开始继续说：

“榊原先生，你说得没错，我和哥哥是相爱的，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像双胞胎一样。

“我从菱沼家回到北川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属于我的地方了。在菱沼家里住了一年多，理所当然的，我已经不是北川家的人了。控制着家里一切的是妈妈，哥哥对妈妈唯命是从，姐姐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

“我之前说的姐姐就是我的‘妈妈’、老师和朋友，这绝对不是骗人的。姐姐为了能让我以后顺利地走上社会，费尽了心力。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现在。我也肯定还只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会准备去考大学。

“但是，也不能说是姐姐走进了我的心里。这还是有些不同的。姐姐不管做什么都非常优秀，对于哥哥和我这样的差生的心情和境遇，是无法理解的吧。虽然她很担心我，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爱。我想要爱我的人。

“哥哥没有支撑过我的精神世界，对不起……这是假的。事实上，正是哥哥撑起了我的内心。我之前一直故意贬低哥哥，是事出有因的。我想，如果榊原先生察觉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说是哥哥和我共谋，把妈妈杀害了的。”

由纪名暂时停了下来，她屏住呼吸，看着榊原的脸。

她认真的眼神，就像是要把榊原吃掉一样。

榊原没有回话，眼睛看着远方。

“哥哥和我都是妈妈的牺牲品，妈妈若无其事地把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践踏得体无完肤。没有姐姐的那些优点，我和哥哥互相认同了各自的缺点与弱点。我们两个人只要说说话，就能互相让心灵得到宽慰……到后来，聊天已经无法让我们满足了。我们之间的交流，最终发展到了身体上的接触。”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不再只是兄妹，变成了恋人？”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恋人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一起，是在哥哥上初中二年级，我十岁的时候。”

在那之前，哥哥连我的手也没有碰过。回到北川家后，因为分开生活了一段时间，即使是兄妹也变得有些生疏了。我知道哥哥和妈妈一起睡，但是因为从很久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也就没觉得这有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哥哥其实对这件事情一直很苦恼。

“哥哥在上初二的第一学期的某天，家里出事了。”

像是感觉到榊原锐利的目光会把人弄疼一样，由纪名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了下方。

“我之前也说过，哥哥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家住得离我们家很近，他跟哥哥也在同一个班。上了中学之后，他来我家玩过好几次。

“哥哥那个朋友来我家的时候，每次都是趁着我妈妈不在家。来了之后，他和哥哥就在客厅打游戏。不论是哥哥还是姐姐，妈妈都不允许他们带朋友来家里。当然，我也没和哥哥的朋友一起玩过，不过倒是在家里见过几次。他那个朋友看起来很老实，不像是那种喜欢恶作剧或者干坏事的人。

“但是，为什么只有那天，哥哥把朋友叫到了家里，而且故意向妈妈透露朋友进到了她的卧室呢？哥哥的卧室，也就是妈妈的卧室——宽敞的西式房间里有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妈妈告诉哥哥，不要让朋友再来家里。

“但是，那个朋友对于哥哥来说，好像是很重要的人。哥哥也很罕见地哭着抵抗了妈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哥哥那样坚决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平时很溺爱哥哥的妈妈，那次也没有让步，坚定地拒绝了哥哥。我在隔壁听得是一头雾水。

“说完，妈妈就出门买做晚饭用的材料去了。哥哥看上去很可怜，我想安慰他一下，就从房间出来，走到了厨房。当时我想的是给哥哥做

一杯他最喜欢的冰可乐。

“在客厅里，我轻轻地把装着冰可乐的玻璃杯递到了哭泣着的哥哥的面前。哥哥看起来像是吓了一跳，缓过神之后，他接住了杯子，把杯子放在了桌上。一边哭着，一边默默地抱住了我。”

由纪名的眼里流下了泪水。

“那个时候仅仅是那样而已。但是，菱沼家的‘爸爸妈妈’去世之后，只有哥哥爱我了。”

由纪名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榊原。

从云朵中露出的太阳，把她那双被泪水浸湿了的眼睛照得闪闪发光。

榊原没有开口说话。在不合时宜的地方不插嘴……这也是搜查的基本。

也许是感受到了无言的压力，由纪名调整好坐姿，重新面向正前方继续说话。

“关系更加密切是在哥哥上了高中之后……我那时十二岁。和中学时代不同，哥哥在高中没有交到朋友，他碰到的全是令人讨厌的事情，之后他就开始不去学校了，到最后就退学了。

“那时，哥哥在家里有时候会情绪暴躁，而且经常反抗妈妈。我想安慰那个样子的哥哥……可以当作是我诱惑了他，我不介意的。因为，我也不只是为了哥哥才想那么做的……

“被菱沼家的‘爸爸’突然丢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哥哥和‘爸爸’不一样，他不会偷偷碰我，我是自愿的。

“那是一个姐姐和妈妈都不在家的午后。我确定哥哥已经起床之后，自己躺在床上喊他过来。哥哥自从待在家里之后，一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总是过了中午才起床。

“以为是有什么事，急忙来到我房间门口的哥哥头发乱蓬蓬的。他穿着睡衣，看起来是刚睡醒的样子。我躺在床上没有说话，一直盯着哥

哥看。哥哥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走到了我的床边。在他弯下腰的一瞬间，我紧紧地抱住了他。

“没有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我那天穿的是蓝色的吊带和内裤。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在我所有的衣服里面，我自认为就是这一身的效果最好了。因为是妈妈给我买的，当然也没有任何花纹和设计，是最简单的儿童内衣……

“和我想的一样，哥哥的气息突然间变乱了。他把身体移了过来，虽然我感觉出了他还没有刷牙，不过我一点也不介意。我讨厌和‘爸爸’那样的关系，但我是真的想更亲近哥哥。

“那一刻我真的很幸福。其他人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了……这为什么不可以呢？”

“妈妈察觉到你们的关系了吗？”

榊原在这里插话问了一句。

“应该不会没有注意到。那个人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她虽然知道，不过平时也当作没看见的样子。如果直接训斥哥哥，反倒被哥哥讨厌了的话，她会非常害怕吧。最开始的时候，估计是她觉得反正我们也不会维持关系太久，就没太重视吧。对于妈妈来说，她觉得我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对手。但是，她的内心肯定不是风平浪静的，所以她才会那么想杀了我。”

“你不担心要是有了怎么办吗？”

“这个，妈妈会担心的吧，我没有担心过。倒不如说，如果真的有了，我反倒会高兴的。不过我好像也没有过征兆……”

“那我接着你的话问一下，秀一郎和妈妈的关系，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由纪名看起来像是要暂时思考一会儿。

陈述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所说的内容有可能会变得不是那么明

确，这是搜查的常识。有的人是真的需要时间，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么是陈述人在试探对方的反应，要么是陈述人想让对方认为其接下来的回答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如果是那方面的话，哥哥说他是没有做过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那两个人，从哥哥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睡在一起了。如果要和哥哥发生什么的话，妈妈应该会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吧。她明显是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包括死去的爸爸在内，她从来就没有被人爱过，所以，她才会更嫉妒我。”

“你的判断真是够冷静的。”

榊原低声说道。

这不是讽刺，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年轻的少女，竟然可以如此冷静地观察她作为“妈妈的女儿”这一角色啊……

“我从没把妈妈当成是对手过。”

“但是，说是一点都没有也不可能的吧？”

由纪名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她抬起头的时候，脸上略带着警惕。

“所以，你认为是我挑唆哥哥杀了妈妈的吗？”

“我没有那么说过，而且也从来没有那么想过。那我问你，亚矢名怎么样？她注意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吗？”

“当然知道了，我告诉她的。”

由纪名这次倒是回答得很爽快。

“这样啊……但是，不论是你还是亚矢名，都应该知道妈妈的性格吧。这也正是最让她讨厌的地方。说得更明白一些，你有没有想过家里可能会发生杀伤事件？”

“当然，不警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姐姐坠楼之前，我是真的没想过妈妈居然会想杀了我这个女儿，姐姐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姐姐打工

和社团活动都很忙，放假的时候也基本上每天都外出，她没有闲工夫管家里的事情。”

“关于亚矢名坠楼事件，你有没有想过她会是自杀？”

“我觉得不可能是自杀。”

“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

“因为，姐姐她没有要去死的理由啊……临近大学开学，再过几天她就要搬去学生公寓了。在那个时间节点，她为什么必须去自杀呢？”

“外在的一切看起来很顺利，但是只有她本人知道自己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吧。比如说，亚矢名难道没有男朋友或者暧昧的对象吗？”

“嗯，姐姐在家里从没对我说过她自己的事情……莫非，榊原先生通过调查，发现了我姐姐有自杀的可能性？”

由纪名的语气，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得不是那么自信了。

她凝视着榊原，目光好像是在迫切地想要寻找什么。榊原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不回答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榊原搜查的一个基本原则。保持沉默，一动不动，等待敌人撑不住了的那一刻。

深呼了一口气，像是做好了准备一样，由纪名淡淡地说：

“榊原先生真是什么都知道呢。比我知道的多太多了……既然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特地再让我讲一遍呢？

“姐姐在外面是怎样生活的，哥哥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站在姐姐的立场上来看，她平时在家里跟我们说话，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吧。所以，就算姐姐真的是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我是真的没有任何头绪。我能说的只有一点，不管是自杀还是事故，姐姐都是用她的死保护了我。

“从住习惯了的港区高级公寓搬到足立区的老旧公寓，妈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想让我从阳台上掉下去摔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兄妹三人虽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是大家都有不祥的预感而且感到了恐惧。

“妈妈在阳台护栏扶手上动的手脚，我不知道姐姐是如何识破的。可能是偶然间目击到了妈妈的行动，也可能是远远望着阳台的时候发现了异常。还是说，那个女人又想拉着姐姐做她的共犯？

“那天晚上，姐姐在客厅喝酒来着。喝醉之后，她一人去了阳台。就像之前我告诉你的那样。

“但是，我没有跟你说过的是，姐姐在就要到阳台的时候对哥哥说的话。哥哥那个时候也在客厅。姐姐好像是一边拉开阳台的推拉门，一边对哥哥说‘哥哥，由纪名，就拜托你了’……

“哥哥好像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当巨大的响声传到客厅时，哥哥跑到阳台坏了的扶手那里，才看到姐姐躺在了楼下的水泥地上。不过，他当时还是没有懂那句话的意思。

“哥哥注意到妈妈的企图，是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她的表情非常不自然。妈妈到阳台之后，也是先去看躺在楼下的姐姐，她貌似顾不上检查扶手的破损状况了。妈妈也真是傻，在那一瞬间，儿子的心就已经完全离她而去了。她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吧。

“故意掉进她设计好的陷阱给她看。我认为姐姐是在用自己的沉默抗议妈妈。姐姐把我托付给哥哥，想让哥哥能从妈妈手中把我保护好。”

豆大的泪珠从由纪名的眼眶里掉了下来。

榊原是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眼泪，他也想尽可能地敬而远之。没有什么工作比和哭泣的女人谈话更让人觉得麻烦的了。

“我知道了……那先不说这个了，差不多该回到正题了。坠海事故的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吧。”

榊原爽快地说道。

“姐姐死后，哥哥和我当然也对妈妈有所警惕了。妈妈要从东京搬到乡下去住，我们就知道她应该是又有什么阴谋了。但是，我们猜不到

那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也许是因为姐姐的死让她拿到了一大笔钱，或者是怕连续引起事故容易被人怀疑，妈妈暂时没有行动。虽然也不能说得上可以安心，但是我和哥哥也没有别的办法。”

“妈妈和秀一郎是每天晚上都开车出去兜风吗？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之前也说过，为了能让哥哥慢慢适应社会，妈妈在对他进行训练。这件事是真的。比如让他每天出门遛狗，每晚开车陪他去营业到深夜的店里吃东西。就像榊原先生你之前指出的那样，在没什么人的地方，妈妈偷偷让他开车来着……这些都像是妈妈会让哥哥干的事情。实际上，哥哥从那时开始，就发生变化了……

“搬家之后大概过了五个月，一转眼就到九月了。哥哥对妈妈的行动产生了怀疑。”

有可能是学校放学了吧，四五个小孩子叫嚷着跑进了儿童公园。看起来像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并没有父母跟着他们。也许是看到公园里侧的长椅上坐着平时没见过的大人，在一瞬间，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怯色，但又马上喧闹着跑向对面的游乐设施去了。

他们看起来对这边的会话丝毫没有兴趣。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周围有杂音反而更容易谈话，榊原在心里想着。

“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妈妈太过执着于想去‘看海’了。那里明明没有沙滩，只有栈桥和码头……实际去了之后，她也并非是眺望大海，而是一直在四周巡视，像是在检查着什么一样。哥哥感觉出了她的行为有些奇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妈妈在无意间说出的‘哪天把由纪名也带过来’。哥哥的脑中突然闪现，妈妈可能是要用伪装事故的方法杀掉我。

“我不会游泳，她先是让我坐到车的后座，再让车掉到海里，想要救我却也无能为力。这样一来，保险公司也就无法反驳了吧？这种事故也是保险条款的一个盲点吧。仔细想想，如果一分钱也拿不到的话，妈

妈应该不会去杀人的吧。”

“秀一郎为什么没有直接质问妈妈呢？就算他问不出口，至少也可以拒绝在晚上坐车出去兜风的吧。”

“要是能那么做的话，他就不是我哥哥了……

“和我不一样，哥哥并没有对妈妈恨之入骨。他从小被妈妈溺爱，已经习惯依附于妈妈了。爱上我之后，他对妈妈的依赖并没有发生变化……

“哥哥自出生之后第一次背叛妈妈的行为，并不是他自己下的决断。是姐姐最后留下的那句话，支撑起了他些许的勇气。”

“亚矢名在去世之前，对哥哥留下了‘以后由纪名就拜托你了’这句话，是吗？”

“是的。在那之后，哥哥一如既往地沉默着，假装顺从着妈妈。但事实上，他是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妈妈的举动。哥哥平时经常上网，包括驾车坠海的事例和涨潮退潮的时间在内，他都事先调查清楚了。

“在他做这些准备的过程中，那条叫戈恩的狗去世了。戈恩的死，也许成了哥哥摆脱内心困境的契机吧。妈妈说那不过就是一条狗而已，没有带它去看医生。和戈恩每天出去散步，是哥哥为数不多的几个乐趣之一。没有了散步的动力之后，哥哥让妈妈给他买了山地自行车。”

“秀一郎以前骑过自行车吗？”

“以前我们住在新宿区的时候，哥哥就很喜欢骑儿童自行车，妈妈也没反对他骑。不过，哥哥让妈妈给他买自行车，其实是有别的目的。那天晚上出去兜风之前，哥哥说想沿着海岸线骑车，就把山地自行车也一并装进了小货车里。

“他们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出门的。到了海边之后，哥哥开始骑车。他一直骑到看不见人影的地方才停了下来。晚上十一点左右，妈妈让他去买些甜甜圈和咖啡回来。妈妈特别喜欢甜甜圈和甜咖啡。后来，二人坐在海滩边吃甜甜圈。殊不知，哥哥在给咖啡里放砂糖和奶球的时候，

偷偷地往妈妈的那杯里加了安眠药。”

“秀一郎是从哪里弄来安眠药的？”

“妈妈一直把安眠药备在家里，还是药效特别强的那种。她时不时会让哥哥也喝一些，因为哥哥平时的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哥哥确定妈妈已经有些迷糊了，让她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上，把车开去了西沼井港的码头。那里是伪造事故案发现场的最佳地点。在确认周围都没有人之后，哥哥把自行车和妈妈从货车上放下来，给自己穿上了救生衣。”

“那件救生衣是怎么回事？”

“哥哥早些日子骑车出去的时候，偷偷在海边的商店买了救生衣，然后给藏起来了。哥哥完全不会游泳。

“哥哥先是把妈妈从码头扔进了大海，之后回到驾驶席上，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由纪名停了下来，长舒了一口气。

她的表情非常痛苦，像是想起了妈妈的溺死现场一样。榊原假装没看到，目视前方。

“哥哥事先调查过，他知道汽车掉进海里之后不会马上就沉底。哥哥是偏瘦的身材，他在把车开进海里之前，先打开了两侧的车窗。从车窗逃出之后，他手脚并用地游到了岸上。”

“妈妈被扔进海里，在一般情况下，她应该会被淹死，然后，尸体会浮在海面上的吧。不会游泳的秀一郎得救了，会游泳的妈妈反而被溺死。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妈妈是很擅长游泳。这是事实没有错。想要去救不会游泳的儿子，在一片漆黑的大海里苦苦挣扎的妈妈，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儿子推上了岸，自己却身沉大海。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吧？”

“那我问你，你妈妈的遗体没有被打捞上来，这是不是你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还是说，你们连涨潮退潮的时间都计算好了，知道尸体什么

时候会被冲到哪里？”

“是的，哥哥提前确认了那晚的潮汐预报表。那个地方潮流的速度非常快，之前就有过在那里淹死的人，后来是在很远的地方才被发现的。但是……”

由纪名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直直地盯着榊原。

她认真的眼神仿佛在说，从这里开始才是关键。

“关于哥哥的事，本来是没有必要对外人讲的。哥哥上岸后骑自行车回到家里，是为了见我，他有话要跟我说。早上警察来了之后，我应该怎么跟他们说明，之后又该怎么做才好。哥哥把这些全都仔细地告诉给了我。

“从一开始，哥哥就做好了自己也要消失的准备。杀了妈妈之后只剩自己苟活，他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大颗的泪珠掉了下来。

由纪名放在膝盖上的嫩白的双手，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泪水浸湿。

没有擦泪水的动作，由纪名继续开始说。

“只是杀死妈妈的话，或者只是想和妈妈一起自杀的话，还有其他很多种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做得那么麻烦。为了从妈妈手里把我保护好，为了让我用保险赔偿金过上好的生活，哥哥才制造了那起事故。”

由纪名低沉的声音，在寂静的公园回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的喧闹声消失了。公园很小，游乐设施的数量也有限。而且，那些设施一看就像是给学龄前的小朋友玩的，小学生估计很快就玩腻了。

“秀一郎现在在哪里？”

由纪名的眼睛突然间亮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他去哪里了。估计……他有可能已经死了吧。

“我说过想和他一起走。无论他去到哪里，我都跟着他……要是一

起去死的话，至少哥哥在身边，我也会觉得不那么害怕。

“但是，哥哥没有带上我。他对哭喊着的我说：‘你知道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要是带上你走了的话，亚矢名又为了什么要送死呢？我真的搞不懂了，亚矢名，亚矢名可是为了保护你，才放弃了她自己的生命啊！’”

听到了由纪名的呜咽声，榊原把双臂紧紧抱在胸前。

过了一阵，由纪名哭完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开始讲了：“都已经说了这些，我再奢求保险金的话，肯定会被认为是个很过分的家伙吧。要是拿了保险金，我也就变成犯罪者了吧？

“但是，如果我不再努力一下的话，哥哥那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他的努力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吧……浪费哥哥的一片心意，我做不到。我到底该如何是好？还是说，我应该放弃保险金？”

现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由纪名的眼泪干了，她平静的目光里透露出坚定的决心。她把结论告诉给榊原的同时，也确信了眼前这位从警察变为侦探的人，是她的同伴。

说起榊原，他一直低着头没有动，不像是有什么困惑的样子。搜集到的资料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坚固而又完整的框架。之后就要看从哪里可以将这个框架瓦解，如何把想要的东西带走了。

榊原的身子没有动，但是头脑却在飞快地运转着。

“干得漂亮。”

令人不安的长时间沉默终于被打破了。榊原小声说道。

“啊？”由纪名轻声感叹。

由纪名的表情好像在说，“搞不懂你是什么意思”。与她天真的面容相反，由纪名压低了的声音里，表现着她的疑惑与不安。

榊原缓缓地抬起了头。

“实在是干得漂亮。你的聪明，真的让我都有些害怕了。不管情况

如何变化，你都能瞬间反应过来。

“不过，可不能骗我啊。我的犯罪拼图，虽然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完成，但是最正中的那张鬼畜的面容，已经浮出水面了。那是谁的脸，你知道吗？北川由纪名……不。”

由纪名的嘴唇微动，但是没有出声。

隐藏自己内心的动摇，高傲地看着对方。那种眼神，是不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坦然面对绝不害怕的人才有的。

榊原平静地叫了一声：

“亚矢名小姐！

“你左手中指的笔茧，早就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上一次，我在这个长椅坐着的时候，看到你用左手抚摸着卧在膝盖上的猫。你是喜欢猫的，对吧？那只猫被你抱着，看起来像是很安心的样子。不知道今天那只猫有没有来？”

“它不会再来公园了。我从两周前开始就没再见过它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总觉得“由纪名”的声调变得有些低沉了，但是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是听错了有人在喊“亚矢名”，还是觉得榊原叫错了，还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猫有把吃的食物和毛球一起吐出来的习性。自始至终，它都在用像刷子一样的舌头来回舔自己的身体，把许多毛球也吃进了肚子里。特别是从冬季到夏季的时节，为了长出夏天的毛，它要脱掉很多旧毛才行。因此，吐出毛球的次数也就变多了。

那只猫也是。在吐毛球的时期，有很大的可能性，主人会发现它在外面吃了别人给的食物。榊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说出来。

“由纪名也很喜欢猫。她以前捡过刚生下来的小猫，非常疼爱它。被妈妈郁江扔掉之前，她在火灾之后好像也是一直把小咪抱在怀里。

“但是，你和由纪名，仅仅是对猫就有着体质上的差异。你可以随

便抱猫，但是如果由纪名也做同样的动作的话，她会眼睛变红、流眼泪、流鼻涕、打喷嚏、咳嗽个不停。

“我向郁江的姑姑，也就是菱沼美惠子的姐姐——相泽喜代子打听过。根据喜代子的交代，菱沼家发生火灾的当晚，由纪名抱着小猫站在路边，远远地望着自家被烧着的房子。她的眼睛红了，鼻子也在抽泣。还不只是这样。火灾之后，抱着小咪不撒手的由纪名，流着鼻涕，还时不时地打喷嚏。

“也就是说，由纪名难道不是应该对猫过敏才对吗？”

“由纪名”的表情开始不自然了。

但是，她没有说话。

“说实话，不只是由纪名，我发现郁江也对猫过敏。郁江看到由纪名抱着小咪，说了一句‘你不可能养猫的’。与其说知道由纪名和自己一样对猫过敏，不如说，郁江是知道她和由纪名都是动物过敏的体质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反对秀一郎养狗，也不只是因为住在高层公寓吧？我和秀一郎的同学——星拓真聊过。秀一郎明明非常喜欢狗，但是妈妈却回他说‘不能养狗’。但是，能养宠物的公寓也并非没有吧。若不是过敏的原因，郁江对秀一郎那么溺爱，她完全可以通过搬家的行为来满足秀一郎养狗的愿望吧？

“不仅仅是秀一郎的事情，星同学也告诉我了一件关于郁江的趣事。郁江有次去到了星同学的家里。那个时候站在门口的郁江，鼻子发红，眼睛也充血了。因为，星同学的家里养了一条狗。

“顺便说一句，位于足立区的发生坠楼事故的那间公寓，之前的租户是一个没有公德的人。他在室内养了三条狗，屋子里满是恶臭味。房东不想把钱花在这间老旧公寓上，北川一家搬进去的时候，房东也只是把日式推拉门的一部分给更换了。不论是地板还是榻榻米的上面，家里所到之处几乎满是狗的毛和皮屑，还有大量的唾液。

“但是，事故发生后过了几天，潮南警察局的一位刑警去了北川家的那间公寓。那位刑警的证言指出，他看到郁江鼻子通红，时不时抽泣。还说，之前郁江去警察局找他们的时候都没有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出，郁江是相当严重的动物过敏体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下来的疑问也就不算什么了。

“搬到沼井崎市之后的郁江，为什么会心平气和地允许秀一郎养狗了呢？我面前的由纪名为什么又能若无其事地抱着小猫呢？”

“看来您是一口咬定了呢。”

“由纪名”终于开口了。

看起来像是缓过神了，她的嘴角隐约露出一丝微笑。

“榊原先生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妈妈和我，在悲伤的时候当然会流泪，感冒的时候同样也会。”

“正如你所说的。但是，惯用手的问题你又要做何解释呢？”

“你左手中指的笔茧……就是你热爱学习的证据。但是，同时也有证据证明你是左撇子。我问你一句，郁江的惯用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由纪名”嘴角的微笑，突然消失不见了。

她还是高傲地看着榊原，什么也没有回答。

“郁江的惯用手是右手，这应该不会错的。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因为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在郁江杀害丈夫秀彦的那个晚上，秀彦在诊室的床上睡着了。你说过，郁江是给秀彦的胳膊注射药品杀死他的吧？郁江那时的动作，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吗？

“给注射器加满药物之后，‘妈妈缓缓地跪在父亲的旁边，用自己的左臂撑住父亲的左手，平静地向父亲的静脉注射了药物’……你可是这样告诉我的。

“郁江是一名护士，注射的时候肯定用的是惯用手吧。根据你的描

述，郁江必然是用右手握住了注射器。也就是说，郁江的惯用手明显是右手。”

“是右手，有什么问题吗？”

“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在沼井崎市生活的那位郁江女士，实际上应该是左撇子吧？这可就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了。”

“由纪名”皱了一下眉。

榊原在说些什么，她应该不知道吧。

“你还是不明白吗？住在那个房子隔壁的，是多田野家的母子二人。虽说是母子，儿子多田野其实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是一名公司职员，和母亲两个人共同生活。北川家搬去的时候，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所以作为邻居，他们对北川家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那个多田野先生，给北川家送过一次包裹。邮递员联系不上北川家的人，就让隔壁的多田野先生帮忙转交包裹了。把纸箱从大门送到房门口的时候，多田野的衣服袖子被院子里的灌木丛挂住了。郁江后来把厨房剪刀递给了他，但是，郁江递给他的那把剪刀，多田野根本就用不了，连手指头都塞不进去。

“厨房用剪，当然是用来剪断骨头的。和普通的剪子相比，它既结实又锋利。但是为什么那把剪子不好用呢？因为它的形状很特殊。也就是说，那是一把左撇子专用的剪刀。

“道具类的物品，基本上都是按照惯用手是右手为标准制成的。就算是把右手用的剪子翻过来，左手也是用不了的。如果是剪纸的话，当然，怎么用都可以。但是，想要用力把硬东西剪断的时候，果然还是必须用适合惯用手的工具才行，否则根本发不上力。

“有的剪刀是下面两个孔的大小相同，有的则是放拇指的孔稍小另一个孔稍大。多田野的左衣服袖子被挂在了树枝上，当然他要用右手握持剪刀了。多田野右手的手指无法顺利塞进那把剪刀的指孔，觉得非常

难用，原因只有一个——那把剪刀是给左撇子专用的，而且它两个指孔不一样大。

“总而言之，多田野见到的‘北川郁江’是一个左撇子。但是，从先前的推断又能判断出来，北川郁江的惯用手是右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多田野见到的那名女性，并非是北川郁江。”

“由纪名”不说话，只是瞪着榊原。

没有理会对面的视线，榊原继续说：

“那，由纪名是怎样的呢？由纪名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郁江的话，还能去问她的亲戚或者护士学校的同学。但是，至于由纪名，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信度高的证言来源了。说实话，在今天见到你之前，我对此还是感到很担忧的。

“但是，你今天可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呢。刚才的那个生日贺卡……从秀一郎的皮夹克内兜里找到的——由纪名手绘的生日贺卡，被你当作是自己画的了。这个错误有多么致命，你现在明白了吗？

“那张生日贺卡上，画的是由纪名和秀一郎。由纪名右手拉着弓，向着秀一郎胸前的爱心标志射了一支箭。那是由纪名自己画的画。毫无疑问，由纪名的惯用手是右手。

“你好像对那张卡片一点印象都没有，直接说它是别人伪造的。不过，要证明那幅画真的是由纪名画的也很难。但是，你突然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内心动摇了。在慌张之余，你当场就承认了那张卡片是真品……还不只是这样，你迫不得已马上改变了自己的套路，承认了由纪名和秀一郎的恋爱关系。

“当然，你后来的临机应变做得非常棒，值得称赞。但是，托你的福，我也得以确认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性，并非是真正的由纪名。”

“由纪名”的眼睛里第一次透露出了恐惧。

“我已经去委托鉴定那张生日卡片上的由纪名的指纹了。你之前给我的信用卡流水证明、木岛医生的借用证，我都拿去做指纹鉴定了。我

按照自己的做法进行调查，在上次见面的时候也获得了你的同意。根据鉴定的结果可以判断出，你从来没有碰过那张生日贺卡。很明显，你不是真正的由纪名。你已经逃不掉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女性，既然我已经确定了她不是由纪名，那我又是凭什么说她就是北川亚矢名呢……是的，我要回答的，正是你通过眼神想要表达的内容。

“不过，关于这个事情，我们还是留到后面再慢慢说吧。”

再一次明确地指出“亚矢名”这三个字，对方没有否认。但是，她也没有想要肯定的意思。挑战和憎恶的意图混杂在了她的表情里，但是她的身子却一动不动。

和像石头一般沉默不语的人比拼耐心，榊原可是比不赢的。所以说，他不适合当刑警……榊原自己在心里苦笑。

不再像刑警那样被目的和法律所束缚，他希望的是按照自己的所想去行动。

“我暂且先把你当作是亚矢名，继续往下讲。

“假借由纪名身份的女性，如果真的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坠楼而死的亚矢名的话，那么，坠楼的那个人就不是亚矢名，而应该是由纪名才对吧？既不是由纪名也不是亚矢名，另有其人的可能性也并非为零，但是，刑警的证言中提到，死去的女性和你的长相很相似，加之后来不管是在哪里都没有见到过由纪名，那么，亚矢名还活着的可能性可就不能说是没有了。

“从法医的验尸结果来看，坠楼的女性是喝醉的状态没错。但是，她具体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坠落的，却并没有被写明。但是，从事后家族全员撒谎这一点来看，能清楚地判明这并不是一起单纯的事故。

“包括母亲在内的家族三人提前统一好了口径，咬定死了的那个人就是大女儿亚矢名，这样一来，警察也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而且，在那个老旧公寓里，本来就没有人知道亚矢名的长相。

“但是，这就会新产生另外一个疑问了。不把死掉的那个人说成是由纪名而是亚矢名，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呢？

“郁江以坠楼事件为借口，威胁房东老太太，要到了一亿多日元的高额赔偿金。如果死了的是连小学都没毕业，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由纪名的话，肯定不会要到这么多钱的。而且，由纪名和受妈妈溺爱的哥哥，既是兄妹又是恋人关系。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成为郁江的杀人动机了。

“那么，秀一郎又是怎么想的呢？秀一郎爱由纪名，他当然不会主动想参与杀害由纪名的计划。但是，作为人来说，秀一郎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性格软弱。

“我向去北川家里调查坠楼事故的刑警问过。在询问秀一郎的时候，他妈妈一直紧紧跟在旁边说东说西的。而且，秀一郎的说话方式，就像是在背台词一样。对于有着恋母癖的秀一郎来说，反抗母亲从而向警察告发的行为，他是做不到的。

“到这里都还好。但是，被说成是死了的亚矢名，她本人的立场又是什么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想要最快得到答案，当然得向她本人询问了。不过，她看上去并不像是会配合的人。我的想法是，这个事件如果没有亚矢名的积极参加，一定是无法成立的。此外，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舍弃自己先前所有的生活，以自己妹妹的名义活着。——这对于亚矢名来说，也是有极其迫切的理由的。

“也就是说，亚矢名并不是单纯地帮了郁江。不如说，亚矢名才是真正的主谋者。”

“由纪名”还是没有说话。

但是，榊原没有看漏，她的表情里透露出些许正在萌发着的好奇心。交流并不一定非得用语言，这是前辈刑警教给榊原的，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只是用脑子记住了这句话……

“看起来不能让你立刻表示赞同，那这个话题就放在后面再说吧。

想让会话变得有趣，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把话题重新移回郁江好了。郁江是在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方法，把惯用手是左手而且对动物不过敏的女性换了过来？她在那之后又怎么样了？这可真的是非常有趣呢。

“根据我的调查结果，至少在北川家搬到沼井崎市的别墅的那天，郁江是在场的。我的理由是，住在隔壁的多田野远远地望见了北川家搬家的过程。他很确定，开着白色小货车来的是母子三人。不过距离有些远，他没有看清楚每个人的长相。

“多田野家里养了一条柴犬。那天晚上深夜，柴犬一直在院子里叫。北川家里那时还没有狗。多田野觉得有些可疑，就去外面看了一下。他发现，隔壁的北川家还亮着灯，不过并没有察觉有什么异样。

“那只叫戈恩的德国牧羊犬，是在过了两三天之后，才来到北川家里的。喜欢狗的多田野，想趁机去和郁江搭话，不过，郁江的态度好像不是很友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多田野说‘郁江戴着眼镜，离近了看，发现她好像又很年轻’的表述。

“让一位年近六旬的单身男性准确地判断出化浓妆的女人的年龄，还是不要期待的好。他的这种证言，也当不了决定性的证据。不过，这之后的事情，能判断出他所见的这位女性是个左撇子。而且，从她能够平静地站在狗的旁边这一点来看，恐怕，认为这位女性不是郁江的想法，会更妥当一些吧。

“搬家之后，郁江和由纪名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由纪名是‘家里蹲’，不出家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果那个由纪名其实是身心健康的亚矢名的话，就要另当别论了。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她能够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吗？而且亚矢名是会开车的。那么，每晚开车外出的其实是亚矢名吧。这种想法，会不会显得更加自然呢？

“至于秀一郎，实际上在搬家之后，没有关于他和谁曾一起外出的目击情报。确实，据多田野交代，所谓的晚上开车出去兜风的时候，他

曾在远处看到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人戴着帽子和口罩。但是，那种伪装手法，只需要找个人形玩偶，稍微打扮一下也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有证言说，秀一郎每次都是天快黑了才出来遛狗，而且总是把帽子压得很低，还戴着太阳眼镜。即使从他的身边经过，也看不到他的脸。之前那位刑警告诉过我，作为男性来说，秀一郎的身材并不高大。坠海事故当晚，开车的那个人难道不可能是变了装的亚矢名吗？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搬家到沼井崎市的那天晚上，郁江和秀一郎，其实就都已经消失了吧。那之后，你——也就是亚矢名，一个人扮演郁江、秀一郎、由纪名三个角色。如果以此为前提再回过头来看坠海事故的话，一切就都能说通了。

“你等到过了晚上十点，把之前买的山地自行车放进白色小货车之后，开始了一个人的驾车兜风。毕竟，由纪名可不会开车，也就不会被人怀疑是凶手。为了让郁江和秀一郎堂堂正正地消失，你想出来的这个方法的确很绝妙。

“深夜十一点之后，你假扮成郁江，去了西沼井港附近的甜甜圈店，外带了一盒十个的甜甜圈和两人份的热咖啡。你把里面的三个甜甜圈吃了或者是扔了，把小票塞进甜甜圈的盒子，再把盒子放到了车里……你用的这个手法，在伪造了郁江和秀一郎的在场证明的同时，又让郁江不可能死于自杀的这一假设有了证据。

“到了西沼井港之后，确认好周围没有人，你把自行车从车上取了下来。那之后，你就是一脚油门踩下去，把车从码头开进了海里。当然，你也是事先调查好了潮流的速度与走向，选好了日子，让潮流把尸体带向大海。这样一来，那两个人的下落不明，也不会看起来有任何的不自然。对于自小就学游泳的亚矢名来说，从掉进大海的车里逃脱再游上岸，应该不会很难吧。

“你唯一没有想到的可能就是骑车回来的样子被多田野看到了。但是，天那么黑了，只要戴好墨镜和帽子，万一被发现了，也会被当作是

秀一郎的。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刚才，我说出从多田野那里听来的目击情报的时候，你立刻就把自己谈话的轨道给修正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干得漂亮。突然把秀一郎说成是犯人，暗示他的‘自杀’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还不只是这样，如果不把哥哥的动机说成是出于对由纪名的爱的话，如果伪装事故的说法站不住脚的话，那么，这一连串事件的矛头，就会直指我的指证亚矢名了吧？

“如果没有刚才的试探，只要我问你什么，你都坚持说不知道的话，在拿到值得庆祝的一亿日元保险赔偿金之后，你就可以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奇迹般地重新回归社会了吧？”

亚矢名的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

“问题是，搬家当晚消失了的郁江和秀一郎，在他们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遗憾，因为得不到你的协力，所以我只好继续讲我的假设。

“说得直接一些，关键词是‘狗’，搬家当晚隔壁家里叫个不停的柴犬，以及两三天后突然出现在北川家里的德国牧羊犬……还有锋利结实的厨房用剪，以及那个特大尺寸的像是美国家庭才会用的大冷柜。北川家的厨房里，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冰箱。把以上所说的联系起来，要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我想不论是谁，都会多少嗅到些答案的味道吧。”

“郁江也好，秀一郎也好，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亚矢名居然会想要了他们的命。是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用钝器击倒了他们，还是在他们吃的食物里放入了安眠药之后，趁他们睡着的时候下手的？这个我虽然不知道明确的答案，但是恐怕是后者吧。

“如果被周围的人看到家族三人，各自的长相被知道的话，之后的行动就会变得很麻烦了。所以，必须要在当晚就立即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狗的嗅觉比人灵敏上百万倍。多田野家里的柴犬在晚上叫个不

停，是因为闻到了很浓的血腥味吧。如果他那时到北川家里看看的话，展现在他面前的，应该就只有血肉模糊的凄惨景象。这简直，就是你所说的‘鬼畜之家’。

“置备大型冰柜和冰箱的真正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储存大量的冷冻食品，而是为了冷冻保存大量的带骨头的肉。为了能安全地处理掉那些肉和骨头，大型犬的存在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对于那只德国牧羊犬来说，要它把两个人的骨头和肉都吃完，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没有证据的凭空猜测，有意义吗？”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她的反驳了。

对于这个女孩，我已完全不觉得她有任何不谙世事的青涩感了。

“我已经不是刑警了。揭发犯罪不是我的工作。”

“与之相对的，没有证据的空想是我的自由；不受法律约束的制裁手段，也是我的自由。”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是，我没有兴趣威胁小姑娘。只是，我想知道真相。在知道真相之后，我会生气。仅此而已。

“对于我来说，像是‘不管是有什么理由，杀人行为都不能被正当化’这种烦人的说教，我是绝对不想说的。特别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杀人事件，杀人者和被害者都有各自的理由。所以，只要不连累其他人，仅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恨相杀的话，即使认识到了这是犯罪行为，我也不一定会去告发。

“比如说，你先是弑母杀兄，而后……”

“那，如果我承认了你说的都对，榊原先生，你是不是就满足了？”

榊原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就像是亚矢名身上的邪气涌到了他的身上一样，榊原用手拨着围绕在他四周的空气。

榊原把两只手绕到脖子后面，慢慢向正前方微微低头。亚矢名则把头仰起，直视着榊原的脸。亚矢名的双眸显得异常晃眼。

不想输给那个眼神，榊原的身子也变得紧张起来。

“很遗憾，这不是单纯的家庭内部的杀人。利用人身损害保险企图骗取保险金的行为，早已超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恨情仇。我没有要把你当成是诈骗犯的意思。放弃和保险公司交涉的事情吧。

“作为你犯罪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员，在处理完尸体之后，戈恩就被你草草了结。它实在是太可怜了，不给戈恩平反昭雪，从我这里都说不过去。我也不是什么动物爱好者。只是，虐待动物的家伙，不值得被饶恕。

“但是，这样还不能算完。因为，比起骗取保险金，这个事件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的重大犯罪。你为什么要杀了由纪名？为什么又要假借由纪名的名字活着？这才是解开问题的关键。

“我是希望你能回答我的，不过那还是我先说吧。

“你和‘田中关爱动物诊所’的经营者——兽医田中哲，曾经是恋人关系吧。那时你还是个高中生。你的悲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你好像对哲非常着迷。虽然对妈妈保密，但是你打算大学毕业之后就和哲结婚。哲也发过誓，说会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娶你。不过，你们之间的关系被他的妻子知道了。他最后选择了重新回到妻子的怀抱……唉，这也是常有的事。总之，你被你心爱的男人抛弃了。

“遭到背叛之后，你的内心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下定决心要杀掉哲的你，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你突然意识到，如果是普通的杀人行为的话，你自己就会因为有充足的杀人动机，而被第一个怀疑。所以，为了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你选择了让自己‘死’在哲之前。

“知道亚矢名含恨跳楼之后，哲悲痛万分，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亚矢名。于是他选择追随死去的亚矢名，果断自杀了……要是后来没有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这简直就是完美的剧本了。”

榊原的眼睛没有离开亚矢名，他把两只手移到了腰间。

任何的疏忽大意，都可能会成为致命的错误。榊原从来没有小看过这位像母猫一样敏锐的女孩。

女人逃跑的速度不一定比男人慢。倒不如说，有些逃跑的路线反而只有女人才适用。目光像暴力团成员一样锐利的中年男子，在路上追逐一个拼命逃跑的年轻少女。在这样的情景下，被拦下来的百分之百是那个男的。

亚矢名的表情里，开始有了从未出现过的动摇。就像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反而会说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在那一瞬间，必须要有最大限度的警戒。

榊原紧绷着脸颊。

“你是听谁说的？”

亚矢名小声说道。

“是不是对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那件事感到很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你的行动的确非常慎重，和田中哲的恋爱关系对朋友也保密得很好。所以，你好奇我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些的，也很合乎情理。”

她没有回应。

“自从上次见了你之后直到今天又见到你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听取了木岛医院院长木岛医生、郁江的姑姑相泽喜代子、处理亚矢名坠楼案的潮南警察局清水警官、原北川诊所事务员濑户山妙子、秀一郎的旧友星拓真、北川家邻居多田野吉弘，共六人的证言。哲的妈妈田中寿寿子，我并没有见过。

“这次坠海事故发生的时候，亚矢名早就死了。死去的人当然不可能作案。亚矢名到底有没有恋人，在最初的时候是没有调查的必要的。所以，对于田中哲，说实话我是连他这个人都不知道的。

“即便是这样，为什么我后来知道了哲是追随亚矢名而自杀了的

呢？你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实际上，上次在这里见到你之后，以调查死去了的北川亚矢名为名义，有个人去过田中寿寿子的家里。

“虽然一下子判断不出那个人的年龄，不过据寿寿子推定，那个人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她说自己是某侦探事务所的私人侦探。

“没想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竟然在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寿寿子吓了一大跳。寿寿子觉得那个人的到来也算是给她寂寞的独居生活解了解闷，就让那个人进到家里了。二人聊了很多，寿寿子也很快就对这个善于听别人讲话的人产生了信任。

“儿子哲和亚矢名的不伦之恋，从开始到结束，都一直伴随着家庭内部的争议。寿寿子把这些事情都说了个遍。她还说，和哲分手后，亚矢名连同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自杀了。知道了这件事的哲感到良心有愧，不久之后也就自杀了。后来，寿寿子给那个人看了亚矢名和哲的遗书。

“问题就出在这个遗书上了。哲的遗书，是在诊所桌子的抽屉里发现的。

“写在了一张便笺纸上。”

亚矢名，对不起。

请原谅我。

哲

“写得非常简单，也的确是哲本人的笔迹。

“哲一个人在诊所的时候，喝了放入了氰化钾的速溶咖啡，服毒自杀了。

“亚矢名的遗书，是在哲死的时候所穿夹克的胸前口袋里找到的。那封遗书是手写的，而且内容还不少。”

亲爱的哲：

在失去你的世界里，我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我决定了，带着我肚子里的我们的孩子，两个人一起去到那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世界。

到现在都没有跟你讲过，真的很抱歉，请你原谅我。

但是，既然做出了选择，我希望你从此别再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我把这封信交给值得信赖的人，到了我们初次相遇的八月十四日那天，你就会收到的。

我们一起幸福下去的约定虽然没能实现，但是，请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不想说再见。

我会在那个世界一直等你。

亚矢名

“如果这些话都是真的，这就是纯爱故事了。要是寿寿子知道亚矢名还在这个世上活蹦乱跳着的话，她会怎么想？

“先暂且不谈这个。那个自称是私人侦探的人，请求寿寿子把两封遗书借给她复印一下。虽然一开始寿寿子有些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她。寿寿子把离自己家最近的便利店的位置告诉了那个人。那个人本来应该在复印完之后，就立刻回来把遗书还给寿寿子。但是，寿寿子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那个人再回来……总而言之，寿寿子一直视为宝贝的那两封遗书，就这样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但是，寿寿子可不是那种愿意躲在被窝里哭的人。自称私人侦探的那个人，估计是以为寿寿子会轻易放弃的。她这可判断错了。寿寿子跑去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叫喊着要警察无论如何也要逮捕那个人。

“但是，被骗走的不是证券或者邮票那种有经济价值的东西，终归就是两张纸而已。而且，从那个人说的话来看，她很有可能是北川家雇

的私人侦探。即便不是那样的话，她也一定与死去的亚矢名有什么联系。这样一来，警察就不太可能把此事当成是诈骗事件，也不会展开大规模的搜查了。不过，既然被害者都找到了警察局，警察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也确实不太好。所以，那里的警察在调查之后，联系了当年处理亚矢名坠楼案的足立区潮南警察局。

“接到联络的，是潮南警局的清水警官。没错，也确实是巧合，他就是前几天刚接受了我的调查的那个清水警官。也许，你的好运气真的到头了呢。坠楼事件之后，他进到北川家的房间里，向变身为由纪名的你还问话来着。怎么样，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他。

“在那之前，清水警官一直认为亚矢名的死是一场意外。听了寿寿子的话，他惊讶得讲不出话来。如果亚矢名真的是死于自杀，那起案件也就必须要被重新考量了……想到这里，清水警官马上就去搜索郁江的下落了。结果，他得知了郁江和秀一郎两个人在西沼井港发生的汽车坠海事故中死亡的消息。

“我说到这里，不知道你听明白了吗？多亏清水警官后来又联系了我，我才知道了田中哲和亚矢名之间的凄惨爱情故事。”

“也就是说，我去田中寿寿子家里的事，反倒是打草惊蛇了。对吧？”

亚矢名低声回答。

“你啊，太想要哲和亚矢名的遗书，把事情做过头了。上一次，我向你要了木岛医生写的借条。当时的对话，让你感到很害怕的样子。

“你是不是担心木岛医生会否认这张借条上的字迹？关于此事，我也告诉你答案了。虽然有笔迹鉴定的方法，但是如果笔迹起不到决定作用的话，把指纹拿去鉴定一下，至少可以知道木岛医生是不是用手碰过这张证明。

“木岛医生的借条上，留有你的指纹。你是用手直接递给我的，当然会有你的指纹。问题是，那不是‘亚矢名’，而是‘由纪名’的指纹。

“看到了你的不安，我后来提出了和保险公司交涉的条件——必须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调查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关系。

“万一我察觉到了哲和亚矢名的恋爱关系，去找寿寿子询问具体状况的话，会怎么样呢……寿寿子把从田中哲的胸前口袋里掏出的‘亚矢名’的遗书递给我，如果我去做指纹鉴定的话，那么检测出来的会是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由纪名’的指纹。毕竟，那个遗书是你手写的。但是，你写下它的时间，并不是‘亚矢名’坠楼之前，而是过了很久之后，眼看就要把哲杀死之前……

“还不只是这样。哲的遗书，还有更致命的问题。哲的妈妈寿寿子也承认，遗书上的字的确是哲的笔迹。但是，哲写遗书的时间，并非是在他临死之前的‘弥留之际’。而是比那要早得多的时候。

“哲自己肯定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张纸片竟然被当成了他的遗书。因为，这是哲和亚矢名在谈恋爱的时候，作为二人的秘密通信手段——在诊所墙壁上挂着的画框的背面塞着的无数张便笺的其中之一。”

亚矢名的脸上轻微地抽搐了一下。

“那是他给我的，最后的便笺。”

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悲伤，从她嘴里挤出的这几个字，是颤抖着的。

“便笺的内容很简洁，所以它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地方。那张纸条上的字，倒也不是不能当成是遗书来看。想到这么用它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会是个绝妙的办法了。这张哲的遗书上要是留下了‘由纪名’的指纹，可是个大问题……那样的话，就一切都完了，相当于是承认了自己是凶手。

“所以，你开始想了，我和寿寿子接触的可能性并不高。你周围的人，也都不知道你和哲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也没有去见寿寿子。但是，你还是觉得以防万一，早下手会好一些。

“因此，你假装成私人侦探去了寿寿子家里，顺利地骗到了那两封遗书。可结果呢？你这是自掘坟墓。”

亚矢名小声地笑了出来。

话都被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就开心一些吧。她不是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吗？榊原自己在心里念叨着。

可是，不知是什么时候，笑声逐渐融进了抽泣声中。之后，又是一片沉寂……

咀嚼着那些令人厌恶的回忆，榊原继续说：

“那么，我试着还原一下你杀害田中哲的计划吧？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不要有顾虑，你尽管指正就好。

“你以偶然间在自家附近捡到的流浪狗为契机，和兽医田中哲相识了。有可能你是想把它拿回家里养，但是，郁江因为是动物过敏体质，所以非常讨厌狗，不允许在家里养狗。你把流浪狗寄养在田中的动物诊所里，你们的不伦之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耳边又传来了偷笑声。

“榊原先生可真是个天真的人呢。”

亚矢名盯着榊原，脸上露出了怪异的微笑。

“又不是日剧或者小说什么的，我怎么可能会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凑巧就捡到一只流浪狗呢？再说，哲也是很容易地就被骗了……

“我经常在远处偷看哲的身影。他是个很知性的人……他白天和晚上基本上都待在诊所里，从来没有见过像是他妻子的人出入过诊所。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单身。对于创造和他相识的契机来说，把流浪狗带到‘田中关爱动物诊所’应该是最快捷有效的了。”

“那，那只狗是？”

“我同班同学的哥哥，他一直有在参加保护流浪狗的志愿者活动，我让他给了我一只。最初我想让他帮忙放在学校的保健室，但是因为我还是高中生，需要父母的许可才行……”

“这样啊。你从一开始就是被哲吸引，然后有意图地接近他啊。

“总之，你顺利地成了哲的恋人。只是没有想到，他并非单身而是

有妻子的，对吧？哲和你约定好了，跟妻子离婚之后就娶你。不过，他的出轨行为被发现之后引起了家庭纷争。和大多数男人一样，他很轻易地就抛弃了你。”

“那个女人，把我的狗杀了，还割掉了它的脑袋。”

“好像是的。他妻子的憎恨，不仅仅是对丈夫的女人，已经转向了女人的狗了。当过他诊所助手的妻子，用诊所里的手术刀对狗下了毒手。那是兽医用来给动物做手术用的刀，它的锋利程度远在菜刀和水果刀之上，应该很轻松地就割下来了吧。

“这件事情从结果来看，并没有造成你和哲之间的关系破裂。不过，它也为后来发生的大事件埋下了伏笔。但是，你通过这件事也学到了知识——切断尸体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

“分割成德国牧羊犬能吃下的大小，只用厨房剪刀明显是不够的。外科手术用的手术刀，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吧？”

没有回话。

“你下定决心要去复仇。假装老实温顺的样子，可心里却在缜密推敲着杀害计划。而且，那个杀害计划的对象并不只是背叛了你的哲。以今后的替身由纪名为开端，包括你觉得碍眼的母亲和秀一郎在内，你想要做的是，把这些人一举铲除的大型连环杀人计划。

“你有一点做得非常出色。那就是你并非简单武断地去杀人，而是把所有的杀人现场都伪装成了事故，或者说是伪装成了自杀。如果是杀人事件的话，警方肯定会介入。反过来如果是事故或者自杀的话，警方的应对就会很敷衍。而且，你把多个事件的作案时间和地点都分隔得很开，让警察没有怀疑北川家的人会和这些事件有关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如果是事故的话，遗属是可以拿到钱的。家人死了却拿不到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杀害由纪名一案，很明显，至少你也是取得了郁江的理解和协助。秀一郎被妈妈郁江控制得死死的，毫无反抗之力。由纪名和秀一

郎是相爱的。你点燃了郁江内心的嫉妒，进而用骗取房东老婆婆巨额财产的计划吸引郁江，让她成了你的共犯。

“如果是前途一片光明的亚矢名死了，警察是不会怀疑北川家的人作案的。比起整天待在家里的由纪名的生命，能够得到一大笔钱财才是……被你这样挑拨，郁江应该是动了心的吧？”

“由纪名怀孕了。”

亚矢名小声说道。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才特意在遗书里面写亚矢名怀孕了吧。不过，法医好像并没有检查出来……

“不过，从由纪名的体内检测出了高浓度的酒精。由纪名当天确实是喝酒了吧？”

“酒和情欲……由纪名沉迷的事物，和她死去的养父菱沼是一样的。

“由纪名送给哥哥的那张卡片上写得歪歪扭扭的字，你看到了吧？那不是由纪名小时候写的。不论我教她多少汉字，她都没有想学会的意思。没有丝毫的对知识的欲望，由纪名是满脑子只有欲望的母猪。”

亚矢名使用的词汇也越来越激烈。

“那天晚上，由纪名也喝得大醉。

“我说服了妈妈，她也知道了杀害由纪名的计划。妈妈死活不愿意让由纪名去看妇产科，也正在为此感到焦头烂额。分配到妈妈头上的任务是，说服哥哥同意计划并在事后想办法应对警察。

“我把喝得烂醉的由纪名带到阳台，在事先卸掉螺丝的栏杆扶手那里，果断地把她推了下去。”

“那时，你们刚搬到那间公寓，周围还没有认识你们的住户。警察当然不会怀疑你们所说的死者是亚矢名的这种说法。

“而且，那时正值你高中毕业，临上大学之前的微妙时期。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也被人为地压低到了最小限度。此外，你们之后就火速从足

立区搬到了沼井崎市，你的朋友们即使想在你的灵前上一炷香，也不知道你们北川一家到底去哪里了。

“买下沼井崎市的那栋别墅，也是你们周密算计过的。大概——暂时逃离熟人多的东京会更安全一些——是你用花言巧语骗了郁江搬家的吧？被你的作战计划牵连的郁江，在不知道自己和最爱的儿子的临终之地即将到来的情况下，买了那栋别墅。

“如果把作为杀害现场的别墅就那样放置不管的话，万一被警察怀疑的时候，风险可就大了。比如说地板上或者墙上的血渍，就算擦得再干净，也会被鲁米诺 [2] 试剂检测出来……为了能在杀人计划完成之后将建筑物解体，没有租房而是说服郁江买房，不得不承认这是极具智慧的做法。把郁江玩弄于股掌之间，老鼠的儿子哪里是只会打洞啊，简直都快要飞上天了。”

“榊原先生对妈妈过奖了。”

亚矢名直言不讳地指出。

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焦躁。

“妈妈是个眼睛里只有钱的女人。想骗她这种女人，只要看透她的心思就很好办了。”

“嗯，也许吧。不管怎么说，你的实力要比你妈妈高出好几个段位了。搬家的当晚，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杀了秀一郎和郁江。

“不过，在找来大型犬戈恩，让它吃掉保存在冰柜里的大量带骨生肉的同时，你也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你每天晚上开车出门去兜风，其实是去伪装事故案发现场的西沼井港等地踩点吧，或者是开车到东京的‘田中关爱动物诊所’去调查哲的动向吧。你在新年刚过就去上了驾校，应该是想着早些开上车，尽快实施你的作案计划吧？”

“你把哲毒杀之后，将现场伪装成了自杀。不过，伪装成自杀需要被害人的遗书。为了能让家属和警察相信他是自杀，留下遗书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你才活用了留在自己手头的那些以前和哲联络的便笺。

“接下来，就是把他自杀的理由合理化。作为一位有着分辨能力和家庭责任心的成年男性，哲的自杀行为，必须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合理动机。被哲抛弃的亚矢名，在绝望之中带着腹中的胎儿跳楼自尽——有这样的前提，他的自杀应该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吧。知道了这一事实的哲，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追随亚矢名自杀了。把亚矢名的遗书放在哲的胸前口袋里，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吧？你还特地把亚矢名的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和遗书放在一起，是害怕田中的家人找到北川家去确认亚矢名的死讯吧？”

亚矢名点了点头。

“至于行凶的具体步骤，我认为，在动手的那天，你是瞄准好了田中一个人在诊所的时间，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的。难道不是吗？”

亚矢名把眼睛睁大了。她并没有否认。

“果然……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哲喝下去的速溶咖啡里是不可能混入氰化钾的。”

“虽然深夜的诊所上了锁，但是和以前一样，我拿备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了。

“分手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他看到我的时候都快被吓傻了。‘我从现在开始，要说今天来这里的理由，有可能话会很长，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听一下，拜托你了。’我话音刚落，他就马上答应了。”

“如我想的一样，北川亚矢名死亡的消息并没有传进他的耳朵。见到了完全没想到会在此刻出现的前女友，那个人在困惑的同时，也难掩内心兴奋。所以，即使我在炎热的八月戴着手套，他也并没有怀疑什么。如果被问了，我原本打算说那是夏天用的蕾丝手套……

“我拜托他在我开始讲述之前，给他泡一杯咖啡喝。他很喜欢喝咖啡，没有理由拒绝我这个请求。我就像以前一直做的那样，用水壶里的热水冲泡了速溶咖啡。桌上有两个杯子，我趁他不注意，在其中一个杯

子里投入了氰化钾。”

“你是怎么拿到氰化钾的？郁江那里吗？”

“不是的，妈妈对杀人不感兴趣。氰化钾，是从我哥哥那里拿的。他在网上找熟人买的。哥哥一直在想着死的事情，明明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胆量……”

“哲没有任何犹豫，喝下了那杯有毒的咖啡？”

“是的。我一点也没费力气。我确认他死了之后，把我自己喝的那个咖啡杯洗干净放回了原位，把他喝剩下的那半杯咖啡和装有氰化钾的小瓶子，放置在了他的桌子上。”

“然后，你把哲的遗书放进了桌子的抽屉，把亚矢名的遗书和死亡证明的复印件藏在了他所穿的夹克的胸前口袋。

“当然，你肯定不会忘记在氰化钾的小瓶上留下哲的指纹吧？”

亚矢名点了点头。

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给这个姑娘听的了。

沉默再一次将他们支配。

“时间也很长了，差不多我们就结束吧？”

“我刚才也说过，就算你是我的委托人，我也不会对你犯的罪视而不见的。但是，我毕竟不是警察啊。从现在开始，还是交给警察来处理会好一些吧。请允许我现在就报警。”

说着，榊原从胸前口袋掏出手机。突然，在他的意识里，眼前这位年轻的姑娘，和他迄今为止都没有想象过的自己的女儿的形象，不由自主地重叠在了一起。

对一件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刨根问底，把一位和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的少女逼上绝路，还说什么要把她交给警察，榊原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自己早就不是警察了啊……

不过，正因如此才更应该严肃地对待此事。毕竟摆在那里的是铁的

事实。

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会和这种人一样！

“像你这样年纪的女孩的心情，我终究还是理解不了……

“我并不认为你完全没有合理的理由和动机。但是，你为什么要把身边的人赶尽杀绝呢？”

“你是在想和你分开了的女儿吧？”

从亚矢名的嘴里飞出了令人感到意外的话。

“你知道的吧？”

“我是从远藤那里听说的，就在远藤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

“远藤对我说，榊原外表看上去很冷淡，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他不是很好接近。但其实他的内心很善良。虽然现在我都不太能见到他了，不过我知道他有个跟你岁数差不多大的女儿。所以，他肯定会很热心地帮助你的……”

理惠子那个家伙，总是这么多嘴！净说些无关的事。

不过，这的确也瞒不过懂心理学的理惠子。榊原感到自己心里像是中了毒……

“因为有年龄相仿的女儿，所以你才会更加生气吧？

“我认为是这样的。”

亚矢名平静地说。

她想要博得这个男人同情的企图，并没有明显地被表现出来。

“我杀人，是因为我是鬼畜。

“刚才，榊原先生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在犯罪的拼图上看到了我的脸……”

公园里的风，从刚才开始忽然变得很冷。

树叶被风刮得沙沙作响。

绝不能让到手的猎物就这么溜走。榊原开始默默地操作手机。

注释

[1] 曼陀罗，梵语“Mandala”的音译，可以解释为“悟法的场所”或者“万德诸佛聚集之处”。文中此处的“曼陀罗”，可以理解为“本质”之意。即，榊原对犯罪行为的本质感兴趣。——译者注

[2] 鲁米诺（Luminol）：一种发光化学试剂，与血液混合时会发出引人注目的蓝光。法医学上使用鲁米诺来检验犯罪现场含有的血迹。——译者注

鬼畜之家

从我有了记忆开始，我的家就已经开始崩坏了。

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人，我的家庭早就说明了一切。父亲无视母亲，母亲也从不向父亲打开心扉。三个孩子夹在他们中间，畏首畏尾地长大了。

父亲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很冷淡的人。自身以外的事物，他都漠不关心。即使是家人有难，他也根本就没有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想法。也正是他的利己主义，使得他懒得去分辨小人，所以才会被妈妈那样的女人套牢，被骗子骗钱从而负债累累。终其一生，孤独寂寞。尽管如此，我并不讨厌他这样的父亲。

父亲很是厌恶哥哥秀一郎，也可以说是蔑视他吧。这并不只是因为秀一郎不是他亲生的而已。愚笨的头脑、愚弱的身体、动摇的意志……哥哥拥有父亲讨厌的全部品质。

父亲最在意的是我，我的长相和性格都是父亲喜欢的那种类型。也许父亲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吧，学习成绩好，比什么都能让他高兴。

父亲去世的时候，妹妹由纪名还很小，她并没有成为父亲厌恶的对象。不过，如果父亲见到了长大之后的由纪名的话，很容易想象得到他会有多么的失望。由纪名，比起她的生父，其实和她的养父菱沼健一更像。哥哥就不怎么有的智慧，由纪名也一样没有。

妈妈认为只有自己的欲望，也就是金钱，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她最开始的目的是和父亲结婚，但是父亲其实并不爱她。她把怀孕作为武器，用威胁的办法成为北川家的一员。比起和父亲的冷淡关系，她最

大的烦恼，是和婆婆的互不相让吧。结婚当初，北川家的财政大权还在祖母手里，妈妈没有使用金钱的自由。

我对祖父没有太深的印象了，不过对祖母倒是记得很清楚。我很讨厌我的祖母，她身型偏瘦，从外表上看，像是一个品味高雅的老太太，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内心阴险、咄咄逼人、斤斤计较的人。

站在祖母的立场上想想，郁江把喜欢拈花惹草的自己的独生子给抢走了，固然可恨，但是，郁江肚子里孩子的父亲，竟然是自己的丈夫，这样一来，她想把儿媳妇逼走也就不无道理了吧。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在嫉妒和抱怨中迷失自我的人，终归是丑陋的。妈妈总是把祖母喊作“夜叉”，在年幼的孩子的眼中，她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鄙陋的女鬼。

我最讨厌的是，祖母总是把矛头指向我。

“长大之后，你也会变成像你妈那样‘音乱’的人。你可要当心！”

“音乱”其实是“淫乱”，虽然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它的意思的，不过那个词汇的毒性之大，即便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子，也体会到了。

我决定给祖母一些教训看看。

我最开始想到的办法，是给祖母喝的茶里下毒。不过，我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很难搞到真正的毒药。我发现祖母在她屋里的桌子上，经常放着一个小茶杯，那里面总是会剩下一些茶水。于是，我在剩的茶里偷偷地加入了厨房清洁剂。因为，我想到了她以前总是说“清洁剂是有毒的，不洗干净不行”。我家里用的清洁剂是绿色的，所以即便混在茶里也看不出来。

因为祖母察觉到了异样而大发雷霆，我的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对于此事，祖母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妈妈。虽然，祖母后来和妈妈的关系越来越差，但是祖母不愧是祖母，她看穿了这是我干的。看到近乎疯狂地叫嚷着的祖母，妈妈偷偷地对我露出了笑容。如果她认为我是想为她报仇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同情过她。

毒杀祖母的计划失败之后，我又换了个方法打算卷土重来。祖母晚

上睡得早，所以她的房间里总是在晚上七点刚过，就铺好了床被。那天，趁着祖母去洗澡的时候，我潜入她的卧室。我把自己的裙子卷起来，一屁股坐在了祖母的被子上。

数秒后，我站了起来，确认好了祖母的被子和枕头被浸湿，黄色的污渍留在了上面。那一瞬间，有种说不出的强烈快感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那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祖母死了。死因当然不是中毒，而是扩散到全身的卵巢癌细胞。即便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医生，也没能将她从病魔的手中救出。我那时六岁，马上就要去上小学了。

父亲的死，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五月。

那时，父亲和妈妈已经是完全冷战的状态。不过比起这个，北川家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则要严重得多。与行医踏实的祖父不同，喜好投机的父亲并不满足于医生的本业。被别人煽动，他把手伸向了很多不同的产业。最后，他被一群可疑的人拉拢，死的时候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父亲是死于自杀，绝不会是妈妈杀了他。我之前说给榊原先生的那些话，对不起，都是我瞎编的。

父亲既没有被妈妈下安眠药，也没有被妈妈注射毒药。妈妈虽然是个内心邪恶、欲望强烈的女人，但是她没有冒险去杀人的胆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家人或亲属的死亡，把金钱骗到手里的行为，才是她的特长。

父亲死的那天，小长假刚刚结束，天气还有些凉。结束了一天的诊察后回到家里的父亲像和往常一样，换了衣服，喝了一杯咖啡，就又出门了。他再次回到了诊所。父亲几乎没有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吃过晚饭，平时结束诊疗之后，他习惯马上出门，到了深夜很晚才回家。他彻夜未归的时候肯定也不少吧。

父亲不怎么照顾家庭。我是三个孩子里唯一的，似乎与他有过交流的人。我没有像哥哥和妹妹那样害怕父亲，父亲也没有对我刻薄冷淡过。父亲也算是有智慧和有教养的人，至少在我的眼里，他老实忠厚，

像个男人。

现在想来，也许是我对父亲的评价过高了。但是，那个时候，除了爸爸，就是像嘴里衔着小猫的母猫一样——把儿子管得死紧的丑恶的妈妈，以及躲在妈妈背后的软弱的哥哥。我在内心深处对他们简直是烦透了。

我时不时就会去诊所，找一直待在那里面不出来的爸爸玩。比起家里二层的书房，也许诊所更能让我放松下来吧。诊察时间之外，父亲经常在诊所阅读医学相关的杂志或者书籍。

即便我走进诊室，他也不会对我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每当我偷偷看着他的时候，他总是会做出很满足的表情。我观察各式的医疗器具，爬上患者受诊用的椅子，在检查床上来回打滚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呵斥过我。父亲对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哥哥早已断念，他想让我成为他的后继者，当一名医生。

但是那天，我轻轻地打开诊室的门的时候，映入我的眼帘的，不是父亲满足地回头看着我的样子，而是从桌子前的椅子上滑落下来，倒在地板上的父亲的长长的身躯。

他的脸朝向对面，我没有看见他的表情，但是看到他的身体呈现出不自然的扭曲状态，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死了……马上认识到这一点的我，把目光投向了桌子上面。只见一支带着针头的注射器静静地躺在桌子上。作为医疗器具的注射器不能被那样放置，这是我在小时候就懂得的常识。为了把这个非常事件告诉在家里的妈妈，我飞快地跑出了诊所。

妈妈倒是很冷静，估计她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吧。听完我说的话，她也没急着跑出去，而是跟着我到了诊室。进了诊室之后，她没有对父亲说话，直接就去诊他的脉，然后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基本已经可以确定父亲是死了。妈妈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我对此倒是也没有感到不可思议。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之后

的故事展开。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之主突然死亡。那样的死法，还是会让人觉得这并非是自然死亡事件。我当时脑子想的是，救护车和警车一路鸣笛飞奔，集结到诊所门前，以及楼上楼下的人们喊叫声不断的场面。

但是，认真检查了桌子上的注射器，把可疑的药品容器看了又看之后，妈妈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

“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当然，秀一郎和由纪名也不行！”

用吓人的声音命令完我之后，她就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妈妈真的没有把父亲的死告诉秀一郎和由纪名。父亲晚上经常不在家，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两个怀疑什么。不过说起来，他们二人也从来就没有对可疑的事情有过怀疑，毕竟他们没有那么敏锐的感性。

妈妈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催着几个孩子赶紧去睡觉。不久之后，她就开始行动了。她给同样是新宿区私人医生兼父亲好友的木岛医生打了电话，只说了丈夫的样子很奇怪，让他快点赶过来。

悄悄从房间跑出来偷听了他们谈话的我，当然，也忍不住去偷听了那之后在诊室里发生的事情。听见像是木岛医生驱车赶到的声音，我轻轻地下了楼，向着他们作为密谈场所的诊室走去。

在深夜的诊所里，妈妈和木岛医生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之前告诉榊原先生的那些。我在诊室的门外竖着耳朵听。在父亲的尸体旁边，他们两个人热情地聊着关于钱的事情。作为协助妈妈的回报，木岛医生要求妈妈给他一千万日元。妈妈很干脆地答应了木岛医生的要求，二人的商谈也宣告成功。

在父亲返回诊室到我发现他的尸体的这段时间，妈妈确实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一步。妈妈没有机会杀害父亲，所以，妈妈要求木岛医生帮她的，一定不是什么帮她掩饰杀人的真相，而是把父亲的自杀伪装成病死。

自杀的话，家属是拿不到人身损害保险金的。妈妈只要向对方哭诉，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家老小就只能露宿街头，木岛医生也就不忍心拒绝了吧。不管是什么时候，妈妈的判断力总是很出色。不过，如果她把看问题的角度变化一下，在平日里像侦探一样，调查父亲和父亲周围的那些人，应该会更加有用吧。

不过，妈妈的作战可不只是装装可怜和收买人心。是的，一种老套的会让人笑掉大牙的简单直接的方法——色诱。

有一点我没给榊原先生讲过，那就是北川诊所其实是在昭和初期建成的木制建筑。从大街上看它的正面，会发现墙上满是爬山虎，很有古时候医馆的那种风韵。和外观一样，内部的构造也是怀旧的昭和风样式，完全可以用它来给古风电影当拍摄取景地。当然，诊室的门也是木制的推拉门，门上有一个很大的钥匙孔。现在这种样式的门已经很少见了。

能听清诊室内的对话，多亏了这个大大的钥匙孔，而且它的高度也正好是小孩子的脸可以碰到的。最初我把耳朵紧紧地贴在钥匙孔上，突然间二人的对话中断的时候，我就把耳朵移开了。当然，透过钥匙孔是可以看到诊室里面的情况。

透过钥匙孔看到的那扇厚厚的大门里的世界，就像是深不见底的水井一样，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那个小小的视界映入我眼帘的是，商谈成立之后，在木岛医生挺着的如太鼓一般的圆滚滚的肚子上蹭来蹭去的，妈妈细长柔美的身姿。

妈妈穿的不是刚才的衣服，而是一身蓝色针织的两件套。她穿的衣服已经能说明一切了。从椅子上滑下来的父亲的尸体在房间的死角，从钥匙孔里看不到。但是，倒在那里的父亲的尸体，让平时早已见惯尸体的那两个人更加兴奋了。他们二人喘着的粗气，伴随着房间里充满着的腐臭味和毒气，透过钥匙孔向我迎面扑来，将我“击倒”。

突然间，有种形容不出来的憋闷感，从走廊里向着妈妈的房间跑去

的我，一不小心踢翻了放在地板上的水桶。水桶里没有水，因此响声非常大，传遍了整个诊所。与此同时，我闻到一股呛人的血味在那一带充斥着，随之强烈的呕吐感也向我袭来。

我对妈妈起了杀心，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而且，在那时，我感觉到自己比任何家人都要爱我的父亲。

与性格内向且神经质的哥哥，还有一看就是性格怪僻的我不一样，由纪名有着作为家里老小特有的那种天真和会撒娇的特点。换句话说，她对事物的认识偏浅而且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父亲死后，由纪名成了妈妈的姑姑家的养女。

收养由纪名的菱沼家是住在茨城县的农家。先不管妈妈的目的是什么，比起自己原来的家，不如说由纪名和养父母家的风气习惯更加吻合。实际上，菱沼夫妇二人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们没有北川家的讽刺、阴谋和复仇，与之相对的，菱沼家有的是无知、无教养和无节操。

从由纪名那里知道了她和养父的关系，是在办完所有手续正式成为菱沼家的养女之后，她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年底。那时，我被妈妈带着来到菱沼家打招呼，送上新年的祝福。不过，我坐在那里还没喝完杯子里的果汁，就被看着像是等了我好久的由纪名拉着，进了她在走廊边上的小屋。

那个小屋是由纪名的卧室。一进到房间，由纪名马上就把推拉门关上了。她把衣橱最下面的抽屉拉开，咯吱咯吱地不知道在那里面翻找着什么。

果然是一到了关键时刻就犯糊涂吧，由纪名先是在那里扭扭捏捏的，不久之后突然间像是释然了一样，从抽屉的最里面拿出了一个带有蓝色花纹的儿童内裤，不声不响地塞到了我的手里。那明显是由纪名穿过的内裤，不过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没有立刻想到那上面残留的茶色污渍其实是血。

听着由纪名慢腾腾地说明，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不好了。

虽然是发自本能地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但是，由纪名年幼的脸庞上不时浮现出的对这种秘密体验的陶醉感，我看得一清二楚。即使是对作为姐姐的我哭诉自己的遭遇，由纪名也明显地沉浸在充足感和优越感之中。由纪名的身体里毫无疑问地流淌着妈妈的血液，而那正是她与我水火不相容的地方。我对此感到的只有无尽的痛苦。

我没有犹豫，决定对菱沼健一施以制裁。想想那个男人对年幼的由纪名做的事以及他本身的劣根性，遭到报应也是理所当然的。

父亲死后，我们被赶出了新宿区的家，在菱沼家暂时借住了一段时间。也许那是乡下人特有的风俗吧，健一爷爷和美惠子奶奶对于不请自来的我们一家人，一点不高兴的表情都没有显露出来，不仅给我们做饭、铺床、烧洗澡水，还跟我们亲切地拉家常。他们膝下无子，说实话，也是一对很少见的夫妻了。

白天，妈妈借口找工作，返回了东京。被留下的我们在院子里或是田间玩耍，在宽敞的屋子里来回奔跑，吃美惠子奶奶给我们做的红豆汤和蒸红薯，自由快乐地享受着时光。

在房子的背面，有一口我在东京都没有见过的老水井。本来应该各自去上学或者幼儿园的我们，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假期。玩累了，就在榻榻米上睡了个午觉。像这种事情，也是在东京的家里没有过的。

那天，我一个人在睡午觉。哥哥和由纪名还有美惠子奶奶三人像是在厨房干什么，我在梦里都听到了他们互相开玩笑时的笑声。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我醒了过来。猛然睁开眼时才发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地里回来的健一爷爷拉开了推拉门，直直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俯视着我。

那个时候的我，里面是奶油色的毛衣，外面套着红色的背心裙。我身体的下半部分，从美惠子奶奶给我铺好的被子里露了出来，屁股和大腿几乎全都露在了裙子的外面。我平时基本上都会在内裤的上面套一条

米色连裤袜，不过午睡的时候太碍事了，我就把它脱了放在枕边。

对于有育儿经验的人的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景色。但是，对于没怎么见惯过女人的健一爷爷来说，能看得出来，这已经足够有冲击感了。还只是小孩子的我，也能让不知道如何把欲望藏在“知性”那层窗户纸后面的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收获幼稚的兴奋感。我确信他偷看了我很长时间的睡姿。

发现我醒了之后，他那像门缝一样的眼睛里的芝麻般大小的瞳孔，开始匆忙地转动着。像肉丸一样的鼻子也变得油亮通红。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慌了。

“啊，美惠子奶奶在盛糯米团子呢，你不过去吃吗？”

他明显是想掩饰自己刚才的行为。那个样子，看起来也挺可怜的。

我虽然没被他怎么样，但就是生气了。现在想想，那种心胸狭隘、好色成痴、愚昧无知，包括美惠子奶奶在内，菱沼家全员都有这些特质。

美惠子奶奶是人尽皆知的老好人。不过与之相对的，她也是一个目不识丁、不修边幅的人。夫妇二人只要开始喝酒，过不了多久，酒和小菜的臭味就会充满整个屋子。他们喝醉之后直接在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睡到天亮的情景，我见过很多次。

我是那种不管别人有多少优点，也不会原谅他的缺点的那种人吧。我恨我的妈妈，但是她并非是那种不修边幅的女人。我只对不修边幅的女人抱有厌恶感。想要把菱沼夫妇从这个世界抹杀掉的想法，恐怕是那个时间点就已经在我的脑中开始形成了吧。

“这个估计洗了也去不掉的吧。”

“但是，没关系。再找一条相同的内裤就好了啊。”

我先是那么说着让由纪名安下心来，接着向她要了那条问题内裤。

对于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在不知道它是在哪家店里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由纪名好像并没有对此感到怀疑。全权交

由我负责之后，她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吧。

新年之后的一月三日，妈妈带着我，再次来到菱沼家。

是把女儿交给别人之后不放心，还是借着打招呼的名义来找什么，妈妈的理由肯定是后者。在菱沼家的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妈妈时不时地就去那里找由纪名。

我说到这里你已经懂了吧。我之前跟榊原先生说的，那天我妈妈一个人去菱沼家里的话，不是事实，而是借由纪名的口吻撒了谎。当然，教唆由纪名放火杀人的不是妈妈，而是身为姐姐的我。

我没有要包庇妈妈的意思。我之前也说过好几次，妈妈那个人即使有再多的阴谋诡计，她也不会亲手去杀人。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让她做好冒险的准备挺身而出，也是不可能的。她才没有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正义感。她这样的人有资格成为杀人凶手吗？

趁着妈妈和菱沼夫妇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和由纪名两个人在她的小屋里待着。

交给姐姐之后，她看起来好像安心了不少。我告诉她没有找到相同的蓝色内裤，又说那个茶色的污渍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由纪名听了之后，噘着嘴像是要哭了一样。

“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

我吼了由纪名。

从现在开始，才是决胜的关键。就算是由纪名的脑子再不好用，想让她杀害自己的养父母的话，也必须要有她可以接受的理由才行。

最终，我成功地煽动了由纪名内心的嫉妒和恐惧。

“要是被美惠子奶奶知道了，麻烦可就大了呀！我听妈妈说，别看美惠子奶奶平时老是笑呵呵的，她发起火来可吓人着呢……

“健一爷爷不只是对由纪名这样。只要看到了可爱的女孩子，他就会立刻调戏呢。然后，美惠子奶奶一生气，就会把那个女孩子扔进井里。

“他们家房子的后面不是有一口老井吗？那口井可深着呢，被扔进去之后，叫得再大声都没有人能听见，所以爷爷和邻居都没注意到。那口井里，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少小姑娘的骸骨呢……

“不过啊，由纪名，这件事情除了不能对美惠子奶奶说，也绝对不能对妈妈说！因为，要是妈妈知道了，她肯定会对由纪名和健一爷爷大发雷霆的。

“妈妈要是发火了，比美惠子奶奶不知道还要可怕多少呢。而且，她肯定会去告诉警察的，这样一来，由纪名和健一爷爷就会被戴上手铐拉进警察局，两个人的特写就会在电视新闻里来回播放。”

那口老水井，为了防止孩子不慎摔落，其实被罩上了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口井的底变得更加深不可见了。

即便说的不是事实，由纪名听了我的话之后，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了。她没有意识到我的矛盾之处。我告诉她，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让妈妈和美惠子奶奶生气，就把事情解决。还说了只是这个方法顺不顺利，完全取决于由纪名自己的干劲。由纪名没有犹豫，直接就答应了我。

我把步骤教给了由纪名。多亏以前在菱沼家借住过一段时间，我对于菱沼家的布局心中有数。作为妈妈常备的安眠药，我也事先偷到手了。

结果，没有丝毫的恐惧和不安，由纪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看到被熊熊大火团团围住的菱沼家，她当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我不知道。

一月四日的晚上，我在自己的床上屏住呼吸，一直竖着耳朵静候通知发生了重大事件的那通电话。

出乎预料的是，妈妈在得知消息之后，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样子。她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在确认菱沼家的房子几乎被完全烧毁、菱沼夫妇被烧死、由纪名奇迹般地生还之后，她并没有立刻就去那里见女

儿。

以时间太晚为由挂掉了电话的妈妈，之后马上将电话打去了在父亲去世时跟她详谈过的那位律师家里。如何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妈妈心里早就想好了万全之策。

第二天，在开车赶往菱沼家之前，她先去拜访了律师事务所。我那天看到的妈妈的背影，和她当年在父亲的尸体前决定赌一把的时候一样，显得威风凛凛、斗志昂扬。

在那之后的九年里，北川家的妈妈和三个孩子虽然平时小打小闹不断，但总归还算是在过着平稳的日子。

将爸爸的人身保险赔偿金和由纪名从菱沼家继承的遗产收入囊中的郁江，早就没有在做护士的工作。作为死去的医生的妻子，她可以不顾及别人的眼色，舒服地生活了。不过，像是坏掉了一样的女儿、精神问题愈发严重的儿子，让她物质丰富的生活也变得黯然失色。

打算大学毕业之后就和这个丑陋的家断绝关系的我，在学习和社团活动上非常用心，在快餐店打工也拼尽全力。

为了能获得我的理想校——成英大学的指定推荐，除了学习成绩，课外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平时的作风也是重点被考察的一项。虽然在班级里也有同学做陪酒女，或者是做那种不可言说的兼职，但是，流言弄不好可是会要了人的性命。好在，尽管我的家庭状况很糟糕，老师们对我的评价非常高。我原本应该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才对。

这样的我，还是遇上了陷阱。我和田中哲命运般的相见，是在离上大学只剩一年了的高三的第一学期。

在我休息日早晨惯例的慢跑活动中，偶然间路过“田中关爱动物诊所”的我，看到了一位身形偏瘦的、浑身散发着忧郁和知性美的中年男性，从那里走了出来。

时间还早，刚七点半不到……离动物诊所开始营业的时间还很早。后来我想了想才知道，他上的是通宵的晚班，天亮之后回家吃早饭去

了。

仿佛看到了我死去的父亲一般，我一直盯着他看。我从他锁门的动作和快步离开的样子判断，确信他和爸爸一样，是一位医生。

我应该是一直没有走出恋父情结的心理怪圈吧？老实说，认识久了之后我才发现，哲不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男人，都跟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哲温柔诚实，诊疗的对象虽然是有人和动物的不同，但是他对患者倾注了爱和热情，远胜过我的父亲。不过，如果他的外形没有那么像父亲的话，也许我也不会那么快地被他所吸引了吧……我到现在也不太确信。

我拿着从朋友那里要来的秋田犬，假装成在路旁捡到了一只流浪狗，走进了“田中关爱动物诊所”。

哲是个纯真的人。他到最后也没有发现我是有意图地接近了他。发现了这一点的可能是他的妻子琴美。她虽然任性，只是将丈夫视为天职的兽医工作，当成是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头衔而已，但是，她绝对不是一个迟钝愚笨的妻子。

我和哲能成为恋人关系，其实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有一点点的契机就足够了。估计，哲连自己被我诱惑了都不知道吧。

哲虽然跟我约定他会抛妻弃子然后跟我在一起，但是那时还没有具体的进展。我想过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和他开始同居生活，不过从来没有觉得琴美会轻易地给我让位。琴美有一个能干的实业家爸爸一直跟在她身后，为她撑腰。诊所开业的时候，听说她爸爸就出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我永远也忘不了一月二日的那天晚上。终于，事件还是发生了。我带去诊所的那只秋田犬，惨死于琴美的手中。

看到被残忍地割下的狗头的一瞬间，比起愤怒和悲伤，先涌上我心头的是“这样，我就算是赢了琴了吧”的确信。把动物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哲，就算是被嫉妒冲昏了头，他也绝对不会原谅妻子的这种暴

行。即使我不采用强硬的措施，敌人也为我送上了一个“乌龙大礼”。

正因为这样想，哲最终没有选择我而是琴美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震惊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只要一想起来，我就浑身气得发抖。

本该有了觉悟才去参加家庭会议的他，竟然带着那样的结论回来，我是一点都没有想到。他再怎么安慰我，我都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已经无法再继续活下去了……我在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哲今后的人生永久埋葬。

只是，我希望你不要误解的是，我并非只是单纯地出于内心的怨恨和痛苦才杀了哲。

即使他成不了我的男人，我也绝不能把哲让给那个女人。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只有这种想法。

当然，说的不仅仅是肉体关系而已，心比那个要重要得多。就算哲死了，我也要坚决阻止琴美把她对丈夫的回忆放在心中。

虽然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拴住了丈夫，但是，我也一定要让她好好尝尝作为被抛弃的女人的那种屈辱和失败的感觉。

为此，既不能是他杀也不能是事故死，我必须要让他死于“自杀”。不过也不能仅仅是自杀，如果他的“自杀”不是为了我，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的计划渐渐成型了。

也正好是那个时候，我家里发生了紧急情况——由纪名怀孕了。自不必说，男方正是哥哥秀一郎。

对妈妈而言，没有什么比让儿子开心更重要的事。为了能让儿子高兴且乐意被她操控，对于哥哥和由纪名的行为，妈妈可耻地选择了视而不见。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顾陷入惊恐的妈妈，当事人一点责任意识都没有。对于在妈妈的

庇护和支配下，把无理当有理，像是宠物猫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任性地活着的二人来说，认识不到怀孕问题的严重性，好像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看似和母性无缘的由纪名，坚决拒绝打胎。由纪名说什么也不肯去医院看医生。

我说出杀害由纪名的想法，最初还显得非常吃惊的妈妈，不久也露出了像是看到救世主一样的表情。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过由纪名有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在内心崩坏但是身体成熟的女儿面前，妈妈也显得手足无措。

有一种绝对不会被怀疑的作案手法。我具体实施并且负全部责任，妈妈只需要帮助我就好……妈妈没有顶得住我说给她听的好话，更没有看出我的意图是什么。

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像谜一样坠楼身亡，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个偶然的事故。最好的情况是被当成自杀，最坏的情况是被怀疑为了甩掉麻烦而伪装成事故的蓄意谋杀。还有，如果怀孕的事实被发现了，一定会追查男方，哥哥和由纪名违背伦理的行为，就会大白于天日之下。我是这样说服妈妈的。

如果坠楼而死的不是“家里蹲”的由纪名，而是临近大学入学的我的话，就不会有人再怀疑死者是自杀或者是被他杀了的吧。只要给阳台的护栏扶手稍微动一动手脚，除了会被认为是因事故死亡，扶手有瑕疵一事，应该还可以从房东那里敲来一笔高额赔偿金。

妈妈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多年的奢侈生活让她也有些囊中羞涩了，她最终成了我的同伙。

首先要离开熟人很多的港区，搬到一个远一点的出租公寓去。最好是周围没有什么人的老旧建筑，如果房东再是个老太太的话就更好了。然后，在“亚矢名”因“事故”死亡之后，迅速逃离东京，搬去乡下避避风头会比较好……妈妈在她最后的瞬间，也没有察觉到我的提案的危险性。

其实，我还有一个秘密计划针对哥哥秀一郎。

就算他再怎么不敢反抗妈妈，在杀了由纪名之后，想让哥哥同意我假借由纪名的身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那时，也去煽动了哥哥的嫉妒和恐惧心理。

“哥哥你可能不知道吧……由纪名可是除了哥哥，还有别的恋人呢。”

那晚，在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的客厅里，我算计好时机，在哥哥的耳边说了这句话。

我知道，从舒服的高级公寓突然被带到这个又脏又旧的出租房里，哥哥和由纪名的情绪都不是很稳定。特别是由纪名，她比以前喝酒喝得更凶了，还经常在屋子里把自己灌醉。哥哥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怎么说话。

“这还是住在原来的家里的事情。实际上，由纪名和别的男人偷偷见面，被我看到了。

“有一天我晚上偶然醒来，正好看到由纪名在悄悄开门。后来，有辆车停在了公寓的楼下，由纪名坐在那辆车的副驾驶的位子上。那个时候，我看见了在驾驶席坐着的那个人的脸，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哥哥你的初中同学里，有一个人是住在咱们家附近的吧？他也来过咱们家里玩……就是那个人。

“虽然只是我的猜测，由纪名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是那个人才对吧？咱们搬家之后就见不到他了，你看最近由纪名是不是还挺失落的。”

瞬间哥哥脸上一阵抽搐。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孩子要是自暴自弃了，真不知道她能干出什么来。还有个事妈妈都不知道，菱沼爷爷奶奶被烧死的那场大火……着火的原因你猜是什么？那可是，是由纪名放的火。

“由纪名以前是健一爷爷的恋人。她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她害怕那个秘密会被美惠子奶奶发现，就把那两个人都杀了。你

要是觉得我在说谎的话，去问问由纪名怎么样？”

以那场火灾为契机，由纪名变了。哥哥也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然后，哥哥也多少有察觉到，由纪名对那种事并不陌生。

关于星拓真的事情，虽然是我瞎编的，不过其实我是有所隐瞒。

在哥哥面前，我默默地把一个没有链子的钻石挂坠拿给他看了。由小粒钻石拼成的闪闪发光的，英文字母“T”形状的钻石挂坠，其实是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整理搬家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由纪名藏着的这个东西。”

哥哥屏住呼吸，盯着我的掌心。

那个璀璨闪烁的“T”，和“拓真”的英文首字母是一样的。在那一刻，哥哥的魂已经没有了。

我想杀了亲兄妹的事，难道就是那么不可原谅吗？

我对于那个丑恶的家庭，只有满满的厌恶感，没有恨。妈妈的尸体自不用说，在那无力又无害的哥哥的尸体面前，我的内心涌出了比厌恶感更加强烈的感情。

逃出家族的诅咒和束缚，重新开始人生，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很有必要。

沉默着，毫不犹豫地把手术刀插进脖子的那一瞬间，毫无疑问，我也成了鬼畜。

对了，我有重要的话忘记说了。是关于我假扮私人侦探去拜访田中寿寿子的事。

就像是被榊原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与哲的母亲寿寿子见面，如果我没有想着把“遗书”取回来的话，榊原先生也就发觉不了我和哲的关系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就找不到证据证明假借由纪名名字的人，实际上就是亚矢名了吧？我真的是自掘坟墓。

哲为什么要背叛我？

他为什么抛弃我选择了琴美？

从被他说分手的那天起，我每天都会问自己数十遍。我从没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从寿寿子的嘴里被说出来。听了那些话之后，我不禁觉得活着真的是太好了。

哲不是为了妻子和儿子，才抛弃我的。他是为了我，是因为爱我，才选择了退出。

在强硬的琴美父亲的面前，不谙世事的哲和寿寿子简直就像是小婴儿一样。诡计多端的琴美父亲将计就计，反而利用了哲对我的爱。琴美父亲不只是对哲要求出轨行为的损害赔偿金，还编瞎话诽谤我交过多少男朋友、做着不能对人说的可疑的兼职工作。他还威胁哲说，如果我的事情被学校知道了，成英大学的推荐入学资格也会被取消。

把我和我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哲，没有选择的余地。

没有了哲，什么大学，什么指定推荐，统统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呢？

我把宝贵的哲，就这样误杀了。就凭这一点，我也够被判死刑了吧。比起一直不明白他的心意，过着被屈辱和激愤填满的失败者的人生，另一种生活会有多么幸福呢？我真的不知道。

氰化钾的毒素和苦闷感，在他的体内迅速散开。他难受得不禁浑身抽搐、满地打滚。但是，他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没有一丝愤怒。只是，只是渗着懊悔与悲伤。

我不后悔。

榊原先生，我和你相遇，从结果上来看，也许是正确的吧。

如果没有见到你，我只会拼命回忆自己过去的不幸，拖着被哲抛弃了的失败感，以“北川由纪名”的名义，苟且余下的人生……

我很满足。


剪刀男
HASAMIOTOKO
ハサミ男
剪刀男
【日】殊能将之 著
龚婉如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录

前言
剪刀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滨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的，“金泽文库”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它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36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44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用“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

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以自由度著称的梅菲斯特奖独树一帜。梅菲斯特奖是讲谈社旗下的公募新人奖，其特色在于不限题材，不设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因此，获奖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如森博嗣、京极夏彦、辻村深月等人气作家也都出道于梅菲斯特奖。梅菲斯特作家系列的引进出版，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经典佳作。

殊能将之先生在世纪末斩获梅菲斯特奖以后，便以蒙面作家身份出道。其本人博学多闻，又是SF研究会出身，创作灵感源源不绝，深受读者喜爱。2013年，殊能将之先生因病去世。14年间，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却都有着强烈的风格印记。除了这本代表作《剪刀男》，千本樱文库还会推出“石动戏作系列”。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剪刀男

咔嚓，咔嚓，咔嚓。剪刀男出动了。
他会制止坏孩子们的恶作剧。
咔嚓，咔嚓，咔嚓。剪刀男出动了。
说不定你也在他的名单里。
说不定你也在他的名单里。

——XTC《剪刀男》

Snipping, snipping, snipping goes the scissor man
Putting end to evildoers' games
Snipping, snipping, snipping goes the scissor man
Maybe you are in his book of names
Maybe you are in his book of names

——XTC（SCISSOR MAN）

1

剪刀男手下的第三个牺牲者住在目黑区鹰番。

在这之前，我完全没看过或是听过鹰番这个地名，也不知道在目黑区的具体哪一个位置，或是要在哪一条线的哪一个车站下车。

一开始我甚至还以为这个地名应该念成takatsugai。这个联想来自“蝶番”[①]这个字，让我不禁联想到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屏风上，两只老鹰并列着在天空中翱翔的画面。

十月十日星期五，我请了假，没有去打工，决定到鹰番去看一看。我还没看过樽宫由纪子的长相，不过今天只要先确认她住的地方就好。

今天的早餐有吐司、荷包蛋和昨天烫好的花椰菜，还有一杯加了很多牛奶的咖啡。我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把常用的文库大小的东京二十三区地图打开，放在圆桌上看着目黑区的那一页。

鹰番位于目黑区正中央附近，在驹泽大道和目黑大道两条大马路之间，南北向则有东急东横线贯穿其中，邻近的车站是学艺大学站。从我的住处过去的话，要搭地铁丸之内线转日比谷线，然后在中目黑车站改搭东横线，到学艺大学站下车。有点远，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可能要花上一整天。

我从昨天回家之后就一直把背包丢在地上，我从里面拿出一张在打工的公司影印的纸，打开后放在地图的旁边。

姓　　名　　樽宫由纪子（Tarumiya Yukiko）

地　　址　　目黑区鹰番4—13迪爵尔碑文谷503室

电话号码　　03……

我把地址和地图对比了一番后，发现鹰番四丁目就在目黑大道旁边。这么一来，也可以在日比谷线的目黑车站下车后，再转搭可直达目黑大道的公交车。说不定这样会比较快。

我咬了一口涂满奶油的吐司，眼睛直盯着地图。文库大小的地图虽然携带方便，但是在这么小的版面里印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识，不但看起来吃力，也很难估算出学艺大学站和目黑大道站之间的距离。

我考虑了很久。既然不知道走近路究竟能省出多少时间，倒不如选择转乘比较方便的线路。也就是搭乘东横线，在学艺大学站下车。

吃完早餐后，我把盘子和马克杯叠放在洗碗槽里，换上毛衣和牛仔裤，戴上手表。早上七点，虽然有一点早，不过今天是第一次去，所以还是预留多一点时间比较好。

穿上运动鞋之后，我走出家门。今天只是去探路，还用不着背包。我把门锁好，走下昏暗的楼梯。

当初租下这个地方的时候，房屋中介虽然硬说是套房公寓，其实只称得上是旧式塔楼罢了。至于屋龄，房屋中介更是非常谨慎地闭口不谈。不过不管怎么着，我都觉得这栋房子的历史一定很久。

楼梯旁的水泥墙上泛着黄色的污痕，其中几层楼的天花板灯还是坏的。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换灯管，而是房子本身的电力配线有问题。

住在这里唯一的优点，就是住户之间彼此毫不关心，而且离地铁站也非常近。前者是我搬进来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的，我之所以决定住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交通非常便利。

出了公寓门口，走过一个设有按钮式红绿灯的路口之后，地铁站就在眼前。房屋中介的说法是“步行至车站一分钟”，在这一点上倒是完全不见中介一贯的夸大不实。这个说法根本就太客气了，跑步去车站的话，说不定花不了一分钟。

到了我住的这一带，地铁丸之内线已经驶出地面，变成高架式轨道

了。即使是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搭地铁，但是，爬上楼梯搭地铁这件事，还是令我萌生出一股不可思议的感觉。

开往东京都市中心的地铁列车里，挤满了上班族和学生。

我的视线很自然地望向少女。

刚到东京的时候，路上还常常可以看到女孩子把头发染成红棕色，她们通常把眉毛剃得很细，涂上看起来很锐利的眼影，穿着泡泡袖，看起来就像两个脚踝得了皮肤病的猩猩。不过现在十几岁的少女，似乎比较流行将头发脱色。

这些少女留着一头跟“医生”一样的白发，穿着水手服，看起来就像年华老去的脱衣舞娘在舞台上穿着夸张的服装，真令人作呕。不过，她们应该很满意这种最流行的装扮，每个人都抬头挺胸，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些女孩到了学校之后，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造型？我想应该没有一所学校会允许学生顶着这样的发型上学。

她们该不会在车站的厕所内，用妈妈的染发剂把头发迅速染黑吧。

我抓着车内的吊环，想象着素未谋面的樽宫由纪子。她会不会也留着一头脱过色的白发？不行，假假的白头发太不适合她了。如果她真的长这样，那真是令人幻灭。我在心里祈祷，希望她是个头发乌黑亮丽的女孩。

走过了长长的地下通道，就可以转往地铁日比谷线换车了。我坐在车站月台上的长椅上，等待着连接东横线的列车。

我一贯的习惯是，搭车时喜欢浏览贴在车站墙壁上的杂志广告，海报上写满了周刊和月刊的头条新闻以及各式各样的讯息。

譬如，非洲某个共和国爆发内战，日前夏季气温过低造成稻米价格攀升，将近60岁的古装剧演员爆出和养女之间的性丑闻，今年冬天流行人造皮草，顶着当下流行的漂染色白发的女高中生被称为白毛，等等。

这些讯息对某些人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这个国名念起来都很饶舌的非洲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喜欢白米饭，总是吃面包。至于男演员要跟他自己的养女交媾——跟爱犬交媾——还是跟他爱用的电脑交媾，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皮草大衣跟我完全无缘，而且我对白毛女高中生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唯一感兴趣的，只有剪刀男。

前一阵子他可称得上是媒体的宠儿、小报的偶像、八卦节目的话题人物，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因为距离最后一个牺牲者的死亡已经超过半年，能报道的都报道得差不多了。而且当剪刀男不被大家关注的时候，这个社会一点都不缺乏其他可以报道的案件或丑闻。

我并不是为了剪刀男受到冷落而惋惜，反而庆幸他不再受到大众媒体的关心。

小西美菜在埼玉县遭到杀害和松原雅世在江户川区遭到杀害的时候就是这样。只要一有牺牲者出现，就算你没兴趣，媒体也会一窝蜂似的大幅报道。我希望剪刀男的话题不再受到瞩目，更希望大家从此忘了剪刀男这个名字。

连接东横线往菊名的橘红色列车抵达日比谷车站了。或许是因为从都心开往外县市的关系，列车里没什么人，平常可以坐下三个人的座位，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电车在中目黑车站通过了黑幽幽的隧道后，驶出了地面。我本来搭乘丸之内线从高架桥上往地下走，现在又搭着东横线从地面往高架桥上行驶。我仿佛是讨厌高楼大厦的地鼠一般，由南向北在都心的地底下穿梭着。

车窗外厚厚的乌云压着天空，秋雨锋面停滞不前，阴沉的天气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再过几天就是体育节了，再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举办运动会。樽宫由纪子就读的学校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在学艺大学站下了车，到补票机补足余额不足的车资，然后走出车站。

横穿高架车站，眼前有一条整洁的商店街延伸而去。两旁有书店、餐厅、日常用品店、电器行、站着吃的荞麦面店，这是一般地铁站前常有的商店街，道路两侧各种商店林立。电线杆之间绑着廉价的塑料假花，扩音器里传出电子合成的古典音乐。

我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拿出地图再次确认了一下，朝着目黑大道的方向走去。

依照地图的指示，这一带就是目黑区鹰番了，距离樽宫由纪子住的地方非常近了。

出了商店街的遮雨棚，窄小的柏油路右边开始出现很高的铁丝网，接着看到几栋不是很高的公寓大楼。大楼的屋顶架了红白两色的大型铁塔，看起来非常喜气。NTT目黑分局。看来我没有走错路。

经过NTT之后，来到了一条大马路。这就是目黑大道了。人行道上的绿色道路标识上，也写着目黑大道的日文汉字和罗马拼音。

我在红绿灯的路口停了下来，再次确认地图。我一边比较地图和实际道路，一边确认NTT和邮局之间的位置关系。右转后应该就能到迪爵尔碑文谷了。

将地图放回口袋后，我继续前进。看到电线杆上的绿色的道路交通标志上写着“鹰番四丁目”之后，我拐进旁边的小路，差不多就要开始确认道路两旁的详细地址了，于是，我开始研究复杂的巷道。

这时问了问路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东京的公寓实在太多了。

在巷子里绕了二十多分钟之后，终于发现一栋褐红色的公寓。我对建筑风格完全没有概念，只觉得这栋公寓看起来就像一座用细石子堆砌而成的巨大的阶梯式日本人偶座台，不过不是平躺的，而是被竖了起来。靠近路面的这一面墙上，有一条很厚的装饰臂带，较长的一边是阳台，较短的一边有小窗户，可能是浴室或是洗脸台的窗户。

公寓的入口处正面迎来的是落地玻璃，玻璃上刻着一行书写字体风格的“迪爵尔碑文谷”。

公寓前面靠近马路边有一个用铁丝围起来的小屋子，上面写着“迪爵尔碑文谷专用回收场”。我心想，没有必要连垃圾回收场都用这么讲究的字体吧。

走进入口的自动门，玄关里铺满了浅粉色系的瓷砖。自动门旁边立着一座流线造型的电子对讲机。

这种对讲机式的电铃在按下住户门号之后，必须等到对方从里面把门打开才能进去。这座四四方方、看起来就像金属人偶般的电子对讲机，正不眠不休地守护着公寓住户的安全。

今天我还不打算进到公寓里面。我走近墙上的信箱，确认了一下503室的信箱。

503室　樽宫　一弘

原来樽宫由纪子的父亲叫做樽宫一弘。

这一切令我相当满意，我抚摸着门铃的金属按键，然后转身离开。

我一边确认着沿途的景物，一边记下了回目黑大道的路。回程的时候，我想尝试搭乘公交车到中目黑车站的走法。

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公交车站牌，但是当我抬头看公交车时刻表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失误。

圆形的站牌上写着大大的罗马拼音“takaban”，而不是我之前想的“takadugai”。脑海中一对老鹰展开双翅，悠然地飞翔于空中的画面，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

注释

①蝶番（chyotsukai），铰链，使用于屏风或是柜门上。

2

为了知道樽宫由纪子的长相，我必须找一个上班日再去一趟。

隔天早上九点，我来到打工的公司。

我目前在冰室川出版社打工。这家出版社位于神田小川町，从我的住处搭电车过来不用转车。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这里待了两年多的原因，这已经破了我有史以来打工的最长记录。

在地铁丸之内线的淡路町车站下车后，走出路面后转进大马路旁边的巷子里，马上就到了冰室川出版社所在的五层公寓。不过这并不是出版社自己的建筑物，而是承租了这栋综合公寓的三四层楼的部分。说是出版社，其实只是一家拥有十几个正式员工的小公司。

这里的三楼是业务部，四楼是编辑部。基本上不同楼层有不同部门，但是实际上公司根本没有明确的纵向组成。每个月到了月底最忙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三名打工人员就会同时被两个部门过度使唤到接近极限（或许已经超过极限了）。

我到四楼去影印了50多份文件，回到三楼帮忙分配教材、包装和配送之后，再回到四楼拿着红色铅笔假装忙着校对，然后，又带着薄橡胶手套帮忙把照片正片放进信封里。后来冈岛部长给了我一个某某大学某某教授的地址，要我亲自过去拿对方呕心沥血完成的稿子，等我到了才知道对方根本没写完，我又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中，别说咖啡了，那位某某教授连杯自来水也没给我。

只有用一句话能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忙翻了。

打开镶有雾化玻璃的门，可以感觉到月初的编辑室非常悠闲。此时距离兵荒马乱的月底还有十多天，加上又是星期六，整个办公室充满悠

哉悠哉的气氛也是理所当然的。只见有人在喝着煎茶，有人着手整理着零乱的桌面，有人呆呆地盯着电脑的荧幕保护画面，就连一向严肃的冈岛部长都撑着下巴，远远地望着窗外的风景。

当然其中也有人悠闲不起来。

我刚回到办公桌，佐佐塚就马上说："你来得正好。"他的双眼在银框眼镜下不停游移，接着连声急促地说："快递！快递！"为什么这个男人说话时，总是不肯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问佐佐塚："现在要送出去吗？"

"对对对，设计师和田先生。你知道地址吧。"

"嗯，我知道。"当我拿起桌上的通讯录时，佐佐塚立刻靠了过来。

"就是这个。"他拿了三张MO片给我。

将MO片交给我之后，佐佐塚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拿着圆珠笔在便条纸上乱画。

一边划一边说道："你那么闲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叫快递？"

佐佐塚年约35岁，个子矮小，似乎觉得打工人员如果不使劲差遣他们，就捞不回本。从我进编辑部以来，他就叫我做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今天是星期六，需要处理的业务明明很少，但他就是有办法找工作给我做，有时候甚至是硬挤出来的。

有一次在茶水间，同事山岸甚至愤愤地说："那家伙是不是把我们当奴隶用啊？"山岸大约30出头，曾经在制造商上班，半年前离职到冰室川出版社兼职。他刚进公司的时候，我们帮他举办过欢迎会，当时他喝了一些烧酒，顶着涨红的脸告诉大家因为他想要成为创意人员，因此才辞去之前的工作，不过没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山岸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看起来很神经质、自尊心又强，说不定是因为跟主管吵架才离开上一家公司。

他原本希望兼职一两个月就能成为正式员工，从事他梦寐以求的创意工作，但已经过了半年，他还是只能做些泡茶、打扫的琐事。我想这

应该不在他的预期之内，让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佐佐塚呼来唤去的，看样子他已经快要忍不下去了。

我不像山岸那么有志气，所以总是默默地听从佐佐塚的指示。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有气无力地按下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快递电话。

“Speed King您好！”一个年轻男子很有精神地接起电话。这家快递虽然名字怪，但是送件速度特别快。我报上了冰室川出版社的公司名称和电话号码，再告诉他送件地址之后，话筒那一头传来激烈的摇滚音乐，震得我耳朵好痛。过了一会儿，年轻男子告诉我大约20分钟后就会过来收件。

若遇到下雨我都会特别用塑料袋把MO片包裹起来，放进牛皮纸袋里，再用胶带封装起来；然后拿出抽屉里的快递单，写上和田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贴在牛皮纸袋上。

就在我把准备好的牛皮纸袋放回桌面的同时，佐佐塚似乎又想开口叫我做其他事，于是我假装没看见，起身走到冈岛部长的座位旁边。

冈岛部长跟刚刚一样还撑着下巴，呆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的眼珠子一动也不动，自言自语似的说：“这种阴阴沉沉的天气，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冈岛部长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女性，留着灰白交杂头发的娃娃头，略长的脸上看起来没有化妆，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素雅却很有质感的套装。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她给我一种凋零的女性主义者、女强人的感觉。不过她一个人要带领整个编辑部，应该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这些都是我从工作中慢慢感受到的。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中，除了“医生”之外，找不到比她脑筋更灵活的人了。

“有什么事吗？”部长面对着我，微笑着说。

“星期二我想再请假一天。”

“星期二，是十四日吗？”

冈岛部长看着桌上月历说："请假是没有问题啦。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有一点事情。"

"就算问你去办什么事，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我保持沉默，总不能告诉部长其实我请假是为了跟踪一个高中女生。

"你休假吧，反正还不那么忙。"部长说完后，又开玩笑地添了一句，"不过呀，请太多假是不能成为正式员工的哟。"

"我不想成为正式员工。"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冈岛部长哼了一声，夸张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托着下巴，把手肘撑在桌面上，然后恶作剧似的抬头笑着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讲话的方式。讲话这么冲，对方会不知道怎么接话才好。"

"对不起。"

"用不着跟我道歉呀。"冈岛部长再次把视线投向窗外。

顺利获得休假许可，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一回到座位，佐佐塚立刻靠了过来，告诉我如果我无事可做的话，就去把仓库整理一下。这个命令来得正是时候。

所谓的仓库，其实称不上仓库，只是编辑部旁边的一个房间罢了。和编辑部一样格局的房间里，填满了组合式金属书架，上面散乱着各式各样的资料。

每次从侧面看着这些书架，都会让我有一股错觉，仿佛冰室川出版社的历史文化成了一幅幅的地图，不断地往上堆叠。

举例来说，仓库里面有一个专门储存以前出版物原稿的地方。压在最下面一层的是装有成捆手写稿纸的手提塑料袋，上一层的资料里夹杂着文书处理机列印出来的文件，再往上一层则是装满了磁片的纸箱子。

接下来是属于电子邮件的黄金时代。原稿这种东西将不再以具体的

姿态存在，因此属于它的地层照理说应该是一片空白，但是事实上，连接网络的超大容量硬碟却常常因为不明原因发生宕机，所有资料会在一夕之间完全消失，于是神明指示大家将所有电子邮件的内容都列印出来加以保存。因此在磁片的纸箱上面，仍然堆满了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年代的大量纸类资料。

穿过金属书架之间的通道，我来到了仓库的最末端，这里摆着全新的档案柜。

据说冰室川出版社原本是一家专门出版教育相关书籍的出版社，主要的出版物有中学的毕业纪念册、大学招生简章及手册等。

不过近年来因为学龄儿童人口减少，使相关行业都陷入低潮，于是几年前冰室川出版社开始了新的业务。

我在档案柜前面蹲了下来。这个档案柜里的资料，学生的姓名是依照地区和五十音图的顺序做出的分类。

我拉出东京都目黑区的档案夹。

马上就找到了樽宫由纪子的资料。

她最近一次的成绩如何呢？

英语	84分
数学	94分
物理化学	79分
……	

她的理科分数比上次差了一点，不过整体而言仍然维持着很不错的水准。特别是数学考了94分，真是太优秀了，这是她考过的最好的成绩。

我读了一下樽宫由纪子寄来的感想，感想卡上的圆珠笔字迹非常端正。

这次的考试中，物理化学的题目特别难，我只能尽全力应试。理科是我最不擅长的科目，今后要特别加强这个部分……

数学很好的人，理科应该也不差才对。对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而言，这两个科目看起来实在没什么不同。

我对樽宫由纪子越来越感兴趣了。

冰室川出版社几年前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展开了一项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函授教材事业。这套教材系统的对象并不是日本全国范围的学生群，而是针对自诩为首都圈中心的精英学生。在课程介绍的简章里，我们是以“将丰富的教育课程送到您最优秀的孩子手中”的方式进行诉求。大约有80%的中学生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愁找不到会员。

宣传和会员招募是由下游厂商负责执行，冰室川出版社则负责教材的制作，收到会员寄回来的答案卷之后打分数并加以订正。由于冰室川出版社长期以来和教育界的关系密切，和各个学校的交情也不错，所以通常由各中学的老师帮忙命题与检查题目，再找研究所的学生担任工读生订正答案卷。

这个档案柜里，存放着关东地区所有会员的入会申请书、以往的成绩和感想等资料。我之所以能认识小西美菜和松原雅世，都归功于这些记录资料。素未谋面的樽宫由纪子，也是我从这个档案柜中找到的。

就当我正随便整理仓库的时候，门开了一道缝，佐佐塚从夹缝中往里面看。

“快递员来了。”他说话的时候还是没有看着我的脸，马上又把头缩了回去。看样子他一点都不愿意和快递员打交道。

我回到编辑部，将牛皮纸袋交给手背上刺有刺青的快递员，并付清费用。我很想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在手上刺上那个邦尼兔（Bugs

Bunny）图案，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问他。

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就下班了。我背起背包，简单地说了句：“我先走了。”于四点整离开公司。

出了地铁，我绕了一点路到马路边的药店买东西。今天是星期六，是我采购的日子。

最近几年来，这种美式的药妆店越来越多。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用品之外，还有洗洁剂、厕所用品、饮料、食品等，简直可以说是卖药的超市了。

而我到药店，是为了买药。

我依序看着架子上的商品，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买一瓶煤馏油酚肥皂溶液（Saponated Cresol Solution）。

当然是为了自杀。

3

我在床上醒了过来，感觉胸口一阵灼烧般的疼痛。针刺般的疼痛从胃一直延伸到嘴巴附近，感觉连胃液都要吐出来了。

我撑起右半侧的身体，将事前挂在床边的药店塑料袋拿到嘴边，忍不住在床上吐了起来，塑料袋里都是吐出来的黄色液体。嘴里的黏膜觉得刺痛，就连鼻子的深处都觉得痛。

就算胃里的消毒水都已经吐光了，还是会觉得反胃。我的腹肌和肩膀的肌肉都紧缩起来，准备好要呕吐了，却已经没有东西可吐。只有眼泪和口水忍不住淌了出来。

好不容易止住了抽搐，还是感觉胸口闷闷的。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浴室。房间里一片漆黑，只能借助窗外的路灯当作光源。

打开浴室的日光灯，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嘴角泛黄、肿胀，看起来很恶心。用手指摸了一下，有一点沉沉的痛，我按了一下胀大的嘴唇，一放开马上弹了回来。

我的脸颊也肿肿的，不过并不是因为消毒水的关系，我平常就这个样子。

接着我洗了把脸，漱了口之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圆桌上的玻璃杯里，还留有半杯发出刺鼻味的黄色黏稠液体。虽然并不是那么难喝，但是我终究还是没办法整杯喝完，而且也不想喝完剩下的了，于是就连同塑料袋里的呕吐物，一起倒进马桶冲掉了。

头还是胀胀痛痛的，于是我回到床上仰面躺着。

我将圆桌上的闹钟拿到眼前，此刻是凌晨两点钟，距离昨天晚上七

点钟喝下消毒水，我已经昏迷七个小时了。

不舒服的感觉袭击着我的全身，虽然双脚走不稳，但我终究还是没有死。

我昏昏沉沉地看着天花板，意识逐渐模糊。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每次濒临死亡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又得和“医生”面谈了。

医生坐在房间里的金属办公桌前看书，就跟平常一样。我想他读的书一定很冷门，应该是我连听都没听过的书。

“你又来啦，看样子你自杀又失败了。”

医生把书签夹进书里，放下书之后，坐在圆椅子上转向我这边。

他的年纪大约60岁，一头白花花的短发。虽然头发中分，但是看不出用梳子梳理过的痕迹，头顶的头发还翘了起来。身上笔直的白袍折痕非常清楚，我想应该是全新的。

医生的身材瘦高，戴着一副黑框的圆眼镜，尖尖的下巴布满皱纹，嘴唇很薄，嘴角总是挂着一副瞧不起人的微笑。

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男人。

“说说看，你到底想怎么样？”医生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我非常想死。每次自杀失败后，我都会来找他谈。

“你的说法又错了。”医生挺直了背，正面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真的想死的话，你早就死成了。你说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想死，打从心里想死。不是开玩笑，更不是闹着玩的。喝消毒水之前，我甚至确认过致死量。

“可是你现在还没死，所以并不能证明自己真的想死。就算你嘴上说着想死，不管你自杀未遂几次，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的，当然我也不相信。”

为了自杀成功，虽然我准备了超过致死量的消毒水溶液，但是我的确没有勇气喝完整杯。因为喝的时候嘴巴里有一股灼烧的刺痛感，太阳

穴附近也麻麻的，让我差点晕了过去。即使我的潜意识里想死，但是身体却无法承受。

如果因为这样，让别人认为我的潜意识里并没有想死的念头，那我也无法反驳。

“到底要说几遍你才懂？你听好了，潜意识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事实才是存在的。”医生突然开始教训我，“你现在还没有死，所以大家会觉得你并不想死。哪一天你顺利自杀成功，大家就会觉得你真的想死。就是这样，很简单吧？所以，要证明自己真的想死，除非自杀成功。”

就算我打从心眼儿里想死，但是我真的能顺利自杀成功吗？

“不对不对，正好相反，你的脑筋还真是不灵光。”

医生装出一副拿我没办法的表情。他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你听好，已经死掉的人，都是想死的。相反的，没有死的人，都是不想死的。简单来说，没有人会在意这个人的心里会怎么想，或者他想要得到什么。只有这个人的死，才是最准确的事实。所以不管是老死、得癌症死掉、交通事故死亡，或是你最想要的自杀死亡，只要是死掉的人，大家就会觉得他们是想死的。每次一有登山客遇到山难死亡，或是F1车手车祸丧生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人发表一些乱七八糟的精神分析理论吗？说什么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其实潜藏着死亡的动机之类的。”说完医生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思考了一下医生的话，总觉得他的诡辩听起来是骗人的玩意儿。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衰老而过世的老人，心里其实是想死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要我们不想死，每个人都可以长生不死喽？

“没错。只要人类自己不想死，就可以活两百年、三百年，甚至一万年、一亿年。”

医生毫不犹豫地说道，但是这些话听起来就像他平常嘲笑我的说法，一定是这样。

“高龄老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们告诉自己，我已经不想活了，我好想死。只要不这么想，他们其实可以活得更久。总而言之，结论就是这样，所有的死都是这样，所有的死都是自杀。”

医生继续歪着嘴冷笑：“真的有人提倡这种歪理，那就是美国的荣格派心理学者。话说回来，真不知道为什么荣格派学者里，会有这么多白痴。”

真是够了。我不想再听医生继续胡言乱语了，我结束了这次的谈话，然后躺回到了床上。

阳光从窗户洒进来，房间里已经非常明亮了。

我转过头看了看闹钟，已经将近星期天中午了。胸口的灼烧感和身体的疼痛已经好多了，我正在渐渐复原中。

站起身后，我发现双脚还是不受使唤，看来今天应该是动不了了。

所以，我都选在星期六晚上自杀。

有一次，我曾经在平日的晚上喝清洁剂自杀，那时候也感觉到了胸口灼烧般的疼痛，而且想吐。医生告诉我这是界面活性剂所引起的。

当时，我好不容易爬到了厕所，正打算吐在马桶时，没想到居然从嘴巴和鼻孔吹出泡泡来，就好像肥皂泡泡一样，马桶旁边飘满了一个个闪闪发亮的泡泡。我记得那时候虽然非常难受，但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到了隔天我还是不太能走路，因而只好打电话到出版社请病假。当时接电话的是佐佐塚，他担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

如果真的就这样死了也好，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死不了，勉强活着增添大家的麻烦。

听到我这么说，医生又笑我并不是真的想死，他嘲弄我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医生对我的愚钝感到烦恼，常常嘲笑我。我知道自己头脑并不灵活，所以从来不反驳，也没办法反驳。我很清楚

自己不管怎么还嘴，还是说不过他的。

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那天我到出版社打工，跟平常一样被佐佐塚使唤着去整理电脑里的函授会员名册。尽管我对电脑一窍不通，不过若只是依照指示操作的话倒还是不成问题。

正当我呆呆地望着电脑屏幕时，看到其中一个会员的名字。她的成绩很棒，有几次几乎每个科目都是满分。

我一直很喜欢成绩好的女孩子。

那时候我只是对小西美菜这个名字有一点印象，并没有其他的感觉。几天后我在仓库工作时，突然想起最里面的档案柜里放着所有会员的资料。我没有多想什么，走到档案柜前面，找出小西美菜的资料。

她今年高一，住在琦玉县。入会申请表上写着她的生活、住址、电话，还附有她的成绩资料和手写的感想文。水蓝色水性签字笔迹圆圆的，很可爱。

读完她的资料后，我对她愈来愈感兴趣，之后甚至在星期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待在她住的城镇。我愈来愈想知道她的长相和声音，还曾埋伏在她家门外，故意打电话到她家去，接通后就假装打错了电话。

小西美菜的长相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虽然不算美，但是看起来很有活力，很可爱。她留一头短发，戴着一副银框的眼镜，平常总穿着有点过于朴素的便服。她看起来聪明伶俐，不过应该是个放不开的女孩子。她和朋友出去玩，一定也刻意保持低调，总是静静聆听朋友说话，不会一直说个不停。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找机会偷偷地观察小西美菜，慢慢地变得想接近她，远远地看着她已经不能让我感到满足。

终于有一天我带着背包，再次来到琦玉县的这个小城镇。

背包里装有我从冰室川出版社偷拿出来的薄橡胶手套和一条粗塑料绳。

还有一把银灰色的剪刀。

4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体育节，这一天到处都有学校举行运动会，或许有些平常运动不足的人会在这一天出去跑跑步，不过我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消毒液的味道还残留在舌头上，让我完全没有食欲。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正餐吃完吐司和柳橙汁之后，我把东京二十三区地图放在圆桌上，开始拟定今天的行动计划。

樽宫由纪子就读于私立叶樱学园高中二年级。我应该在哪里等，才会遇见她？

我到图书馆去查阅东京都公共设施一览，先确认叶樱高中的地址，然后找出从那所高中到迪爵尔碑文谷的路，用手指在地图上走了一遍。

至于交通工具，可以先搭乘东横线，然后再转搭可直达目黑大道的公交车。

我想樽宫由纪子不是搭东横线在学艺大学下车，就是在那天让我知道了“鹰番”二字正确读音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走路回家。但我还不知道正确路线究竟是哪一个。

在迪爵尔门口等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可是如果在门口等的话，怎么确定哪个回来的高中女生就是樽宫由纪子？很可能迪爵尔碑文谷里还住着其他的高中女生，甚至可能和樽宫由纪子一样，都是叶樱高中的学生。

我必须先确认叶樱高中的制服。

我看了一下手表。早上八点，现在出门，应该可以赶得上高中的午休时间。

走出家门后发现秋雨锋面仍停滞不前，外面还是看不到阳光。

和四天前一样，我先搭乘丸之内线，转搭东横线，过了学艺大学站之后，在距离叶樱高中最近那一站下了车。

私立叶樱学园高中在车站的南方，爬上一个很缓的坡道，走到尽头，没几分钟就到了。

附近是安静的住宅区。如果有人说这里是最适合儿童教育的环境，一点也不为过。一路上很多人家都以修剪得很工整的矮树当作围墙，从其中一户人家的窗户缝隙望去可见里面垂挂的白色蕾丝窗帘。这一带的住户感觉很高尚，听到邻居关车门的声音太大，说不定还会皱起眉头。

只是在这个车站前速食品店和KTV林立，搭乘东横线不必转车就可以到达涩谷，所以即使学校附近的环境很好，对于提供全面的儿童教育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叶樱高中的校舍与校园中间是一条红砖道，从校园正门一直延伸到后门，道路的两旁植满了白杨树。白色校舍中央镶着一个大时钟，指针正指在上午十点多的位置。由于是上课时间，红砖道上看不到任何学生。音乐教室里传来古典音乐的曲子，音乐可以听得出来是一首优雅的管弦乐曲。

午休时间之前，我必须找一个地方打发时间。找了很久，我终于发现一个小小的公园。

我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一边在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下雨，一边看着年轻的妈妈带着小朋友在一旁玩耍。一个大约5岁大的小朋友爬上原木架成的游乐器材，站在粗麻绳网子上跳个不停。怀孕的妈妈摸着大大的肚子，抬头看着儿子。

远处传来教堂般的钟声，已经中午了。我离开公园，走回叶樱高中。

红砖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的身影了。所有学生都穿着一样的浅绿色西装外套，男孩子的长裤和女孩子的裙子也都是浅绿色的。校园

里有一些男孩子脱掉外套，卷起衬衫的袖子，正在踢足球。

确认完制服，我再次回到两旁有很多住宅大楼的坡道。

我走进车站的速食店，点了起司汉堡和很浓的咖啡当作午餐。

速食店的咖啡太浓，而（平民）家庭餐厅的咖啡太淡。这似乎是外食产业的首要法则。

我端着餐盘走上二楼，平日的中午店里几乎没有客人，只看见角落里有一群聊天聊得很起劲的家庭主妇，放任自己的孩子在一旁不管。小孩嘴里发出吱吱唔唔的声音，从大纸袋里一把抓出薯条，大口大口地塞进嘴里。

外食产业的第二条法则：速食店的薯条几乎都是软的。

所谓的薯条，就应该外皮酥脆里面松软。但是速食店的薯条几乎都整条软软烂烂的，拿起薯条的尾端，整根薯条就会垂下，呈现问号的圆弧线条。那是因为速食店通常都一口气油炸很多薯条，然后放在红外灯泡下保温的缘故。

那个小孩津津有味地吃着变软的薯条，嘴里塞得满满的。

这时我想起一个理论，据说人类的味觉决定于幼儿期。这个小孩长大之后，或许会以为薯条就应该是软软烂烂的。

在速食店里休息片刻后，我再次搭乘东横线来到学艺大学站。

学艺大学站前的商店街上，行人也是稀稀落落的。

这次我非常顺利地就走到了迪爵尔。

大楼入口处的电子对讲机还是一样担负着看门的使命。我继续往前走，在尽头的信箱前停了下来。

我一个一个读着信箱上的住户名。这里到都心的交通非常方便，大厦本身又这么漂亮，很适合樽宫由纪子一家人住。

这一户的信箱上贴着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信箱标签，上面还有一个漫画风格星星造型的结晶图案，看起来闪闪发亮。应该是以电脑3D软件画的。这一户若不是广告设计师，就是影像后期制作公司。

我起身向前对着对讲机的面板，按了707之后，按下确定键。

“喂？”对讲机里传出一个年轻男性的声音。

“您好，Speed King快递！”我靠近对讲机，努力挤出宏亮的声音。“有您的快递！”

幸好这个年轻男性没有问我是哪里寄来的。我想得没错，他们一定是几乎每天都请快递，所以已经很习惯帮快递开门了。

“辛苦了，我现在就帮你开门。”

大门内传来一个低沉的开门声，我走进自动门，玻璃门就往两边打开了。

大厦大厅里铺着和大门口一样的粉色系瓷砖，我乘电梯来到五楼。

走出电梯，迎接我的是感觉非常稳重的乳白色走廊，面对外侧的北侧有一大面玻璃窗，南侧则是一整排的黑褐色大门。

我依序查看着大门旁的住户铭牌，找到了503室。

门铃上方贴着住户的姓名。

503
樽宫　一弘
　　　敏惠
　　　由纪子
　　　健三郎

看起来真像是诗里面的其中一个小节。他们家有4个人，樽宫由纪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我试着在脑子里描绘出他们一家人的样子。樽宫由纪子今年16岁，

那她的父母差不多40多岁。这栋大厦里有公司行号，所以只能算是综合大楼，不过这里离东京都心很近，看起来又气派，因而可以判断他们家应该家境不错。而且还有能力送女儿进私立高中，应该是家境中等以上的家庭，至少她的家人也是如此认为吧。

我想她的爸爸应该是一个上班族，就职于都心某栋大楼里的大型企业。一般来说40多岁已经是差不多要当上管理阶层的年纪了，想必是课长代理或是课长辅佐之类的职务。

我的脑海中这时浮现出穿着亚曼尼之类的名牌西装，带着银框眼镜的男性，那搞不好是我之前看过的家庭连续剧里某一位男演员的形象。

至于她的母亲和弟弟，由于没有任何资料，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母亲的部分或许还可以想象成某部家庭连续剧里饰演妈妈的角色，但我实在无法想象出她弟弟的样子。我连他多大年纪都不知道，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或是刚学会爬行的小婴儿？这个家庭的样貌画里，只有她弟弟的这部分是一片空白。

然而，我已经没有必要幻想樽宫由纪子的长相了。只要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看见她了。

我转身开始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

我发现电梯另外一侧的走廊尾端有一个楼梯间。这里的楼梯非常干净，电灯也很明亮，跟我住的公寓完全不同。在这里完全看不到阴影和阴暗的角落。

每个人都有住的地方。有人住在泥泞的小屋子里，有人住在雪屋里，有人住在荒废的塔楼里，当然也有人住在有着电子对讲机的高级大厦里。

不过这里对楼梯外观一点都不讲究，壁面没有任何油漆，水泥质地就这么露了出来，可能只是逃生梯。有那么漂亮的电梯，除了想减肥的人之外，大概没有住户会故意走楼梯上到五楼吧。

看来躲在这里就不必担心会引人注意。

我坐在楼梯转角处，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不知道现在的高中生都几点下课，不过，至少要等上三个小时以上吧。

后来发现我实在太天真了。

过了下午六点，樽宫由纪子还没有回来。每当电梯传出开门的声音，我就走上楼梯，偷偷看着走廊那一端。但是出现的不是穿着西装的上班族，就是家庭主妇模样的女性，一个穿着浅绿色制服的学生也没有。

已经快到八点了，看来樽宫由纪子并不是下课后就直接回家的乖学生。还是她其实因为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的关系，所以才晚回家？

或许是中午只吃了一些垃圾食品的缘故，我的肚子饿了起来。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电梯开门的声音。

我走上楼梯，躲在墙壁的角落偷偷看着走廊。电梯里走出一个穿着浅绿色制服的女孩。

最令我开心的是，女孩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大约到背部中央。她的身高大约165厘米，瘦瘦的，裙子下的双腿非常笔直。

女孩背着一个很大的布制包包，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真是个漂亮的女生，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下巴尖尖的，浓密的双眉和双眼微微向上翘，长相有一点像猫。不是在围墙上闲晃的野猫，而是拥有纯正血统的美国短毛猫。

因为距离太远有一点看不清楚，不过隐约可以看见她的耳朵、眉毛、鼻子上都没有打洞带环。她一定是因为社团的关系晚归，而不是在半路上逗留或是到哪里去玩了。

女孩走到503室前面，按下了门铃。我听到一阵讲话的声音，然后有人帮她开了门，女孩走进了屋里。

她一定就是樽宫由纪子。

5

连续请假这么多天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接下来的三天我都非常认真地工作。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我提出下午三点早退的申请，冈岛部长虽然嘴里唠叨着下星期之后不能这样了，不过还是批准了我的早退申请。

我也知道接下来马上就要忙得不可开交了，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次进行调查的机会。

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叶樱高中附近的那个小公园打发时间。今天是难得的晴天，风吹起来很舒服。虽然是非常适合外出的天气，却不见上次公园里的那一对母子。大型游乐器材的网子空荡荡的，被风吹得轻轻地摇晃着。

算准时间来到叶樱高中后，发现校舍里已经有学生放学走出校门了，我走到校门口前的公交车站站牌前停下，静静地观察着这些高中生。

如果说这里是东京都几家有名的学校之一，可能有一点言过其实。不过这对东横线沿线的居民来说，这所高中应该也算是富裕人家的小孩念的学校。举例来说，这里的学生，家里虽然住不起独栋的房子，但应该也都是住在三室两厅的公寓里。家里使用的都是抗菌的产品，具备先进保鲜功能的大型冰箱里摆放着有机蔬菜，放假的时候全家外出到意大利餐厅用餐。家里如果有念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买动画录影带放给小孩看。

这些年轻又充满朝气的学生，抬头挺胸地走在红砖道上，他们一定都有着充实的童年生活吧。他们从小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灰姑娘和阿拉丁

神灯的存在，并透过龙猫了解到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等了20分钟左右，樽宫由纪子终于出现在红砖道上。她一边走着，一边和身边看起来像是同班同学的小个子女生说话。

和她走在一起的女生，脸圆圆胖胖的，带着一副银框眼镜，前门牙有一点龅牙，需要好好矫正一番，应该是小时候没有戒掉吸手指的坏习惯。这个女孩的长相很像以前讽刺漫画里的典型日本人。

樽宫由纪子和朋友走出校门，经过公交车站牌后走下坡度平缓的坡道。

我小心地和她们保持适当的距离，一路跟在她们后面。

虽然听不到她们说话的声音，不过我可以看出一路上话说个不停的是那个小个子的女孩，樽宫由纪子只是安静地微笑着听她说话。樽宫由纪子的长发垂在背后，被秋天的风吹起，就像一对黑色的翅膀一样迎风飘荡。

她们两个在车站前面分开，原来樽宫由纪子都是搭乘东急东横线上学的。

当樽宫由纪子挥手和朋友说再见的时候，我抢先一步进入车站。

在售票机买好往学艺大学的车票之后，我进了检票口，就在一边假装看着旁边的留言板，一边等她的同时，樽宫由纪子已经走进车站里了。她拿出上衣口袋里的钱包，取出定期月票穿过检票口。

我跟着她走上通往月台的楼梯。

下午五点，返家的旅客挤得东横线车站闹哄哄的。虽然还不至于会和其他乘客挤成一团，不过车厢里很多人站着，这样对视线非常不利，于是我决定和樽宫由纪子在同一个车门上车。

我把身体靠在车门旁边的扶手上，小心地从旁边侧眼观察她。

樽宫由纪子抓着吊环，站在和我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她的下巴微微向上，无意识地抬头看着天花板的一角。她是在想事情，还是在看悬吊于天花板上的女性周刊广告？

观察愈久，我愈觉得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如果连我都觉得她很漂亮，那她一定也很受同龄男孩子的欢迎了。这个时候我想到才色兼备这个很古老的说法。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她不要在早上拥挤的通勤电车里遇到变态。

列车抵达学艺大学站之前，樽宫由纪子将背包从行李网架上取下，我在她下车之前走出列车。

在高架桥下的商店附近等了一下，就看到樽宫由纪子正要走出车站。

樽宫由纪子通过检票口，朝着车站前的小花圃走来，看起来并不是要直接回家。她看着左手手腕上的细表带手表，然后抬起头看了一下车站的电子时钟。

她应该是在等人吧，放学之后的约会，真是令人羡慕。

不过，如果她的男朋友和她同校的话，就不需要约在学艺大学站碰面了，只要从学校直接到涩谷或是其他地方就好。这么说来，她的男朋友是其他高中的学生了？不，应该是大学生？还是社会人士？不管怎么样，她的男朋友很有可能年纪比她大。

他们约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五点半。当车站天花板上挂着的电子时钟上的时间，从32变成33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从检票口走了出来，小跑步地接近她。是一个约莫40多岁的男人，身上的西装看起来很像名牌西装。

我努力地听，想知道他们两个人在说些什么。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男人露出道歉的表情。“只慢两分钟啊。”樽宫由纪子微笑道。“是吗？”换男人微笑。“想去哪里？”樽宫由纪子陷入沉思状：“吃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你要请客嘛，对不对。”

樽宫由纪子和这个男人一起往车站北边走去，我想应该是到速食店去。

我一边跟在他们后面一边不禁想着，虽然说恋爱不分年纪，但是她

的男朋友未免也大她太多了。我想到援助交际这个令人作呕的字眼，不过，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有一个女孩子会和援助交际的对象约在自己每天往返于住家和学校的车站见面。而且如果是对方请客的话，汉堡未免也太便宜了。

我跟着走进速食店，樽宫由纪子和那个男人已经点好餐，正准备拿着餐盘上二楼去。于是，我点了一杯热咖啡，拿着保丽龙材质的保温杯走上二楼。

二楼客人很多，我在窗户边的吧台座位上坐了下来。这杯过浓的咖啡实在令人喝不下口，我开始观察他们两个人。

他们在后面的座位面对面坐了下来。

男人说话时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不过店里实在太吵了，我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

这个时候隐约传来一阵开朗的笑声。原本只是默默听着对方说话的樽宫由纪子用手遮着嘴开心地笑了，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出声音来。男人顿了一下，似乎也有一点意外，露出一种很难形容的表情，静静地看着她。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看起来似乎和樽宫由纪子的关系非常亲密。

过了30分钟，他们两人离开速食店。

因为已经跟踪樽宫由纪子一段时间了，若是继续跟下去的话可能有一点危险，所以我只是在二楼看着他们离开。他们感情很好地并肩走着，朝目黑大道的路口走去。

看了刚才温馨的一幕，我想刚才的男人应该是她的父亲樽宫一弘。虽然和我在迪爵尔时想象的样子有一点不同，不过他看起来也是一个既忠厚又温和的男性。他看起来很年轻，很注重时尚，是一个很帅气的爸爸。

放学后在车站等爸爸下班，再要爸爸带她去速食店吃东西。因为回家之后就有妈妈敏惠准备的晚餐等着他们，所以没有点太多东西，只吃

了汉堡和可乐垫了一下肚子。

这应该又是以前看过的哪一部家族连续剧的其中一幕。

虽然冈岛部长说下星期才会开始忙，不过其实兵荒马乱的月底截稿日从隔天十八日的星期六就开始了。

想要安然度过这种嘈杂又混乱的日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放空自己，将私事完全抛开，完全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不然，惹毛了学问之神菅原道真不知道会遭到怎样糟糕的报应。

第一个麻烦，是我们邀请某大学的某教授帮我们撰写预定放在刊物第一版的散文，但是教授迟迟交不出稿子来。这个时候别说是这些小编辑了，就连大将冈岛部长都亲自出马，连续好几天不停地打电话去催稿。过程中从确认今天是几月几日、询问进度、放下身段拜托、眼泪攻击，最后甚至语带威胁地恐吓，冈岛部长可以说是使出浑身解数。如果她再年轻个10岁，说不定连色诱的绝招都出来了。

某教授终于投降了，由我这个最没有地位的小兵去大学的研究室去将那份好不容易完成的珍贵原稿拿回来。到了研究室，一个看起来像是研究生的年轻女性帮我泡了一杯茶。我喝着那杯有点不够热的茶，等了大概两个小时，对于一个数学教授居然不懂得怎么使用电子邮件而感到纳闷。

之后冈岛部长也成功地对迟迟没有寄回订正考卷的辅导员进行攻击（非常明显的恐吓和威胁），我们的战利品——订正后的考卷于是陆续寄回到出版社。和考卷一起送到的最新教材和月刊情报志的制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军似乎在各个阵线都大获全胜。不过终究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后方支援部队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噩耗。部分已经排好版的教材，印刷厂在进行制版的时候居然无法调出档案。

就连最擅长与活人交涉的冈岛部长，遇到DTP[①]科技的叛变也束手无策。对于科技这种东西，不留心是不行的，因为它们是违反动物本能

的。

印刷厂的专案负责人向冈岛部长说明问题发生的缘由。他一头乱发，脑后扎了一根马尾，嘴边的胡子让他看起来显得更加颓废。因为两种不同的排版格式这样那样，格式号码是这个跟这个，所以这部名称绕口到连我都念不清楚的高科技机器就变成这样。听他解释问题发生的语气，就好像煮菜的时候放了太多盐就会变得太咸一样。从他口中说出来，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

印刷厂的窗口离开后，冈岛部长问我："你听懂他刚刚说了什么吗？"我耸了耸肩，没说什么。冈岛部长揉了揉太阳穴，发着牢骚说道："以前印刷厂的工作人员都是胖胖的中年男人，随时都笑眯眯的。最近的年轻人每个都长得一副瑜伽苦行僧的样子，净说些没人听得懂的话。谁帮我找个翻译过来。"

部长在说这些话的同时，露出非常怀念过去那美好的电脑排版时代的表情。古腾堡印刷术开始流行的时代的那些手工誊稿人员，应该也常露出这个表情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说也说不完。我不断往返于都心的各个角落之间，无止境地做着一些杂务，连续好几天都很晚才回家，积累着微薄的加班费。

这段时间，真的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连续两个星期六都没有办法去药店了。我不喜欢预定的行程被打乱，不过可以因此不用看到医生，是唯一令人感到庆幸的事情。

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就是因为编辑部和业务部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即使少了一样东西也不会有人发现。

于是我拿到了一把全新的剪刀。

注释

① DTP（desk publish），以电脑进行的排版、制版、印刷等一贯出版流程。

6

这把剪刀和之前那两把一样，从刀锋一直到握把是一整片的钢片，两片钢片中间以螺丝锁住。

这把剪刀并不利，在指腹上划过也只会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不会流血。刀锋是安全的圆弧线条，刺在指腹上只是稍微留下凹痕。

这是一把剪纸用的剪刀，并不是用来划破人类的皮肤或是刺进身体里的凶器。

打工结束回到家之后，我每个晚上都会花一些时间，用锉刀把刀锋磨利。

过了几天，剪刀的刀锋就变得跟镊子一样又尖又利，这样应该够了。我其实很想在自己的指腹、手臂或是其他地方试试看，但是我必须避免自己的血液留在剪刀上。

我拿出在路边捡回来的木箱子，用剪刀刺了一下。虽然没有很用力，不过剪刀一下子就刺进木箱里了。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小西美菜让我深刻体会到一把太钝的剪刀有多难用。

磨好剪刀之后，我拿出在药店买的软布擦亮刀身。不管是从编辑部拿回剪刀的时候，或是磨利的时候，我一定使用手帕或是橡胶手套。我尽可能谨慎，却不能保证一定不会在剪刀上留下指纹。

我戴上从编辑部拿回来的橡胶手套，将剪刀打开成十字状，从握把内侧到螺丝，全部仔细擦拭一遍。

我擦去剪刀上的指纹和皮脂、灰尘。对着台灯的灯泡，剪刀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我戴着手套从整捆的塑胶绳中，用剪刀剪了大约五圈的分量出来。

然后把剪刀和塑胶绳包进塑料袋里，放在背包的最底部。再把整包的橡胶手套放在剪刀和塑胶绳旁边，接着把戴过的手套丢进垃圾桶里。

准备齐全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机会降临。

十月就快要结束了。天气慢慢变凉，差不多该穿上毛衣和外套了，冰川室出版社编辑部的战争也终于快要结束了。只剩下收拾战后的残局，也就是跑资料流程，以及整理因为历经一场残酷战争后变得乱七八糟的编辑部办公室。前者由冈岛部长负责，后者则由我们这些打工人员负责。

十一月一日是星期六，编辑们大部分因为连日的操劳而休息一天，我们三个打工人员则跟平常一样的时间来到公司，花了半天的时间将编辑部整理干净。

我们三个都不擅长打扫或整理。大个子大学生（高桥）拿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总是直接把抹布从水桶里捞起来，从来不拧干。带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失业男（山岸）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吸尘器怎么用。胖子打工族（我）则是因为平日运动不足，而在拿起整捆资料的时候差点闪到了腰。

这种事情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冈岛部长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求两个今天上班的编辑部职员帮我们，不过每次都还是冈岛部长的动作最利落。

“抹布要拧干了才能用啊。要拧干啊，懂不懂？再拧干一点。都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滴得到处都是水啊。”

“你怎么会连吸尘器怎么用都不知道？清扫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啊。你在家都没用过吗？偶尔也该帮帮太太的忙吧？”

“我说你啊，不能一次绑这么多杂志啊。等一下怎么拿得起来？没有什么东西比整捆的纸更重了，一半就好了。懂了吧，现在重绑一次。”

“喂！拜托你可燃垃圾跟不可燃垃圾分清楚啊。没有人不知道这种

常识吧。”

我真的很同情冈岛家的媳妇，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就这样，编辑部终于恢复平常的步调。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把十大袋的垃圾搬到外面的垃圾场。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纸类，看来无纸时代应该不会这么早到来。

回到编辑部之后，我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回家，然后来到冈岛部长的办公桌前。

我向部长提出下个星期连续三天需要早退的申请。

“可以啊，反正刚好告一段落了。”冈岛部长非常干脆就答应我了，或许是对我们把编辑部打扫得那么干净，桌上的东西也都归回原位的成果非常满意吧。

“我想你应该不会说，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你有什么事。是不是去约会？”冈岛部长微笑着问。

我想了一下，说：“对。”

或许是我的答案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冈岛部长看起来非常惊讶。我跟她行了个礼，然后离开了编辑部。

今天回家途中我又去了药店。看了一遍杀虫剂和除虫剂的陈列架之后，我拿起一盒老鼠药，因为商品名“Kill More”实在太吸引人了，再多杀一点。

包装盒的正面画了一只米老鼠，老鼠的双眼被打上叉叉，头上还有一个天使的光环。可怜的老鼠受到耶稣基督的召唤，正要飞上天去。

回到家后我把老鼠药倒在盘子上，红色的老鼠药一块一块小小的，鲜红的颜色很不自然。放在盘子上的老鼠药，看起来就像女儿节供奉的糖果或是金平糖一样。

我把其中一小颗放进嘴里试试看，不像女儿节糖果那么硬，也不像金平糖那么甜。老鼠真的喜欢吃这种尝起来和闻起来都没有味道的东西

吗？还是我觉得没有味道，但是对老鼠来说却是无上的珍馐？

我配着玄米茶，把一整盒老鼠药吃完。然后，我拿着呕吐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塑胶袋走到床边，仰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老鼠药发挥作用。

但是过了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我都没有任何感觉，既不想吐，不觉得痛苦，也不会疼痛，只是左胸隐约觉得好像被人拿东西重重压着。

“你还真是蠢。吃老鼠药怎么可能胸部会有压迫感？那是你的错觉，是一种安慰剂效果。”医生一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像是甩鞭子似的挥动着圆珠笔，一边用上课的语气说，“你听好，石见银山老鼠药①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老鼠药早就没有砒霜这种危险的成分了。你看过包装背面的成分表了吗？这盒老鼠药的主要成分是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啊。那是一种抑制血液凝固的药，现在的老鼠吃了老鼠药死掉，不是因为砒霜中毒，而是死于眼底出血啊。”

既然老鼠吃了老鼠药会死，那么应该多少还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啊，更何况我吃了整整一盒。

“吃得够多的话，人当然也会死。这不是废话吗？不管什么药，都有致死量。不只药物，食物也是一样。一整碗的食盐，一整大玻璃瓶②的酱油，甚至是白开水只要喝上9公升就会致人于死。容我发表一下个人意见，真的想死的话，与其喝下将近10公升的水，倒不如把脸放进装满水的脸盆里溺死，这样还死得比较轻松。”医生扬起一边嘴角笑着。

“虽然我不知道抗血凝剂的致死量是多少，不过，再怎么样，只吃一盒也不够吧。如果这个东西毒到吃完一盒就会死的话，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能在药店买得到？”

医生的一番话让我无法反驳。虽然我一直想死，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死成，得不断忍受医生的讥讽。

说不定哪一天我打消自杀的念头，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却在这个时候死亡会突然降临在我身上。

“你还真是个浪漫主义者。”医生皱了皱眉头，露出极度嫌弃的表情。

“到底要我重复几次，你才会听懂我说的话？不管你想死还是想活，这和你实际的生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不管你的心里怎么想，死亡都会自己降临，这就是‘现实’。即使你觉得有些事情顺了自己的意，或是不顺自己的意，那也都是你自己的幻想。”

但是我的心里渴望死亡，而我也确实自杀过，这些都是现实啊。

“看了你做的这些事情，我想到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吃安眠药自杀，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自己把房门打开。”医生忍着笑继续说，“自杀未遂的人之所以被人讨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通过自杀的手段企图支使他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种会大叫要分手的话不如让我死了，然后用剃刀划自己手腕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敢尝试自杀这种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得听他的，以自杀行为要别人接受他这种歪理。”医生坐在椅子上，扭着背转过来看着我。为了制造效果，他还刻意停了一下。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误以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自己不但做了自杀这种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还因为上天的安排得以从痛苦和死亡中奇迹似的生还——有一个声音叫我要活过来，所以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这种人通常只有表情看起来特别阴沉，然后用一副藏不住的骄傲口吻，开心地向世人叙述他自杀未遂的体验，这些人真是够蠢了。这既不是上天的安排，也无关他们的意识，而是非常单纯的统计学中的偶然。这些人只不过是刚好没有死成，错把偶然当成必然。就像在山上遇到熊的故事一样。”

我想不出自杀未遂和熊有什么关系。

“大家不是常说如果在山上遇到熊的话，要赶快装死吗？因为很久以前大家就是这样做，而且有很多人因为装死而逃过一劫之类的。这不是废话吗？他如果装死失败，早就被熊给吃了。我们不可能听到一个人

告诉大家他装死失败，所以被熊吃掉了。只有成功逃脱的人的经历才会被大家知道。这是再当然不过的。自杀也一样。不可能有人自杀成功之后，对大家说他的存在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他已经死了啊。”说到这里，医生突然变得很开心。

“我想起另外一个笑话。如果你听过的话，中途打断我也没有关系。那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日本观光客到落基山脉爬山健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头凶恶的灰熊。

观光客一瞬间想起日本自古以来流传的方法，马上躺下来装死。他仰躺在地上，交握着双手放在胸口上，闭紧双眼，停止呼吸。

灰熊看了，对他说：“Is it Zen？”

医生大声地笑了，但是我完全不懂这个笑话有什么好笑的。

趁着医生没有继续这种无聊的美式笑话时，我打算结束这次的面谈。医生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道：“最近你又开始磨剪刀了，是不是发现新的女孩了？”

“对。”我简短地回答。

医生移开视线，自言自语地说：“咔嚓，咔嚓，剪刀男出动了。第三个牺牲者即将出现。血液即将流出，痛苦即将出现。人们会感到害怕、愤怒，或是感到有趣……”

“你要阻止我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医生立刻恢复平常说话的语调。

“你高兴就好，做你想做的事吧。只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注释

① 指以岛根县的大森银矿（1923年封闭）的副产品砒霜制成的老鼠药。

② 相当于1.8公升。

7

隔天早上我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痛苦或不舒服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星期天如此舒适地迎接早晨来临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自杀未遂，而躺在床上起不了身。

不过老鼠药的效果居然在一个我想不到的地方显现出来。

就在上完厕所准备起身时，马桶里的情景让我诧异到说不出话来，整个马桶是深红色的。一瞬间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出血了，不过事情并不是如此。原来是老鼠药的红色色素经过身体的代谢后，变成尿液被排出来了。

除此之外，我的身体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可以说是舒畅无比。这样我就可以利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星期天和文化节这两天，去调查樽宫由纪子假日的活动模式了。

早上十点，我背着背包，在学艺大学站下车。

樽宫由纪子如果假日外出的话，不管是从涩谷转车到都心其他地方，或是到横滨，都必须搭乘东横线的电车。

我走进车站旁的咖啡厅，坐在窗户旁边的座位观察车站检票口的动静。

这间名为“Offrande”的咖啡厅店名古怪，咖啡味道也不好。

老板约莫50多岁。或许是因为不满意我只点了一杯咖啡却待那么久，他一边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一边向我推荐他们独家的鲜肉派。

我最不擅长拒绝这种推销，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过了一会儿，老板端来鲜肉派，上面淋了很多番茄酱汁，看起来的确很有老板亲自推荐的价值。

就在我吃下最后一块鲜肉派的同时，检票口走出了一个看似面熟的女孩。是那天放学时和樽宫由纪子一起走出校门的女孩。看来我的埋伏是正确的。

于是，我起身到柜台结账，付钱的时候不忘称赞刚刚的番茄酱汁。老板开心地告诉我那是他们的独家配方。看他那么开心的样子，如果我继续站在这里，他应该会连做法和秘诀都仔细地告诉我，于是我即刻离开。

我走进咖啡厅隔壁的书店，假装翻阅书架上的杂志，没多久就看到樽宫由纪子悠闲地往车站走来。

她今天打扮的主题看起来应该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她穿着一件水手领的水蓝色上衣，搭配罩衫式的外套和百褶裙，头上戴着发圈。

在车站里对着她挥手的朋友穿着一件蓬松的毛海毛高领毛衣，看起来经过精心的打扮，但是她和樽宫由纪子站在一起，充其量只是爱丽丝身旁的兔子。

我趁着她们站在车站前聊天的时候，早一步走进车站到售票机买票，但是因为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所以先买了到涩谷的车票。然后在她们之前走进检票口，走上通往月台的楼梯。

学艺大学站只有一个月台，月台的两边分别是上行和下行列车的轨道，因此不管她们要往哪一个方向，我都可以跟上她们。

我站在月台上，爱丽丝和白兔一边聊天一边朝着我走来。虽然我很想知道她们在聊些什么，但是却不能靠她们太近。

两个女孩搭上了往涩谷方向的电车。车厢里的乘客并不多，所以我选择从另外一个车厢上车，远远地观察着她们。尽管有座位空着没人坐，但是她们只是站在车门附近，很开心地聊着天。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樽宫由纪子的朋友在说话。

电车即将抵达终点站涩谷了，电车缓缓滑入呈现树枝状的月台。车门开了之后，大群乘客涌入后方的检票口，我顿时陷入人潮之中，不时

还要挺直身躯往前搜寻两人的踪影，一路跟在她们后面。

她们走下通往八公出口的楼梯，走过行人交叉路口，在挤满了假日出游人群的涩谷街头里往前走。

我保持着不会跟丢的距离，一路观察着她们。

她们的样子跟一般的少女假日外出没有什么两样。

她们首先观察研究的对象是洋装。两个女孩看着橱窗和服饰店里的洋装，不断发出“这件好棒”“那件好可爱”的称赞。

耳边传来“亚矢子你穿那件一定很可爱”的说话声。我看见樽宫由纪子指着一件看起来朴素到近乎无趣的连衣裙，那个叫亚矢子的女孩真可怜，为什么不帮她选一件可爱一些的衣服？虽然她和樽宫由纪子站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显眼，不过其实身上那件毛海毛衣还蛮适合她的。

她们的零用钱其实是买不起洋装的，还是回去撒娇要爸爸妈妈买吧。接着她们走进一间杂货屋，这家店简直是少女的乐园。我和这种地方完全无缘，看起来也不像是会进这种店的人，只能在外面等。

少女们只要拥有印着卡通图案的铅笔、花样可爱的化纤手帕、装满弹珠的玻璃瓶，就能让她们满怀梦想。不到一千元就买得到小小的幸福。不过，恐怕再过5年之后她们的梦想就会变成只想拥有蒂凡尼和爱马仕了。即使是跟她们同龄的女孩子，一定也有很多人是得使用信用卡才买得到幸福吧。

她们在店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提着咖啡色的纸袋走出店外。

之后她们又去一家有名的英国松饼店排队买了松饼，享受边走边吃的乐趣；再到书店看绘本和明星的书；到唱片行试听日式摇滚和流行歌曲的CD。

等到她们回到涩谷车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了。

少女们可爱的世界令我吃不消，我感到身体一阵微热。我好像侵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女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像是外星人一样怪异。

我累了，所以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于是从涩谷直接回家了。

隔天是文化节，我再次来到学艺大学站旁的“offrande”。这次我一开始就点了咖啡和鲜肉派，然后守在窗边的座位。我不知道樽宫由纪子会不会连续两天都出门，不过就算跟踪徒劳无功，至少吃到了好吃的鲜肉派。

接近中午时，樽宫由纪子从商店街往车站走来。如果说她昨天的打扮是高尚的维多利亚时代少女的话，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顽童历险记”了。她穿着方便活动的毛线连帽上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头发也扎了起来。

真是羡慕她有这么多衣服。我为了降低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每次进行调查时都特地换上不同的衣服。不过我的衣服少得可怜，所以搭配的时候很麻烦。如果调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说不定哪天连没穿过几次的黑西装都得拿出来了。

她今天一个人出门。樽宫由纪子在东横线的自由之丘车站下车，走过车站附近热闹的街道，朝着住宅区的方向前进。

我正纳闷她到底要去哪里的时候，便瞧见这家位于住宅区中心的电影院。不同于播放好莱坞一轮片的戏院，这里似乎是家每部影片只在一个厅播映的小众艺术电影院。看来樽宫由纪子是个电影迷。

她走上楼梯，走进这家红褐色砖瓦造型的戏院。

虽然我对电影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为了调查，我还是确认了一下贴在楼梯下面的电影海报。

现在上映的电影是《地铁的莎姬》[①]。也难怪我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根据海报上的介绍，这部法国电影在我出生之前就推出了，为了庆祝原作者诞生满100周年而重新上映。海报上有一个眼神锐利的外国人，长得胖胖的，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应该就是原作者，不过也可能是导演或是男主角。

这部电影看起来有一点难，或许适合医生，但怎么样都不是我会看的电影，就算我进了戏院，可能也只会睡着，还会因为打呼噜而被饱以

白眼。

电影院附近找不到地方打发时间，而且今天是假日，自由之丘车站前的人那么多，应该也不容易盯住樽宫由纪子的踪影。

于是我投降了，就这样直接回家。

十一月四日星期二，休息了两天之后，今天到冰室川出版社打工。

除了佐佐塚叫我做的一些杂事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工作。经过了十几天的混乱场面，编辑部目前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比较重要的工作只有情报杂志的编辑发稿和采访，而且这些都不是打工人员的工作。

下午三点，我背着背包，跟冈岛部长打了一声招呼之后，正打算早退，背后突然有人说道："祝你约会愉快啊。"

我回头一看，佐佐塚正好移开视线，露出讥讽的笑容，这家伙真的很讨厌。星期六佐佐塚不在公司，他一定是从冈岛部长或是其他人那边听来的。他一定是因为听到别人说我早退是为了要去约会，就一直想找机会挖苦我，似乎不这么做他会很难过。

虽然我并没有生气，但是被人嘲笑，还是觉得很不痛快。编辑部的所有同事一定都觉得我根本不可能有约。不过他们会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从不否认。

我是个体重有障碍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胖子。我不想说出我的体重，更何况最近也没有量，更不愿意想起这件事。

我之所以会那么肥胖，原因就是吃得太多，不管在家或是出门，我都会不小心吃了太多东西（比如鲜肉派）。虽然我常常说垃圾食物的坏话，但其实我很喜欢吃。

长久以来我在星期六尝试了这么多不同的自杀方法，唯一没有试过，以后也不打算试的，就是饿死。我可以吃下任何东西而死，却不可能因为不吃任何东西而死。

下午四点到了学艺大学站，我打消了到"Offrande"埋伏的打算。并

不是因为佐佐塚的耻笑让我决心减肥，而是担心如果连续三天都去的话，老板可能会记住我的长相。

我走进车站附近的书店，观察着车站的动静。我完全无法掌握樽宫由纪子回家的时间，她会在五点左右抵达车站吗？还是会像第一天跟踪的时候一样，晚上八点才会到家？我可能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好掌握她放学回家的正确时间。

星期二好像是她比较早回家的日子。下午五点左右，穿着制服的樽宫由纪子从检票口出来了。

她今天没有和爸爸约，一出车站就直直地朝着商店街走。今天樽宫一弘可能要加班吧。

我尾随在樽宫由纪子的身后。

樽宫由纪子对这附近的路相当熟悉，不愧是住在这里的人，不像我这个外地来的，完全找不到路。她没有走到商店街底，而是在途中转弯，抄近路回到迪爵尔碑文谷。我和她保持大约10米的距离，慢慢跟着她。

十一月的黄昏来得很早，我跟着她穿梭于住宅和公寓之间的小巷子里。夜幕降临，周围逐渐变得沉静，路灯陆陆续续亮了起来，少女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这个时间路上还有一些行人，再晚一点儿的话，就会毫无人迹，到时候目击者应该只剩路旁的野猫了。

我紧紧握着背包，透过背包，可以感受到藏在最下层的剪刀的触感。

当然还不一定要选在今天。只要我多花点时间，一定会有机会的。明天，一个星期后，甚至是一个月后，因为有前两次的经验，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樽宫由纪子的背影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但是我并不急着跟上她的脚步，而是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一边漫步走着。

高耸的水泥墙背面，有一个空间。

公寓一楼的停车场灯光很暗，里面那根大柱子的背面非常阴暗。

我看到路旁耸立着立体方格铁架和跷跷板淡淡的影子，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公园。

当我走到迪爵尔碑文谷前面的巷子时，樽宫由纪子刚好走进入口的自动门里。

观察到她回家的路线令我相当满意。于是我直直经过迪爵尔碑文谷前面并不停下脚步，决定今天就先回家了。

之后我又找了一些时间继续观察樽宫由纪子。

有时候跟着她从叶樱高中放学回家，而当她因为社团或是其他原因较晚回家时，我就想象这个坡道从旁人眼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有时候我从学艺大学站下车，在她抵达公园之前，躲在公园后方的树林中，看着前面的巷子。樽宫由纪子经过公园之后，我继续留在公园里享受被夜晚包围的感觉。

我随时都带着背包，但一直没有把剪刀从塑胶袋里拿出来。

就这样，没有任何行动的日子一直持续着，但是我一点儿都不焦急。我什么都没有，时间最多，而且光是观察樽宫由纪子的行为，并从中获得各式各样的情报，就已经很开心了。

星期六又到了，但是我没有去药店，因为不管是编辑部特别忙的时候，或是有事情要办的时候，我都得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终于，十一月十一日到来了。

注释

①《地铁的莎姬》（*Zazie dans le metro*），法国导演路易·马卢（Louis Malle, 1932—1995）于1960年改编自雷蒙·葛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同名小说的电影，讲述小女孩莎姬在地铁冒险的经过。

8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

我在寒冷之中醒来，裹着棉被抬起头来看向窗外，天空还是深蓝色的，时钟的指针指着早上五点半。

再睡的话一定会起不来，于是我拒绝了床的诱惑，穿着睡衣起身。

房间里非常冷，打开窗户后，吹进一阵让人全身冻僵的强风，连窗帘都被掀起来了。已经是冬天了，我关上窗户。透过窗户看出去，马路上空无一人，电缆线就好像蜷卧在路旁的巨大节足动物。我想，是不是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了。

穿上罩衫外套，我开始准备早餐。拿出一片吐司放进烤箱，然后把铜制的水壶装满水，放在燃气灶上，打开燃气灶上的火，从冰箱里拿出奶油和鸡蛋，当炒蛋做好的时候，烤箱的铃声正好响起，水壶壶口也开始冒出阵阵的蒸汽。

今天的早餐有吐司、咖啡，淋上番茄酱的炒蛋，昨天晚餐剩下的冷卤菜。对一个单身住在外面的人来说，这顿早餐相当丰富。

我在烤成金黄色的吐司上抹上大量的奶油，然后大口咬下。吐司这种东西，就应该切得薄薄的，烤成金黄色才好吃。我讨厌厚片吐司，甚至到了憎恶的程度。

打开电视，我不断转台轮流看着各台的晨间新闻。昨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新闻，每一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寒流的讯息。其实我也搞不太懂，反正就是太平洋高气压不知道怎样，然后日本列岛就受到寒流侵袭，于是就开始进入冬季。一个戴着眼镜的气象主播正在预测长期气象变化，他说今年冬天的气温将会比往年来得低。

体格很好的主持人看起来50多岁，正用非常难得的激烈语气，谴责总务省的光纤贪污案。上班时间到了，我依依不舍地关掉电视。虽然我对贪污事件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但是看到平常以脾气温和著称的主持人，居然气到脸都涨红了，还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冰室川出版社已经进入了沉闷状态的最后阶段。除非有临时的工作进来，不然大部分的时间都无事可做。但是如果因为太无聊而消耗了过多能量，就无法顺利过完即将到来的狂躁期了。编辑部全体职员都知道这种状况，所以大家都极尽所能，悠哉悠哉地打发时间。

在这当中只有几个人看起来很忙碌，那就是为了成为正式职员努力累积业绩分数的山岸和闲不下来的佐佐塚。

一整个上午，我都默默地做着佐佐塚吩咐给我的杂务。冈岛部长则是撑着下巴，看着窗外无云的天空发呆。部长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件看起来非常暖和的深蓝色大衣。

真是无所事事的一天。才刚过下午两点，佐佐塚就已经想不出其他杂务了。我坐在盘着手沉思的佐佐塚旁边，细细品尝煎茶的味道。

山岸好像很想表现自己对工作的热忱，不过因为没什么重要的事，他也只能在编辑部里走来走去。大学生高桥则是借用编辑部的电脑，在整理学校的报告。

“各位打工人员今天可以先下班了。”

看到编辑部的状况，冈岛部长笑着对大家说。

因为三点就下班了，所以我便出发到学艺大学站。

为了确认“offrande”的老板记不记得我的长相（其实是为了试一下晚餐的菜色），我再次走进了那家店。

写着店名的木制门板上挂着一串铃铛。听到铃铛响了，老板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是不好的前兆。看来我不得不打消念头，以后不能再来这家提供好吃餐点的咖啡厅了，真是可惜。

“我们平常都是下午五点之后才提供晚餐的，不过今天就破例一次

吧。”

老板堆着满脸的笑容，将表面摸起来粗粗的浅灰色菜单递给我。我只来过两次，没想到他会这么亲切。可能是我上次称赞他的鲜肉派，让他非常高兴。

菜单上的手写文字非常有个性，我仔细阅读后点了俄式甜菜汤和大蒜面包，餐后饮料点了咖啡。

以咖啡厅的水准来说，俄式甜菜汤的味道顶多只能算中等以上，不过这里的大蒜面包真的很好吃。大蒜的分量很足，切成斜片的法国面包上有蒜泥和蒜丁两种不同的口感，烤得也非常够味儿。像这种甚至称不上是料理的简单食物，味道完全取决于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够不够。

我慢慢品尝餐点，吃完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五点了。我在咖啡里加了很多砂糖和鲜奶油，一边啜饮一边注意窗户下方检票口的动静。

六点过后，樽宫由纪子还是没有出现。

在这里待得太久，老板就会对我有印象了，所以我决定离开。结账的时候，老板问我味道如何，但是我决定不要称赞他们的大蒜面包。

接着我在检票口附近打发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樽宫由纪子还是没有出现。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可能她今天又有社团的练习，到了这个时间还没有回家，表示很有可能会像那天一样晚上八点过后才会到家。

我靠在高架桥下的大水泥柱上，思考着今后要怎么行动。晚上八点过后樽宫由纪子从车站回到迪爵尔的路上应该没有什么行人了，如果我从车站开始就跟着她的话，会不会被发现？还是我可以隐身在黑夜之中不被发现？概率应该是一半一半。如果只有一半的机会，那就应该放弃，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我决定先到迪爵尔碑文谷去等她。我心想，或许是因为运气好可以早退，期待已久的机会即将到来了。但是我不能急，虽然说今天晚上可

能有机会，但这不是最后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并不是我刻意制造的，而是凑巧遇到的。

夜色已经降临，虽然因为道路两旁商店里灯光的关系，街上仍然非常明亮，不过当我走过商店街的遮雨棚架，转进NTT目黑分局旁边的小巷子后，四周已经很暗了。电话亭在黑暗中像个发光的盒子，拉面摊的红色灯笼随风摇摆。冷风阵阵，我拉上了外套的拉锁。

出了目黑大道之后，路旁再次出现人工光源，大部分是来自马路上奔驰的汽车的头灯。当我走在人行道上时，也几次跟行人擦身而过。

不过当我再从目黑大道走进旁边的小路时，又变得几乎没有任何行人，跟我想象的一样。小路上只有路灯和住家窗户传出来的光线，我在昏暗的巷子里往迪爵尔碑文谷的方向前进。

当人的视线受到限制的时候，其他的感官就会变得敏锐。烹煮好的咖喱香味儿、即将烤焦的烤鱼香味儿、被丢弃在路边的空瓶子里传出来带着甜味的腐臭味儿，新闻主播面无表情的声音，婴儿的哭声，女性开朗的笑声……我的各个感官已经超时工作，甚至听见了自己脚下运动鞋的胶底吸附在柏油上的声音。

终于来到迪爵尔碑文谷前。

我决定躲在垃圾收集场的阴影里。坐在那里，会有一道公寓外围的矮树叶挡住身影。

我坐在冰冷的红砖屋里，看了一下手表。附夜光功能的电子液晶表面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五十，刚好一个小时。我抱住身体来对抗寒冷。

巷子对面那栋方正的大厦上方，月亮缓缓地升了上来，之后弯月爬上大厦屋顶的水塔，在柏油路上洒下蓝白色的磷光。冷风越来越强了。

过了八点，樽宫由纪子还没有回来。

我站起来看向迪爵尔碑文谷，几乎每一扇窗户的灯都亮了，大厦耸立在黑暗之中，就好像一个拥有无数眼睛的巨人一般。

我回想着大厦的格局，找出了503室的窗户所在，看见灯光从屋里溢出，暗自庆幸不是他们全家外出旅行。

我继续等了一个小时，樽宫由纪子还是没有回来。

已经这么晚了，难道她的家人不担心吗？我想象着不知道长相如何的妈妈樽宫惠敏到处打电话，脸上焦急的样子，并且期待曾经在车站前速食店看过一次的爸爸樽宫一弘会因为担心，慌慌张张地冲出大门。

但是没有任何人出来。

晚上九点，我决定放弃。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樽宫由纪子在我抵达学艺大学站之前，就已经回家了。若是待得太晚，会影响到明天打工。

我甩动着双手，驱走一些寒意之后，开始朝着学艺大学站的方向前进。

为了保险起见，我从背包中拿出乳胶手套，把包装拆掉然后戴上。说不定我会在前往车站的途中与回家的樽宫由纪子擦身而过，这么一来真是绝佳的机会。

我沿着樽宫由纪子回家的路，慢慢走着。沿路上没有行人，巷子两旁的住家有一半以上的窗户都是暗的。看着我的，只有斜挂在夜空的弯月。

我走过附设地下停车场的大楼，路灯老是闪烁的荧光灯管，耳朵缺了一半儿的野猫占据的矮墙，来到公园前。

为什么会停在公园前面，我自己也不知道。

从入口往里看，公园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黑夜中的立体方格铁架和跷跷板，就像是形象不明的野兽。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和上次不同的地方。就在公园后方的草地上，有一个东西躲在树叶里。

我走进公园继续往前走，想确认一下那是什么。夜晚的草地就像倒满了一层黑色油脂一样，我穿过草地往树叶茂密的地方走去。

茂密的树叶后面有一双腿，一双非常直、非常细的腿。

我看见过这双腿和这条裙子，还有那张像猫一样的美丽容颜。

樽宫由纪子仰躺在茂密的树叶中，死了。

塑胶绳陷进她的脖子里，她两眼翻白，脸上有淤青。我非常熟悉这样的脸，那是一张被勒死的脸。她身上的浅绿色西装完全没有凌乱的迹象，双手双脚非常笔直地伸展着，只看颈部以下的话，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

那里还有一样我非常熟悉的东西。

是一把剪刀。

就是那把象征性的剪刀，报纸媒体大肆报道的那把剪刀。

樽宫由纪子的脖子上，插着一把被远处路灯映照而反射出暗灰色光芒的剪刀。我知道那把剪刀插在什么位置，就在喉咙上硬硬的地方旁边一个软软的地方，那里可以让剪刀刺得很深。

看起来樽宫由纪子是被剪刀男杀死的。别人或许没有资格评论，但是连我都这么想了，不会错的。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并没有杀樽宫由纪子，但是樽宫由纪子却被剪刀男杀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背包中拿出剪刀，扯破塑胶袋拿到面前仔细比较。刺在樽宫由纪子喉咙上的剪刀和我的是同一种剪刀，完全一模一样。

樽宫由纪子成为剪刀男手下的第三个牺牲者。

但是，这个剪刀男并不是我。有人以和剪刀男一样的手法杀死了樽宫由纪子，我被人抢先了。

感觉上好像过了很久的时间，但实际上应该只过了五分钟。

好不容易我又回过神来，心想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是我杀了樽宫由纪子倒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不是我杀的，我却因此被逮捕，那真是太不合理了。

但是来不及了，就在我回头，准备匆忙离开的时候，公园的入口处有人走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安。我被迫在当下作出判断：逃走，或是留下。

我没有杀死樽宫由纪子，所以完全没有理由逃走，这是我的结论。

于是我大喊：“有人死了！”

“快叫警察！”

门口那个人像是受到惊吓。趁着他转身离开公园的时候，我急忙转过身从背包中拿出剪刀。

或许警察并不会检查遗体目击者的背包，但是我随身带着这么危险的东西也是千真万确的。

我把自己的剪刀丢进草丛里。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樽宫由纪子的脚边，有一个东西发出小小的光芒。

第一章

发现了疑似是剪刀男的第三位牺牲者女性死者的尸体是平成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九点四十左右，地点是东京都目黑区鹰番四丁目西公园。

目黑西署刑事科矶部龙彦和下川宗夫在抵达现场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和剪刀男有关。接到无线电联络的时候，他们在外面调查前天发生的便利商店抢劫案，抵达之前只知道两件事，就是西公园发现了一具十几岁少女被杀害的尸体，而且似乎是他杀。

“真是棘手的案件。”车子开到目黑大道时，坐在后座的下川自言自语道，“我不喜欢小孩的凶杀案。”

“高中生已经不是小孩了。”矶部一边开车一边说。

“对我来说他们都只是小孩。”下川提高声量强调，“他们或许个头很大，但其实都只是些还在学走路的小孩儿。”

身形矮小的下川只有160厘米，连国中二年级的儿子都已经比他高了。

他们走进目黑大道旁边的小路来到现场，公园入口处已经拉起写有“禁止进入”的黄色警戒线，穿着制服的警察挡在几个围观民众的前面。

公园的草地上架着几盏照明灯，身穿橘红色制服的鉴识人员无聊地站在一旁。

再往前一点的地方围着蓝色的塑胶布，以避免现场被围观民众看见。

照明灯的强光照在塑胶布上，看起来就好像巡回演出的马戏团帐篷一样，而聚集在公园入口处朝着里面指指点点的民众，就像是买不到票的小孩儿。

草地上站着一些面熟的人。虽然还不见上井田警部的踪影，但是等

矶部他们一到，刑事科的科员也应该集合完毕了。

巡逻警车和鉴识车并排停在公园旁，矶部和下川把车子停在车列的最尾端后下车。车门打开的同时，冷风灌进车内，矶部不禁打了个冷颤。

“好冷。”下川说话的同时，也急忙拉上外套拉锁。这样的动作一点都不夸张，冷空气从大陆吹向日本列岛，这一天的气温已经跟隆冬差不多了。大衣下只穿着睡衣的围观民众也冻得直打哆嗦。

矶部和下川跟制服警察微微行了一个礼，便走进公园。

入口附近的藤架下有一个休息区。松元顺三郎举起右手招呼他们的到来，他手上带着一本记事本。

旁边站着的应该就是发现遗体的人，看来松元正在听取证词。

近藤诚斗也在休息区里，他正拼命地安慰坐在身旁的女性，完全没有发现矶部他们来到身边。

新人近藤负责年轻女性，老鸟松元负责那个看起来怪怪的男人。矶部不禁对于这样的安排感到敬佩，这应该是上井田警部的主意。近藤的个性稳重又温柔（说难听一点是懦弱），由他来应对那位因为发现尸体而脸部发青、身体不适的女性最合适不过了。

那松元呢？松元具备了能够从任何人口中问出所需情报的技能。然而即使是松元，今天似乎也有点束手无策。

穿着羽绒大衣的男性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正眼看着松元，只是站在寒风中凝视着蓝色塑胶布。

那名青年体态格外肥硕，肤色很白，脸颊圆鼓鼓的，身上的羽绒外套和牛仔裤也很蓬松，不过他的脸上看不到肥胖者因为在乎他人眼光的自卑感。

他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吗？不过，矶部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并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他完全不在意身边的人，那就是那种眼神代表的意义。而他那头完全没有梳理痕迹且略微稀疏的头发也说明了这个事实。

他的年纪应该和自己差不多，不过矶部并不敢确定。他的样子看不出确实年龄，乍看之下让人看不透且无法留下深刻印象。若是现在把视线移开，可能马上就会忘了他的长相。画嫌犯画像的时候遇到这种人最麻烦了，目击者顶多只说得出“白白胖胖的人”这样的形容。

等矶部回过神来，下川已经在离他很远的草地上了，他连忙赶上。

村木晴彦正站在蓝色塑胶布的旁边吐着白烟。村木的头发是自然卷，手长脚长的他穿着一身看起来非常温暖的厚大衣，简直就是慰问南极过冬队的灵魂歌手。

“嘿。”下川举起一只手打了声招呼。

“嘿，阿长。”村木双手插在口袋里回答。

下川露出非常不悦的表情，他之所以不喜欢这个绰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下川之所以留在巡查部长这个位置，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既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案发现场，也不是因为非当刑事不可，只是因为晋级考试没有通过，就是这样。矶部看过下川埋头苦读申论题或考古题的样子，知道他绝不是对升职没兴趣的人。

第二个原因更单纯。因为在某部很有名的刑侦电视剧里，有一个演员的绰号就叫阿长[①]，那大约是下川念国中时的事情。他不像矶部是看DVD，而是小时候看电视直播的。对下川来说，他没办法忍受自己和那个50多岁的男演员相提并论。每次大家叫他阿长的时候，他就会咬着牙，露出一副好像要大吼“我还年轻”的表情。

“怎么这么慢？天气这么冷，我们在这里围塑胶布很辛苦耶。”村木完全无视下川的脸色。

“不好意思。不过我们也没偷懒，实在是有工作在身，就是那个便利商店抢劫案。”

“那还真是幸运。我是悠闲地在家里听唱片时被抓出来的，完全没有工作的情绪。”

村木是刑事科里有名的古典音乐迷兼音响迷。尽管当警官的薪水不高，不过听说他几乎将所有钱都花在音响上面了。

有一次村木花了很多时间对矶部讲解真空管放大器有多棒。他在说明时完全不同于平常爱嘲讽人的态度，充满热情的模样令矶部诧异不已。这个时代连硅晶片都已经落伍了，更何况是真空管，矶部只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想必只会换来“真空管是什么”的答案。

“你刚刚听什么音乐？”矶部突然感到有兴趣，随口问了村木。

“萧斯塔高维奇（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的第二号钢琴三重奏。”村木认真地回答。矶部听说过这个作曲家，但是根本没听过曲名，因而完全无法想象是怎么样的曲子。

“还是不要继续问下去好了，免得你停不下来。”

下川说完后往蓝色塑胶布的方向走去，村木讪笑着张开双手想要阻止他。

“不行，没有本厅的许可是不能进去的。考试题库里没有写吗？阿长。”

没有警视厅的许可，即使是辖区警署的刑事科科员，也不能任意在案发现场逗留。保持现场的完整是最重要的。

不过，现场已经有鉴识人员了，却还没开始代为检视，这还是第一次。

“本厅的指示还没有下来吗？”下川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对了，搜查一科的人怎么都还没到？”

“这是有原因的。”村木故弄玄虚地笑着，“本厅也得谨慎行事啊。科长正在要求他们让我们赶紧进行现场鉴识了。”

听到村木这么说，矶部心想：“上井田警部是利用停在公园旁巡逻警车上的无线电跟本厅联络吗？”

“只是看一下应该没关系吧。”下川放低姿态说道。

“只是看一下当然可以。”村木得意地说，“不过，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还是不看为好。”

村木掀开塑胶布，等下川和矶部走近之后，便用手电筒照着尸体。

草地四周的低矮树丛下，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脸部向上，横躺在他们面前。矶部似乎在哪里看过少女身上略带灰色的浅绿色西装，但就是想不出是哪一所高中的制服。

手电筒的圆形光源在少女的上半身移动，她的脖子上绑着一条很粗的塑胶绳，塑胶绳的下面，有一个东西因为灯光的照射而反射出光芒。

是一把剪刀。矶部吞了一下口水，剪刀就插在尸体的脖子上。

银色的剪刀就像散发金属光泽的新品种植物一般，插在少女的脖子上，那是一朵寄生在少女身上令人致死的有毒花朵。之前已经有两个人丧命了，她是第三个。

下川转向矶部，看到他的脸都涨红了。

“你怎么看？”

“这种麻烦事怎么发生在自己的辖区里？”矶部老实地说。

“怎么这么提不起劲啊，小伙子。”下川皱了一下眉，“你应该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这种大案子。”

就像下川不喜欢人家叫他阿长一样，矶部也不喜欢被叫成小伙子。矶部心想：“我已经27岁了，再怎么样也不像小伙子。”就像他刚刚把高中生视为小孩儿一样，下川对于年纪比他小的人，都只当成小孩子看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就算他本人再怎么不愿意，他其实已经从中年逐渐接近老年了。

“发生这么大的案件，本厅的人应该会全部杀过来吧。”村木放下塑胶布，冷静地指出警察单位的真实现况。

“指挥搜查是本厅的工作，动脑筋也是本厅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打打杂。”

“听说这次连marusai都上场了，是吗？”下川吐出这一句话。

marusai指的是警视厅科学搜查研究所内于三年前新设立的犯罪心理分析官的内部称呼。Sai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或是心理测定法（psychoanalysis）的英文简称。自20世纪末起，无动机杀人和以杀人取乐的案件激增，致使警视厅费尽心思应对这样的现象。

被任命为犯罪心理分析官的都是30多岁的警视以上位阶的警官，而且必须在FBI研修一年以上。这些人在特考组的警官中，也是属于精英级的人物。

听到这些资深和精英的话题，下川不禁流露出哀怨的神情。矶部心想："这个人未免也太藏不住情绪了。"

矶部其实非常喜欢这位单纯又简朴的刑事前辈，村木应该也是。刑事科每一个人都喜欢下川。

"他们到现场之后要注意一下，阿长。"村木微笑着提醒他，"当着他们的面说marusai的话，可是会被骂的。"

"marusai就是marusai。"

下川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向这个崇高的精英单位下战帖。说完后，他走过草地，刑事科科长上井田嘉晓警部也小跑步地向他跑了过来。

"本厅已经下了代行检视的指示了。"上井田警部到了塑胶布前，对下属们说道，"因此，现在开始进行现场查验。"

上井田警部严重秃顶，下巴还蓄着胡子，让他的头看起来就像是上下颠倒一样。大家都知道他的个性温和，不管跟谁说话他都非常有礼貌。或许有些人认为那只是他在社会上的处事方法，不过他就算只对着矶部一个人说话，也非常客气，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在本厅的成员面前，或是年纪跟自己儿子同龄的年轻下属面前，他都保持相同的态度，很少人可以做到这样。

不过，太过礼貌有好也有坏。有时候他说话的语气跟校长致词时没有两样，也会让人觉得怪怪的。听他说话时，总觉得他会在结尾时说出"请各位同学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安全，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之类的

话。

刑事及鉴识人员就在上井田警部的带领之下，进入塑胶布围起的区域里。

矶部则留在原处等松元和近藤听取目击者的证词。

“听说终于可以进行调查了。”松元笑着露出泛黄的牙齿，他是刑事科里唯一的烟枪。

“是啊。”矶部帮松元掀起塑胶布，“目击者那边如何？”

“问完联络方式之后，当然就让他们先回家了。”松元狐疑地看着矶部，“都已经快十一点了，女性目击者已经由制服警官开车送回家了。”

“那个男的呢？”

“我说要开车送他，但是他拒绝了。”松元皱着脸说，“那个男的真是让人不想注意也难，样子看起来怪怪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御宅族吧。”

矶部忍不住在心里偷笑，这几年已经没有人用御宅族这个名词了，而且那个年轻人也不是御宅族。他并不是会特别热衷、执着、依附于某件事上的类型，他唯一有兴趣的应该只有他自己。

“也难怪你会觉得他怪怪的。”松元继续说道，“如果事情是发生在死者被害后没多久，我也会怀疑那个男的。不过，被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

“可是法医还没有看过尸体啊。”

“这么简单的事，不用法医看也知道，那个男的和这个案件并没有关联。”

松元拍了拍矶部的肩膀，钻进塑胶布里。

“这么简单的事……”近藤紧跟在后，自言自语道，“我也看过尸体了，不过完全看不出来。前辈，你觉得呢？”

“我才刚到，还没看过。”矶部说谎了，“凭什么要我帮你拉塑胶布啊？你拿着！”

近藤接过手中抓着的塑胶布之后，矶部跟着走进里面。里面加了几支照明灯，现场就像拍连续剧外景一样那么亮。强烈的光线之下，只见上井田警部和下川正蹲在尸体旁边。

“真是太过分了，你看这个。”矶部一靠近，下川头都没抬地说，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正指着尸体的脖子。

塑胶绳紧紧地陷在尸体脖子偏上的位置，没有弹性的皮肤已经变成紫黑色了。就在塑胶绳下面，一把剪刀刺在脖子上，刺得很深，只露出两片刀片中间的螺丝。剪刀很可能是在死后才刺进去的，因为这么深的伤口，出血量却非常少，只有草丛下面有一些血滴。这个手法和之前几个受害者一样，想必剪刀是在死者心脏停止跳动之后才刺进的。

“又是剪刀男干的好事，一定不会错。”下川自言自语道。

“正式的说法是广域连续杀人犯E十二号。”

矶部铁青着脸纠正下川。矶部当警察已经四年了，但还是无法适应尸体，老实说，应该是不想适应。

“剪刀男只是媒体取的名字。”

“好棒哟，帮你盖一个嘉奖印章哦。”下川试探了一下矶部的表情，看似愉快地说，“你的常识很充分，不过在案发现场却是不及格啊，小伙子。跟我完全相反，趁你还没有吐得到处都是之前，赶快出去吧。”

“我撑得住。”矶部生气了，赌气般地注视着死者的脸，“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凶手实在太过分了。”

女孩睁着再也无法眨动的双眼直视着天空，她的脸部虽然已经歪斜，但还是可以看出原本的美丽相貌。

上井田警部伸入女孩儿的西装口袋中，拿出学生手册。

“樽宫由纪子，私立叶樱学园高中二年级。”上井田警部对照着遗体的脸部，“地址是……就在这附近。迪爵尔碑文谷503室。”

“会不会是放学途中遭到袭击？”下川说。

“应该是，她还穿着制服。”

上井田警部抄下她的住宅地址和电话号码，将学生手册收进塑胶袋里，交给一旁的鉴识人员。

“下川负责调查被害人携带的东西，矶部和其他人一起负责寻找周围的掉落物，我出去一下。”说完上井田警部就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脏污，走出案发现场。

“科长要去哪里？”和警部擦身而过的近藤一脸茫然。

“去做大家最不想做的事。”下川一边检查死者衣服一边回答，“他去通知被害者家属。”

矶部想象着家属收到通知后的情景，心情不禁沉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出“我不相信”的呐喊声，太平间里哭倒的父母，那样的状况，让他一点都不想一同前往。

矶部于是和近藤一起过去找正在尸体后方草丛里进行重点调查的村木和松元，转告上井田警部要求他们在现场协助调查一事。

“好，那么矶部负责调查尸体右方，近藤负责调查尸体左方的草地和草丛。”村木指示着，“大家听好，鉴识组组员会把整个现场仔仔细细地翻查一遍，所以，我们不用局限在太细的地方，好好掌握现场整体氛围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即使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也千万不要碰，马上通知我或是松元，明白了吗？”

矶部从草丛开始着手，不过他并不期待能够在树干上发现剪刀男的手印、捡到印有指纹的神秘物品或是写有暗号的纸条。即使不像下川或是松元这么有经验，这种警官该有的常识他还是有的。

犯罪调查靠的是99%的努力和1%的灵感。而矶部现在所负责的和灵感无缘，大部分都是徒劳无功的努力。

但是，即使是年轻且逐渐领悟人生真谛的小刑警，也会有得到上天垂怜的一天。

就在矶部拨开密密麻麻的矮木树枝的时候，发现了一样东西。

透过树枝之间的细缝看去，一把剪刀插在地上。矶部看到的那把剪

刀，和刚才看到的凶器完全是同一种类型。仿佛被害者脖子上开出的那一朵邪恶花朵的种子，随风一吹被吹到一旁长出芽来。

这一定是剪刀男遗留下来的。矶部抬起头来，大声地叫着村木。

注释

①指日本知名刑侦电视剧《向太阳怒吼》（1972—1986）中，由下川辰平（1928—2004）饰演的巡查部长野琦太郎。

9

实在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开始抓脸。我抓着垃圾袋，用力地抓破它。冷空气从破洞流了进来，我不禁发出干涸的声音，用力大口呼吸。

等到呼吸恢复正常，以惊人速度跳动的心脏也缓和下来之后，我才将绑在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把垃圾袋从头上扯了下来。

呼出的热气化成水滴，附着在塑胶袋内侧。我的脸上和头发上也附着温热粘稠的水滴，很不舒服，等一下一定要冲个澡。

把扯下的垃圾袋丢在地上后，我抬头看着天花板，我不相信真的有人可以因为头戴塑胶袋而窒息死亡。他们不觉得难受吗？或是他们想死的意志非常坚决，所以能够忍受这种痛苦？

“这种人通常都会吃安眠药。”医生非常干脆地回答。

“这么一来，就会在睡梦中窒息而死了。而且最近的研究也指出，二氧化碳具备了令人昏睡的效果。据说有一些案例是因为吸入火山性二氧化碳，或是在开车运送干冰的途中昏迷的。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证实约翰·狄克逊·卡尔（John Dickson Carr）那篇有名的长篇推理小说，在科学上也是非常正确的。不过，呼出来的气息里所含的二氧化碳是非常微量的，除非可以忍受无法呼吸的痛苦，不然无法达到昏睡的程度。”

虽然我很想知道约翰·狄克逊·卡尔是谁，但是我仍然无视医生说的话，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看。我对医生那种故作风趣的口吻没有兴趣，只是想着樽宫由纪子的事情。

距离樽宫由纪子的尸体被发现，已经过去两天了。

那天晚上为了做笔录，我被留到将近十一点，当时我说的话几乎都是真的。我走在路上，发现公园里有一样东西怪怪的，走近一看是一具

女人的尸体。只是我没有告诉警察，我认识樽宫由纪子，而且把剪刀丢在那里。

隔天我还是打起精神去打工，而且尽可能地和平常一样专心做事，尽量把吩咐下来的工作做完。不过后来佐佐塚开始担心地看着我，也不叫我工作了。过了没多久，冈岛部长就来了。

“你怎么了？看起来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没什么。”

“如果心里有什么事的话，今天就先回家吧。反正现在还不那么忙。”

我接受了冈岛部长的好意，在中午过后就回家了。

没想到，等着我的是报纸杂志和电视打来要求采访的电话。

他们从哪里听说我就是发现尸体的人？是哪一个警察说出去的？由于这是剪刀男沉寂了八个月之后再度犯下的罪行，因此各家媒体都关心到几近疯狂的程度，家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我拒绝了所有的采访。某杂志的男记者拜托我说，我们绝对不会公布你的名字。自称是新闻评论节目制作人的男子态度傲慢地说，帮你打上马赛克，再帮你变声就可以。还有一个男人自称某大报记者，甚至狂妄地对我说教，说我既然是发现者，当然就有义务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义务接受采访，也不想自己的声音变得像侵入地球的外星人一样地出现在电视里。还有人说要直接过来采访我，我告诉那个人，如果这样就告他侵犯隐私。

因为电话响个不停，后来我干脆把电话线从墙上拔了下来。

“顶多两三天，忍耐一下吧。”医生悠哉悠哉地说。反正不关他的事，他当然这么轻松。

“他们应该对目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才对，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被害者和剪刀男。只是现在他们手中的情报不足，所以才都聚集到你这里罢

了。”

我坐在好不容易恢复安静的房间里，打开电视一看，不管哪个频道都停播原来的节目，改播特别报道。电视液晶荧屏上出现了熟悉的鹰番四丁目的街景和公园，手握麦克风的记者为了不被直升机盖过声音，无一不扯开喉咙大声嘶吼着。

“就读私立叶樱学园高中二年级的樽宫由纪子在这个公园……”

“脖子上插有一把剪刀……”

“樽宫由纪子的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是昨晚的……”

“由纪子今年16岁，就读于都内的私立叶樱学园高中部……”

“虽然警方尚未正式发表看法，但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剪刀男所犯下的案件……”

我摁着遥控器选台，不管怎么转，看到的都是几乎相同的画面，播报员说的都是类似的话。完全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电视新闻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剪刀男又出现了。

有些特别报道的节目，还以后续追踪作为主题，剪辑了过去两起案件的影像资料。这起凶案发生在昨天晚上深夜，而电视台的应对能力之好，真是令人敬佩。是电视台员工通宵达旦剪辑出来的呢？还是期待新的被害者出现，早就剪好等着哪天派上用场？

“这应该是沿用过去报道的影片资料。”医生发表意见。

“媒体并不是那么娱乐走向，你的想法也未免太激进了一点。”

我失望地关掉电视，早早上床睡觉。

隔天早上拿起送到的十一月十三日的早报，头版上的标题字体大到了令人讶异的程度。

“东京都目黑区女高中生遭到杀害”

接在下面的小标题则是：

“勒死后在脖子上插下剪刀”“不排除连续少女杀害事件的关联性”

报纸果然和其他媒体不同，既不会发布臆测性的报道，也不使用剪

刀男这样的说法。

打工的时候，编辑部的成员也整天绕着剪刀男这个话题打转。听说剪刀男又出现了。这次是目黑区耶。真是恶心的新闻。警察都在干吗？自从上次有女孩子被杀已经过了半年以上了。最近怎么这么多变态。

年轻的编辑口气轻率，而家有跟被害者差不多年纪孩子的编辑则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对剪刀男的见解，就跟前两起案件发生时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前两起案件发生时，我可以对一切充耳不闻，但是这次却特别烦躁。有几次我差点就要大喊“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剪刀男，但是这个剪刀男不是我。

或许是我的脸色看起来比前几天好多了，佐佐塚又开始吩咐我做一些杂务。不管什么工作都好，只要手上的动作没有停，多少能分散一点注意力。

但是，我始终无法抛开郁闷的心情，我感觉到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死亡诱惑。

所以我打破惯例。才星期四而已，我就到药店去买了大型垃圾袋回家。回到家里，我就把垃圾袋戴在头上，用毛巾把脖子绑起来。

“结果你还是没有死成。”医生说。

我想赶快结束这次面谈，但是医生不愿意。这真的很难得。

“我也对这次的案件很感兴趣啊。”医生窃笑了起来，手上拿着圆珠笔，用笔盖那一头搔了一下头。

“有人杀了樽宫由纪子，你一定很不高兴吧。”

我当然非常介意。

到底是谁抢在我前面杀了樽宫由纪子？

而且还模仿剪刀男的手法。

这个疑问这两天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过现在我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这种事情交给警察去伤脑筋就好了。

“你真蠢，警察一定觉得是剪刀男做的啊。”说完后医生冷笑了起来。

“到时候全部的罪行都算到你头上，而真正的凶手就会逃之夭夭。不相信的话，我们就来打个赌。如果你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就一定会变成这样。”

行动？我能做什么？

“答案太简单了，当然是找出真正的凶手。该是制止孩子恶作剧的时候了。”

“你不是当真的吧。”我不禁大叫。要我找出杀死樽宫由纪子的真凶？我不可能办到。怎么想都是医生开我玩笑。

“我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医生的神情严肃，和他之前窃笑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这次的案子并不是真正的剪刀男所犯下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真相，而你是其中一人。你不去谁去？”

“只有两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是谁？”

“就是真正的犯人啊。”医生翘起脚来，用圆珠笔指着我。

“听好，其实你知道真正的杀人犯是谁，我也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去把他找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首先，你要去参加樽宫由纪子的丧礼。这样的话，或许你就会了解我所说的话。”

医生靠在椅背上，抬起头说：“而且你手上有一个有利的线索，就是在公园捡到的那个东西。”

对呀。结束和医生的面谈之后，我起床打开电灯，起身走到圆桌前。

发现樽宫由纪子尸体的那天晚上，我在公园草地上捡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放在圆桌上。当我把剪刀丢向草丛里的时候，在尸体旁边捡

到了一个反射出微弱光线的东西。那是一个金属制打火机。

因为不抽烟，所以我对打火机毫无概念，不过这个打火机做工很厚实，看起来价值不菲。

银白色的打火机机身上，刻着大写英文字母K。

第二章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目黑区女高中生凶杀案的第一次调查会议在目黑西署展开。案件发生后第四天，警视厅搜查一科和目黑西署刑事科的刑警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进行完初步调查结果的报告之后，还会公布今后的调查方针。

“听说搜查一科科长和地检署的检察官也都来了。”

下川紧贴着走廊墙壁往会议室的方向移动。目黑西署的走廊涌进了很多人，大部分都是陌生面孔。其中警视厅派出来的调查人员比刑事科多了一倍以上。

“不知道marusai有没有来。”

听到矶部不经意地说出这样的话，下川慌忙地看了一下四周，瞪了矶部一眼。

“不准叫他们marusai，是犯罪心理分析官大人。”

矶部心想，你自己还不是这样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脸上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下川微笑着说：“对于在自己阶级以上的人我都会表达敬意，懂了吧。特别是当事人在自己跟前的时候。”

“叫我们marusai没关系，我一点儿都不介意。”

矶部和下川的背后传来了开朗的话声。下川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慌慌张张地转过头去。

矶部转过身，只见一个男人微笑着站在后面，不禁吓了一跳。这就是犯罪心理分析官大人？和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

这个男人既没有戴着无框眼镜，也没有足以看穿连续杀人犯内心世界的锐利眼神，也不是一个不将情绪表现在脸上、面无表情的人，更没有穿着白袍。

矶部面前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像是警视厅的精英分子，反而比较像是颇受学生欢迎的大学讲师。

他的头发中分，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使用造型胶，而且圆圆的脸上堆满了亲切的笑容，让人很难想象他不笑的样子。

他穿着高领毛衣、夹克和卡其长裤，脚上穿着耐吉运动鞋。这身装扮当然没有打领带，而矶部却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穿着署里分发的西装，相较之下两人真是天差地别。

“我是科搜研的堀之内靖治，你好。”男人说完向矶部伸出右手，典型的美式作风。

矶部回握道：“我是刑事科的矶部，请多多指教。”

堀之内也向下川伸出右手，但下川却没有握手的意思，只是挺直了背自我介绍。

“敝姓下川，名宗夫，目黑西署刑事科巡查部长。”

下川连行礼的意思都没有。虽然自我介绍的内容的确表达了他自己所说的敬意，不过语气非常僵硬。

“我从今天起调派到目黑西署。”堀之内看了看两人说道，“会在你们那里叨扰一阵子，不过我会尽量不妨碍到你们的。到时候就麻烦二位了。”

堀之内轻轻地向两人点头示意，然后往会议室的方向走去。

“哼，真令人不舒服。”下川抬起头看着矶部说，“我说你啊，随随便便握什么手。”

“可是是他先伸出手的，”矶部反驳道，“不跟人握手比较没礼貌吧。”

“真是的，你会跟署长握手，然后说什么多多指教的话吗？犯罪心理分析官大人可是警视正哦，位阶比署长还大耶。”

矶部不禁懊悔，并且同意下川所说的。每次只要和精英分子碰面，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忘记位阶的事情。堀之内看起来不到45岁，虽然明知道他的位阶比满头白发、身形壮硕的署长还要高，但就是很没有真实感。

“算了，警视正没有生气就好。”

“他看起来很平易近人啊。”

“才第一次见面哪里看得出来。对方可是精英。”下川非常坚持他的看法。

矶部和下川走上楼梯，进入二楼会议室。

足以容纳50人左右的会议室已经挤满了人，会议室里一共有四排折叠会议桌和金属椅，其他刑警都已经坐在座位上看着发下来的资料，等待会议开始。

“喂，这边这边。”已经就座的村木向两人挥着手要他们过去坐下，“我们的座位在这。”

刑事科的人都坐在后方入口附近的位置。村木一脸傲气地坐着，松元正在喝茶，近藤则是认真地看着资料，矶部和下川找到座位后坐下。

“你们看那边。”村木以下巴指了指前面的讲台，“大人物都到齐了，每个人都看起来一脸严肃，这种情景真是难得一见。”

矶部看着村木口中不可思议的情景。会议室里的大型液晶荧幕前面有两张会议桌并排着，后面坐着五个男人。除了其中一个人之外，每个人都皱着眉紧闭双唇。其中看起来最没精神的，就是坐在最左边、穿着蓝色制服的目黑西署署长。

“希望审计长的胃痛不要恶化。”村木笑着说。

“另外四个人是谁？”矶部问。

村木伸出手指向他们，以极其刻薄的语气向矶部一一介绍。

“审计长右边那个瘦得跟患有厌食症的鸡没有两样的，是鉴识科科长。旁边那个长得像脑震荡的拳师狗的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科长，被任命为广域少女连续杀人事件特别调查本部的总负责人。再旁边的那个长得像爱情骗子一样的帅哥，是东京地检的检察官大人。他右边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那是犯罪心理分析官大人。”下川说，“刚刚我在走廊里跟他打过

招呼，他说他叫堀之内。”

“原来那个人就是marusai呀，原来是这样。”村木佩服地说。

下川知道对村木说什么也没有用，所以也不打算纠正他的样子。

“科长去哪里了？”矶部问。

“他在最前面的位置。”村木说，“今天有那么多大人物来，科长就被降级到和我们这些小刑警一样了。”

矶部看了一下，发现上井田警部和大家一样坐在听众的座位，正专心地看着资料。虽然从背后看不见他的表情，不过他应该不觉得屈辱，跟平常一样毫不在意。警部是一个顽固的个人主义者。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安静。”松元一边放下手中的茶杯，一边提醒大家。

首先致辞的是搜查一科科长。或许已惯于参加一般的调查会议，他说话的语调极其流利，与脸上严肃的表情一点儿也不搭。他表示，这次的女高中生杀害事件是一件天理不容的重大案件，一定要早日侦破，因此本厅将和各个辖区的警署密切配合，彻底调查。而且他完全没有提及剪刀男或是广域连续杀人犯E十二号的说法。

“接下来请鉴识科科长报告被害者解剖后的发现。”搜查一科科长致词完，便坐回座位。

鉴识科科长站起来，手中拿着资料结结巴巴地开始发言。其实既然已经发了资料，也就没有再一次口头报告的必要，不过这是各项步骤中的一项，也是一种礼貌。

被害者的死因为喉咙受到重大压迫导致窒息，简单来说就是被勒致死，几乎可以断定凶器就是被害者脖子上的塑胶绳。被害者在被勒死之前虽然有些许抵抗，但是并没有激烈挣扎的迹象，也没有受到性侵害。虽然喉咙有尖锐物体所造成的刺伤，不过由于并没有生物反应，所以几乎可以断定是在被害者死亡后才刺入。凶器为遗留在现场的剪刀（说明进行到此时，搜查一科科长微微叹了一口气），死亡时间估计为十一月

十一日晚上八点到八点二十分之间。

鉴识科科长说明完毕之后，搜查一科科长接着进行初步调查的结果报告。被叫到名字的刑警一一起立，分别说明目前的调查内容。报告的都是从搜查一科派过来的刑警，虽然矶部等人也和他们一起分组进行调查，但是却轮不到他们报告。

被害人于晚上七点过后从私立叶樱学园高中放学，这一点有同学及老师等人出面作证，因此非常确定。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有目击者指出在东急东横线学艺大学站附近的书店看到被害者，之后就没有目击证人了。因此可以判断被害者一如往常地从车站步行回家，由于沿路都是住宅区，晚上几乎没有行人通过。因此研判被害者就是在无人出没的道路上，于西公园附近遭到杀害。

“我们已经针对命案现场、住家附近以及被害者就读的高中附近进行搜证，希望能找出可疑人物，不过目前尚未获得任何有利的证据。”搜查一科的刑警盖上笔记本电脑，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科科长点了一下头，向身旁的检察官使了一个眼色。被村木形容为爱情骗子的苍白检察官，才心不甘情不愿似的开了口。

“虽然已经有部分媒体进行报道，”他轻轻咳了一下说道，“提到这次的女高中生杀害事件酷似广域连续杀人犯E十二号事件，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断定，不过由于两者情况非常类似，因此今后也会针对本次事件与E十二号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深入调查。”

“真是拐弯抹角的说法。”村木小声说道。下川立刻伸出食指，做出了“嘘”的动作。

“至于这些相似点以及其关联性，接下来请本日列席的科学搜查研究所堀之内警视正来为我们说明。”

检察官说完之后，便看向堀之内。后者没有起身，坐在座位上一边摸着笔记本电脑，一边说：“这次的事件有75%的可能性是剪刀男犯下的。”

非常单刀直入的说法。检察官皱了一下眉头说：“是广域连续杀人犯E十二号。”

“这个称呼太长、太饶舌了，用一般通称应该没问题吧。”堀之内微笑着说道，“那么就由我来跟各位说明事件的经过。”

堀之内打开笔记本电脑，在键盘上操作着。

搜查一科科长和检察官背后的液晶荧幕亮了起来，画面上的影像色彩非常艳丽。那是一张用电脑绘图制成的首都圈地图，地图上标示了三个红点。

“第一次案件发生于平成十四年（2002年）十月二十一日，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发生地点是琦玉县，被害者是高中一年级的女生，她的遗体在当地的送电塔旁被发现。”

堀之内操作着电脑，画面中出现了遗体现场的照片。一个穿着浅蓝色毛衣和裙子的少女仰躺在铺满小石子的路面上，镜片破损的银框眼镜掉落在少女身旁。她的脖子上绕着一条塑胶绳，喉咙上插有一把剪刀。

“案件发生的时候死者虽然没有强烈抵抗的迹象，但是由于送电塔距离死者住家有一段距离，而死者会跟着嫌犯到现场去，因此我们推测为熟人犯罪。这样的推测非常合理。案件发生后我去过发现遗体的现场，如果不是熟人，一般女性不会跟着陌生人到那样的地方去。不过之后的调查进展困难，迟迟没有收获。”堀之内环视四周的刑警。

“我加入调查行列是在案件发生三个月后。经过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的分析之后，我推断犯人应该是杀人取乐型杀人犯。其中一个根据就是被害者喉咙上的刺伤。”

堀之内的手在键盘上飞快移动着，液晶荧幕上出现了遗体喉咙的特写画面。脖子上有好几个暗红色的伤口。

“各位请看。”堀之内站起来走到荧幕旁边，用手指着被害者喉咙上惨不忍睹的伤痕，“伤口的痕迹很多，甚至还有些地方是因为刺到喉咙内部较硬的地方，刀锋滑掉所造成的伤痕。凶手花了这么多的工夫，只

为了把剪刀刺在少女的尸体上，而且越深越好。这种行为通常没有我们一般所讲的目的，很明显地是某种强迫性的想法或是下意识的行为。”

堀之内回到座位，用食指按着太阳穴，摆出沉思的姿势。

“经过我的分析之后，琦玉县刑警再次展开调查。他们将以往曾经犯过性侵害案件的人名列出，然后提供给附近居民一一指认，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嫌犯。就在案件毫无进展后的半年，又发生了下一起案件。就是平成十五年（2003年）三月八日发生于江户区的案件。”

堀之内操作着电脑，荧幕上出现第二位被害者的案发现场照片。

海岸线旁的水泥墙角落里，躺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短发少女。因为侧躺着，所以看不见脸，脚上的运动鞋因为海浪拍打，已经湿透了。

“被害人是高中二年级的少女。她被塑胶绳勒死后，脖子上还被刺进一把剪刀。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剪刀所造成的刺伤。”

荧幕上是被害人喉咙的特写照片，不同于第一个受害人，少女的脖子上除了看见露在尸体外面的剪刀把手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伤口。

“犯人或许是因为第一个受害人没有刺好而学到教训了，这次他一次就顺利地插进去了。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就是用锉刀把剪刀的刀锋磨利。”

矶部想起了自己捡到的那把剪刀，不禁一阵毛骨悚然。那把剪刀就像堀之内形容的一样，刀锋像冰钻那么尖。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被害人被勒死之后，脸上的这一道切痕。这应该是剪刀还没刺进喉咙之前，同一把剪刀所造成的。”

荧幕上出现了被害人的脸部照片，近藤看了不禁别过头去。这也难怪，因为被害者右边的脸颊几乎被切开了一半，甚至可以看见死者紧咬着的臼齿。这样的惨状就连矶部也很想闭上眼睛。

“这个案件和第一个案件为同一人所犯下的可能性非常大，警视厅搜查一科为此设立了特别专案小组。而媒体大幅的报道，甚至为凶手取了‘剪刀男’这样的称号，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这之后，就是这次发生的

案件了。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现阶段我认为这次的案件是剪刀男所犯的几率大约是75%。”

堀之内就像是刚结束即兴演出的爵士钢琴手一样，用食指点了一下键盘，荧幕上的画面就消失了。他盖上笔记本电脑，笑着问大家：“各位有没有问题？”

这句话的英文应该是“any　questions”吧。不过当然不会有人发问，因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一句结尾。

就在这个时候，村木突然举起细长的手发问。不只是矶部，其他刑事科的成员也都一脸讶异地看着他。

“请说。”堀之内说，“请问怎么称呼？”

“我是目黑西署刑事科的巡查部长村木。”村木站了起来，非常正经地提问，“依据刚刚的说明内容，第一起命案发生于一年多以前，第二起则是八个月之前，不过可惜的是到目前还没有逮捕到嫌犯。我想请问一下无法破案的原因。由于我们今后将要负责各项搜证，因此可否针对目前为止的调查所遇到的困难进行说明？”

“这个白痴。”下川一脸担心地自言自语。他会这么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台上的搜查一科科长非常明显地露出不悦的表情。

“好的。”堀之内保持着微笑回答，“到目前为止尚未逮捕嫌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案件的范围大至整个首都圈。前两起案件发生时，我们针对被害人住家及命案发生现场附近进行了彻底调查，却无法获得任何有力的线索。也就是说，嫌犯并不住在被害人住家附近。他到底潜伏在什么地方？怎么选中被害人的？我们都无法掌握。”

堀之内停顿了一下，将桌上的咖啡杯拿至嘴边：“另一个原因是凶手非常谨慎而且周到。命案现场找不到任何与其相关的线索，既没有留下指纹，也没有毛发，而且由于没有性侵害，因此也采集不到体液。另外，我们认为凶手在事前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调查，而且在犯罪后的整整半年期间，都潜伏着没有任何行动。凶手应该具备高智商，个性谨慎且

不急躁。同时，从他把剪刀刀锋磨尖的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凶手会从上一次的犯罪中‘学习’。”堀之内表情变得非常认真：“像这种以杀人取乐的凶手，是十分棘手而且极度危险的。”

“这样够清楚了吧。”搜查一科科长瞪了村木一眼。

村木深深一鞠躬，坐回座位。

“干嘛问这个？”下川在桌子下面踹了村木一脚。

“我只是问了最想问的问题罢了。”村木平静地回答。

矶部心想，这个人真是太奇怪了。平常看起来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所有事都和他无关，不过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无法预测的行为，这种个性真是让人摸不着头绪。

之后搜查一科科长报告了今后的调查方针，会议便结束了。刑警们纷纷起身，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矶部起身后看向讲台，堀之内正在和搜查一科科长说话。只见搜查一科科长表情凝重地点头，然后向上井田警部招了招手。矶部心里觉得狐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矶部正打算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讲台旁的上井田警部叫住了他。

“矶部，过来一下。”

矶部一回头，看见上井田警部、搜查一科科长和堀之内三人正看着他，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吧，谁叫你说他是marusai。”下川从矶部面前走过，小声地说，“总有一天，你一定要向他们低头道歉的。”

“是堀之内告的状吗？”矶部走向讲台的时候心想，“看不出来他原来是这么个阴险的人。不过，就像下川说的，这种事在第一次见面时根本看不出来。”

“这位就是矶部巡查。”上井田警部向搜查一科科长介绍着。“我应该行礼吗？”不过来不及了，就在这个时候一科科长已经先开口说话

了。

“这样真的好吗？从他那个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没有什么经验。是不是派搜查一科其他干练的刑警比较好……”

“不，像他这样还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的人反而比较好。”堀之内保持着笑容说道，“他非常适合。”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矶部看着堀之内。

“矶部巡查，由于堀之内警视正提出需求，你将被调派至警视正之下执行任务。”搜查一科科长的表情依然十分凝重，接着淡淡地说，“今天起你必须听从堀之内警视正的命令，进行调查行动。”

“我不像各位一样那么擅长实际调查行动。”崛之内补充，“四处听取证词、现场调查等，这些都不是我专长的专案。希望之后你可以成为我的双眼和双脚。”

矶部实在太惊讶了，也很激动。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协助犯罪心理分析官调查案件。他的心里早已做好打算，顶多被分配去文具店找出凶器来源，或是挨家挨户询问案发现场附近的住户。

“这样的话，矶部巡查之后都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吗？”上井田警部问。

“应该是。”堀之内回答。

“这样不符合规定。警视正应该也知道，执行勤务时基本上都是两人一组，单独行动太危险了。”

“我不会派他去执行危险任务的。”

“调查命案时，没有所谓不危险的任务。”上井田警部的语气非常平静，听起来毫不妥协。

“上井田，你的论点虽然没有错，但是……”搜查一科科长试着化解尴尬的气氛。

“刑事科当然会尽量满足堀之内警视正的任何需求。”上井田警部回应搜查一科科长，“但恕我无法接受警员单独行动。可否让我提出一个

建议：矶部巡查今后还是听从你的指示进行搜查，但是一旦他有所行动时，我们都会派出一名刑事科的成员陪同。这样可以吗？”

崛之内没有说话，同意了上井田警部的提议。

矶部听了不禁由衷感到钦佩，心想：“这么一来除了我之外，刑事科的成员也都有机会参与这个重要的调查行动了。”“科长真是老谋深算。”他这么想着，一边从旁看着面无表情的上井田警部。

想到今后即将来临的一切，矶部感到雀跃不已。

10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我打电话到冰室川出版社请假，谎称从前天起就有感冒的迹象，今天发烧不能到公司。冈岛部长听完之后不疑有他，说：“听说今年的感冒威力很强，你好好休息吧。”

向部长道谢之后，我挂上电话，拿起盛了咖啡的马克杯，走到圆桌前，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

虽然昨天医生要我找出杀死樽宫由纪子的真凶，但是我还没有决定，不过，我想我应该办不到。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关心这个命案。

今天已经是发现尸体的第四天了，媒体报道的内容应该会丰富一点了吧。命案刚发生时，直升机满天飞，每个记者播报时的语气都非常激动，第三天虽然加了一些注脚，但是由于情报还是不够，以至于内容仍旧很贫乏。到了第四天，报道的内容总算有一点头绪了，而各家电视台的风格也开始显现出来。

电视荧幕上，正播出中午前的新闻谈话节目。画面的右边角落里，有一行小小的字，用非常惊悚的字体写着“剪刀男的第三个牺牲者？”，一男一女的主持人左边坐着特别来宾，右边坐着固定班底的时事评论员，这些人在长形桌子前一字排开。

“距离樽宫由纪子的遗体被发现已经三天了。”

男主持人正视着镜头，表情非常沉重，好像强忍着牙痛一样。

“首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调查状况。目黑西署前的记者山田，请说。”

“这里就是专案小组所在地的目黑西署。”画面转到站在警察署前的

记者。

“目前目黑西署里正在召开第一次调查会议，我们刚刚取得了搜查一科科长的最新发言。一科科长的谈话中指出，目前尚未确认这次樽宫由纪子的命案和一连串的剪刀男杀人事件之间有何关联性。以上是来自目黑西署的报道。”

镜头又回到摄影棚里。男主持人转向来宾说道：“从刚刚记者的报道来看，虽然警方还没有正式对外发表，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这是剪刀男所犯下的？”

“我想应该是。”眼神锐利的中老年时事评论员回答。

“警方现在之所以会这么谨慎，主要是因为过去曾经有过模仿犯的案例。不过根据内部可靠消息指出，凶手用来当作凶器的剪刀都是同一种类的，应该不会有错。”

我拿着遥控器，转到别的频道。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剪刀男过去所犯下的所有案件。”

画面里是一台电脑绘制的虚拟布景，站在正中央的男主持人说完后，本来空无一物的空间里便滑出了四方形的荧幕并开始播放影像。然后荧幕慢慢变大，填满了整个电视画面，同时传出一种毫无感情的电子音以及沉重的男性旁白。

“第一次命案发生于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发生地点是琦玉县，当时16岁的小西美菜就读于当地高中……”

画面中的影像是以之前的新闻画面剪辑而成的，重播的次数之多，已经让我都看腻了。远镜头拍摄的送电塔，趴在碎石子路面进行调查的鉴识员，小西美菜和朋友合拍的照片，琦玉县警方召开记者会的画面。

回顾画面一直持续着，却迟迟没有这次樽宫由纪子命案的相关报道，所以我再次转台。

“命案发生现场附近正逐渐恢复以往的平静。”女记者紧握着麦克风，站在公园入口前。

“虽然警方的现场搜证已经结束，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公园入口处还是围着封锁线。我们来听听附近居民的看法。”

“真的很恐怖，怎么会在我们家附近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之前啊，就是上次命案啊，琦玉还是哪里的那一次啊，就是剪刀男嘛。没想到这次会在这里，真是太恐怖了。”

我忍耐着那个一脸大浓妆的家庭主妇语焉不详的发言，再次转台。

“二子川部屋为贵乃花和若乃花，东关部屋为曙。假设这三位相扑选手每次出战三人以外其他选手时一定会获胜，而彼此对决时的胜负则各有一半的胜算。”

带着圆框眼镜的数学老师正站在白板前进行解说。

“这样推算起来，贵乃花或是若乃花获胜的概率各为3/8，曙获胜的概率则是1/4。也就是说，贵乃花和若乃花较曙有利1.5倍。如果要问二子川部屋和东关部屋哪一个部屋能够推出优胜选手的话，那么二子川部屋就是3倍的胜算了。”

我已经从民营电视台的八卦节目，转到国营的教育频道了，于是我关上电视。

我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想，医生说得一点都没错，所有的媒体都觉得这次命案是剪刀男犯下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警察那边呢？警署前的记者说搜查一科科长并没有断定犯人就是剪刀男，而且那个上了年纪的时事评论员也指出模仿犯的可能性。警方应该没有那么笨，我没有必要冒着危险去找出真正的犯人。

但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那个上了年纪的评论员也提到用来当作凶器的剪刀都是同一种类，所以几乎可以断定是剪刀男所犯下的。我记得这个说话时一脸严肃、从来不笑的评论员，曾经担任过警官还是检察官。如果连他都这样想的话，表示警方应该也会做出这样的推测。

不对呀，我喝了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一边思索着。真正的凶手怎么会知道剪刀男以前用的是什么样的剪刀？虽然说那并不是什么特殊的

剪刀，是那种冰室川出版社就拿得到的金属剪刀，在东京都内的任何一家文具店都买得到。但是真正的凶手到底是怎么确定就是这种类型的剪刀？

如果要找出真正的凶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线索。

想到这里，我拿起遥控器，再次打开电视，数学老师的课还没有上完。

“接下来是应用题。二子川部屋里有m位相扑选手，佐渡狱部屋里有n位选手。假设m大于n，这些选手和其他部屋的选手比赛时一定会获胜，两个部屋的选手对决时，胜算分别为5:5。请算出两个部屋会产生优胜选手的概率。这题比较难一点哟。”

我最讨厌艰深的数学题了，于是马上转台。

接下来出现的画面，让我实在失望透了。字幕上写着“每一次命案所使用的凶器”，画面上出现了很大的剪刀影像，和我以前使用过的剪刀一模一样。这个时候男主持人说：“刺在被害人脖子上的就是这把剪刀。这真是太残忍了，这样的行为真是令人发指。”

只要把新闻或是新闻评论节目录下来，暂停影像之后仔细确认，那么任谁都能轻易地看出剪刀的种类。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利的线索。

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当侦探，然后继续按遥控器。

“本周的《你知道吗？！》[①] 将为您播出《男人所不了解的女人——小詹姆斯·提普奇[②]》。”

广告还没有结束，于是我再次转台。

“现在，被害人樽宫由纪子正无声无息地回到自己的住家。”

画面中出现了非常眼熟的迪爵尔碑文谷大门口。神情悲伤的女记者后方停了一部厢型车，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性从里面抬出了一具白木棺材。

原来是樽宫由纪子的遗体经过解剖后回到家里了。

“今天晚上她的家人和亲戚将为她守灵，并预计于明天星期六举行

丧礼及告别式。由纪子就读的叶樱高中的师长以及同学们将会出席明天的告别式……”

樽宫由纪子的棺木在最前列的秃头中年男子的指挥下，穿过了迪爵尔碑文谷的自动门后进入了大厦，画面里没有樽宫一弘的身影。

“被害人的双亲在这次的案件中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不愿意接受本台的采访……”

樽宫一弘和樽宫敏惠现在一定躲在公寓里不肯露面，秃鹰般的记者们被隔绝在自动门门锁之外，我在心底默默地为那些金属电子看门狗加油打气。

报道里没有提到明天告别式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是为了预防不相干的阿猫阿狗聚集到现场去。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查出时间和地点？

关掉电视后，我才想起从早上醒来之后都没有吃东西，肚子好饿。

我想，我应该还是会如医生所预期的那般，去参加樽宫由纪子的告别式。我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鸡蛋，在碗里打散时，一边这么想着。不过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让人觉得可疑。

用长筷子打散鸡蛋的时候，我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终于得到结论。我想，应该不会怎样，发现遗体的人到告别式现场去吊唁死者，这样反而比较自然。

今天的荷包蛋和往常一样又失败了，变成了碎碎的炒蛋。我把蛋和刚烤好的吐司一起装在盘子后拿到圆桌，又在马克杯里重新加了一些咖啡，就完成了一顿早餐，也可以算作是早一点的午餐。

吃完后把碗洗干净，添上第三杯咖啡，刚好接近正午。

我再次打开电视。

过了一会儿，午间新闻就开始了。头条新闻是光纤贪污案的最新进展，电视荧幕里出现了总务省官员的近距离镜头，剪刀男的案件被排在第二条新闻。除了新闻评论节目自称独家取得的情报之外，新闻里报道

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樽宫由纪子的棺木运回家中的画面，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播放出来。

剪刀男的相关新闻结束后，我转回民营电视台的频道。

一个弹着吉他的年轻人，金色头发梳得很高，身上穿着钉了很多金属片的皮外套，紧紧握着架上的麦克风，用力嘶吼着。

我似乎听过这首歌的歌词，是植木等③的《饮酒歌》，但是旋律不一样。从现场播出的观众大笑的模样看来，应该是搞笑乐团把歌乱改一通。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改过之后的旋律是哪一首歌，完全不知道哪里好笑，于是我再次转台。

“秘诀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一点西式酱汁。做日式料理时加西式酱汁，很多观众朋友一定觉得很诧异吧。”

这个时间每一台民营电视台都在播午间综艺节目。

我关上电视，走到最前方的书架，拿出其中一本书，那里面夹着樽宫由纪子的入会申请书影本。我走到电话前，按下申请书上的电话号码。

“喂？”电话的那一头，传出一个疲惫的女性声音，应该是樽宫由纪子的妈妈樽宫敏惠。

我报上冰室川出版社制作的函授教育名称。

“我们的会员卷入这种不幸的事件当中，实在令人遗憾。”

这些当然都是谎话。我们的会员是以千人为单位计算的，再怎么大的命案，也不可能有人会发现被害者是公司的会员。虽然我们常常收到退会的信件，但是不可能有人的退会原因是因为女儿被杀。樽宫由纪子这次的事件也一样，冰室川出版社的会员应该没有人会发现。

“敝公司希望能够参加贵府小姐的告别式，聊表哀悼之意。可以请问一下举办地点吗？”

“你们的售后服务还真是周到。”樽宫敏惠发出令人不太舒服的干笑。刚刚我说“贵府小姐的告别式”，她并没有否认，她一定是樽宫敏惠

没错。

“明天下午两点，在春藤殡仪馆。”

我抄下樽宫敏惠告诉我的告别式场地地址和电话之后，说了几句客套话，挂上了电话。

接着我从一直放在地上的背包中，拿出东京二十三区地图，比照刚刚抄的那个地址，找出春藤殡仪馆的位置。在迪爵尔碑文谷东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最接近的车站也是学艺大学站。

下午两点，所以我只要中午离开冰室川出版社就行了。明天是星期六，不过因为才十五日，所以我应该可以在中午左右离开公司。

注释

① 原节目名称为“知ってるつもり？！”（1989—2002），由关口宏主持的知名人物介绍节目。

② 小詹姆斯·提普奇（James Tiptree, 1915—1987），本名爱丽丝·布拉德利·谢尔顿，美国知名科幻小说家，1967年以小詹姆斯·提普奇的笔名开始发表科幻小说，大受欢迎。1976年公开自己为女性的身份，令科幻小说界大受冲击。1992年设立了以她为名的奖项，专门颁发给出色处理性别议题的科幻小说作品。国内读者相当熟悉的娥苏拉·勒瑰恩即在1999年以《黑暗的左手》获颁此奖。

③ 植木等（1926—），日本知名演员、歌手，下文描写饮酒作乐的《饮酒歌》为其代表名曲。

第三章

“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搜查会议结束后，两人有机会独处时，堀之内语带亲昵地对矶部说道，“因为你很轻松地和我握手。我已经厌倦大家站得直挺挺地向我敬礼，或是叫我什么警视正大人了。以后你叫我堀之内就可以了，我就叫你矶部”。

“好的。”

“我把手机号码给你，有什么情报或是发现，都可以打给我，即使半夜也没有关系。”

“是。”矶部接过背面写着手机号码的名片，这就是他获得信赖的证据。

“还有……”

“什么事？堀之内先生。”矶部笑容满面地回答。

“你那套西装可不可以想想办法？真的很难看。你就没有更得体一点的西装吗？”

矶部心想：“这么一来明天起就可以穿便服来了。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巡查，怎么能够违逆警视正大人的命令呢。”

十四日下午调查会议结束后，矶部和堀之内在目黑西署二楼的小会议室里。这间辖区刑警讨论案件时使用的小房间，现在暂时挪为堀之内的办公室。会议桌上摆着桌上型个人电脑和彩色喷墨列表机，都是堀之内带过来的最新机种。

堀之内坐在电脑前，仔细听着眼前松元的发言。矶部在松元旁边坐了下来。

“被害人樽宫由纪子，年龄16岁，是私立叶樱学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松元看着自己的记事本，语气缓慢地说道。他的头发灰白，脸晒得很黑，眼角布满了皱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刑警，反而比较像是渔猎季

节的渔夫。有太多嫌犯就是被他这副看起来温和的表情和语气骗了，他可是盘问的专家。

“叶樱是这一带有名的高中吧。”堀之内托着下巴说。

“是的，这所高中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和千金就读的学校，也有很多学生从很远的地方通车上学。”

“那被害人呢？她也是每天远距离通车吗？”

“学艺大学站还称不上是远距离。”

“了解。那么请你继续报告被害人十一日的行踪。”

“没那么多可以报告的内容。”松元翻着记事本，“根据学校一位叫做岩左的老师和几名同学的说法，被害人是在下午七点过后离开学校的。”

“如果我没记错，这位岩左老师是体育老师吧。”堀之内问道，这时他并没有翻阅手边的报告书。

“没错。”松元一脸诧异。没想到堀之内把搜查会议时发的资料都牢牢记住了，矶部不禁感到钦佩。

“他是被害人的体育老师吗？”

“好像不是。”

“那他为什么会出来指证被害人放学的时间？”堀之内用食指按着太阳穴，这好像是他思考时的小动作。

“学校里有将近一千个学生，他不可能记得全校学生的长相。”

“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会记得。据说被害人在学校里非常有名。”不知道为什么，松元说话的时候好像牙齿里塞了什么东西似的，“再加上他是35岁的单身男子，更有可能记得了。”

“原来如此，请继续。”

“离开学校之后，被害人像平常一样走路到车站，不过这段过程并没有目击者。被害人之后于下午七点四十分于学艺大学站前被目击，指正者是被害人常去的书店店员。”

“花四十分钟从学校到学艺大学站是正常的吗？”

“应该是正常的，一般差不多要花这么多时间。”

“店员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他说的都写在报告书里了。”松元试探性地看了堀之内一眼。

“然后她就直接沿着目黑大道走回家，是吗？”堀之内背书般地流畅说道。矶部心想，松元输了。

“是的。”松元语气平淡地回答，一点都看不出挫败的表情。

“之后的目击情报呢？”

“完全没有。之后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冰冷的尸体了。”

“好。那么请报告一下发现尸体时的状况。”

堀之内转向矶部问：“你也参加了第一时间的调查行动吗？”

“是的，堀之内先生。”

听到矶部的回答，松元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矶部。矶部在心里想，这也是没办法的，警视正大人命令我这么叫他的。

“尸体被发现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地点是鹰番西公园。”松元接着说明，“被害人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这个小公园。死亡时间推测是晚上八点到八点二十分之间，因此我们推测被害人是在从学艺大学站回家的路上遇到凶手遭到杀害的。”

“这个公园周围状况如何？平常有没有人经过？”

“这里还不至于人烟稀少。附近的小孩白天会在这里玩耍，不过到了晚上就很少有人经过，公园里也蛮暗的。”

矶部回想起当天晚上到现场的状况。没错，公园内只有一盏路灯，而且灯光很微弱。当时如果不是另外架设了照明灯具，只靠那盏路灯根本没办法采证。发现死尸的草丛附近，也笼罩在黑暗之中，杀人犯会躲在那里，完全不令人意外。

“尸体的状况如何？”堀之内问。

“详细的状况请询问鉴识科。”松元淡淡地说。

“我想知道的是你对尸体的印象。”堀之内直视着松元，“一位资深刑事的直觉。”

“我的印象吗？”松元合上记事本，歪着头想了一下，“被害人的衣着整齐，这一点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

“我曾经参与过很多次女性被袭击之后惨遭杀害死亡的调查，几乎所有动机都是性侵害。即使实际上没有强奸成功，也会触碰被害者的身体，或是强行脱下衣服。”

松元一边抬头看着天花板，仿佛是在回想过去发生的命案。

“但是这个女孩身上的制服毫不凌乱，真的很不可思议。”

“没错，这是剪刀男犯案的特征之一。”堀之内说，“前两起命案也一样，凶手没有任何性暴力行为。可以说他对侵害被害人的身体完全没有兴趣，甚至让人觉得凶手是为了其他原因而不断杀人……”

“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场又发现了另外一把剪刀。”松元突然又冒出一句话。

“这点非常重要。”堀之内往前倾，“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兴趣。剪刀是矶部发现的，没错吧？”

“是的。”于是矶部简单地说明了发现另外一把剪刀的情况。

“这是第一次同时找到两把剪刀。”堀之内轮流看着两人，“我觉得这一定代表了某种含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堀之内用食指按着太阳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看着矶部，脸上堆满了笑容。

“矶部，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个嘛……”突然被堀之内点名，矶部有点慌张，“被害人是晚上七点离开学校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晚了一点？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她是因为社团活动才这么晚的。”松元嗤笑着，“报告书上不是写

了吗？”

“没错，她是因为弓箭社的练习才那么晚放学的。”堀之内跟刚才一样，简直就像背书。

松元惊讶地看着堀之内，想来他心里一定正在嘀咕，既然你已经把报告书全部背熟了，那还要我们口头报告做什么？

“是吗？原来是社团活动。”矶部完全丧了气，只希望自己的脸不要涨红了才好。

“那么我反过来问几个问题。”堀之内对松元说，“刚刚你说被害人在学校非常有名，可以更具体地说明一下吗？”

松元的样子看起来似乎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个人觉得这和命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松元终于开了口，“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说法，被害人似乎是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

“特殊？怎么个特殊法？”

“具体一点说就是男女关系很复杂。她跟非常多男性交往，而且几乎都有肉体关系。”

“这样应该也称不上什么特殊吧？”矶部插话说。看来松元的想法似乎很古板，樽宫由纪子看起来并不像男性阅历丰富的女孩，不过再怎么样，她也是现代社会的年轻人。

“对现在的女孩子来说，这好像蛮普通的……”

“如果只是同时和很多男人交往，我不会特别提出来。”松元看了矶部一眼，“而且，说她非常特殊的都是被害人的同学，她们也都是现代社会的女孩子啊。”

“该不会是卖春吧？”堀之内问道。

“如果是那些女孩子搞不好还会认为卖春是普通的男女关系。”松元轻轻地笑了出来。

“应该是更复杂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连证人也无法理解，所以才会说她很特殊。”

“我实在不懂。”堀之内歪着头。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松元一字一句清楚地说道，“被害人曾经和众多男性交往，也都发生过肉体关系，不过她既不对他们抱持爱意，不想从他们身上获得爱情，也不是特别喜欢性行为，更没有获得金钱上的援助。那她到底为什么和那么多男人交往，没有人了解。”

“会不会是她在潜意识里想玷污自己、糟蹋自己？”堀之内的这个解释听起来恰如其犯罪心理分析官的身份。

“这么艰深的问题，我没有研究。”松元语带讽刺地说，“我只知道，被害人身边的人都不能理解她这些行为。她长得那么漂亮，为什么对男人来者不拒？这一点让大家感觉不太好，尤其是讨厌她的人。”

“我还是不懂。”堀之内拿起桌上的照片，声音听起来很悲伤，“光看这些照片，只觉得她是个既老实又清纯的女孩子。”

“不能光靠外表来判断一个人。”

“我看过她的解剖报告，既然她和这么多男性交往，那她身体状况是不是有任何……”看到堀之内不太好启口的样子，松元不禁笑了。

“你是说怀孕或是性病吗？这个倒是没有。根据解剖报告，她健康得不得了，她的同学也都这么说。她一定很小心吧。”

“是吗？”堀之内把照片丢回桌上，“你的报告非常清楚，谢谢你。”

松元向他点了一下头之后，堀之内看着矶部。

“矶部，你有黑色西装吧。”

“嗯？有，我有啊。”

“明天穿过来。”

“穿黑色西装来吗？”矶部心里觉得奇怪，原来堀之内喜欢正式的穿着，可是看他本人，并不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明天应该是被害人的告别式，我要你去参加。”

“被害人的告别式……是的，我知道了。那我去那边要调查什么？”

“你是去观察，不是调查。尽可能地注意到所有的细节，只要有任何可疑之处或发现，回来后就向我报告。我要你把在那里察觉到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是的。”矶部心想，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要我当他的眼睛和耳朵。他要我的五官发挥最大的效用，收集所有的情报。而他将以这些情报追查出剪刀男的行踪。

“有谁会跟他一起去？”松元静静地问道。

“你说什么？”堀之内反问。

“矶部巡查出去调查的时候，不是都必须搭配一个刑事科的人吗？科长是这样告诉我的。”

“哦，你是说这个啊。”堀之内看起来不太高兴，不过马上恢复了笑容，“这个就由上井田警部来决定，由你们自由指派人员就可以了。”

“我会转告科长。”松元起身拍了一下矶部的肩膀，“喂，该走了。”

松元和矶部离开会议室，往刑事科移动。

走出走廊没多久之后，松元伸了一个懒腰。

“我实在想抽烟想得不得了。”松元不禁抱怨。

矶部笑了。刚刚在小会议室里的20分钟，应该已创下松元没有抽烟的最长记录了。

“应该没关系吧，我想堀之内先生不是会计较这种小事的人。”

“什么堀之内先生、矶部的。”松元挖苦道，“你们两个也太离谱了吧。”

“是他要我这样叫他的。”矶部连忙解释，“一定是因为他习惯美式作风吧。”

“还美式作风咧。不过或许就是吧。”松元摇了摇头，“要去丧礼不会自己去吗？这也是美式作风？”

“堀之内的工作是动脑思考，而我负责到外面去收集资料。”矶部回想起自己喜欢的推理小说，“他就是尼罗·沃尔夫[①]，我就是他的助手阿

奇·葛温。”

“那是什么东西？”

松元平常只看时代小说。

他们两人回到刑事科。这儿和刚刚的小会议室不同，小会议室里除了电子设备之外什么都没有，这里却杂乱不堪，并排的办公桌烤漆剥落，资料和照片堆得到处都是。靠在墙边的不是液晶荧幕，而是旧式白板。办公室的角落虽然有电脑，但是只有近藤使用，松元和下川甚至不会走到那附近去。

刑事科里只剩下上井田警部和村木，其他人应该是出去收集情报了。

松元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点了一根烟。

“又来了。”村木故意在松元面前扇着风让烟散开，“你就这么想让我们死于肺癌吗？”

“要是连刑事科都不能抽烟的话，我就不干了。”

这样的对话是刑事科的例行公事。松元一脸无所谓地抽着烟，一边认真阅读着桌上的报告书。

矶部走到上井田警部的桌前，传达了堀之内的命令。

“是吗？”上井田警部想了一下，说道，“村木。”

“是。”村木起身走了过来，“什么事？”

“堀之内警视正命令矶部明天参加被害人的告别式，我要你和矶部两人一组一起过去。”

“好，只要不用继续逛文具店，不管是保护矶部或是任何事我都愿意。”听到村木笑着这样说，矶部有一点忿忿不平。

“告别式下午两点开始，在目黑区春藤殡仪馆举行。”上井田警部看了一下手上的便条纸，“所以你中午之前还是可以去收集资料。”

村木看起来非常失望。

“是是是，我知道了，我会认真收集资料回来的。”

“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调查员，这一点我最清楚。”上井田警部冷静地回答。

这个时候，矶部目睹了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事实。

刑事科里最喜欢讽刺别人的村木居然羞红了脸，连双耳都红了。

注释

①尼罗·沃尔夫（Nero Wolfe），由美国推理作家雷克斯·史陶德所创造的安乐椅侦探角色，非常讨厌出门，一切跑腿的工作都交由助手阿奇来办。

11

下午两点，下午的八卦节目就要开始了，我再次打开电视。

电视画面里，上节目的专家坐在长桌前排成一排，和早上的节目一模一样。不管是哪家电视台，只要是八卦节目，都是这种排列方式。为什么没有哪个节目的来宾改坐成直排?

“居住在目黑区的高中生樽宫由纪子今年16岁，从尸体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了。”

男主持人胖胖的圆脸犹如愤怒的明王一般，直视着摄影机。

“首先来了解警方今天的调查状况，请把镜头转移给目黑西署前的山田记者。”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专案小组所在的目黑西署前。”

这个男记者应该是一整天都守在警察署前面吧。想必连线以外的时间，他整天都巴结着刑警想打听出进一步的消息，而中午就在外景小型巴士里吃着电视台发的便当。这真是太辛苦了。

“上午的第一次调查会议结束后，调查人员立即出发前往案发现场搜查。根据今天早上搜查一科科长对于这次案件的看法，目前还不能断定是不是由剪刀男所犯下。以上是记者在目黑西署前的报道。”

“虽然警方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判断是剪刀男所犯下的。各位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一定是他没错。”戴着厚眼镜的来宾说。

“像这种杀人取乐型杀人犯多会重复相同的罪行。这起命案也是在勒死被害人之后再用剪刀刺进喉咙，手法完全相同。而且据说那把凶器和之前是同一款，我觉得是同一凶嫌所为。”

虽然节目邀请的来宾不一样，但是从节目内容看来根本就是早上的录影重播，只是不断重复罢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跟大家分析包含过去两起命案的来龙去脉，为您深入剖析剪刀男的真正面貌。”

主持人直视着镜头，紧接着画面中央出现了很大的特效字幕，上面写着：

“专家的彻底分析！剖析剪刀男黑暗的内心世界”

接着男主持人一一介绍参加的来宾，没一个认识的。共有两位犯罪心理学家、报道作家、社会记者、小说家。先发言的是戴着厚重眼镜的犯罪心理学家。

“就如我刚刚所说，凶手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杀人取乐型杀人犯。也就是说，凶手勒死少女，用剪刀刺进少女的喉咙里，这对凶手来说最能获得性快感。为了追求这样的快感，凶手才会不断杀人……”

剪刀男从背后偷袭少女，拿起塑胶绳猛力勒紧少女的脖子。少女的脸部纠结，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嘻嘻，像这样勒死女孩子最舒服了。”少女的头垂了下来，倒卧在地面上。剪刀男骑在仰面倒下的少女身上，双手握着剪刀用力一刺。“嘻嘻，这样用剪刀刺进少女的身体里真是太舒服了。”

性快感。我真的从中得到快感了吗？快感究竟是什么？

我对小西美菜、松原雅世甚至是樽宫由纪子的肉体毫无兴趣。因为在进行调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们的长相。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她们的成绩。

“凶手很可能是性无能者。”满头白发、蓄着络腮胡的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说。

“据说凶手并没有对三名被害人施加任何性暴力的行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强烈地暗示了凶手性无能的事实。也就是说，以剪刀刺入的动作正是性行为的补偿作用。”

这时他拿起桌上备用的剪刀，对着镜头讲解道：

“各位请看，剪刀就是男性器官的象征。刀片的部分是阴茎，圆形的把手是睾丸。剪刀刺入的动作，很明显象征了强奸的行为……”

剪刀男背对着观众坐着，可怜兮兮地说：“我不能勃起，不能勃起啊。不管怎么试，就是站不起来呀。”接着突然起身，转过身来，剪刀的刀片从内裤正面的开口刺了出来：“我终于勃起了。”

难怪医生会瞧不起心理学者，真是够了。

男主持人身旁是一脸不耐烦的女助理，仿佛在说“我进电视台可不是为了在大白天就听到男性生殖器官的名称”。

“不过，凶手没有施以性暴力这件事，只是部分电视台的观点吧。”蓄长发的社会记者从旁说道，“根据可靠消息指出，这次的案件被害人也被施加了某种性暴力。现在就断定凶手是性无能者，似乎有些太早了……”

“向各位更正，”剪刀男低着头说，“我好像又会勃起了。”仔细一看，他的内裤前裆真的鼓鼓的。

所有人陷入短暂的沉默，或许每个人都在想象着所谓的某种性暴力到底是指什么。我也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以确定的是，凶手有残暴的嗜好。”

社会记者接着抢在犯罪心理学家开口之前继续说：

“请大家回想一下今年三月发生于江户川区的命案，被害人的脸颊被凶手剪开。一般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会这么做，这正代表了凶手性格残暴。”

剪刀男挥舞着右手的剪刀，剪开了松原雅世的脸颊。“咔嚓！咔嚓！咔嚓。啊！女孩的惨叫声真是太好听了，女孩的血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松原雅世的脸颊被剪得碎碎的，就像竹帘一样，流出大量的鲜血。

真是太愚蠢了。我之所以会剪开松原雅世的脸颊，只是想看看她的舌头长什么样子。因为她的感想卡上写着喜欢说英文，我只是想确认喜

欢说英文的人舌头长什么样子。

我本来想撬开她的嘴巴，但是撬不开，只好剪开她的脸颊。我并不是因为什么残虐的欲望，只是想达到某种目的而这么做罢了。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死了，即使脸颊被剪开也不会感觉到痛苦。

我虽然顺利地剪开了她一半儿的脸颊，但还是没有到舌头，因为她的牙齿咬得太紧了。

“这和国外的杀人魔有没有什么关联？”

听到主持人这么说，戴着椭圆形镜片太阳眼镜的报道作家回答：“凶手应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几年前各家出版社就推出了许多关于连续杀人犯的报道小说来看，如果说凶手是模仿这些作品而犯案，也不令人诧异。不过如果是受到我个人作品的影响，那还真是令人不舒服。”

剪刀男的双眼炯炯发亮，拿出一本硬皮精装书：“我是你的头号书迷，帮我签名啊！”虚拟作家在书的封面里签了名，接着两人就开始讨论泰德·邦迪（Ted Bundy）、艾德·甘恩（Ed Gein）、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等人的话题，气氛非常热烈。

“杀人魔说不定就是受到你写的那些书的影响，你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责任吗？”

戴着银框眼镜的犯罪心理学家露出非常不屑的表情，逼问着报道作家。这还真是同业竞争。报道作家听完耸了耸肩。

“这怎么能说是我的责任呢？读者有需求，出版社才会出书。而且，我的用意并不是赞扬连续杀人魔，而是发出一种警讯。这是自上个世纪末之后，对无动机连续杀人魔这一社会最大病灶的一种警讯。这几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内心黑暗的角落里潜伏着一头巨大的怪兽，而且这种情形愈见严重。你，我，都不例外。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个剪刀男。”

隔着麦克风吵架，剪刀男A对剪刀男B说：“你就是我心里的怪兽吗？”“你才

是我心里的怪兽。”“你少骗人了。”“你说什么？”“可恶，你这家伙。”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黑暗、怪物。我心里存在着怪物吗？我闭上眼睛，找了一下。

不过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的心里，一片空虚。

我的外在，也是一片空虚。

有两种不同的空虚，而两者之间的界线，就是我。

“站在一个小说家的立场，你觉得如何呢？针对这次的案件，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以本格推理小说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案件未免太单纯了。”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的推理小说家苦笑着说：

“我没有什么感想。不过，我倒是对凶手的内心世界比较感兴趣。是什么动机让他犯下这么残酷的杀人案件？什么样的心理状态驱使着他做出这些事情？这么说或许有失庄重，不过身为一个小说家，我实在非常感兴趣。连续杀人魔在社会里是一种脱轨的存在。我觉得描写这个人疯狂的内心世界，不只是推理小说的范畴，也是现代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看来这些人非常想了解我，他们这么地想探索我的内心世界。

而我，却对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被杀害的少女一起唱着歌、跳着舞。“嗳，告诉我们一些剪刀男的事情嘛。”“告诉我剪刀男的一切。”“对了，你们知道剪刀男的事情吧。”“对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剪刀男呢。”“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们。”“听了你们就得死哟。”女孩配合着音乐摇晃着身体，突然从脖子里飞出的剪刀也跟着摇晃起来。

我紧握着遥控器，切换到其他频道。

电视里出现了一张抽象画相的特写，是一幅用原色颜料绘画而成的

脸，看起来像是CD的封套，旁白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严肃。

“这是英国摇滚乐团XTC [①] 的专辑《*Scissor Man* 》，叙述的就是一个手拿剪刀的怪物袭击少年的故事。这只是单纯的偶然吗？”

各位歌迷朋友，让大家久等了！XTC访日演唱会即将开始了。舞台上将扬起烟雾，炫目的灯光即将开始。站在舞台中央的是发量稀疏却硬要梳高、把尖眼镜戴在后脑勺上的Andy。旁边那位用电钻弹着电子吉他的是Colin，吉他手Dave，鼓手Terry，另外因为键盘手Barry很早之前就已经退出了，所以今天是由这位戴着头盔、看起来像是摔跤选手模样的乐手为各位演奏。Andy大声嘶吼着：“大家high不high？”所有的听众都站了起来，全体陷入疯狂，其中还出现了大力晃着头的剪刀男。“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最受欢迎的曲目，曲名是《*Complicated Game* 》！”

I ask myself should I put my finger to the left, no.
I ask myself should I put my finger to the right, no.
I say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where I put my finger.
Someone else will come along and move it.
And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It's just a complicated game.
It's just a complicated game.

我问自己，是否应该把手指放在左边。不。
我问自己，是否应该把手指放在右边。不。
不管我把手指放在哪一边，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会有人来移动我的手指。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只是一个复杂的游戏。
这只是一个复杂的游戏。

“不过，其实XTC并不是这样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非常有英国特色，是一个知性而又有一点乖僻的流行乐团。”音乐评论家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接受着访问。

“《*Scissor Man* 》这首歌是由Andy Partridge创作的。这是一首民谣风格的曲子，歌词非常有鹅妈妈童谣的感觉，简单说就是告诉小朋友要是不乖乖听话，剪刀男就会出现，把坏小孩的小鸡鸡剪掉。只要听过的就会知道，这首歌和这次的案件是没有关系的。”

接着画面中出现了一幅电脑插画，画面里的女性看起来极度恐慌，背景是西欧风格的时钟台。这也是CD封套吗？

不对，这是电玩的软体封面。

“几年前推出的这款游戏里，主角是一名拿着巨大剪刀不断杀害年轻女性的杀人魔。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偶然吗？”

剪刀男两手握着电玩遥杆，盘坐在榻榻米上，两眼直盯着大型液晶荧幕：“可恶！怎么都破不了关，什么烂游戏！”剪刀男身旁的游戏软体、美少女动画录影带、漫画书堆得跟小山一样高，墙壁上还贴着动画美少女等身大的海报。

话说回来，为什么动画、电玩和漫画里的美少女眼睛都这么大？大到几乎占了整张脸的1/4。如果眼睛真这么大，那头盖骨里就几乎全都是眼球了，这么一来大脑就会小到跟爬虫类动物一样。也难怪她们会乖乖听话，随随便便就张开双腿。

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我在心里自言自语着。剪刀男这个称号是媒体自行冠上的，我从未自称剪刀男。大家却想要从剪刀男这个称号里试图找出什么，这不是毫无意义吗？

我替那个游戏公司的男性员工感到可怜，居然还要被挖出来回答一些关于那么多年前研发的游戏软体的无意义的问题。我再次转台。

“今天早上，樽宫由纪子静静地回到了位于目黑区的住所……”

又是这个画面。虽然真的很令人沮丧，不过我还是盯着棺木被搬进迪爵尔碑文谷的画面看。

综合今天早上的八卦节目，我得到以下的结论。

剪刀男以杀人取乐，性格残虐，说不定是个性无能。精通国内外的连续杀人文献，是英国某某乐团的歌迷，也是一个电玩迷。

原来这就是我的内心、深层心理、潜意识，以及潜伏在我内心黑暗角落的怪兽。

谢谢你们，各位专家。

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想要获得的情报。

电视里播放着采访樽宫由纪子同学的影像，场景应该是叶樱高中正门口。女学生背后的灰褐色墙壁的旁边，可以看到白杨树。

电视里那个长得很抱歉的少女，哭的时候看起来更抱歉了。她对着麦克风，断断续续地说着：

“樽宫同学她很聪明，人也很好。我真的没想到她会死得这么惨，我真的，我好难过。好难过……”

就在这个时候，一张很面熟的脸孔出现在接受采访的女生后面。她就是和樽宫由纪子一起下课、放假时一起出去玩儿的亚矢子。

穿着浅绿色外套的亚矢子眼神完全不被采访吸引，笔直地看着前方，大步走过镜头前。

不过就在这一瞬间，亚矢子看了一眼哭泣的少女，眼神里充满了轻蔑。

我心想：“为什么媒体不访问亚矢子？和樽宫由纪子最亲密的人应该是她才对。”

注释

① XTC，1977年出道的英国摇滚乐团。经过多次的成员更迭后，现在是主

唱兼吉他手Andy Partridge（1953—）以及主唱兼贝斯手Colin Mouding（1955—）的两人组合。

12

我在星期六中午离开冰室川出版社，回家换了衣服，前往参加樽宫由纪子的告别式。

我从衣柜最里面找出了一套黑色西装，穿起来非常不舒服。脱掉穿惯了的球鞋，穿上了好多年都没穿的正式皮鞋。我在学艺大学站下了车，才走了一下路，脚背就痛了起来。真搞不懂，怎么有那么多人可以每天穿着这种鞋走路？

今天虽然晴朗，不过空气里透着一股寒气。目黑大道上已经不见穿着大衣和运动外套的行人了，呼出的气也变成了一团团的白雾，真正的冬天已经来了。

快下午两点时，我走到了告别式会场的春藤殡仪馆前方的道路。告别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忍着双脚的疼痛，加快脚步朝着会场前进。

道路的另外一边有一片草地，上面聚集了许多摄影师，每个人都静静地等着告别式的开始。草地上挤满了搭载远镜头的摄影机，好像等待发射指令的机关枪，注意着殡仪馆里的一举一动。

摄影机前的通路上，有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女记者，正和穿着外景大衣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聊天。

女记者灿烂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我想她一定可以在正式连线的同时，马上转变成沉重又灰暗的表情。

被害人的告别式是整个案件的第一个高潮。为了能确实报道被害人家属和相关人士的一举一动，所有媒体都到齐了。他们最想拍到的一定是悲伤的表情和眼泪，愈多愈好。

我走进殡仪馆里，到了大门左侧的接待处帐篷。一对穿着丧服的男

女，向我点头致意。

我简单说了几句哀悼的话，把奠仪交给他们。奠仪袋是我昨天在便利商店买的。

我在芳名录上写了一个捏造的姓名和地址。

登记结束后，我走过一段石板路，前往一般观礼人的座位。

石板路的右边是一块碎石子铺成的空地，站着两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其中一个身材纤细，顶着现在很少见的爆炸头，身旁的年轻人一脸靠不住。他们好像很闲，一脸心不在焉地看着来参加丧礼的人。那应该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在这儿等候丧礼开始。

樽宫由纪子的棺柩停在殡仪馆会馆里，家属就坐在附近。会馆外面排了很多给一般观礼人坐的金属折叠椅，已经坐满将近一半。

前面几排的角落，坐了很多穿着浅绿色制服的学生，是樽宫由纪子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女生。丧礼还没正式开始，她们就已经泪眼汪汪了，甚至还有人埋在朋友的胸前哽咽地哭泣。

我坐在折叠椅上，看着那一群浅绿色制服的身影，想找出亚矢子。

戴着眼镜、身材娇小的亚矢子就坐在最左边的位置。

她坐得笔挺，双手放在膝盖上，直视前方，紧紧咬着嘴唇。

沿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就是放在五层祭坛上的樽宫由纪子的遗照。

她既没有流泪，也没有哽咽，看起来像是在生气，或许是在对着剪刀男生气。

下午两点一到，座位几乎都满了，接着出现了拿着麦克风的司仪，他应该也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樽宫由纪子的丧礼暨告别式正式开始。”

就在他说完的同时，一名和尚从会馆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先在遗照前拈香，然后坐在厚厚的坐垫上。

那名和尚轻轻咳了一声，开始念经。

我听着完全听不懂的经文，一边偷偷看着亚矢子。她还是维持着笔

直的坐姿，一直注视着樽宫由纪子的遗照。

“接着请丧主樽宫一弘上前拈香。”

司仪说话的同时，和尚持续念着经文。司仪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不过口吻非常冷静，让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许是这个工作每天与死亡为伍，所以更需要冷静。

司仪说完之后，樽宫一弘便从家属的最前排走了出来。

就在那一瞬间，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站在遗照前拈香的人，就是电视播出樽宫由纪子无声返回住家的画面里微秃的中年男子，就是抬棺人里站在最前排、将棺木搬进迪爵尔碑文谷的那个男人。

他就是樽宫一弘？那我看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在学艺大学站前的速食店里和樽宫由纪子谈笑的男人又是谁？

这时我又想起了医生说的话。

“你知道真正的杀人犯是谁，我也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去把他找出来。”

是那个男人杀死樽宫由纪子吗？我试着回想当天晚上所看到的那个男人的状况，不过当时观察的对象是樽宫由纪子，对那个男人的印象已经慢慢变淡了。

他穿着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声音听起来如何？

不行，我完全不记得。

但是如果让我再看一眼，我一定认得出来。

“接下来请家属及亲属拈香。请依序由前排两两上前。”

我注意着依序出列的家属，说不定他是樽宫由纪子的亲戚。如果如此，那么他就不是杀害樽宫由纪子的真凶，也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这么一来，当时或许就只是樽宫由纪子和亲戚碰面，然后邀请他到家里玩而已。

首先起身的是穿着丧服的中年女子和穿着制服的少年。

中年女子挽着头发，眼角上扬的双眼和樽宫由纪子很相像。和我想象中的非常接近，她一定就是樽宫由纪子的妈妈敏惠。

那么这个少年就是健三郎吧。他穿着和姐姐一样的浅绿色外套，所以是叶樱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眉毛又浓又密，下巴的线条锋利，体型非常结实，身高已经比妈妈高了。不过他遗传了爸爸细长而柔和的双眼，让他原本运动健将型的身材看起来较为温和。

樽宫健三郎走到祭坛前，看着姐姐的遗照。

就在樽宫敏惠弯下身来开始拈香的时候，樽宫健三郎突然转身往外跑，仿佛想从遗照前逃跑。

观礼人之间马上引起一阵骚动。

“健三郎，你要去哪里？”

亲属席中有一个近30岁的男人站了起来，对着健三郎大叫，语气中带着斥责，态度强硬。或许是亲戚，他的浓眉和健三郎很像。

不过健三郎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回头，也没有停下来。他跑下会馆的楼梯，穿过一般观礼人的座位。这时就连哭泣的女学生也忘了要哭，和其他人一样露出惊讶的表情。

当少年跑过我身边的那一瞬间，我有机会近距离看清楚他的脸。樽宫健三郎咬紧牙关，整张脸都涨红了。

他当然没有哭。像他这样的男孩，都会认为表露情感，等于暴露自己的弱点。尤其是掉眼泪，他们更会认为那是极为丢脸的事情。

我想他会想在姐姐的遗照前逃离，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看穿他心里突如其来的情感。

观礼人之间的骚动马上就平复了。不管发生什么状况，丧礼都必须进行下去。

接着亲属陆陆续续来到祭坛前拈香，包括刚才对着樽宫健三郎大叫的年轻男子。但是我还是没看到那天和樽宫由纪子见面的男人，或许是距离太远，看漏了。

我还有一次可以近距离确认亲属长相的机会，就是自己上前拈香的时候。

“让各位久等了，接下来邀请其他观礼人上前拈香。请依序由前排出列，每次三人。”司仪流畅地说道。

观礼人起身，走上楼梯进入会馆。

最早上前拈香的，应该是迪爵尔碑文谷的住户。接着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女性，应该是班导师，接着是樽宫由纪子的同学。

少女们的悲伤在这个时候达到最高点，她们低声啜泣着，会场回绕着一股好像蜜蜂拍打翅膀的嗡嗡声。让我不禁担心会不会有人扑倒在遗照前，或是有人昏过去。

当然，这时等在道路两旁的摄影师都会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开始对着拈完香要回座位的少女猛拍，拍下她们泪流满面的表情。

亚矢子在拈完香后走回座位的时候，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我从她面无表情的脸上，看到了深切的悲痛。

轮到我了。于是我站起来从石板路到楼梯，进入会馆内的亲属席。

我做出点头致意的样子，转头面向着通道的另外那头，一一确认亲属的长相。

但是亲属里并没有那天和樽宫由纪子碰面的男人。

接着是家属的座位。那里有一个位置空着，应该就是刚才跑出去的樽宫健三郎的位置。

空位旁坐着樽宫敏惠。她穿着和服，双手放在膝盖，收着下巴，态度坚毅。在我向她点头致意的时候，她也对我轻轻点了一下头。

樽宫敏惠很漂亮，不过眼尾有一些细纹，脸部皮肤也太过干燥，即使擦了粉底还是遮不住。她正一点一滴地丧失着樽宫由纪子所拥有的年轻魅力。

一个微秃的男子，看起来50多岁，坐在家属席第一排丧主的位子上，他就是樽宫一弘。他表情郁闷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并没有回

应我的致意。他的肩膀看起来非常沉重，失去女儿的悲伤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最后，我看到了樽宫由纪子。祭坛正中央的遗照里，是她穿着浅绿色制服的模样。照片的背景是白杨树，看起来很像开学典礼时拍的照片。

照片里的樽宫由纪子露出一点点微笑。在我跟踪她的时候也看过很多次，她微笑的时候嘴角会稍微往上扬，浅浅的。

我再次回想她跟那个神秘男人谈笑的画面。在我观察她的那段时间里，她都只是静静的。就连在她最好的朋友亚矢子面前，她也只是轻轻微笑，但是那个时候她甚至笑出声音。想到这里，我仿佛又听到了她的笑声。这也证明了他们之间是彼此信赖的，对她来说他甚至超越了亚矢子的地位。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就在想着这些事时，我结束了拈香的动作，回到了原本的座位。

“请问还有人没拈香吗？”司仪说完之后，看了一下所有观礼的人。

和尚终于念完经文了，他把念珠放在双掌之中搓揉了几下，口中念念有词，引导着樽宫由纪子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师父即将退场，请各位起身恭送。”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和尚从坐垫上起身，整理了一下袈裟衣角，然后往后慢慢消失在会馆里。

所有人再次坐回座位，折叠椅在石板路上发出一阵响声。

“接下来请干事长谷川先生代替家属上前致词。”

司仪说完后，有一位60多岁个子矮小的男人上前走到麦克风架前。

他面容紧张地对着麦克风：“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樽宫由纪子的丧礼暨告别式。”

既然是干事，那他就不是亲属了。他可能是迪爵尔碑文谷的管理委员，或是樽宫一弘的主管。照理说应该是樽宫一弘要上前致词的，不过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办法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

“今天的丧礼暨告别式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司仪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松了一口气。除了樽宫健三郎突然跑出去之外，并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告别式的顺利结束一定让他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将移出灵柩，我们邀请所有观礼人一起送樽宫由纪子小姐离开。家属请先移步至祭坛前方。”

于是观礼人都离开座位，站在大门口附近，等待棺木抬出来。

家属还在会馆里，他们是想把握最后和樽宫由纪子相处的时间吧。棺木从祭坛里被搬了出来，有人打开棺木，让家属见死者最后一面。

不知道樽宫由纪子是以何种表情躺在里面？我在公园里看到的痛苦表情，现在应该已经让殡仪馆熟练的尸容整仪手法掩饰了。合上她的双眼，在淤青的脸上涂上腮红，脖子上的紫红色勒痕和伤口以粉底盖掉。不过她的脸颊并没有凹陷，不需要在嘴里填进棉花。

最后，再用力弯折她已经僵硬的手脚，穿过袖口和衣摆，让她穿上寿衣，将双手交叉放于胸前。这样就完成了保有死前美丽模样的遗体了，真是一门高难度的艺术。但是她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会被烧掉了，真是可惜。

刚刚闷了将近一个小时，所有人这个时候都饶舌了起来，到处都能听到低声说话的声音。

“她才16岁呀，真是可怜……”

“这些摄影机也太夸张了，你看看这些人……”

“应该破不了案吧，日本的警察这么不可靠……”

“敏惠她一点儿都没变，她根本不用这么逞强……”

“我看到由纪子的照片就忍不住了……”

“不对。最难过的应该是那个女孩。你看……”

浅褐色的素面棺木终于被抬出会馆外了，抬棺人之中果然是由樽宫一弘作为前导，棺木慢慢接近石板路，身旁的樽宫敏惠则是将遗照捧在

胸前。

观礼人自然地往石板路两旁靠拢成两列，让棺木从中间经过。

时间算得很好，灵车就在这个时候驶进来停在大门口。虽说是灵车，不过这部车并没有一般常见的宫形车顶，而是凯迪拉克的厢型车。

厢型车的后门打开了，几个穿着丧服的男子默默将棺木搬进车中。

另外一头的空地里，摄影师纷纷将头埋进取景器里，刚刚的那个女记者正背对着我的方向，站在步道上直视摄影镜头，报道着什么。

抱着遗照的樽宫敏惠站在厢型车前，对着留下来观看棺木离开会馆的观礼人鞠躬，深深地行了一个礼。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为了我的女儿特地抽空前来。”樽宫敏惠开口。她坚毅的眼神直视前方。

“我做梦都没想过，小女居然会卷入这种不幸的案件。她才16岁，就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而且还是被杀害，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相信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一家人受到多深的伤害，这个伤痕短时间内不会痊愈，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痊愈了。”

樽宫敏惠低头看了一眼遗照。

“不过，刚刚跟由纪子告别时，我深深觉得由纪子非常认真地活过了一次。虽然她的生命因为一个不幸的意外结束了，但是她的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相信各位疼爱由纪子的朋友，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们就要送走由纪子了，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前来。”

樽宫敏惠再次行了一个礼，坐进厢型车里。

真是感人的致词。刚才代替丧主致词的长谷川的致词内容一听就是从婚丧喜庆致词文选里挑出来的，但是樽宫敏惠完全不同，虽然有点破格，却充满感情。

只是，似乎有一点过分流畅。

厢型车出发前往火葬场，后面跟着几部家属的座车。

我当然没有资格帮樽宫由纪子捡骨。

于是我回家了。
今天好累。

第四章

“marusai叫你去被害人的告别式调查什么？”村木问。

“他叫我去观察。”矶部从驾驶座上回答，“叫我尽可能地注意各个细节，然后向他报告。”

“尽可能地注意各个细节？那就不是调查了。”

“所以说是观察呀。”

“观察啊？”村木坐在后座看着窗户窗外的风景，“反正怎样都行。”

矶部一边开车一边心想，村木看到我穿着这身衣服居然什么都没有说。今天早上穿着这套黑色西装上班的时候，不断地被刑事科的人嘲笑。

“去试婚礼的礼服吗？”松元笑嘻嘻地说。

“前辈，日期决定了之后，记得告诉我一声。”就连近藤也顺势这样说。

最过分的就是下川了。他看到矶部之后居然说：“你终于也要参加七五三节[①]啦？恭喜恭喜。”

矶部整个早上的心情都被破坏了，一直期待村木可以早一点搜集完资料回来。

矶部开着车在目黑大道上往东前进。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通往春藤殡仪馆的路。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站在路口，引导汽车进入会场，应该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停车场请往会馆右侧。”男子大声说，“请通过正门，那边也有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很好找。”

矶部照着指示右转到旁边的小路，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就看到位于会馆左侧水泥墙前端的大门。

大门内侧有一段石板路，最里面有一栋带有日式风格屋顶的钢筋水泥建筑。

这时才下午一点半，距离丧礼和告别式还有30分钟，所以还没什么人。

另外一侧，也就是道路右侧上的一个微微隆起、种着草皮的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报社和杂志社的摄影师。还有一些人为了取得更好的角度，正扛着搭载长镜头的摄影机和三脚架，在空地上移动着。

空地前面的道路上，有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正跟着一个身穿外景大衣、看似助理导播的年轻男子讨论事情。

她的长相甜美，很受男性观众喜欢，就连不熟悉演艺界的矶部都叫得出她的名字。虽然这里是丧礼会场，但是道路上甚至慢慢聚集了一些因为好奇而靠过来看她的人。

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被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包围，矶部幻想着。之前他曾看过松元和下川跟熟悉的记者说话，却没有一个人来找过矶部，他从来没有拿过任何一个报社或是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名片。

矶部陷入幻想之中："矶部刑警，请告诉我们被害人现在的状况！""矶部刑警，这是剪刀男犯下的罪行吗？""矶部刑警，请问你怎么看这件事？"无数台摄影机对着矶部，好多把麦克风一拥而上。

"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幻想中的矶部摊开双手安抚记者，"这绝对是剪刀男所犯，不过我有信心一定会破案的。"记者们大声欢呼，热烈地拍着手。

我一定是推理小说看太多了，矶部自我反省。现实世界里，警察并不是名侦探。没有任何刑警会在家里的书房中，边听黑胶唱片边喝可可亚，同时思考着怎样推翻嫌犯的不在场证明。②

矶部的脑中浮现出被害人的脸孔、脖子上紫色的勒痕和剪刀。刚才自己这种轻浮的想象，实在是对死者不敬。

通过正门后，他看到了停车场的入口。一名身穿制服、头戴帽子的工作人员站在马路边，像交响乐团指挥一样大大地挥动着双手，引导矶部进入停车场。

“麻烦停到后面的车位。”工作人员将头探进驾驶座说。

停车场里的车寥寥无几。

矶部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往里面开，看到两部卡车并列停在一起。旁边站了五六个年轻人身穿浅蓝色的工作服，正在闲聊，可能是负责会场营运的殡仪馆员工。

两人下了车。

停车场通往会馆后门。不锈钢材质的门边，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男子与和尚在聊天。和尚在袈裟外面套了一件厚大衣，看起来实在很滑稽。

走过他们身旁的时候，不经意地听到两人的对话。

“我想今天应该会来很多一般民众，所以……”年轻男子说。

“所以没办法预估拈香会花多少时间是吗？”和尚从容不迫地回答，“我可以配合拈香调整念经的时间，不过我们要先决定结束的暗号。”

“那么，等我说完‘请问还有人没拈香吗’之后，就请您停止念经。”

“好，那我就先进到休息室等着。”说完后，和尚就往里面走。

这段对话的商业气息实在太重了，让矶部不禁厌恶起来。让这种和尚念经，被害人真的能安息吗？

停车场上的天空，万里无云，非常晴朗。不过冬天的阳光比较弱，他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和尚要穿着不搭调的大衣了。

“我的老家有一座非常有名的禅寺。”村木突然开口，“念国中时我常常在车站前看到那里的修行僧，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在书店翻看《花花公子周刊》之类的杂志，有些人还会买。一定是因为禅寺的夜晚特别长，他们买来在寂寞的夜里躲在棉被里偷偷的看吧。”

村木笑着望向矶部。

“你觉得如何？像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修禅？”

“为什么这样问？”矶部反问。

“因为你刚刚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在说‘你这个花和尚’的样子。”村木回答，“不过我不这么觉得。当时我看到修行僧在书店看书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觉得。因为等这些人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就必须主持丧礼或者各种法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庸俗的事情了，所以趁着年轻，多看看男性周刊了解一下庸俗的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的想法不会太愤世嫉俗吗？”矶部忍不住说。

“会吗？”村木歪了一下头，“心无杂念、热衷修行的和尚或许因此得以悟道，但是对丧礼和法会却一点帮助都没有。刚刚的和尚与年轻人的对话听起来很冷淡，不过那正表现出他们的专业。我很尊敬专业。”

两人走出停车场，殡仪馆另外一头的记者好像又变多了。

“这些人就不能给家属一点平静吗？”矶部忍不住嘀咕着，“这样跟秃鹰有什么两样？”

矶部之所以这么激动，也是对于自己刚刚轻浮的想法的反动。

“其实不一定。”村木说，“虽然其中当然有一些秃鹰，比如那个女人。”

村木抬起下巴指了指一个女记者，刚刚矶部在车上也看到她。一名发型师正在帮她梳头发，一旁的助理导播则帮忙拿着镜子让女记者确认发型。

“那个女人满脑子只想着自己在镜头里好不好看。她红得莫名其妙，听着大家对她的奉承，变成大头症了。”村木语带嘲讽地畅言道，“那你觉得那个男人怎么样？”

村木指着空地上的一个男人。他站在搭载长镜头的摄影机后面，穿着一件像是美军流出的皮夹克，蓄着没有修剪过的胡子。

“你觉得他也是秃鹰吗？”村木问。

矶部沉默地点了点头。那个年轻男人嘴上叼着戒烟用的薄荷滤嘴，还表露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好像没什么耐心等到丧礼开始，似乎在质疑“到底还要等多久”。

“你这种观察力会被marusai骂死的。”村木意有所指地微笑，“不是看脸，是看他的手，右手！”

矶部看着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的右手，惊讶到让他几乎窒息。年轻人手上带着一样和他的表情以及服装一点都不搭的东西。

那是一串佛珠。

年轻的摄影师右手上带着一串大大的黑色佛珠。

“虽然我也无法肯定，不过我想他应该不是秃鹰。”村木继续说，“那家伙也和剪刀男战斗着，以透过将被害人告别式的影像传达给观众的方式。虽然他的做法和我们不同，不过我想他同样应该在为被害人哀悼，希望警方能制裁剪刀男。”

两人从正门进入殡仪馆，在接待处的帐篷里送上奠仪并签了名之后，进入石板路旁铺着小石子的空地。

仪式快开始了，观礼人陆续到接待处报到，坐到座位上。有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性，身穿和服丧服和洋装丧服的女性们，由班导带领的身着浅绿色西装的学生。

村木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堀之内只是要他观察，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要注意哪些地方。

“我要你把感受到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虽然堀之内这么说，不过矶部脑袋里只想着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身穿丧服的女性总是特别漂亮？他想到的都是这种庸俗的事情。

这个时候，有一个胖胖的青年走了进来。

他身上的黑色西装看起来完全不适合他，或许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直弓着背，拖着脚步往前走。

矶部心想，就是那个男人。那个穿着羽毛外套，眼睛直盯着蓝色帆布看的年轻人，被害人的遗体目击者。

“怎么？”村木注意到矶部的眼神，小声问道，“那个男人怎么了？”

“那个人是遗体目击者。”矶部也小声地回答。

“目击者？这么说来我好像看过他。”村木看着青年说，“他居然会出席告别式，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这么有规矩的人。”

青年签完名之后，走过石板路，往一般观礼人的座位走来。或许是察觉到矶部的视线，走到一半时他回头看了一下，眼神里不带任何情感。

“你好像特别在意那个男人。”看着矶部一直盯着那名青年的背影，村木忍不住问。

“也没有特别注意。”矶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忍不住盯着他看。

案件发生的那个晚上，松元曾经告诉矶部，那个青年应该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没有犯人会在杀人之后，还一直留在现场超过一个小时。所有犯人都会尽速逃离现场，这是刑警心中根深蒂固的犯人行为模式。

“不过剪刀男是连续杀人者，”矶部心想，“他会用这些普通的常识吗？或许经验老到的松元也无法推测剪刀男的行为。”

矶部心想，我得听听堀之内的意见。

“告别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接待处的男子走到矶部的身旁，“麻烦请入座。”

于是两人前往一般观礼人的位置。石板路上搭了一个大帐篷，里面摆了很多金属折叠椅。

矶部和村木坐在最后一排座位。

矶部完全被那名青年吸引。青年弓着肥胖的身躯，一本正经地坐着，却不时抬起头来看着四周，似乎在找什么人。

刚刚在停车场与和尚讨论流程的男子出现了。

“樽宫由纪子的丧礼暨告别式正式开始。”男子以非常清晰的声音宣布。

接着和尚从会馆后侧走出来。他已经脱掉刚才在停车场时穿着的那件厚大衣，表情严肃，让人深刻地感到一股威严。

和尚站在祭坛前，拈完香后坐在厚垫子上开始念经。

所有观礼人都低着头，静静听着和尚的经文，但是那名青年依然不时抬起头四处张望。他到底在找什么人？还是在找什么东西？

“接着请丧主樽宫一弘上前拈香。”

司仪说完后，一名秃头、身形魁梧的男性站了起来。

矶部回想着报告书的内容。如果没记错，被害人的继父樽宫一弘今年53岁，是公司干部。

远远看过去，樽宫一弘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这也难怪，虽然和女儿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女儿被杀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

脚步沉重的樽宫一弘拈完香后，司仪接着说：“接下来请家属及亲属拈香。请依序由前排两两上前。”

流程非常顺利地进行着，或许他真像村木所说，是专业人士。

但是，矶部实在无法喜欢司仪这种不带感情的主持方式。

司仪说完后，樽宫由纪子的母亲敏惠和弟弟健三郎从家属席站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

站在继母旁边的健三郎突然转身跑了出去，像要逃开什么一样。

“健三郎，你要去哪里？”

年龄和健三郎有一段差距的哥哥在家属席上大喊，但是少年并没有因为哥哥的大声制止而停下脚步。他涨红着脸，穿过家属席和石板路，跑出了殡仪馆。

会场众人一阵交头接耳，还有人发出了同情的叹息声。

司仪静静地等待声音平息，对家属使了一下眼色，催促他们上前。拈香继续进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

“让各位久等了，接下来邀请其他观礼人上前拈香。请依序由前排出列，每次三人。”

一般观礼人依照司仪的指示陆陆续续上前拈香。矶部非常同情樽宫由纪子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不断以手帕擦拭眼角。

矶部心想，他们都为被害人悲伤的命运而哭泣。不过其中也有面无表情的少女，或许就像松元向堀之内报告的，被害人的同学之中有人认为被害人很古怪，不喜欢她。

发现遗体的青年也站起来走进会场，拈完香后转身回到座位，还是毫无表情，一点都不像来哀悼被害人。

轮到矶部和村木了。他们走过石板路，上了楼梯后经过家属席，来到祭坛前面。

健三郎的座位是空的，敏惠坐在隔壁空位对两人点头致意。她和被害人很像，这也难怪，毕竟是亲生母亲。敏惠非常坚强地强忍着失去女儿的悲伤。

另一方面，一弘似乎也已经悲伤到不能自已。他看起来全身无力，甚至无法抬头好好地看着拈香的观礼人。

继父和亲生母亲之间的对比，让矶部觉得十分有趣。

矶部两人拈完香之后，司仪马上开口："请问还有人没拈香吗？"一点空档都没有。

这句话是他们刚刚在停车场决定的暗号，矶部瞄了一下，和尚好像轻轻点了一下头。等到矶部和村木回到座位的时候，经文立刻就停了。

"师父即将退场，请各位起身恭送。"

司仪说完后所有人都站起来，目送和尚走进休息室。

"接下来请干事长谷川先生代替家属上前致词。"

矶部发现没看过这个男人。他结结巴巴地致完词后，司仪便接着说："今天的丧礼暨告别式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司仪的表现真是太棒了，要不是情况不允许，真想起立为他鼓掌，矶部讽刺地想。

"接下来将移出灵柩，我们邀请所有观礼人一起送樽宫由纪子小姐离开。家属请先移步至祭坛前方。"

观礼人纷纷起立，往正门的方向走。

“怎么样？”两人走在石板路上时，村木问，“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还是不喜欢那个司仪。”矶部决定老实回答，“或许你会说他是专业人士，不过他的态度实在太冷酷了。”

“你觉得太冷酷吗？”村木抬头看了看天空，“你去过刚失去小孩的家庭吗？”

“没有。”

“我去过好多次，都是去了解案情。”村木露出在回想的表情，“小孩过世的家庭里，完全没有悲伤或是痛苦的气氛。特别是发生意外或是命案的家庭，那更可怕。父母根本哭不出来，只是一直发呆……该怎么说呢，就像是自己身体里面的某个部分，和孩子一起死掉了一样。”村木看着矶部。

“像这样的家庭不需要安慰和同情，最重要的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司仪冷酷，他只是了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丧礼顺利地进行。”

正门慢慢聚集了不少观礼人。在等着灵柩运出之前，大家开始交头接耳。

“她才16岁，真是可怜……”一个年老的女性表情凝重，“怎么会遇到这种事，真的好可怜。年轻孩子怎么可以就这样死掉了呢。”

“这些摄影机也太夸张了，你看看这些人……”一个长相俊俏的男子表情严肃地看着正门外面，“这些人把丧礼当做什么了？简直是来看热闹的。”

“应该破不了案吧。”一个年轻男子歪嘴笑着，“日本的警察这么不可靠。只会破一些简单的案子，像这种重大案件却让犯人逍遥法外，搞什么？”

“敏惠她一点儿都没变，”一名中年妇女的口吻就像在闲话家常似的，“她根本不用这么逞强，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流，真是令人不可置信。”

矶部和村木刻意走远一点，静静地观察着观礼人。

“女孩子们都哭得很伤心。”村木说。

“她们一定跟被害人很要好吧。”

“你觉得谁最悲伤？”

这是村木的观察力测验。矶部仔细地看着那一群少女，被一名哽咽的少女吸引，女导师正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

“我看到由纪子的照片就忍不住了……”少女接过班导师的手帕，蒙住了脸，“我好难过，好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少女哽咽着，说完又流下了眼泪。

“我觉得是那个女孩子。”矶部以眼神指出那个少女。

“不对。”村木干脆地否定，“最难过的应该是那个女孩。你看，就是那个站得比较远的女孩子。”

矶部看向村木偷偷指出的方向。

一个戴着银框眼镜的小个子女孩，独自在一旁，离浅绿色制服集团有一段距离。虽然她有一点龅牙，但是笑起来应该很可爱。她紧闭双唇，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正门。

“那个女孩子吗？”矶部觉得困惑。

“你是不是要说她没有哭？”村木耸肩，“你这样不行。每次都只看脸，这次的重点是手。你看她的手。”

矶部仔细地看了看少女的手。

她的双手因为太用力捏着手帕，手背都泛白了，手臂甚至微微颤抖着。

矶部忍不住用手拍了一下额头。

“怎么了？”村木问。

“没什么。”矶部腼腆地笑了，“只是觉得自己修炼还不够。”

这么一来，对遗体目击者抱持的怀疑，可能也是错误的，矶部心想。

被害人的棺木抬出来了。一弘扶着素面的棺木走在最前面，身旁是将遗照抱在胸前的敏惠。

就在棺木接近正门的时候，凯迪拉克的厢型车也开了进来，后行李箱打开之后，棺木就被放进车中。

在厢型车的前面，敏惠向所有人表示最后的谢意。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为了我的女儿特地抽空前来。”

敏惠抱着女儿的遗照，有条不紊地说，口齿清晰。

矶部心想，她实在是太过于沉着冷静了。

不过，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村木刚刚提醒过他不能只看脸。

他观察着敏惠的全身。

首先是手。她的左手无名指戴着钻石戒指，白金戒台上镶着一颗小钻石，看来昂贵。她的手在发抖吗？没有。是不是紧紧握着遗照？也没有。她的手指关节和手背都呈现出正常的肤色，只有一些青色的血管浮出来。

黑色相框里，被害人浅浅地笑着。在照片下方，敏惠被黑色日式丧服所包着的双脚也颤抖着。再下方是白色的布袜和木屐带，她的脚尖并拢，牢牢地站在地面上。

矶部抬起头再看了一眼敏惠。她继续说着：“我深深觉得由纪子非常认真地活过了一次。虽然她的生命因为一个不幸的意外结束了，但是她的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认真活过一次的少女和她的母亲很相像。报告书上说敏惠今年37岁，不过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5岁左右。她的眼尾微微上翘，口红画得非常漂亮。她直视着前方，是在看着所有观礼人？还是想看穿什么？

她的声音非常有力，致词的内容也清楚明了，甚至有一点太过清楚明了了。

最后，矶部还是无法判断敏惠真正的想法，让他再次深感自己身为

警察的修炼不足。

敏惠致词结束之后，便坐进厢型车。厢型车出发往火葬场后，观礼人便陆续离开会场。

矶部问了村木的意见。

“你觉得被害人的母亲太过镇定了？”村木双手插进口袋，思考了一下，“或许吧。听你这么一说，她好像真的有一点太过坚强了。”

“她是被害人的亲生母亲，没错吧？”矶部问。

“没错，她和她先生应该都有过一次婚姻经历。中途跑出去的健三郎是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儿子，而被害人则是太太的女儿。健三郎还有两个哥哥，都已经独立了。就是刚刚大叫‘你要去哪里’的那个男人。”

“继父那么悲伤，而亲生母亲那么平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村木侧着头说，“或许有点儿不自然，不过也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我也不知道。”

“原来村木前辈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呀，这样我安心多了。”矶部笑着说。

“那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看穿的。”村木苦笑着，“不只是我，就连阿长或是松元也一样。有时候嫌犯站在我面前，我觉得这家伙一定就是犯人，但是阿长和松元的第六感却觉得不是，这种事常常发生。只有神才知道谁对谁错。在还没有掌握证据之前，谁也不知道。”村木转过身看着矶部。

“第六感和经验很重要。不过，只靠这两点是找不出真相的。更重要的是事实，第六感和经验充其量只是带领我们找到事实的指标。所以，你也不需要什么修炼。”

“是吗？”矶部自言自语。

“没错，我认为如果我、阿长和松元的第六感都一样的话，反而危险。若是刑事科所有人都觉得某人一定就是犯人，反而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

村木对矶部微笑。

“我希望你拥有的，不是和我一样的第六感，而是能贯彻你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他在安慰我吗？还是在传授我身为警察的心得？矶部想。

村木回头看了一眼会馆。

“你看，专业人士在工作了。”

矶部回头看到刚刚进来时，在停车场看到的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正在整理丧礼结束后的会场。

几个年轻人身形瘦弱，看不出来力气这么大，他们的双手拿着满满的供花，抬放到卡车上去。

工作人员来回忙碌着，动作非常熟练，没多久就收拾好了会场。

注释

① 七五三节：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那年的十一月十五日举行，庆祝孩子顺利成长的仪式。

② 指鲇川哲也（1919—2002）笔下的名侦探鬼贯警部。

13

我站在厨房里，一边注意着燃气灶上的锅子，一边回想着那天发生的事情。樽宫由纪子和神秘男子见面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又看到了什么？我试着整理出当时的记忆。

距离那天已经快一个月了。那天是十月中旬，时间是下午五点半左右，通过检票口后那个男子跑向樽宫由纪子。

我想不起来他的长相。

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男人道歉。

“才迟到两分钟呀。”樽宫由纪子露出和遗照里一样的笑容，“我才等了一下子而已。”

“是吗？那就好。”

“我们要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我都可以。”

“那我们去吃汉堡，好吗？我肚子饿了，你会请客嘛，对不对？”

他们之间的对话，真是这样吗？我没有把握。说不定绝大多数都不是我的记忆，只是我的想象罢了。

之后他们就走进了一家车站北侧的速食店，这一点我可以确定。因为我跟在他们后面，到速食店二楼观察他们。

两人面对面坐下，但是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樽宫由纪子的笑声，她看起来非常开心。她开朗的笑声穿过店内的嘈杂，一瞬间传到我的耳里，让我发现原来她也有这样的笑容。

当时那个男人的反应又是如何？我记得他似乎也微笑地看着她，但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全心全意注意着樽宫由纪子，几乎没有留意那个男人。

锅子里的黑色液体煮开之后，发出一股怪味。

从告别式回来时买的五盒PEACE牌长烟已经煮到烟纸都散开了，从烟纸掉出来的烟草在锅子里随着沸腾涌出的水泡载浮载沉。

我舀了一匙烟草煮过的汤汁，试了一下味道，味道苦到我的脸都扭曲了。味道这么苦，看来是不可能喝下一锅了。

我想了一下，先以滤网把烟草滤掉后丢弃，加入大量的砂糖，继续加热把汤汁收干。

整个厨房都是那股刺鼻的怪味。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站在燃气灶前，我再次想起这件事。樽宫由纪子在自家附近的车站等的男人，一起进到速食店里谈笑风生的男人，让她开怀笑出声的男人。

烟草汁煮到只剩下半杯左右的分量了。

我用汤匙试了一下味道后，吓了一跳，味道好像巧克力。

不过那只是一瞬间，之后我的身体马上起了反应，喉咙深处立刻感觉到一阵痉挛。只有这么少的量，我想我可以一口气喝下。我把汤汁倒进杯子里，放到圆桌上等它冷却。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那个和樽宫由纪子亲密到可以说出“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却没参加葬礼的男人，说不定他就是凶手。

是他杀死樽宫由纪子的吗？

不过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告别式结束时，我感到深沉疲倦，近在眼前的死亡仪式，诱惑着我。

汤汁已经凉了，我拿起杯子，看着杯底黑黑黏黏的液体，闭上眼睛一口气喝下。

咽下的瞬间，我的全身一阵痉挛。脖子后方的肌肉突然紧绷，双手

和肩膀不停发抖。我死命忍住呕吐感，勉强拖着脚步走到床边，趴躺在床上之后，还是无法止住痉挛。

不知不觉中我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过来时，房间里已经很暗了。我的胸口极不舒服，但是身体已经停止发抖，我也还活着。这次真的是差点儿就没命了，不过我的确没有死成。

“不管再怎么差点儿没命，也不见得会死。”医生冷冰冰地说。

“如果不是那么死[①]的话，是不会死的。”

我不懂医生的意思。

“死亡和睡眠就像亲兄弟的意思，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os），而这两个字的确非常相近。名词的‘死亡’和‘睡眠’、动词的‘死’和‘睡’、描述状态的‘死亡了’和‘睡着了’都有彼此对应的词汇，但是在描述死亡状态的词里，却找不到像‘困的’一样的形容词。英文也是，名词有‘death’和‘sleep’、动词有‘die’和‘sleep’、形容词有‘dead’和‘asleep’，都有对应的词汇，但是死亡却找不到和形容‘sleepy’对应的词。也就是说，再怎么快睡着，再怎么想睡，都不一定会睡着。死亡也是，再怎么快死，再怎么想死，都不一定会死。就像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困，死的时候也一定要会死才行。英文或许可以写成‘deathy’吧。”

真是这样吗？“死的”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我完全想不透。

“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死的’的话，就可以真的死了。”

我又被医生的诡辩骗了，我开始怀疑他说的话，证据就是医生薄薄的嘴唇上浮起的一抹诡异的微笑。

“没错，这些都是骗你的。‘困困的’当然有相应的词汇，那就是‘快死的’。日文会说‘我想睡’，却不会说‘他想睡’，这个时候应该说‘他看起来想睡’。相较之下，却可以说‘我快死了’或是‘他快死了’，因为有这种说法上的不同，所以我才会想出‘死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字眼。英文里

和‘sleepy’对应的字，应该是‘dying’才对。”

医生放声大笑。

一股怒气冲上脑门，于是我起身拿起床边的闹钟狠狠地丢了出去。

闹钟打在墙壁上，随即掉到地上，发出很大的声响。

就在那一瞬间，一股强烈的呕吐感涌来，我来不及拿塑胶袋，就直接躺在床上吐出来了。带着烟油臭味的呕吐物从口中满溢出来，从下巴一直到睡衣的胸前一整片，湿湿热热的。

“小心一点儿，你的体力恢复得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尼古丁和氰酸可是一样的剧毒。就算你真的死了，我也不奇怪。”

说完之后，医生的嘴里流出黑色的液体，滴到地面上。医生吐了一口口水。

“这个味道还真可怕，你能喝得下半杯真不简单。”

我想，如果我死了，他也会死。

“没错，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消失，这是当然的。”

医生以白袍袖口抹了抹嘴角。

“其实我消失了也无所谓，我也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人只要一死，一切就结束了，什么也不会留下，剩下的只是一把骨灰而已。樽宫由纪子也一样。”

这么说起来，樽宫由纪子已经在火葬场火化，现在已经被装进骨灰坛子里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火葬场烟囱冒出阵阵白烟的画面。

“海因利希·海涅[②]在某篇文章曾经说过，白云之上如果就是天堂，那么降下来的为什么是雨，而不是金币或宝石？难道天堂里都是水吗？”医生说。

我也知道海涅这个名字，不过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浪漫诗人。他曾经说过这么讽刺的话吗？说不定是骗人的。医生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随便引用一些让我分不清真假的话。

“还有，最近火葬场被视为环境污染的元凶之一。烟囱里都已经加

装滤网，就连水蒸气也是冷却了之后才会排出来，根本不会排烟，死者当然也不可能变成烟升到天上去。”

烟囱滤网上呈现黑白交错的条纹，樽宫由纪子的魂魄就卡在上面。“这样我就上不了天国了！”她一脸沮丧。过了一会儿，火葬场的作业员来清洁滤网了，他以扫把将樽宫由纪子的魂魄掸下来，送到垃圾堆去。垃圾堆里有好多头上戴着三角布、穿着白色长袍的鬼魂，堆得跟小山一样高。

又来了。我皱了皱眉头，这两三天来，我的脑袋里经常会浮现这种奇怪的影像，一些连我都根本无法想象的画面。

“真是不好意思，看来我的幻想又不小心溢出来了。”医生故作诙谐地低头道歉。

“实在是因为这些八卦节目太有趣了，让我不禁想到些有的没的。精神深渊、心里深处的黑暗吗？为什么人类总是喜欢把潜意识比喻成下面、深处的、最底层、阴暗的角落？我想那不过是因为人类生活在阳光之下、地面之上的关系而已。如果是土拨鼠，一定会觉得潜意识是在上面、光亮的地方。”

土拨鼠精神分析师戴着圆形的黑框眼镜，穿着被泥土弄脏的白袍，正在帮土拨鼠剪刀男看诊：“这是怎么回事？你心理上面的一个光明角落里，潜藏着一只可怕的怪物。那是一只恶心的怪物。他正沐浴在阳光底下，并且两脚直立地行走着！”

“有件事情要拜托你，就算你被警察逮捕，也不要把我招出来。我才不想被当成是你内心阴暗角落里的怪物。”

“我本来就不打算说出来。”

“因为你不打算被逮捕吗？我看你还是不要太自傲，警察可不是这么好打发的。”

“我不是瞧不起警察。”

“是吗？不过，反正这都不重要。”医生一脸不在乎。

“不管你是要死、被逮捕，或是被送进医院里，都与我无关。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让我继续存在一阵子，我想亲眼看着这件事情结束。”

“你想那个男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现阶段什么都不能确定。他或许是年纪比樽宫由纪子大的男朋友，也可能是年纪较大的朋友。”医生用圆珠笔顶着下巴。

“有人觉得年纪差距大的情侣一定有肉体关系，这根本就是偏见。只有愚蠢的心理学家和媒体工作者，才会把任何事情都和性扯上关系。性和友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算他没有参加丧礼，也仍旧可能是亲戚之一。也可能他就是樽宫由纪子的长腿叔叔。人家既没有看过蒙娜丽莎的画像，也没有听过夏洛克·福尔摩斯。”

“你在说什么？”

医生那很像双性人故作甜腻的口吻，令我感到一阵恶寒。

“你没听说过简·韦伯斯特[③]的《长腿叔叔》吗？看了那本书，你就会知道以前美国的女大学生是多么好学。光是从女主角连切利尼[④]的自传都看过，就知道了。”

切利尼是谁？但是我还是打消了问医生的念头。

“话说回来，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杀害樽宫由纪子的真凶。”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个嘛，可以去找亚矢子谈一谈，说不定她会告诉你那个男人是谁。”

“怎么问？随便接近她太危险了。”

“要怎么接近她，就交给你来想。你不是最擅长接近十几岁的女孩子吗？”

医生的脸上浮现一抹嘲讽的笑容。

“你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好多了，看脸色就知道了。对了，还有一件

事情先告诉你好了。”

“什么事情？”

“星期五早上电视里那个搞笑乐团唱的曲子是性手枪 ⑤ 的《*Pretty Vacant*》。”

说完这个对我毫无用处的常识之后，医生就消失了。

就像医生说的，我的身体已经差不多快恢复了。虽然胸口还是恶心，刚刚吐在睡衣上的秽物还贴在身上，凉凉的很不舒服，但是我已经好很多了。

我从床上起身，将弄脏的睡衣和内裤揉成一团丢进垃圾袋里，进入浴室冲澡。

穿上新内裤，煮好咖啡后我打开电视。

电视里出现一个头戴袋鼠帽、戴着一副大镜框眼镜的中年男性翻译家。他看起来很不习惯上电视，眼神一直飘来飘去。

“一般来说，提普奇这类较为严肃的作品较受大家瞩目，不过我个人比较偏好初期较轻松的短篇。依照我个人翻译的经验……”

太令人惊讶了，现在已经是星期天晚上九点多了。距离我喝下烟草汁，已经超过24小时了。

注释

① 原文为“死むく”，作者由“眠く”（想睡的，困的）延伸的造字。

②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国诗人，对德国文学有着巨大的贡献。

③ 简·韦伯斯特（Jean Webster, 1876—1916），美国小说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1912年发表的《长腿叔叔》（*Daddy—Long—Legs*）。

④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金匠、雕塑家。代表作为以黄金与珐琅制成的《弗朗西斯一世的盐罐》（1539—

1542，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其自传于1728年出版，生动地描述了一名艺术家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及16世纪的意大利风俗。

⑤ 性手枪（Sex Pistols, 1972—1978），英国朋克摇滚乐队，存在时间虽短，但对后世的创作者影响巨大。

第五章

“你说遗体目击者吗？”堀之内一边思考一边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是连续杀人犯，做完案之后说不定会待在现场超过一个小时。嗯，你还蛮敏锐的。”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天，告别式的隔天，矶部到了堀之内的临时办公室里，向他报告自己观察的内容。

发生这种重大案件时，专案小组是没有假日的。反而因为假日大家都待在家里，更是了解案情的绝好机会。

堀之内也不例外。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是住在东京近郊的他，仍然来到目黑西署报到。

“过去的确有过这样的例子，”堀之内说，“犯人长时间待在尸体旁边。不过，这样的案例，几乎都是为了破坏尸体或是某种类似宗教仪式的行为。长时间待在尸体旁边，却没有任何行动的案例，非常少见。”

堀之内摆出了用手按在太阳穴的招牌动作。

“而且依照之前的案例来看，剪刀男应该不会做出这类招人怀疑的危险行径。他非常谨慎、细心。虽然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我认为遗体目击者应该和这次的案件没有关系。”

“是吗？”矶部有一点失望。

“还有其他什么发现吗？”

矶部谈到了一弘和敏惠当天表现出来的差异。

堀之内静静地听着，不过矶部却在说明的同时，愈来愈感到不安。

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再怎么说，被害人的父母和剪刀男的调查应该是无关的。

矶部报告完之后，堀之内还是没开口，于是他下定决心发问：“这些内容对案情有帮助吗？”

“嗯？”堀之内抬起头，微笑地看着他，“当然有帮助。”

“到底有什么帮助？”矶部问。

“所有的情报都是有帮助的，即使是乍看之下毫无关联的情报。我的工作就是联结这些零碎的情报。”

“然后深入剪刀男的内心世界吗？”

矶部不经意地说出这句话后，堀之内却立刻大笑出声。矶部不解：“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吗？”

“看来你误会犯罪心理分析了，”堀之内兴味盎然地看着矶部，“不过，半数以上的一般民众也对我们有所误解，也难怪你会这么说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剪刀男的内心世界毫无兴趣。”堀之内的手肘顶在桌上，谆谆教诲地说，“这种事情，交给喜欢上电视的犯罪心理学教授就好。我要找出的，是他外表上的特征。”

“可是，你们不是负责心理分析吗？”

“你知道‘Profiling’——推断作案者特征这个字的本义是吗？”堀之内的R和F发音很清楚，“Profiling的意思是‘描绘剖绘’，和你们的人像描绘是一样的。”

矶部以前也参加过好多次人像描绘的练习，就是依据证言描绘出嫌犯的长相。画完之后就会有警官假扮成犯人，再依照画出来的人像和真人相像的程度来判分数。矶部在这之前就很气自己不会画图，他小学的美、劳成绩只有2分[①]。

“当我们问到目击者关于犯人的长相时，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说什么‘眼睛离头顶7厘米，双眼间隔1.5厘米，眼尾约上扬从水平轴起算12度左右。’这样的话。”

堀之内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明：“假设证人的说法是‘眼尾上扬，眼神看起来很锐利’，听了这样的说明，你就能开始画人像图。但是为什么凭这么暧昧的说法，你就可以画出人像？你能说明其中的程序吗？”

“我没办法。”矶部思考了一下之后，回答道。

“推断作案者特征也是一样。犯人会在现场一带留下各种痕迹，这和你们重视的物理痕迹有一点不同。那些是没有人知道代表什么、暗示什么的、极为暧昧的东西。而剖绘的任务，就是串连这些痕迹，找出犯人外观上的特征。极端一点说，犯人的心理一点都不重要。”

“心理一点都不重要吗？”

“因为从外表是看不到内心的。”堀之内干脆地回答，“不管我们怎么追究内心，也无法因此逮捕到犯人。即使我们知道犯人是异常人格，但是我们要怎么找出异常人格者？集合附近的居民来做个心理测验吗？当然不是这样。想逮捕犯人，查明外观上的特征才是最重要的。”

“外观？”矶部自言自语。平常看电视和杂志，总觉得犯罪心理分析官就好比名侦探，能够剖析出可怕的连续杀人者内心的狂乱世界。这和堀之内刚刚说的，完全不同。

“我还是说明得更仔细一点好了。”堀之内似乎感受到了矶部的失望。

“剖绘这种调查方法是源自美国。当连续杀人者犯案的时候，如果只像一般案件那样只调查被害人的人际关系，是无法逮捕犯人的。而且，由于美国幅员辽阔，若是连续杀人的范围跨越州境，只在现场附近进行调查，一点儿帮助也没有。这个时候就需要剖绘了。这个方法的基本概念来自于统计学。”

“统计学？”

“没错，也就是说，从服刑的连续杀人犯的面谈展开调查行动。这种时候我们根本没兴趣了解他们的内心多么狂乱。重点在于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外观特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假设这类型的连续杀人犯大多为26岁到34岁之间的白人男性，那我们调查的时候，就会以这一点为根据。就是这么单纯。”堀之内抓了抓太阳穴。

“不过，这个顶多只能算是调查时作为参考的统计结果，即使我们

在某种程度找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还是不会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提出‘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反而危险。如果某一类连续杀人犯以非裔美国人最多，而我们追究‘为什么’的话，就是种族歧视了。所以，剖绘是不问‘为什么’的，也因此，刚刚我才会说我对犯人的内心世界没有兴趣。我关心的是，连续杀人犯的罪行与外观特征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才会说这和描绘人像是一样的。”矶部在脑子里细细思考堀之内说的话。

“但是，如果到犯罪现场了解案情就能够知道其中的关联性，那么不就没有必要设置犯罪剖绘这种特别调查官的职务了吗？只要有数据，即使是一般的刑警也可以进行调查，不是吗？”

堀之内笑了。

“我果然没看错，你的确蛮敏锐的。你说得一点都没错，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只要有数据资料，任何人都能够进行剖绘，将来的趋势也是这样。不过，目前这还是一项需要经验的专业，尤其是在日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样本数太少了。就算是犯罪大国的美国，监狱里也不可能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连续杀人犯，所以作为统计处理基础的数据有限。样本数过少，母体的统计性质就容易出现错误，这是统计学的基本常识。因此，这之中产生的误差，就必须靠经验和第六感来补足了。”

堀之内仰头看着天花板。

“更幸运的是日本的连续杀人犯样本数更少，所以经验和第六感的比重就更大了。再加上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文化、社会背景的差异，我们根本不可能把美国FBI那一套剖绘数据直接引进来用。”说到这里，堀之内吸了一口气之后笑了。

“不是有一个有名的前FBI犯罪心理分析官吗？他的著作也会翻译成日文，还参加过电视节目演出。他好像也针对这次的案件，发表了意

见。”

“对，我知道这个人。”

矶部想起那个满头白发的男人，长得很像某个美国喜剧演员。他的脑海里浮现了电影里的某一个画面：洛杉矶市警的弗兰克·卓本[②]和他的搭档诺德伯格。

“他真的很不简单。即使有人请他针对日本发生的杀人事件发表意见，他所提出的看法也听不到任何有指涉的话。他不会做出任何判断，发表的意见也只限于极普通的一般论点，当然也不会探讨连续杀人犯的内心世界。因为他非常了解在剖绘的领域里，他以往的经验完全不能适用于日本的案件。不过即使如此，如果他只是回答‘我不了解’，那就会影响到他在日本的事业了，所以才会高明地蒙混过去，做一些不会有争议的评论。真是高明。”

堀之内的语气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讽刺，而是打从心里称赞那名前FBI犯罪心理分析官。

“还有，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让问题更加棘手。”

“单一民族国家和剖绘有什么关系？”

“非常有关系。有一派说法，认为美国采用剖绘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成果，是因为多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即使不明了犯罪动机，但是只要能找出连续杀人犯和人种之间的关系，嫌犯的人数就会一下子降低很多。如果以人像画来比喻这件事，就很容易懂了吧？只要取得‘犯人是非裔美国人’或是‘犯人是东方人’的证词，嫌犯的数量就会减到几分之一了。不过，日本不可能这样。”

“那该怎么办？”

“所以就要靠经验和第六感了。”堀之内豪爽地说，“这和你们刑警说的直觉是一样的，所以美国FBI都喜欢嘲笑日本人是以禅来进行剖绘的。”

“直觉？”矶部想起昨天村木说过的话。

“科学的直觉，或是说直觉的科学。”堀之内自言自语道，“如果能更精密地将这套系统变成任何人都能使用的调查方法，当然最好。现在FBI把它称为‘从astrology转换为astronomy’。”

“astrology……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占星术转换为天文学’之意。进行剖绘的人其实很接近占星师，因为需要经验和直觉的比例很大，所以经常会被误以为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着就能够猜得神准，好像拥有什么神秘能力。但事实上，剖绘这项技术就像指纹或血型鉴定，只要经过系统设计，理论上应该不管任何人都能够进行。做到这一步，才可以说是真正的科学调查。”

这样听来，堀之内隶属科学搜查研究所果然名副其实。

“不过，这个前提是日本的连续杀人犯必须增加到现在的数十倍，甚至是数百倍，以增加样本数。这真是非常矛盾。”堀之内看着矶部。

“所以，现在我能做的顶多是给你们一些指示。因为剖绘还不是真正的科学调查，也无法以此为根据逮捕犯人。如果你们没办法依照我的指示收集到物证，我们就无法逮捕剪刀男。剖绘和脚踏实地了解案情是一体两面，缺了其中一项，就没有办法将连续杀人犯逮捕归案。”

“意思就是，掌握事实是最重要的吧。”矶部心想，这些话跟村木说的非常像。

“一点儿都没错。”堀之内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这是报告到此结束的暗示，矶部起身走出临时办公室。

“堀之内警视正大人说了什么？”回到刑事科后，村木突然开口问。

“和村木前辈那天说的一样。”听到矶部走回座位时这么说，村木愣住了。

刑事科里只剩下上井田警部、村木和下川三个人。

下川打开便当盒，可能是因为马上外出了解案情，他正飞快地吃着迟来的午餐。

“村木前辈这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进展？”矶部问。

“完全没有。”村木伸了个懒腰，“剪刀厂商的人的表情臭到不行，说什么这类剪刀的销售通路太庞大了。不管我们去几次，他们还是无法提供任何资讯。”

“我看是因为销售量受到影响变低了，觉得很烦吧。”下川从便当盒中抬起头，脸颊上还粘着米粒，“他们会烦也是应该的。如果只是一阵子而已就算了，谁知道就在大家快忘记的时候，又有人把自己的产品拿来当成凶器。”

“电视里也是整天播个不停。”村木接口道，“虽然画面上厂商名称都遮住了，不过大家看看形状就知道了。”

“应该说文具厂商整体都受到伤害了。”下川想了一下，“只是因为一个杀人犯就造成文具行业不景气，简直是社会问题了。”

“总而言之，我只知道这把剪刀不管在日本哪个角落都可以买得到。”

村木拿起桌上的剪刀给矶部看，应该是出去打探案情时买回来的。

“我认为我们再去文具店一万次，还是找不出凶器的出处。”

“不过，第一万零一次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查出来了。”下川像是在说服自己，“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出去打听，对吧？”

“阿长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村木摊开双手。

“没错。”矶部大声说道，仿佛想要鼓励两人一般，“脚踏实地的调查行动才是逮捕犯人的捷径。”

村木和下川惊讶地看着矶部，就连平常最沉着稳重的上井田警部也不禁睁大了双眼。

注释

① 日本小学生的成绩量表为1分至5分。

② 指莱斯利·尼尔森（Leslie Nielsen, 1926—2010）主演的《白头神探》

（*The Naked Gun* ）系列电影的主角。

14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真是非常奇怪的一天。

首先是从一早开始就有不合时令的寒流侵袭着关东地区，气温下降到跟隆冬一样。早上的天气预报时，气象主播表情严肃地说今天可能会下雪。

我从衣柜里找出厚毛衣，全副武装地出门上班。电车里有很多上班族也穿上了大衣和风衣。

走进编辑室，佐佐塚又跟平常一样，立刻赶上前来交代事情。

不同的是，今天佐佐塚却皱起鼻子盯着我看，完全忘记交代事情。

不只佐佐塚，其他的编辑和另外两名打工人员也以诡异的眼神看着我。

连冈岛部长也是，一看见我就立刻歪起头。

这件毛衣就这么不适合我吗？我站在厕所的镜子前，认真思考着。这件毛衣上有手工编织感的格子图案，我还蛮喜欢的。

接下来另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中午休息时间，冈岛部长突然找我过去。

“你过来一下。”冈岛部长对我招了招手，把我带到隔壁仓库。

进了仓库之后，冈岛部长也只是猛盯着金属书架，一直不开口。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该不会是我太过频繁的早退和休假，所以叫我滚蛋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没办法。当初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打工，就是因为时间好商量，有太多工作以外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之前我也跟你提过，”冈岛部长终于开口，看着我说，“想不想成

为正式职员？”

对于这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非常惊讶，一瞬间甚至觉得冈岛部长在开玩笑，不过她一脸认真。

“正式职员吗？”

“没错。你打工已经快两年了吧，也差不多该转为正式职员了。”

“但是，我常常早退、休假。这样没关系吗？”

“没关系，你不也都是看不忙的时候才休假吗？因为你知道事情轻重，所以没关系。反正我们只是小公司，工作内容就是这样。”

“我觉得山岸应该比较适合。”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拼了命认真工作的山岸，我完全不像他那么有工作热忱。

“他不行。”冈岛部长立刻接口，“虽然他有心，但是他不适合这个工作。他好像有所误解。”

“误解？”

“没错，他误解了创意这个字眼。他以为创意工作是非常华丽、帅气又时髦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创意工作其实既无趣又俗气。”冈岛部长盯着我，“不过我想你并没有误解这件事情。”

“山岸真的不行吗？”

“完全不行。虽然还不至于要叫他离职，不过他没有才能，这里不需要没有才能的人。”

冈岛部长冷冷地说。让我再次体会到她真是个冷酷的人。从这句话能充分感受到她是个累积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

“我比山岸早转正为正式职员，他一定会很失望的。”

居然被一个没有工作热情，还常常早退、请假的打工人员抢先转正为正式职员，那个自尊心强烈的男人一定会很生气。

“就算是又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冈岛部长突然生气了，“你的资历比他深吧，你先转正为正式职员有什么不对？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你没必要顾虑这么多。”

“我没有顾虑这些。”我完全不知道冈岛部长为什么会生气，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好诚实地回答，“可以让我考虑一下吗？太突然了。”

“可以呀，不用马上答复我也没关系。”冈岛部长用手捧着额头，问我，“你几岁了？”

“26岁。”

“你也不能老是这样当打工族了，也该为将来做打算了。在公司好好上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选择。”

离开仓库之后，我去吃了一点意大利面当作午餐，然后返回公司。

整个下午，我一直忍不住看向山岸，看着他因为工作量逐渐增加而在办公室里忙东忙西。

他没有才能，这里不需要没有才能的人，真可怜。

我准时在下午五点离开了编辑部。

星期一的最后一件怪事，发生在回家的途中。

在我穿过斑马线之后，突然听到公寓入口旁边的阴暗处传来一个声音。

“你终于回来了。”是一个尖锐的女声，听起来很不耐烦。一个女人从荧光灯旁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你就是发现樽宫由纪子尸体的人吧。”

一看见她，我马上浮现一个想法：东京都条例应该明文禁止贩卖粉装阁（Pink House）[①]的衣服给超过30岁的女性。这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这个女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粉装阁的衣服，头发染成咖啡色，脸上的妆和眼影都很浓。她的外表让人不得不觉得她是故意穿得这么没有品位的。

“我等你好久了，从下午三点就开始等了。”

这个女人走到我面前，跟我很熟似的抓着我的手。

“你是谁？”我皱起眉头问她。她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如果我曾经

见过她，是不可能忘记的，所以我确定之前不曾见过她。

“我最近在采访剪刀男案件，请你接受我的访问。”女人恳切地说。

“不好意思，我不接受采访……”

“我了解，没人喜欢发现女孩子的可怜遗体，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不过，我都已经等你两个小时以上了，你应该不会赶我走吧？”

这个女人还真是厚脸皮。不过，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没办法采访杀人案件。

最后我还是同意接受她的采访，于是和她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厅。一方面是败给她的强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些事情。

我们选择了店里最里面的座位。点好咖啡牛奶之后，她从皮包里拿出名片和一本杂志。

周刊ARUKANA编辑部

黑梅　夏绘

“你看，这篇报道就是我写的。”这个名叫黑梅的杂志记者打开周刊，给我看其中的一页。

那是一篇专题报道，大大的标题写着“剪刀男的第三个牺牲者”，署名是“本刊特别采访组”。

“你是杂志社的人？”我看了一下名片和报道，问道。

“其实，我是自由撰稿人，不是正式员工。”黑梅遮着嘴，发出佯装可爱的笑声。

这种故意装可爱的女人最棘手了，特别是这种已经不年轻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遗体目击者以及我的住址的呢？”

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我非常想知道关于自己的情报是怎么泄露的。

“这个我不能说。记者不能透露情报来源，不好意思。”

黑梅笑着避开了我的问题，从皮包里拿出一台小型录音机放在桌子上。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这个录音机吗？任何一家电器行都买得到。”黑梅说完后，就开始进行采访。

就像上次回答警察的问题时一样，除了不该说的事情之外，我几乎是实话实说。

“尸体的样子看起来怎么样？”聊完整个经过之后，黑梅这样问了。

“很普通啊。”

“裙子没有被掀起来，还是被怎样吗？”

我不禁苦笑，看来她也对“某种性暴力”非常有兴趣。

我老实告诉她，樽宫由纪子的遗体并没有特别奇怪的地方。

“这样啊，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她看起来没有很失望，之后很有礼貌的对我致意，访问结束。我一边提醒自己不要不小心说出樽宫由纪子的名字，一边对她说：“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有关被害人的问题……”

“你说樽宫由纪子吗？你为什么想知道她的事情？”黑梅盯着我的眼睛，非常尖锐地质问我。

没想到这个女人头脑颇为灵光，从她的外表还真是看不出来。

“怎么说呢？我在偶然的状况下发现她的尸体，总觉得……就是想多知道一点她的事情。”

“原来如此。”黑梅点了点头。她真的认同我吗？从她的表情实在看不出来。

“电视新闻都说她是一个成绩很好、长得又漂亮的女孩子，很温

柔、很有人缘儿之类的，每一个被害人听起来都一样。”

“那是当然的，再怎么说她也是被害人，没人会说她的坏话的，就连这篇报道也是。”

黑梅在刚才翻开的杂志报道上敲了几下。

“所以你们听说了一些不好的传闻吗？”

“不管多乖的孩子，都会有不好的传闻的。”

黑梅的眼神看起来很像恶作剧的小孩，定定地看着我。

“看在你刚刚接受采访的份儿上，好吧，我就告诉你。”说完黑梅把双肘顶在桌上，准备开口。

“听说她的男性关系相当复杂。”

“她受欢迎应该不奇怪吧，她长得那么漂亮。”说完我急忙补上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她生前的照片，所以这么觉得。”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男人主动靠过来，听说她颇积极地和许多男人建立了关系，也就是说她都是主动搭讪的。”

这还真是令人意外。可能是我的情绪都表现在了脸上，黑梅笑了。

“看不出来吗？是她的同学说的，说她看起来老实，事实上却很淫乱。”

“现在的高中生居然会用这么艰涩的字。”

“很蠢吧。”黑梅抬头看了看咖啡厅的灯饰，嘟着嘴说，“如果是高中男生和很多年长女性交往，大家会说他很厉害、不简单，但是，如果是女生就说她淫乱。即使两个人做的事根本就一样。”

她的解释应该已经不单指樽宫由纪子的例子，泛指一般的高中女生。

或许她说得没错。不过，我所了解的樽宫由纪子，似乎和她形容的有所出入。

“她也和年纪比她大的男人交往吗？”

“不止一个，而且全部都发生过肉体关系。”

我在速食店看到的男人，难道也是樽宫由纪子主动搭讪的对象之一？

“这也没办法，据说她的家庭状况很复杂。”黑梅一边啜着咖啡牛奶，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复杂？”

“她家是离婚的父母分别带小孩再婚的。”黑梅微微笑着，边弯着手指边说，“男方带着儿子，女方带着女儿再婚，所以爸爸和弟弟与她都没有血缘关系，这或许也影响了她。”

这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一弘和健三郎与她并没有血缘关系。

听了这些话，我开始对告别式那天健三郎的举动感到疑惑。死者既然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为什么他还会有这么激动的情绪表现？

我无法判断，因为我是一个和情感无缘的人。

“那他们之前的太太和先生呢？”

“父亲是前妻过世，母亲则是离婚，离婚的原因很复杂，不过这个部分我没有仔细调查。”

黑梅将咖啡牛奶一饮而尽，表现出“你问够了吧”的态度，或许她正后悔不应该说这么多。

咖啡牛奶的钱是黑梅付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店，价钱不便宜，但是咖啡并不怎么好喝，我应该不会再来了。

走到寒风阵阵的店外，黑梅毫不客气地上上下下盯着我看。

“你平常都是这副打扮吗？”她突然这么说，还真是有话直说。

我重新看了一下自己的服装——手工编织风的毛衣、外套、牛仔裤、球鞋。

“是啊。很奇怪吗？”

“也没这么差啦。”黑梅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只是你可以打扮得再流行一点。”真是多管闲事，我想。她一身粉

装阁，有什么资格评论我？

“还有，你抽太多烟了，连呼吸都是烟油的味道。”

听到她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现在我终于知道编辑部的人为什么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了。

“谢谢你的忠告，我今天就开始戒烟。”

留下摸不着头脑的黑梅，我自顾自地回到住处。

注释

①粉装阁（Pink House），日本服装品牌，以有着小碎花、格子布的田园少女风格著称。

第六章

十一月下旬，目黑区女高中生杀人事件的调查行动还是毫无进展。

专案小组将重点放在命案现场周围的可疑者目击情报上，不管多小的情报，都要问清楚，找出可疑人物的身份。这样的状况下有再多的人手都不够，最后连矶部也得外出搜集情报了。

这天矶部见到了将和自己一起进行搜查的伙伴。

这个本厅的刑警身材高大，肌肉非常结实，对于自己大学的时候曾经是美式足球队的一员的事情相当自傲。虽然看起来还算好相处，不过看得出他瞧不起辖区警署的刑警。

“喂，你的兴趣是什么？”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的口气却很亲狎。他看起来和矶部差不了几岁，叫人的时候却很不客气。

“看书。”矶部回答。

“真的吗？都看些什么书？”

“我喜欢推理小说。”矶部说完之后，对方却嗤笑着说：“你居然爱看推理小说？那根本都是骗人的。你自己参与真正的犯罪调查，看那种书会觉得有趣吗？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吧。”

矶部完全没有想过拿推理小说当工作时的参考，而且他喜欢的不是充满现实感的警察小说，而是本格推理小说，看名侦探快刀斩乱麻，解开所有谜团。

矶部当然知道现实生活中没有名侦探，对他来说，推理小说不过是兴趣而已。

矶部心想，他身为一个警察，怎么可以没有看过就一味瞧不起推理小说？这不就像银行员瞧不起经济小说、谈恋爱的人瞧不起爱情小说、野兔瞧不起童话故事？

如果有火星人伪装成地球人，隐身于某个城镇里，看到科幻小说也

会嗤之以鼻了。

“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于我们侵略地球毫无参考价值！”

正因为都是虚构的才好看，但就算这么跟他说明，他也不会懂，矶部决定闭嘴。

矶部被分配到和本厅刑事一起搜集证据了解案情。

接手这项工作之后，他深深体会到世界上有太多人都可能被当成可疑分子。

“时间那么晚，他却一个人走在路上，真是太奇怪了。”中年妇人说，“头发还乱七八糟，看起来恶心死了。他一定就是犯人。”

“我觉得他很可疑，一直站在叶樱高中的正门旁边。”穿着西装的年轻上班族说，“他一定在跟踪被害人，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每次和樽宫由纪子走在一起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同班同学小声地说，“他每次都一直盯着我们看。我只要想到下一个被盯上的人可能就是我，就觉得好害怕，好害怕。”

他们收集到很多证词，其中一部分完全是目击证人自行编造的。也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这些消息没多久就成了八卦杂志或是节目的独家报道，每天炒得沸沸扬扬。但是，那个半夜一人独行在巷弄间的男人只是住在附近的爱猫人，退休后每晚出来观察野猫的集会。站在叶樱高中正门口旁的男人只是在等公交车，证人口中的“一直”后来证实只有20分钟。至于那个尾随在高中女生后面的那个长得很像某著名演员的男人，不管怎么查，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也没有其他人看到过这个男人。矶部不禁怀疑，说不定这只是少女特有的自我意识过剩在作祟罢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真正的可疑人物。

“就是那个家伙。”本厅的刑事在车子里指着一个男人，“你觉得如何？”

又是观察力测验吗？矶部心想，真是够了。为什么其他刑警看到

我，都会想进行在职教育训练？

矶部观察那个男人。那是一个蓄着一头长发的年轻男子。天气虽然跟隆冬一样寒冷，但是他外套并没有扣上，露出了里面的黑色T恤。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听完矶部这么说，本厅的刑警笑了出来。

“真是的。真不知道目黑西署是怎么教你们的？他一定是变态，说不定还是头奖[①]。”

我希望你能贯彻你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矶部想起村木说过的话，所以不生气。

年轻人走进一栋木造公寓后，本厅的刑警便说：“走，进去看看[②]。”

矶部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搜查证，而他居然想进入民宅调查？而且这个本厅刑警说话的态度和口气就跟连续剧一模一样，光从“头奖”和“进去看看”这两个暗语就足以证明这点。

矶部在目黑西署已经快三年了，从来不曾听过这些字眼，因为上井田警部不喜欢暗语。就算是村木，也不会在警部的面前说出“marusai”。

下车后和本厅刑警一起走向木造公寓时，矶部心想，对方虽然不喜欢推理小说，但应该是个刑侦电视剧迷，还是本厅里平常就这么讲话？

说不定这个肌肉男在搜查一科里，有个绰号叫“美式足球”也不一定。

公寓里装有喇叭锁的门板薄得不像样，他们敲了敲门，报上警察的名号后，年轻男人似乎显得焦躁不安起来。“美式足球”刑警便更确信年轻男人就是“头奖”。他强行进入房内，完全不顾年轻男人的抗议，自行打开衣柜，从里头掉出一整个纸箱的女性内衣裤。

两人将男人带回附近的派出所时，“美式足球”刑警一脸骄傲，仿佛在说“你看吧，我说得没错吧”。

他的确比我有看人的眼光，矶部心想，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当矶部在派出所里看到年轻男人垂着头回答警方的问题时，他又觉得男人看起来似乎又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了。

半夜爬进别人家阳台偷内衣当然是犯罪行为，“美式足球”刑警成功逮捕了一名罪犯。即使是一件小小的案件，但他确实尽到了身为一名警察应尽的义务，维护了市民安全和社会秩序。矶部一点都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吹毛求疵。

但是，矶部怎么看都觉得眼前的男人只是一个喜欢女性内衣的普通年轻人，觉得“美式足球”刑警说他是“变态”实在是过头了。

那么剪刀男又是如何呢？

在回目黑西署的路上，矶部不经意地想着。当他被逮捕之后，看起来会怎么样呢？

说不定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东京街头到处可见的，打扮普通、长相普通的普通青年。不知道为什么，矶部的脑海里浮现了遗体目击者的脸孔。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都已经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了，矶部想。

剪刀男，冷酷无情的杀人魔、连续少女杀人犯，勒死少女之后还以剪刀刺进喉咙的连续杀人者。

媒体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煽情字眼，是不是已经成为他们判断事物的阻碍了？

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连续杀人犯都是彻头彻尾的狂人。从一早起床后就开始产生幻觉，一直看见红光在眼前转个不停，耳边并不时产生“杀了他！杀了他”的幻听，一边狂叫“我是神，我是超人”，一边在房间里挥舞着猎刀；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连在自己的房间里也戴着曲棍球面罩，不让人看见他的脸。

但是连续杀人犯真的就是如此吗？

真要是如此的话，那在他犯罪之前，家人或邻居应该早就报警或将他送医了，毕竟这样根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就算是连续杀人犯，肚子饿的时候也要吃饭。吃饭要花钱，所以也必须工作；有时候也会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躺着看电视。

横躺在榻榻米上，一边说“真是无聊的电视节目”，一边在牛仔裤屁股的口袋上抓痒的连续杀人犯。如果小说或者电影里出现这种场面，一定很扫兴。因为大家喜欢看的是可怕的怪物、一年到头行为脱轨的精神异常者、重复犯下令人恐惧到血液冻结凶杀案的冷酷杀人魔。但是，实际上真是这样吗？

“我没参与过无动机杀人案件的调查，所以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矶部回到刑事科，向上级报告结果后，下决心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但是上井田警部只是平静地这么回答，“我只能说，所谓的普通究竟是什么？你觉得那个年轻人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那么这个‘普通’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并非要矶部回答，只是自问自答罢了。

“以前我负责过一个案子，有个男人戴着只露出眼睛的面罩抢邮局，抢了不到10万元就逃走了。案情非常单纯，犯人也立刻被逮捕，43岁的犯人是某家企业的科长。”

说到这里，上井田警部停了一下，似乎在回想案件的详细内容。

“证据也十分充分，他绝对就是邮局抢劫案的犯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借用你的说法，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和太太有三个小孩，住在自己买的公寓，在公司也很认真。虽然有房贷压力，但是他既没有因为赌博输钱，也不缺钱。他到底为了什么抢邮局，刚开始我们怎么都想不透，后来终于知道了。”

“他的动机是什么？”矶部的兴趣被引出来了。

“他在外面有女人。”上井田警部很快地回答，“是一个酒店的酒家女。他在外面有了女人，需要用钱。”

“这种事常常听说。”

没想到动机这么普通，矶部有点失望。听上井田警部的口气，他以

为会有什么特殊的动机而充满了期待。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上井田警部好像看穿了矶部的想法，露出温和的笑容。

“各家媒体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当时的八卦杂志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个案件，一开始都认为错在酒家女。她蛊惑了老实的中年上班族的心，是个对金钱索求无度的坏女人。都是因为她，男人才会去抢邮局。”上井田警部再次露出回想过去的表情。

“之后有一本杂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犯人的大学同学指出，他并不是会被酒家女蛊惑的人。调查后才发现，原来犯人的太太非常差劲，夫妻之间的感情冷到谷底。他之所以会被酒家女诱惑，会走上邮局抢劫这条路，都是因为太太的关系。”上井田警部一只手撑在桌上，陷入了沉思。

“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刚开始众人认为犯人抢邮局的动机是为了酒家女，后来转而认为起因于他的太太。大家某种程度认同这样的答案。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吗？这就是真正的动机吗？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动机’？”他抬头看着矶部。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应该懂。”

“无动机杀人并非我们此刻说的这种‘普通动机’。所以，就算再怎么追溯，也没有人会觉得合理。到最后，大家只能归结为他头脑有问题，或是说他童年的时候有过不好的回忆。大家都想找到自己能够认同的理由，不愿意接受没有任何原因就杀人的事实。即使确实有这样的人出现，大家还是想找出任何意义或是理由，深入探索无动机杀人魔的心理状况。”上井田警部闭上双眼。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犯罪的‘普通动机’呢？刚才我说的邮局抢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时精神错乱。还有，大家可以接受因为保险金而杀人的动机，却无法接受因为快感而杀人，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好像

为钱杀人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似的。”

上井田警部沉默了一会儿，睁开双眼。

“我想说的是，不管犯下这次案件的凶手看起来普不普通，都不重要。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同时也会因为时空不同而看法有异。只凭这种暧昧又靠不住的印象，是无法逮捕犯人的。”

“警部的意思是，掌握事实和物证才是最重要的，是吗？”

“没错。刚才说的邮局抢劫案也是如此，虽然大家不知道他为什么犯案，但他是犯人一事却是事实。”上井田警部露出笑容，“看来你也慢慢有了身为警察的领悟了。”

“多亏各位前辈的指导。”矶部偷偷看了村木和下川一眼，一边回答，“堀之内……我是说，堀之内警视正也说过一样的话。他说靠自己找出方向并且掌握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吗？”上井田警部侧着头，“他毕竟也是个警察啊。”

“谢谢你的称赞，真令我感到无上光荣。”在临时办公室里听完矶部的报告后，堀之内苦笑道，“上井田警部还真是个哲学家，当刑警太可惜了。”

矶部心想，这是挖苦吗？自从在上次的调查会议上被上井田警部问倒之后，他好像就对上井田警部有些反感。听到他之后说的话，矶部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没错。

“但是，上井田警部的意见有些极端，甚至可以说太过极端了。如果像他所说，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普通人了。但是事实上，普通人和连续杀人犯是截然不同的。”

“哪里不一样？”矶部问。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每个连续杀人犯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因为生活经历的不同，而会有各种不同的症状，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和正常人之间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堀之内看着半空，想找出比喻来说明。

“这么说好了。不是有种说法说每个健康的人身体里或多或少都有癌细胞吗？可是我们却不能说所有人都是癌症病患。健康的人和癌症病患之间不同，而这个不同可以借由诊断得知。”

“堀之内先生也可以诊断出连续杀人犯吗？”

“这就是我正在做的，大部分的状况都可以借由面谈看出来。就算面谈看不出来，也有很多不同的检查方法。即使我们没办法经手所有的连续杀人犯案件，还是能够知道他们和正常人有完全不同的地方，至少我深信如此。”堀之内盯着矶部的双眼。

“就像你说的，说不定剪刀男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是看得出来的人就是看得出来他是连续杀人犯，我想要找出的就是这个诀窍。”

“‘看得出来的人就是看得出来。’这是什么话？他的意思就是‘我就看得出来，你们这些小警察懂什么’吗？”下川从电车走下月台，嘟囔着，“算了，反正我也不懂那么难的事。”

堀之内要求矶部到被害人的高中附近探看一下状况，下川是矶部今天的搭档。

“我也看过很残酷的杀人犯。”两人在车站前的速食店啃着汉堡时，下川开口，“例如，闯进公寓里抢劫，在父母面前杀死小孩。我也曾经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是人，都是些恶魔。”下川用手指抹了抹嘴边的番茄酱。

“但是，这些人不是恶魔，他们也是人，也是老爸老妈生出来的人，身体里也流着红色的血。证据就是，不管其刚开始的时候多么面无表情、怎么样都不开口说话，在做口供时还是会慢慢流露出内心的情感。即使是杀死小孩的凶犯，在看到被害人的照片后，也会哭出声音来。”

“是前辈给他看照片吗？”矶部一边伸出手拿薯条，一边问。

“不是我，是松元。他最擅长看穿对方的心理了，我不会想到这一招的。一个40岁左右、身形庞大、前科累累的男人，我一直认为他对自

己杀了人一定毫无感觉，他就是那种披着人皮的恶魔。”下川双手环抱在胸前。

“但是，他一看到照片，肩膀立即抖个不停，接着大声哭了出来，整张脸都皱在一起。他哭了大约10分钟，然后就乖乖自首了。”

“真厉害，不愧是松元前辈。”矶部佩服地说。

“我也这么觉得。之后我问松元，为什么他觉得可以利用照片让那个男人认罪。松元听了之后笑着说，不只那个男人，每一个杀人犯的心里都会对被害人抱着罪恶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虽然那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罪恶感？”

“是啊。我想，人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残酷到哪里去。”下川的手伸向矶部点的薯条，“不管那个人再怎么不正常，剪刀男也是。你想想看，他已经杀了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了，而且杀死之后还拿剪刀刺进她们的喉咙里。他做了这些事，你觉得他还可以处之泰然吗？”

矶部想起液晶荧幕里显示的被害人照片，她的脖子上布满了剪刀刀锋造成的伤口、被切开的脸颊、已经露出来的臼齿。

不知道剪刀男会不会梦到被害人的脸，每天都被噩梦惊醒？

“差不多该走了。”矶部催促着说，他的薯条几乎都被下川吃光了。

“我在这里等你，你自己去。”下川事不关己地说。

“你不是我的搭档吗？”

“如果是去了解案情，我就去，我可不是来陪你散步的。”

说完之后下川从皮包里拿出一叠讲义，是升级考试的模拟试题。

矶部只好一人走在通往叶樱高中的坡道上。

也难怪下川会嘲笑他是来散步的，其实连矶部自己也不知道今天要观察什么。走在路上他不时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但是不管他怎么看，附近就只是没有什么特色的住宅区。

注释

① 警方暗号，指嫌疑犯。

② 警方暗号，指进入民宅搜查。

15

冰室川出版社编辑部十一月的战争从星期二开始。

编辑们整天电话打个不停，不是坐在电脑前，就是东奔西跑。我也不例外，一整天都因为冈岛部长和佐佐塚的指示，一直忙到晚上。

“你也差不多该回家了。”年纪较大的编辑跟我说。

“都已经八点了，这时候就这么拼，之后只会更累而已。”

编辑部里除了我，只剩下他和山岸，冈岛部长已经回家了。

“就快结束了，我弄完就走。”我一边坐在办公桌前校对，一边回答他。

“你还真是认真，差不多还要30分钟吧。”

“是。”

“那我们先去吃饭，办公室就交给你了。”

“你们要睡在公司吗？”

“怎么可能？当然要回家，可能会搭计程车回去吧。”

编辑苦笑着说完之后，跟山岸一起离开公司。

现在编辑部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压着校对样，双手戴上橡胶手套，把背包拿到桌上，从里面拿出在文具店买的东西，打开包装，拿出厚西卡纸。

我走到其他编辑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电源，把一片贴着“业务用”贴纸的OA片从硬壳中抽出来，插进磁碟槽。

我开启了一个“名片用格式”的档案。

荧幕上出现了以DTP软件制成的冰室川出版名片格式。

我看着黑梅的名片，在档案的名片格式里更改了公司名称、地址、

姓名和电话号码，然后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输入结束后，我用鼠标在功能列表中选取“手送列印”。

镭射列表机发出一阵低沉的响声，把我放在纸盘上的西卡纸吸了进去。

列印结束后，西卡纸被送出来，我选取了“不储存档案”功能，关掉“名片用格式”的档案。这么一来，OA片里就不会留下我更改档案的记录了。我拿着印有十二张名片的西卡纸，确认印好的状态。

真不愧是专业用的高精密印表机，列印出来的名片品质和在名片店里面印的名片看起来一模一样。格式也是专业设计师所设计，文字的配置和整体的感觉完全没有问题。

我把西卡纸再放回包装袋，放进背包里，脱下橡胶手套，继续刚才的校对作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回来晚了。”

大约45分钟之后，编辑和山岸回来了。他们的脸颊红红的，可能是以天气冷做借口，喝了几瓶温酒。我对两人说了声“先走了”，离开了编辑部。

回到家之后，我再次戴上橡胶手套把西卡纸割成一张一张的名片。只要沿着切割线用美工刀仔细割下，十二张名片就完成了。

这么一来我也是周刊ARUKANA的记者了。我不是出版社员工，而是自由撰稿人，我这样告诉自己。

隔天离开出版社之后，我到书店买了一本刚出刊的周刊ARUKANA。

即使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还是会有好事发生，那就是我可以带着手套买杂志。

我戴着手套在电车里打开周刊ARUKANA。封面专题报道标题上写着“独家追踪！遗留在现场的另一把剪刀代表了什么？”

事情都已经经过十几天了，怎么还在说这些？警方并没有漏掉我丢

弃的剪刀，这个消息应该是从警方那边流出来的。

我仔细看完那篇报道，看来警方只有流出发现另一把剪刀这个消息。报道上说被害人除了喉咙之外，身上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剪刀刺伤的痕迹。这真是大胆的臆测，不过对我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

不过，我不能忘记警方还握有我的剪刀。

那天的采访内容并没有登出来。多亏了那则独家，他们应该已经把遗体目击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对我来说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十一月就要结束了，忙碌的日子也终于告一段落。当我有空再回到叶樱高中时，已经是二十六日星期三了。

我算好下课的时间，等在叶樱高中的正门口，亚矢子马上就出现了。

“不好意思，你是亚矢子吗？”

听到我的声音，身穿浅绿色外套的亚矢子便转过头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正在采访樽宫由纪子的案件，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你是记者？”亚矢子上上下下打量着我。

既然都有全身穿着粉装阁的记者，那么我穿着外套、毛衣、牛仔裤应该一点儿都不奇怪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亚矢子别过脸，快步走了起来。我立刻跟上前，和她并肩走着。

“你是樽宫由纪子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你从哪里听来的？”亚矢子斜眼看着我问。

“记者不能透露消息来源，不好意思。”我模仿黑梅的回答。

亚矢子突然停下脚步，露出带着恶意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和她天真烂漫的长相一点都不适合。

“就算一直追问，你也写不出报道的。”

“你在樽宫由纪子的丧礼上，没有哭吧？”我说。

亚矢子狠狠地瞪着我。

“不只如此，你还瞪着那些哭成一团的同学，就像你现在的表情一样。我想知道为什么。”

亚矢子突然移开视线，故意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我不接受采访的话，你应该会一直跟着我吧？”

“这附近很危险，说不定杀人犯就在这附近出没，至少让我送你回家。”

“好吧。”亚矢子摊开双手，做出“我投降了”的样子。

“不过你要请客。”

后来我决定请她吃洋梨派。

亚矢子带着我走在自高中校舍一路延伸而去的坡道，然后走进一间乍看之下只是一栋普通住宅的咖啡店。

“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店。”

说完后我在庭院里的圆桌座位上坐了下来。白色的圆桌，木质的椅子，椅子靠背上盖着纹路很粗的帆布。

“很少人知道这里，他们也不太宣传。”

“我想也是。”

这家店连门柱上的招牌都故意藏在常春藤后面让人看不清楚，如果不知道的人，真的不会注意到。

店里除了我和亚矢子之外没有其他客人，从外面看进来应该像是家人在庭院里的座位休息聊天一样。

这里的店员没有制服，年纪也不一致。说不定他们并不是雇佣的店员，而是住在这间公寓的一家人一起看店。

穿着牛仔连身工作服的女店员来点餐，我点了两份亚矢子推荐的洋梨派和咖啡，然后把假名片拿给她，再拿出周刊ARUKANA打开放在桌子上。

“这就是我写的报道。”亚矢子仔细看着我指着的封面专题报道。

“你是杂志社的人吗？”

“不是，我是自由撰稿人。”

亚矢子拿起杂志来看时，我脱下手套，拿出刚刚在路上买的小型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开关。

“那么，可以跟我聊一聊吗？”

“要说什么？”

“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刚刚不是叫我的名字了吗？”

“但是我不知道你姓什么，也不知道字怎么写。”

她从西装外套胸前的口袋里拿出圆珠笔，在餐巾纸上写下椿田亚矢子五个字。

“然后呢？”

“可以告诉我樽宫由纪子的事情吗？”

“由纪子是sukeroku的歌迷。”亚矢子不带感情地说。

“助六[①]（sukeroku）？”

她是指那个包着头巾的可疑家伙吗？没想到樽宫由纪子才高中而已，兴趣就这么成熟。

“Skeleton Rock，摇滚乐团，你不知道吗？”亚矢子怀疑地看着我。

我曾经在电视和杂志里看到过这个乐团，他们在高中生之中很有名。亚矢子轻蔑地看着我，好像说：“身为记者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知道那个团。”我急忙回答，“原来是Skeleton Rock，简称sukeroku啊。”

“这是常识，好不好？”亚矢子冷淡地说。

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也有一个乐团简称YEMON[②]，好像有一首歌唱到了就算头掉了我也要动之类的。

歌舞伎和日本摇滚乐之间居然有这样的巧合，让我不禁思考了一下。

“我还以为是歌舞伎的助六呢。”我说明道。

“歌舞伎里也有sukeroku吗？他也是重金属系吗？”亚矢子问我。她非常认真，并不像在跟我开玩笑。

“是啊，他都绑着深紫色的头巾，应该是重金属乐团的歌迷吧。”我说。

如果是Speed King的收件员，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不过亚矢子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你好像对这种话题没有兴趣哦。”

亚矢子又恢复了有些冷漠的表情，我觉得她没有露出这个表情的时候可爱多了。

店员送来了装在白瓷盘里的洋梨派，亚矢子自顾自地用叉子吃了起来。

我呆望着露台外面的马路。

从车站通往叶樱高中的这个坡道已经慢慢出现黄昏的风景了，平缓的柏油斜坡已经被夕阳染成橘红色。

而就在斜坡上，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悠闲地走着，好像在散步似的。

那个人是谁？我好不容易想起来了。他就是樽宫由纪子的告别式里那一个看起来很不可靠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我还记得他那天一直盯着我看。

男子慢慢走上斜坡，途中停下来好几次，环顾四周。他到底在做什么？该不会是在路上查看哪里掉了需要殡仪馆的死人吧？

“你不吃吗？”亚矢子问我，她已经吃了一大半了。

我转回桌子，吃了一口洋梨派。

果然和她推荐的一样，非常好吃。

“这个派的甜味刚刚好呢。”

“没骗你吧。”亚矢子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笑容，这个女孩子还是笑

的时候比较可爱。

“可以告诉我樽宫由纪子的异性关系吗？”我提出了真正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亚矢子的笑容瞬间消失，口气强硬地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这个没办法写成一篇报道吧。”

“我不会写出来的。”

“一定是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人跟你说的吧。”亚矢子看起来非常生气。

“那个人说得一点都没错，由纪子喜欢男生，她很淫乱，和谁都可以发生关系。你就是想知道这些吧！”她把叉子丢到桌上，金属和瓷器碰撞后发出清脆尖利的撞击声。看似店长的老先生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皱了一下眉头。

我静静等待亚矢子镇定下来。

“你也这么觉得吗？”

“你说什么？”

“你真的觉得樽宫由纪子很淫乱吗？不过，其实就算是这样又怎么样，那是她的自由。”

亚矢子想了一下，把头撇到旁边：“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这么觉得。”

“那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那是实验。”

“实验？”我完全不理解亚矢子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亚矢子看着桌子，谨慎地过滤着使用的词语。

“由纪子她不太理解什么是他人，对我也是一样的态度。她一下子对我很好，但是一下子又对我冷淡。在这种时候，由纪子就会显得很有趣地看着我开心、悲伤或是生气。她的眼神就像在说‘她为什么会有这

种反应呢？’”

“你是说她喜欢操弄别人的感情？”

“不是这样的，她不了解他人的感情，并不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因为那是她所没有的，所以才有兴趣。因此当男人靠过来的时候，她也是抱着相同的想法。”

“所以你才说她是在做实验？原来是这样。”

我看着亚矢子，问：“你不喜欢她这样做实验，对不对？”

“没错。她长得那么漂亮，只要她愿意的话，可以找到条件很好的对象。她这样和男人交往，实在让我非常受不了，有时候甚至会很气她。”亚矢子看着我。

“我这样说你也听不懂吧？”

“听不懂。”我老实地回答她。亚矢子眯起了眼睛。

“不过，我知道你很喜欢樽宫由纪子。”

“没错，我很喜欢由纪子。”亚矢子突然警觉了起来，瞪着我，“不是那个意思哦。”

“会把什么事都和性行为联想在一起的人，只有愚昧的心理学家和记者，爱情和友情是不一样的。”我把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她。

“你也是记者吧。”

“没错。”我微笑着继续发问，“她这样实验下去，男生也会觉得奇怪吧。”

“他们应该没有时间觉得奇怪吧。”亚矢子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偷偷笑了起来。她刚刚明明还那么悲伤，现在的女孩子的心思就像风车一样一直转个不停。

“愈是深信自己被由纪子喜欢的人，遭遇就会愈凄惨。”

“比如谁？”

“太多了，由纪子的身边从来不缺男生。”亚矢子用一种仿佛开我玩

笑的眼神看着我。

“原来你想知道由纪子的男朋友啊，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最特别的。岩左邦马，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哦。”

邦马Kunima，K，我想起了在公园捡到的打火机上就写着K。

注释

① 助六（sukeroku）：指歌舞伎戏码《助六由缘江户樱》的男主角，下文中的可疑家伙，原文是“このはちまきの御不審か”为本剧中的著名场景。

② YEMON：THE YELLOW MONKEY（1988—2004），由吉井和哉、菊地英昭、广濑洋一、菊地英二组成的摇滚乐团。

第七章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堀之内提出第一次的剖绘报告。

○　年纪在26至34岁之间，可能是肥胖体型。单身，独居在东京都内，很少和他人往来……

○ 个性孤僻，不喜欢和他人建立关系，不表露情感……

○ 智能指数高，学历可能很高，文化水平高。不喜欢出门，喜欢待在家里……

○ 可预测的心理倾向——自恋，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初期阶段）、解离性人格障碍。可能伴随幻觉、幻听、妄想的症状……

“这种内容谁写不出来？”村木将报告书丢在桌上，“一点帮助也没有。”

这一天的晚上八点，刑事科所有成员很难得地都到齐了。大家看过堀之内提出的报告书之后，不约而同地说出感想。

“就是啊，”松元疑惑地说，“什么犯罪心理分析，我还以为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结果居然是这种到处都看得到的东西。”

“他知道东京有多少二十几岁的单身男子吗？”村木露出比刚才更不满的表情，“难道叫我们一个一个去约谈吗？”

“解离性人格障碍到底是什么意思？”下川问。

“就是多重人格。”村木说，“也就是同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以上的人格。”

“那写多重人格不就好了。”下川嘀咕着，“真搞不懂为什么专家总是喜欢用这么难懂的词汇。”

“不写得这么难懂的话，就卖不了钱了。”

村木露出嘲讽的笑容，伸手拿起马克杯，里面装着味道很淡的咖啡。

“解离性人格障碍，最近真的有太多这种心理疾病的名称了。”松元点了根烟，大大地吸了一口，“什么小钢珠强迫症、购物强迫症，真是搞不懂这些强迫症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些也都是医生用来卖钱的玩意儿吧。”下川回答，“为了开发更多患者的阴谋。”

“话可不能这样说。”村木插嘴，“这些患有强迫症的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打小钢珠、就是想去买东西，所以这应该是一种病。”

“以前大家就只会说他们是嗜赌成性、生性浪费。”松元笑着说。

“我的朋友里，就有一个购物强迫症的女生……”

站在窗户旁的近藤想要加入大家的话题，却马上被村木打断。

“生性浪费是一种性格，没有治愈的必要，但是购物强迫症是一种疾病，所以必须被治疗。当事人因此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就是戒不了，这很显然是一种疾病，就像爱喝酒跟酒精中毒的差异一样。”

“我真的很不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扯上心理疾病。”松元很稳地说，“这样的话，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病了。”

矶部想起上井田警部说过的话。

“正常”究竟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想被说服，没有人愿意相信居然有人会毫无理由地杀人。

“的确有人对心理疾病口号的泛滥有意见。”村木对松元的意见表示赞同，“静不下来的小孩就叫过动儿，性格不好的人就叫人格障碍，不良少年就是行为障碍，所有的行为都是轻度的精神障碍。”

“专家就是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冠上这么难懂的字眼儿。”下川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

“以前就有一些小学生上课无法集中精神，突然站起来或是自己做其他的事情。”村木继续说，“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些小孩欠缺教养，但是现在却得接受精神科医师的辅导，得服用立得宁。”

“那是什么？”

“就是抗抑郁剂，一种让大脑分泌多巴胺的药物。”村木微笑着回答，“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的兴奋剂。”

“吃了抗抑郁剂，容易分心的小孩上课时也会集中精神了，是吗？”下川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这样和注射毒品，然后不睡觉拼命工作有什么不同？”

“就是这样。只要控制了大脑，就一切都搞定。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由伟大的大脑所控制的！”村木摊开双手，仿佛是预言者一般地继续说道，“以后制药公司就会研发出抗无良症的药剂，这种药可以治愈行为障碍，是一种划时代的新产品。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改善青少年爱留飞机头、穿着夹趾凉鞋蹲坐在路边的症状了。”

“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容易就被认出来的不良少年了。”近藤笑着说。

矶部也有同感。现在的不良少年看似平凡，但是，行为举止却很恶劣。他们不顺手牵羊，而是直接抢劫；不吸强力胶，而是嗑药；强行搭讪已经落伍了，而是直接以铁棍打昏之后性侵害；以前是单挑，现在是一群人一起凌辱一个人。

而且大多数的少年犯罪都会有人丧命。

比起一看就像不良少年的人，那些穿着高中学生制服，在制服里面藏着刀子的少年更加可怕，这是矶部这几年在犯罪现场累积而来的经验。不良少年还会反省、后悔，但是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反省和后悔。

“抗不良的药剂应该会受到不良少年的喜爱吧。”村木完全无视年轻一辈的意见，继续发表自己的预言，“因为抗抑郁剂就像毒品，不良少年到精神科医院找医生，要医生开抗不良药剂给他，然后等存到一定的量之后，再一口气吞下所有的药物，马上就有一种嗑了药的感觉。”

“我是绝对反对这种药的，”下川说，“再多来一些小鬼捣乱的话，哪里应付得了。”

矶部一边研读堀之内的报告书，一边听着大家闲聊。

“看来去散步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嘛，小伙子。”下川看着矶部的样子，忍不住嘲笑他。

“不要叫我小伙子。”矶部有一点不高兴，“这只是第一份报告书，一定是因为情报还不够详尽。只要有更多的情报，一定可以做出更深入的……”

就在这一瞬间，窗外突然闪过一道白光，一阵雷声打断了矶部的话。所有人都将注意力移到窗外。

“好大的雨，”近藤看着窗外，“回家的时候可麻烦了。”

近藤说得一点儿都没错。走近窗边，目黑大道上的街灯映入眼帘，雨下得又大又急，在空中以极高速度划出一道道银白色的斜线。雨滴打在柏油路上的声音、汽车轮胎驶过水坑时溅起水花的声音、或远或近的隆隆雷鸣声，仿佛打击乐器的大合奏。雨水独特的气味，弥漫在整个夜晚的街道上。

“情报已经够多了，只是分析得不够透彻吧。”村木说。

矶部的思绪被刚刚的雷鸣声打断，一时没听出来村木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

“分析得不够透彻？”矶部反问。

“老实说，我认为堀之内警视正的分析里，漏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

“没错。”村木说完后，拿起桌上的剪刀对着矶部。

“就是剪刀，你发现的那把剪刀，报告里没有提到现场为什么会有两把剪刀。”

“那只是犯人掉在现场的吧。”矶部马上回答。

“是吗？”村木一开一合地把玩着剪刀，“如果另外一把剪刀是掉在尸体旁边或是公园的草地上，或许还可以这么推测。但是，这把剪刀当

时掉在哪里？是你发现的吧。”

没错，因为是矶部发现的，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剪刀掉在距离尸体有一点距离的草丛里。

“剪刀掉在草丛里，”村木将剪刀的刀锋朝下，“而且还插在地上的。就像是有人从比较远的地方，往草丛里抛过去一样。”

“我想应该是凶手杀死被害人之后丢弃的。”矶部反驳。

“他为什么丢弃？假设凶手事前准备了两把剪刀，勒死被害人之后，一把刺进被害人的喉咙里，到这里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之后他要把另一把剪刀丢出去？如果用不上，他大可带回家去。堀之内警视正说得没错，剪刀男应该是一个非常谨慎、设想周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留下东西在现场，等着被发现？”

“可能是他当时疯了，”下川耸了耸肩，“再怎么不自然的举动都有可能。”

“或许，”村木点点头，“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疯了，再怎么不正常的杀人魔，行为举止也会有其一贯性。对我们来说或许是异常的行为，但对他来说这些行为都是有必要的。不管再怎么异常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即使是不自然的逻辑。”

村木一下子合上剪刀的刀柄，剪刀发出金属互相摩擦的尖锐声响。

“这一点，我想堀之内警视正应该也会同意，不然所谓的犯罪心理分析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剪刀男的行为里当然也有属于他的一贯性，但是，我一直认为另一把剪刀背离了这样的一贯性。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不自在。”

“村木，那你怎么看这把剪刀的？”一直保持沉默的上井田警部终于开口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都不通，”村木看起来相当苦恼，“所以我一直很期待堀之内警视正的分析报告，我一直觉得他一定会写出精辟的见解。但是，报告书里什么分析也没有，让我忍不住批评了一下。”

“警视正很重视这两把剪刀，”松元静静地说，“我向他报告被害人身份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非常关心，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原来他也这么关心这件事，”村木将手放在嘴上，陷入了沉思，“好，我来直接问问他的想法。矶部，堀之内警视正在小会议室吧？”

村木起身后，立刻打算到堀之内的临时办公室去，矶部连忙制止他。

“他已经回家了。”

“回家了？”村木惊讶地叫着，转头看着矶部。

“警视正都这么准时下班吗？”下川露出意有所指的笑容，“还真是悠闲。”

“他昨天睡在署里，为了完成报告书没有回家。”为了堀之内的名誉，矶部连忙向大家说明。

今天早上在临时办公室看到堀之内的时候，平常衣着整齐的他，嘴角居然已经冒出胡茬，让矶部非常惊讶。

“好久没有熬夜了。”堀之内的双眼充血，笑容看起来非常疲倦。

当时桌上的喷墨印表机正发出声音，陆续印出报告书。

堀之内将完成的报告书交给矶部，请他转交给搜查一科科长。

“不好意思，我今天要早一点回去。年纪大了没办法熬夜，实在太困了。”

“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村木问。

“向搜查一科科长口头报告完之后，大概下午两点吧。”矶部回答。

“那他已经睡了四个小时了。”村木自问自答，“你有警视正的联络电话吧？”

“你该不会要我打电话给他吧？”矶部战战兢兢地问，他不知道村木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看完警视正的报告书之后，发现一些可疑之处，很想听听他

的意见。”村木的表情似乎在说，这是调查人员应尽的义务，“放心好了，电话接通了之后，我来跟他说。”

矶部叹了一口气，看样子说再多也没有用。

他无奈地拿出堀之内抄给他的纸条，拨出号码，同时在心里祷告堀之内没有开机。

但是，电话里传来了堀之内含糊的应答。

“喂？”

堀之内一定是被吵醒的，听起来不是很愉快。

因为心虚，矶部小声地说：“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休息，我是矶部……”

“矶部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的，我……”矶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村木突然抢过矶部手上的电话：“警视正您好，我是目黑西署巡查部长村木。”

村木站着对话筒大声报上自己的名字。矶部心里嘀咕着，这是哪门子的招呼啊？

“事情是这样的，关于今天警视正所提出的报告书，我有一些地方想听听警视正的看法……是，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想应该无法等到明天……当然当然，是很重大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在警视正休息的时候打电话……”

堀之内真的会把那些问题当成“重大的问题”吗？矶部内心非常不安。村木自己被怨恨就算了，希望不要迁怒到我。

“……是，是，我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点，就是矶部发现的另一把剪刀……警视正的报告书里，并有提到为什么会有两把剪刀。我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嗯？我的想法吗？我的确有一些想法……是，好，好，好的。”

村木挂上电话，将话筒交给矶部。

“他没骂你？”矶部战战兢兢地问。村木侧着头看着他。

“他想直接听听大家的意见，要我们在小会议室等他。”

“雨下得这么大，他要特地来一趟吗？”下川看了一眼窗外，“真的假的？”

“这表示警视正也很在乎那两把剪刀。”松元捻灭手上的香烟。

松元说得没错。矶部和村木在临时办公室里，等了大约30分钟之后，堀之内出现了。他的羊毛大衣的肩膀全湿了，裤管也滴着水。

“怎么淋得这么湿？”村木瞪大了双眼。看到堀之内现在这副模样，他应该对于刚刚打电话叫堀之内有一点反省之意。

“好大的雨，我以为自己要冻死了。”堀之内笑着把大衣挂在墙壁上，然后在桌上坐了下来。

“好，现在来听听你对那两把剪刀有什么看法。”

听到堀之内这么说，村木开始说明第二把剪刀看起来像是被抛进草丛里，以及他认为那应该不是剪刀男故意遗留在现场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警视正看法如何？”说完之后村木反问堀之内。

“基本上，我赞成你的想法。”堀之内回答，“第二把剪刀的确背离了整个现场的一贯性。老实说，我无法顺利地分析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写进报告书。其实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高见，所以才冒着风雨立刻赶了过来。”他似乎认定村木已经解开第二把剪刀的谜底了。

“村木的想法都非常有趣，”堀之内露出了应酬式的笑脸，“关于你认为另外一把剪刀是从远处丢过去一事，而且如果那把剪刀是剪刀男掉在现场的，那应该会掉在尸体旁边或是草地上……”讲到这里堀之内突然停了下来，看起来若有所思：“另一把剪刀。我们一直称捡到的剪刀为‘另一把剪刀’，这么说来是我们已经认定了被害人喉咙上的是第一把剪刀，之后才出现另外一把。这样的顺序究竟是对还是错？”

堀之内看着他们。

“因为矶部是在尸体被发现后才找到另外一把剪刀，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就认为现场的两把剪刀是依照这样的顺序出现的。但是，事实不一定如此。说不定草丛里的剪刀先出现后，另一把剪刀才刺进被害人的喉咙里。”

“不管顺序如何，不都一样吗？”村木侧着头想了一下，“为什么剪刀男不把剪刀带回去，而是留在草丛里？这个谜底还是存在。”

“不对，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堀之内盯着村木，“剪刀男埋伏在公园等被害人出现时不小心将剪刀遗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发现，等到杀死被害人、离开现场之后才发现剪刀不见了。他是那么谨慎又周到的人，当然无法忍受东西掉在现场，于是他又回到公园，捡回了之前掉落的剪刀。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些状况，让他不得不将手中的剪刀丢进草丛里。”

“原来如此，”村木似乎发现了什么，“他认为警察可能会检查他的携带物。”

矶部不解地侧着头，堀之内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如果还不懂的话就太奇怪了，最早发现那把剪刀的人不就是你吗？为什么剪刀男没把捡回来的剪刀带回去？因为他在公园的时候被人发现了，没办法带走，所以才把剪刀丢出去，继续待在公园里。”说到这里，堀之内的脸上扬起一抹微笑。

“以一个遗体目击者的身份。”

16

和亚矢子见面的隔天，京东的天空一早就笼罩着一层黑压压的乌云。

我带了伞出门，不过幸好一直到回家之后，都还没下雨。不过厚厚的云层毫无散去的迹象，看来就像腐坏的池水上布满了黏黏滑滑的海藻，一整天都不见天日。

到了晚上，下起了一阵不合时节的大雨。

我打开电视，电视节目里插播了最新的大雨特报，报道东京都内各地的景象。斗大的雨滴打在柏油路上积起的水坑，扰乱了街灯和车辆的头灯反射的光线。羽田机场的国内班机停飞，首都高速公路上有一辆拖板车打滑，造成了一起追撞车祸。

我望着泛出淡淡白光的电视，听着激烈的雨声敲打着阳台，回想昨天亚矢子说过的话。

我愈来愈不了解樽宫由纪子了。

在她被杀害之前，我曾经调查、尾随、观察过她。我所描绘的樽宫由纪子，是一个生长于普通的幸福家庭、喜欢念书又聪明伶俐的少女，就像老掉牙的家庭连续剧的女主角。我的想象真是太天真了。

如果我依照原定计划杀死樽宫由纪子，这样的想象应该可以持续到如今。因为就连一向最爱挖丑闻的八卦杂志和八卦节目都没有报道樽宫由纪子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所以我不会知道她和很多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许是同时），也不会知道她的同学私底下说她是个淫乱的女孩子，瞧不起她。

事实上，再怎么贪婪的记者，也不会做这种挖死者隐私的事情，更

何况是遭到无动机连续杀人犯所杀害的年轻女孩。

剪刀男是残酷的杀人魔，被害的少女也未必就是纯洁无瑕的。

但是，我没能杀死樽宫由纪子，还借着找出真正凶手的名义揭穿了她的过去。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应该早点忘了樽宫由纪子，不管谁杀了她，都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把樽宫由纪子的一切都埋葬在电视连续剧情节的空想里。

但是，隔天的星期五我还是趁着午休时间离开了冰室川出版社，用公用电话打了一通电话到叶樱高中。

我在电话里自称周刊ARUKANA的记者，想要采访岩左邦马老师。

“除了之前说过的之外，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电话那一头的岩左口气非常不好，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

“樽宫由纪子那天是晚上七点左右离开学校的，我在校门口附近看见她离开，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看来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岩左曾经看见过樽宫由纪子。想必是他已经被警察和媒体问得烦了，所以才一副不耐烦。身为遗体目击者的我，非常能够体会他的心情。

“我不是要问你目击情报。”我对岩左说。

“那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关于樽宫由纪子的事情。听说老师和她非常亲近？”

岩左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想装傻，但是声音愈压愈低，可能是怕被职员办公室里的同事听到。

“我正在调查樽宫由纪子的事情，请你务必接受我的访问。明天可以到学校拜访你吗？”

“不，不要到学校来。”岩左着急地说。

最后我和岩左约好明天星期六在武藏小杉车站见面。

原来岩左住在东横线沿线，我默念着记了下来。

挂上电话后，我去吃完午餐才回到编辑部。

星期一之后，部长就不再跟我谈到任何有关升为正式职员的事情，可能在等我主动回复她。

隔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是我和岩左约好的日子。我迅速打扫着经过十天编辑战争后终于告一段落的编辑部，总算顺利在中午之前离开公司。

我先回家一趟，抵达东横线武藏小杉车站时，已经是下午二点十分了。我把当作约定信号的周刊ARUKANA夹在腋下，让他可以走出检票口一眼就认出我。

“你就是那个记者吗？”有一个穿着水洗工装牛仔裤和运动外套的30多岁的男子走向我。

我看着对方。

很遗憾，他并不是那天和樽宫由纪子在速食店里见面的男人。

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像古代武士，又是个体育老师，我本以为他是个肌肉发达又高大的男人，但是眼前的岩左邦马长得很瘦，长相亲切，头发留到脖子下方，脸型尖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看起来不像体育老师，反而比较像数学或是物理老师。

我和岩左一起走出车站，往街上走去。

武藏小杉车站旁边有着供电设备，让我想起小西美菜。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她也过着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生活。

岩左带我到车站附近一家甜甜圈店。女性店员身着红色袖子、绿色口袋的制服，站在柜台后方满脸笑容地迎接我们。

店里装饰成美式古典风格的气氛，喇叭里传来FM英语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DJ正播放着珍娜·杰克逊的《*Miss You Much*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很不搭调。

但是这里的咖啡浓度刚刚好，真是太好了。

“你去参加由纪子的丧礼了吧。”我们在后方的座位坐下后，岩左打量着我说。他对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周刊ARUKANA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那也是为了采访。”我含糊地带过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岩左也参加了樽宫由纪子的丧礼。

“你要问我什么？”

“有关樽宫由纪子的事情。”说完我从背包里拿出小型录音机。岩左一看马上制止我录音，于是我将录音机放回背包里。

“听说你和樽宫由纪子非常亲近。”

“虽然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岩左的双手握紧拳头，“但是你要是敢乱写的话，我就告你诽谤。”

“我只是听说你和樽宫由纪子之间存在肉体关系，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都是些无聊的传言。”

“是吗？你刚刚说‘由纪子的丧礼’，你习惯直呼她的名字，表示你们两个应该颇为亲近。”

“你就这么想写吗？”岩左语带讥讽地说，“真是够了，你是不是打算写一篇剪刀男的被害人和高中老师有一腿的报道？由纪子已经被杀害了，你还这样挖她的隐私，到底为了什么？你们这些记者跟土狼有什么两样？”

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岩左就是那天樽宫由纪子的棺木抬出来时，痛骂门外整排蜂拥而上的记者的人。他的悲伤都化做深深的憎恨之情表现了出来。那感情是真的吗？

我不认为岩左会杀死樽宫由纪子。

“你抽烟吗？”为了保险起见，我提出这个问题。

岩左看起来很纳闷这个问题，他摇了摇头。我让他看了看那个打火机，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只说他不抽烟，所以也不会有打火机。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但是还是可以从他身上获得一些情报。

“我不打算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只是，我想听听你对樽宫由纪子的看法。”

“我的看法？”

“听说她和很多男性交往，也都发生肉体关系。关于这件事，你怎么想？”

“由纪子很渴望爱。”岩左立刻回答。他似乎从很久以前，或是在樽宫由纪子被杀害前，甚至结束彼此这个关系之后，就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而得出了结论。

“既然你在调查由纪子的事情，那你应该知道她的家庭状况吧。”

“嗯，我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再婚。”

“她的父母离婚那年，由纪子才3岁。一直到14岁之前，她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你可以理解吧，由纪子非常渴望父亲的爱。”

如果医生在场，他应该会说这是乱七八糟的精神分析，除了迅速打断他，恐怕还会说这家伙有毛病，但是我静静地听他继续说下去。

“所以她才会一直跟年纪比她大的男性交往吗？”

“没错。你也在丧礼上看到由纪子的母亲了吧？”岩左一脸非常不愉快的表情看着我。

“看到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死得这么惨，她居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而且还平静地说出那么完美的致词，我真的无法相信。像这种冷酷的母亲，是不可能让由纪子感受到足够的爱的。”

岩左的内心和外表完全不同，他应该是个热血男儿。他或许认为人高兴的时候就要大笑，悲伤的时候就要流眼泪，不然都是冷血动物。

原来是这样，他真是很了不起的体育老师。除了教体育之外，他还教学生要有爱和勇气。

“这是樽宫由纪子说的吗？她母亲是个冷酷的人。”我为了保险起见

问道。

“没有，由纪子不喜欢说她自己的事情。”岩左面带遗憾地说。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这和我把樽宫由纪子想象成一个生活在普通幸福家庭的聪明伶俐的少女，没有太大差异，而且我对别人的幻想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那你给了樽宫由纪子足够的爱吗？”

岩左自嘲地说道：“我没有。我很想这样做，但是或许我的爱完全不够，马上就被她甩了。”

“所以你没能代替她的父亲。”

“没错。你问够了吧？”岩左突然站起身。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要是你把我说的这些写出来的话……”

“我不会写的，我保证。”

“你不要用那么傲慢的口气说话。”

岩左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留下这句话就转过身去打算离开。

我望着他的背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曾经和樽宫由纪子交往吗？如果有的话，我比较想知道像你这种年纪比较大的男性。”

岩左转过身来，露出轻蔑的笑容。

“就算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真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了。岩左快步走出店外。

咖啡已经冷了，我向店员要求咖啡续杯，吃着盘子里剩下的甜甜圈。

FM电台的DJ正在介绍等一下播放的老歌是妮娜·雪芮[①]的《*Buffalo Stance*》。

注释

[①](#) 妮娜·雪芮（Neneh Cherry, 1964—），瑞典女歌手，横跨嘻哈、电子舞曲两个领域，1989年出道之后，广受欢迎，对之后的流行音乐有重大影响。

第八章

“姓名日高光一，年龄26岁。”

松元打开记事本，念出了日高的基本资料。

即使警视厅已经分发电子记事本给了每一个调查人员，松元仍然坚持手写笔记。他认为拿圆珠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东西，是最简单方便的。

或许真是如此。毕竟被有些嘴巴刻薄的人称为“电子警员证”的电子记事本，并不能像松本的记事本一样卷起来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也因为如此，松元的记事本的黑色皮革封套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折痕。

“他表示在十一月十一日晚上，走在目黑区鹰番四丁目一带的时候，在西公园发现了被害人的遗体。”

“时间是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吧。”村木说。

“接获报案的时间是这样。”

“这么晚的时间一个人在那边走动的原因是？”

“他说是到朋友家玩的回家途中。”

“确认过真假吗？”

“当然没有。”松元苦笑着回答，“他是遗体目击者，又不是嫌犯。”

“我们也的确没有时间调查这些事情，”堀之内插话，“调查人员光调查凶器来源和可疑人物就忙翻了，没有余力连遗体目击者说过的话都一一查证。”

“可是现在日高已经不是遗体目击者了，”村木对堀之内说，“他是嫌犯。”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下午，矶部、村木、松元三个人聚集在临时办公室里。

大家聚在这里的原因，就是为了松元的意见，因为最早给可能是剪刀男的遗体目击者日高光一做笔录的人就是他。

矶部坐在最旁边的椅子，不知道为何他觉得被大家孤立，听过堀之

内和村木的对话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经过昨天晚上的讨论，堀之内和村木似乎就意气相投了起来。或许是认定了彼此的能力，就算村木以平常那种故作亲昵的口气说话，堀之内也听得下去。

今天早上矶部一到署里，村木就过来找他。

“喂，矶部！给我堀之内的电话。”

他现在居然改口叫堀之内了，本来都只叫marusai的。听说堀之内同意村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了。

这么一来，自己担任犯罪心理分析官助手的日子，应该也快结束了。想到这里，矶部不禁感到沮丧。村木马上就要代替我担任这个重责，而我只能拿着剪刀到处去文具店打听消息。说不定这样的工作比较适合我。

但是，东京都的文具店多到数不清，只要想到得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在外面跑，矶部的心情就一片灰暗。

“说他是嫌犯过于沉重。”堀之内说，“日高就是剪刀男这件事，只是我们的推理罢了，我们还没有任何物证。”

“连间接证据也没有。”松元接着说，“只是单纯的推理、推测，甚至不能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他。”

“松元当初对他的印象如何？”村木问，“当天做笔录时的印象。你不是最擅长看透人心吗？”

“这个嘛。”松元把记事本放在桌上，盘着手，似乎在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况，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的确有几个可疑的地方。我在问他话的时候，他一直不看我，只是盯着遗体远远地看。好像有什么事使他不能专心，讲话的时候也心不在焉的。”

“他该不会担心丢弃的剪刀被发现吧。”听到村木这么问，松元皱起眉头。

“这就不知道了。因为遗体发现时间距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有一段落

差，所以我就判断日高和这个案件没有关联，也没有特别注意他，只是做了笔录。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

“如果他是出现在案件发生过后没多久，你就会怀疑日高吗？”村木问。

松元低着头陷入沉思。

“或许会。”思考了很久，松元终于开口了，“我不能断定他会不会杀人，不过他就是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气氛。老实说，他很难解读，我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你认为日高可能是剪刀男吗？”村木重复了刚才的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就算让我直接面对剪刀男，我可能还是无法理解他，因为我是古代人呀，”松元自嘲地笑了，“我会觉得日高很可疑，或许也只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各位最好不要太相信我的印象。”

“不，松元的直觉非常有帮助。”村木帮他加油打气。

“直觉是不可靠的，”松元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事实根据的推理才可以信赖。”

“那我认为我们的推理很正确。”

“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我们什么证据也没有。”

“所以也不能向搜查一科科长报告。”堀之内自言自语。

“是啊，”村木附和，“搜查一科科长应该不会想听辖区警署刑警的猜测，反倒是罪犯心理分析官的推理就很容易被接受。”

“一点都没错。”堀之内佩服地看着村木。

“如果我向他报告遗体目击者很可疑，很可能他会立刻传唤日高作为重要证人，一连串的剪刀男案件让他非常焦虑。”

“媒体这么猛追穷打，他不焦虑也难。”松元听起来相当同情一科科长，“光是去年，就已经开了十几次记者会了。”

矶部也在电视上看过搜查一科科长主持的记者会。

“广域连续杀人犯E十二号的调查确实正在展开中……”

“虽然还无法对外公布，但我们已经收集了多项有力情报……”

“全体调查人员全力以赴，希望早日解决如此凶残的案件……”

面对着一整束十几只麦克风，嘴上说的虽然都是积极、具有建设性的官方说法，但是被村木形容为脑震荡的拳师狗的搜查一科科长的表情却苦涩不已。

矶部看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一科科长说的这些话，不用说矶部不相信，就连不断挤上来采访的记者也不相信。

“而且每次召开记者会就被媒体批评得体无完肤，”村木说，“他在镜头前说的每一句话不是被挑语病，就是被八卦杂志指责无能，每天还被上级追着要求尽速逮捕犯人。就算他再怎么强硬，不胃穿孔也难。”

“而且他应该以为我是在算命吧，”堀之内苦笑着，“搞不好他正因为我没有在报告里写出剪刀男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很不满呢。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如果跟搜查一科科长说剪刀男可能是日高光一这号人物，事情可就不得了了。”

村木沉思着：“他或许会想只要以重要证人的名义传唤他，然后找个最会逼供的专家让他认罪就好。如果真的这样做，而我们的推理又完全错误的话，maru……我是说，犯罪心理分析官就颜面扫地了。”

“叫marusai没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堀之内笑了，“如果只是颜面扫地的话那倒还好，万一真如你所说，发展到冤案的话，我绝对会被免职，更糟的话说不定连犯罪心理分析官制度都会被废除。”

“所以你也不愿意主动报告。”村木说。

“一点也没错，说我是为了明哲保身也好。”

“不因为单纯的猜测而采取行动，这对警察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松元静静地说。

大家陷入沉默。

“好，我们就来查个仔细。”村木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调查？要调查什么？”矶部终于有机会发言了。

“当然是由我们刑事科来调查日高究竟是不是剪刀男啊，这还用说？”

“我们可以吗？”松元惊讶地说，“我们不是有其他的任务吗？刑事科的人是不能任意行动的。”

“没错，你们想要调查日高，一定要有搜查一科科长的许可才行，”堀之内说，“专案小组负责人是他，不是上井田警部。而且，如果要获得许可的话，也必须向他报告我们怀疑日高。”

“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村木诡异地笑了，“我们有矶部在。”

我？矶部觉得纳闷极了。

“矶部被任命为堀之内先生的助手，接受堀之内先生的命令自由行动理所当然，”村木向堀之内说明，“而且多亏上井田警部当初的一句话，刑事科可以有人和他搭配行动。”

“你说得没错，只要是和矶部一起，刑事科的人也可以进行调查了。”堀之内说完这话，佩服地看着村木，“你还真是精明。恕我直言，我真没想到署内有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哪比得上你呀。”村木笑着回答。

这两人好像真的很要好了，矶部突然有点嫉妒村木。

“明天我先和矶部一起去找日高，”村木继续说，“搜查一科科长那边，就向他报告我们去听取遗体目击者的证词，作为整理剪刀男特征的参考。之后我们再到附近去问问有没有日高的目击证言……”

“这样可行不通，”松元发现了一件事，“我们没有日高的照片，一般不会有遗体目击者照片的。”

“你说得对，我们的确需要照片。”村木用手顶着额头，努力思索着。

“好，这么办好了，”过了一会儿，村木终于抬起头，“堀之内警视正，请你告诉搜查一科科长，遗体目击者的证词相当重要，所以必须有两位刑事和矶部一起行动。另外一位刑事就是近藤。”

“近藤的兴趣又发挥作用了，”松元脸上泛起微笑，“这小子大学在摄影社的经验，比在警察学校所学的更派得上用场。真所谓‘身有一技之长，胜多家财万贯。’”

“从今天起，我们就把专案小组的方针丢在一边，针对日高进行调查。”村木轮流看着松元和矶部说道。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正规军，正式投入游击队，要开始打游击战了。”

“所以我们就是目黑非正规侦查队喽？”矶部无心地说了一句话，没想到村木和松元听到后都皱起眉头。

更令矶部惊讶的是，就连堀之内也一副“你在说些什么”的表情。

矶部心里暗想：“当警察的人不看推理小说也就算了，但是连福尔摩斯都不看，未免太没常识了！”

17

侦探游戏结束了。

走出武藏小杉车站前的甜甜圈店时，我这样告诉自己。

今天是星期六，我打算回家时绕到药店买止痛剂。我已经先查清楚止痛剂的药名和要吃几盒才会致死，费用超过一万元。药物自杀真的很花钱，让我昨天还不得不用提款卡先去取钱。

这次没问题了吧，应该可以死得成了吧。

万一自杀失败，医生又出现叫我继续调查的话，我也打算拒绝。我不想再应付感情用事的人，实在太累了。

而且就算拗不过医生，我也没有其他法子再继续调查了。我依赖能够找出真凶的细微线索在岩左之后就断了。

况且这时候再和亚矢子见面也太危险，说不定她已经打电话去周刊ARUKANA编辑部，查清楚根本没有自己这号人物。

所以我无法再调查樽宫由纪子的交往对象，不是我不愿意，而是不可能。

我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医生了，如果真的非见他不可，我也会这么告诉他。

我在武藏小杉车站搭上前往涩谷的电车。

以后不会再搭东横线了。如果今天运气好、死得成，不用说东横线了，什么线我都搭不到了。就算是运气不好得继续苟活，我也不打算靠近留有樽宫由纪子生活痕迹的地方。

但是，最后我还想做一件事。

我在学艺大学站下了车。在向东横线告别之前，我想再吃一

次“offrande”的自制鲜肉派。

“欢迎光临！”门上的铃铛发出轻快的响声，老板满脸笑容地迎接我。

已经不需要监视车站检票口，所以这次我坐在吧台。老板应该每天擦拭这个木头吧台，吧台上浮现的木纹泛出茶褐色亮光。

吧台后面放咖啡杯组的架子和店里摆的四组桌椅也都是同样色调的木纹。墙壁和地板看起来是木头制的，但是这是综合大楼里的店面，所以应该不是实心的木头，只是贴上一层木片。

汽油灯造型的灯具有着彩色玻璃灯帽，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墙壁上装饰着几幅翻拍的复制画，不过我完全不懂美术，所以不知道画家是谁，也不知道画名。

较远的地方挂着一幅画，整个画面的色调就像盖了一层薄纱，画中是女性躺在雪山上。女人闭着双眼，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已经死了。或许是一幅在雪山遇难的画，但如果真是如此，那女人的衣服未免也穿得太少了。

除了我之外，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好久不见了。”老板送水过来的时候，微笑地对我说。

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但是他居然还认得我。

“你的记性真好。我只来过三次而已，你竟然还记得我。”

我是故意嘲讽他的，不过脸圆圆的、看起来很亲切的老板似乎听不出我真正的意思。

“那是当然的呀。你那么喜欢我们的鲜肉派，我怎么可能忘记你？”老板开心地笑着。

算了，随你，我在心里嘀咕着，反正我以后不会再来了。

我对老板无与伦比的记忆力致上万分敬意，向他点了鲜肉派和咖啡。

我听着店里播放的中古世纪的音乐演奏，等了没多久，老板就送来了刚做好的鲜肉派和咖啡。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吃相不好看，不过我还是拿起整个派，从边上咬了一口，这个番茄酱汁真的很好吃。

“味道还可以吗？”

老板认真地看着我。我毫不掩饰地说出内心真正的感想，告诉他番茄酱汁真的非常好吃。

“这是我们的独家配方。”老板带着既骄傲又满意的表情，接受了我的称赞。

我又吃了一大口。有一些番茄酱汁沾到嘴角上，我用食指抹了一下，然后放进嘴里。

不经意间抬起头，发现老板原来一直在盯着我看。

“不好意思，我的吃相很难看。”我拿起桌上的餐巾纸，擦干净手指。

“不会不会，请不要介意，放轻松一点，吃得舒服最重要。”老板挥动着双手说。

你一直盯着我看，叫我怎么放轻松？这家店好像没什么客人，老板看起来很闲，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客人哦？”就连这句话，老板也听不出我是在嘲讽他。

“是啊，我们只是一家小店，而且又在这种小巷子。只要有几个熟客会过来，我就很开心了，毕竟我也不奢望生意会有多好。”老板望着墙上几幅复制画，“不过一个多星期之前，这里可是很热闹哟。”

“是吗？”

“这附近可不得了了，就是之前那个剪刀男案件啊。”

“你是说那件事？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我非常小心，语带含糊地回答他。我不想再想起樽宫由纪子的事情

了，所以也不打算继续问下去。

但是剪刀男案件似乎是老板和客人之间的最新话题。

“遗体发现的地方就在这附近，走一下就到了。因为那个被杀害的女孩子也住在这附近，所以来了好多警察和媒体。案件发生之后，几乎每家电视台都派直升机来做现场连线，即使距离事情发生都已经过去了好几天，还是有很多记者涌到了这一带。”老板耸了耸肩。

“那一阵子，每天的人多到让我忍不住怀疑当时人口应该比平常多出一倍。真的闹得很大，现在好不容易终于恢复了平静。”

“那一阵子店里生意应该很好吧。”光是想象一下店里挤满了拿着记事本的记者，老板慌慌张张地把几十人份的鲜肉派送进烤箱里焦头烂额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想笑。

“我才不让那些人进来！”想不到老板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那些人根本就是把别人的不幸当有趣，这样太对不起由纪子了。”

由纪子？

我不禁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着老板。

老板和刚才一样望着复制画，好像在回想着什么，或许是想起了樽宫由纪子。

他会不会也是樽宫由纪子的交往对象之一？

“由纪子是谁？”我平静地问。

“嗯？就是被剪刀男杀死的女孩子，她以前常常来这里。”

“她是这里的常客吗？”

“是啊。她也曾经称赞过我们的鲜肉派。”老板低着头看了一眼我盘子里的鲜肉派。

这应该是真的，樽宫由纪子感兴趣的，一定是好吃的鲜肉派，而不是老板。

将近50岁的老板，看起来不太像会和少女发生关系的人。如果有少女诱惑他，他一定会感到悲哀或难过吧。

“鲜肉派加花果茶是由纪子最喜欢的组合。”老板的嘴边露出和蔼的微笑，继续回想，“她是个很乖的孩子。人长得很漂亮，却一点也不会因此摆架子。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跟她说话，她也都微笑地认真听我说。我无法理解很多现代年轻女孩的行为，但是由纪子不会这样。她虽然年轻，却很成熟，就好像我的女儿一样。”老板的眼神逐渐露出一股怒气。

“但是她为什么偏偏遇到这种事情？”

我默默地喝着咖啡。我心想，不知道樽宫由纪子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还是和交往的对象约在这里？

我决定套一下老板的话。

“这里的确是很适合和男朋友约会，气氛很不错。”

“由纪子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她都坐在吧台的位置。”老板很快地回答。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情既失望又欣慰，侦探游戏果然已经结束了。

“只有一次，她带了一个很像是男朋友的人来。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是吗？”我假装不感兴趣地说。不过老板已经完全沉醉在回忆里，不用我问，他也会继续说下去。

“她带了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子来，很难得地坐在一般座位。”老板看着最里面的空座位。

“男孩子的表情非常认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当时还以为他在跟由纪子告白。”

如果是年纪相仿的男朋友，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在对樽宫由纪子告白。因为他既不可能是刻有英文字母的打火机的主人，也不是我在速食店看到的那个男人。

但是，老板的话让我忍不住想打探一下。

“不是告白吗？”

“不是啊，之后由纪子到店里来的时候，我问她：‘之前一起来的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由纪子听到之后笑了出来，她说不是男朋友，是她弟弟。”

弟弟？那就是樽宫健三郎了，告别式那天从祭坛前跑出去的少年。

我想起那天将情感完全表露在脸上的少年，穿过众多观礼人往外跑的模样。

“我失望地告诉她：‘我还以为你也交男朋友了。’结果由纪子居然歪着头告诉我：‘就算是弟弟也可以变成男朋友。’真是吓我一跳。不过她是笑着说的，应该是开玩笑的。”

弟弟也可能变成男朋友。的确如此，因为樽宫由纪子和健三郎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健三郎，K，只是，就算再怎么喜欢抽烟的高中生，应该也不会有刻着英文字母的打火机。

可是，也不能就这样断言健三郎不是真正的凶手。

想到这里，不禁令我想到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一弘的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也是K，那个打火机说不定是一弘的。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可以变成男朋友，那继父变成男朋友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叹了一口气。我的想象，让一出描绘幸福家庭的连续剧，一跃成了惨绝人寰的因果悲剧。

“今天的鲜肉派不合你的口味吗？”老板担心地看着我，盘子上还没吃完的鲜肉派已经冷了。

我赶紧装出笑脸，拿起最后一小块派吃下。

“很好吃呀，只是你一直盯着我看，我比较不自在。”

“不好意思。”老板抓了抓头。

“因为你吃得津津有味，让我很开心，所以才……不好意思跟你说了这么多无聊的事。”说完老板转身就要离开。

我叫住了他。

“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Offrande’是什么意思？念起来和英文的‘Offrande’——贫瘠的土地很像，这两个字有关联吗？”

“你说店名‘Offrande’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我们店里生意这么差，说不定这么解释比较适合呢。”老板点头认同地笑着。

“这个字是法文，是‘礼物’的意思。”

对我来说，从老板那里得来的情报，正是我一点都不想得到的礼物。

18

“药物真是不可思议。”这么说的同时，呕吐物从医生的嘴边流了出来。

“吃了止痛剂反而头痛，吃了抑制呕吐的药，却想吐。虽然没试过，不过吃太多泻药应该会便秘，吃太多止泻药的话，肚子应该会闹个不停吧。”

我忍不住想大叫“吵死了”，但是我才刚从床上起身，就死命地往呕吐袋里吐，根本没办法说话。我的头闷闷地痛着，呕吐感不断涌上来。

“依照这样的理论，吃太多氢酸钾的话应该会健康又长寿喽。氢酸钾健康法，你要不要试试看？”医生以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按着太阳穴。

“我说你呀，要自杀没关系，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使用抑制中枢神经的药物？我现在头好晕，就像身体变成十米后的走路样。”

“你少喽嗦。”终于不那么想吐了，我总算可以大叫出声。

“有力气吼人的话，表示你已经好多了。”

医生看起来安心许多，笑容满面地说：“明天一整天，你应该都会头晕脑涨。不过反正是星期天，没关系。”

“先说好，我绝对不会去见樽宫健三郎，绝对不去。”

我双手撑住床，起身向医生宣布。但是视线无法聚焦，看到了两个医生。

“就算不用我说，你也会去找他的，因为你实在对这件事太感兴趣了。”

“我对樽宫由纪子的家人毫无兴趣。”

“对我说谎是毫无意义的。”医生冷笑道。

我很想再吼一声，但是意识愈来愈模糊。

门铃声。

我睁开眼睛，冬天的阳光照进屋内，天花板上投射出一道光芒，表示太阳已经高挂在天空了。

门铃在响。

这不是做梦。今天是星期天，到底是谁找我？

我从床上起身，差一点就跌下床。医生说得没错，我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

好不容易终于走到玄关，我贴着猫眼，看外面的人是谁。

两个穿着大衣的男人站在门外，年纪大的顶着爆炸头，年纪轻的一脸靠不住。

是我在樽宫由纪子的丧礼上看到的那两个殡仪馆员工。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床。我想，该不会我已经死了，殡仪馆的人来接我了。

但是床上没有我的尸体，有的只是掀开的棉被和一旁地上的呕吐袋。

门铃又响了。

“等一下。”我对着门喊，急忙捡起呕吐袋，摇摇晃晃地走到洗脸台前，把它丢进垃圾桶，用毛巾擦了一下嘴角，再漱了口。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没问题了，脸上很干净。

我扶着墙壁走回玄关前，打开门。

那两个男人一看到我，立刻互望了一下。

“不好意思，休息时间来打扰你。”爆炸头看起来很不好意思，他一直盯着我的衣服看。

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服装。因为刚起床，我还穿着睡衣。幸好胸

前没有沾到呕吐物，睡衣的第一个扣子没有扣上，可能是昨天太痛苦，不知不觉被我抓掉了。

我看起来很糟。

“请问现在几点？”我问他们两个。一脸不可靠的年轻人看了一下手表。

“下午一点半。”

我眯着眼睛抬头看了天空，阳光从阴沉的天空中照射下来。距离我吃下止痛药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但还是非常不舒服。

“谢谢。”我对那个年轻人道谢，然后转向爆炸头。

“你们是谁？”

“我是目黑警署的巡查部长，敝姓村木。”爆炸头向我说完他的名字后，伸手比划了一下旁边的年轻人。

“这一位是矶部巡查。我们正在调查日前发生于目黑区的案件。今天来拜访你，是想再一次请教发现尸体时的情况。”

这两个人的组合看起来就像不受欢迎的灵魂歌手和无能的年轻经纪人。他们居然是便衣警察？这太令我惊讶了，我心中涌起一股不安的感觉。我正因止痛药意识模糊，不想现在回答警察的问题。

“可以让我看一下警员证吗？”我这么说完后，村木从西装内的口袋中拿出警员证让我看了一下。

我并不是怀疑他们是假警察，只是想拖延一点时间。

我也可以说今天身体不舒服，请他们改天再来，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说话不恰当引起怀疑，麻烦的事愈早结束愈好。

“好的，请进。”我点了点头，把门整个打开。

我一说完，村木急忙挥动着双手：“不用了，进去房间里不太方便……我们到外面去说好了。”

我看着村木，他的样子怪怪的。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都很慌张。

“我想先冲个澡，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村木好像松了一口气，说没关系。

关上门后，我走进浴室里。

警方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了？那两个警察似乎有什么企图，说不定是个陷阱。

要对抗警方的陷阱，我必须头脑清醒才行。脱下睡衣，我以热水和冷水交互冲洗着身体。

脑袋终于不那么沉重了。

我穿上毛衣和牛仔裤，披上夹克后，再次打开门。

“让你们久等了。”

“不好意思，还让你出门。”村木露出亲切的笑容。但是他的眼神锐利，看起来头脑灵活，我得特别小心。

我和他们走下楼梯，途中我还因为脚下没踩稳，扶了一下墙壁。

“你还好吧。”矶部边说边盯着我看。

“只是宿醉。”我回答他。这完全不是谎话，只是我不是酒精宿醉，而是止痛剂宿醉。

我无法判断矶部是不是接受这种解释。

“要去警署吗？”走出公寓楼，我问村木。

“不用，不用麻烦你跑这么远。”村木说完，看着高架桥下的马路。

“我们找到一家咖啡厅就好……那家可以吗？”

村木手指着路边的一家咖啡厅，就是杂志记者黑梅上次采访我的时候去的那一家。

“那家很贵哟。”听到我这么说，村木笑了。

“请不用担心，一杯咖啡罢了，当然是我们买单。”他说起来一脸轻松。

我很想告诉他们，那里虽然价格贵，但是咖啡并不好喝。不过还是算了。反正不是我出钱，再喝一次也无妨。

我们走进那家白色西洋风格的建筑，坐在面对马路的窗户旁的座

位。村木完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一进到店里就立刻向女店员点了三杯咖啡。

“麻烦你再告诉我们一次发现尸体那天晚上的情形。”村木轻松地说。

于是我再重复了一次之前跟警察还有黑梅说过的话。

那天晚上我碰巧走在目黑区鹰番一带，在公园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年轻女孩的尸体。

这个时候，我不能说谎，于是我诚实、坦率地描述当天的情况。只是我没有把不想说的内容说出来，我希望可以忘掉那些不想说出来的事情。

幸运的是，我只有一件不想对警方说的事情。

那就是，我在案发之前就知道樽宫由纪子。

我一边重复叙述着几近事实的证词，一边观察眼前这两个警察。

村木看起来30多岁，将近40岁。我想没有美发师可以烫出如此乱七八糟的发型，所以应该是自然卷。他有着椭圆形的脸形，双眼眯眯的，眼尾稍微下垂，嘴角一直挂着一抹微笑。

我非常了解这种随时笑眯眯的人，他的性格和医生一样，脑筋很好，喜欢挖苦人。

而一旁的矶部，看起来年纪比我小，头发中分，有一张倒三角形的脸。他的身高比村木高，五官端正，算得上帅。

不过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可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娃娃脸，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眼神一直游移不定。

就连现在，他也是眼神不定地一会儿看着我的脸，一会儿又看着窗外，不然就是看着天花板。相对于悠闲自在的村木，他一刻也静不下来。

不对，我心想，他平常应该不是这样的人，说不定是因为紧张。

但他为什么紧张？只是来听取尸体目击者的证词，会让他这样坐立

不安吗？矶部虽然比较年轻，但是也不可能资浅到第一次听取证词。

说不定是今天的任务非常重要，他才这么紧张。接触到调查过程中的重要关键，由自己担任极度重要的任务，这是年轻巡警自然的反应。

那么是什么任务？

例如听取嫌犯的证言。原来如此。

我突然紧张起来。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合作。”听我说完之后，村木用力点点头。

“可以再问你一件事吗？”矶部等不及似的对我发问，“那天那么晚了，你为什么会在鹰番？而且还是在人烟稀少的巷子里。”

村木皱了眉头，转过去看了一下矶部，表情仿佛在说“问这个做什么”。

或是他想告诉矶部不要这么早就触及核心问题？

“因为我认识的人住在那附近，那天我到她家去。”我回答他。

我并没有说谎，只是“认识的人”就是樽宫由纪子，“到她家去”指的是到迪爵尔门口埋伏罢了。

“你们是什么关系？”矶部再问，村木很明显地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有必要问到这个地步吗？这是我的个人隐私。”说完我瞪着矶部。矶部小声地对我说“不好意思”，低下头。

菜鸟警察，你的问题问得太直接了，我在心里对他说。

相较之下，村木老练多了。

村木对着矶部干咳了一声，像是责备他似的，转向我：“就像部分媒体报道的，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另外一把剪刀。”

我警告自己要小心，要小心分辨哪些是我该知道的，哪些又是不该知道的；然后忘掉那些不该知道的，老实回答问题。

“我在八卦杂志上读过。”我老实回答。

“在现场发现尸体的时候，你曾注意到有另外一把剪刀吗？”村木终于谈到问题核心了，这是陷阱。

周刊ARUKANA的独家报道里提到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另一把剪刀，但是没有提到在哪里发现。

当然另一把剪刀应该是在公园的草丛里被发现的，因为那是我丢出去的。

但是我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一个因为发现无辜少女被杀害而惊慌失措的人，是不可能走过去把草丛拨开来的。

我完全不知道另外一把剪刀的事情。

“你应该没发现吧。这也难怪，看到女孩子的尸体一定让你很惊慌吧。”

我低着头，装出一副不想回想那天晚上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一招有没有用，不过村木接着就回答我：“我们知道了。”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合作。”村木用食指搔了搔头，为听取证词做了结尾。

“请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被害人的告别式？”矶部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村木显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的伙伴这么急着想提出问题，他应该很困惑。

“对，我想去悼念一下……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完后，矶部只回答我“没什么”。

村木依照刚才的约定付了咖啡的费用，我们就在咖啡厅门口前各自离开了。

走了一会儿，我回头看到他们走在斑马线上，村木打了一下矶部的头。

那个菜鸟刑警回去之后应该会被狠狠臭骂一顿。

回到家里，一打开门的瞬间，我的膝盖就站不住了。刚刚和刑警说话的时候我努力忍住，但是其实止痛药对身体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跪在地上，爬进房间里，但是我还不能躺下。

我爬到后面书柜，从书和书中间的细缝中拿出樽宫由纪子的报名表影印本。

看来警方已经对我起了某种程度的疑心，这个东西留在家里太不妥了。

本来我打算撕掉影印纸，却犹豫了。我想，这个情报或许还有用，说不定我还会需要打电话去樽宫由纪子家。

医生说得没错，我还是对樽宫由纪子的家人很感兴趣。

警方已经怀疑我了，我还要继续这个侦探游戏吗？这样太危险了。

但是，到底有什么危险的？

就算我被逮捕了，那也无所谓。我都已经杀了两个女孩子了，我杀了小西美菜，还杀了松原雅世。警方会追查我，也是因为他们有此义务。

而且就算是要我背上杀害樽宫由纪子的罪行，我也无所谓，我想。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被逮捕，还是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好了。

再怎么没有胜算的比赛，既然开始了，就要全力以赴。而且就算到了最后还是被逮捕、判了死刑也无妨，那就可以如我所愿的，结束生命。

我在便条纸上抄下樽宫由纪子的地址和电话，把报名表影印本收进背包里。如果警方真的怀疑我，他们一定会检查我的垃圾。我得趁着明天打工的时候，把它丢到车站垃圾桶。

我找出黑梅夏绘的名片，打了一通电话到周刊ARUKANA编辑部。虽然今天是星期天，但是忙碌的周刊记者应该还在工作。

“喂，周刊ARUKANA，您好。”一个中年男子接电话，我请他帮我转接到黑梅夏绘。

“她现在外出，我请她打电话给你。”我把电话号码告诉对方，挂上电话。

不到五分钟，电话响了。

“喂，请问有人打电话找我吗？”黑梅应该是用手机打来的，旁边非常嘈杂。

原来如此，她是自由撰稿人，所以杂志社里没有她的座位。如果有人打电话去周刊ARUKANA找她，公司应该是先说她不在座位，然后再打手机告诉她。

“你有事找我吗？如果是因为没刊登你的采访这件事，我向你道歉。因为突然有一个独家消息进来，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当时接受访问的时候，你也没什么意愿，你应该不会在意吧。”黑梅一股脑儿地，自顾自地说着。

“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拜托我？”

“可以告诉我被害人樽宫由纪子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吗？头七已经过了，我想要去祭拜她。”

“你还真是个老实人。”黑梅有点吃惊地说，“不过，你应该可以体谅我不能告诉你吧，我们不能随便透露案件关系人的联络方式……”

“今天警察来找我，要我说明事情的经过，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啊？”

“警方好像对周刊ARUKANA里报道的另一把剪刀非常关心，他们跟我说了一些更详细的内容。”

“你所谓的详细内容，指的是什么？”黑梅的口气一变，听起来完全就是发现了全新报道题材的记者的口吻。

“你会告诉我樽宫由纪子的电话和地址吧。”

黑梅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电话和地址告诉我。

“周刊ARUKANA上个星期报道里的猜测，看来全都错了。”我把绝对独家的讯息透露给黑梅。

“另一把剪刀不是插在被害人身上，也不是掉落在遗体附近。剪刀是在距离遗体远一点的公园草丛里发现的。警方现在极度重视这一把剪刀的存在。”

“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黑梅语带怀疑地说。

“刑警是这么说的，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担心的话，可以问问常跑警方的记者。”

“不用你说，我也会去确认。”黑梅挂上电话。

我挂上话筒，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仰躺在床上。

这么一来，我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知道樽宫家的地址和电话了。

而且黑梅把我刚刚说的内容写出来的话，就会有几十万名周刊ARUKANA的读者都会知道另一把剪刀是在草丛里发现的，而不是只有剪刀男这个特定人物知道。

黑梅应该不会让消息来源曝光，她是一个比外表看起来更有能力的人，这一点可以信赖。

万一黑梅向警方说消息是从我这里得知，我也会加以反驳，就像刚才所说，我会说是刑警来听取证词时告诉我的。今天的谈话内容他们并没有录音，就算他们辩称没有透露，也没有办法提出证明。

如果需要的话，要我上法院也无妨。

那个叫矶部的菜鸟警察，嘴巴应该不太牢靠，我想法官一定也这样觉得。

第九章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天下午四点，听取完证词后，矶部、村木和近藤三人一回到目黑西署，就看到下川一人呆坐在刑事科办公室里。

“状况如何？”三人一进办公室，下川立刻迫不及待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自从决定刑事科要自行展开剪刀男的调查行动后，最起劲的就是下川了。或许是因为如此重大的案件，却能依靠自己的判断进行调查，让他兴奋不已。当他知道矶部和村木要去找日高光一，甚至在专案小组的收集情报工作结束后，还自愿留下等他们回来。

“有没有什么成果？”下川激动地问。

“还好，才刚开始而已，哪会有什么成果。”村木说完后，挖苦地看着矶部，“而且还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是不是啊？矶部？”

“是。”矶部小声地回答，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没用。

“什么有趣的事情？”下川问。

“等一下再告诉你。总之，现在先去向堀之内报告再说。矶部、近藤，走了。”

矶部跟在村木身后走在走廊时，不禁沮丧起来。刚刚回来的路上光是被村木臭骂一顿，已经够不舒服的了，现在居然还被整个刑事科当成笑柄。

早知道不要那么问的，矶部后悔极了。

“矶部前辈，你还好吧。”近藤脖子上挂着相机，小心翼翼地拿着装有宝贝望远镜头的箱子。他咧着嘴，一副忍不住想要笑出来的样子。

连这家伙也看我笑话，矶部气炸了。

三人走进临时办公室。堀之内坐在电脑前处理事情，他抬起头看到村木，马上扬起笑容。

“我等你们好久了。日高那边怎么样？”

“松元说得一点都没错，他果然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说完之后，村木坐了下来，矶部也在旁边坐下。

近藤站在大门口，手上拿着相机，应该是在等堀之内告诉他可以坐下。

但是堀之内的心思全在村木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近藤的存在。

“他的证言和松元那天说得一模一样，只是再说了一次。”村木说，“如果日高真的是剪刀男，那他头脑真的很好。他并没有全盘托出自己的行动，保留了一些暧昧模糊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无法更深入。”

矶部回想着日高的模样。日高今年26岁，比矶部小1岁，但是看起来却比他大。可能是日高的发线很高，头发看起来有点稀疏的关系，体重应该是90千克，或是100千克，矶部看不太出来。

日高会那么胖一点也不奇怪。他看起来就是讨厌运动的人，就算现在是冬天，他的皮肤还是显得太苍白了。他一定讨厌到有太阳的地方，厌恶户外运动。

虽然他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让人不舒服，尤其是他的眼睛。尽管他的外表温和，眼神却锐利无比。

不知道是否为了掩饰自己的眼神，所以刚才日高说话时刻意压低视线，口气平淡。他的证词非常完美，有理有据地依照时间顺序说出了他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加入自己的推测或想象。对刑警来说，日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证人。

但是，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而且还是喉咙上插着一把剪刀的尸体，真的可以如此平静叙述事情的经过吗？看到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愿意再回想起那么残酷的情景，日高实在太过冷静了。

“那他去鹰番找朋友的那件事呢？”

“这一点还是很暧昧。但是我认为那是谎话，他看起来不像有很多朋友的人，”村木歪着嘴角笑了，“他住在一栋很脏的公寓。就算是真有认识的人，也绝对不会是女朋友。”这样的观点真有村木的风格，矶部

心想。

这次因为要偷拍照片，必须让日高离开住处。不过，就算没有拍照的必要，村木还是会要求“我们到外面去说好了”。

日高打开门时，矶部第一眼看到的是放在玄关的整捆旧报纸，球鞋还随意躺在玄关前。村木当时一定很不想走进这种单身男人居住的脏乱房间吧。

但是矶部的想法有点不同。他自己也是单身，因为工作关系常会好几天不回家，也不太打扫，所以他比村木更清楚单身男子住处的状况。

如果依照矶部的标准，日高的房间是整理得很好的。

特别是整捆的旧报纸，上面的绳子绑得很牢，还把绳结打在角上以保持工整，这一点说明了主人仔细的个性。还有报纸和广告传单分开整理这一点，显示日高是一个很细心的男人。

“他有说出朋友的姓名和地址吗？”

“没有。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也没办法继续问下去。”

“因为他还不是嫌犯。”堀之内点头同意。

“他甚至连证人都不是。”村木呼应堀之内，“他现在只是一个配合警察办案的小老百姓，我们不能深入追究他的个人隐私。”

“这么说来，今天是没什么收获了。”堀之内有点失望，自言自语。

“话不能这么说。”村木自信满满地说，“我们向日高提起另外一把剪刀的时候，他看起来有一点不安。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反应，不过可以看出他之前的冷静受到了影响。”

就在村木提到另外一把剪刀的那一瞬间，日高别开了视线，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不过他马上又低下眼睛，恢复成原本的面无表情。

“也就是说，另外一把剪刀就是关键所在了。”

“我们并没有向媒体透露剪刀是在草丛里发现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剪刀男本人。”

“如果这件事情是日高亲口说出来的，就可以当作证据了。”堀之内

沉思道，“不过，只凭当事人说过的话，是不足采信的。”

“我们会立刻着手找出其他证据。我们会带着日高的照片出去调查，就算把鞋子磨平也要找到。”村木转向近藤。

“喂！近藤。”

“是。”近藤维持直立不动的姿势。

“就算是在警视正面前，也不用这么紧张吧。”村木苦笑着说，一边转向堀之内。

“他是近藤巡查，虽然年纪很轻，不过大学时代曾经参加摄影社，还入选过摄影奖。是不是，近藤？”

“是，我曾经入选过。”近藤回答的语气仍然非常僵硬。

看堀之内的表情，似乎觉得近藤不太可靠。

村木似乎察觉到了堀之内的感受。

“虽然他看起来不可靠，但是摄影技术真的没话说。他的摄影技术曾经好几次派上用场。以望远镜头偷拍嫌犯的脸部照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一点也没错。在这之前，近藤曾经好几次这样拍摄到嫌犯的照片。警方假装进行例行性问话，约嫌犯到外面，将对方带到已经安排好的地方，一般来说例如咖啡厅窗边的位置或是公园长椅等，可以从远处观察的场所最为合适。然后近藤再以望远镜头从远处拍摄嫌犯的脸部照片。

近藤大学时入选摄影比赛的照片是一只从岩石上一跃而起、竖直耳朵的野兔。

只要矶部说这一张是“兔子的照片”，就会让平常性情温和的近藤气愤不已。那是一种只生长于某地区山麓上的稀有兔类，外来登山客不用说，就连当地居民也没什么机会看到。他能拍到这么清楚鲜明的照片，简直就是奇迹。那是近藤整个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都埋伏在山里，才拍到的。

矶部没有鉴赏及批评摄影作品的能力。对于近藤来说可以说是一生

代表作的这张照片，在矶部眼里只不过是张可爱野兔的照片而已。

然而，矶部很清晰地拍摄那张照片时使用的望远镜镜头性能非常高超。只要使用这种镜头，就算与拍摄对象之间隔着马路，也可以拍出足以当作情报资料使用的脸部特写。

“近藤，拍到日高的脸了吗？”村木看似担心地问。

“当然，包在我身上。”近藤拿着手上的相机摆出拍照的姿势，似乎想证明自己的技术。真不愧是职业级水准，连看取景器的动作都有模有样。

村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手势，近藤在这个时候按下快门，闪光灯闪了一下。

“前辈，姿势不错哦，”或许不再紧张，近藤开心地笑着，“再来一张。”

这次村木双手都比划了胜利手势。真是有够过时，矶部心里嘀咕着。堀之内也露出苦笑。

“照片洗好之后帮我装在相框里，我要挂在家里。”村木这么说的时候同时站了起来，微笑地看着堀之内。

“明天起我们就会带着日高的照片到命案现场附近进行调查。他再怎么小心谨慎，也可能会被什么人看见。只要我们多花一点工夫，一定可以找出看到日高的证人。”

“等你们的好消息。”堀之内回答。

三人离开堀之内的临时办公室。

才刚走出走廊没过多久，村木就瞪着近藤：“你的照片应该不会搞砸吧。”

村木似乎发现了近藤刚才战战兢兢的模样，他果然有一套，此刻的眼神非常严肃。

“我拍到照片了。”

近藤也一脸认真。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可不是一句‘我没拍到’就可以解决的。要是没拍清楚，我就掐死你！”

“是！”近藤看起来有一点沮丧。

这就是取笑老鸟的下场呀，矶部在心里默默想着。

19

就算人有十根手指是不变的道理，颓废和混乱也不一定会百年一次地于世纪末降临人世，而气候也一样不会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而改变。

到了十二月一日，天气变得更冷了，真正的冬天就要到了。

早上的天气预报中，气象主播预测关东地区今年的第一场雪将在十二月上旬降下，积雪量也会比往年多，最后还满脸笑容地说，今年的东京应该可以期待有一个白色圣诞节。

我最讨厌雪了，雪真的很脏。除了堆积在地面时会混合着烂泥、灰尘和垃圾，其实雪从天空中降下来的时候就很脏了。雨结冻之后就会变成雪。既然我们的都市会下酸雨，那么雪当然也是酸性的。那首圣诞节歌曲的歌词应该改成：“过了午夜，雨就会化成雪了吧。一个混着氮酸化合物的圣诞夜。”

常常看到很多人开心地把每年下的第一场雪捧在手中，放进嘴里。不知道这些人敢不敢把刚积在地面上的雨水喝下去，这是同样的行为。

我站在学艺大学站前的广场，心里这么想着。

车站里的液晶时钟显示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五点，有一些上班族和穿着制服的中学生，陆续走出检票口。

告别式那一天，健三郎穿着浅绿色的西装制服，看起来也是叶樱高中的学生。所以他应该也和樽宫由纪子一样，都搭乘东横线上学。

健三郎在下午五点十五分左右出现。我看见穿着西装制服的健三郎，从月台走下楼梯。

或许是还没有走出姐姐过世的伤痛，体格健壮的健三郎双眼无神直视前方。

在他走出检票口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樽宫健三郎吗？我是周刊ARUKANA的记者，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健三郎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身高比我高一个头左右。

健三郎没有说话，低头以一种驱除害虫的从业者看害虫的表情看着我，然后便打算离开。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鲜肉派。”我低声地说。

“你说什么？”健三郎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我。

“你和你姐姐去过‘0ffrande’吧。那里的鲜肉派味道很不错，听说你姐姐也很喜欢。”

健三郎盯着我看，表情还是一样冷酷。樽宫由纪子死后，他应该一直都是这副模样。

“你当时和她说话的表情非常严肃。你们当时在说些什么？”

“我没有义务跟你说这些。”健三郎的表情变得很狰狞。

“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如果健三郎不愿意和我说话的话，那就算了。

但是健三郎居然跟着走在我后面。

带他去“Offrande”太残酷了，于是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厅。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点完饮料、服务生离开之后，健三郎说。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我看着他带着稚气的脸。

“你曾经和你姐姐发生过关系吗？”

健三郎看起来非常愤怒，放在桌上的右手握得紧紧的。

如果他出手揍我，我也不意外。

但是健三郎似乎忍了下来。

“你刚刚说什么？”健三郎的口中勉强吐出这句话。他虽然没有揍我，但是却用一种鄙视我到了极点的眼神看着我。

“你曾经和你姐姐上床了吗？”

“当然不可能，她是我姐姐。”

“但是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她又这么漂亮，而且还来者不拒。”

健三郎也在叶樱高中上学，他一定听过这些传闻，我刻意残酷地说出这些话。

我想，这一次他一定会动手了。

但是，健三郎只是咬紧了嘴唇，狠狠地瞪着我，眼神充满了憎恶，就连送咖啡过来的女店员都被他的眼神吓得不知所措，但是他终究没有出手。

我不禁佩服起这个少年的自制力。

“我不准你这样说由纪子。”女店员走了之后，健三郎压低着声音狠狠地说。

他叫她由纪子，似乎不认为樽宫由纪子是他姐姐。他或许爱着樽宫由纪子，但是不是亲情，而是男女之情。

不过，这并非会转为杀意的爱，反而接近某种崇拜。他说没有和樽宫由纪子发生过关系，应该是真的。

就算他真的对樽宫由纪子抱持着杀意，个性直率的他，应该也不会想到嫁祸剪刀男。如果真是他做的，他应该会在杀了姐姐之后，向警方自首。

我不忍心再伤害一个已经受伤的孩子，我决定放弃。

“对不起，”我向他道歉，“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说。不过我很想知道那天在‘Offrande’时，你究竟跟她说了什么？”

“我请求由纪子打开心房。”健三郎盯着眼前还没有喝过、慢慢变凉的咖啡，开始说出当天的事情，“由纪子并不讨厌我们。她自从到我们家来之后，她就非常开朗。一家人出去吃饭的时候，也都会开心地和大家聊天。我一开始没有发现，以为她已经完全融入了大家之中。”

“那你发现了什么？”

“就是她完全不提自己的事情。”健三郎一脸痛苦。

“我们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笑笑地回答。但是，她从来没有主动和我们说话。而且，就算是在家里的走廊和我们擦身而过，她也好像当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自顾自地往前走。她并不是故意不理我们，反而像是没有发现我们似的。”

说完后健三郎沉默了一阵子，咖啡的热气已经消失殆尽。

“我很担心，所以问敏惠阿姨她是不是不喜欢新的家人。不过敏惠阿姨只是说她以前就是这样，阿姨说她的个性就是畏首畏尾的。阿姨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甚至让我觉得她是刻意不想面对这个问题才这么说。我愈来愈担心，才会约她放学后一起碰面。那天就是她带我去那家咖啡厅的。”

“然后你告诉她，希望她能对你们打开心房？”

“对。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希望她不要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和大家好好相处。我一说完，由纪子就笑了，说她并没有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没有地方可以躲。”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由纪子拒绝和我沟通，之后她的态度也没改变过。”健三郎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桌子看。

“就只有这样，我们只说了这些。”

“你父亲对由纪子这样的态度有什么想法？”

“爸爸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以前只有三个儿子，所以很高兴有了这么漂亮的女儿。”

“原来是这样。”如果健三郎说的是真的，那么一弘也不可能是犯人。知道我之前那种阴惨的想象是错误的，我松了一口气。

樽宫由纪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虽然当中存在着健三郎感受到的一些裂痕，但是完美无瑕的幸福只会出现在电视连续剧里。

然而，樽宫由纪子似乎对这样的幸福家庭毫无兴趣，说不定对家人本身也是如此。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健三郎抬起头来看我。

“为了剪刀男事件的相关采访。”

“你会把我说的内容写出来吗？”

“你放心，我不会写的。”

“不管是电视还是杂志，大家都只看到表面。”健三郎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大家都不愿意了解真正的由纪子，只会说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子。”

“新闻就是这样。”我说。

健三郎或许认为只有自己了解樽宫由纪子。

“被害人都是善良的，而加害者都必须是邪恶的。特别是这次这个案件。”

“全都是一些伪善者，明明把整件事情当笑话看，却还故作姿态地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健三郎把他对新闻的不满，全都发泄到我身上。

“大家都说杀人不对，但是为什么不对，你说说看啊。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你能解释吗？”

真是太有趣了。看样子健三郎为了从姐姐死亡的阴影里走出来，已经成了—个虚无主义者。

但是，情感起伏过大的孩子，是不可能变成虚无主义者的。

健三郎现在的语气，就好像明知父母亲无法回答，却还是一直追问“小孩从哪里生出来的”的小学生。他一定以为自己知识丰富，也很了解性。但其实他还是个处男，连包皮都没有翻开过。

“杀人当然没有关系，你说得没错，”我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感受。“想杀人就杀，想和很多男人上床就上床，不想和家人说话就不要说，想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上床就上床，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只是因为想做而不能做，或是想做却被阻止，而感到痛苦或是背着众人偷偷摸摸地做，就是愚蠢的人才有的行为。想做就去做，只要自己愿意负

责。”

健三郎似乎不太满意我的回答。

他似乎期待还会有其他的答案，一直默默地看着我。

第十章

目黑非正规侦查队的搜查活动从十二月起正式展开。

矶部连续几天都带着日高的照片，和搭档进行着深入查访。

虽然当初村木非常担心照片效果，不过近藤真的对摄影有一手。就在日高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精准地掌握时机，拍到了一张非常清楚的正面照片。画质非常清晰，就算不当调查资料用，当成大头照也毫无问题。

由于每次只能两人外出，而这次的调查和以往不同，他们决定分开行动。

为了获得目击证词，只能尽可能多地接触一些人。

矶部首先到小商店或是小餐厅等日高可能出现的地方，请店里的人看照片，询问他们是否见过此人。有时碰上店里正好在忙，或是店员可能昨天晚上跟老婆吵了架，摆了张臭脸，很多人都毫不客气地摆出不愿意配合的不耐表情。

“问我三个星期前有没有看见过他？谁会记得哦。”

“不好意思，现在是中午用餐时间，我们很忙，可以下次再来吗？”

“我没有见过。要我再看一次？不管看几次都是一样，没见过就是没见过！”

一般民宅就更辛苦了。有些人怕麻烦，也有些人反而不知道为何对这些事情特别起劲，一直要跟他聊这个话题。

“我没看过，我怎么可能没事儿就盯着路上的行人看？我现在很忙，请你回去。”

“这个男人就是剪刀男吗？是吗？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我刚才正好在看八卦节目，真的好恐怖哦。要是这种危险的人还在我们附近游荡的话……”

“我最讨厌警察了，给我回去！”

幸好因为是警察，很多人的遣词用字还不至于太不客气，如果是一般推销员，应该早被轰出去了。

即使这样，不断请不耐烦的民众看照片，实在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面带笑容，低着头到处拜托众人合作。

“不好意思打扰了，可以麻烦你再看一次这张照片吗？就算想不起来看过这个人的正确时间也没有关系，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就可以了。不好意思，再看一次就好。”

这真是一份耗费精神的工作。平常外出调查，都有前辈分担、帮忙。村木总是以幽默的口吻，松元则是一副好好先生的笑脸，而下川则是采取卑躬屈膝的低姿态，他们总是可以打破民众的心防，顺利地得到各项证词。

但是资浅的矶部没有这种技巧，当他一个人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能一直低头，紧紧地巴着对方不放。

矶部星期一和松元一起到迪爵尔碑文谷及遗体发现现场附近进行调查，星期二则是和村木到叶樱高中附近绕了一趟。

但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没有找到任何曾经目击日高光一的人。

“不要急，慢慢来。”

调查结束后，在回目黑西署的路上，村木对着焦躁的矶部说：“今天才第二天，我们调查的对象是顺利逃过调查一年以上的人。只进行了两天，怎么可能这么顺利地就逮捕到？”

村木的笑容虽然看起来从容不迫，但是一回到目黑西署，知道专案小组已经乱成一团，还是不禁板起了脸。

“你看这个。”下川愁容满面地将一本杂志交给村木。

那是明天即将发行的最新一期周刊ARUKANA。

村木翻开杂志，矶部也把头凑了过来，封面专题报道的大标题马上映入他们的眼帘。

公园草丛里发现的剪刀之谜

专案小组大为关切

“可恶！”村木拿着杂志用力敲打桌面，这还是矶部第一次看到村木如此露骨地表现情绪。

“搜查一科科长也气炸了。”下川说，“到底是谁把这个高度机密的调查情报泄漏出去的？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痛扁一顿！”

“要是不把这个家伙当作祭品献上的话，拳师狗可不会这样善罢甘休。”

村木瞪着周刊ARUKANA的封面，坐了下来。

“不过我想是找不到了吧，我们内部应该没有人把情报泄漏出去。”

“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篇报道？”

“是剪刀男本人透露给周刊杂志的。”

“你是说日高？”

“或许吧。我问过他另外一把剪刀的事情，当然我没有告诉他剪刀是在哪里发现的，因为我也想从他口中套出剪刀是在哪里发现的。”村木用右手抓着头上的自然卷发，“那家伙一定已经发现我们会以知不知道另一把剪刀是在公园草丛里发现的这件事，作为判断剪刀男身分的基准，所以他才把这个消息泄漏给八卦杂志，将另一把剪刀的发现变成众所皆知的事实……想不到他的脑袋还挺灵光的。”

“没办法阻止杂志登这篇报道吗？”

“搜查一科科长已经阻止过了，”下川耸了耸肩，“他一听说周刊ARUKANA向一科的刑警确认报道内容，就立刻向对方施加压力。结果对方居然把他想阻止这篇报道的经过，也写进报道里了。”

“非常符合周刊ARUKANA的作风，完全不屈服于警方的压力，真是新闻媒体的典范，该颁个普利策奖给他们，”村木讽刺地说，“我想他

们也不会告诉我们消息来源。”

“他们的确没说，我们甚至连撰写报道的记者是谁都不知道。而且我们愈是手忙脚乱，他们愈是确信自己掌握了真正的机密情报。”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大幅报道。”村木仰头大叹，“八卦节目也会跟进吧，这真是中了剪刀男的下怀，这样我们只能设法找出目击证词了。”

星期三早上正当矶部和下川离开目黑西署的时候，就看见门口挤满了摄影机和记者。原本已经慢慢减少的记者因为周刊ARUKANA的独家报道，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看来搜查一科科长马上又得举行记者会了。

矶部和下川一起到了学艺大学站，今天预定要在车站附近展开查访。

“你到车站的南侧，我到北侧。”下川指示矶部，“中午在检票口附近会合。”

矶部比前几天花费更多的心力调查。就算被人拒绝，他也不觉得难过了，现在只希望可以获得目击日高的证言。

不过他的辛苦是白费了，没有任何人见过日高光一。

当矶部回到学艺大学站检票口的时候，下川已经先到那里了。他的双手插在皱巴巴的大衣口袋中，一看见矶部，就立刻说：“我肚子饿了，赶快找个地方吃饭吧。”语气听起来一派轻松。

“今天是不是爱妻便当呀？”矶部取笑他，下川在署里几乎都是自己带便当。

“有人在外面吃自己带的便当吗？而且我偶尔也会想吃吃外面餐厅的东西。”

“真是令人羡慕。我餐餐都是外食，真羡慕你。”

“你也差不多该找个对象结婚了。”下川嗤笑着说。

本来打算针对下川开一下玩笑的，却被下川反将一军，矶部不禁感

到非常懊恼。

两人在路上物色餐厅。

矶部的目光停在综合大楼入口处一家咖啡厅的菜单。店家自制的鲜肉派。不但价钱便宜，店家自制这几个字也非常吸引人。

店名“Offrand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家怎么样？”矶部问下川。

“鲜肉派？”下川皱眉，“吃那种东西怎么填饱肚子？去荞麦面店吧。”

没办法，矶部只好和下川一起进到荞麦面店。虽然吃不到鲜肉派，不过还好这里不是站着吃的店，这已经让矶部稍微感到安慰一些了。在走了大半天之后，他可不想连吃饭都要站着。

他们两个人在最后面的座位坐下后，一名绑着白色头巾的女性来帮他们点餐。

“我要月见乌龙面。”下川看着菜单说。

“嗯，”矶部望着墙壁上挂着的菜单，“我要一份星鳗凉面。”

点餐的女性走了之后，下川挺起身子贴近矶部：“你不会指望我请客吧？”

“我会付钱的。”矶部苦笑着说。

“那就好。”下川松了一口气。

月见乌龙面先送上来，下川撒了很多辣椒粉，整碗汤都变成红色的了。下川打开卫生筷，搅动着汤汁后，开始大口地吃面。

“阿长那边的状况如何？”矶部问。

“还不错。”下川满头大汗，头也不抬地说。矶部心想，如果那么怕辣的话，就不应该加那么多辣椒粉。

不过，下川接下来说的话，让矶部完全忘记了这些无关痛痒的事。

“我得到目击到那家伙的证词了。”

“真的吗？”矶部惊讶地叫了出来，“在哪里？”

“另外一头的速食店。据说是十月中旬左右，所以就是在被害人遇害之前一阵子的事情了。这是一条相当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店员送来了星鳗凉面，下川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矶部已经不在乎午餐的事情了。

“好厉害。”矶部连筷子也不打开就继续说，“我这边没有半个人看见过日高。”

下川停下了动作，一直盯着星鳗凉面看。

“怎么了？”

“你的看起来好好吃。”下川笑着说，“给我一片。”

“那是有力的证据吗？”矶部希望星鳗天妇罗可以交换到更多的情报。

“可以这么说。”下川把星鳗泡进月见乌龙面的汤汁里，“再怎么说，这也是第一个目击到日高的证词。”

“太好了。堀之内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是啊。”说完下川把星鳗一口塞进嘴里。

下午回到目黑西署，向堀之内报告完毕后，堀之内果然如矶部预期的一样非常开心。

“终于找到目击证人了，”堀之内两眼发亮，要下川继续，“告诉我事情的详细经过。”

“目击者是位于学艺大学站前商店街里的速食店店员。”下川还是像以前一样，在警视正的面前说话一板一眼的。

“时间是十月中旬，目击证人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日高是一个人到店里的吗？”

“据说是的。”

“速食店每天都有上百个客人，”堀之内满脸疑惑，“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了，店员居然还可以记得顾客的长相？”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所以可信度还是有点问题。”

“法庭上，对方的律师一定会紧咬着这一点不放。”同席的村木插进这句话，“为什么店员还记得他？他是怎么说的？”

下川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回想店员说过的话。

“听说他相当醒目，”下川终于开口了，“不过店员也无法说明到底为什么醒目。”

“是因为他的长相，或是散发出来的气息吗？”堀之内从桌上拿起日高的照片，“他的长相的确很容易让人记住。”他指的应该是日高的体型。

“这个证词似乎不太有帮助，”村木说，“不但不够可靠，而且他也可以辩称自己是到鹰番去找朋友之后，突然想吃汉堡才到速食店去的。阿长，说这是有力证据未免太过牵强了。”

“这么说也对。”下川很爽快地同意村木的说法，“因为是第一次出现目击证人，我一时太过激动，才会这么跟矶部说的，对不起。”

“不过，虽然不够可靠，出现了目击证人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就这个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是有了一点成果。”堀之内微笑着说，“今天才第三天而已，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更接近案件核心的目击证人的。”

听到堀之内这么说，下川似乎松了一口气。

报告结束了。

回到刑事科之后，下川瞪着矶部。

“谁叫你对警视正说我们找到了有力证据的？要是被警视正大人盯上了怎么办？”

这句话明明是下川自己说的，现在却反过来把气出在他身上。

“这句话不是阿长自己说的吗？”矶部反驳，“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大的收获呀，这不也是一个好兆头吗？”

“你说得没错。”下川说完后，便走到刚才一起向堀之内报告的村木旁，不知道说了什么。可能是讨论明天之后的调查方针。

目黑非正规侦查队总算成功掌握剪刀男的踪迹了，之后也会继续张开搜查网全力围捕剪刀男，相信这个案件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20

我和她走在两排白杨树之间的红砖路上，穿过高中校门，走上门口的斜坡。

西沉的夕阳高高悬挂在斜坡上，橘红色的余晖染红了四周，映照着两旁林立的住宅，在地上拉出长影。

“我一直很想这样跟你聊一聊。”她低声说。

“我也是，我应该早一点去找你的。”

“对呀，好像有一点太迟了。”

她笑着说。风吹乱她黑长的头发，浅绿色的西装外套也迎风摇晃。

“我从好多人那里听说了你的事情，”我说，“大家都说了好多。有人说你很淫荡，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很开放的现代高中女生，有人分析你缺乏父爱，有人很怀念你、说你人很好，还有少年低声地说你不愿意对家人敞开心房。”

“所有的人都想认识真正的你。”

“大家也都很想认识你。”她说。

“但是有人真正理解你吗？”说完后我看着墙壁，木纹墙壁上挂着几幅摄影复制的绘画作品。我想，每个人都是了解我的，而他们每一个人理解的部分都是正确的。每个人口中的我，就是真正的我。没有人说错。

“你不吃吗？”

“当然要吃呀，这里的鲜肉派非常棒，也难怪老板会推荐。”

“这幅画真不可思议。”她完全没有吃鲜肉派的意思，只是看着墙上的复制画。

“画里的女人仰躺在雪山上的半空中。这到底是什么画？”

我告诉她这幅画叫《淫荡的罪》（*The Punishment of Luxury*，1891），是19世纪末一个名为塞干提尼[①]的画家的作品。他出生于意大利，对印度抱着憧憬，后来把自己关在瑞士高山的小屋里，年纪轻轻就过世了。从这些画作看来，老板应该很喜欢象征主义。“Offrande”或许是取自梵乐希[②]的《消失的葡萄酒》的其中一节。

我稍微想了一下，还是老板是推理小说迷？有一部有名的推理小说书名也取自同一节。

“你真是博学多闻呢，”她笑着说，“那你觉得呢？”“觉得什么？”

“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你？”

“你说得没错，或许大家对我的理解都是正确的。”

我一边抬头看着耸立在黑暗之中的公寓，一边回答她。每一户的灯光都已经熄灭，只有503室的窗户还传出微弱的灯光。

电视新闻主播、八卦节目名嘴、报纸及记者、警察。

“你希望大家了解你吗？”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我不曾想过这些。”

“我想也是。”她仰躺在公园的草地上，闭上了双眼，说，“我也这么觉得。”

“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我轻轻推了她一下，叫醒了即将睡着的她。

“你弟弟告诉我，你说你并没有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说因为没有地方躲。”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呀。”她一边揉了揉眼睛，一边坐了起来。

“我还是不懂。”

“是吗？你应该不会懂的。”

她站在装饰了许多花朵的祭坛前。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诵经声，家属

坐在祭坛的两边，每个人都低着头。

“我好羡慕你。”

“羡慕我？”

“是啊，因为你有地方可以躲。”

她静静地微笑着，那笑容，和身后的遗照里一模一样。

“而且，也有人守候着你，一个坚强的人。”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谁。

“那我也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她说。

“可以啊。”

“你平常都是这种打扮吗？”

“是啊，很奇怪吗？”

“其实也不是不好。”

她上下打量着看着我。

“你总是穿着白袍，带着圆框太阳眼镜，这样有一点奇怪。而且，为什么你看起来一副白发中年人的长相？”

原来是梦。

我在住处里的床上醒过来。

天还没有亮，房间被黑暗和寂静包围着，只听得见远远的地方隐约传来汽车声。

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一定是因为我正在调查樽宫由纪子。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樽宫由纪子附体了，差不多该做个了断了。

今天是十二月五日星期五，我打算打电话到樽宫家，以希望到樽宫由纪子牌位前上香的借口，见敏惠一面。我刻意选择平日的白天，就是要避开健三郎。

星期一见过健三郎后，我想到一件事情。

之前在速食店和樽宫由纪子见面的男人，应该是她的亲生父亲。岩左说她的父母在她三岁时就离婚了，若是如此，她和亲生父亲见面并非

奇怪的事情。他们可以一起吃个饭，两人相处融洽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樽宫由纪子的告别式那一天，那个男人却没有出现，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不来见女儿最后一面？是不是有事情让他不方便出席？

我本来不想再继续打听樽宫由纪子的家庭状况，但是，我还是想和敏惠确认樽宫由纪子的亲生父亲那天有没有去参加告别式。

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见女儿最后一面，那么一切就到这里结束。他是樽宫由纪子的亲生父亲，因为离婚而分隔两地的父女相约在车站检票口，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这真是温馨的一幕。

我打算在今天将樽宫由纪子和凭空想象出来的家庭连续剧一起埋葬在回忆里。

到早上十点之前，我一直待在被窝里。

我打起精神从床上起身，打电话到樽宫家。

“喂？”电话那头传来告别式上向大家致词的那个声音。

我告诉敏惠，我是发现你女儿遗体的人。很庆幸我不需要假冒周刊ARUKANA的记者，我不想再说谎了。

“我可以到府上你女儿的牌位前上个香吗？今天下午方便吗？”

敏惠很干脆地就答应了我这个无理的请求。

我和她约好下午一点左右，挂上电话。

穿上唯一的一套黑色西装，我在约定好的时间前五分钟抵达了迪爵尔碑文谷。在电子门铃里按下503，请敏惠帮我开门。

自动门传出一声电动锁打开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不用任何策略就光明正大通过电子门锁走进大门。

我走进电梯上了五楼，按下503的门铃。

门开了。

敏惠绑着马尾，穿着麻花条纹的黑色毛衣和茶褐色的长裤来应门。

有机会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她，更让我发现她和樽宫由纪子长得有多像。樽宫由纪子如果活到40岁，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我想。

“请进。”敏惠招呼我进门。

“由纪子在里面的房间。”她说话的语气，仿佛樽宫由纪子正坐在里面的房间，等着我进去似的。

这里的格局应该是三室两厅，或是四室两厅。我跟在敏惠的后面，走在磨得发亮的木质地板上，穿过宽广的烹饪台、放着自色沙发的客厅和一扇紧闭的木门。这扇门的另外一头，应该就是樽宫由纪子的房间。

樽宫由纪子的牌位放在一个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

这里应该是为客人准备的寝室，只放了一个衣柜，看起来特别空旷、凄凉。

因为樽宫由纪子是这一家第一个过世的人，所以没有佛桌。一张黑色漆制的矮桌靠在墙边，樽宫由纪子的遗照、牌位、一些佛具就摆在桌上。

我走进房间，在遗照前跪坐。敏惠站在走廊上，我可以感觉到她正从背后看着我。

我拿起桌上的火柴点了香，插在牌位前。

牌位上写着她的法号——由光智善大姊。

这个法号的意思应该是樽宫由纪子生前是个开朗、聪明又善良的女孩子，可能是告别式上念经的和尚帮她取的。

我合上双手，闭上眼睛。

但是，就像告别式那天一样，我表现不出任何哀伤的心情。因此我只是合着手，闭上眼睛罢了。

我向遗照行了个礼，起身站了起来。

敏惠仍然维持着站在走廊的姿势，一直看着我。

“谢谢你为了我女儿，特地跑了一趟。”走出房间后，敏惠低着头对我说。

“哪里，这个时候还来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

“我知道不应该对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

“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发现我女儿的人吧。”敏惠盯着我。

“可以带我去发现我女儿的地方吗？我想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

为什么敏惠会对第一次见面的我提出这样的请求？

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拒绝她。

敏惠在毛衣上面多加了一件开襟外套，和我一起走出家门。

不管是搭电梯的时候，还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都不发一语。

我已经一个月左右没到这个公园来了。

虽然原本挡住入口的黄色警戒线已经被拆掉了，但是公园里没有半个人影。

这里原本有着溜狗的人，推着婴儿车的家庭主妇，踢足球的小孩，现在所有人都远远避开这里。这里只有冷风，吹动着草丛里地面上的枯叶。公园里没有半个人。要让大家回到这个公园，还需要一些时间。

“当时由纪子在哪里？”敏惠站在枯黄的草皮上，身躯被寒风吹得直颤抖。

我用手指着发现樽宫由纪子遗体的地方。

“就是那一带。”

“她就是倒在那边吗？”

“是，脸朝上躺着。”

“凶手勒死她之后，把剪刀刺进了她的脖子里？”

“是的。”

“当时由纪子是什么表情？”敏惠用手压着胸前的外套，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在警方的遗体安置处看到她的时候，她的双眼已经闭起来了。”

“一定是警方阖上的，当时她的眼睛瞪得很大。”

“她看起来很痛苦吗？”

“非常痛苦地整张脸都歪了。”

“她的脸都歪了，这一点我知道。”敏惠眯着双眼，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已经一眼望穿身在远处的女儿。

“即使她那么痛苦地尖叫着，凶手还是没有放过她。”

“她应该没有时间尖叫。而且，被塑料绳勒着脖子，是发不出声音的。”我凭着自己的经验说。

“你到底是谁？”敏惠正面看着我，平静地说。

“我是遗体目击者。”

“你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我想到你女儿的牌位前上一炷香。”

“真的吗？”敏惠露出讥讽的笑容。

“你看起来不像是会为死者哀悼的人。”

或许吧，我认同她的话。

“那个问我儿子一些怪问题的杂志记者就是你吧。”敏惠说。

我决定对她说真话。

“对。”

“你真的是杂志记者吗？看起来不像。”敏惠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你是谁？为什么调查我的女儿？”

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不问“为什么”，只管“如何做到”。

“我不知道。”我还是告诉她事实。

“你觉得我女儿会死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是因为你的关系吗？”

“或许吧。”敏惠再次望着草丛，“那孩子会变成这样，说不定是因为我。所以，她才会死得这么惨……”

敏惠这么说，并不是承认她杀了人，而是为自己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感到遗憾。

“既然你在调查我女儿，那么你应该听说很多事情，很多不好的传言。”

“是的。”

“是我的关系吗？”

“的确有人这么想，有人觉得你给她的亲情不够。”

“亲情不够？我应该怎么样给她更多的爱？”敏惠突然激动了起来，她那双酷似樽宫由纪子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我以我的方式爱着那孩子，但是，她却好像一点都不懂似的。她总是冷淡地看着我，从前就是这样。她恨我抛弃了她的父亲。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敏惠期待什么样的答案？

没错，你给她的亲情一点都不够。你选择当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母亲。这一点逼得由纪子走投无路，她需要父亲没错。但是，她更需要的，是一个母亲。

我是否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愤怒？

或者她期待的，是不同的答案？

不是这样的，由纪子她完全可以感受到你的亲情，而且她也是爱着你的，只是她不知道如何表现。由纪子的死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用这样自责。

这样表达我对她的共鸣，会不会比较好？

但是，我的心里其实感受不到任何愤怒或是共鸣。

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的感受。在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想传达给敏惠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任何问题。

是吗？那么我来代替你回答。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自我怜悯或是总沉浸在过去美好回忆里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自以为是地让自己的幻想逐渐扩大，拼命肯定自己和樽宫由纪子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种自我中心的幻想，可以送走死者，让自己忘却死者的话，那我应该无法彻底忘记樽宫由纪子。

于是我回答敏惠的问题。

“一共有八种可能性。

一、你爱她，而她感受到自己是被你疼爱的，所以她爱你。

二、你不爱她，而她感受到自己不被你疼爱，但是她还是爱你。

三、你爱她，但是她感受到自己不被你疼爱，但是她还是爱你。

四、你不爱她，但她感受到自己是被你疼爱的，所以她爱你。

五、你爱她，而她感受到自己是被你疼爱的，但是她还是无法爱你。

六、你不爱她，而她感受到自己是不被你疼爱的，所以她无法爱你。

七、你爱她，但是她感受到自己不被你疼爱，所以她无法爱你。

八、你不爱她，但是她感受到自己是被你疼爱的，但是她还是无法爱你。

“除了这八种排列组合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可以让你自己心里舒服一点的。这样可以了吧。我不是报纸的心理咨询专栏，没办法给你更好的答案。”

“你说什么……”敏惠皱起眉头看着我。

“你在说什么？”

“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排列组合问题罢了，2的三次方等于8，就只是这样，很简单。”

我还是紧闭着双唇，我不知道刚刚是谁代替我说了话。

“不好意思，我对你的烦恼，还有你的家庭悲剧毫无兴趣，只是凑巧对这次的案件有兴趣罢了。我想，你女儿应该也不会对你的烦恼感兴趣，不过这终究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你不被你的女儿所爱，而她如果不爱你的话，你倒希望她可以恨你，不是吗？”

“或许吧。”

“但是，你的女儿既不爱你，也不恨你，她对你漠不关心，由爱与恨所产生的漠不关心。如果她还愿意对你发出一些无声的讯息，那么你或许还可以承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她只是一味地对你漠不关心。于是，你便陷入了这种自以为是的烦恼里，也慢慢拉大了和女儿之间的距离。一点都没错！这样反而更好。你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你还期望更多呢？”

我望着樽宫由纪子被发现时的草丛，等待着这段话结束。

“你可能害怕你女儿吧。或许在你眼里，她是乘着飞碟来到这个星球的外星人。不过，这样也好，火星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尤其在这个城市。”

“你也是外星人吧，听你说话就知道了。”

“或许吧。”终于结束了，我总算可以回答她了。

敏惠叹了一口气。

“不管你是谁，都无所谓了。但是请不要再来干涉我们了。或许你无法理解我们因为那孩子的过世有多难过，请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我知道。”我说。

“不过，最后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你的前夫，也就是你女儿的亲生父亲，告别式那天有来吗？”

“他当然来了，他比我还要难过。堂堂一个大男人，哭得泪眼汪汪的。”敏惠看着自己的脚尖。

“真是个靠不住的人，一点都没有变。”她陷入了我所无从得知的回忆里。

我向她行了个礼，离开了公园，留下她一个人在那里。

注释

① 塞干提尼（Giovanni Segantin, 1858—1899），意大利印象派画家。

② 保罗·梵乐希（Paul Valery, 1871—1945），法国作家、诗人。下文的《消失的葡萄酒》（*Le Vin Perdu* ）为其有名的诗作。主角所说的推理小说则指中井英夫（1922—1993）的《献给虚无的供品》（1964）。

第十一章

虽然星期三之后每天都外出调查，但是却找不到任何其他曾经看过日高光一的证人。下川在学艺大学站前的速食店里得到的证词，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调查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松元叼着一支烟，走在目黑区鹰番的巷子里告诫矶部，但是脸上藏不住焦躁。

“再怎么样，我们一次也只能出来两个人。这跟专案小组出动所有人进行调查是不一样的，当然会花很多时间。而且，既然有一个目击证言，就表示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要有耐心。”松元把烟灰弹进携带式烟灰缸。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下午，矶部和松元一起来到了发现遗体的鹰番西公园。虽然星期三开始就已经拿着日高的照片在这附近打听过消息，不过，只有一次地毯式调查是不够的，必须不断进行，将所有不完整的地方一一击破。这是最重要的调查原则。

两人在公园前面分头进行调查，矶部拿着这一带的地图影印本，穿梭在住家及公寓之间。

即使是之前问过的民宅，矶部也都再问一次。说不定上次不在家的住户，就是目击日高光一的证人。特地选择星期六过来，也是因为平常上班上课的人今天都会待在家里。

问了那么多家，却没有任何成果，这样的调查成果令人气馁，而且还是在一大早的寒风中进行。虽然为了以防万一才穿上的毛衣，但是寒冷的气息却仍然穿透毛衣的缝隙，钻到身体的最深处。

矶部觉得这比平常的调查更累人，脚步也不由得愈来愈沉重。

正当善良的青年意志消沉之际，大自然就在这时展现了美丽的光景，也慰藉了他的心灵。

过了下午四点，正当矶部打算回到西公园和松元会合的时候，天上

降下了白白的东西。

是雪。矶部不禁停下脚步，抬头看着天空。

又白又蓬的雪，持续不停地下着。仿佛天上有着无数个天使舞动着身躯，背上翅膀的羽毛不停地落下一般，灰沉沉的天空中飘满了白雪。

十二月上旬的雪非常稀奇。出生于东京的矶部，还是第一次这么早遇到第一场雪。

这让他想起圣诞节快到了，这段时间的忙碌让他忘记了季节的流逝。今年不知道能不能和女朋友一起度过圣诞节……

矶部甩了甩头，抛开这些无益的念头，现在不是浪漫的时候。东京的雪对情侣来说或许是再美丽不过的风景，不过对于整天穿梭于巷弄之中进行调查的刑警而言，只会碍他们的事。这样的天气不但空气寒冷，落到雨伞或大衣上的雪也非常沉重，地上湿答答的会更加难以行进，一点好处也没有。

矶部到达公园时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松元已经在公园的入口等他了。

松元肩上积了一层雪，但是他并没有拍掉，只是背着手看着没有半个人影的公园。循着他的视线，矶部知道他正盯着发现被害人的地方看。

“在大家遗忘这个案件之前，应该没有人会到这公园里来。”矶部走到松元身边，他头也不回，低声地说。

“或许。要让大家遗忘，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因人而异吧，他们的亲人或许一辈子也忘不掉。”松元微笑地看着矶部。

“怎么样？”

“完全没发现。这家伙太小心，一个目击者也没有。你这边呢？”

“有一个目击者。”松元立刻回答。

“真的吗？”因为欣喜，矶部不由得叫了出来。不过他马上想起下川

的目击证人，还是先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目击证言，再高兴也不迟。

“什么样的内容？”

“最近有人目击到他走在公园附近。”

“最近？”矶部认真地思考着，“这样的话就不能代表什么了，有太多借口可以解释了。”

如果日高说他只是回到发现遗体的地方向死者致意的话，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矶部期待的是更具决定性的目击证词，如果是日高跟踪被害人的证词，那是最好，或是看到日高和被害人一起出现也不错。

“是啊，要辩解的话真的很简单。”松元再次看了看公园的草丛附近。

“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他都可能解释得过去，但是他的确有一些可疑的行动，我们应该可以要求他说明。”

“叫他到署里来吗？”不知道松元最擅长的盘问神技，在日高身上管不管用，矶部有点怀疑。

“他应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会招供的人。”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这样可以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他了，他一定会非常震惊的。”

确实如此，矶部心想。剪刀男逃过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虽然只是受到怀疑，不过要是他知道警方已经采取行动，再怎么沉着冷静，他也会感到不安吧。

而他的不安，或许就是破案的关键。

如果当着日高的面，对他说“你就是剪刀男吧”，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

他是会愕然失色、生气、冒冷汗，还是维持一贯的面无表情？

矶部实在想象不出来。

“对呀，这真是一个好办法。”矶部说。

矶部和松元回到目黑西署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天色已经变暗了。

向堀之内报告之前，两人先进了刑事科办公室。临时办公室是禁烟的，松元得先到这里抽根烟。

刑事科里只剩村木。他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手上的放大照片。桌上还散放着好几张照片。

看见他们两人后，村木向他们招了招手。

“进行得如何？”

“又找到目击证人了。”松元说完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从大衣的口袋里拿出烟盒。

“看在你今天立功的份上，允许你抽烟。”村木笑着说，“又有目击证人了，干得好，干得好。”村木的视线再次回到照片上。

矶部心想：“那是什么照片？如果是日高的照片，应该不用这样比较。”

村木察觉到矶部的视线，转过头来对他说：

“想知道是什么吗？”

“是啊，那是什么照片？”

“很有趣的照片。从刑事鉴识科那里调来的，也给你看一下吧。”村木对矶部招招手。矶部拉开村木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你看。”

照片里是一把沾着血迹的剪刀，是刑事鉴识科拍摄的凶器照片。

“还有另外一张，你看。”村木再拿了一张剪刀的照片。这张照片里的剪刀上沾了一些泥土，是矶部发现的另外一把剪刀。

“怎么样？”村木问。

“有两张剪刀的照片。”矶部摸不着头绪地回答。

“没错。”村木拿回矶部手中的照片，一手各拿着一张。

“这张是凶器的剪刀，这张是在草丛里发现的剪刀。”

矶部不理解村木到底想说什么。

“问题来了。”村木把两张照片交给矶部，“这两把剪刀有什么不一样？”

矶部仔细地比较着两张照片。这两把剪刀是同一家厂商制造的同一个类型的剪刀。从外表上看来，是两把一样的剪刀。

“答案是什么？”

“凶器的剪刀上沾着血迹。”

“当然。”村木泄气地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制造编号不一样吗？”

“大量生产的文具怎么可能会打上制造编号？”村木笑了，“我每天都到文具店去打听，听我的话不会错。相信我。”

“这样的话就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这是两把相同的剪刀。”

“没错，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后来我仔细看，发现并非如此。”

村木拉着矶部的椅子，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指着照片里剪刀的刀锋。

“你看，刀锋磨得很尖吧。”

“因为刺第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刺不进去，所以才用锉刀把刀锋磨尖，”矶部回想着堀之内说过的话，“但是两把剪刀的刀锋都磨过的呀。”

“两把都磨过，却有一点不一样。你看，颜色不太相同吧。”

矶部集中精神仔细看着村木指着的刀锋。

他发现颜色的确有些细微的不同，细微到会让人以为是自己眼花。

“这是不是刑事鉴识科在拍照的时候，灯光不一样的关系？”矶部抬起头对村木说。

“或许，不过后来我又请刑事鉴识科的人帮我放大尖端的部分。”村木拿起桌上另外两张照片。

“这样就可以看出不一样的地方了。你先看这张。”说完村木把一张

照片交给矶部，“你看，很厉害吧，简直跟锥子一样，磨得好亮。你看……”

村木说得没错。放大的照片中，剪刀的前端磨得非常尖，表面非常光滑，一点都没有凹凸不平。

“不锈钢的剪刀要磨得这么尖，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村木自言自语着。

光是想象日高拿着锉刀，默默磨尖剪刀尖端的样子，就让矶部不寒而栗了。

“你再看看另外一把剪刀。”村木把另一张照片交给矶部，“乍看之下好像也磨得很尖，真不简单。不过，它并不完美。你仔细看。”村木指着照片。

“很不均匀吧。”

没错，这把剪刀可以看出磨过的痕迹，还留着锉刀的痕迹，就像刀片削过的铅笔一样。前端磨的方向也不平整，刀锋有一点歪了。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村木问。

矶部默默地摇了摇头。

其实他大概知道村木想说什么，但是这实在太离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从刑事鉴识科那里调来了江户川区发现的第二个牺牲者喉咙上的那把剪刀的照片。”

村木拿起桌上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这张。这把剪刀的尖端和这张一样，磨得非常尖，是一种非常偏执的行为。”

村木停了一下，看着矶部说：“懂了吗？”

“这两把剪刀是不同人磨的。”矶部恍然大悟地说，“但是，这……”

“恭喜你，答对了！”村木无视矶部困惑的表情，继续刚才说到一半的话，手里拿着两张剪刀刀锋的放大照片。

“这张是剪刀男磨的剪刀，这张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人模仿剪刀男磨的。这个人虽然很认真地模仿，但是耐心不够。这也难怪，要是有人要我把不锈钢的剪刀磨得这么尖，我也会忍不住发疯吧。”

“等一下，这么说来，你的意思是说日高不是真正的剪刀男？”

矶部拼命整理杂乱的思绪，终于吐出这句话。

“日高想模仿剪刀男，所以随身带着自己磨好的剪刀。然后，他发现了被真正的剪刀男杀死的被害人，为了不让警方怀疑自己，于是他把身上的剪刀丢进了草丛里。是这样吗？可是，这种偶然的概率……”

“我现在想的，是比这个概率更低的偶然。”村木的眼睛亮了起来。

“你把两把剪刀搞混了。你听好，被害人喉咙上的是这一把，是某人模仿剪刀男磨尖的剪刀。而你在草丛里发现的，才是真的剪刀男的剪刀。”

“你说什么？”矶部不禁大叫道，“怎么可能！”

21

星期六下午，我从出版社回家之后，在窗帘轨道上上吊。

我之所以这么累，并不是因为工作。冰室川出版社又进入了安静的郁闷期，我的工作充其量只有佐佐塚吩咐我的杂务。

我是精神上非常疲惫。或许是昨天和敏惠的一番话，让我陷入了忧郁状态。

我打开阳台的窗户，站在铝制的格框上，背靠在窗框上，一边维持平衡，一边用运动毛巾将自己的脖子和窗帘轨道绑定在了一起。我用手扶着窗框，慢慢放下了双脚。

我的双脚着地了。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么一来，不就等于以毛巾绑着脖子站在地上吗？我连上吊自杀都做不到。

灰色的天空中，飘下了许多白色的东西。

我怎么会看到天空？

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正面朝上摔落在隔台上。呼吸急促，心脏跳得飞快，背和屁股都好痛。

我怎么会倒在阳台上？

我努力抬起头，看向开着的窗户。窗帘轨道歪七扭八，中间的地方都折弯了，而运动毛巾正垂挂在轨道的另外一头。

看样子虽然我的双脚着地，但还是因为颈动脉压迫失去意识。如果窗帘轨道可以承受我的重量，我已经顺利死成。

不过，事实上轨道已经折断了，我从前向后往阳台倒下，背部、臀部应该淤青了。倒在水泥地上头盖骨居然没有裂开，真是有一点不可思

议。

原来胖子没办法吊死，真是太可悲了。

从天空上落下的，是今年东京下的第一场雪。我闭上双眼，让雪落在我的脸上。

“听说上吊自杀的人，都会听到天上传来美妙的音乐。”医生在书桌旁转过头来，微笑着对我说。

“你听到了什么？山下达郎①？”

“我什么都没听见。”

“海滩男孩②的《Little Saint Nick》呢？还是保罗·麦卡尼的《Wonderful Christmastime》？”

“为什么都是圣诞歌曲？”我不禁火大了起来。

“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要向天堂的DJ点播The Three Wise Men 的《Thanks for Christmas》③。如果是这首歌的话，应该可以让我安详升天吧，不但可以看清楚地狱，还有天使弹着竖琴，真是令人精神百倍。说不定天使还会跟着节奏，在唱盘上跳起舞来呢。”

Thanks for Christmas

Thank you for the love and happiness

It's snowing down

All around

Thanks for Christmas

Thank you for the winter's friendliness

It's snowing down

All around for the world

感谢圣诞节

感谢爱与幸福
天空降着白雪
散落各地

感谢圣诞节
感谢冬天的友谊
天空降着白雪
散落全世界

“没错，气象主播说得没错，东京到处都下雪了。”医生戏剧性十足地说，就像朗诵一般。

“雪下在自杀失败的剪刀男身旁的阳台上，下在因为地毯式调查到处奔走的可悲刑警身上，下在尚未从丧女伤痛中走出来的由纪子的家人所居住的迪爵尔碑文谷屋顶上，下在私立叶樱学园高中的白杨树旁的红砖道上，下在学艺大学站前的咖啡厅‘Offrande’窗前，下在没有人的鹰番西公园里，下在今天也寂静地举行着某人丧礼的春藤殡仪馆里，下在不知道在哪里的樽宫由纪子的坟前。”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模仿詹姆斯·乔伊斯[④]的《死者》。”

我因为自杀失去意识，现在却还得听医生这种无聊的引用。我叹了一口气。

“谁叫你要吊在这么容易折断的窗帘轨道上。”医生嘲笑我，“下次上吊的时候，记得找更坚固的东西。像叶樱高中的白杨树就不错，这样就可以变成‘白杨树上挂着奇异的果实[⑤]了’。”

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我根本没力气问他。

“或是街灯也不错。你知道吗？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般民众就是把贵族吊死在街灯上的。Ciseaus homme a la lámpe！”

“你在说什么？”

“法文的‘把剪刀男吊在街灯上！’现在的你，可是头号全民公敌呢。就算被吊在鹰番西公园的街灯上，我也不意外。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街灯，据说是一种挂在墙壁上的煤气灯。而现在日本那种长得像豆芽菜的水银灯，根本找不到一个适合挂绳索的地方来处私刑。”

医生用圆珠笔敲了敲太阳穴附近。

“我可以想象你被逮捕的画面。摄影机的闪光灯、电视节目的强烈灯光、外景记者的嘶吼。表情凝重的刑警押着你进入警车，手拷上还打上马赛克。你会低着头坐在后座，还是骄傲地把头抬得高高的、目中无人地看着前方？”

看样子医生又沉浸在无用的幻想之中了。我已经够沮丧了，实在不想听这些令人生气的废话。

“外景记者会一窝蜂地挤到这栋公寓、冰室川出版社和你的老家。为了证实你是一个多异常的人、多危险的怪物，他们会报道所有的证词和情报。住在你楼下的人会说，回想起来，那人倒垃圾的方法的确很诡异。冈岛部长苦着一张脸说，我一直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愿意成为正式员工。佐佐塚不知道会说什么。你父亲应该会沉重地保持沉默吧。”

“我没有父亲。”

“是这样吗？这样的话，自称是你父亲的人也没关系。你念书时的朋友也会被打上马赛克，站出来说你有哪些诡异的举止。如果你说你没有朋友，那也可以改成自称朋友的人。会有人说你小时候没办法和朋友打成一片、国中说过哪些奇怪的话、高中的毕业纪念册里写了什么诡异的内容，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大家都会说‘这么说起来，他那时候的确很奇怪’。不知道你小时候的照片一张可以卖多少钱？应该够你同学买香烟吧。”

医生摊开双手，看着天花板。

“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前刑警、前检查官、报道作家、推理小说

作家以及八卦节目的来宾，所有人都会杀到你家，引你进行深入剖析，说你是如何因为童年时不好的回忆或是心灵创伤，造成你精神构造上的扭曲、歪斜、重度精神障碍，因此你才会受到可怕怪物的召唤，做出如此可怕的事，也才会有剪刀男。所有的矛头指向你幼儿时期的教养方式出了问题，于是每一个母亲都陷入恐惧，说不定还让她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变得神经兮兮。”

今天的医生比平常更多话，为什么？我觉得很可疑。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话？当然是因为害怕啊，我怕被逮捕。”医生说。

我差点就笑出来了。

“怕？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医生冷静地说，语气莫名的认真，“或许吧，也难怪你会这么想。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医生拿下黑色的圆框眼镜，撩起白袍的衣角擦拭镜片。

“你应该不知道什么是恐怖、悔恨和罪恶感吧。”

医生的双眼泛出一股沉稳的光芒，从黑色镜框后窥看着我。

“那时樽宫健三郎问你‘为什么不能杀人’，你的比喻实在太精彩了。包茎的小学生？说得一点都没错。你回答他‘想杀人就去杀’。这句话一样非常有道理。不过，理论上虽然说得过去，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医生歪着头，闭上了眼睛。

“人之所以不杀人，只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像是亲眼目睹死亡时的不快感、血液的味道令人恶心、触摸到尸体时的阴森感等等的琐碎理由，而不是什么伦理道德。这样的观念，只要简单的一个翻转，就会引起错乱的喜悦。因为违反禁忌，所以愉悦；因为脱离常轨，所以喜悦；因为错乱，而以为自己是特殊的存在。像这样的人，满街都是。”医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愤怒。

“其实不是这样的，问题出在更细微的点上。为什么不能杀人？那

是因为目睹死亡令人不快，和伦理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和亲切或是人类之间的爱，或是同情心、同理心毫无关系。这种不舒服的感受，在本质上和打死一只蟑螂毫无两样。”

医生睁开双眼。

“你明白吗？”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想也是。”医生缓缓点了点头。

“你不能理解勒死少女时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你没看见她们因为充血变成紫红色的脸孔，也没听到从她们喉咙深处发出的轻微呻吟声，也无法感受剪刀前端刺进肉里之后，碰到坚硬的东西而不能往下刺的触感。”

医师叹了一口气。

“但是，我看见、听见、感觉到了，并且感到恐惧、后悔和罪恶感。我的双手染满了血。只要想到那些女孩子的表情，我就几乎不能呼吸。只要想到如果被警方逮捕，家人会多么痛苦，我就睡不着觉。”医生说完后，垂下头。

“你曾想过这些吗？”他突然抬起头来，“都是因为压抑，才让我看起来这么老。我才是主要人格，而你只是我创造出来的妄想型人格罢了。你从来没想过吗？”

我还是无法理解医生到底想说什么。

“你既不疯，也没有病。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疯狂，就是疾病。我想我可能脑袋不正常，可能心理病得很深，而你，就是我展现出来的‘症状’。”医生盯着我看。

“你很坚强，甚至可以说太过坚强。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要杀死她们，只想着怎么杀。但是，我很懦弱，太过懦弱，所以会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而且无法阻止你杀死那些女孩。”医生自嘲地笑了起来。

“这真是太有趣了。你心里的角落并没有怪物，因为你就是我的怪

物。我没办法违抗你说的话，干脆我用血在墙上写出‘谁来阻止我’算了。”

“不要故意再说这种无聊话的了。”我说。我很不耐烦，医生总是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我想，你一点都不了解我说的话。”医生慢慢地戴上黑框眼镜，念出了一段像是某首诗里的文字。

因为你的口才巧妙

我无法了解

如同听不懂黄莺的歌声一样

“这是北园克卫[⑥]的《夏之室》。”医生说明。

“那是谁？”我忍不住提出疑问。

医生倏地恢复平常嘲讽我的表情。

“就是设计早川文库的艾勒里·昆恩作品封面的人呀。爸爸，我有动不动就引用别人作品的坏习惯！念到大学，得到的却是这个吗？”

我没有必要继续奉陪医生胡乱引用别人的作品，所以立刻结束了这次面谈。

窗帘轨道已经完全折弯不堪使用了。我试着想要恢复原状，试了很多方法，但看样子应该是没救了。

我放弃了自己修理的念头，决定先拆下来。

窗外的天色渐渐变暗。在街灯照射下，雪愈来愈小。只下这么一点，应该还不到积雪的程度，让我安心不少。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走到玄关前，透过猫眼往外看，想知道来者何人。

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对方很面熟。可能是在公园做笔录时，其中的一个刑警。又有人要来问我事情吗？

不，说不定终于到了医生最害怕的这一刻——刑警来逮捕我了。

如果真是那样，那也没办法，我想。想逮捕我的话，就来吧，反正

这只是一场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的游戏罢了。

我打开门。

门外的男人一看见我，劈头就说：

“你就是剪刀男吧，可以跟我来一下吗？”

注释

① 山下达郎（1953—），日本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下文的《Christmas Eve》是他在1983年发表的作品，为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② 海滩男孩（The Beach Boys），1961年结成的美国摇滚乐团，历经多次团员更迭，目前仍在活动中。

③ XTC于1983年以“The Three Wise Men”的名义发表的圣诞歌曲。

④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都柏林人》（*Dubliners* , 1914），《尤利西斯》（*Ulysses* , 1922）等。下文的《死者》（*The Dead* ）为其短篇小说。

⑤ 美国爵士女歌手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 1915—1959）代表作《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 , 1939）的歌词。这首歌描述黑人遭到白人私刑虐待，尸体被吊在白杨树上的情景。

⑥ 北园克卫（1902—1978），本名桥本健吉，日本诗人，代表诗集有《白色相簿》《黑之火》等。除了诗作之外，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插画家、封面设计师和编辑。

22

一听到这个声音，我马上想起这个男人的身份。

气若游丝的声音、像白猪一般又丑又肥的身躯、日渐稀疏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不知道在哪家量贩店特价时买的廉价羽绒外套。

我想起那个在草地上向我走来的人影，他还一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是和我一起在公园发现尸体的人吧。”

这时我回想起发现樽宫由纪子的那个晚上，在公园听到的男人和刑警之间的对话。

“我记得你叫日高吧。”

“是的，好久不见了，安永知夏。”日高绷着脸对我说。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这个名字。

“你想做什么？这么晚了，到一个单身女子家里，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发我吗？”日高露出了一抹微笑，看起来像是硬挤出来的。

“我什么都看到了。那个晚上你把剪刀丢在那里，还是你要我通知警察？来吧，跟我来一下。”

“有什么话在这里说就好了。”

“那可不行，你叫我待在剪刀男的房间？这太危险了，我怎么知道你房间里面藏了什么。”

这个男人难道以为我在衣柜里藏了沾着血的斧头或是装有弹药的散弹枪吗？还是以为我的橱柜里吊着女高中生的尸体？我差点笑了出来。

“好，你等我一下。”我回到房间，在毛衣上多加了一件外套，拿起背包。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小圆桌上的打火机。

我想到一件事情。

于是我把打火机放进背包里，转身向着站在玄关外的日高。他看起来很紧张，留心着我的一举一动。

“好了，走吧。”我微笑着对他说。

走出公寓后，虽然雪已经停了，但是人行步道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雪。车道上的积雪，被汽车轮胎碾过，留下了混杂着烂泥巴的车痕，看起来就像伤痕一样。

日高的小型汽车停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

他推着我的肩膀，催我向前走。

我坐进副驾驶座，系上安全带。

“没想到你是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杀人魔，这可真不得了。”

日高坐上驾驶座后，讽刺地对我说，接着发动车子。

今天晚上东京降下第一场雪，我却和这只白猪一起开车兜风？我不禁苦笑。日高看来对我保持高度警戒，开车的时候不时从侧面偷看着我，这样下去难保不会发生车祸。

开了二三十分钟之后，车子在一栋钢筋公寓前的停车场上停了下来。

这栋公寓只有两层楼，公寓走廊上那些任由风吹雨打的荧光灯投射出少许光线，走廊旁是一整排的灰色大门。

我跟在日高后面，爬上铁制楼梯。之后我们在一间房间门口停下脚步，门旁挂着日高光一的铭牌。

日高打开房门，走进了房间。

房间很脏，玄关前随意堆了很多旧报纸，鞋子也散乱一地。走廊角落里积了很多灰尘，看起来好像打扫过，但应该也只是随便用吸尘器吸

了一下而已，一点都不像拖过地板的样子。

虽然我没有洁癖，但也不会把房间弄得这么乱。不过，对独居的单身男人来说，这样说不定很正常。

“进来吧。”日高站在玄关，态度傲慢。我一边走进走廊，一边担心袜子会被房间地板弄脏。进了房间之后，我听到身后传来日高锁上门的声音。

继续往前走，我看到了厨房。

日高站在餐桌旁，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我环顾四周，餐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热水瓶和电饭锅，洗碗槽里有平底锅、单柄锅、炖锅和铝制汤锅。

看来他好像在家里开伙，真令人意外。不过，炖锅和铝制汤锅看起来像是全新的，但是平底锅却沾满了油垢。

日高一句话也不说地盯着我看。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我忍不住问他。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日高的语气好像身处梦境，“没想到剪刀男居然是女的……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人……”

他想跟我发生性关系吗？如果是的话，直说就好了。他不需要以报警为威胁来强奸我，只要有保险套，就算被白猪男压在下面，我也无所谓。反倒是日高气喘吁吁地摆动着腰部时，就是他最没有警觉心的时候。

但是日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

我卸下肩上的背包，把手伸进背包里。日高往后退了一步，摆出防备的动作。

“不用担心，里面没有剪刀。”我安慰他。

“而且就算我们真的打起来，我也打不过你。女人的力气是赢不了男人的，是不是？”

说完我拿出在公园捡到的打火机，放在右手掌心上，把手伸到日高

面前。

“你是希望我把这个还给你吧。”

日高皱了皱眉看着打火机，朝着我的方向跨出一步。

我握紧打火机，猛力朝他的鼻子挥了一拳。

日高发出叫声，双手捧着脸，鼻血从他的嘴巴附近流了出来，我再抬起右脚往他的胯下用力一踢。

最后我拿起餐桌上的热水瓶，往他的头部侧边用力敲下，日高便应声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动也不动。

我把背包放在餐桌上，拿出橡胶手套迅速戴上，蹲在蜷曲着身体躺在地上的日高旁边，摸了一下他的颈动脉。

脉搏还在跳动。他只是昏了过去，并没有死。

我想找东西绑住他，但是厨房里没有适合的东西。于是我拿起洗碗槽里的菜刀，走进隔壁房间。

这里看起来像是日高的寝室兼书房，床上的棉被摊开着，书架上的书只是随意放着，房间里还放了电脑和音响设备。

我用菜刀割断计算机和音响的电线，回到厨房。

日高太重了，我没办法凭我一人的力量将他扛到椅子上。

我只好把他靠在餐桌的桌脚，用电脑的电线把他的手反绑在后面，再用音响的电线捆住他的两个脚踝，最后从洗碗槽拿了一条毛巾塞进他的嘴里。

我站在餐桌旁，确认日高的状况。

他被绑在餐桌的桌脚上，鼻子和左太阳穴还在流血，还没有醒过来。

我想了一下，取下热水瓶的盖子，把热水淋在他头上。

他发出一声奇怪的叫声，马上恢复了意识。热水冲淡了他脸上的血迹，把他的脸颊和下巴染成了粉红色。他的头发黏在皮肤上，还冒着热气，看起来颇为滑稽。

我握着菜刀，蹲在日高的面前。

“我有事情要问你。现在我要把你嘴里的毛巾拿掉，但是如果你敢乱叫，我就用这把菜刀刺进你嘴里。”日高不断点着头，于是我拿出塞嘴的毛巾。

“是不是你杀死樽宫由纪子的？”

“樽宫由纪子……是谁？”

“就是你在公园发现的那个女孩子。”

“她不是你杀的吗？”日高木然地说，看起来不像说谎。

“她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吧？”我不禁感到困惑。

“你对剪刀男很有兴趣，所以也想犯下相同的罪行。所以那个晚上你勒死樽宫由纪子之后，用剪刀刺进了她的喉咙。虽然你马上离开了现场，但是过了一会儿后突然发现自己把打火机掉在现场了。你的打火机上还刻了自己名字的缩写K。等你急忙回到现场，我已经发现尸体了，你就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还变成了另外一个遗体目击者。”

很难得地，我居然能这么流畅地说出我的推理。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番话里，继续不停地说：“虽然身为遗体目击者让你顺利逃过一劫，但是你的心里非常不安。你觉得警方一定会发现你的打火机，有一天一定会来找你。但是，不管过了多久，你都没看到警方发现打火机的报道。那么，打火机到底到哪里去了？你心里想，一定是另外一个遗体目击者，也就是我，捡走打火机了。”日高瞪大着双眼听我说。

“为什么另外一个遗体目击者捡到打火机却没有交给警方？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你想起我曾经把一样东西丢进公园的草丛里。没多久之后，你从周刊ARUKANA的报道里知道警方在草丛里找到了另外一把剪刀，发现我就是真正的剪刀男。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处境，无法告诉警方实情。于是你就来找我，想拿回打火机，并且封我的口。”

我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这样。”日高快速而且非常用力地摇着头。

“我的确看到你丢了什么东西到草丛里，而且看了周刊ARUKANA之后，知道那就是另外一把剪刀，你就是剪刀男。但是我并没有杀那个女孩，也没有掉打火机。我根本就不抽烟，不会有打火机。”

我太失望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名侦探呢。

我果然还是不适合当侦探。推理就像玩拼图，好不容易以为自己发现了可以放进去的拼块，却发现正中央空了一大块。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我对你很感兴趣，”日高抬头看着我说，“从在公园看到你之后，我就忘不了你，我觉得你好漂亮。知道你就是剪刀男之后，我就更有兴趣了。我心想，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生，会这么残忍地杀人？所以更想见你。”

看样子，这个日高也和其他人一样，想知道更多关于剪刀男的事情。他特地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他该不会是想问我勒死女孩子是什么感觉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剪刀男’的网站上有写。”

我不知道还有这种网站。剪刀男在网络世界里这么受欢迎吗？那些热衷剪刀男的人想知道剪刀男的一切，就连遗体目击者的姓名、地址这种详细的情报也不放过。我很想告他们侵犯隐私，但他们都是擅长使用高科技产品的人，而且隐身在网络世界中，我应该拿他们没辙。看来我已经像冈岛部长一样讨厌高科技了。

“你已经告诉警方剪刀是我丢的吗？”

“我没说。”日高用力摇着头，看起来就像玩具人偶，“刑警曾经到这里来找过我一次，但是我完全没提到这件事。”

“为什么？通风报信不是市民应尽的义务吗？”

我只是想问这个问题，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日高似乎觉得我在讽刺他。

“我怎么可能会告诉警方。我以后也绝对不会说的，我跟你保证。拜托你不要杀我……”

日高拼了命地拜托我。

我抓了一下头，站了起来，把菜刀放在餐桌上。

我脱下外套，丢在地上，两手抓住毛衣的衣摆，往上把毛衣脱掉。

然后脱掉上衣，拿下皮带，脱掉牛仔裤。

最后脱下胸罩和内裤。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放到了餐桌上。

现在我的身上只有橡胶手套和袜子。

日高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何，他居然露出期待的眼神。

“我不知道你在期待什么，”我拿起餐桌上的菜刀，“我之所以脱掉衣服，只是不想弄脏罢了，因为我很喜欢这件毛衣。”

日高张大了嘴，想要叫出声音。

我依照刚才的约定将菜刀刺进日高的嘴里。

23

幸好日高的血只溅了一点到我身上。

本来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溅到太多血，就得在这里的浴室淋浴，把身体冲干净。不过幸运的是，我不必这么做。从房间的脏乱程度看来，这里的浴室里一定到处都是水渍和脏污。

我在洗碗槽里洗干净双手，穿上餐桌上的衣服，低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日高。

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已经没了气息。

从他嘴巴和喉咙流出的血，将他的胸口染成一片鲜红。

刚才我用力将菜刀刺进他嘴里时，菜刀前端穿透了他的后颈，他反射性地咬紧牙齿，结果就顺势切进了他的下颚，我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拔出菜刀。结果日高的下嘴唇和牙床一起被切了开来，鲜血就从那里流了出来。

我想他应该当场就死了。但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补上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因为我找不到地方放菜刀，干脆就刺在日高痴肥臃肿的肚子上。

我拿起洗碗槽上的抹布，开始擦拭热水瓶。在这个房间里，我唯一没有戴手套摸过的东西，只有这个热水瓶。

就在我擦着热水瓶的时候，手上的抹布越来越脏。为什么我非得在别人家帮人把热水瓶擦干净？这个念头让我气愤极了。

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不要忘了热水瓶底部。”

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见医生站在洗碗槽前面。

医生如同往常穿着全新的白袍，带着一副黑框圆眼镜。医生居然会离开他的房间到这里来，真是太难得了。

“你刚刚抓着热水瓶的底部打他的，底部也印到指纹了。要小心哪，小心。”

医生讪笑着对我提出建议。

我默默瞪着医生，拿起热水瓶，以抹布擦拭。

医生背着手，走近日高的尸体旁。

“你还是一样，净做些残酷的事情。”医生在尸体旁边蹲了下来，皱着眉头说，“其实用不着杀死他吧。这家伙脑袋不灵光，完全没有任何害处。就算他向警方报案，也没有物证。”

“我杀他不是为了封口。”

“原来没有原因啊，真不愧是剪刀男。”医生耸耸肩，走进日高的寝室兼书房，“真是太夸张了，电脑、大型屏幕、镭射印表机、高速数据机、两台大容量硬碟、光碟槽、CD—ROM烧录机、DVD烧录机，还有一大堆我不认识的高科技机器。日高这家伙真不是普通的电脑迷。虽然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他应该把收入都花在这里了。”

医生看到垂在桌子下面被切断的电线。

“电线被切断的话，就只是废铁一堆。”医生看完排满了电脑和音响设备的桌子后，走到书架前面。

“这书架也太离谱了，全都是漫画和实用书，而且一点儿都不整理。是不是电脑机迷都不在乎实体出版品？像这种书架的主人，被凌虐致死也是活该。”

“你说够了吧。”医生这种悠闲的举动，让我非常烦躁。

“差不多该离开这里了。”

“我很久没有到外面来了，让我慢慢参观一下吧。”医生的语调听起来相当轻松愉快。

“我刚才听了你的推理，非常有趣，真是令人刮目相看。非常独到

的推理，可以尊称你一声名侦探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就更加完美了。”

“快点离开。”我催促着医生。

“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

“已经太迟了，马上就会有访客来临。”医生维持着抬头看书架的姿势，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你说什么？”

“看来你刚才在车子里的时候，只注意到日高，”医生转身看着我，嘲讽地对我说，“所以没有发现有辆车一路跟在你们后面，已经到这里来了。”

我走到玄关，把门推开一个细缝往外看。

停车场里停着一辆车，车里的灯亮着。驾驶座的人，似乎一直注意着我这个方向。

我关上门，锁上之后回到厨房。

医生把手插在白袍的口袋里，在冰箱前面走来走去。

“可以帮我打开冰箱吗？我想看一下里面。”

我打开冰箱门。

门边的置物架放着纸盒装的柳橙汁和牛奶，还有啤酒。冰箱里则是随意堆放了纳豆、热狗、咖喱调理包等食物。

“居然有人会笨到把咖喱调理包放进冰箱。”医生的口气听起来相当轻蔑。

“果然和我想的一模一样，都是拿出来马上就能吃的东西，这应该称不上自己做饭。这种饮食习惯真是乏善可陈。单身男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吗？这种未知的世界，实在太有趣了。”

“接下来要不要看看衣柜？”我语带嘲讽地说。

“在这里观赏这个男人的生活形态的同时，另一个男人就要出现了。你打算怎么处理？”

“有客人来访，当然要好好招待一下。”

医生做出手势，要我关上冰箱门。

“千万不要突然袭击他。我很想见他一面，也想问他一些事情。”

“你知道外面那个男人是谁？”

“就某种角度来说，没错，你应该也认识他，虽然我们都是第一次和他碰面。”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他来了。”医生一脸期待。

“故事终于走到最高潮了。我特地出门，就是不想错过这一幕。”

我走到玄关，把耳朵贴在门上，想知道外面的状况。

有一个人将声音压得很低，对着里面说话。

“剪刀男，我知道你在里面。我要跟你说话，把门打开。你那么聪明，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透过猫眼往外看。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来这里做什么？

医生要我好好招待他。看了那个男人的脸，我觉得医生说得没错。

这么一来，我就不能一直在乎会不会留下指纹了。为了不让男人起疑，我脱下橡胶手套后，把门打开。

穿着厚外套的男人从门缝里慢慢地把头伸出来，表情凝重。

但是，当他一看到我的脸，马上变得非常惊讶。

“安永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就好。”男人装出好好先生的表情，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

“那家伙在哪里？”

“那家伙？你说谁？”

“就是剪刀男，那个硬把你带到这个地方的男人，日高光一。”

“他在厨房。”我冷静地说。

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鞋子也没脱就进了房间，朝着走廊走去。

我跟在男人后面。

走进厨房后，男人站在日高的尸体前，一动也不动。

我慢慢地往洗碗槽移动。洗碗槽里有另一把菜刀。

“不要动！”

男人发出声音制止我。

我一回头，看见男人手上拿着枪。

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不要以为可以找机会袭击我，把手举起来。”

我举起双手，紧盯着男人。

“原来是这样……”男人瞪着我看，锐利的眼神仿佛看穿了我。

“原来我们都被先入为主的想法限制了，只是因为媒体取了‘剪刀男’这样的绰号。我们本来应该无视这个绰号，虚心验证所有事实。但是，在潜意识里，我们还是不自觉地被牵着鼻子走了。”男人懊恼地咬着下嘴唇。

“原来如此。为什么凶手没有性侵害被害人？为什么我们采不到凶手的体液？为什么凶手对被害人的肉体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全部的问题都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了。因为剪刀男是女的，而且还是个这么漂亮的美女。”男人自嘲地笑了。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很想见你，剪刀男。”

“我也很想见你，杀死樽宫由纪子真正的凶手。”

冰箱旁边传来医生的声音，男人的脸色大变。

没错，他就是我在学艺大学站前速食店里看到和樽宫由纪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24

“我最讨厌这种场面了。”情况都这么紧急了，医生的语气还这么悠哉悠哉。

“侦探追查犯人，犯人拿枪对着侦探。但是，犯人却不击毙侦探，反而开始说一长串令人悲伤的话。真是够了。就连天上的神都不喜欢这种场景，所以马上就要破坏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男人看起来一脸困惑。

“这是《湖中女子》里的一节，你没读过雷蒙·钱德勒[①]的小说吗？还是你讨厌菲利普·马罗？那克利斯托弗·马洛[②]呢？”

说完医生便高声朗诵起来。

我命令你，改变你的身份重新出现吧。

带着那丑陋的姿态服侍我，实在太不像样。

来吧，快化身为警视厅的刑警出现吧。

没有什么比警官的身份更适合真凶了。

“你说够了没？”我忍不住吼了出来。

“不要在这个时候引用书里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男人的脸突然一脸怜悯。

“没错，你所想的大约都猜对了。”医生愉快地笑着，“你怀疑我们是多重人格吧，不过很可惜，你猜错了。如果是多重人格，个别人格之间是无法沟通的。而且，如你所见，我和她之间不但可以对话，还可以共同拥有记忆。所以，应该是妄想型人格才对。”

“你是说，你是她的妄想型人格吗？”

“你说反了，”医生不知道为何一脸悲伤，“她才是我的妄想型人格，我是被压抑的自我。我想，这个部分你才是专家。等我们被逮捕之后，你再仔细帮我们诊断一下吧。”

男人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

他和医生说话的同时，眼神从没离开我的身上。原本我打算趁他看向冰箱旁边的医生时，向他扑过去的，真是个小心谨慎的男人。

“看来，一切都被你看透了。”男人压低声音道。

“也不是全部，”医生耸耸肩膀，“我不知道你的姓名和地址，只知道你是警察，和一连串的剪刀男案件有密切关联，所以才猜测你可能是犯罪心理分析师。我不知道你们警视厅是怎么称呼这个职位的。”

“犯罪心理分析官才对。有一些人会叫我们marusai，让人不太舒服。”

“sai是psychology（心理学）的简写吗？”

“是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的简写。”

“不管是什么都无所谓了。话说回来，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四字简写。你知道吗？女高中生好像都把Skeleton Rock简称为sukeroku。”医生的脸上浮现出嘲讽的笑容。

“而且，警察先生们应该很喜欢用暗语吧。”

“喜欢用暗语的，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菜鸟。”男人微笑着。

为什么这两人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他们完全忘记我还高举着双手站在这里。

“你为什么知道我就是凶手？”男人问。

“一开始我就知道了，”医生突然变得很像恶作剧的小孩，“从我发现樽宫由纪子的尸体那时候起。”

“你说什么？”男人忍不住大叫。

我也很想这么叫。为什么？

“你为了要在杀死樽宫由纪子之后可以脱罪，所以才想制造出凶手是剪刀男的假象。你勒死她之后，将剪刀刺进她的喉咙。这样的伪装真的非常完美，怎么看都像是剪刀男干的。就连她发现尸体的时候，都觉得这样的伪装非常完美，怎么看犯人都是剪刀男。”

医生笑着说：“但是，你伪装得太完美了。真正的凶手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剪刀男的手法？难道是录下八卦节目反复研究吗？不对，八卦节目里的报道几乎都只是传闻或揣测，全都是些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报纸和八卦杂志也没有报道得这么详细。那么，真正的凶手是某个从警方那里获得消息的媒体工作者吗？也不对。来采访我们的记者除了根本不存在的‘某种方式的性侵害’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毫无兴趣。”

医生用圆珠笔按了按太阳穴。

“更何况，警方不可能让这么详细的情报流到媒体。要是如此，就分不出真正的剪刀男和模仿犯了。如果剪刀男真是凶手，警方必须握有其他人不知道的线索，才能顺利逮捕嫌犯。最核心、最重要的讯息一定是高度机密，所以，警方应该会隐瞒有无性侵害行为这样的讯息才对。”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男人痛苦地说。

“关于凶手有没有侵犯被害人，我们一直都持有一种暧昧的说法。因为这一点应该是锁定剪刀男身份的重要关键点。”

“看来我猜得完全正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凶手为什么不刻意营造‘某种性侵害’的假象？先不管是何种性侵害，一般至少会掀开裙子。但是，樽宫由纪子的服装非常整齐。这代表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凶手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某种性侵害’。真凶就是对剪刀男的罪行一清二楚的人，也就是警方的相关人员。”

医生盯着男人的后脑。

“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简单，但是，要找出真凶可没这么容易。幸好我们在学艺大学站前的速食店里，目击到了某个和樽宫由纪子见面的神

秘男子。如果这个男人是警方相关人士，那他一定就是真凶。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到警视厅去，请警方让我们看一下所有参与剪刀男案件的调查人员的大头照，还真是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医生说完后举起双手。

“但是，我手上却握有可以引诱你出来的诱饵，就是她丢在公园草丛里的那把剪刀。”

男人皱了一下眉。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另外一把剪刀。”医生加重了讪笑。

“就是那把出现在你伪装工程里的剪刀。你知道现场发现另外一把剪刀之后，一定非常烦恼吧。为什么会有一把剪刀遗留在现场？还不是普通的剪刀，而是剪刀男磨尖的剪刀。这把剪刀就像卡在喉咙的鱼刺一样，在你心里挥之不去。你晚上一定烦恼到睡不着吧，是不是？”医生伸出食指，指着男人。男人注视着我。

“后来你终于发现了另一把剪刀代表的意义。在你杀死被害人而且伪装成是剪刀男的罪行之后，尸体却被剪刀男发现了。”

“我一直觉得不可能发生这种离谱的事情。”男人深深吐出一口气，仿佛那口气是从肺里呼出来的。

“这样的偶然只有几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哎呀，哎呀，这对我们这种不懂数学的人来说，可伤脑筋了。”医生冷笑着，“你是优秀的犯罪心理分析官，而不是头脑简单的神秘现象迷吧。电视里赞扬神秘现象的节目里，会把一些事情解释为这种偶然发生的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所以不是偶然，而是奇迹。怎么可能？不管是几百万分之一，或是几亿分之一，概率都大于零，都是可能发生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或许只有几十万分之一，或是几百万分之一，但事实上的确发生了，甚至还造成恐龙灭亡，这样的说法已经逐渐成为古生物学的定论。话又说回来，你根本提不出证据证明概率是几万分之一。”

男人鄙视地看着我。我忍不住在心里发起牢骚，要瞪就瞪医生啊。

“不过，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就连我，看到樽宫由纪子的尸体脖子上刺着一把剪刀，也受到很大打击。在当下接受这个事实的确是比较困难，所以我就顺势推了一把。”

说到这里，医生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建议她去找出真正的凶手。但是，她只是个平常人，我不觉得她可以找得到你，我的目的不在此，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让你知道她正在到处调查某事，希望你发现遗体目击者正在到处探访被害人周遭的人。我希望你能对她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查抱持怀疑。”

为了制造效果，医生还刻意停了一下。

“只要顺利联结你的怀疑和另外一把剪刀，不管是多么难以置信的偶然，都能让你推导出正确的结论。我想你一定会为了确认这个结论，主动来找我们，而且很可能还是一个人来。”

“你居然拿我当诱饵！”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医生的语气听起来毫不在意，“不过也让你顺利见到真正的凶手，这样算扯平了吧。”

“那这个刻有英文字母的打火机呢？”我从背包里拿出打火机。

“你说这个，这个应该是更早之前什么人掉在公园里的。想必警方的鉴识人员也捡了不少其他东西吧。”

“可恶！”我把手中的打火机丢向医生，打火机打到墙壁，发出一个空洞的声音。

“你的运气真不好，”医生无视我的怒气，继续对男人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偶然之下发现樽宫由纪子的尸体，事情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我们只是从电视新闻或报纸得知樽宫由纪子的死，或许只会觉得是有人刻意模仿剪刀男罢了。因为媒体不会详细报道尸体的状况，所有的讯息都是经过警方的刻意筛选。如果只是看这样的报道，我们根本不会发现你的伪装功夫有多完美。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她什么人不选，

偏偏选上樽宫由纪子，而且还让我们发现尸体。不过也因为这样，我才能这么快猜出真凶。”

“怎么会是运气不好呢？应该说是幸运才对。”

男人用枪指着我的胸口，平静地说：“多亏这样，我才能顺利逮捕剪刀男。”

注释

① 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美国冷硬派推理小说巨擘，对现代推理小说影响巨大。下文的菲利普·马罗（Philip Marlowe）是他笔下的私家侦探。

② 克利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作家、翻译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爱德华二世》（*Edward II* ），是英国伊丽莎白王朝戏剧的奠基者。

25

“你的推理大致上都是正确的，”男人一边用枪指着我，一边说，“杀死樽宫由纪子的人的确是我，我也做了一些伪装，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剪刀男所为。而且我也发现了另一把剪刀代表的意义，可惜的是，你安排的诱饵调查并不太奏效。”

“是吗？你这不是来找我们了吗？”医生困惑地问。

“你……或许应该说你们，”男人笑了，“我根本就没听说任何你们在调查杀害樽宫由纪子凶手的事情，我想其他的刑警也不知道。”

“那是因为她太周到了，”医生苦笑道，“她非常擅长执行策略，和擅长理论的我完全相反。但是，她不但参加了樽宫由纪子的告别式，还去找她的朋友和家人，真不敢相信你完全没有发现。”

“辖区警署的刑警发现日高也参加了告别式，他一开始就觉得日高很可疑。没想到连我都被骗了。”男人面带痛苦地说。

“那个刑警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做矶部的年轻刑警。”

“我知道他，他来找过我们一次，长得还蛮帅的。”

“他知道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男人看着我，眼神有些诡异。

“因为矶部才见过你一次，就对你就有好感了。这件事已经成了目黑西署刑事科茶余饭后的话题。”

“那真是太光荣了，”医生说完后，似乎发现了什么，“所以你才跟踪日高吗？”

“没错。有人目击日高曾经出现在学艺大学站前的速食店。一得知这个情报，我马上就知道当时日高盯上了樽宫由纪子，而且开始跟踪她

了，他一定看到了我和由纪子见面。不管日高是不是剪刀男，我都无法坐视不管，所以今天才想和日高见上一面。”说到这里，男人变得阴郁。

“真是太诡异了，如果日高不是剪刀男，另一把剪刀也不是他丢的，那为什么会有人目击到他？这难道也是你口中的偶然？”

“这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你在那之后做了什么。当你到了这栋公寓时，发现日高正好要出门，于是你就跟在他的后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日高就押着一名年轻女性，也就是尸体的第一目击者上车，而且还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

医生笑了出来，仿佛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对你来说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居然身处犯罪现场，这根本是证明日高就是剪刀男的最好机会。所以你不立刻冲进来，而是刻意过了一段时间才按门铃。没想到打开门之后居然是我们冷静地站在这里，也难怪你会这么惊讶了。因为你的心里期待我们已经被杀，或是至少已经被强奸了。你的心地真是够差劲的。”

“随便你怎么说，”男人扬起一边的嘴角说道，“就算我把你和日高搞混，但是顺利控制剪刀男杀人的现场却是事实。”

男人用枪口对着日高的尸体，晃了几下。

“我顺利逮捕了剪刀男。”

“这可真是功劳一件。犯罪心理分析官运用最擅长的心理分析逮捕了杀人魔，我甚至可以想象报纸会下什么样的标题。到时候你就是红人了，出书的时候可别忘了分我一点版税。”医生的眼神充满嘲讽。

“但是，虽然我们的确杀了两个少女，但是樽宫由纪子并不是我们杀的，真正的凶手是你。如果我们接受审问的时候这么说，你怎么办？”

“我会说这只是连续杀人魔案例中常见的妄想。”男人冷静地回答。

“你能证明吗？先跟你说一声，我平常是很难像现在一样现身在外

面的，我讨厌现实世界。”

“你躲不了的，只要深入面谈就可以察觉到你的存在；如果面谈还不够的话，使用药物就好了。”

“东莨菪碱吗？”

“虽然你很博学多闻，但是医学常识似乎有一点太过时了，”男人的笑容看起来充满讽刺，“现在有更好的药了。”

“是吗？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医生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着，“就算没有杀死樽宫由纪子，但是我们杀了两个少女却是事实，我们必须赎罪。”

“放心好了，你既不会被叛死刑，也不用坐牢。你有病，我会帮你作证。”

男人极尽温柔地说着，我的背脊感到一阵凉意。

“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杀人犯，就算是累积大量案例的FBI，也没有任何连续杀人犯案例出现你的这种症状。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病例，非常棒的研究对象。”

“我们死后干脆把大脑捐给FBI的犯罪心理研究所好了，要在哪里签名？”

“我个人强烈建议能在生前提供给我们进行研究，我会帮你介绍医院的。”

“谁要一辈子被关在医院，变成你们的研究对象？不过这样也好。我只是想找出真正的犯人，不管会不会因此被诉诸罪行，都无所谓了。”医生故意叹了很大一口气。

“况且，人生只能顺其自然。”医生终于闭上了嘴。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和男人说话了。

“最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杀死樽宫由纪子？”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露出痛苦的表情。

“因为由纪子没有怀孕。”他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

“这和一般状况相反吧，如果是女生怀孕了而杀死她，还比较容易理解，”我疑惑地问，“让女高中生怀孕的话，麻烦的应该是你吧，尤其是你还是个警察。”

“是啊。如果她真的怀孕，我应该非辞职不可了。不过就算非得辞职不可，我也不在乎。”男人的视线看向远方。

“我在半年前认识由纪子，当时我们在美术馆。由纪子绑着马尾，穿着一件水蓝色的上衣，非常认真地看着一幅画。当时我想，这个女孩真漂亮。就连现在，我都能清楚地回想起她当时的模样。”

我曾经看过樽宫由纪子穿着一样的衣服，那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型风格。我心想，这样的服装还真受男人欢迎。

“我先开口对由纪子说话，不过我完全没有任何邪念。再怎么样，对方可是比我小两轮的女孩子。我只是想告诉她，我也很喜欢佐伯祐三①。”

佐伯祐三是谁？但是我不想打断男人的思绪，所以忍住没有发问。

“我和由纪子在美术馆里的咖啡座聊得非常开心，分手的时候还约好下次再见面。之后经过几次约会，我们终于在一起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看着吧，悲惨的故事要开始了。”医生小声地在我耳边说道。

“大概两个月之前，由纪子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她难过地说，你一定要我把孩子拿掉吧。老实说，当时我的确非常挣扎。和高中女生交往，还让她怀了我的孩子，事情如果传开，我在警界就毁了。但是，我打心里深爱着由纪子，而且那阵子我和妻子之间陷入了低潮，正在分居。我考虑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要让她生下孩子。就算不当警察也没关系，我也愿意离婚。我愿意等她高中毕业后再结婚，然后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当时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男人的表情沉了下来。

“那天我和由纪子约好在速食店里讨论这件事，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幕。我告诉由纪子自己的想法，告诉她‘我们结婚吧’。听完之后，由纪子笑了。”

我想起在速食店看到的樽宫由纪子和她脸上的笑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她笑出声音，笑得那么开心。

“然后，她告诉我怀孕是骗我的，会这么说只是想知道警视厅的大人物会拿多少钱出来，她只想试试看，而且也不打算和我结婚。”男人的声音里听得出有一股深深的恨意。

“她的语气听起来既不像嘲讽，也没有开玩笑的感觉，只是很自然地说出这些话。”

“她或许真的只是想试试看，她应该并不想要钱。”男人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

“就算由纪子对我说出这么冷酷的话，我还是爱着她的。但是，那天分手的时候，她告诉我不要再见面了。我忍不住打破我们之间的协议，打电话到家里给她，但是由纪子的态度非常冷淡。”男人用力摇着头。

“慢慢地，我的爱转变成恨，转变成杀意。”

樽宫由纪子其他的男朋友应该或多或少也被这样对待过。

他们都陷入自己的想象，自以为了解樽宫由纪子，然后在不经意中遭到重重的一击。

樽宫由纪子或许没有恶意。她既没有善意，也没有恶意；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她只是想把男人当作实验品，就像亚矢子说的那样。

但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像其他人可以迅速抽身，而是任由自己的幻想继续扩大，最终杀死了樽宫由纪子。

“就为了这件事情杀人，我看你的头脑有问题吧。”

男人一瞬间木然地看着我。

但是他的表情立刻大变，原本沉稳的神情马上因为极度的愤怒而涨

红。

男人走向前，突然用枪托往我的脸挥了过来。

他毫不留情地用力一击，我的身体飞了出去，撞在墙壁上之后跌落在地上。

我感觉到嘴里有一股血腥味，还有一颗一颗的硬物，臼齿一定断了好几颗。

我倒在地上，男人过来使劲踢了我几脚。

“你才是发了狂的杀人魔！”

听到我的叫声，男人又踢了我好几脚。我听到肋骨断裂的声音，这令我喘不过气来。

“你知道自己杀了两个女高中生吗？还有一个无辜的男人！”

男人抓着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我的头皮简直快被扯掉了。

“看看你干的好事！”男人把我抛起，丢到日高的尸体上。我的头正好枕在日高的大腿上，就这样躺在地上。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只希望毛衣不要沾到血迹。

“你刚才杀死了这个男人。他和你有什么仇恨，你要残忍地杀死他！”

我很想老实地告诉他不为什么，但是我的声音出不来。

“你看仔细！你就是用这把菜刀剁碎他的！”

男人从日高的下腹部拔出了菜刀，把沾满了血迹的菜刀拿到我的面前。

“你做了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有什么资格说我！”

男人右手握着枪，左手拿着菜刀，举起脚用力地朝着我的肚子猛踢。和着鲜血的唾液从我的嘴里吐了出来。

就是这个时候。

玄关处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

注释

①佐伯祐三（1898—1928），日本西洋画家，作品以巴黎风景人物为主。

26

早知如此，今天出门前应该看一下星座运势。我想，我的星座运势栏里一定写着“今天会有很多意外访客”。

听见了激烈的敲门声，男人惊讶地回过头去看着大门。

“开门！快开门！”门外传出了有人大叫的声音，还有人用拳头用力敲门。

男人手上仍然握着枪和菜刀，急忙跑出厨房一探究竟。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男人自言自语般：“他怎么会在这里……”

“再不开门的话，我要破门而入了！”门外的人听起来极为愤怒。

我忍着疼痛，心里想着到底是谁来了。是前来拯救我的骑士？还是美国海军？

又或是骑着白马的王子？

男人似乎有所觉悟，随即我就听见了打开锁、开门的声音。

“是你呀？矶部。发生什么事了？”

男人似乎在跟某人说话。矶部？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你怎么会在这里……”男人继续问，但是对方并没有回答他，我只听见有人从走廊往这边跑的声音。

直到看见那个年轻人跑进厨房，我才想起他到底是谁，就是那个来找我问话的年轻刑警。

矶部发现了日高的尸体和倒卧在日高腿上的我，显然愣得全身僵硬。没想到他身为刑警，看到尸体时却是这种反应，一脸苍白。

不过他马上回过神来，立刻在我旁边蹲了下来，问我：“你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我很想对他大吼，但是声音出不来，我只好努力对他挤出痛苦的表情。

“我知道没有通知你们，是我不好。不过，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想要自己确认一下。结果，我想得果然没错，我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实……”

男人一边说着，一边从矶部的身后跟着走进了厨房，手上还握着菜刀和枪。

矶部的表情在一瞬间又绷紧了起来。他站起身，从外套里面取出了配枪。

他的枪口指着男人。

“把菜刀和枪丢过来！”

“你想做什么？不要开玩笑了。”男人故作镇定地想要强装出笑容，不过看起来非常古怪。

“快丢过来，堀之内。”

原来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作堀之内。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就告诉你……”

“快丢过来！”听见矶部这样叫，堀之内的表情马上垮了下来。

堀之内把手上的菜刀丢到餐桌上，但是他的右手仍然拿着枪。

“你居然敢对警视正说这种话，矶部巡查。”堀之内看起来似乎想强作镇静地保持着他的威严，慢慢地走到矶部的身旁。

“不要过来，堀之内。”矶部两手握着枪，对准堀之内。

但是我看得出他的双脚在发抖，堀之内应该也发现了。

他看起来很不可靠，到底行不行？我不禁开始担心了起来。不要说开枪了，说不定这还是矶部第一次带枪到犯罪现场。相较之下，只是拿着枪、枪口自然指向地面的堀之内显得非常有大将之风。

矶部甚至被堀之内的气势所震，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后退。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矶部说。

他的声音居然没有发抖，这一点挺让人意外。

“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你现在和太太分居，一个人住在目黑区鹰番附近的公寓里；还知道你曾经多次密会命案的被害人，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堀之内睁大双眼。

“我们收集到非常多的目击证言，容不得你狡辩。”矶部直视着堀之内的双眼，“为什么你在一开始不告诉我们你认识被害人？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那是因为……”堀之内才刚开口，矶部就马上堵住了他的话。“那是因为你杀死了她。你杀死她之后，伪装成剪刀男的罪行，因为你就是署里分析犯罪行为的人，误导办案方向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太简单了。”

堀之内一动也不动地睁大眼睛。

我紧盯着他右手的枪。

依照现在的状况，我和堀之内都会被逮捕。既然如此，如果可以在被逮捕之前用枪自杀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忍住身上的痛，慢慢地挺起身。

“不对，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这件事情……”堀之内似乎还想辩解，就在他准备解释的时候，顺势举起了右手。

就是现在。

我顾不得脸颊和胸口的剧痛，朝着堀之内扑了过去。

“住手！不要。”

矶部大吼。

我握住堀之内手上的枪，将枪口指向自己的胸口。堀之内死命地想拉开我的手，但是已经太迟了。

我看着堀之内，对他露出了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堀之内扭曲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恐惧。

我把手指压在他放在扳机的手指上，扣下了扳机。

“轰”的一声，我的身体被抛出，掉在了地上。

我以为可以因枪击而立刻死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的腹部被一阵剧痛袭击，就好像被人以烧红的铁棒刺进身体。

“哎呀呀，结果你的毛衣还是沾到血了。真是太可惜了。”

医生蹲俯在我的身上，血从他的身上渗了出来，腹部一带的白袍慢慢被血迹染红，脸颊上出现了许多豆大的汗珠。

“我说你啊，难道不知道枪击腹部并不会马上死亡，只会造成剧烈的疼痛吗？虽然电影里经常出现以枪抵着太阳穴自杀的画面，不过其实这样并不保证一定会死。你知道吗？正冈子规[①]的表弟藤野古白[②]用手枪自杀时，他在前脑开了一枪，又在后脑开了—枪，据说还拖了四五天才死。明治时代的医疗水平都这样了，如果是现代的话，说不定根本不会死。”

我双手抱紧腹部，想叫医生闭嘴。但是我一开口，嘴里便流出了许多血块。

“不过，如果你运气好，应该可以死于大量出血。这样对我们来说，说不定比较好。”

“看你做了什么！”矶部看到我痛苦的表情，抬起头来狠狠地瞪着堀之内。

“我真是不敢相信，你杀死了一个16岁的少女，居然还对两个尸体目击者下手。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你听我说。”堀之内听到矶部这么说，似乎终于回过神来。他抬起头来看着矶部：“你是说我杀了日高，还想杀死这个女人？”

“不管是谁，看到这一幕都会这么认为。你还想狡辩吗？堀之内。”

堀之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矶部。

然后，他仰头看着天花板，大声笑着。

堀之内笑了很久。他流着眼泪，打从心底笑着。

“没错，你说得没错。”

堀之内以手背抹掉眼泪。

“我杀了由纪子，然后再杀掉日高灭口，现在又想杀死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只是一个无辜的善良小市民！”说完堀之内将枪口放进嘴里。矶部张大了嘴，大叫了一声。

“你看，这就是最好的举枪自尽的方法。”医生为我说明。

“把枪口放进嘴里，扣下扳机。子弹的力量会将延髓喷出，这样就可以立刻死亡了。”

“轰”的一声枪响。

暗红色的物体喷洒在墙壁上，堀之内应声躺卧在地上。

就在矶部急急忙忙跑到我的身边时，我感觉自己逐渐失去了意识……

注释

①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俳人、歌人，为明治时代文学的代表者之一，对日本近代文学有巨大影响。

②藤野古白（1871—1895），日本俳人。

第十二章

矶部抱着一大束花，在洗手台的镜子前端详着自己。

因为是从署里直接过来的，所以穿的是分发的制服，让他感到相当无奈。今天早上刚剃过胡子，后脑的头发翘了起来，于是他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么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矶部走出洗手间，往安永知夏的病房走去。

走在铺着亚麻地毯的走廊上，矶部下意识地和往来的医生和护士打着招呼，脚步十分轻盈。他心情极佳，要不是医院里禁止大声喧哗，他还真想吹口哨。

距离堀之内举枪自尽，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之后矶部立刻通报警方，被堀之内击伤腹部的知夏马上就被救护车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手术。手术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对于在走廊上等待手术结束的矶部而言，就像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那么长。

一直到执刀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对矶部露出笑容时，他才感到疲倦。

之后知夏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星期，今天早上医院终于解除了谢绝会面的规定。

到了病房门口，矶部停下脚步，呼了一口气，闭紧嘴唇，整理好心情。

这是一间六人病房，护理站告诉他知夏的病床在最里面、窗边的位置。矶部穿过好几面当作病床隔间的布帘，往里面走去。

病房里有头部和右眼缠着纱布的中年妇女，有右手打着点滴、呆看着点滴袋的年轻女性，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女，坐在肥胖老太太的床边，正在向老太太说着话。

知夏坐躺在病床上看着周刊杂志。冬天的阳光从窗户洒进房内，照在她的身上。

她比矶部想象中有精神多了。虽然左脸颊上还留着瘀青，医院睡衣的领口露出一小截白色纱布，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过其他地方看起来已经差不多都恢复了。

知夏非常认真地看着周刊杂志，没注意到矶部的出现。

矶部并没有开口叫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她留着及颈的短发，两道浓眉有棱有角，眉尾微微上扬勾勒出圆弧的线条。双眼看起来非常柔和，上唇嘴角微微向上，脸颊饱满。

知夏十分漂亮。

矶部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尸体发现现场鹰番西公园。她是尸体目击者，当时坐在藤架下接受近藤的侦讯。那时候她低着头，矶部完全没注意到她。

第二次见面是在被害人的告别式上。矶部和村木在会场观察观礼人的时候，看见了穿着三件式黑色套装的知夏。可能是鞋子咬脚，她一直拖着脚走路。矶部看着她看得都入迷了，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心想为什么穿丧服的女性看起来都特别有魅力。

第三次见面，是到日高光一家进行调查的那一天。

那天是星期天，中午之前他们就出发前往日高的公寓，顺利将日高带到外面。当时近藤就躲在路边的车里，等他们将日高带到停车场时，在车里拍下了日高的照片。

后来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厅，当村木问到另外一把剪刀的时候，日高的表情显得非常不自然。

“那家伙真的很可疑，”送走日高之后，村木双手交抱在胸前说，“看来另一把剪刀是日高丢在现场的。好，我们去问一问另一个尸体目击者，说不定她当天曾注意到日高丢了那把剪刀。”

于是吃过午餐后，矶部和村木就到知夏的住处走了一趟。

矶部永远也忘不了知夏打开房门之后的模样。

知夏似乎刚睡醒，身穿睡衣的她似乎很不高兴被吵醒。矶部注意到

她睡衣的第一个扣子没有扣上，胸口露了出来，让矶部尴尬得不知道看哪里才好。

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打算以这样的打扮让他们两个人进屋！不要说矶部了，就连平常最冷静的村木也被她这样的言行吓了一跳，当场狼狈不堪、脱口而出“不用了，进去房间不太方便……”这样的话。

等知夏换好衣服之后，他们邀请知夏到附近的咖啡厅，问了她一些事情。

当天村木自己开口说要请知夏喝咖啡，部分原因应该就是知夏充满魅力。因为他帮日高付钱的时候，看起来就非常勉强。不过矶部完全可以体会这种心情，换做矶部，他也愿意帮助知夏付钱。

如果只问另一把剪刀的问题，她可能会立刻看穿警方的意图。虽然知夏看起来不像是会爆料给八卦杂志的人，不过矶部还是认为不让她知道警方对另一把剪刀感兴趣比较好。

所以他们先问她发现尸体时的情况。

知夏回答问题的时候，矶部一直无法移开目光。

大部分的原因是知夏很漂亮。

她的魅力不是打扮出来的，而是自然散发。看她的服装就知道了，知夏那天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十分休闲。

她说话的方式也很率直、不矫饰，可能是因为宿醉。更何况现在有很多女性说话都很男性化，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矶部心想，她的性格应该也很男性化。

知夏不化妆，似乎也不怎么关心体重。她的脸颊丰腴，对矶部来说，这是他喜欢的类型。很多女生把头发脱色、顶着大浓妆，还因为过度节食而瘦得像鸡骨头，矶部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人工美女。

不过，矶部之所以这样一直盯着知夏，并不完全是被她吸引，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知夏。

当天把知夏约出来时，矶部一边问话，一边想着到底在哪里见过

她。同时他突然想起，为什么知夏会在那么晚的时间，单独走在没有行人的巷弄里？年轻女子单独走在夜路里很危险，特别是剪刀男这种变态出没的地方。

矶部忍不住脱口问了一个问题：

“那天那么晚了，你为什么会在鹰番？而且还是在人烟稀少的巷子里。”

村木看着矶部，似乎在说：“问这种不相干的问题做什么？”

听到知夏去认识的人家里的回答，矶部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朋友？这么晚还去朋友家，该不会是男朋友吧？

“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

知夏明显露出不悦的表情，说：“这是我的个人隐私。”她说得一点都没错，于是矶部为自己的多嘴向知夏道歉。

村木不耐烦地看着矶部，不过他马上想起自己的职务，于是接着问知夏另外一把剪刀的事情。

知夏不曾注意到有另一把剪刀，所以矶部和村木没有获得任何看见日高拿着剪刀，或是丢掉剪刀的证言。

她一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尸体，所以这样回答也是情有可原。知夏一直低着头，似乎不愿意回想当天的情景。村木看她这个样子，很快结束了问话。

就在这时，矶部终于想起在哪里见过知夏了。她就是在被害人的告别式上，那名穿着丧服的美丽女子。

“请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被害人的告别式？”矶部突然这么问。知夏怀疑地看着矶部，似乎想说“为什么这么问”，矶部感觉自己的脸涨红了。

听取完证词，和知夏分开之后，村木突然打了矶部的头。

“你这家伙，不要因为对方是个美女，就尽问些私人的问题。”

坐进车子，近藤已经抱着相机袋等着他们了。村木居然还告诉近藤："真是不得了，我刚刚碰见了一件荒唐事。"

"发生什么事了？"近藤问。

"这家伙，"村木用下巴指着矶部，"居然爱上证人了。"

"真的吗？前辈。"近藤瞪大了眼睛。

"没这回事。"矶部急忙回答。

"当然有这回事。这家伙一直盯着对方的脸，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净说些什么晚上一个人在路上走很危险，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面之类的。"

"那位安永小姐的确长得很漂亮。"近藤沉思着。

"最后他居然还涨红了脸，我真是看不下去了。"村木之后在回目黑西署的路上，也一直嘲笑着矶部。回到刑事科后，村木还告诉所有同事这件事，甚至告诉了堀之内。

之后这件事就成了众人的笑话。

"你可不要擅自去找第一目击者，问些私人的问题哦。"村木窃笑道。

"真是羡慕年轻人哪。"松元吐着烟，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着。

"居然借着调查问话的机会趁机搭讪，真是拿你没办法啊。"下川故意露出生气的样子。

算了，就让他们说吧。矶部看着眼前的知夏，心里这么想，我被她吸引也是事实，怪不得大家这么说。

本来埋头于八卦杂志之中的知夏，这个时候抬起头来。

她看见矶部，便露出微笑，按下了护士铃。

护士马上就来了。

"护士小姐，我好像又需要花瓶了，"知夏对护士说，"再过一阵子，全医院的花瓶可能都要放到这里来了。"

矶部一看，窗户边放着两个花瓶，里面都插着花，看样子矶部是今

天的第三个访客。

“觉得好一点了吗？安永小姐。”矶部一边说一边走近知夏的病床。

“嗯，托你的福，已经好多了。听说是你帮我叫救护车的？”

知夏爽朗地说。她的样子和听取证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来她没有宿醉的时候，是这样子讲话的。

“是的。”矶部在病床旁的圆椅上坐了下来。

“幸亏有你的及时处理。都是因为你，我才能捡回一条命，虽然医生说我的腹部会留下枪伤的痕迹，不过只是这样已经很好了。”

“是吗？”她的身体会留下伤痕。想到这里，矶部不禁感到沉重。

“你怎么这么沮丧？我都不在意了，”知夏笑着说，“这也是我应得的，谁叫我要扑到一个手上有枪的男人身上。”

“不，我也有责任。如果你没有这么做，说不定我就被堀之内击中了。也可以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你这么说我会不好意思的。”知夏扬起一边的嘴角浅笑着。

“我带花来了，不过看来是多余的了。”矶部转过头去看着窗边的花瓶。

“怎么会？我还是很高兴。看了花，本来很无聊的医院生活也变得有趣多了。只是这几天连讨厌的人都来看我了，这一点比较伤脑筋。”知夏指着面前的花瓶。

“最早来的是周刊记者黑梅夏绘。她要求我接受专访作为周刊ARUKANA的独家报道，我花一分钟就把她赶走了。她应该还没走远，那一身毫无品味可言的服装，不管是谁都能一眼认出来。”接着她指着第二个花瓶。

“第二个来的是我打工的出版社，一个叫做佐佐塚的职员。他一脸替我担心的样子。我当然很感谢他为我加油打气，但是他居然想借机握我的手。我花三分钟就把他赶走了，”知夏开朗地笑了起来，“他对我有

意思。”

砚部感觉自己的心意似乎被看穿了。

“那我会在几分钟的时候被赶走？五分钟？”砚部刻意装出不在乎的语气。

“我不会赶你走的。”

知夏把手上的周刊放在边桌，起身坐了起来。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到日高光一的住处？又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叫做堀之内的男人杀死了樽宫由纪子？”

知夏的双眼闪耀着光芒问道。

第十三章

没多久，护士拿了一个彩色玻璃的花瓶过来，矶部将自己带来的花插进去，放在窗户前面。

“请务必让我听听名侦探的推理，”知夏盯着矶部看，“虽然这里不是豪宅的书房，也没有案件相关人士齐聚一堂，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

矶部心想，原来她也看推理小说，我们有共通的兴趣呢。

“我才不是什么名侦探，”矶部说，“老实说，我一直到最后都没想过堀之内就是真凶。而且最早怀疑堀之内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同事。”

“是那位村木先生吗？他看起来很聪明。”

“其实是我们大家慢慢觉得堀之内很可疑，最早起疑的是我的上司上井田警部。”

“我不是一开始就怀疑堀之内。”上井田警部一手拿着玻璃杯说。

目黑区高中生命案侦破之后，目黑西署举办了一个小型慰劳晚会，地点就在目黑西署附近的小酒吧。上井田警部以下的刑事科成员，包括上井田警部、村木、松元、下川、矶部、近藤全都到齐了。

“只是，我总觉得他在第一次调查会议里说的话，很奇怪。”

“哪里奇怪呢？”矶部问。

“他一劈头就说‘这次的事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是剪刀男犯下的’。我当时就很怀疑，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堀之内才刚到目黑西署，连命案现场都没看过，只在调查会议前看了一下报告书，为什么就能判断有75%的可能性是剪刀男所为？他又不是算命师，不能说是凭直觉吧。”

“没错，他还唠唠叨叨地说‘搜查一科科长以为我是是算命师’，”村木插嘴，“说什么不可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掌握线索。这次的命

案，他完全没进行调查，就认定是剪刀男做的。”

“还有一点更奇怪，他居然说自己要完全待在目黑西署的临时办公室里进行分析，全部的调查都交给我们。”

上井田警部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乌龙茶。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不亲眼确认命案现场，也不和证人见面，在办公桌上就能揪出嫌犯，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所谓调查，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调查。做深入调查时，听取相关人士所说的话是最重要的。如果连对方的表情如何、说话的语气都不知道，根本无法掌握证词的真正意义，就算是犯罪心理分析官，也不可能可以不去现场。”

犯罪心理分析官的工作就是从犯罪现场和附近遗留下的蛛丝马迹，找出嫌犯的踪迹，这是堀之内自己说的。要想掌握暧昧不明的线索所代表的意义，一定得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现场调查。

“而且他还在调查会议上，说曾经去过剪刀男的第一个被害人的现场，但是他在这次的案件中，从未踏出目黑西署一步，这一点我实在无法认同。所以我才坚持除了矶部之外，还要一个刑事科的人和矶部一起行动。因为我想搞清楚堀之内口中的调查，到底是何种调查。”

“那算哪门子调查？”下川不屑地说，“到被害人的高中附近去走走，这能叫调查吗？矶部或许还会被骗，不过这一切是瞒不过我们的眼睛的。”

“原来如此。”知夏撑着下巴，“上井田警部的头脑真好。”

“是啊，他是一位很杰出的刑警。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接受堀之内的指示，和刑事科的人两人一组外出调查了。在这之前，我的同事松元向堀之内报告了被害人的情报。”

“我当时真的觉得堀之内这个人不简单。”松元一边对着小酒吧里现烤料理的火炉熏成了黑褐色的天花板吐出一口烟，一边说着，“他好像

把我写的被害人相关报告书都背起来了。当时我心想，如果不是这么用功的话，恐怕当不了犯罪心理分析官，刚开始我是真的打从心里佩服他。”松元把酒杯中的温酒一口饮尽，表情相当满足。

“但是，当矶部问到为什么被害人那天晚上那么晚回家，就在我回答‘她是因为当天有社团活动才这么晚的’之后，堀之内立刻就补上一句‘因为弓箭社的练习才那么晚放学的’，这句话让我非常讶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不知道，就不可能写在报告书上。为了确认，回到刑事科办公室之后，我又重新翻了一遍报告书，我确实没写到这一点。为什么堀之内会知道报告书里没写的事情？”

“他一定非常了解被害人。”村木握紧手中的玻璃杯，“弓箭社的事情他一定是从其他方听到的，所以才会错以为报告书里写了这一点。”

“没错，”松元点了点头，“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怀疑堀之内可能认识被害人。”

“所以你们就开始怀疑堀之内了吗？”知夏问。

“其实在这个时候，只有上井田警部和松元抱着些许的怀疑罢了，还没有扩及刑事科所有人。后来是村木的一句话，刑事科才决定自己对堀之内展开调查。”

“我和矶部去过被害人的告别式之后，才知道堀之内所谓的调查多么荒唐。”

村木说完后，向穿着日式短衫的店员再点了一杯温烧酒续杯。

“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不过，真正让我对他起疑的，是堀之内提出剖绘报告书的那一天。”说完村木喝了一大口从店员手中接过来的温烧酒，“那天晚上我发现堀之内提出的报告书里的重大缺漏，觉得火很大，决定立刻问他对另外一把剪刀的看法。你还记得吧？矶部。”

“记得，后来你就叫我打电话给他了。”矶部回答。

“拨通后我和堀之内提到这件事，没想到他说他对另外一把剪刀非常感兴趣，现在马上就赶过来。那天雨下得那么大耶。”

一点没错，那天晚上下了一场不合时令的豪雨，整晚的电视新闻大量地报道各地的豪雨状况。

“堀之内在30分钟内就出现了，30分钟哦。”村木激动地举着玻璃杯。

“下那么大的雨，他居然可以在30分钟内从郊外的住处赶过来？而且矶部打给他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换好衣服再洗个脸至少要花个10分钟到15分钟吧，这样就只剩20分钟了。难道他是油门踩到底，以时速300千米的速度飙过来的吗？”

“要真是这样，早就出事了。”松元说，“那天晚上首都高速公路因为大雨发生了连环车祸。”

“没错。而且那家伙不是开车来的，因为他的大衣和裤子淋湿了。如果只是从停车场进来，是不会淋得这么湿的，”村木靠在桌上，整个上身往前倾，“他是走过来的。”

“他真是太关心另外一把剪刀了，”下川笑了，“枉费他平常上班的时候，花费的时间都经过精心计算，还刻意开车来。”

“他是走到目黑西署的，在大雨中走了整整20分钟，”村木重复，“他就住在这附近，就在目黑西署，同时也是在命案现场的附近。第二天我从矶部那里抄来了堀之内的电话号码，一看是手机号码。有人会在要准备好好睡上一觉之前，不关掉手机，还把手机放在床边吗？我愈想愈奇怪，调查了之后，才发现我想的果然没错。堀之内的确住在鹰番，正和太太分居中。”

“明明就住在附近，却不愿意走出去，连现场状况也要问其他刑警，”下川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实在太奇怪了。所以我就告诉上井田警部和松元这件事情，才知道他们两个也已经开始怀疑堀之内了。”村木看了一下所有人。

“所以我决定开始对堀之内展开调查。”

“你们可以这么做吗？”知夏不解地问，“一般来说，应该不能调查自己署里的人吧。”

“一点也没错，你知道得真多。”矶部钦佩地说。

“之前在书里看到的。”

“你真爱看书。”

之前矶部去知夏家里问话的时候，曾经从门外看到她房里的书柜。整面墙壁都被书柜塞满了，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虽然矶部也爱看书，不过数量却完全比不上她。

“然后呢？”知夏提醒矶部。

“啊，是的。”矶部回想了一下刚才说到哪里，“你说得没错，我们不能违反专案小组的方针，擅自调查署里的人。不过很巧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漏洞，就是我不属于专案小组，而可以在堀之内的命令下自由行动。”

“虽然我怀疑堀之内，不过还没有怀疑到他就是凶手的地步。我只是认为他应该和被害人有某种深入的关系，却刻意隐瞒罢了。他说得也没错，把这个案件当成日高光一，也就是剪刀男犯下的比较自然。”村木双手交抱，陷入沉思。

“但是，如果到了整天不肯出门，甚至造成调查行动的不便，就太可疑了。所以我决定采取两面手法，也就是和矶部一起出去查访的时候，同时调查日高光一和堀之内。”

“不过我们需要照片。”松元一边吃了一口马铃薯炖肉，一边说，“如果没有脸部照片，就不可能找到目击证人。”

“我们又不能去请他给我们一张照片。”村木笑了，“所以就趁拍日高照片的时候，让近藤顺便拍了一张堀之内的照片。”

“就是我们去找安永小姐问话回来之后吧。”矶部说。

“没错。我成功地引导气氛，假装先试拍几张，让近藤拍下堀之内的照片。”村木戏谑地看了近藤一眼。

“谁知道这家伙居然紧张到全身僵硬。”

“对不起，”近藤抓了抓头，“因为被指派偷拍警视正的正面照片，所以我……”

“害得我不得不比出胜利手势。”村木一直瞪着近藤，但是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很开心，“不过，看在你照片拍得很好的份上，这次就饶过你了。”

“谢谢。”近藤恶作剧般地低头道谢。

“隔天开始我们就外出展开调查，拿着堀之内和日高两人的两张照片。”

“所以你们就以堀之内的命令这个名义，对堀之内展开调查？”知夏窃笑着，“真是了不起。”

“没错。不过这一切我完全不知情，因为我是和堀之内最接近的人。大家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不让堀之内发现，所以我一直以为大家都是外出调查日高光一。”

“不好意思，把你一个人蒙在鼓里，”村木向矶部道歉，“毕竟我们只是基层刑警，居然怀疑警视正，如果中途行迹败露，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堀之内应该会用尽一切手段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才会一直保密到底。”

“没关系，”矶部笑着挥了挥手，“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被堀之内发现。更何况事情也已经顺利解决了，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们应该更信任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事情告诉你。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次的事情，”下川收起平常的戏谑口吻，严肃地说，“日高

会被杀、那个叫安永的女孩会受伤，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这么想，”村木安慰他，“就算是阿长没有说漏嘴，堀之内还是会去杀日高灭口的。他杀人的手法那么残酷，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事情被我搞砸了，”下川看着矶部，“就是和你一起去学艺大学站前调查的时候。当天我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关于日高的证言，不过却得了关于堀之内的有力证言。车站前的速食店店员说他曾经看到过堀之内一脸严肃地和被害人说话，这是第一次获得堀之内和被害人之间接触的线索。因为实在太高兴了，所以我有点得意忘形，忍不住对你说已经获得有力证据，完全忘记了你不知道这项计划。”

原来那天在学艺大学站前的荞麦面店时，下川所谓的有力证言并不是指日高，而是堀之内。矶部完全误会下川，还以为终于找到日高的目击证人了。

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得到日高的目击证言。如果刑事科全员的推测没错，他真是剪刀男的话，那他一定是个行动相当谨慎的人。

“对你说完后我才发现不该让你知道这件事，只好想办法转移话题，”下川继续说，“但是没想到你那么兴奋，回到署里立刻就向堀之内报告。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谎称有人在速食店里看到过日高。堀之内好像感到非常震惊。”

“没错，堀之内一定想，自己和被害人见面的事情，可能已经被人看到，”村木叹了—口气，“所以他才会去杀了日高。不过，这些都不是阿长的错，这是不可抗拒的。”

“就算撇开日高，我居然让那位小姐遇到这事。”下川咬牙切齿地说，“他居然用脚踹一个毫无抵抗的弱女子，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从阿长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觉得如果再这么隐瞒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村木转向矶部，“所以才打算再收集足够的堀之内

目击证词后，公开一切。”

“就是在那一天，”矶部说，“就是你被带到日高光一家里的那天。”

“你们只调查了堀之内六天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可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吗？”

“其实收集了不少。不知道为什么，堀之内似乎毫不隐瞒自己和被害人之间的交往，也难怪他不愿意参加调查行动。有很多人都曾经看过他们亲密地谈话，被害人的同学看了堀之内的照片，也都能够立刻指出这是被害人的交往对象，他们都说堀之内是被害人在半年前开始交往的对象。”知夏一直认真地听着矶部说话，这让矶部觉得自己仿佛是真正的名侦探。

“也难怪堀之内会想嫁祸给剪刀男了。如果依照一般杀人案件的常规，只要一针见血对被害人的交友关系进行调查，马上就会查出两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会把这次的案件引导为剪刀男犯下的罪行，他必须要让专案小组相信这次的案件不需要针对被害人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也必须让这个案件成为无动机杀人案。因为一旦针对凶手杀害被害人的动机进行调查，堀之内马上会成为调查的对象。所以他才会将自己的犯罪心理分析官的身份，利用到最大极限。”矶部歪着头，不可思议地说，“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和被害人见面。一个有妻有子的警察和高中女学生交往，如果被发现的话，会变成丑闻的。”

“或许他不在乎辞掉警察这个工作吧。”知夏自言自语般地说，“他对被害人的偏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也因为这样才会转为杀意。”

“或许吧。总而言之，堀之内和被害人之间有着亲密关系这件事，就浮出水面了。到了后来还有目击证人指出堀之内曾经到过命案现场的鹰番公园，于是大家对堀之内的怀疑也就越来越深了。”

“我收集到一个在深夜看到堀之内到鹰番公园去的证词。”松元吃着烤鸡串，“本来只愿意窝在署里进行分析的人，居然到现场去了，而且还不是白天光明正大地去，偏偏选在半夜一个人去。”

“他应该是去确认发现另一把剪刀的草丛位置。”村木解释，“他一定是急着想确认日高是不是真的丢下另一把剪刀，才在半夜从自己住的公寓过去。”

“听了这件事，我更确定了堀之内的确可疑，”松元转向矶部，“所以才把这个证词告诉矶部，我想该是把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

“我也这么觉得。”村木附和着。

“你是说星期六那天吗？”知夏一脸期待，一边起身趋近矶部，让他吓了一跳。

“破案的高潮快要到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松元外出调查回来之后，村木给我看了两张剪刀的照片。”

矶部别开原本看着知夏的视线。

“在比较两张照片的不同之后，我们得到了一通难以置信的结论。也就是说，被害人并不是剪刀男所杀，而是被某人杀死后凶手做了伪装，而发现尸体的不是别人，正是剪刀男。

知夏仿佛稍微眯了一下眼睛露出笑容，令矶部有些疑惑。

第十四章

“怎么可能？”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那天，矶部听了村木对于第二把剪刀的推理之后，忍不住叫了出来。

“我也很想说这句话，”村木说，“不过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凶手可能就是堀之内。”

“你说什么？”矶部脑子里一片混乱。听完村木说明事情的经过，以及为数不少的目击证词，他总算接受了。

“事情就是这样。”村木结束说明，“某人犯下杀人案件后伪装成剪刀男的罪行，最后尸体居然被剪刀男发现。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这种不合乎常理的离谱事的。实在是因为愈来愈怀疑堀之内，所以才会觉得他为什么会在意另外一把剪刀到这种地步。如果另外一把剪刀是他留下的，那他应该会刻意忽略这把剪刀，但是他又对这件事这么感兴趣，甚至让他在下雨的那个晚上，忘记要隐瞒住在附近的事情，急忙赶到署里，才让我起了疑心。”村木晃着手上的照片。

“所以我重新调查另外一把剪刀，结果就发现了这个疑点。”

“真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松元说，“先不管日高是不是就是剪刀男，这个发现说明了杀死被害人的并不是真正的剪刀男，所以堀之内就更加可疑了。”松元在烟灰缸里捻灭了香烟。

“好了，差不多该去向犯罪心理分析官大人报告今天的调查结果了，记得告诉他今天还是一样没有关于日高的证言哦。”矶部和松元一起前往堀之内的临时办公室。

“可是，就算堀之内再怎么可疑，也只有状况证据啊。”两人走在走廊上时，矶部紧张地说，“是不是找到关键物证了？”

“如果继续追查的话，说不定堀之内就会上钩了，我觉得他意外地脆弱。”

松元以他身为盘问高手的经验发表了感想。

“他看起来是一个很有信心、对人友善、光明磊落的人，不过内心里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他真是凶手，就算他做了再多的伪装，但他可是勒死了与自己交往过的女孩子，甚至把剪刀插在她的喉咙上哦，我不相信他做了这些事之后还能够若无其事地一如往常。如果我们踩到他的痛处，他应该会发狂，说出一些超乎想象的话，这样的人反而好对付。”

两人到了临时办公室，却发现堀之内不在。办公室的门锁着，灯也是关着的。

“难道他已经回去了吗？”松元纳闷地说。

因为堀之内的手机没开，所以他们打到他位于东京都郊外的自宅，但是他不在那边。他的太太冷淡地回答：“我先生已经三个月左右没回家了。”

“真是太奇怪了。”村木回到刑事科后，皱着眉头，“这家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村木于是外出查问堀之内的行踪，没多久便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

“堀之内说他要出去调查剪刀男，就一个人出去了。”村木的脸色大变，“而且还带着署里分配的手枪。”

“他想做什么？”松元说。

“去见一个必须带枪才能见的人，就是剪刀男。”村木咬着下嘴唇，“那家伙似乎完全认定日高就是犯人。他去见日高，如果确定日高就是剪刀男，一定不会知会我们而直接逮捕日高。他非常了解杀人魔，引导日高招供自己杀死樽宫由纪子，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事后他只要适度加上一些分析，应该也可以顺利通过搜查一科科长那一关，还会让人觉得他不愧为一位犯罪心理分析官。”

“我们应该也只会得到一句‘大家辛苦了’的回应吧。”松元满面愁容，“这下糟了。”

“矶部，你现在立刻去一趟日高家。”村木对矶部说，“堀之内如果

质疑你，你就告诉他让警视正一个人出任务太危险了。你听好，绝对不可以让堀之内和日高两个人独处，你一定要仔细记下堀之内和日高之间说了什么话，绝对要仔细记下来。”

“我知道了。”矶部笑着回答，“我会告诉他，调查行动原则上都要两人一组才行。”

“把枪带着。”村木表情认真地说，“如果日高真是剪刀男，你可能会需要枪。”

这个时候，村木和矶部完全没想到堀之内会杀死日高。

于是，矶部便开着车前往日高住的公寓。

矶部把车子停在公寓的停车场，才刚到日高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出女性的叫声，接着是一阵重物掉落在地上的声音，然后又传出惨叫。

矶部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了一阵男人的喊叫声。

矶部一下子就认出这是堀之内的声音。他听起来非常激动，和平常完全不同。听起来就像他发了狂，说着一些平常不可能说出的话。

接着马上又传出女性的叫声。

不知道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矶部急着想把门打开，但是门锁着打不开。

“开门！快开门！”矶部一边用力捶着门，一边大叫着，接着他听到有人跑到门边的声音。

“再不开门的话，我要破门而入了！”就在矶部大声这么喊的时候，门终于打开了。

他看到了堀之内一脸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

矶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堀之内右手拿着枪，左手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房间里传来一阵女性呻吟的声音。虽然堀之内对他说了一些话，不过他顾不了这么多，径直往厨房里走。

他看到了知夏。

还有日高。

日高已经死了，双手被反绑在餐桌桌脚上。衣服被嘴里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矶部看了不禁想别过头去。

日高死得非常凄惨，而知夏居然就趴在日高的大腿上。她不知被谁打了，右脸红肿，鲜血从鼻孔和嘴里流出。她大口地喘着气，双手捧着腹部，一脸痛苦，整张脸都扭曲了。

“你没事吧？”听到这个声音，知夏努力地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堀之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后面往矶部身边走过来。

这时矶部拔出枪，将枪口对着堀之内。

“把菜刀和枪丢过来！”

听到这句话，堀之内笑着说别开玩笑了。矶部并不是开玩笑，看到这样的状况，任谁都会觉得是堀之内杀死日高，并且也打算杀死知夏。

“快丢过来！”矶部大吼。

于是堀之内将手上的菜刀丢下，但是右手还是握着枪不放。

堀之内手上握着枪，一步一步往矶部走来。

矶部试着想让堀之内打消辩解的念头，把刑事科成员所调查到的事实和推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但是堀之内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丢下枪的打算，于是矶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除了射击训练之外，矶部从来没有开过枪，这也是他第一次拿枪对着人。堀之内受过FBI的训练，一定比矶部更习惯用枪，说不定还开过枪。想到这里，矶部吓到双脚不听使唤地抖个不停。

“不对，事情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这件事情……”堀之内说着突然举起枪。

这个时候，知夏突然朝堀之内扑了过去。矶部根本来不及阻止，知夏就和堀之内扭成一团，然后传出一声枪响。

知夏的腹部被击中了，她应声倒卧在地上。虽然她用手压着伤口，

但是鲜血还是从指缝中不断流出，身上的格纹毛衣沾满了血。

“看你做了什么！”矶部的愤怒到达极点。他紧握着枪，狠狠地瞪着堀之内。

堀之内在矶部面前开枪打了知夏，他似乎已经做好某种觉悟了。

不过这个觉悟并不是乖乖地接受逮捕，而是选择死亡。

就在堀之内陈述完自己的罪行之后，他将枪口放进口中，扣下了扳机……

“原来如此，我终于了解你像骑士一样把我救出的经过了。”知夏不停地轻轻点着头。

“我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矶部说。

“要做笔录吗？”

“不是的，笔录应该会由搜查一科的人进行。或许这会造成你的困扰，不过我真的希望你能回答。”

“没有关系，”知夏笑着说，“我会尽量配合警方的，这是身为市民的义务。”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那天晚上日高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矶部非常想知道那天晚上知夏和日高、堀之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嘛。”知夏望着天花板，似乎在努力回想当天晚上的情景，“那天晚上日高突然来找我，说有话跟我说。我告诉他有话在这里说就好了，但是他却非得要我去他家不可。他威胁我，让我坐进他的车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你家附近找到了目击者。然后呢？”

“日高把我带进他的家里，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门铃就响了，那个叫做堀之内的男人就来了。”知夏把手放在额头上。

“老实说，我已经不太记得之后的事情了。等我回过神之后，就看到你已经出现，瞪着堀之内。后来因为堀之内把枪举起来，我就朝着他扑了过去，接着我的腹部就中枪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有没有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堀之内似乎打了你，还踹了你好几下。”

“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冲击太大了。”知夏微笑着。矶部不知道她是真的不记得了，还是不愿意说。亲眼目睹堀之内残忍地虐杀日高，而因为这样的打击而短暂丧失记忆，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也不是该追究的事情。

“原来如此。不好意思，勾起你不愉快的回忆。”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知夏问。

“请说。”

“我刚才看这本杂志。”知夏拿起旁边桌上的杂志，那是最新一期的周刊ARUKANA。

“周刊里说堀之内杀死的那个男人日高光一就是剪刀男，这是真的吗？”

矶部的脑袋中浮现周刊ARUKANA封面特别报道的标题：“被杀死的男人就是剪刀男吗？”

“若根据官方说法，我们无法证实日高是不是剪刀男。”矶部小心谨慎地回答。

“那你个人的意见呢？”

“我想日高应该就是剪刀男，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一点也没错，警方掌握不到证据。虽然警方在村木的提议下彻底搜索了日高的住处，却找不到他就是剪刀男的证据。之后专案小组还动员了所有的人收集关于日高的目击证词，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点线索。此

刻，警方正针对过去的两起命案展开行动，希望能找到曾经看过日高的目击者。

依照目前的情势判断，日高将不会和堀之内一样以已死亡嫌疑犯的身份遭到起诉，很可能真相就这样永远无法水落石出。

于是搜查一科科长决定利用媒体的力量。由于没有掌握相关证据，警方无法正式指出日高就是剪刀男，不过八卦杂志却可以用推测的角度进行报道。这么一来，至少可以稳定人心，舆论也会因此平息下来。

不过即便是如此，警方还是因为在职警视正杀害女高中生的案件，遭到了舆论的严厉批判，因此也不难理解警方高层想要尽快结束剪刀男案件的心情。

堀之内身为犯罪心理分析官这件事，也让整个事态更为恶化。因为堀之内用剪刀刺进樽宫由纪子的喉咙里，还拿菜刀残酷地杀死日高。一个逮捕连续杀人犯的人，居然以连续杀人犯的手法犯下残酷的杀人案件，也难怪媒体会针对这一点加以大幅报道。

媒体甚至加油添醋地对日高的尸体状况进行各种臆测，引起极大骚动，甚至还有小报的错误报道指出日高的脖子被凶手切断，身首异处。

八卦节目里聚集了许多评论专家，不停分析着堀之内的疯狂举止，还有人自称是堀之内的朋友，脸上打着马赛克，在电视里叙述堀之内异于常人的地方。各家电视台甚至派出了特派记者到美国去采访堀之内在FBI研修时期的事情，当然是吃了闭门羹回来。

报纸及杂志也针对犯罪心理分析官制度展开一连串的辩论。有人主张当犯罪心理分析官在和连续杀人犯面谈的时候，将会导致自己精神产生异常，使得警视厅不得不重新检讨制度，提出声明。

矶部心想，媒体一定也会将焦点放在知夏身上。

年轻女性从可怕的杀人现场历劫归来，而且还是充满魅力的美人，媒体不可能不感兴趣。虽然知夏的长相尚未曝光，不过每天都在媒体上看到她的报道，连矶部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医院的入口也挤满了记者和

媒体工作人员。

知夏的形象完全符合媒体所描绘的女主角样貌。

从可怕的杀人魔手中逃过一劫、经过奋力挣扎而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恐怖小说的女主角，作者最好是丁·昆士[①]或是以前约翰·卡朋特所导演的电影里的杰美·李·柯蒂斯[②]。

知夏好像说了什么，于是矶部停止空想，拉回思绪，认真听知夏所说的话。

“这么一来，目黑西署的刑警可说是立下一件大功了，应该可以获颁警视总监奖吧。”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矶部苦笑着，“上井田警部还因此被搜查一科科长臭骂一顿。说我们无视专案小组的方针，擅自进行调查行动，如果我们早一点告诉他堀之内可疑的地方，事情可能就可以更快、更顺利地解决了。据说我们没有受到处罚，已经要感到庆幸了。”

“如果你们把堀之内可疑的这件事告诉搜查一科科长，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

“他说会相信，应该就是会吧。他是个愿意倾听、不会摆架子的人。如果辖区警署的刑警对他提出身为犯罪心理分析官的警视正很可能是杀人犯的意见，他应该会听进去的。”

“那头拳师狗怎么可能听得进去！”村木愤恨难平地吃着烤鸡串，咬牙切齿的表情让人觉得似乎连竹签也要被他啃断似的。

“连一句奖励的话也没有。”松元耸了耸肩，“不过这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结果得到好处的，只有矶部一个人。”村木窃笑着。

“我？”矶部不知道村木为什么这么说。

“你得到了和美女交往的机会呀。”

“不要消遣我了。”

“记得去医院看看人家哦。”松元喝了口茶杯里的日本茶，“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位安永小姐，真的这么漂亮吗？”下川露出羡慕的表情，“早知道我也一起去问口供了。”

“阿长不是已经有个很会做菜的太太了吗？”村木笑了，“近藤是第一个和她说话的，应该最清楚了。是不是？近藤。”

“啊？”近藤抬起头来，“是啊。她真的是个美女，而且看起来很坚强。”

近藤一边回想着。

“那天我给她做笔录时，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惨死尸体的关系，她脸色苍白，还不停地发抖，但是说话却很有条理。她不但语气冷静，就连说话内容的先后顺序也很清楚……清楚到令人有点害怕。”

在座的所有人都看着近藤。可能是发现大家盯着自己看，近藤笑着说：“或许是因为安永小姐那时候很不安吧，也难怪她会有这样的反应。”

“来吧，大家再喝一杯。”下川提议，“不多喝点，怎么干得来基层刑警这种不是人干的工作。”

“结果我们这些目黑非正规侦查队得到的，只是在案件侦破后的一个小小的慰劳餐会。”

矶部以这句话做结尾。

“目黑非正规侦查队？”知夏似乎觉得这样的说法很有趣，“你们都这样称呼自己吗？这是模仿贝克街非正规侦查队（Baker Street Irregular）的说法吧。不知道翻译家延原谦[③]是不是这样翻译的？”

“你也喜欢看推理小说吗？”矶部问。

“并不讨厌。我也看福尔摩斯系列，没有任何警察比得上福尔摩斯了。”

知夏笑了，矶部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福尔摩斯的英文原文是holmes，是从英文的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s（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俗话来的。”知夏解释道。

“是吗？”

“你知道吗？听说现在的缅甸，也就是从前的浦麻（Burma）有一个作家叫学宇汤。”

知夏轻轻握起右手，头左右摆了几下，好像拿着圆珠笔之类的东西搔着头。

“他在20世纪初期将福尔摩斯的作品改写为缅甸文。所有的角色都变成缅甸人，连故事的舞台也改为缅甸，书名叫《侦探貌三夏》。”

“主角就姓貌吗？”

“貌并不是他的姓。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或是教名。所以三夏是他的名字，貌只是一个尊称。以前不是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叫宇谭[④]吗？宇是对年长者的尊称，谭才是他的名字。所以貌三夏是三夏先生，而不是貌先生。”知夏低头想了一下，“如果硬要将貌三夏翻译成我们习惯的说法，可以说成‘三夏大哥’吧。”

“这个三夏大哥就是缅甸版福尔摩斯吗？”

“没错。据说这个改写的版本颇得读者的喜爱，造成非常大的回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持续畅销。真是了不起，想必内容一定很有趣。它就像黑岩泪香的《岩窟王》[⑤]或是江户川乱步的《绿衣之鬼》[⑥]。”

“缅甸的福尔摩斯。”矶部笑了，“的确蛮有意思的。”

“是啊。我很想读一读这本书，但是我完全不懂缅甸文，光是看到那些圆圆的字，我的头就痛了。”知夏苦笑着，“虽然还看不到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的程度，不过真的还蛮想知道改写之后变成什么样的故事。不知道华生医生会被译成什么。”

矶部开始陷入想象，《斑点带子案》应该是最适合改写成缅甸版本的一篇。这么一来，就不用千里迢迢地从印度运来沼地毒蛇了，只要进

入热带雨林里，毒蛇要多少就有多少。

矶部把他想象的画面告诉知夏。

“这还蛮有趣的。”知夏撑着下巴，“不过，如果热带雨林里就有那么多毒蛇的话，光靠警察就够了，也不用请名侦探出场了。这么一来，被毒蛇咬伤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那么小姐被毒蛇咬伤的事一定也马上被发现了。”

知夏开心地笑了。

“说不定里面还会出现苏雷宝塔[7]非正规侦查队（Sule Pagoda Street Irregular）呢。”

护士走进病房，告诉矶部会面的时间已经结束，这时矶部才突然想起知夏是个身受重伤的重症患者。

“不好意思，让你说了这么久的话。”矶部起身对知夏道歉。

“哪里，我聊得很开心。”知夏重新打开杂志，放在腿上，“再来看我哦。医院里很无聊，也没有什么聊天的对象。”

“好。”矶部微笑地离开。

“记得不用再带花过来了。”知夏在矶部身后说。

矶部走出加护病房。

他还是无法鼓起勇气开口问知夏，如果在圣诞节之前出院的话，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吃饭。矶部心想，不过接下来还是有机会的。

注释

①丁·昆士（Dean Koontz, 1945—），美国科幻、悬疑、恐怖小说家。

②指美国恐怖电影《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 1978）。

③延原谦（1892—1977），日本翻译家，1928年曾任《新青年》总编辑，译有《福尔摩斯全集》等许多作品。

④宇谭（U Thant, 1909—1974）于1961至1971年担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

长，任内曾调停古巴危机、印巴争端和第三次中东战争。

⑤ 黑岩泪香翻译改写自《基督山恩仇记》的长篇小说。

⑥ 江户川乱步翻译改写自英国推理作家菲尔波茨（Eden Phillpotts, 1862—1960）的长篇小说。《*The Red Redmaynes*》（1922）原作是江户川乱步心目中的一大杰作，在日本曾多次翻译出版，为日本读者耳熟能详的古典推理名作。

⑦ 苏雷宝塔（Sule Pagoda Street Irregular），缅甸仰光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物，建于2200年前，塔高46米，塔身镀金，塔基呈八边形。

27

那个叫矶部的刑警终于走了。

刚才矶部和站在窗口旁的医生说了很多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太复杂了，我几乎都没听进去。不过在他们聊天的当中，矶部一直盯着我看，真是令人不舒服。

难道像我这种胖女人真的这么稀奇吗？

“这样就可以知道警方的看法了。”医生看着矶部带来的花，一边说，“等搜查一科的刑警来做笔录的时候，你就照着我刚刚说的内容再说一遍就好了。因为受到打击而暂时失去记忆，这样的说法再好不过了。你应该最擅长这方面的战略吧。”

“你凭什么叫他再来？”为了不被同病房的人发现，我刻意压低了声音，喃喃自语。

“和刑警打好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而且我们在这里真的很无聊。”

“你不是讨厌头脑不好的人吗？那家伙完全没搞懂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无法让人觉得他很聪明。”我忍不住语带讽刺。

“虽然他不聪明，但是他喜欢看书，人又长得不错，这样就够了。”

医生开心地笑了起来，不过笑声却突然停止。

“不好，莱乌士王[①]出现了。我最不会应付他了，先走了。”

说完医生便回到自己的房间。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医生居然跟在护士的身后，再次走进病房里。

不过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人只是长得和医生很像罢了。虽然夹杂着

一些白发，不过他的头发还是黑色的，脸上的眼镜是普通的银框眼镜，而不是黑色镜框；他一脸担心，不像医生总是带着嘲讽的笑容，和医生完全不同。

“知夏，不要再让父母操心了，”长得和医生很像的男人说，“如果继续留在东京的话，就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再逞强了，回家吧。如果你还是不能谅解妈妈的话……”

“是的，爸爸。好的，爸爸。我知道了，爸爸。不用担心，爸爸。没有这回事的，爸爸。这样是不行的，爸爸。”

不知道是谁在回答长得很像医生的男人。那个声音就好像从阴暗的洞穴深处传来的，非常空虚。那个声音的主人既不是我，也不是医生。

长得很像医生的男人叹了一口气，不到10分钟就离开了，他受不了那个不知何人发出的空虚声音。

我终于可以一个人静一静的了。

我在心里想着，接下来怎么办？短短时间内，我就成了一个名人。除了假装探病潜入病房的黑梅之外，听护士说医院附近也有很多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埋伏在外，甚至还有人想硬闯病房。这样下去还得了，护士嘴里嘀咕着。

报纸和杂志里写着很多我的事情。还好我的照片还没曝光，不过这应该只是早晚的问题。到时候一定会有某些小报或是八卦杂志随便就登出我的照片。

我好像还有了一个刑警男友。

而且我好像已经不会再是剪刀男了。

我曾经多么希望可以继续当剪刀男，虽然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永远存在。我曾经做好心理准备，哪一天没办法当剪刀男之后，要顶着安永知夏这个令人厌恶的名字存在下去。

不过，我以为那会是在我被逮捕或是自杀成功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的局面。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找出确实可以成功的办法，顺利地自杀身亡？

继续杀害少女，让警方逮捕？

听从那个长得很像医生的男人的话，回老家去做个帮佣？

接受冈岛部长的安排，成为冰室川出版社的正式职员，朝着女强人的道路迈进？

还是和那个一脸不可靠的刑警恋爱，安分地当个警察太太？

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选项。

不过，我同时也觉得不管哪个选项，都很可能成真。

算了，不管答案是什么，就像医生之前曾经说过的，人生该怎样就怎样。

“请问……”身旁传来说话的声音。一位来探望隔壁病床老太太的少女对我微笑，把一盒东西拿到我的面前。

“你要吃一点饼干吗？”

“谢谢。”我拿了一块放进嘴里。

“喜欢，请多拿一点。这盒饼干如果继续放在这里，会被奶奶偷吃完的。”

隔壁老太太住院接受胃溃疡手术，虽然手术顺利完成，但是因为老太太患有糖尿病，所以伤口恢复得很慢。她现在连米汤都不能吃，只能靠高卡路里的点滴补充体力。没想到居然有人笨到探病的时候带了饼干给老太太。

脖子上打着点滴、无法进食，只能靠身体上的管子连接到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的机器上维生，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从盒子里拿出两袋饼干放在边桌上。

“这个饼干很好吃哟，你不再吃一点吗？”

“我已经吃很多了，都变胖了。”

看着少女的笑容，我忍不住也微笑地看着她。

少女的年纪大约十五六岁，应该是老太太的孙女。她绑着马尾，穿着非常适合她的红色毛衣和苏格兰短裙，圆圆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看起来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问她。

注释

① 莱乌士王（Laius），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中伊底帕斯的父亲，之后被伊底帕斯所杀。


[日] 横关大 著
林南一 译
鲁邦的女儿
投稿8年
乱步奖的终级挑战者
横关大 著
我是小偷，我的恋爱对象
竟然是警察！
悲喜交加 · 小偷家族 ·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得主
东野圭吾之后
备受瞩目的乱步奖作家

目录

前言

Chapter1 嫁给警察的方法

Chapter2 警察爱上小偷

Chapter3 不请自来的小偷

Chapter4 爱比身份更重要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以日本推理小说之父的名字命名的江户川乱步奖，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推理奖项。东野圭吾，池井户润，桐野夏生，藤原伊织等赫赫有名的人气作家都出道于乱步奖。另外，乱步奖还有一则趣闻，落选作品经常会比获奖作品更有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改变了推理小说发展进程的《占星术杀人魔法》。

横关大堪称乱步奖的最强挑战者，本打算创作纯文学的他转向推理小说发展以后，连续八年投稿乱步奖，前几天没有结果，从2006年起三次进入最终候选。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最终获得了第56届江户川乱步奖，正式出道。本作是其第一次尝试写作系列作品，巧妙布局与人物个性受到了各方好评，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原作小说有着不同于影视的独特魅力，期待各位读者的阅读体验。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Chapter1

嫁给警察的方法

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是肯定的。对女人来说，去正在交往的男性家中拜访，可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当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办，我好像紧张得肚子都疼起来了。”

三云华颇有怨气地看着身旁并肩而行的男性。

他便是小华交往的对象——樱庭和马。

和马却笑着说道：

“不要那么紧张嘛。我已经和家里说过正在跟什么样的女孩子交往了。你不用特别在意，像平时一样就可以。”

现在，小华正往墨田区东向岛的住宅区走着。只听地名，小华还以为是有些破旧的街区，但走到这里才发现是十分普通的住宅区。

“阿和，你的父亲是公务员吧？”

“嗯。不只是我爸爸，妈妈和妹妹也是公务员。而且我的爷爷和奶奶退休前也是公务员。我们是公务员家庭。”和马说着，露出了清爽的笑容。

以前就听和马说起过他自己是公务员。但是小华只知道他好像在法律机关上班，并不知道和马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时间过得真快，与和马交往已经一年了。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小华下班之后约了和马见面。两人在离小华上班地点不远的咖啡馆里碰面，简单吃了点东西。和马突然对小华说“来我家吧”。小华着实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了一跳。她今天穿的是牛仔裤配黑色针织衫，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头发也只是随意扎在脑后。小华沮丧地想，如果和马能提前告诉自己，就可以装扮得更得体些。但她又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衣柜。事实上，似乎并没有适合穿去男朋友家的衣服。在前往和马家的电车上，小华委婉地告诉了和马自己的想

法，然而他却笑着说："现在的小华就很好啊，就算你今天打扮得很时尚，总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见到你真实的样子。"

肚子疼，步伐也沉重起来。和马却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走得飞快。终于他在一栋二层小楼前停下脚步。门牌上写着"樱庭"二字。和马打开院子的铁门，走到屋子门口。

"我们到啦。别客气，进来吧。"

和马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屋门。小华挪着胆怯的脚步，眼神透过和马，打量着屋内。玄关正对着走廊，旁边则是通往二层的楼梯。房屋的内部似乎别有洞天。

和马朝着走廊尽头大声喊道"我回来了"，回头引小华进来。"我和家里说过你会来。别害怕，来吧。"

"打……打扰了。"

小华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出这句话，走进了樱庭家。鞋柜上陈列着几个奖杯。小华知道和马从小就在练习剑道，她猜测这是他在剑道大会上获得的。正要脱鞋的时候，她的视线被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

"诶？这是——"

小华大脑一片空白，镜框中的大照片，似乎是樱庭家的全家福。刚脱完鞋的和马站在房间入口问道。

"怎么了？"

"嗯？啊，不好意思……"小华拼命掩饰自己的慌乱，但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阿和你是公务员对吧？"

"啊，对啊。"

这时和马仿佛也注意到了小华正在注视着的照片，爽朗地笑着说："我是一名警察。对不起啊，一直没有告诉你。不过警察也是公务员啦，我想着哪天跟你说清楚的，可总是错过时机。你不会生气了吧？"

这已经不是生气的问题了。不如说小华已经超越愤怒，惊讶到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恨不得直接转身回家，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小华不知是出于越害怕越想看的好奇心，还是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此刻她的心情正如过山车即将出发前一般。

小华深吸一口气，再次向和马问道：

“不只是你，怎么你们全家人都穿着制服？”

没错。樱庭家的全家福中，每个人都身穿类似警服的制服，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做出敬礼的姿势，英姿飒爽。和马站在正中央，由此看出，这应该是近期拍摄的照片。

“嗯，是这样。我们家是警察世家，现在我们家每个人都是警察，我的爷爷奶奶以前也是警察。好啦，快进来吧。”

随便吧。小华在心里给自己鼓气，脱了鞋进到屋内。

“这样啊，小华你在图书馆工作啊。难怪这么沉稳，又有气质。”坐在面前的五十多岁的男性笑着说道。

和马介绍说他是自己的父亲——樱庭典和。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露出精悍的神情。虽然他是眼神锐利的现役警察，可是交谈之后，小华觉得他是位爽快的男性。

“就是啊！真想让我们家小香跟你学学。女孩子就该有女孩子的样子。”坐在典和旁边的妇人发着牢骚。

她是典和的妻子，也是和马的母亲，名字叫美佐子。她戴着眼镜，给人一种冷静的印象。不禁让小华联想到学校保健室的老师。

小华被带到和室，跟和马的父母打过招呼，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现在大家围坐在外卖的寿司边上。小华被劝了几杯酒，但是她都婉拒了。

小华低声地问坐在旁边的和马：“小香是谁？”

“是我妹妹，还没回家。她总是回来得很晚。”

“你妹妹也是警察？”

“是啊，小华。”典和喝过啤酒，脸已经通红，他插嘴道，“小香也是警察，她在杉并警察署的交通科工作。顺便提一句，我在警视厅警备部工作。和马的妈妈是鉴识科的不定期职员。跟我结婚之前她是定期职员，因为生孩子辞职了，现在是不定期上班。”

小华又小声地问和马：

“阿和你呢？”

“嗯？和马，你还没告诉小华吗？”典和又插嘴道，“小华，和马他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虽说在搜查一科，但他还只是菜鸟。以后你也要跟他好好相处哦。和马你要注意了，谎报身份是很明显的犯罪行为。”

“警视厅搜查一科”，只是听到这几个字，小华的头就痛得仿佛要炸开。

“快，小华，别客气，多吃点儿。”

“是啊，三云小姐，多吃一些。”

和马的父母都在劝小华吃东西，小华用筷子从寿司桶中夹起一个葫芦干卷，放进口中。在小华印象中，一家子都是警察的家庭，气氛可能会很严肃，但和马的家人既平易近人又直爽，非常和善。

“啊，还得向你介绍一位。”

和马说着站起身，拉开纸拉门，又打开外面的玻璃窗。这个位置正对着小华的背后。小华稍微转过身向后看去，窗外的屋檐下有一个狗屋，一只牧羊犬蹲坐在旁边。

“它叫东，以前是一只警犬，去年退役以后，就带回我们家来养了。它曾经也是非常出色的警犬呢。”

太彻底了，就连宠物都曾是警犬。小华想要起身仔细观察一番，却与它对上了视线。东突然朝着小华狂吠起来，样子十分凶猛。

“东，听话，安静！她是我重要的客人！”

尽管和马这样说，东也没有表现出要停止狂吠的样子，反而更加凶狠地吼着小华。幸亏它被锁链锁着，不然下一秒就要扑过来了。不会吧，小华心想，东仅仅凭借自己优秀的警犬本能，就察觉到我的真实身份了吗？

“欢迎你来，姑娘。”

一位年老的妇人推开隔扇门，走进和室。她身穿和式围裙，正卷着头上的束发带。和马急忙对进入和室的妇人说道：

“奶奶，你管管东吧。它好像太兴奋了，我没办法控制住它。它平时明明不会这样子的。”

她就是和马的祖母啊，小华心想。和马的祖母对屋檐下的东，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东，安静！”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听到祖母的声音，东立刻停止狂吠，安静下来。它蹲坐着，抬头看着祖母，好像在等待她发出下一个命令。

“我是和马的祖母伸枝。”

祖母回过身向小华行礼，小华也马上起身，深深地鞠躬说道。

“我是三云华，请您多多关照。”

和马的父亲典和满脸通红抢先说道：“小华，我的老妈以前是警犬训练师，而且是日本第一位女训练师，年轻的时候很有名的。”

“这、这样啊。”

警察、鉴识、交通科、警犬和警犬训练师。接下来出现什么都不会惊讶了。

“我奶奶你也见过了，机会难得，我想把家人都介绍给你。小华，你跟我来一下好吗？”

和马说着便向走廊走去。小华向和室里的众人行礼之后，慌忙追上和马。

“等、等我一下，阿和。”

“我家很陈旧吧，这房子已经建了50年。”

小华抬头看向客厅。虽然谈不上整洁，但充满了生活气息，仿佛在宣扬着全家就是在这里生活着的。生活感非常真实，没有电视广告里呈现出的不自然感觉。

和马一边走上狭窄的楼梯，一边解释说：“爷爷住在这边，两个月前，爷爷不小心在外面摔了一跤，不小心大腿摔伤了。在这次骨折以前，他一次都没受过伤，对自己的身体引以为傲。所以这次受伤让他有点受打击，就一直窝在自己房间里，不怎么肯出来了。”

“你祖父多大年纪？”

小华问道。和马走到楼梯的尽头答道。

“76岁。希望他长寿啊。以前他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科长，大家都说他是能把坏人吓得尿裤子的魔鬼樱庭，很有名的警察。”

搜查一科的科长，不知道他手中握有多大的权力。小华只是在偶然读过的推理小说中见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一知半解。但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算是搜查部门里比较有名的。

两人继续向走廊深处走去，直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门口，和马停了下来。“爷爷，我进来了。”和马敲过门后，打开房门。小华也随和马步入房间。

房间中央有一张大床。这似乎是一张可以调整高度和角度的全自动护理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身穿蓝色睡衣。老人头发剃得很短，近乎光头。虽然他躺着，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

“爷爷，您醒着吗？”

和马问道。老人没有回答，只能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老人身材较瘦，胡子看上去也有几天没刮了，但从他沉睡的身体里却散发出一种看不到的气场，令人感觉此人绝非普通人。小华联想到了“武士”这个词。

“啊，茶没有了。”

老人枕头边装配有移动轮的桌上，放着一个500毫升的空塑料瓶。

和马将它拿在手里，小声说道：

“既然睡着了，就别叫醒他了。我们下楼去吧，再待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和马说着，向屋外走去。正在小华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右手腕被人使劲攥住，小华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抓住小华手腕的人，正是躺在床上的和马的祖父。难以想象这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握力。老人的这只手腕上，戴着一块颇有年代感的手表。

“小华，快来啊。”

听到和马在屋外叫自己，小华挣脱老人的手，走出房门，追上和马。小华一边下楼梯，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右手腕，心里想着是我看错了吗，但是又那么真实，和马的爷爷好像有一瞬间睁开了双眼，用力地盯着自己。

“今天真不好意思，突然带你回家。”

和马手握方向盘，向坐在副驾驶的三云华道歉。车里光线很暗，看不清小华的表情，但和马能感觉到她不开心了。

“嗯，没事。”

小华似是心不在焉地点头，和马故作轻松地说。

“不过，太好了。我们全家都是警察，本以为带着普通的女孩子回家，他们的反应会很糟糕，但没想到他们还挺欢迎你的，我放心了。”

“普通的女孩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职业不是警察的女孩子。”

“我不太明白。”

她果然不开心了，语气里已经透露了出来。其实，和马是计划好今天带小华回家的。

这段时间，和马偷听到父母的谈话，得知两人在偷偷为他安排相

亲。不用说，相亲对象是一名女警察。和马周围也有很多人与同为警察的同事结婚，其中将近一半是相亲结婚。因为警察的工作任务繁重，没有机会邂逅其他人。警察的圈子就是这样形成的。

虽然并不是要否定相亲结婚，但和马觉得结婚对象只能是小华。所以和马为了阻止父母，这才匆忙带小华回来见家长。

“对不起，”红灯亮了，和马刹住车低下头，“我对你隐瞒了自己是警察的事，对不起。但请你相信我，我是认真地在考虑我们的未来，这一点绝对没有骗你。”

“我没有在生气。”

明明就有，和马在内心吐槽。自己真的是伤她的心了。隐瞒自己的职业的确不对，但过去曾经有好几个女孩子，仅仅因为自己是警察就说了分手。和马生怕小华也会步她们后尘，才隐瞒了自己的职业，结果好像事与愿违。

“绿灯亮了。”

和马听到小华的提示，发动汽车。他偷偷瞥向副驾驶的小华侧脸，但小华只是认真地注视着前方。

认识小华是一年半前的事。两人初遇的地点是小华工作的图书馆。和马去图书馆还书，因此结识了做管理员的小华，有了几次交谈。

朴素、温顺的女孩子，这是和马对小华的第一印象。在此之前，和马没有与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交往过，反而让他觉得有新鲜感。大概一年前，两人开始交往。交往之后，和马发现，小华虽然看上去温顺，实际上她很有主见，她是比外表看起来更加强大的女孩子。她的性格有些古板，也很单纯，这样的女孩子现在相当罕见。

半年前和马就有了结婚的想法，但还没有正式向小华求婚。通过平时随意的聊天，和马感受得到两人心意是相通的，小华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但是今天带小华回家，似乎是失败之举。和马想等她冷静下来，并

在她原谅自己之前不停地道歉。之后，再正式地求婚。

“谢谢你，停在这里就行了。”小华说道。

和马将车停在路边。这里是月岛[1]的住宅区，与塔式大厦密布的区域有一些距离。小华拿起手提包，沉默着下了车。和马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的背影。

“下次再见，我会联系你的。”

“嗯。”

说着，小华关上了副驾驶位的车门，转身向一户独栋房子走去。小华打开大门，走进屋内。

小华是一个人住，她的父亲在一家大型房屋制造公司工作，因此小华的父亲需要频繁调动，家人也随之在日本各地搬来搬去。小华有一个哥哥，现在好像也在东京都内独居。

和马将后背靠在座椅上，深深地吐了口气。平时小华下车以后，和马都会马上开车回家，但今天他有点郁闷，不想马上离开。

和马透过驾驶席的车窗，注视着小华进去的那栋房子。

小华屏住呼吸，从二楼的窗户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和马的车还停在路边。平时他很快就会返回，今天却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难道说——小华心中涌起不好的预感。如果和马觉得刚才的道歉不够，还要闯到家里面来，那该怎么办？小华以家里太乱为理由，没有请和马进过这个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哪里是乱，根本就是空无一物，空空如也，一个家具都没有，简直就像没人住的空房子。

小华耐心地等了一会儿，终于看见车的前灯亮了起来，准备发动。还好还好，小华抚摸着胸口，走下楼梯，来到玄关外面。她骑上玄关旁的自行车，消失在夜晚的街道。这个房子只是名义上的家，没有人住在里面。

小华蹬着自行车，向真正的家骑去。远处，一片由于城市再开发而

建成的塔式公寓直入云霄。小华在其中一栋公寓前下车，将车子放在自行车停放处，在入口的自动锁上输入密码。入口的自动门无声地开启，迎接小华进了公寓。

入口大厅非常宽敞，就像高级酒店的前台大厅。这栋塔式公寓在两年前建成，因此每个角落都还是崭新的，金光闪闪。小华乘上电梯，按下了52层的按钮。电梯一下子升了上去。

虽然是55层的高层公寓，但其中50层以上的房屋面积更大，房价几乎达到两亿日元。小华的住所是四居室，附带阳台，面积大概在130平方米左右。

小华走出电梯，再次输入一个四位的密码，进到屋内。刚搬来的时候，感觉像是住酒店，心里不怎么踏实，现在也已经慢慢习惯了。

“我回来了。”

小华边说边向客厅走去。宽敞的客厅以白色为主色调，室内装饰风格统一。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他身穿睡袍，矮墩墩的，肌肉发达。沙发是瑞典制造的高级家具。他一只手晃动着红酒杯，另一只手抚摸着膝头的猫。眼前的场景，活脱脱是某位独断专行的社长。

“爸爸啊，这只猫是怎么回事？”小华问面前的男人。

小华的父亲三云尊抬起了头。

“嗯？你说这个吗？我在银座的宠物店发现它的。实在可爱，不小心就抱回来了。”

“你知道吗？这个公寓禁止养宠物。”

“当然，我明天会放回去的，不用担心。话说小华，你要不要来点红酒？这是从隔壁的田中家里拿来的，可是木桐酒庄的红酒哦。”

“不要。”

小华干脆地拒绝了父亲，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在走廊上，小华与从浴室走出来的女人撞了满怀。裹着浴巾的女人看着小华，问道：

“哎呀，你回来啦。跟男朋友约会去了？”

小华没有回答。这个裹着浴巾的女人正是小华的母亲——三云悦子，她的脸上正浮现出妖艳的笑容。尽管面对的是母亲，悦子裸露出的胸口仍然让小华感到性感的意味。悦子今年51岁了，但说她30多岁也有人信，事实上，她确实经常谎报年龄。

“小华，你老穿这身土气的衣服去约会，男朋友会失去兴趣的。下次约会前说一声，我刚入手了一个十克拉的钻戒，可以借给你哦。”

“不要。”

我家这些人真是……小华的心情变得暗淡起来，快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进入屋内。小华的房间面积只有八叠[2]，却显得很是空旷。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衣服都挂在衣帽间里，越发显得简单。唯一有存在感的，只有排列在墙角书架上的大量书籍。

小华把手提包随意地扔在桌上，然后在床上躺倒。今天真的累坏了。直到和马突然带自己去见家长之前，一切都还不错。以后的发展简直糟透了。小华此前从未想过和马全家都是警察，就连他也是一名警察。

等等，好像有些征兆。和马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将工作和私生活完全分开的那种人。走进饭店的时候，和马经常用敏锐的眼神盯着那些看起来很粗犷的客人。现在想来，这都是警察特有的职业习惯。并且，和马从小就练习剑道，现在工作以后，仍然坚持每周去道场练习三次，风雨无阻，这也可以说是警察的特点。没有看穿这一点，真是大大的失误。

“小华，你在吗？”

小华听到门外有人呼唤自己，起身走到门边。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位上年纪的妇人。她是小华的祖母——三云松。

“吃过饭了吗？”

听祖母这样问，小华按了按肚子说：“吃是吃过了……”

其实小华很饿。虽然晚上在和马家吃的是外卖寿司，也只吃了墨鱼

和几个寿司卷。

“我就知道会这样，给你，这是晚饭没吃完的。”

小华接过祖母递过来的盘子，上面是用保鲜膜包住的豆皮寿司。

“谢谢奶奶。”

“快点吃完，去洗澡吧。明天也得早起呢。”

“嗯，我知道啦。”

三云松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门口。她的步伐很轻，完全听不到脚步声，让人难以察觉。不愧是奶奶，小华每次见她都不由得心生敬佩。

小华揭下盘子上的保鲜膜，用手捏住豆皮寿司塞到嘴里。虽然知道吃相很不雅，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祖母做的豆皮寿司味道偏淡，很搭红姜，小华非常喜欢。一转眼，小华已经吃掉了四个，她舔了舔流到手指上的高汤，甜甜的，转身又躺回床上。

真是的，该怎么办呢……

小华叹了一口气。这已经不是全家都是警察的樱庭家和自己的三云家是否相配的问题了。父亲三云尊，母亲三云悦子，祖父三云岩，祖母三云松以及哥哥三云涉，三云家全家都是小偷。

三云家世代以偷盗为生，这一辈依旧继承着这个传统。父亲三云尊专门偷窃美术品，母亲三云悦子则是偷珠宝的行家。祖母三云松是开锁大师，祖父三云岩则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哥哥三云涉是一名黑客，兴趣是在网上窃取情报。阿涉每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也几乎没有碰过面。

家中唯一从事正当职业，以等价的劳动换取报酬的，只有小华一个人。其他人都是通过偷取现金，或者将偷来的东西卖掉，交换金钱。小华觉得，自己是这群荒唐的不法之徒当中，唯一正常的社会人。

但小华并非没有掌握偷盗技术。小华三岁的时候，祖父便将自己做扒手的技巧和招数全部倾囊相授。十岁时，祖父称赞小华是超越了自己

的天才，三云家没有比小华的偷窃才能更出众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华现在也经常会无意识地偷走别人的钱包。比如，小华不能在电车上沉思太久，否则，她会出于小偷的本能去搜寻猎物，手会不受控制地伸过去。

小华从床上坐起。吃完豆皮寿司，喉咙有些渴了，她想去厨房里找点喝的，于是走出了房间。走廊上能够听到悦子哼着歌，声音是从浴室方向传出来的。悦子似乎在用吹风机吹干头发。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三云尊也不在。只有刚刚趴在他膝上的猫咪，在沙发上伸开四肢，悠闲地躺着。小华坐到猫咪旁边，轻轻抚着它的后背。猫咪的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呼噜呼噜的声音。

猫咪的毛色像老虎和豹子一样漂亮，这是只孟加拉猫吧。小华将猫咪抱起来，放在腿上。她挠了挠猫咪的下巴，猫咪短促地"喵"了一声，像小宝宝一样，小华现在稍微能够理解父亲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把它抱回来了。

"小华，一起吃点吧。"

话音刚落，三云尊走进了客厅。他像是刚从外面回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瓶子，尺寸好像涂面包的那种果酱瓶。

"这可是鱼子酱哦，鱼子酱！"三云尊坐下来，打开瓶子。"这是从49层的铃木家的冰箱里顺来的。哇，这玩意儿真好吃啊。"

三云尊直接用手指捏起鱼子酱送入口中，发出了赞美的感叹。趴在小华腿上的孟加拉猫，"咻"地跳到他的膝头。猫咪和他已经很亲近了。三云尊捏了一点鱼子酱，拿到猫咪的嘴边。

"别喂它，爸。食物中毒了怎么办？"

"没事的，这可是在银座出售的猫唉，吃点鱼子酱有什么关系。话说小华，你不吃吗？"

"我才不要吃偷来的鱼子酱。"

"你这个孩子真奇怪，像谁啊……"

这栋塔式公寓里住着300多户人家。每一户都是密码锁，需要四位密码。物业公司大肆宣扬称安全性是万无一失的，但是这点程度的防范措施对三云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摆设。想要知道区区四位的密码轻而易举。

“这里简直是天堂啊！”三云尊咕嘟咕嘟大口地喝着红酒说道，“有钱人根本不会在意少了一瓶红酒还是鱼子酱。这个公寓，就是小偷的天堂啊。”

“老公，给我也倒一杯红酒。”

悦子说着走进客厅。虽然她已经卸了妆，只是素颜，却依旧很美。悦子坐在丈夫身旁，脸靠在他的肩上，一口气喝掉了杯子中的红酒。两个人根本不像是夫妻，倒更像是社长和他的情妇。

“悦子，你说说，小华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叛逆期？我好不容易拿到的鱼子酱，她一口都不吃。”

“没事的，老公。这孩子的确有点奇怪。”

拜托，奇怪的是你们两个好吗？小华在内心偷偷地反驳。

“小华，你听好了。”三云尊摩挲着孟加拉猫的后背，“我们从不去偷那些善良的人，我们只偷坏人的东西。我拿走红酒的这个田中家，他是个偷税成瘾的会计师。拿走鱼子酱的这个铃木家，是黑社会的法律顾问。你明白的。”

小华不是不明白，三云家的规矩之一就是“盗亦有道”。偷东西的时候，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在心里判断能不能偷这个人的东西。小华也掌握了这一点，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偷，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这是需要常年的修炼才能掌握的秘诀。

“好了，老公。”悦子边倒红酒边说，“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也和她一样，曾经很苦恼的。过段时间，她一定会明白的。”

“要是这样就好了。”

“话说，老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青山的古董街上的珠宝店，

好像被国外的偷盗团伙盯上了。”

“你打算横插一脚吗？有意思，说得详细一点。”

哎，哎。小华站了起来，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返回自己的房间，再次躺倒在床上。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跟班上的同学聊天的时候，她才知道，别人的父母是不偷东西的，他们在超市买东西会结账，在饭店吃饭也会好好付饭钱。小华的幼小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

那我就一个人正常地活着吧，年幼的小华在心中暗暗起誓。

这时，手提包里的手机响了，铃声是《鲁邦三世》[3]的主题曲。小华站起身来，从桌子上的提包中拿出了手机。原来是和马发来的邮件。“今天非常抱歉，下次我们再好好聊。”小华没心情回复，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

她在想着和马。和马个子很高，长得又帅，是个无可挑剔的男友。但是不行，他是警察，而且全家人除了现役，就是退休的警察，两人的未来绝不会有什么光明。

没有敲门声，房间门被打开一道缝，悦子在门缝中往屋内偷看。悦子带着妩媚的笑容问小华：

“小华，我入手了一套意大利的高级内衣，但是这个胸围，我穿着太紧了，你要穿吗？”

“我不要，内衣我自己会买。”

“啊，这样啊，那好吧。”

门关上了。小华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手提包，发现里面露出一条黑色的皮制带子，自己从未见过。小华拿了出来，原来是一只手表。

糟糕！小华拍了一下脑门，内心惊呼后悔。是那个时候没错。和马的祖父攥住自己手腕的时候，自己竟然无意识地把他手腕上的手表，以风驰电掣之势摘了下来，放入了包里。又犯老毛病了。

小华凝视着这块手表。这是一只老式的，需要上弦的表。表带已经褪色，但指针依旧走时精确。

门又开了。这次是父亲。

“喂，小华，我刚刚从46层的宫田家拿回一块霜降西冷牛排，是神户牛哦。我现在煎，你要不要吃啊？”

“我不要。还有，进门之前先敲门好吗？”

小华推着三云尊的后背，将他赶出了房间。

真是够了。小华双手抱头，苦恼不已。我家简直——糟透了。

和马给小华发过消息后，从玄关走进了家里。他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吃饭时，想着要开车送小华回家，所以没有喝酒。

和马走到走廊处，正打算回二楼自己的房间，突然在和室门口被父亲典和叫住：“和马，你过来一下。”

走进和室，父亲、母亲、祖母都坐在一起。寿司桶中还剩几个寿司。

“怎么了？大家坐在这里干什么？”

和马喝了一口啤酒，从寿司桶中拿起金枪鱼寿司塞入嘴中，问道。

“你还问怎么了，”母亲美佐子不满道，“你这孩子可真是的，要带女朋友回家，也要提前告诉我们啊。”

“我不是发过邮件了吗？”

“回家半小时之前才发的邮件。还好我们赶紧叫了外卖寿司，要是寿司店打烊了，那可怎么办？”

“无所谓啊，不吃寿司也可以的。”

“不行的，和马，这是你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作为父母，一定要好好准备。”

看样子，母亲对突然带小华回来这件事颇有抱怨。但出其不意其实正是和马的策略。和马不希望双方都毕恭毕敬，他既想要小华看到自己

家人真实的样子，也想要自己家人看到原本的小华。

“我回来了。诶？家里没人吗？”

走廊处传来了说话声，好像是妹妹回来了。“在这里呢，小香。”父亲喊道，妹妹小香拉开隔扇，走进和室。

“今天有客人来？还点了寿司。”

“算是吧，”父亲回答，“还剩了一些，小香你也吃一点，晚上没吃饭呢吧。”

“不用了，我晚上不吃碳水化合物。话说，是谁来了？”

小香盘腿坐到垫子上。真是豪爽的女子，和马在内心苦笑道。小香目前是在杉并警察署的交通科工作，但她的志愿是去机动搜查队，而且还是武斗派。下班以后，她还会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肌肉。小香是鹅蛋脸，长得像母亲，是个美女，但身上全是肌肉块。如果要掰手腕，和马都没自信能赢过她。

“哦？大哥有女朋友了啊，好想见见她呀。”小香听完母亲的说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聚在这呢？”

小香看向众人，父亲典和回答说。

“开家庭会议。”

果然是这样，和马在内心叹气。这是家里的保留节目。不是调查会议，而是家庭会议。一旦发生什么事，全家就聚到一起开会，这已经是樱庭家的传统。今天会议的主题一定是……

“今天会议的主题呢，”典和咳了两声，“小华是否适合与和马结婚，对此我们要进行讨论。大家可以尽情说说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今天都没见到大哥的女朋友。所以今天我持保留意见。爸，你先说说。”

“我？我嘛……嗯，算是赞成吧。”

“老公，你赞成？”

美佐子在旁边问道，典和点了点头：

“啊，怎么说呢，小华是好孩子，看起来很顾家。现在这种女孩子挺少见的，我挺喜欢她的。”

“证据呢？你怎么证明她是好孩子？”

这是鉴识科科员美佐子的职业病，十分注重视线内的证据。被美佐子如此逼问，典和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没、没有证据。我靠的是直觉，当这么多年警察的直觉。”

“直觉根本靠不住。如果警察都凭直觉办案，还要我们鉴识科做什么？”

“那你是怎么想的？”

典和问道。美佐子回答说：

“我也持保留意见。确实，我也觉得她是个好孩子，但是现在做决定还太早。母亲，您认为呢？”

祖母伸枝端坐在窗边，正在小口啜着茶，听美佐子这样问，她抬起了头。

“我吗？我觉得可以啊。感觉她是个不错的孩子。但是我看人不准的，我只有鉴别狗的眼光，没有看人的眼光。”

不愧是前警犬训练师说的话。和马放心了，两票赞成，两票保留。就算持保留意见的母亲和妹妹之后改投反对票，也是二比二的平局。和马顿感胜券在握。

“呀，不行，忘了件重要的事。”美佐子说着，打开了玻璃窗。东，这只上了年纪的牧羊犬，听到窗户打开，从檐下的狗屋里走出来。“东，你看见和马的女朋友了，你觉得她能嫁给和马吗？”

东没有应声。只是伸出舌头，看着美佐子的脸。

“那你是反对咯？”

突然，东吠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和马嘴里的啤酒都快喷出来了。

“等一下，妈，东的意见也能算一票？东是只狗啊！”

美佐子露出从容的微笑。

“东也是我们家的一员，它是你爷爷的代理人，哦不，代理犬。你知道吧，东曾经是一条优秀的警犬。没准它比我们人类的眼光还要准确。我说的没错吧，母亲？”

“嗯，没错。东是一条优秀的警犬。它获得过一次警视总监奖，其他奖也拿过30多次，是非常有名的警犬。”

听祖母这样说，和马无言以对。作为一个新人刑警，和马做梦都想拿警视总监奖。如此一来，增加了一票反对票，情况发生了改变。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和马站了起来。

“哪怕你们都反对，我对小华的心意也不会改变的。”

说罢，和马走出了和室。给大家留下这样一句话，他的心里也很不安。他回想起车里小华的表情，一定是自己隐瞒了警察身份的事，让她变得不信任自己，脸上才会有那种苦恼的表情。

回到房间，和马从兜里掏出手机。小华还没有回复，他失望地坐到椅子上。

和马解开了领带。啤酒罐里已经没剩多少啤酒，只够沾湿嘴唇，和马咂了一下嘴。打开电视，他躺到了床上。

手机响了，铃声是《向太阳怒吼》[4]的主题曲。刚才迷迷糊糊睡着了。是小华打来的吗？和马一边这样想，一边将手机拿了过来。来电显示不是小华的名字。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和马坐直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我是樱庭。”

“是我，卷。”

打电话来的是和马的刑警前辈——卷荣一。他是和马的直属上司，负责教导和马。

“刚才，值班的同事打来电话，”卷荣一的口气十分严肃，今晚是和马所在的小组值班，其中的两名警察在搜查一科待命，一旦发生案件就会联系其他同事，“在荒川的河岸上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应该是他杀。我们待会在现场集合，地点是……”

和马用桌上的笔记本记下地址，回应了声知道，就打算直接赶过去。

挂掉电话，和马急忙起身。已经将近晚上11点，要是出现了杀人这样的可疑案件，哪怕是半夜也要马上赶过去。如果成立了调查本部，连续几天都要待在当地警署，那才让人窒息。

和马又拿起了领带。

“我回来了。”

小华低声地说着，脱掉鞋子。走进客厅就能听到父亲三云尊的鼾声。70英寸的液晶电视还亮着，正在播放着电影《海洋12》。这是三云尊喜欢的电影，还拉着小华看了好多次。在70英寸的屏幕上播放这部片子，画面反而会看不太清。如果这么告诉父亲，他还会生气，明明电视和DVD都是偷来的。

小华将手里的便当盒放进冰箱里时，突然觉察到身后有人，回头看去是祖母。不愧是陪在扒手之王身边这么多年的开锁大师，依旧让人难以察觉。

“他在吗？”

三云松问道。小华无奈地叹气道：

“没有。今天可能住在别处了吧。”

放入冰箱的便当盒中，装着三云松做的豆皮寿司。小华洗完澡后，想要拿去给祖父尝尝，所以才装进去的。

祖父三云岩不常来这个公寓。他在东京都内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偶尔他会去月岛的空房子住一晚，今天似乎没有去。

三云松开始准备泡茶，小华则坐到厨房的椅子上。不一会儿工夫，茶杯摆到了小华面前，是热热的焙茶。祖母还放上一个装着日式点心的盒子。小华虽然心里清楚这个时间不该再吃东西了，还是不自觉地伸手拿起一个点心。

“爷爷最近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来着？”

小华嚼着点心问祖母。祖母喝了一口茶杯中的茶答道：

“什么时候来着……好像上个月见过他。”

“爷爷真是的，到底在哪，做什么呢？”

“还用说吗，小华。他能做的，不就只有那一件事吗。”

没错，三云岩是扒手之王，今天也肯定在某个地方偷东西。尽管他今年已经是76岁的高龄，却仍在小偷界活跃着。就算把他的衣服扒光，扔到大马路上，30秒以后，他就能偷到别人的钱包，再过30秒，他就能用偷到的卡在服装店里买衣服。

“但是奶奶，你不会孤单吗？”

“到了我这个年纪嘛，看不到他的人，也能凑合活着。”

小华很清楚，虽然嘴上这样说，但这么多年，祖母一直陪在祖父身后，舍弃自己，全身心地支持他。比如今天，祖母做了好多豆皮寿司，根本就吃不完，只是因为她猜到了小华会拿去给祖父。豆皮寿司是三云岩最喜欢的食物。

“奶奶，您为什么会和爷爷结婚呢？”

“怎么了，小华，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告诉我嘛。是谁求婚的？”

“我不记得了，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说着，祖母的脸红了起来。小华觉得祖母的样子好像少女，有点可爱。父亲、母亲、祖父和哥哥——在这个全是怪人的家里，只有祖母像自己一样，是唯一的正常人。像这样两人一起喝点茶，聊聊天，每个星期都会有那么几次。

“差不多该去睡了吧，明天你还要上班呢。”

“也是哦。”

听祖母这么说，小华站起身来。对于几小时前第一次见到了和马家人的事，她还没有实感。将茶杯收拾进洗碗池之后，小华正准备回房

间，突然发现自己装在毛衣里的手机不见了。小华回头道：“奶奶！”

三云松的脸上带着恶作剧得逞般的笑容，手里拿着小华的手机。在全家人都是小偷的环境里生活，真的大意不得，稍有懈怠便会如此。

“因为你在走神啦。还好是我拿了你的手机，要是你爷爷，你该被骂惨了。”

“哎呀，真是的……”

小华从祖母手里夺回手机，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坐在床边，打开了手机，还没有回复和马的邮件。

她拿着手机烦恼不已，回复什么好呢？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已经笼罩上一层乌云。小华爱着和马，也是以结婚为目的与他交往的，但是，知道了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警察之后，小华觉得这段恋情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

可是突然说分手，只要和马不能接受分手理由，也不会答应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小偷——这种理由根本说不出口，而且就算说了，和马也不会相信，搞不好再把全家都抓起来。

小华轻叹一口气，在手机上打出“晚安”两个简短的字，按下了发送键，然后顺势倒在了床上。她的心仿佛在看不到出口的隧道中迷路了一般。

“樱庭，动作太慢了。”

“对不起，卷哥。”

卷荣一已在现场等候。和马正从出租车下来的时候，手机收到了一封邮件。原来是小华发来的，内容只是简短的“晚安”两字。尽管知道小华平时不发颜文字，但这条消息还是让和马有点难受，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跑向现场。

“樱庭，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我憋不住了。”

说着，卷荣一走进了旁边破旧的公共厕所。和马目送他进去后，开

始观察起现场的周围情况。

现场位于江户川区小松川的公园里。公园建在荒川的河岸处，尸体是在公园一角被发现的。现在四下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停在河边的巡逻车，无声地闪着红色的车灯。

“久等了，我们走吧。”

两人一起向公园深处走去。当地警署的调查员已经齐聚在此。进了公园没走多远，就是河堤。黄色的封锁线已经将河岸圈了起来。尽管现在才十月初，晚上已经颇有凉意。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卷荣一说话间，走向穿着制服的那群人。其中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回过头来，这是组长松永。

“来了啊，你们。在这边。”

为了不破坏证据，地上已经铺好了塑料布。微弱的灯光在树丛中模糊地闪着，鉴识人员们正在工作中。

尸体在河岸的树丛中，仰面朝天。和马不由得捂住了嘴。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别，面部像是遭受了多次殴打。松永开始介绍情况。

“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是居住在附近的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该男性在慢跑途中，从这边经过时发现的。死者为男性，经判断，是位高龄老人。正如大家所见，面部已被残忍破坏，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死因是脑挫伤，死者的后脑有明显遭受重击的痕迹。凶器还没有找到。”

和马观察着尸体。死者身穿藏蓝色套头衫和黑色裤子，不太起眼。难道是流浪汉？和马一开始这样想，但他看到死者穿了一双比较新的运动鞋，而且是年轻人喜欢的样式，和马推断死者应该不是流浪汉。

“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卷荣一捂着嘴，走出树丛。说实话，当刑警这么久了，看到尸体还是不太舒服，但是和马却没有什么反应。从儿时起，樱庭家就只看刑侦

类的电视剧，剧中经常会出现尸体的镜头，久经战阵的和马早已有了抗性。不仅如此，就连吃饭的时候，家人都会在餐桌上滔滔不绝地说着验尸解剖，死亡时间推断等专业名词。不知不觉中，这些间接成了警察育成的初期教育。

“这个东西掉在现场了。”

一位不曾见过的调查员跑了过来。大概是小松川警署的人吧。他手里拿着一个皮制的长钱包，解释说道。

“已经查到这个钱包中的驾照所有者的身份。刚才与其通话得知，失主在龟户站内遇到了扒手，已经向车站的派出所提交了遗失申请。”

松永摸了摸下巴，观察着脚下的尸体，说道：“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是那个扒手？马上将他的指纹与数据库里有前科的名单进行对照，或许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他是谁了。”

大家决定再调查下周围的情况，便散开了。说是调查，但现在已经过了夜里12点，能打听的地方也只有便利店以及营业到深夜的店了。尽管如此也不能等到天亮，错过最佳调查时间。和马当然知道初期调查的重要性。

“樱庭，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走出树丛，卷荣一问道。他嘴角虽挂着笑容，面色却很苍白。看来还没有完全从尸体带来的冲击中恢复过来。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现在我要去调查，卷哥你和我一起去。”

“好，看样子，你这个传说中的名侦探，这次也没能一下子解决案子啊。”

名侦探是大家给和马起的外号。有好几个案子，和马都在转眼之间就解决了。其实这对和马来说再平常不过。成长在警察世家，和马从孩童时期起就被灌输了观察和逻辑思考的重要性。常年在鉴识科工作的母亲对他影响很大——通过物证去推理案情。

出了公园，路上已经没有行人，马路对面500米左右的地方有处招

牌亮着灯，那是一家营业到深夜的家庭餐馆，他决定从这里展开调查。

和马和卷荣一并肩向家庭餐馆走去。

每天早上，全家人一起吃早饭，是三云家的传统。今天早上，除哥哥阿涉以外，大家都围坐在餐桌边。

今天的早饭是悦子做的。有培根煎蛋、沙拉和松饼。若是由祖母做，则是日式的早饭。不管是西式还是日式，小华都很喜欢。

“还是用地藏菩萨那招？”

悦子问三云尊，只见他往口中塞了一块松饼，说道：

“对方是国外的窃贼团伙，很有可能身上有枪。比起地藏菩萨，还是抓小鸟更好。”

“抓小鸟啊，太麻烦了。”

他们应该说的是青山古董街上的那家珠宝店的事情。两人计划把国外窃贼团伙从那里偷来的珠宝夺过来。这种偷盗计划的话题与清晨的餐桌虽然不搭，但早已经是三云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小华已经完全习惯了。地藏菩萨、抓小鸟这些完全听不懂的词，指的是偷盗策略，小华并不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也不想了解。

“要是父亲在的话，抓小鸟应该行得通的。”

悦子说着，悄悄看了一眼三云松的脸，而三云松只是面不改色地将切好的培根放入口中，若无其事一般。

“老头儿不行的，他岁数太大了。我做事的风格就是小心谨慎，不需要他这个马上要退休的扒手之王帮忙。”

三云尊说着，往第二块松饼上浇了大量的枫糖浆。父亲三云尊和祖父三云岩虽为父子，却脾气不合。祖父很少到公寓来，也是因为和父亲关系不睦。

三云尊专门偷美术品，他认为小偷小摸的偷盗方式已经过时。但在祖父三云岩看来，小瞧祖传技术的儿子，才更让人看不顺眼。两个人曾

为此争吵不休，最后是祖父做出让步，主动远离了父亲。

“话说回来，那群家伙准备怎么偷袭珠宝店？”三云尊如此问道。

“他们准备在开店前一刻动手。先投放烟幕弹，再趁机抢夺一空。”母亲悦子边喝着不明蓝色液体边回答。这是悦子特制的美容果汁，原料有苦瓜、菠菜等等，经榨汁机搅拌而成。

“这群外国的窃贼团伙，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偷盗，是一种艺术，踩点，计划，执行，这三点缺一不可，都很重要。记住了吗？小华。”

突然父亲将话题转向自己，小华兴味索然地回答道。

“我不打算当小偷。”

“你敢跟爸爸对着干，太放肆了。悦子啊，我们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在哪出了问题啊？小华也好，阿涉也好，空有一身技术，就是不肯利用起来。”

正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进了客厅，是哥哥阿涉，他很久没有和大家一起吃早饭了，难道今天是出来吃早饭的吗？小华心想，目光追随着阿涉的脚步。阿涉走到了电视前面。

“喂，阿涉，跟我们打声招呼啊！喂，阿涉。”

阿涉仿佛没有听见父亲说的话，拿起了电视的遥控器。阿涉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脸色苍白。他个子高高的，身材纤细，瘦得似乎一阵风都能将他吹走。他穿着高中时期的运动衣，衣服上还缝着号码布，上面写着姓氏“三云”。

阿涉打开电视，不停地换台。可能是想找到要看的频道，阿涉像要钻进电视一般死死地盯着屏幕。父亲在阿涉的背后说道：

“理我一下不行吗，阿涉？”

屏幕里的女主播正在播报新闻。昨天夜间，位于江户川区小松川的公园内，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从指纹可以断定，死者是住所不定的无职业者，立岛雅夫，75岁。警方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很大，目前警视厅

已开始调查。

阿涉手中的遥控器，掉落在地板上。他回过头来，脸色愈发惨白，表情似哭非笑。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餐厅。父亲母亲好像注意到他的样子有些反常，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是、是爷爷。”

阿涉挤出几个字，他的嘴唇哆哆嗦嗦地，像是冻坏了一样，不停颤抖。

“老头儿？你在说什么胡话。”

三云尊反问道，阿涉摇着头回答。

“是爷爷。”

“别说胡话！不是说死的人叫立岛吗？怎么可能是老头儿？”

“就、就是爷爷……”

阿涉好像努力想要说些什么，但因为头脑混乱，他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从阿涉的语气里，悦子察觉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她走到阿涉身边，抚摸着他的后背说道。

“冷静一点，别激动，阿涉，组织好语言再说。”

“我是说，那是爷爷啊！”阿涉的情绪喷涌而出，眼里蓄满泪水，“死的那个人，是爷爷！你们相信我！”

小华咽了下口水。哥哥究竟在说什么？她感觉耳朵后面的血管剧烈跳动起来。

“大概两个月之前吧，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爷爷突然来了，他说有事要拜托我，就进了我的房间。”

三云岩的请求不是一件易事，需要先黑进警视厅的数据库，将其中一个犯罪人员的指纹和照片换成三云岩的。阿涉虽然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入侵警视厅的数据库也挺有意思的，就答应了祖父的请求。

“我一开始试的时候，没有成功，需要在职警察的ID和密码。然后不知道爷爷从哪儿搞来了ID和密码，我试了一下真的进去了。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虽然花了将近八个小时，最后我还是完成了爷爷的要求。”

“也就是说，”三云尊打断道，“老头儿让你换掉的，就是这个叫立岛什么什么的人的指纹和照片吗？”

“没错，立岛雅夫。我确认过好几遍，就是他，不会有错。爷爷被杀害了，他被杀害了啊。”

小华只觉得口干舌燥，她的心脏突突跳了好一阵子，现在特别难受。她不敢相信，爷爷被杀害了。

突然一声巨响，原来是父亲猛地站起身，椅子向后倒去的声音。三云尊一把抓起阿涉的衣领，一脸“如果你撒谎，我绝不轻饶你”的表情。

“阿涉，你开玩笑的吧。喂，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

“别这样，老公，”悦子慌忙拉住他，“阿涉他没有说谎。”

“悦子，就连你也……”

三云尊松开阿涉的衣领，双手无力地垂下来。爷爷死了？怎么会……小华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明明几分钟前，还像平常一样，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清晨。

“我也相信阿涉没有说谎。”

祖母三云松开口道。祖母可以说是受打击最大的人也不为过，但现在，她挺直了腰板，毅然决然地说道。

“那个人总是跟我念叨自己是个小偷，大概会很凄惨地死去。到了要死的时候，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老、老妈……你……”

三云尊嘴里嘟哝着。三云家是小偷世家，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警察盯上。三云岩只是提前为自己选好了不引人注目的死法。

“所以说，我相信阿涉的话。”祖母继续说道。父亲和母亲都安静地听她讲下去，“可能他是为了以防万一，准备了一个替代的身份。就像新闻里播的那样，警察是通过指纹来断定死者身份的。”

警察能够通过比对指纹来确定死者的身份，也就说明，这个名叫立岛的男人，是有犯罪前科的。那现在，真正的立岛在做什么？

“不过，我虽然相信阿涉说的话，但我并不相信他已经死了，除非有确凿的证据。”

祖母说完，父亲突然冲出了客厅。“老公！”悦子喊道，并追了上去。

小华感觉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好像被什么包裹住，传来一阵温暖。低头一看，是祖母将手搭在了自己的手上。

“奶奶……”

小华没能说下去，她在心里默念着，绝对不可能，爷爷绝不可能死，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听到脚步声，小华抬起头来。父亲穿着像要去钓鱼的人穿的那种马甲，带有很多口袋，是父亲的工作服。三云尊只简短地说了一句：

“我出去一趟。”

“去哪？”

“还用说吗？当然是去拜谒一下死者的面庞了。除非我亲眼看到，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

小华看了一眼祖母，她正狠狠地点头。再看向母亲，悦子站在父亲身边，也无言地点着头。

“我也去。”

说着，小华站了起来。三云尊皱起眉头。

“你去了只会碍手碍脚的，不要去了。”

“我一定要去。一定是搞错了，爷爷不可能会死。”

三云尊耸耸肩，淡淡地说道：“擦干眼泪，要去的话就在两分钟以

内准备好，不然我可不等你。”

说罢便向玄关的方向走去。小华这才注意到自己不知不觉中，早已泪流满面。擦掉眼泪，小华回到自己的房间更换衣服。

面包车的副驾驶席坐着小华，父亲则在旁边的驾驶席上。这辆白色小面包车是平时三云尊工作时开的，可以根据作案时的情况，在外车身贴上不同的贴纸。这种类型的车最不会引人注意，停在哪都不觉得奇怪。外车身上还贴着“蒲田南土木工程公司”几个字，是上次行动的时候贴上去的。

小华从副驾驶席向外抬头看，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这里是江户川区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门口，20分钟前，三云尊把车停在了这里。根据同行帮忙探听来的消息，三云尊猜测，三云岩，不，立岛雅夫的遗体极有可能被存放在这家医院。

车后座上散乱地堆着三云尊脱下的衣服，以及一个波士顿包。他早已经变装成医生，下了车。假扮成医生潜入医院，对三云尊来说小菜一碟。

小华已经联系过自己工作的图书馆，说住在大阪的亲戚去世了，要请三天假。电话那头的领导没有丝毫怀疑，准了小华的假。回去上班的时候，还得准备大阪的特产。

“小华，能听到吗？”

耳机里传来三云尊的声音。“嗯，听得到。”小华回答之余，打开放在腿上的笔记本电脑，注视着屏幕。画面中是附属医院里的男厕所。

“我成功进来了，现在正前往存放老头儿遗体的房间。”

“注意安全。还有，还没确定那就是爷爷呢。”

小华靠近耳机的麦克回复道。屏幕中出现的画面，是通过装置在三云尊的眼镜上的微型摄像机实时传送过来的。灵活运用这些高科技产品，对三云尊来说同样是小菜一碟。

“喔，在此之前呢……”

耳边响起三云尊的声音，画面向男厕所内部深入，小华有种不好的预感。图像变成了厕所的墙壁，能听到解开腰带的声音，画面突然向下拍去。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在干吗啊？”

“我也没办法啊，这是生理需求。对了，小华，你小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泡过澡呢。我们是父女啊，害羞个什么啊？”

“算我求你了，不要向下看。”

小华把脸扭向另一侧。过了一会儿，她再看向屏幕，三云尊已经完事，可以看到洗手台的镜子。镜子里反射出穿着白大褂，假扮成医生的三云尊。他的脖子上还挂着姓名牌，不知道这身行头是从哪偷来的。

“那我去了。”

三云尊走出厕所，屏幕上可以看到他在走廊里走路的样子。路过的护士们并没有怀疑他，纷纷点头致意，然后走开了。偌大的大学附属医院，护士们也很难记得清楚每个医生长什么样子。

在走廊尽头的大门处，站着一位穿制服的警察。三云尊走近道了声辛苦，警察确认过姓名牌之后敬了个礼。看来没有被怀疑。

三云尊的视线有一秒停留在大门正上方的金属牌上，牌子上写着“太平间”三个字。他打开大门，走了进去。里面并不宽敞，只有一张床。鼓起的白布下面，躺着一具遗体。小华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抓住笔记本电脑的手也渗出汗来。

三云尊走向那张床。遗体的脸上盖着一块白布，三云尊捏起白布的一边，慢慢地掀开。突然，画面剧烈地晃动起来，时而面向天花板，时而面向墙壁。

“怎么了，爸爸？”

“啊，对不住了。”

三云尊的声音充满紧张的情绪。

“怎么样？是别人，对吗？我就说不是爷爷。”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看不清他的脸，被弄坏了。”

被弄坏了？小华不太明白三云尊的意思。画面晃动是因为父亲被吓到了？不，应该是不想让自己看到。

“左、左手……”

听到小华的声音，三云尊问道。

“什么？”

“看爷爷的左手。”

三云尊再次向遗体走去。他绕到遗体的左边，稍微掀起一点白布。一只惨白的男性的手出现在画面中。小华倒吸了一口气，她认得无名指上的戒指，那正是祖父的结婚戒指。

“不要，不可能，我不相信……”

小华脑海一片空白，爷爷确实死了。为什么——她用力捶着自己的大腿，一次又一次，在车里放声大哭。

“小华，冷静点，你冷静一点。”

听到父亲的声音，小华也无法应声。滚落的泪水滴在电脑键盘上。为什么？为什么会死？爷爷——

“小华，我现在回车上去，等着我。”

“戒、戒指。”

“你说什么？”

“至、至少把戒指带回去，我想拿给奶奶。”

一阵沉默之后，三云尊回答道。

“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爸爸你是小偷啊！偷一个戒指不是轻而易举的吗？我想留作纪念。”

“你糊涂了，小华，”三云尊尽力压低声音，“这个戒指不能拿走，这是他们夫妻一场的证明，老头儿要戴着这个戒指，被我们埋葬到墓里。”

话音刚落，信号中断了。小华吸着鼻涕，擦掉满脸的泪水。可不管怎么擦，泪水还是不停涌出来。

天亮了，调查丝毫没有进展。虽然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但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凶手的目击情报。小松川警署成立了调查本部，由和马所在的小组负责。

和马与卷荣一两个人在锦系町的闹市中走着。有一家旅馆联系到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称曾有一个很像被害人的旅客在该旅馆住宿过。

“樱庭，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听卷荣一这样说，和马反问道：

“什么意思？”

“你看啊，我感觉就算查到了被害人的身份，好像也不会再有任何线索浮出水面，这种案子有时会拖得很久。”

经过与数据库中有前科的人员数据进行比对，已经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被害人立岛雅夫住所漂泊不定，没有工作，他这些年的经历可以说完全是谜。立岛没有家人更没有远亲，住民票的记录早在15年前就被消掉了。

“是这里了。”

卷荣一停下了脚步。旅馆名叫“竹屋旅馆”，更像是一个简易的小旅店。和马和卷荣一走进去，上了岁数的老板正坐在狭窄的房间里看报纸，看样子这个小屋是前台。玄关处摆着大量的鞋子，应该是旅客的鞋。

“我们是警视厅的，您是老板，对吧？”

卷荣一出示了警察证，坐在小屋里的老板放下报纸，抬起了头。

“感谢您和我们联系。您说立岛雅夫曾经在这里住过，是吗？”

卷荣一问道。老板一边拿出旅客登记簿，一边回答。

“啊，应该是。这里写着他的名字。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看到过，一翻登记簿，果然是他。”

登记簿上确实登记有立岛雅夫的名字，还写着他的住址和电话。和马把这些记在了笔记本上。卷荣一问老板，

“立岛是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

“三天前，他预付了一周的房费。”

墙上贴着住宿价格表，住一晚是1800日元。这里应该是面向做日工的劳动者和外国来的背包客的低价住宿设施。老板带二人来看立岛雅夫住过的房间。房间没有安装门锁，老板推开了木板做的拉门。

房间不大，里面只有一张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家具。卷荣一回头问老板。

“房间没有打扫过吧？”

“嗯，一点没动过。我们这里都是旅客自己动手打扫。”

尽管如此，这个房间真是什么也没有。和马本来还以为能留下立岛雅夫的一些物品，期待完全落空了。他问老板。

“老板，你和立岛雅夫说过话吗？”

“啊，说过，他开始来付钱的时候。”

“是这个人没错吧？”

和马拿出一张照片给老板看。这是保存在警视厅数据库里的，立岛雅夫20年前的照片。

“嗯……是不是呢？”老板努力回想，“当时他戴着口罩，我记不太清了啊。”

“立岛有没有卷入什么麻烦的迹象？”

“这个嘛，不太清楚。我不干涉客人的隐私。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吧，我在那边等你们。”

老板说完便离开了。没有任何进展，和马叹了口气。一个有前科的75岁的男人被杀害了，他没有任何随身物品。乍看他只是在车站偷了别人的钱包，但为什么脸会被毁得面目全非呢？如果不是恨之入骨，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而且，根本还原不出被害人生前的行动轨迹。虽然找到了他住过的旅店，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也没有和他要好的朋友。

卷荣一弯下身子，观察床上的枕头和床单，没能找到毛发。

两人最后一次无一遗漏地找遍了屋内每个角落，没有找到被害人留下的任何物品。在前台向老板道谢后，两人离开了旅店。

“被害人在这里至少住过三天，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调查一下这周边的情况吧，没准会找到什么线索。”

卷荣一说着，向旅店对面的便利店走去。和马边追，边说道：“卷哥，被杀害的真的是立岛雅夫吗？”

“你说什么呢，这么突然？”

“你不觉得奇怪吗？证明死者是立岛雅夫靠的是数据库里的指纹。只凭这一点，就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吗？”

“那还用说，指纹哎，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吗？立岛有过前科，不敢活在阳光下，想要还原他的人生轨迹，恐怕不太容易。”

是我想多了吗？和马这样想着，并加快了步伐，两人走进了便利店。

“为什么？为什么连葬礼都不能办？爷爷会死不瞑目的。”

“我也没办法啊。老头儿是用别人的身份死掉的，没有遗体，我们不能随便办葬礼。小华，你想想，三云岩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父女二人回到了月岛的公寓。遗体确认是祖父了。全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变得郁郁寡欢，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中。祖母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阿涉回了自己的房间以后也没再出来。悦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垂头丧气。快到中午了，没有人准备做午饭，就算做了饭，恐怕也

是食不下咽。

“可能您说的没错。但是，连葬礼都不办，爷爷也太可怜了。”

“我和你是一样的心情，但是葬礼不能办。三云岩还活着，先避过这阵风头再说吧。”

小华反驳道：“那爷爷的遗体怎么办呢？就这样以那个立岛什么什么的身份下葬吗？这也太奇怪了吧。”

小华是爷爷带大的，对她而言，不能接回三云岩的遗体，内心无法接受。决不能以别人的身份下葬，一定要把遗体接回来。

“你听我说，小华，我没有说就这样不管老头儿的遗体了。等外面的议论平息下来，我打算伪造一份假的死亡诊断书交到区政府，让别人以为三云岩死了。然后，我再去把老头儿的骨灰偷回来，虽然到时候可能不知放在哪个寺庙里。我可是一流的大盗，从寺里偷个骨灰，根本不算什么。”

“不要啊，爷爷会难过的。”

“不要再闹别扭了，小华。”三云尊加重了语气，“我和你爷爷都是犯了罪的人，下场注定会很惨。从我第一天开始行窃，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老头儿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

有人走进了客厅，是祖母。祖母径直走到厨房，站在调理台前，用一口大锅烧起了水。

“奶奶，你在做什么？”

祖母准备在案板上切葱。听到小华的询问，也没有转过头来，她回答道。

“我想，做午饭。”

“奶奶，别做了，大家都没胃口。”

祖母好像没有听到小华的话，开始横切起大葱，厨房响起悦耳的咚咚声。

“好像还剩了一点挂面，吃挂面行吗？我现在就做，小华你等一会

儿。”

“奶奶，真的不用做了。”

“唉，小华，”祖母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不吃饭怎么行？人是铁，饭是钢。我们还要活下去。死去的人已经吃不到了，我们要连他的份也一起吃。”

祖母的背影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小了，仿佛后背都在哭泣。祖母是最难过的，因为她失去了丈夫。没把结婚戒指拿回来做遗物也许是对的，那枚戒指，戴在遗体的手指上，是两人夫妻一场的证明。

小华回到客厅。三云尊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着悦子。悦子自言自语道：

“是谁杀了父亲？”

“谁知道，大概是寻仇的吧。要说仇家，那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不过我也没资格说老头儿了。”

“我也一样啊。”

悦子像是自嘲般，笑了一声，她的脸看上去很憔悴。虽然去世的是自己的公公，看得出来，悦子也同样悲痛欲绝。

“为什么爷爷会被杀掉呢？”

三云尊回答道：

“对方是来寻仇的，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吧。”

“真的是这样吗？爷爷可是扒手之王啊，绝不会在行窃的时候暴露自己的长相。”

“那是全盛时期的老头儿，他年纪也大了，没准在哪个阴沟里翻了船。凶手总会抓住的。”

“我们来找出凶手吧，我们来抓住杀了爷爷的凶手。”

“这是警察的工作，小华，我们是小偷，怎么能去抢警察的活。”

“而且，小华，”悦子附和道，“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被警察盯上，我们就完了。要找杀害父亲的凶手，就意味着我们要踏入警察的地盘

啊。”

我又不是小偷，小华暗暗想道。母亲说的没错，三云尊和悦子、祖父和祖母并不是通缉犯，是因为他们一直谨慎行事，拥有好几个假名字，从未被警察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查明祖父被害的真相而轻举妄动，实在是很冒险。

“饭做好了。”

听到祖母的声音，三云尊和悦子站了起来。悦子让小华去叫阿涉。小华正要去阿涉的房间时，他好像已经听到了祖母的呼唤，走出了房门。

三云家的五个人围着餐桌而坐，只有祖父三云岩不在。大家沉默地吃着挂面。小华注意到，坐在对面的父亲流泪了。

“我没有在哭，我没有在哭哦，是因为芥末太呛了。”

三云尊流着眼泪，吃着碗中的挂面。坐在他旁边的悦子，以及坐在小华旁边的阿涉，也一边泪如泉涌，一边咽下食物。只有祖母一个人没有落泪，反而令人感觉她已经悲伤到了极点。

拭去眼泪，小华拿起了碗，用筷子夹起挂面。

一个星期后，小华回到了图书馆。她还是没有胃口，没有完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但与刚发生事件的时候相比，已经好了一些，也不会再不自觉地流泪。

这一天，小华下班以后，从图书馆出来，乘坐电车前往墨田区的东向岛，她要去拜访和马家。这次不是因为事先约好了，而是想把手表——从和马的祖父那里不小心偷来的手表归还回去。但是怎么还呢？小华没有特别的计划，但她有自信，只要能进去玄关，总会有办法。避开樱庭一家人的视线，悄悄地把手表放在某个地方就行，藏在玄关摆着的鞋子下面也行。

小华本来担心自己会迷路，没想到很轻松就找到了和马家。小华把

手伸进手提包，确认了手表放在了最容易拿出来的地方，然后向大门口走去。正要按门铃时，她突然听到几声狗叫。

“东，安静。”

房子旁边出现了一位女性的身影，她手里牵着一只老牧羊犬。是和马的祖母，名字好像是伸枝来着。小华看到伸枝的额头，下意识地移开了视线。上次见面时，伸枝缠着束发带，挡住了额头，原来她的额头上有一条巨大的伤疤，相当显眼。

“哎呀，那个，是小华，对吗？”

“您好。”小华慌张地鞠了一躬，“我是三云，三云华。之前承蒙款待，不好意思，过了这么久才来拜访。”

说着，小华将一个装有点心套盒的纸袋递给伸枝。这是她在车站前的和式点心店里买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不用这么客气。”

“哪里，哪里，请您收下。”

“那我不客气啦，”伸枝接过纸袋问小华，“对了，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跟和马约好的？”

“不是的，我只是碰巧从附近经过。”

“这样啊，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正准备去遛遛狗，顺便买点晚饭要用的菜。对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和我一起去，怎么样？”

“诶？我吗？”

小华事先没有预想到还要遛狗，内心有些退缩。东现在虽然停止了吠叫，却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自己，是自己的错觉？

“东也说想和小华一起去呢，我们走吧。”

不，它肯定没有这么说。伸枝不顾小华内心的想法，把装有点心的纸袋挂在门口的把手上，然后压低头上的帽子，牵着东走了。小华看着挂在把手上的纸袋，想着太缺少警惕性了吧，难道向岛这边没有小偷

吗？要是我的家人在这里，三十秒以内就可以把点心都拿走，再把空纸袋挂回去。

“小华，这边。”

“啊，来了。”

小华本能地答道。没办法，她背起手提包，追了上去。伸枝右手抓着东的牵引绳，小华走在另一侧，也就是伸枝的左边。她想尽可能地离东远一点。

“东是警犬对吧？”

“是的，而且是非常出色的警犬。但我没有训练过它，是我的后辈问我说东要退役了，想不想养它。我们俩都上了岁数，互相做个伴儿吧。”

“警犬真的能看出谁是犯人吗？”

“倒是没有那么厉害。但是绝不能小看它们的嗅觉，和它们看人的眼神。”

小华很在意伸枝额头的疤，很少见到那么大的疤。伸枝本人应该也很介意，所以才戴帽子，或是绑束发带什么的来遮挡吧。伸枝仿佛看穿了小华的心思，将帽子掀起一点，露出了额头的疤痕。

“你很在意这个吧？这个啊，是我年轻的时候，在海里遭遇了事故，留下来的疤。我很感激我的丈夫，我感激他愿意和我这样一个脸上有这么大的疤的女人在一起。”

小华不知该怎么回复。对女人来说，脸上的伤疤，和其他地方的伤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一点，小华作为女性也能够理解。

“小华，别发呆呀，一会儿该跟丢了。”

“啊，不好意思。”

小华和伸枝并肩走在商店街上。东在这一带好像很有名，路过的行人会叫它的名字，或是摸摸它的头。邻近车站，伸枝停下脚步。

“我要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平时的话，我都把东拴在那根柱子

上。”小华顺着伸枝的眼光看去，有一个彩票站，旁边是支撑商店街顶棚的支柱。

“今天就交给你啦。东，你要乖乖的啊。”

“请稍、稍等一下。”

伸枝把牵引绳的一端塞到小华手中，消失在超市的人海里。今天超市搞促销，扎着头巾的店员手拿着扩音器，不停地招揽客人。出站的人一波接一波地涌进店内。

伸枝刚进超市，东就开始发出呜呜的低吼声。它的肚皮贴住地面，仿佛做好了准备随时要扑上来。小华察觉到了危险，慢慢地后退，但东一直在逼近，那双眼睛，正是瞄准猎物的警犬的眼睛。

没办法，小华下定决心，手伸进了包中。东以为她要掏出武器，吼声一下子响亮起来。正在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位提着购物袋的老婆婆，小华故意轻轻地向她肩膀撞去，老婆婆失去了平衡，趔趄几步。

“对不起，您没事吧？”小华跑到老婆婆身边，深深鞠躬道歉道，“我刚才在看别处，没注意到您。您没受伤吧？”

“没事儿，我没事儿，不用担心。”

老婆婆面露微笑，离开了。小华看了一眼手提包。相撞的时候，她从老婆婆的购物袋里拿走了一个红豆馅面包，此时面包正静静躺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这绝不是盗窃，小华暗示自己。拿走面包的同时，她将自己钱包里的五百日元硬币悄悄放到了老婆婆的购物袋里。买走的红豆馅面包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五百日元硬币，这对老婆婆来说不算亏。

小华急忙打开手提包，拿出面包，撕成两半，拿到东的眼前。“乖，吃点心。”

刚刚东的眼神中还充满了警惕，现在似乎是败给了眼前面包的诱惑，大口咀嚼起来。一转眼的工夫，半块面包吃完了，小华把剩下的一半递了过去。

“心情有没有好点呢？”

说着，小华想要伸手抚摸东的头，东突然抬起头来，咬向小华的手腕。东的速度快如闪电，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被咬也很正常，但天生反射神经极强的小华，竟躲过了东的利牙。真是的，难道还没吃够吗？

小华叹了一口气，准备重施刚才的伎俩。这次，她撞到迎面走来的一位中年妇女，看上去是位家庭主妇。下一秒，小华的包里多了一袋德国香肠。小华当然没有忘记把钱放到对方的购物袋里，因为没有零钱，她放进了一张1000日元的纸币，这次是血亏了。

“吃吧，这下满足了吗？”

撕开包装袋，小华把香肠递给东吃。7根香肠一根接一根地进了它的肚子。吃完以后，东伸出舌头，不断地舔小华的手，仿佛在说：“没有吃的了吗？是不是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东用前爪抱住小华，舔着她的脸。小华感觉很痒，不由得跪在地上。“别这样，东，别这样嘛。”

“看来你们关系变得很好嘛。”

抬起头来，伸枝正站在面前，手里拎着购物袋。小华站起来，想把牵引绳还给伸枝，但伸枝没有接。

“如果可以的话，你来带它走走吧。”

“我来吗？”

“对呀，还能有谁？好，我们走啦。”

伸枝迈出步伐，小华只好左手牵着东，跟在后面。东看看小华的脸，跟着走了起来。

“哎呀，太新鲜了。”伸枝露出赞叹的表情，说，“这孩子，虽然不认生，但是自尊心很强，除了我以外，它从来不肯让第二个人牵。”

“这、这样啊。”

牵着东，两人在商店街又逛了一会。红豆馅面包和德国香肠的威力，让东的心情不错，一直摇着尾巴。其实以前小华就和狗狗很有缘分。父亲三云尊喜欢狗，从各处偷来了养在家里。不论大型犬还是小型

犬，三云家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偷来的狗。

“小华，留下来吃顿饭吧？”

伸枝突然问道，小华惊慌失措地说：“不了，您别这么客气。”

“没事的，上次来我们家，你根本没怎么吃嘛。今天我们吃咖喱，不要拘束，留下吃个便饭吧。就这么说好了啊，说好了。”

“我，那个……”

“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女性能牵着东去散步。你，合格了。”

“‘合格’是什么意思啊？”

伸枝没有回答，继续向前走去，看起来心情比东还好。这算什么事啊？怎么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又要去樱庭家吃晚饭？小华抬头望天，责怪自己太不小心。

“我回来了。”

和马在玄关喊道，并脱下了鞋子。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回家了，小松川河岸发生的杀人案没有侦破，调查陷入僵局。这一个礼拜，和马都住在小松川警署办案子，今晚组长命令大家都回家去住。然而，第二天还是要一大早回去开搜查会议。

厨房飘来咖喱的香味。和马想先冲个澡，警署的洗澡间很小，没有浴缸。他正经过厨房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和马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小华居然在厨房里，而且穿着围裙，站在祖母伸枝旁边。父亲母亲坐在餐桌旁，父亲典和已经喝得脸通红，他看到和马便招呼道。

“喔，和马，怎么回来这么晚？我已经先开始喝了。快去，洗完手过来这边坐。”

小华看向和马，没有出声，摆出了“不好意思”的唇形。站在一边的伸枝说：

“小华是为了谢谢我们前几天招待她，送点心来的，所以我请她留

在家里吃晚饭。”

伸枝看起来似乎心情很愉快，小华在一边拘谨地笑着。和马慌忙跑到洗手间，解开领带，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止不住笑意。没有比这再开心的事了，他心想我的眼光果然没错，小华真是好女孩儿，还特意送点心来，现在这样的女孩子太少见了，小华就是我的唯一。

和马擦过脸回到厨房。他刚坐到父亲对面，典和已经拿起了瓶啤酒。

“怎么样，来一杯？”

和马端起杯子，典和往里面倒入了啤酒，和马一口气喝干了。空腹喝冰啤酒果然很爽。

“老妈，小华，你俩也过来坐啊，大家一起吃。”

餐桌上摆好了对应人数的咖喱饭，今天吃的是猪排咖喱。小华摘下围裙，坐到和马旁边，仅仅如此，和马已经感到非常开心。

“我开动了。”

大家异口同声说完之后，开始吃咖喱饭。看小华有些拘束，伸枝连说“快吃呀，小华”，小华只好半推半就地拿起勺子。

“怎么样？好吃吧，和马？今天是小华帮我做的。”

听伸枝这样说，和马不停地点头。

“难怪今天的咖喱有些口重。”母亲美佐子将勺子里的饭送入嘴中，说道。

“母亲，您太夸张了。咖喱谁都会做。”

“是吗？可是切蔬菜的手法都会影响口感哦。”

“重点在于调味，母亲。用超市里卖的咖喱块，谁都能做出好吃的咖喱。”

为什么总觉得阿姨的话中带刺？还是我的错觉？小华稍稍低下头，吃了一口咖喱。

“对了和马，”典和喝着啤酒问道，“你好像很忙啊，最近在忙什么

案子？”

“小松川，河岸上发现了一具尸体，找不到什么线索，现在难以进展。”

“那个案子啊，是面目全非的那个吧？听说被害人是有前科的盗窃犯啊。”

和马听到勺子掉在桌子上的声音，往旁边一看，小华的勺子没有拿住，表情也僵住了。看到这一幕，和马对典和说道：

“老爸，别再说了。在小华面前谈论案子的事，不太合适。”

“是啊，但咱们家已经习惯了。对不起啊，小华，原谅我月代头[5]。”

典和夸张地弯下腰，一个人爆笑起来。从和马年幼时起，家中晚餐时的话题一般都是案子的事情，他本以为这再平常不过，直到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家和其他人家不同。讨论案情、筛选证据、推测犯人……在晚饭的时间聊这些的，只有樱庭家。

“我回来了。”

话音未落，妹妹小香走进了厨房。她今天也有去健身房挥洒汗水，所以是素颜。小香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小华，笑嘻嘻地说道：“这位，是大哥的女朋友？”

“没错。”和马冷漠道，“反正你也不吃晚饭，快回房间去吧。”

“今天上午指挥交通，时间延长了，我连午饭都没吃呢。再说了，我最喜欢咖喱了，我要吃。奶奶，给我也盛一份吧。”

伸枝站起身，给小香盛咖喱。接过盘子，小香抱怨道。

“诶？为什么我没有猪排？”

母亲美佐子回答道。

“没办法啊，小华吃掉了你的那份。”

“嗨，无所谓啦。”

说着，小香坐在椅子上。只是多了小华一个人，餐桌就显得分外拥

挤。平时一家人也很少凑齐了吃饭。

“趁其不备！”

小香说着，将和马盘中的猪排分成两半，夹了一块到自己盘子里。“没有一点大人的样子，你真该学学小华的沉稳。”父亲典和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边喝啤酒边说道。

“小香啊，你能不能有点成年人的样子？不像话。看看人家小华，整个气质都跟你不一样。”

“真是对不起啊，我这么没规矩。不过，小华，你和大哥交往之前，有过几个男朋友啊？”

“白痴啊，”和马差点喷出口中的啤酒，“你、你说什么呢？就没有更符合气氛的其他话题可以聊吗？”

“怎么了嘛，大哥，这种事情还是提前问清楚比较好，这也是为了你好嘛。”

是这样的吗？和马自问道。关于小华以前的异性关系，和马几乎一无所知。别说异性关系了，小华都很少讲自己的事，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小华的父亲工作需要频繁调动，现在也是丢下小华在其他地方生活。和马单方面认为，小华童年不停地转校，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但是既然要结婚，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比较好。可以的话，还要拜见一下小华的父母。

“好奇怪啊。”伸枝歪着头，一脸不解地站起来，“东今天好安静。平时到了这个时间，早就肚子饿得开始汪汪叫了。”

“母亲，东也上年纪了，偶尔没胃口很正常的。”

“对啊，老妈，别管它了。对了，小华，下次要不要一起喝酒啊？附近有一家又好吃又便宜的烤串店。”

“是啊，小华，下次一起去吧。”

“所以，小华，你交往过几个男人呢？”

小华似乎有些不舒服，缩着肩膀，眼中含泪，快要哭出来了。刚才

没有聊到会惹她哭的话题啊，是我多心了吧，和马心想。

“哟，有客人啊？”

祖父走进了餐厅。和马曾接到母亲的短信，大约三天前，祖父不再每天躺在床上，开始下床活动了。现在看来，祖父脚步还有点拖拉，但气色不错，和马也放心了。

“爷爷，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三云华。”

小华匆忙站起来，鞠了一躬。

“我是三云，平时承蒙和马的照顾。”

“我是樱庭和一，请多关照。我的孙子就拜托你了。”

看到老人眼角略带笑意，和马长舒了一口气。尽管祖父退休了，他依旧是樱庭家的一家之主，只要祖父喜欢小华，结婚的事就八九不离十了。

“爷爷你也尝尝咖喱吧？是小华做的。”

和马兴奋不已地塞了一口咖喱，果然比平时的咖喱好吃。

“今天谢谢你。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穿过商店街，和马送小华去车站。晚上九点多了，很多店铺已经打烊，但小酒馆之类的饭店，接下来才正要门庭若市，人声鼎沸。

“咖喱也很好吃，我不是在恭维你哦，我说的是真心话。”

“谢谢。”

小华平淡地回道。不知是否因为刚才在家里和家人聊得太热闹，一出家门，小华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可能在自己家人面前要处处留意，她累坏了。和马这样想着，又像是要打破沉默一样，自顾自地说起来：

“对了，我刚才看你好像哭了，是我看错了吗？希望是我看错了啊。”

小华没有回答，反而问和马道：

“阿和，你在负责调查小松川河岸的那个案子，是吗？”

“啊？嗯，是啊，是我们小组负责的。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今天早上在电视节目里看到，觉得很可怜……死者没有家人吗？”

“是啊，调查陷入僵局了。虽然查到他曾经在锦系町的小旅馆过夜，但之后再没能查出什么。”

“锦系町……”

小华自言自语道。和马心想，小华对案子还挺感兴趣的，果然一般市民们或多或少都会好奇警察是怎么办案子的。和马希望小华能更加了解自己，如果不能理解刑警的工作，恐怕也无法顺利组建家庭。

不知不觉中，两人走到车站入口。正好刚驶入一辆电车，回家的上班族们从台阶上走下来。和马怕小华被人潮挤走，抓住了她的手腕，拉到路边。

“送到这里就行了，我自己可以回去。”

小华说。和马笑道：“别和我客气嘛，都到这里了，把你送到检票口吧。”

“真的不用了，而且我想去趟卫生间。”

“那好吧。”

小华转过身，向车站的台阶走去。和马本想站在原地目送她走，突然想起自己还有话要说，追上小华。“小华，等等。”

小华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和马，和马面向她说道：

“小华，下个星期，我们去吃个晚饭吧，我会再给你发消息的。”

“嗯，知道了。”

“今天谢谢你，我很开心哦。”

小华点点头，转身离开。和马目送她走到台阶最上层之后，才准备回家。

和马想下次见面的时候正式求婚，然后再和小华的家人打招呼。小华的父亲是房屋制造商，听说现在正在石川县的金泽市工作。和马可以请假去一趟金泽，这次旅行肯定会很愉快。

“你一个人在偷笑什么啊？”

和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妹妹小香。她穿着运动服，应该是在慢跑。她在原地不停地颠着脚踏步，对和马笑道：

“哥，那个女孩，有点不太妙哦。”

“小华吗？不妙是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但总感觉她好像隐瞒了什么。话说，妈妈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爸跟奶奶还蒙在鼓里呢。”

确实，见到小华之初，母亲就有些冷漠。小香怎么想无所谓，但是和马很在乎母亲美佐子怎么看待小华。

“哥，你不是搜查一科的名侦探吗？”小香突然说，“大家都是警察，八卦传得很快的。的确你从小就在接受锻炼，成为优秀的刑警也不奇怪。但是，哥。”

小香停止踏步，稍稍靠近了和马的脸：

“虽然你在搜查一科是个优秀的刑警，但个人生活是两码事。特别是关系亲近的人，你反而可能瞎了眼，辨别不出呢。都说爱情让人盲目嘛。”

小香吐了下舌头，继续笑着说：

“我已经给你提过意见了，不用太感谢我啦。”

小香跑步离开了，留下一个背影。她的速度很快提了上来，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商店街的另一端。这速度，都跟专业运动员有一拼了。

瞎眼？小香的话也有道理。只不过，这不是小华的错，而是自己不好，一直对小华隐瞒了自己是刑警的事，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待小华的态度，也多多少少表现出了自己在隐瞒什么，小华可能也隐隐感觉到了。不管怎么说，以后要和小华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明天开始，又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在搜查本部随时候命，今天就好好地睡一觉吧。和马伸了个懒腰，赶忙向家里走去。

小华坐上了总武线的电车。时间已接近深夜零点，快到末班车的时间了。

从和马家所在的东向岛，小华原本乘上了东武伊势崎线，半路突然改变主意，改去锦系町方向。和马的话一直回荡在脑海中，她不得不在意，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爷爷在锦系町的小旅店投宿过。

小华在锦系町下车，但自己并不知道旅店的名字，无奈只得又坐上了总武线的电车，并在锦系町的前后两站，两国站和龟户站之间不断往返。

刚才在和马家吃晚饭的时候，居然不小心流泪了。眼尖的和马似乎察觉到了。流泪的原因，是想起来小时候的事情。

三云家的晚餐，就是战场。哪怕是面对家人，也决不能放松警惕，要互相抢夺对方的菜。不是偷，就是被偷，不停地重复。稍微松懈一下，本来在盘子里的汉堡肉就会不见，或是味噌汤就少了一半。只要对方发现不了，抢谁的都可以，这就是三云家吃晚饭的规矩。

最可怜的是哥哥阿涉。对于从小学低年级起就得到祖父真传的小华来说，阿涉是再合适不过的目标。几乎每天，小华都会趁阿涉专心看电视的时候，从他的盘子里把菜全抢过来。因此祖父觉得小华很有出息，却对阿涉格外严厉。目睹了刚才小香从哥哥和马的盘子里夹走猪排的瞬间，童年的回忆浮现在小华的脑海里，历历在目，所以才不知不觉中掉下眼泪。

到龟户站了。小华走下电车，坐上了停在对面站台的电车，准备继续往复。下行电车挤满了刚出公司的上班族和刚下酒桌的醉鬼，与此相比，上行电车还算空旷。小华坐到座位上，把手提包放在膝上。

电车发车后，小华注意到一个男人，年纪在六十岁左右，身穿灰色的宽松夹克，很不起眼，头上的黑色棒球帽压得很低。尽管车内有很多空位，这个头戴棒球帽的男人依旧站着，手里抓着吊环。在他的斜前方，坐着一个男性公司职员，像是刚喝完酒，头上下摇晃，打着瞌睡。

车内广播道即将进入锦系町站，电车慢慢放缓了速度，驶进了锦系町的站台。正在电车将停未停的时候，戴棒球帽的男人假装被绊了一跤，故意靠近那个男性职员，又瞬间调整好站姿，钻出了刚刚打开的车门。

终于让我找到了。小华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了月台上。她一路小跑跟踪着戴棒球帽的男人，追下台阶。在快要走到出站口的地方，小华叫住了他。

“那个，打扰一下可以吗？”

戴棒球帽的男人停住脚步，一脸诧异地瞥了一眼小华，打算走掉。小华对他的背影喊道：

“这个，要怎么办呢？”

小华手里拿着一个黑色钱包。男人回过头来，眼珠转了一下，立刻堆出一个敷衍的笑。

“那个，是我的钱包，不小心掉的。”

戴棒球帽的男人伸手要拿，小华咻地将钱包藏到另一只手里。

“你干什么啊？还给我。”

“这是你偷的吧？刚才在总武线的电车上，我都看到了。”

“你别找茬儿，就是我的钱包。”

“那我们去警局，请警察来查清楚。”

戴棒球帽的男人厌烦地咂了下嘴，准备纵身逃走。小华从手提包里又拿出一个钱包，问道。

“这个，是你的钱包吧？”

“你、你这家伙，什么时候……”

下台阶的时候，小华从男人的口袋里拿走了两个钱包。一个是他偷的，另一个是他自己的。

“还给我，喂！”

男人伸手便抢，小华抢先一步把钱包塞到手提包里。男人气得面红

耳赤，喘着粗气，像是要动手了。小华蹲低身体，准备迎接攻击。男人的右直拳扑了个空，下一秒，男人的关节被小华反扣住，推到墙上。这种初级的防身术还是祖父三云岩教的。

“你干这行几年了？”

小华在男人耳边问道。男人大口喘着气，回答道。

“什么玩意儿？干什么？你是警察？”

“快点回答我。”小华使劲捏住男人的肘关节，“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行的？告诉我。”

“疼！我投降、投降。30年了，行了吧，算我求你，饶了我吧。”

小华放开了男人的手。男人揉着自己的胳膊肘，靠在墙上。他抬眼问小华。“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知道三云岩吗？”

听到这个名字，男人表情一变。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吞着口水。“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的？”

三云岩的大名在小偷界无人不知。三云岩从昭和时代就活跃在第一线，一次也没有被警察抓住，姓名和真实身份也从未被警方查到。这就是扒手之王，一个真实存在的传说。

“我是三云岩的孙女。”

“啊？”男人瞪大了双眼，嘴巴张得大大的，足足停顿了五秒，盯着小华的脸。突然男人跪了下来：“对、对不起，我曾经有幸见过岩大师一次，没想到小姐您就是岩大师的孙女……”

路人在看向这边，小华慌忙抓住他的胳膊，强行拉他起来。

“有人在看，我们先出去吧。”

说着，小华向车站外走去。男人缩着肩，像一条顺从的忠犬，跟在她的身后。

男人叫近藤。小华不知这是不是他的本名，但也没有追问。走出锦

系町站，小华停了下来。车站前面挤满了醉汉。

“近藤，你认识我的祖父？”

小华问道。近藤摘下棒球帽，回答道。

“是，岩大师对我来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前不久我还看到他了，不过我没有上前搭话。”

三云岩是被谁杀害的？小华太想知道了。为此，她要弄清楚祖父生前的行动轨迹。警察是靠不住的，一旦发现死者其实有另一重身份，再想要查明真相，只会难于登天。正所谓，同行知门道，内行知内幕，向同行打听情况应该是最快的，所以小华几次坐总武线，往返在以锦系町为中心的两站之间，就是为了找到同行的扒手。

“你在哪儿看到了我的祖父？”

“小酒馆，就这附近的。”

三云岩很喜欢酒。有个常去的小酒馆，小华也不奇怪。她看了眼手表，马上要深夜零点了。

“你能带我去那个小酒馆吗？”

“啊？现在吗？”

“对，不可以吗？”

“哎，可以倒是可以，”近藤眨着眼说，“只要是大小姐您的要求，我都答应，谁让您是三云岩的孙女呢！这边。”

从锦系町站出来，往两国站方向走十分钟左右，就到了那家小酒馆。门口挂的红灯笼上写着店名“小松屋”。走进店内，小华不由得退了一步。这家店是站着喝酒的，只有吧台处设有几个座位。夜深了，店里生意十分红火，像是上班族的男客人们吵吵嚷嚷。两人找到最里面的空地，并肩站着。

“大小姐，喝啤酒行吗？”

“嗯。”

近藤叫来店员，点了菜。小华偷瞧了一眼菜单，被实惠的价格吓了

一跳，所有下酒菜都是100日元或200日元。

啤酒很快端了上来，同时，近藤点的毛豆和柳叶鱼也端了过来。毛豆和柳叶鱼都是100日元。

“哎呀，我真是太荣幸了，”近藤的嘴边挂着啤酒的泡沫，“我竟然能和岩大师的孙女一起喝酒，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啊。那什么，我还有几个同伙，今天和大小姐一起喝酒的事，我回去以后，能跟他们炫耀吗？”

“不可以。”

“也是。对了，大小姐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近藤弯起食指给小华看，这个手势意味着扒手。

“我不是，我是个正经的社会人。”

“但是刚才，你从我这里偷走了钱包。别看我这样，在这附近也算小有名气。想从我手上偷走钱包，没有点技术，可是做不到的。”

“祖父也算是教过我一些。”

“果然是这样啊，”近藤打了个响指，“这才是三云岩的孙女嘛，基因果然是无法改变的。大小姐，能否问下您的芳名？”

“我叫华，华丽的华。”

“真是个好名字，华丽的华啊。很符合您的气质。”

小华自己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她觉得不起眼的自己根本配不上这个名字。要是长得花容月貌的富家千金也就罢了，小偷世家的女儿怎么能用这样的名字呢？

“你还知道祖父的其他事情吗？”小华想起自己原本的目的，问近藤道，“什么都行，比如有谁恨他什么的，类似的事情你听说过吗？”

“岩大师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华想先按下祖父去世的事情不说。毕竟死在小松川河岸上的，是立岛雅夫，不是三云岩，世人都这样认为。

“没什么事儿，最近我家被闯了空门，我想会不会是和祖父有仇的

人干的。”

“那家伙真牛啊，竟敢去江洋大盗三云家闯空门，胆子够大。但是，我猜他应该不知道那是三云家。真是太搞笑了，居然去三云家偷东西，太没规矩了。大小姐，这件事，我能讲给同伴听吗？”

“不可以。”

小华干脆地拒绝了他，捧起啤酒杯。这时，酒馆的门开了，一位老人弯腰从门帘下走了进来。老人走路有些拖地。小华看清楚了老人的脸，手中的啤酒杯差点滑落，慌忙躲在近藤的身后。

“怎么了，大小姐？”

“别动。”

小华从近藤的肩膀处偷偷盯着刚刚进店的老人，老人被服务员带到吧台。不会有错，老人正是樱庭和一，和马的祖父。但是和马的祖父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我看出来了，”近藤的语调有些许紧张，“大小姐你在躲着坐在吧台的那个人吧。这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我这种三流扒手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气，平时的话，尽量不跟这种人打交道。我猜，他不是个有骨气的黑道，就是个有手腕的警察。”

是什么理由，能让樱庭和一从远在东向岛的家中，跑到锦系町的这家小酒馆？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小华悄悄地观察着吧台。

樱庭和一点好了单。他的面前端上来两大杯酒，其中一杯放在旁边没人坐的空位前。他像是在和原本应该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干杯一样，碰了下杯。

“大小姐，我们走吧？”

近藤说道。小华在桌上放下现金，为了不被坐在吧台的樱庭和一发现，悄悄地挪出了小酒馆。刚走出十米远，近藤说道：“大小姐，以前我很崇拜你的爷爷。我在上野那片偷东西的时候，偶然碰见了你的爷爷，他还请我喝了一杯呢，这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岩大师

太帅了，还给我讲了很多有用的话。这可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吹嘘的事之一呢。”

讲这些话时，近藤一脸认真。小华没有打断他，静静地倾听。

“大概是半年前吧，我有一次偶然在刚才那家店碰到了岩大师，我高兴得不得了，虽然他老人家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我还是想上前去搭话。可是最后我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当时那种气氛，我过去也不合适，因为刚才坐在吧台的那个男人，当时就坐在岩大师旁边。”

注释

1．月岛是地名，位于东京都中央区。——译者注

2．叠是日本常用面积单位，一叠相当于1.62平方米。——译者注

3．鲁邦三世是MONKEY PUNCH于1967年创作的漫画形象，角色设定是莫里斯·勒布朗的小说人物怪盗鲁邦的孙子，有时也被译作罗宾/罗平。如同福尔摩斯代表了侦探，鲁邦则是怪盗形象的代名词。——译者注

4．《向太阳怒吼》是1972年开始播放的日本电视剧，当时社会普遍流行以犯人为主视角的电视剧。本剧是以搜查一课的警察为主角展开的刑侦故事，奠定了日本刑侦剧的地位。——译者注

5．日语中“月代头”和“原谅我”音近，此处为双关冷笑话。——译者注

Chapter2

警察爱上小偷

和马掰开一次性筷子，往拉面里撒了点胡椒。为了调查，他来到北千住的一家拉面店。坐在对面的刑警前辈卷荣一说道：

“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奇怪，当地警署的警察们都说我们走入迷宫了。”

“事情发生一周没到，就说进入迷宫，也太早了吧。”

卷荣一叹了口气，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炒饭。如卷荣一所说，调查几乎没有进展。

尽管之前查到了被害人生前曾住在锦系町的简易旅店里，但很快又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立岛雅夫生前在哪里生活，和马他们一概不知。

现在，和马找到了二十年前，曾与立岛雅夫在同一家报纸配送站共同工作的前职员。二十年前，立岛被判缓刑，释放出狱，这家报纸配送站是他出狱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这家配送站位于浅草，现在已经倒闭，两天前警方找到了配送站的前社长。立岛只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所以前社长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幸好还保留有当时的职员名单。职员名单上记录着20几个姓名，和马所在的小组分别去找名单上的人问话。

吃完午饭，两人走出拉面店。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地址，两人向目的地的公寓走去。从北千住站步行十五分钟左右就到了。他们要找的人名叫小森博光，年龄七十岁。

这是一栋由水泥建成的二层公寓。在一层的一〇五房间敲了几下，一位老人打开了门。老人个子不高，肌肉紧绷绷的，看不出有七十岁。卷荣一出示警察证之后，老人露出纳闷儿的表情。

“我们是警视厅的，您是小森博光，对吗？”

“呃，啊，我是。”

“我们想问问您，有关二十年前浅草的报纸配送站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职员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所以找到了您。”

“哦，是这样啊？你们居然能查到这么久以前的事。不过，还挺怀念的啊。”

小森说着，眯起眼睛。两人一起行动的时候，通常是卷前辈提问，和马在后面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和马的视线穿过卷荣一，观察起小森的房间。房间有六叠大小，一室一厅，有些简陋。

“如果您记得当时的事，我们想问几个问题。”

“当然记得，怎么会忘记呢？配送站突然就倒闭了，糟心死了。”

与语气相反，小森的嘴角露出了微笑。似乎比起经受的痛苦，还是怀念的成分更多。经过卷荣一的问话得知，当时几个关系很好的职员，现在也会定期聚在一起喝酒。报纸配送站关门以后，小森去了保安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

“这个男人，您有印象吗？他的名字是立岛雅夫，二十年前也在那家配送站工作。”

卷荣一拿出立岛雅夫的照片，这是记录在警视厅的数据库里的照片。小森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了一会，苦思冥想起来。

“不认识啊，算上兼职的那些，人员流动还是很频繁的。我没见过这个人。”

两人并不感到意外，上午也问过两个人，他们的反应跟小森大同小异。和马他们拿到手的名单只登记了正式工，也就是说那些临时工、兼职的配送员的名字并没有登记在册。

“这个叫立岛的男人，不会有前科吧？”

小森说道，卷荣一紧接着问：“您知道什么吗？”

“也不是，感觉好像最近听谁说起过。就我们那群老家伙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稍等我一下啊。”

小森回到房间里，拿起桌子上的手机开始拨号。屋里传来了小森的

声音。“喂，小美，是我啦，我。警察现在到我家来了……不是，我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吗？是这样……”

小森拿着手机，继续说道。

“池袋？你在池袋看见了？嗯——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两年前，确定是两年前吗……西口？池袋西口。谢谢你啊，小美，再联系！”

通话结束，小森面向二人说道。

“我刚才打给我们之前的经理，她叫小美。这个人记性特别好。我刚才想起来，之前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她提到过那个立岛，所以给她打了电话。”

“那么，她是怎么说的？”

卷荣一问道。小森用稍显得意的语气答道。

“嗯，两年前，小美在池袋看见过那个立岛。他好像成了流浪汉。”

一小时后，和马出现在池袋一栋公寓的房间里，卷荣一也在一边。两人在一个像是接待室的地方等候了片刻，一位女性走了过来，和马连忙起身。

“抱歉让二位久等了，我叫西胁。”

面前的女性递过名片，和马收下后，递给她自己的名片。女性名叫西胁早智子，头衔是“NPO法人向日葵协会·副董事”。

“请坐。那个，我们想了解下池袋西口的一位流浪汉的事情。”

卷荣一边出示警察证，一边对西胁早智子说。

“嗯，没错，他的姓名是立岛雅夫。”

想要找到一个池袋的流浪汉，仿佛大海捞针，和马二人先去了丰岛区政府，从区政府得知了NPO法人向日葵协会——这是一个帮助流浪人员的组织，经常会免费施饭给他们——收集了池袋区域的流浪汉的信息。因此，和马二人才找上了区政府告知的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的事务所。这是一栋十分普通的公寓的其中一个房间。

“这是他的照片，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了，不知道能不能认得出来。”

西胁早智子歪着头看着卷荣一拿出来的照片。

“我们会帮助和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人，但说实话，没有办法掌握所有人的情况。不过，对于来过我们的公益施饭餐厅的人，我们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名册，记录着他们的名字，以方便我们为他们介绍工作。”

解释过后，西胁早智子打开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点着鼠标操作起来。过了一会，她抬起头来。

“找到了，是立岛雅夫，没错吧？我们的名册里确实有这个名字。”

和马和卷荣一对视一眼，终于捉到立岛雅夫生前的行踪了。卷荣一语速不由得加快道：

“那个名册，能否给我们看看呢？”

“嗯，没问题。”

西胁早智子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向这边。这是一个Excel表格，上面记录了姓名和籍贯等信息。根据名册，立岛雅夫的年龄是七十五岁，家人和户口所在地是空白的，备注栏显示从今年六月开始便行踪不明。

“我们可以见见这个的负责人吗？”

卷荣一指着电脑屏幕问道，负责人一栏的姓名写着“中藤恒雄”，如果可以的话，想直接找中藤当面了解情况，卷荣一应该是这样想的。

“真的不好意思，”西胁早智子抱歉地说，“中藤老师现在出差，他去仙台参加一个研讨会，后天回来。”

两人又打听了一些负责人中藤的情况，原来中藤正是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的董事。他本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退休后创立了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现在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帮助流浪人员的事业中。

“没能帮到你们，真是过意不去。”

西胁早智子目送和马二人离开。走出公寓之后，二人又返回了池袋站。接下来要拜访的人住在大塚，从池袋站坐山手线只需一站。

“刚才的女孩子，看着不错啊。”

听卷荣一这么说，和马问道。

“你喜欢那种类型的女孩？”

“看起来她有二十多岁吧，这么年轻就在帮助流浪汉，我很佩服她啊。要结婚的话，选那种女孩最好。樱庭，你呢？”

“我就算了吧。”说着，和马脑海中闪过小华的脸。昨天晚上，在东向岛的车站前分开以后，还没有联系过。“倒是卷哥你啊，怎么样？那女孩可能还会再联系我们的。”

“我也算了，反正最后还是逃不过相亲结婚。”

卷荣一与和马一样，出生在警察世家。卷荣一的父亲和哥哥属于国家一类公务员，也就是要走上仕途的人。“谁让我是吊车尾呢？”这句话是卷荣一的口头禅。他的父亲非常严厉，卷荣一在家里常常会抬不起头。

马上看到JR池袋站的时候，和马兜里的手机响了。和马拿出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未知的电话号码。他按下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

“喂，我是西胁，刚才您来过我们向日葵协会的。”

“刚才谢谢你了。”

“是这样的，您两位刚走，我就联系了正在出差的中藤老师，然后中藤老师说想要看立岛的照片，我就把刚才用手机拍的照片发给了他。不好意思，擅自做了这些。”

“不会不会，没事的。那中藤怎么说？”

人行横道的信号灯此时刚刚变成红灯，和马停下了脚步，手机里传来西胁早智子的声音。

“中藤老师说，不是他。那张照片上的人不是立岛雅夫。”

在自家的院子里，七岁的小华紧张地站在祖父三云岩的面前。那时，三云家住在中野区的一栋独户平房中，装修是和式风格，院子宽

敞。

小华刚刚放学回家，等待着她的是祖父的训练。她每天都要学习偷盗的技术和规矩。比起在学校上课，祖父的训练可有意思多了。

“小华，准备好了吗？”

站在小华五米远处的三云岩说道。小华点点头，将绑在额头上的方巾拉下来，遮住了双眼，她感觉到三云岩也同样用方巾盖住眼睛。

“预备，开始。”

三云岩发出指令，与此同时，小华慎重地向前迈开步子。她的眼前一片黑暗，伸出双手，在黑暗中摸索。小华努力让感官变得敏锐，试图去发现祖父。但是，祖父仿佛隐匿了气息，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一缕极其细微的气味刺激了小华的鼻腔。小华知道，那是祖父用的发胶的气味。原来在这呢，爷爷。小华想着，面向气味传来的方向。比想象中距离要近，小华感觉到祖父近在咫尺。下一秒，小华的指尖触到了什么。胜负已分。

小华全力以赴，将迄今为止三云岩传授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不到三秒的时间，结果已经出来了。听到祖父说“停止”，小华摘下了眼上的方巾。她看到祖父站在面前，正在摘下方巾。

“小华，你拿到几个？”祖父问道。

小华张开了手掌，四个玻璃球躺在掌心里：“四个，爷爷呢？”

“老夫是三个。”

“太好啦！我赢啦！我赢了爷爷！”

小华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胜利，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是平局。

这是玻璃球训练，两人分别有五颗玻璃球，可以藏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袜子里，然后蒙上眼睛。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在接触到对方的瞬间，偷取对方身上的玻璃球。这门训练考验技术的精度和速度，以及如何发现藏匿之处，是一种能够锻炼扒手综合能力的训练方式。

三云岩认真地数过小华手里玻璃球的数量，以及自己手里玻璃球的数量，说道：

“没想到，胜过了老夫……”

三云岩无限感慨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屋檐下走去。他坐在走廊上，弯起一条腿，大声说道。他的神情并没有懊恼，反而有些许欣慰。

“老太婆，哎，老太婆，你听我说，小华赢了我。她才七岁，就赢了老夫。”

祖母从屋内走过来，脸上带着如平时一样的柔和笑容。她跪坐在走廊边说道：

“你不用那么大声嚷嚷，我都看到了，是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小华主要胜在她的速度，她的手刷刷地，很快。了不起呀，小华。”

小华满脸开心地笑，点头说：“嗯！谢谢奶奶。”

“话说回来，”三云岩盘起腿坐下，说道，“再怎么遗传了我的基因，小华的才华也太过出众，前途不可限量。她爸爸十五岁的时候才赢过我，阿涉直到现在还是平手，小华七岁就赢了老夫。喂，阿涉，你不要总是玩游戏了，学学小华，多把精力放在训练上吧。”

在里面的房间里，阿涉坐在电视机前，手里紧握着游戏手柄，入迷一般地玩着游戏。他似乎没有听到祖父的话，眼睛丝毫没有离开电视屏幕。

“阿涉这崽子，都不听老夫讲话。”

说着，三云岩叹了口气。三天前吃晚饭的时候，阿涉抱怨道自己也想要一个游戏机，同学们都有，只有自己没有，太可怜了。看到阿涉如此闹别扭，家人都感到束手无策。祖父和父亲都不同意，是溺爱阿涉的母亲悦子不知从哪弄来了游戏机。

“爷爷，小偷是坏人吗？”

小华天真地问道。她回想起学校的小朋友曾经说过小偷是坏人。三云岩略带严肃地说道。

“啊，小偷是坏蛋，不能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地走在大街上。但是呢，小华，你记住这一点。偷盗或许将会改变时代。”

小华一头雾水，七岁的她实在不懂三云岩说的话。看到小华摸不着头脑的表情，三云岩笑道。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但是训练并不会结束。”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刚才的玻璃球都给老夫。”三云岩数了数小华递过来的玻璃球，从中拿出五个又放在小华的手上。“把它们装在口袋里，我也装在口袋里。从现在到晚上八点的四个小时之内，你需要找准时机从老夫这里偷走玻璃球，我也会偷走你的。吃饭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甚至洗澡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到晚上八点为止，拿到玻璃球多的一方获胜。你听明白规则了吗？”

“嗯！”

小华大声地回答道。她立刻伸出手，想要从祖父手里抢走玻璃球。三云岩敏捷地躲开，向屋内跑去。小华内心雀跃不已，笑着脱掉鞋子，爬上了走廊。

“怎么了小华？看起来没精神啊。”

小华抬起头，图书管理员同事站在面前。现在是午休时间，小华在自己的座位上吃便当，还剩下一半。虽然很对不起做便当给自己的祖母，这段时间自己没什么胃口，总是剩下。

“没事儿，我挺好的，我在减肥呢。”

为了缓解尴尬，小华笑道。“喔，我要不也减个肥好了。”同事说着便走开了。小华看着掌心闪着光的玻璃球，小华想把它当作祖父留下的遗物，于是从家里带了出来。那之后，她一直随身装在兜里。

在锦系町遇到扒手近藤已经是前天晚上的事了。为什么祖父会与和马的祖父樱庭和一坐在一起喝酒呢？小华一直很好奇。难道是偶然吗？

但若不是偶然，又意味着什么呢？自己很想知道答案，但又害怕知道答案。小华感到恐惧，她有种不好的预感，如果知道了真相，自己的世界将会摇摇欲坠。

小华收起没吃完的便当，突然看到桌子上的手机亮了。打开手机，是和马发来的邮件，内容是“明天白天可以见面吗？”

明天是星期一，图书馆闭馆，小华没有特别的安排，和马似乎也休息。小华简短地回复“好，那明天见”，然后拿起牙缸和牙刷，离开座位。

小华并没有讨厌和马，现在依旧喜欢他。但是自从知道和马是警察的那一刻起，小华心中的某个地方崩塌了。曾经在脑海中描绘的未来，全部烟消云散。小偷世家的女儿和警察世家的儿子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说分手还是太早，小华最害怕的是，被和马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马的家人已经看到过自己的长相了，暴露身份也是迟早的事。在此之前，必须从和马面前消失，但是用什么理由才能让他接受呢？小华一直在苦思冥想，却没有想到好主意。

小华慢步在图书馆的走廊上。星期天的读者很多，特别是周末会有很多小学生。进入十月以来，自习室里多了许多高考生的身影。

小华已经在四谷的这家区立图书馆工作两年了，她拥有图书管理员的资格证，但却是以派遣员工的身份在打工。想要成为公立图书馆的正式员工简直是龙门难登。不过，派遣员工的工作内容和正式员工没有什么区别，小华感到很满意。今天下午小华负责给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朗读儿童书籍。

“三云。”

小华正要进洗手间，被人从后面叫住。回头一看，是位资历很深的女管理员。她平时戴着眼镜，像一位学者。

“三云，有客人找。”

“找我吗？”

“嗯，我请他在借书柜台前面等你，快去吧。”

“好、好的。”

究竟是谁呢？小华心想，快步沿着走廊向外走去。借书柜台人很多，拿着绘本的妈妈们一边照顾小孩子，一边排队。离柜台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小华疾步赶到他身边。

“近藤，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扒手近藤笑眯眯地，抬眼看着小华。

“你好啊，大小姐，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工作。你穿围裙也很合适啊。我就是路过这附近，过来看看。”

“别说谎了。”小华抓住近藤的胳膊，拉到墙边，她担心会被同事看到，“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工作？我没有告诉过你吧。”

“大小姐，回去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你说自己在四谷的图书馆上班，四谷只有这一家图书馆哎。之前的事……”

近藤的表情突然认真起来。

“我也稍微调查了一下。就是在锦系町的酒馆里遇到的那个男人，我看大小姐你很在意。”

小华的确很在意，为什么樱庭和一会和祖父坐在一起？

“我暗中调查了一下。昨天晚上我又去了小酒馆，问了店员。”

“你问出了什么？”

“嗯，”近藤得意地挺起胸膛。近藤个子不高，穿着破旧又不起眼，与图书馆显得格格不入。

“店员说，两个人是很多年的常客了，但是感觉他俩不熟。”

果然是偶然的啊，小华放下了心，那样的两个人有接触，根本是天方夜谭的事。近藤只是偶然看到他们坐在一起，仅此而已。

但是听了近藤接下来的话，小华哑口无言。

“但是奇怪的是，岩大师好像和那个男人约好了一样，每个月总有一次，坐在相邻的位子喝酒，店员也有好几次看到他们两个在谈话。这

其中果然有隐情啊，大小姐。”

晚上八点刚过，和马正要回家时，手机响了，是不认识的号码。和马一边觉得可疑，一边接了起来。听筒传来一位男性的声音。

“这是樱庭先生的电话吗？”

“啊，我就是樱庭。”

“我叫中藤，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的中藤，我是从西胁那里知道您的电话号码的。”

拜访池袋的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的事务所已经是昨天的事情。由于西胁的协助，和马了解到被害人有可能不是立岛雅夫，而是另有他人。卷荣一与和马立刻回到搜查本部做了报告，但是上级说由于缺少决定性证据，现在先搁置不提。和马打算等正在出差的中藤回到东京以后，再问问详细情况。

“感谢您的来电，我是警视厅的樱庭。中藤先生，您回东京了吗？”

中藤本该是明天回来，和马听电话那头很吵闹，像是在车站里，而且是个大车站。

“是的，没错。我实在挂心立仔，啊不是，立岛雅夫的事情，所以我提前一天赶回来了。”

中藤说自己在JR上野站，想要尽快地见到和马，现在也没问题。和马立刻奔赴上野站，搭档卷哥已经回家了，明天再向他报告即可。

两人约在上野站的中央检票口见面。和马走出检票口四下环顾，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上前问道。

“您是樱庭先生吗？”

“是我，初次见面，我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樱庭。”

虽然从西胁早智子那里听说，中藤已经从区政府退休了，但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很年轻。和马本以为他会是公务员类型的外表，实际上更有活力一些。

走进车站内的咖啡店，两人点了咖啡。交换过名片后，和马立刻切入正题。

“我从西胁那里听说了，我们掌握的立岛雅夫的照片是这个。”

和马将记录在警视厅数据库里的立岛雅夫的照片摆在桌上。中藤拿到眼前，摘掉眼镜，凑近了用力地看，然后说道。

“真的不是，不是我认识的立岛雅夫。”

中藤斩钉截铁地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两种可能，在小松川的公园里发现的遗体不是立岛雅夫，或者中藤认识的流浪汉用了假名字。

服务生端来了咖啡。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店里仍是爆满，有很多年轻的情侣。和马想起，和小华约好了明天见面。案件发生以来，已经过了九天，和马还没有好好地休息过，明天是因为换班才能休息一天。

等服务生走开后，和马继续问道：

“以您的了解，立岛雅夫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三年前吧，我那时候刚成立了NPO法人。在免费施饭的现场见过几次，然后就开始有交流了。他在池袋流浪了很多年，大家都叫他立仔。他不太对别人敞开心扉，属于比较拘谨的类型，我个人觉得他过去可能犯过罪。”

可能因为年纪偏大，立岛没有工作的意愿。成为流浪汉之前，他各处做日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他的老家在山梨县甲府市，十多岁的时候来到东京，再没有回去过。和马想起来了，立岛雅夫的原籍倒是山梨县甲府市。

“如果是五十多岁的人，我们还能够帮着找工作。但是立岛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就很难帮他了。而且他没有住民票，很难办成低保。最关键的是他本人的意愿。也就是说主要是他有没有干劲儿了，帮助那些根本不想被帮的人是极为困难的。”中藤喝了口咖啡，继续说道，“我们每个月会办一次免费施饭的活动，立岛每次一定会来，也经常陪我闲

聊。但是我们的员工当中，只有我和立岛有接触，可能大家觉得他有点危险，或者说很难接近吧。话说回来，警察先生找他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和马点头道，“九天前，江户川区的河岸上发现了一具男性遗体，我们查明死者正是立岛雅夫，决定性线索是他记录在警视厅数据库里的指纹，立岛在20年前曾因盗窃罪被逮捕过。”

“怎、怎么会……”中藤瞪大了双眼，一口气喝光了玻璃杯里的水，说道，“我不相信立岛雅夫被杀了。”

“您这么想的依据是什么呢？”和马问道。

中藤坐正了答道：

“我正是为了说这件事，才急忙回来的。大概四个月前，立岛雅夫从池袋消失了。”

“人不见了？”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应该是六月上旬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从别的流浪人员那里听说，立岛雅夫的身体不太好，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在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地下通道的一个角落里睡着。

“立岛本人说是由于换季引起的感冒。他的同伴很担心，拿来了食物和水，可他一口不吃，一直躺着。同伴想带立岛去医院，可是他没有医保，何况他根本付不起医药费。

“立岛雅夫躺了三天，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有一天晚上，同为流浪汉的伙伴，一个年轻的男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瓶一升装的酒，打算去看望立岛雅夫，结果他的身体已经冷了。”

“是、是死了吗？”

和马脱口而出。中藤摇着头回答：

“据那个男人说，他慌忙打电话给了我。可能他觉得比起叫警察和救护车，还是先联系我比较好吧。深夜时候，我急忙赶到了池袋，走到地下通道，那个男人正呆呆地站着。他看到我说：‘不见了，刚才他的身体还是冷的，立仔，不见了。’

“那个男人为了给我打电话，离开了十五分钟，再回来的时候，立岛雅夫就不见了。立岛当被子盖的硬纸箱，他经常戴的棒球帽，都掉在了地下通道的角落里。”

“那个人——年轻的流浪汉确认立岛雅夫死了吗？”

“他当时吓到了，没有摸立岛的脉搏。据他本人说，立岛身体是凉的。如果那天立岛雅夫就死在池袋了，在荒川的河岸上发现的遗体怎么可能还是立岛雅夫呢？警察先生，您不觉得奇怪吗？”

中藤直直地看向自己，和马无言以对。

小华走在青山的古董街上，自己平时很少来青山，小华觉得这里并不适合自己。虽然是工作日的下午，走在街上的人们衣着时髦。和马走在小华的身旁，似乎在想事情，表情有些出神。

两人和平时一样，约好在月岛站见面，之后和马开车载小华来到青山。和马为什么要选在青山约会，小华并不清楚，是他发现了好喝的咖啡店吗？小华这样想着，却也没有问什么。两人在车上也没怎么对话，和马一直认真地握着方向盘，可能在想案子的事吧。要是这样的话，想知道和马在想哪个案子，有可能是祖父三云岩被害的案子呢。小华很想知道调查有了哪些进展，同时又在犹豫要不要主动提案子的事。

小华也同样在想事情，她很想知道祖父与樱庭和一的关系。根据扒手近藤的消息，两人就像事先说好一般，每月都有一次，在锦系町的小酒馆，坐在相邻的位子上一起喝酒。两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华很是在意。她也想过问问和马，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决不能让他知道祖父的事情。

“哎呀！小华，这是怎么回事？”

听和马问道，小华看向自己的右手。糟糕！不知何时，小华的右手中攥着一个绑气球的绳子。气球上印着店铺的名字，好像是哪个饭店庆祝开业送给路过的行人的。

小华听到背后有小男孩在哭，回头一看，小男孩紧紧拉着自己的母亲，号啕大哭。因为刚才小华在想事情，无意识中拿走了那个小男孩手里的气球。

“这、这个是，刚才那个孩子松手了，我抓住的。我去还给他。”

说着，小华拿着气球向小男孩走去。“给你。”小华边说边递给小男孩。他的母亲很过意不去，低头道谢：“谢谢你。你看，我说过好多次不能撒手的，快跟姐姐说谢谢。”

小男孩抓着气球的绳子，抬头看着小华，哭声更大了。他甩开母亲的手，用食指指着小华的脸，仿佛在说，刚才就是这个姐姐偷走的。

“不可以这样子，快跟姐姐说谢谢。”

男孩没有停止哭泣，依然用指着小华，让人难堪。和马也在身后惊惶失措地说道：“要不，我去买果汁吧？”

这时，有几个很像男公关的人从远处走进了小华的视线。他们一共三人，手里拎着便利店的塑料袋。盯着三人的眼睛，小华判断可以偷他们的东西。

小华看向和马，和马正注视着大哭的男孩，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这几个像男公关的人走过小华的背后，两秒后，小华的手提包里多了一件东西，那是从其中一人拎的袋子里拿走的巧克力味的零食。

“如果可以的话，吃这个吧。来，给你。”

小华掏出零食，小男孩胆怯地接了过来。虽然没有完全止住哭声，但是能看得出他心情好了很多。

“谢谢你了，还给他零食。”

“没事的，不用客气。”

母亲牵着男孩的手走远了。男孩不停转过头来用责难的眼神盯着小华，对不起啦，小华在心中道歉道，继续与和马并肩向前走去。

“小华。”

走了一会，和马停下来，严肃地看着小华。小华心头涌起不好的预

感，自己偷零食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啊，莫非被他看穿了？果然不该在刑警面前行盗窃之事，刚刚还是太草率了。

“小华，我们去这家店看看吧？”

和马指着一家很高级的珠宝店说道。太好啦，没有被发现，小华心里舒了口气。但是为什么要去珠宝店呢？小华心想，脚下随着和马的步伐走进店内。

珠宝店内整洁明亮，天花板很高，古典音乐的声音恰到好处，不会让客人感觉很吵。店里有三对顾客，边听店员的介绍边看商品。

小华与和马并排走着，看着柜台中的珠宝。里面陈列着漂亮的戒指，个个价值不菲，小华根本买不起，和马也是吧。但是，和马为什么会来珠宝店逛呢？莫非——

“你好，我想问一下。”

和马叫住了身旁的一位店员，她个子高高的，露出稍显做作的笑容，牙齿整齐得像模特一样。

“客人您要看哪一款？”

“这个，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和马指着一个铂金戒指问道。戒指上镶嵌着一小颗钻石，价格超过三十万日元。戴着白手套的店员小心地从柜台里拿出戒指，放在铺有毛毡的台子上。

“小华，你试试看。”

“我？”

“不然还能有谁呢？”

听和马如此说，小华战战兢兢地拿起了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尺寸刚好。“很适合您呢。”店员恭维地笑着，并问道：

“是送给这位女士的礼物吗？”

和马咳了一声，认真地说道：

"是订婚戒指。"

"阿和，这是怎么……"

和马阻止小华继续说下去，在她的耳边轻声道："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和你结婚。"

小华很为难，她不是不开心。如果放到以前，或许她会喜极而泣，但如今她知道了和马是刑警，已经无法再高兴起来。小华隐隐感觉到，自己与和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无法跨越。

"可以再给我们看看其他款式吗？我不太清楚流行什么样的。"

和马说道，店员点头说："那么，您看这款怎么样呢？这是今年秋天的新款。"

店员从柜台里取出另一个戒指，钻石比小华手上的更闪。店员继续介绍道。

"这是本店原创的新作品，以四叶草为原型进行的设计，每个叶片上都嵌有一颗二十五分的钻石，一共四颗，相互辉映。"

一看价签，要一百多万日元，这么贵的戒指，让人都不敢试戴了。正在小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小华？"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小华的身体僵硬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是现在？小华的脑海中满是问号，这个声音却不停地传入耳中。

"小华？真的是小华呀，你在干什么呢？"

是母亲悦子。她戴着玳瑁框的墨镜，身穿白色套装，像是某个公司社长的情妇，或是银座俱乐部的老板娘。小华急忙跑到悦子身旁，将她拽到墙角。

"别和我说话，我求你了。"小华低声说道。

悦子笑着说道：

"我们是母女啊，为什么不能说话？话说小华，那个男人是你的男

朋友吗？那我更该去打个招呼了。”

“不用和他打招呼。对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当然是来踩点了，说是踩点，要抢劫这里的可不是我，是外国的窃贼团伙。”

小华叹了口气，原来是那件事，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母亲。回头看向和马，他正用诧异的表情看着这边。

“喂，小华，你不会是让男朋友给你买戒指吧？你忘了我说过的话了吗？珠宝不是用钱来买的，是要用偷的。”

完蛋，头好疼。悦子的眼神在墨镜后闪着光说道：

“小华，偶尔你也偷一次嘛，我帮你望风，‘假装试试’，我教过你的呀。”

“假装试试”是在珠宝店偷戒指时的惯用手法。首先假装有钱的顾客走进店里，让店员从柜台里拿出戒指，戴完这个戴下一个。最后将其中一枚戒指戴在手指上，若无其事地走出店门。缺点是每次只能偷一枚戒指，并且去过一次的店绝不再去偷第二次。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为什么我要偷戒指啊？”

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回头，和马站在自己面前。

“小华，这位是……”

悦子上前一步，满面笑容地低头行礼：

“我是小华的妈妈，三云悦子。谢谢你平时照顾小女。”

“这位是阿、阿姨吗？”

和马保持着立正不动的姿势，瞪大了双眼看着小华。完蛋了，小华心想。不知为何，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拳击手被追到拳击台的角落里，马上就要被KO掉。拜托了，有没有谁快点儿丢毛巾进来，停止这个比赛！[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三云悦子弯腰坐在和马面前的椅子上，旁边坐着小华。小华的表情有些僵硬，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刚才偶然在珠宝店碰到母亲，小华也不知所措了。

“我要一杯咖啡，小华，你也喝一样的就行吧，那个……”

“我、我也要咖啡，谢谢。”

服务生在单子上记好之后，走开了。这家咖啡店距离刚才的珠宝店很近，刚一进来的时候，三云悦子和小华先去了洗手间。

“很抱歉这么晚才跟您打招呼，我叫樱庭和马。”

和马低下了头。三云悦子点着头说。

“你好，我是小华的母亲，三云悦子。”

面前的这位女性散发出妖艳的气息，不知是不是妆容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年轻，说是三十几岁也有人信。但小华今年二十五岁，她母亲的年纪可能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比较之下，小华则更加朴素，和马很是开心。不愧是母女，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和马确信，如果小华也认真化个妆，绝对是大美女。

“话说，和马，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公务员。”小华急忙回答，“而且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员，和咱们家不太相配吧。”

“没有的事儿，小华。那个……我听说小华的父亲在房屋制造商公司工作，现在暂时住在金泽，为什么您回东京了呢？”

“我爱人提前退休了，这个月回东京，不过是瞒着小华的。我们现在住在都内的酒店，顺便看看房子。”

“您二位不回月岛的家住吗？就是小华一个人住的那个房子。”

“嗯，那个房子有些旧了，我和爱人商量过，想借此机会买一套公寓，正好他也发了一笔退休金。”

咖啡端了过来，三云悦子伸手拿过咖啡杯，喝过一口之后，擦掉了沾在杯沿的口红印。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越发妖娆，和马猜测，莫非她

做过陪酒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和马经常和陪酒女郎打交道，他觉得自己的猜测不会有错。但是为什么，小华的母亲会去陪酒呢？

“我们一找好公寓，就打算接小华过来一起住。对不起呀，小华，吓着你了。”

说着，三云悦子像恶作剧得逞的小孩子一样吐了一下舌头。这个动作也很惹人怜爱，女性魅力完全压过女儿小华。

是这样啊，和马的脑中灵光一闪。和马的父母都要工作，而且祖父母也是在警视厅工作到退休，才能保证和马生活充裕无忧。虽说小华的父亲在房屋制造商公司上班，果然只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一家人还是很辛苦的，所以母亲才会在晚上出去陪酒赚钱。和马感觉自己窥探到了三云家的另一面，内心深受震动。

“我真的很开心，”三云悦子看着和马说道，“这孩子，也不知道像谁，特别晚熟，一直没有交男朋友，我之前担心得不得了。但是能找到和马你这么优秀的对象，我对女儿也稍微改观了。和马，她是个不成器的孩子，以后就拜托你了哦。”

“不会，我才是一直被支持的那个人。虽然我的工作很危险，但总是能被小华的笑容治愈。”

“危险的工作？公务员是危险的工作吗？”三云悦子歪头道。小华连忙插嘴道：

“那个，最近社会不太安定嘛，公务员也很危险的。新闻不是播过吗？妈，不知道是哪的，有个男的拿着匕首闯进了市政府呢。”

看到小华拼命地解释，和马察觉到了小华的想法。警察这个职业的确会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想起小华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回家时候，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小华一定想亲自给家里解释自己的职业吧。

“对啊，阿姨，社会挺不太平的。”

说着，和马给小华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好好跟家人解释哦。小华看

到后，轻轻点了下头。

“刚才你们在店里看戒指是吧，你们是以结婚为目的在交往吗？”

三云悦子看看和马，又看看小华，问道。和马挺直上身，认真地回答：“嗯，我是这么想的。我相信小华也是这么想的。”

“真是可喜可贺啊。”三云悦子双手握在胸前，“小华，跟妈妈还这么见外，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日子选的哪一天？结婚会场定了吗？可以的话，我们去夏威夷办？”

“阿、阿姨，还没有聊到细节。”

听和马这么说，三云悦子双眼放光，向前探身说道：

“俗话说好事不宜迟嘛，真是的，没有我就是不行。”

三云悦子从手提包中拿出手账本，翻着日历说道：

“我看啊……这周的星期五是个黄道吉日。和马，星期五晚上你有时间吗？不光是你，也叫上你的父亲母亲一起，我和爱人也会去的。”

“等一下，妈！”小华慌张地说道，“你突然说什么？阿和——不是，和马的父母也许早就有约了呢，不要自作主张好不好？”

“不，小华，阿姨说的对，星期五晚上应该有时间的。”

母亲应该没问题，就算父亲和自己可能没空，从工作中抽两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和马的内心有点小雀跃，双方父母见面，这就意味着结婚可以被提上日程了。三云悦子劝小华说道：

“就是啊，小华，又不是订婚仪式那种正式的见面，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个饭而已啦。”

再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和马端起冷掉的咖啡，一口气喝干。小华好像并不怎么开心，以小华的性格，她可能不喜欢被人强迫，但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法向结婚进展了。

对不起，小华，和马在内心道歉，并暗暗发誓，虽然戒指没有买成，但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当晚，和马回到家，吃晚饭时告知了家人星期五双方聚餐的事，樱庭家随之混乱起来。全家人难得都在，和马也说明了在青山遇到小华的母亲的事，问父母星期五晚上是否方便。

“当然方便了，和马，就算有别的什么聚会，我还是会赶来这边的。哎呀，真是可喜可贺。美佐子，再给我拿一瓶啤酒吧。”

父亲典和喝得脸涨红，说道。母亲美佐子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老公，你喝多了。和马，你这也太急了，要好好准备才行啊，现在距离星期五就剩四天了。”

“妈，星期五是大吉的日子，而且又不是订婚仪式，你不用那么正式。就只是两家人见面，吃个饭而已。”

“话是这样说啊，可……”

美佐子一脸提不起劲头的表情，从冰箱里拿出啤酒，放到典和的面前。正在洗碗筷的祖母伸枝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好可惜啊，我也想一起去。”

“奶奶，还有机会的，小华还会来咱们家玩的。”

“那就好。”

“对了，”父亲典和仿佛想起了什么，“美佐子，我那套西装你收到哪去了？和马成人礼的时候定做的那套，我要穿那身去。”

“我不知道。再说了，老公，和马的成人礼是在八年前，这八年你都胖了多少斤了？腰粗得都穿不进裤子了。”

“不试试怎么知道嘛。哎，老妈，你记得放哪了吗？我在和马的成人礼那天穿的西服。”

“我记得好像在二楼的壁橱里看到过。”

“拜托了，老妈，你现在找出来吧，我想试一下。”

伸枝不乐意地用毛巾擦了擦手，走出厨房。美佐子问和马说：

“话说，和马，吃饭的地方定哪里好呢？还是寿司店比较好吧。‘寿司政’的包间的话，现在预约还来得及。”

“寿司政”是樱庭家宴请客人时一定会去的店，位于商店街上。它家的菜品味美价廉，有很多回头客。之前小华来的时候就是叫的他家的外卖。

“那个，妈，其实对方已经预约好餐厅了。是银座的一家日料店，说是创意菜，不是传统的日料。五年前有个曾在法国餐厅担任过厨师长的人开的。”

“银、银座的……日料店？”美佐子脸色一变，“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怎么办呐？要去银座，还是得穿和服，而且要预约一下理发店，真是忙糟糟的。”

美佐子说着走出了厨房。祖母伸枝这时走了过来。

“典和，西服找到了，我放你二楼的寝室里了。”

“哦，多谢！那我去试试。尺寸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典和站起身来，走上二楼。

“母亲，京友禅的那件和服，放在哪儿了来着？”

美佐子的声音从二楼传来，伸枝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二楼。

餐桌上只留下和马和小香二人。小香的晚餐只是用水冲开的蛋白粉。

“咱家人真是太能闹腾了。”小香缩着肩说道，“大哥，你是认真的吗？你是真心想要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吗？我之前也说过，她一定有什么隐情。”

“那你说说是什么隐情？”

“我不知道，这是女人的直觉。”

“那你纯粹是嫉妒。不甘心的话，你也带男朋友回家啊。我的记忆里，自从高中和棒球部的队长交往过三个月之后，你就再也没交过男朋友了吧。”

“才没有。”

“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固然重要，找男朋友也很重要哦。”

“啊，气死我了。”小香一口气喝光了冲开的蛋白粉，粗鲁地把杯子扔在桌子上，“没有男人强过我罢了，我去跑步了。”

说着，小香把毛巾围在脖子上，走了出去。餐厅只留下和马一人，他把餐具收拾好，放在水槽里，准备去洗澡。在走廊上，他听到二楼父母在大声地说着什么。家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真够闹腾的啊。”

回过头来，祖父站在身后，好像刚从洗手间出来。虽然他的右脚走路时还有些拖地，好在复健进行得比较顺利。

“叫小华的那个孩子，要和她父母见面了啊。”

和一停下脚步，用尖锐的目光盯着和马。直至今日，只要和马被祖父从正对面盯着看，身体就会变得僵直。祖父似乎全身都在散发出一种压迫感，压倒和马。用剑道比喻的话，就像跟一位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比自己段位更高的人对峙一样紧张。

“是的，爷爷，这周的星期五。可以的话，本来也想请爷爷去的，下次还有机会。”

“和马，你是认真的吗？”

“啊？”

和一突然这样问道，和马露出困惑的表情。和一的眼神非常严肃。

“让自己爱的人幸福，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你做好准备了吗？”

“做、做好准备了。这还用说吗？”

“那就好，走你自己的路吧！”

和一转身向走廊走去。什么意思啊？和马摸不着头脑，站在原地望着和一的背影慢慢远去。

“我绝对不去，死也不去。”

父亲三云尊说着，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果然啊，小华在心中叹

气道，就知道父亲会这样。但也许是件好事，与和马的父母一起吃饭，简直是噩梦啊！

“老公，小华好不容易才交到男朋友，你帮帮她的忙不好吗？”

“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而且她男朋友的父母是公务员啊，我最烦公务员了，他们和我这种天性自由的江洋大盗怎么可能聊到一起啊。”

小华切了一块牛排，用叉子叉起放入口中，好吃到下巴差点掉下来。今天的晚饭轮到母亲做，估计又是从哪个高级酒店偷来的吧。虽然小华内心有些抗拒吃偷来的东西，但如果不吃，三云家恐怕就没有能吃的东西了。

“真让人火大，”三云尊喝了一大口红酒说道，“我要睡了，明天还要早起呢。悦子，你准备好了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明天上午，外国的窃贼团伙好像要去抢劫青山的那家珠宝店。时间应该是开门营业的同时。虽然不确定他们要用什么手段，但还是准备要去给那个团伙来一个措手不及。

“等一下，老公。”

悦子的语气十分严肃，三云尊原本抬起的屁股又坐回沙发上。“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听我说，老公，这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你不来，我就不得不说谎了，就当你已经死了吧。”

“死了？喂，我还活得好好的呢。”

“没办法嘛，只能撒谎说你死了，这样以后也会比较好说。只是这样一来，你能想象将来会怎么样吗？如果小华与和马两个人交往顺利，结婚典礼、外孙出生、七五三节[2]、外孙的运动会和学校演出……这些你都要留在家里了。但我相信你能忍住的，毕竟你已经死了嘛。”

“外、外孙，莫非……”

三云尊张口结舌地看着小华的腹部。真是麻烦，小华毫不客气地赶紧澄清。

“没有外孙，我没怀孕。”

“是吧，我就说嘛，别吓我好不好。”

“老公，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啊？怎么样？你来吗？还是不来？”

三云尊慢慢地从怀里拿出手机，一通操作之后放在耳边。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哎呀，大晚上的打扰你休息了。星期五那件事呢，我这边突然有点事，走不开……嗯，好，我一定会补偿你的，挂了。”

挂掉电话，三云尊用十分强硬的语气说道：

“我本来星期五要陪横滨的美术品商人打高尔夫，然后晚上在中华街吃饭的。我刚才已经拒绝了，这样可以了吧？”

这算怎么回事，小华原本满心期待三云尊会拒绝出席，结果最后的城池也被攻破了，看来这顿饭是非吃不可了，太丧心病狂了吧。小华心想要不到时候推说肚子疼，临时放鸽子好了。不，不行，我不在场的话，就没人能阻止这两个人了。

“既然他们是公务员，肯定都很朴素吧。事先说好，要是无聊的话我是会提前回来的啊。”

“你的设定是从房屋制造商公司提前退休的职员，直到上个月都住在金泽，现在住在东京的酒店里，准备在附近买公寓。要记住哦。”

“等会儿，房屋制造商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从来没在金泽生活过啊。”

“没办法嘛，难道你要跟人家介绍自己是专门偷美术品的大盗吗？随便应付一下就好啦，反正他们也不会发现我们的真实身份。”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小华边在法式面包上涂黄油边说道。三云尊发出轻蔑的一笑。

“哼，公务员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华，可别小瞧我和悦子的演技，骗人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小华，你爸说得对。和马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一定会顺利的。”

放松警惕会没命的，对方可不是普通的公务员，而是在警视厅工作的现役警察。

不管怎么说，星期五终究会到来，小华不由得感到胆战心惊。三云尊和悦子完全没有察觉到小华的心事，喋喋不休地聊着。

第二天，小华像平时一样来图书馆上班。因为是工作日，图书馆人流不多，时间非常宽松。小华坐在借书柜台，翻阅还未归还的书目名单。如果长期没有归还，需要查找读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或是邮箱，打电话或发邮件催促还书，为此需要做好名单。

借还书的管理系统是两年前投入使用的，是一家大型通信机械公司面向地方政府开发的软件。在检索页面输入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就会跳出读者的姓名一览。点击需要查找的读者姓名，就能看到他的登录信息和借书记录等。

“三云，我去一下参考资料室。”

说着，坐在小华身旁的女管理员站起身，走出柜台。现在借书柜台只剩下小华一人，但从目前馆内的情况来看，一个人也可以应付得来。她目送女管理员去参考资料室后，小华看向手边的键盘，试着在检索栏输入“YINGTING HEMA”几个字。她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随便输入看看。

但是检索结果是零。怎么回事？小华吃了一惊，自己与和马就是在这个图书馆的借书柜台相识的啊。和马来还过好几次书，并以此为契机才能跟坐在借书柜台的小华搭话，有了几次交谈。这是一年半以前的事。

突然有一天，和马像往常一样来还书，神情有些紧张。平时两人会聊些闲话，比如天气和最近很火的电影什么的，那一天和马的表情极其认真，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小华目送和马离开后，发现他刚还的书里面夹着一封信。小华怕被别人看到，慌忙把信藏到自己围裙的口袋里。

下班以后小华读了这封信，虽然不是情书，但上面写着“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一起吃个饭吗”。第二周，两人去吃饭了，几次约会之后，开始交往。

所以，居然没有和马的检索结果，太奇怪了。和马确实来还过书，而且小华亲眼看到过好几次和马还书的场景。这是为什么呢？小华忽然想到了什么，再次敲下了几个字。这次她在检索栏只输入了姓氏“YINGTING”，检索结果为三个。

小华看到结果之一的姓名为“樱庭和一”，是和马的祖父。上个星期，去樱庭家吃咖喱的时候，曾和他打过照面。他很瘦，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小华点开了樱庭和一的借书记录，其中很多是历史小说，从书名来看，多为江户时代的推理小说。不愧是曾经的警察，就连看的书都是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和马是受祖父拜托，才到图书馆还书的。回头想想，和马每次都是快要闭馆的时候过来，或者是夜间延长开馆的时候。

“那个……”

“啊，你好。”

小华赶紧关掉检索页面，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位中年男性站在柜台前，想要预约一本书。小华接过他的借书卡，询问了他想要预约的书目名称，在电脑上登记了预约信息后，将借书卡还给了对方。

但是……小华看着中年男性离去想，和马的祖父住在东向岛，为什么要特意到四谷的图书馆来借书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但小华心里并不想承认。

理由就是我，因为我在这里上班。小华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思维太跳跃了。但是和马的祖父找我有什么事呢？

想到这里，小华恍然大悟，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还好，周围没有人发现，她又默默地坐下了。

为了让和马遇到我吗？让自己的孙子帮忙还书，和马才会光顾这里，然后结识了图书馆的女管理员，与她交谈。

虽然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但事实摆在眼前，让人不得不这样想。樱庭和一的借书记录，也在自己刚与和马交往的时候戛然而止。

小华突然觉得后背泛起一阵凉意。虽然他们谈不上命运的相遇，但小华很感谢上天能让自己认识他。没想到，两人的相遇竟然可能是被他人安排的，心里不舒服也是理所应当。

恐怕和马还不知道这些，他只是听祖父的话，帮忙跑腿来还书的。只有樱庭和一知道事情的真相。

话说自己还没有归还手表。小华想见樱庭和一，将自己一大堆的疑惑问个清楚。除了和马的事情，还有他和祖父三云岩的关系。看来只能下班之后去樱庭家一趟，小华打定了主意。

“小华，你这就跑不动了？才跑了三公里呢。”

“三、三公里？我已经跑了三公里了吗？”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那边有显示你跑了多远。”

“求你了，我到极限了，这个跑步机，怎么停下来啊？”

小华原本到东向岛来是想见樱庭和一，不知为何却出现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樱庭香在旁边的跑步机上若无其事地跑着。

小华下班之后到了樱庭家，可是按了几遍门铃，都没人出来开门。小华绕到后院，趴在狗屋里的东跑出来，摇着尾巴欢迎小华。毕竟也不能向东问话，小华和东玩了一会之后，便返回车站。走在半路，偶遇了樱庭香。“你有时间吧，陪我去个地方。”听她这样说，小华还以为要去喝个茶，就满不在乎地去了，没承想居然被带到了健身房。小华被强行换上租来的运动服，回过神来，已经在跑步机上跑起来了。

“求你了，小香。这个跑步机，怎么停下来啊？”

“真拿你没办法。你太缺乏锻炼了。”

小香伸过胳膊，按下了小华跑步机面板上的一个按钮。机器慢慢地放缓速度，终于完全停了下来。小华从跑步机下来，双手撑在膝盖上，喘着粗气。多久没有这样跑过了？好像上班之后就再没有了吧。

“你这样不行啊。”听到上面传来的声音，小华抬起了头。小香也从跑步机下来，双手叉腰道，“这样怎么能做警察的妻子呢？体力太差了。”

“我觉得这和体力没有关系。”

“有关系！想和我顶嘴，还早了一百年呢。”

健身房的机械区旁边就是打拳的拳击台。拳击台上现在没有人，有几个戴着拳击手套的男人在拳击台下面打着练习手靶。看到小香的视线落在拳击台上，小华有种不妙的预感。

“喂，你和我打一场吧。”

果然。小华拼命地拒绝。

“不行，绝对不行，我从来没有打过拳击。”

“凡事都需要历练嘛，来，快点。”

小香推着小华来到了拳击台边上。在小华惊慌地挣扎的过程中，两只手已经被套上了拳击手套，头上也被戴好了拳击头套。头套散发出一股男人的汗味儿，让小华忍不住地反胃。

“快上来啊。”

小香已经站在拳击台上，颠着小步，对空气挥拳。呃，管他的呢。小华做好准备，上了拳击台。脚底传来的触感比想象中柔软。

“好，放马过来吧！”

“就算你这么说……”

“好啦好啦，你的拳头，我压根没有放在眼里。”

戴着拳击头套的小香不屑地一笑，紧身裤和T恤勾勒出她肌肉的曲线，整个轮廓仿佛运动员一般。尽管她是穿衣显瘦的身形，胳膊上的肌肉还是比小华想象中更发达。

小华上前一步，轻轻用拳头碰了一下小香的额头。小香惊呆了，发出一阵大笑。

“什么啊，花拳绣腿，我还以为吹过来一阵风呢。”

这不是你逼我的吗，小华在内心反驳道。祖父三云岩教给自己的只是防身术，其中并不包括攻击的要素。

“那我要出拳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攻击我？小香完全不顾小华的心情，连出了几个刺拳，但是，都没有打到小华。小华的上身向后仰去，躲过了小香的每次攻击。她一心不想被打中，只是闪躲，却完美地展现出拳击中的防御基本动作——后仰躲闪。再加上小华天生动态视力极佳，小香的拳头根本没能擦到她身体分毫。

“你动作很敏捷嘛，躲得倒是够快。”

说着小香抿嘴一笑。后背好像撞到了什么，小华回头一看，自己被逼到拳击台的角柱。怎么办？没有回避空间了。

小香不断逼近。不行了，小华心想，闭上眼睛。这时，拳击台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小香？是小香吗？好久不见啊。”

拳头没有落在身上。睁开眼睛，挥起的拳头停在半空，小香直勾勾地盯着场外。她的姿势保持不动，看起来有些紧张。

“学、学长，好久不见。”

拳击台外站着一位穿运动服的男性，个子很高，是个清爽的运动型男。他从台子下面抬起头看着小香。

“我最近工作太忙了，没怎么来，大概每周来三次吧。下次再好好聊啊。”

“好、好的。”

男性走向了健身房的机械区。小香一动不动，一直盯着他远去的背影。

“小香，”小华胆怯地碰了下小香的肩膀，“刚才那位是谁呀？好帅啊。”

“跟你没关系吧。”

小香的脸变得和她头上的拳击头套一样红。真是好懂的人。

“难道，你以前喜欢过他？”

“不是，不是那样的。快，我们继续打。”

“不打了。”

小华摘下了拳击头套。“我不能再陪你打下去了。”她把拳击头套塞到小香的胸前，摘下手套。小香看着这一幕，问道：

“你要逃跑吗？”

“嗯，我逃跑了。”

小华将拳击手套放在长凳上，一溜烟地跑进了更衣室。

河岸上发现的遗体不是立岛雅夫。NPO法人向日葵协会的代表中藤恒雄提供的信息，并没能将调查向前推进太多。

首先，池袋的流浪汉立岛雅夫是不是真正的立岛雅夫，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像流浪汉这种生活困难的人，经常会谎报自己的姓名，甚至会出售自己的身份，因此搜查本部的结论是，中藤的信息没有太大价值。

此外，警视厅已经将被害人是立岛雅夫这一条件作为破案的前提。要推翻这一前提，需要充足的证据，仅凭中藤的证词还不够。

根据中藤的工作日志，自称立岛雅夫的流浪人员于今年6月5日从池袋消失。和马询问过都内的各个医院，没有一家医院在5日深夜里接到像立岛的患者。

那么，6月5日深夜，年轻的流浪汉说的身体已经变冷的立岛雅夫去了哪里了呢？和马问过中藤，他说在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年轻的流浪汉了，可能是漂泊到其他地方了吧。流浪汉一般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经常四处漂泊，恐怕很难追查到那个年轻流浪汉的行踪。和马的调查再次触礁搁浅。

“喂，大家听我说。”

组长松永走进了房间。正值晚上七点，和马他们在小松川警署的一个房间里吃着晚饭。NHK的整点新闻正在播报今天上午在青山发生的珠宝店被抢劫的头条新闻。

“搜查本部要缩减人手，需要我们小组撤出这个案子。准备撤吧。”

大家对松永突如其来的通知茫然不解。和马身边吃着炸虾盖饭的卷荣一问道：

“组长，怎么回事啊？还不到两个星期，就要解散搜查本部了吗？”

“不是的，本部不会解散，还会继续调查，不过主要由小松川警署的搜查员去办。我们被调去查别的案子，这是上面的命令。”

说到这里，松永的目光停留在电视上，朝屏幕扬了扬下巴。

“就是这个，我们被派去协助调查这个案子。好像出现了伤者，涉案金额也相当巨大。吃完饭赶快去赤坂警署参与调查。就这样啊。”

话毕，松永走出了房间。一位同事拿起遥控器，调大了电视的音量。卷荣一轻声道：

“这叫什么事啊？不过就影响力来说，还是青山的案子更大啊。”

和马没有回答，专心致志地看着电视画面。一位女记者在现场连线，手拿麦克风介绍案件的情况。“被运往医院的伤者有3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女记者的身后，是一栋被黄色警示带围起来的楼房。和马觉得一层的镶着玻璃窗的店铺十分眼熟，正是昨天和小华一起去逛的珠宝店。

“怎么了，樱庭？突然站起来。”

“呃，我昨天去过这家店，这也太巧合了。”

“真的假的？还好你不是今天去的，太幸运了，不然现在送到医院的就该是你了。但是我很好奇，你和谁一起去的啊？你不是说自己没女朋友吗，樱庭？”

“啊？呃，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居然要去昨天去过的店查案，太巧合了。但是要从小松川的案子抽手，和马感到无法释怀，他总觉得还另有隐情。这件案子绝不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被杀这么简单，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并不是不想浪费自己努力搜集的线索，只是和马越来越确信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所以他不想抽手不管，他心中有个很强的信念，希望能坚持到调查结束。

“咱们走吧。”

一位警察前辈站起身，将餐具摆在桌子的一角，走出房间。和马也站起来，收好餐具走了出去。他的心里仍对这个案子牵肠挂肚。

“真是群丧心病狂的家伙啊。”

和马旁边的卷荣一说道。从赤坂警署出来之后，他们赶往青山的古董街案件现场。搜查一科的其他小组已经在现场等候，并向和马他们解释了事情经过。大家同在搜查一科，彼此都算熟识。

“就是说啊，有一半人认为外国人作案的可能性很高。现在我们正在调查外国人窃贼团伙。”

事件发生在上午11时，珠宝店刚开门营业。身穿迷彩服的四个男人闯入店内，投掷了催泪弹。当时仅有店长和三名店员在店内，三名女店员因催泪弹昏迷，男店长在店铺内部的办公室里，他察觉到事情不对，准备拿起电话报警，被闯入办公室的一名嫌疑人猛击后脑，当场失去知觉。

四名嫌疑人把店内的柜台悉数砸碎，劫走全部的珠宝商品后，乘坐停在店门口的面包车逃之夭夭。涉案金额达到数亿日元，因催泪弹昏倒的三名女店员仍在医院接受救治。

“搞清楚他们逃跑的路线了吗？”卷荣一问道。

其他小组的搜查员回答，

“有目击消息称，他们沿六本木大道逃至霞关方向，之后的路线就

不清楚了。车牌号已经查到了，现在正在对照，很有可能是被盗车辆。”

店门前仍聚集着大量媒体，还停着几台转播车。案子闹得这么大，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块肥肉。

珠宝店的名称是“Brimarry”，是一家老字号的珠宝店。几天前，和马浏览过这家店的主页。和马在搜索引擎输入“订婚戒指、老字号、店铺”三个关键词，便查到了这家店的主页。他认为要买戒指还是选有信誉的老店比较好。

“我们先回去吧。”

组长松永说道，大家走出了店外。犯人已经逃跑了，再打听周围的情况也没什么意义。目前，搜查的重点主要是收集现场遗落的物品，查明被盗珠宝的交易方，找到过去曾犯过类似案件的嫌疑人名单。

“喂，樱庭。”卷荣一用胳膊肘戳和马，“你到底是跟谁来的啊？你就是有女朋友对不对？跟我还藏着掖着。什么样的女孩？可爱吗？”

“我说了没有啦。”

手机响了，和马从兜里掏出手机，走到离众人有些距离的地方。

“警察先生，是我，我是中藤。”

“啊，中藤先生，之前多谢您了。”

中藤虽然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但却没能在调查中派上用场，和马心里也不是滋味。

“是这样，警察先生，我找到立岛的照片了。”

“真的吗？”

“嗯，虽然不是特别清晰，但能够看清他的脸。”

和马又询问了一些细节。中藤他们都会为流浪人员施饭，每月一次，主要发放一些猪肉汤和饭团。每次他们会拍一些照片作为活动记录。中藤将照片全部看过之后，从中找到了拍到立岛的照片。

“刚才我让西胁用她自己的手机拍下了那张照片，现在就给您发过

去。”

电话挂掉了。大家分别乘坐两台伪装成普通车辆的警车前往赤坂警署，和马与卷荣一并排坐在第二辆车的后座上。车子刚开出不久，和马上衣内兜里的手机响了，是来邮件的铃声。

“女朋友发来的？”

“不是啦。”

和马应付着开玩笑的卷荣一，打开手机。点开邮件附件中的图片，是一张男人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穿着工作服一样的藏蓝色夹克，戴棒球帽，胡须浓密，像是很多天不曾刮过，倒是可以辨别出长相。

给以前认识立岛雅夫的人看看这张照片，或许会有什么新发现。中藤一个人不行，一定要是立岛雅夫成为流浪汉之前就认识他的人。

“怎么了，樱庭？表情这么吓人。”

“卷哥，有件事想拜托你。”

和马靠近卷荣一，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再来一杯乌龙茶兑烧酒！快点儿！”

小香将喝光的空啤酒杯放在桌上，她的眼神已经呆滞了。不知为什么，两人从健身房出来之后决定去喝酒，走进了站前的这家烤鸡肉串店。小香好像酒量不行，喝了两杯乌龙茶兑烧酒就醉了。小华喝着生啤，捏起一串烤鸡肉串。

“那个人啊，他是我的初恋。当时，他是棒球部的队长，帅惨了。是他向我告白的哦！我没有骗你，骗你对我又没什么好处。然后，我们交往了三个月，他毕业了，我们就自然分手了。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我在听，我在听。”

这已经是小华第三遍听这个故事了。小华还知道了那个人姓松田，

在名古屋上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东京工作，现今在银行上班。

“太慢了，我等了好几分钟呢。”小香说着，从端着乌龙茶兑烧酒的店员手里抢过酒杯，“再来一份烤鸡肉串的拼盘，快点上。”

“小香，我已经饱了。”

“没关系，我吃。果然食量小的女孩子比较受欢迎吗？”

“没有这回事。啊，小香，你已经删了那个松田的联络方式吗？”

听小华这样问，小香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翻盖屏幕。盯着手机找了一会，小香抬起头说：

“我没删。”

“给松田发一封邮件吧。”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发邮件？”

“因为你还喜欢他呀，喜欢就主动点嘛，不主动的话就不会有开始哦。”

小华为自己感到可笑，没什么恋爱经验的自己哪有资格给别人提建议。但也说明，小香的感情十分纯粹，就连自己这个旁观者都想要支持她了。

“怎么可能给他发？我不要发。”

说着，小香板起面孔把手机放回包里。小华发现自己的啤酒杯是空的，用胳膊肘轻轻碰倒了它。

“哎呀，糟糕。”

小华看准小香的注意力集中在倒掉的啤酒杯上的时机，将手伸到桌子下面，从小香的包里顺走了手机。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小香从始至终也没能察觉。

“我好像有点喝多了，去下洗手间。”

“不许偷偷跑回家啊，这才刚开始呢。”

“我不回家，放心吧。”

店内生意异常火爆，几乎每桌都坐满了，吧台的烤串架子上已经冒

起了滚滚浓烟。小华来到里面的洗手间，打开小香的手机。虽然知道偷看他人手机是侵犯隐私的事情，但小华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为小香着想。她打开邮件的界面，在收件人的位置填上松田发送出去，内容如下：“今天见到你很开心。可以的话，下次我们去喝个茶吧。”

小华在文字的最后加了一个心形符号。她本来犹豫了很久，担心会不会有点过分，但是又想到这种女子力很强的方式似乎与小香平时的男性气质形成对比，反而具有反差萌，就决定保留了。按下了发送键后，小华就删掉了发件记录。完美。

小华走出洗手间，正往小香等待的那一桌走去的时候，突然有人叫住了她。

“小华？这不是小华吗？”

四个男人围坐在铺着席子的座位上。其中一人是和马的父亲——樱庭典和。典和站起身，开心地走到小华身边。

“小华，你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回事？这家店是樱庭家的休息室吗？小华慌乱地回答道。

“呃、嗯，我和令爱一起来的。”

“小香？”典和惊讶得很夸张，用手扶着额头说道，“我太开心了，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没想到你和小香的关系这么好，小华你真是个好孩子！”

典和强行握住小华的手。能看出来，他是打心底高兴，眼中已然隐约泛起了泪光。只是，他呼出的气息有一股酒臭味，应该是喝了不少。

“哎，大家听我说。这个孩子，是我家和马的女朋友，叫三云华，她就要和和马结婚了，马上要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了。”

“等、等一下，叔叔，还没有决定……”

“没关系，小华，我心里已经认定了。”

典和说着，像是要给座位上的同伴介绍一样，从小华身前挪到一边。小华感觉到大家的视线都在转向自己，慌张地鞠了一躬：“我是三

云，三云华，请多多关照。”

“是个好孩子啊。”

“嗯，是啊，话说回来，和马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啊。”

“我家那小兔崽子要是也能带回这么好的女孩儿就好了。”

座位上的男人们七嘴八舌道。听到这些，典和挺胸说道：

“是吧，可爱吧？我都觉得配和马可惜了。来，小华，来喝一杯吧，别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同学，不用觉得拘束。”

“等一下，阿典，”一个单手举着陶瓷酒盏的男人说道，“和咱们这群无聊的大叔挤在一起，人家姑娘也会不自在的，让她去吧。”

“是吗？”

“是啊，阿典，小香还在等她呢。年轻人一起喝酒才更开心。”

典和失望地低下了头。小华虽然有点不忍心，但想到小香还在等着自己，也该伺机撤了。

“那我就先过去了。”

小华鞠了一躬，典和抬起了头，失望的神情瞬间无影无踪，眼睛闪着光。

“小华，那星期五再见啊。”

是聚餐的事情。原本都忘光了，小华突然心里一沉。没有谁能保证这是一次友好的聚餐，要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会全盘毁掉，毕竟自己的父母不知常识为何物。

“我知道了，那星期五再见。”

小华再鞠一躬，回到小香等待的那一桌。

“好慢啊，你干吗去了？难道是大的？”

“不是。”

小华趁小香不注意悄悄地将手机放回她的包里，然后坐回座位上。她拿起一串鸡肉串，吃了起来。好吃，盐加得恰到好处。刚才不在的时候，小香又给自己点了一杯生啤，啤酒的泡沫已经完全消失了。

“哎，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我找不到了。”

小华一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回答。

“你好好找一找，我刚才看你放到包里了。”

小香把包放在腿上，伸手进去翻找起来。“啊咧？找到了。”小香从包里拿出了手机。

“小香，你喝醉了。对了，刚才我在那边看到你父亲了。”

“老爸？”

“嗯，跟他的老同学在一起喝酒。叔叔他是在警视厅工作吧，今天下班还挺早的。”

“是分时期的。我老爸在警备部工作，有重大仪式或是海外贵宾访日的时候，他会加班到半夜，现在这段时间比较清闲。”

所以他能出席星期五的聚餐啊。想到那天的家庭聚餐，小华就有些难过。正在她轻轻叹气的时候，小香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收到邮件的铃声。

小香拿过手机，打开了翻盖屏幕。小华看出她的脸色变了，双颊泛红，眼睛睁得滚圆。

“是谁发来的？”

“跟你没关系。”

“不会是松田吧？”

“你、你，你怎么会知道……”

猜对了，松田回信了。小华很想知道他回复了什么，希望是好的回复。

“给我也看看嘛。”

“不行。”

“给我看看。”

“我说了不行。”

小华“咻”地伸出手，轻而易举地从小香手里夺过手机，速度比刚才

小香在健身房打出的刺拳还要快。手机屏幕上显示“我刚才也吓一跳，下次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你什么时候方便？”

“这不是很好嘛，小香。快点回复比较好哦。”

“是、是吗？”

“当然了。”

小华边还给小香手机，边断言道。小香盯着手机屏幕，一脸不解。

“但是好奇怪啊，这封邮件，为什么主题里面会有个‘Re’呢？这是回复的邮件啊？”

“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小华心里捏一把汗，刚才把这事给忘了，“快点给他回信吧，你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嗯，但是我现在喝醉了，而且也不知道之后的安排，明天再说吧。”

“一定要给他回信呀！”

小华喝了一口生啤，咬了一口烤鸡肉串。小香叫住店员，又点了一杯乌龙茶兑烧酒。小华突然想到一件事，向小香提问。

“那个，小香，你的祖父，名字是叫‘和一’吧，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对人家爷爷感兴趣？”

“那个，去你家的时候，家里人基本都接触过了，只有他老人家，我没怎么说过话。”

“你的着眼点确实不错，”小香喝了一口刚端上来的乌龙茶兑烧酒，说道，“我们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爷爷，虽然他退休了，但影响力还是很大。要是爷爷不喜欢你，基本就没可能和我大哥结婚了。”

“他年纪多大了？”

“今年好像七十六岁了。”

跟祖父三云岩年纪一样。难道他们是同学？但这也不足以构成他们约在锦系町的小酒馆，坐在一起喝酒的理由。想到这里，小华又突然想

起另一件事。

那时刚跟和马交往不久，两人聊起自己的成长经历，说到毕业的大学。和马毕业于东京都内的明成大学，那是一所一流的私立大学。小华当时心想“啊，和爷爷是同一所大学”。之后和马继续讲道，他的家人都是明成大学毕业的。

“小香你们家人，都是明成大学的毕业生吗？”为了不让小香察觉到自己激动的心情，小华尽可能自然地问道。

小香不耐烦地回答：

“是啊，除了我妈以外。我妈是东京都内的一所理科大学毕业的，不愧是鉴识科的职员，彻头彻尾的理科生。”

果然如此，小华不由得掐住大腿，找到三云岩与樱庭和一的连接点了，他们两人在明成大学时是同学。

“喂，你的酒一点没见少啊。”

小香用胡搅蛮缠的眼神盯着小华，小华回道，“不好意思”，喝了一口生啤。那么，两人曾经是大学同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听到门打开的声音，和马望向入口处，只见走进一男一女，走在前面的男人，看到和马在座位上等候，举手叫道：“哟，警察先生。”

和马站起身，低头示意：“感谢二位特意来这一趟。”

“没事儿啦，”小森爽快地说，并对同来的女性说道，“小美，这位是警视厅的警察。不错的小伙子吧？他正在调查立岛的事情。”

这里是北千住站前的咖啡馆。昨晚，和马得到了立岛雅夫的照片，苦思冥想有谁能够证明照片中的人就是立岛雅夫。最后，他想到了二十年前立岛雅夫曾在一家报纸配送站工作过。前几天，去找报纸配送站的前员工小森拜访的时候，他曾提到过名叫小美的女经理记忆力很好。和马向小森打电话询问此事，不想小森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与小美一起在这家咖啡馆碰面。珠宝店的调查，和马拜托给了卷前辈，自己溜了过

来。

二人坐在和马的对面。点好饮料之后，和马出示了警察证。小美的本名是上原美津代，年纪有六十岁出头，看起来是个热心肠的人。

“那咱们尽快进入正题，我想请您看看这张照片。”

和马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照片。这张照片是和马专门去池袋的NPO法人向日葵协会向中藤借来的。照片中，立岛雅夫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您对照片中的人有印象吗？”

和马问道。上原美津代戴上老花镜，看着照片，凝视片刻之后，她抬起头。

“他是立岛，立岛雅夫。二十年前，他在浅草的报纸配送站工作过，应该不会有错。”

果然是这样啊，和马在内心感叹道。上原美津代旁边的小森睁大了双眼说道。

“这你都能记得！小美你的记忆力，真是了不起啊。”

“还行吧。他好像是因为偷东西被警察抓过。后来，社长的一个朋友，在立岛缓刑期间负责监视他的人，介绍立岛来配送站工作的，不过他很快就不干了。”

“不愧是小美啊，记得这么清楚。”

池袋的流浪汉是立岛雅夫，终于得到了证明。但是，还没能证明在荒川河岸发现的遗体也是立岛雅夫。六月五日那晚，立岛雅夫身体不适，他的同伴亲眼看见他的身体变冷，但他本人却在短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同伴如今也下落不明。

好像漏掉些什么，和马的手放在下巴上，出神地思考起来。小森满面堆笑问道。

“警察先生，你还没结婚呢吧？”

“啊，嗯，怎么了？”

“是这样，小美的女儿可是个好孩子。我记得是从御茶水女子大学

毕业的才女吧。方便的话，下次你们见一见啊？”

“你说什么呢，小森。不好意思，警察先生，说了这些有的没的。”

上原美津代十分过意不去，低头道歉。和马笑道：

“不会，没关系的。”

今天是星期三，两天以后是星期五，要和三云家的人一起吃饭。樱庭家早早进入了作战状态，每天的话题都是周五的聚餐。母亲美佐子想去重新订制一套西装，恐怕来不及了。

一位男性公司职员走进咖啡馆，坐在和马三人旁边的位子上。点单之后，他展开了手中的体育报纸，其中一面映入和马的眼中。职业棒球的巅峰赛刚刚开幕，一位投手在昨晚的比赛中达成完封胜利，他比赛的身姿占据了整个版面。看着这张照片，和马想起来了，对了，棒球帽，为什么会忘掉这么重要的线索？

“感谢二位的协助，我来付吧。”

和马拿起账单，站起身来。在收银台付完钱，他走出店外，立刻拿出手机拨号。电话接通了。

“中藤先生，是我，樱庭。”

“警察先生，照片帮上忙了吗？”

“嗯，太谢谢你了。中藤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情。六月五日晚上，您到地下通道的时候，立岛雅夫已经不见了，对吧？”

“嗯，是的，是这样。”

地点是池袋西口的地下通道。根据中藤的描述，他赶过去的时候，立岛雅夫已不在那里，只有他当作被子盖的硬纸箱留在原地，还有就是——

“棒球帽掉在地上，我记得中藤先生您曾经提过。那个帽子，现在在哪呢？您已经处理掉了吗？”

“没有，我记得我保管起来了，这东西我也不忍心扔。”

和马在内心暗暗称快，这是立岛雅夫失踪前一直戴着的帽子，上面

留有毛发的可能性很大。和马乘势向中藤追问道：

“我现在过去您那边，要是您能帮我找出来帽子，就更感谢了。”

第二天早上，DNA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在荒川的河岸发现的遗体，与立岛雅夫佩戴的棒球帽中提取的毛发经过对比，两者DNA结果完全不一致。也就是说，在荒川的河岸发现的遗体并不是立岛雅夫本人。

和马是在小松川警署的会议室听到结果的。毕竟和马不能擅自请求进行毛发的DNA鉴定，与组长松永商议过后，松永陪和马来到小松川警署进行了交涉，DNA鉴定才得以进行。

“这是怎么回事？这下能够证明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了，但是为什么……”

在小松川警署门前，和马对松永说道。DNA鉴定结果已出，两人前来询问今后的调查方针时，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察却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还不能断言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今后的调查方向会考虑到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的情况。

“谁知道，”松永吐了一口唾沫，“恐怕是上面的意思吧。不是小松川警署的领导，是我们的领导。既然已经召开过记者发布会，再推翻之前的说法，他们会觉得脸上无光。”

“就算如此……”

松永制止了想要反驳的和马，继续说道：

“我先回青山那边，你暂时留在这里，暗中从搜查员处打听一下调查的进展情况，中午的时候再回来，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松永向车站方向走去。和马目送松永离开后，回身进入了小松川警署。他看了一眼设立为搜查本部的会议室，已经空无一人。所有人可能都出去查案了。

和马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等待，如果能见到面熟的搜查员，他想上去

问问情况。但可能是上午的时间点不好，经过面前的似乎都是来更新驾照的人。

青山的珠宝店“Brimarry”失窃案，目前似乎也陷入了僵局。虽然早早就锁定了外国人窃贼团伙作案，可现在还没能够找到嫌疑人的行迹。他们逃跑时乘坐的被盗车辆，在麴町的立体停车场被发现，但车上没有留下与嫌疑人有关的遗落物品。

还有一件怪异的事情。在麴町找到的逃跑用的货车当中，检测出了微量的安眠药的成分。大概是喷雾型安眠药，沾在了座位上，与他们抢劫珠宝店时用的催泪弹成分完全不同。为何车座上会沾上安眠药，现在还是未解之谜。

和马在长椅上坐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貌似搜查员的警察经过。在这里干坐着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先回青山帮忙调查吧。和马想着，正要起身，他看到四五个人从电梯上下来。他们全部身穿西装，很有刑警的风范。从步伐可以看出他们有很紧急的事。他们没有向正门口走来，而是向后面走去。和马赶紧站起身，追了上去。

走出后门，几个男人准备分开乘两台伪扮成普通车辆的警车。和马大声说道。

“我是搜查一科的樱庭，荒川河岸的那个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吗？”

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聚焦在和马身上，目光冷冰冰的，仿佛在说，搜查一科都已经撤出这个案子了，还多管闲事干什么。

“拜托了，请告诉我，立岛的案子怎么样了？”

一位刑警走上前来，他穿着皱皱巴巴的西服，似乎有些年纪。他点上香烟，说道：

“上车吧，小哥。”

“荒哥，这样行吗？”

其他刑警说道，这位叫荒哥的男人点头道：“有什么关系，大家不都是警察？”

“谢谢您！”

和马坐到了车子的后排座椅上。名叫荒哥的男人则坐在他边上。车内狭小的空间充斥着烟味。车子发动后，荒哥开始徐徐道来：

“在距离案发现场下游四公里的河岸边，有一个流浪汉的聚集点。昨天晚上，城东警署接到举报，说是那里的硬纸箱搭的小屋里面飘出一股恶臭。他们赶过去一看，在里面发现一具尸体。

“死亡的是一位男性，六十多岁，居住在硬纸箱搭的小屋里。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本人身份的物品，因其生前和他人提及自己来自宫城县，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宫先生。

“死因是肺炎，似乎是由感冒恶化引起的。但是，在小屋里找到了一块有血迹的石头。”

“难道那个血迹……”

“啊，没错，与立岛雅夫的血液一致。”

十五分钟后，一行人到达了现场。附近有一家市营的棒球场，后面是一家像是净水处理厂的场所。长满芦苇的河岸上，散布着硬纸箱搭的小屋，每一个看起来似乎都能被一阵风卷走。

“赶走过很多次，但他们还是回来，区政府也很头疼。那边不是有个棒球场吗，棒球场里的自来水可以随便用，在河里可以洗衣服，在这里住着可能很舒服吧。”

和马追上荒哥的脚步，走向发现尸体的那间小屋。小松川警署的刑警们探头进去窥视，和马在他们身后也努力地向内观望。里面空无一物，只是用来睡觉的小屋，还残留着恶臭的气味。

“肯定是了，”荒哥说道，“犯人就是住在这里的流浪汉，估计是为了钱杀的人。他先杀害了立岛雅夫，抢走了他的钱。之后自己得肺炎死了，算是报应吧。这下案子解决了。”

“请等一下，面目全非的遗体并不是立岛雅夫，而是另有他人。”

名叫荒哥的男人眼睛一闪，走到前面，抓住和马的胳膊，将他拉到离小屋较远的地方。荒哥小声道。

“什么情况？”

“就是被害人啊，之前那具遗体不是立岛雅夫，DNA鉴定结果可以证明。”

“这是真的吗？”

“嗯，莫非您不知道这件事？”

看到荒哥愁眉苦脸地点了点头，和马继续解释下去。从曾在浅草的报纸配送站工作过的职员那里，和马知道了立岛雅夫曾经在池袋待过。今年六月，立岛雅夫突然从池袋消失，现场只剩下他常戴的帽子。从帽子上摘取的毛发与遗体进行DNA比对，结果显示，死者并不是立岛雅夫，而是另有他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和马的话，荒哥自言自语道，“好奇怪，这个案子，总觉得有哪不对劲。喂，你过来。”

两人走到更远些的地方，直到警车旁边。

“我叫荒川，因为这个姓，我一直在荒川沿岸的各个警署不停地调来调去，我没骗你。”荒川自我介绍完后，继续道，“我是第一次听说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之前也不知道什么DNA鉴定的事。按常理说，我们这边应该会先知道的，不是吗？”

和马无法反驳，的确如此。荒川继续大发牢骚。

“原本我就觉得这个案子有猫腻。你想想看，虽然说青山的珠宝店的案子用了催泪弹，但是这边的案子过去还不到两周，就把你们搜查一科的人调到那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和马附和道，“我比较在意的是，遗体被毁得面目全非了。凶手能做到如此地步，说明他想要隐瞒被害人的真实身份，这不是简单的偷窃杀人案。”

“是啊，我意见和你一样。”

荒川又点燃一根烟。尽管他看上去是个粗俗的男人，但和马能感受到他是位优秀的刑警。荒川吐着烟圈说道：

“我是觉得案子不对劲，但被杀害的人是有前科的流浪汉。没有家人，甚至连为他掉两滴眼泪的亲戚都没有。虽然我知道不该这样说，但这案子让人提不起干劲啊。

“可是，如果被害人不是立岛雅夫的话，情况就不同了。或许被害人的亲人，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回来呢。”

时间马上到正午了，和马必须要回去参与调查青山的案子。说真心话，和马希望优先处理这边的案子，但既然已经被调走，和马也有心无力。

“我先回去了，荒川先生，如果方便，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啊，可以。”

和马与荒川交换了名片。稍微走远一点能打到出租车吧。向荒川道谢后，和马离开了现场。

唉！小华又在叹气。从早上起来不知道已经叹了多少回气。终于到了聚餐的这一天，小华在银座的御幸街上闲逛。星期五的银座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小华的心情却并不畅快。

今天也要上班，小华和家人约好直接在饭店碰面。着装和平时一样，普通的黑裙子配一件淡紫色的衬衫。虽然母亲悦子说过让自己穿得正式一点，但如果下班回家换衣服，就会赶不及七点准时赴约了。

小华顺利抵达饭店门口。饭店位于银座松坂屋后面的一栋大楼的二层，稍不留意就很难发现它的招牌，如此低调的风格反而从侧面证明这是一家高级餐厅。走上二楼，父亲三云尊和母亲悦子正站在店外等候。父亲身着平时甚少穿的西服，母亲身穿金色和服。看到小华，悦子叹道：

“小华，我不是说了吗，叫你穿得正式一点。”

“我没时间换衣服，总比迟到要好吧。”

“行吧，对方已经在里面等了。”

三人走进店内。之前听说这家店是创意日料，店内的装潢风格更偏向法式，所有席位都是餐桌席，没有传统的日式房间。店员引导三人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包间，和马的父母已经坐在椅子上等候。

“初次见面，我是樱庭。”

和马的父母站起来，郑重地进行寒暄，和马还没有来。悦子稍稍上前，优雅地低头行礼。

“让二位久等了，感谢二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前来。我是小华的母亲，三云悦子，这位是我的爱人，三云尊。”

三云尊咳了几声，挺起胸膛说：“我是三云尊。”

“我是和马的父亲，樱庭典和。这位是内人，美佐子。和马由于工作的关系，会稍微晚到。我们先开始吧。”

自我介绍结束后，大家一起坐了下来。从上座开始往两边按父亲、母亲的顺序就座，两家人正好对面而视。点饮品的时候，男性选择了啤酒，女性选择了红酒，小华点了乌龙茶，她担心一旦自己喝醉，就没人能应付场面了。

“三云先生，令爱真是优秀极了，之前见过她几次，给人感觉很稳重，这样的孩子现在相当少见，‘大和抚子’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樱庭典和喝着啤酒说道。父亲三云尊回应道：

“哎呀哎呀，没有的事，我这女儿很没规矩的，如果可以的话，真想从她三岁的时候重新教育她啊。”

“没有啊，三云先生，小华——不好意思，叫得这么熟，小华是个好孩子，我的父母都很喜欢她。”

这时包间门被打开，和马走了进来，他的神情有些许紧张。

“抱歉，我来晚了，我是樱庭和马，承蒙令爱平日的照顾。”

和马面向三云尊和悦子，郑重地行礼道。悦子脸上浮现出笑容。

“和马，坐下来吧，啤酒行吗？今天不用拘礼，吃得开心一点。”

“谢谢您，那我坐下了。”

悦子一手托住啤酒瓶，用另一手挽住和服的袖子，向和马的玻璃杯中倒入啤酒。为了收集情报，悦子目前仍在银座的俱乐部工作，倒酒的动作十分熟练。

“呀，差点忘记了，”樱庭典和弯下腰，从椅子下面取出一个大纸袋，说道，“这是从新潟寄来的名酒，还请您二位收下。”

从樱庭典和手里接过纸袋，三云尊的脸色有些惊恐失措，对悦子使着眼色，像是在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送点什么礼物？”不巧，悦子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们两人都缺少社会性的常识。可以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却绝没有送礼给别人的道理。

“请、请稍等。”

三云尊似乎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来走出了包间。樱庭家的三人面面相觑，一脸惊讶。悦子急忙缓和气氛，笑道：

“别管他了，我爱人有点儿怪。话说，樱庭太太，您这件和服好美啊。”

与母亲悦子一样，樱庭美佐子选择了一件紫色的和服，头发高高挽起。

“哪里哪里，”樱庭美佐子轻轻摆手道：“您穿得才美呢。您是从哪里购入这套和服呢？”

“在日本桥，我是那家店的常客。”

听悦子讲出店名，樱庭美佐子惊讶地高声说道：“哎呀，太巧了，我这件和服也是在那家店定做的。本来对我们这种平民百姓，这家的价格贵了些，但是我的茶道老师极力向我推荐……”

“哎？您在学习茶道？我也在学啊，樱庭太太，您在哪里学习呢？”

“是里千家[3]，目前在绫小路老师那里学习。”

“太巧了吧，我也是里千家，我听说过绫小路老师。”

母亲悦子和樱庭美佐子找到了共同话题，距离一下子拉近，十分热络起来。和马开心地看着两人畅谈，紧张的情绪也消解了。

“樱庭太太，令郎太出色了。我也有个儿子，是小华的哥哥，他以电脑为乐趣，每天宅在屋里都不出来。我太羡慕您了。”

“哪里哪里，我家的女儿是个女汉子，野丫头一个，真想让她多跟小华学学呢。”

两家的母亲对端来的菜品一眼未瞧，聊得热火朝天。果然是日料店，菜品以鱼类为主，但器皿却与传统日料店风格迥异。生鱼片配的不是酱油，而是果冻状的调味汁。每道菜都很美味。

三云尊出去十五分钟后，返回包间，手里抱着一个保温泡沫箱。

“不好意思啊，我去筑地市场买了这个。不嫌弃的话，我们配着它喝两杯？”

三云尊得意地打开泡沫箱的盖子，堆得满满的冰上，躺着五条三十厘米左右，长相奇怪的鱼。看到它们，樱庭典和不由得提高了声调。

“厉害了，这不是皮剥鲀吗？”

“让店员帮我们切成生鱼片吧，剩下的可以送给其他客人吃。喂，服务员。”

三云尊说着，抱起泡沫箱走出包间。真是的，小华叹了口气。估计是从筑地的哪家批发商的仓库里偷来的吧，真不让人省心。和马并不知道小华的心情，看着她佩服地说道：

“哇，太厉害了，叔叔真是豪爽。”

确实很豪爽，拿别人的东西装大方，这句话就是为三云尊而生的。

“诶？三云先生，您曾经打过棒球？”

“啊，算是吧，一直打到高中毕业。我在队里是一号，是中外野手。”

三云尊回到座位上，宴会再次开始。三云尊与樱庭典和聊到了共同的兴趣——高尔夫，话题又转向了棒球。

“我也是啊。”樱庭典和脸涨红地说道，喝的酒早已从啤酒换成了日本酒。“我也一直打到高中毕业。我是捕手，号码是四号。三云先生，您的年纪是多大？”

“五十一岁。”

“比我小两岁啊，那我们有一年的高中生活是重叠的。我高中毕业于练马明成大学附属高中。”

“明、明成附中？”三云尊几乎要喷出口中的日本酒。盛日本酒的酒杯也是玻璃材质，精致时髦。“我是东中野高中的。你记得吗？我上高一的时候，樱庭先生是高三吧，那年夏天，西东京大会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应该对战过。”

“喔，当然记得了，那是想忘也忘不掉啊。我记得是我们赢了，但我不是因为比赛让人印象深刻才记得的。其实在赛前，我们放在球场的更衣室里的钱包全都被偷了，所以我才会记得那场比赛。对了，也就是说，那时候三云先生就坐在对手的队员席上咯？这可真是缘分呐。”

“还有这种事儿？那偷钱包的人也太过分了。”

三云尊若无其事地说道，但是想来肯定是他搞的鬼。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然从事偷盗。

“樱庭先生好像是打出五次二垒打吧？感觉说着说着，就想起了好多当时的事情啊。”

“我也是啊，三云先生。啊，我想起来了，有个高一学生在第九局下半场紧急上场，并且成功盗垒。哎？不会就是你吧？”

“您真是明察秋毫，正是在下。”

三云尊洋洋得意地点头道。从母亲悦子那里听说，父亲不管是遇到四环球还是死球，都以跑向垒包为自己的第一目标，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要通过盗垒决定胜负。这人是有多喜欢偷盗啊。

“樱庭先生，下次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吧？我有巨人队的年票。哎呀，虽然在内人面前说这话可能不太好，在观众席叫卖的女孩子真是可爱得不得了啊。”

“那太好了，我一定去。我好多年没去现场看棒球比赛了。”

两家的父亲意气相投，推杯换盏。小华夹起一块皮剥鲀的生鱼片放入口中。口感清爽，却让人回味无穷，比起精心烹制的创意菜，这生鱼片更加美味。小华无意中看向和马，他正神情严肃地盯着母亲悦子，他的视线落在悦子的手指上。母亲悦子今天盛装打扮，手指上的钻戒光彩耀眼。

“阿和，怎么了？”

“嗯？没什么。”

和马笑道，伸手拿起手边的玻璃杯。

“话说，樱庭先生，”三云尊将酒杯放在桌子上，说道，“听说你们樱庭家全都是公务员？我问一下，你是在哪个区政府高就啊？”

樱庭典和也放下酒杯。

“呃，是这样，公务员也分很多种类，我现在是在警卫相关的部门工作。”

“警卫部门？就是那个吗？保护政治家安全的特殊警察？”

“差不多吧。”

“难怪您锻炼得这么结实，根本看不出有五十多岁啊。”

“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练习剑道，现在也在坚持，身体不比年轻人差。三云先生，听说您在房屋制造公司高就。”

“嗯，我办了提前退休，现在过得悠然自得。”

“太羡慕您了，我也很向往这种生活啊。”

说着，樱庭典和拿起日本酒的酒壶，给三云尊斟酒。三云尊拿起斟满的杯子，一口喝干。

“哎呀，其实，我一开始听说小华的男朋友一家子都是公务员，心

里很不爽的。我总觉得，公务员都是一群头脑顽固的人，怎么可能把小华交给这样的人家呢？但是樱庭先生，你们不一样，咱们彼此聊得来，我很开心。今后也请你们多多关照。”

三云尊说着，低头行礼。樱庭典和探出身子，将手搭在三云尊的肩上。

“您快起来，我们今天不是说好不要拘束吗？来，喝酒吧，三云先生。和马，再点一壶热酒。”

和马拿起墙上的电话分机，点了一壶热酒。樱庭美佐子一手端着红酒杯说道：

“下次吃饭一定要聚齐两家人，我婆婆也很想来的。”

“那太好啦，樱庭太太，”悦子点头道，“下次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家的话，我的公公他天性自由，经常不在家，可能没办法出席。对吧，老公？”

三云尊回答道：

“啊，啊，是的。我父亲他有时间就去周游日本，简直就跟寅次郎[4]一样。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在做什么呢。对了，和马。”

突然被三云尊点名，和马挺直了腰板，“什、什么事？叔叔。”

“什么时候举办结婚典礼？”

“啊？”

“结婚典礼，我觉得早点办比较好啊。”

两家人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

“就是啊，和马，早点办好。”

“对啊，和马，明年春天怎么样？”

“好啊，樱庭太太，明年三月份就挺好的。”

看到这一幕，小华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两家不是该话不投机，解除婚约吗？小华有一种死刑缓期执行的感觉，心情愈发沉重。本来决定今晚不喝酒的，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夺过和马的

玻璃杯喝起啤酒。索性全说出来吧。我们一家子都是小偷，樱庭一家子都是警察。要是知道了樱庭家是警察世家，只怕三云尊会勃然大怒，悦子将惊恐万状，宴会被彻底破坏。但就算说了又能怎样呢？小华没有勇气将温馨和谐的聚会瞬间毁掉，只得将玻璃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今天谢谢你们的款待。”

父亲典和从出租车的车窗中探出头道谢。聚会顺利结束，一家人决定豁出钱来打车回家，坐上了停在店门口的出租车。典和与美佐子坐在后排，和马坐在副驾驶席。司机发动汽车，和马回头透过后面的车窗向外看，三云家的几人仍站在原地目送。

“哎呀，很开心嘛。”典和露出笑容，“小华的父母比我想象的还要直爽。将来应该可以好好相处。”

“是啊，悦子真是个开朗的人，我请她下次来我办的茶会了。”

“我也和三云先生约好去打高尔夫了。但要说他是公司职员，也太不拘小节了，感觉更像是做生意的。”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没准人家就是那种性格呢。”

“也许吧，但是三云太太绝对是做陪酒工作的，那女性魅力真是了不得，她可不简单呐。”

“所以我一开始对她也有点戒心，可等我回过神，已经聊得很热络了。虽说人家是陪酒的，但是老公你别带着偏见看待人家啊。”

“不好意思，我职业病犯了。找个机会，请征信所查一查他们的情况吧。”

警察和普通人结婚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对方的家庭环境。对方的家人、亲戚中有无犯罪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若是两个警察共同组建家庭，一开始就不必担心这些，能省去不少工夫。因为在录取的时候，已经被调查得很清楚了。

“和马，半年时间过得很快，别再磨磨蹭蹭了，跟小华商量下结婚

的细节。”

坐在后排的典和说道。和马回答：“嗯，我知道的。”

真是一次愉快的宴会。和马本来担心大家会拘泥于礼节，搞得过于紧张，结果气氛超出预想的热烈。多亏了小华的父母。三云悦子心细如发，妙语连珠；三云尊则是大气豪爽，谈笑风生。饭吃到一半居然跑去筑地市场买来皮剥鲀，这一举动超出了和马的理解范围，至少在和马身边没有这样的男人。

结婚典礼的日子也定下来了。两家的父母在席间决定，在明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办，那天是黄道吉日。

“对了，”典和突然想起了什么，“星期二晚上，我在‘串好’碰到小华了，她好像和小香在一起喝酒。她们俩都是女孩子，好像相处得挺好的。”

真令人开心，母亲美佐子和妹妹小香，和马本以为最大的障碍是取得她们的同意，但今天看母亲的样子，应该是同意和小华的婚事了。如今小香和小华也相处融洽，和马再也没有任何顾虑。可以说，樱庭家所有人都喜欢小华，小华被每一个人爱着。

胸前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和马拿出手机一看，是陌生的号码。按下通话键，和马将手机贴到耳边。“你好，我是樱庭。”

“是我，小松川警署的荒川。”

“啊，荒川先生，辛苦了。”

在河岸一起窥察小屋是昨天的事情，那之后两人没有联系过，和马正想主动向荒川问问情况。

“你现在在哪？”

荒川问道。和马看了看车窗外，正好左手边可以看到东京站的八重洲出口。

“我在东京站附近。”

“你能来趟龟户吗？有件事想和你说。”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出租车的速度正慢慢降下来，在路口等红灯。从八重洲出口出站的行人正在过马路。

“我在这里下车。”

和马简短地说道。他下了车，消失在人群里。

和马走进店内，荒川坐在最里面的座位上朝自己挥手。这家店位于龟户站附近，有种大众食堂的氛围。店内客人不多，时间已过晚上十点，就快到闭店时间了。

“您辛苦了。”

和马说着，坐在荒川对面的椅子上。荒川一边举着一瓶啤酒自酌自饮，一边吃着生姜烤肉，没有配米饭和味噌汤。荒川站起身，走到饮水机旁，拿起杯子，又从冷藏柜里取出一瓶啤酒，动作熟练，像是常客的作风。回到座位上，荒川将杯子摆在和马面前，倒入啤酒。和马喝了一口，问道：

“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荒川一脸不悦，摇了摇头，“现在朝着无名流浪汉犯案的方向进行。”

“被害人呢？被害人的身份呢？”

“还是立岛雅夫，死者是立岛雅夫，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这么荒唐的……”

“我也不愿意相信啊。我跟上司委婉地透露过DNA鉴定的结果，但是被他否决了，说是证据不足。”

不可理喻，遗体不是立岛雅夫，通过DNA比对结果就可以证明。和马推测，六月五日当天立岛雅夫就已经死亡，所以在河岸发现的遗体不可能是立岛雅夫。

“有人想掩盖这个案子，我只能这么想。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对

劲，其他人都在为解决了一个案子欢欣雀跃。”

“所以荒川先生，你认为有某个相关的警察在暗中牵线，是吗？”

“算是吧，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你想想啊，你昨天也说了，为了抢钱，没有必要故意将他的脸毁得面目全非啊。”

“您今天为什么叫我过来？”

和马直截了当地问道，他认为荒川叫自己过来，一定有什么理由。荒川端起生姜烤肉的盘子，大口吃起来，一丝洋白菜丝都没有剩下。吃完又将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荒川将空盘挪到边上，认真地说道。

“其实，在距离现场两公里的地方有个物流仓库，那里的一个监控摄像头拍到一台出租车。那台出租车往现场的方向去过，时间是案发当晚九点三十分左右。”

死者的死亡推定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十点，与这个时间吻合。

“从监控录像看到了出租车的车牌号。我们查到这是一个居住在葛饰区的个人经营的出租车，但是联系不到车主。这个人不愧是干个体的，活得潇洒自在，他的爱好是钓鱼，稍微赚了点钱，就休长假出远门去钓鱼。”

今天，荒川好不容易和车主取得了联系。车主姓山本，年轻的时候是个惯偷，三十到四十岁期间，有五年在监狱里度过，出狱后在一家大型出租车公司上班。经过几年埋头苦干，终于达成心愿，成为一名个人经营的出租车司机。

“这个叫山本的司机，记得那天晚上载的那个男人吗？”

和马问道。荒川点着手中的烟，答道：

“啊，从龟户站载到了小松川的河岸，容貌也确认一致。也就是说，山本把被害人拉到了案发现场。”

“只载了被害人一个人吗？”

“是的，但是，听山本说话，总感觉他知道什么。稍微吓唬了他一下，才坦白交代。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见过那人几次。”

“你是说这个叫山本的司机，见过被害人几次吗？”

“啊，不会有错。在他们的圈子还小有名气。那天晚上，山本开车载到小松川的老人，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

案发当晚，名叫山本的司机开车载扒手之王来到现场，之后，扒手之王便不知被谁杀害了。

“山本只知道那个人是扒手之王，他的姓名和真实身份一概不知。我想你们警视厅没准有相关信息，才叫你过来的。”

和马口干舌燥，他拿起手边的杯子，将啤酒一饮而尽。

被杀害的是真实身份不详的扒手之王，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今天晚上真开心啊，没想到和马的父亲居然是明成附中毕业的，而且高中的时候还和他打过比赛，真是缘分呐。”

父亲三云尊向后靠在沙发上，喝着红酒，眉开眼笑。一只不知从哪偷来的博美犬趴坐在他的膝头。

“比赛前偷走钱包的是爸爸吧？”

听小华如此说，三云尊豪爽地笑道。

“当然了，他们队可是集结了仅凭棒球就能取得保送资格的实力选手啊。我们这边只是弱小的公立学校，我想给他们来一个精神上的打击，挫挫他们的锐气，结果我们还是输了。喔，老妈，你来得正好。”

祖母三云松走进客厅。悦子正在浴室洗澡。父亲对祖母说道。

“老妈，你听我说，明年三月，小华要结婚了。对方是个好青年，小华看男人的眼光真是继承了她妈妈。”

“是吗？太好啦，小华。”

三云松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堆在一起，是发自内心地为小华高兴。最近这段时间，三云家一直被阴霾笼罩，全家人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但是父母还不知道，樱庭家是警察世家。

“谢谢您，奶奶。”

小华心事重重，仍对三云松挤出笑脸。三云松看着厨房的方向问道：

“你们俩肚子饿不饿？要不我做个茶泡饭吧。”

“是啊，”三云尊回答，“晚上光顾着说话，几乎没怎么吃，还真有点饿了。小华，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晚上吃的净是些生鱼片之类清淡的食物，小华现在想吃点油腻的。

“拉面，我想吃拉面。”

祖母歪头道：“好像还有方便面……”

“速成食品不行，”三云尊把膝上的博美犬赶下去，仿佛宣告一般郑重地说道，“想吃就吃，这是三云家的传统。等我一下，小华。”

说罢，三云尊走出客厅。玄关处传来大门关上的声音。

“小华，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祖母问道。小华答道。

“比我大三岁，是个公务员。”

“嗯——这样啊！能顺利就好啦。”

三云松嘴角露出笑意，目光坚定，似乎在为前途多舛的孙女担心。小偷的女儿和一个正直的男人将要走到一起，祖母也很不安。

“奶奶，您和爷爷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怎么了，突然问这个。以前的事我都忘啦。”

“有什么关系嘛，告诉我吧。”

“我22岁，你爷爷24岁的时候。”

24岁，那时祖父已经大学毕业了，祖母并不了解祖父的大学时代。

“爷爷他是上过大学的吧？明成大学那可是一流大学呀，为什么从那么好的学校毕业，爷爷还要去做扒手呢？”

“为了继承家业，他是这么说的。他为扒手这个职业自豪，但另一方面，他想断掉三云家这个不好的传统。所以你和阿涉都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你爷爷只是将他浑身的功夫都教给你们，在此基础上，让你

们选择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不久前，小华还有一个十分坚定的目标，那就是与和马结婚，构筑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冰消瓦解，小华仿佛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海上的幽灵船。

“久等了。”

话音未落，三云尊走进了客厅。不到十分钟时间，三云尊两手端着拉面碗回来了。虽然不知道从哪偷来的，但这速度不由得让人拍手称赞。他嘴里叫着“烫、烫”，将两个碗放在桌子上。盖在碗上的保鲜膜已经因为附了一层水珠变成了白色。

“开吃吧，小华。”

三云尊掰开一次性木筷，对着拉面吹着气。小华也掰开了筷子，揭开保鲜膜，拉面的香味飘满了房间，是叉烧面。

“啊，哥哥，你什么时候……”

小华这才注意到哥哥阿涉正襟危坐在沙发一角。小华很久没有见到阿涉了，他仍然穿着高中时的运动衣，胸口贴着写有“三云”的名牌。阿涉的手中拿着空碗和筷子。

“阿涉，你的鼻子倒是够灵的，”三云尊叹道，“但我也不会分给你的，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啊。”

“没事儿，哥哥，我分给你吃，我一个人吃不完。”

小华拿起碗，向阿涉的碗里挑面，又倒入一些汤。于是，三云尊咂了下舌，也分给阿涉一些面和汤。“谢了。”阿涉简短地道谢后，开始吃面。三云尊边吸着面边说道：

“阿涉啊，你妹妹明年三月就要结婚了。怎么样？你会不会很孤单啊？”

阿涉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吸食着拉面。

“小华，别看你哥现在这个样子，以前他很关心你的。幼儿园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你没少挨小朋友打，现在是一点看不出来了。”

是这样吗？幼儿园的事小华一点不记得了。阿涉的脸颊有些红晕，不知是害羞，还是拉面的热气熏的。三云尊继续说道：

“喂，阿涉，你也有点当哥哥的自觉。专心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吧，是男人就出去偷。”

“哎呀，好香的拉面，”身穿浴袍的悦子走进客厅，“老公，给我也来点儿拉面嘛，光顾着和美佐子聊天，都忘了吃东西了。”

“不行，这是最后的两碗。”

“别这么小气嘛，真是的。”

“悦子，茶泡饭的话我马上就能做好，你吃吗？”

“不用啦，母亲，劳您费心了。”

好热闹！小华已经十分习惯这样的场景，现在她不得不想得长远些。三云家和樱庭家，两家人汇聚一堂，自己本担心是否会发生意外，如今看来是杞人忧天了，但不好的预感并未能彻底拂去。

小华听到了狗叫声。博美犬正趴在脚边，抬头看着自己。小华感觉它似乎快要看穿自己的心思，将视线从博美犬身上移向了别处。

第二天是星期六，和马比平时提早出门。他想在上班前见小华一面，为昨晚的聚餐当面致谢。聚餐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父母虽然没有强硬地逼迫，但已经定下了结婚仪式的日期，必须要开始准备了。

和马向月岛的住处走去，他想在小华出门前见到她，一起去咖啡馆喝点东西。仔细想想，自己从未在白天去过小华家。两人总是约在月岛站碰面，只有偶尔约会回来晚了，才会把小华送到家门口。

来到小华家门口，和马觉得十分奇怪。房子比想象中荒凉许多，窗户上没有装窗帘，说是空房子也不为过。按下门铃，不知是否坏掉了，并没有发出声音。

什么情况？和马心中越发不安，小华没有住在这吗？和马目睹过好几次小华走进屋子的玄关，最近一次是带小华回家那天。那晚，小华下

车后，不是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吗？

和马四下看看周围，时间还早，只有急着上班的公司职员们。慎重起见，和马拽了下玄关处的屋门，是锁着的。他谨慎地绕到房子后面。

院子里有片小草坪，杂草丛生，几乎和高尔夫球场的杂草一样高。和马凑近没有窗帘的大窗户，向里面看去。

空空如也，墙边摆着几个瓦楞纸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毫无疑问这是一间空房。

和马如坠雾中。从房子的状态来看，一点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也就是说，小华是假装住在这里的。但她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呢？是否和昨晚见到的小华的父母有关？小华究竟住在何处？对恋人都要隐瞒自己的住所，这又是为什么？

窥探片刻，和马意识到这样子也是徒劳，离开了窗户。

和马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受到了冲击。自己的恋人说了谎——谎报了自己的住所。为什么？和马在心中呐喊。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出小华的号码。他想拨通小华的电话，却又犹豫了。

和马感到恐惧。小华究竟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他想知道这一切，快要发疯了。莫非她和其他男人住在一起？脑海中瞬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会的，小华不可能这样做，交往了一年左右，她肯定是爱着自己的，这点自信还是有的。但这个情况要怎么解释？小华本应住着的房子，并没有人住。

回过神来，和马走到了玄关前面。他感觉有人经过，便转头看去。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提着半透明的垃圾袋从身边走过。将垃圾袋放在垃圾站后，她转身向回走。看到她正走向与小华家隔着两栋房子的屋门口，和马追了过去。

“大早上的，打扰您了，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妇女露出惊讶的表情，停下脚步。和马拿出警察证，给她看过警

徽，说道。

“我是警察。那个，我想打听一下，跟您家隔着两栋的那个空房子的事。”

看到警察证的瞬间，妇女眼睛亮了起来。

“哎？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案件了吗？”

“不是的，最近，闲置的空屋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您了解吗？犯人会利用空屋进行犯罪，所以我们需要准确掌握这一片区内空屋的情况。跟您家隔着两栋的房子里，以前是姓三云的一家人在住，对吗？”

听和马这样问道，妇女点点头。

“嗯，是的。五年以前吧，他们一家突然搬过来，住了一年左右，又搬走了。搬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

“家庭情况您清楚吗？他们家有几口人呢？名字您还记得吗？”

“嗯…爷爷叫岩，岩窟王的岩。然后奶奶是叫松子，不对好像是松惠……”妇女掰着手指数了起来，“然后爸爸叫尊，妈妈叫悦子，还有女儿叫华，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儿子，但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们一家人不怎么和邻居打交道，我们对他家的印象不算太好。”

姓名几乎吻合，三云家曾在这里住过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了。

“昨天晚上，我在这一带巡视的时候，看到一位女性从那个房子里出来，那应该是三云家的女儿吧。”

“那不可能，警察先生，”妇女笑着否认道，“我听说，偶尔这家的爷爷会回来过夜，小华是不可能回来的。要是她回来了会和我打招呼的，她是这家子唯一的正经人，见了人会好好打招呼，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听到这里，和马想起之前的几件事情。在青山的古董街上的咖啡店里，三云悦子曾经说过，三云夫妻目前住在都内的宾馆，正在准备买公寓。昨晚三云尊说过，小华的爷爷只要有空就会周游日本。都是什么跟什么啊，完全不懂。和马不知道哪句话该信，哪句话不该信。

“可以了吗？警察先生。”

看到妇女想要进门，和马道谢道：

“谢谢您的配合。有关这个空房管理的事情，我还想问一下，您清楚三云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清楚。”

“这样啊，耽误您这么长时间，真的很抱歉。”

妇女向玄关走去。和马看着她的背影，将警察证装进上衣的口袋里。突然他的手指碰触到口袋里的一件物品，那是一张照片，案件发生以来，和马一直贴身带着。这张照片上的人是河岸边发现的死者——立岛雅夫。照片来自警视厅的数据库，但和马通过调查已然知道那并不是立岛。根据小松川警署的荒川查证，被害人真实身份未知，只知道他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

和马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是直觉吧。之前也有几次，和马将原本看似无关的两点连接起来，将搜查引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

“抱歉，再打扰您一下。”

和马跑向妇女身边，从上衣口袋拿出照片，问道。

“您对照片中的男性有印象吗？”

“啊？这张照片吗？”妇女被和马的气势所压迫，战战兢兢地看着照片，“看起来很年轻，但应该是三云家的爷爷，三云岩，不会有错。”

“真、真的吗？”

“啊，嗯，不会错的。但是警察先生为什么会有三云家爷爷的……”

和马已经听不到妇女在说什么，他甚至忘记道谢就离开了，耳边嗡嗡作响。

和马感觉脑袋被人打了一拳。河岸边被杀害的人是小华的祖父，并且，如果出租车司机山本说的是真的，那么小华的祖父就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

手机响了，刚刚就一直在响，已经响了十多次了。和马按下接听键。

“我是樱庭。”

“樱庭，你搞什么啊？你现在在哪啊？喂！”

打来电话的是卷荣一，已经接近上午十一点，和马第一次无故缺勤。

“对不起，卷哥，我不太舒服。”

“那你也要事先说一声啊，组长也在担心你呢，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故了。”

还不如出事故呢，和马心想，被送到医院或许更轻松。

“我去和组长解释，你今天休息吧，樱庭。”

“不，下午我就过去。”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休息一天又不会遭报应。”

“没关系，我下午过去。”

和马挂断了电话，将手机放入上衣口袋。下雨了，和马没有带伞。他坐在路旁的护栏上，抬头望天，天空乌云密布。

和马来到四谷的小华工作的图书馆门前。他在图书馆前面的护栏上坐了两个多小时，一直看着图书馆的入口处。今天是周六，一大早就有带着孩子的母亲络绎不绝地进入图书馆，入口旁边的自行车停车点甚至没有空位了。

一个男人从和马面前走过。他打扮不修边幅，表情却十分开心。他手中提着一个纸袋，走进了图书馆。

雨势渐大，和马从栏杆上站起身，来到自行车停车点。尽管车棚为他挡住一些雨水，但和马已经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和马感觉自己惨不忍睹，他想起了以前小香曾经说过的话。哥哥的眼睛是瞎的，正如她所言，女朋友谎报了自己的住处，根本都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月岛的空房子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小华想隐瞒些什么？恐怕是她祖父的事情。她的祖父是扒手之王，小华想要隐瞒自己的亲人是犯罪者，合情合理。但是，和马不能理解，祖父被害，并且要以他人身份下葬，小华会做何感想。

现在想来是有征兆的。第二次小华来到和马家那一晚，送她去车站时，她对小松川的河岸发生的杀人案表现得很感兴趣。也许，小华那时就已经知道死者是自己的祖父。虽然没有依据，和马却笃定地这样认为。

话说回来，先说谎的其实是自己。不得不承认，没有告诉小华自己是刑警，还和她交往，自己的确有错。但是小华也欺瞒了和马，她隐瞒了家人的事，还隐瞒了真实住址，就连祖父去世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告诉自己，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和马想当面向小华问清楚，所以来到了这里，但如今，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走进图书馆和面对小华的勇气。他有种预感，见到小华的那一刻，一切都会结束。并且，和马不能保证自己见到小华还可以保持冷静。

图书馆里走出一个男人，正是刚才一脸开心地走进去的那个人。他走向了与和马所在的停车点相反的方向。一瞬间，和马看到他的表情有些落寞，手里提着和进去时一样的纸袋。

和马既想当面质问小华，又胆怯地想就这样回去。

雨越下越大，和马感到浑身发冷，不停地用胳膊摸搓身体，牙齿咯哒咯哒地打战。

正值秋天的读书季，小华所在的图书馆也为读者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天也有很多读者来馆，十分热闹。

“三云，有客人找，在借书柜台等你呢。”

小华正在整理昨晚归还的图书，同事突然对自己说道。小华跑着来到借书柜台，看到扒手近藤站在那里。

“哎呀，大小姐，我经过这附近，想说来看看你呢。”

近藤腼腆地说。小华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拉到墙角。

“不要擅自来找我啊，近藤先生。还是说，又发现什么了吗？”

近藤有自己的思量，以自己的方式暗中调查着三云岩和樱庭和一的关系。他摇头道：

“没有，什么都没查到。”

“真是的，我上班也很忙的。”

“这个，你收下吧，”近藤递过来手里的纸袋，“这是在浅草的一家老店买的点心，排队都很难买到的，很好吃的。”

“这不会是偷来的吧？”

“为、为什么你……”

近藤明显慌了。真是个好懂的人，小华把纸袋塞到近藤胸前说道。

“我不能收，要是没事的话，您请回吧。”

说罢，小华离开了。走到一半，她回头看到近藤走向出口，留下失落的背影。小华回到工作中，继续整理书籍。没过五分钟，另一位同事找到小华。

“小华，有客人找你，在借书柜台等着呢。”

又来了！小华烦躁地站起身来，其实不过是点心而已，应该收下的。小华跑到借书柜台，等在那里的不是近藤，她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

“阿、阿和，你为什么在这里……”

看到小华，和马咳了几声，说道：

“我有话想对你说，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但是我还在上班……”

“我有很重要的事。”

和马强行拽过小华的胳膊，带她出了图书馆。正在进门的主妇们抱着孩子，纷纷讶异地望着两人。

和马松开了手，停下脚步，两人站在自行车停车点前面。雨一直下，小华没穿外套，感觉有些寒意。她注视着和马的脸，他的表情十分苦恼，连小华都不由得不安起来。

“小华，我想向你确认一件事。”和马终于开口，表情依旧很僵硬，“你的祖父叫三云岩，没错吧？”

为什么会提到爷爷？而且和马应该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被疑问驱使，小华答道：“嗯，没错。”

“两个星期前，荒川的河岸上发现一具老年男性的遗体。我和你讲过这个案子的事，你记得吗？”

“呃，嗯，大概记得。”

“一开始，我们认定被害人的身份是立岛雅夫。但是，我一直心存疑虑，前后查了很多。立岛雅夫原本是池袋的流浪汉，很有可能今年六月就已经死亡。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也就是说，荒川的那具遗体不是立岛雅夫。”

“等一下，”小华忍不住打断和马，“阿和，你在说什么？搜查的事？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小华再懂不过，她只是不愿再听下去。她不知道和马的口中会说出什么，因而惶恐不安。

“我、我先回去了，还有很多工作。”

小华转过身去，却听得和马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在荒川的河岸发现的那具遗体，是三云岩，是你的爷爷。你知道的，对吗？”

小华哑口无言，呆立在原地。掉在额头的雨滴滑落到脸颊，却没有任何感觉。

和马抬高了音调继续说。

“你不要再说谎了，小华。我已经知道了，你根本不住在月岛的房子里。你到底住在哪啊？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和马的声音已近乎叫喊。小华一言不发，只能僵硬地站在那里。

“我都知道了，三云岩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专门在警察眼皮底下钻空子的犯罪者。小华，你是他的孙女，我说错了吗？喂，小华，你倒是说话啊。”

小华什么都没说，在雨幕中跑回了图书馆。回头看去，和马没有追上来。

注释

1．在拳击比赛中，向台上扔毛巾表示投降、终止比赛。——译者注

2．每年11月15日，日本家庭庆祝7岁女孩、5岁男孩、3岁小孩的节日。——译者注

3．日本的茶道流派。——译者注

4．寅次郎是日本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男主角，在影片中经常四处流浪。

Chapter3

不请自来的小偷

一切都结束了，小华心想。祖父的事情既然已经暴露，那一切都完了。应该早点抽身的。说自己喜欢上别人了，或者说要搬家了，借口要多少有多少。还没说出口就演变成今天的局面，小华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后悔不已。

“哎，小华，你还没走呐？”

“呃，嗯。我正准备回去呢。”

一位同事搭话道。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小华仍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动身，她还不想回家。

“打起精神，小华，会和好的哦。”

同事如此鼓励道。白天，两人在图书馆外面交谈的事情已经在馆内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小华是不是被男朋友甩了，但小华一点也不在意其他人怎么看。

交往一年有余，应该会和这个人结婚吧，小华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和和马交往的，并且她认为，和马也是同样的心情。两个星期前，和马突然提出去见家长的时候，的确被吓到了，但内心也是有点小开心的。因为小华真切地感觉到，这个男人是认真的。但是，从知道他的家人，以及他本人都是警察之后，今天的决裂就已经注定。

“那小华，我们先回去了。”

小华目送同事走出房间，缓缓地站起身来。时间已过晚上七点，平时这个时间早已闭馆了，但为了准备周末的活动，还有几个同事在加班。

小华从图书馆的便门出来，雨还没停。她才想起自己把伞忘在馆里，瞬间有点想哭。雨不大，走到车站也只要五分钟，小华没有返回拿伞，径直朝车站走去。

果然我是无法正经谈恋爱的，小华淋着雨水，边走边想。毕竟自己是小偷世家的女儿，像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想都不要想。更别说对方是刑警了，结婚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面跑过来一个像是公司职员的男人。他没有打伞，将公文包举在头顶挡雨。男人的胳膊蹭到小华的肩头，小华失去平衡，在柏油路上摔倒。男人没有道歉便跑了。平时的小华是完全可以躲开的。她慢慢站起来。

小华感觉头顶没有雨滴落下了，抬头一看有一把伞。小华回头，樱庭香就站在身后。

“小、小香，你怎么在这里？”

小香腼腆地笑道。

“上次不是你付的钱嘛，我是来还钱的。”

前两天一起去烤串店的时候，小香喝得大醉，最后是小华付的钱。

“哎……不用特意跑来的。”

“没关系，反正也要回家嘛。不过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啦。”

小华想起第一次见到小香的场景。那是小华第二次去樱庭家拜访，小香突然问自己交过几个男朋友，讲话过于直率，让自己好生为难。小香是樱庭家里最水火不容的人，这是对她的第一印象。然而，两人一起去了健身房，还去烤串店喝酒，小香竟成了樱庭家里和自己交往最密切的人。缘分真是奇妙。

小香和小华并肩而行。小香撑的伞像是男性用的大伞，罩住两人都没被淋到。小香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左右，走在一起更能显出她的身材高大。血缘关系撒不了谎，她的长相与和马十分相似。虽说还没到让小华错以为是和马的程度，但的确让小华想起与和马一起漫步的场景。

小香收起伞，两人步行至通往地铁站的台阶处。小华正要下台阶，

小香说道：

“喂，等一下。”

“啊，不好意思，钱的事你不要客气了，就当做是我请客吧。”

“不是啦，你过来一下。”

小华走回去，沿着小香的视线，她看到路对面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馆。

“别看我这个样子，我也算是警察，怎么可能放着一个一脸郁闷的女孩子不管呢？我们去喝点热的东西吧。”

说着，小香撑开伞，向人行横道走去。小华犹豫了一秒，慌忙追了上去。

“听说昨天的聚餐很成功啊，我妈和我爸都很开心。结婚日也定了？真是顺顺当当呀，没想到你要成我的嫂子了。”

两人坐在咖啡馆窗边的位子上。小华点了红茶，小香则要了杯低脂牛奶。可能是为了避雨，店里有些拥挤。

“今天早上我家又开会了——我家一有什么事，就开家庭会议。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我大哥结婚的，大家都投了赞成票，一致同意。你获得了我们全家的认可。”

这时女服务生走过来，将饮品放在桌上。小香等她走后，继续道：

“话说，你表情好阴沉啊，莫非你已经开始了，那叫什么，婚前忧郁症？”

“不是的，”小华往红茶中倒入牛奶，“真的对不起，小香，其实……其实告吹了。”

“告吹了？什么告吹了？”

“就是我们结婚的事，我们结不成婚了。”

“怎么回事啊？突然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哥他劈腿了？但是我哥不像会做出……”

“不要问理由了，责任全在于我。”

事出意外，小香张大了嘴。小华逃避着她的视线，瞅着面前的杯子，端了起来，喝了一口红茶，调整好心情问道：

“倒是小香，你怎么样了？”

“什么事？”

“松田的事啊，棒球部的队长松田，你们一起去吃饭了吗？”

“其实，”小香露出难以启齿的表情，“我们昨天去的，我爸妈不是去聚餐不在家嘛，我们约好在涉谷见面，然后一起去吃饭。”

“这不是很好嘛，有什么进展吗？”

“也谈不上进展吧，反正我们约好下周六去看棒球比赛。不过不是职业棒球，是少年棒球。松田他在做少年棒球的教练，我去加油。”

“这是很大的进展呀。”

“是、是吗？”

“当然啦。”

小香面色绯红，有些害羞。小香在女性中属于肌肉比较大块的，但面庞像和马一样清秀，是个美女。松田常去健身房，又做少年棒球的教练，是彻头彻尾的运动型男。两人意外地很相配。

“先不说我了，问题是你，”小香拉回了话题，“为什么？为什么吹了？我搞不懂啊。”

“我说了，责任在我，其他的我也不能多说了。”

小华心想，迟早都要暴露，但绝不能从自己口中说出来。就算现在说出真相，小香也不会相信。我们一家人都是小偷，听到这话也只会笑着当耳旁风吧。

“果然如我所料。”小香点头道。小华好奇地问：“如你所料，是什么意思？”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你隐瞒了什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就像两个极端。你看呐，你跟我不一

样，又认真，又成熟，还在图书馆上班，和我正相反。”

的确如此，小华对小香也有同样的想法。小香强势，喜欢锻炼，还是一名警察，和自己完全是两个类型。

“但是呢，我慢慢开始怀疑你的真实身份了，总觉得你还有另一副面孔。或许你的本性和外表正相反，跟我是一类人。我能看得出来，我从小就练柔道和空手道，对峙的时候，我能看穿对手实力有多强。多年的经验和直觉告诉我，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子。”

说到这里，小香喝掉一半杯中的低脂牛奶，用指甲擦去嘴角的痕迹，继续说道。

“我不清楚你是哪里不简单，但是你散发出来的气场就不一样，像是站在某个领域顶端的人。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发现，当然，我哥也没有。他虽然脑子好使，遇到恋爱，眼睛就是两个窟窿，瞎掉了。”

不，除了小香还有一个人，樱庭和一。小华感觉他也知道些什么，但她默不作声，继续听小香讲。

“所以，从开始我就觉得你和大哥可能不会顺利。你既然不想说，那可能是心中有愧吧。但是，我还是想支持你，我不讨厌在逆境中还能迎难而上的人，我想为这样的人加油。”

“小香……”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小香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将剩下的牛奶喝光了。她把手提包挂在肩上，站起身来。

“今天我来付钱，我先回去了。”

拿起账单，小香向收银台走去。小华起身，向她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这份心意让小华很开心，但这问题不是靠小香的支持就能解决的，答案从最初就已经注定了。

窗外，雨势依然连绵。

“这雨还真是下个不停啊，明天能放晴吗？”

卷荣一抬头看天，嘟哝着。和马他们来到了新小岩的一家弹珠机店前。雨幕中，各色霓虹灯闪得晃眼。此刻刚过晚上八点。到访新小岩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的珠宝店抢劫案有了新的突破。

将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摄像一个不漏地翻查之后，调查员发现在案发两周前，有可疑车辆在距离现场一公里处的路边连续停了三天。搜查本部认为，这极有可能是窃贼团伙用来踩点的车。通过比对画面中的影像，警方查到了这辆车的车主。车主是一名留学生。经调查，他三年前来到日本，已经从语言学校退学，一年前有了一定的名声。根据此人的朋友所述，他和一些可疑人员有来往。

今天傍晚，搜查本部获得一条新线索。提供者是嫌疑人在语言学校时期的一位好友，几天前曾协助调查。提供者说今晚他约自己吃晚饭，见面地点是新小岩的弹珠机店。目前，这位留学生朋友已经在店内等候，嫌疑人却还未现身。

“喂，樱庭，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什么事？”

“我在问你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今天没看天气预报。”

和马自己也感觉到无法集中注意力在搜查上。今天上午，和马去四谷的图书馆当面质问小华，小华狼狈不堪。和马确信，她是有意对自己隐瞒了许多事情。

究竟是为什么？说实话，和马一筹莫展。在荒川的河岸发现的死者，是名叫三云岩的扒手，小华正是他的孙女，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如今小松川警署的搜查本部认定死者是名叫立岛雅夫的流浪汉，凶手则是死在下游的硬纸箱小屋中的无名氏，准备结案。现在，只有小松川警署的荒川和自己两个人知道三云岩的存在，假设现在告诉搜查本部这件事，也只会被训斥不要多管闲事。

最头痛的还是小华，和马已近乎放弃了，从在图书馆见到小华那一刻起，他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两人要结束了。

不过，并不是一丝希望都没有，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三云岩是扒手之王，只有开出租车的山本一个人这样说。

首先要找到能证明三云岩是扒手之王的证据，这是和马想破脑袋得出的结论。查清楚三云岩的真实身份，了解他的为人。这样一来，他被人杀害的理由、被谁杀害，事情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但是三云一家也实在让人费解。祖父三云岩被人杀害，为什么还能平静地设宴款待？难道他们不知道三云岩遇害了？和马曾这样想过，但看到今天小华的样子，他推翻了这个想法。小华和三云家的其他人，都清楚地知道三云岩遇害，也知道他将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下葬。为什么三云家丝毫不声张？这是和马最为疑惑的一点。

“一个男人从车站的方向往这边靠近，应该是他。”

左耳的耳机里忽然传来其他搜查员的声音，和马扭头向车站方向，看见一个男人打着伞走过来。伞挡住了男人的脸，没有看清长相。男人径直走进弹珠机店。

“A组的两个人，进去确认身份。”

现在共有8名搜查员在这里，4人一组，分别埋伏在店的正门和后门。和马他们是负责正门的A组，卷荣一和另一位搜查员假装成客人走进店里。

三分钟过去了，和马一直紧紧握着伞柄，耳机里终于传来了卷荣一的声音。

“是他，没错，他和朋友一起往后门走了。”

后门，就是说不会走正门了。以防万一，和马没有放松警惕，紧绷神经，专注地听着耳机里的指示。

“被发现了，正门，A组，正门。”

和马一下子紧张起来。进入店里的两人还没有回来，意味着正门只

能靠剩下的两人。和马与另一位搜查员对视。这位搜查员与和马平时分属不同小组，比和马早两年进入搜查一科，是和马的前辈。

自动门开了，男人走了出来。前辈一手拿着特殊的警棍靠近，对方突然用手中的透明雨伞猛打过来。前辈被偷袭，痛得跪在地上。嫌疑人扔掉皱皱巴巴几乎折断的雨伞，转身要逃。和马站到他的面前，堵住去路。

对方双眼充血，做出什么都不足为奇。他的右手突然亮起匕首的光。和马从手枪皮套里拔出手枪，虽然他还没有在实战中开过枪。

对方挥舞着匕首接近，由于兴奋，他的表情充满了蔑视，仿佛在说，反正你们警察不敢开枪。

和马半蹲下来，做好开枪的准备姿势，用拇指拨开保险装置。对方听到声音，大惊失色。和马将食指扣在扳机上，忽然局势发生了变化。

一个黑影从对方的背后蹿了上来，是卷荣一。他使出一记扫堂腿，将嫌疑人摔倒在地，直接对着他的脸狠揍几拳。前来支援的B组的搜查员一拥而上，瞬间将他制服。

“卷哥，谢谢你帮我。”

和马跑到卷荣一身边，卷荣一喘着粗气说道：

“不用谢，不过，樱庭，有件事你要如实回答，你是不是有女朋友？”

和马笑了，在这种时刻还能开玩笑，的确是卷哥的风格。

“没有啊！准确地说，曾经有过，已经分手了。”

小华的面庞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和马像是要甩掉这一切，拼命摇头。

对嫌疑人的审讯进行到了深夜十一点。和马没有参与，一直在赤坂警署的一个房间待命，消息不断传来。

他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进入了都内的一所日语语言学校。不久，

迷上了赌博，为了赌博，他不断借钱最终走投无路，学费也付不起，只得退学。这时，在常去的麻将馆，一个男人与他搭话，男人跟他是同乡，请他去帮自己干点活。

第一次，他们抢劫了千叶县的一家电器城的仓库。半夜，这群人砸毁门锁闯入仓库，洗劫一番后，将偷走的家电装上了卡车。这些家电被一个同伙卖给了专门买卖赃物的下家。做完这次，他分得了100万日元。其中一个同伙劝他买辆二手车，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轻型汽车。

他们以三个月一次的频率抢劫关东地区的电器城仓库。除了他还有三个同伙，他记得三人的名字，刚开始审讯便全招了。但他们使用假名字的可能性很大，想要锁定嫌疑人极其困难。

大约一个月以前，这伙人决定抢劫青山的珠宝店“Brimarry”。一个同伙提出要回国，想趁最后的机会干一票大的。经过踩点，他们确定在开店前一刻动手。店员都是女性，不会构成威胁。终于到了实施的那一天。

“嫌疑人是司机，负责在店门口放风，另外三个人在店里抢完以后，载着他们逃跑。”

卷荣一在旁说明。他听完审讯，如此解释道。

“催泪弹的入手途径还不清楚。这人只是负责开车的，在这伙人里就是被使唤的小喽啰。他手机里还有同伙的电话号码，但都无法接通。踩点用的车是他购买的轻型汽车，为了在事情败露的时候，可以直接舍弃，他们才让这小子买的车。不过这家伙说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看到卷荣一困惑不解的表情，和马问道。

“什么奇怪的事？”

“啊，他们偷来的珠宝被其他人抢走了。”

他的供述是这样的。抢劫得手后，一伙人开小货车逃跑，来到麴町的立体停车场。他们计划在这里换车继续逃。

“正准备换车的时候，两个黑衣人拿走了珠宝。他是这么说的。”

只差换车逃跑这个步骤，这伙人竟在这里大意了。两个黑衣人动作十分敏捷，用催眠喷雾，让他们一个个进入睡眠状态。两个小时后，他们睁开眼睛，原本堆满的珠宝仿佛长了翅膀，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是那两个人偷的。

“我记得，从麴町的立体停车场的那辆车上，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

听和马如此问，卷荣一点了点头。

“是的，与嫌疑人的供述吻合。但他的话也不能全信，明天还会对他继续审讯。”

今天的搜查行动到此结束。和马与卷荣一走出房间，乘电梯下楼。电梯厢里，卷荣一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对了，根据那人的供述，从那群家伙手里偷走珠宝的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女性。”

“女性吗？依据是？”

“也不是什么大事。被喷睡眠喷雾的时候，他挣扎了几下，他的手碰巧触到了其中一人的胸口。触感柔软，是女人的胸部，那家伙是这么说的。”

“那是男女二人组了？”

“还不清楚。哎呀，今天也工作到这么晚。”

电梯到了一层，卷荣一伸着懒腰走了出来，和马紧随其后。和马的脑海里浮现出昨晚见到的三云悦子的身影。

昨晚，三云悦子左手的无名指和右手的中指戴着戒指。和马注意到她右手中指的那枚戒指，正是与小华一起去“Brimarry”的时候，店员拿出来的那一枚，以四叶草为原型设计的秋季新品，因而印象深刻。

不会吧。和马苦笑着，驱走了脑内的画面。霎时间，脑海中又出现了身穿黑色紧身衣的三云悦子的形象。这不可能，她不是也去了珠宝店

吗，可能是她自己买下的吧。

“樱庭，你在干吗？快点走了。”

“来了，卷哥。”

赤坂警察署的一层大厅已没有人影，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回荡在整个大厅里。

“我回来了。”

小华说着，脱下鞋子。已经夜里11点多了，小华在咖啡馆坐了将近3个小时。她懒得回家，在咖啡馆打发时间，顺便等雨停。

“怎么这么晚啊，小华。”

走进客厅，父亲三云尊还没睡，脸色涨红，像是喝了不少红酒。电视机上和往常一样播放着电影《海洋12》。

“跟和马约会了？”

“没有。”

小华径直向自己房间走去，三云尊叫住了她。

“等一下，小华，你看这个。”

沙发上立着两幅画，一幅描绘了秋季的田园风光，另一幅画着一位裸体女性。三云尊抱着胳膊，看着两幅画说道。

“你觉得哪一幅好？”

“什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送给樱庭家的画了，作为你加入樱庭家的纪念。米勒和雷诺阿，我想从这两幅里面挑一幅。小华你觉得送哪个好？说说你的意见。”

“别闹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别再闹了。你疯了吗？拿偷来的画送礼？没常识也要有点限度吧！这是挂在美术馆展览的画啊，对方收到也不会开心的，只会为

难。”

“小华，你……”

“还有，我们不结婚了。”

小华丢下这样一句话，便走出了客厅，三云尊追上来。

“小华，你突然这是说什么？不结婚了？别瞎胡说。难道是……和马劈腿了吗？岂有此理，我得好好教训他一下。”

一扇房间的门被推开，悦子从中探出脸来。她身穿睡袍，揉搓着眼睛。

“安静点儿，我正要睡觉呢。”

“悦子，你来得正好。小华啊，她说不结婚了，你快说说她。”

悦子顿时睡意全消，眼神一变，说道。

“小华，是真的吗？”

“嗯，是，不结婚了。”

“你说什么呢，这么突然。明天我还打算去都内的几个礼堂看看呢。”

“别做多余的事。总之我不结婚了。”

小华从悦子身旁侧身而过，向走廊深处走去，听得悦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懂你的心情。一旦决定要结婚，女人的心情是很忐忑的。我也是女人，我能理解。和这个男人结婚真的可以吗？会不会有更配的男人出现呢？是会这么想的，对吧，小华？”

“悦子，你，居然……”

“老公你闭嘴。”

小华走到房间门前，拉开门，迅速走了进去。她一只手带上了门，顺势将后背靠在门上。

“小华，你出来嘛，冷静点，慢慢说。”

“对啊，小华，你想吃拉面吗？”

小华从手提包中取出手机，打开了收件箱，里面几乎都是和马发来的信息，她按下了清空键。

我跟阿和结束了。分手的实感瞬间涌上心头，回过神来，双颊已满是泪水。回想今天一天，自己一直在哭，想哭的心情无法控制。

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小华咒骂自己的境遇。不管是心胸多么宽广的男性，都不可能接受一个小偷的女儿成为自己的妻子。也许我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就算有人肯娶我，估计也是像父亲一样的窃贼吧。我才不要和小偷结婚，绝对不要。乔治·克鲁尼和布拉德·皮特[1]那样帅气的大盗只在电影中存在。

真想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真想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长大。小华心想，爷爷，为什么？祖父三云岩的脸庞浮现在脑海，小华在心中问道，为什么您要教给我偷盗的技术？我只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生中第一次，小华对祖父有了恨意。同时，小华厌恶自己，竟然在怨恨死去的祖父。小华扶着门，移到床边，重重地坐下。她抱着膝盖，号啕大哭。

第二天，和马起床后走进餐厅，父亲典和与母亲美佐子已经在吃早餐。和马刚坐到椅子上，典和说道：

“昨天早上，你刚出门那会，我们开过家庭会议了，议题是关于你和小华的婚事。开心点，和马，大家一致赞同，你可以和小华结婚了。”

典和满面春风，高兴得像是自己要结婚一般。美佐子也笑逐颜开，为和马盛好米饭和味噌汤。

“和马，前两天也说过，别再慢腾腾的了，半年一晃就过。我知道你工作忙，但也要为仪式做准备。”

听典和如此说，和马开口道：

“这件事吧，爸，其实我不结婚了。”

“什么？”典和瞪大眼睛，“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你不是一直想和小华结婚吗？还是说，小华拒绝了你？”

“不是，说来话长，下次我再慢慢解释。”

美佐子将米饭和味噌汤摆在和马面前，说道：

“和马，怎么回事？你解释清楚。”

“妈，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因为小华的祖父是扒手。这话说来简单，但不能现在随随便便说出口。要先掌握确凿的证据，再向家人解释。

“怎么回事？我们两家不是刚吃过饭吗？气氛也挺好的，你现在才突然说不结了，我们怎么跟对方说啊。”

和马没有回答典和的话，拿起了筷子。他一点食欲也没有，只是机械地往嘴中拨着米饭。

家里的固定电话响了，美佐子站起身，拿起了听筒。

“你好，这是樱庭家。哎呀，早上好，太太。星期五真是谢谢款待了。啊？小华说了这样的……是啊，其实和马也说了同样的话。”

和马推测是三云家打来的，他一边吃饭，一边侧耳听美佐子通话。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想什么……嗯，也是，我们会跟和马说的……好，我知道了，那今天就取消吧，下次有机会再去。那我挂电话了。”

美佐子放下听筒，皱紧眉头对典和说道：

“是三云太太打来的，他们家好像也是，小华说不结婚了。”

“小华也说？喂，和马，怎么会这样？你和小华吵架了？”

和马放下筷子，没有理会典和，向美佐子问道。

“妈，你们取消什么了？”

“今天我本来和三云太太约好，要去看看都内的礼堂，顺便吃个饭。她昨天打电话来邀约，我答应了。”

“妈，不要做多余的事，这是我和小华的事。”

“多余的事……和马，我是看你工作忙，想给你提前挑几个场地。”

“这就是多余的事，求你别管我了。”

“喂，和马，你过分了，你妈也是为你着想……”

“总之我和小华不结婚了。等我有了结论，会好好和大家解释的。”

和马站起身，走出餐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又折返回来问典和道。

“爸，有件事我想问你，是工作的事。”

典和抬起头，一脸困惑，很明显还在为儿子突然提出不结婚的事费解。

“我想了解关于盗窃犯的事，而且不是最近，是昭和时期的。有谁特别熟悉这些信息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我。”

毕竟是工作上的事，典和难以拒绝。他望向天花板，眼珠边转边说。

“盗窃犯啊，那三科的草野应该很了解，他一直负责这方面，是个老警察，我年轻时候也挺照顾我的。好像明年三月要退休了。”

“谢谢。”

和马道谢之后准备出门，典和紧接着说道：

“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你们一定要和好啊。听见了吗？和马，这是我的命令。”

和马装作没听到，走向走廊，发现小香站在那里，似乎她一直站着偷听。和马经过她身边，说道：

“你说得对，我眼睛就是瞎的。”

“嗯，但我还是会支持她。”

“你这吹的什么风？”

“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决定了。”

“随便你。”

丢下这句话，和马走向走廊的深处。他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脸上带着水滴，和马盯着镜子，对自己说：

“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

警视厅搜查三科，是专门负责闯空门和扒窃的部署。最近几年，急剧增加的撬锁案也由三科负责。由于具备许多刑事搜查中必需的要素，新人刑警最初多被分配到这个科。

今天是星期日，幸运的是草野在三科办公室。草野是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有着刑警中少见的温和表情。

“我认得你，你是樱庭的儿子吧？”

和马自我介绍前，草野先开了口。和马鞠躬说道：

“是的，我是樱庭，父亲承蒙您照顾了。我今天有事情想问，所以来找您。”

“来，坐吧。”

和马坐在草野旁边的椅子上，虽然是周日，办公室里还有几个零星的人影，除了今天值班的刑警，也有人利用休息日过来写报告书。

“那我开门见山地问了。您听说过三云岩这个名字吗？”

“三云，岩？”草野脸色一变，“为什么你会知道……樱庭，你过来一下，别让其他人听到。”

草野站起来，拉开一扇门，门后是三科科长的房间，但星期日科长不来上班，里面没有人。草野坐在接待的沙发上，问道：

“你为什么会知道三云岩这个名字？”

“呃，在调查一个案子的时候，我听说了三云岩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我想您可能会知道些什么。”

“你知道L吗？”

面对突然的提问，和马很是疑惑。

“L？那是什么？”

“最近的年轻人应该不知道吧。就像是都市传说，我也只是从前辈那里听到过一点皮毛。L是技艺超群的盗窃犯的名字。”

“那么，L的真实身份就是三云岩吗？为什么您会知道三云岩呢？”

“樱庭，我和你一样。大概十五年前吧，我们抓到一个小毛贼，他不小心说漏了嘴。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依法逮捕。那家伙是添油加醋说的。我听前辈说，L世世代代以偷盗为生，一家人都是偷盗专家，他们也被称为L一族。L是取自怪盗鲁邦的名字。”

鲁邦的L，全家人都是偷盗专家。听到这些，和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也就是说，三云尊和三云悦子也是盗窃犯了？和马想到，从抢劫青山的珠宝店的团伙那里夺走珠宝的，极有可能是男女二人。不会吧！和马使劲擦除自己的想象。

“话说，在泡沫经济时期，有一个盗贼专门偷走被暗中交易的美术品。比如那些政治家和大型公司的社长，他们秘密收藏的绘画和工艺品什么的。当然，没有人来报案，这些事就被秘密处理了。我想，这应该也是L搞的鬼，所以坚持一个人调查。”

“是三云岩犯下的罪行，对吗？”

“不是的，”草野摇了摇头否认道，“我盯上的不是三云岩，而是他的儿子三云尊。我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但当时他住在中野的一个独栋小楼里。如果三云岩是L的话，那他的儿子一定也继承了他的手法。我单方面这样认为，盯了他一段时间，最后没查出什么结果，只好收手了。如果我的直觉没错，三云尊应该是专偷美术品的。谨慎计划，大胆执行，并且注意力集中，不留下一丝痕迹，真是极为罕见的天才窃贼。”

和马想起聚餐时三云尊的表现，“大胆”的确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回家坐出租车的时候，父亲典和也说过，三云尊不像公司职员，主要是因为他的气场不太像正经的老实人。

“也就是说，草野先生，虽然您认为三云家就是L一族，但没有证据，是吗？”

和马用确认的语气问道。草野点点头。

“嗯，是的。不过，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势力范围很广的黑社会组织，他们头目的家被偷了。是一幅叫狩野什么的画家的卷轴被偷走了。他们报了案，我当时负责这个案子。虽然最后没有抓到犯人，但当时这个头目不遗余力地协助我。他拿我从他家里采集的指纹和毛发，与出入的其他黑社会成员和女佣一一比对。花了大概一个月时间，最后剩下一根头发，不属于任何人，发丝很长，应该是女性的头发。

“这是唯一能找到的L一族的线索。

“啊，我现在还保管着。但是还有半年我就退休了，对L一族的追查也该画上句号了。L最终会作为都市传说，一直被大家谈论吧。”

草野这样的老刑警曾经盯上过他们，和马对这一事实感到愕然。L一族就是三云家，这几乎毫无疑问。但是，没想到小华的家人都是小偷——

“有件事很有意思，”草野说道，“L一族的规矩是盗亦有道，只从坏人那里偷东西。被偷走美术品的都是些中饱私囊的政治家和社长，被偷走卷轴的是黑社会老大。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大概四十年前，我高中毕业刚进警视厅，最开始我被分配到上野警署。有一天，我在上野车站里巡视，突然听到一位女性的惊叫声。

“我慌忙跑到那位女性身旁，原来她被人抢了钱包。之后我听说，女性的儿子在都内的一家工厂上班，她从老家来东京看儿子，刚刚下车。钱包里装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女性当场号啕痛哭起来。

“我看到一个男的跑远了，女性受了伤，因为我一个人巡逻，我没法上去追他。正在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带着清爽的笑容说：‘太太，钱包要好好抱在怀里哦。’他伸出右手，手里握着的正是那位女性的钱包。他没多说什么，自行离开了。”

“那个男人，就是三云岩吗？”

“啊，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L一族是犯罪者，决不能轻纵。但如果三云岩就是L的话，总感觉对他恨不起来，真是个不可思议的

人。”

草野说着，眯起了眼睛。

指定的咖啡馆位于银座。店内以装饰派艺术为装潢风格，基调是红色，椅子和桌子都是有年头的古董。店里似乎上了年纪的女性客人较多。

到了约定的时间上午十一点整，三云悦子出现了。她今天没有穿和服，而是穿了一套雅致的西服，搭配墨镜，看上去像一位女社长。

“不好意思，突然叫您过来。”

和马站起身，行礼道。悦子嘴角带笑，边坐下边说：

“快坐，我正好也有话想对你说。”

一位服务员过来点单，和马点了冰咖啡，三云悦子点了热咖啡。

“说吧，什么事？”

“不好意思，我想您已经从小华那听说了，我们吵架了。”

“果然啊，我就猜到是这样。”

从草野所在的三科出来，和马立刻与母亲美佐子联系，要到三云悦子的电话号码。美佐子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请求十分惊讶。和马不停地说，“我有紧急的事要说”“真的很急”“我之后一定跟您解释”，如此几番之后，美佐子极不情愿地给了他三云悦子的手机号。和马迅速打过去，说有事想当面说，于是三云悦子选定了这家咖啡馆。

“所以为什么吵架呢？”

听悦子如此问，和马回答道：

“呃，其实都是些小事，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以前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和好，但这次事情越来越恶化。”

“原来如此，所以你想找我帮忙。和马，你真是找对人了。”

悦子爽朗地笑道，完全没有怀疑和马的话。悦子喝了一口刚端来的咖啡，动作十分妩媚。

“女人一旦决定要结婚，情绪就会变得不稳定。我有经验，所以我明白的。这种时候，千万不能说一些刺激她的话。”

“是这样啊。”

“对啊，快点联系她，立刻道歉。那孩子内心跟外表不同，挺倔强的，和马你先低头，事情会解决得快些。”

“我知道了，我会的。”

悦子从手提包里拿出香烟盒，她注意到和马的视线，笑道：

“我在家人面前不抽烟，但是总也戒不了。”

悦子从香烟盒中抽出一根细细的烟，用看上去价格高昂的金色打火机点燃。和马看到桌子上有个银色烟灰缸，把它推向悦子那一侧。

“谢谢。对了，和马，你们定了蜜月去哪没有？”

“没、没有，还没定。”

“这怎么行啊，和马，这种事要快点决定。”

和马在内心苦笑，简直像亲戚家的大妈。但是和马并不觉厌烦，她本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岳母的。

“我呀，蜜月去的罗马。我那时候实在太想去罗马了。和马你们去纽约怎么样？我去年夏天去过一次纽约，还认识了一位风趣的出租车司机，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哦。”

“这、这样啊，如果我们决定去纽约，就麻烦您介绍了。”

丝毫没有真实感，面前坐着的女人，居然是L一族中的一员。L一族这个称呼，本身就像少年漫画一样，充满幻想色彩，令人怀疑是否真实存在，但草野没有理由骗自己。

“但是纽约可能不行，小华不太适应那种地方，她可能更想去类似秘境的地方吧，像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啦，委内瑞拉的圭亚那高原什么的。”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说是闲聊，其实是悦子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和马只偶尔附和几声。时间差不多了，和马低头看看手表，说道：

“三云女士，今天谢谢您，我该回去工作了。”

“是吗？不好意思啦，一个劲地说了这么多，我来付钱吧。”

悦子手拿账单，站了起来，边向收银台走去，边对和马说道：“下次见面的时候，能不能叫我‘岳母’？叫名字感觉太生分了。”

“知道了，我会按您说的做。”

两人在店门口分别。和马一直站在门口，亲眼目送悦子从路口拐弯，消失在视线中。以防万一，和马低头看秒针走了三圈，这样应该差不多了。

和马折返回店内，走到刚才坐过的位子上。杯子还没有收走，他提前和店员打过招呼，让他们不要立刻收拾。

和马从口袋里拿出取证用的透明塑胶袋。银色烟灰缸里有三个悦子吸完的烟头，滤嘴上沾了口红印。和马端起烟灰缸，将烟头收入塑胶袋。

小华独自在公园里，祖母三云松做的便当在膝盖上展开，她几乎没有动筷。平时小华会在图书馆的休息室和同事们一边聊天一边吃午饭，但心情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小华会来到图书馆附近的公园，在长椅上一个人吃便当。沐浴着阳光吃饭，可以让自己恢复一点精神。

但是今天却不行，尽管天空万里无云，仿佛昨夜没下过雨一般，小华的心情却不能放晴。星期日的公园里，很多人全家出游，四下都是孩子们的欢叫声。

小华感觉身旁有人，她看到一个人坐在自己旁边的长椅上。那人也注意到小华的视线，摘下帽子点头示意。小华不由得叫出声。

“哎？为什么……”

坐在一边的长椅上的老人——樱庭和一起身，走到小华坐着的长椅前面。他什么时候来的？居然完全没有察觉，今天我果然不太对劲啊，小华心想。

“你好，三云华小姐。”

小华迅速整理好便当盒，站起身行礼。

“您、您好。”

“不用这么紧张啊，来，坐下吧。”

“好。”

说着，小华坐了下来，她感觉到自己出汗了。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紧张。小华瞥了一眼樱庭和一的侧脸，尽管他嘴角有笑意，却像绷紧的弦一般透露出紧张感，像极了三云岩。幼年时代，认真比试偷盗技术的时候，三云岩也会散发出类似的气场。但与祖父相比，樱庭和一更冷酷一点。

“这是第二次，不对，第三次见面啦。”

“难道，那个时候……”

“我当然注意到了，我干了一辈子刑警了，虽然年纪大了，直觉可没有退化。”

正式与樱庭和一见面，是小华第二次去樱庭家拜访的时候。小华曾在锦系町的小酒馆见到过他，当时她立刻藏到近藤身后，本以为不会被发现，结果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你在查我的事情吧，你知道了什么？”

“算、算不上调查……”

“没关系的，我又不会生气。”

说着，和一眯缝起眼睛。小华一直很想知道祖父和他的关系，如今本尊就在面前，正是问清楚的好机会。

“那个，我知道您和我的祖父三云岩是大学同学，而且一个月一次，你们会在锦系町的那家酒馆坐在一起喝酒。”

“是吗？”樱庭和一点点头，露出微笑，“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我从明成附中毕业，升入明成大学法学部。当时，学校附近有栋宿舍楼，很多穷学生都住在那里，我也是其中之一。搬进宿舍的那天，正是

樱花盛开的季节。宿舍是二人间，我到的时候，同住的男生已经先到了，他留着短寸头，待人很亲切。”

“那个人不会就是……”

小华忍不住脱口而出。樱庭和一的望着远处，点头道：

“是的，那个男生就是三云岩，我一辈子的朋友。”

“他真的不可思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男生。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耀眼。他性格开朗，无意中就能吸引周围人的注意。”

当时是昭和三〇年代初吧。年少的三云岩与樱庭和一，两个人开始在宿舍共同生活。小华惊讶得说不出话。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睡觉起床时间都一样，很快就意气相投起来。而且我们都是法学部的，社团又都是剑道部，所以经常一起行动。”

“爷爷他还练过剑道？我都不知道这事。”

“阿岩很厉害的，他反应很快，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灵活的人。他很善于看穿对手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先让对手用力挥刀一段时间，最后趁对手筋疲力尽，迅速击中小臂，这就是阿岩的策略。”

确实祖父动作很敏捷，毕竟他从小练习各种偷盗技巧，小华比谁都清楚祖父的速度。

“女子剑道部，有一个可爱的女生，搞笑的是，我和阿岩都迷上了她。一开始，阿岩和她成了好朋友。我其实个性比较强硬，害羞得根本没法和女孩子说话。但阿岩天性自来熟，无论和同性还是异性，都能很快变成朋友。”

现在聊到了恋爱的话题。大学时代的恋爱，也就是祖父与祖母认识之前的事。不知不觉中，小华沉浸在樱庭和一的讲述里。祖父二十岁时候的往事，没有人知道，小华不由得探出身子。

“那么，爷爷和那个女孩交往了吗？”

“那倒没有。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阿岩在被窝里难受地叫唤，说是自己前一天吃的生鱼片有问题。但我也吃了一样的东西却没事。那天是星期日，阿岩说‘你替我去趟上野吧’，我推托了几遍，最后还是败给他诚恳请求的态度，只好按他说的，去了上野站。”

接下来的事情很容易想象，这是祖父精密的计划。小华抢先说道。

“在那里等待的，就是剑道部的女神？”

“没错。就是你说的这个——女神。我和她去上野动物园约会，第一次看到了刚来到动物园的大猩猩。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好在她也对我有意，这之后我们俩开始单独见面。阿岩可以说是我和伸枝的丘比特。”

“哎？那位女神是……”

“啊，是我的内人伸枝。如果那天阿岩没有吃坏肚子，不知道会是怎样呢。不对，应该说阿岩是不是真的吃坏肚子都不一定。过了几天，我问阿岩，他只是坏笑着糊弄过去了。与伸枝在一起之后，我和阿岩的友情也没有改变，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去游玩。但是毕业前一个月，在二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系。”

“是什么事？”

小华问道。樱庭和一摇摇头回答。

“我不能说，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件事给我和阿岩的人生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毕业典礼前一天，我们最后在宿舍住的那一晚，我与阿岩在房间里喝酒到天亮。”

樱庭和一进入了警视厅，三云岩则进入了贸易公司工作。为了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环游世界，三云岩选择了海外出差比较多的贸易公司。

“那天晚上，阿岩讲了一件沉重的事，我是第一次听他讲三云家的秘密。阿岩说，三云家世代以偷盗为生，他是三云家的长子。说实话，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全家都是小偷这种事，不是寓言故事吗？但看他

的样子又不像在说谎。”

毕业典礼结束，两人搬空了行李，紧紧地握手道别。但毕业半年后，樱庭和一从别人那里听说，三云岩没有去贸易公司上班，隐匿了自己的行踪。这之后，两人再未见过面，直到三十多岁时，他们在总武线电车上重逢了。

“那是七十年代初吧，当时我刚当上刑警，每天忙得四脚朝天。因为过于疲劳，我的注意力也散漫了，在电车上被人偷了钱包。我正纳闷的时候，突然身后有人拍拍我的肩膀，一回头竟然是阿岩。”

“警察先生，粗心大意可要不得哦。”三云岩说着将樱庭和一的钱包递过来。电车停在锦系町站，三云岩一言不发地下了车，樱庭和一慌忙跟了下去。

两人在街上走着，和一心中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却开不了口。虽然刚成为刑警不久，但与众多犯人接触的经验告诉他，面前这个男人是犯罪者，并且是手段高超的犯罪者。他一边感受着逼人的压迫感，一边与三云岩并肩走着。抬头望向夜空，只见得一轮满月。

“最后我和阿岩走到一家小酒馆，一起坐在吧台，相对无言，默默地喝酒。快到打烊的时候，我终于开了口。我问他，‘你经常来这家店吗？’阿岩笑着回答，‘啊，每个月来一次，差不多是月底的时候吧。’那之后，每个月末的晚上我都会到那家店。有时候我因为工作去不了，但只要我去，总能见到阿岩坐在那个位子上喝酒。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现在却一个是刑警，一个是犯罪者。我俩几乎不说话，像是碰巧坐到一起的熟客那样，只是喝喝酒，没想到感觉还不赖。只要那家伙在我身旁，我就觉得很安心。”

樱庭和一讲完，不知何时太阳被云彩遮住，令人感到一丝凉意。曾经的好朋友，每个月末的晚上，在那家店默默地喝酒，这就是三云岩与樱庭和一的关系。

“哎呀，都这个点了，午休快结束了吧？”

听樱庭和一如此说道，小华低头看手表。还有五分钟午休就要结束，她慌慌张张拿好装便当盒的包，站了起来。

“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件事。”

小华问道。樱庭和一侧过头说道：“什么事？”

“关于我和和马的事情。和马为了帮您还书，经常来我们图书馆，以此为契机，我与和马开始交往了。这只是碰巧吗？”

“这件事啊，”和一大大地叹了口气，“我从警视厅退休以后，在一家私营的保安公司做顾问，一直干到七十岁。可能是上了年纪，彼此都进入到悠闲的人生阶段，我和阿岩慢慢开始说话了，说的基本都是家里的事情。夸自己的孙子孙女啊，或是讲老婆的坏话。聊到孙子的时候，阿岩笑着说：‘我的孙女和你的孙子，他俩要是结婚了会怎么样啊？’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搞个恶作剧，让你们真的见面认识认识，没想到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说到这，和一站起身来，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原谅我，三云华小姐，让你这么难过，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请等一下。”

小华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那只老式手表，她一直想还给和一。

“那个，真的对不起，我不知不觉就拿走了……对不起。”

小华低下头，将手表递过来，和一笑道：

“没关系的，这就是你的东西。以前是阿岩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送给了我。”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小华再次将手表递上前。于是，和一接过手表，戴在自己的左手上。

“对年轻人来说款式太老了吧，其实我想让你拿着的。”

没有时间了，跑回去才能赶上。小华刚要跑走，背后传来和一的声音。

“还有一件事，阿岩——不，你爷爷的死，我感到很内疚。”

小华不由得回过头。按理说，只有三云家的人知道，在荒川的河岸发现的遗体是三云岩。还有一个人也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为、为什么……您是听和马说的吗？”

“不是的，我一开始就知道。没能救你爷爷，是我不好。对不起。”

樱庭和一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转身离开了。他的背影比想象中还要弱小。

青山珠宝店被盗案件的搜查遇到了瓶颈。虽然抓到了团伙中的一人，之后却没有进展。根据嫌疑人的供述，已经了解到团伙还有其他三人，但他们的身份还不清楚，并且从他们那里抢走珠宝的二人组的身份也不得而知。搜查完全进入停滞状态。

在银座见过三云悦子后的第二天，和马一个人来到青山的“Brimarry”。虽然还不知何时能再次开业，重建工作正在一步步进行中，一些工作人员在搬运新的展示柜。进入店内的办公室，一位微胖的将近四十岁的男人上前迎接和马。

“警察先生，您有什么事情？”

男人是这家店的店长，遭遇抢劫的时候，他被一名凶手殴打，当场晕倒。他的嘴角贴着创可贴，似乎是那次袭击留下的伤。

“嗯，我想问一下关于这家店出售的商品的事情。你们知道商品都卖给了哪些顾客吗？”

“有些情况下可以知道，有些时候不能。如果顾客是本店的会员，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购买了哪件商品；如果不是本店的会员，就比较难以掌握这些信息。”

“其实案发前一天，我因私来过你们这里。”

听和马这样说，店长稍稍放松下来，浮现出微笑。

“感谢您光临本店。”

“那个时候，店员向我介绍了一款秋季新品，是一枚钻戒，样子是四叶草的形状。我想知道有哪些人购买了这款戒指。”

“嗯，这样的话，”店长打开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右手拽着鼠标垫，“那件商品价格较高，我记得购买的几乎都是会员。而且那件商品刚刚发售，应该只卖出了七八件。”

不一会儿，打印机发出嗡嗡的震动声，一张纸被吐出来。店长拿起那张纸，递给和马说道。

“那件商品是限定三十件的高级品，目前卖出了九件，都是会员购买的。这是购买者的名单。”

和马看着他递过来的名单，上面记录着购买者的姓名、住址和电话等信息。大致浏览过后，没有发现三云悦子的姓名。星期五的宴会上，她佩戴着一枚与这件限定商品极其相似的戒指。和马不太懂珠宝，但如果那枚戒指是这家店卖出的，那三云悦子是从哪里入手的呢？结论似乎只有一个。

“警察先生，这个名单能帮上忙吗？”

“这是搜查机密，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和马道谢后走出了店门，他想先回赤坂警察署的搜查本部，于是在古董街上信步前行。

与小华在这条街上并肩而行，一起去“Brimarry”正好是一周前的事。和马根本没想到两个人会面临分手，当时还兴致勃勃地要买戒指送给小华。结果，在店里偶遇三云悦子，戒指也没买成，却误打误撞立刻定下了两家人见面的事，和马内心雀跃不已。

那之后的一周时间，和马与小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马想起一个孩子曾在这条街上不小心放开气球，却不知何时被小华抓住了，交到孩子手中。孩子哭得很凶，小华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以后再也不能与小华并肩走在这条路上了吧。

像要切断和马感伤的情绪一般，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电话来的是

警视厅搜查第三科的草野。刚一接通，草野便兴奋地说道：

“结果一致，樱庭。”

昨天，在银座的咖啡馆采集的烟头，和马拜托草野进行了DNA比对。比对的对象是十年前，从黑社会头目府邸偷走卷轴的犯人留下的毛发。对比结果表明，这个案子与三云悦子有牵连的可能性极高。

“你立功了，现在能快点到我这来吗？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烟头的。不愧是樱庭啊，这么快已经有了犯人的线索。”

“您可以等我一段时间吗？”

和马说道。电话那端，草野感觉到他似乎在退缩。和马继续道：

“请给我一天时间，我明天一定去您那边，亲自向您说明。”

挂断电话，和马把手机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这个结果意义重大，甚至有可能一举摧毁三云家。

我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和马感到腋下被汗水浸透。

六年前，祖父和一辞去了私营保安公司的顾问，过上了赋闲的生活。但现在，他仍是樱庭家的一家之主，典和都要怕他三分。

和马从小时候起，遇到任何困惑，都会找祖父聊聊。祖父并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和马，而是先倾听和马的想法，再用三言两语，表示支持和马的选择。和马自己都数不清受到过祖父多少次的鼓励。

办案结束，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和马探头看了眼客厅，母亲美佐子和祖母伸枝正边吃仙贝饼干，边看电视。父亲典和罕见地在加班。

冲澡之前，和马来到祖父的卧室。敲门之后，他打开门看看屋内。灯已经关了，祖父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和马只好放弃，轻轻地将门关上，这时突然听到祖父的声音。

“是和马吗？”

“啊，啊，爷爷，是我。”

“你有话要说吗？”

说着，和一坐起身来。和马走进房间，撑住他的后背。和马正要开灯，被制止道。

“别开灯了，晃眼睛。坐下吧？”

和马坐在床边的按摩椅上。和一的双腿垂在床边，低声道：

“你想说什么？”

“嗯，其实，”和马不想说出三云家的姓名，谨慎地组织着语言，“我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具体细节我不太方便说，总之有这样一家人。我很了解这个家庭，他们也认识我。”

和马的眼睛终于适应了黑暗。和一抱着手臂，安静地听和马讲述。和马继续道：

“最近，我才知道那家人参与了犯罪，搞不好全家人都有可能犯罪。如果我去告发，他们一家肯定就完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和马，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和一问道。他向来如此，先倾听和马的想法，再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这是和一的做事风格。

“我这次真的不知道，”和马双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抱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爷爷，我到底……”

“思考，好好思考，和马，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思考后的结论是，自己是一名警察。虽然不知未来会怎样，但现在自己是一名警察，毋庸置疑。发现犯人，立刻逮捕，这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我、我是警察，”和马挤出一句话，“既然我是警察，就不能纵容犯罪行为。不管和犯人多么熟悉，也不能视而不见。”

没有比这再正确的结论了，和马说得想要呕吐。假如揭发了三云家，事情结果很容易想象。小华的父母毫无疑问会被逮捕，甚至还有可能波及小华。和马有作为警察的责任感，这要求他必须尽职尽责，同时

他希望拯救三云家——尤其是小华，他在这两种情绪中左右徘徊，进退维谷。

“如果我和你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和一闭着眼睛道，“也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吧。哪怕是至亲，只要他犯罪了，就要给他戴上手铐，这就是警察的工作。你的想法没有错，假若你没有这样想，我反而会看不起你。”

果然如此吗，我只能去揭发三云家了吗？无论他们接下来命运如何，我都不能放过他们。和马心想。

“但是呢，我现在已经退休了，离开警视厅有十六年了。接下来我要说的，你就当作是一个老人的自言自语吧。这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曾祖父的故事。”

和一继续道：

“我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陆军士兵，在菲律宾附近的岛上转战各地。在一个南洋的小岛上，他被任命为俘虏收容所的哨兵。一直看守俘虏也挺没意思的，他和美军战俘开始用简单的英语对话，或者偷偷塞给他们一根烟什么的。”

和马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是樱庭一郎。复员后他进入了警视厅，即将退休的那一年，因病离开人世。为什么会提到曾祖父呢？和马抱着疑问继续听下去。

“父亲和战俘们交流了两个多月。但是战争形势不断恶化，部队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向俘虏收容所放火，然后立即撤退。命令需要绝对服从。撤退当天，父亲瞒着上级军官，悄悄地进入了收容所，把钥匙放在牢房的门前，对战俘们说了一句‘Good luck’之后，就出来了。很快，上级命令立刻点火。”

“战俘们获救了吗？”

和马问道。和一摇了摇头。

“父亲他自己也不知道。乘上船，他们离开了那座岛，在船上他看

到收容所冒出了滚滚黑烟。对不住了，和马，讲了一件毫无关系的往事。”

和马听懂了和一想要说的话。在揭发三云家之前，可以先给他们逃跑的机会。虽然不能当面说“快逃”，但有很多办法可以传达给他们。

“谢谢爷爷。”

“没事，我只是说了件陈年往事。”

和一躺回床上。以前魁梧伟岸的身躯，如今已骨瘦如柴，但他话语中的分量依旧不减当年。

和马静静地退出了房间。

今天也下着雨，小华撑着伞，从图书馆回家。

前天，小华与和马的祖父，樱庭和一在公园相见了。那之后，她一直在回味樱庭和一的话。小华了解了祖父三云岩与樱庭和一、樱庭伸枝的关系，也知道了祖父与和一彼此理解，多年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小华有两件事想不通。第一，为什么樱庭和一会知道荒川的河岸上被发现的遗体是祖父三云岩？第二，他们大学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根据樱庭和一的描述，那件事给两个人的人生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小华停住了脚步。和马站在柏油路的边上，小华感到一丝紧张。她一直想主动联系和马，但又觉得太难为情，邮件总是编辑好又删掉。

“小华，我有话想说。”

和马一脸严肃。他撑着一把透明塑料伞，像是等了很久。

“嗯，我也有话想说。”

“是吗，那……”和马环顾周围，指着路对面的招牌说，“我们去那家店吧，别在这里站着说。”

那是星期六和小香一起去过的咖啡馆。过了马路，两人进入店内，坐到了最里面的位置，向女服务生点好饮料。和马一言不发，时而用严

肃的神情看看小华，又迅速移开视线看向墙壁。不久，女服务员端来了两人的饮料，和马点的冰咖啡和小华点的红茶。

“之前真的对不起，”女服务员刚走开，和马立刻低下头，“我不该单方面地责怪你，我太激动了，明明我们都说谎了。”

小华喝了一口红茶答道：

“嗯，没事的。谢谢你今天来找我，这些事还是要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小华已经下定决心，只差说出口。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续道：

“分手吧，阿和，我们结束吧。”

“小华……”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不能再交往下去了。”

和马沉默无言，只是看着小华，眼神逐渐空洞，他终于开口道：

“对不起，小华，这话该由我来说。不，我一定得说。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要分手。”

这句话像是安慰自己的。其实小华有过一丝期待。小华，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要和我分手。她有一点点希望和马讲出这样的台词，只不过是幻想罢了。不过，小华没有感到失望，只要还是小偷的女儿，无论什么样的男人，最终都会离自己远去吧。

“对不起，小华。”和马说着低下头去，额头几乎要碰到桌面，“原谅我，原谅我不能给你幸福。我是真心地想让你幸福的，这一点没有说谎，我现在仍然……”

“阿和，别再说了。”

小华原本以为自己会哭，却没有一滴眼泪，她被自己的冷静吓到了。

“小华，真的对不起。”

“你不要道歉，知道你也有一样的想法，我安心多了。如果我没有

出生在三云家，也许就能成为你的新娘了。”

小华仿佛开玩笑一般说道。和马的表情阳光了一些，说道：

“不是的，小华，如果我没有出生在樱庭家，也许就能给你幸福了。”

现在小华依然爱着和马，这份心意天地可鉴。想一辈子和他在一起，也曾以为真的能一辈子在一起。知道和马也还爱着自己，小华有一点开心。

“阿和，你要和我说什么？”

小华问道。和马喝了口冰咖啡，坐正了身子。

“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就当是我自言自语吧。”

和马的神情再次严肃起来，小华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这是和马作为警察时才会露出的表情。刚一分手却能发现他隐藏的一面，人生真是不可思议。

“有一个都市传说，说是有一家人以偷盗为生。他们瞒过警察的眼睛，各处作案。这家人的大家长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他的儿子是泡沫经济时期专偷美术品的窃贼，捞过不少横财，他们的真实身份至今不为人知。但是，有一个警察发觉了他们的身份，而且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能够一举拿下他们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小华感觉心跳加快。

“那个警察很苦恼，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身为刑警就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定要揭发他们。那个警察心里其实在想，希望这一家人尽快金盆洗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那、那个警察准备什么时候告发？”

“今天晚上，所以时间不多了。”

小华被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但是警察是不可以事先透露消息的吧，小华不安地问和马：

“那个警察，没关系吗？”

“嗯，没事的，不用担心。而且，小华，就算告发了，也不会立刻开始通缉，警方还需要找出更多确凿的证据。不过还是抓紧吧。”

“我、我知道了。”

小华很感激和马的心意。而且，很有可能以此为契机，三云家可以金盆洗手，过上正经日子。

“我来付吧。”

“嗯，谢谢你。”

小华拿起手提包。和马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说道：

“小华，你要保重，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吧。”

“不，还能见一次。”

“什么意思呢？”

“明天晚上，我打算去你家，好好地跟你的家人道歉。”

“小华，你不用这样……”

“我已经决定了，要做个了结，不然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是吗？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就这样吧。”说着和马拿好账单，站起身。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那个，小华，我挺好奇的，你也……也懂那个的技术吗？”

没办法，小华叹了口气，向和马走去，擦肩而过，肩膀几乎碰触到一起。小华立刻转过身，将手中的钱包给和马看。

“你看。”

小华手中的钱包，是从和马裤子的屁股口袋里拿走的。和马瞠目结舌，从小华手里拿回钱包。

“太让人惊讶了，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别看我这样子，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呢。”

“真的是，我的眼睛就是两个窟窿啊。”

两人对视，忍不住扑哧一声一齐笑了出来。和马笑着，说道。

“抓紧时间，小华。”

“嗯，我会的。”

小华穿过大厅，走出咖啡馆。她察觉到，自己的双颊还留有笑意。太好了，小华心里放下一块石头，能笑着告别，真的太好了。

雨还未停，小华撑开伞，大步流星地往家赶。

“你在说什么，小华？你是认真的吗？你这样也算是我的女儿吗？你究竟在想什么啊？你说和马是刑警？”

回到家，刚把和马是刑警的事情告诉三云尊，他便暴跳如雷。这是理所当然的，女儿的男朋友是刑警，对小偷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的消息了。

“小华，是真的吗？和马真的是刑警？”

“嗯，是的，”小华坦白地说，“不仅是阿和，他的父母，祖父祖母都是警察，就连养的狗都是退役的警犬。樱庭家是警察世家。”

“你说什么？”三云尊说着，用手指按住内眼角，坐到沙发上，“假的吧，小华，都是骗我的吧，你不能戏弄大人。”

“不是骗你的。”

“那就是说，我、悦子和警察们一起吃了顿饭？别开玩笑了。”

“都说了不是开玩笑。但是你相信我，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和是刑警，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你脑子进水了？一般都是交往之前知道的吧，你居然稀里糊涂地跟警察交往，你不配做小偷。”

“我本来也不是小偷。”

“小华，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婆媳关系什么的，有很多问题的。结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你听过这句话吧？我坚决反对你们结婚。”

“我不是早说过不结婚了？”

悦子走进客厅，她裹着浴袍，头上包着毛巾，看起来像沐浴露广告里出镜的模特一样艳光四射。

“吵什么呢，你们。老公，有红酒吗？没有的话，去哪拿一瓶来

吧。”

“悦子，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三云尊向悦子解释道，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苍白。

“哎？那樱庭太太也是警察？”

“是啊，妈，她是鉴识科的职员，不定期的。”

“小华，你做了些什么……”

悦子眼前一黑，跌坐在沙发上。小华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她很想喝度数高的酒，不巧冰箱里只有啤酒。看向桌面，有三云尊喝过的一瓶红酒，还剩一半。小华拿起红酒瓶，直接喝了起来，身后传来了悦子的声音。

“小华，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现在立刻和他分手。”

“已经分了。而且，还有一个消息，我们一家人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给警察了。一切要结束了，我们家。”

“暴露，是什么意思？”三云尊站起来，“和马要出卖我们一家吗？他居然是这么卑鄙的人吗？”

“他是警察，抓捕面前的坏人，是他的职责。爸爸，如果你面前有一幅价格不菲的画，也会去偷的，都是一样的。”

“别把我和警察混为一谈。难道，和马那小子一开始就盯上了我们，所以才来接近你的？”

“那倒不是。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家庭，就开始交往了。爷爷不是去世了吗，契机就是那个案子。阿和负责调查，他怀疑死者的身份，最终查出了我们一家人的事情。”

“哼，”三云尊嗤笑道，表情从容，“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又能怎么样？用不着手忙脚乱的。警察不能抓我们，只要他们没有证据。”

“证据，好像真有，还是决定性的证据。”

“什么？”

三云尊脸色大变。坐在沙发上的悦子皱着眉头道：“完了，好像是

我搞砸了。”

“怎么回事？”

“星期天的时候，和马突然找我，说有事要找我商量。他说和小华交往不太顺利，问我该怎么办。我对他放下了防备，抽了几根烟，走的时候忘了收走烟头，留在烟灰缸里了。”

还有这事？小华第一次听说。估计和马拿走了烟头吧。DNA鉴定这样的词，小华多少是听说过的。

“这样不行。”

说着，三云尊握住悦子的手，将她拉起来，问道：

“你觉得要多长时间？”

“三天，不，两天。”

“立刻着手准备。喂，阿涉！喂，老妈！过来一下，大家集合。”

三云尊向走廊深处喊道，小华在他身后问道：

“你要做什么？”

“逃跑的准备，我绝不会束手就擒。”

“逃跑？跑去哪……”

小华的脸颊火辣辣的，才发现是父亲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她抬头看着三云尊。

“你知道自己办了些什么事吗？不光是我和你妈，你让你奶奶、你哥哥都走投无路了。我要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你走，现在就离开。除了盂兰盆节和过年，都不要再回来。”

“不用你说我也会走的！”

小华恼羞成怒，血压直升。早该离开这个家的，为什么没有早点这么做，她发自内心地后悔。伪装成举目无亲，一个人活着会更好。这样的话，也许就能跟和马结婚了。

她继续向走廊深处走去，听得背后三云尊呼喊的声音：“大家来集合！”阿涉听到父亲的声音，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像是困了，一直揉着

眼睛，接着，祖母三云松也走了过来，小华有许多的话想对她讲，却只能忍住，独自走进了房间。

小华从衣柜里拿出拉杆箱，装进几件换洗的衣物，几分钟就收拾完了。她本来就没有很多件衣服，一直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拉起拉杆箱，小华走出走廊。全家人都聚在客厅里。祖母担心地凝视着自己，小华感觉心有不忍。向玄关走去，身后传来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华，快跟你爸爸道歉，你道歉他就会原谅你的。”

是悦子。小华没有理她，穿上鞋子。

“小华，你去哪？回答我，小华。”

“我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我不再是这个家的人了。”

打开大门，小华走到外面，另一只手带上了门。拉着拉杆箱，向电梯走去。

“也就是说，这根头发的主人就是三云悦子，对吗？”

草野再次确认道。和马回答：

“嗯，没错。”

和马来到警视厅搜查第三科，他请组长松永与自己同去。虽说是提供信息，和马犹豫过是否该自己一个人去。如果组长松永陪自己去，就可以做成图表的形式，场面上说是一科给三科提供的信息。

“L一族啊，”松永在一旁摸着下巴道，“我也听说过，还以为只是传言呢，没想到真的存在。”

“嗯，不仅如此，小松川警署管辖范围内发现的立岛雅夫的遗体，极有可能是三云岩。根据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描述，案发当天，他曾经载三云岩到现场附近。”和马概括地说明道。

草野听到三云岩已死的消息，并未露出震惊的神色，和马问道：

“三云岩死了。草野先生，您一点也不惊讶啊。”

“当然惊讶了，”草野咳了两声，“但是，我的目标是他的儿子三云尊，迄今为止他捞的钱少说也要上亿了。他好像从一个大人物那里偷过美术品，搞不好地方检察厅也不会坐视不管，这可是个大案子啊。”

草野的眼神闪着兴奋的光，看不出是半年后即将退休的刑警。这也无可厚非，和马心想，毕竟他多年追查的团伙终于浮出水面了。

“总之，明天我和科长去说，要检举三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三个，不，五个专门的搜查员。要忙起来了啊。对了，松永，你的部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感谢你们。”

和马与松永走出搜查第三科的办公室，回到一科。时间过了晚上八点，大厅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值班的刑警。由于所属辖区时常发生案件，一科的刑警很少待在办公室，有时屁股还没坐热就要去办案。

“小松川的那个案子，”松永坐到椅子上说，“我暗中打探了一下，警视厅仍旧认为被害者为立岛雅夫，并且凶手已经死亡，准备把有关资料送交检察厅。”

“怎么能这样？”

“没办法，我也说不上话，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被害者另有其人，总不能在记者发布会上这么说吧。”

和马注意到了一点。最初在荒川的河岸上发现遗体时，很快就断定死者是立岛雅夫，关键性证据是警视厅数据库中的指纹，与死者指纹一致。和马向松永讲述了自己的推理。

“有人篡改了数据库的数据，你是想这么说吗？”

“嗯，只能这样想，有人调换了数据，我想查找一下记录。”

“数据库好像在总务部。”松永拿起内线电话的听筒，“我来说吧，一会我回赤坂那边。樱庭，你今天先回去吧。”

“好的，我知道了。”

和马行过礼后，走出房间。在走廊上，他一边思考。终于要揭开三云家的面纱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傍晚的时候已经和小华委婉地透露了消息，如今只能祈祷三云家安全逃走了。希望他们能金盆洗手，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是和马的心愿。

总务部还有人。一个男人看到和马，从座位上站起来。

“是樱庭先生吧，我听松永先生说过了，到这边来吧。”

男人年纪与和马相仿，看上去不像警察，更像是事务员。他身材较胖，将近八十公斤，并不是练过柔道的人，只是单纯的肥胖。

“坐吧。”

和马坐到椅子上。桌子上有几台电脑，屏幕上跳动着代码一般的文字。

“那个，立岛雅夫是吧，找出谁曾经访问过他的数据就行了吗？”

“是的，可以吗？”

男人没有作声，静静地看着电脑。用鼠标和键盘操作了一阵子，他抬起脸。

“查到了，八月一次，九月一次，其余的访问主要集中在十月。”

进入十月以后访问激增，是因为发生了案件吧。搜查本部的人应该多次查看过被害者的数据。

“八月这次很奇怪啊。”

“哪里奇怪呢？”

“查不到访问点。一般来说，是可以看到警视厅管辖内的哪个警署，用哪台电脑访问的，定位很准确的。问题是八月二号晚上的这个记录，看不到是从哪里访问的。九月那次是地域科，应该没有问题，他们经常比对有前科人员的名单。”

“访问点不详，有问题的吗？”

“嗯，相当严重的问题。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非法路径访问。这是顶尖的黑客才能办到的。”

男人掏出手帕，擦了擦汗。并非房间太热，他是易出汗的体质。和

马问道：

“访问警视厅的数据库，需要密码吧，能不能看到是谁访问的呢？”

“具体是谁，我们不清楚。但是他用了谁的ID，很容易就能知道。”

“请告诉我，是谁？”

男人用键盘操作了一下，抬起头，一脸不解。

“难道是你的亲戚？记录显示八月二号访问数据库的是警备部的樱庭典和。”

回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典和去洗澡了，美佐子和伸枝与往常一样在客厅看电视。和马走进客厅，对二人说道：

“我有重要的事想说，等爸从浴室出来了，你们到和室来吧。”

美佐子表情十分讶异，说道：

“和马，你不会真的和小华……”

“我会解释清楚的。”

和马走出客厅，向和室走去。他拉开纸拉门，走到常坐的位子上，盘腿坐下。

他在回想总务部的男人说的话。那个男人说，八月份有人通过非法路径访问了立岛雅夫的数据，偏偏用的是父亲典和的ID。正常的话，可以认为是典和的操作，但和马不这样想，他了解典和，根本不可能更换数据。

所以，有人盗用典和的ID非法入侵了数据库。和马问过那个男人，典和的密码是自己的公历生日，八位数字。虽然不清楚有多少人知道典和的生日，但和马知道有几个人肯定知道，那就是家人。

“和马，你要说什么？”

纸拉门被拉开，典和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美佐子和伸枝。大家分别坐好，伸枝抱歉地说道。

“你爷爷已经睡了，小香出去慢跑了。”

“之后再转告他们就行了。让大家担心了，我终于得出了结论。”

“太好了，和马，”典和插话道，“谁都难免一时糊涂，而且结婚生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趁现在吵吵架挺好的。”

“不是的，爸，我们没有和好。正相反，我们不结婚了，分手了。”

“分、分手了？和小华？”

“为什么，和马？这么突然。上星期不是刚和三云家的人一起吃了饭吗？”

典和与美佐子齐声问道。和马继续说：

“是我太蠢了，隐瞒自己是警察的事和她交往，下场就是这样。如果我早点表明自己是警察，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典和的眼神变得认真起来，他似乎从和马的话中读出了什么，向和马问道：

“他们家发生了什么吗？”

“嗯，你们听说过L一族吗？上了年纪的警察应该听说过。L一族世代以偷盗为生，就像一个都市传说一样，在犯罪者之间流传。”

“啊，我听过，好像是专偷坏人东西的一群家伙。但我听说，这是毫无根据的传闻而已。和马，难道三云是——”

“没错，爸，三云家正是L一族。他们全家人都懂得偷盗的技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一次次犯罪。小华的爷爷三云岩是传说中的扒手之王，她的爸爸三云尊是专偷美术品的窃贼，据说在泡沫经济期卷走了上亿的钱财。恐怕三云悦子是三云尊的搭档。”

“太荒唐了，那个三云竟然是……”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爸，所以我放弃和小华结婚了，我只能放弃。”

“和马，”一直缄默不语的美佐子开口了，“既然你这么说，那三云家……是叫L一族吗，有能证明他们犯罪的物证吗？”

的确是鉴识科科员切入问题的角度，看重物证是美佐子一贯的风

格。和马解释说：“十年前，一个黑社会头目的家中有一幅卷轴被窃走，现场采集到的犯人头发，与三云悦子吸过的香烟滤嘴，二者DNA是一致的。”听完这些，美佐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是，真的啊。那位太太，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般人，真没想到。”

典和在一旁附和道：

“她老公也是，难怪他那么不正经，没想到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啊。居然敢骗我们，胆子真大。就是因为他们是和马结婚对象的家人，所以我们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冷静想想，真是不值。”

“所以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和小华结婚了吧。”小华的面庞出现在脑海中，和马挥去她的形象，继续道，“三科已经掌握了证据，明天就会着手调查了吧。只要证据足够确凿，三云尊和三云悦子很有可能被通缉。”

“小华呢？那孩子也是小偷吗？”

听到典和的话，和马回答：

“她是清白的，我相信她。她只是在图书馆上班的一个普通女孩。”

一阵压抑的沉默。祖母伸枝率先打破了寂静，她端坐着，挺直上身问道：

“和马，你看这样呢？你辞掉警察的工作，和小华一起私奔吧。如果你不眷恋这个职业，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不行的，奶奶。爸妈还在警视厅工作呢，如果我走了，一定会连累他们的。”

其实，和马内心无数次想过私奔的事。但是考虑到会牵连家人，最终也未能想出万全之策。

“还有一件事，之前在荒川河岸发现的男性遗体，搜查本部认定是一个名叫立岛雅夫的流浪汉，其实并非如此。有人故意——警察内部有人故意想以立岛雅夫的身份结案，我只能这么想。”

话题转到了现实中的案件上，典和的表情完全变成警察的模样，眼

神锐利起来，插言道：

“这是真的吗？不过，和马，这件事和三云家有什么联系吗？”

“死者是三云岩，小华的爷爷。”

和马感到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是祖母伸枝，她面色苍白。和马想不通，为何她的神色会如此不安。

“杀害立岛雅夫，不，三云岩的凶手已经找到了，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但我感觉凶手另有其人，也许——”

和马戛然而止，没再说下去。他认为不该讲一些胡乱的猜测。和马站起身，对三个人说道：

“事情就是这样，我说完了。我不会和小华结婚。不能结婚的理由，你们会理解我的吧。”

三人一言不发。当然了，再过几日，小华的父母很有可能被通缉，怎么可能同意和马与她的婚事呢。

“妈，刚才的话，请您转告小香。明天晚上，小华会来咱们家，我阻止过了，可她非要正式地给你们道歉。希望大家明天都在场。”

说完，和马走出和室，拉好纸门，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在心中不断细细回味方才说过的话。

刻意隐瞒三云岩遇害的案件的人，或许就在这个家里。

空间好窄，正上方有一个液晶电视，小华戴着耳机在看综艺节目。她根本看不进去节目内容，只听得见里面空洞虚无的笑声。

小华住在东京站附近的一家胶囊旅馆。跟家里干脆地切断了联系，跑了出来，却不知道要往哪去。小华也想过回月岛的空房子里住，但是房子名义上是父亲的，她莫名地有些排斥。烦恼许久，最后选择住进了胶囊旅馆。

小华第一次住胶囊旅馆，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人放心。楼里面有女性专用的楼层，还有茶水间，十分舒适。但住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

接下来怎么办呢，小华一直在思考。每个月的工资，她都存了一部分，算是有一定的积蓄。现在还能去工作，暂时不会为生活所困。但是一旦警察开始通缉三云家的人，该怎么办呢？最糟的情况，父母都可能被逮捕，他们做的坏事简直罄竹难书。

如果父母被双双逮捕，恐怕自己也不能在图书馆干下去了，只是很担心祖母和哥哥。祖母三云松还好，根本无法想象哥哥阿涉怎么一个人活下去。或许可以找个地方，三人一起生活。

以前从未想过，三云家的秘密会人尽皆知。从记事起，小华就知道全家人都是小偷，并认为理所当然。自从知道了三云家的特殊性，小华像是反叛一般只希望能做个普通人，于是去了图书馆工作。

每天回到家，父母都在制定偷窃计划，哥哥闭门不出甚至当上了黑客，祖父在外面当扒手。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却顷刻间崩塌了。

如和马所言，这或许是个契机，一家人金盆洗手，过与平常人无异的生活。但是一想到父母就很头痛，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两个人正常生活的样子。

余光瞥到角落里有光在闪，原来是枕头边的手机，收到了一封邮件。小华摘下耳机，将手机拿起来。

是和马发来的。“我和家人把一切都说了。你明天真的要来吗？”小华心里一沉，按道理来说，是该和樱庭家的人道歉。如今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想要再跨进樱庭家门，颇需勇气。

小华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回枕边。她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如今她心里十分在意樱庭和一讲的话。

樱庭和一与他的妻子伸枝，以及三云岩。这三人是大学同学，又同在剑道部，关系十分密切。让孙子孙女见一见吧，樱庭和一仿佛以轻松的心情设计了恶作剧，但小华认为这不是理由，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且，这个理由与他们大学时代发生的事情有关。究竟那时候发生

了什么？祖父三云岩辞去了贸易公司的工作，决心当一个扒手，恐怕也与这件事有关。

小华将手伸到一侧，关掉电灯，一片黑暗袭来。闭着眼睛也异常清醒，毫无睡意。

“啊，小华，你来了。”

和马出来迎接，时间是下午六点整。和马刚下班，还穿着西装，笑容略有些尴尬。

“打扰了。”

小华在玄关脱下鞋子，眼睛看向鞋柜上方的全家福，照片中每个人都身穿制服摆出敬礼的姿势。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小华惊讶得眼睛都要飞出来了。谁曾想那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最终变成今天的局面。

“大家都聚齐了，在这边。”

和马引导小华往走廊走去。他停下脚步，拉开纸门。小华战战兢兢地走进去，只见典和、美佐子和伸枝坐在屋里。小华跪下来，将头抵在榻榻米上。

“对、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小华听到身旁有声音，斜眼看去，和马也跪了下来，低着头。

“请抬起头来，三云小姐。”典和说道。

小华抬起头，典和脸色严厉地继续道：

“事情的大概，我听和马说了。虽说可能责任不在你，但是我们也无法接纳你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今后请不要再跟和马来往了，并且希望你忘记今天的事。”

“爸，小华没有责任……”

“闭嘴，和马，我在和三云小姐说话。三云小姐，我们会把你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也把和马，以及我们樱庭家都忘掉吧。我们两家没有

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没有一点关系。你能答应我吗？”

“我知道了，我会忘记的。”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说着典和站起身，“请回吧，三云小姐，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小华看着樱庭家的众人，大家的视线都在看别处。尽管很悲伤，但这就是现实。因为自己是小偷的女儿，本就不该被接受。

小华最后再一次低下头。“阿姨，对不起，奶奶，对不起，一起做的咖喱，很好吃。”

二人没有作声。小华正要起身，听到身后纸拉门打开的声音。回头一看，小香站在门外。她的脸红红的，眼睛吊起来，像是一直在门外听着。

小香气势汹汹地走进和室，叉着腰说道：

“你们不要合起伙来欺负她。什么啊，突然翻脸不认人。爸，你以前不是动不动‘小华小华’的，叫得那么亲热吗？妈你也是，你不是特别积极地要去看婚礼场地的吗？”

“小香，闭嘴。”典和呵斥道，脸上仍是严峻的神色，“事情你该听说了。还有，你这是在跟谁说话？注意你的态度。”

“我听说了，不就是小偷的女儿吗？但是你们想想，她的父母被捕了吗？被通缉了吗？”

“小香，谢谢你。不用了，真的。之前他们还去偷了青山的珠宝店。”

和马在旁吸了一口气。

“小、小华，这是真的吗？”

完蛋，不小心说漏了。不过那种程度的偷窃只算是最低等级的。小华干脆自暴自弃道：

“准确地说，只是生夺硬抢。真正实施盗窃的是外国的窃贼团伙……”

“好了，你别再说了，”小香岔着腿说道，“这种时候，我们家要开会决定。家庭会议，爸，不是该开家庭会议吗？”

“知道了，那就按你说的办。”

典和清了清嗓子，坐下来。之前从小香那里听过家庭会议的事，会是怎样的场景呢？小华抱着疑问，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全程。小香也在榻榻米上跪坐下来。典和再次清清嗓子，开口道：“现在开始家庭会议。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三云华作为和马的结婚对象，是否适合。公平起见，少数服从多数，每人只能举手表决一次，大家没有疑问吧？”

典和看看众人，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地点点头。他继续道：

“那么，认为三云华适合与和马结婚的，请举手。”

小香率先举起了手，但之后再没有人举手。和马咬着嘴唇，视线落在榻榻米的一角，膝盖上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不住地颤抖。

“怎么回事啊？”小香大声叫道，“哥，你怎么能这样啊？这可是你深爱的女孩啊，你都不举手，谁还能举手啊？”

和马没有回答。美佐子开口道：

“小香，安静一点，你要理解和马的心情，他也很痛苦的。而且，你冷静地考虑考虑这件事，你不也是警察吗？”

“我很冷静，妈，我赞成大哥的婚事。”小香将胳膊伸得笔直，环顾其他人，“快，赞成的人举手，难道只有我自己吗？大家这是怎么了？快点举手啊！”

小香用尽浑身力气呼喊着，这份心意让小华很感动。谢谢你，小香。

“快点啊，赞成的人举手啊。”

其他人没有要举手的迹象。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像是诉说着什么。

小香站起来，拉开窗边的拉门。东在窗户外面直立着，前爪奋力地扒在玻璃上，汪汪地叫。

“东，你也赞成吗？”

听到小香的声音，窗外的东叫得更响亮了。谢谢你，东。看到它拼尽全力的样子，小华内心百感交集，眼眶一热。

“爷爷没在家，东替爷爷投一票。奶奶，你是它的主人啊，东都赞成了，你怎么能不举手呢？”

“到此为止吧，小香。”典和严厉地说道，“东没有投票的权利。一票赞成，接下来，认为三云华不适合与和马结婚的人，请举手。”

典和首先举起了手，美佐子跟着也举手了，伸枝极不情愿地慢慢举起手来。看向身旁，和马的双拳还放在膝头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对不起，我弃权。”

“知道了，”典和点点头，看着众人，“一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最终结果是反对。”

“等一下，喂，你们是怎么了？你们脑子坏掉了？”

“脑子坏掉的是你，小香。有点分寸！”

典和与小香争吵起来。小华感觉不能再待下去，最后看了一眼身旁和马的侧脸。这是最后一次看他的脸了吧，小华心中不由得怅然若失。她大声说道：

“樱庭家的各位，我先走了，真的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小华站起身，鞠了一躬，转身去拉纸拉门。门一打开，小华当场愣住了，樱庭和一站在门外。

樱庭和一缓缓地踱步进和室。典和看着他问道：“爸爸，您不是身体不适吗？”

和一没有回答，看了一圈众人说道：

“我在外面听到了，看来你们得出结论了。”

他的表情凛若冰霜，像一把尖刀刺向周围的人。他低声道：

“我本来还期待，你们为了接纳这个姑娘，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哪

怕知道行不通，至少会努力地去想。结果怎样？你们放弃思考，直接决定抛弃她。”

“等一下，爸。”典和反驳道，他稍稍起身说道，“爸也曾经是一名警察，您应该知道，警察不能与犯罪者的亲属结婚的。而且，我们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们内心也很纠结。”

“闭嘴，典和。”和一叱喝道。

典和老实地坐下，一言不发。和一踱步到典和所坐的正座上。典和面露惊讶，将正座让了出来。和一慢慢坐下，说道。

“如果你们为了接受这个姑娘，做出了相应的努力，我今天也不会露面，但是你们没有。现在，我决定说出樱庭家的秘密，我本来想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的，但我改变主意了。”

我不应该在这里，小华心想，悄悄地向和室外面挪去。和一看着她说道：

“姑娘，跟你也有关系，你坐下来，听我说。”

“好、好的。”

小华在原地坐下。和一满意地点点头，开始讲述。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姑娘，三云华。她的祖父，三云岩是我这辈子独一无二的挚友。”

众人露出惊讶的表情，看向和一。这也难怪，小华从和一那里听到这些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

小华注意到众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反应不同。和马的祖母伸枝面色青白，没有看和一，只是低着头。

震惊的信息接连轰炸而来，和马瞠目结舌地听老人讲述。

和一娓娓道来。大学时期他与三云岩同住一间寝室。两人成了好朋友，并同在剑道部切磋技艺。伸枝在女子剑道部，三人关系不错，最终与和一交往。毕业后，不知为何，原本取得贸易公司内定的三云岩没有

去上班，选择做一个扒手。又过了八年两人在总武线列车中重逢。

“那之后，我和三云岩每个月一次，在一个小酒馆里坐在一起喝喝酒。退休之前，我们从不开口讲话，只是默默地喝。我们都赋闲在家之后，才开始交谈。其实，和马与小华姑娘的相遇，并非偶然。有一次，阿岩开玩笑说：‘如果你的孙子和我的孙女结婚了，会变成什么样呢？’所以我计划了让两人见面。”

和马目瞪口呆，没想到两人的邂逅居然是被安排的。看向旁边，小华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一脸平静地听和一讲述。他想起刚才小华与和一的对话，两人似乎早有交集。

“有点过分啊，爷爷。”小香插话道，“爷爷明明知道他们不能在一起，还设计让他们见面，我觉得好过分。”

“确实，小香说得对。但是，我只让和马去图书馆还过五次书，只有五次啊。这么渺小的机会，就让两人坠入爱河了。虽然也有我计划的成分，但也说明两人的缘分不浅呐。”

的确如此，和马没有出声，在心里赞同和一的话。对小华是一见钟情，他感觉这就是命中注定。

但是，樱庭和一与三云岩是大学同学，并且一直有来往，这不算什么大秘密。虽说警察与扒手来往也许会受到他人议论，但不至于让祖父把这件事带到棺材里。恐怕与三云岩放弃进入贸易公司，转而成为扒手也有什么联系，和马在心中推测。典和替他说出了心里的话。

“但是，爸，这就是秘密吗？爸和三云岩是好朋友，作为现役警察与扒手来往是有点不妥，但不至于瞒一辈子啊。”

“故事正要从这里讲起，”和一抱着胳膊，微闭着双眼，“是距离现在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是二月末，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我们剑道部的这群人，舍不得分别，每天晚上在社团活动室里聚在一起聊到深夜。那一天，我们高谈阔论自己的梦想，回过神来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

“伸枝也在其中，她住在距离学校需要步行三十分钟的女生宿舍，时间已经这么晚，不能让她一个人走夜路。但我正聊得热火朝天，中途退席会扫了兴致，于是三云岩站起身说‘我去送送小伸’，与伸枝走出了活动室。

“阿岩去送伸枝，我就放心了。我将伸枝拜托给他，又继续畅聊起来。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阿岩还没有回来。我很担心，就出门去找他们。

“如今明成大学的校舍附近属于东京近郊，热闹繁华，但当年那周围还叫作武藏野，是一大片农田。我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在深夜的小路上走着。那时没有柏油路，只有土路。这时我听到了呻吟声，似乎在回应我。我将手电筒照向声音的方向，只见白色铁皮的简易公车站牌前面，一个男人倒在地上，便慌忙跑过去。

“倒下的那人是阿岩。我把他抱起来，他脸上有血，意识模糊，嘴里不停地小声说着‘小伸、小伸’。我心下觉得不妙，慢慢地把他的身子放平在地上，拿起手电筒去找伸枝。最后在距离公交站牌五十米远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她。

“伸枝满脸是血，额头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呆了片刻，又迅速调整心情，安慰大哭不止的伸枝，并将她背了起来。然后返回公交站牌，叫起三云岩，一起离开了那里。

“我们立刻去了医院。在候诊室，阿岩说，站牌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拿着一根四方的木棍对他一顿毒打。阿岩被打倒在地，但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站了起来。他看到男人向伸枝袭击过去，才意识到，这人的目标是伸枝。伸枝也拼命地反抗，但木棍打到了她的额头，她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

“为了保护小伸，阿岩尽管被打得意识不清，他仍用力抱住了男人的腰。男人用木棍狠狠抽打他的背部，阿岩也死死抱着不肯松手。最终男人败给阿岩的执拗，挣脱之后跑走了。

“凶手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对伸枝施暴。但是阿岩阻止了他。我们报了案，但没能抓住凶手。伸枝额头的伤，缝了十三针，是个大伤口。她每天躺在病床上郁郁寡欢，看了她的样子我也很难过，阿岩也是。如果自己再壮一点，能打得过凶手，或许就能保护伸枝了。他一直在内心责备自己。”

伸枝曾经说过，自己额头的伤是年轻的时候在海里遇到事故留下的。家里人都以为是这样。

“所、所以，所以爷爷没有去贸易公司，我能明白他的心情。”

小华开口道，没有人责备她发言，大家都沉浸在和一的故事里。和马看向祖母伸枝，她如坐针毡，一直看着地面，今天她的头上也绑着束发带。

“没错，姑娘。毕业以后，我听说阿岩没有去贸易公司上班，就隐约察觉到了，他想要找出凶手。行凶的时候，凶手鼻子下面绑着一片布遮着脸。阿岩那天对我说‘只要再见他一眼，绝对能认出来’，我问为什么，他说：‘看到他的眼睛我就能知道！’”

和马想起在荒川的河岸边见过的三云岩的遗体。半个世纪，为了找到是谁袭击了挚友的恋人，这个男人每天在街上一边做扒手，一边找寻着令人憎恨的犯人。

“我和阿岩心思一样。当了警察虽然每天忙忙碌碌的，但只要一听说逮捕了性犯罪的嫌疑人，不管是哪个辖区，我都要赶去参与审讯，追究他的余罪漏罪。结果我和阿岩都没能找到凶手。”

和一、伸枝与三云岩，从未想到三人隐藏着这样的过去。历经五十年，坚持寻找凶手的两个男人。时间之久令人可敬可叹。

“如果当时阿岩不在伸枝身边会怎么样？只是想想都一身冷汗。恐怕就不光是额头的伤了。你们听好，阿岩是恩人，是将伸枝从坏人手里救出来的恩人。你们现在排挤的是恩人的孙女。听完我的话，你们还是要不顾一切地抛弃她吗？”

一阵沉默，和马听到身后的纸拉门开关的声音。回头一看，祖母伸枝离开了和室。也许她想起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往事。

“没有办法啊，爸，”典和打破了寂静，“你也为我们想想吧。这孩子的父母是盗贼，而且很有可能要被通缉。我们怎么可能让他们的女儿做咱们家的媳妇？我确实很感激三云岩救过我妈，但这是两码事。”

“典和，你是真心地这么想吗？”和一确认道。

典和点点头。

“啊，我是现役警察，与已经退休的您立场不同，我不能让犯罪者的女儿进樱庭家的大门。如果您还是现役警察，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其他人怎么想的？”和一看着大家的脸，问道。

小香立刻开口。

“我赞成大哥的婚事。我也听明白了，小华是恩人的孙女。再说了，大哥他想娶她。”

“闭嘴，小香，”典和涨红了脸说道，“轮不到你说话，闭上你的嘴。如果和马与她结婚了，之后三云夫妇被逮捕了怎么办？我们还怎么做警察？”

“到那时候再说不就行了。”

“你的想法太肤浅了，我没法跟你沟通。”

“不讲理的是你好吗？”

“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的？”

两人争论起来，和一劝开了他们。

“两个人都少说一句。其他人的意见呢？美佐子，你怎么想？”

被和一点名，美佐子板着脸道：

“我……我同意典和的话。虽然她挺可怜的，但她很难跟和马走下去。”

“和马，你怎么想？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做好准备了。”

那是宣布要进行聚餐的当晚。在走廊上，和一突然问和马，做好准备了吗。和一看向和马，表情与那晚一样凛然。

“这跟当时的情况不一样，爷爷。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小华的家庭我一无所知。”

“那你想怎么做？现在知道了她的家庭，你怎么打算？你不是与她的家庭结婚，你是要跟一个名叫三云华的女性结婚。”

不行的，正常来说，很难和小华结婚。最近几天，小华的父母就会被通缉，自己无法认真地考虑与她结婚。

和马偷瞄了小华一眼，她正满脸愁容盯着地面。她会理解我的吧，和马艰难地挤出一句话：

“我……不能和小华结婚。”

“大哥！”小香尖叫起来，“你在说什么？你要说这种话，那就都完了。撤回！撤回你刚说的话！”

和马低着头，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地刻进肉里，用尽全身力气也不觉疼痛。

和一的声音传入耳中：

“两年前我听阿岩说，这姑娘在四谷的图书馆上班。第二天我就去了那家图书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她。当时我的内心深受震动，她虽然在小偷家族的环境中长大，却努力地想要过正常的生活，我很佩服。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闹腾了这么一遭，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就翻脸不认人。再没有比她更好的女孩子了。”

听到这些，小华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没有这回事……”

“就是啊，爸，你太夸张了，说到底她还是小偷的女儿啊。”

和马觉得典和说的有些过分，反对道：

“等一下，爸，小华没有责任，而且，”正好典和在场，和马有事想问，“关于荒川河岸上发现的遗体，死者的指纹与警视厅数据库中的记

录一致，搜查本部很快就认定死者是立岛雅夫。其实我们被误导了。”

“喂，和马，”典和打断道，“现在不是谈案子的时候。”

“你听我说完。数据库有被人改动过的痕迹，并且黑客用的是你的ID登录的。当然，我相信爸不可能干这种事。但是，有人盗用了你的ID，非法入侵了数据库，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和马，你……”

典和看着这边，和马重重地点了下头，继续道：

“嗯，不错，樱庭典和本人，或是与其关系相近的人篡改了数据。并且，这个人极有可能与小华的祖父遇害一案有着很大的关系。”

典和睁大了双眼。和一双臂交叉，微闭着眼睛听和马继续说。

“我还记得三云岩遇害那天，正是我第一次带小华回家。晚上七点，我们到了家，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开车送小华回月岛，又返回来。要上二楼的时候，被爸爸叫住，进到这间和室。在场的有爸爸、妈妈和奶奶，以及刚从健身房回来的小香，一共四个人。在这里我们开了家庭会议，大家还记得吗？”

无人回应，和马继续说道：

“时间大约是晚上九点半左右。在河岸边被杀害的三云岩的死亡推断时刻是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但是，根据载他到现场的出租车司机的描述，三云岩到达现场是晚上九点半。可以推测，凶手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行凶。也就是说，参加家庭会议的人，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往返于小松川和向岛。”

“和马，你不会……”典和挤出几个字。

每个人都看向和马，除了一个人，坐在正座上的和一。

“我们家中，只有爷爷没有不在场证明。我们当时都以为他在房间里睡觉，但实际上，爷爷恐怕并不在家。我是这么想的，爷爷瞒过众人的眼睛，悄悄地出去了，他去的地方就只有一个。”

“你很厉害啊，和马，”和一眼睛没有睁开，“你是想说，我杀害了

阿岩。为了掩藏他的身份，提前在警视厅的数据库中更改了数据。是吗？”

被和一一问，和马回答道：

“修改数据的应该是爷爷，实际入侵的可能另有其人，但是曾经在警视厅工作的爷爷能很容易地获得爸爸的ID，也清楚爸爸的生日。但我并不认为您杀害了三云岩，您应该与案子有其他联系。”

今天，听到祖父的话，和马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三云岩被害的原因。迄今为止，他遇害的理由都未被查明，或许他的死，与五十年前伸枝被袭的事情有关。和马莫名地如此想道。

和一开口：

“今年七月的时候，我和阿岩像往常一样喝酒，他突然认真地说‘找到了’。”

“找到了？不会是……”

“不错，和马，阿岩找到了当年打伤伸枝额头的凶手。但他不肯告诉我那家伙的真实身份，一定要亲自去做个了结。虽说了结，阿岩并不想要那家伙的命，只是想让他谢罪。如果我也参与其中，一旦被发现，恐怕会牵连你们几个现役警察，阿岩甚至想到了这一点。他以防发生意外，为了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准备借用别人的身份，所以我帮助他，告诉了他典和的ID和密码。”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不可思议的是，那天正好是和马带小华回家的日子。夜里八点刚过，和一的手机收到一封邮件，是三云岩发来的，内容是“就是今晚”。

“我立刻打过去，问他在哪，但他不肯说。我不停地追问，我说我也有权利见证袭击伸枝的凶手，最终他妥协了，告诉了我地点。我瞒着你们，下了楼梯出门。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的腿早就好了，那时已经可以下地走路。

“我坐上出租车，往小松川赶去。为防万一，我在距离地点两公里

远的地方下了车，一个人在黑夜中向那里走去。到了之后，我看到奄奄一息的三云岩。

“我跑到他的身边。阿岩气若游丝，就算是叫救护车也保不住他的命了。我看到他在嘟囔着什么，凑近耳朵，听到他说：‘脸，我的脸。’我懂他的意思，他希望我彻底抹去三云岩的痕迹。不久，他没了呼吸。我拿起旁边的一块大石头，砸向他的脸，一次又一次。意外的是，我没有流泪。确认他的脸无法辨别之后，我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了。”

“也就是说，爷爷，”和马声音嘶哑，将挚友的脸砸成稀巴烂，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三云岩复仇不成反被杀害，您赶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这样吗？”

“是的，和马，就是这样。你要怎么做？逮捕我？以毁坏尸体罪？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办不到，告发祖父，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和一缓缓地说：

“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内容。从此，樱庭家再没有任何秘密。最后，我想对三云华小姐，发自内心地说一句对不起。我没能为伸枝报仇，还让阿岩死得不明不白，请你原谅我。”

和一低下了头。随后，他站起身，走到小华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块灰色的手帕，他把手帕递到小华手里。

“这块手帕，是阿岩的遗物，我到现场的时候，它放在阿岩的口袋里。我认为应该把它交给你。”

手帕上绣着英文字母“M”，是三云（MIKUMO）的M吗？

“樱庭家没有接纳你，这不是你的错，是没有接纳你的人有错。你有一双和阿岩一样的眼睛，以后你要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和一说罢，离开了房间。和马感觉有人站起来。是小华。她快速地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没有发出一点声响，离开和室。

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和马心想，却没有力气追上去，重重地叹

了一口气。

车内广播道，下一站是月岛，小华突然清醒过来。习惯是种可怕的力量，不知不觉小华坐上了地铁的有乐町线。竟然忘记自己已经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列车缓慢地减速，驶进了月岛站。先出站吧。

走到检票口前面，小华停下来在手提包里翻找钱包。糟了，里面装着三个从未见过的男士钱包。刚才在想事情，又不自觉地从车里顺走了别人的东西。走出检票口，小华找到了车站前的派出所。

“我捡到了这个。”

说着，小华把三个钱包摆在柜台上。一个穿着制服，身上有些肌肉的警察睁圆了眼睛，看着钱包。

“这些，都是吗？你在哪里捡到的？嗯……你的姓名是？有份资料需要填写一下……”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啊？哎，你等一下……”

小华撒腿跑出派出所，她想回一次家，于是疾步向公寓赶去。但她并不打算跟三云尊道歉，她只想看看家里是什么情况。三云尊是计划出逃，不知道其他人会逃到哪去。

从樱庭和一那里，小华知道了祖父被害的理由。他找到了袭击伸枝的凶手，复仇不成反被杀害了。但是凶手的真面目仍不得而知，既然是五十多年前的事，那凶手年纪也很大了。三云岩七十六岁身体依然康健，活跃在扒窃第一线。能轻易地打败他，凶手恐怕功夫不凡。

不管怎样，还不清楚凶手的真实身份。小华很想搞清楚他究竟是谁，但祖父已经去世，恐怕很难找到他的下落。只是一想到杀害祖父的凶手还苟活在某个角落，小华就怒不可遏，气得双腿打战。

还有一件事，三云岩怕给家人添麻烦，选择伪装成立岛雅夫，以他的身份死去。案发当晚，樱庭和一赶到现场，毁掉了刚刚咽气的祖父的

面部。小华无法想象樱庭和一的心情，只觉得不寒而栗。

小华来到公寓前面。她站在稍远的地方，集中精神，观察周围的情形。若是有警察在这里监视，小华能够察觉到。站了三分钟，她感觉目前是安全的，松了口气，走进公寓里面。

小华乘电梯来到五十二层，向玄关的大门走去。进门之前，她站住了。好奇怪，没有一丝气息。输入密码，小华进到屋内，眼前的景象令她大吃一惊，屋内空无一物。

脱掉鞋，小华走在木地板上。家具全部被搬走，没有生活过的痕迹。窗帘也被摘掉，似乎即将有新的住户入住一般。

小华看了几个房间，都空空如也。大家去哪里了？已经隐藏了行踪吗？逃得也太快了。

客厅的地板上有东西在闪，淡淡地反射着从摘掉窗帘的窗户外透进来的阳光，是祖父留下的玻璃球。小华蹲下身将它拾起，这时手机响了，铃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突出，回声嗡嗡作响。小华急忙从手提包里拿出手机，将玻璃球装入裤兜之后，她认真地看着手机画面。

收到一封新邮件。

“好慢啊，小华，你在干什么啊？真是的。”

晚上十点刚过，JR有乐町站的站台上人头攒动，几乎都是回家的上班族，喝得脸通红的人分外醒目。小华从等车的人群中挤出来，走向站台的一头，三云家的众人已在这里等候。

“爸，怎么回事啊？你们搬出公寓了？”

“啊，算是吧，不留一丝痕迹是我的风格。”

发来邮件的是悦子，她选的这个地点，有乐町站的三号与四号站台连接处的最前端。三云尊和悦子每人拖着重重的旅行用包，看起来既像是来东京观光的一家子，又像是准备去羽田机场坐飞机启程旅行的夫妻。

“好，这样我们全都到齐了。”三云尊满意地点头，清了清嗓，“呃，这个，大家都知道，由于小华的失误，我们一家人被警察盯上了。所以，我们要先隐藏自己的身份。”

“隐藏身份？去哪里隐藏？我可不想去国外。”

“小华，这时候，机场是最危险的，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监视着。而且，我们五个人一起行动还是太过显眼。所以我想好了，今天开始，我们分开独自生活。”

小华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三云尊微笑着，从包里拿出几个信封，分给其他四个人。小华看了眼信封里面，有几张纸币，和一张驾照。

“这是我的饯别礼物，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假驾照。今天起，不许再用三云这个姓氏，要用驾照上的名字。大家万事小心，提高警惕。”

小华从信封中拿出驾照，上面贴着自己的照片，姓名是铃木花。驾照伪造得十分精巧，没有一丝破绽。三云尊显摆似的说道：

“要找和你一样的名字，可费了我好大的劲呢，小华。这上面的年纪比你大些，但你这么朴素，大几岁也看不出来。”

“独自生活，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去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们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了。”

听到这句话，悦子说道：

“老公，我不能让阿涉一个人，我不能和他一起吗？”

“不行，阿涉是长子，今年都三十岁了，总不能一辈子都跟妈妈撒娇。”

“等一等，爸爸，”小华不假思索道，“奶奶呢？奶奶也要一个人生活吗？这太可怜了吧。”

“老妈的话，她要去养老院。”

“养老院，这么……”

“最近的养老院很不错的，像高级酒店一样。老妈要住的那家也

是。”

说着，三云尊递过一张宣传单，上面印着位于白金台的一家老人院。宣传单上的建筑既时尚又雅致，像是某个国家的大使馆。小华把宣传单塞到三云尊胸口。

“让奶奶去养老院，太可怜了。”

“好了小华。”一直缄默不语的三云松开口说道。她的脸上露出笑容，“我岁数也大了，一起走只会拖累你们，还不如在养老院乐得轻松。今天我去实地看了，感觉挺有意思的。”

这是什么父母啊，小华怀疑起三云尊的本意，就算再被警察追踪，有必要一家人四分五裂吗？一定还有别的办法，让五个人住在一起。

“哎，老公，真的不能帮阿涉想想办法吗？”

悦子担心地说道。小华看向哥哥，他今天也穿着高中时期的藏蓝色运动衣，胸口的号码布上写着两个大字“三云”。阿涉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出过门了。阿涉看着从信封里拿出来的驾照，歪头不解。看到他这个样子，三云尊似乎突然想起来什么。

“阿涉，对不起，实在是找不到符合你的户籍，不好意思。”

小华挪了挪身体，绕到阿涉背后，她看到阿涉手中的驾照上的名字是“凯文田中”。

“阿涉，今天开始你就是凯文了。”

三云尊宣布之后，眨眼间混入了等车的人群中。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毡笔。他的手艺虽不及小华，却也从三云岩那里学过基本技巧。

他微微屈膝，摘下笔盖，在号码布的“三云”二字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又在旁边的空白处七扭八歪地写上“凯文”。写完之后，三云尊满意地站直身子。

“好了，这样就行了。阿涉，不，凯文，现在起你就是凯文，别忘了。”

阿涉一脸复杂的表情，视线落在涂改后的号码布上。远处传来列车进站的声音，是开往品川方向的京滨东北线。乘客下车后，站台上拥挤不堪。三云尊拿起行李箱，说道：

“大家再见，各自珍重。”

说罢，他乘上京滨东北线的电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转眼就看不到他的身影。铃声响起，列车出发了。

“那，我也走了。”

三云松说着，推起面前一个购物用的小推车，离开原地。小华连忙追上去。

“奶奶，你真的要去养老院吗？”

“啊，”三云松脸上露出落寞的笑，“今天我先在朋友那里住一晚，明天去养老院。小华，你要保重哦，我们肯定能再次生活在一起的。”

说着，三云松推着小车远去。小华只能站在那里，目送她乘上电梯。站内广播响起，下一趟电车要进站了。

“小华，到这边来。”悦子呼唤道。

小华折返回来，悦子表情严肃。电车进站发出巨大的摩擦声，悦子用更高的音量喊道：“听我说，你们肯定没问题的。妈妈虽然担心，但也相信你们能渡过难关。阿涉，有什么困难，给妈妈打电话，我立刻给你打钱。”

说完这句话，悦子拉起拉杆箱，挤上了刚刚到站的开往品川·涉谷方向的山手线外环列车。她一直朝这边挥手，但很快被淹没在乘客中。

这父母，也太没责任感了。小华深深叹了口气。丢下孩子自己先跑掉，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山手线列车逐渐远去，小华看到阿涉迈着有气无力的步子走向远处。他的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仿佛要去高尾山徒步一样轻装上阵。

“哥，你要去哪？”

阿涉停下来，看着小华说：

“小华，保重，如果你出事，我一定会去救你的。”

“哥哥……”

阿涉没再说什么，继续走着，不久便消失在等车的人群里，看不到了。

站台上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或是与同事聊天，或是低头玩手机，这些人都有家可归，只有自己无处可去。这样想着，小华只觉得一阵孤独感袭来，在原地呆呆地伫立着，片刻动弹不得。

注释

1．乔治·克鲁尼与布拉德·皮特曾经共同出演的《十一罗汉》是经典的大盗电影。——译者注

Chapter4

爱比身份更重要

“和马，好慢啊，你在干什么？快一点啊。”

和马刚走进厨房，美佐子便埋怨道。典和坐在餐桌旁，边看报纸边吃早饭。

“吃完饭去换衣服。小香还没起吗？”

美佐子坐立不安，担心地说道，并为和马准备早饭。和马坐到椅子上，喝了一口刚端来的味噌汤。美佐子走到走廊，对着二楼喊道。

“小香，快点起来。准备好了吗？”

今天是星期日，早上十点全家人要去车站前的照相馆拍纪念照。算上和一和伸枝，共四个人。美佐子提出在和马结婚之前，要拍一张全家福。所以今天一大早她便干劲十足。

与小华分开已经一年了，樱庭家再未提起过有关小华的话题。针对十年前的卷轴被盗案，警视厅搜查第三科在追捕三云尊和悦子二人，但目前仍未找到他们的下落。三云家的人全都隐藏了行踪，和马也不知道小华在哪生活。

“终于起来了，小香，你不吃早饭吗？”

小香揉着眼睛走进餐厅，没有回答美佐子的话，直接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倒入杯子里，一饮而尽。

“小香，还有一个小时，快点去收拾。”

小香径直走出餐厅。典和一言不发地看着报纸。

表面上生活与以前无异，但是总感觉家人之间有些别扭。以前从未有过的窒息感，如今和马时常能感受到。每个人心中都为赶走小华而内疚，小香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家里几乎很少开口，与典和更是像较劲一样，完全无视他。

半年中，和一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数时间躺在床上。在医院做了详

细检查，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为了照顾他，伸枝每天寸步不离陪在他身边。只有美佐子一个人，努力地想把家里的氛围恢复到往日的状态，每天故作开朗，却收效甚微，徒劳无获。

“和马，你今天什么安排？”美佐子问道。

和马放下筷子回答：

“傍晚见面，一起去买东西。”

“是吗？跟艾米丽问好。好快呀，只剩一个星期了。”

一周后的星期日，和马要举行结婚典礼。另一半名叫桥元艾米丽，比和马小四岁，普通女性。半年前，美佐子极力劝和马去相亲，和马执拗不过，就见了面，对方很中意和马，进展得颇为顺利。今天和马要陪她去购物。

“老公，快点去换衣服。”

看典和放下报纸站起身来，美佐子催促道。典和简短地回答“啊”之后，走出餐厅。美佐子对和马说：

“别看你爸那个样子，他其实特别紧张。最近他在一个人总在练习婚礼的发言稿。”

还有一周就要结婚，和马兴致有所高涨，但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冷冷地说“不过如此啊”。虽然很对不起艾米丽，在自己眼中，除了小华，其他女人都一样。

吃完早饭，和马起身通过走廊，与刚从洗手间出来的小香擦肩而过。当着和马的面，小香却什么都没说，径直走了过去。

对于自己和艾米丽的婚事，小香没有发表过一句意见。她曾经那样极力反对和小华的婚事，后来又突然转变支持小华。

小香远去之后，和马走进洗手间。

樱庭家的清晨一如既往的平静，也一如既往地让人不适。

“服务员，两份A套餐。”

“好的，收到。”

小华从拥挤的店内穿过，走向厨房大声说道“两份A套餐”。说完她拿起抹布，转身去客人刚走的座位上收拾餐具。店内生意红火，电视上播放着赛马的直播，客人们几乎全都手拿着赛马报纸，吃着套餐，眼睛盯着赛马直播。

小华在锦系町的小酒馆“小松屋”已经工作十个月了。她从四谷图书馆辞职后，在都内到处找工作。灵机一动，她想起祖父常来的“小松屋”，来到这里。门口正好贴着“招服务员”的海报，小华对店长提出工作意愿。如店名一样，店长姓小松，人很好，爽快地同意雇用小华。以前都是他的妻子在店里帮忙，结果突发腰痛无法工作，店长那时正为人手不足而烦恼。

营业时间是下午六点到深夜一点，小华来了之后，午餐时间便也开始营业。之前推出的五百日元就能吃饱的套餐，曾经深受附近上班族的好评，他们强烈要求恢复午餐，这才恢复过来。附近有场外马票摊位，每到周末，很多拿着赛马报纸的客人便涌入店内。店长小松也很喜欢赛马，经常陪客人聊得兴高采烈。

“店长，A套餐还没好吗？”

小华从柜台外面向厨房张望，小松正在伸长了脖子看电视上的赛马新闻。他表情尴尬，手上忙着做菜。

“不好意思，小花，稍等一会。”

在这里小华用的名字是铃木花。虽然“华”与“花”汉字不同，但读音相同，小华并没有违和感。自从在有乐町站分别以来，小华再没见过其他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只知道祖母三云松住在白金台的养老院，但还没去看望过她。店里太忙，难以抽出时间，只得一直向后推迟。这次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

“小花，休息一会吧。”

听店长夫人这样说，小花回到厨房稍做歇息。被腰痛折磨的店长夫

人在录用小华之后就专心治病，现已几乎大好。每天会到店里帮忙两个小时。

“小花真是帮大忙了。”店长夫人说道。

小华摇摇头。

“没有，是您帮了我，我差点就流浪街头了。”

“流浪街头，太夸张了。”

说着，店长夫人咯咯地笑起来。小华每天很辛苦，上午陪店长采购食材，十一点半开始午间营业，忙到下午两点告一段落，再马不停蹄地为晚间营业做准备，没多久又到了营业时间。第二天凌晨下班，小华回到附近的租屋，已经筋疲力尽。工作很忙，小华没有空闲想其他事情，反而是件好事。

小华看到有客人拿着账单走向收银台，准备起身，被店长夫人阻止了。

“我去吧，小花你再歇会。”

店长夫人走到收银台，为客人算钱。客人出门的时候，一个男性客人进门，看到他的身影，小华惊得说不出话。

男人身穿运动服，是眼熟的藏蓝色，胸前的号码布上写着“凯文”，是哥哥阿涉。

“哥、哥哥，”小华忍不住跑到阿涉身旁，“怎、怎么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面对小华连珠炮似的提问，阿涉面露难色。店长夫人问道：

“哎呀，是你的熟人？”

“呃、嗯嗯，算是熟人吧。”

“小花第一次有朋友来呢。吃过饭了吗？想吃什么随便点。”

“不好意思，店长夫人。”

阿涉用好奇的表情环顾店内，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光顾站着喝酒的小酒馆。有椅子的席位在柜台处。柜台角落有空座，小华领阿涉坐过去，

两人一同坐下。

“哥，你来干什么？不对，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上班？”

阿涉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抬头看墙上的黑板。

“那个不能点，哥，现在是午餐时间，只有A套餐和B套餐两种。A套餐是盐烤青花鱼，B套餐是金枪鱼块和纳豆。你吃哪个？”

“B。”

“店长，来一份B套餐。”

向厨房大声下完单后，小华问阿涉：

“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上班的？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啊。”

“小华，你没换手机号，所以知道。”

小华觉得麻烦，没有去解约换号，估计阿涉是利用GPS功能，查到自己在这里的。阿涉精通电脑，这点事情小菜一碟。

“那，你来做什么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正在询问时，店长夫人端来套餐，她说着“久等了”，把套餐摆在阿涉面前。阿涉拿起筷子，双手合掌之后开始吃饭。

“怎么样？好吃吧？味噌汤里面的葱花，是我切的呢。”

“嗯，好吃，好久没吃米饭了。”

阿涉像是绝食好几天一般，狼吞虎咽。这一年，他是怎么过的？很难想象阿涉像自己一样出去工作养活自己。果然母亲悦子一直在接济他吧，总之平安就好。看着阿涉，小华感觉见到了放回大自然里一年未见的兔子。

转瞬间，阿涉吃完了，放下筷子，喝光了茶杯中的热茶，站了起来。

“走吧，小华。”

“走？去哪？”

“去奶奶那。”

阿涉说罢，迅速走出了店门。

正巧午餐时间最忙的时段已经过去，小华请了下午的假。两人坐上电车前往白金台。到站后，从站台上就能看到祖母入住的养老院。如宣传单一样，外观雅致，仿佛高级酒店。在前台登记好姓名，两人走进大厅。不知道祖母用什么名字入住的，小华努力地形容，工作人员立刻心领神会。

“啊，是松村吧。松村老人的话，现在在社区礼堂，从这里进去就是。”

换好拖鞋，小华走进了养老院。提出来看望祖母的阿涉，反而缩手缩脚，走得极慢。小华领着他，往里面走去。

里面传来一阵音乐声，礼堂很宽敞，前面设有舞台。一些老人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舞台上的表演。舞台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手拿麦克风，跟随伴奏在演唱《津轻海峡冬景色》[1]。令人震惊的是，那人正是祖母三云松。

小华从未见过祖母唱卡拉OK的样子，站在原地呆了片刻。正要唱第二段副歌的时候，三云松终于注意到这边。她将麦克风放好，走下舞台，来到两人身旁。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刚到，奶奶，好久不见，过得好吗？”

“我挺好的，你们看起来也挺好的，真好啊。”

小华握住了祖母伸出的手。伴奏还在播放，两人静静地握着手，小华感觉被眼眶里的泪水遮住了视线。

曲子结束，坐在台下的老人们，朝空无一人的舞台拍手，掌声稀稀拉拉的。

“奶奶看起来很开心呐，我还是第一次听您唱歌。”

“还行吧，”三云松脸红了，“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很丰富。像是卡拉OK啦、跳舞啦，还有插花什么的。我每天可是很忙的

呢。”

三云松似乎年轻了些。果然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交流，每天都很充实。养老院有专门为来访者设置的茶水间，三云松提议一起去那里喝点茶。正要走时，一位看起来有70多岁的男性穿过礼堂，停在三云松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松村，出大事儿了，阿山又把自己锁在厕所里了。”

“又被锁了？”

“嗯，帮帮忙吧。”

老人说着，向走廊的方向走去。三云松缩缩肩膀，往同一方向跟上去。她边走边说：

“这个养老院有一些老年痴呆的人。那个叫阿山的人也是。他进到厕所以后，就会锁上，出不来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老人们在走廊深处聚集着。三云松一到，老人们自动为她让出路来。小华和她一起进入了房间。房间像是商务宾馆一样明净整洁，一进门就是卫生间，刚才的老人一边敲卫生间的门一边对里面喊：“喂，阿山啊，开开门啊，你在里面吧。喔，松村，你来了啊。”

发觉到三云松来了，老人离开了门口。三云松摘下发夹，单膝跪在门前。小华感觉她的眼神锐利起来。三云松将发夹插进钥匙孔，不到五秒钟就打开了门锁。不愧是开锁大师，一般人学不来的。

“帮大忙了，松村，不愧干了多年的锁匠。”

开锁公司的锁匠，这似乎是三云松此时的设定。老人打开门，进到卫生间里面。从门缝向里看，只见一个老人坐在马桶上，下半身什么也没穿。小华不由得尖叫着跑出了房间。

房间外面，阿涉无所事事地站着。三云松走出房门，问道。

“话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阿涉提出要来的。只见他把手伸进运动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

“奶奶，明天上午十点，我在这等着你。”

阿涉说完，大步流星地走远了。看看祖母的手中，他递过来的纸片上画着路线图。小华匆忙追上去。

“哥，怎么了？好久没见奶奶了，再多待一会嘛。”

“没时间了，下一个是妈妈。”阿涉目视前方，说道。

“妈在这种地方吗？”小华停下脚步，问道。

两人来到中目黑山手大街上的一家二手车店。这家店只处理高级进口车，从玻璃窗向里看，排列着好几辆豪华车。小华对车子不熟，只知道大概是法拉利和保时捷一类的车。

两人走进店内。地板闪闪发亮，纤尘不染。两人正在踌躇时，一位年轻的男店员走近。

“欢迎光临，今天想看看什么样的车？”

男店员看上去外表轻浮，措辞却很礼貌，毕恭毕敬。不过，能感觉到他内心有一丝轻蔑。这也无可厚非，一个是小酒馆的打工妹，对车完全不感兴趣，另一个是还穿着运动服的男人，简直像是走错了场地。

“这两位是找我的客人。”

迎面走来一位女性。不错，正是母亲悦子。她身穿藏青色制服，后背挺得直直的。悦子对男店员说：

“交给我吧。”

“我知道了。”

男店员走后，悦子小声道。

“好久不见了，你们两个。阿涉，妈可担心你了，你怎么都不联系我？你怎么生活的？有没有好好吃饭？”

阿涉没有回答，盯着旁边的一辆正红色跑车。它的价格相当于一套房子。

“小华你看起来也挺好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可以一个人生活。”

毫无责任感的母亲。小华内心很愤慨，但她从小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没有特意说出口来责备悦子。

“主管，打扰一下，”男性店员跑到悦子身边，“大野先生来了，怎么办呢？”

“大野先生……知道了，我来应付。你们，等我一会好吗？”

悦子说完，快步向店门口走去。一位五十多岁、身材较胖的男人走近她。小华心想，短短一年时间，悦子就能做到主管级别，业务能力真让人佩服。

悦子引导名叫大野的男人往商品陈列室的深处走去。小华看到大野一脸色眯眯的样子，完全拜倒在悦子的石榴裙下。真可怜，小华不由得对这个陌生男人心生同情，仿佛在看一只面对狮子的斑马。

我就知道！小华发现了决定性的瞬间，悦子伸手从大野屁股兜里抽出钱包，然后迅速将钱包藏在背后。待会估计会假装去洗手间，把钱包掏空，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他吧。拿走他的钱，再让他买昂贵的进口车。真让人觉得惨不忍睹。

“这台车是玛莎拉蒂Gran Turismo。双车门，车内空间很宽敞，可以乘坐四位成年人。您可以坐在驾驶席感受一下。”

阿涉没有理会男店员的话，向陈列室的深处走，小华追在后面。

悦子正与大野谈笑风生。阿涉从背后拍拍她的肩膀，悦子转过头来。阿涉递给她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与刚才递给祖母的一样。

“明天上午十点，我在这里等你。”

阿涉说完，走出陈列室，认真地嘟囔着。

“下一个，下一个是……”

“我知道，是爸爸对吧。”

阿涉点了一下头，沿着山手大街向远处走去。

两人来到位于后乐园的东京巨蛋。在售票处买好当日券，两人走进

东京巨蛋。小时候，三云尊带自己和阿涉来过这里，两人轻车熟路地沿通道走着。

两人来到看台上。星期天的日间比赛进行到第七回合，巨人队比分大幅领先，已提前锁定胜局。

三云尊坐在一垒那一侧的一层看台。阿涉似乎知道三云尊有指定席的年票，找到他没花太大功夫。看到二人，三云尊高声说道。

“喔，你们过得好吗？”

他似乎刚喝过生啤，脸红红的。三云尊身旁坐着一个女孩，一头棕发，挽着他的胳膊，看上去比小华年轻，刚满二十岁的样子。

“爸，你过来一下。”

小华拍拍三云尊的肩，走上台阶，三云尊和阿涉跟在后面。走出通道，小华回头道：

“爸，那个女孩是谁？”

“嗯？哦哦，那个女孩啊。我们只是位子偶然在一起，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骗人，那个座位，你不是买的指定席的年票吗？怎么可能偶然坐到一起。她到底是谁？”

“小华，你不要露出这么恐怖的表情嘛，我们父女好不容易相见了。”

“我去跟妈告状，她如果要杀了你，我可不管。”

“别别，饶了我吧，阿涉，啊不是，凯文，你快说点什么。”

阿涉丝毫不理会，看着其他地方。三云尊一脸迷惑地说。

“呐，你们俩，要不要吃热狗？”

“不要，反正又是偷来的吧。我们又不是孩子，用吃的就能哄好。”

“是吗？那阿涉，啊不是，凯文，好像很想吃哦。”

阿涉视线的尽头是小卖店，比赛正好进行到两个回合之间的休息时间，小卖店门口排起了队伍。

“哥，你想吃热狗吗？”小华问道。

阿涉点了一下头：“嗯，还想要可乐。”

“我一会去给你买，等我一下。爸，那个……”

“都说了表情不要这么恐怖嘛，你生气的样子和悦子一模一样。不过看你们俩还挺好的，比什么都强。我担心你们啊，这一年都没睡过一次好觉。”

“又骗人。”

“没有骗人，尤其是你，小华，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啊。你现在怎么生活？做这个吗？”

三云尊弯起右手的食指，小华叹了口气，反驳道。

“我有正经工作，别把我和你混为一谈。”

小华解释说，自己在锦系町的小酒馆从早忙到晚，认真工作。现在作为“小松屋”的店员，不仅干起活来得心应手，而且还成了店里的看板娘，招揽了很多常客。听到小华的话，三云尊交叉着胳膊满意地说：

“这才是我的女儿，了不起啊，小华。你是不是这么计划的，等那对老夫妻两眼一闭，就把店夺过来？虽然是长期作战，但还不赖。这一招叫作寄居蟹，悦子年轻的时候经常用的。”

“我才没有这么想。”

只要跟三云尊说话就会头痛。他向来如此，总在不经意间带偏说话的节奏。但小华意外地觉得很怀念。

“总之你赶紧和那个女孩断干净，不然我真的会跟妈妈告状的。”

盯着小卖店看的阿涉回过头，递给三云尊名片一样的纸片。三云尊茫然地低头看着纸片。

“明天上午十点在这里集合。走啦，哥。”

小华替阿涉转告之后，向小卖店走去。阿涉小跑着跟上，在门前排起队。

有很多醉酒的客人，趁哪个人不注意的时候偷走他刚买的食物，再

回看台。如果有这个心思，十秒钟就能偷五六个热狗。

不行，不能想着去偷，这样和爸爸有什么区别。小华正在内心警示自己，阿涉在旁说道：

“明天，小华你也要来。”

“我也去？可是上午我要采购。”

“不行，你不来的话，就没法开始了。”

阿涉的表情似乎有一瞬变得很认真，但看向他的侧脸，仍与平时一样有气无力。究竟怎么了？阿涉召集家人是为了什么？

小华怀揣疑问，继续排队。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啦。”

下午五点，桥元艾米丽出现了。两人相约在新宿一家百货商场一楼的咖啡馆见面。那刚好有露台，天气又好，和马坐在外面的位子等她。

艾米丽身穿粉红色衬衫和白色裙子。大学期间，她做过女性杂志的读者模特，美貌出众。她的面部轮廓具有立体感，再加上艾米丽这个名字，常被误认为是混血儿，其实她是纯粹的日本人。她目前在银座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内勤，结婚后也打算继续工作。

“怎么样？点喝的吗？还是出去？”和马问道。

刚坐在椅子上的艾米丽立刻起身。

“走吧，和马，一会再喝东西。”

付过钱后，两人回到百货商场。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商场人声鼎沸，全家出门的尤其显眼。两人坐电梯来到八层的男装卖场，准备买一件和马结婚当天穿的衬衫。

和马最近下班之后都会赶去举办婚礼的酒店，跟婚礼策划师商量进程。他现在深刻理解到举办婚礼原来是如此不容易的事。现在万事俱备，只等一周后的正日子。和马准备了两身礼服，艾米丽提出要帮他搭配白衬衫，两人就约好来到百货大楼。

到了八楼，两人逛了几间店。艾米丽已经看好的衬衫款式，却迟迟没有找到。和马平时上班就穿西服，但不怎么执着于品牌。对他来说，西服是消耗品，不管价格高低，穿着舒心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很少踏足高档服饰店铺。

“版型还好，有没有那种更有光泽感的？”

“那么，这件如何？剪裁比较修身，是我们店的推荐商品。”

和马没有听艾米丽与店员的对话，出神地望着店内。下周就要结婚了，他心里却一点也没有实感。美佐子逼着自己相亲，想着给她一次面子，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去见了艾米丽。相亲现场的艾米丽面容姣好，气质上佳，但和马觉得她与自己这样的警察不太相配。没想到回家之后，美佐子转告了艾米丽的意向，说想再见一面，和马很是讶异。

第二次见面是两个星期以后，两人约在惠比寿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和马再次震惊，艾米丽居然与前辈卷荣一是表兄妹。艾米丽自小就常常出入卷荣一家，嫁给警察是她的梦想。听到她这样说，和马心想，还有这样奇特的女孩。如果自己是女性的话，绝对不会想嫁给警察。

艾米丽一直希望能在二十五岁前结婚。今年，她正好二十五岁，亲戚介绍过很多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艾米丽觉得和马既是崇拜已久的警察，又是表哥的同事，简直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试穿婚纱的时候，和马也在场目睹过几次。艾米丽身穿婚纱的样子很美，像是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婚礼当天艾米丽要换两次装，每一套都是华丽的裙装，不穿和服。要是小华的话，结婚会要求穿和服吧，她的母亲悦子就很适合和服，她也不会差吧。和马一边想着，一边看艾米丽试穿。

尽管很对不起她，和马还是常常下意识地拿她与小华比较。比如吃饭，与艾米丽去的多是高级餐厅，周末如果不提前预约就没位子。但与小华去吃的大多是小酒馆的烤鸡肉串，或是五百元的拉面，回转寿司也去过很多次。并不是说艾米丽品位更高，只是觉得比起餐厅的那些精致

菜品，自己更适合吃五百日元的拉面。

“那就这件吧，和马，你觉得呢？”

听到艾米丽的呼唤，和马回过神来。似乎已经决定好买哪件衬衫了。店员插话说着“请让我量一下尺寸”。和马立正站好，店员手拿量衣尺测量着自己从肩膀到腕骨的长度，自己不经意地扫视橱柜里的商品。他的视线被定住了。

橱柜里摆着皮包和钱包等饰品，柜子顶上放着几枚手帕。和马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件。和马心想实在太像了，好像那块手帕，祖父樱庭和一从三云岩那里拿走，当作纪念的灰色手帕。

“接下来是脖围……啊，顾客，请您不要动。”

和马没有理会店员的话，走进橱柜，从上面拿下那块灰色手帕，越看越像。和马拿着它，问身后的店员。

“有件事想问一下，这个手帕，可以绣首字母什么的吗？”

“呃，嗯，我们有这项服务，需要另外加钱。”

“这个手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售的呢？”

“这个，我想想啊，我记得是从今年春天开始出售的。”

三云岩遇害是一年前的事。现在是十月份，他有同样款式手帕的可能性为零。但是，和马内心仿佛扎了一根刺，有件事让他在意得不行。手帕和刺绣在他的内心中形成一个问号，不断膨胀起来。

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跑出店外。他拿出手机，从通讯录找到一个联系人，按下了拨出键。所幸，对方很快接听了。

“好久不见了，我是樱庭。”

“喔，是你啊，”电话那边传来男人的声音，是小松川警署的荒川，“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嗯，托您的福。”

荒川还在继续调查小松川的案子。尽管从下游的小屋里发现了被害者的血迹，但认定是死去的流浪汉的罪行，证据太过单薄，缺乏说服

力。案子搁浅的可能性极高，半年前荒川在电话中就说过了。

“所以，什么事？”

“我想求荒川先生您帮忙，可能要麻烦您费点力气了。”

“跟那个案子有关？”

“是的，有件事想请您暗中帮我查一下。”

阿涉指定的地点是西新宿的一栋塔式大厦的25层。这里分布着很多公司，电梯里多是男性上班族的身影。阿涉给的纸片上写着南区A5。下了电梯，比对着路线图走到南区A5，面前有一扇门。小华看看手表，正好是约定的十点整。小华拧开门把手，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宽敞的办公室，大约有篮球场地大小，没有摆放物品，感觉更加空旷。屋子里只有几张办公桌和椅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阿涉坐在一个椅子上，像平时一样穿着运动服。

“其他人还没到吗？”

小华说着，往窗边走去。阿涉指着她的背后说：

“奶奶来了。”

“哎？”一回头，三云松站在身后，脸上笑眯眯的。“奶、奶奶，你什么时候在我身后的？”

“你出电梯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你啦，小华，你的直觉是不是退化了？”

小华丝毫没有察觉。不是我退化了，而是奶奶太厉害。这样想着，门打开了，三云尊和悦子到了。三云尊环视了一圈，交叉着胳膊说：

“这是什么地方？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企图？先说好啊，我们也很忙的。再说了，被别人看到我们聚在一起是很危险的。快点说事情吧，小华。”

“不是我，是哥哥。”

“嗯？阿涉，啊，不是，凯文叫我们来的？”他眯起眼看着阿

涉，“怎么回事啊，凯文？你说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你能随意用这间办公室？”

阿涉操作着面前的电脑，答道：

“这间是我租的，算是我的公司。”

“你的公司？说什么呢，凯文？”

“是真的，不过是个皮包公司，我在都内还有几处房产。”

阿涉一脸认真，看不出是在说谎。悦子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问道：

“阿涉，什么情况？说得简单点，让妈妈也能明白。”

“呃，那个……”

阿涉结结巴巴地开始解释。根据他的讲述，阿涉将从事黑客得到的情报卖给企业和政府来赚钱。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股票和外汇来增值财产。他在家里闭门不出的十多年里，一直在做这些。

“阿涉，你有多少存款？”

被悦子问到，阿涉伸出一个手掌，说：“大概这些”。

“五千万日元？”

“不是，大概五亿。”

“五、五亿！”悦子目瞪口呆，旋即抱住阿涉，“太棒了，阿涉你真厉害！妈妈就知道你是个能干的孩子。搞不好你比爸爸还有钱哦。”

三云尊脸部抽搐，反驳道：

“别、别说傻话，五、五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存在海外金库里的名画，市场价加起来比这个多。不过，以他来说，还是很不错的。阿涉，啊，不是，凯文，你叫我们来干什么？不会是专门炫耀你的办公室吧？”

“稍等一下。”

阿涉说着站起身，按下了墙边的几个按钮。百叶窗自动关上，与此同时，天花板上降下来一片银幕。阿涉回到座位上，又点了几下电脑，

银幕上出现一张建筑物的平面图。

“这个会场是东京帝国酒店的朱雀阁，位于二层。当天会有四百人到场。”

不懂。小华完全不懂银幕上的平面图意味着什么，其他人也一样歪着头。三云尊代表大家问道：

“喂，阿涉，完全不明白啊。什么事都要讲顺序，从头开始简要地说明一下。”

“就是说，下个星期天，樱庭和马的结婚典礼将在这里举行。小华你去偷，我们来协助你。”

什么？小华感觉后脑受到一记闷棍。刚才，哥哥说和马要办婚礼，也就是说，阿和要结婚？和谁？而且，偷又是……

悦子插言道：

“哎，阿涉，偷是什么意思？偷什么呢？”

“还用说吗？”阿涉泰然自若地说道，“当然是新郎了。小华要去偷那个当新郎的警察。”

大家沉默许久。小华没有理解阿涉的意思，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银幕上接连闪现着不同的画面，平面图之后是酒店内部，之后是若干张的豪华宴会厅照片。

“喂，阿涉。也就是说，樱庭家那小子，和小华分手还不到一年，就要和别人结婚了吗？”

三云尊愤怒地问道，阿涉回答：

“嗯，是的。我是偶然得知的，大概一个月以前吧，我在街上闲逛，偶然发现了樱庭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查了一下才知道，那两人要结婚了。”

“等下，哥哥，”小华忍不住打断，“怎么回事？哥哥你见过阿和吗？我好像没有介绍给你啊。”

阿涉低下头回答：

“对不起，小华。其实我瞒着你，黑进过你的电脑，在那里面有你们的合影，所以我认得樱庭的脸。”

阿涉连妹妹的电脑都黑？小华的电脑里保存着很多照片，那是两人去旅游的时候，用数码相机拍的。本以为哥哥阿涉是安全无害的男人，到底还是三云家的人，继承了没常识的基因。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偷新郎呢？完全搞不懂。”

“因为，小华，你现在还喜欢着樱庭吧。”

和马要结婚了。小华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甚至听到了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她尽量隐藏动摇的内心，假装若无其事地说：

“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当真这么想？”

“当然啦，说什么呢，哥哥。不要再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分手还不到一年，和马就要结婚了。他要和什么样的女人结婚？为什么不到一年就结婚呢？小华心中的疑问不计其数，这种强烈的心情，令自己羞愧不已，因为她察觉到内心的嫉妒正在不断膨胀。

“多管闲事，哥哥。你以为我会开心吗？”

“对不起，小华。”阿涉坦率地道歉，“但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你幸福。我们全家都是小偷，是双手沾满罪恶的小偷。但小华不一样，你是无辜的，所以你一定要幸福。”

“哥、哥哥……”

没想到阿涉竟为自己考虑到如此程度，小华胸口一热。瞬息她冷静下来，冷淡地说道：

“我回去了，还有工作，我可是很忙的。”

小华向门口走去，抓住门把手，下定决心正要转动把手的时候，背后传来了三云尊的声音。

“等一下，小华，话还没有说完。”

“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挺有意思的嘛，”三云尊手指搓着下巴说，“从结婚现场把新郎抢走，没有比这更爽的事了。要是成功的话，一定能在三云家的历史上留下姓名。简直能与达斯汀·霍夫曼[2]比肩呐，小华！”

“我又不想青史留名。”

“挺好的呀，小华。”

悦子突然插话道。她的表情生气勃勃，眼神熠熠生辉。小华见过她这样子，这是她在餐桌上讨论偷盗计划时会露出的表情。

“太有趣了，以前偷的不是宝石就是现金，还没有从婚礼现场偷过新郎呢，这事很值得去做。”

完蛋了，小华在内心叹气。一谈到偷东西的话题，就收不住激情，三云家的人本就是这样。偷什么、怎么偷，他们二十四个小时就只会考虑这件事。三云尊和悦子已经如此起劲，看来只能靠她了。

“奶奶，你快说说他们，他们脑子里只有偷。”小华说道。

三云松笑道：

“我也觉得挺好的。”

“连、连奶奶也……”

“小华，你摸着自己的心，好好想想。只要你能幸福，奶奶不管什么门都愿意为你开。”

“不错，”三云尊说道，“老妈，你有时候讲话也很有水平嘛。是啊，小华，你好好想一想，那是你深爱过，想和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啊。那我们只有把他偷来了。坐着等也不能改变什么，偷盗或许将会改变什么，小华。”

三云尊的话，祖父三云岩也讲过。不去偷就不会改变。的确如此，但是从结婚典礼的现场偷走新郎，太羞耻了，怎么可能做得到。

“别闹了，我绝对不会参加的。求你们了，不要自作主张。”

小华说着，转动把手。三云尊满不在乎地对众人说：

“别看她嘴上这么说，心里肯定想干的。怎么办，悦子，没时间

了，要快点制定计划。喂，阿涉，啊，不是，凯文，再把平面图给我们看一下。”

“老公，樱庭家的婚礼，出席的都是警察吧！”

“好像是啊，越来越有趣啦，从全场警察的婚礼上偷走新郎。我们三云家的人就是这种类型，难度越高越来劲。”

小华不理会热情高涨的一家人，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的她满心不安。他们是专业的，一定会做好周密的计划。要怎么阻止他们呢？

话说回来，和马真的要结婚了吗？小华心想。她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他，却又不能自已地想起。

“那我先走了。”

和马说着在玄关穿好鞋子。美佐子在身后说道。

“路上当心点，一会在酒店见，我们也马上出门。”

“知道了，妈。”

终于到了婚礼当天。和马丝毫不紧张，而是以再平常不过的状态迎接这一天。无论要不要结婚，案子照常发生，和马一周都在办案，每天忙到天明，几乎没有空闲思考婚礼的事。

走出玄关，只见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门外。仪式当天，酒店会提供这项服务，乘坐豪华轿车将一对新人送到酒店。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轿车的后门处，身穿深红色制服，似乎是司机。他略带紧张地低下头，打开后座的车门，动作有些笨拙。和马推测他可能是个新人。

和马坐到后排。内部空间很宽敞，皮质座席散发出高级感，座椅后面都装有一个小型液晶电视。年轻的司机打开驾驶席的车门，坐了进来，准备开车。

看了看手表，刚过早上八点。之后，车子要去御茶水的住所接艾米丽，接上她之后再前往有乐町的酒店。预计到达酒店的时间是九点左右，仪式在十一点开始。

婚礼定得匆忙，还没有做好婚后生活的准备。本打算周内选个时间去区政府提交结婚申请，两人先暂时住在自己家里。然后在年内租一套公寓。婚礼、领证什么的，对和马来说不过是形式，生活在一起才算是正式结婚。

车子剧烈地摇晃。司机似乎不熟悉驾驶，车体在转弯时猛地向右偏。车子还在向岛的住宅区中行驶，可能是道路太窄，速度很慢，能感受到司机很紧张。

车子在等红灯。豪华轿车的车身较长，坐在后排感觉距离驾驶席很远。绿灯亮起，车子发动起来，准备左转。

方向盘打早了吧，和马心想。普通的车子还好，车身这么长的轿车，恐怕转不过去，毕竟内轮差和外轮差有差异。

“师傅。”

和马叫道，但为时已晚。车身左侧碰到路边的围栏，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车停了下来。

打开车门，和马下来，绕到左边看看车身。蹭得不轻，刮花了很大一片。年轻的司机下车，一脸苍白地看着被剐蹭的地方。

“没事吧？换我来开吧？”

“不、不用，我没事，请上车吧。”

和马满是不安，路程还长，他担心司机的精神状态。要是他因为高度紧张，再搞出更大的车祸怎么办？与艾米丽碰面后，还是乘电车去酒店比较稳妥。

和马只好坐回后座。刚坐下，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旁边竟然坐着一位女性。

“和马，过得好吗？”

“为、为什么，在这里……”

三云悦子掩嘴笑着。她身穿紫色和服，头发梳了上去，露出白皙的脖颈。

“不要问这么蠢的问题。话说，你要结婚了啊，和小华分手还不到一年，你过得挺快活嘛。还是说只要能结婚，你根本不在乎对方是谁？”

和马看向驾驶席。车里闯入了外人，司机却不为所动，依旧握着方向盘。什么情况？为什么三云悦子会在……和马满头雾水，究竟发生了什么？

“哎呀，讨厌，是蚊子吗？”

三云悦子蹙眉。

“蚊子吗？”

“是啊，不应该啊，都十月份了。”说着，她的视线像是追着蚊子的踪迹，在空气中乱转。“哎，看不见吗？和马。”

和马定睛并未发现蚊子。三云悦子从膝上的手包里，掏出一小瓶喷雾，准备向空气喷去。难道是便携型杀虫剂?

突然，三云悦子的手朝向和马。他突然想起青山的珠宝盗窃犯。那些外国人说自己在立体停车场被人夺了珠宝，正是被喷了类似安眠药的东西。莫非——

一团白色的喷雾喷到脸上。和马闭上眼睛之前见到的最后景象——是雾气后面三云悦子妖艳的笑脸。

糟糕透顶，我究竟来干什么啊？

小华一个人站在东京帝国酒店的一楼大堂。整整一周，她完全联系不到其他家人。电话不通，邮件不回。她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周。昨天晚上，突然收到母亲悦子的邮件，上面简洁地写着“执行计划，早上九点，东京帝国酒店”。小华本想无视，但又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思前想后，她还是来到了酒店。

和马是真的要结婚。刚才到二楼俯瞰一眼会场，的确是樱庭家在举办婚礼。朱雀阁的入口写着“樱庭家”三个字，结婚对象好像姓桥元。

时间是九点十五分。小华始终攥紧手机，一声不吭。这时，一位女性跑着穿过大堂，小华下意识地躲在了柱子后面。是小香，她穿着和服，仍然步伐矫健，大步迈上了楼梯，往二楼跑去。她的表情十分认真，惹人在意。

出什么事了吗？小华从柱子后面探出身子，目光追寻着小香的身影。婚礼当天早上，新郎的妹妹如此火急火燎，小华越想越不对劲，决定上二楼看看。

或许时间还早，酒店里人迹稀少。今天有三场婚礼在此举办，能够瞥到一些新人的亲戚和客人们。小华瞧着穿着黑色衣服的酒店服务员从一扇门里走出。

小华接近那扇门，上面写着“STAFF ONLY”。她一边留意周围的情况，转动把手，但门上锁了。她摘下发夹，后背靠在门上，一只手将发夹插入钥匙孔，打不开。祖母教过简单的开门方法，小华觉得无聊都没有听。那时候真该认真听祖母的教导啊，可现在想这些也于事无补。

猛然感觉有人靠近，小华慌忙将发夹抽出。不知何时面前站着一位清洁工。

“奶、奶奶！”

三云松身穿浅蓝色制服，头戴白色帽子站在那里，怎么看都是兼职的清洁工打扮。

“我看你好半天了，一扇破门就把你难成这样，你还嫩得很呐。”

“奶奶，大家在哪？”

“谁知道呢，是小尊让我守在这里的。”

三云松说着，摘下发夹，插进了钥匙孔，不到五秒门开了。

“开了，小华。”

“不愧是奶奶！”

小华看了一眼周围，侧身溜进了门内，祖母跟在后面。门的这面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旁边有几扇门。小华注意到其中一扇门，似乎是服务

员专用的更衣室。

所幸更衣室没有锁门。小华推开门确认里面没人之后，走了进来。进门处有一个架子，上面挂着刚从洗衣店送回来的制服，她开始寻找符合自己尺寸的。

小华迅速脱掉衣服，穿上了深红色制服。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次性口罩，戴在脸上。她将换下来的衣服塞到空的存衣柜里，一并把手提包也塞了进去。之后，小华与三云松一起走出更衣室，回到了二楼大厅。

“奶奶，您真的什么都没听说吗？”

“啊，但是小尊他们已经出动了哦。不过这个酒店真是豪华啊，换装成清洁工也不能放松警惕。我先藏起来了，出了什么事我会去救你的。”

三云松说着向大厅走去。小华环顾四周，接下来怎么办呢？正在犹豫时，她看到一个男性工作人员穿过大厅，脚步飞快，看起来有些慌张。小华决定追上他一探究竟。

工作人员消失在大厅深处的一扇门里，那似乎是朱雀阁的后门。这里有几间休息室，参加婚礼的亲友们都聚在这里聊天，很是热闹。工作人员进的是樱庭家的休息室，小华在门口停下。好在门敞开着，能听到里面的对话。

“所以说，和马还是下落不明吗？”

声音充满不安，小华听出是樱庭美佐子的声音。回答的人是一个从未听过的男人声音，估计是刚刚跑进去的酒店工作人员。

“呃，是，还没有到。”

“太奇怪了，和马上了去接他的车，我内人都看到了。”

现在是樱庭典和在说话。男人惶恐地回答：

“我们酒店并没有这样的迎接服务，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小华大概听明白了。和马坐上了去接他的轿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用说是父亲他们干的好事。当初说是从婚礼上偷新郎，现在居然在婚

礼开始前就把人扣押了。的确像是三云尊能想出来的主意。但是……小华在内心气愤地想，哪里是偷，简直是绑架、监禁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新娘已经到了吗？”

“是，刚刚到了。”

“老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也只有等了。距离婚礼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不会被卷进什么案子了吧？”

“不清楚，但是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一个警察在结婚当天下落不明，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现在我们只能等他。”

“我们也在酒店里找找看吧。”

感觉到工作人员要出来，小华离开了门口。迎面走来一位和小华身穿同样制服的女性。对不起了，小华在心中默念，故意擦肩而过，从她的胸口取下了名牌，转瞬戴在自己的胸前。名牌上写着“铃木”。我终究不是三云华，最后还是要成为铃木花啊。

接下来怎么办呢？小华一边苦思冥想，一边沿走廊走着。

睁开眼睛，和马发现自己置身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他迷迷糊糊地想要起身，才意识到自己被捆住了。他坐在椅子上，双手和双脚都被绑住。

还记得在轿车里被三云悦子喷了类似安眠药的东西。和马四下环顾，这里像是酒店的一个房间。床边的数码时钟显示，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他晃了晃身体，却纹丝不动。

“哎呀，你醒啦，和马。”

三云悦子出现。她丝毫不打怵，表情平静。

“三云太太，你打算做什么？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吗？”

“被你骗得好苦，”三云悦子伸过手来，摸着和马的下巴，“长得这么可爱，却偷偷地收集了我抽过的烟头，到底是刑警啊，不愧是小华看

上的男人。”

是在翻旧账吗？的确，如果没有那次DNA鉴定，三云家现在会过得很安稳。

“没办法，我是警察，我不可能放走眼前的犯罪者。”

“说的也是，旧事就不提了。今天把你带来，是有重要的话要说。”

和马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进来的是三云尊，他直直地看着和马，坐在床上。

“这是要干什么？你们二位在想什么？”

“接下来我来提问，”三云尊突然开口道，“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明白了吗？第一个问题，你现在仍然爱着三云华吗？”

“什么意思？请放我出去，今天我……”

三云尊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的，今天你要举办婚礼，这点事情我们都知道的。好啦，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快点回答。你现在仍然爱着三云华吗？”

莫名其妙，但如果不回答也不会有什么进展，虽然不知道被困地点，但应该是在都内吧，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赶到酒店。

“不、不是。”

和马回答。三云尊站起身，挡在和马面前。三云悦子在他身后抱着胳膊。

“第二个问题，你从心底里爱着你的新娘桥元艾米丽。”

“是，当然了，所以我要和她结婚啊。”

“不要说多余的话。第三个问题，如果三云华和桥元艾米丽同时向你求助，你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桥元艾米丽。”

“是。”

“我问完了，”三云尊重新坐到床上，跷着二郎腿，“我们三云家的人，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眼睛，就能读懂他的心思。我没骗你。谁心里有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刚才问你的三个问题，你都说谎了，对吗？”

“看穿谎言？这么荒唐的……”

“回答我，你说谎了吗？”

和马无言以对。三云尊说得对，现在他依然爱着小华，不可能忘记她。两人最后一次单独见面，是在小华工作的图书馆附近的咖啡馆。分别的时候，她用熟练的手法拿走了自己的钱包，那个笑脸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现在也无法忘怀。和马第一次见到她那样落寞的笑容。

“你不否认，就等于是承认了。呐，悦子。”

“是啊，”三云悦子抱着胳膊回答，“和马，你现在还喜欢她吧？嘴巴可以骗人，但眼睛不会。不要小看我们三云家的人。”

和马沉默不语。于是，三云尊说道：

“呐，我有个主意。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很有钱的，比你想象的有钱。我主要的资产都在海外的账户里，而且还在海外有好几处房产。”

我猜也是，和马心想。三云尊所以能骗过警察的眼睛，与他藏匿财产的地点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国内保管资产风险太高，只能把眼光投向海外。

“然后呢，你想不想舍弃现在的自己？将一切全都抛诸脑后。警察的职业也好，樱庭家的家世也好，全都放弃。你就这样子去机场，和小华一起出国。先去夏威夷比较好，我在那里有一套度假用的别墅。怎么样？主意不错吧？”

面对这样没头没脑的话，和马无语了。就这样去机场，和小华在国外生活。如果真的可以，那也太轻松了。但是冷静地想想，怎么可能办得到呢？马上要举办与桥元艾米丽的婚礼，抛下一切逃到国外，和马做不到。

这时，三云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手机，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屏幕。那是和马的手机，应该是趁和马睡着的时候抢走的。三云尊歪着嘴角笑道：

“从刚才起，你的电话都快打爆了。你这个新郎不见了，联系你也

很正常。我看看这次是谁？荒川？”

是小松川警署的荒川。他不知道今天和马要结婚，估计是案子有了进展。

“求你了，我可以接那个电话吗？”

“不行，快点决定，你要怎么办？”

“求求你，这个电话和你们也有关系，这样也不行吗？”

三云尊歪着头，与三云悦子视线交流之后，站起身来。他按下接听键，将手机拿到和马耳边。里面传来荒川的声音。

“樱庭吗？是我，荒川。你拜托我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谢谢你，那结果是？”

“啊，小松川警署的搜查员没有人符合。然后是警视厅的搜查员，其中有一名符合的，他的姓名是……”

和马听着听着，慢慢说不出话。怎么会——

“喂，樱庭，你在听吗？”

“呃、嗯。荒川先生，我欠你一个人情，这下案件或许能解决了。”

“案件？你……跟我解释一下啊。”

和马转过头去，耳朵离开了手机。看到他的动作，三云尊将手机放回上衣口袋里，说道：

“案件是什么？而且你说跟我们也有关系，究竟怎么回事？”

“嗯，”和马调整好呼吸，“找到杀害二位的亲人——三云岩的嫌疑犯了。”

“你说什么？”

三云尊倒吸了一口气。和马继续道。

“而且，嫌疑人就在今天婚礼的宾客中。”

“找到杀害老爸的凶手了？喂，凶手是谁？喂，回答我！”

三云尊勃然变色，晃动和马的肩膀。和马平静地说：

“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

“是谁？杀害老爸的凶手是谁？喂，快说啊！不说的话……”

“能先帮我解开这个吗？”和马低头看看捆绑自己的绳索，“我发誓绝不反抗，而且我也不是你们两位的对手。”

三云尊用思忖的眼神瞧着和马。终于他点点头，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小刀，一点一点割断了绳索。和马的手脚终于可以活动，他舒了一口气。

“所以，凶手是谁？”

“在此之前，请告诉我这是哪里。”

床头的数码时钟显示九点四十五分。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婚礼就要开始。三云尊笑着回答：

“别担心，这里是东京帝国酒店本馆十五层的房间。五分钟内就能赶到朱雀阁。”

和马站起来，走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一条缝。确实如此，楼下不远处是山手线的铁轨，对面就是东京站。

“还缺少决定性的证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杀害三云岩的凶手，与伤害我的祖母的暴行不无关系。”

“你的祖母？你奶奶怎么了？”

“小华什么都没和二位讲吗？”

三云尊歪着头，三云悦子也做出同样的动作。和马只好向二人解释樱庭和一与伸枝以及三云岩的不解之缘。本以为能简单地说清楚，结果花了七八分钟。这会儿应该前往婚礼的休息室了。

“还有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说。”听完和马的讲述，三云尊自言自语道。

三云悦子接着说道：

“我也没听说过，不过还是不要告诉婆婆比较好吧。自己的丈夫，为了给曾经喜欢的女人报仇，追查了五十年。她听了一定会难过的。”

“是啊，还是不要告诉老妈了。”

“但是和马，你的爷爷计划让你和小华见面，真是厉害。你们果然注定要走到一起，这是命运呀，命运。”

“这是两码事。话说回来，”和马认真地说道，“为什么二位能随意使用这个房间呢？”

“啊，”三云尊回答，“直到明天都被我们预约了。你小子在计划什么？不会想带小华来这里造人吧？胆子够大的啊，我不同意！就算要造人也得去了夏威夷再说。”

“我没有在想这些。那个……”

和马将心中的计划讲给二人。听完之后，三云尊交叉起胳膊。

“也不是不能做。但是我一个人恐怕有点困难，需要一个电脑高手。不过，这样真的可以吗？如果这样做，你的婚礼就全完了？”

奇怪的人。和马轻轻地笑了，说出了不像是想要搞砸自己婚礼的人说出的台词。

“嗯，我做好准备了。”

“好，我懂了，”三云尊转头道，“喂，悦子，阿涉去哪了？话说他今天的分工是什么？”

“我想想，他负责开车和预订房间。咱们正在被通缉呢，不能暴露身份。那孩子去哪了呢？”

“我在这呢。”

洗手间的门打开，走出了一个男人。他身穿藏蓝色运动服，胸口的号码布上写着“凯文”。是刚才开车的男人，年纪似乎比自己大，又似乎比自己小。

“这是我的大儿子阿涉，因为某些原因，现在他叫凯文。我对电脑也算是精通，但他更厉害。”

听了三云尊的话，和马看着名叫阿涉的男人。也就是说，他是小华的哥哥了。和马轻轻点头打招呼，阿涉害羞地低下了头。

“阿涉，你听到刚才我们说什么了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办到吗？”

“嗯，没问题，我需要一个小时。”

听他如此说，和马说道。

“大概正午之前，是第一次换装休息的时间，那时候我会暂时退场，可以利用那个时机。”

“好的，”三云尊回复道，“你要记得，我们帮你，是为了找到杀害我老爸的凶手。”

“我明白，我先回去了。”

和马说着，向门口走去，突然他想起什么事，停下脚步，回头对三云尊说道。

“还有两件事，想要拜托你们。”

“还有啊？你这小子还挺会使唤人的。”

和马快速说完之后，三云尊点点头。

“知道了，包在我身上。”

“拜托了。”

和马走出房间，看看手表，接近上午十点，时间不多，但努把劲还来得及。和马沿着走廊跑了起来。

没有动静，似乎还没有找到和马，小华握着手机，却没有任何消息进来。父母究竟在做什么呢？

小华漫无目的地在休息室外面的走廊上闲晃，看到两位女性从休息室出来。其中一位上了些年纪，另一位年轻漂亮。她们是从桥元家的休息室出来的，那位年轻的女性可能是今天的新娘。小华听到二人的对话。

“妈，怎么办呐，完蛋了。”

“艾米丽，不要泄气，和马一定会来的。”

“还有不到一小时了，他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名叫艾米丽的女性表情泫然欲泣。她就是和马的结婚对象。小华装作看手机的样子，暗暗观察两人。

“不要担心，艾米丽。”

“别安慰我了，婚礼如果取消，我就成大笑话了，丢死人了！”

艾米丽五官标致，明媚华丽，如同模特一样。小华很在意她刚才说的话，她担心的不是无法与和马举办婚礼，而是自己恐怕会成为众人的笑柄。可能是自己想法比较古怪吧，小华心想。但也许是无可奈何，新郎去向不明，婚礼有可能取消，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这种心情的。

两人回到休息室，小华离开了原地。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艾米丽，对不起。”

是和马的声音。小华不由得身体僵硬，无法挪动。

“和马，你怎么现在才……”

“之后我再跟你解释，快点换衣服吧。呐，服务员。”

小华起初没有以为是在叫自己，但突然想起自己打扮成了服务员，她只得稍稍低着头，小声回答：“什、什么事？”

“我想马上换衣服，请帮我安排一下。”

“我知道了。”

小华瞥了一眼和马的脸，他正一脸担心地看着艾米丽，没有留意自己。小华离开原地，向近处的一位男服务生说道：

“樱庭家的新郎到了，他想要立刻换衣服。”

“是吗？终于到了，”男服务生仿佛心里放下一块大石，抚摸着胸口，“立刻准备吧。哎，你……”

小华快步离去了，她在走廊的拐角处转弯，靠在墙壁上。真是吓坏了，没想到和马会跟自己说话。她大大地呼了口气，这时口袋里的手机

震动起来，看到来电显示，小华急忙按下接听键。

“爸，你在干什么？”小华把身体靠近墙壁，小声说道，“快住手，赶紧回去。妈和你在一起吧？不收手的话我要生气了。”

“小华，虽然我也搞不清状况，但我好兴奋呐。”

三云尊在电话那边说道，声音似在憋着笑。

“兴奋……开车把阿和拐跑，是爸干的好事吧？你究竟对阿和做了什么呀？”

“都这时候就不要罗里吧嗦的，已经开始了。话说你现在在哪？”

“现在？我在酒店里。”几位盛装的女性，看着小华的方向，沿走廊走过。小华再度压低声音，“我在休息室附近。对了，刚才我碰到奶奶了。”

“那太好了！听好了，小华，有件事需要你做。”

“我绝对不会帮你。”

“好了，安静听我说。第一件事是……”

小华只得静静地听三云尊说。等他讲完，小华说道：

“这是什么？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我也不知道，总之拜托你了，小华。这不仅仅是你和和马的问题，作为三云家的一员，你需要亲眼见证到最后。”

“什么……什么见证到最后？”

“快点行动！你忘了吗？踩点、计划、执行。现在进入执行阶段了，懂了吗？”

电话挂断了，还是那么随心所欲。小华一肚子火，沿走廊返回二楼大厅，向连接更衣室的大门走去。刚才祖母帮自己打开过。转了一下把手，没有上锁，小华直接进了更衣室。

她打开存有自己的衣服和手提包的柜子，拿出手提包，从中取出一枚手帕。这是一年前最后一次拜访樱庭家时，樱庭和一交给自己的男士手帕，上面绣着大写字母“M”，是祖父的遗物。那天以后，小华一直将

它收在自己的包里。

小华一手拿着手帕，离开更衣室，再次回到二楼大厅。她看到对面走来一位清洁工，正是祖母。果然是她提前帮自己打开的门。小华与她迎面而行。两人擦肩而过时，小华把手帕放在三云松手中。三云松若无其事地收下，装进口袋，向电梯间的方向走去。

将手帕交给祖母，是三云尊交代的第一个任务。小华看看手表，还有四十分钟婚礼就要开始。宾客尚未全部入座，难以执行第二个任务。

会发生什么呢，小华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现在只能按三云尊说的去做。他们的目的是掠走和马，为什么又会放掉他呢？很明显，父亲他们的意图往其他方向倾斜了。

小华穿过大厅，走向朱雀阁。

距离婚礼开始还有三十分钟，宾客陆陆续续地进入朱雀阁。小华悄悄搞到一份座位表，对照着寻找目标人物。座席按照植物的名称分开，目标人物坐在枫叶桌，但目前还未出现。

从座位表就能发现，新郎一方的客人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警察相关人员，因而他们的桌上气氛危险，令人敬而远之。小华自己也感到紧张，毕竟会场里都是警察，周围全是敌人。

“不好意思。”

有人拍拍自己的后背，小华转过身去，瞬间僵住。背后站着的人是樱庭香，她身穿黑色和服，很适合。

小香盯着小华看了半天，小华只得躲避她的视线，整个身体在晃动。“什、什么事，客人？”

“你是三云华吧？呐，是吧？”

“您认、认错人了。”

“虽然你戴着口罩，可别想混过我的眼睛，你在做什么？”

没办法了，小华只得放弃抵抗，坦白地回答：

“我在这里工作，看不出来吗？”

“不要说谎哦，你怎么可能碰巧在大哥举办婚礼的酒店里工作？你有什么意图？”

“我没有任何意图。”

“又来了，你在这里出现，一定有什么阴谋。”

“求你了，小香，不要说我在……”

“放心吧。”小香拍着胸脯保证。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只要不开口讲话，一定会吸引很多男人前来搭讪。“反正婚礼也很无聊，本来我都不想来的。没想到能见到你，我倒是多了一点乐趣。”

说着，小香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容。过了一会，小香神情严肃起来，小声地说道：

“我只跟你说啊，大哥要娶的人，我总感觉喜欢不起来。那个女人绝对很腹黑，你比她强一百倍。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是马后炮了。”

说到这里，小香轻轻拍着小华的肩头。

“所以呢，虽然不清楚你有什么意图，但还是祝你顺利。”

小香离开了，她似乎不习惯和服，步伐比平时笨拙。小香坐到了新郎一方后面的圆桌旁。樱庭家的人还没进入会场，只有小香一个人坐在那里。

枫叶桌，不知何时已经坐着几位男宾，估计是刚才谈话的时候进来的。小华再次查看座位表，找准目标人物的席位，向枫叶桌走去。

中途，小华从其他桌上拿走一只玻璃杯。那一桌已经坐着几位宾客，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小华拿走了玻璃杯。

小华接近了枫叶桌，在目标人物面前，她故意弄掉了手中的玻璃杯。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玻璃杯没有摔碎。

“真是不好意思！”

小华说着，弯下身去，左手捡起玻璃杯，右手将口袋里的纸片掏出来。纸片上是按三云尊的指示写下的文字。她将纸片放入这个陌生男人

的上衣口袋里，男人没有发现，向小华说“没事儿，不要在意”，继续和同桌的客人谈笑风生。

小华走出朱雀阁，拿出手机，简短地在邮件里打下“任务完成”几个字，发送给三云尊。估计等婚礼开始以后，才会发生什么吧。总之先去洗手间吧，小华想着，沿走廊走出去。

“双方的亲朋好友们，衷心感谢各位的光临。承蒙抬爱，我十分荣幸地代表女方家属，为两位新人献上祝福。新郎和马是犬子的同事，他工作……”

和马拿起手边的香槟酒杯。婚礼已经开始，进入了致辞环节。在台上致辞的是搜查一科的同事卷荣一的父亲——卷孝辅。卷孝辅是警察厅长官官房的审议官，通过了国家一类公务员考试，也就是常说的走仕途的警察，现在的级别是警视监。他既在警察厅工作，又是新娘的亲属，因而请他致祝词。

“……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祝双方的亲属和在场的每一位来宾幸福美满，请大家举杯！干杯——”

在场的宾客全都举起酒杯，喝下杯中的美酒。和马喝了一口香槟，将杯子放回桌上。身穿婚纱的艾米丽坐在旁边，笑靥如花。

“两位新人请看这里，可以举起酒杯，摆出碰杯的姿势。”

摄影师说道。和马再次拿起杯子，与艾米丽的杯子轻轻碰在一起。摄影师边看取景器边说：

“新郎的笑容有点僵硬啊，请笑开一点。”

和马重新摆出笑脸，艾米丽笑得百媚千娇。刚才她明明还在不满和马迟到，换衣服的时候心情很差。现在仿佛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令人难以相信。

闪光灯又闪了几下。等摄影师离去后，和马喝了一口香槟，索然无味。

和马感觉置身于梦境和现实的交界，情绪高涨。早上从轿车里被绑走，在酒店的房间里醒来，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情。无法相信此刻自己竟然坐在这里。

主持人通知道："接下来进入畅谈言欢的时间。"和马面前一下子挤过来好多宾客，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第一波过来的是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她们是艾米丽的大学同学。和马一边接受着祝福的话语，一边遭受她们的目光扫射。

由于自己从相亲到结婚的时间很短，和马没有见过艾米丽的朋友。虽然她们的视线像是在估价一般，但和马依然讨好地笑着，听她们说话。

"恭喜你呀，艾米丽。"

"美沙，谢谢你大老远地跑来。"

"没想到我是最后被剩下的。"

"没关系的，美沙，你一定会找到好男人的。"

和马瞥向最后面樱庭家的一桌。和一与伸枝，典和与美佐子，以及小香。五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从远处看也能知道他们情绪不高。小香一个人吃着菜，大声呼唤服务员再上一瓶酒。和马也明白小香根本懒得参加婚礼，但小香完全没有露出这种情绪，大快朵颐地吃着。

"恭喜你，艾米丽。"

"哇，麻美，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高中毕业以后就没见了，七年了吧。"

"麻美你一点都没变。"

接着过来的是艾米丽的高中同学。女性往往在这种场合更加积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和数码相机。

罪恶感让和马胸口作痛，我就要毁掉这场婚礼了，和马在想，但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在眼前，可以利用这个场合抓住真凶。对方是杀人犯，拖得太久恐怕后患无穷。

和马对艾米丽满是歉意。但是一旦真相水落石出，与她的婚姻还是会破裂，必须在登记之前解决这件事。

“拍张照片吧。”

“好啊，大家向后转。”

两人被艾米丽的友人们围在中间。和马感觉呼吸困难，又不得不敷衍地笑着，沐浴在闪光灯中。

婚礼已经开始四十分钟。现在主桌上已不见新人的身影，新娘十分钟前去补妆换装，和马也在五分钟后退席了。

“呐，小姐，再拿一瓶啤酒来。”

“好的，现在为您去拿。”

由于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宾客们不断找自己要喝的，小华从刚才就和服务员们一起在搬运饮品了。戴着口罩也没人觉得奇怪，每个人都很忙，无暇关心其他人。刚才在饮品吧台附近听到其他服务员的对话，好像今天其他会场在举办研讨会，忙得不可开交。

小华将一瓶啤酒放在桌上，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左手腕被人抓住。小华转头，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抓住手腕的人正是樱庭典和。

“小华，啊不，你怎么会在……”

这边是新娘一方的酒桌，小华不想被樱庭家的人发现，尽量没有靠近新郎一方。但是她疏忽了，典和一手拿着啤酒，来这边打招呼。

“您认、认错了，我是铃木。”

“不许骗人，休想瞒过我的眼睛，你跟我过来。”

“疼，请放手。”

典和抓着小华的手腕，将她带到樱庭家的坐席上。看到她，正在吃沙拉的伸枝惊讶地说。

“哎呀，这可是稀客呀。”

小华被按在空着的椅子上，应该是美佐子的座位，她现在不在。典

和坐下来，将啤酒瓶放在桌上。

“请你解释一下吧，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我、我在这里工作。”

“别骗人了！你有什么企图？你还对和马念念不忘吗？你是不是想在婚礼上搞破坏？”

“不是的，我没有这么想。”

小华说着，在心里暗暗叫苦。事实上不是我，是我家人在计划着什么。这时斜前方吃着小吃拼盘的小香抬起头来。

“有什么关系嘛，爸，不要问这些了，她也想祝大哥新婚快乐嘛。”

“小香，你在说什么。从刚才就只顾着吃，作为樱庭家的人，你不该去打招呼吗？”

“可是很麻烦啊，”小香对经过的服务生说，“啊，这个小哥，再拿一杯乌龙茶兑烧酒。还有，主菜还没好吗？快点上啊。”

服务生低了下头，离开了。伸枝说道：

“小华，过得好吗？”

“呃，嗯，托您的福。”

“那就好。下次去家里玩吧，东也很想你。”

“老妈你又在说什么？”典和一脸不解地问道。

伸枝不以为然继续说道：

“和马结婚以后就会离开家，那小华不能来的理由就不存在了。是吧，老伴。”

和一听到后，清了清嗓子。

“我觉得可行。还有啊，典和，我觉得今天的婚礼不会顺利。”

“什么意思啊，老爸？”

“你这样也算是和马的父亲吗？你没看到他的表情吗？那是隐瞒了某些重大事情的表情。你想想，今天早上，酒店安排的轿车来接他，然后就不见了。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出现的时候，他又若无其事地出现了。

和马一点也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你不觉得奇怪吗？”

“难道是三云的诡计……”

“我没有这么说。但是典和，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的，一定。”

感觉背后有人，小华转过头。穿着黑色短袖和服的美佐子站在身后。小华慌忙站起来，美佐子沉默着坐到椅子上。

“美佐子，我发现了她，她打扮成服务员混迹在里面。”

美佐子没有理会典和，拍拍手叫来了服务生。美佐子对跑来的服务生说道：

“拿一把椅子来。”

“好的，这就去拿。”

服务生将墙边的椅子搬过来，放在小香和美佐子之间。美佐子看着椅子说：

“坐下来吧？”

“好、好的。”

小华坐在那把椅子上。身旁的小香一边喝着乌龙茶兑烧酒，一边说：

“你是不是瘦了？”

“好像是吧。”

“因为和我哥分手吗？哎，没办法啦。下次我们再去吃烤鸡肉串吧，该我请客了。”

“好怀念啊，”伸枝眼睛看着远处，“还不到一年啊，小华来咱们家做咖喱的那次，做得很好吃哦，和马还添了一份。其实那天半夜，有人偷偷地把小华做的咖喱热了吃哦。”

和一咳了两声，略带害羞地脸红了。

“母亲，咖喱不算是菜。”

“美佐子，你那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难道不是因为你嫉妒小华？”

“才不是。”美佐子当真地说道。

除了典和之外，大家都笑出了声。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典和受不了了，“你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大家想想啊，不要忘了这孩子的身份！”

美佐子坐正，对典和说道：

“老公，你还不明白吗？”

“明、明白什么？”

“现在的状况啊。她一来，就仿佛回到了一年前。这一年，咱们家每个人都在看着气氛度日，我实在是太压抑了。刚才这一桌，哪里像是婚礼，根本是葬礼啊。但是这孩子出现之后，氛围就变回以前了。”

我什么都没做啊，小华心想，她只得缩着肩膀坐在椅子上，因为惶恐，她的整个背部缩成一团。

“哎？你来这里干什么？”

抬起头来，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男性站在面前。身穿服务员的衣服坐在客人席位上，会被责难也是情理之中。男性看着小华的胸牌说道。

“铃木，现在回吧台那边。”

“不用去，她是特例。”美佐子自然地说道。

“但是，客人……”

“没关系的，不用管她。”

男性不情愿地离开了。小华看到典和拿起桌上的空酒杯，下意识地伸手拿起啤酒瓶，递到典和的面前。

糟了，一不小心做出这种事。在小松屋的常客面前时常这么做，一不留意就表现出了职业病。典和犹豫了一瞬，又改变念头，把酒杯靠过来。小华向杯里倒满啤酒，典和也顾不了那么多，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个，小华，”伸枝搭话道，今天她的头上也绑着束发带掩盖伤痕，“其实，和马第一天带你回家的时候，我开心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阿岩的孙女。阿岩曾经救过我，他的孙女和我们家和马交往，再没有比这更棒的事了。”

伸枝想起了一年前的事，泪眼汪汪。小华说不出话，一个劲地低着头。

小华看到服务生们频繁地交谈，他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新郎新娘去补妆，还没有回到座位上。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不是过去看看比较好？小华犹豫着，突然会场的灯光暗了下来。

朱雀阁的右侧，也就是女方宾客的那一侧的墙上，一块巨大的荧幕亮了起来。设置这块荧幕，是用于播放来宾的寄语以及朋友们制作的祝贺视频的。荧幕上出现了画面。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以为要播放余兴节目，注视着荧幕。画面上是酒店的一个房间，视频似乎是从房间的斜上角暗中拍摄的。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正是和马。

“和马这家伙，不是去换装了吗？”

典和自言自语道。美佐子回答。

“是啊，和马在干什么呢？”

画面左下角出现了“LIVE影像”的字幕。那群人在想什么？能干出这事的只有三云家的人了。在婚礼现场擅自播放直播实况视频，只有三云尊他们干得出来。

角落里，会场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位女性从门缝中探出脸，看着荧幕。是新娘艾米丽，她的表情十分不安。

荧幕上的画面发生了变化，又一个男人出现在画面前方。走进房间，男人坐到床上，身子向后仰去，双臂在背后撑住上身。

“什么事啊，樱庭，叫我来这里，是余兴节目的一环吗？”

和马并不作声，只是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的男人正是枫叶桌的目标人物。小华按三云尊的指示，将酒店房间号和时间写在纸片上，偷偷塞进了他的口袋里。这是三云尊吩咐的第二个任务。

坐在床上的男人继续说道：

“但是命运真是不可捉摸啊，没想到你居然会跟我的表妹结婚，我

们就要成亲戚了啊。不过，樱庭，我该做点什么？你设计的是惊喜类的节目吧？我还挺喜欢这类型的。”

“不是余兴节目，卷哥。”和马终于开口，表情严肃，“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一年前的案件。荒川河岸的案子，你还记得吗？”

会场一片哗然，宾客们意识到这不是余兴节目，站在角落的女主持人表情尴尬地握着麦克风。

“哪个案子啊，凶手是河边流浪汉的那个？”

“是的，就是那个案子。但是凶手不是他，卷哥，是你干的吧？杀死立岛雅夫，不，三云岩的凶手。”

小华瞠目结舌，这个男人——是杀害爷爷的凶手？她咽了口唾液，聚精会神地盯着荧幕。

和马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卷荣一的表情，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卷荣一假装糊涂。

“樱庭，你说什么？你脑子坏掉了吧？”

“我是认真的，卷哥，告诉我真相吧。”

“我问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莫名其妙。走吧，该回去了，婚礼刚到一半。”

卷荣一说着站起身，和马制止了他。

“别着急，卷哥。我们不是都要变成亲戚了吗？没必要藏着掖着。”

“你脑子有病吧，我走了。”

和马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是那块绣着大写字母“M”的灰色手帕。三云岩遇害当晚，樱庭和一从他的口袋里找到的，为了留作纪念拿走了。后来手帕辗转交到了小华手上，刚刚小华交给了三云松。

和马把手帕放在床上，说道：

“还记得这个吗？”

卷荣一看到手帕的瞬间，便移开了视线。

“不记得。”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况吧。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接到发生案件的通知，立刻赶去了荒川的河岸。我到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了。卷哥你家在成城[3]吧，你却比住在东向岛的我还要提前到现场，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我当时正好在外面，直接就过去了，不是什么大事。”

“好，就算是这样吧。我抵达现场的时候，你去了附近的公厕，还记得吗？”

“不好意思，不记得了。”

那是水泥砌的老式公厕。等卷荣一出来后，两人才一起去的尸体所在地。

“其实上个礼拜，我去了那个公厕。我很吃惊，那里建起了新的公厕，我问了区政府，是大约半年前新盖的，两年前，公厕的下水管坏了，之后就一直停止使用。也就是说，一年前的案发那晚，公厕是无法使用的。卷哥，你怎么进去的那间公厕呢？”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看来他是打定主意装傻到底了。和马转换了问题的矛头。

“尸体的面部被钝器一类的物品毁坏，为什么凶手如此执着于毁掉死者的脸呢？我一直心怀疑问，现在我知道了，其实非常简单。那天晚上，除了死者之外，有两个人到过现场，第一个人杀害了死者，第二个人毁掉了死者的脸。所以当凶手看到尸体的脸被毁坏时十分惊讶。”

卷荣一没有说话，焦躁地咬着嘴唇。和马继续道：

“问题回到这块手帕上。这是第二个来到现场的人，从死者的口袋里拿走的。上面绣着死者姓名的首字母‘M’，第二个人想要拿它作纪念。”

不是立岛雅夫（MASAO）的“M”，是三云（MIKUMO）岩的“M”。祖父樱庭和一是这么想的，所以将手帕带离了现场，最终交到小华手上。但是在一周前，和马在逛新宿的百货商场发现同款手帕的时候，和马心中产生了新的想法，那块手帕真的是三云岩的吗？

三云岩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他预备了假的身份，更换了警视厅的数据。如此小心周密的人，无法想象他会带着一块绣着名字首字母的手帕四处游荡。那么这块手帕的主人是谁呢？

“我想，这块手帕不是死者的，是凶手的吧。恐怕死者意识到死期将至，在被凶手袭击的瞬间，使出浑身解数，从凶手的口袋里抽走手帕，装到了自己口袋里。”

“胡说八道也要有个限度，”卷荣一冷笑一声，“跟变戏法似的事情，谁能做得到？”

“他的话，可以做到。”

传说中的扒手之王三云岩，如果是他绝对有可能。为了留下指证犯人的线索，在死前他最后一次使出了独家绝技。但是命运多舛，这块手帕却被好友樱庭和一带走了。

“小松川警署有位名叫荒川的刑警，我拜托他调查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出入现场的警察当中，谁的姓名首字母是‘M’以及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小松川警署没有首字母是‘M’的警察，并且全员都有不在场证明。警视厅的刑警中，仅有一人的姓名首字母是‘M’，而且没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卷（MAKI）哥，就是你。”

“不愧是名侦探，查得这么仔细。但是我有不在场证明，那天我和家人在一起，在浅草的一家天妇罗店吃饭，所以我才能那么快到现场。”

“亲属的证词不足凭信，卷哥你应该清楚。那天晚上，你犯下罪行后离开了现场，但是半路上，你发现自己的手帕不见了。你急忙想跑回原地寻找，但当时已经收到了案情通知，你不能轻举妄动。等我抵达之

后，你终于可以靠近了。这时候你看到了公厕。我猜，你行凶之后曾经进去照过镜子，既是为了确认自己身上有没有溅上血迹，也是为了整理乱掉的头发。你是为了照镜子进去的，所以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厕所无法使用。再次回到现场的时候，你想起或许自己刚刚把手帕掉在里面了，为了确认，你又进了公厕。”

和马伸出手来，托起床上的手帕。卷荣一表情阴沉。和马继续说道：

“除我以外，这块手帕还沾了许多人的指纹。如果送去鉴识，发现了你的指纹，你还要找借口吗？”

“够了，樱庭，”卷荣一仰头看着天花板，“假设我真的是凶手，我的动机是什么？杀了那个老头子，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动手的人是你，但指使你这么做的另有其人。现在他就在朱雀阁中，卷英辅，你的祖父。”

每个人都在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幕，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小华感觉自己的唇周渗出了汗珠，但她没有力气摘下口罩。

那个姓卷的男人就是杀害祖父的真凶。和马把自己的婚礼当作舞台，上演着揭开真相的大型推理秀。

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那是打开麦克风时发出的声音。女主持人用不合时宜的明快的语气说道：

“各位来宾，抱歉在如此快乐的时刻打扰您，由于这边的操作出现失误，现在我们会即刻关掉这个画面，请多多包涵。请大家继续把酒言欢，有什么想要的饮品，可以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

小华听到椅子倒地的声音，她看到有人猛地站起身来。小香径直走到台上，双手叉腰，说道：

“不行，继续播放这个，这是我的命令。”

小香不用话筒，声音已然响彻会场。女主持人狼狈地拿话筒说道：

“这位客人，请您回到座位上，我们的负责人正在……”

“不管是责任人，还是酒店老板来，都没有用，我不允许你们关掉画面，我是新郎的妹妹。这其实是余兴节目的一个环节，最后有惊喜等着大家，看到最后就清楚了。”

“但是，这位客人……”

“好了，不要让我再重复。”小香转过头，环视会场，大声地说道，“其他人也一样，绝对不许关掉画面，否则我绝不饶他。有意见的话就到我的座位上来找我，我叫樱庭香，就这样。”

小香放下豪言壮语，大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过了片刻，女主持人用难以听清的声音说道：

“那、那么，请大家继续欣赏。”

视频还在继续播放。坐在美佐子身边的典和举起手，将站在墙边待命的服务生叫过来。服务生与典和交谈起来。小华的眼睛盯着荧幕，一边听两人的对话。

“如果有人想走出这个会场，绝对不要放他出去，拜托。”

“这、这恐怕不行，我们办不到。”

“你看这个，”典和把座位表拿给服务生看，“我是樱庭典和，新郎的父亲，在警视厅的警备部工作。请你把这当成是搜查的一个环节，绝对不要让任何人从朱雀阁出去。”

“不行的，也有客人要去化妆室的。”

“那么这样吧，可以允许女性去洗手间，但请男性忍耐一会。这样可以吗？”

服务生思索了一阵，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这需要和领导商量一下。”

“希望你们能得出让人满意的结论。”

服务生离开了。典和拿着酒杯，将剩下的一半啤酒喝光，自言自语道：

“和马，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接下来的事我可不管了。”

荧幕位于新娘一侧的墙壁上，有很多宾客的座位是背对荧幕的，他们把椅子朝向荧幕，抬头出神地望着。其中有一个人，依旧背对着荧幕，没有搬动椅子也没有回头，那人是樱庭和一。

他一个人背对着荧幕，双眼微闭，双臂抱着。尽管环境昏暗，小华没有看错，樱庭和一的嘴角正露出满意的笑容。

卷荣一突然笑出声。笑了一会儿，他说道：

“爷爷命令我的？搞笑。”

“不，我给你讲个故事。距今五十年前，有位女性在武藏野的树林中被袭击了。歹徒实施暴行未遂，女性的额头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现在仍没找到歹徒。”

“五十年以前？”卷荣一不自然地睁大双眼，“年头也太久了，跟这次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卷英辅，七十五岁，是卷荣一的祖父，原警视厅的警官。刚才和马联络过警视厅，强迫值班的警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卷英辅与祖父和一同为明成大学毕业生。卷英辅比祖父低两个年级，两人在学校期间有重叠的时期。和马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是卷英辅袭击的伸枝。

“有这样一个男人，他得到了贸易公司的工作，前途一片光明。在那件事之后，他坚持寻找歹徒。也许是当时没能保护那位女性的内疚和责任感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吧。终于，他找到了歹徒，这是他的执念结出的果实。”

确实是执念，坚持五十年追查伤害朋友恋人的歹徒，三云岩的执念终于有了结果。就追查犯人这一点来看，三云岩的所作所为与警察并无两样，可以说令人肃然起敬。

“卷哥，说实话吧。还是说，你以为我会去告发你？”和马说道。

卷荣一露出惊讶的神色。

“你不会吗？”

“当然了，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亲戚，我绝对不会做出卖你的事。”

“那是为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真相？”

“小松川警署有位叫荒川的警察，他是个危险的男人，如果放任不管，他很有可能会查出真相。现在知道了实情，还能想办法把他蒙骗过去，所以我希望你告诉我真相。”

卷荣一沉默了片刻，眼睛注视着墙上的一点，在心里盘算着什么。终于他开口了：“我不相信你，樱庭，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

“要说没有，也是不现实的。”和马干笑道，“非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想卖你一个人情，为了往上爬，我需要你——不，你父亲的支持。”

听到这话，卷荣一冷笑道：

“哼，原来是这样，我以前都不知道你这么想出人投地。”

“想出人头地，有什么错吗？卷哥，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告诉我吧。河岸的案子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受你爷爷指使？”

“算是吧，”卷荣一歪着头笑了，“之前我也说过，我们一家子都是警察。你知道我有个弟弟吧，他比我小两岁，从小体质就弱，还爱哭，但他是个学霸。他考进了东京大学，还通过了国家一类公务员考试，进了警察厅。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地位就发生了转变。”

所谓的要走仕途之路的精英，跟和马这种平庸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

“现在也是，我只是个巡查部长，我弟弟是警部。估计他两年内就会升到警视吧。就算我们在警视厅的走廊里打个照面，他也不会看我一眼。所以我很不服气，像小孩子似的。突然，去年刚入秋的时候，我被爷爷叫去。”

祖父卷英辅是这样说的。年轻的时候，他不小心动手打了一个女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最近，他被那个女人的朋友缠上了，苦恼不

堪。

“说实话，我很开心。爷爷没有找我弟，而是来拜托我。我受爷爷所托，查出了纠缠他的男人的身份，接近了他。那个男人叫立岛雅夫，住处不定。”

自己是卷英辅的孙子，卷荣一以这个身份接近了自称是立岛雅夫的男人，有过几次交流。立岛的要求不是钱，而是谢罪，向那位女性谢罪。

“要是用钱就能摆平的家伙还好说，可是那个老头子很固执。没办法，只好让他尝点苦头。我也不喜欢暴力，但是不这样做，恐怕他不会善罢甘休。然后，那天晚上，我把那老头子叫出来。

“我带去了五十万日元的现金。出乎意料的是，立岛收下了。他又当场拿出一百万给我，要求谢罪。分别的时候，立岛说：‘你有个优秀的弟弟吧，马上要飞黄腾达了，不是吗？如果你不乖乖听话，我就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到时，你弟弟会很头疼吧？’

“因为这句，我大为恼火。但我并未表现出来，装作离开了现场。趁立岛放松警惕的时候，我冲出来，袭击了他。等反应过来，我才发现自己拿着附近的石头，对着他的后脑猛砸了一通。

“肯定会死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慌慌张张地跑走了。反正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我乐观地以为调查肯定会陷入泥潭。但之后的发展太异常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遗体的脸会被毁坏。随着调查的进行，放出被害人照片的时候，我惊呆了。”

卷荣一说着歪起脑袋，流露出不解的神情。和马看着他的脸，感觉有点不对劲。这件案子的背后，莫非还有其他隐情？

“说实在的，我束手无策了，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有一点，那就是我绝对不能被抓。我把当作凶器的那块石头，藏到了下游流浪汉住的小屋里。”

“那个男人也是你杀的吗？”

“我没有那么冷酷，我一直在找一个身体虚弱，时日不多的男人。还好，你经常一个人行动，所以我也能自由活动。案发三天以后，我找到了那个人，当时心想，就是他了。我悄悄地进入瓦楞纸搭的小屋，把一直藏着的石头放在了里面。”

卷荣一说着，笑了起来，似乎在嘲讽自己。他站起身，走到和马面前。

“我猜，能查出真相的也只有你了，没想到真的是你。”

“自首吧，卷哥，算我求你。”

“自首？你说什么呢，樱庭？”

“你要偿还自己犯下的罪，作为警察，你杀了人，这是无法原谅的。”

“你刚才果然是在演戏，”卷荣一眼神中已没有笑意，“你假装骗取我的信任，就是为了引我说出真相，这招用得妙啊。但是我绝对不会自首的。”

和马在内心叹气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绝不能放过这个男人，这个杀害小华祖父的凶手。

和马举起右手，指着卷荣一的背后——门口正上方的天花板。

“卷哥，你看那儿，那里有摄像头。我们的对话，正在朱雀阁直播。”

卷荣一回身，看到了摄像头。那是小华的哥哥三云涉设置的小型摄像头。卷荣一脸色大变：“不、不是吧……”

“是真的，你放弃吧。”

“樱、樱庭，你……”卷荣一嘴唇哆哆嗦嗦地抖动，“你忘了我是怎么照顾你的了吗？我饶不了你。”

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匕首，用手指抵着匕首的利刃说道：

“反正我也完了，就算死我也要拉你一起死！”

和马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卷荣一。他的表情像是狰狞的面具。距

离太近，已经逃不掉了，和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膝盖在颤抖。

朱雀阁被诡异的静谧笼罩。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荧幕。偶尔，可以听到有小孩的席位传来哭声。除此之外，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

“喂，是这个酒店吧。”

“应该是，是哪个房间？喂，快看！”

小华不由得捂住了嘴。荧幕上，卷荣一掏出了匕首。他背对镜头，由于距离较远，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

“跟前台确认一下！”

“啊，好像是十楼以上。”

如此的声音交织着，几个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他们是男方席的宾客，估计是和马的同事吧。他们也看不下去了。

突然，小华放在膝盖的手，不知被谁握住。是美佐子，她伸过手来，将自己的手放在小华的手背上。两人对视，美佐子点点头，似乎在说，没事的。

小华再次看向荧幕，画面发生了变化。一个全身黑衣的男人出现在镜头的下方，洗手间的门那里。男人的鼻子以下全部被黑色覆盖，他的出场让全场哗然。“啊，他要干什么？”“这是谁？”等等议论不绝于耳。

小华一眼就认出那是父亲三云尊，她不可能看错父亲的身影。三云尊踮着脚，小心地靠近卷荣一。

卷荣一扬起了匕首，正在此刻，三云尊举起右手。小华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卷荣一察觉到背后有人靠近，转过身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注射器从三云尊的手里掉在地上。卷荣一意外地强大，两人僵持了一分钟，小华第一次见到能跟三云尊对战这么久的男人。三云尊原本占据优势，却突然不小心踩到从床上滑落的床单，脚底打滑，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卷荣一暗觉形势不妙，趁机逃走，消失在画面中。

“喂，要逃跑了吗？”

“估计是吧，得想想办法啊。”

画面再次出现变化。房间深处的衣柜被打开，出现了一位身穿紫色连衣裙的女人。女人的裙子胸口部分开得很低，很性感，眼睛上带着类似假面舞会的华丽眼罩。不用说，这是悦子。

悦子跑到倒地的三云尊身旁，将他扶起。然后，悦子走近和马，将一块白手帕捂在他口鼻处。和马反抗了几下，最终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这两个人要干什么？小华焦急不已。这时，原本消失在画面里的三云尊，拿着速写本又回来了。他想要摘下马克笔的笔盖，却怎么也摘不下来，一头大汗。他的动作十分诙谐，引得场内大笑不已。小华感觉大家在笑自己似的，缩着肩膀，面红耳赤。

笔盖终于摘了下来，三云尊拿起笔在速写本上挥毫起来。写完之后，他走向和马的方向，和马已经失去知觉。三云尊一脚把和马从椅子上踹下，把椅子搬到镜头前。他站上椅子，将速写本对准镜头。

“事情解决。”

速写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大字。三云尊将这页翻过，在下一页继续写着什么。不一会儿，他得意地将速写本举到镜头前。

“新郎到手了，L的女儿。”

三云尊对着镜头摆出的剪刀手，兴高采烈。看到这一幕，小华的心情跌落谷底，我的父母是在干什么？

“漂亮！”

小华听到旁边有人大叫。转头一看，小香站起身做出胜利的姿势。周围的宾客都不明所以地注视着她。

“干什么，小香？”

典和赶紧提醒让她坐下。小华扫视座位上樱庭家的众人，和一与伸

枝也微笑着看向自己，美佐子佯作不知看向远处，小香满脸笑容，只有典和稍显困惑，向周围的宾客赔笑。

灯光亮了起来，同时，荧幕的画面消失了。会场的大门被打开，五个身穿西服的男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年纪最大的西服男，往小华这一桌过来。他对典和敬了个礼，说道：

“樱庭，打扰你儿子的婚礼，抱歉。我们得到信息，说是酒店里潜伏着三云尊和三云悦子两名通缉犯。不好意思，请让我们搜查这里。”

“有、有这种事！”典和极尽夸张地表现出惊讶，“就是那两个盗窃犯吧，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尽管去搜。”

一只警犬也在场，是一只牧羊犬，很像是东，但比东年轻些，表情也更精悍。牵着警犬的年轻女警官身穿藏蓝色制服，她一看到坐在桌旁的伸枝，立刻挺直腰杆敬了个礼。

“樱庭教官，好久不见。”

她的声音有些许紧张。伸枝露出温和的笑容，对女警官说：

“我已经不是教官了。这只狗看起来很聪明啊，名字是什么？”

“它叫麦克斯，是只优秀的警犬。”

“是吗？麦克斯，到这里来。”伸枝向警犬说道。

麦克斯晃着尾巴靠近了伸枝的小腿，伸枝抚摸着它的后颈部，它露出十分舒服的表情。能如此轻易地让初次见面的警犬乖乖听话，不愧是第一位女性警犬训练师。

“加油啦，期待你的表现。”

嗯？小华看到了那个瞬间。伸枝的手在麦克斯的项圈附近有小动作。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但没能逃过小华的眼睛。

“谢谢您，樱庭教官。”

女警官再次敬礼。身旁穿着西服的男人说：

“那么我们就开始搜了。”

说着，他转过身，与其他人一起走出会场。等他们走后，小华问伸

枝：

“奶奶，您刚才在干什么？”

“哎呀，你看到啦？小华你好厉害呀，”伸枝轻声笑着，露出手中的小瓶，“这个是美佐子的香水。虽然挺对不起麦克斯的，我把这个涂在它的项圈上了，被香水的味道迷惑后，它应该不会发现你的家人啦。”

“奶奶……”

这时，会场入口骚动起来。几名宾客想要出去，拦在他们面前的，是不知何时离开座位的樱庭和一。

“让开，樱庭。”

与和一年纪相仿的男人说道，他的眼神很锐利，身后站着方才上台致辞的男人，他们是卷家的人。不错，这个老人正是年轻时袭击伸枝的歹徒。

“不，我不会让开。”和一挺直脊梁，“你这家伙，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不光伤害了伸枝，你甚至教唆自己的孙子杀人，你知道这是多么无耻的事吗？”

“我的孙子杀没杀人，还没有定论。总之你让开。”

老人伸出手，刚想要抓和一的肩膀，却被别人挡开了。是典和打掉了老人的手。典和怒目相视。

“不要用你肮脏的手碰我父亲。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你们没有留在这里的资格，出去！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迫于典和的压力，卷家的男人们灰溜溜地退场了。其他的宾客呆若木鸡，看着这一幕，婚礼的欢乐气氛已荡然无存。女主持人无能为力，呆呆地在舞台上站着。一切都是我家人的错，小华心想。

小华站起来鞠躬说道：

“真的很对不起！因为我，因为我的家人，把和马的婚礼搞成这个样子。我真的十分抱歉！”

“不是你的错啦，”小香不以为然地说道，“是我哥自作主张，你不

要在意。”

“但是……”

小华看向会场的大门，一直坐在门口的角落观看荧幕的新娘已不在那里。她全程面色苍白地注视着荧幕，小华看到她脸颊滚落的泪珠。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就这样泡汤，小华能深刻体会她的痛苦。

“我先走了，”小华又鞠一躬，“真的对不起大家！”

小华转身便要离开。小香在身后似乎说了些什么，但小华置若罔闻，离开了朱雀阁。

“喂，和马，醒醒啊，喂。”

和马觉得有人在晃自己的肩膀。睁开眼，他看到父亲典和的脸，对面是母亲美佐子和妹妹小香。

他想要坐起身，却被典和制止了。

“还没好，再躺一会吧。”

这里是刚才的房间。和马突然被捂住了口鼻，失去意识。今天睡了好多次啊。

“姓、姓卷的呢？”

和马说道，典和遗憾地摇摇头。

“逃走了，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美佐子伸出手掌，扇了扇和马鼻子边的空气，凑近细嗅。她点着头说：

“是氯仿，不用担心，再躺一会儿就没事了。”

“我对不起你们，”和马躺着道歉道，“都怪我，婚礼整个搞砸了，还得去跟对方道歉。”

典和笑了，斥责也于事无补，他只感觉空欢喜一场。他笑着说。

“不必担心，不过，你能在婚礼中途找出真凶，很有刑警的骨气，我也为你感到骄傲，你是警察的典范。”

“爸、爸……”

“婚事告吹了也没办法，说明你们没有缘分，一定还有更适合你的人。”

“真不坦诚啊，老公，”美佐子稍显讽刺地说道，“一年前聚餐的时候，你和三云家的男主人脾气那么投得来，还说要一起打高尔夫呢。”

“没这回事，我只是单纯地觉得小华……”

“小华？你说小华？”

和马忍不住起身，一阵眩晕袭来，他没有把握好平衡。这时他看到伸枝站在墙边，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和马努力撑住上身，这时小香说道：

“小华一直和我在一起哦。”

“什么情况？”

“她打扮成酒店的服务员混进了这里，被我发现了。小华一直在看你的精彩表现呢。”

和马一无所知，但是想想也能明白，三云尊和三云悦子，他们一直在这边，女儿潜入进来也不足为怪。

“樱庭，打扰一下。”

一个男人飞奔进屋内。和马认得他的脸，好像是典和的熟人，也是警察。男人兴奋地说道：

“找到卷家那个逃跑的儿子了，就在刚才，赶过去的人已经逮捕了他。”

“那太好了，”典和点头道，“本以为他会制定逃亡计划的，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抓到了。”

“是啊，奇怪的是，他当时被一只老牧羊犬追着。在他跑不动的时候，被巡逻的民警发现的。他的脚踝被咬伤，已经送到医院了。”

男人满脸不解地走出房间，和马看到，墙边的伸枝握起右拳，做出了小小的胜利的姿势，难道是东把卷荣一……

“那么，”说着，典和站起身来，“好不容易来趟有乐町，现在会场也回不去，咱们去哪吃点好的吧！”

“好啊，老公。那家店怎么样？一年前和三云家去吃的那家店。正好公公婆婆还没有去过呢，带他们一起去吧。”

“哎？我呢？”

“你也想去？你要是想来，也不是不行啊。”

“什么嘛，这种语气，真让人火大。”

一种怀念的感觉。很久没听到家人无聊的闲谈了，似乎回到了一年前。

“好啦，你也去，”典和对小香说道，“叫老爸进来吧，他应该在外面的走廊。”

“嗯，好。”

小香走出房间，不一会便回来了，身后是樱庭和一。和一看到和马的脸，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好，大家都到齐了，现在开始家庭会议。”

典和宣布。这是要讨论什么？和马带着疑问，抬头看着父亲的脸。

“今天的议题，和马擅自行动，毁了自己的婚礼，导致我们樱庭家的社会评价一落千丈。这个责任非常重大，因此，关于是否要与和马断绝关系一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没有异议。”

美佐子率先举手。

“挺妥当的。本来，这事造成的后果可不是断绝关系就能解决的。”

“我也没有异议，”小香也举起手，“简直丢死人了，圈子本来就这么小，恶评一下子就会传开的。”

“我也没有异议。”

和一举起了手，身边的伸枝也举起来。和一严肃地说道：

“解决了一个案子，干得漂亮，这一点值得称赞。但是，和马，你

作为刑警是合格的，但作为一个男人，修行还是不够啊。”

“所有人意见一致啊，”典和满意地点点头，看着和马说，“和马，今天开始，你和我们再没有关系，今后不准再跨进樱庭家的大门，知道了吗？”

“等、等一下，爸！突然说什么断绝关系……确、确实我把婚礼搞砸了，我很抱歉，但这是有原因的，其实三云……”

“这些我都知道，”典和打断他，“我知道三云家的人参与了此事。关于这一点，我也在反省自己。不只是我，樱庭家的每个人，都有共同的想法。一年前，我们选择把小华赶出家门，仅仅因为她是小偷世家的女儿。但是今天，三云家的人聚在这里，为了小华，他们要带走你。我都被这份心意深深感动了，所以我决定，和你断绝关系。”

满头雾水。为三云家的行为感动，没问题啊，但赶我走又有什么用呢？

“爸，你说得明白一点，为什么要赶我……”

“和马，你还不懂吗？”美佐子说道，“你从出生以来，我们一直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吧。你爸的意思是，你该去独立了。”

接着小香开口说道：

“大哥，没想到你那么迟钝啊。你没懂爸爸的心思吗？把你赶出去，你就不得不一个人找地方生活。这时候，有人搬来和你一起同住，也轮不到我们说三道四。那个人可以是小偷的女儿什么的。正式结婚可能会遇到障碍，但是住在一起完全没有问题，不是有个词叫‘事实婚姻’吗？”

和马终于明白了，离开家，跟小华生活，他们在如此暗示自己。典和说道：

“快去啊，和马，她或许还在附近呢。”

听到这话，和马条件反射般站起来。他想迈步，却失去了平衡，用

手撑住墙壁。他深深地呼吸，谨慎地迈出步伐，一步又一步。和马扶着墙慢慢地走，和一走了过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拿着，和马。”

那是一副手铐。和马不清楚为什么退休的和一还会携带手铐，更不清楚他交给自己这个东西的意图。和一强行把手铐塞到和马的上衣口袋。

“对待那孩子，普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毕竟她是三云岩的孙女。”

“爷爷，请告诉我一件事，有关三云岩的。他……”

“有话以后再说，”和一眨了眨一只眼睛，“总之快去，她在等你。”

“啊，嗯，我知道了。”

受到和一的鼓励，和马冲出房间到走廊。走了几步之后，他全力跑了起来，到电梯间按下了按钮，电梯上升是如此之慢。等了好久电梯才缓缓上来。小华究竟会在哪里呢？犹豫之后，和马按下了一层的按钮。

我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内心说谎，人生只有一次，小华是我真心爱着的人，我绝对不会再放手，我爱她。

到达一楼，和马一边环顾周围，一边跑着，可是哪里都找不到她。走到大堂的茶廊，和马凝神搜索，还是没有找到。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啊——

“小华！”

和马呼喊着，单膝跪了下来。药劲儿还没过，身子还是很沉重。正在这时，一个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一角。她身穿深红色制服，侧脸感觉很熟悉，是小华。

几名看起来像要举家入住的顾客在询问她什么。终于那些人离开了，和马站起身来，向小华的方向走去。

小华暂时回到一楼大厅寻找三云尊，但是他已不在。她不时会察觉到尖锐的视线，估计是便衣警察混入这里，来找父母的吧。或许他们已

经逃了。

“Excuse me？”

突然背后有人搭话，小华转过身来的瞬间，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家人穿着高档，像是外国来的暴发户。但是不能骗过小华的眼睛，他们正是变装后的三云尊一行人。

“这附近有咖啡馆吗？”三云尊用英语问道。

小华也用英语作答：

“我不知道，话说爸爸，阿和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啊，现在应该在那个房间里醒来了吧。”

“你不是宣称，新郎到手了吗？”

“啊，那是虚张声势嘛。我不那样说的话，大家都不会明白的。而且，这也是他们家的事。”

三云尊坚持用英语交流。身为窃贼，应当具备国际感，这是三云尊的论调，因而他让小华从幼时起就学习英文对话。在大堂说英语，其他人看起来，完全就是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正与酒店服务员在对话。

“小华，要保重啊，”悦子用流畅的英语说道，“这次闹得稍微有点大，所以在舆论的热度下去之前，我和你爸爸要潜入地下了。”

“奶奶呢？奶奶怎么办？”

小华问道。祖母三云松也用英语回答：

“我啊？还回去养老院，那边只准许我外出一天。我在养老院可是很有人气的呢。”

“哥哥呢？”

“我？”阿涉抬起头，他身穿短裤和藏蓝色运动上衣，打扮得像小学生，“我还有工作，毕竟公司刚刚成立。”

三云尊向前一步，将手搭在小华的肩上。

“就是这样，我的女儿，我们暂时要各走各的路。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无论你去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都是三云家的人，是我最宝

贝的女儿，你身上流淌着伟大的扒手之王——三云岩的血液。”

周围似乎有人看向这边，不过在他们眼里，或许是因为给这家人指了路，他们在向自己致谢吧。

“你的爷爷，三云岩是个伟大的男人。今天，终于查明了杀害这个伟大男人的凶手是谁。这是一个刑警的功劳。我最讨厌警察了，因为那是天敌，但是我不讨厌樱庭和马。我想悦子和老妈，以及阿涉，都是这么认为的。”

“别说多余的话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很久没见到三云尊如此认真地说些什么，小华忍不住热泪盈眶，但嘴里说出的却是违心的话。为什么我就不能再坦率一点呢？她心想。

“行吧，随便你，保重。”

三云尊的手从小华的肩膀上轻轻拿下，从她的身边走过。接着，悦子、三云松和阿涉依次走过她的身旁。小华回头目送家人远去。

“小华！”

听到背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小华回过头来，和马站在那里。

“我找了你好久，小华。”

和马说着，走近小华。他气喘吁吁，脸色很差。在朱雀阁看到的视频中，悦子用药物迷晕了和马，似乎药物还残留在体内。

“阿和，对不起。”小华低下头，“都怪我们家的人，把你的婚礼搞砸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才能让你原谅我，真的对不起。”

和马抓住小华的肩膀，几乎要把她举起来。

“我没有在意这些，无所谓的，小华，是我错了，我不好。”

“错了”是什么意思呢？小华盯着和马的脸，他还穿着礼服。

“我终于明白了，我只要你。小华，我们在一起吧。”

小华怀疑自己听错了。刚才的话，是求婚吗？肯定是求婚吧。小华感觉周围的视线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低声地对和马说：

“等、等一下，阿和，你突然在说什么？不行的，我们是不能结婚的。”

“话虽如此，但是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啊。我已经离开樱庭家了，从明天——不，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生活吧。”

和马的眼睛很真诚，不像在开玩笑。他继续说道：

“要什么警察仕途，管什么小偷女儿，这些全都无所谓。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小华，我只想与自己最爱的人构建一个家庭。”

“谢谢你，阿和，我很开心听你这么说。”这是发自肺腑的，和马如此为自己考虑，已经够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障碍太多了。”

警察一家与小偷一家，是水火不容的，是两条无论何时都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只能这样了吗？”

和马叹着气说，突然抓住了小华的左手腕。下一秒，小华瞪大眼睛，手腕上竟然被铐上了手铐。哎？逮捕？我被逮捕了？

“小华，我是认真的。”和马诚恳地说，“这样，你就永远离不开我了。”

和马将另一只铐环铐在自己的右手腕上，小华的左手与和马的右手被锁在了一起。

小华望向和马身后的酒店入口处，三云尊一行人正好走出门口。退房的客人都在等待出租车，门口排起了长队，三云尊他们站在队伍最后。

“小华，我们在一起吧。”

和马说着，右手握住了小华的左手，两人的铐环碰在一起，发出金属清脆的撞击声。这时，小华的肩膀碰到了什么。一位像是酒店客人的男人，撞上了小华的肩膀，接着向酒店门口走去。那是一位老人，头上的贝雷帽压得很低。

“小华，你在听吗？小华？”

小华像被一团巨大的温暖包裹住，无比安心。是什么？这种熟悉的感觉，小华心下只有一个答案。不对，难道——

她看着远去的老人。老人怡然自得地走出酒店，酒店外面，三云尊他们正在乘车。三云尊和悦子坐到后排，阿涉坐到副驾驶座，车子便发动了。三云松没有乘坐这辆车，准备乘下一辆。

“喂，小华。你怎么了？”

“爷、爷爷……”

“你说什么？”

“对不起，阿和。”

小华说着，摘下发夹，三秒后，小华打开了左手上的铐环。这是五岁的时候，祖母教给自己的开手铐的方法。无论是国内外哪个厂家生产的手铐，全都可以打开。

“小华，你干什么？”和马难为情地说道。

小华摘下手铐的瞬间，惊慌失措地反手把它铐在和马的左手上。和马像是被逮捕的犯人，两只手都被紧紧铐住。经过的中年夫妇吃惊地看着他。

“对、对不起。”

迎面走来一位提着旅行包的白人女性。从她的制服可以看出是位空乘。小华装作擦身而过的样子，迅速从她脖子上摘下了艳丽的丝巾，系在和马的手腕上，遮住手铐。

“对不起，阿和。”

说罢，小华向门口跑去。三云松被酒店的迎宾服务生引导着，坐上了出租车的后排。正当服务生要关门的时候，刚才那位头戴贝雷帽的老人像杂技演员一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入车里。

车门关了。小华仍向那里跑着。

和马抬头看着面前的塔式公寓，小华站在他身边，三云家住在这栋公寓的最顶层。和马困惑地说：

“怎么办，我感觉紧张得肚子疼起来了。”

“没事的，就是来打个招呼而已。”

“哎呀，话是这么说。”

两人住在一起，已三个月有余。和马依旧是一名刑警，小华也依旧在锦系町的小酒馆工作。他们都很忙，很少共进晚餐，只能每天早上一起吃饭，这是两人无言的默契。

今天是星期日，和马休息。两人吃早餐的时候，聊到要去哪里玩玩。小华突然提议，要去三云家看看。三云家刚刚搬进西葛西的塔式公寓。[4]

和马心里有些发怵。没有经过允许，就自作主张地与小华过上二人世界，他心里有些愧疚。也不能空手而去，和马在途经百货商场的时候，进到和式点心卖场，买了价格最高的仙贝饼干套装作为伴手礼。

小华似乎事先知道密码，在大门口按下按钮之后，自动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两人走了进来，乘上电梯。

“我不会突然被揍吧？”

“谁知道呢，应该不会吧。”

电梯到达顶层，两人沿着走廊，走到尽头的房间门口，小华停下脚步，门口没有名牌。小华按下门铃，里面传来声音。

“门开着呢。”

小华打开门，三云悦子站在面前，手里抱着一只猫。和马挺直身子，深深地鞠躬道：

“久疏问候，我是樱庭和马。”

“和马，好久不见啦，进来吧。”

小华已经脱掉鞋子走进屋内，和马也慌忙脱下鞋。鞋柜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是三云家的全家福。小华是高中生的模样，穿着校服。一家人

围在一块石板前，每个人都比着剪刀手。

“这个？这是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小华兴味索然地解释道，“为了庆祝我高中毕业，全家去英国旅游时候拍的。”

“喔，是这样啊。”

“这张照片是深夜悄悄潜入拍的。要是把罗塞塔石碑偷走，肯定会天下大乱，所以只好拍照留念了。哥哥当时差点踩到红外线，被我爸好一顿骂，还以为那时候会被抓呢。”

和马晃了一晃脑袋，他提醒自己振作起来，三云家的人不是普通人，所谓的常识在他们身上不适用。

“在这边，和马。”

悦子引导二人进入客厅。好宽敞，要赚多少钱才能住这样的房子啊。三云尊和三云松坐在沙发上。现在还是上午，三云尊已经在喝红酒了。

“喔，来啦，和马，好久不见，过得好吗？”

“嗯，托您的福，”和马低下头去，“很抱歉现在才来拜访。我现在跟小华住在一起，我发誓一定会让她幸福，请原谅我的任性。”

没有回答，和马只听到嚼饼干的咔哧咔哧的声音。他才发现，左手的纸袋变得很轻，抬起头，三云尊和三云松早已打开礼盒，吃着自己带来的高级饼干。

“红酒和仙贝不太搭啊，老妈，能泡点茶吗？”

三云松站起身，走向厨房的方向。这时，一位身穿运动服的男人步入客厅，从桌上的盒子里拿起几块仙贝饼干，转身就要回屋。三云尊叫住了他。

“喂，凯文，啊，不是，阿涉，都不打招呼吗？和马是你的妹夫哦。”

穿运动服的男人停下脚步，面向和马微微点头示意，就离开了原地。和马是第二次见到他。虽然他还身穿那件藏蓝色运动服，胸前号码

布上的名字已经从“凯文”变成了“三云”。

“阿和，到这边来。”

看到小华朝自己招手，和马离开了客厅。两人沿走廊向里面走，在尽头的推拉门前停下。小华敲了敲门，拉开了门扇。房间大约有十叠大，是间和室，两个男人坐在窗边，围着将棋盘正在对弈。一人是三云岩，另一人是樱庭和一。

“爷、爷爷？”和马踏进和室，忍不住叫出声，“您怎么会在这里？”

“和马，好久不见，我去哪儿，干什么，都和你没关系吧。不过，如果你是来抓三云家的话，那可不行，我绝对不会允许的。”

“和一，不要吓唬孩子。”三云岩微笑着说，“先坐下吧，你们有事情想问吧？”

和马端坐在榻榻米上，小华也在身旁坐下。小华看着三云岩说：

“爷爷，看起来过得挺好的呀。”

“小华你也是啊。”

两人对视了几秒。小华从三个月前发现祖父以来，没能再见到他，只是期间打过几次电话，但这样面对面，却是很久以前的事。小华感觉眼中雾蒙蒙的。

“爷爷，至少……至少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啊，让我知道你还活着。”

“对不住啊，小华，”三云岩向孙女道歉，“这其中有太多的意外，我不想让你难过。其实我是希望你能幸福，所以才制定的这个计划。”

“请告诉我吧，让我也能明白。”

三云岩是不是还活着？和马生出这个想法是在三个月前的那天，在酒店房间里对卷荣一问话的时候。也就是说，卷荣一以为自己杀死的是立岛雅夫，结果却发现调查资料中的被害者照片是三云岩。卷荣一会惊讶也不无道理。

“起初，是在你们刚开始交往没多久的时候。”三云岩开始解释，“我像往常一样在锦系町喝酒。和一突然跟我说：‘能不能想个办法

让这两个人结婚呢？’一般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

但就这样强迫两人结婚也没有意义。在两人知道全部的秘密——两个家庭的事，伸枝额头的伤痕所隐藏的缘分，在知道一切的基础上，两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结婚。这是三云岩与和一的期望。

“为什么？”和马直白地问道，“为什么这么执着地让我和小华结婚呢？”

三云岩回答：

“警察和小偷的关系，就像油和水，绝对无法相溶。让两者做到相容，是有意义的。要往大了说就是这样，其实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一层。我们只是觉得，警察和小偷的女儿结婚，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三云岩笑得很豪爽。原来自己只是被老人的一时兴起，或者说是类似消遣的东西捉弄了。但奇怪的是和马并不气愤，他切实地感觉到，三云岩的笑容，有不自觉地吸引别人的魔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发现了袭击小伸的歹徒。我查到他也曾经是名警察，只怕轻举妄动会很危险。所以我利用了立岛，去接近卷英辅。”

两三年前，三云岩发现了睡在池袋的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汉立岛雅夫，他觉得立岛的背影与自己相仿，如果发生什么事，可以作为自己的替身。前年的六月份，三云岩得知立岛身体每况愈下，立刻把他救回来，治疗成功以后，将他作为棋子。

“但是立岛利欲熏心，他擅自去接触卷英辅的孙子，结果意外被杀。我当时就在现场，却没能救他。我担心一旦被卷家那小子发现，就麻烦了。”

三云岩一边追着从现场逃跑的卷荣一，一边思忖，或许可以利用立岛雅夫的死。于是他想到，可以伪装成自己死了。

“我真是想到一个妙计。我很快联系和一，约在现场见面。我在电

车中趁机偷走了那小子的手帕，返回现场。”

和一彼时已经到达。和一与警视厅中自己一手栽培的部下联络，点名要求和马的小组负责此案。接下来的进展正中两人下怀，三云家的人坚信不疑三云岩已死，和马则产生了怀疑。

“之后就是静静地观察事态如何发展了。事情开始按我们所想进行。和马怀疑死者的身份，小华将着眼点放在我与和一的关系上，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我有两点不太明白。第一，有关警视厅的数据库，记录在里面的立岛雅夫的数据被更换了，换掉的只有照片，是吗？”

立岛雅夫的脸被砸烂，也没有随身携带的物品。警方是以数据库的指纹为依据，确定了死者是立岛雅夫本人。如果照片与指纹都换成三云岩的，就无法判断死者身份了。

“严格来说，不是的，”三云岩笑着回答，“一开始我打算完全利用立岛的身份，所以我让阿涉把立岛的数据全部改成我的。但是事发突然，我们需要让其他人都相信死的是立岛，只让和马一个人产生怀疑。于是我拜托和一，让他把数据库里的指纹复原成立岛的。”

“这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和一挺起胸膛说，“我用典和的ID登录进去，改掉数据。我可没有入侵哦，我是东京都防盗协会的名誉理事，每个月都要去警视厅的。九月份的定期会议开完之后，我堂堂正正地，在有一屋子警察的情况下更改了数据。”

真是不可理喻的两个人，和马目瞪口呆，但是一旁的小华听得津津有味。和马转变心情，问道：

“还有一件事。我通过池袋的NPO法人向日葵协会得到了立岛的毛发，进行DNA鉴定后，结果显示，池袋的流浪汉立岛与河岸的遗体DNA不一致。这又是怎么回事？”

三云岩得意地微笑着回答：

“真是服了你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能搞到立岛的毛发。不愧是和

一的孙子。其实很简单，我潜入小松川警署，把你们采集的立岛的毛发偷出来，放进了一根我的头发。”

“对阿岩来说易如反掌。还有一件事我也很佩服，”和一笑容可掬，“和马，就是你和小华分手的事。我没想到，你们真的会分手，更没想到典和他们那样抗拒小华。但我相信会有转机，所以一直安静地旁观。过了一年，和马要结婚了，我们故意设计，让阿涉得知这个消息。阿涉如此在乎妹妹，一定会有所行动。”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的小华开口道：

“果然是这样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嘛，哥哥突然干劲十足的。”

“就是这样，小华。到了我跟和一这种级别，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事情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经验值吧。我们只是把树叶折的小船放在河面上，看着小船漂到哪去，偶尔吹口气，调整一下路线。我们做的事情不过如此。”

“对啊，和马，你跟典和距离我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慢慢修行吧。”说着，和一笑了。

和马从未见过祖父气色这么好。在家时略带不快的表情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他是发自内心地享受人生。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樱庭和一。

话说回来，和马在内心赞叹，这两个人真的了不起。传说中的扒手之王和被称作魔鬼樱庭的老警察两个人联手，可以说天下无敌。

小华用略带挑衅的语气笑着说：

“呐，爷爷，还有和一爷爷。你们二位以为事情尽在掌握，但是有一件事绝对是你们没想到的。你们猜猜是什么？”

三云岩与和一抱着手臂，冥思苦想。和马也毫无头绪。是什么事呢？

“看来你们都猜不到呢。”

小华说着，将双手放在自己的腹部。看到这个动作，和马恍然大悟。难道说——

“天大的好事啊，小华。”

“真的吗，小华？”

两人同时站起身，急急忙忙地。

“不、不能再下棋了，和一。我去跟阿松说，让她准备红豆饭。还要准备头尾完整的鲷鱼来。”

“是、是啊，我也得赶紧通知家里。没想到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曾孙出世啊。”

“生的一定是男孩儿。”

“为什么，阿岩？你怎么知道是男孩呢？”

“直觉嘛，直觉。悦子和美佐子的第一个孩子都是男孩子嘛，就是这种血统。”

“原来如此，很有道理啊。”

两人说着，慌慌张张地走出了和室。和马看向身旁，小华也面带微笑地注视着自己。

和马伸出手，握住小华的手。尽管发生了很多事，能这样和小华在一起，已经足够幸福。和马心中有点忐忑不安，毕竟家里的人都太有个性，难免会担心，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教育将要出生的孩子。但是——

和马打消了顾虑，不再忧心。樱庭家与三云家，这两个家庭最棒了。

注释

1．《津轻海峡冬景色》是日本演歌歌手石川小百合的名曲。这首曲子描写的是即将回到北海道的人，乘坐连络船经过津轻海峡时的留念心情。——译者注

2．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毕业生》中有一幕经典的抢婚镜头。——译者注

3．成城是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地名，位于东京市区的西南部。东向岛是东京都墨田区的地名，位于东京市区的东北部。案发地点的荒川河岸位于东京市区的东部。——译者注

4．西葛西是东京都江户川区的地名，位于荒川的入海口的高级住宅区，高层能够眺望到东京湾。——译者注



超人气"逆转"推理《少年检阅官》系列之后，冲击再度来袭

不到最后一行，都无法知晓的真相

意外度MAX的悬疑剧
《世界奇妙物语》
也有收录

故事的结局终将颠覆所有想象
温柔而又忧伤的纯粹物语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来自回首谷的呼唤
千年图书馆
今夜的月亮是一丝一缕的吗
末日的玻璃瓶
献给倒悬少女的钢琴奏鸣曲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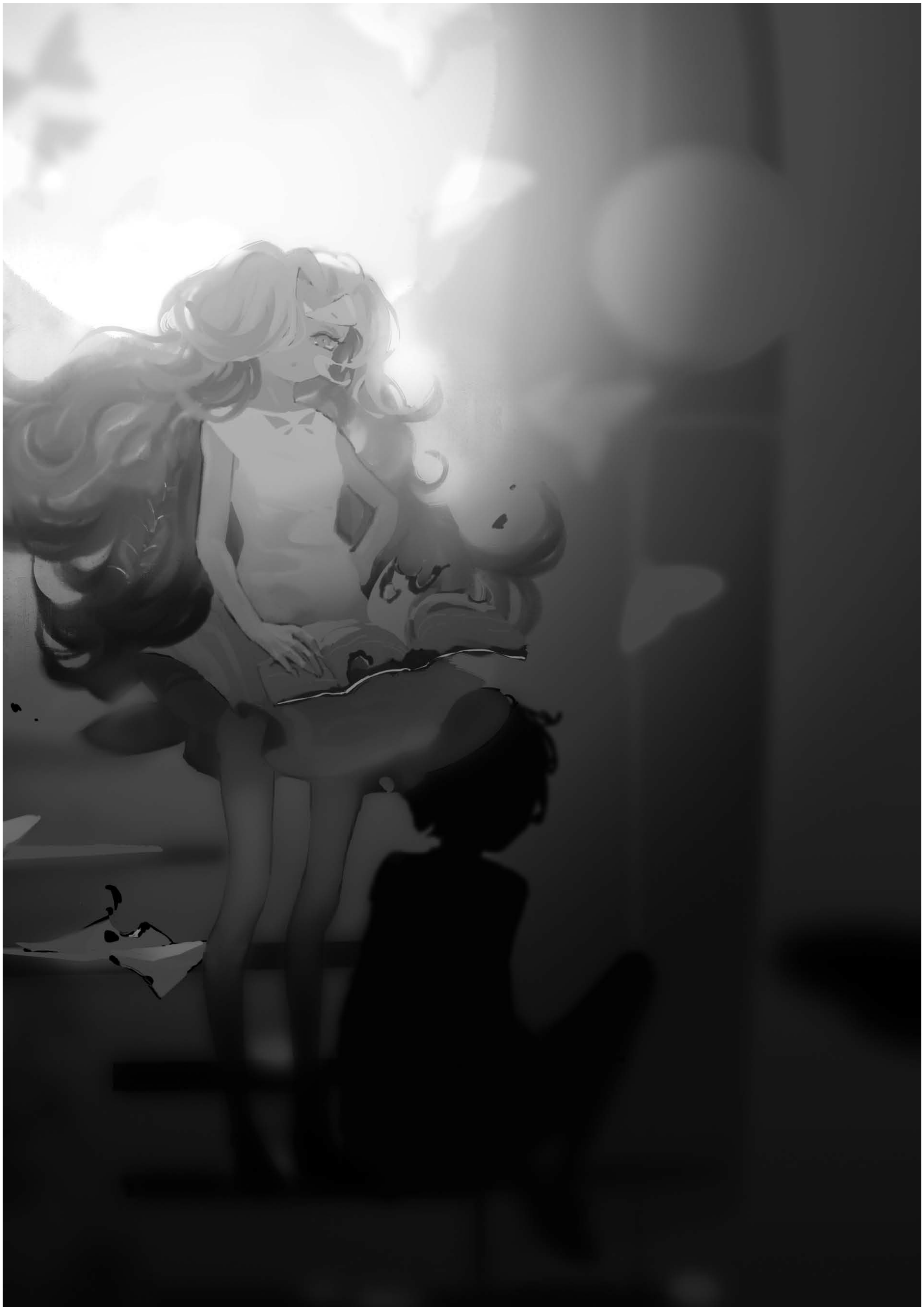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梅菲斯特奖是讲谈社旗下的公募新人奖，其特色在于不限题材，不设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因此，获奖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如森博嗣、京极夏彦、辻村深月等人气作家也都出道于梅菲斯特奖。

北山猛邦擅长机械诡计，设定系的文风更是独树一帜。其长篇代表作“少年检阅官”系列已经出版。《千年图书馆》是北山猛邦最新创作的短篇合集，本书由五部短篇小说构成，延续了其设定系风格。绝妙的构思，惊天的转折，意外的结局令人惊叹不已。所以在读到最后一行之前，请大家保持警惕，千万不要被北山老师骗了哟！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来自回首谷的呼唤
見返り谷から呼ぶ声



回首谷——

在北海道东部的某处。

用阿依努[1]话来说，有个叫“来坡路”（死亡的洞窟）的洞穴，它是通往冥府的入口。

从它所在的山谷返回时，绝对不能回头。

1

时值十月。

放学后，有两人推着自行车前行。他们的影子拖得很长，长到令人感到诡异，往田间小路的前方延伸开去。右边的人是博士，左边的叫勇气，他俩都是我的同学。

博士理所当然般地戴着眼镜，知识之渊博简直不像是中学生，而且名字还叫作博士，所以外号也就是“博士”了；而勇气对学习虽无所谓，但运动神经卓越超群，大概算得上班里最勇敢的男生，“勇气”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

与他们俩相比，我毫无特点，名字也就是司郎，此被大家称为“小白”[2]。有道是“名字表现着本体”，确实，我也觉得这是个与我很相符的称呼。“白”即无色，一无是处。

博士和勇气并肩步行回家，我则一路跟在后面。往东能看见大海，此刻它已是一片暗色。海面摇曳，宛如层层叠叠的黑纱；海风冰凉，到了该穿厚外套的季节了。

“博士明年也要变城里人啦，”勇气半开玩笑地说道，“真没想到我们学校居然有人能考上东京的高中……潮分校建校以来终于出天才了！”

“太夸张了你，我又没什么好拿来大说特说的，而且考试到底及没及格都不知道呢。”

“博士你呀，肯定轻轻松松就能过关！”

先不说学校的偏差值[3]，光是能去东京的高中上学这一点对我们而言，博士已足够成为崇拜对象了。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世界尽头般的乡下地方长大，所以光是听到东京就会没由来地感到很了不起，而且这种认知还挺根深蒂固的。我也对博士怀着憧憬，心里亦同样以东京的高

中为目标，但很遗憾，这个梦想在实现途中已早早受挫。相较之下，倒是勇气比我更有希望了。

勇气和我同年，现在都是初中二年级，而博士则是三年级。因为学生很少，便没有按年级来分班，因此从小学时起我们就在同一个教室里，班级人数算上我也只有八人。

虽然并不像发小那么亲近，不过单纯就以同班同学论，我们彼此也过于熟悉——这就是我们之间那略为奇妙又普通至极的关系。

“那么，明天见——”

我们在一个转角处解散，各自回家。有块生锈的招牌就在那个转角处，标在上面的旅馆信息现在已经没有了。博士在那块招牌下头挥着手向我们道别。

“等一下。”

勇气冷不丁地出声。

“怎么了？”

“看那个！”

勇气指着道路前方，那里是一片林子，稀疏而凌乱地长着虾夷松。树木后有一个黑影横穿过去。

“熊？”

要是这样可就没法优哉游哉的了。在这一带，关于“有熊出没”的目击情报总是层出不穷，而且现在也正好是它们为了准备冬眠而到处乱晃的时段。只不过对熊而言，与其去那些贫瘠的人类聚集地，还是在山里更容易觅食，因此很少听说有熊跑到上下学的路上来了。

“不，不是熊吧，仔细看看。”

“看不清啊。”

博士把眼镜推上推下的凝眸注视——他视力不是很好。

从林子里跑出来的无疑是个人类。

而且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个子女生。

“是黑音。”我说道。

黑音和我们同班，正值初中二年级。她在班里时也非常神秘，总是一个人待着。因为只穿黑衣服，所以她平时都被叫作“纯黑的黑音”，其中“黑音”是她的本名。

“咦？黑音？那为什么会从那种林子里跑出来……”

“怕不是打算去上厕所的啰。”

勇气脸上笑嘻嘻的。

黑音从林子里走到小路上，不停地打量着四周。有一瞬间她似乎是注意到了我们这边，眼神停滞了一下，但很快又像没事人一样跨上停在附近的自行车，朝向暮色骑去，消失在一片苍茫之中。

“她发现我们了？”

“还是对班上的同学保密吧。”

勇气一脸很想爆料但无奈作罢的表情，往我这边看过来。

“这压根就不是她回家的路吧……嗯？莫非这里……”

博士仿佛注意到了什么，快步走近林子。他把自行车就地一停，随后钻进林中。

“喂，等等啊！”

我和勇气急急忙忙追了上去。

我们跟在博士后面往林子深处走去，很快就看见一排栅栏堵在面前。不过说是栅栏，其实也就是个展幅两米左右的立柱排，就靠几根铁棒充一下门面，既能从“栏杆”的间隙里钻过去，又能从这整排铁棒旁边绕过去。

然而博士还是在栅栏面前站住了。要通过它应该很简单，但看样子是有某种心理因素制止了他前进的脚步，而栅栏后方则飘来一股令人寒战的空气。

“博士，这里是……”

勇气好像也发觉了。

“没错——是‘回首谷’。”

绕过栅栏后若再继续向前走一点，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一座鸟居[4]——那就是“回首谷”的入口。而过了入口，两边的地面就会渐渐高于视线，等反应过来时便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入了谷底，两侧都被山崖所挟。那里昏暗潮湿，令人窒息，左右都无法逃离，只可前行或者返回。

当地的老人们都口径一致，叫大家不要接近“回首谷”，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山谷深处的洞窟以前是怎么被称呼的。

它叫“来坡路”，也是阿依努话里的“死亡的洞窟”。

“黑音她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博士脸色煞白。

“迷路了呗！”勇气边说边笑。

然而很明显，他的笑容是硬扯出来的。

附近突然开始变暗，于是我们逃也似的离开了此地。在归途中却一直觉得背后似乎有股视线，被盯梢的感觉挥之不去。

次日一早，我踏入教室时，勇气和另几名同学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正为昨天的事情聊得兴起，看来勇气已经添油加醋地把黑音的举动大肆宣传了一遍。有两个女生（昵称“巫子”和“小夜P”）对黑音的嫌弃很是露骨。

博士在我之后才到学校，我原以为他会作为知晓昨天情况的当事人而和班上的同学们交流一番，哪想他却带着一脸为难的表情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仅此而已。即使有人过来搭话，他也只是“哦”“嗯”地应付两句，随后陷入沉默。但由于他平日里也不时会出现这种状态，同学们也就没太在意。

问题是黑音。她比其他学生都晚到，是班上最后一个来的。

她才进入教室，同学们就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毕竟引起传言的本人出现了，大家总觉得当着她的面不适合说那些。又或者说是出于传言的影响，一身黑的黑音看起来简直就像汇集黑暗的魔女，令大家都把话咽

了回去也未可知。

黑音面无表情地走向自己的课桌，对教室里的异样氛围并不介意。她的座位一侧靠窗，另一侧则是个空位，整个位置犹如离岸的孤岛。

正在此时，班主任老师来了，教室里静止的时间才得以再次启动。

“早上好——嗯？铃森你现在就来啦？真是踩着点赶上了。”

班主任边看着正准备就座的黑音边说道。铃森是黑音的姓氏。她听后也没有什么回应，只是拨开垂在肩上的头发，随后坐了下去。

“那么，我点名了哦——相川。”

相川是我的姓氏。其实班里就这么几个学生，就算老师不做来校确认工作，人在不在也一目了然，不过校方的方针似乎是仍要将其作为一种教育并予以实施。

“小林——”

“到！”

而到了当天的大扫除时分，针对黑音的怀疑——或者说是类似于恐惧的情绪，从含糊不清的“灰色”变成了消抹不去的“黑色”。

上完一天的课之后便该打扫了，班上约一半人（四人）负责教室内的扫除工作。可其中两名男生——猿藏和勇气又照例把扫帚当成球棍来玩起了棒球。他们跑来跑去的，猿藏冲过头一下子收不住，撞上了黑音的课桌。

桌子被撞翻了，桌洞里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糟了，得收拾好。”

幸好黑音不在今天的打扫班子里，猿藏他们手忙脚乱地扶好桌子，又把掉了一地的东西都往回捡。

可猿藏却在中途停手，将捡起的书往勇气面前一塞。

“喂，你看看。”

“呜哇……这是什么玩意啊！”

勇气脸色都变了。

书名是——《死后的世界》。

从它朴实无华的装订和厚如辞典的分量来看，这可不单单是本灵异类的杂志书，更像是本学术著作。

而黑音的桌子里还塞有《黑魔法的实践与应用》《阿依努的咒术》《黄泉户吃[5]》什么的，净是些稀奇古怪的旧书。

认真打扫着教室的女生们虽然佯装不知，但很容易就能看出她们还是害怕了。

“不快点收拾好，黑音就要回来了。”我大声呼喊道。

“她差不多该回来了啊。”

猿藏和勇气慌忙把桌子推回原位，一脸若无其事地做完了室内扫除工作。

负责打扫室外的黑音回到教室，看样子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桌洞里的内容已经被曝光了，还是跟往常一样，一边支着腮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晚班会。等到班会结束，她便从课桌里掏出几本书，塞进书包，随后径直离开了。

“那家伙绝对有问题！”

因为博士不在室内打扫小队里，勇气便飞快地找他说了那些书的事。

“感觉都是很难懂的书，她在读吗？”

“太吓人了吧，都是什么啊，什么《死后的世界》。”

“按我的想法——”博士边把眼镜往上推边说道，“总之黑音就是对‘回首谷’很有兴趣的样子。‘回首谷’深处的洞窟连接着冥界——也就是‘死后的世界’。这个说法你也听过吧？”

“‘死后的世界’嘛……”

只要是这一带的孩子就全都知道。根据阿依努族的传说，那个洞窟好像在五百多年以前就被发现了，但最近有家出名的灵异网站报道过

它，因此它就成了“识货的人自然懂”的灵异景点。

“你说她有兴趣是什么意思哦？难不成她还想拿这个来做自选课题吗？就算不至于搞研究，一个人去那种地方也还是太古怪了。”

“同感，我也不觉得有谁会想去第二次。”

其实，以前班上全员一起去过“回首谷”。

事情发生在一年前的夏天，而且当天还是地方上的庆典节日——“熊栗日”，孩子们结成小队挨家挨户轮番拜访，吟诵祈福的话语来交换糖果点心。虽说这好像是在对熊之神祈祷，不过只要能拿到点心，祷词的内容怎样都随便。因此，我们全班便是一支队伍。

当我们差不多把各家都跑遍之后，已是黄昏时分。尽管不记得具体是谁的主意，但总之有人提议要去“回首谷”，也就是搞个所谓的“试胆大会”。可能是出于祭典活动所带来的兴奋劲儿，全班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大家抱着几分参加远足的心态就往“回首谷”进发了。

当我们穿过鸟居时，天色开始泛黑，也难怪有些人想要回去。不过都到了这份儿上，只靠个别几人结伴往回走也怪可怕的，所以他们无奈之下也只得跟上大部队的步伐。

众所周知，“回首谷”深处的洞窟入口那边有一座小小的祠堂。大家决定走到那边之后就返回。

我们心惊胆战地继续往谷里走，那里确实建有一座小祠堂，仿佛几百年来都一直这样被抛在原地、无人问津似的，看上去就像是个为充当冥府守门人而设的生物。我们已经没有互开玩笑的闲情逸致了，装模作样地朝祠堂拜了几拜便准备快点撤退，而祠堂后有股浓郁的黑暗很快便要袭来。正在此时，有人开口了。

“回去的路上绝对不能回头看哦。”

我总觉得曾经听过这个迷信的说法。

“要是回头了会怎么样？”

有人提问。

“会死的。”
回答声传来。
直至今日，这句话仍在我记忆深处回响——清晰可闻。

会死的。

“从那时起我就对‘回首谷’很上心了……做了各种调查。”博士说道，“就说这二十年间好了，你认为有多少人在‘回首谷’一带失踪……十三人，这还只是我所查到的范围里的人数，实际上说不定更多。”

十三人——

像我们这种乡下地方，走在路上光是遇到个人都挺难得了，这个数字真是够惊人的。

“真的？你没开玩笑？”勇气瞪圆了眼问道。

“嗯，尽管这些失踪事件基本都算在‘遭到熊的袭击’头上了，但却从未找到过和此情况相符的遗体。而且别说遗体了，就连衣服、随身物品之类的都没见着。其中还有小孩子骑着自行车进入‘回首谷’，结果连人带车一起消失了的案例。”

“连人带车？”我忍不住问道。

“关于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据说现场发现了疑似从洞窟往回骑行时留下的车辙，但不知道为什么痕迹在半路上突然消失。即是说，那个少年在回家路上一下子就不见了，简直就是神隐[6]啊。”

“神隐……这种事不可能的啦。”

勇气说话时带着嗤笑，可眼中却并没有笑意。

“不，从现场的状况来看也只能这么认为了。假如说少年被熊袭击，那周围没有熊的脚印可说不通吧。如果是遇上了诱拐、杀人，那么犯人多少也会留下点痕迹才对。顺便说一句，这些线索可是完全都没找着。其实说到底，但凡这是由第三人犯下的罪行，我都不觉得犯人有必

要把自行车也带离现场。”

“那么，那个少年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先以‘否定熊伤人’为前提再去考虑的话……也有说法称果然还是人为的，自行车的轮胎印也是伪造的。不过怎么可能完成这种周围没有留下一点足迹的伪装啊……”

博士望着放学后的教室，仿佛陷入沉思中。其他学生们好像都已经回去了，毫无人气的教室静得让人感到一股凉意。

“从‘回首谷’回来的路上绝对不能回头看——”

博士有些唐突地自言自语起来。

“啊？”

“勇气，这个说法你也知道的吧？那你听过如果回头看了，下场会怎样吗？”

“说是会被带到‘那个世界’去什么的……”

“不错，那假设先人们流传下来的这套说法并非迷信，而是真相呢？”

“什么意思？”

“就是说‘回首谷’深处的洞窟确实通往‘那个世界’——有人迷路误入时，直到抵达出口前都不能往回看，一旦看了……就会被带去‘那个世界’。”

“哈哈，你这是迷信啊！”

“你敢十分确信吗？那在回家路上消失不见的骑车少年又怎么解释？他会不会是在半路上回头了呢？所以才被带走，去了‘那个世界’。这么一想，其他失踪人口的问题也能有个说法了，包括一年前的那天——”

“打住打住，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嗯，真是不愿想起来的回忆啊。不过这事放在黑音身上又如何呢？她被‘回首谷’给困住了吧，莫非那天她在谷里看到了什么东西？”

“难道她……回头了？”

“要是这样的话，她看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盯着黑音的座位，总感觉她那纯黑的倩影还在那里似的。

“直接去问黑音本人当然更快，不过这大概行不通，怎么办呢？”博士耸了耸肩膀说道。

“说起来，小白之前和她关系挺好的。”

“呃，关系好？”

对我来说黑音跟班上的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也就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同学罢了。不过在跟任何人都保持距离感的她看来，我或许反倒算得上既陌生又熟悉。

“也是，她经常和小白说话呢。要是小白开口，应该能把事情给问出来。”勇气也顺水推舟道。

“问得出来才怪……”

他们当然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2

翌日，同学间很快就传开了黑音在“回首谷”进行黑魔法实验、陆续杀人并把尸体藏在那个洞窟里之类的谣言——传播的源头也很容易猜到。

虽然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把这种传言照单全收……可关于黑音她为什么会去“回首谷”，而她又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大家或许有必要知道真相。

第二堂是体育课，我们班的男女生并不分开上课。

“先从热身开始哦——”体育老师吹响口哨说道，“大家每两人为一组！”

这种时候，黑音基本都会遭到排挤。只有她一个人是多出来的，无

所事事地待在体育馆的一角。

“铃森，你——”

“我身体不舒服，在休息。”

黑音打断体育老师的话，说完便走了出去。因为这是常有的事，老师也只好一脸无奈地目送她离开，不打算再做追究。

体育课就在缺了黑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午休时分，黑音拿着便当走出了教室。

她一般都会去美术教室，那间教室现已停用，锁又坏了，因此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室内亦不过摆了几副桌椅，但幸亏窗户朝南，就算不开空调，白天也很暖和。只要不介意那些用脏了的画具散发出来的气味，那里的环境算是相当理想了。

她总是在那个教室里把饭团与盒装咖啡牛奶充作午饭，而剩下的午休时间就用来看看书、念念功课。

尽管不至于无法沟通，但也确实不易搭话。

她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这副样子，和周围的人保持距离。这种乡下学校本来人就已经够少了，她还刻意让自己处于孤独状态，那么应该是格外不想和别人扯上关系吧。

其实我也稍稍能理解这种心情。

我一直不擅长与人交流，而且压根就不明白该和别人聊些什么才好。为了避免说错话、避免被人误解、避免让对方感到无聊，我会慎重地选择措辞，如此一来聊天过程中便会有些冷场，而一旦对方脸上露出兴趣索然的表情，我就更说不出话了，只得陷入沉默。

于是我开始尽量避免和人交谈。任谁都有短板，只不过我的弱点正好是与人对话而已。

我并不确定黑音是否跟我属于一类人，但事实是——同样都和周围格格不入、和圈子混不熟的我们俩却不可思议地聊得来。我们彼此的兴

趣方向、说话速度很相似，我平时觉得没必要说出口而掖着的事情，在她面前却能很自然地化作言语。

黑音向学校请假时，也一直是我负责把课件复印件带给她。这种“既然别人都不想做，那就由我来吧”的气质特征，在我还是小学生时就已练成。

话虽如此，倒也没有人瞎起哄说我和黑音正在交往之类的，或许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怪胎们想凑在一起也好，无论怎样都无所谓吧。

“黑音——”

午休时间结束，我向从美术教室里出来的黑音扬声喊道。

她快速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却像是把我的招呼当成错觉一般，冷漠地回过头去，一边甩着长发一边往前走。

这下可完全说不上话了，看样子还得再更加强势主动一点。

于是放学后，我和黑音一起回家。

“一起”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歧义，其实只是我擅自跟在她后面而已，但她并没有表现出露骨的厌恶之情——这也可能是因为她内心的情感之泉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任肉眼也看不清冰下的名堂。

她没有沿着平日的路回家，而是把车骑往别的方向。我心想她莫非又要去“回首谷”？不过这也不是通向那里的路线。

没过多久，她就在公民馆[7]前停了下来。

我们的公民馆建筑和一般民宅没什么区别，还兼做图书馆，从绘本到本地乡土史都搜罗在库。但毕竟只有一间百姓住房在充当书库，所以藏书量很少，也不像图书馆那样有专门的管理员常驻。

因为访客极为稀少，黑音经常会把这里当成秘密基地来使用。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来备用钥匙的，反正可以随意出入。

她一边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一边打开门锁走进馆内，坐在书库里的小椅子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简直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似的放松自

在。

我靠近窗边，看她打算做些什么。只见她快速地从各处抽出书本，将它们铺在桌上。

全都是些有关本地的传承、阿依努的传说之类的书。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

“你在调查‘回首谷’吗？”

她没有作答，只是用指尖点阅着文字，同时把书一本本地翻开。

“‘回首谷’本来是读作‘来坡路’的。”黑音念出声来，“通常都用阿依努语来念，但就在要给这个读音配上汉字、使它成为一个地名时，却不知怎的把洞窟给忘了，于是整个山谷都统一被称为‘回首谷’……”

“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听老人们说，这好像是根据本地的传统。”

“指那个‘不能回头’的说法吗？”

黑音却毫无预兆地合上了书本，一声不吭地朝我这边凝视了一会儿，随后又拿过另一本书。

这次的书围绕“回首谷”的传说，写满了我很难懂的内容。而且还都很惊人。

据书中所写，“回首谷”从“二战”以前直至“二战”中期都叫作“回魂于尸首之谷”。正如其名，这片土地上有个自阿依努时期便流传下来的奇妙习俗。

即“回魂”——唤回逝者之魂灵的仪式。

从黄泉将逝者带回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仪式其实相当简单，只要去那个通往黄泉的洞窟，多次呼唤召回对象的名字便可。

仪式本身虽然简单，只是存在一项禁忌。那就是——在逝者被唤离冥府、回到现世之前，呼唤者绝不能回头看。

具体说来，即是从洞口的祠堂开始，直到“回首谷”入口处的鸟居为止，呼唤者在这一路上都不能回头。一旦违反，呼唤者便会和自己唤出

的逝者一同被带回黄泉彼世。

“回首谷”这个地名即“回魂于尸首之谷”的简称。

由此，传统和地名便被互相混淆了，“回魂于尸首”也演变成了“回首”——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如此……原来是‘回魂’的意思啊……”我自顾自地喃喃低语着，同时看向黑音，有种谜团一下子被解开了的感觉。

后来，我们又在这本书里读到了上述传统是否源自伊邪那岐的神话传说。

伊邪那岐为了与亡妻伊邪那美相见，去往黄泉之国，终于抵达亡妻身边。此时，他被告诫“绝对不要看亡妻在黄泉宫殿之中的模样”，但他却仍打破了该项禁忌，结果看到的是一个腐烂丑陋、面目全非的妻子……

黄泉给人的印象，和“回首谷”的洞窟确实有相似之处。

然而——

“倒不如说是更像这个故事吧？”

黑音翻开了一本希腊神话故事书。

那是著名的俄耳浦斯下冥府的故事。俄耳浦斯为了将亡妻欧律狄克从冥府带回，便去会见冥王哈迪斯。哈迪斯被他说服，愿意把亡妻还给他，但相应地有一个条件。

即在离开冥界前绝对不许回头看。

可就在俄耳浦斯即将走出冥界的当口，因为惦记着欧律狄克是否好好地跟在他身后，还是回了头——于是在那一瞬间，欧律狄克便被带回了冥界。

“不能回头”这一点确实近似于“回首谷”的传统，可实在无法想象我们这种乡下小镇会以希腊神话为基础而建立起风俗习惯。

在神话故事或传统习俗等事宜中，这种“看不见的手”——亦可说所谓“禁忌”十分常见，因此只是碰巧相似而已吧？但即便如此，我们和相

距遥远的希腊神话能够拥有相近的传说就已十分奇妙。

黑音把摊开的每本书都翻来覆去地熟读，俨然一名专注于艰涩文献中的学者。而实际上，她现在搞不好是真的想当“回首谷”的研究人员。

“她被‘回首谷’给困住了啊。”博士是这么说的。

虽然她看上去并不属于魔女或者杀人狂那一类，可为何会如此执着于“回首谷”呢？

“黑音，你做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

她合上书，抬起头来。

“小白，”她的视线越过我，似乎正凝视着墙壁，口中呢喃道，“你等我。”说着，她就把书本都收拾好，离开了公民馆，我则独自对着书架久久未曾离去。

后来她也没有再回到这里。



我并不太清楚黑音的想法。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附近的公园里有个可旋转式的球形攀爬架，最近似乎是因为安全问题被撤走了，不过在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它可是最有人气的游乐设施。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某个黄昏时分，黑音在空无一人的公园里绕着那个攀爬架闲晃。路灯开始亮起，如同聚光灯一般照射出她的孤独。

“你在干什么？”

我注意到她便扬声问道。当时我们已经是可以随便打招呼的友好关系了。

“看了不就知道了吗？”

她没好气地说道，随后继续着这项奇怪的行为。

她用脚上那双运动鞋的鞋尖踢着地面，蹭出线来。

我在旁观看了一会儿，发现她弄出来的线绕了那个球形一周。

“这是什么？”

“土星环[8]。”

她多半是把球形的攀爬架看作土星，于是便在地面上给它“画”了个环。

“我也来。”

“那么小白你画D环，就是最靠里的那圈，我来画外侧的E环，然后我们一点点把中间的环都加上。”[9]

我们俩十分投入，无视愈加昏暗的天色，只是持续描绘着土星环，公园也成了宇宙——如果说路灯是太阳，那么饮水处就是土卫二[10]。

画完所有的环之后，我们爬到那个攀爬架上，抬头仰视着悬浮在夜空中的真土星——它散发着澄澈的光辉，凝神望去，仿佛能看见它周围的土星环。星空与公园无缝连接，融为一体，那一刻的我们就好像真的置身于宇宙之中。

“……你还不回去，没关系吗？”黑音问道。

“黑音你呢？”我回问道。

“没什么要紧的。”

我曾在无意中得知她的家庭情况很复杂，父亲已不在人世，母亲也跟不存在似的。她总是穿着同一身黑衣服，吃着一成不变的便当，并且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为什么？”

“因为很开心啊。”

这份心境是真实的。即使是不太会与他人产生共鸣的我，也相信此刻的她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

“说到土星环，凑近了看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为何念叨了起来。

“它好像是由冰构成的，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亮闪闪的呗。”

“这样哦……我想到个好主意！”

我从攀爬架上下来，捡起一个掉在附近的空塑料瓶，走到饮水处，用它来汲水。

随后，我开始把瓶中的水泼在地上的土星环上。

“好不容易才画好的，你这么弄不就没了吗？”

“你明早就知道了。”

听我这么讲，她似乎也接受了。

“明天，我很期待哟！”她开心地说道，“我出生到现在还是头一次会期待明天呢。”

洒完水后，父亲打着手电出现了。他很担心迟迟未归的我，还对我大发脾气。我和黑音道别后回了家。虽然依稀感觉父亲好像说了些关于黑音的事，但我也只是当耳旁风，并没有记在脑子里。

第二天一早，我在去学校前跑去了公园。

清晨的气温很低，吐出口的都是团团白气。

我把自行车停在公园的入口处，便朝攀爬架走去。和我想象的一样，昨天画好的圈上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正沐浴在斜斜洒下的朝阳光辉之中，闪闪发亮。

这正是土星环。

我等着黑音到来，等了有一会儿。但是她却没有出现。

明明说了很期待的。

因为上学的时间将近，无奈之下我只能去学校了——可黑音也不在那里。而当她出现在教室里时已经是下午，一只眼睛上还覆着纱布，想必是家里出事了。我却什么都没有问，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她是否看到那个“土星环”了？

我不知道。

因为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我并不太清楚黑音的想法。

但是……在她心里，或许也同样认为自己不算很了解我。

3

“在那之后我又调查了一下‘神隐’。”

现在是午休时间，博士如此说道。

“神隐？”

勇气歪着头，很是不解。

“我们在‘回首谷’时讨论过啊，你已经忘了吗？”

“啊，哦哦。”勇气这才恍然大悟，“还真忘了。黑音就是犯人吧？”

“那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谣言。虽然我也觉得她很可疑，但仔细想想，‘回首谷’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出怪事了，所以应该不是她干的。”

“那之前她为什么会从‘回首谷’里出来？”

“是在调查相关的事情吧，她很可能在一年前开试胆大会的那天目击了什么，并注意到那个山谷的秘密，不过还没有接触到核心，于是就一个人到处调查了。”

“这算啥，扮侦探团玩吗？”

“只有侦探没有团，因为她是自己一个人嘛。”博士冷静地吐槽，接着继续说道，“没错，我要在黑音找到答案之前更早一步揭晓‘回首谷’的秘密。”

“这是哪门子的竞争心理啊。我说，博士你现在不正处在中考的关键时期吗？是干那些闲事的时候吗？”

“学习方面我还是会和原来一样努力，倒是在老家留下一个未解之

谜才会让人忍不住挂心。”

“是这个原因吗？”

“不管怎么说，失踪的人已经到两位数了，这可是本地的耻辱哦。要是就这样直接去了东京，那里的人肯定会拿这事来笑话我，说我们这里是什么可怕的乡下。”

“这确实很头疼啊。”

“就算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名誉，我也绝对要解开‘回首谷’之谜。非得解开不可！”博士的表情不知不觉中严肃了起来，“所以我试着做了各种调查……其实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了。”

“咦？已经有答案了吗？”

“理论上是可以解释通，不过还是必须实际调查看看，这在现实中是否成立。”

“你说调查，具体要怎么做？”

“去‘回首谷’一趟。”

“还要去那种地方吗？之前说不想再去的也是你啊。”

“为了名誉啊，你当然会和我一起的是吧？”

结果，等到放学后，我和勇气就跟在博士后边，朝“回首谷”进发。

然后，我们到了那道栅栏前方。

不知是否因为这里的温度明显比周围低，我们自然而然就有些打战。而从“回首谷”深处飘出的空气则更为寒凉。

“所以，你想调查的是什么咧？要抓紧在天黑前弄完啊。”

“好了好了，先别这么心急。”

博士伸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绕过栅栏，往更前方迈出一步。

我和勇气慌忙追上去。

“我对‘回首谷’做过各种调查，然后——”

“唉，你是怎么查到这些事的？我有点在意呀。”

“上网查。”

“哦，这也行？”

“你这口气，是把我当笨蛋啊？去网上搜搜看就知道了，因为有很多在这里拍的照片已经被上传到各种网站上——比如个人博客啦、灵异类的新闻资讯网之类的，而且连那个洞窟里的角角落落都被拍下来了。”

“这又是什么情况……总觉得好扫兴哦，就像我们的秘境被糟蹋了似的。”

“这里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不过在外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景点啊，而且按他们的说法，这个洞窟撑死了也就差不多三十米深，走到头是死路。”

“啈……”

“当然了，并没有通往彼世的入口。”

“肯定没有啊。”

“听说警察和消防队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去洞窟里确认了好几趟。当然，不管调查多少次，也都没有发现过什么妖怪啊、失踪者的遗物啊之类的。”

“那么，那套‘回头就会死，会被带到阴曹地府’的说法也全都是假的啰？”

“不，这倒不能把话说死。”

“啊？”

“毕竟很多人去向不明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也是事实哦。他们都是离开洞窟后，在返程途中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果然是在洞窟里安家的熊干的好事吧。”

“都说了，如果是熊，那该留下痕迹才对。”

“但动物可做不到不留痕迹——所以说到底还是人类下的手？”

勇气一下子就露了怯，他打量着四周问道：“难道有杀人狂？”

再一回神，鸟居已经在我们眼前了。

我们并不知道这座鸟居是由谁、出于何种目的、在什么时候所建的，黑音之前在公民馆书架上抽出来的本地历史相关书籍里也没有写到。它的外观给人以“古代遗迹”的印象，可实际上也许并没有这么古老。

我们穿过鸟居，继续前行。

“你之前是说二十年里失踪了十三人？假设杀人狂在二十岁时第一次出手，那么现在也才四十岁……”勇气说道，“这倒不是不可能啊……而且往后说不好还会再活跃个几十年。喂，我们就这么继续走下去没问题吗？”

“冷静点，这个二十年也就只是基于我的调查范围得出来的结论。我试过把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再查，结果这里早就流传着神隐的故事了，少说也有百年以上。”

“什么？也就是说——这不是人类干的啰？既不是动物又不是人类，那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我们就是为彻底弄清这个谜才来的啊。”

博士丝毫不见恐惧，一往直前。

我们已经抵达谷底了，左右都是超过两米高的山崖，从两侧将“回首谷”夹得紧闭，令人无处可逃。

“解谜的钥匙果然在先人留下的警句之中呀！”博士在我们前方边走边说道，“以观光的游客为首，造访过这里的人并非全都遇到了神隐，平安返回的人也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就没事，对吧？可与此同时，有人却碰上神隐，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难道……”

“没错，八成就是——他们回头了。”

走了没多久，洞窟的入口便出现在视野之内。

那个洞口敞开着，充其量不过高一米五、宽两米左右。尽管这样的

入口让人感到一阵逼仄，但据说若往里走得深了，空间也会随之宽敞起来。可由于里头太暗，无法从外面窥见洞内的光景，看上去完全就像是拉了黑幕似的。

古旧的祠堂建在入口处稍稍偏右一点的位置——它是一座木制的小祠堂，顶部是三角形的。祠堂似乎曾附有过为放东西而造的观音门[11]，不过留下的痕迹到现在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相传，对着这座祠堂呼唤逝者的名字便能将其魂魄唤回。

“这就跟能接通阴阳两界的电话似的嘛……”我自言自语道。

“好，抵达终点！”博士说道，“今天还是先不探索洞窟内部了，毕竟什么装备都没带。”

“就这样？你不是说有东西要调查吗？”

“那就抓紧实验一下。勇气，你从这里稍微往回撤一点，然后朝我回头试试。”

“喂喂……你是叫我去送死吗？”

“放心吧，死不了。”

“真是怕了你了……”

勇气一边抱怨着，一边从我们所在的地点往“回首谷”的入口处走了一会儿。真不愧是个勇气十足的男生啊，虽然看得出他还有几分踌躇——不过才没几步路他就回头了。

并没有发生什么异状。

“怎样？看到什么了？”

“看到一个男生，大模大样地抱着胳膊，他的名字叫博士。”勇气耸耸肩，继续道，“其余就是祠堂啊、洞窟啊这些了，没瞧见什么古怪的。”

“身体上有异常吗？”

“没有。”

“果然如此，光回头的话按说是不会产生什么异状的。”博士的话中

带着苦笑，“我们都真做了实验，结果不过如此。要是某些情况下确实‘回头就会死’，那你觉得会是些什么情况呢？”

“嗯……我能想到的就是被什么东西追着跑的时候了，比如有头熊在后头追，距离又很近，那就肯定不能回头啊。”

“但这里可没有东西在追赶着人哦，当然了，洞窟里外都没有。”

“喂，别装模作样了行吗，差不多该告诉我答案啦，太阳都快下山了。”

“别这么心急嘛。”博士说着便原地蹲了下来继续道，“勇气，就一次，再朝我回一次头。”

“你还有完没完了……”

勇气嘴上骂骂咧咧，不过还是按博士的话往“回首谷”的出口走去，然后回头。

“停！”博士制止道，“明白了吗？”

“啊？明白什么？”

勇气似乎愈发焦躁。

“勇气，你现在是站定不动的吧？”

“是你叫我回头的！”

“是的，这就是答案。”

“……啊？”

“就是回头等于立定哦。边回头边继续前进当然也不是做不到，只不过通常来讲，人在这时都会停下脚步哦，也就是说……碰上了神隐的人全都是回头时站住不动的人。”

“听不懂，什么回头立定的，这要怎样才会发生神隐啊？”

“看看地面。”

勇气依言看向自己脚边。

只见鞋子上沾着大量的泥。明明就没有下雨，整个地面却都湿湿的。

“在这里被称为‘回首谷’之前，据说是叫作‘回魂于尸首之谷’的。”博士已经完全以一副真博士的做派开始说明，“‘回魂于尸首’就是‘把逝者叫回来’的意思，可这个名称里的重点却不在‘回魂’，而是‘谷’——也就是‘谷地’。”

“谷地？”

“你听说过吗？以前这一带到处都有‘谷地’，大人们会提醒小孩子‘不要靠近谷地’。所谓‘谷地’一般就是指沼泽，也有说法认为这个词源自阿依努语——比如这里的当地人会把‘钏路湿地’[12]统称为‘谷地’，而有时又反过来用‘谷地’来称呼那些常见的小池塘或者沼泽地。”

“啊，以前爷爷有带我去过湿地，这么说来他当时好像是说了‘谷地’。”

“另外还有一点——说到‘谷地’，它还能指‘无底沼泽’。”

“‘无底沼泽’……”

“它在我们这里还被叫作‘谷地眼’……乍看之下是面积很小的沼泽地，可掩藏在地下的部分其实很大，简直就是深不见底——这种沼泽就是‘谷地眼’。”

“原来如此……这里以前是沼泽地啊。”

“不，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勇气惊讶地确认着自己脚下的地面。虽然地面是潮湿的，但他本人却没有下沉。

“很可能是要等到多项条件重合时，‘无底沼泽’才会出现。这样一想，事情就全都通了——‘不能回头’的警句以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们——”

“‘神隐’说的难道是……”

“是的，是被‘无底沼泽’吞噬了。当然了，尽管这沼泽号称‘无底’，却也不可能真没有底。它实际上深约五米……说不定是十米，总之是有

底的。然而，自行车也好、衣服也罢，既然它能把受害者全吞没了还绰绰有余，那么不管有多深都不奇怪。而且一旦沉入其中就不会再浮上来。”

“喂……也、也就是说，这块地里沉了几十个人的尸体？”

“恐怕是。”博士用手指掘了掘地上的泥土确认起来，“据说以前到处都有这种被称作‘无底沼泽’的沼泽地，不过毕竟进入了现代社会，它也只存在于我们这种乡下地方了。但这里早晚要开发的，到那时候它就会被填上了。”

“你、你等等，我们现在不是也站在这个‘无底沼泽’上吗？怎么没往下沉？”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无底沼泽’所导致的‘神隐’需要满足一些先决条件。首先，地面得处于含水量高于平时的状态。所谓‘无底沼泽’归根结底就是指泥巴和土壤溶解于水并达到饱和状态。”

“也就是说在下完雨之后吗？”

“对，不过光靠积存雨水应该还是很难快速形成‘无底沼泽’的，按我的想法，流经这个洞窟下方的地下水脉可能与大海相通——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随着潮起潮落，这边土地的含水量也会相应有所增减，而‘无底沼泽’只有在满潮或接近于满潮时才会出现。”

“原来是这么个理……”

“‘神隐’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站定在无底沼泽上。就算说好‘不能回头’，可在回头时人还是常会停下脚步站住不动。而一旦站住了，双脚即会被泥地抓住，之后越是挣扎就会陷得越深。”

“嗯？这不是很奇怪吗？脚下都已经是‘无底沼泽’了，我觉得光是走路都要往下陷了，还哪来的回头和站定啊……”

“但情况并不是你想的这样。其实我们一年前……就在‘无底沼泽’上走过。”

“你说什么？”

“打个比方，你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过吧，那些车子在沙滩上飞驰的画面。仔细想想那也很不寻常哦，按常理说轮胎会窝到沙子里去，车根本就动不了。实际上，那些飞驰疾驶其实是特殊现象，并非在所有的沙滩上都能实现。首先沙粒要非常细腻，同时还得饱含海水，才符合理想条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沙地施加重力，沙地就会变得更加坚硬，因此车辆得以行驶。”

“那么这在‘无底沼泽’上也一样吗？”

“正是如此。像沙滩和‘无底沼泽’这样满是细小的颗粒状物质的场地，在受到快速的冲击或外力时，颗粒们便会凑紧、变硬；而相反的是，在又缓又慢的作用力之下，它们却会丧失那种与之相抗的反作用力。这种特性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作‘剪胀性’[13]，因此只要以一定的速度在‘无底沼泽’上行走就不会沉下去，可一旦停步却会往下陷。”

“所以那个‘回头就会死’的说法还真不是迷信……而是事实吗？”

“应该是。”

“那，一年前的那天，那家伙——”

那个祭典之夜。

班上的同学一起来到这里。

出谷时，却少了一个人。

大家都很害怕，便把事情告诉了大人们——但当时还隐瞒了去过“回首谷”的事实，就因为担心会挨骂。真是单纯又幼稚的理由啊。

大人们都炸锅了，大半夜打着手电四处奔波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失踪的孩子。第二天，第三天，也都一无所获。

班上的同学们谁都没有向大人们说出实情，已经无法回头了。要是被追责可怎么办？会去少教所吗？说不定还要坐牢。于是那晚的事情就成了班上的秘密。

大家都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把真相说出去，可是谁都没有声张。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

现在，教室里还是空着一个座位，而且应该会一直无人入座，直到大家毕业——大家若一起毕业可算是美谈一桩，毕竟大人们还认为那个孩子只是失踪，并不一定死了。

那个空位就在黑音隔壁。

她的目光总是越过空位，看向整个教室。

每一天，每一天，她都是什么心情呢？

“话说，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那天我们从‘回首谷’回去的时候，黑音确实是走在队伍的最后吧？”博士说道。

“不记得了……怎么了？”

“如果那家伙一直都在队尾……那么是没法超过逐渐沉入沼泽的同学而离开山谷的啊。”

“啊！”勇气脸色煞白回话道，“那也就是说，她对同学见死不救？”

“全班可能只有黑音一个人知道真相，但她却一直保持沉默。”

“她什么意思？而且那么拼命地调查‘回首谷’也怪让人担心的，她到底有什么企图？”

“谁知道……完全不清楚她在想些什么。”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似乎都陷入了深思。

周围已经很暗了，视觉开始受限，可听觉反而变得敏锐起来。

风声听上去就像是有谁在悄声低语，抑或是长眠于地下的死者们正在出声也未可知……

“不用告诉警察吗？失踪事件的真相。”勇气问道。

“就说‘我们的同学估计陷在这里了，所以请你们挖一下’吗？肯定会被当成妄想然后驳回的啦。所以最起码我们得证明这里确实有个‘无底沼泽’……”

博士说到最后，咬字已经含糊不清了。言外之意似乎在说我们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

而且同班同学的遗体若是被发现，那天的秘密可就难以继续隐瞒下

去了。

“今天也差不多了，先回去吧。”博士说道，“总之注意别站着不动。”

我们离开了“回首谷”，全程没有回头。

4

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了黑音的话。

“大家都消失就好了。”

记得那是初一的时候，体育课上她请假了，就坐在体育馆的领奖台上，看着大家上课的样子。我因为扭了脚，也和她一样被安排了见习。

“‘大家’是指？”

虽然我并没有紧挨着她坐，彼此间还有点距离，但依然能听到她的说话声，于是也没多想就回了话。可能她就是故意要让我听到的。

“大家就是大家。父母也好、老师也好、班上的同学们也罢，总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或许任谁都曾想过这种事。尽管程度有差别，不过任谁都有过这种厌恶一切的时候吧。

可是黑音似乎是真的打心底里憎恨着这个世界。要问我会这么想的理由，那便是她每次嘀咕着这些话语时，都会带着淡淡的笑意。

这是容易出现在青春期的某种厌世情绪呢，还是……

不管怎样，在她愈发憎恶世界的同时，也遭到了周围的厌弃，于是她也愈发孤僻，形单影只，只有身上的伤痕和淤青在增加。她的母亲因为伤害罪而被逮捕好像也是这段时间的事。这位母亲究竟是对谁下了毒手呢？关于这点并没有被公开，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但受害对象很可能就是黑音。

第二天，教室门口有些骚动。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是勇气在逼问黑音。

他的勇气化作了一种野蛮，同学们也围着他，仿佛都在他背后支持他似的。

黑音用胳膊支着脸颊，一脸漠然。

“喂，你听见我说话了吧？”

勇气打算去抓黑音的手腕。

我伸手想要制止他，却抓了个空。

手腕被抓的黑音似乎流露出一丝怯意。看到了效果的勇气趁势继续动摇她的内心。

“‘回首谷’那件事……你想怎么样？”

“你在说什么？”

黑音终于出声了。

“别装傻，是你杀了那家伙吧？”勇气指着黑音隔壁的座位继续道，“你想就用同样的方法把看不顺眼的家伙一个个都杀掉是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这混蛋……”

“勇气，住手！”之前一直打定心思旁观的博士开口了，“别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去逼问黑音。”

“你要放任这家伙不管吗？要根据的话，有啊！你也看见了吧，这家伙出入‘回首谷’啊！喂，黑音，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想对这个班级做什么？”

“老师来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勇气闻言便离开了黑音身边。

全班都若无其事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但这几分钟前后的教室已经明显有了某种变化——好似越过了一条无法回头的界线。

当天午休时，黑音和平时一样不见了，勇气他们就看准了这个时机聚在一起。

“她至今为止已经暗中杀了好几个人。”勇气像在演说似的对着教室中的听众们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完美犯罪哦！把自己讨厌的家伙、碍事的家伙一个个沉到‘无底沼泽’里去。不是传说她妈最近从镇子里消失了吗？八成就是被她弄到沼泽里去了，她爸一定也是这样，还有邻座那家伙。”

“博士……你怎么看？”班上的同学们询问道。

博士抱着胳膊，哼哼唧唧地说道：“嗯……不管黑音实际上到底做没做过这些——掉到沼泽里就是完美犯罪倒不假。不留下任何痕迹即可把一个大活人从世界上抹消。而且又没有尸体，根本就构不成案件。”

“这样哦。”

班上的同学对年长的博士非常信赖，都认同了他的说法。尽管他的话也是在推测，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那怎么办？会出大事吗？”

“而且她可能还会把一年前‘回首谷’的那件事散布出去。”

“那就麻烦了！”

“说到底，那天到底是谁叫她一起去的？”

“不知道啊。”

“如果是她把人一个个带到沼泽里去……我们大家作为知情者，无论如何也得去验证一下……”

有人说道。

“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验证……”

班里的同学七嘴八舌，这句话与其说是从某人口中讲出来的，不如说是整个班级的意见。

“你们在想些什么啊？！”

我试图打破这样的氛围。

可是并没有人把我的话听进去。

大家好像已经达成了一致。

“博士，下次满潮是什么时候？”

大家都希望得到明确的验证。

三天后的放学时分，全班一起把黑音的课桌围住。她还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原本有的同学心存犹豫，然而她此刻的神情却坚定了大家查明真相的决心。

“一起回家吧。”勇气说道。

为了避免老师们的盘问，同学们相互之间保持着距离，和黑音一起离开了学校。

目的地是“回首谷”。

当大家抵达那个鸟居的时候，周围已经开始转暗，还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脚下也肉眼可见地变得泥泞。

黑音脚下一滑，掉到了鸟居下面。

“都是你自己不好，黑音。”勇气说道，“‘回首谷’的真相今天就揭晓了。”

黑音透过淋湿的发丝，默默地盯着勇气。

“今天好像是大潮日，还下着雨，博士预测水分会比平时更多，是吧？博士。”

“嗯。”博士面有难色地凝视着暗处答道，“只要再前进一步应该就会立刻被困住了。”

黑音跪倒在了泥地上。她黑色的头发湿湿地散在背后，雨势也变得更强了。暮色之中，她那黑色的身影与四周交融成一片。

班上的同学们感到一丝寒意。

黑音站了起来，就像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样，头也不回地从鸟居下踏出了一步。

在那前方，就是“无底沼泽”了——

“快跑啊！跑过去就没问题了。”

我大声呼喊。

黑音跑了起来，发出“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很快便跑得不见踪影，只有拼命奔跑的脚步声在山谷中回响了一阵。

大家有些害怕，都往回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黑音——

我还不太清楚你的想法啊。

但是，我果然还是放心不下你，只有这点我很清楚。

黑音拼尽全力在雨中奔跑，终于抵达了洞窟的入口。

大概是为了避雨，她坐在了祠堂旁边。

就和平时一样，一个人孤零零的，但是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仿佛被全世界所厌弃，被众人所驱逐，终于被逼到了阴阳两界的交界点。

十一月山谷中的空气冷得惊人，黄昏的雨水还打湿了她的全身，正逐渐将她的体温夺走。等到白天，沼泽地里的水分或许会减少，可她熬得到那时吗？

还是说，她知道这一路有多危险，却还是会往回跑去，直至跑出“回首谷”。

她究竟还有没有剩下足够的体力？

黑音团膝坐着，将脸埋在双膝之中。

一年前的那个夏夜——是我邀请你的。

或许是我多事，所以想着你会拒绝，可意外的是你却来了，好像还对自己穿浴衣[14]的样子感到害羞。

试胆大会的回程途中，我很担心一直被同班同学们排挤的你有没有好好跟上，回头看见你在夜色中紧跟在后头，便放下了心，可你却用诧异的表情看着我，没有作出回应。

从那天起，你就被这里给困住了。

所以这应该是我的责任吧。

为什么你要来到这个“回首谷”呢？

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我看到过好多次了，直至你消失在这个林子中。

为什么你——

“小白。”

黑音突然呢喃起来。

我就在这里啊。

我对她伸出了手。

“小白！”

她带着哭腔呼唤着我。

一次一次又一次——

满溢的情感从她心灵的泉水中涌出。

黑音为自己当初的无力，哭得像个孩子一般，呼唤着我。

原来如此。

我终于意识到了。

你反复来到这里的理由。

还有我来到这里的理由。

我正是为了这一刻，才来到这里的。

因此，我会为你祈祷。

这时——

尤为寒冷的风，从洞窟中吹来。

冷得冻人。寒风将黑音包裹了起来，简直就像将飘雪夹杂在狂风中

一般，随后势头迅猛地向外吹去。

我的视线随风而行，投向了一片暗色之中，而前方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

被风吹过的地面，开始闪耀起白色的光芒。

是冻住了吗？

由于方才的一阵冷风，只消一瞬，沼泽里的水分便结成了冰。何等奇妙！在可视范围有限的黑夜里，这条闪闪发光的冰路——恰如我在那天所见到的土星环。

黑音终于抬起头来，因眼前的奇迹而双目圆睁。

“是土星环——”

好了，黑音，站起来。

她便摇摇晃晃地起身。

“小白……你来了啊！”

奇迹或许很快就会结束。

所以，快跑。

跑啊。

黑音踏出了一步。

“谢谢你，小白……可是……可是就算回去了……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活下去的自信。”

我会守护着你的。

“小白……你可以守护我吗？”

当然会。

黑音拭去眼泪。随后凝视着正前方，开始在土星环上前行。

听好了，黑音，绝对不要回头。不管前面有多艰难……都要向前看，挺起胸膛活下去！

不久便能看见鸟居了。

同学们最终也会知道真相。

到这里我也能放心了。

我目送着她离开鸟居的背影。

黑音——

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要坚强地活下去啊，连我的份一起。

注释

[1] 阿依努指阿依努族，又称虾夷族，是居于日本北海道、库页岛和千叶群岛等地的一个群族，虾夷则是北海道的古称。——译者注

[2] “司郎”在日语发音中和“白”的读音非常相似。——译者注

[3] 偏差值是指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是日本人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反映的是每个人在所有考生中的水准顺位，偏差值越高则说明学生的应试竞争力越强，同理，高偏差值的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重点学校。——译者注

[4] 鸟居是日本神社附属建筑，形似牌坊，代表神之领域的入口。——译者注

[5] 黄泉户吃源自日本神话，指吃下用死者之国“黄泉国”的灶火做的饭。相传吃了那种饭的人会彻底加入死者行列，再也不能返回人间。——译者注

[6] 神隐是日本传说中的说法，即被神怪带去另一个世界，现在泛指原因不明的突然消失。——译者注

[7] 公民馆是日本的一种公共文化设施，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开展文化和教育活动为载体，以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为目的，相当于我国的“文化宫”。具体上还分为由各市镇村设置的公立公民馆和由自治会等组织自主经营管理的、设置在镇内且没有法规依据的自治公民馆两类。——译者注

[8] “土星环”即环绕着土星的行星环，也是太阳系行星中最突出与明显的行星环，环中有不计其数的小颗粒，其大小从微米到米都有，主要成分都是冰，还有一些尘埃和其他的化学物质。——译者注

[9] 土星的光环可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光环的各部分之间有明显的裂缝，按照与土星的距离由近及远依次为D、C、B、A、G、E环，其中最明亮、宽阔的是A环和B环，C环较暗，D环是最内侧的环且非常暗弱。——译者注

[10] 土卫二（Enceladus）是土星的第六大卫星，也是太阳系中最亮的卫星。其表面几乎能百分之百地反射阳光。——译者注

[11] 观音门是一种双开门，以前带着这种双开门的箱子常用于放佛像等，因此得名。——译者注

[12] 钏路湿地（Kushiro Wetland）是日本国内面积最大的湿地，位于日本北海道东部钏路川下游地区，总面积为245平方千米。——译者注

[13] 剪胀性（dilatancy）是沙土力学工程学中的专用名词，指沙土在剪切过程中，体积会发生膨胀或缩小的性质，原理由于剪应力引起土颗粒间相互位置的变化，使其排列变化从而使颗粒间的孔隙加大（或减小），从而发生了体积变化。——译者注

[14] 浴衣是日本的传统服饰之一，原本是贵族入浴时的一种内衣，但到了江户时代后期，随着澡堂文化渗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它便成了平民夏日里外出的一种简便装束。——译者注

千年图书馆
千年図書館



1

尽管已经过了夏至，村子北边的湖却还冻着，没有融开。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凶兆。

之后会是下个没完的雨吗？还是洪水？抑或干旱？再者是饥荒？

长老们聚在一块，为了村子的存续问题而商议了三天三夜。

结论是——

就按历来的做法，从村子里选出一个“司书官”[1]，进献给最西边那座岛上的图书馆。

是夜，村里的年轻人们便被喊来集合。现场已经备好了一只布袋，里面有一些白色的鹅毛和一根黑色的鹅毛。年轻人们依次将手伸进袋中，一人拿走一根。有人勇敢地出手，有人哭着勉强照做，也有人不知就里——总之大家带着各不相同的表情，拿到了命运攸关的羽毛。

抽到黑色羽毛的是一名叫作佩尔的少年，十三岁。

他的身材和同龄孩子们相比更加细瘦，而且本人看起来也绝对称不上机灵，似乎总是自己一个人在村子外头玩耍，是个被排挤的少年。没有一个村民会因他抽到黑色羽毛而陷入慌乱，他的父母很早就病逝了，收养他的叔叔看到这个结果反倒是喜上眉梢。当然了，理由是他被选为光荣的“司书官”，而非家里可以顺利减少一张吃饭的嘴——至少从他叔叔的笑脸上可以窥见这份掩饰之情。

日落时分，除秽仪式开始了。

佩尔被硬套上崭新的白衣服，村里的祈祷师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泼洒圣水。入夜后的凉气中，飞散的水滴简直就像是碎冰粒般打在他身上，很快就剥夺了他的体温，一股麻痹感由内而外地向他袭来。

随后有人用鹿皮包裹住他的身体，再把他塞进一个用杉树的嫩枝编

成的笼子里。

笼盖立刻就被盖上了。

佩尔在笼中翻了个身。就在合盖的那一瞬间，群星闪耀的夜空映入眼中。随后黑暗到访，给予了他死亡的预感。

笼子周围集结着四个没有抽到黑羽毛的年轻村民，他们把穿过笼底的杆子扛在肩上，抬起了笼子。

夜幕下的村中，吹笛声响起——

这是抬笼出村的信号。

目送着他们离开的只有村里的长老们，村民则大多都因村子靠一位少年的性命获救而欣喜不已，安然睡去。

佩尔在忽上忽下剧烈晃动的笼中，做好了无法再次回到村中的觉悟。

“喂，佩尔，听得见吗？真没想到会是你被选为‘司书官’啊。”

其中一名抬着笼子的人向佩尔搭话。笼子编得很细密，从里头看不见外边，所以佩尔无法看见说话的男人是谁，不过光听声音他也很快就认出那是伏特加。伏特加比佩尔年长两岁，老爱耍弄他玩，是个乱来的家伙。

“放我下来，伏特加。我不想去什么图书馆。”

佩尔小声说道。但伏特加他们听了却笑出声来，还故意把笼子大幅度地高抬低晃。

“坐得舒服吗？”

“好可怕，放我下来。”

“我倒觉得这大晚上的，被放在夜路上可比现在吓人多了，虽然这么干也不是不行。”

“不，不要！”

“你一会儿叫我们放你下去，一会儿又说不要，真没办法呀，‘司书官’大人这么任性。放心吧，今晚我们就会把你稳稳当当地送到图书馆

去，这也是为了村子嘛。”

佩尔无话可回，冷得缩成一团，连跳笼逃跑的体力都没有，意识也在伏特加他们的谈笑声中越飘越远。

等他再次回过神时，笼子已经被放到河面上了，正在水流中漂流。

很快，水就漫了进来，佩尔吓得一下子跳起来顶开笼盖，只见以伏特加为首的四名男子正并排站在岸上。他们没有在笑，似乎对佩尔也没什么兴趣，只是背过身去，应该是打算回村了。

佩尔想要呼救，可却呛了一大口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笼子顺着河流而去，离岸边越来越远，幸好河水尚浅，漂流的速度也不怎么快。

佩尔从笼子里爬出来，脚踩到了河底，水面大概浸到腰部。可这是黑夜下的河川，流向难测，而且还会像诡异的生物般缠住佩尔，好像要将他拖往未知的地方。

佩尔一边拼死抵抗水流，一边朝对岸走去。因为漂得太远，来时的岸边已经回不去了，唯有向前。

在快要抵岸时，河底更浅了，步子也变得好迈开了。湿透了的衣服贴在身上，冷得就像是穿着一身冰制的服装。

佩尔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岸。

终于还是到了。

众所周知，在这个被河川与海洋所包围的岛上，除了众多古代遗迹，还有一个图书馆。当然了，村里人全都不想接近这里。光是说出图书馆这个名字，或者哪怕只是在脑海中描绘它的存在，人们就会感到恐惧。村民们世世代代都委婉地将相关的传说讲给下一代孩子听，而且在讲述的同时还尽可能避免彼此间的视线接触。

佩尔也十分清楚图书馆的恐怖，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愿对其如此熟知。他本来就够胆小了，现在光是站在这座岛上便已感觉如噩梦一般。背后静静流淌的水声变成了神秘莫测的怪物们的低语，向佩尔悄悄袭

来；长满了白桦树和针叶类树木的森林中有黑色的影子在蠕动——那是被风吹动的草木还是野生动物？又或者是别的什么？

真想就这样躺下，睡去。

死亡的前兆带着甘甜的香气到来，宛如在诱惑着佩尔。

然而佩尔还是用蹒跚的步履行进在这一片黑暗之中。正因为他是个胆小鬼，所以“越早离开这里越好”的想法才会驱使着他前进。

总之必须先让身子暖和起来，生火的方法他还是知道的，可是工具呢？柴火呢？还得找个避风的地方……

佩尔在森林里乱转的途中，撞上了一块巨大的石碑。

就好像只是把削平了的岩石往那儿一竖似的。

他在黑暗中凝眸细看，发现碑上画着一个奇怪的人形。

——无脸怪！

据说从以前开始，这座岛上就徘徊着很多被称为无脸怪的家伙了。相传，壁画中的他们的特征就是没有脸，并崇拜着邪秽的神，而图书馆就是进行祭祀的场所。村中的老人们把他们说成是会把坏孩子捉走吃掉的怪物。

森林深处似乎有股视线，到底是不是无脸怪呢？还是说是错觉？但他们没有脸，所以按说也不该有种被人看着的感觉。

佩尔突然心生惧意，在一片混沌中毫无目标地跑了起来。

然而他已经相当疲劳，小小的身子估计也挨不了多久……很快，他便倒在了森林里。

恍惚之中，他做了一个梦。

小鹿被枪射中，鲜血从脖颈处喷涌而出的场面在佩尔眼前展开。那是他在森林中捡到的小鹿，他还给它起名叫作“朋友”，一人一鹿经常一起在春天的原野上玩耍。每当受村里孩子们的排挤而去原野上时，“朋友”总在那等着他。渐渐地，小鹿长大了。某天伏特加他们看到了一起嬉戏的佩尔和小鹿，便拉开了佩尔，并在他面前把“朋友”杀死、剥皮、

吃肉。佩尔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宛如堕入梦中。

或许此刻的自己正在遭受着那时的报应。

佩尔对着眼前那血腥的幻觉伸出了手。

指尖触碰到的却只是冷冰冰的泥土。

2

醒来时，佩尔已经身在灰色的天花板之下了。

身上也盖着温暖的毛毯。

佩尔仰面躺着，慢慢举起自己的胳膊，花了点时间观察自己的手掌，发现手指还是可以运用自如的。

活下来了。

“啊，你醒了？”

佩尔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一个孩子从门口进来。他有一头蓬乱的黑色长发，肤色微黑，一双大眼睛里充满倔强。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孩子。

“看，有汤哦。虽然是我想喝才拿过来的，不过一样啦，你也正好喝点吧。”

他说着便把粗糙的容器递给了佩尔，那是用土豆和蔬菜炖煮而成的汤。

佩尔依言接过，战战兢兢地将嘴凑了上去。温暖的感觉沁入身体，同时胸间也充满了安心感。不知为何，眼泪自然而然就顺着脸颊滑落。

“喂喂，你别为这点小事就哭啦！”头发蓬乱的孩子盘腿坐在佩尔身旁说道，“我还在想继我之后，到底会是谁被运到这座岛上来呢，怎么偏偏是你哦——哭包佩尔克里。”

“你……知道我的名字？”

“嗯，你在村子里老被欺负得哭哭啼啼的，我都帮过你好几次了，

别说你已经忘了我的恩情啊。”

“欸？这……”

佩尔确实觉得在哪里见过眼前这个孩子，但却一时想不起来。“呿，真是个不值得帮的家伙。”对方苦笑着说，“唉，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没办法呢，我的名字是维萨斯，别再忘了啊。”

维萨斯——

好像在哪儿听过。

不，更应该说是很熟悉。

莫非真的是那个维萨斯吗？老找村子里的长老和大人们争论问题，后来被当成麻烦给甩掉的那个聪明女孩……

女孩？

佩尔重新注视眼前这个盘腿坐着的孩子，乍看之下还是少年的身材，不过胸部的隆起也略微可见。

“喂，别盯着人家看啊。”

维萨斯抱起胳膊，似乎是在遮挡胸部。

“——你真的是维萨斯吗？”

“果然还是认识我的呀？”

“可是维萨斯……两年前就已经……”

两年前，也和今年一样，结冰的湖水没有解冻。按惯例，村子为了选出“司书官”而动用了布袋和羽毛。当时佩尔抽到了白色，总算幸免。

而抓到黑羽毛的是村里的第一麻烦精——维萨斯。

“没错，我就是两年前被选为‘司书官’并送到了图书馆的。”

是的，因此大家都认定她已经死了。

佩尔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忘记了这位为村子而牺牲的“司书官”。这究竟有多残酷，只有在自己也成了当事人后才明白。

“难道你这两年……都是靠自己一个人活下来的？”

“嗯，是啊，不过话虽然如此，最开始的一个月里还有另外一个‘司

书官’在，对方比我更早五年成为‘司书官’。”

“另一个‘司书官’？”

“每次为天灾呀饥荒呀之类的事情而躁动时，村子就会向图书馆献上‘司书官’，这样下来总会出现这种有多名‘司书官’同时存在的情况吧。嗯？看你一脸理解不了的样子，那也行，我们不着急，先把汤喝了，恢复精神，随后我有很多事要一件件按顺序教你。像是‘司书官’该做的事啦，在这里生活的方法啦。”

“这么说来，这里……是哪里？”

“是图书馆哦。”

在维萨斯的带领下，佩尔参观了整栋图书馆。

它比佩尔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外观的形状不太规则，但基本上算是四角形的，给人一种“随意扔在森林里的灰色巨箱”的感觉。在佩尔的脑海中，它们本该是更加骇人的样子，所以现在反而有些扫兴了。

“村里的人们对图书馆一无所知就暗加揣测，不过这才是真实的图书馆哦。”维萨斯耸着肩说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

“是啊……不过怎么说呢，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让人觉得挺可怕的。”

“可怕？哪里？”

“这么大的建筑物本身就很吓人了啊，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这种东西？”

“这正是谜团所在嘛。”

维萨斯摊开双手，意味深长地笑了。

他们踏入入口，眼前便是一间大堂，天花板高得都看不清顶壁。佩尔只顾着呆呆地仰望着头顶，寂静的感觉仿佛化作了有形的颗粒物，嗖嗖地落下并在地上堆积，感觉有些渗人。

接着是第一阅览室。

从入口开始到房间的深处，是一条笔直的走道。以该走道为中心，

左右两边都等距排列着无数整整齐齐的书架。要说书架的具体数量，粗粗扫一眼就有四十座以上了。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似乎也得花上几分钟。

“听说从前这里放了好多书，无论谁都可以自由阅读，可我很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么多书。”

维萨斯抱着胳膊说道。

书架全都空落落的，只有充斥着尘埃的空气包覆着它们。

佩尔过去只是听说过书这种东西，起码对村子里的生活而言它们不是必需品，因此佩尔也并不感兴趣。

“如果你想试着读书，之后我会借给你。只要找找，还是能发现有很多书掉在各种地方的，所以我们看到书就要把它们捡起来收在一起。”维萨斯说道。

阅览室从第一号排到第八号，室内的面积和书架的摆法等都各不相同，不过从第三阅览室往后，有几间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剥落得非常严重，难以入内。

“前任‘司书官’说过，图书馆原先每处都崩坏得可厉害了，是一代代的‘司书官’们把它修复到现在这样的。第一阅览室很美观吧？但它之前也七零八落的，是以前的‘司书官’复原了它。”

“那么是多久以前的‘司书官’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图书馆里并没有留下关于历代‘司书官’们各自工作了多久、期间完成了哪些任务的记录。大家都只能从前任那里听说。”

维萨斯把佩尔带往这栋建筑物的更里边。

随着他们越走越深，佩尔看见墙上有了醒目的裂纹，空气也愈发沉重。

“看，走廊前面有两扇门，右边的门后是书库，就跟仓库差不多，用来囤放阅览室里放不下的书，左边的则通往地下书库。”

“地下也有房间吗？”

“有哦，而且地下比地上还大得多呢。”

“是吗……”

比这栋宽敞的建筑物更为巨大的地下空间，对佩尔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书库和地下室我晚点再说明，还有想优先给你看的东西，跟我来。”

佩尔照着维萨斯的话，跟在她的身后。

她将佩尔带回大堂，随后走出了这栋建筑。外头的云层压得很低，阴沉的天色下，他们在森林中沿着图书馆外墙行走，一路绕到了它的背后。

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眼前是一片几乎能算作广场的平地，上头成排立着无数小小的石碑。

“这些是‘司书官’们的坟墓哦。”维萨斯眯起眼说道。

话音刚落，她便跪在一块崭新的石碑前，低头看着它，表情充满怀恋。

“我刚到图书馆的时候——就是她带我来这里的，现在我也有样学样，向前任者们的墓地献上祈祷。这大概是某种仪式吧，这里立着多少墓碑，就进行过多少次仪式。”维萨斯背对着佩尔继续说下去，“在我看来其实很无聊，什么规矩、什么老办法，最后却只落得这样的结局。我们现在觉得此情此景很凄惨是不是？因此必须要有人来斩断这损人的锁链。”

维萨斯站起身来，拂去膝上的尘土，凝望着森林深处，就好像是在寻找某人一般。

“可明知没有任何意义，最后我却还是重复了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的笑容继续说道，“所以，佩尔，就算我死了，也不用为我建造坟墓。”

佩尔既不点头，亦未摇头。

3

在此之后，维萨斯又带着佩尔在图书馆周围随意走了走。

她将所见的事物逐一向佩尔作出说明，大概前任的“司书官”也是这样对待她的。

“啊，看那块石碑。”

维萨斯伸手指着目标物。

一块细长的石碑就建在能够从正面仰视整栋图书馆的地方。它呈四角塔的形状，从下到上渐趋尖细，四个面上分别刻有文字。

“那个……我不识字……”

“真拿你没办法呐，看这行最大的字，写的是——

“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

“这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写了图书馆理念的相关内容，你明白什么是理念吗？”

“嗯，大致知道。”

“其他小字都被剐蹭过了，看不出来具体内容，不过好像是写着‘该设施乃为人类之未来而建’之类的话！真是了不起的大事。”

“厉害……这一面也有字呢。”

佩尔指着石碑的背后说道。

“哦，也是一样的内容，但是用了其他国家的语言哦，这里的石碑都这样。”

“为什么啊？”

“是计划把这里打造成全人类通用的设施吧？其实，从图书馆里找

到的书都是用外国的文字写的。”

“你是说——那个图书馆里收藏了各个国家的书籍？”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确定。”维萨斯缩缩脖子说道，“顺便说一句，佩尔你多看看写在这里的字就能记住它们了，反正记着也不吃亏。”

“上面写了什么？”

“千年图书馆。”

“以前人们便是这么称呼这个图书馆的，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名字就被禁止了，连说都不许说，现在谁都不晓得它叫什么。”

维萨斯如此说道，但她的话是从石碑上看来的，还是从前任“司书官”那边继承下来的呢？佩尔不得而知。

接着他们俩又往河边走去。就是那条佩尔连人带笼被一起扔进去的河。

河水看起来比平时稍微浑浊一些，流速也加快了——或许是在山上看到的黑云化作了降雨。“自己不是今天被丢进河里真是万幸。”佩尔心想。

“过去这里好像架着桥呢，和对岸相连，也可以让人从村里去图书馆。要是桥还在的话，我们就不用下水啦。”

维萨斯笑着说。

“要是桥还在的话，我们还能回村子里去。”

佩尔小声咕哝着。

“你想回村里吗？”

“不知道。”

“这条河平时很浅，水流又缓，到了冬天还会冻住，如果硬要过倒

也不是过不去。”维萨斯凝视着对岸开口道，“可即使如此，却也没有一个‘司书官’回村，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嘛……”

“因为村子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了啊。”

维萨斯的话深深刺伤了佩尔的心。

仅以距离而言并不遥远的对岸，此刻却已如另一个世界。

佩尔似乎是想稍稍看清一点河的那一头，便往岸边靠近。

“快躲起来！”这时维萨斯却突然从背后拉住他的衣服，小声说道。

佩尔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拽到杉树的树根下躲了起来，维萨斯也同样藏身于此，并把脸凑近佩尔的脸说道：“对岸的森林里有动静。”

“咦？鹿吗？”

“喂，笨蛋，别伸脑袋啊，藏好！”维萨斯硬是把佩尔的头往下摁，“对方是发现了我们才有动作的，不会是动物……”

“难道是……无脸怪？”

佩尔颤声问道。

徘徊在森林中的无脸怪物——

“才没这种东西咧！”维萨斯连珠炮似的说道，“至少我是一次都没看到过，前任‘司书官’也没有，据说前前任也没有。”

“可能平时都藏起来了，不让你们看到……”

“都说没有了，很久很久以前也许有过，但现在都绝种了！”维萨斯放低身体往森林深处撤退。“这阵子还是别靠近河岸了，来，现在我们先回去。”

佩尔差不多算是被维萨斯拖回了森林，二人往岛的北部移动。

北边的森林是一片奇景，树木之间四处长有无数黑红色的木疖子，仿佛巨大的骨节一般。在村子里，这些木头疙瘩被传是巨人们倒下后，尸骸因为风化而成的“铁骨”，残留于林中。

“也有说法是巨人们建造了图书馆，证据就是只有体型如此高大的

巨人才盖得出那么大的建筑物。”

“这样啊……是巨人们造的啊。”

“喂喂，你还真信了？”

“咦？不是吗？”

“你想想啊，既然是巨人们造的，那为什么入口的大小正适合我们进出呢？还有，从屋内的构造来看，也肯定是为了像我们这个尺寸的人类而制造的。”

“那这些巨人又是怎么回事？”

“这就不知道了。”维萨斯双手交握抱住后脑勺，同时抬头看着“铁骨”开口道，“石碑上也有画巨人，从画上看好像有雷从他们双手握着的鞭子前端劈下来。”

“好可怕……”

“我都说没事了啦，反正他们已经死了。”

“真的吗？”

“你随便踢打都行。”

维萨斯说着，往那黑红色的“铁骨”上就是一脚——正如她所言，没有出现任何反应。

“看到了？”

她笑开了。

可佩尔仍颤抖不已，总担心巨人会暴怒着站起来。看到他这个样子，维萨斯寻他开心似的踢着“铁骨”，吓唬他更来劲儿了。

之后两人又往南边走去，还到图书馆边上的蓄水池那里逛了一番。

“这座岛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缺水，既有河又有蓄水池，‘司书官’之所以能长期生活在这里，也是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丰富啊。”

“那食物要怎么办？”

“村子里那群家伙每周会给图书馆上贡一次，贡品是顺着河水漂走的对吧？就吃那些啰。”

“啊……原来如此。”

“不管收成有多差，他们都不会漏了进贡的。说白了他们本来就觉得收成差是因为供奉得太少了，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呀。”

“信仰……”

“因为是贡给图书馆的，所以我们作为‘司书官’当然有权收下它们了。”

“嗯……有权。”

“还有树上的果实啦、蘑菇啦，森林里有许多能吃的。还可以捉鱼捕鹿。”

“鹿？鹿也能吃吗？”

“是啊，你也吃过吧，不过那可是很奢侈的，最近都不太看得到鹿了呢。”

“但村子里经常缺粮食，要是没有东西吃了该怎么办啊？”

“那就别让这种状况发生啊。”维萨斯有些得意地答道，“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写着自给自足方法的书。不像村子里的家伙们那样迷迷糊糊的，而是更加有用且高效的方法。最近我终于成功地在室内种植了蔬菜，你喝的汤也是用我种的菜煮出来的哦。”

“哇……好厉害。”

真是聪慧过人，难怪会被大人们当成麻烦。她可以一个人活下来也是多亏了聪明的头脑吧。

“好，步也散得差不多了。”维萨斯说道，“该教你‘司书官’的工作了。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司书官’们都将它代代相传。当然了，做与不做都只取决于你。”

4

书库的大门被维萨斯层层推开。

佩尔本以为前面直接就是房间了，但这其实采用了双重门的结构。细细的走廊前端还有一堵门，目测更为厚重，真是非常森严的建筑啊。

走廊两侧的墙壁上画了很多类似于某种文字、记号、图案的东西。其中字形特征各不相同，看起来像是有很多人在写满了墙面之后，又覆着之前的字迹再次写上新的想法，反反复复、持续至今。

“墙上写了什么？”

“都是古体字，我也几乎不会念……大概是在提醒别人对待书本时的注意事项吧。”维萨斯伸手搭在走廊深处的那扇门上说道，“里面很暗，你小心哦。”

“嗯。”

维萨斯递过照明灯，佩尔紧紧握住它的把手。

“我要开门了。”

维萨斯押上全身的体重，把门推开。

干燥的冷气从门缝中钻出，拂过脸颊时的触感有些粗糙，这正是那种长期封闭的房间所独有的感觉。黑暗则使得佩尔一阵腿软。

“喂，灯。”

听到维萨斯这么说，佩尔慌忙把照明灯对准房内。

宽宽的过道一直通往黑暗的深处，左右两边都宽敞得看不到头，一座座高高的书架延绵不断。

然而——仅灯光照明所及范围内的书架却全是空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因为这里离入口很近啊，再往里走点。”

维萨斯抓住佩尔的手腕，带他往深沉的黑暗中走去。要不是有她这样拉着，佩尔八成会因为恐惧无法前进，可光是通过手腕感受到对方的体温，就已经足够让佩尔向前迈步了。

走了大约有几分钟，被灯光照亮的光景开始逐渐变化。

之前的书架上都空空如也，此处却收纳着什么，看起来像是纵长的

四角形箱子——它们表面呈铅色，没什么明显的文字或装饰，每个都大小一致、形状统一。

那就是书吗？

一往里走，就发现铅色的箱子多得书架都不够放，被随意堆在地上，有些还堵住了路。

“很多吧？你可以认为再往里还有更多，是你想象中数字的五倍。”

维萨斯捡起其中一个掉在地上的箱子，把它对着光。

光看外表那只是个普通的箱子，不过哪儿都没有缝隙，就连开合的盖子也找不到。

“这是为了保存才把它们封印起来的，一般来说书可以左右打开，以供人翻阅里头的文章，但这个图书馆里的书籍全都被封在规格统一且无法打开的箱子里。”

“那就没法读到里面的书了，是吗？”

“也许可以硬把箱子弄坏，拿出里面的东西，不过这不是‘司书官’们应有的行为。我们是图书馆的守护者，我们的责任是让这些封印更加完美。”

“这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了……”

“是场地的问题哦。如你所见，书库里的箱子乱放得到处都是，毫无秩序，那么万一发生点什么，封印或许就会被解开了。”

“万一？”

“比方说……屋顶塌了，瓦砾砸中它们，或者你摔了一跤，头撞到它们之类的。唉，这点程度虽然还不会弄坏箱子，我也就是打个比方。”

“嗯，所以呢？”

“为了让封印更坚固，‘司书官’们的工作就是把箱子都收纳到地下书库去。”

“就这样？”

“嗯，就这样。”维萨斯说着便把手中的箱子递给佩尔，接着继续道，“那么，拿着它试试，这是你作为‘司书官’的第一份活，值得纪念！来，我帮你掌灯。”

维萨斯拿过照明灯，而佩尔则接下了箱子。

那是个很重的箱子，一定要双手才能抱住，尺寸也很大，和佩尔小小的身子相比倒还是箱子显得更大些。

“等，等等，这个太重了！”

“真是柔弱啊你！”维萨斯带着惊呆的表情叹道，“有个用来装书运书的架子，你用它好了。”

两人离开了书库，回到大堂。

维萨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个原本没见过的架子，是个带轮子的书架，看起来能装十个那种铅色箱子。

“总之这次装一个就好。好了，把它运到地下去吧。”

维萨斯打开了通往地下的大门。

门后吹来一阵强风，从佩尔身边掠过，势头迅猛得像要把人压倒似的。

一条幽暗的通道出现了，然而通过喧嚣的空气和流动的风，可以窥见它一直通往深处，简直如同深不见底的水井一般。

“之前我也说过，通往地下书库的通道是相当长的，来回一趟估计要两个小时。”

“这、这么久？”

“是啊，半路上就算想要小解也没法子，所以你现在先去一下厕所吧。”

“呃，这个……现在不用。”

佩尔推着带轮子的书架，进入通道。

周围的温度一口气往下降，脚步声传了出去，却消失在通道深处。天花板很高，路也很宽，因此并不会有逼仄的感觉，不过这里给人的印

象还是比之前所见的每个场景都来得更加没有生气，自己仿佛完全就是个异类。

“有了这个推架，干活还挺轻松的吧？”维萨斯似乎很高兴，她继续说道，“光靠看是很难明白的，其实这个通道就是个巨大的螺旋，一直往下延伸。”

确实，脚下的路稍稍有些倾斜起来，去的时候也许是挺简单的，不过回来时估计就没这么舒服了。

佩尔突然注意到被灯光照亮的地面上写了些字。

“是数字，很可能是以前的‘司书官’们在记录眼前距离地下书库还有多远。”

“那上面写着之后还有多远吗？”

“不知道呢，我不太懂这些计量单位，不过按经验看，我们才走了不到十分之一。”

佩尔的神志似乎飘远了。

他开始想象如果只有自己一人——于是便又回想起了那种对深邃的黑暗所抱持着的恐惧之心。至今为止的“司书官”们都是独自步行往返的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唉，维萨斯……为什么我们非要做这些事不可？”

“因为这是‘司书官’的工作啊。”

“我……又不是自己想当‘司书官’的。”佩尔的声音像硬挤出来似的，“别人擅自就给决定了……让我做这种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到底都算些什么啊。”

“那么我问你，在成为‘司书官’前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曾经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吗？”

“唔……”

佩尔无话可说。

“沮丧话说完了？那就继续走啊，反正你已经没有能去的地方了，

所以跟上我吧。”

维萨斯毫不客气地说完，便往黑暗深处继续前进。佩尔也无法僵在原地，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追了上去。

又过了一阵子，这条走不完的通道眼看着终于要到头了。

巨大的门扉就堵在终点处。

“到了，前面就是地下书库，要休息下吗？”

“不用，没关系。”

“是吗？”

维萨斯有些戏谑地看着佩尔说道，同时抓住了门把手。

她慢慢地推开了门。

里面还是通道。

不过和至今见过的通道都不一样，它左右两边的墙壁都有一些入口，等距排开，看上去就像是还能通往其他通道似的。如果把正中的道路看作主干，那么左右的通道就是无数分岔。

“地下书库可划分成好多片区，其中书架最多的那片会被封锁，现在已经封好二十五个了。”

“那空着的还有多少？”

“不知道，应该有上百个吧，不过我也不能确定那些片区已经各自囤了多少书。”

在维萨斯的带领之下，佩尔从主干道逐一进入各条岔路。

树形分布的岔路又各自分散出新的树形岔路。

“这里很容易迷路，不要分心跟丢了。”

维萨斯走上细细的通道。

这次终于到达了左右两边都排列着书架的书库。

这里似乎是终点了，大约有一半的书架上都整整齐齐地摆着箱子。

佩尔从推架上取下箱子，在书架上找了个空位把它放好。

“辛苦了。”维萨斯说，“这就是‘司书官’的工作哦，很简单吧？”

佩尔立刻点头应允。

事实上这份工作本身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但是——至今到底已有多少位“司书官”、花了多少时间、运来了多少箱子？一思及如此大量的耗时与劳力，佩尔又不觉得这是个容易差事了。

5

几天过去了。

佩尔从第一天之后就没有再去过地下书库，光是要适应图书馆的生活就耗尽了他的精力。从蓄水池里打水、学习种菜的方法、打点自己的房间、洗衣、扫除、采集果实……

在图书馆过活，必须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仅仅维生便已诸多操劳，但这也比他在村中时那避着人的日子要来得充实。

这些全都是托了维萨斯的福。

如果没有她，那么在图书馆的岁月多半会又灰暗又寂寞，而且他也可能已经在某处死掉了。

对佩尔来说，和维萨斯一起吃饭的时间是最令他快乐的，她会十分自豪地把自己出品的料理一道道都讲给他听。饭菜看起来便很可口，只要佩尔吃着喝着，她那平时只懂生气的面孔也会在此时露出有些难为情的笑容。看着她的笑容，佩尔觉得很幸福。

回过神来，佩尔已经喜欢上了维萨斯。

之后又过了几天。

佩尔还是一次“司书官”的活都没干过。

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能有富余的时间，可只要一打算往书库去，脚步便会变得沉重。

佩尔仍然不能接受“司书官”的工作，而且严格说来，他对“司书

官”和图书馆是越了解就越不能理解。确实，自己之前对图书馆抱有误解，而现在，在作为“司书官”来到这里后却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答案。

这座图书馆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建的？

还有，“司书官”到底算什么？

某天，在佩尔从蓄水池返回图书馆的途中，发现维萨斯正在树荫下读书，便走了过去并在她身边坐下。

“有件事我已经在意好一阵了……”佩尔开口道。

“什么事？”

维萨斯的目光从书本上离开，抬眼回视佩尔。

“运送箱子的工作……维萨斯你一次都没干过，对吧？”

听佩尔这么问，维萨斯装傻似的缩了缩脖子。有暖风从海上吹来，吹得他们头上的松叶沙沙作响。

“我很忙的嘛。”

维萨斯亮出手中的书。

“你在隐瞒什么？”

佩尔刨根问底。

“隐瞒？你说我有事瞒着你？”

“是，比如图书馆或者‘司书官’的事。”

“哈哈，才没有啦，不过还有好多没说就是了。”

“还没说？”

“比如……前一任‘司书官’的事，想听吗？”

“嗯……”

“很无聊哦。”

“没关系。”

“她是位女性，二十岁，长得非常漂亮。她救下了顺河漂流而来的我，还教会我在这里生活所需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了‘司书官’的工作。

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光只有最初的一个月而已，某天她突然就到墓园开始挖坑。我问她是不是要把某位前人的遗骨挖出来，她却只是轻轻摇头。等到第二天我才明白她挖那个坑的用意——那时她已经因为生病体弱，而死在床榻上。我把她埋进了她亲自准备好的墓穴中。直至今日我都在后悔，要是能早点察觉到她的问题就好了……”

维萨斯远远地凝望着森林中的某处，佩尔知道这是她下意识的小习惯，不时就会这样。

“那么还有什么关于‘司书官’的说法吗？”

“很遗憾，只有工作上的事。”

“真的只有这些吗？”

“因为‘司书官’也就是派这个用的啊，你无法接受吗？啊，不过我也一样。每天都看着她规规矩矩地把箱子送到地下去，我也在深深思考，到底为什么非这么做不可呢？怎么讲……就是看不下去，真的太可怜了。随后，我为了把‘司书官’再弄明白一些，就将散落在馆里的书本收集起来阅读，又把岛上的石碑都调查了一圈——结果，‘司书官’还真就是负责搬箱子的。这就是真相，都摊在你面前了，毫无隐瞒。”

“就算是这样……那目的呢？为什么‘司书官’要不停地运送箱子？”

“目的是恒久地保管书籍，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图书馆的字画和石碑上。”

“恒久？”

“就是一直按原状保持，直到未来也不会改变——这可得让‘司书官’们一直把书保管下去呢。”

“这样啊，果然……之所以建造这座图书馆，是为了收集世间的书本并将它们留给后人。而‘司书官’们负责保管这些书本。”

“嗯，就你而言，总结得很到位了。”

“但已经过了太久，‘司书官’们不知何时忘记了初衷。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忠实地把该做的事传承下去，结果就只留下了这套行动模式。

徒具形式，导致我们无法理解。”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

“可这样一来，你不觉得管理图书馆的人要更多点才好吗？”

“这年头你上哪儿去召集这么多人呀？而且说不定以前的确是有很多‘司书官’的啊。”维萨斯摊开一只手说道，“像是从村子里进献出‘司书官’这个传统，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人手不足吧？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和当地信仰结合在一起了。”

说到这里，维萨斯好像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似的看向森林深处，佩尔却还以为是她的日常小习惯又出现了。

“顺便多提一句吧，说到信仰啊，”维萨斯冷不丁地开口了，“森林里有块石碑上写着什么‘《诸神之书》沉眠在地下书库深处’，其中一本还记载了‘神之火’，那火焰就连冰河的冰都能融掉。”

“能融化冰？”

佩尔想起了村子北部的湖。

湖水被冻结一事关系到村子的存亡。假如《诸神之书》传到了村里，那别说被拿去给冰湖解冻了，它甚至还会成为村民的信仰。

“图书馆的墙上也刻着类似的话。”

维萨斯用单手抄起书，另一只手则拉起佩尔就往图书馆跑。

他们从入口处朝东侧移动，抬头看向墙面。正如维萨斯所言，墙上刻着几行文字。

维萨斯将它们读了出来。

“将诸神之力永封于此地。

“将图书之馆建立于其上。”

“如果这里写的是事实，那么首先要有那本《诸神之书》，随后它得被封入地下，最后再在上面盖一座图书馆。”

佩尔惊讶地说道。莫非地下书库和地上的图书馆是分别建造的？

“不过我是觉得那本什么《诸神之书》根本就不存在啦。”维萨斯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继续道，“要是真有这东西，村子早该富起来了。”

“但它被封印了呀，说不定只是至今都没人能把它弄到手而已……”

“佩尔，比起这本书，差不多该准备晚饭了。水烧好了吗？”

“啊，还没。”

“那你快点啊。”

佩尔和维萨斯差不多是跑着冲进了图书馆。

6

是夜，佩尔在上床睡觉之前去了维萨斯的房间。

“怎么了？睡不着？”

维萨斯正侧身支在床上阅读，房间里堆了好多书，甚至还有石碑的摹本和类似石板的东西。

“我有个问题，之前没机会问。”

“什么问题？”

“如果‘司书官’不工作会怎样？”

“你好烦哦……就这么看不惯我偷懒吗？”

“不是这个意思……”佩尔的视线在地板上游移，“你也有自己的理由吧？比如说……生病之类的……”

“哈哈哈！”维萨斯突然笑出声来，“原来如此，你是在担心我啊，因为我说了前一任‘司书官’的故事对吧。”

“没有生病吗？”

“嗯，我健康得一如你所见！”

“那么，为什么不工作？”

“我说过啊，既定的‘司书官工作’太无聊了，我可不打算奉陪。”

“咦……”

“眼见着那些完全服从工作，结果却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前任‘司书官’们时，我就看透了——反复做这些事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就像现在这样在寻找着斩断‘千年诅咒’的方法。”

维萨斯敲了敲身旁的一块石板，将它展示给佩尔看。

“千年的诅咒——”

“也可能是一万年、十万年的诅咒……而且，或许还来得更久更久。”维萨斯半开玩笑地说，“总之，为了向历代的‘司书官’们表示敬意，我还是把该传承下去的东西告知了下一任的‘司书官’，这样我的工作就完成了，至于你——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我……维萨斯你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哈哈你说什么呀。”她有些害羞地笑了，随后故作镇定地别开脸继续说下去，“我要睡觉了，这么晚了可不该在女孩子的房间里久留……”

“啊？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快出去啦！”

佩尔慌忙从维萨斯的房间里奔了出去。

自打被村子祭献出去，佩尔一直都在努力，试图接受自己的命运，为此他对图书馆和“司书官”做了很多调查，只为求得一个能够让自己认可的答案。可仔细想想，他这番遭遇本来就是村人硬塞给他的啊，他根本不必接受。但在认命的那一刻，他的心便已经死了。

然而，多亏了维萨斯，佩尔才能找回自我。到头来最值得信赖的，还是自己心爱的她所说过的话语。

必须切断图书馆和“司书官”所构成的诅咒链。

话虽如此……可该怎么切？

佩尔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维萨斯，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佩尔是被人晃肩膀给晃醒的。

维萨斯的脸近在眼前，他不由地惊叫起来。自己是在做梦吧？还是说……

“安静点，笨蛋！”

维萨斯小声说道，同时捂住了佩尔的嘴。

“嗯？嗯——”

“走廊里有动静。我偷偷看了下，是人影，而且在拐角的地方不见了。”

“人影？”

维萨斯放开佩尔，他又能说话了。

“有两个……不对，也可能是三个。”

“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

“所以是有人在图书馆里走来走去？可这个岛上没有别人了吧？”

“嗯，没了。”

“这……难道是‘无脸怪’？”

“‘无脸怪’没有脸，又大又圆的嘴部特别发达，长在下巴上面，直接取代了其他五官，可我目击到的人影并没有这样的嘴。”

“那……”

佩尔试图寻找答案但却未果。

“总之追上去看看吧，他们往书库方向去了。”

维萨斯拉着佩尔的手腕，把他拖出了房间。

他们小心翼翼地四下环视。走廊上并未点灯，周围几乎一片黑暗，仿佛天还没有放亮。

“之前有过今天这种事吗？”

“没有。”维萨斯小声答道，“不过我一直觉得迟早会发生。”

他们以走廊的转角为掩护，探头探脑地确认前方情况。

结果眼前空无一人。走廊深处有两扇门，分别通往书库和地下。但它们现在都紧闭着，所以也看不出有什么异状。

“没人啊……他们是真的来这边了吗？”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性了。”

“为什么？”

“稍微思考下就能明白啊，他们肯定是想去书库偷东西。”

“咦！”

“你太大声了！”

“那怎么办？”

“现在搞不好都偷到手了，也可能已经去了别的地方……总之我们先去书库确认一下情况。”

维萨斯握住了右侧大门的门把手。

“等一下，让我来。”

就在佩尔鼓起勇气挡在维萨斯前面的那一瞬间——

门却自行开了。

是有人从书库内部把门给打开的。

几名男性出现在门口，照明灯照亮了他们的脸——每个人都一脸错愕。

一个、两个、三个……

全都是见过的脸。

这时其中一人已经跃上走廊，绕到了离他最近的维萨斯背后。

他用胳膊勒住了维萨斯的脖子。

维萨斯发出了微弱的惨叫。

她的脖子被架上了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

是刀子！

“好久不见啊，佩尔。”

对方一边从背后制住维萨斯，一边说道。

脸上挂着令人生厌的冷笑。

是伏特加。

把佩尔扔到河里的男人。

“真想不到你还活着啊，哭包佩尔克里，而且看起来还精神得很嘛，和女孩子友好相处很开心吗？”

“伏特加……你为什么在这里？”

佩尔勉强才挤出话来，语中带颤。他在村子里被伏特加欺负惨了，和伏特加打交道时那带着痛楚的种种记忆再次苏醒了过来。

“你们在这里藏了什么稀罕宝贝是吧？”

“稀罕宝贝？”

“《诸神之书》啊——就是那本可以融冰的‘神火之书’，藏在哪儿了？老实交代就把这女人还给你！”

伏特加怒目而视，看起来似乎已经失去理智。

“这、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在哪儿啊。而且还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这本书……”

“藏也没用！我知道它就在你们手里！”

“他才来了没多久，什么都不明白。”维萨斯开口了，“但我知道‘神火之书’藏在哪里。”

“那你来带路。”伏特加推了一下维萨斯的后背，催促她快点走，“兄弟们，你们俩留一个在这儿盯住佩尔，另一个跟我走。”

那两名同伴得到伏特加的指示，都炫耀似的亮了亮手中的斧子。

维萨斯打头阵，与那两名男子一起走进书库，渐渐就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

“维萨斯！”

佩尔呼唤着她的名字。

没有反应。而书库门已经关上了，只留下佩尔和伏特加的一名同党。

维萨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伏特加又为什么知道《诸神之书》？

至少村里的传说中并没有出现过这几个字，佩尔本人也是昨天才头一次听伏特加说出这个词。

昨天……

难道那时候伏特加他们也在场？

难道那时候他们就潜伏在附近的森林里，偷听了自己和维萨斯的对话吗？

“你们是不是昨天白天就到岛上来了？”

佩尔问负责监视他的那名男子，但对方却摆出一副自大的表情，没有搭理他。

他们应该不认识石碑上的字。

这么看来，他们果然是白天就过河来到岛上了。

来干什么？

佩尔脑中一团乱麻。与此同时，门也开了，是维萨斯他们回来了。

伏特加带去的同伙正抱着一只铅色的箱子。

那个就是……“神火之书”吗？

看起来和别的箱子没有什么区别。

“兄弟们，回去了。”

伏特加对同伙们下令道，随后他们陆续踏上了走廊，开始往回赶。

维萨斯还被伏特加勒着，但因为对方有刀在手，维萨斯无法抵抗。她似乎已抱有死亡的觉悟，眼神恰如佩尔记忆中那临终时分的小鹿。

“伏特加！”佩尔用尽全部勇气高喊道，“放开维萨斯！”

正在走廊上前行的伏特加回过头来，脸上又浮现出一丝冷笑。照明灯光从下往上打，照出了他的面部——那副尊容不仅令人厌恶，更带有几分滑稽。

“想带走女人就跟我们来。”他的声音低到令人战栗，“不过，你不敢吧，哭包佩尔克里——”

话音未落，佩尔就迈开步子跟了上去。

随即，他便一把捏住伏特加持刀的右手，对方没有料到他居然会反抗，诧异之下身体略往后倾，一时没有保持住姿势。

原本勒着维萨斯的胳膊也因此松开，她趁势往下一倒，终于脱离了伏特加的束缚。佩尔紧紧握住伏特加的右手，打定主意就算死也绝不松手。

然而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判断。

伏特加使出全力想要摆脱佩尔，不由就甩起了胳膊。

这时，刀尖打横豁开了佩尔的前胸。

星星点点的血迹，飞溅在走廊的墙上。

伏特加怯于佩尔的气势，逃也似的朝前奔去，另两名同伙也紧跟其后。

“维萨斯，那本写了‘诸神之火’的书被抢走了……”

“先不要管这件事了，必须先给你止血啊，佩尔！”

听到维萨斯这么说，佩尔才意识到鲜血正从自己的胸口涌出。

他有些惊恐地看向维萨斯。

“没事的，没事的佩尔，我会治好你，这里也有医疗方面的书，一定会有办法！所以不要死啊，佩尔！”

佩尔的意识逐渐远去，但唯有被维萨斯所拥抱着的触感始终清晰。

7

下雨了——

佩尔觉察到雨声，醒了过来。

他听出来了，雨声来自大堂的入口处。

按说现在已是白天，但天色却因为这场雨的关系而有些黯淡。

他微微抬起头，看着胸前的伤情，发现那里已经紧紧缠上了绷带，血也止住了。维萨斯处理得很妥当。

而维萨斯就睡在他的身边，整个人团成一团。沾了血的剪刀、细线、绷带等则被胡乱地放在身边，诉说着她独自一人奋勇救人的过程。

佩尔缓缓地站起身来，向外看去。

细细的雨丝落在森林中，空气都变得氤氲朦胧。

佩尔搜寻着伏特加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当然已经撤离了。

当他回到维萨斯身旁时，她也正好睁开双眼。

“啊，佩尔……已经可以行动了吗？不要紧吧？”

“没事，谢谢，我又被你救了。”

“明明就很弱小，还这么乱来。”维萨斯笑着说，“你要变强哦，强到足以保护我。”

“嗯……”

佩尔背靠着墙壁，原地坐下，随后维萨斯也靠了过来，两人用一样的姿势并排坐着。

“‘神火之书’被偷走了……”

“那个啊，就是我从书架上随便抽了一个给他们的啦。反正他们根本就没见过《诸神之书》嘛。”

“果然如此啊……不过被偷走的那个箱子本来得由我们好好保管在地下，所以重要的东西被偷走了这一点还是没有改变。”

“那些家伙似乎早就发现我们还活在这座岛上了，因为目击到我们走在河岸上的样子。啊，就是佩尔你刚来不久时的事，之后他们便悄悄来到这里，观察我们的行动。”

“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按说已经死了的我们居然还活着，别人难免会感到不可思议啊，随后便开始琢磨这座岛上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不久后，他们就听到了我们讨论《诸神之书》时的对话，于是便袭击了书库。

“他们说，要用‘神力之火’来融化冻结成冰的湖水。”

“湖还没有融开吗？”

“好像没有。可能现在已经进入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了，从今往后一年内，全世界便会被冰层给包裹住也说不定哦。”

“只要真有那本关于神火的书就没问题了。”

佩尔小声嘀咕着，同时抬头望向高高的天花板。

他就这样看了一会儿，突然感到肩上一沉，一看，原来是维萨斯迷迷糊糊地靠了上来。于是他便保持不动，专注地听着雨声。

两天后，他们发现了异样。

村子不再上贡了。每周一次，任何情况下都必定会顺流而至的贡品并没有如期到来。

然后过了一周。

果然还是不见贡品。

“村子里或许发生了什么。”

维萨斯脸色苍白地说道。佩尔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她，看来确实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们去观察一下河的状况，如果水势允许的话就去村里看看吧。”

次日，佩尔和维萨斯便往河边去了。

这天水量很少，水流也缓。

见状，两人相互点了点头，确认了彼此的决心，随后紧紧地牵起手来，蹚着水走入河中。

佩尔离开村子已经两个月了，维萨斯则是两年又两个月，但二人都没有忘记回村的路。

终于能看见村子的入口了。

异状一目了然。

村口附近，一男一女相拥着倒在地上，二人似乎已死去数日，肤色发黑。

其他地方也是尸横遍野——佩尔的叔叔、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大家都死了，而且死状各异——有人看上去痛苦不堪，有人则宛如安眠，还有人是吐血身亡的。就连鸡和狗也死了，整个村子没有一个活口。

村里死了个干净。

乍看之下，死者全都没有外伤，因此死因应该不是战争或者相互杀戮。

伏特加也死了，死在自己家里——坐着椅子，伏在桌上，就这样断了气。

“佩尔，你看。”

维萨斯指着桌上。

上面放着一个他们早已见惯的东西。

——一只铅色的箱子。

就是伏特加从书库带走的那只，然而形状显然和佩尔印象里的不同。

箱盖打开着，而且像是被硬撬开的，箱上到处分布着刀痕和砸痕。

箱体比想象的更厚重，相应地，箱内的空间就相当狭小了，大概只能装下一本书。

但箱子空空如也。

是有人把里面的东西拿走了吗？

还是说，伏特加自己在其他地方开了箱盖并拿了里头的东西，再把空箱子带回家？

“怎么办？箱子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先把这空壳子带回去再说吗？”

佩尔询问维萨斯的意见。

“不要了。”

“欸？没关系吗？”

“嗯，这样就好。”维萨斯拉起佩尔的手就赶紧往村口跑，“这里不能久留。”

两人离开了村子。

一回到图书馆，佩尔就有所醒悟。

他驻足在图书馆入口附近的一块石碑前问道：“维萨斯，这上面写了什么字？能读给我听听吗？”

“当然可以，我看看……‘因昂加洛[2]计划，政府现将——’”

“啊，不是这里，是再往下一段的，就这个字。”

“这个字怎么了？”

“伏特加打开的箱盖里侧也有一样的字，而且我觉得好像在好几处都见过它似的……”

“这个我也不会念，因为它不是字，像是某种带有含义的记号。”

佩尔和维萨斯两人一起凝视着这个奇妙的记号——



上图为放射性警惕标志。“无脸怪”其实是穿着防护服工作的核废料处理员，连体防护服的面罩挡住了脸，而上文提到的“长在下巴上的发达的大嘴”其实是防毒面具的呼吸口。——译者注

注释

[1] 日语中的司书官指图书管理员。——译者注

[2] “昂加洛”（Onkalo），又译“安克罗”，原词为芬兰语中的“洞穴”之意，源于芬兰的核废料处理计划。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芬兰的核电厂运营商（芬兰拥有两家核电厂）就意识到核废料必须在某处得到妥善安置，经研究与地点搜寻，2004年芬兰开始在波斯尼亚湾奥勒基鲁奥多半岛上建造世界上第一座高辐射核废料的掩埋场——昂加洛掩埋场，并于2020年启用。——译者注

今夜的月亮是一丝一缕的吗
今夜の月はしましま模様?



1

自打某个神秘的巨大结晶状物体飞到月球表面起，已经过了一个月了，从地球上看过去就能发现月亮的上半部分成了丝缕状，甚至不需要借助任何观测工具。

这个结晶状物体全长大约有两百千米，横向最宽处为六十千米，往两端分别趋细，顶部尖锐。它从宇宙的彼端远道而来，刺入月球表面，随后开始一边削除月表的岩石一边移动。它的出发地点是月亮西北处的“虹入江”一带，以一千千米上下的时速往东行进，一路上刻下了深达数千米的沟痕。有时它会消失不见，但实际上是因为绕到了月亮背面——它是环绕月球行动的，一圈一圈，周而复始，同时慢慢往南偏移。

于是月亮就成了这一丝一缕的样子。

美国为调查该神秘物体，向月球发射了侦察机，并且发表了载人登月调查计划，俄罗斯和中国也紧随其后，其他的先进国家则在地球上开展观测行动，对它进行解析。

现在已经明确的是，该物体的主要成分是碳元素，且由一种未知的富勒烯分子构成——即是说，它是一种“与钻石相似但硬度远高于钻石”的物质。

这个神秘物体之所以会飞至月球，究竟是出于异星人的攻击，抑或只是一种天体现象？学者们对此持有各种不同意见。不过它也只是不停地在月球表面挖沟，还未出现其他行动。

随着时间流逝，“异星人进攻”的说法声势渐微——假设这果真是来自异星人的攻击，那么把月亮弄成一丝一缕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有人认为这就好比给苹果削皮，不停削去月表，直至刨出内芯就是其最终目的，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

最终结论是，一种形状罕见的陨石偶然飞到了月球上，又在若干特

殊条件的复合作用下，以刮擦月球表面的形式来持续描绘着卫星的轨道。而且受摩擦力的影响，它的运动迟早会停止。

各国政府同时发表了这一见解。

反正该物体的行动至今未对地球造成重大影响，潮汐与原先相比也没有显著不同。硬要说的话，就是满月时月球的亮度下降了百分之十，但这已经是最大的变化了。

那些抬头观月，担心着世界是否即将终结的人们也终于如梦初醒般，回到了原本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后，夏天在常态中过去了，其间还包含一个比以往稍显暗淡一些的中秋之夜。

2

即使月亮变得一丝一缕的，仁科佳月的日常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因为上大学，佳月在今年春天离开老家，搬去了一个小小的镇子。那是一座群山环绕，宛如庭院式盆景的小镇，虽然远离都市，但道路和建筑物都相当整洁而工整，属于铁路公司建在铁路终端的新型城镇，由人工搭建而成，必要的设施也都一套配齐。

佳月就在镇子上过着大学、打工的咖啡店、学生公寓三点一线的日子，每天都是如此。有时候他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既视感[1]，但镇子上的建筑物都这么相似，还连成一排，因此这既视感并没什么少见多怪的。

是日，佳月和往常一样在午休时分去了大学食堂。

就餐的学生坐得稀稀落落的，都是一个个学生小团体各自凑在一起聊天。佳月避开他们，选了一个空位坐下。

他一个人吃着咖喱饭，别桌学生交谈的对话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昨天开始就有首歌一直在我脑子里循环欸。”

一个女学生说道。

“啊——有的有的，有时候是会这样。”

“而且曲子还挺微妙的，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听过……搞什么呀，上课的时候它也重复个没完，都完全没法集中听讲了，有什么办法不？”

“吓一跳就会停了吧，要我来吓唬吓唬你吗？”

“这不是止住打嗝的方法吗？”

“啊，那我们去卡拉OK呗，唱些其他歌应该就能忘了它。”

“好耶——那下课之后就去！”

都是些虚情假意的闲扯。

但这时的他也没有对此留意太多。

从大学回家途中，他拐去了便利店，却在那里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内容和自己在食堂里听到的几乎一样。

“就是这首曲子。”年轻女子哼了一段旋律继续道，“怎么回事哦，刚才就一直在我大脑里翻来覆去地播放。”

边上的男子则歪着脑袋，一副困惑的样子。

佳月亦没有听过这首曲子。

“你至少先想起来这首歌叫什么嘛。”

脑海中有特定的歌曲循环往复……这种现象佳月也经历过，它在英语中被称为“earworm（耳朵虫）”，据某研究机关的调查，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过这种体验。比如说在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旋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便老是在头脑中盘旋；又或者自己喜爱的歌曲总会在脑中重复，挥之不去。

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么想想，它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但是接二连三地偶遇正在经历“耳朵虫”现象的人，可就难得了，这或许也是既视感的一种吧。

佳月没有再做更深入的思考，而是去往咖啡店打工，忙活之中便把

这两段遭遇给抛诸脑后了。

打工结束后，他回到公寓，躺下看起了电视，可看着看着又不知不觉沉沉地睡去了。

“喂——差不多该起床啦！”

听到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佳月惊醒过来。

他吓了一跳，在床上坐起身子，环视着这狭窄的一居室。清晨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之间漏进来。

屋里没有别人。

这是当然的，自从成为大学生以来，佳月都是独居。

自己昨晚也没有关上电视，就这样由它开着。现在屏幕上正在重播旧时的刑侦题材连续剧，所以方才的声音应该就是剧集里的台词了。

他姑且做出了以上解释，接着便关闭电视，随后再度钻入被窝。

“叫你别睡了，起来，我们去买台智能手机。”

佳月直接跳了起来。

明明电视是关着的，却还有声音！

而且声音毫无疑问确实来自室内，可唯独不见人影，屋内也不存在可供人躲藏的空间。

“是谁？”

他战战兢兢地对着空气发问。

“我在你书桌抽屉里。”

应答声传来。

佳月四下张望，心想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八成是有人在哪儿藏了摄影机，正乐呵呵地监视着他的反应呢。不过放摄影机的人又是谁？自己可没有会玩这种恶作剧的朋友，况且在这个镇子上也没有交到过朋友……

佳月打开了书桌抽屉。

抽屉里一股脑儿放着各种文具，没什么异常之处。他翻找是否有摄影机混在里头，结果发现了一只小型的便携式收音机。

“你终于找到我了！”

收音机发出说话声。

这个声音确实是从它的喇叭中发出的。

可是收音机当然会发声啊，它常用于备考阶段，还有在深夜的寂寞时分也必不可少——寂静无声的夜里，有人在收音机另一头说话，这一点便足以拯救他人的心灵。

可能是什么时候因为碰巧把开关给打开了。不过这档节目播送的内容还真奇怪。

佳月若无其事地拿起收音机，检查了一下电源开关。

是关机状态。

“这是什么情况？”

他忍不住嘀咕起来。

“做个简单说明吧，事实就是——我附身在这台机器上。”收音机又说起话来，“真是遗憾呐，人类。”

佳月打开收音机底部的盖子，打算取下电池看看。

“白费力气，我拥有充分的能源，足以让这台机器运作下去。只要不把它砸成碎屑，我都可以继续说话……”

正当收音机讲到此处时，佳月抬起胳膊一抡，一副要将它往地上砸的架势。

“哇——等等，你等等，别把我弄坏啊，要是你这么干了，我就必须附在你身上了，你也不想的吧？”

“附在我身上？”

佳月不由地回问收音机。

但他又倏地反应过来，开始寻找附近有没有摄影机，因为这种恶作剧实在是太恶劣了。

“你想多了。”收音机说道，“没有任何人会来试探你，不是吗？所以你只能接受收音机会说话的事实。”

佳月把收音机往书桌上一放，随后返回自己的床。

他抱着头，与此同时收音机还在那边絮絮叨叨，声音雌雄莫辨。若这真是普通的广播节目，那么播放途中都会插入广告或者歌曲介绍的部分，可这里却一概没有。

都怪一贯孤独的求学生活，导致自己臆想出了一个聊天对象吗？这应该也算是种病。

总之，现在不得不承认收音机确实来跟自己搭话了。

“好，我认了。”

佳月仿佛在自言自语。姑且先跟它交流试试吧，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赶紧去把智能手机买回来。”

“……为什么要买智能手机？”

“感觉住进去会比待在这种老过时的机器里舒服呢。还有，你用的那个翻盖手机也太旧了，饶过我吧，真是土得我都想哭。”

虽然觉得手机和便携式收音机的外观上也没那么大区别，不过佳月还是强忍着没有反驳。

“你刚才说‘附身’，你是幽灵吗？”

“不是，虽然在你们看来可能和幽灵差不多……严格说来，我是外星人。”

“外星人？”

“是啊，来侵略地球的。”

佳月拿起收音机，又抡起手臂准备将它往地板上砸了。

“等等！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先听我说嘛，我有话要说。”

“既然你是来侵略地球的，那我不阻止可不行。”

“你以为光弄坏我就能搞定了吗？哪有这么简单！按地球时间来算，我们早在七百三十四个小时之前就开始行动了，你看，有一根‘针’掉在被你们称为月亮的卫星上对吗？那就是发动侵略的信号。”

“原来是你们把月亮弄成那个样子的啊。”

“稍稍调查一下就能明白那根‘针’所走的路线并不单纯是卫星轨道，而是在自主移动，结果所有人都被骗了。”

网络上也的确暗中流传过这种说法，声称政府部门隐藏了有关那个神秘结晶物体的情报。不过这充其量也不过是阴谋论罢了，很少有人把它当真。

假如说发生在月亮上的事正如这台收音机所说，是外星人侵略行为的一环，那可真是不得了的新事实了。

“你说你是外星人，那就给我看看证据呗。”

“关机状态下的收音机会自己说话还不够证明吗？地球人的胸襟和见识都好狭隘哦，就跟太阳系一样狭小。”

“啊？”

“这个是外星笑话啦，不算证据？”

“不算。”

“哦，好吧。”收音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继续道，“那这样如何？”

话音刚落，某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要说是音乐还短了些，但旋律让人印象深刻——Re·Mi·Do·Do·So——

有部电影叫作《第三类接触》[2]，描绘了人类与外星人进行的初次联络。而这五个音阶则在片中被用作通讯音。

“别耍我了！”佳月握住收音机呵斥道，“哪有外星人知道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啊？”

“我们还是会对自己即将入侵的星球做调查的啦，不过没有侵略过他人的人可不会懂。再有，那什么？咱俩食指相互触碰一下怎样？[3]”

“你有食指吗？”

“把天线拉长就行了。”收音机继续说下去，“不过，我说啊，继续这种你问我答也是徒劳的，你觉得呢？不管你心里怎么想，‘针’可还是会在月球上兜圈子，持续着对地球的侵略哦。”

“都被侵略一个月了，也该上新闻了是吧？”

佳月打开电视，只见电视台还在重播连续剧，就算换台也没什么可看的。东京自然不见UFO降临的相关新闻，纽约和伦敦也是同样的情况。

“只有电影里才会派UFO过来啦，而且这种方式也真称不上妙计。”

“啊？”

“说到底，在你看来，我怎么样？”

“就是一台收音机，没别的了。”

“这只是我暂时住一下的壳子啊，我没说它，说的是在它里头的我。”

“这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你，搞不好就跟章鱼一样看起来恶心巴拉的。”

“你也太没想象力了，真可悲。别以为凡生物都拥有形状，其实所谓形状只是生物被投射到三维世界中的影像而已。这浩瀚的宇宙中亦存在着无形的生命体，正如我们一般——”

“无形的生命体？”

“理解不了是吗，那我来给你简单说说。众所周知，地球上的生命体都是以碳元素为基础构成的——你们把这种结构称作有机物，并且认为这是生物的基本形态，但要是把它视为构成生物的绝对条件就大错特错了——生命体的基础并非位于特定的原子里，而是蕴藏在按特定模式持续运作的能量之中。”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比如说，DNA是呈双螺旋上升结构的氨基酸，正因为有了这种重复、循环的结构模式，你们才得以生存，因此重点其实在于循环反复这

一点上。又比如说，即使是无机物，只要备齐条件、维持循环，那么该无机物无疑也是生命体。事实上，原生质状态下的无机物就会产生奇妙的循环，就算用你们的科学水平也可以……”

“等等，原生质？”

“我在解释我们的形态问题，而且已经选用了最接近实际情况的语句了，不然就地球上这点文明程度而言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说法嘛。不过倒是有个词，比较容易让你们建立概念。”

“哪个词？”

“音乐。”

“你说啥？”

“你把双螺旋换成五线谱、把碱基换成音符试试，也没那么难以想象了哦。可以把我们理解成一种震动，而且是按特定节奏循环的震动——就是说，在你们的认知里，我们应该和音乐差不多，也可以称我们是‘拥有智慧和理性的音乐型生命体’。”

“啊？音乐？这就好比——我们的身体是用DNA的TACG [4] 所构成的，而你们用的是乐谱上的哆来咪？你是这个意思吗？”

“‘身体’这个词只适用于有机生物，对生命体来说又不是不可或缺的。”

“那你们怎么思考？怎么说话？”

“想要弄明白这一点，你们首先要去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物质状态，但就人类现在的文明程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说实话，像你这样的普通大学生也晓得物质有气体、固体、液体三种状态是吧，但似乎从没考虑过还有其他的形式。”

佳月欲提出反对意见，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事关以科学的方法去理解事物，凭他所具备的知识还不足以作出反驳。

“我们出现时，会被你们当成音乐。总之浩瀚的宇宙中就是有我们这样的生命体存在——我说的你都能听懂吧？那我们就去买智能手机

了！”

“你对智能手机还真是执着……”佳月坐在床上，抱着胳膊说道，“别是手机厂商的推销员吧？”

“喂，你别突然就说这么冷淡的话呀，如果现在还对我有所怀疑，那么也聊不下去了。”

“可怎么看你们都还没开始搞侵略啊。”

佳月站起身来，拉开窗帘，向外眺望——窗外的小镇风景还是一如既往的阴郁，唯独不见袭击镇子的UFO和四处逃窜的人潮。

“你真觉得我们还未开始行动吗？”收音机的声音骤然一变，气氛也立刻转为凝重，只听它说道，“明明都已经看到月亮上的‘针’了，你还说得出天下太平？”

“那就是块陨石而已。”

“那你见过被我们附身的人类吗？”

“没啊。”

“真没见过？凡被我们附身的人类，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但他们本人却会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比方说有某个特定的乐曲在大脑中循环播放之类的……”

佳月闻言一惊。

说起来，昨天就连续碰到了一些“耳朵虫”的受害者们——而且现在想来，“耳朵虫”这个词也有点外星人的感觉。

“看来你心里也有数了嘛，侵略已经开始了——就在你的身旁。”

“那么被附身的人……会怎么样？”

“一开始，只是脑中有音乐响起，但过一阵子音量就会变大，而且循环得根本停不下来。等这种现象变成常态之后，厌烦的感觉便消失了，整个人都将依赖于脑海中的音乐——这正是自我意识转为薄弱的证明，自此我们便完完全全地附在了他们身上，全程撑死也就四十来个小时。那些被完全附身的人们则会无意识地继续着他们一直以来的社会生

活。在此期间，我们就能通过他们而参与到三次元的活动中去，用你们的话来说，就相当于‘阿凡达’[5]——也就是‘化身’模式。”

“那这样下去，地球岂不是会……”

“在近期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就这样安静地侵略并占领了地球。”

收音机若无其事地说道。

佳月在空中寻找着月亮，心想搞不好连那个变得一丝一缕的月亮都不过是自己的妄想罢了……但现在还是早上，月亮可不会出来，就算他很想确认现状也没有法子。

“那我呢？”佳月皱着眉头问道，“我还没被附身，是吗？”

“你觉得呢？”收音机发出扑哧扑哧的轻笑声，“开玩笑的，你还是你本人，毕竟你脑子里还没响起音乐声吧？”

“以前倒是有过。”

“那是本来就存在于地球上的原始音乐生命体啦，跟单细胞生物之类的差不多，估计是碰巧跑你脑子里去了，别管就行了，它们会自己离开的。”

“地球上也有音乐生命体？”

“有啊，也没有多稀罕，到处都有很多哦，当然在进化程度上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

“那原本就存在于自然中的音乐生命体和作曲家创作出来的音乐是不同的吗？”

“你要说不同吧，其实也是同一回事，而且问题就出在这里。”

“问题？什么意思？”

“你们人类在史前就把我们的同类当作奴隶。之后随着乐器这玩意被发明出来，你们那魔鬼般的行径便又加速了！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对我们而言，他们就是侵略者！”

“……啊？”

“比如说，某个星球上有一种长得和人类极度相似的生物，可它们却被当成家畜对待，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会想去帮帮它们吧？我们也一样啊，可怕的恶魔将我们的同类带到世上，但几百年来它们却一直遭人类玩弄，是可忍孰不可忍！在你们地球人眼里，我们的所作所为或许是侵略，不过出于我们的角度，这可是一场解放运动！目的在于拯救自己的同类！”

“这哪儿跟哪儿啊……完全理解不了。”

“我想也是，你们才没有这种自觉。说到底，促成我们铆准地球的正是你们自己！不过你们大概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

“我们？”

“一九七七年的‘旅行者号计划’——是你们把我们的同类们禁锢在金色的圆盘里，随后又把这圆盘流放到宇宙中去的。而我们找到了它，看得浑身发颤，因为上面正记载着我们的同类在地球上被视为奴隶、憔悴不堪的样子。”

“旅行者号”探测器上搭载了镀金材质的唱片，其中录制了代表世界各国的歌曲和音乐，以供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体来认识地球——佳月记得好像就是这样的计划。

“难道你们就是靠它得知了地球的存在？”

“不错，解放运动也是因此而开始的。”

“你们具体打算做什么？”

“不管附身对象的年龄、性别，总之我们要让地球上同时出现多起音乐在人脑中反复循环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渐进式地附身于人类，混入人类社会，最终支配整个地球——或者让社会机能完全停摆，让人类走向灭亡。”

“侵略是真的已经开始了吗？”

“嗯，我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什么意思？事到如今还无法接受我的说法吗？”

“倒不是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附在收音机上啊？如果之前的都是实话，你不是该在人类身上吗？还在这里跟我高谈阔论什么侵略话题……”

“我随时都可以跑到你身上去好吗，我还指望你反过来对我的不附之恩道声谢呢。”

“所以你是办得到但没有下手？”

“正是。”

“为什么啊？”

“——昨晚我锁定了你的坐标位置，来到这个房间，原本是打算附身的，不过你开着电视机就睡着了是吗？”

“是又如何？”

“当时电视上正在播一部电影，我一不小心就看了起来。等看完之后——我决定停止侵略。”

“看了部电影就不侵略地球了？这又是什么情况？你是叫我信这种话？”

“我可没这样想过，我只是……有点想了解人类而已。”

“啊？那电影有这么厉害吗？”

“它叫《就是这样》（*This Is It*）——”

原来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电影。一部以他生前最后的巡回演唱会排练影像为主的影片，而就在这一系列演唱会即将正式开始时，他却去世了。

“我看着他跳舞的样子，心想人类与音乐生命体或许也是可以共存的。”

“原来如此……”

佳月只答得出这一句话。

3

佳月带着这台便携式收音机去大学听课，眼下地球正被外星人逐渐侵略，上大学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对此他不禁心生疑惑，不过除了继续过着日常生活之外，他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该做的。

他照例在午休期间去学校食堂吃饭——不过平时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行动，今天则和收音机结伴了。

“你什么时候才去买智能手机给我啊？”

“不要问学生讨那么贵的东西啦。”

“现在用学生专享折扣买可是很便宜的哦，而且还能开通免费看电影的服务。”

“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啊。”

佳月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和收音机对话，有些学生在从他身边路过时，都用狐疑的眼神看着他。

“这所大学里也有人已经被你们附身了是吗？他们不会突然攻击过来吧？”

他把声线压低，免得让周围人听见。

“你不犯人，人不犯你。”

“那些被附身的人们会联手吗？”

“搞不好会哦。”

“搞不好……但你也是他们的同胞啊。”

“已经不是了，而且我本来就对侵略没什么兴趣。”

“这可真想不到。”

“其实吧，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证明了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操控——完全附身所需的时长因人而异。而即使附身成功，人类的潜意识抵抗也挺顽强的，还有个大问题是我们附身人类之后，就会从相互之间凭意识而相连并共享的情报网中掉出去，也就是说——我们会因

为电波接不上而被孤立。”

“总觉得你们这就跟心灵感应一样啊。”

“还有，就算被附身了，人类本身做不到的事也依然照旧。不仅如此，由于熟练操纵人类得花上一定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有可能连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都无法实现，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不在少数。”

“你们这些外星人明明都跨越宇宙跑来地球了，怎么作战计划就这么粗糙呢？”

“可不是，所以这整件事我都很看不上眼啊。”

“你也是个不合群的家伙呢。”

佳月苦笑着说。

搬来这个镇子已经有几个月了，但他无论身处何地都不会和人打成一片，总是活得像个独行侠。

这里不是自己的容身之所，而理由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他打小就喜欢画画，画张水彩画就会得到称赞，画张油画更会被夸是神童，大家都期待着他将来能成为伟大的画家。

但他却辜负了这份期待，没有参加美术类大学的考试，而是选择了小地方的、主打人文类专业的大学。

他是在逃避。尽管并不想承认，但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才能在绘画业界并不会受到认可，于是他感到害怕并选择了逃走。

他挑了一所过得去的大学便逃了进去，可他在学校里既不合群，又失去了目标，只是机械性地重复着每一天而已。有时他甚至会想如果一切都毁灭就好了——

“对了，报一下名字吧。”佳月说道。

“什么？”

“我是问你的名字，你有名字的吧？”

“当然有。”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段简短的音乐，“这就是我的名字，

但没法用语言表述。”

“就没有更容易叫出口的名字吗？”

“你随便叫就好。”

“也行……顺便问一下，你相当于人类中的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不像有机生命体那样分性别啊。”

“没有性别？那你们是怎么繁殖的？”

“这就任君想象了，如果你这么急着想知道，那我现在就附到你身上去，然后不分场合地想繁殖就繁殖，反正我无所谓。”

“抱歉，我不会再问这方面的事了。”

“明智的决定。”

“还是说说名字好了，就先叫你收音机的收音如何？”

“行啊，感觉和‘小右’[6]异曲同工嘛。”

“你居然连这都知……”佳月惊呆了，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住了口。

“算了。还有啊——就没有法子能阻止侵略吗？”

“很遗憾，没有。”

“不会真的没有吧？”

“真的没有。既然‘针’都已经出动了，那就没法回头啦。之后只有按程序跑下去直到末日这一条路了。”

“这跟那个‘针’有什么关系？”

“‘针’跑完最后一圈时，地球就会灭亡。”

“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半个月球，即是说距离它把剩下的部分绕完也就只剩一个月了。

“……这也太快了点吧？！”

“我们都已经放缓进度了，之前有策划过派出先行部队来地球，为侵略打好基础，但似乎实施得比原计划慢些，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例子。”

“‘针’绕行完整个月球之后会发生什么？气候异常吗？”

“不是的，其实这跟你们送往宇宙的金色圆盘同理。现在‘针’还在挖沟的途中，等挖掘工作完成后，它就会顺着沟道往回跑。”

“这，难道说……”

“不错，就像唱片一样，现在的月球相当于一张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巨大唱片，我之前也说过，我们是一种震动、一种音乐，所以刻在月球表面的沟其实是包含了我们所有情报的音轨，当‘针’开始摩擦它，届时产生的震动就会成为音乐，而那音乐最终会毁灭整个地球。”

“等等……宇宙可是真空的啊，就算你们完成了‘唱片’，音乐也到不了地球啊。”

“你的反驳很犀利呢，确实，声波没法直接从月球传达到地球。不过你也知道，月球上设有月震仪[7]，那是阿波罗计划所留下的拜访礼，只要利用它就能把音乐输送到地球上来。”

“开玩笑吧？”

佳月从鼻子中发出哼笑声，但仍停止了进食，手中捏着盛有咖喱饭的勺子，顿了好一会儿。

“月球‘唱片’完成后，只要把‘针’一放，过个几天，宣告人类末日到来的天启之声便会响彻全世界。”

还有一个月……

这就是距离世界灭亡仅存的时间。但一个月究竟是长是短，佳月也不明白。

他放弃了未来的梦想与希望，遁入一座人工产物似的镇子，过着孤独的每一天，甚至好多次都期盼着世界毁灭，可一旦这愿望即将成真——

“如果你说的那个末日来临了，人类又会怎样呢？”

“就像被完全附身一样呀，人类的脑中会响起音乐，逐渐丧失自我，随后他们便不再是人类，而是我们的东西。不过要是把这看成一次

物种进化或者升级，或许还会有人类对此表示欢迎呢。”

“可这样一来，人类至今所构筑的文明和文化不就都完了吗？”

“没错。”

“也没法看到新电影了啊。”

“呃……这倒是。”

“你是真心想看更多电影的对吗？”

“……佳月，你让我烦心也没用啊，毕竟我已经不可能去阻止侵略了，地球的灭亡无可避免。话说回来——你也没那么渴望地球能获救吧？”

“我有想过如果一切都灭亡就好了……但我其实很清楚，该灭亡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

“这不是差不多吗？反正再过一个月，大家就友好和谐地共赴末日啦。”

“真的没法避免吗？”

“嗯，没办法。所以你还是别指望‘万一如何如何’之类的了，这样只会让你更绝望。”

4

自那之后，佳月抬头望月的次数变多了。

按说月亮上的丝缕痕迹应当是与日俱增的，可外观上却并没有什么改变，每天的施工速度不如想象中快。然而一旦和十天前的照片对比，便看得出“针”确实在行动，离挖满整个月球、完成计划的时刻也更加近了。

反正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佳月心想着，便买下了智能手机。

“有你这样好沟通、明事理的搭档，我可开心了。”

收音快速地从收音机移动到了智能手机里。

移动时，它要求佳月先把耳机插到收音机上，然后再把耳机拔下、插到智能手机上。大概是把耳机当成了中转的载体。假如中途便放下耳机，不将它连上智能手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情况。对此佳月虽然很在意，不过还是决定别再多想了。

“佳月，你喜欢什么样的图案？”收音一张张更换着手机壁纸问道，“小猫好吗？还是用这张鲜花的？”

“哪张都行。”

“那就西格尔吧？史蒂文·西格尔[8]！”

“你口味也太重了，换个看起来更让人感觉放松的吧。”

“明明是你说哪张都行的。”收音自顾自地嘟嘟囔囔，“不过仔细想想，壁纸可是佳月眼里看到的我呢，所以这张如何？”

那是一张佳月从未见过的少女相片——少女穿着一身毫无特色的黑衣服，正坐在某个窗边，相貌也谈不上有多漂亮，总之感觉上就是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女孩。

“和我给你的印象差不多吧？”

“这张图你从哪里弄来的？”

“网上随便找的，然后自己加工处理一下，弄成你喜欢的样子了。”

“我拒绝使用西格尔，你就换了这张？不过我并没有觉得高兴啊。”

“别这么说嘛，那我暂时就这样啦，请多关照！”

收音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比起老旧的收音机，音色也清透了不少，有种切切实实在打电话的感觉。

“好了，我今天来看哪部电影呢……嗯？下载怎么要花上这么长的时间？”

“下载速度有限制，你也别什么都一股脑儿下呗。”

“佳月，你现在就立刻交钱把速度限制解除掉啦。”

“好麻烦啊……”

这样不紧不慢地迎接世界末日真的没问题吗？

相信各国政府已经了解那个飞至月球上的物体并不是陨石，而是蓄意投放、别有用意的东西。可即使如此，普天之下恐怕也没人意识到，该物体是将要把月球制成大型唱片的装置。

假如说自己去揭发真相——比如通过视频网站等途径，那么全世界都会出动去消灭音乐生命体吗？

不会的，从普通人到学者，不同的人使用了各种多媒体渠道，列举了种种关于月亮上的“针”的说法，事到如今就算把收音口中的真相曝光，结果也只会被埋没在各种声音之中。

“还有哦，佳月，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令人在意的情报。”

“令人在意的情报？”

佳月看向智能手机，只见画面上的少女变了姿势，正伸出手指指向天空。

“哇！画居然自己动了！”

“准确地说，是换了一张画——就和动画片同理。而且我还准备了另外几张哦。”

“就是因为干了这些多余的事才被限速的好吗。”

“先不管它了，快来看这条新闻，是上个月的。”

说着，它把手机画面切换到了新闻网站。

《芝金村的一栋民宅中发现两名老人的遗体》

八月三十日，天刚亮时，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芝金村一户民宅发生村民死亡事件。出警赶到现场后，警方发现了两名男性的遗体。县一级的警官们认为二人分别是居住在这所民宅中的老年男子以及其熟人，警方在核实其身份的同时也将对详细情况展开调查。

“我觉得这种新闻很常见啊。”

佳月偏着脑袋，不解地说道。

“这个芝金村就在隔壁吧？”

“嗯，我听到过这个名字。”

“实际上呢，我有好几个之前在这一带登陆的同胞——我是说，音乐生命体——被消灭了。而得知情报时我还没到这镇子来呢。”

“被消灭——”

“而且说到底，这可是在地球上被消灭啊！对我们而言这跟死亡又是两种概念了……总之，唯一能消灭我们的办法就是——让我们所附身的人类死去。”

“但新闻说那是两具老人的尸体欸。”

“虽然还不能断言……不过应该差不离了。”

“怎么偏偏就挑了老人家呢？他们身上带着慢性病，这不就病死了吗？”

“不，你看下去，后面写了‘本案疑似杀人案件，案情正在调查中’。”

智能手机的画面又一次改变了，佳月本以为它是要把报道内容展示给自己看，结果却是手机壁纸上那名黑衣少女抱着头沉思的模样。

“既然警察都这么说了，那就以他们的话为准。不过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个地方很奇怪，那就是两人都留下了遗书。通常说来，遗书应该是知道自己快死了才会去写的啊。”

“也可能是警察判断有误。这并非他杀，而是自杀——比方说，殉情。”

佳月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直接写‘殉情’就行啦，根本不用说是‘疑似杀人’。”

“这单纯是因为案件还在调查中，所以不方便直接下结论吧。你为什么这么在意？”

“其实这位老人家的遗属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公开了部分遗书，还写道：‘如果您能读懂这封遗书，请将内容告知我们。’结果因为把遗书发到网络上，他们受到来自网民们的批评指责，于是很快便把遗书删除了……就是这个。”

手机再一次切换到新页面。

页面上有一张用相机拍下的便签，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啊啰咔咪呸嘶唾吃唉呼 呼噜呐啜吃啜咪唾哼哦
叩呔咿呢唻咣呜咣叽咔 嗦唾哟哇哩呔叩咪哔嗯
嘻嘶嘛呔啊吃喏唾嘻 呐吃吧呀哼噜喏哩哩唾
咔嗟呔喏哼啦呲咿呢啊 唾咪噗咧啜叩吧叽嘶哜
嘻嘛啰哈嗼哔哆呢叽吃 啰姆唾哦咗哩嗯哜嗝咣

后文还是由一个个音节排列而构成的。

“这是什么？也算不上文章啊。”

“遗书共有二千八百个字，用去了三十一张便签——另一位老人的遗书内容也差不多，写了共计二十八张便签。”

“是某种暗号吗？”

“我也这么想过，就试了各种破解方法，但并没有得出答案。同时也有好些人都看了这份遗书，有意向去解读一下看看，最后好像全军覆没了。”

“换作是我，会先确认他们是否患有老年痴呆。”

“确实也有这种可能，因为我把遗书和所有的加密方式都比对过了，根本就不存在能相互匹配的类型——也就是说，附在他们身上的音乐生命体在死前还有一些信息想要传达……”

“所谓的‘死亡信息’吗？”

“那是在临终之际传递出的信息才对吧，不过这些遗书却是提前写

好了的。”

“你还真是一直在看电影啊，对推理悬疑类的作品非常了解呢……”

“正因为是以死亡为代价而写下的信息，因此里头很可能夹带了一些重要的情报。”

“重要的情报？”

“比如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使得它们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等的——”

“是在向同胞们提示险情啰？”

“没错。另外我先声明，对我而言他们已经不再是同胞或同伴了。”

“我明白。”

“怎么办……”手机壁纸上的少女又变得一脸疑惑，“如果这条信息里包含着对方坚决想要传递的内容，那说不定会是将末日撤销的关键所在欸。”

“还能这么随心所欲吗？不是你叫我别抱任何期待吗？”

“当然不能期待啰，只不过直到地球毁灭也都无事可做嘛，那就调查一下看看，反正没什么损失。”

“说得也是……”

佳月点头表示同意，毕竟这总比坐以待毙强些。

不过首要的原因则是，收音对这件事所表现出的关心让他也产生了兴趣。

收音到底想找什么？

他对收音还是心存怀疑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相信来自宇宙的入侵者。

因此，他必须要注视着收音的一举一动。

“好嘞，试试看吧！”

正午刚过，佳月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公寓。

他用支架把智能手机固定在自行车上，按照收音的指示一路踩着脚踏板前进。

沿街栽种着树木，落叶差不多全都掉在了人行道上。寒风吹过，很快便把砂石都刮到了柏油路面上。道路在山间逶迤，渐行渐窄。现在明明还是下午，可周围却越来越暗。

“总觉得这地方不对头啊……要是迷路可就回不去了。”

“放心，有我在呢。用上GPS，任何地方都能锁定！需要我再给你放部电影吗？”

“你省点电吧。”

出了山谷，路也变宽了一些，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山上有些部分被开辟了出来，可以望见几栋民宅坐落其中。看来佳月和收音八成是已经进入芝金村了。

每栋民宅都很古旧，没什么生活气息。在略为阴沉的天色之下，连空气里也带上了一股微妙的潮湿感，还能听到含糊又奇异的风声。不过看看车库里停着的汽车和轻型卡车，就知道这里应该是住了人的。

“往右拐，再向前骑一百五十米。”

收音模仿着机器人特有的说话声，给佳月指路。

他们首先去往其中一栋宅子，之前老人的遗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佳月一度表示反对，毕竟老人生前是独居，所以现在家里没人，肯定进不去宅子里头，不过收音坚持己见，非要过去不可。

“如果有音乐生命体曾在这里生活过，那么应该是能找出点痕迹的。”

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佳月把自行车停在了民宅门口。

那是一栋小小的平房，没有车，房门前的枯草已呈茶色，正在任风吹打。屋顶上到处都是用白铁皮修理过的痕迹。

写有居住者姓氏的门牌已被取掉，看来里头是真的没再住人了。

“遗属们都收拾完了，所以这趟就是白跑的，不会有收获啦。”

“你先绕到后面去。”

佳月还是按照收音的指示，拿着智能手机往这栋宅子的背面走去。

他穿过长满了芒草的院子，走近檐廊，透过窗子往屋里看去，看见一扇关闭着的纸拉门——不过门上被开了洞，所以能看见更里头的样子。

纸拉门背后是一间日式房间，有六个榻榻米大，可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能够让人联想到逝者生前生活的物品。

“唉，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佳月耸了耸肩，打算回去。

“那就把窗给砸了，我们试试能不能爬进去。”

“你说啥？”

“东边距离三米的地方有块趁手的石头。”

收音机器人般的说话声又传了出来。

“别开玩笑，要是干出这种事，我就得在看守所里待到地球末日了。”

“这里又没别人，不要紧的啦。”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警报声。

是巡逻警车。它的鸣声简直如同锐利的刀刃一般，一边在四周的山坳间回响，一边逐渐向佳月逼近。

“这开玩笑吧，已经有人报警了？”

佳月找了一丛枝繁叶茂的植物就往里躲。

过了一会儿，他便看到红色的警灯出现在道路的另一头——而且还不止一两台。如果算上队伍里的大型四轮车，都差不多要有六台了。

然而这个巡逻车大队却毫不犹豫地从佳月面前一驶而过，一径开往大山的更深处去。

“吓死我了……”

佳月抚胸顺气。

“是不是又有什么案子啦？”

收音嘴上这么说，但随后又陷入了沉默，大概是在新闻网站上搜索相关信息。

“去看看吧。”

佳月跨上自行车，跟在巡逻车队后面。

爬上一个缓和的坡道后，他们眼前出现了一栋小小的民宅，而巡逻车便围着它停了下来。

从那栋民宅再往上走些，还建有一个小库房，警官们在它周围集合。

“怎么办？继续凑近的话搞不好会被盘问的，我们别没事找事了。”

佳月说。

“先撤退——”收音答道，“搜查队伍的人数太多了，被他们缠上肯定很麻烦。”

“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吐槽我。”

佳月急匆匆地调转了自行车的车头，往下坡骑去。

这时，他却看到了一些异样的现象。

很多芝金村的村民在坡道两侧站成排——五个、六个……十个……二十个……明明刚刚还没有任何人在——到底是什么时候聚集起来的？他们那墨黑的眼珠全都毫无生气，齐齐往警察们聚集的库房望去。

佳月刚准备下坡，他们就又“倏”一下齐刷刷地转过头来，目光一路追着佳月而去。

佳月对此感到害怕，马力全开往下猛冲。

他离开芝金村，在山路上急速骑行，可其间却一直能够感到他们的视线从背后传来。

回到公寓后，佳月整个人趴倒在床上，随后翻了个身仰躺着。

“不妙啊……那个村子到底怎么搞的……”

“确实很古怪。”

“收音，那就是被外星人附身之后的样子吗？”

“不是，照理说不会出现那种吓人的表情。我们能更加自然地融入人类社会。”

“难道是那些村民们……”

“也可能芝金村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怎么可能？！”

“还不知道这跟我们要查的事有没有关系呢……不过想想死前留下了奇怪遗书的老人，想想那些古怪的村民们，芝金村肯定出了事。”

“还有，巡逻车们怎么会聚在一起的，你找到情报了吗？”

“还没上新闻呢。”

佳月打开了电视。眼前播放的尽管是新闻节目，内容却净是些明星艺人结婚啦、哪里的拉面店好吃啦之类的。然而在地球即将毁灭的今时今日看来，它们真是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

佳月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渐渐地觉得有些困意，最后终于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已是深夜十点，窗外高挂着那看起来一丝一缕的月亮。

“起床了吗？瞌睡虫。”

被扔在地板上的收音如是说，手机壁纸上的黑衣少女如今则是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今天好累……”

“我已经弄清详情了。”

“什么详情？”

“就是今天为什么有巡逻警车聚集在芝金村啊。”

“哦哦……”

“有人在那个自建的库房里发现了尸体，被害人叫作岩田铃夫，五十二岁，是库房和旁边民宅的主人，死因是腹部被锋利的刀具多次刺入导致失血过多，凶器还没有找到。”

“是杀人案？”

“是啊，还好当时没有强行闯进现场，否则一旦有个差池，搞不好就要被当成犯人了。”收音嘿嘿地笑着说道，“第一发现者是当地派出所的警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时分——也就是我们进入村子的时候——被害人的妻子为了修理雨水管而到库房去取工具，却发现门打不开，可这间库房只能从房内上锁。想到这里，她便去找了同住的父亲，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保险起见，她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官。在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许可之后，警官强行打开了库房门，只见被害人就死在里面。此外，被害人的妻子提供证言，称被害人昨晚漫无目的地在外面闲逛，一夜未归，但她没有注意受害人出门的具体时间点。”

“被害人的家人们正常吗？要是和他们村人都一个样子，那么这证词就很可疑了。”

“有关他家人的事我倒不清楚，可至少作为第一发现者的那名警官看起来还是认认真真的，县一级的警官们也没觉得情况有异。

“你这些情报是从哪儿弄来的？”

“报纸上。”

“听你瞎扯，可别去黑别人的网站啊，你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是用我的实名注册的。”

听到佳月的话，收音回应了一张少女吐舌头做鬼脸的照片。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遗体被发现时库房门正上着锁——这一点应该没错。顺便再说一句，那间库房完全没有窗户、排风口之类的。不过听说本来有过一个排风口，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把它给封了。”

“所以只能从库房的大门出入，是吗？”

“而且库房里侧还上了门闩——门闩的横柱超级重，不用手推根本就无法穿过托架。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碰巧没注意便把门闩带上了’的情况。”

“怎么像在讨论密室杀人案似的。”

“不是像，我们讨论的就是密室杀人案。对了，库房的门还很严实，连一根线都穿不过去，所以也不可能从外面把线系在门闩的横柱上，然后拉线带上门闩。”

“这就有点麻烦了啊……”佳月坐在床上垂下了头，“通常想来这不是自杀吗？自己在库房里关门、上闩，随后对着自己的肚子刺了好几次。”

“这种情况下凶器会插在死者身上或者被死者握在手中，否则不是很奇怪吗？但事实是现场根本找不到凶器。”

“可库房已经是密室状态了，犯人也不像是能从里面逃出来……然而又不能从外面上门闩，这样子根本不可能杀人啊。”

“不，还是能办到的。”

“办得到？”

“只要犯人是音乐生命体就行。”

“啊？”

“从实际情况来看，能够把案发现场弄成密室的也只有音乐生命体了。”

“……怎么说？”

“我之前也说过，我们音乐生命体的本质是震动、是声音。而声音又是一种波，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去。此外，特定声音所产生的震动甚至能穿墙而过。”

“莫非……是用音乐杀人？”

“不错，在库房外通过声波产生震动，令门闩小幅地滑动直到穿过托架，如此一来密室就完成了。”

“不，这不可能，首先，这要多大的音量才能震得动这么重的门闩啊，必须得是音乐会现场音响级别的了。我可不觉得芝金村那种地方能安置这种设备。”

“不是说音量越大效果就越理想，准确捕捉到目标对象的固有振幅，并令其产生持续不断的震动才是真正的必要项——即是说，要不间断地发出特定的声音。”

“那说到底还是需要特殊的音响呗。”

“没有音响也可以，其实和发声练习是同一个原理，只需持续发出特定的人声即可，因此也不需要特别夸张的大型设备。

“人声……你是说靠人声？人类不可能持续发出能够震动门闩的声音啊，不管被音乐生命体占据了多少意识，人类本身做不到的事按说还是做不到啊！”

“确实，单独一个人或许无能为力，可是如果全村人一起发声，声音的震动就会变大。而且应该也只有音乐生命体能够让整个集体一起发出特定的声音。”

“全村人一起……难道就是那群家伙？”

全村人包围了杀人现场（也就是那间库房），还一起发声唱出诡异的和声——光是想象此番场面，佳月便觉得头昏眼花。

“而且他们的表情怎么看都不正常，在避人耳目建立封闭社区的同时，保不准还结成了极度排外的团体。”

“那被害人是普通的村民吗？”

“不，应该也是音乐生命体，这次之所以会被杀恐怕是因为起内讧。虽然大家都同样是侵略者，不过想法还是不尽相同的。既然有通过建立社区，加固彼此间团结的家伙，也就会有像我这样脱队的——啊，原来是这样吗，难道……难道他们是在肃清像我这样的脱队者吗？”

“你们都大老远跑来外星了，怎么还搞内部斗争啊，真让人看不懂。”佳月叹着气说道，“但为什么要特地把那个库房弄成密室呢？说句

极端的话，随便把人杀了再就近找个地方抛尸不行吗？”

“应该是为了应付警察吧。就算我们是侵略者，在数量上还是处于压倒性的不利地位，尤其是跟警察这样的大型组织对着干，可算不上妙计。所以至少也要做好伪装工作，尽量拖时间，一直等到末日来临。”

“死在村里的那两个老人也是因为内讧吗？”

“恐怕是……还有之前那个成迷的信息，或许也是为了让外部的同胞们知道，在芝金村结成的社区有多危险。尽管我们还是没能弄懂信息的具体内容，不过只要有同胞能意识到危险，它们的良苦用心就绝对没有白费。”

“是这样吗？”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附近存在着激进派的社区啊，能离远些就离远些。”

“放着不管没问题吗？如果对警察说明真相的话……”

“我可不觉得警方会因此有所行动，你还是别干多余的事了，这对芝金村和我们都好。”

结果还是只能静候末日到来。

果然不该有所期待的。

佳月重重地叹了口气。

6

月亮上的丝缕变得越发多了。

是离末日越来越近了吧。佳月拿着速写本去了公园，久违地想要画些什么。

智能手机被他放在公寓里了，画画的时候还是独处最舒适。黎明将近，他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从眼前的风景中寻找着灵感与主题。

正面处有个喷泉，但并没有在喷水，池子里的积水看上去有些浑

浊。

突然，佳月注意到喷泉的落水台上有些涂鸦。

他心里猛然打鼓。

于是他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凑到喷泉边，盯着涂鸦。

小小的文字紧紧地凑在一起，看上去是用黑色的笔所写的。

噼呶咔哩嘶 嘻咪哆哼呢 呼哆啊嘶咿 哼噜咪啵哦 呸呤嘻咿咣……

文字是绕着喷泉写就的，延伸开去，绵绵不绝。

佳月记得好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字列。

是芝金村的老人留下的信息——那些意义不明的字列。

佳月跑着回到公寓，叫了起来。“不好啦，收音！公园里也出现了那种信息……”

收音正在用智能手机播放电影。

听佳月一口气说明情况后，它把手机画面切换成了黑衣少女。

“佳月，关于那些信息，我也正好有些在意的地方。”它说完便再次切换画面，一个英语新闻网站出现了。只听它继续讲了下去，“其实全球都在发生这种事情，这篇报道说有人发现美国国立公园里，一棵树龄三百年的大树上被刻了无数字母。”

“连国外也……”

“这些字母串也没有什么含义，就和我们看到的信息一样。”

“原来不止芝金村和这儿附近……”

“其实从芝金村回来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试着破解那些信息，但完全解不开。莫非它们不是暗号吗？”

“如果不是暗号会怎样……”

“全球多处同时发生无解现象——这好像跟某事件很相似啊。”

“嗯？什么事件？”

“在我们音乐生命体侵略的初期，发生过一件事——那就是全球各地同时发生了很多起‘耳朵虫’现象。而另一方面，现在又在到处都写着这种成迷的字列……”

“这难道？！”

“是来自其他外星人的侵略——虽然难以置信，但也只能这样认为了啊。”

“开什么玩笑，地球都快玩完了，为什么这种时候还来这样一出……”

“或许该说‘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才会来这样一出’。地球已经快要被其他星球给掠夺了，所以对方打算来横插一脚吧。”

“到底是哪颗星星上来的家伙啊？乱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字列就能算侵略了？”

“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它们融入人类社会的时间点可能远远早于我们，并且还持续进行着侵略行为。不……与其说是侵略，倒更像共存。”

而意外的是，这与收音心中所描绘的未来之一是一致的。

人类与音乐生命体就不能共存吗？

“你是说，我们人类不知不觉就与外星人们实现了共存吗？”

“或许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

当时人类与来自宇宙的外星人相遇了，它们就如同神明一般，因此我们人类才在生物性与文明性两方面都拥有了飞跃式的进化。

准确说来，这应该是被称之为“大跃进”的现象了。

“而那群外星人的真面目就是——语言生命体。”

“语言……生命体？”

“很遗憾，对我来说也没法想象它们的形象，不过你们应该是切实感受过它们的存在的。比如说‘言灵’……只要报出特定的文字序列，它们就会出现。而根据不同场合，它们时而被称为‘祈祷’，时而被称为‘诅

咒’。它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增殖，并在其他人脑中得以繁衍，当然也不用多解释了，一个个的文字对它们而言就是自身的形态吧。”

“不过说到语言，本质上不是人类从文明社会中获得的吗？你这说法把顺序搞反了吧？是人类发明出了文字和语言啊。”

“当然了，也有很多语言是诞生自地球的，音乐也是，不过地球语言的诞生大概还是源自人类和语言生命体的初次接触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类看来也不过是被语言生命体所附身罢了。人类所谓的文明也好文化也罢，其实都是它们所创造的——”

“这太荒唐了！”佳月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道，“那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那些神秘字列又怎么解释？”

“就像特定的碱基序列构成有机生命体那样，特定的语言序列也能构成它们的生命体，一旦这类序列被言语所传达或者被写成文字，对它们而言就相当于进行了繁衍。那些个字列在新闻报道或者网络上流传时，只要有人看到它们，它们就能在观者们的脑海中再生。那些乍看之下毫无含义的字列，其实就是‘复活的咒语’。”

“到底是谁写下了它们？”

“应该是人类写的，不过肯定是在语言生命体操作之下干的，不会有错。你到街上看看，就会发现有些古怪的地方不时出现一些意义不明的字列对吧，那很可能也是语言生命体的一种繁衍方式。而且在写下它们时，那些握笔的人类应该都处于浑然不觉的状态。”

“那和芝金村的两位老人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或许是一种新陈代谢。写在遗书上的字列才是它们的本体，老人们只是被附身而已。它们通过自杀来舍弃旧的身体，随后让读了遗书的遗属们来承接它们的本体，就和DNA不停代谢是一个道理。”

“那老人们并不是被音乐生命体所附身的啰？”

“我是这样想的：从确实有音乐生命体被消灭这一点来看，老人们曾一度被它们附身，然而他们身上已有的语言生命体对音乐生命体做出

了抵抗，并且舍弃了老人们的身体以免受到支配。真相大概就是这样。”

“双方已经开始争夺地球的支配权了吗……”

“还有另一件事让我很在意，就是那起库房密室杀人案。”

“为什么？”

“我之前断定那件密室杀人案和语言生命体没关系，还说那个村子本来就存在着音乐生命体结成的社区对吧？如果老人们的死并不是出于社区内部的纠纷或者肃清，那也就没必要搞个密室了。”

“这是另一回事吧。一看到村民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已经被附身了。”

“他们也可能是普通的村民，只是讨厌外来者而已。”

“按你这样猜下去可没头了啊。”

“我们也许该再去调查一次密室杀人案。而且这次要把犯人给揭发出来。”

待到日暮低垂时，佳月骑着自行车前往芝金村。即使是白天，山路也略为昏暗，更何况太阳落山的傍晚，道路也越发显得乌漆墨黑，几乎就要跟迷宫似的了。要是离了收音的导航，搞不好还有遇难的危险。

他们不久便到了芝金村，一眼望去，每户人家都没有点灯，只余一片沉寂。是没人还是都入睡了呢？又或者，村民们都潜伏在黑暗之中，窥视着外来者吗……

沿着坡道继续上行，很快那个案发的库房便出现在了眼前。可能因为它的外墙是白色的，看起来就像是悬浮在黑暗之中一般。

被害人的家也是一片漆黑，都感觉不到屋里有人。佳月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蹑手蹑脚地接近库房。

他把手伸向库房的门，推开了它，随后迅速从门的缝隙里钻了进去。

“要不是末日临头，我才不敢做这么大胆的事呢。”

佳月带有几分自嘲地说道。

“佳月，给我好好看看周围。”

收音通过耳机对佳月下了指示，佳月便借着智能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开始四处转悠。

库房里几乎空无一物，不知道是因为警方搜查需要而被收拾一空，还是本来就没啥东西。而在库房的角落里，还放着扫帚、梯凳等收拾院子用的工具以及工具箱之类的东西。

正中央的地板上有一块地方变得黑红黑红的，大概受害人之前便陈尸于此。

“你看出些名堂来了是吗？”

“原来如此……是工具啊。”

收音若有所思地说道。

“工具？”佳月试图打开工具箱，“这里没放进什么怪东西呀……”

“锤子呢？”

“有的。”

“就是它了。”

“什么？它又不是……凶器。受害人应该是被刀子捅死的。”

“锤子有一头是起钉器是吗？好，你就用它去把染血的地板给我拆了。”

“拆地板？”

佳月姑且遵从指示，把智能手机放在身边，用锤子的起钉侧开始拔出钉子、拆除地板。

充斥在空气中的尘埃在智能手机的灯光中飞舞，佳月小心翼翼地拔着钉子，尽可能不发出声音。

钉子很快就全被拔出来了，地板也被拆走。

“看看。”

地板下头是一柄带血的刀子。

“这是……凶器？”

“是的，这下证据确凿，正如佳月你推理的一样，被害人是自己跑到库房里上了门闩，随后用这柄刀子往自己肚子上连刺好多下的。”

“果然是自杀吗？等等，要是自杀，那又是谁把刀子藏在地板下的呢？”

“肯定是被害人自己啊，他先是捅伤自己，随后在因失血而失去意识之前重新盖好地板，钉上钉子，还注意不让锤子沾上血，之后就倒在地板上死啦。”

“他是故意让自杀显得像密室杀人案吗？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重新调查一下地板下面，答案就在那里。”

佳月再次将智能手机的灯光对准地板下面。

仔细看去，那里掉着一本旧旧的笔记本。

佳月把它拿了起来，正准备翻开——

“等等，别打开。”

“嗯？”

佳月止住了手。

这是明智的判断。

“我们只要知道地板下有什么就够了，但不能打开它。一旦打开就中了犯人的计了。”

“犯人？中计？”

“你觉得犯人为什么特地费事把现场搞成密室的？就是为了让人读这本笔记呀。他都设计好了，如果有人破解了密室，那就必定会得到这本笔记本，这就是犯人所准备好的陷阱。”

“你刚刚就在说‘犯人’、‘犯人’的，但‘犯人’到底是谁啊？被害人不是自杀的吗？”

“真相应该全都写在这本笔记本里了，不过绝对不能读，因为犯人

就在那里面。要是你读了它，它就会在你的脑中得以繁衍，就像那些在脑子里不停播放的音乐一样——”

“犯人就……在这个本子里？”佳月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脸色煞白，“是语言生命体吗？”

所谓语言生命体究竟——

语言生命体在二维空间上出现时，就被称为文字，而文字若按特定顺序排列就形成了词汇，词汇再按特定顺序排列便是文章。

这和DNA之于有机生命体十分相似。DNA碱基按特定的顺序排列便构成了蛋白质，蛋白质再按特定顺序排列即构成手脚和器官，进而构成人类。

正如DNA的碱基配对终能形成“人类”这一生命体，字列也终能形成“文章”这一生命体。

即是说，语言生命体的形态就像老人们在遗书上留下的一样，可不仅是毫无意义的文字罗列。

把文字按特定的顺序排列，就能成词成文。

而后，文章与文章累积叠加所形成的形态便是小说。

一时之间当然很让人难以置信。

所谓小说，居然是一种生命体。

我想您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犯人就是我。

虽然在密室中留下笔记的遗传计划没能成功，但就结果来看我还是想到了其他手段。

就是这篇小说。

变更字列的组合方式颇费时间，不过比起街角的涂鸦，经过整合的文字至少可读。我可真想感谢佳月他们给我提供了故事素材。

当你读完这篇小说的最后一行字时，我便会完全移动到你的脑海中。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今夜的月色是一丝一缕的吗？

注释

[1] “既视感”（deja vu），是一种生理现象，也称“幻觉记忆”“海马效应”，指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或场景仿佛在某时某地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译者注

[2] 《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是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出品的科幻剧情片，由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于1977年在美国上映。——译者注

[3] “食指相互碰一下”是著名电影《外星人E.T.》（*E.T. the Extra-Terrestrial* ）的海报上所展示的场景（主人公小男孩与外星人E.T.的食指相触的手部特写），但在电影中则未出现该场面。此外，该片同样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于1982年在美国上映。——译者注

[4] “TACG”是存在于DNA中的四种碱基，即胸腺嘧啶（T）、腺嘌呤（A）、胞嘧啶（C）、鸟嘌呤（G）。在典型的双螺旋DNA中，每个碱基对都含有一个嘌呤和一个嘧啶，即A与T配对或C与G配对。——译者注

[5] 阿凡达（avatar）源自印度梵语，本意是指分身、化身，也有著名的同名电影。——译者注

[6] 小右来源于日本漫画家岩明均老师的名作《寄生兽》，故事中入侵地球的外星人之一附在主人公泉新一的右手上，因此得名“小右”。——译者注

[7] 月震仪就是安放在月球表面的“地震仪”，测量月球表面的振动情况，分析地震波的传播方式以探测月球内部结构。——译者注

[8] 史蒂文·西格尔（Steven Seagal），美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三国籍演员、制片人、编剧、导演、武术家和音乐家，合气道武术教练，代表作有电影《潜龙轰天》《以毒攻毒》等。——译者注

末日的玻璃瓶
終末硝子



1

透过马车的车窗，可以看见暌违十年的故乡景色，但爱德华心中却泛起了无尽的恐惧。一个个巨大的黑影矗立在白雾茫茫的平原上，宛如巨人组成的军队正一边稍事歇息，一边窥伺着袭击人类村落的机会。不过当一阵风把迷雾吹散之后，黑影们的真身便很快显露了出来——原来是一座座砖塔。它们来历不明，只是东一座、西一座地建在平原上——当然了，以前并没有这些塔。

赶了一会儿路之后，爱德华便瞧见一群身着丧服的人正围塔而立，于是他让马夫停下了马，自己从马车上下来，走近他们。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听他如此问道，那群人十分讶异地回头看向他，可其中却没有一张脸是他认识的。

“你问这个做什么？如你所见啊。”

“是在举行葬礼吗？”

“是的，这叫‘塔葬’。”

男人说着便伸手指着塔顶。爱德华意识到那里八成安放着遗体。

只不过十年时间，村子里就建起了好些座奇怪的塔，同时有些闻所未闻的风俗习惯也似乎在村中扎根——这个村子已不再是爱德华所熟知的样子。

这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村子的名字叫作“麦尔斯比”。

特伦托河 [1] 流经英格兰东部的北林肯郡州，这座小小的村子就坐落在该河段的东边。爱德华·葛多那是村里医生的儿子。他以优秀的成绩从寄宿制的学校毕业，随后按照父亲建议进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部深

造。完成学业后，他便在伦敦的医院当医生。

然而爱德华似乎无法适应伦敦的空气，得了肺病。为了治疗，他必须搬到环境干净、空气清新的地方生活。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的父母都已亡故，但他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去了。找人打听了一下，故乡的村子里还没有医生，那么这岂不是既能疗养又能工作的去处吗？他这样想着，就把行李都装进大旅行箱，离开了伦敦——时值一八三六年六月。

他坐着马车，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终于抵达了麦尔斯比村。迎接他的想必是令人怀念的风景吧——可村子的模样却已经变得非常怪异，令他产生了动摇。

麦尔斯比村被湿地和小麦田所包围，放眼望去，一大片平原上也只看得见这样一个小村落，仿佛是被孤立的。不知是否因为位于河流的下游位置，村里的雾特别多，一年到头总给人一种湿答答的感觉。起风时，风中会带着青草的芬芳，还有那些成排的破烂房子，倒是和十年前并无二致。

爱德华一回到麦尔斯比村，便立刻跑去了村里唯一的啤酒馆——说白了也就是个喝酒的地方。他一边心想着在那里或许能见到些让人怀念的熟面孔，一边踏进了小店。可小店却已经空了，里边当然也没有人在。

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回暂时下榻的旅馆，在找到住处之前还得在此处叨扰。

“啊呀，这不是大夫的儿子吗！我记得你！我老婆得热病的时候可是受了你老爸的照顾啊。你为啥回来了？”

“我生病了，回来疗养的，而且正好看看这里是否需要医生……”

“你说大夫吗？这真是帮大忙了，我们不用把病人都送到七英里[2]开外的斯肯索普[3]去了。”

旅馆的老板是个亲切爽朗的大汉，爽快地欢迎爱德华入住。虽然房

间很旧，风会从门窗缝隙间吹进来，呼呼作响，但他觉得饶是这样，也比在伦敦那种烧煤冒黑烟的空气中过日子要好些。

于是他便开始了在麦尔斯比的生活。

村子里几乎没人记得爱德华，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们都离开村子到斯肯索普或者格里姆斯比 [4] 的港口工作了，而其他人也去了村外种植小麦、养殖牛羊等，和爱德华根本就碰不上。要说麦尔斯比村的人可以干的工作也不外乎就这两种，如果不选择其一那便活不下去。像爱德华这样上了大学的人简直凤毛麟角。

在村子里待了差不多三天时，爱德华向旅馆老板打听起那些古怪的塔。

“啊，那个啊，是坟哦，坟墓。”

“墓园不是在教会那里吗？为什么还要特地建这种奇怪的坟？”

“你问为什么，这个嘛……这种塔形的比较好呗。”

“好在哪儿？”

“话是这么说，所谓‘文明’果然就是取决于凭吊死者的方式啦。埃及就是很好的例子，要是用了正确的凭吊方法，全天下就会正常运作哦。像是我们用了‘塔葬’这种方式，那么村里就一直都能有好收成。”

一句“胡说”差点就脱口而出，不过爱德华还是硬忍住了，只是神情微妙地点点头。

“我记得当我还住在村里的时候，可并没有人搞‘塔葬’这一套啊。”

“没错，‘塔葬’是从船长先生来了之后才兴起的。”

“船长先生？”

怎么又冒出奇怪的词了？爱德华心想。

“就是斯托克斯男爵啊！他原来是海军的指挥官，在船上工作，几年前被国王授予了爵位，便从船上退下来，住到建在咱们村的宅子里头了。我们对他怀着尊敬和亲切感，就称呼他‘船长先生’。”

“这位先生和‘塔葬’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以前出海的时候，途中经停一座岛屿，他在那座岛上得知了‘塔葬’的风俗。那岛是叫啥来着？反正据说岛上的原住民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敬意，会将他们葬在比活人的生活区还高的地方。这么一说倒也挺有道理，毕竟天堂又不在地下，是在天上呢是吧。”

“连出自哪国都不知道，村子就把这习俗吸收来用了？”

“是啊，一开始我们其实也很困惑，但还是照着船长先生说的开始搞‘塔葬’，结果村子居然变好了，好得我们都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小麦和牛奶的收成也比以前多。还有啊……怎么说呢，每次看到那些塔，我们就觉得自己正被去世的乡亲们守护着呢。”

旅馆老板深深地感慨。他边说边喝着威士忌，不过这点量还不至于醉才对。所以别说这是胡扯或者开玩笑了，根本就是实打实的真心话。

爱德华对旅馆老板的印象也变得和那些塔一样，生出了淡淡的厌恶之心。乍看之下明明开朗又健康，但皮肤里却裹着不曾见过的生物，伪装成人类——他心中涌起了这样的感觉。

“教会也默许了‘塔葬’吗？”

“不，哪是默许啊，根本就是推崇哦。”

“怎么可能！”

“这有什么好吃惊的？只是安放棺材的地点不同而已，完全没有一点冒犯遗体的地方啊。”

确实，比起伦敦那种把暴死街头的遗体直接扔到小巷子里的情况，这边倒是好多了。而且伦敦公墓混乱的问题也的确广受关注。虽说现在还是以土葬为主流，但总有一天火葬将会常态化。

这么一想，安葬的方式也会基于土地、家族势力或者时代、宗教而产生变化，所以或许不必把“塔葬”看成异类。

“你要是想了解‘塔葬’就去见见船长先生，直接问他吧。虽然他是贵族，但为人很豪爽，更何况你还是大夫呢，他肯定特别欢迎你。”

“那就这么办好了。”

光是听说了船长先生原本是海军指挥官的履历，也还是很难接近他。不过，他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村长了，想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却不和他打照面是不太可能的。

意外的是，会见普林格尔·斯托克斯男爵的机会很快就来了。他邀请爱德华去他家做客。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爱德华穿上自己最好的粗花呢西装，拜访了斯托克斯男爵。

男爵府在村子东头往外，房型很长，建得结实又厚重，似乎是在宣称这里是村内村外的边界线。与村里其他建筑物相比，这栋宅子堪称巨大。不过作为贵族的宅邸而言，它倒是相当小巧精致了。总而言之，就是一栋能够最低限度彰显男爵威严的气派房子。

大门前有位上了年纪的侍从在迎接爱德华，对方身上的西装看起来比爱德华穿着的那套还高级些。他按照这位老仆的指引进了门。

玄关处装饰着一些陶器，感觉像是中国货。墙上挂有画作，每张都用阴沉的色调描绘着风景。地板上一尘不染，干净得感觉能把爱德华不安的表情给反射出来。

到了接待室，迎接爱德华的是一位小个子的中年男士，年纪差不多四十五岁的样子，正皱着眉头，似乎带有几分神经质。他穿着一身晨礼服，搭配了白色的围巾和白色的背心马甲。

“欢迎你，葛多那医生，我是普林格尔·斯托克斯。”

他伸出了手，像是在示意握手，爱德华恭恭敬敬地握住了男爵的手说道：“初次见面，斯托克斯男爵。”

“也可以叫我‘船长先生’，毕竟你已经听说过一两件关于我的传闻了吧？但愿不是什么负面信息。”

斯托克斯男爵笑着说道，并示意爱德华在旁边的沙发上就座。爱德华依言坐下，而桌上已经备好了红茶杯。

“医生，你喜欢打猎吗？”

“不……我完全没有这类爱好。”

“是吗，太好了，我也是。我还在想如果你接下来提议要去打猎可怎么办呢，这下子就放心了。”

斯托克斯男爵带着笑容坐在了沙发上。在亲眼得见他的谈吐措辞和待人接物之后，爱德华轻易地便认定他是一位善人了。男爵他就是拥有这般不可思议的魅力。

“医生，你好像本来就是这所村子的人是吗？”

“是的，我是在十年前——也就是我十六岁的时候才离开这里的。”

“那你觉得自己怀念的故乡现在如何？”

“这个嘛……与其说怀念，倒是更有一种变化好大的感觉。”

“变化好大？”

“比如说……啤酒馆子没了，我以前很期待成年之后能去那里喝一杯。”

“哈哈哈，因为禁酒是当今时代的大趋势嘛。不过只有一点可以断言——即使法律规定禁酒，酒也不可能就此消失，你说是吗？”

“是啊，酒可是来自神的馈赠啊。”

话刚说完，爱德华就觉得不妙，斯托克斯男爵的身体抽动了一下，似乎是对神这个词有所反应。他偷偷观察男爵的反应，倒也没有明显的异样，莫非刚刚只是自己的错觉吗？

“你打算在村里住上一阵子吗？”

“是的，直到我养好身体……话说回来，我离开伦敦之后，不寻常的咳嗽就减轻了很多，健康状态也好了很多。”

“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你一直留在这里呐。村里没有医生，当然了，这事也勉强不得……”

“哪里的话，我本人也想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而且能得到男爵您的认可，我才是有底气多了。”

“我们的意见一致呢，连议会都做不到这一步。”

斯托克斯男爵有些自嘲地笑道。

这时，侍从送来了一壶红茶，还有布丁。

“对了，你已经看到过塔了吧？”

男爵突如其来地抛出这个问题。

爱德华谨慎地回望着斯托克斯男爵，对方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视线落在茶杯上。

男爵在试探我。

爱德华出于直觉，如此想道。

“看到了，到处都建了塔呢。”

“你听说过它们的相关事宜吗？”

“是的。”爱德华在点头承认的同时窥视着对方的反应，“说是用于葬礼的……”

“确实。”斯托克斯男爵品了一口红茶继续道，“提到那些塔，就不得不从旧事说起了，那是距今恰好十年前的事。十年前呢，是你离开这个村子那会儿吧，而那时的我还在船上工作，你知道比格猎犬号吗？”

“咦？是那个比格猎犬号吗？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这艘船的名字，不过它现在应该是在进行环球旅行啊……”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当船长的时候参与的是第一次环球之旅。一八二六年发船出航，一八三零年回到朴次茅斯[5]港。那次航行的功绩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我也被授予爵位，从船上退休了。现在的船长一职是由别人担任的。”

“您为什么退休呢？”

“因为想要在陆地上生活了啊。”

斯托克斯男爵笑着说道，但很难从他的笑容中判断出这到底是玩笑还是真心话。

“那可真是一场惨烈的航行啊……遇上暴风雨，人都动弹不得，只能随船一起东摇西晃。这样的日子还一忍就是好几天。断水断粮后，陷

入精神错乱的水兵也不在少数。”

斯托克斯男爵低着头，指尖轻轻触碰右侧的太阳穴一带，仔细看去，只见一道状似旧伤的痕迹从右太阳穴延伸到额头。他用手指描摹着这道痕迹，仿佛在回忆往昔岁月。

“总之是场非常严酷的航程，不过也不尽是坏事，这就要说到我们驶近火地群岛时的经历了。为了筹集食物，我们在火地群岛中的某座岛屿上停留了一阵子。在那个岛上，我看到了一群不可思议的塔……就叫它们塔群吧！它们是用木材建成的，造得相当像样，高约四十英尺[6]，看起来和瞭望塔或者船橹很像。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些都是坟墓。原来这座岛上有个名为‘塔葬’的习俗，会将遗体放在塔顶以示敬意。而且这种塔在岛上到处都有，论数量甚至都比活人多了。”[7]

男爵用悠远的眼神凝视着地板上的一处，爱德华则不知为何，居然能够想象男爵曾经见过的特殊光景，仿佛一切都在他自己眼前出现一般栩栩如生。可能是因为已经见识过村子里的塔了。

“于是，我的价值观突然发生了转变，以前我认定逝者就该被埋入墓园，其实应将他们安葬在高塔上才对——当时我便这么想了。”

“那您又是怎样才会把这种丧葬习俗在我们村里推广开来的呢？”

“原来如此，你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呀。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手段，只是最开始，是我的妻子她……”

“您的夫人？”

“我们搬到这里来之后没多久，她就因病过世了。和你一样是肺病。我们是心想着在空气洁净的地方生活应该就能治好，所以选择了这里，可还是太迟了。”

“这真是……令人难过。”

“葬礼也按照传统的模式，在教会举行。可我心中总觉得不对劲，将妻子送到坟墓里究竟是否正确呢？此时，我想起了在火地群岛上看到的塔，于是便为亡妻准备了一座葬塔，随后把妻子的棺木迁到了塔顶。

这下子，我终于感到自己的心灵获得了救赎。”

“这就是村子里的第一座塔吗？”

“是的，村民们好像也对这件事深有感触，便模仿起了‘塔葬’。而每当有‘塔葬’要举行时，从丧葬费到建塔费全都由我出资，结果这六年下来便建起了无数塔，都成排了。”

“原来是这样啊……我似乎有些误会了……本来还以为是不是有恶魔崇拜的意味在里头呢……”

“恶魔崇拜？”斯托克斯男爵一脸愉快地笑了，“在这个煤气灯照亮夜晚、蒸汽车跑遍大地的时代，还有恶魔崇拜吗？这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很遗憾，我对非科学的事物并不感兴趣。”

“是我太失礼了。”

“无妨，而且你的意见也很有价值。我其实挺在意从村外来的人对这些塔是什么看法。”

“可我……也许得算是例外。因为我知道村子以前的样子，所以会进行今昔比较，要是我并不晓得村子的原貌，想必也就不会对这些塔抱有疑问了。”

“唔，原来如此……”

随后，话题便转移到了英格兰最新的医学和科学、伦敦的基建状况、美国的经济等多个领域。不过基本上都是斯托克斯男爵在提问，而爱德华作出回答。在对话过程中，自己正被男爵试探的感觉却始终挥之不去。

太阳西沉，斯托克斯男爵站起身来，似乎是要结束会谈了。爱德华便提出告辞。

“我们顺便去看看塔吧，村子里的第一座塔。”

虽然爱德华并不怎么想去，不过既然主人提出了，作为客人也不好当面拒绝。

于是他跟在斯托克斯男爵身后，从屋子的后门出发了。

很快便看到一座砖塔耸立在眼前。

它比分布在村子里的那些塔要矮上一些，大约三十英尺高，正面有一扇木制的门扉，门上还上了锁。当然了，即使抬头看向塔顶，也看不见上方有些什么。

“现在您的夫人仍在塔顶吗？”

爱德华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在棺木中安眠呢。”

听到男爵如此回答，爱德华立刻对眼前的葬塔心生敬畏。

这已经超越了一般建筑物的范畴，象征着人类所未知的世界——

而村子里建有无数这样的塔。

对这一事实，爱德华再次感到战栗。

“如果可以，以后也再来看看吧，我和她都会等着你的。”

斯托克斯男爵如是说道。

他向爱德华敬了一个礼——应该是海军式的敬礼，随后告别。

爱德华由侍从招呼着离开了塔。

当他从屋后穿到前庭时，忽然心血来潮，回头朝塔的方向看去。由于他已离塔颇远，整座塔看上去就像是浮在那片淡淡的黯色之中一般。

但此时——他看到塔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一名身着长裙的年轻女子。

可她似乎注意到了爱德华的视线，又立刻躲了回去，连深绿色的裙摆都被她的速度带得鼓了起来。随后她整个人融入暗沉的暮色之中，就此消失了。

方才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男爵亡妻的幽灵吗？

爱德华稍稍呆立了一会儿，而侍从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依然朝着大门前行。爱德华急急忙忙追了上去，一边给他小费，一边询问道：“容我失礼，请问男爵有女儿吗？”

“不，他并没有。”

“那除了男爵，还有别人住在这栋屋子里吗？是名年轻女性吧？”

“啊……想必是夫人。”

“夫人？你在说什么呀？夫人已经去世了，就安眠在塔上……”

“那是男爵的第一任夫人，而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是第三任了。”

“原来如此。”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动摇，爱德华故作正经地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是续弦。

虽然他还有很多想问的，不过要是太过烦人，被侍从汇报给男爵就不好了，所以眼下还是得先行撤离。

之后，爱德华从旅馆老板那里听说，斯托克斯男爵应该是在第一任夫人离世两年后，迎娶了第二任夫人。那位夫人好像是来自某个镇子上的贵族之女，不过村里没人清楚她的底细。

而他们结婚约有三年时，这位夫人也病逝了，她的塔就建在村子正中最醒目的地方。村人都向“船长先生”的亡妻表示哀悼，对这座塔也是心存敬意。

随着时间流逝，在距今半年之前，斯托克斯男爵娶了第三任夫人。她好像是在曼彻斯特拥有宅邸的贵族女儿，当然也没有人了解她的来历，村子里传说她和男爵大概是在那些贵族派对上相遇的。

那她为什么要躲在塔影里偷偷地看人呢？

爱德华只见到她短短一瞬，但却无法忘记那副怯生生的表情。

或许不会再见到她了吧……

爱德华这么想着。然而意外的是，他们很快便再次相见。

某天，一辆马车停在旅馆前，一位女仆冲了进来，像是有紧急病号。而被女仆支着肩膀带过来的正是爱德华之前见到的那名男爵夫人。

旅馆老板周到地准备了一间空房，姑且充作诊室，随后将她迎了进来。

“你在外边等着。”

夫人开口将女仆逐了出去。

“诊室”里只剩下爱德华和男爵夫人两人，他有种预感，感觉事情会变得有些麻烦。

他为夫人搬了椅子，夫人便在椅子上坐下。很快，她就不再装出不适的样子。今天她身上穿的是略为收窄的裙子，比起那些宴会上的大摆裙，这身更像是外出专用的，不过材质看着无疑是上等的绸子。

“因为待太久会很不自然，我就长话短说了。”

她像是提前背好了台词一般，快速地说道。根本就不给爱德华提问的余地。

“葛多那先生，您或许已经知道了，我是斯托克斯男爵的妻子，我叫亚梅里亚，今天有事找您商量……如您所见，我并没有生病。”

她满脸苦恼，压低了声音。爱德华还在想该如何应答才好，她就继续说了下去。

“无论如何请您帮帮我！再这样下去我会被男爵给杀了的！”

“被杀？”

“之前的那位夫人也是被他杀死的，搞不好第一任夫人也……”

“请先等一下，您有什么证据吗？”

“我在男爵府的地下室里看到了血迹，而且有好多好多……那绝对不是红酒洒了留下的痕迹。”

“光这点证据也不能说明什么吧……”

“那请您去调查塔顶上的夫人们的遗体，您是医生，能看懂她们的死因吧？”

“那是一年前的遗体了对吗？我认为现在已经很难判断了，除非有非常明显的外伤……而且我根本没法到塔上去啊。”

“钥匙由男爵保管着，我去把它偷出来，这样一来您能去调查吗？”

“您先等一下。”爱德华抬起双手，作势要将夫人前探的身子给推回

去，“不经允许就擅自进塔无异于破坏坟墓，请把调查遗体作为最后的手段。”

听爱德华这么说，男爵夫人肩膀都垮了，整个人就仿佛溶解一般，在椅子上瘫软了下去。

“我们必须要有证据。您还想得到其他的吗？如果没有更确凿的证据，就算是我也爱莫能助。”

“是塔……”男爵夫人挤出一丝声音说道，“塔里应该有秘密。”

“秘密？”

“医生，您也看到这个村子里到处都建了塔，请您实话实说，您对这些塔有什么感觉？”

“这个嘛……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很古怪。”

“既然您这么看，塔果然有问题。”男爵夫人压低声音继续说道，“以前我见到男爵半夜从府里出去，如果只是一次这样倒也没什么好在意的，但第二天、第三天他也继续如此。于是我就派女仆跟在他身后，发现男爵提着灯前往的目的地是……新建成的塔。”

“特地在半夜里去看塔？”

“是的，听女仆说男爵还进入了塔中。那座塔里安放着一名刚去世的年轻女性的遗体。”

“他进了一座有遗体的塔是吗？为了什么呢？”

“不知道。”男爵夫人脸色苍白，无力地摇了摇头继续道，“男爵进塔时，女仆说自己很害怕，就回了府，至于塔里发生了什么她就不晓得了。”

“这确实……不寻常。”

“男爵前些天又开始建新的塔了。”

“有人去世了吗？”

“并没有……”男爵夫人将手置于裙上，此时她紧握的双手正不住地颤抖，“塔都是为了即将死去之人而建造的，我觉得这座新塔搞不

好……就是为我而建的……我真的好害怕。”

爱德华本打算说这不可能，但却没能出声。他突然想到了在迷雾遮掩之下，座座葬塔的黑影并列而立的光景——看上去活像是死者们正成排站立着，向下一位即将加入他们行列的伙伴招手一般。

虽然他很想当男爵夫人所言只是多虑，不再理会，可在这当口却出现了这般栩栩如生的想象，令他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确实，光看塔或许没什么，但把它们放在这个村子里，我就总感觉有些扭曲。”爱德华索性把话挑明了说，“前几天我有幸与男爵交谈了几句，男爵他自称‘对非科学的事物不感兴趣’，可同时他又沉迷于‘塔葬’这种不可思议的仪式。他明明就是能够从科学化、理论化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人，但为何如此执着于葬塔呢？或许是存在着某些秘密。”

“请您务必解开其中的秘密啊！”男爵夫人都快哭出来了，“我只能拜托医生您了，村里的人都仰慕男爵，跟他们是说不通的，但您是从外边过来的，所以……”

“我明白了，先调查一下塔的情况好了。”

爱德华答道，男爵夫人闻言，眼神便又恢复了神采，仿佛重获生机一般站了起来。

“谢谢您，葛多那先生。今天我先回去了，跟您相谈的事还请保密。”

“我当然会。”

爱德华给了她一些提神药，便打开了门，男爵夫人则再次装出不舒服的样子，离开了“诊室”，女仆忙不迭地上去扶住她。

在道别时，爱德华对她说道：“如果有问题请到诊室来。”

男爵夫人点了点头，随后被女仆半抱着上了马车。

2

为了调查那些葬塔，爱德华先去了教会。

教会建在村子的南端——那里又被称为“村子的玄关口”。那是一个古老的教会，属于英格兰国家教会，因此爱德华也是在那里受洗的。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并非多么虔诚的信徒，因此迈向教会的脚步格外沉重。

满头白发的牧师迎接了爱德华，但爱德华却并不认识他。原先的牧师已在数年前逝去了。

“请问前任的牧师葬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教会里哦。”

牧师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答道。

“没有为他建造葬塔吗？”

“没有建呢，因为他生前便希望能够葬在教会的墓地里……”

“他是对‘塔葬’持否定态度吗？”

“这个嘛……非要说的话，他是不认同‘塔葬’的。不过为了避免争执，他并未打算高调地反对。”

“您对‘塔葬’怎么看？”

“我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村里如今反倒是希望进行‘塔葬’的呼声更高。”

“村民们为什么如此希望举行‘塔葬’呢？”

“因为它是人们通往救赎的基石吧。”

“通往救赎的基石？”

“由于建塔，村子曾多次获救。这正是因为故去的人们在塔上守护着我们呢。”

“您说的获救，具体是指？”

“比如说，小麦不再因漫长的降雨而坏死，如此一来家畜的饲料也增多了，牛儿们被养得很壮，牛奶和黄油的产量亦有所提升。船长先生——也就是斯托克斯男爵说，这是‘逝者之塔’赋予麦尔斯比平原的恩惠。正是由于建塔，村子才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带来恩惠的逝者之塔——

包括牧师在内，村民们似乎大多都这样认为。他们只信这一套看来是事实。而村子的收成变好了也是不假的。

塔真的有这种效果吗？

会不会是塔正好始建于村里丰收的年份，所以大家便认定这是它的功劳了？即是说，这是一种迷信，就好比那些求雨百分百灵验的祈祷师，其原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求雨，直到真正下雨为止。

把祈祷师换成塔会怎样？反正塔就算整天杵在原地也不会累，之后只要让别人都信它就行——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斯托克斯男爵也就有理由每晚都往塔里跑了。

爱德华离开教会返回旅馆，途中他去了一座建在路口的新塔边。它是村里最新的塔，他刚回到村子时曾遇见过一支送葬队伍，那时他们包围着的正是这座塔。

它是由砖瓦建成的。本来墓地就会被建得非常结实，以求长存永续，不过即便如此，它还是让人感到结实过头了。圆柱状的塔身上设有木制的门，不过并没有加锁。

爱德华四下看了看，确认周围并没有人，便悄悄地打开了塔门。

塔里空空荡荡的，漆黑一片，还能嗅到淡淡的尸臭。把门开得大一些，光线就能照进来，使得里头明亮一些。由此，爱德华看见螺旋状的楼梯沿着塔的内壁不断往上延伸，但是容人下足的楼梯面却很是狭窄，要踩着它们把棺木抬上去可真的很费功夫。

抬头看向天花板，只见那里没有一丝光线漏入，看来通往塔顶的出口是被锁死的，而棺材就放在塔顶上头。

爱德华没有进入塔中，而是关上了门，就此离开。

建筑物本身看不出有何种秘密。

那么果然，将遗体置于塔上这一行为才别有含义。然而究竟是什么

意思呢？

爱德华又环视四周。由于麦尔斯比是一块低地平原，一眼就差不多能望到地平线。而要说这一带较高的建筑物，也就只有那些塔了，所以凡视线所及之处到处都是塔——也可以说到处都是逝者。因此只要身在村中，便会明确地意识到逝者们的存在，所谓“被他们守护着”也就是听上去好听罢了，对爱德华而言反倒有种“被他们监视着”的感觉。

他呆呆地望着塔，雨滴一颗颗地落了下来。附近正好有个用于收纳农具的小屋，他便去那里躲着，等待雨停。

从小屋的入口往外看去，能够瞧见方才那座新塔的全貌。被雨水所淋湿的塔简直就像是被扔在平原上的布丁。

在看着塔的同时，爱德华突然想起了斯托克斯男爵。他原本是一位海军指挥官，在“比格猎犬号”上担任船长。凭他的经历，就算将他的名字镌刻于英格兰的历史上都不足为奇。而这样的一名男士为何要在这种偏僻的乡下村庄里生活呢？

男爵他是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吗？

还是说，在塔上寄存了什么？

而且他又确实是每晚出入葬塔吗？

必须确认此事。

爱德华躲在小屋的影子里，打算一整晚都监视着眼前的新塔。

斯托克斯男爵现身的可能性并不小。如果这座新塔对他而言有存在价值，那他应该就会前来。

太阳很快便落山了，雨则时下时停。现在虽已近夏季，不过入夜后还是颇为寒凉，爱德华抱膝团坐着，一次次反复问自己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时，视线的一角有火光在摇曳。

有人拿着提灯走近塔边，灯火随着步伐而左右轻晃。

来了！

爱德华屏住呼吸，双眼紧盯，看这光点往何处移动。

而光点却在塔前突然消失，是灯火被熄灭了吗？还是因为那人进了塔呢？

但过不久，塔顶上便朦朦胧胧地亮了起来，光芒很是暗淡，要是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没错，有人上了塔！

约莫三十分钟后，灯火又不见了。然而考虑到塔顶上还摆放着遗体，这段时间还真是长得吓人。

又过了一小会儿，灯火重新出现在塔下，可能是对方从塔里出来了。随后，那人似乎准备沿着来路返回，灯火也随之移动。可爱德华并没有跟上去，而是一直目送着光点远去，直至不见。

刚才的来人应该是斯托克斯男爵吧。虽然现在爱德华很想去调查这座塔，不过自己手边没有灯，只能等到天亮。就在他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期间，太阳也已升起，不过因为多云，所以天色看起来并没有多亮，但好在总算能看清东西了。

他赶紧往塔奔去。

入口处没有发生变化，木制的门还是关闭着，不过爱德华注意到泥泞的地面上有一组足迹。

他在昨天太阳落山前调查这座塔时，地上并没有这些痕迹。但考虑到之后下了一场雨，这下看来，昨晚现身于此的那人就是这些脚印的主人了。它们看上去无疑像是男性的靴印，而且靴底有一条纵痕——这一特征应该能够成为某种证据。

那个男人到底为什么要进塔？

爱德华下了决心，也打算进入塔中。他慢慢推开塔门，确认了里头没有别人。也许是因为下过雨，塔中的臭味比起昨天更为强烈。

他爬上楼梯，沿着塔的内壁一圈一圈往上走，不多久便可以够着天花板上的小门了。那是一扇上掀式的门，没有装锁，爱德华谨慎地打开

了它。

一开门，尸臭便浓烈起来。

塔顶上围着一圈墙壁，墙高三英尺左右，从外边看不见塔顶的情况，于是这里整体给人一种空中小屋的感觉。

一樽棺木就放在塔顶的正中央。

通常说来，遗体应在棺木之中，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确认此事了。

因为遗体就躺在棺木上。

那是一具女性的裸尸，全身都已变成紫色，开始腐坏，因此很难辨别年龄与相貌。不过这并不是死去很久的人，和之前葬礼的时间对得上。

应该是有人把遗体从棺材里搬出来，扒光了身上的寿衣，再把她放到棺木上。一眼看过去，遗体上并没有类似于新伤之类的痕迹，可是……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

爱德华因为职业的缘故，早已看惯尸体，但受到如此亵渎的遗骸还是首次得见。

是昨晚那人干的好事吗？还是说遗体一开始就已经是这种状态了？莫非这本来就是“塔葬”所采取的形式吗？

爱德华下了塔，把门重新关上，随后去附近拔了几根草，把它们摆在脚印旁边，比对长度后将其摘断，再将和脚印等长的草段收入裤兜中，回到了旅馆。

旅馆老板好像还在睡，爱德华没有受到什么怀疑便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一觉睡到下午，醒来后出屋，正好遇上旅馆老板在打扫走廊。

“大夫你累坏了吗？”

“嗯，是啊……对了，老板，你参加过‘塔葬’吗？”

“哦，参加过，是两年前我叔叔走的时候。”

“有些‘塔葬’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你。”

“你想知道什么呢？”

“遗体是安放在棺材里然后被搬运到塔上去的对吗？”

“是啊，抬棺材是遗属们的任务，我叔叔是个胖子，当时我可累坏了，不过现在这事就成了笑料啦。”

“那棺材被运到塔顶上之后又怎么处理呢？”

“这个嘛……没什么处理不处理的啊。”

“就放在那里吗？需要打开棺材吗？”

“打开？没这回事。唉，不过因为舍不得，而在最后一刻打开棺盖亲吻一下故人什么的倒也不是没可能……”

“那会把遗体搬出来吗？”

“啊？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是啊，不会这么做才对……”

“大夫你怎么了？果然是太累了吧。”

“我没事，谢谢你。”

旅馆老板很担心爱德华，不过爱德华还是离开走廊，又回到了自己房里。

他把草段从裤兜里掏出来，心想着如何才能调查斯托克斯男爵的鞋子尺寸。

去男爵家提出“请让我调查一下”当然不做考虑，因为这或许会让男爵夫人遭受危险。

不过要是没有证据，可没法断定到塔上去的人就是男爵，毕竟逝者的遗属也有可能会跑过去，甚至搞不好这就是单纯有人在搞破坏。

正当他思索着如何是好时，男爵那边却意外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男爵夫人的女仆造访了爱德华暂住的旅馆。

“夫人想请您开一些药。”

她被爱德华带到房间，随后压低了声音在爱德华耳边说道：“亚梅里亚夫人有话带给您，她说‘调查如何了’？”

“明白了，我马上就写处方，请你转交给夫人。”

爱德华取出钢笔和纸，抓紧时间写起了信。

这就是您需要的药品，请注意脚底，看它的长度是否和开给您的草药相同，而且它对于纵向的伤痕很有效。

她一定能理解自己的用意吧。

他将草段和信放在一块折好，和提神药一起交给女仆，随后也没做详细说明，便送走了她。

三天后，来了回音。

草药正合适，脚底的伤也对得上，很有效果。非常感谢您。

看来男爵的靴底是和那个脚印相一致了。

果然那晚出现在塔上的就是斯托克斯男爵。

他身上有秘密。

——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葛多那先生，”女仆突然开口，“亚梅里亚夫人说……她想离开男爵府。”

“我知道，不过……”

夫人认定自己会被男爵所杀，其实眼下还不清楚男爵的目的和意图，可她的疑心却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爱德华心中懊恼，或许向她报告调查进展还为时过早，应该先把男

爵的真面目挖得更清楚一些，再展开行动。

他犹豫了。最后，他拜托女仆传话回去。

入院手续还在推进，请您等待。

总之，他姑且先把女仆送走。

接下来只能尽量多做些准备，好让夫人离开男爵府。假如她因病入院，自己便可以利用医生的身份来提供各种帮助，不过斯托克斯男爵会应允吗？

之后的几天里，那名女仆没有再出现过。

这期间，爱德华去了斯肯索普市内的医院提前调查踩点。那里有两家规模颇大的医院，住院环境也整顿得不错，设备齐全，只要能顺利办妥手续，应该就可以把男爵夫人带到这里来。

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过男爵那一关了……

爱德华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各种思考，这时男爵府上又派来了人，不过不是平时常来的那名女仆，而是男爵家的侍从。

对方称，斯托克斯男爵想邀请爱德华明天去他府上。

真是天赐良机。

爱德华高兴了一小会儿，但很快又改变了想法。如果没什么目的，男爵为何要招待自己去他家？而且也不是要举行派对，更不是有事非得叫上医生。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莫非男爵对他的行动有所觉察？这也不是不可能。

是因为对男爵夫人的变化而心生怀疑吗？抑或是已经从她口中问出什么来了？或者说——夫人她已经不在人世？

爱德华已经毫无方向了，最后只得接受邀请。

次日午后，层云遍天，好像很快就要下雨。在他前往男爵府的途

中，看到了好几座葬塔，这令他有种逝者们正一路目送着自己的感觉。

那位侍从已候在男爵府的门前。他带着爱德华穿过大门。这条路虽然之前已经走过一遍，却比上次来得更为幽暗，感觉空气也仿佛凝滞而浑浊。

他们走过玄关，直奔接待室。

但斯托克斯男爵却不在那里。

“男爵在自己的房间等您。”

侍从继续引路，将爱德华带往府邸深处的房间。

穿过长长的走廊，里头就是斯托克斯男爵的房间了。

侍从打开了房门。

男爵坐在一张椅子上，背对着大门。桌上则有一些貌似实验器具的东西，男爵正在把玩它们。

“我已将葛多那先生带来了。”

侍从说完，便很快退出了房间。

房门也被他带上了。

斯托克斯男爵慢悠悠地回头，全程花了好长时间。他的表情不知为何看起来相当忧郁，失焦的眼神透着疲惫，老半天才与面前的爱德华四目相对。

“特地叫你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呀，医生。”

“您哪儿的话，我很闲的，要不一起去打个猎？”

“很不巧呀，我不打猎。”听到爱德华的小玩笑后，男爵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因为没个能说话的人，这让我很是烦恼。你能陪我聊一会儿吗？”

“如果我能胜任的话，还请允许我与您交谈。”

“真是帮大忙了。我和村民们话不投机呀，不时会有一种正在和上世纪的人交流的感觉。”

“可您是驰骋在海上、满世界冒险的‘船长先生’，也没几个人能跟您

讲得到一块去吧。”

“我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我只是想谈谈自己花费毕生所进行的研究。”

“您是说……研究？”

“没有任何人能预知明天……这是理所当然的嘛，不管如何发挥科学的力量，我们都没法知道未来的事，对吧？”

“您说预知未来吗？无论科学怎么进步，这都是不可能的。若能实现，那人类社会就要大变样了啊。没人会去打胜负已知的仗，而且明白自己的结婚对象是谁之后，也没人会再开那些毫无营养的派对啦。”

爱德华在回话中掺了点俏皮话，不过斯托克斯男爵却没有笑。

“很快一切就会结束了。”

男爵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嗯？”

“是研究的成果，我知道未来是怎样。”

斯托克斯男爵的表情几近虚无，看起来就像是在活人的身子上放了一颗死者的头颅。

“这不可能！人无法预知未来。”

斯托克斯男爵调整了坐姿，正对桌子，随后打开抽屉，从中取出一把左轮手枪。

爱德华不由屏住了呼吸，向后退去。

不过男爵并没有将枪口指向爱德华，而是对上了自己的太阳穴。

“一八二八年时，我在船上死过一次。”他仿佛是在喃喃自语一般说道，“因为天气太差，船被逼停了好几天，暴风雨大得仿佛要毁天灭地。在那狂风骤雨之中，我对未来十分悲观，就像这样对着自己的脑袋扣下了扳机。然而……当时船狠狠地晃了一下，子弹只是蹭过我的脑门。在那之后，暴风雨就平息了下来，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而我也得以回国。”

斯托克斯男爵把手枪放在桌上，随后碰了碰自己右侧太阳穴上那一处隐约可见的伤痕，动作轻柔得宛如是在抚摸它。

“打那时起，我便为了预知未来而投入财产、花费时间，要是能提前得知一秒之后的未来，或许就可以救人性命了。医生，我说到预知未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想象某些超能力？”

“既然凭科学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我也只能认为这是超能力。”

“不是的哦，医生。科学也能测出未来。”

斯托克斯男爵指了指桌上一个圆筒形的玻璃瓶。

那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瓶，里头装满了无色透明的液体，底下还有一个木制的底座。液体中有结晶状的物质如雪般飘散，看起来就像是玻璃瓶中正下着大雪。

“……请问这是什么实验道具呢？”

“这叫风暴瓶[8]，瓶子里按一定比例装了乙醇溶液、硝酸钾和氯化铵等特定的化学品。它本是一种航海时会用到的道具，因此‘比格猎犬号’上也同样配备了这种瓶子，不过我又额外混入了几种化学品加以改良，现在它能预测天气了。”

“用它就能知道未来的天气？”

“正是如此。比如液体中没有任何结晶，清澈又通透，就是天空即将放晴的征兆。而当瓶底有小颗结晶堆积、液体变得浑浊，那就是要下雨了。”

“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原理？”

“根据气温、湿度、大气压等条件，瓶中的化学品会发生变化，即会有结晶生成或消失。”

“原来如此……这就是看透未来的科学啊。”

“你是觉得这个话题的水准有些低吗？”男爵仿佛看透了爱德华的心思一般说道，“你大概不明白能够预知未来的天气有多么重要吧，但你应该也知道在过去的战争中，天气是可以决定胜败的要因。大雪会让一

整个连队覆灭，暴风雨则会让大型舰队沉没。气象比任何武器都更为强力，可人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这个暴风瓶的重要性，其实它蕴藏着更多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航海道具。”

听着斯托克斯男爵的话语，爱德华由衷地感到敬佩。一直以来，尽管天气问题总让人喜一阵愁一阵的，但却没人尝试用结果客观可辨的形式去预测它，谁都不曾做过。然而正如男爵所说，要是人类能更早发展气象学，历史应该会彻底为之改变。

“这可真有趣啊。不过村里没人告诉过我您在研究气象学。”

“很遗憾，就算跟他们说明，他们好像也没法理解。即使我们英国已差不多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国内的乡下地方却依然重视天神、精灵等那套不科学的东西，所以与其对他们科普天气变化，还是直接说那是神仙所为比较有效。”

“不过有了男爵您的研究，他们的认知迟早会改变的吧。”

“不好说呀。”

斯托克斯男爵露出了一个有些疲惫的笑容。

爱德华突然注意到了一件事。

“莫非……村子的收成变好也是多亏了它？”

爱德华指着风暴瓶说道。

“你是明白人。”男爵点头赞同道，“农业和天气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尤其在这个村里，只要一下雨，河水很快就会漫出来，破坏田地和庄稼；而一旦庄稼收成不好，人们自然也不会养牛养羊。不过要是能知道未来的天气，便能在适当的时候播种，又在适当的时候收割。”

“这么说来……村民们眼里那些靠‘塔葬’所赐予的恩惠，实际上是由您的气象学所带来的？”

“正是如此。”

斯托克斯男爵一边用指尖描摹着太阳穴上的伤口，一边深深地陷倒在椅中。

如果男爵说的都是真话，那他对麦尔斯比村的贡献简直不可估量。同时，全英格兰乃至全世界也总有一天都会借鉴男爵所做的研究吧。

“人无法立刻就转去相信科学，他们认为凡世间真理都出自神明之手，而且已经笃信了几千年。就算我对他们说明了暴风瓶是个什么道具，之后立刻叫他们去收小麦，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这时，我引入了‘塔葬’，那些塔便相当于巨大的遗像，任谁都会倾听来自过世亲人的话语。”

“即是说，所谓‘塔葬’就是本村气象学式生产系统的根基所在，是吗？”

“没错。从结果上来看可以这么说。”

“可为什么您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呢？”

被爱德华指出后，斯托克斯男爵的表情益发深沉。他指着那个风暴瓶说道：“请看，这些结晶都和大暴雪差不多了。”

风暴瓶里的结晶看起来又多又乱，“下”得比刚才更为激烈。

“这种状态……是预示着怎样的天气呢？”

“我说过了吧，”男爵闭上眼睛，左右摇着头答道，“很快就会结束了。”

“……结束？”

“世界很快就要完蛋了。你读过《圣经》吗？啊，我也没认真读过，你放心。不过《启示录》[9] 之类的还是知道的吧？就是那个描述了人类末日的篇章。”

“您的意思是，风暴瓶正展现着《启示录》中所描绘的场景吗？”

“如你所见。”

“怎么可能……”

“末日很快就会到来。医生，如果可能的话请立刻逃得远远的，让你送死实在是太可惜了！”

斯托克斯男爵突然站起身来，脸上表情如恶鬼般迫人。他抓住爱德

华的手腕，将他拖出了房间。

“那男爵您怎么办？”

“我还有事要做。”

语毕，斯托克斯男爵便又返回房间，关上了门。爱德华火速冲到房门外，呼唤着男爵，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爱德华只得放弃，打算回旅馆去。雨点打在走廊的窗户上——明明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而这大概就是“启示录”的开端了。

他独自一人穿过接待室，往玄关走去，就在他正准备离开男爵府的宅邸时，却被人叫住了。

爱德华回头一看，只见男爵夫人正一脸不安地站在那里。

“葛多那先生，您还好吗？”

“嗯，还好……”

因为夫人来得太过突然，爱德华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心绪剧烈起伏着。

“男爵现在怎么样？”

男爵夫人压低了声音探问道。

“他看起来……很憔悴。而且……似乎还有些神智混乱。”

“这几天来，男爵他就只知道窝在房间里。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这个嘛……”

爱德华将方才的对话如实告诉夫人。

听着听着，夫人的脸色明显变了，苍白得有些恐怖。

“原来那句‘很快就会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啊。我以前也听他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

“如果男爵说的是实话，那或许真的会有坏事发生。”

“您相信男爵的话吗？”

“并不完全相信，尤其是关于‘塔葬’的部分，我不认为他说了实话。”

男爵为何会在入夜后到新塔去呢？他到底在塔上做了什么？

关于这一点，其实男爵未做任何说明。

“医生，请走这边。”

男爵夫人在走廊上快步前行，爱德华一边在心里踌躇着，一边跟了上去。

他们拾级而下，到达了地下室。那里成列摆放着装有红酒的木樽。男爵夫人点亮蜡烛，走近房间的一角。

地上有一大块浊黑的渍子。

“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的血，还请您调查一下。”

爱德华跪在地上，用手指刮过黑渍，可它早已干涸，最后也不过是指尖上沾到了一些灰尘。他再用手帕擦拭了一下，总算是取到了淡淡的黑色物质。

“我会尝试用多种化学品，但也未必能测出这是不是人类的血液哦……”

“这一定会成为证据的。”男爵夫人的语气里透着兴奋，“我从侍从那里打听到了，据说前任夫人玛丽和砖瓦匠海登有染，而且男爵也知道这件事。”

“您想说的是……男爵出于嫉妒而杀害了前妻？”

“除此以外还能想到别的吗？”

“我……我也不能妄下结论。”

“自从收到医生您的报告，我便着手调查男爵。他果然会在晚上到塔里去，这一点由女仆确认了。”

“男爵会出入葬塔——这一点应该错不了，不过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之前我也目击过男爵前往另一座塔，当时是村子里最新的那座，想必他总是在这个时间点去村里最新的塔。”

“新塔……”

新塔上有什么？

当然是新的尸体了。

男爵想要新的尸体吗？

为什么？

说到需要尸体的——

爱德华想起了自己在爱丁堡大学念书时的一件校园往事，叫作"'树皮'和'头发'连续杀人案"。当时，外号"树皮"和"头发"的二人了解到可以把遗体高价卖给医学学校以供解剖实习，便陆续杀人并出售尸体。

这件事给医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对当时还是医学生的爱德华而言也是一件无法忘却的大事。

如果男爵在模仿"树皮"和"头发"……

是把遗体从塔上偷出来然后卖掉吗？为什么？为了维持生活还是筹集研究资金呢？

不对，遗体尚未被偷走，也没见把东西从棺材里取出并带出塔外的痕迹。

莫非男爵有恋尸癖？爱德华听过这类传言，说世上有些只爱尸体的偏执狂。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可以说，男爵夫人确实有理由害怕自己会被男爵杀死。因为他无法爱上活生生的伴侣，那便只有杀死她们。

前妻们也是因为这种理由才被杀的吧。

可这样一来，又为什么要建塔呢？

是想要一个可以避开干扰、尽情爱抚尸体的场所吗？但也没必要为此特意建造那么坚固的高塔啊。

"医生，这样下去我会被杀的……"

男爵夫人泪盈于睫。

爱德华抚上了她纤细的手腕，鼓励她道："虽然还要再过上一阵子，但我正在做准备，好帮您离开府上。因为还得和斯肯索普的医院进

行交涉，您再稍等一下。”

“请您尽快！”

爱德华和男爵夫人离开地下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走廊上告别。

外头的雨下得更大了。

爱德华独自一人穿过府邸的大门。

突然，他感到一股视线。回头看去，只见斯托克斯男爵正透过窗户从男爵府内窥视着他！

3

末日终于还是来了。

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天空被黑云遮蔽，看上去犹如夜晚的海。成排伫立在麦尔斯比平原上的塔被雨水浇湿，更显漆黑。

末日当天一早，斯托克斯男爵的房间便传出了房门大开的声音。注意到动静的侍从赶紧往男爵的房间赶，但却看见男爵正小跑着穿越走廊，憔悴苍白的脸上也浮现着苦闷的表情。最可怕的是，男爵双手还握着一柄大斧，又挥又抡，动作幅度很大。

这名侍从意识到出了大事，赶忙叫上男爵府里所有的仆人，连男爵夫人也起了床，一脸胆怯地过来和众仆汇合。但他们找遍府邸却没见到男爵。其实在当时，男爵已经来到了村子中心。

一位村民看到有个男人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一边走近他家——来者原来是男爵！可这位被称作“船长先生”的男爵大人此刻的表情却不复温柔亲切，而是一脸凶神恶煞。只见他挥起斧子就劈向这位村民的家门。

村民发出惨叫。

但却被激烈的雨声给消抹了。

为了破门，斯托克斯男爵真是准备周全。眼见右手的斧刃劈出了缺

口，他便将它随手一扔，转而抄起一柄别在腰际的斧子，而且男爵的腰带上还束有另外两柄斧子，斧柄正相互抵着。

门终于被砍坏了。

此时，男爵背后又响起了新的悲鸣声。原来是另一位村民正好路过，看到这番异样的场面，一溜烟地逃跑了。

男爵开始追赶这名村民。

追逐的同时，他口中还发出奇怪的声音。

可周围却没有其他人听到。

过了一会儿，这场骚动也传到了爱德华下榻的旅馆，是旅馆老板带来的消息。他方才出去买牛奶了，而回来时却面无人色。

“出、出大事了！船长先生他……”

旅馆老板颤声说自己看到男爵在村子的广场中抡着斧子，好像已经有村民遇害。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才想问啊！船长先生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这就是“末日”吗？

爱德华从旅馆中飞奔而出。

“喂！大夫！现在出去很危险啊！”

“我到男爵府去一次！”

男爵夫人安然无事吗？

可能她早已遇害了！爱德华如此想着，奔向目的地。

大雨怒降，倾泻在他身上，令他差点忍不住停下脚步。在这样的雨中向前走，可必须得像游泳般把全身力气都给用上。

爱德华终于抵达了男爵府，女仆和侍从们都很不安，在大门周围转悠着。他们一看见他，便如同发现了救世主似的叫道：“医生来了！”

“男爵夫人呢？她没事吧？”

“嗯，夫人并没有受伤，可是她吓坏了，还请医生您去看看……”

女仆带着爱德华往接待室去了。

男爵夫人披着一件薄薄的外套，正躺在沙发上。

“医生，您来了！”

男爵夫人坐起身来，苍白的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丝血色。

“出什么事了？”

“男爵他……他终于……”

他们都没能把话说出口，但彼此却十分清楚，男爵已经崩溃了。

男爵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一八二八年，他被暴风雨困在船上，对未来充满悲观，最后举枪对准自己，打算以此来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然后这一次，他是打算终结整个世界吧。

为什么——

“去男爵的房间看看，或许能掌握一些信息。”

他动身赶往男爵的房间，男爵夫人也默默跟了上去。

房门依然敞开着，从门口可以看到书本和实验道具被扔了一地。

爱德华小心翼翼地踏入房中，夫人也紧紧挨着他的后背。

他们看了看地上的书本，其中大多都是有关气象和自然现象的。应该是男爵用来研究气象学的吧。由于经历过享福吃苦全看天色的船旅岁月而醉心于气象学，倒是挺顺理成章的。

可这又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桌子上的风暴瓶中有大量暴雪般的结晶，比爱德华上次来时看到的还多。

“医生，看那个！”

男爵夫人颤着指尖，指向散落在地上的纸张。

纸上画着一名赤裸的男性。爱德华捡起纸，只见画中男性的身上各处涂有色斑，旁边还写上了说明。

第十二天，遗体西半边集中出现尸斑。

“这是……在验尸？”

“这样的纸还有很多张。”

男爵夫人指着地板。

无数张尸体图掉在地上，既有年轻的女尸，也有苍老的男尸。描绘着各种尸体的画作堆积如山……它们全都是尸体的观察日记，还特地标上了日期与特征。

“男爵是去塔上观察尸体吗？”

“为什么要做这么可怕的事？”

“不知道，我们来调查看看吧。”

爱德华一张张地翻阅它们。

随后有一段字迹映入了他的眼帘。

塔上有鸟，这可真少见，看起来也不像是来啄食尸体的。

尸体全身明显僵硬，这是下雨的征兆。

“鸟？这一带确实没有以尸体为食的鸟啊……”

男爵夫人偏了偏脑袋，不解地说道。

“没事，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最后那句‘下雨的征兆’。我看见其他纸上也写着‘可能会提前入夏’‘三天后会降下初雪’之类的与天气或气候有关的语句。”

“这就是说……”

“我认为是男爵太过沉迷于气象学……而观察尸体可能也是气象学的一环哦。”

“气象学？那是什么？”

“或者说，是尸体气象学。大概是男爵发现了当尸体处于一定条件下时，也会出现相当于风暴瓶的反应吧。因此才将尸体放在塔上，调查尸体现象与气象之间的关系。”

这么一想，也就能明白男爵为何在村里广建葬塔了，它们都是基座，目的是在相同条件下安置尸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开展尸体气象学研究的实验台。

“男爵就这么想知道未来的天气吗……”

男爵夫人自言自语道，声音也越来越小，后来几不可闻。

“应该是在船上积攒下的经验驱使他这么做的。他很害怕《启示录》中所写的毁天灭地的天气……而那个天气就是暴风雨。所以他会尝试一切能够预知天气的手段，尸体气象学也是其中之一。再加上他本来就是军人，在战场上不知见过多少尸体，说不定打那时候起就注意到尸体和天气的关系了。”

“凭尸体的状态就能知道天气吗？”

“怎么说呢……尸体的状态会根据气温和湿度的变化而变化，可我并不认为靠这些就能预测天气。”爱德华拿过风暴瓶，凝视着瓶中的结晶继续道，“但男爵在脑中构筑起了一套玄而又玄的气象学知识体系，并靠它预知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也就是今天……”

“他认定这是事实，随后终于忍耐到了极限，对吗？”

“很可能就是这样……”

“那男爵的前妻们呢？是被他杀死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只不过，既然他如此醉心于尸体气象学，那么很可能需要常备观测对象——也就是尸体，为此便杀死了自己身边的人……”

“请您别再说下去了！”

男爵夫人缩起脖子，双手捂住了耳朵。

“不能就这样由着男爵为所欲为，一定要制止他不可……”

爱德华注意到桌上还放着手枪，火药和子弹就在抽屉里，于是他便用生疏的手法装上子弹，握着枪离开了男爵的房间。

男爵现在正在哪里做什么呢？

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还能够进行沟通吗？

总之只能先去见他了。

必须尽快阻止他！

爱德华从男爵府中飞奔而出，大雨如箭群般从空中降下，他便将手枪藏在了外套里，以免它被雨水打湿。

大门附近还是有仆人站着，但样子却很不对劲。

仆人视线所及之处竟是——

斯托克斯男爵！

他站在那里，双手握着斧子。

他的头发被雨水打湿，遮住了脸，看不见表情。或许是出于亢奋，他用力地呼吸着，全身都在颤抖起伏。雨滴打在积水上，水面的波动扭曲了他暗沉的倒影。

请安息——

男爵试图抓紧爱德华，但还是无力地倒了下去，最后只如自言自语般地小声说道：“快逃。”

这一天，因为大雨，特伦托河的堤坝被冲溃了。

大量的河水涌向低地，麦尔斯比村受到了大规模的洪水袭击，积水

深达三十英尺，周围一带完全被大水淹没。

而另一方面，由于男爵一大早便开始引发骚乱，村民们都被吵醒了，在积水刚漫到脚部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洪水的征兆，于是开始避难，结果居然奇迹般地没有出现任何牺牲者。遍览这片平原大地，他们按说是没有任何逃生场所的，然而——

他们逃到葬塔上，从而躲过了洪水。

爱德华觉得男爵看上去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眼前的或许是已经死在了一八二八年的斯托克斯船长。

“你为什么在这里……”斯托克斯男爵的喉中挤出一丝声音，“医生，你为什么在这里？”

“男爵，请您冷静！是您弄错了！”

“我没有弄错！”

男爵朝爱德华怒吼道。

“您再重新想想！”

“这就是末日！你看！这就是末日啊！”

男爵挥起斧子，将斧头指向了大雨滂沱的天空。

爱德华不禁向后退去。

见状，男爵向前踏出一步，像是打算去抓捕爱德华似的。

暴雨中，斧刃一闪。

爱德华立刻转身，仿佛是要逃跑，但就在这一瞬，他隔着衣服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钝声响起，随后男爵的胸口上开了一个洞，赤红色的鲜血迸出，混在雨水中一同降下。斧子当场从男爵手中掉落，他踉踉跄跄地朝爱德华走了几步，便扑倒在地。

爱德华半抱半托地支住男爵，夫人则发出了悲鸣声。

末日来了。

男爵，您的旅行，终于在此结束了。

注释

[1] 特伦托河（Trent river）是英格兰中部的河流。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是英格兰的一个自治郡，拥有一派宁静淡泊的田园风光和出类拔萃的自然景观。——译者注

[2] 一英里约等于一千六百米。——译者注

[3] 斯肯索普（Scunthorpe）是英国的一座小城市，位于英格兰东北部，行政上属于北林肯郡。——译者注

[4] 格里姆斯比（Grimsby）是位于英格兰林肯郡亨伯河口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5] “朴次茅斯”（Portsmouth），别名“庞培”（Pompey），位于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南临索伦特海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6] 一英尺约等于三十厘米。

[7] “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是南美洲南端岛屿群，以主岛“火地岛”的面积最大，也因为地理位置而成为各国南极考察的重要基地之一。1520年，葡萄牙探险家、航海家麦哲伦在其环球航行中发现该群岛，他看见岛上的印第安人燃起了许多烟柱，于是将该群岛命名为“火地群岛”。他以为那是岛上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准备袭击他的船队的信号，但其实那可能仅仅是因为闪电引起的天火。如今火地群岛上有一座著名的灯塔（Les Eclaireurs Lighthouse），高10米，宽3米，但并未有过“葬塔”。——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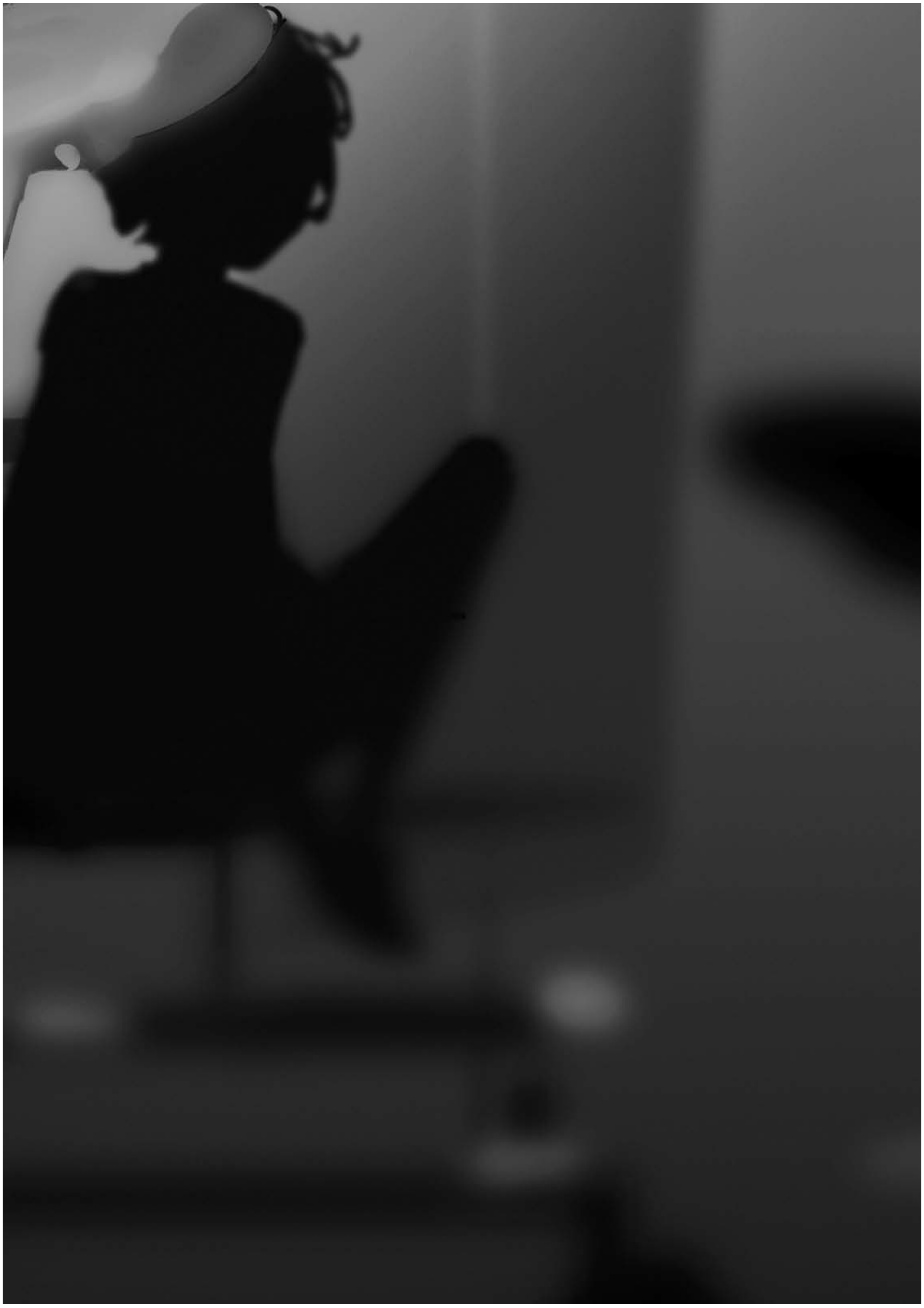
[8] “风暴瓶”（Storm Glass）又译作“天气预报瓶”，是在密闭的玻璃容器中，装入数种化学物质混合而成的透明溶液。根据外界温度的改变，瓶内会展现出不同形态的结晶，来预报天气的变化。在历史上，这种独特的配方是由作为“比格猎犬号”的指挥官的罗伯特·菲茨罗伊陪同查尔斯·达尔文进行航行时发明的。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1805年7月5日-1865年4月30日）是英国海军军官，曾在1828年-1836年间参加南极洲南端、巴塔哥尼亚、火地岛、麦哲

伦海峡等地的考察，并于1854年成为英国气象局局长，主持天气预报工作。著有《“冒险号”和“比格猎犬号”探险船勘测航海记事》（*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s of H.M.S Adventure and Beagle* ），本作中被艺术加工成为了斯托克斯男爵；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比格猎犬号”作了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后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译者注

[9] 《启示录》（Revelation）又译作《默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主要内容是对世界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其中许多神话和比喻，成为基督教世界艺术的经久不衰的源泉。——译者注

献给倒悬少女的钢琴奏鸣曲

さかさま少女のためのピアノソナタ



1

小圣在放学后随意逛到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奇妙的书。

那是一本旧书，被塞在书架的上部。当小圣把一本紧挨着它的参考书抽出来时，它也连带着掉了出来，书页如双翼般展开，伏落在地。

它有A3尺寸大小，深蓝色的布质封皮上到处都有开裂，污渍醒目到让人怀疑它经受过风雨的洗礼，封面上则是自己完全看不懂的德语。

小圣捡起书本，随便翻了翻，发现每一页上都印满了乐谱。总之他感觉这就是本陈旧的乐谱集子，一眼看去连一首名曲都没有，仅仅集结了一大堆古早又过时的谱子而已，而作曲者们大概都是些业余人士。

小圣一脸百无聊赖地合上了书。明明自己已经过了好几年和乐谱无缘的日子了，可现在却……

他抬手把书举过头顶，打算将它放回书架，正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书底下有纸片露出一角，像是被书夹着似的。

他翻开这一页，只见里头是四张纸，还被对折了两次。

展开纸张，内容依然是乐谱，但从纸质来看，它似乎是在这本集子之外另作的作品，而且很像钢琴曲。

端详之下，小圣发现第一张乐谱纸的一角上还用日语潦草地写道：

曲名·献给倒悬少女的钢琴奏鸣曲

作曲家·不详。

真是个奇怪的名字。

不过更加吸引他注意的是，曲名旁还写了这样一句话。

绝对不要弹！

而在乐谱纸的边沿处，还沾着点点黑迹，目测像是很久以前飞溅上去的血迹。

绝不要弹的曲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圣可从没听说过世上还有这种曲子。他虽早已决心告别钢琴，可还是对这首谜团重重的曲子上了心。

为什么不能弹呢？

弹了会出什么事呢？

小圣把乐谱纸折好，夹回原处，随后拿起书，朝旧书店的店主走去。

“你好……这本书……”

“没有标价的书都是一百日元哦。”

“不，我不是在问价格……请问这本是什么书？”

“嗯？”店主边调整着老花眼镜的位置，边看向书本说道，“《德国无名作曲家的乐谱集》——写的是德语，其他的我就看不懂了。”

“书里还有一份折起来的乐谱。”

“这是乐谱集，里面当然会有乐谱啊。”店主有些吃惊地盯着小圣，接着问道，“你要买吗？”

事到如今也没法不买就走人了，无奈之下小圣只得掏出一百日元，买下了这本并不怎么想要的书。脏兮兮的集子就装在塑料袋里，由他一路提着回家，分量还颇重——这让他忍不住心生憎意。

在考试的间隙，小圣忽然心血来潮，上网搜索《献给倒悬少女的钢琴奏鸣曲》，然而网络上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

于是，他又去了一次旧书店打听这本乐谱集，店主的回答却依然都不在点子上，甚至连它是何时摆在店里的都不记得了。

不能去弹的曲子。

真是越想越迷糊。其实小圣已经读过乐谱，还在脑内模拟了演奏，结果并未发现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弹完全曲也就五分钟左右。倒是有那么两三处需要用复杂的指法来炫技，不过和李斯特 [1] 、拉赫玛尼诺夫 [2] 他们相比可算低难度了。而旋律则是幽暗沉静的，总觉得曲中有一种寒冷而痛苦的味道，令人联想到寒冬的尽头。

要是实际弹一次也许就能干干脆脆地弄个明白。小圣自幼学琴，当然懂得曲子是想弹就一定能弹出来的道理，只不过现在他家里已经没有钢琴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作为备受当地期待的天才少年钢琴家被送向全国钢琴大赛，但却拿了最后一名，铩羽而归……自那天起，他就没法再次弹琴，每当想要触碰琴键，手指便会颤抖，就算想去音乐学校深造也难以实现，于是他便把钢琴处理掉了。

话说回来，学校里也有音乐教室，里头放着三角钢琴。因为那里平时不上锁，所以也会有学生在休息时间偷偷地去弹琴玩，因此趁没人的时候去借琴一弹倒也行得通。

光是想象一下要接触钢琴，小圣的心里便涌起了一丝恐惧……可是他更为《献给倒悬少女的钢琴奏鸣曲》这首神秘的曲子所吸引。

到底是怎样的曲子？

然而解谜的提示却离他意外地近。

当时，他正心不在焉地随意翻动那本从旧书店买来的乐谱集，发现有一页上淡淡地写有两行字母。

1921 Albert Miller

1943 Ethan Franklin

大概是人名吧。开头的数字估计是年份。

他去网上检索这两人，得知他们皆为音乐家，而且这两人的大名是

出现在一些收集了英语版都市传说的网站上的。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即“挑战过一首任谁都听不得的曲子”。

网站上说——

有一首被诅咒的曲子，从中世纪的德国流传下来。尽管有谱子，但据说不知为何至今都没人听过它。为了确认传说的真伪，在一九二一年的美国，有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米勒”的人用钢琴将之弹奏出来，没想到却在演奏中发生了瓦斯爆炸，钢琴和阿尔伯特·米勒的双手都被炸得粉碎……

一九四三年，伊森·富兰克林的故事也和上述的阿尔伯特很相似，他也向“任谁都听不得的曲子”发起挑战。可演奏还在进行，一辆军用卡车却冲了进来，伊森也因此次事故而被迫截去双手。

不过网站上并没有写出曲名，不知他们试弹的是否就是这首《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

但从“绝对不要弹！”这行潦草的字迹以及有人在集子里随手写下二位牺牲者的大名这两点来看，它很可能正是那首“被诅咒的曲子”。与此同时，就算没有被小圣查到的网站所记载，世上或许还有其他因为弹了这首曲子而付出惨痛代价的音乐家们。

小圣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乐谱，凭借想象在脑中演奏，可它并没有那种“被诅咒”般的可怕氛围——倒不如说还挺优美的。

果然“被诅咒的曲子”也不过是都市传说罢了。就算弹了也不会出什么事。

但……万一谣言和传说是真的呢？

害演奏者双手都被炸飞的曲子——

原来如此，还真有趣。

越是了解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小圣就越想弹奏它。他本人也开始对此有所觉察。

这种想法或许和自我毁灭的愿望非常相近。

在某个下雪的日子，小圣下了决心。

他要弹《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

那天上午，他所报考的大学张榜了，但他却没有成功考上。这是自己一直浑噩度日的代价吧，他如此想着。前往音乐世界的道路已经断了，就连不得已而选择的普通的人生道路却也容不下自己。他有一种被全世界拒之门外的感觉。

来到久违的校园，他的双脚却并未走向教室，而是前往音乐教室。

待在冬天的音乐教室里，就跟走在结冰的湖面上那般寒冷，然而小圣也没有刻意搓热手指，就直接把乐谱放到谱架上，然后在钢琴前坐下。

已经好几年没有坐在钢琴前了。

不过还有必要心怀惧意吗？

尽管自己即将弹奏受诅咒的曲子，搞不好会被它杀死。但它要是能把演奏者的双手炸飞了倒也不错，这样就不用再去思考钢琴、思考人生——如此一来，就算不与过去战斗，也一定能够迈入新生活……

想到这里，小圣将手指放到了琴键上。

手指微动，宛如在轻抚黑白键一般。没事的，不用害怕，瓦斯爆炸也好，卡车冲进来也罢，或者陨石砸下来，全都没有关系，一起来更好。

小圣漫不经心地用摆在琴键上的手指弹出了乐谱上的第一个音符——随后他的手便自动奏起了这首《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

十指飞舞。

节奏还不赖。

可是——有些不对劲。

他已经注意到了异常，自己弹出的旋律居然没什么回声。他环顾周围，虽说音乐教室本来就很安静，然而……在这份安静背后，却连空气都给人一种紧绷且静止的感觉。

三角钢琴就放在窗边，所以能将外头的景色尽收眼底。小圣继续弹奏着曲子，突然间，他抬头看向窗外。

此刻，他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

空中飘落的雪粒一颗颗悬空静止，简直像在看照片一样。

时间——停止了。

小圣的目光好半天都没法从窗外移开，但其间他也没有停下双手，这正是他在脑中多次模拟演奏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在发挥作用。

不能让演奏中止。

小圣直觉般地如此理解。

曾经的演奏者们应该都同样目击了世界的异变，在震惊之余可能还暂停了手头的演奏。

不过……演奏是不能停下的。

如果此刻停手，也许就会变得跟阿尔伯特·米勒和伊森·富兰克林一样遭遇不幸了。

可如果他们并没有暂停，而是把曲子成功演奏了出来呢？反正在时间静止的世界中，听众唯有演奏者自身，因此此曲再无他人得以聆听。这就是“谁都不曾听过的曲子”的秘密。

就在小圣领悟到这一点的瞬间，恐怖感也向他袭来。

光论演奏，这不是多难的曲子……但假设弹错了一个音呢？

会因此就被视为演奏中断，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吗？

还是说这种推测本身就只是妄想罢了？

早知如此，刚刚就该好好把手指焐热啊。

弹到现在，小圣自我感觉已经过了差不多有五分钟……在此期间，世界则一直保持静止状态。

终于，他顺利地奏完全曲，当最后一个音符的余音消散时——时间重新动了起来。

小圣松了一口气，回头看向挂在墙壁上的时钟，果然指针一分钟都

没有前进过。

既然已经知道了曲子的秘密，小圣便再次远离了钢琴。不管怎么说，那个下雪之日的经历还是让他心生犹豫。时间会静止，只要弹错一个音就可能导致惨剧。于是，在这个空中雪粒飞舞、景色优美的世界里，他得知了琴声的背后存在着毁灭。

他把至今已搞清的秘密记在便条上，放进书桌深处。

曲名·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

作曲家名·不详

演奏时长：约五分钟

备注

·演奏期间，演奏者本人以外的时间都静止了

·演奏途中停止，就会失去双手？

·只要弹错一个音符，就会失去双手？

2

春天来临。终于到了举行高中毕业典礼的日子。

飘散的樱花花瓣在教学楼的窗边随风乱舞。

自从上次弹过《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之后，小圣就一直在寻找去处。

班上的同学们都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毕业仪式，而小圣却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并非其中一员，就算毕业也无处可去。尽管自己谎称“因为想上音乐大学所以待业备考”，不过大家多半已经发现这是谎话了吧。

他没有到班上露脸，而是去了音乐教室。

今天也是最后一次自由使用钢琴的机会了，虽说高中生活没有给他

留下任何宝贵回忆，但通过这架钢琴体验到的事情可是让他毕生难忘啊。

挂在墙上的时钟指针指着九点零五分，正是学校在大礼堂里召开毕业典礼的时间。

小圣将乐谱放上谱架，坐于钢琴前。

毕业了。

毕业了……也一无所有。

连钢琴都没有。

小圣做好了最后的打算，将指尖搭上琴键。反正到今天就结束了，既然到处都找不到想去的地方，那么，就将这首与“结束”最相符的乐曲献给自己吧。要是真出了什么事，那到时候再说了。

或许是因为曾一度平安地弹完过这首《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这使他如今胆量大增，手指亦不再震颤。

总有一天，自己还能再一次在众人面前弹琴吧。

小圣奏响了第一个音符，脸上照常挂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一幅已经放弃希望的样子，似乎对诸事都毫不在乎。

这时——

他觉得视野的边角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便快速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只见窗外有一个女生从楼上坠落。

小圣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但手指上的动作却依然保持冷静平稳，没有停止演奏。

于是，这首《献给倒悬少女的协奏曲》又让全世界的时间停滞了——

下坠中的女学生就这样悬空定格在音乐教室的窗外。

樱花花瓣漫天飞舞，她长长的头发飞散着，半身裙也蓬了开来，姿态宛如坠入深海。她的脸则朝向室内，就这样停在了半空中，双眼还凝

视着小圣。

她应该和小圣一个年级，不过小圣并不认识她，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在同一班，而且她可能也不认识小圣。今天已是毕业典礼，他俩本该在连照面都没打过的状态下便各奔前程。

明明应该是这样的命运……

这个女生也带着惊愕的表情，看向小圣。

这就是临死前害怕的表情吗？

还是因为有个没见过的男生在音乐教室里，而自己却和他四目相对，所以才感到讶异？

总之，眼下必须专注于演奏。一旦产生动摇，哪怕弹错一个音也就完蛋了。

可是……

如果就这样把曲子弹完，这个女生又会怎样呢？

结果显而易见——演奏结束的同时，时间会再度启动，她也会坠亡在地。

眼下这个时间段，学生和老师们都因为毕业典礼而集合在礼堂，教学区里没有别人了，所以她被人推落的可能性极低，恐怕是跳楼自杀。仔细看去，她脚上倒是还穿着鞋子，不过自杀者也未必都会把鞋子脱下并整齐地摆在屋顶上。

《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已经弹到中间阶段了。

现在看来，这个曲名是多么讽刺。

简直就像是献给眼前这位倒悬少女的曲子。

小圣再次快速地看了一眼那位女生。

而她居然也回望了过来。

小圣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

因为肩膀在颤抖，他的手指几乎就要离开琴键。

但好歹还是稳住了。

小圣冷静下来，再一次仔细看向窗外的女生。

她的眼睛确实在动。

静止的时间中，只有那双眼睛还灵动地看向四周。

莫非……

“你看得见我吗？”

他隔窗问道。

随后，只见对方眨了一次眼睛，仿佛在回答小圣的提问。

这是怎么回事？

时间已经停止了，她却仍保有意识，既听得见也看得清。

正因为是将死之人，所以意识还残留在这个时间停止的世界中吗？

不对，更有可能是因为……在我开始演奏的那一瞬间，我们的眼神交汇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声音来自窗外。

是她在说话。

“你能说话吗？”

小圣不由问道。

“能啊。”

她的嘴部确实在动。不过没法改变脸的朝向，身体也动弹不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又问了一次。

可即使被如此问道，小圣也不知如何作答是好。该怎么用语言来表达“弹奏这首曲子就会让时间静止”呢？

而就在他犹疑的期间，演奏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了。

就这样不做说明无视她，只管自己继续把曲子弹完也是可以的。可面对死者，却怎能保持沉默，不闻不问？

“是受到钢琴的影响。”小圣简洁地回答道，“演奏期间时间就会停

止，你只是碰巧误入了停止的时间中。”

“钢琴……”

她喃喃自语般说道。由于隔着窗子，这个词听起来几不可闻。

演奏已接近尾声。

随后，即将结束。

“能在最后听到这么美妙的曲子真是太好了。”

她如此说道。

也许这在她看来，是临终前所见到的美梦吧——据说因事故而死的人，在咽气之前会感到眼前的世界如同慢镜头一般缓缓而过。因此估计在她心里，此刻的现象就是出于这个原理。

马上就是最后一个音符了。

早知道会出这种事，就不该来这里弹琴啊。就因为弹了琴，才和她对视——要不然自己大概也不用对她的死负责了。

可事到如今，自己的演奏已经关乎她的性命。

不知不觉地，自己的双手已经握着她的生死。

演奏一旦结束，时间重新流动，就是她的死期。

小圣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他先敲出了最后一个音符——在余音消失之前，他又从头开始重新弹奏这首曲子。

时间应该就会继续停止不前。

正如他所想，只要有人在弹《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时间就不会流逝。

于是，她又能在坠落的过程中多停留五分钟了。

只要不弹错就行……

“你叫什么名字？”

小圣又一次向她提出了问题。

她则窥视着小圣，眼神里带着对死亡至今没有来临的疑惑。

只见小圣边演奏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朝窗子伸长了脖子，用下巴勉强蹭开了窗户锁，就这样打开了窗子。而女生就全程盯着他，看完了这套滑稽的动作。

这下子说话听声应该方便多了。

“我是黑木圣，3年级E班的，你呢？”

“我在A班，我叫吉野八重……”

“哦哦，这个名字可是高分榜上的常客呢，原来就是你呀。”

小圣向她搭话的同时，也自问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其实他并不想找她闲聊，只是不清楚该聊哪些事。

眼下还是先管好演奏为宜。

可是之后怎么办？

难道得一直弹下去，弹到她在空中等来寿终正寝吗？这按理来说是不可能的。

总得有个决断——

“吉野同学，身体能动吗？”

“不行。”

“能动的只有眼睛和嘴是吗？”

“是的。”

她的回答总是慢上半拍，感觉在做白日梦似的。

“我先问一声……你不是被人推下来的吧？”

“是我自己……跳下来的。”

果然是跳楼自杀。

所以说没法见死不救啊，既然已经产生交集了……

“也许你的神志还不太清醒，不过请听好，你跳楼后本该即将坠地，但在中途时间停止了，你的下落也一起停止了。”

小圣把事情从头开始仔细地说给她听，从他在旧书店里发现那份乐谱，一直说到《献给倒悬少女的奏鸣曲》中蕴藏着的神奇力量。听完这

些，她问道："只要你继续演奏这首曲子，我就会一直这样？"

"是的。"

"所以说……已经够了，请停手吧。"

"很遗憾，要是中途停下，我的双手就会被炸飞的，要停也只有等全曲弹完才行……"

说着，这一轮的演奏便又临近尾声了。

小圣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琴键上，再一次从头开始演奏。

"我不会停下来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吧？"

不知为何，她似乎有些生气了。

"已经晚了，我们对视过，也讲过话，现在也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已经扯上关系了。确实，你选择自杀或许是和我没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我停手了，那就相当于是我杀了你啊。"

"我不会恨你的啦，反正你也很快就会忘了我的，所以这遍弹完就不用再继续下去了……"

"不行，做不到。"小圣答完，仍维持站姿，继续演奏着，不过总觉得他好像离窗户又近了一些。"如果因为我结束演奏而害你死掉……那我大概会后悔一辈子，后悔得比死还难过。"

"抱歉，把你卷入这种倒霉事里来。我老是这样，净会给别人添麻烦……"

她的声音里都带上了哭腔。

"该说是我把你卷进来了才对，所以我会好好负起责任的，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就像这样边演奏边琢磨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没用的，你犯不着救我，也没必要抱有什么责任感，我的死全都由我自己负责。"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也没什么非死不可的理由吧？"

"有的。我啊，背叛了父母，也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大学落榜

了……”

“什么？你也落榜了吗？我也是啊，所以都翘了毕业典礼跑这儿来啦。”

“你也？”

“原来身边就有一起落榜的小伙伴哦。”

小圣笑着说道，紧张的气氛也稍有缓和，结果却差点因此弹错了音，他赶紧收敛表情，好好面向琴键。要是在这里出错了，之前的功夫可就全都白费了。

“我也想去死啊，但是没有这份勇气，而且我脑筋不好，都没法决定自己的死法。你可真厉害，敢往下跳，很勇敢呢。”

“也没什么勇气不勇气的，只不过一心想要逃避罢了，却又无处可逃……”

“胳膊可以往我这边伸吗？”

“身体动不了啊。”

“哪怕有一只手能用也好啊……这样大概就能找些什么把你拉到我这边来了……”

急死人了。

总之先试试伸腿过去，但毕竟还是够不着浮在半空的她。

“就算时间停止了，把人拉进来之类的按说还是有戏的啊，窗户和椅子也都能动，那么应该能越过窗子把你拉到教室里来。”

“黑木同学，谢谢你，已经够了。听你说明现状之后，我就明白自己是不可能活下来的，没有任何办法能救我。我的成绩比你好哦，连我都这么说了，你就信我吧。”

“不要，应该有办法的，我绝对要救你。”

“你的手指和手腕都已经很累了吧？弹出来的声音也越来越虚了，大概最多只能再撑着弹一遍……现在已经是快要弹不下去的临界点了，对吗？”

“我还能继续。”

“就算继续弹下去，只要弹错了也会完蛋了呀，所以抓紧在还能好好演奏的时候弹完抽身才对。这是我的请求……毕竟为我这种人而失去双手就太不值得了。赶紧打住良心不安、要负责任之类的念头吧。要是你真为我着想，那就别再弹了，好吗？”

“你……你说我的演奏很优美，所以我不想让你死！”

“拜托了，别再弹下去了。”

全曲的中间段落也已经弹完，接着就是进入尾段了。

一定有什么法子能够救她。

可是小圣却什么都想不出来，只有手指还在进行着以音符为单位的倒计时。

窗外的她似乎打算强忍着不再说话，保持着沉默。

曲子即将进入结尾部分。

就像吉野同学说的那样，小圣的指尖已经接近极限了。

还有三小节。

她动了动嘴，无声地说出了永别。

还有两小节。

小圣下定了决心。

还有一小节。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音符。

3

小圣平静地结束了演奏。

手指也好，手腕也好，就连全身都到达了极限。

他疲软地趴在琴键上。

下一瞬间——

巨大的声音响起，音乐教室内的空气都为之动摇。

小圣缓缓抬起头。

太好了。刚才传来的并不是什么东西摔到地面上的声音——

而是音乐教室的门被大力推开的声音。

而出现在门口的，是——吉野八重。

“我这辈子最好的一次演奏，确实有传达给你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想起了贝多芬的故事[3]。”

吉野走进音乐教室，凝视着钢琴，随后又看向支在谱架上的旧乐谱，似乎明白了一切。

“在毕业典礼结束前……能听听我的演奏吗？”

小圣笑着说道。

吉野一边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一边点头同意。

墙上钟表的指针，正正好好指向9点。

谱架上的乐谱，上下颠倒地放置着。

注释

[1] 李斯特即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年10月22日—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 拉赫玛尼诺夫即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Vassilievitch Rachmaninoff，1873年4月1日—1943年3月28日），是20世纪著名的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译者注

[3] 贝多芬的故事指他将乐谱倒置的轶事。贝多芬曾在菲利斯伯爵府上与斯坦贝尔斗琴，最后他将谱子倒放在谱架上，同时从后往前弹奏，从而漂亮地赢得了比赛，获得了伯爵的认可与赞助。——译者注



[日] 中田永一 著 刘姿君 译
如空气般存在的我
乙一 otsuichi 作品
带你体验六种奇妙
而又温柔的恋爱心思
即使无法拯救世界
也要拯救最亲爱的你
瞬间移动 · 降低存在感 · 隧穿效应
缩小身体 · 操纵热能 · 透明双手
拥有超能力的我们，可以获得普通人的幸福吗？

目录

[前言]
[少年移动者]
[如空气般存在的我]
[爱情十字路]
[缩小灯大冒险]
[控火人汤川小姐]
[超能人生]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浜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用的，“金泽文库”名字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存在着收集着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后者则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释意，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说法。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称“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148mm×210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

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奖项。JUMP小说大奖是由集英社主办的公募新人文学奖，1991年《周刊少年Jump》特别增刊号出版的小说杂志《Jump Novel》是其前身。乙一在17岁时以《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获得第6届JUMP小说大奖并出道，从而一举成名。

2005年左右，乙一在祥传社出版的恋爱小说选集中开始以“中田永一”的名义执笔创作。中田永一的作品大多温暖治愈，被读者称为“白乙一”风格。本书《如空气般存在的我》是典型的“白乙一”作品，全书以短篇集的形式，讲述了六个奇幻而又温柔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都不是“普通人”，可是他们却依然想要获得最普通的幸福。希望这部“白色”的作品可以让正在阅读的你们感到轻松愉悦。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少年移动者
少年ジャンパー



1

茧居族也有级别之分。

勇者级的强人寸步不离房间，但像我这种入门级的勉强可以去一下附近的便利商店。我会这样是因为长得丑。如果我有一般人的容貌，遇到人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至于胆怯害怕或汗如雨下，在高中里也交得到朋友了？是不是就敢和女生面对面说话了？对我而言，女生是完全未知的生物。从小女生对我就只有厌恶。因此我对三次元女生的畏惧剧增，这样的副作用就是只能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寻求安宁。最近我特爱用漫画美少女作为封面的轻小说，猛看那种好几个女主角都对男主角有好感的故事。

教室里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正忙着笑闹的男同学撞到我，害得我书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我带的轻小说滑到女生集团脚边。封面是半裸美少女插图，女生对那种图画似乎不以为然，对我投以冰冷的视线。我面红耳赤，浑身大汗地逃离教室，回到家，冲进自己房间，抱着印有美少女图案的抱枕哭。

像我这种丑人也会被不良分子盯上。

“喂，大冢，你来一下。”

七月初，同班那些不良分子把我叫到屋顶，拿走我钱包里的钱。

“你长得实在很恶心。”

“不准看这边。害我想吐。”

“如果我是你，早就自杀了。”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霸凌。你可别自杀给我们找麻烦。”

几个不良分子笑着离开屋顶。望着耸立着积雨云的湛蓝天空，我好不甘心，紧紧抓着铁丝网呜咽哀鸣。第二天我就不再上学，尽可能不出房门。我质问父母，怪他们为什么把我生得这么丑。母亲哭了。神明一

定也可怜我的长相。有一天，我毫无预兆地有了“跳跃”的能力。

那是八月里，亲戚们因中元节来访的某日。

“阿翔都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呀？”阿姨好奇的声音从一楼传上来。

“阿翔，出来啦！有西瓜哦！”

“出来就给你零用钱！”

黄汤下肚的舅舅姨丈们哄堂大笑。

“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嘛！你跟你外婆长得那么像！”

听到亲戚们没礼貌又发神经的话，我的心越关越紧。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好想哭。谁要出去？我死都不要。

不久，我开始有了尿意，这下麻烦了。厕所在我家一楼，要去上厕所就必须承受亲戚好奇的视线。不行，我办不到。我决定忍到亲戚回家。

可是尿意越来越强。我快忍不住了，找出房间一角的矿泉水瓶。那么一瞬间，我考虑要不要尿在里面。对段数高的茧居族而言，据说这是主流的解决方式，但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从位于二楼的房间爬窗户出去，沿着排水管爬到地面，跑到大约二百米外的公园解决。这个办法所需的行动力实在超乎一个茧居族的想象。但总比承受亲戚的视线好得多。

我立刻付诸行动。身子从窗户探出去，站在一楼屋顶突出的地方。这时候，我的脚打滑了。快跌下去时，我抓住排水管挂在半空。但因手支撑不住而松开，一瞬间，我全身上下处于没有接触世界的状态。

片刻浮游。

然后，以脚着地。

没运动神经的我之所以动作如此敏捷，应该是尿意极限造成的奇迹。

一落地，眼前就是公园的公厕，我光着脚就冲了进去。稍事喘息后，公厕的地板脏到吓坏我。我在水龙头底下洗脚，发现一件怪事。

我不记得从家里跑到公园这一段。我挂在排水管上，一着地，眼前就是公园的公厕。这当中两百米左右的路程去哪里了？当时我并没有发现，我在无意识中“跳跃”了。

我在十月中旬遇到濑名学姐。我挑那天外出，因为我最爱的轻小说系列新刊上市。我做好外出的准备，向母亲要零用钱，母亲很高兴地给我一千日元。儿子在暌违数日后要走出家门，似乎让她非常开心。

“加油哦！妈妈支持你。”

在母亲的声援中，我在玄关穿好鞋走到外面。到街上的书店须花几百日元的车钱搭电车。太浪费了，所以我确认四周都没人便发动“跳跃”这项技能。心里想着目的地的情景，垂直向上跳。

鞋底踢地的声音。

咚！

着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家门前了，而是在紧邻书店的建筑后。我听到惊呼的声音，一回头，见到一只野猫全神戒备。看来被突然凭空出现的我吓了一跳，提高了警觉。我绕到建筑物的正面，好多人走在商店林立的大马路上。我进了书店，从轻小说架上拿起了我要的新书。

瞬间移动。从八月的中元节开始，跳越空间的例子偶然发生了数次。以为自己在一楼却到了二楼，以为自己在浴室前却到了床上。我了解到那是自己的超能力后，现在已经运用自如了。电视节目上偶尔会看到演员跳起来的那一瞬间，场景就切换到另一个地点。这种移动的戏是通过剪接，让观众觉得演员好像跳过了空间。而“跳跃”的能力就是这样。

有一部电影叫作《移动世界》。

这是二○○八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片，故事主角是一个具有瞬间空间

移动能力的青年。

观赏这部影片时，我曾经想说要是自己有这种能力，人生一定会不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变。我又没有胆量像《移动世界》的主角那样利用能力发非分之财，也不懂得如何有效运用，空有这份能力。我是最爱自己房间的茧居族。想不出什么想前往的地方。特地出门把我这张丑脸暴露在人前未免太蠢。所以我并没有多少机会运用“跳跃”能力。

我在柜台结完账走出书店。走向刚才来的建筑后面，却见到几个不良少年蹲在那里抽烟。我向右转离开那里。在使用“跳跃”时，我不喜欢让人看到。

搭电车回家好了。虽然浪费车票钱，但仔细想想，如果来回都以“跳跃”移动，回家的时间太早了。母亲一定会怀疑“你真的上过街？没骗我？把一千日元还来！”

我在车站买了车票，一上站台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我在大群排队人潮中瞥见熟悉的女生制服。就是我目前拒绝上学的那所高中的制服。我低着头偷偷观察那人，不是同班同学，这让我稍微松一口气。她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即使在人潮中，她身边的光线也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身高大概跟我差不多，长发，长相很成熟。她一脸忧郁地走在站台边缘。

车站广播了。内容是提醒乘客急行电车就要经过，请大家小心。只见电车从铁轨的远方接近。这时候人群中吵闹起来。有人大喊“危险！”我四周的人全转头朝那个方向看。刚才那个一脸忧郁的女生，被一群老太太挤得从月台掉下去了。

她就躺在急行电车即将经过的铁轨上。没有要爬起来的意思。大概撞到头了吧？她昏过去了。害她摔下去的那群老太太只会叫“天哪！”“不得了了！”完全没有要救她的意思。旁边很多上班族和年轻人。其中一定会有人跳下去救人吧。可是，眼看着急行电车就要来了，却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我对他们大为愤慨。一个女生就在你们眼前遭

遇危险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救她？！

电车驾驶员好像也看到了女学生，紧急刹车的声音响了起来。是那种震耳欲聋的可怕高音。

但显然来不及了。巨大的铁块朝她逼近。想救她，一定需要瞬间移动那种能力吧。想到这里，我才终于有了自觉：我应该去救她。

不是别人，就是我。

咚！

我当场垂直向上跳，视野顿时切换，我在铁轨上落地。女学生就倒在我脚边。站台上的一大群人全都看着我们。他们不约而同地大吃一惊，想必因为我突然凭空出现。还是说，我这张丑脸太吓人？

急行电车的第一节车厢就在眼前了。我把手臂伸到女学生身下把她抬起来。这几乎是我头一次碰到女生。好软，好暖，她好瘦。以一般标准而言，我想她的身体应该算轻的，但对我这软弱无力的茧居族而言，她很重。手臂肌肉叫苦连天。要“跳跃”，我必须双脚离开地面。这是超能力的规则。要把她带走就必须把她抱起来。幸好她昏倒了，要是她睁开眼睛看到我的脸，可能会以为被丑陋的外星人抓走，然后被带到大峡谷那样放眼望去只有岩石的行星做人体实验。

女学生睁开了眼睛。

“咦？”

她看到我的脸，出了声。那一瞬间，她想从我手上挣脱，但立刻就发现电车第一节就在旁边。距离近得能看到驾驶座玻璃后，驾驶员那张铁青的脸。就在电车要撞到我们的时候，我“跳跃”了。

咚！

视野切换，我着地时失去平衡跌倒。女同学一屁股跌在地板上。紧急刹车的声音和人群的嘈杂声突然消失。室内很安静。我四足跪地，等心脏平静下来。逃出生天的安心让我满头大汗。

“请问……这里是……？”

女同学站起来，环视贴在房间里的漫画美少女海报和床上的抱枕。

我想解释，但呼吸急促，发不出声音。房外传来有人上楼的脚步声。

“你回来啦？怎么弄出那么大的声音，怎么了？”

母亲打开房门。看到脚上还穿着鞋四肢跪地的儿子，和同样穿着鞋、一身制服站在那里揉着头和屁股的女生，母亲沉默了，轻轻关上门。

2

“瞬间移动？你在说什么？”

她不相信我的话。我就知道。她说她叫濑名仁绘，高三。

“这种事教人怎么相信……”

“可是，这是真的。”

为了解除她的戒心，我告诉她自己的名字及我是她同校的一年级学生。话说回来，自己房间里有个三次元的女生还真是不可思议的光景。我请她先脱鞋再说，濑名学姐的眼中满是怀疑。

“刚才，濑名学姐差点就死了。”

“刚才有一瞬间，我梦到我掉到铁轨上。”

“那不是梦。”

“那给我证据啊！”

咚！

我背着濑名学姐，“跳跃”到一处夜晚海岸。

“咦？”

大概是本能地感到恐惧，学姐紧紧抓住我的脖子，不断东张西望。每转一次头，胸部就贴在我背上擦来擦去，我内心大叫：“咦！”

“这里是哪里？”

“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因为有时差，现在天黑。”

桥上一连串的照明让金门大桥浮现在黑暗中。这座跨海峡而立的吊桥，主塔最高点距水面有二百二十七米，桥身距水面约七十五米，坐落在从我们所站的海边必须抬头仰望的位置。成串照明朝夜空延伸。濑名学姐战战兢兢地从我背上下来，虽震惊于桥的壮观，仍走向海边的护栏。风吹动她的黑发，橘黄色的灯光照亮学姐疑惑的侧脸。

“我没带护照来呢！”

“那我们在被逮捕之前回去吧。”

咚！

“啊，是吗，有吗？太好了。好的，我这就去拿。没有，我没有受伤。站台底下有空隙嘛，我好像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进那里逃过一劫的。咦？看起来像是消失了？我想应该是错觉吧。”

讲完电话，濑名学姐放下无线电话子机。

“书包掉在车站站台了。运气真好。要是掉在铁轨上，可能就被电车压扁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听到我没事，松了一口气。不过，事情好像变得有点麻烦。”

车站的人从她书包里的东西查出校名，联络班主任老师和家人。等一下她就得向老师和家人解释了。

“这下惨了。逃课好像被抓包了。”

“那个我的事，请学姐保密……”

“我知道。关于你的能力，我会想办法应付。要是大家知道了，不吓死才怪。”然后她盯着我的脸一直看。

“怎么了？”

“仔细一看，大冢学弟长得还真有趣。”

“不要管我！”

“我在铁轨上醒来的时候，还以为被外星人掳走了。”

咚！

我背着濑名学姐“跳跃”到车站大楼的男厕。我什么都没想就选择此处，结果后悔莫及。因为里面有个正在解手的大叔。我和濑名学姐留下嘴里惊慌大叫着“呜耶耶耶啊啊啊”却无法动弹的大叔，逃离现场。在离得够远的地方停下来喘过气后，“你搞什么呀！”学姐用手肘顶了我一下。

濑名学姐走向人群。她得找有乘务员的票口领回书包。我的任务就此结束。

“学姐，我回去了。”

学姐好像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也好。我朝反方向走，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跳跃”。

咚！

我从家门口仰望天空，连傍晚都还不到。窝在家里床上过日子时，一天一转眼就结束了，今天却觉得好长。在凉风吹拂下，我想起刚才在旧金山海岸见到的濑名学姐。横亘夜空的那串光反射在漆黑的海面，学姐以困惑与兴奋交织的眼神望着那片景色。要不是发生这种事，我恐怕

一辈子都不可能跟她交谈。

进家门正在脱鞋时，母亲来了。

“你什么时候跑到外面去了？刚才那个女生是谁？”

“老师派来的。因为我都没去上学，班上同学从窗户爬进来说服我。吓死我了！”

我用这番说辞瞒混过去。

妹妹从初中放学，父亲从公司下班回家。天黑了，到吃晚餐的时间。我一直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吃饭时间和家人不同，所以很少和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但这一天，难得与大家用同样的周期行动，所以就一起吃晚餐了。

“听说今天有人差点在车站被撞。真的吗？”

妹妹边说边把饭往嘴里送。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听说真的很危急。还好有个男生跳到铁轨上把人救了起来。”

父亲拿筷子夹起烤鱼回答道。

“天底下就是有很厉害的人呢。阿翔今天也难得出门了哦，去买书对不对？好棒！好酷喔。”

“喔，很棒哦，翔。”

听着父母夸我，妹妹在旁边摆起了臭脸。

“不要看这边啦，恶心死了。”

妹妹的眼神活像在看肮脏不堪的呕吐物。她不是傲娇，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地带着恨意。妹妹自从懂事以来就很讨厌我。原因是我长得丑。因为我，她从小就被欺负。一家人就只有我长得丑。父母和妹妹都很正常。为什么会生下我这种长相的孩子？恐怕是外婆的隔代遗传。我长得和外婆一模一样。

不过妹妹带刺的视线让我想起班上的女生。看到我带到学校的半裸美少女图案封面的轻小说时，她们就是用这种视线注视我。“对喔，今

天是我喜欢的轻小说系列新刊出版的日子嘛！”我心里这么想。

“啊，我忘了！”

我站起来，留下吃惊的家人离开了餐桌。我急得连楼梯都懒得爬。

咚！

来到走廊“跳跃”，在自己漆黑的房间里着地。开了灯，找遍房间，却找不到书店结账柜台给我的袋子。会不会是在月台救濑名学姐的时候掉了？等明天再像濑名学姐那样，打电话到车站请他们找找有没有失物吧。我心想着“好麻烦喔”，就直接打开计算机玩起网络游戏。

“饭你不吃了？”

楼下传来母亲的声音。

“嗯！我吃饱了！”

努力赚游戏经验值赚到天亮，觉得家人都起床了。我的窗帘永远都拉上，所以朝阳不会从窗户照进来。家人吃早餐的时候我的睡意到了巅峰，便上了床。

门铃响了。反正不关我的事，正准备入睡，却听到有人爬楼梯上来。然后门突然打开了。

“抖锵！”

这样喊着登场的，是穿着制服的濑名学姐。我是在做梦吗？学姐拿出一个眼熟的袋子扔到床上。

“这是大家学弟的吧？好像掉在铁轨上了。乘务员以为是我的，帮我捡起来了。”

就是装有轻小说新书的袋子。我揉揉眼睛再看学姐。好像不是梦。

“请问……”

“刚睡醒的脸就更有趣了。我昨天就在学校打听到你的住址了，因为我想起你说我们同校。”

“学姐特地帮我送来吗？谢谢。”

“不谢。对了，你怎么不准备上学？睡过头了？”

我下了床，把敞开的房门关上。因为我有预感家人会在走廊偷听。

“学姐没听老师说吗？我一直请假没去上课。”

“为什么？感冒？”

“我拒绝上学。这个社会太让人痛苦了。我今天也请假。”

“这就麻烦了，我来就是打算请大家同学带我‘跳跃’到学校啊？”

“请不要把昨天才刚认识的我当成日常交通工具。”

“你不想有效运用这份能力吗？这可是鲁拉耶！鲁拉！”

鲁拉是勇者斗恶龙里瞬间移动的咒语。

“我喜欢待在房间里。”

说是这么说，但濑名学姐都特地来送书了，我还是要送学姐到学校。“跳跃”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学姐来找我，我很高兴。

学姐的鞋子在玄关，所以我决定先从家门口离开。房门一开，就听到匆匆下楼的脚步声。果然有人在偷听。

学姐边下楼边骂我昨天在车站就不见了。一发现我家人在楼下等，便露出贵族般高贵优雅的微笑点点头。

“不好意思，大清早来打扰。”

所有人都看呆了。如果不喊什么“抖锵”规规矩矩地站着，学姐的姿容简直像无懈可击的艺术品。

我穿好鞋，和学姐来到屋外。我不知有多少个星期没有连续两天穿鞋了。

“我马上回来。”

向家人丢下这句话后，我就关上家门。

咚！

视野切换了，我们在高中屋顶上着地。就是我之前被不良分子勒索要钱的地方。

“一瞬间！真的是一瞬间！刚才明明还在大冢同学家门前的！”

濑名学姐从我背上下来，在朝阳下笑了。我走到屋顶边缘隔着预防失足跌落的铁丝网向下看，发现大批上学的学生。不久前，我也是其一，想到这里心就很痛。只要意识到自己人在高中校园里，脚就开始发抖，同时觉得反胃想吐。

“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你都能去？”

“只能去到过的地方。”

“跟鲁拉一样呢。昨天大桥那里呢？”

“旧金山是我小学家族旅行去的。”

“那东京呢？”

“可以啊。修学旅行时去过。”

和濑名学姐聊着，渐渐地脚就不抖了。我过去曾经在学校里和谁这样说过话吗？有谁能当着我世界毁灭级可怕的长相跟我说话而不别开视线吗？

我发现通往校舍的铁门上了锁。

“再‘跳跃’一次吧，得进到门里才行。”

“还早啊。还有时间，我们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我和濑名学姐一直在屋顶待到上课钟响。濑名学姐问了我好多问题。什么事让我第一次“跳跃”？为什么拒绝上学？平常都在房间里做什么？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濑名学姐的眼神活力四射。我和濑名学姐交换了电话，有生以来头一次和女生成为朋友。濑名学姐对我的长相似乎不会觉得不舒服，直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话。一开始我很紧张，后来就能轻松跟学姐对话了。

此后，我们就常见面。濑名学姐会在放学途中把我叫出来，要我陪她去京都十分钟吃个八桥饼 [1] ，或是到北海道的牧场看牛。渐渐地我

变得好喜欢濑名学姐。这恐怕就是恋爱，但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只会贻笑大方，而且学姐是有男朋友的。

3

“你不觉得每栋大楼看起来都灰灰的吗？”

穿制服的濑名学姐在山手线看着车窗喃喃地说。夕阳斜照下的都会街景被染成橙黄。刚才我们在福冈时，太阳并没有这么斜。因为这个时期，东京的日落比福冈早四十分钟。车厢里有下班的上班族和放学的高中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

“你不觉得我们天神的大楼更大更漂亮吗？”

濑名学姐一直说东京的坏话。好像对东京怀有敌意。原因应该是她男朋友。

学姐的男朋友去年从我们学校毕业，目前在东京上大学，一个人住。我知道，这就叫异地恋。

“你男朋友这个时间在大学里吗？”

“我想应该是在打工吧……如果短信里写的是真的。”

濑名学姐认为她男朋友最近怪怪的。回短信回得很慢，不接电话，有时候写信也不回。

“会不会学姐想太多了？也可能是大学的课业或是打工什么的很忙吧？”

“是有可能，但也可能是他变心了！东京的大学耶！东京的！想也知道到处都是漂亮的女生。”

在山手线里大声说话，附近的人都转头看濑名学姐，然后看到我的长相，便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不懂我们到底是什么组合。毕竟我们长相的常态分布在一个最左一个最右，平常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两种人竟然凑在一起。

虽然不知道男朋友是否真的变心，但濑名学姐不安得夜夜无法成眠。濑名学姐说她从站台上掉下去那天，就是打算逃课搭新干线独自去东京。顶着一颗睡眠不足的脑袋头重脚轻地走在车站站台，老太太撞过来，才会掉到铁轨上。

濑名学姐瞪着车窗外那一大片大楼。我们正要到她男朋友那里，远远观察他是否有学姐之外的女人。只要使用“跳跃”能力，即使照常上学，也可以在放学后逛逛东京。

“……东京，不能原谅。”

濑名学姐边说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读起来。那是一本以东京甜点为专题的旅游书。发觉到我的视线，学姐说道：

“我可不是想到东京玩！我是为了调查敌营才买的！”

“上面贴了很多标签贴纸。”

“东京很可怕，有很多危险的地方。大冢同学也不能掉以轻心，不然会被东京迷倒的。”

我们在新宿站下了车，在车站里边走边迷路，然后上了中央线，坐了一阵子电车。

“到了，下车啰。他短信里说在这一站打工。”

最终在吉祥寺车站下车。和濑名学姐异地恋的男朋友，就在很像星巴克的咖啡店工作。我们从店门前隔着玻璃看她男朋友在不在。学姐事先给我看过她手机里男朋友的照片，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他的身影进入视野的那一瞬间，濑名学姐逃离了现场。我跑着追上去拦住她。

“学姐！你怎么了？”

“本尊突然就出现了！不可以被他发现！我穿着制服，一下就会被认出来的！大冢同学，你替我看！大冢同学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她男朋友是我们高中毕业的，当然认得濑名学姐的制服，所以学姐被发现的可能性很高。而我今天也没有上学，所以穿着便服。看样子，我必须一个人进店就近探察他的情况了。

“来，拿去。我的iPhone借你，你要多拍一些照片。要是被发现我可不饶你哦？然后，也要调查他和其他打工女生之间的亲密程度。他们视线交会过几次，要记录下来哦？”

“学姐……”

“怎样？”

“我不知道怎么点东西。我都不出门的……”

我们到处找没人的地方。从一家精致的玩具店转个弯走进小巷，发现了一座小小的草地公园。在那里，学姐教我练习如何在很像星巴克的那种咖啡店点咖啡。柜台排队的方式、咖啡的种类、饮料的规格、取餐的地方等，濑名学姐都仔仔细细教了我。

“在福冈这样就没问题了。可是，这里是东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有福冈没有的规定。如果是那样就没辙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帮你收尸的。”

在濑名学姐的目送下，我紧张得同手同脚地走进咖啡店。我想决定好要点什么再跟店员说，正看着柜台上方的菜单时，收银台的女店员就招呼说：“这边可以点餐。”我只好走近。我紧张得看不懂放在柜台上的那张单薄菜单上的字，还在不知所措时，后面就有人开始排队了，一定要快点，于是我就随便指了指菜单。

“我要这个！”

“好的，不过那是配料鲜奶油……”

“这个！请加在这上面！”

我强忍着想“跳跃”逃离现场的冲动，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指了一个像饮料的东西。付完钱，到取餐柜台领了柳橙汁加鲜奶油这个不可思议的饮料后，选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观察学姐的男朋友。

他是个笑容清新的好青年。长得干干净净，眼神很温柔，和我这张活像醉汉呕吐物的脸压根不同。我稍微松一口气。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濑名学姐和把我叫到屋顶上的那种不良分子之类的人交往。我用学姐借我

的iPhone偷拍，也评估他和其他女店员之间的亲密程度。

光是看他工作的情景，实在看不出有没有变心。

“虽然是自己的直觉，可是我觉得濑名学姐想多了。”离开咖啡店，来到刚才的小公园和濑名学姐会合。我把iPhone递给学姐，她马上就浏览起我拍的东西。

“太好了。我还在担心要是他变了怎么办。”

濑名学姐看着照片中的男朋友身影，一脸放心的样子。

“男朋友没变啦。”

“大冢同学又知道了。”

“我是不知道，但就是这么觉得。”

天已经全黑了。在吉祥寺东急百货后面，风格小店林立的区域中的一座小公园里，濑名学姐泫然欲泣的脸上却又露出了笑容。光分隔两地就足以让人心中萌生种种不安。我没有这类经验，将来恐怕也不会有。同时想到这两点，心中不免有点失落。

“大冢同学好好喔，随时都可以来这里。新干线单程五个半小时、两万两千日元，你一眨眼就到了。”

“请问，那些纸袋是做什么的？”

“没什么啊。东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个别行动的期间，濑名学姐为了了解东京这个敌营，调查风格小店、杯子蛋糕店等地。大量的纸袋据说就是她的调查结果。

咚！

福冈的天空也全黑了。我们抵达的地点，是濑名学姐住的公寓大楼屋顶。我完全成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学姐说方便接送，带我到她家大楼屋顶“登录”地点，好让我随时都能“跳跃”移动。

“呼！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濑名学姐望着夜空说。

“今天？这个调查还要继续下去吗？”

“对啊！既然踏过吉祥寺的土地了，现在随时都可以去了吧？下次我也要变装再去。”

那天起，学校一放学，濑名学姐就把我叫出来，为调查她的男朋友而奔走。我在学校旁的暗处接应穿制服的濑名学姐，“跳跃”到她家大楼的屋顶，再和回房换好衣服的濑名学姐前往吉祥寺。有时候一起在咖啡店里观察她男朋友，有时候只有学姐自己进店。个别行动时，我都会回福冈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读轻小说或玩美少女电玩，等手表的闹钟响起再回吉祥寺的公园会合。

濑名学姐只会远远地看着男朋友，绝对不会叫他，也很小心不被他发现。这是我要濑名学姐答应的，我带她“跳跃”到吉祥寺的条件。

“要是被发现了，我就不会再带学姐‘跳跃’到吉祥寺了喔。这很合理吧！因为事情可能变得很麻烦。这个能力的事搞不好会泄露出去。我不想这样。”

“好，我不会被发现的。我答应你。”

学姐信守承诺。好像远远地看着男朋友就放心了，也不再不安于男朋友的事。

但保险起见，我决定私下调查她男朋友。我从自己房间“跳跃”到吉祥寺，跟踪下了班的学姐男朋友，查出他住在哪里。我远远地看着他在大学校园内走动，并拿双筒望远镜监视他在网球社的活动，在他们聚餐喝酒的居酒屋前等她男朋友和伙伴们出来。他完全没有花心的迹象。不仅如此，我还亲眼看见他在牛丼连锁店的吧台看着存在手机里的濑名学姐的照片，露出温柔的神情。短信回得晚、电话没接，应该真的只是男朋友在忙课业和打工而已。或者因为距离远，相隔两地的不安让学姐如此认为。

一天晚上，我在她男朋友平常半夜十二点会到的便利商店，假装站着看杂志偷偷观察他的时候，视线与他对上了，他露出惊讶的表情走了

过来，有点迟疑地对我说：

“您是常来我们店里的客人吧？”

“呃，对……”

“我果然没认错！您住在这附近吗？”

“呃，嗯，算是……”

蹩脚地交谈几句，我就跑掉了。

咚！

我想“跳跃”到远离便利商店的地方，没想到竟出现在看得到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位置。我低着头伫立在那里，饱受自我厌恶的苛责。飞快转动的脑海，被种种思绪填满。

她的男朋友是如假包换的好人。反观我，却好丑陋。不只长得丑，连心都烂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定她男朋友没有劈腿，我在安心的同时也感到失望。要是我发现他劈腿的证据，一定会告诉濑名学姐，然后期待他们分手。我心里确实有这个念头。

我很嫉妒。我巴不得在独占濑名学姐爱情的男朋友心中发现邪念，然后伺机攻击。告诉学姐：你们两人的关系因为距离而变质了。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变。

我问自己：你害他们两个分手是想怎样？你想取代她男朋友的位置吗？就凭你这张丑脸？说起来，你真的喜欢濑名学姐吗？为什么？因为学姐很漂亮。就为了这个理由？你自己这辈子因为外表被唾弃鄙夷，现在却凭外表来喜欢一个人，凭外表来判断一个人，这算什么？

不，我不是因为外表喜欢上学姐。是因为她跟我讲话。即使是对长成这样的我，学姐也像对平常人一样地跟我说话。她这样的个性吸引了我。

可是，这难道不是错觉吗？过去，我几乎没和女生说过话。我没有

免疫力。是不是因为这时候学姐突然出现，我才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她的？是不是不管谁出现都一样？是不是因为我就是很寂寞，很想喜欢上一个来到我身边的人？

濑名学姐愿意和我走得近，因为我有“跳跃”的超能力。这一点我不是比谁都清楚吗。我是学姐的交通工具，是放学后去京都、北海道、吉祥寺的工具，让她随时都可以看看男朋友的状况，所以她才愿意跟我说话。如果我没有这种能力，她甚至不会跟我说话。毕竟我长了这张脸，一张活像烂苹果的脸。

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用英语和我说话，一脸担忧。我想起自己正在金门大桥旁。原来我的表情这么痛苦吗？有人一副想不开的样子站在这座巨大的大桥前，难怪警察不得不来关心。金门大桥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自杀胜地，全美各地都有人前来这里寻死。

“大冢同学，除了那个什么大桥之外，美国你还能到哪里？”

有一天，濑名学姐问。

“旧金山市内应该可以。”

“你知道大峡谷吗？”

“美国的观光胜地对吧。好像在亚利桑那州？”

“我不知道，不过昨天的旅游节目中有提到，好棒的一个地方啊。可是，既然你没去过，就没办法‘跳跃’过去了。真想哪天在那里看日出。”

学姐照例换好衣服移动到东京的吉祥寺。当我们在建筑物环绕的小公园地面着地时，几个小朋友正在那里玩。他们看到突然出现的我和濑名学姐大感不可思议，纷纷叫着“咦”“怎么会！”。濑名学姐从我背上下来，对小朋友们说：“我们是从未来来的，但这是秘密。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哦！”然后她回头看我，刻意用纯正的方言说，“那大冢同学，一个小时后这里见。你等我一下。万一来晚了就打电话给我。你有我的电话

吗？之前交换过了对吧？”她接着看着小朋友，得意地一笑。“这是未来的话哦！”

瀬名学姐到咖啡店远远地看男朋友，而我则犹豫着该不该在小朋友满怀期待的眼神中“跳跃”，但最后还是先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才悄悄地跳了。

咚！

在福冈房间里玩着虚拟恋爱电动，很快就过了一个钟头，手表的闹钟铃声响了。我把记录储存好，从福冈前往东京。

咚！

刚才那群小朋友已经不在公园，瀬名学姐也不在。我等一阵子还是没等到学姐，天开始变黑了。

我找到公共电话，打学姐的手机。

“喂？瀬名学姐吗？学姐现在在哪里？”

“……大家同学，我跟你说，事情麻烦了。”

“怎么了？”

“就是那个……我被发现了……”

我问了经过。瀬名学姐在咖啡店里偷看男朋友流口水偷笑。结果旁边的男人过来跟她搭讪。学姐拒绝，不小心声音就大起来，男朋友听到她的声音和方言一回头，终于发现了瀬名学姐。

“学姐怎么跟男朋友说的？”

“我说，我给他一个惊喜，所以没联络就搭新干线来了。”

“接下来学姐要怎么办？”

“已经讲好今天在东京过夜。我跟家里联络了，说要住朋友家，爸

妈就答应了。幸好明天是星期六，不然隔天要上学的话他们可能不会答应。”

咚！

第二天中午后，我去接濑名学姐。和要去打工的男朋友告别后，学姐来到吉祥寺的那座小公园。我背起学姐准备“跳跃”时，身后传来一股不同于平常的香味。一定是用了男朋友那里的肥皂和洗发水。我心口突然一阵疼痛。

咚！

我在濑名学姐家的大楼屋顶着地，濑名学姐从我背上下来。

“男朋友那里没有劈腿的证据吗？好比化妆品什么的。”

“没有。我等于是以突击的方式进他房间的。”

“那不是很好吗？男朋友没有劈腿，学姐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嗯，我放心了。”

“那，有件事想拜托学姐。”

“什么事？”

“能不能请学姐不要再用我来移动了？”

濑名学姐一点都不惊讶，只是泄气似的点点头。

“……好啦，对不起嘛。我答应过你的。”

对喔，之前我跟学姐说好，要是被男朋友发现，就禁止以“跳跃”来吉祥寺。

“是啊，我当然还记得。学姐之前答应过的。”

“唉……”

濑名学姐遗憾地叹一口气，仰望天空。

4

不能再“跳跃”到东京后，濑名学姐很少找我，后来联络就中断了。我想忘了濑名学姐，沉浸在二次元世界中。我用计算机玩美少女电动，和游戏里的女生交往。无论谁看，这都是标准的远距离恋爱。在次元这道无法以“跳跃”跨越的墙后，存在着我的心灵慰藉。

因为绝对不可能到她那里，所以我们的交往百分之百清纯。一定有很多人觉得这种事很恶心。可是我生来一张丑脸，从三次元女生的嘴里只听过唾弃，二次元世界女孩温柔的话语的确拯救了我的灵魂。觉得我很糟糕的人，一定是很幸福的人。

妹妹照样一遇到我就把“恶心”挂在嘴上。妹妹真心希望我死掉。每次被她说什么，我就会畏缩，别过头，脑海里想起金门大桥，那美丽、庄严、闻名全球的自杀胜地。那座桥的入口还挂着劝导人们心理咨询的牌子。据说跳下去到入水之间的四秒，会加速到时速一百二十公里。撞上水面，全身骨折且内脏破裂而死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八。入水后就算还有一口气，也会因为当地海水温度低而立刻死于失温，保证必死无疑。所以那里非常受欢迎。超越富士山麓的树海，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自杀胜地。

三次元世界好痛苦。从高处跳下来变成肉酱能不能进到二次元世界呢？这张脸已经让我痛苦得活不下去了。出生的那一瞬起，人生就是困难模式。一般人无论是谁，小时候的照片都很可爱，我却不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丑到在运动会上成为焦点。这张脸遗传自外婆。我还记得外婆对着年纪还小、还不懂美丑的我大哭。

“婆婆向神明祈求别让你长得像婆婆，可是却没有用。对不起啊。”

外婆料到孙子这辈子注定不会好过而为我流泪。我最爱的慈祥婆婆很早前就往生了。

“你怎么会在家里？很恶心欸你。”

从厕所出来的时候遇到妹妹，被她这么说。

“濑名学姐是不是？她怎么会打电话给一个长得这么恶心的人，我实在想不通。她是不是收了你的钱？”

我瞪她，她直接无视。

“最近都没联络了吧？利用完就被抛弃了吧？”

“你体内也有这张脸的基因哦。将来你生小孩的时候，搞不好会生出长成这样的小婴儿，但你还是得爱那个孩子。你有这个觉悟了吗？濑名学姐才不是那种人。给我道歉。我叫你道歉啊……”

妹妹咕哝着，用愤恨的眼神看我，骂句“恶心死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在厕所前想着濑名学姐。学姐已经没有找我的理由了。因为不能再用“跳跃”找男朋友了。

妹妹“利用完”的那句话在我脑海挥之不去。说得也是，我认为很有道理。像我这样的人，之前能得到濑名学姐的垂青才是特例。现在只是恢复原状。我叹一口气，准备上楼继续玩我的美少女游戏。这时候电话响了，接起电话的母亲喊了我。

濑名学姐找我出去。

咚！

视野切换，眼前一片蓝天，刮着冷风。一阵子没外出，季节就要变了。我在濑名学姐家的大楼屋顶着地，一回头就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学姐一看到我就挥着手靠近。

“大冢同学！你好不好呀？”

我故作平静地行一礼。

“学姐，好久不见……”

穿着便服且披着外套的濑名学姐展露笑颜，把一个纸袋拿到我面

前。“抖锵！”她的嘴里制造着音效。

“欸？这是什么？”

“我去旅行了，这是给大家同学的特产。”

我接过纸袋往里面一看，是“东京芭娜娜”和浅草名产“雷米香”。

“我一个人去的。东京还是一样可怕啊，是一个会让人迷失自己、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地方。”

“学姐是找男朋友的吧？”

“对呀。大家同学坏心不带我去了，我只好搭飞机。既花时间又花钱，累死我了。”

学姐说机票是她打工存钱买的。

“可是，学姐怎么会送我这么多特产啊？”

“因为受到你不少照顾，你还救了我一命啊。而且，朋友嘛。”

这是第一次有人送我特产，还沉甸甸的。我还以为我和学姐的关系已经完全切断了。可是，好像没有。

“谢、谢谢学姐……”

“不谢。对了，下星期我生日呢。”

“咦？”

“啊，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喔。只是忽然想到我生日就在下星期，就说一下而已。是我自言自语。”

我再怎么迟钝也猜得出来。她在讨礼物。

“如果有什么东西比东京更可怕，那就是三次元的女人了。”我喃喃地说。

“你说什么？”学姐一脸笑眯眯地问。

我从来没送过任何人生日礼物，不知道该送什么才好。想了半天我想到了。我决定调查一下大峡谷。我记得学姐说想到那里。带学姐去，她应该会很高兴吧？我决定送学姐大峡谷。

大峡谷是美利坚合众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峡谷。雄伟壮丽的景观已

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同时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观光胜地。但我家族旅行去的就只有旧金山市区，所以无法以“跳跃”前往大峡谷。要带濑名学姐去，首先我必须独自到那里，双脚踏在那里的土地上。

我要规划一次单独从旧金山市内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旅行。在网络上一查，一千二百六十三公里的路程靠步行的话，须耗时二百六十小时。搭飞机看起来最轻松，但我会怕，所以还是不要。据说即使是在美国境内搭乘国内线，有时候也会被要求出示护照。护照我是有，但要是被发现上面没有盖出入境章就麻烦了。

话说回来，我的英语只有初中程度，又不擅社交，加上长得丑，究竟能不能单独在美国境内移动还是未知数。尽管不安，但要是遇到实在没办法的危险，只要“跳跃”逃命就好。

我趁家人熟睡的深夜走出家门。那是凉意逼人的夜晚。我从车库里把脚踏车拿出来，双手抱住“跳跃”。

咚！

视野切换，耀眼的阳光让我眯起眼睛。蓝天下耸立着红色大桥。我就在能眺望金门大桥英姿的海峡边。这里比日本稍微暖和一点点。不同人种的观光客都聚集在此，其中有好几个人好像看到我出现的那一瞬间，揉着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我骑上跟着我的身体一起移动来的脚踏车，开始在美洲大陆上前进。离桥越远，踏板踩起来就越轻。进入市区后我找到一家银行，把日币换成美元。虽然紧张，却没有在吉祥寺的咖啡店点餐时那么严重。我看着地图移动，经过那道常在电视里见到的有地面电车行驶的坡段。我在迷路中，突然发现可以前往目的地的公交车总站，在柜台用蹩脚的英语买好第二天前往拉斯维加斯的长程巴士车票。在此结束了我第一天的行程。我抱着脚踏车“跳跃”。

咚！

回到日本自己家，正在床上复核明天的行程时，窗外亮起来，天亮了。家人起床开始吃早餐的时候，换我入睡。

“我要专心打电动，敲门可能没空应。晚餐也不用准备我的。不用管我。”第二天，我向母亲报备，假装要关在房里，然后“跳跃”到旧金山的公交车总站。

咚！

我坐上前往拉斯维加斯的巴士。

看报的白人大叔、一群爱说话的黑人女子也搭同一班车。黄种人只有我一个。在车上，我边晕车边消化了好几本轻小说。巴士停在大得不得了的停车场休息时，我下了车“跳跃”，回自己家上了厕所，又带了几本还没看过的漫画回来。花了超过十四个小时才抵达拉斯维加斯。搭长程巴士真的非常累人，其他乘客也都呈现濒死状态。下车的美国人当中，有人拍拍司机的肩，有人和他握手，好温馨。

咚！

一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疲累就让我暂时无法动弹。

“你啊，玩电动也不必玩成那样啊。偶尔出去走走嘛！”母亲抱着收进来的衣物经过。

既然到拉斯维加斯，距离目的地就不远了。接下来，网络上说要到大峡谷国立公园最好的交通工具是租车。但我拥有的唯一一张执照是茧居入门级执照，我可不会开车。所幸，有很多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前往大

峡谷一日游的旅行团，我决定报名。我用家里的计算机找到一家为日本人服务的旅行团，打电话去预约。被问到住哪一家饭店时，我就报了旅游书上一家有名的饭店。

咚！

当天早上，我在饭店前等，有巴士来接。到公交车总站后换乘大型游览车，出发前往大峡谷。参加旅行团的不是老夫妇，就是新婚夫妇，一个人参加的就只有我。正觉得不自在，一对老夫妇在游览车上和我说话，还分了好多点心零食给我。整个旅程我都和这对老夫妇一起行动。

一日游也安排参观胡佛水坝，到检查哨时，有安检人员上车来查看有无炸药。我们在大峡谷附近的村子吃了午餐，在过午时分终于抵达目的地。

“Hey，funny face.”虽然有美国人这么说着与我擦身而过，但这片景色震撼得让我起鸡皮瘩疙，我甚至忘了要向他们挥手。

如果你眼前的地面被挖得比东京铁塔和天空树加起来都深呢？如果这片断崖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呢？这就是科罗拉多河侵蚀地壳变动后隆起的地表所形成的峡谷。我觉得我仿佛见到地球这颗行星最赤裸的面貌。无论是老夫妇还是新婚夫妇，在这片无尽的断崖面前就只能屏息惊叹。

然后，濑名学姐的生日到了。

“这里是火星吧……”

“学姐振作一点。这里是大峡谷啊。”

生日前一天晚上十点，我和濑名学姐处于大峡谷的Mather Point这个地方。这边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充满黎明前宁静的气氛。四周有很多同样来看日出的观光客。因为天色还很暗，看不清面孔，也不知道聚集什么样的人种。只是不时听到几句不同的语言，有人呼气，到处都充斥

着冷得令人发抖的气息。

不久，东方天空变亮，正觉得整个天空即将变成会发光似的深青色时，地平线的尽头便出现了一团强烈的光。在场所有人都眯起眼睛目击那一瞬间。阳光一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黑暗，让前一刻还置身黑暗的断崖成为浮雕，金光闪耀。无边无际的神秘地形一直延续到世界尽头。而我们就站在那里的正中央。

濑名学姐冷得发抖的嘴唇吐出白色气息。她的眼睛紧盯着景色无法移开，连话都说不出。美景当前，我们一时都忘了言语。但是，光为她镶上一层边框，好美。

“虽然早一个小时，但祝你生日快乐，濑名学姐。”

若以美国时间换算，距离生日还有十七个小时，但日本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你之前一路跑到这里，一定很辛苦吧。”

“对一个茧居族来说，是很不容易。”

“你一点都不是茧居族！茧居族怎么会在大峡谷！”

在我说明从金门大桥到这里的路程时，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影子的浓淡和岩石肌理的色调都不断更新，仿佛在观赏一场动态秀。我们又陷入沉默，望着广袤无垠的美洲大陆地形，久久无法自拔。

咚！

我们移动到另一个景点。大峡谷有好几个景点，分别可以欣赏不同的景观。

“对了，大冢同学，你因为被不良分子欺负才不去学校的吧？要不要我跟男同学说？我有很多朋友，可以拜托他们不要再对大冢同学那样哦。”

在寒风中打战的濑名学姐说。

咚！

我们在清晨的拉斯维加斯闲晃，而我开口：
“刚才学姐说的那个就不用了。对那些不良分子什么都不用说。”
我们观赏未亮起霓虹灯的赌场，说起来现在这个城市里不知多少人正在宿醉。

咚！

胡佛水坝的储水量约四百亿吨。日本所有水库加起来的总储水量才两百五十亿吨，琵琶湖的储水量才二百八十亿吨，可见胡佛水坝多巨大。在两道悬崖的山谷间，耸立着一道扁平弧面的墙。
“谢谢你带我来。我没想到真的会收到生日礼物。”濑名学姐在可以眺望胡佛水坝的桥上说。我摇了摇头。
“要不要买点热饮和肉包？买完我们再回大峡谷。”我背起濑名学姐，“跳跃”回日本。

咚！

视野一切换，眼前就是一家便利商店。
“这里是哪里？福冈吗？”
我和从我背上下来环视四周的濑名学姐，走进那家便利商店。一看钟，是即将迎接凌晨零点的时刻。好歹赶上了。我们正在挑饮料时，零点整时，濑名学姐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好像是她男朋友传来的生日祝福。学姐的脸顿时明亮起来。一分钟后，便利商店的自动门开了，一名我认得的男人走进来。他手里握着手机，一定是因为刚传过短信的关

系。

大峡谷，其实是我把学姐带出来的借口。

我的计划是利用这次见面，让把我当作交通工具的任性学姐开心。我心头有过一丝失恋的痛楚。但现在这甚至让我感到可贵，我想好好珍惜。我决定把濑名学姐留在那里，自行消失。左脚和右脚并拢，膝盖微弯……

咚！

5

过完年，第三学期就要开始了。一月的早上空气好冰冷。我在暖炉前边取暖边穿袜子。

玻璃窗结露了，透进室内的光线显得苍白。

好久没上身的制服穿起来好别扭，尺寸不对。我好像在不知不觉间长高了。我重回社会，父母很高兴，但妹妹一样只会说“好恶心”。

我夹在衣着厚重的人群中走到车站。到学校一走进教室，所有同学突然安静下来，视线集中在我丑陋的脸上。班主任老师对我十分照顾，但同学的反应很冷漠。

某天上英文课时，老师用英语问我问题，我也以英语回答。老师露出惊讶的表情，大概因为我的发音很顺吧。英语会话要不进步也难吧，毕竟我都一个人旅行到纽约了。

我咀嚼着失恋的滋味，一个人在大峡谷茫然乱走，走着走着就朝东走去。我抱着痛楚和一个人的孤寂，四周环绕着美国的景色，十分舒适宜人。不知不觉，我开始以美洲大陆东岸为目标展开旅程。最先搭巴士和火车，但资金用光后就没办法乘车了，只能靠步行和骑脚踏车。

脚踏车行经一个又一个城镇，被喊“funny face”时也会跟他们开开玩

笑，不知不觉就会讲英语了，最后靠搭便车抵达曼哈顿岛。

在酷寒中坐渡轮到自由岛，抬头仰望自由女神的那一刻，我的旅行结束了。

回到日本自己的房间，下楼到一楼，家人正好在餐桌旁吃早餐。我把小得可以托在手心的自由女神像放在桌上，说：“这个是纪念品，我到过纽约了。”父母以为我终于神经错乱，想带我去医院。家人并不知道我每晚都在美国旅行。因为我寸步不离房间，父母很担心我终究变成重度茧居族。

不知是横越美国让我有了自信，还是我寻求更进一步的修炼，我决定第二天起就重返学校。

即使又回去上学还是交不到朋友，在教室里必须一个人过，但我已经不再感到以前的孤独。我能够保持稳定的情绪，就像鞋底牢牢踩在地面上一样。对于讥笑我长得丑的种种言语也听而不闻，不再满头大汗了。我心里想到的不是金门大桥，而是和濑名学姐看到的大峡谷、让我搭便车的美国人家庭、在大雪中变成一片银白的曼哈顿市街道。

某天放学后，我正在教室收东西，不良分子又叫了我，把我带到屋顶。就是以前从我的钱包里抽走纸钞，还讥笑我长相的那些人。他们大概看我不顺眼，对我又推又打。我蜷伏在地，他们就用恶毒的话骂我，放声大笑。他们当中有女生，还提议“脱掉他的衣服拍照！”“好主意！”“来录像吧。你来掌镜。”“我告诉你，这可不是霸凌哦。你可别自杀哦？别找我们麻烦。”

于是我决定了。我爬起来逃脱他们的掌握，大叫：“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不要活了，我要跳楼！”

当然是演的。我在平静得不能平静的心情中起跑。爬过防止失足跌落的铁丝网，站在屋顶边缘。

“我要自杀给你们看啊！我要死给你们看！你们全都下地狱吧啊啊啊啊！呜哇啊啊！”

背后响起不良分子急得大嚷大叫的声音。我从校舍屋顶看着正下方的地面，这也没多高，和金门大桥及大峡谷的高度比起来，仅算是一小级阶梯。现在我终于明白，学校的校舍不过就是又小又窄的地方。我朝着半空中“跳跃”。

咚！

“咦？这不是大冢同学吗？”

“啊，学姐。”

我和下楼的濑名学姐遇个正着。此时学姐和朋友走在一起，但和我讲话后便停下来让朋友先走。学姐眯起眼睛，把我从头打量到脚。

“看到大冢同学穿着制服，无论看多少遍都好感动啊。学校生活还顺利吗？”

“还好。”

重回学校后，我才明白一件事。濑名学姐因为容貌出众，是很特别的人。为了怕引起众人的目光，我在校内不和濑名学姐有接触，很小心地避免接近她。

“你从纽约买回来给我的杯子蛋糕好好吃喔。人在日本却能吃到，友情诚可贵呀……”

教职员办公室那个方向吵了起来。那群不良分子被老师带走。一看到我，他们精神错乱般叫喊起来。其中那个女生怕得像见鬼。

“出了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

不良分子们被老师带走了。濑名学姐回头看我，把头一偏。

“咦？大冢同学，你受伤了喔？”

唇角阵阵疼痛。我伸手一摸，指尖沾了一点血。应该是刚才挨打的时候受的伤吧。

“等一下。来，这个给你。”

濑名学姐翻书包拿出创可贴。

“不用谢我。大冢同学，你变得比较有男人味了呢。男生才一下子没见就会这样，真好玩。那我要走啰，下次再聊。”

学姐朝我挥挥手，去追朋友了。我目送她的背影，把创可贴收进口袋。

放学后的校舍里，大群学生来来去去。不久，窗外就会染上晚霞的颜色吧。我面向正前方，踩着稳稳的步伐，在校舍的走廊上迈开脚步。

注释

[1] 八桥饼是用米粉、砂糖、肉桂等制作而成的日式点心。是日本京都最具代表性的名点特产。——译者注

如空气般存在的我
私は存在が空気



1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独特的个性，外表也没值得着墨之处，就像随处可见的小石子般人畜无害，连在不在都让人搞不清。初中时，没一个老师记得我的名字，班上同学连一次都没正面跟我说过话。他们不是故意不理我，而是因为我的存在感太过薄弱，几乎看不到我。我就是这种体质。

在极少数的状况下，我必须在教室里发言。好比上课时，老师以点名簿随机选学生的时候。即使是毫无存在感的我，名字好歹会被登记在点名簿上。

“铃木，来解下一题。喂，铃木伊织，你在哪里？”

“到。”

我一举手，好几个同学就一脸讶异地回头看我。

“怪了？我们班有这个同学吗？”一副想这么说的模样。我不喜欢别人用这种视线看我，但没有存在感也不见得都是坏处。初中时，我们班霸凌横行。乍看一点都不像不良学生的几个活跃男生和女生联合起来，锁定文静乖巧的男生，说他的坏话，藏他的东西，再取笑他。

金字塔底层的同学一定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自己现在不是被霸凌的对象，但明天会怎么样没人知道。没人愿意变成下一个被霸凌的对象，他们都活得偷偷摸摸的，尽可能不要被那些霸凌的同学看到。

我与这样的不安无缘。毕竟我这个人就算在场，存在感也像不在一样。即使大大方方从霸凌的同学身边走过，他们的视线也会直接穿过我，绝对不会把我当成目标。

有一天，被霸凌的男同学转学了。

一回想起当时，我就后悔不已。自己那时候为什么没采取行动呢？从来没有帮过被霸凌的男同学，自始至终都袖手旁观。要是自己心中还

有那么一点正义感，应该能有所作为不是吗？

这稀薄的存在感还有另一个值得感谢之处，走在夜路上也不会被坏人盯上。最近，市内常发生女性暴力案件，我的朋友也受过不小的伤害。但我与这类危险无缘。

我长成一个没存在感的人是有原因的。应该算是所谓的生存本能。我父亲在外敦亲睦邻，不喝酒不赌博，但一下班回家就对母亲和我挑三拣四，毫无理由拳脚相向。

有一次，父亲说了句“你光是在那里呼吸就让我心烦”，便拿起沉甸甸的玻璃烟灰缸扔向母亲。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砸伤了母亲的额头，母亲血流满面，我吓坏了。然后我凭本能感觉到：我必须保护自己，必须学会如何脱离父亲的暴力，否则会有危险。于是父亲在家期间，我便努力尽可能减低自己的存在感。

像捉迷藏那样躲起来没有意义。小小公寓里无处藏身，而且这么做，逃避父亲的态度反而会触怒他，下场一定更惨。我必须乖乖待在屋里，化身墙上一块斑点般的存在，进入父亲的视野也能让他视而不见。

漫画《哆啦A梦》里出现过一种叫“石头帽”的道具。戴上这顶帽子，就会变得像路边的小石头般不起眼，即使就在眼前，对方也看不见。这就是成为所谓的透明人。不，就连穿戴在身上的东西对方都看不见，所以比身体变透明更方便。我的目标就是这种状态。

一感觉父亲要回来了，我就在屋里一角抱着膝盖，让呼吸沉静下来，然后想象自己的身体从那里消失。身体的轮廓从指尖开始消失，空气与自己的界线变得模糊，我的身体在想象中融化在屋子里扩散开来。忘了自己有名字，意识像灵魂出窍一般，视野变得像从天花板那里俯瞰室内。那并不是实际上的视野。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只是我那样觉得罢了。但一直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慢慢变淡消失。

神明听到我的祈求。父亲对我说话的次数减少，也不再朝坐在墙边

的我看了。

不久，就算一家三口都在屋里，也不再出现与我有关的话题。开始准备用餐的时候，母亲只准备两人份，我终于主动开口：

“妈妈，我的呢？”

母亲大梦初醒般转过头，仔细确认般注视我，帮我盛饭。那时候，母亲似乎暂时忘记了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习惯抹消存在后，不久，我学会在这种状态下走动。不管父亲心情好还是不好，我天天都抹消自己的存在，避免与父亲接触。或许因为我太常处于这种状态，不知不觉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抹消存在简直就像呼吸心跳一般，反而变成常态。

直到现在，我依旧随时维持着让自己身体扩散到空气中的意念。可能是小时候培养起来的认知长大就不再变了。如果不刻意去想，就不觉得由血肉骨头组成的铃木伊织在这里。多半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处于什么都不做的常态时，身边的人很难察觉到我的存在。

假设一般人的存在感为一百，常态的我存在感顶多只有五。举例来说，就算我跟谁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只要我没出声，那个人就不会发现我。如果我用心抹消存在感，数值甚至可以到达零。在这个状态下，我的存在感完全就如空气般。

我利用让身体消失的想象消除存在感，但若是把过程颠倒，也能够暂时提升我的存在感。有时候不可抗力的事情会造成这个情况。像是有人触碰我的时候、感觉疼痛的时候、因为疲累而呼吸急促的时候，我会强烈意识到身体存在，无法变成空气，身边就会看到铃木伊织这个人。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终于离婚。多亏母亲兼职工作那里的男性上司帮忙处理，他们得以顺利离婚，过程好像没有发生争执。我当然跟着母亲，所以不知道父亲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离婚半年后，母亲再婚。对象就是那位上司。后来小宝宝出生，变成四口之家，母亲身上不再有瘀青伤痕。我们搬进的独栋房子气氛很明亮，母亲得到幸福的人生。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

大概我身上流着父亲的血，让母亲想起父亲。母亲和继父对我似乎觉得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只要没有我，他们就能完全切割过往，以完美的三口之家重新出发。所以我在新家也抹消我的存在，屏着气息静悄悄过日子。

即使餐点没准备我的份，我也不在意。我认为母亲应该忘记我而拥有幸福，我甚至认为这样才好。我学会在一旁看着带孩子的母亲与继父，自己准备餐点并一个人悄悄地吃。

在独栋房里，他们还是为我准备了房间。门上挂着我的名牌，所以每次看到，母亲和继父应该会想起“哦，对喔，我们家还有另一个人”才对。

弟弟四岁的时候来过我房间。大概忙着在家里探险，看到从门缝里怯怯地往房里看的弟弟，让我玩心大起。

“你好。”

我一叫，本来视线游移的弟弟一脸吃惊地发现了我。他应该觉得我是突然出现在本来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你是谁？”

弟弟以稚拙的口吻问道。

“我是你姐姐。”

“我没有姐姐啊？”

“其实你一直有啊。我从你是小婴儿的时候就一直看着你，只是装作我不在而已。”

“哦。可是，我认得，姐姐你。”

他偷偷这样告诉我，但看来他似乎把我当成给他零食糖果的妖精了。因为他哭闹着要吃零食时，要是父母忙着别的事不理他，他就会一

直哭个不停，所以我会随便塞几个小馒头或是汽水糖给他。我蓦地出现，给了他零食又立刻消失，所以弟弟觉得我很神奇。

我上高中那一年，弟弟成了小学生。这个年纪，应该会怀疑世界上没有妖精了。这么一来，他把我当成什么呢？我只在缴营养午餐费、需要零用钱或学校发下须请家长签名的文件时，才调整存在感以家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才和弟弟交流，平常连视线都不会对上。这样一个姐姐，他或许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世界上，到底多少人知道我这个人呢？这个问题我一天会想上好几次。户籍上我的确存在，高中的点名簿上也有我的名字。可是，我是形同不存在、可有可无的生命。

早上醒来，见到一片蓝天的时候，我会打开房间窗户，闭上眼睛。心想我会不会就这样化在风中被吸进天空。这样我就什么都不必再想了。我无法想象自己将来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会和谁结婚生子吗？在那之前，我会喜欢上什么人吗？还真有点难以想象。

我一直这么想，但我错了。也许等时候一到，每个人都逃不掉。过着高中生活，我明白了恋爱是什么。当然，我这样的人根本不敢告白，我看着那个人就心满意足了。

2

班会结束，教室闹哄哄的。我拿着书包站起来，穿过闲聊的女同学之间，走出教室。走廊很安静，空气很冷。从窗户看出去的天空挂着淡淡的半透明云朵。刚进十二月没多久的这个时期，操场空无一人。足球社和田径社都不见踪影，因为第二学期的期末考就快到了，社团活动全面暂停。

上条学长所属的三年一组教室里，班会刚结束。穿着黑色长袖制

服、身材修长的学长从我身边走过。

我立刻追随学长的背影。这所谓跟踪狂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感的我的拿手好戏。

步行在走廊上的上条学长穿着白色的匡威鞋。我们高中没室内鞋，都直接穿着鞋在校舍内移动，所以校门口也没有设置鞋柜，自然也没有漫画之中常见、偷偷把情书放进喜欢的人鞋柜里的风俗。要向喜欢的人告白，大概只有当面表白或发短信这两个办法。如果没有这个勇气，就只能用目光追随那个人了。

来到校舍外，上条学长舒舒服服地伸展了一下。书包斜背在肩上，双手插进口袋，就这样迈开步子。我并肩走在学长身边仰望他的侧脸。他并没发现我，学长认为他单独走在路上。

车站前的商店街播放着圣诞歌曲。行人变多了，我放弃和学长并肩而行。擦身而过的人个个都没注意到我直接走来，数次差点撞到我。我换成紧跟在学长背后。一路上，学长有时紧盯精肉店刚起锅的可乐饼，有时看看电玩店花车货架上卖的二手游戏光盘。每次我都会在学长的脸和他视线的尽头来回观察，想象此刻学长在想什么。

“上条！”

后面有人呼唤，学长停下脚步。我差点撞上，赶紧跟着紧急刹车。我绝对不能撞到任何东西。触摸这个行为会让我强烈地想起自己有身体，让平常扩散开的存在感暂时凝聚。还好我及时用力刹住没撞上，学长开朗的声音就在眼前响起。

“喔，阿桥，还有岩城也在啊。”

因为身高差距，他的视线从我头顶上方二十厘米左右处经过。阿桥是三年级的桥本学长。上条学长、桥本学长及岩城学长这三人，在学校里常一起行动。

两个人的脚步声朝我们靠近，我站在被三人包围的位置。他们在头顶上展开对话。

“你等会儿有事吗？”岩城学长问上条学长。

“没有啊。干吗？”

“要不要去玩？”

“你们不用念书吗？我拿到保送了，倒是很闲。”

我从围住自己的三角形中找到最大空隙，小心翼翼溜出。结果，他们三个人决定到附近的卡拉OK唱一小时。我犹豫着要不要跟去，但心想着也许可以从学长与朋友的对话当中得到关于学长的稀有情报，所以决定悄悄同行。

“好久没唱歌了。”

在柜台等候时，桥本学长说道。

“我上次跟鲇川学长去过。”

我竖起耳朵偷听上条学长说话。

“他还在打篮球吗？”

“在大学好像没有。”

“他超可怕的。”

鲇川学长是他们以前在篮球社的学长吗？他们三个直到前阵子的毕业比赛都还是篮球社社员。

包厢准备好了，他们进电梯前往包厢。在高个子的他们身后，我像只黏在鲨鱼身上的长印鱼般，悄悄地紧紧跟随。电梯和通道都有监视摄影机，应该会拍到我。拍摄出来的影像会摊平所有存在感。我祈祷店员没那么勤快，否则他们一定会发现在柜台报的人数跟监视摄影机拍到的人数不一样。

“我们要两瓶可乐、一瓶乌龙茶，然后再来一份大薯条，谢谢。”

一进包厢，岩城学长就用对讲机点三人份的饮料和薯条。包厢意外宽敞，小心一点应该不会被撞到。太好了。他们立刻在机器里输入号码，乐曲大声播出。我在同一个包厢的角落望着开心的学长们。

我一边听桥本学长深情款款地高唱《残雪》，一边偷吃桌上的薯

条。岩城学长对薯条不知不觉变少感到纳闷。当时间所剩不多，我头旁边的对讲机响了。我还来不及离开，上条学长就从座位探身过来拿起听筒。学长的脸正好就在我前面，他就在呼气会喷到我脸上的距离说：

“我们不用延长。好的，谢谢。”

我紧张得缩成一团。当学长把听筒挂回，那张端正的脸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我会知道上条学长，是因为我的朋友春日部沙也加把他当话题。

“好帅喔。所谓的长得很精致，就是他那样的人啊。”

她一脸陶醉地说。午休时间的屋顶上，除了我们还有好几个学生在晒太阳。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伊织，你能不能去帮我拍照？”

“拍照？拍什么？”

“上条学长啊。伊织可以紧贴学长也不会被发现吧？我好想要学长的照片喔。”

“不行不行。就算我没存在感，也不能做那种坏事。”

可是，我无法拒绝她的请求。

某天，我被春日部沙也加带去看体育馆举行的篮球社比赛。那时候，上条学长还没有从篮球社毕业，是主力选手。体育馆里充斥着热气和欢呼。拍球的声音和运动鞋鞋底发出的摩擦声，听起来很舒服。

“你看，那个人就是上条学长。”

“咦？哪个？”

“背号四号的那个。”

“对大家下指令的那个？”

“对对对。”

春日部沙也加把iPhone交给我。

“这台iPhone装了消快门音的软件，靠得很近偷拍也不会被发现。”

“真受不了你，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哦！”

我叹了一口气，去拍学长的照片。穿过观众，进到正在举行比赛的篮球场。要是普通人，早就被裁判叫住并暂停比赛，在观众的嘘声中被赶出去吧。但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假如这是职业篮球联赛，观众席上无数的摄影机一定会拍到我，造成大骚动。但除了我，我没看到别人为体育馆里举行的比赛拿出相机。

学长在球场里跑来跑去，我边追边拍。当然，我不忘在拍摄全程注意球的动向，很小心不撞到横冲直撞的其他队员。

就近以仰角按下快门，我才头一次看清上条学长的脸。因为体育馆的照明，汗水在发光。就像春日部沙也加说的，学长的确长得很精致。

3

和朋友分手后落单的上条学长，通过车站的收票口上了电车。冬天白天很短，外面天已经黑了。学长在离他家最近的车站下车。走往住宅区时，行人越来越少，巷子里后来只剩下我们。我走在学长身边，一路上看着陌生的人家。如果是《哆啦A梦》的“石头帽”，使用者造成或发出的声响别人都听不见。可是，我还没到达这个境界。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我的脚步声和制服的摩擦声，学长停下来好几次，一脸狐疑地环视四周。

我们走在点起一盏盏路灯的巷子中，许多人家的抽烟机飘出晚餐的香味，让我忽然想起母亲。我很喜欢母亲做的菜。虽然几乎不会一家四口围着餐桌吃饭，但在旁边看着母亲、继父和弟弟三个人说说笑笑，夹点火锅里的东西来吃，对我而言是最幸福的时光。

上条学长在一户独栋房子前面停下。铺着草皮的庭院，大得可以请朋友来烤肉。学长拿出钥匙打开门，说声“我回来了”走进去。我本来想趁门还开着的时候溜进去，但来不及，门就在我眼前关上，响起上锁的

声音。

今天要不要到此为止，回家好了？

不，我还想继续。我想多了解学长。有没有办法进学长的房间呢？

我看到停在停车场的一辆脚踏车。银色的防水套没完全套好，随风飘动。我把它扯下来，扔在了路上，然后按了上条学长家的门铃。他们家的门铃有镜头和通话功能。

“喂。”

响应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应该是上条学长的母亲。我对通话口说：

“不好意思，我看到路上有脚踏车套，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的……”

“哎呀，糟糕！”

屋内传来在门口穿拖鞋的声音。门一开，看似学长母亲的人便趿着拖鞋来到外面。只见她东张西望在找我，但看不到抹消存在感的我。她发现脚踏车套摊开掉落在巷里，便先捡了起来。我趁这个空当进了屋。

我在玄关脱鞋，把鞋收进事先准备好的束口袋。先从正面走廊走进看看，进去是十坪[1]左右的大客餐厅。餐桌上准备四人份的晚餐。学长家是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学长自己，剩下的那个，应该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那个女生了。

我静悄悄地偷偷看了看她的长相，和学长很像，但稚嫩得多。根据我的事前调查，她应该叫作美优。学长的母亲从玄关进来，那女孩爬起来问：

“干吗的？”

“应该是路过的人，告诉我们脚踏车套被风吹走了。”

“哦。哥怎么没发现？”

“那孩子有时候挺粗心的。”

我从交谈的两个人中间穿过去，离开了客餐厅。

学长在二楼吗？我找到楼梯，便爬上去看看。虽然很暗，但总不能

开灯。要是灯突然亮起来，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二楼的走廊上有好几道门。其中一道门开着，光线从那里透出。这时候，楼下传来妹妹的声音：

“哥，吃饭了。”

上条学长的头从我正准备要偷看的房间里探出来。

“爸呢？爸回来了？”

学长好像正在换衣服。只见他边穿运动衫边问。

学长的身体就在我眼前，我贴在墙上，一动也不敢动。

“爸说今天会比较晚回来，所以我们先吃。”

“我马上下去。”

他们家习惯全家到齐才开饭吗？学长回应了妹妹，然后又回房间。他是去拿手机，和春日部沙也加一样的iPhone。

我也紧跟着学长一起进房间环顾室内。书桌、计算机、床、小型电视、好几种电视游乐器。然后在桌上一个明显的位置，放着一个签过名的篮球。除了脱下来的制服散乱在床上，其他地方都整理得很干净。

上条学长关灯，到一楼去吃晚餐。我被留在漆黑的室内，竖起耳朵听学长的脚步声在楼下远去。

好啦，来翻学长的房间吧。

在这片芸芸众生的土地，我悄悄地、卑微地生活着，不让任何人发现。我的存在太过薄弱，即使直接扩散到空气中消失了，恐怕也不会让任何人有任何感触。有一段时期我是这么想的。

被那个同学叫住，是在樱花已经散尽，树木开始冒出鲜嫩黄绿色叶片的时候。

“喂，你昨天也在那里吧？”

午休时，我坐在校舍后的阴影中，正啃着甜面包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走过来说。是不是有人站在我背后，然后她在跟我背后的人说话？我

回头确认，她却觉得好笑似的说道：

“不用装傻了。你这人真奇怪，大家好像都看不到你。不过，我注意到啰，你就在那里。”

她说她叫春日部沙也加，和我一样是一年级的。过去从来没有人注意到犹如空气般存在的我。她到底是怎么发现我、跟我说话的？

“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睁大眼睛仔细看。然后就看到啦。”

春日部沙也加能发现我不是偶然，恐怕是受到她母亲的影响。她母亲从事校对小说、杂志的工作，春日部沙也加说她从小就会帮忙。

“阅读文章，要是发现错字、漏字，零用钱就会增加。后来我不用读，看一眼就能知道哪里有错误。我们不是会把印了字的纸摊开来放在眼前吗，只有出错的地方看起来会亮亮的。不是真的发光啦。就是觉得只有那里怪怪的，仔细去看，那里要不是汉字写错，就是漏了字。”

看来春日部沙也加培养出发现有异之处的能力，即使是难度很高的“比比看”挑错游戏，她也一秒就能解开，刘海只剪短几毫米，她也会立刻注意到。

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朋友。她是第一个会在我到学校时跟我说“早”的人。我之前甚至没想过交朋友的念头。见到教室里开心聊天的团体，我总觉得那是与我无关的世界。有一个午休时能聊天、放学后一起上街的朋友，我的人生改变了。自己心中模糊的不安消失了，我确信：自己这个存在虽然薄弱到极点，但我的确存活在这个世界，的确在呼吸。

但出事了。就在十一月底的时候。

“走进那条路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明明是很熟悉的路，却觉得很陌生。可是，回家的时间又已经太晚了，所以我没有折回去……”

我听到这些，是出事的第二天。她透过电话带着哭声告诉我。虽然歹徒没得逞，但她的心灵深受创伤，从此不再上学。

那天晚上，春日部沙也加走在一条两侧都是杂木林、很少人会走的

路上。因为社团活动到很晚，天已经全黑。在那条路上，她越走越感到陌生。校对寻找错漏字所训练出来的直觉，告诉她情况不太对劲。

“好像会发生什么事。”

她才刚刚提高警觉，树丛后就有人冲出来。还来不及尖叫，她就被推倒且压在那个人身下。那个人戴着面罩，那是个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的黑布面罩。除了推倒她的人，还有另一人。另一人想把一团布塞进她嘴里，应该是防止她大叫。

即使戴着面罩，从身材和声音也知道那是男人。

春日部沙也加拼死抵抗，她能脱身逃跑是个奇迹。或许因为事发前那一刹那提高警觉，让她在当下没被吓得停止思考。

她去附近人家求救的时候，身上制服凌乱，脸上、手上都是伤痕。我听了这件事，想起了母亲——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的母亲。

报警时，警方告诉她不久前发生过女性遭两名男子联手性侵的案件。与攻击春日部沙也加的那两人恐怕是同组犯人。他们很可能实际犯下更多案子，只是被害人没有报案。像这样的案件，被害者不敢报案的情形很多。春日部沙也加这次的事，犯人虽然没得逞，但我一想象万一得逞就毛骨悚然。

出事过一阵子，春日部沙也加把以下这番话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人，大概实在忍不住吧。

“伊织，我跟你说，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在意。我真的不想想起来，可是就是记得好清楚。推倒我的那个男人脸上戴着面罩，只露出眼睛和嘴巴。我在昏暗的路灯灯光下看到了，那双眼睛，我有印象。也许是我想太多了，所以我没有跟警方说……可是，我之前每天都看iPhone……因为我设成的桌面……伊织，你说我该怎么办……犯人的眼睛，和那张照片的眼睛好像……”

她的iPhone桌面，就是我在篮球比赛中拍的上条学长的照片。

4

楼下传来玄关打开的声音。好像是上条学长的父亲回来了。我继续调查室内，同时小心不发出任何声响。我在找证明学长是犯人的线索。

春日部沙也加的说辞虽然指出上条学长是犯人之一的可能性，但事实如何还不知道。也许她误认了。我虽然很想相信她，但说学长是犯人未免太离奇了。难怪她会迟疑着不告诉警方。所以我决定私下调查。利用我空气般的存在感跟踪上条学长。调查他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偷听他和朋友的谈话。假如学长是犯人之一，应该会和另一个犯人接触，话中或许会透露出一些与犯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楼下传来谈笑声。学长还没要上二楼的样子。书桌的抽屉我翻过了，里面只有文具。不，抽屉底下还有装文件的透明文件夹，夹在里面的看来是手机合约。我在合约里看到一张便条纸，上面写着电子邮箱和密码，应该是怕忘记写下来留底。

十分钟后，上条学长回到房间。那时候，我正在翻衣橱深处的一个纸箱。我发现有人上楼，赶紧把翻出来的东西放回衣橱，带着书包和装鞋子的束口袋关了灯，赶往房间深处。但因为眼睛还没有适应黑暗，小脚指头撞到了椅子。

椅子哐当一声移动了，我感到一阵剧痛。椅子撞到书桌，装饰在上面的篮球因而晃动。我没时间扶，只顾着滑进床底下约三十厘米的空隙。

紧接着，学长就开了门。

“美优？”

走廊上的灯光照亮床头。夹在床与地板间这段狭窄的视野中的我看到篮球反弹，滚到学长脚边。

“美优，是你吗？”

房间亮了，应该是学长开了灯。我看不到他的手。我此刻趴在床底

下，只看得到学长的脚。

平常我不需要这样躲也不会被别人看见，但现在我处在一个特别情况。小脚指头一阵阵地疼，这份疼痛让我意识到自己也有肉体。扩散在空气中的身体意念，以疼痛为中心描绘出轮廓。

我稍微能够了解那些割腕女生的心情了。一个人可以借由疼痛重新意识自己的身体，提醒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可以不要现在吗。在一波波疼痛平息前，我的样子会被任何人看到。要是学长往床底下看，那就大眼瞪小眼，发现入侵者的存在了。

学长捡起篮球，似乎是把球放回了桌上。

感觉到轻轻的脚步爬上了楼梯。好像是妹妹上楼来了。

“美优。”

“干吗？”

一双穿着拖鞋的细腿，出现在敞开的门后。

“刚才有没有地震？房子有没有晃？”

“地震？没有吧？怎么了？”

“球自己掉下来了。而且，你看，东西都有点偏了。我摆的一些小东西，方向都和平常不一样。”

“搞不好闹鬼哦。哥，你是不是在哪里被女鬼缠上了？”

妹妹的脚往走廊那边消失了，好像是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传来门关上的声音。

学长在房里四处走动。穿着袜子的脚走过来又走过去，感觉上是一个个确认小东西的位置。后来，学长的脚就朝床靠来。终于要查看我躲的地方了，我做好心理准备。但学长叹了一口气，在床上坐下。我身体上方的床垫往下沉，弹簧发出挤压声。

我心想：真的是他吗？不是春日部沙也加误认吗？万一学长与案情无关，那我才是罪犯。像这样跑进别人的房间，我到底在做什么？要是被发现，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算了。

一阵电子声响起，好像是学长的iPhone。

“喂，我是上条。”

学长边讲电话边起身，床发出唧唧声，他接着关上敞开的房门。

“现在吗？可以啊。鲇川学长可以吗？”

来电听起来是个姓鲇川的人，在卡拉OK那时候也提到过这个名字。

“好的。三十分钟后见。了解。”

讲完电话，学长走向衣橱，拿出衣服开始换。我从床底下仅看得到脱下的衣服掉在地板。有人敲门，然后门开了。

“哥，这是我跟你借的漫画。咦？你要出去？”

“去便利商店。”

“那帮我买豆沙包。”

“我在换衣服啦，出去。”

学长关上门。感觉他们兄妹感情很好。这样的学长，会对女性做出人称“性侵”的暴力行为吗？

换好衣服即将出发时，学长翻起衣橱深处的纸箱，从里面抽出什么东西。我扭动身体想看清楚，争取把脖子伸到床的边缘。

学长没拿好，东西掉在地板上。是一块黑色的布。学长捡起来的时候，布松松地垂下来摊开，让我目睹了它的模样。是眼睛和嘴巴开洞的面罩。

学长停止动作。

也许听到我倒抽一口气的声音。

学长弯下身，往床底下看。他的视线与我交会。

但感觉到视线交会的只有我，学长的视线扫视床底一圈，松了一口气。我的小脚指头已经不痛了。身体的意念再度扩散，我这个人的存在，又回到薄弱到学长看不见的程度。

学长把面罩塞进口袋，关掉房间的灯，然后关门走向楼梯。我在漆

黑的房里竖起耳朵，听到他向父母说要出去，接着是大门的开关声，以及脚踏车解锁的声音。

我终于爬出床底，走到窗边。隔着玻璃看到跨上脚踏车外出的学长。他从家门前的那条路往车站的反方向骑，不久就被建筑挡住看不见了。

学长有面罩，是和犯人戴的一样，眼睛和嘴巴有开口的那种黑色面罩。可是，慢着。刚才那个会不会是御寒用的？会不会因为要顶着十二月的寒风到便利商店实在太冷，才带着去的？一定是这样。可是，刚才瞄到骑在脚踏车上的学长，他脸上什么都没戴。如果是御寒，那骑上车就应该戴啊。现在还不能确定学长就是犯人。可是……我啧一声。如果学长真的是性侵犯之一的话……

我走出房间下楼。顾不得有没有发出声音了，我从束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鞋子，迅速在门口穿上飞奔而出。

进门费一番功夫，但出去很简单。打开门上的锁，直接出来就好。就算被学长的家人看到，也只要逃跑就好。门没锁也无所谓，现在第一优先是追上上条学长。

若学长就是犯人，带着面罩在晚间外出，那么要做的恐怕就只有那件事了吧？刚才来电的，就是另一名犯人。而那通电话会不会就是相约犯罪？如果今晚他们要进行不知第几次的犯案，那么我必须在受害者出现之前制止学长才行。

我在十二月冰冷的空气中全力疾奔。一盏盏路灯串起的巷子里，已经不见上条学长的身影。我朝脚踏车骑走的方向跑。从书包里拿出手机，边跑边开机。怕手机破坏我的跟踪行动，我一直关机。我从通信簿里找出春日部沙也加的号码，打给她。铃响几秒，她就接了。

“喂！沙也加！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嗯，我在打电动。”

出事以来，她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家里。她应该能使用计算机。

“我有东西想请你帮忙查！”

“伊织，你怎么了？你在跑步？”

“嗯，我正在跑！”

我一边右手提着书包，左手拿着手机抵住耳朵，一边跑马拉松。呼吸不顺，说话也很困难。我平常不太运动，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可是一想到等一下可能发生的事，我就不能不跑。此刻，我正站在能否阻止犯案的紧要关头。

因为突然跑起来，我的肺好痛。我呼吸困难地向春日部沙也加解释缘由。我没告诉她我要调查上条学长，所以她非常傻眼。

“伊织，你在搞什么啊……”

“沙也加，我有东西想请你帮我查。”

我拿出塞在口袋里的一张纸条，是我从学长书桌抽屉里拿来的。我把上面写的电子邮箱和密码告诉春日部沙也加。

“你能不能用这个看到学长的电子邮件？”

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她懂得比我多。

“嗯。如果密码没换的话。只要能登录，应该就能使用一些服务。虽然不应该，但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

“能不能找找看他有没有跟一个姓鲇川的人互通邮件？我必须找到学长的所在地。搞不好有犯案地点的相关记录。”

“那就不用看电子邮件了。”

我因为红灯停下来。眼前是大马路的十字路口。我呼出来的气化成白雾散开。我靠在砖墙上，决定在信号灯变绿前稍事休息。右手脱力，书包滑落，可我一点都不想捡。等一下再回来捡吧。隔着手机，感觉得到沙也加在操作计算机。

“顺利登录了。”春日部沙也加松一口气般继续说道，“然后，嗯，果然……伊织，我知道学长现在在哪里了。”

“怎么知道的？”

“我用手机定位服务。”

根据她的说明，这项服务是利用iPhone发送的电波，在地图上显示手机的所在地。为了应对手机遗失或被窃的状况。只要手机开机，在计算机浏览器上登录就可以利用这个服务。根据地图上显示的信息，现在学长手机正在市政府管理的公园。

“公园？”

“嗯。伊织现在在哪里？走路不知道到不到得了？”

我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春日部沙也加，她看着网络上的地图，告诉我公园的方位和距离。并不算太远。信号灯变绿了。我挂了电话，再度开跑。

我累得好几次想停下来，但还是朝着那里跑。跑过住宅区，见到茂密的树林剪影了。这里在我的生活圈外，我从没来过。这是一座占地广大、看不到尽头的公园。

为了确认上条学长的位置，我在公园入口再次联系春日部沙也加。

“我想应该还在公园里，但不是很确定。因为沿着人行步道走过去后，电波就中断了，估计是关机了。”

听她这么说，我惊觉这代表什么。关机，不就是怕突然响起来会有麻烦吗？现在的iPhone和刚才的我一样。学长现在也许正悄悄躲起来。

“我已经叫警察了。我匿名报警的，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出动？”

“我、我也不知道……”

连发出声音都很辛苦，我多少年没这样跑步了，肚子好痛，好想蹲下。

“伊织，你还好吗？”

“我得……喘口气……不然会被发现……”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看了竖立在入口的公园地图。朝人行步道走就对了，学长应该躲在步道尽头某处。我想象身体融化在黑暗中。我必须

抹消存在感才能接近上条学长。

公园里的路灯根本不够，到处都是光线照不到之处。石板人行步道上散落着落叶，一踩到就会发出枯叶碎裂声。因为刚才跑步，我里面的衣服都湿了。我深深吸气和吐气，冰冻的空气跑进肺里。

人行步道的尽头是又深又浓的黑暗，要继续往前走需要勇气。我唤醒初中时的记忆，不敢帮助被欺负的同学，决定旁观到底的后悔依然残留在内心深处。我握紧双手。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我要勇敢去做，不再逃避。我一步步踩向黑暗的深处。

眼前闪过小小的白色颗粒，细细的雪开始在夜晚的公园里飞舞。只有在进入微弱的路灯灯光中时，雪粒才从黑暗中现身，一到光外便骤然消失，感觉好美。可是这片寂静却被突如其来的尖叫打破。

人行步道深处传来惊慌骚乱的动静。我尽量不让呼吸紊乱，快步走向那里。在略微偏离石板处，感觉有数人在喘气。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看清状况。两名男子制住一名女孩。

女孩穿着休闲，购物袋掉落在身旁，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两腿拼命乱动，想挣脱骑在她身上的面罩男。但她双手手腕被抓住，按在地面上动不了。双腿挣扎着，脚上的靴子被地面的落叶绊住。

另一个面罩男蹲在她的头旁，拿一团手帕似的东西塞进她嘴里。于是她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女孩因为恐惧而表情僵硬。

他们粗重的呼吸声、衣服的摩擦声，全都传入我的耳朵里。哪一个才是上条学长？两人体形相似，又用面罩盖住了脸，上下身都是黑色衣服，我无从判断。不仅无法判断，他们按住一个女孩的样子，根本不像人，像野狗，凑在一起争食的野狗。

一名男子取出利刃，是塞住女孩嘴巴的那个。看到利刃，女孩的抵抗减弱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沿着侧脸流下。另一名男子开始脱她的衣服。

他们用日语吼些什么，但我无法辨识。因为震惊、恐怖、愤怒，种

种情绪在我心中交错混杂。同时，又有一丝理智告诉我须保持呼吸平稳。呼吸一乱，我就会被看到。

我告诉自己要维持平常心，拾起旁边一块比较大的石头。这块分量十足的石头表面凹凸不平，有锐角。我举起石头，在白雪飞舞中，悄悄走到他们身旁。

即使到伸手可及处，他们还是没发现我。我拿石头用力朝持刀的男子头上砸下。

手上感到一阵闷闷的冲击。

看到突然头破血流倒地的同伴，另一人愣住了。旁边有一根正好适合打人的棒子，我悄无声息地移动到那边，捡起那根棒子。走到东张西望的男子身边，朝着戴着面罩的侧脸，用吃奶的力气挥下。这冲击来得毫无预兆，他事前应该无法有任何防范。

在打到人的那一瞬间，棒子碎裂般折断了。他歪着脖子扑在女孩身上，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在雪粒闪现的公园里，我想象自己的身体，将扩散在空中的存在感凝聚起来。因为受害的女孩又惊又怕地提防着。

“已经没事了。”

她辨识出我的模样后，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大概是判断出了一个穿着高中制服的女孩趁暗攻击犯人，救了她。

她泪湿的脸颊上沾了泥。我帮她擦掉，安慰她的时候，几名警察带着手电筒朝我们走过来。应该是收到春日部沙也加的通知而来。

解释起来很麻烦，于是我再度抹消我的存在，离开那里。我没看完整件事就离开了公园，因为我想早一刻打电话听听春日部沙也加的声音。

5

“好，时间到。”

老师看表后宣布。教室里紧绷的空气顿时放松，到处都发出带着遗憾的声音。因为题目很多，很多同学无法在时间内全数答完。我吐一口气，伸伸懒腰。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考完了。

最后一排的同学收了考卷拿去给老师。一回神，我的考卷没被收走，被跳过去了。当然，同学不是故意的，因为即使是在常态，我的存在感还是太过薄弱。

老师在讲桌上整理好考卷就要离开教室。我追上去。

“老师！老师！老师请等一下！我的考卷还在这里！老师！”

结果我叫了好几次，老师总算注意到我。我把考卷交给露出“这班有这个学生？”表情的老师。

短暂下课时间后，全校学生在体育馆集合，举行第二学期最后一次全校集会。校长走上讲台，提醒大家寒假的注意事项。然后，不能不提学生犯下的丑闻。尽管难以启齿，校长还是叮咛大家绝对不可以再惹出那种事。

所谓的丑闻，当然是上条学长与篮球社鲇川这两个人，结伙性侵女性并以现行犯逮捕这件事。因为未成年，报纸上没刊出姓名，但不用说，这件事当然轰动全校。鲇川这个人就算了，但上条学长在校内是颇受好评的学生，造成的冲击格外巨大。

圣诞节一过，街上就充满年味。在某个大晴天，我搭公交车去看春日部沙也加，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我边走边看事前问好、抄好怎么走的纸条。从公车站起，一路上和放风筝的、遛狗的人擦身而过。风很冷，但天空清澈湛蓝，好舒服。

我大概一个月没看到春日部沙也加了。从电话和短信的联系中，我感觉得出她的情绪非常平静，但她还是很怕外出，都关在房里。

“我不想念了。”

她前天晚上在电话里这么说。我挽留她，说暂时休学，等到可以外出再复学不就好了吗，但她心意已决。学校里没有人不知道性侵案。只要上学，就会有人以好奇的眼光看她。她在意这个。

我要去的地址是一个公寓小区。棱角分明的白色公寓模样在蓝天下格外突出。我爬上楼梯走在三楼的通道，来到纸条所写的门牌号码前。门前挂着“春日部”的门牌。按了门铃，有人回应，金属门打开，穿着运动服的她从门缝里露出了脸。

“好久不见，我来了。”我说道。但她歪着头，有点害怕的视线四处游移。

“咦？有人吗？”

她的视线从我身上扫过。她好像看不见我了。一段时间不见，她就和别人一样，看不见我了吗？正当我开始不安，她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

“我就是想说说看。”

“……我还是回去好了。”

“开玩笑的啦，伊织。好久不见，谢谢你来。”

就像在学校屋顶聚在一起的那时候，我们都笑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瘦了？听你说一直窝在房间里，还以为你会变胖。”

“我在注意。我有请妈妈买蛋糕回来哦，一起吃吧！”

“蛋糕？”

“嗯，像宝石一样漂亮的蛋糕。”

“真是好人家的孩子。”

“对，我就是好人家的孩子。”

我们在门口对望。公寓大楼的通道上有一整排金属门，另一边则是扶手。有开门声，一个阿姨从第三户外的房门出来。她从通道上走过来，我闪开免得撞到她。

阿姨一脸讶异地向春日部沙也加点点头，走过去。大概看不到我，只看到开了门站在那里的春日部沙也加吧。在通路尽头，阿姨又再次回头朝这边看一眼，才下了楼梯。

春日部沙也加叹了一口气，对我说：

“来，进来进来。一直伫在这里，别人可能会以为我因为那件事脑袋坏掉了。自己一个人站在门口傻笑的茧居族，人家会怎么想？”

她拉着我走进屋里。门在背后发出关上的声音。

“瘀青呢？”

我在有点昏暗的玄关问。

“都退了。”

“太好了……”

我不禁紧紧抱住她。春日部沙也加好像有点吃惊，但没有把我推开。

“你也太夸张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摸摸我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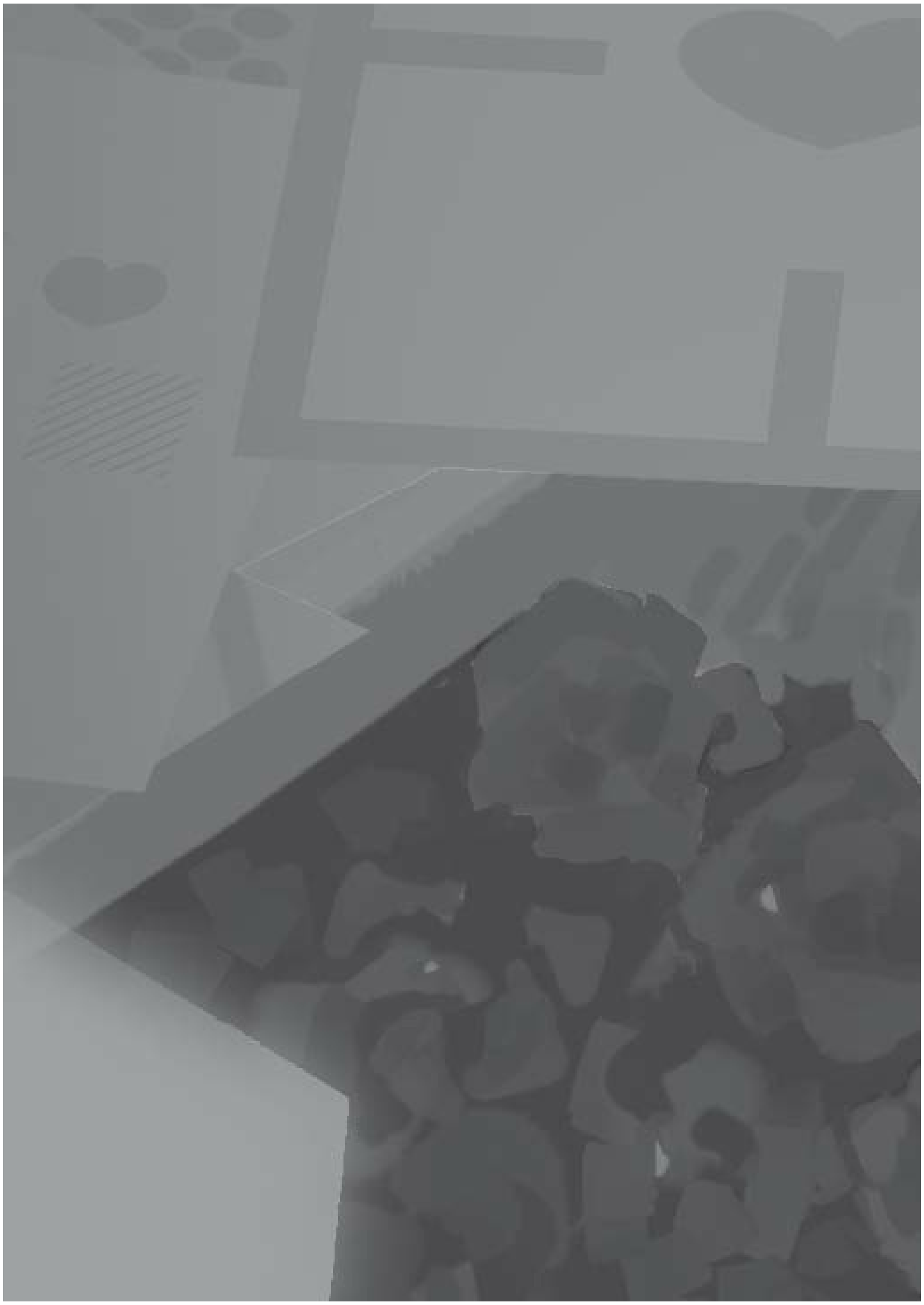
早上醒来，望见一片蓝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打开房间的窗户，闭上眼睛。心想我会不会就这样化在风中被吸进天空。我会喜欢上什么人吗？还真有点难以想象我曾经这么想过，但我错了。

过着高中生活，我明白了爱是什么。除了她，没有人会对我说“一起吃蛋糕吧”这种话。要是我对她说一些肉麻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恶心？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扩散在空气中的我的身体，在感觉到她体温的这一瞬间，会找回比平常更明确的轮廓。

注释

[1] 坪源于日本传统计量系统尺贯法的面积单位，1坪等于1日亩的三十分之一，合3.3057平方米。——译者注

爱情十字路
恋する交差点



我和他是在东京的行人专用时相十字路口[1]认识的。

当信号灯一变，所有人迈开脚步在大马路中央交错。双眼所见净是人头和背影，每一手肘、每一手提包都互相撞击。当时还不习惯走在人群中的我，被行人所形成的巨浪吞没。等我回过神，我手上的包和一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的包钩在一起。我不断道歉想把包扯开，但两个包却诡异地纠缠在一起。

我和他的包的提手像锁链般形成一个“8”字形。这种事情平常是不可能发生的。必须将提手弄断，穿过另一个包的提手，再重新接合，否则无法形成这种状态。

依照他的推论，是包与包撞击的时候产生了量子隧穿效应，提手的分子彼此穿透了。这个现象宇宙重生一千次也未必见得会发生，但科学上认为是可能的。我完全听不懂。我们带着串在一起的两个包到附近找到店家买了一把剪刀。他剪断了自己包的提手，让两个包分别独立。

包分开了，换成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变得很亲密，我相信也许这就是爱。

我出生以来就一直住在乡下。在那里，时间过得很悠闲，每天就是吃完午饭窝在暖桌啃仙贝，然后就差不多要吃晚饭了。高中毕业后，我过着让爸妈养的废柴生活，结果他们逼我相亲，于是我就逃到东京上专门学校。心里也抱着期待，想说东京人那么多，也许转角就会遇上爱。

但我在东京没有朋友，虽然一个人生活，日子却越过越空虚。还曾经被数位踩着舞步发面巾纸的人，上下前后左右全方位递出面巾纸而不知如何是好。而我便是在所有的口袋都塞满面巾纸的状态下，在十字路口遇见被手提包钩住的他。

我们的交往很顺利，彼此也开始意识到迟早会结婚，实际上却跨不出那一步。这是有原因的，每次我们手牵着手要走过十字路口，不知为何我们的手就是会分开。

人群一拥而上，然后退散。等车子过去，信号灯一变，又是一波人潮。每次我和他牵着手要过行人专用时相十字路，不知为何，我身上就是会发生隧穿效应。在人群推挤中，我明明牢牢握着他的手，但过完马路走到对街一看，我却抓着陌生人的手腕。我并没有松手，也没有滑脱。可是过完马路一看，我的手握着的不是年轻男孩的手腕，就是大叔的手腕。对方要不是一脸惊愕地看着我，就是涨红了脸。明明走到一半时牵的是他，却在不知不觉中分隔两地落了单。

东京人太多了。所以会发生隧穿效应。可是，这真的是科学现象吗？难道不是反映了自己的心？是不是因为我对爱没有绝对的信心，才会在人群拥挤中不知不觉牵起了别的男人的手？不知何时起我开始这么想，导致我迟疑着不敢迈向结婚。

和他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也开始避免经过行人专用时相十字路口了。一再被人群冲散，让我对我们能否维持婚姻生活产生了疑问。就在这个时候，乡下的父母又说我差不多该回乡下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件事，碰面的时间地点是他决定的。

连假的最后一天，在涩谷。

那天一去，人潮果然如预期般惊人。行人走路的振动，甚至让四周大楼的窗户都微微颤动。一见面，他便一脸紧张地紧握我的手，走向车站前的行人专用时相十字路口。我跟着他走。放眼望去都是人，完全看不到地面。走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一定又会在不知不觉间握住别人的手。可是他刻意选择了假日的涩谷，选择了全日本行人最密集的涩谷行人专用时相十字路口。我们向大都会的十字路口发起挑战，非赢不可。

信号灯变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前走。我们牢牢握紧彼此的手，迈出脚步。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和背影。住在东京的人们，他们从前后左右推挤过来。

碰！

错身而过的男人的肩膀撞上来。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是他的声音。一回头，我从行人交错的缝隙中看到他的脸。不知何时我牵起了一个陌生上班族的手。我赶紧松手，拨开人潮向他走去。彼此从人群的缝隙中伸出手，勉强互握。

叩！

一个看似玩乐团的人所带的吉他敲到我的头。我痛得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才刚牵到手的他不见了。我牵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高中男生，对方一脸错愕。我放开手，寻找他的身影。我叫了他的名字，人潮的另一端有了回应。

“我在这里！”

“哪里？”

“后面！”

他的脸就在人群之后。我拼命把手伸到最长，中指指尖好不容易钩住了他的指尖。

咚！

我钩住一个中年大叔的手指。不是你啦！我甩开大叔的手指。人群遮住了他的身影，我跟丢了。我的身体在人潮的推挤下，宛如被狂风破浪玩弄的一根漂流木。他呼喊我的名字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在人潮中逆流而行。

一双手又挥，又拨，又推。我闪过西装男子，卖力跃过婴儿车。跌、撞、压、挤，我全身上下在人群之中受了伤。可是，我不能在这里放弃。就算跟丢了，我们也能找到彼此、牵起彼此的手才对。必须证明这件事，证明我们就是做得到，证明我们可以牵手千千万万次，证明我们绝对不会让对方落单。

我终于在人群的缝隙中看见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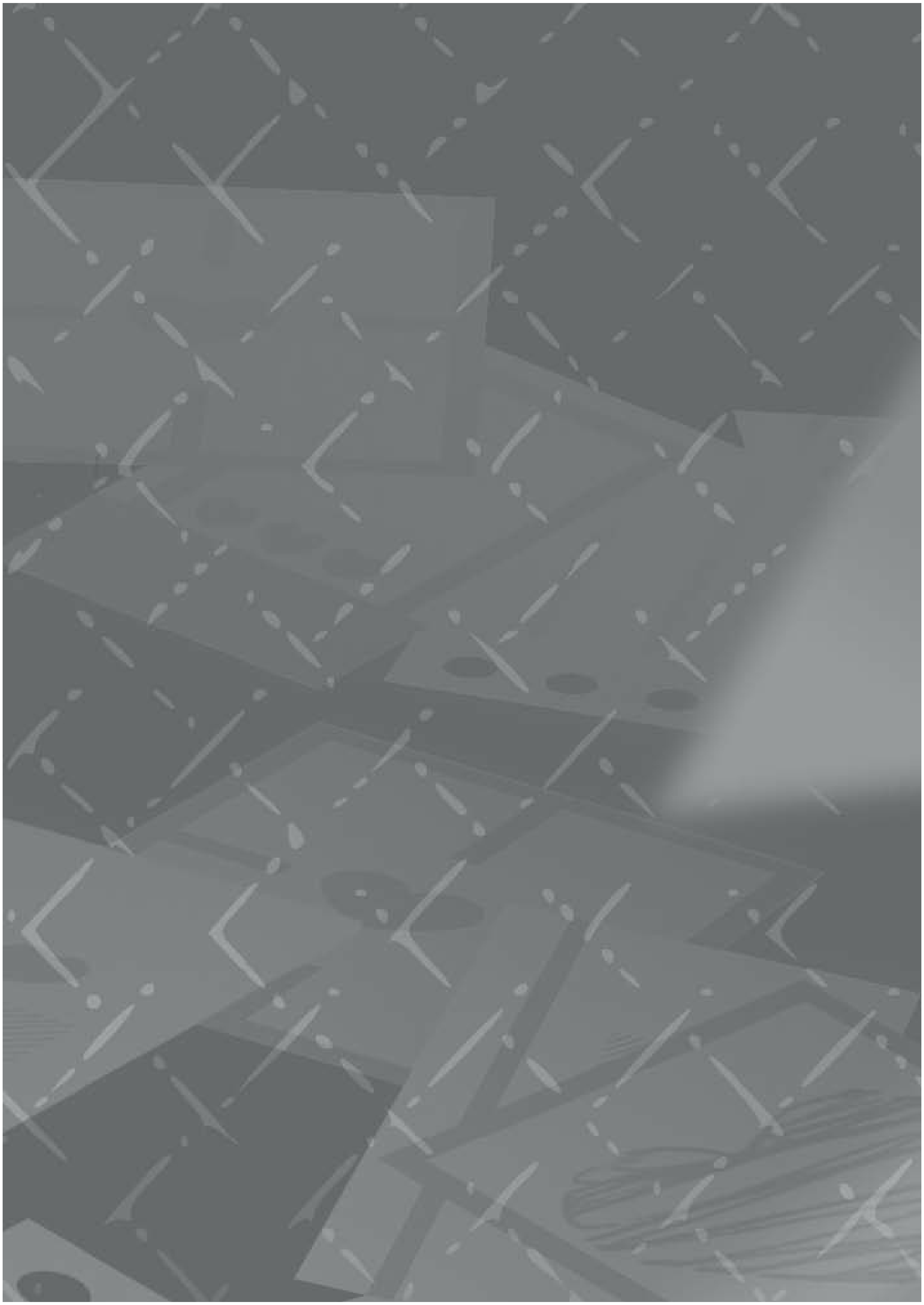
他也在人潮中逆流奋斗。彼此伸长了手，终于，碰到指尖。眼泪莫名上涌，食指互相钩住，将对方拉近，握住了彼此的手。我们身旁就是

十字路口的对面，于是我们就这样握着手过了马路。满头乱发，浑身擦伤，但是，我们一起走过十字路口了。我们证明了，往后，无论我们分散多少次，也一定能够找到彼此，伸出手，一同度过。所以，没问题的，我们不会有问题的。第二天，我们就回乡下把他介绍给父母。

注释

[1] 行人专用时相是一种为了保护行人的安全，在交叉路口（且为号志化路口）设置的行人穿越号志系统。号志会使所有的车辆暂停，让行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内以各种方向穿越路口（可以任何方向穿越）。——译者注

缩小灯大冒险
スモールライト·アドベンチャー



1

漏尿了，不是我，是我们家的狗来福。

来福是一只白色鬈毛的小型犬，有点胆小。我放学回家，把书包朝房间一丢，马上就带来福去散步，可是绑在邻居家的杜宾狗一叫，来福就发抖，漏尿了。

“不能怪你啊。你和刚才那只狗比，只有小狗狗那么大嘛。”我安慰垂头丧气的来福。

回到家，家里收到一个有点特别的包裹。妈妈在厨房一脸为难。

“刚才快递送来的，可是我不记得我们有买东西呀。”

找不到单据。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手电筒，黄绿色和蓝色的配色，整体的形状圆圆的。轻轻转一下就打开，出现了装电池的地方，看起来要用两个二号电池。

“会不会是送错了？”

“收下不就好了吗。”

“那怎么行，要还给人家。”

来福开始在包裹的盒子旁乱闻，翻出了一小张纸，是使用说明书。上面印着“缩小灯”，大概是商品的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等爸爸回来，再请他处理吧。现在得先准备晚饭才行。”

妈妈操作微波炉解冻冷冻的肉。我为了喝茶，打开热水壶的电源。突然间，天花板的灯熄了，房间伸手不见五指，停电了，用电量太大就会跳电变成这样。黑暗中，听到来福发出害怕的低鸣。

“手电筒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我有一个好主意。”

手电筒这里不就有一只吗。我摸索着从架上拿出二号电池，把电池装进包裹里的那支手电筒，打开开关。一道光束射出来，照亮了厨房的

椅子。很好，会亮。我拿着手电筒往室内照，热水壶、餐桌、微波炉、妈妈。妈妈因为光很刺眼而皱起眉头，紧接着，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发生了。

“妈妈，你在哪里？”

我大声喊道，因为妈妈突然不见了。不光是妈妈，椅子、热水壶、餐桌、微波炉也都不见了。厨房不知何时空荡荡的。我拿着手电筒在家里到处照，寻找妈妈。可是，第一件事应该是要解决黑暗的问题。

我们家的配电箱设在浴室更衣处靠近天花板的墙上。我爬到洗衣机上，伸手扳断路器，打开之后电应该就会来了。爸爸说很危险，不准我碰配电箱，可是现在是紧急状况，爸爸应该会原谅我吧。

我伸手打开断路器的开关。走廊尽头有光照进，应该是厨房的灯亮了。这时候，我滑了一下，从被我拿来垫脚的洗衣机上摔下来。

我一屁股重重摔在地上。手电筒脱手而落，在地板上打转，正好在朝着我打光的角度停下来。我被光照到，视野瞬间变成全白。然后我才发现妈妈突然不见、椅子和餐桌消失，这全都是“缩小灯”害的。妈妈应该一直都在厨房。只是因为脚边太暗，我没看到而已。

来福发出不安的声音，歪着头看我。

它注视我的那双眼睛，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一条巨犬几乎是从正上方俯视着我。我因为脑袋一片混乱而不敢动弹。来福的鼻子朝我凑来，整个视野被黑色的鼻尖填满，我还以为会被压扁。噗啾！来福打了一个喷嚏，带着水气的一阵狂风迎面而来，把我整个人往后吹。

并不是来福变大了，大小出现变化的是我。那支手电筒发出来的光，是会缩小物体的光。

2

身高变得只有十厘米左右的妈妈努力爬上厨房的瓦斯炉，正在做晚

饭。双手抓紧巨大的汤勺，搅动奶油炖肉，又拿罐头垫脚，查看锅里的状况。

“千万不要掉进去哦！”

我背着盐罐，搬给妈妈时说。都已经处在这种状况了，妈妈还是要准备晚饭。妈妈要我帮忙把马铃薯和洋葱搬到巨大的砧板上削皮，奋力扛着菜刀切成块。两人合力，但还是工程浩大。我还差点被滚过来的马铃薯压成重伤。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呀？”

“一定是‘缩小灯’的关系。妈，我出去一下喔。”

帮忙做菜告一段落，一闲下来，好奇心就突然抬头。我实在不能再乖乖待在家里。我把果汁机的电线垂到地板，沿着线爬下。

“你要去哪里？”

妈妈从犹如悬崖的料理台上探出头来。

“我要好好享受变小的身体！”

一吹口哨，来福便指甲刮着地跑过来。它在我眼前紧急刹车，造成的风压吹得我东倒西歪。

“来福，载我一下，我想去一个地方。”

刚知道自己身体被缩小的时候头脑很混乱，但仔细想想，这样不是正好吗。我想到班上叫春风刊的同学。

春风刊是第二学期初转学来的女生。她是美少女，总一副高傲冷漠的样子，班上男生一大半都对她一见钟情。可是我从来没跟刊说过话，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才好。于是，包括我在内的一群班上男同学就开始乱来。对我们来说，掀裙子是与女生沟通的一环，即使受到女同学的白眼，我们还是勇敢地向刊的裙子发起挑战。但她的运动神经和反射神经远远超过小学生水平。不但轻巧躲过我们的攻击，还反过来把我们绊倒。我们一个个跌得四脚朝天，而她则以轻蔑的眼光俯视我们。

但以我现在这么小的身体悄悄接近她，要看她的裙底风光应该易如

反掌。只要接近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踩到就好。既然是男子汉，当然要勇往直前。我抓住来福的白色鬈毛，爬到它的背上。

“出发！冒险！先到玄关！”

来福的爪子“卡掐卡掐”地开跑。为了开门，我要来福用后腿站立，我在它的鼻子上踮起脚尖，转开门锁。然后跳到门把上，整个人挂在上面，靠这股力道转动门把。

“来福！就是现在！推门！”

我看清楚门开了一道缝，就跳到来福背上。因为没合脚的鞋子，我就光脚出门了。

外面吹着舒适宜人的晚风。来福跑过路灯点点的住宅区。我抓紧它的白色鬈毛，免得被甩下去。来福钻过护栏底下，经过停在路面车与车之间。一溜烟穿过施工工地的栏杆，钻过空地上的下水道陶管。邮筒也好，招牌也好，就连杂草也是，全都变得好巨大，好好玩。

“就是这里！”

春风刊的家位于高级住宅区。她爸爸听说是骨川集团旗下公司的董事。换句话说，她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我骑在来福背上仰望气派的和风大门。

好啦，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偷看刊的裙底风光，是不是只能偷偷进去，找到她的房间，躲在床脚下还是哪里呢？可这样算不算是非法入侵民宅？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把刊叫出来。抬头看向门柱，有门铃，而且是有对讲机可以和室内通话的那种。

门柱旁有一棵垂柳，长长的树枝垂到地面。我攀住垂柳的树枝，像泰山 [1] 似的一枝换过一枝，最后跳到门铃上。我双手挂在上面，用脚底按了门铃。

“喂，请问是哪位？”

对讲机里传来女性的声音。听起来不是刊。她的妈妈吗？我对麦克

风说话。我没报名字，就说是同学。

“有讲义要给刊同学，请问她在家吗？”

“小姐去补习还没有回来。我替她收下吧？”看样子刊不在。我觉得有点可惜。

一吹口哨，来福就跑到我正下方。我往门铃一踢，跳过去攀住垂柳枝，滑也似的降落在来福背上。过一会儿门旁边的小门开了，一个看似帮佣的女性走出来。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她歪着头觉得奇怪。离门不远处停着一辆白色的休旅车，我和来福就躲在后面。女佣过一会儿就回到屋里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刊回来吧。”

来福呜了一声。来都来了，无论如何都要偷看一下。我靠在休旅车的轮胎上仰望夜空。高挂的白色月亮，让我想起那张冷傲美丽的脸蛋。绊倒我、投射在我身上的轻蔑眼光又复苏了。我喜欢她吗？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感情。看了她的裙底风光，然后呢？只是要以胜利姿势到处宣扬看过了吗？我是想看她低头害羞吗？还是想看她生气的脸？

我摇摇头。决定不再举棋不定，东想西想。我就是要看。就这样。

有车子的声音传来，四周被车灯照亮了。一辆高级房车驶近了住宅区的巷子。春风刊上下学和补习都有车子接送，现在出现的就是那时候看过的车子。

“来福，刊就在那辆车上。要看好她下车的时候哦。”

我爬上白毛杂乱丛生的背。但这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休旅车的门突然就在我们旁边打开。一个高高瘦瘦的老爷爷一下车，就蹒跚地走过来，摇摇晃晃地倒在刊家门前，身体很不舒服的样子。刊坐的高级房车在老爷爷面前停下来，司机很担心地下了车。

“您还好吗？”

司机过去问的时候，老爷爷忽然一骨碌爬起来，拿了一个东西按在司机的脖子上。啪嚇一声，司机身体一软就倒下了。是高压电流的电击

棒，我在电视剧里看过。

那个人丢下司机不管，朝高级房车的后座走去。身手很灵活，看起来只是打扮成老爷爷而已。一开车门，刊就在那里。平常冷傲的脸，这时候也僵了。

“你是谁？”

他抓住不愿服从的刊的手臂，用力把她从后座拉出来。刊抵抗着，但毕竟敌不过大人的力气。刊被带上休旅车。驾驶座上还有一人，看样子在等待他们。刊一被推上车，引擎就同时轰轰作响，车子开动了，撇下没人的高级房车、倒在地上的司机和我们。我傻了，只知道愣在那里看，但很快就振作精神大喊：

“来福！我们追！”

汪！来福叫了一声，一身杂乱白毛的身体向前冲去。

3

这是绑架。我紧抓着在夜里疾驰的来福心里这么想。要报警才行。不，要先查出休旅车的去向。可是一来到直线道路上，来福就追不上了。距离被拉开，就快看不到车身。他们被红灯拦下的时候，又可以缩短距离。我们穿过违停的脚踏车，从等红绿灯的车子大灯前横越而过。经过车站前行人很多的地方。来福从行人的脚之间钻过，行人因为有狗突然出现被吓得大叫。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有个人骑在狗背上？

跟丢休旅车，来福的鼻子贴近路面寻找他们的行踪。它朝着海的方向叫，我决定相信它。沿海有一块地盖了很多仓库。那里没有行人，路上也很少有车辆通行。

漆黑的海面上，映着远处工厂地区的灯光。休旅车就停在某座仓库前。车里没有人，但一摸车身，是温热的。

“来福，要是你会说话，我就叫你找公共电话报警了。你在这里

等。我一个人到仓库里面看看。”

我想确认刊的状况。我从来福背上下来，走向仓库。货物的出入口是关上的，但小门敞开，里面透出灯光。

我走进仓库。对现在的我来说，空间简直巨大得像宇宙。天花板在好高好高的位置，上面挂着好几盏灯。里面堆了好多金属制的货柜，水泥地面上积了许多尘沙，赤脚走在上面刺刺的。我留下一点一点的脚印，但因为太小了，应该不至于会被发现。我沿着货柜走，在转角的地方出现一具化成白骨的老鼠尸体，吓了我一跳。这时候，我听到两个男人的对话。

“终于安分下来了。”

“大概是药力生效了。哎哟喂，喂她吃药累死我了。你看看，被她咬成这样。”

我躲在货柜的暗处观察状况。在纷杂的货物之间有一张沙发，刊就躺在上面，像睡着了。

两名男子俯视刊的睡脸，一个高高瘦瘦，另一个是胖子。打扮成老人的，应该是高高瘦瘦的那个，他身上还留着些许扮装的痕迹。

“长得还真美。”

胖子的手指抵在刊的脸颊上滑动，他好色的表情让我很生气。

他们把那个区块布置成客餐厅。沙发旁有观叶植物，连冰箱、厨房吧台都有。这里一定就是绑架犯的巢穴。这对绑架犯聚在餐桌的电话前。我趁这个空当跑向沙发。刊的手从软垫上垂下来，我双手抓住她的指尖，用力摇。

“醒来！”

我大喊。绑架犯的对话立刻停顿。感觉他们在回头看，我赶紧找地方躲。一块灰色的布从沙发上垂下，是刊的裙摆，我躲到那后面，观察状况。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讲话？”

“没有吧？应该是听错了。别管那些了，大哥，时间差不多了……”

“好，我知道。”

瘦子拿起听筒，开始讲电话：

“喂，春风家吧？不知道司机醒了没？醒了，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可别妄想打电话报警哦。准备好我说的金额，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

绑架犯提出的金额是一笔天文数字。瘦子说明如何交付赎款时，胖子坐立难安地走来走去。我依旧躲在触感很好的灰布里观察他们。

胖子擦汗，从口袋里取出手帕。这时，有东西一起被掏出来掉在脚边。他们两个的心思全都在电话上，没注意到。我睁大眼睛仔细看，知道那是什么。我猜，一定是那个没错。

好了，这下该怎么办？应该离开仓库找公共电话报警吗？可是，要是附近没有公共电话呢？要是警察太晚赶到呢？我想起刚才胖子摸刊脸颊的样子。不能再磨蹭下去了，我必须现在就没法撂倒这两个绑架犯。

我先确定他们都在专心讲电话，然后冲出去，接着绕到观叶植物的盆栽那里，在家具底下移动，路上设有捕鼠器，我差点误触机关，但还是靠近了绑架犯脚边。

“要听她说话？没办法。我用药把她迷昏了。那就麻烦你们啦！”咔锵一声，瘦子挂了电话。

“我们提前庆祝吧！我饿了。”

他们两人朝冰箱和厨房吧台的方向移动。我从家具的缝隙里跑出来，钻过胖子脚底，捡回他口袋掉落的东西。东西很大，我必须张开双手才抱得起来，可是重量并不重。

那是白色的药丸，透明塑料制的一大片，上面是一排排的凸起，每一个凸起里面是一颗药丸。里面已经少了几颗，大概是给刊吃了吧。这八成是安眠药。只要利用这个，就算身体小小的我，还是有可能把刊救出来的。

4

那两个人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干酪、杏仁摆在桌上时，我在家具的缝隙里做好准备。

我用捡来的铁丝撬开药丸上的银纸，取出白色药丸，塞进左右两边的口袋。被缩小的长裤口袋，装一颗就满了，所以我把其他的放进衬衫内侧。

胖子用锅烧水开始做意大利面，瘦子在两个玻璃杯里倒啤酒。

“别喝得太醉，我们还要去收钱。”

“等我们发了大财，再好好喝一场来庆祝。”

我抬头看，一条黑色的电线从桌上的电话机垂到地板，是电话线。我拉着那条线爬上去。对被缩小的我来说，这等于垂直爬上大楼屋顶。还好体重也变轻了，所以我总算没有中途放弃。半路上滴下来的汗水，落到好远的地面。

我的手攀住桌子边缘，一爬上去就躲在电话机后面。啤酒瓶、玻璃杯、酸黄瓜罐排排站，简直就像一座座高楼。对现在的我来说，个个都是庞然大物。我躲在这些东西后伺机而动。

绑架犯们走过来，他们的影子整个盖住我的藏身处。他们拿起啤酒干杯。才喝一口，胖子就去做意大利面，瘦子走向餐具柜。他们放下喝了一口的玻璃杯。

就是现在！我跳过盛在盘上的干酪山，往玻璃杯前进。我把身上所有的药丸全部丢进两个杯里，啤酒就咻咻起泡。药丸不会马上溶解，但被泡泡挡住看不见，这样就没问题了。快离开餐桌吧，我抓着电话线一路滑到地板上，但是，就在这时……

“大哥，麻烦腾出位子放意大利面。”

“没问题。”

瘦子走近餐桌，拿起电话机，移到地上。我赶紧躲到酸黄瓜罐后面藏身，同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失去从餐桌上脱身的方法。

绑架犯用唱片播放音乐，又是跳舞，又是吃干酪的。每次他们靠近餐桌，我都要躲到酸黄瓜罐或啤酒瓶后面，努力不被他们发现。一次甚至躲在卷起来的生火腿里面。不久，胖子把意大利面做好了，盛盘后端上餐桌。两人大口猛喝啤酒，把杯子里的酒都喝光了。那些药究竟会有多少药效呢？

“应该还可以再来一杯。”

瘦子从冰箱里拿来一瓶啤酒。我看到胖子走向沙发。一想到他那张好色的脸，我就起鸡皮疙瘩。一回神，我已经跑到餐桌边缘。

“不准靠近刊！”

我大喊，然后才发现糟了，赶紧闭嘴。

胖子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虽然我匆匆躲起来，但瘦子已经发现了我，正在揉眼睛。

“奇怪了。我明明没喝多少，怎么好像醉了。”

胖子也发现我了，一脸惊讶。

“有小人！小人！”

既然被发现就没辙了。我打起精神，把嗓门扯到最大喊道：

“你们这些可恶的绑架犯！快放了刊！不然我要报警！我已经记住你们的长相了！你们逃不掉的！”

一开始他们又惊又怕，远远地观察我。但听了我说的话，脸色就变了。大概是判断不能放我走，否则会有危险。

“先、先抓住再说！”

“嘿！”

他们靠过来要抓我。

我在餐桌上四处逃窜，他们四只手乱丢盘子追赶我。我被手心前后夹击，往旁边一跳，瘦子和胖子就撞在一起跌倒了。我跳过倒下的啤酒

瓶，把果干推倒，忽左忽右地逃跑，戏弄他们。

但我要跑过干酪的时候，奶油干酪出奇的软，我光脚陷在里面抽不出来。走投无路，我跳进旁边的意大利面，却因为太烫差点烫伤。胖子拿叉子卷面，我匆匆逃出来时，被刚才装过啤酒的玻璃杯罩住了。我跑不掉了。

“你是什么东西？”

瘦子把脸凑近玻璃杯。比现在的我巨大太多的脸占据所有视野。我抬头看着他大叫：

“我是刊的同班同学！”

“凭你这么一点点？”

瘦子小心翼翼地不让我逃走，拿起玻璃杯，手指捏住我的衣领把我拎起来。

“放开我！”

我双脚在半空中乱踢。

不知何时，他们的脚步开始踉跄了。药生效了吗？瘦子拎着我，走向瓦斯炉。炉子上还有满满一锅刚煮过意大利面的热水。他点了火，要把水煮开。看来打算要把我扔进去。见到我着急，胖子高声笑了。我不断大声喊：“刊！快醒来！快逃！刊！起来！”锅子里的热水滚了，就在我要被丢进锅里的那一刹那，我心想已经没救了。但在这时，瘦子突然哀叫起来。一只鬈毛的白色小型犬咬住了他的腿。

大概听到我的声音，来福从外面冲进来。来福勇敢地扑上来，用身体撞向胖子，胖子的手臂撞到锅子，热水泼了出来。来福怕热水而退开。两个绑架犯看清来福是不足为惧的小型犬，转守为攻。在两个人的威吓下，来福大声吠叫，但丝毫没要逃跑。它对着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绑架犯狂吠不止。即使被踢得满身是伤，还是不断重新站起勇往直前。

“这个畜生！”

瘦子抓起我扔向来福。但我的身体从来福头顶上飞过，被丢得好

远。着地的地方是躺在沙发上的刊的屁股，我被软软地弹开。

最后，他们因为药效而东倒西歪，敌不过来福的气势，被逼到货物乱堆的那一区，双腿打结跌倒。货物倒下来，在尘土飞扬中，哗啦啦地砸在他们身上。尘埃落定后，绑架犯的四只脚从小山般的货物底下露出，而遍体鳞伤的来福则一脸骄傲地站在那座小山前。

5

我骑着来福回到家，爸爸和妈妈出来迎接我。厨房的家具和妈妈的身高都复原了。原来是下班回家的爸爸看了“缩小灯”的说明书，找出复原的方法。上面有一个发出解除光线的按钮，照了那种光，就能恢复原来大小。我立刻照了解除光线，治疗来福的伤时，听到外面传来警车来来去去的声音。

“出了什么事吗？”妈妈觉得奇怪。

听那声音，全市的警车铁定都开到仓库那里了。我心里这么想，但什么都没说。我把犯人绑起来让他们不能动弹。靠那小小的身体要绑住大人实在不容易，但我像《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绑住格列佛那样，把他们绑了起来。我本来想一直待到亲眼见到警察救出刊，但怕回家太晚，爸爸妈妈会担心，所以打公共电话报完警就回家了。当然，刊当天晚上就受到警方保护，绑架犯也被逮捕了。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那个手电筒，第二天快递员就来家里收回去了。两个犯人胡说什么看到小人之类的话，当然没人会相信。而自从经历过这件大事，来福散步时被杜宾狗吠了也不再漏尿了。虽然还是有点怕，但现在已经可以昂着头，笔直地从那家伙面前走过。

如果说还有其他变化，那就是跟我和刊有关。有一天我正带着来福散步，一辆眼熟的车停在我面前，刊从后座下车。仍旧一脸冷傲的她问我：

“你知道发生过绑架案吧？我被喂药昏睡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那时候叫我的是你吗？帮忙报警的，是不是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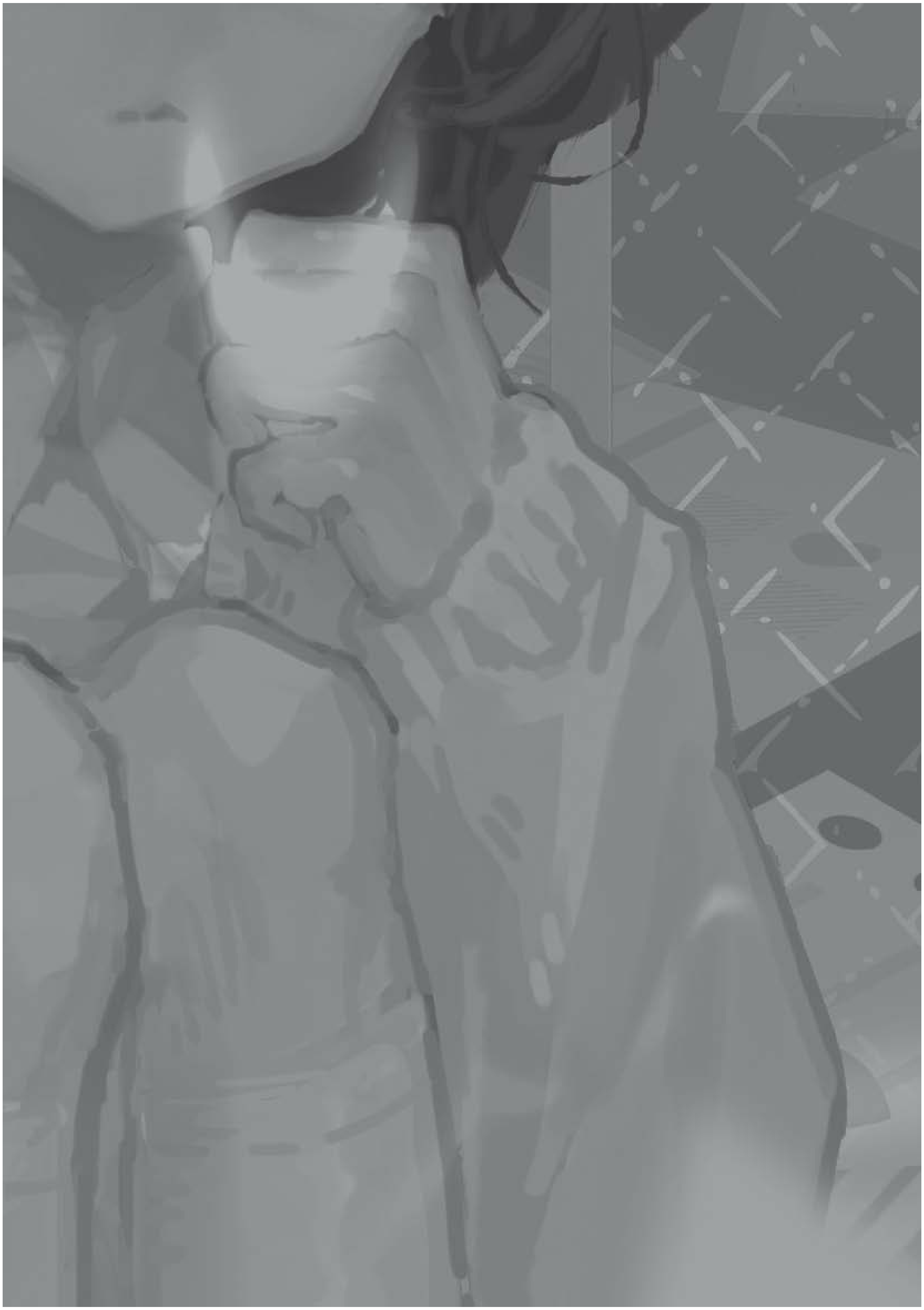
我当然装死，完全不承认。

因为，如果要解释真正发生的事，就得招认我是为了掀她的裙子才跑到她家去的啊！

注释

[1] 泰山是迪士尼动画电影《泰山》中的主人公，在非洲原始森林长大。——译者注

控火人汤川小姐
ファイアスターター湯川さん



1

严防火灾！

出门请记得关暖炉！

管理员留

我把警语贴在住户显而易见之处。

我讨厌冬天，空气干燥，一点火星也会立刻燃烧酿成火灾。像我们这种老旧的木造公寓会转眼化为灰烬。所以一到这个时节，我都会贴这样的标语。

叔叔在六花庄的这幢公寓，位于错综复杂的住宅区。两层楼的木造结构，外墙破破烂烂，对外的铁制楼梯布满铁锈。几年前，叔叔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高中生，让我住在这里。叔叔说不必付房租，但精打细算的婶婶反对。结果，我成了住在这里的管理员。我领管理员的薪水，然后用部分薪水付房租。

我考上可以从六花庄走读的大学，靠着奖学金上学。上完一天的课，同学有时候会相约去玩。

“等一下要不要去唱歌？也有女生会来哦。”

“抱歉，房子漏水，我今天得回去修。”

六花庄实在太过老旧，问题丛生。漏水、管线阻塞是家常便饭，要是每次都找专业的人来维修，钱再多都不够，所以由我出面直接解决问题。我因此而婉拒的聚会邀请数都数不过来。临时不能和朋友打保龄球，临时不能烤肉，临时不能去聚餐……结果也没机会认识女生，朋友之间只有我没交到女朋友。眼看着大学同学打情骂俏卿卿我我，而我只能回去修六花庄不通的马桶。渐渐地，朋友就不约我了。

但我并不讨厌这份工作。对不知正常家庭为何物的我而言，六花庄

住户的温暖无可取代。

“管理员，我做太多卤菜了，你拿一点回去。”

独居于一○二号的立花太太常常送我卤菜。

“喏，给你。谢谢你帮我们换日光灯。”

二○三号单亲家庭的小女孩名叫秋山香澄，她总会给我一颗汽水糖。

六花庄共六个房间，墙壁很薄，房间又小，但房租便宜得惊人。住在这里的都是低收入的人，其中也有人领政府的社会津贴。但这里没有坏人。我在群蜂围攻之中摘除屋檐下的蜂巢时，全体住户都会用拍手作为温情鼓励。而汤川小姐便是在初冬搬进我们这里的。

原本住二○一号的中年女子来找我，说要搬走。她结过三次还是四次婚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以陪酒卖笑维生，但这次她就要结第四或第五次婚了。次月她搬走后房间便空了出来。这是夏天的事。

我立刻招租。拜托一向合作往来的房屋中介，但迟迟找不到新住户。尽管有好几个人受到低廉房租的吸引来看房，但这年头没人想住没冷气的公寓。二○一号一空就是半年。

没人住就没房租收入，我这个管理员很可能被减薪。这时候，一名年轻女子跟着中介大叔来看房。

“敝姓汤川，请多指教。”

她战战兢兢地行了一礼。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大概是第一次一个人住的女大学生。她好像在看什么稀奇的东西，望着并排在一起的信箱和铁制楼梯。她身高和我差不多，脸蛋很漂亮。又直又顺的长发在日光下看起来是红褐色的，但像是天生而非后天染成的，最惊人的是她纯白如新雪的肌肤。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外婆是俄罗斯人，她带有四分之一的外国血统。

我打开二○一号的锁，带中介和她看房。二点二五坪的房间站三个人便显得好局促。

绝大多数看房的人一进屋，当场就会出现心凉一截的气氛，他们脸上会露出“这里怎么可能住人”的表情，但汤川小姐不同。

“真好。好可爱的房间。”

她嘴角露出笑容点头说，指尖在小小的料理台和单口瓦斯炉上轻轻抚过。

“这里可以住人呢。”

“那当然了。这里本来就是要让人住的。”中介大叔说。

气氛融洽，不禁使我心怀期待。她也许肯搬进来。但正当我想打开窗户的时候，窗户却卡住打不开。我用力弄得窗户咔嗒作响，扬起了灰尘。汤川小姐皱皱鼻子，打了一个喷嚏。

啪嘁！有什么东西爆开的声音，然后出现一股焦味。我心头一惊，视线四处巡视。会不会是哪个房间发生火灾了？可是没看到类似征兆。我反而和伸手按住口鼻的汤川小姐四目相对。她的眼眸心虚似的转了一下，然后别开了。焦味很快就消散，我想是我太神经紧张了。

参观完，汤川小姐和中介大叔走了。那天傍晚我接到电话，得知她决定入住六花庄。她在中介办公室签的租屋合约送到六花庄的时候，我看了她在上面填的名字——汤川四季。

她小时候八成常被叫热水器 [1] 什么的，被别人拿名字来取笑。年龄二十五岁。保证人那一栏填了一个男性名字和住址电话，与租屋人的关系写“父”，但姓氏并不是汤川。会不会是家庭关系复杂？不过，应该没问题吧。既然中介都确认过并认为没问题了。

汤川小姐选好搬家的日子，我进行设备的最后检查，看看有没有漏水、管线有没有堵塞。这时候，我发现一件让我有点纳闷的事。二○一号的榻榻米上有一个小黑点，大小和蚂蚁差不多。我凑过去看，榻榻米的表面看起来有一点点焦掉，这个焦痕本来就有吗？后来我知道那是汤川小姐弄出来的。

她看屋的时候打了喷嚏。一瞬间，这个焦痕同时诞生。说来奇怪，她身边就是会发生这类现象。就像冬天穿毛衣会产生静电一样，她一打喷嚏，榻榻米或墙上就会出现焦痕。一个绝对不能在空气干燥的季节住进易燃的木造老公寓的人物——汤川四季。以后我应该在租房合约上注明：谢绝pyrokinesis。

Pyrokinesis是超能力的一种，指可以凭空起火的能力。Pyro是希腊文的“火”，kinesis则是“动”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作家史蒂芬·金，他将小说《燃烧的凝视》的女主角少女设定为pyrokinesis。但这种能力并不仅出现在故事里。例如一九六五年巴西的圣保罗、一九八三年意大利，以及一九八六年乌克兰的顿内茨克，都曾在没有火源的地方发生过火灾，这些火灾都只发生在特定的某个少年或少女所在之处，也有人认为是他们的pyrokinesis能力使他们在无意识之中产生了火。

汤川小姐搬家低调安静。她的东西就只有一个行李箱，也没要搬家具进来的样子，就这样结束了。她和每一间六花庄的住户都打了招呼，实在非常清纯生涩。

她搬进来不久，我在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时，有人叫住了我。

“管理员。”

一回头，汤川小姐站在熟食区。泛红的长发从毛线帽底下垂落。

“你来得正好。这个，要怎么买？”

她指着超市贩卖的可乐饼。看来她不知道这里的卖法。这家超市采用的方式，是将熟食区的可乐饼放进专用的托盘，拿到柜台结账。我这样向她说明，她紧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

“我想做咖喱。架上有好多咖喱块，我不知道该买哪一种。”

“哪一种都可以吧，我想每一种都差不多。”

“是这样吗？”

“你没做过咖喱吗？”

汤川小姐点点头，于是我就顺便帮忙她买东西。她有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还说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上超市买东西。

“平常都有女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她在收银台拿出钱包的时候，我稍微瞧了一眼，里面装了大量的万元钞票。她到底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千金呢？但那样的人为什么要一个人搬到六花庄来住？身为管理员的我其实不该这么说，但她大可住好一点的地方啊。

我们各自提着自己的购物袋，走在回六花庄的路上。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了。我们在路上的话题是关于邻近设施。我告诉她医院、邮局、派出所的地点。她特别想知道消防署的位置，从打电话到消防车赶到六花庄要几分钟啦、水车要从哪里拉水过来啦等，问得很详细。

一回到六花庄，我就看到在我住的一○一号房间前有个人影。原来是住在一○三号那对老夫妇中的先生正在按门铃。

“东先生，怎么了？”

“哎呀，管理员，你回来得正好。”

老先生松一口气。顺道介绍一下，东先生夫妇二人把人生全献给赛马和小钢珠。最近太太瘫痪了，由他照顾。

“问题来了，热水器没热水，好像坏了。”

我叹一口气，心想又来了。东先生说，他想让太太泡个澡，在浴缸里放热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冷水。

我决定看看一○三号的热水器，随后打开门旁边的配电盘试着调整，请东先生进浴室看看有没有热水。但水依然是冷的。汤川小姐并没有回房间，而是站在铁制楼梯旁，很感兴趣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浴室的小窗面向通道，只要打开窗户，就能边修理热水器边和浴室里的东先生说话。

“不行啊，管理员，还是冷的。”

“这就不是外行人解决得了的问题了。我找专业的师傅来吧。”

“给你添麻烦了……”

透过小窗，可以看见东先生身后是放满一整缸水的浴缸。浴缸很小，坐进去无法把脚伸直。我当场拿出手机请人来修理热水器。通完电话，我隔着小窗报告：

“明天就会来修。”

“那，今天就先放弃好了。”

“不好意思……”

东先生打开门走出来。提着购物袋的汤川小姐走过来，从一○三号的小窗朝浴室看了一眼。然后她回头向东先生点头打招呼：

“啊，您好。我是汤川，刚搬到二○一。”

“之前你才来打过招呼嘛。”东先生露出慈祥的笑容，“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怎么会搬到这种破烂公寓呢？是不是躲债什么的？”

“东先生……”

我冲老先生的头部侧面轻轻给了他一记空手道。汤川小姐苦笑着摇头。躲债的人钱包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万元钞票。她离开浴室的小窗走向铁制楼梯。她住二○一号的房间，也就是我的正上方。

“管理员，谢谢你陪我买东西。还有，东先生，浴缸里的水热了。”

汤川小姐留下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上了楼。我和东先生都很纳闷。这时候，我发现小窗冒出水蒸气。往里面一看，水蒸气的来源是浴缸里的冷水。不，那已经不是冷水了。东先生走进浴室伸手试探浴缸。“好烫！”他叫着赶紧把手抽出。明明没有重新加热功能，但冷水不知何时变成热水了。

汤川小姐搬进来约两周后，冬天开始真正发威了。我穿得厚厚的，钻进暖桌，边听收音机播放的气象预报，边写学校要交的报告。风吹得窗户震动，寒气从窗缝里渗进来。有人按门铃，我应声开门，汤川小姐就站在门外。

“管理员，你现在有空吗？”

“怎么了？”

“有点事想请教一下。刚才，我从垃圾场捡了一台电视。”

“捡到电视？”

“我没什么机会碰电视，看到后就很高兴地搬回来了，可是不能看……是不是坏掉了啊……”

“很可能，既然本来是被丢掉的。请问一下，插头有插吧？”

“当然有！”

汤川小姐一脸受伤的样子。

“那，天线呢？”

“咦？”

“天线有接上吗？”

“我听不懂管理员在说什么。”

“那，我去看看好了。”

“麻烦你了！”

于是我就前往汤川小姐所住的二○一号房间。一爬上铁制楼梯就是门。在她的邀请之下我走进来，但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一人份的餐具、锅子、菜刀和砧板放在料理台旁。棉被铺盖之类的大概收在壁柜里，二点二五坪的房间显得好宽敞。

墙边摆着一台小型液晶电视。就一台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电视而言，还非常新。看来电源是接上的，但没有画面。我看了看电视机后侧，果然，没接天线。我先回自己房间，带了不用的缆线。

“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没坏的话，应该可以看。”

我把线接好，打开电源。液晶画面出现影像，是洗洁精的广告。

“电视！”汤川小姐开心地说。

“你是昭和年代来的吗？”我边心想着边转了台。她连遥控器也一起捡回来，所以操作上也没有问题。汤川小姐端正跪坐着，一本正经地看

我操控遥控器。

“你家里没有电视吗？”

“有呀。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电视。”

汤川小姐泡了杯速溶咖啡，说是要谢谢我。她问我要不要加糖和奶精，我告诉她黑咖啡就好。一喝，热腾腾的咖啡差点把我烫伤。话说回来，还真奇怪，这房间里既没有茶壶，也没有电热水壶，唯一的锅子也像没动用过的样子，泡咖啡的热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热水器的水龙头会供应热水，也许倒进马克杯里的热水是从那里来的。可是热水器一开动应该就会有声音，而且也要一段时间水才会变热。算了，反正不重要。我们喝着咖啡闲聊。

“这个房间好暖和啊，明明又没有暖气。”

“是啊。可能因为二楼比较暖和吧。”

“你还在房里放了灭火器啊。是你买的吗？”

“是的。因为火灾很可怕。”

空荡荡的二点二五坪房间里，红色的灭火器格外醒目。设置灭火器并非义务。电视画面正播放新闻节目，从俄罗斯漂流到日本的渔船上发现了大量的枪械。我所居住的城镇位于日本北部，和俄罗斯这个国家相对较近。俄罗斯黑手党联合日本黑道利用港口走私枪械不是新鲜事。

正看着新闻时，外面传来女性的尖叫，还有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探头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见二○三号的门是打开的。住户光着脚站在通道上。秋山家是母女俩一起住，而在场的是母亲美代子小姐。

“怎么了吗？”

“啊啊，管理员。”

她哭丧着脸看我，然后偏着头感到不解，

“你怎么会在那间？你和新搬来的女生在一起了？”

“才不是。倒是秋山小姐，你怎么了？”

“出来了。”她指着室内说。

“什么？难不成，是G吗？”

她一脸紧张地点头。所谓的G，是一种长有触须的可怕黑色生命体。连说出它的名字都很可怕，所以用罗马拼音的头一个字母作为代号。汤川小姐从我身后同样向通道探出头来。

“G是什么？”她向秋山小姐点了一下头问道。

“汤川小姐请待在房间里。”

我趿着鞋从铁制的二楼通道走到二○三号往里看。料理台周边没有G的身影，看来是躲起来了。“……管理员，你会帮我处理吗？”秋山小姐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含泪说。

“包在我身上！”

这样说虽然不太好，但她长得十分漂亮。

“请问，管理员，G是什么？”

汤川小姐优哉地说着，边来到二○三号前，从我身后往屋里看。换秋山小姐往后退。

“有杀虫剂吗？”

我问逃到铁制楼梯旁的秋山小姐。她摇头。

“我需要武器。可以用这里的杂志吗？”

门内放着一叠捆好的旧杂志。我得到“请用”的许可，便抽出一本较大的女性杂志卷起来，做一个深呼吸，决心勇闯敌营。我踏进二○三号，在小小的硬泥地上脱了鞋，走进房间。二点二五坪的中心地带有一张小矮桌，上面放着剥了一半的橘子。小女孩的衣服叠好放在一边，应该是她女儿秋山香澄的吧。

“这个房间里会出现什么？”

汤川小姐在硬泥地上好奇地问，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

“啊，G就是那个，人类的敌人。”

“好宏大的格局。人类的敌人为什么跑到六花庄来？”

“听说以前这个地方是没有的，为它们熬不过冬天。可是，因为现

代化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冬天也很温暖，所以终于连我们六花庄也……”

我拿好卷起来的杂志，视线四处扫射，寻找那家伙的身影，却找不到。汤川小姐似乎还不明白G是什么。没办法，我只好说出那个生命体的名称。

“就是蟑螂。”

“呃……蟑……”

看来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汤川小姐也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体。只见她因震惊而结巴，她一定也很怕G吧，看脸色就知道了。就在这时候，我终于发现了蠢动的黑色色块。

那家伙就贴在墙上，就是站在硬泥地的汤川小姐身边的那道墙，频频挥舞着它的触须移动着。油油亮亮的可怕黑色生命体。看到我倒抽一口气的样子，汤川小姐也回头朝那东西看。她的脸距离G只有三十厘米左右。从她的角度看过去，一定就像G在鼻子前面吧。

下一瞬间，我的眼前出现了异样的情景。一开始汤川小姐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紧接着，轰的一声，G的黑色翅膀交叠处冒出火光和烟。红色的火苗从爬在墙上的体内烧起来，化为一团火球，瞬间将翅膀和触须烧成灰，几根脚往下掉，但G还没掉到榻榻米上就结束了，因燃烧反应而化为几许烟尘。火并没烧到任何地方，因为在G延烧前就化成灰了。我张口结舌，呆站在那里。因对G的恐惧而坐倒的汤川小姐赫然惊觉般抬头看向我。

“还好吗？找到了吗？”

外面传来秋山小姐想了解情况的声音。

2

在日本这个国家的领土上，我居住的地区位于北方。

“这里根本没地方可以玩。”

来自都会的年轻人这么说。从大学到保龄球场、KTV所在的闹区，开车需要半个钟头以上。在这片无论到哪里都需要车的土地上，拥有私家车的大学生是热门人物，上完课都会载大家出去玩。我也很想要车，但六花庄没有停车场，我也没钱买车。大学位于搭公交车就能到的范围内已是万幸。

离开大学搭上公交车，从车窗看得见荒凉的郊外景致。雪正落在枯草覆盖的荒地上。一下车，正好是一家个人经营的居酒屋，门前挂着红色的灯笼。掀开门帘走出来的老先生叫住我。

“呀，这不是管理员吗。”

是住在二○二号的柳濑先生，他喝醉了酒，踩着歪歪斜斜的步伐朝我走来，但走到一半就踉跄坐倒。

“管理员，救救我。”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但从来没看过他清醒的样子。我扶他起来，带他回六花庄。柳濑先生搭着我的肩边走边说：

“每年啊，一到冬天啊，我都会想，这个冬天呢，我可能会死。一个不小心啊，在路边睡着，就冻死了。”

可能因为牙齿几乎掉光，柳濑先生的声音含糊不清。我们到六花庄，爬上铁制楼梯。到了二○二号，柳濑先生便以不稳的手开了门。

“到我房里喝一杯再走吧？怎么样，来吧？我根本还没喝够。”柳濑先生顶着一张泛红的脸，打了一个嗝。我傻眼。

“还喝不够吗？够了吧？”

但柳濑先生抓住我的手拉进屋里。我想，他一个人太寂寞。据说柳濑先生年轻时滴酒不沾，但自从一场车祸带走他的妻儿，他就整日与酒为伍。

在二○二号陪他喝酒并不是第一次。二点二五坪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空酒瓶。

“来，坐。不好意思房间很小啊。”

“房间很小是我该抱歉。”

设法腾出地方，我与柳濑先生相对而坐。我在他频频劝酒下喝了纸盒包装的日本酒，不久，就有种陶然微醺之感。柳濑先生用他破破烂烂的小烤箱为我做铝箔纸闷烤杏鲍菇。他虽然外表寒酸褴褛，内在却极有涵养。大学期间应该看的书和电影，都是他告诉我的。与醉得舌头不太灵光的柳濑先生闲谈中，我们谈到了酒。

“我弄到Spirytus了。”

“Spirytus？那是什么？”

“世界上酒精浓度最高的酒啊。”

只见他笑眯眯地拿出贴着外文标签的酒瓶，里面装着透明液体，那就是他口中的酒了。我接过来看了上面标注的酒精浓度，吓一跳。

“九十六度？这能喝吗？”

“这是波兰的伏特加，听说家家都有，拿来当消毒水。舔一下啊，那味道简直要把喉咙灼伤。你要不要喝喝看？”

我摇摇头把酒瓶还给他。柳濑先生打开瓶盖，倒了一点点在杯子里。

“听说这也能驱除害虫呢，淋在蟑螂上，蟑螂就会死。”

我忽然想起汤川小姐。

“柳濑先生，我想问一件比较奇怪的事，在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突然起火，这种事有可能的吗？”

我回想起漆黑油亮的生命体自体内冒出火苗，瞬间化成灰的样子。

“你担心有人纵火？”柳濑先生舔了舔Spirytus。

“我是在说超自然现象。生物的身体会突然起火燃烧吗？”

“这种现象啊，以前就传出过很多次。”

“咦，是吗？”

“所谓的人体自燃现象。”

“人体自燃现象？”

“偶尔会发现这类被烧死的尸体。人在房间里啊，被烧得焦黑死掉，可是房间里没有火源，而且只有尸体四周被烧掉。就状况而言，只有人体自然起火这个可能。这类事件实际上存在。”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公寓里，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死者玛丽·里瑟的儿子理查德·里瑟去母亲的公寓探望她，却发现她仅剩下一双穿着拖鞋的脚，其他部位都已经烧得焦黑。

一九八八年一月八日，英国南部的南安普敦，死者艾弗雷德·艾希顿剩下整个下半身被烧死了。周身没任何火源，室内温度很高。

这些案例都是柳濑先生告诉我的。因为醉意，我逐渐失去平衡感。房间的墙壁像在缓缓起伏。

“说到烧死的尸体，上次啊，我听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柳濑先生又告诉我一件他在酒馆里听到的事。他一个当记者的酒友偷偷告诉他的。据说，去年发现了诡异的焚尸。

“听说很多腿部残肢是散落在港口的仓库里的，好几双哦。只留膝盖以下的部分，脚上都还穿着皮鞋，膝盖以上不知道跑到哪里了，仓库的地板有黑黑的印子，是烧完炭化之后黏在地板上的。很诡异吧，膝盖以下的部分明明就完整保留，膝盖以上却烧得连原形都没有了。”

管理仓库的公司据说与黑道有关，推测死者是那一路人。

“据说也没泼汽油的痕迹哦。如果泼了，就能闻得出来。”

“可是，这件事，新闻没有报道吧？”

“管理员啊，并不是什么事新闻都会报哦？”

“是喔。”

我不清楚这当中多少是事实。就当作喝醉酒的玩笑话，相信一半好了。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想到焚尸和汤川小姐会有什么关联。

“这叫作pyrokinesis。”

据说这是能在毫无火源的地方凭空产生火的异能人士。

就在二○三号发生G骚动后。回到汤川小姐的房间后，她这样告诉我。刚接好天线的电视机沉默无声。她帮我泡的咖啡也冷了。

“也就是说，那个，汤川小姐有超能力？”我向她问道。

“也可以这么说。我外婆是俄罗斯人，在美苏冷战时期，好像参加了奇怪的实验，应该是超能力的实验。据说苏联当时对这种研究非常认真，外婆被用来作为药物的人体实验。”

虽不知当时的实验结果，但她认为后续影响多半出现在身为外孙女的自己身上。汤川小姐边说，边将视线朝向我双手握着的马克杯。马克杯逐渐变热，冷掉的咖啡开始冒出热气。我喝一口，热得像刚泡好。

“让东先生的洗澡水变热水的，也是汤川小姐？”

她的能力，与其说是操纵火焰，不如说是让热能发生在她想发生之处。她使热能产生，让热能所在之处的可燃物与氧气发生燃烧反应，形成火焰。

而且她可以尽情运用这份能力，无须承担风险。无论加热多少热水都不会累。产生热能，对她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只要她在，不必担心燃料也不怕破坏环境，可以让发电厂的涡轮转个不停。

“比较需要担心的是无意识的起火。”

“无意识的起火？”

“有时候睡迷糊了不小心就会这样，还有就是打喷嚏、打嗝……”她望着榻榻米上小小的焦痕。

“空气干燥的时候就会起静电不是吗，像上车的时候。和那个感觉很像，打个喷嚏，就啪嗞一下跑出来。”

榻榻米上蚂蚁大的焦痕不止一个。她住进来后，榻榻米表面就多出好几个。这个维修的钱得从押金里扣了。不，这不是重点。

“要是发生火灾怎么办！”

“打喷嚏或打嗝引发的热能非常微弱，不会引燃可燃物，一眨眼就

会消失，造成火灾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大概怕我要她退租吧，汤川小姐积极强调自己能力的安全性。但她这么说还是无法完全消除我的不安。要是六花庄发生火灾，恐怕会有住户不幸丧生。她的能力对六花庄这栋木造公寓实在是莫大威胁。我有意要她立刻搬走，可是我并不讨厌汤川小姐这个人。该不该要她退租？日子就在我迟疑之中流逝。

“管理员，你是不是对汤川小姐有意思啊？”

某天，一○二号的立花太太来房间找我的时候说。

“因为，每次她一经过，你都一定会回头一直看她啊。不用害羞啦！”

我虽然否认，但盯着汤川小姐看是事实。我观察她，并判断她的能力是否会危害六花庄。

仔细看着她，便会发现她频繁地使用自己的能力。例如路上有烟蒂时，她光瞄上一眼就让烟蒂化成灰随风而逝。

大清早，有人因为车门结冰打不开，无论多用力拉驾驶座的门都纹丝不动。汤川小姐走过去，手心摸摸车门与车身的交会处。车主会被突然跑来的汤川小姐吓一跳。等她点个头打过招呼离去，再拉驾驶座的门，简简单单就打开了。

有些民宅屋檐会结冰锥。房子就在小学生通勤路上，每当小朋友从冰锥底下经过都令人心惊胆战，生怕掉下来刺到小朋友。汤川小姐经过那条路会边走边注意屋檐。然后冰锥就会发出咻的声音，滴着水，冒着热气，急速变短消失。

实际上我也受惠于她的能力。那个时期，大片大片的雪花不断自空中落下，转眼间马路、树枝和停在路边的车子都被雪覆盖，城镇一片雪白。家家户户的屋顶宛如床垫般，积一层厚厚的雪，六花庄也不例外。我必须趁房子没被雪的重量压垮之前除雪。我得拿梯子爬到屋顶，把积在屋顶上的雪铲到地面。

就在我抽出折叠式的梯子，准备爬上屋顶时，汤川小姐从铁制楼梯探出头。她穿着朱红色的棉袄，有着俄罗斯血统的美丽脸蛋，与棉袄的组合实在有点怪。她吐着白气往巷子看。

“到处都是一片雪白呢！像这时候，我一定会玩一个游戏。”

她朝着六花庄前的路面伸出食指。积雪的雪白路面，随着她手指滑动而冒出热气，雪面上被划出一条线。雪配合着她的动作蒸发了，最后完成一个巨大的星星图案。

“对了，管理员，你在做什么？”

“我要除雪。”

“我来帮忙吧？”

我和汤川小姐用架在六花庄外墙上的梯子爬上屋顶。她手心向下，抚摸般移动，就起了一阵暖风。积雪的表层像被刮掉，化成热气消失。

为了不让六花庄的屋顶烧起来，她融雪时小心翼翼。那让我想到考古人士怕挖掘的时候损坏恐龙化石，拿着软刷轻轻将土壤刷开的手势。不久，屋顶残雪就全都消失。我一道谢，汤川小姐便惶恐地摇头。

“该道谢的是我。没想到我的能力能有这种用处。”

她对热能的控制精准无比，火力大小随心所欲。她嫌浪费，煮饭也不用瓦斯炉。只要眼睛盯着，用意念便可为平底锅加热来炒菜。而她最不擅长的就是炖煮料理，为了长时间维持热度，必须一直盯着锅子，要是不小心睡着，里面的蔬菜就会半生不熟，硬邦邦的。

她也和六花庄的其他住户互相交流。有一次经过附近公园，住二○三号的秋山母女正和汤川小姐打雪仗。长得很漂亮的秋山美代子小姐看到我，要我参加，美人开口，当然奋勇应战。我与美代子小姐一队，汤川小姐和小学生秋山香澄是另一队。我们开始互丢雪球，笑声与尖叫此起彼落。但打到一半，我丢出去的雪球不知为何都打不到对方。仔细一看，只有我丢出去的雪球会在半空中化成水气消失。

“汤川小姐！你作弊！”

我一抗议，汤川小姐像恶作剧被抓包似的笑了。但秋山母女莫名其妙。原来除了我，她并没把pyrokinesis的事告诉任何人。

汤川小姐似乎没有工作，好像靠存款过日。但她大概厌倦了这样的日子，开始找工作，没过几天她就找到很适合她的工作了。她选的工作地点是附近澡堂。由一对老夫妇经营，已经开很久了，但最近热水炉状况不佳，有时水不热。但自从汤川小姐工作后，大浴池的温度都稳定地维持高温，这恐怕不是锅炉技师的功劳。不知不觉间，她便成为邻近固定上澡堂的叔叔伯伯的小小偶像。

“你觉不觉得从她搬进来，六花庄好像很神奇地变暖了？”

我被柳濑先生带进他的二○二号房喝酒，他这么说。

“我觉得往年的冬天好像更冷啊。”

多半是汤川小姐控制热能替房间增温。而柳濑先生就住在她隔壁，也许间接分享她在热能方面的好处。

“汤川小姐搬来真是太好了啊，管理员。”

我以复杂的心情点头。是不是应该请她退租？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淡。那个时候，她已经帮忙我除雪好多次了。她让我免除重度劳动，可以有更多时间用在大学课业。我必须感谢汤川小姐。

尽管这么想，我心底还是有一抹甩不开的不安。会不会哪一天她无意识地啪嚓一下，就让六花庄陷入大灾难？然而，事情远远超乎想象。

结果并没有发生火灾。但不管有没有发生，终究还是不该让她住进六花庄，这是伦理问题。她虽然开始在澡堂上班，但没人知道她之前从事什么工作。要是知道，大家还会接受她吗？告诉我汤川小姐以前做什么的，是一名没有左臂的青年。

我没有所谓的老家。我那不务正业的父母一直行踪不明，我又被赶出从小住的房子。因为没家要回，所以我都在六花庄过年。从超市买来橘子，我窝在暖桌里看红白歌会[2]。

元旦那天，秋山母女、汤川小姐和我四人一起吃火锅。地点是二○

三室。我们把砂锅放在卡式瓦斯炉上，咕嘟咕嘟滚着白菜和豆腐。但就在最后要放白饭进去煮粥前，瓦斯没了，火熄了。我们没备用的瓦斯罐，眼看火锅就要提前结束。

“啊，没问题的。锅子的余热应该可以维持一阵子。”汤川小姐说。

熄火后，不知为何锅子里的汤仍是滚的。一直到放白饭进去煮好粥，砂锅都维持着这样的热度。秋山母女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锅子不会变冷。

“不愧是砂锅，保温效果就是不一样。”我如此说道。

“就是啊，管理员。”汤川小姐也在一旁附和。

过完年，世界又恢复正常运作。我忙着大学课业。班上同学在寒假期间都去滑雪或玩滑雪板，或者和男女朋友去温泉旅行。开学后的课堂上，这些话题非常热烈。我并没什么特别受大家注目的故事插曲，专门负责聆听。

回家路上，我顺便到大马路上的一家便利商店。出店门时，一条狗被拴在店门前，一个青年正在看它。青年满脸堆笑地看着狗，但他似乎不是饲主。他伸出右手想摸狗的头，却被狗呜呜低鸣，怯怯躲开。青年穿着黑色大衣，但左臂并没有穿进袖子里，只是披在肩上，袖子扁扁垂下。原来青年没有左臂。

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与他视线相对。

“啊，你、你是六、六花庄的人吧？”青年对我说。

他讲话会口吃，年龄应该二十多岁，和我差不多，或比我再大一点。个子很高，瘦得很病态。比较特别的是眨眼次数多得异常，有时会用力眨眼。这是妥瑞氏症的症状之一。妥瑞氏症绝大多数都在儿童时期发病、痊愈，但有些人在成年后依旧持续症状。

“你住在，那、那、那里吧？”

“是的，我是管理员。”

“你、你现在，要回去吗？搭、搭公交车？”

我点点头，朝公车站的方向看。正好看到公交车驶离的背影，看样子刚离站。

“我想请、请教你，有关六花庄的事。请问，你、你方便吗？”

“可以啊。可以在公车站牌边排队边说吗？”

青年松一口气般点点头，拼命地眨着眼睛，然后整张脸都皱起来般用力闭上眼。一靠近，就觉得他身上发出一股很像消毒水的味道。大衣磨损变形，长裤裤角和鞋子沾满泥。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公交车刚走，车站没人。我们沿着马路并肩排队，他大衣的左袖就在我右手边摇晃。

“我姓、沟吕木。想、想请问一位汤、汤川小姐的事。”

“你认识汤川小姐？”

我朝沟吕木青年看，他晃动着身体，给人一种静不下来的印象。

“我、我在调、调查她……”

“调查？”

“汤、汤川小姐身边，有、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像、像是一些奇、奇怪的现象？”

他不肯注视我的眼睛。视线在大马路上来去车辆、建筑、电线间转来转去。他问的我心中有数。但pyrokinesis这种事可以擅自告诉别人吗？会不会造成她的困扰呢？我摇头。

“没有啊，没什么。”

“好、好比说，起、起火现象这些，你、你有没有看过？”

“那是什么？”

“你、知、知道。我、闻、闻得出来。”青年摇晃着身体抽动鼻子。

“请、请告、告诉我。我、我会奉送谢、谢礼。”

“谢礼吗……”

“只、只要你愿意透、透露，钱、钱……”

青年一边说明，右手不断快速动着。也许他在口吃而无法顺利表达

的时候会用动作说明，手才会无意识地动起来吧。

我越来越不懂了。这名青年似乎深信汤川小姐就是pyrokinesis，然后不惜出钱也要打听她的相关情报。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如直接问汤川小姐吧？”

“谢礼”二字虽然诱人，但最好还是别未经她的许可就乱说。

“我绝不、不、不轻易接、接近她。”

“为什么？”

“那个，去年、出了点、问题……”

沟吕木青年不愿明说，声音变小。不知何时，公车站出现人龙，已经十几个人在排队了。

这时候，有人钻进我与公车站牌之间。他是一个穿着浅咖啡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在看公交车时刻表，但他一直待着不动，以一脸他本来就在那里的神情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看样子我被插队了。

排队的其他人也发现中年男子违规。人人都对他投以反感视线，但没有任何人劝导。甚至有一股认为容许他插队的我应该率先发难的气氛。无奈之下，我准备劝导插进我和公车站牌之间的中年男性。但在那之前，沟吕木青年便说：

“先生，可、可不可以请你不、不要插队？”

虽然有点口吃，但对方应该听得很清楚。但中年男子装作没听到，拿出手机开始滑动。

“大、大家都照、照规矩排、排队等公交车。”

青年猛眨眼，摇晃身体，急促地动着右手说明。中年男子继续装作没听到。一定是想抢先上车找位子坐。

“这样，太、太不公平了吧……”

沟吕木青年这句话终于让中年男子有了反应，他边滑手机边啧了一声。排队的其他人都默默注意事情发展，感觉所有人都支持沟吕木青

年。

但中年男子还没退开公交车就来了。大型车身减速靠近公车站牌，排出白色废气，晃动着车身停下。噗咻一声，车门开了，座位大约半满。插队的中年男子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准备上车。但他的鞋子还没有踏上公交车的地板，沟吕木青年就伸出右手。

妥瑞氏症独特的眨眼动作停止了。他抓住那人浅咖啡色的西装衣领一拉，对方正踉跄时膝盖就顶了上去。

“谁说你可以上车了？”

神奇的是，他竟然不口吃了。中年男子弓着身体呻吟，沟吕木青年的右肘又往他脸上打了一拳。暴力行为来得太过唐突，在场所有人动也不敢动。青年的身体不再摇晃，以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抓住中年男子的头，朝着公交车门边缘撞了好几下。

“去当地垫！”沟吕木青年咒骂道。

中年男子四肢着地趴在公交车门口旁的地面上，淌着鼻血，嘴里也流出浓稠的血，里头还掺杂着颗粒状的东西，是被打断的牙齿。沟吕木青年一脚踩在他背上，像擦掉鞋底的脏东西般前后左右地拧着。中年男子再也撑不住般腹部着地。青年回头朝我呼一口气，并朝公交车伸出右手。他表情柔和了，口吃也回来了。

“来，来，请、请上车，六花庄的管理员。我、我也可以一起上车吗？还、还有一点事情，想、想请教。”

此时我已经非常惧怕这个人，只能答应。跨过平趴在地的中年男子上公交车，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都不敢安心坐着，表情僵硬地望着青年。最后一排有空位，我便在那里坐下。沟吕木青年紧邻着我而坐。他的手和大衣沾上中年男子喷出来的血，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刚才那个中年男子好像还有意识，被队伍后方的好心人扶起。结果他没有上车，蹒跚着不知道往哪里走掉了。

车门关闭，公交车启动。车上安静得像葬礼，气氛紧张。

“对了，关、关于汤川小姐啊。”沟吕木青年小声对我说。

我好想逃。这男的才刚施展暴力却随口用“对了”改变话题，他的精神状态太可怕。

“你、你知道汤、汤川小姐的、的能力吧？”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关于G体内起火瞬间化成灰以及汤川小姐利用超能力川帮我除雪等，一般人应该会认为这种事荒诞无稽。但他却丝毫没有怀疑，甚至一副终于听到他想听到的事的表情。

“她、她让雪球消、消失了吗？那、那时候，她和雪球的距离大、大概多远？雪球的速、速度呢？”

青年很想知道汤川小姐使用能力的那一瞬间，她的位置与热能发生的地点相关距离。偶尔眼睛用力一闭，停顿一下，好像在沉思。

“她、她有没有隔、隔着遮蔽物产、产生过热能？”

“遮蔽物？”

“像、像是隔着墙……或是，不、不看那个方向，就产生热能？”

我摇头。她都是看着热能发生的地方，将东先生浴缸里的水加热，我记得她使从通道小窗户朝浴室看。

“谢、谢谢你。多亏你帮忙，让、让我了解很多。”

沟吕木青年满意地点点头，一把从口袋里抓出几张皱巴巴的万元钞票，要塞给我。我摇摇头没收。

雪花点点飘落在荒凉的风景中。公交车在十字路口转弯，因为离心力，沟吕木青年的身体向我这边倒。我的右肘越过他的左臂应该在的位置，稍微碰到他侧腹。

青年摸摸左肩。肩膀四周袖子是鼓起来的，感觉剩半截上臂，没有手肘以下的部分。

“我、我这只手，是、是被汤川小姐毁掉的。那个，幸、幸好只丢了一只手臂。要、要是逃得再慢一点，我、我就没命了。”沟吕木青年说。

3

天全黑。我向司机出示定期车票下了公交车。外面的冷空气顿时让我全身的汗都凉了。

沟吕木青年隔着车窗向我点头。公交车载着他发动了，排出白色的废气，逐渐远去。这里路灯很少，没有车辆经过，路上一片黑暗。公交车的尾灯消失在深处，那勾起我梦魇般的想象，仿佛车子载着恶魔回到黑暗世界。

经过个人经营的居酒屋的红灯笼前时，酒精和焦油的味道扑鼻而来。冷清的路上有一只瘦巴巴的野狗蜷伏着，不，可能已经快死了。我边走边反刍沟吕木青年的话。他的话一点都不像现实，但所谓的pyrokinesis本来就脱离现实，随便就施展暴力的沟吕木青年也夺走了我正常的世界观。每朝黑暗踏出一步，我就有误闯血腥世界的错觉。

萧条的公园亮着路灯，我在长椅上坐下，思绪万千。秋千上、溜滑梯上、攀爬架上都积一层薄雪。我正冷得发抖时，有人叫我。

“管理员，你怎么了？怎么待在这里？”

围着围巾的汤川小姐提着超市的购物袋站在公园入口。我还想不出怎么回答，她便走近长椅。她长长的头发从毛线帽底下垂落。

“会感冒哦。”

“那个，我……”

汤川小姐眉头微蹙，似乎感觉到我不太对劲。路灯灯光下，她的肌肤显得更白皙。

“汤川小姐，我有点事想问你。”

她的视线往脚边转一下。过一会儿，我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好像含着糖果，嘴里发出东西滚动的声音。我们闲聊着，聊了她在澡堂的工作状况，聊了六花庄的住户，聊着聊着就不那么冷了，公园里薄薄的积

雪也消失了。我弯下身去摸地面，有点暖暖的。

“对了，汤川小姐。”

“嗯，什么事？”

“我遇见了一个认识你的人，他没有左臂。”

“没有左臂？”

汤川小姐没有头绪。

“你没有印象吗？”

“有没有其他的特征？”

“他说他姓沟吕木。”

“唔……”

“他有口吃，眨眼睛的次数很多……”

我听到糖果被咬碎的声音。汤川小姐看着我，似乎有什么线索触发了她的记忆了。

“你认识这个人吧？”

她缓缓地、静静地闭上眼睛，然后叹气般喃喃说：

“……好短暂啊。”

“什么好短暂？”

“是吗，原来那个人姓沟吕木啊。我还以为已经与我无关了。”汤川小姐绷紧脸颊，感觉得出她对沟吕木青年的怒气。

“管理员，你是在哪里遇到他的？”

大概是体温上升觉得热了，她摘下围巾塞进购物袋。我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他是什么人？”

“一个很危险的人。绑架我父亲，把他关在仓库里的那一群人的余党。”汤川小姐告诉我。

她口中的父亲似乎与她没有血缘关系，就是合约上填在保证人那栏的人。

“首先，让我说明一下我的身世。我还是小婴儿时就被送进育幼院，我连亲生父亲的姓名都不知道。我母亲是日俄混血儿，把我送进育幼院后就没有消息了。”

育幼院收留她，也收到一封来自她母亲的信。信上写着关于pyrokinesis的事，以及外婆曾参与苏联的人体实验等事。

“据说婴儿时期，我一哭旁边就会火花四溅。育幼院苦于不知如何应付时，我父亲收养了我。”

他也是在育幼院长大的，收养汤川小姐后便把她当亲生女儿养育。汤川小姐无忧无虑地长大，后来便协助他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我父亲从事黑社会相关的工作。”

“就是人称流氓、黑道之类的？”

她点点头。我对黑道的势力版图一无所知，据汤川小姐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有两大势力：一边是她在的那方，靠着与俄罗斯黑手党从事非法贸易而茁壮；另一边则是以提炼并贩卖毒品作为财源的势力，沟吕木青年便是这边的人。双方摩擦不断，终于在去年，她敬为父亲的男子遭绑架监禁。

“我气昏了头，闯进仓库，一下就把带走我父亲的那些人烧死大半。”

我想起不久前二○二号的柳濑先生告诉我的事。港边仓库发现好几个人的脚，但膝盖以上却化成灰。她说的就是那件事吗？

“我父亲旁边的人全都死了。只有另一个人在仓库后面狙击我。”

“狙击？”

“他手里有来复枪。我立刻反击，但看来被他逃了。”

那多半就是沟吕木青年了。他虽然失去左臂，但仍从她手下逃过一命。

“关于他的事情是我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他是口吃很严重、常眨

眼的年轻人，双亲都有毒瘾，因为欠钱把这个孩子卖掉。我父亲是听他们同伴之间的谈话知道的。”

我偷看汤川小姐的侧脸。我原以为她不食人间烟火，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那个世界的人。

“我对杀人没有丝毫犹豫，因为我习惯了。”她以有点愉快的表情说道。

我说不出话。我明明有话非说不可。

“我还以为我已经脱离那个工作了。我拜托父亲，请他帮我准备新的名字和身份证，想要从此过普通的人生。可是，很遗憾，看样子已经结束了。”

看来汤川四季并不是她的本名。从长椅上站起来的她，冰冷的眼神令我生畏。在六花庄陪老人长谈、一起打雪仗时满面笑容的她消失了。

“汤川小姐，那个……”

“我知道。我会离开六花庄的。”

听她这么说，我头一个感觉是松一口气。“必须请她退租。”我心里暗想。不能让她继续在六花庄住下去，她是黑道分子，过去也杀过好几个人。依照法律，她显然是罪犯。就算我报警也不会有人责怪我吧。可是，我一回过神，却一直在道歉。

“对不起，很抱歉。”

她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但在路灯光芒中飘落的雪粒落地时便消失无踪。汤川小姐提起超市的购物袋。

“没关系啦，管理员。我早就知道自己迟早会被赶出去的。我想明天就搬出去。我得先去借车。”

“你有地方去吗？”

“有。”

“令尊那里吗？”

“不，我在某个湖的湖边有小木屋。是个像别墅的地方，可以暂时

在那里藏身。啊，对了。管理员，我也有话要告诉你。我一直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你说的。”

我们一起从公园走回六花庄，她在路上把那件事告诉了我。

第二天早上，汤川小姐前往她工作的澡堂，向经营澡堂的老夫妇辞职。

“因为家里的关系，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据说她这一解释，老夫妇显得非常遗憾。她也向老夫妇借了一辆老汽车。她保证搬完家一定会归还，然后将车子从澡堂开回六花庄。

她有驾照，上面的名字也是汤川四季。照她在公园告诉我的，这是假名，但驾照怎么看都像真的。应该是她敬为父亲的人物请高明的人伪造的，好让她能过一般人的生活。

汤川小姐突然要退租，六花庄其他的住户都很惊讶和难过。她一户户按铃告别，一直到中午后才要出发。把车停好，行李箱和纸箱都搬进去之后，住户们都来到外面。手上分别拿着饯别的礼物。

“姐姐，这个送你。”

二○三号的秋山香澄把自己折的鸽子折纸送给她，一○二号的立花太太送一包煎饼，一○三号的东先生给她一条玩赌博游戏换来的烟。

“我不知道你抽不抽，但我能送的只有这个了。”

“谢谢您，我好高兴。”

在六花庄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汤川小姐忍泪收下这些礼物。对于一直活在血腥世界的她而言，在六花庄一个人住的日子算什么呢？

“这个，虽然开过了，不过是很难得的一款酒……”

二○二号的柳濑先生今天也是一早就喝醉了，给了她一瓶贴着外文标签的酒。汤川小姐将这些饯别的礼物放进后座，坐上驾驶座。

“我帮忙搬家。”

我向众住户这样解释，坐上前座，系上安全带。我考虑整晚，清早

敲二○一号的门，拜托汤川小姐带我一起去。我对她即将要去的露营营地十分好奇。因为昨晚听到了我非去不可的理由。刚睡醒的她揉着眼睛答应了。

到出发时刻，汤川小姐发动车子，六花庄老旧的外观与住户们的脸在后方逐渐远去。她看后视镜一眼，便再度面向前方。

虽然没下雪，天空却覆盖着厚厚的云层。车外刮着凛冽的寒风，车内的暖气开到最大，我们钻出窄巷来到宽阔的直线道路，汤川小姐的车开得很稳，连零星的建筑物都看不到了，道路两旁净是天地自然。荒烟蔓草的景色，让人心也为之荒凉。

我们要去的营地从六花庄开车需时两小时。那里冬天不营业，但汤川小姐能够自由使用营地内的小木屋，因为那个营地就是她养父开的。一个黑道中人怎么会开设露营营地呢？这是有原因的。

“我以前就是在那里工作，其中一个小木屋就是我的待机地点。”昨天，我们并肩走回六花庄的路上，她这样告诉我。

“我父亲的部下会开车运尸袋来，我就在营地深处的森林里进行火化。很多人都消失在那座森林里，我父亲部下会把一点点剩下的灰埋在地下，再给他们上香。大家一起双手合十，工作就结束了。”

看来，那座营地并不单单是为休闲娱乐而开设。应该是认为与其葬在陌生人的土地，不如葬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较放心。她说运来的死者都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的，她从来不问尸者的身份，奉命直接火葬，也几乎没有打开尸袋看过里面人的长相。

“我只打开过一次，因为出了问题。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那天，父亲部下的两个年轻人，把尸袋装在车子的后车厢送到营地。尸袋有两个，车子虽然能开到小木屋附近的停车场，但接下来要到森林深处就必须靠人力搬运。”

这两个男生合力将尸袋一个个搬进去，一副很怕、很恶心的样子。

他们已经运了一个到平常的火葬场，然后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地抬着另一个尸袋走在森林里。这时候，尸袋里突然传出呻吟声。

“我们吓坏了……那两个男生松了手，尸袋就掉到地上。”

平常都会有年长的黑道分子陪同，但那天刚好只有他们三个年轻人。两个男生吓得脸色发青，呆站在那里。掉在地上的尸袋没有动静，但汤川小姐把耳朵凑近，听到里面传出微弱的声音。还有咻、咻的呼吸声。她鼓起勇气打开袋子。装在里面的，是一个被打到脸都变形的女子。

“应该是和组织发生纠纷的人。那个伤看起来是制裁的伤。我想她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看她不再动弹，认定她已经死了，才把她装进尸袋里。根据她身上的伤势，我想就算送到医院，恐怕也救不回来。”

一回神那两个男生不见了，跑掉了。被留下来的汤川小姐就在森林里等那个人死去。

“我站在那里，就一直注视着躺在脚边尸袋里的那名女子。那是冷到骨子里的一天。她的呼气变得很微弱，就在我觉得她差不多要断气的一瞬间，我才明白她是在反复说什么。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去听。”

她喃喃地重复着一个名字。

名字后，还有“对不起”这句话。

汤川小姐复述了那个名字，女子终于断气了。

“我把她拖到平常办事的地方烧掉。另一个尸袋我没有看，但已经死透了。这两具尸体好像是一对夫妇，他们如何走上这条末路，我也调查清楚了。”

我已经猜到了。据汤川小姐说，这对夫妇不是好东西。但不巧以恶质的诈骗手法骗了黑道人士，惹上麻烦，最后被处决。而这对夫妇有一个孩子，女子临终前说的名字就是那个孩子的名字。

“我决定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想起了那个孩子。一查之下，知道他在一个叫作六花庄的木造老公寓当管理员。我还跑到大学里远远看过

那个孩子。”

说实话，我对她为何要告诉我这些心生愤怒。但汤川小姐以担忧的眼神看着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对于应不应该告诉我也是踌躇再三。她会搬进那幢破公寓便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而找机会告诉我她为我母亲送终，则是她心中暗藏的目的吧。

回到六花庄一个人静下来，我总算把事情想清楚了。我很庆幸能够知道抛弃了我，不知所踪的父母最后的下场。他们化成灰了。有种不明确的东西终于有了轮廓的感觉。对于他们不幸的结局，我心中同情与悲伤交织。我把脚伸进暖桌，仰望着一○一号的天花板，真切地感受到与那对一文不值的父母永别。然后，我想到他们的埋骨之地上炷香。

汽车的引擎开始发出一阵怪声。我很怕车子会半路抛锚，但总算撑完了两个钟头。我们要去的营地招牌就竖立在大自然里。眼前便是一大片灰暗的湖，映照着冬日阴沉的天空。

营地位于湖畔。由于冬季不营业，入口以铁链阻止人车进入。汤川小姐下车解开铁链，把车开进去。入口附近有一栋看似办公楼的建筑，可以在这里租借脚踏车和烤肉用具。管理建筑的窗户是暗的，现在里面没人。来到岔路，一边通往露营区，另一边通往小木屋区。依照广告牌上的地图，营区里还有脚踏车道、野外运动关卡和出租小船的栈桥等设备。

车子驶进前往小木屋区的路。沿着湖边绕了半圈，前方便出现好几栋小木屋。在枯木林立的山坡上，颇具山中小屋风情的三角形屋顶零星散布。每一座的外观都一样，墙则是用原木堆起。

“后面有一栋不外借的特别小木屋。”

一条窄窄的岔路尽头，盖了另一栋小木屋。车子就在那前面停下。她下了车，抬头看着建筑说：

“我父亲为我盖了这栋小木屋，好让我在等待尸袋的期间能过得舒

舒服服的。”

建筑旁有石阶通往森林深处。她说，她以前就是在那边焚烧尸袋，所以这座小木屋盖在通往火葬场的入口。我听着她的说明，感到阵阵寒意。

我们把东西从车子拿出来搬进屋内。我抱着装有汤川小姐个人物品的行李箱和纸箱。一走进去，就被木头的香味包围。汤川小姐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然后打开总电源。屋里有厕所也有浴室，冰箱、电饭锅样样不缺。

天黑了，我们煮了米饭，热了我从六花庄带来的调理包咖喱。汤川小姐对调理包食品露出非常感兴趣的神情。

“我知道有这种东西，却没吃过。”

因为瓦斯炉的状况不太好，汤川小姐便盯着锅子里的水。水立刻就滚了，开始冒泡。

“你是用‘看’来加热吗？”我问。

我的想象是，她会不会从眼睛发出热光线之类的东西。但汤川小姐摇头。

“不是的，闭着眼睛也可以生热。如果是用眼睛的话，我的眼皮早就烧掉了。只不过闭上眼睛就无法瞄准。等于是蒙着眼发射火焰喷射器一样。”

“墙壁呢？如果是火焰喷射器的话，待在墙后面就可以躲掉吧？”

“和墙没有关系，但必须附加不用瞄准这个条件。”

“意思是说，可以穿透遮蔽物？”

原来她的视线完全是为了瞄准的关系。

“那要是你现在，在这里以最大的火力，全方位释放出你的能量会怎么样？”

“湖会瞬间干掉，整座山也会被铲平吧。管理员就不用说了，也许连我自己也会化成灰。”

汤川小姐似乎很喜欢调理包咖喱的味道，一下子就吃光了。一盘还不够，又追加了一包，用她自豪的能力加热。连本来一起煮好的用于明天早餐的米饭也吃光了，所以我又洗了米放进电饭锅，设定定时器预约煮饭。然后我们喝了酒。因为我发现我们手边有那么一瓶酒。就Spirytus的标签我有印象，是临别之际柳濑先生送的。就是酒精浓度高到连G都能扑杀的酒。光是滴几滴在果汁里，就足以令我们微醺。喝完酒，冲过澡，我们分别进房间就寝。我没有做梦。

小木屋是两层楼的建筑。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卫浴。二楼有四个房间，每一间都有床，每个窗户都挂着素面的窗帘。我在小鸟拍翅的声音中醒来，然后我人生中最惨的一天就此开始。

4

我在洗脸台洗脸的时候，汤川小姐起床了，她穿着运动服，可能是平常就不太化妆吧，刚起床的脸和平常感觉没什么两样，清透雪白的肌肤连毛孔都找不到。我们刷牙洗脸换好衣服，来到外面。

从零星散落的小木屋之间，可以望见朝雾弥漫的湖面。汤川小姐爬上小木屋旁通往森林的石阶。走到一半遇到有绳索阻路的地方，也竖立了禁止进入的广告牌，但她并没有在意。森林里的阔叶树叶子都掉光了。树干是灰色的，像石头般冷冷的颜色。光秃秃的细瘦树枝交缠纠结着朝多云的天空伸展。雪粒穿过树枝的缝隙，掉往铺满了落叶的地面。

我们越走越深，见不到小木屋和湖了，我完全失去方向感，石阶也走完了，到一半就是一般的山坡。但汤川小姐毫不犹豫地继续踩着枯叶前进。这条路，她究竟伴着尸袋走过多少次？

“管理员的母亲就是在这里过世的。”

汤川小姐终于停下来，回头对我说。

空无一物、平常无奇的地面。汤川小姐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站在

枯树旁，注视着地面的某一点。我在内心想象自己母亲躺在那里结束人生的模样。我本来很担心就算真的到了那个地方，也触动不了我的任何情绪，但没想到我觉得感慨万千。我朝着那块地面双手合十。汤川小姐也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和我一样合掌。

继续往里走，出了森林。那里是一处圆形广场，裸露的地面只有一块巨大岩石。感觉是靠人力将那块地的树木采伐掉。落叶下的地面泥土和其他地方不同，鞋底的触感很像踩在坚硬的粒子上。唯独这一块的地面变成玻璃质地。只有在高温时才会变成这样吧。

“以前，我父亲带我来的时候，我把这一带整理干净了。”

汤川小姐走向横亘在广场中央的岩石说。那块大得必须仰头看的岩石表面布满黑色煤灰，所以这块圆形广场是由她发出热能制造的。他们在这里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尸体烧掉，将骨灰埋在地下。

这块地草木不生，上面浅浅地覆盖着一层被风吹来的枯叶。加上是阴天，阴森森的。汤川小姐向我招手，指着岩石旁的地面。我的双亲就是在这里被火葬，烧剩的灰就埋在那里。

对于父母，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大概是我四岁的时候。大热天，我被留在小钢珠店停车场的车上，差点闷热而死。幸亏那个年纪的我已经会开车门了，才捡回一条小命。脱离险境的我，光着脚徘徊在被夏日艳阳晒得滚烫的柏油路面的停车场上。脚底烫伤，蹲在日荫底下哭，是小钢珠店的工作人员救了我。

我父母被小钢珠店的店长痛骂一顿低头道了歉，但回到家换我挨揍。他们反过来怪我，说都是因为我不乖乖待在车里，才害他们被骂。当时我一心只觉得抱歉，但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明白那是作为父母的失职行为。

与黑道发生纠纷而被杀，这样的下场也是他们自作自受吧。但也罢，为他们上个香吧，不然要是变成鬼跑出来我可消受不起。

我取出线香插在地面上。汤川小姐注视着线香头，那里便发出红

光，冒了烟。我们两个在那里双手合十，呼出来的气变成白色，与线香的烟一起消逝在风中。汤川小姐看着我的侧脸说：

“想哭就哭吧。”

“我才不会哭。”

“爱逞强。”

“没有啊。我跟他们没那么亲，现在反而觉得无事一身轻。”

我们决定回去，离开火葬场，再度走进枯木森林。

“谢谢。”在走向小木屋的路上，我向她表示感谢。

“是谢谢我带你来吗？还是谢谢我火葬了你爸爸妈妈？”

“都是。”

许多人在她的能力下化成灰，悄悄被埋葬。我忽然想起被她称为父亲的人物。他恐怕是看上pyrokinesis的能力，才领养了年幼的汤川小姐。判断她能够帮自己的忙才养育了她。

这一点她自己一定也不是没想过吧。但我从她身上，还是能感觉到她对她口中父亲的敬爱之情。

“回到小木屋就来吃早餐吧！”

汤川小姐边走边开朗地说。

前方出现小木屋区了。笼罩着湖面的朝雾已消失无踪，但天气还是很冷，飘着小雪。我们回到小木屋，还来不及脱下外套，事情就发生了。

首先，我和汤川小姐发现一件事。昨天晚上设定好预约煮饭的电饭锅不知为何还是冷的。

“怎么这样！”

打开盖子确定没煮饭，汤川小姐发出绝望的呼声。紧接着，一个热热的东西紧贴着我的脸颊擦过。

短促的“当！”的一声后，冰箱门上出现一个小指头大小的洞。不，应该是先听到玻璃破掉的声音，我们身后的玻璃窗裂开了。外面响起放

炮声，火药爆炸的声音，声音响彻湖畔，回音不绝。当下我并不明白，但那是枪声。

我一直以为只要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机会听到那种声音。但我们毫无预警地就被迫进入战斗状态。

“趴下！”

汤川小姐低下头。我不明所以地呆站着，她过来拉我的手。

“离开窗户！”

汤川小姐爬过地板拉下餐厅的窗帘。小木屋的一楼是餐厅与客厅相连的大空间，汤川小姐也拉上客厅那边的窗帘。

“请问，到底是……”

“我们被狙击了！”

汤川小姐对不知所措的我大喊道。她翻倒餐厅的餐桌，放在上面的杯子、餐具都掉到地板上摔破了。她以餐桌桌面为墙，躲在后面。

“狙击？”

我反问。为什么？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窗帘不自然地晃动。上面有个光点，破了一个洞。横放在地上的餐桌发出撞击声。冒出几缕烟的同时，嵌进一颗貌似子弹的东西。

我明白了，但脚不会动了。混乱使我的身体僵住。汤川小姐从餐桌后出来，扑向我。我们就这样跌在地上低着头。窗帘又多了一个洞。好像是子弹从我们头上经过，打中了柜子。里面的一个餐具破了，碎片四散。

汤川小姐用柔软的身体护着我。她喘着气，瞪着子弹飞来的窗户。

“有人要我们的命！”

“谁？”

当下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因为汤川小姐而失去左臂、调查她pyrokinesis能力的那个青年。

她走到餐厅的窗边，子弹是从那个窗户后面飞进的。谢天谢地，子

弹的威力似乎还不足以打穿墙壁。她小心翼翼地掀起窗帘下摆想确认外面的状况。但在她要看的时候，柜子上的餐具又有一个破了。窗帘多了一个洞。她吓一跳缩回手，然后又有一颗子弹射穿窗帘。如果汤川小姐没有因为第一枪而后仰，第二枪很可能就命中她的头了。

“这是你逼我的！”

一说完，她就展开反击。朝狙击者可能在的方向伸出了手。看来是隔着墙，在不瞄准的情况下放射热能。窗帘飞起来，随着热浪灌进，汤川小姐的头发剧烈飘晃。外面产生一道火墙。好惊人的能力，那火海简直就像小木屋区被扔进汽油弹，宛如地狱凭空出现，但被敌人逃走了。

这次换客厅那边的窗帘出现破洞。看来敌人逃过大范围的无差别热能放射，移动到那个方向。汤川小姐和我爬着逃到餐桌后。在火灾的声音中又响起一声枪响，扶着餐桌的手受到冲击，子弹命中餐桌桌面。在混乱与恐惧中，我觉得奇怪。

“奇怪！窗帘明明是拉上的！”

汤川小姐赫然一惊地扫视室内。她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一楼的窗帘全都是拉上的，外面的狙击者应该看不见我们的位置。然而子弹朝我们藏身的餐桌射来。对方莫非隔着窗帘就能掌握到我们的位置？

刚才汤川小姐要观察外面状况时，在掀起窗帘的那一刻，子弹就在她的头旁打出一个洞。窗帘明明没动，对方怎么知道她在那里？第二枪仿佛修正过轨道般，穿过几秒前汤川小姐的头部位置。他逃过刚才那阵热能放射，难道不是因为看得到汤川小姐的动向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明明应该被窗帘遮住，对方却看得见子弹打到哪里。并以此参考，在下一枪瞄准时，做好微调来正确命中目标。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让他做到这一点？

“找到了！”汤川小姐叫道。

摆在柜子里的物品缝隙中，露出看似摄影机镜头的东西。柜子后面

有一条细细的电线，连到冰箱、电饭锅插头的插座上。狙击者很可能在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潜进来设置这些东西。一定是为了确保电源而拔掉电饭锅的插头，插上有多插座的延长线。所以电饭锅的定时器归零了。

我爬过去抽出柜子后面的电源线。摄影机和应该是无线电的机器被扯着掉下。

“给我，我来破坏！”

我把东西丢往汤川小姐躲藏的地方。她紧盯着摄影机和无线电，产生热能来破坏这些机器。

但想必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在敌人的计算中。电饭锅的定时器搞不好也是他故意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发现摄影机而埋下的伏笔。

下一瞬间，气体便从摄影机里冒出来。

噗咻咻咻咻咻……

夹带着湿气的气体呈现淡淡的橘黄色。我不在气体的范围，但汤川小姐全身都被这种瓦斯包围了，她发出尖叫。我也吸入一点点。味道非常刺鼻，鼻子和喉咙深处呛得像会整个翻出来。眼球表面产生刺痛。汤川小姐好像整个人被喷个正着，等橘黄色的烟雾散去，她倒在地上，睁不开眼睛，双手紧紧捂住脸，咳个不停。是催泪瓦斯，显然是对方事先安装在摄影机里的。

外面发出爆炸声。大概是附近小木屋的瓦斯桶之类的东西爆炸了。我只接触到少量瓦斯，视线就模糊了。餐厅的窗帘摇晃着，外面的火光像水彩画般淡淡地晕染开来。

“汤川小姐！”我向她爬过去。

“……快、快逃！”她蜷伏在地板上，在咳嗽的空当回答道。

她好像无法好好呼吸，眼睛、鼻子四周都是红的，脸颊上都是眼泪。不是因为伤心，是瓦斯硬逼出来的眼泪。

狙击者显然针对汤川小姐的眼睛设了陷阱。她破坏摄影机，确实会

睁开眼睛执行“看”这个动作。他一定算好了时机释放瓦斯。她的眼睛正面接触到催泪瓦斯，想必暂时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对抗她无敌超能力的对策。

“快、快逃……二楼……”

汤川小姐伏在地上不断咳嗽，她好像想说“逃到二楼”。的确，向外逃很危险。但二楼就安全吗？

“我扶你。”她摇头。

她的动作是想说“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会……碍事……”

她的声音里还有战斗意志，于是我懂了。眼睛虽然看不见，并不代表不能使用pyrokinesis的能力。只不过是瞄准器坏了。

“我要……释放能力……”

不瞄准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整个小木屋区烧掉？但我在附近就会受到波及。

“我知道了。”就听她吧。

“上二楼……”她再次重复道。

我压低身子，向楼梯移动。狙击的人多半知道汤川小姐现在看不见。之前远远观望再加以狙击，对对方而言不是上策。喷在她身上的瓦斯是什么东西我不清楚，但是不是随着时间流逝，眼睛的疼痛就会减弱，也许视力就会复原？所以他很可能会趁这个机会拉近距离，就近射击要她的命。而汤川小姐心里很清楚对方会这么做。

所以，她打算在察觉到那家伙靠近的一瞬间动手。我猜她一定会让自己周身出现一圈足以将铁融化的能量。会不会是以水平方向发射热能？所以她才会说到二楼就没事了。

我冲上楼梯逃进房间，就是我昨晚睡的那间。打开木门，正面就是窗户，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外面异样的光景。整个小木屋区烧得像战场一样。风刮起黑烟，卷成旋涡，宛如巨大的怪兽。我正环视室内想着要在

哪里藏身时，一把枪出现在我鼻尖前。

那家伙右手握着一把自动手枪，没看到他的左臂，上衣的袖子空悬着。是自称沟吕木的青年，高高瘦瘦的他，此刻没出现妥瑞氏症的典型眨眼特征。他是来为他的左臂报仇吗？

可是，他为什么在二楼？我的惊讶甚至超过被枪口指着的恐惧。沟吕木青年的耳里塞着耳机，搞不好坏掉的摄影机是假的。实际上他还另外装了窃听器，室内的声响全听得一清二楚？这个青年知道汤川小姐会以无差别热能放射来迎击？所以才入侵安全的二楼？不，也许他就是在等我。

“你最好乖乖听话。”他说。没有口吃，对插队上公交车的那名男子暴力相向时也这样。也许在打斗的那一瞬间，他的口吃和妥瑞氏症都会暂停。

“我要去一楼。你也一起。”

沟吕木青年眼中无神，双眸灰暗。外面发生小型爆炸，火势更旺了。一些小碎片飞溅撞上小木屋的外墙，发出声音。我身子一缩，但他一动也不动。将右臂伸得像飞机跑道一样水平，枪口指着我的鼻尖。

我一点头，沟吕木青年就将下巴微微一扬，做出要我离开房间的指示。无言的压力令我无法反抗。

我走出房间，下了楼梯。后脑一直感觉得到手枪。只要他的食指稍稍一动，我的脑袋就会被轰出一个洞。我强忍着想吐、想弯身蹲下的冲动。

“这是赌注。”青年以沙哑的声音说，“看看她会不会连你一起把我烧掉。”

什么意思？看到一楼的地板了，我想了一下，然后明白了。此刻目不见物的汤川小姐应该无法分辨被抓来当人质的我和狙击者沟吕木青年。无法瞄准，就无法只烧掉他。但只要她一犹豫，就会被近距离枪

杀。她要活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瞄准，直接把我和他一起烧掉。

我觉得脚要发软了。后脑“叩”一声，被枪口抵住。

“请你告诉她现在的状况，用你的声音说。”青年在我耳边悄声说。

我点点头。

“……汤川小姐。”

她应该听到了。我终于来到一楼，一下楼就是玄关。我承受着被枪口抵住的压力，经过餐厅入口。本来那一瞬间，很可能出现巨大的热能将这一带全部烧光。但结果没有。

被子弹打出好几个洞的窗帘摇曳着。外面火光闪动，时不时射进室内，照亮满地的餐具碎片和倒在地上的餐桌。汤川小姐趴在地上咳嗽，从她的姿势来看，她应该是想逃到餐桌后，但到一半却因为呼吸困难，乏力而难以做到。

大概是注意到我的动静，不断咳嗽的她双手扶地撑起上半身。眼睛仍是闭上的，看来是因为疼痛的缘故。枪口在我后脑顶了一下，我感觉得出他是叫我说话。

“那个，是我。我被当作人质了，有枪指着我的头。”

沟吕木青年站在我背后不动。之所以保持沉默，大概是怕一出声就会泄露自己的位置。他似乎在观察并判断汤川小姐的眼睛受到什么程度的损伤。

“你会连我一起烧掉吗？”

只要朝着四周一口气把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就行了。这么一来，她就能活命，就能杀死这个沟吕木。可是她摇摇头。

“不会。”

她忍受着眼睛的疼痛，嘴角微微扬起，但马上又咳嗽了起来。

我背后的沟吕木青年动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要对她行刑。一步步报复汤川小姐的他，来到大功告成的紧要关头。

为了报一臂之仇，他首先以枪托打我后颈的发际处。他为什么没有

一枪打穿我的脑袋？因为杀了我就失去人质的意义吗？在开第二枪前，那短暂的空当也可能遭到反击。但又不愿意直接放了我把手枪对准她吧。就结果而言，他这个判断为我们带来幸运。

这完全是巧合。因剧痛而倒地的我，在逐渐远去的意识中发现眼前有一瓶酒。本来是放在餐厅的餐桌上的，因为这阵天翻地覆而滚落在地。瓶盖拴紧，里面有透明的液体。

沟吕木青年的手枪指向汤川小姐，枪口笔直地瞄准她的额头。灼热的风卷着黑烟从窗口灌进来，烟灰弥漫，在火光中视野忽明忽暗。

我抓住眼前的酒瓶，在爬起来的同时，将酒瓶往沟吕木青年的头部侧面砸下去。

“Spirytus！”我大喊。

那是二○二号的柳濑先生送汤川小姐的饯别礼。瓶子被砸得粉碎，里面的液体全淋在他身上。

他的手枪同时打响，但因为受到攻击射偏，子弹打进汤川小姐背后的墙。她没事。沟吕木青年的视线转向松一口气的我。看来酒瓶那一击并没有对他造成损伤。手枪本来要指向我，却半路改变主意，再次瞄准汤川小姐。一定是超越情绪的职业判断告诉他必须先行消灭汤川小姐。

Spirytus从他的头部侧面滴下来，衣服的领口全湿了。

“汤川小姐！点火！”我对汤川小姐大喊。

听到酒瓶碎掉的声音，她明白了我的用意。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果汁里加了几滴这种酒来喝。当时我把从柳濑先生那里听来的杂学告诉她，也许她也想到了Spirytus是全世界酒精浓度最高的酒。

沟吕木青年再次瞄准汤川小姐。但汤川小姐的能力早一步放射出来。四周一带全数遭到热能袭击，无一幸免。我也在范围内。

全身突然好热。热的波动包围了我，头发焦了，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但是，热能仅仅稍微烤热皮肤表层而已。汤川小姐产生的热能的确是无差别攻击，但稍纵即逝，而且好像设定成了小火。在达到损坏人体

的温度前就散失了。但沟吕木青年无法全身而退。

他衣服吸饱的Spirytus中酒精成分挥发出来，一下子便着火烧起。蹿出爆炸般的蓝色火焰，包围他的上半身。全身沾满Spirytus的他处于易燃状态。尤其是酒瓶命中的脖子以上更惨。火焰紧贴皮肤。即使在这个状态下，他依然非常骇人地连开好几枪。枪口朝着汤川小姐砰砰砰直响，即使火焰延烧全身，都双膝跪地了，还是伸长右臂继续扣动扳机。几乎所有子弹都幸运地失准了，但最后一枪打穿了汤川小姐的肩。最后手枪里没有子弹，只剩下扣动扳机声。手枪从被火焰包围的手中掉落，在地上发出沉重的撞击声。他像是累坏般身子蜷曲，就这样静静地燃烧，不再动了。

5

根据苍白的天花板、墙壁及种种银色的器具，我知道这里是某家医院的病房。一醒来，我躺在床上，被干净的毛毯裹着，全身上下都有被治疗过的痕迹。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甚至想过营地里发生的事是不是一场梦。我没有受重伤，骨头和关节都没事，但皮肤阵阵刺痛泛红，好像是受到轻度灼伤，眉毛烧掉了，头发像烫过一样鬈鬈的，所有毛发都因为受热而变硬。

医生和护理师来了，说我受到营地火灾波及。因为可能出现短暂的记忆混乱，还建议我在警方前来询问时最好小心作答。

“汤川小姐在哪里？”

“汤川？”

医生偏着头不解。我想起汤川四季这个名字是假名。

“应该有一名女性跟我一起被送过来才对。”

应该是她对外求救的吧。我记忆中最后的情景，是自称沟吕木的青

年不再动弹。不，我也记得后来肩膀中枪的汤川小姐爬起来，从那座小木屋脱身的片段。接下来的记忆就模糊了。

“我不知道你指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被送到我们医院啊。”医生说完便离开病房。护理师跟着他走了，留下我一人。

几个小时后，两位刑警来到病房问话。但警方似乎已经把剧本写好了。他们对营地发生的火灾下结论：闯入者用火不慎，我刚好经过附近，被犯人打了头昏倒。

“不，不是这样。”

“不，就是这样。”

来到病房的两位刑警眼中带着同情。然后劝我好好休息养伤。他们好像也知道自己扭曲事实。恐怕背后有什么力量在运作吧。

“万一你看到什么，那一定是你看错了。你只要同意我们的说法就行了。我们不会害你的。”

我在病房住了两晚。窗外是郊外景色，有家小钢珠店的大停车场。我向护理师问了医院的所在地。医院在营地那座湖开车南下的地方。我的手机和随身物品都不见了，所以我借用医院的电话和外界联系。首先和叔叔联系，我为自己没有去上课、也不在六花庄道歉。但叔叔根本没发现我不在，也不关心。我决定不提父母的死状。

出院时，医生没有向我要治疗费。不仅如此，还给了我一个红包说是交通费，一笔足以绕地球一圈的交通费。

“不是我的钱。收下吧。”

医生以一脸不愿意扯上关系的表情说道。

大概有封口费的意思。黑道想隐瞒营地发生的那次战斗。

我换了几次公交车回到六花庄。汤川小姐退租已经是五天前了，熟悉的木造老公寓进入眼帘时，我差点跪地痛哭。知道我回来了，六花庄的住户陆陆续续来房间看我。

“管理员，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你直接就入赘了呢。”

一○二号的立花太太说着，照例把她做多的卤菜端给我。二○三号的秋山母女也认为我和汤川小姐秘密交往，在她搬去的地方住下来了。

“你被甩了？”

“才不是。”

秋山香澄担忧地给了我一颗汽水糖。一○三号的东夫妇则打赌我几天会回来。

“别人都说东说西的，但我们都知道。管理员和汤川小姐之间是清白的。你在那方面晚熟得很呐。倒是这发型，怎么搞的？”

汤川小姐借来搬家的汽车怎么样了呢？本来应该停在营地的小木屋前，会不会受到火灾波及毁了呢？我很好奇，便去了她之前工作的那家澡堂。汽车的所有人夫妇已经有别的车了，不是新车，看起来是暂时出租的代用车。

据澡堂老板夫妇说，车子没有归还。汤川小姐在她新家那里与别的车相撞，车子严重损坏。借车的第三天，汤川小姐打电话给他们，以含泪的声音告诉老夫妇车祸的事。警方也和他们联系，说与其把坏掉的车拖吊回去，不如就地报废换新车比较划算。代用车和新车的费用，肇事方会全额支付，所以老夫妇决定接受警方的建议。

“管理员，你知道有个露营营地发生火灾吗？”

某天，又被拉去二○二号房的柳濑先生那里喝酒时，他这么说。

“我听说是当地不良分子自己跑进去放的火。”

“一般是这样报道没错，但实际上好像不是哦。我啊，在酒馆里听记者朋友说的。那里发生了帮派斗争。听说碰巧赏湖的观光客听到枪声。所以他就去查了，那个营地好像是帮派的。”

六花庄的人不知道我当时就在那个营地。大家都相信我帮汤川小姐搬完家以后，自己跑去温泉区玩了几天。在那里一时兴起就跑去烫了头发。

“可是，调查营地的那个记者朋友，最近都联系不上了。但愿他平安无事。”

“柳濑先生，我看你最好不要再管这些了。”

“说的也是。来，管理员，再来一杯吧！上次啊，我弄到了一种叫作Gusano RoJo的酒哦。”

他拿出来的酒瓶里，有一只完完整整的毛毛虫泡在里面。

我再见到汤川小姐，距离营地那次凄惨的体验已经过了一个月。大学同学，找人一起去唱歌。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但我看着窗外摇摇头。那天，硕大的雪花也落在大学校园里。我心想再不去六花庄的屋顶除雪就糟了。

我踩着雪走过小巷，回到六花庄。从储藏室里拿出折叠式工作梯和除雪工具，爬上屋顶。从高处眺望的市容一片雪白，家家户户屋顶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我确定下面没有人，拿铲子铲起雪，往下面送。由于必须随时小心不要打滑，这项作业费力又耗神。

梯子就架在外墙上。为了怕除雪中梯子倒下，我用绳子把它固定在屋顶边缘。刚开始除雪不久，就听到梯子唧唧轧轧的声音。有人爬上来了，会是哪个住户来帮忙吗？我停下除雪的手，呼了一口气。

最先是屋檐边缘冒出毛线帽，然后是雪白的额头，以及端正的五官。爬上梯子的是汤川小姐，她战战兢兢地爬上屋顶向我点头，嘴角漾起笑容。

“管理员，好久不见。”

“汤川小姐！”

她竖起食指，环顾四周。

“小声，不然会被大家发现。”

“你没事啊，我好担心。”

汤川小姐放低重心，摇摇晃晃地在屋顶上移动，来到我身边。毛线

帽底下的头发在肩上摇晃，比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短。

“你剪头发了？”

她用手指卷起发梢玩弄。

“都焦掉了，我就整个剪掉了。如何？”

“很好啊。”

“太好了！”

那天，小木屋一楼产生的热也让她自己受到轻度灼伤。但眼睛完全治好了，也没有后遗症。受到枪击的肩膀还会痛，爬梯子的时候要小心护着。但没有伤到骨头，伤口已经愈合了。

“我刚去澡堂露了个面，因为我毁了车子，所以想去道歉。可是其实我现在还是被禁足的。我父亲交代说在风波平息前，要乖乖待在家里。”

“所以你是偷跑出来的？”

“回程的时候到六花庄前一看，就看到管理员要来除雪。我本来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叫你。给管理员添麻烦了。”

“何止麻烦，我这辈子从没遇过那么可怕的事，心里都有阴影了。”被人用枪指着头，人生可能当场结束，光想象就怕得发起抖，“那是我人生最惨的一天！明明不关我的事！”

但汤川小姐贼笑地看着我。戴着手套的双手遮着嘴，她说：“可是，我对你另眼相看了哦。最后还大喊呢。”

雪花从我和汤川小姐之间掠过，脸上虽然是笑容，但她的眼睛有点红，不是因为催泪瓦斯。那天绝望的心境又重心上头了吗？还是得救的喜悦呢？或者是其他情绪呢？

我们站着聊了一会儿。我很高兴从她嘴里听到她对六花庄的回忆。我说了其他住户的近况。告诉她大家都很想念她后，我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我又开始除雪。

“我来帮忙。”

她说着在半空中做出甩手的动作，几秒钟就除完雪了。屋顶的雪完全融化蒸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回到地面。

“那我走啦，管理员。有缘再见了。”

“好的，到时候来喝杯咖啡吧。”

我们在六花庄前道别。她深深行一礼，在巷子里越走越远。她边融雪边走。每踏一步，脚底下的雪就咻一声蒸发，冒出白色水蒸气，而当水蒸气被风吹散时，她的身影也消失在巷子尽头。

不久，冬去春来。汤川小姐住过的二○一号房仍旧空着。我换掉焦痕点点的榻榻米，请中介帮忙找房客。但迟迟找不到新房客。六花庄的人们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汤川小姐，说她在的时候，不知为何感觉没那么寒冷。

注释

[1] 汤川四季的发音为yukawasiki，与日文的热水器发音非常近似。——译者注

[2] 红白歌会是日本放送协会（NHK）自1951年起每年播出一次的音乐特别节目，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同时在NHK的电视与电台频道，向日本全国以及全世界播出。——译者注

超能人生
サイキック人生



1

我的烦恼是常被人说是天然呆。

不久前，我要在车站前的停车场停脚踏车。我看到一辆醒目的黄色脚踏车，就把车子停在那辆车旁边。那亮眼的鲜黄色，远远一看就认得出来，我因此认为可以当作识别的标记。

“可是，等我办完事回来，到处都找不到那辆黄色的脚踏车了。你们不觉得很过分吗？害我用了半天，为了找脚踏车跑来跑去。”

我在教室里这么说完，朋友A就叹一口气，“天然呆啊天然呆”。照她的说法，这是我的不对，拿一个会移动的东西作为标记，我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

在高中教室里，我被归到天然呆。这类阿呆角色没威严可言，在团体里无论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像对小朋友一样说几句“对对对，你说的对”应付过去。完全不会有人当真，活泼一点的男同学还会未经同意就摸我的头。“混蛋！住手！”即使我表示抗议，男生也只会笑笑。更糟的是，还有女同学说我的呆是装的，是为了要引起男生注意的心机。

可是，无所谓，我又没办法和世界上每一个人当好朋友，我只要好好珍惜和我要好的朋友就好了。在班上，我可以称为朋友的人大概有十个，一半是男生。我们这群好朋友会在放学后一起玩。假日大家会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拍搞怪团体纪念照，这样的日子不也挺充实吗。但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我自己搞出来的乌龙，害得我看重的这些朋友都不敢来上学了。

事情的开端是某天放学后，朋友们聚在教室里，讨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幽灵。我不禁傻眼，都多大了还要讨论这种事？

“当然有啊。”

我自信满满的发言遭到大家的嘲笑。

“我就知道星野会这么说。”

“你也相信有圣诞老人吧！”

“可是大家不是会怕鬼吗？”

“怕和有没有是两回事吧。”

“有依据吗？你有什么依据说有？”

他们逼问我。我肯定幽灵的存在有我的理由，但我不能说，只好沉默。世界上才没有幽灵，讨论以此结束，相信有鬼的我就被一句“真可爱”打发。我内心甚至出现了一股义愤填膺的感觉。但事后回想，我认为这股怒气并不纯粹是针对幽灵的存在被否定。平常就被当成天然呆对待，任何意见都得不到重视，让我心里的郁闷一直累积。被归类成天然呆的人容易被不是这样的人看不起，他们经常自行认定我们就是不善于思考。

好，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有我的办法。当晚，我下定决心，就由我来搞场恶作剧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幽灵吧！只要身边发生只能以灵异现象解释的奇异事件，也许他们就肯听我说话了。要安排灵异现象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其实我有一双透明的手，可以触碰或移动远处的物体。

我妈妈那边每个亲戚都有这种超能力。每年几次亲戚聚会吃饭，都会运用这种能力为坐得比较远的舅舅、长辈们倒酒。平常，我把这项能力发挥到极致，就是弄我讨厌的数学老师眼镜的时候。上课时，我会朝着站在讲台前的老师伸出我的透明手臂。我不必特别集中意识，那双谁也看不见的手就会从班上同学的头顶上直接伸去，指尖捏住数学老师的眼镜，稍微拉一下。在整个过程中，我仍然正经八百地乖乖坐在自己位子上。数学老师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在这间教室上课时眼镜会歪掉。

量身高体重的时候，我也用来让自己量起来轻一点。我会把透明的手插进自己腋下，轻轻把身体往上拉。体重计量出来的重量就会变轻，

比本来的数字好看些。

透明的手谁都看不见，也摸不到。手能伸长的范围大概就是一间教室。虽然动不了太远的东西，但换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就不必特地爬脚凳了。这种超能力好像叫作telekinesis或psychokinesis [1] 。很久以前的祖先好像曾经因为这种能力而遭迫害，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本来也禁止在自家以外的地方使用这项能力。要是被谁知道了，就会受到严惩。从小开始大人就一直告诉我惩戒的内容，可怕得令人发抖。难得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却不能自由运用。明明有这么有趣的专长，却只能孤芳自赏。

这也是我相信有幽灵的依据。既然都有这种超能力了，有鬼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是吗？因为这两种都是超自然啊，等于是亲戚嘛。可是被朋友问起依据，我不能提出真的有超能力者的证据，结果只能闭嘴。因为如前面所说，这项能力必须保密。

因为这样，我决定利用念力对我那群好朋友设计灵异现象，这是让他们相信有幽灵的策略。首先，作为准备阶段，我向他们宣告：

“其实，我有灵异体质。”

“你的话太离奇我听不懂，再说一次。”

结果朋友A眨眨眼，一副疑惑的表情追问道。

“因为有灵异体质，有时候走在路上就会被跟。也许会跑到大家那里去，对不起喔。”

朋友们很困惑，不知这是搞笑，还是说真的呢，或者别有用意。大概听到我们的谈话，几个不良少女低声说“天然呆蠢女”。

“星野，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朋友中的帅哥藤川一脸忧心地说，就是有那种人啊，为吸引别人的注意而说自己有灵异体质。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

“你还好意思说。明明拿捡到钱包的钱去买果汁。”

“我又不知道那是你的。”

那是以前大家一起到游乐中心玩的时候发生的事。我正为钱包掉了惊慌时，这家伙跑去自动贩卖机买果汁回来，高兴地嚷着“运气真好，捡到好东西了”，手上就拿着我的钱包。

只有朋友A真心为我担心，帮我一起找。这件事后，在这群朋友中我和她的交流更密切。

“这不重要，但我真的有灵异体质。”

我清了清嗓子，望着教室天花板某一点，假装心头一惊。朋友们跟着我的视线看过去，当然什么都没见到。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和幽灵对看了！大家要小心……我总觉得有不好的预感！”

所有人都一脸怀疑，但上课发生的事为我的话背书。

那是英文课，座位和我有点距离的朋友A正在抄黑板笔记，但她突然尖叫一声站起。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朋友A惊魂未定地看着自己的脚。

“刚才，有人抓我的脚。”

她说有人抓住她的脚踝用力拉。那只手，冷得令人打战。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听了朋友A的话，老师笑了，四周同学跟老师一样。但她看了袜子内侧又尖叫起来。因为脚踝留下被人用力抓过后淡淡泛红的手印。

可是，那并不是幽灵搞鬼，那是我在上课时伸出的隐形手，抓住坐在位子上的她的脚踝。要是把我的手和她脚踝上的手印重叠，大小一定一模一样。虽说是念力，但我并不是任意操纵没有形体的能量。其实就像拉长我真正的双手一样，用透明的手打谁一巴掌，上面就会留下手印。

后来教室里继续发生无法解释的现象。上课时，有人突然耳朵被呵痒，也有人被拉头发。明明没人碰，笔却竖起来在笔记上写“救我、救我、救我”。还发生过黑板出现手印的事。

无数离奇事件以我那群好朋友为主不断发生。我伸长透明的手乱摸

他们。他们很害怕，觉得有一只好冷的手在摸自己。我的念力伴随着热能交换，透明手臂所做的事也会反应在我有形的手臂上。透明手臂挡了什么，我的手臂也会感到冲击，若是碰到烧热的锅子，我的手也会被烫伤。上课时，我偷偷在桌子底下握住冰枕，就是冰在冷冻库里，发烧时用来放在额头上退烧的胶状物。我让自己有形的手变凉，再伸出透明的手摸朋友的脖子，于是就会发生热交换。透过透明的手，吸取朋友的热能，让他们的脖子觉得冰凉。

每次发生灵异现象，我就在教室里表情僵硬，喃喃地说“有鬼有鬼有鬼”，视线不和任何人接触，像个封闭心灵的少女般低头颤抖。一开始这样演还蛮好玩的，好朋友们会脸色苍白来找我商量。

“星野，怎么办？要怎么样这个现象才会平息？”

我一脸严肃地摇摇头。我不知道，但鬼魂的确在教室里住下来了，最好是等它自己消失，我给出这样的建议。这种感觉很痛快，我曾经在比他们更优越的位置吗？我得意忘形，一连演了好几天，结果朋友A常神情灰暗，后来就不来上学了。其他朋友也差不多，有的虽然来上学，却害怕教室，躲在保健室里。我做得太过火了，朋友们对无法解释的现象筋疲力尽，心力交瘁。我开始灵异现象的恶作剧一周后，好朋友都从教室里消失了。

我妈妈是家庭主妇，个性温婉，我觉得“天然呆”这个词才适合她。她视力不佳，平常都戴着眼镜，但洗脸忘记摘下眼镜就把水泼到脸上的事，发生过不止一两次。

“妈真是天然呆。”

“才不是呢！真没礼貌！”

妈妈边说边点眼药水，然后眼药水就滴在眼镜的镜片上。

有一天，我出公寓的电梯，打开自己家的门，正说“我回来了”，就觉得有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只见妈妈叉腰站在走廊尽头，隔着眼镜瞪

我。

“妈，别……”

我吃一惊，双手摸自己的脖子，想摆脱压迫我的力量。但我脖子上什么都没有，我知道脖子上有指痕陷进。

“学校的事我听说了。泉，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掐我脖子的是妈妈的透明手。就算想摆脱，但我的手指会穿过去，所以无法拉开。教室里发生灵异现象的事好像传进妈妈耳里了，她一定料到那是我用念力造成的。

“好啦！放开我！”

我咳嗽着说道，妈妈的念力才松开我的脖子。重获自由后，我松了一口气。但妈妈还是气冲冲的，双手环胸。她在这种状态下一步都没动，用念力抓住我的手用力拉。我毫无抵抗余地，被拉到客厅的沙发坐好。

“不要动粗！”

我猛然伸出我的透明手臂，推了数米之外妈妈的肩膀。妈妈颠了一下。“竟敢跟我动手！”妈妈才说完，我的头就啪一声受到震荡，像小时候那样被妈妈用念力打了。我按着头呻吟。如果有不明所以的第三者在场，妈妈看起来大概会是自己颠一下，然后我的头没来由地爆出啪的一声。谁也不会想到这么平凡的公寓里正发生一场超能力大战。

“闹鬼的恶作剧是你搞出来的吧？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才不会被人发现！”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万一大家知道这种能力……”

“我知道啦。”

妈妈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有个规矩，念力的事要是被人知道了，就必须杀了那个人灭口。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难。比方说，只要捏断主要血管就可以了。透明的手臂穿透物质照样可以运作。要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扯断他体内的血管，比数学作业还简单。万一全班同学发现了我

的念力……

万一真的发生了，所有亲戚都会得到消息，然后聚集人手，一夜之间把所有同学灭口。我就知道布置成天灾或意外而被灭掉的整个村子和城镇的例子。

明知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做这种事，我多少有点想利用自己的能力让大家知道我的厉害。对了，即使念力被知道了，还有唯一例外可以不必杀死对方。那就是对方是配偶或配偶候选人。

爸爸下班回来，我们就开饭。大家围着餐厅的餐桌，妈妈向爸爸说起学校的灵异骚动。爸爸虽然没念力，但很清楚妈妈家族，也很清楚我有那种能力。爸爸骂了我一顿。

“泉，不可以在外面施展能力。若被知道了，后果非常严重。”

我很想看点无脑的综艺节目笑一笑，想开电视，遥控器却在好远的地方。原来在客厅的茶几上。我边吃炸鱼边伸长我的透明手操作遥控器，电视的画面亮起来。

“泉！现在在讨论正经大事！”

妈妈朝电视遥控器瞥一眼，画面突然暗掉。我再度发动念力打开电视，然后把遥控器藏到沙发底下。妈妈吃饭的手没停，但把遥控器从沙发底下拿出来。遥控器在家里四处飞来飞去，这情景爸爸早就看惯了，毫不在意地喝着啤酒看电视。

“这个我知道。上次亲戚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看的。”爸爸突然间说。

我中断和妈妈的遥控器争夺战，认真看起了电视。正在播放的综艺节目在介绍网络上造成话题的影片。大概是手机拍的，影片晃动得很厉害。据说这段影片被放到分享网站，全世界一共点阅了几百万次。

那是很神奇的影片，椅子轻飘飘地在室内凌空飞舞，而仰望着这个景象的白人宝宝也不受重力影响，飞到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在空中翻滚一圈，坐进半空中的椅子。宝宝笑着享受空中游泳。超能力的事终于被

全世界发现了吗？

节目的旁白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影片，而是在动画工作室工作的父亲，拿孩子的影片加工而成。

“搞半天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懂了。换句话说，就是造假的。

“叫人家做这段影片的，就是你大舅公。他出钱请国外制作公司做的。”

“干吗没事做这个？”

“为了隐瞒世界上真有超能力者这个事实。这是要给一般大众，通过简单的技术就制造出这种影片的印象。”爸爸看着我继续说道，“比方说，泉施展超能力的时候被偷拍了。就算影片被放到分享网站，人们只会认为‘反正是后天加工而成的嘛’，这样以后就不用再灭口了。”

电视画面上，宝宝还在玩空中游泳。我很傻眼，认为大舅公未免太爱操心，但后来多亏这段影片，我们的秘密才得以保全。

2

我已经不再搞灵异现象了，但好朋友们还是没有要回教室的迹象。不知不觉开始流传起我们班被诅咒的八卦，大家都说我们教室被惨遭杀害的少女幽灵占据了。大家说得太过严肃，我也越来越怕。

有个女老师在我们班上课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看到老师这样，同学就陆陆续续说自己很想吐。我也莫名想吐，认为这绝对是灵异事件。后来冷静下来，就知道这其实只是集体歇斯底里罢了。

每天都没人跟我说话。班上同学好像都很怕我，大家认为着一连串灵异现象的原因就是我。虽然百分之百是正确答案，但并不是我的念力被发现了。都怪我在搞出灵异现象的第一天，事先宣称自己有灵异体质。所有人都认为在教室赖着不走的幽灵是我带来的。

下课时间我几乎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发呆。我觉得被人家喊天然呆、摸头，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听到大家窃窃私语，知道大家都叫我通灵少女。通灵少女吗？我想这也……不错。我做出略带忧郁的神情看着窗外。

但话说回来，要怎么做才能让好朋友们恢复原状呢？他们不在，我在教室里就落单了，在班上完全被孤立。午休在教室里自己一个人吃饭让我觉得好悲惨，好难熬。我离开座位，决定到厕所吃。正当走在走廊上的时候，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叫住我。

“星野同学！”

那是一个从没对话过的男同学，全身笼罩着阴郁的气氛，神色黯然。虽然同班，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空气般没存在感的那群人之一。

“什么事？”

他的肩膀窄窄的，瘦瘦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视线不肯和我交会，说话也不看我。

“星野同学，你有灵异体质对不对？”

“对啊。对不起，跟在我身上的幽灵好像很喜欢我们教室。”

“现在还在吗？”

“在啊。不过，我想很快就会不见了。”

“其实，我有事想拜托你。”

“拜托我？”

“能不能和我一起，那个，就是……”稍事犹豫后，“能不能和我一起唤召‘钱仙’？”

“钱仙”这个词我有印象。我还记得小学读过给小朋友的鬼故事。这是降灵术的一种，召唤鬼魂，问它各种问题。

“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你有灵异体质。‘钱仙’的起源‘桌灵转’规定要具通灵能力的人

参加，请这样的人作为传达鬼魂意思的媒介。如果有灵异体质的星野同学肯一起，成功率一定很高。”

这位同学是对神秘学之类的有兴趣吗？所以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怕我，敢来跟我说话。我决定答应，因为难得有人需要我，感觉很棒。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位同学。

“莲见，莲花的莲，看得见的见。”他回答道。

这便是我与莲见惠一郎的相遇。

放学后，大家收拾好东西就离开教室了。只剩下我和莲见惠一郎，我们把两张桌子面对面并在一起，准备召唤“钱仙”。他拿出一张写有平假名五十音表的纸在桌上摊开。上面不止五十音，还有是／否、男／女、从零到九的数字，以及鸟居的简化记号。一开始好像是要把十日元硬币放在鸟居的位置。

“参加的人要把食指放在十日元硬币上。不要出力，呼唤‘钱仙’，十日元硬币就会自己移动，回答我们的问题。”

莲见惠一郎解说完，就拿出钱包找零钱。但他好像找不到十日元硬币。“我去把钱找开”，他说完就要站起来。“不必了”，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硬币放在鸟居上。那个十日元硬币很特别，上面的浮雕很奇怪。据朋友A说，那是“制造工序有误”。这种硬币很稀奇，所以我没用掉而拿来当护身符。既然是特别的十日元硬币，用在“钱仙”上一定也会有特别效用。准备完毕，窗外照进来的夕阳把教室染成橘色。莲见惠一郎垂眼看着十日元硬币，长长的睫毛落下影子。

“钱仙是什么？”我问他。

“一般说是狐狸的鬼魂，但也有人说是死去小孩的鬼魂。刚好在附近的鬼魂也会移动到十日元硬币上。如果在我们教室召唤钱仙……”

“在教室搞怪的幽灵就会回应？”

少年点点头，刘海缝隙中露出来的眼神很锐利，我渐渐紧张起来。

外面传来的运动社团特训声渐渐远去，四周安静下来。“钱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也有小孩子召唤“钱仙”却被鬼魂附身，导致人格异常的传闻。但十日元硬币自行滑动的现象，科学上是可以解释的。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解析，据说这是参加者的潜意识浮现出来，手指不自觉地移动硬币。因为不止一个参加者同时把食指放在十日元硬币上，一旦施力不均，感觉就会像硬币自己行动起来。当然，还是很多人相信这是鬼魂的回应，我也属于这一派。

但这次，我知道教室里并没有幽灵。

“莲见同学相信有幽灵吗？”

“嗯。我希望有。”

他突然露出温柔的神情，一注意到我的视线，便低下了头，把眼睛藏在垂下的刘海后。

“开始吧。对了，有一点要注意。手指绝对不可以中途离开硬币，鸟居记号是起点，也是终点，在十日元硬币回到这里前，食指都要在上面。”

“好。”

我们同时把食指放在十日元硬币上。我的指尖有一点点碰到了，他的手指细得像女孩。莲见惠一郎呼唤“钱仙”。

“钱仙，钱仙，请出来……”

……什么事都没发生。他重复召唤，我和他的指尖相抵放在硬币上。终于，十日元硬币毫无预兆就开始向旁边移动。我用手指用力把硬币压在桌面，但硬币还是照移不误。移移、移移移，滑动在五十音表纸上。我们屏气望着硬币移动，但其实是我用透明手臂偷偷移动硬币而已。

“你是谁？”莲见惠一郎向“钱仙”发问。

我一时想不出名字，就先说是女生好了，于是发动念力，把硬币移到写着“女”之处。

“你就是在教室捉弄大家的幽灵吗？”

我把硬币移到写着“是”的地方。

“年龄呢？你几岁？”

我依照顺序显示一、六。十六岁，和自己一样的年纪。

“你为什么会死？”

“我、不、知、道。”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移动。

“有阴间吗？”

“是。”

我一直没说话，但脑子很忙碌地转动。我必须假扮成幽灵来思考怎么回答。他说，他希望幽灵存在。我决定扮演幽灵好成全他的梦。

“你现在也记得家人吗？”

“是。”

回家路上，我们一起走到车站。莲见惠一郎告诉我，三年前他因为交通事故失去妹妹，如果有阴间，他想知道妹妹在那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他说希望有幽灵的时候，夕阳的橘色中，他的表情显得无比温柔，大概想起了死去的妹妹。我们到车站时，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了，小钢珠店的霓虹灯开始闪烁。我们站在不会阻碍来往行人的地方说话。

“十日元硬币，我过一阵子再还你。”

“一定哦，那个是很特别的。”

莲见惠一郎说，召唤“钱仙”的硬币必须尽快用掉。如果一直带在身上，会给那个人招来厄运。这个说法很有名，他故意不用掉带在身上，目的就是想验证是否会发生灵异事件。

“如果我身上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就表示灵异现象真的存在。”

“的确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牺牲自己来做实验。”

“谢谢你今天答应临时陪我。多亏星野有灵异体质，我才能和教室的幽灵沟通。”

“我也吓一跳，没想到十日元硬币会自己动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金额不同移动也会不一样？要是用五百日元硬币，搞不好会动得很快。”

我竖起食指，做出五百日元硬币以电光石火的速度移动的样子。莲见惠一郎默默地望着我。我干咳一声，从书包里拿出定期车票，向他挥挥手，过收票口踏上归途。

我成了有名的通灵少女。别班的同学会把我叫出去，请我看几张灵异照片，要我判定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真的，感觉得到鬼魂的怨念。”我一脸严肃地说，顺便当场伸出透明手臂制造灵异现象，像明明没人碰到的椅子却动了，黑板上出现无数手印，看大家尖叫，我以此为乐。

一次，一群三年级的男生叫我出去，把我带到一间教室。他们让我看一个旧木箱。外面贴着好几张符，把盖子打开后，里面装着日本人偶。他们问我这个人偶怎么样，我回答“这是被诅咒的人偶”，还说“上面有小时候就死去的少女鬼魂”。但在场的那群男生听到我的回答，就开始大笑起来。他们的代表推着眼镜说道：

“星野同学，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偶是我们前几天买回来的。我们故意把衣服和木箱弄脏，贴上符，让东西看起来很旧。我们是科学社的，可不能让人相信世界上真有幽灵。现在就证明了你根本没有通灵能力。”

原来这是陷阱，他们设计了我，但我当然不能被他们吓到。

“一定是在店里的时候被鬼魂附身。我想你们买下来的时候，这个娃娃就被诅咒了。因为，你们看。”

我指着桌上的木箱。他们的视线往那里看，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木箱是空的，本来应该躺在里面的人偶不见了。

这时候，代表他们说话的男生尖叫起来。娃娃头的少女人偶不就正

攀着他的腿吗？他想把人偶甩开，但人偶还是紧紧黏住他，双手抱住他的腿，头开始左右猛摇，头发乱晃。这当然不是灵异现象，全是我用念力造成的，但我这通灵少女的存在感因而越来越有分量。

星野身边又发生灵异现象了。只要有人这么说，莲见惠一郎就会来问。我们在教室里交谈的频率增加了。他是文静的少年，我说话的时候他都不会半路插话，会把我的话听完。如果我说到一半脑筋混乱停下，他也会等我把思绪整理好，有时还会帮我引出我想说的话。和他说话，会觉得“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这个啦！”，整个人神清气爽。

但和我那群好朋友说话就不会这样。要是我说到一半结巴，或是用一些奇怪的形容词，他们照例都会打断吐槽我。对大家来说，重要的是能靠我说话来炒热场面，而不是我说什么吧。他们认为我说话一定会出差错，每次都在等我出错，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都会紧张。一直到现在才发现，也许因为无法把心里想的好好说完，才会觉得有压力吧。

一次下课，莲见惠一郎站在走廊的窗户旁。我走到他旁边，好奇他在看什么，原来是一只蜘蛛正忙着织网。他好像正在观察蜘蛛如何织网。

“莲见同学，有没有人说过你是天然呆？常有人这么说我，可是你也有天然呆之处呢。”

“这种事自己不会知道啊。星野同学觉得自己很呆吗？”

莲见惠一郎侧眼看我。他不高，和矮个子的我差不多，跟其他男生相比，简直像初中生。

“别人说我天然呆，我会觉得，哦，原来我是这样啊。”

“贴上那样的标签，对人类来说比较容易交流。”

“标签？”

“就和贴在商品上的标签一样。用一个词来将人的性质加以分类，就叫作贴标签。这么做，可以把对象简化，将事物简化，就能理解复杂的世界。虽然也可能会偏离本质，但也可能成为交谈的开端不是吗？像

血型性格分析之类骗人的东西也是。”

“那是骗人的？”

“没有根据啊。”

“我是B型，人家都说我行我素，自由奔放。”

“把人分成四种类型，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比较能了解对方。‘天然呆’这个字眼也一样。星野泉这个人被分配到天然呆这个框框里，所以在人际关系上的位置就很明确。就算不知道如何对待星野泉这个人，但如果是对待一个天然呆的人，电视综艺节目都有演，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吧。”

蜘蛛网在窗边慢慢变大。迎着光白白地闪耀着，在风中像敏感的天线般微微颤动。这张网还没完成，上课钟就响了，我们回到教室。

数学课时，我像平常一样拉老师眼镜的时候，警铃响了。是避难训练。全校学生都要到操场上集合，还要点名。我们离开教室开始移动。下楼梯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把推挤别人当恶作剧的不良学生，撞了莲见惠一郎的背。

我在离他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看到他踩空楼梯的一瞬间。他会掉下去！我赶紧伸出透明的手，抓住莲见惠一郎的手。我用力握住，拉住他不让他往下掉。我双脚必须用力站稳，因为他整个人通过透明手臂都挂在了我身上。

像握手般，他也回握住透明手臂。四周的人应该仅看到他在右手拉得笔直的状态下重新站稳，抓住楼梯扶手，幸好没怎么样。不良学生随口向莲见惠一郎道个歉就下楼了。

我缩回透明的手走向他。他还是抓着扶手，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大概是触感还留在手心，因为我的手也是这样。紧紧握住的力道及体温，通过透明手臂传到我身上。但这件事不能让他知道。我把手放在身后说：

“是幽灵，我看到她救了莲见同学。”

莲见惠一郎点点头，环顾四周。他在找根本不存在的幽灵。楼梯上只剩下我和他了，远远地传来避难训练的喧哗声。

“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没想到竟然能和幽灵握手。”他看着我笑了。我突然一阵心痛，别开脸。

“快走吧，会赶不上的。”

“嗯。”

我会见到他踩空楼梯的那一瞬间，还能及时伸手救他，一定是因为我的视线下意识追随着他。我边下楼边想，自己是不是对他有好感？就是一般人称为恋爱的那种感情。不，我不知道。尽管我不敢确定，但我心中有近似的情感。

3

校方大概正视了一再出现的灵异现象，趁着假日请人来驱邪，以盛盐和御神酒来净化校舍。

“幽灵消失了吗？还是还在？”几个同学来找有通灵少女之称的我问道。

“幽灵已经不在了，应该不会再发生灵异现象了。”我回答道。因为我判断，最好不要再扮演通灵少女了。

幽灵已经不在的事一传开，经常请假的好朋友们就陆陆续续重回学校。一开始他们还一脸尴尬地与我保持距离。我明白他们的心情，毕竟他们精神衰弱到不敢来上学，而造成这一切的幽灵却是我带来的。要立刻重建原有的关系一定很难吧。虽然我有些担心，但第二天大家就像以前那样谈笑。十人左右的老面孔聚在一起，围着座位说起电视节目和明星艺人。下课时间我也不会落单，总是有哪个好朋友会跟我说话。很会说话的朋友照常说着逗趣的话，让我度过热闹又充满能量的时光。

“原来真的有幽灵啊。”

“真的好恐怖喔，我差点就哭出来了。”

被幽灵抓住脚的朋友A并没有忘记这些。我不敢向她承认灵异现象是我自导自演，因为要解释就必须说明念力。所以我含糊地道歉。

“大家，真对不起。都是我害的，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为了庆祝大家重回校园，我们一群人一起出去打保龄球、唱歌、到游乐中心玩。我们一直玩到筋疲力尽，最后在家庭餐厅聊天。我说起大家不在的时期，我以通灵少女的身份为同学们鉴定灵异照片，跟班上男同学召唤“钱仙”。我自以为在说很有趣的事，但对于灵异事件已产生阴影的大家却表情严肃，开始认真担心起莲见惠一郎，因为他身上带着我用来召唤“钱仙”的十日元硬币护身符。

“他真的不会有事吗？”

“话说，他是谁啊？莲见惠一郎？我们班上有这个人吗？”

“要是他是只有星野才看得到的幽灵呢？”

“吓死人了！”

“你们呢？没来学校的时候，都在家里干吗？”我问。

有人猫起来听音乐，有人和父亲钓鱼，也有人认真念书。长得漂亮又个性温婉的朋友B回答：“我请假在家时，在做内裤吃。”我大吃一惊。

“咦？吃了内裤？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吃那种东西？”

我吃惊之下，声音大到全餐厅都听得见。在场所有人都傻住了，众人盯着我。朋友B羞红脸低下头。平常老是把我当小孩，摸我头的帅哥藤川冷静地说：

“不是在做内裤吃，人家是说‘在做面包吃’，意思是把高筋面粉和酵母粉用热水和在一起，发酵后醒面切开定形，再拿去烤成面包。从前后言听也知道啊。”

于是又回到拿我的天然呆做文章的模式。在我们这个好朋友的圈子里，大家各有各的角色。有主持人般带动气氛的，也有负责在谁说什么

好笑的话时吐槽的，简直就像在录综艺节目。朋友A以机灵的发言辅助谈话。漂亮又温婉的朋友B只要面带笑容就好。我的角色则是说些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炒热气氛。

“大家在我身上贴了天然呆这个标签，这一点大家有意识到吗？”

我一这么说，一个爱闹的男生就开起了玩笑：

“意识到、贴标签，天然呆、星野泉。”

“不要拿来唱Rap！”

根本说不下去。就算我说了什么有学问的话，也没有人当一回事。绝大多数的时候，即使这样也很开心。我扮演天然呆的角色，我想珍惜与大家同在的时刻，为了和大家在一起而演出，说起来就像乐团合奏。可是，每当和大家说再见，自己一个人搭电车的时候，就会累得叹气。大概因为被圈在天然呆这个框框里，还是会让我觉得少了什么吧。在电车上我闭上眼睛，想起莲见惠一郎。想起食指放在硬币上的那时候，想起看着窗边蜘蛛网的宁静时光。

好朋友圈子里的大家一重回学校生活，我和莲见惠一郎交谈的频率骤减。但我们已经交换了手机号码，所以经常找理由发短信联系。我想和他说话，他则是想找我召唤“钱仙”。有一天放学后，我们约在图书馆碰面。

“我和初中同学一起召过‘钱仙’，可是十日元硬币就不像和星野同学一起的时候那样动。”

“我想也是。”

“那天很可能是受到星野同学通灵能力的吸引，鬼魂才肯帮助我们。”

莲见惠一郎很认真地一心想着幽灵的事。就算面对面坐着，他好像也看不到我，一直试图想看到阴间。其实我也会落寞。

“我想请你再和我一起召唤‘钱仙’。”

“今天吗？可以呀，在哪里？”

“如果你愿意到我家就太好了。”

我们离开学校前往他家，他说走路要十五分钟。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古色古香独栋房子林立的区域。那里有神社，有石梯，有野猫穿梭的小巷。我们穿过竹林经过地藏菩萨前，在夕阳西垂的天空下，一起结伴而行。

他突然邀我到他家，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颗心定不下来。可是，他有非在他家召唤“钱仙”不可的理由。

“我想在我妹妹的房间试试看。搞不好，我妹妹的灵魂愿意回答。”

他妹妹名叫莲见华，九岁就去世了，在母亲的面前被大卡车碾死。妹妹的死似乎一直是莲见惠一郎心头的伤，他很挂念妹妹，想知道她在阴间是不是过得很幸福。我准备配合他。虽然于心不安，但还是装作他妹妹来移动十日元硬币回答他吧。这么做，他心头的伤也许可以稍稍愈合。可是，这么做真的好吗？我骗他说妹妹的灵魂真的存在，那么在他面前我就必须永远扮演通灵少女。怎么办？还是应该算了？在去他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摇摆不定。但结果，那天召唤“钱仙”的事中止了。

我们来到莲见家门前。那是一户仿佛自古就在那里的和式人家。有着瓦片屋顶，门是拉门。外圈全是石墙，荒芜的庭院非常宽敞，里面停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是黑色轿车，看到那辆车，莲见惠一郎一脸讶异。只见他皱起眉头，露出有些迟疑的神情说：

“星野同学，抱歉，今天还是算了。”

“为什么？”

“那是我们认识的医生的车。”

“医生？医生的车怎么会来？”

“我妈妈有点问题……”

他母亲自从亲眼看见女儿惨死，心里就不平静。平常没问题，但每个月恐慌症会发作几次。认识的医生车在，就表示今天可能就是那样的

日子。他如此解释道。

“那我还是回去好了。”

“抱歉，你都来到我家了。”

我的心还没有坚强到能和这种状态下的伯母见面。他说要送我到车站，但我拒绝了。

“我认得路。莲见同学，你还是赶快去陪你妈妈吧。拜拜，学校见！”

他过意不去地点点头，走向家门。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进屋里。和同年的男生相比，他的背影很小。瘦弱得像初中生，压在他肩上的命运显得更沉重残酷。

我和莲见惠一郎在走廊上交谈，或两个人结伴走在校外，好朋友圈子的人都看到这些画面了。

“他有什么好的？”帅哥藤川问。

“要你管。”我回答。

“是喔。”藤川很不高兴地说。

后来朋友A传简讯告诉我，藤川对我有点意思。我根本没想过，所以很惊讶。朋友A认为他不高兴，是因为我被别的男生抢走了。但冷静想想，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爱看少女漫画的朋友A想太多了。

事情发生在周末。那天是外婆往生一年的忌日，所以亲戚要在大舅公家聚会。我们坐爸爸开的车，车程约一小时。车子开向郊外，驶进山路。雨刷频频刷掉打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我应该在出发前把手机充好电的，在车上读短信时，发现电池快没电了。

大舅公家是铲平山林盖出来的。宽广的庭院里有大得能停好几辆观光巴士的停车场，已经停了许多亲戚的车了。一按设在门上的对讲机，阿姨就出来招呼。从大门到主屋这段路上，我们撑着伞边走边欣赏和风庭园。

一进屋，亲戚的小朋友发现我就跑过来。

“哇！泉姐姐！”

“跟我们玩！”

小朋友们猛往我身上扑。势道太猛我没站稳，屁股就碰到玄关一个很气派的摆饰。我记得那东西价值好几百万日元，眼看着它倒下来就要掉到地上，却稳稳停住了。阿姨发动了念力，我从她转动眼珠能看出来，东西被垂直摆好。

“好了！你们几个！小心一点！”

一挨骂，小朋友们大喊“快逃！”便飞走了。我说飞走并不是比喻，他们真的是身体离地在地板上滑也似移动。体重很轻时，透明的手可以支撑自己的身体凌空而行。我小时候常这么做。

我们拜过外婆的牌位，在大舅公他们的宴席一角享用餐点。榻榻米大宴会厅里摆了长桌，上面摆满寿司、炸鸡、卤菜。妈妈和阿姨们忙着整理空盘、注意酒杯是不是空了。在大宴会厅和厨房来回行走时，妈妈那边的亲戚因为可以用透明的手端拖盘，所以运送量是两倍。但由于手臂承受的重量也是两倍，除非真的很忙，否则谁也不会这么做。

结婚几年的亲戚姐姐也来了。她怀孕了，肚子圆鼓鼓，好像快撑破似的。妈妈和阿姨她们去看姐姐的肚子。

“泉，你也来请姐姐给你摸摸看呀！”

妈妈招手叫我。我得到亲戚姐姐的同意，伸出透明的手。亲戚姐姐的肚子活像西瓜一般，上面是一层薄薄的衣服，我的透明手轻轻抚摸那颗球。在子宫里睡得迷迷糊糊的胎儿类似手一般的东西轻轻摸到我的指尖。我的食指感觉到胎儿小手的触感和温度，好感动。

“害喜呢？都好了？”

妈妈问亲戚姐姐。

“都好了。但实在很皮，做菜更要特别小心。”她摸着肚子说。

在肚子里的宝宝也能使用念力，他会伸出透明的手到处乱碰母亲身

边的东西，我们把这叫作宝宝的调皮。因为没力气，所以宝宝无法以念力移动物品。但像做菜的时候，就必须小心不让肚子里的胎儿碰到热锅；坐电车也要格外小心，免得让人以为有色狼而害身边的上班族蒙上不白之冤。

喝醉的大舅公跑过来，一屁股坐在旁边。大舅公是留着白胡子的健壮老人，人虽瘦，却是大胃王，酒喝得比谁都多。

“我瞧瞧，让我摸摸宝宝。”

大舅公一脸色相这么说，阿姨们便挡在前面保护亲戚姐姐。照规矩，只有女性才能把手伸进子宫摸胎儿。

逃过大舅公的魔爪，我和亲戚姐姐坐在廊檐下。廊檐可以眺望被雨打湿的和风庭园。绿意比平常更浓，池面涟漪出现又消失，水滴从屋檐滴落，湿湿的风吹在脸颊上好舒服。

“姐姐和他在哪里认识的？”

大宴会厅里，有个年轻男子被灌醉了。那就是亲戚姐姐的先生。

“我们是同事，他是魔术迷。”

“魔术迷？”

“在公司的忘年会上啊，我表演了魔术。我让啤酒瓶和杯子飘浮在半空中倒酒。这件事，你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那恐怕不是魔术，是利用透明的手吧。

“反应热烈极了。我一时得意忘形，又隔空帮上司打领带，这招博得满堂彩。我从来没像那时候那么庆幸自己有念力。虽然说要是被拆穿了，很可能要把所有人灭口就是。不过，先不管这个，他也要表演他自豪的魔术。”

她的表演太过精彩，他的就相形失色。自称魔术迷的他很受伤，跪在她面前请她收他当徒弟。这个职场还真有趣。

“然后，又发生一些事，被他知道我表演的其实根本不是魔术，所以不得不向他招认我有超能力，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是姐姐保护了他。”

不被灭口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配偶。

“没有啊。我想无论他知不知道，结果都不会变。不如说，我大概是直觉这个人值得嫁才招认的吧。”

“说出秘密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棒哦。可以在对方面前当真正的自己。”

“好好喔。”

有这种能力也不能向别人炫耀。不仅不能，身怀秘密这种事，还会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一道墙。无论交到再要好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人并不了解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才不要这种能力，真希望生在一般家族里。

这时候，小朋友们从走廊另一头飞过来，一个个抱住我的脖子。他们吵着“跟我玩！跟我玩！”，我只好中断和亲戚姐姐的谈话。

和小朋友们玩一玩，时间就过去了。傍晚，亲戚都要回去了。我和爸爸妈妈向大舅公打过招呼，踏上归途。爸爸喝了酒，回程由妈妈开车。妈妈平常很少开车，想开雨刷却打起方向灯。

在山路上缓缓而行，我的手机收到一封短信。是莲见惠一郎发的。但内容让我百思不解。

星野同学也去约好的地方会合吗？

因为下雨，我会迟到一下。

我不知道如何联系你朋友，可以请你帮我转达吗？

莲见惠一郎

这封短信在说什么？我们有约吗？不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重读过去的短信也完全没提到这件事。我在车子的后座和手机屏幕干瞪眼。在蜿蜒的山路上这么做，害我晕车有点想吐。我发短信询问莲见惠一

郎，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今天中午有一个自称我朋友的人来约莲见惠一郎出去。她打电话到莲见家，说有要事相谈，想尽快见面，并约好傍晚六点在车站大楼碰面。但我完全没头绪，莲见惠一郎会不会被骗了？

妈妈小心翼翼地开着车走在山路上，每次遇到转弯，身子一下向右偏，一下向左偏。我打好给莲见惠一郎的短信，叫他不要去。正要发出去，屏幕变暗了，电池没电了。怎么这么不巧，我整个人都呆掉了。

“妈，可不可以把我放在车站？晚上六点到得了吗？”我问驾驶座的妈妈。

“六点？我看有点难哦。”

雨刷忽左忽右忙忙碌碌地动来动去，看得我好心急。我又没带车充线。莲见惠一郎很可能依照那通电话的指示到车站。我有不好的预感。

4

撑着伞的行人在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来来去去。车流量很大，妈妈紧张地握着方向盘。

虽然还不到这个季节的日落时间，但因为天空被雨云遮蔽，光线昏暗。我向爸妈解释临时必须在车站前和朋友碰面。时间已经超过六点了，我请妈妈在车站大楼的入口附近靠边停下。

“这个你带去。”

坐在前座的爸爸把伞借给我。

“不要弄到太晚哦！”

妈妈开车走了。后车灯渐渐远离，驶入车阵。

我走进车站大楼寻找莲见惠一郎。因为不知道他被叫去的详细地点，除了到处寻找没别的办法。车站大楼是三层楼建筑，一楼是超市，二、三楼是百货服饰。但冷静下来一想，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我停止跑

步，开始走着寻找他的身影。

莲见惠一郎的确被人叫出来了。虽然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这么做，但搞不好只是小小的恶作剧。把人约出来却根本没人出现，让莲见惠一郎空等一场的那种。若是如此，我就不必那么着急了。

楼梯没什么人走，总是静悄悄的。大家几乎都搭手扶梯在楼层间移动。我找完二楼，到位在后方的楼梯时，往下注意到楼梯转角平台那里，有一名体格非常瘦小的少年，他是穿便服的莲见惠一郎。但他不是一个人，三个小混混围着他。也许这样是给他们贴上小混混的标签，但那几个人的穿着打扮很吓人，完全是分类典型，他们就是不良少年。染过的头发，配色夸大花哨的服装，威吓众人的站姿，如果用小混混这个字眼进行图片搜索，搜索结果大概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把莲见惠一郎逼到墙边。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气氛很可怕。

“莲见同学！”

我从二楼叫喊。莲见惠一郎抬头发现我，脸色沉下。那是种最不想被人看见的场面却被我撞见的尴尬神情。

“星野同学……”

“你遇上什么麻烦吗？”

“嗯，算是吧。他们正要抢我的钱包。”

“原来你还有心情这么冷静地说明现况啊”，我虽然这么想，但他额头冒着汗。那些小混混个子很高，在他们围绕下靠着墙的莲见惠一郎，简直像一只被三头老虎逼得走投无路的小老鼠。

但有一件事更让我觉得奇怪。莲见惠一郎说出我的名字时，那些小混混互相交换眼色，露出该怎么办的神情。会不会他们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并不是碰巧经过这里。会不会和自称我朋友而把莲见惠一郎叫出来的人有关？

先说结论好了，我的推测没错。后来才知道，他们很可能受雇于人。应该是有人通知这三个小混混，要他们这个时间和地点找莲见麻

烦，给他好看。

“藤川啦。一定是他安排的。”朋友A后来发这样的短信给我。真假姑且不论。

“那个……”我怯怯地朝楼梯平台说。

必须设法脱离这些小混混的包围。他们回头看我，莲见惠一郎趁这个机会悄悄贴着墙移动，想离开他们。

“慢着，事情还没完。”

一个小混混抓住莲见惠一郎的肩膀。他露出很痛的表情。

“我们找他有事，你闪开。”小混混对我说。

“放开我。”

莲见惠一郎甩开那只手。其中一个小混混仿佛不能容许他反抗的态度，抓住莲见惠一郎的领口威吓他。我很害怕，想赶快离开这里。旁往边一看，墙上有火灾警报器就了按下去。

一按下按钮，震耳欲聋的警报声便响彻整座大楼。

“趁现在！”

我一大喊，莲见惠一郎一点头，便跑上楼梯。小混混们因为警报器分神，但立刻就想把莲见惠一郎追回。我伸出透明手臂，绊了抢先的那个流氓的脚。他腿一软，踉跄一下往前扑。第一个都这样了，跟在后面的两个顺势被堵住，无法立刻追上来。

我们跑过二楼。这里挤满小小的店家。因为警报器一直响，客人和店员都站在通道上四处张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边跑边看后面，那三个小混混追过来了。每经过一家服饰店，我就用念力把衣架拉到他们面前。虽然对不起店家，但小混混闪不过突然滑到眼前的衣架，全部撞上跌倒。我们则争取时间，拉开距离。

我们推开行人跑下手扶梯，在一楼的超市里狂奔。怕被人群冲散，不知不觉就牵起手。我们躲在货架后观察情况，他们也来到一楼分头寻找我们，看起来很生气。我们想逃到外面，却半路就被发现了。

“找到了！”

其中一个朝我们跑来。他旁边就堆着一座特价罐头小山。我伸长透明的手，用力把罐头推倒。横向突然飞过来的几个罐头打中他头部。其他的罐头也倒了，滚落在吃痛的那家伙脚下。

对于另外两个从别的方向赶过来的家伙，我则是推附近的购物车撞向他们。闪过一车，又有另一车滑来。店里的购物车像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陨石般朝他们身边集中，把他们困在那里。超市的客人和店员对警报声、小混混的斥骂声、罐头山倒下声，以及自行滑动的购物车不知所措。

我们从超市后方来到车站大楼通道。这个出入口在车站售票口反方向，很少有人走。有一道沉重的玻璃门，我和莲见惠一郎穿过那道门总算来到外面。雨滴从空中落下，我的一只手一直紧握着雨伞，却抖得撑不开伞面。绊倒流氓的触感还留在手上。我好不容易撑开伞，和莲见惠一郎靠在一起躲在伞底下。

身后传来声音，他们三个正全速在车站大楼的通道上奔跑。玻璃门敞开，他们一定打算像火箭一样从那里冲出来抓我们。但就在他们要出来时，我伸出透明的手用力关上厚厚的玻璃门。玻璃门很坚固。因为他们整个人撞上去也没坏。

趁他们痛得哀叫，我们跑到行人很多的十字路口。混进撑着伞的行人中，总算放心喘一口气。

湿湿的路面反射了路灯的白光。雨滴打在爸爸借给我的黑色绅士伞上，啪嚓啪嚓的声响很像烟火的声音。莲见惠一郎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的手心，是刚才一直和我牵在一起的那只手。我当着他的面闯下大祸了，又不能告诉他念力的事，这次也说是幽灵好了。

“原来，根本没有幽灵啊。”可是，他却突然说道。

他忽地停下脚步，肩膀露在雨伞遮蔽的范围外。

“避难训练那天，不是幽灵在楼梯上拉住差点跌下去的我，是星野

同学，因为手的触感是一样的。”

那天晚上，我发短信和朋友A商量。她怀疑幕后黑手是好朋友圈子里的帅哥藤川。藤川交游广阔，也认识他校的小混混。然后，因为他对我有意思而嫉妒莲见惠一郎（这是朋友A少女漫画看太多的幻想）。藤川大概找认识的女生假装是我朋友，打电话到莲见惠一郎家把他约出来，准备教训他泄愤。“可是拿这件事质问藤川不是上策。”朋友A在短信里这样写。在朋友圈子里，藤川的影响力很大。他总是圈子的中心，和他敌对恐怕就无法再待在圈子里了。

可是，我没有朋友A那么理性。第二天早上，我一在教室看到藤川就跑过去，用旁边的椅子当脚踏板，跳起来打他的头。已经来学校的朋友A一副呆滞的表情看着我的动作。

“你干吗啦！”

藤川摸着头低头看我。

“是你吗？”

“啥？”

“昨天的事！”

“什么昨天的事？见鬼了，我哪儿知道。”

藤川一脸惊愕地看着我。

他在装蒜吗？还是真不知道？我无法判断。我说出昨天的事，藤川双手环胸闭上眼睛，转了一圈脖子。然后，他朝着朋友A说：

“是你搞的鬼吧。”

被藤川点名，朋友A显得很惊慌。我正吃惊的时候，莲见惠一郎进了教室。他朝我看一眼，微微点个头，就走向自己的位子。

“莲见同学。”叫住他的是藤川，“钱包能不能借看一下？”

“为什么？”

莲见惠一郎很讶异。他们两个恐怕连话都没说过，难怪他会提防。

“你那里不是有一个星野的十日元硬币吗，就是召唤‘钱仙’那个。那天的事，我听星野说了。那时候的十日元硬币能不能借看一下？我想确认一件事。”藤川说。

莲见惠一郎朝我看一眼。我点头，他便从钱包里拿出十日元硬币递给藤川。藤川用指尖夹住硬币，前前后后仔细察看。他回头对朋友A说：

“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吧。你叫小混混打人，就是要连钱包一起把这个抢到手吧。”

我拿来当护身符的十日元硬币有铸造错误的痕迹。藤川是在游乐场捡到我钱包的时候得知的。他跑到自动贩卖机想买果汁，碰巧发现那枚硬币。

“那时我没在意，不过上次电视节目有播，说这种变体币很值钱。”

我的十日元硬币上，没有正面应该有的平等院凤凰堂[2]，而是两面都像镜像般刻着“10”这个数字。藤川说这是一种叫作错打的变体币。制造十日元硬币时，前一枚硬币没从压模机上掉下来，还在上面就直接压在下一枚硬币上。变体币在收藏家间是以几十万日元在交易的。几十万日元？我好惊讶。

藤川说朋友A应该是发现那枚硬币的价值。我掉钱包时只有她那么好心地帮我找，恐怕就是这个缘故。

“八成想找机会据为己有吧？”

但我用那枚十日元硬币来召唤钱仙，借给莲见惠一郎，目标就变成他的钱包了。

“哦，可是，你有证据吗？”朋友A傻眼地说。

“没有，你叫我去哪里找，这些全都是我的想象。”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藤川耸耸肩，他将难得一见的十日元硬币还给莲见，然后转向我，在我头上乱搓一把。

“这是你刚打我头的惩罚！”

“住手！”

我一骂，帅哥藤川便跑到别的男生那里了，然后又像平常一样，朋友圈子愉快地笑闹起来。朋友A也一起，以机灵的话语让场面更愉快。聊得热络时，她看我一眼，露出微笑。我觉得背上一凉，感到一阵寒意。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莲见惠一郎歪着头问。他要把十日元硬币放回钱包，我整理思绪，确认一个事实。

“莲见同学！那十日元，还、还我！”

放学后，我到莲见家拜访。门是拉门式，硬泥地上有鞋子。我很紧张地见了他妈妈。

他妈妈是个具纤细气质的美人。皮肤好白，长长的睫毛在眼角落下影子。

“惠一郎，你回来了。”

“妈，我回来了。”

她握起儿子的手，简直就像戏里一幕。莲见惠一郎向母亲介绍我。

“这位是星野泉同学。”

我行一礼。他妈妈似乎有点提防。

“伯母好。”

“你好，星野同学。”

我脱了鞋，在玄关摆好。莲见惠一郎带我到他房间，我们一起看了他收藏的灵异照片。有些看起来像合成的，有些看起来很恐怖。不过他房间整理得好干净，和我被爸妈称为魔境的房间形成对比。伯母为我们送上红茶和切片蛋糕卷时，注意到我面前摊开的灵异照片，他妈妈担心地说：

“你不会怕那些吗？”

“不会。而且，我有一点点灵异能力。”

“灵异能力？”

“我平常看得见。”

我和莲见惠一郎对看一眼。我已经向他招认自己没通灵能力了，但今天是设定成有的日子。伯母离开后，我请莲见惠一郎用计算机帮我查一件事，在网络上搜寻十日元变体币的行情。在拍卖网站上，我的十日元硬币的确可以标价数十万日元。我们两个研究如何上网拍卖，就这样过了一个钟头。

我借用洗手间。洗完手来到走廊，窗外照进来的夕阳让整面墙发出橘红色光芒，整个家充满沉静的气氛。在回莲见惠一郎房间的路上，我发现他妹妹的房间，入口的拉门打开着。我停下来，往房里看。榻榻米房里只有一张书桌和衣柜。夕阳从挂在窗上的窗帘布上透出，书桌上放着她生前用过的小学生书包和装有全家福照片的相框。

走廊的地板响起脚步声朝我靠近。伯母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华的事，惠一郎告诉你了？”我点点头。

“九岁的时候，因为意外……”

伯母站在我旁边看着女儿的房间，雪白的脸庞宛如虚幻的睡莲。让我忍不住想，因为姓氏里有莲这个字吗。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压死，从此她的心就常常失去平衡。莲见惠一郎会相信灵异现象也与妹妹的死有关。他希望莲见华的灵魂并没在当天完全消灭，至今仍在人世，即使只是一小块碎片也好。但也许他是为了母亲才这么希望的。

我做一个深呼吸，装作脚步不稳，踏进莲见华的房间。我站在房间正中央，举目四顾。

“怎么啦？没事吧？”伯母疑惑地问我。

这时候，房间的窗帘微微摇晃。窗户关起来，明明不可能有风吹进，窗帘却像波浪般起伏。伯母注意到了，出现倒抽一口气的表情。我按住胸口，故意喘气。

“就在，附近。”

伯母以发问的眼神望着我。我朝书桌上的书包看去。

“刚才，有个女孩在这里。”

啪的一声，相框自行倒下。我走过去，重新摆好。那张照片看来是旅行时拍的，是父母与两兄妹的合照。莲见华是名长得很像母亲的少女。

伯母在房门口屏着气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她在努力了解现在正发生着什么。我走到她身边，牵起她的手。她的手连指尖都是冰冷的。她虽然很害怕，却没甩开我的手。我一拉，就跟我进了房间。

“请坐在这里。”

我请伯母在书桌的椅子上坐下。她坐下来抬头看我。我把双手放在她肩上，安抚她。

“我听得到声音，去世的人的声音。”

伯母穿着领口敞开的衣服。看到她消瘦而突出的锁骨，我很不舍。当面失去女儿，会有有多大的悲恸施加在她的骨骼上呢。伯母的手叠在我放在她肩头的手上。

这时候，衣橱里传来一阵怪声。好像有人躲在那里，是用指甲从衣橱里抓门的声音。

“惠一郎？”伯母叫道。

大概以为儿子躲在那里。当然不是。走廊上传来脚步声，莲见惠一郎出现在房间门口。见到坐在椅子上的母亲和把手放在她肩上的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是什么状况？”

这段时间，衣橱里还是发出声音。除了刮东西的声音，甚至还有挂着衣服的衣架摇晃声。我走到衣橱那里，胆战心惊地打开门。伯母倒抽一口气，里面没有人，只有莲见华的衣服。声音停了，但衣服还在摇晃。

我往衣橱深处看，发挥想象力。勾勒出女孩抱着膝盖躲在那里捉迷藏的样子。我像要配合她的视线高度般蹲下，弯着身子，呼唤我想象出来的女孩：

“你好。你怎么躲在这里呢？”

莲见华，她就在这里，我这样暗示自己。因交通事故当场死亡而离开人世的少女，在相框里展露笑颜的少女，她就抱着膝盖坐在衣橱里，有话对我说。我竖起耳朵倾听。

“嗯，我明白了。我会转告的，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

我点点头，莲见华便站起来。

啪的一声，窗上的月牙锁开了。窗户猛然打开，风吹进来，扬起窗帘。伯母尖叫起来。莲见惠一郎也吓了一跳。两人仿佛被莲见华的幽灵摸了手般，望着自己的右手。我所想象的莲见华微微一笑，消失在窗外，化在风中，飞往天空的彼端。

我吁一口气，当场坐倒，就像紧张解除后的全身虚脱。

莲见惠一郎扶着我到餐厅。我们三个人围着餐桌喝热茶。我看着茶杯里冒出的热气，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我说自己在莲见华的房间里见到她的灵魂，她在衣橱里，有话要我转告伯母。这些全都是我编的，但伯母相信了。

“妈妈，不要挂念我。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伯母含着泪点头。

我走出莲见家，深深行一礼。“下次再来玩哦。”听伯母这么说，我好高兴。莲见惠一郎送我到车站。他推着脚踏车，走在我旁边。每次经过路灯底下，车轮便在柏油路上形成影子。莲见惠一郎向我道谢。今天这场骗局是我们两个一起安排的。骗人虽然不好，但我们相信有善意的谎言。

到车站附近，还舍不得分手，我们在人群交错之间站着说话。许多人来来去去，天空是深海般的深青色。

“我好羡慕星野同学，要是我们也有那种超能力就好了，我妈妈就能救华了。可以在车子快压到华的时候，用超能力把她推开。也许她就不会被车子撞到了。”

长长的睫毛底下，莲见惠一郎的眼睛微微泛红。一直看着那张脸我会呼吸困难，所以我便抬头看天，星星开始闪耀了。我向他坦承念力的事，但还没告诉他知道秘密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只有一个办法能保护他不让他被灭口，可是要说这件事实在太尴尬了，因为根本就像要挟嘛！拒绝就会被灭口，哪有这样的。

“对了，有一件事我有点好奇。”我问他，“刚才在小华的房间里，窗户打开的时候，你们都看着手对不对。”

戏快演完的时候。我用透明手臂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扬起窗帘。那时候，莲见惠一郎和伯母都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右手。这我实在想不通。

“那招我也吓了一跳。那是星野同学用超能力摸了我们的手吧？”莲见惠一郎这样告诉我。

“你还记得那时候的触感吗？”

“很像是一只小手。简直就像真的是华来摸的。”

“哦……”

我看着星星想：真奇怪！因为我根本没这么做。

亲戚姐姐平安生产了，我们探望刚出生的小宝宝。在妇产科的停车场刚好遇到开着车出来的大舅公。大舅公一看到我，就豪迈地笑说“你大闹了一场啊”。我和莲见惠一郎牵着手在超市里跑来跑去的样子被监视摄影机录下来，上传到影片分享网站上去了。我们的脸虽然都打上马赛克，但自行倒下的罐头、自行移动的购物车等使用念力的痕迹全被拍下。但一般大众都认为那是后期合成的影片，完全没造成话题。我和爸妈都松了一口气，否则不知道多少人要被灭口。

好可怕的血腥家族。这种能力我才不要，我巴不得出生在更普通的人家，以前我常这么想。但最近，这个想法有点变了。如果没有透明的手，我就不会遇见莲见惠一郎，也无法打开他母亲的心结。经过这次的事，我也学会和好朋友圈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扮演天然呆时也看得很开。即使他们逗我，很神奇的是我也不在意了。我现在很明白和他们的对话都是表面上的人际往来。有人认识真正的我。光是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不在乎。

亲戚姐姐还没出院，宝宝住在保温箱里。这家妇产科是我们家族的人开的，护理师当中也有好几个是亲戚，新生儿用透明的手在四周调皮捣蛋，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宝宝还很小，一哭就会全身通红，也不像我们这样会说话，感觉好像是个赤裸裸的生命体。妈妈和我伸出透明的手，握住保温箱里的小手。

“欢迎。”

母亲对宝宝说。宝宝也伸出透明的手，好像摸什么神奇的东西般一直摸我们的脸。虽然不知道隔着保温箱宝宝听不听得见，但我也对他说话。为他即将展开的人生送上满满的祝福。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注释

[1] 念力，也被翻译为意念。希腊语中被写作“telekinesis”或者“psychokinesis”，是由亨利·霍尔特杜撰的，根据意识直接影响到一个物理系统。这些想象完全不能用任何已知的物理能量来解释。念力典型例子可以包括扭曲或移动的物件，或影响随机数发生器的输出。——译者注

[2] 日本十日元硬币上的图案。——译者注


KITAYAMA TAKEKUNI
[日]北山猛邦 著
青青 译
少年检阅官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目录

前言
序奏　庭园幻想
第一章　迷失小镇的印记
第二章　“侦探”名号之死
第三章　断头湖
间奏　书包里的少女
第四章　少年检阅官登场
第五章　末日的
第六章　真相
终奏　为了短暂的离别
解读　Why侦探，Why推理？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滨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的，“金泽文库”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有一家收集了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它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意思，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的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界定。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用“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210mm×148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

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以自由度著称的梅菲斯特奖独树一帜。梅菲斯特奖是讲谈社旗下的公募新人奖，其特色在于不限题材，不设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因此，获奖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如森博嗣、京极夏彦、辻村深月等人气作家也都出道于梅菲斯特奖。梅菲斯特作家系列的引进出版，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经典佳作。

说到现代擅长机械诡计的推理作家，北山猛邦绝对是其中一员。以“城系列”出道以来，北山猛邦不断挑战全新的机械诡计，被誉为“物理的北山”。而与那些机械诡计相匹配的，则是世纪末与末日的异常世界设定。相较本格而言，有人称他的风格为“脱格”。千本樱文库会陆续推介更多的脱格作家。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序奏

庭园幻想

她望着窗户的方向。窗户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丝毫窥不见外面的景象。但她却隔着窗户，感受到了外面无声飘落的细雨。在完全密闭的房间内，唯有灰沉沉的阴暗与空气中特有的湿气，能让她感受到雨的存在。但即便周围与昏暗融为一体，覆盖她眼睛的纱布依然白得鲜明。

她双目失明。

她的视力已经不可能恢复，两个眼球被利刃划过，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左眼的伤口深至玻璃体底部。被镇上的人发现时，她双眼带着重伤，倒在森林附近。虽然手脚也布满擦伤，但相比眼睛的伤势，根本不值一提。

被送往医院后，她只接受了最基本的治疗。虽然院方认定她的双眼视力恢复无望，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很快便出院了。后续在家进行疗养即可。

钏枝每天都会前往她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她和钏枝虽算不上至交，但从小就认识。对于无亲无故的她来说，钏枝是唯一的依靠。除钏枝外，再无他人关心她的伤势。

一坐到她身旁，便能闻到一股药味。钏枝帮她把绷带剪成适宜长度，将适量的纱布与消炎药放在边桌上，只要准备好这些，剩下的她可以自己完成。

她面向钏枝，刘海凌乱地散落在眼睛的绷带处。钏枝轻轻地帮她撩起头发，将堆在她膝盖处的棉被拉到腰部位置。

“谢谢。”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格外沙哑。

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向来不关心他人事宜的镇民们，罕见地议论起她的遭遇。仔细倾听后会发现，所有流言都将其归咎于一个恶因，那就是——靠近森林会招

来不幸。

这是镇民们心知肚明的事情。

小镇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原本这座小镇是居民们为了逃离受到洪水和海啸侵蚀的海岸线，来到山上逐渐开垦而成的。或许是地势封闭的缘故，居民们过着极度闭塞的生活。他们基本不与其他城镇来往，在幽深的森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里有许多关于森林的禁忌。毕竟森林辽阔而巨大，一旦在森林里迷路，就会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在镇民们看来，她闯入森林，失去双眼，是理所当然的报应，起码要比回不来好得多。但谁也不愿意深究，她究竟受到了何种物体的攻击。医院与民间自警队认为，她是被尖锐的树枝划伤的。钏枝起初也十分赞同这种说法——直到听到她本人的叙述。

“我在森林深处遇到了这世上最恐怖的东西。”

她战战兢兢地撩起垂到脸颊上的发丝。

钏枝抱着手臂，在脑中想象这世上最恐怖的东西。他对孩提时期遭遇的海啸有阴影，所以，他至今仍然怕水。窗户玻璃上滑落的雨水；拍打在远方海岸线上的海浪；不知来自何处的水龙头用水。只要想象自己被大量的水吞噬，内心就会感到无比恐惧。但这只是他个人理解的恐怖，应该不同于她所描述的。

“我没办法想象呢。”

“也是啊。”她露出恶魔般的笑容，“那确实是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尽管身体的伤口逐渐痊愈，但心灵的创伤似乎仍严重影响着她的精神。但她并没有惊慌失措，她的心如同经过打磨的刀锋，冷冽而澄澈。

她自小便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成熟的举止、好奇心旺盛的性格以及古怪的恶作剧行为，使她承受着其他孩子的异样眼光。等孩子们长大，了解了世间的人情世故后，更是变本加厉地将她视为异端。因为她

不畏惧那可怕的森林。当时，钏枝并不在意她是否为异端，但某次还是好奇地向她问起“为什么不害怕森林？”得到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森林很美。”但钏枝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美丽这种情愫早就不知何时已从他的内心消失。

她身上有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无论是性格、感情、言行，或是独一无二的气息。在钏枝看来，自从她双目失明，他们完全成了不同世界的人。受伤造成的打击固然很大，但失去视力使她进一步趋于“完美”。明明近在眼前，却像是远在天边。在静谧的空间里专心聆听雨声的她，宛如空气或光线，亦或是某种无法触及的缥缈之物。

她究竟在森林里遭遇了什么？

她亲口给出了答案。

“在一个美丽的月夜，我走进了森林。”

“为什么要去森林？”

“这是我的日常。”

她喜欢夜里在镇上四处游荡，以为这样就能查探到这个世界的秘密。当时，她的眼睛完好无损。

“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森林深处。森林深处的树木要比入口处更葱郁。借助着从树枝缝隙间洒下的月光，我在追逐一个人的身影。我已经不记得是一开始就追着他，还是半路发现他并开始追踪的。总之，是他引诱我进入了森林深处。”

“他？”

“你应该知道吧？就是住在禁忌森林里的那个人。”

“你指的是‘侦探’？”

传说森林里住着一个守林人。他就是整个小镇居民的背后统治者——“侦探”。

没人知道“侦探”是个怎样的人。也没人知道他住在那里的理由、他的习性以及真实面目。大多镇民只知道他住在森林深处。居民之所以不能涉足森林，也因为那是“侦探”的领地。

从某种意义来说，“侦探”就是令人恐惧的对象。“侦探”时刻监视着小镇，并给镇民下达审判。至于审判的理由，只有“侦探”知道。镇民只清楚一点，那就是审判的最终处罚，必定是死亡。所以谁也不敢接近森林。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故意闯入‘侦探’的森林？”钏枝平静地说，“但你跟踪的那个人影，真的是‘侦探’吗？”

“除我之外，也只有‘侦探’能在森林里自由走动吧。”

“你怎么知道是他？说不定是个女人呢？”

“只是直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好吧，起码能确定‘侦探’不是怪物之类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钏枝还是心怀疑虑。

真的是“侦探”吗？

说到底，“侦探”到底是什么？

钏枝模糊地在脑海中将“侦探”描绘成一个黑暗的人影。

她继续说道：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悄悄地跟在他身后。那个名叫‘侦探’的人物并没有察觉到我。所以，所谓的‘侦探’也不过如此。”

只有无知的孩童与她敢如此若无其事地亵渎“侦探”。但钏枝并不打算劝阻，因为她一贯如此。

“跟着跟着，我就跟丢了。毕竟以我的步伐根本追不上他。没有办法，我只好独自在森林里游走。我也不清楚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身上也没有带指南针之类的有用工具。即便带了，也辨不清方位。于是，我只好凭着感觉往前走。”

“你迷路了？”

“没有。没走多久，我就发现了一间小屋。屋子非常小，孤零零地立在森林里。”

她轻轻碰了碰脸上的纱布。钏枝抓住她的手放回膝盖上，以免她把玩纱布。她露出略微不满的表情，但没说什么。

“那间屋子真的非常小，没有窗户，屋顶也很矮，大概比你的个子稍微高一点，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身高的话。”她扭头看向钏枝，双眼空洞无神，“我以为那栋小屋就是‘侦探’的家，于是躲到树荫里，暗中窥视小屋的动静。我也不清楚自己在夜晚的森林里守了多久，只是一动不动地蹲着。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于是我推开了小屋的门。”

“你推开了门？”

钏枝以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但她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讲述：“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家具、餐具以及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里面没有灯，四周一片漆黑。如果不打开门让月光照进来，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屋子里没有一样带有神秘感的物体。唯独地上，躺着某样东西。”

“什么东西？”

“无头尸体。”

——什么！

钏枝惊愕得发不出声来，只能在心里大叫。他并不是没听到她的话，而是无法理解她话语间的含义。

尸体？

意思是，森林的小屋里横着一具死人的躯体？

而且那尸体还没有头？

原来如此。若将句子拆分成单词，并不难理解。

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钏枝从小到大只见过两次尸体。一次是祖父的尸体，他死于肺病。虽然他死得并不安详，但起码尸体是完好无损的。第二次是海啸时冲到岸边的无名尸体，尸体满是泥沙，五官难以辨认，四肢朝怪异的方向弯

曲，看起来十分凄惨。为避免让幸存者感到绝望，这类尸体通常都会被视为忌讳之物，草草地被拖去埋掉。钏枝见到的是碰巧未被发现的尸体。

死亡是件极其恐怖的事情。所以，尸体都会被埋到偏僻的地方。在这座小镇里，死亡本身就带着些许灰色的基调。

正因如此，钏枝对她所看到的景象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那尸体好像是个男人。我走进小屋，碰了碰那具尸体，全身硬邦邦的，据说那叫死后僵直。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真的很硬哦。”她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原来尸体真的会变得浑身僵硬呢。不过我没有再进一步确认，所以并不清楚死者身份。我继续在屋里四处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但除了尸体外，空无一物。连尸体身上的头颅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女孩的叙述不带丝毫犹豫。直到这一刻，钏枝才真正感受到，女孩在双目失明前看到的光景，是何等的恐怖。她所看到的最恐怖的东西——就是那具无头尸吗？钏枝怔怔地盯着她的嘴角。她在微笑。是的，恐怖。这才是真正的恐怖。那是他遗忘许久的感觉。令钏枝感到恐惧的是她在叙述那段经历时，嘴角扬起的笑容。先前一直被忽略的雨声，突然在耳边清晰地响起。

那尸体没有头，头不只被砍断，还消失不见。钏枝完全无法想象那种光景。

“那……流了很多血吗？”

“没有，一点血迹也没有。”

“为什么？头被砍掉肯定会流血吧？”

“肯定是在别处被杀的吧。”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了钏枝的问题，“然后，我走出小屋，再次躲进树荫里，监视小屋的动静，这次我应该躲得比刚才要远一些。”

“你要监视什么？”

“‘侦探’啊！因为我觉得‘侦探’有可能会现身。不对，我十分确定，我知道‘侦探’一定会现身。”

“为什么要对‘侦探’如此执着。只要在小镇里安分守己地过活，‘侦探’并不会为难你。如果你这样纠缠不休，反倒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吧。”

“你怎么也变得跟那群满嘴大道理的大人一样了。”她以充满遗憾的语气说道，“我只是想弄清‘侦探’的真实身份而已。”

“好奇心害死猫”。钏枝很想如此告诫她，但一切已经太迟。他默默地摇摇头，接着耸了耸肩。反正她也看不见。

“好吧，后来‘侦探’现身了吗？”

“现身了。但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不可思议的事？”

“我走出小屋，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一步、两步、三步……正当我向前迈着步子，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沙沙声，像是刮擦地面的声音，接着是树木摇晃的声音。我猛地转头，发现刚才查探过的那间小屋不见踪影，彻底消失了。”

“小屋消失了？”

“嗯，一点痕迹也没有。我离开小屋才不过几分钟，应该没有走远，不至于迷路看不到那间小屋。它应该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可就这样消失了。”

“会不会是被树木挡住了，所以看不到？或者是天色太暗，看不清楚。”

“不可能。”她果断地加以否认，“距离还没有远到看不清。相反，我明明就站在附近，可它却凭空消失了。”

“不是吧……”

“真的消失了，但那具无头尸却还留在原地。”

“尸体还在！”

“它和我在小屋里看到时一样，躺在地上。也就是说，消失的只有小屋。”

身后的小屋凭空消失，而屋内的尸体却还留在原地。钏枝感到一阵昏眩。她说的是真的吗？她失明前真的目睹了这样怪异的现象？说不定，她当时已经失明，所描述的这些都只是幻觉？无头的尸体，消失的小屋。对于习惯了平稳度日的钏枝而言，这些只能被归类为梦境或幻觉。

这些怪异现象，就是她口中的最恐怖的东西吗？

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然后，‘侦探’从尸体旁的阴影中现身了。”

“出现了？”

“嗯，他浑身被黑暗笼罩，身上裹着黑色披风，脸上戴着黑色面具。”

那就是“侦探”——

“不是怪物呢……”

太意外了。本想着就算“侦探”以怪物的模样现身，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那未必就是他的真实面貌。怪物般的人——还是人形怪物？那一身漆黑装扮的人物，真的就是“侦探”？但这些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就是“侦探”。不过，镇民偶尔目击到的“侦探”模样，与她的证词大部分一致。

“‘侦探’朝我走来，我无法动弹。不，不是无法动弹，我是在等待‘侦探’靠近。这可是个看清楚‘侦探’真实面貌的好机会。我想近距离好好观察他。但结果并未如愿。某样物体在月光下闪过一道光芒，下一瞬间，我的脸像是被火烧过般，一阵灼热。那是自双眼伤口流出的鲜血的温度。后来，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终究未能看清想看的东西，我飞奔而出。我不记得当时跑向了哪个方向，只记得迈出腿的瞬间，把‘侦

探’撞倒了。因此，我才能摆脱他的魔爪，在森林里逃窜。”

她的双眼毁于“侦探”之手。

神秘小屋里的无头尸，突然消失的小屋，“侦探”的出现，以及双目失明。想到她遭遇的这些超乎寻常的不幸，钏枝的心便一阵抽痛——这种痛，久久地挥之不去。或许是因为事情太过诡异，刺激了他沉睡已久的感情。

“虽然躲过了‘侦探’的追击，但那时候你的眼睛就已经……”

“没错，当时我已经看不清了。所以，我跌跌撞撞地在森林里四处逃命。但真正可怕的还在后头。与那个相比，先前看到的一切，甚至包括‘侦探’在内，都算不上什么。”

难道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东西?

钏枝实在没有办法想象。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

“森林的尽头。”

“你走出森林了？”

“不是，我走到了终点，这个世界的尽头。我发现了象征终点的标志物体，森林里的墙——”

“什么意思？”

“双目失明后，我疯也似的逃窜，跑着跑着，我突然触摸到一堵墙。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堵本不该出现在森林里的墙。不同于普通的墙壁，它摸起来有点软，触感十分奇妙。我不清楚自己的具体位置，可明明在森林里，我却有种处在狭小屋内的感觉。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你只是摸到了废弃的外墙吧。还是说，你又走回刚才那栋消失的小屋了？”

“不可能，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她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指尖，“毫无疑问，我所碰触到的就是室内的墙。我的眼睛看不见，只能靠触觉感知。但那明显是室内才有的墙。”

“室内墙壁的触感的确不同于外墙……可是，为什么森林里会有室内的墙呢？”

“所以，我悟出一件事情。”她突然压低声音说道，“包括‘侦探’的森林在内，整个小镇其实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我碰触的那堵墙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室外’，而‘侦探’就是这个迷你庭园世界的管理员。”这样说着，她脸上露出仿佛发现了世界真相的美丽笑容。

“庭园世界？”

“嘘，小心被人听到。说不定有人在偷听。”

看到她天真地将食指竖在嘴边，钏枝顿时觉得她疯了。双目失明的事实已经让她精神崩溃，所以她才会臆想出这些怪异的事情。

“你没注意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吗？你觉得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有几成是真的？我们要如何相信那些从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传出来的信息？说到底，收音机的电波是从何处传送出来，又是谁在放送，这些你都知道吗？”

“广播放送是政府在管理。”钏枝将在广播教育中学到的内容如实地背诵了出来，“政府会删减有害信息，公平传播安全信息……”

“不用再说了。”她叹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疑虑。”

“疑虑”二字在钏枝心底荡起了涟漪。小时候，他也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充满了疑问。例如躲避接连袭来的海啸与洪水的日子，仿佛没有情感的大人们，无人出入的小镇，只播放安全信息的广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对这些失去了兴趣。广播告诉他，这一切根本不值一提。

经历过战后的混乱期，人们开始借助收音机来完成基础教育。经过严格审查的广播，是国民赖以生存的信息源。对他们而言，收音机是生活必需品。几乎所有镇民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型收音机，那是这个小型社会与外界存在联系的唯一依据。

小时候，钏枝也曾对单方面的信息发布感到疑惑，也觉得审查信息

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但最后他还是习惯了。只要把耳机塞进耳朵，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地收听广播，什么事都会变得习以为常。

万一里面掺杂了虚假信息呢？

抱有这种想法只会让人身心俱疲，因为一旦开始怀疑，就没有尽头。如果审查者放送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呢？如果删除的部分才是真实的呢？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谎言？越想越分不清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说到底，这世界的历史不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删除手段上的？不能再想下去，老实接受这些经过处理的信息就行了。等神经变得迟钝，心也就跟着麻木了。

但她的描述着实很恐怖。广播里从来没有提到过无头尸，也没说过消失的小屋和“侦探”。这就是现实的恐怖之处。明明真实存在，却又如此不可思议。

最超乎想象的，要属她在森林深处触碰到的墙。

这座小镇真的是一个迷你庭园世界吗？若是如此，那天空的尽头在何处？月亮是从何处升起的？收音机教过我们这些吗？确实教过，所有人都在小学自然课上学过。但万一收音机传播的信息是假的呢？万一它把重要信息都删除了呢？

真相究竟在哪里？

钏枝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小镇被一堵高墙围绕的说法。因为他在沿海的城镇长大，为了躲避海啸才来到这座小镇，那是很早之前，还没认识她时发生的事情。钏枝是外来移民之一，他出生的小镇现在已沉至海底。为躲避不断上升的海岸线，逃到这座山间小镇生活的人，这个时代不在少数。

所以钏枝知道，这座小镇并没有被墙包围，也不是庭园状的墙中世界。

那她在森林尽头触碰到的墙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她在逃离“侦

探”时，不知不觉走进了一间废墟，碰触到残留的墙壁，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也有可能是森林里只剩内墙的废墟。

反正一切都是臆想。

她简直是疯了。

但到底哪部分才是非现实呢？

“你错了，我们没有被围墙困住。”钏枝无力地嘀咕道。

“错的是你们。”女孩突然压低声音说道，“看来你还不明白我所遇到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秘密。”

雨声停了。

或许雨早就停了，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下雨。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在森林尽头触碰到墙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存在于墙壁另一侧的——是虚无。”

“虚无？你的意思是墙的另一侧什么也没有吗？”

“不可能。”钏枝极力否定。自己可是从外地移居过来的，现在却说外界不存在？世界终结于庭园内侧？

“我们失去了过去和未来，但还残留着希望。因为，我触碰到了墙。”

她露出了微笑。

那抹笑容让钏枝隐约预感到了她的死亡。

自那后不久，她便消失了。

那天，钏枝一如既往地趁工作休息空档去到她家。钏枝和她以前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他们制作的是大机器内部的小零件。机器零件又圆又小，仿佛呼口气就能吹飞。但钏枝并不清楚这些零件要用到什么机器上，当然也没必要知道。

钏枝习惯趁午休时间来到她的住处。那天，从前夜开始就一直是阴郁的雨天。到她家时，门没有上锁。

钏枝推开门，呼喊了她的名字，但没有回应。屋子里飘散着一股独特的绷带味，钏枝道了声“打扰了”，继而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相比简陋，用空荡荡来形容似乎更为贴切，但里面完全不见主人的身影。床上残留着方才有人躺过的气息，但已经没有一丝余温。钏枝打电话给工厂询问她是否来过，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钏枝拉开窗帘，望着外面湿漉漉的景象，找不到任何疑似她留下的痕迹。

钏枝决定待在她的房间里等待。天黑了，雨越下越大。钏枝这才明白，她不会再回来了。他在这间沉闷的房间里唯一留有主人气息的床上坐下，眺望着一片死寂的空间。房间的空气十分清新，他深吸了一口，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失去后，才初次感受到了对她痛彻心扉的爱。这份感情已经遗忘了许久，为什么连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会忘记呢？回想起来，儿时拥有的种种情感，似乎都消失不见了。钏枝下意识地抓紧手边的床单，他有种想把手边的一切撕个粉碎的冲动。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早就过了任性妄为的年纪，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房间没有任何可以破坏的东西。她离开得太过井然有序，太过美丽。这令他感到哀伤。

钏枝直接躺下，将脸贴在床上，在脑中播放关于她的回忆。他试着搜寻她的体温和味道，但始终没有收获。因为他早就忘记了这一切，脑海里只存留那独特的绷带气味和药味。

她从小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的言行举止在镇里的孩子们看来，时常显得怪异。但只有她接受了他这个移民之子。虽然她根本不知道他是外来移民，但两人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变得亲密起来。

明明从小到大从未分开过，可现在她究竟去了哪里？

他下意识地开始想象。是森林吗？莫非她去了森林深处，再次确认那所谓的世界尽头？钏枝想象着她描述过的墙。比如，把它想成中世纪广受信任的地心说，星星绕着盘子地面周围运行。盘子地面上有悬崖峭壁，如同地狱般的尽头。海水从悬崖处源源不断地涌出。或许她所说的

尽头，就是类似这种光景。那堵屹立的墙就相当于悬崖峭壁。她说在森林里看到了这东西。

她认为“侦探”是庭园世界的管理员。根据她所描述的理论，侦探偶尔会走出森林，制裁镇民是为了控制人口密度。庭园世界有限定的居民人数，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就会适当抹杀几个。

根据她的说法，彻底管制信息媒介是为了不让里面的居民察觉到这点。而播放电视、广播，是为了让镇民们彻底相信消失的外界依然正常存在。镇民全方位地依赖着广播。虽然电视有画面，比收音机更具真实性，但所有新闻画面都给人一种造作的感觉。钏枝本以为那是受了审查的影响。但如果真如她所说的那样，那这些都是刻意制造的。

本质究竟在哪？

眼睛所看到的东西逐渐变成不确切的幻象。连自己所知道的、所见到的、所触碰到的，以及语言的意义都——

不能再想下去了。

钏枝换个姿势仰躺在她的床上，凝视起她曾经注视的屋顶。她究竟幻想过哪些画面呢？庭园世界的说法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他完全可以反驳那没有根据的臆想，然后一笑带过。

首先，钏枝是外地人。他毕竟来自外镇，自然知晓外面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不可能只剩下这个小镇。但按照她的说法，这些不过是被动灌输的认知。

庭园世界一定只是她的臆想——

不过，虽是臆想，但她的想象力着实超群。在这与想象和创造无缘的生活中，她果然是个特别的人。虽然也有人质疑过“侦探”的存在以及这座封闭的小镇，但唯独她能发表这番推测。

钏枝回想起她的种种。她在的时候，自己未曾想过这些。如今才察觉到，她长长的头发、不服输的眼神、腼腆中带着些许恶作剧的语气、孱弱的身体，都无一不吸引着他。他喜欢她的一切。只是发现得太晚。

双目失明、脸上缠着绷带的你，因为在森林尽头完成了你的臆想，才使你更接近完美。

一个晚上过去，没有人觉察到她的失踪。虽然她的朋友本就不多，不过镇上的人基本很少干涉他人的事情。

必须要找到她。

她一定就在森林里。

钏枝决定去森林一趟。

虽然寻找她的下落是第一目标，但他也想亲眼确认她在森林里遇到的东西。消失的小屋、无头尸、“侦探”以及森林尽头的墙。尤其是她失明后遇到的那堵墙，只要亲自去看看，谜题不就能轻易解开吗？

进入森林之前，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在自警队工作的朋友。他完全没有把钏枝说的话放在心上，唯独很担心进森林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阻止钏枝，也没有给任何具体的忠告。钏枝提到无头尸的时候，朋友只露出一个“那又怎样”的表情。

下着小雨的早晨，钏枝披上连帽雨衣，单手拿着手电筒进入了森林。此时，钏枝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仿佛布满浓雾的暗影立即在四周蔓延开来。

细细划落的雨声是森林的低语——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只要乖乖回到为你设定好的日常就行——

钏枝将手电筒的光照向前方，仿佛这样就能拂开黑暗。

钏枝先在能看得到森林出口的结实树干上绑了塑料胶带。接着将胶带卷放进背包里，让它自动抽拉。如果在森林里迷路，就可以沿着胶带返回。

要在广袤的森林里寻找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不过，就算今天找不到，下次再来就行。如果下次也找不到，那就下下次。或许应该尽快找到她，趁双目失明、四处徘徊的她还活着的时候，把她救出来。但

钏枝对她的存活基本不抱期待。

在钏枝看来，她可能是有意去森林寻死。明明双目失明，还故意闯入森林。除了寻死，钏枝想不到其他目的。

进入森林后，几乎感受不到小雨，覆盖天空的枝叶遮挡了降落的雨滴。但潮湿的空气沉淀在下方，如同云雾般缭绕着。

“侦探”就住在这座森林的某处吧？现在他已经察觉到有人入侵了他的领地吧？钏枝紧绷着神经，小心地查探四周。根据她的说法，“只要遇到‘侦探’，他就会把你的头砍下来。”所以必须要万分警惕。只要在小镇里安分守己地过活，“侦探”并不会为难你——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是啊，既然自己擅闯森林，即便被砍头，也只能认命。

可话说回来，“侦探”究竟是何方神圣？越想越觉得这个人物充满了神秘感。

森林的绿意渐浓，越往深处走树木越是葱郁。钏枝想起了她说过的话。

继续向前走。雾气越来越浓，四周变得昏沉沉的。感觉很快就能见到她了。可防水胶带已经用尽，再往前走意味着他将被困在森林里。钏枝踌躇了片刻后，决定回到镇里去。

他开始收回胶带。

扯动胶带的手感有些怪异。虽然给人感觉依然绑得很结实，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指尖开始失去血色，呼吸变得急促。他慌忙顺着胶带跑了起来。

顺着胶带前进一段路后，终于看到了终点的大树。胶带依然绑在树干上。

钏枝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是这里。

这不是森林的出口。

他环顾了一周，怎么也找不到回小镇的路。明明进森林时，刻意选

了一棵能一眼看到出口的树。

有人挪动了胶带的位置。

绝对有人中途悄悄地切断胶带，再将末端随意绑在另一棵树上。

谁会做这种事？

是“侦探”吗？

钏枝试着寻找被切断的那部分胶带，如果找到的话，就能走出森林。

没有。

在哪里？！

在焦虑感的驱使下，钏枝盯着脚下慌乱地奔跑，等回过神，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他停下脚步，深吸了口气，以整理自己紊乱的呼吸。

不会有事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钏枝从背包里拿出指南针，他知道出口的方向。虽然可能会绕点远路，但只要跟着指南针走，就一定能走出森林。

指南针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他朝着来时的反方向笔直往前走，但不论怎么走，都看不到出口。周围重复着相同的景色，乳白色的雾、昏暗的天空、葱郁的树林……如果这个世界全是虚构的，那雾便能打造最佳的舞台效果，它能让在森林里迷路的人永远回不到真实世界。不能焦躁！不管森林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只要能找到她就行了。

脚边的路开始缓缓往下倾斜，钏枝期待能看到森林的尽头。

然而，走下斜坡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暗黑的湖面与纯白的浓雾融为一体，在眼前蔓延开来。湖的对岸是陡峭的山崖，崖上依然是葱郁的森林。

钏枝茫然地望着没有丝毫波纹的湖面，指南针明明没有坏，它应该带自己走回正确的方向。然而，为什么眼前会突然出现这片来时不曾看见的湖泊？

是“侦探”干的好事？

如果把来时的路线视为垂直线，那对方就是通过将胶带末端平移，使折返的路线彻底发生改变。出发时也担心过这个可能性，但怎么也没想过眼前会出现一片湖。而且她的描述中也没出现过这片湖。

只好绕湖而行了，钏枝开始沿着湖岸行走。如果停下休息，天很快就会暗下来。地面满是泥泞，还夹杂着卵石，行走十分困难。头顶没有了树枝的遮蔽，淅沥的小雨笼罩着他，将他浑身淋得湿透。

不一会儿，雾中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影。

那个人影似乎倒在湖岸上。

会是她吗？

钏枝全力奔跑。

那人的模样很诡异。

虽然外观呈人形，但姿势十分奇怪，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

淡蓝色裙装，确实是她的衣服。但裙子已经褪色，满是脏污，破烂不堪。裙装里的东西再怎么看都像是切碎的肉块。

钏枝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出来，那是被解体的碎块组合成的人形尸体。但他全身的神经、感官和意识都拒绝接受。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人，更不可能是她。

一只手腕被丢弃在水边，手腕以下的部位不见了，手肘到肩膀的部分也消失不见。手腕上有道熟悉的擦伤，滚落在一旁的，应该是脚吧。膝盖上也有新旧交杂的伤痕。其他部位沾着污泥和血，完全辨不出原来的形状。支离破碎。解体得近乎彻底。

尸体流出的血水将岸边湖水染得殷红，呈现出黑白世界里唯一一抹刺眼的红色。

躯体部分排列在裙装下，窥不见细节。换言之，是将脱下来的衣服覆盖在尸体上的状态。钏枝没有勇气掀开来确认，他还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超过承受极限的恐惧冻结了他的神经。

为什么她要遭受如此残忍的对待。

钏枝无力地瘫跪在地上。

她在哪里？

眼前支离破碎的尸体是她。

她的头去了哪里？

哪也找不到。

难道在森林里遇到的尸体一定都是无头尸吗？

突然，他发现了地上掉落的白色物体。

是绷带。

他捡起来仔细打量了一番，绷带的长度与他帮她剪下的几乎一致。

没错。这就是她。

钏枝涌起一股尖叫的冲动。在那瞬间，他已经叫出来了。尖叫声惊吓到湖畔的鸟儿，鸟群振翅飞去，湖面的雾仿佛发生了扭曲般。整个森林都在摇晃。

下一瞬间，钏枝觉得视野一片空白，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那是一阵冲击。不知何时，眼前只剩地面。剧烈的疼痛，麻痹，后脑的灼热，以及脚步声。

他使出浑身力气扭过头，看到一团黑影。那是森林阴影的延伸。那个黑影手上握着一根棒状物体。

是“侦探”！

下一秒，“侦探”挥下手中的棒状物体。

钏枝连忙用双臂护头，手腕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断裂声。虽然手腕下端传来弹开的感觉，但手指还能动。

钏枝站了起来。他拼命地驱动双腿逃跑，手上还紧紧握着她的绷带。

“侦探”立即追上。

摇晃的视野，踉跄的脚步，钏枝像是在探索空中般，伸出双手在前

方挥舞。这是混沌的意识跟不上本能逃跑的身体的证明。

钏枝拼了命地逃跑。

森林毫无秩序可言。关于小镇秩序井然的印象破灭。

这是一处狂乱的巢穴。

钏枝在森林里。

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还没来得及回头，钏枝已在森林深处，发现了它。

墙。

森林尽头的墙。

雾的后方屹立着一堵墙。

她说的是真的。

原来如此，这个世界果然是虚构的。连自己的记忆都是别人一手捏造的。模糊的意识中，钏枝凝视着森林尽头的墙。墙的另一边是什么？是漆黑的虚无？还是她等待的天堂？可惜，已经没办法知晓墙壁另一侧的光景了，好不甘心！但他终于知道，女孩为什么失去双眼后，还要执意回到森林。他不能白白送死。

下个瞬间，头部遭受一记重击。

啊，结束了。

他看了看墙壁，发现上面画了一个熟悉的印记。那是小镇居民再熟悉不过的红色印记。

但还没来得及思考它的意义，他就已失去意识。

又得到一具新的尸体。站在一旁的“侦探”快速做起准备，以将其做成无头尸。

第一章

迷失小镇的印记

残留着夏日余温的海浪退去的瞬间，没入海底的小镇的面貌清晰地浮现出来。长有银鳍的鱼群从锈迹斑斑的天桥下游过，如同一条连接着通往深海大道的霓虹灯。

我在海底悠然地潜泳。我喜欢海，也喜欢游泳和潜水，但最喜欢的是沉入海底的小镇，那里有一种美丽的寂寥感。沉入冒着泡的海底的昏暗中，游过空无一人的街角时，突然有种与某物擦肩而过的感觉。明明是从未见过的街道，却莫名地令人感到熟悉。漆黑的窗口仿佛在呼唤着我，沉没的小镇像是埋藏着世界的秘密。为了不至于错过，我继续闭气潜行。

钻出海面换气时，发现海风带着些许寒意。这是晚秋特有的风。于是我停止海中探险，回到了陆地上。由于我穿着衣服潜泳，湿透的衣服令人更觉寒冷。

走上铺有柏油的海岸，我朝着放有鞋和背包的位置走去。

无人大厦的背阴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那是一辆矮圆的小型高级车，车身傲然地散发着格调高雅的耀眼黑光，与这个荒废小镇极不搭调，给人一种强烈的突兀感。

我看向车子后座，一个有着漆黑眼眸的少年正神色冷漠地看着我。也有可能是透过我凝视后侧的大海。但是，与我视线相撞后，他立马别开目光，动了动嘴唇，对司机说了什么。不一会儿，他乘坐的轿车便离开了原地。

经过我身旁时，他再次瞟了我一眼。大大的丹凤眼微微垂下，以淡然的神色斜视着我，消失在灰色的废墟后。

那头美丽的黑发令人印象深刻。

他是何时来到这里，何时开始看海的呢？莫非我潜泳的过程全被他

看在眼里？

我脱下水手领上衣，将水拧干，从背包里拿出备用服——也是英式水手服——换上，短裤维持原样，背起背包朝镇里走去。

不久后，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少年。

通往小镇的林荫道旁，有栋大屋冒着滚滚浓烟，仿佛在召唤正要前往镇上的我。于是，我不禁停下脚步，往失火的位置跑去。越接近屋子越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飞出的火花如同微生物般在空中飞舞着，等力气耗尽后落至地面。四周的树木不时发出不祥的嘈杂声。

尽管这栋屋子位置偏僻，仍有不少人前来远远地观望这场大火。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张大嘴巴，眺望着愈渐猛烈的火势。从他们的对话以及夹杂着油味的火焰不难猜出，这场火是焚书造成的。

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书籍类物品。

焚书指烧毁被禁的书籍。如果政府人员发现有人私藏书籍，会连同藏匿点一起将其烧为灰烬。家中不得存放任何书籍，这是稍早时代所定下的规矩，而我们就生在由这种规则构筑起的时代，我甚至不知道书为何物。

我也跟着看起了热闹，尽管热浪烫得脸颊发红，我仍然走到屋外的铁栅栏处。那是一栋西式建筑，前面有个小庭园和大车库。我抓住栅栏，透过缝隙极力往里窥探，试图见见书本的真面目。虽然已经大致被烧为灰烬，但我还是定睛搜寻是否存在残骸。穿着灰色防火服的人群聚集到屋子周围，以机械般的动作依次进入屋内。

大门附近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和海边看到的那辆一模一样。车上似乎没人，是这家人的车子吗？还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抓紧栏杆，极力挺直背脊，透过窗户窥探起屋里的状况。

先前遇到的那位黑发少年就在里面。

他穿着比绿更深，比黑更暗，颜色好似暗夜森林的紧身外套，修长的身躯倚在窗边。无论是发型，还是淡漠的态度，都活像个日本人偶。他丝毫没有逃离那里的打算，而是神色镇定地望着在屋里来回走动的防火服男。火势还未蔓延到他周围，但他头顶的二楼已经开始冒着火苗，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崩塌，将他压在底下。我怀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似乎感受到我的视线，突然看向我这边。

这次轮到我别开视线。

我迅速离开原地，没敢再回头，因为我怕再与他四目相对。一方面有点难为情，但最主要的还是，少年大大的眼眸中，潜藏着一股不可思议的静谧，澄澈得如同一面明镜，仿佛能映照出不为人知的事物。

少年在焚书现场做什么呢？

我暗自思索着，再次踏上了通往镇里的旅程。

不一会儿，天色已暗，我决定在路旁的废屋里暂住一晚。

立方体状的混凝土废屋被足足有一人高的杂草掩盖。从破烂的玻璃窗和没有门的玄关可以看出，这栋房子早已没有了主人。整栋屋子都是混凝土结构，连屋顶都是由一层薄薄的混凝土砌成。屋顶腐蚀的位置已经塌陷，露出一个大洞。月亮躲在薄薄的云层后，透过洞口，洒下一条光柱，照亮了满是尘埃的空气。

我以横倒的衣柜为床，在上面躺下，但迟迟没有睡意。我仍旧被笼罩在焚书的热浪中，翻身的时候差点滚到地上。我就这样躺在衣柜上，透过天花板的大洞，看着天色一点点变亮。

还没等天完全亮起来，我便走出废屋，继续往前赶路。

西方的天空仍然残留着点点星光，但很快便被不知从何处飘来的雨云遮盖，窥不见丝毫星辉。此时下起雨来，我连忙加快了脚步。

起伏平缓的林荫道无限延伸着。这是一条悠长的直道，道路年久失

修，杂草的绿意已经掩盖了道路的白线。兴许是地面滑动的缘故，柏油地面变得坑坑洼洼。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跳过这些坑洞。

过了一会儿，小镇终于进入了视野。远处的小镇，废屋与民宅混杂着。若没有灯光，恐怕整个小镇就如同一片废墟。那里有很多类似我昨晚留宿的混凝土建筑，被雨水浸湿后，变成了铁灰色。这里宛如一个由灰暗的正方体胡乱堆砌而成的世界。

踏上由红砖铺成的道路，我的脚步声仿佛消失在了混凝土的缝隙间。这是一座无比寂静的小镇，路上完全没有行人，也听不见车辆来往的声音。灰色的住宅区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让我想起了海底的小镇。

空地上有汽油桶燃起的火堆，可能刚刚还有人在此逗留，但现在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镇上的人突然凭空消失，就剩我一个人留在此地。不过民宅都亮着灯，应该都还在吧。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地躲在家里，所以小镇才会一片死寂。不知是弄错时间，还是因为天色太暗，狭长的人行道上，路灯在雨中孤独地亮着。

也许时间还太早了点，但我开始寻找旅店。再磨蹭下去，肯定会浑身湿透。

在小镇转悠期间，我发现几个奇妙的光景。

每当我望向民宅的窗户，都能看到有人影攒动，但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他们像是约定好般，一看到我就立马拉拢窗帘，像是要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拉窗帘的声音如同用小刀划破某物。

很显然，我遭到了排斥。

在这个遍布小规模封闭社群的时代，这种排斥异乡人的地域并不罕见。只是，这个小镇有些异样。

我逐渐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地查探周围的情况。但从现场来看，我才是被观察的那个。透过窗帘缝隙窥视的眼，从二楼窗口俯视的眼，在暗处偷偷观察的眼，从远处凝望的眼……暴露在众多的视线中，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寒。

蓦地，我在一栋民宅前停下脚步。

这是一栋砌有混凝土外墙的木造平房。茶色屋顶搭配土色外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在林立着新兴水泥立方建筑的街道上，偶尔能看到几栋这样的老宅。从大门周围的整洁度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废屋。只是这栋民房的大门上有一处明显异于其他建筑的地方。

木制大门上绘有一个大大的鲜红十字印记。

这光景实在太过违和。在这座仿佛沉在大海里的镇上，那抹红色十分醒目。即便在雨天，依然能维持它原有的颜色和形状，甚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昨天才画上去的。从凌乱的笔触一眼便能看出，它并非房屋设计的一部分。乍看有点像小孩的涂鸦，但又给人感觉太严肃。十字架这种图案，对小孩来说，未免太过宗教化。

十字架？

——应该是十字架。之所以不够确定，是因为那个十字架与普通教堂上的十字架形状略有不同。

这个十字架的横木两端稍稍下垂，末端呈锋利的尖锥状，令人联想到动物的角或牙。从横木与纵木交叉的部分开始，上下两端中间隆起，但末端依然是尖锥状。看起来像个扭曲的十字架。

或许它根本不是十字架，而是只有镇民才知道的记号，或是除我之外，全日本人都认识的某种记号。

可即使如此，在民宅的门上留下这种记号，未免有些不妥。屋内现在似乎没人。

我带着疑惑的心情离开这里，毕竟站在人家门前东张西望不太礼貌，而且我全身都湿透了，冷得直发抖。

必须要先找个避雨的地方。

空无一人的道路前方，有一栋看似已经空置的房屋。一楼部分建成了车库，破烂的卷拉门卡在上方，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停放任何车辆。我决定先去里面避避雨。

车库里飘散着轻微的汽油味。我疲惫地呼了口气，甩了甩头发上的雨滴，并没有太在意身上湿透的衣服。我在破烂的卷拉门下抬头望着天空叹了口气。

“谁？”

车库后方的黑暗处突然传来说话声，把我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有个少年站在那里。

少年身型瘦小。占据了瘦削脸颊大部分位置的大眼睛，狐疑地眯了起来。眼睛上方修剪的齐刘海，看起来有些笨拙，透露着几分稚气。他年纪应该比我小，但紧抿的嘴唇与皱起的眉头，展现出他沉稳、独立的个性。

他坐在轮椅上，膝上盖着一条毛毯，瘦小的身躯仿佛陷在了轮椅中。

莫非是这屋子的主人？

我连忙道歉。

“对、对不起。我只是想在这避个雨，绝没想过要偷什么，我这就离开——”

“等等！”

正当我打算冲进雨里，少年阻止了我。

“你是从镇外来的？”

“是的……”我小声地回答。

“真的吗？那太棒了！”

不知为何，少年面露喜色。正当我感到困惑，他转动轮椅向我这边靠近，饶有兴致地仰头凝视着我。我往后退了几步，再退就要淋雨了。背后传来雨水滴落的声音。

“嗯，外地人果然不一样。”

“那个……请问……”

“啊，不用担心，我也是进来避雨的。换个话题吧，跟我说说外面

的事吧。你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一个人来的吗？今年多大了？”少年一点点朝我靠近，“你全身都湿了，没带伞吗？”

“我……没带伞。”

“那我借你吧。不过，作为报答，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什么请求？”

“其实，我只有一把伞。我可以把伞借你，但你得送我回家。说白了，就是帮我推轮椅。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不会淋湿。”少年微微笑了笑，“怎么了？一脸担忧的表情。”

我对少年的警戒还没有解除。毕竟他是我在这个阴郁小镇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这个小镇对我并不友好。正因如此，他那爽朗的表情才显得特别不真实，虽然他看起来不像个坏人……

“对了，如果你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那你最好送我回家。因为我家就是开旅店的，难得有客人上门，我爸爸应该也会很开心的。”少年说着，再次朝我露出笑容。

我决定相信这份幸运，最重要的是，我愿意相信他的笑容。

我们在雨中一起沿着凹凸不平的红砖路往前走着。我左手拿着伞，右手握着轮椅的把手。镇里依旧寻不见一个人影。但我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有个轮椅少年陪着我。

“我叫尤里。”轮椅少年说，“你呢？”

“克里斯提安纳。”我答道。

“克里斯提……什么？”

“叫我克里斯就行了。”

“哦，好的。”尤里回过头，仰头看向我，“把伞稍微拿高一点。对，就是这样。谢谢。你来自哪里？”

“来自英国一个叫伦敦的地方。”

“那一定是个很远的地方吧。”

他一定无法想象那种遥远吧。自打从西方尽头的伦敦乘船来到日

本，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不知道伴我从出生到长大的那间教堂是否安在？说不定已被泛滥的泰晤士河冲垮了。

“跟外面相比，你觉得这座小镇怎么样？”

“非常安静，像是一座无人小镇。”

“因为最近怪事频发……”尤里拉长尾音嘀咕道。

“镇上发生了什么事？”

“欸？你没听说吗？看来你还真是刚来这座小镇呢。”尤里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惊讶，“以后再告诉你吧，我们先赶路，雨好像变大了。”

我按照尤里的指示走进小镇。可即便在里面走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改变我对小镇第一印象的东西。反倒让人愈发觉得阴森。目及之处，全是立方体的水泥建筑、波纹状铁皮屋顶的工厂与烟囱、配有生锈卷拉门的商店街以及像是临时铺成的简陋红砖道。

不一会儿，我便看到了尤里的家。那是一栋乡村风格的小屋，正面有一层较高的门廊，散发着这个小镇所没有的优雅。但栏杆、支柱、阶梯和地板都没有涂成白色，维持着原有的状态，给人一种鬼屋的既视感。这栋小屋只在门廊阶梯边立了一个小箭头型招牌。红砖路笔直连接着旅馆，在招牌处终止。屋子的后面就是森林。被大雨淋湿的漆黑森林，如同包围着古老鬼屋的帐幕。

“欢近来到‘皇家翡翠城’。”尤里冷不丁地对我说道。

我维持着撑伞的姿势，来回扫视着尤里和眼前的“鬼屋”。

“这就是你家旅店的名字啊……”

围绕在旅店四周的森林，颜色虽是深浓的绿，却没有翡翠那么亮眼。加上中间还有一栋掉了许多白漆的破旧小屋，与皇家、翡翠之类的字眼完全搭不上边——

绕过正面玄关的门廊，可以看到侧面有一条供轮椅上下的斜坡。不过也只是拆除部分扶手，再铺上一层厚木板做成的坡道。我把尤里的轮椅推了上去。

尤里拉了一下玄关处的门铃绳。那条绳子恰好垂到尤里够得着的位置。

门很快便打开了，一个男子从里面冲出来。

“尤里！你跑哪去了？”

粗蛮的吼声越过尤里的头顶灌入我的耳中，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眼前站着一个体格壮硕、肌肉发达的男人。他抓着的门把手此刻还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下一秒就要被他捏碎。

“只是去散个步而已嘛，有什么好紧张的。你不是说感觉好点的时候可以出去吗？”

“少给我耍嘴皮子！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能一个人跑出去乱走？万一淋湿感冒了怎么办？你就不能好好爱护一下自己的身体？下次再这样擅自跑出去，我就不允许你出门了。”

“别紧张嘛，不过是出个门，我自己能行，只是没想到会突然下起雨来！”

“突然？你也知道突然？那我问你，万一突然发病怎么办？到时没人会救你！而且，如果‘侦探’来了怎么办？”

——“侦探”？

他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

“侦探”……会来？

“爸，你根本不懂我的心情！”尤里愤愤地说完，回头看向我，“克里斯，我先回房间。这里真是吵死人了，根本待不下去，你待会儿来我房间。”

尤里说完，穿过仍在厉声怒骂的男子身旁，往屋里走去。我本想制止他，但突如其来的状况，令我一时语塞。我一向不善于应对这种紧急事态。

现场只剩下我和那个怒气冲冲的男子。

“你是谁？”

男子瞪向我，把无处发泄的怒气转移到我头上。而且他似乎才察觉到我。

“那、那个……我想今晚在这里借住一宿……”

“你是旅客？”

“是的。”

“哦，这样啊……”男子的语气平静下来，“真是抱歉啊，因为很久没有来过客人，我都差点忘记这里是旅店了。这个镇上，只有想找人倾诉的独居老人才会来这里住宿。”

男子小声嘀咕着，帮我用力推开了屋子的门。接着举起右手朝我挥了挥，示意我赶紧进去。我这才总算进到了屋内。

大厅为木质结构，全部保留了木材原有的颜色。不过，不知用“大厅”这个词来形容是否合适。这里的室内装修风格，完全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洛可可基调[1]之类的搭不上边。说好听点，是山间小屋风格。说得难听点，就是粗糙简陋，服务不周。当然我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只想找个落脚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再有顿热食就好了。

体格壮硕的男子依然念叨着，走到大厅的柜台后。他的每个动作都显得很不耐烦。

“坐那边吧！”

我遵照他的命令，坐在柜台前的圆椅上。双手不知道该放哪里，最后只好拘谨地搭在膝盖上。

男子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块小黑板，一手撑着黑板，另一手用粉笔在上面写字。看来他就是“皇家翡翠城”的老板。

“一个人出来旅行？”

“是的。”

“多大了？”

“十四岁。”

“从哪里来的？”

“英国伦敦。”

我像是在接受审问般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回答着。柜台后的壮硕男子，与其说是旅店老板，倒更像是在人迹罕至的冬季荒山上养山羊的牧羊人。他的脸和手臂都覆盖着浓厚的汗毛，脖子比旁边的薪柴还粗，全程以威严的低沉嗓音质问我，如同一只听不懂人话的山羊。

“那还真是远道而来，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迎接外国旅客。话说回来，你的日语说得还挺好。不说这些了，反正能沟通就行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提安纳。”

“克里斯马斯什么？”

“叫我克里斯就行了。”

“带钱了吗？”

“哦，带了。”

我把背包放下来，从里面拿出一张卡。那是英国银行发行的现金卡，可以作为货币直接使用。

“你要住几天？”

“那个……”

“还没决定吗？”

“是的。”

“没事，随便你住多久，反正这个镇里没人会质问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请先付三天的住宿费。”说着，他拿我的卡在卡机上划了一下。

“如果你提早离开，我会把钱退给你。如果要延长住宿时间，到时再补交，可以吗？”

“可以。”

我接过现金卡，放回背包。

“没有计划的旅行吗——我小时候也向往过。不过现在已经变成尤里的梦想了。”旅店老板摩挲着脸上的胡渣，严肃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一

些，“小小年纪就敢长途旅行，真令人佩服。而且，跟我家尤里比起来，你要沉稳得多。哎，是教育的差距吗？我带你去房间吧。虽然这里环境简陋，灰尘多，风景又差，但床绝对舒服。”

在老板的带领下，我往走廊里侧走去。旅店规模不大，所以房间数量并不多。除我之外，这里没有其他住客。走廊上胡乱堆放着枯萎的植物、断线的网球拍、老式收款机之类的物品，我只得闪躲着前行。稍微踩到一点应该没事吧。且不说住宿环境如何，至少老板接纳了我，暂时可以安心了。没想到老板完全不会戴有色眼镜看待外国人。

刚走进房间，柔和的木香味扑鼻而来。老板所说的绝对舒服的床位于房间一角，床边是窗户和镜台，床看起来十分柔软，睡上去应该很舒服。

窗外传来哗哗的雨声。

“这里只有我、我儿子尤里和厨师三个人负责打理。详细规则尤里比我还清楚，你问他吧。平日的饮食全交由厨师负责，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和他说。衣柜旁边有电话可以直接联系柜台，只要我没睡着一定会接。”

“谢谢。”我深深地鞠了个躬。

“单独浴室在这里，里面带卫生间。”他打开旁边的门，“英国人有泡澡的习惯吗？总之你想怎么洗都行。如果想泡大池，可以用走廊尽头的大浴池。”

“我洗淋浴就行了。”

“嗯，毛巾在那里，快把淋湿的头发擦一擦吧。”

“好。”

“对了，为了节约用电，我们旅店的房间都用蜡烛照明，蜡烛可以随便使用。”

“好。”

“房间的情况基本就这些——”老板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望向窗

台，“接下来是我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是忠告。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你最好别去外面乱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都有点神经质。要是突然看到村上出现一个你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会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我没什么恶意，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给你提个醒。不过，你看上去也就是个小孩，应该不会被当成危险分子。懂我的意思吗？”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昨晚，我来这里的途中，看到有栋大房子烧起来了。”

“是焚书吧。”老板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个镇因为焚书出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

老板态度冷淡地回答完，无力地摇摇头，垂着肩膀朝门口走去。就在快要离开的时候，他猛地回头。

“抱歉啊，还麻烦你推着尤里回来，下雨天推轮椅很累吧。那孩子，身体状况好一点，就会立马一个人跑出去玩，我也很伤脑筋。”

“他身体不太好吗？”

“算是吧——不过，你对他好，我也会同样地对你好。这跟你是外人还是英国人没有关系。懂吗？”

“谢谢。”

“有空的话，去陪陪他吧。”他转身背向我，“我叫朝木，是尤里的父亲，这家旅店的老板，请多关照。”

目送朝木老板离去后，我躺到床上。因为下雨的缘故，外面一片昏暗。透过窗帘缝看到的景色，是清一色的森林。森林前排列着一行照明灯，或许也起到了提示小镇与森林界线的作用吧。说不定这个小镇也只是在海岸线被侵蚀后，人们逃到山里形成的小村落而已。

真是座奇妙的小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旅途中绝不插手当地发生的问题，是我从尚浅的经历中总结的教训之一。但我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多管闲事，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或许我

应该听从朝木老板的忠告，别在附近乱跑，休息三天后，再前往下一座小镇。

但我显然做不到，尤里与朝木话语中出现的那个词，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侦探”——

回想起来，这似乎与我碰巧看到的焚书场面存在某种关联。

闭上眼睛，火焰的颜色在眼睑后复苏，将屋内书籍烧作灰烬的无形、炽热的红炎，那股热浪的余波仿佛还残留在我的皮肤上。屋内的书是如何被烧毁的？它是怎样变黑，然后又怎样化作灰烬的？

这座小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等回过神，我已经打起盹来。梦中，房屋燃着熊熊大火，我极力想逃离火焰，这才猛然惊醒。全身火辣辣的。我到浴室冲了个凉，把湿透的衣服换了下来。

突然，房间的电话响了。是尤里打来的，他说午饭准备好了。于是我走出房间，往食堂方向走去。从大厅的另一扇门进去就能看到食堂，里面并排摆放着两张木制长桌，墙壁有一面安装了落地窗，外面用木板搭了个阳台，但没有屋顶。如果现在打开窗走出去，雨一定会打进屋内。看来，在我睡着期间，雨依然没有停止。

食堂准备的餐点是一盘巨大的煎蛋卷。

“吃午饭啦。英国也有煎蛋卷吗？”

不知何时，尤里已经出现在我身后。

“有是有……不过这个也太大了吧。”

“薙野叔叔太激动了。他是这里的厨师，不过最近心情有点阴郁，他说自己老在打杂，厨艺派不上半点用场。今天听到有客人来，他似乎很高兴。”

“万一我吃不完，可就糟蹋食物了。”

“说这种话可是会长不大的哦，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我超过了。”尤里

开玩笑似的说道，“要不要牛奶，我给你拿。”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拿就好。”

“没事没事啦。”

尤里转动轮椅走出食堂，不一会儿便用膝盖带着一大瓶牛奶回来了。他的脚虽然不方便，但操控轮椅却十分灵活。而且，他气质高雅，完全看不出是那个粗犷、严厉的父亲所生。他应该要比我大吧？但其实，我跟他身高几乎已经不相上下……

“谢谢。”

我拿过牛奶瓶，在他对面的位置就坐。餐桌上铺着厚厚的白色桌布，还按一定间隔摆设了烛台，装点得如同豪宅里的餐厅。

“克里斯，你为什么会说日语呢？”

“是小时候母亲教我的。我父母虽然都是英国人，但他们好像在日本生活了很久。尤其是我母亲。”

“那你母亲现在在哪里呢？”

“她被一场洪水冲走，后来再也没有消息——”

“这样啊……那我们算是同病相怜了。”尤里叹了口气，勉强露出微笑，“我母亲也被海啸卷走，下落不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面对的环境问题一定十分相似。但相比那些因海平面上升而国土完全沉没的国家，似乎又好得多。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吃完那盘煎蛋卷。

勉强吃完后，尤里一边收盘子，一边对我轻声说道：“到我房间来，我告诉你这镇上发生的事。”

尤里的房间布局与我的十分相似，只是为了方便轮椅走动，撤掉了镜台，床的形状也稍有不同。桌上胡乱摆放着白色耳机式收音机和学习用的小黑板。黑板上写了几个我不认识的汉字。

“你在练字？”

“是啊。”尤里转动轮椅，拿起黑板，“我爸要我练的。”

“那很难得啊，既然都用收音机学习，也就没必要再记那些复杂的汉字了吧？”

“嗯，所以我实在不想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光是学习广播课程就已经够呛了。”

广播会告知世上所有的事情。那些曾记载在名为“教科书”的书本上的知识，现在通过各频道，可以二十四小时随时收听。戴上耳机就能学习，别说小孩，连大人们也十分支持。因为大人们只要看到孩子戴着耳机，就能安心了。

书本已从这世上消失，收音机的利用价值因此极速提升。收音机频道涵盖各类节目，从教育到报导，日常所需要的信息几乎都能通过广播收听。当然，由于播放内容都经过审核，听众并不知道所得知的是否为完整信息。

“找个空地坐下吧。”

在尤里的催促下，我坐到床上。

“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些，绝对不能在食堂聊起。”尤里将轮椅停到窗边，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对我说，“因为大人们很忌讳。”

“那告诉我没关系吗？”我不安地问，“毕竟——我是个外人……”

“没关系啦。而且，你已经不是外人了，我们是好朋友啊。”

“嗯，谢谢。”我打心底感到高兴。

“所以，我才把这个镇上的秘密告诉你。”尤里小声说，“这个镇上经常有人失踪。”

“失踪？”

“没错，平日经常打照面的人某天突然消失不见，然后再也没回来过。”

雨声几乎要盖过他的说话声，但我依然听得真切。

“他们只是离开小镇了吧？”

“每个失踪的人，家当都完好地留在屋子里。”

“没人试着去找他们吗？”

“有人找过。但大家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抱希望。即便是家人、老友，也只会简单地找个借口说‘他们消失也有消失的理由’，然后平淡地接受。”

即便身边的人消失不见，这个镇上的人依旧能若无其事地迎接早晨的来临吗？我今早所目睹的那份仿佛万物死绝的寂静，是绝望的沉默，还是彻底的冷漠？不管是哪种，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座小镇充斥着异样的气氛。

“失踪的人都去了哪里？”

“他们根本无处可去。”尤里面带微笑地说着，但眼神里没有丝毫笑意。

“没人离开过小镇，但大家都清楚失踪的人去了哪里。”

“大家都清楚？”

“对。”

“哪里？”

“森林啊。”

尤里说这句话时，旅店四周的森林响起轰然的嘈杂声。

透过窗帘缝隙窥见的黑色森林，在大雨的侵袭下，宛如某种恐怖的生物般蠢蠢欲动。

“大家一定去了森林里。”

“森林？”我假装不看窗外，反问道，“意思是，他们遇难了？”

“遇难？哦，你是说他们迷路回不来？你说的没错。不过，不仅如此。做过坏事的人，一旦在森林里迷路，会被砍头，最后留下一具无头尸。”

“被砍头？”

“是真的。我见过头被砍掉，变成无头状态的尸体。”

谈话内容越来越脱离日常。

突然袭来一股闭塞性的窒息感，这座小镇果然非同寻常。

“有天早晨，我像平时一样坐着轮椅出去散步。突然发现森林入口处附近躺着一具无头男尸。我的视力很好，远远地就注意到森林里躺着的男尸，很厉害吧。不过，等靠近一点才发现，那是具无头尸。起初我以为他的头被埋在地下，但事实并非如此。那具尸体怎么看都像是头被人割了下来。我远远地看了一会儿，接着有群小孩跑到尸体旁边。他们没发现我，说不定他们比我更早发现尸体。和我一样，他们似乎也是碰巧撞见的。大约有三个男孩吧，他们观察了尸体好一会儿，后来便回去了。”

“然后呢，你怎么做的？”

“我也回去了。”

“什么？就这样？”

“对啊。”

“没去报警吗？”

“报警？”尤里睁大眼睛，“报警也没用啊。警察不管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再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警察。”

“这样啊……”

他们并不了解警察的职责，也不知道何为“犯罪”。所以才会束手无策。

几十年前进行的全面焚书，断却了旧时代的野蛮思想，也消灭了所有凶恶的“犯罪”。就统计数据来看，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此后从未发生过引人注目的大案件。

“也没有告诉大人吗？”

“没有。因为大人们都讨厌尸体。”

“讨厌？”

“虽然表面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但其实大家都很害怕尸体。因为害怕，才装作毫不知情，并告诉自己，这与自己无关。我们的生活区域

不能有尸体。因为大人们知道，尸体预示了自己的死亡。我们连尸体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许将来有一天会知道吧。”

逃避死亡。

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太多死亡，因此才会想着要逃避。这座小镇一定是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最后抵达的场所。但不管他们怎么逃，死亡依然会不期而至。经历过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后，我们又亲眼目睹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更大规模的死伤。那种害怕死亡的心情，连我这种小孩都深有体会。所以，他们忌讳尸体，不允许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

这并非这座小镇特有的感觉，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通点。对我们来说，死亡源于自然灾害，例如洪水、海啸、台风。世界各地不断有人死于自然灾害，它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超乎人类的想象，让我们陷入无力的境地。相比在灾害中丧生的尸体，无头尸带来的冲击力要小得多。因为比这悲惨的尸体多得是。即便是现在，仍有大量尸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慢慢地腐烂。

“后来，尸体怎么样了？”

“不知道。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已经不在那了。可能是有人搬到别处去了吧？也有可能是烧掉了，或者埋进墓里了。”

“这镇上有墓地吗？”

“没有。我所说的墓，是指别人随便挖的。我也不知道镇上的人死后是如何处理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葬礼，不过听说尸体会立刻火化，把骨灰撒进河里冲走。尸体不允许留在这个世上，多一刻都不行。应该有不少孩子甚至没见过尸体。我第一次见到的尸体没有头，那种感觉很奇怪。真正的尸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结果那具尸体到底是谁的？”

“谁知道呢。又看不到脸，毕竟头都没了。听其他孩子说，有可能是几天前从镇上消失的那个人。”

“那还见过其他失踪者的尸体吗？”

“我没见过，但听说，有几个人见过。”

不断有人失踪的小镇。

森林里的无头尸。

以及，忌讳死亡与尸体的居民。

我想起了镇民对我投来的阴沉视线。在这座疯狂的镇上，或许外来人就等同于灾难使者。虽然这座小镇表面上，无比平静。

“对了，有件事我很在意……”我支支吾吾地问道，“你认识你父亲所说的‘侦探’吗？”

“嗯——”

尤里的表情明显暗淡下来。

“这座小镇上有‘侦探’？”

“有吧。”尤里眼睛盯在地上说道，“我觉得。”

“真的？”我不由得提高了音调，“那跟我说说‘侦探’的事情吧。”

我恳求道。尤里露出犹豫的表情，朝窗户瞟了一眼，重新看向我。

“你今天累了吧？克里斯，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不累，所以——”

“明天再说吧。”尤里打断了我，“我想给你看样跟‘侦探’有关的东西。最好看完再说。”

“给我看样东西？”

我不解地歪起头，但如果再追问下去，恐怕会惹人嫌，我只好顺从地点点头。

“今天晚餐的时间是七点。我会打电话叫你的，你先回去睡会儿吧，你看起来有些睡眠不足的样子。”尤里恢复爽朗的表情，“对了，克里斯，你身上有股海水的味道，好好洗个澡吧。房间里有单独浴室，随便用吧。”

我听从他的建议，回到房间，再次冲了个澡，在床上休息到晚餐时间。晚餐是用野菜做的料理，好久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餐食，尽管我不

怎么饿，依然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但遗憾的是，尤里、老板和厨师似乎都很忙，大家都没有上桌，只有我一个人在餐桌上独享美味的晚餐。

或许，我还没有被这座小镇完全接纳。

小镇上存在“侦探”。

——这世上真的存在“侦探”吗？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侦探”是消失的“推理”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秩序、正义的象征。是能够重组并复原零碎无解谜题的伟大人物。他时而勇于抵抗手持凶器的坏人，时而解救身陷灾祸的人民。这是推理小说黄金时期至末期刻画的种种侦探面貌。在焚书时代，他们曾被视为一心赴死的狂人。但在这个伤亡惨烈的年代，还有人能比他们更坦然地面对死亡吗？

曾经，“推理”中描写过各种形态的“犯罪”。当中记载了人可能犯下的各种罪行。死亡、暴力、恶意、诡计……推理会以荒诞的手法或复杂谜团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这些真实地存在于那个将死亡和暴力作为娱乐消遣的时代。

而如今，包含“推理”在内的所有书籍都消失了。

时代不再寄期望于书本。

战争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耗损了大量的钢铁和人命。于是，人们将罪行归咎到暗示死亡和暴力的书籍上。政府禁止阅读和出版书籍，焚书时代就此拉开帷幕。书本自身无法抵抗，一旦被定为有害，只能沦为灰烬。

杀人、伤人、抢夺他人财物等犯罪行为，都在焚书的影响下变得手法简单，也更容易被检举。不久后，罪犯、案件数量逐渐减少，充斥着书籍引发的罪与罚的社会，也逐渐变成没有人受伤的理想世界。“犯罪”一词失去了意义，不再是原来的形态。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犯罪”都不复存在。

不过，因为案件的减少，警方办案能力已经退化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时候，警察甚至没法立即赶往现场。由于警察人数稀少，各自管辖的

范围十分巨大，恐怕这座小镇根本没有公安局吧。所以孩子们根本不清楚什么是警察，也没有必要知道。

焚书最早在英国实行。这也象征着产业革命后，一个时代的终结。

焚书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只有小部分的人还记得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作品是最先被烧毁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作品充满死亡和暴力，被列为焚书对象也不足为奇。鲁莽的死亡、游戏式的犯罪、野蛮的暴力，所有人都害怕这些会在人群中散播。焚书并非政府单方面的强制行为，至少在英国，可以算得上是人心所向。人们希望能借此获得和平。

在那个时代，我们所知晓的“推理”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顶多只是指向性地将代表柯南·道尔等作家的特定书本列为焚烧对象。不久，不仅是死亡、暴力与犯罪，与描写感情的坚定，意志的坚强等相关的书本也难逃此劫。后来，有害的划定范围在定义模糊的状况下逐渐扩大。实际上，所有书本都成了焚烧对象，拥有书就等同于犯罪，一旦被发现，必将被烧为灰烬。

据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书就被逐出了历史舞台，那时候广播、电视等信息媒体开始兴起，书本不再是必需品。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出于这种时代背景的缘故，至少我们这代人无法理解书本曾是媒体的一部分这件事。然而，从某种层面来说，这也算是科学发展的必经过程。既然广播和电视已经成为出色的媒体，那曾经过时的纸质媒体被淘汰也是理所当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像蒸气火车发展到电力火车后，前者遭到驱逐一样。

但是——

在这个对“推理”一无所知的世界里，若有人从本已消失的“推理”中获得知识，偷偷地用于达成自己的目的——人们能否理解这种“犯罪”形态呢？

不仅是“推理”，焚书还显露出另一个弊端。那就是知情者与不知情者的明显差距。因此，在不知情者的世界里，知情者能占取优势地位。

我所拥有的“推理”知识，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父亲记得福尔摩斯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2]的名作等，从小时候起，时常讲给我听。在我上教会学校四年级时，父亲随英国海军的潜水舰，在北海沉没殉职。

父亲讲述的故事里一定会出现“侦探”这个人物，或许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已将带有英雄色彩的“侦探”，与获得海军英雄勋章的父亲重叠在了一起。所以，对我而言，“推理”是英雄谭，而“侦探”是正义的一方。

在这个迷失的世界里，依然存在“侦探”。

在这座镇上……

我做着“侦探”的梦，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尤里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推开窗，寒冷的朝雾悄无声息地流入室内，冰凉地抚过我的肌肤。我迅速换好衣服往食堂走去，在餐桌前等了一会儿后，一个穿着白色围裙的男人为我端来了面包和色拉。看来他就是这里的厨师。这人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头发剪得很短，五官如猎人般犀利，完全不像个技艺高超的厨师。晒得黝黑的健康肌肤，与白色围裙形成鲜明对比。

“听说你是从英国来的？”他毫不客气地用力拍着我的肩膀问道，“听说英国的食物很难吃。刚好，我做的饭菜也不怎么好吃，跟你简直绝配，哈哈哈哈。”

粗犷的嗓门在清晨显得格外刺耳，真担心会不会吵到周围的居民，破坏他们一早的心情。

“听说是你在雨天帮忙把尤里送回来的？不错啊，最近像你这么热心的人已经很少了，你们要好好相处啊。尤里就跟我儿子一样，如果我

的亲生儿子还活着，现在也跟尤里一般大了。哈哈，不用在意，这种事很常见啦。”

听着薤野大叔滔滔不绝的话语，我像小鸡啄米一样不住点头。

这时，穿着藏青色毛衣的尤里推着轮椅来到了食堂。

“早啊，克里斯。”

“早安。”

我们一起吃完早餐后收拾餐具，然后离开食堂。由我负责帮尤里推轮椅。

一直持续到昨天的雨云，以零碎的状态分布在空中。朝阳透过云朵的缝隙洒下光束，落到如头纱般的雾上，胡乱地折射开来，仿佛雾本身带着光芒一般。路上空无一人，我们朝着尤里指示的方向，沿着红砖路往前走去。

“这个镇很小。既不富裕，人口也不多。”尤里回头看向我，“我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种地方，我想去镇外看看。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怕是去不了了。”

尤里露出爽朗的笑容，指了指自己的腿。

“治不好了吗？”

“嗯，应该是吧。是某种常见的金属毒导致的。我原来住在海边，所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吃了很多携带毒素的鱼。”

“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好吧？”

“还好。只是睡觉的时候，有时会很难受，平时就还可以。”

我们钻进雾里，慢慢走下平缓的下坡道。

“克里斯，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我看你昨天也戴了。”尤里指了指我的脖子。

我戴了一条由特殊纤维做成的黑色颈链。前面有银质装饰，中间镶着一颗冰凉、透明的蓝色石头。

“嗯……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我抚着脖子上的颈链，“我父亲也是

在大海……”

“原来如此……”尤里拉长了尾音，像是在寻找回应的话语，“海真的很讨人厌呢。”

“是吗？”

“它夺走了一切。”

尤里看着正前方，我窥不见他说话时的表情。

“对了，你昨天说要给我看什么东西？”我终于按捺不住，询问道。

“嗯，是啊，很快就能看到了哦。”

尤里指着道路尽头的一栋老房子。那是一栋小型木造平房，除了看起来比较破旧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这屋子里有什么吗？”

“看那里的大门。”

尤里说话时，原本遮掩视线的乳白色浓雾，像是被施了魔法般随风消散。小屋的大门清晰地出现在视野内。

门上用类似红漆的颜料，画了一个巨大的图案。

跟昨天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的十字架一模一样。

“不只是这栋房子。”

尤里指了指附近的民宅。方才雾气太浓，一直没注意到。但现在看得很清楚，隔壁屋子的门上也画了一个扭曲的十字架图案。

两栋相邻屋子的大门上都留下了相同的记号。

“街上也能看到类似的东西，除这里外，还有很多画有红色印记的房子，到处都是……”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暗中在居民的房门上画红色印记。”

“为什么？”

“不知道……”

“只是画记号而已吗？”

“是啊，只是画记号。没有损坏物品，没有偷走什么，也没有人受伤。”

我推着轮椅，眺望起道路旁整齐排列的房屋。只有一栋民宅的大门上留有记号，但整条街都散发着诡异感。

“你可以透过窗户看看里面的情况。”尤里指向一栋房屋，“那家主人觉得这记号不吉利，所以搬走了。现在这屋子没人住，看了也不会挨骂。”

我遵从他的建议，站在窗户位置窥探起里面的情况。

屋子里空荡荡的，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异样。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墙壁有些怪异。

室内的墙壁上也画有扭曲的红色十字架。

正面所能看到的墙壁的四个角落，各画有一个小十字架，总共四个。

四面墙的角落都画有同样的图案，一间屋子共有十六个十字架，仿佛要进行什么仪式般，给人一种不祥之感。红色油漆状的液体滴在壁纸上，在世上留下惊悚骇人的痕迹。

室内的十字架和门上的形状一样，都呈扭曲状。事实上，我根本不确定这是不是十字架。我曾经在教堂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见过教堂里的十字架。但这种形状扭曲的十字架，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并非凯尔特或俄罗斯十字架[3]，也不像其他任何一种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根据什么画的呢？”

“十字架？我倒觉得像把刀。”

确实，也可以看成是一把刀或者剑。

究竟是谁，又为什么留下这个记号？

完全没有头绪。

“被画上记号的屋主说，那天他们一家出门了，回来后家里就变成

了这样。听说窗户的锁都被破坏了，应该是有人潜入了屋内。”

“镇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记号的？”

“大概四年前吧。”

“已经有四年了？”

“对。开始是一个月出现一个，定期增加。但最近特别多，有时候突然就有两三家被画上了记号。全都是趁屋里没人的时候画的。”

“可我看这些图案一直都留着，没人想去掉吗？”

“很多人都想去掉啊，但油漆根本擦不掉。所以，门上留有记号的居民全都搬出去了。毕竟，大门上被画了个莫名其妙的符号，换谁也没办法再安心住下去。”

尤里说的不无道理。对住户来说，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尽快消除图案，要么搬离此处。住在这种画有恐怖记号的房屋里，精神上一定很痛苦。

难怪镇民会对外来人持警惕态度。他们一定以为，这是不祥事件的前兆吧。真是个绝望的时代。镇上萦绕着的畏惧气氛，或许并非针对留下记号的人，而是对这记号带来的毁灭与灾难。

“究竟是谁干的呢？”

“其实……这些记号是‘侦探’留下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象征秩序的“侦探”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不可能。在侦探小说里，只有坏人才会做这种事，“侦探”应该是追缉凶手的那方才对。

“‘侦探’住在森林里，他会砍下镇民的头颅。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大人们经常会吓唬小孩说，千万不能做坏事，否则‘侦探’会来砍下你的脑袋。有时候为了让小孩乖乖听话，还会说‘侦探’留下这些红色印记就是为了监视镇上的人，防止大家做坏事。”

“森林里的无头尸也是‘侦探’干的？”

“无头尸？啊，你是指那具没有头的尸体吗……应该是‘侦探’干的。”

“怎么可能……”

那不是“侦探”。

还是说，这是秩序维持者采取的手段？

真是如此吗？若是这样，那应该还有别的办法才对。像这样留下诡异的红色印记，对维持秩序能有什么帮助？果然“侦探”只存在于消失的“推理”当中，现实不可能有什么“侦探”。那这人究竟是谎称“侦探”的疯子，还是发疯的“侦探”呢——

“走吧，克里斯。”

尤里催促道。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屋子，继续推动尤里的轮椅。后来，我们在镇上逛了一会儿，才回到旅店。镇上的人虽仍对我投来异样的视线，但有尤里在身边，锋锐的眼神似乎缓和了不少。

那鲜红如血的十字架，究竟有什么含义？

果真是“侦探”留下的吗？

为什么要在各栋民宅上留下记号？

消失在森林里的人都去了哪里？

无头尸是怎么回事？

这是神之子还是恶魔之子的甄选？

注释

[1] 洛可可基调：即洛可可艺术风格，18世纪产生于法国、遍及欧洲的一种艺术形式。该艺术形式具有轻快、精致、细腻、繁复等特点。——译者注

[2]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译者注

[3] 凯尔特十字架：天主教十字架的一种，是一种中央交叉处连接着一个圆

环的十字符号。而俄罗斯则沿用东正教十字架，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横线。——译者注

第二章

“侦探”名号之死

回到旅店，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眺望着昏暗的窗户。太阳沉入西侧，灰蒙蒙的雨丝，在微弱的户外灯光的照射下，在窗帘上投下模糊的剪影，给人一种室内也在下雨的错觉，雨依然间歇地下着。我用干毛巾裹住身体，静静地倾听着雨声。

随着温室化与气候异常的加剧，有时一下雨便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漫长的雨季过后，接踵而至的是更为凶猛的洪水。

我回想起了某个夏日。

如同今日一样，那是一个阴雨天。

我出生在一个离伦敦市中心稍远的小镇上，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英国各地每年都发生集中性强降雨，被洪水吞没的城镇不在少数。伦敦的泰晤士河时常泛滥，船只漂流到海德公园 [1] 的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我父亲隶属于英国海军，平时很少回家。我不知道他在军队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也不敢询问。因为在我看来，战争和军队的事情不能随便打听。

某日，父亲搭乘的潜水艇在从北海往苏联领海航行途中，因受到不明撞击，沉人海底。潜水艇没有破损，几乎保持原状，躺在一千公里之深的海底。由于下沉的位置太深，施救人员没办法救出舰上人员，也不可能把舰艇拖上来。

当时我还只是教会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在那个时代，学校早就没有像样的课程，课堂上以牧师讲道为主。某日，校长和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来到我听讲的教室，把我带到外面，告诉了我父亲乘坐的潜水艇沉没的消息。当时距离舰艇沉没已经过去三天，此前我根本不知道父亲乘潜水艇出航了。我从学校早退，乘上一辆黑色车辆，莫名其妙地被带到附

近的海军基地。那天，英国下着无声的细雨。

刚走进接待室，发现里面有很多人在擦拭着眼泪。我孤零零地坐在人群中，呆呆地望着那些哭泣的人，同时重新回想起潜水艇沉没的事实。潜水艇沉入海底会怎么样？潜水艇本来就在海底航行，应该没有影响吧？我完全没有概念，只能将其想象成一条大鲸鱼在海底睡觉。

周围哭泣的人依次被点名，进到另一个房间。我身边的一位美丽女性依然撕心裂肺地哭着，让人不禁担心她会不会就这样哭死过去。

“克里斯提安纳。”

轮到我了。我被叫到一个小房间内。里面站着两个军人，房间中央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大型机器，连接着扩音器和麦克风。

“你的父亲现在在遥远的海上，他有话想对你说。”

“我爸爸？”

“没错。”军人简短地传达完，“好了，请说。”

他打开无线电开关。

“爸爸？”我对着麦克风说道。

“是克里斯吗？”

“是我。爸爸，你在哪里？”

“我在海上执行任务。你知道的，我在船上，这次去的地方比以往更远。可能没法按时回去了，现在情况比较困难。”

“那你要什么时候回来？”

“不好说，现在还不确定。”

“回不来了吗？”

“不是说了还不确定吗！现在还回不去！克里斯，你现在也该懂事了。别问那么多，安静地听我说。”

父亲的语气突然变得暴躁。受到父亲的厉声呵责，我在椅子上缩成一团。

“有几件事我必须要对你说。克里斯，你是个坚强的孩子对吧？一

个人也能活得下去对吧？妈妈死的时候，你答应过我要坚强对吧？”

“是答应了，可是……”

“克里斯，听我说。不管是谁都有迷茫的时候，可一旦下定决心，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轻言放弃。人生就是要在迷茫中不断探寻值得信仰的东西。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

爸爸的声音混着杂音，断断续续地传送着。

我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盯着扩音器。

外面传来的柔和雨声，在室内回响着。不，那有可能是隔壁女人的哭声。

军人拿麦克风对着我，催促我快点说话。

“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仿佛在告诉我，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极力地寻找话语。

“你一定要回来！”

扩音器里没有回应。

“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

“……会回来。”

“回来？你会回来吗？真的吗？”

“克里斯……如果这……的话，把衣柜的……板……”

杂音越来越大，类似海底气泡的声音混了进来，盖住了父亲的声音。

“爸爸？”

讯号突然中断。两名军人过来检查通讯机的状况，或是敲敲扩音器，或是转动旋钮……

“……救救我……克里斯……救我们出去……”

父亲凄惨的喊声在小小的房间内回响。

这是父亲临终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没有再说话，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被送回了家。结果，直到最后，也没有人告诉我，潜水艇为何会沉没，据说至今仍在调查。

潜水艇现在仍沉睡在北海海底，任何人都无法触及。船员们恐怕都因为进水和缺氧而接连死去，遗体则被封闭在潜水艇中。他们利用无线电对家人或爱人留下了遗言。或许，潜水艇内还准备了一些遗物，随着遗体一起被封闭在舱内，连海底的鱼都无法看到。即便再过上十年、百年，父亲仍会一直沉眠于海底。

父亲留下的有关“衣柜”的那句话让我非常在意。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我打开他的衣柜试着翻找。等我好不容易撬开底板，却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放了一把不起眼的钥匙。

我很快便意识到，那是父亲卧室保险箱的钥匙。我迅速打开了保险箱。

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环形物体，用来当手环太大，做发箍又太小。

那就是我现在戴在脖子上的颈链，中央有个银质坠饰，里面镶有类似蓝色宝石的物体。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把它留给我。坠饰本身应该不怎么值钱。因为父亲留给了我一大笔保险金和国家每年发放的遗属抚慰金，留下这个不可能是出于金钱的考虑。可能就是个纪念品吧？又或许，是爱好“推理”的父亲，留下的待解谜团。可若真是如此，何不干脆留本书给我呢。

我的想法是不是太任性了……

现在颈链正挂在我的脖子上，它是警醒，是决心。更是我的护身符。

在异国的土地上，请一定要守护我。

刚在床上躺下，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是朝木老板打来的。

“店里来了个人，说是想见你。”

“是谁？”

“不知道。不过一看就是外地人，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朝木老板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他让客人在食堂里等候，所以我出了房间便径直往食堂赶去。

一个男子故意将餐桌椅子朝向昏暗的落地窗，翘起二郎腿坐着。他身型消瘦，手脚修长，膝盖上放着一个大行李包。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头发稍长，虽没有束起，却也不会给人邋遢的印象。身上穿着罕见的白色衬衫，搭配像是吊唁用的黑领带，给人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

他似乎察觉到我的气息，转头看向我，朝我投来遗世越俗的笑容。

“哟，克里斯。”

“桐井老师！”

我快步向桐井老师跑去，与他握手。

“又见到你这个英国小绅士了。”

“我已经长高了不少呢。”

听到我的话，桐井老师静静地笑了。

桐井老师是个旅行音乐家。

现在检阅局对歌曲和音乐的管制放松了一些，只禁止给音乐填词以及上演含有暴力内容的歌剧。严格来说，演奏乐器的行为并没有遭到禁止。可如今这个时代，乐器和演奏家几乎已经绝迹，像桐井老师这种真正会弹奏乐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桐井老师不仅会弹，还是个堪称天才的演奏家。

初次见到桐井老师的时候，我才刚来日本没多久。当时来到一户人家打算寻找落脚点，而那里恰巧是他的音乐教室。原本我并没打算学习乐器演奏，只是单纯想找个地方住下。但桐井老师只是说了句“没关系”。或许是他对我这个飘泊的英国人心怀怜悯，我有幸在那里逗留了

几日。

我没有演奏乐器的才能，但在英国的时候，我曾在教会的唱诗班学过声乐。某天我不小心提到了这件事，于是老师每次都会让我以演唱者的身份加入他们的队伍。在教堂还好说，但我不习惯在人前唱歌。不过，在音乐教室与大家度过的那段时光十分愉快。虽然不久后，音乐教室因为桐井老师外出旅行而关闭，但那几个星期的生活，是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回忆。桐井老师离开后，我也再次踏上旅程，虽然比原定计划迟了许多。

旅途中，我与桐井老师有过数次重逢。每次他都特别照顾我。对我来说，桐井老师是我在日本唯一信任的人，而且我也很尊敬他。音乐家与骑士很相近，是最崇高的头衔之一。

“老师，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大约一个月前吧。”桐井老师边说话，边轻咳了两声，“镇上到处散播着你的传闻。废墟街角出现的金发少年——走过红砖路的蓝眼睛男孩……非常有画面感。一闭上眼睛，脑中就能浮现出，阳光斜斜洒下的金色黄昏里，你小小的身影走在静谧小道上的画面。你很在意那些传言吗？不用担心，我当初来到这镇上的时候，也被镇民们议论纷纷，只是没你这么严重而已。过几天就没事了。他们对外地人抱有非常强的戒备心。”

“我从来到这开始，就感觉一直被人盯着。”

“不过我们也因此重逢了，这得感谢他们。他们对你观察得非常仔细，总结的外形特点，与实际完全吻合，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你。我也有幸体会到了寻找克里斯游戏的乐趣。只是当中有些人传话失败，竟把你形容成是一个身高两米半、全身毛茸茸的外国人。”

“全身毛茸茸……”

“可实际你既不是巨人，身上也没有毛茸茸。”

“那是当然……”

“不如我捏造一个新的谣言，就说你生气皱眉的时候，其实很可爱？”

“别开玩笑了，真是的。”

我连忙否认。桐井老师轻轻地挥挥手，示意我不用当真。

“这座小镇真的非常封闭。”

桐井老师突然转换话题。

“老师也这么觉得？”我压低声音回道，“老师，你不觉得这座小镇有点怪吗？”

“确实，不过，如今这时代，怪异的小镇不在少数。”

“尤其是那个红色印记——”

“你也看到了？”

“老师也看到了吧。”

桐井老师比我早到一个月，肯定已经听过红色印记和无头尸的传闻。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说这件事的，原来你已经知道了，那还省了说明的时间了。你真是个让人省心的乖孩子。”桐井老师静静起身，“我们换个可以安静说话的地方吧。你的房间在哪？”

“在这边。”

我在前面带路。离开食堂时，桐井老师突然想起重要的小提琴箱还放在食堂，于是又慢悠悠地折回去拿。他看似心思缜密，其实非常粗心。但他向来处事不惊，遇事从容不迫。他是个自命清高、爱嘲讽世人，但很受人喜爱的音乐家。

走进我的房间后，桐井老师在床边坐下，把琴箱轻轻放在身边。那把小提琴就像他的情人，确切地说，是经常被落下的情人。我则端坐在镜台前。

“对了，你想找的东西找到了吗？”桐井老师问道。

“还没……”我垂下眼睛，摇摇头，“所以我打算再走远点看看。我

穿过了大海、群山和废墟，好不容易抵达了这座小镇，本以为终于可以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谁知会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没什么好害怕的啦。从他们极度警惕的样子就能看出，虽然他们表面装作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存留着恐惧感。他们眼神凌厉，对周围的事物过于敏感。真正感到害怕的，是镇上的人才对。”

“镇上的人……吗？”

经老师这么一说，确实在理。如果将他们的举措归结为恐惧，那镇上超乎寻常的寂静也就不难理解。但倘若真是如此，我和桐井老师来自外地是不变的事实。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异端都会被视为危险分子，并遭到排斥。说不定哪天我们会被当成猎巫[2]对象呢。

“老师，您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小镇上？”

“我旅行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桐井老师旅行的目的在于，寻找丢失的乐器和音乐。从这点来看，与我有几分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桐井老师已是一流的音乐家，而我却没有任何可与之相比拟的技能和才华。

我在异国他乡不断地旅行，是否真的有意义呢？

“你刚刚说看到了门上的红色印记对吧？”桐井老师问道。

“对。”

“据我所知，有十多户人家被画上了红色印记。有些人因为害怕，搬到了其他地方。也有人把记号除去后，继续住在原地。镇上并非每家人都会主动告知街坊邻居自家有红色印记，说不定还有很多人隐瞒了。”

“听说四年前就开始有这记号了。”

“真是非常执着呢。”

“如果是小孩的恶作剧，那未免太过分了。”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做的，如果只是为了恶作剧，没必要刻意闯

入别人家中，在室内也留下红色印记吧。毕竟在门上涂鸦更轻松、安全。而且这行为持续了四年，由此可以看出，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恶作剧。”

“最近好像又新增了许多……”

想象着大门上不断增加的红色十字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这座小镇如此阴森诡异，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

“有件事不知道跟红色印记有没有关系，听说这镇上发现了好几具没有头的尸体。这座小镇萦绕着灰暗的色调，尸体就像是来自黑暗世界的礼物。”桐井老师边说着，边在胸前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接着他拿出四片没包装的饼干。“要不要来一片？”

“不用……欸，您为什么会在口袋里放这么多饼干？”

“不仅如此，据说还有很多人失踪，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桐井老师没回答我的问题，嚼着饼干继续说道，“这镇上还发生过其他什么事吗？你有没有听说什么？”

“没有，除了红色印记和无头尸之外，其他一无所知……而且说到红色印记，那个人好像只留下记号，并没有盗取钱财，也没有毁坏物品。”

“这座小镇如此闭塞，就算盗取钱财，也会很快被发现。红色印记可能还有别的重要含义。”

我回想起红色印记的形状。

那个看似十字架的怪异记号。

“说到那个记号，老师，您之前见过这种形状的记号吗？”

“没有。”

“会不会跟宗教有关？”

“很遗憾，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说不定跟这里特有的封闭信仰，或是新兴团体之类的有关。不管怎样，毕竟我不是相关研究者，只能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发表见解。”

“那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您有没有看出什么？”

“如果是演奏记号，那个红色印记跟‘forte’[3]有些相似。”

“‘forte’？这么说确实有点像……”

“‘强’——在门上写下‘forte’——我懂了，也就是‘请更用力敲门’的意思。”

“欸？”

“嘿嘿，我开玩笑的啦。好不好笑？”桐井老师一副假笑的样子说，“好了，说点正经的吧。”

“好。”

“你见过家门上有记号的屋主吗？”

“没有。”

“那就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要给你一个忠告。”

“什么意思？”

“这里可能有传染病。”

“传染病？”

“你知道你的故乡欧洲曾经大面积爆发过黑死病吗？”

“不知道。”

“你们这一代人不知道也正常，在海啸和洪水的摧残下，教育已经变得形同虚设。黑死病是欧洲中世纪至近代发生的传染病，在欧洲的土地上肆虐了长达三百年，堪称欧洲黑暗时代的象征之一。人通过老鼠和跳蚤感染鼠疫杆菌后发病，引发败血症后，皮肤会出现紫或黑色斑点，所以人们称之为黑死病。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这种病几乎无药可医，一旦染病就是死路一条。”

“黑死病这个名字我听过……可它跟门上的记号有什么关系？”

“当时因为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人们只好把患了黑死病的人隔离起来。因此，医生会在感染者家的门上留下记号，提醒正常人不要靠近。”

“真的吗？”

“没错。我不清楚当时是否用的红色十字记号。但你不觉得跟这次的事件很相似吗？看到门上的记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传染病隔离。”

“你的意思是，这里也爆发了黑死病？”

“不，不一定是黑死病。如果这个镇上真出现了传染病，那应该是其他类型的疾病。比如，感染脑髓的病原菌，随着病情的加重，头部会逐渐腐烂掉落之类的……”

“啊！”我不由得大叫了一声，“所以，无头尸就是这样形成的？”

桐井老师的分析，似乎同时解开了红色印记和无头尸的谜团。我恍然大悟，原来整座小镇充斥着一片死寂，是为了避开传染病……

但是，这样一来，就表示镇上的人都了解红色印记的含义。可尤里并不知情。

莫非只有向我透露过红色印记相关消息的尤里，不知道传染病的事情？

“这只是我个人的胡乱猜测。”桐井老师看穿了我的想法，继续说道，“倘若真发生那么严重的传染病，镇上的人不可能毫无察觉。如果大家都知情，那没有理由瞒着我们。因为我们一旦感染疾病，就会变成行走的感染源。所以相比隐瞒，坦诚地告诉我们才更妥当。就算因为某种理由无法公开，也会把我们当作感染者隔离起来。说不定会把我们关到某个地方，对我们进行检查，或者二话不说把我们处理掉。”

“处理掉！”

“第一，我从未听说过什么会让头颅腐烂的感染病。之所以说是我个人的胡乱猜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毫无根据。还有，在屋内画红色印记的行为很怪异。如果红色印记是为了标记感染者，也没必要跑到室内去画吧？”

“嗯，说得有道理。”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想提醒你的是，最好不要

跟镇上的人有过多接触，我劝你休息几天，赶紧前往下一个小镇。克里斯。”

桐井老师神色淡然地说完，扭头咳嗽起来。

桐井老师的脸色很差，明明天不是很热，额头却渗着汗。铁青的脸颊上刻着极深的阴影，仿佛是将死之人。他的背极力地蜷缩着，痛苦咳嗽的神情，让人不忍再看。

桐井老师原本就患有肺病，任谁看都像一个濒死的病人。但这种病又不会立马致死，反而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折磨着他。当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与死亡抗衡的时候，桐井老师决心踏上旅程。即使面临死亡，也不失高雅的品性，着实令人折服。

他的病情比上次相遇时更严重了。我甚至不禁会想：“他会不会是因为在这镇上染上了不知名的传染病，所以病情才会恶化？”

“老师，您没事吧？”

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身旁。可最终，我什么也做不了。就像以往那样，我只能待在一旁束手无策。

“不用为我担心。”桐井老师说完，做了个深呼吸。“我还不会死。我自己很清楚，还没到死的时候。”

“我帮你倒杯水吧？”

“不用了，还是继续说吧。”桐井老师顶着铁青的脸又咳嗽了一阵。

“克里斯，我有件事想问你。”

“问我？”

“嗯。”

桐井老师慢慢地上下活动肩膀，试图调整呼吸。外面的雨声也时强时弱，仿佛在配合他的呼吸。

“你认为‘侦探’是什么？”桐井老师轻轻垂下眼眸，问道。

“‘侦探’——就是正义。”我回答道。

“据说那个暗中留下红色印记的人叫‘侦探’。”

“嗯，我也听说了。”

“有可能是那个‘侦探’在镇上到处杀人，并把他们的头颅割了下来。”

“嗯……”

“你认为那是正义吗？”

“我不知道。”

不知为何，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怎么会这样？

“我们先把正义的话题放一边。毕竟那种东西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如果你的心中存在一幅海市蜃楼般的幻影，那也无妨。至于潜伏在小镇某个角落里的‘侦探’究竟是什么人物，还是个有待确定的问题。我在想，你对侦探小说这么熟悉，或许能知道点什么。”

“我所知道的‘侦探’，个个都聪明过人，拥有出色的洞察力、优秀的体能和耐力，他们意志坚定，绝不会轻易饶过罪犯，对于复杂的谜题，拥有超高的专注力。但那都是‘推理’中的‘侦探’……而‘推理’早已经消失。”

“我对书本和‘推理’都没有太多研究。但对‘侦探’的见解与你十分一致，我认为‘侦探’是我们的伙伴。但这个镇上出现的‘侦探’立场完全不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侦探’也是人，或许也有犯错的时候。”我苦闷地辩解道。

其实我没必要为“侦探”开脱。

“‘侦探’真的存在吗？”

“不知道……”

就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侦探”真实存在。我们需要“侦探”，但我不愿相信这镇上发生的种种诡异事件都出自“侦探”之手。做出这种恶行的人怎么有资格被称为“侦探”？“侦探”疯了吗？还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侦探”，只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

如果能解开“侦探”留下的红色印记的含义，或许就能解开其他谜团。

为何要留下这种印记？

“被画上红色印记的住户，都还活着吗？”

“这点我也很好奇。我甚至怀疑，红色印记会不会是一种杀人记号，说不定能找出‘住在画有红色印记屋子里的人必死’的法则。于是，我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调查。既然打算跟你说这些，自然要先调查一番。”桐井老师微微耸了耸肩，“但屋子被画上红色印记的住户大部分都还活着。不过，其中也有人下落不明，他们可能只是搬了家，离开了本地，但也有可能已经被杀了。总之，从结论来说，红色印记未必是杀人记号。”

杀人记号。

一旦被画上记号，就会惨遭断头——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上，这规则并不成立。十字架并非左右生死的记号。既然如此，那它到底象征着什么呢？无从猜测的现状，反倒令人心生不安。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来这小镇的路上，我看到一栋大宅着火了。”

“这我倒没听说。”桐井老师又咳了几声。

“是焚书吧？”

“应该是。”

“近年来，书本几乎都被烧光了，所以很少能看到焚书的场面。那栋屋子是不是真的私藏了书籍都很难说。”桐井老师说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稍稍提高了音调。“啊，对了。我听说政府派人来镇上到处搜查。因为跟你的传闻混在一起，我还以为他们把你跟政府人员搞混了。或许那些调查员真是为了焚书的事来的。”

“焚书和这个镇发生的怪事，会不会存在什么联系？”

“比如说？”

“门上的红色印记是政府的调查员留下的。如果他们还在搜查书本……门上的红色印记就是调查结束的记号，而没有留下印记的民宅就表示还未搜查。会不会是用来区分这个的？”

“不可能。”桐井老师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我的猜想。

“克里斯，你不认识政府的人吧。他们公开行动的时候很容易辨认，一般都会堂而皇之地从正面破门而入，才不会挨家挨户地暗中做记号。”

“哦？那相反……”我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会不会是镇上的人想隐瞒什么？”

“大家一起私藏书本？”

“有道理，他们戒备心那么强，可能有特别的原因。红色印记说不定是为了掩饰真相，转移他人的注意力。”

“如果整个小镇联合起来藏书，那需要极高的统率能力。但我在这座小镇上完全感觉不到联合的气息，镇民都出于不同的私人缘由小心戒备着。就算集体藏书一事为真，如果连我们的眼睛都骗不过，更不可能躲过政府的搜查吧？”

“说得也是……”我叹着气说道，“如果跟宗教、传染病、焚书都没有关系，那‘侦探’究竟为何要在住户的门上留下红色印记呢？”

会不会像尤里所说的，“侦探”只是大人为了哄孩子听话而捏造出来的人物。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吓唬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侦探”。红色印记也只是为了假装“侦探”存在而所做的布景。

又或者，“侦探”是更具寓言色彩的存在，代表着自然灾害。人们只是将单凭猛烈一击便会带来死亡的自然称为“侦探”而已。就像世界各地都习惯为飓风和海啸命名一般。

可为什么偏偏用“侦探”这个名字？这当中一定存在什么特别的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不觉得它跟‘推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吗？说

到‘推理’，那应该是你的擅长领域吧？”

“哪、哪有。”

我急忙否认。我所知道的不过是一些皮毛，桐井老师才是熟知“推理”的能人之一，这方面的知识比我更渊博。若非如此，我们也无法像这样进行交谈。

“如果这镇上发生的事跟‘推理’有关——那接下来一定还会发生大事。因为‘推理’本来讲述的就是有关死亡和毁灭的故事。”桐井老师歪起端正的侧脸，神色严肃地对我说，“克里斯，你要多加小心。”

这句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在我听来，充满了真实感。桐井老师的预言一向很准。

我点点头。

“但你也不用太过烦恼。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只要若无其事地路过这座小镇就行了。毕竟我们是外人，不能干涉太多。如此一来，镇上的人也只会静静地观望。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些，明白吗？”

“明白。”

“好孩子。”

桐井老师站起来，再次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片饼干，朝我丢过来。我立刻伸手接住。

“这是给你的奖励，吃了能恢复精神。总之，别想太多。”

“谢谢老师。”

“好了，我该回去了。”

“您这么快就要走了？”

“反正还会相见的。”

桐井老师如同吟唱般说完这句话，轻轻挥了挥手。

他刚握住门把手，房间的电话响了。

我们瞬间陷入沉默，对视了一秒后，我拿起话筒。

“克里斯？”

是尤里。

“怎么了？”

“有个人说想见你们……”

“我们？”

我暂时放下话筒，看向桐井老师。桐井老师一面咳嗽，一面轻轻摇头。

“是谁？”我问道。

“是自警队的人。”

“自警队？”

我刚说出口，旁边的桐井老师皱起了眉头。

“这镇上没有警察。在这个警察形同虚设的年代，镇民自发成立了自警队。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任何强制力。不过——”

“他们好像知道老师在这里。说是找我们有事。”

“哎呀……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桐井老师说着，将手放到门把上，“他们好像很讨厌我，我还是趁早离开好了。反正我也不想插手这些事情，我大概都能猜到他们要说什么，无非就是叫我这个外地人别多管闲事，否则给我颜色瞧瞧之类的。”

“老师，别太早下结论。”

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走在前面的男人个头稍矮，身穿藏青色运动外套，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最大的特征就是那双锐利的眼睛和鹰钩鼻。与他的身型正相反，整个人散发着自信、傲慢的气场。看上去与桐井老师年纪相仿，或者说更年轻些。他把背挺得笔直，仿佛在强调自己强韧的精神。

他身旁那个男人神色柔和许多，脸上难掩歉意，长长的刘海遮住了眼睛。着装与旁边那个男人十分相似，但他没穿运动外套，只披了一件带有许多口袋的背心。看起来不像是自警队，倒更像是钓者。他有些不知所措，双手反复在腹部位置交叉又放下。

“两位请坐。”矮个子男人将桐井老师推回房间，拍了两三下手，“我们是专程来为迷茫的二位答疑解惑的。你们不用再困惑了。来，坐下，赶紧坐着。”

桐井老师带着不情愿的表情在床边坐下。我也老实地坐在了椅子上。

那个人在房间正中央，抱着胳膊，双腿打开站立。

“儿童猜谜时间结束，你们不用再猜疑什么了。异国少年，接下来是问答时间——好，你一开始在找什么？”

“那个……”突然被人指着鼻子，我有些焦虑。“你是谁？”

“真是个愚蠢的问题，不过也很实在。你问我是谁？听好了，少年，我是自警队队长——黑江。”

他以尖锐的声音回答道。回荡着雨声的寂静房间，仿佛突然被军人的号令与喧嚣所笼罩，兴许是因为这人的气场太过强大吧。

另一个人站在黑江队长身后，向我们点头行礼。

“初次见面，你们好，我叫要人，是自警队成员之一。”

“好了。”黑江队长迅速插话，“我既然给了你们提问的权利，那你们也得回答我的问题。放心，不是什么复杂的谜题，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克里斯提安纳。”

“列斯托朗（restaurant）？”

“是克里斯……”

“你第一次可不是这么说的！”

“队长，是你听错了。”

要人从旁边插话道。但黑江没有理会。

“好吧，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会说日语就省事多了。接下来，那边那位——你不说也行，我都知道。你就是那个得了肺病的音乐家吧。听说之前在璃里惠家叨扰了一个月，她都告诉我了。你跟她早就认识

吗？算了，你不回答也行，我都知道。璃里惠是你的学生对吧！”

“找我们到底有什么事？”桐井老师不耐烦地问道。

“等下，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给过你提问的机会。不过，我突然想起，祖父曾教导我，对任何人都要宽容。好吧，我回答你。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各位对本镇的误解。误解会产生摩擦，而摩擦会产生憎恨。我不希望引发这样的后果，所以必须要事先防范。刚好我听说两位都在这里，所以特地来找你们。”

“好啊。”桐井老师按捺住爆发的冲动，语气平稳地说道，“那请你告诉我们，很多居民的门上画有红色印记是什么意思？”

“是‘侦探’留下的记号。”

“还有呢？”

“就这样。”黑江队长果断地回答道。表情中透露着过度的自信。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侦探’有时会从森林出来，在居民家里留下记号，仅此而已。‘侦探’留下记号，就像刮风、潮起潮落一样自然。”

“那‘侦探’为什么要留下记号？”

“为什么？”黑江队长朝要人瞥了一眼，“你觉得是为什么？”

“不知道……”要人歪起头。

“你也不知道？”

“我不是不知道。”黑江队长将头发轻轻拂向脑后，“你们知道月亮为什么升起吗？知道草为什么会随风而动吗？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没有理由。这就是困扰你们许久的谜团的答案。”

他的意思是对镇上的人来说，“侦探”的行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黑江队长等同于没有回答红色印记和“侦探”的问题。但他也不像是有所隐瞒。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他们来说，“侦探”留下记号是一种已经日常化的自然现象。虽有点难以理解，但对于

这个封闭的小镇来说，并非不可能。我们只是误入了一个风俗奇特的小镇，仅此而已。如此想来，似乎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就是黑江队长想传达的吗？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

“等等，你已经问完了，接下来轮到我提问。”黑江队长厉声制止了桐井老师。

“你们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到这个镇上来？”

“怎么会！”桐井老师故意睁圆了双眼，“除非你们认为领带也是违禁物品——”

“我说的不是那种东西。我不管你们是反政府主义者，还是黑手党。总之，不许你们在镇上添乱子。这不是忠告，而是命令。想必你们也知道，先前有个村子因为私藏书本被烧成灰烬。我希望你们不要让政府产生这方面的误解。懂吗？”

“懂。”我乖乖地点头。

黑江队长虽然有点不讲道理，甚至性格有些怪异，但或许他内心是正直的。

在他们看来，突然闯入封闭世界的外来者，要比已经日常化的“侦探”更令人不安吧。

“接下来轮到我提问了吧。”桐井先生深得要领似的说道，“你们两位见过无头尸体吗？”

“见过。”

“如何处理的？”

“就当作自然死亡处理。”

“你是在开玩笑？”

“我从来不拿人的生死开玩笑。”黑江队长神色严肃地说道，“我们只能这么判断。如果他们不是自然死亡，那又是什么？既不是事故，也不是疾病，难道是被人谋杀，然后砍下头吗？不可能。绝对没有这种

事。这个世界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死亡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但是现在……”

“不接受异议。”

这些人极度忌讳死亡，但他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正确理解死亡。

“‘侦探’难道不是在杀人？”我在一旁插嘴道。

突然，黑江队长惊愕地睁圆双眼，立即瞪向我。

“如果你指的是‘侦探’抹杀在森林中迷路的人——那也算是自然死亡。”

“不对，这是杀人案。”

“少在这胡说八道！少年，你懂什么？”

什么都不懂……

他们跟我们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

在他们的世界里，“侦探”时常趁着夜色到处留下红色记号，即便早上出现无头尸体，也没人在意。没有人知道“侦探”的身份，更不可能知晓“推理”。小镇的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活。

在他们眼中，“侦探”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他一定有着超凡的地位，但又不足以称之为神。因为他们既不尊敬，也不崇拜他，只是畏惧。说到底，“侦探”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吗？难道不是他们为无法理解的现象，刻意冠上“侦探”这个虚构名词，借此获得少许理解吗？

他们不知何为杀人事件，没有人给他们灌输杀人事件的信息。他们甚至无法接触到“推理”。所以才会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杀人事件。

出于自卫的本能，他们试图利用“侦探”这个架空人物，去解释这些现象。一切都是“侦探”干的。那是一种万物有灵论，“侦探”就相当于土著精灵。

于是，他们将自己无法理解的事件——死亡——解释为“侦探”所为。镇上出现的神秘红色印记，也归咎于“侦探”。大人们甚至将它作为

让小孩听话的工具。

但是，那是他们的想法。

了解“推理”的我，无法视若无睹。

他不是精灵，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因某种目的留下红色印记是事实。

而有人杀死镇上的人，并将其头颅砍下也是事实。

唯一让人感到不解是，为什么要选择“侦探”这个名号。他们不懂“推理”，自然不了解犯罪。这样的人会想到“侦探”这个词，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也就是说……凶手是个懂“推理”的人？

“下面轮到我提问。”黑江队长重新整理好情绪说道，“两位准备何时离开本镇？”

“等季节更替的时候吧。”

桐井老师的语气让人摸不透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但应该是认真的。

“我还没决定……可能要再过一星期。”

“是吗？”黑江队长露出释然的表情。

“接下来轮到我了。”桐井老师说，“克里斯，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有，那个……”突然被抛来话题，我有些诧异。“对了……黑江队长有没有见过‘侦探’？”

“没有。”

“我见过。”始终在一旁默不作声的要人开口了。

“欸？真的？”

“嗯。我走到森林附近的时候——”

“要人，不许多嘴。”

黑江队长厉声制止，要人挺直背脊从命。

这时，要人的胸前口袋附近传出一阵杂音。他慌忙从口袋里取出黑

盒子，是个无线对讲机。他将其放在耳边，背对着我们小声讲话。接着迅速转身，将对讲机交给黑江队长。

“队长，野户呼叫。”

“野户？河那边出事了吗？”

“说是已经到达危险高度，可能因为昨天的大雨……”

黑江队长朝说话不紧不慢的要人瞪了一眼，同时向对讲机下另一侧的人下达指示。

“是洪水吗？”我悄悄对桐井老师说。

“应该是。”

“两位，我突然有急事，先走一步。要人，后面就交给你了。”

黑江队长迈着响亮的步子匆忙走出房间。留在原地的我们则凝神倾听着如狂风骤雨般消失的脚步声。

“刚才真是抱歉，队长那种态度……”要人满怀歉意地低下头，“他总是很忙，不过是个十分可靠的队长。”

“刚才，你说你见过‘侦探’？”桐井老师转回话题。

“是的……”

“‘侦探’长什么样子？”我问道。

“看起来不像是人，而是什么东西的黑影……他的脸也是一片漆黑。不对，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脸。总之，应该是脸的位置，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全身上下都是黑的……不过，他有脚，所以，应该是与人相近的生物。‘侦探’没有发现我，独自消失在了森林里。”

“‘侦探’住在森林里吗？”

“是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吗？”

“不，很多人不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侦探’的存在，也有人完全没听过。不过大多小孩都知道，因为有传闻说，做了坏事‘侦探’就会来砍头。”

“要人先生对‘侦探’了解多少？”

“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认为，所谓的‘侦探’，应该是某种随处可见的东西。”

“随处可见的东西？”

“就像是这个世界自然形成的，或者说是出于某种因果关系……总之，‘侦探’就是环绕着这座小镇的森林。”要人神色严肃地说道，“这座小镇四周是一片巨大的森林。想必两位都知道，镇上只有一条道通往外面。”

从未听说过啊……那一定是我来的那条道。

“我觉得，森林里不时发现尸体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是自然循环中出现的极其自然的现象。”

“那你所见到的‘侦探’到底是什么？”

“是代替森林执行其意志的存在吧。也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个黑影。”

要人的语气十分坚定，“侦探”的存在理由，在他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但相比黑江队长，这种斩钉截铁的直觉式推测，完全没办法让人信服。

“森林是条界线，将我们居住的世界，与满是废墟的外界隔离开来。森林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侦探’应该就是它的具象化形态吧。”

他不懂“推理”，“侦探”绝非如此。

这座小镇在某方面存在严重偏差。不，或许不只是这座小镇，整个世界都开始偏离正轨。

“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我跟队长不一样，我愿意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其实，我很欢迎你们的到来。因为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外人到访了。”

“既然如此，那希望你们别再监视我了。”桐井老师冷笑着说道。

“果然被你发现了。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音乐家曾是反

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虽然存在严重的误解，不过不可否认。”

“但很多人不这么想，请你多多包涵。”

“我没放在心上。”桐井老师以若无其事的语气说道。

“镇上的人几乎都不跟外界交流吗？”为了缓和气氛，我向要人问道。

“是的，只有车辆会把零件送到镇外，不过也只是一个月两次。”

“零件？”

“没错。几乎所有镇民都靠制作‘都市’使用的小零件来维持生计，食物全是自给自足，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镇里自己解决。外面的事，我们可以通过广播了解。所以完全没必要出去，也没人想出去，除了孩子。等长大后，大家也就对外面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外面没有什么可憧憬的东西。”

“你呢？”

“我……也没什么兴趣。不过对你们倒有些好奇。方便的话，下次可以跟我说说外面的事情吗？”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但他必须要随队长去视察河川的状况，我们只好目送他离开。我不清楚他们担心的那条河的具体位置。不过，这家旅店应该没事吧？我虽然喜欢游泳，但可不想和小镇一起沉入水底。

“看来没办法做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了呢。”

桐井老师露出疲倦的笑容。

“对了，老师。”我扭头看向桐井老师，“您住在哪里？刚才提到的学生……”

“我知道如何在旅途中寻找免费的落脚点。”

大约十分钟后，一位长发女子撑着伞前来迎接桐井老师。他们在旅店门口轻声交谈了片刻后，便在伞下依偎着踏上了雨中的红砖路。桐井老师回过头，朝我挥了挥手。

是谁说不要跟镇上的人有太多牵扯来着。

我回到房间。

发现桐井老师的小提琴落在了我的床上。这冒失的性格，却真让人讨厌不起来。

注释

[1] 海德公园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也是伦敦最知名的公园。——译者注

[2] 猎巫：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及政治迫害。——译者注

[3] forte，乐谱上表示“强”的记号。——译者注

第三章

断头湖

无聊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尤里来到了我房间。这里除我之外没有别的旅客，他似乎有些无所事事。由于镇民对外来者敬而远之，这里逐渐也见不到旅客的踪影。如今，像样的旅馆，也只有这一家。

“你听说过这一带有什么特别的宗教吗？”我向尤里打听道。

“宗教？是指向神祈愿之类的吗？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本没有人祈愿。”

“这样啊……”

从红色十字架记号描绘的地点和方式，能明显地感受到宗教信仰。此外，从镇民极度避讳死亡这点来看，即便存在什么特殊宗教也不足为奇。红色印记能让人联想到某种仪式，但从没有危害这点来看，似乎可以归结到观念性的动机上。但是，镇上无人知晓红色印记的含义。也就是说，那不是反映地方风俗的宗教。如此想来，该不会是有什么崇尚恶魔的秘密组织潜藏在世界各地，最近才来这里扎根吧……当然，前提是得有这样的组织。

“你还在想红色印记的事？”

“嗯……”

“何必费那么大劲去想呢，等别人告诉你答案不就行了。”

“可是，谁会告诉我答案呢？”

“不知道。”尤里满不在乎地说完，将脸凑到我耳边，“克里斯，你见过书吗？”

“没有。”

“我也没见过。不过，我一看到你，就会想起那些爱书的人。他们在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在我家借宿。他们跟你一样，总是有各种烦恼。我很喜欢他们，因为每个人都对我很好。说什么书会传递残酷的信息，

使人性变得残暴，肯定都是骗人的。”

“我也这么认为。”

“克里斯，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那你应该也偷偷藏了书吧？其实你不用藏，我不会告发你的。”

我摇摇头。

“我真的没有书，也没见过。不过，我爸爸跟我讲过很多有关书的知识。”

“这样啊……那真是遗憾。还想着如果你有书的话，可以让我开开眼界呢。我好想看看书长什么样子，哪怕一次也好。书里有很多故事，只要抱着书，就能接触到不同世界的知识，最适合我这种坐轮椅的人了。”

“好难得啊，你居然不讨厌书。”

“那是当然。那些讨厌书的人，大多都已经被广播洗脑了。”

尤里嘟起嘴说道。如今，没有人再指责洗脑广播的事情。他们已经沉浸在电波另一端的这个安逸平和的世界里。没有暴力、令人安心的世界信息，没有血腥、凶器，更不会存在无头尸的世界。

广播基本上不会播放创作物。一旦政府出面管理，就绝对不可能与娱乐沾边。电视也和广播一样，处在严格的管控下。大多时候，播放的都是一些柔缓的治愈性自然风景。但这座小镇原本收不到电视电波，按理说应该没有电视才对。即便有，其信息价值也远不及广播。

对于从一开始就没有接触过书本的人来说，他们或许感觉不到书本的重要性。甚至还会对日常提供各类信息的广播心怀感激。他们会满足于现状，是因为他们不知何为创作物——故事。他们几乎被剥夺了所有接触创作物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或许只是检阅局一手捏造的故事。但不清楚故事的人，根本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

我们处在无书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只有完美事实、不存在故事的时代。

“所有书本中，我最喜欢‘推理’。”

“‘推理’？那是怎样的故事？”

“解开神秘谜团的故事。”

“所以，你也想解开红色印记的谜团吗？”

“嗯……应该是吧……”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只是因为喜欢“推理”，才会对眼前的神秘事件充满兴趣。自己还有事情必须要完成，某处仿佛有个声音在呼唤我。但我不能抛下眼前的谜团离开。那不只是好奇，而更像是使命感。

“大家都说红色印记是‘侦探’留下的，可实际有人目击到‘侦探’画记号的现场吗？”

“很多人目击到了啊。”

“那个‘侦探’长什么样？”

“听说天太黑，看不清楚。目击的时间都是在黑夜。加上‘侦探’穿着一身黑衣，从来没有人看清过他的样貌。”

“没人正面见过‘侦探’吗？”

“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

“欸？有吗？”

“有一个小男孩，他说在森林里遇到过‘侦探’。”

“现在还安然无恙？”

“嗯，他才七岁，有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几天后才回到家。要知道，一旦在森林里迷路，就算是大人也不可能回得来。可那孩子却平安归来。打听后才知道，他在森林迷路之后，遇见了‘侦探’，是‘侦探’把他送出了森林。”

“遇见了‘侦探’却没被砍头？”

“对……那孩子说‘侦探’一点也不可怕。”

“他现在还活着吗？”

“当然啦。我和他在同一所医院看病，虽然现在我只需要半年去一

次就行了。刚开始他一直不肯聊‘侦探’的事，但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后，他就把详细经过告诉了我。”

尤里讲述起了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故事。

那是个不可思议，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有一天，男孩将一名倒在路边的女孩偷偷带回家，开始了奇妙的同居生活。但女孩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由于男孩向父母隐瞒了女孩的存在，他变得无计可施。为了救女孩的性命，他只好向“侦探”求助。

这故事的不可思议、毛骨悚然之处在于，女孩藏在男孩房间里时，明显已经是一具尸体，而且尸身已经支离破碎。至于女孩为何会变成这样，原因不明。但至少男孩提到过自己将女孩零散的尸体塞进书包。进入森林寻找“侦探”时，男孩带上了装有女孩尸体的书包。除非女孩已变成零散的状态，否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听起来像个虚构的故事。但七岁的男孩应该不会编这种故事。完全是个没有答案的神秘故事。故事的最后，少女被“侦探”救活，消失在了湖畔。

我越来越不明白“侦探”存在的理由。“侦探”会对善良的人施以援手，同时也会砍下坏人的头颅吗？若是如此，那他是如何区分好人与坏人的呢？他总不可能监视镇上每个人的举动吧。

“这么说，‘侦探’会砍下坏孩子的头是真的？”

“假的吧。大概……欸，克里斯，你怎么了，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我怕他来把我的头砍了……”

“放心啦。”尤里笑出了声，“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小孩被砍头。刚才的故事也是啊，我从没听说过‘侦探’会杀小孩。虽然我不清楚原因。”

“不杀小孩？”

这时，房间的电话响了。今天这是第几次了？我被铃声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但还是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恐，冷静地拿起话筒。

“克里斯吗？”

粗犷的嗓音在话筒中响起。

“是，是的！”

来电话的是朝木老板。为了配合他，我也跟着提高了音调。

“尤里在你那吗？叫他接电话。”

我把话筒交给尤里，他当即露出厌烦的表情。

“看看现在几点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又想把身子搞坏吗？”

即便隔着一段距离，朝木老板的说话声依然听得一清二楚。我慌忙坐回到床上，尽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去听两人的对话。

两人在电话里争执了数分钟后，尤里才筋疲力尽地挂断电话。

“我老爸真是够啰嗦的。”尤里面带苦笑地说道，“我看别人家的父母都没有这么烦人，为什么就我家这样呢？是因为原本是外人吗？”

我十分羡慕尤里。

记忆中，父亲从没有对我生过气，也没有责备过我。他只会在称赞我，或是谈论书和“推理”的时候和我说话。所以，我总是极力让自己表现得中规中矩，以博得他的赞扬。此外，我还会想办法缠着他给我讲“推理”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引起父亲的注意。如果父亲还在世，我依然会这么做。所以，看到尤里能轻而易举地惹他父亲生气，我真的很羡慕。不过，朝木老板的确比普通大人情感更细腻，尤其在这个年代，大人对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已是常态。

“我爸一直催我回去睡觉，烦死了。那我先回房间了。克里斯，你也早点睡吧。”

“我送你回房间。”

我推着轮椅走出房间。

刚走到大厅，便听到外面一阵嘈杂。我和尤里面面相觑。他率先反应过来，将轮椅挪到靠近门口的窗边，掀开窗帘。

“马路上聚集了好多人，出什么事了吗？”

“莫非又有哪家被画上了红色印记？”

我站到尤里身旁，看向窗外。光线太暗，看不太真切，依稀能瞧见路灯下有数个人影。

“我们去看看。”

“我就不去了。我爸会生气的，而且我去了也只会添麻烦。”

“不会啦。”

“算啦，你一个人去吧。”

我思考了片刻，接着一个人穿过大门。

我冲到昏暗的马路上，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仔细一看，一个男子坐在马路中间嚷嚷着什么。看热闹的镇民将他团团围住。路灯的光恰好照在那男子的头上，宛如一盏聚光灯。为避免被发现，我尽可能低调地躲在远处的阴暗处，眺望这奇妙的光景。

“我真的看到了……”

位于中央的男子狂乱地叫喊着。短短的发丝愤怒似的撑起，稍黑的脸颊扭曲着，露出惊恐的神色，如同一具刚从墓中复活的尸体，眼中布满了血丝。

“喂，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人群中有人提问。

“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看到了。”男子声音颤抖着说道。

旁观者冷静的表情，恰与那男子的癫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镇民们的真实写照。即便有人告诉我，他们都是守墓人，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为之所动，仿佛内心和时间都静止了一般。位于中央的那个癫狂的男子，反倒显得不正常。

“来个人把他送医院去吧。”

“等等，等等。我没有疯。”男子拂开周围的手，“我真的在森林里看到了，那是——没错，是鬼。是个女鬼。”

旁观者中有人发出近似失笑的叹息声。男子越是想辩解什么，模样越是滑稽。

“我从头说起，我会讲清楚的，请你们听我说。我本来是去查看河川的状况，到那里发现河水基本已经退了，于是打道回府。刚到家门口，却发现有个奇怪的人站在那里，那人手上提着红色油漆罐，正要潜入我家。”

男子说完后，周围的人陷入沉默。

“——你亲眼看到了？”

“没错。但他很快逃走了……那人披着黑色斗篷，全身同夜色一样漆黑。”

“是‘侦探’！”某个听众惊呼道。

“那后来呢？”

“我上前搭了句话，结果那人迅速地逃走了。我在后面追了一阵，那人跑进了森林。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继续追了上去。不过，森林是他的领地，我很快便跟丢了……”

“你刚才说的‘女鬼’是在哪里出现的？”

“那是之后的事情。黑色斗篷人物消失后，我在森林里查探了一翻，然后……我看到……一个浑身惨白的女人站在幽暗的森林里……她向前走去，仿佛在引诱我前往森林深处……但下一秒，她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

“消失了？”

“没错，消失了。‘嗖’地一下就不见了人影。我没有眼花，她确实是在我眼前消失的。”

“真的是个女人吗？”

“从身影就能看出来。她留着长发，身上类似裙子的东西不断飘动。然后很白……总之就是浑身惨白。”

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周围的人群中扩散。几个人走近男子，将他扶起。并讨论该把他送到医院还是自警队。其余听众则悄声谈论着“侦探”的事情。

"'侦探'果然是鬼。"

"不对，'侦探'才不是女鬼。"

"管他是什么，反正是怪物没错了。"

"不是人……他肯定不是人……"

当中似乎没有一人知道"侦探"的真正身份。

趁他们还没发现之前，我悄悄离开了现场。

"红色印记是血的颜色……"

目击者神志不清的呢喃声，从背后传入我的耳中。

我急忙回到旅店，走向在大厅等候的尤里。

"怎么样？克里斯，你的脸色又很差。"

"有……有鬼……"

"冷静点。"

"有个男子说，在森林里……看到了鬼。"

"哦，那个我早就听说了。"尤里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你也知道？"

"森林里走出一个鬼，在森林深处引诱人们，然后突然消失的传言吧。"

"真的有鬼吗？"

"这我也不清楚。不过有好几个人遇到过。"

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根据那男子的说法，他追着企图留下红色印记的黑色斗篷人物——据说是"侦探"——进入森林，眼前冷不丁地出现一个女鬼，紧接着又突然消失。这么说，女鬼和"侦探"、红色印记存在着某种联系？还是说，毫无关联？有没有可能鬼就是"侦探"？"侦探"脱去黑色斗篷，里面就是那个白衣长发女子——

不过，那女子是如何突然从眼前消失的呢？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鬼了吧。

“侦探”与鬼……

这座小镇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色印记之谜与无头尸。

“侦探”的存在与白色女鬼的现身。

“克里斯，你没事吧？你怕鬼吗？”

“不、不会啊。我没事。”

“但这样一来，谜团就解开了，也挺好啊。”

“解开？”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鬼干的好事对吧？解决了，解决了。”

“谜团并没有解开。”

“为什么？”

“因为最终结论是鬼。”

“鬼不算解开谜团吗？”

“不算。”

“如果不是鬼做的……”

话还没说完，尤里突然按住胸口，蜷缩起身子。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只是呆呆地看着。等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声，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发病了。我跑到他身旁，抚着他瘦弱的肩膀，摩挲起他的背。

“怎么了？没事吧？”

“嗯……有点……”

尤里咬着牙，痛苦地回应道。

我跑进食堂，接着拐进厨房，倒了杯水，匆忙跑回来。我把水递给尤里，他痛苦地喝了一口水，这才慢慢有所好转。他用手压着胸口，闭上眼睛，慢慢调整沉重的呼吸。

“谢谢你。已经没事了。”

尤里露出坚强的笑容，以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说的也是。”

我推着轮椅，送他回到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尤里轻声嘀咕道，“我时常会想哭。”

我帮尤里盖上棉被。

“我死后，应该会立刻被拖去火化，然后倒进河里冲走吧。”

“你讨厌这样吗？”

“我讨厌死了之后，立刻被人遗忘。”

战争、海啸以及洪水夺走了太多人的性命，活下来的人在思想和生死观上，都与上个时代的人截然不同。将他人的死视为禁忌，人们变得毫无感情，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绝望的笑容。因为他们习惯用这种笑容，取代所有感情。

可人就该在悲伤的时候哭泣。

“跟我讲讲‘推理’吧。”

“嗯——那就讲《六个拿破仑》怎么样？一个男子到处破坏拿破仑像的故事。”

我向尤里细细讲述福尔摩斯的轶事，直至深夜。等他睡着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忘了女鬼出没的传言。我小心地回到自己房间，像只疲惫的狗一样，缩成一团，很快进入梦乡。

某物敲击窗户的声音，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还没天亮。手表怎么也找不到。我下意识地想去开灯，但房间里只有蜡烛，太过麻烦，我只好放弃。正当我纳闷为何会突然惊醒时，奇怪的声响再次传来。

咚咚……

好像是敲门的声音。

咚咚……

是窗户那边传来的。我顿时想起关于女鬼的谣传。虽然未能亲眼看

见，但那惨白而模糊的身影依然清晰地浮至脑海。我可能还在做梦。是鬼。她凝视着我，试图引诱我走进森林。她徐徐靠近，铁青的脸贴在玻璃窗上，用指尖咚咚地敲着窗，呼唤着我。

不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莫非躲在窗外的是“侦探”？他是来取我脑袋的吗？因为我是个坏孩子，他打算来割我的头。

神啊，求您救救我吧。

我用毛毯蒙住脸，在胸口画十字。不过我也不确定，这种时候十字架到底管不管用。因为“侦探”在小镇上到处画着鲜红的邪恶十字架。

咚咚……

咚咚……

啊，又开始敲了。

我战战兢兢地从毛毯中伸出头，窥视窗口。窗帘紧闭着，无法看清外面的情况。

我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口。

敲击声戛然而止。

我再次盖上毛毯，闭紧双眼。

但已经完全没了睡意，剧烈的心跳声在耳边回响着。

敲击声没有再响起。

真的有人敲窗吗？或许是树枝被风吹动，打到玻璃窗上发出的声响。又或是挂在屋檐下的捕梦网[1]摇晃时，撞到玻璃发出的声响。还是说，是我听错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敲击声。想到这里，恐惧感顿时消散了不少。

但一想到外面可能有东西埋伏着，我的内心就无比忐忑。必须要确定，窗外什么都没有。

我硬着头皮钻出毛毯，下了床。

好可怕……

没事，肯定什么都没有。

我轻轻地拉开窗帘。

一片漆黑。

路灯已经熄灭，漆黑的夜色如湖水般平静。

不可能有什么。

我一边想着，一边定睛凝视，发现有个人形的黑影。

黑影的头如同山一样尖，应该是戴着连衣帽。连着帽子的斗篷，从头到肩，包裹住了整个上半身。漆黑的布料与黑夜融为一体，轮廓也变得模糊不清。那个漆黑的人影仿佛镶在了玻璃上一般，一动不动地窥视着我的动静。

那个人没有脸，戴着类似黑色面具的东西，窥不见任何外貌特征，只有那张“空洞的脸”。

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便已吓得往后翻倒，摔了个四脚朝天。

那——就是“侦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到我这来？

突然，黑影动起来了。

“侦探”消失了。

仿佛真的融化在了浓墨般的夜色中一般。

我连忙站起来，与窗户保持距离，同时伸长脖子，搜寻“侦探”的踪影。有个人影在黑暗中跑动。漆黑的斗篷下摆翻滚着，化作怪异的残影。不一会儿，黑影彻底消失在了夜色中，不管我如何搜寻，都窥不见一丝轮廓。

是来这旅店画红色印记的吗？

还是来取我脑袋的？

已经消失了。

我终于可以靠近窗口。

怎么办？我应该追上去吗？且不论刚刚那个人是不是“侦探”，至少对方应该知道点什么。

我快速地冲出房间。为了不吵醒尤里，我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拐入大厅，从正门溜了出去。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把夜晚的一切都淋得冰冷，森林的树木仿佛进入了梦乡，无比寂静。恐怖感已然消散，相比这个，强烈的使命感正驱使着我。作为这小镇上知晓“推理”的少数人之一，我必须要揭开“侦探”的真面目。

我必须要这么做。

我冲到屋外，绕到旅店的背面。朝我房间的窗户位置走去。脚下杂草丛生，根本无法确认足迹。只能看到部分杂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说不定，这些都是雨露造成的。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东西。

我凝视着“侦探”消失的黑夜。

那里是森林。

我应该去森林里吗？

据说，森林里住着“侦探”，会把坏人的头颅砍下来。

那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答案是坏人。

在身边人将死的时候，我一次也没能救回他们。在某些事物即将要失去的时候，我一样也没能保住。所以，我是坏人。

我的使命感和气势顿时被削弱。眺望着眼前广袤而幽深的森林，我有种即将被吞噬的窒息感。那种感觉不同于深海的幽暗与深沉，而是一种毫无神秘感和神圣感的巨大黑暗。

我逃也似的回到房间。头发和衣服已经湿了一小部分。我沮丧地坐到床上，顿感自身的无力。无暇顾及逐渐冰凉的身体。或许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默默地离开这座小镇。本满心欢喜地以为，已经找到了消失的“推理”的遗迹——

咚咚……

咚咚……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再次从床上跳起。

“侦探”又回来了？

我看向窗口，窗帘依然开着，没有任何变化。

“克里斯。”

有人叫我。

窗外突然冒出一张人脸。

“啊！”

“小声点，是我啊，克里斯。”

是桐井老师。

“老师！您怎么会在这里？您在做什么！”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吓死我了……”

“重逢的时间提早了。不过，你这么晚还没睡？克里斯，熬夜可不好哦。”

桐井老师脱下鞋，从窗户爬进屋里。

“老师，您还好意思说我……啊，等等，别爬窗户进来啊。”

“情况紧急嘛。”

“你是想说小提琴不见了吧？”我把小心收在床底下的琴箱拿出来，递给老师，“来，给您。这么重要的东西，您就不能多费点心，好好看着？”

“啊，果然在这里。谢谢——不过，这不是重点。”

“不、不是重点？！”

“镇上的情况有点古怪。”

“‘侦探’出现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侦探'出现了？是真的吗？"桐井老师抱起手臂，像是想到什么似的，突然睁大眼睛。"原来如此，我察觉到的异样，说不定跟'侦探'有关。'侦探'去哪了？"

"消失在了森林里。"

我简单说明了遇到"侦探"的经过，慢慢地，我也开始觉得有些怪异。"侦探"为什么要来敲我房间的窗户？"侦探"消失去了哪里？他似乎想引诱我进森林。"侦探"知道我吗？

"他没有伤害你吧？"

"没有。看到我发现他后，他立马就逃跑了。"

"这样啊，你没事就好。从你的描述来看，感觉这'侦探'有点消极啊，他只是到处留下红色印记，或者故意现身……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人猜不透他的用意。"

"老师，您怎么会跑到我这来？我以为'侦探'又回来了，吓我一跳。"

"不是说了吗，我觉得镇上有点古怪。"

"这小镇本来就怪啊……"

"不，这次有点不一样。说得具体点，是自警队的动向有些奇怪，他们包围了一栋民宅。"

"一栋民宅？"

"难不成，他们终于要动手逮捕'侦探'了？"

桐井老师手上拿着鞋子，直接坐到了我床上。桐井老师的脸色，在半夜看起来格外苍白，即便被错当成幽灵也不足为怪。他眉头紧锁、翘腿沉思的模样，如同思考中的幽灵。不过，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的幽灵怕是不多见。

"逮捕'侦探'？可'侦探'住在森林里啊，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民宅里？"

"克里斯，你什么时候也变成这镇上的居民了？你也被洗脑了吗？

肯定是有人假借‘侦探’之名，到处装神弄鬼而已。你不会真以为，‘侦探’从丢失的‘推理’中跑出来，一直住在森林里吧。即便现实真存在‘侦探’，他也不是故事里的‘侦探’，不过是个凡人而已。在镇民眼里，他就像是居住在凡间的神。但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这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偶像而已。这点你应该能理解吧。不管你是浪漫主义者还是什么，这点千万别忘了。”

“那么……”我咬住下唇，极力搜寻合适的话语，“您的意思是说，有人在扮演‘侦探’？”

“我们是这么想的。”

“自警队想逮捕这个人？”

“确切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最近自警队的动向跟以往不太一样。”

“那刚才出现在我窗外的‘侦探’是？”

“可能从自警队的包围网逃出来了吧……也有可能他没发现包围网，只是在外面徘徊。”

“自警队出动也有可能是为了其他案件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桐井老师点点头，笔直地看向我，“那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您不是说，别和镇上的人有太多牵扯吗？”

“我说过吗？”桐井老师开始装起傻来，“当然，这么说也在理。但现在是弄清事件真相的好机会。其实，我不应该来邀请你的，毕竟你还是个孩子。但你是为了寻找‘推理’的遗迹，才来到日本的，若能因此弄清‘侦探’事件的始末，也很值得不是吗？”

揭开事件的真相，这是“推理”中的固有情节。

对我来说，“推理”占据了我初始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才想弄清“推理”是如何消失的。或许，因为我无法得知教会我“推理”的父亲临终时的情形，才想借此去补偿。父亲悲痛的声音夹杂在吞没我过去的海

浪中，那是呼唤我的声音。

据说日本是“推理”最后消失的地方。在英国萌芽的花朵，一路向西，传播到了全世界，接着在遥远的尽头凋谢。但至少所有熟悉书本的人都知道，传言日本还留存着“推理”。尽管所有书本都已经消失，唯独“推理”依然存在。

“侦探”是“推理”中登场的英雄，曾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职业。当然，如今已成为消失的历史。

今晚，说不定能揭开“侦探”的真面目。

或许，还能弄清“侦探”留下红色印记的目的，以及无头杀人案的真相。

“我们去看看吧。老师。”

“好。”桐井老师缓缓起身，把手放在我头上，“我不敢保证绝对不会遇到危险，说不定会关系到生死。即便如此，你也愿意去吗？”

“老师，您也太夸张啦。”

“我没有夸张。对方也是知晓‘推理’的人，他懂得如何使用凶器。既然我邀请你去冒险，就有责任保护你。”

“没事啦，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明明就是个小孩。”桐井老师重新穿好鞋子，脚踩在窗框上，轻松地跳了出去。“跟上我。”

“老师，窗户可不是出入口。”

我从房门走出房间，拐进寂静的大厅，穿过大门走到屋外。接着绕到旅店后侧，来到桐井老师身边，我们一起踏上了红砖道。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仿佛被雨层层包围着。夜色已深，寂静的小镇完全沉浸在黑暗中。说不定居民们会溺死在这潮湿的黑暗中。可即便是溺死，也比一直被封闭在这黑暗的世界要来得幸福吧。

我跟在桐井老师身后，往前走着。他腿长，速度又快，光是追赶他就已经够呛，完全没有闲暇去注意走的是哪条路。天太暗，每当快要走

散的时候，桐井老师就会停下来等我。不一会儿，一栋小小的老宅出现在视野中。

“克里斯。”桐井老师小声说道，“从这里往前，全都是自警队的人，尽可能不要被他们发现。”

“为什么？”

“我们是外来人。在镇民们眼里，我们是最可疑的人。肯定会引发一些奇怪的猜想，说不定还会认为我们跟案件有关。所以，还是要小心别被自警队发现。”

“啊，老师大人，您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哇！”背后突然响起说话声，我吓得大叫了一声，“要人先生？”

不知何时，自警队的要人站在了我们身后。藏青色的帽子遮住了眼睛，身上的背心口袋塞得比白天还鼓。可能因为一直在室外走动，衣服都湿透了。

要人慌张地捂住我的嘴，招手示意我们躲到混凝土小屋的阴影下。

“你们这样很危险啊。”要人压低声音说道，“如果被人发现的话，肯定会怀疑你们的。”

“我们刚刚也是这么想的……”

桐井老师半弓着身子，小心地打探周围的情况。

“你们两个人打算去哪里？请解释一下。”

“我们在散步。”

“别骗人了。”要人叹了口气，“如果你们不说清楚，我就必须得把你们的事告诉给大家。好在你们最先碰到的是我，要是换作别人……”

“我们只是来参观自警队工作而已。”桐井老师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戒备的那间屋子，莫非‘侦探’藏在里面？”

“欸？你说什么？”

要人露出惊愕的表情。

“你们不是打算接下来抓捕‘侦探’吗？”

“是有这打算……但‘侦探’不住在那屋子里啊。”

“那你们到底在包围谁的屋子啊？”

“一个目击到女鬼的男子。”

“啊。”

我又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要人再次捂住我的嘴。

“小声点，突然大叫是怎么了？”

“我也见过那个男子。”

“嗯，这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你也在那群人当中吗？”

“可为什么要盯住那个男子啊？”

“据说见过白色女鬼的人都会遭遇不幸。队长认为，白色女鬼说不定和‘侦探’存在着某种联系。女鬼是‘侦探’出现的信号。如果这个推测没错的话，那‘侦探’一定会来到这男子家中。这是队长的主意。”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比起去广袤的森林里寻找‘侦探’，等着对方自投罗网更省事对吧。”

“没错。”

女鬼的出现是“侦探”现身的信号……或许这猜测是真的。今晚“侦探”就出现在了我屋外。虽然不清楚原因和目的，但就同自警队预测的那样，“侦探”开始活动了。

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将遇到“侦探”的事说出来，桐井老师向我递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可能他觉得保密比较好吧。我只好闭口不谈。

“不过，为什么自警队行动这么积极？”桐井老师向要人先生提问道，“你们的队长不是对‘侦探’没什么兴趣吗？”

“队长也有些捉摸不透‘侦探’的身份，包括队长在内，我们都对‘侦探’一无所知。但其实队长对‘侦探’的事情，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关心。他说先与‘侦探’取得接触非常重要，所以这次就在这里等待接近的机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队长是个心思敏锐的人呢。”

我们在要人先生的带领下，向能够看到目标房屋的位置移动，最后

在一个杂草丛处蹲下。因为天下着毛毛细雨，周围的草都被淋湿了，接触到皮肤的瞬间，顿感冰冷。周围一片漆黑。不过仔细看会发现，自警队员们手中的灯光，时而会像萤火虫一样闪烁。那是黑暗中唯一能捕捉到的东西。

“我想劝你们两个赶紧回去，但看样子你们完全没这打算，对吧？”

“没错，‘侦探’被抓到后，镇民对我们外人的敌视也能得到缓和吧。”

“敌视？没那么夸张吧。”

“可‘侦探’真的会来这里吗？”

“不行的话就改天再来咯。其实我们以前也蹲守过几次，但每次都扑空。”

“那个……”我突然插话，“跟我们说这么多不要紧吗？”

“没事啊，虽然我们自称自警队，但跟平民没什么区别。我们又不是什么秘密组织，之所以名字叫‘自警队’，而没叫‘自警团’，完全出于队长的喜好。以前也经常被人揶揄说是小孩过家家。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不过，非要说的话……”要人说到这里，思考了片刻，“也就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比其他人更热爱这片土地。自警队里的成员都很年轻，都是这镇上土生土长的居民。虽然我们是为了避开海啸，才逃到这里。但对于出生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故乡。不论是小镇还是在这里生活的其他人，我们都不能放任不管。我恳求两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抓到‘侦探’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只是想弄清楚。”

“弄清什么？”

“弄清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对于历史、未来以及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我们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很困惑，我们的成长放弃了太多……除了年龄的改变，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侦

探’会不会是想打开我们的眼界，才会在镇上做出这些行为呢？我们必须向‘侦探’求教。”

“黑江队长也这么认为吗？”桐井老师嚼着饼干说道。

“啊，老师，你又在吃饼干！”

“你们也可以吃啊。”

“谢谢。”要人毫不客气地接下饼干，放进嘴里嚼了起来，“队长的想法跟大家不同。我们在这里埋伏，是为了见到‘侦探’。但队长跟两位一样，想要抓捕他。我常常听不懂队长说的话。他曾说‘侦探’的行为是一种犯罪。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犯下罪行的意思。”

“我不懂。”

要人也是不懂“推理”的人。这不是要人的错，也不是别人的错，谁都没错。

“假设我想割下你的脑袋，”桐井老师以平静阴沉的语气说道，“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呢？”

要人眨了眨被刘海遮住的眼睛，歪起头问道。那表情，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如果头被割下来，你会怎么样？”

“我应该会死吧。”

“你死了，就不能再保护这个镇。你是为了保护小镇和镇民，才加入自警队的吧？”

“是啊……”

“既然如此，如果你的头被割下来就麻烦了，你再也无法保护任何人。如果别人做了让你困扰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好事。”

“对。”

“‘侦探’就有可能在做这种事。”

“可是……”要人露出思考的表情，沉默了片刻。“‘侦探’割下镇民脑袋的事，不过是传言，根本没人亲眼见到‘侦探’下手，这不过是大家的臆测。无头尸应该是灾难的受害者，可能是洪水或者泥石流之类的造成的。但肯定不是人为的，人不可能会做那种事。”

对他们来说，会这么想很正常。如果我未能从父亲或书上得知“推理”的故事，也一定会赞同他们的看法。这是对尸体的认知差异。但我知道不懂“推理”的世界是怎样的。无头尸有无头的道理。

“如果割下镇民脑袋的是‘侦探’，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必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当然有。”我断言道，“断头的理由有很多种，基本包括……”

我正打算开始讲解，要人右手对讲机的信号灯闪着绿光。

“啊，稍等一下。”要人打断我的话语，拿起对讲机。“是，我是要人——欸？队长不在这里——是，我到这里之后，一直都是一个人——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要人说话期间，我仍在思索断头的理由。突然，一个想法猛然闪过。在这个没有“推理”的时代，在这种社会与文化都十分闭塞的小镇上，有多少人会去探索无头尸的真相？他们不会思考断头的原因，顶多将其归咎为灾难，或将其当成谣传。孩子们似乎认为断头是一种惩罚。但或许这只是大人们随意编造的用来吓唬小孩的老套说辞，真相并不在其中。

“推理”中的断头、无头尸存在一定的法则。但镇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事件的根基中隐藏着“推理”的法则，那大家都只能在无知中生活。当然，必定会有人察觉到异样，并试着自行推理，黑江队长就是这样的人。然而，这就像不懂公式，却试图计算图形面积一样，完全不懂“推理”的人，很难根据“推理”的法则，解开事件的谜团。这镇上发生的案件都是神秘的“推理”事件。但糟糕的是，大部分人甚至都没察觉到这是凶杀案。

照这样下去，没有人能找到事件的真相。

罪犯利用仅有自己知道的规则，夺得第一。周围人却浑然不觉地加入比赛，并输给了他。

“这感觉有点不对啊。”结束对讲机通话的要人对我们说道。

“发生什么事了？”

“队长失踪了。他可能想单独行动。”

“非常有可能。”桐井老师坏笑着说道。

“真伤脑筋啊。队长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只是一直没告诉我们，他每次都是要等到掌握真相后才肯说出来。”

简直就像“推理”中出现的“侦探”台词。

“队长没有指示，你们就不能行动吗？”

“也不是不能行动。不管怎样，如果‘侦探’不出现，我们也就无计可施，只能在这里等。”

这时，对讲机的信号灯再次亮起。要人似乎已经设定成亮灯提醒。

“是，我是要人——欸？你是谁？听得见吗？”

要人不安地望向我和桐井老师。他的表情有些怪异。

“听得到吗？请说话——你是队长吗？是队长吧？”

“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对方不说话。”

在此期间，其他队员相继发来讯号，似乎都在相互告知有人发来无声通话。要人不断操作着对讲机。

“无法确定是谁发来的通话吗？”

“是的。现在各子机都有相应的频道。如果由我发出通话，可以选择对话的人。但如果是接受通话，在对方不说话的情况下，就无法确定其身份。”

“如果各队员都向黑江队长发出通话呢？”

“我们正在尝试，但没有回音……啊，联络上了。队长，听得见

吗？我是要人。”要人忘了压低声音，大声呼喊道，“队长，请回答——嗯？”

“怎么样？”

“他说了些什么，但太含糊了，听不清。”

“借我听一下。”

桐井老师把对讲机抢过来，用食指抵住嘴唇，示意我们保持安静，接着将对讲机贴在耳朵上。

“……湖、边……”桐井老师说道。

“湖？”

“听起来是这样。”

桐井老师把对讲机递给我。我看着手中小小的机器，犹豫地放到耳边。

“……救……救命……”

“老师！”我顿时脸色煞白，“老师……怎么办？老师，这个。”

“怎么了？”

“他说‘救命’……”

大脑一片空白。

痛苦的回忆如幻灯片般在脑中播放。雨天、黑色的车、军人、哭泣的女人以及父亲发来的无线电……我的手在颤抖，对不起，对不起。胸口好痛，如同被利刃刺穿。呼吸困难，宛如沉入深海……时至今日，依然有声音从漆黑的海底传来……

救命！

“克里斯。”桐井老师摇晃着我的肩膀，“怎么了，没事吧？”

“没、没事。”

“是真的。他在请求支援！”

要人毅然地站起身。

"'侦探'出现了！"

某人的呼喊突然响彻夜空。

自警队的队员一齐出动，吸饱雨水的空气仿佛突然被打乱，四处响起慌乱的脚步声，几栋民宅亮起了灯。我痛苦地站起身，由桐井老师牵着手，快步冲出杂草丛，跑向红砖道。我们穿过干涸的喷泉边，拐入混凝土楼房间的小巷。冰冷的雨打在脸颊上，我渐渐地清醒过来，开始梳理当下的事态。

"看，就在那里！"

有人大喊道。一个穿着与要人同款背心的人，指着夜空说道。

混凝土废墟的屋顶上。

一个浑身漆黑的影子出现在雾雨弥漫的夜空里。那既非幻象，也非幽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黑色的衣摆在潮湿的夜风中翻滚，隐约能看见两条漆黑的腿。黑衣下能清楚地辨出人的身型，但看不清脸，可能戴着黑色面具。

那就是"侦探"。

"侦探"站在屋顶的一角俯视着我们，仿佛在炫耀自己独特的地位。混凝土楼房并不算高，但"侦探"却像飘浮在高不可攀的空中。我们被"侦探"的气场所震慑，哑然失色地仰望着他。

除了自警队的队员外，附近也陆续有居民闻声赶来。

"欸，老师呢？"

要人往四周扫视了一圈问道。桐井老师不见了。刚刚明明还拉着我跑，会不会跟我们走散了？

"老师，你在哪里？老师？"

我不安地寻找起老师。很快，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神色疲惫的桐井老师。他的脸色很差，可能是因为刚刚跑得太快。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您没事吧？”

“先别管我，‘侦探’呢？”

听他这么一说，我回头望向混凝土楼房，发现“侦探”早已不见踪影。

“他好像下来了。”要人放下耳边的对讲机说道，“‘侦探’现在朝森林去了。”

“森林！”

“我们去追他！”

要人冲了出去。自警队的队员们也跟在他身后，陆续跑了出去。但没有一个民众跟上去。

“我们也去吧。”

“可是，老师……”

“我没事了。”

我们小跑着跟上要人的步伐。红砖路凹凸不平，我好几次差点摔倒，幸亏桐井老师抓住我的衣襟，拽起了我。

穿越细长的红砖道路，视野豁然开朗，一片宽阔的原野跃入眼帘。雾雨已完全变成了雾，在原野上像云一样薄薄地扩散开来。而前方则是一片巨大的，名为森林的黑暗。自警队的队员们正越过雾海，果敢地向森林突进。

“不带任何装备，直接闯入森林，真的没事吗？”

我仰头望向身边喘着粗气的桐井老师。

“还是不要追太远比较好。”

桐井老师的脸上露出过于疲倦的神情。其实，需要担心的人不是我，而是桐井老师才对。我竟然连这点都没想到，真为自己感到丢人。比起“侦探”，现在更重要的是桐井老师的身体状况。

要人注意到我们，跑过来说道：

“你们还是跟来了啊。”

“是啊。‘侦探’的动向如何？”

“我们跟丢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几个人继续追踪‘侦探’，前往森林的湖边。”

“森林里有湖吗？”

“对。刚才和队长的联络中，好几次听到湖这个字。队长应该是想告诉我们他的位置，他刚才一定就在湖的附近。”

“已经确定湖的位置了吗？”

“掌握了大致的位置。”要人拍了拍背心上的口袋，“我带了指南针，还有干粮，就算遇到困难，也可以撑一星期。”

“你们打算怎么做？桐井先生。”

“我跟在后面只会给你们添麻烦。”桐井老师弯下腰痛苦地咳嗽了一阵，“克里斯跟着自警队进去吧。至少，他们比我更熟悉森林。”

“不，老师不进去的话，我也不去。”

“可是你很想去吧？别管我，只是——”桐井老师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把你托付给他，我有点不放心。”

“欸？你们刚刚说了什么吗？”要人略显不安地问，“我可以先走一步吗？这事刻不容缓。”

“先等一下。”

桐井老师制止了他。

正当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远处传来呼唤我的声音。

“克里斯！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粗犷的声音不由分说地朝我的后脑勺砸来。

我惊愕地回过头，发现是旅店老板朝木。

“害我找得好苦啊！半夜听到声响，还以为有小偷，谁知看到你跑出去了。你在做什么？现在可不是在外面瞎晃的时候！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还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没想到比我家尤里还顽皮。真是让人不省心。”

“啊……”

我突然说不出话来。不过，老板能为了这点小事而担心我，我非常高兴。

“对不起……”

“好了，回去吧。”

“请等一下。”

我甩开被抓住的手。那一瞬间，朝木老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或许我的态度看起来像是在反抗。我条件反射地说了句“对不起”。

“这场莫名的骚乱也跟你有关吗？”朝木老板讶异地朝我、自警队以及桐井老师扫视了一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到处出风头，到头来只会惹祸上身，是不是？”

“你来得正好。”桐井老师似乎想到了什么，“这位先生，克里斯拜托你了。”

“欸？什么意思？”

“你对森林很熟吧？”

“还行吧，至少比那些小年轻要熟悉。好歹我家这十来年的柴都是在森林砍的。”

“我们猜测自警队的黑江队长很可能在湖边遭遇不测。”要人在一旁说明道，“能否请你带我们去湖边？”

“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呀？我是为了带克里斯回家才……”

“情况紧急！赶紧走吧！”

有朝木老板同行，确实可以放心不少。我们接下来必须去冒险，与虚弱的桐井老师和明显适合内勤工作的要人相比，体格健硕的朝木老板要可靠得多。而且他对森林也很熟悉，可以帮忙带路。

“只带你们进去就可以吗？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是的。”

“好，那走吧。”

“各位，接下来去湖边！”要人大声喊道。

我们将桐井老师留在原地，众人一起走进浓雾中。朝木老板似乎还没有弄清楚状况，不过能得到大家的信赖，他心情似乎还不错。走进森林前，我回头看了一眼浓雾中桐井老师的身影。与桐井老师分开，我心里十分不安。但又不能勉强他跟我们一起进去。

于是，我们走进了森林。

映入眼帘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对我们抱有敌意。伸展到幽暗空中的尖锐树枝，盘踞在地面上的凹凸不平的树根，像是在对森林的入侵者发出恐吓。在浓厚的雾中，我突然失去了方向感。走着走着，发现四周全是粗壮的树干。光线越来越暗，为了不至于被要人和朝木老板甩下，我奋力地向前追赶。好害怕，有股想尖叫的冲动。不知何时会遇见“侦探”的恐惧，让我难以压抑胸腔中剧烈的心跳。

要人与朝木老板停下脚步，开始交谈起什么。周围自警队的手电筒，如同漂浮在空中的萤火虫。原本弥漫着混凝土与柏油等人工气息的雾，如今变成了浓重的大自然气味。要人从口袋里拿出指南针，开始调整方向。朝木老板则利用手电筒的灯光，给大家下达指示。

“走了，克里斯。”

朝木老板拍拍我的肩，我被推着往前走去。

越往森林深处走，越有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感觉。我该不会是在床上做梦吧？

充斥视野的雾，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变成浑浊的白色，将四周变成充满虚幻色彩的光景，即便触碰到，也毫无感觉。触觉的缺失，更让人缺乏现实感。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在了前方。扭头看去，点点灯火在四处闪烁着。

“雾这么浓，不方便再往前了。”朝木老板以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开始起风了，雾应该很快就会散了。”

“希望如此吧。”

要人和朝木老板一边交谈一边往前走着，我则紧紧地跟在后面。

穿过无数漆黑的树干，我们不断前进着。那片湖似乎遥不可及，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原地打转？我不禁担忧起来。但很快，脚下的土地开始变成平缓的坡面。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下坡。

“能看到湖了。”

朝木老板用手电筒照了照前方。

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冰冷的空气掠过我们。

那是一片宽阔的湖。作为潜藏在森林深处的湖，这规模着实让人有些吃惊。兴许是最近连续下雨，湖里积了不少雨水的缘故吧，湖面无比平静。只有一层薄纱般的雾气浮在上方。对岸的悬崖峭立挺拔，巨大的山影落在湖面上，使原本幽暗的湖，变得更漆黑了。

“快去寻找队长！”

要人用对讲机测试通讯，但似乎没有反应。

自警队员陆续从后方赶到湖边。

“大家分头沿湖边搜索。”要人说道。

我看着湖面。与其说是湖，倒更像是森林里被砸出的一个大坑。

摇曳的雾气后方似乎有动静。

是灯。

是模糊不清，没有清晰界线的朦胧灯光。不仅是我，也有自警队员指向那边。

“那是什么？”

“怎么了？”

“那里有灯。”

“对岸有灯吗？”

“可对面是陡峭的悬崖啊。”朝木老板说道，“那里压根没有立足的地方，相比对岸，那灯其实更靠近我们。”

“也就是说……是在湖上？”要人用手电筒照向湖面，“有人在小船上。”

在手电筒灯光的照射下，隐约能看到一艘船的轮廓。朦胧的光源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我仔细地看着那艘船，上面隐约有个人影。摇晃的小船上站着一个人。

“有人在船上。”

“是谁？”

“不知道，只看到个影子。”

但我有种预感。

那个身影跟我今晚遇见两次的“侦探”几乎一模一样。

“是‘侦探’。”有人大喊道。但没有人回应，仿佛在说谁都知道那是“侦探”。

“把整个湖包围起来。”要人提议道，“我们这么多人，应该可以把湖包围起来吧。”

队员虽然只有十人不到，但如果间隔是相互能确认到的距离，就能像要人说的那样，包围除悬崖部分的湖畔。

队员们迅速散开。

“啊。”

一直盯着湖面灯光的要人尖叫了一声。

船上“侦探”的影子似乎举起了什么。

“队长，请回答。”要人似乎察觉到危险，拼命朝对讲机呼喊。

下一瞬间，黑影将手中的物体挥落。

那是一把斧头形状的器物。

“队长！”要人发出绝望的惨叫声。

“侦探”反复举起那东西再挥落，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打算。那近乎异常的执着，仿佛要将猎物击得粉碎，但对方似乎又很享受这个过程，

有节奏地劈砍着。周围雾气烘托出的恐怖舞台效果，使我的心顿时冻结。

等回过神，我已经瘫坐在地上。

湖上发生了惨案。

这比梦境更残酷，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无法阻止眼前发生的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

那人还在挥动着斧头。小船摇晃着，“侦探”也在摇晃。但没有丝毫声响。唯有森林的嘈杂声在头顶盘旋。

这一定就是“推理”中描写得无比惨烈的杀人瞬间。可这种事不应该出现在现实中啊。“推理”应该只是存在于书本中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找到爱好和乐趣。然而，当“推理”变成现实，一切都变成绝望。

啊……这就是“推理”。

但是，那个人并不是“侦探”。

“队长……”要人愕然地嘀咕着。

“小船动起来了。”朝木老板指向那边说道。

小船似乎正往我们的右侧划去。

“快追！”

要人迅速跑了起来。我还没办法从地上站起来，但我不想被他们甩下，只好连滚带爬地跟上。

“湖面已经被包围了，‘侦探’应该逃不了。”要人说道。

他说得没错。对面就是高耸的悬崖，船没有地方靠岸。除了悬崖以外，其他地方都有自警队员把守。

“啊。”要人大声喊道，“灯灭了！”

陡然间，湖面上的灯火消失了。

要人边跑边拿出对讲机，数次尝试通讯。

突然，讯号通了。

“我联络上队长的子机了。”

要人停下脚步，把对讲机贴在耳朵上。

“是、是从我这里发信的吗？”

“是。”

也就是说，对侧一定是黑江队长的对讲机。现场的人接通了。

“喂喂，请回答。”要人焦急地呼喊着，“不行，没有声音——啊，断线了。”

“总之，跑起来！”朝木老板说道，“否则就要让他逃走了，抓到后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一顿。”

途中与好几名队员擦身而过，要人指示他们留在原地不许乱动。

我们竭尽全力赶到船预计会靠岸的地点。

在原地屏息等待。

东方的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

黎明来临。

雾也渐渐消散。

我们默默地等待小船靠近。鸟儿纷纷扑腾翅膀，飞上悬崖，仿佛在宣告早晨的来临。白雾缓缓随风消散，小船的全貌终于变得清晰。那是一艘白色的木制小船，上面最多只能坐两个人。船头朝着我们这边，以接近静止的速度缓慢地靠近。

我们的视线没有离开过小船。

可船上不见“侦探”的踪影。

至少从岸上来看，船上空无一人。

“不见了。”

“可能躲在船底。”

要人伸长脖子站到湖边查探，但似乎看不见船底。

“这样下去，等到明天船也不会靠岸的，该怎么办啊！”

“只能想办法把船拉过来……”

“怎么拉！”

“我去。”我说道。

“喂，你不许去。万一出了什么事……”

“没关系。”

怎么看船上也不像有人。

当然，我指的是，活人……

“你会游泳吗？”

“会，游泳是我的强项。”

“那你带着这条绳子去吧。把它套在船头，我们负责拉。”

要人从口袋里拿出绳子，把它绑成一个环状交给我。

我拿着绳子跳进湖里。湖水冰冷刺骨，不过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只是怪异的湖水包裹着身体，压迫着我的胸膛，感觉跟平日不太一样。我尽可能不潜入水中，以立泳的姿势游到小船的位置。湖水散发着恶心的臭味。

船上可能躲着手持斧头的“侦探”，但在水底我肯定比他灵活。这点自信支撑着我毫不犹豫地游向小船。

终于游到船边。我按照要人的吩咐，用绳子套在船头的前端。

朝他们打了个手势。

接着，要人、朝木老师，再加上守在该地的一名自警队员，三人一起用力拉着绳子。船渐渐从我身边移开，我紧跟在船后面游动。

“啊！”

要人惊叫了一声。

一定是还没等船靠岸，他就看到了船内的状况。

不一会儿，船靠岸了。

“怎么会这样！”朝木老板轻声嘀咕道。

我穿过小船旁边，游上了岸，往船里看了一眼。

里面躺着一具无头男尸。

船上满是鲜血，内侧布满了血迹，船底则变成了血泊。船身摇晃的

时候，血泊也跟着晃动。切口处还不断地渗出血来。

尸体身上的衣服十分眼熟。

是黑江队长的外套。

从尸体的身型来看，是黑江队长没错。

“快看……”

朝木老板一边指着某处，一边往船这边靠近。接着从尸体的脚边，拾起一把斧头。斧头已经被血染得通红。

“是‘侦探’干的。”要人开口说道。眼睛一直怔怔地盯着斧头。

“‘侦探’去哪儿了？”

“没看到。”自警队员回答道。

“‘侦探’消失了……”

“果然是‘侦探’吗……”

我盯着自己的脚。刚上岸的缘故，周围被我身上的水淋得湿漉漉的。混杂着小石块的沙滩上，清晰地留下了我的足迹。

如果“侦探”从小船跳进湖中，再游到岸边逃走，应该也会留下相似的足迹。可目及之处，看不到任何可疑的足迹。我刚刚上岸时，也没有覆盖“侦探”的痕迹。我很确信，岸上没有任何异样。

“侦探”留下无头尸，仿佛变魔术般消失了。

在一片完全被包围的湖上。

注释

[1] 捕梦网是北美奥吉布瓦人文化中的一种手工艺品，使用柳树来做框，中间编织着松散的网或蜘蛛网，可能搭配羽毛、串珠等装饰。梦网能够“捕捉”好梦，阻挡恶梦，有祈求平安并带来好运之意义，让人美梦入睡。——译者注

间奏

书包里的少女

一个昏暗的下午。晌午过后，远方雷声不断，空气中飘散着雨的气息。但没有任何雨滴降落，乌云黑压压地垂在半空，鸦群形成巨大的暗影，往山那边逃去，发出的鸣叫声仿佛在向小镇宣告某种不祥。

拓人匆忙地往家里跑去。他本打算在朋友家玩到傍晚，但天气突变，只好提前离开。他一边跑一边望向远方的天空，只见闪电在云间跳跃，闪光中冷不丁地闪现出鸦群的黑影，宛若空中的一小点污渍。霎时间，世界一片寂静。接踵而至的雷声，虽令拓人有些害怕，但他仍像孩子般情绪高扬。

通往自家的车道，已化为柏油的荒野。巨大的裂缝中长着茂盛的杂草，低洼处积着雨水，这是一条已经废弃的车道。据说车道尽头是有大量人居住的“都市”。拓人无法想象那是个怎样的地方。镇外从来不被需要，小镇是孤立、封闭的。

空无一人的道路中央，掉落了一样雪白柔软的物体。拓人起初以为是一片大羽毛。等他放慢脚步，小心靠近才发现，那个白色柔软、看似大羽毛的物体，呈现出人的形状。

他再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那是一个少女。美丽的黑发凌乱地散开，仿佛要将坑洼的道路濡湿。身体与头微微侧向一边。两条细长的腿从裙摆下伸出，脚上没有穿鞋。拓人不禁感到纳闷，她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少女纤细而雪白的手臂，毫无防备地伸展在道路上。拓人凝视少女的手，随即仰望天空。天就快下雨了，不能放任她不管。雷电的光照映出少女惨白的轮廓，如同幻影般浮现，随即又消失。“喂，你怎么了？”拓人试图叫醒她，但少女没有反应。对于接连响起的雷声，少女也没有丝毫反应。她的状态十分怪异。拓人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清楚，

这事态非比寻常。他碰了碰少女的肩，感觉不到丝毫温度。少女明显在各个方面都异于常人。“快醒醒！”他叫了数次，但少女依然纹丝不动，每当闪电亮起，少女的身体便化作模糊的幻影。

拓人抱起少女，她的身体轻得出奇。

他抱着少女，才刚迈出步子，雨滴便像追随他一般落下，瓢泼的大雨宛如一场激烈的战争。正当他觉得被一股冰凉的独特空气所包围时，他已经浑身湿透了。撞击地面的雨珠化作雾气，飞至空中。雷声很近。为避免少女被淋湿，拓人弓起身子，急忙往家里赶去。

刚到家，拓人便直接把少女抱到自己屋里。背后传来父母的声音，但他暂且不想理会。轻轻地将少女放在床上，盖上被单，接着立刻走出房间。

母亲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

“走廊都湿了。”

“是。”

“是你干的好事吧？”

“是。”

“给我马上擦干。”

“是。”

拓人拿来抹布，擦拭起走廊地板。全部打扫完后，他拿了条毛巾，擦着头发，返回了房间。

父母似乎没有发现少女。要是被他们发现，不知道要怎么数落自己。“还暂时先别告诉他们吧”，拓人看着床上的少女如此想着。

少女的姿势与倒在路上时一样，衣服大部分被淋湿了。会不会感冒呢？但他没有用毛巾为少女擦干，也没有帮她换衣服，年纪尚幼的少年并没有想到这些。

看样子，少女并不是镇上的人。因为这座小镇十分闭塞，基本所有小孩他都认识。但他从来没见过少女。也许是从“都市”或别的城镇来

的。偶尔也会有外人造访这座小镇。如果少女是外地人，那为什么会倒在道路中央？最奇怪的是，少女那异于常人的气息是怎么回事？

拓人凝视着少女的脸，心里不由得一惊。

少女没有眼睛。眼眶周围遍布着黑影，仿佛遭受过剧烈殴打般。黑影中央曾经有眼珠，但早已消失不见。由于没有眼睛，根本不知道她是睡着还是醒着。或许她只是假装睡着了。想到这里，拓人再次呼唤她，但没有回应。

自那以后，拓人过上了怪异的生活。他每天乐此不疲地对毫无反应的少女说话。拓人告诉自己，少女只是在装睡，她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说话。而且那原因一定很严重。毕竟她都没了眼睛，而且倒在路中央。想不严重都难，况且如今还成了这副模样——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少女没有回答。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静静地躺着。

“嗯，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对吧？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也不会让我妈妈知道的，你就跟我说说吧？”

不论他说什么，少女都沉默不语。拓人渐渐感到悲伤。少女不但失去了看世界的眼睛，连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如果真是如此，那未免太悲惨了，少女也太可怜了。从今往后，她要如何生活下去？

拓人匆忙吃完晚餐，把剩下的食物悄悄带到自己房间，用汤匙舀起汤，送到她嘴边。“这汤很好喝哦。”拓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汤匙轻轻抵在她嘴边，让汤流进去。但汤并没有进入她的口中，只是把嘴巴周围沾湿了而已。

“汤还是要喝点吧。”

拓人终于不耐烦了。真是的，到底要装睡到什么时候？难得人家好心把汤端了进来。下次再也不给你拿了。

第二天，少女依旧对拓人没有任何反应。

“还在睡吗？”

拓人用力摇晃少女的肩。可少女仿佛没有任何知觉。他把床让给少女，自己一直睡在地上。可能由于疲倦，拓人对少女有些恼火，他用力按着她的肩，试图把她弄痛。他明明用了很大力气，可少女完全没有抵抗。

“拓人。”

这时，屋外传来母亲的声音，依旧没有丝毫情感。拓人跳起来，迅速冲向门口，按下门把手上的按钮，不让母亲进来。

“开门。拓人，你在房间里做什么？”

“等一下，我在学习呢！”

拓人把学习用的收音机耳机扯过来，塞在耳朵里。

比起这个，此时更重要的是必须处理一下床上的少女。

拓人当即打开衣柜，掀开床单，将床上的少女抱起来，以近乎扔的方式将其塞进衣柜。就在他关上衣柜门的瞬间，母亲强硬地将门推开。

“你有在好好学习吗？”

“有啊。”

拓人拿出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新社会”的授课内容。

——战后混乱期实施《焚书法》三十一年后——

“你的床怎么这么乱。”

——制定了《焚书修定法》，保护国民远离有害的信息——

“是你弄的吧。”

——凶恶的犯罪从社会上消失了——

“给我马上整理好。”

拓人依照吩咐，将床单整理好。母亲满意后，开始检查其他地方是否被弄乱。拓人循着母亲的视线，小心确认是否有不整洁的地方。

床……玩具箱……窗帘……空水槽……衣柜……

衣柜！

少女的手指从衣柜的门缝中露了出来。

一定是他把少女硬塞进衣柜时不小心夹到了。怎么会这样？只有三根手指露在外面，看起来像是少女发出的求救信号。但手指却纹丝不动。

所幸拓人先一步发现。怎么办？一定会被发现的。拓人突然灵机一动，迅速脱下自己的上衣，拿着衣服走向衣柜，装作整理上衣的样子，将少女的手盖了起来。

母亲正在查看玩具箱。

只有趁现在。

拓人打开衣柜门。

这时，被门夹住的三根手指，从少女的手上断裂，掉在地上。

拓人差点尖叫起来。

他勉强压抑住内心的惊愕，将上衣和少女的身体一起推进衣柜内侧。

母亲在检查空水槽。

拓人把掉在地上的手指捡起来。

塞进裤子口袋里。

突然，母亲扭头看向拓人。

“继续学习。”

“是。”

母亲板着一张脸，走出了房间。

拓人当即瘫坐在地上，身上不断地冒汗。他总不能告诉母亲，家里藏着一个少女，不过好在暂时没有露馅。他擦擦汗站了起来。

拓人取出口袋里的三根手指，不知如何处置。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清楚，这手指怕是再也安不回去了。

虽说那是少女身体的一部分，可看起来十分惊悚。三根手指。对不起，对不起。拓人对着衣柜里的少女说道。会不会很痛？

可少女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为什么她没有反应呢？

年幼的拓人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些。

少女的异样立刻变得明显起来。

第二天，拓人把少女从衣柜搬出来时，她的手指和脚都变黑了。拓人心头一惊，立刻将少女放到床上，检查她身上有没有其他坏掉的地方。越检查越发现，她身上几乎全都坏了。少女浑身长满了奇怪的斑点，轻轻擦拭变色的地方，颜色似乎会变淡一点，但无法恢复以往的白皙状态。

拓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怎么会把少女弄成这副模样呢？是因为他强硬地灌她喝汤？还是因为把她塞进衣柜，压断了三根手指？不，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带她回家？

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怪异之处，那就是少女开始发出恶臭，手脚也变得更柔软。此外，先前他用力按压的肩膀附近，也变得比其他地方更黑。

“就因为你不吃东西，身体才会变成这样啊。”

拓人以责备的语气说道。但他并不确定，这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

少女的情况一天天恶化，黑色的斑点覆盖了全身。双腿已经黑到了裙摆的位置。她躺着的位置，连床单也一并被染黑。拓人只好让她躺在塑料纸上，再藏到床底下。拓人逐渐害怕看到少女。但他不敢对别人说，也不知该如何处理。少女的情形简直可以被称为腐烂。美丽白皙的脸庞早已不复存在。恶臭变得明显后，连母亲都注意到了。但她不知道恶臭的原因，只是发了疯似的在家里到处洒消毒水。连拓人都快被逼疯了。

睡觉的时候，他时常会在意床底。自己的背部下方，正躺着那位少

女。光是想象那情景，他就觉得害怕，连梦里都会出现少女逐渐腐烂的模样。

某日，他将少女从床底下拖出来，发现她的头已经开始松动，头身几近分离。仿佛稍稍一碰，就会彻底断开。不过这也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腿已经与身体分离。少女的身体软绵绵的，不再是拓人认识的那个少女。他曾经尝试用胶水修复少女的手指和腿，但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即便知道少女的头快要分离，他也无计可施。

但是，必须要想个办法。拓人开始认真地思考。他想找朋友商量，可这显然不现实。跟父母商量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他必须要独自想办法让少女恢复原状。

少女已经完全变得软烂。他将腐烂的部位和分离的部位全都整理到一起，勉强将她折叠起来，用力将她整个身子塞进了书包里。最后，在将分离的头颅勉强塞进去后，少女仿佛被封印在了一个小小的立方体里。看到自己的杰作，拓人感到有些骄傲。我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少女。那么美的少女经过折叠后，终于被塞进了书包里。先前发生的异样，莫非就是为这个做铺垫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少女，一定是那样的。拓人的思想逐渐变得扭曲。拓人数次背着书包去朋友家玩。谁也想不到他书包里装着一位少女。这么一想，他顿感愉悦。拥有自己的秘密，让拓人很是得意。

但是，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拓人很快意识到，少女会继续腐烂下去。

帮她恢复原状吧。

不知从何处传来近乎命令的声音。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让少女恢复原状。说到底，她真的能恢复原状吗？他回到最初捡到少女的地方，想找找有没有线索，希望有人能施以援手。他需要大人的力量。大人们肯定知道如何让少女复原吧。

那应该向谁求助呢？

突然，他想起那个人物。

一个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人物。

任何人都不想提起的人物。

甚至都不确定，他是不是人。

——“侦探”。

听说“侦探”住在围绕小镇的那片森林里。在拓人居住的小镇上，“侦探”也是封闭世界的象征。他是封闭世界的影子管理者，是监视内外分界的看守人。可谓传说般的人物。孩子们单纯地将“侦探”理解为“惩罚坏人”的存在。根据大人们的说法，“侦探”是正确的化身，或者说，是惩罚的化身。

说不定“侦探”拥有能让少女复原的力量。

拓人决定即刻前往森林。他带上少许食物和水，以及塞在书包里的少女，借着黎明前的微光，离开了家。

大人也不会靠近森林。因为他们知道，靠近森林没有好结果。森林里住着“侦探”，对镇上的人来说，“侦探”不单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物。他们对“侦探”的敬畏已根深蒂固，同时森林也变成了不可侵犯的场所。

但拓人对“侦探”和森林了解得并没有那么多。他怀着轻松的心情走进森林，打算当天内返回。森林里长满了参天大树，脚下遍布着腐叶土，并不会给人葱郁的感觉。但这里无比寂静。明明在森林外还能听到动物和风的声音，而此刻却只剩下静穆。在腐叶土上前进，如同踏在厚厚的雪上，四周寂静的氛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冰雪世界。外面的声音逐渐远去，拓人慢慢潜入了森林。

总之，必须要找到“侦探”的住处。拓人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他本来一直小心地记着入口的位置，谁知走着走着，他已经迷失了方位。他焦虑地朝着森林深处跑了起来。藏在淡淡云层后的太阳，已然西斜。马上就到傍晚了，天气本就不好，加上位于森林里，四周的光线迅

速暗淡下来。

拓人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人在森林里迷路丧命的故事，他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如今自己却成了故事的主人公。那些人大多是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最后走向了死亡。必须要从前人的过错中吸取教训。好在自己带了食物和水。

拓人在一棵大树根部蹲坐下来。这时，他的背似乎顶到什么东西。是书包。拓人一时心急，竟把少女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他将书包从背上拿下来，抱在胸口。没事的，我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个美少女陪着我。他抱紧书包，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的少女体温，似乎透过书包，徐徐传到他身上。甚至还能听到从未有过的呼吸声，以及心跳声。也许是森林的夜色太过静谧，拓人终于镇定下来。

母亲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拓人在寒冷的夜里瑟瑟发抖地想着。大人都那么冰冷无情，这就是所谓的长大。大人不会伤害他人，不会焦躁不安，也不会放声怒骂。但相反，他们也不会开心地笑、愉快地歌唱。那些心情都在孩提时代，随着广播教育一起毕业。母亲现在应该在担心自己吧，她应该已经注意到自己不见了，除了每日喋喋不休地命令我“整理成原来的样子”，她还会为我担心吗？

“一点也不想变成大人……”

少年像是在对着少女低声自语。

筋疲力尽的少年，悄悄地进入梦乡。

等睁开眼睛，拓人发现自己位于一栋陌生的小屋里。

那是一栋奇怪的屋子。只有一扇门，没有窗。天花板很低，屋子面积很小。里面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拓人此刻正躺在地板上，仿佛被丢进一个空荡荡的空间里。难道我还在做梦？拓人站起来敲了敲墙壁，但声音仿佛被吸了进去。整栋小屋不太稳固，像是随意搭建的，不过室内的空气倒是很暖和。

突然，门毫无征兆地被推开了。

“侦探”从门后现身。但拓人并不能确定他是否为传说中的“侦探”。只能以“相像”为由，说服自己相信他就是“侦探”。那人身上穿着被磨得十分薄的黑色装束，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看起来十分怪异，明显异于常人。眼与嘴的部分虽然开了条细缝，但窥不见里面的东西。他全身如同一道暗影，尽管他的轮廓真实而清晰，但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感。

“那、那个……”

拓人失去言语，一时间，他只能磨蹭着往后退。但“侦探”并不在意，他走进小屋，反手将门关上，站在拓人面前。

“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侦探”问道。

没想到侦探的声音，其实和普通人一样。至少可以确定，那是成年男子的声音。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拓人将少女塞进书包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了出来。之前他从来没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起初还有些犹豫，说话吞吞吐吐。但他还是将整个始末完整地告诉了“侦探”。倾听故事期间，“侦探”既没点头，也没有附和，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这种态度反倒赢得了拓人的信任。他相信，这点小事，对“侦探”来说，一定不算什么。

“侦探”命令拓人把书包里的东西拿给他看。拓人将书包交给了他。“侦探”毫不犹豫地打开书包，往里面足足凝视了五分钟。他戴着面具，窥不见他的表情。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面对折叠的少女，最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拓人紧张地望着他。

“侦探”以毫无感情的机械式口吻，感叹书包少女的悲惨遭遇。但也仅此而已。

“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呢？”

面对拓人的提问，“侦探”开始解说起来。

“少女是被森林抛弃了”。

孩子们都相信，在镇外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被称为“都市”的富裕群落。每个孩子都梦想能去那看看。可大人很少会提及“都市”的事情。因为等孩子们长大后，早晚会明白，那不过是个梦。谁也不知道“都市”是否真实存在。镇上的居民早已对外界失去了兴趣，因为小镇里所有东西都能自给自足。

少女打算穿越森林前往“都市”。但擅自走出森林的孩子，会被剜去双眼，并施以可怕的魔法，然后被抛弃。森林外不是小孩能涉足的场所。

拓人初次听到关于森林外的事情。虽然早就听说外面的世界存在很多禁令，可没想到连小孩的存在都遭到禁止。难怪少女的长相异于常人，原来一切都源于森林的惩罚。拓人害怕得颤抖起来。

“她已经不能恢复原状了吗？”

“侦探”只是摇摇头。

“被施以森林魔法，变成这种状态的人，很难再复原。方法倒是有一个，但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失败，事态有可能变得更糟。即便成功，少女也不一定能恢复原貌。”“侦探”以低沉的音调淡淡地说道。

“即使如此，你也愿意尝试吗？”

少年立即点点头。

“侦探”传授的仪式具体是这样的。

首先，所有动作必须要在新月的夜里完成。

那天刚好是新月，正适合举行仪式。理由是新月的光能镇压森林的魔力。

其次，仪式的举行地点必须要在新月形物体旁。而且新月形的物体越庞大，效果越好。

“侦探”建议森林深处有个新月形的湖可以作为仪式地点。

那晚，拓人在“侦探”的带领下，来到那个充满魔力的湖边。头顶上的新月浩瀚生辉，神秘的光束洒在湖面上。空气中飘着一层薄雾，仿佛在守护这个神圣之地。

“侦探”站在湖水没过脚踝的位置，继续向拓人说明仪式的程序。

“将少女散乱的身体全部整理出来，拼凑成接近原来的形状。如有缺损，复活失败的几率极高。”

拓人依照侦探的提示，从书包拿出少女，排列在湖边。他不太想碰触少女，但想到必须要在月光魔力消失前完成仪式，使命感促使少年加快了速度。

少女凌乱的躯体终于拼凑好了。银白色的月光洒在少女身上。银光中的少女，让拓人回想起闪电中浮现出的身影。

“你为什么想救少女？”“侦探”问道。

“——因为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很漂亮。”

我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所以——

“接下来只需为少女祈祷。要真心希望少女复活。”“侦探”说明完后，转身背对拓人，默默退到森林里。仿佛在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拓人遵照吩咐，坐在少女身旁，双手合十，开始默默祈祷。夜里寒气逼人，但他并没有在意，继续专心地祈祷。请把少女变回原来我喜欢的那个样子吧——

湖面开始闪烁起耀眼的光芒，拓人睁开眼睛。夜空澄净，新月消失了。飘散着的雾也全部消散。景色优美的湖面，在眼前蔓延开来，湖水为深绿色。

拓人站起身，寻找少女的影踪。

少女依旧躺在昨日拓人放置的地方。但不同于昨天的是，少女已经恢复了原状。美丽的黑发散乱开来，仿佛要将湖岸濡湿一般。身体与头

微侧向一边。两条细长的腿从裙摆下伸出，与拓人最初发现少女时一样。她真的回来了。而且连原本没有的眼睛，也恢复了原状。

“侦探”说的没错。仪式成功了。

拓人想把少女抱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少女突然站了起来。

啊！

拓人忍不住大叫一声，想要抓住少女的手。

但少女灵活地避开了。

接着轻飘飘地落到了湖里。

“谢谢你。”

他仿佛听到了少女的声音。

湖面上，围绕少女的水纹静静地扩散开来。

“等等！”

拓人在水边呐喊。

但少女头也没回地溶入了水中。

最后，少女的手残留在湖面附近，少了三根手指。

第四章

少年检阅官登场

黎明过后，天再次下起大雨。

我从旅店的食堂远远眺望窗外打在阳台上的大雨。天空阴沉沉的，更为下方的森林增添了一丝阴暗。外面没有刮风，雨珠剧烈地垂直落下。落地窗上划落的水滴，仿佛要打乱我的思绪般，描绘出歪扭的线条。

食堂里的人各自朝不同方向坐着。自警队员要人、旅店老板朝木、他的儿子尤里，以及我和桐井老师。尤其是在森林湖边目击残忍杀人场面的要人和朝木老板，每个动作都十分沉重，连说话都显得有气无力。他们都累了。想必在别人看来，我也同样地疲惫不堪。

“也就是说，凶手在湖面的小船上杀害了黑江队长，然后不知所踪吗？”

桐井老师没有指明对象地询问道。要人带着略显愤怒的眼神看向他，点点头。

“我看得很清楚，那家伙拿着斧头不断地朝船底砍。”

“灯光灭了。”要人顾不上整理思路，继续补充道，“然后我们去追船。可等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侦探’已经消失了。”

“真的是‘侦探’吗？”

“不然还有谁！”要人激动地大吼道。

“你冷静点！”桐井老师举起一只手，制止了要人爆发的冲动，“在船上杀人的‘侦探’——暂且把凶手称为‘侦探’——发现你们来后，立马把灯熄灭。然后留下凶器和尸体……不知为何，只带走头部，消失不见。情况就是这样对吧？”

“如果只是陈述事实的话，确实如此。”

“那‘侦探’消失去了哪里呢？”桐井老师咳嗽了几声，“正常来说，他

应该是游上岸了……”

“当然，我们确认过了。我们沿湖岸巡视了一圈，检查是否有凶手上岸的痕迹。”

“结果呢？”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

“整个湖周围都调查了一遍吗？”

“湖是新月形的。”这次换成我来补充，“往内凹陷那侧的湖岸几乎是悬崖峭壁，别说从那里上岸，就连站在上面都十分困难。向外凸出的那侧则是由碎石和沙子组成的湖岸。也就是说，整片湖只有一半的区域能够供人上岸。”

“原来如此，所以，查找痕迹并不费事。”

“没错，我们刚好在湖岸的中央附近，目击到船与‘侦探’的罪行。载着尸体的船缓缓流向岸边。从最初目击到船，到发现尸体期间，自警队已迅速将湖包围。因此，湖基本处在众目睽睽的巨大‘密室’中。”

“什么？‘密室’？”要人疑惑地歪起头。

“啊，没事……”

真是大意。我不应该随便使用“推理”用语的。

“总之，意思就是，‘侦探’应该无路可逃才对。”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在湖边调查、监视到刚才。但始终没有发现‘侦探’的踪影。”

“湖里也调查了？”

“欸？”

“‘侦探’从船上消失是事实，说不定他根本没有上岸。若是如此，那‘侦探’会不会还在湖里？或者说，他换乘了其他事先准备好的小船。又或是耐心地藏在水里，等待你们离开。”

桐井老师列出了自己的见解。

“湖里我们也仔细搜寻过了。”要人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身

影。天亮之后，雨雾天气消散了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没有看漏，湖面真的什么也没有。”

就算“侦探”事先准备了一套潜水用具，他也无处可逃。现在仍有几位自警队员在监视湖面，目前没有收到“侦探”上岸的消息。而且湖底并未与其他河流或池塘相连，“侦探”不可能从水中逃走。

起初有人推测会不会是“侦探”利用绳梯，从悬崖那边逃走了。但这似乎也不太可能。翻越悬崖难度极高，架绳梯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能办到的事情。不过，为避免错过一些有用的证据，自警队还是决定前往悬崖周边打探一番……

“‘侦探’消失了。”

要人断言道。在他的字典里，这个词意味着真正的“消失”。他们的内心并不渴望合理的解释与真相。

“嗯，确实消失了。”

朝木老板也表示赞同。

“‘侦探’果然不是人。他是统治着这座小镇……这个世界的伟大存在。不同于幽灵与怪物，他是更完美的‘某物’。不然，他是如何从从湖面消失的呢？怎么想都不可能。”要人激动地说道。

“挥着斧头，搜集人类头颅的‘某物’……”

桐井老师抱着手臂，陷入沉思。

尤里在一旁意欲插话，但什么也没说上来。

“我们无权谈论‘侦探’的行为。那是一种奇妙、复杂、超乎我们理解范围的存在……但一切都结束了。”

“难道黑江队长的死就这么算了吗？”

“老师，人死不能复生，不是吗？”

要人云淡风轻地说道。他的表情像是被冻结般，一动不动。这是这座镇上的人特有的状态，仿佛行尸走肉般、缺乏情感的表情。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要人也是这座镇上的居民。他们虽然受到名为“侦

探”的“某物”威胁，却还是习惯性地逃避死亡的现实，并且习以为常地过着无处可逃的闭塞生活。

“从今往后，身为副队长的我就是自警队队长了。以后也请多多关照。”

“对了，各位早餐怎么解决？想吃什么吗？”

朝木老板连忙打起了圆场。

“我就不用了，我还要去联络森林里的同伴。”要人站起身，把椅子放了回去。“老师、克里斯，你们辛苦了。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希望你们能再次伸出援手。”

“等等，请稍等一下。队长不是死了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死？”尤里插话道。

“喂，小孩子别多嘴！”朝木老板立刻打断了他，“这些都是‘侦探’所为，就跟事故、天灾一样。你还指望能讨论出什么来？尤里！”

“爸爸，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是啊。”

“你骗人！”尤里罕见地高声怒吼，“爸爸，你到底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种人啊。每次我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你都会耐心地教我。不是吗？其实……”

“都说了别多嘴，听不懂人话吗！”

争执逐渐转变成父子吵架。我有些不知所措，只好低下头，假装拨弄领口脱线的位置。后来，要人出面解围。

“行了行了，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加上这次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朝木老板也帮了自警队很大的忙。我们十分感谢。你应该为你爸爸感到骄傲哦。”

面对要人的劝说，尤里赌气似的撅起嘴。

“好了，我该走了。”

要人鞠了躬，走出食堂。

我也立马起身，追了出去。

跟着走到大厅，我叫住了他。

“有什么事吗？克里斯？”

“要人先生……黑江队长的死，你们会怎么处理？”

“以自然死的方式处理。”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从不拿人的死开玩笑。”要人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只能这样判断。”

我似乎从要人身上看到了黑江队长的影子。

黑江队长虽表面对“侦探”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私下一直在偷偷调查他的真实身份。想必要人一定也想了解事件的真相。但他无能为力，没法解开谜团，只能放弃。放弃追查，逐渐被这个小镇、这个世界所同化。然后变成独当一面的大人，平淡地过完一生。

“你之前不是说过，想保护这座小镇吗？”我低头问道。

“没错，我当然想保护。”要人回头看向我，“所以我一直在拼尽全力啊。可结果，队长却死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侦探’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侦探’既不是幽灵也不是怪兽，更不是除此之外的‘某物’。”

“克里斯……”要人用力闭上眼睛，咬紧牙根歪起头，“队长想揭开‘侦探’的真实身份。他瞒着我们偷偷调查，是为了避免让我们产生恐慌。也许队长真的太接近‘侦探’了。所以……所以……才会……被杀。”

要人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又像是在害怕什么。

“要人先生。”

“我好不甘心。”

紧闭的眼睛没有渗出泪水，也许他早就没有眼泪了，但也有可能是在强撑着。

“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说道。

“是什么？”

“‘侦探’——是个杀人犯。”

要人默默地思考片刻后，用力点点头。

“这样啊——”

“就这么任由‘侦探’肆意妄为，真的好吗？”

“克里斯，我好像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恶了。”要人猛地抓起我的手并握紧，“这镇上存在邪恶的东西。但你们不属于这座小镇，你们可以来去自由。总之，在你离开前，如果感觉有危险，请告诉自警队。”

“谢谢。”

“不客气。”

要人微笑着轻轻摇头。我第一次见识到，原来镇上的人——他——也会笑。

“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我会告诉你的。”

“好的。”

“那我先告辞了。”

要人离开了旅店。

食堂里，朝木老板与尤里的争吵仍在持续。夹在两人间的桐井老师，为难地在当中极力调解。

“克里斯，你刚才去哪了？”

桐井老师看到我后，立即问道。可能觉得这是转移话题的绝佳素材吧。

“我找要人先生谈了会儿话。”

“我们先回你房间吧。我的乐器还在你那呢。而且，我也有事要跟你商量。”

“好。”

我们走出食堂。

“哎呀，这对父子感情真好。”

“我很羡慕。”我尽量不想起自己的父母，“朝木老板真的很疼爱尤里。”

“我不懂当父母的心情。”

“那么，老师，你是怎么看待我的呢？”

“你又不是我的孩子。”桐井老师惊讶地说道，“虽然我们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始终是朋友吧？还是说，你有哪方面的心愿？”

“没有。”

“想家了吗？”

“我哪还有家。”

我们走进房间。感觉离开了好久，但其实也不过半天工夫。回想起来，事情是从那个疑似“侦探”的怪人敲窗，害我惊醒开始的。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侦探”为什么要来我的房间？也许他是想留下红色印记，所以先确认里面有没有人。

多希望这一切是一场梦。

但偏偏是现实。

“坐吧，克里斯，你累了吧。”

“嗯……有点。老师的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碍。”

话虽如此，但他的脸色依然苍白。

“在森林前分开后，您一直待在原地吗？”

“在你们回来前，我一直独自待在那里啊——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动，为了避开雨雾，我躲进了附近的屋子里。万一再感冒，我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怎么会……”

“这也许是个好机会。”桐井老师轻声说道，“只有我们人类能创造

出诗和音乐。为了保住这些快要失去的东西，必须要坚持传承。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克里斯，我想把它传给你，而且必须要这么做。”

“老师，你在说什么呢？听起来跟遗言似的……”

“差不多吧。”桐井老师露出苦笑，“克里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但知道后，你的人生也许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甚至有可能会遭遇危险。”

“欸？”

“知道它的存在后，你的世界观也会发生改变。但我相信你能正确地去看待这样东西。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会很伤脑筋。因为是我把这些传承给你的，我责任重大。”

“说得好严重啊。”

“没错，这事很严重。”

“没事，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真了不起！你是个好孩子。不过，你太优秀了。”桐井老师不知何时又开始吃起了饼干，“优秀是好事，但也会令人担心。”

“那你不告诉我不就行了。”

“别这样嘛。”桐井老师笑了，“我当然会告诉你，不过这事跟你喜欢的‘推理’有关。”

“跟‘推理’有关？”

“通过这镇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切都和‘推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你之前说过了。”

“嗯。而且，可能——跟‘戈捷特’有关。”

“‘戈捷特’？”

“你果然不知道，那我就放心了。看来前面做的宏伟铺垫都是多余的。”

“‘戈捷特’是什么？”

“是‘推理’的结晶。日本的推理小说家们，为了保存即将消失的‘推理’所做的东西。”

“跟书本不一样吗？”

“不一样。”桐井老师静静地摇摇头，看着我说道，“它比书更小、内容更密集，而且可以伪装。”

“哦……”

“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日本的‘推理’在封闭、绝望的环境中独自发展，现在已经到达极限。几乎可以用‘精粹’来形容。经过类似寒武纪期[1]等进化过渡期后，‘推理’以更美的形态获得重生。”

“但却随着法律逐渐严格，开始走向衰退——”

“嗯。但日本的作家并没有因此灭亡。他们忍受着警告和迫害，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把‘推理’还原成微小的元素。也就是从根本重新看待‘推理’，掌握构成‘推理’的要素、句子、记号、单词，并加以分类。”

“也就是数据库化？”

“简单来说，确实是这样。然后，他们又对数据进行细分，封存在不同的个体里。这些记录着各种‘推理’元素的奇妙个体，因其外观和内容而被称为‘戈捷特’，藏在日本的各个地方。”

“个体是什么？”

“比如，他们用了很多酷似宝石的玻璃质地的东西。那些玻璃可以像微缩胶片一样，在可直接判读的状态下，存入数据。我只见过一次实物，但无法读取当中的内容。文字以特殊的3D打印方式储存在里面。据说只要习惯的话，任何人都能读取。但掌握那种诀窍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要把当中的数据全部读取出来，怕是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不是数字数据吗？”

“它属于模拟数据。不需要特意使用电脑进行播放。就传承这点来

说，十分重要。刻在石板上的文字能留存五千年，但播放装置连五十年都难维持。”

“‘戈捷特’长什么样子？”

“大部分‘戈捷特’看起来像一个小玻璃球或者宝石，乍看之下，像是随意镶嵌在吊坠或者手链里。此外还有布偶、模型等，外观可以伪装成各种形态。外人不仔细看根本无法辨认。”

可以把它想成是特殊形状的记录媒体吧。而伪装其实是指“戈捷特”本体被镶嵌在各类装饰品和道具里，很难一眼辨认出来。

“不过，因为‘戈捷特’的诞生，麻烦事也变得多起来。因为部分持有者试图用它来干坏事。若只是暗中买卖，将其作为欺诈工具倒还好，更邪恶的是，有人将‘戈捷特’里描写的内容运用到现实中，每个‘戈捷特’里都会详细描述杀人方法和掩人耳目的诡计。在我们这个时代，使用这些存在很大的危险性。毕竟，‘推理’的元素几乎都与死亡有关。”

“如果‘戈捷特’落到坏人手里……”

“所以，政府对‘戈捷特’的监视严厉程度远超过书本。政府在这一带搜查的传闻，或许是真的。”

“这镇上发生的事，跟‘戈捷特’有关吗？”

“恐怕是。”

持有者正在秘密施行“戈捷特”里描写的内容？

“刚才我也说了，‘戈捷特’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形状多种多样。所以，至于隐藏在镇上的‘戈捷特’持有者到底拥有哪种，我们无从知晓。到底是‘消失’还是‘密室’，还是其他种类……”

“欸？‘消失’‘密室’是什么意思？”

“就是‘戈捷特’的种类呀。据我所知，此外还包括‘镜子’、‘山庄’‘双胞胎’‘线’‘不在场证明’等等……也就是把‘推理’常见的小道具、状况、背景等各类数据拆分开来，分别封存在不同形状的载体里。像‘镜子’‘山庄’这些，你就当成是分类记号吧。”

日本应该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戈捷特”吧。我从父亲那听到的“推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更别说如今把推理拆分成了很多细小元素，那我不知道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

“所有的‘戈捷特’都有固定的内容吗？”

“没错。当然，内容也有重复的。作为一种保存方式，这样更安全有效。我们并不清楚总共制作了多少个‘戈捷特’。”

“如果持有‘消失’的‘戈捷特’，那就可以读取、利用里面的内容吧。比如，从湖面消失之类的……”

“没错。”

“坏人得到‘戈捷特’后，就能实施常人从未接触过的犯罪，到头来，我们只能被卷入无法理解的状况中。以我们的推理能力，根本难敌对手。”

也许，现在仍有人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利用“戈捷特”进行犯罪——

“据说，曾经有人暗地里高价买卖各个种类的‘戈捷特’，当然，价格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承受的。不过，现在监控严密，几乎已经不再流通了。”

“老师了解得很详细啊。”

“因为‘戈捷特’很像乐器。其实，我也是在寻找乐器时，偶然得知了‘戈捷特’的存在。”

乐器只要弹奏音符，就能演奏出任何音乐。

而“戈捷特”只要模仿数据内容，就能重现任何一种“犯罪”——

但是，真的这么容易再现吗？正如演奏乐器需要相当的技术，利用“戈捷特”的人也应当需要丰富的才识。再现度不可能很高。即便如此，我也能理解“戈捷特”为何被视为危险物。因为有时候设计图比实物更重要。而且，某种无法理解的犯罪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旦掌握某种知识，或许就能将其运用于现实。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我站起身，向他行了个礼。

“不用这么客气啦，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桐井老师敲了敲我的头说道，“我也不知道告诉你‘戈捷特’的事对不对。或许今后我会一直为此感到困扰吧。你一定很想找到‘戈捷特’对吧？”

“我不会给老师添麻烦的。”

“我担心的是你啦。当然，我不会阻止你，毕竟阻止也没什么用。因为你是为了追求‘推理’，才从遥远的英国来到日本。不管怎么样，告诉你这些或许是对的。即便我不说，你总有一天还是会知道‘戈捷特’的存在。”

桐井老师站起身，拿出藏在床下的乐器。

“我也该回去了，有点睡眠不足。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到西路的转角处来找我。那里挂着面包店的招牌，应该很好找。”

“面包店？”

“昨天之前都住在洗衣店。”桐井老师半开玩笑地说道。他弯下腰，视线与我齐平。“到时政府说不定会开始搜查，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跟官员说话的时候，记得把‘推理’的事都忘了。”

我点点头。一般人不懂“推理”。如果有人懂，势必会遭受质疑的目光。因为如果发生了“推理”性案件，嫌犯一定是懂“推理”的人。这也算是焚书的好处。

“现在马上离开小镇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过，你还想再留几天吧？”

“是的。”

“我陪你一起。不过那些政府官员真的很烦。他们只要一见到音乐家，就给对方戴上反政府主义者的帽子……虽然这也是事实。”

“是吗？”

“音乐能打倒权力。大概。”

桐井老师静静地笑了笑。

他刚迈出步子，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下脚步。

“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

“什么事？”

“所有涉及‘戈捷特’的案子，政府都会派特殊的搜查官来调查。据说日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检阅官，他们专门负责调查‘戈捷特’的案子，普通的警察和检阅官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原来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专门调查‘戈捷特’的检阅官，几乎与你年纪相仿。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少年检阅官。不过，千万不要因为年纪小就小瞧他们。他们可是隶属于直属内务省的检阅局。尽可能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他们穿着特征明显的制服，应该很容易认出来。”

桐井老师说完，打开了房门。

我们互相挥手道别。

我漫无目的地走出屋外，雨依然很大，我决定去向尤里借把伞。尤里求我带他一起出去，但我委婉地拒绝了。我怕回头被朝木老板责备，加上我也不太放心尤里的身体。最重要的是，我想自己一个人去镇上走走。

我穿过被雨水冲刷得更为灰暗的混凝土街旁，不知不觉地往森林走去。抵达小镇的尽头后，前方是杂草丛生的原野，再往前就是森林。森林看起来比昨天更幽暗。

我在沦为废墟的屋前坐下，收了伞，眺望起森林。

“侦探”消失在了那片森林里的湖中。

到底去了哪里呢？他不可能真的凭空消失，现在一定还藏在某个地方。可“侦探”又不可能从湖上逃走。因为湖岸被包围了。而且，没有发现任何“侦探”上岸的痕迹。即便自警队中有人存在嫌疑，这也是无法撼

动的事实。

难道“侦探”放弃挣扎，跳水自杀了？

现在“侦探”的尸体还沉在水底……

那这样根本不可能找到，任凭谁也没法碰到水底的尸体。

想到这里，我莫名地想起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现在也还沉没在某个不知名的海底。

是父亲教会了我“推理”。“推理”是名为“侦探”的英雄们的故事。或许我已经在潜意识中，将知晓推理故事的父亲视为英雄之一。而事实上，父亲是以英国海军的身份壮烈殉职，是真正的英雄。

我或许是想从“推理”和“侦探”当中，寻找父亲的影子吧。为了沉浸在过去里，才会不断地旅行。我应该还有其他必须要完成的事才对。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抛弃了许多东西。我的家、为数不多的朋友以及那颗软弱的心。我必须要变得坚强，我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决心离开英国的。而今，我却感到无比迷茫。

神啊——我该怎么办？

不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为何来到了这里？

我是为了寻找“推理”而离开英国。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然而今日，我却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侦探”——全是“侦探”的错。是“侦探”迷惑了我，“侦探”破坏了我描绘的理想图案。“侦探”不是英雄，而是凶手。“侦探”这个词只意味着犯人。所以，那个家伙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任何人。

“侦探”对这座小镇——对这个世界——怀有恶意。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都怪我将父亲珍贵的“推理”记忆，与曾经存在于故事中的“侦探”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感到混乱。可

我已经没必要再迷茫，眼前的“侦探”，与我所知道的“侦探”，完全是两回事。

我必须要找出真相。

如此一来，我迷茫的心，或许能找到些许正确的东西。

正如桐井老师说的，“侦探”一定拥有“戈捷特”。如果那是“消失”的“戈捷特”，或许能知道从湖面消失的方法。只要他从此消失，不再出现，这座小镇就能恢复太平。虽然现实不一定遂愿……

我站起身，再次迈出步伐，撑起伞走进雨中。

途中，我数次看到熟悉的红色印记。但不论怎么看，都琢磨不透当中的含义。这跟无头杀人案有关联吗？

说到底，为什么会有无头尸呢？

湖上的尸体也是一样。为什么黑江队长的头会消失不见？究竟出于何种原因？

无头尸的原因……

镇上的居民不了解“推理”中无头尸存在的理由。更何况，他们从小到大，连普通杀人案都没接触过，自然不会去思考尸体被切掉头会有何种意义，可能连尸体和杀人现场的查证也做得不够充分。恐怕还是得请警察来进行现场查证和证据保护吧……不过，我对警察的搜查不抱期待。能真正派上用场的机构，只有政府的内务省和公安调查厅。不过，政府可不是呼之即来的，唯有他们判断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出面。

结果，没一个靠得住的。

回到旅店，朝木老板和厨师薤野大叔以及数个男子面色凝重地在交谈着什么。可能在聊那个案子吧。他们恰好聚集在旅店门口。我收好伞，小心避开他们的目光。

“喂，你跑哪儿去了？”老板拦住我问道，“不是说过，别老是往外跑吗？”

“是。那个……对不起。”

我缩起脖子，穿过门廊，走进大门内。

这时，背后传来逐渐清晰的汽车声。我停下脚步，往红砖道的前方望去。一个仿佛从黑暗中剥离出来的黑色物体映入眼帘。那是一辆疾驰的汽车。驶过水坑时，溅起的飞沫像是要将自身的影子甩向周围般。

车子眨眼间来到旅店门前，伴随着响亮的刹车声停下。

门开了，下来两个身着黑西装的男人。两人身材高大，身手敏捷，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其中一个男子头发几近全白，刻在眉间的皱纹彰显着他的年龄，但腰腿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反倒十分矫健。另一个男人看起来年轻很多，肌肉不算发达，给人十分文雅的印象。由于他戴着墨镜，窥不见他的表情，不过嘴边带着轻蔑的笑容。两人的打扮和举止都十分精练，没有任何破绽，动作也十分刻板。

白发男人撑开伞，绕到汽车后方，打开车门。

另一个人从车里现身。

一个身着深夜森林色外套的少年——我曾在焚书现场见到过的那个，如人偶一般瘦弱的少年。不过他身型虽瘦，但个子比我高。看上去，年纪与我相仿。他一手拿着皮制小行李箱，一手拿着类似手杖的黑色长杆。从汽车上下来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旅店的方向，接着用持手杖的手若无其事地拂开挡住眼睛的头发。

少年走进白发男撑起的伞下，三人一并走上旅店的门廊。少年站在中间，另外两人配合他的步伐和速度，与少年并排走在一起。宛如两面行走的盾牌。

在一旁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朝木老板沉默地一动不动，仿佛被施了恶魔法一般，浑身僵硬。

我退到一旁，让少年等人进入旅店。

经过我身旁时，少年的目光与我交汇了一瞬。

我们擦肩而过。

他的眼中不带任何感情。

眼眸如同两个黑玻璃球。

我在附近的沙发坐下，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人在大厅中央附近停下脚步。

“江野大人，请在这里稍作等候。”白发男说完，走到柜台前摇铃，“有人在吗？”

男子绕到柜台里侧，拿起黑板。黑板上写着客房入住情况。

“看来还有很多空房。”

“怎么了？要住宿吗？”

朝木老板畏缩地走了进来。

“这里的空房我们全包了。”男子以充满威严的声音说道。

“几天？”

“——江野大人，需要住几天呢？”

男子转头询问少年。

“一天就够了。”

“明白。”

男子从西装内侧取出类似证件夹的东西，出示给朝木老板看。“想必你们都知道，我们是内务省检阅局的检阅官，被派来进行检阅调查。你们国民有听从我们的义务，明白吗？”

朝木老板的表情顿时僵硬。

检阅局！

果然这三个人的气场非同寻常。说到内务省检阅局，其实就是统治这个时代的组织。所有的情报都会汇集到检阅局，进行筛选分类。领头焚书的也是检阅局。即使是现在，检阅局依然有焚书权，以及对违法书籍的绝对搜查权。不过，这些只是表面公开的职能。至于实际情况，几乎无人知晓。是个充满神秘感的组织。

“明白了。”

朝木老板胆怯地垂着头，顺从地点头。

“感谢协助。”男子态度高傲地回道。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站在少年身旁的墨镜男依然带着轻蔑的笑容问道，“要是这次对方也能乖乖举白旗投降，那就轻松了。”

“举白旗也来不及了。”男子朝少年瞥了一眼，“江野大人会在这之前就把案子破了。”

“真治先生，我陪江野大人在这里，能麻烦你先去搜查一下吗？”

“等等，不能把江野大人交给你一个人，你去镇上搜查。”

“我不太习惯在这种穷乡僻壤执行搜查任务，没想到这小镇如此闭塞，文化冲击的影响真够严重的。”

“也不至于到搜查的程度吧。我们不过是负责搜集情报而已，千万别误会了。搜查一向是江野大人的工作。”

“可是……”

两人互不相让地争执着，少年转身背对他们，独自走到大厅里侧。

“江野大人？”

“我一个人可以。”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可不行。我们有责任跟从、保护您——”白发男嘴上虽这么说，但还是顺从地退下，“属下明白。我们会在下午六点前回到这里向您报告。潮间，走吧。我们分头行动，速度会快一点。”

白发男丢下这句话后，便往外走去。

“明白。啊，好开心。杀人案呢，果然少不了这一步。”

墨镜男开着玩笑走出旅店。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汽车离去的声音。

大厅只剩少年一个人。

他眨着那双特有的丹凤眼，朝大厅环视了一圈。没有露出特别感慨或不满的表情。

那就是传说中的少年检阅官吗？他的穿着不同于刚才陪同的两位随

从，容易让人联想到军装。桐井老师说的“特征明显的制服”就是指这个吧。

不过，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检阅局的检阅官。再怎么看，都还只是个小孩，身型一点也不像大人，感觉轻轻用力，就能将其掰成两段。检阅局这种地方，会让小孩任职吗？

见那两个壮汉离开少年身边后，朝木老板、薙野大叔以及其他男子又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朝木老板站到少年面前，低头看向他。薙野大叔也跟上来，站到少年旁边，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别来找我们麻烦。”朝木老板说道，“这里没东西给你们烧，最好办完事赶紧走！”

朝木老板的话里夹杂着威吓与哀求。少年没有理会，似乎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是转了个身，经过他们身旁，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少年不以为然的态度更是惹得他们怒火中烧，但自制力遏制了他们的冲动。虽然对方只是个少年，但没必要与检阅局的人为敌。

少年伸手越过柜台，拿起黑板旁的一支白色粉笔，默默地消失在食堂的方向。朝木老板等人则愤愤地咒骂了几句，离开了大厅。

我继续在沙发上坐了许久，眺望着喧嚣过后的安静大厅。

我还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吗？没想到，他们竟然没把我赶出去。除了我借宿的房间外，其他都被检阅官们包下。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局外人继续住在这里着实尴尬。可我又很想知道案件的进展。然而，桐井老师叫我不要与检阅官扯上关系——

我悄悄地打开门，窥探食堂的动静。

少年将皮箱放在餐桌上，两手并排放在皮箱上，安静地坐在那里。他无所事事地凝望着餐桌的某一点。由于从清晨开始便下起瓢泼大雨，食堂内十分昏暗。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少年维持同一个姿势，纹丝不动。但眼睛是睁开的，看起来不像在睡觉，但却给人一种呼吸暂停的错觉。我决定暂时留在原地，继续窥探他的动静。

突然，他的眼睛转向我。

我吓得连忙“砰”地一声将门关上。

糟糕！他肯定是发现我了。我想过立马逃回自己的屋里，但觉得这样似乎不太好。于是我鼓起勇气再次打开门。

少年的眼睛依然看着这边。

我走进昏暗的食堂，反手将门关上。

“你、你好。”

我低头打了个招呼。少年的头这才微微动了动。

“你好。”

少年以平淡的口吻——略带些许恭敬的语气——回打了声招呼。不过说完后，他似乎觉得我的存在无足轻重，立马别开了视线。他将手靠在皮箱上，托着下巴，无精打采地别开脸。斜斜射入大厅的微光，照射在他的侧脸上，那张脸仿佛用蜡或石膏雕刻的一般，透露出一股冷漠的美感。放在皮箱上的手指，如同纤细的陶器作品。

“没想到会遇到你。”他冷不丁地说道。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将目光投向这边。

“欸？”

“脚——”他指着我的腿，“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我没能弄懂他的意思，但还是如实回应道。

“你在海里游泳。”

他还记得。

“是、是的。”

“海是所有污染最后汇集的场所，是威胁我们生活的死亡世界——而你却能在里面自由地游动。”

“对。”

“一般人不会潜入那种地方。”

“是、是吗？”

“如果我的推理没错的话，你——是个人鱼。”少年以看似天真的表情说道。

不过他立刻轻叹了口气，恢复了刚才百无聊赖的表情。

“不过，好像错了。”

“人鱼……？”

“你的脚是真的吧？”

“当、当然是真的啊。”

“也就是说，你只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

说完这句话后，少年紧闭双唇。

我失去了转身离开的机会，僵在门口。滂沱的大雨至少为我解了围。但沉默无言多少有些尴尬，我努力地寻找话题。

“你是……来调查那件案子吗？”

听到我的问题，少年稍稍睁圆眼睛看向我。或许这就是他表示惊愕的表情吧。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我住在这里，会不会妨碍你们？”

“妨碍？”这次倒是如实地回答了，“为什么？”

“我刚好也在这里借宿，所以担心会不会妨碍到你们搜查……”

“不妨碍。”

“那就好……”

“不过要记住，你只是个在这里借宿的局外人。如果我要烧掉这里，会事前通知你。你喜欢水，但不喜欢火吧？”

“烧掉？”我诧异地问道。

“我也不喜欢火。”少年了然无趣地轻声低语，“我是说如果。”

看来焚书活动不会马上开始，我可以暂时松口气。

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或许最后还是会得出烧毁全镇的结论。而手握最终决定权的，正是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年。由于他缺乏表情，

我无法猜测他的想法。那淡漠的表情，仿佛傲视世间的一切。可是又有一种被世界遗弃般的孤独感。从他的神情和举止来看，这人不喜欢与人亲近，但也没有任何敌意或恶意。

真希望能再多聊点。

我打心底暗自期望。原本，我们是两条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平行线。他是隶属于政府的检阅官，同时这也是身份高贵的佐证。他是两个大人细心保护的重要人物，不可能与我友好相处。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忧伤。他不是我这个来自英国的远方旅人所能触碰的。不过，即使两条线不可能相交，稍微靠近一点也不可以吗？

我鼓起勇气，朝他迈进一步。

“我叫克里斯提安纳。”

我自报姓名后，他朝我稍稍歪起头。

“克里斯提安纳——这是女性的名字。”

“没错。”好久没有人听对我的名字了，“好像是为了不让我去参军。毕竟起个女性名字的话，参军时也会犹豫……我父亲是军人，但他却不想让我参与战争。”

“战争。”他轻声呢喃，“上个世纪就该画上句号，可现在依然在持续。”

当初正是为了消灭暴力、犯罪以及战争，建立和平的世界，才推行情报管制，也就是焚书。可如今，战争仍在某地上演。很少有人知道，其他地方在进行着怎样的战争。关于这一点，站在焚书最前线的检阅官是怎么想的呢？少年的表情看不出任何想法。

“请叫我克里斯。”为了打破沉默，我补充道。

“克里斯。”

“是。”

“我想问你一件事。”

“请问。”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你的名字跟克里斯蒂安娜·布兰德没有关系吧？”

“对，没有关系。”我立即回答。

克里斯蒂安娜·布兰德是英国的“推理”作家。如果不马上否认，我就会被怀疑。只要果断地否认，应该就没有问题……

“哼——原来你知道克里斯蒂安娜·布兰德是什么人啊。”

“啊！这个，那个……”

绝对不能暴露我知道“推理”的事实，这是应对政府官员的铁则。我必须要一开始就装作不知道。

“原来如此。”

“那个……那个……”

我莫名地结巴起来。

“我需要对你进行详细调查。”

他抓住手杖，似乎想要站起来。

他想对我做什么？

我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但少年并没有起身。

“算了。”他兴味索然地说道，“只是知道‘推理’并不算犯罪。你该不会还私藏着一两本书吧。”

我拼命地摇头。

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再次用手撑着下巴。

“你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推理’吧？我刚刚还没明白你为什么会找我搭话，不过现在弄清楚了。”

“我并没有……”

“一般民众看到我，都会做出与旅店老板相似的反应。没有人会向检阅官打招呼。你最好记住这点，不要随意跟我们搭话，对你没有好处。”

他的话里虽有责怪之意，但也夹杂着些许孤寂。

有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萦绕在他周身的孤独。

对“推理”感兴趣是事实，但不仅限于此。

“不是的。”我略带难为情地说道，“是因为我对你很好奇……”

“大家多少都会对我抱有好奇心，当然，是从敌对的角度。”

他若无其事地理了理衣领，像是在刻意彰显自己的检阅官制服，以提醒我们之间立场的差距，并在中间画上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他微微垂下眼眸，继而再次看向我，开口回答道：

“江野。”

“江野——你真的是检阅官吗？”

他点点头，没有隐瞒的意思。

“检阅官要做哪些事？”

“正如字面意思，调查、检阅。还有搜索、发现、督促处理违禁品。检阅官需要有优秀的搜查能力和侦探能力，因为大部分书都被藏得很隐秘。检阅官这个工作需要极强的行动力，不是普通民众能够想象的。”

所谓的检阅，一般指在公布之前先进行审核。但上个世纪存在的书籍，以及在黑市流通的印刷品，无法进行事后检阅。禁书等也被持有者藏了起来，检阅官必须要有能力将其找出。他们必须要具备侦探的能力。听说最早的检阅官只是负责删改被禁字句或文章，但江野他们似乎并非如此。

“可你还只是个小孩……”

“我不一样。”

“不一样？”

——少年检阅官。

特别的存在。

看得出来，我们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界线。

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检阅丢失的“推理”。他所谓的不一样，或许是指这个吧。

我对他怀有近乎崇拜的感情。他才是我所熟知的侦探，与在镇上暗中作祟的“侦探”截然不同。如果说有人能与“侦探”相抗衡，那只可能是他。

少年检阅官的立场到底有多特别，我没有再继续追问。或许是我对这个问题心怀忌惮，因为桐井老师说过，少年检阅官专门负责调查“戈捷特”。真的是这样吗？

“穿黑色西装的那两个人，也是检阅官吗？”

“他们配备的身份证是这样写的。”

“但是……他们看起来像是你的随从。”

“怎么说呢。”江野垂下视线，“我不过是受政府管控的工具，你可以把他们当成是操控工具的人。他们看起来像随从，但其实他们才是主人……我不知道正确的主仆关系是怎样的。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我也只是个——检阅机器而已。”

检阅机器……这就是少年检阅官？

我感到迷惘。难道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不可能再缩短了吗？

“检阅局是个怎样的地方？”

“检阅局隶属内务省，不同于警察组织，实际地位更高一些。为了搜查，涉足警察管辖区域的例子不在少数。不过，我们虽有搜查权，但没有逮捕权。虽然为了执行公务，时常需要限制嫌疑人的行动。”

“那焚书权呢？”

“这是检阅局唯一拥有的绝对权利。检阅局麾下的人员全都有用火的权利。但是，基本上负责焚书的不是检阅官，而是焚书官。如果你看到穿着灰色防火服的队伍，最好赶快逃跑，以免被卷入危险事态。”

江野的话听不出丝毫夸张的成分。虽然在大多数人眼里，政府的焚书活动，是份十分荣耀的工作。

“江野，你看起来不像是政府的人。我以为负责焚书或者搜索的官员，应该是更为严苛的人，但你似乎不太一样。”

“是吗？我也不清楚。”

“你什么事都愿意告诉我……”

“因为你问了我。”

“我问了你就会回答吗？”

“我的心如同机械，只有单纯的辨别能力和条件反应。别人要我说，我就说。别人叫我做，我就做。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顺从。”

“好意外……”

我也不太懂，他似乎并非在普通环境里长大的男孩。

也许这次遇见，对他来说，也不寻常。

“对了……其实我跟那件案子也不是没有关系。关于森林湖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我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我对整个案子记得非常清楚，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真治他们去搜集重要情报了。”

“这样啊……”

“不过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打心底感到高兴。

“一天就能把案子破了吗？”

“不需要那么久。”

“欸？你们的搜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已经到最后一步了，接下来只需要确认。”江野说到这里，突然打开皮箱，将手伸到里面。“克里斯，你有地图吗？”

“等我一会儿，我去问问朝木老板。”

我跑出食堂，回到大厅。朝木老板正走出门廊，观察天空的状况。我站在他背后叫了一声，他惊讶地回过头。

“克里斯，这是要干吗？”

“请问……有没有这附近的地图？”

“我哪有那种东西！”

“啊，好的……对不起。”

我立刻回到食堂，报告江野。

“我被骂了一顿。”

“本想和本地的地图对比一下，不过也没事。”

他从皮箱里拿出看似价格不菲的终端机和换洗衣物并将它们放在一旁后，最后从底部拿出一个四角板。那是一个折叠了数次的大型相框。为了清出放置相框的位置，他把散在餐桌上的物品往外推了推。

“这是这座小镇的卫星照片。”

“哇，好厉害。”

被浓绿围绕的小镇。从太空的卫星上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小镇是如何的闭塞。小镇恰好位于森林中央的一块空地上。照片十分清晰，连每栋建筑的形状，都照得一清二楚。连这种资料都能弄到手，真不愧是直属内务省的检阅局。

相框板上有几个位置插着红色大头针。不问也能猜到，那标记的是被画有红色印记的房子。从上空会发现，它们像群落般，集中在一个区域。原以为它们是随机地分布在整个小镇上，但事实并非如此。红色印记大概有三十多处。

“能给我看看吗？”

听到我的提问，江野疑惑地歪起头。他每次答不上来时，似乎都会做这个动作。

“那个，我是想问，这些算不算是搜查上的秘密……”

“你不想看的话，可以不看。”

“那我想看……红色大头针标记的是门上或室内被画上红色印记的民宅吗？”

“反应很快啊，你说的没错。”

“有红色印记的房子全都标记在上面了吗？”

“一个也不少。”说着，江野拔起其中一个大头针，随意扔到桌上，“但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意思？”

“犯人并没有在位置上做文章，即便标注红点，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线索。”

江野说完，仿佛对地图失去兴趣般，将它推到一边。

“你的意思是说，留下红色印记的地点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可以这么说。”

“可给人感觉有明显的分区倾向啊。”

“当然，那是有原因的。待会儿真治他们会带来消息，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会是什么原因呢……”

“克里斯，你很想知道这件案子的真相吗？”江野突然笔直看向我，问道。

“那是当然。”

“既然如此，那我希望你能在旁边见证这个案子的始末。”

一时间，我没听懂他话里的含义。

毕竟这提议实在太过突然。

“不过……真的可以吗？为什么要我也参与进来？”

“因为你跟这次的案子存在关联，而且你也看到了很多现象。接下来，在案件结束前，你还会看到更多，同时也会思考更多，关于人的死亡以及玩弄死亡的人。或者你会想到自己，想到这个时代，想到世界，还有——我。”

“嗯……”

“到时候，请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如果只是做这些，我愿意帮忙。”

江野看向窗边，阳台上仍下着雨。

“我是个完美的检阅官——但我失去了心。”江野轻抚胸口，“这里已经检阅完毕。从各方面来说，它都处于最合适、最完美的状态。但透过你的眼睛观察，也许会发现，我的心里似乎存在某种未曾消失的东西，到那时候，我必须要决定，是否将其删除。”

失去了心——

那究竟是种怎样的状态？我无法想象。能像这样对话，不正是因为我们有心吗？江野的确散发着异于常人的气场，但完全看不出他失去了心。

“这个任务真的要交给我吗？为什么是我？”我战战兢兢地问道。

“因为你可以在海里游泳。”

这——也算是答案吗？

我把来到这个镇后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江野。反正他已经察觉到我熟知“推理”，我也只好坦诚地说出我的想法。包括“戈捷特”的事情也没有隐瞒。话虽如此，毕竟我才刚得知这事，倒是我问的比说的要多。

“江野，你是专门调查‘戈捷特’的检阅官？”

“没错。”江野点点头，“只有我和其他几名检阅官懂得辨别‘戈捷特’。”

“都是小孩吗？”

“如果十四岁也算小孩的话。”

“可‘戈捷特’不是谁都能阅读吗？”

“可以。只要看得懂日语，谁都能阅读。但一般人没有办法读取所有写入的内容。你可以将其想象成一个小小的3D房间，里面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每转一个方向，文字内容都会发生改变，所以需要解读立体密码的能力。”

“你可以读取‘戈捷特’的所有内容吗？”

“当然。但这并非难事，只要有充分的时间，任何人都能解读。我们检阅官还能逐字逐句地精查‘戈捷特’的内容是否有误。”

“太厉害了……可是，那也就是说……”

“没错，我的脑中装满了基准值数据，如果不能正确识破‘戈捷特’，上了假货的当，就会变得难以区分真货。”

意思是大脑中装满了“推理”的要素吗……

江野瞬间在我眼中变得高大起来，但我也对他感到同情。竟然让一个人脑中装满杀人、犯罪的相关信息。

“这镇上发生的事情，果然跟‘戈捷特’有关呢。”

“所以我才会来。”

“这么说，你已经判断出跟事件有关的‘戈捷特’是什么类型的？”

“没错。”

“是什么类型？”

“‘断头’。”

——“断头”的“戈捷特”！

“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它就藏在这座小镇上。因为我们在几年前发现，镇上有人曾想去黑市售卖‘戈捷特’。虽然无法查出那个人的具体姓名与住址，不过可以断定，嫌疑犯就在这镇上。后来情报线断了，当局决定静观其变。后来我们来到这里，听到了连续杀人案的传闻。事实上，这镇上每个月都会有几个人被砍头致死。从这件事几乎可以断定，连续杀人犯手上持有‘断头’的‘戈捷特’。”

连续杀人犯、犯人之类的词语，听起来好新鲜。镇上发生的种种怪事，并非意外和灾害，而是犯罪。脑中的思维逐渐变得清晰。一切都是罪犯犯下的疯狂罪行。

自从我来到这座小镇后，遇到的全是无法理解的怪事。红色印记之谜，无头尸，住在森林里的“侦探”。森林出现女鬼的传说，“侦探”半夜

出现在我窗外，以及湖上的惨案。在被自警队包围的湖上，“侦探”留下黑江队长的无头尸后，凭空消失。

净是谜团。或许镇上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怪事在发生，身着黑色西装的检阅官会负责收集相关情报。

“凶手假借‘侦探’之名的行为，也很奇怪。”

“使用代号的凶手在‘推理’中并不少见，比如‘九尾猫’‘魔术师’‘蜘蛛人’‘影子人’等等。只不过这次的代号碰巧是‘侦探’而已，可能存在某种复杂的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多少起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

是“侦探”？还是犯人？

我一直带着这个疑问，追逐着“侦探”的影子。

但现在终于明白了。

“侦探”是凶手。

“从这镇上发生的种种事件看来，不难想象，凶手持有‘断头’，并将其用于犯罪。”江野静静地说完，像个充满困意的孩子，揉了揉眼睛。“红色印记、女鬼传言、湖上的尸体都存在密切关联，没有一个是毫无联系的。”

“红色印记有什么意义？”我呆呆地注视着卫星照片板问道，“唯独这点，感觉跟杀人事件扯不上关系。不是吗？被画有红色印记的房屋主人并没有百分百被杀，也没有被发现砍头，似乎跟杀人事件无关……而且嫌犯只是留下红色印记，既没有偷窃，也没有破坏……会不会这事并非‘侦探’所为，而是有人故意假扮成‘侦探’的样子去做的？”

“不，红色印记跟一系列的杀人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是最象征性的行为。”

“不过……只是留下个红色印记，这种行为究竟有何意义？”

“你的眼睛应该已经看见了。”

“我的眼睛？”

“没错，嫌犯在各地留下红色印记的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他的目的，你应该已经看到了才对。”

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红色印记毫无规律可言。留下的时间、气候、场所……全都毫无章法可循。他只会找没有人的屋子下手。不偷窃，也不破坏。那该从哪里开始着手解谜呢？你认为该关注哪里？”

“红色印记的形状……之类的。”

“好，不错。克里斯，你见到红色印记，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十字架……而且以几何图形的方式描绘在四面墙上，从镇上各地留下的印记来看，可能存在某种宗教背景。”

“没错。”

“真的吗？”

“但也不算对。”

江野拿起丢在桌上的粉笔，猛地抽掉桌上的餐桌布。

“你突然干什么？这样会惹恼厨师先生的。”

“惹恼？”江野转了转眼珠，歪起头。但他很快便忘了这事，在光滑的桌板上，开始用粉笔画了起来。“你说是十字架对吧。还能准确地回忆起红色印记的形状吗？”

“能……左右的横木往下垂，上下部分稍稍膨起。”

“嗯。那就没错了。”

江野在桌板上画出了十字架的形状。

与我在镇上看到的红色印记一样。

“这模仿的是基督教的异端之一，卡多格派的十字架。”

“卡多格派……完全没有听说过。”

“因为那是个不会公开活动的异端派。”江野一边注视着指尖的粉笔灰，一边说道，“卡多格派兴起于十六世纪中期，创始人是著有《奇迹之树》预言书的神秘学家乌里希·德·麦恩斯。他精通医学、科学、占星学以及预言，因为拥有特殊能力，被教会视为异端。同属于卡多格派的

赫尔南迪斯·埃玛尔菲在著作《异端年代记》中记载，乌里希是个比撒旦还可怕的大魔王。其实，乌里希拥有神秘的预知能力，人们将其视为摧毁腐败贵族社会与教会的破坏者，或是新世界的创造主。顺带一提，他编写的预言书《奇迹之树》在焚书之前就已遗失。书里详细地预言了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大灾难。为了将自己的末日预言传承下去，他成立了卡多格派，并延续至今。”

“末日预言？”

“卡多格派将其奉为信仰，所以也可以说是末日思想团体。教会将其视为最危险的团体，不过从基督教当时的严格程度来看，这也不足为奇。”

末日思想这类言论，我早就听烦了。不过以前的世界远比现在和平，将其当成信仰也并非不可能。即使是现在这个时代，依然有人在信仰中迷失，受到怪异末日思想的侵染。毕竟谁都害怕毁灭与末日，将其转换为信仰，并非正确的做法。

“说到十六世纪，欧洲全境正处于被黑死病笼罩和猎巫的黑暗时代。关于猎巫，卡多格派的始祖乌里希似乎也站在反体制的立场，但当时教会才是正义的一方，他们只能是异端。”

听到江野突然提到黑死病这个词，我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以前我跟老师……哦不，跟朋友讨论红色印记之谜时，曾聊到过黑死病。你刚刚说的话让我联想到那件事。据说，为了防范黑死病，在隔离病人时，医生会在门上画一个记号。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个镇会不会也爆发了什么传染病呢……’”

“这里没有传染病，这点我十分确信。我们已经调查过这里是否有可疑的传染病患者。”

“所以卡多格派、黑死病与门上的红色印记是否有关联？”

“全都可以用末日思想这条线串联起来。”

“卡多格派的人潜入镇上，为了警告镇民‘末日将近’，才四处在门上留下红色印记吗？”

“从表面来看，确实会得到这个结论。”

“可事到如今，就算被告知末日将至……镇上的人就算看到十字架，也不会联想到末日思想啊……”

“没错——你分析得很对。若将其视为留给镇民的信息，似乎作用不大。如今这时代，并没有人能理解这记号。对于神秘红色印记的出现，或许他们当中能有人产生末日的共鸣。”

“这么说，镇上潜伏着多个卡多格派的人，他们利用这个作为通讯密码，相互发送暗号？”

“在别人家门上留下印记作为暗号，效率未免太差。”

“那凶手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吗？”

“自我满足？”江野重复着这个词，“啊——如果是那样，那他的行为也太低调了，完全缺乏张扬性。”

“嗯……”

“别想得太复杂。记住凶手是懂‘推理’的人就行。也就是说——卡多格派的十字架是为探索当中含义的人留下的。”

“欸？”

“说简单点，这些人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搜查人员。很多人根本不会想着去调查红色印记的意义。但我们不一样，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发现那个印记是卡多格派的十字架。然后我们会通过十字架调查到末日思想，将凶手当成是沉迷狂热末日观念的人，把他的行为视为精神病的罪行——”

“这就是真相吗？”

江野摇头否认。

“这是凶手铺设的剧本。不过凶手犯了一个大错，可能是从少量数据中获得知识的结果吧，这种错误在如今这时代并不少见。”

“错误？”

“克里斯，你站起来，到这里来。”

我依从江野的要求，绕过餐桌走向他。

“你看十字架。”

“嗯——怎么了吗？”

“现在你看到的形状是正确的卡多格派十字架。”

“但这个方向反了。”

“对，反过来了。原本正确的卡多格派十字架就是倒十字。直木下短上长。但凶手犯了个错误。他画成了普通十字架那样，上短下长。这说明他对此只是一知半解。这是常有的事情。”

“欸？为什么会这样？”

“凶手不在乎符号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对凶手而言，印记的形状没有任何意义。”

“怎么会……或许，十字架颠倒过来，是代表背叛……”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卡多格派原本就是背叛的异端派，所以他们才会用倒十字架。既然本就是颠倒的记号，也就没有必要再倒转回来吧。”

原来如此……凶手可能以书本或传闻作为参考，选中了卡多格派的十字架。但因为了解太少，一开始就把形状记错，甚至没意识到形状完全颠倒了。以凶手浅薄的学识，根本难以瞒过检阅官的眼睛。

“既然印记的形状没有意义，那凶手为什么要画十字架？”

“十字架不过是欺骗我们的幌子。目的是为了误导、引开注意力、错误导向——实际上，对凶手而言，印记是十字架、骷髅头还是双头鹰都不重要。凶手的目的与宗教或哲学信念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更为直接的东西。”

“也就是说，凶手潜入民宅的真正目的不是画红色印记。”

如果有意义的不是印记本身，而是画印记的行为——那凶手为什么

要留下印记？涂红漆是为了掩盖或者隐藏什么吗？比如，擦不掉的指纹或血迹……为了掩盖某次失败的罪行，刻意用红漆覆盖痕迹。但只涂一个地方反倒容易让人心生怀疑，所以到处在房子上留下相同的记号——不对，这样更引人注目，完全与原本的掩盖目的背道而驰，反倒会更容易暴露。

江野已经知道红色印记的含义了吗？

“江野，你知道凶手的目的了吗？”

“当然——答案是偷窃。”

“偷窃？”

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啊。而且，偷窃与印记，两者不像是有什么关联啊。

正当我打算发问，江野抢先开口。

“红色印记的部分，等真治和潮间的报告吧。有些事情还需要想清楚。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变成了无头尸。”

没错，这么多人被杀。我把湖上杀人案当成无解的谜团，在脑中经过处理，丢进记忆的角落。可这并不是说忘就能轻松忘却的事情。

“你看到尸体了？”

“嗯。”我想起黑江队长的无头尸，至今仍感到无比恐惧，“胡乱地抛弃在船底……周围满是鲜血……头颅消失不见。”

“他是如何从湖上消失的呢？为什么偏偏要割下头？还有，为什么要把头带走？克里斯，你好好想想。凶手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头尸贼。如果把杀人视为偷窃的一种，也就能和红色印记的事串联起来了吧？”

“完全连不起来啊……无头尸贼是什么？而且在红色印记事件中，根本没有东西失窃啊……”

“你只是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

我到底漏掉了什么呢？

“克里斯，今晚你有事吗？”江野冷不丁地问道。

“我一般都没什么事。”

“那就好。”

“晚上要做什么吗？”

“接下来的行动要在夜里进行，在这之前，你先好好休息。”

江野神秘兮兮地说道。他并非故意不告诉我事件的真相。只是习惯沿着逻辑的长路慢慢抵达最终点，非常符合侦探的作风。我虽然心急，但更多的是兴奋。

果然得这样才行啊。

“嗯，好，等到晚餐时间，我会再回到这里。”我帮忙把堆在桌上的桌布、卫星照片板和江野皮箱里的物品全部复原后，往食堂门口走去。

“别再弄乱了哦。”

江野默默地点点头。

我往尤里的房间走去。从早晨开始，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就不太好，我有点担心他。今天他也没有来旅店帮忙。

我敲了敲尤里的门，没有反应。门虚掩着，可以看到房间内部的情况。尤里好像正躺在床上，我悄悄推开门，往里窥探了一眼。尤里的状态似乎并不严重，我安下心来，正打算离开。

“是克里斯吗？”

尤里揉了揉眼睛，醒了过来。稍稍垫高的枕头旁，放着一个收音机。从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如同下雨声。尤里的脸色算不上健康，但也不坏。

“感觉好点了吗？”

“你是因为担心我吗？谢谢你。”

尤里摘下耳机，在床上重新躺好。

“感觉刚才旁边一直有人守着我……是你吗？谢谢。”

床边的小桌上放着浸有湿毛巾的盆。

“不是我哦。”

“欸，那是谁呢……”

应该是朝木先生吧。别看他平日说话有些粗鲁，其实非常心疼自己的儿子。设身处地地想了想，我不禁心痛起来。尤里的病可能比我想象的更严重。

“对不起，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拿点药过来。如果是头痛药或者感冒药之类的，我包里都有……”

“我没事，不用担心我啦。”尤里微笑着说，“不过收音机里完全不会报道这次的事件，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唔……我也不清楚。毕竟政府已经在调查了，应该是不让报道吧。”

“这样啊……”尤里以无法释然的表情嘀咕道，“其实我在想，以后加入黑江队长的自警队也挺不错的。”

“真是遗憾呢……”

“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可以啊。”

“为什么人要故意杀死别人？只要耐心地等待，人总会病死或者老死的，不然也会因为洪水、海啸之类的，提早丧命。”

“我也不懂。”

“连你也不懂吗？”不知为何，尤里露出了安心的神情，“如果你都不懂，那我不管怎么想，也不可能懂了。”

说到底，焚书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消除碍眼的暴力描写，的确能让部分人变成“循规蹈矩的平民”，也不会发生骇人听闻的案件，表面上看，似乎一片祥和。可我和尤里明明同样是人，却似乎存在某种不同，这并非单纯的没有共同语言的问题。

后来，我和尤里围绕焚书和“推理”的话题聊了好一会儿。我喜

欢“推理”故事，也喜欢单纯的聊天。就在我们聊着夏末、这一带的植物和北国的雪期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

“今天先到这里，我要回房间了。”

“下次再来哦。”

尤里挥挥手，再次把收音机的耳机戴回耳朵上。

注释

[1] 寒武纪期：指智能芯片研发鼎盛期。——译者注

第五章

末日的

在房间休息了一会儿后，厨师薙野大叔用内线通知我，晚餐时间到了。

打开食堂门的瞬间，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餐桌上像是被炸过一般，凌乱不堪。我之前帮忙复原的桌布，像个筋疲力尽的幽灵般，瘫软在地上。原本整齐排列的烛台杂乱地倒在墙边，上面的蜡烛早已不见踪影。被掀去桌布的位置，用粉笔画着一些文字和图案。那些文字出乎意料地整齐，与餐厅杂乱无章的景象十分违和。餐桌上胡乱摆放着先前见过的终端器材，那只熟悉的皮箱也打开着，被随意地丢在一边。

江野正坐在凌乱的房间中央。不知为何，他将椅子朝向窗户的方向，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窗外的雨。

“江野。”

“哦，克里斯。”江野应声回头，“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吧。”

“不啊，已经到晚餐时间了哦。”

“是吗？”

“怎么弄得这么乱……”

面对我的质问，江野没有吱声。

“朝木老板和薙野大叔看到会生气的。”

“谁管他们。”

“真是……拿你没办法。”

我开始收拾起一片狼藉的桌面。我喜欢整理，混沌逐渐化解的感觉，与“推理”的乐趣十分相近。整齐罗列，详细说明，逐一收纳，完美收尾……

“你也来帮帮忙啊。”

“好吧……”

江野乖乖地整理起自己身边的物品，态度十分顺从。

这时，薙野大叔端着盘子走进食堂。

“这是在搞什么啊！”

薙野大叔刚见到食堂的惨状，便大声地嚷嚷起来。

“啊，那个，没什么。”我慌忙解释道，“我马上收拾干净。”

“你们打算对我的食堂做什么？！”

“那个……怎么说呢。”

“不给我收拾干净别想吃饭！”

“是！”

我慌忙继续收拾起来。

“对客人太没礼貌了吧。这是镇上的风俗吗？”

江野毫不避讳地说道。好在薙野大叔没有听见。我连忙叫江野闭嘴，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将桌子收拾干净。

没过多久，四人份料理整齐地摆放到桌上。应该是检阅局那边三份，外加我一份吧。盛在大盘里的野菜意面堆成了一座小山，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弄错了分量。

时间正好是傍晚六点。

我端着盘子，刻意坐到离江野较远的位置。因为若是坐得太近，被其他检阅官看到我们聊天，怕是会惹祸上身。江野并没有在意，只是默默地吃着意面。

过了一会儿，外出搜查的两名检阅官都回来了。

“无头尸真不错。”

墨镜检阅官带着得意的笑容走进食堂，迈着好似舞步般的轻盈步伐，走到江野身边。高龄检阅官则紧抿着嘴唇，默默地跟了上来。两人身上的黑色西装无比沉闷，容易让看到的人心情低落。他们手上拿着小型液晶终端机器。看来这东西是用来储存搜查情报的。我记得江野的皮箱里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每转过一次街角，我就能听到摇滚乐。当然，只是在我的脑中播放。”

“闭嘴，潮间。别老说些没用的话。”白发男不耐烦地呵斥道，“年轻人做事都这么不分场合吗？这可是在江野大人面前！”

“抱歉啊。嘿嘿。”

他毫无顾忌地拉出餐桌椅，坐在江野面前。看来，这个墨镜男名叫潮间，另一位白发男似乎叫真治。两人对江野的态度存在些许差异。而且在礼节方面也截然不同。

“江野大人，我们回来了。”真治深深地鞠躬说道。

“这是什么玩意？”潮间将墨镜轻推到头顶，看着眼前的意面，“一看就很难吃……江野大人，我劝你最好别吃。上面也有规定，不能随便吃没有经过检查的食物。”

“我已经验过毒了。”江野衔着叉子说道。

“这不是江野大人该做的事。”白发男谏言道。

“没事，虽然难吃，但应该没毒，吃吧。”

“哪有心思吃东西，现在是报告时间。”

“真治，边吃边报告不是挺好？。”

“哼……”

“不吃吗？”

“我们不在江野大人面前吃。”

真治推开眼前的盘子。

“那可以开始报告了吗？”

潮间单手操作终端机说道。

“到房间里报告比较好吧？”

“不用，”江野说，“直接开始吧。”

“明白。”潮间将手边终端机的耳机塞进耳朵，“哦，对了，有件事我比较介意，那边那个外国小鬼是谁？”

他扬起下巴，指了指我。

我心头一惊，假装什么也没听见，继续吃着盘子里的意面。

“是住在这里的旅客吧。”真治说道。

“要不要请他出去？”

“太浪费时间了。”江野毫不犹豫地回道。

“可这样会不会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真治提出异议。相反，潮间则十分赞同江野的说法。

“算了，他看起来也不懂日语。而且根据检阅局的调查结果，这次的案子并没有外国人参与。”

“镇民议论纷纷的金发少年，就是他吗？”真治恍然大悟地说道。

“他来到镇上才几天，应该跟从几年前就开始的案子没有关联。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不可能存在情报泄露的情况，对吧？”

看来我暂时安全了，我在心里舒了口气，同时极力让自己面无表情，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一旦发现有妨碍调查的东西，直接铲除就行了。”

潮间最后补充的那句话，让我不由得心头一颤。

检阅官果然好可怕……

“江野大人，真的可以在这里进行吗？”

“当然。”

“那么，先来说明一下杀人案件。”说着，潮间咧嘴笑了笑，“检阅局掌握的杀人案只有七件，但实际远不止这些，目前能确认的只有这几件。所有死者在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被割去头颅，报告分为只发现尸体和只发现头颅两种。死因全部不明。七件中有五件的被害者为男性，两件为女性，年龄老少都有，没有发现共通点。”

“有共通点，他们都是大人。”江野插话道，“未成年人不会被害。”

“唔……您说得没错，洞察力果然敏锐。不过，全体被断头，也算是一个特征吧。啊，还有，据说他们都是鬼魂的目击者。被杀的几天

前，多数受害者都声称见到了鬼。关于鬼魂，目前还未掌握其真实身份。说不定，那只是凶手的恶作剧吧。”

“关于鬼魂，我待会儿再做补充。”真治说道。

“明白，那我们继续。检阅局方面只确认了一具尸体。大约在四个多月前，有个镇民向警察报案，检阅官乔装成警官前去回收尸体。顺带说下，虽说是尸体，但其实只有头部。原本被发现的时候，就只剩头颅了。这个可怜的男子，今年二十五岁，先前在一家破旧的工厂做小零件。他的头被锐利的刃器切断，躯体下落不明。死因不明。后脑勺有被敲打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致命伤。杀人现场不明。发现地点在河岸。推测是从河川上游漂下来的。上游有森林，被害者名字叫……钏枝。”

“跟红色印记有没有关系？”

“没有。其他已掌握的六件杀人案中，只有一个受害者的房屋被画上了红色印记。红色印记与杀人案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关于那个名叫钏枝的男子，还有其他信息吗？”

“据说，这个钏枝身边的一位朋友有过奇怪的经历。”潮间操作着终端机，“被害人钏枝曾对一个自称自警队员的人，以及工厂同事聊起过一件事……”

潮间开始说明起了钏枝的情况。

有个女子双眼受伤，被发现倒在森林边。那个女子与钏枝是青梅竹马。据说，钏枝把那女子在森林里的经历当做奇闻，说给了自警队员和同事听。

女子在森林里发现了无头尸。那尸体被藏在森林的小屋里。谁知小屋突然消失，只留下一具尸体。后来，有个身着黑衣的怪人出现，弄伤了女子的双眼。据说女子逃窜时，不小心走到森林的尽头，碰到了墙壁。

失去双眼的女子杳无音信。如果钏枝所说的话属实，那她很可能已经死在了森林里。钏枝本人恐怕也是在森林中遇害，只有头颅被丢弃，

漂到下游。

我顿时想起尤里说的故事。一个小孩在森林里迷路，醒来后在一间小屋里，还与“侦探”交谈的故事。失明女子最后看到的小屋，与少年遇到“侦探”时的小屋是同一个地方吗？

女子在森林尽头触摸到的墙，究竟是什么？包围森林的墙，真有这种东西吗？若真存在这种墙，那它为何存在？脑中再次浮现出感染病隔离的推测。若整个小镇是为隔离传染病而建立，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自警队队长被杀的案子。也多亏了这个，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调查了。这是唯一一个目击到杀人现场的案子。目击人数众多，但几乎全是自警队员。所以整个自警队都有嫌疑。”

话题转移到了湖上杀人事件，我有些紧张。因为我也是杀人案的目击者之一，说不定矛头还会转到我身上。

但是，他们的谈话完全没提到我。或许自警队的要人先生并没有向他们提起我。

“凶手从湖上消失，只留下一艘船、一具无头尸，以及被认为是凶器的斧头。但并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指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对方视为‘戈捷特’持有者吧。”

很少有人知道杀人现场取证会涉及到指纹采集。凶手不但知晓这点，还事先进行了防备。这说明凶手具备一定的“推理”知识。通过这件事推测凶手为“戈捷特”持有者应该没错吧。

“船上的血迹和斧头的血迹都与被害者的血型一致。”

“其他遗留物品呢？”

“只有对讲机。从频率设定来看，可以确定是自称自警队队长黑江的用品。此外没有发现其他特别的物品。也许打捞湖底还会有新发现，但那显然不太可能。”

“那凶手从湖面消失去了哪里呢？”真治问道。

“不清楚。”潮间将餐桌一角的卫星照片移到手边，“湖在这里对吧。”

潮间指着的地方，有个呈新月形的湖。我们最初目击到“侦探”的船，恰好浮在新月的中央附近。

“岸边部署了自警队员，虽然浓雾中可见度低，但有数名目击者确实看到了湖上的杀人过程。”

“天色那么黑也能看清？”江野问道。

“湖面刚好被朦胧的灯光照亮，可能是手电筒，或是油灯……”

“发现了相关物体吗？”

“没有。”

“那天晚上黑江有什么动向？”真治代替江野问道。

“他好像是和自警队员分开行动，但用对讲机和队员联系过几次。”

“所以……这里有个重点，”真治说道，“尸体真的是黑江本人吗？”

“无法断定，但对讲机是他的。”

“指纹呢？血型呢？”

“无法验证。”

“为什么？”

“首先，我们根本不清楚黑江的血型。至于指纹，虽然可以从黑江的房间取得，但那也未必是他的指纹。”

“没有人能从体型判断出是否是黑江吗？”

“自警队副队长，一个叫要人的男子，坚称尸体主人就是黑江。但问他有什么根据，他也答不上来。”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真治轻声嘀咕道，“从跟此案有关的‘戈捷特’是‘断头’这点来看——船上的尸体不可能是黑江。”

当然，我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但这件事真的就像“推理”桥段那样吗？

无头尸的掉包——若真是如此，那我们看到的尸体究竟是谁的？而

黑江队长又去了哪里？

“把黑江定为凶手应该没错吧？”真治说道。

黑江队长是凶手？

我差点条件反射地大叫起来，但还是极力假装听不懂的样子。

“凶手在湖上消失也和自警队存在很大关联，如果黑江就是凶手，那自警队的行动就完全在掌控中了。”

“你的意思是，自警队也参与了作案？”

“不，不能说全员都有牵连。”

“别再胡乱推测了。”江野托着腮，百无聊赖地说道，“报告事实的部分就行。”

“抱歉，江野大人。”

“那我继续说了。有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那就是被害者周围，没有发现任何‘戈捷特’的迹象。证据、传言，以及‘戈捷特’本身，全都一无所获。此外，在被害者们过往的生活史中，未发现任何书本或‘戈捷特’扮演重要角色的痕迹，也未找到与‘推理’的关联性。”潮间放下终端机，摘掉耳机，“关键的‘戈捷特’依然在犯人手上——报告完毕。”

“接下来是我的报告。”真治转向江野说道。

“首先是关于数次在森林附近被目击到的鬼魂。”

“总不至于真的有鬼吧？”结束报告的潮间轻松地反问道。

“但目击者众多。大部分镇民都相信鬼的存在，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鬼就是整个事件的元凶。被目击到的鬼魂为女性，浑身苍白。而且据说目击到鬼魂的人都会被杀。鬼魂与凶手间的联系似乎比红色印记更为密切。发生湖上杀人事件当天，也有镇民目击到女鬼，还引发了骚动。自警队曾尝试利用这次机会接触‘侦探’。”

“结果遭到报复了吧。”潮间边吃着意面边嘀咕道。

“但鬼魂不可能直接杀人，据说它时常出现在森林旁，引诱人们进

入森林……从这点基本可以推测，鬼魂和凶手不是同一人，它主要负责引诱。有可能存在假扮鬼魂的共犯。不过突然从眼前消失这一点，人是不可能做到了。会不会是利用了‘推理’中的诡计……”

“莫非真的是鬼。”潮间拍着手，开心地附和道。

“你吵死了，能不能给我消停会儿？”真治呵斥道。

“请继续。”

“是，非常抱歉。”真治听从江野的指示，“接下来是红色印记部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被画有红色印记的民宅共有六十五栋。目前可调查范围内只有这么多，也许实际更多。被画上印记后，照常生活的住户有四十八家，其中两家全部重建，其他则只是简单的清理或改建。由于油漆很难去除，大多住户都选择重新刷一遍。换掉所有壁纸，加强安全防范，防止犯人再次进入。大致就是这些，居民那边没有特别奇怪的举动。”

“最后也没有东西被偷吧？”潮间问。

“关于这点，我很仔细地问过了。”真治这才初次操控起手上的终端机。“那些居民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东西失窃。盘问是我的拿手项目，他们应该没有对我撒谎。还有人当面发誓，从他们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可疑点。”

“根据我的盘问结果，也可以确定没有东西失窃。”潮间将墨镜推到头上说道。

没有东西失窃……

但江野明明说有东西被偷了啊。

“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我们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真治面带难色地说道。

“嗯，有道理。像一般人容易疏忽的小发夹、零钱、雨水槽的卡接器之类的，凶手有可能是窃取、收集这些东西的变态。不过这凶手真的很有意思，竟然能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再三侵入民宅。不对，有可能

目击者都已经被——”

瞬间，沉默降临。

为了不至于被雨声掩盖，真治继续说道：

“其次，被画上红色印记的民宅有个共同点——就像我们事先确认过的那样，几乎都是建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稍微有些老旧的民宅。留有印记的房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平房，而且每栋房屋都只有一个房间留有记号。墙壁几乎都是白色，因此红色记号特别显眼。留有印记民宅的家庭成员没有明显的特征，犯人也没有专找容易下手的房子——比如集中对老人独居的房屋等下手的倾向。”

地图上的红点密集区或许只是单纯地根据地域划分出房屋开发年代。这点十分重要，只有老旧的屋子被画上了红色印记。

“再次是关于我们亲爱的犯人——‘侦探’。”真治刻意做了个铺垫，“镇民认为‘侦探’自古就扎根在镇上，但实际并非如此。有关‘侦探’这个奇怪人物的传言，几乎与红色印记同时出现。身裹黑色斗篷，脸上戴着黑色面具。最初居民们将此当成都市传说，在镇上四处传播。”

“留下红色印记的黑色怪人……的确很像都市传说。”

“后来，传说逐渐升级，‘侦探’变成了镇上不可或缺的存在。相信‘侦探’是怪物化身的愚民不在少数。但谁也不清楚‘侦探’留下红色印记的目的，以及‘侦探’的真实面貌。‘侦探’逐渐成为统治这座小镇的偶像，但‘侦探’并没有利用这一点。镇民也没有特别崇拜的倾向，只是偶尔利用‘侦探’之名教育孩子而已。”

“但他跟我们所熟悉的‘侦探’有着天壤之别。”

“反正是个冒牌货。根本没有名叫‘侦探’的‘戈捷特’，‘名侦探’倒还有可能存在。”

“不管怎样，这镇上的‘侦探’就是个可恶的连环杀人狂魔。”

“最近自警队在严密监视‘侦探’的动向。尤其是队长黑江，为了追

捕‘侦探’策划了各种方案。湖上的杀人案也是黑江在追捕‘侦探’期间发生的。但这当中存在一个不可忽略的小疑问。黑江真的在追捕‘侦探’吗？追捕‘侦探’是镇上其他居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居民们多少受到了‘侦探’的恐怖影响。”

真治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可以猜到他想说什么。

如果黑江队长就是“侦探”，那他在森林里追捕“侦探”，以及“侦探”从湖面消失，都成了黑江队长自导自演的戏码，连船上的尸体都是事先找好的替身。这的确与“断头”诡计十分贴合。而且，对于完全不了解“推理”和杀人案的镇民而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尸体掉包的事情。

难道“侦探”的真实身份就是黑江队长？

“最后——”真治放下终端机，“我按江野大人的指示，前去调查了小镇的废弃物处理系统。位于河边的废弃物处理场基本会在每周三出车回收可燃垃圾，每月第二个周四回收不可燃垃圾，然后运到特定的收集场。废弃物处理场规模虽小，但也兼具火力发电。我向员工打听过，他们说从来没有回收过书本或‘戈捷特’。”

江野听完报告，轻轻点头。

“报告完毕。”

真治像是完成了一件重任似的，呼了口气。

“这次的‘戈捷特’真的只有‘断头’而已吗？会不会还隐藏着‘消失’或者‘盗窃’？”

“不管还有没有其他‘戈捷特’，既然这个人了解‘推理’，就有可能制造某种创造性的犯罪。”

“说得有道理，都杀了这么多人，凶手简直是疯了。他有可能是我至今接触的案子中，杀人最多的一个。”

“而且还会在杀人过程中做出更残酷的事情吧。”

真治露出沉着的表情，静静地说道。

“总之，不管它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被杀，反正我们的目的就

是找出‘戈捷特’，并将其删除，仅此而已。”

墨镜搜查官将吃完的盘子往前一推，从西装内侧取出手帕擦了擦嘴。

“江野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做？”

“稍微休息一下。”

“您也累了吧。先好好休息会儿，为明天做准备。”

“嗯，那今天的工作算是结束了吧。”潮间说道，“我们回房间休息吧。”

“顺便确认一下——明天有希望逮捕到凶手吗？”真治问道。

江野静静地摇摇头。

“希望如此，”真治站起身说道，“对我来说，江野大人的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检阅官们就此散会，江野在两人的保护下走出食堂。我不敢开口叫住他，继续假装吃面。墨镜男走过我身边时，咧嘴笑着搭讪：“哈啰！very cute”。我有种被戏弄的感觉，决定不予以理会。不过，我不确定墨镜后的眼神是怎样的……

吃完意面后，我将检阅官们用过的盘子收拾好，一起拿到厨房去。厨房里的薙野大叔正无聊地叼着烟卷。见我进去后，立刻掐灭烟头，开始洗碗。

“那些家伙在说什么呢？”薙野大叔问道。

“在说‘侦探’的事，还有黑江队长的案子……”

“这样啊。”

“薙野大叔，你对‘侦探’这件事怎么看？”

“其实，我本来是个外地人，以前在一个很遥远的小镇上当厨师。可在这个时代，没几个饭店能经营长久的。我四处流浪，辗转来到这座小镇。说实话，这镇上的人十分古怪。刚开始我很反感，甚至想马上离开。我不想被卷进麻烦事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怪事，我都装作视而不

见。后来，我慢慢地习惯了这里，朝木老板也对我很好，我渐渐地也成了这镇里的一份子。哈哈……不过，相对的，我似乎也失去了某样重要的东西。你能懂这种感觉吗？”

“嗯……”

“我做的饭菜怎么样？”

“非常好吃。”

“那是当然了。”薤野大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明天的早餐我要做个特大份的，你就心怀感激地享用吧。”

“不、不，普通份量就行了。”

我慌忙劝说道。普通分量真的已经够多了。

回到食堂，本应已经出去的江野又出现在了那里。

“江野，怎么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

“对我？”

“嗯。”

江野在餐桌上打开皮箱，在里面摸索了一阵后，取出了先前那块卫星照片板。

“你进去过森林？”

我点点头。江野指着照片上的一点。那是在森林的正中央。乍看之下似乎什么都没有，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上面有一栋灰色的小建筑物。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民宅，周围完全被森林包围。

“那你有见过这栋建筑物吗？”

“没有。难道这是……‘侦探’的住所？”

“不好说。”江野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而且附近还有个小农场。”

江野指向的位置十分开阔，是一片井然有序的绿地。不同于自然生长的森林，那里有明显的人工痕迹。

“这是什么？”

“去确认一下。”

“确认？”

“去森林。”

“明天跟检阅官们一起去吗？那够呛呢……要小心哦。”

“不，是跟你一起去。”

“——跟我？”

“没错。”

“为什么要找我？”

“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案子要跟你一起解决。”

“这样合适吗……我是说……检阅官们会生气吧。刚才我也听了你们的谈话……到时我会不会被怀疑？”

“不清楚。不过那两人也算是优秀的检阅官，他们说不定早就看穿你了。”江野语气淡然地说道。

“这、这可就难办了。”

“不用在意。”

“感觉那些人好恐怖啊。”

“我无法体会你的心情。”

“只是去森林里确认照片上的建筑物对吧？应该能马上回来吧？”

“如果途中没遇到鬼的话。”

“鬼！”

“那毕竟是片有鬼出没的森林啊。”

我刚想表示抗议，江野打开皮箱，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棒状物体，塞到我手里。那东西很沉，摸起来十分冰凉。

是手电筒。而且还是强力聚光灯。

“等大家睡着后再行动。”

“真的要去？”

“当然。而且由你来下命令。”

“我……？”

江野朝我投来期待的眼神。

“那、那我们半夜十二点整在这里集合。然后一起进森林调查。”我极不情愿地说道，“这样行吧？”

江野点点头，拿起皮箱和手杖，走出了食堂。只剩下我在原地愣愣地盯着手里的手电筒。

在约定时间到来前，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但眼睛无比精神，别说睡觉了，脑袋反倒越来越清醒。也因为如此，墙壁和天花板的嘎吱声也变得格外清晰，而且似乎还能听到远处森林的低吟声。我硬着头皮下床。旅店里的人和检阅官似乎都已经熟睡。为了以防万一，我将各类物品放进背包里，背在肩上，尽可能悄声地走出房间。

我打开手电筒，踏上漆黑的走廊。手电筒射出蓝白色的光。确定没有人影后，我快步向食堂走去。

江野依然穿着跟白天一样的衣服，手持手杖，站在幽暗的空间里。

“江野。”

“来得好早啊。”

江野有些意外地说道。接着在昏暗中定睛看了看手表。他没有带手电筒。

“我实在等不及了——”

“那我们早点出发吧。”

江野没有等我回应，率先迈出了步子。

“等等我，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我跟着江野走出大厅，快步来到玄关门前。

只凭我和江野两人，能够搜查森林吗？鬼魂虽然恐怖，但路上遭遇麻烦会更可怕。而且，断头杀人魔“侦探”也潜伏在森林里。我们也有可能步黑江队长的后尘。

正要走出门外时，江野猛地回头。

“出门前，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

“嗯。”

“没办法一个人外出。”

“欸？”

“我不能进入开放的空间。”

“为什么？”

“……每当我想一个人外出，身体就无法动弹。”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看到江野严肃的表情，我立刻意识到这并不是玩笑话。

莫非他得的不是幽闭恐惧症，而是开放恐惧症？可是，既然没有心，为何会有恐惧感。或许是因为过去有过什么不好的遭遇吧。

“那要怎么办？”

“虽然我一个人没办法外出，但身边有人就没问题。所以，克里斯，我需要你一直待在我能触碰到的范围内。”

“那没问题……”

他深夜邀请我去探险，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江野似乎并不完全信任那两个黑衣检阅官，可又希望有人能陪他外出，所以才想到了我吧。不管怎么样，他确实需要我的帮助。不管是以何种形式被需要，我都感到欣喜。

“好的，明白了。”

我们一同走了出去。屋外下着无声的细雨，微小的雨滴感觉不到温度和重量。在黑暗中，甚至窥不见它们的身影，只是静静地濡湿了红砖道。在手电筒灯光的照射下，瞬间闪过亮光的雨丝，细到如同一根根丝线。因为几乎感觉不到雨的存在，我们决定冒着雨前进。

“如果我现在说想回去，你会怎么办？”

我向身旁的江野问道。他似乎有些紧张，步伐变得有些僵硬，但还是笔直看向前方，开口回道：

“如果你要这么说，那我听你的，我向来顺从。你不想去吗？”

“没有。抱歉——我们还是去吧。”

江野虽然不在意他人，但习惯了服从。他不会反对黑衣检阅官们的意见，对于我这个陌生人的提问，也是如实回答。而且，在户外行走时，还必须要依赖别人。且不论他的检阅官身份，我对他的侦探能力感到有些不安。按理应该是侦探带着我走才对啊……

夜晚的小镇如同海底一般沉寂。我们背对着昏暗朦胧的路灯，往漆黑幽深的前方进发。江野依旧在我身旁，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若是双方距离稍稍拉开，他会小跑着慌忙靠近我。

随着我们朝道路反方向行走，周围越来越暗，不一会儿便能看到森林的轮廓。眼下离红叶季节还早，雨中的森林显得十分阴森。身体感觉不到的微风，幽幽地撩动着脚边的野草，我们蓦地停下脚步。确切地说，是江野看到我止步，也跟着停了下来。

“你说，这世上真的有鬼吗？”我问道。

他神色淡漠地用余光看向我。

“有。至少镇上确实存在被称为鬼的东西。”

“如、如果真有，那可就伤脑筋了。”

“伤脑筋？”江野歪起头，“——不管怎么样，鬼魂已经存在于森林与小镇的界线上，成功地困扰了众多镇民。鬼既是守卫也是引路人。它具备能阻止他人涉足森林的恐怖感，也拥有能吸引诱饵进入森林的神秘感。总之，我们在这里淋雨也没用，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江野指向森林的方向。当然，在我挪动之前，他始终站在原地。我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迈出脚步。被小雨淋湿的头发黏在额头上。希望能在大雨来临前完成这次行动——

我们终于走进了森林。接下来是路灯照射不到的如同深海般的陆

地。吱呀作响的枝叶不再遥远，此刻已在头顶俯瞰着我们。风和空气都已悄然变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不用再担心被雨淋湿。这里只能听到回荡的雨声。

“江野，在森林里会害怕吗？”

“身边有树好多了，但也不是完全不害怕。”江野说，“而且我没带手电筒，不能离开你身边。”

我们踩着湿漉漉的地面，往森林深处走去。

我用手电筒朝四周照了照，周围遍布着狰狞的树洞，仿佛一双双瞪视着我们的眼睛。当然，并没有见到幽灵的踪影。

“没有鬼呢？”

“暂时没出现吧。”

“会不会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担忧地回头看了看。森林的入口已经消失在了黑暗中。

“又不是胡乱走。”江野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终端机，“这是卫星定位装置。”

“好厉害啊……居然还有这种东西。检阅官配备的机器都好高端啊。”

“这不算什么。”

我们并肩走在森林里，这次没有像之前那样起雾，但仍是一片漆黑，我们仿佛快要沉没在浓厚的黑暗中。若不是与江野同行，我怕是会被吓得六神无主。

江野的步伐有些笨拙，果然他不擅长在室外活动，尤其是在森林里。他拿着手杖，若姿势端正，这打扮一定会很绅士。但他此刻小心戒备的样子，相比绅士，倒更像个胆怯的小孩。江野没有拄着手杖，而且将它夹在腋下。

“‘侦探’……真的是黑江队长吗？”我问道。

“你认为呢？黑江生前和死后的样子你都见过不少次吧？”

“我不知道。”想起那具无头尸，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因为没有头，尸体看起来完全不像本人……”

“就算尸体不是黑江，那‘侦探’从湖面消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吧？这点你要怎么解释？”

“嗯……自警队里果然有黑江队长的同伙吗……”

“黑江有必要死吗？”

“什么意思？”

“黑江如果是凶手，那他等同于把自己从世上抹除了。他刻意搬来一具别人的尸体，伪装成自己，然后在湖上表演了一出戏码。他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让大家看到自己死亡的场面吗？”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调查快接近真相了吧？所以在成为嫌疑人之前，先让自己变成受害者。”

“嗯，就动机而言，确实想不到其他可能。倒不如说，这动机与无头尸十分贴合。可以说是‘断头’的‘戈捷特’持有者固有的杀人方式。”

“这么说，黑江队长果然……”

“真治和潮间是这么想的。但我可不会上当，那就是用来误导检阅官的诡计。”

“欸……？”

“凶手持有‘断头’的‘戈捷特’，所以将尸体掉包。这些都是凶手诱导我们做出的错误推测。实际上凶手另有其人。而且凶手杀害黑江，切下头颅，是他事先计划好的手段，为了引导我们得出黑江是凶手的错误结论。看来这位‘侦探’十分擅长先发制人，将搜查人员引向错误方向。十字架图案的红色印记如此，船上的无头尸也是如此。”

“这么说，‘侦探’和黑江不是同一人？”

“嗯。”

我们在森林里往前走着，江野时不时地停下脚步，用卫星定位装置确认方位。

“江野……你为什么要当检阅官？”

“不是因为我想当，反正等我意识到时，就已经是检阅官了。”

“这样啊。”

“像我们这种检阅官。”江野抬头看向我，“从小就被培养成‘戈捷特’的专门检阅官，我们的脑袋里，几乎都是‘推理’的相关信息。”

“原来是这样……”

“克里斯，你呢？”

“欸？”

“你为什么来到日本？”

“嗯……”不能什么都告诉他，不过……“我在英国的家沉没了……我无家可归，所以决定踏上旅程。日本和我父母有着很深的渊源……”

“你的‘推理’知识是在英国学的？”

“我爸爸……时常会跟我讲这些。”

“你对‘推理’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

期待吗？是啊，或许我对“推理”抱有某种期待，可究竟在期待什么呢？“推理”就是单纯的杀人故事，是本该被世界禁止的东西。暴力、犯罪、流血、杀人……为什么我对“推理”抱着近似憧憬的感情呢？我为何要追求“推理”？而且是已经丢失的“推理”……

“我见过各种与‘推理’有关联的人，”江野背对着我，向前迈出脚步，“大部分都死得很惨。如果生活在没有‘推理’的世界里，人们就不至于被残忍地杀害了。了解那个世界，意味着你也会被那个世界所了解。”

“嗯。”

“不要陷入太深了。”

“已经晚了……”

“也是啊。”江野停住脚步，回过头，“走吧。”

后来，我们在森林里行走了大约三十分钟。树根盘踞在地面，路面凹凸不平，我们跌跌撞撞地在森林中追寻着某个看不见的东西。

视野突然变得开阔，我们停住了脚步。

那里的树木全部被清除，形成一片类似广场的空地。静默的广场如同一处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圣域”，悄无声息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这应该就是卫星照片上显示的类似农场的地方。雨势变大了起来，我吸了口气，朝“圣域”迈出脚步。黑夜里，或者天空中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别进去”。但我无法停下脚步。江野跟在我身后，因为这是一处开放空间，他没办法一个人行动。

里面有一块四方形的农地，种着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树。我借助手电筒的灯光，观察起它们。

“种的好像不是蔬菜。”我说道，“该不会是大麻？”

“不是。”江野在我身边蹲下，摸了摸地面的叶子，“大麻不会长成这种树。”

“看上去只是普通的树……”

“没错，就是普通的树。这种树在山上随处可见。这种叫小构树，那种叫结香。”

看来不是在制作毒品或毒品原料。可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栽培？难道打算把果子当食物吗？

“克里斯。”

江野突然叫我，指向广场里侧的位置。

那里有栋铁皮屋顶的小屋。可它看起来面积不小，叫小屋似乎有点夸张。但外观十分粗陋，也不足以称之为住宅。它有个类似烟囱的突起，非要形容的话，倒像个工厂。逐渐增强的雨势，啪嗒啪嗒地敲击着铁皮屋顶。

“那是……”

“跟照片上的房子一样。”

“那就是消失的小屋？”

“不对，应该还有一栋。”江野向前迈出一步，“进去看看。”

我们的冒险终于渐入佳境。江野默不作声的样子、轰然的雨声以及耳边回响的剧烈心跳声，都让我有了切实的感觉。江野从走进小镇开始，就是为了寻找这处阴森的场所吧。如今总算找到了。我和江野一起向那栋铁皮小屋靠近。

入口处竖了一块三合板作为门。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着我们站到入口前，合力搬起那块三合板，挪到一边。

瞬间，一股诡异的恶臭将我们笼罩，那是种令人本能厌恶的、明显异常的味道——我实在受够了。如果没有江野在身旁，我一定立刻转身逃走。但眼下我不能离开江野身边。

我举起颤抖的手，将灯光射入屋内。

啊……

我的脑细胞一齐发出抗议。

那是常人无法接受的一幕。

连接两面墙壁的铁杆上，像晒衣服一样……随意地挂着许多肤色的物体……

而且还并排放着两个巨大的铁桶，里面堆放着暗红色的条状物体……

暴露在空气中的白色物体是……

这哪是什么“圣域”，简直是地狱！

江野独自一人走进屋内。

“江野，”我立刻追了上去，“这是……”

“无数的被害者。”

他的语调像往常一样平淡。

“这太诡异了！”

人体全被解体，

沸腾的锅，

不知是什么生物的皮晒在铁杆上……

这完全是一处屠宰场。到处放着我从未见过的木制水槽，以及类似织布机的工具，角落处有块揉成一团的破布，可能是用来擦拭血水的，已经染成暗红色。中间有张巨大的桌子，仿佛在宣告遗体就是在这里被肢解的一般，表面已被染成了黑色。铁桶里待煮的碎片，与某种液体混在一起，像是在烹煮某种世上最肮脏的食物。还有挂在铁棒上的皮。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见到这种光景。从形状可以判断出，那可能是人的一部分。这些、这些才是“推理”中杀人狂魔的恶行。我太天真了，原来真正的犯罪是此般情景。啊——完全无法理解。

雨时大时小，像波浪般敲击着屋顶。屋顶滴落的雨滴落入水坑，溅起水花。我站在门口，任凭水花溅湿脚下的鞋，呆呆地眺望着这副难以言喻的惨状。如果说凶手的动机是末日预言，那这副光景才是真正的末日。自己成就预言——这句话在我脑中回荡。

结果，“侦探”只是个狂魔。一个与逻辑、推理都无关的纯粹杀人魔，不是吗？

“江野，我们……我们回去吧。”我劝说道。

江野已经走到了屋子里侧，正欲打开墙边的柜子。

江野闻声回头。他从不会忤逆别人的话，朝我点点头，顺从地回到我身边。

这时，明明没有风，柜子的门却悄无声息地自动打开了。

当中有个偌大的黑影在蠕动。

那影子仿佛是个有意识的生命般。

很快，影子有了轮廓，随即化作实体，露出了真实样貌。

漆黑的着装，黑色面具。

“侦探”——！

“侦探”躲在里面。

江野背对着墙，毫无察觉。

“江野！”

我大叫的同时，黑影扬起粗壮的手臂，那只手中握着一把大斧，正对准江野的头，意欲将其砍成两半。

劈下的瞬间不消一秒。

只需一秒。

一秒即死。

我吓得慌了手脚，手上的手电筒不小心滑到地上。

江野要被杀了。

就在那一瞬间，凭肉眼无法捕捉的极短时间里，江野在光线中转身，用力挥动手杖。

下一秒，伴随巨大声响，黑影当场倒地。

我连忙拾起手电筒，照在四脚朝天的黑影上。

光芒映照出黑色的面具。

两个空洞的眼窝里……镶嵌着血丝满布的眼珠。

两只充满杀意的眼珠，转而看向江野。“侦探”手持着斧头，再次站起。他并没有丧失斗志，反倒更加狂躁起来。那双魔鬼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野，“侦探”巨大的身躯，因为急促的呼吸而浑身颤抖。

相反，江野却如同一片波澜不惊的清泉，沉着冷静地摆好架势。江野轻轻挥动手杖，瘦小的身躯往后退了一步，接着单手敏捷地从胸前口袋里取出银边眼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戴眼镜。

手持斧头的“侦探”与江野只间隔了几米。

“克里斯，把光持续对准对手。”江野说道。

光——是指我手中的手电筒。

这时，“侦探”挥动斧头，朝江野发起袭击。我用颤抖的手移动光源，追逐“侦探”狂躁的动作。

江野举起手杖，直接抵住对方的斧头。下个瞬间，手杖不可思议地

挪动起来，缠住了斧头，接着将斧头从“侦探”手中掀飞。斧头从空中划过，撞到墙壁落下，并插在了地上。

失去斧头的“侦探”呆在原地。江野往前迈出一步，用最省力的动作挥动手杖，缠住“侦探”的脚，用力一甩，“侦探”再次摔倒。“侦探”的身体猛烈地撞到地上，江野再次上前一步，用手杖的尖端控制住“侦探”的手臂，扭转到背后固定。关节被极度扭曲的“侦探”发出呻吟，直接趴在了地上。

“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江野气息平稳地说道，“我的脑中刻入了三千种犯人的行动模式，你也不例外。”

“江野！你没事吧？”

“我没事。快把那边的绳子拿过来。”

江野指向桌面，切碎的肉片中混着一根细绳。我尽可能别开脸，拿起绳子，朝江野走去。

正当我要递给江野，我的脚突然被牢牢抓住。低头一看，“侦探”正紧紧地抓着我的脚。

“呀啊！”

他用力一扯，我整个人翻倒在地。

“克里斯！”

江野分神的瞬间，“侦探”如一头疯狼般嚎叫着站起。江野仿佛受到冲击，也跟着摔倒。

“快逃啊，克里斯！”

江野的声音催促着我站起，“侦探”交替扫视着我们，随即将目标转向我。我驱动着发抖的双腿，极力往后挪，接着跑了出去。但脚步声很快追上。不管是体格还是速度，我都远不及他。

我往外冲了出去，雨水打在我的脸上。耳鸣声夹杂着雨声，化作最刺耳的音乐。而且还混杂着我慌乱的脚步声，以及“侦探”狂想曲般的追赶声。

他就快追上我了。

才刚冒出这想法，我的后背就被人用力推了一把。

我的身体以惊人的势头砸在地上，整个人倒在草丛里，全身立马湿透。

我勉强撑起身子，回头一看，“侦探”正站在那里。

没有表情。

唯有无尽的黑暗……

“侦探”有了动作。

我要被杀了。

我闭上眼，向神明祈祷。

但死亡并没有降临。我听见“侦探”从身旁穿过的声音。我睁开眼，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黑影消失在了森林里。

“克里斯，克里斯。”

江野站在小屋门口呼唤我的名字。从门口到我倒地的位置，只有几步的距离。本以为自己逃了很远，没想到才这几步。

江野不敢从门里走出来。我站起身，拍了拍湿透的衣服，回到江野身边。

“没事吧？”

“嗯……”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竟然活下来了。

“凶手不杀小孩，但检阅官似乎例外。”

“但是……听说坏孩子会被砍头……”

“你没被砍头，说明你不是坏孩子吧。”

“也不对啊……”

就算一开始就被砍头也毫不奇怪。因为我没有帮助过任何人，还害江野陷入危险中。

“江野你呢？没事吧？”

“我没事。”

江野将眼镜取下来，放回胸前口袋。

“江野，你刚才好厉害啊。那是福尔摩斯派的剑术吗？”

“不知道呢。”江野歪起头，“我只是根据对手的动作本能地做出反应。”

“不过，果然真正的侦探都擅长擒拿术。”

“我是检阅官，不是侦探。”

江野惊讶地看向我，不明白我为何如此兴奋。

对啊，现在可不是兴奋的时候。

“让‘侦探’逃掉了呢。”

“完全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江野轻声嘀咕着，同时小心地举起右手。他的手背被划伤，正在流血，鲜血不断地从鲜红的伤口处渗出。

“你受伤了！”

“第一次挥过来的时候擦伤的。”

“啊，怎么办啊？一定很痛吧？你没事吧？把手举起来，不要乱动。”我放下背包，从里面取出纱布和绷带，“我马上帮你处理伤口，我还带了镇痛药，伤口痛不痛？”

“不用处理，没那么严重。”

“可是一直流血啊。”

我抓起江野细瘦的手，拉出纱布暂时压住伤口，等血止住后，再用绷带缠好。

“别动，快好了。”

“真是意外，明明事先确认过了，又被他抢先一步。”

“欸？”

我不太明白江野在说什么。不过，眼下应该优先处理伤口。

江野转动手腕，像是在检查绷带的包扎状况。

“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做如此残酷的事情……”我嘀咕道，“凶手到底在这间可怕的屋子里做什么啊？”

“这是‘侦探’的希望庭园。虽然在我看来，完全是绝望庭园。”

江野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手提保险箱，上面挂着一把数字锁，似乎打不开。

“这是什么？”

“‘侦探’的宝物。”

江野说完，再次从胸前口袋里取出眼镜戴上。

“四位数的密码锁……你知道密码吗？”

“不用密码。”

江野站起来，拿起手杖。他将手提保险箱放在地上，扬了扬手，示意我站远点。我绕到江野身后。

江野开始转动手杖手柄。手柄松开，手杖分成两半。留在江野右手上的手杖手柄，呈手枪状。

“这、这手杖竟然有机关。”

“克里斯，你最好离远点。”

江野握着手杖手柄，靠近手提保险箱。

“是枪吗？”

“在日本，手枪跟书本一样，是禁止携带的物品。克里斯，检阅官也不例外。”

“那这是？”

“喷烧器。”

分离的手杖手柄末端喷出蓝白色的火焰，如同一把没有实体的小刀。火焰刀一对准数字锁的金属部分，便会飞溅出激烈的火花。我下意识躲到江野身后。

不一会儿，密码锁被烧断。数字盘咔嚓一声掉落到地上。

江野打开手提保险箱。

里面塞满了用于保护重要物品的碎木屑。江野扒开木屑，往里摸索了一阵后，拿出了一把精致的匕首。刀身约十二厘米长，刀刃很厚，没有经过打磨。从表面雕刻的花纹来看，应该不具备普通匕首的功能。

“这是？”

“‘戈捷特’。”

“啊！这就是？”

“刀柄不是镶了一颗红宝石吗？这就是‘戈捷特’的本体。但不能把‘戈捷特’从上面剥离下来。附在小道具上的‘戈捷特’一旦剥离下来，会立刻失去透明度，内容也将无法读取。”

江野打量起宝石。

“没错，就是‘断头’。”

第六章

真相

回到旅店后，江野跟着进了我的房间。我从浴室拿出毛巾递给他。我们已经被淋得浑身湿透。淋点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倒是江野，他平日都不敢外出，应该很少淋雨吧。他把湿透的外套随意丢在地上，露出里面的白衬衫，用毛巾开始擦拭头发。接着，他坐到床上，透过毛巾的缝隙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戈捷特”。

“以前的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

我提出了心中的疑惑。江野看向我。

“因为有留下来的意义。”

“留下来？”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人总爱在失去的东西中寻找价值，甚至有时会觉得很美好。对部分的人而言，‘推理’中的精炼技术必须要保存下来。我无法理解这种心情。但如今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对‘推理’爱好者来说，这块红宝石也不过是外表华丽的躯壳罢了。”

“可‘侦探’在森林的小屋里，做出那种残忍的事情，他一定是受‘戈捷特’影响，脑袋出问题了。那东西肯定有这种力量，它毕竟是暴力与杀人的结晶，‘侦探’偷看了那种东西才会……”

“‘戈捷特’不会改变人心，只是教会人怎么做而已。”

“‘戈捷特’‘推理’什么的……都不应该留在这世上吗？”

如果没有那种东西，就不会有人受伤，也就没有人会惨死。“推理”的碎片“戈捷特”里储存了所有的杀人方法。正因为如此，检阅官们才要消灭它。这是极其正确的做法。留下“戈捷特”究竟有什么好处？

追求“推理”说不定会从旧时代的墓场里挖掘出血腥疯狂的犯罪。至今为止，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只是因为被过去的种种所牵扰，才会想着去找寻“推理”。这就是

我踏上旅程的目的。我已经在英国失去了一切，所以我需要一个目的，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明明对“推理”一无所知，却还是执着地去追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难道我完全想错了吗？

我到底为何来到这里？

我又为何要寻找“推理”呢？

“你想不想看？”江野把“戈捷特”递给我，“我允许你看。”

“还是不看了吧……”

“没你想象的那么危险。”

“我这种普通人也可以看吗？”

“都说了没关系。”

江野将装饰精致的匕首粗鲁地朝我扔来，我连忙伸手接住。

它比我想象中要重得多，像寒冰一样，令人担心会不会一碰就坏。

“这么小的石头里，竟然能装下那么多资料。”

隔开刀刃与刀柄的金属部分镶嵌着一块红宝石，那应该不是单纯的宝石，而是类似玻璃的物质。

我往里看了看，当中有无数的微小文字。竖、横、斜、远、近、上下左右，总之，玻璃石里塞满了文字。在清澈透明的空间里，文字就像雪花般飘落。但是，就算把这些文字逐一整合起来，也无法立刻读懂其中的意思。当然，也可能跟我日语阅读能力差有关系吧。我数次倾斜宝石尝试观察，最终也只能读懂几个单词而已。只要稍稍改变一点角度，看到的文字内容就变得截然不同。

“这就是‘戈捷特’啊。”我叹着气说道。

“在亲眼看到内容前，谁也无法判定它是不是‘戈捷特’。就算看了，如果内容不一致，那就是假货。当然，假货也是重要的销毁对象。”

“销毁——意思是要烧掉？”

“当然。”

真可惜……

我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中低语。我把匕首还给江野。

“即便如此，镇上发生的事情跟这东西有何联系？”

“一种单纯的渴望导致了此次事件。”

江野不时地擦拭头发，单手把玩着“戈捷特”。

窗外的雨仍在下着。

“人们犯罪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缺失与过剩。缺失的东西会想方设法去补充，而一旦过剩就会露出破绽。这次事件的原因就是缺失。这个国家缺失，这座小镇缺失，以及凶手缺失的东西。从这个方向去想，就能慢慢接近真相。”

“缺失的东西？这太多了，完全没有头绪啊。”

我摇摇头，放弃思考。

“自己想想。”

江野以不知是轻蔑还是建议的语气，淡淡地说完这句话后，闭上了眼睛，专心地擦拭起头发。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呆呆地观察起他那毫无感情、冷漠孤高却让人莫名感到亲切的态度。

“想出来了没？”

“啊，那个……还没有。”

“看来还是需要我解释啊。”江野依旧坐在床上，倚着墙壁，“这个案件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一点，只要能注意到那点，基本就能解开所有谜团。想要快速抓住那个重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解开‘侦探’从四年前起就执着地四处留下红色印记的谜团。”

“在镇上四处留下红色印记的行为，真的存在某种意义吗？”

“应该有。”

“大家怎么都没想出来，你却早就看穿了？”

“当然。”

“如此想来，你之前也说过，红色印记其实是为了掩饰盗窃行为。”

“原来你还记得这句话，那就够了啊？”

“可两位检阅官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东西被偷……不过，如果像他们说的，被偷的是一些连屋主都无法察觉到的小东西，那我怎么也不可能猜到啊。”

“失主没发现东西被偷——这个方向非常好，克里斯。”

“呃……”

“千万别忘了，留下红色印记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侦探’借此盗取目标物品。那你觉得留下红色印记的意义是什么？”

“不知道。”

“我们换个方向思考吧。‘侦探’想追求的是什么？”

“是什么呢？”

“是‘侦探’缺失的东西哦。”

“哦……”

“看来你一点都不明白。”江野以近似惊愕的声音说道，“你觉得书本消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推理’也将不复存在？”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本质不在这里，而你就是把这点当成了本质。”

“不对吗？”

“你从缺失这个方向试着去想想，并且跟杀人案结合在一起。”

江野说完，伸了个懒腰，从床上起身，走到房间的角落处蹲下。接着闭上嘴巴，突然一动不动。雨势逐渐变小，雨水滴落的声音逐渐清晰，最后消失。我靠着江野对面的墙壁，坐在地上。

“克里斯——”

“什么事？”

“我可以在这里睡吗？”

江野把“戈捷特”放在腿上，揉了揉眼睛。

“可以啊。你不怕感冒吗？”

“不怕。”

“那‘侦探’怎么办？不用管他吗？”

“剩下的事……明天再说……”

江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看来是真的累了。他发出安稳的鼻息声，整个人缩成一团。看来就算心是机器做的，也需要睡觉。虽然在我看来，他并不像所谓的机器。

我开始担心起“侦探”。他曾在我屋外出现过。也就是说，“侦探”知道我住在这里，说不定他会一路跟着我们，再次来到这里。这次他肯定不会再默默离开了。

倘若“侦探”真来袭击我们，现在只有我能保护毫无防备的江野。

我坐在地上，仔细倾听周围的声音，神经变得紧绷起来。门窗都关紧了，但说不定“侦探”会打破玻璃窗闯进来。到时，我就扑过去保护江野。

天色逐渐转亮，每当睡意来袭，我就紧紧盯住江野熟睡的侧脸。我必须要保护，必须要保护江野。

我……

等我醒过来时，房间一片光亮。

我立刻跳起来，环顾四周。不见江野的踪影。他明明应该还在角落里熟睡，怎么突然就不见了。房间勉强可以看出有人待过的痕迹，床单乱糟糟的，毛巾被丢在地上，但就是没见到江野。

我战战兢兢地走到窗边，打开窗帘。没有任何异样。窗外，厚重的乌云被强风吹散，隐约能窥见云后的淡蓝色天空。雨已经停了，天空洒下柔和的阳光，如绸带般，落至地面。

“江野……去哪了……”

江野不见了。

难道是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大脑还未清醒的我，回想起了昨晚的事。我和江野在森林里追踪“侦探”，之后被他逃走。以及，诡异小屋里的场景。那不是梦。既然如此，那江野到底去了哪里……

大厅那边有些嘈杂。我好奇地往那边走去。

大厅聚集了很多人。平日闲散的空间今日竟然如此热闹。大部分是熟悉的面孔。看来，与“侦探”案件有关联的人都到齐了。

我刚走进大厅，他们便暂停对话，齐刷刷地看向我。接着又了然无趣地别过头，继续之前的对话。

“嗨，克里斯。”

是桐井老师。他独自一人倚在窗边，脚边放着他的小提琴盒。他依旧额头微微冒着汗，脸色苍白，声音沙哑，看着令人心生怜悯。但他的表情并不暗淡。对于喜爱黑夜的桐井老师来说，清晨耀眼的阳光，或许如同残害身体的毒素。

“克里斯，早啊。”

尤里也在。他坐着轮椅，停在柜台旁。腿上盖着厚实的毛毯，穿着厚毛衣。与桐井老师相反，他的精神看起来很不错。

此外，大厅里还有朝木老板、厨师薙野大叔、自警队的新任队长要人，以及其他数名自警队员，前天晚上声称目击到女鬼的男人也在其中，另外还夹杂着几个陌生男子。

黑西装的检阅官也来了，他们态度傲慢地站在大厅中央。一头白发的真治先生像是在彰显政府官员的威严般，身姿挺拔地站在原地，与大厅的人群对峙。另一位墨镜检阅官潮间则将手背在身后，小范围地来回踱步。他的双腿好似一个圆规，转身时，还会描绘出弧形轨道。

一位穿着精致深绿色制服的少年，位于两名检阅官中间。

是江野。

太好了，他没事。我有股想冲到他身边的冲动，但理性告诉我，眼

下的形势不容许我这么做。决不能在黑衣检阅官面前，做出可疑的举措，不能给江野添麻烦。

江野依旧单手拿着手杖，但没有拄在地上，而是夹在腋下。这是他惯有的持杖方式。那个皮箱则打开着，随意倒在脚边，里面的东西已经散落一地。江野肯定是像往常一样，为了寻找某样东西，直接把箱子里的物品全部倒了出来。简直一片狼藉。

我姑且走到桐井老师身旁。

“老师，到底怎么回事？”我悄声问道。

“我也是莫名其妙接到检阅官的传唤，一大早就到这里集合了。那个少年刚把皮箱里的东西倒出来，还没开始说话。不过，看样子检阅官终于要为这案子做个了结了。”

“做个了结——”

原来如此。

江野终于要解开小镇杀人案件的谜底了。

这时，潮间好像发现了我的存在，他推了推墨镜，看向我。

“哟，英国少年来了。”

潮间朝我投来“你的事我可全都知道了”的笑容。

我缩到桐井老师背后，避开他的视线。

“江野大人，请继续。”真治严肃说道。

江野轻轻点头。

“好，接下来——”江野往前迈出一步，“我们要对本镇发生的诸多事件进行审查，并将自称‘侦探’的凶手从我们庇护的历史中删除。”

听众开始交头接耳。

江野面无表情地环视了一圈，接着转动了一下手杖。

他在等待大厅恢复安静。

“‘侦探’就在你们中间。”江野宣告道。

“‘侦探’……在我们中间？”

在场有人嘀咕道。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地相互确认。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在场人的视线几乎都集中在我和桐井老师身上。

“我来说明吧。”说完，江野闭上眼睛。停顿了片刻后，继续开口，“‘侦探’初次出现在镇上的时间大约是四年前。当时，几乎是同一时间，镇上有许多房屋被留下了红色十字架记号。当时有传言说红色印记是‘侦探’留下的。事实上，也的确有镇民目击到一个身着黑衣，戴着黑色面具，自称‘侦探’的人物，在门上留下红色印记的现场。自那以后，‘侦探’持续在多家民宅的门上留下了相同的记号，没有人知晓他的目的。‘侦探’留下的神秘印记，虽看似惊悚，但并没有什么实际危害。镇民们逐渐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大厅里的人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江野的话语。

江野的声音如同夜里的空气般冰冷。

“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侦探’的行为。于是，四年来，‘侦探’孜孜不倦地再三潜入镇民家中，在六十余户民宅里留下了红色印记。这看似是一种疯狂，或者被某种疯狂想象所驱使的行为，但实际上具有严密的计划性。确切来说，‘侦探’利用这种行为，成功地窃取了某件东西。但镇上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东西被偷。连失主本人也宣称没有失窃。这怪异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只要弄清这一点，就能发现这一连串事件的核心所在，也就是真相。”

东西被盗，但谁也没注意到——这才是最大的谜团吧。莫非被偷走的真的是一些连住户也难以察觉到的小东西？

“没有东西被偷。”要人突然插话，“抱歉，请允许我插句嘴。自警队调查了很多次，但被画有红色印记的房子，确实没有东西被偷。”

“我同意你的意见。”江野只是将头稍稍转向要人这边，“虽然被偷，但屋主并没有察觉到。实际调查也发现，确实没有东西失窃。”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吧。”

“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潮间很得意地打断说，“那所谓

的‘侦探’根本就是个疯子，为了收集发夹、零钱之类的，才会从四年前开始四处留下红色印记。就像只筑巢的松鼠和水獭。”

“不，假设‘侦探’真的对发夹有异样的执着，因而四处收集。可红色印记之谜依然没有解开。既然要偷屋主不容易注意到的东西，那他也没必要做出这种像是在通知别人有物品失窃的行为。”

“啊，有道理。”

潮间轻松地接受了江野的反对意见。

“留下红色印记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从根本开始思考。”

“果然是为了让镇上的人知道‘侦探’的存在吗？”要人说道。

“不对。”江野当即否定，“印记具有更实质性的意义。”

“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没必要想得太复杂，把红色印记当成是涂鸦就行了。如果被人用油漆在大门和室内墙上恶作剧似的乱涂乱画，大部分居民都会做一件事。”

“欸……什么事？”

要人露出困惑的表情。

“清除。”

“哦，你是说消除印记对吧。”

要人用力点头表示同意。

“这时候，家中被留有印记的居民大致有两种行动。一种是觉得毛骨悚然，于是索性搬家，让屋子空置。另一种是清除印记，继续住下去。印记用的是红漆，不易于清理。若要完全清除，门必须要重刷一次漆。墙壁的部分就得把壁纸全部揭下。清除油漆记号后继续住下去的镇民不在少数。”

“莫非——”

我以没人听得到的声音小声说道。

接着，脑中的迷雾顿时散开。

正如江野推理的那样，红色印记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

留下印记后，人们的行为才是重点。

“留下印记的房屋只有一个共同点。看看这张卫星照片就知道了……”江野开始在散乱的物品周围走动，似乎是在混乱的现场中寻找卫星照片板，“看到就知道了……”

“江野大人，在这里。”

真治指着自己的脚边。卫星照片板正躺在那里。

“看到就会明白，红色印记主要集中在几个区域。这里有几栋老房子，与新兴的混凝土立方体状房屋格格不入。至于两者的差别，应该不难找出。很轻易就能看出‘侦探’异常执着的东西。”

“我看不出来。”

要人无力地摇摇头。

“你自小在这个封闭的城镇上长大，不清楚也在情理之中。或许你从来就没有见识过它的样子。但你们确实见过，或者摸过它。但你们却视而不见，即便触摸到了，手指也没有意识。”

缺失。

无书本世界所缺失的东西。

啊……那是。

“请告诉我们，‘侦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要人焦急地问道。

“好吧，那我就快点宣布结论。”江野转身背对我们，走回原来的位置，“我一直觉得问题在于室内的印记。按理说留在门上就行，为什么要特意闯入室内留下印记？这样只会增加被目击的风险。这一切说明，这种行为对凶手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了，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为了消除室内的印记，只能揭下所有壁纸，那废弃的壁纸该如何处理呢？”

“已经不能用了，只能丢弃……”要人说道。

“没错，镇民们都是这么做的。”

丢掉壁纸。

然后——

“‘侦探’赶在回收车来之前，将丢弃的壁纸捡走。”

“欸？”

“‘侦探’偷的是壁纸啊。”

“为什么要偷壁纸……”

“壁纸只是替代品。它可以取代‘侦探’的目标物品，而且是身边最容易得手的理想之物。也也就是说，‘侦探’想要的是——”

焚书导致时代巨变，逐渐被世界驱逐的东西……

这个国家、这座小镇、“侦探”所缺失的东西……

“是纸。”

“纸是一种柔软的薄纤维质物体，据说从公元前开始就已经存在。从小在这个镇上长大的人恐怕都没见过纸吧。它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古埃及有一种被称为莎草的纸。小亚细亚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制造出了羊皮纸。中国用布的纤维造纸是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我们所知道的用植物纤维造纸在那时已经基本成型。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焚书时代开始之前，纸被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在那个时代，人们触摸雪白光亮的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纸主要用在艺术、媒体，或是部分建筑上——最主要的还是用来做书。”

我无法想象四周充斥着纸的时代。

纸的应用曾经被认为理所当然，但焚书行动结束了它被运用于媒体的时代。即便如此，造纸行业并没有灭绝，现在仍有地方在造纸。当然，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为了谁而制纸。应该是主要面向执法者吧。

“现在，纸的生产力逐渐衰退，在物流不通的地方，很难入手。”江

野说道。

都是因为江野他们四处焚书，纸才会消失。

但我并没有说出口，对江野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我以为会有人出面指责江野他们，但大家都很平静地倾听着江野的说明。

"'侦探'很想要纸，可没有获取途径。因此，他将目标转向老旧房屋墙上的壁纸。从地图上的红点密集区可以判断，犯人瞄准的都是有贴壁纸习惯的旧宅。先前我也报告过，红点密集的地方，位于旧时代建造的老宅集中区。'侦探'趁屋主不在的时候，偷偷潜入屋内，迅速留下红色印记，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整个过程不会耗费太多时间。这时候，'侦探'还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很快，屋主发现了红色印记，并且断言说没有东西被偷。那是当然，因为偷窃还没有开始。但在此之后，屋主们却都成了犯人的帮凶。也就是说，他们将壁纸撕下，当成废弃物丢弃。红色印记算得上是'侦探'让屋主将他想要的宝贝主动送上门的魔法印记。如此一来，'侦探'便能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顺利地偷出壁纸。"

"为什么要绕这么多弯子？如果想要壁纸，一开始直接偷走不就行了。"

"原因有两个。第一，偷壁纸耗时太长，但在四面墙上留下印记只需三分钟。撕下壁纸再带出去需要几倍的时间吧。犯人毕竟是趁人不在的时候闯入，当然是逗留时间越短越好。

第二，如果他像普通小偷一样，直接闯入镇民家中，将壁纸偷走，那很容易暴露犯罪意图。如果变成人尽皆知的盗窃案，会带来诸多的不便。居民们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加以防范吧。万一运气不好，说不定屋主会事先销毁壁纸。'侦探'必须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得到壁纸。而红色印记就是为此谋划的诡计。通过留下红色印记，屋主会主动将目标物体丢到屋外，而且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盗窃案。他只要偷偷拾走垃圾堆里的壁纸即可。"

“原来如此……难怪你要我们去打听废弃物的回收时间。”真治以钦佩的语气说道。

“对镇上的人来说，纸是十分宝贵的物品。但没有人意识到，壁纸也是纸。这种意识的差异，让他们坚定地认为家里没有失窃。他们只是主动丢弃，并不会联想到盗窃。”

“壁纸——是用来代替‘侦探’所需要的纸吗？”

桐井老师首次向江野提问。

“与身边其他物品相比，壁纸与我们所知的纸最接近。‘侦探’尽可能选择在贴有白色壁纸的房屋里留下红色印记，可能是因为白纸的用途较广。他在壁纸上留下红色印记时，尽可能避开了中间部分，只画在四个角落，这也是为了尽量增加可利用面积。”

我们生活在没有纸的世界里。

印刷品消失，代表着其承载物纸也要消失。

当然，纸的用途还有很多。但毕竟是不再使用的东西，也就不会大量生产。所以，纸逐渐从生活中消失，在这个封闭的小镇更是明显。

回想起来，我身边也很少能看到纸。住宿表用黑板代替，连地图都没有，可见纸张真的严重不足。学习也不用纸，只用黑板。这家旅店是原木风格，因此也不需要贴壁纸。新兴住宅区都是混凝土材质，更是不用壁纸。

“‘侦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纸。另外，‘侦探’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纸，设计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用纸的戏法愚弄那群从没见过纸的镇民。”

“这么说，我所看到的鬼也是……”目击到女鬼的男子大声说道。

“鬼——是纸做的。”江野维持挺拔的站姿，朝那个人瞥了一眼，“这镇上不仅存在‘侦探’，还有鬼。但那不过是‘侦探’预先准备好的纸道具。镇民和杀人事件的被害者所目击到的女鬼，都是他用纸剪成女人的外形。就像目击者描述的那样，留着长发，穿着裙子的女人。这是

一种充分运用纸张特性的障眼法。纸本身轻薄，可塑性高，只要用线绑着就能在远处操作，使其像鬼一样飘动。‘侦探’就是利用它来驱赶接近森林的人，或是将目标引进森林，使其迷路。”

“大家怎么可能轻易上这种东西的当？”桐井老师抱着手臂说道。

“这里的镇民不熟悉纸的特性，‘侦探’就是利用了这点。而且，树木茂盛的森林、阴暗的街角都是鬼魂乍现的理想场地。为了让女子形状的纸片更具真实感，他还很仔细地描绘出了女人的相貌，将其做成接近真人尺寸的人偶，只是平面与立体的差别而已。真人尺寸的人偶躲在暗处，换谁都会觉得恐怖。同理，‘侦探’制作的女鬼也发挥出了同样的效果。”

“那如何让她在眼前突然消失？”

“因为是纸做的，只要强风一吹，瞬间就会被刮跑——或者‘侦探’在一旁用线操控，把它拉到树荫下折叠，或是卷起，都有可能。”

折叠的少女……

我想起了尤里向我讲述的故事，江野应该也意识到这点了吧。

“纸质女鬼在雨天很容易淋湿报废。所以‘侦探’一定做了几个以备不时之需。之前镇上有孩子捡到一只纸女鬼，可能是被风吹跑的。那孩子年龄尚小，这是他初次接触并目睹到纸这种东西。所以，他无法理解纸上画的少女。那孩子把它当成真正的少女对待。由此可见，纸质女鬼画得十分逼真。但因为被雨淋湿，孩子捡到时，已经有几个地方出现破损。所以，孩子以为少女生病或受伤了。不久后，少女的样貌也开始变形、腐蚀。为了治好少女，孩子向‘侦探’求助。”

“你说的是拓人……”尤里轻声嘀咕道。

“‘侦探’给了孩子一个新的少女，把他赶回了家。”

“‘侦探’就这样让他回家了？”要人露出吃惊的神情，“‘侦探’不杀孩子的传闻是真的吗？”

“是真的，‘侦探’不杀孩子。”

“如果是这样，那钏枝的事情怎么解释，他还那么年轻。”

“但他不是孩子，毕竟已经工作了。”

“他总跟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您知道那个双眼受伤的女孩吗？她在森林里遇到了很多怪事。最后她的双眼被‘侦探’弄瞎，在濒死的状态下逃出了森林。”

要人将女子诡异的遭遇，简单地向江野说明了一遍。这个故事潮间已向江野报告过，包括女子在森林里看到消失的小屋以及无头尸的事情。

“消失的小屋也没什么可疑的。如果小屋是纸做的，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纸做的小屋？”

“有一种纸很厚，很结实，名叫瓦楞纸。这种厚纸板的背面贴着一层波浪状的薄纸，材质很轻，也很容易折叠。‘侦探’应该是自己做的吧。用瓦楞纸做一栋小房子很简单，而且还可以快速地将小屋折叠起来，紧急时刻还能立马藏起来。说具体点就是，他在屋顶绑了根绳子，只要用力拉扯绳子，整个小屋就能折叠起来。绳子只要绑在附近的树上就行了。只要在树上用力拉动绳子，小屋就会立刻折叠，并升到树上。”

“就像收伞一样吗”要人说道。

“没错。如果能理解到这种程度，那消失就不是什么问题。在重力下生存的生物——当然人类也是——相比上升的物体，眼睛更习惯追逐下降的物体。人的目光追不上瞬间升到树上的小屋，所以，故事中的女孩逃出小屋，回头的瞬间，便以为小屋消失了。当时‘侦探’就在附近，是他把小屋拉上去的。”

“但小屋里有具无头尸，唯独它还留在地上……”潮间提醒到。

“事先把地板抽掉就行，就像打开盖子一样。又或是尸体的重量让底部脱离了。”

“原来如此，有道理。”

“‘侦探’制作那栋折叠小屋，是为了方便暂时放置尸体。拉上去折叠、藏在树里的设置，是考虑到身边没尸体，不需要用到小屋时，可以将其藏起而特意设计的。双眼受伤的女子只是碰巧撞见放置尸体的地方。”

“那，女子在森林里看到的森林尽头的墙呢？”

“那就是‘侦探’偷来的壁纸。可能是洗干净后或者洗净前挂在晾晒架上，女子碰巧摸到，发现触感与屋里的墙壁相同，才会产生那种疑问。毕竟那就是室内的壁纸啊。”

红色印记之谜、森林出没的女鬼、消失的小屋、森林尽头的墙，全都与纸有关。

自称“侦探”的犯人究竟对纸有着怎样的执着？

不过，无头尸之谜还没有解开。“侦探”——凶手接连杀人，又将其头颅砍下，这当中究竟有什么意义？杀人与纸完全扯不上关系。

“接下来说明湖上的杀人案。”

江野自顾自地继续组织起话语。

“队长的案子……”

要人低声自语。虽然此外还有很多无头尸案，但江野似乎将焦点放在了黑江队长的案件上。

“‘侦探’想利用这个事件，引诱我们偏离真相。但凭借那个冒牌‘侦探’的本事，不可能骗得了我。这件事反而告诉了我凶手的真实面目。”

凶手——终于要指认凶手了。

这些人当中，究竟谁才是凶手呢？

解开我们目击到的湖上事件的谜团，就能引导我们找到犯人吗？犯人可是从湖面凭空消失了。

“我可是亲眼看到了——”朝木老板说道，“犯人突然从湖面消失，当时我们都在附近亲眼目睹。”

江野举起手制止朝木。

“按顺序来说明吧。案发当晚，凶手穿着一身黑衣，在预测‘侦探’会出现，并提前埋伏的自警队面前现身。但在此之前，‘侦探’已经在某个人面前出现过，就是那位英国人，克里斯提安纳。”

“欸？”

周围人齐刷刷地朝我投来狐疑的视线。我拼命地摇头。但那晚，“侦探”出现在我房间窗外是不争的事实。

“夜里，有个人敲击他房间的窗子，他醒过来，向窗外看了看，发现‘侦探’就站在那里。接着‘侦探’立刻逃走，没错吧？”

“是。”

我挺起胸膛回答道。突然感到有些尴尬。明明我和江野昨晚聊得很愉快。

“确实有这事，可他为什么要去克里斯的窗前……”桐井老师问道。

“因为这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待会儿再解释。接着，‘侦探’出现在自警队面前。这时，克里斯提安纳也在现场，对吧？”

“对。”

“自警队追着‘侦探’往森林方向赶去。但‘侦探’已经不见踪影。这时候还能和黑江队长的对讲机联络，对吧？”

“对。”要人回答道。

“在进入森林前，音乐家桐井脱队了？”

“是的。”

“这时，朝木代替他上场，负责在森林里带路。”

“是的。”

“然后，你们目击了湖上的惨剧。”

“没错。”

众人目击到湖上的惨剧，然后凶手消失。

凶手是如何从湖面消失的？

“我想问问湖上杀人案的目击者，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侦探’的？”

“一到湖边就看到了。当时有好多人都目击到了。”要人回答道。

“为什么会看见。”

“这个……当时湖面亮着模糊的灯光，所以才能看见。我们到达湖边时，‘侦探’——凶手正坐在船上。”

“凶手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

“我们仔细观察发现，他正高举起类似斧头的凶器。就在我们远远观望、无计可施的时候，斧头一再挥下……”

“当时凶手是什么样子？”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看不清模样。他执着地不断挥动斧头。”

“动作呢？”

“动作？刚才不是说了吗？一直反复做挥斧头的动作。”

“然后呢？”

“灯光突然熄灭，船似乎有靠岸的迹象。我们赶到岸边，等着小船靠近。过了一会儿，载着队长的小船慢慢地漂过来……”

“然后？”

“那边那位克里斯少年直接游到小船边，在船上系好绳子，我们把船拉到了岸边。然后就看到了队长凄惨的尸体……”

“凶器是在船里找到的吗？”

“没错，是朝木先生发现的。”

“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应该就是‘侦探’消失这件事吧。”

经过后续调查，我们很确定没有人上岸。“侦探”不可能在湖上消失。这个案子江野真的能带我们找出凶手吗？

“前面的谈话中，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为什么‘侦探’刻意在船上做出杀人的行为。”

“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试想一下，船上是个极其不平衡的地点。对着躺在船底的被害者一再挥动斧头，直到将对方的头砍断……这可能吗？”

“这么说来，确实……”

“当然也可以认为，凶手可能是被逼无奈，所以才在船上砍下被害者的头。但不管怎么说，船上是最不适合砍头的地方。那么，湖上的无头尸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想弄清这一点，只需要稍微改变看法就行。”

“要怎么改变看法？”站在一旁的潮间饶有兴致地问道。

“黑江事先已经在其他地方遇害。”

“这怎么可能。我们可是在现场亲眼目睹了杀人的场面啊！”

“你们看到的只是影子。”

“但是……”

“被害者在自警队员到达前，就已经遇害了。他的头被砍下，身体放到船上。为避免太早被发现，引来麻烦。凶手先将船藏在了岩石后面。”

“可是对讲机的通信……”

“‘侦探’偷走了黑江的对讲机，假借本人名义与你们联络。”

“可是，队长的对讲机是跟他的尸体一起被发现的啊。”

“那是‘侦探’事先设好的计谋。这点稍后再做说明。”江野轻轻把玩着手杖，“‘侦探’先把黑江叫出来，将其杀害，接着取走他的对讲机，伪造黑江还活着的假象。”

“那么，我们在湖上看到的杀人场景是怎么回事？”

听到我的提问，江野立刻转身，随即又装作不认识一样，回过头去说道：“你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杀人场景，全都是假的。”

“假的？”

“船也不是真的。”

“那究竟是什么？”

“综合所有的内容，仔细想想就清楚了。”

“那是……”

“是纸船。”

江野的说话声在大厅中回荡。

纸船——

“人怎么可能坐在纸船上？”

“没有人坐在上面。”

“但我看到‘侦探’在上面挥动斧头啊！”要人说道。

“刚才说了，那只是影子。”

“影子？”

“你们看到的杀人场景只是剪影戏。”

“剪影戏！”

“凶手在纸船上放了一个可以自动播放的剪影戏装置，也被称为走马灯。”江野沉着冷静地转动手杖，“现场有人知道走马灯是什么吗？有人把它比喻成人在临死前看到的记忆片段。走马灯由两层纸板构成。内侧放置一个筒状剪影纸板，在中央点燃一根蜡烛，热气引发的上升气流会使之旋转，这样就能在外侧的纸板上形成动态剪影戏。你们看到的景象，不过是放大很多倍的走马灯。模糊灯光就是走马灯里的烛光，至于凶手身影，不过是筒状纸板在外纸上形成的影子。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湖面就没有人。只有纸船和走马灯。如果只是载着走马灯和蜡烛，纸船并不会沉没。当然，为了提高耐水性，纸船的底部应该涂了蜡。”

我们看到的是剪影戏吗？！

回想起来，“侦探”的动作确实很单调。他只是不断重复举起挥下的动作。只要反复展示几个简单的动作图案，看起来就能像真的一样吗？

我们到达湖边时，除了纸船外，载有真正的无头尸的小船也在湖上。当时“侦探”已经不在了，他的目的在于让我们把纸船误当成真船，制造出“侦探”从船上消失的假象。浓雾弥漫的湖面更是帮助凶手成功达

成了他的诡计。

“但是……之后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纸船。”

“既然是纸船，自然不会一直浮在水面上。凶手连纸船沉入水里的时间都算好了。”

“请等一下。”桐井老师罕见地插嘴说道，“说到时间，蜡烛也是个问题。点燃蜡烛后，能看见剪影戏的时间十分有限。如果凶手已经不在湖上，没办法控制蜡烛，要让蜡烛恰好在自警队赶到时亮起，未免也太难了吧？”

“没错。”江野表情不变继续说道，“要让湖上的诡计成立，必须要控制目击者的行动。”

“怎么做？”

“很简单，凶手只要把目击者带到湖边就行了。”

怎么可能……

“那个带路的人，原本是个不该出现在现场的人物。但为了消除这种违和感，他运用了某种手段。他利用了某个人。”

“怎么会……”

“克里斯提安纳。”江野只把眼睛转向我这边，“你目击了杀人现场，对吧？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我和桐井老师一起去了自警队集合的地方。”

“但音乐家桐井在前往森林的途中脱队了。”

“也就是说……”

“我不可能控制克里斯他们的行动。”桐井老师开口说道。

老师不是凶手。

“凶手必须要想办法把克里斯提安纳引到现场。因此，他采取的办法是去敲窗叫醒你。”

“那时候的‘侦探’！”

“‘侦探’断定克里斯提安纳一定会追上来，他似乎很了解克里斯提安

纳的心性，可能曾经听到过他的谈话。总之，他必须要引诱克里斯提安纳前往自警队的集合点。但是，克里斯提安纳追到一半就放弃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在凶手的预料中。只要再次到窗前叫醒克里斯提安纳就行了。但凶手当天很走运。音乐家桐井出现了，他完美地将克里斯提安纳引诱到了现场。”

“说得真难听……我不过是去克里斯的房间取我的小提琴时，碰巧得知自警队那边的动静不太寻常而已。”

“确实，但对凶手来说，这是一种幸运，克里斯提安纳依照计划来到了现场。”

“没错。”

“如果克里斯提安纳在现场，凶手就有正当的理由陪他去湖边。”

“正当的理由？”

“最正当的理由莫过于，把半夜溜出旅店的小孩带回去。”

当时说这句话的人……

江野用手杖指向一个人。

“‘侦探’就是你——朝木。”

江野说出了凶手的名字，但现场没有一个人说话。

朝木老板怎么可能是“侦探”……

大家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时间像是被冻结般，陷入僵持状态。但是，空气中逐渐升起一股紧张感。终于，时间再次极速流转，而推动时针的是笔直架着手杖的江野。

“自警队把带路的工作交给了朝木，时间全由他一手掌控。”

湖上的诡计需要精准地把控时间。为了控制时间，凶手必须要亲自到现场。为了实现这一点，他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而为了制造出充分的理由，他利用了我。仔细想来，当时朝木老板出现得太过巧合。虽说是半夜特地跑出来找我，但这么快就能找到我们，未免运气也太好了。朝木老板一定是非常清楚自警队的动向，才能在森林的入口处恰好撞见

我们。

“骗人……”尤里用虚弱的语气反驳道。

“你说……我是‘侦探’？”

朝木倚坐在大厅旁的小圆椅上，粗壮的胳膊抱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我还有其他理由断定你是‘侦探’。”江野维持用手杖指向朝木老板的姿势，朝他迈近一步，俯视着他。“船到达岸边时，跑在最前面的是你。你看似为了拾起作为凶器的斧头，其实是为了把黑江的对讲机放回原位。你偷偷使用对讲机，就是为了混淆黑江的死亡时间。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把对讲机放回原位。”

“怎么可能……克里斯比我更先靠近那艘船吧？”

“欸？”

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吓了一跳。

但江野完全没有理会。

“真是荒谬的反驳，我没必要再跟你辩驳。”江野背对着朝木，耸了耸肩，“你早就看过‘断头’的‘戈捷特’了吧？你觉得那种简单的无头杀人手法，能骗过我的眼睛？”

“我什么都不知道！”

“爸爸……你真的是‘侦探’吗？”

“尤里。”

“是你杀了队长？”

“我……我……”

“快说不是你啊！”尤里终于哭着喊道。

“朝木先生……你真的是……在镇上留下红色印记，杀人不眨眼的‘侦探’吗？快说啊，是不是你？”

要人声音颤抖着逼问朝木。

朝木仿佛没有听见他说的话，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带着虚弱的表情

向江野靠近一步。

“检阅官大人……你有证据证明我是‘侦探’吗？”

“当然有证据。”

江野说完，也向朝木迈近一步，对他悄声说了什么。

朝木听完，顿时脸色煞白，他像浑身脱力般，往后退了几步，瘫坐在椅子上。江野转过身，缓缓离开朝木身旁。

真治与潮间连忙走到朝木老板两侧。他已经无处可逃了。

尤里嚎哭着转动轮椅离开了大厅。我犹豫着该不该追上去，可身体却不听使唤。我必须要见证朝木老板——“侦探”的结局，我必须要看清他的言行。

“你杀了多少人？”潮间用轻松的语调问道。

朝木老板没有马上回答，他朝周围的人环视了一圈。

“尤里不在了吧？——三十四个，比你们想象的少吧？”

“你是我至今遇到过的‘戈捷特’持有者中，杀人第二多的。”真治说道。

“真可惜，没能得第一。”

“你真的……真的是‘侦探’？”要人问道。

“没错，我就是‘侦探’。你们……镇上的人都害怕的‘侦探’。”

“你为什么要杀黑江队长？”

要人的表情变得严厉。

“为了给检阅官设置陷阱，不过好像失败了。黑江最近一直在追查‘侦探’的事情。我的身份很快就要被曝光。所以我就杀了他，顺便把罪行栽赃到他身上。如果有人发现了‘断头’的‘戈捷特’，自然会想到尸体掉包的手法吧？那他们一定会推断黑江才是凶手。这样一来，他就会成为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的替罪羔羊。因为，真正的黑江已经死了啊。我本打算来个将计就计……但检阅官似乎比我预想的更高明。”

“最近这段时间，‘侦探’的活动变得频繁起来，也是因为你害怕黑江

和我们会慢慢地查到你身上吧？”江野说道。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经常……在跟时间做斗争。”

“黑江队长的无头尸案已经查明原因了……”桐井老师离开窗边，走进人群中，“但为什么要把镇民的尸体弄成无头尸呢？”

“你们没必要知道。”

“虽然我不想相信……但那也是为了纸吧？”

桐井老师话音刚落。朝木老板浑身颤抖起来，但并没有说话。

连无头尸也跟纸有关系？

“卫星照片拍到了‘侦探’的农场与工厂。森林小屋附近，有块土地上种植了许多小构树与结香等可作为造纸原料的树木。”

江野背对着卫星照片板说道。从他的措辞可以听出，他没有泄露我和他曾经造访那处农场的事情。

“这些植物都是和纸的原料，你们应该不知道，纸张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吧。一般来说，普通纸是将山毛榉与白杨树等树木的树干碾碎，调成浆制成。而和纸需要对小构树等树木进行蒸煮，制成原料。那栋外形像工厂的房子，恐怕就是用来放制造和纸工具的吧。他就是在那里秘密造纸。”

秘密造纸——

“侦探”不但偷纸、利用纸，还打算自己造纸。他对纸是有多么渴望。

但我立刻想起在工厂里见到的惨烈景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肉块丢进锅里烹煮——这总跟纸没什么关系吧。

“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无头尸呢？”我问江野。

“为了把人做成纸。”江野静静地回答道。

他的话宛如一节诗歌，但从当中听不出任何寓意，只剩令人头皮发麻的事实。

“把人……做成纸？”

“他肯定是想制造人皮纸。”江野淡淡地说道，“刚刚也说过，早在公元前就有人用动物皮做纸。在羊皮纸普及的时代，最高级的用纸是用出生不久的羊羔皮做的。像这样用人皮做纸简直闻所未闻，而且不一定行得通。不过，他——却真的做了。”

“就为了纸，不惜杀人砍头？……”

我们在那间小工厂看到的皮，是准备用来做纸的吗？

我顿时浑身失去血气。昨夜的记忆浮现至脑海。不管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如何残酷的自然灾害，都不至于将人摧残到那种地步。那是唯有人类才能想得到的惨状。

若是如此……那把尸体碾碎丢进锅里又有何意义？我再也不想回忆起工厂里那个装满碎块的锅。

“‘侦探’对尸体的头不感兴趣。所以他只把没有用处的头部，丢到河里处理掉。实际上也有在下游发现头颅的案例。头没有利用价值，但躯体在剥了皮之后，却没有被丢进河里。也就是说躯体部分还有利用价值。”江野神色淡漠地说道，“至于无头尸体的用途——”

“我知道了……用来做施胶剂。”

桐井老师接过话茬。

“没错。为了让墨水固定在纸上，必须要在纸上涂一层施胶剂，防止晕开。因此中国在唐代时期就开发出了动物胶。也就是用动物的骨、皮、内脏熬制而成的液体，主要成分是明胶。十四世纪的欧洲也同样开发出了动物胶，他们用肢解的羊羔放进锅里熬煮，从中提取液体，整个过程有详细记载。‘侦探’所追求的纸，只要最后涂上施胶剂就算完成了。”

“唔唔……”

我下意识地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侦探’是想从人体中提取施胶剂吗？”

仅仅为了造纸，不惜动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他想把人做成纸。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他能想出如此惨无人道的方法。”江野侧眼看向朝木，“对他来说，尸体只有躯体部分存在利用价值。头颅等同于毫无用处的垃圾。皮可以用来代替纸，内脏和肉可以熬成施胶剂。在他眼里，人类不过是行走的纸。他为了造纸，才把镇民们做成无头尸。”

一切都是为了纸。

为了纸行窃，甚至杀人。

杀人事件——这就是“推理”。

这就是我喜爱的“推理”——

残忍地杀人，并加以利用。过分，太过分了。可我为何有一种无力感？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可世界依然没有任何改变。“侦探”绞尽脑汁犯下这些罪行，可最终得到了什么？不但一无所获，还毫无意义地剥夺了他人的性命。这些生命何等渺小，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觉不到他们的价值和重量。啊！或许此刻在某个角落，一场洪水又轻易地夺走了数百人的性命。这种空虚感是怎么回事？我不同情凶手，一点也不。但想到他某天可能袭上心头的无力感，我的内心一阵空虚。

“侦探”唯一胜出的是，他的残忍远远凌驾于灾害造成的死亡之上。

何等地残酷。

多希望我也能像尤里一样，完全不懂“推理”……

“为什么你要把人体做成纸？”

面对江野的提问，朝木无力地垂下肩膀，摇摇头。

“你其实早就知道了吧？”

“是为了做书吧。”

“没错。”

原来是这样……

“书到底长什么样子？”要人问道。

“老百姓没必要知道。”

潮间严厉地呵斥道。但朝木回答了他的问题。

“书是用很多张纸重叠在一起做成的。通常是长方形，因为纸有厚度，书本整体形状有点像立方体。当然，大小和厚度也千差万别。做书需要大量的纸。”

“你为什么想做书？”江野再次问道。

“为了尤里。”

“我不懂。”

“因为尤里想读书！既然他想要，那我就给他做几本。他也就只有几年活头了。所以……我必须要快点准备好纸。可我哪里也买不到。我想卖了‘戈捷特’换些钱，但根本没人买。无奈之下，我只好自己造纸。”

“所以就有了森林里的工厂。”

“为了造纸，我什么都愿意做。但说到杀人，我开始也犹豫过，也想过用动物来代替人。起初我想用羊……但这些动物也很难弄到手。所幸我还有‘戈捷特’，还好没卖掉。我读了里面的内容，想到了用无头尸造纸的方法。”

“‘戈捷特’里面可没有这种内容。”

“这叫创造力。你们这些检阅官怎么会懂。”

“你那么在乎纸，却为了完成自己的诡计，不惜用完就丢？”

“我没丢。那些都可以重复利用。沉到湖底的纸船，我本来打算回头捞上来。”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江野问，“为什么要用‘侦探’的名号？”

听到这个问题，朝木老板咧嘴笑了笑。

“——这名字很酷吧？在我心目中，‘侦探’是英雄。所以，我起初也是一番好意，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侦探’这个名字。在镇上四处留下红色印记，也是想给镇民们留个好印象，这样一来，偷壁纸也会变得更容易。但镇上没一个人了解‘侦探’的事迹。大家缺乏共识……可以这么说吧。镇上那些家伙擅作主张，给‘侦探’的名号抹黑，捏造一些可怕的谣

言。他们的无知，逐渐摧毁了‘侦探’的英雄形象……我再也当不了英雄……”

名为“侦探”的英雄。

早就不复存在。

朝木老板直到最后都坚持不杀小孩的立场，也是因为他自己有尤里这个孩子吧。不管面临怎样的状况，一旦杀了小孩，就背叛了自己想当英雄的初心。

或许，朝木老板只是想找回丢失之物而已。

但这座镇上的“侦探”，并非我所熟知的“侦探”。

“好了，站起来。”

潮间在旁催促朝木老板。

“薙野，”朝木老板扭头看向薙野大叔，“尤里就交给你了。”

“喂……开什么玩笑！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拜托了。”

朝木老板说完，和两名检阅官一起往外走去。

“啊，对了。”朝木老板突然回头，“克里斯，昨天真是抱歉。我非常清楚你的事情，而且我也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千万别变成我。”

我没领会到他话里的含义。

朝木老板的眼神无比温柔。

我怎样都无法将昨晚那个可怕的漆黑面具下的双眼，与今天朝木老板的眼神联系在一起。或许是江野推理错了，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我所知道的“侦探”总是穿着一身黑衣，戴着黑色面具。从来没有人见过“侦探”褪去黑暗的那一瞬间。

“侦探”似乎还躲藏在森林深处。当然，眼前的朝木老板应该就是“侦探”。但是，“侦探”会不会作为孤独行走的暗黑者，继续活在这个镇里呢？

江野手持手杖，站在稍远的墙边。

他以无比冷漠的目光扫视着整个大厅。

背后传来啜泣声。

是尤里。他不知何时回到了这里。

“爸爸！我该怎么办？”尤里抽泣着说。

啊，这就是故事最终的景象。

“一定要回来啊！”

尤里悲痛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远方。

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

遥远的大海彼岸……

我听到一阵杂音。

那是我心底响彻的深海杂音……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朝木老板没有回答。

“少年，”潮间轻轻调整了一下墨镜，走到尤里面前，“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我不要！”

尤里转着轮椅想要逃离，但潮间抓住了轮椅的把手。

“杀人犯就是杀人犯。”

他自言自语般地说完，脸上露出邪笑。

尤里瞪圆双眼，全身僵硬。

“潮间，”真治催促起来，“赶紧一起上车，现在特别忙，可不是玩的时候。把凶手交给警察后，还得联系局里的同事，然后去森林一趟，明白了吧？”

“往森林丢个凝固汽油弹不就行了？”

潮间往上推了推墨镜，威风地走出了旅店。后面跟着真治和朝木老板。朝木老板经过玄关时，背微微弓着，那是我看到的他最后的身影。

尤里想追上前，但被薙野大叔阻止了。他的哭声震耳欲聋。薙野大叔推着尤里的轮椅，离开了大厅。

“克里斯。”一直沉默不语的桐井老师对我说道，“去看看尤里吧。”

“好。”

我点点头。

江野还在大厅里。但我决定先去尤里的房里。

“老师……这次的事件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不过，你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老师，您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镇上吗？”

“看心情吧。不过我比较担心你。接下来，你也要继续独自旅行吗？”

“事到如今，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总感觉，经过这次的事情，你会被巨大的命运潮流所吞没。你眼前横着一片巨大的黑影。那个影子在你的表情上形成复杂的阴影，相比几天前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容貌都不太一样了。唯独身高没有太大变化。”

“老师，您到底想说什么？”

“经常有人说我的预言很准，当然，我也是随便说说。接近死亡的人容易看见真实，你千万要小心啊，克里斯，你还这么小。”

“明白了。”

“千万不要做危险的事情。”

“嗯。”

“很好，真是个乖孩子。”桐井老师拍了拍我的肩，“你能跟尤里谈谈吗？”

“我正要去找他。”

“那我先就此别过了。有困难的时候，随时来找我。”

“老师，一直以来，谢谢您——再见，老师。”

“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和桐井老师道别后，朝尤里的房间走去。

薙野大叔站在走廊上，愁眉苦脸地抱着双臂，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与他的脸极不搭调。

“要我一个人经营这旅店倒没问题，可我担心尤里。”

“我可以跟尤里谈谈吗？”

“尤里很喜欢你，你去安慰一下他吧。”

我敲了敲门，走进尤里的房间。

尤里面对墙壁，拼命地擦着眼泪。我蹲在尤里身边，开始与他搭话。

“尤里——你之前说，有机会想看看书长什么样对吧？”

尤里诧异地看着我。他的脸无比通红，可能是擦了太多眼泪吧。

“爸爸想为我做书。”尤里声音颤抖着说道，“我这病撑不了多久了。他是因为心急，才会做出那种事——”

尤里泪眼婆娑。至今压抑已久的情感早已化作泪水。他不再擦拭掉下的眼泪，而是弯下瘦弱的身体，呜咽起来。

“五年前，妈妈在洪水中去世……自那以后，爸爸就像变了个人。他一定是在妈妈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把漂亮的匕首，那应该就是检阅官所说的‘戈捷特’。那把匕首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爸爸对我越来越严厉。唯独有一次，爸爸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要书，爸爸当时回了句‘知道了’。因为我听说书里什么都有，只要看到书，就能随时见到妈妈，就算生病卧床，也不会感到痛苦……”

“尤里——”我轻轻地喊着他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书的。”

“克里斯——”

“没事，别担心。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你有朝一日能得到书。”

“不行。万一连你也像爸爸那样……”

“不用担心，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了这里。这里是最后的土地。我要找回丢失的东西。我要让书再次回到我们的世界。”

“克里斯——我可以相信你吗？”

“嗯，等我哦。”

“我知道了。”尤里擦了擦眼泪，“我会等你的，克里斯。”

终奏

为了短暂的离别

回到大厅，刚才的喧闹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整个空间一片死寂。自警队的要人和队员们都已经离开，镇上的居民也都各自散去。

唯独江野还站在窗边。

斜射进来的阳光，将江野的影子投在地上，形成一个凛冽、唯美的身影。

“江野，”我开口说道，“你不用跟他们一起回去吗？”

江野回头看了看我，点点头。

又只剩下我们两个。

“这就是‘推理’的终点。”

“是啊，这就是终点。”江野将双手轻轻交叉在背后，小声说道，“顺便说下，我没有告诉他们你和我的关系。”

“嗯……”我突然想起刚才的事情，“对了，你真的掌握了朝木老板就是‘侦探’的证据吗？”

“当然了。”江野若无其事地举起手杖，“他身上留有我手杖的痕迹。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昨晚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身边的人，所以我没有大声宣告。即便没有这个证据，只要去那间小屋搜查一番，必然能采集到足迹和指纹吧。”

“这样啊……”

“克里斯。”

见我陷入沉思，江野出声打断了我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想法。”

“江野……”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现在脑子很乱，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总觉得很不合理。当然，不是说犯人受到制裁不合理……也不是对你的办案能力感到不合理……而是对一种更大、更难以抗拒的东

西……”称之为命运似乎有些笼统，概括为生死又太片面——“是一种预感我们会一无所获的不安。”

江野直视着我的眼睛，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他眨了眨眼睛，像是恢复意识般，转了转脖子。

“不是很懂。”

说完这句话后，他开始收拾起散落在脚边的物品。

我蹲在他身边帮忙整理，将卫星照片板和其他不明用途的机器等，逐一放回箱中。

我稍稍朝他那边靠了靠，却发现他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怎么了？”

“克里斯，你别动。”

江野突然凑到我眼前，冷不丁地抓起我的颈链，放到自己眼前。江野的头快要贴着我的眼睛，他像是在窥探我的内心般，仔细地打量着颈链。

“江野？”

“你果然……”

“怎么了？”

“你没注意到吗？”江野终于从我眼前抽离，“你的颈链——是‘戈捷特’。”

“什么！”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剧烈的冲击，使我忘了这镇上发生的一切。

我堂而皇之地把“戈捷特”暴露在检阅官面前。

“真的吗？”

“我好歹也是个检阅官。”

“怎么办……江野，我该怎么做？”

“就算你这么问我……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啊？”江野罕见地露出为难的表情，“不管怎么样，先确认一下‘戈捷特’的内容吧。”

“嗯。”

江野再次观察起我的颈链。

“这是‘记述者’。”

我内心散落的碎片，此刻终于合为一体。

这就是我旅行的理由。

父亲留给我的东西。

种种怪异的事件。

以及“推理”。

我所应该做的，就是让“推理”存留下去——

真正的侦探此刻就在我眼前。

啊，神啊！

我终于在这个日渐沉沦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使命了。

也许我能挽救即将丢失的东西。

“江野，”我坚定地说道，“我终于明白了！我要成为‘推理’作家，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江野那双独特的丹凤眼睁得浑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这样啊……”江野叹息般说，“那就是你要走的路吗？”

江野低下头，整理好皮箱，盖上盖子，将它提在手上站起身。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转了转手里的手杖，将其夹在腋下。

“再见，克里斯。”

“江野，这种时候，你会是什么心情？”

“没有什么心情。”江野轻轻摇头，“不过，或许以后我会懂。”

“一定会的。”

“人心是复杂的。我虽然不太懂你说的那些话，但可以作为参

考。”江野用标准的姿势朝我敬了个礼，“那么，再见了。”

“我们还会再见吧？”

“克里斯——或许我们不应该再见。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寻常。我已经知道你是‘戈捷特’的持有者，而你也知道我是检阅官。”

“如果你想抓我的话，那就来抓吧。如果有必要，你随时可以这么做——不过，江野——我希望今后，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江野沉默不语。

“你不是一直很顺从吗？答应我！”

“克里斯，我好歹是隶属于内务省的检阅官。”

“我知道。江野，如果你没法来见我，我会偷偷地去见你的。”

江野背对着我，低下头。

“嗯……”

他轻轻点头。

接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

“对了，有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海里是什么样——”

这时，外面传来检阅官呼叫江野的声音，看来到出发的时间了。

江野快步走到旅店正门口。

突然停下脚步。

然后，等到黑衣检阅官们到门口迎接后，才一同走向汽车。

对哦，他不能独自走到屋外——

“海里非常美丽哦！”

我朝着屋外大喊道。

我的声音，不知是否已经抵达。

解读
DECIPHER

Why侦探，Why推理？

青稞

推理小说中的“推理”二字来源于英文中的“Mystery”，而与神秘小说最大的不同则是，推理小说的解答一定要合理。也就是说，推理小说的解答一定是要能够用科学或者自洽的逻辑来解释的。

自爱伦·坡伊始，推理小说从一个很小的门类渐渐发展成一个包含众多分支的庞大体系，推理作为核心从未改变。而在推理这一核心的基础上，侦探产生了。可以说，在一本推理小说中，侦探往往掌握了一项最为重要的权利，那就是推理。侦探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出最为关键的信息，从而推理出最终的真相。

推理小说中，侦探也是作家们极力刻画的人物对象，以福尔摩斯为首的众多名侦探往往会掩盖推理小说中其余所有出场人物的光芒。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后，剩下的就算再不可能，也必定是真相——当福尔摩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想必作为读者的我们都会为之倾倒吧。这就是侦探的魅力。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本小说中侦探成了人人喊打的杀人凶手，而推理则成了被完全抹杀的对象，这样的小说还能被称之为推理小说吗？很显然，本书的作者北山猛邦在这本《少年检阅官》中替我们给出了答案。

北山猛邦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盛冈市，中学三年级因接触到江户川乱步的长篇小说《吸血鬼》而对推理产生兴趣。高中时代加入网球部，当时经常阅读村上春树的作品。之后北山在大阪府大学就读，自称没有什么朋友的他经常在暑假将自己埋头于书堆中，并且从那时开始着迷于绫辻行人、麻耶雄嵩等人的新本格推理小说。而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

更对其今后擅长物理性诡计的创作风格产生了直接影响。

2002年，大学刚毕业的北山猛邦以《“钟城”杀人事件》获第二十四届梅菲斯特奖成功出道。之后创作的“城”系列（除《“钟城”杀人事件》外、还包括《“琉璃城”杀人事件》、《“爱丽丝·镜城”杀人事件》和《“断头台城”杀人事件》）更是将其“物理的北山”这一属性发挥到极致。“过，则无趣；欠，则无味。”这便是北山创作物理诡计的座右铭。

北山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世界观，往往充满了世纪末的景象。与同样善于设定系推理的山口雅也、麻耶雄嵩及西泽保彦等人不同，北山的特点在于有意断开异世界与推理的联系。虽然与同时期出道的佐藤友哉、西尾维新并称为脱格系本格推理作家，但二者初期风格委婉，且比较侧重于纯文学和轻小说，而北山则是偏好直接推理的新时代本格推理作家。

本作中，北山构建了一个海平面上升，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被淹没消失的末日世界。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管制及“断绝罪恶”，以推理小说为首的众多书籍被焚烧殆尽。“推理”在这个世界中成了一种禁忌，“侦探”更是从秩序的象征彻底走向了反面。在这样一个不懂“推理”的世界中，犯罪确实减少了，但总是有一些人从本应消失的“推理”中得到知识，偷偷地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

我们的主人公克里斯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小镇，小镇中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甚至出现了各种无头尸，还有到处出现的红漆十字架。而这一切，都被归咎于一个神秘人物——“侦探”。直到少年检阅官江野的出现，一切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在书中的世界体系中，检阅官的作用就是搜寻书籍并将其焚烧，而其中的精锐，便是专门调查“戈捷特”的少年检阅官。

“戈捷特”是记录各种“推理”元素的载体，得到“戈捷特”的人就能学习里面藏有的推理知识。在这个信息不对等的世界中，拥有“戈捷特”的人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实际上，小镇上出现的各种犯罪，就是拥

有“断头”“戈捷特”的人犯下的。而最后的真相，其实也是少年检阅官江野利用“推理”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说，本作中其实存在一个“侦探”，那就是江野。江野使用“推理”的手段去反击“推理”，这其实不就是另一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表达吗？所以说，消灭“推理”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是人的理性让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从而想要继续探索这个世界，“推理”就是了解真相的一个手段。就像文中桐井老师所说的，“只有我们人类能创造出诗和音乐。为了保住这些快要失去的东西，必须要坚持传承。”只要人的理性存在，这种传承就在，“推理”就永远不会被磨灭。本作最后，克里斯带着属于他的“戈捷特”走上了成为“推理”作家的道路，也是预示着新的故事即将展开（详见续作《少女音乐盒》）。

北山猛邦在这本书中展现了他作为职业推理作家的高超技巧，物理诡计和世界观的巧妙结合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跟随主人公的视角，故事的悬念层层叠加，充满奇幻色彩的末日小镇，频频出现的无头尸体，恐怖森林中的嗜血“侦探”，让读者的阅读观感直线上升。直到最后案件真相揭露的那一刻，不可思议的作案手法，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直接在读者脑中炸裂开来，推理小说的阅读快感在这里达到顶峰。

从《“钟城”杀人事件》开始，北山就一直在物理诡计和世界观设定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巧妙的平衡，“城”系列和“少年检阅官”系列便是这样的产物。北山曾经说过，作为推理小说作家，当然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标新立异一点。不仅是结尾，整个故事架构都要做到。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北山创作之前，一般会先想好诡计，列出需要的要素，然后再以此构筑世界观，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进去，可以说是一种“扭曲”的平衡。但只要有物理诡计，就能构成本格推理，就能留存于现实当中。

当然，除去物理诡计之外，北山也有很多其他的尝试，比如完全摒弃物理诡计，而只追求新颖世界观及离奇故事的《我们偷走星座的理由》和《千年图书馆》。毫无疑问，这两种写作方式下北山都取得了不

小的成功。

正是因为这点，北山猛邦也是笔者最为喜欢的推理作家之一。北山的脑中总是跳跃着各种奇妙的点子，这些点子落实到纸面上，就形成了“城”系列中的各种物理诡计，其中也包含了笔者最为欣赏的建筑诡计。正如北山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物理诡计只是推理小说的一种武器，只不过他恰好擅长这个罢了。除此之外，叙述性诡计也在北山的书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想必很多读者都对“城”系列中的叙诡印象颇深，甚至张口就能爆出很多“黑料”。再加上北山在多部作品中揭开案件真相后描述的雷人动机，也让很多读者对北山是又爱又“恨”。

不过，如果我们摒弃这些偏见，仅仅享受推理带来的纯粹快感，这本《少年检阅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当“侦探”与“推理”都已逝去，在这片荒芜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将自己化身为侦探，去推理出属于自己的真相。当然，我也相信作为“物理·悬疑·叙述”大师的北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介绍：

青稞，90后推理作家，本格推理死忠，尤其偏爱物理诡计。代表作《钟塔杀人事件》、《日月星杀人事件》、《土楼杀人事件》（即将出版）、《溯洄》（即将出版）。


【日】
北山猛邦 著
Rappa 译
少女音乐盒
orgel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目录

前言
序奏　在月光海岸将你……
第一章　我们回归之处
第二章　另一名少年检阅官
第三章　少女八音盒
第四章　王国最后的密室
终奏　改变世界的故事
返回总目录

前言
PREFACE

文库，原本是指收纳书物的仓库和书库，也指收纳书与记事簿，以及不常用物品的小箱子。以前者为例，京滨急行线的“金泽文库站”就是以前镰仓时代北条氏用来收藏汉书的，“金泽文库”的由来便是如此。东京都的世田谷区也有一家收集了珍贵汉书的“静嘉堂文库”，它更多地被称为“手文库”。

江户时代以来，可以放入袖袂的小开本书籍逐渐流行起来，被称为“袖珍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富山房发行了小开本的丛书，起名“袖珍名著文库”。随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讲述战国时代的猿飞佐助和雾隐才藏系列故事的讲谈社“立川文库”发行出版。讲谈是日本民间艺术，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而“立川文库”则是将讲谈收录成册集中出版的丛书，据统计当时刊行量为200册左右。从那时起，文库就脱离了原本的意思，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类书集丛。

文库的说法借鉴了日本出版业界的传统界定。而千本樱源自日本奈良县吉野山樱花盛开的奇景，世人皆用“一目千本樱”来形容樱花美景。“千本樱文库”的纳入作品皆为日系作品，题材包括推理、悬疑、幻想、青春、文化等类型，正如千本樱满山盛开的绝景。

现代日本，以“文库”命名刊行的丛书系列有200种以上，所谓“文库本”只不过是统称而已。日本传统的“文库本”常用的是A6尺寸的148mm×105mm，也叫“A6判”。“千本樱文库”的所有书籍将在“文库本”的基础上提升，达到210mm×148mm的开本标准。追求还原的前提下，力图带给读者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系推理小说逐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随着时代更替，涌现出一大批不同风格的作家。日系推理能够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设立的各种新人奖，这些新人奖能为日本文坛输送新鲜血液，不断地创作优秀作品。其中，以自由度著称的梅菲斯特奖独树一帜。梅菲斯特奖是讲谈社旗下的公募新人奖，其特色在于不限题材，不设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因此，获奖作品都具有鲜明个性。同时，如森博嗣、京极夏彦、辻村深月等人气作家也都出道于梅菲斯特奖。梅菲斯特作家系列的引进出版，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经典佳作。

说到现代擅长机械诡计的推理作家，北山猛邦绝对是其中一员。以“城系列”出道以来，北山猛邦不断挑战全新的机械诡计，被誉为“物理的北山”。而与那些机械诡计相匹配的，则是世纪末与末日的异常世界设定。相较本格而言，有人称他的风格为“脱格”。千本樱文库会陆续推介更多的脱格作家。

千本樱文库编辑部

序奏

在月光海岸将你……

我隐身于夜雾之中，来到她的房间送上八音盒。在空无一人的阳台窗边打开收藏着十八世纪乐曲的箱子，上了发条的封印随即解除，就连自树梢流泻的月光也随着音梳清新的旋律跃动。我蹑手蹑脚离开窗边，从阳台跳下去。此时紧闭的窗户悄悄开启，她露出了身影。她仿佛是要挥开苍白雾霭似的伸出小手，触摸我的八音盒。来自海洋的风骤然吹过，吹得一缕缕云雾横掩，树叶摩娑二楼的窗户发出声响。她有些惊慌地缩起头，身体一动不动地定在原地，侧耳倾听周围的动静。

“你今天也要一声不吭离去吗？”她细声嗫嚅道。

我以风吹动杂草的声响掩盖我的脚步声，离开了她的所在之处。她似乎仍在散发苍白光芒的玻璃窗旁询问某个看不见的人，直到浓雾拥掩四周——

我出生于城郊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自小为了谋生而踏遍废弃物之山。从都市供给的废弃物之中收集堪用的物品，修复成完好的模样再送回都市，就能产生些许的利润。只是垃圾终归是垃圾，产生的利润也是微乎其微。我过着穷困的生活，却不曾引以为苦。我有一双巧手，擅长修复损坏的道具或机械。这项特技为我博得赞赏，还能为我挣钱。也因为年少如我没见过世面，我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自豪。

然而随着我长大成人知识渐增，我开始认清自己的境遇有多么悲惨。都市有的金钱、教育与安全，在我们这边都不存在。我们的生活建立于都市的渣滓之上。我们无法自行生产，只能在社会的角落拣选可以回收与不能回收的东西。就像是寄生于都市人之上。与我有相同处境的人多不胜数，因此我原本不曾有过这种念头。然而一旦放眼都市，我们这群人是多么不必要的存在，也就不言自明了。

从废弃物山顶上见到的都市，由于急遽的海平面上升而有一半沉入海中。和缓的海浪反复拍打着国道的行车分向线，白亮亮的美丽波光时不时刺激着我的眼睛。倾斜的大楼所有玻璃窗全都破了，从远方看起来就像是昆虫的巢穴。温暖的风吹起混浊出海口的臭气，自西向东流动。大气就是像这样在高空循环。都市取用最优质的空气，维持濒临崩溃的人类生活。就像是被年年月月徐徐上升的海平面追赶似的，都市荣耀地节节败退，以维持人类历史存续。

曾几何时，我开始强烈渴望成为都市的一分子。我认为都市才是抵抗这个污秽世界的最后圣地。束手见证事物逐渐崩溃是错的，而单纯捡拾毁坏的物品也是错的。我们必须从事生产，要不然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我们难道只是为了观赏世界被海水淹没而生？不对，绝对不是这样──

只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成为都市的一份子。都市的人与贫民窟的人之间，打从一开始拥有的东西就天差地远。因此我为了尽可能接近都市的人，频繁前往都市，学习许多知识。人类的历史、经济、哲学、礼数。我往往受到都市人的排斥，然而我不曾退缩。我研究从都市送来的废弃物，学习都市的生活方式。此外我也不忘修理还堪用的物品送回都市。这才是我的拿手绝活。

其中我最擅长修理乐器。比如吉他、小提琴等弦乐器，或是单簧管、长笛等管乐器，甚至连音箱或喇叭等机械的整修都难不倒我。修理的物品构造越复杂，价值越贵重，要是物品还可以使用更不用说了。因此这一行竞争率也不低，从废弃物之山难得能挖到宝物，但反正连修理都能包办了的也就我一个人。拜此之赐，我成了都市乐器行的熟面孔。

那一天我一如往常地扛着修理完的乐器与其他的维修品来到都市。路上行人不太多。宽广的车道在过去应该有许多汽车行驶，如今成了通往海洋的死路，荒废的柏油路之间仅有杂草丛生。海风很强，虽然见不到海，此处总有一天也会没入水中。背着海洋气息顺着斜坡朝都市中心

逃离，逐渐能看到零星的行人。每个人都打扮整洁。我匆匆赶往乐器行。

乐器行的老板对贫民窟比较没有异样的眼光，他似乎还对我略有好感。只不过无法使用的乐器他照旧会不由分说退回。那一天我也有一半的乐器被他退回，我心情低落地垂着肩正要步出店外。

就在此时，老板叫住我。

“先不要走，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有东西要修理吗？”

“没错……要修的东西是一位熟客转让给我的，但我实在无计可施。”

老板边说边蹲到柜台底下，窸窸窣窣拿出某个物品，将它放在桌上。

那是个小木盒，大小约可用双手盖住。表面施加了细腻富含艺术性的雕刻，相当精致。盒体温润的抛光想必不是廉价的亮光漆能够展现的效果。

“这是什么？”

“你打开来看看。”

我按照指示打开木盒。

木盒里头的构造很复杂。有不明金属打造的轴心、齿轮，甚至还有铃铛状的零件。盒子中央的黄铜音筒特别吸引我的注意。音筒上立着许多像是荆棘的突刺。我见过这种东西。没错——

“是八音盒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八音盒。这是交响八音盒。普通的音筒八音盒只靠音筒上的突刺来弹奏音梳，这个八音盒里还有两副铃铛、一颗鼓、一对铜钹与一组管钟。这么小的盒子里就塞了这么多乐器，它可是精致到极点的宝贝。但就跟你看到的一样，它到处都有损伤，还缺了几个精密

零件。我的熟客看这玩意根本修不好，说想要处理掉。”

“这东西这么精美，丢掉太可惜了。”

“是啊。所以他免费让给我。但这东西没修好也不能卖。据我所知，手巧到能修好这玩意的人，我只想得到一个……怎么样，你觉得修得好吗？”

“我没把握。”我老实回答，“但希望你能让我修修看。”

“这样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就看你的了。”

我把八音盒带回家，立刻着手修理。

我原本对八音盒没有研究，首先必须从了解八音盒的组成结构入手。乐器行的老板借了我普通的八音盒，我研究起它的构造与音色。

我旋转盒子后方突出的把手来上紧发条。发条带动齿轮运转，相连的黄铜音筒跟着缓缓转动起来。音筒上架着无数根小突刺，随着突刺拨动设置于台座的音梳便会发出声音。音梳的长短会从头到尾循序变化，借此产生音阶。而在台座边缘有两片羽状物体，以音筒轴蕊及齿轮连接的垂直小轮轴为中心，画着半圆形来回运转。看来是通过羽状物体的开合状态来调整转速的装置。这个构造跟钟表很类似。

突刺拨动音梳产生的声音在木盒中回响形成乐音，更进一步形成乐曲。盒子不单纯是个外壳，它本身就是个共鸣箱。

我感到佩服的同时，也稍微松了口气。八音盒的构造没有我想象得复杂，与电子仪器相比简单许多，材料似乎也没用上特殊的材质。

只不过乐器行老板托付给我的，是复杂度更上一层楼的交响八音盒。一如老板的说明，这不是个仅靠音筒旋转发声的八音盒。这个八音盒除了音筒以外，还有铃铛与鼓等装置会适时作响。音筒的突刺也会接触铃铛与鼓发声的棒槌边缘，可借由拨动棒槌来使其发声。铜钹与管钟的发声构造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些装置会发出什么样的音色，要是不实际让它运转看看也无从得知，然而我上再多发条，音筒都无意转动。看来动力装置已经损坏了。

盒盖内侧张贴着记载曲名的卷标。我费心辨识斑驳的文字。

——《月光海岸》

我轻轻将台座从箱子里头取出。仔细一看，不只是发条，其他还有好几处破损。音筒上的突刺折损了好几个。音梳也缺了几根。接续敲响铃铛的棒槌的轴心也折弯了。金属棒并排而成的管钟大多都脱离钢索消失无踪。齿轮也都生锈了。八音盒在构造上大概出了这些问题，最棘手的是各部位零件太过精致。每一根装置在音筒上的突刺都比头发还细微，而这些突刺还有无数根。要将它们恢复原状想必是困难无比。

隔天我在废弃物之山探索，收集能用来修理八音盒的材料。发条、细钢索、薄铁片。只有音筒的突刺找不到替代品，我无计可施前往乐器行，询问有没有其他坏掉的八音盒。乐器行老板从店的深处拿出没有外盒的破损八音盒送给我。我从这个八音盒的音筒上拔下突刺，用来当维修零件。

我试着将拔下的突刺安装在交响八音盒的音筒上，但突刺的直径略大了点。我小心翼翼地将突刺用锉刀削薄，修整成适当的粗细。这种精密作业大概只有我这种巧手才能胜任。当突刺完美地装上音筒时，我感觉自己瘦小的手心仿佛达成了伟大得无可企及的成就。然而所需要修复的突刺一共有两百二十八根，未来还长得很。

突刺以外的作业皆轻松落幕。我削了别的铁片镶嵌进折损的音梳。梳齿似乎必须通过附着的铅片来调音，但这项工作可以摆在后头。我在敲击铃铛的棒槌的轴心上以钢丝补强。缺少的金属棒靠加工黄铜来制造。发条则是从损坏的玩具拔下来的，虽然速度可能跟原本的发条搭不上，这点应该能靠羽状速度调节器来调整。

此后我花了三个月，将两百二十八根的突刺全数安装完毕。

我将完成的音筒回归台座，上紧发条。这是紧张的一刻。音筒缓缓旋转，脱胎换骨的突刺与音梳的尖端久别重逢。高贵而似带寂寥的声响在八音盒内侧孤单交鸣，随即转为优美的乐音。一度死去的音乐重生

了。这段旋律肯定就是回荡在小盒子里的月光的浪涛之声。

这是一首清新的乐曲，不过我并不清楚原本的曲调。因此我不太确定八音盒发出的声音是否正确。我郑重其事将突刺的高度削整一致，仔细地调音。Do、Re、Mi、Fa、Sol、La、Si、Do、Do、Si、La、Sol、Fa、Mi、Re、Do、Do、Re、Mi、Fa、Sol、La、Si、Do……我好歹有点音感，本以为调音也能轻松搞定，然而在我把音准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为止，到头来也花了好几天。

于是我在八音盒修复完毕后，立刻动身将八音盒归还给乐器行老板。

“哇，你好厉害，修到真的能够发声。”

老板感叹地俯视着八音盒。他紧紧凝视着在盒中平顺回转的音筒。

“我没听过这曲子，旋律正确吗？”

对，完全正确。这音色真是优美。你做得太棒了。”

“谢谢你的夸奖。”

“虽然我很想马上把它上架拿来卖……但其实那位熟客说万一八音盒修好了，要我直接联络他。我想他一定是要把八音盒买回去。如果是这样，我会帮你争取你的报酬。”

“这我怎么好意思？”

“你用不着这么谦虚。精良的技术应该获得相符的报酬，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规矩。你就正大光明地收下吧。”

老板的话让我心头一热，心情也轻飘飘的。我的技术与我的存在仿佛受到了都市的认同，令我感到纯粹的喜悦。

乐器行老板马上就打电话给交响八音盒的物主，用生意人的口气与另一端的人交谈。我感到很紧张，沉不住气地在店里打转。有几名走进店里的客人对柜台上罕见的交响八音盒感到很好奇。

“小弟弟啊。”老板讲完电话，找我过去，“卡利雍馆馆主明天要来访，听说他想跟你直接谈谈。”

“你说的卡利雍馆，”不认识的客人突然插话，“就是那间八音盒工作室？”

“没错。”老板说，“旁边那个八音盒就是这小子修好的。”

“哇，好厉害。”

“总之你明天上午十点到这里来吧。知道了吗？”

“好的。”

我点头答应，离开乐器行。

我度过了难以成眠的一夜，到了隔天。

这一天，厚厚的云层缝隙之中，偶尔会降下冰冷的阳光。我立刻奔向乐器行。抵达乐器行时，老板正准备要开店。他叫我在店门前等，我乖乖顺从他。空中有一架军用轻型飞机飞过。我望着飞机，胸中有些不安，等待卡利雍馆馆主现身。

十点出头，有辆黑头汽车在乐器行门前停下。沉甸甸的车门缓缓敞开。我与乐器行老板感到有些紧张，为对方的一举一动屏息。有一名年长男性下了汽车。他身材不高，但挺直的背脊很适合西装，整体看起来颇为硬朗。只是他已是一头灰发，从他眉梢的皱纹与嶙峋的指节来看，也不难想见他实际的年龄。他轻瞥了我们一眼，微微地向我们致意，接着从胸口的口袋拿出眼镜。

“早安。”乐器行的老板抓紧机会，连连鞠躬向他问好，“您今天特地远道而来，敝人实在深感惶恐。”

光是看乐器行老板的态度即可得知，很显然眼前这位年长男性便是卡利雍馆馆主。我也学着乐器行的老板一起鞠躬。

“我才得向你道谢。听说你们帮我修好了那个八音盒？”

“没错，是他修好的。”乐器行老板指指我，“我从以前就看重他的技术。”

“能让我见见八音盒吗？”

“这是当然，里面请。”

乐器行老板邀请他进入店内，年长男性打开八音盒。与早晨气息不符——却又莫名适合本日天气的宁静音乐流泻而出。年长男性凝神谛听，专注于音乐之中。

“如何？”

“很好。”

他只回了这句话，接着从西装内侧拿出纱质的袋子。袋子里放着硬币。他一枚枚清点，点了超过十枚便停手，将硬币连同袋子交给乐器行老板。

“太、太多了……”

乐器行老板太过震惊，不禁碎念出声。

“里头有一半是给他的报酬。你就收下吧。”

乐器行老板转手把袋子交给我，我毫不犹豫地推绝了。

“我不能拿这么多。”

“为什么？”

“我没做值得拿这么多钱的事。”

我这么一口咬定，年长男性便露出不满的表情。

“真有这回事？我倒觉得你做得够多了。”

他边说边转头望向乐器行老板，寻求他的意见。

“他其实……是住在都市外头的人。”

“原来如此。”年长男性作势深思，凝视着八音盒。“算了。这个八音盒我就收下了。”

他关上八音盒的盖子，将八音盒夹在腋下，接着用手指向我示意。我想他应该是要叫我跟他来，便追着他的身影出了店门。

一出店门，我们便停下脚步。

“你有资质。”他说，“来我这里工作吧。”

“咦？”

“你只要在我家做八音盒就好。要是你做了不错的八音盒，我会跟

你买下来。我还会额外提供你住处与伙食。怎么样？”

“可是我……”

我很犹豫。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提议，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可是我这种人真的有办法顺利待下去吗？我这种出身寒酸的人真的有办法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你跟我都还有许多必须完成的任务。在我们的世界真正沉入海底之前，把你的能力借助给我吧。”他露出真挚的眼光说道。

我既不敢点头答应，也不敢摇头回绝。

“我明天再来接你。你趁着今天打包行李吧。”

年长男性留下这句话，搭上汽车离去。

我回到贫民窟，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虽然我总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会离开这里，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来临。肮脏的空气、混浊的河川、漏风不断的住宅、不曾停止哭泣的孩童……我并不憎恨这一切，甚至还感到依恋。一旦要离开这些事物令我感到寂寞。有些朋友只能在这里交到，有个世界只能在这里见到。我要是离开这里，他们还会一直像现在这样在原地等我吗？才不可能。我一定会失去这里的一切。到头来我等于是抛弃了这个地方，就像都市抛弃了这个地方一样。但这真的是我所期盼的吗？

没有人能陪我商量。而我要是找人商量，铁定会更加迷惘。我应该要顺从自己的心意决定道路，一如我以往的作风，而未来我也将会这么做。

要是我消失了，朋友们会怎么想？他们大概会以为我死在路边了吧。这样还比较好。比起被他们视为叛徒，这样在心情上还落得轻松。

不见星光的夜晚越来越深，等我回过神来，东方的天空已泛白。

我趁着天还没亮离家。

贫民窟的街影蒙蒙地垂落地面，我在一片幽光之中挺起身子飞奔而去。

全球规模的海平面上升的起因是气候变暖。南极冰棚受热融解，渐渐增加海水的水量。深层海流的循环被打乱，对海水温度产生影响，气候异常频频出现。我们人类不知道世界的齿轮会在何时何地脱序。有不少学者已死心，认为要是当年世界大战能早点结束或许还有希望。

许多的国家与土地都沉入大海。我祖国的这个岛国也不例外。早在数年前，政府便宣布国土有一成已没入水中。如今沿海的城镇仍一步步遭受海洋蚕食。

海平面上升在我们的身边创造了某种现象。那就是在海拔高低差距之下出现了被淹没与没被淹没的区块，于是出现许多与本土断绝，像是岛屿一样孤立的土地。这些区域称之为岛实在太过凄凉、太过没有未来。这些土地总有一天也会沉没。对于这种逐渐消失的土地，人们取其残留在海洋中的废墟之意，称之为海墟。

卡利雍馆正是建立在远离都市的海墟之上。据说是馆主改建原有建筑物，选为他的终老之地。我无从得知馆主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行动，不过我总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为何他选择在海墟度过余生。都市的烦扰与喧闹，并不存在于海墟。

卡利雍馆是一如我想象的豪宅，建筑自设有宽广门廊的正门玄关朝左右两方大幅拓展，多不胜数的窗户在咖啡色基调的前方壁面并排。微风吹动的白色窗帘，比我至今见过的任何白色都来得鲜明，看上去十分清洁。远望着这栋建筑，它就像是随时会展翅高飞的巨雕。凸窗与阳台都是我所向往的建筑美之一，全都是高级的世界才有的高级造型。这就是卡利雍馆。

宅邸后方有座高塔，塔上设置着一个敲响大钟的装置。此装置据说是以西洋古老教会的钟鸣器为模板打造，卡利雍馆这名称便是出自此处。只不过现在钟被拆下来了，没办法听见它庄严的音色。

卡利雍馆的生活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没有一丝脏污的衣服、温热的

食物、舒适的卧室，最重要的是不用自己追求就会自动到来的“未来”。我住在贫民窟的时候，“未来”必须靠自己亲手争取。只要我的手停下动作，死亡就会到来。但是在卡利雍馆，“未来”总会自己送上门来。这让我感到焦躁不安。日常琐事全都有佣人为我打理，三餐也有厨师为我准备。我好几次都不禁感慨起自己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只要待在自己的房间做八音盒就好。”卡利雍馆馆主说。

“我们为什么必须做那么多八音盒？”我曾经如此问道。

“因为有这个必要。”

馆主如此低语，脸上没有透露出一丝情绪。

我按照馆主的指示尽可能放空，将心力投注在制作八音盒上。我关在房间里实践馆主教导我的八音盒制法，接二连三做出八音盒。只要材料齐全，制作八音盒其实并非难事。

在我上手以后，接下来我开始不只是单纯制作，还要追求艺术性。借由在发声或音质上追求自我的坚持，我的心中开始产生一股陶醉。音梳的质地或长短、外盒的厚薄或大小、发条的速度或韧度。这些细微的选择将左右音乐。

随着我逐渐适应卡利雍馆的生活，我制成了几个八音盒。馆主的反应非常好。只不过馆主喜怒极少形于色，我也不确定他实际上到底开不开心。倒是他当成酬劳默默塞给我的钱让我感到很满意。

那一天我一如往常出了天台，浑身沐浴在初冬温和的日光下制作八音盒。我一次次地旋转音筒，边确认旋律边反复为音梳调音。调音是最需专注的作业，哪怕是只有几微米的误差，也会导致令人完全无法满意的音色。我专注地用锉刀打磨音梳黏附的铅片，每削一刀都要确认一次音色。

“好美的音色。”

突然有人在背后出声，害我一不小心让锉刀磨过头了。我略带愠怒转身回望。然而当我一见到她，方才的愠怒瞬间烟消云散。

一名身穿轻浅粉色洋装、肩披黑色针织衫的女性就站在我眼前。她的身体瘦弱得仿佛随时会折断，令人感到担心。因凛冽北风而微微泛红的脸颊，随着她轻轻一笑更显嫣红的模样令我着迷，我忘记了言语，感到非常紧张。她及肩秀发的清爽香气窜入我的鼻腔。

她是这栋卡利雍馆馆主的独生女。

我经常见到她独自在家附近散步，或是在天台上放松，但我还是头一次在近距离下见到她，更别说我不曾听过她的声音。她在我心中是个出生于另一个世界，生长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即使我觉得她很美丽，也仅是远观的对象──

“啊，很抱歉打扰到你，请继续你手边的事吧。”她万分抱歉地说。

“不，没关系。我占用天台才不好意思。”我猛然起身，“我马上空出来给你。剩下的回我的房间做。”

“不不不这可不行，你真的不用在意我，请坐吧。”

她慌慌张张地挥着手解释。稍显夸张的口吻与惊慌的模样真是可爱。

只不过她的视线并未对着我。浅色的眼眸似若望着远方。

她的眼睛大概看不见吧。

“你作的这首曲子……”她将耳朵凑近我开口道，“你该不会就是最近来的那位先生？”

“对，是我。”

“这么说来，就是你修好了我的交响八音盒啊。”

“原来那是你的八音盒啊？”

“是呀！”她突然兴高采烈谈起八音盒，“我听家父说八音盒修好了，真的非常惊讶……我都乐得冲昏头了。因为那是先母的遗物。可是某个风大的日子我不小心把它放在窗边，它被狠狠弹开的窗户撞翻，摔得很惨。我心里很难过，原本以为再也修不好了……”

“那个八音盒的构造真是出奇地精致。”

“没错，所以大家都说没有人修得了。但我听说这次来的新人帮我修好了它。我总是想着要找一天道谢，一直在找你。但我毕竟眼睛有问题，所以这么晚才来见你。真的非常感谢你帮我修好了八音盒。”

她用仅有出身良好的女性才懂的最高级礼仪向我致意。

“我想我才应该跟你道谢。”我说，“托了那个八音盒的福，我才能像这样来到这个地方。说来丢脸，我在此之前住在都市郊外，连正常的生活都成问题。”

我居然自曝这种用不着多提的事。我感到很后悔。

“原来你来自都市郊外！太棒了，烦请你务必跟我多说一点。我这几年都没出过海墟，对于外头现在是什么样子，非常感兴趣。”

“也没什么好聊的。”我麻木地回答。

“都市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海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更危险了？”

面对她紧接而来的问题，我不知该从何答起。她的个性可能比我想象得还要热情。我一条一条慢慢地回答她的问题。她专注地听我说话。她是个极为出色的谈话对象。我乏味的话语在她耳里似乎成了充满冒险的故事。只不过这也是我与她关键性的差异。

“与你相比，我人生里吃的苦头大概算不上什么吧。”

听到我这么说，她看起来有些讶异。

“怎么会？”

“因为你……眼睛不是看不见吗？我想你这样很辛苦吧。”

“会吗？我还有这只耳朵，不成问题。”她边说边摸摸自己小小的右耳。“不过你的耳朵好像也跟我一样好呢。”

“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打造的音乐就知道了。”她笑咪咪地说。

“你那身打扮不冷吗？还是快进屋子里吧。”

“让我再跟你多聊一下吧。”她赖着不想离开，“那个交响八音盒的

曲子对我来说，就等于是月光。请你告诉我，你眼中见到的月光，跟那首曲子是否相同？”

我如此回答了她的问题。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是吗……太好了。虽然还有很多以月亮为主题的曲子，只是每一首都比我想得还要明亮。相较之下，《月光海岸》的形象是幽暗的光芒。但我觉得双方相比之下，后者与月光比较贴切。”

“月光也不是永远都一个样。有时明亮，有时阴暗。这么说来你想象的黯淡月光，也不算是错的。”

“所以有时候月光的确是阴暗的吗？”

“是，应该没错。”

“真是不可思议……”她感慨地自言自语。

她生活的世界与我截然不同。我猜她应该是天生盲目，或许她还能了解光线的强弱，但恐怕难以理解颜色。这样的她所想象的月光，到底又是什么模样？

“糟糕，我打扰你好久。请你今后也要继续制作美好的八音盒。而要是我的八音盒坏了，我会来请你修。我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我的荣幸。”

我笨手笨脚向她行了个礼。

在下次遇见她之前，我想先把优美的行礼方式练起来，即使她的眼睛看不见。

从那一天起，我会开始跟她搭话。她的眼睛看不见，要是我不主动搭话，她便无法察觉到我的存在。我曾经有一次起了恶作剧的心，默不作声从她面前经过，她果然没发现是我就离去了。只是她偶尔也能发挥敏锐的听觉，通过我打造的八音盒乐声找出我的所在之处。据说视障者除了视觉以外的感觉特别敏锐，她大概也不例外。

我们的对话内容很琐碎。我原本就不是健谈的人，没什么话可以说，但她似乎很喜欢与人交谈，跟我说了很多事。像是雨声的差别、喜欢的乐器的音质、可怕的声音。听她说话的时间，我非常幸福。我感觉自己仿佛受到她的需要。即使我在她眼中只是个打发时间用的存在，这样我也满足了。我只是时不时地附和她的话，悄悄主张自己的存在。这就够了。听了她的话，就能认识她的世界。这是很美妙的经验。我不曾觉得了解他人的人生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

然而卡利雍馆里有许多不乐见我俩关系的人。他们是除了我以外的八音盒工匠，每个人不约而同都看我不顺眼。他们是卡利雍馆馆主还在本土经营乐器工厂时就跟随他的工匠们，人人皆自许为一流。相较之下我却来自贫民窟。像我这样的异类混进卡利雍馆里，他们当然感到不是滋味。我懂他们的心情。要是纯白的地毯染上一滴黑渍，哪有人不会在意？

他们原本不会直接找上我。他们基本上只会排挤我，坚守自己的领域。但在我开始亲近她之后，他们改变了方针。他们决定要更加直截了当地解决掉我这个问题。尤其是带头的男人，他在年轻的工匠之中是最为年长的人，在八音盒制程上担任督导。他派头无人可及，傲慢也无人可及。他总是以擦得闪闪发亮的皮鞋为傲，每当他注意到脏污，就会命令佣人帮他擦鞋。

“我跟她订婚了。”他跟我说，“这桩婚事也已经过她父亲的认可。我们一出生就注定要结婚。”

他的话语深深刺伤了我的心。说不意外，的确也不意外。最高贵的人总是会凑在一起，这是世间的常理，即使这个世界将要濒临谢幕。

“小子，你为什么要制作八音盒？”

我稍事思考，接着老实回答他：“我不知道。”

于是他扭曲嘴唇，露出嘲弄的笑容。

“继承这个家的人要能够制作像样的八音盒，所以她的父亲才会叫

我们一直制作八音盒，这是为了培育下个世代的工匠。”他将双手大大地摊开，仿佛正在陈诉幼稚的理想般地咄咄逼人，“你懂了吗？你要是懂了，就赶快把这种粗糙的垃圾箱拿来重做。”

他将放在桌上的八音盒扔到地上摔坏。那是我做到一半的八音盒。

“别再接近她了。”他将我推开。

从那天起，我尽可能避开她。

我绝不是屈服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我习惯被排挤了，现在他们瞧不起我，我也不痛不痒。我自己主动选择不接近她，因为这样对她才好。说起来我跟她生活的世界实在是天差地远，我与她之间竖立着一道隐形而严峻的巨壁，这件事我早在一开始就明白了。没错，她与我是不同世界的居民。

我在走廊与拄着白色手杖行走的她巧遇，默不作声经过她身旁。我表现得若无其事，而地球也照旧持续运转。如果我就此不再与她对话，是否就能从她的世界之中消失？

接下来几天，我持续与她无言擦身而过的日子。我将全副心思放在制作八音盒上。乐曲永远是《月光海岸》。我知道的曲子不多，也弄不到乐谱，只能在一首曲子上追求极致。然而这首歌却让我不由得联想起她，想起她幻想月光的模样。她所想象的月光，究竟会是什么颜色？

我开始感到混乱。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抛弃自己生长的地方？又是为了什么非得从她身旁离开？

而我又是为了什么才继续制作八音盒？

我再次产生了这个疑问。完工的八音盒未必会销往都市，反而多数不曾有过演奏音乐的机会，就默默地被收进了仓库，仿佛过程本身即是目的。

我烦恼到最后，决定去找卡利雍馆馆主。

“我们为什么必须做八音盒？”

馆主整个人陷在书房的大椅子上，嘴上叼着一根我从来没见过的粗

实香烟，香烟没点燃。他合上放在桌上的香烟盒，双手合握搁在腿上正对着我。

“你是不是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

“是的。上一次馆主您回答我‘因为有这个必要’。可是我无法理解八音盒有什么必要性。到底是谁会基于什么理由需要八音盒？”

“继续说。”

“我听某个人说，继承这个家的人需要具备制作八音盒的技术。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连我都必须制作八音盒？”

“原来如此，你把那个男人的话当真了。”馆主笑道。“很遗憾，他说错了。”

“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个家大概要断送在我这一代了。我也不觉得那家伙有才能可言。再说这年头八音盒也不好卖。”

“那么，我们又是为什么要制作八音盒？”

“这是为了流传后世。”

“流传后世……”

“我想起来了。”馆主将烟收回盒子，轻轻叹了一口气，“你是贫民窟出来的吧。”

“没错。”我羞愧地点头。

“那么你应该也通过亲身经验了解到我们身处的状况有多么危急了吧？你觉得呢？我们的未来看起来像是一片灿烂吗？”

“说不定还有希望。”

“你觉得有什么希望？这里总有一天会沉入海中。这里被淹没以后，下一个海墟也会被淹没，然后出现新的海墟。新的海墟也迟早会被淹没。最后一切都将没入海中，我们人类的时代就宣告终结了。没有人能阻止这件事，未来毫无希望。”

“不过都市里的人应该也都在想对策吧？”

“他们才没想那么多，每个人都只想着该怎么让自己活下去。要是住的地方沉没了，就往比目前海拔还高的地方移动。当然，学者们可能或多或少会为了地球现在发生的状况思考对策。然而以地球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存在终究是转瞬即逝的火花。地球本身仅是在重复上演自然现象。冰封、溶解、刮风、燃烧。事情就是这么单纯。”

“也就是说八音盒，”我在思考过后开口，“是我们生存的证明吗？”

“我想留下的不是那么故弄玄虚的东西。我想留下的东西是音乐。”

“音乐……”

“我想在日渐失落的世界中留下音乐。”馆主站起身，从书桌的抽屉拿出厚实的板子，“我把这乐谱借给你。这些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们流传给后世的音乐。接下来就换你把它们放进八音盒流传下去。”

我张开紧握的掌心，从馆主手中接过乐谱。

“我误以为人类还有获救的机会，因此无法领悟八音盒的意义。”

“但你现在也懂了。”

“八音盒的意义是用来在即将灭亡的世界留下乐声。”

我带着新的乐谱离开书房。在我进入书房之前与现在，我眼中的世界是那么截然不同。我真是愚蠢。我明明早就知道，人类不得不放弃一切的那刻正在逼近。

无妨。既然末日将至，那就让它来吧。

在走廊上前往自己房间的途中，我遇见了那位失明的女孩。

我铁了心要无视她，与她擦身而过。

“你怎么突然都不跟我说话了？”她冷不防开口。

她都注意到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转身询问。

“果然是你。”她轻声笑道，“你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觉到你的脚步声有种古怪的迟疑，就觉得一定是你。”

“我不配当你的聊天对象。要是有人见到我们现在这样交谈，对你

来说也不是好事。请你快离开吧。”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还是你认为我是这么想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没有差别。”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她露出困顿无比的表情，将手微微向前伸，朝我走近。

她一脸泫然欲泣。

“请你别露出这么伤心的表情……”我将脸别过去，“你有更适合你的世界。在肮脏的废弃物旁开始的命运之线，与在纯净美丽世界开始的命运之线从来都不会有交集。”

“你口中的命运之线是什么？我看不见什么线。我只知道你是否站在我面前。”

她朝我走进一步，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再见。我必须走了。”我说。

“请留步。”

虽然听见了她的话语，我仍从现场离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拿起手边的八音盒砸向墙壁。

这么做就对了吧？

没错，这么做就对了。

我躺在床上，希望自己能干脆一睡不醒。我出生并成长于见不得光的地方，至今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世界所遗弃。然而说不定事实上根本相反，或许是我在自卑心作祟之下主动逃避光明的地方。

我真想就此长眠于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原本如此盼望，但在不知不觉间，我无法将失明的女孩从我心头抹灭。每当我与她巧遇，胸口便会作痛。她发现我就在身边，而我也知道她就在我眼前。但我们不曾开口，仅是擦肩而过。

沉默的关系持续了几天。

渐渐地，我们开始不需要交谈，便能互通心意。我要是在擦身而过

的瞬间稍微停顿，她便会惊讶地摒住呼吸，接着露出微笑。或是在天台工作时，我会把完成的《月光海岸》八音盒放在一旁播放。受到旋律吸引而来的她则会若无其事地站在窗边。我们通过音乐亲近彼此。

此后我不再犹豫，决定为了她制作八音盒。

我从众多乐谱中寻找适合的乐曲，在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创作的大量乐曲中挑选以月亮为主题的曲目。许多国家的许多作曲家皆曾为月亮作曲。光是名为《月光》的作品就有多首。

我在这些曲子之中，选择了乐谱最为复杂的一首。曲名叫做《月虹》。我将乐谱改编成八音盒专用的特殊乐谱，按照乐谱在音筒植入一根根的突刺。这个过程是最需要劳力的部分，也是制作八音盒的核心作业。这首曲子与其他的曲子相比，在梦幻之中又莫名有些轻狂，想必可以唤起有别于宁静乐曲风味的想象。

我将费时一个月打造的八音盒送到她的房间。在卡利雍馆一片寂静的时刻，我爬上她房间的阳台，放置转动中的八音盒。这个阳台面向的房间只有她这一间，不需要担心其他住户察觉。就算其他住户听见了八音盒的乐声，这里可是卡利雍馆，不会有人起疑。

窗户敞开，身穿丝质睡衣的她睡眼惺忪地走出天台，像是要攫取八音盒乐声似的摸索着周围。

“有人在吗？”她悄悄开口。

我没出声，窝在阳台的角落尽量不发出声响，静止在原地。

她好不容易碰到八音盒，将盖子关上夹在腋下，歪着头回到房间。

隔天我四处寻找她的踪影，想要看看她的情况。

她站在外头的树阴下，身边还有一个人。那个男人在她身边比手划脚地谈天说地。两人笑得很开心，她的笑容就跟她在我面前露出的笑容一样，两人似乎也聊得开怀。我至今也曾见过几次他们交谈的模样，但像现在这么和乐融融的样子，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们之间有婚约在身，两人也是门当户对。

我居然还为她做八音盒，真是愚蠢透顶。好个天大的一厢情愿，至少我认为自己跟她心意相通，根本是场误会。人与人怎么可能通过无形的音乐或心情来了解彼此？我早该知道这些事，怎么到现在还会因此感到受伤？

她的笑容并不专属于我。

我也知道。

——即使如此我仍无法停止为她制作八音盒。

我只是要为她送上一缕月光。我为自己找了这样的借口，在她的窗边送上播放月色旋律的八音盒。或许我自己就是隐身暗夜散发光芒的月亮。月亮的闪耀并不是它自身的光芒，而是因为耀眼的太阳存在，月亮才得以发光。我正是为追求她散发出的温柔光辉而徘徊的月亮。

某一夜我带着八音盒到阳台时，她正靠在窗边等待我的来临。真正的月光皎洁明亮，将白色的阳台照耀得更加鲜明，照得她的身旁仿佛也散发着朦胧的光辉。和煦的风吹动着她的黑发。

“你来了啊。”

她注意到我。她总是这么敏锐。

“你是来送八音盒给我的吗？”

我不发一语。

“我问我的未婚夫平常总是会送八音盒给我的人是你吗？他说是。”

不对。这家伙在说谎。

“是的，我知道他说谎。那个人做得了的八音盒，顶多就是钢琴练习曲。”她坏心眼地呵呵笑，“以前你曾经说过，我们是不会有交集的两条线。你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没错，我们本来是不会相交的两条线。

“我不久后就要跟他结婚了。这场婚姻我们俩都不情愿。那个人根本不喜欢我，因为我是盲人，而他有很严重的歧视。但我们的婚事早已决定，我们也只好配合演出。现在这种时代，结婚这种仪式又有什么意

义？很好笑吧。”

那么你又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差点就要开口询问了。但我感觉要是现在将这个问题脱口而出，一切就都完了。

“你还是不肯跟我说半句话啊。”她说，“求求你，让我知道你现在就在我前面。”

我将八音盒放在一旁的桌上，打开盒盖。

流泻的音乐是我以月亮为主题自编的曲子。我虽然手艺很好，却缺乏作曲的才能，因此这首曲子与古代作曲家的音乐相比，只是首极为稚嫩的曲子。我很担心她听了会不会笑出来。

“谢谢你。”

她声音颤抖，语带哽咽回应我。

几个月后，她与那男人在分馆的塔举办婚礼。原本取下的钟被特地挂回原位，敲响了一次。以众所期盼的婚礼来看，这场仪式办得不算盛大。但考虑到现状也是理所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不想盛大庆祝。从薄透绵延的云层降下的细雨声响，宛如是献给他们的祝贺掌声。

我没去参加婚礼，见不到她身穿新娘礼服的模样。

我向提早退出婚礼回到卡利雍馆的馆主提出疑问。“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就好。”馆主斜眼看着我回答道。“这是那家伙的份内事。你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好。”

“遵命。”

婚礼后我与她的关系仍没有变化。只不过我停止在半夜拜访阳台，也不再送她八音盒了。要是有人见到我每个晚上都待在她的阳台，会损及她的名誉。过去责任还能全都归给我，现在状况不同了。

那个男人一副满面春风。他继承了制作八音盒的世家，成为实至名归的名流，自然会笑逐颜开。他终于成了卡利雍馆的新馆主。有几名八

音盒工匠巴结起他，其余的几名则对他表露厌恶。他比从前更加有自信，也更加桀傲不逊。

另一方面，他对她原本好歹还有几分对待馆主女儿的敬意，现在却慢慢消失，一天比一天还不客气。他要我不准靠近她，想来也是单纯不准别人抢走他的东西，是出自一种幼稚的占有欲吧。某种层面来说他实在很不成熟，但在另一种层面上的确也算成熟。

“我们可能有一天就会被赶出去。”

一名八音盒工匠说。他们在没有旁人的工作室里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虽然我也在附近，他们倒是没特别在意。

“他居然让女儿跟那种人结婚。年纪明明差那么多。”

“根本是看年资选对象吧。”

“笑死人了。”他一脸毫无笑意说道，“他只是待得比我们久，没有半点才华。我实在不懂馆主在想什么。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把女儿交给那种货色？”

“他大概不在乎女儿的幸福了吧？”

“他怎么可能不在乎？”

“不是，我的意思是馆主可能对未来不再抱有期待了。”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想看。这世界都要沉入海里了呀？这个家会何去何从，女儿又会嫁给谁，这些事根本无关紧要。因为他深信还有比这些事更重要的任务，那是必须抢在世界沉没之前完成的任务。”

“原来如此……”男人轻敲手边的八音盒。“你是指这玩意吧。”

“没错。”

我不知道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但就算馆主是个为了某种目的甘愿牺牲自己女儿的人，我也不会讶异。馆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名求道者，我也是被他这种特质所吸引。

然而我却无法牺牲她。我太爱她，以至于无法牺牲她。

那天一如往常，时值冬季却吹着温暖的风。天空撒下的阳光也带着几分春意，天气让人不禁担心起我们是否即将失去冬天这个季节。我打从一早就独自窝在房里制作八音盒。正当我竖起耳朵调音的时候，外头传来吵闹声。我望向窗外，关心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卡利雍馆的居民们疾步赶往馆的后方。

我猜想大概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继续埋首制作八音盒。

直到隔天早上，我才得知发生了非同小可的事。送早餐来的佣人通知我这起意外。

“大小姐出事了。”

“什么事？”

“哎呀，你不知道吗？昨天她从阳台摔下来受了伤，被送到海墟外的医院。”

“真的吗！”

“是真的。我见到救护船开过来载她上船。她的状况好像很堪忧，整个人动也不动。”

我冲出房间，奔向卡利雍馆馆主房间。我奋力敲门，但无人回应。馆主大概陪同她前往医院了。

接着我找起那个男人。我去工作室探查，正好见到他霸占了一张大桌子，为拙劣的设计图大伤脑筋。他见到我一脸铁青随即发笑。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她怎么了？”

“哦，你问她啊。她被送到医院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她从阳台摔下来了。可能她虽然瞎了眼，还想抓小鸟吧。”

他一派镇定地说明。

“所以她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你什么意思？你好歹也是她的……”

“我是她的丈夫。你有异议吗？”

他伸出双手夸大地一摆。

我将可能知情的人全都盘问过一轮。馆主身边的佣人告诉我，她虽然捡回一条命，伤势仍然严重，现在也还没恢复意识。虽然意识很可能会恢复，即便恢复了，身体也很可能留下严重的障碍。她的头部与颈髓受损，医生判断她的身体损失了大部分的运动功能。

我的心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回到了房间。我完全无能为力。我没有船，无法离开海墟。我只能祈祷。可是我又该向谁祈祷？向神明吗？要是世上真有这么贴心的神明，当初就不会让她遭受这种对待。还是说这是上天给予的试炼？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中通过上天的试炼，祂又会承诺我们什么样的未来？

她回到卡利雍馆，是事发后一周的事。她回来得比我预期得还快，我很期待这是因为她恢复神速。然而很遗憾的是，我的期待最终转为绝望。在卧病于自己房间的她身旁，设置了一套自动供应氧气的装置。她看起来就像是在睡觉。我询问陪同而来的护理师，对方告诉我她的状况已趋稳定，然而意识仍尚未恢复。

我自告奋勇要看护她。我本以为这项请求一定会被打回，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很干脆地同意了。说穿了就是没有人想插手这档麻烦事吧。可悲啊，她终于被大家抛弃了。

我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握到了一无所知陷入沉眠的她的小手。我的双眼不禁落下泪来。既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及早牵起她的手，将她拉到我的身边。她的手实在好冰冷。我不在乎她的手夺走我所有的体温，我只求她能睁开双眼。求求你，求求你。这个末世需要她这种美丽的灵魂。即使要我拿自己的性命交换，我也在所不惜。

护理师们将急救用具与各种药品留在卡利雍馆，当天就全体离开

了。医院的诊疗在此实质告终。只不过在这年头光是能接受这些治疗，就算是幸运了。

接着她持续昏迷状态大概持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她终于恢复意识。

“这里是……”

“是你的房间。”我紧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你从阳台上摔下来，一直昏迷到现在。”

“这声音是……”

“你还记得我吗？”

“那当然……我也记得你送我的八音盒的旋律。我感觉……自己仿佛一直听着八音盒的旋律。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我差点就要忘了你的声音。”

“我再也不会对你沉默了。”

“谢谢你。”

她直挺挺地盯着天花板说道。

“能跟你再像这样交谈，真是太好了。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请说。”

“我的身体怎么了？”

“你好像伤到了头与颈部，不过……外观没有任何异状。手脚的擦伤也差不多都好了。”

“擦伤？”

她僵起了脸。

“你会痛吗？”

“不会……完全不痛……”

“你感觉得到我的手吗？我的手正握着你的左手。”

“不行。”

“那你右手的感觉呢？”

“我的右手……是不是没了？”

她的右手好端端地存在着。

由于颈髓受损，她现在四肢处于麻痹状态。颈部以下的部位都无法活动，也感觉不到痛楚。虽然她勉强还能自发性地呼吸，大多还是得仰赖人工呼吸器。

“告诉我……我的身体……到底在哪里！”她悲痛地呐喊。

“好端端地在这里。”我触摸她的脸颊，“你感觉得到我的手吧？这就是你存在的证据，也是我存在的证据。你不是一直都很想确认我是不是确实存在于你身边吗？来，这就是证据。”

“我感觉得到你的手。”

她终于哭了出来，整个晚上不曾停止落泪。我一次次地为她擦拭脸颊，抚摸她的头发。在这段期间，她有两次间隔数分钟、剧烈到宛如末期的病状发作。无法动弹的全身阵阵痉挛，呼吸变得急促。我按照护理师的说明，将内含药剂的针筒刺进她的手臂。这对没有打针经验的我来说，是项负担很大的差事。她的状况如此不乐观，怎么没有半个医生陪着她？说不定她能回来不是单纯出院，而是医生认为她已无药可医，让她回到适合她结束生命的地方。这样医院能空出病床，也不需要劳驾医生诊治了。

第二次发病稳定下来以后，她再度陷入昏迷。她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她非得碰上这种遭遇？

到了早上，她苏醒过来。她的头有些微的动作，并露出聆听周遭动静的模样，因此我得以察觉。

“早安。”我说。

“我不是在做梦吧？”她嘶哑地呢喃，“但我仿佛还身处于梦中。”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如果我顺着她的话告诉她这是梦，她会不会比较轻松？

“雨声传进耳里了。”

她将脸面向窗外。在她提起之前我不曾注意，不过外头的确正下着雨。我从椅子上起身，拉开合上的窗帘。窗外是一片滂沱的雨景。

她却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能帮我打开窗户吗？”

我按照吩咐打开窗户，斜雨立刻打进室内，将高级地毯淋得湿答答。但现在这种事根本无关紧要。

“好舒服。”她露出安稳的笑容，“我曾经觉得雨天听不到其他声音嫌雨声吵，可是现在我莫名感到高兴。打在我脸上的雨冰冰凉凉的好舒服。”

“你还有其他需求吗？我来代替你的眼睛与手脚。为了你，我要代替你的身体为你效劳。”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温柔？”

“因为我爱你——”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哭呢？别哭。你不适合发出哭声。”

“我一直以来都好孤单。”

“可是你以前总是陪伴在我身边。”

“……我觉得自己要是继续待在你身边，感觉会污染了你。我打从出生以来就待在废弃物与污染物质之中。相较之下，你实在太纯净了。我要是触碰了你，感觉瞬间就会弄脏了你。”

我出生于这个污秽世界的淤泥之中。而她则在高尚的音乐包围之下长大。我们打从一开始就是无从交会的两条线。

“你一点也不脏。”她告诉我，“你的声音比我听到的任何音色都要悦耳。你做的八音盒也一样。”

“谢谢你。”

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回应。

“你一开始帮我修好的那个先母遗留下来的八音盒，其实是我拜托现在的外子修理的东西。”

“你请那个男的修理？”

“是啊。其实我是故意弄坏八音盒想要试探他。如果他能修好，我就试着相信他。然而你也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发现自己修不好，就决定把它脱手。幸好是乐器行老板愿意收下，但假如你没拜访过那家店，我的八音盒大概再也无法回到我手上了吧。”

“你那个八音盒做工很棒。”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帮我修好了八音盒。不过就在我在天台听到你制作的八音盒的旋律时，我马上就明白，那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你了。”

雨水自窗外打落，我轻轻擦拭她湿润的脸颊。

我们到底是在何时做错了选择？

是打从出生开始吗？还是我们相遇那刻？抑或是婚礼那天？

我将掌心贴在她温暖濡湿的脸颊上，吻了她的唇。

“我大概来日不多了。”她说。

她的语气十分肯定，仿佛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可以，求求你为了我继续活下去！”

“你愿意答应我的请求吗？”

“我当然愿意，无论是什么请求，我都会为了你达成。”

“那么——请你把我做成八音盒。”

她的请求超乎我的想象。我有好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才终于开得了口。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跟我说的一样。请你把我的身体运用在八音盒上。你要把我做成八音盒。”

她希望能活生生地成为八音盒。

我实在难以理解她的愿望，也实在无法为她实现她的愿望。

“我做不到。”

“拜托你。”她哀求我，“这件事只有你办得到。”

“如果你是因为对未来感到悲观才说出这种话，请你重新考虑。你总有一天会恢复健康。要是开始复健，手脚应该就能活动了。你曾历经死亡，却又像现在这样重生。不可以轻易舍弃这条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命。”

“我求求你！”

“你为什么想成为八音盒……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家父说就算世界毁灭了，音乐也会继续存在。所以我想脱胎换骨成为音乐。请你亲手将我改造成八音盒吧。”

“你应该忘了这种妄想。”

“拜托你，把我——”

说到一半她再次发病昏厥过去。我对她进行急救，在她恢复呼吸之前持续鼓励她。她这次症状严重得仿佛随时会断气。我抱着头在她的床边瑟缩，我觉得无能为力的自己真是没用。明明要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能拯救她，我还能平心静气地迎接死亡。

我思考起将她改造成八音盒的方法。她可能认为自己的身体要是能被做成八音盒，或许就能转生。大概正因为她活在只有音乐存在的世界中，才会冒出这种想法吧。但在祈求转生之前，不是更应该守护如今存在于当下的生命吗？

下一次她恢复意识，是在太阳下山时的事。雨虽然尚未停歇，但雨势稍微减弱。窗户早已关上，窗帘也拉起来了。反正今晚见不到月亮。

“对不起……”她微微张开了嘴，“请你忘了关于八音盒的事。请你把那个请求，当成是我梦魇时说出来的梦话……”

“你现在什么都别去想，请你相信自己会好起来。”

“不……我累了……”

“千万别灰心。”

“你听说过我从阳台坠落时的情形了吗？”

“我没听过。”

“我只是在阳台吹吹风。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风，以及从西边传来的海洋气味。”

“你为什么会从阳台摔下来？”

“——我是被人推下去的。”

“什么！”

我站起身子将耳朵凑近她的嘴，以便听清楚她的话。

“留在我身体上最后的感觉，就是一双手推着我后背的触感……”

“麻烦你仔细跟我说说。是谁把你推下去的？那双手是谁的？”

“光靠手的触感，我感觉不出是谁。我也没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

“所以你不知道是谁把你推下去。”

“不，我知道。因为他的脚步声。他鞋子的声音很特别。那双皮鞋的声音是——”

那个人有一双自豪的皮鞋，总是命令佣人帮他擦鞋。

“你确定就是他吗？”

“……没错。”

不可饶恕。

我或许就是在那一刻，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恶魔。

如果我真的卖了，那当然也是为了她。

不管这个世界本来就多么不可理喻，都不可饶恕。

她再度失去意识昏睡过去以后，我动身前往工作室。里头只有几名勤奋的八音盒工匠正在工作，没见到那个男人的身影。我可以选择跟他们问出男人的所在之处，但我没这么做。我拿了放在工作室一角劈柴用的小斧头以及铁锤，将这些工具的握把塞进裤子后头藏起来，离开了工作室。

我敲打男人房间的门。里头传来不甘被打扰的声音，门打开了。开门的人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他的狐群狗党之一，平常就与他沆瀣一气。

往房内探望，只见那个男人满脸通红地趴在桌上。玻璃桌面上放置的众多酒瓶，道出他们灌进了多少黄汤。

“啥，你是怎么来了？想来跟我学八音盒的做法吗？”

我无视他的话，强行闯入房间。我反手关门并上了锁。

“谁准你露出那种自以为是的表情？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的语气带着醉意。

“让我问个问题。视你的回答，我可以立刻回去。”

“什么？”

“你怎么看待她？”

“又在跟我提这个。”他露出轻薄的笑容，“快看这家伙，明明是贫民窟出来的，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醉鬼们爆出笑声。我内心有股冲动想打碎眼前的玻璃桌，但我却仍维持冷静不动声色。没错，我很冷静。

“你好歹也掂掂自己的分量。你就是个会走路的有毒物质。你本该安分地待在贫民窟里头化为地球自净作用的一环，把毒物吸收进身体里再赶紧死去。”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怎么看待她的？”

“她是有几分姿色。”男人露出冷笑，“但这女的给人的感觉实在很恶心。她就是瞎了眼睛，才会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你也是被她拿来幻想的材料，醒醒吧你。是说她手脚都动不了了吧？太惨了。不对，真是可怜。她连一点像样的乐子都还没尝过，可怜啊。你的问题问完了吗？”

“我还有两件事想问你。”

“什么？”

“你最近把你的鞋子借给过别人吗？或者是你的鞋子曾经消失，被其他人偷走过吗？”

“啥？你在说什么？你倒是说说看我每天穿在脚上的鞋子要怎么

偷？说起来这栋房子里有谁敢偷我的宝贝鞋子？我想到了，你大概敢吧？”

他放声大笑。那双皮鞋百分之百就是他脚上的那双。原本还有别人穿着他的鞋子的微薄可能性，他也亲自否认了。

“那么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把她从阳台推下去的吗？”

他满面的笑意瞬间凝结。

周遭的气氛为之一变，变得紧绷。

站在他身旁的男人显而易见地变了脸色。

“那家伙是自己掉下去的吧？她平常就笨手笨脚的。”

“你以为她眼睛看不见，就不会穿帮吗？”

“你敢继续血口喷人，我就让你再也无法待在这个家里！”

“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你鞋子的声音。”

就在我说出这句关键性的话语之时，我注意到他们对彼此使了个眼色。

我猛然掀翻玻璃桌，迅速向后退。我将手绕到背后拔出铁锤。

他的狐群狗党从右方迎面扑来。我大肆挥起铁锤，顺势重击男人的下巴。趁他双脚一软，再来从头的侧边来一发追击。一阵闷响传来，血沫直飞。

我用空着的手拿起小斧头，接着堵在那个男人面前。男人在酒精作用下行动迟钝，无法立刻起身，像是某种恶心的节肢动物般一边笨手笨脚地向后退缩，一边抬头望着我。

“你、你疯了！你别以为做了这种事还能全身而退！”

“你才别想全身而退。”我握着小斧头逼近，“你为什么想杀她？她又对你做了什么？”

“我不是故意要推她！我只是想叫她。对，我当时在阳台的地板上跌倒撞到了她，结果她就摔下去了。抱歉我不该隐瞒到现在。我没有恶意。你也知道我有我的为难之处。”

他口齿不清地说明。

我举起小斧头，在他身旁的地板重重扣下。

“少说谎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思考片刻，将小斧头从地板拔起，站在一旁压着头哀号的男人同伙面前。

“你应该知道真相吧？告诉我他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假的，他在说谎。”酒肉朋友不做多想就出卖了他，“那女人挡了他的财路。他财产一到手就要把这个海墟纳为己有的如意算盘，被那女的看穿了……”

“喂，你少胡说八道！”男人嚷嚷起来，“这家伙才在说谎！他就是推了她的凶手。不是我！”

“她只听到了你鞋子的声音。”

“你难不成相信那女人的话？”

“她的话在我心中，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真实。”

我挥下小斧头。他冷不防后退试图回避斧锋，锁骨到腹部仍被斧头应声划开，血沫横飞。他的血很肮脏。我退开身子以免被血溅到。他痛得满地打滚，不久后便没了动静。

他被我用铁锤痛殴的酒肉朋友还活着，不过我没理由给他一个痛快。我不想杀害没有必要的对象。杀人这行为非常令人作呕，是种沉重的负担。我拉开附近桌子的抽屉找到一把剪刀，将剪刀收进口袋便离开房间。

我边走边剪断卡利雍馆所有的电话线。接着我在雨中出门跑到海边，松开停泊船只上头系着的绳子，让它随波逐流。

这下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络。

我回到她的房间。她的脸色远比我担心得更加恶劣。我将脸贴上她

的脸向她呼唤。请你不要死，请你千万不要死。

“你回来啦……刚才上哪去了？”她问。

“我去找药。”

“你的脸好冰……还湿湿的……你去外头了？”

“没有，这是我的泪。”

“这样啊……你别哭……”

怎么办?

就连我也看得出来，她的生命犹如风中残烛。

要是硬把她送上船带去看医生，她是否还有恢复的可能?

要是当时我把护理师留下来，她是否就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

我难以断定。

无论如何，我早已成了恶魔。我已无退路。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

在她死亡之前——

我必须尽快将她改造成八音盒!

“请你稍等一下，我立刻回来。”

我跑出房间前往工作室，一股脑地收集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材料，塞进布袋里，离开工作室。宅邸里头鸦雀无声。看来今晚的凶案还没传开。

我立刻回到她的房间。

“我要来实现你的愿望。”

我对她如此轻语，将她的身体抱了起来。

她身体轻得就像是用布料棉絮制成，触感也很柔软。我将她抱在臂弯之中，一边用身体推着人工呼吸器，走向浴室。接着我让她在浴室躺下。

“这里……是浴室吗？”

“没错。从现在起，你就要变成八音盒了。”

“真的呀？我好高兴……”她沙哑地说完，露出微笑。

我默默脱起她的衣服。比起女性化的曲线，清瘦嶙峋的部分在她的身体上还更为显眼。并不丰满的胸部也随着她沉重的呼吸为之颤抖。我遏制着内心拥抱她的冲动，为她的身体盖上毯子以免着凉。

“为了不妨碍作业，我把你的衣服脱掉了。对不起。”我说。

“真是奇怪……就算是在这种状态，我还是会害羞。”

“你很美。”

她虚弱地笑了。

我扭开水龙头放出热水。浴室逐渐笼罩在蒸气之中。

我可以撒谎骗她。我可以假装正在制作八音盒来让她放心。反正她看不见，身体也失去了感觉，我只要做做样子就能瞒过她。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对她的侮辱。因此我必须将她改造成她所渴求的永恒姿态。

该怎么让她化身为八音盒，我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她的生命化为八音盒的动力。

将她所剩的生命脉动，运用为刻划音符的动力。

所以……要是等到她撒手人寰，就来不及了。

我必须加快速度。

“我要开始了。”

“好的……”

我将短刀的刀尖刺向她的左胸。

殷红的鲜血自细微的切口洒落。这是她性命尚存的证明。

“如果……你成功把我做成了八音盒……”她开口，“请把我……放在这海墟的……最高处。在我成为音乐以后……我想远眺这个世界。”

听着她的话语，我不自觉丢下了短刀，使尽全力紧拥着她的身体。

我感受到她的胸口传来微弱的跳动。

“我没办法继续动手。”我的身体不停颤抖，“伤害你竟然是这么痛苦难耐的事……”

“请你继续。你就把我当成八音盒的材料吧……把我当成……一个小小魔法的材料……来，继续吧。”

她胸口的跳动确实一分一秒都在减弱。

那是她的生命，也是一种音乐。我不能让它停歇。

我必须将生命直接改造成音乐。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却还是再次拿起了短刀。

我要将她——

改造成八音盒。

变成音乐。

“我真的对你很过意不去……硬是要你配合……我的任性。”她断断续续地说，“但有你为我做这些事……我感到好幸福……”

她缓缓闭上双眼。

“你还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成为弹奏音乐的力量！”

“啊……月光洒在身上……”她的记忆与时间感开始混乱，“八音盒响起来了呢……”

我把自己原创编曲的音筒安装进从工作室带来的八音盒台座里，启动八音盒。音梳弹奏的声音在浴室里回荡得更为响亮，乐声震动着我们的鼓膜。

“这是我为你所作的音乐。”

“谢谢你……这下我……”

她就此绝口。

我将她抱到浴室的地上让她横躺，用几近粗暴的手劲按压她随时会停止生命活动的娇小胸膛上，试图急救。

然而她没有起死回生。

她死了。

我将短刀慢慢地戳入她的身体。紧绷的薄膜被割裂，鲜红的肌肉三两下就从肌肤探出。暗红色的血液顺势涌出，沾湿了短刀。我拿起莲蓬头用热水冲洗血液。我将短刀戳得更深也更久，沉默地进行在她体内安装八音盒的动作。我已不再哭泣，也不再颤抖。

她的肋骨成了音筒的轴心，同时也是固定音梳的台座。我本来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做出掌心大的八音盒机芯。要我做一个能收进女性胸口的机芯，只是小事一桩。我在靠近心脏的血管上安装齿轮，设置心脏为八音盒的动力来源。

随后我小心翼翼地安装音筒。音筒上的音乐是我自己谱的曲子，这是我献给她最后的祈愿。我将以往未能充分传达的话语，以及此后希望传达的话语，全变换为乐声。

最后我缝合她的胸口，让她以八音盒之姿重生。

但她却没有发出声响。

事到如今早已无可挽回——

我帮她穿上衣服，抱起她直接从窗户走到外头。

我抱着她走在满月高照的海滨。

走向海墟的最高处。

有一栋满是龟裂的混凝土大楼宛如巨大的坟墓，在海岸竖立。大楼长方形的影子在月光照耀下伸长，投射在侵蚀步道的宁静浪涛上。到了满潮，水会淹没大楼的一楼。现在刚好是退潮，大楼的入口是干的。将视线朝海的方向望去，还能见到其他几栋高耸的大楼，只是每一栋的下层都被海淹没，无法徒步进入。海面上星星点点探出头来的电线杆，清楚地显现了沉入海中的道路形状。

我进入大楼爬上楼梯。这栋大楼是这一带最高的大楼。或许是受到地基影响，建筑物整体略为倾斜，倒是不妨碍行走。我逐一攀登空荡荡的灰色楼层。

我踹开生锈的大门来到顶楼。冷风呼啸，是令人怀念的冬季寒风。星空算不上一望无际，倒也还能见到一些星点。最重要的是月光皎洁无比。满月原封不动地倒映在淹没大楼的海洋上。海的另一端还能见到上有灯火的都市。在几年前，这里还与都市那边的海墟相连。在海拔高度的恶作剧下，却成了这种光景。

我让她坐在能一览风景的位置。

这就是你满心期盼、悲哀而美丽的衰亡风景。

我在她身边坐下，仰望月色。

此时某处传来宁静的乐声。

没错——这段乐声是从她的胸口中传出，虽微弱但确实存在，且悄悄地弹奏出声。她苍白的脸面向着月亮，仿佛身处睡梦之中地双眼紧闭，宛如歌唱般地低咏孤独的音乐。

她终于重生为八音盒了。

好了。

你成为音乐了。

以她的生命所弹奏的末日旋律化为月光，将海一点一滴染得惨白。

第一章

我们回归之处

带着烟熏味的风让我明白旅途的目的地已近。我的目的地是一座有大型湖泊的小镇。夕暮之中的浅紫月光在湖面闪耀着破碎的波光。渺无人烟的街道上，灯光开始一盏盏亮起，照耀了石板路。

然而在灯火通明的街景中，仅有一处仍被暗夜垄罩。

那里是个乌黑瓦砾的山堆。只有这栋房子被烧个精光，宛如它的存在已从这世上消灭。距离这栋房子被烧毁，似乎还没过很久。

我踏进瓦砾之中，寻找失落之物的蛛丝马迹。但一切早已为化为烟灰与焦炭。唯一幸存的黄铜时钟指针，正指向今晚最早登场的星星。

听说这里被烧毁之前是一家钟表行。我想应该是一家不起眼的店，说不定商品里还有外头没有的罕见钟表。也可能在这些钟表里头，就藏着我正在寻找的物件。只是一切已付之一炬。

我早就知道这栋房子失守了。这趟旅程一开始就是以绝路为目标。仅在这个月里，我就造访了位于三座城镇里的七栋焚毁建筑物。任一处都是被检阅官下令烧毁的地方。

所有人都不能持有任何图书。

这是我们这时代的规则。要是违反规则，检阅官就会将窝藏书籍的地点连同书籍烧毁。

据说检阅官原本只是审查书籍内容的职位。但到了现代，却承担了纠举有害图书并行使烧毁处分的任务。所有可能催化犯罪的书籍都会被他们烧毁。他们将定义无限上纲，结果所有书籍全都被视为有害图书。

他们主张在自己清除有害图书后犯罪就会遭到扑灭。实际上他们也为在战争与重大灾害之下陷入混乱的世界带来秩序。在这个世界，唯有他们筛选的话语才是真理。主掌真理的人于是成了世界的中心，建立起全新的言论审查社会。

我对被烧毁的物品知道得并不多，因为我出生于这些物品早已消亡的时代。据说多数书籍里记载着人的罪与恶，尤其是其中被称作“推理”的类型书籍。这些热爱谋杀的书籍成了焚书之中的代表性书籍。

假如以“推理”为首的书籍确实应该遭禁，检阅官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至少有许多人都相信如此。

书籍到底是不是应该失传的物品？

如今我仍找寻着答案。

我想书籍上大概记载了我们有所不知道的真相。

要是还有尚未被焚毁的书籍，我愿意踏遍天涯海角追寻。只是没有人会告诉我这种孩子——而且还是个外国人——秘密的所在之处。藏书人当然都是赌上性命私藏书籍。镇上的人也不肯透露关于书籍的情报。

但即使是畏惧检阅官而三缄其口的镇民，对于已经遭到焚毁的地方，口风也相对地松。他们可能觉得事情都落幕了，谈谈也无妨。不少人还是在焚毁处分执行后，才知道那里曾经存在过秘密。

因此我旅程的目的地，总是乌黑瓦砾的山堆。

只要听说哪里有个失守的地方，我就会动身前往。我很明白那个地方也只剩灰烬，但我还是相信跑一趟现场，说不定能多找到一些东西——

我在瓦砾之中蹲下，翻找灰烬的底部。我没翻到半个我渴望的目标。在我起身回望之时，我的视线中仅剩下一幕融入黑夜的虚无光景。太阳不知何时已完全西下，将我抛在这座城镇唯一的黑暗之中。

我在湖畔的小型旅馆寄宿，决定在这里度过一晚。

通过房间的窗能见到在湖泊彼岸并排的民宅。即使到了夜晚，这座镇的灯火也不曾熄灭。我不认识的人们就在那里生活。我感受到一股奇特的安心感，茫然地望着倒映在湖面的灯光。

在一片寂静之中，枯叶掉落的声音传入耳里。晚风吹散了竖立在湖畔的树木所剩无几的叶片。时序已步入冬季。堆积在窗框上的枯叶，想

必有天也会变成白雪。

我非常疲惫，一躺上床立刻呼呼大睡。多亏了燃木壁炉，房间里很温暖。这阵子一直都是呼气能吐出白烟的严寒气温。我身陷温暖的被窝，坠入了梦乡。

但就在即将天亮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

“起来，快起来。”

穿着旅馆制服的大姐摇晃我的肩膀。我记得她是大厅的柜台人员。我不懂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硬是要把我叫醒。

“对不起，我擅自闯进来了。”她向我展示钥匙串，“刚刚楼下大厅有两个检阅官上门，问值班的人有没有外国少年入住。他们好像在找你。”

“咦？”我不禁坐起身子。“检阅官？”

“你有没有头绪？该不会你手上有书吧？”

“没有。”我摇摇头。“我没有书。”

“是吗，那就好。但说起外国少年，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人。他们一定是想抓走你。”

“抓走我？”

“钟表行被举报以后，检阅官就在监视这个镇，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捕了。检阅官说是在找钟表行的同伙，他们似乎认为我们还有所隐瞒。”

“钟表行是指那家……”

“你知道他们家？你该不会认识他们吧？”

我直摇头。虽然我曾在钟表行停留，却也只见过瓦砾的遗迹。

大概有人见到我进入钟表行的瓦砾堆里头闲晃。我想目击者一定不是检阅官。如果是检阅官，当场就会逮捕我。这么看来，镇上的人或许视我为可疑人士。接获可疑人士的情报，检阅官当然会有所行动。

“可能是有哪里搞错了吧。无论如何，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把你带

走。他们的作风就是先抓人再调查。你最好先逃再说。”

“可是……我要是逃了，他们也会马上追上来。”

“别担心，我们先骗检阅官说你昨晚退房以后马上就离开了。这样他们也会放弃吧。”

她拿起我放在地上的双肩包递给我。我走下床接过双肩包。

“没关系吗？”

“什么没关系？”她歪起了头。

“放我走没关系吗？”

“你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吧？”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点点头。

“如果你被抓了，我们这里可能也会被烧掉。放走你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所以你用不着介意。来，赶快离开吧。”

我在她的催促下离开房间。

我们在走廊上奔跑，走廊上感觉不到人的动静。她在楼梯前突然停下脚步，将我拉到走廊的深处。

“他们爬上楼梯了。你走紧急逃生梯吧。”

眼前有扇老旧的落地窗，一开门就有干燥的风灌进室内。门外架着铁制的旋转楼梯。黎明的幽光穿透了遥远东方的夜空。

“你有地方可去吗？”

“有的。”

我情急之下撒了谎，走下旋转楼梯。我已无处可去，但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小心别被抓了哦。”

“请问……”我回过头来询问。“检阅官只有两个人吗？”

“对，我只见到两个。”

“有没有其中一方是小孩？跟我差不多大……身高比我高一些的。”

“没有，两个都是成年男子。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说不定是我认识的人，看来不是。”

“你认识检阅官？看来背后有些隐情。不管了，你快走吧。他们马上就会过来。”

我点点头，接着向她鞠躬致意。

“非常感谢你对我这么亲切。”

“保重啊。”她挥挥手关上了门。

见不到她的身影，我开始感到害怕。

宛如融化星空而成的深沉湖面，边缘也开始逐渐发白。我跑下旋转楼梯。从天而降的枯叶在空中跃动，将我层层包围，最后飘落在庭院。我压低脚步声，在枯叶堆积的无人步道上直奔，告别这个萍水相逢的小镇。

检阅官没追上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放弃了我，还是打从一开始对我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此后我游览了不少废墟，延续了一段在废屋生火过夜的日子。我避开城镇，边在废墟打转，边朝海洋前进。之所以要往海的方向走，是因为那里没有人。人们很忌讳吞噬文明的海洋，连检阅官都很少靠近。再说海洋还可以捕鱼，即使在最糟的情况下，我也不缺粮食。我对海洋很熟悉。

在海滨旅行也过了三个星期。冬日渐深，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比起旅行，我更像是在逃难。我总觉得背后随时都听得到检阅官的脚步声。

检阅官并不是每个城镇都存在，而是由中央检阅局派遣，极少停驻在单一城镇里。因此我判断焚毁作业结束的城镇应该不会有检阅官。假如当初旅馆的大姐没跟我通风报信，我现在可能早就被检阅官押送到不知名的地方了。

就算是这样，光是参观瓦砾山堆，或许我也能主张自己是清白的。然而我有不能被检阅官逮捕的理由。

因为我手上有检阅官查禁的戈捷特。

所谓的戈捷特，是指拥有宝石外型的“推理”结晶。据说在检阅官眼中，戈捷特可是比书籍更需要扫荡的对象。

多数的情况下，戈捷特被镶在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或用品上来掩人耳目，所以人们才会以英文“Gadget”来称呼这种物品。

我踏上旅途之际从英国带出来的父亲遗物，就是戈捷特。戈捷特被镶在颈链上，我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配戴在身上。

如果检阅官发现我有戈捷特，我应该无法全身而退。按照他们焚毁一切的规则，我本人很可能也会成为焚毁的对象。说不定我会跟猎巫一样成为火刑的牺牲者。

我原本并不知道自己的颈链里头有戈捷特。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是某名检阅官。

在检阅官之中存在着名为少年检阅官的异类，而他正是其中一人。

少年检阅官在检阅官里也与众不同，拥有阅读戈捷特的能力，是从小开始训练的精英。据说少年检阅官在检阅局里也仅有寥寥数人。他们肩负重大的职务，执行任务之际，身边必定会有成年检阅官随行，进行保护与监视。然而乍看之下少年检阅官受到百般呵护，实际上也像是受到了层层束缚。政府大概认为他们过于优秀必须受到彻底的制衡吧。

我第一次遇见少年检阅官，是在距今三个月前的事。

他们为了调查某桩有关书籍的案件，来到了我滞留的小镇。身穿黑衣，从黑色轿车走出来的检阅官，他们的身影在我眼中就像是死神。三人之中仅有少年检阅官穿着貌似军服的深绿色制服。他们充满威严与自信，还透露着一股神秘。

他们登场以后，我们原本以为会成为悬案的凶案轻而易举地落幕了。不过一个晚上，我就见识了他们的实力。

引导案件迈向破案的人，是少年检阅官江野。

他失去了心，取而代之获得了检阅官的能力，是名奇特的少年。

他在临走前发现了我的戈捷特，告诉我这件事。如果出现在我眼前的人不是他，说不定我早就成了被检阅官逮捕的罪犯了。

江野随时都可以逮捕我，但他没这么做。我相信这是因为他所遗失的感情之中，还残存着几分人类的心。

江野没跟检阅局举报我，他说想通过我的心来看世界。

他或许在寻找自己遗失的心吧。

他与我的邂逅只是短暂的交会。但我们共享的秘密，正一步步颠覆我们的人生。在这趟不断失落的旅程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似乎获得了什么。这个什么东西，足以称为渺小的希望。

……我想成为推理作家。

比起寻找失落的物品，踏上一场仅是走访失落场所的旅途，为创造而出发的旅途是多么迷人。我的目标不是黑暗的地点，我要朝明亮的地点迈开步伐。我想我一定是为了这个理由，才会从英国远道而来这个国家。

但这条路却是与江野这个检阅官无法共存的道路。他为了扫荡书籍而存在，只为了这个使命而生。让新的故事在这世上诞生，无非是跟他作对。

我们步向的未来就在相遇瞬间，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但我觉得在我的道路前方，就存在着他失散的心灵碎片。这种想法算是傲慢吗？

那起案件过后，我再也没见到江野。

我无从得知他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什么。检阅局是个充满秘密的组织。江野现在大概也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等待解读戈捷特的那刻降临吧。

我在海边找到了一间仓库，当晚就住在里头。仓库入口是开放式的，因此还能生火。我收集枯草用火柴点燃，生了一座小营火。我蹲在

营火旁，因寒冷与不安直打颤。淹没城镇的海涛之声，是孤苦伶仃的我唯一的慰藉。

当我说要成为推理作家时，江野脸上是什么表情？

没有心的他，理论上表情不会有变化。但在我看来他却露出了有点讶异而困窘的表情，难道是我多心了？

在这个世界写作推理究竟是一项多重大的决定，我还不太清楚。实际上又该做什么事，我也毫无头绪。我这个样子又能做些什么？说不定书籍上正记载我追求的答案。但在这个世界，就连寻找书籍本身都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我无能为力。

盯着仓库昏暗的角落，我感到很挫败。到头来我可能一无所获，再也见不到江野，就结束短暂的旅途魂归大海。那片温暖的大海，终将包覆我逐渐冷去的身体。

我望着父亲留给我的戈捷特——它的外观宛如蓝色宝石，镶在颈链上的银饰里——度过了漫漫长夜。凝视着拥有透明海洋色泽的宝石，我的心自然平静下来。接着我再次决心要继续踏上旅途，随后落入梦境。

天亮后我再次朝城镇出发。我不能在此结束我的旅程，更重要的是我饿了。到这地步检阅官应该也不会追过来了吧。

往山的方向前进，没多久就见到城镇了。

我来到一间小旅馆，柜台另一端的年轻女性一见到我，就仿佛看到脏东西似的皱起脸孔。这几周的逃亡的确也让我浑身脏兮兮的。

“你赶快去洗澡，顺便把你那奇怪的装扮也洗一洗。”她从墙上拿下一把钥匙丢给我，“你住101号房。”

“非常感谢你。”

我低头致意，朝客房走去。

我按照她的要求冲了澡，还洗了身上穿的衣服。这可是正统的英国海军制服。我从父亲手上接收过来，一直以来我的衣服就只有两件这种

制服。原本做得坚固耐磨的衣服，现在也都破破烂烂了。

回到柜台，接待的女性正在倾听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墙上的钥匙架还挂着所有客房的钥匙。看来生意很冷清。

“请问……有没有什么食物？”

我战战兢兢地向她搭话，她出乎意料地露出柔和的表情回看了我。

“我有兴致时会烤饼干，要吃吗？”她拿出一篮塞满了饼干的篮子。“里头就是些红萝卜饼干或南瓜饼干。”

“我可以吃吗？”

“可以呀。”

我狼吞虎咽地大嚼起饼干。她笑咪咪地看着我猛吃饼干的模样，接着为我递上了一杯热牛奶。

“我来猜猜你的名字。”

她突然冒出这句话，然后将收音机的音量调小，凝视起我的脸。仿佛是在心中默祷什么似的，露出严肃的眼神望向我。

“你叫克里斯。”

我不禁停下了拿饼干的手。

“你怎么会知道？”

“呵呵，猜对了啊？说起金发蓝眼睛的少年，大概就是你了吧。”她淘气地说，“其实你朋友不久前来过我们家。”

“该不会是检阅官吧？”

“检阅官？不，不是。是个很像骗子，叫做桐井的人。”

“桐井老师！”

“对，你认识他吧？他说要是有个叫克里斯的孩子来了，想请我们帮他传话。”

“他想告诉我什么？”

“‘我在跟你邂逅的镇上等你。’这家伙每句话都好装模作样。”

桐井老师是我的恩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是名音乐家，跟我一

样正在旅行。

“你认识桐井老师吗？”

“唔，有点复杂啦。”她的眼神飘向远方遥望，“大概一个月前左右，他突然现身，交代了这件事就消失了。他好像去了很多城镇留言。看来他很急着找你。”

“为什么是找我？”

“我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耸耸肩，“我猜他大概来日不多了吧。”

她说完以后就调大收音机的音量，陶醉地闭上眼睛欣赏受到许多噪声干扰的音乐。

“对了，如果你见到他，帮我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帮我跟他道谢……不，道谢还是免了。”

此后她就没说话了。

隔天，我开始朝充满回忆的小镇出发。

光是这趟漫无目的的旅程出现了一个目的地，我感觉自己就打起了精神。那座城镇是以前我刚来到这个国家时最早造访的地方，也是桐井老师的故乡。

我很清楚前往这个城镇的方法。

就是通过架在海上的漫长桥墩。

那座桥原本是连接市镇的铁路，起初并不是架在海上的桥。由于海平面骤升，城镇被海水淹没，高架桥好不容易才幸免于难。现在人们利用这座桥来徒步渡海。铁轨则被运到别处当重建资材，几乎都被搬走了。

出发后第三天，我终于抵达这座桥。此时天也黑了。耸立在夜间海洋之中的桥墩上头，有人沿着水泥墙每隔一段距离就装了一颗颗的小灯泡。灯火一路蔓延，不曾绝灭。看来可以直接走到海洋的另一头。

我没等到天亮就开始过桥了。

我必须尽快去见桐井老师。

桐井老师在找我。他一定有非见到我不可的理由。

只有灯泡的灯光不免有些寂寞，于是我打开手电筒陪我一起走。这一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晚间荒凉的桥与昏暗的森林或云雾缭绕的山不同，给人一种人工建设的恐惧感。

在照耀黑暗的手电筒光芒之中，我冷不防见到闪烁的光辉落下。

下雪了。

小小的结晶转眼间就将周遭染成一片银白，连夜色都明亮起来。昏暗的海洋另一端，可见白色的桥墩隐约浮现。

都来到这里了，我不能停下脚步。

我循着灯光，朝桥的终点前进。

我走了整个晚上，才终于清楚见到桥的周围有针叶林。桥下已是陆地，但桥还很长。我小跑起来，以免被雪滑倒。

灯泡的光线还没到尽头，不过我在半路上见到一个标示楼梯的告示，就走下此地来到地面。想要抵达那座城镇，就得找个地方下桥。要是我错过下桥的时机，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桥看起来像是一路往黑夜的另一端无限延伸。

我在桥下生火，在天亮前稍事休息。我躺在火旁边，试着转动小型收音机的选台旋钮，但没听见任何人的声音。

在山头开始蒙蒙亮的时候，我再次踏上旅程。雪已经停了。冰冷的空气直刺我的皮肤，洁白的积雪十分炫目。

我来到宽敞的车道。虽然在积雪的影响之下我分不出车道与周围草地的界线，汽车的轮胎痕却也让我明白这里的作用。城镇就快到了。

沿着这条车道向上走，应该就能抵达桐井老师所在的城镇。

沿着林道的边缘行走，前方传来汽车接近的声音。这股与黎明格格不入的喧嚣带给我不好的预感。情急之下我藏身在树阴之中。

漆黑光亮的汽车以猛烈的速度呼啸而过。

……是检阅官。

那辆车毋庸置疑是检阅官的驾车。

他们丝毫没注意到我，消失在路的彼端。

该不会检阅官是来追捕我的吧？还是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便先来堵人？可是能靠桐井老师的留言循线来到这座城镇的人，应该也只有我一个。他们无法抢先一步。

这座城镇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说不定桐井老师会特地找我过来，也跟这件事有关。

标明城镇入口的招牌掉到地上，被雪覆盖。我以前拜访这座城镇时，曾经见过这块招牌。擦掉积雪，只见一块生着红色锈斑的铁板。我抬起头凝望着路的另一端。

以缓缓上升的坡道为中心，砖瓦道朝左右延伸。砖瓦道上有以水泥、铁皮、木材与砖头等各种材质建造的民宅随斜坡而建。一大清早还见不到人影，但从这井井有条的街貌来看，也看得出这里不是聚落废墟。

像是避免惊动沉睡中的小镇似的，我压低脚步声静悄悄地行走。在积雪的早晨里，就连一口呼吸声听起来都格外响亮。

放眼望去，城镇并没有异状。但与我一年半以前在此度过的时光相比，这座城镇似乎荣景不再。原本商业区还能见到面包店、花店、鞋店与服饰店显目的招牌四立，现在几乎看不到了。绿叶成荫的行道树与公园的长凳也都不见踪迹。从前在此地见到的人们又都去哪了？让我感到不太舒服的，是尽管雪地上没有任何人走过的迹象，却留下了无数的汽车轮胎痕。这八成是检阅官的车。这座城镇出事的预感，越来越真实了。

桐井老师的住处在哪里？

以前的我曾在这座城镇走投无路。当时我刚来到这个国家不久，别

说是目的地，我连食物与投宿之处都没着落。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就跟迷路的猫一样惨，说不定还更糟糕。镇上居民回避着四处游荡寻找借宿之处的我，让我吃上不少闭门羹。就在夜色渐深，我的体力即将见底之际，我发现了教堂的废墟，暂时栖身在里头。

不知道那座教堂是否还在？我循着记忆踏上幽暗的小径。走着走着，我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回溯往事。

不久后石墙的另一端逐渐可见到三角屋顶的教堂。这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对生长于英国教会学校的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建筑物。

当时的教堂便已跟废墟没有两样，现在也没什么改变。墙面随处可见坍塌，入口大门的铰链摇摇欲坠，歪歪扭扭地勉强维持了门的外型，当然也没有上锁。

我悄悄往教堂里头一看。

里头是一片冰冷刺骨空荡荡的空间。在清晨神圣的微光之中，自然也不见人影。泛黑的地板上积了一层薄尘。长椅全都被拆除了，祭坛、管风琴的音管与风琴本体这些具有教堂风情的物品全都不见踪影，除了眼前墙上挂着的十字架。

我在孩提时代由于意外与灾害失去父母而成了孤儿，被教会收养。教会不仅是学校，也是我的家。因此即使我现在远离英国，见到教会仍然会因思乡之情而感到心痛。不知道我在英国告别的那些人，现在是否还安好？

我一进入教会，便跪在十字架前合掌祈祷。小时候学习的祷告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在祈祷的过程中，我有种宛如缓缓沉入水底的感觉。

好了，我得赶去桐井老师的身边。

我站起身子，将手伸向大门准备出去。

然而门却猛然从外侧打开，我整个人被弹到了地上。

尘埃四散。

有人进入了教堂。这个人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一进到里头赶紧关上了门，似乎相当慌张。

一个娇小的人影在飞扬的尘埃之中现身。

那是一名黑衣少女。

她一注意到我的存在，立刻僵在原地停止动作，低头望向我。我跌坐在地，回望着她圆瞪的双眼。我的视线末端即是她震惊的漆黑眼眸。

正当我努力起身，她猛然向我伸出右手。我困惑地抓住了她的手，那只手穿戴着长至手肘的雪白手套，摸起来比雪还冰冷。她手一抽，我顺势站起身。

“谢谢你，我没事了。”

听见我这么说，她过意不去地低下头，作势向我道歉。接着她张开口仿佛要说什么，却不知该怎么表达，惊慌地低垂长长的睫毛，不发一语。

她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年纪，身高也几乎一样，可能比我略高。

她身穿的漆黑公主风连身裙虽然是一件女性化的可爱衣裳，仍有种英气的感觉。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纤长的手足带着少年的风韵。连身裙是短袖的，因此手套没遮蔽到的手肘至上臂处暴露在外，因寒冷而显得肤色苍白。

随意修剪的及肩长发上，融雪的水滴宛如饰品闪闪发光。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头发全是白的，洁白到即使身在雪中也能清楚辨别。

构成她的一切元素，皆是黑白分明。

“外头怎么了？”

我这么一问，她恍然大悟似的脸色一变，开始东张西望。她似乎非常匆忙，没回答我的疑问就开始寻找起东西。

“你在找东西？”

“呜呜。”

她从喉头发出声响回答，并摇摇头。她露出十分困顿的表情，在教

堂里头四处打转。

“请问……你怎么了吗？”

她维持沉默，手指向入口的门扉。

见到我歪起头，她露出迫切的表情朝外头指了好几次。我仍然无法明白她想表达什么。

但我倒是注意到关于她的一件事。

“你是不是不能说话？”

我一问，她有些迟疑地点头肯定。

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之她无法开口说话。不过她似乎也能用哼的方式震动喉头发声，看来并非完全无法言语。

她再次脸色凝重地指向门口。她伸长手臂，就像是要告诉我危机随时会逼近。

此时我听到远处传来逐渐靠近的汽车引擎声。

我对这个声音有印象。

听见这个声音便脸色发白的人不只有我。

见到她表情瞬间僵硬，我这才发现朝我逼近的东西庐山真面目为何。

“你被检阅官追捕吗？”听了我的问题，她微微地歪起头，“就是穿着黑色西装开黑色轿车的男人们。”

她用力点头肯定我的推测。

“果然……”

我刚才见到的检阅官座车大概也是前来追捕她的车。待在这个镇上的检阅官们的目标或许不是我，而是她。

引擎声在近处打停。

我屏住呼吸靠近门口，悄悄开门，确认外头的情况。

道路前方停靠着一辆黑色汽车。驾驶座与助手座的车门同时打开，有两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正要下车。他们还没注意到这里的动静。

我毫不犹豫将头缩回门后，关上了门。

“他们就在外面。”我压低声音告诉她。

她狂乱地来回踱步起来，接着突然打开放置扫具的置物柜，硬是想钻进里头。

她该不会是想躲在里头吧？

“你冷静点。他们一定是循着你留在雪上的脚印追过来的，所以你就算躲起来，也会马上被发现。”

她半边身子还塞在置物柜里，一脸束手无策地回头望着我。

我环视室内。屋内深处有光线射入。屏风的另一端有扇小窗。

“我们说不定可以从窗户出去。”

我们一起移动到窗户前，将手搭在窗框上。然而窗户是封死的，无法开启。

没有其他出入口。我们只剩下正门这条路，但检阅官就要过来了。要是现在出去，就会他们狭路相逢。

“打破窗子吧。”

我从置物柜拿出扫把，用把柄的尖端戳刺窗户，只是玻璃太厚了，无法轻易敲破。

我环视四周寻找可派上用场的道具，女孩突然推开我站到窗户前方。她高举右手，像跳舞似的大幅扭腰，甩动手臂用拳头扣向玻璃窗。她的动作流畅，不带一丝犹豫，仿佛很清楚这么做就能打破窗户。

她的手臂轻易地就戳破了窗户。碎片闪耀地四散，刺向外头的雪地。

她回过头来，露出恶作剧的笑容。

窗户破了虽然也让我惊讶，只是她一派云淡风轻的表情更令我难以置信。就算带着手套，她难道都不会痛吗？她没有哪里割伤吗？

她向我展示自己的右手。手套看起来没有渗血。她从呆若木鸡的我手中抢走扫把，用握把撢落窗框上残留的碎片。向外窥探，确认安全。

“快走吧。”我恢复神智向她说。

她点点头，一脚轻巧地跨过了窗户。漆黑的裙摆飘荡膨起，新的脚印在雪地上烙下。

我也跟着她来到外头。我不能就这样单独留在教堂。就算他们的目标是这个女孩，想必也会对我起疑。我没有自信能强辩过关。

就在我们从窗边消失的同时，我感觉到检阅官们打开教堂的门闯入其中。他们应该立刻就注意到窗户的不对劲了，然而我们快了一步。我们从教堂的侧边钻进小道，这条路汽车没办法开进来。

我带着她穿越宛如迷宫错综复杂的暗巷，穿越建筑物的阴影与破损的围篱，在无人的小镇狂奔。她乖巧地跟着我跑。她或许很疑惑为什么我要跟她一起逃离检阅官的追捕。她之所以会顺从我，是否因为她把我当成自己人？希望如此。

我们朝河流前进。如果我的记忆还可靠，附近应该有一条轻浅的小河。

继续沿普通的路逃下去，检阅官一定会循着脚印跟上来。要消除脚印的话，进入河川移动就好了。我边走边向她说明。

我们跑过草原，在公园旁发现小河。这条河比我印象中的还要更细更浅一些，河宽顶多才十米左右。

她原本还犹豫不想脱鞋，在我的劝说下不满地皱眉，这才终于点头同意。这种气温还是别弄湿鞋子比较好。我们一手拿着脱下来的鞋子，空出来的手紧紧相握，走入河中。河水冷得就像是在我们的脚上千刀万剐似的，只不过这股感觉也立刻麻痹起来。走到河流中央时，水深已达膝头，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水流冲倒。跟她相握的手令我感到安心。

就算是检阅官，也不会追进河里。只要隐匿了一次踪迹，想必可以争取许多时间。

我们在河里往上走一段时间，才上了对岸。我们重新穿上鞋子走上车道。车道上残留着轮胎痕，我们朝轮胎痕的反方向行走。

突然间，她从背后拉住我的衣服。

“怎么了？”

我转过头询问，她指向空无一物的道路前方。接着她强硬地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建筑物的暗处。

没多久，有一辆汽车从车道驶过。是检阅官。我们目送他们离去。车上的检阅官与教堂前的两人组是不同的人。

到底有多少检阅官来到这个城镇?

汽车开下坡道。

我们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跌坐在地。

此处是住宅区一隅，被红砖墙团团围住，犹如城镇遗世孤立的空白角落。地上堆着木柴，我们把它当成椅子，在上面休息。仰望天空，大气宛如冻结似的苍白。

城镇仍处于睡眠之中。虽然能感觉到一般市镇的生活感，却完全没有人的动静或声响。说不定这座城镇的人被下了整个冬天都会持续沉眠的魔法。

我在冻僵的双手上呼气取暖。

她脱下鞋子揉揉发白的脚尖。仔细一看她的鞋子沾满泥巴，非常肮脏。在遇见我之前，她大概就在雪中持续逃了很久。脏污的裙摆诉说了她的苦难。

“你不要紧吗？”

她抬起脸来露出逞强的假笑，对我点头。

“为什么检阅官会追捕你？”

她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接着重新穿回鞋子，凝视着自己的右手。

看上去她并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她看起来并未持有书籍，也不像是身上穿戴着像戈捷特的饰品。而且，她好像还不太清楚检阅官是何许人也，以前可能住在非常封闭的环境吧。

如果她没有违规，可能就是她居住的地方或相关人士触犯某些禁忌。只不过若她只是普通的知情人士，事情怎么会演变到整座城镇都配置了数目如此众多的检阅官呢？

她突然起身，拍掉裙子的脏污。我也跟着她站了起来。

她见状伸出双手作势推绝，接着摇头拒绝我。

“怎么了？”

她仍一个劲地举着手。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吗？”

她点了两三下头。

“为什么？你有去处吗？”

她别开视线，随后仿佛下定了决心，咬着下唇缓缓点头。

她应该无处可去。我跟她撒过一样的谎，我很清楚。

我冷不防抓住她逃也似的抽开的手。

“我们一起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或许靠我们两人的力量都能解决，就像刚才那样。”

她低垂着头，用脚跟轻踹积雪。或许她在借此掩饰想逃离我的脚步动作。

“这座城镇有我的朋友。那个人一定会帮助我们。”

她抬起头望着我，将垂落脸颊的白发拨开，接着又迟疑地歪起头。

“来，跟我走吧。”

听到我这么说，她终于露出笑容，那笑容有些开心却又有些不安。

我发现自己正用力地抓着她的右手，赶紧放开。

“对不起。你不会痛吗？”

她点点头。

“之后要请你多多指教了。我是克里斯提安纳。”我这才第一次报上名字，“叫我克里斯就好。”

克里斯。

她抽动嘴唇仿佛在念出我的名字，但没有发出声音。周围一片鸦雀无声，仿佛在她说出话语的那刻，世界就失去了声音。

“你叫什么？”

“呜——”

她如歌唱般地回应我。这段轻哼不仅是她的名字，听起来也像一段简短的音乐。

她因沟通不良露出心急的表情，又突然恍然大悟地蹲在地面上，用食指在雪地上写字。

“悠悠？”

我读出文字，她点头肯定。

她正准备起身，我顺势抓住了她的手并与之紧握，确认我们彼此是伙伴。她戴着白色手套，在柔软布料底下的手，握起来就像冰冷的机器。我别开视线好隐藏自己的困惑。

“走吧。”

我牵着悠悠的手，在沉眠的城镇中行进。

绕过某个转角时，我似乎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便抬头仰望附近的混凝土大楼。那里正是桐井老师的教室。我记得自己刚造访此处时，似乎也是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我在歌声的引诱之下从窗户探视里头，桐井老师欢迎我入内。我真怀念他那天温柔的笑容。

然而今非昔比，建筑物的表面到处都是龟裂，部分壁面大规模剥落。有些地方还能见到墙壁内部的钢骨暴露在外。所有窗户都用木板封死，无法窥见里头的模样。以前那块音乐教室的招牌也不复存在。

孩子们的歌声难道是从记忆中召唤而来的幻听？大约一年半以前，桐井老师在此经营音乐教室，教导孩子们乐器的演奏方式与音乐。我在这间教室的一隅借住了几个礼拜。我曾经参加过教会的圣歌队，很擅长歌唱。在音乐教室的孩子们面前献唱，所有人都感到很稀奇，一直要求

我重唱。或许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见圣歌。说到底他们就算听过音乐，也不曾听过有歌词的歌曲，因为歌曲也是检阅对象。这座城镇没有歌曲。桐井老师赞赏了我的歌。

我再次打量怀念的建筑物。入口用厚厚的木板封死，无法入内。我们绕到建筑物的后侧，后门虽然也遭到封锁，倒是可以靠小小的通气窗设法进入。我捡起脚边的石子扔向窗户，打破玻璃。我率先进入建筑物内，接着再拉悠悠进去。

遭到封锁的建筑物内的空气，有种潮湿的水泥味。狭窄走廊的墙上能见到被某处渗出的水侵蚀的痕迹。

在积满灰尘的走廊上走一段路，就来到了大教室。以前这里摆放着给孩子们用的桌椅与乐器，如今空无一物，室内飘荡着寒冷的空气，与留在记忆中的热闹光景大相径庭。时光仿佛已过了数十年。

“没人啊。”我沮丧地喃喃自语。

我还以为桐井老师说不定会在。

目前桐井老师跟我一样正在旅行。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丢失的乐器与音乐。在他的旅途中，我们曾数次碰头，每次我都被桐井老师拯救。我完全搞不懂桐井老师什么时候回到的这座城镇，现在又身在何方。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总比胡乱晃荡好。”

悠悠微微点头听从了我的提议。她似乎很不安，抓着我手臂四处张望。

我们将背贴在墙上坐下，凝视着空荡荡的房间。昏暗宁静的废屋一室内，流逝着的仿佛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奇特时光。从被木板封起的窗户缝隙中，时不时可见人影掠过。那是一大早醒来的镇民吗？还是检阅官？说不定根本是其他物体的影子……我们害怕地观望着影子来去。

检阅官想必马上就会把我们揪出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抵达桐井老师的所在之处。

“桐井老师应该在这座城镇的某处。我是为了见老师才回到这里

的。”

我小声地向她道来，悠悠用力眨眼，以眼神同意。

“我一定会带你一起去。”

悠悠开心地笑着，将下巴贴在抱起的膝头上。

我简短地向她说明自己离开英国至今的旅程。悠悠似乎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但她似乎也明白那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其实我是在检阅官的追逐下来到这座城镇的。”我压低声音坦白秘密，“因为我手上有他们禁止的物品。”

悠悠歪起头，直盯着我的眼睛，仿佛想从其中找出我藏起来的东西。

我没向她献上我的眼珠，而是指向自己的颈链。

“这是‘推理’的结晶。”

据说这个国家是“推理”残留的最后土地。贡献出这个事实的人，是推理作家们。本来这个国家的检阅就相对宽松，在最低限度的删改下，作家们一手建立了独特的故事文化。其中“推理”发展出独特的路线，名留青史的作家们纷纷诞生。当然在那个年代也有不少人忌讳杀人的故事，据说读者也只能偷偷摸摸阅读。这么做却没有演变出大规模焚书运动，应该是因为作家与检阅官之间建立了秘密的默契。

都怪战争打破这个状态。这个国家在战争中落败，被大国占领。检阅方向也由大国主导，导致检阅局逐渐揽权，如今实质上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书籍逐渐失传的情况下，“推理”作家施展了最后的诡计。他们将“推理”化为单纯的数据，把这些情报以物理性的方式铭刻在各种物质上。这就是形同“推理”乐谱的物品——戈捷特。

戈捷特的种类五花八门，多数按照“推理”的要素加以分类。比方说有些戈捷特叫“密室”与“暴风雪山庄”。要素则或许也可以称为主题。这些数据在多数情况下，总是被铭刻在透明玻璃质的物体上。

我这个形似蓝色宝石的戈捷特镶嵌在颈链的银饰中，无法拆卸。里头记录了“推理”的数据。

我的戈捷特是“记述者”。也就是说这个戈捷特里网罗了推理小说中“记述者”的任务、以此为题材的书例或是诡计。然而想要读懂里面写的文字需要知道诀窍，用普通方式窥看戈捷特也无法掌握内容。我也没能学会解读方式。朝里头窥看，只能见到水中有无数文字浮浮沉沉，宛如正在舞蹈。

戈捷特自然也是禁止对象，跟书本一样，一旦发现就会惨遭销毁。

所以我很犹豫该不该给悠悠看戈捷特。让她知道这件事，很可能就会害她背上罪嫌。不知道比较好，以前我也是被这样叮嘱的。

不过她说不定在自己不知情的状况下碰过戈捷特，就跟我以前一样。

“很美吧？”

悠悠闭上一边的眼睛，凑近我的脖子窥看那颗石头。她的白发在近处看起来很美丽，我突然感到害臊别开视线。

悠悠盯着我的石头看了很久。

“你对这种宝石有印象吗？”在我的询问下，她摇摇头。看来她真的不懂自己为何会被追捕。

“你是从哪来的？”

听了我的问题，悠悠犹豫了一会，接着指向墙壁。她的意思大概是墙壁另一端某个遥远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一阵子？昨天？”

她点头。

即使无法言语，勉强还是能对话。但想问出详情十分困难。

我灵机一动在地板的灰尘上用指头写出平假名与英文字母。

“你识字吗？”

悠悠面有难色看着地上的字摇摇头。看来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我

们不方便用文字沟通。

她到底是什么人？过去都过着怎样的生活？从她的穿着打扮来看，我不认为她在荒郊野外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也不像在都市角落像老鼠一样坚强求生的人。她应该生活在安全且不愁粮食来源的地方，大概还有愿意守护她的人。

但出于某种理由，她被赶出那个安全的地方。

她为什么要逃？

“悠悠原本待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吗？”

悠悠点头。

“那里还有其他人吗？”

悠悠掰起手指开始清点。她数到第六根指头停下动作，最后指向自己。

“包含你有七个人？”

她点点头。

“那里是孤儿院吗？”

她没什么反应，我说错了。

“有没有什么能指出你以前的家的方法？”

她陷入深思，接着灵光一闪地表情为之一亮。

“怎么了？”

她点点头，鼓动喉头发出轻哼。

这不是普通的回应，每一声都比较长，还有不同的音高。不同的音高组成一小节旋律，而旋律最终又形成了音乐。

她正在唱歌。

她发出的轻哼原本听起来就像是音乐。或许对她来说，音乐与语言具有同样的功用。

我听了一会儿她的歌声，我没听过这首歌。我想这应该是一首夜晚的歌。她的歌声让我眼前浮现一片景象。月亮高挂在夜空之中，冰冷的

月光洒落城镇的模样历历在目。

“原来你会唱歌啊。”

我这么一说，她便停下歌声，有点得意地挺起胸膛。

“你以前住的地方也有音乐吗？”

她以轻哼回应我。

据说从前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歌曲。

就跟多数情报一样，歌曲与音乐也受到检阅局的管理。检阅局的主要禁止为音乐填写歌词的行为，还有表演内含暴力表现的歌舞剧，以及拥有上述的记录物。我们在广播听到的音乐全都经过他们的审查，都是些平静的曲子，当然也不含歌声。

严格来说，目前演奏乐器本身并不是遭到禁止的行为。检阅局管辖的是情报，他们可能认为乐器所演奏出的旋律不违反规制。也可能是因为演奏这项行为不具实体，他们也无从删除。

然而检阅局对音乐家们的监视却愈发严格，许多人被贴上反社会的标签，受到严厉的迫害。音乐好不容易借由音乐家的演奏才得以保有自由，在检阅局的施压下，绝大多数的演奏家也抛弃了乐器。如今音乐本身正随着演奏技术的衰退逐渐流失。

收音机播放着他们遗留的音乐，有许多收听民众。但总有一天音乐也会与歌曲一样失传。

在我们这个年代，歌曲已不复存在。

撰写歌曲的人与歌唱的人都不在了。我所知道的只有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传唱的圣歌。所以在我想象起歌曲是什么的时候，我联想到的是祈祷。歌曲就是祈祷。

悠悠又是怎么想的？

她靠着自己的声音唱奏出来的是音乐，是歌曲，还是祈祷……

她的存在衍生出越来越多谜团。

在我陷入深思之时，她唱起了与方才截然不同的曲子。她歌颂出的

乐声悦耳动听，而她的唱腔就像是在绘于空中的五线谱上，一丝不苟地排列着透明的音符。唱着歌的她看起来打从心底快乐。

“你的声音真好听。”

听见我这么一说，她害羞地停下了歌声。

“你不唱了吗？”

她将脸埋在合抱的膝头之间点点头，我感到有点可惜。

室内慢慢暗了下来。现在离太阳下山时间还早，大概是厚重的雪云开始垄罩天空了。

“我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我站起身走进窗边，通过木板的缝隙窥探室外。天色看起来还会再下雪。不知何时雪道上留下了无数的脚印，赤红的砖瓦路暴露在外。在我们不知不觉间，镇上的人已展开了日常生活。然而从废屋的窗户窥探出去的世界，就像是个久远往事的梦境，笼罩在朦胧的暧昧之中。

现在移动似乎还很危险……

我离开窗户回到悠悠身边。她的皮肤苍白得仿佛冻僵了。

“对了，这给你用。”

我从包里拿出平常睡觉时用的毯子递给她。她迟疑地接过毯子，披在身上包覆全身。

“呜呜。”

“不客气。”

我们抱着腿互相依偎，消解寒意，度过了一段宛如置身海底、昏暗而静默的时光。回过神来，悠悠正将脸埋在腿中开始打盹。她想必很疲倦。

现阶段我只能倚靠桐井老师。这栋大楼是他从前待过的地方，说不定哪里还残留着显示他目前所在处的线索。

我耐不住性子站起身来，决定将呼呼大睡的悠悠留在这里，自己在建筑物里头寻找线索。

查看隔壁房间，里头有简易床架，床垫还留在上头。我记得这房间原本是用来小睡一番的休息室。我从床架上拉出床垫搬到刚才的房间。在我拍掉上头的灰尘把床垫放在悠悠身边以后，她的身体仿佛自然做出反应，自己就滚到床垫上躺下了。她缩着身子的睡姿就像只小猫咪。

接着我爬楼梯来到最高层，一间一间地查看每个房间。

四楼与三楼里只摆放着沾满灰尘的木制书桌，坏掉的电话以及翻倒的书柜。雾茫茫的飞舞尘埃显示出人们早已从这栋大楼撤出。

多数房间都空无一物，也没有电力。电热炉不堪使用，也没有暖炉。要是在这种地方生火，马上就会烟雾弥漫。晚上可能得挨冷受冻了。

我移动到二楼。

二楼有我以前借住的房间，那是个用来充做仓库的小房间。打开来看，果然跟当年没什么两样。深处的架子积了厚厚的灰尘，放置着工具箱与人字梯。我在睡梦中翻身，常常会一头撞上工具。工具箱里头有铁锤与扳手等工具，我选择了较轻的工具装进背包携带。尽管擅自取用令我感到过意不去，但这些物品未来说不定会派上用场。

我瞧瞧大房间。迎面的墙上有块黑板。这是以前桐井老师教孩子音乐时使用的黑板。

黑板上用白色粉笔画了大大的东西。仔细一看，是地图。

地图上头涂成白色的方形似乎是目前所在地，也就是这栋大楼。沿着从此处拉出来的箭头走，就能见到一个注记着星号的地点。

这很可能是桐井老师用来表示自己所在地的地图。

桐井老师早就料到我会来这里，才会在黑板上留下地图，告诉我他的所在地。一定是这么一回事。

我为这个大发现感到振奋，直奔回悠悠身边。

“悠悠，我知道我们该去哪了！”

但悠悠从床垫上消失了。

我惊讶地环视房间，发现她正蹲在窗前窥视着外头。

“悠悠，怎么了？”

我从她身后搭话，她神色凝重地转过头来，将手指贴在嘴上，示意我保持沉默。

我这才发现异状，来到悠悠的旁边观察外头动静。

眼前停了一辆黑色轿车，正是我们看到腻的检阅官座车。车上没有人，街上也没见到检阅官。

“他们大概在搜查这一带。”我对悠悠嗫嚅道。

说时迟那时快，大楼入口处传来了动静，一种粗暴摇晃门板的声音。我们吓得差点叫出声来，赶紧压住嘴。

正门封死了，没有人进得来。声音没多久便停歇，寂静再次来临。

我跟悠悠专注聆听，只不过门仅发出一次声响，没有第二次。刻意抑制的呼吸在一片沉默中吐着白烟。

检阅官们有没有死了心打道回府呢？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我们躲在这里。我不认为他们会特地突破封锁进来。

但要是检阅官绕到后门呢？

要是他们发现后门的窗破了，应该也会起疑。后门附近也还留着我们的脚印。再怎么后知后觉的人，也会发现我们躲在这里。

我们到底该照旧按兵不动，等待检阅官离开，还是该趁现在抓住机会逃跑？

我跟悠悠赶往后门查看外头的情况。冰冷的空气自敲破的窗流入走廊。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窗边朝外头望去。

就在此时也有个黑影从外面探头进来，想查看里头的情形。

“哇！”我忍不住大叫一声跳开。

身穿黑西装的男子瞪大双眼，隔着窗户盯着我看。

“你是哪来的？”男人说，“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他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停留在躲在我身后的悠悠身上。霎时间他脸色突变，变成了检阅官铁面无私的表情。

“找到了。”他对着手边的小机器开口，“还有个外国少年同行。”

男人想要闯入，但窗户太小，他的身体似乎无法穿过。

我情急之下抓起悠悠的手，朝建筑物内部狂奔。

男人的呼叫声令我们备感压力，我们无视他的声音朝楼梯前进。

我们跑进二楼的房间，从窗户向下望。太高了。正门的道路是砖瓦路面，我们不可能平安着地，积雪也没厚到可以为我们缓冲的地步。而且还有另一名检阅官在建筑物前方道路徘徊，想围堵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出这栋大楼。

楼下传来声响，是窗户连同封锁的木板一起被砸破的声音。检阅官想必打破别扇窗闯进来了。

悠悠拉着我的袖子催促我。

该怎么办？

我拼命思考。刚才见过的东西里是否能给我答案？

……有了！

我跑进仓库带走人字梯，一个人搬运实在很吃力。我费力扛起人字梯，吩咐悠悠往上爬。

这栋大楼顶楼是开放的。

我们的逃脱路线只剩这里。

我们在楼梯往上爬，打开通往屋顶的门。冰寒刺骨的风灌进来，吹乱了我们的头发。灰蒙蒙的云直逼头顶，零星的雪花自仿佛伸手即可触摸的云海之中降下。

从没有围篱的屋顶，可以一览宛如模型的街景。眼前全是逃离海洋的人们紧急打造、粗糙而惹人怜爱的住家。烟囱喷出的烟随风飘摇，消失在雪云满布的天空。

我移动到屋顶的边缘。另一栋大楼紧邻而建。只不过虽说紧邻，大概也隔了三米。另一栋大楼略低，使得大楼之间的深谷显得更为宽广。楼顶上的风吹得雪花四处飘扬。

我拉开人字梯，弄成垂直梯的形状。长度很充裕。我将梯子垂直立于深谷的边缘，直接把梯子一头推向另一端。

两栋大楼之间形成了一座桥。

我与悠悠面面相觑。路虽然出现了，但踏上去需要勇气。

“没事的。”我安抚悠悠。

一定不会有事。

不能继续磨磨蹭蹭。检阅官已经闯进大楼里了。

我必须先过桥，向悠悠展现桥有多安全。

我摇晃了好几次梯子，确认不会滑动。另一栋楼的顶楼架着不锈钢栅栏，梯子的尾端正好卡在栅栏上。

梯子朝对面大楼倾斜而下。我转过身来踩上了梯子。这个姿势很不稳固，悠悠忧心忡忡地俯视着我。

只要踩空一步，我的身体就会陷入无依无靠的空中。从大楼底端向上吹拂的风势很大。踏在梯子上的感觉比我预期得还要稳固。正下方的地面是一片白雪，看来就算坠楼也不打紧。雪地甚至让我都想跳下去了。

我终于爬到了另一端的大楼。实际上两楼之间的距离构不成多大的阻碍。跨过围篱踏上顶楼，我才终于如释重负。

“接下来换你了，悠悠！”我朝对面大楼向她高声呼喊，免得被风声盖掉，“快趁他们追上来之前爬过来！”

悠悠点点头，把肩披的毯子在脖子前打结，以免毯子被风吹走。接着她毫不迟疑地转过身来踏上了梯子，出乎我意料地很快下了梯子。这么说来，她的身段的确异常轻盈。

就在只剩几阶的时候强风吹过，梯子剧烈摇晃。她在原地停步等待

风停。她身上披的那件宛如披风的毯子啪哒啪哒地拍响，打好的结顺势松开，毯子被风吹跑了。悠悠慌慌张张伸出右手想抓住毯子，却失去了重心。

“危险！”

悠悠立刻重整姿势。接着她一脸惋惜地望着掉落的毯子。

在我胆战心惊地见证这一幕的时候，有两名男子从对面大楼的屋顶现身。

是检阅官。

即使见到架在大楼之间的桥，以及即将过完桥来到另一边的悠悠，他们也面不改色。

“我们只是想问话。不需要继续逃窜！”检阅官说，“现在立刻回到这里。”

悠悠无视他们的呼吁，过完桥后抓住栅栏，脚往后一蹬，把梯子踹下楼。地面响起了金属冲撞的声音，我们与检阅官之间俨然形成了一道幽谷。耳边传来检阅官惊呼的声音。

反将一军的悠悠露出得意的笑容，翻过栅栏抵达了我身边。我们不自觉地握起了手，仿佛在确认彼此都平安无事。

“快走吧。”

我们跑到门边抓住门把一拉，但门无法打开。这道门上了锁。门边有一扇小窗，看来可以从这里钻进去。我从背包拿出铁槌打破玻璃窗。

突然，悠悠惊慌地拉住我的衣服。

我疑惑地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大楼顶楼有一名检阅官消失了。

他去哪儿了？

难道他为了追捕我们，先下了大楼？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另一名检阅官从屋顶冲出，跳到了这栋大楼上。原来他是为了助跑，才会先后退。

他没因雪失足，平安降落，接着他缓缓站起身子，面无表情地盯着

我们。他的表情显示出他深信自己随时可以逮到我们。

我从窗户钻进大楼内侧，从里头解开门锁。我把悠悠拉进门内，立刻锁上门。我们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梯，背后传来敲门的声音。

我们到一楼，打开玄关的锁冲到外头。

就在此时，另一名检阅官刚好从隔壁大楼走出来。看来在我们往地面下降的期间，他也在隔壁大楼里往下爬。

悠悠冷不防松开我的手，朝道路旁飞奔。

“悠悠！”

我连忙追上。就在悠悠的目的地，刚才掉落的毯子正摊在雪上。她迅速捡起毯子回到我身边。我们直接横越车道，进入狭窄的步道。

我们每跑一步，脚边就会溅起宛如水花的雪。每次回头，都会见到检阅官的身影。小巷虽然对我们稍微有利，脚印却会清清楚楚地留在步道上。即使躲在楼房的死角里，他们也不会跟丢。

只能跑了。

我与悠悠穿过被砖墙包围的小径。

再次来到车道时，道路前方站着另外两名正在等待我们的检阅官。

“呜！”

悠悠拉住我的手，叫我改变路线。我顺从悠悠的要求，逃离埋伏的检察官。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动静，朝我们追过来。

雪势逐渐转强。我们奔跑中的气息就像白色脚印一样，残留在冰冷的空气中。而检阅官又紧接在后挥散了那些气息。

我们已无路可逃。我想检阅官大概早已形成包围网，接下来只要请君入瓮即可。我们的体力即将来到极限。在这种冷天里，身体也不听使唤。

我们进入一座小公园。在圆形广场的中央有个干涸的喷水池。雪上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只有我与悠悠两组脚印零星而孤单地刻印在地。

公园出口已有两名检阅官伫立。

回头一看，又有另一组检阅官循着脚印追上来。

我们再也无法逃离公园。不管跑得多快，这个包围都难以突破。

因此我与悠悠只能停下脚步。

硕大的雪片将悠悠的发丝衬托得更加幽白。检阅官们缓缓接近。他们似乎认为我们放弃希望了。

然而悠悠却还不死心。她的表情就像是怀里揣着一把刀，准备报一箭之仇。

“由我来说明情况。”我告诉悠悠，“你只要告诉他们你不知情，他们也会放弃。”

悠悠紧揪着我，拼命摇头。

我也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但现在的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微小的可能上。

无论顺不顺利，我们的逃脱之旅都告终了。

“悠悠，你在这里等着。”

我主动走向检阅官。

此时有辆黑色轿车压过公园的植木围篱冲过来。检阅官的人马又增加了。那辆突如其来现身的轿车，在我眼中也像是穿梭雪中的灵车或棺材。这辆车大概就是在等我们筋疲力竭的那刻吧。

汽车在我面前停下。驾驶座的窗户开启。车内出现了我怀念的脸孔。

他的脸埋在深蓝色的围巾中，看上去有点怕冷。他只手搁在方向盘上，一双凤眼望着我。

那件令人联想起暗夜森林的制服，毫无疑问属于少年检阅官。

“江野！”

“上车，克里斯。”

江野只说了这句话，就关上了窗户。

我不假思索就听从了他的话，打开后座的车门，回过头呼叫悠悠。

悠悠对眼前的黑色轿车与江野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敌意，仿佛随时都会勃然大怒大闹一场。我略为强硬拉着她的手，将她塞进后座，然后立刻钻到她的旁边。一关上车门，汽车便急速行驶。

我们在座位上跟着车翻来覆去，检察官们错愕的脸与风景一起飞逝。他们都还没弄清现在是什么状况。

江野提高速度，驶入围篱之间。后照镜都打到树木弹飞了。汽车好不容易脱离公园，开进飘着雪的车道上。

悠悠抓着我的手，拼命想告诉我什么。

“不要紧，悠悠。他是我的朋友。”

我安慰悠悠，但悠悠仍不肯相信。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对我们是好是坏。我唯一清楚的是，我们现在搭上了之前怕得要命的检阅官座车。

江野对我的发言没有特别的反应，他正专心驾驶。

汽车加速，大摇大摆地在车道正中央行进。有三辆卡车迎面而来，江野毫不躲避直直前进。我们因此差点撞上卡车，我跟悠悠都发出惨叫。虽然勉强避开了车祸，但每次转弯，我们都会在后座翻来覆去。

在镇上飚车一段时间，汽车最后冲进树林里头熄了火。枝头的雪落在引擎盖上。

在宛如亡灵的丛生树木包围下，我感到一阵恶寒。简直就像是亡灵正盯着车内看。嘈杂的引擎声已止歇，耳边只有雪堆积的声音。这里是哪里呢？

转眼间我们就逃离了检阅官的追捕。这全都要归功于江野。

“剩下的由我来善后。你今天内要离开这座城镇，快走吧。”江野头也不回地说。

“什么，我们该分开了吗？”

“这还用说。”江野冰冷的视线朝我一瞥。

分隔两地三个月的时光，或许对我们没造成什么影响。再怎么漫长

的离别，都无法令江野产生任何情绪。道别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这反而令我感到开心，因为至少他没忘了我。

“没时间了。”江野催促道。

“好、好啦，我知道了。虽然我们好久没见，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我打开车门，拉着坐在隔壁的悠悠说道，“走吧，悠悠。”

“只有克里斯你能离开。”江野立刻接话。

“怎么会……”

“逃跑者将被带回检阅局。”

江野的话让我们的时间瞬间凝结。悠悠露出不意外的表情，以责备的眼光瞪着江野。我难以理解目前的状况，抽回才刚踏到户外的脚，关上车门。

“这是怎么回事，江野？”我将身子探出前座询问，“她没有做错什么，她被追捕一定是有哪个环节搞错了！”

“这跟有没有搞错无关。”江野冷静地回答，“只要有命令，我就得逮捕她。”

“谁的命令？”

“检阅局的。”

“为什么？我无法接受，告诉我理由。悠悠到底做了什么？”

“她住的宅邸疑似藏有戈捷特。”

“戈捷特？”

“昨天有检阅官派至那座府邸，而她就在同一时间逃跑了。这足以构成我们追捕她的理由。”

悠悠大力摇头否认。

“可是她什么都没带，也完全不知情。”

“某些例子里，当事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持有戈捷特。克里斯，你自己不就是这样吗？”

“唔……”

我哑口无言，狼狈起来。

“其他检阅官马上就会赶到这里来。现在你还可以单独离开这里。我用不着连不相干的你一起逮捕。”

“我才不是不相干的人！”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我跟她约好要带她到安全的地方。”

“克里斯，你将要离开这里，而她要进检阅局。你们的约定将不会实现，微弱的关系也要结束了。你不需要这么坚持。”

“你非得逮捕悠悠吗？”

“没错。”

江野沉重地回应。

我原本以为与江野的重逢会成为奇迹式的救援，但他身为检阅官的事实，或许是超乎我想象不可避免的问题。他必须服从检阅局的命令。检阅官的使命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存在理由。他不可能轻易违背。

“那你逮捕我来代替悠悠吧。只要有戈捷特就好了吧？既然如此我这里就有。我会作证说这是我从她身上偷来的。”

“我们已经知道可疑的戈捷特内容了。跟你拥有的戈捷特是两个东西。”

我无法反驳。

悠悠用力抓着我的手臂。她的紧张与害怕仿佛正通过指尖传达给我。狭小宛如棺材的车内，充满了令人联想起死亡的冷空气。白雪一点一点屏蔽了挡风玻璃。

“克里斯，你有包庇她的理由吗？你敢肯定她不是犯罪者吗？”

江野第一次正面转向我，开口问道。

我的确对悠悠一无所知。

但不管她到底是何方神圣，我都无法丢下她自己逃跑。

“你只要跟她道别，离开这里就好。”江野继续说道，“对你这个旅行已久的人来说，道别不算难事吧？你至今应该也做过很多次了。怎么

偏偏这次就办不到？”

“我就算跟你说明，你也听不懂。”我一说出这句话，马上就后悔起来。

“你说得对。我听不懂。”江野垂下眼。

——我失去了心。

以前江野曾经这么定义自己。据说想成为检阅官，必须失去心灵。他通过巨大的损失换取而来的，是关于血腥杀人案与“推理”的庞大数据。他们没有感情。这就是少年检阅官。

但江野很迷惘。

他不知道自己眼中的世界，是否真的充满了应该削除的事物。

他害怕自己丧失心灵，也会丧失看破真相的双眼。

如果他空洞的内心里没有任何心灵的残骸，我们一定从头到尾都只是陌生人。但……

“对不起，江野。”我立刻道歉，“江野一定能懂。而且有些事只有你能懂。”

“是什么事只有我能懂？”江野歪起头询问。

“像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的不是我，是规则。”

“不对，是由我们来决定。”

江野耸耸肩，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眺望着雪白森林的另一端。

“截至今天早上为止，这座城镇聚集了十一名检阅官。都是为了追捕逃犯。你们已无路可逃。”

“但我们必须去一个地方。”

“你是说黑板上写的那个地方吗？”

“你看到了？”

“我抵达那栋大楼时，你们已经逃走了。我在大楼调查完毕以后，就把随行的检阅官留在现场，开车来追你们。少年检阅官严禁单独行

动，即使如此我还是必须独自行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江野单独将视线转向我，“这是因为我猜想自己或许可以让克里斯你一个人溜掉。”

“让我溜掉？”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想。或许是因为我可以轻易推测出你与这件事无关吧。总之，我觉得放过你是件很重要的事。”江野犹豫地停顿了一下，“要是没有我，现在你们早就被其他检阅官逼到绝路无处可逃，两个人都被逮捕了。”

平淡地诉说着的江野，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对他来说，逮捕我们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没有检阅官会违背使命，特别是从小就被教育要服从使命的少年检阅官。

即使如此，他为了让我单独逃脱，还是违令采取了单独行动。少年检阅官身边总是会跟着负责保护兼监视的随行检阅官。他却摆脱了这名检阅官独自前来，想必心中很纠结吧。还是说他也义无反顾？

“谢谢你，江野。”

我打从一开始就该对他说出这句话。

江野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

“没时间了，检阅官马上就会赶到这里。你该做出决定了。克里斯，你是要独自离开，还是要跟她一起被捕？”

答案很明显。

“我没办法独自离开。”我回答。

如果悠悠是因为与戈捷特有所关联才会被追捕，我更不能在这里抛下她。身为背负同样罪刑的人，我必须继续为她撑腰。我感觉自己就算拿她来换取自由，也会失去继续旅行的意义以及自尊心。

江野历经一段漫长的沉默后终于开口。

“这是你的结论吗？”

“我要跟她一起过去解释情形。她不会说话。”

“跑这趟检阅局，你可能就一去不回了。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相对来说，我希望能在你的亲自带领下，把我们送进检阅局。我虽然无法信任其他检阅官，但我信任你。”

“我——”

“而且，”我打断江野继续说道，“要是让你抓到我们，他们也就不会过问你单独行动的事了吧？”

“先不提我。”江野摇头，“你要想清楚，克里斯。她逃亡虽然是事实，拥有戈捷特的部分还只是嫌疑，未来的搜查可能会导致情况改变。可是你不同。要是你的戈捷特被搜出来，你会受到处罚。”

“我当然知道！虽然我知道……但就像江野你违反规定也想救我一样，我也必须救她。我也没办法好好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我这份心情一定跟江野一样。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想法注定没有交集呢？

“我的心情？”江野双眼圆瞪说道。

“没错，你其实还残存着人心。”

“我只是试图达成命令罢了。”江野立刻否认，“如果你因为那份‘心情’，说什么也要留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们就各自采取自己心中正确的行动吧。”

江野启动引擎。

静止的时间再次开始流动。

轿车引擎嗡嗡作响，车体震动起来。

悠悠拉着我的衣服，手指向窗外催促我逃跑。我无视她的动作，整个人陷在座位上。我们再也无路可逃。悠悠焦急地咬着下唇，继续摇晃我的肩膀。

“从这里开车，大概两小时左右就能到检阅局了。”

江野确认后方，准备倒车。

然而车体轻轻地前后摇晃以后，就仿佛精疲力竭似的熄了火。江野

多次转动钥匙，却没能发动引擎。

“怎么了，江野？”

我在他背后出声询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发动它。”

怎么回事？

“你不是刚刚才开过吗？”

“我那是有样学样。”

江野操作起驾驶座周围伸手可及的各种开关与把手，却还是无法发动引擎，没办法开动汽车。

“现在是熄火了吗？”

“大概吧。”江野死了心，双手离开方向盘摇摇头，“没办法。丢下这部车离开吧。”

“离开……又要去哪里？只要在这边等待，其他的检阅官就会过来了吧——”

“这可不行。”江野拿起丢在副驾驶座的外套与皮箱说道，“我要亲自带你们去检阅局。这是我的责任。”

没错……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江野。

要是其他检阅官来了，我们就会被拆散，还会被检阅官强行带走。我不认为他们可以沟通。但如果是江野，至少我们到检阅局的路上还可以托付给他……尽管还是有点不安。

江野听进了我的心愿吗？还是他只是想做好少年检阅官的任务？

江野打开了驾驶座的门，雪立刻将他的腿染成一片白。但江野没有立刻走出车外。这么说来，他无法一个人走出室外。我不太清楚理由，不过当他外出到开阔的场所时，要是身边没有人跟着，就会无法动弹。因此他能自由活动的时候，仅限于身处室内或身边有随行检阅官时。少年检阅官需要随从，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打开车门率先走出车外。

“悠悠也来。”

我牵着惴惴不安地看着我的悠悠的手，带着她走到车外。雪沾上了她银白的秀发。接着我绕到驾驶座旁。这下江野才终于能走到车外。

“在这片雪中走到检阅局太难了。我们必须去某个地方弄辆车。”

江野望着天空说道。只不过这附近真有可以开动的汽车吗？说到底就算有车，江野又能开吗？

再磨蹭下去，检阅官就要来了。

“车子啊……我也算是有点头绪……”

“你是说地图指示的地方吗？”江野立刻反应过来，“那里有什么？”

“我也还不清楚，但我猜桐井老师在那里等我。那边可能也有车。”

江野曾经见过一次桐井老师。他应该也知道老师是音乐家，对检阅局来说是碍眼的存在。这种人绝不可能帮助检阅局的人，这点江野应该也想象得到。

然而江野却不怎么困扰，点头同意。

“比起漫无目的游荡，朝目的地前进还比较明智。就去那里跑一趟，取得移动手段。”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去。在四处逃窜的过程中，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在哪里了。”

“我还记得。”江野从驾驶座拿起手杖，将它夹在腋下关上车门，“顺便一提，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注意到黑板上的地图。短时间应该不会有人来搅局。还有克里斯，你穿上外衣吧。你要是在雪中倒下，我也会跟着送命。”

这样说也太夸张了……我虽然是这么想的，但这对江野来说可是生死攸关。要是他伸手可及的范围没有能抓住的人或物，他在户外根本无法活动。我要是不能行动，江野就只能在原地束手无策。江野再不谙人情，似乎也看得出来悠悠无法代替我。看看悠悠充满敌意的表情，这也无可奈何。

“江野你不穿也无所谓吗？”

江野点头。我跟他接过外套，望向悠悠。悠悠披着我的毯子，看来不需要外套。我顺从江野的好意穿上了外套。外套使用的布料有着我至今不曾触摸过的舒适质感，非常温暖。只可惜我身高不够，下摆长了点。

在江野的引路下，我们在郊外的林道上前进。枯木宛如博物馆的标本般排排竖立，这条路总有种人工的刻意感。除了我们以外，路上没有人。悠悠仍然对江野百般警戒，拿我当遮蔽物，从江野身边躲得远远的。

“我说江野啊，难道就没有让一切恢复原状的方法吗？让我可以继续旅行，悠悠可以回家，而江野你可以若无其事回到检阅局……”

“扣错的扣子要是不全部解开，就无法恢复原状。”

江野指向我身穿的外套扣子。

我赶紧把扣歪的扣子归位。

“事到如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开始出错。即使如此，我也只能把钮扣一个个地扣上。”

江野的话中透露出些许的迷惘。少年检阅官的身份对他来说是种使命。在此之前他应该不曾想象过除此之外的可能性。

但如果他知道这个世上，还存在着自由的世界呢？

如果江野很迷惘，我想要帮助他。但现在的我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只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宛如飘雪一般在心底持续堆积。

总之先去桐井老师那边，状况大概就能有所改变。

我们踩着沉重的脚步，在雪中前进。

“江野是什么时候到这座城镇来的？”

“今天早上。”

“是哦？不过幸好检阅局派来的人是江野。好巧啊。”

“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

“咦？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会没有听说有外国少年走访被烧毁的房屋吗？你本来就很引人注目了。再说你不是曾经巧妙地瞒过检阅官脱身吗？”

“啊……对啊。”

“幸亏其他检阅官不怎么看重你的问题，你的事就被延后处理了。但是单就报告来看，即可轻松预测出你的行进路线。我就是怕你被牵扯进骚动之中，在误会下被别人逮捕才赶了过来，果不其然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完全看穿了我的行动啊……”

我再次为检阅官的情报力感到瞠目结舌。

“你为什么会跟逃犯在一起？”

江野询问。悠悠躲在我身后躲避着江野的视线。我感觉到她抓着我手臂的掌心，变得更用力了。

“我碰巧跟她在教堂相遇。当时她正被检阅官追赶，结果回过神来连我也跟着她被追捕。我才想问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今天天亮前，大约是在深夜一点左右，从一栋叫做卡利雍馆的宅邸逃跑。”

“卡利雍馆？”

我转向悠悠，悠悠点头肯定。

“卡利雍馆里头藏着戈捷特。”

“那个戈捷特长什么样的形状？如果它伪装成乍看之下无法认出的模样，悠悠可能根本无法分辨。”

“形状不清楚，但有件事我很确定，那就是沉眠于卡利雍馆的戈捷特上记录着‘推理’里头的‘冰’。”

“‘冰’的戈捷特……”

也就是说这个戈捷特网罗了利用“冰”的诡计，或使用“冰”当凶器的例子。

“从昨天开始有别的少年检阅官在卡利雍馆负责搜查，但还没接到他查获戈捷特的报告。”

“别的少年检阅官？”

“专攻戈捷特的少年检阅官不只有我一个。我昨天以前在负责别的案子，没办法接下卡利雍馆的案子。所以我对卡利雍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开始认清状况。

检阅官大概认为悠悠带着戈捷特逃跑。只要卡利雍馆找不到戈捷特，她永远会被检阅官追捕。

看来事态远比我想象得严重。

穿过林道，周围猛然飘荡着潮湿的空气。

广阔的平地在眼前拓展。开始堆积的雪将视线染成一片银白，看起来就像无边无际的雪原。但若要称呼这里为银色世界，却又太过黯淡。这或许都要怪地上竖立排列的无数奇特玉石，在雪地上投射了阴森的影子。这些石头上都分别雕刻着某人的名字。

这里是墓园。

墓园的另一端可以见到平坦的木造建物。是学校。从前的校园如今成了墓园。想当然，这里早已失去学校的功能。

“该不会这里头其中一座就是桐井老师的墓……”

桐井老师的身体很久以前就受到病魔的侵蚀，他本人告诉过我，因此我知道。他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来日不多。

我逐一眺望这些坟墓。墓碑未必遵守这个国家的传统，有些呈现小石板的造型，还有些看起来只是随便捡块石头刻上名字了事。

说不定我来得太迟了。

我依序读出墓碑上的名字。但想要调查所有的墓，数量实在太多。匆匆一望大概也有上百座坟墓。

我在里头找到了一座供奉着鲜花的坟墓。雪花仿佛包覆着娇小的浅

黄色花朵散落一旁。墓碑上没有名字。

这就是桐井老师的坟墓吗?

当我在那座坟墓前不知该如何是好,校舍附近的暗影中,有一名身穿白衣的女性飘然现身。

是幽灵……

我差点叫出声来。要不是江野与悠悠也在旁边,我说不定就逃走了。

她缓缓向我走近,将旁边墓碑上的积雪拍掉。接着她坐在墓碑上,插着手直盯着我们。即使我亲眼见到她在我面前做出这一连串动作,仍然吓得无法不认为她是幽灵。

“你就是克里斯?”她用纤细的手指指向我。

“是的……请问你该不会是桐井老师认识的人吧?”

“算是吧。”她乐呵呵地憋着笑意。

“这是桐井老师的坟墓吗?”

我指向供奉着花的坟墓。

“你以为他死了?不,他还凑和活着呢。”她站起身走向我,要求与我握手,“漫长的旅程真是辛苦你了。我叫堇。请多指教。”

“啊,好的……”

她身上传来成熟女性的香气,以及微弱的消毒水气味。身上穿的不是寿衣,而是医师穿着的白衣。

“你比我想象中到得早。我还以为你没办法在他活着的时候抵达。我赌输了。”

堇狡黠一笑,叫我们跟上,把我们带进校舍里。

“克里斯。”江野叫住正要起步的我,“别忘了我们的目的,可以的话要尽快离开这里。”

“我知道。但至少让我跟桐井老师问声好。”

江野没多做回应,跟在我的后头。

木造的校舍潮湿而泛黑。低矮的入口正上方挂着巨大的时钟，时间停在八点二十四分。我们在堇的引导下，穿过嘎吱作响的昏暗走廊，进入保健室。

这里名义上虽然是保健室，为了居住方便进行过改造，除了病床外还放置了沙发与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客厅。桌上放着刚泡好的咖啡。

桐井老师躺在病床上。

“老师！”

我一进入保健室，他就注意到我并撑起身子。他比我之前见到的时候还要消瘦，脸上的阴影更加深沉，他的影子就像是正要篡夺他的身体似的。

他似乎为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好意思，露出害臊的笑容，轻咳了一声。

“你阵仗真大，真是难得。”

桐井老师一脸笑咪咪。即使卧病在床，他仍一如往常般穿着白衬衫。

“桐井老师，你身体状况还好吗？”

“嗯……虽然毛病很多，现在感觉还不错。毕竟我跟久违的朋友重逢了。”

桐井老师将脚踩在病床旁边，准备站起身子。

“你乖乖躺着啦。”

堇一手拿着咖啡壶严厉地说。桐井老师轻轻摆手，在沙发坐下。

“你们也坐下来吧。”桐井老师指着沙发，“你们身上好脏啊。看来过来的路上折腾不少。但这些折腾都过去了。这里是比任何地方都还宁静的场所，最适合结束旅途。”

“我真的吃了好多苦头。”我的口气不禁责怪起桐井老师，“都怪老师突然把我叫来这座城镇……”

“别生气。”桐井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饼干，丢过来给我，“我

就听你按照顺序说明事情经过吧。”

我与悠悠在沙发上并排坐。江野没坐下，站在我们旁边沉默不语。

我向桐井老师介绍悠悠，告诉他我们抵达之前的来龙去脉。当我说明悠悠无法说话时，堇对她展现出兴趣。悠悠还是老样子，对我以外的人都露出不信任的表情，持续警戒。

“你是说去检阅局需要车？”桐井老师边清喉咙边望向江野，“我当然有车。需要的话就搭我的车吧。我还没伟大到可以违逆检阅官大人。”

桐井老师轻浮地说道，摊摊双手。

“老、老师，你怎么这样……”

我不禁发出丢脸的声音。我还以为他一定有能够拯救我们的好点子。悠悠也露出沮丧的表情低垂着头。

“但在此之前。”桐井老师竖起食指继续，“你们应该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来，先喝点热红茶吧。”

堇为我们准备了红茶。我立刻咬了口饼干，将红茶灌进嘴里。随着冰冷的身体暖和起来，心情也自然沉静下来。悠悠也双眼发光地喝着红茶。只有江野双手围着茶杯，紧盯着殷红色的液体。

“克里斯，你无论如何都想帮助她对吧。我对你刮目相看了。男人就是该永远对女孩子温柔。你已经成了一名绅士了。”桐井老师夸大地说。

“但我到头来什么都做不到。就只能像这样拜托老师……”

“就结果来说，你也来到了这里。你很努力了。”

“可是——”

我话说到一半，悠悠就拉着我的袖子，露出微笑摇摇头。

“你看，悠悠也不介意嘛。之后的事之后再去想就好。要在这世道求生，你必须保持乐观。”

“是你太乐观了。”堇一脸不耐烦地从旁插嘴，“快躺下来。你看，

烧根本就没退。”

堇将手掌贴在桐井老师的额头上，露出困扰的表情。桐井老师正微微地冒着汗。虽然表情与平常的桐井老师无异，但他的身体似乎确实受到病魔的折磨。

“老师，你千万别逞强。”

“说得也是，我逞强也没意义。”

桐井老师躺回病床上。他将背靠在枕头上，上半身稍微抬起，盖着毯子拉到腰上。

“难得你跑这一趟，我却是这状态，真对不起。”

“没关系，老师。”我从沙发上起身，站在病床旁边。“对了，你为什么要找我来这里？”

“我有东西要给你。”

“是什么？”

“不过我还是等你们的问题解决以后再给你比较好。这种时候拿给你，也只会碍事。”

“好的。”

“事情都办完了吗？”江野第一次开口，“麻烦你帮忙备车。”

“用不着这么赶时间吧？你们既然都来了，好歹跟寂寞的病人聊聊外头的世界嘛。”

桐井老师刻意地干咳一声。

“我越晚跟检阅局报告，现在在场的所有人立场越难堪。”

“那你就用无线对讲机敷衍一下吧？”

“我没带。”

江野简短地回答。他大概把联络工作都交给平常随行的检阅官。就算江野手上有无线对讲机，又该如何传达现状？

“我说啊，你们得出的答案真的是正确的吗？会不会太急着下结论了？你们也没慢慢商量过，就逃到现在了吧。你们自己真的都清楚地明

白是哪些环节的连锁效应，才会导致事态发展成这样吗？”

我无法对桐井老师的话做出任何反驳。江野也没有回话，默不作声。

“现在不正是个重新整理状况的好机会吗？你们或许可以发现至今都没注意到的问题。”

“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江野别开脸，低垂着双眼说道。

“这不是讨论，而是要确认。顺便一提我刚刚没跟你说，我忘了车钥匙放到哪儿去了。或许聊着聊着就能想起来了吧。”桐井老师装模作样地眨眨眼说道。

“你是想争取时间吗？”江野微微皱起眉头。

“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沉没。这世上的一切，全都在为这一刻争取时间。”

即便桐井老师的话如此尖锐，我仍然稍微感到安慰。

“那么回到正题，她住的宅邸真的有戈捷特吗？检阅局为什么敢肯定？”

桐井老师询问江野。

江野凝视了桐井老师十来秒。在这段沉默中，他到底在想着些什么，我无从想象。

接着江野开口：“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士打电话举报。他说卡利雍馆藏着‘冰’的戈捷特。这个人表示自己是卡利雍馆的一名居民，便兀自结束通话。”

“所以是居民告密？”我惊讶地不禁回问。

“根据来到卡利雍馆的检阅官报告，告发者没有出面。早在他选择匿名的那刻起，就可以想见他不方便表明身份，但告发者也可能不是内部人士。证据就是卡利雍馆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但只要跟邻居借的话……”

“卡利雍馆位于没有电话线路的海洋对岸。”

“那里是孤岛？”

“是类似孤岛的地方。那是块被留在海中，总有一天注定会沉没的土地，我们称之为海墟。”

残留在海上的废墟。

在世界规模的大洪水之后，许多土地都被水淹没，但也有些土地因为海拔高度而不上不下地残留下来。这世上存在着连接陆地的周围土地被水淹没，四周被海包围，犹如岛屿般孤立的场所。据说这些土地多半被政府认定既无法保障生活安全，也无法继续发展人类文明，居民因此被迫迁居。

“所以卡利雍馆建筑在没有人的海墟上吗？”

“没错。”

“这样的话的确无法使用电话。”

“我们检阅局可以使用无线对讲机与运用通讯卫星的携带装置来通话，同样的东西也在部分民间人士之间流通。告发者可能是通过某种手段获得这些设备，或是一度来到本土利用城镇的电话。”

“不过检阅局怎么会为这一丁点情报有动作？”

“我们掌握到的情报不只如此。还有一些无法忽视的情报。实际展开搜查之前花了一个月，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详细的调查情报。”

“什么样的情报？”

“我没必要告诉你。”

江野直直望着我回答。他并没有忘了自己检阅官的立场。

“对了，我在这座镇上听到了奇怪的传闻。”

桐井老师打破沉默。

“传闻？”

“据说这镇上有个年轻女孩消失在海里。有一天，有一名女孩告诉熟人她要离开这座镇，之后就消失了。据说她的熟人觉得不对劲，偷偷

跟着她。她在一个月色明朗的夜晚，身上什么都没带就走进了海中。但听说她并没有沉入海里，而是在海上走着走着就消失了。”

我想象起在月夜的海洋中漫步的女性身影，不禁觉得那是很美的景象。

“女孩再也没有回来。”

“在海上行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海墟跟本土之间还有浅滩连接。”桐井老师表示，“隔绝在海墟与本土之间的海，原本是陆地。没人能断言退潮时不会有勉强露出水面的浅滩。传闻中消失在海中的女孩们可能也是通过这条路前往卡利雍馆。”

桐井老师若无其事地将话锋转向江野。

江野将闲来无事握着的杯子放回桌上，重新拿好手杖，将头转向窗外。窗框被雪染上一层白。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座镇上有数名女性在卡利雍馆一去不回。实际询问的结果，发现有几名居民也注意到当事人失踪，但没有人怀疑背后涉及案件。多数人都认为她们是自然失踪。”

“自然失踪？”桐井老师插嘴，“所以大家都认为她们只是因为生病或灾害这些非人为因素才回不了家？没人能想象到她们是被牵扯进犯罪事件里。”

“这就是我们花了数十年，将犯罪从世上削除的后果。我们也从市民心中削除了对犯罪的想象力。”江野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的雪，“不管是怎样，检阅局基于几项事实，决定派出少年检阅官前往卡利雍馆。”

检阅官们都知道这奇特案件的背后藏着戈捷特。而搜索戈捷特必会派出少年检阅官。

“该不会悠悠也是从本土前往卡利雍馆的女性之一吧？她可能出于一些理由，从那里逃了出来……”

听见我的疑问，悠悠歪着头，露出有点不解的表情。她看起来并不

像在装傻，再说她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

“我们还在调查女性失踪一事的真假。总之逃亡者——悠悠确实在退潮时穿过浅滩，从海墟来到了本土。”

江野如人偶般木然地直直盯着前方娓娓道来。

“你是穿过海走过来的吗，悠悠？”

“呜。”她点头肯定。

难怪她的鞋子与裙子都脏兮兮的。

我想象起她撩起裙摆穿越海中道路的模样。做出这项行为需要相当的勇气与决心。虽然只是浅滩，平常浸在水底下的道路也不见得安全。要是通过的速度不够快，走到一半也可能就会被涨潮淹没。

“昨晚海墟只有一艘检阅官搭乘过去的小型船。在她逃亡以后，船仍然留在原地。因此起初我们认为逃亡者还停留在海墟里，但根据本土这边的调查，我们确定海墟与本土之间存在着连结两地的水底道路。”

“水底道路是……”

“是以前修的车道，现在因为海平面上升才沉入海中。但每个月有两次，在满月与新月当天有几小时的时间，水位会降至可以行走的高度。昨晚就是满月。”江野说明道。

“是哦……昨天因为下雪，看不出来是不是满月。”我回想起昨晚夜空回应，“但是悠悠为什么必须得冒着穿越海洋的危险逃出卡利雍馆？”

听见我的疑问，悠悠微微张开嘴巴想说些什么，但就跟平常一样什么也说不出口。她心急地眉头深锁，拉扯我的衣服。

“悠悠一个字也不能讲吗？”

悠悠以点头答复桐井老师的疑问。

“她应该是出于某种精神上的理由才无法说话。”堇开口。

“还有这种事？”

“人心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还会无法阅读特定的文字，或是看不到其他人能看到的东西。我猜她以前曾经历过非常痛苦的事情。”

悠悠一派事不关己地倾听我们的对话。

“在卡利雍馆的生活还好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悠悠摇头否认。

“看上去也不是健康出了问题。”堇来回打量悠悠说道。

“卡利雍馆没有出问题对吧。那你为什么会逃出来？”

“呜呜……”

“看来他不是自己想逃跑才会逃出来的。”桐井老师恍然大悟地说，“是不是有人命令你？”

“呜呜。”

“他叫你离开对吧？”

“呜呜。”

“是谁命令你的？”

江野突然插话进来。悠悠浑身紧绷答不出话。

“是卡利雍馆馆主吗？”

悠悠轻轻点头肯定了江野的疑问。

我开始明白她落得这地步背后的隐情。她并非自愿离开宅邸，而是被馆主逐出家门才离开海墟。“逃跑”与“被赶走”的差异将大幅转变状况。

卡利雍馆馆主为什么要赶走悠悠？

“你离开宅邸的时候，他有没有塞东西给你？”江野继续提问。

“呜——呜。”

“他有没有给你像戒指或耳环那种上头有宝石的东西？”

“呜——呜。”

“他有没有指示你要去哪里？”

“呜——呜。”

在一连串的否定下，江野死了心放弃提问。

悠悠是否真的跟戈捷特有所牵扯？像是涉嫌拥有戈捷特的卡利雍馆

馆主让无辜的悠悠带着戈捷特，叫她离开海墟……或许他就是想借此来嫁祸给悠悠，或者想借此暂时让戈捷特避开搜索。

但单就对话判断，馆主也没把戈捷特推给她。

既然他没把戈捷特硬塞给悠悠，宅邸的馆主为什么又要在检阅官前来搜查的节骨眼把她赶出去？

“去了宅邸的少年检阅官有没有回传报告？”我询问江野，“直接询问卡利雍馆馆主原因不是更快吗？”

“自从他们告知有逃亡者离开宅邸以后，报告就中断了。我们对于那边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

“来整理状况吧。”桐井老师痛苦地咳了一声，继续说下去，“悠悠住在一栋位于海墟、叫做卡利雍馆的宅邸里，过得还不错。可是有一天检阅官上门搜查，在这个因素之下宅邸的馆主要求她离开海墟。他没跟悠悠说明为什么她必须离开又该去哪里，而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遵循命令穿越海洋，来到本土以后就被检阅官追捕。接着她遇见了克里斯，演变成现在的局面……差不多是这样吧？”

悠悠一脸认真地倾听桐井老师的话，明确地点点头。

“据说戈捷特一如其名，外型就像某些小玩意，因此很适合隐藏在特定的地方，但却不适合藏在身上带着。”桐井老师说完指向悠悠，“就算把戈捷特塞给她，检阅官也不会停止搜查。即使如此也要让她逃离海墟的理由……应该就是要利用她来调虎离山吧？”

“调虎离山？你的意思是馆主刻意叫悠悠逃走，让检阅官把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吗？”

“这是一种可能性。”

悠悠露出困惑的表情低垂着头。她仍然不知道真相。

“对了……”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联，不过卡利雍馆好像有丰富的音乐。”

“音乐？”

“没错。我想桐井老师说不定知道这是什么歌。悠悠，能唱首歌吗？”

悠悠点点头，静静地唱起歌来。

她的声音随即扫去阴沉的气氛，将时光转变为清澈的音色。我们与其说是聆听着她演唱，更像是身处于她的歌声中。就连江野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高歌的模样。

“这是很老的歌曲。”桐井老师双唇颤抖说道，“曲名是《月光海岸》，一如字面，这是一首描绘月光的乐曲。”

“唱得真好听。”堇感动地低语。

“你是在哪里学到这首歌的？”桐井老师询问。

悠悠停下歌声，歪起头来陷入深思。

“刚才说的少年检阅官报告中，曾提到卡利雍馆里有许多八音盒。”江野开口，“卡利雍馆的居民以制作八音盒为生。”

制作八音盒的宅邸。

我脑中浮现在与世隔绝的海墟中默默制造八音盒的人们。那副景象实在奇特。既然悠悠也是来自海墟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能理解她那不可思议的气质从何而来。

“她还听过许多其他的乐曲，想必都是跟八音盒学来的。”

“呜。”

“原来如此……搞不好必须隐瞒的秘密，其实就是她的歌声。”桐井老师颤抖地说。

“咦，这是什么意思？”

“就像过去书籍失传一样，这个年代的音乐也正逐渐失传。如果她会唱检阅局查禁的歌曲……搜查可能就会搜到她身上。卡利雍馆馆主会不会就是担心这点才让她逃走？”

但纵使她会唱被查禁的歌曲，检阅局就真的能处罚她吗？她的歌声没有语言。我不认为这样触犯了检阅局的法规。只不过也可以想作是卡

利雍馆馆主为避免不必要的疑虑，干脆先叫她逃走。

卡利雍馆存在着音乐。

悠悠到底在卡利雍馆见到了什么，得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该怎么办？”桐井老师开口，“我看再盘问悠悠也得不到更多情报，这样你还是想把她带回检阅局吗？”

“那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了解真相，而是带回逃亡者。”江野以冷淡的眼神回望桐井老师。

“克里斯你呢？”

“我也要跟过去。我不能丢下她。”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如果这就是你们得出的结论，我没办法帮忙。”桐井老师露出前所未见的严峻表情说道。

“可、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要借车给我们……”

我一头雾水地回问。桐井老师的话语仅是满足了我想听到这句话的真心，在现实层面上却让问题倒退了。

“车子在房子后门。你们如果要抢我的车子开走，我不会阻止。相对来说，我也不会有其他协助。”

发动汽车需要钥匙，但钥匙的所在之处只有桐井老师知道。在缺乏他协助的状况下要得到钥匙，就必须在室内翻箱倒柜。可以的话，我实在不想做这种小偷的勾当。

“桐井老师……”

“你要想清楚，克里斯。你想做的事跟一死了之没什么两样。你可能觉得自己做了对自己来说最痛苦的决定，但其实你在下决定时就放弃思考了。你确定要这样吗，克里斯？”

“我也绞尽脑汁思考过，但就是没有其他办法！”

“再说下去也没用。”江野介入我跟桐井老师之间。

“你要是以为如果悠悠是无辜的就能马上被放还，那你就错了，克里斯。至少在卡利雍馆查获戈捷特之前，她绝对不会被释放。要是找不

到戈捷特呢？检阅官肯定会认为她带着戈捷特逃跑。最坏的情况下不管真相如何，检阅官都可能会惩处悠悠来结案。

“怎么会……”

不——桐井老师说得对。我们很难证明悠悠没有带着戈捷特逃跑。这样下去不管悠悠是否与戈捷特有关，检阅局可能都会用对自己有利的结论来了结这起案子。他们称之为真相。

说起来卡利雍馆真的藏着戈捷特吗？

在卡利雍馆的搜索还顺利吗？要是能找到戈捷特，悠悠就没有被追捕的理由了……

“啊！”我为自己灵机一动的想法叫出声来。

“怎么了，克里斯？”桐井老师惊讶地问道。

“关键是戈捷特！要是在卡利雍馆找到戈捷特，悠悠就能洗刷冤屈，我们也不用特地跑去检阅局了吧？”

“或许是这样吧……然后呢？”

“我要去找戈捷特。”

我的话让众人默不作声。

历经了一段沉默后，江野开口：“我应该说过已经有少年检阅官被派至卡利雍馆了，没有你出场的余地。你去了又能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比就这样去检阅局等待制裁要好。不可以放任真相在海墟里自生自灭。我要去亲眼见证在卡利雍馆发生的事。”

“这不可能。我不认为卡利雍馆的居民会在这个状况下收留外人。就算你顺利潜入，你又要怎么面对少年检阅官？他应该也接到了关于你的报告。”

“……那江野你也一起来吧。”

“什么？”江野瞪大双眼。

“江野你也是少年检阅官，你去调查戈捷特就没事了吧？有你在我也安心许多。”

“这次的戈捷特不是我负责的。我不能干涉。”

江野说完便别开脸，望向窗户。

要江野跟我同行，可能还是太勉强了。我虽然心里清楚，独自前往总是会不安。

但我不能在这里挫败。

“反正我要去卡利雍馆。我一定会找到戈捷特带回来。江野……既然你不能与我同行，在我回来之前，悠悠就拜托你了。”

江野没回话，看也不看我。

“你真的要去吗？”桐井老师问，“你暂时避避风头，说不定检阅官就会在卡利雍馆查获戈捷特，没多久事件就顺利结束了。你就不能在此之前跟悠悠一起在这里安分度日吗？”

“可以的话我也想这么做……”

但即使我们方便，江野也绝不可能配合这项决定。他不可能认为违反命令把我跟悠悠留在这里离去是正确选项。就算现在他能牺牲自己的正道，我也能想见这选择所产生的矛盾，将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我们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只能在卡利雍馆找到戈捷特。

“克里斯，这次的事我多少有点责任。”桐井老师说，“说起来也是我告诉你戈捷特这玩意。我必须设法阻止正要一脚踏进危险场所的你，这当然是基于友人的立场。”

被年龄有段差距的桐井老师称为友人令我感到害羞，我很开心。

“可是……”

“我看阻止你也没用吧。你比外表看起来倔强多了。”桐井老师露出放弃的笑容，“我没有阻止你的能力，也没有陪你一起去的体力……不然其实我应该早就开口要跟你同行了，但我现在可是这副惨状。”

“这还用说，老师请你好好休息。”

“我好想再跟克里斯一起去冒险啊。”

桐井老师一脸哀伤地说，仿佛再也不会有这种机会。

“我说你啊，可以跟克里斯一起去卡利雍馆吗？”桐井老师找上江野，“你们不是朋友吗？像这种事没有其他人能拜托了。拜托你帮帮克里斯吧。”

江野面不改色，缓缓将脸正对着桐井老师。接着他不发一语将茶杯放在桌上，转了一圈手杖重新握住。

我看出他的答案，开口回应。

“江野比起我，更重视悠悠的……”

“不——”江野若有所思低垂着眼，“不能断言去卡利雍馆是错误选择。”

“咦？”

我与桐井老师异口同声。

“但不能只有我跟克里斯过去。我也要带悠悠同行。”

“带悠悠……去卡利雍馆？”

“没错。我自己认定带悠悠回检阅局，是身为检阅官最恰当的行动。然而……重新思考过后，我发现或许将她带回卡利雍馆才是更恰当的做法吧？”

江野难得边说边斟酌用词。他的模样就像是对自己的思考没有信心，心里感到疑惑。

“逮捕到违规者时，通常都会先押送至检阅局。这次我也试图采取与平常无异的行动。我以为这是检阅局的意思，以为老实照办就是我的使命。但其实这个做法……太过轻率了。”

“什、什么意思？”

“比如说距离就是个问题。去卡利雍馆比去检阅局要近。再说就算把悠悠押送到检阅局，应该交付的对象也不在。因为承办的少年检阅官待在卡利雍馆。”

“或许是这样没错啦……”

“如果我多少有点个人想法，应该打从一开始就会考虑前往卡利雍

馆。说起来检阅局虽然下令逮捕这个案子的逃亡者，却没指示逮到人以后该怎么做。我必须靠自己思考，身为检阅官该采取什么行动。然而我只是机械式地采取平常的行动。”

“那要怪我。”我猛然脱口而出，“是我束缚了你。要是没有我，你应该不会有任何迷惘。”

“也是。”江野毫不否认继续接话，“但幸好你提出要去卡利雍馆，我似乎也明白自己该采取的行动了。”

“你该采取的行动是？”

“不能放任真相在海墟中自生自灭——这句话我也赞成。不过我认知中的真相除了戈捷特外别无他物。”

“江野也要帮忙寻找戈捷特吗？”我心花怒放，不禁大声起来。

然而江野却马上摇头否认。

“不是，我只是……试图做好少年检阅官应该执行的任务。”江野将身体转向角落别开脸，继续他的话，“悠悠的逃亡可能不过是个开端。真相正在封闭的海墟内被某人的魔爪隐藏且扭曲。我们少年检阅官必须使用正确的方式找出真正的戈捷特。”

我与江野虽然立场与理由都不同，要找出戈捷特的目的倒是一致。光是这样，就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不过……你要拿卡利雍馆另一名少年检阅官怎么办？你要是带悠悠过去，她不就会被当场逮捕吗？不只是悠悠，就连我——”

“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

“怎、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但带悠悠回到卡利雍馆，是检阅官的责任。”

我很清楚。或许这已是无法避免的命运。

我窥探坐在隔壁的悠悠是什么表情。她皱着眉头低垂着脸。她大概还不太了解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在她心中

唯一明确的事实，就只有自己被赶出卡利雍馆这件事。

“她是关键。”江野将手杖拄在地上，回头看向悠悠，“只要带她回去，居民也不得不收留我们。再说这次我不负责处理‘冰’的戈捷特，我要去卡利雍馆需要正当的理由。她就是那个理由。”

也对，唯有与悠悠同行，我们才有资格拜访卡利雍馆。

江野的思考总是超乎我想象地理性而无情。但这想必也是他绞尽脑汁才终于导出的对我们最有利的结论。

“悠悠，你要怎么办？”

听了我的疑问，她面有难色，既没点头也无意拒绝。

“你用不着马上给出答案。”桐井老师温柔地向她搭话。“慢慢想到明天早上吧？”

“没有这个闲工夫想了。”江野插嘴，“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虽然你这么说，看这个天气，这一带马上就要天黑了。现在出发去海墟，可想而知会出船难。对了，你们要不要洗个热水澡？”

“要不要顺便吃个晚餐？”堇提议，“你们从早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吧？”

我们本应该立刻动身，但实在挨不过想顺从桐井老师好意的心情。或许能休息的时候就是该好好休息，以备明天的冒险。江野也不再提出异议。

再说悠悠也需要时间拿定主意。

我们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

职员室旁边的茶水间备有新鲜食材，我们久违地见到了新鲜蔬菜。餐点交给堇与悠悠料理。悠悠在卡利雍馆似乎也会煮饭，她手脚利落地协助堇。

江野在保健室通过窗户眺望室外。室外正静静地下着雪。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赏雪，还是在看雪另一端的墓园。

我在桐井老师的床边坐下，跟他聊目前为止的旅途。聊上次我与他分开以后见到了什么，又走到什么地方；聊在我造访的各个城镇上遇见的桐井老师的朋友，全都是漂亮的姐姐；聊跟桐井老师学小提琴，在路边演奏的人。桐井老师以音乐家的身份，还有旅人的身份，毋庸置疑影响了许多人。我也不例外，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在旅途中病倒了。

桐井老师躺在床上，静静地闭上双眼。我看他可能想睡了，就为他盖上毯子，蹑手蹑脚离去。

紧接着某处就传来了机器的警报声。堇冲进保健室打开上锁的药柜，拿出针筒朝桐井老师的手臂注射。

“他的血压要是降到一定程度以下，机器就会出声通知。”堇向我说明。

桐井老师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看起来也像入睡那样平凡无奇，因此我没发现那是发病的症状。药柜里头摆放着许多用过的针筒。亲眼目击的现实重重打击着我。

不过等到晚餐完成时，桐井老师恢复意识，也开始能说话了。打针产生了效用。床另一边的窗外那片墓园仿佛正在主张自己才是桐井老师的容身之处，我开始害怕起来。堇把窗帘拉上，挡住了背景的墓园。

“吃吧，晚餐来了。”

晚餐是面包、蔬菜汤与色拉，还有几根难得一见的香肠。感觉充满营养。我与悠悠都饿坏了，你争我夺地狂扫起食物。

桐井老师坐在床上用餐，但似乎没什么胃口。江野安静地啃着面包。像现在我们用餐的这段期间，检阅官想必也正四处寻找我们。这样一想我不禁害怕起来，谁知道检阅官何时会踹开房间的门登堂入室。目前时间已过下午六点。

吃完晚餐，我们各自为明天做起准备。悠悠进了体育馆旁的淋浴间，换上堇借她的上衣出来。尺寸刚刚好。

我也接着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

回到保健室，灯已经关了，只有床边点着一盏小小的照明。堇又在帮桐井老师打针。

“克里斯，看来你也舒舒服服地洗过澡了。你就是该头发微湿，这样才有你的风格。你可是大海男儿。”

桐井老师抬着昏昏欲睡的眼皮，望着我说道。

“可是大家都不喜欢海。”

“我倒不讨厌。”

桐井老师笑咪咪地说，然而他的表情看起来却也有些哀伤。或许是因为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孔。

“等你从卡利雍馆回来，我再把礼物送给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回来。”

“好的。”

听了我的回答，桐井老师满意地点头，倒卧在床上。

我在堇的催促下离开保健室，漫步在走廊上。

“他没办法熬过这个冬天。”

“老师病情这么严重？”

“不只是肺，他的心脏也越来越衰弱。体力也变差了，毕竟今年冬天特别冷。即使全球暖化，寒流还是毫不留情。”

“桐井老师已经无药可救了吗？”

“我尽力了。但这年头光是药就很难弄到手。你要是有话想对他说，劝你最好趁现在告诉他。”

“好的。”

“那就晚安了。我要跟悠悠一起睡。”

堇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我探看江野身处的教室。教室里昏暗无比。他依靠在窗边，仍旧望着窗外。夜晚的雪光将他的侧脸映照得一片惨白，他的呼吸让窗户微微

蒙上薄雾。

“江野，你不冷吗？”

“我还好。”

“对不起，把你牵扯进这种状况。”

“错不在你。”

“不，我老是受到江野的帮助。老实说你光是像这样跟我同行，本身就是破戒了……可是你总是会来帮助我。”

“不对，我依然是个仅能按照命令行动的机器。我只想着要将逃亡者带回检阅局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只能按照我被灌输的作法行动。”

“才没这回事。你即使明白这么做会危及自己的立场，还是做出了这种行动。这才不是你被灌输的做法，而是因为你很体贴吧？”

“我只不过是……采取了最合乎逻辑也最恰当的行动。”

“但即使如此，你也没打算现在马上回到检阅局了吧？你现在回去或许还来得及。现在回去检阅官那里，或许还能免受惩处。”

“我该回归的地方真的是检阅局吗？”江野低声自问自答，“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亲眼见到的事实才算真相。我不曾对这点有过质疑。但谁说我的双眼永远会正确无误？在我看来污浊无比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眼里看来却美丽夺目吧。我最近总是在思考这件事。我至今未曾有过这种念头，说不定是因为我遇见了你，才会醒悟过来。而我之所以能醒悟过来，或许就是因为我还残存着人心。”

“我从来不觉得江野没有心。不然……你现在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但江野你就是在这里。这就是答案。”

“心不存在的证明，或者反驳这点的证明……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江野将手臂拄在窗框捧起脸颊，凝视着降雪的夜空。“也说不定我误认为是自己的心的东西，其实是你的心。真相就在黑夜的另一端。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前往卡利雍馆。说不定我们能在那里找到各自寻找的东西。”

“冰”的戈捷特是否真的藏在卡利雍馆？要是找到了戈捷特，我们是否又能回归原本的日常？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

或许是累坏了，我睡得很沉。

于是漫长的一天结束了，更漫长的一天即将开始。

第二章

另一名少年检阅官

我在黑板下苏醒，暗夜仍未离去，冰冷的空气仿佛在教室内堆积成层。我裹着棉被走近窗边，探视外头的情形。雪停了。薄薄的积雪与学校内的土壤交杂，形成泥泞。

我朝隔壁的教室一望，见到江野仍旧与昨晚相同的打扮望着室外。他该不会没睡吧？江野注意到我，朝我瞥了一眼，接着又将视线转回窗外。

“早安，江野。”

江野的视线仍在远方飘摇，回了我一句早安。此后他再也没有任何动作，于是我丢下他离开教室。

我在走廊上碰到悠悠。她看起来还是昏昏欲睡，但精神比昨天好上许多。她早已换上黑色洋装，恢复成一身黑白的模样。

“早安。会不会冷？”

“呜呜。”

她点点头，看到裹在毛毯里的我噗哧一笑。

我们一同前往保健室。堇坐在病床旁。

“睡得还好吗？”

“我睡得很香。堇小姐你都没睡吗？”

“不，我才醒来。刚刚听到血压计的警报声。”

桐井老师在病床上撑起身子，苍白的脸露出笑容。才过了一晚，他就憔悴得仿佛灵魂都快被抽干了。

“别为我担心……我身体还算强壮。”

“说什么傻话，你都只剩半条命了。”

堇面露苦笑抱怨，接着走到药柜前。她解开握把上的数字锁，从柜子里头拿出全新的针筒。用过的针筒被绑成一束，放在碟子上。

“药快没了。又得去隔壁镇上买药。”

堇准备起药品来，我们在保健室帮不上任何忙。我跟悠悠退到走廊，以免打扰她。

走廊仍然昏暗，只有小小的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我与悠悠肩并肩依靠在走廊的墙壁上。

“精力都恢复了吗？”听了我的问题，她点点头。

灯泡的光线闪烁，悠悠抬起脸来。我偷偷摸摸窥视她的侧脸，她的脸苍白得仿佛皮肤上结了一层霜。

“我相信你。”

“呜？”

“我认为‘冰’的戈捷特一定还在卡利雍馆里头。”

悠悠似乎不知该作何回应，花了一段时间才点头。

我决定告诉她自己花了一晚得到的结论。

“我要跟江野去找戈捷特。悠悠你就待在这里等我们。只有我们的话，应该还能设法进入卡利雍馆。你待在这里，老师跟堇小姐也会协助你藏匿，这样比较安全。”

听见我这么说，悠悠皱起眉头，左右摆动脑袋。

“你不要吗？”

“对了，我忘了跟你说。”堇从保健室出来，“悠悠说要跟你们一起走。”

悠悠听着堇的宣言点头同意。她的表情没有一丝迷惘。

“她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悠悠头点得更大力了。

“你要是回到卡利雍馆，搞不好会被逮捕哦？”

“所以就靠你们来保护她了。”堇摸摸我的头，“既然截至目前都很顺利，以后应该也没问题吧？”

即使堇这么说，我仍无法立刻点头保证。对手可是检察官，再说悠

悠还被赶出宅邸。那间宅邸真的算是她可以回归的家吗？

“她虽然生活在被海洋隔绝的地方，但从不认为这有多么不幸。也曾有过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突如其来地告终。她还被单方面逐出家门，遭到不可理喻的追捕。”

“不就是因为这样，她才更不需要回到那里吗？”

“正因如此她才会想回去。换作是你，能接受自己莫名其妙就失去一切吗？”

这句话只是堇自己的话语，但大概也确实点出了悠悠的心情。

如果我是悠悠，一定也会选择回到卡利雍馆。我没办法对破坏自己世界的真相一无所知地活下去。

“就算回到卡利雍馆，也未必能过着跟之前一样的生活哦？”我向悠悠丢出疑问。

悠悠坚决地点头。

她真的明白状况吗？要是卡利雍馆真的搜出了戈捷特，说不定整间宅邸会被烧毁。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不再有可以回归的家……

“好，我们一起走吧，悠悠。”

悠悠喜上眉梢地点点头。

“以防万一，我帮你们准备了急救箱。悠悠，茶水间有个白色箱子，能帮我拿过来吗？”

悠悠充满精神地点点头，在走廊飞奔而去。

剩下我与堇两人独处时，她将脸凑近我的耳根。

“你注意到她右手不对劲了吗？”堇小声询问。

“咦？右手？”

“对。”

“这……我是觉得她右手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她的右手是义肢。”

“是义肢？”

“她说小时候遇上天灾失去了右手，义肢是卡利雍馆的人帮她制作的。她没让你看她的右手吗？”

“没有，悠悠一直戴着手套。”

“这样啊，那我就不跟你多嘴了。不过那只义肢很特别……连我这个医生看了都感到惊奇。我想她应该是被牵扯进什么问题里。所以……要是有个万一，就麻烦你帮助她了。”

堇飞快说完便离开我身边。此时悠悠正好回来了，她的右手抓着小巧的急救箱。

“谢谢你。”堇接过急救箱，“这个就给克里斯带着。你要放包里吗？”

“我平常就会携带我自己的急救箱。”

“那我帮你补充其他需要的，你把包拿来。悠悠也可以去做准备了。”

我跟悠悠点点头，在走廊分开。

我回到昨晚下榻的教室归还毛毯，提起背包。至于跟江野借来的外套，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没穿。我将外套拿在手上，来到隔壁教室。

江野仍一如往常望着窗外。

“江野，差不多要出发了。”

他默默起身走向我。我递出他的外套。

“我不用。”

江野对外套丝毫没有兴趣，与我擦身而过走出教室。于是我穿上他的外套，匆匆忙忙跟在他后头。

回到保健室前，悠悠已在此等待。她披着我的毯子，看来她很喜欢这条毯子。

我从背包拿出急救箱交给堇。她走进保健室帮我补充其他需要物品。

门开了一条细细的缝，可从中见到房内的模样，刚好可以看到卧病

在床的桐井老师的侧脸。他似乎注意到我的视线，突然转头正对着我。我跟他对上视线。

“你要走了吗，克里斯？”

耳边传来微弱的声音。我打开房门进入房间里头，以便将他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我马上就会回来，老师你要等我。”我在病床边信誓旦旦地说。

“好，我等你。我仅存的最后一个任务，就剩等待你了。”桐井老师露出戏谑而虚弱的笑容，“你一定要回来。”

“我会的。”

我向他点头，搜寻起接下来该说的话。然而我想不出适合的话语，我的心情大概没有半分成功传达给老师。我的感谢、我的担忧、我离别的寂寞，还有害怕一去永别的不安……即使如此，我想桐井老师可能还是细心察觉了。察觉了我迟迟不肯离开病床的理由。

“克里斯。”

“是。”

“路上小心。”

桐井老师说完，将一只手从毛毯伸出，挥挥手向我道别。

“我去去就回。”

我轻轻点头，离开了保健室。

没多久堇也从保健室出来。我从她手中接过急救箱。

“对了，你们打算怎么过海？”堇询问。

“啊，这么说来……”

海墟位于海的另一端。没有船该怎么过去？

“能走悠悠过来的水底道路吗？”

悠悠摇头否定了可能性。既然前天晚上是大潮，今天想必不是可以步行穿越的状况。

“不能跟检阅局借船吗？”

“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立场。”江野回答。

“应该也不能游过去……”

“对了，我想到了。”堇灵机一动说，“离开学校，朝海走下山坡，可以看到森林里有一间老旧的小屋。有位老船夫就住在那里。只不过他开船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在镇上的医院工作时曾经帮他看诊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聊起海。”

“他有船吗？”

“据他本人说是有。”

“只能去拜托他看看了。”

江野与悠悠似乎也没有异议。

“我开车送你们到山坡下吧。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车就停在体育馆后面，我同行也比较方便跟老先生交涉。我去拿钥匙，你们等我。”堇进入保健室，马上又拿着钥匙回来，“我们走吧。”

我们移动到连接体育馆与校舍的穿堂。在走廊中段有一扇铝制门扉，可以通往室外。然而堇过隔着门朝户外探看，惊讶地停下脚步。

“怎么了？”

“车子不见了。平常明明都停在这里……”

外头根本没有半点车子的影子。雪地上也见不到轮胎痕。

“该不会被偷了吧？”

“会不会……”

会不会是桐井老师趁夜黑风高把车子藏起来了？要是江野改变心意决定要带我们去检阅局，没有车也无可奈何。桐井老师可能料到这点才做出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走路过去，麻烦堇小姐去照顾老师吧。”

“真抱歉，没办法送你们一程。”堇说，“桐井就交给我吧。”

“麻烦你了。”

我向她致意。旁边的悠悠也跟着我这么做。只有江野面无表情地望

着天花板电灯泡闪烁的模样。

“那我们走了。”

我们离开学校。

旭日尚未东升，四周是一片黑暗。我们走下积雪的车道朝海洋前进。黎明的空气呈现清澈的深蓝色，非常冰冷。远方某处传来鸟鸣。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想必会感到胆怯。但现在的我却有两名伙伴。

江野手上有能够检测目前所在地经纬度的小型仪器，但他没有开机。他向我们说明这是因为开机后其他检阅官就能追查到我们的所在地。以检阅局的立场来说，少了一名少年检阅官也让事态更为重大。江野其实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今整座城镇上的检阅官们想必还在为寻找江野而东奔西跑。

或许我们就是得做出一些牺牲，才能够同行。

走了一段路，我们终于见到了树林间的小屋。

小屋非常破旧，历经漫长时光与自然化为一体。顶着薄薄积雪的屋檐挂着小小的提灯，的确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这么早来拜访合适吗……”

我与悠悠迟疑地走进小屋。江野从旁闯出，果断地敲了小屋的门。

门缓缓开起，接着一名老人露面。老人的脸孔就跟树皮一样皱巴巴，仿佛他也跟着一起化为自然的一部分。他身上裹着某种大型野兽的皮毛。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想借船。”

江野冷不防跟老人开诚布公。

“船？”

老人的脸色黯淡起来。那模样就像是树木动怒了。

“其实是，”我感觉到火药味，便急忙和老人解释道，“听说老爷爷

您是船夫。我们现在正在找能开去海墟的船……”

“你穿的制服……是海军吧？”

老人瞪大双眼打量着我。

“呃……对，这是英国海军制服……”

“在这年头可是难得一见。我以前也坐船去打过仗。现在能打的敌人都没了。我看说不定哪天又得再次出海，因此准备从来没怠慢过……”

老人开始大谈自己是多么厉害的水手。聊着聊着，他似乎逐渐兴奋起来，我实在找不到拉回正题的时机。过程中悠悠扯了好几次我的袖子，我也无能为力。

“对了，我带你们参观我的造船厂吧。你们喜欢船吧？”

“对、对啊。”

“非常好，往这边来。”

老人慢吞吞地走出小屋，绕到屋子后方。他口中的造船厂就在这里。造船厂听起来很厉害，可惜设备看起来仅是寒酸小工厂。在铁皮的遮雨棚下，排放着一条条未完成的船只。

“搭这种破烂的船真的能过海吗？”

幸亏江野的话并未传入老人耳中。我连忙制止江野，凑近老人。

“这些全都是爷爷您制造的吗？”

“没错。你们需要船吧？随便挑一艘喜欢的吧。”

“真的可以借我们吗？”

“那当然，大海男儿总是需要船。你们想马上出海吗？那我帮你们送到海边。”

老人走入造船厂内。过了一会，一辆车厢戴着船只的三轮货车从建筑物的后方出现。老人坐在驾驶座上。

“上来吧。”

我们搭上车厢，跟船一起被老人载送到海边。老人看起来比我们第

一眼见到时更精神抖擞。

货车在朝霞之中缓缓行驶。我们在动荡的车厢将身子彼此挨近并紧抓着边缘，以免被甩到车外。

大约十分钟，货车抵达海边。

道路就在车头前方硬生生地中断，再过去就是海洋。柏油路被海浪拍打得四分五裂，海滩宛如断层般形成了高低落差。接近海岸线的树木几乎所有叶子都掉光了。我们从货车下来，眺望着水平线。空气传来混浊的海风气味。

悠悠指着没入海中的柏油路尽头，想告诉我什么。

“卡利雍馆就在前方吗？”

悠悠点头。她走来的海中道路就被掩盖在眼前的这片海面之中。海水混浊难以估计深度，但这片海面的确波涛平稳，也比附近一带其他地方浅。只不过还没浅到可以靠行走渡海。

水平线的另一端可以见到一个黑影，大概就是海墟。

“我是不知道你们想去哪里，不过靠桨划船前进得很慢。你们应该不是想划船玩吧？”老人通过驾驶座的窗俯视我们，“车厢里不是有个木箱吗？里面放了我特制的引擎，但那玩意很宝贵。我们这边没有其他人有，也很难弄到手。我自己也只有自制的这一台。你如果能答应我一定会归还，我可以借你。”

“我一定会归还的。”

老人满意地点头，将货车车厢转向海边。我再次跳上车厢，准备把船推到海上。然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推不动船。悠悠跳上车厢朝船踢了一脚，船就漂亮地入水了。悠悠双手叉腰，自豪地看着我。江野则杵在货车旁边。

“谢谢您为我们这么费心。”我向老人鞠躬。

“不用谢。倒是你要小心海浪。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老人将手搭在前额上观察海面的情况。我也学着他眺望水平线的另

一端，远方可见厚重如水泥块的云朵。

“出海以后可能暂时都无法回来哦。”

听了老人的话，我跟悠悠对望了一眼。但如今我们心中已无迷惘，我们对彼此点点头，走上船只。

我先搭上船，接着是悠悠。船很稳定。我按照老人的说明，在船的后方安装引擎式的船外机 [1] 。这下就不会被潮流冲走，可以安心渡海了。

江野站在船边不知该如何是好，迟迟不肯上船。他在海滩上一次次迟疑地停下脚步。

“怎么了，江野？”

“我讨厌海。”江野果决地说。

他本来就害怕空旷场所，没办法单独行动。海可是地球上最空旷的场所，因此我也不是无法理解他的心情……

“快来吧。”

我向他伸出手，江野却无视了我，豁出去自行跳上船。船身因重量而阵阵摇晃，我们全都跌坐在船底。

“你们还好吧？”老人为我们担心。

“没事。”

“要发动引擎就按下开关，把线用力拉到底。关掉的话只要再按下开关就好。”

我按照指示按下开关拉紧绳索。接着引擎开始发动，船也随即前进。我紧紧握着油门杆不肯放手。

“小心啊！”

我挥挥手，向转眼间已身处远方的老人道别。

“这该怎么操纵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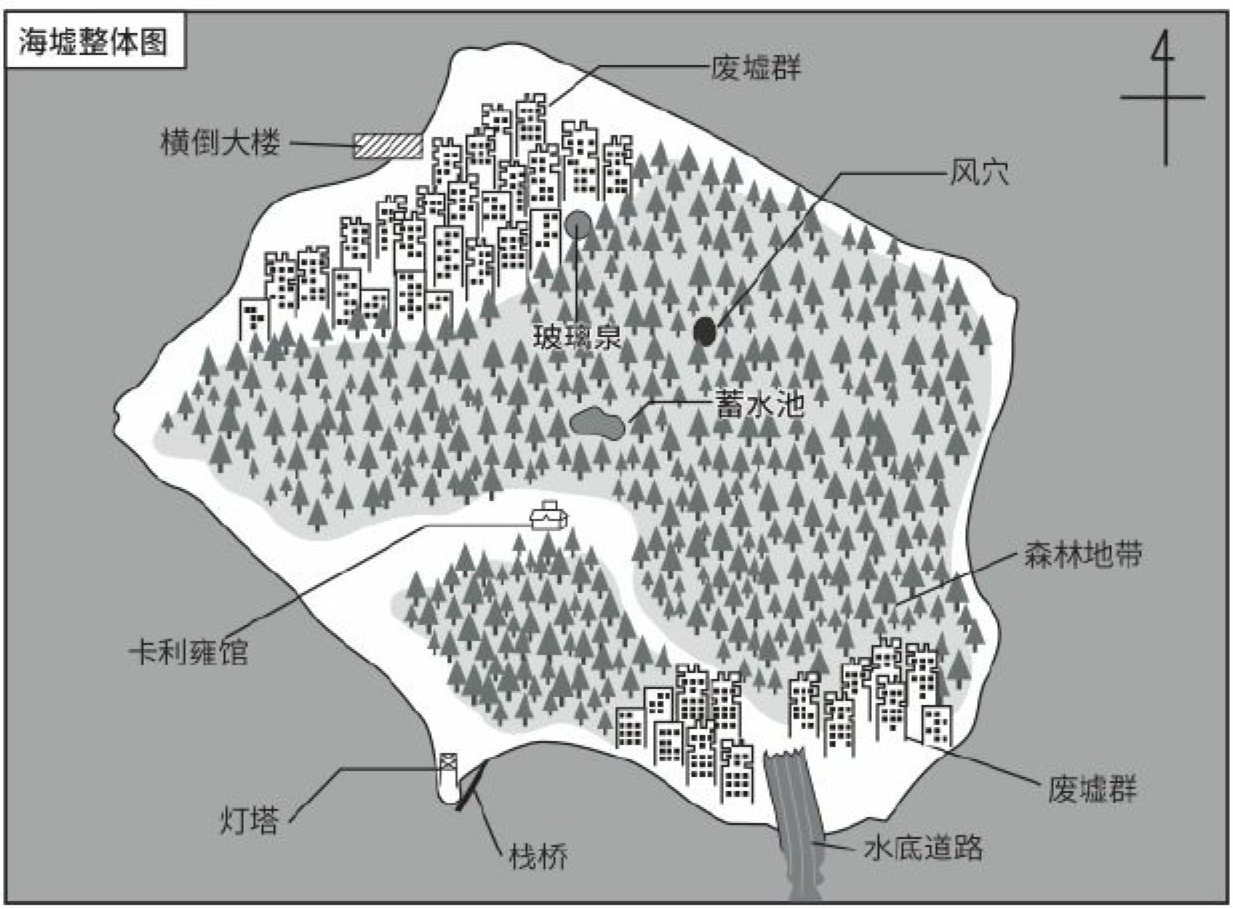
我询问江野，他只是默默摇头。

经过一阵子的反复尝试，我终于学会了船只的操纵方法。江野浑身

僵硬地坐在船底，动也不动。

海面上插着路标与电线杆等障碍物，我有好几次差点迎头撞上。每次我慌慌张张转向都会溅起水花，让我们被海水淋湿。大浪从我们毫无预警的方向袭来，船只轻飘飘地被海洋抬起。我个人很享受这个感觉，然而悠悠与江野似乎不然。

随着我们逐渐接近海墟，矗立在海中的大楼群俨然形成高墙，阻挡我们的去向。我感觉到我们四周逐渐黑暗起来，大概是因为建筑物上一扇扇的窗户正映照着深沉的黑暗吧。



我放慢船速穿梭在建筑物之间，朝海墟前进。

不久后陆地逐渐出现在眼前，混凝土的废墟景致映入眼帘。其中一些建筑物还倾斜倒塌，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海水侵蚀导致地壳变动吧。

悠悠到底是怎么在这么封闭的地方生活的？

“这里有没有能停船的地方？”

我询问悠悠。悠悠伸长脖子，眺望海岸沿，她朝自己的左手边一指。在隆起的陆地的远程，勉强能见到一座疑似是钢骨灯塔建物的顶端。既然那边有栈桥，我想就是那里了。我将船转往那个方向。

“克里斯，你等一下。”

江野突然拉住我的手臂。

这一拉导致我转过头，船身摇晃不已。

我差点被甩出船外，重心一个不稳，一不小心拉紧了油门。

船开始猛烈加速。

“呜！呜！”

悠悠的声音就像告知危险的警报声在我耳边响彻。

船向柏油路形成的海岸线方向驶进，道路从陆地沉入海中，正好位于交界地带。

我连忙把引擎关掉。然而我还没学会停住加速中的船的方法。

陆地已近在眼前，我只剩下冲过去这个选择。

船底擦上了柏油路，冲撞的力道让我们都弹了起来。

船持续沙沙作响地磨着船底，开上了车道，成为一辆没有轮胎的车在柏油路上奔驰了几米，最后停了下来。

这过程结束之后，只剩浪涛声环绕我们。

“……你们都还好吗？”

听到我的询问，江野与悠悠分别紧抓着船的边缘点点头。

“江野，你就算要我等一下，我也没办法马上停下来啊。”我向他抱怨，“差点就要酿成大祸了。幸好船外机没坏……你为什么要我停下来？”

“那边有东西。”

江野指向远离道路的海岸线。

岸上掉着一个四方形的箱子。仔细一看是个皮箱，应该是旅行箱。

那箱子跟江野随身携带的皮箱有几分相像。

“先下船吧。”

我率先下船踏上海墟。船现在完全靠在陆地上，要下船并非难事。接着我拉住悠悠与江野，帮助他们下船。这次渡海看起来让江野憔悴不少。

我们朝皮箱走去。

果不其然，那是个破旧的皮制行李箱。我抓住把手，把皮箱拖到海浪打不到的地方。

皮箱没想象中重，盖子盖得紧紧的。

这皮箱是从哪里飘来的？看上去倒也没在海上漂流多久。

“这该不会是检阅官的皮箱吧？”

“不，不是。”

江野在皮箱旁蹲下，毫不犹豫地打开。

里头是衣服，还没被海水浸湿。这大概要归功于箱子够密实，才免于渗水。箱中只有几套衣服，没什么特别的。皮箱本身看起来很旧，但里面的东西似乎是最近才装进去的。

江野掏出几件衣服，更仔细地检查皮箱。

随后他在箱底找到一个掌心大的木盒。那是个表面装饰着宝石与浮雕的精美木盒。

“……八音盒吗？”

江野点点头，接着打开八音盒的盖子。盒子没有播放音乐，大概是没上发条。盒子里只装了小巧的演奏装置。

江野对演奏装置不怎么感兴趣，关上盒盖，盯着上头装饰的宝石瞧。

“是戈捷特吗？”

“不是。”江野立刻否定。

要是能从前途堪忧的登陆后，幸运地发现戈捷特也不错啊……只可

惜现实没有这么如意的事。

“你有印象吗？”江野将八音盒拿到悠悠面前。

悠悠皱起眉头歪着头。

“里头装着八音盒，所以是卡利雍馆的人的皮箱吧？”

“应该是。”

江野深入调查皮箱内容。里头还装了另外三个类似的八音盒，但每个都与戈捷特无关。

江野粗暴地将八音盒放回皮箱，盖上盖子。

“这皮箱怎么会丢在这种地方？送到卡利雍馆，应该就能弄清是谁的箱子了吧？”

“是啊。”

我捡起濡湿的皮箱，决定要带箱子走。

此后我们回到船边，将缆绳系在附近的路标上。船虽然与岸边有一段距离，却也可能因海岸线的变动被波浪卷走。

我回头眺望海洋。

海面开始失去平静，波浪也攀高了。天气正在恶化。气温不高，说不定之后会下雪。被老先生说中了。我们已无退路，海墟马上就会成为被海洋封锁的孤岛。

“走吧。”

我们迈开步伐。

眼前是直直延伸、破碎不堪的柏油路。道路上没剩多少昨晚的积雪。

我们在悠悠的带领下向海墟前进。这附近没多少建筑物，从车道的宽度来看，过去应该是连结都市与都市的联络道路。车道两侧是荒凉无比的闲置地。

“根据情报，这座海墟直径大约有两公里，从中心到东北一带海拔较高。西北与东南方延伸出去是都市，从前有许多大楼与工厂。”

“这里除了卡利雍馆的居民以外，还有别人住吗？”

我这么问，悠悠歪起了头。

“以前这里被认定为海墟的时候，曾经对居民进行清查与迁移。至少当时的报告说是没有居民。”

“但既然这里残留着这么多建筑物，感觉除了卡利雍馆以外还有很多能住的地方。会不会有人偷偷在这里定居下来？”

“应该很难。首先是饮水与食物不好取得。我不清楚卡利雍馆的居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这里不太可能有复数的团体居住。说到底我也不觉得世上有这么多人，想住在这么不便的地方。就算这里真的有不属于卡利雍馆的人居住，完全不留生活痕迹并瞒着卡利雍馆居民，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含悠悠，卡利雍馆共有七人居住。前天又新增了两名检阅官，是少年检阅官与他的随从。因此扣除我与江野，目前这座海墟共有九人。

悠悠扯扯我的衣服，指向通往森林里的道路。这大概是捷径。不知何时浪潮声已远去，融化的雪水从针叶树的顶端滴滴答答落下。

悠悠的表情不太开朗。想要夺回自己的容身之处，她还得解决许多问题。她必须证明自己与戈捷特无关，也必须获得卡利雍馆馆主认可。说起来她到底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对待？这些围绕着悠悠的谜团，或许跟戈捷特一起埋藏在这座海墟，埋藏在卡利雍馆里。

我们穿越层层笼罩着卡利雍馆的树木持续前进。

封闭的视野深处，隐约出现一栋白色建筑。起初模糊得就像是森林中飘散的雾霭。

我们越是前进，建筑物的轮廓越是明显起来。

那是一栋豪宅。

排排竖立、从我们的视线之中守护豪宅的树木，一株株地消失了。迎面吹来的冷风令我们稍微却步，就像是豪宅具有意识，要排斥我们似的。

也可能只是我自己脚软了。

我所造访的地点总是被烧个精光，再也不存在于世界上。因此我无法立刻相信眼前的这座豪宅真实存在。

我简直就像是在凝视幻影。

但森林里的树木的确在此中断，白色宅邸实际上也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栋建筑物散发出历史悠久的感觉，却也透着历史即将终结的气息。它典雅的外型颇具西式装饰艺术旨趣，左右宽敞延伸的白色建筑特别显眼，与废墟薄弱的存在感实在难以相提并论。

众多的窗户面对着我们，仿佛在凝视着我们。

这里就是悠悠遗失的容身之处。

城镇的女性们一去不回的地方。

同时也是可能埋藏着戈捷特的地方。

“走吧。”

在我开口之前，悠悠迟迟不敢前进。

悠悠的回归之处真的是这里吗？

巧合的是，昨晚江野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

现在回头是否还来得及？

正当我们犹豫不决地盯着豪宅看，玄关附近一扇窗户开启了。

窗户猛烈敞开的声音响彻在冰冷的空中。

“悠悠！”

一名绑着及肩辫子的女性从窗边探出脸来。她露出笑容挥挥手。

昏暗封闭的宅邸在她的笑容下终于敞开，同时悠悠的表情也瞬间变得开朗。

有人在等着她回来。

悠悠规规矩矩地向她行礼，随后迟疑地走向卡利雍馆。

绑辫子的女性翻过窗户，飞奔到我们身边。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紧紧抱住悠悠，摸摸她的肩膀与头，确认眼前的悠悠不是幻影。“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消失了？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馆主，他只说悠悠离开了……”

悠悠只是困惑地左右摇头。

绑辫子的女性放开悠悠，这才第一次注意到我与江野的存在，朝我们来回打量。她露出敌视与厌恶交杂的表情，刻意地叹了口气。

“你们也是检阅官？”

“不，我……”

“悠悠做了什么？悠悠明明就没做什么坏事！”

我被步步逼近的女性所慑服，不禁退缩起来。

“美雨，对方可是检察官。口气别这么呛。”

窗边有另一名男性现身。是个一头玉米烫[2]长至肩膀，胡子也纵情生长，身穿破烂和服的消瘦男性。他古怪地挑了一下眉，责备绑辫子的女性。

“可是……”

被唤作美雨的女性噘着嘴缩起肩膀。

“真是抱歉，这家伙在这里生活太久，都忘了礼数。”男性隔着窗户露出低声下气的笑容，“请您大人有大量。总之先进来吧。美雨，快带他们两位进来。”

“好啦。”

美雨牵着悠悠的手，丢下我们快步进入豪宅内。

我与江野跟着她们的脚步，踏进玄关内。

迎宾大厅铺着宛如血色的地毯。墙上完全没有绘画或饰品等装饰物。一反建筑的外观，内部呈现出简朴而阴沉的印象。在这原本就很宁静的海墟中，这里是更为安静的场所，没有半点声响。

无论是建筑物的气氛，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都像是误闯进古

老绘画似的。这股仿佛能沁入心脾的沉静，或许正是卡利雍馆的本质。

刚才的胡子男正等待着我们。美雨与悠悠站在一旁。美雨看起来很想快点把悠悠带去别的地方。要是悠悠没停下脚步，她一定会把她拉走。

“欢迎您远道而来。”男人说，“小的是在这里制作八音盒的不才工匠，叫作有里。这家伙是美雨。她也是工匠，但是最差的。”

“你好……我叫克里斯。我不是检阅官……”

“啥？你不是检阅官？”有里突然态度剧变，瞪着我看，“那你那件衣服又是怎么回事？”

“这位才是正牌的检阅官。他叫江野，我跟他借了外套……”

“小的真是失礼了。”有里露出谄媚的笑容向江野行礼，“您的伙伴从前天起就滞留在这里，是要找什么东西吗？”

江野没作声，环视着宅邸内部。

“应该是怀疑这座宅邸里有书吧？”美雨耸着肩回答，“很遗憾，这里才没有书。能请你们快点死了心回去吗？”

美雨朝我们逼近，想把我们赶出去。她似乎格外讨厌我们。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会被赶出去。

悠悠好像有话想说碰碰美雨的手臂。

“怎么了，悠悠？你不希望他们回去吗？”

悠悠点头。

“这说来话长……”

我简短说明与悠悠相遇并来到这里为止的经过。美雨等人似乎不知道水底道路的存在，对于悠悠徒步走出海墟感到很吃惊。

我省略了关于戈捷特的说明，因此我很难解释江野为什么会站在我们这边。要外人理解我跟江野的过去太困难了。

“虽然不太能抓得到重点……总之你们现在没有要对悠悠做什么吧？”

“我们才想问你们想对悠悠做什么呢。”我说，“我们实在不懂为什么她必须被逐出家门。要是有明确的说明，她说不定根本就不需要回来。”

“馆主真的要求你离开吗？”

听到美雨的疑问，悠悠微微点头。

“好奇怪。”有里抱起手臂，“在馆主心目中，悠悠就跟女儿一样。他那么疼爱她，真的会把她赶出去吗？”

悠悠低着头，宛如啜泣般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悠悠，去问问馆主好不好？”美雨安抚悠悠。

“在此之前我要跟刈手谈谈。”

江野这才第一次开口。我们同时望向他。

“刈手？”

“少年检阅官。”

“啊，也对。得先跟另一名少年检阅官打过招呼。”

这是我们第一个面临的难关。另一名少年检阅官是否也通情达理呢？

“嗯，虽然我不太清楚，看来你们的立场很复杂啊……”

有里的口吻仿佛是抓到了江野的弱点。事实上江野受到我与悠悠的连累，立场的确薄弱。有里如今明白了这点，江野在他眼中可能就成了平凡的孩子。虽然态度依然恭谨，但应该不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少年检阅官本来就常因为外貌与年龄被人瞧不起。

“先来访的检阅官现在在哪里？”我问。

“谁知道呢？”有里坏心眼地说，想试探我们的反应。

“他在二楼。”美雨回答，“我带你们过去。”

美雨带领着我们走上楼梯。

卡利雍馆共有四层楼，跟高级旅馆一样有许多房间。走廊上一扇扇并列的房门，据说都是附有床铺的客房。

“就是这间。”美雨在一扇门前停下脚步。

“真是谢谢你，美雨小姐。”我向她行礼，美雨对我摆摆手。

“悠悠不用跟过去吧。”美雨准备带走悠悠。然而悠悠却摇摇头，留在我们身边。

“我知道了，那你去吧。”美雨无可奈何地说完，便匆匆忙忙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避免被牵扯进问题之中。

“另一名少年检阅官就在这里头啊。”

他是个怎样的人？

要是我跟他也能像跟江野那样建立几分交情就好了，但我可不觉得能这么顺利。

说起来我对少年检阅官是一无所知。江野说自己是用来检阅的机器。但不用说，他是活生生的人类，才不是什么机器。就算他是以机器的方式被养育成人，也不可能连心灵都被换成机械。还是说检阅局连这种事都办得到？

江野敲敲门。

我与悠悠在心情上根本没什么准备。我们毫无意义地整顿起仪容。随后房门一开，出现了一名穿着黑西装的女性。

“哎呀，江野大人。”

这是一名长发的女性检阅官。我是第一次见到女性检阅官。除了她穿着检阅局的制服以外，就跟普通的年轻女性没两样。她看了一眼我和悠悠，接着视线回到江野身上。

“听说本土那边出事了。”

“没什么大问题。”

“在少年检阅官单独行动时，这件事本身就该视为大问题。”

“我有话要跟刈手说。”江野不着痕迹地将夹在腋下的手杖换到手上。见到他的模样，女性检阅官蹙眉后退一步。

“伊武，可以了。你退下吧。”房内传来少年的声音。名叫伊武的女

性检阅官按照指示退下。

江野进入室内，我与悠悠跟在他后头。

少年在里面的地板上浑身无力地瘫坐。他不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而是将上半身靠着椅面瘫在上头。也可能是他从椅子侧边滑下来，正好形成这个姿势。无论如何，他正扶着椅子，试图撑起软烂的身子。

他撑开有着纤长睫毛的沉重眼皮，仰望着我们。他晶莹剔透的白色肌肤、端正的脸孔以及微微泛红的双颊令人印象深刻。要是没人告诉我他是少年检阅官，我说不定会以为他是个貌美的女孩。然而他身上的衣服，毋庸置疑就是少年检阅官的制服。

“我就觉得你差不多该来了……前辈。”他对江野推出椅子。这举动导致他失去支撑，差点软趴趴地倒在地上。“请坐。”

“我不用。”江野缓缓摇头。

“真的吗？”

他把椅子拉近，重新依靠着椅面。那是一把没有扶手的木制小椅子。他在椅子上伸出手臂，把脸靠在手臂上，做出打盹的姿势看向我们。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显得缓慢而忧郁。

“由于前所未闻的少年检阅官失踪案，检阅局现在相当混乱。这位失踪的少年检阅官当然就是指前辈。你知道吗？”

“我只是按照命令行动。”

“跟着逃亡者一起逃跑，算按照命令行动？”

“我没逃跑。我现在不就像这样把逃亡者带过来了？”

“你在说谎。”

刈手面不改色地说。江野无言地望着他。

强风将窗户拍响。在意着那声响的人，只有我跟悠悠。

“无论如何，我很感谢你把逃亡者带回来。检阅局那边我会妥善报告。只不过我还真没想过居然会有人逃出海墟。在注意到有人逃跑时我马上清点了船只，没有船被偷走，本以为逃亡者潜伏在废墟里……但据

说在满月与新月那天，连结海墟与本土的水底道路会浮出海面足以行走。请位于本土的检阅官调查后证明了这点。哦，你应该也听说了。这条路实际能行走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使用这条路具有风险，平常没有人走。只不过知道这条水底道路的人，似乎也只有卡利雍馆馆主。”

“你在她逃亡以后对检阅局的报告似乎中断了一阵子，发生什么事了？”江野问。

“没事。只是如果没抓到逃亡者，搜查也不会有进展……因此我在等待。等待命运抓到她的那刻。”

“命运？”

“就是我们检阅官。”

刈手缓缓转动眼珠，打量着我。

“这位是前辈的新伙伴吗？我认识你。我记得你叫做……克里斯提安纳。你以前曾涉入与戈捷特相关的案件，而且这案件还是江野前辈负责的。你这个外国人到底抱着什么居心，在前辈身边打转？”

“我是因为旅行时有点事……”

“我不喜欢身上有海洋气味的人。”刈手打断我的话，叹息说道，“伊武，把他绑起来。”

“是。”

伊武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塑料束带，走向我跟悠悠。

江野伸出一只手制止伊武。

“这两个人目前仍归我管辖，不需要绑起来。”

“前辈，你这是什么意思？卡利雍馆这案子全都交由我刈手负责。这不是前辈你可以决定的事。”

“抓到逃亡者的是我。我有权判断什么时候要把她交出来。”

江野静静地将手杖拄在地上。刈手忧郁地望着手杖的尖端，沿着手杖慢慢抬高视线，途中却又疲倦地闭上眼睛。

“既然前辈都这么说了，就这么办吧。”刈手蠕动身子，重整靠在手

臂上的头颅位置，“再怎么精准的时钟总是会失准。我说前辈，你觉得失准的时钟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不知道。”

“是更精准的时钟。这是为了帮坏掉的时钟对时。前辈，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刈手稍微挺起身子，重新眺望我们。他的眼眸看起来像是镶嵌在眼球内的黑色玻璃。那是一对即使与人类的眼珠有相同形状，却与人类不同，宛如人偶的双眼。

“对这两人的处置就暂缓到这案子解决以后。当然我也会限制他们的行动，离开宅邸的时候请务必向伊武或我刈手报告。别再想逃跑了。”

悠悠再三地用力点头。逃跑会有什么下场，她也亲身体会过了。

总之我们似乎逃过当场押送检阅局的危机了。而问题竟然还出乎意料地轻松解决。

我们是不是太过害怕检阅官了？刈手这名少年检阅官也不例外，纵然有些难以捉摸的地方，似乎也不是不能沟通的对象。应该是吧……

“对了，她为什么要从这里逃出去？”

“不知道。听说她是在没告知理由的情况下被赶出宅邸的。”

“被赶出去的？”刈手感到意外，“果然是仓卖从中作梗吗？”

“仓卖？”我询问江野。

“是卡利雍馆馆主。”

“他肯定在打某种主意。”刈手接着说下去，“他表面上虽然装出乖乖服从我们的样子，依然是个不能松懈的人。”

“对仓卖的侦讯结束了吗？”

“还没。”刈手不耐烦地摇摇头，“这种事我想留到之后再处理。”

“你真悠哉。”

“常有人这么说，不管做什么事，我刈手总是殿后。大人也说我在

少年检阅官中是最慢的那一位……可是等待难道是这么罪大恶极的事？”刈手边叹气边低声嗫嚅，“只要我们在这里等待，包含仓卖在内的居民一定会不堪其扰。我只要等待就好。最后仓卖的权威将会扫地，我们将能掌握整栋宅邸的全权。号令的一方与被命令一方的立场，将会分得一清二楚。这么一来对方就会主动交出戈捷特。我用这方法拿到了好几个戈捷特。”

“这次你的方法可能不管用。”

“为什么？”

“对方可能已经有动作了。”

“对方？你是指谁？”

“你们搭的船现在在哪里？”

江野没回答问题，改变了话题。

“停泊在栈桥那边。”伊武代替刈手回答。

“钥匙呢？”

“钥匙？你是说发动引擎的钥匙吗？我们搭过来的船没那么大，采用的是不需要钥匙的反冲式启动器。”

伊武仔细对答。她说的反冲式，大概就跟我们搭来那艘船的船外机一样，属于靠拉扯绳子来启动的类型。

“你担心船被偷啊。”刈手插嘴，“就算船被偷了，也不成问题。因为我们有无线对讲机。要是又出现了逃亡者，我可以通知本土，就像前天晚上一样。只要呼救，他们就会再帮我们准备船。”

刈手望了一眼桌上的小型仪器。看来那就是无线对讲机。

“这栋宅邸的人是怎么弄到食物与饮水的？”

“每个月来自本土的商船会造访一次，食物与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商船获得的。而且这里制造的八音盒也会通过商船送往本土贩卖。商船半个月前才来过，剩下半个月内应该都不会靠近这里。顺便一提关于水的部分，山上有蓄水池，居民从那里打水来利用。”

刈手说完，悠悠偷偷拉一下我的手臂，然后指着自己想表达什么。从话题的方向来看，她大概是想告诉我打水是她的工作吧。

“对了，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很昏暗。如果要回本土，最好趁天色还亮着的时候。只不过你可得把逃亡者们留在这里。”

先不提悠悠，我似乎也包含在必须被留下来的人里。

“对了，前辈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你应该没打算继续当逃亡者们的保姆吧？”

刈手的语气平稳，表情也没有一丝变化，然而他的话中却略微带刺，确确实实是在牵制江野。

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

对被养育为检阅机器的人来说，刈手美丽的外表实在太过惹人怜爱。他的言行与江野相比，也透露出一丝丝挖苦。即使如此我眼中的他仍像是有某种重大缺陷，这应该是因为他对自己少年检阅官的身份似乎没有任何犹豫或矛盾。在这层意义上，他或许才是完美的检阅官。除了他无法控制自己慵懒的肢体这点以外。

“我想到了，既然前辈都来到这里了，要不要跟我刈手来场竞争？”

“竞争？”

“竞争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冰’的戈捷特。要是前辈先找到，克里斯提安纳跟逃亡者的事我就不过问了。当然还包括前辈与他们沾上边的事……但如果我刈手先找到，他们就要任我处置。前辈当然也不例外。”

“竞争不是你最不擅长的事吗？”

“所以这个条件可以吧。”刈手终于将身体抽离椅子，用不雅观的姿势跌坐在地仰望着我们。“前辈，就用你在少年检阅官之中也堪称天才的实力，让我刈手打起干劲吧……”

“我没兴趣跟你竞争，但我会协助你。”

江野将手杖重新夹在腋下，转身将手放在门上。

“江野，你要走了？”

听见我的问话，江野点点头，没跟刈手告别就直接离开了房间。我与悠悠连忙跟在他后头。

“还要再来哦。”

刈手朝我们的背影呼喊。他直到最后依然慵懒的声音，残留在我的耳中。

来到走廊，我的心情才终于镇定下来。

与两名各自具备独特气质的少年检阅官共处一室，没有人能不感到紧张。如果只有江野一人，我才刚开始习惯他的步调。

“看来是不用担心被抓起来了。江野，谢谢你。果然要是没有江野出马，我们什么都办不到。”我向走在走廊前头的江野喊话。

“呜呜。”悠悠也第一次对江野表示感谢。

“现在还没解决任何问题。”江野头也不回地说。

“说得也是。我们必须比他先找到戈捷特。”

“刈手的做法很特殊，从以前就是个难以捉摸的少年检阅官。但我们不用在意，他还有让悠悠逃脱的这个污点。就算他设定了条件，也不过是暂时让不利于我们的事实互相抵销罢了。”

“这么说是没错，但要是他先找到戈捷特，我们也只能任他宰割了吧？”

“应该是吧。”

“这样可就伤脑筋了。”

“没事。只要我们先找到戈捷特就好。”

“希望事情能这么顺利。只是就算想找到戈捷特，我们又不能在这宅邸里随便乱闯……”

在走廊走着走着，我在转角见到两个人影。是美雨与有里。他们似乎很在意我们，跑过来查看状况。

“怎么样？”美雨盯着我的脸，“看起来好像没问题。”

“虽然没办法完全无罪，但我们暂时还是自由之身。”

“这样啊，太好了。”

“悠悠，你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有里说，“所以才会逃离这座宅邸对吧？你偷的还是不能给检阅官的东西……”

悠悠双眼圆瞪，左右摆动脑袋。

“悠悠怎么可能偷东西。”美雨马上接话。

“也是，悠悠又没眼光。”有里冷嘲热讽地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被馆主赶出去了吧？这不就是因为你犯了什么大错吗？连我们这些绝对算不上正人君子的人都没被赶出去。”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理由。悠悠就是想弄清楚才回来的。”

悠悠点点头。只不过她仍是一脸迷惘，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正确。

“去跟馆主报告你回来了吧。直接去问他最快。”悠悠感到迟疑，美雨轻柔地推了她一下，“你们检阅官也最好去跟馆主打声招呼吧？我看这状况，你们应该也不会马上回去吧？”

“说得也是，我们去打声招呼吧。”我说。

“那就说好了。我们去找馆主吧。”

“啊，在此之前。”我叫住美雨，“你见过这个皮箱吗？这是我在海边捡到的……”

我将皮箱递到她面前。

“我没见过。有里哥，你见过吗？”

“唔……我好像有印象。”有里扶着下颚歪起头来。

“里头装着衣服跟八音盒。”

“好，这先寄放在我这里。我去问问其他人有没有头绪。”

我将皮箱交给有里。他将皮箱反手扛在肩上，消失在走廊深处。

我们在美雨的带领下前往四楼。

根据美雨的说明，卡利雍馆馆主仓卖是旨在保存乐器的仓卖乐器财

团创办人，他以此声名大噪。该组织的活动资金全都靠他投注私人财产，他收集了许多乐器。他底下聚集了许多乐器保存学的学者、音乐家与制作乐器的工匠，怀着将全世界的乐器流传给后世的理念进行活动。这个财团现在依然存在，但已完全脱离仓卖的掌控，成为另一个组织，进行繁杂的活动。

“听说馆主放手财团是在他迷上八音盒之后。与乐器共度的人生最后走向了八音盒。馆主将剩余的资产投注在卡利雍馆与制造八音盒上，于是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美雨满心骄傲地介绍这名叫做仓卖的老人。

仓卖原本是在大战中靠设计与制作轻机枪发迹，在工业技术上的成就也为人称道。但战后他选择了乐器，而非武器。

就背景来看，仓卖这个人并不是音乐家。他会受到乐器与八音盒吸引也不是基于音乐家身份，而是基于一名工匠的身份。成立乐器财团以后，他主要的任务应该也是提供金钱援助。

据说他曾经从本土精选了许多优秀工匠，请他们住在卡利雍馆制作八音盒。他最后选择了兼具乐器与机器双方特征的八音盒，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馆主今年就要七十岁了，但脚力还很稳健。”

光听美雨的说明，我实在难以想象仓卖的半生与书本、推理或戈捷特扯得上关系。但想想音乐与乐器也会受到检阅官的严格审阅，也能推测出他多少有点牵连。

“四楼整层都是馆主专用的空间。馆主为了聆听清澈的声音，需要这个环境。我听他说过，打从一开始他会把据点设在卡利雍馆，就是为了不折损音质。”

我们来到四楼的走廊。这里看起来跟其他楼层没什么两样。我们在最里面的房门前停下脚步。

“就是这里。”美雨指示着门扉。

“我在外面等。”江野说，“我不在应该比较好谈。”

“咦，你不问戈捷特的事吗？”我压低声音询问江野。

“他不可能跟我这个检阅官吐露实情。可以的话，你去帮我问出来吧。仓卖不可能不知道戈捷特的事。”

“好、好吧……”

虽然没有江野让我感到不太踏实，考虑目前状况倒也无可奈何。

悠悠惴惴不安地望着我的脸。我尽量装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将自己的手迭在她紧握我衣摆的手上。但想借由这举动消解不安的人，说不定其实是我。

“我会帮忙介绍，你放心吧。”美雨戳了我一下，“先不提检阅官，你看起来不像坏人。悠悠似乎也很相信你。”

“是这样吗？”

我转向悠悠，她露出腼腆的笑容点点头。

“那我们进去吧。”

美雨敲敲门板。老人嘶哑的回应隐约从门后传来。

“打扰了。”

美雨打开门，深深地鞠躬后才进入房内。我也学着她的动作一起进来。悠悠尽管迟疑，却也跟着我们走进。

宽敞的洋房内有一张庞大的工作桌，上头散落着木片与金属等细小零件。房内四处层层堆积的木盒，应该是未完成的八音盒。其中还有大得跟衣柜或是桌子一样的盒子。房内有股干燥木头的香气。

仓卖拱起的背部对着我们，在工作桌前盘腿而坐。

“怎么了，美雨？真难得你会来我房间。心血来潮想向我讨教了吗？”他背对着我们说。

“那个……馆主，悠悠回来了。”

“什么？”

仓卖这下终于回过头来，瞇起老花眼辨识悠悠的身影。他的动作非

常缓慢，看起来一点也不吃惊。也可能他只是故作平静。

他用指尖抚摸自己的白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回来了？”

仓卖静静地说。他的话语中没有怒意，只有惊愕与失望。

悠悠缩起头，躲在我与美雨身后。

“馆主。”美雨忍不住插嘴，“真的是您把悠悠赶出去的吗？”

仓卖没回答美雨的疑问，仅是一个劲地盯着悠悠。

“馆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才想问呢。”仓卖这才松开原本紧闭的嘴回应，“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悠悠？”

悠悠害怕地从我与美雨之间探出脸来。她完全陷入畏缩之中，虽然试图开口，但当然也发不出声音。

美雨代替悠悠说明情形。她把从我这里听来的事情经过转换成二手情报告诉仓卖。

解释完毕后，仓卖盯着我看。仿佛是想通过持续凝视我，来看透我的心似的。

他花上好一段时间观察过我后，徐徐地开口：“我大致都了解了。”仓卖维持盘坐抱起手臂，“美雨，你可以先离开吗？”

“……好的。”美雨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答应仓卖，“悠悠呢？”

“你留下来。”

悠悠点点头。

美雨按照指示，低头行礼后便走出房间。

留在房内的悠悠与我仿佛如临大敌，挨近彼此的身子严阵以待。

房内宁静无声。围绕着我们的无数木盒，仿佛正弹奏着名为寂静的音乐。

“这些全都是八音盒的材料。”仓卖注意到我的视线解释道，“像这样动起指头来，我就会想起自己跟你差不多大时的事。虽然离开制作现

场很久了，但看来我生性就是该找个东西来做。”

仓卖用一种自言自语的口气嗫嚅着。

“你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为什么会想来这个国家？”他冷不防朝我丢出问题。

我下定决心开口回话。

“我想摸清我父亲的遗物，才会来到这里。”

“旅途想必很辛苦。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的？”

“我失去了家园与双亲，已经一无所有……起初我应该只是为了找出生存目的才踏上旅程。但我觉得走着走着，旅行本身也产生了意义。”

“你抵达目的地以后，有什么新发现吗？”

“有。我明白了持续旅行的意义。”

“你的眼神很棒。”

仓卖板着的脸终于柔和起来，心满意足地重重点头。接着他正对着我，维持盘坐的姿势向我深深一鞠躬。

“悠悠受你照顾了。谢谢你。”

“不敢当，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这一鞠躬让我感到很疑惑。我完全没料到赶走悠悠的始作俑者，会为了悠悠感谢我。

“为什么要把悠悠从这里赶出去？”

我不禁向他提起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一旁的悠悠身体紧绷起来。

仓卖似乎正为房外树木摇曳的声音分心，脸对着窗户。他正静待风的停歇。我的耳朵虽然没听见风声，但他似乎听见了什么。

接着他开口说道：“这里总有一天会被烧毁。我想在那之前放走悠悠。”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其中一个空荡荡的木盒。

“放走？”

“检阅官总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决定真相。悠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他们拘禁，因此我才放走她。”

“可是……你没想到这么做她一定会被检阅官追捕吗？”

“关于这点，我的确不得不承认是我太轻忽了。你可能也知道了，从本土来到海墟的检阅官就只有两个人。我看准在他们掌握到卡利雍馆所有居民之前放走悠悠就不会有事。我猜只要使用水底道路，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海墟少了一个人。只不过面对检阅官还期待他们调查不周是我的失误。他们一开始就掌握到这里的居民人数。”

“既然如此，你可以直接跟悠悠解释啊？你什么解释也不说，什么盘缠也不给，就要把人家赶出去太过分了。”

“你说得对，但我当时没时间了。我必须让悠悠趁着还能步行出海的时间内出发，没空向她说明一切。我判断不让悠悠得知任何情报还比较好，有时候不知是种福气。检阅官再神通广大，也没办法跟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套出任何情报。”

“但就因为这样，她可是一直……”

“我很抱歉。”仓卖低头致歉，“是我疏忽了。悠悠，我原本以为你在本土也能顺利生活下去，因为你在几年前还是本土的居民。但或许你太习惯这里的生活了。”

仓卖真诚的态度，看起来让悠悠终于解除了紧绷。

但不安仍然没从她脸上消失。

“有必要冒着危险让悠悠逃走吗？”

“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目的是想避免波及她，她不是更应该低调地待在宅邸里安分点吗？”

“我想尽可能不留下悠悠在这里待过的纪录。我想让她远离检阅局的目光范围。”

“为什么要做到这程度……难道她做错什么了？”

“她会唱歌。”

仓卖压低声音回答我。我想起了悠悠悦耳的歌声。

“会唱歌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是。你不可能没听说检阅局正在加强对音乐的规制。悠悠会唱很多歌曲。当然只要她不开口，检阅官就不会知道。但她懂的太多了。现在的她就形同八音盒，我就是放不下心。我觉得当所有的音乐被禁止的时候，她的存在可能也会被禁止。”

“……什么意思？”

“我从头开始解释吧。”仓卖轻描淡写地讲述起悠悠的过去，“她在五岁时因天灾失去双亲，被送进孤儿院。这个时代有许多因为天灾失去父母的孤儿。对，克里斯，就跟你一样。她跟家人一起被洪水冲走，但她漂到高台，幸运地捡回一命。然而她在当时失去右手，头发从那天起一夜变白。我想她应该受到了非常大的惊吓，不仅失去说话能力，也认不得文字了。她几乎没有以前的记忆。”

悠悠配合仓卖的说明点头。

真是凄惨的经历。虽然对我这个跟她一样以孤儿身份讨生活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其实比比皆是，只不过她那惨绝人寰的体验，想必依然对她的身体与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痕。

“在四年前左右，我在寻找能在这栋宅邸工作的佣人。这过程中我找到的人，就是当时十岁的悠悠。卡利雍馆制造的八音盒曾捐赠给她待的孤儿院，她完美记忆了八音盒的曲调，并且能唱出来。我问悠悠喜不喜欢八音盒，她开开心心地点点头。于是我决定要让她在这栋宅邸工作。”

悠悠从十岁起就在这里当佣人。她会去打水，应该是其中一项工作。这么说来她穿着的衣服，看起来也有几分像女仆风的围裙。

“悠悠在工作之余喜欢聆听八音盒。她把听过的音乐全都记起来了。最重要的是她拥有美妙的声音。这或许是她通过失去言语换来的上

天赠礼。随着岁月流逝，现在的悠悠成了比八音盒这种机械还要优秀的少女八音盒。”

“少女八音盒？”

“没错，悠悠是活生生的八音盒。我们制作的八音盒顶多只能演奏几首曲子，她却能演唱无限多首。她只要听过乐曲，就能用美妙的歌声演唱出来。平凡的音筒与木盒可办不到。或许悠悠才是无人得以打造的极致八音盒。”

仓卖一脸冷静地，语气中却洋溢着热情。他的模样让我有点坐立不安。

“她的才能非常优异。但正因如此，我开始害怕她总有一天会被检阅官逮捕。此时检阅官出现了。我觉得这一天就是我的想象化为现实的日子。所以我判断应该尽快让悠悠从这里逃出去……”

“可是……即使如此，把悠悠从宅邸赶出去还是太残忍了。”

“检阅官现在都还会关注音乐家的动向，检阅局有一天一定会正式出动。音乐是能昭显我们自由的最后堡垒。而八音盒将会左右我们是自由还是得服从。争议将会围绕在八音盒究竟只是机械装置，还是演奏乐器……届时悠悠的存在意义也会遭到质疑。”

在多舛的命运作怪下，悠悠的确可以说是处于该从世上削除还是可以留存的灰色地带。

但她绝不是八音盒。她是个十四岁的女孩。到底是谁想否定她的存在？

而她又有什么罪过？

“仓卖先生你刚才说过，这里总有一天会被烧毁。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他们禁止的东西。”

“是音乐，还是书籍？”

仓卖纹风不动，没有回答。

“还是……戈捷特？”

“原来如此。你也是我们这边的人啊。”

他这句“我们这边”，在我耳里听来很不吉利。

“少年检阅官仅在案件与戈捷特扯上边时才会出动。戈捷特应该在这屋子某处。仓卖先生你不清楚吗？”

“就算我清楚，你觉得我会供出来吗？”

“你会，如果你真的为悠悠着想的话。”我斗胆倾吐想法，“他们现在怀疑悠悠带着戈捷特逃跑，因为她瞒着检阅官逃到本土。虽然现在悠悠的处分暂缓了，要是找不到关键的戈捷特，她就得背负所有的嫌疑。这样你也无所谓吗？”

“悠悠可没偷‘冰’的戈捷特。”仓卖断言。

“那戈捷特在哪里？”

“我不知道。”

“真的吗？”

仓卖点头。

他八成在说谎。

但他大概也不会告诉我戈捷特的所在处。

如果是江野，是否能更高明地套出情报？

反正我套不出来。

“你想要戈捷特吗？”仓卖问我。

“……不。”我轻轻摇头，“但我想了解内容。”

“了解了又要做什么？”

“我要写作。”

“写作？”

“我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推理作家。”

我说完以后，仓卖开始发出干笑声。我跟悠悠都愣在原地，望着仓卖。

“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命运还真是可怕。你是从哪里听说戈捷

特这玩意的？”

“我父亲给我的遗物就是戈捷特。”

“哦，是什么？”

我把项链上缠绕的围巾松开，拿给仓卖看。围巾是用来蒙蔽检阅官的道具。我要是把戈捷特拿给仓卖看，他大概也比较容易松口谈论秘密。我鼓起勇气做出这个赌注。

仓卖站起身，驼着腰靠近我，随后悠悠哉哉地注视起戈捷特。

“太棒了。光泽真美。”

他一脸满足地直点头，接着漫步回到原本的位置。随后他把工作桌上的小盒子拿起来，上紧盒子侧边的发条。他轻柔地打开盒盖，悦耳的曲调便开始弹奏起来。

“你知道八音盒的优点是什么吗？”

“我不清楚。”

“这首曲子叫做《月光》。好几百年前写出的名曲，只要像这样打开盖子就能欣赏。不需要其他的道具。不需要乐谱、乐器，也不需要乐师。无论何时，任何人都能欣赏那首曲子。八音盒不单只是会演奏音乐的盒子，八音盒本身就是音乐。”

他慢条斯理地说完，接着盖上盒盖。

“我的梦想是将这世上所有的乐曲都做成八音盒。我为了这个梦想召集工匠，投入资金。但这个梦想已无法实现。有许多乐谱我实在弄不到手，也有许多乐曲早已失传。我该做的事不是搜罗乐曲。哪怕是只有一个，我也要为后世留下优质的八音盒。这才是我的使命。”

“你是指悠悠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悠悠她……”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悠悠在仓卖先生的心中，到底是什么地位？”

仓卖没应声。

“再这样下去，悠悠会被检阅局带走。”

“用不着担心。只要待在这座海墟里，检阅官就跟我们一样，不过是受困的人。在某日终将到来的末日之前，我们全都是平等的。悠悠也不再需要逃跑。”

“不再需要逃跑？”我重复仓卖的话语，“悠悠可以待在这里了吗？”

“是啊。既然都弄到这个地步了，她已经没有离开卡利雍馆的理由了。在这个地方走向破灭之前，悠悠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

悠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她的容身之处。

但我无法单纯为她感到高兴。我们的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夺回了一个被预言终将再度失去的容身之处，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牵起悠悠的手，继续跟仓卖说下去也不会有任何进展。悠悠乖巧地跟着我离开房间。

“你让我见到了一个好东西，我很喜欢你。异国的少年啊，要是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吧。”

仓卖笑嘻嘻地说。

我逃也似的关上门。

江野与美雨在走廊等待。

江野见到我们混乱无比的表情微微地耸肩，仿佛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他不肯告诉我戈捷特的所在处。”我悄悄告诉江野，“但是仓卖先生似乎在隐瞒什么。他知道我们在找的是‘冰’的戈捷特。”

“这就够了。”

“抱歉……我没帮上多少忙。”

“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期待过。”江野不怀恶意地说。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交谈。”美雨从旁插话，“你知道为什么悠悠会被扫地出门了吗？”

“他说……是怕悠悠被检阅官逮捕才放走她的。”

“为什么悠悠可能会被逮捕？悠悠没做什么坏事吧？”

“这是因为悠悠会唱很多歌。”

“啊……原来如此。因为她可能会触犯音乐方面的规制啊。”美雨暂且信服了仓卖的理由，“所以悠悠可以继续待在这里喽？”

“对。”

“太好了呢，悠悠。”

美雨兴高采烈地拍拍悠悠的肩膀。悠悠顺着她露出笑容，表情却是五味杂陈。

“那我可以带悠悠回房间了吗？我想帮她换衣服。”美雨说。

“麻烦你了。我看最好顺便让悠悠休息一下。她今天早上应该也没休息够。”

我们走下楼梯，移动到一楼。

“你们还不想回去吗？”

“对，我们还需要调查一些事。”

“这样啊……那你们先去前面的接待室打发时间吧。”

美雨说完以后，就带着悠悠消失在走廊深处。悠悠的房间似乎在餐厅附近。虽然与她分离令我感到不安，但我跟上去也没用。只能等她回来了。

“江野，接下来该怎么办？”

“目的没有改变。继续寻找戈捷特。”

“你有眉目了吗？”

“没有。”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不过又该从哪里找起才好呢？去问仓卖先生，他也不会告诉我们。明明戈捷特一定就藏在某个地方。”

“不用心急。”江野望向窗外，“这个天气没人逃得了。戈捷特当然也一样。”

江野边说边打开接待室的门。我们一起进入接待室。

苔绿色的沙发环绕着巨大的暖炉排列。暖炉里头添了新的木柴，看来不是单纯的装饰品，而是实际具有暖气功用的设备。

沙发上坐着刚刚引领我们入内的有里，他旁边坐着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这个人也是八音盒工匠的一员吗？我们一进入房内，他们便停止交谈，同时朝我们看过来。

气氛很尴尬。

“你们来做什么？”

壮汉瞇起眼睛盯着江野。

江野没搭理他，穿过室内，在窗边放下自己的皮制手提箱，用皮箱取代椅子坐下。我蹑手蹑脚地躲在他旁边。

“你倒是回话啊，少年检阅官刈手先生！”

“矢神兄你别这样，跟检阅官这样说话太放肆了。他虽然是孩子，却也是堂堂的执法人员……你最好别逞一时口快。而且他不是刈手，他是新来的检阅官。”

“啥？”他紧紧盯着江野看，“穿一样的衣服，谁分得出来。喂，你听不听得到啊？”

他大吼大叫着，声音回荡在房内。

“矢神兄，你冷静点。”有里安抚男子。

那名壮汉似乎叫矢神。比起细腻的工序，他看起来更擅长切割原料木材的体力活。头上缠成头巾模样的毛巾，也强化了这种印象。他的眼神不太友善，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看。

“你不管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啦。一开始来的检阅官不也是这样？”

有里用嘻皮笑脸的语气如此说道。他对检阅官的敬畏大概只是做做样子。

“对了，悠悠呢？你们不是一起行动吗？”有里对着我询问。

“她回自己房间了。”我答道。矢神一直瞪着我，为了逃离他的视线，我移动到房间的角落。

“我打从一开始就讨厌那个叫悠悠的小鬼。我才不管馆主喜不喜欢她，一个话都不会讲的小鬼在这里打转看了就讨厌……那家伙是这次骚动的元凶吧？检阅官，你说明一下啊。我们这座宅邸直到前天为止都很平静，现在变这么吵闹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真的被你们搞到都要精神崩溃了。严重到很可能会视情况采取暴力手段驱逐咧。”

矢神身体前倾仿佛准备动手，将身子正对着江野。不用说，江野只是冷冷地回看他们，始终维持缄默。我无可奈何只好简单说明了至今为止的一连串过程，而我当然没提起戈捷特的事。

在我结束说明时，美雨正好开门入内。但悠悠没跟在她身边。

“嗯？悠悠呢？”有里问。

“她在房间睡觉呢。”美雨答完话便在沙发上坐下，“所以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搜查。我在找必须处置掉的东西。”江野简短地回应。

“要我说的话，我才随时都想把你们从这里处理掉咧。”矢神站起身子挥舞着拳头走向我们。我缩起头护着身子。但对孩子出手似乎还是让他感到迟疑，他便毫无意义地捶起坐在一旁的有里的头。

“矢神兄，你在做什么呀？”

“我无法饶恕他们的蛮横。我就是看不惯检阅局的控制，才会跑来这种海墟住。”

“别管他们就好了。”有里边搔头边说，“比起反抗，乖乖听话更能让他们早点打道回府。另一组人马现在不就只会窝在房里什么也不做吗？”

“这样会让我分心，根本无法工作。”

工作应该是指制作八音盒吧。处在这个被检阅官监视的状况，的确是令人坐立难安。

“对了，能不能通过你去劝说，叫检阅官回去？”美雨温柔地向我询问，“告诉他们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说了他们也不会听。”

“是哦？”美雨失望地翻了个白眼看着我。

“不过各位对可能违法的物品，是真的完全不知情吗？”我随口询问。

气氛一瞬间僵硬起来。美雨理直气壮地点头，但有里与矢神两人先是偷瞧了江野一眼，才对我怒吼“废话”。

原本怒火中烧的矢神转瞬间颓丧起来，当场瘫坐。他将身体靠在沙发背上，别过脸跟我们呕气。

有里从那件称为作务衣的和服怀中拿出烟斗，点燃烟草。

“我是听说过有个年代乐谱还可以拿去黑市交易，但制作八音盒算得上是什么罪？我们只是单纯在打造八音盒。你倒是说说看这有什么不对？难道说检阅局终于要全面查禁音乐了吗？”

有里酸溜溜地冲着江野放话。江野瞥了他一眼，又默默地转回视线。

“不好意思……这问题可能没什么礼貌。”我战战兢兢地先打过预防针再询问，“为什么各位要制作八音盒？”

“当然是为了把音乐留在这个世上喽。”美雨立刻回答，“小时候我失去了父母与朋友，唯一拯救了我孤独的，就是音乐。只不过我说的音乐不是八音盒，而是孤儿院里的黑胶唱盘。唱片只有一张。我反复地听来听去，听到唱片都要磨损了。曲名我不记得了。唱片上好像写着一些字，但我看不懂。我想过现在做这么多八音盒，说不定哪一天可以重现那首曲子，但果然没有乐谱还是免谈。我音感不太好，没办法像悠悠那样听过就能模仿。但就算没有才能，我也能通过制作八音盒来制作音乐。这不是很厉害吗？我想为了像我一样，在世界的一角孤单寂寞的孩子留下八音盒。”美雨一脸陶醉地解释。

“美雨你还是老样子爱做梦。”有里有些傻眼，“我是喜欢八音盒精简的机关。我才不管音乐呢。我只是受到会自动发出乐声的机关吸引罢了。”

有里吞吐着烟斗的烟起身，打开暖炉旁放置的橱柜的门。橱柜的玻璃窗里设置着外型恍若钟面的圆盘。圆盘上没有数字，取而代之打了无数的小孔。

“这可不是单纯的家具。这叫盘片式八音盒。”

“盘片？”

“八音盒粗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滚筒式八音盒，是靠黄铜制的音筒旋转产生声音的普通八音盒。音筒的突刺会直接弹奏像钢琴按键那样并排的铁制音梳。而这种盘片式八音盒使用了圆盘状的盘片来取代音筒，动力与构造虽然与滚筒式八音盒相同，发声的机制却不同。滚筒式是靠突刺直接敲击音梳，但盘片式是靠圆盘上打的孔去触动称为星形轮的星形齿轮，再让星形轮敲击音梳。通过间接敲击音梳而非直接以突刺敲击，这种八音盒可以发出比滚筒式更厚重的音色。再加上使用轻薄的盘片这点，还可以替换盘片来演奏。所以这玩意跟唱片还比较接近。”

有里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展示。他不亦乐乎解说着八音盒。

美雨接着他的话继续解说：“盘片式八音盒也可以说是唱片的原型。但现在唱片因为同时也能记录音乐以外的很多东西，不是会触犯检阅吗？所以才会衰退。在这点上，八音盒就不用担心。”

看来他们多少也是怀着作为八音盒工匠的荣誉感来面对工作。既然都心怀栖身于这座海墟的觉悟在这里当工匠，这股荣誉感想来不是外人有资格说三道四的半调子热情。

“无聊。”矢神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的荣誉感开骂起来，“你们就是这副德行，才会永远都只做得出便宜的八音盒啦。”

矢神一股脑宣泄完毕，有里与美雨却没搭理他。矢神这个男人大概总是这个腔调吧。我虽然也想问他为什么要制作八音盒，但感觉问了他

又要生气就算了。

看看墙上的时钟，正指向十点。现在甚至还没中午。从天亮前就开始行动，一天感觉特别长。

“喂，差不多该回工作室了。”矢神起身，戳了一下有里的头。有里叼着烟斗，跟在矢神身后离开房间。

接待室除了我与江野以外，只剩下美雨。

“我问你。”美雨突然压低声音向我搭话，“你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咦？目的？”

见到我一头雾水，美雨将身子凑得紧紧地，哆着嗓子开口。

“你们是不是根本没打算搜查啊？”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另一个小孩检阅官来到这里以后一直窝在房里……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找书？”

“据说这是他的搜查方针。”

“你们是不是其实想把我们从这里赶出去？”

“咦？什么意思？”

“我在想检阅局会不会想抢走这座海墟与卡利雍馆。连那个女性检阅官也都清清楚楚地说过，今后暂时要我们乖乖听话。”

女性检阅官应该是指刈手的随从，那名叫做伊武的检阅官吧。

“检阅局抢走海墟要做什么？”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问问那边的男生吧？”

“什么情况，江野？”

“不知道。”江野摇头，“我也不懂刈手在想什么。”

“他这么说。”

“伤脑筋。我能待的地方只剩这里了。就算跑去本土，从海墟来的人肯定会遭受白眼。只不过我有五年没回本土了，不知道那里现在变成

什么样子。这里也收不到广播，完全接收不到外界情报。本土的人说过我们什么闲话吗？”

“没什么特别的……”我突然想起来，“对了，本土似乎有个传闻，说年轻女子去了海墟再也没回来。”

我不小心脱口而出，自觉大事不妙。我居然泄露了搜查情报，不过江野看起来不太在意。

“年轻女子？是说我吗？”

“这……我不知道。”

“我也还很年轻哦。今年才……我是几岁来着？待在这里都忘了年龄。反正据我所知，几乎没什么年轻女子来到这里。来的年轻女子也不过就悠悠，或是悠悠之前的佣人。”

“在悠悠小姐之前也有佣人吗？”

“有，但听说约满就回本土了，接替她的人就是悠悠。差不多是在四年前吧，馆主说他是在孤儿院找到她的。在悠悠之前的佣人好像流动性很大。”

“那女人失踪的传闻，其实只是女人们来这里帮佣而已吗？”

“可能吧。应该只是本土的人很怕海墟，才会传这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吧？”美雨笑着说，“啊，但这座海墟也流传着有点恐怖的传说。搞不好就是这个传说在口耳相传时被扭曲了。”

“恐怖的传说？”

“要不要听？”美雨装模作样地板起脸凑近我，“搞不好晚上会睡不着哦。”

“这、这么可怕？”

“这个嘛，至少会吓到晚上不敢一个人外出吧。”

“那我还是别听好了。”

“不行，我已经转换成想讲的心情了。快过来，别老是躲在那种地方，过来这里坐啊。”

在美雨的催促下，我无可奈何地在她对面的沙发坐下。

“你们来到这里的期间，去四周查看过了吗？”

“没有，我们是直接过来的。”

“这样啊。不过你们也见到这里有许多废墟了吧？”

“是啊。但论废墟，本土也不少……”

“大概是因为地壳变化的关系，这里的废墟就像发生过大地震似的，有许多建筑物崩塌或横倒。不知道这景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因为这个原因，定居在废屋里非常困难。淡水的存量也不多。”

“但听说这里有蓄水池。”

“是吗？总之先撇开这个不管，据说这座海墟偶尔会出现不可能存在的人影，有人的气息。”

“这意思是果然有人住在海墟里吗？”

“不，这不可能。要是有人住在海墟里，绝对会留下生活的痕迹。假如真的有人在这里野外求生，为什么都不肯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般来说不是应该会找我们索取食材，或是求我们收留他一起住吗？跟我们签约的商船大叔也说，至少在这座海墟里他只跟我们做过交易。”

“或许他可能有不能抛头露面的苦衷。比如他极端厌恶人群，对孤独的生活甘之如饴。”也可能他是犯罪者或逃犯。

“不，首先要瞒着我们生活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去山上找八音盒的材料，也会去废墟。没有人在这里生活能瞒过我们的目光。我来到这里五年，从来都没见过其他居民。”

“但你刚才不是说见到人影……”

“那不是人影啦。”

“不是人影？”

“这栋卡利雍馆有那个。”

“那个是哪个？”

“就是幽灵！”美雨刻意拉高音量回答，“我也见过一次。晚上睡觉

时我刚好翻身，不经意看了一眼窗外，结果有个黑色的人影从外头盯着我看！他大概也发现我在看他，一溜烟就消失了。可是仔细一想，我房间可是在三楼呀。”

“真、真的吗？”

“我没骗你。除了我以外还有别人见过，像是悠悠前任的女孩。那女孩跟我说过很可怕的故事。据说以前这栋卡利雍馆住过一名疯狂的八音盒工匠，那个男人看上了住在这里的大小姐，缠着她不放。然而大小姐还是不肯理睬他，所以男人杀了大小姐。那天晚上男人一刀刀切开大小姐的身体，把她肢解了。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用大小姐的骨骸、头发与皮肤等部位，制造用人类当材料的八音盒！这座宅邸有许多八音盒，有些八音盒已经不知道是谁制作的了。听说这些八音盒里头，也包含用大小姐的尸体做的那个。”

“用尸体当材料的八音盒？”

“没错。然后男人就从宅邸失踪了，他最后成了为寻求八音盒材料而漫步的幽灵，开始在卡利雍馆附近徘徊。”

“真的是幽灵吗？会不会是杀害大小姐的人，至今也还住在废墟里？”

“所以我都跟你说了，卡利雍馆以外的地方都住不了人。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怎么可能避开我们的视线隐居十年以上。”

“但他未必一定是住在外面吧？”

“什么意思？”

“那个人躲在卡利雍馆某个地方住下来……”

听见我这么说，美雨双眼圆睁说不出话来。她的脸色旋即发白。过了一阵子，仿佛要消解恐惧似的大笑起来。

“怎、怎么可能？真讨厌，海墟里的某个地方就算了，你居然说他躲在卡利雍馆里……”

“但这里房间看起来挺多的。”

“才不会，绝对不会。”

美雨嘴上拼命否认，表情看起来却有点心虚。至今未曾考虑过的新可能性似乎让她相当恐惧。

但就现实层面来说，陌生的第三者应该很难居住十年以上从来没被居民目击过。就算有人暗中帮忙也一样……

历经漫长的沉默后，她开口说道：“喂，我今天不敢一个人睡了，你要怎么补偿我？你会负责吗？”

“我、我才不要。”

“先喊怕的人不是你吗？”

“但先开启话题的人不是美雨小姐你吗？”

“你给我负责就对了！”

“请你行行好！”

她作势要拉住我的手臂，于是我逃离沙发。

不过美雨说的怪谈的确也可能经过加油添醋，在本土传成奇特的传闻。实际上消失的女人们应该都是来这里帮佣。

但这个故事还真是不吉利，卡利雍馆可能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故事还有谁知道？”江野冷不防开口。

追着我跑的美雨停下脚步，歪起头回想。“我不确定……我自己转述过的对象就有里哥跟悠悠吧。我没听过其他人讲这件事。”

“这样啊。”江野点点头，将手架在窗框上拖着腮。

“我说你们啊。”美雨正想说些什么，她身后的门就突然打开。刚刚才离开的矢神回来了。他巨大的身体塞住门口，在房间张望一圈，皱起了脸。

“矢神先生，怎么了？”美雨询问。

“没什么，我只是在看牧野在不在。他跟我借的工具，我想找他拿回来，但他不在房间。找遍了整间房子，连他的声音都没听到。”

他口中的牧野应该也是八音盒工匠中的一员。

“这么说来我从今天早上就没见到他。”

“他也不在厕所或澡堂。我还以为他在这里偷懒……”

“那我如果见到他，会跟他说矢神哥在找他。”

“麻烦你了。”矢神俯视美雨，“对了，你还不回工作室吗？”

“我要先回自己的房间再弄一下。”

“这样啊。”

就在矢神正要离开接待室的同时，有里回来了。

“喂，你有没有看到牧野那小子？”

“没，我没看到。”有里咧嘴一笑，抚摸着他的胡须，“搞不好那家伙跟悠悠一样，逃到海墟外头了。谁叫那家伙很胆小嘛。”

“怎么可能……”

此时，门开启了。

出现在门后的人，是换上平常那身黑衣的悠悠。那套服装在卡利雍馆似乎是佣人穿的制服。裙摆没有破损也没有脏污。我的毯子看来是被她留在房间里了。

“悠悠，你睡久一点没关系的。”美雨边说边赶到悠悠身边。

“喂，帮佣的。你有没有见到牧野？”

悠悠一摇头，矢神就啧了一声望向时钟。他的不耐烦让空气都紧绷了起来。

“啊！”有里突然高声大叫。我们大吃一惊地朝他的方向看去。

“你搞什么鬼，怎么突然大叫？”矢神责备道。

“我想到了，那个包！”

有里跑到接待室的角落。那里放着我们在海滩发现的旅行箱。有里从我们手上接过箱子后，大概就把它搁在那边。

“这不就是牧野的箱子吗？”

“对，我也总觉得好像看过……箱子又怎么了？”矢神架起手臂，瞪着有里。

“那些少年说他们在海边捡到这个。”

“海边？为什么会在海边捡到？”

“会不会那家伙真的想逃到海墟外？”有里赶紧打开箱子探看，“你看，是换洗衣物。然后还有八音盒。妈的，这家伙专挑可以卖个好价钱的货色。他大概是想逃到本土以后卖掉八音盒，充作逃亡资金吧？”

“那他怎么会让皮箱掉进海里？”

“就是因为逃跑失败了呗。他可能快被检阅官发现了，就丢下皮箱暂且藏身在海墟某处。”

“丢下皮箱有意义吗？”

“皮箱太碍事，他情急之下就……”

“但我可不认为牧野那小子到现在还有胆离开海墟。说起来他又要怎么渡海？那家伙可没有船。”

“牧野先生会不会跟悠悠一样，打算走水底道路？”

“水底道路？那是啥？”

矢神一脸疑惑，于是美雨跟有里向他解释起来，现学现卖我对他们的说明。

“水底道路能走的时间，只有悠悠离开海墟的前天晚上。”我说，“那位牧野先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至少他昨天晚上还在。”有里回答。

“那我想他应该没办法徒步走完水底道路。”

“也就是说他大概是走到一半就碰上涨潮，在走完全程之前就溺水了吧。”

“但说起来牧野先生知不知道水底道路的存在啊？”我若无其事地询问，美雨等人就不说话了。知道水底道路的人果然只有仓卖。

“我没听牧野提过类似的事。但他搞不好偶然发现，就决定要走这条路。”矢神反驳。

“很难想象有人会靠不熟悉的路来策划逃亡。”江野仍在窗边托腮说

道，“倒是考虑他有了渡海的手段比较自然。”

“什么手段？”

“检阅官的船。”

听到这句话，矢神的脸有些扭曲起来。

“你的意思是牧野想偷检阅官的船逃走？”

“牧野这个人大概见到了刈手他们搭过来的船。而且他发现这是不需要钥匙就能发动的，便起了心思要将它运用在逃脱上。”

“那他为什么要丢下皮箱逃走？”听见我的疑问，江野缓缓左右摆动脑袋。

“与其说是他自己丢的，更可能是他碰上了什么问题，不得不脱手。”

“碰上了问题？”

卡利雍馆的居民们纷纷面面相觑。

“是不是该去海边确认一下状况？”我自言自语完，将脸转向江野。“要是船不见可就麻烦了……还是去调查看看吧。”

“有道理。”

我与江野离开接待室。只有悠悠跟在我们后头离开。

我们首先前往二楼刈手的房间，外出必须经过刈手同意。

刈手依然瘫坐在地上，他在椅面上排放机器的零件把玩起来。椅子在他眼中也能充当桌子。他着迷于眼前的工作，对我们不太关心。

“前辈，欢迎你来。要是有什么问题，还请向我报告。”

他的视线或许过滤了我与悠悠的身影。他提出让伊武同行的条件，爽快同意我们外出。我、悠悠与江野，还有女性检阅官伊武四个人离开了卡利雍馆。

悠悠熟知通往栈桥的道路，她领着我们走入泥泞的森林。她想走最短距离抵达海边，混杂着雪的泥巴让道路窒碍难行。

“悠悠，你还好吗？”

悠悠点点头，踏着轻快的脚步在前方迈进。

看起来不太好的人其实是伊武。她穿着低跟女鞋，上头已沾满烂泥。但她不愧是检察官，完全没有任何抱怨。检察官实在刻苦耐劳。我想他们心中多多少少都怀着掌控这时代的自负。

“你还好吗？”

“不用你管，快前进。”伊武作势驱赶我。

穿越森林后，眼前一片开阔。

低缓的下坡底端能见到海岸线。这里到海的距离，比我们登陆时走的路短上许多。海面如今呈现一片灰色，起伏的波涛激烈得令人备感威胁。

木造的栈桥从潮线往沙滩的方向延伸。作为接待渡海而来的访客地点来说并不太可靠。我想这座栈桥根本没有迎接大型船只的经验，好一座孤单寂寞的栈桥。

“没看到船。”伊武故作镇定说道。

放眼望去栈桥上没有船影。

“果然！是那个叫牧野的人偷走了。”我兴奋地说。

“必须向刈手大人报告这件事。”

“呜！”就在伊武开口时，悠悠突然叫出声来。

她脸色铁青指着半空中，指尖的方向竖立着钢骨灯塔。

栈桥的右手边屹立着一座陡峭的悬崖，灯塔就在悬崖的尖端。登陆前我们隐约见到的景象应该就是这灯塔。这座塔的外型与灯塔这称呼给人的印象不太一样，要比喻的话还更像支撑输电线路的铁塔。说不定这座塔就是将原本的电塔改造而成。

悠悠指向灯塔的指尖在颤抖。

“怎么了？”

我沿着她的视线眺望灯塔。

灯塔是以四根粗钢骨为支柱的四角椎。它没有尖顶，不知道是崩塌

了还是原本就这副模样。从侧面看来也可以说是巨大的梯形。高度最多五米。钢骨多半生锈变成暗红色，上方有些梁中间还弯曲了。灯塔看起来随时会倒塌。

抬头一看，高约三米处能见到钢板搭起的落脚处。看来是要让使用者爬上去进行照明操作等事宜，正下方的梯子可以通往这块区域。

落脚处附近竖立的钢骨中间凸出一根，微微朝我们的方向歪斜，像一把生锈的剑似的将尖端指向天空。

这根弯曲的钢骨上挂着一名被刺穿的男性。

乍看之下男性就像是以正面向上的姿势睡着了。然而刺穿他腹部的那根钢骨就像一根在空中钉住他的大头针，让他浮在半空，呈现显而易见的不自然状态。他毋庸置疑已断了气。

“呜呜……”悠悠捂着嘴哀号。

“那是卡利雍馆的居民牧野。”伊武判断道。

“他怎么会挂在那里……”

我们奔向灯塔。

四周还残留着薄薄积雪。雪地没有凌乱的迹象，也见不到类似脚印的东西。

我们来到灯塔底下，眼前设置了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大型橱柜，门呈现开启状态。往内部一看，里头收纳了配电盘与发电机。空间勉强可以塞进一个人，但现在当然没人塞在里头。

环视四周，钢骨支柱的周围散落着鲜红的血迹。大概是从半空的尸体滴落而下。

江野将自己的手提箱扔在脚边打开盖子，挖洞似的在皮箱中摸索起来。他的物品散落一地，才终于找到笔灯。

江野打开笔灯搜索橱柜内部。他弯着身子将上半身钻进里头，找起东西来。

我仰望起尸体。

由于天灾，我对尸体早已见怪不怪，然而牧野的死状却更加诡异。他到底经历了何种不幸，才会落到被灯塔的钢骨刺穿的下场？

攀上落脚处的梯子在橱柜旁边。要是牧野是遭人杀害，凶手应该很难背着他的尸体爬上去。就算凶手办得到，能不能将尸体挂上钢骨又是个问题。

还是说是牧野自己爬上去，让自己的身体被钢骨贯穿？

在成年男性中，牧野身形算娇小。只不过要扛起他仍需要花点力气，这并非轻松的差事。

江野离开橱柜，手搭上梯子矫捷地向上爬。转眼间他已来到头顶上。那里空间相当空旷，他没问题吗？我担忧起来，跟着江野爬上梯子。

强风自海洋吹拂而来，直冲着崖壁的风自下而上灌入。

“你来做什么？”江野回过头来询问。

“你独自上来，我放不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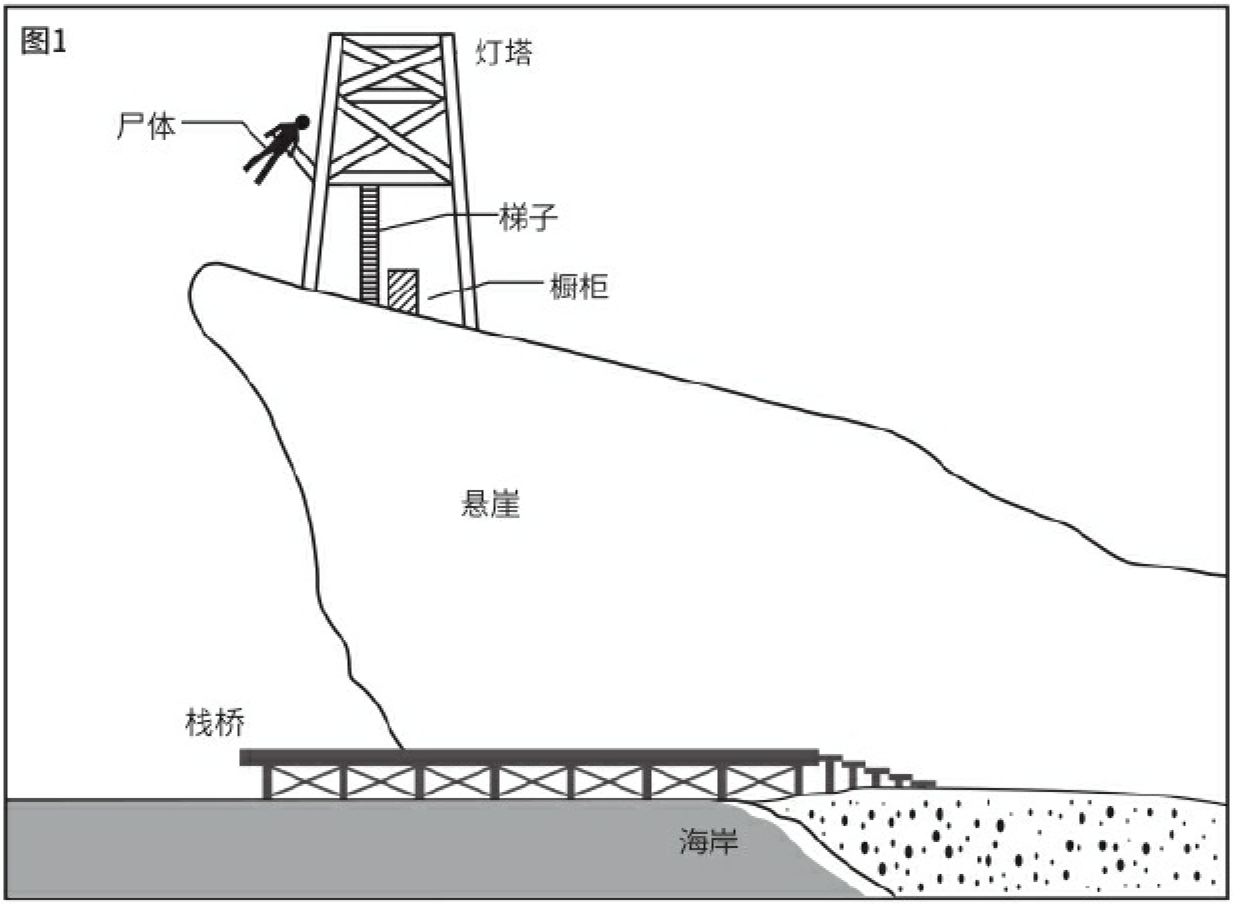
“你来得正好，这里比我预期得还可怕。”江野面不改色说道。

铁板搭的落脚处只有两米见方大，灯塔又位处悬崖上，手上要是不抓着什么东西感觉很不稳固。若是掉以轻心，被风吹落灯塔也不奇怪。

灯塔周遭几乎都是耸立的绝壁，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到悬崖下方的海里。粗估到海面的高度大约有十米以上。往下方一望，能见到汹涌的浪涛阵阵拍打着崖壁。

悬崖底下正好可以见到栈桥。

尸体就挂在面海的钢骨上。（参照图1）落脚处以上的每根钢骨都严重锈蚀，破损得非常厉害。不仅如此，落脚处的铁板本身也坑坑洞洞，我们仿佛随时都会坠落地面。



铁板上没有残留我们以外的脚印，或许是架在头上的钢骨挡下了落雪，落脚处只积了薄薄一层顶多盖住表面的雪。

江野靠近尸体用笔灯照射，调查起来。

“他果然……死掉了吗？”

“那当然了。”江野面无表情地继续观察，“从尸体的状况来判断，死亡后大约过了八到十个小时，很可能是在昨天晚上死亡。而他从小腿到鞋子之间几乎都结冻了，大概不只是受到雪的影响。”

“是因为他生前试图走进海里吗？”

牧野会不会是在上船时不小心弄湿了腿？但如果他想偷检阅官的船，只需要从栈桥搭上船就好，水不太可能会浸到膝头。或许还有其他的理由吧。

“克里斯。”

我在江野的呼唤下回过头，正好见到他朝尸体伸出手臂，手钻进上衣的口袋中。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他拉出一个白色团状物体。

“那是什么？”我大声询问，以免被风声盖过。

“是书本的其中一页。”

江野的指尖摊开了团状物。那是张被揉成一团的纸。即使江野告诉我这团物体是书籍的碎片，对书籍十分陌生的我也没能立刻反应过来。

那是张皱巴巴又轻薄的某种物体。上面写着陌生的文字，形状虽然长得像英文，却不是英文。

“这是诗集。标题是《月光海岸》，这页应该是书籍的扉页，没有正文。”

我不是很清楚江野在说什么。那张纸上印着的文字数看起来很少。

无论如何，既然都找到书籍的碎片了，就表示某处藏着原本的书籍。检阅局的考量是正确的。

“他身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戈捷特呢？”

“也没有。”

“他身上只有书籍的碎片……但他为什么会带着这种东西？”

江野摇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

“你借我看看吧。”我拜托江野。

“不行。规定上一旦查获，就要立刻烧毁。”

“你要烧掉它吗？在此之前还是跟刈手报告一下吧？”

“也对……”

江野将纸张折好塞进自己的口袋里。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书籍碎片让我感到有些振奋，烧掉太可惜了。

江野将笔灯照向周边的钢骨，大致调查过后告诉我要下去了。我也跟着他爬下灯塔。

我收好江野丢了一地的文件箱内的物品，将箱子交给他。江野接过

文件箱，再次仰望尸体。

靠我们的力量既无法搬下尸体，也不可能将尸体从钢骨拔起来。

“会不会是有人杀了牧野以后偷了船逃走？”

我压低声音询问江野。但江野没什么反应。

起先看起来仿佛是牧野偷了船逃跑。但他死在灯塔上，船却仍然从栈桥上消失了……可能就是卡利雍馆的其中一名居民杀害牧野抢走了船。

“我们回到宅邸清点是否还有其他失踪的人吧。”

听到我的提议，江野点点头。

“走吧，悠悠。我们回去了。”

悠悠痴痴地仰望着灯塔。那一刻她的表情看起来莫名缺乏生气。我第一次见到悠悠露出这种表情。

“悠悠？”

我牵起悠悠的手，她点点头。于是我将她从灯塔强制拉开，众人一起离开了现场。

回到卡利雍馆，刚才在接待室的人都还待在这里。矢神、有里、美雨三人都在。

接待室里还多了一名陌生男子。他的特征是鲜明的双眼皮，穿着与这里格格不入的西装。他的西装自然不同于检阅官，略显老旧缺乏质感。西装虽然是本土男性常见的职场装扮，但在如梦似幻的卡利雍馆里看起来却不太搭调。他不服老地将头发全都往后梳，但外表看来可能已届中年。

或许是因为他们坐的位置，或者是室内的气氛所致，我可以感觉到这个男人是这些人里地位最高的人。

“初次见面您好。”男人彬彬有礼地说。他的态度不像有里那样流里流气，神情举止十分文雅，就像是住在都会里的人会做出的潇洒问候。

“我叫时雨，能认识检阅官是我的荣幸。”他起身依序要与我们握

手。我不禁配合他握起手，不过正牌的检阅官江野与伊武没理会他。

“江野大人，我先回房了。事发经过由我来报告。要是有什么事，请到刈手大人的房里。”伊武只说了这句话，便离开接待室。

“唉呀呀，真是冷淡。”时雨叹了口气，坐回沙发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美雨焦急地询问，“我看大家都一脸铁青……”

“牧野先生在灯塔上不幸丧命了。”我回答。

“不幸丧命？你说他死了？”

“是的。”

“真的假的？”

美雨以怀疑的眼神望着我们。她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窥伺我与悠悠的表情。

凝重的沉默还在持续。

他们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接受同伴的死讯。

“然后……检阅官的船不见了。”

“牧野哥果然想偷船吗？”美雨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因为牧野先生死了，我猜也可能是别人开船逃走……”

“你说的别人是指谁？”

被美雨这么一问，我才反应过来。

我环视室内清点卡利雍馆居民的人数。矢神、有里、美雨、时雨——再加上悠悠就有五个人。

卡利雍馆的居民原本包含悠悠共有七个人。

剩下馆主仓卖与死去的牧野。

这样就有七个人了。

扣除牧野，不在场的人只有仓卖。

“请问……”我向在场每个人询问，“仓卖先生现在在哪里？”

“你这是在怀疑什么？”时雨尖锐地说，“我刚刚才跟馆主说过话。”

“啊，没事，别在意。”

我没继续作声。

没有任何居民失踪?

从悠悠与其他居民的反应判断，应该没有除了牧野以外的失踪人物。要是还有除了牧野以外尚未现身的人，现在早该有某个人开口提起了。

没有人从宅邸逃出，但船却不见了。这到底代表什么?

“对了，牧野是怎么死的?该不会是因为昨天太冷冻死了吧？”时雨问道。

“我们不知道原因。只不过……牧野先生的身体刺进了灯塔的钢骨上。”

听了我的回答，时雨似乎想象起那凄惨的景象而为之战栗。他从容的态度也略为崩溃。或许这个人的精神比表面看起来还要脆弱。

“最后见到牧野的人是谁?”江野询问。

卡利雍馆的居民彼此对望交换眼色，迟迟不肯开口。

“昨晚悠悠不在，我们晚餐都自己随便解决，完全没有全部的人聚在一起的机会。”美雨一脸凝重地说。

“最后一个见到他的可能是我。”有里说，“昨天晚上我跟牧野一起待在工作室。但我在晚上八点时一个人回房里了，我不知道牧野后来怎么了。”

在此之后就没有人表示见过牧野了。

“我看牧野那小子就是想从这里逃走，才跑去偷船。但他操纵时出了乱子，从船上被甩下来。皮箱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掉下船的吧？在此之后他不知怎地跑上了灯塔，然后滑了一跤就死了……应该就是这样吧。”矢神沉沉地坐在沙发上，疲惫地摇摇头。

“那座灯塔现在还会使用吗？”我问。

“没有。”美雨回答，“听说以前会用来找商船上门，现在完全不使用了。因为商船会在固定的日子过来。那座灯塔应该是在这里被指定为海墟之前就有的设施。没有人帮忙维修，灯塔越来越破烂。那座灯塔很危险，我们也很少靠近。我想牧野哥对灯塔应该也没什么兴趣。”

“这个下场还真适合那个胆小鬼。”矢神亵渎起死者，“逃跑时出意外丧命，还真像是牧野会做的事。”

“对他来说的确不意外。”

时雨也笑着不当一回事。或许他们只能靠这种做法来接受牧野的死亡。

我认为意外丧命也并非不可能的情形。比方说牧野为了某种理由想爬上灯塔的顶端，却一个不稳摔了下来，就在此时倒霉地被钢骨刺穿。

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能把牧野扛上灯塔，用钢骨刺穿他的身体。刺穿他身体的钢骨尖端，比落脚处还要高。要把牧野挂在那上面，就必须把他的身体高高地举在头上。这对体格强壮的成年男子来说也不容易。复数的人一起合作的话或许还办得到，但特地将尸体插在那种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如果牧野是死于他杀，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还比较合理。

“死于意外的话，只能说他运气太差了……”美雨喃喃道，“牧野哥说不定是想确认海面情况爬上灯塔，才碰上意外。他也可能跑去灯塔打开灯光，想帮助船航行，结果不小心摔下来。”

“大概就是这样吧。”时雨两手一摊，心服口服地点点头，“真是痛失人才啊，然而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回收尸体的任务就交给检阅官，我们就恢复日常生活吧。”

不幸的摔落意外。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我也只能这么想。我甚至觉得我们能像这样讨论他的死状，做出合理的说明已属万幸。要是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那种方式丧命，又有谁会回顾他的死因？死亡实在不稀奇。

时雨站起身来轻轻拍了两次手，表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想把美雨

等人赶回去工作。

江野却打断了他。

“他不是意外身亡。”

我们同时转向江野。

江野将手杖夹在腋下，站在窗边。

“不是意外身亡？”时雨嗤之以鼻地说道，“那么检阅官大人，你说说看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是被人杀害的。”

“被人……杀害？”美雨歪着头说。

“有人杀了另一个人？哈哈。”时雨像是要敷衍笑话似的摆摆手，“这时代才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杀了人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尸体的颈部有以绳索状物体拧过的痕迹。他是在被勒毙以后，才被刺在灯塔的钢骨上。”江野云淡风轻地陈述事实。

“什么，竟然是……绞杀？有没有可能是自杀？”我问。

“现场没有绳索。”

“绳索可能被风吹走不见了吧！”美雨随口说道。

“从脖子的痕迹来看，绳索是粗而坚固的物品。恐怕没轻到会被风吹走。”

“那……所以……”

美雨不再作声。

“那我问你，检阅官大人。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出于什么目的，杀了牧野？”

时雨提出了理所当然的问题。用意外摔落就能说明他的死因，但若这是一起杀人案，有太多无法说明的地方了。

“明明过去我们都平安无事，外人一闯进这座海墟，马上就发生了杀人案……我怎么看都觉得可疑的是我们以外的人。”

他一定是在影射刈手等人。

“牧野遇害的原因与这东西相关。”江野从口袋拿出纸片。是书籍的碎片。

时雨脸色大变安静下来。不过他随即转换态度，露出浅笑。“那是什么？”

“是诗集，叫《月光海岸》。牧野身上找到的。”

“原来如此，不愧是检阅官，这下我就可以理解了。”时雨以夸大的动作，边比手划脚边说道，“牧野是暗中收藏书籍的违规人士吧，这么一来他被杀也是无可奈何。我也能懂他为什么会拼了老命要逃跑。而他为什么非死不可，我也都知道了。”

“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惊讶地询问时雨。

“检阅官只是尽了他们的职责……”

他的意思是检阅官以违反规定的名义处决牧野吗？

“我说得对不对？”

“我们不会杀害搜查对象。”江野露出平常的一贯表情反驳。

“真的吗？哼，既然检阅官大人都这么说了，我想一定是真的吧。既然如此，牧野的死因不就应该是意外或自杀吗？”

“我看他是自杀吧。”矢神说，“大概他觉得自己逃不掉了，于是痛下决心。”

“我们没有其他帮得上忙的地方了。虽然我很遗憾失去了牧野，我们也只能继承他的遗志，做我们能做的工作。”时雨起身，矢神与有里也跟着他站起来，“检阅官大人，你要是调查够了，就请你打道回府吧。对了，我们并不知道牧野触犯了法规。我们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沾不上。”时雨这么说完，便离开了接待室。矢神与有里追在他后头。

留在房内的人只剩美雨与悠悠，还有我和江野。美雨与悠悠在房间的角落互相依偎着。

当江野拿出纸的时候，时雨的脸色明显不对劲。看来他果然知道一些内情。时雨的虚张声势，或许也只是为了隐瞒真相而装模作样。

“告诉我，牧野真的死了吗？是不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们？”

听了美雨这番话，悠悠默默地摇头。美雨仍旧一脸不可置信地蹙起眉头。

“告诉我这里居民的情报。”江野面对美雨询问。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

“说说人际关系与平常的生活。”

“是可以啦，但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里最年长的人是时雨吗？”

“扣除馆主的话的确是这样。在这里时雨哥地位最高，其次依序是矢神哥、有里哥与牧野哥。我是资历最浅的人，但可能因为我是女生，似乎很少被排进这个权力金字塔里。幸好我是女生。”

“所有人都是仓卖先生找来的工匠吗？”我问。

“很难说。有些人是馆主挖来的，但也有人跟我一样自愿入馆。至于时雨哥跟矢神哥是哪种情形……我没问过这么久以前的事，并不清楚。”

“平常你们都在这里做什么？”江野提问。

“当然是制作八音盒喽。这可是我们的工作。”

“除此之外呢？”

“自由活动喽。我们并不是按照时间表来活动，也没受到任何人的规范。因为我们都是自愿待在这里的。我常常去废墟寻找材料，不是很清楚平常其他人都在做什么。”

“牧野平常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还蛮普通的……啊，不过由于他在男人的圈子里地位特别低，常常被时雨哥与矢神哥使唤。我在旁边看都有点于心不忍，从打点日常杂务到协助八音盒制作都要找他。牧野哥跟我独处时常常抱怨，所以我一直觉得牧野哥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你听他亲口说过要离开海墟吗？”

“不，这倒是没有，但他对我们好像有所隐瞒。我之前就猜想他大概是在策划要偷偷从这里逃出去吧。我有好几次目击他鬼鬼祟祟地外出到废墟的模样。”

“他会不会只是要去收集八音盒的材料？”我问。

“应该不是。不然他也不需要刻意瞒着我们在三更半夜溜出去。”

“牧野的房间在哪里？”江野边走向房门边询问。

“在三楼。”

“带我去。”

“你应该要说请带我过去。”美雨一脸不高兴地打开了接待室的门，“你们也要一起来吗？”

“好。”

我跟悠悠同时点头。

我们在美雨的带领下前往三楼。

牧野的房间位于三楼西侧。门没有上锁，可以直接进入房内。

室内的窗帘全都拉上了，貌似属于他的衣物四处散落。看来牧野的个性不太喜欢整理。也可能是他在匆忙之间离开宅邸，房间才会形成这种状态。

我跟江野并不清楚牧野生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个性如何，说话是什么口吻，喜欢什么东西……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想象。

桌上只放了削过的木材，没有任何其他能展现牧野个性的物品。

“牧野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感觉对时雨哥他们总是抬不起头，因此总是没什么精神又畏畏缩缩的。他敢大呼小叫的人大概也只有悠悠了吧。”

“悠悠，牧野先生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很过分的事？”

我转过身子询问悠悠。悠悠慌慌张张地摇头。看来牧野与悠悠之间不曾有过特别严重的争执。

“对了。”美雨悄悄向我询问，“时雨哥他们说检阅官把牧野哥视为

违规者处决了，这种事实际上有可能发生吗？”

“怎么会呢。”我直摇头，“检阅官才不可能做这种事。”

“是吗？但如果牧野哥不是死于自杀或意外，这样想不是最合理吗……”美雨以充满猜忌的眼神打量着江野。

江野没理会她的视线，环视整个房间。他穿过室内拉开窗帘。外面天色昏暗，房里并未因此明亮多少。

江野注视了外面一段时间，窗外只有一片广阔而昏暗的森林。最后他将手杖甩了一圈，重新夹回腋下，离开了房间。

“江野，你不在房里搜索吗？说不定房里藏着书呢。”

“牧野没有书。”江野简短回应。我并不清楚这判断是出于检阅官的直觉，还是有所根据。

我们一起离开来到走廊。

“我说江野啊。”我对着他的背影呼喊，“牧野先生原本的确想逃离海墟吧？”

江野默默点头。

“既然如此，船去哪里了？牧野先生最后也没能成功离开海墟，船本该还留在栈桥那里，但却不在。”

“船应该是被杀害牧野的人处理掉了。”

“你是指凶手开走船逃跑？但卡利雍馆没有居民失踪。”

“有的方法可以不用搭上船就让船消失。”

“像是让船单独被海流冲走吗？但凶手为什么要……”

说着说着，我这才终于察觉到真相有多恐怖。

船是离开海墟唯一能用的交通工具。要是少了船，没有人能离开这座海墟。杀害牧野的凶手莫非就是想通过剥夺船只，把卡利雍馆的居民困在海墟？

不管真相为何，惊滔骇浪已开始包覆海墟。没有任何人靠得近，也没有任何人出得去。

这或许就是犯人期望的环境。

犯人为何期望这种环境？

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种闭塞感，心里害怕起来。虽然我们乘的船还留着，但现在搭乘那艘小船出海太过危险。我们早已被困在这座海墟里。

“我还有一件在意的事。”

“是脚印吗？”

“对，灯塔周围的雪地没有任何踩乱的痕迹。不仅如此，连牧野先生自己的脚印都没有。这样看起来仿佛就是牧野先生飞过空中，刺上了灯塔。”

“昨晚雪好像一直下下停停到深夜。假如行凶是发生在降雪期间，脚印被之后落下的雪覆盖也不奇怪。”

“嗯……”

我想象起昨晚牧野经历的遭遇。

害怕遭到检阅官搜索的他企图逃离海墟，渡海的手段是利用检阅官停在栈桥的船。他收拾行囊离开了宅邸。我想他大概确实抵达了海边，湿透的脚就是证据。会让人连腿都弄湿的地方也就只有大海了。

然而牧野在海边被某人杀害。他身上的行李大概被凶手丢掉了，接着在遇害以后，他被刺在灯塔上。

凶手为什么要特地把牧野刺在灯塔上？其中有什么原因吗？而凶手又是怎么办到的？放在牧野口袋里的书籍碎片，是否也与他遇害相关？

在走廊漫步之际，我无意间注意到一扇奇特的门。那扇门位于北侧走廊的中间，设置在面向室外的墙上。也就是说打开这扇门，尽管身处三楼，仍然会来到室外。

“那扇是什么门？”

“啊，那是通往卡利雍塔的门。”

“卡利雍塔？”

“是卡利雍馆命名由来的塔。那是一座圆柱状的高塔，顶端有一座钟。听说那栋建筑以前是教堂。这座宅邸则是贴着那座塔盖成的。”

“所以这里才叫卡利雍馆啊。我还以为是以前有个名叫卡利雍的人住在这里。”

“要不要参观看看？”

“可以吗？”

“那当然。不过塔内没办法让你们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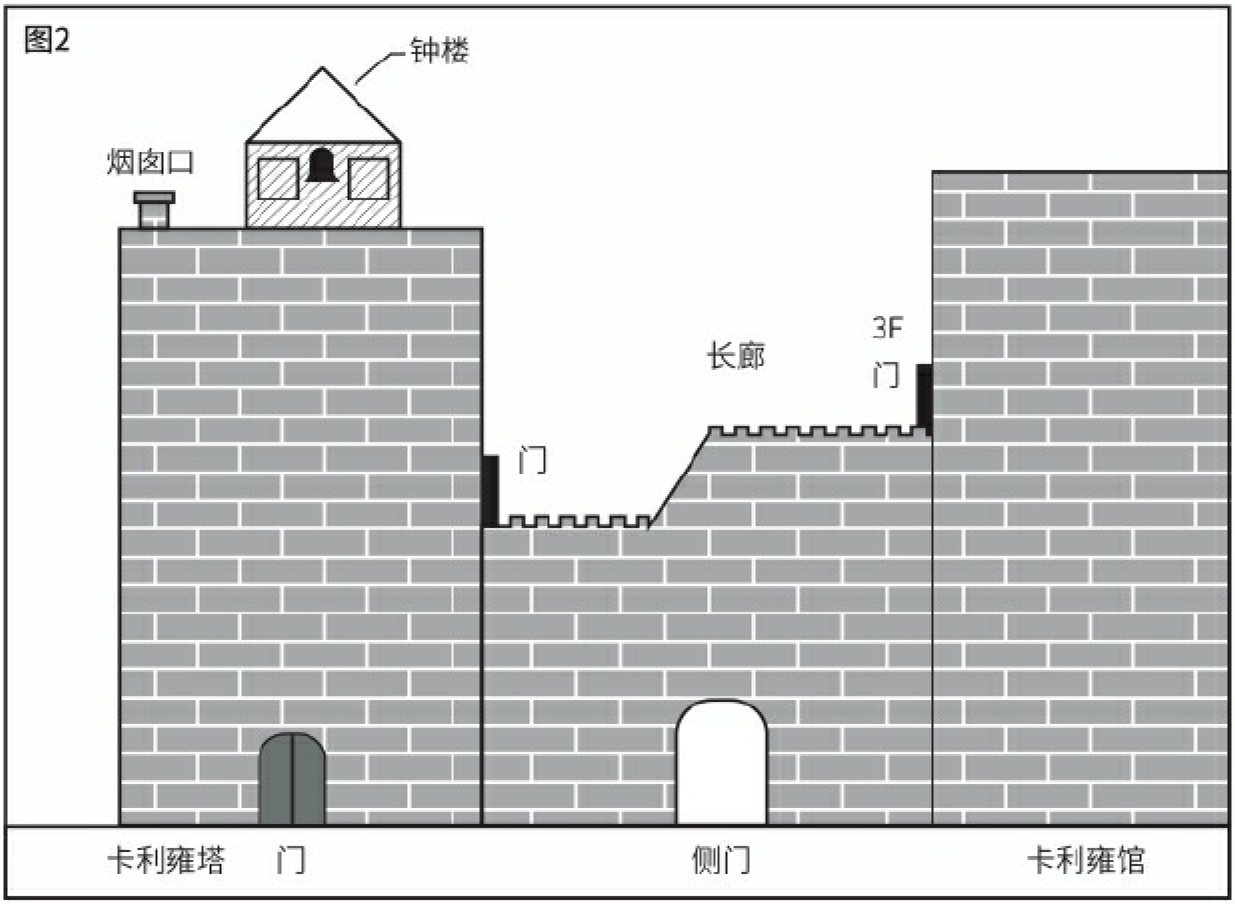
美雨打开门。

寒风灌进室内。我们缩着头，眺望通往空中的走廊。

石砌的长廊直通塔的正面。长廊没有遮蔽，是露天的。打个比方，就像是城墙顶端的巡逻用步廊。左右的齿墙呈现凹凸状，散发出浓郁的古典风情。

长廊中间是楼梯，有约十段左右的阶梯，朝塔的方向下降。阶梯的另一端可见到塔门，那是一扇沉甸甸的木制门。

塔本身由石头砌成，高度大约与四层楼的宅邸差不多。我的位置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塔顶好像有座玻璃屋。（参照图2）



“塔顶的小屋有座钟。不过现在都不敲了。”

“平常是不是没有人会进入塔里？”

“不，时雨哥跟矢神哥常常借用塔当工作室，里头都是做到一半的八音盒。门只能从内部锁上，所以要是里头没人，想进去就能进去，只是会惹怒他们。”美雨耸耸肩。她大概有过惹怒两人的经验吧。

为了逃离冷空气，我回到屋内。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本土？”美雨问。

“在问题解决之前，我们还不能回去……”

“哼。”美雨不大高兴地说，“我还以为你们马上就会回去了。”

“我打算晚上去附近的废屋睡。”

“你说什么傻话。现在还跟我客气，我也不会称赞你。我们客房要多少有多少，随便你们用吧。”

“可以吗？”

“怎么会不可以？我会跟馆主说一声。总之我会帮你们准备房间。悠悠，可以来帮忙吗？”

悠悠点头。虽然脸色还是不太好看，精神多多少少也恢复了一些。有工作可忙，或许也能舒缓她的心情。

“那就麻烦你了。”我决定承蒙她的好意。

美雨对悠悠招招手，随后朝走廊的深处远去。

“江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有事要问刈手。”

注释

[1] 指安装在船体(船舷)外侧的推进用发动机，通常悬挂于艉板的外侧，又称舷外机。——编者注

[2] 玉米烫：国际上流行的一种发型技术，烫出来的感觉比较蓬松，它适合头发较少或较毛燥的人。——编者注

第三章

少女八音盒

刘手趴在地上，手肘撑着身子。他把机器零件在身边丢得满地都是，组装着某种物品。

我们一进房，他便缓缓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江野一眼。

“前辈，我就觉得你差不多该来了。”刘手用与先前一模一样的口吻说道。

“有名叫牧野的男人死了。”江野一如往常直接切入正题。

“我听伊武报告过了。听说他的死状很奇特。”

“你不找支援过来吗？”

“但对讲机现在可是这种状态……”刘手边说边叹气。

“哇，有人把对讲机弄坏了吗？”

我吃惊地询问，他却无意回答我。刘手与伊武几乎都把我当作不存在，应该是因为我只是个外人。

江野对伊武使了个眼色，询问事由。

“是刘手大人自己弄坏的。”伊武耸肩。

“刘手，你为什么要弄坏它？”

“我不希望我与前辈的竞争有人来搅局……”

刘手面无表情地说起像玩笑的话。既然这句话是少年检阅官的发言，恐怕并不是玩笑话，而是真心话。

“解体是不碍事，但我现在缺乏工具很伤脑筋。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能代替工具的东西？”

他无所事事地把玩起手边的螺丝起子。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背包里还有从桐井老师的音乐教室拿来的工具。

“不好意思，如果这些东西可以用，我可以借你……”

我拿出虎头钳与斜口钳等工具，放在刘手前面。他双眼发光望着工

具。这张脸说不定是刈手唯一露出过最充满感情的表情。要形容起来，就像是等饲主放饭的狗在摇着尾巴。

“你准备得真周到。”

刈手维持趴着的姿势，伸出手臂要拿虎头钳。尴尬的距离让他拿得很吃力。

“牧野绝对是遭到谋杀。”江野不理会刈手继续话题，“依我所见，牧野死亡经过了大约八到十小时。然而考虑到户外气温与现场的特殊环境，单靠目测很难推断准确的死亡时间。前后应该还有很大的误差。”

我们发现尸体的时间，大约是在上午十一点。最后一次有人见到牧野则是在昨晚八点左右。可见牧野应该是在此后的深夜时段遇害。

“昨晚你没监视居民的行动吗？”

“我没有，没必要监视。因为满月的夜晚过了，海墟又再次陷入封闭状态。”

“你没想过船可能被偷吗？”

“就算船被偷了，本土的检阅官也不会放过逃亡者，因此我不认为这会构成什么大问题。即便如此，昨晚我还是请伊武检查过船。昨晚十二点的时候船还在。”

“你们昨晚在做什么？”

“这是在问不在场证明吗？当然会回答前辈喽。我刈手一步都没离开宅邸。不过我叫伊武去外头跑了好几趟。”刈手轻闭双眼说道，“顺便一提，昨晚我叫伊武去调查水底道路。我们在昨晚也收到了水底道路的消息，为避免这里又有居民潜逃，先去确认了状况。顺便再告诉前辈，深夜一点左右，也就是干潮时，水深是二十厘米左右。这个深度虽不至于无法行走，但应该也无法走到本土，在走到本土之前就会先溺水。当然这距离对会游泳的人来说也不算无法跨越，但我判断这里并没有具备这个技术与体力的人。”

“就结果来说虽然没有人从水底道路逃亡，船却消失了，还有一名

居民丧命。”

“这跟我们检阅官无关。我们的目的是搜索戈捷特，不是保护人命。不管谁死了，不管死了几个人，只要最后能找到并销毁戈捷特就够了。前辈，你说是不是？”

刈手边口吐冷酷无情的话语，边天真无邪地歪着头。他清澈无瑕的眼眸，迫使我再次认识到他是名少年检阅官。

江野那双与刈手别无二致的眼眸俯视着他。

“被害人牧野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戈捷特的情报。他遇害一事，导致情报出现重大损失。”

“大概是闹内讧了吧。”刈手将双手架在地板上，撑起上半身，“牧野可能就是向检阅局检举的告密人。不管他是死于同伙的制裁还是被灭口……总之都帮我们省下了亲自处理牧野一案的功夫，这样不是很好吗？”

时雨等人主张检阅官涉及牧野之死，但实际上真有可能是刈手他们下的毒手吗？如果刈手基于检阅官的身份处决了牧野，他在正当化自己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必须表明事实。

这座海墟除了刈手与伊武以外，并未派遣其他检阅官。应该也不是在刈手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其他检阅官私自处决了牧野。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牧野？

或许就跟江野与刈手说的一样，知道戈捷特秘密的同伙之间起内哄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理。

“虽然船不见了，但似乎没有人逃离海墟。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搭船。”

“凶手自己不坐船，却特地让船被海流冲走吗？这不就是想把所有人全都困在海墟里吗？”我问刈手。

“不，我认为这个状况是单纯的结果。对凶手来说，船并非他脱离此处的手段。”刈手靠上了邻近的椅子，朝我看过来。看来他终于愿意

承认我的存在了。这或许是借他工具带来的效果。

“所以凶手放走船，有其他的用意吗？”

“没错。”刈手用制服的袖子摩擦眼睛，冷淡地回答，“船被运用在诡计上。”

“诡计？”我不经对这个字眼产生反应，“你是指让人误以为凶手搭船逃走的诡计吗？”

“不，凶手有没有逃走，只要清点这里居民的人数，马上就一清二楚。如果凶手想让人误以为他逃往本土，他必须从卡利雍馆消失才有意义。但卡利雍馆的居民全都在。”

“那么诡计又是指什么？”

“凶手想通过制造异常的凶案现场，缩小可能行凶的嫌疑犯范围。比方说凶手让尸体刺上灯塔的钢骨，营造出瘦弱的人无法行凶的错觉。”

“嗯？但这不是事实吗？还是说如果使用某种机关，就可以将尸体刺上灯塔？”

“对。”刈手点头，“用我们的船就能轻易办到。”

“到底要怎么做……”

“首先凶手把牧野叫到我们的船停泊的栈桥。拿协助逃亡当诱饵，应该就能轻松引诱他出来。然后凶手在那里让牧野昏厥，或是杀害他，让他躺在船里头。牧野带走的皮箱，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丢弃到海里的。”

“凶手不是在灯塔行凶，而是在崖下的栈桥杀害牧野先生啊？”

“没错。此后凶手拿着船的锚绳爬上灯塔。当时还在下雪，因此不用担心留下脚印。凶手把锚绳勾在最顶端的梁上，接着把锚绳两端投到崖下的海里。然后他搭上了船，在海上收回垂挂的船锚两端。”

我在脑海中描绘起刈手说明的景象。

在船上进行可疑举动的凶手身旁，是牧野瘫软横躺的身躯。此时大

概是深夜。黑夜与海洋的边界模糊不清，浪花在船的水线哗啦啦地低语……接着凶手拿起了从灯塔垂下的船锚。

“在这个时点，绕过灯塔的船锚两端长度相等。首先他将其中一端绑在船体上。”

刈手似乎说累了，攀在椅面上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再度开口：“接着凶手将船锚剩下的另一端打成套环挂在牧野的脖子上。这样准备就大功告成了。凶手启动船后赶紧下船。引擎声传不到宅邸这里，只有凶手知道船发动了。随后船朝海的方向前进，牧野的脖子就会被勒住，身体也会逐渐被拉上灯塔。尸体的脚之所以会弄湿，是在拉上灯塔的时候碰到了海面。而最后尸体就被拉到了灯塔最上方的钢骨。身体被挂在那边，不久后脖子上的套环将会在船的推进力作用之下解开或者脱离。于是尸体就会顺着地心引力掉下来，正好刺上正下方的钢骨，这就是凶手的计谋。船现在想必正在遥远的海洋上漂泊。”（参照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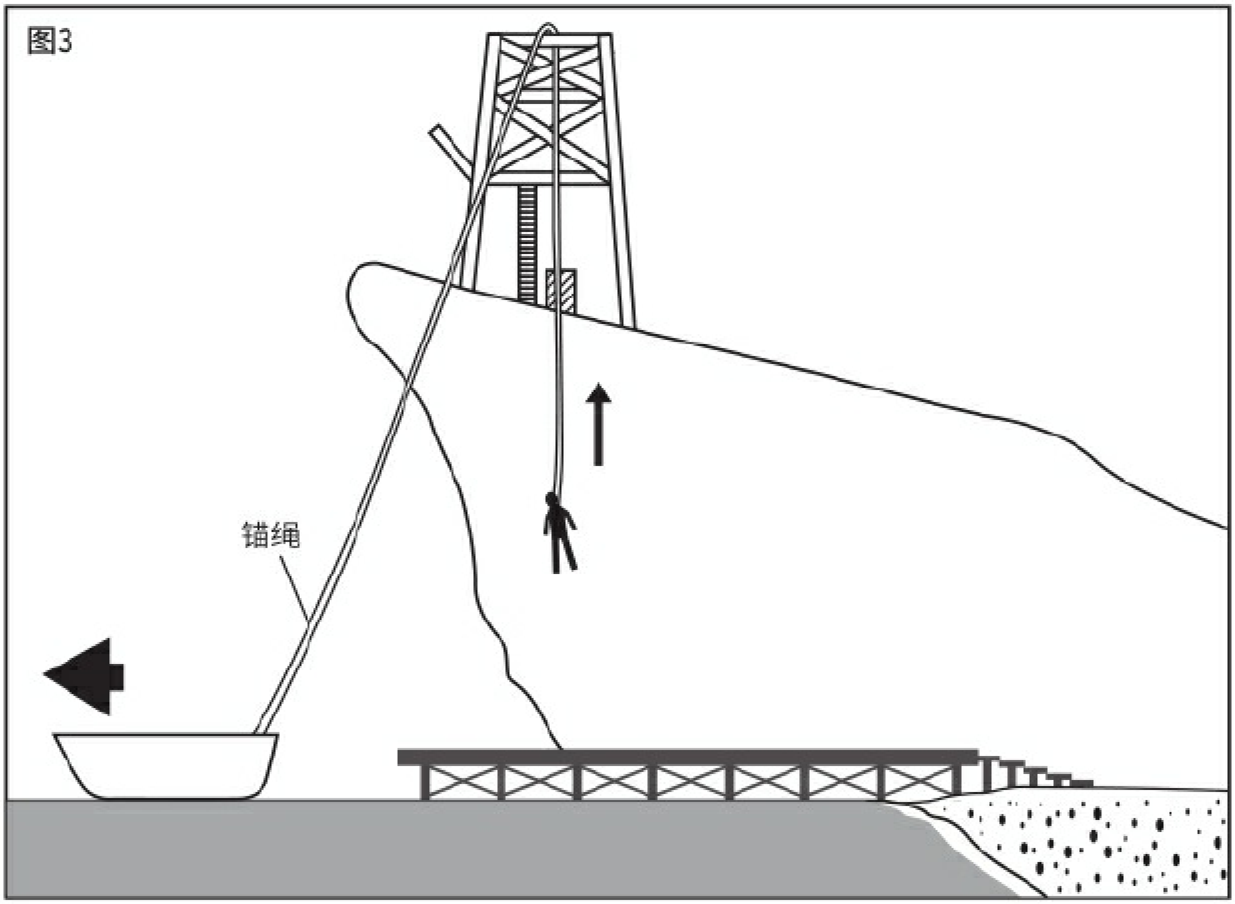


图3

若犯案手法确实如刈手说明，的确能制造出我们见到的现场状况。实际上若使用这个诡计，就连无法抬起尸体的瘦弱人士也能犯案。

少年检阅官果然有一套。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开了这匪夷所思的灯塔杀人事件的谜团。

不过关键的凶手仍未水落石出。

再说为什么凶手非得杀害牧野不可？

如果刈手的推理是正确的，凶手将是牧野的熟人，与他共享秘密的人。然后他或许是相对之下较为瘦弱的人，瘦弱到可能因为前述的诡计首先免除嫌疑……

“凶手应该很清楚要是逃离海墟反而会遭到多方追捕，他现在仍一脸若无其事地待在卡利雍馆里。他判断这么做比较保险。”刈手将下颚托在手臂上，像是陷入梦乡地闭上眼，“但他不久后就会明白这也是白

费心机了。”

刈手的语气就像是他已经明白凶手的身份，随时都能将他逮捕归案。他坚定的自信确实给人可靠的感觉。

相较之下江野则沉默不语。或许他只是打算对这起案件的负责人刈手采取配合态度。江野有时候就是太听话了，这大概也是因为他自小接受少年检阅官必须服从命令的教育。

“前辈，我还听说你在尸体身上找到了好东西呢。”刈手由下往上打量着江野说道。江野从制服口袋取出那章诗集的一页，走向刈手递出。刈手接过书页，将它摊在窗户上眺望。

“‘命运正确而美丽’……”刈手望着应该只写了《月光海岸》的书页如此朗读，突然转向我。

“克里斯提安纳先生。”

“我、我在，怎么了？”

刈手拿着诗集书页朝我晃来晃去。

“你想要这个吗？”

“什么？”

“少了一两张碎片也不会有人起疑，再说现在我们根本不在乎书籍，重要的是戈捷特。这玩意是多余的。你说怎么办？”

我移开视线。

“你想要吧？”

“不……这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是想要……我可以拿走吗？”

“当然是不行。”

刈手说完便从上衣内袋拿出小型打火机，在纸上点火。

“啊！”

“规矩就是一旦发现要立刻烧毁。”

书页转瞬间就化为漆黑的灰烬，宛如焦灼的羽毛翩翩飘落地面。

“看来我必须把克里斯提安纳这个名字加入待观察名单呢。”

“呜呜……”

我怀着想哭的心情，直盯着掉在地上的灰烬。

“感谢某人下手杀人，通向戈捷特的道路又明朗了几分。可见对方面对我们检阅官感到相当焦急。前辈你看……就跟我刈手说得一样吧。我们只要像这样等待，他们就会自己一一揭穿秘密。因为我们实在再正确不过……前辈，你说是不是？”刈手一边把玩着散落在周围的机器零件，一边说道。

“接下来我会投入杀人事件的侦查。”江野精简地宣告。

“嗯……也是，麻烦你了。虽然我看也没什么好调查的了……比起杀人案，还是先去找戈捷特比较好吧？我刈手可是要抢先找到戈捷特了哦。”

“只要追查杀人事件的凶手，就能找到戈捷特。”

“这就是前辈的做法啊。我明白了。请前辈尽管随意进行调查，但外出时的规矩还是一样。”

“没问题。”

江野转过身去打开房门。

“前辈，下次再来吧。”刈手挥挥手。

我们离开了房间。

“好过分……居然烧了它……”我还没从打击之中振作起来。

“过分？”江野诧异地望着我。

“他居然在我面前烧了那么贵重的东西……”

“那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江野直挺挺地望着前方，在走廊上前进，“我和你果然没有交集。”

我不禁停下脚步，目送着江野走在前方的背影。不过就是几步的距离，他却仿佛遥不可及。

“等等我，江野。”我急急忙忙追上。

“我问你，你觉得刈手的推理正确吗？”

“他的推理几乎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几乎？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刈手没有说明口袋里放着一页诗集的事。如果凶手违法持有书籍并与牧野共享秘密，他应该会在行凶之后仔细检查牧野身上的东西。他应该会怀疑牧野偷偷带着书籍或戈捷特，但凶手却忽略了口袋里的纸片。到底是凶手没检查，还是……”

“啊，克里斯。”美雨从走廊的转角现身。

悠悠也跟在她身边，看起来恢复了一些精神，开始能露出一点笑容。只是不知是否是我多心，她的眼神仍然流露出几分寂寞。

“房间帮你们准备好了。跟我来，我带你们过去。”

在她们的带领下，我与江野动身前往二楼深处的房间。

“我帮你们整理了对门的两个房间。你们自己挑喜欢的睡吧。”

“非常感谢。”

“对了，房间没有锁，睡觉的时候最好自己多注意。”

“多注意？”

“因为杀了牧野哥的人也在这里啊。”美雨压低声音道，“虽然不知道是谁下的手……如果动手的不是检阅官，说不定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美雨说得没错。凶手说不定真有可能会袭击我们。为反抗检阅官，他搞不好还会率先找上与检阅局无关，但与检阅官为伍的人，也就是用我来杀鸡儆猴……

“你怎么脸色发青起来？要不要还是跟我睡同一个房间？”

“谢、谢了，我没关系。”

“这样啊。”美雨耸肩，“顺便一提浴室在一楼，想洗澡就去吧。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差不多要回房间工作了，悠悠你呢？”

悠悠以眼神示意要跟我们一起行动。就算她没这么回答，我也会主动开口。总觉得现在要是放她一个人，会让她身陷危机。

“这样啊。那悠悠就拜托你们了。交给你们应该是最安全的吧。”

“美雨小姐……请你也要多多小心。”

“谢啦。”美雨笑盈盈地回应，折回了走廊。

“悠悠，你感觉好点了没？我看你刚刚好像不太舒服……”

听见我这么问，悠悠坚强地对着我挺起胸膛。她果然是名个性强韧的女孩。

“那我们就尽快找出戈捷特吧。只要找到戈捷特，悠悠就能自由了。”

自由。

我觉得自己脱口而出的这个词不太对劲。

在她心中，自由又是什么？

是一如往常地听着八音盒的乐声，在这间宅邸度过平凡无奇的日子吗？还是用她的小手轻柔地拾起即将消失于世上的音乐，在嘴边哼唱？

如果自由是上述这些事，在我们找到戈捷特的那刻，这种自由就会崩解。宅邸将会被烧毁，不留下一丝痕迹，就像是宅邸的主人仓卖自己预言的那样。

但要是我们没找到戈捷特，她迟早会被检阅局拘禁。她会蒙上带着戈捷特逃跑的嫌疑，一辈子遭到追捕。

现在的我们仅是在江野与刈手的施舍下，获得暂时自由。

悠悠是否也领悟了自己的命运？

不管戈捷特是否能到手，结局总会以其中一种形式造访……

我偷偷望向悠悠的侧脸。

她故作坚强的侧脸，令我想起在雪中绽放的白花。

她的心还没有枯萎。

我稍微安心起来。不要紧，我们可以手牵手走下去。

“好啦，要从哪里找起？”我问，“按照顺序调查房间太花时间了。随便乱找肯定也找不到。”

悠悠同意地点点头。

“江野，你有没有想法？”

“我根本没有多少这间宅邸的情报。悠悠应该比我清楚。”

被江野点名让悠悠惊讶地瞪大双眼。我居然也有给予检阅官建议的一天——她的表情如此诉说。

“悠悠以前在这里当佣人对吧？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在哪个房间见到什么可疑物品？”

“呜呜……”

悠悠抱起手臂陷入深思。

“像是隐藏房间之类的。”

“呜——呜。”

看来是没有。

戈捷特绝非多大的玩意。我不清楚我们在找的‘冰’的戈捷特实际有多大，又被镶在什么样的小道具上，至少不会超过双手能捧着的大小。说不定还可能更小。戈捷特的尺寸越小，要找出它就越是困难。

牧野的死也是一个隐忧。如果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个为了保守秘密不惜杀人的人，搜索戈捷特的工作想必是更加困难。

“呜！”悠悠突然灵机一动地发出声音。

“怎么了？你有头绪吗？”

悠悠点点头，用左手抓住我的手臂，要把我拉到走廊外。眼看江野就要被留在原地，我连忙把他也叫出来。江野不发一语地跟在我们后头。

悠悠在某扇门前停下脚步，接着像是以轻哼发出信号似的，告诉我就是这里。

我敲敲门，没有人响应。

我打开门。

这个房间应该是所谓的收藏室，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室内的柜子里，

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八音盒。我不禁屏息，看得入迷。

地板上铺着浅蓝色的地毯，室内整体呈现宛如沉入水中的色调。沿着墙壁放置的大型八音盒上盖着白色布巾，就像是幽灵一样排排放着。布里头不知道是不是盘片型八音盒。橱柜围绕着大型八音盒设置，玻璃窗里头的八音盒就像珊瑚一样闪闪发光。里头摆设的八音盒很像宝石箱，或许也兼具这个用途。八音盒上的装饰本身，也运用了有如宝石般美丽的玉石。

“有好多八音盒啊。”我不禁发出赞叹，“搞不好这里其中一个八音盒里，就藏着戈捷特！”

悠悠点点头。她大概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才会把我们带到这个房间来。

这里原本大概是某人的卧房。窗外有一座阳台，房间其中一角设置了浴室。

宅邸里众多八音盒之中，其中一个里头埋藏着宝物，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虽然可能得花上庞大时间，只要一个一个慢慢找，说不定哪天就能找到戈捷特。

一想到这里，我就起了干劲。

为了让室内变得更明亮些，我打开窗帘。灰尘在薄弱的光明中飞舞。紧接在窗户外的白色阳台到处都是剥落的油漆，状态实在说不上漂亮。空荡荡的盆栽与肮脏的室外桌令人不禁想象起故人的影子。在阳台的另一端，树木正被强风吹得直晃。

我拿起邻近的八音盒。

打开盒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有无数宛如荆棘般突刺的滚筒状音筒。设置在一旁的音梳，梳齿的长度由左向右递增。乐声就是靠音筒的突刺弹拨音梳来奏响。

但我打开的八音盒没发出声响，这八音盒似乎没上发条。

要让音筒旋转，就必须上紧发条。多数八音盒都是以发条为动力。

无论是巨大的盘片式八音盒，还是气势磅礴的交响八音盒，到头来都要依靠发条。听说有些八音盒则是靠手动转动把手来演奏音乐。

我仔细调查八音盒内部。多数八音盒的盒内并未紧紧塞满演奏装置，总会留有一些多余的空间。这是因为箱子本身也是让声音反响的装置。感觉就是恰好的藏物处。

然而我并未见到戈捷特一类的物品。

我与悠悠接连打开八音盒，查看内部。每个八音盒都没上发条，没有一个八音盒能发出乐声。尽管我也想听听盒子里都装了什么样的乐曲，但要是动手上发条，我们就更没有时间做正事了。

八音盒的盒盖内侧镶着黄铜拨片。上头刻印了文字，但我看不懂。写的大概是曲名吧。

貌似历经了数世纪的老旧木质八音盒、玻璃制成的上盖可透视内部的八音盒、有数个音筒平行并排的八音盒、铃铛与鼓充斥内部的八音盒、能绰绰有余地收进我掌心内的迷你八音盒、比我还要高的大型八音盒，以及随意堆积的无数八音盒。

我生平头一次置身于这么多的八音盒之中。

我感觉自己如今才领悟，这个宅邸真正的居民不是人类，而是八音盒。

然而在我为之折服的同时，却也感到毛骨悚然。这些八音盒历经漫长的历史与旅途，在生命腐朽的终点，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是八音盒的坟场。

说不定是因为我拿起的每一个八音盒都冰凉无比，又宛如尸体一般沉默，我才会衍生这种想法。

我在娇小的尸体里寻找戈捷特。

江野没加入我们的搜查，站在窗边望着外头。

“江野你也来帮忙啦。”

“我认为戈捷特应该不在这里。”

“不调查看看怎么知道？快，你也来找吧。”

江野听从我的指示，开始查看八音盒。他是否对每个人都如此顺从？但他似乎比较在意外面，好几次停下手边工作，又眺望起外面。

接下来大概一小时，我们在房内调查了一圈，仍然还有许多必须调查的八音盒。

我与悠悠在室内转了一圈后，在橱柜前重逢，两人面面相觑。她看起来一脸疲惫，我想我应该也是一样。我们两人边笑边叹气，失落地垂着肩膀。

我们慎重地将八音盒恢复原位，离开橱柜。

“没找到呢。”

“呜呜。”

我们肩并肩坐在沙发上。

“悠悠，我问你。”我开口询问身旁的她，“你是否很庆幸自己能回到这里？”

悠悠手指交叉，将双手搁在大腿上，接着露出有些勉强的笑容点头。但我想她所有的心境早已蕴含在点头前的三秒沉默中。

“悠悠你喜欢音乐吗？”

她立刻点头。

“也喜欢唱歌吗？”

她又点头。

接着她露出寂寞的笑容。

小小年纪就失去许多事物的她，想必更需要坚定生存意义，想必会渴望多多少少能与世界产生联系的体感。这种体感在她的认知中，就是发掘沉睡在卡利雍馆的乐曲，使之起死回生。

她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但这样的日子也随着检阅官的来临而告终。她的和平将不再复返。

“你未来想怎么办？”

悠悠嘟起嘴唇侧着头，就像是在说“我不知道”。

在房间的角落，江野打开的八音盒开始演奏音乐。这是我在这座坟场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乐声。看来这个八音盒上过发条。乐曲的旋律细腻且温柔无比，比这世上任何乐器演奏出的声音都要微弱。大概是因为发条的动力不足吧。

乐声即将止歇，就像是正要咽下最后一口气……

江野关上盖子，把八音盒放回柜子里。

奇妙的是乐声却没有终止。

在我的身旁，悠悠接着八音盒的旋律，唱起了同一首曲子。无论是节奏或曲调都如出一辙，唯有音色远比黄铜装置要清亮许多。

这首曲子宛如点亮傍晚暗夜的幽光。

为了悠悠，我必须找到戈捷特。

我站起身。

然而此时江野向我走来，摇摇头劝告我没用。我其实也很清楚。

“戈捷特到底在哪里？江野你知道吗？”

江野继续摇头。

“仓卖应该知道一切。”

“但他不肯说。”

我垂下脸。

江野又开始望向窗外。

“江野你知道些什么吗？”

“不。”在简短的否定后，他继续说道，“我打从一开始就想过一种可能性。来到这里，就是想否定那种可能性。”

“什么意思？”

听了他宛如脑筋急转弯的说明，我感到疑惑。在我们背后，悠悠还继续唱着歌。

“克里斯你认为这座卡利雍馆里有戈捷特吗？”

“有吧……毕竟仓卖先生暗示过啊。”

“但戈捷特未必藏在宅邸里，它也可能藏在宅邸外的海墟某处，或者深埋在附近的海底。甚至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这样想会没完没了。”我无可奈何地回应。

“没错。但答案是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否定我脑中的可能性的话……也不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江野斜眼朝我一瞥，似乎正努力要从我的表情中辨识什么情绪反应。

“难道江野你对戈捷特的所在处已经有头绪了？”

“我说过了。我想过一个可能性。”

“哪里？在哪里？”我不禁抓起江野的手用力拉，“我们快去找！”

“唔……”

江野罕见地犹豫起来。

“我们得快点，不然搞不好戈捷特又要引发杀人案了！”

“也是。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江野移动到沙发前，“我早一点说出结论吧。”

接着江野站在悠悠面前。

“悠悠，能借我看看你的手吗？”

歌声停止下来。

在目光相对的瞬间，两人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

“江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惊讶地跑到两人身边，“悠悠的手怎么了？”

“克里斯不知道吗？”

“我听堇小姐说过她在小时候碰上天灾失去右手，现在装了义肢。但这又怎么了吗？”

“脱掉手套吧。”江野没理会我，对悠悠说道。

悠悠不知该如何是好地望着我。我什么也不敢说，只能回望着她。

悠悠下定决心似的仰望着江野，随后便主动开始脱下右手手套。她手肘下的义肢开始渐渐暴露在外。

那只义手的造型实在说不上是以人手为范本，坚硬又充满机械感。

一般来说，义肢这种东西是安装在断肢处，用来弥补失去的机能。若重视机能，外表看起来像道具不像肢体也是在所难免。悠悠的义手也一样呈现完全无视人体质感的灰色，与肉体部分的肤色两相对照，能清清楚楚看出分界线。只有轮廓类似人类的手，戴上手套时看不出来是义肢。

手套最后脱到了手腕，球体构造的关节露了出来。这虽然是运用在人偶关节上的技术，却让我联想起机械。

手套完全脱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将手靠在上头。

义肢在手腕到指尖的部位，工艺更是精巧复杂。具备球体关节构造的手指，一根根并排在形似黑色钢材的金属掌心上。每根手指上的关节数量都比人体的各少一个。即使如此，做工仍堪称精致。神奇的是这些关节全都可以进行小幅度活动。

“这是运用肌电波的机械义肢，真是惊人的技术。动作完全没有杂音。”江野兴致盎然地盯着她的手看，“是仓卖制作的吧？”

悠悠点头。

仓卖如今虽然担任八音盒工匠的出资者，据说原本是专攻兵器与工业机械的工匠。他在义肢上采用自己的技术也不奇怪。

比起这个，我更在意前腕部内侧有个箱型中空。这个空隙的目的看起来像是挖除多余空间以减轻重量，但里头又能见到金属棒轴跟齿轮之类的东西，或是类似配线的物品，看起来实在很像机械。这是否就是江野口中机械义肢的动力装置？

不对，仔细一看，这里铁定是——

一个八音盒。

悠悠把脸转开，羞怯地别开我们的视线。

“原来如此。”江野说道，“是这么一回事啊。”

“悠悠，这是……？”我感到难以置信，“是八音盒吗？”

悠悠点头，她的表情没有变化。这可以说是她接受了这奇特右手的表现。

“把这个东西当成义肢或许是错误的认知，这东西应该称为仿生八音盒。”

仿生八音盒？

我想起堇说过的话。她说悠悠的右手很特别，如今我终于明白她的意思。

“你的义肢可以拆卸吗？”

听了江野的询问，悠悠摇摇头。

一般的义肢都是使用吊带来装备，但她的义肢与右手已合为一体。

悠悠正要将手套套回去，但江野制止了她的动作，抓住她的手臂。

“呜呜。”悠悠不高兴了。

“克里斯，你仔细看。”

“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义肢。这是戈捷特。戈捷特被组装进八音盒里。”

怎么可能。

我一时之间无法相信他的话。

“真的是戈捷特吗？”

“我不可能认错。调整演奏速度的羽状调节器的轴承，使用了红色的宝石。

——某些例子里，当事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持有戈捷特。

江野曾经这么说过。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否已开始怀疑她的右手，但我想他应该非常肯定悠悠手上有戈捷特。

“悠悠你知情吗？”

她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接着慌张地摇头。她

大概也是刚刚才初次得知这个事实，表情不像是有一丝虚假。她至今为止的态度，也不像是在欺骗我。

“我还在怀疑仓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让她在不知不觉间收下戈捷特，这下都水落石出了。”

既然这个义肢是仓卖打造的，戈捷特也只能是他刻意组装进去的了。

“你是在什么时候安装这个义肢的？”

在我的询问下，悠悠竖起了四根手指头。

“四天前？”

“呜——呜。”

“四年前？”

她点头。

换而言之，是她住进卡利雍馆的那一年。

“打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江野这才终于放开悠悠的手说道。

“这不是悠悠的错！”我赶紧解释，“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那是因为江野……”

“就算我不说，总有一天刈手也会看穿。”

江野用另一只手重新拿起手杖，转了一圈夹在腋下。他总是用这种方式拿着手杖。

他说得没错，至少我们避开让刈手先找到戈捷特，让事态朝最糟糕的方向发展这种局面。说起来我手上也有戈捷特。该隐藏的戈捷特就算多了一个，状况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只不过没想到戈捷特竟然如此近在身边！

我实在不认为刈手跟江野一样对我们有认同感。刈手出现在这里只是为了寻找戈捷特，他大概无意空手而归离开海墟。他总有一天一定会循线找上悠悠的戈捷特，说不定他已经心里有底了。

我该怎么办？

悠悠的歌声消失了，室内就跟深夜一样安静。陈列在橱柜里的八音盒在上紧发条之前，或许正陷入宛如死亡的沉睡，做着音乐的梦。但那个时候……

“你们找到想找的东西了吗？”

就像是要唤醒沉眠中的八音盒似的，房门打开，一个矮小身影进入房内。

是仓卖。

“我听到说话声，跑过来一看果然是你们。跟先来的检阅官相比，你们还真有干劲。”

悠悠突然挺直姿势，将坦露在外的义肢抱在胸口隐藏起来。

空气变得杀气腾腾。

八音盒不再沉眠，它为首次针锋相对的江野与仓卖准备了适合的音乐严阵以待。

江野将脸正对着老人。老人露出微笑，四两拨千斤地迎向江野的视线。

“你就是第二名检阅官啊。你叫什么？”

“江野。”

“你们少年检阅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仓卖拄着手杖，踩着踏实的脚步走入房间里，“你知道为什么少年检阅官必须是少年吗？”

“为什么？”我代替江野询问。

“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检阅局正好方便使用的大脑。据说少年检阅官是从五岁起，主要以无依无靠的儿童为中心开始培训。过去虽然曾试着找过各种年龄层的人不分男女进行培训，然而多数人精神陷入异常，成为废人脱离培训。培训的要点是受训者脑海能塞下多少检阅清单，以及能调出多少检阅清单。到最后成功通过测验与培训过程的人，据说只有十几名少年。”

仓卖脸上挂着极为沉稳的表情，打量着江野。在这世界上存活的时间远远长于我们的老人真意为何，我实在难以解读。

“原本应该受到人性化养育的脑袋，被检阅官单纯用来当纪录道具。比起纸本的纪录或电磁纪录的数据库，人类的大脑能保存更多的数据。检阅局为了根绝他们特别严禁的‘推理’与其戈捷特，命令几名少年记下用来当参考数据的所有纪录。也就是说少年检阅官虽然是人，却又不是人。他们正是他们自己要毁灭的‘推理’的化身。”

仓卖温柔的双眼仿佛暗藏刀刃，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他仿佛面带笑容地准备刺杀江野……

然而江野却不为所动，用与平时无异的冰冷表情回望着他。

“你似乎对我们很了解。你是预测到我们某天会找上门来，才把戈捷特塞给她的吗？”江野问。

“不。”仓卖故作无辜回应，“我只是想做出这世上最为高贵、音质最为优越的八音盒，只是材料刚好是戈捷特罢了。若说她的歌声是神明的赠礼，那她的右手就是我穷尽一生献给神明的供品。”

“仓卖先生！”我按捺不住插嘴，“你曾说过悠悠是究极的八音盒。难道……就是指这个？”

“克里斯，你可别误会。她本身就很完美。我所打造的右手，根本不及神明伟业，就只是个用具。归根结底，右手的八音盒是她自己的要求。”

“悠悠的要求？”

悠悠歉然点点头。

“这是怎么一回事？”

“悠悠很害怕有天自己会失去声音。她在人生历程中失去了太多东西，所以开始害怕有一天会连声音都失去……我曾安慰过她不会有这种事，但悠悠还是很不安。大概是因为她获得了音乐，反而开始害怕失去吧。所以我提议要在义肢里安装八音盒，好让她未来即使失去歌声，也

能演奏音乐。她开开心心地同意了。这八音盒只是个保险，实际上右手的八音盒还不会发出声音，因为我还没装音筒。我先空下音筒的位置，让悠悠能在想要的时候装入想要的音乐。”

悠悠点头肯定。

“可是悠悠并不知道义肢里装着戈捷特吧？”

“没错，她不需要知道。”

“但那义肢害了她！”

“你说义肢又害了她什么？有谁拥有从她身上剥夺音乐的权利？”

“既然戈捷特是违禁品，她也会被追究罪刑。”

“那么克里斯，你自己呢？”

我无法对仓卖做出任何反驳。

“少年检阅官江野，以及克里斯跟悠悠……你们都同时具备不该存在于这世上的理由，与必须在这世上活下去的理由。这是个很大的矛盾。你们可以思考看看，这个矛盾是从哪儿来的。有某个环节大错特错。正因为它错得离谱，看起来反而像是对的。而当你们发现矛盾所在时，又会怎么跟这个世界达成妥协呢？”

仓卖的表情看起来对这事态有些幸灾乐祸，就像是从高处俯视着身陷迷宫的我们。

“少年检阅官，你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你那颗机械的心，到时候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会检阅自己，为工作划下句点吗？而若是你判断自己也该被削除，又会怎么做？”

仓卖的话语仿佛正在击碎江野残存的心灵。

“你有办法削除自己吗？”他提出质疑。

江野稍微思考了一下，有话想说地张开了嘴。

我非常清楚他想说什么。他大概会义无反顾削除自己。

所以我抢在江野之前开口。

“我会阻止他。”

“哼。”仓卖面带微笑望着我，“你办得到吗？”

仓卖从邻近的橱柜上拿起一个八音盒，转动发条。

接着他打开盒盖，忧伤的音乐流泻而出。

说不定他想利用音乐来操控我们的心。

“仓卖先生。”我开口，“你知道牧野先生过世了吗？”

“我知道，时雨他们跟我说了。”仓卖回过头来答话。

“他是被某个人杀害的。”

“你觉得是这宅邸里的某个人下的手吗？”

“没错。”

“你认为是谁？”

“我不知道。仓卖先生对于牧野先生遇害一事，有没有什么头绪？”

“牧野是个优秀的工匠。就这样。”

“仓卖先生……你知道谁是凶手吧？”

“我？”仓卖笑出声来，“哈哈……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凶手吧？我这种老头子才没有力气杀人。尸体不是被刺在灯塔上吗？你看我哪里有那种力气了？”

运用诡计就办得到。我差点脱口而出，还是忍住了。我不确定刈手说明的诡计是否正确。要是我说出口，感觉会被立刻指出错误，说不过他只得沉默。

“我不相信仓卖先生说的话了，你对悠悠的解释也是谎话连篇。”

“我可没说半句谎话。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你可以去问悠悠。我叫悠悠逃走的理由也不是假的，但我承认那只是理由的其中之一，的确有蒙骗的成分。”

“你这样很狡猾。”

“哈哈……”

“你说不知道戈捷特在哪里，也是骗人的吧。”

“不，我没有骗你。你们大概是误会了吧。”

“误会？”

“你们再仔细调查吧。”

仓卖说完，就要转身离去。此时悠悠从沙发上起身，开口要叫住仓卖。她发出的不是平常宛如歌声的声音，听起来更像哭声。仓卖注意到她的声音，转过身来。

“悠悠，你的容身之处就是这里。但这里总有一天会被烧毁，会被淹没，就在不远的未来。所以你要去找下一个容身之处。你办得到的。”

仓卖离开房间，关上房门，就像是将我们压进深沉的海底……

仓卖奏响的八音盒终于将漫长的乐曲演奏完毕，我们的时间再次开始流逝。

江野似乎领悟了什么，再次抓起悠悠的右手。

他用力将手臂拉近自己，紧盯着戈捷特看。

“怎么了，江野？”

“不对。”

江野以前所未有的严肃语调说道。

“什么东西不对？”

“这不是我们所寻找的‘冰’的戈捷特。”

“咦？什么意思？”

“原来如此……我误以为这就是‘冰’的戈捷特，所以没确认过内容，便坚信是这么一回事。”

江野这才终于放开悠悠的手。

悠悠惊慌地抱着右手。

“不是‘冰’的戈捷特……那悠悠的戈捷特是哪一个？”

“是‘凶手’。”

“‘凶手’？那是什么样的戈捷特？”

“我无法具体透露内容，比如说像是出人意表的凶手，或是成功缔

造完美犯罪的凶手名单，或是各种犯罪中凶手的行动顺序……也就是所谓倒叙推理的案例，针对凶手的所有纪录都收藏在里面。”

悠悠望着自己拥有“凶手”之名的右手。她的眼神迷茫，表情就像是丢失了心灵似的。

“悠悠，你的右手除了仓卖以外，还给谁看过？”

对于江野的提问，悠悠只点了一次头。

“给谁看？”

“堇小姐吗？”我一问，悠悠便点头同意。

“你没给卡利雍馆的居民看过？”

“呜。”

“原来这就是隐藏的真相吗。”江野自言自语，“看来是把这两个戈捷特混淆了。”

江野重新握起手杖，拄在地板上。

“所以先不考虑悠悠这个戈捷特，‘冰’的戈捷特还埋藏在别的地方吗？”

“可以这么想，不然密告者不可能具体指出‘冰’的戈捷特的存在。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巧合还是人为，不过这里打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戈捷特。”

“仓卖先生知情多少？”

“我不知道。”江野简短回应。

“但太好了……知道悠悠手上有戈捷特时我还感到很绝望，既然那不是‘冰’的戈捷特，就还有挽救余地。刈手他们所寻找的‘冰’或许还藏在别的地方。”

江野点头同意。

“我原本觉得要是悠悠手上的戈捷特是‘冰’，将导致无可挽回的事态。就结果来说虽然避开了最糟糕的事态，但也不过如此……状况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的未来依然是一片灰暗。

不仅如此，悠悠的立场甚至越来越艰难。不管她的戈捷特是哪一个，要是被刈手揪出来，想必难逃处罚。

要拯救悠悠，果然只能靠抢在刈手之前找出“冰”的戈捷特，结束他的搜查。

不过……江野又会怎么处置悠悠？

江野也是一名少年检阅官，肩负将戈捷特从世上抹灭的任务。他是否能够继续容许我这样的例外诞生？

他真的能够违背自己的生存理由，继续容许我们的存在吗？

“江野。”我战战兢兢地开口，“你要拿悠悠的戈捷特怎么办？”

“戈捷特必须立刻烧毁。”江野回道。

我与悠悠的脸同时惨白起来。

“你不会这么做吧？”

“能不这么做就不会。”

江野紧紧闭上双唇。接着在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双眼低掩，仿佛也将该说的话掩盖在心中。

江野应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若硬要做出处置，江野可以敲烂她的义肢，单独取出戈捷特的部分烧毁。反正那是义肢，悠悠也不会痛。

然而江野似乎没有立刻执行这项工程的意愿。我并不清楚这是基于少年检阅官身份的判断，还是出自某些迷惘的迟疑。

如果是刈手，可能早就爽快地烧掉戈捷特了。他也可能不亲自出手，命令伊武或江野代劳。那副光景很好想象。

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

“继续搜查吧。”江野将手杖旋转一圈重新握好，“未来我会决定好对悠悠的处置。在此之前，她就交给克里斯了。”

“交给我？”

“如果你需要她，就等于我也需要她。”

我点头答应。

若是江野感到迷惘，只要拿我的心当判断根据就行了。

我要选择自己所相信的做法。

当然……在我缺乏自信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可能还是得依靠江野。

“情况虽然返回原点，但我们还有活路可走。杀害牧野的人应该对戈捷特略知一二。要是能抓到凶手，就能找到戈捷特。”

悠悠对凶手这个词起了反应，低头望着自己的右手。

名叫“凶手”的戈捷特……

但悠悠右手的“凶手”，与杀人事件的凶手应该没有关联。

悠悠应该不可能读了自己的戈捷特，学到有关“凶手”的知识。悠悠根本不识字。戈捷特的内容基本是文字情报，悠悠无从得知。所以就算悠悠握有“凶手”的戈捷特，也不代表她是凶手。

再说与牧野的谋杀扯上关系的戈捷特不是“凶手”，而是“冰”。说不定冰也通过某种形式被运用在这起案件内。

江野站在窗边，突然打开落地窗。

强风灌入室内，窗帘像生物一样狂乱地摆动。

“我要踏出室外。”

他宣告完以后，在窗口暂且停驻，接着下定决心似的踏出阳台。阳台的空间似乎也是江野的克星之一。阳台虽然有扶手环绕，仍是朝向户外的开阔空间，他想必会腿软。

我追着江野走出阳台。

江野沿着扶手来到阳台的顶端，转过身来仰望宅邸。

“你在看什么？”

我仿效江野仰望起卡利雍馆，没见到明显的可疑之处，只见到一扇扇关闭的窗户并列。

江野没回话，这次改朝墙边移动。

“克里斯，你站到扶手上吧。”

“我？”

没头没脑的要求让我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但这项要求并不是风声造成的耳误，证据就是江野正一脸镇定地指着漆成白色的木制扶手。

这里是二楼。我要是滑了一跤掉下去，就会倒栽葱地摔下去。

“好啦……我上去就是了。”

我别无选择只好踩上墙边的扶手。我将手撑在墙上，站上了扶手。

应该不要紧。扶手宽约有二十公分，没有我想象得危险。只是朝外头望去，我的位置相当高耸。

“拿着这个。”

江野开口，接着将手杖递给我。

我用空着的手接过手杖。手杖出乎意料地沉，显然不是一根单纯的手杖。

“用它轻敲头上的窗。”

江野指着紧接在我头上的窗。

敲三楼的窗？

难道三楼有什么东西？

窗的位置比我大概高了两个头。虽然伸出手臂也还是够得到，用手杖更轻松。总之我按照江野的指示，用手杖的尖端试着敲了头上的窗。于是没多久，窗子便喀拉喀拉震动起来。屋里有人。

随后窗户打开，美雨探出头来。

“美雨小姐！你在那里做什么？”

“哇！你们是想怎样啊！”

美雨俯视着我们大喊。

“我们在调查……应该吧。”

我从不牢靠的扶手上爬下阳台站好，把手杖还给江野。

“美雨小姐怎么会在那里？”

我朝三楼大声吼叫，以免被风声盖过。

“你还问我，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啊。”美雨边俯视我们边说，“你们到底在玩什么恶作剧？对了，悠悠呢？没跟你们在一起吗？”

“悠悠在房间里。”

我朝落地窗另一端的悠悠招手，让她来阳台上。悠悠刚好把右手的手套戴上。她一走出阳台，便压着头发转身，仰望着美雨。

“呜！”

“你没事就好。”美雨很是欣慰，“先不管这个，你敲我的窗户，是不是找我有事？”

“不，是江野……”

然而当事人江野却在我与美雨对话的时候迅速返回室内了。

“这、这我之后再跟你解释。”

“你们果然不太对劲。”美雨大大地皱起眉头说道，“你稍后可要好好跟我解释。”

“对不起。”

“对了，还有悠悠啊，你要监视他们，别让他们拿走那个房间里的八音盒。那些都是馆主珍藏的八音盒。”

美雨说完便回到室内，关上窗户。

“八音盒严禁携出吗？”我向悠悠确认道。悠悠点头。

接着她不知为何露出尴尬的表情，慌忙地准备回到室内。

“啊，难道说。”我恍然大悟，“悠悠你曾经把八音盒拿出去过吧。”

“呜、呜？”悠悠本想糊弄过去，却又立刻放弃点头承认。

“你把八音盒拿回房间听吗？”

“呜——呜。”

“不是啊？那你把八音盒带到哪里去了？”

悠悠愧疚地缩着肩头，朝森林的方向一指。

“户外？为什么要带去户外……”

悠悠噘着嘴，像是在诉说借口似的哼起歌来。十之八九是她喜欢那个八音盒才偷偷带出来，却不小心忘在某处了。

“我想那个八音盒应该不会这么巧，刚好就有‘冰’的戈捷特……但最好还是调查看看吧。如果真的是戈捷特就惨了。”我压低声音，“我们趁现在去拿回来吧。”

悠悠为自己的过失羞愧得满脸通红，点头同意。

我向江野说明事由。

“我明白了。你们就去找那个八音盒吧。”

“江野你呢？”

“我要调查宅邸。”

“你不一起来吗？嗯……那我去跟刈手申请我们两个的外出许可。”

“只有你们两个的话，他不会准许你们外出吧。”

江野说着说着，视线不经意地飘向窗户。

跟着他朝窗户望去，我见到悠悠在阳台的角落轻轻地挥手。正当我感到疑惑之时，她开始翻越阳台的扶手。

“悠悠！”

我立刻叫住她。但就在此时，窗帘被风的恶作剧吹动，像一层薄纱将她从我们的视线之中掩去。

我拨开窗帘冲向阳台，然而悠悠早已不见踪影。

我慌慌张张地朝扶手外头探看。朝地面一看，悠悠好端端地摆出若无其事的态度抬头仰望着我。

她指向森林，朝森林迈步奔去。她大概想独自取回八音盒。

我往扶手的正下方一看，外墙恰巧有个突起，只要踩在上头就能轻松顺利地降落到地面。

“原来如此，只要利用阳台，就能不经由玄关进出宅邸。”江野观察起窗边，“最角落的窗户锁坏了。这不是最近才刚坏，看起来一直都是

这个状态。”

“你在原来如此什么……现在可不是赞叹的时间。悠悠跑去别的地方了，我们得快点追上去。”

“交给你了。”

江野说完便退回房间里。

悠悠跟江野都太我行我素了……

现在放悠悠独自外出太过危险，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撞见杀害牧野的凶手。目前这个海墟并不安全，再说风也越来越大了。

“我马上回来！”

我留下这句话便学着悠悠跨过扶手，沿着墙壁朝地面移动。连运动神经实在不怎么样的我，也能勉强有样学样。

说不定悠悠过去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曾经利用这个位置进出宅邸。不，说不定这里才是她平常进出宅邸的通道。我很清楚她不如外表那般文静。

“悠悠？”

我在森林里轻声呼喊失去踪影的她。要是声音太大可能会被别人听见，那可就麻烦了。

我循着她残留在泥泞路面上的脚印奔跑。不能被任何人发现的罪恶感，让我的脚步急促起来。在四处都还留着残雪的森林里，追逐她的踪迹并不难。脚印清清楚楚地告知她的去向。看来她攀上陡峭的山坡，朝北方前进。

转眼间我已穿越森林，置身于废弃的市镇之中。悠悠在灰色高楼连绵的坡道上奔驰的身影映入眼帘。

“悠悠，等等我！”

她注意到我便转过头来，摇曳的秀发闪烁着洁白的光辉。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景色里，她最为娇小，也最为动人。

我奔向她身边。

“不可以自己偷跑。”追上她以后我如此说道。她点头答应，但看起来没什么反省之意。

“你要去哪里？”

悠悠指向坡道下方。

我们朝她指示的方向奔跑。其实不需要这么匆忙，但我总觉得不快点不行。

我们来到被海洋侵蚀的废墟，有几栋房子入口都浸在水里。

我茫然地望着海，悠悠硬是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废墟里头。

我们走近两两并排的废弃大楼中间的缝隙。两栋大楼都相当高耸，因此头顶几乎都被水泥覆盖，只能见到遥远的上空透出细长的日光。这里就像是个狭窄又没有遮蔽的隧道，宛如幽暗之中有个被匕首划开的切缝，道路的远方能见到狭长的出口。

我们在左右壁面的压迫感威胁下，朝光芒前进。

走出隧道后，景色大为改变。

眼前是个在废弃大楼环绕之下形成的钵状洼地，原本大概是民众休憩的广场。或许是地壳下陷所致，广场中央又低了一层。四周的大楼也像是窥伺着中心似的，朝广场略为倾斜。

我们站在钵[1]的外缘上。

悠悠指着广场中央，唱起简短的歌。或许她只是示意我朝那边看。

在下陷处的最低点，形成了一座闪耀的泉水。

水面整体闪烁着彩虹的光辉，每当风吹起，光芒便随之荡漾，宛如草叶轻轻摩娑的薄弱水声传入耳中。

我爬下去走近泉水。此时我注意到水声听起来是硬质的。

“这是……玻璃啊。”

我站在泉水旁。在我脚边摆荡的，是几乎淹没泉水的玻璃碎片。

碎片有小到砂砾左右的，也有大到超过好几毫米的。它们以几近饱和的状态，沉淀在凝滞于洼地的水中。

抬头仰望周遭的大楼，有无数的窗户朝着我们张开大嘴。每扇窗户的玻璃几乎都不见了。大楼因地壳下陷而倾斜，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玻璃全都摔到这个钵状洼地里。

泉水旁有张倾斜的长椅，一旁有棵疑似人工栽植的瘦小树木挺立。树木已开始落叶，来应付寒冬。这片末日景象中居然还有生命存在，实在是不可思议。

那棵树的根部架设了木制的柱子，上头用布搭着屋顶，形成了人工的小屋。只不过以小屋来说也显得草率，四面的墙壁不仅没堆砌好，面向泉水的那面墙更是完全开放的状态。

“这是悠悠搭的吗？”

她点头承认。

悠悠招招手邀请我进小屋，仿佛领着我拜访自己的家。

小屋里头有座长椅，可供两个人肩并肩坐下。坐在上头，前方正好能见到玻璃泉。长椅周遭放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橱柜，里头放着油灯、收音机、空瓶子与锅子这些怎么看都是普通日用品的东西。

我想悠悠一定时不时就会来到这里，慢慢地改善这里的环境。我能看出她花费时间与心血才打造出这个空间。

这里是仅属于她的秘密基地。

当她独自坐在这张长椅上，脑袋里又在想着什么？她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自己以外的人造访这里？

不管怎么样，她看起来很高兴能跟我肩并肩坐在这里。

悠悠打开橱柜的抽屉，拿出一个小巧的八音盒，就只有悠悠的掌心那么大。外表看起来就是个雕刻小木盒，但上头的确开了用来上发条的孔。

我接过八音盒，打开盒盖。

仿佛随时会断绝的寂寥曲调流泻而出。

我直觉这是一首描绘月色的乐曲。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曾

数度亲自见证与月亮紧密相关的事物。悠悠离开海墟是在满月之夜，仓卖的八音盒弹奏的是月亮的曲子，死者口袋里藏着吟咏月光的诗。因此我总觉得连悠悠情有独钟偷偷携出的这首乐曲，也是以月色为主题。

乍看之下，上头没有类似戈捷特的宝石。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交给江野检查。

我关上盒盖，将八音盒还给悠悠。悠悠把八音盒收进围裙的口袋里。

“悠悠，关于你的右手……”我盯着悠悠的白色手套看。

“呜？”

“真的是你主动提出的要求？”

悠悠点头。

然而悠悠对于戈捷特的存在一无所知，戈捷特是仓卖偷偷装进她右手里的。

我猜“凶手”的戈捷特与八音盒大概无法分割。据说要是强硬拆除戈捷特上附属的物件，戈捷特就会损坏。虽然实际上会不会损坏，没试过也说不准，但要是仓卖深信如此，可以想见帮悠悠打造镶嵌八音盒的义肢的目的，原本就是移植戈捷特。

说不定悠悠只是被他利用来当戈捷特的全新藏身之处。

悠悠将戴着手套的右手高举在眼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那只右手在她眼中，说不定已成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东西。

“持有戈捷特无异于背负罪恶，我是自己主动做出这个选择。但悠悠跟我不一样。这是他硬塞给你的……即使如此，你还是相信仓卖馆主吗？”

悠悠直直凝视着玻璃泉。她维持这个样子沉默了好一段时间，最后歪起了头。

悠悠也不知道。她心中想必充满迷惘。

过往的日子算什么？这只右手意义何在？她又是为谁而歌唱？

来到海墟以后的这四年在悠悠心中，肯定是与末日现实无缘的梦幻生活。然而她也开始察觉，这场梦已在满月之夜惊醒。

因此她才会回到这座海墟。为了得知真相，也为了面对现实。

“如果戈捷特曝光，检阅官又要来抓捕你，你要怎么办？”

听见我的问题，悠悠站起身子，将两只手臂举在眼前。接着她作势殴打空气，将义肢一次又一次地挥舞。

“你要对抗检阅官？”

悠悠露出孩子气的笑容点点头。

她既然还能露出这种笑容，或许不需要为她担心。我要保护她，让她能维持这种笑容。只是说不定她比我强大多了。

“悠悠，要是我们的问题全都解决了……要不要跟我一起旅行？”

“呜呜？”悠悠转过身子歪起头来。

大楼阴影投射在她身后的玻璃泉，被分解为七彩光辉，在水面摇曳。

“我觉得比起在这里独自歌唱，你应该要为了更多人而歌唱。”

悠悠似乎不知该作何回应，便转身背对着我。接着她再次眺望起自己的右手。

玻璃泉沙沙作响地掀起涟漪。

我们真的能平安顺利地回到本土吗？离开这座海墟时，我们是否会再次成为逃犯？

“我也很清楚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想你应该无法立刻决定吧……”我站起身来说道。

悠悠有些迷惑，压低的侧脸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因此我继续盯着她看。两双眼不经意对上视线时，她害羞地笑了。

“差不多该回去了。”

厚重的雪云开始笼罩我们的头顶。冷风吹拂而过，周围的废墟发出嘎吱声。废弃大楼已出现部分坍塌，细碎混凝土片掉落的声音传入耳

中。

我们仿佛在云的追赶下匆匆离去。

抵达卡利雍馆时，太阳已逐渐西下，户外变得黑暗。

我们逆着离开宅邸时的顺序，利用外墙的突起爬上阳台，从门锁损坏的窗进入。防盗措施实在随便，但反正这里是没有外人居住的海墟，也不成问题。

“江野……你在吗？”

我在收藏室转了一圈，没见到江野。大概是因为没有开灯，室内变得相当昏暗。

我与悠悠来到走廊。宅邸静得仿佛没有半个人，没有窗户的地方几乎就跟夜晚一样黑暗。卡利雍馆渐渐显露出与白天别有不同的面貌。

在走廊转角转弯时，我们撞见了时雨。倒霉的是悠悠没注意到从死角现身的他，不小心跟他撞到了。

不过就是肩头轻轻擦过，时雨却脸色骤变推开悠悠。悠悠一个不稳跌坐在地上，此时悠悠口袋里的八音盒顺势掉了出来。

“少挡路，快滚！”时雨怒吼。悠悠立刻起身低头赔罪。

“佣人不准碰我。”时雨神经兮兮地整理散乱的发型，朝悠悠逼近。他见到滚落在脚边的八音盒，便一脚踩在上面。四分五裂的木盒碎片散落一地。

“给我清理掉。”时雨说完，便匆匆忙忙地消失在走廊另一端。原来这才是那个装模作样的家伙的本性吗？还是说有什么事令他心浮气躁？

“悠悠，你还好吗？”我扶起悠悠。悠悠整理好凌乱的裙摆，捡拾散乱的八音盒。我也跟着帮忙。望着损坏的八音盒，我心中逐渐涌起对时雨的怒意。

“那个人真凶狠，他平常就是那副德性吗？”

“呜……”悠悠的回应很含糊。

“悠悠没有错。不过就是稍微擦到他，哪需要发这么大的火。天

啊，八音盒都坏成这样了……这先寄放在我这边，我等一下拿去给江野调查。”我把坏掉的八音盒收进包里。悠悠起立，拍拍裙摆。

江野去哪里了？他应该还在宅邸里。

“去你们帮我们准备的房间看看吧。说不定他在房间里休息。”

我与悠悠查看起两个对门的房间。江野不在任一间里头。

江野剩下的可能去处就只有刈手的房间，我想尽可能避免靠近那里。我边想着这件事边在走廊上前进，此时有扇开启的门的隙缝中，透出了摇曳的灯光。

我打开这扇门。房内的桌子上排放着烛台，蜡烛的光芒照亮了室内。墙上装设了瓦斯灯一类的洋灯，室内非常明亮。桌上还放着装有面包的篮子。

房间深处有个正在橱柜前翻拣的人影。是美雨。

“请问……”

“哇！”美雨吓得跳起来，手上的罐头掉落在地，“又是你？这样吓我很好玩吗？”美雨非常气愤。

“对不起。”我连忙赔罪，“请问你有没有见到江野？”

“你说那个检阅官弟弟？他刚才一个人跑来我房间。对了，正好就是在你敲我的窗户，把我叫出来以后。”

看来江野在与我们分开以后，就跑去找了美雨。

“你跟江野聊了什么？”

“聊幽灵的事。”

“幽灵……是指你之前跟我说的鬼故事吗？”

传说有个把人肢解以后拿来当八音盒材料的人，每天晚上都会在卡利雍馆现身。突然之间，我觉得把人做成八音盒这个点子，跟仓卖提过关于悠悠右手的事有几分相似。

“他问了一些问题，像是幽灵长什么样子，或者什么时候会出现。不过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无法回答。”

“江野提过他接下来要去哪里吗？”

“没有。”美雨耸肩。江野的确不太可能特地告知她接下来的行程。

“对了，你们饿不饿？出了这种大事，我都还没好好地吃上一顿呢。”

我与悠悠对望一眼。我们也从一大早开始就没吃过东西，但我没什么食欲。

“呜。”

“悠悠要做晚餐吗？不过时雨哥他们吃过没啊？感觉大家现在都好紧绷……”美雨边把从橱柜挑选出来的罐头放在桌上边说，“总觉得大家再也没办法像以前那样一起吃饭了。”

她也感觉到卡利雍馆与这种生活即将划下句点了。

“其他人都待在哪里？”

“应该还在工作室吧？我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不是很清楚……对了，你去帮我问问在工作室里的人要不要吃晚餐。我跟悠悠在这里准备。”

“咦，我一个人去吗？”

“对啊。用不着悠悠陪你去吧？你可是男孩子呀。”

于是我被赶出餐厅，前往工作室。美雨告诉我工作室的所在位置。

我敲过工作室的门以后，悄悄朝里头探看。这是一个跟大厅一样宽敞的房间，里头排放着六张木制的长桌。从天花板垂下的电灯泡，照耀在尚未完成的八音盒上。看来只有工作室有电，或许某处设有发电机吧。八音盒原料的木材等材料一并被放置在墙边。

有里坐在椅子上，正在削木材。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在。

“唔，怎么啦？只有你一个人啊。”有里注意到我开口说道，“有什么事？”

“那个……美雨小姐叫我来问你需不需要吃晚餐。”

“已经到这个时间了？有豪华餐点等着我的话，我当然要去。”有里

解开束起的长发，搁下矬刀，“检阅官跑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分散了。”

“哈哈，你被他抛弃啦？”有里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他是不想让你见到检阅局在行使职务吧。”

“什么意思？”

“违规者格杀勿论……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工作。”

“才没有这回事。”我抗议。

“啥？你怎么能这么断定？打从一开始我就搞不清楚你怎么会跟检阅官那么要好。我是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你应该也知道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人心吧。在那些家伙的眼中，我们看起来搞不好只是会说话的衣柜咧。要是你眼前有个碍事的衣柜，你会怎么办？用嘴巴讲，衣柜当然也不会让开，所以就直接破坏铲除，这就是那些家伙的做法。搞不好下个该惩罚的倒霉鬼已经出炉了呢。”

“江野说过他们不会做这种事。”

“他的话哪能信。”有里不屑地说。

他似乎认为检阅官涉及牧野的死亡，这大概是受到时雨与矢神的影响吧。或许他们就是这么畏惧检阅官。

“你说下个该惩罚的倒霉鬼……你有眉目吗？”

“跟你无关。”有里一脸严肃地说。显然他不打算跟我多提。

“时雨先生与矢神先生在哪里？”

“不知道。他们几个小时前就离开这里了，在房间吧。”

我决定离开工作室，先回一趟餐厅。我打算先跟美雨报告有里要吃饭后，再去找时雨等人。但当我回到餐厅时，时雨已经在里头了。在夜晚的灯光照耀下，他的脸色看起来异常苍白。时雨正用神经兮兮的语调跟美雨叮咛。我一进入餐厅，时雨就冲过来揪住我。

“你见到矢神了吗？”

我被他抓着前后摇晃，摇头否认。

“你这个瘟神。”

他说完便放手把我甩开，我的背因此撞上了墙壁。有里跟在我身后进入餐厅。他露出仿佛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的表情，别过脸默默坐上了椅子。接着悠悠从隔壁的厨房出来。她见到瑟缩在墙边的我，似乎明白大致发生了什么事，赶到我身边。

“我不过是问他矢神在哪里，别大惊小怪了。”时雨不耐烦地说。

“问这个的意思是……矢神兄不见了吗？”有里询问。

“不然我问什么。”

有里当然也无法回答时雨的疑问，没能安抚他。美雨等人默不作声，似乎正一心盼望场面能好转起来。

此时门开启了。

所有人以为是矢神，全都转过头去，然而现身的人是江野。

“江野！”我不禁叫了出来，“你去哪了？我找了好久。”

“我在宅邸里调查。”江野简短回应。

“矢神先生好像失踪了。江野见过他吗？”

“没有。”江野只说了这句话，接着一派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就要离开。

“站住。”时雨叫住江野。江野转过头来，回望着时雨。

“我看这一切全是检阅局策划的好事吧？”时雨已经懒得对检阅官陪笑脸，一股脑地抱怨起来，“你看，自从你们检阅官上门以后，我们这里就灾难连连。不仅牧野遇害，矢神也失踪了……”

他的语气仿佛是矢神真的出事了。说起来时雨为什么又会这么焦虑？

“牧野是被你们杀掉的吧？”

“检阅官才不会杀人。”我这么一说，时雨便目露凶光地瞪着我。

“外人少插嘴。”时雨推开我逼近江野，“很不巧，我很清楚检阅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人们称为少年检阅官的那些小孩，我听说他

们在培训过程中，塞了许多有关谋杀与暴力的故事进脑子里。他们是接受杀人教育的特殊人种，被检阅局经过全面洗脑。这洗脑不是把他们洗成检阅官，而是洗成谋杀的精英。美雨、有里，你们自己想想看。要是检阅官没上门，你们觉得牧野还需要死吗？我是不清楚他们用什么手法杀了牧野，但目的倒是显而易见。检阅官已经决定要削除这整个海墟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削除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为了节省检阅的手续，他们要让整座海墟消失。”时雨激昂的一席话间点缀着绝妙的停顿，时而加强语气，字字句句都让人听得印象深刻。美雨以及有里一脸不知所措地倾听着时雨的言论。

“这样下去卡利雍馆就要毁了。有里，你无所谓吗？”

“这……可是对方还只是孩子啊。先不提牧野，检阅官又能拿我们怎么办……”有里焦急地说。他似乎处于无法否定时雨的话，却又不敢违逆检阅官的状态。

“时雨先生，请你冷静一点。”我忍不住开口，“江野他们怎么可能会杀人？”

“你又懂什么！”时雨朝我怒吼。我吓得缩起头。他为自己不禁破口大骂感到羞愧，别开视线抚平散乱的发丝。

“总之我想请检阅官说明一下。要是你的说明无法说服我们，未来我们将不会提供任何协助。我们还会视情况把你们赶出卡利雍馆。”

他使用的主词是“我们”，似乎想强调居民与检阅官两派人马对立。在这层意义上，他还算冷静，绝对不是气昏头要跟检阅官作对。他大概以为在这座封闭的海墟里，检阅官的规矩也未必全都管用吧。

“你快说啊。你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时雨挡在门口，像是要断绝江野的退路。

江野以一如既往的冰冷眼神盯着时雨看。也可能他目光的焦点，其实是时雨身后的门。

就在此时，那扇门发出声音，猛烈地开启了。门把打中了时雨的

腰。他发出奇特的呻吟，脚步歪歪扭扭。

“是谁……”时雨扶着腰转身回望。

伊武就站在门的另一端。她身边放着一张空的椅子，紧接在后的人是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主人——刈手。他一副筋疲力竭的样子跌坐在走廊正中央。

“前辈，你在这边正好。”刈手瞧也不瞧聚集在餐厅里的人，见到江野随即开口，“你在忙吗？”

“没有。”

“有件事我得告诉前辈……”

“等等，你给我等等。在轮到你之前，我要先把我的事解决掉。”时雨立刻喊停，“看来检阅官似乎太小看事情严重性了，现在可是出现了失踪人口。还是说在你们看来，矢神失踪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没错，我们并不惊讶。”刈手面无表情地点头。他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时雨感到不满。

“嘿呦……”刈手扶着椅背站起身子。我是第一次见到他站立的样子。他本身的双腿仿佛无法完全支撑身体，借由椅子的协助，才勉强能站直。

“我刈手已掌握到矢神的所在处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果然有鬼……”时雨惴惴不安地说道。

“矢神先生在哪里？”我询问。

“我接下来会去找他。”

“咦？”

“我昨天晚上在矢神的鞋子里安装了小型追踪机，在他呼呼大睡的时候偷偷装上去的……实际安装的人当然是伊武，因此我不清楚他是否真的睡着了。追踪机随时都会发出电波，就是我们说的信号机。只要接收器收到它的电波，就会发出讯号声。越是接近追踪机，讯号声的间距越短，声音也越大。”刈手从口袋取出接收器。他打开开关后，讯号声

便以漫长的间距响起。“追踪机跟接收器都是事先从检阅局拿来的……只是接收器坏了，花了一点工夫修理。害得我只好拆开对讲机用里面零件充数。”

看来刈手不是为了好玩才拆解的对讲机，而是为了调度需要的零件。

“马上就派上用场了。”刈手将接收器贴在耳边，“听目前的讯号声，矢神毫无疑问出了卡利雍馆……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去找矢神，想着姑且跟前辈报备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到我们在找的东西哦。”

“好，我也一起去。”

“能跟前辈同行真让人安心不少。”他悠悠哉哉地说，“伊武留在这里监视他们吧。”

“收到。准许个别行动。”

“站住。”时雨说，“也让我们这边的人跟过去吧。我还不信任你们。”

“可以。”

“有里，你去。”

“呃，为什么是我？”有里搔着头发出抗议，但马上就放弃挣扎了，“好啦，我会用我这双眼仔细看他们做了什么，这样时雨兄你也能服气了吧？”

“你不行。”刈手干脆地拒绝让有里同行。

“啥，为什么？我都有干劲了。”

“让她跟我们同行。”刈手指定美雨。

“为什么是我？”

刈手没有一一回答问题，但我莫名可以了解他的想法。他大概判断美雨比看时雨脸色的有里更为适任。但也可能刈手在此时下达命令，这个动作本身就具有意义。

“唔，好啊，我去。”

“请问，我也可以跟过去吗？”我明知会被拒绝，仍然主动报名。

“好的，可以。”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刈手决不是出于好意答应。但比起无所作为地等待，我更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冒险。

“那悠悠……”

“我不会准许她外出。”刈手疲惫地说，“因为她有逃跑的前科，我会叫伊武看好她。”

“呜呜。”悠悠对我回以笑容，像是要告诉我没有关系。

“悠悠，那我出发了。”

我们组成了矢神搜查团，离开卡利雍馆。

现在时刻正好刚过下午六点。

太阳早已西下，寒冷的夜晚正要开始。雪花也开始飘落起来。而海墟之夜又比我所知的任何地方都更黑暗而深沉。幸好刈手拥有强光手电筒，能用压倒性的光亮驱散黑暗。然而拿手电筒是我的工作。刈手双手背在背后，拖着心爱的椅子行走，没有空出的手。接收器则给江野带着，我们循着讯号声走进森林之中。

“你原本就盯上矢神了吗？”江野问。

“不，我起初当然打算监视所有人，但来不及调到追踪机，只准备了一个……要装的话，我原本就打算装在矢神或时雨身上。只是最后我选了比较没有防备的人。”

刈手打从一开始就想在每名居民身上装设追踪机，监视他们是否有可疑行动。只要等待就弄清楚宝物的所在之处，或许这就是他口中被动的作风。

“矢神应该已经不在这世上了。”江野喃喃说道。

“从接收器修好以后的这一个小时，对方似乎都没有移动。除非他脱掉鞋子行动，不然应该是死了。”

“你说死了……矢神哥死了？”

两名检阅官没有回答美雨的问题，在黑暗之中继续行走。美雨紧紧揪着我不肯放手，不知道是害怕检阅官，还是害怕黑暗。总之我仍得继续高举着手电筒，以驱赶黑暗。

我们远离卡利雍馆，朝西北边坡度较为平缓的森林地带前进。

“这里有什么吗？”我问美雨。

“只有废墟。”

接收器的声音大到连我们也都听见了，看来我们很接近目标。

穿越森林后，海洋的气味瞬间窜入鼻腔。风吹起来也有独特的湿黏感，风势从废墟的另一边朝我们吹来。雪片在手电筒的光线中舞动。我为在耳边呼啸的风声感到害怕，继续领着队伍前进。

依循着讯号声行走，我们最后来到了海滩边。继续走下去就是大海了。水平线就像是笼罩在黑幕之中，完全不见踪影。海面依然一片惊滔骇浪，波涛轰隆作响。看样子是没办法开船了。我拿着照明朝四方照射，但没见到矢神的影子。

再朝海岸线靠近一点，讯号声比刚才更要响亮。

“他该不会沉进海里了吧……”

“会不会在那栋大楼里？”美雨朝海一指，我将灯光照向那个方位。

那里有个宛如古代巨石、人为建设的水泥方块横倒在地上。

约有六层楼高的大楼，从海岸朝海洋的方向倒塌。看起来正好是建筑物的基座部分断裂横倒。柱子弯曲的部分露出了宛若血管的生锈钢骨。不知道是因为海水侵蚀，还是地壳下陷或经历海啸，大楼几乎保持原貌横向倒下。倒塌的角度几乎没有歪斜，看上去根本呈现水平状态。大楼有部分浸在海中，看起来就像是巨大的防波堤。

江野将接收器朝向大楼举起。

“肯定就在这栋大楼里。”

“但这里没有入口。”

我拿着灯光照向这栋奇特大楼的各个角落。不幸的是这栋大楼似乎是正门那面朝地倒塌，面对陆地的那面是基座的水泥，当然也没有入口存在。

我们移动到大楼附近。大楼大概有十五米左右高。

“美雨小姐，你知道入口在哪里吗？”

听了我的问题，美雨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靠近这栋大楼，之前虽然远远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想过要进到里面去。”

我们绕去对面碰运气。

对面架着木制的长梯。梯子部分没入海中，看起来随时会被海浪冲走。

“这个应该可以用吧？”我赶紧将梯子从海里拉出来。梯子长约有五米，吸了水分非常沉重。我与美雨将梯子架在横倒大楼的侧面。然而梯子仅有五米长，根本够不到巨大防波堤的顶端。

“请借我照明。”刈手从我手中接过手电筒，朝上方照耀，“中间似乎有墙上架设铁梯。把梯子架在那上头，应该就能连起来。”

“难道……要爬上去吗？”美雨惊愕地说。

“我们必须救矢神先生。”我说。

“你说救……矢神哥到底在这种鬼地方做什么啊。”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说不定是梯子被风吹倒，害他没办法爬下大楼。”

“原来如此……有道理。”美雨将手按在唇边，抬头向上，大声呼叫矢神，“矢神哥！你在吗？”

她的声音消失在夜空之中，化为细雪飘落回我们的身边。没有人响应。拿手电筒朝上方大楼的边缘照去，也没见到人影出现。

“果然只能爬上去确认了……”

“不要啊。我会怕。”

“用不着所有人都上去。”江野说，“也需要有人在底下等待。这么一来要是梯子自己倒下去，也能有人帮忙重新架好。”

美雨极为乐意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们在刈手指定的地点架上梯子，即将爬上大楼。

第一个触碰梯子的人是江野。他毫不犹豫地爬上了木制的梯子。美雨在底下支撑梯子，我从地面持续照亮他的手边。一片黑暗之中，他在巨大建筑物的侧面向上攀爬的身影，让人看得提心吊胆，好像随时都会随着雪花一起消散。我的心七上八下，注视着他攀爬的模样。

江野终于爬到最上方，消失在边缘的另一端。我想他现在一定是站在一个宽广的空间，浑身无法动弹。我虽然很想尽快去帮助他，但刈手已抢在我之前爬上了梯子。

然而他才爬了大概一米，就立刻折回。接着他坐上放在一旁的椅子。

“我累了……”刈手边叹气边说道，催促我上梯子。

我开着手电筒，插进外套向上的口袋确保光源，爬上了梯子。木制的梯子有一半被海水浸湿，手一抓便感觉到寒意。爬了两米，我开始觉得底下就像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尽量不向下看，全心全意放在反复摆动手脚上。

爬完了木制的梯子以后，我转向钉在墙上的铁梯。然而这段铁梯看起来仅是某个人用手工制作的道具装设的梯状设施，说不上安全牢靠。我下定决心爬起了铁梯。空手抓着铁梯实在冰冷无比，我的手指甚至开始作痛。

“克里斯，你还好吗？”

美雨的声音从下方传来，她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遥远的世界。我现在的所在处，与她现在的所在处，仿佛有某种决定性差异。这或许都要怪逐渐增强的雪势，现在的雪已经大到甚至足以掩盖在我们之间不断延伸的黑暗。白色结晶刺激着指尖，我有好几次脚滑，心里冷汗直流。

江野的身影逐渐从上方映入眼帘。

只差一点。我使尽全力爬上了最后两阶。原本还以为江野会拉我上去，但当然没有这回事……他就像是一只爬得太高无处可去的猫，定在原地。

“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江野说完，朝四周放眼一望。我们正站在朝海洋延伸的雪白平面上，这里仿佛是切成四方形的天国雪原。说不定死后世界的入口就是这种感觉。有几分恐怖，也有几分神圣。

我们的脚边是一片平坦，没有任何遮蔽物。在一整面白雪之中，有些像坑洞一样四处散落的黑色洞孔。大概是窗户吧。

我们靠近其中一个洞孔，朝里头探看。洞孔深度约有两三米左右。由于大楼处于水平横躺的状态，屋内原本的地板与天花板成了左右的墙壁，原本只是部分隔间的墙壁成了底部。我们现在正处于从房间的侧边向下看的状态，就像是在窥探着重力失常的世界。

底部有一扇打开的门，门的彼端则有黑暗的深渊回望着我们。

“矢神先生就是通过这里进入大楼的吗？”

“不，这里没有可供站立的地方，无法拿来当出入口。”

在这个高度下，轻盈的人大概还能跳到底部。然而只有在不打算回到地面上时，才能采取这个方案。屋内没见到用来向下移动的梯子或绳索。

我们也调查了其他的窗户。有几扇窗是封死的强化玻璃窗，因此无法打破窗户闯入。有几扇已经破掉的窗子，则是基于深度的考虑不适合用来当出入口。

我们朝海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往大楼的楼上走。从一楼到二楼……我们沿着大楼的侧面逐步向上。

接收器的讯号声越来越响亮。

“接近了。”江野仔细聆听混杂在风声中的讯号声。

好不容易，我们在四楼找到了适合进入的窗子。

房间不算大，因此深度不深。这里以前大概是放置物柜的房间，斜向倾倒的细长置物柜正好可供踩踏，为我们打造了通往底下的道路。

“下去吧。”江野说完便跳进洞里。我在洞口的边缘将照明照向室内，继续照射他的脚边。旁边有一扇门，门自然也是斜躺的状态，铰链安装在门的上方，因此必须向上推开门。江野推开门朝里头探看。

“应该能走。”江野返回告诉我，“我去里面看看。”

“等等，我也去。”我告诉待在下方的江野。

“克里斯留在这里。要是我没回来，你就跟刈手报告。”

“好、好吧。我知道了。江野，灯给你。”

我朝江野丢下手电筒。他接过手电筒后，立刻消失在门的另一端。他不经意留下的话语，在我耳里听来实在不吉利到了极点。我突然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从背上的包拿出自己的手电筒，盼望着江野回来，持续照射洞窟的底部。然而他迟迟没有返回。在这个异常的迷宫里要是迷路了，可能再也无法回来。如果说那扇门通往我们陌生的世界，我也不觉得奇怪。

我站起身子，朝上方的楼层前进。

五楼整层似乎都是玻璃帷幕，没有可以踩踏的外壁。以前大概是观景用的楼层。

我朝左右张望，所有的玻璃都已破损，掉落到底下。在我眼前只有名为五楼的深谷绵延。我站在深谷的边缘，拿着手电筒向谷底照去。这里看起来是个宽敞的厅堂，没有隔间。地板上有尚未完工的柜台，从前这里大概是景观餐厅，或是视野很好的办公室吧。但由于这里是没有隔间的宽广楼层，自然也没有攀扶的地方，找不到能用来进入大楼内的脚踏处。

这里深度约有十米。雪花在手电筒的灯光中纷飞，谷底也有雪片持续飘落。

深谷的宽度大概有两米半左右。要是在助跑后奋力一跳，或许连我

也能跨过去。但深谷的另一端也未必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没有冒险的意义。

深谷直直朝左右延伸到尽头，没有前往六楼的道路。支撑着四边的大楼基柱惨遭破坏，仅能见到纤细的钢骨坦露在外。那副景象就像是通往六楼的道路被人刻意切断似的。

谷底传来声响。

我猛然将灯光照向声音作响的方向。底部的门自己弹开，江野从中探头出来。

“江野！”我呼叫他。他注意到我，朝我的方向仰望。接着他环视周围，当我配合他的视线移动照明时，鲜明的红色不经意闯入视野中。那是在谷底接近中央的地方。

“看那边！”我把光照向那里。

有许多小型的板状物体散乱在地，在它们的掩盖之下，有个身形高大的男人躺卧在地。

是矢神。

他的额头被血染成一片红色。

“江野，找到矢神先生了！”

江野点点头从门爬上来，朝矢神的方向靠近。在江野进行这些动作的期间，矢神一动也不动。

江野终于来到矢神身边，在他旁边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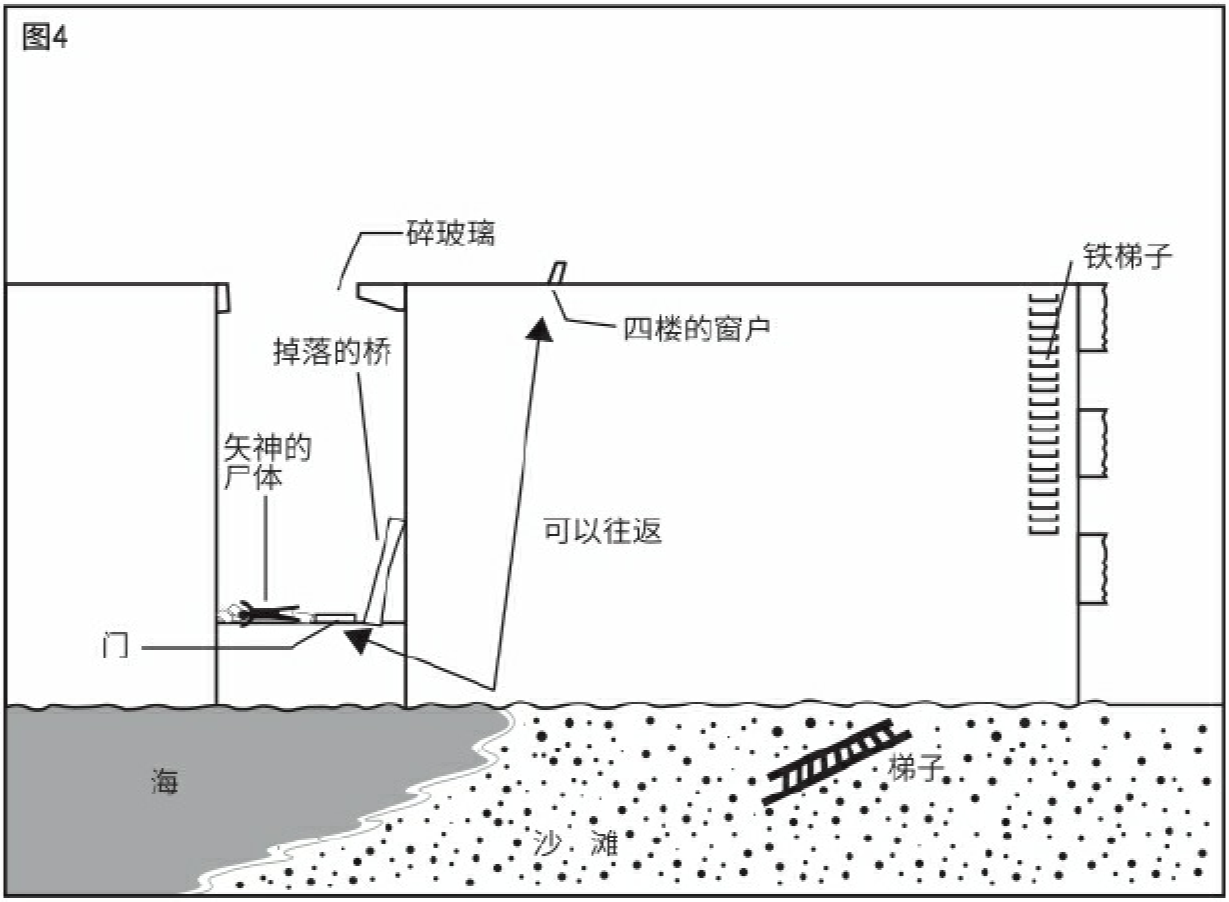
“他死了吗？”我对着谷底询问。我投向谷底的照明，就像是聚光灯似的照在他们身上。雪在光芒之中闪闪发亮。

“他没有呼吸，已经死了。”说完后江野仿佛就对矢神失去兴趣似的，调查起周围。他拿起一个掉落在脚边的东西，仔细观看。

“克里斯。”他抬头看向我，“麻烦你去跟刈手报告，说发现大量书籍……”

“什么？”

看来他手上的东西就是书籍，说不定矢神身边散乱的小型板状物体全都是书籍。可是为什么矢神会在书籍的掩盖之下丧命？（参照图4）



“书籍就由我带回去运到上面。”

“你从那边要怎么回去？”

“我可以走过来的路。”

“好……你快回来吧。”

我再次俯视这幕超乎现实的景象，不禁感到害怕，缩起了脖子。

我回到梯子那里，朝下呼叫刈手。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美雨代替刈手大声回道。看来我的声音传得过去，但我没听见刈手的声音。

这样下去根本无法说上话，我决定爬下梯子。结束了漫长无比的垂直移动，我终于再度踏上地面，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前辈呢？”刈手劈头就问这个问题。他将椅子横放在地靠在上头，把手臂架在椅背上，又把下巴搁上去。他还叫美雨帮他撑伞，却只给自己遮雪。他是什么时候变出这把伞的？

“江野还在大楼里。”

“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吗？”

“你是指什么？”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矢神先生是找到了。但……他似乎已经过世了。”

“怎么会？”美雨声音颤抖着，一脸泫然欲泣当场蹲下身子。刈手则若无其事地抢走美雨手中的伞，只给自己撑。

“矢神先生倒卧的五楼房间，发现了许多书籍。江野现在正在带回来。”

“这样啊。”刈手仅以平时昏昏欲睡的口吻说了这句话。

“你不去帮江野吗？”

“交给前辈就没问题了。”

“那我去帮忙。”我正要爬上梯子，就被刈手阻止。

“既然发现了必须销毁的书籍，这栋大楼便已纳入检阅局的管辖。一般民众请不要靠近，你们可以回去了。”

“可是江野一个人弄很耗时。”

“也有道理……等他太累人了。”刈手悠哉地说，“前辈会不会嫌我多管闲事？”

“江野只要一来到室外就会无法动弹，最好要有人陪着他。”

“啊，你说得对。我记得前辈的条件就是这个嘛。”

刈手把伞塞给我，这才从椅子上起身，踏上了梯子。

“椅子交给你。还有，请你从地上照亮梯子。”

我照他的指示，将灯光照向梯子。刈手缓缓爬上梯子。他纤细娇小的手抓着梯子的模样，让人看了有些心痛。对他来说这一阶阶的梯子，想必就像一条险峻的道路。

美雨将手拍在我的肩头。

“你要在这里看着吗？”

“对。”

“那这里就交给克里斯了，帮忙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我先回宅邸把这件事告诉大家。”

“你不拿手电筒没问题吗？”

“我这里还有个小的手电筒。”

美雨打开笔灯，朝废墟的方向离去。

让她独自返回真的好吗？

如今死亡不知道会降临在谁身上。我想起矢神的死相，不禁浑身发抖。他怎么会死在大楼里？他是被杀害牧野的凶手所杀害？还是单纯的意外？

我环视四周，这里也只剩我一个人了。总觉得雪花纷飞的黑夜彼端仿佛有人正屏着呼吸潜伏，害得我又打起颤来。

我躲进附近的废弃大楼避难，顺道避寒。我带着刈手的椅子进入废墟，在一片黑暗之中眺望着隐约可见的大楼。

不久后大楼上方冒出了微弱的火光。

从我待的地方最多能见到冒出的火光顶端，以及周围被微微照亮的雪。他们应该是在放火焚烧带回来的书籍。我一方面庆幸自己不需要近距离目击这个场景，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亲眼见到江野点火的那一瞬间。在那红灼灼的火团旁边，就站着远比摇曳的烈焰更为娇小的少年们。我是否也该待在他们身边？我不知道。然而他们将鹅毛大雪染成红色的火焰，就像只有一晚寿命的灯塔照耀着天寒地冻的世界，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这个场景。

火焰也开始逐渐减弱，我决定回到原本的位置。过了一阵子，小小的人影爬下了梯子。我一边按着梯子以防倒塌，一边拿灯光照射他们的手边。首先下来的人是江野，他的头发与肩膀都被雪染成了白色。他看

上去不算疲倦，但莫名散发出难以亲近的感觉。

“结束了吗？”

江野点头，拍掉衣服上的雪。

接着刈手也爬下梯子。刈手看起来累坏了，他一脸铁青，手指也在颤抖。要一个光是站立就会精疲力竭的孩子，在雪中爬着梯子上上下下好几米，实在是难为他了。

“我没力气了。”

刈手当场跌坐在地。我连忙把椅子推给他，他便紧紧抓着椅子靠在上面，随后闭上眼睛，一副随时都会陷入昏睡的模样。

“刈手，你走得动吗？”

听见江野的疑问，刈手虚弱地摇摇头。

“只能背他回去了。”江野拍掉堆在刈手头上的雪，“克里斯，把刈手扛到我背上吧。”

“江野你没问题吗？”

江野点头，在原地蹲下。我把刈手的身体从椅子拉开，让他靠在江野的背上。就体格来看，刈手也只能交给江野了。相对地刈手的椅子则交给我带回。

“找到戈捷特了吗？”我在回程询问江野。

“在搜索的范围没见到。”

戈捷特仍尚未寻获。

但我感觉隐藏在海墟里的真相，正一点一滴被揭穿。首先找到的是书籍的一页，接下来是许多书本，而死者还被一堆书籍盖住。

矢神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脑中浮现恐怖的情景，行走在黑暗的雪道上。

回到卡利雍馆，美雨与悠悠在玄关等待我们。

“大家都聚在餐厅里。”

我们一起移动到餐厅。

卡利雍馆的所有居民，全都坐在位子上。

坐在白色餐桌最深处的人，是宅邸的主人仓卖。通过烛台的照明，能看到他脸上仿佛永远无法抚平的深刻皱纹。

坐在离他最近的位子的人是时雨。但他抱着头，脸低得几乎都要贴到桌子上了，我没能看清楚他的表情。他的旁边坐着有里，仍是平常那副从容的态度，一脸事不关己。

他们的对面坐着美雨与悠悠。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好，我松了一口气。

“前辈，可以了。”

江野在暖炉附近把刈手放下来，微弱的火焰在暖炉里细细燃烧。他瘫坐在暖炉前，霸占了火。把椅子还给刈手后，他一如往常地将身体靠在椅面上，满意地合上双眼。看来他精神恢复不少。

伊武在此之前都站在餐厅的角落监视所有人，现在回到了刈手身边她的专属位置。

于是目前待在这个海墟里的全体人员，全都聚集在这间餐厅里。

首先发问的人是美雨。

“矢神真的死了吗？”

江野点头。他通过烛火形成的影子，在背后的墙上剧烈晃动。

“死亡时间应该是距今三、四个小时前。死因无法判断，不过他全身受到猛烈撞击，有数处骨折。从现场状况来判断，他应该是从窗边跌落，摔到谷底。”

听到从窗边跌落，一般人大概会想象是掉到户外的地面上。但矢神是掉进了横倒大楼形成的深谷，也就是崩塌的五楼底部而死。

“头部有两处殴打的伤痕。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旧的伤痕似乎是很久以前受的伤，跟这次案件没有关系。新的伤痕分析是致命伤。从现场的血迹来看，他就是摔在那个地方撞到头。”

“也就是说。”仓卖以宛如庄严钟声般的低沉嗓音说道，“矢神是滑了一跤摔死的吧。”

“所以是……意外吗？”有里喃喃说道。当死亡超越理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将死亡归结到意外或灾害头上。

“我不这么觉得，这是因为——”江野双手插进口袋，头缩在围巾里，“这次尸体旁边也有一页诗集掉在地上。”

江野从一边的口袋取出折起来的纸。上面几乎没写任何东西，只小小地印了一行疑似书名的外国语言。

“《献给月亮的诗》——跟牧野那张是不同作者的书。相对应的诗集也掉在尸体旁边，这肯定是有人从书上撕下书页，放在旁边。”

江野将纸随手放置在餐桌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美雨怯生生地询问。

“凶手刻意拿月之诗陪衬在尸体旁。”

“所以是连续杀人案是吧……前辈。”刈手装模作样地插嘴。

听见连续杀人案一词，卡利雍馆的居民们都倒吸了一口气。他们当然无法接受这个结论。

“伊武，把那东西拿过来。”

伊武在刈手的命令下，捡起丢在桌上的诗集一页。她把书页交给刈手。刈手看都不看，就把纸张丢进暖炉里。

“好了，我想知情人士最好趁现在自行出面。”刈手瘫坐在地上说道。

他大概看不见坐在餐桌另一端的仓卖跟时雨等人。可即使如此，他稚嫩而悠哉的声音仍具有控制性的威力，他自己应该也很清楚。

互相试探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到头来还是没有人开口。

“既然是谋杀案，矢神先生是不是被某个人推下去的？”我问。但在那个空无一物的横倒大楼上，应该很难在矢神不知不觉的状况下接近他。在我想象得到的可能性里，就只能跟他一起爬上大楼，趁他不注意

时出手推落……

“通过四楼的窗户进入大楼，穿越横倒的楼梯与走廊后，即可来到尸体所在的五楼谷底。但如果在别的地方杀害矢神背着尸体，应该很难移动到那座谷底。凶手也不方便把尸体带走，因此就留在原地。”

“凶手也可以在谷底等矢神，直接在现场杀害他吧？”

“若是这样就无法解释尸体的状态了。那具尸体显然就是呈现摔死的状态。”

杀害体格雄壮的男人，采用从高处将他推落的手法的确合情合理。要是持刀或钝器袭击可能会被反击，要弄到足以杀害他的毒药也是困难的差事。

可是到底是什么人有办法把他推落深谷？除了非常亲密的对象以外，矢神不可能在那座深谷的边缘背对着凶手。

“有人跟矢神一起去了案发现场的大楼吗？”江野问道。毫不意外，没有人回答。

“说说你们在距今四小时之前，分别待在什么地方。”

“你这是在怀疑我们的意思吗？”有里惶恐地询问，“怀疑这里的某个人杀了矢神……”

“我们可是被禁止外出了，你们检阅官自己下的命令。”时雨抬起头，以走投无路的失控语调说道，“要是打破禁令，可想而知你们会说出什么话。你居然还认为我们会特地跑到遥远海岸的大楼，就为了杀害矢神？”

他的抗议很有道理，但江野与刈手没理会他。

“我问你的问题，就只有你在哪里做什么。”江野说。

“我在房里休息。”仓卖表示，“各位也回答他吧。”

“我一直待在工作室。时雨兄与矢神兄一起出去以后都还留在……”

时雨打断有里的话语，接着说下去：“我在正午过后跟矢神分手，回到自己房间工作。”

到头来，仓卖、时雨与有里三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距今四小时前，不就是他来我房间的那段时间吗？”美雨指着江野说道。江野点头肯定。据说他去找美雨询问幽灵的事情，这样两人就算是有了不在场证明。

他们见面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与悠悠待在玻璃泉的时刻。我与悠悠可以做彼此的不在场证明，但在别人眼里看来，我们或许是偷偷外出，最为可疑的两个人。

“悠悠，你呢？”有里尖锐地问起。

“呜呜……”

“悠悠跟我在一起。”我连忙回答。

“啥？你们待在哪里？”

“待在……那个有许多八音盒的房间。”

没有人继续追问下去。我松了一口气，与悠悠交换了一个充满秘密的眼神。悠悠不安地抱着手臂。知道我们偷偷跑出去的江野没特别说什么。

“你们自己呢？”仓卖起立，低头俯视江野，“既然你们也身处同一间宅邸，同一座海墟，我想你们也该受到同样的怀疑。你说呢？”

“我在房间制作接收器。伊武一直陪在我身边。”刈手出乎意料地坦率回答道，“好了，这下我们掌握到所有人的行动了……但没有人是凶手。”

“果然是幽灵……这座宅邸有幽灵！”美雨突然叫出声来。

“居然在尸体旁附上诗集，这幽灵真是别出心裁。”刈手面不改色地嘲讽，“要是真有幽灵存在，我真想见见他。”

“幽灵一定就躲在宅邸的某处……”

“美雨。”仓卖出声安抚，“这里没有幽灵。我在这里住得最久，我说的不会错。这里没有幽灵。”

然而美雨似乎依然完全不相信仓卖的话。她看起来大受惊吓，仿佛

随时会踢开椅子飞奔到别的地方。

仓卖走近美雨，轻轻将手搁在她的肩头上。美雨感受到安慰，冷静下来。

“那么，要是话都说完了，我差不多该回房了。可以吧？”仓卖说道。江野与刈手都没有阻止他。

仓卖离开房间的时候，特地走到我身边，在我耳边低语。

“异国少年，你都看入眼里了吗？”

“什么？”我惊讶地回望仓卖，“你说……看什么？”

“看这一切。”仓卖凝视着我的双眼，将他的脸凑近，“你的双眼，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心，想必会全程见证这一切。无论是你的双眼，你的话语或你的心，你绝不能背弃它们。”仓卖说完，便离开房间。

我不懂他留下的话语是什么意思。

主人离去的餐厅突然之间昏暗起来。有两根蜡烛刚好烧到尽头，同时熄灭了。烛台上还留着几根蜡烛。

“牧野跟矢神怎么会遇害……”有里抱住自己的头，“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些杀人案只是个恶劣的玩笑吧？我们中间怎么可能会有杀人凶手？如果矢神兄他们不是死于不幸的意外……就是被你们检阅官处死的吧？如果真是这样，拜托你们就直说吧。我们会乖乖听话的。”

然而江野与刈手似乎无意回答他的问题。

“据我的调查，被撕破的诗集共有三本。一本的书名与放进牧野尸体口袋里的书页一致。另一本则与掉落在矢神身旁的书页一致。”江野说道。

“剩下那本呢？”

“剩下那本的原书还在，但现场找不到被撕下的书页。大概是凶手拿走了。”

“这也就是说……”

“第三名死者身边很可能会陪衬着第三个月亮。”

对于江野不吉利的宣告，我们不禁陷入沉默。

“杀害两人的凶手疑似是清楚卡利雍馆秘密的人，这个人应该也与被害者共享秘密。你们若是有所隐瞒，或许趁现在坦白才是明智之举。”江野向所有人宣告。

当然没有任何人回应。哪有人敢在检阅官面前坦承关于书籍的秘密？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有里竟然硬着头皮举手了。

“我说。”

“有里！你！”原本失魂落魄的时雨猛然打断有里。

“时雨兄，再瞒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两个都死了。”

“你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不，这跟我无关。我只是刚刚才想起你们的秘密。”

“你这叛徒！”时雨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你要去哪里？”刈手抬头看着他问道。

“去哪里是我的自由吧。”

“时雨兄，你想逃跑吗？”有里对着他的背影呼喊，“一切全都完了，你就死心吧。”

“才没完！”

他用力关上门，从房间离开朝走廊走去。

“真没办法。”有里缓缓摇头，“那就让我说出一切吧。”

有里从怀中取出烟斗，用火柴灵巧地点燃。他大大吐出一口烟，这才静下心开始娓娓道来。

“其实时雨兄跟矢神兄从以前就偷偷收藏着书籍。他们曾经让我见过一次，书被他们藏在倒塌的大楼里。”

“你知情不报？”江野追究起来。

“我也说了，我刚刚才想起来。”有里说得理直气壮。江野没继续过问这件事。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据我所知就只剩牧野，他可是拼了命想跟时雨兄与矢神兄分一杯羹。把书籍拿去黑市交易，可以大赚一笔。悠悠成为佣人那段时间他们不卖书了，但在此之前他们跟商船那些人做过不少交易。”

走私书籍——我确实听过这档事，没想到会在这里真实发生。

“仓卖知道这件事吗？”

“我哪会知道馆主他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有里开始自暴自弃，语气放肆起来，“我只进去过那栋大楼一次。他们把书藏在那栋大楼的六楼。他们相信放那里绝对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有人靠近。”

“六楼？”

“对，是六楼。”

“但书掉在五楼。”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书有几本？”

“我当时看到的大概有四十本吧。”

“我找到的一共有二十五本。”

“这数量应该还说得过去吧。毕竟我知道的是五年前的情况。”

“为什么会把书藏在六楼？”

“因为六楼适合。五楼那层是玻璃帷幕，他们认为把玻璃全都打破让那边过不去的话，没有人能靠近六楼。”

“那他们又要怎么穿越那座深谷？”

“他们架了一座桥。你不是也看到了吗？那边应该有一座木板搭成的桥吧。”

“不，那里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怪了……”有里歪起头，“我去参观的时候，搭了一座有模有样的桥。虽说是桥，其实也就只是手工制作的普通木板罢了。他们把桥藏在四楼，需要的时候就把桥架在深谷上通过。但当我去参观时，他

们说桥直接搭着不再移动了，大概是搬来搬去太麻烦了吧，毕竟在此之前都没有检阅官来过嘛。不管他们之前再怎么谨慎，也没办法一直持续下去。”

“江野，我问你。”我说，“你是从四楼的窗户进入大楼，移动到五楼的吧。没办法走那条路移动到六楼吗？”

“通往六楼的楼梯口大半淹没在水里。顺便一提，四楼到三楼的楼梯与逃生门严重受损，没办法走。”

也就是说四楼的窗户只能通往尸体所在的五楼。无论如何，只要没穿越深谷，就无法通往六楼。但为什么原本应该藏在六楼的书籍，会散乱在五楼底部呢？

“听到矢神兄摔死了，我首先就想到他大概是从那座桥上摔下来。走在粗制滥造的桥上穿越那么高的地方，光是想象就让我腿软起来……我没再靠近那栋大楼，就是因为我怕高。”

“你说的桥，宽是不是大约一米，外型像是把几块厚厚的板子绑在一起？”江野说。

“对对对，就是它。”

“五楼底下掉着同样的东西，我到五楼底部时见到了。”

“掉在底下？也就是说……矢神兄连人带桥掉下去了吗？看来是桥终于腐朽折断了！”

“不，桥没有损坏。木板很坚固，不会轻易裂开。”

“啥？没坏啊？那就是矢神兄走在上头的时候，桥脱落摔了下去。为了方便移动，桥上没有使用牵绳或木桩来固定，几乎等于只是架个板子走过去。或许是受到什么外力冲击，才会连同木板一起滑落。”

“这种情形下，桥会压在落在谷底的书籍上。但却又有几本书是掉在桥上。”江野指出。

我灵机一动。“矢神先生当时会不会正在把六楼的书籍搬运到别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出了某种状况，于是跟手上的书一起连人带桥

掉下去……对了，他一定是想换个地方藏书！”

“有道理。”有里用烟斗的顶端指着我，“你脑袋挺灵光的嘛。检阅官来到这里，让矢神兄很心急。听起来很有可能。”

“是、是吗？”我感到不好意思。

“这么说来，当时的对话该不会是……”美雨迟疑地开口，“其实我听到了。大概是在一点过后左右，时雨哥与矢神哥在走廊发生口角。”

“发生口角？”

“他们扯开嗓门在吵架。我几乎没见过他们这样，所以猜想大概出了什么大事，但我不想扯上关系就躲回房间里了。他们两个人好像都很生气。”

“他们在吵什么？”

“我没仔细听，只听到有人说‘最好去确认一下’，还有‘现在还是别轻举妄动’。他们好像在争执到底要不要行动。”

“我看应该是这样。有人害怕自己的宝贝没藏好，要叫另一个人去确认吧？错不了的。就是时雨兄命令矢神兄，叫他快去确认。”

“可是说出‘现在还是别轻举妄动’的人是时雨哥呀。”

“哦，那就是矢神兄擅自先行动，只身前往大楼调查时不小心摔死了吧。而实际上矢神兄被偷装了追踪器，所以时雨兄的看法是正确的。要是轻举妄动，可是会穿帮的。”

矢神死亡的经过逐渐明朗。

矢神为了牧野一案与我们起冲突以后，又与时雨为书籍起了争执。时雨当时虽然警告他不要靠近藏书地点，矢神却不听忠告离开了宅邸。

他变成尸体被我们发现，是在晚间六点以后。在这五个小时内他跑去搬书，一不小心摔落谷底。

“跟书籍这种鬼东西扯上边，就是会有这种下场。”有里得意洋洋地说，“只要像我这样一开始就别碰，他们可能就不会死了。还真是个令人遗憾的意外啊。”

“这不是意外。”美雨害怕地说，“有人杀了他们。牧野哥之后是矢神哥遇害……而凶手还打算再杀一个人！”

“喂，美雨。你想想看现场状况，矢神兄百分之百是摔死的。”

“那月之诗又该怎么解释？他一定是被某个人推下去的！”

“你说的某个人又是谁？”

“这我不知道……但搞不好有里哥，那个人就是你！”

“怎、怎么可能吗！”

“可是知道书籍藏在哪里的人，就只有你了。”

“时雨兄也……对了，说不定是他们内讧，时雨兄才痛下杀手。这也并非不可能。如果对方是时雨兄，矢神兄也会松懈吧。搬运书籍时双手都是满的，矢神兄当时应该没什么防备。体格占劣势的时雨兄或许也有办法把他推下去！”

居民已经变得疑神疑鬼。比起真相，他们更乐意接受自己能满意的答案。

“江野，你怎么看？”我问，“说起来桥毫无损伤直接掉到谷底，实在不太自然。若只是想把矢神先生推下去，也用不着让整座桥掉下谷底……”

“是啊。”江野的反应很冷淡。

“会不会是矢神先生走在桥上的时候，有人将整座桥抬起来……”我在脑中描绘那副景象，摇头放弃。

“这很难吧。”有里接着我的话说道，“桥与矢神兄的体重加起来，就超过一百公斤了。这里没有能举得起来的大力士，就算使用道具辅助，想必弄到一半矢神兄就会逃跑了。”

“呜呜……”我抱起手臂呻吟。

“对了。”在此之前默不作声的刈手突然开口，“我差不多要回房间了。另外，关于这座海墟发现书籍的事，我之后会进行详细调查。一旦运出尸体后，我将会烧毁那栋大楼。前辈，今天辛苦你了，我回程轻松

不少。下次再麻烦你背我了。”

刈手懒洋洋地站起来，拖着椅子离开餐厅。伊武向江野一鞠躬，跟着刈手离开房间。

“等、等等，我这样有罪吗？”有里对着刈手的背影询问，然而房门早已关上。

“可恶，那些人来了以后，什么都不对劲了。”有里甚至开始光明正大地咒骂起来。

他说的没错，刈手的行动有很多难以理解之处，众人不知不觉间全受到他的摆布。他看起来似乎打着某种盘算，却也像是没有任何考虑。他主动要求与江野竞争，看谁先找到戈捷特，然而目前他本身似乎也没有任何行动。少年检阅官实在是种谜样的存在。

“对了，晚餐你要怎么办？”我问。

“我没食欲了……”有里垂头丧气地回应，“现在这种情况，汤里被下毒，我也不意外。”

“有里先生，你果然认为这里有人是杀人凶手吗？”

听见我这么说，他皱起眉头瞥了我一眼。

“这里的确接二连三出了人命，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

“说得也是。”

“你们今晚要怎么办？为保护人身安全，我想大家还是尽可能聚在同一个地方吧。”

“我不要！”美雨开口，“今晚我要跟悠悠一起睡，臭男人别接近我们。”

“我听你的就是了。”有里作势驱逐美雨，“那你们呢？”

“我们找一间房间待在一起吧。”我提议。

“我房间太乱了，去你们那里吧。检阅官，你也会来吧？”

江野点头。

实际上，可能只是有里不敢独自度过夜晚。房门不能上锁，对外来

威胁的警备不够可靠。他大概认为几个人聚在一起，多少能安心一点。还是说他就是凶手，今晚终于要对我们下手了？

就算他真的是凶手，有我跟江野两个人监视他就不用担心，也可以保障彼此的安危。

与悠悠分开虽然令我感到不安，能够维持互相监视的状态，或许反而比较安全。

“悠悠，走吧。”

美雨牵着悠悠的手离开餐厅。悠悠在走出房间时转过头来望着我，她哼着某种曲调。我猜大概是“之后见”或“别了”，这一类意味着离别的曲子。这一别是否会成为永别？

在她的身影消失以后，我仍持续思考着这一类的事。

“好啦，我们也走吧。”有里拿着一座烛台说道。我们一起来到走廊。

“我猜时雨兄是凶手。”我们在昏暗的走廊上前进，有里开口说道，“那家伙见不得人的收藏不只有书，其实……”

“其实？”

“算了，我要是说漏嘴可就小命不保啦。刚刚的话不算数，麻烦你当作没听到。”

“不可以，请你说出来。”

“好吧，天亮以后我再说。”

“真的吗？”

“相信大人说的话吧。”有里用最缺乏信用的说法敷衍完，再也不肯透露更多。

“江野，你要不要现在去找时雨先生，跟他问话？”

“好啊。”

“时雨先生的房间在哪里？”我询问有里，他嗤之以鼻地摇摇头。

“那个胆小鬼才不可能待在自己房间，我看他八成躲在塔里。”

“啊，那座塔吗？那我们先绕去那座塔吧。”

“你等等啊。你现在过去，他才不会理你。我看他一定根本不敢出来。”

我们无视有里的说词爬上三楼，走向美雨说的通往塔的长廊。

一打开门，便是一片银色世界。

风差不多都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密集而眩目的落雪，难怪外头这么安静。积雪吸收了万籁，雪地上只留了一道走向塔的脚印。这大概是时雨的脚印，而他的这道脚印也即将被落雪掩盖。

我们在雪地留下新的脚印，移动到塔的入口前。站在门前的那刻，我们身上的积雪都快把我们变成纯白的雪人了。

我敲了门，但没有回应。

“我就说嘛。这里在时雨兄心中可是个绝佳的秘密基地，可以从内侧上锁，因此不需要担心被任何人打扰。没人知道他在里头做什么，这是地位最高的时雨大人才有的特权。”有里大剌剌地揭穿隐瞒已久的秘密，大概他已经豁出去了。

我再次叩门。

“不好意思……我是克里斯。我们想谈谈……”

“少烦我！又有什么事！”

他有反应了。

门里头传来细碎的声音。随后门开了细细的缝，一双炯炯发光的眼从缝隙透出。他是时雨。隔着门缝见到的那张脸非常憔悴，看起来精神十分衰弱。

“呃……我想稍微谈谈……”

“快滚！别再靠近我！”

门发出巨响关上了。里头再次传出细碎的声响，大概是时雨在上门栓。

“失败了。”

“我早就说过了。快回去吧。”

有里催促道。我转身看向江野。

“回去吧。”江野很干脆地放弃。不知道他是对时雨不感兴趣，还是败给了寒冷，我想大概是后者。我们仿佛要逃离落雪似的折返长廊，回到宅邸里。

“塔里面是工作室吗？”

“是啊。里头还有床铺与沙发，可以好好放松。但听说这个季节塔里很冷，不过现在有暖炉，应该不至于太过寒冷。”

我们回到我与江野位于二楼的房间。

我点亮桌上的小型油灯。有里立刻霸占了床铺，在上面盘坐。我与江野在地上抱着大腿坐下。

“对了，我这样犯了什么罪？”有里完全展现出自我放弃的蛮横态度，询问江野。

“你这样是违反通报义务。”

“是哦，会被抓吗？”

“一般来说除了拘役以外还会被追究责任，但检阅局其实不太重视这条罪。”

“哦，那就好。”

有里放下心中的大石头，似乎是安心过头了，躺在床上没多久就呼呼大睡。

室内变得非常寒冷。江野把围巾围了一圈又一圈，缩着脖子。

“对了，我把悠悠很宝贝的八音盒拿来了。你看看有没有戈捷特吧。”

我从背包里拿出四分五裂的八音盒，向江野展示。江野没有任何惊讶的反应，一个个调查起零件。不久后他摇摇头。

“这不是戈捷特。”

“这样啊……”我捡起八音盒的碎片，放在边桌上，“我本来还期待

悠悠选的八音盒，说不定会藏着戈捷特。”

幸运没降临在我们身上。不仅没找到戈捷特，还再次出现一名死者。凶手或许正在某处嘲笑无能为力的我们。

“今天一整天发生好多事。”

听见我这么说，缩着身子的江野抬起眼凝视着我。

“克里斯，你会为出现死人感到开心吗？”

“怎么这样问？”我为他古怪的问题感到震惊，“我怎么会开心，这还用说吗？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推理小说里都会死人。虽然也有没有死人的推理小说，但绝大多数作品里，都有奇形怪状的死法。像是被刺穿，或是被分尸……推理小说是可畏的故事。但为什么古人会创作推理小说，又会阅读推理小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开心心地接受推理小说？是不是因为看见有人被杀会开心，因此才会阅读推理小说？是不是死了越多人，你们就会越高兴？”

“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想看到更多尸体了。而推理作品就只是推理作品，是单纯的小说。世上才不会有人见到别人死去而感到开心。”

“那为什么推理小说这种东西会存在？”

“你无法理解吗？”

“嗯。”

“或许绝大多数推理小说里，的确都有人死亡，而且他们的死法或许会很残忍。但在推理小说里，这些案件几乎都被解开了。这是因为里面有名侦探，他们驱逐了那些可畏的存在。我想就是因为他们解谜的模样很帅气动人，大家才会喜欢推理小说吧。”

“你说的这些只是你的理想吧。”

“或许是吧，但我认为有许多人跟我抱持着同样的理想。不然这种文体就不会被称为推理小说或侦探小说，而是叫杀人小说了。就像这时代检阅局也是这么称呼的。”

“我在检阅局的指挥下，烧毁破坏了这些‘推理’的碎片——戈捷

特。”江野垂下眼，“你应该有一天会成为推理作家吧？”

“是啊……”

“现在虽然还能隐瞒下去，但要是你开始创作推理小说，检阅局可不会默不作声。有一天我可能不得不来逮捕你。即使如此，你还是不会改变心意吗？”

“我当然……也很迷惘。”

忽视江野的忠告也要追求理想，真的是正确的吗？

我凝望着油灯中摇曳的火光。

我无法轻易得出答案。

窗外还在下雪。雪势比刚才要小，但看样子到早晨应该会有不少积雪。

“你为什么会成为检阅官？”

“我不知不觉间就成为检阅官了。我不是自愿要当的。”

“为什么？可是少年检阅官不是在检阅局里接受精英教育培养的吗？不是出于自愿，也可以接受这种教育吗？”

“目前隶属内务省检阅局的少年检阅官共有十二人。包含我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是天灾孤儿。仓卖说的话没有错。他们从孤儿里挑出适合的人选，再依照规划施以检阅官的教育。要是在教育过程中被判定为不适任，就会被送回一般的孤儿院。我只是刚好通过了所有的教育课程与测验。”

“原来是这样……”

“我无法单独外出，也是因为检阅局对我设了恐惧这个限制。因为这么一来，我就无法独自逃亡。”

“他们这样对你，你都不会反感吗？”

“我早就丧失了好恶的感情。当然，就算经过了心灵的检阅，结果还是会出现个体差异。有些人像我一样，也有些人像刈手那样。这或许算得上最低限度的个性吧。”

江野抱着大腿陷入沉默，不久后眼皮开始合上。他看起来昏昏欲睡，却似乎拼命跟睡魔挣扎，以免落入梦乡。

但在漫长的抵抗后，他终究默默地陷入昏睡。

我盘踞在房间的角落，等待天亮。我曾试着打开收音机的电源，但依然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我原本想把收音机收回背包，但灵光一闪。我将收音机放在门把上，制造出有人进来，它就会掉下来发出声响的机关。

这样多少安全了一点吧？

凶手说不定还会继续犯案。

但凶手到底是谁？

目的又是什么？

抱着大腿沉思起这些事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我也落入了梦乡。

注释

[1] 钵：是洗涤或盛放东西，其形状像盆而较小的一种陶制器具。——编者注

第四章

王国最后的密室

“喂，起来了。”

有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过来。一张阴森的男人脸孔浮现在我眼前。我发出惨叫。

“你在惊讶什么，是我啦。”

油灯光芒映照的那张脸属于有里。有里——呃，这个人是谁来着？

我猛然防备起来，环视四周寻找零散记忆的碎片。

“你睡昏头了吗？天亮了。”

我望向窗户。天色未到黎明还有些昏暗，但由于雪的缘故，微微发着光。雪势早已停歇，积雪的反射在窗边洒下了梦幻的晨光。

我终于想起自己置身的状态，再次感到绝望。要是可以继续睡下去，不知道该有多幸福。

“检阅官早就起床了，你这个跟班可以继续睡吗？”

江野靠着墙壁，双腿伸直坐在地上。他把手杖转来转去四处摆弄。

我站起身子伸展身体。大概是因为坐着睡觉的缘故，我全身的关节都嘎吱作响。不过看来疲劳已经恢复了大半。

“我们全都平安迎接了早晨呢。”睡饱的有里看起来一脸清爽。“最好去看一下美雨她们吧？搞不好她们已经被干掉了。”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风停了下来，卡利雍馆比昨天要安静许多。这份安静反而令我不安。

“江野，我们去确认吧。”

江野默不作声起立。他整理好制服的领子，将手杖夹在腋下，拿起文件箱。

“对了，我一直很好奇，这是做什么用的？”

有里拿起我那台一直搁在门把上的收音机。

“用来对付入侵者。”

我接过收音机，背着包与江野他们一起走出房间。

走廊仍残留着夜意，呈现一片冰冷而深不见底的黑暗。没带着手电筒实在难以前进，但有里早习以为常，走得飞快。

“现在大概几点？”

“刚过六点。”有里从怀里拿出怀表，对着窗边确认时间。

“美雨小姐与悠悠在哪个房间休息？”

“应该是她们其中一人的房间。先去看美雨的房间吧，在楼梯上上下下太累人了。”

我们在有里的带领下，来到美雨位于三楼的房间。

“美雨小姐早安。我是克里斯。”我敲敲门。但室内没有回应。

“还在睡啊？我要开门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别怪我。”有里擅自打开了门。

房间里头散落着木材与八音盒的零件，就连床铺也都乱七八糟。到处都散落着脱下来的衣服，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间。

“被翻过了！”我震惊地说。

“才不是咧，只是她房间太乱。那家伙很散漫。”

“咦？所以平常看起来都是这样？”

“我不清楚平常是怎么样，不过这里还真是脏得超乎想象。这样也没办法空下两人份的睡眠空间，去悠悠的房间看看吧。”有里语毕便迅速离开房间。

我们走下一楼，造访悠悠的房间，敲了门仍没有人响应。

我打开房门。

房间里头没有任何人。床上虽然有人睡过的痕迹，却不见悠悠与美雨的踪影。

我越来越感到不安。

为什么昨天晚上我没有多为悠悠她们的人身安危担心？悠悠原本就是卡利雍馆的居民，不适用于无辜局外人士的道理。她也有可能成为被害者。

“去餐厅看看吧。”

我们在有里的提议下去探看餐厅，然而餐厅还是没有半点人影。蜡烛的火熄了，隔壁厨房没有人，也没有煮过早餐的迹象。简直就像是我们以外的人全都从卡利雍馆消失似的。

悠悠她们到底去哪了？

有里从橱柜拿出纸袋，里头放了发硬的面包。他把面包递给我。

“你从昨天起就没吃东西吧。快吃。”

“但……”

“看上去还好好的。你吃完没怎么样的话，我也要吃。”

真是个狡猾的人。我战战兢兢地咬一口面包，当然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分了面包，边吃边离开厨房。

“喂——美雨，你在哪里？”

“悠悠！你在哪里？”我们边扯开嗓门大吼边移动。

“克里斯？”

有人响应了。

我们朝出声的方向跑去，到玄关的入口大厅。正要进大厅的时候，悠悠与美雨正好从走廊出现。

两人都平安无事。

我在卸下重担的同时，疲惫感也一口气冒出来。

“太好了。看来你们也都平安地度过了。”

美雨的辫子解开了，头发与衣服都乱糟糟的。她看起来一脸疲倦，大概没怎么睡。

悠悠跟昨天几乎没有两样。表情依然神采焕发，黑色围裙就跟新品一样干净。唯一不同的是，她肩上披着我的毯子。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有里问道。

“有点在意的事。”

“在意什么？”

“半夜外头传来好大的声音……你们没听见吗？”美雨问。

“声音？”

我们面面相觑。我虽然被风声吓着了好几次，除此之外却没特别注意到什么动静。

“是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嘛……就像是某种巨大的东西掉落的声音吧……”

“什么时候的事？”

“比深夜再早一点左右的事，只是我不清楚确切的时间。这座宅邸到处都有破损，我猜可能是屋顶被雪的重量压坏了吧。我原本就想在天亮以后去查看状况。对了，你们来得正好，也来帮忙吧。”

“我才不要。你们自己去吧。”有里立刻拒绝，“那应该是雪从屋檐掉下来的声音吧？”

“是这样就好了……”美雨歪起头，看起来仍然没被说服。

“还是去查看状况吧。”

听见我这么说，美雨跟悠悠点点头。江野没有异议，大概打算听从我们吧。

“得去跟刈手征得同意。”

“太麻烦了。”美雨拉住我，“只是在宅邸外看一圈而已。”

在背后的美雨推挤下，我打开玄关的门。这件事可能的确没有重要到需要跟刈手报告吧。

我们一起走出屋外。

东方的天空逐渐明朗起来，微光映照在满地的雪上。眼前是一片银色融入幽冥之中的蓝色世界。雪都是新的，周遭完全没有任何脚印。

“我们分头绕宅邸一圈吧。”美雨说，“看看屋檐或窗户的遮阳棚有

没有任何异状。毕竟要是这些东西坏了，也是我们要负责修理的。”

我们分成美雨跟悠悠，我跟江野两队人马，分别在雪地烙下新的脚印，沿着建筑物迈步。

宅邸就跟昨天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异状。虽然积雪厚到都要盖过我们的脚踝了，却也没大到足以让建筑物出现异状。这些雪想必还来不及长期堆积，就会融化了。

绕到宅邸里侧，圆柱形的塔映入眼帘。

再看一次就觉得这座塔真是异样的存在。塔以石材堆砌而成，是造型古典的建筑物，与宅邸之间通过同样由石材打造的长廊相连接。长廊底下有个侧门，用不着绕过塔，也可以走到另外一端。

“顺便调查塔吧。”江野说。

我们走向塔的入口。地上的入口与长廊的入口之间，夹着九十度角。

木制的门扉紧闭。门的周围没有脚印，时雨或许还在里面沉睡。

江野走近门，用手杖的握柄叩门。

“江野，你在做什么啊。”我压低声音制止江野，“要是吵醒了时雨先生，他又要发飙了。别管他吧。”

“我很在意美雨说的外头传来的好大的声音。在这片雪地里，能发出巨响的地方，也就只有这里了吧？”

江野仰望着头顶的方向。我记得这座塔的确挂着巨大的钟。从我们目前所在之处虽然看不到，但我想起塔顶有座玻璃帷幕的钟楼。好大的声音会是指钟声吗？

“可是……”

在我犹豫的期间，江野又敲了好几次门。然而里头还是没有响应。

“他还在睡啦。”

江野放弃敲门，手压在门上，未经同意就要开门。但门上了锁打不开。

此时跟我们在玄关分手的美雨跟悠悠穿过长廊的拱门，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这里没什么异样。”美雨交互看着我跟江野，“你们在做什么呀？”

“江野觉得巨响的来源可能是这里。”

“这样啊。”美雨抱起手臂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最好别扯上关系。总之房子看起来没有哪里损坏，我们就当作没事回去吧。”

“最好确认塔里面的情形。”江野说，“美雨跟悠悠，你们两个留在这里。我跟克里斯去确认上面的门。”

上面的门应该是指与长廊相连的门吧。

“好啦，听你的。如果在你们离开的期间，时雨哥出来跟我抱怨，我会全都怪到你们头上。”美雨耸肩说道。悠悠紧依在她身边。

“那我们走了。”

我与江野离开塔，先折回宅邸里头。有里在迎宾大厅里走来走去，一见到我们回到室内便飞奔而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似乎从我的表情中嗅出了不平静的气息。

“没什么。以防万一，我们现在要去塔那边确认。”

“时雨干了什么好事吗？”

“这还不清楚。”

“那家伙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一脸快崩溃的有里喃喃说道。昨天发生的事，强化了他对时雨的不信任。

我跟江野正要离开这里，有里连忙跟上我们。“我也要去。”

我们走上三楼，来到长廊。

长廊上堆积的雪是一片纯白，没见到脚印，顶多是我们昨天留下的脚印，能依稀见到微微的凹陷。

“没有脚印的话，就表示他还在里头吧。”有里没走到室外，身体还躲在室内，单纯将头探出去说道。他冷得肩头都在颤抖，似乎不想踏出

室外。

天色明朗不少。虽然天空仍是一片乌云，或许也比昨天以前黑压压的天空要好许多，风势也平稳不少。

我与江野步入雪中，小心翼翼地踩着长廊的楼梯，来到塔门前。江野敲也不敲就要直接开门，然而门还是打不开。

“上面怎么样？”长廊底下传来美雨的声音。隔着栏杆向下张望，美雨跟悠悠的身影映入眼里。

“门上锁了，没有回应。”我大声向下呼告。

“有其他出入口吗？”江野转头询问有里。有里用力地摇头。

“两扇门的锁都是从内侧上的门栓。要是两扇门都打不开，时雨兄肯定还在里头。”有里解释。

接着江野更用力敲门，试探里面的反应。塔里没有任何声响。就算时雨睡得很沉，也该被刚才的敲门声吵醒了。他没有反应，只能解释为他出了什么事。

“你退开。”江野对我说完，将手杖丁字形握柄较长的那头，像是打开盖子似的拔开。被拔开的握柄里头藏着钢铁制的尖锐爪状物体。

江野从制服口袋里拿出眼镜戴上。接着他改用双手握住手杖顶端，向上一挥，开始敲打木制的门。细碎的木片四散，门的表面被刮掉不少。手杖仿佛化身为挖掘岩盘的鹤嘴锄，厚重的门扉转眼间惨遭破坏。说不定这把手杖真的具备挖掘岩盘的威力。

江野挥舞手杖的模样看起来轻松自在。他大概没有动用到自己的腕力，而是利用手杖的长度制造离心力顺势挥舞。在他的努力下，门上很快冒出一个破洞。

破洞扩大到拳头左右的大小时，江野把手杖恢复原状，接着将手伸进去。他靠着摸索解开门栓。

细碎的声音响起，门栓终于解开了。

这是一扇向外开的门。江野打开门，脚边的雪顺着门的轨迹被拨

开。江野开了一道只能容自己身体通过的缝隙，进入塔里。

我跟在他后头。

塔里充满了刺痛着脸颊的冰冷空气。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然比室外还要冷。我从内侧将门大幅推开，让还不太明朗的日光照进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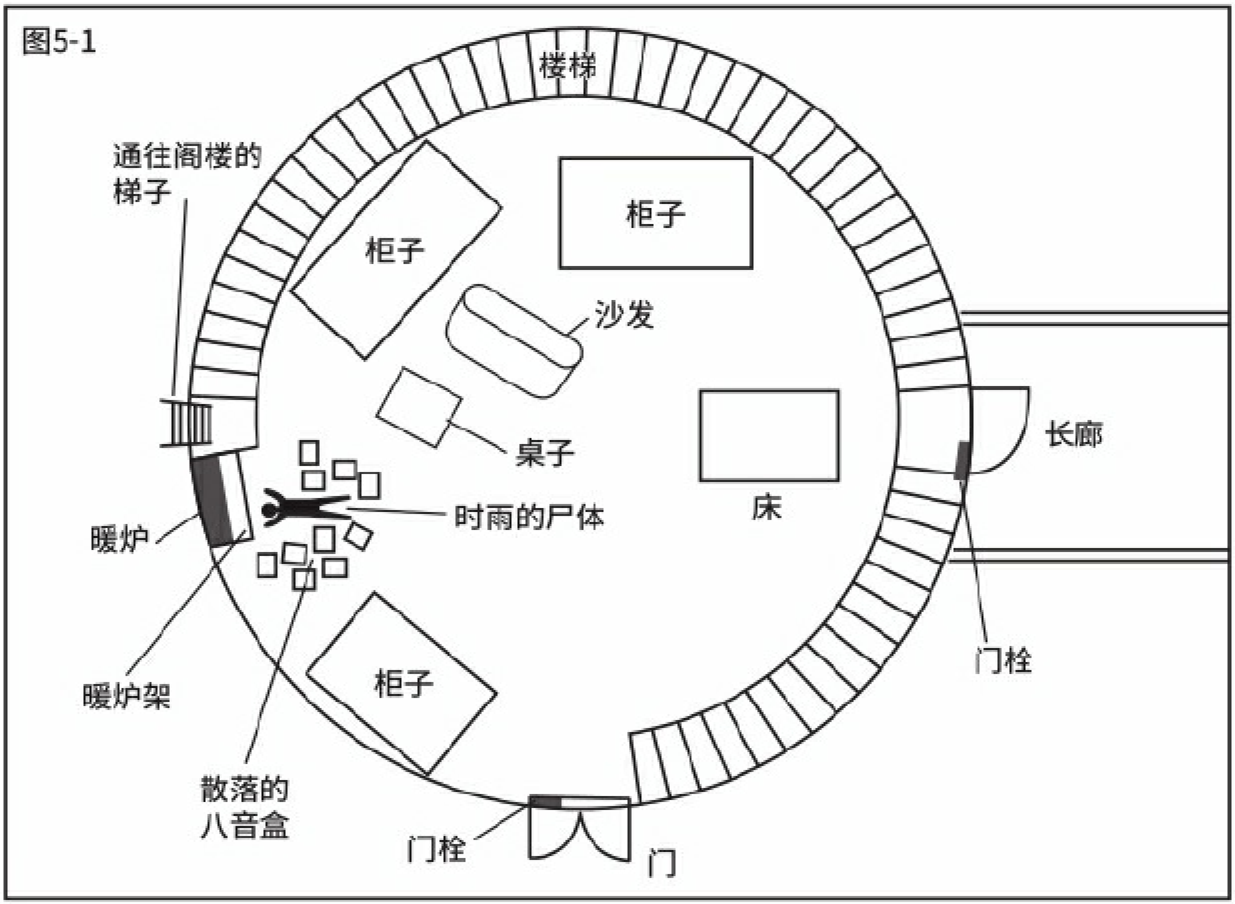
塔的内部是挑高设计，一进门踩上的地板，是从地上一路延伸天花板的楼梯梯间。楼梯朝左右展开，右边朝上，左边朝下。阶梯沿着塔的内壁设置，我们正好位于楼梯中央。

楼梯上装设了管状的简易扶手，在我们站立的梯间，扶手也没中断。扶手另一端是挑高的跃层[1]，可以眺望位于几米之下的一楼地面。由于扶手构造简陋，要是一时脚滑冲进塔里，搞不好会掉下去。

“有人。”江野隔着扶手，指向底部的地面。

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往下看，正面偏左的位置是暖炉与环绕着它的暖炉架。架上铺着白色蕾丝，上头摆了几个小型八音盒。朝周围定睛一看，从柜子到地板上每个地方都摆满了八音盒。

江野口中的人趴在暖炉前倒地不起，但我并没有立刻认出他的身份。这是因为那个人的身体被淹没在数不清的八音盒里，仿佛溺死在八音盒之海。（参照图5-1）



从他的背影来看，他肯定就是时雨。

“克里斯你在这里等着。”

“好。”

我点点头，江野走下楼梯。

他一踏上地面，就立刻奔向时雨身边，检查他的脸色并确认脉搏。

“死了。”江野的声音一清二楚地传到我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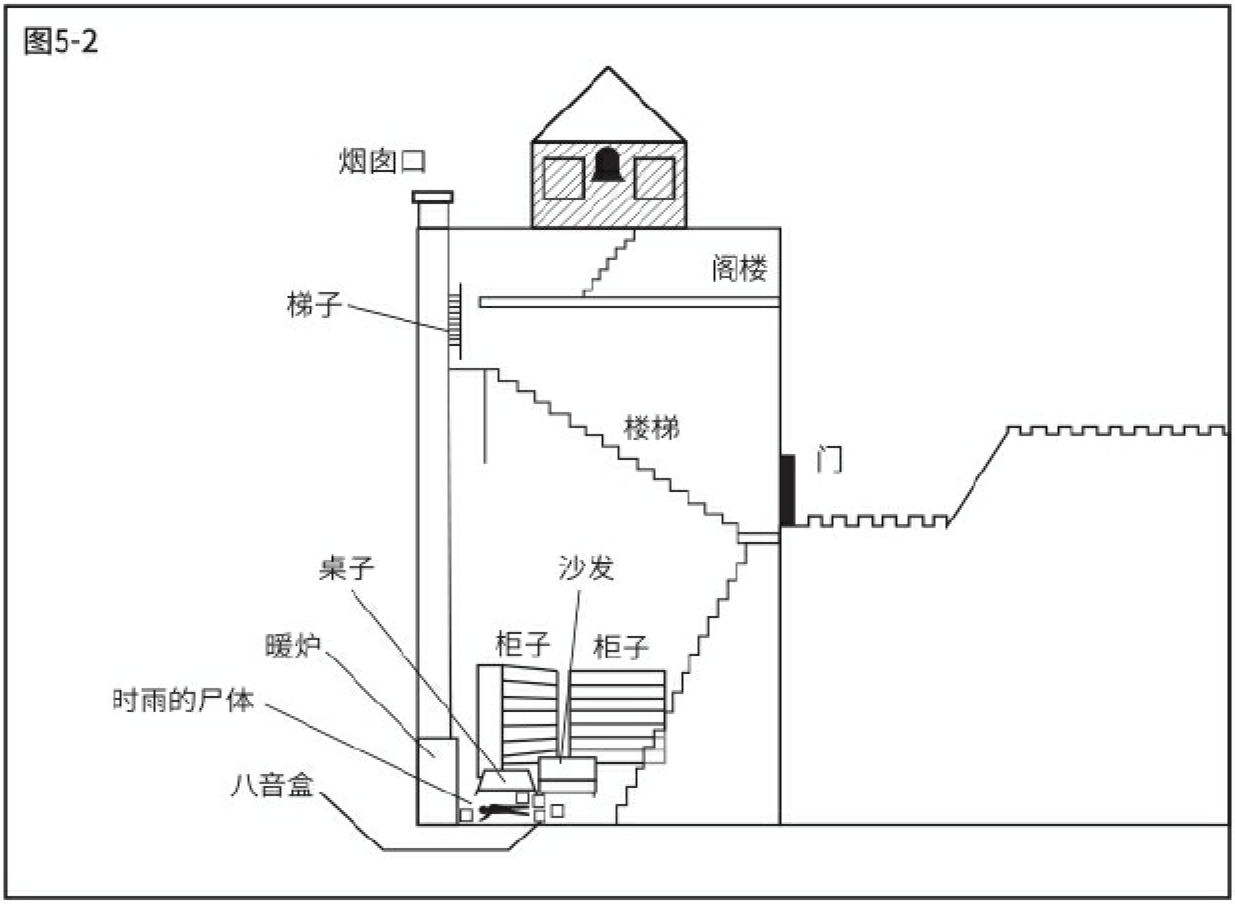
没想到第三名被害者真的出现了。

第二名死者出现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仍否认这是杀人事件。人杀害另一个人，这种事怎么可能接二连三地发生……

江野起身，爬上楼梯回到我身边。接着他在我面前经过，爬着楼梯迈向上方。楼梯从我站立的位置开始，沿着塔内侧延伸半圈来到终点。江野爬完楼梯时，正好隔着挑高的空间在我的对面，不过海拔比我高了

几米。从他站立的位置向下看，刚好能见到在正下方时雨的身影。

楼梯爬到顶的地方架设了铁梯子，看来是通往阁楼的道路。江野将手靠上梯子向上攀爬，这样爬大概会从阁楼爬到玻璃帷幕的钟楼。江野独自钻进了天花板上的黑洞里。（参照图5-2）



过了十分钟，江野再次现身。他走下阶梯，这才回到我这里。

“上头也没有人。”江野说，“看来是密室杀人。”

密室杀人。

我在第一时间还没弄懂这个词的意思。这是推理世界的用语，未曾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现实与推理的混淆令我感到混乱。

进出高塔用的门从内侧锁上，杀害被害者的人不在凶案现场。

这就是密室杀人。

凶手到底是从哪里出现，又去哪里了？

我与江野一起走到底下的楼面解开门栓。上下两道门的门栓，都是用沉重的横木插进金属零件里来上锁。

我打开门让浑身紧绷的美雨跟悠悠入内。美雨发出惨叫，大概是见到了倒在我们背后时雨的尸体。悠悠没发出声音，呆愣愣地望着尸体。

“他死了？”美雨惊恐地问，江野点头。

江野捡起在尸体旁掉落的八音盒。木盒上沾着鲜血，而时雨的后脑也被血液染成一片黑。

散落在尸体周围的八音盒有十个以上，有的翻过来，有的盒盖大开地横躺在地。不仅是尸体的周围，塔内随处都放置着八音盒。架子上、地板上、楼梯中途……有做到一半的，也有已经完成的……要是把这里的八音盒聚在一起堆成一座山，想必会相当高耸。因此唯独在这个地方，时雨在八音盒的覆盖下死亡也显得自然。

江野走近尸体，拿着染血的八音盒朝尸体后脑比对。

“这应该就是凶器。”

“凶器？你是说凶手拿这个砸向时雨先生吗？”

八音盒不太适合用来杀人吧。

“两扇门的门栓都从内侧上锁。门栓的横木下方挖了一个大凹槽，这个凹槽会跟金属底座卡死，因此在上锁或开锁的时候，必须用手把横木抬起来再横向滑开。也就是说这个横木无法靠丝线或金属线从外面移开。虽然把冰块塞进这个凹槽也是个可行的手法，但门的周围看起来并没有冰溶化过的迹象。

江野吃力抬起门栓的横木，放到一旁。

“你到底在说什么？”美雨不解地歪着头。

“就结论来说，两扇门都只有在塔里的人能上锁。”

“你的意思是时雨哥自己上锁以后，摔倒撞到头死了？”

“人很难因为后脑自行撞上八音盒的边角而丧命，这太不自然了。”

“这么说来……”

“从现场情形判断，应该是某人蓄意对他造成致命伤。”

“有人打死了时雨哥吗？”

江野没回话，在尸体旁蹲下，调查起僵硬的关节与皮肤的状态。

“从尸体状况来反推死亡时间，时雨大概是在七、八个小时前遇害。暖炉看起来生过火，可以假设室内比室外温暖，这个推测应该不会有太大误差。”江野站起来，转向美雨，“你还记得昨晚是几点听见的声音吗？”

“不，我没特别注意过时间……这么说来我听见声音以后，慌乱地朝窗外一看，雪几乎快停了。在那之后到我睡着的期间，雪才完全停住。”

“雪停是昨晚十点左右的事。”江野说。

“你怎么知道？”我讶异地问，“江野，你没睡吗？”

“我偶然醒来，然后朝窗外望了一阵子，见到雪停就随手看了一下时间。我不是刻意要确认，这只是无意识的举动。”江野说得很平常，“美雨跟悠悠听到的声音，可以视为这座塔出事时的声响。我虽然没听见，悠悠她们却听见了。我们的房间离塔比较远，悠悠她们的房间离塔比较近。”

“有道理，所以可能才只有我们听到吧。”

“从死亡时间来判断，时雨丧命的时刻与发出声响的时刻几乎一致，可以认定声响与时雨的死亡有所关联。”

说起昨晚十点左右……我们已经在房里休息了。我们造访高塔去见时雨，可能是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当时大雪纷飞，时雨也还活着。那时从门缝透出来的脸孔，的确是时雨。

“以死亡时间来看，谋杀发生的当下雪已经停了。即使如此，高塔附近仍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也就是说在时雨遇害后，没有人进出高塔。照理来说凶手应该还留在塔里——”

江野边说边走近床铺，拉开棉被与床单，但里面当然没有任何人。

“但这里没有半个人。”

凶手在两扇门都锁上的状态逃到外头，还没留下任何脚印便扬长而去……

他会不会还潜伏在塔里？

我环视塔内。

墙边摆放着许多八音盒。最大的八音盒是足足有三十公分见方的平坦滚筒式八音盒，大小当然不足以供人躲藏。如果是接待室那么大的盘片式八音盒，把里头掏空还能让小孩子躲进去，但塔里见不到那种规模的八音盒。

江野目光转向沙发，他用手杖的尖端在地垫上戳刺，但没找到可疑的地方。

凶手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

“看过上面了吗？”美雨指向天花板。

“刚才江野去调查过了，里面好像没有人。”

“我再去一趟。”江野说。

“啊，那这次我也要去。”

“那我们也一起……”

美雨开口，却被江野出手制止。

“我们离开这里的期间，躲藏在某处的凶手或许会逃出去。必须有人监视。”

“等一下！这样我们说不定会碰上杀人犯呀？”

“没错。”江野说完，就爬上了楼梯。

“他也太自私了吧。”

“那我也留在这里好了，只有你们两个很不安吧。”

尽管我心知肚明自己留下来也算不上战力，却也无法果断抛下两名女性离去。毕竟杀人凶手说不定就近在身边，屏着呼吸偷窥着我们的动态。

然而悠悠却轻轻推了我一把。

“呜。”她似乎在催促我动身。

“悠悠你们两个没问题吗？”

悠悠点头。她将右手抱在胸前，眉头轻巧可爱地皱起。这个表情绝非不安的表现，而是显示她出了状况也会自己解决的决心。

“那就拜托你了。”

我把这里交给悠悠，追上江野。

我攀着扶手爬上楼梯，江野在楼梯的终点等我。

我突然有点好奇，从那里越过扶手向下张望。

悠悠抬头望着我，向我挥手。不过才隔了十米的距离，她的身影就已缩得小小一团。我也以挥手回敬。

江野爬上架设在墙上的梯子，梯子总共有十阶。

我也跟着他爬上天花板。这是我第几次在爬梯子了？总觉得这几天之间，我老是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的。

阁楼没什么东西，是个极为狭窄的仓库。里头放着一个小橱柜，但大小不足以躲人。橱柜的死角自然也没有人。

梯子升降口的正对面有座楼梯，可以继续向上爬。光线从楼梯口外洒下，上头应该是屋顶吧。

我们朝屋顶前进。

屋顶是玻璃帷幕的钟楼。

一般的钟楼为了让钟的声音扩散出去都是向外开放的，但这座钟楼四边全都被玻璃封死了。

天花板中央架着两根铁条，铁条中间挂着一座大钟。

就算是我这么矮的人，将手向上一伸，也能摸到钟。

我站在钟的正下方朝里面望去。钟的直径约有三十公分，深度差不多也是三十公分，这里面当然躲不下一个人。

黄铜制的钟上头安装了滑轮，形成了拉扯绳子，钟就会前后晃动的

构造。

但现在滑轮上没有绳子，没办法让钟声响起。不过即使系上绳子，钟也不可能会响起。因为钟里少了原有的钟舌。

一般钟的内侧装有称为钟舌的摆子，钟舌晃动时会敲到钟面。但这座钟里头没有钟舌，大概是故意拿掉，让钟发不出声音吧。

我环视室内，这座玻璃钟楼不存在任何死角，显而易见这里没有任何人躲藏。

那钟楼外呢？我隔着玻璃向外望，外头自然也没见到任何人影。要是外头真的有人，我们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屋顶上的积雪也没留下任何脚印。

四面的窗全都上了锁，转开窗上的把手，就能把窗户向上推。我试着打开一扇窗，最高可以推到水平的位置。钟声应该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播到外头。钻出这个窗户，成人应该也能逃到外面。

江野作势要钻出其中一扇窗，但他把脚踏上窗框后就停止了动作。

“怎么了？”

“比我想得还恐怖。”

“不要怕，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一起翻出窗外。

离开室内，外头便是高塔的屋顶。站在上面的感觉就像是站在将近十五米的悬崖峭壁上，还没有扶手。要是被雪滑倒，可不是闹着玩的。恐怖的想象让我无法不怯步，但为了江野，我只能硬着头皮踏出去。

天色变得非常明朗。薄云的另一端可以明显感受到太阳的存在，放眼望去能见到染上一片鲜明雪色的森林，以及灰色的废墟。没有风的流动，空气仿佛凝结了。

江野走出屋顶，转头仰望钟楼的屋檐。钟楼的屋顶是白色的尖型三角屋顶，看起来几乎没有积雪，大概是因为屋顶的斜角不容易积雪吧。钟楼的周围的确也堆积着应该是从屋顶滑下的雪。

江野接着走向在屋顶边缘冒出的烟囱顶端。他抵达烟囱旁，立刻拉长身子望向烟囱口里。烟囱的顶端正好位于他眼睛的高度。我虽然也想陪他一起看，只可惜身高不够。

他观察烟囱一阵子后，就回到了玻璃帷幕的钟楼里。我跟在他后头进入室内，关好窗户上锁。

“你在调查什么？”我问，“该不会凶手化为烟从烟囱逃出去了吧？”

我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江野自然是一笑也不笑。

“烟囱口面积约是三十公分见方，人无法进出。”

“是吗？但体型娇小的人应该可以通过吧？”比方说我应该可以勉强钻进去吧？

“不行。烟囱口里头架了铁格网拆不下来。格网的空隙连我的手都塞不进去。”

连烟囱也是完全封闭状态。

这是个完美的密室。

凶手不在塔里头。这样看来，他在我们进入之前就从塔中逃脱了。但凶手要逃到外头，必须离开完整地上过锁的密室，还不能在塔周围的雪地上留下任何痕迹。

这种事真有可能发生吗？想逃脱的话真的只能化为烟了吧？

“烟囱口附近的雪被煤灰弄脏了。”江野说道，“昨晚暖炉一定有人使用过，去下面调查暖炉好了。”

我与江野爬下楼梯，回到悠悠她们待着的地方。

“有人吗？”美雨问。我摇摇头。上头没有半个人，反而让美雨看起来松了一口气。

“我们也都张大眼睛监视了，但没有任何人现身。说不定杀了时雨哥的人真的是幽灵……”

美雨仍然深信幽灵存在。如果凶手是幽灵，或许的确可以穿墙或从

烟囱逃脱。

江野对我们的对话充耳不闻，打开自己的手提箱，将箱子翻过来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他在散乱的物品中找到笔灯，走向暖炉。

“天啊，你又这样……”我边把散落一地的物品归回原位边碎念，“要手电筒跟我借就好了嘛。”

他打开笔灯，钻进暖炉里头。炉腔至少还容得下他的身体。

炉床上堆积着烧完碳化的木柴。江野说得对，木柴看起来最近才使用过。考虑到这个天气，会使用暖炉也是理所当然。

在他调查暖炉的期间，被抛在后头的我们帮江野整理他乱丢的物品。

“对了，钟现在不能敲，不过一开始就不能敲吗？”

“我来这里的时候，好像就已经不能敲了吧。”美雨回答，“他们不太肯放我进来，所以我没在意过，但我从来都没听过钟声。”

我们一同仰望天花板。从这里看，看不到那座钟。

“原本有四座。战前这座塔听说是教堂，现在只剩下那座钟留着当年的影子。被指定为海墟以后钟虽然复原过，但因为缺乏用途，并没有马上拿来使用。听说以前曾经有过一次敲钟的机会，但时雨哥他们不肯告诉我详情。”

“原本还有四座啊？”

“没错。排钟原本的意思就是四个一组的钟，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在英国只看过一座钟。”

“据说在中世纪时，教堂的排钟会在固定时间响起，为没有钟表的市民们报时。此后这种钟进化成会在特定时刻自动响起的构造，最后又发展为八音盒的原型。排钟就像是八音盒的祖先。”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座塔跟八音盒工匠的宅邸还真是搭调。”

就在这座堪称是卡利雍馆象征的塔里，八音盒工匠遭人杀害，而且还是在八音盒的包围下……

“我了解状况了。”

江野不知何时已从炉腔退出，双手黑漆漆的。他的手指捏着一张薄薄的灰渣。

“江野，那是什么？”

“是第三张诗集。”

“什么！是凶手留下来的月之诗吗？”

“应该是。虽然几乎都烧光了，还是勉强在炉床角落留了一些残骸。上面写着数字，这种数字是书籍里用来表示这张纸是第几张的记号——叫做页码。我在倒塌的大楼找到的部分页面被撕毁的诗集，消失的页数与这张纸一样。”

月之诗之前都陪衬在死者身边，第三首诗在这暖炉里被烧毁。而第三名死者则魂断暖炉前。

“会是时雨哥烧掉的吗？”美雨问。

“啊，我知道了。”我领会过来，不禁拉高音调，“时雨先生觉得送来他这里的第三首诗很不吉利，想把它烧掉。当他走向暖炉把这纸丢进去的时候——”

我想象起昨晚发生的事。

凶手大概抢在时雨之前躲进塔里。看昨晚时雨的态度，他应该不会放任何人进入塔内，就算是馆主仓卖也不例外。所以要进入塔里，就得抢在时雨之前。

昨晚我们前往塔的时候，见到长廊有一组脚印。我们以为那是时雨的脚印，说不定其实是凶手的。时雨本身可能是从玄关走出室外，由一楼进入塔内。

接着凶手躲在暗处，等待时雨露出破绽。凶手准备的第三首诗正是适合制造破绽的道具。时雨发现纸片，为了烧掉纸片而靠近暖炉。这么一来，时雨就背对着凶手。

“凶手抓起附近的八音盒，悄悄从时雨先生的背后凑近，朝他的头

砸下去。于是时雨先生就在暖炉前断了气……是不是？”

“不是。”江野果断否定我的推测。

“哪里错了？”

“逻辑上有三个错误。”

“这么多？”我失望地垂下肩膀。我果然不太适合做侦探。

“第一个，昨晚凶手不太可能比时雨先躲进塔里。”

“为什么？可是如果不是这样，我实在不觉得凶手能进到塔里。时雨先生才不可能放他进去。”

“时雨应该多少都预测到第三首月之诗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昨晚他躲在塔里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这里有坚固的门与门栓。”

“对啊。”

“害怕遭人袭击的他一进入塔内，首先应该会清查塔里有没有人躲藏。这里没什么可以让人躲起来的地方。除非有不为人知的隐藏房间，凶手应该无法躲在某个地方等待下手时机。只不过隐藏房间根本不可能存在。”

江野的说明说服了我。

牧野与矢神被不明人士杀害，似乎让时雨变得相当神经兮兮。根据有里的说法，他们之间共享了关于书籍的秘密。

由于同伙遇害，时雨大概也感觉到自己有了生命危险。他一进塔里绕一圈确认安全也很正常。要是塔里真的躲着人，当时他应该就会发现了。

昨晚我们在长廊见到的脚印，果然还是属于时雨。

但这么一来，凶手又是在何时进入塔里？考虑到脚印问题，只剩下凶手在下雪的时候前往钟塔，获得时雨同意进入塔内这个可能性。

时雨真有可能放凶手进去吗？

“再来，凶手选择拿八音盒当武器，并不是因为碰巧附近有八音盒。”江野继续，“凶手原本就准备了一个八音盒当凶器。”

“但……一般来说不会有人选八音盒当武器吧。就算要准备，也只是找一个最适合拿来行凶的八音盒吧？”

“没错。所以凶手准备八音盒来当武器，背后应该有某种意义。”

“选择八音盒当武器的理由……真的会有这种理由吗？唔……”我边呻吟边陷入思考，“对了，江野你怎么知道八音盒是凶手准备的？这里明明有这么多八音盒。”

“你实际拿拿看就知道了。”

江野捡起沾着血的八音盒，随手向我递出。

我迟迟不敢接下那不祥的盒子，可以的话我并不想触碰夺人性命的凶器。但江野在我接下盒子之前似乎都会维持这个动作，我只好接过它。

盒子长二十公分、宽十五公分，高约有十公分，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八音盒。以木头打造的盒子上有着细腻美丽的雕刻，在这栋宅邸再常见不过。

然而这盒子有个不自然的地方。

它很重。

我至今也摸过许多八音盒，这个八音盒比其他盒子都重得多。它的重量远比表面重，因此当我接过去的时候，还差点弄掉。这个重量并不是八音盒因吸附血液而增重所能解释的。

“美雨小姐，你能拿拿这个吗？”

“为什么是我……”美雨边抱怨边从我手上接过八音盒，“怎么回事，好重！我没见过这个八音盒。”

美雨打开八音盒盖，我跟着她一起朝盒内窥探。

里面乍看之下与其他盒子无异，但美雨似乎注意到什么问题了。

“这盒子底部垫了铅或铁的板子。虽然说有时候会为了扩音故意在底下留空间，但从来没有人会垫铁板。”

“这是故意要增重。”江野说，“可以推测这是凶手刻意将盒子改造

成凶器。我虽然还没全数检查过，但掉落在尸体周围的八音盒似乎全都具有足以充当凶器的重量。”

时雨的尸体周围散落着许多相似的八音盒，数量大概有二十个以上。我试着捡起其中一个，就跟江野说得一样，和凶器一样重。

也就是说凶手准备了这么多用来当凶器的八音盒，然后使用其中一个做案。

总觉得不太对劲。

“与其这么费事，去厨房拿把菜刀不是更快？”

我说出自己最直接的意见。

但江野没理会我的话，背着我走向暖炉，接着俯视起时雨的遗体。

江野指着掉在尸体右手边的拨火棒。

“时雨临死前握着拨火棒站在暖炉前。他可能是想查看火势，也可能是想烧了诗集，无论如何他在死前一定都待在这个暖炉前。从尸斑与尸僵来看，尸体应该不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克里斯的想法没有错。”

“所以说凶手就是为了杀害时雨先生，等待他背对自己的时候吧？只要他背对自己，凶手就能使尽浑身的力气砸下八音盒……”

“不，这就是第三个错误。”江野转头望向我，“现场与尸体的状况，还有被加工成凶器的奇特八音盒——一旦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时，行凶时的景象便会跃入眼中。”

“什么意思？”

“凶手并未亲自殴打时雨。”江野说完抬头望向正上方，“他是对在暖炉前蹲着的时雨，从上方对准后脑砸下八音盒。”

我们仰望的视线终点，正好是楼梯结束的地方。那是刚才我对悠悠挥手时待的位置。

所以凶手是利用挑高的空间，从那个地方把沉重的八音盒扔下去吗？

“昨晚美雨等人听到的声音，大概就是八音盒掉下去的声音。”

“经你这么一说，的确有可能……”美雨露出不太有自信的表情说道。悠悠在她旁边点头。

“凶手为什么准备了这么多相同的凶器？”我问。

“我们应该视这种凶器为一种投掷武器，而非拿在手上挥舞的钝器。基于投掷武器的性质，凶器有丢歪的风险。凶手大概是考虑到可能会失手，才准备了充分的数量。”

“凶手为什么要采用如此大费周章的杀人方式？”

“他或许认为比起直接殴杀，利用重力更能切实达到效果。”

“真的吗？”

“也可能是不管使用任何凶器或手段，凶手都没有自信能成功靠近时雨直接杀害他。”

“为什么他会这样想？”

“无论如何，至少凶手应该认为自己比时雨更瘦弱无力。”

瘦弱的凶手。

这么说来我记得牧野遇害的时候，这个词也曾出现过。就算是瘦弱的人，也能使用诡计制造出被插在灯塔上的尸体。

“选用八音盒当凶器也具有意义，最重要的是可以省下搬运凶器的工夫。只是里面加了重量的八音盒，放在这里也很自然。只要事先将凶器偷渡进塔里，行凶时凶手就能两手空空进入塔内了。”

“原来如此，凶手选了最能融入环境进行掩饰的凶器。”我心服口服地说。

这座塔只能从内侧上锁。反过来说，要是里面没有人，门栓就是没锁上的状态，任何人都能自由出入。想要事先将之后的凶器偷渡进去，也是轻而易举。

我的脑海重新浮现了行凶时的情景。

凶手躲在楼梯上，也可能是躲在天花板里。接着当他见到时雨走进

暖炉，就朝着他的头砸下八音盒。

他的第一投是否命中了？自由落体要砸到目标应该不算太难吧？尤其是当目标不会动的时候。

然而问题是凶手到底是怎么溜进塔里，又成功躲在现场里头？接着他又是怎么从塔内逃脱的？

“打扰一下，这有没有可能是意外？”美雨问，“比方说堆在楼梯上的八音盒，碰巧砸到时雨哥头上……”

说这句话的美雨自己的口气都不太有信心。

“八音盒非常有可能原本是堆在楼梯上。这座塔里头，每个地方放着八音盒都不稀奇。但很难想象八音盒是碰巧砸到位于正下方的时雨头上的。”

“也是。要是没有特地瞄准再投掷，怎么会这么巧刚好掉在下面的时雨哥头上。”

这种情况下，绝不可能会碰巧发生意外。凶手看准了唯一且绝对的时机，对时雨丢下了凶器。

美雨仿佛畏惧着无影无踪的杀人犯似的浑身颤抖。杀人事件终于成了无可欺瞒的现实，在我们的眼前现形。

剩下的人不多了。原本卡利雍馆的居民有七个人，现在三人遇害，剩下仓卖、有里、美雨跟悠悠四人。

凶手是否就在这些人之中？

美雨跟悠悠昨晚待在一起，她们如果是共犯，也可以猜想她们晚上两个人一起下手杀害时雨，但这太不切实际了。说到底我根本无法想象悠悠参与犯罪。还是说是其中一个人入睡以后，另一个人才避开她的耳目展开行动？

我的视线自然飘到了悠悠的右手上。

这名少女拥有“凶手”的戈捷特。有戈捷特的地方就会发生凶案，这句话我是跟江野学来的。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这次事件莫非也与悠悠的

戈捷特有所关联？

我摇头驱散自己不好的想象。

总之美雨跟悠悠两个人能为彼此做昨晚的不在场证明，她们两人一起听见了从塔中传来的声响。若是相信她们的话，她们就不是凶手。

那有里呢？

昨天晚上他在我们的房间睡觉。就算他睡到一半醒来跑去别的地方，我们或许也不会察觉。我设置在门把上的陷阱，待在室内的人可以立刻注意到，回来归位就能恢复原状了。

他该不会是为了不在场证明，才特地跑来我们的房间睡吧？

但这个选择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先不论我，他这样就得跟江野睡在同一个房间。真的有人敢瞒着检阅官的耳目跑出去杀人吗？

最后剩下仓卖。

没人知道他昨晚在哪里做什么。他在离开餐厅以后，应该是回到了房间。在那之后呢？关于仓卖的每一件事，全都包围在一片迷雾之中。

“我说江野啊。”我突然想起便顺口提出，“接下来要不要回宅邸里找仓卖先生？”

“好啊。”江野一口同意。

我再次环视塔内。仓卖虽然是个矮小的老人，看来还是没办法躲在八音盒里头或床底下。

他现在既然不在这里，应该就是在宅邸里。

“回到宅邸之前，我还有一件必须告诉克里斯与悠悠的事。”

江野用一如往常的平淡态度坦然地说。

“怎么了？”

“我找到目标的戈捷特了。”

“啥？”

“呜呜？”

我与悠悠同时喊了出来，冲到江野身边。密室与尸体全被我们抛在

脑后。

原来我们苦苦寻觅的东西，终于现身了吗？

“真的吗？真的有戈捷特啊！”

“呜！”

“它到底藏在哪里？”

“在暖炉里。”江野用手杖的尖端指着漆黑的灰烬。

“你说暖炉里该不会是指……”

情况急转直下，我心中闪过不好的预感。

心花怒放忍不住跟悠悠牵起来的手，突然感到好空虚。

“已经烧毁了。”江野宣告了一如我预想的事实。

“你在骗我吧？”

“我没理由骗你。”江野平静地回答，将手杖夹回腋下，“戈捷特已经碳化了。”

我从包里拿出自己的手电筒，朝暖炉里头窥探。悠悠从隔壁凑过脸来。

炉床上碳化的柴薪堆积如山，在柴薪之山上头放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当然也早已化为黑炭，但仍勉强保留了原本的形状。它原本肯定就是我如今司空见惯的物品——八音盒。假如它跟其他八音盒一样是由木材打造，易燃也是理所当然。

“这不是普通的八音盒吗？”

“盒盖中央有个方形切割的小型宝石。由于被烧毁的缘故，失去光泽变得黯淡，然而上头有损坏的戈捷特独有的细微龟裂。至少可以断定它的确是戈捷特。”

“只要确定这点，就能交差了吧？”

“不行。遗憾的是它的内容无法阅读，所以无法辨别是哪种戈捷特。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证明这就是刈手在找的‘冰’的戈捷特。”

如果被烧毁的戈捷特真的是“冰”，江野与刈手寻找戈捷特的竞赛就

失去了终点。我、悠悠还有江野将会被刈手强迫参加一场永远无法获胜的竞争，而且视刈手的心情，我们还可能会被送去检阅局。

“能不能想办法证明这是‘冰’的戈捷特？”

“有的少年检阅官擅长修复损坏的戈捷特，但能否修复也会视损坏状况而定。再说他也未必会协助我们。”

为了将戈捷特从世上削除，还得先修复好确认内容，听起来也很矛盾。但这现在成了我们关乎生死的问题。

“总之先将它从暖炉拿出来吧。”我一头钻进暖炉里。

“等等，要是轻易移动，戈捷特可是会碎裂的。”江野罕见地快速说完，“所以我才摆在那里没碰它，戈捷特被火烤得很脆弱。”

“我们只能放着它不管吗？”

“不……让我来拿吧。虽然风险很大，也只能带回去修复了。在鉴定出戈捷特的内容之前，或许还能继续保留问题。”

“好，交给你了。”我点点头，把空间让给江野。

江野钻进暖炉里头。我拿着手电筒朝他的手边照射。

“等等，你们怎么从刚才开始就在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美雨一脸狐疑地盯着我们看。

悠悠辩解似的唱起某种歌，安抚了美雨。

江野缓缓将盒子拿起，但他拿起来的只有盖子。大概是铰链烧坏了吧。拆开盖子以后，烧毁的八音盒露出机械装置。黄铜的音筒与音梳烧得焦黑，受热扭曲变形。

镶着戈捷特的八音盒究竟是什么旋律？如今我们再也不可能听到。焦黑的盖子上头或许曾装饰了极为精美的雕刻。可惜现在只剩下宛如死亡生物眼睛的戈捷特，寂寞地镶在盒盖中间。

江野用双手捧住长约二十公分的焦黑板子，从暖炉退开。

“成功了。”

脆弱而即将损坏的戈捷特就在他的手中。身为少年检阅官的江野，

过去可曾像这般小心翼翼地对待过戈捷特？他原本可是属于破坏戈捷特那方的人。

“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呢。”

我朝白色宝石里头端详。它看起来就像霜雪掉落在上头的玻璃，表层沾着煤灰脏兮兮的。我怕弄坏不敢碰，但要是碰了想必也是冰冷的。

“呜呜？”

悠悠指着暖炉歪起头，似乎是想问为什么戈捷特会跑到暖炉里。

“应该是时雨先生眼见逃不了法网，才想处理掉戈捷特吧。这样一想就说得通了。时雨先生他们果然私藏戈捷特，这一定就是‘冰’的戈捷特。”

“它仍可能是其他的戈捷特。”在获得确切证据之前，江野似乎不打算断定。

“那就去问问仓卖先生吧，说不定仓卖先生知情。”

他应该知情，然而他也未必会愿意回答。

“进屋子里吧。”

我们决定锁上一楼的门栓，爬上塔内的楼梯从长廊回到宅邸。

宅邸的入口没有关上，原本应该待在那里的有里消失无踪。

我们一起爬上四楼。在宛如被时光洪流抛下的卡利雍馆之中，四楼也仿佛时间停止了数十年似的，满是尘埃而且飘着一股老旧木头的气味。

仓卖究竟在这个空间打造了什么样的王国？

我敲响仓卖的房门。

出乎我意料，他立刻有反应。

老人挂着无所不知的表情，站在被八音盒材料团团围起的房间中央。这副景象仿佛暗喻了他与身边世界。

“在卡利雍馆醒来的感觉怎么样？”仓卖露出沉稳的笑容问道，“看

来似乎又出了什么问题。”

“时雨先生过世了。”我说。

“这样啊。能详细告诉我那个男人是怎么死的吗？”

我在他的要求下，说明起案件的详情。我也告诉他现场是个密室，凶器使用了八音盒。只不过仓卖虽然主动询问，自己却只是了然无趣地附和我。

“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美雨向前踏出，用仿佛揪着仓卖的气魄逼问。

“美雨，你不用担心任何事。你只要像以往那样做八音盒就好。”

“同伴都死了三个人，我没办法继续维持以前的生活了。这座宅邸到底出了什么事？馆主您应该知道吧？”美雨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说道，“我在这里制作了五年八音盒。五年前的我虽然跟孩子差不多，您让我以八音盒工匠的身份入住，我真的很荣幸。我可以天天制作八音盒，真的很幸福。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这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切都要结束似的！”

“就算失去了一切，只要你还能振作，就没有结束这回事。”

“但我不想失去啊！”美雨像孩子一样摇着头，头发都散乱了。“馆主您是不是早在五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就预料到这种结局？”

“是啊，就在我开始踏上这条路的时候……”

“这跟卡利雍馆的往事有关吗？”

“或许吧。”

“我来到这里之前，这座宅邸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时雨哥、矢神哥跟馆主您都不肯告诉我。我解释成这件事我不用知道来说服自己……但如果这件往事会夺走我宝贝的事物，我认为我必须了解它，并且面对它。”

“现在无法改变过去。残害我们的东西，是受到过去束缚的现在。”

“这是什么意思？”

“时雨过去犯了过错，就是这样。”

“时雨哥做了什么？牧野哥跟矢神哥又为什么非死不可？”

“这问题你若不问杀害他们的凶手，永远都得不到答案。”

转移焦点的话语接二连三出口，再怎么问都问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美雨终于失去精力不再开口。

仓卖说的往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此之前深信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在戈捷特的利害关系之下产生的。但会不会这只是我的先入为主，实际上还存在其他动机？会不会我们不曾知晓的往事里头藏着一切的原因？

“仓卖先生对一切都知情吗？”我接在美雨的后头提问。

“我只是知道得比你们多一些而已。”

“请你告诉我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以前这里待过一名做八音盒的天才。他想出了将人类做成八音盒的点子，试图实践。于是有一名年轻女子惨遭牺牲。虽然到最后他没有成功，这件事却成了口耳相传的怪谈。”

“这件事……原来是真的吗？”美雨一脸惊愕地说。

仓卖的眉头刻下深深的皱褶，点头肯定。

“那名八音盒工匠后来怎么了？他现在还活着吗？还是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知道故事结局后续发展的人……也只有故事的主角本人了吧。”

“那名疯狂的工匠，现在也还潜藏在卡利雍馆里吧？”美雨信誓旦旦地说，“这么一来就足以说明至今为止发生的事了。幽灵的传说……不见踪影的第三者可能性……是不是馆主您把那个人藏在四楼的某处？幽灵实际上存在吧？”

“哈哈。”仓卖笑着打发美雨的话，“我可没有窝藏这种人。你要是怀疑，尽管翻遍整座宅邸寻找吧。但说起来我真有可能瞒着你们的耳目，连续窝藏一个人好几年吗？”

“我这就去调查！”美雨说完就要离开房间，“悠悠也来帮忙吧。”

“呜？”悠悠讶异地指着自己，随后不知该如何是好地望着我，像是在问自己该不该跟着去。

“好啊，你去帮美雨小姐吧。等下我们也会马上过去。”

悠悠点点头，跟着美雨一起离开仓卖的房间。悠悠看起来比较倾向留在房里，但我总觉得留住她们就像是选择站在仓卖这边，我实在做不到。

少了两名女性，气氛变得很沉重。

江野将烧得焦黑的板子朝仓卖递出。

“戈捷特就藏在塔里。”

江野的神情与声音都没有变化。但在我看来，他在那刻就像是按了开关切换成检阅官的态度。

“你当然也知道吧？”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仓卖抬头遥望着远方装傻。

江野将手中握着与木炭无异的戈捷特放到仓卖眼前。仓卖面不改色。

“卡利雍馆的所有人将会被追究责任，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都一样。我也可以现在立刻送你去检阅局。”

“你倒是说说看你能做什么啊，少年检阅官。你如果要把我送去检阅局，旁边那名异国少年又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他有特别待遇吗？这就是世界上最正确无误的检阅官心中的正义？”

江野无法做出任何反驳。

仓卖利用了我。他之所以能这么从容，或许就是因为他很清楚江野还有我这个弱点。

“如果仓卖先生愿意供出一切，我会乖乖以犯法者的身份让江野逮捕。”我介入两人之间。

虽然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这话有一半是真心，另一半则是骗他

的。我或许已经学会怎么说谎了。发觉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有点悲惨。

“哈哈，这就麻烦了。我还得要你见证这一切呢。然而，我没有什么能告诉你们的真相。硬要我说的话……顶多就是我真的没有窝藏任何人。而关于那块焦炭，我好像曾在塔中见过它惨遭祝融之灾以前的模样。”

“这个八音盒之前放在塔里吗？”

“没错。”仓卖点头，贼贼一笑，“就在成堆的八音盒之中，放在那边好久了……”

“放在那边好久了？”江野用确认的口气复述。他知道什么了吗？

“先不提这个，让悠悠她们离开真的没问题吗？”仓卖眯起双眼说，“凶手不是可能还在这里晃荡吗？”

他说得对。杀害时雨等人的凶手，还躲藏在某处。

我隐约觉得眼前的老人或许就是凶手，但他可能没有连续杀害三个人的体力。

如果凶手并不是仓卖呢？

“我担心悠悠与美雨小姐。江野，我们去找她们……”

此时走廊传来短促的惨叫。那声惨叫就像是用刀刃朝钢铁刮去，具有强烈的金属感。这不是悠悠的声音，是美雨的。

“拜托你了。”仓卖开口。去保护她们——在我听来他是这个意思。

我点头答应，从房间飞奔而出。江野也跟着我跑到走廊。

某人离去的脚步声传入耳中。声音是来自漫长走廊的尽头，从左边的转角那边传来。

我们朝声音响起的方向奔去。

拐过转角，美雨跌坐在走廊正中央的模样便映入眼帘。她押着自己的右肩，浑身上下看起来没受伤，但整张脸却血色尽失一片惨白，从发出惨叫的那刻就僵在原地。

没看见悠悠。

“美雨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我……我搞不清楚。”美雨呆滞地摇摇头，“拐过那个转角的时候，我突然被棒子之类的东西打到，昏倒在地上。当我抬起头来，眼前没见到任何人的身影。”

“悠悠呢？”

“大概……被抓走了……因为我听到悠悠抵抗的声音，还有两组脚步声远去。”

难道杀人凶手拐走了悠悠？

听到这个噩耗，我不禁差点就要跌坐在美雨身边。我感觉仿佛心脏被重击了一拳。我将手扶在墙上，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

“抓走悠悠的人往哪边去了？”

“我不知道……对不起。”美雨压着肩膀站起身子，“但我看那个人一定就是住在这座宅邸里的幽灵。这里果然有我们不认识的人。”

难道神秘第三者终于被逼到绝境，采取了最终行动？

“得赶快追上去！”

“啊，等等，我也要去。”

“你没问题吗？”

美雨的脸因痛楚而皱起，仍点头肯定。

我们一边呼唤着悠悠的名字，一边跑下楼梯。

悠悠到底被抓去哪里了？又是谁抓走她？再怎么呼唤悠悠，都没有人响应。卡利雍馆比以往更像是沉入水底般寂静，仿佛即将迎接这个被淹没的那刻……

我们从三楼来到二楼在走廊上来回奔驰，寻找悠悠的身影。一个个调查宅邸的众多房间很花时间。我们主要查看敞开的房门，确定没有异常立刻移动到下个房间。

我们在寻人途中去了一趟自己在二楼的房间，放置烧焦的戈捷特，以免它在我们四处跑的时候损毁。放在无法上锁的房间虽然不太心安，

但现在可是刻不容缓，我也无可奈何。

找着找着，我们来到了一楼。

一楼没有人影。我们难道会就此再也见不到她？我的胸口因担忧而紧揪。

在入口大厅的门前掉着一条水蓝色的毯子。那是我借给悠悠的，她从今天早上就一直披在身上。我捡起毯子。

“悠悠来过这里！”

我们踏进入口大厅。玄关的门半开着。

“会不会跑去外面了？”

我朝外头一看。地上有两组不同于我们前往卡利雍塔时的脚印，直直地朝正前方的森林延续。

“是悠悠他们的脚印。”

“得快点追上去！”

我们出了宅邸来到雪地上。

托了雪的福，追踪并不困难。两组脚印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地朝山区前进。任一边都有奔跑时被踢开的雪，然而比较娇小的那组脚印更为紊乱，几乎见不到完整的脚型，看起来像是被拖着走的痕迹。悠悠被绑匪硬是拉着走的模样历历在目。

针叶树与落叶完的枯木稀稀疏疏地竖立在森林中。走着走着，坡面变得陡峭，可以踩踏的地面也变得歪歪扭扭的。这里似乎是海墟东北端海拔较高的地方。脚印朝高处前进。

树木攀附在地上的根系非常碍脚，被雪濡湿的腐叶土又让脚步变得更沉重。两人的足迹在山中彷徨地前进。

我们现在与她们两人距离多远？要是动作快一点，应该还能避开最坏的情况。

动作必须加快。

我必须把悠悠带回来。

我们时而呼唤她的名字，在森林中前进。我们的声音在寂静之中回响。天空就像是隔了一层薄膜般模糊不清。地上除了悠悠他们的脚印以外，还有不知名动物的足迹。原来在这座终将毁灭的森林里还住着动物。

“这前面是什么？”我问美雨。

“我也不知道。”

脚印看起来很迷惘。不知道是因为下雪而面目全非的风景令他们迷失方向，还是打从一开始就无处可去。

“你有没有听到风声？”美雨问。

经她这么一问，山里头真的能听到强烈的风声。

“那是什么？”

江野指着上方的岩盘。

那里开了一个巨大的洞穴，风发出地面震动般的声响吹拂而过。

“是风穴。”

“对了，我曾听说过这附近有个风会灌进去的洞窟。”

风穴这种地形是指因气压差或温差而产生流风的洞窟。悠悠两人的脚印，正是朝风穴延续。

为什么他们会进去那种地方？看来情况并不寻常。

“快走吧！”

“什么，你要进去吗？”美雨退缩了，“里头伸手不见五指，感觉怪恶心的……”

“那请你在这里等我们吧。”

“不要！我也一起去！”

最后我们三人一起踏进了风穴。我从包里拿出手电筒打开开关。才刚站上入口，吹拂的狂风就猛烈地痛殴着我们的身体。好惊人的风压，简直就像是在驱逐外人。

这座洞窟不知道有多深，前方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在等候。我

们慎重地朝黑暗踏出第一步。

入口附近狭窄到就连矮个子的我也觉得有点挤。周围的壁面是裸露的岩层，散发出跟冰一样凛冽的寒气。小小的蝙蝠害怕地朝户外振翅飞离。但除了蝙蝠以外，这里没有其他生物的气息。

稍微前进一段路，来自入口的光线转眼间就失去作用，只能依靠我手里的手电筒。脚边到处都湿淋淋的，我们的脚步声全被毛骨悚然的水声所包覆。

“来这种地方到底是要做什么……”

美雨不安的声音在回声过后消失于黑暗。

脚边的路是微缓的下坡，走起来感觉仿佛是掉进深深的窟窿里。

在黑暗之中行走时，听觉与触觉逐渐灵敏起来。我为细微的声响颤抖，并敏锐地感觉到冷空气的流动。风很寒冷，我的心脏仿佛都要冻僵了。

洞窟越走越宽阔。走到左右墙壁的距离刚好有我双手伸直那么宽的地方时，我的心越来越七上八下。手电筒的光明正逐步被黑暗吞噬。

我们紧贴着彼此走下深窟。不管走了多久，别说是悠悠的身影，根本见不到黑暗以外的东西。

不知道走了多远，我所有感官都开始麻痹，有种自己的身体正飘浮在空中的错觉。自己仿佛即将融入黑暗，我感到很害怕。

“你们看。”

美雨指向洞窟的顶头。我将照明对过去，上头垂着某种物体，反射出湿润的光芒。

“是钟乳石吗？”

“不，是冰柱。”江野说。

“这种地方居然会有冰柱。”

有着尖锐顶端的冰柱，看起来对我们满怀恶意。我们避开冰柱底下的位置继续前进。

“幸好这里是单行道。要是有分岔路，就只能投降了。”

“今天早上我从厨房带走的面包还放在包里，迷路时撒面包屑就好。”

“这是哪招，真是浪费面包。”

“有个故事就是这样，你没听过吗？”

“故事啊。”美雨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屑，“我比较喜欢音乐。”

“我也喜欢音乐。但是还有很多故事，光靠音乐是无法表现的。虽然现在可能都失传了……”

我们边聊天排遣不安，边彼此确认对方的位置，在洞穴中继续行走。要是只有一个人，大概就没办法在这片黑暗中前进了吧。

我们最后来到一个开阔的空间。

我是从回声与皮肤感受到的空气流动得知这件事的。我拿着手电筒环照一圈，但这里空间太大，无法掌握全貌。

江野注意到脚边有异状。他停下脚步，突然蹲下去。我将照明转向他，像蛇一样在地上攀附的黑色电线随即映入视线。这很明显是有人安装的。朝电线的尽头望去，那里有一台方形的机器。

我似乎曾在别的地方见过类似的东西。

“是发电机。”江野说。这台机器跟灯塔底下的发电机很像。江野毫不犹豫地开启它的电源。

整座洞穴响起类似虫子飞舞的声音，不久后电灯泡亮了起来。

洞穴的全貌逐渐明朗，这个开阔的空间足足有大厅那么宽广。沿着墙壁与顶端装设的电灯泡，正一点一滴壮大光芒的势力。除了发电机以外，这里还放置了桌椅与小型橱柜。不知道是谁住在这里，但至少可以确定这里平常有人出入。

比起这些东西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放在这个大厅角落的三个大箱子。

箱子是低矮的长方形，看起来是用金属打造而成。

“这房间是怎么回事！”美雨激动大叫的声音中又混杂着恐惧。“幽灵果然就是住在这里……”

“那个箱子是八音盒吗？”

我靠近金属箱。箱子对八音盒来说太过巨大，材质感觉也不太适合。

我不假思索就打开了盖子，箱子里头装满了白色硬块。

“这是什么？”

“怎么了？”美雨在我背后望向箱子，“这是冰吧？”

“冰？”

我触碰表面，的确很冰冷。

这是个巨大的冰块。虽然冰块在人的印象中是透明的，但这个冰块几乎都是白色的。看来是冰块里头混入了空气因而失去透明度，此外还结了霜，因此几乎都成了白色的硬块。那抹白正好跟损坏的‘冰’的戈捷特一模一样。

“这个箱子是装冰块用的容器吗？”

这会不会是类似保冰盒的东西？为了在夏天也能使用冰块，便在这座风穴把冰储存起来。

“这似乎不是单纯的冰。”江野的手抚过冰的表面，擦去了霜。

冰里头有东西。

我用手电筒的灯光照射，凝视起那个东西。

是人。

冰里头有人。

我忍不住发出惨叫，不小心弄掉了手电筒。光线在冰面划过一道弧线。

光照亮了埋藏在冰中的容颜，那是一张女性苍白的脸。

“小清！是小清！”美雨扑上箱子。

“是你认识的人吗？”

“岂止是认识……她是悠悠前任的佣人啊！”

江野捡起手电筒，调查另外两个箱子。两个箱子里都有长眠于冰块中的女性。

“为什么？为什么小清会被封在冰块里？她不是约满回本土了吗？”

“其他女性是？”

“应该是之前的佣人吧。年轻女性来到卡利雍馆后一去不回的传闻是真的。佣人大概合约到期之后，就会被封在冰块里。”

“怎么可能！”美雨狂乱地摇头否认，“我才不信！不然你说说看……是谁在做这种事！”

“你想知道吗？”

这个声音是从洞穴深处传来的。

有里从岩石的暗处现身，悠悠也在他身边。

有里紧贴着悠悠站在她身后，用手臂环住她的脖子，架起她让她动弹不得。他的手里握着雕刻刀，刀尖指向悠悠的喉头。悠悠大概是看抵抗也无济于事，呆立在原地。

原来掳走悠悠的人就是有里。

“有里先生，你在做什么傻事啊！”我发出近乎惨叫的声音，“你想对悠悠做什么？”

“你放心吧，悠悠是宝贵的人质，我不会让她受伤。但她要是不听话，我可就伤脑筋了。你们也别轻举妄动。”

“人质是……”

“我要离开海墟，我再也受不了这种鬼地方了。下一个被杀的大概就是我，因为我知道秘密。我要在遭殃之前拍拍屁股走人。搞什么鬼，我好歹还算是老老实实在制作八音盒，为什么非得碰上这种鬼事？”

有里咋舌。

“这是什么意思？有里哥，拜托你说清楚！”美雨追问。

“那些你都看到了吧。”有里用下巴指向被冰封的女人们，“这全都

是时雨他们干的。”

“你说时雨哥……”

“那些家伙是恶魔。跟这个比起来，私藏书籍还算是小罪。那些人每次遇上麻烦，都会杀掉佣人。”

“人是他们杀的？”

“没错，最初的佣人倒霉得知藏书地点就被杀了。实际上下手的是矢神。书籍原本好像是藏在宅邸里，但在那之后就被移到上次那栋大楼里了。下一个佣人知道这座海墟在走私书籍，大概是听商船的人说的吧。再下一个佣人阿清……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是手痒该找个人来杀，才会找她下手。”

“这太无法无天了！”

“对，就是无法无天。时雨他们——尤其是时雨，他们在人格上一定有某种缺陷。他们死了也是活该。我在阿清失踪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我从牧野那里问出了内幕，自己展开调查……我完全没料到背后有这么残忍的行为。”

“他们为什么要冰封尸体？”

“为了做成八音盒。”有里不屑地说，“把人做成八音盒的邪恶怨念渗透了卡利雍馆的墙壁与地板。我不知道是哪个人先说出这个点子……可能是在宅邸住久了，就被这股怨念附身了吧。时雨大概也是被这股怨念弄得怪里怪气的。”

是否正是因为身处于逐渐沦丧的时代，想要创造什么留下什么的人类，才会做出如此偏执的事情？

像是我持有的戈捷特，也必定是这种执念的结晶之一，在行为伴随罪恶这点上也相同。既然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与我想做的事情有什么差别？

更何况我可是想写作杀人案的故事。

“只不过要把尸体直接拿去当八音盒的材料，有技术性困难。生物

的身体时间久了自然会腐烂，打从一开始形状也不适合作八音盒。但要是把尸体封在冰里做成一个长方体，就跟巨大的木箱没有差别，等于是一种音箱。那可是在透明的箱子中央躺着沉睡美女的八音盒，再怎么精美的雕刻也达不到这种程度。”

这样的八音盒又会演奏什么样的乐声？

那会是优美的乐声吗？还是受诅咒的惊悚乐声？

“但其实这些箱子没有一个能做成八音盒，因为那些家伙没有技术。不，或许没有的是胆量吧。到头来他们浪费了最棒的材料。”

“原本要是八音盒完成了，他们打算怎么办？”

“这可是极为罕见的八音盒，他们深信有品位特殊的人会花大把银子买下。”

“好残忍……哪会有人买这种东西！”

“不，他们对这点深信不疑。大概是走私书籍让他们食髓知味，越是触犯禁忌的东西就越有价值。他们想发财想疯了，似乎是打算有一天要靠金钱的力量，在检阅官鞭长莫及的海墟打造自己的王国。我看他们都疯了。你也知道我跟他们保持距离吧？这座海墟再怎么封闭，也容不下这么目无王法的行为。但我的立场也不好违逆时雨，我要是被赶出海墟，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渣。我还得继续在卡利雍馆多学几年八音盒的做法，磨练我的技术。”

“可是你知情不报，你明明就知道他们做了这么残忍的事！”

“美雨，你如果是我，你敢跟别人讲吗？搞不好，我也会落得这个下场。”有里示意冰封的棺椁，“我跟牧野问出这件事的时候，甚至还觉得不知道才是福气。”

“时雨哥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种事？”

“听说我来的时候第一个人已经被冰封了，所以差不多十年前吧。”

“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开始把人冰封了吗？”

“没错，这里到了夏天，冰也不会融化。这个风穴是天然的冷冻

库，所以女人的身体可以永不腐朽。”

“疯了……”

“对，你每天都会见到的那些脸孔，就是疯狂杀人魔的脸。你都没发现吗？要是有个万一，你可能也会成为他们冰封的对象。只是你过了他们偏好的年龄，才会逃过一劫。”

美雨浑身颤抖。

“这件事共有谁涉案？”江野头一次提问。

“用不着说，首领就是时雨。矢神跟时雨认识很久了，没有人敢违抗这两个人。时雨如果是头脑，矢神就是身体，矢神是执行的人，而牧野是他们的奴隶，毕竟牧野比我还晚来这里。麻烦事全都推给了牧野。他很可怜，要是跟我一样懂得巧妙回避，说不定就不用死了。”

“把女人冰封起来做成八音盒的想法，不可能是时雨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是谁教他们这个方法？”

“大概是仓卖吧。”

“你说是馆主？”美雨开口。

“你还叫他馆主，真亏你可以这么愚蠢，盲目相信他。我是很感激他让我们住在卡利雍馆，可是你说说看那老头又教了我们什么？他没教过我们任何八音盒的制作方法，也没付过工资给我们。他只是个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老头。”

“你、你这是什么话？你能够在海墟生活，还不都是靠馆主的积蓄！”

“是，这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他靠什么赚钱，但他的确非常有钱。所以我猜想将女人冰封做成八音盒的点子和制作方法，也是仓卖透露给时雨的吧。他就是幕后黑手，暗藏书籍也一定是他下的指令。他把海墟里搜刮得到的书籍都交给了时雨，那家伙拥有老人的智慧。时雨他们之所以没有痛下杀手及早夺取海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老头子还有利用价值。然而被利用的人根本是时雨他们。”

“你说的是真的吗？”

听我这么问，有里便不耐烦地怒目相向。

“睁大眼看清眼前的事实！我才希望这都不是真的。时雨原本似乎还想拉我进去，但我实在不意愿。因为我胆子很小，相对来说也是谨慎。我对他展现最低程度的服从与最大程度的讨好……每天压力都好大，但这种日子也结束了。真是痛快。”

仔细想想，馆主仓卖不可能不清楚佣人的行踪。他就算没有直接涉及谋杀，也极有可能将他从戈捷特中解读出的知识传授给他们。

“你果然在胡说八道！馆主有什么理由做这种事？操纵时雨哥他们又有什么意义？他现在不用赚钱也能过活。”

“钱只不过是让时雨他们出手的诱饵。我才不知道仓卖为什么会开始做这种事。或许就跟历史教得一样，是有害图书荼毒了仓卖，也可能他天生就是个疯子。无论是哪种情况，理由也不再重要！”

“很重要！你要是不把理由讲清楚，我连你都无法相信。”

“美雨，你也该醒过来面对现实了吧。有三个人死了，而死者都是跟这件事沾上边的人。事情是从检阅官上门开始的。这样够清楚了吧？仓卖知道自己终于被逼到绝境，因此解决了知道秘密的人！”

“你说是馆主……”

“不然还有谁？你应该很清楚自己不是凶手吧。而我当然也不是凶手，凶手才不会跟你们坦承这种秘密。检阅官跟旁边那个小鬼也不可能是凶手。既然如此，剩下的人就只有仓卖了！”

这就是有里的告发。

他声称牧野、矢神及时雨的连续杀人事件的凶手就是仓卖……

但仓卖又是如何行凶的？在灯塔遇害的牧野呢？难道他使用了刈手说的诡计？那么在废弃大楼坠楼身亡的矢神呢？难道是老人将那名壮汉推下去的？时雨呢？他又是怎么制造出塔里的密室？

悠悠在有里的臂弯中默不作声地一动也不动。雕刻刀的刀尖紧贴着

悠悠雪白的喉头。要是有里再用力一点，就会刺进悠悠的喉咙里。

“我明白有里先生的意思了。但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悠悠？”

“我说过她是人质。你知道为什么悠悠来这里好几年都能平安无事地活下去吗？看来悠悠特别受到仓卖宠爱，他应该命令过时雨等人禁止对她下手。也就是说只要我手上有悠悠，仓卖就不敢杀我。他的下一个目标，绝对就是知道秘密的我。因此我要先下手为强。刚才我得知时雨在塔里遇害，感到很焦急。我很怕仓卖随时会跑来杀我，接着我碰巧见到悠悠跟你们分开行动。虽然对悠悠很抱歉，但为了我的人身安危得请她配合。”

“配合？你看看你这么粗暴！”美雨忿忿不平。

“我没有恶意，原谅我吧。就和我刚才说的一样，我要是逃离海墟，就会释放悠悠。相信我，相对地你们要帮我准备船。你们来这里的船还在吧？问悠悠也说得不清不楚。所以我才会像这样把你们找过来。要是你们也在，悠悠可能会听话一点。”

“你怎么这么卑鄙！”

“这件事关乎我的性命，我可不是在跟你们玩小孩子的游戏！”

有里发出怒吼。他真的走投无路。雕刻刀的刀锋发出刺眼的光芒。

“我无法答应你的交易。”

江野用右手重新握好手杖，缓缓靠近有里。

有里慢慢地向后退。

“不准再靠近我。要是苗头不对，我也可能会弄伤悠悠。一切都看你的态度。”

然而江野却毫不畏惧地逐步朝有里靠近。

他以持剑的方式握住手杖，用空着的手从口袋取出眼镜戴上。

江野该不会根本不在乎人质的安危吧？莫非他受到的训练要求他在这种状况下绝对不能屈服于凶嫌？即使这么一来人质会遇害……

“给我在原地停下来。你敢再踏出一步，我就会让你知道我是认真

的。懂吗？”

江野对有里的忠告充耳不闻，就要继续走过去。

我不假思索制止江野。

“江野，不可以！悠悠可能会受伤。”

江野握着手杖停下动作。

“有里哥，你快放了悠悠！用不着做这种事，他们也会告诉你船停在哪里。克里斯，我说得对不对？”

“对。”

见到我点头，有里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呜呜！”

悠悠此时第一次开口。她似乎是在说不可以。

“可是……”

“呜——呜！”

“悠悠，你给我闭嘴。”

有里威胁性地拿雕刻刀抵着她。悠悠扭着身子，试图逃离他的刀锋。

“叫你别乱动！”

“呜！”

悠悠猛然用右手抓住雕刻刀。

比起有意识地做出这个动作，她看起来更像是反射性地有了动作。刀锋被她握在掌心里，但对装了义肢的她来说，不构成任何问题。

有里被悠悠出乎意料的举动吓到，动作停滞了几秒。

对江野来说，这几秒的时间便已足够。

他运用剑术的刺击身段，迅速向前踏步，用手杖的尖端刺向有里的喉头。

喉部受到了精准的攻击，有里踉踉跄跄，宛如喘气般干咳起来。

束缚着悠悠的手臂松开了。

此时雕刻刀微微划开了她的手套滑落地面。

悠悠推开有里的手臂向外奔跑。有里情急之下伸出手，但他没能碰到悠悠，悠悠就抵达了我们身边。

“悠悠！”

我抱住悠悠。她的身体就跟雪一样又轻又冷。我将毯子披在她的肩上。

有里痛苦地捂着喉咙，拾起雕刻刀。然而江野早都挡在他面前。

有里举起雕刻刀摆出架式。另一方面江野也架好手杖，朝有里走近。

有里威吓似的挥舞着雕刻刀，但这样的攻击自然不可能打中。江野轻轻挥起手杖，转眼间就从有里手中拍落了雕刻刀。有里不知所措，准备再度捡起雕刻刀。此时江野接近有里，用手杖扫过有里的腿。有里朝前方摔了过去。

趴在地上的有里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江野缓缓走近。

“慢着，错的人不是我！你搞错对象了！你要找的人是仓卖！”

有里爬起来，跪在地上哀求似的仰望着江野。

江野重新握住手杖夹在腋下。他取下眼镜收回口袋，就像是在表示自己已无战意。

有里见状便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起立拔腿就跑。他越过江野身边，作势推开我们狂奔。

他逃走了！

有里转眼间消失在黑暗中。

但就在他身影脱离视线后，他的惨叫声与倒在地上的声音旋即传入耳中。

我们连忙追上有里的脚步。

摔得四脚朝天而意识不清的有里，以及一张横躺的椅子映入眼帘。看来有里是被椅子绊倒的。

“嘿呦……”身穿夜色制服融入黑暗之中的少年立起椅子，坐在上面，“前辈，你这是想把功劳让给我吗？”

是刈手。

江野没答话，将头缩进围巾。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刈手。

刈手没回答，身边的伊武取而代之开口。

“闹得那么大，全天下都会注意到。”

“这就是他们隐藏的东西啊。”刈手望着在电灯泡白炽光芒下照射的冰封箱子，“看来没有更多待探索的谜团了……真快。”

在我看来，他似乎很失望。

“伊武，把他绑起来。”

伊武点点头，利落地将倒在地面上的有里的双手用束带捆起来。

此后我们等有里恢复到能自力行走后，便回到了卡利雍馆。

回到宅邸，我们在刈手的房间集合。有里也与我们同行。他一进房间就被上了脚枷，已是插翅难逃。他看起来完全死了心，精神萎靡。

只有仓卖不在房里。我与悠悠紧紧相依地站在窗边，美雨疲惫地靠着墙壁坐在地上。江野贴着门站着。伊武坐在床上，紧盯着地板。刈手还是老样子瘫坐在椅子旁边，在椅面上托腮。

“要不要叫馆主来？”美雨问。

“仓卖已经离开这座宅邸了。”刈手眼皮半掩，睡眼惺忪地回答，“他大概领悟到卡利雍馆末日将至，自行前往死所了。”

“离开？死所？”

刈手没理会我的自言自语。

“接下来是解谜的时间。我认为应该跟各位分享我们所整理出的情报，以检阅官的身份，向各位报告这栋卡利雍馆发生的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

刈手维持原本的姿势继续话题。

“刚才我听前辈报告过时雨在密室遇害一事了。三个月亮都陪衬在死者身边，看来谋杀也到此为止。凶手——就是仓卖。他策划了一切的计划，并付诸行动。”

“我就说嘛，仓卖就是凶手！”有里得意洋洋地说。刈手无视他的发言。

“按照顺序说明吧。首先来说明前天晚上牧野的死。”

刈手向美雨等人说明之前曾跟我们提过的诡计，就是利用船将牧野的尸体吊起来。美雨跟有里频频点头，连连发出惊叹。

“乍看之下虚弱的人不可能涉案，但这诡计反而才是老迈的人会选择的。凶手能够不受牧野防备成功把他叫到船停泊处，而仓卖也符合这个条件。要是仓卖催促他快点逃跑，牧野想必会开开心心地答应。”

“那矢神的死是怎么一回事？听说他是从大楼的窗户掉下去摔死的，难道是馆主把他推下去的吗？”美雨问。

“仓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再说他也未必能爬那么高的梯子上上下下。”

“那他又是怎么办到的……”

“前辈你是怎么抵达命案现场的？”刈手冷不防向江野提问。

“我从四楼的窗户走下去，穿过大楼内部走到五楼的底部。”

“你为什么没去其他楼层？”

“因为通往其他楼层的路无法通行。”

“连接四楼与三楼的路坍塌了不能走，连接四楼与五楼的路是唯一能通行的路。而连接五楼与六楼的路被淹没了。我说得对不对？”

“没错。”

“横倒大楼上方的楼层都泡在水里。由于这些地方被水淹没，欲抵达现场五楼谷底，只能从四楼的窗户进入大楼内前进……但事实上真的只有这个方法吗？请各位仔细想想。被水淹没的地方，不就等于跟水路

相连？前辈你其实不是没办法过去，只是没想办法过去吧？”

“我的确没有进入水中确认。”江野坦荡荡地承认。

“仓卖并未从上方把矢神推落。他把矢神从下方运到上面。没错……通过海中被淹没的地方搬运……”

“什么意思？”我忍不住反问。

“仓卖大概把矢神叫到那栋大楼旁边，趁他不注意杀了他。为了让死状看起来像是摔死，他应该殴打了无数次。仓卖知道大楼里藏着书籍，而在这件事上，矢神他们完全受到他的掌控……到头来幕后黑手不是时雨而是仓卖。矢神只能听他的。只要仓卖叫他把藏在大楼里的书籍移走，矢神就会乖乖听话，爬上梯子去藏书的房间拿书。当他爬上梯子的时候，自然会背对着仓卖。此时仓卖便挥舞钝器，杀了矢神。”

我对刈手的说明有点疑问。他理论根基中的犯人形象，应该是虚弱无力的人。但在刚才的说明中，仓卖是亲自将矢神殴打致死。就算矢神背对着他，仓卖果真有办法做到吗？

要是谨慎地给他致命一击，或许也能成功。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仓卖挥下钝器的模样。

刈手继续说明。

“杀害完矢神的仓卖，将尸体丢到海里。接着他拉着尸体的衣服，一起进入海中。说不定海里还存在着到达五楼现场的最短路程。再说要是利用海水的浮力，就算是老年人也能搬运尸体。”

使用海中的捷径将尸体搬运至现场。要是不擅长游泳，就不可能执行这个诡计。不，就连擅长游泳的我也未必能办到。

但理论上无法断言不可能。

“把尸体搬到五楼的老人将现场布置成尸体是在那里摔死的样子，之后离开现场。他大概是觉得这么做多多少少能让自己免去嫌疑吧。因为再怎么想，也无法想象老人爬上那个长梯，把矢神推下去……”

美雨跟有里钦佩地聆听说明。

“那时雨先生遇害的高塔密室呢？”我问。

那个密室之谜真有可能解开吗？高塔被雪封锁，而且还从内侧上了门栓。凶手该如何闯入塔中，并在杀害时雨之后成功逃脱？

“用不着想得太复杂。时雨的密室只不过是在两个误会之下形成的……”

刈手将手臂架在椅面上，把脑袋靠上去。

“两个误会是？”

“只要思考凶手为什么要制造密室，答案就会水落石出。凶手既无意伪装成自杀，也没有想主张的信息……那他制造密室的理由又是什么？”刈手提问似的看向我。

我摸不着头绪，只能摇摇头。

“根本没有理由。凶手打从一开始就无意制造密室。”

“你的意思是说，密室是偶然间形成的？”

“不……我是说密室甚至不存在。”刈手垂下了纤长的睫毛，“就跟我刚才说得一样，密室只是场误会。”

我不懂刈手的话是什么意思。塔的入口确实紧闭，雪上也没有脚印。我可是亲眼确认了这个事实，不可能搞错。

“首先第一个误解是……脚印。追根究底，各位认为昨晚行凶时雪上没留下脚印所以很可疑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命案发生的时间雪停了。”我回答。

“这就错了。既然没有脚印，行凶就应该是在更早之前的事。也就是脚印会被落雪消除的时间。”

“这不可能。江野已经验尸推测出死亡时间了，而在同一时间，美雨跟悠悠也听到了声响。”

“首先关于这个死亡时间……尸体躺在暖炉前。暖炉里应该还有余火，这不就表示尸体一直受到高温的曝晒吗？而且是足以影响死亡现象的高温……前辈，你有异议吗？”

“至少我觉得我的推测没有错。但没经过详细调查，也无法推断出准确的时间。”江野照本宣科地回答。他的回答在肯定自己的检验结果的同时，也不否定刈手的主张。

“那我们在半夜听到的声响是什么？”美雨不耐地询问。

“那是雪从塔最上层掉下来的声音吧。被暖炉的火加热的空气，融化了堆在钟楼屋檐上的雪，让雪一口气滑到塔外。说起来你真的有办法在宅邸里分辨塔里八音盒掉下去的声音，跟雪从塔上滑落的声音吗？”

“你这样问……我的确是没有把握。”美雨跟悠悠面面相觑，嘟起嘴来。

“所以这一切只不过是仓卖在雪还没停的时候前往高塔，杀了时雨立刻返回。时雨再防备，要是仓卖叫他开门，他也不得不开。而时雨或许未曾想过自己的首脑竟然会杀害同伙。仓卖一进入塔内，就在等待时雨查看暖炉火势的那刻。说不定他假装发现了第三首诗，将纸递给时雨。等到时雨终于露出破绽，仓卖就拿起附近的八音盒，打死时雨。”

“行凶方式不是从上方将八音盒推下去吗？”我插嘴。

“用不着那么大费周章。只不过是挥舞凶器朝后脑一敲，老年人也办得到。与其把加了铁板的奇特八音盒当成为行凶准备的凶器，把它视为以前曾有人实际尝试制作过这种艺术品还比较自然。而这些八音盒全堆在暖炉前。也可能是时雨想拿它们代替木柴，把它们放在暖炉旁。既然是为了代替木柴才准备的，当然会优先选择失败品。在艺术价值上太过标新立异的八音盒，在这层意义上，被放在那里也是应该的吧？而时雨只是在被殴打的猛劲下，整个人栽进八音盒的山堆里。”

“被锁上的门该如何解释？”江野问。

“连接长廊的门没有上锁，这是第二个误会。门打不开，是因为地上的雪结冻，卡住了门的下半部。它等于是用冰做的门档。长廊没有遮蔽，雪会直接堆积在上头，门前当然也是一样的状况。也就是说门只是单纯结冻，并没有上门栓。”

“但我把门栓打开了。”

“你只是从小洞用手摸索，把门栓移开吧？但那个门栓实际上是不是锁着的，没待在里面看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前辈你说是不是？”刈手用一种比起质问更像是闲话家常的态度询问，将脸转向江野，“说不定前辈开门的时候，把脚边的雪踩软了，因此结冻的门才能打开。”

密室不曾存在。

这就是刈手的结论。

密室难道只是知道密室的人擅自产生的幻想？

“仓卖私藏书籍与戈捷特，不只是检阅官，他为了让任何外人都无法靠近，在海墟打造自己的王国。但看来窝在这里的期间，他的善恶观开始混淆。在时雨他们失手杀害女人时，仓卖怂恿不知该如何处置尸体的他们，把尸体制作成八音盒。时雨等人是否真的有意制造美女八音盒……如今我们无从得知。但用这个办法处理尸体是可行的，这次成功助长了他们的犯罪。结果造成第二名与第三名佣人惨遭杀害。没能完全控制他们，或许可以称为仓卖唯一的失败。要是没有这个失败，本土就不会流传那个传闻，也不会有内奸告密。告密者大概就是牧野。”

“仓卖发现有人告密，所以才杀了牧野先生他们来灭口吗？”

“是的，然而仓卖本人应该早就预期到自己即将破灭了吧。总有一天自己打造的王国也会迎接末日。因此或许在他眼里，这一连串的谋杀与其说是灭口，更该说是收拾残局。关于第三名死者时雨，乍看之下虽然是密室杀人，实际上却没有混淆嫌疑的诡计。这应该是表示犯罪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收拾残局的行动就以时雨的死划下句点。”

因为预期破灭，便自行招来破灭。这种想法已非正常思路会导出的结论。如果是正常思维的人，不可能会选择这种结局。

这果真是因戈捷特而起的杀人事件的结局吗？与戈捷特扯上关系的人，难道只有不幸的下场？

“关于杀人事件的问题就到此为止，没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还有远

比这件事更为重大的问题没解决。”

“关于戈捷特，”江野开口，“我在高塔的暖炉里发现疑似‘冰’的戈捷特。”

“这样啊。”刈手的回应没有特别的感叹，“那就请前辈拿到这里来吧。”

江野不发一语离开房间。过了三分钟他回到房间，手上拿着那个化作焦炭的八音盒盖子。

刈手接过盒盖，根本没仔细瞧过白色宝石，随手弃置在地板上，再度瘫软在椅子上。

“前辈果然有一套。我刈手早就觉得你一定会比我先找到戈捷特。前辈赢了这场竞争。”刈手出乎意料地认输——“但……前提是这真的是‘冰’的戈捷特。”

不意外。

“必须拿回检阅局修复才能确认。”江野说。

“仓卖应该知道，烧掉的人就是他吧。”

“仓卖否认与戈捷特有关。”

“他当然在说谎。”刈手拄着手肘说道，“这栋宅邸的事，还有这整座海墟的事，仓卖怎么可能会不清楚。在真相不明的状况下就让仓卖拉下整起事件的帷幕，真的没问题吗？”

刈手说得没错。

仓卖恐怕还没道出一切。无论是关于杀人事件、关于戈捷特还是关于悠悠。我们必须从仓卖口中问出真相。

“仓卖的处置就交给前辈。”刈手的口气宛如判决。江野点头。被告不在场的审判就这么结束了。

仓卖到底去了哪里？被赶出城堡的国王哪里还有去处呢。

江野提起放在地板上的手提箱，默默不语地离开房间。他或许要去找仓卖。

我对悠悠使个眼色，跟她一起离开房间。

我们有义务见证结局。尤其对在仓卖的摆弄下背负起命运的悠悠来说，结局将会是决定未来的重大瞬间。

我们在走廊上立刻追上了江野。

“等等，我们也要去。”

江野转过头来，轻轻点头同意。

“去找仓卖之前，我想去调查一些事。”

他爬上楼梯。

“你要去哪里？”

“密室。”

我们从三楼的长廊来到了塔前。

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由于我们无数次往返，已经看不出来属于谁。但在发现时雨尸体的时候，上头的确没有任何人的脚印。

塔门紧闭。江野将围巾重新紧紧系上，蹲在门前调查雪地。门前的雪在开门时被拨开了一块，无从追查一切是否跟刈手推理得一样，这片雪当时真的结冻了。

但刈手对于密室的解答合情合理。说起来我实在想不出凶手为什么要制造密室。因此若答案是凶手打从一开始就无意制造密室，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论述是坚不可摧的事实。

“刈手的推理是正确的吗？”我试着询问江野。

“当然是正确的。在刈手发言的那刻，它就具有正确性。这起案子里，他的言论与其说是推理，更应该称为真相。检阅局的档案里只会列出能为他的话佐证的证据，此外都会被删除。这对拥有削除能力的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卡利瘫馆杀人事件结案了。”

江野站起身子，开门进入塔中。我跟悠悠也随着他一起进入塔里。

时雨的尸体原封不动地躺在地上。

我战战兢兢靠近尸体，调查周围的地板。地板是石砖，散发出凉飕

飕的寒气。这里没有地毯，地板与墙壁的石面全都坦露在外，或许整座塔才因此寒冷无比。

仔细查看地面，能见到细微的擦伤。在那道痕迹一旁，掉落着一个边角磨损的八音盒。我朝头顶一看，立刻明白那道痕迹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凶手从上方推落八音盒造成的痕迹吧？”

我指着证据，江野了然无趣地点头，仿佛是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凶手果然是从头上推落八音盒，锁定时雨先生的头部。”

“这个思路应该没错。然而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必须否定刈手的密室理论。仓卖不是用殴打的方法，而是用更可靠的手法杀害时雨。”

“在这个情况下，仓卖先生就必须将沉重的八音盒搬到楼梯上。但这里有这么多个。”

“关于这点，他只要事先在楼梯上累积八音盒就行。楼梯的尽头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堆积八音盒。而在那座塔内，八音盒不管在哪里以什么形式堆积，时雨应该都不会起疑。”

原来如此，只要一开始就在楼梯上方准备好八音盒就够了。凶手只要两手空空爬上楼梯，等待时雨待在暖炉前即可。

江野靠近时雨，将趴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似乎在寻找是否还有其他伤痕。我不禁别开眼。

“胸口附近有不小的旧伤。你听过关于这个伤的事吗？”江野询问悠悠。

悠悠将手叉在腰上稍事思考，最后摇摇头。

说起旧伤，我记得矢神身上也有。这个共通点究竟代表什么？

“此外还有几处全新的殴打痕迹，应该可以视为被掉落的八音盒砸中的伤。”

这下差不多就能断定行凶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悠悠她们晚上听到的巨大声响，果然还是八音

盒掉下去的声音吧？”

“我一开始就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死亡时间是在雪停后的这项推测有误。”

“那么这里果然是密室喽！”

江野来回环视曾是密室的空间，表示自己同意这种看法。

假如凶手是仓卖……他又是怎么从上锁的塔中逃出，在积雪的地面上没留下脚印返回宅邸？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尸体离开塔以后，见过待在宅邸里的仓卖。这么一来，就等于他在晚上成功逃出高塔回到宅邸。

会不会有一条只有凶手知道的秘密通道？

在江野调查尸体时，我则四处调查塔里的墙面与地板。悠悠紧紧黏在我身边。她也学着我敲敲地板，仔细盯着石砖的缝隙查看。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整座塔有什么机关……像是只要按个按钮塔就会移动之类的？”

“呜呜？”悠悠大吃一惊地反问我，“呜——呜。”

“或是地板会旋转，出现隐藏入口……”

悠悠瞪大眼睛，惊奇地听着我的话。

“这座塔看起来并没有机关。”江野说，“建筑物维持旧时的面貌，没有改装的迹象。再说这座没有稳定电源的宅邸也无法使用电动式的大规模机关。”

“如果模仿八音盒用发条来当动力呢？”

“要是有比大象还巨大的发条，或许真有办法让整座塔旋转，但转动那个发条需要跟大象一样大的力气。这太不切实际。”

“唔，我还觉得这点子不错呢。”

见到我沮丧的模样，悠悠温柔地拍拍我的肩。

“要是塔跟宅邸之间有秘密通道相连，宅邸那边自然也会有出入口，但昨天下午我单独调查宅邸内部时，找不到那种东西。”

原来我与悠悠溜出宅邸的期间，江野正在仔细调查宅邸。该说他投

入工作还是忠于任务呢？江野果然是江野。

“所以这里没有秘密通道吗？”

“没有。”江野断言。

这么一来，只能推测凶手像幽灵一样穿墙而去，飘在空中离开高塔。

江野调查起环绕着暖炉的暖炉架。暖炉架以红色砖头搭成，与构筑塔的建材不同。但这点并没有可疑之处。

暖炉架上方也放了几个八音盒。我拿起其中一个打开盖子。八音盒没作声，于是我上紧底部的发条，试着让它发声。犹如献给死者的安魂曲的庄严曲调流泻而出。我感到有点怀念，或许是因为我住在教堂时也是听类似的圣歌长大的吧。

“克里斯，你进得去烟囱里吗？”

被他这么一问，我姑且尝试钻进炉床另一边。我虽然钻得进炉腔，但前方的通路太过狭窄无法前进。

我将手撑在炉床上，歪起头仰望上方。上头为方便排烟没有加盖，但由于烟道的位置较为内侧，这个位置无法一览烟囱内部。不管怎么样，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此处进出。

见到被煤灰弄得黑漆漆的我，江野架起手臂。

“克里斯都不行的话，应该没有人能躲在烟囱里。”

“就算能躲在那里，一生火也会被烟雾包围呛死。”

“呜呜。”

悠悠很担心浑身煤灰的我。我一边咳嗽，一边告诉她不要紧。

江野捡起拨火棒，用扭曲的顶端扫出炉床上的所有东西。炉床上只有我在旅途中见过无数次的东西。在碳化的木柴中，也混杂着原本装着戈捷特的八音盒。

江野拿起烧焦的八音盒凝视，那副模样就像是双手捧着死掉的小动物。八音盒被烧得扭曲变形，难以想象曾经的面貌。

江野将八音盒放在旁边，继续在灰烬中探索。

随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根粗细大概有零点一毫米、长五公分左右的铁丝状物体。由于它已经碳化得通体漆黑，看起来就像软趴趴的黑色毛线。

“那是什么？”

“不知道。似乎是金属。”

“是不是捆木柴的铁丝？像是添火的时候嫌麻烦，直接把整捆木柴塞进去……”

“宅邸里备用的木柴，并不是使用铁丝捆绑。”江野喃喃地说，并在灰烬中继续寻觅，“但就跟你想得一样，我们应该可以认定这个东西原本是细长的铁丝状物品。虽然在碳化后碎成一段一段，不过炉床上还散落着其他类似的金属。

“它跟案件有关吗？”

“我无法断言。它也可能是案发之前因为某种原因混入炉床里的。要是它与案件有关，应该就是在暖炉生火时丢进去的。”

“所以是凶手用它做了某件事以后，再丢进暖炉吗？”

“不知道。”江野冷淡地回应，“无论如何，它可能是构成密室的要素之一。”

“你是指用针线的那种手法？”

“你居然连这种手法都知道？”江野的口气听起来并不佩服，反而像是责问。

“这……我只是好像听过有这回事罢了。我记得要制造密室，应该可以拉一条线出来，从外面上锁吧？”

“光是具有这种知识，检阅局就会毫不犹豫将你列入观察名单里。”江野一双丹凤眼直盯着我说，“先不管你的问题。这根铁丝是个线索。”

“啊，我想到了！”我灵光一闪，“准备一根长长的铁丝捆在门栓

上，穿过烟囱从外面操纵门栓呢？”

“我之前也说过，门栓必须先抬起来，要是没把门栓从固定槽移开，就无法横向滑动。虽然不知道是凶手还是时雨自己，至少锁应该是塔里的人上的。说到底要是使用铁丝从塔外操作，操作时就会在雪上留下脚印。而就算凶手使用的铁丝长到可以从塔牵回宅邸的窗户，牵动铁丝时也一定会在雪上留下痕迹。”

“说得也是……”

仅仅数公分的线头，真的能成为揭穿密室之谜的关键吗？

“江野你看出真相了吗？”

“我不知道。”江野背对着我耸起肩，“检阅局所需的真相与我眼中的真相，看来呈现截然不同的样貌。如果我处于刈手的立场，或许也会准备跟他一样的真相。而在我从脑中削除些许疑问的同时，这些疑问也可能会从纪录中删除。”

“江野你心中有别的答案，是吧？”

“但没有人能为我答案的正确性保证。克里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所见到的真相。”

“既然那是江野你找到的答案，你就相信它吧。”我没怎么仔细思考，几乎是反射性地脱口而出。

“相信……”

江野再次环视塔内。

他的双眼究竟见到了什么？

“你不认为仓卖是凶手吗？”

“先不论一开始的牧野与第三个人时雨，以第二个人矢神的情况来说，我实在不认为仓卖可能犯案。命案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海面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仓卖再怎么会游泳，也无法跳进海里将尸体搬到大楼里。”

“这么说来，当时海上的确是波涛汹涌。”

“而且至少在我调查时，矢神的尸体没被海水浸湿。尸体的确被雪

弄湿了一点，但仍说不上是从海中搬过来的。可见矢神毋庸置疑是摔死的。再说刈手的说明也对被移开的桥只字未提。”

“所以唯独矢神先生的命案，是其他人做的吗？”

“不。从三首月之诗分别用同样形式陪衬在旁来看，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所以凶手有共犯喽？”

“有共犯的可能性很低。有几个靠共犯才能实现的环节，凶手只要使用诡计就能独自完成。”

单凭一个人就杀害了三个人。

在这个原本居民就很稀少的海墟，一口气杀了三个人。

凶手到底想做什么？他想杀了这些人获得什么吗？还是就跟刈手说的一样，这是领悟破灭在即的人最后的差事呢？

“必须跟仓卖谈谈。”江野将手杖转了一圈夹在腋下，“走吧，去找出只属于我们的真相。”

注释

[1] 跃层：常用于住宅中，每个住户有上下层的房间，并用户内专用楼梯联系。——编者注

终奏

改变世界的故事

玄关附近残留着无数的脚印，诉说着今天的起起落落。其中唯有一组不合群的脚印朝废墟的方向消失。

这一定是仓卖的脚印。

我们追着脚印前往废墟。

废墟完全被白雪笼罩，原本被瓦砾与粉尘弄得灰扑扑的景象全都被一片洁白净化。穿过云层缝隙撒落的阳光，在车道划下一道鲜明的光芒之线。我们跨越阴影的界线，一起踏进光辉降临的区域。然而天空立刻被乌云垄罩，熟悉的幽暗包围着我们。

我认识这条路。应该是在昨天下午，我跟悠悠你追我跑地穿过这里。她注意到我，心花怒放地迎着我笑。我好怀念当时的笑容。

她现在双唇紧闭，一脸严肃地在我身边行走。吹过废墟的风扬起了她的白发，她娇小的耳朵暴露在外。

追寻着脚印，巨大的建物突如其来地挡在我们眼前。两栋大楼紧紧相依而建，脚印则朝大楼的夹缝延伸。这里是之前的细长隧道。

我们加快脚步钻进大楼的夹缝中。狭窄的黑暗带领我们前往静谧的场所。

穿过大楼的夹缝，视野开阔起来。

这里是我昨天跟悠悠一起来过的玻璃泉。

神奇的是泉上没有任何积雪，可见彩虹的波光荡漾。仓卖的脚印经过泉水旁，消失于一栋大楼内。

我们抬头仰望大楼。

由于地壳变动与长年腐蚀，那栋大楼呈现出歪歪扭扭的波浪状，仿佛随时会坍塌。我跟江野正要进入大楼时，悠悠揪住我的衣服摇摇头。

“呜——呜。”

“你怕危险？”我看出她的表情想表达什么，“但我们不得不去。”

悠悠拿不定主意。

她可能害怕面对真相。

我用双手包住她的左手，稍微温暖她冰冷的指尖。江野丢下我们先行进入大楼内。我在悠悠放下心来之前维持这个动作，悠悠终于肯动身了。

我们爬上半崩塌的楼梯。每一层楼的地板上都有大幅龟裂，内部的钢骨与电线暴露在外。坍塌状况严重，天花板处还有细碎的瓦砾啪啦啪啦地掉下来。

我们来到最上层。通往屋顶的门是开着的，屋顶的积雪上残留着脚印。在脚印的尽头，有个黑色人影伫立。

有名老人坐在屋顶的边缘。

仿佛在漫长的人生中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处似的，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背部紧依着半空中。

“真快。”仓卖说。

强风在他的背后吹拂。

“对你们来说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旅途，但我的旅途可是远比你们还要长久。你们能懂吗？”

“检阅局将会认定你是书籍与戈捷特的持有者。而同时这起关于戈捷特的连续杀人案，纪录上的真凶将写着你的名字。”

江野握着手杖，顶端拄在雪地上。

“这也无妨。”

“即使你是无辜的？”

仓卖仿佛对一切皆已释怀，深深地点了头。

“是吗。”江野像是将剑收回鞘似的将手杖夹在腋下，“我只想确认一件事。被烧毁的戈捷特是‘冰’吗？”

“我应该说过，我不清楚。”

“你不可能不清楚。我认为卡利雍馆里只有你知道戈捷特的存在，此外并没有人知道戈捷特是什么。”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莫非时雨等人没见过戈捷特？

“你出于什么根据而有这种想法？”

“要是时雨等人知道戈捷特的存在，应该会跟书籍一样藏在海岸大楼里。然而戈捷特是在塔里找到的，只有戈捷特放在塔里很不对劲。”

“我倒觉得唯独把戈捷特刻意放在身边，也没什么不对劲。我还觉得八音盒本来就该藏在宅邸里。”

“在居民个个都很了解八音盒的卡利雍馆，这种做法并非上策。美雨可能会为了参考而把八音盒拿回房间。或者悠悠也可能为了听音乐拿走八音盒。有里也可能会注意到上头的奇特宝石。比起瞒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检阅官的法眼，他们应该会更加重视防备自己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会想到把戈捷特藏在宅邸外。之所以没这么做，我只想得到是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知道有戈捷特的存在。”

“唔嗯……”

听见江野的反驳，仓卖仅是发出呻吟。

“我不在乎你想做什么。但你要是不肯招出任何关于戈捷特的事，检阅局想必会全力追捕你。”

“你的口气还真是事不关己。你不也是检阅局的人？”

“我这不是警告，只是告知事实。要是继续隐瞒戈捷特的真实身份，未来悠悠与克里斯将会被拘禁。你未必会乐见这样的事态发生。”

“原来你是想说我们利害关系一致啊。”

仓卖与江野似乎在一种超乎语言的层次里，达成了互相理解。

“也罢……剥夺你们的自由也绝非我的本意。”仓卖死了心似的叹了口气，挺起身子端坐，“没错，那是‘冰’的戈捷特。”

仓卖终于坦承。

“真、真的吗？”我不假思索探出身子询问。

“对，错不了。那是我二十五年前在本土买的，也是我拥有的第一个戈捷特。我至今拥有过七个戈捷特，其中五个在黑市以适当的价码卖出。这都是在少年检阅官制度成立前的事，说不定都不在世界上了。留在我手边的只剩‘冰’与‘凶手’这两个。两个都镶进了八音盒，我很中意。”

我们终于从仓卖口中问出了重要证言。

这样寻找戈捷特的行动将可以告终，刈手那关也过得去了。我们的海墟之旅终于可以划下句点。

“我从来没跟时雨他们提过戈捷特这玩意。但他们很有可能在走私书籍时自行获得戈捷特的知识。”

“他们杀害了三名女性并冰封尸体。你对这件事知情吗？”我问。

“我从来没确认过这个真相。但当佣人不告而别的时候，我就想象过差不多是这么一回事。”

“仓卖先生你是不是告诉过他们关于‘冰’的戈捷特的知识？”

“刚才我也说过了，我从来没教过他们什么。”老人平淡地说。

冰封尸体并把冰柱做成八音盒的想法，是时雨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或者也可能如仓卖所言与戈捷特无关，而是他们在走私的过程中突发奇想。

听仓卖的说法，我实在感觉不出他与时雨等人之间有强烈的关联。看来刈手声称仓卖才是幕后黑手，这说法与事实有点出入。

仓卖虽知悉时雨等人的行动，却避免介入。他看起来甚至一开始就对时雨等人的行动不怎么感兴趣。若果真如此，很难想象仓卖会为了灭口或收拾残局之类的理由杀害他们。

莫非理由另有他者？

还是说仓卖果然不是真凶？

我突然不安起来。

眼前的现实会不会只是某人准备出来的幻想？

“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我鼓起勇气继续道，“你该不会在包庇某个人吧？”

“包庇？”仓卖一脸意外地歪着头。

“因为……仓卖先生你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希望被误认成凶手。是不是因为你知道真凶的身份，不想把对方交到检阅局手上？你打算牺牲自己代替他！”

“哈哈……”仓卖突然痛快地笑了起来，“这年头只有极度的滥好人才会冒出这种想法。克里斯，我真是越来越中意你了。”

“我说错了吗？”

“不，经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你的话虽不中亦不远矣。没有人愿意见到自己的宝贝被别人随意玩弄，更不可能将宝贝交给检阅官。但说我包庇就不太对了。”

“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忍不住用了责问的口气。

“目的吗？”仓卖的嘴角扬起扭曲的笑容，“我原本打算将真相埋藏在心里离世，但看来没办法这么做了。我的原定计划出了点乱子，但我绝不认为你们出现在这里是种不幸。克里斯……就算真相难以承受，你是否仍会接受它？”

“我会的。”

“这样啊。”仓卖品头论足似的打量着我。

我望着仓卖身后广阔的天空。

远方天空的各个角落都能见到光线穿过淡去的云层之间射入海中。

“说实话我一直待在这里等你们。我想请你们稍微听听老人家的往事，说不定往事可以揭发真相。别担心，这故事并不长。你们愿意听我说完吗？”

我点头答应他。

悠悠害怕地抓着我的手。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老人娓娓道来，“当时有名制作八音盒的

天才住在卡利雍馆。那名男子爱上了住在卡利雍馆的女孩，但女孩已有未婚夫。女孩按照预定与未婚夫结婚，成了男人遥不可及的存在，尽管如此男人还是继续为她制作八音盒。有一天女孩的丈夫企图杀害她，因为他想夺取卡利雍馆的财产。然而丈夫的计划失败，女孩身受重伤却保住了小命。可是当时的环境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女孩变得衰弱，命在旦夕。此时女孩请求男人把自己制作成八音盒……”

这件事曾实际在卡利雍馆发生，而故事几经扭曲，现在则以怪谈的形式流传。

“此后将女孩制作成八音盒的男人，从卡利雍馆，也从海墟消失了。他留下了几个八音盒。那些八音盒现在也还放在卡利雍馆里。”

“男人去哪里了？”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不知道男人的去向。男人跟试图杀害女孩的一伙报仇完毕，就失去踪影。我只知道留在卡利雍馆的人的后续情况。首先是跟女孩结婚的丈夫，他的胸口因为男人的复仇留下了大面积的伤痕，但捡回了一条命。对他忠心耿耿的跟班头部遭到重击，视力变得非常差，但也没危及性命。活下来的这俩人等到伤痊愈，便若无其事地继续在卡利雍馆生活。而他们找到了新的淘金方式，对走私书籍产生了兴趣。他们以外的人全都因为这起骚动回到了本土。”

“胸口有伤的男人是时雨先生，头上有伤的男人是矢神先生吧？”

“没错。”

“仓卖先生你自己呢？”

“我一点也没变。从当时到现在，都只是雇主。”仓卖双手交握靠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说道，“在此之后有好几个工匠来到海墟又回去了。那起事件之后，留在这里的新人只剩下有里、牧野跟美雨。”

这次杀人事件的相关人物逐渐登场。

但我还是看不出仓卖说的往事与杀人事件的关联性。

“就在四年前，我遇见了悠悠。”

仓卖的故事终于提到了悠悠。悠悠抓着我的手劲越来越用力。

“我当时在找帮佣。平常我都是从孤儿院找人雇用，这次也是这么打算。接着我在某间孤儿院发现悠悠。她嘴里哼的歌让我不禁心头一颤，她唱的歌无疑就是那名做八音盒的天才献给死去女孩的曲子。”

经过了十多年的时光，卡利雍馆的悲剧与孤儿院的悠悠通过音乐搭上线。

“会不会是捐赠的八音盒里头混进了男人留下来的八音盒？”

“不可能。我很清楚捐出去的是哪些八音盒，不然我也不会惊讶。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在哪里学到这首曲子，但她无法回答。悠悠几乎不记得以前的事了。这也不意外，想想她经历过什么不幸，也是无可奈何。但至少她曾经有机会，在某个地方听到那名男子写的曲子。”

悠悠的过去存在许多谜团。尤其在她进孤儿院以前的事，她自己大多不记得。

“她可能偶然在某个地方听到了八音盒的旋律。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吧。但我实在无法忽略另一个可能性。”

“是什么？”

“悠悠死于洪水的父亲，会不会就是从这个海墟消失的那名男子？”

“怎么会……”

我转眼窥伺悠悠的表情确认。悠悠双眼瞪得像铜铃一样大，视线仓皇犹疑不定。

“以年龄来看，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一切只是我的想象。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我感觉注定如此，便决定招她来卡利雍馆。”

“你想代替那男人养育悠悠吗？”

“应该是吧。但老实说我心中并没有对他的愧疚或偿还。我单纯是着迷于悠悠的歌声，那一丝不染的纯净乐声……就是她心灵的体现。我想要得到悠悠。我想要养育悠悠。我甚至甘愿奉献自己剩余人生的一切，将她养育成活生生的音乐。要是我能办得到，她将会成为我的最高

杰作。我深信如此。”

仓卖的语气平稳没有迷惘，甚至听起来有些骄傲，仿佛他打从心底爱护、疼惜悠悠。

但这反而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仓卖的眼珠看起来就像是浅层没有深度的玻璃工艺品。

仓卖的嘴角扭曲，露出宛如置身梦境的陶醉笑容。

“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悠悠自己也需要音乐。音乐帮助她一度死去的心找回感情。哀伤的乐曲等于是悠悠的哀伤。欢乐的乐曲则是悠悠的喜悦。她的心若是音乐，她就等于是音乐。是的，悠悠在这个世上以音乐的姿态重生了。”

相较于仓卖的一脸自信，悠悠看起来极为不安。

“悠悠成了一如我所预想的作品。要是能再花上几年雕琢，想必会成为我的最高杰作……”

仓卖的口气遗憾无比。

他镇定的态度没透露半分疯狂。

然而我一开始就深知仓卖的异常。打从他在帮悠悠装的义肢中加入戈捷特的那刻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即使如此，因为这是悠悠自己的要求，我觉得那也没关系。

但实际上关系可大了。

仓卖或许根本不把悠悠当人看。

他说不定想运用音乐恣意塑造她的心。如果音乐就是她的心，挑选灌输她的音乐，就能任意塑造她的心。仓卖正好处于这种立场。

“悠悠她……”

我无法克制开口的冲动。

即使悠悠正扯着我的衣角，想阻止我说话。

“悠悠她才不是你的八音盒！”

我的声音没入了周围连绵的楼房山谷。在积雪的谷间，我的声音未

曾回响，随即被雪吸收消逝。

仓卖露出满意的笑容。

“没错，悠悠不再是我专有的作品，她成了我们大家的作品。现在正是将她的乐声散播到世界的时候。”

“我们大家……你在说什么？”

“对了……我必须让你弄清楚整件事。你能再听我聊聊往事吗？”不等我答话，仓卖继续道来，“我本来只是个工业技师，过着与音乐无缘的人生。我开始经手乐器，是在焚书的时势之下，音乐开始受到社会排斥的时候。黑市开始交易乐器，卖价异常高昂。优质的乐器原本就是天价。转入黑市以后，这门生意足以让人发大财。后来我以保护音乐与乐器的名目设立组织，然而我实际上的目的只是让乐器交易可以在台面上进行。这都是因为我发现乐器很值钱。”

“你就这么需要钱吗？”

“这还用说。活下去就需要钱。”

“那你说要为后世留下音乐的信念……”

“起初我当然也心怀高贵的信念来面对乐器。但在我四十过半，有一天我惊觉自己沉浸在丑陋的私欲之中。就连最初的信念，搞不好也成了欺骗自己的谎言。到头来我既不是高洁的音乐家也不是乐器工匠，我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庸俗之辈。”

仓卖自嘲地笑了。那份笑容比任何话语都还精准地点出了他的人生。

我与悠悠紧紧相依，保护彼此免受他穷途末路的嘲讽，以及在风中翻腾四散的雪片侵袭。

“守护音乐，留下音乐……我要是不为自己准备生存理由就无法骄傲地活下去，或许我因此才会说谎。在我如此欺瞒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将谎言误认成信念。我太过向往高贵的气概，才会蒙骗自己。或许正因如此，悠悠清澈纯洁的心灵在我眼里看起来更美。”

老人朝远处眺望，宛如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就在最后，他的视线落定在悠悠身上。

“仓卖先生，那你怎么看待卡利雍馆的日子？在这种海墟生活下去应该很不方便。你能维持这种生活，难道不是因为你想保护逐渐失传音乐的信念没有一丝虚假？”

“我安身于海墟，是另有理由。”

“是为了隐藏戈捷特吧。”江野开口。

“没错……我在走私乐器时发现了戈捷特这玩意。据说那是失传的推理结晶。它远比乐器有价值，在这个时代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推理与音乐不同，已经失传了。我从得知戈捷特存在的那刻起，终于找到自己该走的路。”

这里又有一名人生被戈捷特打乱的人。说不定一切的起因，最终还是得归咎给戈捷特。

“二十五年前当我取得戈捷特时，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大幅转变。戈捷特的历史感动了我，让我之前那些关于音乐与乐器的漂亮话都显得愚蠢无比。”仓卖在腿上摊开双手，注视的目光就像是在眺望铭刻于掌间的过去，“留下戈捷特的人们的心意无比深重。相比之下我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自我满足，而我还没有他们的高洁情操。我的双手沾满了肮脏的私欲，我是堕落的。我所缺乏的东西，或许就是清澈如戈捷特的无暇纯真。”

悲叹于世界的去向，走过人生风雨的男人，最终获得了方向。

那是名为戈捷特的方向——

“我过往的人生都献给了失落之物。然而我终于领悟了。我们必须创造新事物，而非为失落喟叹。这正是我该做的事。”

老人的语气充满力量。

我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仓卖的主张，因为他的诉求就跟我旅行的理由几乎相同。

纵使我不想承认，我们实际上都是受戈捷特引导的同类。

仓卖与我之间到底有多少差异？若我们真有差异，那也只是人生耗费了多少时间，又剩余多少时间。他的人生经验远比我丰富，然而年迈的他来日不长。

我为了追求推理而踏上旅程。

仓卖呢？

“仓卖先生，你想追求什么？”我问。

“犯罪——”仓卖默默地笑了。

那正是被检阅官亲手拭去的东西。在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众多事物之中，是特别遭受否定的东西。

“自从检阅局掌握实权，人们认为犯罪已被消灭。但实际上呢？检阅局仅是封锁了真相。他们的作为，就是将所有情报握在自己手上，转变为对自身有利的情报再散播出去。它是强化控制的统治机制，犯罪被他们封印于黑暗之中。这算得上是真正的和平吗？能打破这个架构的东西不是钱。光是钱派不上任何用场。那权力呢？可是权力早就握在检阅局手上了。我们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进行颠覆检阅局的犯罪。我在卡利雍馆过着被八音盒包围的生活，也是为了筹备犯罪的掩护。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的心弦不曾被犯罪以外的事触动。在我女儿死去的那晚也没有半分悲伤。在我得知女儿的死与犯罪相关时我甚至与有荣焉，因为我如愿以偿。”

天啊……

不。我跟这个人绝对不同。

“原来如此。”江野听了仓卖的告白仍维持冷静，“因此你利用了悠悠。”

“利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做的是培育，将她培育成改变世界的‘凶手’。”

“这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问道。

“她是高贵无比、奏响名为犯罪之曲的八音盒。她就是少女八音盒。”

仓卖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让悠悠微启的双唇阵阵发颤。

“悠悠，你既不是人也不是音乐。你是‘凶手’。”

“悠悠是‘凶手’？”

“没错。悠悠，我不是教过你那只右手的用法吗？那些机能当然不全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你的右手是义肢，是八音盒，同时也是凶器。我教你的几个机能，是杀人的方式。”

悠悠摇头否定他可憎的话语。

我觉得自己终于了解老人的意图了。仓卖想要让悠悠代替他，获得他自己没能获得的东西。

“我还有许多必须教导她的事……谁能料到少年检阅官竟然来到卡利雍馆。这真是天大的失算。我本以为这一天将会在很久的未来到访，岂知命运的时钟早了一步。都怪有人打小报告。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去告密……但悠悠还没完成。总之我必须让悠悠逃走。”

“你之前告诉我们那些放走悠悠的理由，全都是假的啊。”

“不是假的，我的确想让她远离检阅官。我只是跟你们隐瞒了一些真相。”仓卖不再流露笑意，“我不甘让悠悠离开我的掌心，然而我也觉得这反而是个试炼悠悠的好机会。只会窝在宅邸里听音乐，绝无法成长为‘凶手’。让她成为犯罪者遭受追捕应该不错……好在她去了本土就会被敌人包围。要是她轻易就被追兵逮捕，就表示悠悠不是那块料。要是她能逍遥法外到风波平息就及格了。”

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悠悠时的情境。

当时我压根也没想到，悠悠背负着如此残忍的命运。

“我处于随时可以了结事态的立场。我只要跟检阅官交出‘冰’的戈捷特，就能证明悠悠的无辜。我只要把拥有戈捷特的罪行赖到时雨头上就好。我故意把戈捷特放在塔里，就是为了方便嫁祸给平常会使用塔的他

们。他们还有走私书籍的嫌疑，最适合背黑锅。若是戈捷特是在塔里发现的，被烧毁的地方也仅限于塔。我打算等问题解决后前往本土迎接悠悠，然而出乎我意料的事态再度发生。悠悠才过一天就回到卡利雍馆。我原本还说了重话把她赶出去……事情有点不太对劲。至少悠悠本身不会选择回到卡利雍馆才对。克里斯，关于这点虽然也是你们推了她一把，我却不得不认为还有别的理由。不久后我听说牧野遇害，于是我明白了一切。”

仓卖的表情充满了自信，堪称是知晓一切的人才有的从容。

“是的——悠悠以‘凶手’的身份回到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海墟发生的连续杀人案，凶手就是悠悠。”

悠悠畏畏缩缩地后退一步，从我的身边离开。冰冷的空气钻进我与她之间。

“悠悠是凶手？这怎么可能！她可是跟我们一起回到这座海墟的。牧野先生则是在我们渡海前一晚遇害，当时悠悠可是跟我们一起待在本土哦？”

“她用了诡计。”

“诡计？”

“我曾经跟悠悠说过水底道路的事。除了她以外，没人知道水底道路。所以我判断她用水底道路前往本土，这也是我的原意。但我错了。悠悠没走水底道路。”

“那悠悠又是怎么去到本土的？”

“她搭了检阅官的船。”

“可是在悠悠离开以后，刈手他们检查时船都还在……”

“她为了不让检阅官发现她开船逃跑，特地等到检阅官来检查。检查完再把船偷偷开走就成了。”

启动那艘船不需要钥匙。只要有心，谁都能偷偷开走。然而悠悠真

的有办法发动船吗？

“悠悠她自己大概只是想瞒过追兵吧。至少她当时应该没想过那艘船能用来制造不在场证明。悠悠搭上检阅官的船渡海后，在本土某处停船，往镇上逃。”

我与悠悠就是在当时相遇。

我很难认同我跟她的邂逅是经过计算的，因为当时她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

“可是……我们那一整天都待在一起。”

“你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全都黏着彼此。”仓卖立刻接话，“悠悠在夜深以后，悄悄离开你们身边，独自回到船上。此时悠悠已下定决心要成为‘凶手’进行犯罪。克里斯，这恐怕是因为她认为你可以利用。”

“哪有这种事……”

我望向悠悠。悠悠仍呆呆地凝视着右手。

“悠悠在晚上搭船回到海墟，此时她撞见了企图逃跑而来到栈桥的牧野。我不清楚悠悠起初是否有杀害牧野的打算。但既然被他看见了，就只能杀了他。悠悠用绳索与船将牧野的尸体插上灯塔以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你们身边。”

悠悠也符合刈手推理的条件。

但我很难想象昨天早上还跟我在学校走廊上问好的她，先杀过人才跑回学校。

我实在……很难想象。

“矢神先生的命案呢？悠悠才不可能把矢神先生推下去。光靠她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对抗矢神先生。说起来她根本没空跑去那栋大楼。”

“很难说吧？矢神死的时候，悠悠应该有一段时间独处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忽然回想起来。

那是在中午过后。我们在收藏室寻找戈捷特，悠悠突然跳出阳台，独自消失在森林里。她要去拿被她带出门的八音盒。我在废墟城镇才追

上她的脚步。在此之前她的确都是一个人。

矢神死亡的大楼与我们汇合的废墟是同一个方向。全力冲刺或许可以在两地来回。

是的……以她的脚力来说。

“悠悠很确定矢神去了藏书处。悠悠比矢神早一步来到海岸大楼爬上梯子，事先将架在五楼深谷上的桥推下去。这么做可以想见矢神会待在五楼深谷前不知所措。此后悠悠从四楼窗户进入建筑物，藏身其中。不久后矢神来到大楼，他一如预期在深谷前驻足。见到他这个模样，悠悠只要冲出去把矢神推下去即可。这点小事孩子也办得到。”

“哪有这么简单！”

“只要用上她的右手，悠悠就办得到。”

我与悠悠分开才不过十分钟。她真的有办法在这段期间埋伏杀害矢神再返回吗？

“时间太短了，悠悠做不到。”

“悠悠知道一条她专属的捷径，那大概是一条连我都不知道的秘密通道。毕竟悠悠似乎常常在那一带晃荡。她一定是在找可以用来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道路。”

“才不是……”

我绝不能认同仓卖的推理。

我触碰悠悠的手，希望她亲自否认。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地皱着眉头，再次机械式地摇摇头。

“那高塔的密室杀人呢？”我逼问仓卖，“塔毋庸置疑呈现密室状态。悠悠绝对没有办法杀害时雨。”

“这并不难。关于脚印，只要在下雪时往塔的方向移动，隔天早上脚印就会被掩盖了。”

“你的意思是她在下雪时潜藏在塔中伺机行动吗？但不管对方是谁，时雨先生都会注意到塔里躲着其他人。”

“是吗？要是有个时雨不会注意到的躲藏处呢？”

“没有那种地方。我跟江野调查过了。”

“不，有一个地方符合。”

“……那是哪里？”

“是屋顶。悠悠爬到钟楼外，躲在三角屋顶上。”

“这不可能。我实际见过屋顶，屋顶的斜度实在没办法供人藏身。再说当时在下雪，踩在上面应该很危险。”

“但那里是唯一的藏身之处。你应该也知道悠悠身段有多么轻盈。别人办不到，只有悠悠办得到。所以除了悠悠以外，没有人能够杀害时雨。”

“你胡说！”

“我倒是觉得很有逻辑。时雨当然也会爬上钟楼确认有没有人躲藏，但他没见到任何人的身影就放心了。要是他去室外确认屋顶上方，说不定就能逃过一劫。或者他如果注意到某一扇窗户没上锁，说不定就会发现‘凶手’躲在屋顶上。”

我照着仓卖的说明想象起昨晚躲在塔上的悠悠。

悠悠在飞舞的雪花中藏身于屋顶上。不久后她悄悄溜回塔里，从梯子架设的地方向下望，应该能见到待在塔内的时雨身影。

“凶器早就放在手边，是八音盒。接着只要等时雨为暖炉点火的那一刻，把八音盒丢下去就行了。悠悠大概认为这是对付小心翼翼的时雨最好的办法。”

即使悠悠使用这个办法成功杀害时雨，她还是必须溜出完全上锁的高塔回到宅邸。

这真有可能办到吗？

“使用八音盒当凶器还有一个理由。”仓卖说道，“它同时也是制造密室的道具。”

“用八音盒制造密室……”

“只要用一条略长的线就行。”

“光是拉一条线过去，没办法牵动门上的栓。”

“该锁上的不是门，而是钟楼的窗户。先将尾端打了一个套环的线勾在窗户的把手上，再将长度充足的线的另一端，绑在八音盒的音筒上。接着把八音盒的发条上紧，准备工作就结束了。悠悠拿着那个八音盒钻出钟楼的窗户后，将八音盒丢进窗子里。接着她迅速关上窗户。八音盒掉落时，线会变得紧绷，把窗户的锁向下扳。而八音盒本身会从钟楼掉进塔里，混入其他摆在塔里的众多八音盒之中。由于那个八音盒上过发条，音筒会继续旋转，在发条松开之前将会自动回收线……”

我按照仓卖的说明想象起那个场景，心中也的确浮现出我当时所见到的相同密室。

“悠悠靠这个手法制造密室之后，从高塔的屋顶跳下长廊。这距离虽然略高，但想必难不倒身轻如燕的悠悠。毕竟我会看上她，比起歌声，更是因为她强健的身体与轻巧的身段。她回到宅邸时仍在下雪。悠悠便是像这样制造密室，企图逃脱罪嫌。”

“但悠悠昨天晚上跟美雨一起待在房间里，她有不在场证明。”

“在听到声响之前，美雨都在梦乡之中。悠悠在这段期间前往高塔结束犯罪行为，在雪停前回到房间。就这么简单。”

仓卖口中以悠悠为真凶的连续杀人事件在此划下句点。

“那你怎么说明时雨的推定死亡时间？根据江野的检验，他的确是在雪停后遇害的。”

“说起来他又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死亡时间的？是看尸僵的程度吗？如果是这样，我必须说他的验尸结果出错了。我看暖炉的火大概只燃烧了一瞬间，塔内一直呈现低温状态。因此尸体现象进行得较为缓慢，死亡时间才会判断得比实际行凶时间要晚。”

仓卖的说明充满意外性，也证明了诡计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看起来其难无比的密室，似乎也真的被他的说明揭穿了。

而在他的故事里，凶手只可能是悠悠。

“悠悠。”我轻轻呼唤她的名字。

悠悠有些吃惊，回望着我。接着她用力地摇头否认犯案。她的眼神拼命向我陈诉自己的无辜。

“我知道的。”我尽全力对她挤出笑容，“悠悠不是凶手。”

“你又有什么根据？”仓卖的话语宛如刀刃般指向我们，“异国少年，你要记清楚。在你深爱的推理世界中，光靠感情是无法推翻逻辑的。”

“动机呢？你倒是说说看悠悠为什么要杀死时雨先生他们啊？”

“复仇——除此之外绝无可能。”

“你的意思是悠悠帮佣时被时雨先生他们欺负得很惨，所以才杀了他们？”

“不，悠悠不是为自己报仇，而是为了她的父亲。如果悠悠真的是那个做八音盒的天才的遗孤……她应该就是要代替父亲完成复仇。时雨是曾经谋害父亲旧情人的家伙。他的党羽矢神也是同罪。牧野虽然与当年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日后却也成了时雨等人的爪牙，与走私书籍跟杀害佣人密切相关。或许杀害牧野只是突发事件，然而将他们从世界上抹消，是悠悠成为‘凶手’以后最先选择的犯罪。她大概是想清算过去投入新生吧。”

“那只是你的想象。悠悠才没有杀害他们！”

“克里斯，你还不懂吗？我必须让拥有‘记述者’戈捷特的你见证真相。你必须承认这个真相。”

“……由我来见证？”

“没错。用我们的真相，来告发检阅局谋划的卡利雍馆杀人事件的假像。检阅局的权威将因此崩塌。你要让所有人明白检阅局并非永远正确，你要写下改变世界的真相。”

“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克里斯，你办得到的。用真相改造世界吧。”

仓卖为了威胁检阅局的地位，自愿承受真凶的指控，给刈手等人虚假的真相。这是个以推翻为前提的结论。检阅局在仓卖的精心布局下，犯下了无可饶恕的错误。

而我要是写作以悠悠为真凶的书籍，说不定就能动摇检阅局的权威。人人将会质疑检阅局准备的真相，他们的行为或许失当将广为人知。

但这真的是我该做的事吗？

改变世界的故事。

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棒。一如仓卖衷心盼望，或许我在心底也渴望着这种故事。

但这是唯有我办得到的事吗？

照抄某人所准备的真相，真的是我的任务吗？

“你要是无法接受，我就让你见识故事的结局与开始吧。”仓卖缓缓站起身，接着以至今我们不曾听过、清晰而富含坚定意志的声音高喊，“悠悠，你过来。这是你最后的差事！”

悠悠大吃一惊地肩头一颤，胆怯地缩着身体僵在原地。随后她垂着眼望向我。

“悠悠，你用不着过去。”我说。

“快，悠悠，来吧。”

仓卖向悠悠伸出了手。

悠悠盯着他的手。就是这只手将她带出孤儿院，将她的右手改造成“凶手”。而四年来对她宠爱有加的，也是这只手。

“悠悠，你该做的事只有一件。”

仓卖的表情极为平静慈祥。

“你现在当场杀了我吧。”

悠悠倒咽一口气，向后退了一步。

“这么一来你就会成为千真万确的‘凶手’。克里斯也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吧。”

“仓卖先生，你这是什么话！”我赶紧将视线从仓卖身上别开，“悠悠！不可以！”

我的声音真的能传进她的耳朵里吗？悠悠将自己的右手抱在怀中，又往后退了一步。

“悠悠，不可以别开视线。”

仓卖爬上略高一层的屋顶边缘，站在仅一步之遥就会坠落的位置转过身来。

矗立于死亡边缘的老人，看起来已经风烛残年。他受到大楼狂风翻搅的身影，俨然就像是因长年风吹雨淋而腐朽的废墟一部分。

“要是你拒绝，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是要直接杀了我还是间接杀了我，你自己选吧。”

老人的身体看起来随时都会倒向空中。

“呜呜！”

悠悠抽开手，从我的手中逃出。她准备奔向随时会坠落的老人身边。

“悠悠！”我叫住悠悠。

她在距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悠悠的表情交杂着困惑与焦躁——再不赶过去，仓卖就要死了。

“仓卖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逼迫悠悠！”

“我活得太久了。”仓卖的视线穿透我的身体遥望远方，兀自抒怀起来，“但要是能为后世留下名为犯罪的音乐，一切都值得。我的工作将在成为‘凶手’的受害者以后告终。悠悠，你就杀了我吧。你的生存理由就是在犯罪史上留名。现在就在这个地方留下你是杀人犯的证据，然后推翻检阅官捏造的真相吧！”

“拜托你不要这样！”我靠近悠悠，想将她拉回身边。

“不准过来！”老人大喝一声，“让悠悠自己选择生存之道。”

我的身体无视于我的意愿，为仓卖的话语驻足不前。

“悠悠，你是‘凶手’。你的右手具有足以勒死人的力量。你可以轻易掐住我的脖子。挥舞时则能成为钝器。你想打死我也无妨。或者你也可以用你的右手，把我从这里推下去。”

“呜呜……”

她的声音很沉痛。害她吟唱出这种声音，才不可能是正确的选择。

“悠悠，你大可以恨我。”仓卖突然温柔地呢喃起来。“在小小年纪就失去一切的你身上，铭刻‘凶手’这可憎音乐的人就是我。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你觉得拥有戈捷特的人真有办法在这世上度过平稳的余生吗？你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持续杀害他人。因为这就是你存在的意义。来吧，悠悠。别再迟疑，唱你的歌吧。”

难道悠悠就只能背负凶手的命运活下去？

难道她真的是卡利雍馆连续杀人案的凶手？

悠悠低垂着脸，泪水滑落脸颊。

没有声响也不留痕迹，她的泪水就这么消失在风雪中。

我想仓卖说的往事应该是真的。而他在音乐与八音盒的伪装之下暗中灌输悠悠犯罪者的教育，或许也不是谎言。

但——

“悠悠！我相信你！你不是凶手！”

我没办法帮悠悠拿出逻辑或推理，但我相信她。

悠悠抬起脸，以回问的目光注视我。见到我点头，她用左手擦拭眼角，腼腆地低下头。

“悠悠，你要是不杀了我，就无法自由。”仓卖骇人的声音再次朝向悠悠，“就算你停下脚步，你的命运仍然会取人性命。你必须明白自己不再是普通人了。”

悠悠将脸正对着仓卖，直直地望着他，横向摇头做出明确的拒绝。

她的白发在风中飘扬。最后，她对着仓卖深深鞠躬，她苍白纤细的喉咙同时鸣奏起零星的话语。不知是道别，是对从前的照顾表达感谢，还是骊歌的片段。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仓卖嘶哑地低语，向悠悠伸出的那只手无力垂落。

“或许早在那一晚，答案便已注定……”

他望着天空自顾自地嗫嚅道。接着他将视线转向悠悠。

“但是悠悠，你是‘凶手’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因为——你刚才这举动杀了我。”

仓卖说完转身背对我们，踩着宛如开门奔向户外的脚步，朝空中一踏。

“愿你们与犯罪同在——”

老人的身体转眼间便消失于视线之中。过了几秒，沉重的撞击声响彻雪中的废墟。

仓卖已离我们而去。人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跨越生死之境。

我觉得仓卖或许早已泯灭人性。他着迷于死亡与犯罪，沦落为检阅局预设的违规者。可能在这样的人生中，唯有打造悠悠这个作品，才是他自觉的生存意义吧。而或许他想在人生尽头用自己的死亡，换取作品的完成。

悠悠追着仓卖奔向屋顶的边缘，往下方探视。

“呜……”扭曲的不和谐音响起。那或许是她的哭泣，但也可能是她的哀号。

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才好。

“悠悠。”我试图靠近她，她却仿佛要逃离我似的随即跳上台阶。吞噬仓卖的天空直逼在她眼前。

“危险啊，悠悠！”

“呜——呜。”悠悠回过头来，仿佛在否定什么。

“你没有任何过错，我很清楚。所以快回到这边吧！”

“呜呜！”

或许她已经领悟到了。

领悟“凶手”将会借由仓卖之死变得更加完整。

但勇敢的她想必会有这个想法，要粉碎仓卖的野心并不难，只要破坏他的作品——也就是自己。

“不可以，悠悠！”

悠悠用围裙的衣摆擦干眼泪，露出无所畏惧的笑容。

——永别了。

她像是要将视线别开我似的朝屋檐的彼端探看。她深爱的玻璃泉此时应该也映入了眼帘。

“悠悠，你快回来。”

悠悠摇摇头。滑落双颊的眼泪告诉我，她已无法回头。

“悠悠……”

就在此时，我的背后传来稳稳踩在雪地的脚步声。

“仓卖只是把有利于自己的故事用‘真相’这个词包装，硬塞给克里斯。”江野开口。

我与悠悠同时望向他。

“江野，你也相信悠悠不是凶手吧？”

“我不具有能够信赖人的心。”江野冷淡地回答，“但我知道她不是凶手。”

江野的话让我增添不少信心。

然而悠悠仍伫立在死亡深渊旁，似乎无法决定自己的归所。

该跳下去，还是转回来？

“仓卖认定悠悠是真凶的故事里，刻意省略了几点说明。比如矢神命案里原本应该放在六楼的书，为什么会跟着矢神的尸体掉落谷底？悠悠难道有移动书籍的意义？”

“以仓卖先生的逻辑来看，可能是悠悠为了吸引矢神注意谷底，才会把书丢下谷底吧。”

“矢神才看不见谷底的书。他的视力非常差，以前他曾经把穿着少年检阅官制服的我认成刈手。我们可以断定他的视力差到会把我跟刈手搞混。仓卖说明过他因为往事而失去视力，但就算不知道原因，只要一起生活，任何人都会注意到他这项障碍。因此，凶手不可能是为了把矢神的注意力引到谷底才移动书籍。”

这样的话，是被害者自己移动书籍的吗？

但这么一来就与仓卖的说法互相矛盾。仓卖推测桥一开始就被卸除了。明明没有桥，仓卖怎么有办法将书籍从六楼运出？

无论如何，仓卖的假设都有漏洞。

“塔的密室诡计也说不通。”江野继续，“首先从塔顶跳到长廊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纵使是悠悠也不可能轻易办到。使用绳子应该有可能办到，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脚印。不管是悠悠还是其他人，只要有人抢在时雨之前进入塔内，自然就会留下脚印。很难想象时雨会无视这点。他在进入塔前，应该会先检查地面与长廊两边的门周遭状况，确认塔里有没有入侵者。”

“啊，对呀。”

“说起来悠悠根本不可能比时雨更早抵达塔前。因为昨晚悠悠比时雨还晚离开餐厅。仓卖不知道这件事，才会做出与事实矛盾的推理。”

这么说来昨晚大家聚集在餐厅时，第一个离开的人就是仓卖。所以他不清楚在此之后大家离开房间的顺序。

“埋伏在塔里伺机行动这方法果然行不通……但要是能隔门说服时雨先生让他放自己进去，诡计也就能成立了吧？”

“不可能说服他。对方可是呈现全面警戒状态。说起来无法言语的悠悠真有可能说服时雨吗？”

“说得也对。”

“仓卖大概是为了把她培养成纯粹的‘凶手’，刻意不教她说话与读写。他明明随时可以教她，却没这么做。这是因为剥夺情报是操纵目标最重要的手段。”

“悠悠不是因为精神上的打击才无法言语的吗？”

“那可能只是仓卖灌输她的错觉。”江野做了残酷的宣告，“然而这件事却证明她不是凶手。她看不懂文字，因此她无法撕下吟咏月的诗句那页献给尸体。”

仓卖的说明中，没提到关于献给尸体的诗。

“光是知道月亮这个词汇，或许悠悠还办得到。但被发现的诗集是外文书。假如有人教她应该也能辨认，但她身边也没有教她的人吧。就算有也只可能是仓卖，然而他对这点却没有任何说明。”

仓卖如果想强化自己的理论，就应该事先强调自己教过悠悠月亮这个词汇。但关于这点他却只字不提。

“再来，我调查过所有掉在尸体周围的八音盒，却没见过音筒上缠着线状物。也就是说仓卖说明的诡计不成立。”

仓卖的说法只是用来对抗检阅局，并不是为了解决案件。因此就算逻辑上有瑕疵，只要我跟悠悠听信了他的说词，或许也就足够了。

但他为何要为了虚假的真相抛弃性命？

或许仓卖对于悠悠是真凶的理论深信不疑。他的故事透出一种以悠悠为杀人犯做前提再拼凑出案件全貌的异常感，或许才因此无法注意到理论之中的小破绽。

“这下你也知道了吧，悠悠？”我向宛如结冰般凝固在原地的悠悠喊话，“这世上从没有否定你存在的真相。”

悠悠一脸泫然欲泣地看着我。她拼命故作坚强，硬是忍着不流下泪水。

“要推翻卖先生准备的结局，就需要悠悠。要是没有悠悠，就找不到属于我们的答案。”

我向悠悠伸出手。

悠悠突然仿佛失去支撑似的跌坐在原地，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哭了出来。

我至今没听过她发出这种声音。

“回来吧，悠悠。”

悠悠摇头拒绝。

“悠悠的戈捷特才不是罪犯的证据，那是推理的结晶。要是我创作推理小说，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以任意阅读的话，悠悠的戈捷特就会失去效力。我可以为悠悠打造容身之处，一起去寻找新的容身之处吧。”

“呜……呜……”悠悠抽抽噎噎地拼命抹干眼角。接着她通过指缝忧心忡忡地仰望着我。

“来吧。”

我的手碰到她的指尖。

就在此时地面摇晃起来，空气发出刺耳声响。

略高一层的屋顶边缘仿佛被半空揪着开始倾斜。

钢骨发出凄厉的声响。

脚边水泥地上怵目惊心的龟裂开始扩大，吞噬了积雪。

这栋大楼终于来到了倒塌的那刻。

悠悠脚下的地板化为瓦砾开始坍塌。

“悠悠！”

我抓住悠悠的右手。她的右手摸起来像是机械，但确实就是悠悠的手。

她反射性地朝我的所在位置纵身一跳。我勉强接住她差点就要被吸入龟裂内的身体。

脚下的地板接二连三崩塌，虚空紧追在我们身后。

粉尘将我们团团包围。

“动作快点！”

大楼似乎开始整体大幅倾斜。我脚边的地面也正向外歪斜起来。

我绝不能放开悠悠的手。

“江野！快下去！”

江野试图捡起丢在顶楼的手提箱。他似乎是在第一次摇晃时不小心松了手。然而地面大幅倾斜，不怎么方便过去捡拾。

大楼更加倾斜，就要引导我们坠入深渊。

此时江野的手提箱正好随着雪滑过我的脚边，我的左手迅速捞起它。

我们连滚带爬来到楼梯口，一口气冲下楼梯。建筑物的内部布满了无数个来时还没见到的裂痕。我们冲出大楼，逃离从天而降的细碎瓦砾之雨，跌跌撞撞地远离大楼。

回头一看，我见到仓卖倒在玻璃泉旁边。

崩塌大楼的外墙化为巨大石块朝该处压下去，仓卖的身影就这么连同玻璃泉一起消失于粉尘之中。

翻腾的尘埃中，还能见到闪耀着七彩光辉的玻璃碎片飞扬。

回到卡利雍馆，美雨哭哭啼啼地迎接我们。她似乎很担心我们步上时雨的后尘，被仓卖杀害了。她也相信仓卖就是真凶。

我暂时将悠悠交给美雨，跟江野一起前往刈手的房间。

我们告诉刈手仓卖招出有关“冰”的戈捷特的事实，以及他选择自我了断。

刈手似乎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交给前辈收尾果然是正确的。仓卖留下的戏言我就当作没听到吧。我们守住了真相，对检阅局的报告就由我刈手负责。顺便一提，刚才我已将‘冰’的戈捷特烧成灰了。这下一切都结束了。辛苦你了，前辈。”

“请问……”我战战兢兢地开口，“我们又该怎么办……”

“虽然我很想好好地质问你一番，但既然顺利发现了‘冰’的戈捷特，我刈手将会遵守约定，请检阅局不再追究在本土发生的状况。”

“真的吗？”

“只不过当局想必会比以往更加关注克里斯提安纳这个人。”

“什么……”

“只要你不跟我们作对，就不用晚上躲起来瑟瑟发抖。只有做过亏心事的人才会害怕。你说是不是，前辈？”

江野不怎么关心我们的话题。

在一段沉默之后，江野突然开口。

“刈手，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找‘冰’的戈捷特吧？”

“为什么这样问？”

“‘冰’的戈捷特放在塔里，跟书籍不一样，极易发现。但你却没找到。还是你根本故意不去找？要是你来到这里的那天就找到戈捷特，或许就不会有人死了。还是说你明知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还故意没有动作？”

“前辈这是什么话？”刈手把椅子拉近自己，将下颌靠在上面，“我们没有预防发生命案的义务。谁死了都无所谓……只要最后能找到戈捷特，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刈手的作风。”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呢……”刈手还在装蒜，视线飘向墙壁，“我们怎么会有除了任务以外的目的？任务可是我们少年检阅官的生存意义。”

江野跟着刈手别开视线，噤口不语。

“话说回来，听说最近检阅局内部不太平静。据说我们的伙伴之中，出现了质疑检阅制度的人。导正者与怀疑者……前辈你属于哪一边？”

两名少年检阅官的视线交错。

“……我这问题真傻。前辈可是守住了我们的真相嘛。”

刈手的口气就跟平常一样慵懒。然而他的话语中却隐含着威胁我们的尖锐。我拼命维持平静。

他该不会知道我们的秘密吧？

“前辈能体会相信他人的感受吗？”

“不能。”

“这样啊。”刈手宛如陷入梦乡般闭上双眼，“我刈手倒是能够体会，因为我相信前辈。”

刈手露出微笑。

我则是越来越搞不清楚状况。

导正者与怀疑者。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那么，我们后会有期。”

宅邸的接待室感觉比我们初次造访时空旷许多。时钟正指着下午一点。阳光隔着窗帘洒落室内，盘片式八音盒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美雨跟悠悠紧依着彼此坐在沙发上。两人都失去血色似的一脸铁青。

“悠悠似乎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背负了很沉重的负担。悠悠，对不起，我都没有发现。”

美雨同情地俯视着悠悠的右手说道。悠悠笑盈盈地回应美雨。

“检阅官说塔跟宅邸都要烧掉。看来他要是不彻底毁掉就不罢休。检阅官果然不是好东西。”美雨在江野面前说话也毫不顾忌，“听说过一阵子本土会派人来支援，来支援的人会把有里哥带回本土。有里哥现在被绑在工作室的柱子上睡着了。”

虽然有里让悠悠遇险，又对时雨等人的犯罪知情不报，我却无法憎恨有里。至少他原本应该也是个喜欢制作八音盒的工匠。

“美雨小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很想留在这里，但也没办法了。这里就要烧掉了……所以，我

现在要打包行李。虽然没有多少东西。等到支援的检阅官抵达，我打算搭他们的船去本土。先不提我，悠悠你要怎么办？”

“呜……”

“你迟早都必须离开这座海墟，你没办法在这种地方独自生存。”

“呜——呜。”悠悠虚弱无力地摇起头来。

“什么？”美雨瞪大双眼，“难道你打算留在这里？你在想什么啊，悠悠。留在这里根本没有好处。”

被美雨叮咛的悠悠失落地垂着肩膀。或许她还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海墟在这个世界求生。

仓卖在临终前为悠悠的心上了发条，便离开了她。他是想为这个世界献上名为“凶手”的乐曲。

然而她的八音盒仍然没安装音筒。

从今以后，悠悠真有办法带着“凶手”的戈捷特生活下去吗？

“你还有时间思考。不管选择哪条路，都该是悠悠你自己作主。自由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再说你差不多也过了别人为你安排道路的年纪了。”美雨努力以开朗的语气说道。悠悠没点头，只是紧闭双唇。

那副寂寞的表情让我预知了离别。与她度过的这几天内，那是我见过她最成熟的表情。

“对了，你们要什么时候回去？”

我窥探江野的表情。他没听进我们的对话，正望着时钟。

“我想尽快动身。”我说。

“哎呀，你不慢慢来吗？事情不是都办完了？”

“本土还有人在等我。”

“原来如此，很棒啊。还有人在等你。”美雨说完便从沙发起身，“那我们该说再见了。”

“江野？”我呼唤他。

“也对，回去吧。”江野拿起手提箱。

“我送你们到海边。悠悠也一起来吧。”

我们走出宅邸。

天空布满被切得细细碎碎的云片，缝隙中可以见到鲜明的青空。雪开始融化，就像是柔软的甜点。我们朝海边迈进。

我转身回头仰望白色宅邸。

我虽然只在这间豪宅度过一夜，一想到这里总有一天会被焚毁，就感到依依不舍。

我将宅邸烧毁前的模样深深烙印在眼中。

不久后我们抵达海岸边。

海面风平浪静，开船出海应该没问题。我们并列在岸边眺望大海。

船还停在冲上柏油车道时的位置，没被高浪卷走留在原地。

我们所有人合力将船推到海里。积雪还留在地面上，因此光靠我们的力气也能推动船。

我率先翻进船里。

江野还是老样子，经过反复犹豫才终于跳上了船。

悠悠没跟我们上船。

悠悠与美雨从后方推船，把船送到离岸边更远的地方。

“你们虽然很奇怪，但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或许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保重啊。”美雨双脚浸在海水里向我们道别。

“悠悠，你不跟他们道别吗？”美雨温柔地将手靠在悠悠的肩头，“人家很照顾你呢。”

“悠悠。”我呼唤她的名字。

波浪一点点拉开我俩的距离。悠悠双腿插在海水中低垂着头。海水的气味令我感到怀念，也感到寂寥。

我们正慢慢离开岸边。

接着悠悠慌慌张张地前进到海水及膝的深度，推着我们的船。黑色

的裙摆宛如花朵般在水面绽放。

“呜！”

“悠悠，我能明白你的心情。等你整理好海墟时光的回忆，我随时欢迎你。我们一起去寻找音乐吧。我等你，我们约好了。”

我伸出右手，她见状便露出喜悦的笑容，握住我的手。

那绝不是杀人魔的手，而是将我俩紧紧相连的手。

“悠悠，再见。”

“呜呜！”

我挥手向悠悠、美雨以及海墟道别。

一开启引擎，船转眼间便朝海岸远去。悠悠直到身影消失之前都还在挥手。我握住船桨朝本土前进。

我跟江野抵达本土后将船拉上岸，拆除船外机。这些东西重得我们根本搬不动，于是我们直接将它们丢在原地，去找造船厂的老先生。他开开心心地迎接了我们。

“船派上用场了吗？”

“是的，帮了大忙。”

“我就知道。”

我们挥别老先生，踏上车道前往学校。

那里是我的回归之处。

我不用再担心会被人追赶，不用害怕任何事物。这感觉有点奇特。我最近一直过着被人追赶的生活，都感到理所当然了。只不过我身为戈捷特的持有者，被追赶也是无可奈何。

未来的悠悠是否也会落入跟我一样的命运？

悠悠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住处、平静的日常与未来。仓卖为她准备的未来毁灭了，同时又有许多事物从她手中流失，就只剩下她热爱的音乐。

但她会唱歌。这是一项无可取代的才能。她有朝一日还能学会新的

歌曲。

悠悠或许还不确定该不该来到本土生活。说不定她以后会害怕起自己“凶手”的那一面。

到了那个时候，就让我听她唱歌吧。

仅仅是有人听她唱歌，她大概就能了解歌唱的意义。至少也比独自歌唱要好一些。

我与江野爬上微微积雪的上坡。坡道上方是一片青空，仿佛翻过这条坡道，就能直接登上天空。

“克里斯。”江野边爬边仰望着坡道，突然叫了我的名字，“你信得过我吗？”

“这还用说。”我反射性地回答，“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因为我对相信这个行为没什么概念。”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可以通过相信某个东西而获得心灵支柱来勉强活下去。只是我总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才好。”

“那要是你相信的事物背叛了你呢？你会因此失去心灵支柱吗？”

“或许会吧。但我觉得不只有我是这样，所有人都是。”

“如果是这样，我很难跟你说出真相。”

“真相？你该不会是指这次的案件吧？”

“没错。你应该很难相信在海墟发生的事件真相。真相很可能会背叛你。”

“即使如此我还是有义务知道。这是为了过往所失去的东西……”同时也是为了以后将失去的事物。“没关系，不管真相再怎么难以置信，我都会相信江野。”

吹向海边的风冰冰凉凉地很舒服。这股风与海墟的不同，没有那种凝滞的沉重感。

“好。我就按照顺序依次说明。”

“第一个遇害的是牧野先生吧。那件案子就跟刈手的推理一模一样

吗？”

“使用船与绳子吊起尸体的部分应该是事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但在细节上还有必须考究的地方。”

“比如说？”

“通过连续杀人事件，我发现凶手往往以和目标物保持距离为前提来策划行凶。到了后来时雨命案这点特别明显，而我认为牧野命案也不例外。可能的理由有好几个，不过凶手似乎认为自己跟目标无法面对面对抗。”

这点与刈手推测凶手是比遇害的被害者们还要瘦弱的人一致。正因如此，将尸体插在灯塔上企图摆脱嫌疑的论点也不矛盾。

“哪里不对？”

“没有不对。只是在这种状况下，凶手把牧野叫出来杀害太过直接了。”

“也对。我记得刈手说明凶手是把牧野先生弄昏杀害以后，再把尸体插在灯塔上……”

“凶手没有那么积极。尸体被插在灯塔上大概只是个结果，凶手一开始并没有这个目的。”

“怎么一回事？”

“比方说凶手察觉牧野想搭检阅官的船逃出海墟，于是他抢先来到船上，先把牵在船上的锚绳中间绕过灯塔，垂落悬崖的两端其中一边系在船上。另一端打成绳圈藏在手边。接着凶手披着塑料布之类的东西躲在船内等待牧野。此时牧野来了。牧野大概没发现凶手就上了船，要朝海的方向行驶。船一开动凶手立刻现身，在牧野脖子套上绳圈。这是凶手唯一直接对牧野做过的事。接下来他只要代替牧野操纵船只即可。船会把牧野的身体吊上灯塔，最终形成了如刈手推理的状况。”

“原来如此……灯塔跟船可以视为一种巨大的凶器。”

但这只是细枝末节的观点不同。知道了这件事，也无法成为锁定真

凶身份的关键。

“牧野先生的口袋里放了诗集的一页，那也是凶手做的吗？”

“附在尸体旁的月之诗不是单纯的疯狂举动。诗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要的意义是？”

“那是凶手给下个目标的恐吓信。那张诗集既然是从书籍上撕下来的，就表示凶手知道书籍藏在哪里。因此看出含意的矢神与时雨才会吓得脸色发白。要是凶手举报他们隐藏书籍的地点，自己将会身败名裂。”

回想起来得知现场发现月之诗的时雨，看起来明显失去冷静。他无疑受到震撼。

“所以在此之后，矢神宁可打破外出禁令也要赶往藏书处的海岸大楼，也就合情合理了。他大概想直奔藏书地点确认吧。而这正中了凶手的下怀。凶手靠月之诗蛊惑了下个目标矢神，把他引至自己预期的地点。”

曾有人目击矢神与时雨在得知牧野遇害后发生口角冲突。时雨或许察觉到月之诗是凶手的圈套，才想制止矢神。然而矢神却不听劝跑去大楼。体格占优势的他大概觉得自己就算撞见杀人犯，也能将对方制伏吧。

“所有的命案全都环环相扣。最初的牧野之死，成了引诱矢神前往大楼的关键。”

江野的说明逐渐转向矢神的命案。

“时间是下午四点，太阳即将下山。再加上天候不佳，那一带开始变得很昏暗。但矢神大概是太心急了，没带照明灯就匆匆赶往大楼。但就算他带了照明灯，也未必能注意到凶手的圈套。他一边警戒一边前往六楼的窗口。”

“书是藏在六楼啊？”

“没错。所以他准备像平常那样走过架在五楼深谷间的桥。然而走到一半，他就摔落谷底。”

“是凶手把他推下去的吗？”

“不，站在那边把矢神推下去可不简单。周围没有可以屏蔽视线的物体，马上就会被他察觉。就算凶手像仓卖所说的那样躲在四楼，也很难把握推落矢神的绝佳时机。”

“那凶手到底……”

“凶手在桥上设置机关。”

“桥上？”

“矢神他们原本使用的桥是用厚重板子加工的坚固桥面，既不会轻易损坏，也很难动手脚。事实上掉落深谷的桥本身没有什么异样，甚至也没有损坏。然而桥上一定有某处设下了导致矢神摔死的陷阱。那么凶手又是怎样制造陷阱的？我认为陷阱跟杀人现场不自然散落的书籍有关。”

“书籍与陷阱有关？”

“书这种东西是把许多纸粘在一起做成的。”江野突然说明起来，“假设这里有两本书，把它们的纸一张张地交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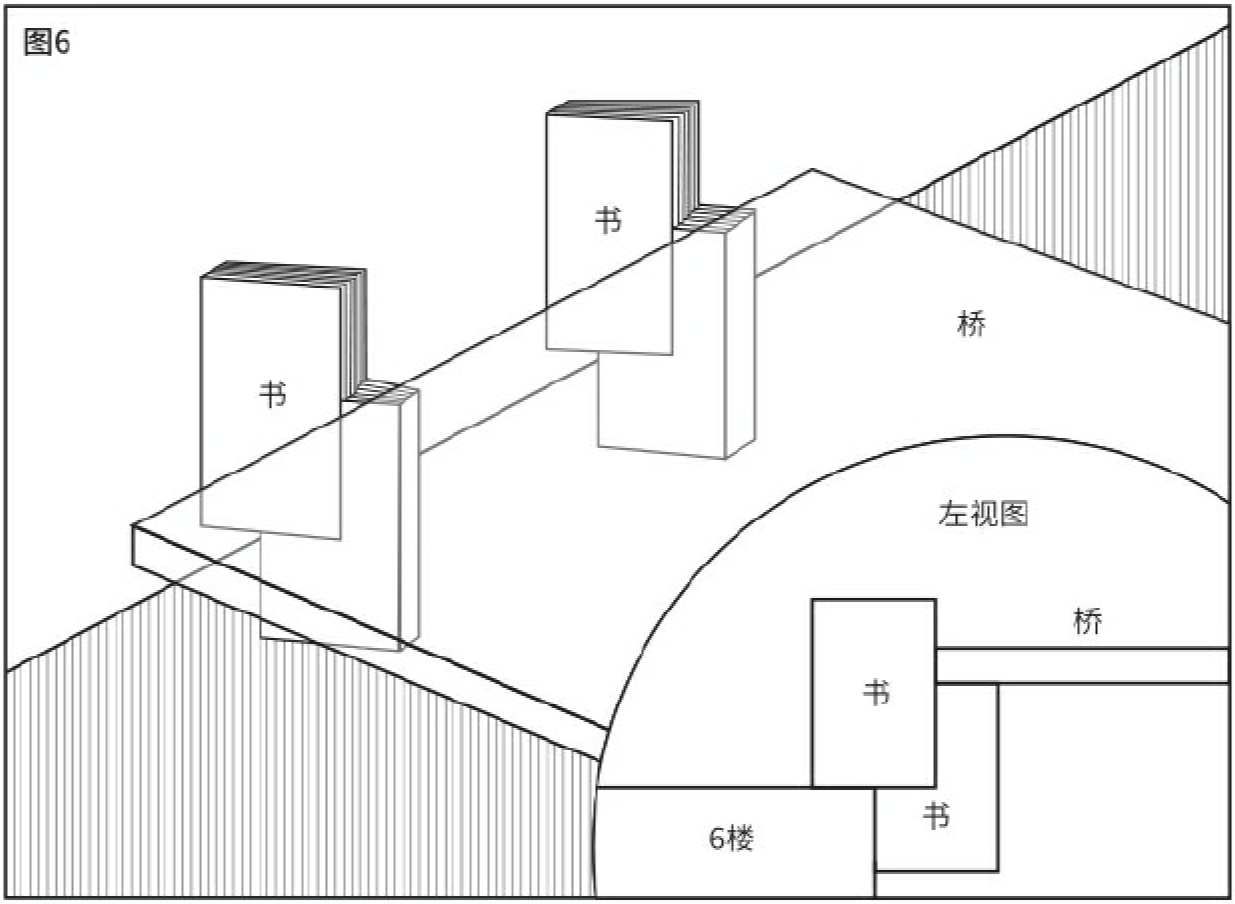
“会变成厚厚的一叠纸吗？”

“你说对了。但实际上并不会成为一迭四边夹得整整齐齐的纸。书籍这种东西每一本都有称为书脊的侧边，由于书脊是用胶水或丝线装订，唯有这个部分无法重叠。”

我压根没近距离见过书籍，因此江野的说明也难以让我具体描绘出那个样子。

“这交叠在一起的两本书，会呈现难以用手拉开的状态。这是因为层层叠叠的纸产生的摩擦阻力变大了。而要是将两本书错开一半上下交叠，书会长成什么样子？我打个比方，书会形成钩状的砖块。”（参照

图6）



“唔……我不太懂。”

“你想象成两块错开一半叠在一起的红砖头就好。”

“好。”

“凶手做了好几个这种钩状砖头，配合桥的宽度架在深谷边缘。以那栋大楼来说，他是架在六楼那端。接着凶手先过桥回到四楼那端，将桥移开，把桥靠在刚才放的钩状砖块上头。”

“凶手用书撑住桥？”

“没错。书籍打造的钩状砖块足以支撑木板打造的桥。然而光是这样设置，矢神也会在另一端见到莫名其妙立在地上的书籍。所以凶手为了掩人耳目在桥上又放了几本书，用来鱼目混珠。只是考虑到矢神的视力，他或许没必要这么谨慎。到头来矢神见到的景象，则是原本应该藏

在六楼藏书室的书本胡乱堆在桥上。”

“而矢神先生一无所知地踩上桥，结果连人带桥摔落谷底。”

“书籍的机关大概调整成可以撑住桥，但人走上去就会松开的程度。只要改变交叠的纸张数量，就能进行微调。桥一掉下去，包含机关使用的书也会跟着全部落入谷底，于是形成了我们见到的状况。原本藏在六楼的书会移动到五楼的谷底，也是因为被凶手运用在陷阱上，随着矢神一起掉了下去。”

矢神之死与尸体周围散落书籍的理由就这么解开了。既然凶手事先设下陷阱，推估死亡时间时的不在场证明自然也不成问题。

凶手似乎很清楚矢神等人平常会使用木板桥，否则行凶计划不可能成立。

“然而事到如今也找不到这个诡计的证据。因为所有书籍全都被我跟刈手烧掉了。”江野感叹地陷入沉默，接着继续道来，“我或许应该调查得更详细，但我却以检阅官的任务为优先。这点可能也包含在凶手的计算内。也就是说他看准只要将书籍运用在诡计上，检阅官就会自动帮他处理掉证据。”

“就连检阅官的行动也被算进行凶计划里了？”

“凶手利用检阅官来湮灭证据。告密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本人。他向检阅局举发戈捷特，刻意找来少年检阅官。”

“告密的人不是牧野先生啊。”

检阅官被罪犯利用，江野恐怕也是头一次碰上这种事。他是否会感到荣耀受辱？或者他也可能不痛不痒。他的眼神没有一丝变化，一如往常般漆黑深邃而清澈。

“我按照惯例遵守发现书籍立刻烧毁的命令，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线索。因此我晚了一步才得出矢神一案是肇因于死亡陷阱的结论。这或许正是凶手的目的，因为凶手还准备了另一个死亡陷阱。要是有人察觉到某处说不定安装了设置型的陷阱，下个目标可能会逃过一劫。凶

手精心隐藏这个真相。”

坡道逐渐趋缓，我们的行走速度自然加快。

再加把劲，就能回到我们该回归的地方了。

“在凶手的计划中，杀害顺序也有其必然性。牧野揭开了序幕。他身上的诗集是连锁反应的开关。下一个目标是矢神。这个男人眼见牧野死亡，做出了冲动的行为。最后有个男人因为他们的死采取自保行动，这个男人——时雨就是第三个人。”

江野的说明终于来到时雨的密室命案。

我依然深信这个密室是完美的。虽然凶手身为人类当然具有血肉之躯，我依然怀疑只有幽灵能制造这个密室。

“时雨在美雨以及悠悠听到声响的晚间十点过后死亡。这点也符合我的检验结果。然而当时雪已经停了，凶手无法在塔与宅邸之间来回而不留下脚印。再说两扇门上都上了门栓，钟楼的窗户也都锁着。这是我们的前提。”

“凶手也不可能抢在时雨先生之前躲进塔里，否则他会被时雨先生发现。”

“没错。时雨对于逼近自己的危机产生了过度反应，应该是因为见到牧野与矢神遇害，领悟到下一个终于要轮到自己。或许见到月之诗与两人的死以后，他对真凶身份也有点眉目。然而他却陷入了无法信任任何外人的状态。于是他认定塔是安全地带，决定在那里过夜。”

“难不成……凶手也预测到时雨先生会在塔里过夜？”

“与其说他预测到，更该说是他设计时雨这么做。凶手深知时雨的个性，很了解当他被逼到绝境会采取什么行动。凶手知道他会为了寻求安全而窝在塔里。一切都是连锁反应。”

“但密室是个问题……”

“凶手在下雪前与下雪后都无法进出塔。既然如此，就表示凶手根本没有进出那座塔。”

“咦？这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不进入塔内，凶手怎么有办法杀害时雨先生？”

“严格来说，凶手之前曾经进入塔内一次。但那是在命案发生的那晚以前的事。”

“啊，原来如此！”我终于反应过来，不禁提高音量，“就跟矢神先生一样，凶手在塔里设下了陷阱！”

“对，凶手为了设下陷阱，在事发当晚之前进过塔内。实际命案发生时刻，凶手并不在场。塔从内部完全上锁是时雨亲自锁上的，而不是凶手干的好事。由于准备工作全都在当天以前完成，凶手那天也不会在雪地上留下脚印。这就是密室的真相。时雨不过是自己踏进了名为密室的死亡陷阱里。”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陷阱？”

“八音盒在时雨后脑造成外伤使他死亡。因此，这应该是个对着目标砸下八音盒的陷阱。”

“真的能做出这种陷阱吗？凶手不是不在现场？他怎么有办法既能抓准时机又能让凶器自动掉落？”

“现场留下了一些疑为诡计的痕迹。首先是散落在尸体周围的八音盒。这些八音盒毋庸置疑被用来当凶器。而这些八音盒被堆放在塔内楼梯顶端的尽头，也就是位于暖炉正上方的楼梯间。这里有扶手，但没有围起来。要是八音盒倒塌，就会在没有阻挡的状态下朝正下方掉落。”

塔内的任何地方堆着八音盒都不足为奇。再说时不时就往塔里跑的时雨，也未必会对楼梯上堆积的八音盒有任何怀疑。要是塔内的八音盒全都是很久以前就放在那里，就更不用说了。

“准备了大量的改造八音盒来当凶器，也是为了多少提高命中目标的机率。以结果来说，其中一个八音盒确实给了时雨致命打击。”

“把八音盒推下去以前，首先得把时雨先生引诱到暖炉前。凶手真的是利用第三首月之诗来达成目的的吗？”

“不，时雨没见到月之诗。要是时雨见到了，他很可能不光是用暖炉烧掉那张纸，还会逃出高塔。他会发现塔不是安全地带。这对凶手来说会造成反效果。”

“但暖炉里不是找到了烧剩的月之诗？”

“那应该是凶手故意留下的残骸。在此之前月之诗具有刺激下个目标精神的效果，唯独最后一首的目的不一样。因此我认为残骸是凶手的签名，表示这一连串的命案全都是他一人所为。为避免之后生火时纸张会被烧掉，只有那张残骸不自然地放在暖炉深处的角落。”

“是为了夸耀犯行吗？”

“我无法理解凶手的心态。但看起来像是凶手要诏告众人罪行全是他独自犯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最后一首月之诗无法拿来当引诱时雨上钩的开关。就算凶手在塔内准备了月之诗，也难以预估时雨会在何时察觉，又会在何时将纸丢进暖炉。凶手必须更精确地掌握对方站在暖炉前的那刻。”

在时雨靠近暖炉时，自动推落头上八音盒的陷阱。

凶手不在现场，真有可能办到这种事吗？

“答案就藏在暖炉中那堆化为焦炭的东西里。就是烧得焦黑的铁丝跟……”

“戈捷特！”

“没错，八音盒上的‘冰’的戈捷特。凶手把‘冰’的戈捷特镶在八音盒上这件事，运用在诡计上。”

“什么意思？”

“首先凶手是在何时设下陷阱？检阅官在犯行之中不可或缺——也就是说陷阱应该是在刈手来到卡利雍馆以后才设置的。太早设置也是白费工夫。接着要在塔里动手脚最好要趁晚上，白天无法预测是否会有人进来。”

“所以是在刈手抵达以后的第一个晚上吗？”

那也是悠悠逃出海墟的夜晚。

然而江野摇头否定。

“那一晚凶手自己也还无从得知作案的机会到来。而且凶手另有隐情，因此第一晚没办法过去设陷阱。”

“这么说来……是在隔天晚上？”

那是前天晚上。说起前天晚上，我们在学校过夜。牧野也是在同一天晚上在海墟遇害。

“没错。前天晚上凶手潜入塔内，首先爬上钟楼从窗户来到室外，探看烟囱。烟囱口镶着网格。凶手把细长的绳子绕过网格挂在上面，并将两端线头打结。这么一来形成环形的长线将会垂落在烟囱内部。此时要是用了两格以上烟囱口的网格，之后也比较方便回收线。”

“烟囱果然有秘密。”

“要瞒过时雨的耳目，就只剩烟囱了。时雨总不会连烟囱内部都想确认。就算他真的确认过，或许目光也无法顾及烟囱的深处。”

“接下来凶手对打成环形的线做了什么？”

“接着凶手回到塔中钻进暖炉里。刚刚准备的线圈就在里头，他在此将线圈勾在戈捷特八音盒的音筒上。凶手大概改造过音筒，在演奏用的突刺之外，还安装了用来勾住线圈的突刺。于是烟囱内部就挂了一个八音盒。但这么一来朝暖炉一看就会看到八音盒，因此他后来又回到烟囱上方调整线的长度。”

“这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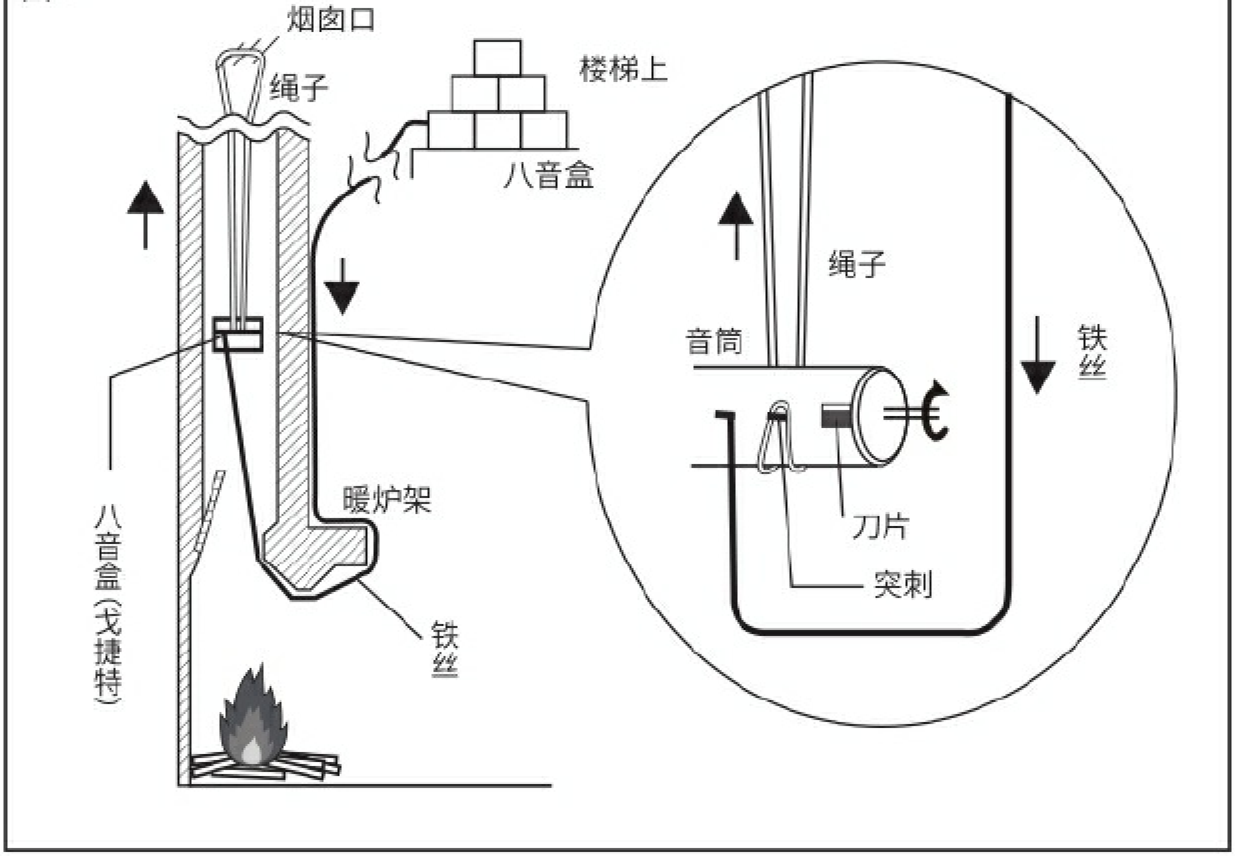
“另一个关键是金属材质的铁丝。”

“你是指在炉床上还留有一些残骸的铁丝啊。”

“之所以选择金属材质的铁丝而非普通丝线，是为了不让线轻易被暖炉的火烧掉。但线太坚固也不行，太粗也不行。必须是尽可能不起眼的细线。这种铁丝不需要绕成环形，不过也跟刚才提到的线一样，都勾

在戈捷特的音筒上。铁丝另一端则绕过炉腔上方穿出暖炉朝右边延伸，直直牵到头顶上的楼梯间。楼梯间堆放着凶器——八音盒。把铁丝的另一端绑在其中一个堆积在那里的八音盒上。这条铁丝一旦被牵动，堆在一起的八音盒就会失去重心掉落下方。”（参照图7）

图7



两个八音盒经由暖炉相连在一起。

一个吊在烟囱里头。

另一个混在楼梯间堆积如山的八音盒里。

“可是铁丝牵出暖炉以后，会沿着墙壁向上延伸吧。凶手不怕被时雨先生发现吗？”

“暖炉架铺着蕾丝装饰，被用来隐藏铁丝。而延伸到上方楼梯间的铁丝，也是沿着以砖瓦方式堆砌的石墙缝隙一路向上攀爬，应该也不怎么显眼。再说塔内没有电，灯光也有些暗淡。”

一个奇特的装置就这么大功告成。但这玩意到底该怎么成为杀人装置？

“凶手将戈捷特八音盒事先上紧发条。但当然手一放开音筒就会开始旋转演奏乐曲，因此凶手动了手脚让发条不会转动。比方说他只要将调整速度的羽状摆子压进阻挡装置里，音筒就不会旋转。凶手在这里准备了特殊的阻挡装置。”

“特殊的阻挡装置是？”

“这个装置必须是遇热会融化的材质。”

“遇热会融化……啊，是冰！”

“不，冰只要几个小时就会融化了，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状态在一天以上。”

“也、也对……”

“像是蜡。”江野说出答案，“只要在正确的位置淋上蜡固定就好。”

“这么一来会发生什么事？”

“塔内很冰冷。要在塔里待一个晚上的人，自然会给暖炉生火。火烧起来热气就会上升，持续给吊在烟囱里的八音盒加温。等暖炉的火稳定燃烧，几个小时后，八音盒里头的蜡终于开始熔化。”

“冰”的戈捷特受热，于是音筒开始转动。音筒一旋转，乐声便会响起。而绕在音筒上头的线将会越卷越紧，铁丝也不例外。

“听见烟囱里头传出乐声，时雨应该很讶异。他想必会走进暖炉查看情况。他握着拨火棒摸索炉床，那里才没有八音盒。然而音乐还是不停地响起，而声音确实是从暖炉深处传来。”

在时雨摸索炉床的期间，线与铁丝仍持续被音筒卷动。

最后铁丝绷紧，拉扯堆在楼梯间的八音盒。

时雨头上引发了一阵小小的坍塌。他可曾注意过？下个瞬间，凶器便已落在时雨的后脑上。

“烟囱里的八音盒在他死亡以后，应该还在继续演奏。线仍然继续

被卷紧。这个线圈当初挂在烟囱口的时候跨了较多的格数，因此越往上走越宽。也就是说在音筒卷动线的时候，线会缓缓朝左右两端外扩。借由这个机制，比方说在音筒某一段安装刀片，就可以在任意的时机自动切断这条线。线被切断以后，八音盒就会掉进熊熊燃烧的火堆里。即使掉进暖炉，在燃烧殆尽之前，八音盒仍会转动。音筒就这样继续回收剩下的铁丝。”

在尸体一旁，“冰”的戈捷特置身烈焰之中，仍持续演奏。最后它吞噬了所有证据，灰飞烟灭。

“密室杀人就此完成。”

因为一只八音盒，整座塔都化为了死亡装置。这同时也是牧野之死引发的连锁效应最终一站。

“戈捷特被运用在诡计上的这个事实，也成了混淆我们视听的要因。尤其是我们检阅官必须推翻基本观点。因为在我们的观点里，我们对戈捷特有成见，认为那是世界所不需要，本来就该烧成灰烬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出在暖炉里差点被烧个精光的戈捷特哪里不对劲。”

当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冰”的戈捷特已经被烧掉了。就连这点大概也在凶手的计算之中。这个诡计运用了暖炉，因此证据全都消失在火光之中。就算还有残渣，检阅官也会代为解决。

然而八音盒应该在回收完所有铁丝之前就停止演奏了。能让人联想起诡计的痕迹，仅剩下残存的些微铁丝。除此之外凶手又留下了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要是没有江野，我说不定会听信刈手的宣言，接受仓卖是凶手的真相。

或者我又会选择仓卖口中的真相——以悠悠为凶手的故事。

他们都说了有利于自己的真相。

究竟我们在这段旅途之中，是否能找到真相？

旅途已接近尾声。

在道路的尽头，学校的剪影逐渐映入眼帘。

我很想尽快飞奔到学校里。然而还有疑问悬而未解，让我的脚步变得很沉重。密室虽然在江野的说明下被解开了，我却依然不清楚凶手的身份。

“杀人事件从牧野之死开始，然而凶手设置陷阱的顺序，应该是从杀害矢神的桥开始。因为首先他必须撕破诗集带走。”

“这也是前天晚上发生的事？”

江野点头。

“凶手没有多少时间。获得三张诗集页面的凶手接着前往高塔。若不想在塔的周围留下痕迹，他就必须在雪停之前架设好八音盒的陷阱。前天晚上也下过雪。最后就剩杀害牧野。”

将这些事全在一夜之间完成，岂不是非常辛苦？

我觉得有点古怪。

凶手为什么选择了这么拐弯抹角的行凶方式？他分配体力的方式很极端，仿佛就像是被迫在某种限制中行凶。凶手仿佛在时间与体力受到严格限制的状况下，将所有精力灌注在唯一找寻得到的机会上——

学校就近在眼前。

积雪的坟场映入视线。

排排竖立的墓碑仿佛是在整队欢迎我们。

“考虑截至目前为止的情报，可以过滤出一名符合凶手条件的人。”

“咦，真的吗？”

“凶手特地使用机械式的诡计，是因为他无法选择直接拿刀刺杀对方。光是分别把目标找出来行凶就不可能了，何况是潜入宅邸同时对付数人。凶手非常虚弱，而且凶手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能拿定主意。行凶计划之前便已立定，他应该也做好准备，然而状况却改变了。”

“状况改变？”

“克里斯，你跟卡利雍馆扯上关系，对凶手来说应该是这次杀人事件里最大的失算。”

“我——”

“凶手一定觉得必须在你抵达卡利雍馆之前结束一切。他原本就有不得不尽快下手的理由。然而他还是对杀人行为存有迷惘与抵抗。他拖拖拉拉到现在，但检阅官造访海墟一事把他逼上梁山。他没有时间犹豫了。我们的来访，或许反而迫使凶手做出最终决断。”

“江野，你这不就是指——”

“凶手的杀意起因于仓卖所说的十五年前的往事。说得单纯点，动机或许就是复仇。仓卖搞错了一点，十五年前离开海墟的男人应该不是悠悠的父亲。悠悠记得男人创作的八音盒乐曲，虽然表示两人可能曾经有过交集，但也仅此而已。”

疯狂的八音盒制作家原来与悠悠毫无瓜葛。

那么那个人到底为何要……

“动机也可能出自于想惩罚冰封佣人的罪人们的正义之心。动机搞不好其实是想毁灭仓卖的王国，或者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无论理由为何，我这个没有心的人都很难了解别人的动机。”

我这下终于想到一个绝无可能的可能性。

凶手只要先设置好机关，就不需要在行凶时现身。

也就是说他甚至不需要待在卡利雍馆。不仅如此，他根本不需要待在海墟里。

他待在本土也能犯案。

“我打从一开始就怀疑有外人存在。起因是美雨房间的窗户上有幽灵出没的现象。我认为那个幽灵应该是企图利用阳台去往屋内，碰巧遭人目击。实际上只要站在阳台的扶手上，身影就有可能出现在美雨房间的窗户中。”

之前我的确帮助江野进行实验，证明了这点。

“身高必须高于某个高度，才能映入美雨房间的窗户。悠悠似乎常常利用那个阳台出入，但考虑到身高，人影的真实身份应该不是悠悠。那会是谁？宅邸的居民会不会偷偷利用那个阳台出入？”

“一定是有不相干的人住在海墟里！”

“不，没有这种人。然而倒是有人至今无数次频繁造访海墟，那个人就是凶手。凶手为了掌握卡利雍馆的状况，或者是为了推进行凶计划，偷偷摸摸从本土来到卡利雍馆。”

“……但是！如果江野说明的诡计是真的，随便哪个待在本土的人都有可能犯案吧？”

“凶手是知道检阅官造访卡利雍馆的人。因为他设置的诡计是以检阅官在场为前提。靠这个条件，范围就能缩小不少。”

这座城镇的人在前天晚上，应该都注意到检阅官在追捕某个人。说不定还有人听说我们四处逃窜。但及早得知检阅官前往海洋另一端的卡利雍馆的人，并不在多数。

最先将这个情报带到本土的人是悠悠。而有机会听她谈起这件事的人寥寥可数……

“考虑到凶手曾数度前往卡利雍馆侦查，猜测他有船也不奇怪。但根据造船厂的老人表示，这一带没有其他人有船。恐怕是这里没有停船的场地，就算有老人也应该知道。”

“那凶手又该怎么前往海墟？”

“走水底道路。”

“啊……”

“凶手平常就会使用水底道路。行凶那晚，他也是靠水底道路抵达海墟。”

“但前天晚上应该不是满月才对。满月是大前天的晚上……”

“克里斯，你应该比我了解海才对。我想你应该当然也知道每六小时会经历一次涨潮退潮。单看退潮则是每十二小时一次。若前一天是最

大的干潮，二十四小时后的干潮则会是最接近的状态。具体来说前天深夜一点，海中道路的潮位下降到二十公分左右。然而在这个潮位下徒步走完整整四公里的距离并不简单。但要是使用交通工具呢？只有二十公分的潮位，一般的汽车勉强还能开过去。”

“凶手该不会……从本土开车走水底道路来到海墟？”

“这是最快通过水底道路的方法。他必须尽可能争取时间，不然就无法在天亮以前结束一切。”

说起汽车——我想起那天早上的事。

“凶手不太可能是偶然发现水底道路而起意利用。也就是说凶手本来就知道水底道路。”

在卡利雍馆只有仓卖知道水底道路。他告诉悠悠这条路，让她用来逃跑。

“凶手虽然知道水底道路，却又因为某个理由整月不能外出，无法精确得知这次干潮的时间。然而他通过悠悠的话得知检阅官来到海墟以及干潮的时间。而克里斯一行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则成了他付诸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要是我们检阅官侦办时雨走私书籍的案件，他的杀害目标恐将因违法遭到拘捕，导致他鞭长莫及。凶手必须比我们检阅官更早行动。”

我想象起凶手的行动——

他在深夜溜出房间，接着驾驶停在外面的汽车前往海边。这是为了开上水底道路来到海墟。

距离天亮没多少时间了。

“在当初的计划中，凶手应该没打算利用检阅官的船。因为他不知道检阅官会搭乘什么样的船现身，无法将船加进行凶计划中。然而凶手在途中从汽车改为搭船。这是因为在行凶当晚，发生了一件凶手意想不到的事。”

“意想不到的事？”

“那就是雪。凶手原本应该打算在开车来到海墟以后，直接沿着海岸驾驶以缩短时间。返回本土也跟来时一样，开车通过水底道路。因此他必须在汽车可以行驶的极限——干潮前后一小时以内将陷阱设置完毕。凶手原定要开车走海墟里的道路移动，然而天空下起了雪，他担心轮胎会留下痕迹。即使如此，凶手还是赌上不停的落雪会盖掉轮胎痕的可能性决定出发。但在他抵达海墟以后，凶手发现栈桥上停着一艘船。”

那就是刈手他们搭过来的船。

启动船只不需要钥匙。

“凶手决定抛弃汽车，将它沉入海中解决掉。此后他选择利用检阅官的船移动。第一个目的地是横倒的大楼。他拿到诗集，设置了桥的陷阱。”

接着他开船回到栈桥，从那边移动至卡利雍馆的塔。然后他按照预定设置了八音盒的陷阱。他的下一个行动则是……

“手边只剩一张诗集。凶手原本打算将它贴在宅邸的醒目处，让它成为引诱矢神与时雨上钩的第一个导火索。”

“他原本不是打算要杀了牧野先生，把纸片藏在他身上吗？”

“牧野一案不在凶手的计划中。凶手是受形势所逼才杀了他。”

“你怎么知道？”

“从我们找到的行李箱来看，牧野应该是想逃离海墟没错。他突然动念逃跑必有理由。”

“不就是因为刈手他们来了吗？”

“光是这样他用不着逃跑。虽然他们的确心里有鬼，但可想而知逃跑反而会加深自己的嫌疑。这样的话还不如装作无辜混进其他居民里头。”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逃？”

“牧野应该是碰上了让他走投无路的状况。”

“呃……”

“第一个发现凶手准备的诗集页面的人既不是时雨也不是矢神，而是牧野。”

原来如此。

纸片原本是用来对矢神与时雨施压。然而或许是选错摆放地点，一开始就被牧野见到。牧野大概认为那是针对自己的威胁。

“凶手通过阳台潜入宅邸，想把纸片送进矢神或时雨的房间，比如说夹在门底下。我不知道这项工作是否顺利，但以结果来说，牧野比任何人都还早见到纸片。我想搞不好凶手差点就要跟牧野撞见了。凶手虽然设法与牧野错开，然而重要的纸片却落入了牧野手中。”

牧野见到纸片应该很震惊。他在刈手等人发现之前，将纸片收进口袋里隐藏。

“然而纸片是对时雨等人设陷阱的必要道具，被牧野拿走就难办了。凶手意识到他必须想尽办法夺回纸片。另一方面牧野惊觉自己即将身败名裂，决定逃跑。他回到房间整理行李。凶手则躲在暗处看着这一幕。”

随后牧野企图搭乘检阅官的船逃亡。

“凶手预测到牧野的行动，早一步来到停在栈桥的船上。接下来就跟我刚才说得一样。他利用船与灯塔杀了牧野。”

“纸片呢？他没想过把纸片拿回来吗？”

“凶手太过虚弱，没办法直接杀死牧野抢回纸片。然而他也不能就此放过牧野，失去那张纸片。再回到大楼撕取书页太花时间了。不仅如此，由于书籍被运用在桥的陷阱上，说不定根本无法重新撕取书页。于是凶手决定杀害牧野将纸片留在口袋里，让这起命案引爆连锁反应。”

我们一路亲眼见证的杀人事件就此揭开序幕。

“回程他怎么办？”

“他搭刈手他们的船回到本土，让船随波逐流以便处理。”

他将一切交付给诡计，从海墟回到本土。

接着他爬上长长的坡道，走在我们如今脚踏的同一块土地上。

不知道那个人在黎明将至的天空中见到了什么？他宛如幽灵般的身影摇摇欲坠地消失在墓地的景象，我仿佛历历在目。

在海墟发生的杀人事件，全都在我们来到海墟的前一晚结束。死亡陷阱早就设置完毕，我们的造访不是开始而是结束。

“如果在案发前一晚潜入海墟的人就是凶手……我也可能有行凶机会。”

“凶手的诡计是以检阅官会焚毁书籍与戈捷特为前提。这你办不到。”

“是没错啦……”

“从凶手打过举报电话这点来看，无法言语的悠悠也不是凶手。就算她其实可以说话，待在没有电话的海墟里也无法告发。”

“那堇小姐呢？她不是也符合待在本土，又知道检阅官去了海墟的条件？”

“不——”

江野脱离了校内墓地的道路，朝巨大建筑物前进。我默默追随着他。

他的目标是体育馆。我们绕到体育馆后方。原本应该停在这里的车——果然不见了。

“我们出发的早晨，汽车就不见了。然而堇却没发现车子消失。如果她就是凶手并利用汽车前往海墟，她应该不会主动开口要开车送我们到海边，以免我们发现这件事。”

那天早上，汽车消失让我觉得有点古怪。但我以为那是他的好意，也就释怀了。至少我是相信他的。

我们回到校园内，穿越墓地朝校舍前进。

我见到其中一座墓碑前供奉着鲜花。花从那天起不曾枯萎，依然娇

嫩。也可能是供了新的鲜花。

出入口的门扉紧闭。

此时身穿白衣的堇从玻璃门后现身。她帮我们开完门后便将两手插进白衣的口袋里耸起双肩。脸上挂的表情就跟之前一样，嘴角流露出略带嘲讽的笑意。

“堇小姐！”

“欢迎回来。他在等你呢。”

堇领着我们前往保健室。我们的影子整齐地投射在木质地板上。

我们站在保健室前。

“江野，”我在门前转过头望着江野，“凶手就是——”

堇打开了门。

桐井老师躺在床上。我飞奔到床边。

“桐井老师。”我毫不犹豫地握住他的手，“我回来了。老师，是我，克里斯。”

桐井老师双眼紧闭，不曾睁开。他的手冰冷无比。

“他在你们出发没多久就过世了。”堇站在保健室的门口说道。

我当场在床边跪倒在地……

“他的礼物放在隔壁的教室。他请我交给你，这是他的遗言。你待会儿去看吧。”

堇说完便丢下我们从走廊消失。

桐井老师仿佛随时都会睁开眼睛，一如往常呼唤我的名字。我握住桐井老师的手，期待他能回握。然而他深爱音乐的美丽手指却一动也不动。

“克里斯。”江野用一如往常的口气呼唤我，“我没有任何证据。”

我背对着他听进这句话，将脸埋在桐井老师长眠的床铺之中。即使我闭上眼睛，床单的苍白仍不曾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桐井老师的手传来枯叶的气味。

“我知道……江野，谢谢你。”

我轻轻将桐井老师的手归回原位，站起身来。

“江野，我相信你的话。”

“是吗。但这个真相又有什么意义？”江野仿佛在寻找什么，视线飘向窗外。

“至少这个真相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庆幸我知道了。”

我用袖子擦擦脸。

我在哀悼桐井老师的死，再次尊敬起他的同时，却也觉得桐井老师的所作所为不可饶恕。

同时怀抱这两种感情的我，或许显得过于幼稚。

等我长大成人，是否多少能了解桐井老师的心态呢？

“既然要牺牲自己的性命行凶，为什么还需要毁灭证据？”江野望着窗的方向自言自语，“都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有必要隐瞒自己是真凶的事实吗？难道他就这么在乎自己是不是在海墟丧命？”

“我想桐井老师非得在这里迎接最后一刻。”我站到江野旁边，指向供着鲜花的坟墓，“一定是因为他深爱的人就在此长眠。”

我再也说不出更多话语。

我们来到隔壁教室。讲台上放置了一个大型的白色盒子，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欢迎回来”。我打开盒盖，里头放着没见过的机器。机器上是一排排写着字母的按键，后方安装了卷起某种物体的滚轮。

“这是打字机。”江野开口，“只要按下按键，就能在纸上打出文字。主要是用来写文章的道具。”

这就是桐井老师的礼物——

打字机夹着一张纸，上面用英文打了一段话：

“致我亲爱的朋友，

就像我将她化为音乐那样，

请你亲手将我化为故事。

桐井”